金史

（元）脱脱等　纂

金史卷一　本纪第一

世纪

始祖　德帝　安帝　献祖　昭祖

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号勿吉。勿吉，吉肃慎地也。元魏时，勿吉有七部：曰粟末部、曰伯咄部、曰安车骨部、曰拂涅部、曰号室部、曰黑水部、曰白山部。隋称靺鞨，而七部并同。唐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其五部无闻。

粟末靺鞨始附高丽，姓大氏。李勣破高丽，粟末靺鞨保东牟山。后为渤海，称王，传十余世。有文字、礼乐、官府、制度。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

黑水靺鞨居肃慎地，东濒海，南接高丽，亦附于高丽。尝以兵十五万众助高丽拒唐太宗，败于安市。开元中，来朝，置黑水府，以部长为都督、刺史，置长史监之。赐都督姓李氏，名献诚，领黑水经略使。其后渤海盛强，黑水役属之，朝贡遂绝。五代时，契丹尽取渤海地，而黑水靺鞨附属于契丹。其在南者籍契丹，号熟女直；其在北者不在契丹籍，号生女直。生女直地有混同江、长白山，混同江亦号黑龙江，所谓“白山、黑水”是也。

金之始祖讳函普，初从高丽来，年已六十余矣。兄阿古乃好佛，留高丽不肯从，曰：“后世子孙必有能相聚者，吾不能去也。”独与弟保活里俱。始祖居完颜部仆干水之涯，保活里居耶懒。其后胡十门以曷苏馆归太祖，自言其祖兄弟三人相别而去，盖自谓阿古乃之后。石土门、迪古乃，保活里之裔也。及太祖败辽兵于境上，获耶律谢十，乃使梁福、斡答剌招谕渤海人曰：“女直、渤海本同一家。”盖其初皆勿吉之七部也。

始祖至完颜部，居久之，其部人尝杀它族之人，由是两族交恶，哄斗不能解。完颜部人谓始祖曰：“若能为部人解此怨，使两族不相杀，部有贤女，有六十而未嫁，当以相配，仍为同部。”始祖曰：“诺。”乃自往谕之曰：“杀一人而斗不解，损伤益多。曷若止诛首乱者一人，部内以物纳偿汝，可以无斗而且获利焉。”怨家从之。仍为约曰：“凡有杀伤人者，征其家人口一、马十偶、牸牛十、黄金六两，与所杀伤之家，即两解，不得私斗。”曰：“谨如约。”女直之俗，杀人偿马牛三十自此始。既备偿如约，部众信服之，谢以青牛一，并许归六十之妇。始祖乃以青牛为聘礼而纳之，并得其资产，后生二男，长曰乌鲁，次曰斡鲁，一女曰注思板，遂为完颜部人。天会十四年，追谥景元皇帝，庙号始祖。皇统四年，号其藏曰光陵。五年，增谥始祖懿宪景元皇帝。

子德帝，讳乌鲁。天会十四年，追谥德皇帝。皇统四年，号其藏曰熙陵。五年，增谥渊穆玄德皇帝。

子安帝，讳跋海。天会十四年，追谥安皇帝。皇统四年，号其藏建陵。五年，增谥和靖庆安皇帝。

子献祖，讳绥可。黑水旧俗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则出随水草以居，冬则入处其中。迁徙不常。献祖乃徙居海古水，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人呼其地为纳葛里。“纳葛里”者，汉语居室也。自此遂定居于安出虎水之侧矣。天会十四年，追谥定昭皇帝，庙号献祖。皇统四年，号其藏曰辉陵。五年，增谥献祖纯烈定昭皇帝。

子昭祖，讳石鲁，刚毅质直。生女直无书契，无约束，不可检制。昭祖欲稍立条教，诸父、部人皆不悦，欲坑杀之。已被执，叔父谢里忽知部众将杀昭祖，曰：“吾兄子，贤人也，必能承家，安辑部众，此辈奈何辄欲坑杀之。”亟往，弯弓注矢射于众中，劫执者皆散走，昭祖乃得免。

昭祖稍以条教为治，部落浸强。辽以惕隐官之。诸部犹以旧俗，不肯用条教。昭祖耀武至于青岭、白山，顺者抚之，不从者讨伐之，入于苏滨、耶懒之地，所至克捷。还经仆鷰水。“仆鷰”，汉语恶疮也。昭祖恶其地名，虽已困惫，不肯止。行至姑里甸，得疾。迨夜，寝于村舍。有盗至，遂中夜启行，至逼剌纪村止焉。是夕，卒。载柩而行，遇贼于路，夺柩去。部众追贼与战，复得柩。加古部人蒲虎复来袭之，垂及，蒲虎问诸路人曰：“石鲁柩去此几何？”其人曰：“远矣，追之不及也。”蒲虎遂止。于是乃得归葬焉。生女直之俗，至昭祖时稍用条教，民颇听从，尚未有文字，无官府，不知岁月晦朔，是以年寿修短莫得而考焉。天会十五年，追谥成襄皇帝，庙号昭祖。皇统四年，藏号安陵。五年，增谥昭祖武惠成襄皇帝。

子景祖，讳乌古乃。辽太平元年辛酉岁生。自始祖至此，已六世矣。景祖稍役属诸部，自白山、耶悔、统门、耶懒、土骨论之属，以至五国之长，皆听命。是时，辽之边民有逃而归者。及辽以兵徙铁勒、乌惹之民，铁勒、乌惹多不肯徙，亦逃而来归。辽使曷鲁林牙将兵来索逋逃之民。景祖恐辽兵深入，尽得山川道路险易，或将图之，乃以计止之曰：“兵若深入，诸部必惊扰，变生不测，逋户亦不可得，非计也。”曷鲁以为然，遂止其军，与曷鲁自行索之。

是时，邻部虽稍从，孩懒水乌林答部石显尚拒阻不服。攻之，不克。景祖以计告于辽主。辽主遣使责让石显。石显乃遣其子婆诸刊入朝。辽主厚赐遣还。其后石显与婆诸刊入见辽主于春搜。辽主乃留石显于边地，而遣婆诸刊还所部。景祖之谋也。

既而五国蒲聂部节度使拔乙门畔辽，鹰路不通。辽人将讨之，先遣同干来谕旨。景祖曰：“可以计取。若用兵，彼将走保险阻，非岁月可平也。”辽人从之。盖景祖终畏辽兵之入其境也，故自以为功。于是景祖阳与拔乙门为好，而以妻子为质，袭而擒之，献于辽主。辽主召见于寝殿，燕赐加等，以为生女直部族节度使。辽人呼节度使为太师，金人称“都太师”者自此始。辽主将刻印与之。景祖不肯系辽籍，辞曰：“请俟他日。”辽主终欲与之，遣使来。景祖诡使部人扬言曰：“主公若受印系籍，部人必杀之。”用是以拒之，辽使乃还。既为节度使，有官属，纪纲渐立矣。

生女直旧无铁，邻国有以甲胄来鬻者，倾赀厚贾以与贸易，亦令昆弟族人皆售之。得铁既多，因之以修弓矢，备器械，兵势稍振。前后愿附者众。斡泯水蒲察部、泰神忒保水完颜部、统门水温迪痕部、神隐水完颜部，皆相继来附。

景祖为人宽恕，能容物，平生不见喜愠。推财与人，分食解衣，无所吝惜。人或忤之，亦不念。先时，有畔去者，遣人谕诱之。畔者曰：“汝主，活罗也。活罗，吾能获之，吾岂能为活罗屈哉。”“活罗”，汉语慈乌也，北方有之，状如大鸡，善啄物，见马牛橐驼脊间有疮，啄其脊间食之，马牛辄死，若饥不得食，虽砂石亦食之。景祖嗜酒好色，饮啖过人，时人呼曰活罗，故彼以此讪之，亦不以介意。其后讪者力屈来降，厚赐遣还。曷懒水有率众降者，录其岁月姓名，即遣去，俾复其故。人以此益信服之。

辽咸雍八年，五国没撚部谢野勃堇畔辽，鹰路不通。景祖伐之，谢野来御。景祖被重铠，率众力战。谢野兵败，走拔里迈泺。时方十月，冰忽解，谢野不能军，众皆溃去。乃旋师。道中遇逋亡，要遮险阻，昼夜拒战，比至部已惫。即往见辽边将达鲁骨，自阵败谢野功。行次来流水，未见达鲁骨，疾作而复，卒于家，年五十四。天会十四年，追谥惠桓皇帝，庙号景祖。皇统四年，藏号定陵。五年，增谥景祖英烈惠桓皇帝。

第二子袭节度使，是为世祖，讳劾里钵。生女直之俗，生子年长即异居。景祖九子，元配唐括氏生劾者，次世祖，次劾孙，次肃宗，次穆宗。及当异居，景祖曰：“劾者柔和，可治家务。劾里钵有器量智识，何事不成。劾孙亦柔善人耳。”乃命劾者与世祖同居，劾孙与肃宗同居。景祖卒，世祖继之。世祖卒，肃宗继之。肃宗卒，穆宗继之。穆宗复传世祖之子，至于太祖，竟登大位焉。

世祖，辽重熙八年己卯岁生。辽咸雍十年，袭节度使。景祖异母弟跋黑有异志，世祖虑其为变，

加意事之，不使将兵，但为部长。跋黑遂诱桓赧、散达、乌春、窝谋罕为乱，及间诸部使贰于世祖。世祖犹欲抚慰之，语在跋黑、桓赧等传中。世祖尝买加古部锻工乌不屯被甲九十，乌春欲托此以为兵端，世祖还其甲，语在《乌春传》。部中有流言曰："欲生则附于跋黑，欲死则附于劾里钵、颇剌淑。"世祖闻之，疑焉，无以察之，乃佯为具装，欲有所往者，阴遣人扬言曰："寇至。"部众闻者莫知虚实，有保于跋黑之室者，有保于世祖之室者，世祖乃尽得兄弟部属向背彼此之情矣。

间数年，乌春来攻，世祖拒之。时十月已半，大雨累昼夜，冰澌覆地，乌春不能进。既而悔曰："此天也。"乃引兵去。乌春舍于阿里矮村滓不乃家，而以兵围其弟胜昆于胡不村。兵退，胜昆执其兄滓不乃，而请莅杀于世祖，且请免其孥戮。从之。

桓赧、散达亦举兵，遣肃宗拒之。当是时，乌春兵在北，桓赧兵在南，其势甚盛。戒之曰："可和则与之和，否则决战。"肃宗兵败。会乌春以久雨解去，世祖乃以偏师涉舍很水，经贴割水，覆桓赧、散达之家。明日，大雾晦冥，失道，至婆多吐水乃觉。即还至舍很、贴割之间，升高阜望之，见六骑来，大呼，驰击之。世祖射一人毙，生获五人，问之，乃知卜灰、撒骨出使助桓赧、散达者也。世祖至桓赧、散达所居，焚荡其室家，杀百许人，旧将主保亦死之。比世祖还，与肃宗会，肃宗兵又败矣。世祖让肃宗失利之状。遣人议和。桓赧、散达曰："以尔盈歌之大赤马、辞不失之紫骝马与我，我则和。"二马皆女直名马，不许。

桓赧、散达大会诸部来攻，过裴满部，以其附于世祖也，纵火焚之。蒲察部沙袛勃堇、胡补答勃堇使阿喜来告难，世祖使之诡从以自全，曰："战则以旗鼓自别。"世祖往御桓赧之众，将行，有报者曰："跋黑食于爱妾之父家，肉张咽，死矣。"乃遣肃宗求援于辽，遂率众出。使辞不失取海姑兄弟兵，已而乃知海姑兄弟贰于桓赧矣，欲并取其众，径至海姑。侦者报曰："敌已至。"将战，世祖戒辞不失曰："汝先阵于脱豁改原，待吾三扬旗，三鸣鼓，即弃旗决战。死生惟在今日，命不足惜。"使裴满胡喜牵大紫骝马以为贰马，驰至阵。时桓赧、散达盛强，世祖军吏未战而惧，皆植立无人色。世祖阳阳如平常，亦无责让之言，但令士卒解甲少憩，以水沃面，调麦水饮之。有顷，训励之，军势复振。乃避众独引穆宗，执其手密与之言曰："今日之事，若胜则已，万一有不胜，吾必无生。汝今介马遥观，勿预战事。若我死，汝勿收吾骨，勿顾恋亲戚，亟驰马奔告汝兄颇剌淑，于辽系籍受印，乞师以报此仇。"语毕，袒袖，不被甲，以缊袍垂襕护前后心，韔弓提剑，三扬旗，三鸣鼓，弃旗搏战，身为军锋，突入敌阵，众从之。辞不失从后奋击，大败之，乘胜逐之，自阿不弯至于北隘甸，死者如仆麻，破多吐水水为之赤，弃车甲马牛军实尽获之。世祖曰："今日之捷，非天不能及此，亦可以知足矣。虽纵之去，败军之气没世不振。"乃引军还。世祖视其战地，驰突成大路，阔且三十陇。手杀九人，自相重积，人皆异之。桓赧、散达自此不能复聚，未几，各以其属来降，辽大安七年也。

初，桓赧兄弟之变，不术鲁部卜灰、蒲察部撒骨出助之。至是，招之，不肯和。卜灰之党石鲁遂杀上灰来降。撒骨出追蹑亡者，道傍人潜射之，中口而死。自是旧部悉归。景祖时，斡勒部人盃乃来属，及是，有他志。会其家失火，因以纵火诬欢都，世祖征偿如约。盃乃不自安，遂结乌春、窝谋罕举兵。使肃宗与战，败之，获盃乃，世祖献之于辽。

腊醅、麻产侵掠野居女直，略来流水牧马。世祖击之，中四创，久之疾愈。腊醅等复略穆宗牧马，交结诸部。世祖复伐之，腊醅等绐降，乃旋。腊醅得姑里甸兵百十有七人，据暮棱水守险，石显子婆诸刊亦在其中。世祖围而克之，尽获姑里甸兵。麻产遁去。遂擒腊醅及婆诸刊，皆献之辽。既已，复请之，辽人与之，并以前后所献罪人归之。

欢都大破乌春等于斜堆，故石、拔石皆就擒。世祖自将与欢都合兵岭东，诸军皆至。是时，乌春已前死，窝谋罕请于辽，愿和解。既与和，复来袭，乃进军围之。窝谋罕弃城遁去。破其城，尽俘获之，以功差次分赐诸军。城始破，议渠长生杀，众皆长跪，辽使者在坐。忽一人佩长刀突前咫尺，谓世祖曰："勿杀我。"辽使及左右皆走匿。世祖色不少动，执其人之手，语之曰："吾不杀汝也。"于是罚左右匿者，曰："汝等何敢失次耶。"罚既已，乃徐使执突前者杀之。其胆勇镇物如此。

师还，寝疾，遂笃。元娶拏懒氏哭不止，世祖曰："汝勿哭，汝惟后我一岁耳。"肃宗请后事，

曰："汝惟后我三年。"肃宗出，谓人曰："吾兄至此，亦不与我好言。"乃叩地而哭。俄呼穆宗谓曰："乌雅束柔善，若办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辽大安八年五月十五日卒。袭位十九年，年五十四。明年，拏懒氏卒。又明年，肃宗卒。肃宗病笃，叹曰："我兄真多智哉。"

世祖天性严重，有智识，一见必识，暂闻不忘。凝寒不缩栗，动止不回顾。每战未尝被甲，先以梦兆候其胜负。尝乘醉骑驴入室中，明日见驴足迹，问而知之，自是不复饮酒。袭位之初，内外溃叛，缔交为寇。世祖乃因败为功，变弱为强。既破桓赧、散达、乌春、窝谋罕，基业自此大矣。天会十五年，追谥圣肃皇帝，庙号世祖。皇统四年，号其藏曰永陵。五年，增谥世祖神武圣肃皇帝。

母弟颇剌淑袭节度使，景祖第四子也，是为肃宗。辽重熙十一年壬午岁生。在父兄时号国相。国相之称不知始何时。初，雅达为国相。雅达者，桓赧、散达之父也。景祖以币马求之于雅达，而命肃宗为之。

肃宗自幼机敏善辩。当其兄时，身居国相，尽心匡辅。是时，叔父跋黑有异志，及桓赧、散达、乌春、窝谋罕、石显父子、腊醅、麻产作难，用兵之际，肃宗屡当一面。尤能知辽人国政人情。凡有辽事，一切委之肃宗专心焉。凡白事于辽官，皆令远跪陈辞，译者传致之，往往为译者错乱。肃宗欲得自前委曲言之，故先不以实告译者。译者惑之，不得已，引之前，使自言。乃以草木瓦石为筹，枚数其事而陈之。官吏听者皆愕然，问其故，则为卑辞以对曰："鄙陋无文，故如此。"官吏以为实然，不复疑之，是以所诉无不如意。

桓赧、散达之战，部人赛罕死之，其弟活罗阴怀忿怨。一日，忽以剑脊置肃宗项上曰："吾兄为汝辈死矣，到汝以偿，则如之何？"久之，因其兄柩至，遂怒而攻习不出，习不出走避之。攻肃宗于家，矢注次室之裙，著于门扉。复攻欢都，欢都衷甲拒于室中，既不能入，持其门旃而去，往附盃乃。盃乃诱乌春兵度岭，世祖与遇于苏素海甸。世祖曰："予昔有异梦，今不可亲战。若左军中有力战者，则大功成矣。"命肃宗及斜列、辞不失与之战。肃宗下马，名呼世祖，复自呼其名而言曰："若天助我当为众部长，则今日之事神祇监之。"语毕再拜。遂炷火束缊。顷之，大风自后起，火益炽，是时八月，并青草皆焚之，烟焰涨天。我军随烟冲击，大败之。遂获盃乃，因而献诸辽，并获活罗。肃宗释其罪，左右任使之，后竟得其力焉。

大安八年，自国相袭位。是时，麻产尚据直屋铠水，缮完营堡，诱纳亡命。招之，不听，遣康宗伐之。太祖别军取麻产家属，錡釜无遗。既获麻产，杀之，献馘于辽。陶温水民来附。

二年癸酉，遣太祖以偏师伐泥庞古部帅水抹离海村跋黑、播立开，平之，自是寇贼皆息。

三年八月，肃宗卒。天会十五年，追谥穆宪皇帝。皇统四年，藏号泰陵。五年，增谥肃宗明睿穆宪皇帝。

母弟穆宗，讳盈歌，字乌鲁完，景祖第五子也。南人称"扬割太师"，又曰扬割追谥孝平皇帝，号穆宗，又曰扬割号仁祖。金代无号仁祖者，穆宗讳盈歌，谥孝平，"盈"近"扬"，"歌"近"割"，南北音讹。辽人呼节度使为"太师"，自景祖至太祖皆有是称。凡《丛言》、《松漠记》、张棣《金志》等书皆无足取。

穆宗，辽重熙二十二年癸巳岁生。肃宗时擒麻产。辽命穆宗为详稳。大安十年甲戌，袭节度使，年四十二。以兄劾者子撒改为国相。

三年丙子，唐括部跋葛勃堇与温都部人跋忒有旧，跋葛以事往，跋忒杀跋葛。使太祖率师伐跋忒，跋忒亡去，追及，杀之星显水。纥石烈部阿疏、毛睹禄阻兵为难，穆宗自将伐阿疏，撒改以偏师攻钝恩城，拔之。阿疏初闻来伐，乃自诉于辽。遂留劾者守阿疏城，穆宗乃还。会陶温水、徒笼古水纥石烈部阿阁版及石鲁阻五国鹰路，执杀辽捕鹰使者。辽诏穆宗讨之，阿阁版等据险立栅。方大寒，乃募善射者操劲弓利矢攻之。数日，入其城，出辽使存者数人，俾之归。

统门、浑蠢水之交乌古论部留可、诈都与苏滨水乌古论敌库德起兵于米里迷石罕城，纳根涅之子钝恩亦亡去。于是两党作难。八月，撒改为都统，辞不失、阿里合懑、斡带副之，以伐留可、诈都、坞塔等。谩都诃、石土门伐敌库德。撒改欲先平边地城堡，或欲先取留可，莫能决，乃命太祖往。钝恩将援留可，乘谩都诃兵未集而攻之。石土门军既与谩都诃会，迎击钝恩，大败之，降米里

迷石罕城，获钝恩、敌库德，释弗杀。太祖度盆搦领，与撒改会，攻破留可城，留可已先往辽矣，尽杀其城中渠长。还围坞塔城。坞塔先已亡在外，城降于军，诈都亦降于蒲家奴，于是抚宁诸路如旧时。太祖因致穆宗，教统门、浑蠢、耶悔、星显四路及岭东诸部自今勿复称都部长。命胜管、丑阿等抚定乙离骨岭注阿门水之西诸部居民，又命斡带及偏裨悉平二涅囊虎、二蠢出等路寇盗而还。

七年庚辰，劾者尚守阿疏城，毛睹禄来降。阿疏犹在辽，辽使使来罢兵。未到，穆宗使乌林荅石鲁往佐劾者，戒之曰："辽使来罢兵，但换我军衣服旗帜与阿疏城中无辨，勿令辽使知之。"因戒劾者曰："辽使可以计却。勿听其言遽罢兵也。"辽使果来罢兵。穆宗使蒲察部胡鲁勃堇、邈逊孛堇与俱至阿疏城。劾者见辽使，诡谓胡鲁、邈逊曰："我部族自相攻击，干汝等何事？谁识汝之太师？"乃援创刺杀胡鲁、邈逊所乘马。辽使惊骇遽走，不敢回顾，径归。居数日，破其城。狄故保还自辽，在城中，执而杀之。阿疏复诉于辽。辽遣奚节度使乙烈来。穆宗至来流水兴和村，见乙烈。问阿疏城事，命穆宗曰："凡攻城所获，存者复与之，不存者备偿。"且征马数百匹。穆宗与僚佐谋曰："若偿阿疏，则诸部不复可号令任使也。"乃令主隈、秃荅两水之民阳为阻绝鹰路，复使鳖故德部节度使言于辽曰："欲开鹰路，非生女直节度使不可。"辽不知其为穆宗谋也，信之，命穆宗讨阻绝鹰路者，而阿疏城事遂止。穆宗声言平鹰路，畋于土温水而归。是岁，留可来降。

八年辛巳，辽使使持赐物来赏平鹰路之有功者。

九年壬午，使蒲家奴以辽赐，给主隈、秃荅之民，且修鹰路而归。冬，萧海里叛，入于系案女直阿典部，遣其族人斡达剌来结和，曰："愿与太师为友，同往伐辽。"穆宗执斡达剌。会辽命穆宗捕讨海里，穆宗送斡达剌于辽，募军得甲千余。女直甲兵之数，始见于此，盖未尝满千也。军次混同水，萧海里再使人来，复执之。既而与海里遇，海里遥问曰："我使者安在？"对曰："与后人偕来。"海里不信。是时，辽追海里兵数千人，攻之不能克。穆宗谓辽将曰："退尔军，我当独取海里。"辽将许之。太祖策马突战。流矢中海里首，海里堕马下，执而杀之，大破其军。使阿离合懑献首于辽。金人自此知辽兵之易与也。是役也，康宗最先登，于是以先登并有功者为前行，次以诸军护俘获归所部。穆宗朝辽主于渔所，大被嘉赏，授以使相，锡予加等。

十年癸未，二月，穆宗还。辽使使授从破海里者官赏。高丽始来通好。十月二十九日，穆宗卒，年五十有一。

初，诸部各有信牌，穆宗用太祖议，擅置牌号者置于法，自是号令乃一，民听不疑矣。自景祖以来，两世四主，志业相因，卒定离析，一切治以本部法令，东南至于乙离骨、曷懒、耶懒、土骨论，东北至于五国、主隈、秃荅，金盖盛于此。天会十五年，追谥孝平皇帝，庙号穆宗。皇统四年，号其藏曰献陵。五年，增谥章顺孝平皇帝。

兄子康宗，讳乌雅束，字毛路完，世祖长子也。辽清宁七年辛丑岁生。乾统三年癸未，袭节度使，年四十三。穆宗末年，阿疏使达纪诱扇边民，曷懒甸人执送之。穆宗使石适欢扶纳曷懒甸，未行，穆宗卒，至是遣焉。先是，高丽通好，既而颇有隙，高丽使来请议事，使者至高丽，拒而不纳。五水之民附于高丽，执团练使十四人，语在《高丽传》中。

二年甲申，高丽再来伐，石适欢再破之。高丽复请和，前所执团练十四人皆遣归，石适欢抚定边民而还。苏滨水民不听命，使斡带等至活罗海川，召诸官僚告谕之。含国部苏滨水居斡豁勃堇不至。斡准部、职德部既至，复亡去。坞塔遇二部于马纪岭，执之而来。遂伐斡豁，克之。斡带进至北琴海，攻拔泓忒城，乃还。

四年丙戌，高丽遣黑欢方石来贺袭位，遣盃鲁报之。高丽约还诸亡在彼者，乃使阿聒、胜昆往受之。高丽背约，杀二使，筑九城于曷懒甸，以兵数万来攻。斡赛败之。斡鲁亦筑九城，与高丽九城相对。高丽复来攻，斡赛复败之。高丽约以还逋逃之人，退九城之军，复所侵故地。九月，乃罢兵。

七年己丑，岁不登，减盗贼征偿，振贫乏者。

十一年癸酉，康宗卒，年五十三。天会十五年，追谥恭简皇帝。皇统四年，号其藏曰乔陵。五

年，增谥康宗献敏恭简皇帝。

赞曰：金之厥初，兄弟三人，亦微矣。熙宗追帝祖宗，定著始祖、景祖、世祖庙，世世不祧。始祖娶六十之妇而生二男一女，岂非天耶。景祖不受辽籍辽印，取雅达“国相”以与其子。世祖既破桓赧、散达，辽政日衰，而以太祖属之穆宗。其思虑岂不深远矣夫。

金史卷二　本纪第二

太祖应乾兴运昭德定功仁明庄孝大圣武元皇帝，讳旻，本讳阿骨打，世祖第二子也。母曰翼简皇后拏懒氏。辽道宗时有五色云气屡出东方，大若二千斛囷仓之状，司天孔致和窃谓人曰：“其下当生异人，建非常之事。天以象告，非人力所能为也。”咸雍四年戊申，七月一日，太祖生。幼时与群儿戏，力兼数辈，举止端重，世祖尤爱之。世祖与腊醅、麻产战于野鹊水，世祖被四创，疾困，坐太祖于膝，循其发而抚之，曰：“此儿长大，吾复何忧。”十岁，好弓矢，甫成童，即善射。一日，辽使坐府中，顾见太祖手持弓矢，使射群乌，连三发皆中。辽使矍然曰：“奇男子也。”太祖尝宴纥石烈部活离罕家，散步门外，南望高阜，使众射之，皆不能至。太祖一发过之，度所至逾三百二十步。宗室谩都诃最善射远，其不及者犹百步也。天德三年，立射碑以识马。

世祖伐卜灰，太祖因辞不失请从行。世祖不许而心异之。乌春既死，窝谋罕请和。既请和，复来攻，遂围其城。太祖年二十三，被短甲，免胄，不介马，行围号令诸军。城中望而识之。壮士太峪乘骏马持枪出城，驰刺太祖。太祖不及备，舅氏活腊胡驰出其间，击太峪，枪折，刺中其马。太峪仅得免。尝与沙忽带出营杀略，不令世祖知之。且还，敌以重兵追之。独行隘巷中，失道，追者益急。值高岸与人等，马一跃而过，追者乃还。

世祖寝疾。太祖以事如辽统军司。将行，世祖戒之曰：“汝速了此事，五月未半而归，则我犹及见汝也。”太祖往见曷鲁骚古统军，既毕事，前世祖没一日还至家。世祖见太祖来，所请事皆如志，喜甚，执太祖手，抱其颈而抚之，谓穆宗曰：“乌雅束柔善，惟此子足了契丹事。”穆宗亦雅重太祖，出入必俱。太祖远出而归，穆宗必亲迓之。世祖已擒腊醅，麻产尚据直屋铠水。肃宗使太祖先取麻产家属，康宗至直屋铠水围之。太祖会军，亲获麻产，献馘于辽。辽命太祖为详稳，仍命穆宗、辞不失、欢都皆为详稳。久之，以偏师伐泥庞古部跋黑、播立开等，乃以达涂阿为乡导，沿帅水夜行袭之，卤其妻子。

初，温都部跋忒杀唐括部跋葛，穆宗命太祖伐之。太祖入辞，谓穆宗曰：“昨夕见赤祥，此行必克敌。”遂行。是岁，大雪寒甚。与乌古论部兵沿土温水过末邻乡，追及跋忒于阿斯温山北泺之间，杀之。军还，穆宗亲迓太祖于霭建村。

撒改以都统伐留可，谩都诃合石土门伐敌库德。撒改与将佐议，或欲先平边地部落城堡，或欲径攻留可城，议不能决，愿得太祖至军中。穆宗使太祖往，曰：“事必有可疑。军之未发者止有甲士七十，尽以畀汝。”谩都诃在米里迷石罕城下，石土门未到，土人欲执谩都诃以与敌，使来告急，遇太祖于斜堆甸。太祖曰：“国兵尽在此矣。使敌先得志于谩都诃，后虽种诛之，何益也。”乃分甲士四十与之。太祖以三十人诣撒改军。道遇人曰：“敌已据盆搦岭南路矣。”众欲由沙偏岭往，太祖曰：“汝等畏敌邪？”既度盆搦岭，不见敌，已而闻敌乃守沙偏岭以拒我。及致撒改军，夜急攻之，迟明破其众。是时留可、坞塔皆在辽。既破留可，还攻坞塔城，城中人以城降。初，太祖过盆搦岭，经坞塔城下，从骑有后者，坞塔城人攻而夺之釜。太祖驻马呼谓之曰：“毋取我炊食器。”其人谩言曰：“公能来此，何忧不得食。”太祖以鞭指之曰：“吾破留可，即于汝乎取之。”至是，其人持釜而前曰：“奴辈谁敢毁详稳之器也。”遣蒲家奴招诈都，诈都乃降，释之。

穆宗将伐萧海里，募兵得千余人。女直兵未尝满千，至是，太祖勇气自倍，曰：“有此甲兵，何事不可图也。”海里来战，与辽兵合，因止辽人，自为战。勃海留守以甲赠太祖，太祖亦不受。穆宗问何为不受。曰：“被彼甲而战，战胜则是因彼成功也。”穆宗末年，令诸部不得擅置信牌驰驿讯事，号令自此始一，皆自太祖启之。

康宗七年，岁不登，民多流莩，强者转而为盗。欢都等欲重其法，为盗者皆杀之。太祖曰：“以

财杀人，不可。财者，人所致也。”遂减盗贼征偿法为征三倍。民间多逋负，卖妻子不能偿。康宗与官属会议，太祖在外庭以帛系杖端，麾其众，令曰：“今贫者不能自活，卖妻子以偿债。骨肉之爱，人心所同。自今三年勿征，过三年徐图之。”众皆听令，闻者感泣，自是远近归心焉。

岁癸巳十月，康宗梦逐狼，屡发不能中，太祖前射中之。旦日，以所梦问僚佐，众皆曰：“吉。兄不能得而弟得之之兆也。”是月，康宗即世，太祖袭位为都勃极烈。

辽使阿息保来，曰：“何以不告丧？”太祖曰：“有丧不能吊，而乃以为罪乎？”他日，阿息保复来，径骑至康宗殡所，阅赗马，欲取之。太祖怒，将杀之，宗雄谏而止。既而辽命久不至。辽主好畋猎，淫酗怠于政事，四方奏事往往不见省。纥石烈阿疏既奔辽，穆宗取其城及其部众。不能归，遂与族弟银术可、辞里罕阴结南江居人浑都仆速欲与俱亡入高丽。事觉，太祖使夹古撒喝捕之，而银术可、辞里罕先为辽戍所获，浑都仆速已亡去，撒喝取其妻子而还。

二年甲午，六月，太祖至江西，辽使使来致袭节度之命。初，辽每岁遣使市名鹰“海东青”于海上，道出境内，使者贪纵，征索无艺，公私厌苦之。康宗尝以不遣阿疏为言，稍拒其使者。太祖嗣节度，亦遣蒲家奴往索阿疏，故常以此二者为言，终至于灭辽然后已。至是，复遣宗室习古迺、完颜银术可往索阿疏。习古乃等还，具言辽主骄肆废弛之状。于是召官僚耆旧，以伐辽告之，使备冲要，建城堡，修戎器，以听后命。辽统军司闻之，使节度使捏哥来问状，曰：“汝等有异志乎？修战具，饬守备，将以谁御？”太祖答之曰：“设险自守，又何问哉。”辽复遣阿息保来诘之。太祖谓之曰：“我小国也，事大国不敢废礼。大国德泽不施，而逋逃是主，以此字小，能无望乎？若以阿疏与我，请事朝贡。苟不获已，岂能束手受制也。”阿息保还，辽人始为备，命统军萧挞不野调诸军于宁江州。

太祖闻之，使仆聒剌复索阿疏。实观其形势。仆聒剌还言：“辽兵多，不知其数。”太祖曰：“彼初调兵，岂能遽集如此。”复遣胡沙保往，还言：“惟四院统军司与宁江州军及渤海八百人耳。”太祖曰：“果如吾言。”谓诸将佐曰：“辽人知我将举兵，集诸路军备我，我必先发制之，无为人制。”众皆曰：“善。”乃入见宣靖皇后，告以伐辽事，后曰：“汝嗣父兄立邦家，见可则行。吾老矣，无贻我忧，汝必不至是也。”太祖感泣，奉觞为寿。即奉后率诸将出门，举觞东向，以辽人荒肆，不归阿疏，并已用兵之意，祷于皇天后土。酹毕，后命太祖正坐，与僚属会酒，号令诸部。使婆卢火征移懒路迪古乃兵，斡鲁古、阿鲁抚谕斡忽、急赛两路系辽籍女直，实不迭往完睹路执辽障鹰官达鲁古部副使辞列、宁江州渤海大家奴。于是达鲁古部实里馆来告曰：“闻举兵伐辽，我部谁从？”太祖曰：“吾兵虽少，旧国也，与汝邻境，固当从我。若畏辽人，自往就之。”

九月，太祖进军宁江州，次寥晦城。婆卢火征兵后期，杖之，复遣督军。诸路兵皆会于来流水，得二千五百人。致辽之罪，申告于天地曰：“世事辽国，恪修职贡，定乌春、窝谋罕之乱，破萧海里之众，有功不省，而侵侮是加。罪人阿疏，屡请不遣。今将问罪于辽，天地其鉴佑之。”遂命诸将传梃而誓曰：“汝等同心尽力，有功者，奴婢部曲为良，庶人官之，先有官者叙进，轻重视功。苟违誓言，身死梃下，家属无赦。”师次唐括带斡甲之地，诸军禳射，介而立，有光如烈火，起于人足及戈矛之上，人以为兵祥。明日，次扎只水，光见如初。

将至辽界，先使宗干与督士卒夷堑。既度，遇渤海军攻我左翼七谋克，众少却，敌兵直犯中军。斜也出战，哲垤先驱。太祖曰：“战不可易也。”遣宗干止之。宗干驰出斜也前，控止哲垤马，斜也遂与俱还。敌人从之，耶律谢十坠马，辽人前救。太祖射救者毙，并射谢十中之。有骑突前，又射之，彻扎洞胸。谢十拔箭走，追射之，中其背，饮矢之半，偾而死。获所乘马。宗干数骑陷辽军中，太祖救之，免胄战。或自傍射之，矢拂于颡。太祖顾见射者，一矢而毙。谓将士曰：“尽敌而止。”众从之，勇气自倍。敌大奔，相蹂践死者十七八。撒改在别路，不及会战，使人以战胜告之，而以谢十马赐之。撒改使其子宗翰、完颜希尹来贺，且称帝，因劝进，太祖曰：“一战而胜，遂称大号，何示人浅也。”

进军宁江州，诸军填堑攻城。宁江人自东门出，温迪痕阿徒罕邀击，尽殪之。十月朔，克其城，获防御使大药师奴，阴纵之，使招谕辽人。铁骊部来送款。次来流城，以俘获赐将士。召渤海梁福、

斡荅剌使之伪亡去，招谕其乡人曰："女直、渤海本同一家，我兴师伐罪，不滥及无辜也。"使完颜娄室招谕系辽籍女直。

师还，谒宣靖皇后，以所获颁宗室耆老，以实里馆资产给将士。初命诸路以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酬斡等抚定谗谋水女直。鳖古酋长胡苏鲁以城降。

十一月，辽都统萧糺里、副都统挞不野将步骑十万会于鸭子河北。太祖自将击之。未至鸭子河，既夜，太祖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鸣鼓举燧而行。黎时及河，辽兵方坏凌道，选壮士十辈击走之。大军继进，遂登岸。甲士三千七百，至者才三之一。俄与敌遇于出河店，会大风起，尘埃蔽天，乘风势击之，辽兵溃。逐至斡论泺，杀获首虏及车马甲兵珍玩不可胜计，遍赐官属将士，燕犒弥日。辽人尝言女直兵若满万则不可敌，至是始满万云。

斡鲁古败辽兵，斩其节度使挞不野。仆虺等攻宾州。拔之。兀惹雏鹘室来降。辽将赤狗儿战于宾州，仆虺、浑黜败之。铁骊王回离保以所部降。吾睹补、蒲察复败赤狗儿、萧乙薛军于祥州东。斡忽、急塞两路降。斡鲁古败辽军于咸州西，斩统军实娄于阵。完颜娄室克咸州。

是月，吴乞买、撒改、辞不失率官属诸将劝进，愿以新岁元日恭上尊号。太祖不许。阿离合懑、蒲家奴、宗翰等进曰："今大功已建，若不称号，无以系天下心。"太祖曰："吾将思之。"

收国元年正月壬申朔，群臣奉上尊号。是日，即皇帝位。上曰："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于是国号大金，改元收国。

丙子，上自将攻黄龙府，进临益州。州人走保黄龙，取其余民以归。辽遣都统耶律讹里朵、左副统萧乙薛、右副统耶律张奴、都监萧谢佛留，骑二十万、步卒七万戍边。留娄室、银术可守黄龙。上率兵趋达鲁古城，次宁江州西。辽使僧家奴来议和，国书斥上名，且使为属国。庚子，进师，有火光正圆，自空而坠。上曰："此祥征，殆天助也。"酹白水而拜，将士莫不喜跃。进逼达鲁古城。上登高望辽兵若连云灌木状，顾谓左右曰："辽兵心贰而情怯，虽多不足畏。"遂趋高阜为阵。宗雄以右翼先驰辽左军，左军却。左翼出阵后，辽右军皆力战。娄室、银术可冲其中坚，凡九陷阵，皆力战而出。宗翰请以中军助之。上使宗干往为疑兵。宗雄已得利，击辽右军，辽兵遂败。乘胜追蹑，至其营，会日已暮，围之。黎明，辽军溃围出，逐北至阿娄冈。辽步卒尽殪，得其耕具数千以给诸军。是役也，辽人本欲屯田，且战且守，故并其耕具获之。

二月，师还。

三月辛未朔，猎于寥晦城。

四月，辽耶律张奴以国书来。上以书辞慢侮，留其五人，独遣张奴回报，书亦如之。

五月庚午朔，避暑于近郊。甲戌，拜天射柳。故事，五月五日、七月十五日、九月九日拜天射柳，岁以为常。

六月己亥朔，辽耶律张奴复以国书来，犹斥上名，上亦斥辽主名以复之，且谕之使降。

七月戊辰，以弟吴乞买为谙班勃极烈，国相撒改为国论勃极烈，辞不失为阿买勃极烈，弟斜也为国论吴勃极烈。甲戌，辽使辞剌以书来，留之不遣。九百奚营来降。

八月戊戌，上亲征黄龙府。次混同江，无舟，上使一人道前，乘赭白马径涉，曰："视吾鞭所指而行。"诸军随之，水及马腹。后使舟人测其渡处，深不得其底。熙宗天眷二年，以黄龙府为济州，军曰利涉，盖以太祖涉济故也。

九月，克黄龙府，遣辞剌还，遂班师。至江，径渡如前。丁丑，至自黄龙府。己卯，黄龙见空中。癸巳，以国论勃极烈撒改为国论忽鲁勃极烈，阿离合懑为国论乙室勃极烈。

十一月，辽主闻取黄龙府，大惧，自将七十万至驼门。驸马萧特末、林牙萧查剌等将骑五万、步四十万至斡邻泺。上自将御之。

十二月己亥，行次爻剌，会诸将议。皆曰："辽兵号七十万，其锋未易当。吾军远来，人马疲乏，宜驻于此，深沟高垒以待。"上从之。遣迪古乃、银术可镇达鲁古。丁未，上以骑兵亲候辽军，获督饷者，知辽主以张奴叛，西还二日矣。是日，上还至熟结泺，有光见于矛端。戊申，诸将曰："今辽主既还，可乘怠追击之。"上曰："敌来不迎战，去而追之，欲以此为勇邪？"众皆悚愧，愿自效。

上复曰："诚欲追敌，约赍以往，无事餫馈。若破敌，何求不得？"众皆奋跃，追及辽主于护步苔冈。是役也，兵止二万。上曰："彼众我寡，兵不可分。视其中军最坚，辽主必在焉。败其中军，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战；兵数交，左翼合而攻之。辽兵大溃。我师驰之，横在其中。辽师败绩，死者相属百余里。获舆辇帟幄兵械军资，他宝物马牛不可胜计。是战，斜也援矛杀数十人，阿离本被围，温迪罕、迪忽迭以四谋克兵出之，完颜蒙刮身被数创，力战不已，功皆论最。萧特末等焚营遁去。遂班师。夹谷撒喝取开州。婆卢火下特邻城，辞里罕降。

二年正月戊子，诏曰："自破辽兵，四方来降者众，宜加优恤。自今契丹、奚、汉、渤海、系辽籍女直、韦室、达鲁古、兀惹、铁骊诸部官民，已降或为军所俘获，逃遁而还者，勿以为罪，其酋长仍官之，且使从宜居处。"

闰月，高永昌据东京，使挞不野来求援。高丽遣使来贺捷，且求保州。诏许自取之。二月己巳，诏曰："比以岁凶，庶民艰食，多依附豪族，因为奴隶；及有犯法，征偿莫办，折身为奴者；或私约立限，以人对赎，过期则为奴者，并听以两人赎一为良。若元约以一人赎者，即从元约。

四月乙丑，以斡鲁统内外诸军，与蒲察、迪古乃会咸州路都统斡鲁古讨高永昌。胡沙补等被害。

五月，斡鲁等败永昌，挞不野擒永昌以献，戮之于军。东京州县及南路系辽女直皆降。诏除辽法，省税赋，置猛安谋克一如本朝之制。以斡鲁为南路都统、迭勃极烈。阿徒罕破辽兵六万于照散城。

九月己亥，上猎近郊。乙巳，南路都统斡鲁来见于婆卢买水。始制金牌。

十二月庚申朔，谙班勃极烈吴乞买及群臣上尊号曰大圣皇帝，改明年为天辅元年。

天辅元年正月，开州叛，加古撒喝等讨平之。国论吴勃极烈斜也以兵一万取泰州。

四月，辽秦晋国王耶律捏里来伐，迪古乃、娄室、婆卢火将兵二万，会咸州路都统斡鲁古击之。

五月丁巳，诏自收宁江州已后同姓为婚者，杖而离之。

七月戊申，以完颜斡论知东京事。

八月癸亥，高丽遣使来请保州。

十二月甲子，斡鲁古等败耶律捏里兵于蒺藜山，拔显州，乾、懿、豪、徽、成、川、惠等州皆降。是月，宋使登州防御使马政以国书来，其略曰：日出之分，实生圣人。窃闻征辽，屡破勍敌。若克辽之后，五代时陷入契丹汉地，愿畀下邑。

二年正月庚寅，辽双州节度使张崇降。使散睹如宋报聘，书曰："所请之地，今当与宋夹攻，得者有之。"

二月癸丑朔，辽使耶律奴哥等来议和。辛酉，勃堇迪古乃、娄室来见。上以辽主近在中京，而敢辄来，皆杖之。劾里保、双古等言，咸州都统斡鲁古知辽主在中京而不进讨，刍粮丰足而不以实闻，攻显州时所获生口财畜多自取。

三月癸未朔，命阇哥代为都统而鞫治之，斡鲁古坐降谋克。壬辰，辽使耶律奴哥以国书来。庚子，以娄室言黄龙府地僻且远，宜重戍守，乃命合诸路谋克，以娄室为万户镇之。

四月辛巳，辽使以国书来。

五月丙申，命胡突衮如辽。

六月甲寅，诏有司禁民凌虐典雇良人，及倍取赎直者。甲戌，辽通、祺、双、辽等州八百余户来归，命分置诸部，择膏腴之地处之。

七月癸未，诏曰："匹里水路完颜术里古、渤海大家奴等六谋克贫乏之民，昔尝给以官粮，置之鱼猎之地。今历日已久，不知登耗，可具其数以闻。"胡突衮还自辽。耶律奴哥复以国书来。丙申，胡突衮如辽。辽户二百来归，处之泰州。诏遣阿里骨、李家奴、特里底招谕未降者，仍诏达鲁古部勃堇辞列："凡降附新民，善为存抚。来者各令从便安居，给以官粮，毋辄动扰。"

八月，胡突衮还自辽。耶律奴哥、突迭复以国书来。

九月戊子，诏曰："国书诏令，宜选善属文者为之。其令所在访求博学雄才之士，敦遣赴阙。"

闰月庚戌朔，以降将霍石、韩庆和为千户。九百奚部萧宝、乙辛，北部讹里野，汉人王六儿、

王伯龙，契丹特末、高从祐等，各率众来降。辽耶律奴哥以国书来。

十月癸未，以龙化州降者张应古、刘仲良为千户。乙未，咸州都统司言，汉人李孝功、渤海二哥率众来降。命各以所部为千户。

十二月甲辰，遣孛堇术孛以定辽地谕高丽。耶律奴哥以国书来。辽懿州节度使刘宏以户三千并执辽候人来降，以为千户。川州寇二万已降复叛，纥石烈照里击破之。

三年正月甲寅，东京人为质者永吉等五人结众叛。事觉，诛其首恶，余皆杖百，没入在行家属资产之半。诏知东京事斡论，继有犯者并如之。丙辰，诏鳖古孛堇酬斡曰："胡鲁古、迭八合二部来送款，若等先时不无交恶，自今毋相侵扰。"

三月，耶律奴哥以国书来。

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五月壬戌，诏咸州路都统司曰："兵兴以前，曷苏馆、回怕里与系辽籍、不系辽籍女直户民，有犯罪流窜边境或亡入于辽者，本皆吾民，远在异境，朕甚悯之。今既议和，当行理索，可明谕诸路千户、谋克，遍与询访其官称、名氏、地里，具录以上。

六月辛卯，辽遣太傅习泥烈等奉册玺来，上擿册文不合者数事复之。散睹还自宋。宋使马政及其子宏来聘。散睹受宋团练使，上怒，杖而夺之。宋使还，复遣孛堇辞列、曷鲁等如宋。

七月辛亥，辽人杨询卿、罗子韦各率众来降，命各以所部为谋克。

八月己丑，颁女直字。

九月，以辽册礼使失期，诏诸路军过江屯驻。

十一月，习泥烈等复以国书来。曷懒甸长城，高丽增筑三尺。诏胡剌古、习显慎固营垒。

四年二月，辞列、曷鲁还自宋。宋使赵良嗣、王晖来议燕京、西京地。

三月甲辰，上谓群臣曰："辽人屡败，遣使求成，惟饰虚辞，以为缓师之计，当议进讨。其令咸州路统军司治军旅、修器械，具数以闻。"辛酉，诏咸州路都统司曰："朕以辽国和议无成，将以四月二十五日进师。"令斜葛留兵一千镇守，阇母以余兵来会于浑河。辽习泥烈以国书来。

四月乙未，上自将伐辽。以辽使习泥烈、宋使赵良嗣等从行。

五月甲辰，次浑河西，使宗雄先趋上京，遣降者马乙持诏谕城中。壬子，至上京，诏官民曰："辽主失道，上下同怨。朕兴兵以来，所过城邑负固不服者即攻拔之，降者抚恤之，汝等必闻之矣。今尔国和好之事，反覆见欺，朕不欲天下生灵久罹涂炭，遂决策进讨。比遣宗雄等相继招谕，尚不听从。今若攻之，则城破矣。重以吊伐之义，不欲残民，故开示明诏，谕以祸福，其审图之。"上京人恃御备储蓄为固守计。甲寅，亟命进攻，上谓习泥烈、赵良嗣等曰："汝可观吾用兵，以卜去就。"上亲临城，督将士诸军鼓噪而进。自旦及巳，阇母以麾下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挞不野以城降。赵良嗣等奉觞为寿，皆称万岁。是日，赦上京官民。诏谕辽副统余睹。壬戌，次沃黑河。宗干率群臣谏曰："地远时暑，军马罢乏，若深入敌境，粮馈乏绝，恐有后艰。"上从之，乃班师，命分兵攻庆州。余睹袭阇母于辽河，完颜背荅、乌塔等战却之，完颜特虎死焉。

七月癸卯，上至自伐辽。

九月，烛隈水部实里古达等杀孛堇酬斡、仆忽得以叛。

十月戊辰朔，日有食之。戊寅，命斡鲁分胡剌古、乌春之兵以讨实里古达。

十一月，东京留守司乞本京官民质子增数番代，上不许，曰："诸质子已各受田庐，若复番代，则往来动摇，可并仍旧。"

十二月，宋复使马政来请西京之地。

五年春正月，斡鲁败实里古达于合挞剌山，诛首恶四人，余悉抚定。

二月，遣昱及宗雄分诸路猛安谋克之民万户屯泰州，以婆卢火统之，赐耕牛五十。

四月乙丑朔，宗翰请伐辽。诏诸路预戒军事。

五月，辽都统耶律余睹等诣咸州降。

闰月辛巳，国论胡鲁勃极烈撒改薨。

六月癸巳，余睹与其将吏来见。丙申，千户胡离荅坐擅署部人为蒲里衍，杖一百，罢之。庚子，诏谙版勃极烈吴乞买贰国政。以吴勃极烈斜也为忽鲁勃极烈，蒲家奴为吴勃极烈，宗翰为移赉勃极烈。

七月庚辰，诏咸州都统司曰："自余睹来，灼见辽国事宜，已决议亲征，其治军以俟师期。"寻以连雨罢亲征。命吴勃极烈昱为都统，移赉勃极烈宗翰副之，帅师而西。

十二月辛丑，以忽鲁勃极烈杲为内外诸军都统，以昱、宗翰、宗干、宗望、宗盘等副之。甲辰，诏曰："辽政不纲，人神共弃。今欲中外一统，故命汝率大军以行讨伐。尔其慎重兵事，择用善谋，赏罚必行，粮饷必继；忽扰降服，勿纵俘掠；见可而进，无淹师期。事有从权，毋须申禀。"戊申，诏曰："若克中京，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

六年正月癸酉，都统杲克高、恩、回纥三城。乙亥，取中京，遂下泽州。

二月庚寅朔，日有食之。己亥，宗翰等败辽奚王霞末于北安州，降。奚部西节度使讹里剌以本部降。壬寅，都统杲遣使来奏捷，并献所获货宝。诏曰："汝等提兵于外，克副所任，攻下城邑，抚安人民，朕甚嘉之。所言分遣将士招降山前诸部，计悉已抚定，续遣来报。山后若未可往，即营田牧马，俟及秋成，乃图大举。更当熟议，见可则行。如欲益兵，具数来上，不可恃一战之胜，辄有驰慢。新降附者当善抚存。宣谕将士，使知朕意。"宗翰驻北安，遣希尹等略地，获辽护卫耶律习泥烈，知辽主猎鸳鸯泺，以其子晋王贤而有人望，恶而杀之，众益离心。虽有西北、西南两路兵马，皆羸弱。遂遣耨盌温都等报都统杲进兵袭之。

三月，都统杲出青岭，宗翰出瓢岭，追辽主于鸳鸯泺。辽主奔西京。宗翰复追至白水泺，不及，获其货宝。己巳，至西京。壬申，西京降。希尹追辽主于乙室部，不及。乙亥，西京复叛。是月，辽秦晋国王耶律捏里即位于燕。

四月辛卯，复取西京。壬辰，遣徒单吴甲、高庆裔如宋。戊戌，都统杲自西京趋白水泺，吴勃极烈昱袭毗室部于铁吕川，为敌所败。还会察剌兵，追至黄水北，大破之。耶律坦招徕西南诸部，西至夏，其招讨使耶律佛顶降。金肃、西平二郡汉军四千余人叛去，耶律坦等袭取之。阇母、娄室招降天德、云内、宁边、东胜等州，获阿疏而还。是时，山西城邑诸部虽降，人心未固，辽主保阴山，耶律捏里在燕京，都统杲遣宗望入奏，请上临军。

五月辛酉，宗望来奏捷，百官入贺，赐宴欢甚。先是，获辽枢密使得里底，节度使和尚、雅里斯、余里野等，都统杲使阿邻护送赴阙。得里底道亡，阿邻坐诛。耶律捏里遣使请罢兵。戊寅，使杨勉以书谕捏里，使之降。谋葛失遣其子菹泥刮失贡方物。

六月戊子朔，上亲征辽，发自上京。谙班勃极烈吴乞买监国。辛亥，诏谕上京官民曰："朕顺天吊伐，已定三京，但以辽主未获，兵不能已。今者亲征，欲由上京路进，恐抚定新民，惊疑失业，已出自笃密吕。其先降后叛逃入险阻者，诏后出首，悉免其罪。若犹拒命，孥戮无赦。"是月，耶律捏里卒。斡鲁、娄室败夏人于野谷。

七月甲子，诏诸将无得远迎，以废军务。乙丑，上京汉人毛八十率二千余户降，因命领之，丙寅，以斡荅剌招降者众，命领八千户，以忽薛副之。壬午，希尹以阿疏见，杖而释之。八月己丑，次鸳鸯泺，都统杲率官属来见。癸巳，上追辽主于大鱼泺。昱、宗望追及辽主于石辇铎，与战，败之，辽主遁。己亥，次居延北。辛丑，中京将完颜浑黜败契丹、奚、汉六万于高州，孛堇麻吉死之；得里得满部降。昱、宗望追辽主于乌里质铎，不及。

九月庚申，次草泺。阇母平中京部族之先叛者，及招抚沿海郡县。节度使耶律慎思领诸部入内地。乙丑，诏六部奚曰："汝等既降复叛，扇诱众心，罪在不赦。尚以归附日浅，恐绥怀之道有所未孚，故复令招谕。若能速降，当释其罪，官皆仍旧。"归化州降。戊辰，次归化州。甲戌，宗雄薨。丁丑，奉圣州降。

十月丙戌朔，次奉圣州。诏曰："朕屡敕将臣，安辑怀附，无或侵扰。然愚民无知，尚多逃匿山林，即欲加兵，深所不忍。今其逃散人民，罪无轻重，咸与矜免。有能率众归附者，授之世官。或奴婢先其主降，并释为良。其布告之，使谕朕意。"蔚州降。庚寅，余睹等遣蔚州降臣翟昭彦、徐兴、

田庆来见。命昭彦、庆皆为刺史，兴为团练使。诏曰："比以幽、蓟一方招之不服，今欲帅师以往，故先安抚山西诸部。汝等既已怀服，宜加抚存。官民未附已前，罪无轻重及系官逋负，皆与释免，诸官各迁叙之。"丁酉，蔚州翟昭彦、田庆杀知州事萧观宁等以叛。丙午，复降。

十一月，诏谕燕京官民，王师所至，降者赦其罪，官皆仍旧。

十二月，上伐燕京。宗望率兵七千先之，迪古乃出得胜口，银术哥出居庸关，娄室为左翼，婆卢火为右翼，取居庸关。丁亥，次妫州。戊子，次居庸关。庚寅，辽统军都监高六等来送款。上至燕京，入自南门，使银术哥、娄室阵于城上，乃次于城南。辽知枢密院左企弓、虞仲文，枢密使曹勇义，副使张彦忠，参知政事康公弼，佥书刘彦宗奉表降。辛卯，辽百官诣军门叩头请罪。诏一切释之。壬辰，上御德胜殿，群臣称贺。甲午，命左企弓等抚定燕京诸州县。诏西京官吏曰："乃者师至燕都，已皆抚定，唯萧妃与官属数人遁去，已发兵追袭，或至彼路，可执以来。"黄龙府叛，宗辅讨平之。

七年正月丁巳，辽奚王回离保僭称帝。甲子，辽平州节度使时立爱降。诏曲赦平州。又诏谙班勃极烈曰："比遣昂徙诸部民人于岭东，而昂悖戾，骚动烦扰，致多怨叛。其违命失众，当置重典。若或有疑，禁锢以待。"庚午，诏中京都统斡论曰："闻卿抚定人民，各安其业，朕甚嘉之。回离保聚徒逆命，汝宜计画，无使滋蔓。"壬申，诏招谕回离保。癸酉，以时立爱言招抚诸部。己卯，宋使来议燕京、西京地。庚辰，宜、锦、乾、显、成、川、豪、懿等州皆降。甲申，诏曰："诸州部族归附日浅，民心未宁。今农事将兴，可遣分谕典兵之官，无纵军士动扰人民，以废农业。"

二月乙酉朔，命撒八诏谕兴中府，降之。辽来州节度使田颢、隰州刺史杜师回、迁州刺史高永福、润州刺史张成皆降。壬辰，诏谙版勃极烈曰："郡县今皆抚定，有逃散未降者，已释其罪，更宜招谕之。前后起迁户民，去乡未久，岂无怀土之心？可令所在有司，深加存恤，毋辄有骚动。衣食不足者，官赈贷之。"癸巳，诏曰："顷因兵事未息，诸路关津绝其往来。今天下一家，若仍禁之，非所以便民也。自今显、咸、东京等路往来，听从其便。其间被虏及鬻身者，并许自赎为良。"仍令驰驿布告。兴中、宜州复叛。宋使赵良嗣来，请加岁币以代燕税，及议画疆与遣使贺正旦生辰、置榷场交易，并计议西京等事。癸卯，银术哥、铎剌如宋。乙巳，诏都统杲曰："新附之民有材能者，可录用之。"戊申，诏平州官与宋使同分割所与燕京六州之地。癸丑，大赦。是月，改平州为南京，以张觉为留守。

三月甲寅朔，将诛昂，以习不失谏，杖之七十，仍拘泰州。戊午，都统杲等言耶律麻哲告余睹、吴十、铎剌等谋叛，宜早图之。上召余睹等，从容谓之曰："朕得天下，皆我君臣同心同德以成大功，固非汝等之力。今闻汝等谋叛，若诚然耶，必须鞍马甲胄器械之属，当悉付汝，朕不食言。若再为我擒，无望免死。欲留事朕，无怀异志，吾不汝疑。"余睹等皆战栗不能对，命杖铎剌七十，余并释之。宋使卢益、赵良嗣、马宏以国书来。

四月丁亥，遣斡鲁、宗望袭辽主于阴山。壬辰，复书于宋。师初入燕，辽兵复犯奉圣州，林牙大石壁龙门东二十五里。都统斡鲁闻之，遣照立、娄室、马和尚等率兵讨之，生获大石，悉降其众。癸巳，诏曰："自今军事若皆中覆，不无留滞。应此路事务申都统司，余皆取决枢密院。"契丹九斤聚党兴中府作乱，擒之，九斤自杀。命习古乃、婆卢火监护长胜军，及燕京豪族工匠，由松亭关徙之内地。己亥，次儒州。斡鲁、宗望等袭辽权六院司喝离质于白水泺，获之。其宗属秦王、许王等十五人降。闻辽主留辎重青冢，以兵万人往应州，遣照里、背荅、宗望、娄室、银术哥等追袭之。宗望追及辽主，决战，大败之，获其子赵王习泥烈及传国玺。

五月甲寅，南京留守张觉据城叛。丙寅，次野狐岭。己巳，次落藜泺。斡鲁等以赵王习泥烈、林牙大石、驸马乳奴等来献，并上所获国玺。宗隽以所俘辽主子秦王、许王，女奥野等来见。奚路都统挞懒攻速古、啜里、铁尼所部十三岩，皆平之。又遣奚马和尚攻下品、达鲁古并五院司诸部，执其节度乙列。回离保为其下所杀。辛巳，诏谕南京官民。

六月壬午朔，次鸳鸯泺。日是，阇母败张觉于营州。丙申，上不豫，将还上京，命移赉勃极烈宗翰为都统，吴勃极烈昱、迭勃极烈斡鲁副之，驻兵云中，以备边。己酉，次斡独山驿，召谙班勃

极烈吴乞买。

七月辛酉，次牛山。宗翰还军中。

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乙未，次浑河北。谙班勃极烈吴乞买率宗室百官上谒。戊申，上崩于部堵泺西行宫，年五十六。

九月癸丑，梓宫至上京。乙卯，葬宫城西南，建宁神殿。丙辰，谙班勃极烈即皇帝位。天会三年三月，上尊谥曰武元皇帝，庙号太祖，立原庙于西京。天会十三年二月辛酉，改葬和陵，立开天启祚睿德神功之碑于燕京城南尝所驻跸之地。皇统四年，改和陵曰睿陵。五年十月，增谥应乾兴运昭德定功睿神庄孝仁明大圣武元皇帝。贞元三年十一月，改葬于大房山，仍号睿陵。

赞曰：太祖英谟睿略，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人乐为用。世祖阴有取辽之志，是以兄弟相授，传及康宗，遂及太祖。临终以太祖属穆宗，其素志盖如是也。初定东京，即除去辽法，减省租税，用本国制度。辽主播越，宋纳岁币，以幽、蓟、武、朔等州与宋，而置南京于平州。宋人终不能守燕、代，卒之辽主见获，宋主被执。虽功成于天会间，而规摹运为实自此始。金有天下百十有九年，太祖数年之间算无遗策，兵无留行，底定大业，传之子孙。呜呼，雄哉。

金史卷三　本纪第三

太宗体元应运世德昭功哲惠仁圣文烈皇帝，讳晟，本讳吴乞买，世祖第四子，母曰翼简皇后拏懒氏，太祖母弟也。辽大康元年乙卯岁生。初为穆宗养子，收国元年七月，命为谙班勃极烈。太祖征伐，常居守。天辅五年，赐诏曰："汝惟朕之母弟，义均一体，是用汝贰我国政。凡军事违者，阅实其罪，从宜处之。其余事无大小，一依本朝旧制。"

天辅七年六月，太祖次鸳鸯泺，有疾。至斡独山驿，召赴行在。诏曰："今辽主尽丧其师，奔于夏国。辽官特列、遥设等劫其子雅里而立之，已留宗翰等措画。朕亲巡已久，功亦大就；所获州部，政须绥抚，是用还都。八月中旬，可至春州，汝率内戚迎我，若至豹子崖尤善。"

八月乙未，会于浑河北。戊申，太祖崩。

九月乙卯，葬太祖于宫城西。国论勃极烈杲、郓王昂、宗峻、宗干率宗亲百官请正帝位，不许，固请，亦不许。宗干率诸弟以赭袍被体，置玺怀中。丙辰，即皇帝位。己未，告祀天地。丙寅，大赦中外。改天辅七年为天会元年。癸酉，发春州粟，赈降人之徙于上京者。戊寅，诏诸猛安赋米，给户口在内地匮乏者。南路军帅阇母，败张觉于楼峰口。

十月壬辰，诏以空名宣头百道给西南、西北两路都统宗翰，曰：今寄尔以方面，如当迁授必待奏请，恐致稽滞，其以便宜从事。"己亥，上京庆元寺僧献佛骨，却之。阇母及张觉战于兔耳山，阇母败绩。

十一月壬子，命宗望问阇母罪，以其兵讨张觉。壬戌，复以空名宣头及银牌给上京路军帅实古乃、婆卢火等。癸亥，宗望以阇母军发广宁，下濒海诸郡县。诏谕南京，割武、朔二州入于宋。娄室破朔州西山，擒其帅赵公直；勃堇斡鲁别及勃剌速破走乙室白答于归化。己巳，徙迁、润、来、隰四州之民于沈州。庚午，宗望及张觉战于南京东，大败之。张觉奔宋，城中人执其父及二子以献，戮之军中。壬申，张忠嗣、张敦固以南京降，遣使与张敦固入谕城中，复杀其使者以叛。己卯，诏女直人，先有附于辽，今复虏获者，悉从其所欲居而复之。其奴婢部曲，昔虽逃背，今能复归者，并听为民。

十二月辛巳，蠲民间贷息。诏以咸州以南，苏、复州以北，年谷不登，其应输南京军粮免之。甲午，诏曰："此闻民间乏食，至有鬻其子者，其听以丁力等者赎之。"是日，以国论勃极烈杲为谙班勃极烈，宗干为国论勃极烈。遣勃堇李靖如宋告哀。

二年春正月庚戌朔，以谩都诃为阿舍勃极烈，参议国政。壬子，命赏宗望及将士克南京之功，赦阇母罪。甲寅，以空名宣头五十、银牌十给宗望。戊午，诏勃堇完颜阿实赉曰："先帝以同姓之人有自鬻及典质其身者，命官为赎。今闻尚有未复者，其悉阅赎之。"癸亥，以东京比岁不登，诏减田租、市租之半。甲戌，西南、西北两路都统宗翰、宗望请勿割山西郡县与宋，上曰："是违先帝之命

也，其速与之。”夏国奉表称藩，以下寨以北、阴山以南、乙室耶剌部吐禄泺西之地与之。丙子，贻宋书，索俘虏叛亡。丁丑，始自京师至南京每五十里置驿。

二月，诏有盗发辽诸陵者，罪死。庚寅，诏命给宗翰马七百匹、田种千石、米七千石，以赈新附之民。丁酉，命徙移懒路都勃堇完颜忠于苏濒水。乙巳，诏谕南京官僚，小大之事，必关白军帅，无得专达朝廷。丙午，宗翰乞济师，诏有司选精兵五千给之。丁未，命宗望，凡南京留守及诸阙员，可选勋贤有人望者就注拟之，具姓名官阶以闻。

三月己酉朔，命宗望以宋岁币银绢分赐将士之有功者。庚戌，叛人活孛带降，诏释之。宗望请选良吏招抚迁、润、来、隰之民保山寨者，从之。己未，宗望以南京反覆，凡攻取之计，乞与知枢密院事刘彦宗裁决之。刘公胄、王永福弃家逾城来降，以公胄为广宁尹，永福为奉先军节度使。辛未，夏国王李乾顺遣使上誓表。

闰月戊寅朔，赐夏国誓诏。辛巳，命置驿上京、春、泰之间。己丑，乌虎里、迪烈底两部来降。丙午，既许割山西诸镇与宋，以宗翰言罢之。是月，斜野袭遥辇昭古牙，走之，获其妻孥群从及豪族。勃堇浑啜等破奚七岩而抚其民人。

四月己酉，以宗翰经略西夏及破辽功，赐以十马，使自择其二，余以分诸帅。赈上京路、西北路降者及新徙岭东之人。戊午，以实古乃所筑上京新城名会平州。乙亥，诏赎上京路新迁宁江州户口卖身者六百余人。宋遣使来吊丧。以高术仆古等充遗留国信使，高兴辅、刘兴嗣等充告即位国信使如宋。

五月丁丑朔，上京军帅实古乃以所获印绶二十二及银牌来上。癸未，诏曰：“新降之民，诉讼者众，今方农时，或失田业，可俟农隙听决。”丁亥，婆速路猛安仆卢古以赃罢，以谋克习泥烈代之。乙巳，曷懒路军帅完颜忽剌古等言：“往者岁捕海狗、海东青、鸦、鹘于高丽之境，近以二舟往，彼乃以战舰十四要而击之，尽杀二舟之人，夺其兵仗。”上曰：“以小故起战争，甚非所宜。今后非奉命，毋辄往。”阇母克南京，杀都统张敦固。

七月壬午，皇子宗峻薨。丙戌，禁外方使介冗从多者。壬辰，鹘实答言：“高丽纳吾叛亡，增其边备，必有异图。”诏曰：“纳我叛亡而弗归，其曲在彼。凡有通问，毋违常式。或来侵略，整尔行列，与之从事。敢先犯彼，虽捷必罚。”乙未，以乌虎部及诸营叛，以吴勃极烈昱等讨平之。

八月乙巳朔，以勃堇乌爪乃等为贺宋生辰使。丁巳，撒离改部猛安雏思以赃罢，以奚金家奴代之。六部都统挞懒击走昭古牙，杀其队将曷鲁燥、白撒曷等。又破降骆驼山、金源、兴中诸军，诏增给银牌十。

十月甲辰朔，夏国遣使谢誓诏。戊午，天清节，宋、夏遣使来贺。甲子，诏发宁江州粟，赈泰州民被秋潦者。遥辇昭古牙率众来降。兴中府降。丙寅，诏有司运米五万石于广宁，以给南京、润州戍卒。命南路军帅阇母以甲士千人益合苏馆路孛堇完颜阿实赉，以备高丽。戊辰，西南、西北两路权都统斡鲁言：“辽详稳挞不野来奔，言耶律大石自称为王，置南北官属，有战马万匹。辽主从者不过四千户，有步骑万余，欲趋天德，驻余都谷。”诏曰：’追袭辽主，必酌事宜；其讨大石，则俟报下。”

十一月癸未，阇母下宜州，拔权杈山，杀节度使韩庆民。癸卯，诏以米五万石给挞懒、实古廼。

十二月戊申，以勃堇高居庆等为贺宋正旦使。

三年正月癸酉朔，宋、夏遣使来贺。戊子，同知宣徽院事韩资正加尚书左仆射，为诸宫都部署。乙未，夏国遣使奠币及贺即位。宋遣使贺即位。

二月壬戌，娄室获辽主于余睹谷。丁卯，以庞葛城地分授所徙乌虎里、迪烈底二部及契丹民。

三月乙亥，阿舍勃极烈谩都诃薨。丙子，赈奚、契丹新附之民。辛巳，建乾元殿。斡鲁献传国宝，以谋葛失来附，请授印绶。是日，赐完颜娄室铁券。

四月壬寅朔，诏以辽主赴京师。丁巳，南路军帅察剌以罪罢。

五月己丑，萧八斤获辽玉宝来献。

六月庚申，以获辽主，遣李用和等充告庆使如宋。

七月壬申，禁内外官、宗室毋私役百姓。己卯，南京帅以锦州野蚕成茧，奉其丝绵来献，命赏其长吏。诏权势之家毋买贫民为奴。其胁买者一人偿十五人。诈买者一人偿二人。皆杖一百。甲申，诏南京括官豪牧马，以等第取之，分给诸军。以耶律固等为宋报谢使。

八月癸卯，斡鲁以辽主至京师。甲辰，告于太祖庙。丙午，辽主延禧入见，降封海滨王。壬子，诏有司拣阅善射勇健之士以备宋。

九月壬午，广宁府献嘉禾。癸巳，保州路都孛堇加古撒曷有罪伏诛，以孛堇徒单乌烈代之。

十月甲辰，诏诸将伐宋。以谙班勃极烈杲兼领都元帅，移赉勃极烈宗翰兼左副元帅先锋，经略使完颜希尹为元帅右监军，左金吾上将军耶律余睹为元帅右都监，自西京入太原；六部路军帅挞懒为六部路都统，斜也副之，宗望为南京路都统，阇母副之，知枢密院事刘彦宗兼领汉军都统，自南京入燕山。诏建太祖庙于西京。召耶鲁赴京师教授女直字。戊申，有司言权南路军帅鹘实荅官吏贪纵，诏鞫之。壬子，天清节，宋、夏遣使来贺。丁巳，以阇母为南京路都统，埽喝副之，宗望为阇母、刘彦宗两军监战。壬戌，诏曰："今大有年，无储蓄则何以备饥馑，其令牛一具赋粟一石，每谋克为一廪贮之。"宋易州戍将韩民毅以军降，处之蔚州。

十一月庚辰，以降封辽主为海滨王诏中外。辛卯，南路军帅司请禁契丹、奚、汉人挟兵器，诏勿禁。以张忠嗣权签南京中书枢密院事。

十二月庚子，宗翰下朔州。甲辰，宗望诸军及宋郭药师、张企徽、刘舜仁战于白河，大破之。蒲苋败宋兵于古北口。丙午，郭药师降，燕山州县悉平。戊申，宗翰克代州。乙卯，中山降。丙辰，宗望破宋兵五千于真定。戊午，宗翰围太原。耶律余睹破宋河东、陕西援兵于汾河北。甲子，宗望克信德府。

四年春正月丁卯朔，始朝日。降臣郭药师、董才皆赐姓完颜氏。戊辰，宗弼取汤阴，大＜⿱白大＞攻下浚州，迪古补取黎阳。己巳，诸军渡河。庚午，取滑州。宗望使吴孝民等入汴，问宋取首谋平山者童贯、谭稹、詹度及张觉等。宋太上皇帝出奔。癸酉，诸军围汴。甲戌，宋使李棁来谢罪，且请修好。宗望许宋修好，约质，割三镇地，增岁币，载书称伯侄。戊寅，宋以康王构、少宰张邦昌为质。辛巳，宋上誓书、地图，称侄大宋皇帝、伯大金皇帝。癸未，诸军解围。

二月丁酉朔，夜，宋将姚平仲兵四十万来袭宗望营，败之。己亥，复进师围汴。宋使宇文虚中以书来，改以肃王枢为质，遣康王构归。师还。壬子，以滑、浚二州与宋。宗翰定威胜军，攻下隆德府。丁巳，次泽州。海滨王家奴诬其主欲亡去，诏诛其首恶，余并杖之。

三月癸未，银术可围太原，宗翰还西京。

四月癸卯，宗望使宗弼来奏捷。乙丑，耿守忠等大败宋兵于西都谷。

五月辛未，宋种师中以兵出井陉。癸酉，完颜活女败之于杀熊岭，斩师中于阵。是日，拔离速败宋姚古军于隆州谷。

六月丙申朔，高丽国王王楷奉表称藩。庚戌，宗望献所获三象。庚申，以宗望为右副元帅。

七月丙寅，遣高伯淑等宣谕高丽。壬申，出金牌，命孛堇大＜⿱白大＞以所领渤海军八猛安为万户。戊子，以铁勒部长夺离剌不从其兄夔里本叛，赐马十一、豕百、钱五百万。萧仲恭使宋还，以所持宋帝与耶律余睹蜡书自陈。

八月庚子，诏左副元帅宗翰、右副元帅宗望伐宋。宋张灏率兵出汾州，拔离速击走之。

刘臻以兵出寿阳，娄室破之。庚戌，宗翰发西京。辛亥，娄室等破宋张灏军于文水。癸丑，宗望发保州。是日，耶律铎破宋兵于雄州，那野等败宋兵于中山。甲寅，新城县进白乌。庚申，突撚取新乐。

九月丙寅，宗翰克太原，执经略使张孝纯。鹘沙虎取平遥、灵石、孝义、介休诸县。己巳，复以南京为平州。辛未，宗望破宋种师闵军于井陉，取天威军，克真定，杀其守李邈。

十月，娄室克汾州，石州降。蒲察克平定军，辽州降。丁未，天清节，高丽、夏遣使来贺。中京进嘉禾。

十一月甲子，宗翰自太原趋汴。丙寅，宗望自真定趋汴。戊辰，宗翰下威胜军。癸酉，撒剌荅

破天井关。乙亥，宗翰克隆德府。活女渡盟津。西京、永安军、郑州皆降。庚辰，宗翰克泽州。宗望诸军渡河，临河、大名二县、德清军、开德府皆下。丙戌，克怀州。是日，宗望至汴。

闰月壬辰朔，宋出兵拒战，宗望等击败之。癸巳，宗翰至汴。丙辰，克汴城。庚申，以高随充高丽生日使。辛酉，宋主桓出居青城。

十二月癸亥，宋主桓降，是日，归于汴城。庚辰，诏曰："朕惟国家，四境虽远而兵革未息，田野虽广而畎亩未辟，百工略备而禄秩未均，方贡仅修而宾馆未赡。是皆出乎民力。苟不务本业而抑游手，欲上下皆足，其可得乎。其令所在长吏，敦劝农功。

五年正月辛卯朔，高丽、夏遣使来贺。癸巳，宗翰、宗望使使以宋降表来上。乙未，知枢密院事刘彦宗上表，请复立赵氏，不听。丁巳，回鹘喝里可汗遣使入贡。

二月丙寅，诏降宋二帝为庶人。

三月丁酉，立宋太宰张邦昌为大楚皇帝。割地赐夏国。

四月乙酉，克陕府，取虢州。丙戌，以六部路都统挞懒为元帅左监军，南京路都统阇母为元帅左都监。宗翰、宗望以宋二帝归。己丑，诏曰："合苏馆诸部与新附人民，其在降附之后同姓为婚者，离之。"

五月庚寅朔，宋康王构即位于归德。宋杀张邦昌。娄室降解、绛、慈、隰、石、河中、岢岚、宁化、保德、火山诸城。挞懒徇地山东，下密州。迪虎下单州，广信军降。

六月庚申，诏曰："自河之北，今既分画，重念其民或见城邑有被残者，不无疑惧，遂命坚守。若即讨伐，生灵可悯。其申谕以理，招辑安全之。傥执不移，自当致讨。若诸军敢利于俘掠辄肆荡毁者，底于罚。"庚辰，右副元帅宗望薨。汉国王宗杰继薨。

七月甲午，赐宗翰券书，除反逆外，咸贯勿论。以石州戍将乌虎弃城丧师，杖之，削其官。

八月戊寅，以宋捷，遣耶律居谨等充宣庆使使高丽。丙戌，以宗辅为右副元帅。诏曰："河北、河东郡县职员多阙，宜开贡举取士，以安新民。其南北进士，各以所业试之。"

九月丁未，诏曰："内地诸路，每耕牛一具赋粟五斗，以备歉岁。"辛亥，赐元帅右监军完颜希尹、万户银术可券书，除赦所不原，余并勿论。阇母取河间，大败宋兵于莫州，雄州降。挞懒克祁州，永宁军、保州、顺安军皆降。

冬十月丁卯，沙州回鹘活剌散可汗遣使入贡。辛未，天清节，高丽、夏遣使来贺。宋二帝自燕徙居于中京。

十二月丙寅，右副元帅宗辅伐宋，徇地淄、青。乌林苔泰欲败宋将李成于淄州。赵州降。阿里刮徇地淩州，败敌兵，遂取滑州。乙亥，西南路都统斡鲁薨。己卯，赛里下汝州。

六月正月丙戌朔，高丽、夏遣使来贺。宗弼破宋郑宗孟军于青州、银术可取邓州、萨谋鲁入襄扬、拔离速入均州、马五取房州。癸巳，克青州。癸卯，阇母克潍州。丁未，迪古补败宋将赵子昉兵。撒离喝败宋兵于河上。甲寅，宋将马括兵次乐安，宗辅击败之，闻宋主在维扬，以农时还师。宗弼败宋兵于河上。

二月乙卯朔，拔离速取唐州，癸亥，取蔡州。己巳，移剌古败宋将台宗隽等兵于大名。庚午，再破其军，获台宗隽及宋忠。甲戌，拔离速取陈州。癸未，克颍昌府。郑州叛入于宋，复取郑州。迁洛阳、襄阳、颍昌、汝、郑、均、房、唐、邓、陈、蔡之民于河北。宗翰复遣娄室攻下同、华、京兆、凤翔，擒宋经制使傅亮。阿邻破河中。斡鲁入冯翊。

三月壬辰，命南路军帅实酾，籍节度使完颜慎思所领诸部及未置猛安谋克户来上。己酉，挞懒下恩州。

五月戊戌，移沙土古思以本部来附。

六月己未，诏求祖宗遗事。挞懒遣兵徇下磁州、信德府。真定贼自称元帅、秦王，撒离喝讨平之。

七月乙巳，宋主遣使奉表请和，诏进兵伐之。以宋二庶人赴上京。

八月乙卯，娄室败宋兵于华州，讹特剌破敌于渭水，遂取下邽。丁丑，以宋二庶人素服见太祖

庙，遂入见于乾元殿。封其父昏德公、子重昏侯。是日，告于太祖庙。以州郡职员名称及俸给因革诏中外。

九月辛丑，绳果等败宋兵于蒲城。甲申，又破敌于同州。乙丑，取丹州。

十月丙寅，天清节，高丽、夏遣使来贺。癸酉，知枢密院事刘彦宗薨。丁丑，蒲察、娄室败宋兵于临真。戊寅，徙昏德公、重昏侯于韩州。庚辰，宗翰、宗辅会于濮，伐宋。

十一月庚寅，蒲察、娄室取延安府。壬辰，赈移懒路。乙未，取濮州。绥德军降。娄室再攻晋宁军，其守徐徽言固守，不能克。

十二月丙辰，宗弼取开德府。丁卯，宗辅克大名府。鹘沙虎败宋兵于巩。

七年正月庚辰朔，高丽、夏遣使来贺。辛巳，吴国王阇母薨。甲午，以南京留守韩企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

二月戊辰，宋麟府路安抚使折可求以麟、府、丰三州降。己巳，娄室、塞里、鹘沙虎等破晋宁军，其守徐徽言据子城拒战。庚午，率众溃围走，擒之。使之拜，不拜，临之以兵。不动，命降将折可求谕之降，指可求大骂，出不逊语，遂杀之。其统制孙昂及士卒皆不屈，尽杀之。甲戌，诏禁医巫闾山辽代山陵樵采。

三月己卯朔，日中有黑子。壬寅，诏军兴以来，良人被略为驱者，听其父母夫妻子赎之。尚书左仆射高桢罢。

四月，蒲察娄室取鄜、坊二州。

五月乙卯，拔离速等袭宋主于扬州。

九月丙午朔，日有食之。庚午，宗弼败宋兵于睢阳。辛未，降其城。是月，曹州降。

十月丙子朔，京兆府降。丁丑，巩州降。庚寅，天清节，高丽、夏遣使来贺。丁酉，阿里、当海、大＜⿱白大＞破敌于寿春。己亥，安抚使马世元以城降。甲辰，庐州降。

十一月庚戌，徙曷苏馆都统司治宁州。乙卯，高丽遣使来贡。丙辰，宗弼取和州。壬戌，宗弼渡江，败宋副元帅杜充军于江宁。丁卯，守臣陈邦光以城降。

十二月丙戌，宗弼取湖州。丁亥，克杭州。阿里、蒲卢浑追宋主于明州。越州降。大＜⿱白大＞败宋枢密使周望于秀州，又败宋兵于杭州东北。戊戌，阿里、蒲卢浑败宋兵于东关，遂济曹娥江。壬寅，败宋兵于高桥。宋主入于海。

八年正月甲辰朔，高丽、夏遣使来贺。丁巳，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韩企先为尚书左仆射兼侍中。己未，阿里、蒲卢浑克明州，执其守臣赵伯谔。庚申，诏曰："避役之民，以微直鬻身权贵之家者，悉出还本贯。"阿鲁补、斜里也下太平、顺昌及濠州。是月，宋副元帅杜充以其众降。

二月乙亥，宗弼还自杭州。庚寅，取秀州。戊戌，取平江。

汴京乱，三月丁卯，大迪里复取之。宗弼及宋韩世忠战于镇江，不利。

四月丙申，复战于江宁，败之。诸军渡江。是日，阿鲁补战于拓皋，己亥，周企战于寿春，辛丑，娄室战于淳化，皆胜之。醴州降，遂克邠州。

五月癸卯，禁私度僧尼及继父继母之男女无相嫁娶。戊申，诏曰："河北、河东签军，其家属流寓河南被俘掠为奴婢者，官为赎之，俾复其业。"

六月壬申，诏遣辽统军使耶律曷礼质、节度使萧别离剌等十人，分治新附州镇。癸酉，诏以昏德公六女为宗妇。

七月辛亥，诏给泰州都统婆卢火所部诸谋克甲胄各五十。先遣娄室经略陕西，所下城邑叛服不常，其监战阿卢补请益兵。帅府会诸将议曰："兵威非不足，绥怀之道有所未尽。诚得位望隆重、恩威兼济者以往，可指日而定。若以皇子右副元帅宗辅往，为宜。"以闻。诏曰："娄室往者所向辄克，今使专征陕西，淹延未定，岂倦于兵而自爱耶？关、陕重地，卿等其戮力焉。"丁卯，上如东京温汤。徙昏德公、重昏侯于鹘里改路。

九月戊申，立刘豫为大齐皇帝，世修子礼，都大名府。辛酉，谙班勃极烈、都元帅杲薨。癸亥，宗辅等败宋张浚军于富平。耀州降。乙丑，凤翔府降。

十月乙亥，上至自东京。齐帝刘豫遣使谢封册。甲申，天清节，齐、高丽、夏遣使来贺。以铁骊突离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诏辽、宋官上本国诰命，等弟换授。

十一月甲辰，宗辅下泾州。丁未，渭州降。败宋刘倪军于瓦亭。戊申，原州降。宋泾原路统制张中孚、知镇戎军李彦琦以众降。马五等击宋吴玠军于陇州。庚戌，以遥镇节度使乌克寿等为齐刘豫生日使。癸亥，宗辅以陕西事状闻，诏奖谕之。

十二月丁丑，完颜娄室薨。乙酉，宗辅败宋刘维辅军。壬辰，熙州降。

九年正月己亥朔，齐、高丽、夏遣使来贺。戊申，命以徒门水以西，浑疃、星显、僝蠢三水以北闲田，给曷懒路诸谋克。辛亥，蒲察鹘拔鲁、完颜忒里讨张万敌于白马湖，陷于敌。癸丑，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立爱为侍中，知枢密院张忠嗣为宣政殿大学士、知三司使事。宗弼、阿卢补抚定巩、洮、河、乐、西宁、兰、廓、积石等州。泾原、熙河两路皆平。

四月己卯，诏“新徙戍边户，匮于衣食，有典质其亲属奴婢者，官为赎之。户计其口而有二三者，以官奴婢益之，使户为四口。又乏耕牛者，给以官牛，别委官劝督田作。戍户及边军资粮不继，籴粟于民而与赈恤。其续迁戍户在中路者，姑止之，即其地种艺，俟毕获而行，及来春农时，以至戍所。”

五月丙午，分遣使者诸路劝农。

六月壬辰，赐昏德公、重昏侯时服各两袭。

八月辛巳，回鹘隈欲遣使来贡。

九月己酉，和州回鹘执耶律大石之党撒八、迪里、突迭来献。

十月戊寅，天清节，齐、高丽、夏遣使来贺。撒离喝攻下庆阳。慕洧以环州降。宗弼与宋吴玠战于和尚原，败绩。

十一月己未，迁赵氏疏属于上京。以陕西地赐齐。

十年正月癸巳朔，齐、高丽、夏遣使来贺。己酉，齐表谢赐地。壬子，诏曰：“昔辽人分士庶之族，赋役皆有等差，其悉均之。”

二月庚午，赈上京路戍边猛安民。

四月丁卯，诏“诸良人知情嫁奴者，听如故为妻；其不知而嫁者，去往悉从所欲。”移赉勃极烈、左副元帅宗翰朝京师。庚午，以太祖孙亶为谙班勃极烈，皇子宗盘为国论忽鲁勃极烈，国论勃极烈宗干为国论左勃极烈，移赉勃极烈、左副元帅宗翰为国论右勃极烈兼都元帅，右副元帅宗辅为左副元帅。庚寅，闻鸭渌、混同江暴涨，命赈徙戍边户在混同江者。

闰月辛卯，诏分遣鹘沙虎等十三人阅诸路丁壮，调赴军。

七月甲午，赈泰州路戍边户。上如中京。

九月，元帅右都监耶律余睹谋反，出奔。其党燕京统军使萧高六伏诛，蔚州节度使萧特谋葛自杀。

十月壬寅，天清节，大赦。齐、高丽、夏遣使来贺。上如兴中府。齐使使来告母丧。

十一月癸亥，以武良谟为齐吊祭使。癸未，撒离喝请取剑外十三州，从之。部族节度使土古厮捕斩余睹及其诸子，函其首来献。

十二月庚子，撒离喝克金州。上至自兴中府。

十一年正月丁巳朔，齐、高丽、夏遣使来贺。丁卯，撒离喝败吴玠于饶峰关。戊辰，取洋州。甲戌，入兴元府。

二月己亥，元帅府言：“承诏赈军士，臣恐有司钱币将不继，请自元帅以下有禄者出钱助给之。”诏曰：“官有府库而取于臣下，此何理耶。其悉从官给。”

八月甲申，黄龙府置钱帛司。戊子，赵＜⿰木咢＞诬告其父昏德公谋反，＜⿰木咢＞及其婿刘文彦伏诛。戊戌，诏曰：“比以军旅未定，尝命帅府自择人授官，今并从朝廷选注。”

十月丙申，天清节，齐、高丽、夏遣使来贺。

十一月丙寅，赈移懒路。宗弼克和尚原。

十二月癸未，赈曷懒路。

十二年正月辛亥朔，齐、高丽、夏遣使来贺。甲子，初改定制度，诏中外。丙寅，如东京。

二月丁酉，撒离喝败宋吴玠军于固镇。

四月，至自东京。

六月甲午，以阿卢补为元帅右都监。

十月庚寅，天清节，齐、高丽、夏遣使来贺。

十三年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己巳，上崩于明德宫，年六十一。庚午，谙班勃极烈即皇帝位于柩前。三月庚辰，上尊谥曰文烈皇帝，庙号太宗。乙酉，葬和陵。皇统四年，改号恭陵。五年，增上尊谥曰体元应运世德昭功哲惠仁圣文烈皇帝。贞元三年十一月戊申，改葬于大房山，仍号恭陵。

赞曰：天辅草创，未遑礼乐之事。太宗以斜也、宗干知国政，以宗翰、宗望总戎事。既灭辽举宋，即义礼制度，治历明时，缵以武功，述以文事，经国规摹，至是始定。在位十三年，宫室苑御无所增益。末，听大臣计，传位熙宗，使太祖世嗣不失正绪，可谓行其所甚难矣。

金史卷四　本纪第四

熙宗弘基缵武庄靖孝成皇帝，讳亶，本讳合剌，太祖孙，景宣皇帝子。母蒲察氏。天辅三年己亥岁生。

天会八年，谙班勃极烈杲薨，太宗意久未决。十年，左副元帅宗翰、右副元帅宗辅、左监军完颜希尹入朝，与宗干议曰：“谙班勃烈虚位已久，今不早定，恐授非其人。合剌，先帝嫡孙，当立。”相与请于太宗者再三，乃从之。四年庚午，诏曰：“尔为太祖之嫡孙，故命尔为谙班勃极烈。其无自谓冲幼，狎于童戏，惟敬厥德。”谙班勃极烈者，太宗尝居是官，及登大位，以命弟杲。杲薨，帝定议为储嗣，故以是命焉。

十三年正月己巳，太宗崩。庚午，即皇帝位。甲戌，诏中外。诏公私禁酒。癸酉，遣使告哀于齐、高丽、夏及报即位，仍诏齐自今称臣勿称子。

二月乙巳，追谥太祖后唐括氏曰圣穆皇后，裴满氏曰光懿皇后。追册太祖妃仆散氏曰德妃，乌古论氏曰贤妃。辛酉，改葬太祖于和陵。

三月己卯，齐、高丽使来吊祭。庚辰，谥大行皇帝曰文烈，庙号太宗。乙酉，葬太宗于和陵。甲午，以国论右勃极烈、都元帅宗翰为太保，领三省事，封晋国王。戊戌，诏诸国使赐宴，不举乐。

四月戊午，齐、高丽遣使贺即位。丙寅，昏德公赵佶薨，遣使致祭及赙赠。是月，甘露降于熊岳县。

五月甲申，左副元帅宗辅薨。

九月壬申，追尊皇考丰王为景宣皇帝，庙号徽宗，皇妣蒲察氏为惠昭皇后。戊寅，尊太祖后纥石烈氏、太宗后唐括氏皆为太皇太后，诏中外。乙酉，改葬徽宗及惠昭后于兴陵。

十一月，以尚书令宋国王宗盘为太师。乙亥，初颁历。己卯，以元帅左监军完颜希尹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太子少保高庆裔为左丞，平阳尹萧庆为右丞。己丑，建天开殿于爻剌。

十二月癸亥，始定齐、高丽、夏朝贺、赐宴、朝辞仪。以京西鹿囿赐农民。

十四年正月己巳朔，上朝太皇太后于两宫。齐、高丽、夏遣使来贺。癸酉，颁历于高丽。丁丑，太皇太后纥石烈氏崩。乙酉，万寿节，齐、高丽、夏遣使来贺。上本七月七日生，以同皇考忌日，改用正月十七日。

二月癸卯，上尊谥曰钦宪皇后，葬睿陵。

三月壬午，以太保宗翰，太师宗盘、太傅宗干并领三省事。丁酉，高丽遣使来吊。

八月丙辰，追尊九代祖以下曰皇帝、皇后，定始祖、景祖、世祖、太祖、太宗庙皆不祧。癸亥，诏齐国与本朝军民诉讼相关者，文移署年，止用天会。

十月甲寅，以吴激为高丽王生日使，萧仲恭为齐刘豫回谢并生日正旦使。

十五年正月癸亥朔，上朝太皇太后于明德宫。齐、高丽、夏遣使来贺。初用《大明历》。己卯，

万寿节，齐、高丽、夏遣使来贺。

六月庚戌，尚书左丞高庆裔、转运使刘思有罪伏诛。

七月辛巳，太保、领三省事、晋国王宗翰薨。丙戌夜，京师地震。封皇叔宗隽、宗固，叔祖晕皆为王。丁亥，汰兵兴滥爵。

十月乙卯，以元帅左监军挞懒为左副元帅，封鲁国王。宗弼右副元帅，封潘王，知枢密院事兼侍中时立爱致仕。

十一月丙午，废齐国，降封刘豫为蜀王，诏中外。置行台尚书省于汴。

十二月戊辰，刘豫上表谢封爵。癸未，诏改明年为天眷元年。大赦。命韩昉、耶律绍文等编修国史。以勖为尚书左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徙蜀王刘豫临潢府。

天眷元年正月戊子朔，上朝明德宫。高丽、夏遣使来贺。颁女直小字。封大司空昱为王。甲辰，万寿节，高丽、夏遣使来贺。

二月壬戌，上如爻剌春水。乙丑，幸天开殿。己巳，诏罢来流水、混同江护逻地，与民耕牧。

三月庚寅，以禁苑隙地分给百姓。戊申，以韩昉为翰林学士。

四月丁卯，命少府监卢彦伦营建宫室，止从俭素。壬午，朝享于天元殿。立裴满氏为贵妃。

五月己亥，诏以经义、词赋两科取士。

六月戊午，上至自天开殿。

秋七月辛卯，左副元帅挞懒、东京留守宗隽来朝。丁酉，按出浒河溢，坏庐舍，民多溺死。壬寅，左相希尹罢。

八月甲寅朔，颁行官制。癸亥，回鹘遣使朝贡。己卯，以河南地与宋。以右司侍郎张通古等使江南。以京师为上京，府曰会宁，旧上京为北京。

九月甲申朔，以奭为会宁牧，封邓王。乙未，诏百官诰命，女直、契丹、汉人各用本字，渤海同汉人。丁酉，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戊戌，上朝明德宫。甲辰，以奕为平章政事。己酉，省燕中西三京，平州东、西等路州县。辛亥，权行台左丞相张孝纯致仕。

十月甲寅朔，以御前管勾契丹文字李德固为参知政事。丙寅，封叔宗强为纪王，宗敏邢王，太宗子斛鲁补等十三人为王。己巳，始禁亲王以下佩刀入宫。辛未，定封国制。癸酉，以东京留守宗隽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封陈王。

十一月丙辰，以康宗以上画像工毕，奠献于乾元殿。

十二月癸亥，新宫成。甲戌，高丽遣使入贡。丁丑，立贵妃裴满氏为皇后。

二年正月壬午朔，高丽、夏遣使来贺。戊戌，万寿节，高丽、夏遣使来贺。以左丞相宗隽为太保、领三省事，进封兖国王。兴中尹完颜希尹复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

二月乙未，上如天开殿。

三月丙辰，命百官详定仪制。

四月甲戌，百官朝参，初用朝服。己卯，宋遣使谢河南地。

五月戊子，太白昼见。乙巳，上至自天开殿。

六月己酉朔，初御冠服。辛亥，吴十谋反，伏诛。己未，上从容谓侍臣曰："朕每阅《贞观政要》，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翰林学士韩昉对曰："皆由太宗温颜访问，房、杜辈竭忠尽诚。其书虽简，足以为法。"上曰："太宗固一代贤君，明皇何如？"昉曰："唐自太宗以来，惟明皇、宪宗可数。明皇所谓有始而无终者。初以艰危得位，用姚崇、宋璟，惟正是行，故能成开元之治；末年怠于万机，委政李林甫，奸谀是用，以致天宝之乱。苟能慎终如始，则贞观之风不难追矣。"上称善。又曰："周成王何如主昉？"对曰："古之贤君。"上曰："成王虽贤，亦周公辅佐之力。后世疑周公杀其兄，以朕观之，为社稷大计，亦不当非也。"

七月辛巳，宋国王宗盘、兖国王宗隽谋反，伏诛。丙戌，以右副元帅宗弼为都元帅，进封越国王。丁亥，以诛宗盘等诏中外。己丑，以左副元帅挞懒为行台左丞相，杜充为行台右丞相，萧宝、

耶律晖行台平章政事。甲午，咸州详稳沂王晕坐与宗盘谋反，伏诛。辛丑，以太傅、领三省事宗干为太师，领三省如故，进封梁宋国王。

八月辛亥，行台左丞相挞懒、翼王鹘懒及活离胡土、挞懒子斡带、乌达补谋反，伏诛。丁丑，太白昼见。

九月戊寅朔，降封太宗诸子。大司空昱罢。丙申，初居新宫。立太祖原庙于庆元宫。壬寅，宋遣王伦等乞归父丧及韦氏等，拘伦不遣。以温都思忠诸路廉问。

十月癸酉，夏国使来告丧。

十二月，豫国公昱薨。

三年正月丁丑朔，高丽、夏遣使来贺。癸巳，万寿节，高丽、夏遣使来贺。以都元帅宗弼领行台尚书省事。

四月乙巳朔，漫都思忠廉问诸路，得廉吏杜遵晦以下百二十四人，各进一阶，贪吏张轸以下二十一人皆罢之。癸丑，蜀国公完颜银术哥薨。丁卯，上如燕京。

五月丙子，诏元帅府复取河南、陕西地。己卯，诏册李仁孝为夏国王。命都元帅宗弼以兵自黎阳趋汴，右监军撒离合出河中趋陕西。是月，河南平。

六月，陕西平。上次凉陉。大旱。使萧彦让、田珏决西京囚。

秋七月癸卯，日有食之。乙卯，宗弼遣使奏河南、陕西捷。丁卯，诏文武官五品以上致仕，给俸禄之半，职三品者仍给兼人。

八月辛巳，招抚谕陕西五路。壬午，初定公主、郡县主及驸马官品。

九月壬寅朔，宗弼来朝。戊申，上至燕京。己酉，亲飨太祖庙，庚申，宗弼还军中。夏国遣使谢赙赠。癸亥，杀左丞相完颜希尹、右承萧庆及希尹子昭武大将军把搭、符宝郎漫带。戊辰，夏国遣使谢封册。

十一月癸丑，以孔子四十九代孙璠袭封衍圣公。癸亥，以都点检萧仲恭为尚书右丞，前西京留守昂为平章政事。甲子，行台尚书右丞相杜充薨。

十二月乙亥，都元帅宗弼上言宋将岳飞、张俊、韩世忠率众渡江，诏命击之。丁丑，地震，己亥，以元帅左监军阿离补为左副元帅，右监军撒离合为右副元帅。

皇统元年正月辛丑朔，高丽、夏遣使来贺。庚戌，群臣上尊号曰崇天体道钦明文武圣德皇帝。初御衮冕。癸丑，谢太庙。大赦，改元。丁巳，万寿节，高丽、夏遣使来贺。己未，初定命妇封号。夏国请置榷场，许之。己巳，封平章政事昂为漆水郡王。

二月戊寅，诏诸致仕官职俱至三品者，俸禄人力各给其半。宗弼克庐州。乙酉，改封海滨王耶律延禧为豫王，昏德公赵佶为天水郡王，重昏侯赵桓为天水郡公。戊子，上亲祭孔子庙，北面再拜。退谓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大凡为善，不可不勉。"自是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

三月己未，上宴群臣于瑶池殿，适宗弼遣使奏捷，侍臣多进诗称贺。帝览之曰："太平之世，当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

四月丙子，以济南尹韩昉参知政事。辛巳，宗弼请伐江南。从之。

五月己酉，太师、领三省事、梁宋国王宗干薨。庚戌，上亲临。日官奏，戌、亥不宜哭泣。上曰："君臣之义，骨肉之亲，岂可避之。"遂哭之恸，命辍朝七日。

六月甲戌，诏都元帅宗弼与宰执同入奏事。庚寅，行台平章政事耶律晖致仕。壬辰，有司请举乐，上以宗干新丧不允。甲午，卫王宗强薨，上亲临、辍朝如宗干丧。

七月癸卯，以景宣皇帝忌辰，命尚食彻肉。丙午，以宗弼为尚书左丞相兼待中，都元帅，领行台如故。己酉，宗弼还军中。辛亥，参知政事耶律让罢。

九月戊申，上至自燕京。朝太皇太后于明德宫。诏赐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人绢二匹、絮三斤。

是秋，蝗。都元帅宗弼伐宋，渡淮。以书让宋，宋复书乞罢兵，宗弼以便宜画淮为界。

十一月己酉，高丽国贺受尊号。稽古殿火。

十二月癸巳，夏国贺受尊号。天水郡公赵桓乞本品俸，诏周济之。左丞勖进先朝《实录》三卷，上焚香立受之。

二年正月乙未朔，高丽、夏遣使来贺。己亥，上猎于来流河。乙巳，命封高丽。丁未，上至自来流河。辛亥，万寿节，高丽、夏遣使来贺。壬子，衍圣公孔璠薨，子拯袭。

二月丁卯，上如天开殿。甲戌，赈熙河路。戊子，皇子济安生。辛卯，宋使曹勋来许岁币银、绢二十五万两、匹，画淮为界，世世子孙，永守誓言。改封蜀王刘豫为曹王。壬辰，以皇子生，赦中外。

三月辛丑，还自天开殿。大雪。丙午，以宗弼为太傅。丙辰，遣左宣徽使刘筈以衮冕圭册册宋康王为帝。归宋帝母韦氏及故妻邢氏、天水郡王并妻郑氏丧于江南。戊午，立子济安为皇太子。

四月丙寅，以臣宋告中外。庚午，五云楼、重明等殿成。

五月癸巳朔，不视朝。上自去年荒于酒，与近臣饮，或继以夜。宰相入谏，辄饮以酒，曰："知卿等意，今既饮矣，明日当戒。"因复饮。乙卯，赐宋誓诏。辛酉，宴群臣于五云楼，皆尽醉而罢。

七月甲午，回鹘遣使来贡。北京、广宁府蝗。丁酉，赐宗弼金券。

八月丁卯，诏归朱弁、张邵、洪皓于宋。辛未，复太宗子胡卢为王。赈陕西。

九月壬辰，诏给天水郡王子、侄、婿、天水郡公子俸给。

十一月甲寅，平章政事漆水郡王昂薨，追封郓王。

十二月乙丑，高丽王遣使谢封册。庚午，宋遣使谢归三丧及母韦氏。壬申，上猎于核耶呆米路。癸未，还宫。甲申，皇太子济安薨。

三年正月己丑朔，以皇太子丧不御正殿，群臣诣便殿称贺。宋、高丽、夏使诣皇极殿遥贺。乙巳，万寿节，如正旦仪。

三月辛卯，以尚书左丞勖为平章政事，殿前都点检宗宪为尚书左丞。丁酉，太皇太后唐括氏崩。己酉，封子道济为魏王。

五月丁巳朔，京兆进瑞麦。癸亥，上致祭太皇太后。甲申，初立太庙、社稷。

六月己酉，初置骁毅军。

七月丙寅，上致祭太皇太后。庚辰，太原路进獬豸并瑞麦。

八月辛卯，诏给天水郡王孙及天水郡公婿俸禄。丙申，老人星见。乙巳，谥太皇太后曰钦仁皇后。戊申，葬恭陵。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四年正月癸丑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甲寅，诏以去年宋币赐始祖以下宗室。己未，以宋使王伦为平州转运使，既受命，复辞，罪其反覆，诛之。乙丑，陕西进嘉禾十有二茎，茎皆七穗。己巳，万寿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乙亥，上祭钦仁皇后，哭尽哀。

二月癸未，上如东京。丙申，次百泊河春水。丁酉，回鹘遣使来贺，以粘合韩奴报之。

五月辛亥朔，次薰风殿。

六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庚午，建原庙于东京。

八月癸未，杀魏王道济。

九月乙酉，上如东京。壬子，畋于沙河，射虎获之。乙卯，遣使祭辽主陵。辛酉，诏薰风殿二十里内及巡幸所过五里内，并复一岁。癸酉，行台左丞相张孝纯薨。

十月壬辰，立借贷饥民酬赏格。甲辰，以河朔诸郡地震，诏复百姓一年，其压死无人收葬者，官为敛藏之。陕西、蒲、解、汝、蔡等处因岁饥，流民典雇为奴婢者，官给绢赎为良，放还其乡。

十一月己酉，上猎于海岛。

十二月甲午，至东京。

五年正月丁未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癸亥，万寿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

二月乙未，次济州春水。

三月戊辰，次天开殿。

五月戊午，初用御制小字。壬申，以平章政事勖谏，上为止酒，仍布告廷臣。

六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八月戊戌，发天开殿。

九月庚申，至自东京。

十月辛卯，增谥太祖。

闰月戊寅，大名府进牛生麟。壬辰，怀州进嘉禾。

十二月戊申，增谥始祖以下十帝及太宗、徽宗。丁巳，赦。

六年正月辛未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壬申，封太祖诸孙为王。乙亥，畋于谋勒。甲申，还京师。丁亥，万寿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庚寅，以边地赐夏国。壬辰，如春水。帝从禽，导骑误入大泽中，帝马陷，因步出，亦不罪导者。乙未，封偎喝为王。

二月丙寅，右丞相韩企先薨。

三月壬申，以阿离补为行台右丞相。

四月庚子朔，上至自春水。以同判大宗正事宗固为太保、右丞相兼中书令。戊午，行台右丞相阿离补薨。

五月壬申，高丽王楷薨。辛卯，以左宣徽使刘筈为行台右丞相。

六月乙巳，杀宇文虚中及高士谈。乙丑，遣使吊祭高丽，并起复嗣王晛。

九月戊辰朔，以许王破汴，睿宗平陕西，郑王克辽及娄室、银术可皆有大功，并为立碑。戊寅，曹王刘豫薨。

是岁，遣粘割韩奴招耶律大石，被害。

七年正月乙丑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辛巳，万寿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癸未，以西京鹿囿为民田。丁亥，太白经天。

三月戊寅，高丽遣使谢吊祭、起复。

四月戊午，宴便殿，上醉酒，杀户部尚书宗礼。

六月丁酉，杀横海军节度使田珏、左司郎中奚毅、翰林待制邢具瞻及王植、高凤廷、王傚、赵益兴、龚夷鉴等。

七月己巳，太白经天，曲赦畿内。

九月，太保、右丞相宗固薨。以都元帅宗弼为太师、领三省事，都元帅、行台尚书省事如故，平章政事勖为左丞相兼侍中，都点检宗贤为右丞相兼中书令，行台右丞相刘筈、右丞萧仲恭为平章政事，李德固为尚书右丞，秘书监萧肄为参知政事。

十月壬子，平章行台尚书省事奚宝薨。

十一月癸酉，以工部侍郎仆散太弯为御史大夫。乙亥，兵部尚书秉德进三角羊。己卯，诏减常膳羊豕五之二。癸未，以尚书左丞宗宪为行台平章政事，同判大宗正事亮为尚书左丞。

十二月戊午，参知政事韩昉罢。兵部尚书秉德为参知政事。

八年正月庚申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丙子，万寿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

二月壬子，以哥鲁葛波古等为横赐高丽、夏国使。甲寅。以大理卿宗安等为高丽王晛封册使。乙卯，上如天开殿。

四月戊子朔，日有食之。辛丑，遣参知政事秉德等廉察官吏。庚戌，至自天开殿。甲寅，《辽史》成。

六月乙卯，平章政事萧仲恭为行台左丞相，左丞亮为平章政事，都点检唐括辩为尚书左丞。高丽王遣使谢封册。

七月乙亥，御史大夫仆散太弯罢，以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阿鲁带为御史大夫。戊寅，以尚书左丞唐括辩奉职不谨，杖之。

八月戊戌，宗弼进《太祖实录》。上焚香立受之。庚子，以尚书左丞相勖领行台尚书省事，右丞

相宗贤为太保、尚书右丞相。丙午，以行台左丞相萧仲恭为尚书右丞相。

闰月庚申，宰臣以西林多鹿，请上猎，上恐害稼，不允。丙寅。太庙成。

九月丙申，尚书左丞唐括辩罢，以左宣徽使禀为尚书左丞。

十月辛酉，太师、领三省事、都元帅、越国王宗弼薨。

十一月壬辰，太白经天。乙未，左丞相宗贤、左丞禀等言，州郡长吏当并用本国人。上曰："四海之内，皆朕臣子，若分别待之，岂能致一。谚不云乎，'疑人勿使，使人勿疑。'自今本国及诸色人，量才通用之。"辛丑，以尚书左丞相宗贤为左副元帅，平章政事亮为尚书右丞相兼侍中，参知政事秉德为平章政事。庚戌，左副元帅宗贤复为太保，左丞相、左副元帅如故。

十二月乙卯，以右丞相萧仲恭为太傅、领三省事，左丞相亮为尚书右丞相。乙亥，以左丞相宗贤为太师、领三省事兼都元帅。

九年正月甲申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戊戌，太师、领三省事、都元帅宗贤罢。领行台尚书省事勖为太师、领三省事，同判大宗正事充为尚书左丞相，右丞相亮兼都元帅。庚子，万寿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壬寅，左丞相充薨。丙午，以右丞相亮为左丞相，判大宗正事宗本为尚书右丞相，左副元帅宗敏为都元帅，南京留守宗贤为左副元帅兼西京留守。己酉，宗贤复为太保、领三省事。

二月甲寅，会宁牧唐括辩复为尚书左丞，尚书左丞禀为行台平章政事。

三月癸未朔，日有食之。辛丑，以司空宗本为尚书右丞相兼中书令，左丞相亮为太保、领三省事。

四月壬申夜，大风雨，雷电震坏寝殿鸱尾，有火入上寝，烧帏幔，帝趋别殿避之。丁丑，有龙斗于利州榆林河水上。大风坏民居、官舍，瓦木人畜皆飘飏十数里，死伤者数百人。

五月戊子，以四月壬申、丁丑天变，肆赦。命翰林学士张钧草诏，参知政事萧肄擿其语以为诽谤，上怒，杀钧。是日，曲赦上京囚。庚寅，出太保、领三省事亮领行台尚书省事。戊申，武库署令耶律八斤妄称上言宿直将军萧荣与胙王元为党，诛之。

六月己未，以都元帅宗敏为太保、领三省事兼左副元帅，左丞相宗贤兼都元帅。

八月庚申，以刘筈为司空，行台右丞相如故。宰臣议徙辽阳、勃海之民于燕南，从之。侍从高寿星等当迁，诉于后，后以白上，上怒议者，杖平章政事秉德，杀左司郎中三合。

九月丙申，以领行台尚书省事亮复为平章政事。戊戌，以右丞相宗本为太保、领三省事，左副元帅宗敏领行台尚书省事，平章政事秉德为尚书左丞相兼中书令，司空刘筈为平章政事。庚子，以御史大夫宗甫为参政知事。

十月乙丑，杀北京留守胙王元及弟安武军节度使查剌、左卫将军特思。大赦。癸酉，以翰林学士京为御史大夫。

十一月癸未，杀皇后裴满氏。召胙王妃撒卯入宫。戊子，杀故邓王子阿懒、达懒。癸巳，上猎于忽剌浑土温。遣使杀德妃乌古论氏及夹谷氏、张氏。

十二月己酉朔，上至自猎所。丙辰，杀妃裴满氏于寝殿。而平章政事亮因群臣震恐，与所亲驸马唐括辩、寝殿小底大兴国、护卫十人长忽土、阿里出虎等谋为乱。丁巳，以忽土、阿里出虎当内直，命省令史李老僧语兴国。夜二鼓，兴国窃符，矫诏开宫门，召辩等。亮怀刀与其妹夫特厮随辩入至宫门，守者以辩驸马，不疑，内之。及殿门，卫士觉，抽刃劫之，莫敢动。忽土、阿里出虎至帝前，帝求榻上常所置佩刀，不知已为兴国易置其处，忽土、阿里出虎遂进弑帝，亮复前手刃之，血溅满其面与衣。帝崩，时年三十一。左丞相秉德等遂奉亮坐，罗拜呼万岁，立以为帝。降帝为东昏王，葬于皇后裴满氏墓中。贞元三年，改葬于大房山蓼香甸，诸王同兆域。大定初，追谥武灵皇帝，庙号闵宗，陵曰思陵。别立庙。十九年，升祔于太庙，增谥弘基缵武庄靖孝成皇帝。二十七年，改庙号熙宗。二十八年，以思陵狭小，改葬于峨眉谷，仍号思陵，诏中外。

赞曰：熙宗之时，四方无事，敬礼宗室大臣，委以国政，其继体守文之治，有足观者。末年酗酒妄杀，人怀危惧，所谓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驯致其道，非一朝一夕故也。

金史卷五　本纪第五

废帝海陵庶人亮，字元功，本讳迪古乃，辽王宗干第二子也，母大氏，天辅六年壬寅岁生。

天眷三年，年十八，以宗室子为奉国上将军，赴梁王宗弼军前任使，以为行军万户，迁骠骑上将军。

皇统四年，加龙虎卫上将军，为中京留守，迁光禄大夫。为人僄急，多猜忌，残忍任数。初，熙宗以太祖嫡孙嗣位，亮意以为宗干太祖长子，而己亦太祖孙，遂怀觊觎。在中京，专务立威，以厌伏小人。猛安萧裕倾险敢决，亮结纳之，每与论天下事。裕揣知其意，因劝海陵举大事，语在《裕传》。

七年五月，召为同判大宗正事，加特进。十一月，拜尚书右丞，务揽持权柄，用其腹心为省台要职，引萧裕为兵部侍郎。一日因召对，语及太祖创业艰难，亮因呜咽流涕，熙宗以为忠。

八年六月，拜平章政事。十一月，拜右丞相。

九年正月，兼都元帅。熙宗使小底大兴国赐亮生日，悼后亦附赐礼物，熙宗不悦，杖兴国百，追其赐物，海陵由此不自安。三月，拜太保、领三省事，益邀求人誉，引用势望子孙，结其欢心。四月，学士张钧草诏忤旨死，熙宗问："谁使为之？" 左丞相宗贤对曰："太保实然。" 熙宗不悦，遂出为领行台尚书省事。过中京，与萧裕定约而去，至良乡召还。海陵莫测所以召还之意，大恐。既至，复为平章政事，由是益危迫。

熙宗尝以事杖左丞唐括辩及右丞相秉德，辩乃与大理卿乌带谋废立，而乌带先以此谋告海陵。他日，海陵与辩语及废立事，曰："若举大事，谁可立者？" 辩曰："胙王常胜乎？" 问其次，曰："邓王子阿懒。" 亮曰："阿懒属疏，安得立？" 辩曰："公岂有意邪？" 海陵曰："果不得已，舍我其谁！" 于是旦夕相与密谋。护卫将军特思疑之，以告悼后曰："辩等公余每窃窃聚语，窃疑之。" 后以告熙宗。熙宗怒，召辩谓曰："尔与亮谋何事，将如我何。" 杖之。亮因此忌常胜、阿懒，且恶特思。因河南兵士孙进自称皇弟按察大王，而熙宗之弟止有常胜、查剌，海陵乘此构常胜、查剌、阿懒、达懒。熙宗使特思鞫之，无状。海陵曰："特思鞫不以实。" 遂俱杀之。

护卫十人长仆散忽土旧受宗干恩；徒单阿里出虎与海陵姻家；大兴国给事寝殿，时时乘夜从主者取符钥归家，以为常。兴国尝以李老僧属海陵，得为尚书省令史，故使老僧结兴国为内应，而兴国亦以被杖怨熙宗，遂与亮约。十二月丁巳，忽土、阿里出虎内直。是夜，兴国取符钥启门纳海陵、秉德、辩、乌带、徒单贞、李老僧等入至寝殿，遂弑熙宗。秉德等未有所属。忽土曰："始者议立平章，今复何疑。" 乃奉海陵坐，皆拜，称万岁。诈以熙宗欲议立后，召大臣，遂杀曹国王宗敏，左丞相宗贤。是日，以秉德为左丞相兼侍中、左副元帅，辩为右丞相兼中书令，乌带为平章政事，忽土为左副点检，阿里出虎为右副点检，贞为左卫将军，兴国为广宁尹。于是自太师、领三省事勖以下二十人进爵增职各有差。

已未，大赦。改皇统九年为天德元年。参知政事萧肄除名。镇南统军孛极为尚书左丞。赐左丞相秉德、右丞相辩、平章政事乌带、广宁尹兴国、点检忽土、阿里出虎、左卫将军贞、尚书省令史老僧、辩父刑部尚书阿里等钱绢马牛羊有差。甲子，誓太祖庙，召秉德、辩、乌带、忽土、阿里出虎、兴国六人赐誓券。丙寅，以燕京路都转运使刘麟为参知政事。癸酉，太傅、领三省事萧仲恭，尚书右丞禀罢。以行台尚书左丞温都思忠为右丞。乙亥，追谥皇考太师宪古弘道文昭武烈章孝睿明皇帝，庙号德宗，名其故居曰兴圣宫。宋、高丽、夏贺正旦使中道遣还。

二年正月辛巳，以同知中京留守事萧裕为秘书监。癸巳，尊嫡母徒单氏及母大氏皆为皇太后，名徒单氏宫曰永寿，大氏宫曰永宁。乙巳，以励官守、务农时、慎刑罚、扬侧陋、恤穷民、节财用、审才实七事诏中外。遣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完颜思恭等以废立事报谕宋、高丽、夏国。以左丞相兼左副元帅秉德领行台尚书省事。

二月戊申朔，封子元寿为崇王。庚戌，降前帝为东昏王。给天水郡公孙女二人月俸。甲子，以兵部尚书完颜元宜等充贺宋生日使。戊辰，群臣上尊号曰法天膺运睿武宣文大明圣孝皇帝，诏中外。

永寿、永宁两太后父祖赠官有差。以右丞相唐括辩为左丞相，平章政事乌带为右丞相。

三月丙戌，宋、高丽遣使贺即位。以弟兖为司徒兼都元帅。诏以天水郡王玉带归宋。

四月戊午，杀太傅、领三省事宗本，尚书左丞相唐括辩，判大宗正府事宗美。遣使杀领行台尚书省事秉德，东京留守宗懿，北京留守卞及太宗子孙七十余人，周宋国王宗翰子孙三十余人，诸宗室五十余人。辛酉，以尚书省译史萧玉为礼部尚书，秘书监萧裕为尚书左丞，司徒兖领三省事、封王，都元帅如故，右丞相乌带为司空、左丞相兼侍中，平章政事刘筈为尚书右丞相兼中书令，左丞宗义、右丞温都思忠为平章政事，参知政事刘麟为尚书右丞，殿前左副点检仆散忽土为殿前都点检。

五月戊子，以平章行台尚书省事、右副元帅大＜⿱白大＞为行台尚书右丞相，元帅如故。壬辰，以左副元帅撒离喝为行台尚书左丞相，元帅如故。同判大宗正事宗安为御史大夫。

六月丙午朔，高丽遣使贺即位。甲子，太庙初设四神门及四隅罘罳。

七月己丑，司空、左丞相兼侍中乌带罢。以平章政事温都思忠为左丞相，尚书左丞萧裕为平章政事，右丞刘麟为左丞，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完颜思恭为右丞。参知政事张浩丁忧，起复如故。戊戌，夏国遣使贺即位及受尊号。

八月戊申，以司徒兖为太尉，领三省事、都元帅如故。以礼部尚书萧玉为参知政事。

九月甲午，立惠妃徒单氏为皇后。

十月癸卯，太师、领三省事勖致仕。辛未，杀太皇太妃萧氏及其子任王偎喝。使使杀行台左丞相、左副元帅撒离喝于汴，并杀平章政事宗义、前工部尚书谋里野、御史大夫宗安，皆夷其族。以魏王斡带之孙活里甲好修饰，亦族之。

十一月癸未，尚书右丞相刘筈罢。以会宁牧徒单恭为平章政事。尚书左丞刘麟、右丞完颜思恭罢。以参知政事张浩为尚书右丞。乙酉，以行台尚书左丞张通古为尚书左丞。丙戌，白虹贯日。丁亥，以太后旨称令旨。戊子，以十二事戒约官吏。己丑，命庶官许求次室二人，百姓亦许置妾。

十二月癸卯朔，诏去群臣所上尊号。丙午，初定袭封衍圣公俸格。命外官去所属百里外者不许参谒，百里内者往还不得过三日。癸丑，立太祖射碑于纥石烈部中，上及皇后致奠于碑下。甲寅，野人来献异香，却之。乙卯，有司奏庆云见，上曰："朕何德以当此。自今瑞应毋得上闻。若有妖异，当以谕朕，使自警焉。"己未，罢行台尚书省，改都元帅府为枢密院，诏改定继绝法。以右副元帅大＜⿱白大＞为尚书右丞相兼中书令，参知行台尚书省事张中孚为参知政事，都元帅兖为枢密使，太尉、领三省事如故，元帅左监军昂为枢密副使，刑部尚书赵资福为御史大夫。

三年正月癸酉朔，宋、夏、高丽遣使来贺。乙亥，参知政事萧玉丁忧，起复如故。癸未，立春，观击土牛。丁亥，初造灯山于宫中。戊子，生辰，宋、高丽、夏遣使来贺。甲午，初置国子监。谓御史大夫赵资福曰："汝等多徇私情，未闻有所弹劾，朕甚不取。自今百官有不法者，必当举劾，无惮权贵。"乙未，上出猎，宰相以下辞于近郊。上驻马戒之曰："朕不惜高爵厚禄以任汝等，比闻事多留滞，岂汝等苟图自安不以民事为念耶？自今朕将察其勤惰，以为赏罚，其各勉之。"丁酉，白虹贯日。

二月丁巳，还宫。

三月庚寅，以翰林学士刘长言等为宋生日使。壬辰，诏广燕城，建宫室。己亥，谓侍臣曰："昨太子生日，皇后献朕一物，大是珍异，卿试观之。"即出诸绛囊中，乃田家稼穑图。"后意太子生深宫之中，不知民间稼穑之艰难，故以为献，朕甚贤之。

四月丙午，诏迁都燕京。辛酉，有司图上燕城宫室制度，营建阴阳五姓所宜。海陵曰："国家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纣居之，虽卜善地何益。使尧、舜居之，何用卜为。"丙寅，罢岁贡鹰隼。沂州男子吴真犯法，当死，有司以其母老疾无侍为请，命官与养济，著为令。

闰月辛未朔，命尚书右丞张浩调选燕京，仍谕浩无私徇。丙子，命太官常膳惟进鱼肉，旧贡鹅鸭等悉罢之。丁丑，罢皇统间苑中所养禽兽。归德军节度使阿鲁补以撤官舍材木构私第，赐死。戊戌，诏朝官称疾不治事者，尚书省令监察御史与太医同诊视，无实者，坐之。

五月壬子，以戒敕宰相以下官，诏中外。戊辰，宰臣请益嫔御以广嗣续。上命徒单贞语宰臣，

前所诛党人诸妇人中多朕中表亲，欲纳之宫中。平章政事萧裕不可，上不从。遂纳宗本子莎鲁啜，宗固子胡里剌、胡失打，秉德弟纠里等妻宫中。

六月丙子，杀太府监完颜冯六。宋遣使祈请山陵，不许。

九月庚戌，赐燕京役夫帛，人一匹。以东京路兵马都总管府判官萧子敏为高丽生日使，修起居注萧彭哥为夏国生日使。

十月己巳，杀兰子山猛安萧拱。以右副点检不术鲁阿海为宋正旦使。

十一月癸亥，诏罢世袭万户官，前后赐姓人各复本姓。

十二月戊辰，杖寿宁县主徐辇。癸酉，猎于近郊。乙酉，还宫。是岁，子崇王元寿薨。

四年正月丁酉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群臣请立皇太子，从之。戊戌，初定东宫官属；立捕盗赏格。癸卯，太白经天。壬子，生辰，宋、高丽、夏遣使来贺。癸亥，朝谒世祖、太祖、太宗、德宗陵。甲子，还宫。

二月丁卯，立子光英为皇太子，庚午，诏中外。甲戌，如燕京。昭义军节度使萧仲宣家奴告其主怨谤。上曰："仲宣之侄迪辇阿不近以诽谤诛，故敢妄诉。"命杀告者。迪辇阿不者，萧拱也。戊子，次泰州。

三月丙申朔，以刑部尚书田秀颖等为宋生日使。

四月丙寅朔，有司请今岁河南、北选人并赴中京铨注，从之。壬辰，上自泰州如京陉。

五月丁酉，猎于立列只山。甲寅，赐猎士，人一羊。己卯，次临潢府。丁巳，太白经天。

六月甲子朔，驻绵山。戊寅，权楚底部猛安那野伏诛。

七月癸卯，命崇义军节度使乌带之妻唐括定哥杀其夫而纳之。

八月癸亥朔，猎于途你山。甲戌，以侍御史保鲁鞫事不实，杖之。丙子，次于铎瓦。

九月甲午，次中京。丙午，尚书右丞相大＜⿱白大＞罢。杀太府少监刘景。以都水使者完颜麻泼为高丽生日使，吏部郎中萧中立为夏国生日使。

十月壬戌朔，使使奉迁太庙神主。御史大夫赵资福罢。甲申，以太子詹事张用直等为贺宋正旦使。杀太祖长公主兀鲁，杖罢其夫平章政事徒单恭，封其侍婢忽挞为国夫人。恭之兄定哥初尚兀鲁，定哥死，恭强纳焉，而不相能，又与侍婢忽挞不协。忽挞得幸于后，遂譖于上，故见杀，而并罢恭。

十一月戊戌，以咸平尹李德固为平章政事。辛丑，买珠于乌古迪烈部及蒲与路，禁百姓私相贸易，仍调两路民夫，采珠一年。戊申，以前平章政事徒单恭为司徒。

十二月甲子，斩妄人敲仙于中京市。辛未，以汴京路都转运使左瀛等为贺宋正旦使。

庚寅，大尉、领三省事、枢密使兖薨。

贞元元年正月辛卯朔，上不视朝。诏有司受宋、高丽、夏、回纥贡献。丙午，生辰，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以中京留守高桢为御史大夫。

二月庚申，上自中京如燕京。

三月辛亥，上至燕京，初备法驾。甲寅。亲选良家子百三十余人充后宫。乙卯，以迁都诏中外，改元贞元。改燕京为中都，府曰大兴，汴京为南京，中京为北京。丙辰，以司徒徒单恭为太保、领三省事，平章政事萧裕为右丞相兼中书令，右丞张浩、左丞张通古为平章政事，参知政事张中孚为左丞，萧玉为右丞，平章政事李德固为司空，左宣徽使刘萼为参知政事，枢密副使昂为枢密使，工部尚书仆散师恭为枢密副使。

四月辛酉，以右宣徽使纥石烈撒合辇等为贺宋生日使。辛未，特封唐括定哥为贵妃。戊寅，皇太后大氏崩。

五月辛卯，杀弟西京留守蒲家。西京兵马完颜谟卢瓦、编修官圆福奴、通进孛迭坐与蒲家善，并杀之。乙卯，以京城隙地赐朝官及卫士。

六月乙丑，以安国军节度使耶律恕为参知政事。

七月戊子朔，元赐朝官京城隙地，征钱有差。

八月壬戌，司空李德固薨。禁中都路捕射獐兔。戊寅，赐营建宫室工匠及役夫帛。

九月丁亥朔，以翰林待制谋良虎为夏国生日使，吏部郎中宊合山为高丽生日使。

十月丁巳，猎于良乡。封料石冈神为灵应王。初，海陵尝过此祠，持杯珓祷曰："使吾有天命，当得吉卜。"投之，吉。又祷曰："果如所卜，他日当有报，否则毁尔祠宇。"投之，又吉，故封之。戊午，还宫。壬戌，有司言，太后园陵未毕，合停冬享及祫祭，从之。丙子，命内外官闻大功以上丧，止给当日假；若父母丧，听给假三日，著为令。

十一月丙戌朔，定州献嘉禾，诏自今不得复进。己丑，瑶池殿成。丙申，以户部尚书蔡松年等为贺宋正旦使。戊戌，左丞相耨碗温都思忠致仕。庚戌，以枢密使昂为左丞相，枢密副使仆散师恭为枢密使。

十二月，太白经天。戊午，特赐贵妃唐括定哥家奴孙梅进士及第。壬戌，以签书枢密院事南撒为枢密副使。辛未，封所纳皇叔曹国王宗敏妃阿懒为昭妃。丙子，贵妃唐括定哥坐与旧奴奸，赐死。

闰月乙酉朔，杀护卫特谟葛。癸巳，定社稷制度。太白经天。癸卯，以太保、领三省事徒单恭为太师，领三省事如故。命西京路统军挞懒、西北路招讨萧怀忠、临潢府总管马和尚、乌古迪烈司招讨斜野等北巡。

二年正月甲寅朔，上不豫，不视朝。赐宋、高丽、夏使就馆燕。庚申，太白经天。尚书右丞相萧裕与前真定尹萧冯家奴、前御史中丞萧招折、博州同知遥设等谋反，伏诛，诏中外。己巳，生辰，宋、高丽、夏遣使来贺。

二月甲申朔，以平章政事张浩为尚书右丞相兼中书令。甲午，以尚书右丞萧玉为平章政事，前河南路统军使张晖为尚书右丞，西北路招讨使萧好胡为枢密副使。

三月戊辰，夏遣使贺迁都。

四月丙戌，幸大兴府及都转运使司。遣荐舍桃于衍庆宫。

五月癸丑朔，日有食之，避正殿，敕百官勿治事。己未，诏自今每月上七日不奏刑名，尚食进馔不进肉。丁卯，始置交钞库，设使副员。丁丑，太原尹徒单阿里出虎伏诛，复命其子术斯剌乘传焚其骨掷水中。

七月庚申，初设盐钞香茶文引印造库使副。丙子，参知政事耶律恕罢。

八月丙午，以左丞相昂去衣杖其弟妇，命杖之。戊申，以御史大夫高桢为司空，御史大夫如故。

九月己未，常武殿击鞠，令百姓纵观。辛酉，以吏部尚书萧赜为参知政事。癸亥，猎于近郊。丁卯，次顺州。太师、领三省事徒单恭薨。是夜，还宫。乙亥，复猎于近郊。

十月庚辰朔，杀广宁尹韩王亨。庚寅，还宫。庚子，以左丞相致仕温都思忠起为太傅、领三省事。以刑部侍郎白彦恭等为贺宋正旦使。

十一月戊辰，上命诸从姊妹皆分属诸妃出入禁中，与为淫乱；卧内遍设地衣，裸逐为戏。是月，初置惠民局。高丽遣使谢赐生日。

十二月乙酉，以太傅温都思忠为太师，领三省事如故，平章政事张通古为司徒，平章政事如故。

三年正月己酉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辛酉，以判东京留守大＜⿱白大＞为太傅。领三省事。甲子，生辰，宋、高丽、夏遣使来贺。

二月壬午，以左丞相昂为太尉、枢密使，右丞相张浩为左丞相兼侍中，枢密使仆散师恭为右丞相兼中书令。尚书左丞张中孚罢，右丞张晖为平章政事。参知政事刘萼为左丞，参知政事萧赜为右丞，吏部尚书蔡松年为参知政事。

三月壬子，以左丞相张浩、平章政事张晖每见僧法宝必坐其下，失大臣体，各杖二十。僧法宝妄自尊大，杖二百。乙卯，命以大房山云峰寺为山陵，建行宫其麓。庚午，以左司郎中李通为贺宋生日使。

夏四月丁丑朔，昏雾四塞，日无光，凡十有七日。

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癸丑，南京大内火。乙卯，命判大宗正事京等如上京，奉迁太祖、太宗梓宫。丙寅，如大房山，营山陵。

六月丙戌，登宝昌门观角抵，百姓纵观。乙未，命右丞相仆散师恭、大宗正丞胡拔鲁如上京，

奉迁山陵及迎永寿宫皇太后。

七月癸丑，太白昼见。辛酉，如大房山，杖提举营造官吏部尚书耶律安礼等。乙亥，还宫。

八月壬午，如大房山。甲申，启土，赐役夫，人绢一匹。是日，还宫。甲午，遣平章政事萧玉迎祭祖宗梓宫于广宁。乙未，增置教坊人数。庚子，杖左宣徽使敬嗣晖、同知宣徽事乌居仁及尚食官。

九月戊申，平章政事张晖迎祭梓宫于宗州。乙卯，上谓宰臣及左司官曰："朝廷之事，尤在慎密。昨授张中孚、赵庆袭官，除书未到，先已知之，皆汝等泄之也。敢复尔者，杀无赦。"己未，如大房山。庚申，还宫。丙寅，以殿前都点检纳合椿年为参知政事。丁卯，上亲迎梓宫及皇太后于沙流河，命左右持杖二束，跽太后前曰："某不孝，久失温清，愿痛笞之。"太后掖起之，曰："凡民有子克家，犹爱之，况我有子如此。"叱持杖者退。庚午，猎，亲射獐以荐梓宫。壬申，至自沙流河。

十月丙子，皇太后至中都，居寿康宫。戊寅，权奉安太庙神主于延圣寺，致奠梓宫于东郊，举哀。己卯，梓宫至中都，以大安殿为丕承殿，安置。壬午，命省部诸司便服治事，不奏死刑一月。辛卯，告于丕承殿。乙未，如菆宫，册谥永宁皇太后曰慈宪皇后。丁酉，大房山行宫成，名曰盘宁。戊戌，还宫。己亥，以翰林学士承旨耶律归一等为贺宋正旦使。

十一月乙巳朔，梓宫发丕承殿。戊申，山陵礼成。甲寅，诏内外大小职官覃迁一重，贞元四年租税并与放免，军士久于屯戍不经替换者，人赐绢三匹、银三两。群臣称贺。丙辰，燕百官于泰和殿。丁卯，奉安神主于太庙。戊辰，群臣称贺。辛未，猎于近郊。

十二月己丑，还宫。木水。乙未，上朝太后于寿康宫。乙亥，太傅、领三省事大＜⿱白大＞薨，亲临哭之，命有司废务及禁乐三日。

正隆元年正月癸卯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己酉，群臣奉上尊号曰圣文神武皇帝。上自九月废朝，常数月不出。有急奏，召左右司郎中省于卧内。庚戌，始视朝。戊午，生辰，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乙丑，观角抵戏。罢中书、门下省。以太师、领三省事温都思忠为尚书令，太尉、枢密使昂为太保，右丞相仆散师恭为太尉、枢密使。左丞刘萼、右丞萧赜罢，参知政事蔡松年为尚书右丞。枢密副使萧怀忠罢，吏部尚书耶律安礼为枢密副使。平章政事萧玉为右丞相，平章政事张晖罢，不置平章政事官。

二月癸酉朔，改元正隆，大赦。庚辰，御宣华门观迎佛，赐诸寺僧绢五百匹、彩五十段、银五百两。辛巳，改定内外诸司印记。乙未，司徒张通古致仕。庚子，谒山陵。辛丑，还都。

三月壬寅朔，始定职事官朝参等格，仍罢兵卫。庚申，以左宣徽使敬嗣晖等为贺宋生日使。

四月，太尉、枢密使仆散师恭以父忧，起复如故。

五月辛亥，修容安氏阁女御为妖所凭，舞噪宫中，命杀之。是月，颁行正隆官制。

六月庚辰，天水郡公赵桓薨。丙戌，以尚书右丞相蔡松年为左丞，枢密副使耶律安礼为右丞，驸马都尉乌古论当海为枢密副使。

七月己酉，命太保昂如上京，奉迁始祖以下梓宫。

八月丁丑，如大房山行视山陵。

十月乙酉，葬始祖以下十帝于大房山。丁酉，还宫。

闰月己亥朔，山陵礼成，群臣称贺。甲辰，回鹘使使寅术乌笼骨来贡。庚寅，杖右丞相萧玉、左丞蔡松年、右丞耶律安礼、御史中丞马讽等。

十一月己巳朔，以右司郎中梁銶等为贺宋正旦使。癸巳，禁二月八日迎佛。

二年正月戊辰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庚辰，太白昼见。癸未，生辰，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庚寅，以工部侍郎韩锡同知宣徽院事，锡不谢，杖百二十，夺所授官。

二月辛丑，初定太庙时享牲牢礼仪。癸卯，改定亲王以下封爵等弟。命置局追取存亡告身，存者二品以上，死者一品，参酌削降。公私文书，但有王爵字者，皆立限毁抹，虽坟墓碑志并发而毁之。

三月丙寅朔，高丽遣使贺受尊号。

四月戊戌，追降景宣皇帝为丰王。以签书宣徽院事张哲为横赐高丽使，宿直将军温敦斡喝为横赐夏国使。

六月乙未，参知政事纳合椿年薨。以礼部尚书耶律守素等为贺宋生日使。

八月癸卯，始置登闻院。甲寅，罢上京留守司。

九月乙丑，以宿直将军仆散乌里黑为夏国生日使。戊子，罢护驾车，置龙翔虎步军。罢尚书省文资令史出为外官。

是秋，中都、山东、河东蝗。

十月壬寅，命会宁府毁旧宫殿、诸大族第宅及储庆寺，仍夷其址而耕种之。丁未，禁卖古器入他境。乙卯，初铸铜钱。

十一月辛未，以侍卫亲军副指挥使高助不古等为贺宋正旦使。

十二月己亥，以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纥石烈良弼为参知政事。

三年正月壬戌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丙寅，子矧思阿不死，杀太医副使谢友正及其乳母等。丁丑，生辰，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己卯，杖右谏议大夫杨伯雄。

二月壬辰朔，都城及京兆初置钱监。甲午，遣使检视随路金银铜铁冶。

三月辛酉朔，司天奏日食，候之不见。命自今遇日食，面奏，不须颁告。辛巳，以兵部尚书萧恭等为贺宋生日使。

四月丙辰，枢密副使乌古论当海罢，以北京留守张晖为枢密副使。

六月壬辰，蝗入京师。

七月庚申，封子广阳为滕王。甲申，以右丞相萧玉为司徒，尚书左丞蔡松年为右丞相，右丞耶律安礼为左丞，参知政事纥石烈良弼为右丞，左宣徽使敬嗣晖、吏部尚书李通为参知政事。

九月己未，太白经天。甲子，滕王广阳薨。庚午，以宿直将军阿鲁保为夏国生日使。丁丑，以教坊提点高存福为高丽生日使。辛巳，迁中都屯军二猛安于南京，遣吏部尚书李惇等分地安置。

十月戊戌，诏尚书省："凡事理不当者，许诣登闻检院投状，院类奏览讫，付御史台理问。"

十一月辛酉，以工部尚书苏保衡等为贺宋正旦使。癸亥，诏有司勤政安民。癸未，尚书左丞耶律安礼罢。参知政事李通以忧制，起复如故。诏左丞相张浩、参知政事敬嗣晖营建南京宫室。

十二月乙卯，以枢密副使张晖为尚书左丞。归德尹致仕高召和式起为枢密副使。

四年正月丙辰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上朝太后于寿康宫。丁巳，御史大夫高桢薨。庚申，更定私相越境法，并论死。辛酉，罢凤翔、唐、邓、颍、蔡、巩、洮、胶西诸榷场，置场泗州。辛未，生辰，宋、高丽、夏遣使来贺。

二月己丑，以左宣徽使许霖为御史大夫。丁未，修中都城，造战船于通州。诏谕宰臣以伐宋事，调诸路猛安谋克军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虽亲老丁多亦不许留侍。

三月丙辰朔，遣兵部尚书萧恭经画夏国边界。遣使分诣诸道总管府督造兵器。

四月辛丑，命增山东路泉水、毕括两营兵士廪给。庚戌，诏诸路旧贮军器并致于中都。时方建宫室于南京，又中都与四方所造军器材用皆赋于民，箭翎一尺至千钱，村落间往往椎牛以供筋革，至于乌鹊狗彘无不被害者。辛亥，尚书左丞张晖、御史大夫许霖罢。以大兴尹徒单贞为枢密副使。以秘书监王可道等为贺宋生日使。

八月，诏诸路调马，以户口为差，计五十六万余匹，富室有至六十匹者，仍令户自养饲以俟。己卯，尚书右丞相蔡松年薨。

九月，以翰林待制完颜达纪为高丽生日使，宿直将军加古挞懒为夏国生日使。

十月乙亥，猎于近郊，观造船于通州。赐尚书右丞纥石烈良弼、枢密副使徒单贞佩刀入宫。

十一月甲辰，以翰林侍讲学士施宜生等为贺宋正旦使。

十二月乙卯，宋遣使告母韦氏哀。甲子，太白昼见。乙丑，以左副点检大怀忠等为宋吊祭使。乙亥，太医使祁宰上疏谏伐宋，杀之。

五年正月庚辰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乙未，生辰，宋、高丽、夏遣使来贺。

二月壬子，宋遣使献母后遗留物。丁卯，太白昼见。辛未，河东、陕西地震，镇戎、德顺军大风，坏庐舍，人多压死。甲戌，遣引进使高植、刑部郎中海狗分道监视所获盗贼，并凌迟处死，或锯灼去皮截手足。仍戒屯戍千户谋克等，后有获者，并处死，总管府官亦决罚。

三月辛巳，东海县民张旺、徐元等反，遣都水监徐文、步军指挥使张弘信、同知大兴尹事李惟忠、宿直将军萧阿窊率舟师九百，浮海讨之，命之曰："朕意不在一邑，将试舟师耳。"庚子，以司徒判大宗正事萧玉为御史大夫，司徒如故，尚书右丞纥石烈良弼为左丞，横海军节度使致仕刘长言起为右丞。

四月庚戌，昭妃蒲察阿里忽有罪赐死。甲寅，宿州防御使耶律翼使宋失体，杖二百，除名。甲戌，太白昼见。

六月，徐文等破贼张旺、徐元，东海平。

七月辛巳，诏东海县徐元、张旺诖误者，并释之。壬午，以张弘信被命讨贼，称疾逗遛莱州，与妓乐饮燕，杖之二百。癸卯，遣使签诸路汉军。

八月丙午朔，日有食之。辛亥，命榷货务并印造钞引库起赴南京。己巳，枢密副使徒单贞罢，以太子少保徒单永年为枢密副使。辛未，谒山陵，见田间获者，问其丰耗，以衣赐之。

九月己卯，还宫。

十月庚午，遣护卫完颜普连等二十四人督捕山东、河东、河北、中都盗贼；籍诸路水手得三万人。

十一月乙酉，以济南尹仆散乌者等为贺宋正旦使。尚书右丞刘长言罢。命亲军司以所掌付大兴府。置左右骁骑都副指挥使，隶点检司。步军都副指挥使，隶宣徽院。

十二月癸丑，禁中都、河北、山东、河南、河东、京兆军民网捕禽兽及畜养雕隼者。戊辰，禁朝官饮酒，犯者死，三国人使燕饮者非。

六年正月甲戌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丁丑，判大宗正徒单贞、益都尹京、安武军节度使爽、金吾卫上将军阿速饮酒，以近属故杖贞七十，余皆杖百。壬午，上将如南京，以司徒、御史大夫萧玉为大兴尹，司徒如故。枢密副使徒单永年罢，以都点检纥石烈志宁为枢密副使。己丑，生辰，宋、高丽、夏遣使来贺。癸巳，命参知政事李通谕宋使徐度等曰："朕昔从梁王军，乐南京风土，常欲巡幸。今营缮将毕功，期以二月末先往河南。帝王巡守，自古有之，以淮右多隙地，欲校猎其间，从兵不逾万人。况朕祖宗陵庙在此，安能久于彼乎。汝等归告汝主，令有司宣谕朕意，使淮南之民无怀疑惧。"庚子，诏自中都至河南府所过州县调从猎骑士二千。辛丑，杀蒲察阿虎迭女义察。义察，庆宜公主出幼鞠宫中，上屡欲纳之，太后不可。至是，以罪杀之。

二月乙巳，杖卫王襄之妃及左宣徽使许霖。甲寅，以参知政事李通为尚书右丞。己未，禁扈从纵猎扰民。庚申，征诸道水手运战船。癸亥，发中都。丙寅，次安肃州。

三月己卯，改河南北邙山为太平山，称旧名者以违制论。丁亥，将至获嘉，有男子上书言事，斩之，所言莫得闻。癸巳，次河南府，因出猎，幸汝州温汤，视行宫地。自中都至河南，所过麦皆为空。复禁扈从毋辄离次及游赏饮酒，犯者罪皆死，而莫有从者。诏内地诸猛安赴山后牧马，俟秋并发。弟兖之妻乌延氏有罪，赐死。乌延氏之弟南京兵马副都指挥使习泥烈亦以罪诛。

四月丁未，诏百官先赴南京治事，尚书省、枢密院、大宗正府、劝农司、太府、少府皆从行，吏、户、兵、刑部，四方馆，都水监，大理司官各留一员。以签书枢密院事高景山等为贺宋生日使。戊申，诏汝州百五十里内州县，量遣商贾赴温汤置市。诏有司移问宋人，蔡、颍、寿诸州对境创置堡戍者。庚戌，发河南府。契丹不补自山驰下，伏道左，自陈破东海贼有功，为李惟忠所抑，立命斩之。丁卯，次温汤。诫扈从毋辄过汝水。上猎，奔鹿突之堕马，呕血数日。遣使征诸道兵。

五月庚辰，太师、尚书令耨碗温都思忠薨。契丹诸部反，遣右卫将军萧秃剌等讨之。

六月癸卯，命枢密使仆散师恭、西京留守萧怀忠将兵一万讨契丹诸部。上自汝州如南京。壬戌，次南京近郊，左丞相张浩率百官迎谒。是夜，大风，坏承天门鸱尾。癸亥，上备法驾入于南京。

七月丁亥，以左丞相张浩为太傅、尚书令，司徒、大兴尹萧玉为尚书左丞相，吏部尚书白彦恭

为枢密副使，枢密副使纥石烈志宁为开封尹，安武军节度使徒单贞为御史大夫。己丑，赐从驾、从行、从军及千户谋克钱帛。大括天下骡马。杀亡辽耶律氏、宋赵氏子男凡百三十余人。

八月壬寅，单州贼杜奎据城叛，遣都点检耶律湛、右骁骑副都指挥使大盘讨之。以枢密副使白彦恭为北面兵马都统，开封尹纥石烈志宁副之，中都留守完颜彀英为西北面兵马都统，西北路招讨使唐括孛古的副之，讨契丹。癸丑，以谏伐宋弑皇太后徒单氏于宁德宫，仍命即宫中焚之，弃其骨水中，并杀其侍婢等十余人。癸亥，杀右卫将军萧秃剌、护卫十人长斡卢保，族枢密使仆散师恭、北京留守萧赜、西京留守萧怀忠，杖尚书令张浩、左丞相萧玉。以太常博士张崇为高丽生日使，萧谊忠为夏国生日使。甲子，封所幸太后侍婢高福娘为郧国夫人。

九月庚午朔，以太保、判大宗正事昂为枢密使，太保如故。戊子，杀前寿州刺史毛良虎。

庚寅，大名府贼王九据城叛，众至数万。所至盗贼蜂起，大者连城邑，小者保山泽，或以十数骑张旗帜而行，官军莫敢近。上又恶闻盗贼事，言者辄罪之。

上自将三十二总管兵伐宋，进自寿春。以太保、枢密使昂为左领军大都督，尚书右丞李通副之，尚书左丞纥石烈良弼为右领军大都督，判大宗正乌延蒲卢浑副之，御史大夫徒单贞为左监军，同判大宗正事徒单永年为右监军，左宣徽使许霖为左都监，河南尹蒲察斡论为右都监，皆从。工部尚书苏保衡为浙东道水军都统制，益都尹郑家副之，由海道径趋临安。太原尹刘萼为汉南道行营兵马都统制，济南尹仆散乌者副之，进自蔡州。河中尹徒单合喜为西蜀道行营兵马都统制，平阳尹张中彦副之，由凤翔取散关，驻军以俟后命。武胜、武平、武捷三军为前锋。徒单贞别将兵二万入淮阴。

甲午，上发南京，诏皇后及太子光英居守，尚书令张浩、左丞相萧玉、参知政事敬嗣晖留治省事。丙申，太白昼见。将士自军中亡归者相属于道。曷苏馆猛安福寿、东京谋克金住等始授甲于大名，即举部亡归，从者众至万余，皆公言于路曰：“我辈今往东京，立新天子矣。”

十月乙巳，阴迷失道，二鼓始达营所。丙午，庆云见。

东京留守曹国公乌禄即位于辽阳，改元大定，大赦。数海陵过恶：弑皇太后徒单氏，杀太宗及宗翰、宗弼子孙及宗本诸王，毁上京宫室，杀辽豫王、宋天水郡王、郡公子孙等数十事。

丁未，大军渡淮，将至庐州，获白鹿，以为武王白鱼之兆。汉南道刘萼，取通化军、蒋州、信阳军。徒单贞败宋将王权于盱眙，进取扬州。前锋军至段寨，宋戍兵皆遁去，败宋兵于蔚子桥，败宋兵于巢县，斩二百级，至和州。王权夜以兵千余来袭，射却之。翼日，雨。宋人夜焚其积聚遁去。诘旦追之，宋人逆战，猛安韩棠军却，遂失利。温都奥剌奔北，武捷军副总管阿散率猛安谋克力战，却之。王权退保南岸。癸亥，上次和州，阿散等进阶赏赉有差。西蜀道徒单合喜驻散关，宋人攻秦州腊家城、德顺州，克之。浙东道苏保衡与宋人战于海道，败绩，副统制郑家死之。

十一月庚午，左司郎中兀不喝等闻赦，入白东京即位改元事，上拊髀叹曰：“我本欲灭宋后改元大定，岂非天命乎。”出其书示之，即预志改元事也。

以劝农使完颜元宜为浙西道兵马都统制，刑部尚书郭安国副之。上驻军江北。遣武平总管阿邻先渡江至南岸，失利。上还和州，遂进兵扬州。甲午，会舟师于瓜洲渡，期以明日渡江。乙未，浙西兵马都统制完颜元宜等军反，帝遇弑，崩，年四十。

海陵在位十余年，每饰情貌以御臣下。却尚食进鹅以示俭，及游猎顿次不时需索，一鹅一鹑，民间或用数万售之，有以一牛易一鹑者。或以弊衾覆衣，以示近臣；或服补缀，令记注官见之。或取军士陈米饭与尚食同进，先食军士饭几尽。或见民车陷泥泽，令卫士下挽，俟车出然后行。与近臣燕语，辄引古昔贤君以自况。显责大臣，使进直言。使张仲轲辈为谏官，而祁宰竟以直谏死。比昵群小，官赏无度，左右有旷僚者，人或以名呼之，即授以显阶。常置黄金＜⿰衤因＞褥间，有喜之者，令自取之。而淫嬖不择骨肉，刑杀不问有罪。至营南京宫殿，运一木之费至二千万，牵一车之力至五百人。宫殿之饰，遍傅黄金而后间以五采，金屑飞空如落雪。一殿之费以亿万计，成而复毁，务极华丽。其南征造战舰江上，毁民庐舍以为材，煮死人膏以为油，殚民力如马牛，费财用如土苴，空国以图人国，遂至于败。

都督府以其柩置之南京班荆馆。大定二年，降封为海陵郡王，谥曰炀。二月，世宗使小底娄室

与南京官迁其柩于宁德宫。四月，葬于大房山鹿门谷诸王兆域中。二十年，熙宗既祔庙，有司奏曰：“炀王之罪未正。准晋赵王伦废惠帝自立，惠帝反正，诛伦，废为庶人，炀帝罪恶过于伦，不当有王封，亦不当在诸王茔域。”乃诏降为海陵庶人，改葬于山陵西南四十里。

赞曰：海陵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欲为君则弑其君，欲伐国则弑其母，欲夺人之妻则使之杀其夫。三纲绝矣，何暇他论。至于屠灭宗族，剪刈忠良，妇姑姊妹尽入嫔御。方以三十二总管之兵图一天下，卒之戾气感召，身由恶终，使天下后世称无道主以海陵为首。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金史卷六　本纪第六

世宗上

世宗光天兴运文德武功圣明仁孝皇帝，讳雍，本讳乌禄，太祖孙，睿宗子也。母曰贞懿皇后李氏。天辅七年癸卯岁，生于上京。体貌奇伟。美须髯，长过其腹，胸间有七子如北斗形。性仁孝，沉静明达。善骑射，国人推为第一，每出猎，耆老皆随而观之。

皇统间，以宗室子例授光禄大夫，封葛王，为兵部尚书。天德初，判会宁牧。明年，判大宗正事，改中京留守，俄改燕京，未几，为济南尹。贞元初，为西京留守，三年，改东京，进封赵王。正隆二年，例降封郑国公，进封卫国。三年，再任留守，徙封曹国。六年五月，居贞懿皇后丧。一日方寝，有红光照室，及黄龙见寝室上。又尝夜有大星流入留守第中。是岁，东梁水涨溢，暴至城下，水与城等，决女墙石罅中流入城，湍激如涌，城中人惶骇，上亲登城，举酒酹之，水退。

海陵南伐，天下骚动。是时，籍契丹部人丁壮为兵，部人不愿行，以告使者，使者燥合畏海陵不以告，部人遂反。至是，咸平府谋克括里攻陷韩州，据咸平，将犯东京。

八月，起复东京留守。婆速路兵四百来会讨括里，复得城中子弟愿为兵者数百人。帝舅兴中少尹李石以病免，家居辽阳。戊午，发东京，以石主留务。贼觇者闻鼙鼓声震天，见旌旗蔽野，传言国公兵十万且至，贼众至沈州，遁去。会乌延查剌等败贼兵，还至常安县，海陵使婆速路总管完颜谋衍来讨贼，以兵属之。

九月，至东京。副留守高存福，其女在海陵后宫，海陵使存福伺起居。适以造兵器余材造甲数十，存福宣言，留守何为造甲，密使人以白海陵，遂与推官李彦隆托为击球，谋不利。存福家人以其谋来告，平定知军李蒲速越亦言其事。海陵尝闻上有疾，即使近习来观动静，至是，又使谋良虎图淮北诸王。上知之，心常隐忧。及讨括里还至清河，遇故吏六斤乘传自南来，具言海陵杀其母，杀兄子檀奴、阿里白及枢密使仆散忽土等，又曰“且遣人来害宗室兄弟矣”。上闻之，益惧。及闻存福图己，事且有迹，李石劝上早图之。于是，以议备贼事，召官属会清安寺，彦隆先到，存福累召始来，并于座上执之。是月，复有云来自西，黄龙见云中。

十月辛丑，南征万户完颜福寿、高忠建、卢万家奴等自山东率所领兵二万，完颜谋衍自长安率兵五千皆来附。谋衍即以臣礼上谒。乙巳，诸军入城，共击杀存福等。是夜，诸军被甲环卫皇城。丙午，庆云见，官属诸军劝进。固让良久，于是亲告于太祖庙，还御宣政殿，即皇帝位。以完颜谋衍为右副元帅，高忠建元帅左监军，完颜福寿右监军，卢万家奴显德军节度使。丁未，大赦，改元大定。下诏暴扬海陵罪恶数十事。己酉，飨将士，赐官赏各有差，仍给复三年。会宁、胡里改、速频等路南伐诸军，会尚书省，奏请以从军来者补诸局司承应人及官吏阙员。上曰：“旧人南征者即还，何以处之。必不可阙者，量用新人可也。”辛亥，以利涉军节度使独吉义为参知政事。中都留守、西北面行营都统完颜彀英将兵三万驻归化，以为左副元帅。丁巳，出内府金银器物赡军，吏民出财物佐官用者甚众。壬戌，以前临潢尹晏为左丞相。癸亥，诏谕南京太傅、尚书令张浩。甲子，兴平军节度使张玄素上谒。尚书省奏，正隆军兴之余，进钱粟者宜量授以官，从之。诏遣移剌札八招契丹诸部为乱者。以前肇州防御使神土懑为元帅右都监。

十一月己巳朔，以左丞相晏兼都元帅。辛未，以户部尚书李石为参知政事。己卯，诏调民间马充军用，事毕还主，死者给价。阿琐、璋杀同知中都留守事沙离只，阿琐自称中都留守，璋自称同知留守事，使石家奴等来上表贺。辛巳，以如中都期日诏群臣。壬午，诏中都都转运使左渊曰：“凡

宫殿张设毋得增置，无役一夫以扰百姓，但谨围禁、严出入而已。”以尚书右司员外郎完颜兀古出为诏谕高丽使。癸未，遣权元帅左都监吾札忽、右都监神士懑、广宁尹仆散浑坦讨契丹诸部。甲申，追尊皇考幽王为皇帝，谥简肃，庙号睿宗，皇妣蒲察氏曰钦慈皇后，李氏曰贞懿皇后。群臣上尊号曰仁明圣孝皇帝。乙酉，追复东昏王帝号，谥武灵，庙号闵宗，诏中外。封子实鲁剌为许王，胡土瓦为楚王。戊子，辞谒太祖庙及贞懿皇后园陵。己丑，如中都。次小辽口。使中都留守宗宪先往。壬辰，次梁鱼务。枢密副使，北面行营都统白彦敬、南京留守北面行营副统纥石烈志宁以所统军数来上。安武军节度使爽来归。乙未，完颜元宜等弑海陵于扬州。丙申，次义州。丁酉，宋人破陕州，防御使折可直降，同知防御使事李柔立死之。

十二月乙卯，次三河县，左副元帅完颜榖英来朝。丙辰，次通州，延安尹唐括德温来朝。丁巳，至中都。戊午，谒太祖庙。己未，御贞元殿，受群臣朝。庚申，以元帅左监军高忠建等为报谕宋国使，壬戌。诏军士自东京扈从至京师者复三年。同知河间尹高昌福上书陈便宜，上览之再三。诏内外大小职官陈便宜。丙寅，诏左副元帅完颜榖英规措南边及陕西等路事。

二年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伐鼓用币。上彻乐减膳，不视朝。庚午，上谓宰相曰：“进贤退不肖，宰相之职也。有才能高于己者，或惧其分权，往往不肯引置同列，朕甚不取，卿等毋以此为心。”以前翰林学士承旨致仕瞿永固为尚书左丞，济南尹仆散忠义为右丞。都统斜哥、副统完颜布辉坐擅易置中都官吏，斜哥除名，布辉削两阶，罢之。辛未，御太和殿，宴百官，宗戚命妇赐赉有差。壬申，勅御史台检察六部文移，稽而不行，行而失当，皆举劾之。甲戌，除迎赛神佛禁令。乙亥，如大房山。丙子，献享山陵，礼毕，欲猎而还，左丞相晏等谏曰：“边事未宁，不宜游幸。”戊寅，还宫。因谕晏等曰：“朕常慕古之帝王，虚心受谏。卿等有言即言，毋缄默以自便。”辛巳，以兵部尚书可喜等谋反，伏诛，诏中外。是日，赐扈从猛安谋克甲士下至阿里喜有差。遣左副点检蒲察阿孛罕等赏赉河南将士。以前劝农使移剌元宜为御史大夫。诏前工部尚书苏保衡、太子少保高思廉振赐山东百姓粟帛，无妻者具姓名以闻。庚寅，行纳粟补官法。遣右副元帅完颜谋衍率师讨萧窝斡。壬辰，上谓宰执曰：“朕即位未半年，可行之事甚多，近日全无敷奏。朕深居九重，正赖卿等赞襄，各思所长以闻，朕岂有倦怠。”癸巳，太白昼见。甲午，上谓宰执曰：“卿等当参民间利害，及时事之可否，以时敷奏不可公余辄从自便优游而已。”命河北、山东、陕西等路征南步军并放还家。咸平、济州军二万入屯京师。丙申，以西南路招讨使完颜思敬、兵部尚书阿邻督北边将士。

二月己亥，前翰林待制大颖以言盗贼忤海陵，杖而除名，起为秘书丞。补阙马钦以谄事海陵得幸，除名。庚子，诏前户部尚书梁銶、户部郎中耶律道安抚山东百姓。招谕盗贼或避贼及避徭役在他所者，并令归业，及时农种，无问罪名轻重，并与原免。壬寅，太傅、尚书令张浩来见。癸卯，以上初即位，遣辽阳主簿石抹移迭、东京曲院都监移剌葛补招契丹叛人，为白彦敬、纥石烈志宁所害，并赠镇国上将军，令其家各食五品俸，仍收录其子。甲辰，以张浩为太师，尚书令如故，御史大夫移剌元宜为平章政事。辛亥，定世袭猛安谋克迁授格。壬子，以太保、左领军大都督奔睹为都元帅，太保如故。癸丑，诏降萧玉、敬嗣晖、许霖等官，放归田里。甲寅，复用进士为尚书省令史。丙辰，嵩州刺史石抹术突剌等败宋兵于寿安县。丁巳，郑州防御使蒲察世杰取陕州。甲子，诏都元帅奔睹开府山东，经略边事。泽州刺史特未哥及其妻高福娘伏诛。

闰月甲戌，上谓宰臣曰：“此闻外议言，奏事甚难。朕于可行者未尝不从。自今敷奏勿有所隐，朕固乐闻之。”戊子，上谓宰臣曰：“臣民上书者，多敕尚书省详阅，而不即具奏，天下将谓朕徒受其言而不行也。其亟条具以闻。”庚寅，诏平章政事移剌元宜泰州路规措边事。辛卯，太和、厚德殿火。乙未，尚书兵部侍郎温敦术突剌等与窝斡战，败于胜州。

三月癸卯，参知政事独吉义罢。元帅左都监徒单合喜败宋将吴璘于德顺州。甲辰，追削李通官职。乙巳，免南京正隆丁夫贷役钱。辛亥，以廉平诫谕中外官吏。癸亥，诏河南、陕西、山东，昨因捕贼，良民被虏为贼者，厘正之。

四月己巳，右副元帅完颜谋衍等败窝斡于长泺。辛未，降废帝亮为海陵郡王。乙亥，诏减御膳及宫中食物之半，夏国遣使来贺即位，及进方物，及贺万春节。右副元帅完颜谋衍复败窝斡于霿淞

河。辛巳，宴夏使贞元殿。故事，外国使三节人从皆坐庑下赐食。上察其食不精腆，曰："何以服远人之心。"掌食官皆杖六十。癸未，夏使朝辞，乞互市，从之。己丑，以左丞相晏为太尉。壬辰，诏征契丹部将士曰："应契丹与大军未战而降者，不得杀伤，仍安抚之；后招诱来降者，除奴婢以己虏为定，其亲属使各还其家，仍官为赎之。"

五月丁酉朔，以曷速馆节度使白彦敬为御史大夫。戊戌，遣元帅左监军高忠建会北征将帅讨契丹。己亥，以临海军节度使纥石烈志宁为元帅右监军。右副元帅完颜谋衍、元帅右监军完颜福寿坐逗遛，召还京师，皆罢之。壬寅，立楚王允迪为皇太子，诏中外。丁巳，押军万户裴满按剌、猛安移剌沙里剌败宋兵于华州。

六月戊辰，命御史大夫白彦敬西北路市马。庚午，以尚中右丞仆散忠义为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帅，经略契丹。诏出内府金银给征契丹军用。戊寅，诏居庸关、古北口讥察契丹奸细，捕获者加官赏。己卯，诏守御古北口及石门关。庚辰，宋遣使贺即位。壬午，右副元帅仆散忠义与窝斡战于花道。戊子，以南京留守纥石烈良弼为尚书右丞。庚寅，右副元帅仆散忠义大败窝斡于袅岭西陷泉，获其弟袅。壬辰，以西南路招讨使完颜思敬为元帅右都监。

七月丁酉，复取原州。丙午，宋主传位于子昚。甲寅，诏谕契丹。丁巳，速频军士术里古等诬完颜谋衍子斜哥寄书其父谋反，并以其书之上。上览书曰："此诬也，止讯告者。"讯之，果诬也。术里古伏诛。庚申，太尉、尚书左丞相晏致仕。壬戌，诏发济州会宁府军在京师者，以五千人赴北京都统府。陕西都统璋败宋将吴璘于张义堡。

八月乙丑朔，奚抹白谋克徐列等降。左监军高忠建破奚于栲栳山，及招降旁近奚六营，有不降者，攻破之，尽杀其男子，以其妇女童孺分给诸军。丁卯，永兴县进嘉禾。壬申，万户温迪罕阿鲁带与奚战于古北口，败焉，诏同判大宗正事完颜谋衍等御之。癸酉，上谓宰臣曰："百姓上书陈时政，其言犹有所补。卿等位居机要，略无献替，可乎。夫听断狱讼，簿书期会，何人不能！唐、虞之圣，犹务兼览博照，乃能成治。正隆专任独见，故取败亡。朕早夜孜孜，冀闻谠论，卿等宜体朕意。"诏"百司官吏，凡上书言事或为有司所抑，许进表以闻，朕将亲览，以观人材优劣"。夏国遣使贺尊号。丁丑，免齐国妃、韩王亨、枢密忽土、留守赜等家亲属在宫籍者。诏元帅右都监完颜思敬以所部军与大军会讨窝斡。乙酉，诏左谏议大夫石琚、监察御史冯仲尹廉察河北东路。丁亥，诏御史台曰："卿等所劾，惟诸局行移稽缓，及缓于赴局者耳，此细事也。自三公以下，官僚善恶邪正，当审察之。若止理细务而略其大者，将治卿等罪矣。"契丹老和尚降。辛卯，罢诸关征税。

九月甲午朔，完颜谋衍擒奚猛安合住。元帅左都监徒单合喜大败宋将吴璘于德顺州。乙未，诏尚书右丞纥石烈良弼以便宜招抚奚、契丹之叛者。庚子，元帅右都监完颜思敬获契丹窝斡，余众悉平。以尚书左司员外郎完颜正臣为夏国生日使。壬寅，猎于近郊。乙巳，以移剌窝斡平，诏中外。庚戌，改葬睿宗皇帝。壬子，以元帅右都监完颜思敬为右副元帅。戊午，诏思敬经略南边。辛酉，奉迁睿宗皇帝梓宫于盘宁宫。癸亥，元帅左监军徒单合喜等败宋兵于德顺州。河南统军使宗尹复取汝州。

十月丁卯，以左副元帅完颜彀英为平章政事。戊辰，如山陵，谒睿宗皇帝梓宫，哭尽哀。平章政事、右副元帅仆散忠义等还自军，上谒。丙戌，以仆散忠义为尚书右丞相、元帅左监军纥石烈志宁为左副元帅。戊子，葬睿宗皇帝于景陵，大赦。己丑，诏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经略南边。壬辰，华州防御使蒲察世杰、丹州刺史赤盏胡速鲁改败宋兵于德顺州。

十一月癸巳朔，诏右丞相仆散忠义伐宋。丁酉，第职官，廉能、污滥、不职各为三等而黜陟之。

十二月乙酉，遣尚书刑部侍郎刘仲渊等廉察宣谕东京、北京等路。

三年正月壬辰朔，高丽、夏遣使来贺。庚子，太白昼见。壬子，遣客省使乌居仁赏劳河南军士。癸丑，复取德顺州。

二月甲子，诏太子少詹事杨伯雄等廉问山西路。庚午，上谓宰相曰："滦州饥民，流散逐食，甚可矜恤。移于山西富民赡济，仍于道路计口给食。"壬申，诏抚谕陕西。庚辰，太保、都元帅奔睹薨。丙戌，赵景元等以乱言伏诛。庚寅，高丽、夏遣使来贺万春节。高丽遣使贺即位。东京僧法通以妖

术乱众，都统府讨平之。

三月丙申，中都以南八路蝗，诏尚书省遣官捕之。壬寅，诏户部侍郎魏子平等九人，分诣诸路猛安谋克劝农及廉问。诏临潢汉民逐食于会宁府济、信等州。庚戌，诏免去年租税。

四月辛酉朔，右副元帅完颜思敬罢。丁卯，平章政事完颜彀英、御史大夫白彦敬罢。以参知政事李石为御史大夫。丁丑，诏吏犯赃罪，虽会赦不叙。己卯，以引进使韩纲为横赐高丽使。乙酉，赈山西路猛安谋克贫民，给六十日粮。是月，取商、虢、环州，宋所侵一十六州至是皆复。

五月辛卯朔，右丞相仆散忠义朝京师。乙未，以重五，幸广乐园射柳，命皇太子、亲王、百官皆射，胜者赐物有差。上复御常武殿，赐宴击球。自是岁以为常。丙申，宋人攻破灵壁、虹县。己亥，罢河南、山东、陕西统军司，置都统、副统。以太子詹事完颜守道从皇太子，上召谕守道曰："卿任执政，所责非轻，自今毋从行。"辛丑。以右丞相仆散忠义兼都元帅。癸卯，仆散忠义还军。河南路都统奚挞不也叛入于宋。丙午，宋人攻破宿州。辛亥，更定出征军逃亡法。尚书省请籍天德间被诛大臣诸奴隶及从窝斡乱者为军。上以四方甫定，民意稍苏，而复签军，非长策，不听。癸丑，诏谕契丹余党蒲速越等，如能自新，并释其罪。若执蒲速越父子以来者仍官赏之。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复取宿州，河南副统孛术鲁定方死于阵。乙卯，以北京留守完颜思敬复为右副元帅。中都蝗。诏参知政事完颜守道按问大兴府捕蝗官。

六月庚申朔，日有食之。以刑部尚书苏保衡为参知政事。丙子，诏曰："正隆之末，济州路逃回军士为中都官军所邀杀者，官为收葬。"己卯，观稼于近郊。甲申，太师、尚书令张浩罢。以宿直将军阿勒根和衍为横赐夏国使。

七月庚戌，太白昼见。以太子太师宗宪为平章政事。以孔总为袭封衍圣公。

八月丙寅，太白经天。庚午，诏曰："祖宗时有劳效未曾迁赏者，五品以上闻奏，六品以下及无职事者尚书省约量升除。"甲戌，诏参知政事完颜守道招抚契丹余党。戊寅，诏罢契丹猛安谋克，其户分隶女直猛安谋克。命诸官员年老者，许存马一二匹，余并括买入官。敕殿前都点检唐括德温："重九出猎，国朝旧俗。今扈从军二千，能无扰民，可严为约束，仍以钱万贯分赐之。"乙酉，如大房山。丁亥，荐享于睿陵。戊子，还宫。

九月癸巳，以宿直将军仆散习尼列为夏国生日使。丁酉，秋猎。以重九，拜天于北郊。丙午，诏翰林待制刘仲诲等廉问车驾所经州县。乙卯，还宫。

十月甲子，大享于太庙。丙寅，以许王府长史移剌天佛留为高丽生日使。癸酉，冬猎。

十一月庚寅，太白昼见，经天。壬辰，还都，戊申，诏"求仕官辄入权要之门，追一官，仍降除。以请求有所馈献及受之者，具状奏裁"。庚戌，百官请上尊号，不允。诏"中都、平州及饥荒地并经契丹剽掠，有质卖妻子者，官为收赎"。壬子，尚书左丞翟永固罢。癸丑，罢贡金线段匹。甲寅，以尚书右丞纥石烈良弼为左丞，吏部尚书石琚为参知政事。

十二月丁丑，腊，猎于近郊，以所获荐山陵。自是岁以为常。诏流民未复业，增限招诱。己卯，参知政事苏保衡至自军，辛巳，以为尚书右丞。

四年正月丁亥朔，高丽、夏遣使来贺。戊子，罢路府州元日及万春节贡献。上谓侍臣曰："秦王宗翰有功于国，何乃无嗣？"皆未知所对。上曰："朕尝闻宗翰在西京坑杀丐者千人，得非其报耶。"癸巳，百官复请上尊号，不允。丁酉，如安州春水。壬寅，至安州，大雪。诏扈从人舍民家者，人日支钱一百与其主。甲辰，元帅府言"宋遣审议官胡昉致尚书右仆射书，来议和好。以其言失信，拘昉军中，以书答之。"及以书进，上览之曰："宋之失信，行人何罪，当即遣还。边事令元帅府从宜措画。"乙巳，尚书省奏"徐州民曹圭讨贼江志，而子弼亦在贼中，并杀之。法当补二官，叙杂班。"上以所奏未当，进一官，正班用之。辛亥，获头鹅，遣使荐山陵，自是岁以为常。

二月丁巳，免安州今年赋役，及保塞县御城边吴二村凡扈从人尝止其家者，亦复一年。辛酉，猎于高阳之北。庚午，还都。庚辰，以北京粟价踊贵，诏免今年课甲。

三月丙戌朔，万春节，高丽、夏遣使来贺。诏免北京岁课段匹一年。庚子，京师地震。壬寅，百官复请上尊号，不允。

四月丁巳，平章政事完颜元宜罢。甲戌，出宫女二十一人。

五月，旱。癸卯，敕有司审冤狱，禁宫中音乐，放球场役夫。乙巳，诏礼部尚书王竞祷雨于北岳。己酉，命参知政事石琚等于北郊望祭祷雨。壬子，雨。窝斡余党蒲速越伏诛。

六月甲寅朔，日有食之。壬戌，尚书左丞纥石烈良弼至自征南元帅府。甲子，以雨足，命有司祭谢岳镇海渎于北郊。己巳，幸东宫，视皇太子疾。庚午，初定祭五岳四渎礼。辛未，观稼于近郊。庚辰，诏谕元帅府曰："所请伐宋军万五千，今以骑三千、步四千赴之。"诏陕西元帅府议入蜀利害以闻。

七月壬辰，故卫王襄妃及其子和尚以妖妄伏诛。庚子，以尚书左丞纥石烈良弼为平章政事。辛丑，大风雷雨，拔木。

八月甲寅朔，诏征南元帅府曰："前所请收复旧疆，乞候秋凉进发，今已秋凉，复俟何时。"戊午，以参知政事完颜守道为尚书左丞，大兴尹唐括安礼为参知政事。壬申，上谓宰臣曰："卿每奏皆常事，凡治国安民及朝政不便于民者未尝及也。如此，则宰相之任谁不能之。"己卯，如大房山。辛巳，致祭于山陵。

九月癸未朔，还都。乙酉、上谓宰臣曰："形势之家，亲识诉讼，请属道达，官吏往往屈法徇情，宜一切禁止。"己丑，上谓宰臣曰："北京、懿州、临潢等路尝经契丹寇掠，平、蓟二州近复蝗旱。百姓艰食，父母兄弟不能相保，多冒鬻为奴，朕甚悯之。可速遣使阅实其数，出内库物赎之。"乙未，幸鹰房，主者以鹰隼置内省堂上，上怒曰："此宰相听事，岂置鹰隼处耶。"痛责其人，俾置他所。己亥，以宿直将军乌里雅为夏国生日使。辛亥，以太子少詹事乌古论三合为高丽生日使。

十月癸丑朔，猎于密云县。丙寅，还都。己卯，命泰宁军节度使张弘信等二十四人分路通检诸路物力。

十一月乙酉，征南都统徒单克宁败宋兵，取楚州。己丑，封子永功为郑王。辛卯，冬猎。乙未，诏进师伐宋。戊戌，次河间府。辛丑，尚书省火。甲辰，次清州。

闰月壬子朔，还都。

十二月丁亥，尚书省奏都统高景山取商州。己丑，腊，猎于近郊。辛卯，太白昼见，经天。是岁，大有年。断死罪十有七人。

五年正月辛亥朔，高丽、夏遣使来贺。乙卯，诏泰州、临潢接境设边堡七十，驻兵万三千。己未，宋通问使魏杞等以国书来。书不称"大"，称"侄宋皇帝"，称名，"再拜奉书于叔大金皇帝"。岁币二十万。辛未，诏中外。复命有司，旱、蝗、水溢之处，与免租赋。癸酉，命元帅府诸新旧军以六万人留戍，余并放还。以宋国岁币悉赏诸军。

二月壬午，以左副都点检完颜仲等为宋报问使。壬寅，罢纳粟补官令。戊申，万春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

三月壬申，群臣奉上尊号曰应天兴祚仁德圣孝皇帝，诏中外。

四月癸卯，西京留守寿王京谋反，狱成，特免死，杖之，除名，岚州安置。乙巳，右副元帅完颜思敬罢。丁未，右丞相、都元帅仆散忠义还自军。

五月壬子，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以召入见。丁巳，以仆散忠义为尚书左丞相，纥石烈志宁为平章政事，还军。乙丑，以平章政事宗宪为尚书右丞相。癸酉，罢山东路都统府，以其军各隶总管府。

六月甲辰，芝产大安殿柱。丙午，京师地震，雨毛。

七月戊申朔，京师地复震。罢陕西都统府，复置统军司京兆，徙陕西元帅府河中。

八月己卯，前宿州防御使乌林答剌撒以与宋李世辅交通，伏诛。癸巳，宋、夏遣使贺尊号。

九月丁未朔，以吏部尚书高衎等为贺宋生日使。戊申，秋猎。庚戌，以宿直将军术虎蒲查为夏国生日使。甲戌，还都。

十月丁丑朔，地震。辛巳，以大宗正丞璋为高丽生日使。乙未，冬猎。辛丑，还都。

十一月丙午朔，上谓宰臣曰"朕在位日浅，未能遍识臣下贤否，全赖卿等尽公举荐。今六品以下殊乏人材，何以副朕求贤之意。"癸丑，幸东宫。戊午，以右副都点检乌古论粘没曷为贺宋正旦使。

癸亥，立诸路通检地土等第税法。癸酉，大雾，昼晦。

十二月己丑，猎于近郊。高丽遣使贺尊号。

六年正月丙午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庚午，敕有司，宫中张设毋以涂金为饰。

二月丁亥，尚书左丞相兼都元帅沂国公仆散忠义薨。壬寅，万春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

三月甲寅，上如西京。庚申，次归化州，西京留守唐括德温上谒。戊辰，至西京。庚午，朝谒太祖庙。壬申，击球，百姓纵观。

四月甲戌朔，诏月朔禁屠宰。戊戌，以尚书右司郎中移剌道为横赐高丽使，宿直将军斜卯掴剌为横赐夏国使。辛丑，太白昼见。

五月戊申，幸华严寺，观故辽诸帝铜像，诏主僧谨视之。壬子，诏云中大同县及警巡院给复一年。壬戌，诏将幸银山，诸扈从军士赐钱五万贯，有敢损苗稼者，并偿之。

六月辛巳，太白昼见。经天，丙戌，发自西京。庚子，猎于银山。

七月辛酉，次三叉口。

八月辛未朔，次凉陉。庚辰，猎于望云之南山。

九月辛丑朔，至自西京。丁未，以户部尚书魏子平为贺宋生日使。辛亥，以翰林待制移剌熙载为夏国生日使。泽州刺史刘德裕等以盗用官钱伏诛。壬子，太白昼见。癸丑，尚书右丞相宗宪薨。丙辰，太白昼见，经天。

十月己卯，以尚书兵部侍郎移剌按答为高丽生日使。甲申，朝享于太庙。诏免雄、莫等州今年租。壬辰，太白昼见，经天。丁酉，如安肃州，冬猎。

十一月丙午，还都。癸丑，以右副都点检乌古论元忠为贺宋正旦使。上谓宰臣曰："朝官当慎选其人，庶可激励其余，若不当，则启觊觎之心。卿等必知人才优劣，举实才用之。"庚申，太白昼见，经天。丁卯，参知政事石琚以母忧罢。

十二月甲戌，诏有司，每月朔望及上七日毋奏刑名。戊子，太白昼见，经天。甲午，泰州民合住谋反，伏诛。丙申，以平章政事纥石烈良弼为尚书右丞相，纥石烈志宁为枢密使。

七年正月庚子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辛亥，石琚起复参知政事。壬子，上服衮冕，御大安殿，受尊号册宝礼。癸丑，大赦。庚申，以元帅左监军徒单合喜为枢密副使。

二月庚寅，尚书右丞苏保衡薨。丙申，以参知政事石琚为尚书右丞。

三月己亥朔，万春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

四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壬辰，以御史大夫李石为司徒，大夫如故。

五月丙午，大兴府狱空，诏赐钱三百贯为宴乐之用，以劳之。甲寅，以北京留守耨碗温敦兀带为参知政事。

六月癸酉，命地衣用龙文者罢之。

七月戊申，禁服用金线，其织卖者，皆抵罪。丙辰，幸东宫。己未，幸东宫视皇太子疾。

闰月丁卯，观稼于近郊。戊辰，许王永中进封越王，郑王永功封随王，永成封沈王。甲戌，诏遣秘书监移剌子敬经略北边。戊寅，幸东宫。己卯，庆云环日。壬午，观稼于近郊。戊子，观稼于北郊。

八月辛亥，庆云环日。癸丑，尚书右丞相监修国史纥石烈良弼进《太宗实录》，上立受之。己未，如大房山。壬戌，致祭睿陵。

九月乙丑朔，还宫。己巳，右三部检法官韩赞以捕蝗受赂，除名。诏吏人但犯赃罪，虽会赦，非特旨不叙。以劝农使蒲察莎鲁窝等为贺宋生日使。辛未，参知政事唐括安礼罢。乙亥，以宿直将军唐括鹘鲁为夏国生日使。庚辰，地震。辛巳，以都水监李卫国为高丽生日使。乙酉，秋猎。庚寅，次保州。诏修起居注王天祺察访所经过州县官。

十月乙未朔，上谓侍臣曰："近闻朕所幸郡邑，曾宴寝堂宇，后皆避之，此甚无谓，可宣谕令仍旧居止。"戊申，还都。丁巳，上谓宰臣曰："海陵不辨人才优劣，惟徇己欲，多所升擢。朕即位以

来，以此为戒，止取实才用之。近闻蠡州同知移剌延寿在官污滥，询其出身，乃正隆时鹰房子。如鹰房、厨人之类，可典城牧民耶？自今如此局分，不得授以临民职任。”以御史中丞孟浩为参知政事。是日，参知政事耨碗温敦兀带薨。辛酉，勒有司于东宫凉楼前增建殿位，孟浩谏曰：“皇太子虽为储贰，宜示以俭德，不当与至尊宫室相侔。”乃罢之。

十一月乙丑朔，上谓宰臣曰：“闻县令多非其人，其令吏部察其善恶，明加黜陟。”辛未，以河间尹徒单克宁等为贺宋正旦使。壬申，太白昼见。丁丑，岁星昼见。丁亥，枢密副使徒单合喜罢。

十二月戊戌，东京留守徒单合喜、北京留守完颜谋衍、肇州防御使蒲察通朝辞，赐通金带，谕之曰：“卿虽有才，然用心多诈。朕左右须忠实人，故命卿补外。赐卿金带者，答卿服劳之久也。”又顾谓左宣徽使敬嗣辉曰：“如卿不可谓无才，所欠者纯实耳。”甲辰，以北京留守完颜思敬为平章政事。是岁，断死囚二十人。

八年正月甲子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乙丑，上谓宰臣曰：“朕治天下，方与卿等共之，事有不可，各当面陈，以辅朕之不逮，慎毋阿顺取容。卿等致位公相，正行道扬名之时，苟或偷安自便，虽为今日之幸，后世以为何如。”群臣皆称万岁。辛未，谓秘书监移剌子敬等曰：“昔唐、虞之时，未有华饰，汉惟孝文务为纯俭。朕于宫室惟恐过度，其或兴修，即损宫人岁费以充之，今亦不复营建矣。如宴饮之事，近惟太子生日及岁元尝饮酒，往者亦止上元、中秋饮之，亦未尝至醉。至于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为同泰寺奴，辽道宗以民户赐寺僧，复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庚辰，行皇太子册礼。

二月甲午朔，制子为改嫁母服丧三年。上谕左宣徽使敬嗣辉曰：“凡为人臣，上欲要君之恩，下欲干民之誉，必亏忠节，卿宜戒之。”

三月癸亥朔，万春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己巳，命以职官子补令史。丁丑，命护卫亲军百户、五十户，非直日不得带刀入宫。己丑，太白昼见。

四月丙午，诏曰：“马者军旅所用，牛者农耕之资，杀牛有禁，马亦何殊，其令禁之。”戊申，击球常武殿，司天马贵中谏曰：“陛下为天下主，系社稷之重，又春秋高，围猎击球危事也，宜悉罢之。”上曰：“朕以示习武耳。”

五月甲子，北望淀太震、风、雨雹，广十里，长六十里。诏户、工两部，自今宫中之饰，并勿用黄金。乙丑，上如凉陉。丁卯，岁星昼见。庚寅，改旺国崖曰静宁山，曷里浒东川曰金莲川。

六月，河决李固渡，水入曹州。

七月甲子，制盗群牧马者死，告者给钱三百贯。戊辰，上谓平章政事完颜思敬等曰：“朕思得贤士，寤寐不忘。自今朝臣出外，即令体访外任职官廉能者，及草莱之士可以助治者，具姓名以闻。”甲戌，秋猎。己卯，次三叉口。上谕点检司曰：“沿路禾稼甚佳，其扈从人少有蹂践，则当汝罪。”

八月乙卯，至自凉陉。

九月辛酉，上谕尚书右丞石琚、参政孟浩曰：“闻蔚州采地蕈，役夫数百千人。朕所用几何，而扰动如此。自今差役凡称御前者，皆须禀奏，仍令附册。”癸亥，以右宣徽使移剌神独斡等为贺宋生日使。己巳，以引进使高希甫为夏国生日使。庚午，上幸东宫。癸酉，上谕宰臣曰：“卿等举用人材，凡己所知识，必使他人举奏，朕甚不喜。如其果贤，何必以亲疏为避忌也。”以户部尚书魏子平为参知政事。辛巳，上谓御史大夫李石曰：“台宪固在分别邪正，然内外百司岂谓无人。惟见卿等劾人之罪，不闻举善。自今宜令监察御史分路刺举善恶以闻。”上尝命左卫将军大盘访求良弓，而盘多自取，护卫娄室以告，上命点检司鞫盘。盘妹为宝林，盘属内侍僧儿言之宝林，宝林以闻，命杖僧儿百，出盘为陇州防御使。

十月己丑朔，以戒谕官吏贪墨，诏中外。乙未，命涿州刺史兼提点山陵，每以朔望致祭，朔则用素，望则用肉。仍以明年正月为首。及命图画功臣于太祖庙，其未立碑者立之。以翰林待制靖为高丽生日使。上谓宰臣曰：“海陵时，修起居注不任直臣，故所书多不实。可访求得实，详而录之。”参政孟浩进曰：“良史直笔，君举必书，自古帝王不自观史，意正在此。”辛亥，诏罢复州岁贡鹿筋。

十一月乙丑，幸东宫。以同签大宗正事辟合土等为贺宋正旦使。

十二月戊子朔，遣武定军节度使移剌按等招谕阻＜⿰革娄＞。

九年正月戊午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辛酉，上与宣徽使敬嗣晖、秘书监移剌子敬论古今事，因曰：“亡辽日屠食羊三百，亦岂能尽用，徒伤生耳。朕虽处至尊，每当食，常思贫民饥馁，犹在己也。彼身为恶而口祈福，何益之有？如海陵以张仲轲为谏议大夫，何以得闻忠言？朕与大臣论议一事，非正不言，卿等不以正对，岂人臣之道也。庚午，诏诸州县和籴，毋得抑配百姓。戊寅，契丹外失剌等谋叛，伏诛。丙戌，制汉人、渤海兄弟之妻，服阕归宗以礼续婚者，听。

二月庚寅，制妄言边关兵马者，徒二年。丙申，诏改葬汉二燕王于城东。庚子，以中都等路水，免税，诏中外。又以曹、单二州被水尤甚，给复一年。甲寅，诏女直人与诸色人公事相关，只就女真理问。

三月丁巳朔，万春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丁卯，以尚书省定网捕走兽法，或至徒，上曰：“以禽兽之故而抵民以徒，是重禽兽而轻民命也，岂朕意哉。自今有犯，可杖而释之。”诏御史中丞移剌道廉问山东、河南。辛未，禁民间称言“销金”，条理内旧有者，改作“明金”字。辛巳，以大名路诸猛安民户艰食，遣使发仓廪减价出之。

四月己丑，谓宰臣曰：“朕观在位之臣，初入仕时，竞求声誉以取爵位，亦既显达，即徇默苟容为自安计，朕甚不取。宜宣谕百官，使知朕意。”癸巳，遣翰林修撰蒲察兀虎、监察御史完颜鹘沙分诣河北西路大名、河南、山东等路劝猛安谋克农。

五月丙辰朔，以符宝郎徒单怀贞为横赐高丽使，宿直将军完颜赛也为横赐夏国使。戊辰，尚书省奏越王永中、随王永功二府有所兴造，发役夫。上曰：“朕见宫中竹有枯瘁者，欲令更植，恐劳人而止。二王府各有引从人力，又奴婢甚多，何得更役百姓。尔等但以例为请，海陵横役无度，可尽为例耶。自今在都浮役，久为例者仍旧，余并官给佣直，重者奏闻。”

六月庚寅，冀州张和等反，伏诛。戊戌，以久旱，命宫中毋用扇。庚子，雨。

七月乙卯朔，罢东北路采珠。壬申，观稼于近郊。

八月甲申朔，有司奏日食，以雨不见，伐鼓用币如常礼。

九月甲寅朔，以刑部尚书高德基等为贺宋生日使，宿直将军仆散守中为夏国生日使，提点司天台马贵中为高丽生日使。罢皇太子月料，岁给钱五万贯。上谓台臣曰：“比闻朝官内有揽中官物以规货利者，汝何不言？”皆对曰：“不知。”上曰：“朕尚知之，汝有不知者乎。朕若举行，汝将安用。”壬戌，秋猎。

十月丁亥，还都。辛丑，以尚书右丞相纥石烈良弼为左丞相，枢密使纥石烈志宁为右丞相。诏宗庙之祭，以鹿代牛，著为令。丙午，大享于太庙。辛亥，以平章政事完颜思敬为枢密使。

十一月己未，以尚书左丞完颜守道为平章政事，右丞石琚为左丞，参知政事孟浩为右丞。庚申，上幸东宫。辛酉，以京兆尹毅等为贺宋正旦使。壬戌，冬猎。丙子，还都。

十二月丙戌，诏赈临潢、泰州、山东东路、河北东路诸猛安民。以东京留守徒单合喜为平章政事。丁酉，太白昼见。辛丑，猎于近郊。丙午，制职官犯公罪，在官已承伏者，虽去官犹论。

十年正月壬子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甲子，命宫中元宵无得张灯。甲戌，以司徒、御史大夫李石为太尉、尚书令。

二月甲午，安化军节度使徒单子温、副使老君奴以赃罪伏诛。戊申，上谓近臣曰：“护卫以后皆是治民之官，其令教以读书”。

三月壬子朔，万春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丙辰，上因命护卫中善射者押赐宋使射弓宴，宋使中五十，押宴者才中其七，谓左右将军曰：“护卫十年出为五品职官，每三日上直，役亦轻矣。岂徒令饱食安卧而已。弓矢不习，将焉用之。”戊午，以河南统军使宗叙为参知政事。庚午，上谓参政宗叙曰：卿昨为河南统军时，言黄河堤埽利害，甚合朕意。朕每念百姓差调，官吏互为奸弊，不早计料，临期星火率敛，所费倍蓰，为害非细。卿既参朝政，皆当革弊，择利行之。”又谕左丞石琚曰：“女直人径居达要，不知闾阎疾苦。汝等自丞簿至是，民间何事不知。凡有利害，宜悉敷陈。”

四月丁酉，制命妇犯奸，不用夫荫以子封者，不拘此法。

五月乙卯，如柳河川。

闰月庚辰，夏国任得敬胁其主李仁孝，使上表请中分其国。上问宰臣李石，石等以为事系彼国，不如许之。上曰："彼劫于权臣耳。"诏不许，并却其贡物。

七月壬午，秋猎。戊戌，放围场役夫。诏扈从粮食并从官给。乙巳，勒扈从人纵畜牧蹂践禾稼者，杖之，仍偿其直。

八月己未，至自柳河川。壬申，遣参知政事宗叙北巡。

九月庚辰，尚书左丞相纥石烈良弼丁忧，起复如故。壬午，以签书枢密院事移剌子敬为贺宋生日使。庚寅，以户部郎中夹谷阿里补为夏国生日使。

十月己酉，以大宗正丞纠为高丽生日使。甲寅，如霸州，冬猎。乙丑，上谓大臣曰："此因巡猎，闻固安县令高昌裔不职，已令罢之。霸州司候成奉先奉职谨恪，可进一阶，除固安令。"辛未，上谓宰臣曰："朕凡论事有未能深究其利害者，卿等宜悉心论列，无为面从而退有后言。"

十一月辛巳，制盗太庙物者与盗宫中物论同。甲申，上幸东宫。丁亥，以太子詹事蒲察蒲速越等为贺宋正旦使。癸巳，夏国以诛任得敬遣使来谢，诏慰谕之。

十二月丙寅，上谓宰臣曰："比体中不佳，有妨朝事。今观所奏事，皆依条格，殊无一利国之事。若一朝行一事，岁计有余，则其利博矣。朕居深宫。岂能悉知外事，卿等尤当注意。"

十一年正月丙子朔，宋、夏遣使来贺。丁丑，封子永升为徐王，永蹈为滕王，永济为薛王。壬午，诏职官年七十以上致仕者，不拘官品，并给俸禄之半。丙申，命赈南京屯田猛安被水灾者。戊戌，尚书省奏汾阳军节度辰副使牛信昌生日受馈献，法当夺官。上曰："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书省、枢密院生日节辰馈献不少，此而不问，小官馈献即加按劾，岂正天下之道。自今宰执枢密馈献亦宜罢去。"上谓宰臣曰："往岁清暑山西，近路禾稼甚广，殆无畜牧之地，因命五里外乃得耕垦。今闻民皆去之他所，甚可矜悯，其今依旧耕种。事有类此，卿等宜即告朕。"

三月乙亥朔，万春节，宋、夏、遣使来贺。辛巳，命有司以天水郡公旅梓依一品礼葬于巩洛之原。

四月丁未，归德府民臧安儿谋反，伏诛。大理卿李昌图以廉问真定尹徒单贞、咸平尹石抹阿没剌受赃不法，既得罪状，不即黜罢，杖之四十。癸亥，参知政事魏子平罢。高丽国王晛弟皓，废其主自立，诈称让国，遣使以表来上。

五月辛卯，诏遣吏部侍郎靖使高丽问故。癸巳，以南京留守移剌成为枢密副使。

六月己酉，诏曰："诸路常贡数内，同州沙苑羊非急用，徒劳民尔，自今罢之。朕居深宫，劳民之事岂能尽知，似此当具以闻。"戊午，观稼于近郊。甲子，平章政事徒单合喜薨。

七月甲申，参知政事宗叙薨。

八月癸卯朔，太白昼见。诏朝臣曰："朕尝谕汝等，国家利便，治体遗阙，皆可直言。外路官民亦尝言事，汝等终无一语。凡政事所行，岂能皆当。自今直言得失，毋有所隐。"乙巳，上谓宰臣曰："随朝之官，自谓历一考则当得某职，两考则当得某职。第务因循，碌碌而已。自今以外路官与内除者，察其公勤则升用之。但苟简于事，不须任满，便以本品出之。赏罚不明，岂能劝勉。"庚戌，诏曰："应因窝斡被掠女直及诸色人未经刷放者，官为赎放；隐匿者，以违制论；其年幼不能称说住贯者，从便住坐。"上谓宰臣曰："五品以下缺员甚多，而难于得人。三品以上朕则知之，五品以下不能知也。卿等曾无一言见举者。欲画久安之计，兴百姓之利，而无良辅佐，所行皆寻常事耳，虽日日视朝，何益之有。卿等宜勉思之。"己巳，以尚书刑部侍郎乌林荅天锡等为贺宋生日使，近侍局使刘琉为夏国生日使。

九月癸未，猎于横山。庚寅，还都。

十月壬寅朔，以左宣徽使敬嗣晖为参知政事。甲寅，上谓宰臣曰："朕已行之事，卿等以为成命不可复更，但承顺而已，一无执奏。且卿等凡有奏，何尝不从。自今朕旨虽出，宜审而行。有未便者，即奏改之。或在下位有言尚书省所行未便，亦当从而改之，毋拒而不从。"丙寅，尚书左丞相纥

石烈良弼进《睿宗实录》。戊辰，上谓宰臣曰：“衍庆宫图画功臣，已命增为二十人。如丞相韩企先，自本朝兴国以来，宪章法度，多出其手。至于关决大政，但与大臣谋议，终不使外人知觉。汉人宰相，前后无比，若褒显之，亦足示劝，慎无遗之。”

十一月丁丑，以西南路招讨使宗宁等为贺宋正旦使。戊寅，幸东宫。上谓皇太子曰：“吾儿在储贰之位，朕为汝措天下，当无复有经营之事。汝惟无忘祖宗纯厚之风，以勤修道德为孝，明信赏罚为治而已。昔唐太宗谓其子高宗曰：“吾伐高丽不克终，汝可继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遗汝。如辽之海滨王，以国人爱其子，嫉而杀之，此何理也。子为众爱，愈为美事，所为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有道之君，而谓其子高宗曰：“尔于李勣无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仆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伪为。受恩于父，安有忘报于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诚实耳。”群臣皆称万岁。丙戌，朝享于太庙。丁亥，有事于圆丘，大赦。癸巳，群臣奉上尊号曰应天兴祚钦文广武仁德圣孝皇帝，乙未，诏中外。

十二月癸卯，冬猎。乙卯，还宫。丙辰，参知政事敬嗣晖薨。辛酉，进封越王永中赵王，随王永功曹王，沈王永成豳王，徐王永升虞王，滕王永蹈徐王，薛王永济滕王。乙丑，赵王永中、曹王永功俱授猛安，仍命永功亲治事以习为政。

金史卷七　本纪第七

世宗中

十二年正月庚午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戊寅，诏有司，“凡陈言文字，皆国政利害，自今言有可行，以其本封送秘书监，当行者录副付所司。”丙申，以水旱，免中都、西京、南京、河北、河东、山东、陕西去年租税。

二月壬寅，上召诸王府长史谕之曰：“朕选汝等，正欲劝导诸王，使之为善。如诸王所为有所未善，当力陈之。尚或不从，则具某日行某事以奏。若阿意不言，朕惟汝罪。”丙午，尚书省奏，廉察到同知城阳军事山和尚等清强官，上曰：“此辈暗察明访皆著政声，可第其政绩，各进官旌赏。其速议升除。”庚戌，上如顺州春水。癸丑，还都。丙辰，诏“自今官长不法，其僚佐不能纠正又不言上者，并坐之”。户部尚书高德基滥支朝官俸钱四十万贯，杖八十。

三月己巳朔，万春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乙亥，诏尚书省，“赃污之官，已被廉问，若仍旧职，必复害民。其遣使诸道，即日罢之。”丁丑，诏遣宿直将军乌古论思列，册封王皓为高丽国王。庚寅，雨土。癸巳，以前西北路招讨使移剌道为参知政事。回纥遣使来贡。丁酉，北京曹贵等谋反，伏诛。

四月，旱。癸卯，尚书右丞孟浩罢。丁巳，西北路纳合七斤等谋反，伏诛。癸亥，以久旱。命祷祠山川。诏宰臣曰：“诸府少尹多缺员，当选进士虽资叙未至而有政声者，擢用之。”以宿直将军唐括阿忽里为横赐夏国使。乙丑，大名尹荆王文以赃罪夺王爵，降授德州防御使。回纥使使来贡。丙寅，尚书右丞相纥石烈志宁薨。丁卯，宋、高丽遣使贺尊号。阻＜[illegible]革粪＞来贡。

五月癸酉，上如百花川。甲戌，命赈山东东路胡剌温猛安民饥。丁丑，次阻居。久旱而雨。戊寅，观稼。禁扈从蹂践民田，禁百官及承应人不得服纯黄油衣。癸未，谕宰臣曰：“朕每次舍，凡秣马之具皆假于民间，多亡失不还其主。此弹压官不职，可择人代之。所过即令询问，但亡失民间什物，并偿其值。”乙酉，诏给西北路人户牛。

六月甲寅，如金莲川。

九月丙子，至自金莲川。辛巳，以右副都点检夹谷清臣等为贺宋生日使，右卫将军粘割斡特剌为夏国生日使。丁亥，太白昼见，在日前。鄜州李方等谋反，伏诛。

十月，高丽国王王皓遣使谢封册。乙未，临奠故右丞相纥石烈志宁丧，志宁妻永安县主进铠甲、弓矢、鹰鹘、重采。壬子，召皇太子及赵王永中上殿，上顾谓宰臣曰：“京尝图逆，今不除之，恐为后患。”又曰：“天下大器归于有德，海陵失道，朕乃得之。但务修德，余何足虑。”皇太子及永中皆曰：“诚如圣训。”遂释之。丙辰，以德州防御使文资产赐其兄之子咬住，且谕其母：“文之罪，汝等

皆当连坐。念宋王有大功于国，故置不问，仍以家产赐汝子。”

十一月甲戌，上谓宰臣曰：“宗室中有不任官事者，若不加恩泽，于亲亲之道，有所未弘。朕欲授以散官，量予廪禄，未知前代何如？”左丞石琚曰：“陶唐之亲九族，周家之内睦九族，见于《诗》，《书》，皆帝王美事也。”丙子，上以曹国公主家奴犯事，宛平令刘彦弼杖之，主乃折辱令，既深责公主，又以台臣徇势偷安，畏忌不敢言，夺俸一月。以陕西统军使璋为御史大夫。以户部尚书曹望之为贺宋正旦使。壬午，同州民屈立等谋反，伏诛。戊子，上屏侍臣，与宰臣议事，记注官亦退，上曰：“史官记人君善恶，朕之言动及与卿等所议，皆当与知，其于记录无或有隐。可以朕意谕之。”

十二月乙未朔，以济南尹刘萼在定武军贪墨不道，命大理少卿张九思鞫之。丁酉，诏遣官及护卫二十人。分路选年二十以上四十以下有门地才行及善射者充护卫，不得过百人。冀州王琼等谋反，伏诛。德州防御使文以谋反，伏诛。辛丑，出宫女二十余人。巳酉，枢密副使移剌成罢。辛亥，禁审录官以宴饮废公务。诏金、银坑冶听民开采，毋得收税。癸丑，猎于近郊。以殿前都点检徒单克宁为枢密副使。己未，诏自今除名人子孙有在仕者并取奏裁。

十三年正月乙丑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癸酉，尚书省奏，南客车俊等因榷场贸易，误犯边界，罪当死。上曰：“本非故意，可免罪发还，毋令彼国知之，恐复治其罪。”诏有司严禁州县坊里为民害者。

闰月壬子，诏太子詹事曰：“东宫官属尤当选用正人，如行检不修及不称职者，具以名闻。”辛酉，太白昼见。洛阳县贼聚众攻卢氏县，杀县令李庭才，亡入于宋。

三月癸巳朔，万春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乙卯，上谓宰臣曰：“会宁乃国家兴王之地，自海陵迁都永安，女直人浸忘旧风。朕时尝见女直风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盖以备礼也，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时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甚欲一至会宁，使子孙得见旧俗，庶几习效之。”太子詹事刘仲诲请增东宫牧人及张设，上曰：“东宫诸司局人自有常数，张设已具，尚何增益。太子生于富贵，易入于侈，惟当导以淳俭。朕自即位以来，服御器物，往往仍旧，卿以此意谕之。

四月己巳，定出继子所继财产不及本家者，以所继与本家财产通数均分制。以有司言，特授洺州孝子刘政太子掌饮丞。乙亥，上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词。顾谓皇太子及诸王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常暂忘，故时听此词，亦欲令汝辈知之。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直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汝辈当体朕意。至于子孙，亦当遵朕教诫也。”辛巳，更定盗宗庙祭物法。”

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戊戌，禁女直人毋得译为汉姓。壬寅，真定尹孟浩薨。甲辰，尚书省奏，邓州民范三殴杀人当死，而亲老无侍。上曰：“在丑不争谓之孝，孝然后能养。斯人以一朝之忿忘其身，而有事亲之心乎。可论如法，其亲。官与养济。”

六月，枢密使完颜思敬薨。

七月庚子，复以会宁府为上京。庚戌，罢岁课雉尾。

八月丁卯，以判大兴尹赵王永中为枢密使。诏赐诸猛安谋克廉能三等官赏。己卯，御史大夫璋罢。丙戌，以左副都点检襄等为贺宋生日使。丁亥，秋猎。

九月辛卯朔，以宿直将军胡什赉为夏国生日使。辛亥，还都。大名府僧李智究等谋反，伏诛。

十月乙丑，岁星昼见。丙子，以前南京留守唐括安礼为尚书右丞。

十一月，以大兴尹璋为贺宋正旦使，引进使大涧为高丽生日使。上谓宰臣曰：“外路正五品职事多缺员，何也？”太尉李石对曰：“资考少有及者。”上曰：“苟有贤能，当不次用之。”壬子，吏部尚书梁肃请禁奴婢服罗绮。上曰：“近已禁其服明金。行之以渐可也。且教化之行，当自贵近始。朕宫中服御，常自节约，旧服明金者，已减太半矣。近民间风俗，比正隆时闻稍淳俭。卿等当更务从俭素，使民知所效也。”

十四年正月己丑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

二月壬戌，以大兴尹璋使宋有罪，杖百五十，除名，仍以所受礼物入官。丙寅，以刑部尚书梁

肃等为宋详问使。庚午，以太尉、尚书令李石为太保，致仕。戊寅，诏免去年被水旱百姓租税。

三月戊子朔，万春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甲午，上谓大臣曰："海陵纯尚吏事，当时宰执止以案牍为功。卿等当思经济之术，不可狃于故常也。"又诏，"猛安谋克之民，今后不许杀生祈祭。若遇节辰及祭天日，许得饮会。自二月一日至八月终，并禁绝饮燕，亦不许赴会他所，恐妨农功。虽闲月亦不许痛饮，犯者抵罪。可遍谕之。"又命，"应卫士有不闲女直语者，并勒习学，仍自后不得汉语。"辛丑，太白、岁星昼见。甲辰，上更名雍，诏中外。丙辰，太白、岁星昼见，经天。

四月乙丑，上谕宰臣曰："闻愚民祈福，多建佛寺，虽已条禁，尚多犯者，宜申约束，无令徒费财用。"戊辰，有事于太庙，以皇太子摄行事。乙亥，以劝农副使完颜蒲涅为横赐高丽使。上御垂拱殿，顾谓皇太子及亲王曰："人之行，莫大于孝弟，孝弟无不蒙天日之佑。汝等宜尽孝于父母，友于兄弟。自古兄弟之际，多因妻妾离间，以至相违。且妻者乃外属耳，可比兄弟之亲乎？若妻言是听，而兄弟相违，甚非理也。汝等当以朕言常铭于心。"戊子，以枢密副使徒单克宁兼大兴尹。

五月丙戌朔，详问使梁肃等还自宋。甲午，如金莲川。

六月己未，太白昼见。

八月丁巳，次纠里舌。日中，白龙见御帐东小港中，须臾，乘云雷而去。癸亥，猎于弥离补。己卯，太白昼见。

九月丁亥，还都。乙未，以兵部尚书完颜让等为贺宋生日使，宿直将军崇肃为夏国生日使。癸卯，上退朝，谓侍臣曰："朕自在潜邸及践阼以至于今，于亲属旧知未尝欺心有徇。近御史台奏，枢密使永中尝致书，河南统军使完颜仲，托以卖马。朕知而不问。朕之欺心，此一事耳，夙夜思之，其如有疾。"己酉，宋遣使报聘。

十月乙卯朔，诏图画功臣二十人衍庆宫圣武殿之左右庑。

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丙申，御史中丞刘仲诲等为贺宋正旦使。戊戌，召尚食局使，谕之曰："太官之食，皆民脂膏。日者品味太多，不可遍举，徒为虚费。自今止进可口者数品而已。"戊申，以仪鸾局使曹士元为高丽国生日使。

十二月戊寅，以平章政事完颜守道为右丞相，枢密副使徒单克宁为平章政事。

十五年正月。此下阙。

七月丙午，粘拔恩与所部康里孛古等内附。

九月戊子，至自金莲川。辛卯，高丽西京留守赵位宠叛其君，请以慈悲岭以西，鸭渌江以东四十余城内附，不纳。丙申，幸新宫。

闰月己酉朔，定应禁弓箭枪刀路分品官家奴客旅等许带弓箭制。上谓左丞相良弼曰："今之在官者，须职位称惬所望，然后始加勉力。其或稍不如意，则止以度日为务，是岂忠臣之道耶！"丁巳，又谓良弼曰："海陵时，领省秉德、左丞相言皆有能名，然为政不务远图，止以苛刻为事。言及可喜等在会宁时，一月之间，杖而杀之者二十人，罪皆不至于死，于理可乎？海陵为人如虎，此辈尚欲以术数要之，以至卖直取死，得为能乎。"己未，以归德尹完颜王祥等为贺宋生日使，符宝郎斜卯和尚为夏国生日使。辛酉，高丽国王奏告赵位宠伏诛，诏慰答之。诏亲王、百官兼人所服红紫改为黑紫。甲戌，诏年老之人毋注县令。年老而任从政，其佐亦择壮者参用。

十月乙未，冬猎。丁未，还都。

十一月乙卯，上幸东宫。初，唐古部族节度使移剌毛得之子杀其妻而逃，上命捕之。至是，皇姑梁国公主请赦之。上谓宰臣曰："公主妇人，不识典法，罪尚可恕。毛得请托至此，岂可贷宥。"不许。戊午，以右宣徽使靖等为贺宋正旦使。甲子，太白昼见。戊辰，以宿直将军阿典蒲鲁虎为高丽生日使。

十六年正月戊申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甲寅，诏免去年被水、旱路分租税。甲子，诏宗属未附玉牒者并与编次。丙寅，上与亲王、宰执、从官从容论古今兴废事，曰："经籍之兴，其来久矣，垂教后世，无不尽善。今之学者，既能诵之，必须行之。然知而不能行者多矣，苟不能行，诵之何益。女直旧风最为纯直，虽不知书，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款

曲，皆出自然，其善与古书所载无异。汝辈当习学之，旧风不可忘也。”戊辰，宫中火。庚午，上按鹰高桥，见道侧醉人堕驴而卧，命左右扶而乘之，送至其家。辛未，皇姑邀上至私第，诸妃皆从，宴饮甚欢。公主每进酒，上立饮之。

二月庚寅，皇子豳王妃徒单氏以奸，伏诛。己亥，平章政事徒单克宁罢，以女故。

三月丙午朔，日有食之。是日，万春节，改用明日，宋、高丽、夏遣使来贺。戊申，雨豆于临潢之境。戊午，上御广仁殿，皇太子、亲王皆侍膳。上从容训之曰：“大凡资用当务节省，如其有余，可周亲戚，勿妄费也。”因举所御服曰：“此服已三年未尝更换，尚尔完好，汝等宜识之。”壬申，复置吾都碗部秃里。

四月丙戌，诏京府设学养士，及定宗室、宰相子程试等第。戊子，制商贾舟车不得用马。以东京留守崇尹为枢密副使。壬寅，如金莲川。

五月戊申，南京宫殿火。甲寅，太白昼见。庚申，遣使祷雨静宁山神，有顷而雨。

六月，山东两路蝗。

七月壬子，夏津县令移剌山住坐赃，伏诛。

八月辛巳，次霹雳泺。

九月乙巳，至自金莲川。己酉，谕左丞相纥石烈良弼曰：“西边自来不备储蓄，其令所在和籴，以为缓急之备。”癸丑，以殿前都点检蒲察通等为贺宋生日使，宿直将军完颜觌古速为夏国生日使。谕左丞相良弼曰：“海陵非理杀戮臣下，甚可哀悯。其孛论出等遗骸，仰逐处访求，官为收葬。”辛酉，以南京宫殿火，留守、转运两司官皆抵罪。

十月丙申，诏谕宰执曰：“诸王小字未尝以女直语命之，今皆当更易，卿等择名以上。”

十一月壬寅朔，参知政事王蔚罢。尚书省奏，河北东路胡剌温猛安所辖谋克孛术鲁舍厮，以谋克让其兄子蒲速列，上贤而从之。仍令议加舍厮恩赏。戊午，以同知宣徽院事刘珫等为贺宋正旦使。庚申，以吏部尚书张汝弼为参知政事。甲子，以粘割韩奴之子详古为尚辇局直长，娄室为武器直长。初，韩奴被旨招契丹大石，后不知所终。至是因粘拔恩部长撒里雅寅特斯等来，询知其死节之详，故录其后。遣兵部郎中移剌子元为高丽国生日使。

十二月壬申朔，诏诸科人出身四十年方注县令，年岁大远，今后仕及三十二年，别无负犯赃染追夺，便与县令。丙子，诏诸流移人老病者，官与养济。上谕宰臣曰：“凡已经奏断事有未当，卿等勿谓已行，不为奏闻改正。朕以万岁之繁，岂无一失，卿等但言之，朕当更改，必无吝也。”庚寅，定榷场香、茶罪赏法。

十七年正月壬寅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高丽并表谢不纳赵位宠。丙午，有司奏，高丽所进玉带乃石似玉者，上曰：“小国无能辨识者，误以为玉耳。且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复却之，岂礼体耶。”戊申，诏于衍庆宫圣武殿西建世祖神御殿，东建太宗、睿宗神御殿。诏西北路招讨司契丹民户，其尝叛乱者已行措置，其不与叛乱及放良奴隶可徙乌古里石垒部，令及春耕作。尚书省奏，吾都碗部体土胡鲁雅里密斯请入献，许之。庚戌，诏诸大臣家应请功臣号者，既不许其子孙自陈，吏部考功郎其详考其劳绩，当赐号者即以闻。壬子，上谓宰臣曰：“宗室中年高者，往往未有官称。其先皆有功于国，朕欲稍加以官，使有名位可称，如何？”对曰：“亲亲报功，先王之令则。”丁巳，诏朝官嫁娶给假三日，不须申告。壬戌，诏宰臣：“海陵时，大臣无辜被戮家属籍没者，并释为良。辽豫王、宋天水郡王被害子孙，各葬于广宁、河南旧茔。”其后复诏“天水郡王亲属于都北安葬外，咸平所寄骨殖，官为葬于本处。辽豫王亲属未入本茔者，亦迁祔之。”

三月辛丑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辛亥，诏免河北、山东、陕西、河东、西京、辽东等十路去年被旱、蝗租税。赈东京、婆速、曷速馆三路。乙丑，尚书省奏，三路之粟，不能周给。上曰：“朕尝语卿等，遇丰年即广籴以备凶歉。卿等皆言天下仓廪盈溢。今欲赈济，乃云不给。自古帝王皆以蓄积为国家长计，朕之积粟，岂欲独用之耶。今既不给，可于邻道取之以济。自今预备，当以为常。”

四月甲戌，制世袭猛安谋克若出仕者，虽年未及六十，欲令子孙袭者，听。戊寅，谕宰臣曰：

“郡县之官虽以罪解，一二岁后，亦须再用。猛安谋克皆太祖创业之际于国勤劳有功之人，其世袭之官，不宜以小罪夺免。”戊子，以滕王府长史徒单乌者为横赐高丽使。

五月，尚书省奏，定皇家袒免以上亲燕飨班次，并从唐制。癸卯，幸姚村淀，阅七品以下官及宗室子、诸局承应人射柳，赏有差。

六月己卯，谓宰臣曰：“朕年老矣。恐因一时喜怒，处置有所不当，卿等即当执奏，毋为面从，成朕之失。”乙未，以英王爽之子思列为忠顺军节度副使。爽入谢，上曰：“朕以卿疾故，特任卿子，所冀卿因喜而愈也。欲即加峻授，恐思列年幼，未闲政事。汝当训之，使有善可观，更当升擢。

七月壬子，尚书省奏，岁以羊三万赐西北路戍兵，上问如何运致，宰臣不能对。上曰：“朕虽退朝，留心政务，不遑安宁。卿等勿谓细事非帝王所宜问，以卿等于国家之事未尝用心，故问之耳。”是月大雨，河决。

八月己巳，观稼于近郊。壬申，以监察御史体察东北路官吏，辄受讼谍，为不称职，笞之五十。庚辰，上谓宰臣曰：“今之在官者，同僚所见，事虽当理，必以为非，意谓从之则恐人谓政非己出。如此者多，朕甚不取。今观大理寺所断，虽制有正条，理不能行者别具情见，朕惟取其所长。夫为人之理，他人之善者从之，则可谓善矣。”壬午，上谓宰臣曰：“今在下僚岂无人材，但在上者不为汲引，恶其材胜己故耳。”丙戌，上谓御史中丞纥石烈邈曰：“台臣纠察吏治之能否，务去其扰民，且冀其得贤也。今所至辄受讼谍，听其妄告，使为政者如何则可也。”

九月丁酉朔，日有食之。辛丑，封子永德，为薛王。以右副都点检完颜习尼烈等为贺宋生日使。癸卯，以兵部郎中石抹忽土为夏国生日使。戊申，秋猎。庚戌，岁星、荧惑、太白聚于尾。甲子，还都。

十月己巳，夏国进百头帐，诏却之境上。癸酉，有司奏，“衍庆宫所画功臣二十人，惟五人有谥，今考检余十五人功状，拟定谥号以进。”诏可。诏以羊十万付乌古里石垒部畜牧，其滋息以予贫民。丁丑，制诸猛安，父任别职，子须年二十五以上方许承袭。辛巳，上谓宰臣曰：“今在位不闻荐贤何也。昔狄仁杰起自下僚，力扶唐祚，使既危而安，延数百年之永。仁杰虽贤，非娄师德何以自荐乎。”癸未，更护送罪人逃亡制。上谓宰臣曰：“近观上封章者，殊无大利害。且古之谏者既忠于国，亦以求名；今之谏者为利而已。如户部尚书曹望之、济南尹梁肃皆上书言事，盖觊觎执政耳。其于国政竟何所补？达官如此，况余人乎。昔海陵南伐，太医使祁宰极谏，至戮于市，此本朝以来一人而已。”丁亥，上命宰臣曰：“监察御史田忠孺尝上书言事，今当升擢，以励其余。”

十一月戊戌，以南京留守徒单克宁为平章政事。庚戌，上谓宰臣曰：“朕常恐重敛以困吾民，自今诸路差科之烦细者，亦具以闻。”有司奏，夏国进御帐使因边臣恳求进入，乃许之。以尚书左丞石琚为平章政事。丙辰，以延安尹完颜蒲剌睹等为贺宋正旦使。

十二月戊辰，以渤海旧俗男女婚娶多不以礼，必先攘窃以奔，诏禁绝之，犯者以奸论。以宿直将军仆散怀忠为高丽生日使。己巳，太白昼见。壬申，以尚书右丞唐括安礼为左丞，殿前都点检蒲察通为右丞。上谓宰执曰：“朕今年已五十有五。若年逾六十，虽欲有为，而莫之能矣。宜及朕之康强，其女直人猛安谋克及国家政事之未完，与夫法令之未一者，宜皆修举之。凡所施行，朕不为怠。”

十八年正月丙申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壬寅，定杀异居周亲奴婢、同居卑幼，辄杀奴婢及妻无罪而辄殴杀者罪。庚戌，修起居注移剌杰上书言：“每屏人议事，虽史官亦不与闻，无由纪录。”上以问平章政事石琚、左丞唐括安礼，对曰：“古者，天子置史官于左右，言动必书，所以儆戒人君，庶几有所畏也。”庚申，免中都、河北、河东、山东、河南、陕西等路前年被灾租税。壬戌，如春水。

二月丙寅朔，次管庄。丙子，次华港。己丑，还宫。

三月乙未朔，万春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乙巳，命戍边女直人遇祭祀、婚嫁、节辰许自造酒。丁未，上谓宰执曰：“县令之职最为亲民，当得贤材用之。迩来犯法者众，殊不闻有能者。比在春水，见石城、玉由两县令，皆年老，苟录而已。畿甸尚尔，远县可知。”平章政事石琚对曰：“良乡令焦旭、庆都令李伯达皆能吏，可任。”上曰：“审如卿言，可擢用之。”己酉，禁民间无得创兴寺观。献州人殷小二等谋反，伏诛。

四月己巳，上谓宰臣曰："朕巡幸所至，必令体访官吏臧否。向玉田知主簿石抹杳乃能吏也，可授本县令。"己丑，以太子左赞善阿不罕德甫为横赐夏国使。

五月丙午，上如金莲川。

六月庚午，尚书左丞相纥石烈良弼薨。

闰月辛丑，命赈西南、西北两招讨司民，及乌古里石垒部转户饥。

七月丙子，上谓宰臣曰："职官始犯赃罪，容有过误。至于再犯，是无改过之心。自今再犯不以赃数多寡，并除名。"

八月乙巳，至自金莲川。丙辰，以尚书右丞相完颜守道为左丞相，平章政事石琚为右丞相。

九月辛未，以大理卿张九思等为贺宋生日使，侍御史完颜蒲鲁虎为夏国生日使。癸酉，以尚书左丞唐括安礼为平章政事。乙亥，以右丞蒲察通为左丞，参知政事移剌道为右丞，刑部尚书粘割斡特剌为参知政事。

十月庚寅朔，陕州防御使石抹靳家奴以罪除名。甲午，御史中丞刘仲诲、侍御史李瑜坐失纠察大长公主事，各削官一阶。

十一月庚申朔，尚书省奏，拟同知永宁军节度使事阿可为刺史，上曰："阿可年幼，于事未练，授佐贰官可也。"平章政事唐括安礼奏曰："臣等以阿可宗室，故拟是职。"上曰："郡守系千里休戚，安可不择人而私其亲耶？若以亲亲之恩，赐与虽厚，无害于政。使之治郡而非其才，一境何赖焉！"壬申，以静难军节度使乌延查剌等为贺宋正旦使。丙子，尚书省奏，崇信县令石安节买车材于部民，三日不偿其直，当削官一阶，解职。上因言："凡在官者，但当取其贪污与清白之尤者数人黜陟之，则人自知惩劝矣。夫朝廷之政，太宽则人不知惧，太猛则小玷亦将不免于罪。惟当用中典耳。"戊寅，上责宰臣曰："近问赵承元何故再任，卿等言，曹王尝遣人言其才能干敏，故再任之。官爵拟注，虽由卿辈，予夺之权，当出于朕。曹王之言尚从之，假皇太子有所谕，则其从可知矣。此事因卿言始知，其不知者知复几何！且卿等公受请属，可乎？"盖承元前为曹王府文学，与王邸婢奸，杖百五十除名，而复用也。丙戌，以吏部尚书乌古论元忠为御史大夫，以东上阁门使左光庆为高丽生日使。

十二月庚戌，封孙吾都补温国公，麻达葛金源郡王，承庆道国公。壬子，群臣奉上"大金受命万世之宝。"

十九年正月庚申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丁卯，如春水。

二月己酉，还宫。乙卯，免去年被水旱民田租税。

三月己未朔，万春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乙丑，尚书省奏，亏课院务官颜葵等六十八人，各合削官一阶。上曰："以承荫人主榷沽，此辽法也。法弊则当更张，唐、宋法有可行者则行之。"己巳，上与宰臣论史事，且曰："朕观前史多溢美。大抵史书载事贵实，不必浮辞谄谀也。辛未，上谓宰臣曰："奸邪之臣，欲有规求，往往私其党与，不肯明言，托以他事，阳不与而阴为之力。朕观古之奸人，当国家建储之时，恐其聪明不利于己，往往风以阴事，破坏其议，惟择昏懦者立之，冀他日可弄权为功利也。如晋武欲立其弟，而奸臣沮之，竟立惠帝，以致丧乱，此明验也。"丁丑，上谓宰臣曰："朕观前代人臣将谏于朝，与父母妻子诀，示以必死。同列目睹其死，亦不顾身，又为之谏。此尽忠于国者，人所难能也。"己卯，制纠弹之官知有犯法而不举者，减犯人罪一等科之，关亲者许回避。上谓宰臣曰："人多奉释老，意欲徼福。朕早年亦颇惑之，旋悟其非。且上天立君，使之治民，若盘乐怠忽，欲以侥幸祈福，难矣。果能爱养下民，上当天心，福必报之。"

四月己丑朔，诏赈西南路招讨司所部民。己酉，以升祔闵宗，诏中外。丁巳，岁星昼见。

五月戊寅，幸太宁宫。

六月戊子朔，诏更定制条。

七月辛未，有司奏拟赵王子石古乃人从，上不从，谓宰相曰："儿辈尚幼，若奉承太过，使侈心滋大，卒难节抑，此不可长。诸儿每入侍，当其语笑娱乐之际，朕必渊默，莅之以严。庶其知朕教戒之意，使常畏慎而寡过也。"癸酉，密州民许通等谋反，伏诛。丙子，太白昼见。庚辰，至自太宁宫。

八月壬辰，尚书右丞相石琚致仕。戊戌，以宋大观钱当五用。丙午，济南民刘溪忠谋反，伏诛。

九月戊午，以左宣徽使蒲察鼎寿等为贺宋生日使，太子左卫率府率裴满胡刺为夏国生日使。癸亥，秋猎。癸未，还都。

十月辛卯，西南路招讨使哲典以赃罪，伏诛。辛亥，制知情服内成亲者，虽自首仍依律坐之。

十一月壬戌，改葬昭德皇后，大赦。以御史中丞移剌慥等为贺宋正旦使。戊辰，以西上阁门使卢拱为高丽生日使。壬申，上如河间冬猎。癸未，至自河间。

二十年正月甲寅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戊午，定试令史格。壬戌，命岁以钱五千贯造随朝百官节酒及冰、烛、药、炭，视品秩给之。己巳，如春水。丙子，幸石城县行宫。丁丑，以玉田县行宫之地偏林为御林，大淀泺为长春淀。

二月丁未，还都。

三月癸丑朔，万春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己未，诏凡犯罪被问之官，虽遇赦不得复职。乙丑，以新定猛安谋克，诏免中都、西京、河北、山东、河东、陕西路去年租税。辛巳，以平章政事徒单克宁为尚书右丞相，御史大夫乌古论元忠为平章政事。

四月丁亥，定冒荫罪赏。己亥，制宗室及外戚并一品命妇，衣服听用明金。以西上阁门使郭喜国为横赐高丽使。太宁宫火。乙巳，上谓宰臣曰："女直官多谓朕食用太俭，朕谓不然。夫一食多费，岂为美事？况朕年高，不欲屠宰物命。贵为天子，能自节约，亦不恶也。朕服御或旧，常使浣濯，至于破碎方始更易。向时帐幕常用涂金为饰，今则不尔，但令足用，何必事纷华也。"庚戌，如金莲川。

五月丙寅，京师地震，生黑白毛。

七月，旱。

八月壬午，秋猎。

九月壬戌，至自金莲川。以太府监李佾等为贺宋生日使，少府少监赛补为夏国生日使。丙子，蒲速碗群牧老忽谋叛，伏诛。

十月庚辰朔，更定铨注县令丞簿格。诏西北路招讨司每进马驼鹰鹘等，辄率敛部内，自今并罢之。壬午，上谓宰臣曰："察问细微，非人君之体，朕亦知之。然以卿等殊不用心，故时或察问。如山后之地，皆为亲王、公主、权势之家所占，转租于民，皆由卿等之不察。卿等当尽心勤事，毋令朕之烦劳也。"诏徙遥落河、移马河两猛安于大名、东平等路安置。戊戌，上谓宰臣曰："凡人在下位，欲冀升进，勉为公廉，贤不肖何以知之。及其通显，观其施为，方见本心。如招讨哲典，初任定州同知，继为都司，未尝少有私徇，所至皆有清名。及为招讨，不固守。人心险于山川，诚难知也。"壬寅，上谓宰臣曰："近览《资治通鉴》，编次累代废兴，甚有鉴戒，司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无以加也。校书郎毛麾，朕屡问以事，善于应对，真该博老儒，可除太常职事，以备讨论。"甲辰，以殿前都点检襄为御史大夫。

十一月丁巳，尚书右丞移剌道罢。乙丑，以真定尹徒单守素等为贺宋正旦使。癸酉，以御史大夫襄为尚书右丞。乙亥，上谕宰臣曰："郡守选人，资考虽未及，廉能者则升用之，以励其余。"以太常少卿任倜为高丽生日使。

十二月辛巳，上谓宰臣曰："岐国用人，但一言合意便升用之，一言之失便责罚之。凡人言辞，一得一失，贤者不免。自古用人咸试以事，若止以奏对之间，安能知人贤否。朕之取人，众所与者用之，不以独见为是也。"己亥，河决卫州。辛丑，猎于近郊。癸卯，特授袭封衍圣公孔总兖州曲阜令，封爵如故。

金史卷八　本纪第八

二十一年正月戊申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壬子，以夏国请，诏复绥德军榷场，仍许就馆市易。上闻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之民，骄纵奢侈，不事耕稼。诏遣阅实，计口授地，必令自耕，地有余而力不赡者，方许招人租佃，仍禁农时饮酒。丙辰，追贬海陵炀王亮为庶人，诏中外。甲子，

如春水。丙子，次永清县。有移剌余里也者，契丹人也，隶虞王猛安，有一妻一妾。妻之子六，妾之子四。妻死，其六子庐墓下，更宿守之。妾之子皆曰“是嫡母也，我辈独不当守坟墓乎。”于是，亦更宿焉，三岁如一。上因猎，过而闻之，赐钱五百贯，仍令县官积钱于市，以示县民，然后给之，以为孝子之劝。

二月戊戌，太白昼见。庚子，还都。壬寅。以河南尹张景仁为御史大夫。乙巳，以元妃李氏之丧，致祭兴德宫，过市肆不闻乐声，谓宰臣曰：“岂以妃故禁之耶。细民日作而食，若禁之是废其生计也，其勿禁。朕前将诣兴德宫，有司请由蓟门，朕恐妨市民生业，特从他道。顾见街衢门肆，或有毁撤，障以帘箔，何必尔也。自今勿复毁撤。

三月丁未朔，万春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上初闻蓟、平、滦等州民乏食，命有司发粟粜之，贫不能籴或贷之。有司以贷贫民恐不能偿，止贷有户籍者。上至长春宫，闻之，更遣人阅实，赈贷。以监察御史石抹元礼、郑达卿不纠举，各笞四十，前所遣官皆论罪。甲子，太白昼见。乙丑，诏山后冒占官地十顷以上者皆籍入官，均给贫民。辽州民朱忠等乱言，伏诛。上谓宰臣曰：“近闻宗州节度使阿思懑行事多不法，通州刺史完颜守能既与招讨职事，犹不守廉。达官贵要多行非理，监察未尝举劾，斡睹只群牧副使仆散那也取部人二球杖。至细事也，乃便劾奏，谓之称职可乎？今监察职事修举者与迁擢，不称者，大则降罚，小则决责，仍不许去官。”

闰月己卯，恩州民邹明等乱言，伏诛。辛卯，渔阳令夹谷移里罕、司候判官刘居渐以被命赈贷，止给富户，各削三官，通州刺史郭邦杰总其事，夺俸三月。乙未，上谓宰臣曰：“朕观自古人君多进用谗谄，其间蒙蔽，为害非细，若汉明帝尚为此辈惑之。朕虽不及古之明君，然近习谗言，未尝入耳。至于宰辅之臣，亦未尝偏用一人私议也。”癸卯，以尚书左丞相完颜守道为太尉、尚书令，尚书左丞蒲察通为平章政事，右丞襄为左丞，参知政事张汝弼为右丞，彰德军节度使梁肃为参知政事。

四月戊申，以右丞相徒单克宁为左丞相，平章政事唐括安礼为右丞相。增筑泰州、临潢府等路边堡及屋宇。庚戌，奉安昭祖以下三祖三宗御容于衍庆宫，行亲祀礼。上谕宰臣曰：“朕之言行岂能无过，常欲人直谏而无肯言者。使其言果善，朕从而行之，又何难也。”戊辰，以滕王府长史把德固为横赐夏国使。壬申，幸寿安宫。

五月戊子，西北路招讨使完颜守能以赃罪，杖二百，除名。

七月丙戌，还都。丁酉，枢密使赵王永中罢。己亥。以左丞相徒单克宁为枢密使。辛丑，以太尉、尚书令完颜守道复为左丞相，太尉如故。

八月乙丑，以右副都点检胡什赉等为贺宋生日使，吏部郎中奚胡失海为夏国生日使。

二十二年三月辛未朔，万春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丁丑，命尚书省申敕西北路招讨司勒猛安谋克官督部人习武备。甲申，谕户部，今岁行幸山后，所须并不得取之民间，虽所用人夫，并以官钱和雇，违者杖八十，罢职。癸巳，诏颁重修制条。以吏部尚书张汝霖为御史大夫。

四月乙卯，行监临院务官食直法。以削明肃尊号诏中外，从皇太子请也。甲子，上如金莲川。

五月甲申，太白昼见。

六月庚子朔，制立限放良之奴，限内娶良人为妻，所生男女即为良。丁巳，右丞相致仕石琚薨。

七月辛巳，宰臣奏事，上颇违豫，宰臣请退，上曰：“岂以朕之微爽于和，而倦临朝之大政耶。”使终其奏。甲午，秋猎。

八月戊辰，太白经天。

九月戊寅，至自金莲川。以左卫将军禅赤等为贺宋生日使，尚辇局使仆散曷速罕为夏国生日使。己丑，以同知东京留守司事裔在任专恣，失上下之分，谪授复州刺史。乙未，寿州刺史讹里也、同知查剌、军事判官孙绍先、榷场副使韩仲英等以受商赂纵禁物出界，皆处死。

十月辛丑，徙河间宗室于平州。庚戌，祫享于太庙。

十一月丙子，以吏部尚书孛术鲁阿鲁罕等为贺宋旦使。东京留守徒单贞以与海陵逆谋，伏诛。妻永平县主，子慎思并赐死。甲申，以宿直将军仆散忠佐为高丽生日使。玉田县令移剌查坐赃，伏诛。戊子，冬猎。

十二月庚子，还都。癸丑，猎近郊。辛酉，立强取诸部羊马法。

二十三年正月丁卯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庚午，诏有司但获强盗，迹状既明，赏随给之，勿得更待。丁丑，参知政事梁肃致仕。辛巳，广乐园灯山火。壬午，如春水，诏夹道三十里内被役之民与免今年租税，仍给佣直。甲午，大邦基伏诛。

二月乙巳，还都。戊申，以尚书右丞张汝弼摄太尉，致祭于至圣文宣王庙。庚戌，以户部尚书张仲愈为参知政事。御史台进所察州县官罪，上览之曰：“卿等所廉皆细碎事，又止录其恶而不举其善，审如是，其为官者不亦难乎？其并察善恶以闻。”

三月丙寅朔，万春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丙子，初制“宣命之宝”，金、玉各一。尚书右丞相乌古论元忠罢。潞州涉县人陈圆乱言，伏诛。乙酉，雨土。丙戌，诏戒谕中外百官。

四月辛丑，更定奉使三国人从差遣格。祁州刺史大盘坐无罪掠死染工，妄认良人二十五口为奴，削官四阶，罢之。癸丑，地生白毛。以大理正纥石烈术列速为横赐高丽使。壬戌，幸寿安宫。勑有司为民祷雨。是夕，雨。

五月庚午，县令大雏讹只等十人以不任职罢归。六十以上者进官两阶，六十以下者进官一阶，给半俸。甲戌，命应部除官尝以罪罢而再叙者，遣使按其治迹，如有善状，方许授以县令；无治状者，不以任数多少，并不得授。丁亥，雷，雨雹，地生白毛。

六月壬子，有司奏右司郎中段圭卒，上曰：“是人甚明正，可用者也。如知登闻检院巨构，每事但委顺而已。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随，有自来矣。虽屡经迁变而未尝残破者，凡以此也。南人劲挺，敢言直谏者多，前有一人见杀，后复一人谏之，甚可尚也。”又曰：“昨夕苦暑，朕通宵不寐，因念小民比屋卑隘，何以安处。”

七月乙酉，平章政事移剌道，参知政事张仲愈皆罢。御史大夫张汝霖坐失纠举，降授棣州防御使。

八月乙未，观稼于东郊。以女直字《孝经》千部付点检司分赐护卫亲军。癸卯，还都。乙巳，大名府猛安人马和尚谋叛，伏诛。括安猛安谋克户口田土牛具。以户部尚书程辉为参知政事。

九月己巳，以同佥大宗正事方等为贺宋生日使，宿直将军完颜斜里虎为夏国生日使。译经所进所译《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上谓宰臣曰：“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直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命颁行之。辛未，秋猎。

十月癸巳，还都。庚戌，幸东宫，赐皇孙吾都补洗儿礼。己未，庆云见。辛酉，太白昼见。

十一月壬戌朔，日有食之。丙寅，平章政事蒲察通罢。丁卯，岁星昼见。壬申，以枢密副使崇尹为平章政事。

闰月甲午，上谓宰臣曰：“帝王之政，固以宽慈为德，然如梁武帝专务宽慈，以至纲纪大坏。朕尝思之，赏罚不滥即是宽政也。余复何为。”以尚书左丞襄为平章政事，右丞张汝弼为左丞，参知政事粘割斡特剌为右丞，礼部尚书张汝霖为参知政事。以西京留守婆卢火等为贺宋正旦使。制外任官尝为宰执者，凡吏牍上省部，依亲王例，免书名。戊午，岁星昼见。上谓宰臣曰：“女直进士可依汉儿进士补省令史。夫儒者操行清洁，非礼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幼为吏，习其贪墨。至于为官，习性不能迁改。政道兴废，实由于此。”庚申，尚书省左司员外郎徐伟奏事，上谓宰臣曰：“斯人纯而干，右司郎中郭邦杰直而颇躁。”

十二月癸酉，上谓宰臣曰：“海陵自以失道，恐上京宗室起而图之，故不问疏近，并徙之南。岂非以汉光武、宋康王之疏庶得继大统，故有是心。过虑若此，何其谬也。”乙酉，高丽以母丧来告。丁亥，以真定尹乌古论元忠复为尚书右丞相。

二十四年正月辛卯朔，宋、夏遣使来贺。徐州进芝草十有八茎，真定进嘉禾二本，六茎，异亩同颖。戊戌，如长春宫春水。

二月壬申，还都。癸酉，上曰：“朕将往上京。念本朝风俗重端午节，比及端午到上京，则燕劳乡间宗室父老。”甲戌，制一品职事官庶孽子承荫，更不引见。丙戌，以东上阁门使完颜进儿等为高丽敕祭使，西上阁门使大仲尹为慰问使，虞王府长史永明为起复使，以器物局使＜⿳亠回＞为横赐

夏国使。

三月庚寅朔，万春节，宋、夏遣使来贺。甲午，以上将如上京，尚书省奏定“皇太子守国诸仪”。丙申，尚书省进“皇太子守国宝”，上召皇太子授之，且谕之曰：“上京祖宗兴王之地，欲与诸王一到，或留三二年，以汝守国。譬之农家种田，商人营财，但能不坠父业，即为克家子，况社稷任重，尤宜畏慎。常时观汝甚谨，今日能纾朕忧，乃见中心孝也。”皇太子再三辞让，以不谙政务，乞备扈从。上曰：“政事无甚难，但用心公正，毋纳谗邪，久之自熟。”皇太子流涕，左右皆为之感动。皇太子乃受宝。丁酉，如山陵。己亥，还都。壬寅，如上京，皇太子允恭守国。癸卯，宰执以下奉辞于通州。上谓宰执曰：“卿辈皆故老，皇太子守国，宜悉心辅之，以副朕意。”又谓枢密使徒单克宁曰：“朕巡省之后，脱或有事，卿必亲之。毋忽细微，大难图也。”又顾六部官曰：“朕闻省部文字多以小不合而驳之，苟求自便，致累岁不能结绝，朕甚恶之。自今可行则行，可罢则罢，毋使在下有滞留之叹。”时诸王皆从，以赵王永中留辅太子。

四月己未朔，太白昼见。咸平尹移剌道薨。庚申，次广宁府。丙寅，次东京。丁卯，朝谒孝宁宫。给复东京百里内夏秋税租一年。在城随关年七十者补一官。曲赦百里内犯徒二年以下罪。乙酉，观渔于混同江。

五月己丑，至上京，居于光兴宫。庚寅，朝谒于庆元宫。戊戌，宴于皇武殿。上谓宗戚曰：“朕思故乡，积有日矣，今既至此，可极欢饮，君臣同之。”赐诸王妃、主，宰执百官命妇各有差。宗戚皆沾醉起舞，竟日乃罢。

六月辛酉，幸按出虎水临漪亭。壬戌，阅马于绿野淀。

七月乙未，上谓宰臣曰：“天子巡狩当举善罚恶，凡士民之孝弟姻睦者举而用之，其不顾廉耻无行之人则教戒之，不悛者则加惩罚。”丙午，猎于勃野淀。乙卯，上谓宰臣曰：“今时之人，有罪不问，既过之后则谓不知；有罪必责，则谓每事寻罪：风俗之薄如此。不以文德感化，不能复于古也。卿等以德辅佐，当使复还古风。”

八月癸亥，以太府监张大节等为贺宋生日使，侍御史遥里特末哥为夏国生日使。乙亥，诏免上京今年市税。

九月甲辰，岁星昼见。

十月丁卯，猎于近郊。

十一月辛卯，还宫。甲午，诏以上京天寒地远，宋正旦、生日，高丽、夏国生日，并不须遣使，令有司报谕。丙午，尚书省奏徙速频、胡里改三猛安二十四谋克以实上京。

十二月丙辰，猎于近郊。己卯，还宫。

二十五年正月乙酉朔。丁亥，宴妃嫔、亲王、公主、文武从官于光德殿，宗室、宗妇及五品以上命妇，与坐者千七百余人，赏赉有差。

二月癸酉，以东平尹乌古论思烈怨望，杀之。丁丑，如春水。

四月己未，至自春水。癸亥，幸皇武殿击球，许士民纵观。甲子，诏于速频、胡里改两路猛安下选三十谋克为三猛安，移置于率督畔窟之地，以实上京。壬申，曲赦会宁府，仍放免今年租税，百姓年七十以上者补一官。甲戌，以会宁府官一人兼大宗正丞，以治宗室之政。上谓群臣曰：“上京风物朕自乐之，每奏还都，辄用感怆。祖宗旧邦，不忍舍去。万岁之后，当置朕于太祖之侧，卿等无忘朕言。”丁丑，宴宗室、宗妇于皇武殿，大功亲赐官三阶，小功二阶，缌麻一阶，年高属近者加宣武将军，及封宗女，赐银、绢各有差。曰：“朕寻常不饮酒，今日甚欲成醉，此乐亦不易得也。”宗室妇女及群臣故老以次起舞，进酒。上曰：“吾来数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为汝等歌之。”命宗室子弟叙坐殿下者皆坐殿上，听上自歌。其词道王业之艰难，及继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慷慨悲激，不能成声，歌毕泣下。右丞相元忠率群臣宗戚捧觞上寿，皆称万岁。于是，诸夫人更歌本曲，如私家之会。既醉，上复续调，至一鼓乃罢。己卯，发上京。庚辰，宗室戚属奉辞。上曰：“朕久思故乡，甚欲留一二岁，京师天下根本，不能久于此也。太平岁久，国无征徭，汝等皆奢纵，往往贫乏，朕甚怜之。当务俭约，无忘祖先艰难。”因泣数行下，宗室戚属皆感泣而退。

五月庚寅，平章政事襄、奉御平山等射怀孕兔。上怒杖平山三十，召襄诫饬之，遂下诏禁射兔。壬寅，次天平山好水川。癸卯，遣使临潢、泰州劝农。丙午，命尚书省奏事衣窄紫。

六月甲寅，猎近山，见田垅不治，命笞田者。庚申，皇太子允恭薨。丙寅，尚书右丞相乌古论元忠罢。庚午，遣左宣微使唐括鼎诣京师，致祭皇太子。戊寅，命皇太子妃及诸皇孙执丧，并用汉仪。

七月戊申，发好水川。

九月辛巳朔，次辖沙河，赐百岁老妪帛。甲申，次辽水，召见百二十岁女直老人，能道太祖开创事，上嘉叹，赐食，并赐帛。己酉，至自上京。是日，上临奠宣孝皇太子于熙春园。

十月丙辰，尚书省奏亲军数多，宜稍减损，诏定额为三千。宰臣退，上谓左右曰："宰相年老艰于久立，可置小榻廊下，使少休息。"甲子，禁上京等路大雪及含胎时采捕。上谓宰臣曰："护卫年老出职而授临民，手字尚不能画，何以治民？人胸中明暗外不能知，精神昏耄已见于外，是强其所不能也。天子以兆民为子，不能家家而抚，在用人而已。知其不能而强授之，百姓其谓我何！"丁丑，命学士院、谏院、秘书监、司天台、著作局、阁门、通进、拱卫、直武器署等官，凡直宫中，午前许退。

十一月庚辰朔，诏曰："豺未祭兽，不许采捕。冬月，雪尺以上，不许用网及速撒海，恐尽兽类。"岁星昼见。壬午，太白昼见。甲午，以临潢尹仆散守中等为贺宋正旦使。丙申，夏国遣使问起居。戊戌，以曹王永功为御史大夫。壬寅，以礼部员外郎移剌履为高丽生日使。

十二月戊午，以皇孙金源郡王麻达葛判大兴尹，进封原王。甲子，太白昼见，经天。丙寅，左丞相完颜守道、左丞张汝弼、右丞粘割斡特剌、参知政事张汝霖坐擅增东宫诸皇孙食料，各削官一阶。甲戌，制增留守、统军、总管、招讨、都转运、府尹、转运、节度使月俸。上谓宰臣曰："太尉守道论事止务从宽，犯罪罢职者多欲复用。若惩其首恶，后来知畏。罪而复用，何以示戒？"是日，命范铜为"礼信之宝"，凡赐外方礼物，给信袋则用之。丙子，上问宰臣曰："原王大兴行事如何？"右丞斡特剌对曰："闻都人皆称之。"上曰："朕令察于民间，咸言见事甚明，予夺皆不失当，曹、豳二王弗能及也。又闻有女直人诉事，以女直语问之，汉人诉事，汉语问之。大抵习本朝语为善，不习，则淳风将弃。"汝弼对曰："不忘本者，圣人之道也。"斡特剌曰："以西夏小邦，崇尚旧俗，犹能保国数百年。"上曰："事当任实，一事有伪则丧百真，故凡事莫如真实也。"

二十六年正月庚辰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甲辰，如长春宫春水。

二月癸酉，还都。乙亥，诏曰："每季求仕人，问以疑难，令剖决之。其才识可取者，仍访察政迹，如其言行相副，即加升用。"

三月己卯朔，万春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丁亥，以大理卿缺，上问谁可，右丞粘割斡特剌言，前吏部尚书唐括贡可，乃授以是职。己丑，尚书省拟奏除授，上曰："卿等在省未尝荐士，止限资级，安能得人。古有布衣人相者，闻宋亦多用山东、河南流寓疏远之人，皆不拘于贵近也。以本朝境土之大，岂无其人。朕难遍知，卿又不举。自古岂有终身为相者。外官三品以上，必有可用之人，但无故得进耳。"左丞张汝弼曰："下位虽有才能，必试之乃见。"参政程辉曰："外官虽有声，一旦入朝，却不称任，亦在沙汰而已。"癸巳，香山寺成，幸其寺，赐名大永安，给田二千亩，粟七千株，钱二万贯。丁酉，以亲军完颜乞奴言，制猛安谋克皆先读女直字经史然后承袭。因曰："但令稍通古今，则不肯为非。尔一亲军粗人，乃能言此，审其有益，何惮而不从。"

四月壬子，尚书省奏定院务监官亏兑陪纳法及横班格。因曰："朕常日御膳亦从减省，尝有一公主至，至无余膳可与，当直官皆目睹之。若欲丰腆，虽日用五十羊亦不难矣，然皆民之脂膏，不忍为也。监临官惟知利己，不知其利自何而来。朕尝历外任，稔知民间之事，想前代之君，虽享富贵，不知稼穑艰难者甚多，其失天下，皆由此也。辽主闻民间乏食，谓何不食乾腊，盖幼失师保之训，及其即位，故不知民间疾苦也。隋炀帝时，杨素专权行事，乃不慎委任之过也。与正人同处，所知必正道，所闻必正言，不可不慎也。今原王府官属，当选纯谨秉性正直者充，勿用有权术之人。"戊午，尚书左丞张汝弼罢。己未，幸寿安宫。壬戌，太尉、左丞相完颜守道致仕。以客省使李盘为横

赐高丽使。尚书省奏“北京转运使以赃除名”。尚书省奏事，上曰：“比有上书言，职官犯除名不可复用，朕谓此言极当。如军期急速，权可使用。今天下无事，复用此辈，何以戒将来？”又奏“年前以诸路水旱，于军民地土二十一万余顷内，拟免税四十九万余石”，从之。诏曰：“今之税，考古行之，但遇灾伤，常加蠲免。”

五月甲申，以司徒、枢密院使徒单克宁为太尉、尚书左丞相，判大宗正事赵王永中复为枢密使，大兴尹原王麻达葛为尚书右丞相，赐名璟。参知政事程辉致仕。戊子，卢沟决于上阳村，湍流成河，遂因之。庚寅，御史大夫曹王永功罢，以豳王永成为御史大夫。戊戌，以尚书右丞粘割斡特剌为左丞，参知政事张汝霖为右丞。

六月癸亥，尚书省奏速频、胡里改世袭谋克事，上曰：“其人皆勇悍，昔世祖与之邻，苦战累年，仅能克复。其后乍服乍叛，至穆、康时，始服声教。近世亦尝分徙。朕欲稍迁其民上京，实国家长久之计。”己巳，上谓宰执曰：“齐桓中庸主也，得一管仲，遂成霸业。朕夙夜以思，惟恐失人。朕既不知，卿等又不荐，必俟全才而后举，盖亦难矣。如举某人长于某事，朕亦量材用之。朕与卿等俱老矣。天下至大，岂得无人！荐举人材，当今急务也。”又言：“人之有干能，固不易得，然不若德行之士最优也。”上谓右丞相原王曰：“尔尝读《太祖实录》乎？太祖征麻产，袭之，至泥淖马不能进，太祖舍马而步，欢都身中麻产，遂擒之。创业之难如此，可不思乎。”甲戌，诏曰：“凡陈言文字诣登闻检院送学士院闻奏，毋经省廷。”

七月壬午，诏给内外职事官兼职俸钱。丙申，御史中丞马惠迪为参知政事。庚子，上闻同知中都路都转运使事赵曦瑞，其在职应钱谷利害文字多不题署，但思安身，降授积石州刺史。

闰月己未，还都。

八月丁丑，上谓宰臣曰：“亲军虽不识字，亦令依例出职，若涉赃贿，必痛绳之。”太尉左丞相克宁曰：“依法则可。”上曰：“朕于女直人未尝不知优恤。然涉于赃罪，虽朕子弟亦不能恕。太尉之意，欲姑息女直人耳。”戊寅，尚书省奏，河决，卫州坏。命户部侍郎王寂、都水少监王汝嘉徙卫州胙城县。丁亥，尚书省奏，遣吏部侍郎李晏等二十六人分路推排诸路物力，从之。己丑，以宿直将军李达可为夏国生日使。辛卯，以益都尹宗浩等为贺宋生日使。甲午，秋猎。庚子，次蓟州。辛丑，幸仙洞寺。壬寅，幸香林、净名二寺。

九月甲辰朔，幸盘山上方寺，因遍历中盘、天香、感化诸寺。庚申，还都。丙寅，上谓宰臣曰：“乌底改叛亡，已遣人讨之，可益以甲士，毁其船筏。”参知政事马惠迪曰：“得其人不可用，有其地不可居，恐不足劳圣虑。”上曰：“朕亦知此类无用，所以毁其船筏，欲不使再窥边境耳。”

十月戊寅，定职官犯赃同职相纠察法。庚寅，上谓宰臣曰：“西南、西北两路招讨司地隘，猛安人户无处围猎，不能闲习骑射。委各猛安谋克官依时教练，其弛慢过期及不亲监视，并决罚之。”甲午，诏增河防军数。戊戌，宁昌军节度使崇肃、行军都统忠道以讨乌底改不待克敌而还，崇肃杖七十，削官一阶，忠道杖八十，削官三阶。

十一月甲辰朔，定闵宗陵庙荐享礼。上谓宰臣曰：“女直人中材杰之士，朕少有识者，盖亦难得也。新进士如徒单镒、夹古阿里补、尼庞古鉴辈皆可用之材也。起身刀笔者，虽才力可用，其廉介之节，终不及进士。今五品以上缺员甚多，必资级相当，至老有不能得者，况欲至卿相乎。古来宰相率不过三五年而退，罕有三二十年者，卿等特不举人，甚非朕意。”上顾修起居注崇璧曰：“斯人孱弱，付之以事，未必能办。以其谨厚长者，故置诸左右，欲诸官效其为人也。”辛亥，以刑部尚书移剌子元等为贺宋正旦使。戊午，以左警巡副使鹘沙通敏善断，擢殿中侍御史兼右三部司正。庚申，立右丞相原王璟为皇太孙。甲子，上谓宰臣曰：“朕闻宋军自来教习不辍，今我军专务游惰，卿等勿谓天下既安而无豫防之心，一旦有警，军不可用，顾不败事耶。其令以时训练。”丙寅，上谓侍臣曰：“唐太子承乾所为多非度，太宗纵而弗检，遂至于废，如早为禁止，当不至是。朕于圣经不能深解，至于史传，开卷辄有所益。每见善人不忘忠孝，检身廉洁，皆出天性。至于常人多喜为非，有天下者苟无以惩之，何由致治。孔子为政七日而诛少正卯，圣人尚尔，况余人乎。”戊辰，上谓宰臣曰：“朕虽年老，闻善不厌。孔子云‘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大哉言乎。”右丞张汝弼对曰：“知

之非艰，行之惟艰。”以拱卫直副都指挥使韩景懋为高丽生日使。以近侍局直长尼庞古鉴纯直通敏，擢皇太孙侍丞。己巳，猎近郊。庚午，上谓宰臣曰：“朕方前古明君，固不可及。至于不纳近臣谗言，不受戚里私谒，亦无愧矣。朕尝自思，岂能无过，所患过而不改，过而能改，庶几无咎。省朕之过，颇喜兴土木之工，自今不复作矣。”

十二月甲申，上退朝，御香阁，左谏议大夫黄久约言递送荔枝非是，上谕之曰：“朕不知也，今令罢之。”丙戌，上谓宰臣曰：“有司奉上，惟沽办事之名，不问利害如何。朕尝欲得新荔枝，兵部遂于道路特设铺递。比因谏官黄久约言，朕方知之。夫为人无识，一旦临事，便至颠沛。宫中事无大小，朕常亲览者，以不得人故也，如使得人，宁复他虑。”丁亥，上谓宰臣曰：“朕年来惟以省约为务，常膳止四五味，已厌饫之，比初即位十减七八。”宰臣曰：“天子自有制，不同余人。”上曰：“天子亦人耳，枉费安用。”丙申，上谓宰臣曰：“比闻河水泛溢，民罹其害者资产皆空。今复遣官于彼推排，何耶？”右丞张汝霖曰：“今推排皆非被灾之处。”上曰：“必邻道也。既邻水而居，岂无惊扰迁避者乎？计其资产，岂有余哉，尚何推排为。”又曰：“平时用人，宜尚平直。至于军职，当用权谋，使人不易测，可以集事。唐太宗自少年能用兵，其后虽居帝位，犹不能改，吮疮剪须，皆权谋也。”

二十七年正月癸卯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己酉，以襄城令赵沨为应奉翰林文字。沨入谢，上问宰臣曰：“此党怀英所荐耶？”对曰：“谏议黄久约亦尝荐之。”上曰：“学士院比旧殊无人材，何也？”右丞张汝霖曰：“人材须作养，若令久任练习，自可得人。”庚戌，如长春宫春水。

二月乙亥，还都。己卯，改闵宗庙号曰熙宗。癸未，命曲阳县置钱监，赐名“利通”。乙酉，上谓宰执曰：“朕自即位以来，言事者虽有狂妄，未尝罪之。卿等未尝肯尽言，何也？当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无疑，则谓之嘉会。事有利害，可竭诚言之。朕见缄默不言之人，不欲观之矣。”丁亥，命沿河京、府、州、县长贰官，并带管勾河防事。己丑，谕宰执曰：“近侍局官须选忠直练达之人用之。朕虽不听谗言，使佞人在侧，将恐渐渍听从之矣。”上谓宰臣执曰：“朕闻宝坻尉蒙括特末也清廉，其为政何如？”左丞斡特剌对曰：“其部民亦称誉之，然不知所称何事。”上曰：“凡为官但得清廉亦可矣，安得全才之人。可进官一阶，升为令。”又言：“朕时或体中不佳，未尝不视朝。诸王、百官但有微疾，便不治事，自今宜戒之。”丙申，命罪人在禁有疾，听亲属入视。

三月癸卯朔，万春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辛亥，皇太孙受册，赦。乙卯，尚书省言“孟家山金口闸下视都城百四十余尺，恐暴水为害，请闭之。”从之。上谓大臣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天下之广，人民之众，岂得无人。唐之颜真卿、段秀实皆节义之臣也。终不升用，亦当时大臣固蔽而不举也。卿等当不私亲故，而特举忠正之人，朕将用之。”又言：“国初风俗淳俭，居家惟衣布衣，非大会宾客，未尝辄烹羊豕。朕常念当时节俭之风，不欲妄费，凡宫中之官与赐之食者，皆有常数。”

四月丙戌，以刑部尚书宗浩为参知政事。丙申，上如金莲川。辛丑，京师地震。

五月壬子，诏罢曷懒路所进海葱及太府监日进时果。曰：“葱、果应用几何，徒劳人耳。惟上林诸果，三日一进。”庚午，以所进御膳味不调适，有旨问之。尚食局直长言：“臣闻老母病剧，私心愦乱，如丧魂魄，以此有失尝视，臣罪万死。”上嘉其孝，即令还家侍疾，俟平愈乃来。

六月戊寅，免中都、河北等路尝被河决水灾军民租税。庚辰，太白昼见。

七月丙午，太白昼见，经天。壬子，秋猎。

八月丙戌，次双山子。

九月己亥朔，还都。己酉，上谓宰臣曰：“朕今岁春水所过州县，其小官多干事，盖朕前尝有赏擢，故皆勉力。以此见专任责罚，不如用赏之有激劝也。”以河中尹田彦皋等为贺宋生日使，武器署令斜卯阿土为夏国生日使。

十月乙亥，宋前主构殂。庚辰，祫享于太庙。庚寅，上谓宰臣曰：“朕观唐史，惟魏征善谏，所言皆国家大事，甚得谏臣之体。近时台谏惟指摘一二细碎事，姑以塞责，未尝有及国家大利害者，岂知而不言欤，无乃亦不知也。”宰臣无以对。

十一月庚戌，以左副都点检崇安为贺宋正旦使。甲寅，诏“河水泛滥，农夫被灾者，与免差税一年。卫、怀、孟、郑四州塞河劳役，并免今年差税”。庚申，平章政事崇尹致仕。甲子，上谓宰臣曰：“卿等老矣，殊无可以自代者乎，必待朕知而后进乎？”顾右丞张汝霖曰：“若右丞者亦石丞相所言也。”平章政事襄及汝霖对曰：“臣等苟有所知，岂敢不言，但无人耳。”上曰：“春秋诸国分裂，土地褊小，皆称有贤。卿等不举而已。今朕自勉，庶几致治，他日子孙，谁与共治者乎。”宰臣皆有惭色。

十二月庚午，以翰林待制赵可为高丽生日使。丁丑，猎于近郊。壬午，宋遣使告哀。甲申，上谕宰臣曰：“人皆以奉道崇佛设斋读经为福。朕使百姓无冤天下安乐，不胜于彼乎。尔等居辅相之任，诚能匡益国家，使百姓蒙利，不惟身享其报，亦将施及子孙矣。”左丞斡特剌曰：“臣等敢不尽心，第才不逮，不能称职耳。”上曰：“人亦安能每事尽善，但加勉励可也。”戊子，禁女直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

二十八年正月丁酉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癸卯，遣宣徽使蒲察克忠为宋吊祭使。甲辰，如春水。

二月乙亥，还都。己丑，宋遗使献先帝遗留物。癸巳，宋使朝辞，以所献礼物中玉器五，玻璃器二十，及弓剑之属使还遗宋，曰：“此皆尔国前主珍玩之物，所宜宝藏，以无忘追慕。今受之，义有不忍，归告尔主，使知朕意也。”

三月丁酉朔，万春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御庆和殿受群臣朝，复宴于神龙殿，诸王、公主以次捧觞上寿。上欢甚，以本国音自度曲。盖言临御久，春秋高，渺然思国家基绪之重，万世无穷之托；以戒皇太孙，当修身养德，善于持守；及命太尉、左丞相克宁尽忠辅导之意。于是，上自歌之，皇太孙及克宁和之，极欢而罢。戊申，命随朝六品、外路五品以上职事官，举进士已在仕、才可居翰苑者，试制诏等文字三道，取文理优赡者补充学士院职任。应赴部求仕人，老病昏昧者，勒令致仕，止给半俸，更不迁官。甲寅，幸寿安宫。

四月癸酉，命增外任小官及繁难局分承应人俸。丁丑，以陕西路统军使孛术鲁阿鲁罕为参知政事。癸未，命建女直大学。

五月丙午，制诸教授必以宿儒高才者充，给俸与丞簿等。戊申，宋使来谢吊祭。

七月辛亥，尚书左丞粘割斡特剌罢。

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辛未，还都。庚辰，上谓宰臣曰：“近闻乌底改有不顺服之意，若遣使责问，彼或抵捍不逊，则边境之事有不可已者。朕尝思之，招徕远人，于国家殊无所益。彼来则听之，不来则勿强其来，此前世羁縻之长策也。”参知政事孛术鲁阿鲁罕罢。壬午，以山东路统军使完颜婆卢火为参知政事。甲申，上谓宰臣曰：“用人之道，当自其壮年心力精强时用之。若拘以资格，则往往至于耄老，此不思之甚也。阿鲁罕使其早用，朝庭必得补助之力，惜其已衰老矣。凡有可用之材，汝等宜早思之。”

九月甲午朔，以鹰坊使崇夔为夏国生日使。丙申，以安武军节度使王克温等为贺宋生日使。己亥，秋猎。乙卯，还都。

十月乙丑，京、府及节度州增置流泉务，凡二十八所。禁糠禅、瓢禅，其停止之家抵罪。乙酉，尚书省奏拟除授而拘以资格，上曰：“日月资考所以待庸常之人，若才行过人，岂可拘以常例。国家事务皆须得人，汝等不能随才委使，所以事多不治。朕固不知用人之术，汝等但务循资守格，不思进用才能，岂以才能见用，将夺己之录位乎。不然，是无知人之明也。”群臣皆曰：“臣等岂敢蔽贤，才识不逮耳。”上顾谓右丞张汝霖曰：“前世忠言之臣何多，今日何少也？”汝霖对曰：“世乱则忠言进，承平则忠言无所施。”上曰：“何代无可言之事，但古人知无不言，今人不肯言耳。”汝霖不能对。

十一月戊戌，以改葬熙陵，诏中外。上谓侍臣曰：“凡修身者喜怒不可太极，怒极则心劳，喜极则气散，得中甚难，是故节其喜怒，以思安身。今宫中一岁未尝责罚人也。”庚子，太白昼见。诏南京、大名府等处避水逃移不能复业者，官与津济钱，仍量地顷亩给以耕牛。甲辰，以河中尹田彦皋等为贺宋正旦使。戊申，上谓宰臣曰：“制条以拘于旧律，间有难解之辞。夫法律历代损益而为之，

彼智虑不及而有乖违本意者，若行删正，令众易晓，有何不可。宜修之，务令明白。”有司奏重修上京御容殿，上谓宰臣曰：“宫殿制度，苟务华饰，必不坚固。今仁政殿辽时所建，全无华饰，但见它处岁岁修完，惟此殿如旧，以此见虚华无实者，不能经久也。今土木之工，灭裂尤甚，下则吏与工匠相结为奸，侵克工物，上则户工部官支钱度材，惟务苟办。至有工役才毕，随即欹漏者，奸弊苟且，劳民费财，莫甚于此。自今体究，重抵以罪。”庚戌，上谓宰臣曰：“朕近读《汉书》，见光武所为，人有所难能者。更始既害其兄伯升，当乱离之际，不思报怨，事更始如平日，人不见戚容，岂非人所难能乎。此其度量盖将大有为者也，其他庸主岂可及哉。”右丞张汝霖曰：“湖阳公主奴杀人，匿主车中，洛阳令董宣从车中曳奴下，杀之。主入奏，光武欲杀宣，及闻宣言，意遂解，使宣谢主，宣不奉诏。主以言激怒光武，光武但笑而已，更赐宣钱三十万。”上曰：“光武闻直言而怒解，可谓贤主矣，令宣谢主，则非也。高祖英雄大度，驾驭豪杰，起自布衣，数年而成帝业，非光武所及，然及即帝位，犹有布衣粗豪之气，光武所不为也。”癸丑，幸太尉克宁第。

十二月丙寅，以大理正移剌彦拱为高丽生日使。乙亥，上不豫。庚辰，赦天下。乙酉，诏皇太孙璟摄政，居庆和殿东庑。丙戌，以太尉、左丞相徒单克宁为太尉兼尚书令，平章政事襄为尚书右丞相，右丞张汝霖为平章政事。参知政事完颜婆卢火罢，以户部尚书刘暐为参知政事。戊子，诏尚书令徒单克宁、右丞相襄、平章政事张汝霖宿于内殿。

二十九年正月壬辰朔，上大渐，不能视朝。诏遣宋、高丽、夏贺正旦使还。癸巳，上崩于福安殿，寿六十七。皇太孙即皇帝位。己亥，殡于大安殿。三月辛卯朔，上尊谥曰光天兴运文德武功圣明仁孝皇帝，庙号世宗。四月乙酉，葬兴陵。

赞曰：世宗之立，虽由劝进，然天命人心之所归，虽古圣贤之君，亦不能辞也。盖自太祖以来，海内用兵，宁岁无几。重以海陵无道，赋役繁兴，盗贼满野，兵甲并起，万姓盻盻，国内骚然。老无留养之丁，幼无顾复之爱，颠危愁困，待尽朝夕。世宗久典外郡，明祸乱之故，知吏治之得失。即位五载，而南北讲好，与民休息。于是躬节俭，崇孝弟，信赏罚，重农桑，慎守令之选，严廉察之责。却任得敬分国之请，拒赵位宠郡县之献，孳孳为治，夜以继日，可谓得为君之道矣。当此之时，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刑部岁断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号称“小尧舜”，此其效验也。然举贤之急，求言之切，不绝于训辞，而群臣偷安苟禄，不能将顺其美，以底大顺，惜哉。

金史卷九　本纪第九

章宗一

章宗宪天光运仁文义武神圣英孝皇帝，讳璟，小字麻达葛，显宗嫡子也。母曰孝懿皇后徒单氏。大定八年，世宗幸金莲川，秋七月丙戌，次冰井，上生。翌日，世宗幸东宫，宴饮欢甚，语显宗曰：“祖宗积庆而有今日，社稷之福也。”又谓司徒李石、枢密使纥石烈志宁等曰：“朕子虽多，皇后止有太子一人。幸见嫡孙又生于麻达葛山，朕尝喜其地衍而气清，其以山名之。”群臣皆称万岁。

十八年，封金源郡王。始习本朝语言小字，及汉字经书，以进士完颜匡、司经徐孝美等侍读。

二十四年，世宗东巡，显宗守国，上奉表诣上京问安，仍请车驾还都，世宗嘉其意，赐敕书答谕。

二十五年三月，万春节，复奉表朝贺。六月，显宗崩，世宗遣滕王府长史＜□亨－子堂＞、御院通进■来护视。十二月，进封原王，判大兴府事。入以国语谢，世宗喜，且为之感动，谓宰臣曰：“朕尝命诸王习本朝语，惟原王语甚习，朕甚嘉之。”谕旨曰：“朕固知汝年幼，服制中未可付以职，然政事亦须学，京辇之任，姑试尔才，其勉之。”

二十六年四月，诏赐名璟。五月，拜尚书右丞相。世宗谓曰：“宫中有舆地图，观之可以具知天下远近厄塞。”又谓宰臣曰：“朕所以置原王于近辅者，欲令亲见朝廷议论，习知政事之体故也。”十一月，诏立为皇太孙，称谢于庆和殿。世宗谕之曰：“尔年尚幼，以明德皇后嫡孙惟汝一人，试之以事，甚有可学之资。朕从正立汝为皇太孙，建立在朕，保守在汝。宜行正养德，勿近邪佞，事朕必

尽忠孝，无失众望，则惟汝嘉。”

二十七年三月，世宗御大安殿，授皇太孙册，赦中外，丁巳，谒谢太庙及山陵。始受百官笺贺。

二十八年十二月乙亥，世宗不豫，诏摄政，听授五品以下官。丁亥，受“摄政之宝”。

二十九年春正月癸巳，世宗崩，即皇帝位于柩前。丙申，诏中外。赐内外官覃恩两重，三品已上者一重，免今岁租税并自来悬欠系官等钱，鳏寡孤独人绢一匹、米两石。己亥，迁大行皇帝梓宫于大安殿。癸卯，以皇太后命为令旨。甲辰，以大理卿王元德等报哀于宋、高丽、夏。乙卯，白虹贯日亘天。丁巳，参知政事宗浩罢。山东统军裔以私过都城不赴哭临、笞五十，降授彰化军节度使。戊午，名皇太后宫曰仁寿，设卫尉等官。

二月辛酉朔，日有食之。癸亥，始听政。追尊皇考为皇帝，尊母为皇太后。甲子，命学士院进呈汉、唐便民事，及当今急务。乙丑，白虹亘天。敕登闻鼓院所以达冤枉，旧尝锁户，其令开之。戊辰，更仁寿宫名隆庆。诏宫籍监户旧系睿宗及大行皇帝、皇考之奴婢者，悉放为良。己巳，敕御史台，自今监察令本台辟举，任内不称职亦从奏罢。丁丑，增定百官俸。乙酉，诏有司稽考典故，许引用宋事。是月，宋主内禅，子惇嗣立。

三月壬辰，朝于隆庆宫，是月凡五朝。己酉，诏以生辰为天寿节。癸丑，夏国遣使来吊。

夏四月己巳，夏国遣使来祭。辛未，宋遣使来吊祭。乙酉，葬世宗光天兴运文德动武功圣明仁孝皇帝于兴陵。戊子，朝于隆庆宫。

五月庚寅朔，太白昼见。壬寅，宋主遣使来报嗣位。夏国遣使来贺即位。丙午，以祔庙礼成，大赦。丁未，地生白毛。庚戌，诏罢送宣钱；今后诸护卫考满。赐官钱二千贯。壬子，敕收录功臣子孙，量材于局分承应。戊午，朝于隆庆宫。以东北路招讨使温迪罕速可等为贺宋主即位使。河溢曹州。

闰月庚申朔，封兄珣为丰王，琮郓王，瑰瀛王，从彝沂王，弟从宪寿王，玠温王。辛酉，制诸饥民卖身已赎放为良，复与奴生男女，并听为良。丙寅，观稼于近郊。庚午，以枢密副使唐括贡为御史大夫。壬申，封乳母孙氏萧国夫人，姚氏莘国夫人。丙子，进封赵王永中汉王，曹王永功冀王，豳王永成吴王，虞王永升随王，徐王永蹈卫王，滕王永济潞王，薛王永德沈王。庚辰，宋遣使来贺即位，癸未，朝于隆庆宫。诏学士院，自今诰词并用四六。乙酉，诏诸有出身承应人系将来受亲民之职，可命所属谕使为学。其护卫、符宝、奉御、奉职，侍直近密，当选有德行学问之人为之教授。

六月己丑朔，有司言：“律科举人止知读律，不知教化之原，必使通治《论语》、《孟子》，涵养器度。遇府、会试，委经义试官出题别试，与本科通定去留为宜。”从之。诏有司，请亲王到任各给钱二十万。辛卯，修起居注完颜乌者、同知登闻检院孙铎皆上书谏罢围猎，上纳其言。拾遗马升上《俭德箴》。乙未，初置提刑司，分按九路，并兼劝农采访事，屯田、镇防诸军皆属焉。丁酉，幸庆寿寺。作泸沟石桥。己亥，朝于隆庆宫。甲辰，罢送赦礼物钱。朝于隆庆宫。乙卯，高丽国王皓遣使来吊祭及会葬。敕有司移报宋、高丽、夏，天寿节于九月一日来贺。丁巳，命提刑官除后于便殿听旨，每十月使副内一员入见议事，如止一员则令判官入见，其判官所掌烦剧可升同随朝职任。

秋七月辛酉，减民地税十之一，河东南、北路十之二，下田十之三。甲子，朝于隆庆宫。乙丑，敕近侍官授外任三品、四品，赐金带一，重币有差。丁卯，以太尉、尚书令东平郡王徒单克宁为太傅，改封金源郡王。辛未，高丽遣使来贺即位。甲戌，奉皇太后幸寿安宫。辛巳，诏京、府、节镇、防御州设学养士。初设经童科。御史大夫唐括贡罢。礼部尚书移敕履为参知政事。以刑部尚书完颜守贞等为贺宋生日使。

八月戊子朔，奉皇太后幸寿安宫。辛卯，敕有司，京、府、州、镇设学校处，其长贰幕职内各以进士官提控其事，仍具入衔。壬辰，初定品官子孙试补令史格，及提刑司所掌三十二条。左司谏郭安民上疏论三事：曰崇节俭，去嗜欲，广学问。丁酉，如大房山。戊戌，谒奠诸陵。己亥，还都。庚子，朝于隆庆宫，是月凡三朝。壬寅，制提刑司设女直、契丹、汉儿知法各一人。甲辰，参知政事刘玮罢。丙辰，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天寿节。

九月戊午朔，天寿节，以世宗丧，不受朝。庚申，诏增守山陵为二十丁，给地十顷。壬戌，诏

罢告捕乱言人赏。甲子，制诸盗贼聚集至十人或骑五人以上，所属移捕盗官捕之，仍递言省部；三十人以上闻奏，违者杖百。是日，朝于隆庆宫，是月凡四朝。丁卯，制强族大姓不得与所属官吏交往，违者有罪。戊辰，以隆庆宫卫尉把思忠为夏国生日使。庚午，以尚辇局使崇德为横赐高丽使。丙子，猎于近郊。戊寅，监察御史焦旭劾奏太傅克宁、右丞相襄不应请车驾田猎，上曰："此小事，不须治之。"乙酉，如大房山。

冬十月丁亥朔，谒奠诸陵。己丑，还都。庚寅，朝于隆庆宫，是月凡四朝。辛卯，上顾谓宰臣曰"翰林阙人"，平章政事汝霖对曰："风翔治中郝俣可。"汝霖谏止田猎，诏答曰："卿能每事如此，朕复何忧。然时异事殊，得中为当。"丙申，冬猎。己亥，次罗山。庚子，次玉田。辛丑，沁州、丹州进嘉禾。丁未，次宝坻。庚戌，中侍石抹阿古误带刀入禁门，罪应死，诏杖八十。癸丑，至自宝坻。

十一月己未，朝于隆庆宫。辛酉，以右宣微院使裴满余庆等为贺宋正旦使。癸亥，上谓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资历。循资之法，起于唐代，如此何以得人？"平章政事汝霖对曰："不拘资格，所以待非常之材。"上曰："崔祐甫为相，未逾年荐八百人，岂皆非常之材欤？"甲子，谕尚书省曰："太傅年高，每趋朝而又赴省，恐不易。自今旬休外，四日一居休，庶得调摄。常事他相理问，惟大事白之可也。"戊辰，谕尚书省，自今五品以上官各举所知，岁限所举之数，如不举者坐以蔽贤之罪。仍依唐制，内五品以上官到任即举自代，并从提刑司采访之。己巳，初制转递文字法。壬申，朝于隆庆宫。乙亥，命参知政事移剌履提控刊修《辽史》。丁丑，以西上阁门使移剌郦为高丽生日使。御史台奏："故事，台官不得与人相见。盖为亲王、宰执、形势之家，恐有私徇。然无以访知民间利病、官吏善恶。"诏自今许与四品以下官相见，三品以上如故。辛巳，诏有司，今后诸处或有饥馑。令总管、节度使或提刑司先行赈贷或赈济，然后言上。

十二月丙戌朔，朝于隆庆宫，是月凡五朝。诏罢铸钱。丁亥，密州进白雉。壬辰，谕有司，女直人及百姓不得用网捕野物及不得放群雕枉害物命，亦恐女直人废射也。戊戌，复置北京、辽东盐使司，仍罢西京、解盐巡捕使。以河东南、北路提刑司言，赈宁化、保德、岚州饥，其流移复业，给复一年。是日，禁宫中上直官及承应人毋得饮酒。乙巳，祭奠兴陵。壬子，谕台臣曰："提刑司所举劾多小过，行则失大体，不行则恐有所沮，其以此意谕之。"甲寅，宋、高丽、夏遣使来贺正旦。是冬，无雪。

明昌元年春正月丙辰朔，改元。以世宗丧，不受朝贺。上朝于隆庆宫，是月凡四朝。丁巳，制诸王任外路者许游猎五日，过此禁之，仍令戒约人从，毋扰民。辛酉，谕尚书省，宰执所以总持国家，不得受人馈遗。或遇生辰，受所献毋过万钱。若缌大功以上亲，及二品以上官，不禁。壬戌，以知河中府事王蔚为尚书右丞，刑部尚书完颜守贞为参知政事。甲子，如大房山。乙丑，奠谒兴陵、裕陵。丙寅，还都。戊辰，制禁自披剃为僧道者。敕外路求世宗御书。辛未，如近畿春水。己卯，如春水。

二月丁亥，太白昼见。丙申，遣谕诸王，凡出猎毋越本境。壬寅，谕有司寒食给假五日，著于令。甲辰，至自春水。朝于隆庆宫，是月凡四朝。癸丑，地生白毛。甲寅，如大房山。

三月乙卯朔，谒奠兴陵。丙辰，还都。朝于隆庆宫，是月凡六朝。乙未，敕点检司，诸试护卫人须身形及格，若功臣子孙善射出众，虽不及格亦令入见。癸亥，礼官言："民或一产三男，内有才行可用者可令察举，量材叙用。其驱婢所生，旧制官给钱百贯，以资乳哺，尚书省请更给钱四十贯，赎以为良。"制可。丙寅，有司言："旧制，朝官六品以下从人输庸者听，五品以上不许输庸，恐伤礼体。其有官职俱至三品、年六十以上致仕者人力给半，乞不分内外，愿令输庸者听。"从之，己巳，击球于西苑，百僚会观。癸酉，诏内外五品以上，岁举廉能官一员，不举者坐蔽贤罪。乙亥，初设应制及宏词科。丁丑，制内外官并诸局承应人，遇祖父母、父母忌日并给假一日。辛巳，诏修曲阜孔子庙学。壬午，如寿安宫。

夏四月甲申朔，朝于隆庆宫，是月凡四朝。戊戌，如寿安宫。

五月，不雨。乙卯，祈于北郊及太庙。朝于隆庆宫，是月凡三朝。丙辰，以鹰坊使移剌宁为横

赐夏国使。戊午，拜天于西苑。射柳、击球，纵百姓观。壬戌，祈雨于社稷。甲子，制省元及四举终场人许该恩。己巳，复祈雨于太庙。庚午，置知登闻鼓院事一人。丙子，以祈雨，望祭岳镇海渎于北郊。戊寅，命内外官五品以上，任内举所知才能官一员以自代。壬午，以参知政事移剌履为尚书右丞，御史中丞徒单镒为参知政事，尚书右丞相襄罢。

六月己丑，制定亲王家人有犯，其长史府掾失觉察、故纵罪。壬辰，奉皇太后幸庆寿寺。甲辰，敕僧、道三年一试。

秋七月己巳，以礼部尚书王翛等为贺宋生日使。庚午，朝于隆庆宫。丁丑，诏罢西北路虾蟆市场。

八月癸未朔，禁指托亲王、公主奴隶占纲船、侵商旅及妄征钱债。乙酉，诏设常平仓。丁亥，至自寿安宫。戊子，朝于隆庆宫，是月凡三朝。乙丑，以判大睦亲府事宗宁为平章政事。壬辰，幸玉泉山，即日还宫。癸巳，罢诸府镇流泉务。选才干之官为诸州刺史，皆召见谕戒之。戊戌，上谕宰臣曰："何以使民弃末而务本，以广储蓄？"令集百官议。户部尚书邓俨等曰："今风俗侈靡，宜定制度，辨上下，使服用居室各有差等。抑昏丧过度之礼，禁追逐无名之费。用度有节，蓄积自广矣。"右丞履、参知政事守贞、镒曰："凡人之情，见美则愿，若不节以制度，将见奢侈无极，费用过多，民之贫乏殆由此致。方今承平之际，正宜讲究此事，为经久法。"上是履议。壬寅，敕麻吉以皇家袒免之亲，特收充尚书省祗候郎君，仍为永制，丁未，猎于近郊。己酉，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天寿节。

九月壬子朔，天寿节，以世宗丧，不受朝。丙辰，以廉能进擢北海县令张翱等十八人官。己未，以武卫军副都指挥使乌林答谋甲为夏国生日使。庚申，朝于隆庆宫。壬戌，如秋山。

冬十月丁亥，至自秋山。戊子，朝于隆庆宫。丙申，诏赐贵德州孝子翟异、遂州节妇张氏，各绢十匹、粟二十石。戊戌，以有司言，登闻鼓院同记注院，忽有所隶。制民庶聘财为三等，上百贯，次五十贯，次二十贯。丁未，猎于近郊。

十一月乙卯，朝于隆庆宫，是月凡五朝。以惑众乱民，禁罢全真及五行毗卢。以佥书枢密院事把德固等为贺宋正旦使。丁巳，制诸职官让荫兄弟子侄者，从其所请。戊辰，召礼部尚书王翛、谏议大夫张暐诣殿门，谕之曰："朝廷可行之事，汝谏官、礼官即当辩析。小民之言，有可采者朕尚从之，况卿等乎。自今所议毋但附合于尚书省。"辛未，以西上阁门使移剌挞不也为高丽生日使。丙子，冬猎。己卯，次雄州。判真定府事吴王永成、判定武军节度使随王永升来朝。

十二月壬午，免猎地今年税。于亥，次饶阳。己丑，平章政事张汝霖薨。丁酉，至自饶阳。甲辰，幸太傅徒单克宁第视疾。以克宁为太师、尚书令，封淄王，赐银千五百两，绢二千匹。乙巳，朝于隆庆宫。丙午，诏有司，正旦可先贺隆庆宫，然后进酒。丁未，宋、高丽、夏遣使来贺正旦。

二年春正月庚戌朔，以世宗丧，不受朝。癸丑，谕有司，夏国使可令馆内贸易一日。尚书省言，故事许贸易三日，从之。甲寅，始许宫中称圣主。乙卯，皇太后不豫，自是日往侍疾，丙夜乃还。辛酉，皇太后崩。丙寅，以左副都点检＜⿳亠回＞等报哀于宋、高丽、夏。庚午，太师、尚书令淄王徒单克宁薨。甲戌，百官表请听政，不许。戊寅，诏赐陁括里部羊三万口、重币五百端、绢二千匹，以振其乏。吴王永成、随王永升以闻国丧奔赴失期，罚其俸一月，其长史笞五十。己卯，有司言，汉王永中以疾失期，上谕使回。

二月壬午，百官复请听政，不许。壬辰，上始视朝。敕亲王及三品官之家，毋许僧尼道士出入。谕有司进士程文但合格者即取之，毋限人数。丙申，以枢密副使夹谷清臣为尚书左丞。戊戌，更定奴诱良人法。丙午，初设王傅府尉官。

三月丁巳，夏国遣使来吊。癸亥，敕有司，国号犯汉、辽、唐、宋等名不得封臣下。有司议，以辽为恒，宋为汴，秦为镐，晋为并，汉为益，梁为邵，齐为彭，殷为谯，唐为绛，吴为鄂，蜀为夔，陈为宛，隋为泾，虞为泽。制可。丁卯，夏国遣使来祭。乙亥，高丽遣使来吊祭。丁丑，宋遣使来吊祭。

四月戊寅朔，尚书省言："齐民与屯田户往往不睦。若令递相婚姻，实国家长久安宁之计。"从

之。乙酉，葬孝懿皇太后于裕陵。戊子，制诸部内灾伤，主司应言而不言及妄言者杖七十，检视不以实者罪如之，因而有伤人命者以违制论，致枉有征免者坐赃论，妄告者户长坐诈不以实罪，计赃重从诈匿不输法。庚寅，禁民庶不得服纯黄银褐色，妇人勿禁，著为永制。辛卯，上幸寿安宫，谏议大夫张暐等上疏请止其行，不允。癸巳，谕有司，自今女直字直译为汉字，国史院专写契丹字者罢之。甲午，改封永中为并王，永功为鲁王，永成兖王，永升曹王，永蹈郑王，永济韩王，永德豳王。戊戌，增太学博士助教员。己亥，学士院新进唐杜甫、韩愈、刘禹锡、杜牧、贾岛、王建，宋王禹称、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张耒、秦观等集二十六部。庚子，改寿安宫名万宁。壬寅，如万宁宫。诏袭封衍圣公孔元措视四品秩。

五月庚戌，敕自今四日一奏事，仍免朝。戊辰，诏诸郡邑文宣王庙、风雨师、社稷神坛隳废者，复之。诏御史台令史并以终场举人充。

六月戊子，平章政事宗宁薨。癸巳，禁称本朝人及本朝言语为“蕃”，违者杖之。丙午，尚书右丞移剌履薨。

秋七月丁巳，以参知政事徒单镒为尚书右丞，御史中丞夹谷衡为参知政事。己未，观稼于近郊。己巳，禁职官元日、生辰受所属献遗，仍为永制。以同佥大睦亲府事兖等为贺宋生日使。庚午，谕有司，自今外路公主应赴缺，其驸马都尉非奉旨，毋擅离职。

八月癸未，至自万宁宫。己亥，敕山东、河北缺食等处许纳粟补官。谕有司，自今亲王所领如有军处，令佐贰总押军事。乙巳，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天寿节。

九月丁未朔，天寿节，以皇太后丧，不受朝。甲寅，如大房山。乙卯，谒奠裕陵。丙辰，还都。丁巳，以西上阁门使白琬为夏国生日使。乙未，定诈为制书未施行制。以尚书左丞夹谷清臣为平章政事，封芮国公，参知政事完颜守贞为尚书左丞，知大兴府事张万公为参知政事。庚申，如秋山。

冬十月己丑，至自秋山。甲午，敕司狱毋得与府州司县官筵宴还往，违者罪之。禁以太一混元受箓私建庵室者。壬寅，以河北、山东旱，应杂犯及强盗已未发觉减死一等，释徒以下。

十一月丙午朔，制诸女直人不得以姓氏译为汉字。甲寅，禁伶人不得以历代帝王为戏，及称万岁，犯者以不应为事重法科。丁巳，以豳王傅宗璧等为贺宋正旦使。戊午，夏人杀我边将阿鲁带。甲子，制投匿名书者，徒四年。丙寅，以近侍局副使完颜匡为高丽生日使。壬申，敕提刑司官自今每十五日一朝。

十二月乙亥朔，勒三品致仕官所得兼从毋令输庸。己卯，定镇边守将致盗贼罪。甲申，猎于近郊。乙酉，诏罢契丹字。己丑，尚书右丞徒单镒罢。癸卯，宋、高丽、夏遣使来贺正旦。

三年春正月乙巳朔，以皇太后丧，不受朝。丙辰，以孝懿皇后小祥，尚书省请依明昌元年世宗忌辰例，诸王陪位服惨紫，去金玉之饰，百官不视事，禁音乐屠宰，从之。壬戌，如春水。

二月甲戌朔，敕猛安谋克许于冬月率所属户畋猎二次，每出不得过十日。壬辰，至自春水。丁酉，猎于近郊。辛丑，诏追复田珏等官爵。

闰月甲子，以山东路统军使乌林答愿为御史大夫。

三月乙亥，更定强盗征赃、品官及诸人亲获强盗官赏制。辛巳，初设左右卫副将军。癸未，泸沟石桥成。幸熙春园。丁亥，如万宁宫。辛卯，诏赐棣州孝子刘瑜、锦州孝子刘庆祐绢、粟，旌其门闾，复其身。上因问宰臣曰：“从来孝义之人曾官使者几何？”左丞守贞对曰：“世宗时有刘政者尝官之，然若辈多淳质不及事。”上曰：“岂必尽然。孝义之人素行已备，稍可用即当用之，后虽有希觊作伪者，然伪为孝义，犹不失为善。可检勘前后所申孝义之人，如有可用者，可具以闻。”癸巳，尚书省奏：“言事者谓，释道之流不拜父母亲属，败坏风俗莫此为甚。礼官言唐开元二年敕云：‘闻道士、女冠、僧、尼不拜二亲，是为子而忘其生，傲亲而徇于末。自今以后并听拜父母，其有丧纪轻重及尊属礼数一准常仪。’臣等以为宜依典故行之。”制可。左丞守贞言：“上尝命臣问忻州陈毅上书所言事，其一极论守令之弊，臣面问所以救之之道，竟不能言。”上曰：“方今政欲知其弊也。彼虽无救弊之术，但能言其弊，亦足嘉矣。如毅言及随处有司不能奉行条制，为人佣雇尚须出力，况食国家禄而乃如是，得无亏臣子之行乎？其令检会前后所降条理举行之。”是日，温王玠薨。丁酉，

命有司祈雨，望祀岳镇海渎于北郊。

四月壬寅朔，定宣圣庙春秋释奠，三献官以祭酒、司业、博士充，祝词称“皇帝谨遣”，及登歌改用太常乐工。其献官并执事与享者并法服，陪位学官公服，学生儒服。尚书省奏：“提刑司察举涿州进士刘器博、博州进士张安行、河中府胡光谦，光谦年虽八十三，尚可任用。”敕刘器博、张安行特赐同进士出身，胡光谦召赴缺。甲辰，祈雨于社稷。丙午，罢天山北界外采铜。戊申，瀛王瑰薨。戊午，诏集百官议北边开壕事。诏赐云内孝子孟兴绢十匹、粟二十石；赐同州贞妇师氏谥曰：“节”。丙寅，以旱灾，下诏责躬。丁卯，复以祈雨，望祀岳镇海渎山川于北郊。戊辰，敕亲王衣领用银褐紫缘。遣御史中丞吴鼎枢等审决中都冤狱，外路委提刑司处决。左丞守贞以旱，上表乞解职，不允。参知政事衡、万公皆入谢。上曰：“前诏所谓罢不急之役、省无名之费、议冗官、决滞狱四事，其速行之。”

五月壬申朔，以尚书礼部员外郎孛术鲁子元为横赐高丽使。癸酉，罢北边开壕之役。甲戌，祈雨于社稷。是日，雨。戊寅，出宫女百八十三人。尚书省奏，近以山东、河北之饥，已委宣差所至安抚赈济，复遣右三部司正范文渊往视之。乙酉，以雨足，致祭于社稷。戊子，百官贺雨足。尚书左丞完颜守贞罢。己丑，以雨足，望祀岳镇海渎。

六月癸卯，宰臣请罢提刑司，上曰：“诸路提刑司官止三十余员，犹患不得其人，州郡三百余处，其能尽得人乎？”弗许。甲寅，以久雨，命有司祈晴。丁巳，定提刑司条制。辛酉，诏定内外所司公事故作疑申呈罪罚格。乙丑，以知大名府事刘玮为尚书右丞。有司言，河州灾伤，民乏食，而租税有未输。诏免之。谕户部，可预给百官冬季俸，令就仓以时直粜与贫民，秋成各以其资籴之，其所得必多矣，而上下便之。其承应人不愿者，听。

秋七月戊寅，敕尚书省曰：“饥民如至辽东，恐难遽得食，必有饥死者。其令散粮官问其所欲居止，给以文书，命随处官长计口分散，令富者出粟养之，限以两月，其粟充秋税之数。”己卯，祁州刺史顿长寿、安武军节度副使胡剌坐赈济不及四县，各杖五十。癸未，诏增北边军千二百人，分置诸堡。丁亥，胡光谦至阙，命学士院以杂文试之，称旨。上曰：“朕欲亲问之。”辛卯，以殿前都点检仆散端等为贺宋生日使。己亥，上谓宰臣曰：“闻诸王傅尉多苛细，举动拘防，亦非朕意。是职之设本欲辅导诸王，使归之正，得其大体而已。”平章政事清臣曰：“请以圣意遍行之。”曰：“已谕之矣。”

八月癸卯，敕诸职官老病不肯辞避，有司谕使休闲者，不在给俸之列，格前勿论。上以军民不和、吏员奸弊，诏四品以下、六品以上集议于尚书省，各述所见以闻。甲辰，集三品以下、六品以上官，问以朝政得失及民间利害，令各书所对。丁未，以有司奏宁海州文登县王震孝行，以尝业进士，并试其文，特赐同进士出身，仍注教授一等职任。辛亥，至自万宁宫。特赐胡光谦明昌二年进士第三甲及第，授将仕郎、太常寺奉礼郎。官制旧设是职，未尝除人，以光谦德行才能，故特授之。己未，以乌林答愿为尚书左丞。辛酉，猎于近郊。乙丑，上谓宰臣曰：“朕欲任官，令久于其事。若今日作礼官，明日司钱谷，虽间有异材，然事能悉办者鲜矣。”对曰：“使中材之人久于其职，事既熟，终亦得力。”上问太常卿张暐：“古有三恪，今何无之？”暐具典故以闻。丁卯，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天寿节。

九月庚午朔，天寿节，以皇太后丧，不受朝。谕尚书省，去岁山东、河北被灾伤处所阁租税及借贷钱粟，若便征之，恐贫民未苏，俟丰收日以分数带征可也。又谕宰臣曰：“随路提刑司旧止察老病不任职及不堪亲民者，如得其实，即改除他路。若他路提刑司覆察得实，勿复注亲民之职。卿等其议行之。”甲戌，以郊社署令唐括合达为夏国生日使。己卯，如秋山。免围场经过人户今岁夏秋租税之半，曾当差役者复一年。

冬十月壬寅，至自秋山。丙午，敕御史台，提刑司自今保申廉能官，勿复有乞升品语。壬子，有司奏增修曲阜宣圣庙毕，敕“党怀英撰碑文；朕将亲行释奠之礼，其检讨典故以闻”。甲寅，敕置常平仓处，并令州、府官以本职提举，县官兼管勾其事，以所籴多寡约量升降，以为永制。赐河南路提刑司所举逸民游总同进士出身，以年老不乐仕进，授登仕郎，给正八品半俸终身。戊午，谕尚

书省访求博物多知之士。癸亥，遣谕诸王府傅尉曰："朕分命诸王出镇，盖欲政事之暇，安便优逸，有以自适耳。然虑其举措之间或违于理，所以分置傅尉，使劝导弥缝，不入于过失而已。若公余游宴不至过度，亦复何害。今闻尔等或用意太过，凡王门细碎之事无妨公道者，一一干与。赞助之道，岂当如是！宜各思职分，事举其中，无失礼体。仍就谕诸王，使知朕意。"丙寅，敕应保举官及试中书判者委官覆察，言行相副者量与升除，随朝及六品以上各随所长用之。己巳，猎于近郊。

十一月庚午朔，尚书省奏："翰林侍讲学士党怀英举孔子四十八代孙端甫，年德俱高，该通古学。济南府举魏汝翼有文章德谊，苦学三十余年，已四举终场。蔚州举刘震亨学行俱优，尝充举首。益都府举王枢博学善书，事亲至孝。"敕魏汝翼特赐进士及第，刘震亨等同进士出身，并附王泽榜。孔端甫俟春暖召之。丙子，诏臣庶名犯古帝王而姓复同者禁之，周公、孔子之名亦令回避。戊寅，升相州为彰德府。以前右副都点检温敦忠等为贺宋正旦使。壬午，尚书省奏，知河南府事程峄乞进封父祖。权尚书礼部郎中党怀英言："凡宰执改除外任长官，其佐官以下相见礼仪皆与他长官不同，其子亦得试补省令史。其子且尔，父祖封赠理当不同，合与宰执一例封赠。"从之。甲申，改提刑司令史为书史。丙申，以有司言："河州定羌民张显孝友力田，焚券已责，又献粟千石以赈饥。棣州民荣楫赈米七百石、钱三百贯，冬月散柴薪三千束。皆别无希觊。"特各补两官，仍正班叙。

十二月癸卯，以东上阁门使张汝猷为高丽生日使。辛亥，谕有司祈雪。癸丑，猎于近郊。丙辰，有赤气见于北方。丁巳，敕华州下邽县置武定镇仓，京兆栎阳县置粟邑镇仓，许州舞阳县置北舞渡仓，各设仓草都监一人，县官兼领之。乙丑，定到任告致仕格。丁卯，宋、高丽、夏遣使来贺正旦。

金史卷一○　本纪第一○

章宗二

四年春正月己巳朔，以皇太后丧，不受朝。辛未，以平章政事夹谷清臣为尚书右丞相，监修国史。丁丑，遣户部侍郎李献可等分路劝农事。癸未，尚书省奏大兴府推宫苏德秀为礼部主事，上曰："朕既尝语卿，百官当使久于其职。彼方任理官，复改户曹，寻又除礼部，人才岂能兼之。若久于其职，但中材胜于新人，事既经练，亦必有济。后不可轻易改除。"上又言："凡称政有异迹者，谓其断事有轶才也。若止清廉，此乃本分，以贪污者多，故显其异耳。宰臣又言：'近言事者谓，方今孝弟廉耻道缺，乞正风俗'。此盖官吏不能奉宣教化使然。今之察举官吏者，多责近效，以干办为上，其有秉心宽厚，欲行德化者，辄谓之迂阔。故人人皆以教化为余事。此孝悌所以废也。若谕所司，官吏有能务行德化者，擢而用之，则教化可行，孝弟可兴矣。今之所察举，皆先才而后德。巧猾之徒，虽有赃污，一旦见用，犹为能吏，此廉耻所以丧也。若谕所司，察举官吏，必审真伪，使有才无行者不能颢觎，非道求进者加之纠劾，则奔竞之俗息，而廉耻可兴矣。"辛卯，赈河北诸路被水灾者。癸巳，谕点检司，行宫外地及围猎之处悉与民耕，虽禁地，听民持农器出入。丙申，东京路副使三胜进鹰，遣谕之曰："汝职非轻。民间利害，官吏邪正，略不具闻，而乃以鹰进，此岂汝所职也！后毋复尔。"

二月戊戌朔，如春水。始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祭社稷。癸丑，猎于姚村淀。癸亥，至自春水。丙寅，参知政事张万公罢。

三月戊辰朔，诸路提刑司入见，各问以职事，仍诫谕曰："朕特设提刑司，本欲安民，于今五年，效犹未著。盖多不识本职之体，而徒事细碎，以致州县例皆畏缩而不敢行事。乃者山东民艰于食，尝遣使赈济，盖卿等不职，故至于此。既往之失，其思悛改。"庚午，上将幸景明宫，御史中丞董师中等上书切谏，不报。壬申，章再上，补缺许安仁、拾遗路铎皆谏，乃止。制定民习角抵、枪棒罪。以工部尚书胥持国为参知政事。丙子，特赐有司孔端甫及第，授小学教授，寻以年老，命食主簿半俸致仕。甲申，幸香山永安寺及玉泉山。甲午，定配享功臣。敕自今御史台奏事，修起居注并令回避。

夏四月丁酉朔，幸兴陵崇妃第。是日，始举乐。自己亥至癸卯，百官三表请上尊号，上曰："祖宗古先有受尊号者，盖有其德，故有其名。比年五谷不登，百姓流离，正当戒惧修身之日，岂得虚

受荣名耶。”不许，仍断来章。戊申，亲禘于太庙。庚戌，如万宁宫。辛亥，右丞相清臣率百官及耆艾等复请上尊号，学官刘玑亦率六学诸生赵楷等七百九十五人诣紫宸门请上尊号，如唐元和故事，不许。丁巳，赈河州饥。敕女直进士及第后，仍试以骑射，中选者升擢之。乙丑，减尚厩食谷马。

五月丙寅朔，曹王永升及诸王请上尊号，不许。以尚厩局使石抹贞为横赐夏国使。己巳，上以群臣累上尊号不受，诏谕中外，徒罪以下递降一等，杖以下原之。甲戌，观稼于近郊。辛巳，谕左司，遍谕诸路，令月具雨泽田禾分数以闻。癸未，以久雨，萗。

六月癸丑，赐有司所举德行才能之士安州崔秉仁、兖州翟驹、锦州齐文乙、大名孙可久、陈信仁、应州董戣并同进士出身。丙辰，以晴，致祭岳镇海渎。壬戌，尚书右丞相夹谷清臣进封戴国公，西京留守完颜守贞为平章政事，封萧国公。尚书右丞刘玮薨。

秋七月辛巳，南京路提刑司自许州迁治南京。己丑，制三品以上官有故者、若亲、贤、勋、旧，尚书省即与闻奏，议加追赠。命以银改铸“礼信之宝”，仍涂以金。以同判大睦亲府事襄为枢密使。以御史中丞董师中等为贺宋生日使。

八月己亥，枢密使襄帅百僚再请上尊号，不许。是日，岁星、太白昼见。庚子，大赦。甲辰，至自万宁宫。丁未，释奠孔子庙，北面再拜。辛亥，国史院进《世宗实录》，上服袍带，御仁政殿，降座，立受之。

九月甲子朔，天寿节，御大安殿，受亲王百官及宋、高丽、夏使朝贺。戊辰，以参知政事夹谷衡为尚书右丞，户部尚书马琪为参知政事。敕尚书省，大定二十九年以后士庶言事，或系国家或边关大利害已尝施行者，可特补一官；有益于官民，量给以赏。以西上阁门使大＜⿱⺌石＞为夏国生日使。庚午，如山陵，次奉先县。辛未，拜天于县西。壬申，致奠诸陵。癸酉，如秋山。

十一月庚午，右丞相清臣、参知政事持国上表丐闲，优招不许。戊寅，以翰林直学士完颜匡等为贺宋正旦使，命匡权易名弼以避宋讳。壬午，木冰。丙戌，诏诸职官以赃污不职被罪、以廉能获升者，令随路、京、府、州、县列其姓名，揭之公署，以示劝惩。庚寅，夏国嗣子李纯祐遣使来讣告。

十二月甲午朔，夏国李纯祐遣使奉故王仁孝遗表以进。谕大兴府于暖汤院日给米五石，以赡贫者。戊戌，定武军节度使郑王永蹈以谋反，伏诛。己亥，谕有司，以郑王财产分赐诸王，泽国公主财物分赐诸公主。甲辰，诸王府增置司马一人。以纥石烈珵为高丽生日使，西上阁门使大＜⿱⺌石＞等为夏国敕祭慰问使。庚戌，尚书省以科目近多得人，乞是举增取进士。上然之，诏有司，会试毋限人数。甲寅，册长白山之神为开天弘圣帝。丙辰，猎于近郊。

是岁，大有年。邢、洺、深、冀及河北西路十六谋克之地，野蚕成茧。

五年春正月癸亥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乙丑，昭容李氏进位淑妃。己巳，初用唐、宋典礼，皇后忌辰皆废务。尚书省进区田法，诏相其地宜，务从民便。又言遣官劭农之扰，命提刑司禁止之。乙亥，以叶鲁、谷神始制女直字，诏加封赠，依仓颉立庙盩厔例。祠于上京纳里浑庄。岁时致祭，令其子孙拜奠，本路官一人及本千户春秋二祭。辛巳，前中都路都转运使王寂荐三举终场人蔡州文商经明行修，足备顾问。前河北西路转运使李扬言庆阳府进士李奖纯德博学，乡曲誉之。绛州李天祺、应州康晋侯屡赴廷试，皆有才德。上曰：“文商可令召之。李奖给主簿半俸终身，余赐同进士出身。”遣国子祭酒刘玑册李纯祐为夏国王。丁亥，幸城南别宫。

二月丁酉，初定长吏劝课能否赏罚格。尚书省奏：“礼官言孝懿皇后祥除已久，宜易隆重庆宫为东宫，慈训殿为承华殿。”从之。诏购求《崇文总目》内所缺书籍。戊戌，祭社稷。以宣献皇后忌辰，用熙宁祀仪，乐县而不作。甲辰，郓王琮薨。己酉，宰臣请罢北边屯驻军马，不允。癸丑，以齐河县民张涓、济阳县王琛、河州李錡急义好施，诏复之终身，仍著于令。命宣徽使移剌敏、户部主事赤盏实理哥相视北边营屯，经画长久之计。

三月壬申，初定限钱禁。庚辰，初定日月风雨雷师常祀。戊子，置弘文院，译写经书。

夏四月壬辰朔，幸北苑。庚子，诏各路所举德行才能之士，涿州时琦、云中刘挚、郑州李升、

恩州傅砺、济南赵挚、兴中田扈方六人，并特赐同进士出身。以文商为国子教授，特迁登仕郎。己酉，诏自今筐椟床榻之饰毋以金玉。壬子，特赐翰林待制温迪罕迪翰林学士承旨、中奉大夫。乙卯，幸景明宫，董师中、贾守谦、路铎先后凡两上封事切谏，不报。

五月庚午，次乌十撒八。戊子，桓、抚二州旱，遣使祷于缙山。

六月壬辰，如冰井。己亥，出猎。登胡土白山，酹酒再拜。曹王永升以下进酒。丙午，拜天，曲赦西北路。己未，如查沙秋山。是月，宋前主慎殂。

七月戊辰，猎于豁赤火，一发贯双鹿。是日，获鹿二百二十二，赐扈从官有差。辛巳，次鲁温合失不。是日，上亲射，获黄羊四百七十一。乙酉，次冰井。丙戌，以天寿节，宴枢光殿，凡从官及承应人遇覃恩迁秩者，并受宣敕于殿前。时久雨初霁，有龙曳尾于殿前云间。戊子，御膳羹中有发，上举视而弃之，戒左右毋宣言。

八月辛亥，至自景明宫。壬子，河决阳武故堤，灌封丘而东。丁巳，赐从幸山后亲军银、绢有差。

九月戊午朔，天寿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壬戌，命增定捕盗官被杀赙钱及官赏格。甲子，都水监官王汝嘉等坐河决，各削官两阶，杖七十，罢之。乙丑，上御睿思殿，诸路提刑使入见。戊辰，初令民买扑随处金、银、铜冶。命参知政事马琪往视河决，仍许便宜从事。壬申，宋主遣使来告哀。戊寅，以知大兴府事尼庞古鉴等为宋国吊祭使。敕尚书省，集百官议备边事。壬午，特推恩东宫旧人司经王伯温等八人官有差。甲申，命上京等九路并诸抹及纠等处选军三万，俟来春调发，仍命诸路并北阻＜⿰難－隹奚＞以六年夏会兵临潢。

冬十月庚寅，右丞相夹谷清臣等表请上尊号，不允。宋遣使献遗留物。壬寅，右丞相清臣复请上尊号，国子祭酒刘玑亦率六学诸生上表陈请，不允。遣户部员外郎何格赈河决被灾人户。庚戌，张汝弼妻高陀斡以谋逆，伏诛。壬子，尚书省奏，升提刑司所察廉官南皮县令史肃以下十有二人，而大兴主簿蒙括蛮都亦在选中，上知其人，曰："蛮都浇浮人也，升之可乎？与其任浇浮，孰若用淳厚。况蛮都常才。才如过人犹不当用，恐败风俗，况常才耶！其再察之。"

闰月戊午朔，宋主遣使来报即位。甲子，亲王、百官各奉表请上尊号，不允。丙寅，以代国公欢都等五人配享世祖庙廷。甲戌，以河东南、北提刑使王启等为贺宋主即位使。乙亥，猎于近郊。戊寅，上问辅臣："孔子庙诸处何如？"平章政事守贞曰："诸县见议建立。"上因曰："僧徒修饰宇像甚严，道流次之，惟儒者于孔子庙最为灭裂。"守贞曰："儒者不能长居学校，非若僧道久处寺观。"上曰："僧道以佛、老营利，故务在庄严闳侈，起人施利自多，所以为观美也。"庚辰，参知政事马琪自行省回，具奏河防利害，语载《琪传》中。丙戌，以翰林待制奥屯忠孝权户部侍郎，太府少监温昉权工部侍郎，行户、工部事，修治河防。以引进使完颜衷为夏国生日使。

十一月癸巳，诏罢紫荆岭所护围场。庚子，以右宣徽使移剌敏等为贺宋正旦使。癸丑，太白昼见。

十二月辛酉，平章政事完颜守贞罢。以知大兴府事尼庞古鉴为参知政事，以户部郎中李敬义为赐高丽生日使。丁卯，免被黄河水灾今年秋税。辛巳，敕减修内司备营造军千人，都城所五百人。癸未，敕尚书省，自今献灵芝嘉禾者赏。

六年春正月丁亥朔，受宋、高丽、夏使朝贺。庚寅，太白昼见。辛卯，敕有司给天水郡公家属田宅。壬辰，如春水。庚戌，罢陕西括地。辛亥，谕胥持国，河上役夫聚居，恐生疾疫，可廪医护视之。乙卯，次御林。

二月丁巳朔，敕有司，行宫侧及猎所有农者勿禁。己未，始祭高禖。庚午，至自春水。丁丑，京师地震。大雨雹，昼晦，震应天门右鸱尾。癸未，宋遣使来报谢。

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甲午，以翰林直学士孛术鲁子元兼右司谏，监察御史田仲礼为左拾遗，翰林修撰仆散讹可兼右拾遗，谕之曰："国家设置谏官，非取虚名，盖责实效，庶几有所裨益。卿等皆朝廷选擢，置之谏职，如国家利害、官吏邪正，极言无隐。近路铎左迁本以他罪，卿等勿以被责，遂畏缩不言，其悉心戮力，毋得缄默。"丙申，如万宁宫。戊戌，以北边粮运，括群牧所、三招讨司

猛安谋克、随纠及迭剌、唐古部诸抹、西京、太原官民驼五千充之，惟民以驼载为业者勿括。以银五十万两、钱二十三万六千九百贯以备支给。银五万两、金盂二千八百两、金牌百两、银盂八千两、绢五万匹、杂彩千端、衣四百四十六袭以备赏劳。庚子，以郡举才行之士翟介然以下三人特赐进士及第，李贞固以下十五人同进士出身。

夏四月癸亥，敕有司，以增修曲阜宣圣庙工毕，赐衍圣公以下三献法服及登歌乐一部，仍遣太常旧工往教孔氏子弟，以备祭礼。甲子，以尚书左丞乌林答愿为平章政事，右丞夹谷衡为尚书左丞。丙子，幸玉泉山。戊寅，以修河防工毕，参知政事胥持国进官二阶，翰林待制奥屯忠孝以下三十六人各一阶，获嘉令王维翰以下五十六人各赐银币有差。庚辰，以尚书右丞相夹谷清臣为左丞相，监修国史，封密国公。枢密使襄为尚书右丞相，封任国公。参知政事胥持国为尚书右丞。壬午，赐宰臣手诏，以风俗不淳，官吏苟且，责之。

五月丙戌，命减万宁宫陈设九十四所。辛卯，以出师，遣礼部尚书张暐告于庙社。乙未，判平阳府事镐王永中以罪赐死，并及二子。丁酉，诏中外。乙巳，诏诸路猛安谋克农隙讲武，本路提刑司察其惰者罚之。庚戌，命左丞相夹谷清臣行省于临潢府。

六月丙辰，右谏议大夫贾守谦、右拾遗仆散讹可坐镐王永中事奏对不实，削官二阶，罢之。御史中丞孙即康、右补阙蒙括胡剌、右拾遗田仲礼各罚金二十斤。丙寅，以枢密副使唐括贡为枢密使。以久雨，禜。庚辰，太白经天。辛巳，左丞相清臣遣使来献捷。

七月丙申，幸曹王永升第。甲辰，始定文武官六贯石以上、承应人并及荫者、若在籍儒生章服制。

八月己未，命兖州长官以曲阜新修庙告成于宣圣。癸亥，至自万宁宫。己巳，以温敦伯英言，命礼部令学官讲经。辛未，以吏部尚书吴鼎枢等为贺宋生日使。壬申，行省都事独吉永中来报捷。乙亥，勅宫中承应人出职后三年内犯赃罪者，元举官连坐，不在去官之限，著为令。辛巳，木波进马。

九月壬午朔，天寿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甲申，册静宁山神为镇安公，忽土白山神为瑞圣公。丙戌，知河间府事移剌仲方为御史大夫。辛卯，如秋山。以尚书左司郎中粘割胡上为夏国生日使。

冬十月丙辰，至自秋山，丁巳，以岁幸春水、秋山，五日一进起居表，自今可十日一进。乙亥，命尚书左丞夹谷衡行省于抚州，命选亲军、武卫军各五百人以从，仍给钱五千万。

十一月戊子，左丞相夹谷清臣罢，右丞相襄代领行省事。丙申，以刑部尚书纥石烈贞等为贺宋正旦使。壬寅，初定猛安谋克镇边后放免者授官格。禁射粮军应役但成队伍，不得持兵器及凡可以伤人者。甲辰，报败敌于望云。乙巳，以枢密使唐括贡、御史大夫移剌仲方、礼部尚书张暐等二十三人充计议官，凡军事则议之。戊申，初定县官增水田升除制。

十二月乙卯，诏招抚北边军民。以知登闻检院贾益为高丽生日使，户部员外郎纳兰昉为横赐使。戊午，礼部尚书张暐等进《大金仪礼》。丁卯，应奉翰林文字赵秉文上书论奸欺。乙亥，诏加五镇四渎王爵。庚辰，上幸后园阅军器。是月，右丞相襄率驸马都尉仆散揆等进军大盐泺，分兵功取诸营。

承安元年春正月辛巳朔，受宋、高丽、夏使朝贺。甲申，大盐泺群牧使移剌睹等为广吉剌部兵所败，死之。丁亥，国子学齐长张守愚上《平边议》三篇，特授本学教授，仍以其议付史馆。

二月甲子，命有司祀高禖如新仪。丁卯，右丞相襄、左丞衡至自军前。己巳，复命还军。幸都南行宫春水。甲戌，至自行宫。是月，初造虎符发兵。

三月丁酉，如万宁宫。不雨，遣官望祭岳镇海渎于北郊。癸卯，敕尚书省，刑狱虽已奏行，其间恐有疑枉，其再议以闻。人命至重，不可不慎也。甲辰，遣参知政事尼庞古鉴祈雨于社稷。丁未，复遣使就祈于东岳。

夏四月辛亥，命尚书右丞胥持国祈雨于太庙。壬子，遣使审决冤狱。京城禁伞扇。戊午，初行区种法，民十五以上、六十以下有土田者，丁种一亩。乙丑，命御史大夫移剌仲方祈雨于社稷。壬申，命参知政事马琪祈雨于太庙。甲戌，尚书省以赵承元言，请追上孝懿皇太后册宝，然后行谥册

礼。礼官执奏尊皇太后已诏示中外，无追册礼，从之。戊寅，上以久不雨，命礼部尚书张暐祈于北岳。己卯，遣官望祭岳镇海渎于北郊。

五月庚辰朔，观稼于近郊，因阅区田。乙酉，以久旱，徙市。庚寅，诏复市如常。壬辰，以尚药局副使粘割忠为横赐夏国使。乙未，参知政事尼庞古鉴薨。庚子，雨足。

六月甲寅，上以百姓艰食，诏出仓粟十万石减价以粜之。乙丑，平晋县民利通家蚕自成绵段，长七尺一寸五分，阔四尺九寸，诏赐绢十疋。丁卯，敕自今长老、大师、大德不限年甲，长老、大师许度弟子三人，大德二人，戒僧年四十以上者度一人。其大定十五年附籍沙弥年六十以上并令受戒，仍不许度弟子。尼、道士、女冠亦如之。御史大夫移剌仲方罢。庚午，幸环秀亭观稼。癸酉，诏应禁军器路分，步弓手拟于射粮军内选之，马弓手拟于猛安谋克军户余丁内选之。其有为百姓害，从本州县断遣。无猛安户，于二百里内屯驻军余丁内取之，依步弓手月给二贯石。

七月庚辰，御紫宸殿，受诸王、百官贺，赐诸王、宰执酒。敕有司，以酒万尊置通衢，赐民纵饮。乙酉，敕今后高丽、夏使入见敷奏，令新设各国通事具公服与阁门使上殿监听。命有司收瘗西北路阵亡骸骨。

八月己酉，猎于近郊。癸丑，幸玉泉山。甲子，以郊祀日期诏中外。戊辰，至自万宁宫。以陕西西路转运使董师中为御史大夫。癸酉，左丞衡丁父忧。

九月丁丑朔，天寿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幸天长观。辛巳，以右丞相襄为左丞相，监修国史，封常山郡王。壬午，赐襄酒百尊。太白昼见。癸未，都人进酒三千一百瓶，诏以赐北边军吏。以吏部尚书张嗣等为贺宋生日使。癸巳，左丞衡起复。丁酉，知大兴府卞、同知郭铸以擅逮问宰臣，各笞四十。辛丑，西南路招讨使仆散揆至自军。乙巳，以国子监丞乌古论达吉不为夏国生日使。

冬十月丙午朔，诏选亲军八百人戍抚州。庚戌，命左丞相襄行省于北京，签书枢密院事完颜匡行院于抚州。丙辰，袷享于太庙。

十一月戊子，参知政事马琪罢。庚寅，特满群牧契丹陁锁、德寿反，泰州军击败之。御史大夫董师中、北京留守裔并为参知政事。甲午，以陕西路统军使崇道等为贺宋正旦使。丁酉，朝享于太庙。戊戌，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己亥，曹王永升率亲王、百官贺。癸卯，命有司祈雪，仍遣官祈于东岳。

十二月丙午，枢密使唐括贡率百官请上尊号，不允。己酉，遣提点太医近侍局使李仁惠劳赐北边将士，授官者万一千人，授赏者几二万人，凡用银二十万两、绢五万匹、钱三十二万贯。庚戌，以同知登闻检院阿不罕德刚为高丽国生日使。壬子，枢密使唐括贡复率百官请上尊号，不允。

二年春正月乙亥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乙酉，敕职官犯赃私不得诉于同官。丁亥，如安州春水。丁酉，至自春水。辛丑，宋主以母后丧，遣使告哀。

二月丁巳，敕自今职官犯赃，每削一官殿一年。是日，太白昼见，经天。是月，特命袭封衍圣公孔元措世袭兼曲阜令。

三月己卯，亲王、百官复请上尊号，不允。壬午，命尚书户部侍郎温昉佩金符，行六部尚书于抚州。庚寅，幸西园阅军器。辛卯，始定保举德行才能格。癸巳，平章政事乌林答愿罢。丁酉，枢密使唐括贡率百官请上尊号，不允。以参知政事裔代左丞相襄行省于北京。

夏四月甲寅，如万宁宫。丙辰，命有司祈雨，望祭岳镇海渎于北郊。甲子，祈雨于社稷。尚书省奏，比岁北边调度颇多，请降僧道空名度牒紫褐师德号以助军储，从之。癸酉，亲王宣敕始用女直字。

五月甲戌朔，谕宰臣曰："比以军须，随路赋调。司县不度缓急，促期征敛，使民费及数倍，胥克又乘之以侵暴。其令提刑司究察之。"丙子，集官吏于尚书省，诏谕之曰："今纪纲不立，官吏弛慢，迁延苟简，习以成弊。职官多以吉善求名，计得自安，国家何赖焉。至于徇情卖法，省部令史尤甚。尚书省其戒谕之。"丁丑，北京行省参知政事裔移驻临潢府。庚辰，升抚州为镇宁军。以雨足，报祭于社稷。甲申，望祭岳镇海渎于北郊。丁亥，左丞相襄诣临潢府。己丑，皇子生，庚寅，诏中外，降死罪，释徒以下。

六月乙巳，命礼部尚书张暐报祀高禖。丙午，雨雹。戊申，以澄州刺史王遵古为翰林直学士，仍敕无与撰述，入直则奏闻；或霖雨，免入直，以遵古年老且尝侍讲读也。庚戌，诏罢瑶光殿工作。甲寅，置全州盘安军节度使，治安丰县。乙卯，封皇子为寿王。

闰月甲午，出西横门观稼。

秋七月壬寅朔，幸天长观，建普天大醮，禁屠宰七日，无奏刑，百司权停决罚。己未，命西上阁门使刘頍赐参知政事裔宴于行省。戊辰，天寿节，御紫宸殿受朝。

八月庚辰，敕计议官所进奏帖，可直言利害勿用浮辞。辛巳，以边事未宁，诏集六品以上官于尚书省，问攻守之计。应中外臣僚不以职位高下，或有方略材武，或长于调度，各举三五人以备选用，无有顾望不尽所怀，期五日封章以进。议者凡八十四人，言攻者五，守者四十六，且攻且守者三十三，召对睿思殿，论难久之。癸未，至自万宁宫。丙戌，以左丞相襄为左副元帅，参知政事董师中尚书左丞，左宣徽使＜⿱高－口苜＞尚书右丞，启部尚书杨伯通参知政事。尚书左丞夹谷衡罢。右丞胥持国致仕。庚寅，参知政事裔罢。枢密使唐括贡致仕。壬辰，以左副元帅襄为枢密使兼平章政事。

九月辛丑朔，天寿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壬寅，遣官分诣上京、东京、北京、咸平、临潢、西京等路招募汉军，不足则签捕之。乙巳，以夏使朝辞，诏答许复保安、兰州榷场。丁未，以知归德府事完颜愈为贺宋生日使。癸丑，以上京留守粘割斡特剌为平章政事。辛酉，以枢密使兼平章政事襄，知大兴府事胥持国为枢密副使、权参知政事，行省于北京。乙丑，始置军器监，掌治戎器，班少府监下，设甲坊、利器二署隶焉。丁卯，分遣官于东、西、北京，河北等路，中都二节镇，买牛五万头。

冬十月庚午朔，初设讲议所官十员共议钱谷，以中都路转运使孙铎、户部侍郎高汝砺等为之。庚辰，尚书省奏，高丽国牒报，其王以老疾，令母弟晫权国事。壬午，尚书省行推排。丁亥，皇子寿王薨。壬辰，诏奖谕西南路招讨使仆散揆等有功将士。甲午，大雪，以米千石赐普济院，令为粥以食贫民。丙申，以礼部员外郎蒙括仁本为夏国生日使。

十一月甲辰，冬至，有事于南郊。乙巳，以薪贵，敕围场地内无禁樵采。壬子，谕尚书省，猛安谋克既不隶提刑司，宜令监察御史察其臧否。庚申，北京留守裔以行省失职，杖一百除名。右谏议大夫纳兰昉杖九十，削官二阶，罢之。甲子，谕宰臣曰：“朕居九重，民间难以遍知，宰相不见宾客，何以得知民间利害。”

十二月己巳朔，敕御史台纠察谄佞趋走有实迹者。己卯，始铸“承安宝货”。癸未，遣户部侍郎上官瑜体究西京逃亡，劝率沿边军民耕种，户部郎中李敬义规措临潢等路农务。乙酉，谕宰臣，今后水潦旱蝗、盗贼窃发，命提刑司预为规画。戊子，谕西南路将士。庚寅，豫王永成进马八十匹，赐诏奖谕，称皇叔豫王而不名。

金史卷一一　本纪第一一

章宗三

三年春正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辛丑，宋、夏遣使来贺。癸卯，谕有司，凡馆接伴并奉使者，毋以语言相胜，务存大体。奉使者亦必得其人乃可。乙卯，诏罢讲议所。丙辰，如城南春水。丁巳，并上京、东京两路提刑司为一，提刑使、副兼安抚使、副，安抚专掌教习武事，毋令改其本俗。己未，以都南行宫名建春。甲子，至自春水。己丑，宋主以祖母丧，遣使告哀。

二月己巳朔，幸建春宫。辛巳，谕宰臣曰：“自今内外官有缺，有才能可任者，虽资历未及亦具以闻。虽亲故，毋有所避。”以武卫军都指挥使乌林答天益等为宋吊祭使。甲申，至自建春宫。丙戌，斜出内附。辛卯，平章政事粘割斡特剌薨。

三月戊戌，以礼部尚书张暐为御史大夫。壬寅，复榷醋。甲寅，如万宁宫。丁巳，敕随处盗贼，毋以强为窃，以多为少，以有为无。啸聚三十人以上奏闻。违者杖百。丙寅，高丽王王皓以弟晫权国事，遣使奉表来告。

夏四月戊辰朔，谕有司，宰相遇雨，可循殿庑出入。丙申，谕御史台曰：“随朝大小官虽有才能，率多苟简，朕甚恶之，其察举以闻。提刑司所察廉能污滥官皆当殿奏，余事可转以闻。”以侍御史孙俣为宣问高丽王王皓使。

五月庚子，右宣徽使张汝方以漏泄廷议，削官两阶。壬寅，射柳、击球，纵百姓观。戊申，以客省使移剌郁为夏国生日使。甲子，参知政事杨伯通表乞致仕，不许。

秋七月丙午，幸香山。己酉，如万宁宫。甲寅，还宫。

八月辛未，猎于近郊。癸酉，猎于香山。戊寅，如万宁宫。庚辰，以护卫石和尚为押军万户，率亲军八百人、武卫军千六百人戍西北路。癸未，还宫。宋遣使来报谢。

九月丙申朔，天寿节，宋、夏遣使来贺。以中都路都转运使孙铎等为贺宋生日使。乙巳，猎于近郊。庚戌，参知政事杨伯通再表乞致政，不许。戊午，木波进马。

冬十月庚午，猎于近郊。癸未，行枢密院言斜出等请开榷场于辖里袅，从之。丁亥，定官民存留见钱之数，设回易务，更立行用钞法。

十一月丁酉，枢密使兼平章政事襄至自军，癸卯，以为尚书左丞相，监修国史。丁未，以太常卿杨庭筠等为贺宋正旦使。戊申，诏奖谕枢密副使夹谷衡以下将士。辛亥，定属托法，定军前官吏迁赏格。以边事定，诏中外，减死罪，徒已下释之。赐左丞相襄以下将士金币有差。甲寅，冬猎。

十二月甲子朔，猎于酸枣林。大风寒，罢猎，冻死者五百余人。己巳，还都。丙戌，尚书右丞＜⿱高一口苜＞罢。高丽权国事王晫遣使奉表来告。

四年春正月癸巳朔，宋、夏遣使来贺。乙巳，尚书左丞董师中致仕。辛酉，监察御史姬端修以妄言下吏。尚书左丞相襄为司空，职如故。枢密副使夹谷衡为平章政事，封英国公。前知济南府事张万公起复为平章政事，封寿国公。杨伯通为尚书左丞。签枢密院事完颜匡为尚书右丞。

二月乙丑，如建春宫春水。己巳，还宫。庚午，御宣华门，观迎佛。辛未，如建春宫。赦姬端修罪，令居家俟命。司空襄言，西南路招讨使仆散揆治边有功，召赴阙，以知兴中府事纥石烈子仁代之。壬申，谕有司，自三月一日为始，每旬三品至五品官各一人转对，六品亦以次对。台谏勿与，有应奏事，与转对官相见，无面对者上章亦听。乙亥，还宫。戊寅，如建春宫。庚辰，上谕点检司曰：“自蒲河至长河及细河以东，朕常所经行，官为和买其地，令百姓耕之，仍免其租税。”甲申，还宫。乙酉，以西南路招讨使仆散揆为参知政事。起姬端修为太学博士。如建春宫。戊子，还宫。

三月丁酉，同判大睦亲府事宗浩为枢密使，封崇国公。己亥，如建春宫。遣使册王晫为高丽国王。户部尚书孙铎、郎中李仲略、国子祭酒赵忱始转对香阁。丁未，敕尚书官员必须改除者议之，其月日浅者毋数改易。乙卯，尚书省奏减亲军武卫军额及太学女直、汉儿生员，罢小学官及外路教授。诏学校仍旧，武卫军额再议，余报可。司空襄、右丞匡、参知政事揆请罢诸路提点刑狱，从之。戊午，雨雹。

夏四月癸亥，改提刑司为按察使司。戊辰，如万宁宫。壬申，左丞杨伯通致仕。御史大夫张暐以奏事不实，追一官，侍御史路铎追两官，俱罢之。姬端修杖七十，赎。壬午，英王从宪进封瀛王。诏同州、许州节度使罢兼陕西、河南副统军。

五月壬辰朔，以旱，下诏责躬，求直言，避正殿，减膳，审理冤狱，命奏事于泰和殿。戊戌，命有司望祭岳渎祷雨。己亥，应奉翰林文字陈载言四事：其一，边民苦于寇掠；其二，农民困于军须；其三，审决冤滞，一切从宽，苟纵有罪；其四，行省官员，例获厚赏，而沿边司县，曾不沾及，此亦干和气，致旱灾之所由也。上是之。壬寅，以兵部郎中完颜撒里合为夏国生日使。戊申，宰臣以京畿雨，率百官请御正殿复常膳，不从。尚书省奏上更定给发虎符制，著于令。庚戌，谕宰臣曰：“诸路旱，或关执政。今惟大兴、宛平两县不雨，得非其守令之过欤？”司空襄、平章政事万公、参知政事揆上表待罪。上以罪己答之，令各还职。诏颁铜杖式。壬子，祈雨于太庙。乙卯，更定军功赏格。戊午，司空襄以下再请御正殿，复常膳。不从。庚申，平章政事夹谷衡薨。以宿直将军徒单仲华为横赐夏国使。

六月丁卯，雨。司空襄以下复表请御正殿，复常膳。从之。甲戌，以雨足，命有司报谢于太庙。

丁丑，右补缺杨庭秀言："自转对官外，复令随朝八品以上、外路五品以上及出使外路有可言者，并许移检院以闻，则时政得失、民间利病可周知矣。"从之。己卯，以雨足，报祭社稷。辛巳，遣官报祀岳渎。癸未，奉职丑和尚进《浮漏水称影仪简仪图》，命有司依式造之。丁亥，定宫中亲戚非公事传达语言、转递诸物及书简出入者罪。

七月甲辰，更定尚药、仪鸾局学者格。辛亥，敕宣徽院官，天寿节凡致仕宰执悉召与宴。丙辰，以久雨，令大兴府祈晴。

八月己巳，猎于近郊。壬申，猎于香山。甲戌，以皇嗣未立，命有司祈于太庙。丁丑，猎于近郊。庚辰，还宫。

九月庚寅朔，天寿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己亥，如蓟州秋山。己未，以知东平府事仆散琦等为贺宋生日使。

冬十月丙寅，至自秋山。壬午，初定百官休假。甲申，初置审官院。

十一月乙未，敕京、府、州、县设普济院，每岁十月至明年四月设粥，以食贫民。丙申，平章政事张万公表乞致政，不许。庚戌，命有司祈雪。甲寅，定护卫改充奉御格。以知济南府事范楫等为贺宋正旦使。

十二月己未，除授文字初送审官院。辛酉，更定考试随朝检、知法条格。右补缺杨庭秀请类集太祖、太宗、世宗三朝圣训，以时观览。从之，仍诏增熙宗为四朝。癸未，更定科举法。增设国史院女直、汉人同修史各一人。定亲军及承应人退闲迁赏格。是月，淑妃李氏进封元妃。

五年春正月戊子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乙未，以尚书省言，会试取策论、词赋、经义不得过六百人，合格者不及其数则缺之。丙申，如春水。庚子，命左右司五日一转奏事。辛丑，谕点检司，车驾所至，仍令百姓市易。庚戌，定猛安谋克军前怠慢罢世袭制。

二月辛未，至自春水。辛巳，有司奏："应奉翰林文字温迪罕天兴与其兄直学士思齐同僚学士院，定撰制诰文字，合无回避？"诏不须避，仍为定制。

闰月癸卯，定进纳粟补官之家存留弓箭制。丁未，上与宰臣论置相曰："徒单镒，朕志先定。贾铉如何？"皆曰："知延安府事孙即康可。"平章政事万公亦曰："即康及第，先铉一榜。"上曰："至此安问榜次，特以贾才可用耳。"尚书省奏："右补缺杨庭秀言，乞令尚书省及第左右官一人，应人史事者编次日历，或一月，或一季，封送史院。"上是其言，仍令送著作局润色，付之。

三月庚申，大睦亲府进重修《玉牒》。平章政事张万公乞致政，不许。壬戌，命有司祷雨。癸亥，雨。户部尚书孙铎、大理卿完颜撒剌、国子司业蒙括仁本召对便殿。丙寅，如万宁宫。戊辰，定妻亡服内婚娶听离制。亲王、宰执、百官再请上尊号。不许。庚午，以知大兴府事卞为御史大夫。丙子，尚书省奏，拟同知商州事蒲察西京为济南府判官。上曰："宰相岂可止徇人情，要当重惜名爵。此人不堪，朕常记之，止与七品足矣。"庚辰，以上京留守徒单镒为平章政事，封济国公。辛巳，定本国婚聘礼制。改山东东路旧皇城猛安名曰合里哥阿邻。

四月丙戌朔，文武百官再请上尊号。不许。丙午，尚书省进《律义》。

五月乙卯朔，定猛安谋克斗殴杀人遇赦免死罢世袭制。以雨足，遣使报祭社稷。丁巳，定策论进士及承荫人试弓箭格。戊午，敕来日重五拜天，服公裳者拜礼仍旧，诸便服者并用女直拜。己敕诸路按察司，纠察亲民官以大杖箠人者。乙亥，亲王、文武百官、六学各上表请上尊号。不许。庚辰，地震。诏定进纳官有犯决断法。

六月乙巳，遣有司祈晴，望祭岳渎。

七月乙卯朔，以晴，遣官望祭岳镇海渎。癸亥，定居祖父母丧婚娶听离法；初置蒲思衍群牧。辛未，平章政事万公特赐告两月。甲戌，猎于近郊。

八月壬辰，幸香山。乙未，至自香山。丁未，敕审官院奏事，其院官皆许升殿。戊申，更定镇防军犯徒配役法。

九月甲寅朔，天寿节，宋、高丽遣使来贺。戊午，命枢密使宗浩、礼部尚书贾铉佩金符行省山东等路括地。己未，尚书省奏："西北路招讨使独吉思忠言，各路边堡墙隍，西自坦舌，东至胡烈公，

几六百里，向以起筑忽遽，并无女墙副堤。近令修完，计工七十五万，止役戍军，未尝动民，今已毕功。”上赐诏奖谕。修《玉牒》成。定皇族收养异姓男为子者徒三年，姓同者减二等，立嫡违法者徒一年。癸亥，如蓟州秋山。

冬十月庚寅，至自秋山。庚子，风霾。宋遣使来告哀。辛丑，集百官于尚书省，问："间者亢旱，近则久阴，岂政有错谬而致然欤？"各以所见对。以礼部郎中刘公宪为高丽生日使。丁未，猎于近郊。以宿直将军完颜观音奴为夏国生日使。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乙卯，以国史院编修官吕卿云为左补缺兼应奉翰林文字。审官院以资浅驳奏，上谕之曰："明昌间，卿云尝上书言宫掖事辞甚切直，皆他人不能言者。卿辈盖不知也。臣下言事不令外人知，乃是谨密，正当显用，卿宜悉之。"以工部尚书乌古论谊等为宋吊祭使。初定品官过缺则下制。己巳，宋复遣使来告哀。辛未，以殿前右副点检纥石烈忠定为贺定正旦使。

十二月癸未朔，诏改明年为泰和元年。以河南路统军使充等为宋吊祭使。乙未，定管军官受所部财物辄放离役及令人代役法。辛丑，诏宫籍监户，百姓自愿以女为婚者听。癸卯，定造作不如法，三年内有损坏者罪有差。

泰和元年正月壬子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壬戌，宋遣使献先帝遗留物。己巳，以太府监孙复言："方今在仕者三万七千余员，而门荫补叙居三之二，诸司待缺，动至累年。盖以补荫猥多，流品混淆，本末相舛。至于进纳之人，既无劳绩，又非科第，而亦荫及子孙，无所分别。欲流之清，必澄其源。"乃更定荫叙法而颁行之。尚书省奏："今杖式轻细，民不知畏，请用大杖。"诏不许过五分。庚午，如长春宫春水。辛未，上以方春，禁杀含胎兔，犯者罪之，告者赏之。甲戌，初命文武官官职俱至三品者许赠其祖。

二月壬辰，去造土茶律。丁未，至自春水。

三月乙丑，夏国遣使来谢。壬申，幸天长观。癸酉，如万宁宫。乙亥，宋遣使来报谢。丁丑，更定镇防千户谋克放老入除格。辛巳，敕官司、私文字避始祖以下庙讳小字，犯者论如律。

夏四月甲辰，诏谕契丹人户，累经签军立功者，官赏恩列与女直人同，仍许养马、为吏。

五月甲寅，击球于临武殿，令都民纵观。丙辰，枢密使宗浩罢。壬戌，幸玉泉山。戊寅，削尊长有罪卑幼追捕律。以直东上合门刘頍为横赐高丽使。

六月己卯，幸香山。乙酉，平章政事张万公表乞致仕。不许。辛卯，祈雨于北郊。己亥，用尚书省言，申明旧制：猛安谋克户每田四十亩树桑一亩，毁树木者有禁，鬻地土者有刑。其田多污莱，人户缺乏，并坐所临长吏。按察司以时劝督，有故慢者量决罚之，仍减牛头税三之一。敕尚书省举行风俗奢僭之禁。乙巳，初许诸科征铺马、黄河夫、军须等钱，折纳银一半，愿纳钱钞者听。丁未，诏有司修莲花漏。

七月辛酉，禁放良人不得应诸科举，子孙不在禁限。甲子，谕刑部官，凡上书人言及宰相者不得申省。乙丑，更定右选注县令丞簿格。己巳，初禁庙讳同音字。

八月庚辰，初命户绝者田宅以三分之一付其女及女孙。戊子，特改授司空襄河间府路算注海世袭猛安。乙未，至自万宁宫。丙申，宋遣使来报谢。壬寅，制猛安谋克并隶按察司，监察御史止按部纠举，有罪则并坐监临之官。诏推排西、北京、辽东三路人户物力。

九月戊申朔，天寿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更定赡学养士法：生员，给民佃官田人六十亩，岁支粟三十石；国子生，人百八亩，岁给以所入，官为掌其数。以右宣徽使徒单怀忠等为贺宋生日使。甲寅，如秋山。丙子，至自秋山。

冬十月乙酉，祫享于太庙。戊子，平章政事张万公乞致仕，不许。壬辰，御史台奏："在制，按察司官比任终遣官考核，然后尚书省命官覆察之。今监察御史添设员多，宜分路巡行，每路女直、汉人各一人同往。"从之，仍敕分四路。丙申，御史大夫卞乞致仕，不许。戊戌，以武卫军都指挥使司判官纳合铉为高丽生日使。壬寅，敕有司，购遗书宜尚其价，以广搜访。藏书之家有珍惜不愿送官者，官为誊写，毕复还之，仍量给其值之半。甲辰，以刑部员外郎完颜纲为夏国生日使。

十一月庚戌，司空襄以下文武百官复请上尊号。不许。辛亥，敕尚书省，凡役众劳民之事，勿

轻行之。丁巳，谕工部曰："比闻怀州有橙结实，官吏检视，已尝扰民。今复进柑，得无重扰民乎。其诫所司，遇有则进，无则已。"庚申，以殿前右卫将军纥石烈七斤等为贺宋正旦使。

十二月辛巳，敕改原庙春秋祭祀称朝献。司空襄以下复请上尊号。诏不允，仍断来章。丁酉，司空襄等进《新定律令敕条格式》五十二卷，辛丑，诏颁行之。壬寅，猎于近郊。乙巳，初定廉能官升注格。

二年春正月丁未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乙卯，始朝献于衍庆宫。庚申，幸芳苑观灯。癸酉，归德军节度副使韩琛以强市民布帛，削一官，罢之。甲戌，如建春宫。

二月戊戌，初置内侍寄禄官。乙巳，还宫。

三月甲寅，初置宫苑司都、同监各一人。甲子，蔡王从彝母充等大师卒，诏有司定丧礼葬仪，事载《从彝传》。

四月庚辰，幸升国长公主第问疾。己亥，定迁三品官格。复扑买河泺法。辛丑，谕御史台，诸诉事于台，当以实上闻，不得辄称察知。癸卯，如万宁宫。命有司祈雨。

五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戊申，如泰和宫。辛亥，初荐新于太庙。壬戌，谕有司曰："金井捺钵不过二三日留，朕之所止，一凉厦足矣。若加修治，徒费人力。其藩篱不急之处，用围幕可也。"甲子，更泰和宫曰庆宁，长乐川曰云龙。己巳，敕御史台，京师拜庙及巡幸所遇州县，止令洒扫，不得以黄土覆道，违者纠之。

六月辛卯，谕尚书省，诸路禾稼及雨多寡，令州郡以闻。

七月辛亥，有司奏还宫日请用黄麾仗。不许。乙卯，朝献于衍庆宫。

八月丙申，风凰见于磁州武安县鼓山石圣台。丁酉，还宫。皇子生。

九月壬寅朔，天寿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甲寅，以拱卫直都指挥使完颜瑭等为贺宋生日使，且戒之曰："两国和好久矣，不宜争细故，伤大体。"癸亥，以皇子生，亲谢南北郊。庚午，封皇子为葛王。

冬十月戊寅，报谢于太庙及山陵。甲申，以凤凰见诏中外。丙戌，猎近郊。壬辰，遣尚辇局副使李仲元为高丽国生日使。以宿直将军纥石烈毅为夏国生日使，瀛王府司马独吉温为横赐使。

十一月甲辰，更定德运为土，腊用辰。以西京留守宗浩为枢密使。戊申，以更定德运，诏中外。庚申，初命外官三品到任进表称谢。甲子，幸玉虚观，遣使报谢于太清宫。

十二月癸酉，以皇子晬日，放僧道戒牒三千。以武安军节度使徒单公弼等为贺宋正旦使。戊寅，冬猎。庚辰，报谢于高禖。丁酉，还都。

闰月庚戌，司空襄薨。癸丑，初命监察御史非特旨不许举官。辛酉，遣使报谢于北岳。定人户物力随时推收法。丁卯，遣使报谢于长白山。冬，无雪。

三年春正月辛未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癸酉，遣官祈雪于北岳。丁丑，朝献于衍庆宫。己卯，以枢密使宗浩为尚书右丞相，右丞完颜匡为左丞，参知政事仆散揆为右丞，御史中丞孙即康、刑部尚书贾铉并为参知政事。庚辰，如建春宫。

二月癸丑，还宫。甲子，定诸职官省亲拜墓给假例。

三月壬申，平章政事张万公致仕。庚辰，如万宁宫。丁亥，定从人铜牌卖毁罪赏制。庚寅，定职官应迁三品格，刺史以上及随朝资历在刺史以上身故者，每半年一次敷奏。甲午，如玉泉山。丙申，以殿前都点检仆散端为御史大夫。

四月乙巳，禘于太庙。敕点检司，致仕官入宫，年高艰于步履者，并听策杖，仍令舍人护卫扶之。丁巳，敕有司祈雨，仍颁土龙法。己未，命吏部侍郎李炳、国子司业蒙括仁本、知登闻检院乔宇等再详定《仪礼》。庚申，谕省司，宫中所用物如民间难得，勿强市之。癸亥，尚书省奏，遣官分路覆实御史所察事。

五月壬午，以重五，拜天，射柳，上三发三中。四品以上官侍宴鱼藻殿。以天气方暑，命兵士甲者释之。丙戌，以定律令、正土德、凤凰来、皇嗣建，大赦。辛卯，皇子葛王薨。壬辰，定擅增减宫门锁钥罪。丙申，作太极宫。

六月己亥，太白昼见。壬寅，诏选聪明方正之士为修起居注。又诘点检司，诸亲军所设教授及授业人若干，其为教何法，通大义者几人，各具以闻。戊申，定职官追赠法，惟尝犯赃罪者不在追赠之列。壬戌，遣官行视中都田禾雨泽分数。

七月壬申，朝献于衍庆宫。乙亥，定大臣薨百官奉慰礼。庚辰，猎于近郊。丁亥，上谕宰臣："凡奏事，朕欲徐思或如己者，若除授事，可俟三五日再奏，余并二十日奏之。"

八月丙辰，还宫。庚申，命编修官左容充宫教，赐银、币。

九月丙寅朔，天寿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壬申，以刑部尚书承晖等为贺宋生日使。戊子，以万宁宫提举司隶工部。壬辰，诏定千户谋克受随处捕盗官公移，盗急，不即以众应之者罪有差。召右丞相宗浩还朝。

冬十月戊戌，日将暮，赤如赭。己亥，大风。甲辰，申、酉间天大赤，夜将旦亦如之。壬子，右丞仆散揆至自北边，丙辰，召王香阁慰劳之。以尚食局使师孝为高丽生日使。庚申，尚书左丞完颜匡等进《世宗实录》。上降座，立受之。壬戌，以蓟州刺史完颜太平为夏国生日使。奉御完颜阿鲁带以使宋还，言宋权臣韩侂胄市马厉兵，将谋北侵。上怒，以为生事，笞之五十，出为彰德府判官。及淮平陷，乃擢为安国军节度副使。丁卯，谕尚书省，士庶陈言皆从所司以闻，自今可悉令诣缺，量与食直，仍给官舍居之。其言切直及系利害重者，并三日内奏闻。

十一月辛未，以签枢密院事独吉思忠等为贺宋正旦使。丁丑，冬猎，以获兔，荐山陵。甲午，诏监察等察事可二年一出。

十二月庚子，谕宰臣曰："贺正宋使且至，可令监察随之，以为常。"壬寅，还都。己酉，赐天长观额为太极宫。辛亥，诏诸亲王、公主每岁寒食、十月朔听朝谒兴、裕二陵，忌辰亦如之。癸丑，诏遣监察御史分按诸路，所遣者女直人即以汉人朝臣偕，所遣者汉人即以女直朝臣偕。戊午，敕行宫名曰光春，其朝殿曰兰皋，寝殿曰辉宁。

金史卷一二　本纪第一二

四年春正月乙丑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丁卯，谕外方使人不得佩刀入宫。庚午，幸豫王永成第视疾。辛未，如光春宫春水。壬申，阴雾，木冰。丁丑，行尚书省奏，宋贺正使还至庆都卒。诏遣防御使女奚烈元往祭，致赙绢布各二百二十匹，仍命送伴使张云护丧以归。豫王永成薨。辛卯，高丽国王王晫没，嗣子英遣使来告哀。

二月乙未朔，还宫。丁酉，以山东、河北旱，诏祈雨东、北二岳。己亥，命购豫王永成遗文。庚戌，始祭三皇、五帝、四王。癸丑，诏刺史，州郡无宣圣庙学者并增修之。

三月丁卯，日昏无光，大风毁宣阳门鸱尾。癸酉，命大兴府祈雨。戊寅，幸太极宫。诏定前代帝王合致祭者。尚书省奏："三皇、五帝、四王，已行三年一祭之礼。若夏太康，殷太甲、太戊、武丁，周成王、康王、宣王，汉高祖、文、景、武、宣、光武、明帝、章帝，唐高祖、文皇一十七君致祭为宜。"从之。乙酉，祈雨于北郊。丁亥，如万宁宫。壬辰，祈雨于社稷。辽阳府判官斜卯刘家以上书论列朝臣，削官一阶，罢之。

夏四月丙申，诏定县令以下考课法。乙亥，祈雨于太庙。庚子，增定关防奸细格。丙午，定衣服制。以祈雨，望祀岳镇海渎于北郊。癸丑，祈雨于社稷。甲寅，以久旱下诏责躬，求直言，避正殿，减膳撤乐，省御厩马，免旱灾州县徭役及今年夏税。遣使审系囚，理冤狱。乙卯，宰臣上表待罪。诏答曰："朕德有愆，上天示异。卿等各趋及职，思副朕怀。"戊午，以西上阁门使张称等为故高丽国王王晫敕祭使，东上阁门使石悫等为高丽国王王英慰问起复横赐使。庚申，祈雨于太庙。壬戌，万宁宫端门灾。

五月乙丑，祈雨于北郊。有司请雩，诏三祷岳渎社稷宗庙，不雨，乃行之。癸酉，平章政事徒单镒、尚书左丞完颜匡罢。甲戌，雨。乙亥，百官上表请御正殿，复常仪。乙酉，谢雨于宗庙。丁亥，报祀社稷。汰随朝冗官。定省令史关决公务，诡称已禀，擅退六部、大理寺法状及妄有所更易者罪。辛卯，报谢岳镇海渎。

六月壬辰朔，罢兼官俸给。壬寅，复行吏目移转法。乙巳，始祭中溜。戊申，罢惠、川、高三州，秀岩、涿阳、徽川、咸宁、全安、利民六县，及北京宫苑使，诸群牧提举，居庸、紫荆、通会三关使，西北路镇防十三千户，诸路医学博士。壬子，司天台长行张翼进《天象传》。

秋七月丁卯，定申报盗贼制。戊辰，朝献于衍庆宫。庚午，幸望京甸。壬申，如万宁宫。甲戌，罢限钱法。甲申，改葬镐王永中于威州。

八月，大理丞姬端修、司直温敦按带论奏知大兴府事纥石烈执中，坐所言不当，各削一官，罢职。丁酉，以尚书右丞相宗浩为左丞相，右丞仆散揆为平章政事，参知政事孙即康为尚书右丞，御史大夫仆散端为左丞，吏部尚书独吉思忠为参知政事。庚子，诏完颜纲、乔宇、宋元吉等编类陈言文字，其言涉宫庭若大臣、省台、六部，各以类从，凡二千卷。辛丑，以西京留守崇肃为御史大夫。癸卯，更定阁门祇候出职格。先是以天旱诏求直言。至是尚书省奏："河南府卢显达、汝州王大材所陈言涉不逊，请以情理切害论其罪。"从之，仍遍谕中外。命诸路学校生徒少者罢教授，止以本州、府文资官提控之。丁未，以安州军事判官刘常言，诸按察司体访不实，辄加纠劾者，从故出入人罪论，仍勒停。若事涉私曲，各从本法。辛亥，还宫。乙卯，以知真定府事完颜昌等为贺宋生日使。丁巳，幸太极宫。弛围场远地禁，纵民耕捕樵采。减教坊长行五十人，渤海教坊长行三十人，文绣署女工五十人。出宫女百六十人。

九月庚申朔，天寿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丙寅，如蓟州秋山。壬申，定屯田户自种及租佃法。

冬十月甲午，定私碱法。丙申，诏亲军三十五以下令习《孝经》、《论语》。癸卯，至自秋山。甲寅，以提点尚衣局完颜夔为夏国生日使。

十一月丁卯，以殿前右副都点检乌林答毅等为贺宋正旦使。癸酉，木冰，凡三日。丁丑，定收补承应人格。

十二月己丑朔，新平等县蚜蚄虫生。己亥，左丞相宗浩等请上尊号。不许。辛丑，敕陕西、河南饥民所鬻男女，官为赎之。乙卯，百官再表乞受尊号。不许。

五年春正月己未朔，大雪。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庚申，谒衍庆宫。乙丑，幸大极宫。丁卯，如光春宫春水。壬申，朝献于衍庆宫。乙亥，诏有司，自泰和三年郡县三经行幸、民尝供亿者，赐今年租税之半。丁丑，次霸州。调山东、河北军夫改治漕渠。

二月己丑朔，谕按察司："近制以镇静而知大体为称职，苛细而暗于大体为不称。由是各路按察以因循为事，莫思举刺，郡县以贪黩相尚，莫能畏戢。自今若纠察得实，民无冤滞，能使一路镇静者为称职。其或烦紊使民不得伸诉者，是为旷废。"癸巳，定鞫勘官受饮宴者罪。己亥，如建春宫。甲寅，制盗用及伪造都门契者罪，视宫城门减一等。

三月庚申，还宫。癸亥，更定两税输限。乙丑，宋兵入秦川界。庚午，亲王、百官请上尊号，不许。甲戌，谕有司，进士名有犯孔子讳者避之，仍著为令。命给米诸寺，自十月十五日至次年正月十五日作糜以食贫民。戊寅，罢狱空钱。辛巳，宋兵入巩州来远镇。唐州得宋谍者，言韩侂胄屯兵鄂、岳，将谋北侵。

四月戊子朔，如万宁宫。癸巳，命枢密院移文宋人，依誓约撤新兵，毋纵入境。壬子，定随路转运司及府官每季检视库物法。

五月甲子，以平章政事仆散揆为河南宣抚使，籍诸道兵以备宋。癸酉，诏定辽东邑社人数。戊寅，更定检、知法勒留格。己卯，如庆宁宫。制司属丞凡遭父母丧止给卒哭假，为永制。甲申，宋人入涟水县。

六月戊子，复涟水县。丁酉，制定本朝婚礼。更定鬻米面入外界法。己酉，制镇防军逃亡致边事失错、陷败户口者罪。甲寅，诏拜礼不依本朝者罚。召诸大臣问备宋之策，皆以设备养恶为言。上以南北和好四十余载，民不知兵，不忍先发。

七月戊辰，如锦屏山。壬申，朝献于衍庆宫。乙亥，宣抚使揆奏定奸细罪赏法。丙子，定围场误射中人罪。壬午，诏诸县盗贼多所选注巡尉。

八月辛卯，诏罢宣抚司。时宋殿帅郭倪、濠州守将田俊迈诱虹县民苏贵等为间，河南将臣亦屡纵谍，往往利俊迈之赂，反为游说。皆言宋之增戍本虞他盗，及闻行台之建，益畏詟不敢去备；且兵皆白丁，自裹粮糒，穷蹙饥疫，死者十二三，由是中外信之。宣抚司以宋三省、枢密院及盱眙军牒来上，又皆镌点边臣为辞。宣抚使揆因请罢司，从之。揆又奏罢临洮、德顺、秦、巩新置弓箭手。

闰月乙卯朔，罢典卫司。丙子，还宫。

九月甲申朔，天寿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戊子，西北方黑云间有赤气如火色，次及西南、正南、东南方皆赤，有白气贯其中，至中夜，赤气满天，四更乃散。以河南路统军使纥石烈子仁等贺宋生日使。戊戌，宋兵三百攻比阳寺庄，副巡检阿里根寺家奴死之。甲辰，宋人焚黄涧，虏巡检高颢。

冬十月庚申，以刑部员外郎李元忠为高丽生日使。丁丑，宋人袭比阳，唐州军事判官撒睹死之。

十一月乙酉，宋人入内乡，攻洛南之固县，商州司狱寿祖追至丹河，击败之。己丑，以太常卿赵之杰等为贺宋正旦使。癸巳，山东缺食，赐钱三万贯以赈之。乙未，初定武举格。丁酉，诏山东、陕西帅臣训练士卒，以备非常。仍以银十五万两分给边帅，募民侦伺。复遣武卫军副都指挥使完颜太平、殿前右卫副将军蒲察阿里赴边，伺其人，伏兵掩之。戊戌，大雪，免朝参。己亥，更定宫中局、署承应收补格。宋吴曦拥众兴元，欲窥关、陇，皇甫斌益募兵扰淮北，所掠即以与之，使自为战。

六年春正月癸未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丁亥，宋使陈克俊等朝辞。遣御史大夫孟铸就馆谕克俊等曰："大定初，世宗皇帝许宋世为侄国，朕遵守遗法，和好至今。岂意尔国屡有盗贼犯我边境，以此遣大臣宣抚河南军民。及得尔国有司公移，称已罢黜边臣，抽去兵卒，朕方以天下为度，不介小嫌，遂罢宣抚司。未几，盗贼甚于前日。比来群臣屡以尔国渝盟为言，朕惟和好岁久，委曲涵容。恐侄宋皇帝或未详知。若依前不息，臣下或复有云，朕虽兼爱生灵，事亦岂能终已。卿等归国，当以朕意具言之汝主。"辛卯，朝享于衍庆宫。丙申，宋兴元守将吴曦遣兵围抹熟龙堡，部将蒲鲜长安击走之，斩其将。辛丑，更定保五法。癸卯，始以沿河县官兼管勾漕河事，州、府官兼提控。丁未，如春水。庚戌，宋人入撒牟谷。陕西统军判官完颜掴剌、巩州兵马钤辖完颜七斤约宋西和州守将会境上。俄伏发，为所袭，木波部长赵彦雄等七人死焉。掴剌马陷淖中，中流矢，七斤仅以身免。

二月甲戌，御史中丞孟铸言："提刑改为按察司，又差官覆察，权削而望轻，非便。"参知政事贾铉曰："按察司既差监察体访，复遣官覆察之，诚为繁冗。请自今差监察时即遣官与俱，更不覆察。"从之。

三月甲午，尚书省奏，商州刺史乌古论兖州请赙押军官与南兵战没者，又奏迁右振肃蒲察五斤官，皆从之。明昌初，五斤尝为奉御，出使山东，至河间，以百姓饥，辄移提刑司开仓赈之，还具以闻。上初甚悦。太傅徒单克宁言："陛下始亲大政，不宜假近侍人权，乞正专擅之罪。"诏杖之二十。克宁又以为言，乃罢之。后上思之，由泰州都军召为振肃。己亥，如万宁宫。甲辰，敕尚书省："祖父母、父母无人侍养，而子孙远游至经岁者，甚伤风化，虽旧有徒二年之罪，似涉太轻。其考前律，再议以闻。"己酉，宋人攻灵璧，南京按察使行部至县，匿民舍得免。

四月丙辰，宋人围寿春。寿春告急于亳，同知防御使贤圣奴将步骑六百赴之，乃退。癸亥，尚书省奏："河南统军司言，统军使纥石烈子仁等遣严整、阎忠、周秀辈入襄阳，觇敌阴事。还言皇甫斌遣兵四万规取邓，以我叛人田元为向导；三万人规取唐，以张真、张胜为向导，俱授统领官，故不敢无备。乃聚郑、汝、阳翟之兵于昌武，以南京副留守兼兵马副都总管纥石烈毅统之；聚亳、陈、襄邑之兵于归德，以河南路副统军徒单铎统之，而自以所部兵驻卞。及拟山东东、西路军七千付统军纥石烈执中驻大名，河北东、西路军万七千屯河南，皆给以马，有老弱者易其人。"皆从之。甲子，宋人攻天水界，乙丑，入东柯谷，部将刘铎战败之。丙寅，诏平章政事仆散揆领行省于汴，许以便宜从事。升诸道统军司为兵马都统府，以山东东、西路统军使纥石烈执中为山东西路兵马都统使，定海军节度使、副都统军使完颜撒剌副之，陕西统军使充为陕西五路兵马都统使，通远军节度使胡

沙、知临洮府事石抹仲温副之。河南皆听揆节制如故。尽征诸道籍兵。辛未，宋吴曦攻来远镇之兰家岭。丙子，诏内外职官纳马各有数。丁丑，宋人入新息、内乡，又入泗州。戊寅，入褒信。己卯，入虹县。庚辰，入颍上。

五月壬午，宋李爽围寿州，田俊迈入蕲县，秦诜攻蔡州。防御使完颜佛住败之。又入金城海口，杀长山尉，执二巡检以去。甲申，太白昼见。丙戌，以宋畔盟出师，告于天地太庙社稷。丁亥，亲告于衍庆宫。戊子，平章政事仆散揆兼左副元帅，陕西兵马都统使充为元帅右监军，知真定府事乌古论谊为元帅左都监。辛卯，以征南诏中外。赐唐州刺史吾古孙兀屯、总押邓州军马事完颜江山爵各二级，蔡州防御使完颜佛住爵一级，余赏赉有差。又以非严整上变，必为所误，授整嵩州巡检使，赐爵八级，钱二百万。上以宋兵方炽，东北新调之兵未集，河南之众不足支，命河北、大名、北京、天山之兵万五千屯真定、河间、清、献等以为应。壬辰，谕尚书省："今国家多故，凡言军国利害，五品以上官以次奏陈，朕将亲问之。六品以下则具帖子以进。"癸巳，山东路灾，赦死罪已下。以枢密副使完颜匡为右副元帅。宋田俊迈攻宿州，安国军节度副使纳兰邦烈等出兵击之。邦烈中流矢，宋郭倬、李汝翼以众继至，遂围宿州。壬寅纳兰邦烈等击败之，俊迈退保于蕲。癸卯，执俊迈于蕲。甲辰，皇甫斌攻唐州，刺史吾古孙兀屯拒之，行省遣泌阳副巡检纳合军胜来援，遂击败之，庚戌，太白经天。

六月辛亥朔，左丞仆散端以母忧罢。平章政事揆报蕲之捷，并送所获宋将田俊迈至阙。上降诏褒谕，赐纥石烈贞、纳兰邦烈、史扢搭等爵赏有差。宋将李爽以兵围寿州，刺史徒单羲拒守，逾月不能下。壬子，河南统军判官乞住及买哥等以兵来援，羲出兵应之，爽大败，同知军州事蒲烈古中流矢死。乙卯，初置急递铺，腰铃转递，日行三百里，非军期、河防不许起马。定军前差发受赃罪。除飞蝗入境虽不损苗稼亦坐罪法。丁巳，诏彰德府，宋韩侂胄祖琦坟毋得损坏，仍禁樵采。庚申，右翼都统完颜赛不败宋曹统制于溱水。辛酉，诏有司，有宋宗族所居，各具以闻。长官常加提控。壬戌，平章政事揆报寿州之捷。戊辰，诏升寿州为防御，免今年租税诸科名钱，释死罪以下。以徒单羲为防御使。赠蒲烈古昭勇大将军，赐钱三百贯，官其子图剌。擢乞住同知昌武军节度使事，买哥河南路统军判官。都统赛不、副统蒲鲜万奴各进爵一级，赐金币有差。辛未，木星昼见，至七月戊申，经天。乙亥，宋吴曦攻盐川，戍将完颜王喜败之。

秋七月癸未，宋商荣复攻东海，县令完颜卞僧复败之。还，中伏矢死，赠海州刺史，以银五百两，绢百匹给其家，仍官其一子。甲申，朝献于衍庆宫。丁亥，敕翰林直学士陈大任妨本职专修《辽史》。甲午，宋统制戚春以舟师攻邳州，刺史完颜从正败之，春赴水死，斩其副夏统制。吴曦兵五万入秦州，陕西路都统副使承裕等败之。丙申，夏国王李纯祐废，侄安全立，遣使奉表来告。诏禁卖马入外境，但至界欲卖而为所捕即论死。

八月庚戌，山东帅来报邳州之捷。辛亥，木星晨见。乙卯，以羌酋青宜可为叠州副都总管。己未，太白昼见。丙寅，左丞仆散端起复前职。诏设平南诸将军。辛未，宋程松袭取方山原，蒲察贞破走之。壬申，太白昼见，经天。甲戌，至自万宁宫。乙亥，赦唐、邓、颍、蔡、宿、泗六州，免来年租税三分之一。

九月己卯朔，天寿节，高丽遣使来贺。辛巳，元帅右都监蒲察贞取和尚原，临洮蕃部遵宁献刍粟、战马以助军。乙酉，将五鼓，北方有赤白气数道，起于王良之下，行至北斗开阳、摇光之东。丙戌，幸香山。庚寅，敕行尚书省，有方略出众、武艺绝伦、才干办事、工巧过人者，其招选之。甲午，参知政事贾铉乞致政，不许。戊戌，尚书左丞仆散端行省于汴。己亥，尚书户部侍郎梁镗行六部尚书事于山东。辛丑，遣尚书左司郎中温迪罕思敬册李安全为夏国王。甲辰，宋吴曦将冯兴、杨雄、李圭等入秦州，陕西都统副使承裕等击破之，斩杨雄、李圭。

冬十月戊申朔，平章政事仆散揆督诸道兵伐宋。庚戌，揆以行省兵三万出颍、寿，河南路统军使纥石烈子仁以兵三万出涡口，元帅匡以兵二万五千出唐、邓，左监军纥石烈执中以山东兵二万出清口，右监军充以关中兵一万出陈仓，右都监蒲察贞以岐、陇兵一万出成纪，蜀汉路安抚使完颜纲以汉、蕃步骑一万出临潭，临洮路兵马都总管石抹仲温以陇右步骑五千出盐川，陇州防御使完颜璘

以本部兵五千出来远。甲子，猎于近郊。

十一月戊寅朔，诏定诸州府物力差役式。壬午，完颜匡攻下枣阳。乙酉，诏屯田军户与所居民为婚姻者听。丁亥，仆散揆克安丰军，取霍丘县。纥石烈执中克淮阴，遂围楚州。己丑，尚书省奏，减朝官及承应人月俸折支钱。庚寅，完颜匡克光化军及神马坡。壬辰，仆散揆次庐江。宋督视江淮兵马事丘崇遣刘祐来乞和。纥石烈子仁克定远县。乙未，完颜匡取随州。丙申，纥石烈子仁克滁州。戊戌，诏诸路行用小钞。完颜匡围德安，别以兵徇下安陆、应城、云梦、孝感、汉川、荆山等县。庚子，日斜，有流星二，光芒如炬，几及一丈，起东北没东南。初定茶禁。完颜纲围佑州，降之。宋丘崇遣林拱持书乞和。辛丑，完颜匡攻襄阳，破其外城。仆散揆克含山，蒲察贞克天水，纥石烈子仁徇下来安、全椒二县。壬寅，完颜纲徇下荔川、闾川等城。癸卯，丘崇复遣宋显等以书币乞和。乙巳，完颜纲克宕昌。丙午，蒲察贞克西和州。

十二月丁未朔，完颜匡克宜城，仆散揆攻和州，史扢搭中流矢死。壬子，完颜纲次大潭县，降之。蒲察贞克成州。癸丑，宋太尉、昭信军节度使、四川宣抚副使吴曦纳款于完颜纲。戊午，右监军充攻下大散关。己未，纥石烈子仁克真州，丘崇复遣陈壁等奉书乞和。辛酉，右监军充遣兀颜抄合以兵趣凤州，城溃入焉。完颜纲遣京兆录事张仔会吴曦于兴州之置口。曦具言所以归朝之意，仔请以告身为报，尽出以付之，仍献阶州。乙丑，初设都提控急递铺官。平章政事仆散揆班师。完颜纲以朝命，假太仓使马良显赍诏书、金印立吴曦为蜀王。戊辰，蒲察贞以西和、天水等捷来报。完颜匡进所掠女子百人。己巳，曦遣其果州团练使郭澄、提举仙人关使任辛奉表及蜀地图志、吴氏谱牒来上。壬申，诏完颜匡权尚书右丞，行省事、右副元帅如故。以纥石烈执中纵下虏掠，遣近臣杖其经历阿里不孙等，仍诏放还所掠。

七年春正月丁丑朔，高丽、夏遣使来贺。完颜匡进攻襄阳。戊寅，敕宰臣举材干官同议南征事。辛巳，诏御史大夫崇肃、同判大睦亲府事徒单怀忠、吏部尚书范楫、户部尚书高汝砺、礼部尚书张行简、知大兴府事温迪罕思齐等十有四人同对于庆和殿。壬午，诏百官及前十四人同对于广仁殿。甲申，朝献于衍庆宫。乙酉，赠故寿州死节军士魏全宣武将军、蒙城令，封其妻乡君，子俟年至十五收充八贯石正班局分承应，仍赐钱百万。初，李爽围寿州，刺史蘱募人往斫敌营，全在选中，而为敌所执。敌令骂蘱则免，全阳许，乃至城下，反骂敌，遂杀之。至死骂不绝声，故有是恩。戊子，召完颜纲赴阙。庚寅，仆散揆还驻下蔡而病。丙申，以左丞相崇浩兼都元帅，行省于南京以代揆。己亥，有司奏更定茶禁。辛丑，完颜匡取谷城。

二月丙辰，赦凤、成、西和、阶、山五州。丁巳，诏追复永中、永蹈王爵。宋知枢密院张岩遣方信孺以书诣平章政事揆、左丞端乞和。己未，猎于近郊。完颜匡克荆门军。癸亥，如建春宫。吴曦遣使奉三表来：谢封爵，陈誓言，贺全蜀内附。丙寅，还宫。戊辰，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帅仆散揆薨于军。癸酉，遣同知府事术虎高琪等册吴曦为蜀国王。判平阳府事卫王永济改武定军节度使，兼奉圣州管内观察使。是月，蜀国王吴曦为宋臣安丙所杀。

三月戊子，幸太极宫。庚寅，诏抚谕陕西军士。壬辰，初定虫蝻生发地主及邻主首不申之罪。宋复攻破阶州。癸巳，复攻破西和州。乙未，宣抚副使完颜纲至凤翔，诏撤五州之兵分保要害，纲召诸军还。庚子，以完颜匡为左副元帅。壬寅，如万宁宫。甲辰，幸西园。

夏四月壬子，遣宫籍副监杨序为横赐高丽王使。癸丑，宋人攻破散关，巩州钤辖兀颜阿失死之。丙辰，以纥石烈子仁为右副元帅。戊辰，诏元帅府分遣诸将游奕淮南诸州。癸酉，复下散关。

五月己卯，幸東园射柳。己丑，幸玉泉山。丙申，宋知枢密院事张岩复遣方信孺以书至都元帅府，增岁币乞和。四川安抚使安丙遣西和州安抚使李孝义率步骑三万攻秦州，围皂角堡。术虎高琪以兵赴之，七战而解其围。是月，放宫女二十人。

六月乙巳朔，诏朝官六品、外官五品以上，及亲王举通钱谷官一人。不举者罚，举不当者论如律。己酉，以山东盗，制同党能自杀捕出首官赏法。戊午，乌古论谊为元帅左监军，完颜撒剌为元帅左都监。乙丑，遣使捕蝗。

秋七月庚辰，朝献于衍庆宫。壬午，诏民间交易、典质一贯以上并用交钞，毋用钱。乙酉，敕

尚书省，自今初受监察者令进利害帖子，以待召见。甲午，左副元帅匡至自许州。乙未，诏核西夏人口，尽赎放还，敢有藏匿者以违制论。

八月戊申，宋张岩复遣方信孺赍其主誓书藁来乞和。庚戌，割汝州襄城县于许州。戊辰，至自万宁宫。

九月甲戌朔，天寿节，高丽、夏遣使来贺。左丞相兼都元帅宗浩薨于军。甲申，定西、北京，辽东盐司判官诸场管勾增亏升降格。以尚书左丞仆散端为平章政事，封申国公；左副元帅完颜匡为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帅，封定国公。丙戌，猎于近郊。壬辰，还宫。戊戌，更定受制忘误及误写制书事重加等罪。壬寅，敕女直人不得改为汉姓及学南人装束。

冬十月甲辰，诏应荫之家，旁正荫足；其正荫者未出官而亡，许补荫一人。辛亥，以武库令术甲法心为高丽生日使。丙辰，猎于近郊。己巳，诏定随军迁赏格。辛未，陕西宣抚使徒单镒分遣副统把回海攻下苏岭关。是月，定南征将士功赏格。

十一月癸酉，诏新定学令内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是日，都统押剌拔鹘岭关、新道口，副统回海取小湖关、敖仓，进至营口镇，遂取其城。丙子，宋韩侂胄遣左司郎中王楠以书来乞和，请称伯，复增岁币、犒军钱，诛苏师旦函首以献。丙戌，上闻陕州防御使纥石烈孛孙禁民粜，命尚书省罪之。壬辰，宋参知政事钱象祖以诛韩侂胄移书行省。甲午，，猎于近郊。戊戌，参知政事贾铉罢。诏完颜匡檄宋，函侂胄首以赎淮南故地。

十二月壬寅朔，《辽史》成。丙午，以符宝郎乌古论福龄为夏国生日使。戊午，诏策论进士免试弓箭、击球。庚申，以尚书右丞孙即康为左丞，参知政事独吉思忠为右丞，中都路都转运使孙铎为参知政事。

八年春正月辛未朔，高丽、夏遣使来贺。壬申，朝谒于衍庆宫。癸酉，收毁大钞，行小钞。以元帅左都监完颜撒剌为参知政事。乙亥，宋安丙遣兵袭鹘岭关，副统把回海、完颜掴剌击走之，斩其将景统领。丙子，左司郎中刘昂、通州刺史史肃、监察御史王宇、吏部主事曹元、吏部员外郎徒单永康、太仓使马良显、顺州刺史唐括直思白坐与蒲阴令大中私议朝证，皆杖之。癸未，如春水。丙戌，如光春宫。

二月乙巳，宋参知政事钱象祖遣王楠来以书上行省，复请川、陕关隘。甲寅，如建春宫。庚甲，谕有司曰："方农作时，虽在禁地亦令耕种。"己巳，还宫。

三月丁亥，幸瀛王第视疾。庚寅，以与宋和，谕尚书省。壬辰，宰臣上表谢罪。甲午，瀛王从宪薨。乙未，上亲临祭。

夏四月癸卯，日晕三重，皆内黄外赤。戊申，禘于太庙。庚戌，如万宁宫。甲寅，以北边无事，敕尚书省，命东北路招讨司还治泰州，就兼节度使，其副招讨仍置于边。诏谕有司，以苗稼方兴，宜速遣官分道巡行农事，以备虫螨。诏更定猛安谋克承袭程试格。宋钱象祖复遣王楠以书上行省。庚申，诏诸路按察司岁赐公用钱。

闰月辛未，谕尚书省曰："翰林侍讲学士蒲察畏也言，使宋官当选人，其言甚当。彼通谢使虽未到阙，其报聘人当先议择。此乃更始，凡有礼数，皆在奉使。今既行之，遂为永例，不可不慎也。"甲戌，制诸州府司县造作不得役诸色人匠，违者准私役之律，计佣以受所监临财物论。甲申，定承应人收补年甲格。甲午，雨雹。定保甲军杀获南军官赏。乙未，宋献韩侂胄等首于元帅府。

五月丁未，御应天门，备黄麾立仗，亲王文武合班起居。中路兵马提控、平南抚军上将军纥石烈贞以宋贼臣韩侂胄、苏师旦首献，并奉元帅府露布以闻。悬其首并画像于市，以露布颁中外。丙辰，平章政事匡至自军。己未，更元帅府为枢密院。癸亥，诏移天寿节于十月十五日。丁卯，遣使分路捕蝗。

六月癸酉，宋通谢使朝议大夫、试礼部尚书许奕，福州观察使、右武卫上将军吴衡等奉其主书入见。甲戌，谒谢于衍庆宫。癸未，以许宋平，诏中外。免河南、山东、陕西等六路今年夏税，河东、河北、大名等五路半之。丁亥，以元帅左都监乌古论谊为御史大夫。戊子，飞蝗入京畿。乙未，定服饰明金象金制。丁酉，以左副都点检颜侃为宋谕成使，礼部侍郎乔宇副之。

秋七月戊戌朔，太白昼见。庚子，诏更定蝗虫生发坐罪法。乙巳，朝献于衍庆宫。诏颁《捕蝗图》于中外。戊申，宋使朝辞，致答通谢书及誓书于宋主。

八月壬申，更定辽东行使钞法。癸酉，如建春宫。己丑，以户部尚书高汝砺等为宋生日使。庚寅，如秋山。

九月甲子，遣吏部尚书贾守谦等一十三人与各路按察司官推排民户物力。乙丑，至自秋山。

冬十月辛未，以吏部郎中郭郛为高丽生日使。辛巳，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夏国有兵，遣使来告。癸未，更定安泊强窃盗罪格。辛卯，以军民共誉为廉能官条附善最法。

十一月丁酉朔，诏诸路按察使并兼转运使。初设三司使，掌判盐铁、度支、劝农事。以枢密使纥石烈子仁兼司三司使。癸卯，诏戒谕尚书省曰："国家之治，在于纪纲，纪纲所先，赏罚必信。今乃上自省部之重，下逮司县之间，律度弗循，私怀自便，迁延旷岁，苟且成风，习此为恒，从何致理。朝廷者百官之本，京师者诸夏之仪。其勖自今，各惩已往，遵绳奉法，竭力赴功。无枉挠以循情，无依违而避势，壹归于正，用范乃民。"是日，御临武殿试护卫。丁未，敕谕临潢泰州路兵马都总管承裔等修边备。

乙卯，不上豫。丙辰，崩于福安殿，年四十一。大安元年春正月，谥曰宪天光运仁文义武神圣英孝皇帝，庙号章宗。二月甲申，葬道陵。

赞曰：章宗在位二十年，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内小康，乃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又数问群臣汉宣综核名实、唐代考课之法，盖欲跨辽、宋而比迹于汉、唐，亦可谓有志于治者矣。然婢宠擅朝，冢嗣未立，疏忌宗室而传授非人。向之所谓维持巩固于久远者，徒为文具，而不得为后世子孙一日之用。金源氏从此衰矣。昔扬雄氏有云："秦之有司负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负圣人之法度。"盖有以夫。

金史卷一三　本纪第一三

卫绍王

卫绍王，讳永济，小字兴胜，更讳允济，章宗时避显宗讳，诏改"允"为"永"。世宗第七子，母曰元妃李氏。卫王长身，美髯须，天资俭约，不好华饰。大定十一年，封薛王。是岁，进封滕王。十七年，授世袭猛安。二十五年，加开府仪同三司。二十六年，为秘书监。明年，转刑部尚书。又明年，改殿前都点检。二十九年，世宗崩，章宗即位，进封潞王。起复，判安武军节度使。五月，至冀州，以到任表谢，赐诏优答。明昌二年，进封韩王。四年，改判兴平军。五年，改沁南军。承安二年，改封卫王。三年，改昭义军。

泰和元年，改判彰德府事。五年，改判平阳府。初，章宗诛郑王永蹈、赵王永中，久颇悔之。七年，下诏追复旧封，仍赐谥。而永蹈无后，乃以卫王子按陈为郑王后，赐卫王诏曰："朕念郑王自弃天常，以干国宪，藁瘗旷野，忽诸不祀。历岁既久，深用怆然。亲亲之情，有怀难置。已诏追复旧爵，改葬如仪。稽考古礼，以卿之子按陈为郑王后，谨其祭祀，卿其悉之。"已而改武定军节度使。

八年十一月，自武定军入朝。是时，章宗已感嗽疾，卫王且辞行，而章宗意留之。章宗初年，雅爱诸王，置王傅府尉官以傅导德义。及永中、永蹈之诛，由是疏忌宗室，遂以王傅府尉检制王家，苛问严密，门户出入皆有籍。而卫王乃永蹈母弟，柔弱鲜智能，故章宗爱之。既无继嗣，而诸叔兄弟多在，章宗皆不肯立，惟欲立卫王，故于辞行留之。无何，章宗大渐，元妃李氏、黄门李新喜、平章政事完颜匡定策。章宗崩，匡等传遗诏，立卫王。卫王固让，乃承诏举哀，即皇帝位于柩前。明日，群臣朝见于大安殿。诏路府州县为大行皇帝服七日。

大安元年正月辛丑，飞星如火，起天市垣，有尾，迹若赤龙。壬戌，改元，大赦。立元妃徒单氏为皇后。

二月乙丑朔，太白昼见，经天。壬辰，章宗内人范氏损其遗腹，以诏内外。初，章宗遗诏："内人有娠者两人，生男则立为储贰。"至是平章政事仆散端等奏："承御贾氏当以十一月免乳，今则已出三月。范氏产期合在正月，医称胎气有损。用药调治，脉息虽和，胎形已失。范氏愿削发为尼。"

封皇子六人为王。

三月甲辰，道陵礼成，大赦。诏曰："自今于朕名不连续，及昶、咏等字，不须别改。"以平章政事仆散端为右丞相。

四月庚辰，杀章宗元妃李氏及承御贾氏。以平章政事完颜匡为尚书令。

五月，高丽贺即位。试宏词科。

七月，幸海王庄，临奠鲁国公主。

八月，万秋节，宋遣使来贺。

九月，如大房山，谒奠睿陵、裕陵、道陵。百官表请建储，不允。

十月，岁星犯左执法。己卯，诏戒励风俗。

十一月，平阳地震，有声如雷，自西北来。

十二月，诏平阳地震，人户三人死者免租税一年，二人及伤者免一年；贫民死者给葬钱五千，伤者三千。尚书令申王完颜匡薨。右丞相仆散端为左丞相，进封兄郢王永功为谯王，御史大夫张行简为太保。

二年正月庚戌朔，日中有流星出，大如盆，其色碧，向西行，渐如车轮，尾长数丈，没于浊中，至地复起，光散如火。

二月，客星入紫微垣，光散为赤龙。地大震，有声如雷。以礼部侍郎耿端义为参知政事。

四月，校《大金仪礼》。北方有黑气，如大道，东西亘天。徐、邳州河清五百余里，以告宗庙社稷。

五月，诏儒臣编《续资治通鉴》。

六月，大旱。下诏罪己，振贫民缺食者。曲赦西京、太原两路杂犯，死罪减一等，徒以下免。丙寅，地震。

七月，地震。

八月，地震。乙丑，立子胙王从恪为皇太子。万秋节，宋遣使来贺。猎于近郊。夏人侵葭州。

九月，地大震。乙未，诏求直言，招勇敢，抚流亡。庚子，遣使慰抚宣德行省军士。丙午，京师戒严。上日出巡抚，百官请视朝，不允。辛亥，宣德行省罢。癸丑，诏抚谕中都、西京、清、沧被兵民户。

十一月，猎于近郊。中都大悲阁东渠内火自出，逾旬乃灭。阁南刹竿下石罅中火自出，人近之即灭，俄复出，如是者复旬日。中都火燌民居。

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是岁大饥。禁百姓不得传说边事。

三年正月乙酉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荧惑入氐中。

二月，荧惑犯房宿。有大风从北来，发屋折木，通玄门重关折，东华门重关折。

闰月，荧惑犯键闭星。

三月，大悲阁灾，延及民居。有黑气起北方，广长若大堤，内有三白气贯之，如龙虎状。括民间马，令职官出马有差。

四月，我大元太祖法天启运圣武皇帝来征。遣西北路招讨使粘合合打乞和，平章政事独吉千家奴、参知政事胡沙行省事备边，西京留守纥石烈胡沙虎行枢密院事，参知政事奥屯忠孝为尚书右丞、户部尚书梁＜⿰王堂＞为参知政事。

六月壬寅，更定军前赏罚格。

八月，诏奖谕行省官，慰抚军士。千家奴、胡沙自抚州退军，驻于宣平。河南大名路军逃归，下诏招抚之。

九月，千家奴、胡沙败绩于会河堡，居庸关失守。禁男子不得辄出中都城门。大元前军至中都，中都戒严。参知政事梁＜⿰王堂＞镇抚京城。

十月，每夜初更正，东、西北天明如月初出，经月乃灭。荧惑犯垒壁阵。上京留守徒单镒遣同

知乌古孙兀屯将兵二万卫中都。泰州刺史术虎高琪屯通玄门外。上巡抚诸军。罢宣德行省。

十一月，杀河南陈言人郝赞。以上京留守徒单镒为右丞相。签中都在城军。纥石烈胡沙虎弃西京走还京师，即以为右副元帅、权尚书左丞。是时，德兴府、弘州、昌平、怀来、缙山、丰润、密云、抚宁、集宁，东过平、滦，南至清、沧，由临潢过辽河，西南至忻、代，皆归大元。初，徒单镒请徙桓、昌、抚百姓入内地。上信梁＜⿰王堂＞议，以责镒曰：“是自蹙境土也。”及大元已定三州，上悔之。至是，镒复请置行省事于东京，备不虞。上不悦曰：“无故遣大臣，动摇人心。”未几，东京不守，上乃大悔。右副元帅胡沙虎请兵二万屯宣德，诏与三千人屯妫川。平章政事千家奴、参知政事胡沙坐覆全军，千家奴除名，胡沙责授咸平路兵马总管。万户＜⿰亻 瓜＞头屯古北口。

十二月，签陕西两路汉军五千人赴中都。太保张行简、左丞相仆散端宿禁中议军事。左丞相仆散端罢。

崇庆元年正月己酉朔，改元，赦。宋、夏遣使来贺。右副元帅胡沙虎请退军屯南口，诏数其罪，免之。

三月，大旱。遣使册李遵顼为夏国王。以御史大夫福兴为参知政事。参知政事孟铸为御史大夫。夏人犯葭州，延安路兵马总管完颜奴婢御之。

五月，签陕西勇敢军二万人，射粮军一万人，赴中都。括陕西马。安武军节度使致仕贾铉起复参知政事。参知政事福兴为尚书左丞。诏卖空名敕牒。河东、陕西大饥，斗米钱数千，流莩满野。以南京留守仆散端为河南、陕西安抚使，提控军马。

七月，有风自东来，吹帛一段，高数十丈，飞动如龙形，坠于拱辰门。

八月，万秋节，以兵事不设宴。

十月，曲赦西京、辽东、北京。

十一月，赈河东南路、南京路、陕西东路、山东西路、卫州旱灾。

十二月，夏国王李遵顼谢封册。

至宁元年正月，赈河东、陕西饥。

二月，诏抚谕辽东。知大名府事乌古论谊谋不轨，伏诛。

三月，太阴、太白与日并见，相去尺余。

五月，改元。诏谕咸平路契丹部人之啸聚者。起胡沙虎复为右副元帅，领武卫军三千人屯通玄门外。陕西大旱。

六月，夏人犯保安州，杀刺史，犯庆阳府，杀同知府事。以户部尚书胥鼎、刑部尚书王维翰为参知政事。

八月，尚书左丞完颜元奴将兵备边。诏军官、军士赐赉有差。大雾，昼晦。治中福海别将兵屯城北。辛卯，胡沙虎矫诏以诛反者，招福海执而杀之，夺其兵。壬辰，自通玄门入，杀知大兴府徒单南平、刑部侍郎徒单没撚于广阳门西。福海男符宝鄯阳、都统石古乃率众拒战，死之。胡沙虎叩东华门，遣人呼守直亲军百户冬儿、五十户蒲察六斤，不应。许以世袭猛安三品官职，亦不应。都点检徒单谓河缒而出，护卫斜烈掊锁启门，胡沙虎以兵入宫，尽逐卫士，代以其党，自称监国都元帅。癸巳，逼上出宫，以素车载至故邸，以武卫军二百人锢守之。尚宫左夫人郑氏为内职，掌宝玺，闻难，端居玺所待变。胡沙虎遣黄门入收玺，郑曰：“玺，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将何为？”黄门曰：“今天时大变，主上犹且不保，况玺乎。御侍当思自脱计。”郑厉声骂曰：“若辈宫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难不以死报之，反为逆竖夺玺耶。我死可必，玺必不与。”遂瞑目不语。黄门出，胡沙虎卒取“宣命之宝”，伪除其党丑奴为德州防御使、乌古论夺剌顺天军节度使、提控宿直将军徒单金寿永定军节度使，及其余党凡数十人，皆迁官。遂使宦者李思中害上于邸。诱奉御和尚使作书急召其父左丞元奴议事，元奴以军来，并其子皆杀之。

九月甲辰，宣宗即位。丁未，诣邸临奠，伏哭尽哀。敕以礼改葬。胡沙虎请废为庶人，诏百官议于朝堂，议者二百余人。太子少傅奥屯忠孝、侍读学士蒲察思忠请从废黜，户部尚书武都、拾遗田庭芳等三十人请降为王侯，太子太保张行简请用汉昌邑王、晋海西公故事，侍御史完颜讹出等十

人请降复王封。胡沙虎固执前议，宣宗不得已，乃降封东海郡侯。昭雪道陵元妃李氏、承御贾氏。

十月辛亥，元帅右监军术虎高琪杀胡沙虎于其第。胡沙虎者，纥石烈执中也。宣宗乃下诏削其官爵。赠石古乃顺州刺史，鄯阳顺天军节度副使，凡从二人拒战者，千户赏钱五百贯，谋克三百贯，蒲辇散军二百贯，各迁官两阶，战没者赠赏付其家。冬儿加龙虎卫上将军，再迁宿直将军。蒲察六斤加定远大将军、武卫军钤辖。石古乃子尚幼，给俸八贯石，敕有司，俟其年十五以闻。贞祐四年，诏追复卫王谥曰绍。

赞曰：卫绍王政乱于内，兵败于外，其灭亡已有征矣。身弑国蹙，记注亡失，南迁后不复纪载。皇朝中统三年，翰林学士承旨王鹗有志论著，求大安、崇庆事不可得，采摭当时诏令；故金部令史窦祥年八十九，耳目聪明，能记忆旧事，从之得二十余条。司天提点张正之写灾异十六条，张承旨家手本载旧事五条，金礼部尚书杨云翼日录四十条，陈老日录三十条，藏在史馆。条件虽多，重复者三之二。惟所载李妃、完颜匡定策，独吉千家奴兵败，纥石烈执中作难，及日食、星变、地震、氛祲，不相背盭。今校其重出，删其繁杂。《章宗实录》详其前事，《宣宗实录》详其后事。又于金掌奏目女官大明居士王氏所纪，得资明夫人援玺一事，附著于篇，亦可以存其梗概云尔。

金史卷一四　本纪第一四

宣宗上

宣宗继天兴统述道勤仁英武圣孝皇帝讳珣，本名吾睹补，显宗长子，母曰昭华刘氏。大定三年癸未岁生，世宗养于宫中。十八年，封温国公加特进。二十六年，赐今名。二十九年，进封丰王加开府仪同三司，累判兵、吏部，又判永定、彰德等军。承安元年，进封翼王。泰和五年，改赐名从嘉。八年，进封邢王，又封升王。所至著祥异。

至宁元年八月，卫绍王被弑，徒单铭等迎于彰德府。既至京，亲王、百官上表劝进。

九月甲辰，即皇帝位于大安殿。以纥石烈胡沙虎为太师、尚书令兼都元帅，封泽王。乙巳，谕尚书省，事有规画者皆即规画，悉依世宗所行行之。丙午，以驸马雄名第赐胡沙虎。丁未，谕宰臣曰：“朕即大位，群臣凡有所见，各直言勿隐。”临奠于卫绍王第。有司奏，旧礼当设坐哭。上命撤坐，伏哭尽哀。敕有司，以礼改葬。戊申，御仁政殿视朝。赐胡沙虎坐，胡沙虎不辞。辛亥，封皇子守礼为遂王，守纯为濮王，皇女温国公主。夔王永升薨，上亲临奠。大元遣乙里只来。壬子，改元贞祐，大赦。恩赉中外臣民有差。丙辰，左谏议大夫张行信上章言崇节俭、广听纳、明赏罚三事。尚书右丞相徒单镒进左丞相，封广平郡王。庚申，泽王胡沙虎等议废故卫王为庶人，上曰：“朕徐思之，以谕卿等。”壬戌，授胡沙虎中都路和鲁忽土世袭猛安。丙寅，诏谕六品以下官，事有可言者言之无隐。

闰月戊辰朔，拜日于仁政殿，自是每月吉为常。授尚书左丞相徒单镒中都路迭鲁猛安。庚午，上复旧名珣，诏所司，告天地庙社。前所更名二字，自今不须回避。辛未，诏追尊皇妣为皇太后。是日，皇妃皇子至自彰德府。遣使使宋。己卯，左谏议大夫张行信上疏请立皇太子。甲申，立子守忠为皇太子。丙戌，诏降故卫王为东海郡侯。甲午，减定监察御史为十二员。

冬十月丁酉朔，京师戒严。辛丑，大元乙里只来。乙巳，诏应迁加官赏，诸色人与本朝人一体。庚戌，敕有司，皇太子册礼，俟边事息然后举行。辛亥，元帅右监军术虎高琪战于城北，凡两败绩而归，就以兵杀胡沙虎于其第，持者首诣阙待罪。赦之，仍授左副元帅。壬子，殿前都点检纥石烈特末也等补外。甲寅，张行信上封事，言正刑赏、择将帅，及鄯阳、石古乃之冤。大元兵下涿州，设京城镇抚弹压官。置招贤所。癸亥，放宫女百三十人。

十一月戊辰，夏人攻会州，徒单丑儿出兵击走之。庚午，将乞和于大元，诏百官议于尚书省。以横海军节度使承晖为尚书右丞，耿端义为参知政事。癸未，诏赠死事裴满福兴及鄯阳、石古乃官。大元兵徇观州，刺史高守约死之。又徇河间府、沧州。乙未，定亡失告身文凭格。

十二月丁酉朔，上御应天门，诏谕军士，仍出银以赐之。平章政事徒单公弼进尚书右丞相，尚书右丞承晖进都元帅兼平章政事，左副元帅术虎高琪进平章政事兼前职。

二年春正月丁卯朔，以边事未息，诏免朝贺。辛未，大元兵徇彰德府，知府事黄掴九住死之。宋人攻秦州，统军使石抹仲温击却之。癸未，有司奏，请权止今年禘享朝献原庙及皇太后册礼，从之。乙酉，征处士王浍，不至。大元兵徇益都府。命有司复议本朝德运。乙未，大元兵徇怀州，沁南军节度使宋扆死之。二月丙申朔。壬子，大元乙里只扎八来。丙辰，罢按察司。壬戌，大元乙里只复来。

三月辛未，遣承晖诣大元请和。丁丑，赦国内。癸未，京师大括粟。甲申，大元乙里只扎八来。诏百官议于尚书省。戊子，以濮王守纯为殿前都点检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权都元帅府事。庚寅，奉卫绍王公主归于大元太祖皇帝，是为公主皇后。辛卯，诏许诸人纳粟买官。京师戒严。壬辰，大元兵下岚州，镇西军节度使乌古论仲温死之。

夏四月乙未朔，以知大兴府事胥鼎为尚书右丞。戊戌，奉迁昭圣皇后柩于新寺。时山东、河北诸郡失守，惟真定、清、沃、大名、东平、徐、邳、海数城仅存而已，河东州县亦多残毁。兵退，命仆散安贞等为诸路宣抚使，安集遗黎。至是以大元允和议，大赦国内。癸卯，权厝昭圣皇后于新寺。甲辰，诏有司具阵亡人子孙以备录用。丁未，以都元帅承晖为右丞相。庚戌，左丞相、监修国史广平郡王徒单镒薨。乙卯，尚书省奏巡幸南京，诏从之。己未，葬卫绍王。

五月癸酉，承晖加金紫光禄大夫，封定国公。尚书左丞抹捻尽忠加崇进，封申国公。甲戌，霍王从彝薨。乙亥，辍朝。上决意南迁，诏告国内。太学生赵昉等上章极论利害，以大计已定，不能中止，皆慰谕而遣之。诣原庙奉辞。戊寅，将发，雨，不果行。以南京留守仆散端等尝请临幸，及行，先诏谕之。辛巳，诏迁卫绍、镐厉王家属于郑州。壬午，车驾发中都。是日雨，至甲申止。丙戌，次定兴。禁有司扈从践蹂民田。丁亥，次安肃州，元帅右监军完颜弼以兵迎见。癸巳，次中山府，敕扈从军所践禾稼，计值酬之。

六月甲午朔，以按察转运使高汝砺为参知政事。癸丑，次内丘县。大元乙里只来。戊午，次彰德府，曲赦其境内。庚申，次巨桥镇。是日，南京行宫宝镇阁灾。壬戌，次宜村。黄龙见西北。

秋七月，车驾至南京。诏立元妃温敦为皇后。

八月甲午，以立后，百官上表称贺。庚子，皇太子至自中都。丁未，夏人入边，命移文责之。甲寅，罢经略司。应奉翰林文字完颜素兰上书言事。

九月壬戌朔，日有食之。皇孙生。癸亥，山东路报莱州之捷。辛未，立监察御使升黜格。庚辰，诏训练军士。丁亥，谕宣徽院，正旦生辰不须进物。太白书见于轸。戊子，禁军官围猎。

冬十月甲午，诏遣官市木波、西羌马。陕西军户战死者给粮赡其家。丁酉，大元兵徇顺州，劝农使王晦死之。壬寅，左副元帅兼尚书左丞抹捻尽忠进平章政事。以御史中丞孛术鲁德裕为参知政事兼签枢密院事。曲赦中都路。乙卯，遣参知政事孛术鲁德裕行尚书省于大名府。丙辰，大元兵收成州。谕大名行省，贬损用度。德州防御使完颜丑奴伏诛。

十一月丁卯，以御史大夫仆散端为尚书左丞相。曲赦山东路。辛未，诏赐卫绍王家属既禀。诏有司答夏国牒。丙子，许诸色人试武举。兰州译人程陈僧叛，西结夏人为援。辛巳，荧惑犯房宿钩钤星。癸未，曲赦辽东路。敕罢宣抚司辄，拟官。

十二月戊戌，遣真定行元帅府事永锡等援中都。颁劝农诏。丁末，以和议既定，听民南渡。乙卯，登州刺史耿格伏诛，流其妻孥。大元兵徇懿州，节度使高闾山死之。

三年春正月辛酉朔，宋遣使来贺。壬戌，遣内侍谕永锡防边，毋以和议为辞。癸亥，曲宴群臣、宋使。定文武五品以上侍坐员，逐为常制。乙丑，诏宣抚阿海、总管合住讨贼刘二祖、张汝楫。戊辰，尚书省言：“内外军人入粟补官者多，行伍浸虚。请俟平定，应监差者与三酬，门户有职事者升一等，其子弟应荫者罢之。”上可其奏。乙亥，夏人犯环州。北京军乱，杀宣抚使奥屯襄。丁丑，右副元帅蒲察七斤以其军降于大元。辛巳，皇太子疾。辍朝。乙酉，皇太子薨。

二月辛卯，环州刺史乌古论延寿及斜卯毛良虎等败夏人于州境，诏进官有差。大元乙里只来。壬辰，上临奠皇太子殡所。有司奏辰日不哭，上曰：“父子至亲，何可拘忌？”命御史中丞李英、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领兵护饷中都，付以空名宣敕，许视功迁叙，逗挠者治以军律。乙未，改宁边

州隶岚州。丁酉，诏诸色人迁官并视女直人，有司妄生分别，以违制论，从户部郎中奥屯阿虎请也。辛丑，敕宰臣馈乙里只酒馔。壬寅，颁奖谕官吏军民诏，曲赦，招抚北京作乱者。丙午，尚书省以南迁后，吏部秋冬置选南京，春夏置选中都，赴调者不便，请并选于南京。从之，武清县巡检梁佐、柳口巡检李咬住以诛纠贼张晖、刘永昌等功进官有差，皆赐姓完颜。丁未，山东宣抚使仆散安贞遣提控仆散留家等破贼杨安儿步骑三万，歼其众，降伪头目三百余人、协从民三万余户。戊申，减沿边州府官资考有差。壬子，立保城无虞及捕获奸叛迁赏格。乙卯，敕奏急事不拘假日。丁巳，日初出赤如血，欲没复然。戊午，大风，隆德殿鸱尾坏。

三月壬戌，诏河北县官，令文武五品以上辟举，不听以它事差占，仍勒终任。有劳绩者但升遥领之职，应降罚者亦止本处居住。时河北残毁，吏治多苟且以求代易，故著是令。癸亥，诏百官各陈防边利害，封章以闻。丙寅，敕河东、河北、大名长贰官训练随处义兵，邻境有警，责其求援。降人自拔归国者迁职，仍列其姓名，以招谕来者。沿河州县官罢软不胜职任者汰去，令五品已上官公举，仍许今季到部人内先择能者量缓急易之。丁卯，安武军节度使张行信上书言急务四事。庚午，谕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选精锐屯沈州、广宁，以俟进止。壬申，长春节，宋遣使来贺。戊寅，谕尚书省，岁旱，议弛诸处碾磑，以其水溉民田。己卯，雨。自去冬不雨雪，至是始雨。劝农使李革言：“河北州县官吏多求河南差占以避难，宜发元任领戍兵者。不可离则别注以往。”庚辰，御史台言：“在京军官及委差官刍粮券例悉同征行，乞减其给。枢密院委差有俸人吏，非征行不必给。”皆从之。敕尚书省，入粟补官者毋括其户为军。有司议赏军功，毋有所沮格。壬午，山东宣抚司报大沫堌之捷，夹谷石里哥及没烈擒贼渠刘二祖等斩之，前后殪贼万计。西京军民变，遣官抚谕之。巳丑，禁州县置刃于杖以决罪人。前年，京兆治中李友直私逃华州，结同知防御使冯朝、河州防御判官郝遵甫、平凉府同知致仕杨庭秀、水洛县主簿宿徽等团集州民，号“忠义扈驾都统府”相挻为乱，杀其防御判官完颜八斤及城中女直人，以书约都统埸圭，为府兵所得。圭讳之，请自效，诱友直等执之，麾所招千余人纳仗坑诸城下。时京师道路隔绝，安抚司以便宜族友直等，至是以状闻。乃赠八斤及被害官军十余人各一官，赙钱三百贯。

夏四月癸巳，河东宣抚使胥鼎言利害十三事。长胜军都统杨圭伏诛。丙申，河南路蝗，遣官分捕。上谕宰臣曰：“朕在潜邸，闻捕蝗者止及道傍，使者不见处即不加意，当以此意戒之。”权参知政事德升言：“旧制夏至后免朝，四日一奏事。”上曰：“此在平时可耳。方今多故，勿谓朕劳，逐云当免，但使国事无废则善矣。”巳亥，曲赦山东路。癸卯，籍赴选监当官为军。乙巳，罢都南行尚书六部。侯挚言九事。曲赦蒲察七斤协从之党，募能杀获七斤者，以其官官之。丙午，以调度不给，凡随朝六品以下官及承应人，罢其从己人力输佣钱，经兵州、府其吏减半，司、县吏减三之一。其余除开封府、南京转运司外，例减三之一。有禄官吏被差不出本境者并罢给券，出境者以其半给之。修内司军夫亦减其半。丁未，故皇太子启蔼，赐谥曰庄献，戊申，权葬迎朔门外。诏自今策论词赋进士，第一甲第一人特迁奉直大夫，第二人以下、经义第一人并儒林郎，第二甲以下征事郎，同进士从仕郎，经童将仕郎。壬子，芮国公从厚薨。诏遣使同山西宣抚司选其民勇健者为军。谕有司，勿拒河北避兵之民，所至加存恤。用山东西路宣抚副使完颜弼言，招大沫堌渠贼孙邦佐、张汝楫以五品职，下诏湔洗其罪。己卯，诏检核朝廷差遣官券历，无故稽留中道者罪之。丙辰，谕田琢留山西流民少壮者充军，老幼者令就食于邢、洺等州，欲趣河南者听。上议遣亲军六千余及所募二千七百人援中都。宰臣以为行宫单弱，亲军不可遣，逐止。

五月庚申，招抚山西军民，仍降诏谕之。是日，中都破，尚书右丞相兼都元帅定国公承晖死之。户部尚书任天宠、知大兴府事高霖皆及于难。壬戌，降空名宣敕、紫衣师德号度牒，以补军储。辛未，立皇孙铿为皇太孙。癸酉，刘炳上书言十事。辛巳，上谕宰臣：“多事之秋，陈言者悉送省。恐卿等不暇，朕于宫中置局，命方正官数员择可取者付出施行，何如？”宰臣请如圣谕。诏削纳马补官恩例。戊子，谋伐西夏，遣大臣镇抚京兆。

秋七月戊午朔，大元兵收济源县。己未，征弓箭于内外品官，三品以上三副，四品、五品二副，余以等级征之。庚申，置陈、颍漕运提举官，以户部勾当官往来督察。有星如太白，色青白，有尾，

出紫微垣北极旁，入贯索中。上闻河北讥察官有要求民财始听民渡河者，避兵民至或饿死、自溺，特命御史台体访之。又禁随朝职官夺民碾硙以自营利。诏河间孤城，移其军民就粟清州，括民间骡付诸军，与马参用。辛酉，议括官田及牧马地以赡河北军户之徙河南者，已为民佃者俟获毕日付之。群臣迭言其不便，逐寝。癸亥，诏河北郡县军须并减河南之半。定尚书所造诸符：枢密院鹿，宣抚司鱼，统军司虎。丙寅，遣参知政事高汝砺往河南，便宜措置粮储。制品官纳弓箭之令，丁忧致仕者免。甲戌，借平阳民租一年。诏职官更兵亡失告身，见任者保识即重给之，妄冒者从诈伪法。丙子，尚书省奏给皇太孙岁赐钱。上不从，曰："襁褓儿安所用之。"诏致仕官俸给比南征时减其半。丁丑，肃宗神主至自中都，奉安于明俊殿。戊寅，月入毕宿中，戊夜犯毕大星。己卯，明德皇后神主至自中都。裁损宫中岁给有差。甲申，诏尚书省，行六部太多，其令各路运司兼之。改交钞名"贞祐宝券"。

八月戊子朔，以陕西统军使完颜合打签枢密院事。己丑，制军府庶事枢密院官须与经历官裁决，经历议是而院官不从，许直以闻。癸巳，诏遣官体究京西路新迁军户。丙申，谕尚书省，职官犯罪，大者即施行之，小者籍之，事定始论其罪。谕枢密院，撒合辇所签军有具戒僧人，可罢遣之。己亥，诏武举官非见任及已从军者，随处调赴京师，别为一军，以备用。被荐未授官者，量才任之。庚子，上虑平阳城大，兵食不足，议弃之，宰臣持不可。赏前冀州教授粘割忒邻集义兵，出方略，遏土寇，兵后摄州，复立州治，积刍粮，招徕民户至五万；特迁三官，升正五品职。置山东西路总管府于归德府及徐、亳二州。以太常卿侯挚为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于河北东、西两路。太祖御容至自西京，奉安于启庆宫。甲辰，置行枢密院于徐州、归德府。诏诸职官不拘何从出身，其才可大用者尚书省具以闻。丙午，山东西路宣抚使完颜弼表："遥授同知东平府事张汝楫将谋复叛，密遣人招同知益都府事孙邦佐。邦佐斩其人，驰报弼，弼杀汝楫及其党万余。承制升邦佐德州防御使，余立功者赏有差。"上嘉弼功，加崇进，封密国公，诏奖谕之。丁未，诏近臣举良将，加孙邦佐昭毅大将军、泰定军节度使，仍官其子。戊申，东平、益都、太原、潞州置元帅府。大赦。己酉，监察御使许古献恢愎中都之策。红袄贼掠成武，宣抚副使颜盏天泽讨走之，斩首数百级。进天泽一官，将校有功者命就迁赏。命侯挚招邢州贼程邦杰以官，不从则诱其党图之。减户部干办官四员及委差官有差。壬子，置行省于陕西。乙卯，增沿河阑籴之法，十取其八，以抑贩粟之弊，仍严禁私渡。增步军万人，戍京以西，四万人戍京以东。先陕西骑兵二千，增京畿之卫。谕陕西，坚守延安、临洮、环、庆、兰、会、保安、绥德、平凉、德顺、镇戎、泾原、鄜、坊、邠、宁、乾、耀等处要害。分渭南州郡步兵屯平凉，令宣抚使治邠州，副使治同州之澄城以统之。更以步骑守沿谓诸津。丙辰，元帅左监军兼知真定府事永锡坐援中都失律，削官爵，杖之八十。

九月丁巳朔，户部侍郎奥屯阿虎言："国家多故，职官往往不仕。乞限以雨季，违者勿复任用。"上嫌其太重，命违限者止夺三官，降职三等，仍永不升注。辛酉，除名永锡特迁信武将军、息州刺史。甲子，谕宰臣，沿淮塘路以南地鬻授民业，今为豪势据夺者，其令有司察之。丙寅，枢密院言："陕西、河东世袭蕃部巡检，昨与世袭猛安谋克例罢其俸。今边有事方急，宜仍给之。庶获其用。又西边弓箭手有才武出众，获功未推赏者，令宣抚司核实以闻。"从之。丁卯，以秋稼未获，禁军官围猎。诏授隐士王浍太中大夫、右谏议大夫，充辽东宣抚司参谋官。戊辰，遥授武宁军节度副使徒单吾典告平章政事抹捻尽忠逆谋，诏有司鞫之。设潼关提控总领军马等官。辛未，置河北东路行总管府于原武、阳武、封丘、陈留、延津、通许、杞诸县，以治所徙单户。命司属令和尚等护治巩国公按辰第。上谓宰臣曰："按辰所为不慎，或至犯法。舍之则理所不容，治之则失亲亲之道，但当设官第以防之耳。"按辰寻以不法，谪博州防御使。黜卫绍王母李氏光献皇后尊谥，神主在太庙，画像在启庆宫，并迁出之。陈州镇防军段仲连进羊三百，诏迁三官。命右丞汝砺诣陈州规画粮储。壬申，以苏门县为辉州。癸酉，朝谒世祖、太祖御容于启庆宫，行献享礼，始用乐。赐东永昌姓为温敦氏，包世显、包疙疸为乌古论氏，睹令孤为和速嘉氏，何定为必兰氏，马福德、马柏寿为夹谷氏，各迁一官。甲戌，朝谒太宗、熙宗、睿宗御容，行献享礼。诏开、滑、浚、济、曹、滕诸州置连珠寨，如卫州。乙亥，诏河北、山东等路及平凉、庆阳、临洮府、泾、邠、秦、巩、德顺诸州经兵，四品

以下职事官并以二十月为满。募随处主帅及官军、义军将校，有能率众复取中都者封王，迁一品阶，授二品职。能战却敌、善诱降人、取附都州县者，予本处长官、散官，随职迁授，余州县递减二等。

红袄贼周元儿陷深、祁州、束鹿、安平、无极等县，真定帅府以计破之，斩元儿及杀其党五百余人。丁丑，诏司、县官能募民进粮五千石以上，减一资考，万石以上，迁一官，减二资考，二万石以上迁一官，升一等，注见阙。诸色人以功赐国姓者，能以千人败敌三千人，赐及缌麻以上亲，二千人以上，赐及大功以上亲，千人以上，赐止其家。庚辰，陕西宣抚司来上第五将城万户杨再兴击走夏人之捷。壬午，以空名宣敕付陕西宣抚司，凡夏人入寇，有能临阵立功者，五品以下并听迁授。乙酉，置大名府行总管府于柘城县，以治所徙军户。

冬十月丙戌朔，翰林侍读学士、权参知政事乌古论德升出为集庆军节度使兼亳州管内观察使。丁亥，尚书右丞汝砺言："河北军户之徙河南者，宜以系官闲田及牧马草地之可耕者赐之，使自耕以食，而罢其月粮。"上从其请。命右司谏冯开随处按视，人给三十亩。夏人入保安，都统完颜国家奴破之；攻延安，戍将又败之。是日，捷至。戊子，以御史中丞徒单思忠为参知政事。己丑，平章抹捻尽忠下狱既久，监察御史许古言："尽忠逮系有司，此必重罪，而莫知其由，甚骇众听。乞遣公正重臣鞫之。如得其实，明示罪目，以厌中外之心。"书上，不报。庚寅，逐诛尽忠。癸巳，罪状尽忠告中外。诏枢密副使仆散安贞行枢密院于徐州。戊戌，辽东宣抚司报败留哥之捷。甲辰，诏求广平郡王承晖之后，得其犹子历亭县丞永怀，以为器物直长。丙午，夏人陷临洮，陕西宣抚副使完颜胡失剌被执。庚戌，诏尚书左丞相仆散端兼都元帅，行尚书省于陕西。辛亥，蒙古纲奏："昨被旨权山东路宣抚副使，屯东平。行至徐北岸，北兵已逼徐，不可往。"诏枢密副使仆散安贞权于沿河任使之。壬子，以同、华旧屯陕西兵及河南所移步骑旧隶陕州宣抚司者，改隶陕西行省。召中奉大夫、袭封衍圣公孔元措为太常博士。上初用元措于朝，或言宣圣坟庙在曲阜，宜遣之奉祀。既而上念元措圣人之后，山东寇盗纵横，恐罹其害，是使之奉祀而反绝之也，故有是命。辽东贼蒲鲜万奴僭号，改元天泰。

十一月丙辰朔，河北行尚书省侯挚入见。诏河北西路宣抚副使田琢自浚徙其兵屯陕。戊午，枢密院进王世安取盱眙、楚州之策，遂以世安为招抚使，与泗州元帅府所遣人同往淮南计度其事。戊辰，夏人犯绥德之克戎寨，官军败之，犯绥平，又败之。赏有功将士及来告捷者。参知政事徒单思忠言："今陈言者多掇拾细故，乞不送省，止令近侍局度其可否发遣。"上曰："若尔，是塞言路。凡系国家者，岂得不由尚书省乎？"庚午，上与尚书右丞汝砺商略遣官括田赐军之利害，汝砺言不便者数端。乃诏有司罢其令，仍给军粮之半，其半给诣实之价。壬申，遣参知政事侯挚祭河神于宜村。甲戌，移剌塔不也以军万人破夏人数万于熟羊寨。丙子，诏市民间挽车羸疾牝马置群牧中，以图滋息。知临洮府陀满胡土门破夏人八万于城下。丁丑，监察御史陈规劾参知政事侯挚，上不允所言，而慰答之。庚辰，上谓宰臣曰："朕恐括地扰民，罢其令矣。官荒牧马地军户愿耕者听，已为民承种者勿夺。旧例点检左右将军、近侍局官、护卫、承应人秩满皆赐匹帛，虽所司为之制造，然不免赋取于民，近亦罢之，止给宝券。至于朕所服御，亦以官丝付太府监织之，自今勿复及民也。"大元兵徇彰德府，知府陀满斜烈死之。

十二月乙酉朔，徙朔州民分屯岚、石、隰、吉、绛、解等州。戊子，以军事免枢密院官朝拜。己丑，侯挚复行尚书省于河北。庚寅，太白昼见。壬辰，诏免元日朝贺。乙未，敕赠昭圣皇后三代官爵。太康县人刘全、时温、东平府民李宁谋反，伏诛。戊戌，陕西行元帅府乞益兵，以田琢之众隶之，仍奖谕以诏。壬寅，诏林州刺史惟宏与都提控从坦同经理边事。诸将功赏次第便宜行之。乙巳，大元兵徇大名府。癸丑，皇太孙薨，以殇，无祭享之制，戒勿劳民。谕宣徽院免元日亲王、公主进酒。甲寅，礼官奏，正旦宋遣使来贺不宜辍朝。命举乐、服色如常仪。诏临洮路兵马都总管陀胡土门进官三阶，再任。

四年春正月癸亥，监察御史田迥秀条陈五事。丙寅，红袄贼犯泰安、德、博等州，山东西路行元帅府败之。丁卯，谕御史台曰："今旦视朝，百官既拜之后，始闻开封府报衙声。四方多故之秋，弛慢如此，可乎？中丞福兴号素谨于官事者，当一诘之。"己巳，尚书右丞高汝砺进左丞。庚午，大

元兵收曹州。辛亥，参知政事侯挚进尚书右丞。壬申，太原元帅左监军乌古论德升招其民降北者，得四千三百余人。癸酉，诏赐故皇太孙谥曰冲怀。更定捕获伪造宝券者官赏。乙亥，以殿前都点检皇子遂王守礼为枢密使，枢密使濮王守纯为平章政事。己卯，立遂王守礼为皇太子。庚辰，诏免逃户租。壬午，言者请遣官劭农，至秋成，考其绩以甄赏。宰臣言："民恃农以生，初不待劝，但宽其力，勿夺其时而已。遣官不过督州县计顷亩、严期会而已。吏卒因为奸利，是乃妨农，何名为劝。"上是其言，不遣。

二月甲申朔，日有食之。上不视朝，诏皇太子控制枢密院事。大元兵围太原。乙酉，以信武将军、宣抚副使永锡签枢密院事，权尚书右丞。皇太子既总枢务，诏有司议典礼，以金铸"抚军之宝"授太子，启禀之际用之。平章政事高琪表乞致仕，不允，召枢密院官问所以备御之策。丁亥，以河东南路宣抚使胥鼎为枢密副使，权尚书左丞，行省于平阳。鼎方抗表求退，诏勉谕就职，因有是命。行省左丞相仆散端先亦告老，遣太医往镇护视其疾。戊子，宰臣以皇太子既立。服御仪物悉与已受册同，今边事未宁，请少缓册宝之礼，从之。戊戌，免亲王、公主长春节入贺致礼。己亥，大元兵攻下霍山诸隘。甲辰，命参知政事李革为修奉太庙使，礼部尚书张行信提控修奉社稷。权祔肃宗神主于世祖室，奉始祖以下神主于随室，祭器以瓦代铜，献官以公服行事，供张等物并从简约。庚戌，诏凡死节之臣籍其数，立庙致祭。壬子，任国公玮薨，辍朝。是月，同知观州军州事张开复河间府沧、献等州并属县十有三，表请赦旁郡胁从之臣。又请以宣抚司空名宣敕二百道付之，从权署补，仍以粮继其军食。诏枢密措画。

三月乙卯，以将修太庙，遣李革奏告祖宗神主于明俊殿。丁巳，曲赦中都、河北等路。议军户给地事。乙丑，延州刺史温撒可喜上疏言："皇太子宜选正人为师保。"丙寅，长春节，宋遣使来贺。己巳，以将修社稷，遣太子少保张行信预告。沧州经略副使张文破赵福，复恩州。丙子，曲赦辽东路。己卯，处士王浍以右谏议大夫复迁中奉大夫、翰林学士，仍赐诏褒谕。庚辰，复邢州捷至。

夏四月己丑，陕西行省来报秦州官军破妖贼赵用、刘高二之捷。遣官鞫单州防御使仆散倬之罪，罢其城单州之役。癸巳，张开奏复清州等十有一城，诏迁官两阶。赏将士有差。甲午，改赐皇太子名守绪。诏谕陕西路军民。丙申，河北行省侯挚言："北商贩粟渡河，官遮籴其什八，商遂不行，民饥益甚，请罢其令。"从之。河南、陕西蝗。丁酉，太白昼见于奎。己亥，夏人葩俄族都管汪三郎率其蕃户来归，以千羊进，诏纳之，优给其值。辛丑，侯挚言："红袄贼掠临沂、费县之境，官军败之。获其党讯之，知其渠贼郝定僭号署官，已陷滕、兖、单诸州，莱芜、新泰等十余县。"时道路不通，宰臣请谕挚为备。仍诏枢密院招捕。蔡、息行元帅府兵拔木陡关，斩首千级。甲辰，有司言，扶风、郿县有＜⿱甘⿰虫虫＞伤麦。

五月癸丑朔，礼官言："太庙既成，行都礼虽简约，惟以亲行祔享为敬，请权不用卤簿仪仗及宫县乐舞。"从之。山东行省上沂州之捷。甲寅，凤翔及华、汝等州蝗。辛酉，以尚书右丞侯挚行省事于东平。己巳，来远镇获夏谍者陈岂等，知夏人将图临洮、巩州，窥长安。命陕西行省严为之备。丙子，上将以七月行祔享礼，虑时雨有妨，诏改用十月。夏人修来羌城界河桥。元帅右都监完颜赛不遣兵焚之，俘馘甚多。戊寅，京兆、同、华、邓、裕、汝、亳、宿、泗等州蝗。

六月戊子，诏凡进奏帖及申尚书省、枢密院关应密大事，私发视者绞，误者减二等，制书应密者如之。壬辰，辽西伪瀛王张致遣完颜南合、张顽僧上表来归。诏授致特进，行北京路元帅府事，兼本路宣抚使，南合同知北京兵马总管府，顽僧同知广宁府。丙申，木星昼见于奎，百有一日乃伏。癸卯，诏有司祈雨。丁未，河南大蝗伤稼，遣官分道捕之。罢河北诸路宣抚司，更置经略司。壬子，以旱，诏参知政事李革审决京师冤狱。

秋七月癸丑朔，昭义军节度使必兰阿鲁带复威州及获鹿县。飞蝗过京师。甲寅，山东行省槛贼郝定等至京师，伏诛。乙卯，以旱蝗，诏中外。己未，敕减尚食数品及后宫岁给缣帛有差。辛酉，监察御史陈规上章条陈八事。

闰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辛卯，复深州。癸巳，翰林学士完颜孛迭进《中兴事迹》。甲午，命掌军官举奇才绝力之人，提控、都副统等官互举其属。颁举官赏罚格，许功过相除。品官及草泽人有

才武者，举荐升降亦如之。庚子，诏河南、陕西镇防军应荫及纳粟补官者，当役如旧，俟事定乃听赴铨。

八月甲寅，太子少保兼礼部尚书张行信定祔享亲祀之仪以进。上嘉纳之。三原县僧广惠进僧道纳粟多寡与都副威仪及监寺等格，从其言鬻之。夏人入安塞堡，元帅左监军乌古论庆寿遣军败之。壬戌，赐张行信宝券二万贯、重币十端，旌其议礼之当。乙亥，诏谕中都民，命大名招抚使募人持诏以往。丙子，大元兵攻延安。己卯，夏人入结耶觜川，官军击走之。

九月辛巳朔，大元兵攻坊州。以签枢密院事永锡为御史大夫，领兵赴陕西，便宜从事。壬辰，大元兵攻代州。经略使奥屯丑和尚战没。以中尉卫完颜奴婢等充贺宋生日使。

冬十月己未，亲王、百官奉迎祖宗神主于太庙。招射生猎户练习武艺知山径者分屯陕、虢要地。命元帅左监军必兰阿鲁带守潼关，遥授知归德府事完颜仲元军卢氏。大元兵攻潼关。西安军节度使泥庞古蒲鲁虎战没。辛酉，上亲行祔享礼。甲子，祔享礼成。赦。乙丑，诏谕河南官吏军民，以赏格募立功之士。命参知政事徒单思忠提控镇抚京师，移剌周剌阿不屯关、陕。丙寅，诏京师具防城器械，多凿坎阱，筑垣墙于隙地。徙卫绍及镐厉王家属于京师。丁卯，以奉安社稷，遣官预告。戊辰，命张行信摄太尉，奉安社稷，礼乐咸絅其数。诏吏、礼、兵、工四部尚书董防城之役。大元兵徇汝州。己巳，沿河唯存通报小舟，余皆焚之。庚午，诏宿粮州县屯兵，其签民为兵者就署队长，以自防遏。河东行省胥鼎，遣潞州元帅左监军必兰阿鲁带以军一万，孟州经略使徒单百家以军五千，由便道济河趣关、陕，自将平阳精兵援京师。命枢府督军应之。辛未，置官领招贤所事。命内外官采访有才识勇略能区画防城者具以闻，得实超任，仍赏举主。内负长才不为人所知者，听赴招贤所自陈。壬申，以龙虎卫上将军裴满羊哥知归德府事，行枢密院事。癸酉，诏罢遣有司所拘民间输税车牛以运军士衣粮者。甲戌，谕附京民尽徙其刍粮入城，官储并运之。丙子，行枢密院知河南府事完颜合打以征兵失应，坐诛。户部郎中魏琦以没王事，官其子。己卯，议禁京师靡谷，近侍以宝券方行，恐滞其用，不果。吏部令史韩希祖陈言，曾以战功致身者尽拘京师备用，从之。

十一月庚辰朔，增定守御官及军人迁赏格。辛巳，诏止附京农民自撤其庐舍。壬午，河东行省胥鼎入援京师，用其言以知平阳府王质权元帅左监军，同知完颜僧家奴权右监军，代镇河东。拜鼎为尚书左丞兼枢密副使，知归德府完颜伯嘉签枢密院事。以完颜合打伏诛，诏中外。乙酉，元帅右都监完颜赛不来献其提控石盏合喜、杨斡烈等大败夏人于定西之捷，命行省视其功赏之。大元兵至渑池，右副元帅蒲察阿里不孙军溃而逃，失其所佩虎符。丙戌，前临潢府推官权元帅右监军完颜合达率官军老幼自北归国，升镇南军节度使，进官三阶。诏出公帑绵绢付有司偿所括民服以衣军者。是夕，月晕木星，木在奎，月在壁。己丑，定毁防城器具法。辛卯，诏立功五品以上官赐馔御前，六品以下官赐馔近侍局。癸巳，上谕皇太子："京城提控官有以文资充者，彼岂知兵？其速易之。"甲午，放免诸职官傔从及诸司局射粮兵卒尝选充军者。戊戌，敕诸州县签籍军民，以备土寇。华州元帅府复潼关。庚子，罢在京防城民军。遣御史陈规等充河南宣差安抚捕盗官。河南路统军使纥石烈扫合以发兵后期，坐诛。甲辰，以尚书工部侍郎和尚等充贺宋正旦使。丙午，河南行枢密院从坦言，其族人道哥愿隶行伍以自效。上嘉其忠，许之。内族承立进所获马驼。上曰："此军士所得，即以予之可也，朕安用哉。"因遍谕诸道将帅，后勿复如是。

十二月辛亥，平章政事术虎高琪加崇进、尚书右丞相。参知政事李革罢。癸亥，大元兵攻平阳。丙寅，皇太子议伐西夏。大元兵徇大名府。壬申，大元兵进自代州神仙横城及平定承天镇诸隘，攻太原府。宣抚使乌古论礼遣人间道赍矾书至京师告急。诏发潞州元帅府，平阳、河中、绛、孟宣抚司兵援之。乙亥，高琪请修南京里城。上曰："民力已困，此役一兴，病滋甚矣。城虽完固，朕亦何能独安此乎。"

金史卷一五　本纪第一五

宣宗中

兴定元年春正月己卯朔，宋遣使来贺。癸未，宋使朝辞。上谓宰臣曰："闻息州南境有盗，此乃

彼界饥民沿淮为乱耳。宋人何故攻我。”高琪请伐之，以广疆土。上曰：“朕意不然，但能守祖宗所付足矣，安事外讨。”乙未，诏中都、西京、北京等路策论进士及武举人权试于南京、东平、婆速、上京等四路。丙申，东平行省言：“调兵以来，吏卒因劳进爵多至五品，例获封赠，及民年七十并该覃恩。若人往自陈，公私俱费。请令本路为制诰敕，类赴朝廷，以求印署。使受命者量输诸物而给之。人力不劳，兵食少济。”从之。皇子平章政事濮王守纯授世袭东平府路三屯猛安。尚书左丞胥鼎进平章政事，封莘国公。癸卯，议减庶官冗员。乙巳，大元兵攻观州。

二月戊申朔，初用“贞祐通宝”，凡一贯当“贞祐宝券”千贯。己酉，命枢密院汰罢软军士。谕尚书省，用官马给驿传以纾民力。庚戌，皇后生辰，诏百官免贺，仍谕旨曰：“时方多难，将来长春节亦免贺礼。”辛亥，以崇进、元帅右都监完颜赛不签枢密院事。癸丑，罢招贤所。乙卯，皇孙生，宣徽请称贺，诏无用乐。己未，大元兵徇忻、代。诏定州、县官虽积阶至三品，坐乏军储者，听行部决遣。壬戌，尚书省以军储不继，请罢州府学生廪给。上曰：“自古文武并用，向在中都，设学养士犹未尝废，况今日乎？其令仍旧给之。”丙子，议置庄献太子庙。

三月戊寅，敕事关刑名，当面议之，勿听转奏。以绛阳军节度使李革知平阳府，兼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壬午，定民间收溃军亡马之法及以马送官酬直之格。乙酉，上宫中见蝗，遣官分道督捕，仍戒其勿以苛暴扰民。庚寅，长春节，宋遣使来贺。辛卯，诏罢平阳、河中元帅。乙未，先征山东兵接应苗道润共复中都，而石海据真定叛，虑为所梗，乃集粘割贞、郭文振、武仙所部精锐与东平军为掎角之势，图之。己亥，大元兵攻新城。庚子，攻霸州。甲辰，威州刺史武仙率兵斩石海及其党二百余人，降葛仲、赵林、张立等军，尽获海僭拟之物。寻进仙权知真定府事。

夏四月丁未朔，以宋岁币不至，命乌古论庆寿、完颜赛不等经略南边。戊申，孟州经略司万户宋子玉率所部叛，斩关而出，经略使从坦等追败之。庚戌，花帽军作乱于滕州，诏山东行省讨之。南阳五朵山盗发，众至千余人，节度副使移剌羊哥出讨，遇之方城，招之不从，乃进击之，杀其众殆尽。癸丑，以安化军节度使完颜寓权元帅左都监，行元帅府事，督经略使苗道润进复都城，且令和辑河间招抚使移剌铁哥等军。铁哥与道润不协，互言其有异志，故命重臣临镇之。戊午，单州雨雹伤稼，诏遣官劝谕农民改莳秋田，官给其种。平定州贼阎德用之党阎显杀德用，以其众降。

己未，以权参知政事辽东路行省完颜阿里不孙为参知政事，行尚书省、元帅府于婆速路。以权辽东路宣抚使蒲察五斤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元帅府于上京。庚申，李革请罢义军总领使副，以畀州县。尚书省以秋防在迩，改法非便，姑如旧制，州县各司察之。甲子，元帅完颜赛不破宋兵于信阳，使来奏捷。乙丑，济南、泰安、滕、兖等州贼并起，侯挚遣棣州防御使完颜霆讨平之，降其壮士二万人、老幼五万人。完颜赛不复奏，败宋军于陇山等处，俘馘甚众。戊辰，太白昼见于井。辛未，权孟州经略使从坦追贼宋子玉至辉州境上，其党邢福杀子玉，以众来归。壬申，以万奴叛逆未殄，诏谕辽东诸将。完颜赛不军渡淮破光州两关，获军实分给将士。

五月戊寅，陕西行省破夏人于大北岔，是日捷至。丁亥，民苑汝济上书陈利害，上以示宰臣曰：“卑贱小人，犹能尽言如此，有可采者即行之。”己丑，贼宋子玉余党家属悉放归农。尚书右丞蒲察移剌都弃官擅赴京师，降知河南府事，行枢密院兼行六部事。壬辰，延州原武县雨雹伤稼，诏官贷民种改莳。癸巳，宋人攻颍州，焚掠而去。戊戌，行枢密院兵败宋人于泥河湾，又败之樊城县。山东行元帅府事蒙古纲擅械转运使李秉钧，法当决，秉钧返詈纲，应论赎，诏两释之。宋人取涟水县。癸卯，兰州水军千户李平等若提控蒲察燕京贪暴，杀之。构夏人以叛，胁其徒张扆俱行，扆以计尽获之。陕西行省便宜迁扆官四阶，授同知兰州事，赏士卒有差，以其事上闻。甲辰，大元兵下沔城县，军官任福死之。丙午，定河北求仕官渡河之法，曾经总兵者白枢密院，余验据听渡。行枢密院事乌古论庆寿南伐还，奏不以实，诏鞫之。

六月己酉，苗道润表归国人李琛复以众叛，琛亦表道润异谋，诏山东行省察之。修潼关，遣中使持诏及暑药劳夫匠。权参知政事张行信进参知政事。庚戌，诏捕治辽东受伪署官家属，得按察使高礼妻子，皆戮之。壬子，制鄜、坊、丹州四品以下州县官视环、庆例，以二十月终更。甲寅，招

抚使惟宏言彰德府守臣擅徙民山寨避兵，上曰：“难保之城，守之何益，徒伤吾民耳。勿治。”乙卯，显宗忌日，谒奠于启庆宫。丙辰，诏枢密院遣经历官分谕行院，严兵利器以守冲要，仍禁饮宴，违以军律论。宋人合土寇攻东海境。戊午，以宋遣兵数犯境，及岁币不至，诏谕沿边罪宋。己未，诏凡上书人其言已采用者，上其姓名。辛酉，以进士朱盖、草泽人李维岳论议可取，诏给八贯石俸。乙丑，设潼关使、副，及三门、集津提举官。尚书左丞相兼都元帅仆散端薨，辍朝。置南京流泉务。辽东行省遣使来上正月中败契丹之捷。

秋七月丙子朔，日有食之。辛巳，宋人围泗州。壬午，围灵璧县。癸未，奥州振威军万户马宽逐其刺史李策，据城叛。遣使招之，乃降。已而复谋变，州吏擒戮之，夷其族。甲申，诏谕辽东诸路。乙酉，宋人袭破东海县。丙申，置提举仓场使、副。癸卯，太社坛产嘉禾，一茎十有五穗。甲辰，夏人犯黄鹤岔，官军败之。乙巳，初置集贤院知院事、同知院事等官。宋人及土寇攻海州，经略使击破其众。夏人围羊狼寨，帅府发诸镇兵击走之。

八月戊申，陕西行省报木波贼犯洮州败绩，遁去。木星昼见于昴，六十有七日乃伏。己酉，海州经略司表官军与宋人战石湫南，战涟水县，战中土桥，宋兵败绩。壬子，削御史大夫水锡官爵，有司论失律当斩，上以近族，特贳其死。癸丑，宋人攻确山县，为官军所败，诏谕国内军士，使知宋人渝盟之故，仍命大臣议其事。乙卯，集贤院咨议官朱盖上书陈御敌三策。壬戌，海州经略使阿不罕奴失刺败宋人于其境。提控李元与宋人战，屡捷，多所俘获。徙栏通渡经略司于黄陵堈。乙丑，制增定擒捕逃军赏格及居停人罪。丙寅，左司谏仆散毅夫乞更开封府号，赐美名，以尉氏县为刺郡，睢州为防御使，与郑、延二州左右前后辅京师。上曰：“山陵在中都，朕岂乐久居此乎？”遂止。癸酉，太祖忌日，谒奠于启庆宫。甲戌，元帅左都监承裔，遣其部将纳兰记僧等，合葩俄族都管尼庞古，以兵掩袭瓜黎余族诸蕃帐，屡破之，斩馘士卒，禽其首领，俘获人畜甚多，是日捷至。

九月丁丑，更定监察御史失察法。以元帅左监军必兰阿鲁带权参知政事，行省于益都。戊寅，夏人犯绥德之克戎寨，都统罗世晖逆击，却之。己卯，蔡州帅府侦宋人将窥息州，以轻兵诱其进，别以锐师邀击之，虏其将沈俊。壬午，以改元兴定，赦国内。甲申，罢规运所，设行六部。辛卯，大元兵徇隰州及汾西县，癸巳，攻沁州。辽东行省完颜阿里不孙为叛人伯德胡土所杀。月犯东井西扇北第二星。乙未，大元兵攻太原籧箕掌寨。丁酉，薄太原城，攻交城、清源、癸卯，立沿河冰墙鹿角。

冬十月丁未，以霖雨，诏宽农民输税之限。庚戌，以将有事于宋，诏帅臣整厉师徒。辛亥，遣官括市民马，红赏格以示劝。甲寅，命高汝砺、张行简同修《章宗实录》。息州帅府献破宋人于中渡之捷。乙卯，大元兵徇中山府及新乐县。丙辰，丹州进嘉禾，异亩同颖。辛酉，制定州府司县官失觉奸细罪。壬戌，右司谏兼侍御史许古上疏，请先遣使与宋议和。乙丑，大元兵下磁州。丙寅，定职官不求仕及规避不赴任法。高汝砺上疏言，和议先发于我，恐自示弱，非便。戊辰，上命许古草通宋议和牒，既进以示宰臣，宰臣以其言有祈哀之意，徒示微弱，无足取者，议遂寝。辛未，罢流泉务。大元兵收邹平、长山及淄州。壬申，改郇国号为管，避上嫌名。高汝砺表致仕，不允。

十一月壬午，从宜移剌买奴言：“五朵山贼鱼张二等若悉诛之，屡诏免罪，恐乖恩信。且其亲属沦落宋境，近在均州，或相构乱。乞贷其死，徙之归德、睢、陈、钧、许间为便。”诏许之。癸未，月晕木、火二星，木在胃，火在昴。丙戌，太白昼见，遣翰林侍讲学士杨云翼荣之。大元兵收山东滨、棣、博三州，己丑，下淄州。庚寅，下沂州。甲午，河西掬纳、籛纳等族千余户来归。丁酉，诏唐、邓、蔡州行元帅府举兵伐宋。戊戌，大元兵攻太原府。庚子，上谓宰臣曰：“朕闻百姓流亡，逋赋皆配见户，人何以堪？又添征军须钱太多，亡者讵肯复业。其并议除之。”宰臣请命行部官阅实蠲贷，已代纳者给以恩例，或除他役，或减本户杂征四之一。上曰：“朕于此事未尝去怀，其亟行之。”

十二月甲辰朔，大元兵攻潞州，都统马甫死之。戊申，既墨移风寨于大舶中得日本国太宰府民七十二人，因籴遇风，飘至中国。有司覆验无他，诏给以粮，俾还本国。庚戌，元帅监左军蒲察五斤进右副元帅，权参知政事，充辽东行省。是日，大元兵平益都府。辛亥，陕西行省胥鼎谏伐宋，不报。甲寅，海州经略使报提控韩璧败宋人于盐仓。己未，大元兵复攻沂州，官民弃城遁，辛酉，

下密州，节度使完颜寓死之。壬戌，侯挚兼三司使。庚午，免逃户复业者差赋。

二年春正月乙亥，诏议赈恤。辛巳，敕南征将帅所至毋纵杀掠。壬午，宋人攻淮北，唐州元帅府击败之，获统领李雄韬、陈皋以归。癸未，近侍局副使讹可遣使报南师之捷。乙酉，陕西行省获归国人，言大元兵围夏王城，李遵顼命其子居守而出走西凉。诏谕诸帅府明斥候，严守备。戊子，唐、邓元帅完颜赛不报连破宋人之捷。宋人攻泗州，又战却之。

二月癸卯，宋人侵青口，行枢密院遣兵败之。甲辰，免中京、嵩、汝等州逋租。谕胥鼎，克宋散关，可保则保，不可保则焚毁而还。定奴婢救主法。丙午，讹可败宋人于防山。纥石烈桓端亦遣使来上光州、信阳之捷。庚戌，海州经略败宋兵于朐山，表请继其军储，督东平帅府发兵护送资粮以应之。许州长社县何冕等谋反，伏诛。辛亥，张行信出为彰化军节度使兼泾州管内观察使。壬子，御使以北兵退，请汰各处行枢密院、元帅府冗官。尚书以为非便，上从尚书言，仍旧制。完颜赛不报枣阳之捷，癸丑，完颜阿邻报皂郊堡之捷。丁巳，寿州行枢密院破宋人高柳桥水寨，夷其寨而还。壬戌，讹可遣兵拔宋栅棋盘岭，又破其众于裴家庄、寒山岭、龙门关等处，得粟二千余石。乙丑，谕枢密曰："中京商、虢诸州军人愿耕屯田，比括地授之。闻徐、宿军独不愿受，意谓予田必绝其廪给也。朕肯尔耶。其以朕意晓之。"丙寅，谕尚书省曰："闻中都纳粟官多为吏部缴驳，殊不思方阙乏时，利害为如何。又立功战阵人，必责保官，若辈皆义军白丁，岂识职官，苟文牒可信，既当兴之。至若在都时，规运薪炭入城者，朕尝植恩授以官。此岂容伪，而间亦为所沮格。其悉谕之。勿复若是。"纥石烈牙吾塔破宋人于盱眙军，上俘获之数。己巳，以侯挚行省河北，兼行三司安抚司事。

三月庚辰，尚书集文资官杂议进士之选，诏依泰和例行之。癸未，讹可败宋人于光化军。甲申，长春节。戊子，谕宰臣曰："旧制，廷试进士日晡后出宫。近欲复旧，恐能文而思迟者，不得尽其才，其令日没乃出。"以御史中丞把胡鲁为参知政事。陕西行六部尚书杨贞削五官，累杖一百七十，解职。讹可表言，官军自桐柏入宋境。所向多克捷。癸巳，宋人争皂郊堡，击官军，军溃，主将完颜阿邻战没。丙申，更定京城捕告强盗官赏制。辛丑，上京行省蒲察五斤表，左监军哥不靄诬坊州宣抚副使纥石烈按敦将叛而杀之。事下尚书省，宰臣以为按敦之死徐议恤典，哥不靄亦姑牢笼使之，上勉从其言。

夏四月壬寅朔，蒲察五斤表，辽东便宜阿里不孙贷粮高丽不应，辄以兵掠其境。上命五斤遣人以诏往谕高丽，使知兴兵非上国意。乙巳，诏河南路行总管府节镇以上官，充宣差捕盗使，以防御刺史以上长贰官，及世袭猛安之才武者为之副，又命濮王府尉完颜毛良虎为宣差提控，以巡督之。是日，曲赦辽东等路。以户部尚书夹谷必兰为翰林学士承旨，权参知政事，行省于辽东。丁未，承裔败宋人于皂郊堡。庚戌，御史劾集贤院咨议官李维岳本中山府无极县进士赵孝选家奴，乞正其事。上曰："国家用人，奚择贵贱。"命以官银五十两赎放为良，任使仍旧。壬子，遣侍御史完颜素兰、近侍局副使讹可同赴辽东，察访叛贼万奴事体。行省侯挚督兵复密州。提控朱琛复高密县。癸丑，完颜素兰请宣谕高丽复开互市，从之。乙卯，特赐武举温迪罕缴住以下一百四十人及第。丁巳，陕西行省兵破宋鸡公山，取和州、成州，至河池县黑谷关，守者皆遁，前后获粮九万斛，钱数千万，军实不可胜计。戊午，红袄贼犯徐、邳，行枢密院兵大破之。己未，阿里不孙自潼关之败，失其所在，变姓名匿居柘城，为御使觉察，系其家属，将穷治之，乃遣子上书诣吏待罪。台臣力请诛之，以惩不忠。上卒赦其罪，谕以自效。癸亥，遣重臣审理京师冤狱。丁卯，河南诸郡蝗。临洮路报败宋人之捷。东平行省败黑旗贼，拔胶西县，渠贼李全来援，并破之。戊辰，河北行省败红袄贼，进至密州，降伪将校数十人，士卒七百人，悉复其业。

五月辛未朔，凤翔元帅完颜闾山破宋人步落埚、香炉堡诸屯。甲戌，招抚副使黄掴阿鲁答袭破李全于莒州及日照县之南，三道击之，追奔四十里。丙子，夏人自葭州入鄜延，元帅承立遣兵败之马吉峰，是日捷至。诏遣官督捕河南诸路蝗。辛巳，策论词赋经义进士及武举人入见，赐告命章服。莱州民曲贵杀节度经略使内族转奴，自称元帅，构宋人据城叛。山东招抚司遣提控王庭玉、招抚副使黄掴阿鲁答等讨平之，斩伪统制白珍及牙校数十人，生擒贵及伪节度使吕忠等十余人，诛之。乃命庭玉保莱，朱琛保密，阿鲁答保宁海，以安辑其民。丙戌，陕西行省言："四月中，巩州行元帅承

裔遣提控乌古论长寿、纳兰记僧分道伐宋。长寿山盐川镇，记僧出铁城堡，皆克捷而还。”辛卯，寿州行枢密院南城军攻辛城镇，一军趣史河，与宋人战，胜之。壬辰，河北行省复黄县。乙未，第凤翔、秦、巩三道南征将士功，各迁其官。丙申，增随朝官及诸承应人俸。戊戌，陕西行省连报承裔等人宋境之捷。己亥，大元兵徇锦州，元帅刘仲亨死之。庚子，陕西群狼伤百余人，立赏募人捕杀。

六月甲辰，枢密院言：“诸道表称大元集兵应州、飞狐，将分道南下，观其意不在河北，而在陕西。河东各路义士、土兵、蕃汉弓箭手，宜于农隙教阅，以备缓急。东平、单州冲要，豫徙其农民粮畜，置可守之城，修近城水寨，因以为固。潼谷远连商、虢，宜令两帅府选官按视厄塞。”又言“贾瑀等刺杀苗道润，乞治瑀等专杀之罪。余州郡各以正职授头目，使分治一方。”上谕之曰：“道润之众亟收集之，瑶等是非未明，姑置勿问。诸头目各制一方，利害至重，更审处之。”石州贼冯天羽众数千，据临泉县为乱。帅府命将讨捕之，为贼所败，旁郡县将谋应之。州刺史纥石烈公顺赴以兵，天羽等数十人迎降，公顺杀之。余贼走保积翠山，遣将王九思攻之，不下。诏国史院编修官马季良持告敕金币往招之。比至，九思先破栅，杀贼二千人，余复走险。已而，其党安国用等诣季良降者五千余人，就署国用同知孟州防御使事，以次迁擢有差。分其众于绛、霍间。

丁未，以参知政事把胡鲁权左副元帅，与平章政事胥鼎协力防秋。己酉，苗道润所部军请隶潞州元帅府，诏河北行省审处之。壬子，红袄贼犯沂州，官军败之，追至白里港，都提控齐信没于阵，诏有司议赠恤。丙辰，遣监察御使粘割梭失往河中、绛、解等郡，同守土官商度可保城池。丁巳，上以久旱，谕宰臣治京狱冤。因及京城小民，中纳石炭，既给其价，御史劾以过请官钱，并系之狱。有论至极刑者，欲悉从宽宥，何如？高琪对不然，遂止。壬戌，御史言户部员外郎臧伯升供亿息州，偶遇官军战胜，亦冒迁一官，乞论其罪。上曰：“军前如此者，何止伯升，今遽见罪，余皆不安。且诘所从来，势连及帅府。多故之秋，岂为一官，遂忘大计，但令厘正之。”癸亥，遣高汝砺、徒单思忠祷雨。

秋七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辛未，诏赏南伐将士有差。夏人犯龛谷，提控夹谷瑞及其副赵防击走之。甲戌，以旱灾，诏中外。己卯，遣官望祀岳镇海渎于北郊，享太庙，祭太社、太稷，祭九宫贵神于东郊，以祷雨。遣太子太保阿不罕德刚、礼部尚书杨云翼分道审理冤狱。癸未，大雨。太子、亲王、百官表请御正殿，复常膳。庚寅，择明干官提控铨选无违失者兴升擢，令译史不任事者，验已历俸月放满，别选能者。甲午，夏人复犯龛谷，夹谷瑞大破之。用点检承玄言，遣官诣诸道选寄居守阙丁忧官及亲军入仕才堪总兵者，得一百六人，付枢密任使。

八月庚子朔，江北行省以苗道润军隶涿州刺史李瘸驴，副以张甫、张柔。戊申，敕亲军百户以下授职待阙者给本俸，仍充役，俟当赴任遣之。己酉，诏河北行省完颜霆进军援山东招抚使田琢，自今将士立功听琢先赏以闻。大元遣木华里等帅步骑数万自太和岭徇河东。乙卯，大元兵收代州。辛酉，棣州提控纥石烈丑汉讨贼张聚，大破其众，复滨、棣二州。奸人李宜伏诛。复禁北归民渡河。戊辰，大元兵收隰州。

九月乙亥，下太原府，元帅左监军兼知枢府事乌古论德升死之。丙戌，谕皇太子曰：“军务之速，动关机会，悉从中覆，则或稽缓。自今有当亟行者，先行后闻。”以户部尚书纳合蒲剌都为元帅右监军，行元帅府事于潞州。戊子，置秦关等处九守御使，命完颜蒲察等分戍诸厄。议迁海州，侯挚言不便，止。大元兵徇汾州，节度使兀颜讹出虎死之。庚寅李全破密州，执招抚副使黄掴阿鲁答、同知节度使夹谷寺家奴。辛卯，大元兵下孝义县。乙未，设随处行六部官，以京府节镇长官充尚书，次侍郎、郎中、员外郎；防刺长官侍郎，次郎中、员外郎、主事；勾当官听所属任使。州府官并充劝农事，防刺长官及京府节镇同知以下充副使。丙申，李全破寿光县。

冬十月甲辰，李全破邹平县，戊申，破临朐县。己酉，大元兵徇绛、路。壬子，攻平阳，提控郭用死之。癸丑，下平阳，知府事、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李革及从坦死之。甲寅，权平定州刺史范铎以弃城，伏诛。诏诸郡录囚官，凡坐军期者皆奏谳。山东路转运副使兼同知沂州防御使程戬及邳州副提控王汝霖等通宋人为变，伏诛。宋人攻涟水县，提控刘瑛败之。丁巳，大元兵攻泽州。戊午，尚书省言获奸细叛亡，率多僧道。诏沿边诸州，惟本处受度听依旧居止，来自河北、山东遣入

内郡，讥其出入。己未，李全据安丘，提控王政屯昌乐俟王庭玉兵同进讨。宣差太府少临伯德玩擅率政兵攻全，为全所败，提控王显死焉。田琢上言乞正玩罪。癸亥，月犯轩辕左角之少民星。甲子，诏河东北路忻、代、宁化、东胜诸州并受岚州帅府节制。

十一月庚午，大赦。庚辰，御登贤门召致政旧臣赐食，访以时政得失。辛巳，以行元帅府纥石烈桓端权签枢密院事，行院于徐州，权右都监讹可行元帅府事于息州。甲申，河东南路隰、吉等州听绛州元帅府节制。大元兵收潞州，元帅右监军纳合蒲剌都、参议官修起居注王良臣死之。戊子，龛谷提控夹谷瑞败夏人于质孤堡。河北行省报海州之捷。壬辰，定经兵州县职官子孙非本贯理荫及过期不荫等格。丙申，大元兵下太原之韩村寨。定京师失火法。

十二月己亥朔，以御史中丞完颜伯嘉权参知政事、元帅左监军，行河中府尚书省元帅府，控制河东南、北路便宜从事。升绛州为晋安府，总管河东南路兵，降平阳为散府。辛丑，签枢密院事蒲察移剌都伏诛。壬寅，前山东西路转运使致仕移剌福僧上章言时事。癸卯，诏大理卿温迪罕达权同签枢密院事，行院于许州。甲辰，以诛移剌都。诏中外。乙巳，命徒单思忠祈雪，已而，大雪。甲寅，以开封府治中吕子羽等使宋讲和。红袄贼攻彭城之胡材寨，徐州兵讨败之。乙卯，以礼部侍郎抹捻胡鲁剌为汾阳军节度使，权元帅右监军，与岚州元帅古里甲石伦完复河东。丁巳，籍濒河埽兵。癸亥，尚书省言："枢密掌天下兵，皇太子抚军，而诸道又设行院。其有功及失律者，须白院，启东宫，至于奏可，然后诛赏，有司但奉行而已。自今军中号令关赏罚者，皆明注诏旨、教令，毋容军司售其奸欺。"上从之。以枢密副使驸马都尉仆散安贞为左副元帅，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元帅府事，伐宋。甲子，上谕旨有司："京师丐食死于祁寒，朕甚悯之。给以后苑竹木，令居获燠所。"

三年春正月庚午，吕子羽至淮，宋人不纳而还。诏伐宋。丙子，税民种地亩，议行均输。戊寅，敕和市边城军需，无至配民。定镇戍征行军官减资历月日格。壬午，大雪。上闻东掖有撤瓦声，问左右，知为丁夫葺器库庑舍，上恻然，谕主者曰："雪寒役人不休，可乎？姑止之。"丙戌，纥石烈牙吾塔上濠州香山村之捷。丁亥，谕宣徽，皇后生日免百官贺。壬辰，以大元兵已定太原，河北事势非复向日，集百官议备御长久之计。伐宋捷至，上谓侍臣曰："此事岂得已哉。近日遣使实欲讲和，彼既不从，安得不用兵也？免单丁民户月输军需钱。甲午，有司请立价以买南征军士所获马，上恐失众心，因至败事，不听。乙未，敕尚书省，自今六部禀议常事，但可再送，不得趣召辨正。余应入法寺定断而再送，犹未当者具以闻，下吏治之。宰相执政以下皆不得召部寺官，部寺官亦不得诣省，犯者论违制。丁酉，邓州元帅府提控娄室有罪，减死削爵。

二月庚子，上与太子谋南征帅，不得其人，叹曰："天下之广，缓急无可使者，朕安得不忧？纥石烈牙吾塔败宋人于滁。甲辰，胥鼎言："军中诛赏，近制须闻朝廷。赏由中出，示恩有归，可。部分失律，主将不得即治其罪，不可。"诏尚书枢密杂议。宰臣请城守野战将校有罪，从七品以下许便宜决罚，余悉奏裁。上曰："七品以下财令治之，将权太轻，或至误事。自今四品以下听决。"乙巳，攻宋光山县，俘其统制蔡从定等，光州以兵来援，复败之。丙午，上谓宰臣："江淮之人，号称选愞，然官军攻蔓菁<⿰山呙>，其众困甚，胁之使降，无一肯从者。我家河朔州郡，一遇北警，往往出降，此何理也？"丁未，敕凡立功将士有居丧者特起复迁授。

戊申，拔宋小江寨，杀其统制王大蓬。己酉，取宋武休关。庚戌，元帅左都监承立，以绥德、保安之境，各获夏人统军司文移来上，其辞虽涉不逊，而皆有保境息民之言，诏尚书省议之。宰臣言："镇戎、灵平等镇近耗，夏人数犯疆场，此文正缓我耳，宜严备御，以破奸计。"上然其言。又曰："顷近侍还自陕西，谓白撒已得凤州，如得武休关，将遂取蜀。朕意殊不然，假令得之，亦何可守？此举盖为宋人渝盟，初岂贪其土地耶？朕重惜生灵，惟和议早成为佳耳。"高汝砺乞致事，优诏不允。甲寅，诏陕西行省，从七品以下官许注拟，有罪许决罚，丁忧待阙随宜任使。军官徒以上罪及军事怠慢者，巡按御史治之。己未，行省安贞入宋境，破梁县等军，擒统制李申之。右副元帅完颜赛不、左都监牙吾塔，白石关、平山寨之捷俱至。

三月丁卯朔，陕西兵破宋虎头关，取兴元、洋州。捷至，上大悦。庚午，破宋人于七口仓。甲戌，高丽先请朝贡，因遗使抚谕之，使还，表言道路不通，俟平定后议通款。命行省姑示羁縻，勿

绝其好。戊寅，蔡州行元帅府右都监完颜合达破宋人于海林关，擒统制张时。己卯，长春节，免朝贺。提控奥屯吾里不败宋人于上津县，军还至濠州，宋人来拒，牙吾塔击走之。乙酉，河南路节镇以上立军器库，设使、副各一员，防刺郡设都监、同监各一员。完颜合达败宋人于马岭堡。丙戌，行省安贞破宋人于石堌山。己丑，追赐皇后父太尉汴国公彦昌姓温敦。庚寅，攻宋麻城县，拔之，获其令张偶等。辛卯，行省安贞破宋兵于涂山。壬辰，赛不败宋兵于老口镇，又败宋人于石鹘崖。甲午，录用罪废官副元帅蒲察阿里不孙、御史大夫永锡等七十人。诏大原等路，州县阙正授官，令民推其所爱为长，从行省量与职任。及运解盐入陕西，以济调度，命胥鼎兼领其事。

闰三月丙申朔。申明屠宰牛罪律。以雄、霸以东付权中都经略李瘸驴，易州以西付权中都西路经略靖安民治之。遥授金安军节度使完颜和尚、故行军副提控夹古吾典皆除名。庚子，皇子平章政事濮王守纯进封英王。壬寅，叛贼王公喜构宋人取沂州。甲辰，以沂国公主薨，辍朝。丙午，给空名宣敕及金银符，付岚州帅古里甲石伦，许便宜迁注，以招胁从。丁未，谕枢密院议晋安、东平、河中诸郡备兵之策。庚戌，行省左副元帅仆散安贞至自军前，入见于仁安殿。辛亥，少府少监粘割梭失言利害七事。甲寅，以南伐师还，罢南边州郡籍民为兵者。戊午，夏人破葭州之通泰寨，刺史纥石烈王家奴战没。壬戌，治书侍御史蒲鲁虎上书，请选太子师傅。甲子，胥鼎等各迁官，赏南伐之功。

夏四月丙寅朔，裕、宿等州置元帅府，选陕西步骑精锐六千人实京兆。戊辰，选精锐六万分屯平凉、泾、邠、乾、耀等州。庚午，以秦州防御使女奚烈古里间行元帅府于平凉。罢募民运解盐。筑京师里城，命侯挚董役，高琪总监之。甲戌，以知临洮府事石盏合喜为元帅左都监，行元帅府事于巩州。壬午，遣近侍四人巡视筑城丁夫，时其饮食，听其更休，督吏惨酷悉禁止之。癸未，陕西黑风昼起，有声如雷，地大震。甲申，诏河北州县官止令土著推其所爱者充，朝廷已授者别议任使。乙酉，夏人据通秦寨，提控纳合买住击败之。

己丑，林州都统霍成以疑贰诬杀降人，论罪当死，元帅惟良不欲以杀敌人诛边将，请宽其罚，仍请立护送降民赏格，以杜后患。上为之赦成，而命有司班赏格焉：护送十人以上至者迁一官，不及者名赏钱二百缗，五十人以上两官，百人以上两官杂班任使。庚寅，以时暑，诏朝臣四日一奏事。高汝砺请备防秋之粮，宜及年丰于河南州郡验直立式，募民入粟。上与议定其法而行之。同提举榷货司王三锡请榷油，岁可入银数万两，高琪主之，众以为不便，遂止。辛卯，夏人犯通秦寨，元帅完颜合达出兵安塞堡以捣其巢。至隆州，夏人逆战，官军击之，众溃，进薄城，俄陷其西南隅，会日暮，还。壬辰，以同知平阳府事胡天作充便宜招抚使。

五月乙未朔，凤翔元帅府遣兵败宋人于黄牛等堡。壬子，太白昼见于参。

六月甲子朔，时暑，给修城夫病者药饵。遣谕元帅合达曰："以卿干局，故有唐、邓之委。或有侵轶，战退不宜远追，第固吾圉。"以骠骑上将军河南路统军使石盏女鲁欢为元帅右都督监，行平凉元帅府事。诏付辽东等处行省金银符及空名宣敕，听便宜处置。壬申，制沿河戍兵逃亡罪并同征行军人例。诏御史中丞完颜伯嘉行枢密院于许州。甲戌，定防秋将校击球饮燕之罚。李全寇日照、博兴、纥石烈万奴败之；寇即墨，完颜僧寿又败之，复莱州。戊寅，诏陕西签军如河南例，曲赦河东南、北路。丁亥，命防御使徒单福定等帅所部义军，兴沂州民老幼尽徙于邳。戊子，辽州总领提控唐括狗儿帅师复太原府。平凉等处地震，诏右司谏郭著抚谕其军民。

秋七月丁酉，籍邳、海等州义军及胁从归国充军者，人给地三十亩，有力者五十亩，仍蠲差税，日支粮二升，号"决胜军"。戊戌，上进枢密臣僚谕之曰："里城久未毕功，尚书欲增调民，朕虑妨农。况粮储不继，将若之何，盍改图之。"枢臣言："是役之兴，实为大计，今功已过半，偶值霖潦，成功差迟。尚书议增丁夫，势必验口，不令妨业。比及防秋，当告成矣。"上曰："卿等善为计画，无贻朕忧。"庚子，以地震，曲赦陕西路。甲辰，置京东、西、南三路行三司。乙卯，曲赦山东西路。丁巳，遣徒单思忠以地震祭地祇于上清宫。

八月丙寅，补阙许古等削官解职。丁卯，木星犯舆鬼东南星。戊辰，遣礼部尚书杨云翼祭社稷，翰林侍读学士赵秉文祭后土于河中府。西京行三司李复亨言汝、邓冶铁，河南、北食盐之利。木星

昼见于柳，百有九日乃灭。壬申，上敕台臣：“朕处分尚书事，或至数日不奉行，及再问则巧饰次第以对。大臣容有遗忘，左右司玩弛，台臣当纠。今后复尔，并罪卿等。”乃定御史上下半月勾检省中制敕文字。大元兵下武州，军事判官郭秀死之。丁丑，缓在京差徭。中山治中王善杀权知府事李仲等以叛。大元兵下合河县，县令乔天翼等死之。乙酉，命枢密遣官简岭外诸军之武健者，养之彰德、邢、洺、卫、浚、怀、孟等城，弱者罢遣。戊子，敕侯挚谕三司行部官劝民种麦，无种粒者贷之。

九月甲午，诏单州经略使完颜仲元屯宿州，与右都监纥石烈德同行帅府事。丙申，唐州从宜夹谷天成败宋人于桐柏。丁酉，尚书省请申命侯挚广营积贮，上不许，曰：“征敛已多。今更规画，不过复取于民耳。防秋稍缓，当量减戍兵，用度幸足。何至是耶。”甲辰，大元兵徇东胜州，节度使伯德洼哥死之。庚戌，命行省胥鼎领兵赴河中。壬子，真定招抚使武仙请给金银符赏有功，从之。沿河造战舰，付行院帅府。

冬十月癸亥朔，定保举县令能否升黜举主制。乙丑，用蒙古纲言，招集义军各置都统、副统等官，如贞祐三年制。平凉府以先地震被命醮祭，方行事，庆云见，以图来上。遣官核验得实，是日，百官奉表称贺。丁卯，以完颜开权元帅左都监，郭文振权右都监，并行元帅府事，谋复太原。壬申，定赃吏计罪以银为则。癸酉，以庆云遣官告太庙。甲戌，以庆云诏国内。己卯，大元兵次单州境，诏诸路民应迁避兵而不欲者，及遣人以利害晓之，癸未，里城毕工，百官称贺。宴宰臣便殿。迁右挚官一阶，赐右丞相琪、左丞汝砺、参知政事思忠金鼎各一，重币三。是役，上虑扰民，募人能致甓五十万者迁一官，百万仍升一等。平阳判官完颜阿剌、左厢讥察霍定和发宋蔡京故居，得二百万有奇，准格迁赏。甲申，宰臣请以里城之功建碑会朝门，从之。丁亥，大元兵屯绵上。壬辰，命有司葺间舍。给薪米，以济贫民，期明年二月罢，俟时平则赡之以为常。

十一月癸巳朔，前岚州仓使张祐自夏国来归。以枢密副使仆散安贞、同签院事讹可行院事于河北。乙未，以官驴借朝士之无马者乘之，仍给刍豆。己亥，大元兵徇彰德府。辛丑，诏朝官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二岁举县令一人。户部令史苏唐催租封丘，期限迫促，民有生刈禾输租者。上闻之，遣吏按问，杖唐五十，县令高希隆减二等。尚书以希隆罚轻，上曰：“使臣至外路，自非刚者孰能不从。其依前诏。甲寅，徐州总领纳合六哥大破红袄至贼于狄山。礼部郎中抹捻胡鲁剌上疏言时事。丁巳，右丞相高琪下狱。泰安军副使张天翼为贼张林所执以归宋，絷之楚州。至是逃归，授睢州刺史，超两官。进职一等。戊午，大元兵平晋安府，行元帅府事、工部尚书粘割贞死之。

十二月，诛高琪。

金史卷一六　本纪第一六

四年春正月壬辰朔，诏免朝。丙申，金安军节度使行元帅府事古里甲石伦除名。丁酉，大元兵下好义堡，霍州刺史移阿里合等死之。诏赠官有差。庚戌，宋步骑十余万围邓州，闻援军至，夜焚营去，招抚副使术虎移剌答追及之，夺其俘还。壬子，昼晦，有顷大雷电，雨以风。癸丑，户部侍郎张师鲁上书，请遣骑兵数千，及春，淮、蜀并进，以挠宋。丙辰，以武仙遥领中京留守，进官一阶。

三月辛丑，议迁睢州，治书侍御史蒲鲁虎奉诏相视京东城池，还言勿迁便，乃止。癸卯，长春节，诏免朝。乙巳，林州元帅惟良擒叛人单仲、李俊，诛之，降其党庐广。己酉，以吏部尚书李复亨参知政事，南京兵马使术甲赛也行怀、孟帅府事。辛亥，进平章政事高汝砺为尚书右丞相，监修国史，封寿国公。参知政事李复亨兼修国史。平章政事、陕西行尚书省胥鼎进封温国公，致仕。壬子，红袄贼于忙儿袭据海州，经略使完颜陈儿以兵击败忙儿，复取之。甲寅，木星犯鬼宿积尸气。

夏四月庚申朔，诏御史中丞完颜伯嘉提防城事。癸亥，安武军节度使柴茂破红袄贼于枣强、祁州。经略使段增顺破叛贼甄全于唐县。夏人犯边，元帅石盏合喜破之。乙丑，以彰德、卫、辉、滑、浚、诸州隶河南路转运司。以河南路转运司为都转运，视中都，增置官吏。戊辰，禘于太庙。大元遣赵瑞以兵攻孟州。提控鲁德、王安复大名府。以参知政事把胡鲁权尚书右丞、左副元帅，元帅左都监承立为右监军权参知政事，同行尚书省元帅府于京兆。庚辰，东平元帅府总领提控蒲察山儿破

红袄贼于聊城。壬午，命六部检法以法状亲白部官，听其面议，大理寺如之。

五月壬辰，定二品至三品立功迁官格。癸巳，红袄贼寇乐陵、盐山，横海军节度使王福连击败之，张聚来寇，又败之。甲午，上击鞠于临武殿。丙申，以时暑，免常朝，四日一奏事。丁酉，谕工部暑月停工役。癸卯，大元兵徇陕州。丙辰，大元兵徇兖州，泰定军节度使兀颜畏可死之。

六月丙寅，遣人招张柔。丁卯，诏减监察御史四员。戊辰，山东民侨居者募壮士五百人，益东莒公燕宁军。月犯土星。己巳，太白昼见于张，百八十有四日乃伏。甲戌，制诸仓场库院巡护军，受提举仓场司及监支纳官弹压。京畿不雨，敕有司阅狱，杂犯死罪以下皆释之。丁丑，大元遣杨在攻下大名，又攻开州及东明、长垣等县。己卯，祈雨。庚辰，宋人方子忻来归，有司处之郑州。上曰："吾民奔宋者，彼例衣食之。彼来归者，不善视之，或复逃归，漏泄机事。"命增子忻廪给，有司优遇之。元帅右监军、权参知政事承立上封事。

秋七月辛卯，宋人及红袄贼犯河朔，诸郡皆降，独沧州经略使王福固守。会益都贼张林来攻，福乃叛降林，帅府请讨之。是日，雨。癸丑，林州行元帅府遣总领严禄等讨红袄贼于彰德府，生擒伪安抚使王九。诏参知政事李复亨为宣慰使，御史中丞完颜伯嘉副之，循行郡县劭农。以乌古论仲端等使大元。

八月戊午朔，严实、成江、王贇据济南，山东招抚高居实遣人招严实于青崖寨，获其款以闻。李全犯东平府，监军王庭玉败之，擒其伪安化军节度使张林。庚申，高阳公张甫请增兵守冀州。上谕枢密，颍州民渡淮为宋军者凡十村，可追索主者，惩一二以诫其余。庚午，敕掌兵官不听举县令。夏人陷会州，刺史乌古论世显降。甲戌，陕西行省报龛谷败夏人之捷。乙亥，上谕宰臣，河南水灾，唐、邓尤甚。其被灾州县，已除其租。余顺成之方，止责正供，和籴、杂征并免。仍自今岁九月始，停周岁桑皮故纸折输。流民佃荒田者如上优免。丙子，陕西行省与夏人议和。戊寅，定选补亲军法。己卯，罢葭州招抚司。壬午，陕西路行省承裔报定西州之捷。丙戌，以随路诸军户徙河南、京东、西、南路，各设检察使、副。恒山公武仙降大元。

九月戊子，诏遣官于河南、陕西选亲军。辛卯，进《章宗实录》。戊戌，大元木华里屯军真定。置总领元帅府于归德，以寿州、陈留两镇兵属之。庚子，夏人入定西州。壬寅，宋人屯皂郊堡，行军提控完颜益都击败之。大元遣塔忽等来。癸卯，夏人来侵。甲辰，滕州招捕提控夏义勇讨红袄贼，败之。乙巳，诏参知政事李复亨提控刍粮事。己酉，夏人陷西宁州，尚书省都事仆散奴失不坐诛，驸马都尉徒单寿春夺官一阶，杖六十。癸丑，更定安泊逃亡出征军人罪及捕获赏格。甲寅，宋人出秦州，及夏人来侵。丙辰，巩州行元帅府事石盏合喜报定西州之捷。

冬十月壬戌，大元遣蒙古塔忽、讹里剌等来。己卯，陕西东路行省报绥德州之捷。泗州元帅府言。红袄贼一月四入寇，掠人畜而去。庚辰，上击鞠于临武殿。辛巳，授红袄贼时青滕阳公、本处兵马总领、元帅兼宣抚。癸未，京西山寨各设守御使、副，令本路帅府总之。谕陕西行省图复会州。上击鞠于临武殿。

十一月丁亥朔，免越王永功朔望朝参。易水公靖安民为其下所杀。戊子，黄陵岗经略使乌古论石虎等以战阵失律，伏诛。壬辰，木星昼见于翼，积六十有七日伏，夜又犯灵台北第一星。甲午，河南水，遣官劝课，更浮山县名忠孝。戊戌，诏复卫绍王王爵，仍加开府仪同三司。壬寅，山东东路军户徙许州，命行东平总管府治之，判官一人分司临颍。乙巳，诏柴茂权元帅左都监，盖仁贵摄右都监，同行元帅府于真定。是月，大元木华里国王以兵围东平。

十二月甲戌，祈雪。礼部郎中权左司谏抹捻胡鲁剌上封事。戊寅，诏军官许月击声鞠者三次，以习武事。庚辰，腊，享于太庙。乙酉，镇南军节度使温迪罕思敬上书言钱币、税赋二事。

五年春正月丙戌朔，免朝。丁亥，世宗忌日，谒奠于启庆宫。戊子，括南京诸州逋户旧耕官田，给军户。壬辰，议御西夏及征南事。谕皇太子以东平御敌方略。甲午，谕枢密院，南伐事重，当详议其便。撰故卫王事迹，如海陵庶人例。丁酉，大元兵攻天井关。戊戌，宋人袭泗州西城，提控王禄死之。辛丑，太白昼见于牛，二百三十有二日伏。乙巳，诏诸道兵集蔡州。己酉，伐宋。庚戌，山东行省报东平之捷。

二月丙辰朔，置招抚司于单州。曲赦东平府。庚申，下诏伐宋。以内族惟弼权同签枢密院事，行院于中京；斡勒合打权元帅府右都监，行元帅府于蔡、息；纳合降福权签枢密院事，行院于宿州；孛术鲁达阿权元帅右都监，完颜讹论副右都监，行元帅府于唐、邓。戊辰，罢怀州行元帅府，复置招抚司，与孟州经略司并受中京行枢密院节制。辛未，仆散安贞以兵出息州，破宋人于净居山寺，拔黄土关。癸酉，以旱灾，曲赦河南路。丙子，禁京城兵器。元帅纥石烈牙吾塔破宋兵，复泗州。进逼濠州，至涡口，乏粮而还西城。癸未，以旱灾，诏中外。

三月丙戌朔，上御仁安殿，祈雨，仍望祭于北郊。庚寅，宋人围唐、邓，行元帅府事完颜讹论力战却之。前邓州千户孛术鲁毛良虎自拔归国，讹论便宜迁其官三阶，授同知唐州事，乞正授以示信，从之。乙未，罢河南路行三司。丙申，参知政事徒单思忠进尚书右丞、兼修国史，以太子詹事仆散毅夫为参知政事。谕宰曰："今奉御、奉职多不留心采访外事。闻章宗时近侍人秩满，以所采事定升降。令亦宜预为考核之法，以激劝之。"戊戌，长春节，免朝。己亥，夏因叛人窦赵儿之招，入据来羌城，孛术鲁合住以重赏诱胁从人为内应，督兵急攻城，拔之。省试经义进士，考官于常额外多放乔松等十余人。有司奏请驳放，上已允，寻复遣谕松等曰："汝等中选而复黜，不能无动于心。方今久旱，恐伤和气，今特恩放汝矣。"庚子，赐林州行元帅府经历官康琚进士及第。琚以武阶乞赴廷试，故有是命。丙午，以旱筑坛祀雷雨师。壬子，雨。

四月己未，山东行省蒙古纲言："东莒公燕宁战败而死。宁所居天胜寨据险，宁亡，众无所归，变在朝夕。权署其提控孙邦佐为招抚使，黄掴兀也为总领，以抚其众。"遣使请命，敕有司议之。辛酉，祷雨于太庙。丙寅，仆散安贞破宋黄、蕲等州。壬申，俘宋宗室男女七十余口献于京师。癸酉，诏亲军中武举第而授职需次者，仍执旧役，廪给循常，阙至发遣，辛巳，监察御史刘从益以弹劾失当。夺官一阶，罢之。诏定进士中下甲及监官散阶至明威者举充县令法。

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戊戌，宋人据楚丘，官军复之。庚子，纳兰记僧伏诛，告人赵锐升职四等。壬寅，陕西元帅完颜赛不遣使来献晋安、平阳之捷，方议其实，御史乌古论胡鲁劾其纵将士卤掠，不副主上除乱捄民之意，乞正其罪。上以赛不有功，诏勿问，赏议亦寝。癸卯，唐州守将讹论为元帅赛不犹子，与宋人战唐州境上，为宋人所败，死者七百余人，匿之而以捷闻。御史纳兰发其事。上以赛不故，亦不之罪，而以是意谕之。乃称纳兰敢言，录其功付有司，秩满考最。癸丑，东平内徙，命蒙古纲行省于邳州，王庭玉行帅府于黄陵岗。

六月甲寅朔，尚书省奏驸马都尉安贞反状，上阅奏虑其不实，谓平章政事英王守纯曰："国家诛一大臣，必合天下后世公议。其令复按之。"乙丑，遣使谕晋阳公郭文振、上党公完颜开各守疆土，同心济难，毋以细故启衅端，误国事。戊寅，仆散安贞坐谋反，并其三子，皆伏诛。己卯，越王永功薨。庚辰，辍朝。壬午，上亲奠于殡所。

秋七月己亥，义勇军叛，据砀山县。庚子，诏增给徐州、清口等处戍兵衣粮。己酉，砀山贼夜袭永城县，行军副总领高琬败之，命蒙古纲并力讨捕。辛亥，单州招抚刘琼乞移河南粮济其军，诏给之。

八月壬子朔，罢黄陵岗招抚司。上谕尚书省，砀山叛军家属因归德，旬余不给粮，恐伤其生。宰臣奏，已给之矣。又谕枢密，河北艰食，民欲南来者日益多，速令渡之，毋致殍死。癸亥，林、怀帅府邀击红袄贼于伏恩村，败之，甲子，诏南征溃军复归而能力战者，依出界立功格赏之。乙丑，宋人掠沈丘，杀县令。甲戌，命有司除逋户负租，毋征见户。

九月甲申，以京东岁饥多盗，遣御史大夫纥石烈胡失门为宣慰使，往抚安之。更定监察御史违犯的决法。丁亥，诏州府及军官捕盗慢职，四品以下宣慰使决之，三品以上奏裁。戊子，增授隰州招抚使轩成官，改受陕西省节制。乙巳，崇进、驸马都尉定国公徒单公弼薨。庚戌，岁星犯左执法。右丞相高汝砺表乞致仕，诏温留之。

冬十月癸丑，进汝砺官荣禄大夫。命仆散毅夫行尚书省于京东，督诸军刍粮。乙卯，太医侯济、张子英治皇孙疾，用药瞑眩，皇孙不能任，遂不疗。罪当死。上曰："济等所犯诚宜死，然在诸叔及弟兄之子，便应准法行之，以朕孙故杀人，所不忍也。"命杖七十，除名。尚书省言："司、县官贪

暴不法，部民逃亡，既有决罚，他县停匿亦宜定罪。随处土民久困徭役，客户贩鬻坐获厚利，官无所敛，亦宜稍及客户，以宽土民。行院帅府幕职，虽无部众，亦尝赞画戎功，而推赏止进官一阶，宜听主将保奏，第功行赏。”上皆从其请。戊午，遣亲军讨河南群盗。辛酉，大元兵攻绥德州，壬戌，夏人复侵龛谷。甲子，敕监察所弹事，同列不可预闻，著为令。丁卯，夏人犯定西、积石之境。戊寅，分京畿戍卒万二千，河中民兵八千，以许州元帅纥石烈鹤寿将之，屯潼关西。

十一月癸未，陕西东路行省报安塞堡败夏人之捷，甲申，谕太府减损食品。庚寅，募民兴南阳水田。壬辰，太子、亲王、百官表贺安塞堡之捷，却之。乙未，夏人攻龛谷。宋人攻蕲县。红袄贼掠宿州。辛丑，诏蠲徐、邳、宿、泗等州逋租，官民有能垦辟闲田。除来年科征。归德、亳、寿、颍停阁逋户租外，仍蠲三之一。逋户田庐有司募民承业，禁其毁损，以俟来复。蒲城县民李文秀等谋反，伏诛。壬寅，宋人焚颍州，执防御判官而去。是日，相国寺火。大元兵攻延安。

十二月辛亥朔，以大元兵下潼关、京兆，诏省院议之。壬子，罢辟举县令法。丁巳，礼部侍郎乌古孙仲端，翰林待制安庭珍使北还，各迁一阶。庚申，罢河南义军。丁卯，诏罢新签民军，减枢密院掌兵官及京城戍兵，仍谕行院帅府，毋擅增设补签。辛未，罢行总管府及招讨统军检察等司。定宋人来归赏格及诈诱征防军人逃亡罪法。癸酉，元帅合达、买住及其将士以延安功特赏赉之，仍下诏奖谕。

闰月己辛朔，大元兵徇鄜州，保大军节度使完颜六斤、权元帅左都监纥石烈鹤寿、右都监蒲察娄室、遥授金安军节度使女奚烈资禄皆死之。乙酉，提控术甲咬住破沈丘贼于陈瓦。丙戌，颁诏抚谕河南土寇。戊子，荧惑犯轩辕。己丑，孙瑀及捕盗官吾古出招降泰和县贼二千人，诏斩其首恶，余皆释之。同知保静军节度使郭澍以征粮失期，诬杀平民，坐诛。辛卯，官军复葭州。癸巳，通远军节度使孛术鲁合住削官。甲午，月犯荧惑。丙申，红袄贼夜入蒙城县，县官失其符印，军民死者甚众，贼大掠而去。戊戌，镇星昼见于轸。己亥，发兵捕京东盗。太白昼见于室。壬寅，发上林署粟赈贫民。陈、亳等州，鹿邑、城父诸县，盗蜂起。趣枢府遣官讨之。捕盗军亳所过残民，遣御史一人按视。军所获牛，有司以官钱收赎。戊申，诏定招捕土寇官赏格。己酉，更造“兴定宝泉”，每人一贯当“通宝”四百贯。

元光元年春正月庚戌朔，免朝。辛亥，世宗忌辰，谒奠于启庆宫。元帅惟弼破红袄贼于张骞店。壬子，遣官垦种京东、西、南三路水田。甲寅，禁非边关急速事无弛传，既滥乘者州县径白省部，四方馆从御史台，外路从分按御史治之。诏陕西西路行省徙京兆者，兵退远治平凉。坊州刺史把移失剌以弃城，伏诛。郑州防御使裴满羊哥，同知防御使古里甲石伦除名。平西节度使把古咬住夺官一阶。丁卯，诏抚谕京东百姓。

二月壬午，诏徙中京、唐、邓、商、虢、许、陕等州屯军及诸军家属赴京兆、同、华就粮屯。乙酉，陕西西路行省请以厚赏募河西诸蕃部族寺僧，图复大通城，命行省枢密院筹之。癸巳，上谕宰臣，宋人以重兵攻平舆、褒信，我师力战却之，又侦知其事状之详。若俟帅府上功推赏，岂急于劝奖之道，其遣清望官，赍空名宣敕，核实给之。乙未，诏谕河南、陕西。大元兵屯葭州，壬寅，权定行省、枢府、元帅府辄杖左右司、经历司官罪法。甲辰，上念鄜延被兵，又延安受围，尝发民粟给军。诏除延安、鄜、坊、丹、葭、绥德税租，仍令有司偿其粟直，不足者许补官。戊申，恒州军变，万户呼延棫等千余人杀掠城中，焚庐舍而去。己酉，遣元帅左监军讹可行元帅府事，节制三路军马伐宋，同签枢密院事时全行院事，副之。

三月辛酉，宋人掠确山县之刘村。丙寅，岁星犯太微左执法。戊辰，枢密院委差官贾天安上书言利害。壬申，尚书右丞徒单思忠以病马输官，冒取高价，御史劾之。有司以监主自盗论死，上顾惜大体，降授陈州防御使。癸酉，提控李师林败夏人于永木岭。郭文振表，近得俘者言。南北合兵将攻河南、陕西。诏枢密备御。

夏四月辛巳，以金吾卫上将军、劝农使讹可签枢密院事。置大司农司、设大司农卿、少卿、丞，京东、西、南三路置行司，并兼采访事。壬午，大元兵攻陵川县。丁酉，林怀路行元帅府事惟良削官两阶，罢之。更定辟举县令之法，而复行之。戊戌，籍丁忧待阙、追殿等官，备防秋。丁未，行

枢密院报淮南之捷。

五月戊申朔，大元兵屯隰、吉、翼等州。壬戌，讹可、时全军大败。甲子，讹可以败绩当死，上面数而责之，勉其后效命，朘官两阶。丁卯，召致政胥鼎等赴省议利害。壬申，时全伏诛。

六月戊寅朔，造舟运陕西粮，由大庆关渡抵湖城。癸未，大赦。陈州防御使吕子羽坐乏军兴，自尽。制诸监官及八品以下职事，丁尤、待阙、任满、遥授者，试补侍卫亲军。命各路司农司设捕盗方略。丁酉，红袄贼掠柳子镇，驱百姓及驿马而去，提控张瑀追击，夺所掠还。伪监军王二据黎阳县，提控王泉讨之，复其城。

秋七月庚戌，大元将按察儿以其众屯晋安、冀州之境。丙辰，上党公完颜开复泽州。己未，归德行枢密院王庭玉报曹州破红袄贼之捷。庚申，定监当官选法。河北群盗犯封丘、开封界，令枢密院御捕。甲子，京东总帅纥石烈牙吾塔请自今行院帅府幕职，有过得自决之。不允。戊辰，红袄贼袭徐州之十八里寨，又袭古城、桃园，官军破之。乙亥，太白昼见经天，与日争光。

八月丁丑，定西征将士官赏有差，己卯，彗星见西方。甲申，增定藏匿逃亡亲军罪及告捕赏格。积石州蕃族叛附于夏，巩州提控尼庞古三郎讨之，获羊千口，进尚膳，诏却之。以彗星见，改元，大赦。谕旨宰臣曰："赦书已颁，时刻之间人命所系。其令将命者速往，计期而至。"以大司农把胡鲁为参知政事。癸巳，河间公移剌众家奴、高阳公张甫兵复河间府，是日，报捷者始达。上以道途梗塞，报者艰虞，命厚赏之。夏人入德顺。壬寅，祈雨。

九月丙午朔，以左右警巡使兼弹压。谕陕西行省备边。壬子，牙吾塔请以兵由寿州渡淮，捣宋人巢穴，不从。乙卯，议经略淮南。己巳，宋人掠遂平县之石寨店，复侵南阳、唐州，提控夹谷九住败之。

冬十月丁丑，夏人掠德顺之神林堡。壬午，宋张惠攻零子镇，为斡鲁朵所败，虏其裨将二人。河中府万户孙仲威执其安抚使阿不罕胡鲁剌据城叛，陕西行省遣将讨平之。癸未，复曹州。甲申，上猎于近郊，诏免百官送迎，且勿令治道，以劳百姓。庚寅，徙彰德招抚使杜先军于卫州。乙未，大元兵下荣州胡壁堡及临晋。庚子，诏所司巡护避兵民资产。甲辰，以京兆官民避兵南山者多至百万，诏兼同知府事完颜霆等安抚其众。

十一月丁未，大元兵徇同州，定国军节度使李复亨、同知定国军节度使讹可皆自尽。甲寅，京东总帅牙吾塔报临淮破宋兵之捷。戊辰，大元蒙古蒲花攻凤翔府。

十二月乙亥朔，上谓皇太子曰："吾尝夜思天下事，必索烛以记，明而即行，汝亦当然。"以河中治中侯小叔权元帅右都监便宜行事。乙酉，迁同知平阳府事史咏龙虎卫上将军，赐号"守节忠臣"权行平阳公府事。丁亥，叠州总管青宜行可卒，特命其子角袭职。诏谕近侍局官曰："奉御、奉职皆少年，不知书。朕忆曩时置说书人，日为讲论自古君臣父之教，使知所以事上者，其复置。"己丑，兰州提控唐括昉败夏人于质孤堡。大元以大军攻凤翔。

二年春正月甲辰朔，诏免朝贺。乙巳，世宗忌日，谒奠于启庆宫。右丞相汝砺乞致政，上面谕使留。大元兵下河中府，权元帅右都监侯小叔复之。壬子，寿州防御使完颜乃剌夺官四阶。甲寅，上谕宰臣曰："向有人言便宜事，卿等屡奏乞作中旨行之。帝王从谏足矣，岂可掠人之美以为己出哉。"戊午，四方馆使李瘸驴以罪罢，宰臣请以散地羁縻之，上曰："此辈豪杰，正须诚待，若以术制，适使自疑。但不畀军政，外补何害？"授瘸驴恒州刺史。又谓："鬻爵恩例有丁忧官得起复者，是教人以不孝也，何为著此令哉？"丁卯，大元兵复下河中府。

二月申戌朔，皇后生辰，诏免贺礼。己卯，丞相汝砺朝会，免拜，设榻殿下，久立赐休。壬午，诏军官犯罪，旧制更不任用。今多故之秋，人才难得，朕欲除大罪外，徒刑追配有武艺善掌兵者，量才复用。其令尚书省议以闻。丁亥，大赦。己亥，凤翔围解。石盏合喜加金紫光禄大夫，升左监军，特授大名府海谷忽申猛安，完颜仲元加光禄大夫，升右监军，特授河北东路洮委必剌猛安，各赐金盘带有差。

三月甲辰朔，宋人袭汝阳。壬子，诫谕平章英王守纯崇饮。癸丑，以河中府推官籍阿外权元帅右都监，代领侯小叔军。甲寅，上谓宰臣："人有才堪任事，其心不正者，终不足贵。"丞相汝砺对

曰："其心不正而济之以才，所谓虎而翼者也。虽古圣人亦未易知。"上以为然。丙辰，长春节，免朝。以户部尚书石盏畏忻为参知政事，兼修国史。辛酉，禁茶。壬戌，诏以凤翔战功及颁赏等级遍谕诸郡。甲子，以守完颜伯嘉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于河中府。辛未，诏职官犯罪非死罪除名，遇赦幸免，有才干者中外并用。

夏四月癸酉朔，复霍州汾西县，诏给空名宣敕，迁赏将士之有功者。丙子，设京兆南山安抚司。丁丑，故凤翔万户完颜丑和以死节赠怀远大将军，授刺史职。其父恕除以功例赏外，迁两官，升职二等。己卯，遣官阅河南帅府见兵，籍闲官豪右亲丁及辽东、河北客户为军。庚子，募西山猎户为军。

五月癸卯朔，始造"元光重宝"。丙午，复河中府及荣州，遣人持檄招前恒山公武仙。乙卯，权平阳公史咏复霍州及洪洞县。丁巳，始造"元光珍货"，同银行用。戊午，以檄招东平严实。己未，参知政事毅夫言："胁从人号'忠孝军'，而置沿淮者所为多不法，请防闲之。"上曰："人心无常，顾驭之何如耳。驭之有术，远方犹且听命，况此辈乎？不然，虽左右亦难防闲。正在廓开大度而已。若是而不能致太平者，命也。"庚申，签河南路寄居官民充军。辛酉，徙晋阳公郭文振兵于孟州。甲子，徙权平阳公史咏兵于解州、河中府。

六月乙亥，京东总帅牙吾塔报淮南之捷。丁亥，罢行省所置监察御史兼弹压之职。戊子，议遣人招李全、严实、张林。甲午，诏罢河中行省，置元帅府。辛丑，遥授静难军节度使颜盏虾蟆等以保凤翔功进官。

秋七月壬寅朔，夏人犯积石州，羌界寺族多陷没，惟桑逋寺僧看逋、昭逋、厮没，及答那寺僧奔鞠等拒而不从。诏赏诸僧钤辖正将等官，而给以廪禄。乙巳，遣兵守卫解州盐池。庚戌，以空名宣敕迁赏诸部降人。壬子，除市易用银及银与宝泉私相易之禁。癸丑，敕诸御史曰："琐细事非人主所宜诘，然凡涉奸弊靡不有关国政者。比闻朝官及承应人月给俸粮，多杂糠土。有司所收曷尝有是物哉。至于出纳斗斛亦小大不一。此皆理所不容者，而台官初不问。事事须朕言之，安用汝曹也。"乙卯，丹凤门坏。丁巳，阴坡族之骨鞠门等叛归夏，元帅夹谷瑞发兵讨之，以捷闻。御史中丞师安石言制敌二事。戊午，宰臣方对次，有司奏前奉御温敦太平卒。上大骇曰："朕屡欲授太平一职，每以事阻，今仅授之未数日而亡，岂非天耶！"因谓宰臣曰："海陵时有护卫二人私语，一曰富贵在天，一曰由君所赐。海陵窃闻之，诏授言由君所赐者以五品职，意谓诚由己也，而其人以疾竟不及授。章宗秋猎，闻平章张万公薨，叹曰："朕回将拜万公丞相，而遂不起，命也。"乙丑，诏籍陕西路侨居官民为军。

八月辛未朔，邳州从宜经略使纳合六哥等率都统金山颜俊以沂州百余人，晨入省署，杀行尚书省蒙古纲，据州反。壬申，诏赏京兆路官军保全南山诸谷之功，以所全人数多寡为等第，千人以上官一阶，三千人以上两阶，五千人以上三阶，仍升职一等，能以力战护之者又增一阶，战没者就以赠之。甲戌，遣官持空名宣敕，谕以重赏招纳合六哥，拒命，即命牙吾塔合行院兵讨灭之。乙亥，火星入鬼宿中，掩积尸气。乙酉，诏能捕获反贼六哥者，除见定官外，仍与世袭谋克。丙戌，遣官分行蔡、息、陈、亳、唐、邓、裕诸州，洎司农司州县吏同议，凡民丁相聚立寨避兵，与各巡检军相依者，五十户以上置寨长一员，百户增副一员，仍先迁一官，能安民弭盗劝农者论功注授。

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宋人入寿州，女奚烈蒲乃力战却之。壬寅，枢密院奏提控术甲剉只罕破宋人之功。甲辰，宋人功南阳。丙午，牙吾塔报桃园、淮阳之捷，并以纳合六哥结搆李全之状来告。戊申，降人孙邦佐自李全军中归，遥授知东平府兼山东西路兵马都总管。官军与宋人力战于胡陂而却之，提控术虎春儿为所杀。癸丑，纳合六哥所署伪都统乌古论赛汉、夹谷留住等来归。己未，赠术虎春儿银青荣禄大夫。丙寅，扎也胡鲁等拔邳州南城。丁卯，权御史中丞师安石等劾英王守纯不实，付有司鞠治，寻诏免罪，而犹责谕之。

冬十月癸酉，徙晋阳公郭文振等兵于卫州。乙亥，制行枢密院及元帅府，农隙之月分番巡徼校猎，月不过三次。丁丑，上猎于近郊。己卯，袷于太庙。壬午，火星犯灵台。乙酉，上猎于近郊。辛卯，诏石壕店、渑池、永宁县各屯兵千人。壬辰，滕州人时明谋反，伏诛。戊戌，唐、邓行元帅

报淮南之捷。

十一月己亥，红袄贼伪监军徐福等来降。诏进牙吾塔官一阶，赐金币有差。辛丑，总帅牙吾塔报邳州之捷。函叛人六哥首以献。开封县境有虎晊人，诏亲军百人射杀之，赏射获者银二十两，而以内府药赐伤者。丙午，邳州红袄贼三千来降，初拟置诸陈、许之间，上以为若辈虽降，家属尚在河朔，余党必杀之，所得者寡而被害者众，亦复安忍？不若命使抚谕，加以官赏而遣之还。果忠于我，虽处河朔岂负我耶？且余众从感恩，将有效顺者矣。戊午，以上党公完颜开之请，谕开及郭文振、史咏、王遇、张道、卢芝等各与所邻帅府相视可耕土田，及濒河北岸之地，分界而种之，以给军饷。辛酉，巩州行元帅府报曾州破夏人之捷。

十二月己巳朔，徙沿淮巡检边军于内地。癸酉，以空名宣命金银符给完颜开赏功。辛巳，诏延安土人充司县官义军使者选人代之，量免其民差税。邳州民丁死战阵者各赠官一阶。归德、徐、邳、宿、泗、永、亳、颍、寿等州复业及新地民，免差税二年，见户一年，尝供给邳州者复免一年之半，睢州、陈留、杞县免三分之一。

丁亥，上不豫，免朝。戊子，皇太子率百官及王妃、公主入问起居。己丑，复入问起居。庚寅，上崩于宁德殿，寿六十有一。上疾大渐，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资明夫人郑氏年老侍侧，上知其可托，诏之曰：“速召皇太子主后事。”言绝而崩。夫人秘之。是夜，皇后及贵妃庞氏问安寝阁。庞氏阴狡机慧，常以其子守纯年长不得立，心鞅鞅。夫人恐其为变，即绐之曰：“上方更衣，后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遽钥之，急召大臣，传遗诏立皇太子，始启户出后妃，发丧。皇太子方入宫，英王守纯已先入，皇太子知之，分遣枢密院官及东宫亲卫军官移剌蒲阿集军三万余于东华门街。部署既定，命护卫四人监守纯于近侍局，乃即皇帝位于柩前。壬辰，宣遗诏。是日，诏赦中外。明年正月戊戌朔，改元正大，谥大行曰继天兴统述道勤仁英武圣孝皇帝，庙号宣宗。三月庚申，葬德陵。

赞曰：宣宗当金源末运。虽乏拨乱反正之材，而有励精图治之志。迹其勤政忧民，中兴之业盖可期也，然而卒无成功者何哉？良由性本猜忌，崇信＜⿱執日＞御，奖用吏胥，苛刻成风，举措失当故也，执中元恶，此岂可相者乎，顾乃怀其援立之私，自除廉陛之分，悖礼甚矣。高琪之诛执中，虽云除恶，律以《春秋》之法，岂逃赵鞅晋阳之责，既不能罪而遂相之，失之又失者也。迁汴之后，北顾有道之朝日益隆盛，智识之士孰不先知。方且狃于余威，牵制群议，南开宋衅，西启夏侮，兵力既分，功不补患。曾未数年，昔也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其能济乎。再迁遂至失国，岂不重可叹哉。

金史卷一七　本纪第一七

哀宗上

哀宗讳守绪，初讳守礼，又讳宁甲速，宣宗第三子。母曰明惠皇后王氏，赐姓温敦氏，仁圣皇后之女兄也。承安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生于翼邸，仁圣无子，养为己子。泰和中，授金紫光禄大夫。宣宗登极，进封遂王，授秘书监，改枢密使。贞祐初，庄献太子守忠薨，立皇孙铿为皇太孙，寻又薨。四年正月己卯，立守礼为皇太子，仍控制枢密院事，诏略曰：“子以母贵，遂王守礼地邻冢嫡，庆集元妃，立为皇太子。其典礼，有司条具以闻。”四月甲午，用太子少保张行信言，更赐名守绪。元光二年十二月庚寅，宣宗崩。辛卯，奉遗诏即皇帝位于柩前。壬辰，诏大赦，略曰：“朕述先帝之遗意，有便于时欲行而未及者，悉奉而行之。国家已有定制，有司往往以情破法，使人罔遭刑宪，今后有本条而不遵者，以故入人罪罪之。草泽士庶，许令直言军国利害，虽涉讥讽无可采取者，并不坐罪。”

正大元年春正月戊戌朔，诏改元正大。庚子，上居庐，百官始奏事。秘书监、权吏部侍郎蒲察合住改恒州刺史，左司员外郎泥庞古华山同知桢州军州事，逐二奸臣，大夫士相贺。邠州节度使移剌术纳阿卜贡白兔，诏曰：“得贤臣辅佐，年谷丰登，此上瑞也，焉事此为。令有司给道里费，纵之本土。礼部其遍谕四方，使知朕意。”丁巳，诏朝臣议修复河中府。礼部尚书赵秉文、太常卿杨云翼等言，陕西民方疲敝，未堪力役。遂止。戊午，上始视朝。大司农、守汝州防御使李蹊为太常卿，

权参知政事。平章政事荆王守纯罢，判睦亲府。参知政事仆散五斤罢，充大行山陵使。尊皇后温敦氏、元妃温敦氏皆为皇太后，号其宫一曰仁圣，一曰慈圣。百官入贺于隆德殿。是日，大风飘端门瓦。赤盏合喜权枢密副史。有男子服麻衣，望承于门且笑且哭。诘之，则曰："吾笑，笑将相无人。吾哭，哭金国将亡。"群臣请置重典，上持不可。曰："近诏草泽诸人直言，虽涉讥讪不坐。"法司唯以君门非笑哭之所，重杖而遣之。南阳民布陈谋反，伏诛。

三月荧惑犯左执法。戊申，奉安宣宗御容于孝严寺。辛亥，丞相高汝砺薨。癸丑，葬宣宗于德陵。甲寅，起复邠州节度使致仕张行信为尚书左丞。以延安臣完颜合达战御有功，授金虎符，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事于京兆，兼统诃东两路。

夏四月癸酉，宣宗祔庙，大赦中外。荧惑犯右执法。

五月戊戌，平章政事把胡鲁薨。癸卯，枢密副使完颜赛不为平章政事，权参知政事石盏尉忻为尚书右丞，太常卿李蹊为翰林承旨，仍权参政。甲辰，赐策论进士孛术论长河以下十余人及第，经义进士张介以下五人及第。戊申，赐词赋进士王鹗以下五十人及第。诏刑部，登闻检、鼓院，毋锁闭防护，听有冤者陈诉。

六月甲戌，宰执请击鞠，上以心丧不许。辛卯，立妃徒单氏为皇后。遣枢密判官移剌蒲阿率兵至光州，榜谕宋界军民更不南伐。

秋七月己亥，诏谕百官各勤乃职。癸卯，补修大乐。

九月，枢密判官移剌蒲阿复泽、潞、获马千匹。

冬十月戊午，夏国遗使来修好。

十二月乙巳，恒州刺史蒲察合住有罪，伏诛。甲寅，宣宗小祥，烧饭于德陵。改定辟举县令法，以六事课县令。京东、西、南，陕西设大司农，兼采访公事，京师大司农总之。左丞张行信言："先帝诏国内刑不上大夫，治以廉耻。丞相高琪所定职官犯罪的决百余条，乞改依旧制。"上不欲彰先帝之过，略施行之。

二年春正月甲申，有黄黑之祲。

夏四月辛卯朔，恒山公武仙自真定府来奔。起复平章政事致仕莘国公胥鼎为平章政事，行省事于卫州，进封英国公。甲午，以京畿旱，遣使虑囚。钧、许州大雨雹。丁酉，宿、郑州雨伤麦。

五月丁丑，以旱甚责己，避正殿，减常膳，赦罪。苏椿自大名来奔，诏置椿许州。

秋七月，都水蒲察毛花辇杀人，免死除名。

八月，巩州元帅田瑞反，行省军围之，其母弟十哥杀瑞出降，赦其罪，以为泾州节度使，世袭猛安。

九月，夏国和议定，以兄事金，各用本国年号，遣使来聘，奉国书称弟。

冬十月，以夏国修好，诏中外。新军政改总领为者都尉。己酉，以诛田瑞诏中外。癸亥，遣礼部尚书奥敦良弼、大理卿裴满钦甫、侍御史乌古孙弘毅为夏国报成使，国书称兄。乙亥，面谕台谏完颜素兰、陈规曰："宋人轻犯边界，我以轻骑袭之，冀其惩创通好，以息吾民耳。夏人从来臣属我朝，今称弟以和，我尚不以为辱。果得和好，以安吾民，尚欲用兵乎。卿等宜悉朕意。"移剌蒲阿及宋人战于光州，获马数千，杀人千余而还。内族王家奴故杀鲜于主簿，权贵多救之者，上曰："英王朕兄，敢妄挞一人乎？朕为人主，敢以无罪害一人乎？国家衰弱之际，生灵有几何，而族子恃势杀一主簿，吾民无主矣。"特命斩之。诏有司为死节士十有三人立褒忠庙。禁宿、泗、青口巡边官兵，毋复擅杀过淮红袖军。诏赵秉文、杨云翼《作龟镜万年录》。

三年春正月丁巳朔，夏国遣使来贺。

三月，陕西旱。平章政事胥鼎复请致仕，不许。诏尚书省议省减用度。

夏四月辛卯，亲享于太庙。郕国夫人车经御路，过庙前，驭者乘马、二婢坐车中俱不下，诏系狱杖之。辛丑，以旱，遣官祷于济渎。癸卯，祈于太庙。禁伞扇。河南大雨雹。己酉，遣使虑囚，遣使捕蝗。

五月己未，大雨。宋兵掠寿州境。癸亥，永州桃园军失利。死者四百人。乙丑，大雨。壬申，

诏谕奥州赵甫等，能以土地来归，当任使之。

六月辛卯，京东大雨雹，蝗尽死。壬子，诏谕高丽及辽东行省葛不霭，讨反贼万家奴，赦胁从者。

秋七月庚午，平章政事英国公胥鼎薨。

八月，移剌蒲阿复曲沃及晋安。辛卯，诏设益政院于内廷，以礼部尚书杨云翼等为益政院说书官，日二人直，备顾问。

冬十月丁酉，夏使来报哀。

十一月庚申，议与宋修好。戊辰，又议之。己巳，宋忠义军夏全自楚州来归，楚州王义深、张惠、范成进以城降，封四人为郡王。辛未，改楚州为平淮府，以夏全等来降，赦诸路从宋及淮、楚官吏军民并其家属。甲戌，遣使夏国贺正旦。丙子，夏以兵事方殷来报，各停使聘。大元兵征西夏，平中兴府。召陕西行省及陕州总帅完颜讹可、灵宝总帅纥石烈牙吾塔赴汴议兵事。诏谕陕西两省，凡戎事三品以下官听以功过赏罚之，银二十五万两从其给赏。遣中大夫完颜履信等为吊祭夏国使。

四年春正月辛亥朔。壬戌，增筑中京城，浚汴城外濠。

二月，蒲阿、牙吾塔复平阳。执知府李七斤，获马八千。

三月，签劳效官充军，有怨言，不果用。以银赎平阳虏男女，分赐官军者听自便。大元兵平德顺府，节度使爱申、摄府判马肩龙死之。大元兵复下平阳。己巳，征夏税二倍。

夏五月丁丑，议乞和于大元。大元兵平临洮府，总管陁满胡土门死之。陕西行省进三策：上策自将出战，中策幸陕州，下策弃秦保潼关。不从。

六月戊申朔，遣前御史大夫完颜合周为议和使。丙辰，地震。太白入井。赐词赋经义卢亚以下进士第。

秋七月，大元兵自凤翔徇京兆。关中大震。工部尚书师安石为尚书右丞。壬辰，以中丞乌古孙卜吉、祭酒裴满阿虎带兼司农卿，签民军，劝率富民入保城聚，兼督秋税，令百姓知避迁之计。丁酉，赦陕西东、西两路，赐民今年租。

八月庚戌，诏有司罢遣防备丁壮、修城民夫，军须差发应不急者权停。己巳，万年节，同知集贤院史公奕进《大定遗训》，待制吕造进《尚书要略》。是日，大风落左掖门鸱尾，坏丹凤门扉。陨霜，禾尽损。李全自益都复入楚州据之，遣总帅完颜讹可、元帅庆山奴守盱眙，与全战于龟山，败绩。

冬十月辛酉，右拾遗李大节、右司谏陈规劾同判睦亲府事撒合辇奸赃，不报。壬戌，外台监察御史谏猎，上怒，以邀名卖直责之。诏赠德顺府死事爱申、马肩龙等官。以谁南王爵招李全。

十一月乙未，未时，日上有二白虹贯之。丁酉，猎于近郊。

十二月，真授李蹊参知政事。大元兵下商州。壬子，遣使安抚陕西。以牛千头赐贫民。

五年春正月丁丑，亲祭三庙。庚辰，遣知开封府事完颜麻斤出如大元吊慰。丙戌，议击盱眙。辛卯，以龟山之败，降元帅庆山奴为定国军节度使。

二月乙巳朔，大寒，雷，雨雪，木之华者尽死。癸丑，诏有司以临洮总管陁满胡土门塑像入褒忠庙。书死节子孙于御屏，量材官使之。

三月甲戌朔，群臣请依祖宗故事，枢密院听尚书省节制，不从。乙酉，监察御史乌古论不鲁剌劾近侍张文寿、张仁寿、李麟之受馈遗，曲赦其罪而出之。

夏四月甲辰朔，以御史言三奸不已，凡四日不视朝。八日，议放还西夏人口。丙寅，右丞师安石薨。亲卫军王咬儿酗酒杀其孙，大理寺当以徒刑，特命斩之。

五月癸巳，定国军节度使庆山奴以受赂，夺一官。

六月壬戌，以旱，赦杂犯死罪已下。

秋七月戊子，同判睦亲府事撒合辇出为中京留守，行枢密院事。

八月乙卯，以旱，遣使祷于上清宫。甲子，参知政事白撒为尚书右丞，太常卿颜盏世鲁权参知政事。增筑归德行枢密院，拟工役数百万，诏遣枢密院判官白华喻以农夫劳苦，减其工三分之二。

以节制不一，并卫州帅府于恒州山公府，命白华往经画之。

九月庚寅，雨足，始种麦。

冬十一月辛巳，进《宣宗实录》。

十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完颜麻斤出以奉使不职，免死除名。壬子，完颜奴申改侍讲学士，充国信使。以陕西大寒，赐军士柴炭银有差。京兆、凤翔府司竹监退竹，令分给之。

六年春二月丙辰，枢密院判官移剌蒲阿权枢密副使。耀州刺史李兴有战功，诏赐玉兔鹘带、金器。以丞相完颜赛不行尚书省事于关中，召平章政事完颜合达还朝。移剌蒲阿率忠孝军总领完颜陈和尚忠孝军一千骑驻邠州。遣白华驰喻蒲阿以用兵之意。诏枢密更给忠孝军马匹，以渐调发都尉司步卒及孝马军屯京西。以白华专备军须。

三月乙亥，忠孝军总领陈和尚有战功，授定远大将军、平凉府判官，世袭谋克。

夏五月，陇州防御使石抹冬儿进黄鹦鹉，诏曰：“外方献珍禽异兽，违物性，损人力，令勿复进。”

秋七月，罢陕西行省军中浮费。

八月，移剌蒲阿再复泽、潞。

九月，洮、河、兰、会元帅颜盏虾螟进西马二匹，诏曰：“卿武艺超绝，此马可充战用，朕乘此岂能尽其力，即入进，既尚厩物也，今以赐卿，其悉朕意。”

冬十月，移剌蒲阿东还，令陈和尚率陕西归顺马军屯钧、许。大元兵驻庆阳界。诏陕西行省遣使奉羊酒币帛乞缓师请和。

十一月，遣使钧、许选试陕西归顺人，得军二千，以艺优者充忠孝军，次充合里合军。

十二月，诏副枢蒲阿、总帅纥石烈牙吾塔、权签枢密院事完颜讹可救庆阳。罢附京猎地百里，听民耕稼。

七年春正月，副枢蒲阿、总帅牙吾塔、权签院事讹可解庆阳之围。以讹可屯邠州，蒲阿、牙吾塔还京兆。

夏五月，诏释清口宋败军三千人，愿留者五百人，以屯许州，余悉纵遣之。赐经义词赋李瑭以下进士第。

秋七月，以平章政事合达权枢密副使。

八月，赐陕西死事之孤盐引及绢，仍量材任使。大元兵围武仙于旧卫州。

冬十月，平章合达、副枢蒲阿引兵救卫州。卫州围解，上登承天门犒军，合达、蒲阿并世袭谋克。移剌浦阿权参知政事，同合达行省事于＜閿＞乡，以备潼关。

八年春正月，大元兵围凤翔府。遣枢密院判官白华、右司郎中夹谷八里门谕＜閿＞乡行省进兵，合达、蒲阿以未见机会不行。复遣白华谕合达、蒲阿将兵出关以解凤翔之围，又不行。

夏四月丁巳朔，赦。全免京西路军需用钱一年。旱灾州县，差税从实减贷。大元兵平凤翔府。两行省弃京兆，迁居民于河南，留庆山奴守之。

五月，李全妻杨妙真以全陷没于宋，构浮梁楚州北，欲复宋仇。遣合达、蒲阿屯桃源界滶河口，以备侵轶。宋八里庄人拒其主将，纳合达、蒲阿。诏改八里庄为镇淮府。

秋七月，宋将焚浮梁。

九月丙申，慈圣宫皇太后温敦氏崩，遗诰园陵制度务从俭约。大元兵驻河中府。庆山奴弃京兆东还。召合达、蒲阿赴汴，议引兵趋河中府，惧不敢行，还陕州，出师至冷水谷而归。大元兵攻河中府，合达、蒲阿遣元帅王敢率万人救之。

冬十月，右丞相赛不致仕。

十一月丁未，大元进兵峣峰关，由金州而东。省院议以逸待劳，未可与战。上谕之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竭肝脑以养军。今兵至不能逆战，止以自护，京城纵存，何以为国，天下其谓我何。朕思之熟矣，存与亡有天命，惟不负吾民可也。”乃诏诸将屯军襄、邓。

十二月己未，葬明惠皇后。河中府破，权签枢密院事草火讹可死之，元帅板子讹可提败卒三千走＜閿＞乡。诏赦将佐以下，杖讹可二百以死。合达、蒲阿率诸军入邓州，杨沃衍、陈和尚、武

仙皆引兵来会，出屯顺阳。戊辰，大元兵渡汉江而北，丙子，毕渡。合达、蒲阿将兵御于禹山之前。大元兵分道趋汴京，京师戒严。是夜二鼓，合达、蒲阿引军还邓州。大元兵蹑其后，尽获其辎重。

天兴元年，是年本正大九年，正月改元开兴，四月又改元天兴。春正月壬午朔，日有两珥。大元兵道唐州，元帅完颜两娄室与战襄城之汝坟，败绩。两娄室走汴京。遣完颜麻斤出等部民丁万人，决河水卫京城。癸未，置尚书省、枢密院于宫中，以便召问。起前元帅古里甲石伦权昌武军节度使，行元帅府事。合达、蒲阿引军自邓州赴汴京。乙酉，以点检夹谷撒合为总帅，将步骑三万巡河渡，权近侍局使徒单长乐监其军。起近京诸色军家属五十万口入京。丙戌，大元兵既定河中，由河清县白坡渡河。丁亥，长乐、撒合引兵至封丘而还。戊子，左司郎中斜卯爱实上书请斩长乐、撒合以肃军政，不从。都尉乌林答胡土一军自潼关入援，至偃师闻大元兵渡河，遂走登封少室山。壬辰，卫州节度使完颜斜捻阿不弃城走汴。甲午，修京城楼橹及守御备。大元兵薄郑州，与白坡兵合，屯军元帅马伯坚以城降，防御使乌林答咬住死之。乙未，大元游骑至汴城。丁酉，大雪。大元兵及两省军战钧州之三峰山，两省军大溃，合达、陈和尚、杨沃衍走钧州，城破皆死之。枢密副使蒲阿就执，寻亦死。武仙走密县，自是，兵不复振。己亥，徐州行省完颜庆山奴引兵入援，义胜军校候进、杜正、张兴率所部北降，庆山奴入睢州。庚子，御端门肆赦，改元开兴。辛丑，潼关守将李平以关降大元。壬寅，扶沟民钱大亨、李钧叛，杀县令王浩及其簿尉。庚戌，许州军变，杀元帅古里甲石伦、粘合同周、苏椿等，以城降大元。

二月壬子朔，庆山奴谋走归德，至阳驿店遇大元兵，徐帅完颜兀里力战而死，庆山奴被擒，使招京城，不从。睢州刺史张文寿弃城从庆山奴，皆死之。甲寅，大元兵徇临涣，摄县令张若愚死之。戊午，次卢氏。关、陕行省总帅两军及秦、蓝帅府军弃潼关而东，与之遇，天又大雪，未战而溃。行省徒单兀典，总帅纳合合闰败死，完颜重喜降，斩于马前。都尉郑倜杀都尉苗英亦降。秦、蓝总帅府经历商衡死之。大元兵下睢州。庚申，翰林待制冯延登使北来归。乙丑，大元兵攻归德。庚午，起复右丞相致仕赛不为左丞相。括京师民军二十万分隶诸帅，人月给粟一石有五斗。

三月丁亥，大元军平中京，留守撒合辇投水死。甲午，命平章政事白撒宿上清宫，枢密副使合喜宿大佛寺以备缓急。大元遣使自郑州来谕降，使者立出国书以授译史，译史以授宰相，宰相跪进，上起立受之，以付有司。书索翰林学士赵秉文、衍圣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及归顺人家属，蒲阿妻子，绣女、弓匠、鹰人又数十人。庚子，封荆王子讹可为曹王，议以为质。密国公璹以曹王幼，请代行，上慰遣之，不听其代。壬寅，尚书左丞李蹊送曹王出质，谏议大夫裴满阿虎带、太府监国世荣为讲和使。户部侍郎杨慥权参知政事。分军防守四城，大元兵攻汴城，上出承天门抚西面将士。千户刘寿语不逊，诏释勿问。癸卯，上复出抚东面将士，亲传战伤者药于南薰门下，仍赐卮酒。出内府金帛器皿以赏战士。乙巳，凤翔府炮军万户王阿驴、樊乔来归。己酉，造革车三千两，已而不用。置局养无家俘民。

夏四月癸丑，兵士李新有功，擢四方馆。元帅刘益叱其子战死。丁巳，遣户部侍郎杨居仁奉金帛诣大元兵乞和。戊午，又以珍异往谢许和。癸亥，明惠皇后陵被发，失柩所在，遣中官往视之，至是始得。以兵护宫女十人出迎朔门奉柩至城下，设御幄安置，是夜复葬之。戮郑倜妻子。甲子，御端门肆赦，改元天兴。诏内外，官民能完复州郡者功赏有差。出金帛酒饫炙犒军士。减御膳，罢冗员，放宫女。上书不得称圣，改圣旨为制旨。释镐厉王、卫绍王二族禁锢，听自便。乙丑，百官初起居于隆德殿前。丙寅，以尚书省兼枢密院事。丁卯，放宫女，听以衣装自随，金珠留犒士卒。汴京解严，步军始出封丘门采薪蔬。己巳，建威都尉完颜兀论同大元使没忒入城。庚午，见使臣于隆德殿。放宫女如前。辛未，开郑门听百姓男子出入。甲戌，御承天门大飨将士，闻有声屈者乃还宫。乙亥，有诏止奏事。许州进樱桃。

五月辛巳，迁民告出城者以万数，赛不、白撒不听。乙酉，以南阳郡王子思烈行尚书省于邓州，召援兵。丙戌，拜天于大庆殿。诏白撒致仕。放京城四面军，李辛不奉诏。丁亥，凿洧川漕渠，寻罢之。冯延登以奉使有劳，授礼部侍郎。戊子，裕州镇防军将领贺都喜率西军二千人入援。放迁民出京。辛卯，大寒如冬。密国公璹薨。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

不在是数。癸巳，杨春入据亳州，观察判官刘均死之。辛丑，上御香阁。面责宰相。乙巳，将相受保城爵赏。

六月庚戌朔，诏百官举大将，众与刘益，不能用。癸丑，飞虎军二百人夺封丘门出奔。甲寅，以出师锢门禁。乙卯，白撒开渠于私第东。丙辰，阅官马，择瘠者杀以食。丁巳，封仙据徐州，徒单益都走宿州，推张兴行省事。庚申，塞京城京四门，以便守御。壬戌，国安用入徐州，杀张兴，推封仙为元帅，以主州事。己巳，诏赠御侮中郎将完颜陈和尚镇南军节度使。立褒忠庙碑。权参知政事杨慥罢。辛未，复修汴城。以疫后，园户、僧道、医师、鬻棺者擅厚利，命有司倍征之，以助其用。甲戌，宿州镇防千户高腊哥、李宣杀节度使纥石烈阿虎父子，请行省徒单益都主帅事，益都不从，率其将吏西走，至谷熟遇大元军，死之。乙亥，左丞李蹊送曹王与其子同俱还。丁丑，恒山公武仙杀士人李汾。

七月庚辰朔，兵刃有火。辛巳，军士挝登闻鼓乞将刘益。癸未，尚书右丞颜盏世鲁罢。吏部尚书完颜奴申为参知政事。甲申，飞虎军士申福、蔡元擅杀北使唐庆等三十余人于馆，诏贳其罪，和议遂绝。乙酉，都人扬言欲杀白撒，密诏遣卫士护其家。丙戌，军士毁白撒别墅。斜捻阿不妄杀市人之过其门者，以靖乱。丁亥，拜天于承天门下，出内府及两宫物赐军士。戊子，下令招军。辛卯，签民为兵。巩昌民百二十人赴援。乙未，宿州帅众僧奴称国安用降，遣近侍直长因世英等持诏封安用为兖王，行京东等路尚书省事，赐姓完颜，改名用安。新军有挝登闻鼓者，杖杀之。乙巳，金、木、火、太阴会于轸、翼。丙午，参知政事完颜思烈、恒山公武仙、巩昌总帅完颜忽斜虎率诸将兵自汝州入援，以合喜为枢密使，将兵一万应之，命左丞李蹊劝谕出师，乃行。八月己酉朔，合喜屯杏花营，又益兵五千人，始进屯中牟故城。庚戌，发丁壮五千人运粮，饷合喜军。辛亥，完颜思烈遇大元兵于京水，遂溃，武仙退保留山，思烈走御寨，中京元帅左监军任守贞死之。合喜弃辎重奔至郑门，聚兵乃入。甲寅，免合喜为庶人，籍其家以赐军士。降监军长乐为符宝郎。丁巳，释奠孔子。戊午，括民间粟。己未，籍徒单兀典、完颜重喜、纳合合闰家资。前仪封令魏璠上言，巩昌帅完颜仲德沉毅有远谋，臣请奉命往召。不报。戊辰，免府试。起复前大司农侯挚为平章政事，进封萧国公，行京东路尚书省事。己巳，挚帅兵行至封丘，将士将溃，挚止之，乃与众还汴。壬申，听无军家口戍京。甲戌，金木星交。乙亥，卖官，及许买进士第。丙子，诏罢括粟，复以进献取之。丁丑，京城民杨兴入资，授延州刺史。戊寅，刘仲温入资，授许州刺史。

金史卷一八　本纪第一八

九月戊寅朔，诏减亲卫军。己丑，军士杀郑门守者出奔。壬辰，起上党公张开及临淄郡王王义深、广平郡王范成进为元帅。以前御史大夫完颜合周权参知政事。乙未，以榜召民卖放下年军需钱，上户田租如之。辛丑，夜大雷，工部尚书蒲乃速震死。

闰月戊申朔，遣使以铁券一、虎符六、大信牌十、织金龙文御衣一、越王玉鱼带一、弓矢二赐兖王用安，其父母妻皆赠封之。又以世袭宣命十、郡王宣命十、玉兔鹘带十，付用安，其同盟可赐者即赐之。辛亥，遣张开、温撒辛、刘益、高显率步军护陈留、通许粮道。罢贫民进献粮。戊午，招乡导。己未，有箭射入宫中，书奸臣姓名，两日而再得之。辛酉，再括京城粟，以御史大夫合周、点检徒单百家等主之。丙寅，括粟使者兵马都总领完颜九住以粟有蓬稗，杖杀孝妇于省门。

十月，以前司农卿李涣飞语，诏左丞李蹊、户部侍郎杨慥系狱，将以军储失计坐罪。俄蹊、慥并除名，而止籍慥家资。涣遂权户部尚书。寻赦残欠粮，其应以粮事系者皆释之。诏征诸道军，期以十二月一日入援。

十一月丁未朔，赐贫民粥。平章政事侯挚致仕。左司郎中斜卯爱实以言事忤近侍，送有司，寻释之。己酉，卫州军校白昼取丰备仓米。壬子，京城人相食。癸丑，诏曹门、宋门放士民出就食。壬戌，召诸将相入议事。兖王用安率兵至徐州，元帅王德全闭城不纳。会刘安国与宿帅众僧奴引兵入援，至临涣，用安使人劫杀之。攻徐州久不能下，退保涟水。制使因世英以用安不赴援，还至宿州西，遇大元兵，死之。丙寅，河、解元帅权兴宝军节度使赵伟袭据陕州以叛，杀行省阿不罕奴十

剌以下凡二十一人。诬阿不罕奴十剌等反状以闻。上知其冤，不能直其事，就授伟元帅左监军，兼西安军节度使，行总帅府事。伟寻亦归北。

十二月丙子朔，以事势危急，遣近侍即白华问计，华对以纪季以酅入齐之义，遂以为右司郎中。甲申，诏议亲出。乙酉，再议于大庆殿，上欲以官奴、高显、刘益为元帅，不果。是日，除拜扈从及留守京城官。以右丞相、枢密使兼左副元帅赛不，平章政事、权枢密使兼右副元帅白撒，右副元帅兼枢密副使权参知政事讹出，兵部尚书权尚书左丞李蹊，元帅左监军行总帅府事徒单百家等率诸军扈从。参知政事兼枢密院副使完颜奴申，枢密副使兼知开封府权参知政事习捏阿不，里城四面都总领、户部尚书完颜珠颗，外城东面元帅把撒合，南面元帅术甲咬住，西面元帅崔立，北面元帅孛术鲁买奴等留守。除拜既定，以京城付之。擢魏璠为翰林修撰，如邓州招武仙入援。丁亥，上御端门，发府库及两府器皿宫人衣物赐将士。戊戌，官奴、阿里合谋立荆王不果，朝廷知其谋，置不问。庚子，上发南京，与太后、皇后、诸妃别，大恸。行次公主苑，太后遣中官持米肉遍犒军士。辛丑，至开阳门外，麾百官退。诏谕戍兵曰："社稷宗庙在此，汝等壮士也，毋以不预进发之数，便谓无功，若保守无虞，将来功赏顾岂在战士下？"闻者皆洒泣。是日，巩昌元帅完颜忽斜虎至自金昌，为上言京西三百里之间无井灶，不可往。东行之议遂决，以为尚书右丞从行，遂次陈留。壬寅，次杞县。癸卯，次黄城。丞相完颜赛不之子按春有罪，伏诛。甲辰，次黄陵冈。乙巳，诸将请幸河朔，从之。

二年正月丙午朔，济河，北风大作，后军不克济。丁未，大元兵追击于南岸，元帅完颜猪儿、贺都喜死之，建威都尉完颜兀论出降。己酉，上哭祭战死士于河北岸，皆赠官，斩兀论出二弟以殉。赦河朔，招集兵粮议取卫州。元帅蒲察官奴将忠孝军千人，东面元帅高显、果毅都尉粘哥咬住领军万人为前锋，至蒲城。庚戌，上次沤麻冈，平章政事白撒，元帅和速嘉兀底不继至。辛亥，白撒引兵攻卫州，不克。乙卯，闻大元兵自河南渡河至卫之西南，遂退师。丁巳，战于白公庙，白撒败绩，弃军东遁。元帅刘益、上党公张开亦遁，并为民家所杀。益部曲王全降。戊午，上进次蒲城，复还魏楼村。李辛自汴京出奔，伏诛。己未，上以白撒谋，夜弃六军渡河，与副元帅、合里合六七人走归德。庚申，诸军始知上已往，遂溃。辛酉，司农大卿蒲察世达、元帅完颜忽土出归德西门，奉迎上入归德。赦在府囚。军民普覃一官。赐进士终场王辅以下十六人出身。遣奉御术甲塔失不、后弟徒单四喜往汴京奉迎两宫。白撒还自蒲城，聚兵于大桥不敢入。壬戌，遣使召白撒至，数其罪，下之狱，仍籍其家财以赐将士，曰："汝辈宜竭忠力，毋如斯人误国。"人予金一两。七日，白撒及其子忽土邻皆死狱中。右丞相赛不致仕。右丞完颜忽斜虎行省事于徐州。官奴再请率兵北渡，女鲁欢不可。遣归德知府行户部尚书蒲察世达、都转运使张俊民如陈、蔡取粮，以元帅李琦、王璧护之。戊辰，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帅崔立，与其党韩铎、药安国等举兵为乱，杀参知政事完颜奴申、枢密副使完颜斜捻阿不，勒兵入见太后，传令召卫王子从恪为梁王、监国。即自为太师、军马都元帅、尚书令，寻自称左丞相、都元帅、尚书令、郑王。弟倚平章政事，侃殿前都点检，其党孛术鲁长河御史中丞，韩铎副元帅兼知开封府，折希颜、药安国、张军奴、完颜合答并元帅，师肃左右司郎中，贾良兵部郎中兼右司都事，又署工部尚书温迪罕二十、吏部侍郎刘仲周并为参知政事，宣徽使奥屯舜卿为尚书左丞，户部侍郎张正伦为尚书右丞，左右司都事张节为左右郎中，尚书省掾元好问为左右司员外郎，都转运知事王天祺、怀州同知康瑭并为左右都事。开封判官李禹翼弃官去。户部主事郑著召不起。是日，左副点检温敦阿里，左右司员外郎聂天骥，御史大夫裴满阿虎带，谏议大夫、左右司郎中乌古孙奴申，左副点检完颜阿散，奉御忙哥，讲议蒲察琦并死之。遂送款大元军前。癸酉，大元将碎不＜⿰舟寸＞进兵汴京。甲戌，立阅随驾官属军民子女于省署，及禁民间嫁娶，括京城财。两宫值变不果行，答失不以其父咬住、四喜以其妻夺门而出，庚午至归德。上怒二人，皆斩于市。乙亥，遣右宣徽提点近侍局事移剌粘古如徐州，相地形，察仓库虚实。白华如邓州召兵。

二月丙子朔。鱼山张瓛杀元帅完颜忽土，行省忽斜虎自率兵讨之，会从宜严禄诛瓛，乃还。括城中粮。知归德府事石盏女鲁欢为枢密副使、权参知政事。留元帅官奴忠孝军四百五十人，都尉马用军二百八十余人，发余军赴宿、徐、陈三州就粮。

三月乙丑，石盏女鲁欢乞尽散卫兵出城就食。官奴私与国用安谋，邀上幸海州，不从。蔡帅乌

古论镐以粮四百余斛至归德，表请临幸，上遣学士乌古论蒲鲜以幸蔡之意谕其州人。戊辰，官奴以忠孝军为乱，攻杀马用，遂杀尚书左丞李蹊、参知政事石盏女鲁欢、点检徒单长乐，从官右丞已下三百余人。上赦官奴，暴女鲁欢罪状。以官奴为枢密副使、权参知政事，左右司郎中张天纲为户部侍郎、权参知政事。辛卯，官奴真授参知政事，兼左副元帅。官奴以上居照碧堂，禁近诸臣无一人敢奏对者。上日悲泣言曰："自古无不亡之国、不死之主，但恨朕不知用人，致为此奴所囚耳。"遂与内局令宋圭等谋诛官奴。

夏四月壬午，徐州行省完颜忽斜虎执王德全并其子诛之，及其党王琳、杨璝、斜卯延寿。召经历商瑀用之。鱼山从宜严禄叛归涟水。庚寅，陈州都尉李顺儿杀行省粘葛奴申及招抚使刘天起，送款于崔立。张俊民、李琦奔汴京。王璧还归德。癸巳，崔立以梁王从恪、荆王守纯及诸宗室男女五百余人至青城，皆及于难。甲午，两宫北迁。甲辰，邓州节度使移剌瑗以其城叛，与白华俱亡入宋。

六月己卯，官奴及其党阿里合、白进皆伏诛。上御双门，赦忠孝军，以安反侧。遂决策迁蔡，诏蔡、息、陈、颍各以兵来迓。中京留守、权参政乌林答胡土弃城奔蔡。壬午，中京破，留守兼便宜总帅强伸死之。戊子，召徐州行省完颜忽斜虎赴行在所，以抹捻兀典代行省事，郭恩为总帅兼节度使。辛卯，上发归德，留元帅王璧守之。壬辰，次亳州。癸巳，以亳州节度使王进、同知节度使王宾征民丁运铁甲糗粮，留权参政张天纲董之。就迁有功将士。临淄郡王王义深据灵璧望口寨以叛，遣近侍直长女奚烈完出将徐、宿兵讨之，义深败走涟水，入宋。丙申，亳州镇防军崔复哥杀守臣王宾等，张天纲以便宜授复哥节度使，罢运铁甲糗粮，州人乃安。己亥，上入蔡州。诏尚书省为书召武仙会兵入援。徐州行省抹捻兀典赴蔡州。起复右丞相致仕赛不代行省事。

七月癸卯朔，曲赦蔡州管内杂犯死罪以下。官吏军民普覃两官，经应办者更迁一官。弛门禁，通众货，蔡人便之。乙巳，以乌古论镐为御史大夫，总帅如故，张天纲为御史中丞，仍权参政，完颜药师为镇南军节度使，兼蔡州管内观察使。戊申，左右司郎中乌古论蒲鲜兼息州刺史，权元帅右都监行帅府事。征行元帅权总帅娄室签枢密院事。己酉，选室女备宫中使令，已得数人，以右丞忽斜虎谏，留识文义者一人，余听自便。乙卯，遣魏璠征武仙兵。丁巳，护卫蒲鲜石鲁负祖宗御容至自汴，敕有司奉安于乾元寺。前御史中丞蒲察世达、西面元帅把撒合自汴来归。辛酉，武仙劫将士，谋取宋金州，至淅水众溃。行六部尚书卢芝、侍郎石玠谋归蔡州，仙追芝不及，遂杀玠。丁卯，定进马迁赏格，又定括马罪格，以签枢密院事权参政抹捻兀典领其事。遣使分诣诸道，选兵会于蔡。己巳，以蒲察世达为吏部侍郎，权行六部尚书。

八月癸酉朔，以秦州元帅粘哥完展权参知政事，行省事于陕西。谕以蜡书，期九月中征兵与上会与饶丰关，欲出宋不意，以取兴元。甲戌，大元使王楫谕宋还，宋以军护其行，青山招抚庐进得逻吏言以闻，上为之惧。丁丑，上阅兵于见山亭。癸未，元帅楚＜⿰王弁＞复立寿州于蒙城，诏迁赏有差，州县官皆令真授。乙酉，大元召宋兵攻唐州，元帅右监军乌古论黑汉死于战，主帅蒲察某为部曲兵所食。城破，宋人求食人者尽戮之，余无所犯。宋人驻兵息州南。丙戌，诏权参政抹捻兀典、签枢密院事娄室行省、院于息州。丁亥，乌古论镐权参知政事，兀林答胡土为殿前都点检。庚寅，初设四隅机察官。壬辰，息州行省抹捻兀典以兵袭宋人于中渡店，斩获甚众。乙未，万年节，州郡以表来贺二十余所。辛丑，设四隅和籴官及惠民司，以太医数人更直，病人官给以药，仍择年老进士二人为医药官。是月，假蔡州都军致仕内族阿虎带同佥大睦亲府事，使宋借粮，入辞，上谕之曰："宋人负朕深矣。朕自即位以来，戒饬边将无犯南界。边臣有自请征讨者，未尝不切责之。向得宋一州，随即付与。近淮阴来归，彼多以金币为赎，朕若受财，是货之也，付之全城，秋毫无犯。清口临阵生获数千人，悉以资粮遣之。今乘我疲敝，据我寿州，诱我邓州，又攻我唐州，彼为谋亦浅矣。大元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卿其以此晓之。"至宋，宋不许。

戊申，鲁山元帅元志率兵入援，赐以大信牌，升为总帅。庚戌，以重九拜天于节度使厅，群臣陪从成礼，上面谕之曰："国家自开创涵养汝等百有余年。汝等或以先世立功，或以劳效起身，被坚执锐，积有年矣。今当厄运，与朕同患，可谓忠矣。比闻北兵将至，正汝等立功报国之秋，纵死王

事，不失为忠孝之鬼。往者汝等立功，常虑不为朝廷所知，今日临敌，朕亲见之矣，汝等勉之。”因赐卮酒。酒未竟，逻骑驰奏，敌兵数百突至城下。将士踊跃咸请一战，上许之。是日，分军防守四面及子城，以总帅孛术鲁娄室守东面，内族承麟副之；参知政事乌古论镐守南面，总帅元志副之；殿前都点检兀林答胡土守西面，忠孝军元帅蔡八儿副之；忠孝军元帅、权殿前右副点检王山儿守北面，元帅纥石烈柏寿副之；遥授西安军节度使兼殿前右卫将军、行元帅府事女奚烈完出守东南，元帅左都监夹谷当哥副之；殿前右卫将军，权左副都点检内族斜烈守子城，都尉王爱实副之。殿前右卫将军、权左副都点检内族斜烈守子城，都尉王爱实副之。辛亥，大元兵筑长垒围蔡城。己未，括蔡城粟。辛酉，禁公私酿酒。

十月戊辰，更造“天兴宝会。”辛巳，纵饥民老稚羸疾者出城。癸未，徐州守臣郭恩杀逐官吏以叛，行省赛不死之。甲申，给饥民船，听采城壕菱芡水草以食。戊子，征诸道兵。辛卯，上阅射于子城，中者赏麦有差。丙申，殿前左副都点检温敦昌孙战殁。戊戌，赐义军战殁被创者麦。

十一月辛丑朔，以右副都点检阿勒根移失剌为宣差镇抚都弹压，别设弹压四员副之，四隅机察亦隶焉。宋遣其将江海、孟珙帅兵万人，献粮三十万石助大元兵攻蔡。

十二月甲戌，尽籍民丁防守，括妇人壮捷者假男子衣冠，运大石。上亲出抚军。丁丑，大元兵决练江，宋兵决柴潭入汝水。己卯，大元兵破外城，宿州副总帅高剌哥战殁。辛巳，以总帅孛术鲁娄室、殿前都点检兀林答胡土皆权参政，都尉完颜承麟为东面元帅，权总帅。己丑，大元兵堕西城，上谓侍臣曰：“我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无大过恶，死无恨矣。所恨者祖宗传祚百年，至我而绝，与自古荒淫暴乱之君等为亡国，独此为介介耳。”又曰：“古无不亡之国，亡国之君往往为人囚縶，或为俘献，或辱于阶庭，闭之空谷。朕必不至于此。卿等观之，朕志决矣。”都尉王爱实战殁。炮军总帅王锐杀元帅夹谷当哥，率三十人降大元。庚寅，以御用器皿赏战士。甲午，上微服率兵夜出东城谋遁，及栅不果，战而还。乙未，杀尚厩马五十匹，官马一百五十匹犒将士。

三年正月壬寅，册柴潭神为护国灵应王。甲辰，以近侍分守四城。戊申，夜，上集百官，传位于东面元帅承麟，承麟固让。诏曰：“朕所以付卿者岂得已哉。以肌体肥重，不便鞍马驰突。卿平日趫捷有将略，万一得免，祚胤不绝，此朕志也。”己酉，承麟即皇帝位。百官称贺，礼毕亟出捍敌，而南面已立宋帜。俄顷，四面呼声震天地。南面守者弃门，大军入，与城中军巷战，城中军不能御。帝自缢于幽兰轩。末帝退保子城，闻帝崩，率群臣入哭，谥曰哀宗。哭奠未毕，城溃，诸禁近举火焚之，奉御绛山收哀宗骨瘗之汝水上。末帝为乱兵所害，金亡。

赞曰：金之初兴，天下莫强焉。太祖、太宗威制中国，大概欲效辽初故事，立楚、立齐，委而去之，宋人不竞，遂失故物。熙宗、海陵济以虐政，中原觖望，金事几去。天压南北之兵，挺生世宗，以仁易暴，休息斯民。是故金祚百有余年，由大定之政有以固结人心，乃克尔也。章宗志存润色，而秕政日多，诛求无艺，民力浸竭，明昌、承安盛极表衰始。至于卫绍，纪纲大坏，亡征已见。宣宗南度，弃厥本根，外狃余威，连兵宋、夏、内致困惫，自速土崩。哀宗之世无足为者。皇元功德日盛，天人属心，日出爝息，理势必然。区区生聚，图存于亡，力尽乃毙，可哀也矣。虽然，在《礼》“国君死社稷”，哀宗无愧焉。

金史卷一九　本纪第一九

世纪补

景宣皇帝　睿宗　显宗

景宣皇帝讳宗峻，本讳绳果，太祖第二子。母曰圣穆皇后唐括氏，太祖元妃。宗峻在诸子中最嫡。

天辅五年，忽鲁勃极烈杲都统诸军取中京，帝别领合扎猛安，受金牌，既克中京，遂与杲俱袭辽主于鸳鸯泺。辽主走阴山，耿守忠救西京，帝与宗翰等击走之。西京城南有浮图，敌先据之，下射，士卒多伤。帝曰：“先取是，则西京可下。”既而攻浮图，克之，遂下西京。太祖崩，帝与兄宗干率宗室群臣立太宗。天会二年，薨。

熙宗即位，追上尊谥曰景宣皇帝，庙号徽宗，改葬兴陵。海陵弑立，降熙宗为东昏王，降帝为丰王。世宗复尊熙宗庙谥，尊帝为景宣皇帝。子合剌。常胜、查剌。合剌是为熙宗。

睿宗立德显仁启圣广运文武简箫皇帝讳宗尧，初讳宗辅，本讳讹里朵，大定上尊谥，追上今讳，魁伟尊严，人望而畏之。性宽恕，好施惠，尚诚实。太祖征伐四方，诸子皆总戎旅，帝常在帷幄。

天辅六年，大祖亲征，太宗居守黄龙府，安福哥诱新降之民以叛，帝与乌古乃讨平之。南路军帅鹘实答以赃败，帝往阅实之，咸称平允。

天会五年，宗望薨，帝为右副元帅，驻兵燕京。十一月，分遣诸将伐宋，帝发自河间，徇地淄、青。六年正月，宋马括兵二十万至乐安，帝率师击破之。闻宋主在扬州，时东作方兴，留大军夹河屯田而还，军山西。二月，移剌古破宋台宗隽、宋忠军五万于大名，明日再破之，获宗隽、忠而还。冀州人乘夜兵袭照里营。照里击败之。宋主奉表请和，密书以诱契丹、汉人。诏伐宋，帝发自河北，降滑州，取开德府，攻大名府，克之，河北平。

初，伐宋，河北、河东诸将议不决，或欲先定河北，或欲先平陕西，太宗两用其策。而宗翰来会于濮，既平河北，遂取东平及徐州，尽得宋人江淮运至金币在徐州官库者，分给诸军，而刘豫遂以济南降。使拔离速等袭宋主于扬州，而宋主闻之，比拔离速至扬州，前夕已渡江矣。宋主乃贬去帝号，再以书来请存社稷，语在《宗翰传》中。既而宗弼追宋主，宋主渡江，入于杭州，复遁入海，宗弼乃还。

于是，娄室所下陕西城邑辄叛，宗翰等曰："前讨宋，故分西师合于东军，而陕西五路兵力雄劲，当并力攻取。今挞懒抚定江北，宗弼以精兵二万先往洛阳。以八月往陕西，或使宗弼遂将以行，或宗辅、宗干、希尹中以一人往。"上曰："娄室往者所向辄办，今专征陕右，岂倦于兵而自爱邪？卿等其戮力焉！"由是诏帝往。

是时，宋张浚兵取陕西，帝至洛水治兵，张浚骑兵六万，步卒十二万壁富平。帝至富平，娄室为左翼，宗弼为右翼，两军并进，自日中至于昏暮，凡六合战，破之。耀州、凤翔府皆来降。遂下泾、渭二州。败宋经略使刘倪军于瓦亭，原州降。撒离喝破德顺军静边寨，宋泾原路统制张中孚、知镇戎军李彦琦以城降。宋秦凤路都统制吴玠军于陇州境上，招讨都监马五击走之，降一县而还。帝进兵降甘泉等三堡，取保川城，破宋熙河路副总管军三万，获马千余，拔安西等二寨，熙州降。分遣左翼都统阿卢补，右翼都统宗弼招抚城邑之未下者，遂得巩、洮、河、乐、西宁、兰、廓、积石等州，定远、和政、甘峪、宁洮、安陇等城寨，及镇堡蕃汉营部四十余，于是泾原、熙河两路皆平。撒离喝降庆阳府，慕洧以环州降。既定陕西五路，乃选骑兵六千，使撒离喝列屯冲要。于是班师，与宗翰俱朝京师，立熙宗为谙版勃极烈，帝为左副元帅。

十三年，行次妫州薨，年四十，陪葬睿陵，追封潞王，谥襄穆。皇统六年，进冀国王！正隆二年，追赠太师、上柱国，改封许王。世宗即位，追上尊谥立德显仁启圣广运文武简肃皇帝，庙号睿宗。二年，改葬于大房山，号景陵。

显宗体道弘仁英文睿德光孝皇帝，讳允恭，本讳胡土瓦，世宗第二子，母曰明德皇后乌林答氏。皇统六年丙寅岁生。体貌雄伟，孝友谨厚。

大定元年十一月，世宗即位于东京。乙酉，封楚王，置官属。十二月，从至中都。

二年四月己卯，赐名允迪。五月壬寅，立为皇太子，世宗谓之曰："在礼贵嫡，所以立卿。卿友于兄弟，接百官以礼，勿以储位生骄慢。日勉学问，非有召命，不须侍食。"帝上表谢。专心学问，与诸儒臣讲议于承华殿。燕闲观书，乙夜忘倦，翼日辄以疑字付儒臣校证。九月庚子，诏东宫三师对皇太子称名，少师以降称臣。十一月庚子，生辰，百官贺于承华殿。世宗赐以袭衣良马，赐宴于仁政殿，皇族百官皆与。自后生辰，世宗或幸东宫，或宴内殿，岁以为常。十二月辛卯，奏曰："东宫贺礼，亲王及一品皇族皆北面拜伏，臣但答揖。伏望天慈听臣答拜，庶惇亲亲友爱之道。"世宗从之，以为定制。

世宗闻儒者郑松贤，松先为同知博州防御事致仕，起为左谕德，诏免朝参，令辅太子读书。松以友谕自处，帝尝顾松使取服带，松对曰：臣忝谕德，不敢奉命。"帝改容称善，自是益加礼遇。每

出猎获鹿，辄分赐之。

四年九月，纳妃徒单氏，行亲迎礼。故事，大驾卤簿天子乘玉路，皇太子卤簿乘金路。六年，世宗行自西京还都，礼官不知皇太子自有卤簿金路乃请太子就乘大驾缀路，行在天子之前。上疑其非礼，详阅旧典，礼官始觉其误。于是礼部郎中李邦直、员外郎李山削一阶，太常少卿武之才、太常丞张子羽、博士张矩削两阶。

顷之，礼官议受册谒谢太庙，服常朝服，乘马，世宗曰："此与外官礼上后谒诸神庙无异，海陵一时率意行之，何足为法？大册与三岁祫享当用古礼为是。孔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不当轻易如此。"又曰："右丞苏保衡虽汉人不通经史，参政石琚通经史而不言，前日礼官既已削夺，犹不惧邪？其具前代典礼以闻，朕将择而处之。"久之，将受太子册宝，仪注备仪仗告太庙。上曰：朕受尊号谒谢，乃用故宋真宗故事，常朝服乘马。皇太子乃用备礼，前后不称，甚无谓也。"谓右丞相良弼、左丞守道曰：此卿等不用心所致。"良弼等谢曰："臣愚虑不及此。"上复曰："此文臣因循故也。"是年十月甲申，祫享于太庙，行亚献礼。

七年，帝有疾，诏左丞守道侍汤药，徙居琼林苑临芳殿调治。

八年正月甲戌，改赐名允恭。庚辰，受皇太子册宝，帝上表谢。

九年五月，世宗命避暑于草泺，隋王惟功从行，其应从行者皆给道路费。帝奏曰：远去阙廷，独就凉地，非臣子所安，顾罢行。世宗曰："汝体羸弱，山后高凉，故命汝往。"丁丑，百官奉辞于都城之北，再拜，帝答拜。是月，百官承诏具笺问起居。六月，百官问起居如前。八月乙酉，至自草泺，百官迎谒于都城之北，如送仪。丙戌，入见，世宗曰："吾儿相别经夏，极甚思忆也。九月，诏皇太子供膳勿月支，岁给五千万。

十年八月，帝在承华殿经筵，太子太保寿王爽启曰："殿下颇未熟本朝语，何不屏去左右汉官，皆用女直人。"帝曰："谕德、赞善及侍从官，曷敢辄去？"爽乃揖而退。帝曰："宫官四员谓之谕德、赞善，义可见矣，而反欲去之，无学故也。"有使者自山东还，帝问民间何所苦，使者曰："钱难最苦。官库钱满有露积者，而民间无钱，以此苦之。"帝曰："贮之空室，虽多奚为。"谓户部尚书张仲愈曰："天子富藏天下，何必独在府库也。"因奏曰："钱在府库，何异铜矿在野。乞流转，使公私俱利。"世宗嘉纳，诏有司议行之。

十一月丁亥，有事于圆丘，帝行亚献礼。

十二年五月，世宗闻德州防御使胡剌谋叛，因曰："朕于亲亲之道未尝不笃，而辄敢如此。"帝徐奏曰："叔胡剌性荒纵，耽娱乐，而无子嗣，忽如此狂谋，望更阅实之。"十月己未，祫享于太庙。帝摄行祀事。

十三年十月，承诏与赵王惟中、曹王惟功猎于保州、定州。十一月甲午，还京师。

十四年四月乙亥，世宗御垂拱殿，帝及诸王侍侧。世宗论及兄弟妻子之际，世宗曰："妇言是听而兄弟相违，甚哉。"帝对曰："《思齐》之诗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臣等愚昧，顾相励而修之。"因引《常棣》华萼相承，脊令急难之义，为文见意，以诫兄弟焉。

十五年世宗诏五品职事官谢见皇太子。

十七年五月甲辰，侍宴于常武殿，典食令涅合进粥。帝将食，有蜘蛛在粥碗中，涅合恐惧失措，帝从容曰："蜘蛛吐丝乘空，忽堕此中尔，岂汝罪哉。"十月己卯，祫享于太庙，摄行祀事。

十九年四月戊申，有事于太庙，摄行祀事。丁巳，詹事乌林答愿入谢，帝命取幞头腰带，官属请曰："此见宰相师傅之礼也。"帝曰："愿事陛下久，以此加敬耳。"皆曰："非臣等所及。"十一月，改葬明德皇后于坤厚陵，帝徒行挽灵车，遇大风雪，左右进雨具，帝却之，比至顿所，衣尽沾湿，观者无不下泪。海陵虽贬黜为庶人，宗干尚称明肃皇帝，议者以为未尽，帝具表奏论。世宗嘉纳之。于是宗干削去帝号，降封辽王。

二十四年，世宗将幸上京，诏帝守国，作"守国之宝"以授之。其遣使、祭享、五品以上官及事利害重者遣使驰奏，六品以下官、其余常事，并听裁决。每三日一次于集贤殿受尚书省启事。京朝官遇朔望具朝服问候。车驾在路，每二十日一遣使问起居。已达上京，每三十日一问起居。世宗

曰："今巡幸或能留一二年，以汝守国。譬之农家种田，商人营利，但能不坠父业，即为克家子也。"帝对曰："臣在东宫二十余年，过失甚多，陛下以明德皇后之故未尝见责。臣诚愚昧，不克负荷，乞备扈从。"世宗曰："凡人养子皆望投老得力。朕留太尉、左右丞、参政辅汝，彼皆国家旧人，可与商议。且政事无难，但用心公正，无纳谗邪，一月之后政事自熟。"帝流涕坚辞，左右为之感动。三月，世宗如上京，帝守国留中都。初，帝在东宫，或携中侍步于芳苑。中侍出入禁中，未尝限阻。此辈见帝守国，各为得意，帝知之，谓诸中侍曰："我向在东宫不亲国政，日与汝辈语话。今既守国，汝等有召命然后得入。"五月，世宗至上京，赐敕书曰："朕以前月八日到辽阳，此月二日达上京，翌日祀庆元庙。省方观氏，古之制也。汝守国任重，夏暑方炽，益当自爱，无贻朕忧。"帝谓徒单克宁曰："车驾巡幸，以国事见属，刑名最重，人之死生系焉。凡有可议，当尽至公，比主上还都，勿有废事。"自是，凡启禀刑名，帝自披阅召都事委曲折正，移晷忘倦，或赐之食。近侍报瑶池位莲开，当设宴。帝曰："圣上东巡，命我守国，何敢宴游废事？采至数花足矣。"七月遣子金源郡王麻达葛奉表问起居，请世宗还都。十一月壬寅，帝冬猎。辛亥，还都。

二十五年正月乙酉朔，免群臣贺礼。帝自守国，深怀谦抑，宫臣不庭拜，启事时不侍立，免朔望礼。京朝朔望日当具公服问候，并停免。至是，群臣当贺，亦不肯受。甲寅，帝如春水。二月庚申，还都。丁卯，遣子金源郡王麻葛奉表贺万春节。四月，久不雨，帝亲祷，即日沾足。

六月甲寅，帝不豫。庚申，崩于承华殿。世宗自上京还，次天平山好水川，讣闻，为位临奠于行宫之南，大恸者久之。亲王百官、皇族、命妇及侍卫皆会哭，世宗号泣还宫，比至中都，为位奠哭者凡七焉。世宗以豳王永成为中都留守，来护丧，遣滕王府长史再兴、御院通进阿里剌来保护金源郡王，遣左宣徽使唐括鼎来致祭，诏妃徒单氏及诸皇孙丧服并如汉制。帝在储位久，恩德在人者深，每日三时哭临，侍卫军士皆争入临，伏哭于承华殿下，声音如雷。中都百姓市门巷端为位恸哭。七月壬午朔，赐谥宣孝太子。九月庚寅，殡于南园熙春殿。己酉，世宗至自上京，未入国门，先至熙春殿致奠，恸哭久之。比葬，亲临者六。帝事世宗，凡巡幸西京，凉陉，及上陵、祭庙，谒衍庆宫，田猎观稼，拜天射柳，未尝去左右。上有事于圆丘，及亲享于太庙，则行亚献礼，不亲祀则摄行祀事。国有大庆则率百官上表贺，正旦，万春节则总班上寿。冬十月庚戌朔，宰相以下朝见于庆和殿，太尉完颜守道上寿，世宗追悼凄怆者久之。十一月甲申，灵驾发引，世宗路祭于都城之西。庚寅，葬于大房山。世宗欲加帝号，以问群臣，翰林修撰赵可对曰："唐高宗追谥太子弘为孝敬皇帝。"左丞张汝弼曰："此盖出于武后。"遂止。乃建庙于衍庆宫后，祭用三献，乐用登歌。

二十六年，立子璟为皇太孙。二十九年，世宗崩。太孙即位，是为章宗。五月甲午，追谥体道弘仁英文睿德光孝皇帝，庙号显宗。丁酉，祔于太庙，陵曰裕陵。

帝天性仁厚，不忍刑杀。梁檀儿盗金银叶，怜其母老，李福兴盗段匹，值坤厚陵礼成，家令本把盗银器，值万春节，皆委曲全活之。亡失物者，责其偿而不加罪。闻四方饥饿，辄先奏，加赈赡。因田猎出巡，所过问民间疾苦。敬礼大臣，友爱兄弟。葬明德皇后于坤厚陵，诸妃皆祔，自盘宁宫发引，赵王惟中以其母輴车先发，令张黄盖者前行，帝呼报盖者不应，少府监张仅言欲奏其事，帝止之。尝作《重光座铭》，及刻座右铭于小玉牌，并刻其碑阴，皆深有理致。最善射而不殚物，尝奉诏拜陵，先猎，射一鹿获之，即命罢猎，曰："足奉祀事，焉用多杀？"好生盖其天性云。

赞曰：辽王杲取中京，宗翰、宗望皆从，景宣别领合扎猛安者，太祖之猛安也。宗翰请立熙宗，宗干不敢违，太宗不能拒，其义正其理直矣。旧史称睿宗宽恕好施惠，熙宗不终，海陵陨毙，自时厥后，得大位者皆其子孙，有以夫。显宗孝友惇睦，在东宫二十五年，不闻有过。承意开导，四方阴受其赐。天不假之年，惜哉。

金史卷二○　志第一

日薄食晕珥云气

月五星凌犯及星变

自伏义仰观俯察，黄帝迎日推策，重黎序天地，尧历象日月星辰，舜齐七政，周武王访箕子，

陈洪范，协五纪，而观天之道备矣。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故孔子因鲁史作《春秋》，于日星风雨霜雹霆雷皆书变而不书常，所以明天道、验人事也。秦汉而下，治日患少，阴阳愆违，天象错迕，无代无之。金百有十九年，而日食四十二，星辰风雨霜雹雷霆之变不知其几。金九主，莫贤于世宗，二十九年之间，独日食者十有一，日珥虹贯者四五。然终金之世，庆云环日者三，皆见于世宗之世。

义、和之后，汉有司马，唐有袁、李，皆世掌天官，故其说详。且六合为一，推步之术不见异同。金、宋角立，两国置历，法能差殊，而日官之选亦有精粗之异。今奉诏作《金史》，于志天文，各因其旧，特以《春秋》为准云。

太祖天辅三年夏四月丙子朔，日食。四年冬十月戊辰朔，日食。六年春二月庚寅朔，日食。七年秋八月辛巳朔，日食。

太宗天会七年三月己卯朔，日中有黑子，九月丙午朔，日食。十三年正月丙午朔，日食。

熙宗天会十四年十一月丙寅，日中有黑子，斜角交行。

天眷三年七月癸卯塑，日食。

皇统三年十二月癸未朔，日食。四年六月辛巳朔，日食。五年六月乙亥朔，日食。八年四月戊子朔，日食。九年三月癸未朔，日食。

海陵庶人天德二年正月甲辰，日有晕珥，白虹贯之。十一月丙戌，白虹贯之。十二月乙卯，庆云见，状如鸾凤，五彩。三年正月丁酉，白虹贯日。

贞元二年五月癸丑朔，日食。三年四月丁丑朔，昏雾四塞，日无光，凡十有七乃霁。五月丁未朔，日食。

正隆三年三月辛酉朔，司天奏日食，候之不见。海陵敕，自今日食皆面奏，不须颁告中外。五年八月丙午朔，日食。庚午，日中有黑子，状如人。六年二月甲辰朔，日有晕珥，戴背。十月丙午，庆云见。

世宗大定二年正月戊辰朔，日食，伐鼓用币，命寿王京代拜行礼。为制，凡遇日月亏食，禁酒、乐、屠宰一日。三年六月庚申朔，日食，上不视朝，命官代拜。有司不治务，过时乃罢。后为常。四年六月甲寅朔，日食。七年四月戊辰朔，日食，上避正殿、减膳，伐鼓应天门内，百官各于本司庭立，明复乃止。闰七月己卯午刻，庆云环日。八月辛亥午刻，庆云环日。九年八月甲申朔，有司奏日当食，以雨不见。为近奉安太社，乃伐鼓于社，用币于应天门内。十三年五月壬辰朔，日食。十四年十一月甲申朔，日食。十六年三月丙午朔，日食。十七年九月丁酉朔，日食。二十三年十月己未，庆云见于日侧。十一月壬午朔，日食。二十八年八月甲子朔，日食。二十九年正月乙卯巳初，日有晕，左右有珥，上有背气两重，其色青赤而厚。复有白虹贯之亘天，其东有戟气长四尺余，五刻而散。丁巳巳初，日有两珥，上有背气两重，其色青赤而淡。顷之，背气于日上为冠，已而俱散。二月辛酉朔，日食。甲子辰刻，日上有重晕两珥，抱而复背，背而复抱，凡二三次。乙丑，日晕两珥，有负气承气，而白虹亘天，左右有戟气。

章宗明昌三年十二月丙辰，北方微有赤气。四年九月癸未，日上有抱气二，戴气一，俱相连。左右有珥，其色鲜明。六年三月丙戌朔，日食。

承安三年正月己亥朔，日食。阴云不见。五年十一月癸丑，日食。《宋史》作六月乙酉朔。

秦和二年五月甲辰朔，日食。三年十月戊戌，日将没，色赤如赭。甲辰，申酉间，天色赤，夜将旦复然。四年三月丁卯，日昏无光。五年九月戊子戌时，西北方黑云间有赤气如火，次及西南、正南、东南方皆赤，中有白气贯彻，乍隐乍见。既而为雨，随作风。至二更初，黑云间赤气复起于西北方，及正西、正东、东北，往来游曳，内有白气数道，时复出没。其赤气又满中天，约四更皆散。六年正月，北京申，龙山县西见有云结成车牛行帐之状，或如前后摧损之势，晡时乃散。二月壬子朔，日食。七月癸巳，申刻，日上有背气一，内赤外青，须臾散。九月乙酉，夜将曙，北方有赤白气数道，历王良下，徐行至北斗开阳、摇光之东而散。八年四月癸卯，巳刻，日晕二重，内黄外赤，移时而散。

卫绍王大安元年四月壬申，北方有黑气如大道，东西竟天，至五更散。十一月辛酉朔，日食。三年三月辛酉辰刻，北方有黑气如堤，内有白气三，似龙虎之状。十月己卯，东北、西北每至初更如月将出之状，明至夜半而减，经月乃已。

宣宗贞祐元年十月丙午，夜有白气三，冲紫微而不贯。十一月丙申，白气东西竟天，移时散。二年九月壬戌朔，日食，大星皆见。三年正月壬戌，日有左右珥，上有冠气，移刻散。二月丁巳，日初出赤如血，将没复然。六月戊申，夜有黑气，广如大路，自东南至于西北，其长竟天。四年二月甲申朔，日食。闰七月壬午朔，日食。

兴定元年七月丙子朔，日食。二年七月庚午朔，日食。三年七月庚申，五色云见。十月乙丑，平凉府庆云见，遣官验实，以告太庙，诏国中。五年正月，山东行省蒙古纲奏庆云见，命图以进。四月丙子，日正午，有黄晕四匝，其色鲜明。五月甲申朔，日食。六月戊寅，日将出，有气如大道，经丑未，历虚危，东西不见首尾，移时没。十二月己巳，北方有白气，广三尺余。东西亘天。

元光元年十一月丁未，东北有赤云如火。二年五月辛未，日晕不匝而有背气。九月庚子朔，日食。

哀宗正大二年正月甲申，有黄黑祲。三年三月庚午，省前有气微黄，自东北亘西南，其状如虹，中有白物十余，往来飞翔，又有光倏见如二星，移时方灭。四年十一月乙未，日上有虹，背而向外者二，约长丈余，两旁俱有白虹贯之。是年六月丙辰，有白气经天，或云太白入井。五年十二月庚子朔，日食。八年三月庚戌酉正，日忽白而失色，乍明乍暗，左右有气似日而无光，与日相凌，而日光四出摇汤至没。

天兴元年正月壬午朔，日有两珥。三年正月己酉，日大赤无光，京、索之间雨血十余里。是日，蔡城陷，金亡。

太宗天会七年十一月甲寅，天旗明，河鼓直。十年闰四月丙申，荧惑入氐。八月辛亥，彗星出于文昌。十一年五月乙丑，月忽失行而南，顷之复故。七月己巳昏，有大星陨于东南，如散火。十二月丙戌，月食昴。

熙宗天会十三年十一月乙酉，月食命有司用币以救，著为令。十四年正月辛巳，太白昼见，凡四十余日伏。壬辰，荧惑入月。三月丁酉夜，中星摇。九月癸未，有星大如缶，起西南，流于正西。十一月己巳，狼星摇。十五年正月戊辰，岁星犯积尸气。

天眷二年三月辛巳朔，岁星留逆在太微。五月戊子，太白昼见。八月丁丑，太白昼见；九月辛巳，犯轩辕左星；乙巳，犯左执法；十一月戊寅，入氐。三年七月壬戌，月犯毕。十二月壬午，月掩东井东辕南第一星。

皇统元年二月甲戌，月掩毕大星。二年十一月己酉，月犯轩辕大星。甲寅，月犯氐东北星。三年正月己丑，荧惑逆犯轩辕次北一星。二月乙丑，月犯毕大星。闰四月癸巳，月掩轩辕左角星。八月丙申，老人星见。九月丁丑，月犯轩辕大星。四年八月癸未，荧惑入舆鬼。五年四月丙申，彗星见于西北，长丈余，至五月壬戌始灭。六月甲辰，荧惑犯左执法。六年九月戊寅，荧惑犯西垣上将。己丑，月犯轩辕第二星。七年正月辛未，彗星出东方。长丈余，凡十五日灭。丁亥，太白经天。七月己巳，太白经天。庚辰，荧惑犯房第二星。十一月壬戌，岁星逆犯井东扇第二星。八年闰八月丙子，荧惑入太微垣。十月甲申，太白昼见；十一月壬辰，经天。十二月丙寅，太白昼见。九年二月癸亥，月掩轩辕第二星。七月甲辰，太白、辰星、岁星合于张。丁未，荧惑犯南斗第四星。八月壬子，又历南斗第三星。

海陵天德元年十二月甲子，土犯东井东星。二年正月乙酉，月犯昴；壬辰，犯木；乙未犯角；二月丙寅。犯心大星。九月乙亥，太白昼见。至明年正月辛卯后不见。丁酉，月犯轩辕左角；十月乙丑，犯太微上将；十二月癸丑，犯昴。三年二月丙辰，月食。十月丁亥，月犯轩辕左角。四年正月癸卯，太白经天。二月乙亥，月掩鬼。犯镇星。五月己亥，太白经天；丁巳，又经天，六月癸巳，太白犯井东第二星。八月辛未，太白犯轩辕大星。十一月甲辰，荧惑犯钩钤。丙午，月犯井北第一星。十二月乙卯朔，太白经天。丙子，月食。闰月己亥，太白经天。

贞元二年正月辛丑，月犯井东第一星。四月戊寅，有星如杯，自氐入于天市，其光烛地。十二月乙卯，太白经天。庚午，月食。闰月乙酉，太白经天。二年正月庚申，太白经天。是夜，月掩昴；二月辛丑，犯心前星，三月辛巳，食。七月癸丑，太白昼见，凡三十有三日伏。八月戊戌，荧惑入井，凡十一日而出。十一月甲子，月食。三年八月乙酉，月犯牛；九月辛亥，犯建星；十一月戊牛，掩井钺星。

正隆二年正月庚辰，太白昼见，凡六十七日伏。三年正月丁亥，有流星如杯，长二丈余，其光烛地，出太微，没于梗河之北。二月乙卯，荧惑入鬼。辛巳，月食。甲午，月掩岁星；六月丁酉，犯氐。九月己未，太白经天，至明年正月二十一日不见。十二月戊申，月入氐。四年九月壬寅，月掩轩辕右角；十一月壬辰，入毕。犯大星，十二月。太白昼见，凡七日。五年正月，海陵问司天提点马贵中曰："朕欲自将伐宋，天道如何？"贵中对曰："去年十月甲戌，荧惑顺入太微，至屏星，留退西出。占书荧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庭，受制出伺无道之国。又去年十二月，太白昼见经天，占为兵丧，为不臣，为更主。又主有兵兵罢，无兵兵起。"甲午，月食。二月丁卯，太白昼见。四月甲戌，复见，凡百六十有九日乃伏。六年七月乙酉，月食。九月丙申，太白昼见。先是，海陵问司天马贵中曰："近日天道何如？"贵中曰："前年八月二十九日太白入太微右掖门，九月二日至端门，九日至左掖门出，并历左右执法。太微为天子南宫，太白兵将之象，其占：兵入天子之庭。"海陵曰："今将征伐，而兵将出入太微，正其事也。"贵中又言："当端门而出，其占为受制，历左右执法为受事，此当有出使者，或为兵，或为贼。"海陵曰："兵兴之际，小贼固不能无也。"是岁，海陵南伐，遇弑。

世宗大定元年十月丙午，荧惑入太微垣，在上将东。丁巳，月犯井西扇北第二星。二年正月癸巳，太白昼见。闰二月戊寅，月掩轩辕大星；三月戊申，掩太微东藩南第一星；八月乙酉，犯井西扇北第二星；九月庚戌，犯毕距星。十月戊辰，有大星如太白，起室壁间，没于羽林军，尾迹长丈余。三年正月庚子，太白昼见。凡百有十日乃伏。五月辛丑，月入氐。七月庚戌，太白昼见，百二十有七日乃伏。八月丁未，月犯井距星。丙寅，太白昼见，经天。十月庚辰，月犯太微垣西上将星。十一月庚寅，太白昼见，经天。岁星入氐，凡二十四日伏。壬子，月入氐。四年正月戊子，荧惑、岁星同居氐。己丑，荧惑出氐。二月壬午，岁星退入氐，凡二十九日。九月丙午，月犯轩辕大星北次星。十一月丙申，月食，既。十二月辛亥，太白昼见经天。癸卯，月掩房北正第一星。五年正月癸亥，月掩轩辕大星北次星；八月丁酉，犯井东扇第一星。十一月癸丑。荧惑入氐，凡二十一日。六年二月丙申，月犯南斗东南第二星；三月己未，入氐。四白辛丑，太白昼见，八十有八日伏。六月辛巳，太白昼见；经天。九月壬子，太白昼见，百有三日乃伏；丙辰，经天；十月壬辰，复昼见，经天。十一月辛亥，金入氐，凡七日。庚申，太白昼见，经天；十二月戊子。复见，经天。癸巳，月犯房北第二星。七年十月乙巳，火入氐，凡四日。十一月壬申，太白昼见，九十有一日伏。丁丑，岁星昼见，二日。八年正月癸未，月掩心大星；三月庚午，掩轩辕大星北一星。己丑，太白昼见，百五十有八日乃伏。五月丁卯，岁星昼见。八月甲午，太白犯轩辕大星。十月庚子，月掩荧惑；十一月庚午，犯昴。九年正月戊寅，月掩心后星；四月庚子，掩心前星；八月癸卯，掩昴；十二月丙戌，犯土。丁酉，太白昼见，十有六日伏。十年正月丙寅，月掩轩辕大星；七月庚子，犯五车东南星。八月戊申朔，木星掩荧惑，在参毕间。十一年二月壬戌，荧惑犯井东扇北第一星。八月癸卯，太白昼见。十二年五月辛巳，月犯心后星；八月癸卯，惑心大星。辛亥，荧惑掩井东扇北第二星。丁亥，太白昼见，在日前，九十有八日伏。十月己酉，荧惑掩鬼西北星。岁星昼见，在日后，四十有七日伏。十三年闰正月辛酉，太白昼见，四十有九日伏。二月己丑，荧惑犯鬼西北星；三月癸巳朔，入鬼；次日，犯积尸气。六月辛未，月犯心前星。十月乙丑，岁星昼见于日后，五十有三日伏。十四年三月辛丑，太白岁星昼见，十有八日伏；丙辰，二星经天，凡二日。六月己未，太白昼见，三十有九日；八月己卯，昼见，又百三十二日乃伏。庚辰，荧惑犯积尸气。十月丙寅，岁星昼见，六日。十五年十一月甲子，太白昼见，八十有六日伏。十二月乙丑，月掩井西扇北第一星。十六年三月庚申，月食。五月甲寅，太白昼见，五十有四日伏。庚午，月掩太白；七月丁未，犯角宿距星；甲子，掩毕宿距星。八月丙子，太白犯轩辕大星。九月丁巳，月食。十月丁丑，荧惑入太微。十一

月甲寅，月掩毕距星。戊辰，荧惑犯太微上将。十二月己丑，月掩太微左执法。十七年春正月丙寅，荧惑犯太微西藩上相。九月庚戌，岁星、荧惑、太白聚于尾。十二月己巳，太白昼见，四十有四日伏。十八年七月庚辰，土星犯井东扇北第二星。九月己丑，荧惑犯左执法。十二月甲午，镇星掩井西扇北第一星，凡十日。十九年正月甲戌，月食，既。三月甲戌。荧惑犯氐距星。四月丁巳，岁星昼见，凡七日。七月丙子，太白昼见，四十有五日伏；八月癸卯，犯轩辕御女。辛亥，荧惑掩南斗杓第二星。九月壬申，月掩毕大星。十一月辛未，荧惑掩岁星。十二月丁亥，月犯岁星。二十年二月己丑，月掩毕大星；三月丙辰，掩毕西第二星。二十一年二月戊子，月犯镇星。戊戌，太白昼见。三月甲子，太白昼见，四月壬申，荧惑掩斗魁第二星，十有四日。六月甲戌，客星见于华盖，凡百五十有六日灭。七月乙亥朔，荧惑顺入斗魁中，五日。以下史阙。二十二年五月甲申，太白昼见，六十有四日伏。七月戊子，岁星昼见，二日。八月戊辰，太白昼见，百二十有八日，其经天者六十四日。十一月辛未，荧惑行氐中。乙亥，太白入氐。辛巳夜，月食，既。癸未，荧惑太白皆出氐中。十二月戊戌，荧惑犯钩钤。二十三年五月己卯，月食，既。九月甲申，岁星昼见，五十有五日伏。十月辛酉，太白昼见，百四十有九日乃伏。十一月丁卯，岁星昼见，三十有三日伏。闰十一月庚申，岁星昼见，九十日伏。二十四年四月己未朔，太白昼见，百四十有五日乃伏。甲申，月掩太白。九月庚子，岁星犯轩辕太星，甲辰昼见，凡五十二日伏。十月壬申，太白、辰星同度。二十五年三月乙酉，太白与月相犯。九月丁亥，月在斗魁中，犯西第五星。十一月庚辰朔，岁星昼见，在日后，凡七十四日。壬午，太白昼见，在日后，百十有一日乃伏。十二月己未，月犯荧惑。甲子，太白昼见经天。二十六年三月丙戌，荧惑入井。镇星犯太微东藩上相。壬辰，月食。四月丁丑，荧惑犯鬼西南星。七月丙申，月掩心前星。八月乙亥朔，日月五星会于轸。十二月乙未，月掩心前大星，又犯于后星。二十七年五月壬子，月犯心太星。六月庚辰，太白昼见，百七十有三日乃伏。癸巳，月掩昴；七月丙午，犯房南第一星。是日，太白昼见经天。十月己丑，太白入氐。十二月丁丑，月掩昴。二十八年正月己未，岁星留于房；甲子，守房北第一星。十一月丙申，镇星入氐。庚子，太白昼见，在日前，四十有九日伏。十二月壬申，月掩昴。二十九年正月丁酉，土星留氐中，三十有七日逆行，后七十九日出氐。五月庚寅朔，太白昼见，在日后。六月丙辰，月犯太白，月北星南，同在柳宿。十一月己未，荧惑守轩辕，至戊辰退行，其色稍怒。十二月辛丑，月食，既。

章宗明昌元年二月丁亥，太白昼见。六月丁酉，月食，既。十二月乙未，月食。二年六月壬辰，月食。十一月乙丑，金木二星见在日前，十三日方伏而顺，行危宿在羽林军上、垒壁阵下，光芒明大。十二月戊子，木金相犯，有光芒。三年三月戊戌，荧惑顺行犯太微西藩上将。四月丁巳，月食。己未，荧惑掩右执法，色怒而稍赤。四年正月丙子，月有晕，白虹贯其中。八月己亥，卯初三刻，岁星见，未正二刻，太白见，俱在午位。其夜岁星留胃十三度。守天廪。九月戊申，月食。五年十月癸卯，月食。十一月癸丑，太白昼见，在日前，三十有三日伏。六年正月庚寅，太白昼见，在日前，百有二日乃伏。六月庚辰，复昼见，在日后。百六十七日，唯是日经天。

承安元年四月，司天奏河津星象事，上谕宰相曰："天道不测，当预防之。"八月壬戌，月食。九月壬午，太白昼见，在日前，百有七日乃伏。二年二月丁巳，太白昼见，在日后，百九十有五日乃伏；己未，经天。是夜，月食，既。三年正月甲寅，月食。七月庚戌，月食。五年五月庚午，月食。六月庚戌，月掩太白。

泰和元年十一月辛酉，月食。二年五月己未，月食。三年三月癸未，月食。六月戊戌，太白昼见，在日后，百有十日乃伏。四年九月乙亥，月食。五年三月壬申，月食。闰八月己巳，月食。六年五月甲申，太白昼见，在日前，七十有六日；庚戌，经天。六月辛未，岁星昼见，在日后；七月戊申，经天。八月癸卯，月晕围太白、荧惑二星。辛亥，岁星辰见，至夜五更，与东井距星相去七寸内。癸丑，夜半有流星如太白，其色赤，起于娄宿。己未卯正初刻，太白昼见，在日前。其夜五更，荧惑与舆鬼、积尸气相犯，在七寸之内。庚申卯正初刻，太白昼见，在日后，其夜五更初，荧惑在舆鬼，积尸气中，壬申，太白昼见，经天，在日后。十月丙午，岁星犯东井距星。十一月壬午，太白入氐。七年正月丙戌初更，月有晕围岁、镇二星，在参毕间。辛卯，月食。三月癸丑，月掩轩

辕大星。七月戊子，月食。九月己卯初更，月在南斗魁中。旦，岁星在舆鬼中。八年正月丙戌，月食。七月戊戌朔，太白昼见，在日后。八月壬戌，太白、岁星光芒相及，同在张一度。十一月庚子未刻，有流星如太白者二，光芒如炬，几一丈，起东北没东南。

卫绍王大安元年正月辛丑，有飞星如火，起天市垣，尾迹如赤龙之状，移刻散。二月乙丑朔，太白昼见，经天。六月丁丑，月食。十月乙丑，月食荧惑。丙寅，岁星犯左执法。二年正月庚戌朔，日中有流星出，大如盘，其色碧，西行，渐如车轮，尾长数丈，没于浊中，至地复起，光散如火，移刻灭。二月，客星入紫微中，其光散如赤龙之状。三年正月乙酉，荧惑入氐中，凡十有一日乃出。二月，荧惑犯房；闰月，犯键闭星；十月癸巳，犯垒垒壁阵。

崇庆元年春三月，日正午，日、月、太白皆相去咫尺。

宣宗贞祐元年十一月丙子，荧惑入垒壁阵。二年二月庚戌，月食。八月丁未，月食。九月丁亥，太白昼见于轸。十一月庚辰，镇星犯太微东垣上相。辛巳，荧惑犯房、钩钤。

三年七月庚申，有流星如太白，其色青白，有尾出紫微垣北极之旁，入贯索中。己卯，月入毕，至戊夜犯毕大星。八月辛丑，月食，既。十二月庚寅，太白昼见于危，八十有五日伏。四年正月乙卯夜，中天有流星大如十，色赤长丈余，坠于西南，其声如雷。二月己亥，月食。四月丁酉，太白昼见于奎，百九十有六日乃伏。六月丙申，岁星昼见于奎，百有一日乃伏。闰七月乙未，月食；辛丑，犯毕。十一月丙戌，月晕岁星，岁在奎，月在壁；己丑，犯毕大星；十二月戊午，复犯毕大星。

兴定元年正月乙酉，月犯毕左股第二星。四月戊辰，太白昼见于井，百六十有二日乃伏。八月戊申，岁星昼见于昴，六十有七日伏。九月癸巳，月犯东井西扇第二星。十月癸丑，夜有流星大如杯，尾长丈余，自轩辕起贯太微，没于角宿之上。十一月癸未，月晕岁星、荧惑二星，木在胃，火在昴。丙戌，太白昼见。十二月戊午，月食。二年六月乙卯，月食。八月壬戌，有流星大如杯，尾长丈余，其光烛地，起建星没尾中。一云自东北至西北而坠，其先如塔状，先有声如风，后若雷者三，片纸皆震。十月庚申，月犯轩辕左角之少民星。十二月壬子，月食，既。三年五月庚戌，月食。既。壬子，太白昼见于参，三十有六日经天，又百八十四日乃伏。七月壬寅初昏，有星自西南来，其光烛地，状如月而稍不圆，色青白，有小星千百环之，若迸火然，坠于东北，少顷有声如鼓。八月丁卯，岁星犯舆鬼东南星。己巳，岁星昼见于柳，百有九日乃伏。十一月乙巳，月食。癸丑，白虹二，夹月。寻复贯之。四年正月庚子，月犯东井。三月甲寅，岁星犯鬼、积尸气。五月甲辰，月食；六月戊辰，犯镇星。己巳，太白昼见于张，百八十有四日乃伏。十一月壬辰，岁星昼见于翼，六十有七日，夜又犯灵台北第一星。五年正月辛丑，太白昼见于牛，二百三十有二日乃伏。司天夹谷德玉等奏以为臣强之象，请致剑以禳之。宣宗曰："斗、牛吴分，盖宋境也。他国有灾，吾禳之可乎。"九月庚戌，岁星犯左执法。闰十二月戊子，荧惑犯轩辕。甲午，月犯荧惑。戊戌，镇星昼见于轸。己亥，太白昼见于室。六年正月辛酉，月犯荧惑；壬戌，犯轩辕。三月壬子，月食太白。四月癸亥，月食。丙寅，岁星犯太微左执法。七月乙亥，太白经天，与日争光。八月己卯，彗星出于亢宿、右摄提、周鼎之间，指大角。太史奏："除旧布新之象，宜改元修政以消天变。"于是，改是年为元光元年。九月丁未，灭。壬申，月食岁星。

元光二年八月乙亥，荧惑入舆鬼，掩积尸气；十月壬午，犯灵台；十一月又犯心大星。

哀宗正大元年正月丙午，月犯昴；三月癸丑，犯荧惑。是月，荧惑逆行犯左执法。四月癸酉，荧惑犯右执法。乙未，太白、辰星相犯。三年十一月丙辰，月掩荧惑。丁巳，荧惑犯岁星；庚申，犯垒壁阵。癸酉，五星并见于西南。十二月，荧惑入月。四年正月壬戌，荧惑犯太白。六月丙辰，太白入井。七月丁亥，荧惑犯斗从西第二星。五年五月乙酉，月掩心大星。七年十月己巳，月晕，至五更复有大连环贯之，络北斗，内有戟气。十二月庚寅，有星出天津下，大如镇星而色不明，初犯辇道，二日见于东北，在织女南，乙未，入天市垣，戊申方出；癸丑，历房北，复东南行，入积薪，凡二十五日而灭。

天兴元年七月乙巳，太白、岁星、荧惑、太阴俱会于轸、翼，司天武亢极言天变，上惟叹息，竟亦不之罪也。八月甲戌，太白、岁星交。闰九月己酉，彗星见东方，色白，长丈余，弯曲如象牙，

出角、轸南行，至十二日长二丈，十六日月烛不见，二十七日五更复出东南，约长四丈余，至十月一日始灭，凡四十有八日。司天奏其咎在北，哀宗曰："我亦北人，今日之事我当灭也，何乃不先不后适丁此乎。"

金史卷二一　志第二

历上

步气朔　步卦候　步日躔　步晷漏

昔者圣人因天道以授人时，厘百工以熙庶政，步推之法，其来尚矣。自汉太初迄于前宋，治历者奚啻七十余家，大概或百年或数十年，率一易焉。盖日月五星盈缩进退，与夫天运，至不齐也，人方制器以求之，以俾其齐，积寡至多不能无爽故尔。

金有天下百余年，历惟一易。天会五年，司天杨级始造大《明历》，十五年春正月朔，始颁行之。其法，以三亿八千三百七十六万八千六百五十七为历元，五千二百三十为日法。然其所本，不能详究，或曰因宋《纪元历》而增损之也。正隆戊寅三月辛酉朔，司天言日当食，而不食。大定癸巳五月壬辰朔，日食，甲午十一月甲申朔，日食，加时皆先天。丁酉九月丁酉朔，食乃后天。由是占候渐差，乃命司天监赵知微重修《大明历》，十一年历成。时翰林应奉耶律履亦造《乙未历》。二十一年十一月望，太阴亏食，遂命尚书省委礼部员外郎任忠杰与司天历官验所食时刻分秒，比校知微、履及见行历之亲疏，以知微历为亲，遂用之。明昌初，司天又改进新历，礼部郎中张行简言："请俟他日月食，覆校无差，然后用之。"事遂寝。是以终金之世，惟用知微历，我朝初亦用之，后始改《授时历》焉。今其书存乎太史，采而录之，以为《历志》。

步气朔第一

演纪：上元甲子距今大定庚子，八千八百六十三万九千六百五十六年。

日法：五千二百三十分。

岁实：一百九十一万二百二十四分。

通余：二万七千四百二十四分。

朔实：一十五万四千四百四十五分。

通闰：五万六千八百八十四分。

岁策：三百六十五日，余一千二百七十四分。

朔策：二十九日，余二千七百七十五分。

气策：一十五日，余一千一百四十二分，六十秒。

望策：一十四日，余四千二分，四十五秒。

象策：七日，余二千二分，二十二秒半。

没限：四千八十七分，三十秒。

朔虚分：二千四百五十五分。

旬周：三十一万三千八百分。

纪法：六十。

置上元甲子以来积年，岁实乘之，为通积分。满旬周去之，不尽以日法约之为日，不盈为余。命甲子算外，即所求天正冬至日大小余。

置天正冬至大小余，以气策累加之，秒盈秒母从分，分满日法从日，即得次气日及余秒。

以朔实去通积分，不尽为闰余，以减通积为朔积分。满旬周去之，不尽如日法而一为日，不盈为余，即所求天正经朔大小余也。

置天正经朔大小余，以象策累加之，即各得弦、望及次朔经日及余秒也。

求没日

置有没之恒气小余，如没限已上，为有没之气。以秒母乘之，内其秒，用减四十七万七千五百五十六，余满六千八百五十六而一，所得并恒气大余，命为没日。

求灭日

置有灭之朔小余，经朔小余不满朔虚分者。六因之，如四百九十一而一，所得并经朔大余，命为灭日。

步卦候第二

候策：五，余三百八十，秒八十。

卦策：六，余四百五十七，秒六。

贞策：三，余二百二十八，秒四十八。

辰法：二千六百一十五。

半辰法：一千三百七半。

刻法：三百一十三，秒八十。

辰刻：八，一百四分，秒六十。

半辰刻：四，五十二分，秒三十。

秒母：一百。

求七十二候

置中气大小余，命之为初候，以候策累加之，即次候及末候也。

置中气大小余，命之为公卦；以卦策累加之，得辟卦；又加之，得侯内卦。以贞策加之，得节气之初，为侯外卦；又以贞策加之，得大夫卦。又以卦策加之，为卿卦。

求土王用事

以贞策减四季中气大小余，即土王用事日也。

置小余，以六因之，如辰法而一为辰。如不尽，以刻法除之为刻。命子正算外，即得加时所在辰刻及分。如加半辰法，即命子刻初。

恒气月中节四正卦

中卦

冬至十一月中，《坎》初六。

公《中孚》

小寒十二月节，《坎》九二。

大夫《谦》

大寒十二月中，《坎》六三。

立春正月节，《坎》六四。

鱼上冰

大夫《蒙》

雨水正月中，《坎》九五。

惊蛰二月节，《坎》上六。

大夫《随》

春分二月中，《震》初九。

辟《大壮》

清明三月节，《震》六二。

大夫《讼》

谷雨三月中，《震》六三。

立夏四月节，《震》九四。

王瓜生

大夫《师》

小满四月中，《震》六五。

侯《大有》内

芒种五月节，《震》上六。
侯《大有》外
大夫《家人》
夏至五月中，《离》初九。

辟《＜⿰贝后＞》
小暑六月节，《离》六二。
大夫《丰》
大暑六月中，《离》九三。
大雨时行
立秋七月节，《离》九四。
大夫《节》
卿《同人》
处暑七月中，《离》六五。
白露八月节，《离》上九。
大夫《萃》
卿《大畜》
秋分八月中，《兑》初九。
寒露九月节，《兑》九二。
雀入大水化为蛤
大夫《无妄》
霜降九月中，《兑》六三。
立冬十月节，《兑》九四。
大夫《既济》
小雪十月中，《兑》九五。
天气上升地气下降
公《大过》
大雪十一月节，《兑》上六。
大夫《蹇》
步日躔第三
周天分：一百九十一万二百九十三分，五百三十秒。
岁差：六十九，五百三十秒。秒母一万。
周天度：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六十八秒。
象限：九十一，三十一分，九秒。
二十四气日积度及盈缩
日积度分
日差
益七千五十九
初四百九十八　八十　六十五
末四百七十八　八十八　一十一
九十一
一十五
九十二

四十三
益五千九百二十
初四百二十五　八十九　七十二
末三百五十二　一十　四十一
五
一十八
盈七千五十九
大寒
三十一
七十三
益四千七百一十八
初三百四十八　八十四　八十
末二百七十一　一十八　七十四
五
一十九
盈一万二千九百七十九
四十二
五十一
益三千四百五十三
初二百六十七　六十二　八十六
末一百八十六　一十六　一十六
五
七十二
盈一万七千六百九十七
六十二
益二千一百二十六
初一百八十二　二十七　三十八
末九十七　一十二　三十二
五
盈二万一千一百五十
四十二
益七百三十九
初九十一　一十三　四十六
末五　九十八　四十
五
盈二万三千二百七十六
九十三
七十一
二十四
损七百三十九
初五　九十八　四十
末九十一　一十三　四十六
五
盈二万四千一十五

一百八
八十五
损二千一百二十六
初九十八　九十六　五十
末一百八十　四十三　二十
五
七十二
盈二万三千二百七十六
一百二十三
二十八
损三千四百五十三
初一百八十八　六　四十八
末二百六十五　七十二　五十四
五
一十九
盈二万一千一百五十
一百三十八
七十三
损四千七百一十八
初二百七十三　一十一　九十七
末三百四十六　九十一　四十二
五
一十八
盈一万七千六百九十七
一百五十三
二十七
损五千九百二十
初三百五十四　三　七十九
末四百二十三　九十六　三十
九十一
盈一万二千九百七十九
一百六十八
一十
九十二
损七千五十九
初四百二十八　八十八　一十二
末四百九十八　八十　六十五
九十一
盈七千五十九
一百八十二
六十二
一十八

益七千五十九

初四百九十八　八十　六十五
末四百二十八　八十八　一十一
九十一
一百九十七
一十三
四十三
益五千九百二十
初四百二十五　八十九　七十二
末三百五十二　一十　四十一
五
一十八
缩七千五十九
大暑
二百一十一
益四千七百一十八
初三百四十八　八十四　八十
末二百七十一　一十八　七十四
五
一十九
缩一万二千九百七十九
二百二十六
五十
七十五
益三千四百五十三
初二百六十七　六十一　八十二
末一百八十六　一十六　一十六
五
七十三
缩一万七千六百九十七
二百四十一
三十八
益二千一百二十六
初一百八十二　二十七　三十八
末九十七　一十二　三十二
五
缩二万一千一百五十
二百五十六
三十八
益七百三十九
初九十一　一十三　四十六
末五　九十八　四十
五
缩二万三千二百七十六
二百七十一

五十三
十二
损七百三十九
初五　九十八　四十
末九十一　一十三　四十六
五
缩二万四千一十五
二百八十六
八十二
三十五
损二千一百二十六
初九十八　九十六　五十
末一百八十　四十三　二十
五
七十二
缩二万三千二百七十六
三百二
二十五
损三千四百五
初一百八十八　四十八
末二百六十五　七十二　五十四
五
一十九
缩二万一千一百五十
三百一十七
八十一
损四千七百一十八
初二百七十三　一十一　九十一
末三百四十六　九十一　四十三
五
一十八
缩一万七千六百九十七
三百三十三
五十
损五千九百二十
初三百五十四　三　七十九
末四百二十三　九十六　三十二
九十一
缩一万二千九百七十九
大雪
三百四十九
三十一
九十二
损七千五十九

初四百二十八　八十八　一十一
末四百九十八　八十　六十五
九十一
缩七千五十九
二十四气中积及朓朒
中积经分
日差
益二百七十六
初一十九　四十八　六十四
末一十六　七十八　五十二
一十九空
十五日一千一百四十二　六十
二十一　八十四
益二百三十二
初一十六　六十八　七十四
末一十三　八十　一十九
二十二十九
朒二百七十六
大寒
三十二千二百八十五　三十
四十三　六十九
益一百八十五
初一十三　六十九　一十一
末十　六十二　一十四
二十一五十九
朒五百八
四十五三千四百二十八
六十五　五十四
益二百二十五
末七　二十七　四十五
二十二四十五
朒六百九十三
六十四千五百七十　六十
八十七　三十九
益八十三
初七　一十一　一十四
末三　七十九　六十三
二十三三十二
朒八百二十八
七十六四百八十三　三十
九　二十四
益二十九
初三　五十八　三十一
末空　二十四　八十

二十三三十二
朒九百一十一
九十一一千六百二十六
三十一　九
损二十九
初空　二十四　八十
末三　五十六　三十一
二十三三十二
一百六二千七百六十六　六十
五十二　九十三
损八十三

初三　八十五　七十六
末七　五　一
二十二四十五
朒九百一十一
一百二十一三千九百一十一　三十
损一百三十五
初七　三十三　五十九
末一十　四十　五十六
二十一五十九
朒八百二十八
一百三十六
五千五十四
九十六　六十三
损一百八十五
初十　七十二　三十六
末一十三　五十九　九十一
二十二十九
朒六百九十三
一百五十二九百六十六　六十
一十八　四十八
损二百三十二
初一十三　八十九　四十
末十六　五十九　五十二
一十九空
朒五百八
一百六十七二千一百九　十二
四十　三十三
损二百七十六
初十六　七十八　五十二
末一十九　四十八　六十四
一十九空
朒二百七十六

一百八十二三千五百五十一
六十二　一十八
益二百七十六
末一十六　七十八　五十二
一十九空
一百九十七四千三百九十四　六十
八十四　二
益二百三十二
初一十六　六十八　七十四
末一十三　八十　一十九
二十二十九
朓二百七十六
大暑
二百一十三三百七　二十
五　八十七
益一百八十五
初十三　六十九　一十一
末十　六十二　一十四
二十一五十九
朓五百八
二百二十八一千四百五十
二十七　七十二
益一百三十五
末七　二十七　四十五
二十二四十五
朓六百九十三
二百四十三二千五百九十二　六十
四十九　五十四
益八十三
初七　一十一　一十四
末三　七十九　六十三
二十三三十二
朓八百二十八
二百五十八三千七百五十五　三十
七十一　四十一
益二十九
初三　五十六　三十一
末空　二十四　八十
二十三三十二
朓九百一十一
二百七十三四千八百七十八
九十三　二十七
损二十九
初空　二十四　八十

末　五十六　三十一
二十三三十二
二百八十九七百九十　六十
一十五　一十二
损八十三
初三　八十一　七十六
末七　五　一
二十二四十五
朓九百一十一
三百四一千九百三十三　三十
三十六　九十六
损一百三十五
初七　三十三　五十九
末十　四十　五十六
二十一五十九

朓八百二十八
三百一十九三千七十六
五十八　八十一
损一百八十五
初十　七十一　三十六
末一十三　五十九　九十一
二十二十九
朓六百九十三
三百三十四四千三百一十八　六十
损二百三十二
初十三　八十九　十四
末十六　五十九　五十二
一十九空
朓五百八
大雪
三百五十一百三十一　三十
二　五十一
损二百七十六
初十六　七十八　五十二
一十九空
朓二百七十六
求每日盈缩朓朒

各置其气损益率，求盈缩用盈缩之损益，求朓朒用朓朒之损益。六因，如象限而一，为气中率。与后气中率相减，为合差。半合差加减其气中率，为初末泛率。至后：加初，减末。分后：减初，加末。又置合差，六因，如象限而一，为日差，半之，加减初末泛率，为初末定率。至后：减初，加末。分后：加初，减末。以日差累加减其气初末定率。为每日损益分。至后减，分后加。各以每日损益分加减气下盈缩、朓朒。为每日盈缩、朓朒二分前一气无后率相减为合差者，皆用前气合差。

置天正闰余，以日法除为日，不满为余。如气策以下，以减气策，为入大雪气。策以上去之。

余亦减气策，为入小雪气。即得天正经朔入气日及余也。以象策累加之。满气策去之，即得弦、望入次气日及余。因加，后朔入气日及余也。

求每日损益、盈缩、朓朒

以日差益加减损加减其气初损益率，为每日损益率。驯积损益其气盈缩，朓朒积，为每日盈缩，朓朒积。

各以所入恒气小余，以乘其日损益率，乘如日法而一，以所得损益其下朓朒积为定数。

斗二十五度　牛七度少　女十一度少　虚九度少　秒六十八　危十五度半　室十七度　壁八度太

奎十六度半　娄十二度　胃十五度　昴十一度少　毕十七度少　觜半度　参十度半

右西方七宿八十三度

井三十三度少　鬼二度半　柳十三度太　星六度太　张十七度少　翼十八度太　轸十七度

右南方七宿一百九度少

角十二度　亢九度少　氐一十六度　房五度太　心六度少　尾十九度少　箕十度半

求冬至赤道日度

置通积分，以周天分去之，余日法而一为度，不满退除为分秒。以百为母。命起赤道虚宿七度外去之，至不满宿，即所求年天正冬至加时日躔赤道宿度及分秒。

求春分夏至秋分赤道日度

置天正冬至加时赤道日度，累加象限，满赤道宿次去之，即各得春分、夏至、秋分时日在宿度及分秒。

置四正赤道宿全度，以四正赤道日度及分减之，余为距后度。以赤道宿度累加之，各得四正后赤道宿积度及分。

视四正后赤道宿积度及分，在四十五度六十五分秒五十四半以下为入初限，以上者用减象限，余为入末限。

求二十八宿黄道度

以四正后赤道宿入初末限度及分，减一百一度，余以初末限度及分乘之，进位，满百为分，分满百为度。至后以减、分后以加赤道宿积度，为其宿黄道积度。以前宿黄道积度减之，其四正之宿，先加象限，然后前宿减之。为其宿黄道度及分。其分就近约为太、半、少。

斗二十三度　牛七度　女十一度　虚九度少　秒六十八　危十六度　室十八度少　壁九度半

奎十七度太　娄十二度太　胃十五度半　昴十一度　毕十六度半觜半度　参九度太

右西方七宿八十三度太　一百七十七、七十五、六十八

井三十度半　鬼二度半　柳十三度少　星六度太　张十七度太　翼二十度　轸十八度半

右南方七宿一百九度少　二百八十七、六十八

角十二度太　亢九度太　氐十六度少　房五度太　心六度　尾十八度少　箕九度半

右东方七宿七十八度少　三百六十五、二十五、六十八

前黄道宿度，依今历岁差所在算定。如上考往古，下验将来，当据岁差，每移一度，依术推变当时宿度，然后可步七曜，知其所在。

求天正冬至加时黄道日度

以冬至加时赤道日度及分秒，减一百一度，余以冬至赤道日度及分秒乘之，进位，满百为分，分满百为度。命日黄赤道差。用减冬至加时赤道日度及分秒，即所求年天正冬至加时黄道日度及分秒。

求二十四气加时黄道日度

置所求年冬至日躔黄赤道差，以次年黄赤道差减之，余以所求气数乘之，二十四而一，所得以加其气中积及约分，又以其气初日盈缩数盈加缩减之，用加冬至加时黄道日度，依宿次去之，即各得其气加时黄道日躔宿度及分秒。如其年冬至加时赤道宿度空分秒在岁差以下者，即加前宿全度，

然后求黄赤道差，余依术算。

求二十四气每日晨前夜半黄道日度

副置其气小余，以其气初日损益率乘之，盈缩之损益。万约之为分，应益者盈加缩减，应损者盈减缩加其副，日法除之为度，不满退除为分秒，以减其气加时黄道日度，即各得其气初日晨前夜半黄道日度。每日加一度，以百约每日损益率，盈缩之损益。应益者盈加缩减，应损者盈减缩加，为每日晨前夜半黄道日度及分秒。

求每日午中黄道日度

置一万分，以所入气日盈缩损益率，应益者盈加缩减，应损者盈减缩加，皆加减损益率，余半之，满百为分，不满为秒，以加其日晨前夜半黄道日度，即其日午中日躔黄道宿度及分秒。

求每日午中黄道积度

以二至加时黄道日度，距至所求日午中黄道日度，为入二至后黄道积度及分秒。

求每日午中黄道入初末限

视二至后黄道积度，在四十三度一十二分秒八十七已下为初限，以上，用减象限，余为入末限。其积度满象限去之，为二分后黄道积度，在四十八度一十八分秒二十二以下为初限，以上，用减象限，余为入末限。

求每日午中赤道日度

以所求日午中黄道积度，入至后初限，分后末限，度及分秒，进三位，加二十万二千五十少，开平方除之，所得，减去四百四十九半，余在初限者，直以二至赤道日度加而命之。在末限者，以减象限，余以二分赤道日度加而命之。即每日午中赤道日度。以所求日午中黄道积度，入至后末限，分后初限，度及分秒，进三位，用减三十万三千五十少，开平方除之，所得，以减五百五十半，其在初限者，以所减之余，直以二分赤道日度加而命之。在末限者，以减象限，余以二至赤道日度加而命之。即每日午中赤道日度。

太阳黄道十二次入宫宿度

雨水　危十三度三十九分五十九秒外，入卫分，陬訾之次，辰在亥。

春分　奎二度三十五分八十五秒外，入鲁分，降娄之次，辰在戌。

谷雨　胃四度二十四分三十三秒外，入赵分，大梁之次，辰在酉。

小满　毕七度九十六分六秒外，入晋分，实沈之次，辰在申。

夏至　井九度四十七分一十秒外，入秦分，鹑首之次，辰在未。

大暑　柳四度九十五分一十六秒外，入周分，鹑火之次，辰在午。

处暑　张十五度五十六分三十五秒外，入楚分，鹑尾之次，辰在巳。

秋分　轸十度四十四分五秒外，入郑分，寿星之次，辰在辰。

霜降　氐一度七十七分七十七秒外，入宋分，大火之次，辰在卯。

小雪　尾三度九十七分九十二秒外，入燕分，析木之次，辰在寅。

冬至　斗四度三十六分六十六秒外，入吴越分，星纪之次，辰在丑。

大寒　女二度九十一分九十一秒外，入齐分，弦枵之次，辰在子。

各置入宫宿度及分秒，以其日晨前夜半日度减之，相近一度之间者求之。余以日法乘其分，其秒从于下，亦通乘之，为实；以其日太阳行分为法，实如法而一，所得，依发敛加时求之，即得其日太阳入宫时刻及分秒。

中限：一百八十二日，六十二分，一十八秒。

冬至初限，夏至末限：六十二日，二十分。

夏至初限，冬至末限：一百二十日，四十二分。

冬至地中晷影常数：一丈二尺八寸三分。

夏至地中晷影常数：一尺五寸六分。

周法：一千四百二十八。

内外法：一万八百九十六。

半法：二千六百一十五。

日法四分之三：三千九百二十二半。

日法四分之一：一千三百七半。

昏明分：一百三十分，七十五秒。

昏明刻：二刻，一百五十六分，九十秒。

刻法：三百一十三分，八十秒。

秒母：一百。

求午中入气中积

置所求日大余及半法，以所入之气大小余减之，为其日午中入气。以加其气中积，为其日午中中积。小余以日法除为约分。

求二至后午中入初末限

置午中中积及分，如中限已下，为冬至后。已上，去中限，为夏至后。其二至后，如在初限已下，为初限。已上，覆减中限，余为入末限也。

求午中晷影定数

视冬至后初限、夏至后末限，百通日，内分，自相乘，副置之。以一千四百五十除之，所得加五万三百八十，折半限分并之；除其副为分。分满十为寸，寸满十为尺，用减冬至地中晷影常数，为所求晷影定数。视夏至后初限、冬至后末限，百通日，内分，自相乘为上位。下置入限分，以二百二十五乘，百约之，加一十九万八千七十五为法。夏至前后半限以上者，减去半限，列于上位。下位置半限。各百通日，内分，先相减，后相乘。以七千七百除之，所得以加其法。反除上位，为分。分满十为寸，寸满十为尺，用加夏至地中晷影常数，为所求晷影定数。

求四方所在晷影

各于其处测冬夏二至晷影，乃相减之余，为其处二至晷差。亦以地中二至晷数相减，为地中二至晷差。其所求日在冬至后初限、夏至后末限者，如在半限已下，倍之；半限已上，覆减半限，余亦倍之，并入限日，三因折半，以日为分，十为寸，以减地中二至晷差为法。置地中冬至晷影常数，以所求日地中晷影定数减之，余以其处二至晷差乘之为实。实如法而一，所得，以减其处冬至晷数，即得其处其日晷影定数。所求日在夏至后初限、冬至后末限者，如在半限已下，倍之；半限已上，覆减半限，余亦倍之，并入限日，三因四除，以日为分，十为寸，以加地中二至晷差为法。置所求日地中晷影定数，以地中夏至晷影常数减之，余以其处二至晷差乘之为实。实如法而一，所得，以加其处夏至晷数，即得其处其日晷影定数。

二十四气陟降及日出分

日出分

增　初九　二十六

陟一十

初空　五　五十

末一　二十六　四

一千五百六十七　九十二

末六　五十九

陟二十八

七十三

初一　三十六

末二　三十七　三十六

一千五百五十七　五十二

大寒

增　初六　五十二
末五　二十二
陟四十三
五十六
初二　四十三
末三　二十五　一十八
一千五百二十八　七十九
增　初五　一十八
末三　八十八
陟五十五
一十九
初三　二十九
末三　九十二　四十二
一千四百八十五　二十三
增　初三　八十二
末二　五十二
陟六十三
初三　九十五　五十
末四　三十九　八十八
一千四百三十　四
增　初二　四十八
末一　三十八
一十八
末四　六十七　一十六
一千三百六十六　一十四
损　初一　三十六
末二　四十
初四　三十七
末四　一十　六十八
一千二百九十六　九十六
损　初二　五十
末三　五十四
陟五十九
初四　八　五十
末三　六十六　二十二
一千二百三十二　二十七
损　初三　六十五
陟五十
初三　六十二
末三　三　六十二
一千一百七十三　一十八
末五　八十四
陟三十九
初二　九十八　五十

末二　二十四　二
一千一百二十二　三十四
损　初五　九十六
末七　二
陟二十六
初二　二十六
末一　二十五
一千八十二　四十八
损　初七　一十九
末八　二十三
三十五
初一　一十五
一千五十六　四十二
增　初八　三十七
末七　三十三
三十五
初空　四　五十
末一　二十四　四十
一千四十七　七
增　初七　二十
末六　一十六
降二十六
初一　二十三
末二　一十六　五十二
一千五十六　四十二
大暑
降三十九
初二　二十二　五十
末二　九十九　二十二
一千八十二　四十八
末三　七十六
降五十
初三　三
末三　六十二　九十二
一千一百二十二　三十四
增　初三　六十
末二　五十六
降五十九
初三　六十五　五十
末四　八　六十二
一千一百七十三　一十八
增　初二　四十
末一　三十六
初四　一十　五十

末四　三十六　八十二
一千二百三十二　二十七
损　初一　六十
末二　六十
一十八
一千二百九十六　九十六
损　初二　六十二
末三　九十二
降六十三
初四　四十二
末三　九十六　二十二
一千三百六十六　一十四
损　初三　九十八
末五　二十八
降五十五
一十九
初三　九十四
末三　二十九　一十八
一千四百三十　四
损　初五　三十二
末六　六十二
降四十三
五十六
初三　二十七
末二
四十三　四十二
一千四百八十五　二十三
降二十八
七十三
初二　三十九　五十
末一　三十七　一十六
一千五百二十八　七十九
大雪
损　初八　二
末九　三十二
降一十　四十
初一　二十八　五十
末空　七　一十二
一千五百五十七　五十二
二分前后陟降率

春分前三日太阳入赤道内，秋分后三日太阳出赤道外，故其陟降与他日不伦，今各别立数而用之。

惊蛰，十二日，陟四六十七，一十四。此为末率，于此用毕。其减差亦止于此。十三日，陟四四十一，六。十四日，陟四三十六，九十。十五日，陟四。

秋分，初日，降四三十八。一日，降四三十九。二日，降四五十七。三日，降四六十八。此为初率，始用之。其加差亦始于此。

求每日日出入晨昏半昼分

各以陟降初率，陟减降加其气初日日出分，为一日下日出分。以增损差，仍加减加减差。增损陟降率，驯积而加减之，即为每日日出分。覆减日法，余为日入分。以日出分减日入分而半之，为半昼分。以昏明分减日出分为晨分，加日入分为昏分。

求日出入辰刻

置日出入分，以六因之，满辰法而一，为辰数。不尽，刻法除之为刻数，不满为分，命子正算外，即得所求。

置日出分，十二乘之，刻法而一，为刻，不满为分，即为夜刻。覆减百刻，余为昼刻。

置晨分，四因，退位为更率。二因更率，退位为点率。

求更点所在辰刻

置更点率，以所求更点数因之，又六因，内加昏明分，满辰法而一，为辰数。不尽，满刻法除之为刻数，不满为分，命其辰刻算外，即得所求。

求四方所在漏刻

各于所在下水漏，以定其处冬至或夏至夜刻，乃与五十刻相减，余为至差刻。置所求日黄道去赤道内外度及分，以至差刻乘之，进一位，加二百三十九而一，为刻，不尽以刻法乘之，退除为分，内减外加五十刻，即所求日夜刻，以减百刻，余为昼刻。其日出入辰刻及更点差率算等，并依术求之。

置日出分，如日法四分之一已上，去之，余为外分。如出分四分之一已下，覆减之，余为内分。置内外分，千乘之。如内外法而一，为度，不满退除为分，即为黄道去赤道内外度。内减外加象限，即得黄道去极度。

求距中度及更差度

置半法，以晨分减之，余为距中分，百乘之，如周法而一，为距中度。用减一百八十三度一十二分八十四秒，余四因退位，为每更差度。

求昏明五更中星

置距中度，以其日午中赤道日度加而命之，即昏中星所格宿次，因为初更中星。以更差度累加之，命赤道宿次去之，即得逐更及明中星。

金史卷二二　志第三

步月离　步交会　步五星　浑象

步月离第五

转中分：一十四万四千一百一十，秒六千六十六。

转终日：二十七日，余二千九百，秒六千六十六。

转中日：一十三日，余四千六十五，秒三千三十三。

朔差日：一，余五千一百四，秒三千九百三十四。

象策：七日，余二千一分，二十二秒半。

秒母：一万。

上弦：九十一度，三十一分，四十二秒。

望：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八十四秒。

下弦：二百七十三度，九十四分，二十六秒。

月平行度：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十七秒半。

分、秒母：一百。

七日：初数，四千六百四十八。末数，五百八十二。

十四日：初数，四千六十五。末数，一千一百六十五。

二十一日：初数，三千四百八十三。末数，一千七百四十七。

二十八日：初数，二千九百一。末数，二千三百二十九。

置天正朔积分，以转终分及秒去之，不尽，以日法而一，为日，不满为余秒，即天正十一月经朔入转日及余秒。以象策累加之，去命如前，即得弦、望经日加时入转曰及余秒。径求次朔入转，以朔差加之。

一日

一千四百六十八

益五百一十二

二日

一千四百五十七

一十四度六十八

疾一度三十一

朓五百一十三

三日

一千四百四十二

二十九度五十一

疾二度五十一

益四百一十一

朓九百八十二

四日

一千四百二十二

四十三度六十七

疾三度五十六

益三百三十二

朓一千三百九十三

五日

一千三百九十九

五十七度八十九

疾四度四十一

益二百四十三

朓一千七百二十五

六日

一千三百七十三

七十一度八十八

疾五度三

益一百四十一

朓一千九百六十八

七日

一千三百四十七

八十五度六十一

疾五度三十九

初益四十三末损四

朓二千一百九

八日
一千三百二十一
疾五度四十九
損六十三
朓二千一百四十八
九日
一千二百九十五
一百一十二度二十九
疾五度三十二
損一百六十四
朓二千八十五
十日
一千二百七十一
一百二十五度二十四
疾四度九十一
損二百五十八
朓一千九百二十一
十一日
一千二百四十七
一百三十七度九十五
疾四度二十五
損三百五十一
朓一千六百六十三
十二日
一千二百二十八
一百五十度四十二
疾三度三十五
損四百二十七
朓一千三百一十一
十三日
一千二百一十四
一百六十二度七十
疾二度二十六
損四百八十一
十四日
一千二百四
一百七十四度八十四
疾一度三
初損四百〇三末益一百一十七
朓四百三
十五日
一千二百八
一百八十六度八十八
迟空三十

益五百〇五
朒一百一十七
十六日
一千二百一十九
一百九十八度九十六
迟一度五十九
益四百六十二
朒六百二十二
十七日
一千二百三十六
二百一十一度十五
迟二度八十七
益三百九十五
朒一千八十四
十八日
一千二百五十八
二百二十三度五十
迟三度七十八
益三百〇九
朒一千四百七十九
十九日
一千二百八十一
二百三十六度九
迟四度五十七
益二百一十九
朒一千七百八十八
二十日
一千三百七
二百四十八度九十
迟五度十三
益一百一十七
朒二千〇七
二十一日
一千三百三十三
二百六十一度九十七
迟五度四十二
初益二十七末损一十一
朒二千一百二十四
二十二日
一千三百五十九
二百七十五度三十
迟五度四十七
朒二千一百三十九
二十三日

一千三百八十四
二百八十八度八十九
迟五度二十五
损一百八十四
朒二千五十四
二十四日
一千四百八
三百二度七十三
损二百七十八
朒一千八百七十
二十五日
一千四百三十一
三百一十六度八十一

损三百六十八
朒一千五百九十二
二十六日
一千四百四十九
三百三十一度十二
迟三度十三
损四百三十八
朒一千二百二十四
二十七日
一千四百六十三
三百四十五度六十一
迟二度一
损四百九十三
二十八日
一千四百七十二
三百六十度二十四
损二百九十三
朒二百九十三

置入转小余，以其日算外，损益率乘之，如日法而一，所得，以损益朓朒积为定数。其四七日下余，如初数已下，初率乘之，初数而一，以损益朓朒积为定数。如初数已上，初数减之，余乘末率，末数而一，用减初率，余加朓朒为定数。其十四日下余，如初数已上者，初数减之，余乘末率，末数而一，便为朓朒定数。

求朔弦望定日

置经朔、弦、望小余，朓减朒加入气入转朓朒定数，满与不足，进退大余，命甲子算外，各得定朔、弦、望日辰及余。定朔前干名与后干名同者，其月大；不同者，其月小。月内无中气者为闰。视定朔小余：秋分后，在日法四分之三已上者，进一日。春分后，定朔日出分与春分日出分相减之余，三约之，用减四分之三，定朔小余及此数已上者，亦进一日。或有交，亏初在日入前者，不进之。

定弦、望小余在日出分已下者，退一日。望或有交，亏初在日出前者，小余虽在日出后，亦退

之。如十七日望者，又视定朔小余在四分之三已下之数，春分后用减定之数。与定望小余在日出分已上之数相较之；朔少望多者，望不退，而朔犹进之。望少朔多者，朔不进，而望犹退之。日月之行，有盈有缩，迟疾加减之数，或有四大三小；若随常理，当察其时早晚，随所近而进退之，使不过三大二小。

求定朔弦望中积

置定朔、弦、望大小余与经朔、弦、望大小余相减之余，以加减经朔、弦、望入气日，经朔、弦、望少即加之，多即减之。即为定朔、弦、望入气。以加其气中积，即为定朔、弦、望中积。其余以日法退除为分秒。

求定朔弦望加时日度

置定朔、弦、望约余，以所入气日损益率乘，盈缩损益。万约之，以损益其下盈缩积，乃盈加缩减定朔弦望中积；又以冬至加时日躔黄道宿度，依宿次去之，即得定朔、弦、望加时日所在度及分秒。又置定朔、弦、望约余，副置之。以乘其日盈缩之损益率，万约之，应益者盈加缩减，应损者盈减缩加其副，满百为分，分满百为度，以加其日夜半日度，命之，各得其日加时日躔黄道宿次。若先于历注定每日夜半日度，即为妙也。

求定朔弦望加时月度

凡合朔加时日月同度，其定朔加时黄道日度，即为定朔加时黄道月度。弦、望各以弦、望度加定弦、望加时黄道日度，依宿次去之，即得定朔、弦、望加时黄道月度及分秒。

求夜半午中入转

置经朔入转，以经朔小余减之，为经朔夜半入转，又经朔小余与半法相减之余，以加减经朔加时入转，经朔少，如半法加之；多，如半法减之。为经朔午中入转。若定朔大余有进退者，亦加减转日，否则因经为定。每日累加一日，满终日及余秒去命如前，各得每日夜半、午中入转。求夜半，因定朔夜半入转累加之。求午中，因定朔午中入转累加之。求加时入转者，如求加时入气术。

求加时及夜半月度

置其日入转算外转定分，以定朔、弦、望小余乘之，如日法而一，为加时转分。分满百为度。减定朔、弦、望加时月度，为夜半月度。以所得转定分累加之，即得每日夜半月度。或朔至弦、望，或至后朔，皆可累加之。然近则差少，远则差多。置所求前后夜半相距月度为行度，计其相距入转积度，与行度相减，余以相距日数除为日差，行度多以日差加每日转定分，行度少以日差减每日转定分，然后用之可中。或欲速求，用此数，欲究其故，宜用后术。

求晨昏月度

置其日晨分，乘其日算外转定分，日法而一，为晨转分。用减转定分，余为昏转分。又以朔、弦、望定小余，乘转定分，日法而一，为加时分。以减晨、昏转分，为前；不足，覆减之，为后。乃前加后减加时月度，即晨昏月所在宿度及分秒。

各以其朔昏定月，减上弦昏定月，余为朔后昏定程。以上弦昏定月，减望昏定月，余为上弦后昏定程。以望晨定月，减下弦晨定月，余为望后晨定程。以下弦晨定月，减后朔晨定月，余为下弦后晨定程。

求每日转定度

累计每程相距日下转积度，与晨昏定程相减，余以相距日数除之，为日差，定程多加之，定程少减之。以加减每日转定分，为转定度。因朔、弦、望晨昏月，每日累加之，满宿次去之，为每日晨昏月度及分秒。凡注历：朔日以后注昏月，望后一日注晨月。古历有九道月度，其数虽繁，亦难削去，具其术如后。

求平交日辰

置交终日及余秒，以其月经朔加时入交泛日及余秒减之，为平交入其月经朔加时后日算及余秒。以加其月经朔大小余，其大余命甲子算外，即平交日辰及余秒。求次交者，以交终日及余秒加之，大余满纪法去之，命如前，即次平交日辰及余秒。

置平交小余，加其日夜半入转余，以乘其日损益率，日法而一，所得，以损益其下朓朒积，为定数。

求正交日辰

置平交小余，以平交入转朓朒定数，朓减朒加之，满与不足，进退日辰，即正交日辰及余秒。与定朔日辰相距，即所在月日。

求经朔加时中积

各以其月经朔加时入气日及余，加其气中积及余，其日命为度，其余以日法退除为分秒，即其经朔加时中积度及分秒。

求正交加时黄道月度

置平交入经朔加时后日算及余秒，以日法通日，内余，进二位，如三万九千一百二十一分为度，不满退除为分秒，以加其月经朔加时中积，然以冬至加时黄道日度加而命之，即得其月正交加时月离黄道宿度及分秒。如求次交者，以受终度及秒加而命之，即得所求。

置正交时黄道宿全度，以正交加时月离黄道宿度及分秒减之，余为距后度及分秒，以黄道宿度累加之，即各得正交后黄道宿积度及分秒。

置黄道宿积度及分秒，满交象度及分秒去之，如在半交象已下，为初限；已上者，以减交象度及分秒，余为入末限。入交积度交象度并在交会术中。

求月行九道宿度

凡月行所交：冬入阴历，夏入阳历，月行青道。冬至夏至后，青道半交在春分之宿，当黄道东。立夏后，青道半交在立春之宿，当黄道东南。至所冲之宿亦如之。冬入阳历，夏入阴历，月行白道。冬至夏至后，白道半交在秋分之宿，当黄道西。立冬立夏后，白道半交在立秋之宿，当黄道西北。至所冲之宿亦如之。春入阳历，秋入阴历，月行朱道。春分秋分后，朱道半交在夏至之宿，当黄道南。立春立秋后，朱道半交在立夏之宿，当黄道西南。至所冲之宿亦如之。春入阴历，秋入阳历，月行黑道。春分秋分后，黑道半交在冬至之宿，当黄道北。立春立秋后，黑道半交在立冬之宿，当黄道东北。至所冲之宿亦如之。四序离为八节，至阴阳之所交，皆与黄道相会，故月行有九道。

各以所入初末限度及分秒，减一百一度，余以所入初末限度及分乘之，半而退位为分，分满百为度，命为月道与黄道泛差。凡日以赤道内为阴，外为阳；月以黄道内为阴，外为阳。故月行正交，入夏至后宿度内为同名，入冬至后宿度内为异名。其在同名者，置月行与黄道泛差，九因八约之，为定差。半交后，正交前，以差减；正交后，半交前，以差加。此加减出入六度，正，如黄赤道相交同名之差，若较之渐异，则随交所在迁变不同也。仍以正交度距秋分度数，乘定差，如象限而一，所得为月道与赤道定差。前加者为减，减者为加。其在异名者，置月行与黄道泛差，七因八约，为定差。半交后，正交前，以差加；正交后，半交前，以差减。此加减出入六度，异，如黄道赤道相交异名之差，较之渐同，则随交所在迁变不常。仍以正交度距春分度数，乘定差，如象限而一，所得为月行与赤道定差。前加者为减，减者为加。各加减黄道宿积度，为九道宿积度。以前宿九道积度减之，为其宿九道度及分。其分就近约为太半少。论春夏秋冬以四时日所在宿度为正。

求正交加时月离九道宿度

以正交加时黄道日度及分，减一百一度，余以正交度及分乘之，半而退位为分，分满百为度，命为月道与黄道泛差。其在同名者，置月行与黄道泛差，九因八约之，为定差，以加；仍以正交度距秋分度数，乘定差，如象限而一，所得为月道与赤道定差以减。其在异名者，置月行与黄道泛差，七因八约之，为定差，以减；仍以正交度距春分度数，乘定差，如象限而一，所得为月道与赤道定差，以加。置正交加时黄道月度及分，以二差加减之，即为正交加时月离九道宿度及分。

求定朔弦望加时月所在度

置定朔加时日躔黄道宿次，凡合朔加时，月行潜在日下，与太阳同度，是为加时月离宿次。各以弦、望度及分秒，加其所当弦、望加时月躔黄道宿度，满宿次去之，命如前，各得定朔、弦、望加时月所在黄道宿度及分秒。

求定朔弦望加时九道月度

各以定朔、弦、望加时月离黄道宿度及分秒，如前宿正交后黄道积度，为定朔、弦、望加时正交后黄道积度。如前求九道积度，以前宿九道积度减之。余为定朔、弦、望加时九道月离宿度及分秒。其合朔加时，若非正交，则日在黄道，月在九道，所入宿度，虽多少不同，考其两极，若应绳准。故云：月行潜在日下，与太阳同度，即为加时九道月度。其求晨昏夜半月度，并依前术。

交终分：一十四万二千三百一十九，秒九千三百六十八。

交终日：二十七日，余一千一百九分，秒九千三百六十八。

交中日：十三，余三千一百六十九，秒九千六百八十四。

交朔日：二，余一千六百六十五，秒六百三十二。

交望日：十四，余四千二，秒五千。

秒母：一万。

交终：二百六十三度，七十九分，三十六秒。

交中：一百八十一度，八十九分，六十八秒。

半交象：四十五度，四十七分，四十二秒。

日蚀既前限：二千四百。定法：二百四十八。

日蚀既后限：三千一百。定法：三百二十。

月蚀限：五千一百。

月蚀既：一千七百。定法：三百四十。

分秒母：一百。

置天正朔积分，以交终分去之，不尽，如日法而一，为日，不满为余，即天正十一月经朔加时入交泛日及余秒。交朔加之，得次朔。交望加之，得次望，再加交望，亦得次朔。各为朔、望入交泛日及余秒。

求定朔每日夜半入交

各置入交泛日及余秒，减去经朔、望小余，即为定朔、望夜半入泛日及余秒。若定朔、望有进退者，亦进退交日，否则因经为定。大月加二日，小月加一日，余皆加四千一百二十秒六百三十二，即次朔夜半入交。累加一日，满交终日及余秒去之。即每日夜半入交泛日及余秒。

置经朔、望加时入交泛日及余秒，以入气入转朓朒定数，朓减朒加之，即定朔望加时入交泛日及余秒。

置定朔、望加时入交泛日，以日法通之，内余，进二位，如三万九千一百二十一而一为度，不满退除为分秒，即定朔、望加时月行入交积度。以定朔、望加时入转迟疾度，迟减疾加之，即月行入交定积度。如交中度已下，入阳历积度；已上，去之，余为入阴历积度。每日夜准此求。

求月去黄道度

视月入阴阳历积度及分，如交象已下，为少象；已上，覆减交中，余为老象。置所入老少象度于上，列交象度于下，相减相乘，倍而退位为分，满百为度，用减所入老少象度及分，余又与交中度相减相乘，八因之，以百一十除为分，分满百为度，即得月去黄道度。

求朔望加时入交常日及定日

置朔望入交泛日，以入气朓朒定数，朓减朒加之，为入交常日。

又置入转朓朒定数，进一位，一百二十七而一，所得朓减朒加之交常日，为入交定日及余秒。

求入交阴阳历交前后分

视入交定日，如交中以下，为阳历；以上，去之，为阴历。如一日上下，以日法通日为分。为交后分。十三日上下，覆减交中，为交前分。

求日月蚀甚定余

置朔、望入气入转朓朒定数，同名相从，异名相消，以一千三百三十七乘之，定朔、望加时入转算外转定分除之，所得，以朓减朒加经朔、望小余，为泛余。

日蚀：视泛余如半法已下，为中前分；半法已上，去半法，为中后分。置中前后分，与半法相减相乘，倍之，万约为分，日时差，中前，以时差减泛余为定余，覆减半法，余为午前分。中后，以时差加泛余为定余，减去半法，为午后分。

月食：视泛余在日入后、夜半前者，如日法四分之三已下，减去半法，为酉前分；四分之三已上，覆减日法，余为酉后分。又视泛余在夜半后、日出前者，如日法四分之一已下，为卯前分，四分之一已上，覆减半法，余为卯后分。其卯酉前后分，自相乘，四因，退位，万约为分，以加泛余，为定余。各置定余，以发敛加时法求之，即得日月所蚀之辰刻。

求日月食甚日行积度

置定朔、望食甚大小余，与经朔、望大小余相减之余，以加减经朔、望入气日小余，经朔、望日少加多减。即为食甚入气。以加其气中积，为食甚中积。又置食甚入气小余，以所入气日积益率盈缩之损益之。乘之，日法而一，以损益其日盈缩积；盈加缩减食甚中积，即为食甚日行积度及分。

置日食甚日行积度及分，满中限去之，余在象限已下，为初限；已上，覆减中限，为末限。皆自相乘，进二位，如四百七十八而一，所得，用减一千七百四十四，余为气差恒数。以午前后分乘之，半昼分除之，所得，以减恒数为定数。不及减，覆减之，为定数。应加者减之，减者加之。春分后，阳历减，阴历加；秋分后，阳历加，阴历减。春分前，秋分后各二日二千一百分为定气，于此加减之。

置日食甚日行积度及分，满中限去之，余与中限相减相乘，进二位，如四百七十八而一，所得，为刻差恒数。以午前后分乘之，日法四分之一除之，所得为定数。若在恒数已上者，倍恒数，以所得之数减之为定数，依其加减。冬至后，午前阳加阴减，午后阳减阴加。夏至后，午前阳减阴加，午后阳加阴减。

求日食为交前后定分

气刻二差定数，同名相从，异名相消，为食差。依其加减去交前后分，为去交前后定分，视其前后定分，如在阳历，即不食；如在阴历，即有食之。如交前阴历不及减，反减之，反减食差。为交后阳历，交后阴历不及减，反减之，为交前阳历；即不食。亦入交前阳历不及减，反减之，为交后阳历；交后阳历，不及减，反减之，为交前阴历；即日有食之。

求日食分

视去交前后定分，如二千四百已下，为既前分，以二百四十八除为大分。二千四百已上，覆减五千五百，不足减者不食。为既后分，以三百二十除为大分。不尽，退除为秒，即得日食之分秒。

求月食分

视去交前后分，不用气刻差者。一千七百已下者，食既。已上，覆减五千一百，不足减者不食。余以三百四十除为大分，不尽，退除为秒，即为月食之分秒也。去交分在既限已下，覆减既限，亦以三百四十除，为既内之大分。

求日食定用分

置日食之大分，与三十分相减相乘，又以二千四百五十乘之，如定朔入转算外定分而一，所得，为定用分。减定余，为初亏分。加定余，为复圆分。各以发敛加时法求之，即得日食三限辰刻。

求月食定用分

置月食之大分，与三十五分相减相乘，又以二千一百乘之，如定朔入转算外转定分而一，所得，为定用分。加减定余，为初亏、复圆分。各如发敛加时法求之，即得月食三限辰刻。

月食既者，以既内大分与十五相减相乘，又以四千二百乘之，如定朔入转算外转定分而一，所得，为既内分。用减定用分，为既外分。置月食定余减定用分，为初亏。因加既外分，为食既。又加既内分，为食甚。即定余分也。再加既内分，为生光。复加既外分，为复圆。各以发敛加时法求之，即得月食五限辰刻。

求月食入更点

置食甚所入日晨分，倍之，五约为更法。又五约更法，为点。乃置月食初末诸分，昏分已上减

昏分，晨分已下加晨分。如不满更法为初更。不满点法为一点。依法以次求之，即各得更点之数。

求日食所起

食在既前，初起西南，甚于正南，复于东南；食在既后，初起西北，甚于正北，复于东北。其食八分已上，皆起正西，复于正东。此据午地而论之。

求月食所起

月在阳历：初起东北，甚于正北，复于西北。月在阴历：初起东南，甚于正南，复于西南。其食八分以上，皆起正东，复于正西。此亦据正午地而论之。

求日月出入带食所见分数

各以食甚小余，与日出入分相减，余为带食差，以乘所食之分，满定用分而一，月食既者，以既内分减带食差，余乘所食分，如既外分而一。不及减者，为带食既出入。以减所食分，即日月出入带食所见之分。其食甚在昼，晨为渐进，昏为已退。食甚在夜，晨为已退，昏为渐进。

求日月食甚宿次

置日月食甚日行积度，望即更加半周天。以天正冬至加时黄道日度，加而命之，依黄道宿次去之，即各得日月食甚宿度及分。

步五星第七

周率：二百八万六千一百四十二，五十四秒。

历率：二千二百六十五万五百七。

历度法：六万二千一十四。

周日：三百九十八日，八十八分。

历度：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分，八十二秒。

历中：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四十一秒。

历策：一十五度，二十一分，八十七秒。

伏见：一十三度。

段日

一十六日八十六分

三度八十六

二度九十三

二十三

二十八日

六度一十一

二十二

二十八日

五度五十一

四度一十九

二十一

二十八日

四度三十一

三度二十八

一十八

二十八日

一度九十一

一度四十五

一十二

二十四日

四十六日五十八
一十八
空三十二
八十二
四十六日五十八
一十八
空三十二
八十二
一十八
二十四日
二十八日
一度九十一
一度四十五
二十八日
四度三十一
三度二十八
一十二
二十八日
五度五十一
四度一十九
一十八
二十八日
六度一十一
二十一
二十六日八十六
三度八十六
二度九十三
二十二
一
益一百五十九
益一百五十九
二
益一百四十二
一度五十九
益一百四十二
一度五十九
三
益一百二十
三度一
益一百二十
三度一
益九十三
四度二十一
益九十三

四度二十一
五
益六十一
五度一十四
益六十一
五度一十四
益二十四
五度七十五
益二十四
五度七十五
损二十四
五度九十九
损二十四
五度九十九
损六十一
五度七十五
损六十一
五度七十五
损九十三
五度一十四
损九十三
五度一十四
损一百二十
四度二十一
损一百二十
四度二十
十一
损一百四十二
三度一
损一百四十二
三度一
十二
损一百五十九
一度五十九
损一百五十九
一度五十九
周率：四百七万九千四十一，秒九十七。
历率：三百五十九万二千七百五十八，秒三十二。
历度法：九千八百三十六半。
周日：七百七十九日，九十三分，一十六秒。
历度：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分，七十六秒。
历中：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三十八秒。
历策：一十五度，二十一分，八十六秒。
伏见：一十九度。

段日
六十七日
四十五度四十八
七十二
六十三日
四十二度二十六
七十一
五十八日
三十七度九十九
晨中疾
五十二日
三十四度六
三十二度三十二
四十五日
二十六度三十二
二十四度九十九
六十三
三十七日
一十六度六十八
一十五度八十
五十四
二十八日
五度七十五
五度四十五
三十七
一十一日
二十八日九十六
五十八
八度一十五
三度五
二十八日九十六
五十八
八度一十五
三度五
四十一
一十一日
二十八日
五度七十五
五度四十五
三十七日
一十六度六十八
一十五度八十
三十七
四十五日

二十六度三十二
二十四度九十九
五十四
夕中疾
五十二日
三十四度六
三十二度三十二
六十三
五十八日
三十七度九十九
六十三日
四十二度二十六
六十七日
四十五度四十八
七十一
一
益一千一百六十
益四百五十八
二
一十一度六十
益四百五十三
四度五十八
三
一十九度六十
益四百三十三
九度一十一
益一百五十二
二十四度二十六
益三百九十六
一十三度四十四
五
损五十七
二十五度七十六
益三百四十一
一十七度四十
损一百七十二
二十五度一十九
益二百六十六
二十度八十一
损二百六十六
二十三度四十七
益一百七十二
二十三度四十七
损三百四十一

二十度八十一
益五十七
二十五度一十九
损三百九十六
损一百五十二
二十五度七十六
损四百三十三
十三度四十四
二十四度二十四
十一
损四百五十三
九度一十一
十二
损四百五十八
四度五十八
损一千一百六十
十一度六十
周率：一百九十七万七千四百一十二，秒四十六。
历率：五千六百二十二万三千二百一十九。
历度法：一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八。
周日：三百七十八日，九分，三秒。
历度：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六十六秒。
历中：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八十三秒。
历策：一十五度，二十一分，九十秒。
伏见：一十七度。
段日
十九日四十八
二度四十八
一度五十六
一十三
二十七日五十
三度二十二
二度二
一十二
二十七日五十
二度六十四
一度六十五
一十一
二十七日五十
一度四十八
空度九十一
三十六日
五十一日六
五十一半

三度三十九
空度二十八
三十三半
五十一日六
五十一半
三度三十九
空度二十八
三十三半
三十六日
二十七日五十
一度四十八
空度九十一
二十七日五十
二度六十四
一度六十五
二十七日五十
三度二十二
二度二
一十一
一十九日四十八
二度四十八
一度五十六
一十二
一
益二百一十三
益一百六十三
二
益一百九十七
二度一十三
益一百四十九
一度六十三
三
益一百六十八
四度一十
益一百二十八
三度一十二
益一百二十八
五度七十八
益一百
五
益八十一
益六十五
五度四十
益三十三

益二十三
六度五
损三十三
八度二十
损二十三
六度二十八
损八十一
损六十五
六度五
损一百二十八
损一百
五度四十
损一百六十八
五度七十八
损一百二十八
十一
损一百九十七
四度一十
损一百四十九
三度一十二
十二
损二百一十三
二度一十三
损一百六十三
一度六十三
周率：三百五万三千八百四，秒二十三。
历率：一百九十一万二百四十一，秒一十一。
历度法：五千二百三十。
周日：五百八十三日，九十分，一十四秒。
合日：二百九十一日，九十五分，七秒。
历度：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分，六十八秒。
历中：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三十四秒。
历策：一十五度，二十一分，八十六秒。
伏见：一十度半。
段日
三十九日二十五
四十九度七十五
一百二十七
四十七日七十五
六十度一十五
五十
五十七度七十六
一百二十六
四十七日七十五

五十九度三十九
五十七度一
一百二十五
夕中疾
四十七日七十五
五十七度空
五十四度七十二
一百二十三
三十九日二十五
四十二度二十九
一百一十五
二十九日二十五
二十四度七十二
二十三度七十三
一百
一十八日二十五
六度九十二
五十
七日
九日七十
三度七十九
九十三
一度六十九
六日
四度五十
二度二
六日
四度五十
二度二
八十二
九日七十
三度七十九
九十三
一度六十九
七日
一十八日二十五
六度九十三
五十
二十九日二十五
二十四度七十二
二十三度七十三
三十九日二十五
四十二度二十九
一百

晨中疾
四十七日七十五
五十七度空
五十四度七十二
一百一十五
四十七日七十五
五十九度三十九
五十七度一
一百二十三
四十七日七十五
六十度一十六
五十
五十七度七十六
一百二十五
三十九日二十五
四十九度七十五
一百二十六
一
益五十二
益五十二
二
空度五十二
空度五十二
三
益四十一半
一度空
益四十一半
一度空
益三十二半

一度四十一半
益三十二半
一度四十一半
五
益二十一
一度七十四
益二十一
一度七十四
一度九十五
一度九十五
二度二
二度二
损二十一
一度九十五

损二十一
一度九十五
损三十二半
一度七十四
损三十二半

一度七十四
损四十一半
一度四十一半
损四十一半
一度四十一半
十一
一度空
一度空
十二
损五十二
空度五十二
损五十二
空度五十一
周率：六十万六千三十一，秒八十四。
历率：一百九十一万二百四十二，秒三十五。
历度法：五千二百三十。
周日：一百一十五日，八十七分，六十秒。
合日：五十七日，九十三分，八十秒。
历度：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分，七十一秒。
历中：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三十五秒半。
历策：一十五度，二十一分，八十六秒。
晨伏夕见：一十四度。
夕伏晨见：一十九度。
段日
一十五日
二十九度
二十四度二十六
二百五
一十五日
二十三度七十五
一十九度九十五
一百八十一
一十五日
一十三度二十五
一十一度一十三
一百三十五
二日
一十日九十三

二十
二度四十九
一十日九十三
二十
二度四十九
一百
二日
一十五日
一十三度二十五
一十一度一十三
一十五日
二十三度七十五
一十九度九十五
一百三十五
一十五日
二十九度
二十四度三十六
一百八十一
一
益五十七
益五十七
二
益五十三
空度五十七
益五十三
空度五十七
三
益四十五
一度一十
益四十五
一度一十
益三十五
一度五十五
益三十五
一度五十五
五
益二十二
一度九十
益二十二
一度九十
二度一十二
二度一十二
二度二十
二度二十

损二十二
二度一十二
损二十二
二度一十二
损三十五
一度九十
损三十五
一度九十
损四十五
一度五十五
损四十五
一度五十五
十一
损五十三
一度一十
损五十三
一度一十
十二
损五十七
空度五十七
损五十七
空度五十七

求五星天正冬至后平合及诸段中积中星

置通积分，各以其星周率去之，不尽，为前合分。覆减周率，余为后合分。如日法而一，不满退除为分秒，即其星天正冬至后平合中积、中星。命为日，曰中积。命为度，曰中星。以段日累加中积，即为诸段中积。以平度累加中积，经退减之，即为诸段中星。

求五星平合及诸段入历

置前通积分，各加其星后合分，以历率去之，不尽，各以其星历度法除为度，不满退为分秒，即为其星平合入历度及分秒。以诸段限度累加之，即得诸段入历。

求五星平合及诸段盈缩差

各置其星其段入历度及分秒，如在历中已下，为在盈；已上，减去历中，余为在缩。以其星历策除之为策数，不尽为入策度及分，命策数算外，以其策数下损益率乘之，如历策而一为分，以损益其下盈缩积度，即为其星其段盈缩定差。

求五星平合及诸段定积

各置其星其段中积，以其盈缩定差盈加缩减之，即其段定积日及分。以加天正冬至大余及约分，满纪法六十去之，不尽，即为定日及加时分秒。不满命甲子算外，即得日辰。

求五星及诸段所在日月

各置其段定积日及分，以加天正闰日及分，满朔策及约分除之为月数，不尽，为入月已来日数及分。其月数命天正十一月算外，即得其段入月经朔日数及分，以日辰相距为所在定朔月日。

求五星平合及诸段加时定星

各置中星，以盈缩定差盈加缩减之，金星倍之，水星三因之，然后加减。即为五星诸段定星。以加天正冬至加时黄道日度，依宿命之，即其星其段加时所在宿度及分秒。

求五星诸段初日晨前夜半定星

各以其段初行率，乘其段定积日下加时分，百约之，乃顺减退加其日加时定星，即为其段初日

晨前夜半定星所在宿度。

求诸段日率度率

各以其段日辰距后段日辰为日率。以其段夜半宿次与后段夜半宿次相减，余为度率。

各置其段度率及分秒，以其段日率除之，即其段平行度及分秒。

求诸段总差日差

以本段前后平行分相减，余为其段泛差。假令求木星次疾泛差，乃以顺疾、顺迟平行分相减，余为次疾泛差。他皆仿此。倍而退位为增减差，加减其段平行分，为初末日行分。前多后少者，加为初，减为末。前少后多者，减为初，加为末。倍增减差为总差，以日率减一除之，为日差。

求前后伏迟退段增减差

前伏者，置后段初日行分，加其日差之半，为末日行分。后伏者，置前段末日行分，加其日差之半，为初日行分。以减伏段平行分，余为增减差。前迟者，置前段末日行分，倍其日差减之，为初日行分。后迟者，置后段初日行分，倍其日差减之，为末日行分。以迟段平行分减之，余为增减差。前后近留之迟段。

木、火、土三星退行者，六因平行分，退一位，为增减差。

金星前后伏退，三因平行分，半而退位，为增减差。前退者，置后段初日行分，以其日差减之，为末日行分，后退者，置前段末日行分，以其日差减之，为初日行分。以本段平行分减，余为增减之差。

水星，半平行分为增减差，皆以增减差加减平行分，为初末日行分。前多后少，加初减末；前少后多，减初加末。又倍增减差为总差，以日率减一除之，为日差。

求每日晨前夜半星行宿次

各置其段初日行分，以日差累损益之，后少则损之，后多则益之。为每日行度及分秒。乃顺加退减之，满宿次去之，即得每日晨前夜半星行宿次。视前段末日、后段初日行分相较之数，不过一二日差为妙。或多日差数倍，或颠倒不伦，当类会前后增减之差稍损益之，使其有伦，然后用之。或前后平行俱多俱少，则平注之。或总差之秒，不盈一分，亦平注之。若有不伦而平注之得伦者，亦平注之。

求五星平合及见伏入气

置定积，以气策及约分除之，为气数，不满为入气日及分秒，命天正冬至算外，即所求平合及伏见入气日及分秒。

求五星平合及见伏行差

各以其段初日星行分与其太阳行分相减，余为行差。若金在退行，水在退合者，相并为行差。如水星夕伏晨见者，直以太阳行分为行差。

求五星定合见伏泛积

木、火、土三星，各以平合晨疾夕伏定积，便为定合定见定伏泛积。金、水二星，置其段盈缩差，水星倍之。各以行差除之，为日，不满退除为分秒。若在平合夕见晨伏者，盈减缩加；如在退合夕伏晨见者，盈加缩减。皆以加减定积，为定合定见定伏泛积。

求五星定合定积定星

木、火、土三星，各以平合行差除其日太阳盈缩差，为距合差日。以太阳盈缩差减之，为距合差度。日在盈历，以差日差度减之。在缩，加之。加减其星定合泛积，为定合定积定星。

金、水二星顺合退合，各以平合退合以差，除其日太阳盈缩差，为距合差日。顺加退减太阳盈缩差，为距合差度。顺在盈历，以差日差度加之；在缩，减之。退在盈历，以差日减之，差度加之，在缩，以差日加之，差度减之，皆以加减其星定合及再定合泛积，为定合再定合定积定星。以冬至大余及约分，加定积，满纪法去，命，即得定合日辰。以冬至加时黄道日度，加定星，满宿次去之，即得定合所在宿次。其顺退所在盈缩，太阳盈缩也。

求木火土三星定见伏定积日

各置其星定见伏泛积，晨加夕减象限日及分秒，半中限与象限。如中限已下，自相乘，已上，覆减岁周日及分秒，余亦自相乘，满七十五而一，所得，以其星伏见度乘之，十五除之，为差。其差如其段行差而一，为日，不满退除为分秒。见加伏减泛积。加命如前，即得日辰也。

求金水二星定见伏定日积

各以伏见日行差，除其日太阳盈缩差，为日。若晨伏夕见，日在盈历，加之，在缩，减之。如夕伏晨见，日在盈历，减之，在缩，加之。加减其星泛积为常积。视常积。如中限已下，为冬至后，已上，去之，余为夏至后。其二至后，如象限已下，自相乘，已上，覆减中限，亦自相乘，各如法而一，为分。冬至后晨，夏至后夕，以一十八为法。冬至后夕，夏至后晨，以七十五为法。以伏见度乘之，十五除之，为差。差满行差而一，为日，不满退除为分秒。加减常积为定积。冬至后晨见夕伏，加之；夕见晨伏，减之。夏至后晨见夕伏，减之；夕见晨伏，加之也。加命如前，即得定见伏日辰。

其水星，夕疾，在大暑气初日至立冬气九日三十五分已下者，不见。晨留，在大寒气初日至立夏气九日三十五分已下者，春不晨见，秋不夕见者，亦旧有之矣。

古之言天者有三家：一曰盖天，二曰宣夜，三曰浑天。汉灵帝时，蔡邕于朔方上书，言："宣夜之学，绝无师法"；《周髀》术数具存，考验天状多所违失；惟浑天为近，最得其情，近世太史候台铜仪是也。立八尺体圆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黄道赤道之表里，以行日月之度数，步五纬之迟速，察气候之推迁，精微深妙，百代所不可废者也。然传历久远，制造者众，测候占察，互有得失。张衡之制谓之《灵宪》，史失其传。魏、晋以来官有其器，而无本书，故前志亦阙。吴中常侍王蕃云："浑天仪者，羲和之旧器，谓之机衡。"积代相传，沿革不一。宋太平兴国中，蜀人张思训首创其式，造之禁中，逾年而成，诏置文明殿东鼓楼下，题曰"太平浑仪"。自思训死，玑衡断坏，无复知其法制者。景德中，历官韩显符依仿刘曜时、孔挺、晁崇之法，失之简略。景祐中，冬官正舒易简乃用唐梁令瓒、僧一行之法，颇为详备，亦失之于密而难为用。元祐时，尚书右丞苏颂与昭文馆校理沈括奉敕详定《浑仪法要》，遂奏举吏部勾当官韩公廉通《九章勾股法》，常以推考天度与张衡、王蕃、僧一行、梁令瓒、张思训法式，大纲可以寻究。若据算术考察象器，亦能成就，请置局差官制造。诏如所言。奏郑州原武主簿王沇之，太史局官周日严、于太古、张仲宣，同行监造。制度既成，诏置之集英殿，总谓之浑天仪。公廉将造仪时，先撰《九章勾股验测浑天书》一卷，贮之禁中，今失其传，故世无知者。

旧制浑仪，规天矩地，机隐于内，上布经躔，次具日月五星行度，以察其寒暑进退，如张衡浑天、开元水运铜浑仪者，是也。久而不合，乖于施用。

公廉之制则为轮三重：一曰六合仪，纵置地浑中，即天经环也，与地浑相结，其体不动；二曰三辰仪，置六合仪内；三曰四游仪，置三辰仪内。植四龙柱于地浑之下，又置鳌云于六合仪下。四龙柱下设十字水趺，凿沟道通水以平高下。别设天常单环于六合仪内，又设黄道赤道二单环，皆置三辰仪内，东西相交随天运转，以验列舍之行。又为四象环，附三辰仪，相结于天运环，黄赤道两交为直距二纵置于四游仪内。北属六合仪地浑之上，以正北极出地之度，南属六合仪地浑之下，以正南极入地之度。此浑仪之大形也。直距内夹置望筒一，于筒之半设关轴，附直距上，使运转低昂，筒常指日，日体常在筒窍中，天西行一周，日东移一度，仍以窥测四方星度，皆斟酌李淳风、孔挺、韩显符、舒易简之制也。

三辰仪上设天运环，以水运之。水运之法始于汉张衡，成于唐梁令瓒及僧一行，复于太平兴国中张思训，公廉今又变正其制，设天运环，下以天柱关轴之类上动浑仪，此新制也。

旧制浑象，张衡所谓置密室中者，推步七曜之运，以度历象昏明之候，校二十四气，考昼夜刻漏，无出于浑象。《隋志》称梁秘府中有宋元嘉中所造者，以木为之，其圆如丸，遍体布二十八宿、三家星色、黄赤道、天河等，别为横规绕于外，上下半之，以象地也。开元中，诏僧一行与梁令瓒更造铜浑象，为圆天之象，上具列宿周天度数，注水激轮令其自转，一日一夜天转一周，又别置日月五星循绕，络在天外，令得运行。每天西转一匝，日正东行一度，月行一十三度有奇，凡二十九

转而日月会，三百六十五转而日行一匝。仍置木柜以为地平，令象半在地上，半在地下，又立二木偶人于地平之前，置钟鼓使木人自然撞击以报辰刻，命之曰《水运浑天俯视图》。既成，命置之武成殿。

宋太史局旧无浑象，太平兴国中，张思训准开元之法，而上以盖为紫宫，旁为周天度，而东西转之，出新意也。

公廉乃增损《隋志》制之，上列二十八宿周天度数，及紫微垣中外官星，以俯窥七政之运转，纳于六合仪天经地浑之内，同以木柜载之。其中贯以枢轴，南北出浑象外，南长北短，地浑在木柜面，横置之，以象地。天经与地浑相结，纵置之，半在地上，半隐地下，以象天。其枢轴北贯天经上杠中，末与杠平，出柜外三十五度稍弱，以象北极出地。南亦贯天经出下杠外，入柜内三十五度少弱，以象南极入地。就赤道为牙距，四百七十八牙以衔天轮，随机轮地毂正东西运转，昏明中星既应其度，分至节气亦验应而不差。

王蕃云："浑象之法，地当在天内，其势不便，故反观其形，地为外郭，于已解者无异，诡状殊体而合于理，可谓奇巧者也。"今地浑亦在浑象外，盖出于王蕃制也。其下则思训旧制，有枢轮关轴，激水运动，以直神摇铃扣钟击鼓，置时刻十二神司辰像于轮上，时初、正至，则执牌循环而出，报随刻数以定昼夜长短。至冬水凝，运转迟涩，则以水银代之。

今公廉所制，共置一台，台中有二隔，浑仪置其上，浑象置其中，激水运转，枢机轮轴隐于下。内设昼夜时刻机轮五重：第一重曰天轮，以拨浑象赤道牙距；第二重曰拨牙轮，上安牙距，随天柱中轮转动，以运上下四轮；第三重曰时刻钟鼓轮，上安时初、时正百刻拨牙，以扣钟击鼓摇铃；第四重曰日时初、正司辰轮，上安时初十二司辰、时正十二司辰；第五重曰报刻司辰轮，上安百刻司辰。以上五轮并贯于一轴，上以天束束之，下以铁杵臼承之，前以木阁五层蔽之，稍增异其旧制矣。五轮之北，又侧设枢轮，其轮以七十二辐为三十六洪，束以三辋，夹持受水三十六壶。毂中横贯铁枢轴一，南北出轴为地毂，运拨地轮。天柱中轮动，机轮动浑象，上动浑天仪。又枢轮左设天池、平水壶，平水壶受天池水，注入受水壶，以激枢轮。受水壶落入退水壶，由壶下北窍引水入升水下壶，以升水下轮运水入升水上壶，上壶内升水上轮及河车同转上下轮，运水入天河，天河复流入天池，每一昼一夜周而复始。此公廉所制浑仪、浑象二器而通三用，总而名之曰浑天仪。

金既取汴，皆辇致于燕，天轮赤道牙距拨轮悬象钟鼓司辰刻报天池水壶等器久皆弃毁，惟铜浑仪置之太史局候台。但自汴至燕相去一千余里，地势高下不同，望筒中取极星稍差，移下四度才得窥之。明昌六年秋八月，风雨大作，雷电震击，龙起浑仪鳌云水趺下，台忽中裂而摧，浑仪仆落台下，旋命有司营葺之，复置台上。贞祐南渡，以浑仪熔铸成物，不忍毁拆，若全体以运则艰于辇载，遂委而去。

兴定中，司天台官以台中不置浑仪及测候人数不足，言之于朝，宜铸仪象，多补生员，庶得尽占考之实。宣宗召礼部尚书杨云翼问之，云翼对曰："国家自来铜禁甚严，虽罄公私所有，恐不能给。今调度方殷，财用不足，实未可行。"他日，上又言之，于是止添测候之人数员，铸仪之议遂寝。

初，张行简为礼部尚书提点司天监时，尝制莲花、星丸二漏以进，章宗命置莲花漏于禁中，星丸漏遇车驾巡幸则用之。贞祐南渡，二漏皆迁于汴，汴亡废毁，无所稽其制矣。

金史卷二三　志第四

五行

五行之精气，在天为五纬，在地为五材，在人为五常及五事。五纬志诸《天文》，历代皆然。其形质在地，性情在人，休咎各以其类，为感应于两间者，历代又有《五行志》焉。两汉以来，儒者若夏侯胜之徒，专以《洪范五行》为学，作史者多采其说，凡言某征之休咎，则以某事之得失系之，而配之以五行。谓其尽然，其弊不免于傅会；谓其不然。"肃，时雨若"、"蒙，恒风若"之类，箕子盖尝言之。金世未能一天下，天文灾祥犹有星野之说，五行休咎见于国内者不得他诿，乃汇其史氏所书，仍前史法，作《五行志》。至于五常五事之感应，则不必泥汉儒为例云

初，金之兴，平定诸部，屡有祯异，故世祖每与敌战，尝以梦寐卜其胜负。乌春兵至苏速海甸，世祖曰：“予夙昔有异梦，不可亲战，若左军有力战者当克。”既而与肃宗等击之，敌大败。

太祖之生也，常有五色云气若二千斛囷廪之状，屡见东方。辽司天孔致和曰：“其下当生异人，建非常之事，天以象告，非人力所能为也。”

温都部跋忒畔，穆宗遣太祖讨之，入辞，奏曰：“昨夕见赤祥，往必克。”遂与跋忒战，杀之。

穆宗攻阿疏日，辰巳间，忽暴雨昏曀，雷电环阿疏所居，是夕有巨火声如雷，坠阿踈城中，遂攻下之。

太祖尝往宁江，梦斡带之禾场焚，顷刻而尽。觉而大戚，即驰还，斡带已寝疾，翌日不起。

斡塞伐高丽，太祖卧而得梦，亟起曰：“今日捷音必至。”乃为具于以球场以待。有二獐渡水而至，获之，太祖曰：“此休征也。”言未既，捷书至，众大异之。

他日军宁江，驻高阜，撒改仰见太祖体如乔松，所乘马如冈阜之大，太祖亦视撒改人马异常，撒改因白所见，太祖喜曰：“此吉兆也。即举酒酹之曰：“异日成功，当识此地。”师次唐括带斡甲之地，诸军介而立，有光起于人足及戈矛上，明日，至札只水，光复如初。

收国元年，上在宁江州，有光正圆，自空而坠。八月己卯，黄龙见空中。十二月丁未，上候辽军还至熟结泺，有光复见于矛端。

天辅六年三月，师攻西京，有火如斗，坠其城中。是月，城降而复叛，四月辛卯，取之。

太宗天会二年，曷懒移鹿古水霖雨害稼，且为蝗所食。秋，泰州潦，害稼。三年七月，锦州野蚕成茧。九月广宁府进嘉禾。四年十月，中京进嘉禾。六年冬，移懒路饥。九年七月丙申，上御西楼听政，闻咸州所贡白鹊音忽异常，上起视之，见东楼外光明中有像巍然高五丈许，下有红云承之，若世所谓佛者，乃擎跽修虔，久之而没。十年冬，移懒、曷懒等路饥。

熙宗天会十三年五月，甘露降于卢州熊岳县。十五年七月辛巳，有司进四足雀。丙戌夜，京师地震。

天眷元年夏，有龙见于熙州野水，凡三日。初，于水面见一苍龙，良久而没。次日，见金龙一，爪承一婴儿，儿为龙所戏，略无惧色，三日如故。又见一人，乘白马，红袍玉带，如少年官状，马前有六蟾蜍，凡三时乃没，郡人竞往观之。七月丁酉，按出浒河溢，坏民庐舍。三年十二月丁丑，地震。

皇统元年秋，蝗。十一年己酉，稽古殿火。二年二月，熙河路饥。三月辛丑，大雪。秋，燕、西东二京、河东、河北、山东、汴、平州大熟。三年，陕西旱。五月丁巳，京兆府贡瑞麦。七月丙寅，太原进獬豸及瑞麦。四年正月乙丑，陕西进嘉禾，十有二茎，一本七颖。十月甲辰，地震。五年闰月戊寅，大名府进牛生麟。壬辰，怀州进嘉禾。七年十一月，完颜秉德进三角牛。九年四月壬申夜，大风雨，雷电震寝殿鸱尾坏。有火入帝寝，烧帷幔，上惧，徙别殿。丁丑，有龙斗于利州榆林河上。大风坏民居官舍十六七，木瓦人畜皆飘扬十余里，死伤者数百，同知州事石抹里压死。

海陵天德二年十二月，野人采石炭，获异香。

贞元二年五月癸丑，南京大内灾。三年十二月己丑，雨，木冰。

正隆二年六月壬辰，蝗飞入京师。秋，中都、山东、河东蝗。四年十一月庚寅，霜附木。五年二月辛未，河东、陕西地震。镇戎、德顺等军大风，坏庐舍，民多压死。海陵问司天马贵中等曰：“何为地震？”贵中等曰：“伏阳逼阴所致。”又问：“震而大风，何也？”对曰：“土失其性，则地以震。风为号令，人君严急则有烈风及物之灾。”六年六月壬戌，大风坏承天门鸱尾。

是岁，世宗居贞懿皇后忧，在辽阳，一日方寝，有红光照其室，及黄龙见于室上，又夜有大星流入其邸。八月，复有云气自西来，黄龙见其中，人皆见之。是时，临潢府闻空中有车马声，仰视见风云杳霭，神鬼兵甲蔽天，自北而南，仍有语促行者。未几，海陵下诏南征。

世宗大定二年闰二月辛卯，神龙殿十六位焚，延及太和、厚德殿。三年三月丙申，中都以南八路蝗。四年三月庚子夜，京师地震。七月辛丑，大风雷雨，拔木。临潢府境禾黍穞生。岚州进白兔二。八月，永兴进嘉禾，异亩同颖。中都南八路蝗飞入京畿。十一月辛丑，尚书省火。是岁，有年。

五年六月戊子，河南府进芝草十三本，得于芝田石上，荐之太庙。六月甲辰，大安殿楹产芝，其色如玉。丙午，京师地震，有声自西北来，殷殷如雷，地生白毛。七月戊申，又震。十一月癸酉，大雾，昼晦。七年九月庚辰，地震。八年五月甲子，北望淀大风，雨雹，广十里，长六十里。六月，河决李固渡，水入曹州。十年正月，邓州进芝草。十一年六月戊申，西南路招讨司苾里海水之地雨雹三十余里，小者如鸡卵。其一最大，广三尺，长丈余，四五日始消。十二年三月庚寅，雨土。四月旱。十三年正月，尚书省奏："宛平张孝善有子曰合得，大定十二年三日旦以疾死，至暮复活，云是本良乡人王建子喜儿。而喜儿前三年已死，建验以家事，能具道之，此盖假尸还魂，拟付王建为子。"上曰："若是则奸幸小人竞生诈伪，渎乱人伦。"止付孝善。八月丁丑，策试进士于悯忠寺，夜半忽闻音乐声起东塔上，西达于宫。考官完颜蒲捏、李晏等以为文运始开，得贤之兆。十四年八月丁巳朔，次纠里舌，日午，白龙见于御帐之东小港中，既而乘雷云而上，尾犹曳地，良久北去。十六年三月戊申，雨豆于临潢之境，其形上锐而赤，食之味颇苦。五月戊申，南京宫殿火。是岁，中都、河北、山东、陕西、河东、辽东等十路旱、蝗。十七年七月，大雨，沱滹、卢沟水溢，河决白沟。二十年四月己亥，大宁宫门火。五月丙寅，京师地震，生黑白毛。七月，旱。秋，河决卫州。二十二年五月，庆都蝗蝝生，散漫十余里。一夕大风，蝗皆不见。二十三年正月辛巳，广乐园灯山焚，延及熙春殿。三月乙酉，氛埃雨土。四月庚子亦如之。五月丁亥，雨雹，地生白毛。二十四年正月辛卯朔，徐州进芝十有八茎。真定进嘉禾二本，异亩同颖。二十六年正月庚辰，河南府进芝三本。秋，河决，坏卫州城。二十七年四月辛丑，京师地微震。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五月丁未，地生白毛。五月，曹州河溢。十二月，密州进白鹑、白雉各一。河间府进嘉禾。是冬无雪。

明昌元年正月，怀州、河间等处进芝草、嘉禾。二月，地生白毛。六月庚子，都水进异卵。夏，旱。七月，淫雨伤稼。二年五月，桓、抚等州旱。秋，山东、河北旱，饥。三年秋，绥德蚜蚄虫生。旱。四年三月，御史中丞董师中奏："乃者太白昼见，京师地震，北方有赤气，迟明始散。天之示象，冀有以警悟圣主也。"上问："所言天象何从得之？"师中曰："前监察御史陈元升得之于一司天长行。"上曰："司天台官不奏固有罪，其以语人尤非，朕欲令自今司天有事而不奏者长行得言之，何如？"师中曰："善。"五月，霖雨，命有司祈晴。六月河决卫州，魏、清、沧皆被害。是岁，河北、山东、南京、陕西诸路大稔。邢、洺、深、冀及河北西路十六谋克之地，野蚕成茧。十一月壬午，木冰。五年七月丙戌，天寿节，先阴雨连日，至是开霁，有龙曳尾于殿前云间。是月，河决阳武故堤，灌封丘而东。六年二月丁丑，京师地震，大雨雹，昼晦，大风，震应天门右鸱尾坏。六年八月，大雨震电。有龙起于浑仪鳌趺，台忽中裂而摧，仪仆于台下。

承安元年五月，自正月不雨，至是月雨。六月，平晋县民利通家蚕自成绵段，长七尺一寸五分，阔四尺九寸。二年，自正月至四月不雨。六月丙午，雨雹。四年三月戊午，雨雹。五月，旱。五年五月庚辰，地震。十月庚子，天久阴，是日云色黄而风霾。癸卯晨，阴霜附木，至日入亦如之。

泰和二年八月丙申，磁州武安县鼓山石圣台，有大鸟十集于台上，其羽五色烂然，文多赤黄，赭冠鸡项，尾阔而修，状若鲤鱼尾而长，高可逾人，九子差小侍傍，亦高四五尺。禽鸟万数形色各异，或飞或蹲，或步或立，皆成行列，首皆正向如朝拱然。初自东南来，势如连云，声如殷雷，林木震动，牧者惊惶，即驱牛击物以惊之，殊不为动。俄有大鸟如雕鹗者怒来搏击之，民益恐，奔告县官。皆以为凤凰也，命工图上之。留二日西北去。按视其处，粪迹数顷，其色各异。遗禽数千，累日不能去。所食皆巨鲤，大者丈余，鱼骨蔽地。章宗以其事告宗庙，诏中外。三年四月，旱。十月己亥，大风。四年正月壬申，阴雾，木冰。三月丁卯，大风，毁宣阳门鸱尾，四月，旱。壬戌，万宁宫端门灾。十一月丁卯，阴。木冰凡三日。五年夏，旱。八年闰四月甲午，雨雹。河南路蝗。六月戊子，飞蝗入京畿。八月乙酉，有虎至阳春门外，驾出射获之。时又有童谣云："易水流，汴水流，百年易过又休休。两家都好住，前后总成留。"至贞祐中，举国迁汴。

卫绍王大安元年，徐、邳界黄河清五百余里，几二年，以其事诏中外。临洮人杨珪上书曰："河性本蜀，而今反清，是水失其性也。正犹天动地静，使当动者静，当静者动，则如之何，其为灾异

明矣。且《传》曰：“黄河清，圣人生”，假使圣人生，恐不在今日。又曰：“黄河清，诸侯为天子。”正当戒惧，以销灾变，而复夸示四方，臣所未喻。”宰相以为妖言，议诛之，虑绝言路，即诏大兴府锁还本管。十一月丙申，平阳地震，有声自西北来。戊戌夜，又震，自此时复震动，浮山县尤剧，城廨民居圮者十七八，死者凡二三千人。二年二月乙酉，地大震，有声殷殷然。六月、七月至九月晦，其震不一。十一月，京师民周修武宅前渠内火出，高二尺，焚其板桥。又旬日，大悲阁幡竿下石隙中火出，高二三尺，人近之即灭，凡十余日。自是都城连夜燔＜⿱爇火＞二三十处。是岁四月，山东、河北大旱，至六月，雨复不止，民间斗米至千余钱。三年二月乙亥夜，大风从西北来，发屋折木，吹清夷门关折。三月戊午，大悲阁灾，延烧万余家，火五日不绝。山东、河北、河东诸路大旱。是岁，有男子郝赞诣省言：“上即位之后，天变屡见，火焚万家，风折门关，非小异也，宜退位让有德。”有司问：“尔狂疾乎？”赞大言曰：“我不狂疾，但为社稷计，宰相皆非其才。”每日省前大呼，凡半月，上怒，诛之隐处。

崇庆元年七月辛未未时，有风从东来，吹帛一段高数十丈，宛转如龙，坠于拱辰门内。是岁，河东、陕西、山东、南京诸路旱。二年二月，放进士榜，有狂僧公言：“杀天子。”求之不知所在。是岁，河东、陕西大旱，京兆斗米至八千钱。

至宁元年，宣宗彰德故园竹开白花，如鹭鸶藤。紫云覆城上数日，俄而入继大统。七月，以河东、陕西诸处旱，遣工部尚书高朵剌祈雨于岳渎，至是雨足。时斗米有至万二千者。八月癸巳，卫绍王遇弑。是日，海水不潮，宝坻盐司惧其亏课，致祷无应。九月丙午，宣宗即位乃潮。初，卫王即位改元大安，四年改曰崇庆，既而又改曰至宁，有人谓曰：“三元大崇至矣。”俄而有胡沙虎之变。

宣宗贞祐元年八月戊子夜，将曙，大雾苍黑，跬步无所见，至辰巳间始散。十二月乙卯，雨，木冰。时卫州有童谣曰：“团＜⿴口戀＞冬，劈半年。寒食节，没人烟。”明年正月，元兵破卫，遂丘墟矣。二年六月，潮白河溢，漂古北口铁裹关门至老王谷。庚申，南京宝镇阁灾。壬戌，上次宜村，有黄龙见于西北。冬，黄河自陕州界至卫州八柳树，清十余日，纤鳞皆见。十二月己酉，雨，木冰。三年二月戊午，大风，隆德殿鸱尾坏。三月戊辰，大风，霾。四月，自去冬不雨，至于是月。五月，河南大蝗。六月，京城中夜妄相惊逐狼，月余方息。十月丙申昏，西北有雾气如积土，至二更乃散。四年正月己未旦，黑雾四塞，巳时乃散。是春，河朔人相食。五月，河南、陕西大蝗。凤翔、扶风、岐山、郿县＜⿱甘⿰虫虫＞虫伤麦。七月，旱。癸丑，飞蝗过京师。

兴定元年三月，宫中有蝗。四月，单州雹伤稼。陈州商水县进瑞麦，一茎四穗。开封府进瑞麦，一茎三穗、二茎四穗。五月乙丑，河南大风，吹府门署以去。延州原武县雹伤稼。七月癸卯，大社坛产嘉禾，一茎十五穗。秋，霖雨。十月，邠州进白兔。丹州进嘉禾，异亩同颖。二年四月，河南诸郡蝗。五月，秦、陕狼害人。六月，旱。是岁，京师屡火，遣礼部尚书杨云翼禜之。三年春，吏部火。四月癸未，陕右黑风昼起，有声如雷，顷之地大震，平凉、镇戎、德顺尤甚，庐舍倾，压死者以万计，杂畜倍之。夏，旱。十二月壬申，雨，木冰。四年正月戊辰二更，天鸣有声。壬子，昼晦，有顷大雷风雨。四月丁丑，大风吹河南府署飞百余步，户案门钥开，文牍飘散，不知所在。六月，旱。七月，河南大水，唐、邓尤甚。十二月癸酉，火。是岁，华州渭南县民裴德宁家伐树，破其中有赤色“太”字，表里吻合。有司言与唐大历中成都瑞木有文“天下太平”者其事颇同，盖太平之兆也。乞付史馆。五年三月，以久旱，诏中外，仍命有司祈祷。十一月壬寅，京师相国寺火。十二月丁丑，霜附木。先是，有童谣云：青山转，转山青。耽误尽，少年人。”盖言是时人皆为兵，转斗山谷，战伐不休，当至老也。

元光元年四月，京畿旱。十月，上猎近郊，获白兔，群臣以为瑞。明日，御便殿，置铃于项，将纵之，兔惊跃不已，忽毙几上。二年正月辛酉日午，有鹤千余翔于殿庭，移刻乃去。七月乙卿，丹凤门坏，压死者数人。十一月，开封有虎害人。是时屡有妖怪，二年之中，白日虎入郑门，吏部及宫中有狐狼，鬼夜哭于辇路，乌鹊夜惊，飞鸣蔽天。十二月，宣宗崩。

哀宗正大元年正月戊午，上初视朝，尊太后为仁圣宫皇太后，太元妃为慈圣宫皇太后。是日，大风飘端门瓦，昏霾不见日，黄气塞天。仁圣又梦乞丐万数踵其后，心恶之，占者曰：“后为天下母，

百姓贫窭，将谁诉焉。”遂敕京城设粥与冰药以应之，人以为壬辰、癸巳之兆。又有人衣麻衣，望承天门大笑者三，大哭者三，有司拘而问之，其人曰：“我先笑者，笑许大天下将相无人。后哭者，哀祖宗家国破荡至此也。”有司以为妖言，处之重典。上曰：“近诏草泽之士并许直言，虽涉讥讪亦不治罪，况此人言亦有理，止不应哭笑阙下耳。”乃杖之。二年正月甲申，有黄黑之祲。四月，旱。京畿大雨雹。三年春，大寒。三月乙丑，有火自吏部中出，大如斛，流行展转，人皆惊避，逾时而灭。四月，旱、蝗。六月，京东雨雹，蝗死。四年六月丙辰，地震。八月癸亥，大风吹左掖门鸱尾坠，丹凤门扉坏。是日，风、霜损禾皆尽。五年春，大寒。二月，雷而雪，木之华者皆败。四月，郑州大雨雹，桑柘皆枯。京畿旱。八月，御座上闻若有言者曰：“不放舍则何？”索之不见。七年十二月，新卫州北三里许，有影在沙上，如旧卫州城状，寺塔宛然，数日乃灭。

天兴元年正月丁酉，大雪。二月癸丑，又雪。戊午，又雪。是时，钧州、阳邑、卢氏兵皆大败。五月，大寒如冬。七月庚辰，兵刃有火。闰八月己未，有箭射入宫中。九月辛丑夜，大雷，工部尚书蒲乃速震死。二年六月，上迁蔡，自发归德，连日暴雨，平地水数尺，军士漂没。及蔡始晴，复大旱数月。识者以为不祥。初，南京未破一二年间，市中有一僧不知所从来，持一布囊贮枣，日散与市人无穷，所在儿童百十从之。又有一人拾街中破瓦，复以石击碎之。人皆以为狂，不晓其理，后乃知之，其意盖欲使人早散，国家将瓦解矣。

金史卷二四　志第五

地理上

上京路　咸平路　东京路　北京路

西京路　中都路

金之壤地封疆，东极吉里迷兀的改诸野人之境，北自蒲与路之北三千余里，火鲁火疃谋克地为边，右旋入泰州婆卢火所浚界壕而西，经临潢、金山，跨庆、桓、抚、昌、净州之北，出天山外，包东胜，接西夏，逾黄河，复西历葭州及米脂寨，出临洮府、会州、积石之外，与生羌地相错。复自积石诸山之南左折而东，逾洮州，越盐川堡，循渭至大散关北，并山入京兆，络商州，南以唐邓西南皆四十里，取淮之中流为界，而与宋为表里。

袭辽制，建五京，置十四总管府，是为十九路。其间散府九，节镇三十六，防御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军十有六，县六百三十二。后复尽升军为州，或升城堡寨镇为县，是以金之京府州凡百七十九，县加于旧五十一，城寨堡关百二十二，镇四百八十八。虽贞祐、兴定危亡之所废置，既归大元，或有因之者，故凡可考必尽著之，其所不载则阙之。

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旧土也。国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源，建国之号盖取诸此。国初称为内地，天眷元年号上京。海陵贞元元年迁都于燕，削上京之号，止称会宁府，称为国中者以违制论。大定十三年七月，复为上京。其山有长白、青岭、马纪岭、完都鲁，水有按出虎水、混同江、来流河、宋瓦江、鸭子河。府一，领节镇四，防御一，县六，镇一。旧有会平州，天会二年筑，契丹之周特城也，后废。其宫室有乾元殿，天会三年建，天眷元年更名皇极殿。庆元宫，天会十三年建，殿曰辰居，门曰景晖，天眷二年安太祖以下御容，为原庙。

朝殿，天眷元年建，殿曰敷德，门曰延光，寝殿曰宵衣，书殿日稽古。又有明德宫、明德殿，熙宗尝享太宗御容于此，太后所居也。凉殿，皇统二年构，门日延福，楼曰五云，殿曰重明。东庑南殿曰东华，次曰广仁。西庑南殿曰西清，次曰明义。重明后，东殿曰龙寿，西殿曰奎文。时令殿及其门曰奉元。有泰和殿，有武德殿，有薰风殿。其行宫有天开殿，爻剌春水之地也。有混同江行宫。太庙、社稷，皇统三年建，正隆二年毁。原庙，天眷元年以春亭名天元殿，安太祖、太宗、徽宗及诸后御容。春亭者，太祖所尝御之所也。天眷二年作原庙，皇统七年改原庙乾文殿曰世德，正隆二年毁。大定五年复建太祖庙。兴圣宫，德宗所居也，天德元年名之。兴德宫，后更名永祚宫，睿宗所居也。光兴宫，世宗所居也。正隆二年命吏部郎中萧彦良尽毁宫殿、宗庙、诸大族邸第及储庆寺，夷其趾，耕垦之。大定二十一年复修宫殿，建城隍庙。二十三年以甓束其城。有皇武殿，击

球校射之所也。有云锦亭，有临漪亭，为笼鹰之所在，在按出虎水侧。

会宁府，下。初为会宁州，太宗以建都，升为府。天眷元年，置上京留守司，以留守带本府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后置上京曷懒等路提刑司。户三万一千二百七十。旧岁贡秦王鱼，大定十二年罢之。又贡猪二万，二十五年罢之。东至胡里改六百三十里，西至肇州五百五十里，北至蒲与路七百里，东南至恤品路一千六百里，至曷懒路一千八百里。县三：

会宁倚，与府同时置。有长白山、青岭、马纪岭、勃野淀、绿野淀。有按出虎河，又书作阿术浒。有混同江、涞流河。有得胜陀，国言忽土皑葛蛮，太祖誓师之地也。

曲江初名镇东，大定七年置，十三年更今名。

宜春大定七年置。有鸭子河。

肇州，下。防御使。旧出河店也。天会八年，以太祖兵胜辽，肇基王绩于此，遂建为州。天眷元年十月，置防御使，隶会宁府。海陵时，尝为济州支郡。承安三年，复以为太祖神武隆兴之地，升为节镇，军名武兴。五年，置漕运司，以提举兼州事。后废军。贞祐二年复升为武兴军节镇，置招讨司，以使兼州事。户五千三百七十五。县一：

始兴倚，与州同时置。有鸭子河、黑龙江。

隆州，下，利涉军节度使。古扶余之地，辽太祖时，有黄龙见，遂名黄龙府。天眷三年，改为济州，以太祖来攻城时大军径涉，不假舟楫之祥也，置利涉军。天德三年置上京路都转运司，四年，改为济州路转运司。大定二十九年嫌与山东路济州同，更今名。贞祐初，升为隆安府。户一万一百八十。县一：

利涉倚，与州同时置。有混同江、涞流河。镇一与县同时置，有混同馆。

信州，下，彰信军刺史。本渤海怀远军，辽开泰七年建，取诸路汉民置。户七千三百五十九。县一：

武昌本渤海怀福县地。镇一八十户。

蒲与路，国初置万户，海陵例罢万户，乃改置节度使。承安三年，设节度副使。南至上京六百七十里，东南至胡里改一千四百里，北至北边界火鲁火疃谋克三千里。

合懒路，置总管府。贞元元年，改总管为尹，仍兼本路兵马都总管。承安三年，设兵马副总管。旧贡海葱，大定二十七年罢之。有移鹿古水。西北至上京一千八百里，东南至高丽界五百里。

恤品路，节度使。辽时，为率宾府，置刺史。本率宾故地，太宗天会二年，以耶懒路都孛堇所居地瘠，遂迁于此。以海陵例罢万户，置节度使，因名速频路节度使。世宗大定十一年，以耶懒、速频相去千里，既居速频，然不可忘本，遂命名石土门亲管猛安曰押懒猛安。承安三年，设节度副使。西北至上京一千五百七十里，东北至胡里改一千一百，西南至合懒一千二百，北至边界斡可阿怜千户二千里。“耶懒”又书作“押懒”。

曷苏馆路，置节度使。天会七年，徙治宁州，尝置都统司，明昌四年废。有化成关，国言曰曷撒罕关。

胡里改路，国初置万户，海陵罢万户，乃改置节度使。承安三年，置节度副使。西至上京六百三十里，北至边界合里宾忒千户一千五百里。

乌古迪烈统军司，后升为招讨司，与蒲与路近。

咸平路，府一，领刺郡一，县十。

咸平府，下，总管府，安东军节度使。本高丽铜山县地，辽为咸州，国初为咸州路，置都统司。天德二年八月，升为咸平府。后为总管府。置辽东路转运司、东京咸平路提刑司。户五万六千四百四。县八：

平郭倚，旧名咸平，大定七年更。

铜山辽同州镇安军，本汉襄平县，辽太祖时以东平寨置，因名东平，军曰镇东。章宗大守二十九年，以与东平重，故更。南有柴河，北有清河，西有辽河。

新兴辽银州富国军，本渤海富州，熙宗皇统在三年废州，更名来属。有范河，北有柴河，西有

辽河。

庆云辽祺州佑圣军，本以所俘檀州密云民建檀州密云，后更名。有辽河。

清安辽肃州信陵军，熙宗皇统三年降为县。

归仁辽旧隶通州安远军，本渤海强师县，辽更名。金因之。北有细河。

玉山章宗承安三年，以乌速集、平郭、林河之间相去六百余里之地置，贞祐二年四月升为节镇，军曰镇安。

韩州，下，刺史。辽置东平军，本渤海鄚颉府。户一万五千四百一十二。旧有营。县二：

临津倚，未详何年置。

柳河本渤海粤喜县地，辽以河为名。有狗河、柳河。

东京路，领节镇一，刺郡四，县十七，镇五。皇统四年二月，立东京新宫，寝殿曰保宁，宴殿曰嘉惠，前后正门曰天华、曰乾贞。七月，建宗庙，有孝宁宫。七年，建御容殿。

辽阳府，中，东京留守司。本渤海辽阳故城，辽完葺之，郡名东平。天显三年，升为南京，府曰辽阳。十三年，更为东京。太宗天会十年，改南京路平州军帅司为东南路都统司之时，尝治于此，以镇高丽。后置兵马都部署司，天德二年，改为本路都总管府，后更置留守司。产白兔、师姑布、鼠毫、白鼠皮、人参、白附子。户四万六百四。县四、镇一：

辽阳倚。东梁河，国名兀鲁忽必剌，俗名太子河。

鹤野　镇一长宜，曷苏馆在其地。

宜丰辽旧衍州安广军，皇统三年废为县。有东梁河。

石城兴定三年九月，以县之灵岩寺为岩州，名其倚郭县曰东安，置行省。

澄州，南海军刺史，下。本辽海军，天德三年改州名。户一万一千九百三十五。县二、镇一：

临溟　镇一新昌

析木辽铜州广利军附郭析木县也，皇统三年废州来属。有沙河。

沈州，昭德军刺史，中。本辽定理府地，辽太宗时置军曰兴辽，后为昭德军，置节度。明昌四年改为刺史，与通、贵德、澄三州皆隶东京。户三万六千八百九十二。县五：

乐郊辽太祖俘三河之民建三河县于此，后改更今名。有浑河。

章义辽旧广州，皇统三年降为县来属。有辽河、东梁河、辽河大口。

辽滨辽旧辽州东平军，辽太宗改为始平军，皇统三年废为县。有辽河。

＜⿰土邑＞楼辽旧兴州兴中军常安县，辽尝置定理府刺史于此，本＜⿰土邑＞楼故地，大定二十九年章宗更名。有范河、清河国名叩隈必剌。

双城辽双州保安军也，皇统三年降为县，章宗时废。

贵德州，刺史，下。辽贵德州宁远军，国初废军，降为刺郡。户二万八百九十六。县二：

盖州，奉国军节度使，下。本高丽盖葛牟城，辽辰州。明昌四年，罢曷苏馆，建辰州辽海军节度使。六年，以与“陈”同音更取盖葛牟为名。户一万八千四百五十六。县四、镇二：

汤池辽铁州建武军汤池县。镇一神乡。

建安辽县。镇一大宁。

秀岩本大宁镇，明昌四年升。泰和四年废为镇，贞祐四年复升置。

复州，下，刺史。辽怀远军节度，明昌四年降为刺史。旧贡鹿筋，大定八年罢之。户一万三千九百五十。县二、镇一：

永康倚。旧名永宁，大定七年更。

化成辽苏州安复军，本高丽地，兴宗置。皇统三年降为县来属。贞祐四年五月升为金州，兴定二年升为防御。镇一归胜。

来远州，下。旧来远城，本辽熟女直地，大定二十二年升为军，后升为州。

婆速府路，国初置统军司，天德二年置总管府，贞元元年与曷懒路总管并为尹，兼本路兵马都

总管。此路皆猛安户。

北京路，府四，领节镇七，刺郡三，县四十二，镇七，寨一。

大定府，中，北京留守司。辽中京。统和二十五年建为中京，国初因称之。海陵贞元元年更为北京，置留守司、都转运司、警巡院。产鼯鼠、螺盂、茱萸梳、玳瑁鞍、酥乳饼、五味子。户六万四千四十七。县十一、镇二：

大定倚，辽县旧名。有土河、七金山、阴凉河。镇一恩化。

富庶有心河。镇一文安。

松山辽松山州胜安军松山县，开泰中置，旧置刺史。太祖天辅七年置观察使。皇统三年废州来属。承安三年隶高州，泰和四年复。有阴凉河、落马河。

神山辽泽州神山县，辽太祖俘蔚州之名置。章宗承安二年尝置惠州，升孩儿馆为滦阳县，以隶之。泰和四年罢州及滦阳县。

惠和皇统三年以辽惠州惠和县置。

金源唐青山县，辽开泰二年置，以地有金甸为名。有骆驼山。

和众辽榆州和众县，皇统三年罢州来属。

武平辽筑城杏埚，初名新州，统和间更为武安州。皇统三年降为武安县来属，大定七年更名。承安三年隶高州，泰和四年复来属。

静封承安二年以胡设务置，隶全州，三年隶高州，泰和四年来属。

三韩辽伐高丽，迁马韩、辰韩、弁韩三国民为县，置高州。太祖天辅七年以高州置节度使，皇统三年废为县，承安三年复升为高州，置刺史，为全州支郡，分武平、松山、静封三县隶焉。泰和四年废。有落马河、涂河。

利州，下，刺史。辽统和十六年置。户二万一千二百九十六。县二、镇一、寨一：

阜俗辽统和四年置，金因之。

龙山辽故潭州广润军县故名，熙宗皇统三年废州来属。有榆河。寨一兰州。镇一漆河。

义州，下，崇义军节度使。辽宜州，天德三年更州名。户三万二百三十三。县三、镇一：

开义辽海北州广化军县故名，熙宗皇统三年废州来属。镇一饶庆。

同昌辽成州兴府军县故名，国初隶川州，大定六年罢川州，隶懿州，承安二年复隶川州，泰和四年来属。

锦州，下，临海军节度使。旧隶兴中府。后来属。户三万九千一百二十三。县三：

永乐本慕容皝之西乐县地。

神水辽开泰二年置，皇统三年废为镇，大定二十九年复升为县。有土河。

瑞州，下，归德军节度使。本来州，天德三年更为宗州，泰和六年以避睿宗讳，谓本唐瑞州地，故更今名。户一万九千九百五十三。县三、镇一：

瑞安旧名来宾，唐来远县也。明昌六年更为宗安，泰和六年复更今名。

海阳辽润州海阳军故县，皇统三年废州来属。镇一迁民。

海滨本慕容皝集宁县地，辽隰州海平军故县，皇统三年废州来属。

广宁府，散，下，镇宁军节度使，本辽显州奉先军，汉望平县地，天辅七年升为府，因军名置节度。天会八年改军名镇宁。天德二年隶咸平，后废军隶东京。泰和元年七月来属。户四万三千一百六十一。县三、旧有奉玄县，天会八年改为钟秀县。镇六、寨四、镇二欢城、辽西。

广宁旧名山东县，大定二十九年更名。有辽世宗显陵。寨二闾城、兔儿窝。

望平大定二十九年升梁渔务置。镇二有梁渔务、山西店。

闾阳辽乾州广德军，以奉乾陵故名奉陵县。天会八年废州更名来属。有凌河。有辽景宗乾陵。镇二闾阳、衡家。寨二大斧山、北川。

懿州，下，宁昌军节度使。辽尝更军名庆懿，又为广顺，复更今名。金因之，先隶咸平府，泰和末来属。户四万二千三百五十一。县二：大定六年罢川州，以宜民、同昌二县来属。承安二年复

以二县隶川州，泰和四年罢川州，以宜民隶兴中。同昌隶义州。

兴中府，散，下。本唐营州城，辽太祖迁汉民以实之，曰霸州彰武军，重熙十一年升为府，更今名，金因之。户四万九百二十七。县四、镇三：

兴中本唐柳城地。南有凌河。镇一黔城。

永德辽安德州化平军安德县，世宗大定七年更今名。北有凌河。镇一阜安。

兴城辽严州保肃军县故名，皇统三年废州隶锦州。有桃花岛。

宜民辽川州长宁军，会同中尝名白川州，天禄五年去“白”字，国初因之，与同昌县皆隶焉。大定六年降为宜民县，隶懿州，承安二年复置川州，改徽川寨为徽川县，为懿州支郡。泰和四年罢州及徽川县来属。镇一咸康，辽县也，国初废为镇。

建州，下，保靖军刺史，辽初名军曰武宁，后更，金因之。户一万一千四百三十九。县一：

全州，下，盘安军节度使。承安二年置，改胡设务为靖封县，黑河铺为卢川县，拨北京三韩县烈虎等五猛安以隶焉。贞祐二年四月尝侨置于平州。户九千三百一十九。县一：

安丰承安元年十月改丰州铺为安丰县，隶临潢府，二年置全州盘安军节度使治。有黄河、黑河。

临潢府，下，总管府。地名西楼，辽为上京，国初因称之，天眷元年改为北京。天德二年改北京为临潢府路，以北京路都转运司为临潢府路转运司，天德三年罢。贞元元年以大定府为北京后，但置北京临潢路提刑司。大定后罢路，并入大定府路。贞祐二年四月尝侨置于平州。有天平山、好水川，行宫地也，大定二十五年命名。有撒里乃地，熙宗皇统九年尝避暑于此。有陷泉，国言曰落孛鲁。有合袅追古思阿不漠合沙地。户六万七千九百七。县五、堡三十七：大定间二十四，后增。

长泰有立列只山，其北千余里有龙驹河，国言曰喝必剌。有撒里葛睹地。

卢川承安二年以黑河铺升，隶全州，后复来属。有潢河。

宁塞泰和元年五月置。有滑河。

长宁辽永州永昌军县故名，太祖天辅七年尝置节度使，皇统三年废州来属。

庆州，下，玄宁军刺史。境内有祖州，天会八年改为奉州，皇统三年废，辽太祖祖陵在焉，境内有辽怀州。旧置奉陵军，天会八年更为奉德军，皇统三年废，辽太宗、穆宗怀陵在焉。北山有辽圣宗、兴宗、道宗庆陵。城中有辽行宫，比他州为富庶，辽时刺此郡者非耶律、萧氏不与，辽国宝货多聚藏于此。北至界二十里，南至卢川二百二十，西至恒州九百，东至临潢一百六十。户二千七。县一：旧有孝安县，天会八年改为庆民县，皇统三年废。

兴州，宁朔军节度使。本辽北安州兴化军，皇统三年降军置兴化县，承安五年升为兴州，置节度，军名宁朔，改利民寨为利民县，拨梅坚河徒门必罕、宁江、速马剌三猛安隶焉。贞祐二年四月侨置于密云县。户一万五千九百七十。县二：又有利民县，承安五年以利民寨升，泰和四年废。

兴化倚。辽旧县，皇统三年降兴化军置，隶大定府，承安五年建兴州于县，为倚郭。旧有白檀镇。

宜兴本兴化县白檀镇，泰和三年陞为县来属。

泰州，昌德军节度使。辽时本契丹二十部族牧地，海陵正隆间，置德昌军，隶上京，大定二十五年罢之。承安三年复置于长春县，以旧泰州为金安县，隶焉。北至边四百里，南至懿州八百里，东至肇州三百五十里。户三千五百四。县一、旧有金安县，承安三年置，寻废。堡十九：长春辽长春州韶阳军，天德二年降为县，隶肇州，承安三年来属。有挞鲁古河、鸭子河。有别里不泉。

边堡，大定二十一年三月，世宗以东北路招讨司十九堡在泰州之境，及临潢路旧设二十四堡障参差不齐，遣大理司直蒲察张家奴等往视其处置。于是东北自达里带石堡子至鹤五河地分，临潢路自鹤五河堡河子至撒里乃，皆取直列置堡戍。评事移剌敏言：“东北及临潢所置，土埆樵绝，当令所徙之民姑逐水草以居，分遣丁壮营毕，开壕堑以备边。”上令无水草地官为建屋，及临潢路诸堡皆以放良人戍守。省议：“临潢路二十四堡，堡置户三十，共为七百二十，若营建毕，官给一岁之食。”上以年饥权寝，姑令开壕为备。四月，遣吏部郎中奚胡失海经画壕堑，旋为沙雪堙塞，不足为御。乃言：“可筑二百五十堡，堡日用工三百，计一月可毕，粮亦足备，可为边防久计。泰州九堡、临潢

五堡之地斥卤，官可为屋外，自撒里乃以西十九堡，旧戍军舍少，可令大盐泺官木三万余，与直东堡近岭求木，每家官为构室一椽以处之。

西京路，府二，领节镇七，刺郡八，县三十九，镇九。大定五年建宫室，名其殿曰保安，其门南曰奉天，东曰宣仁，西曰阜成。天会三年建太祖原庙。

大同府，中，西京留守司。晋云州大同军节度，辽重熙十三年，升为西京，府名大同，金因之。皇统元年，以燕京路隶尚书省，西京及山后诸部族隶元帅府。旧置兵马都部署司，天德二年，改置本路都总管府，后更置留守司。置转运司及中都西京路提刑司。贡玛瑙环子、玛瑙数珠。产白驼、安息香、松明、松脂、黄连、百药煎、芥子煎、盐、捞盐、石绿、绿矾、铁、甘草、枸杞、碾玉砂、地蕈。户九万八千四百四十四。县七、镇三：

大同倚。辽析云中置，金因之。有牛皮关、武周山、方山、奚望山、盛乐城、御河、斗鸡台、平城外郭盐场、如浑水、桑乾河、纥真山、有辽帝后像，在华严寺。镇一奉义。

云中晋旧县名。

宣宁辽德州昭圣军宣德县，大定八年更名。有官山、弥陁山、石绿山、产碾玉砂。镇一窟龙城。

天成辽析云中置。

白登本名长清，大定七年更，有白登台、采掠山。

怀仁辽析云中置，贞祐二年五月升为云州。有黄花岭、锦屏山、清凉山、金龙山、早起城、日中城。镇一安七疃。

丰州，下，天德军节度使。辽尝更军名应天，寻复，金因之，皇统九年升为天德总管府，置西南路招讨司，以天德尹兼领之。大定元年降为天德军节度使，兼丰州管内观察使，以元管部族直撒、军马公事，并隶西南路招讨司。产不灰木、地蕈。户二万二千六百八十三。县一、镇一：

富民晋旧名。有黑山、神山。镇一振武。

弘州，下，刺史。辽名军曰博宁，本襄阴村，统和中建。国初置保宁军，后废军。产玛瑙。户二万二千二。县二、镇二：

襄阴倚。本名永宁，大定七年改。

顺圣本安塞军故地，辽应历中置，金因之。镇二阳门，贞祐二年七月升为县。大罗。

净州，下，刺史。大定十八年以天山县升，为丰州支郡，刺史兼权讥察。北至界八十里。户五千九百三十八。县一：

天山旧为榷场，大定十八年置，为倚郭。

桓州，下，威远军节度使。军兵隶西北路招讨司。明昌七年改置刺史。北至旧界一里半。户五百七十八。县一：曷里浒东川，更名金莲川，世宗曰："莲者连也。取其金枝玉叶相连之义。"景明宫，避暑宫也，在凉陉，有殿、扬武殿，皆大定二十年命名。有查沙。有白泺，国言曰勺赤勒。

清塞倚。明昌四年以罢录事司置。

抚州，下，镇宁军节度使。辽秦国大长公主建为州，章宗明昌三年复置刺史，为桓州支郡，治柔远。明昌四年置司候司。承安二年升为节镇，军名镇宁，拨西北路招讨司所管梅坚必剌、王敦必剌、拿怜术花速、宋葛斜忒浑四猛安以隶之。户一万一千三百八十。县四：有旺国崖，大定八年五月更名静宁山。有麻达葛山，大定二十九年更名胡土白山。有冰井。

柔远倚。大定十年置于燕子城，隶宣德州。明昌三年来属。有燕子城国言曰吉甫鲁湾城，北羊城国言曰火唵榷场，查剌岭，沔山，大渔泺行宫有枢光殿。有双山，七里河，石井，虾蟆山，昂吉泺又名鸳鸯泺，得胜口旧名北望淀，大定二十年更。

集宁明昌三年以春市场置，北至界二百七十里。

丰利明昌四年以泥泺置。有盖里泊。

威宁承安二年以抚州新城镇置。

德兴府，晋新州，辽奉圣州武定军节度，国初因之。大安元年升为府，名德兴。户八万八百六十八。县六、有漫天埚，泰和二年更名拂云，平恶崖更名垒翠岩。镇一：

德兴倚。旧名永兴县，大安元年更名。有涿鹿定、方水镇。有鸡鸣山。

妫川辽可汗州清平军，本晋妫州，会同元年辽太祖尝名可汗州，县旧曰怀戎，更名怀来，明昌六年更今名。西北有合河龟头馆石桥，明昌四年建。

缙山辽儒州缙阳军县故名，皇统元年废州来属，崇庆元年升为镇州。镇一永安。

望云本望云川地，辽帝尝居，号曰御庄，后更为县，金因之。

矾山晋故县，国初隶弘州，明昌三年来属。

龙门晋县，国初隶弘州，后来属。明昌三年割隶宣德州。有庆宁宫，行宫也，泰和五年以提举兼龙门令。

昌州，天辅七年降为建昌县，隶桓州。明昌七年以狗泺复置，隶抚州，后来属。户一千二百四十一。县一：

宝山有狗泺，国言曰押恩尼要。其北五百余里有日月山，大定二十年更曰抹白山，国言涅里塞一山。

宣德州，下，刺史。辽改晋武州为归化州雄武军，大定七年更为宣化州，八年复更为宣德。户三万二千一百四十七。县二：

宣德旧文德县，大定二十九年更名。

宣平承安二年以大新镇置，以北边用兵尝驻此地也。

朔州，中，顺义军节度使。贞祐三年七月，尝割朔州广武县隶代州。产铁、荆三棱、枸杞。户四万四千八百九十。县二：

鄯阳晋故县。有桑乾河、大和岭、天池、雁门关、霸德山。

马邑晋故县，贞祐二年五月升为固州。有洪涛山、灅水，又曰桑乾河。

武州，边，下，刺史。大定前仍置宣威军。户一万三千八百五十一。县一：

应州，下，彰国军节度使。户三万二千九百七十七。县三：

山阴本名河阴，大定七年以与郑州属县同，故更焉。贞祐二年五月升为忠州。有黄花岭、桑乾河。

浑源晋县，贞祐二年五月升为浑源州，产盐。

蔚州，下，忠顺军节度使。辽尝更为武安军，寻复。贡地蕈。户五万六千六百七十四。县五：

灵仙北有桑乾河、代王城、薄家村。

广灵亦作“陵”，辽统和三年析灵仙置。

灵丘晋县，贞祐二年四月升为成州，四年割为代州支郡。

定安晋县。有桑乾河。贞祐二年四月升为定安州。

云内州，下，开远军节度使。天会七年徙奚第一、第三部来戍。产青镔铁。户二万四千八百六十八。县二、镇一：

柔服夹山在城北六十里。镇一宁仁，旧县也，大定后废为镇。

云川本曷董馆，后升为裕民县，皇统元年复废为曷董馆，大定二十九年复升，更为今名。

宁边州，下，刺史。国初置镇西军，贞祐三年隶岚州，四年二月升为防御。户六千七十二。县一：

宁边正隆三年置。

东胜州，下，边，刺史。国初置武兴军，有古东胜城。户三千五百三十一。县一、镇一：

东胜　镇一宁化。

乌昆神鲁部族节度使，军兵事属西北路招讨司，明昌三年罢节度使，以招讨司兼领。

唐古部族，承安三年改为部罗火扎石合节度使。

迪烈又作迭剌女古部族，承安三年改为土鲁浑扎石合节度使。

咩乣详稳，贞祐四年六月改为葛也阿怜猛安。

木典乣详稳，贞祐四年改为抗葛阿怜谋克。

骨典乣详稳，贞祐四年改为撒合辇必刺谋克。

群牧十二处：

斡独碗群牧，大定四年改为斡睹只群牧。

蒲速斡群牧。本斡睹只地，大定七年分置。

忒恩群牧。承安四年创置。

蒲鲜群牧。承安四年创置。

中都路，辽会同元年为南京，开泰元年号燕京。海陵贞元元年定都，以燕乃列国之名，不当为京师号，遂改为中都。府一，领节镇三，刺史郡九。县四十九。天德三年，始图上燕城宫室制度，三月，命张浩等增广燕城。城门十三，东曰施仁、曰宣曜、曰阳春，南曰景风、曰丰宜、曰端礼，西曰丽泽、曰颢华、曰彰义，北曰会城、曰通玄、曰崇智、曰光泰。浩等取真定府潭园材木，营建宫室及凉位十六。应天门十一楹，左右有楼，门内有左、右翔龙门，及日华、月华门，前殿曰大安，左、右掖门，内殿东廊曰敷德门。大安殿之东北为东宫，正北列三门，中曰粹英，为寿康宫，母后所居也。西曰会通门，门北曰承明门，又北曰昭庆门。东曰集禧门，尚书省在其外，其东西门左、右嘉会门也，门有二楼，大安殿后门之后也。其北曰宣明门，则常朝后殿门也。北曰仁政门，傍为朵殿，朵殿上为两高楼，曰东、西上阁门，内有仁政殿，常朝之所也。宫城之前廊，东西各二百余间，分为三节，节为一门。将至宫城，东西转各有廊百许间，驰道两傍植柳，廊脊覆碧瓦，宫阙殿门则纯用碧瓦。应天门旧名通天门，大定五年更。七年改福寿殿曰寿安宫。明昌五年复以隆庆宫为东宫，慈训殿为承华殿，承华殿者皇太子所居之东宫也。泰和殿，泰和二年更名庆宁殿。又有崇庆殿。鱼藻池、瑶池殿位，贞元元年建。有神龙殿，又有观会亭。又有安仁殿、隆德殿。临芳殿。皇统元年有元和殿。有常武殿，有广武殿，为击球，习射之所。京城北离宫有太宁宫，大定十九年建，后更为寿宁，又更为寿安，明昌二年更为万宁宫。琼林苑有横翠殿。宁德宫西园有瑶光台，又有琼华岛，又有瑶光楼。皇统元年有宣和门，正隆三年有宣华门，又有撒合门。

大兴府，上。晋幽州，辽会同元年升为南京，府曰幽都，仍号卢龙军，开泰元年更为永安析津府。天会七年析河北为东、西路时属河北东路，贞元元年更今名。户二十二万五千五百九十二。大定四年十月，命都门外夹道重行植柳各百里。产金银铜铁。药产滑石、半夏、苍术、代赭石、白龙骨、薄荷、五味子、白牵牛。县十、镇一：

大兴倚。辽名析津，贞元二年更今名。有建春宫。镇一广阳。

宛平倚。本晋幽都县，辽开泰二年。有玉泉山行宫。

漷阴辽太平中，以漷阴村置。

宝坻本新仓镇，大定十二年置，以香河县近民附之。承安三年升置盈州，为大兴府支郡，以香河、武清隶焉。寻废州。

香河辽以武清县之孙村置。

通州，下，刺史。天德三年升潞县置，以三河隶焉。兴定二年五月升为防御。户三万五千九十九。县二：

潞晋县名。有潞水。三河晋县名。

蓟州，中，刺史。辽置上武军。户六万九千一十五。产粟。县五、旧又有永济县，大定二十七年以永济务置，未详何年废。又有黎豁县，废置皆未详。镇二：

遵化辽景州清安军。镇一石门。

玉田有行宫、偏林，大定二十年改为御林。镇一韩城。

平峪大定二十七年，以渔阳县大王镇升。

易州，下，刺史。辽置高阳军。户四万一千五百七十七。县二：

涿州，中。刺史。辽为永泰军。贡罗。户一十一万四千九百一十二。县五、镇一：

范阳倚。晋县。有湖梁河。有刘李河。镇一政满。

定兴大定六年以范阳县黄村置，割涞水、易县近民属之。有巨马河。

奉先大定二十九年置万宁县以奉山陵，明昌二年更今名。有房山、龙泉河、盘宁宫。

顺州，下，刺史。辽置归化军。户三万三千四百三十三。县二：

温阳旧名怀柔，明昌六年更。有螺山、溆水、兔耳山。

密云辽檀州武威军。古北口，国言曰留斡岭。

平州，中，兴平军节度使。辽为辽兴军。天辅七年以燕西地与宋，遂以平州为南京，以钱帛司为三司。天会四年复为平州，尝置军帅司。天会十年徙军帅司治辽阳府，后置转运司。贞元元年以转运司。贞元元年以转运司并隶中都路。贞祐二年四月置东面经略司，八月罢。贡樱桃、绫。户四万一千七百四十八。县五、镇一：

抚宁本新安镇，大定二十九年置。

海山本汉海阳故城，辽以所俘望都县民置，故名望都，大定七年更名。

迁安本汉令支县故城，辽以所俘安喜县民置，因名安喜，大定七年更今名。镇一建昌。

昌黎辽营州邻海军，以所俘定州民置广宁县。皇统二年降州来属，大定二十九年以与广宁府重，故更今名。

滦州，中，刺史。本黄落故城，辽为永安军，天辅七年因置节度使。户六万九千八百六。县四、松亭关，国名斜烈只。镇二：

石城有长春行宫。长春淀旧名大定淀，大定二十年更。镇一榛子。

乐亭　镇一新桥。

雄州，中。宋名易阳郡。天会七年置永定军节度使。隶河北东路，贞元二年来属。户二万四百一十一。县三：

容城泰和八年割隶安州，贞祐二年隶安肃州。有南易水，大泥淀、浑泥城。

保定宋保定军，后废为县。

霸州，下，刺史。辽益津郡。隶河北东路，贞元二年来属。户四万一千二百七十六。县四：

益津倚。大定二十九年创置，倚郭。

大城

信安国初因宋为信安军，大定七年降为信安县，隶霸州。元光元年四月升为镇安府，所以重高阳公张甫也。

保州，中，顺天军节度使。宋旧军事，天会七年置顺天军节度使，隶河北东路，贞元二年来属。海陵赐名清苑郡。户九万三千二十一。县二：

清苑倚。宋名保塞，大定十六年更。有抱阳山、沉水、馈军河。

满城大定二十八年以清苑县塔院村置。

安州，下，刺史。宋顺安军治高阳，天会七年升为安州，隶河北东路，后置高阳军。大定二十八年徙治葛城，因升葛城为县，作倚郭。泰和四年改混泥城为渥城县，来属，八年移州治于渥城，以葛城为属县。户三万五百三十二。县三：

渥城倚。泰和四年置。

葛城大定二十八年置。

高阳泰和八年正月改隶莫州，四月复。有徐河、百济河。

遂州，下，刺史。宋广信军，天会七年改为遂州，隶河北东路，贞元二年来隶，号龙山郡。泰和四年废为遂城县，隶保州，贞祐二年复置州。户一万一千一百七十四。县一：

安肃州，下，刺史。宋安肃军，天会七年升为徐州，军如旧，隶河北东路，贞元二年来属。天德三年改为安肃州，军名徐郡军。大定后降为刺郡，废军。户一万二千九百八十。县一：

安肃按金初州郡志，雄、霸、保、安、遂、安肃六州皆隶广宁府。《太宗纪》载天会七年分河北为东、西路，则隶河北东路，岂以平州为南京之后，以六州隶广宁也？不然，则郡志误。

金史卷二五　志第六

地理中

南京路，国初曰汴京，贞元元年更号南京。府三，领节镇三，防御八，刺史郡八，县一百五。都城门十四，曰开阳，曰宣仁，曰安利，曰平化，曰通远，曰宜照，曰利川，曰崇德，曰迎秋，曰广泽，曰顺义，曰迎朔，曰顺常，曰广智。宫城门，南外门曰南薰，南薰北新城门曰丰宜，桥曰龙津桥，北门曰丹凤，其门三。丹凤北曰舟桥，桥少北曰文武楼，遵御路而北横街也。东曰太庙，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门，其门五，双阙前引，东曰登闻检院，西曰登闻鼓院。检院东曰左掖门，门南曰待漏院。鼓院西曰右掖门，门南曰都堂。直承天门北曰大庆门，门东曰精门，又东曰左升平门。大庆门西曰月华门，又西曰右升平门。正殿曰大庆殿，前有龙墀，又南有丹墀，又南曰沙墀，东庑曰嘉福楼，西庑曰嘉瑞楼。大庆后曰德仪殿。殿东曰左升龙门，西曰右升龙门，正门曰隆德，内有隆德殿，有萧墙，有丹墀。隆德殿左曰东上阁门，右曰西上阁门，皆南向。鼓楼在东，钟楼在西。隆德之次曰仁安门、仁安殿，东则内侍局，又东曰近侍局，又东则严祗门，宫中则称曰撒合门，少南曰东楼，则授除楼也。西曰西楼。仁安之次曰纯和殿，正寝也。纯和西曰雪香亭，亭北则后妃位也，有楼，楼西曰琼香亭，亭西曰凉位，有楼，楼北少西曰玉清殿。纯和之次曰福宁殿，殿后曰苑门，内曰仁智殿，有二太湖石，左曰敷锡神运万岁峰，右曰玉京独秀太平岩，殿曰山庄，其西南曰翠微阁。苑门东曰仙韶院，院北曰翠峰，峰之洞曰大涤涌翠，东连长生殿，又东曰涌金殿，又东曰蓬莱殿。长生西曰浮玉殿，又西曰瀛州殿。长生殿南曰阅武殿，又南曰内藏库。严祗门东曰尚食局，又东曰宣徽院，院北曰御药院，又北右藏库。东则左藏库。宣徽院东曰点检司，司北曰秘书监，又北曰学士院，又北曰谏院，又北曰武器署。点检司南曰仪鸾局，又南曰尚辇局。宣徽院南曰拱卫司，又南曰尚衣局。其南为繁禧门，又南曰安泰门，门与左升龙门相直。东则寿圣宫，两宫太后位也，本明俊殿，试进士之所。宫北曰徽音院，又北曰燕寿殿，殿垣后少西曰振肃卫司，东曰中卫尉司。仪鸾局东曰小东华门，更漏在焉。中卫尉司东曰祗肃门，少东南曰将军司。徽音，寿圣东曰太后苑，苑殿曰庆春，与燕寿殿并，小东华与正东华门对。东华门内正北尚厩局，其西北曰临武殿。左掖门北，尚食局南曰宫苑司。其西北尚酝局、汤药局。侍仪司少西曰符宝局、器物局，又西则撒合门也。嘉瑞楼西曰三庙，正殿曰德昌，东曰文昭，西曰光兴。德昌后，宣宗庙也。宫西门曰西华，与东华相直，北门曰安贞。

开封府，上。留守司留守带本府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天德二年罢行台尚书省，置转运司、提刑司。天德二年置统军司。有药市四，榷场。产蜜蜡、香茶、心红、朱红、地龙、黄柏。天德四年。户二十三万五千八百九十。泰和末，户百七十四万六千二百一十。县十五、镇十五：

开封东附郭。有古通津、临蔡关、汴河。镇一延嘉。

祥符西附郭。有岳台、浚水、沙台、崇台、夷门山、蔡河、金水河、广济河、寒泉河。镇三陈桥、八角、郭桥。

通许宋名咸平，大定二十九年以与咸平府重，更。有牛首城、裘亭。

泰康有鲁沟、蔡河、涡河。镇一崔桥。

中牟有汴河、郑河、中牟台。镇四圃田、阳武、万胜、白沙镇。

杞宋雍丘县，杞国也，正隆后更今名。镇一圉城。

鄢陵有洧水、溴水、太丘城。镇一马栏桥。

尉氏有惠民河、长明沟。镇二朱家曲、宋楼。

扶沟有祁耶山、洧水、白亭。镇二建雄、义店。旧有赤仓镇。

延津贞祐三年七月升为延州。有土山、黄河。

洧川贞祐二年置惠民仓，兴定二年四月以尉氏县之宋楼镇升。

睢州，下，刺史。宋拱州保庆军，国初犹称拱州，天德三年更。户四万六千三百六十。县三、镇一：

襄邑古襄牛地。有汴河、睢水、涣水、承匡城。镇一重华。

考城宋隶南京，正隆前隶曹州，后来属。葵丘、黄河、黄陵冈——元光二年改为通安堡。

柘城古株林，首止地在焉。有涣水、泡水、泓水。

归德府，散，中，宣武军。故宋州，宋南京应天府河南郡归德军，国初置宣武军。户七万六千三百八十九。县六，镇四：

睢阳宋名宋城，承安五年更名。有鹰鹭池、汴水、睢水、涣水。镇一葛驿。

宁陵大定二十二年徙于汴河堤南古城。有汴水、睢水、涣水。

下邑有汴水、黄水。镇一会亭。

谷熟有汴水、谷水。镇二营城、洛阳。又有旧高辛镇。

楚丘国初隶曹州，海陵后来属，兴定元年以限河不便，改隶单州。有景山、京冈。

单州，中，刺史。宋砀郡，贞祐四年二月升为防御，兴定五年二月置招抚司，以安集河北遗黎。户六万五千五百四十五。县四：

鱼台有泗水、涓沟、五丈沟。

砀山兴定元年以限河不便，改隶归德府。有芒砀山。古汴渠、午沟。

寿州，下，刺史。宋隶寿春府，贞元元年来属，泰和六年六月升为防御。户八千六百七十七。县二、镇一：

蒙城宋隶亳州，国初来属。有狼山、涡水。镇一蒙馆。

陕州，下，防御。宋陕郡保平军节度，皇统二年降为防御，贞祐二年七月升为节镇。户四万一千一十。县四、镇七：

陕倚。有虢山、岘头山、三峭山、底柱山、莫河、橐水。镇一石壕。

灵宝有夸父山、黄河、稠桑泽、古函谷。镇二乾壕、关东。

湖城有荆山、铸鼎原、凤林泉、鼎湖。镇二三门、集津。

阌乡太华山、黄河、玉涧水、潼关、太谷关。镇二张店、故镇。旧又有曹张镇，恐误。

邓州，武胜军节度使。宋南阳郡，尝置榷场。户二万四千九百八十九。县三、镇六：

穰城倚。有五垄山、覆釜山、湍水、朝水。镇四顺阳、新野、穰东、板桥。

南阳有豫山、百重山、丰山、梅溪水、白水、清冷水。镇一张村。

内乡有高前山、熊耳山、黄水、菊水、淅水、富水。镇一峡口。

唐州，中，刺史。宋淮安郡，尝置榷场。户一万一千三十一。县四、镇四：

泌阳倚。有泌水、醴水。镇一胡阳。

比阳有大明湖、中阳山、比水。镇一羊棚。

湖阳贞祐元年废。镇一罗渠。

桐柏大定十年始置正官，兴定五年六月废。有桐柏山、淮水、柘河。镇一许封。大定二十八年命规措界壕于唐、邓间。

裕州，本方城县，泰和八年正月升置，以方城县为倚郭，割汝州叶县、许州舞阳隶焉。户八千三百。县三、镇四：

方城倚。有方城山、衡山、堵水。镇一青台。

叶本隶汝州，泰和八年来属。有方城山、石塘河、沣水。镇一临坟。

舞阳本隶许州，泰和八年来属。有伏牛山、马鞍山、舞水、汝水、渫水、＜⿰滍＞水。镇二吴城、北舞。

河南府，散，中。宋西京河南府洛阳郡。初置德昌军，兴定元年八月升为中京，府曰金昌。户五万五千六百三十五。县九、正隆《郡志》有寿安县，纪录皆无。镇四：

洛阳倚。有北邙山，正隆六年更名太平山，称旧名者以违制论。有伊、洛、＜⿰瀍＞、涧、金水，铜驼街，金粟山，金谷。镇一龙门。

登封有太室山、箕山、阳城山、少室山、宣宗置御寨其上。旧有颍阳镇，后废。

孟津贞祐三年七月升为陶州，十二月复为县。镇一长泉。旧有河清镇，后废。

芝田宋名永安，贞元元年更。有轘辕山、青龙山。

偃师有北邙山、缑氏山、半石山、景山、黄河、洛水。镇一缑氏。

巩有侯山、九山、黄河、洛水。镇一洛口。

嵩州，中，刺史。旧名顺州，天德三年更。户二万六千六百四十九。县四、镇四：

伊阳宋隶河南府。有三涂山、陆浑山、鼓钟山、伊水、淯阳水。镇一鸣皋，旧有伊阙镇，后废。

永宁宋隶河南府，正隆六年以前寄治于府，后即镇为县。有三肴山、熊耳山、嶕峣山、天柱山、黄河、杜阳水。镇一府店。

福昌宋隶河南府。有女几山、金门山。镇二韩城，三乡。

长水宋隶河南府。有坛山、松阳山、洛水、松阳水。

汝州，上，刺史。宋临汝郡陆海军节度，国初为刺郡，贞祐三年八月升为防御。户三万五千二百五十四。县四、镇二：

梁有霍阳山、崆峒山、紫逻山、汝水、广润河。正隆六年，敕环汝州百五十里内州县商贾，赴温汤置市。

郏城宋隶许州。有汝水、扈涧河。镇一黄道。

宝丰有豢龙城。镇一汝南。

许州，下，昌武军节度使。宋颍昌府许昌郡忠武军。户四万五千五百八十七。县五、镇七：

长社倚。有潩水、颍水。镇二许田、椹涧。

郾城有长沙河、五沟水。镇二驼口、新寨。

临颍镇二合流、繁城。

襄城本隶汝州，泰和七年来属。镇一颍桥。

钧州，中，刺史。旧阳翟县，伪齐升为颍顺军。大定二十二年升为州，仍名颍顺，二十四年更今名。户一万八千五百一十。县二、镇一：

阳翟倚。有具茨山、三封山、荆山、颍水。

新郑宋隶郑州。有溱、洧、潩三水。镇一郭店。

亳州，上，防御使。宋谯郡集庆军，隶扬州。贞祐三年升为节镇，军名集庆。户六万五百三十五。县六、镇五：旧有福宁、马头二镇。

谯倚。有涡水、泡水。镇一双沟。

鹿邑有涡水、明水。镇一郸城。

卫真有洵水、沙水。镇一谷阳。

酂有睢水、汴河、白龙潭。镇一酂阳。

永城兴定五年十二月升为永州，以下邑、砀山、酂县隶焉。有芒山、汴河。镇一保安。

陈州，下，防御使。宋淮宁府淮阳郡镇安军。户二万六千一百四十五。县五、镇二：

南顿　镇一殄寇。

商水本溵水，宋避宣祖讳改。有商水、颍水。

西华有宜阳山。蔡河、颍水。镇一长平。

蔡州，中，防御使。宋汝南郡淮康军，泰和八年升为节度，军曰镇南，尝置榷场。户三万六千九十三。县六、镇二：

汝阳有溱水、澺水。镇一保城。

上蔡

确山有确山、謇水、溱水。镇一毛宗。

息州，本新息县，泰和八年升为息州，以新息为倚郭，割真杨、褒信、新蔡隶焉，为蔡州支郡。户九千六百八十五。县四、镇一：

新息倚。镇一王务。

真阳本隶蔡州，泰和八年来属。有淮水、汝水、石塘陂。

褒信本隶蔡州，泰和八年来属。有汝水、葛陂。

新蔡本隶蔡州，泰和八年来属。有汝水。

郑州，中，防御。宋荥阳郡奉宁军节度。户四万五千六百五十七。县七、镇三：

管城倚。贞祐四年更名故市。有圃田泽。

荥阳有鸿沟，京、索二水。

密有大騩山。溱水、洧水。镇二大騩、鏁水。

原武　镇一陈桥。

荥泽有广武涧。旧有许桥、贾谷二镇，在郑境。

颍州，下，防御。宋顺昌府汝阴郡。尝置榷场，正隆四年罢榷场。户一万六千七百一十四。县四、镇十一：旧有万善镇，后废。

颍上元光二年十一月改隶寿州。有颍水、淮水。镇十永宁、漕口、王家市、栎头、永清、椒陂、正阳、江陂、界沟、斤沟。

沈丘有武丘。镇一永安。

宿州，中，防御。宋符离郡保静军节度，隶扬州。国初隶山东西路，大定六年来属。贞祐三年升为节镇，军曰保静。户五万五千五十八。县四、镇八：旧有荆山镇。

符离倚。有诸阳山、汴河、睢水、陴湖。镇三曲沟、符离、黄团。

临涣有嵇山、汴河、肥水。镇三柳子、蕲泽、桐墟。

灵璧宋元祐元年置。镇一西固。

蕲有涣水、涡水、蕲水。镇一静安。

泗州，中，防御使。宋临淮郡。正隆四年正月罢凤翔府、唐、邓、颍、蔡、巩、洮等州并胶西县诸榷场，但置榷场于泗州。先隶山东西路，大定六年来属。户八千九十二。县四、镇六：

淮平旧盱眙县，明昌六年以宋有盱眙军，故更。

虹有朱山、汴河、淮水、广济渠。镇二千仙、通海。

睢宁兴定二年四月以宿迁县之古城置。又有淮滨，兴定二年四月以桃园置，元光二年四月废。

边戍，皇统元年十月，都元帅宗弼与宋约，以淮水中流为界，西自邓州南四十里、西南四十里为界。泰和八年设沿淮巡检使，及朐山县完渎村创立巡路，置巡检。

河北东路。天会七年析河北为东、西路，各置本路兵马都总管。府一，领节镇二，防御一，刺郡五，县三十，镇三十五。

河间府，中，总管府，瀛海军。宋河间郡瀛海军。天会七年置总管府。正隆间升为次府，置瀛州瀛海军节度使兼总管，置转运司。后复置总管府，河北东西大名等路提刑司。产无缝绵、沧盐、蔺席、马蔺花、香附子、钱虾蟹、乾鱼。户三万一千六百九十一。县二、镇三：

河间倚。有滹沱河、君子馆。镇三束城、永宁、北林。

蠡州，下，刺史。宋永宁军。国初因之，天会七年升为宁州博野郡军，天德三年更为蠡州。户二万九千七百九十七。县一、镇一：

博野倚。有沙河、唐河。镇一新桥。

莫州，下，刺史。宋文安郡军防御，治任丘。贞祐二年五月降为鄚亭县。户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三。县一、镇一：

任丘　镇一长丰。

献州，下，刺史。本乐寿县，天会七年升为寿州，天德三年更今名。户五万六百三十二。县二、镇十：

乐寿倚。有徒骇河、房渊、汉献王陵。

交河大定七年以石家圈置。镇十景城、南大树、刘解、槐家、参军、贯河、北望、夹滩、策河、

沙涡。

冀州，上。宋信都郡，天会七年仍旧置安武军节度。户三千六百七十。县五、镇三：

信都倚。有胡芦河、降水。镇一来远，后废。

南宫有降水枯渎。镇三唐阳，后增宁化、七公二镇。

武邑有漳河、长芦河。镇一观津，后废。

枣强　镇一广川，后废。

深州，上，刺史。宋饶阳郡防御，国初为刺郡。户五万六千三百四十。县五、镇一：

静安倚。有衡漳水、大陆泽。镇一下博。

清州，中。宋乾宁郡军，国初因置军，天会七年以守边置防御。户四万七千八百七十五。县三、镇一：

会川本名乾宁，贞元元年更名。置河仓。镇一范桥。

兴济本隶仓州，大定六年来属。

靖海明昌四年以清州窝子口置。

沧州，上，横海军节度。宋景城郡。贞元二年来属。户一十万四千七百七十四。县五、镇十一：

清池置河仓。有浮阳水、徒骇河。镇五长芦、新饶安、旧饶安、乾符、郭疃。旧有郭桥，后废。

无棣有老乌山、鬲津河。镇一分水。

盐山有盐山、浮水。镇四海丰、海润，后增利丰、扑头二镇。

南皮置河仓。有大、小台山、永济渠、洁河。镇一马明。

乐陵有鬲津河、笃马河、钩盘河。旧有会宁河、永利、东中三镇，后废。

景州，上，刺史。宋永静军同下州，治东光。国初升为景州，贞元二年来属。大安间更为观州，避章庙讳也。户六万五千八百二十八。县六、镇四：

东光倚。置河仓。有永济渠、漳河。镇一建桥。

阜城有衡水、漳水河。刘豫祖茔在县南十二里。

蓨宋隶冀州。有漳河、蓨市。

宁津　镇三西保安、广平、会津。

河北西路。天会七年析为西路。府三，镇二，防御二，刺郡五，县六十一。

真定府，上，总管府，成德军。宋常山郡镇州成德军节度，正隆间依旧次府，置本路兵马都总管府、转运司。产瓷器、铜、铁。有丹粉场、乌梨。药则有茴香、零陵香、御米壳、天南星、皂角、木瓜、芎、井泉石。户一十三万七千一百三十七。县九、镇三：

真定倚。有大茂山、滋水、滹沱水。

获鹿兴定三年三月升为镇宁州，权河北西路，以经略使武仙驻焉。有莗山、滹沱水。

行唐有玉女山、常山。镇二嘉祐、北镇。旧有行台、新年二镇，后废。

阜平明昌四年以北镇置。

灵寿　镇一慈谷。

威州，下，刺史。天会七年以井陉县升，县经山郡军，后为刺郡。户八千三百一十。县一：

沃州，上，刺史。宋徽宗升为庆源府赵郡庆源军，治平棘。天会七年改为赵州，天德三年更为沃州，盖取水沃火之义，军曰赵郡军。后废军。户三万八千一百八十五。县七、镇一：

宁晋有洨水、寖水。镇一奉城。

邢州，上，安国军节度。宋信德府巨鹿郡安国军节度，天会七年降为邢州，仍置安国军节度。产玄精石。户八万二百九十二。县八、镇四：

平乡　镇一道武。

任有溹水、任水。镇一新店。

沙河有汤水、浬水。镇一綦村。

巨鹿有大陆泽、漳河、落漠水。镇一团城。

洺州，上，防御，广平郡。治永年。天会七年以守边置防御使。户七万三千七十。县九、镇四：

永年有榆溪山、洺水、漳水。镇一西临洺。

广平本魏县，大定七年更。

肥乡　镇一新安

曲周　镇二平恩、白家滩

彰德府，散，下。宋相州邺郡彰德军节度，治安阳。天会七年仍置彰德军节度，明昌三年升为府，以军为名。户七万七千二百七十六。县五镇五：

安阳倚。有韩陵山、龙山、洹水、防水。镇三天禧、永和、丰乐。

林虑旧林虑镇，贞祐三年十月升为林州，置元帅府。兴定三年九月升为节镇，以安阳县水冶村为辅岩县隶焉。有隆虑山、洹水、漳水。

汤阴有牟山、羑水、荡水、通漕、羑里。镇一鹤壁。

临漳东山、漳水。镇一邺镇。

辅岩本水冶村，兴定三年置。

磁州，中，刺史。宋滏阳郡，国初置滏阳郡。户六万三千四百一十七。县三、镇八：

滏阳有滏山、磁山、漳水、滏水、镇四台城、观城、昭德，后废二祖增临水镇。

武安有锡山、武安山。镇一固镇。

邯郸有邯山、灵山、漳水、牛首山。镇三大赵、北阳、邑城。《士民须知》惟有邯山镇。

中山府。宋府，天会七年降为定州博陵郡定武军节度使，后复为府。户八万三千四百九十。县七、镇二：

永平贞祐二年四月升为完州。

曲阳剧。有常山、曲防水。镇一龙泉。

唐有孤山、唐山、＜[illegible]滱＞水。镇一军城。

祁州，中，刺史。宋蒲阴郡，国初置蒲阴郡军。户二万三千三百八十二。县三：

浚州，中，防御。宋大邳郡通利军，又改平川军。天会七年以边境置防御使。皇统八年，嫌与宗峻音同，更为通州，天德三年复。户二万九千三百一十九。县二、镇二：

黎阳有大伾山、枉人山。

卫有苏门山、鹿台、糟丘酒池、枋头城。镇二卫桥、淇门。

卫州，下，河平军节度。宋汲郡，天会七年因宋置防御使，明昌三年升为河平军节度，治汲县，以滑州为支郡。大定二十六年八月以避河患，徙于共城。二十八年复旧治。贞祐二年七月城宜村，三年五月徙治于宜村新城，以胙城为倚郭。正大八年以石甃其城。户九万一百一十二。县四、镇二：

苏门本共城，大定二十九年改为河平，避显宗讳也。明昌三年改为今名。贞祐三年九月升为辉州，兴定四年置山阳县隶焉。有白鹿山、天门山、淇山、百门陂。镇一早生。

获嘉　镇一大宁。

胙城本隶南京，海陵时割隶滑州，泰和七年复隶南京，八年以限河来属。贞祐五年五月为卫州倚郭，增置主簿。兴定四年以修武县重泉村置县，来隶。

滑州，下，刺史。宋灵河郡武成军。本南京属郡，大定六年割隶大名府。户二万二千五百七十。县二、镇二：

白马　镇二卫南、武城。

内黄本隶大名府，大定六年来属。

山东东路，为京东东路，治益都。府二，节镇二，防御二，刺郡七，县五十三，镇八十三。

益都府，上总管府。镇海军，国初仍旧置军，置南青州节度使，后升为总管府，置转运司。大定八年置山东东西路统军司。产石器、玉石、沙鱼皮、天南星、半夏、泽泻、紫草。户一十一万八千七百一十八。县七、镇七：

穆陵贞祐四年四月升临朐之穆陵置。

寿光有甘水、渑水。镇一广陵。有盐场。

博兴有济水、时水。镇二博昌、淳化。

乐安　镇四新镇、高家港、清河、王家。

潍州，中，刺史。户三万九百八十九。县三、镇一：

北海倚。有浮烟山、溉源山、溉水、汶水。镇一固底。

滨州，中，刺史。宋军事。户一十一万八千五百八十九。县四、镇十：

渤海有黄河。镇五丰国、宁海、滨海、蒲台、安平。

利津明昌三年十二月以永和镇升置。

蒲台　镇二安定、合波。

沾化本名招安，明昌六年更。镇三永丰、永阜、永科。

沂州，上，防御。宋琅邪郡。户二万四千三十五。县二、镇三：

临沂剧。镇三长任、向城、利城。

密州，宋为密州高密郡安化军节度。户一万一千八十二。县四、镇七：

诸城剧。有琅邪山、潍水、荆水、卢水。镇三普庆、信阳、草桥。

安丘有安丘山、刘山，汶、潍、浯水。镇一李文。

胶西　镇三张仓、梁乡、陈村。

海州，中，刺史。户三万六百九十一。县五、镇四：

赣榆本怀仁，大定七年更。镇二荻水、临洪。

涟水本涟水军，皇统二年降为县来属。镇二太平、金城。

莒州，中，刺史。本城阳军，大定二十二年升为城阳州，二十四年更今名。户四万三千二百四十。县三、镇三：

日照　镇一涛洛。

沂水　镇一沂安。旧有扶沟、洛镇二镇，后废。

棣州，上，防御。宋安乐郡。户八万二千三百三。县三、镇九：

猒次　镇五清河、归化、达多、永利、脂角。

阳信有黄河、钩盘河。镇二钦风、西界。

商河有黄河、马颊河、商河。镇二归仁、官口。

济南府，散，上。宋齐州济南郡。初置兴德军节度使，后置尹，置山东东西路提刑司。户三十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县七、镇二十九：

历城　镇六盘水、中宫、老僧口、上洛口、王舍人店、遥墙。

临邑　镇三新镇、安肃、新市。

齐河　镇三晏城、刘宏、新孙耿。

禹城有黄河、济河、淇河、湿水。镇三新安、仁水寨、黎济寨。

淄州，中，刺史。宋淄川郡军。户一十二万八千六百二十二。县四、镇六：

淄川倚。有鲎山、夹谷山、商山、淄水。镇三金岭、张店、颜神店。

邹平有系河、济河。镇三淄乡、齐东、孙家岭。旧有啀店镇，后废。

莱州，上，定海军节度。宋东莱郡。户八万六千六百七十五。县五、镇一：

掖倚。有三山、夜居山、掖水。

莱阳有高丽山、七子山。镇一衡村。旧有海仓、西由、移风三镇。

登州，中，刺史。宋东牟郡。户五万五千九百一十三。县四、镇二：

福山　镇一孙大川。

黄有莱山、蹲狗山。镇一马停。

宁海州，上，刺史。本宁海军，大定二十二年升为州。户六万一千九百三十三。县二、镇二：

牟平有东牟山、之罘山、清阳水。镇一汤泉。

文登剧。有文登山、成山、昌阳山。镇一温水。

山东西路，府一，领节镇二，防御二，刺郡五。

东平府，上，天平军节度。宋东平郡，旧郓州，后以府尹兼总管，置转运司。产天麻，全蝎、阿胶、薄荷、防风、丝、绵、绫、锦、绢。户一十一万八千四十六。县六、镇十九：

东阿有吾山、谷城山、黄河、阿井。镇五景德、木仁、关山、铜城、阳刘。

阳谷有黄河、碻磝津。镇二乐安、定水。

汶上本名中都，贞元元年更为汶阳，泰和八年更今名。有汶水、大野陂。镇一柴城。

寿张大定七年河水坏城，迁于竹口镇，十九年复旧治。镇一竹口。

济州，中，刺史。宋济阳郡，旧治巨野，天德二年徙治任城县，分巨野之民隶嘉祥、郓城、金乡三县。户四万四百八十四。县四、镇二：

任城倚。有承山、泗水、新河。镇一鲁桥。

金乡有桓沟。镇一昌邑。

嘉祥旧有合来、山口二镇，后废。

郓城大定六年五月徙治盘沟村以避河决。有马颊河、濮水。

徐州，下，武宁军节度使。宋彭城郡，贞祐三年九月改隶河南路。户四万四千六百八十九。县三、镇五：

彭城倚。有九里山、赭土、泗水、猴水、沛泽。镇三吕梁、利国、卞唐。又有厥堌镇，元光二年升为永固县。

萧有绥舆山、丁公山、古汴渠。镇二白土、安民。旧有晋城、双沟二镇。

丰有泡水、大泽。

邳州，中，刺史。宋淮阳军，贞祐三年九月改隶河南路。户二万七千二百三十二。县三：

兰陵本承县，明昌六年更名。贞祐四年三月徙治土娄村。

宿迁元光二年四月废。有泗水、氾水。

滕州，上，刺史。本宋滕阳军，大定二十二年升为滕阳州，二十四年更今名。贞祐三年九月为兖州支郡。户四万九千九。县三、镇一：

滕旧名滕阳，大定二十四年更。有桃山、抱犊山、漷水。

沛有微山、泗水、泡水、漷水。镇一陶阳。

邹宋隶泰宁军。有峄山、凫山、泗水、漷水。

博州，上，防御。宋博平郡。户八万八千四十六。县五、镇十一：

聊城倚。有茌山、黄河、金沙水。镇二王馆、武水。

堂邑镇二回河、侯固。

博平有漯河。镇一博平。

茌平　镇二广平、兴利。

兖州，中，泰定军节度使。宋袭庆府鲁郡。旧名泰宁军，大定十九年更。户五万九十九。县四：

曲阜宋名仙源。有防山、曲阜山，泗、洙、沂水。

宁阳旧名龚县，大定二十九年以避显宗讳改。

泰安州，上，刺史。本泰安军，大定二十二年升。户三万一千四百三十五。县三、镇二：

奉符倚。有泰山、社首山、龟山、徂徕山、亭亭山。有汶水、梁水。镇二太平、静封。

德州，上，防御。宋平原郡军。户一万五千五十三。县三、镇七：

平原有金河。镇一水务。

德平　镇二怀仁、孔家镇。

曹州，中，刺史。宋兴仁府济阴郡彰信军。本隶南京，泰和八年来属。大定八年城为河所没，迁州治于古乘氏县。户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七。县三、镇一：

济阴倚。有曹南山、定濮冈、左山、祝丘、荷水、氾水、湌城、郓城。镇一濮水。
定陶本宋广济军，熙宁间废为定陶县。城中有梁王台。有髣山独孤山。
东明初隶南京，后避河患，徙河北冤句故地。后以故县为兰阳、仪封，有旧东明城。

金史卷二六　志第七

大名府路　河东北路　河东南路
大名府路，宋北京魏郡。府一，领刺郡三，县二十，镇二十二。贞祐二年十月置行尚书省。
大名府，上，天雄军，旧为散府，先置统军司，天德二年罢，以其所辖民户分隶旁近总管府。正隆二年升为总管府，附近十二猛安皆隶焉，兼漕河事。产皱、縠、绢、梨肉、樱桃煎、木耳、硝。户三十万八千五百一十一。县十、镇十三：旧有柳林、侯固二镇。
元城有惬山、漕运御河、屯氏河。镇二安定、安贤。
大名倚。镇一。
南乐　镇一南乐。
馆陶有漕运御河。镇一馆陶。
夏津有屯氏河、润沟河。镇一孙生。
朝城　镇一韩张。
清平有新渠金堤。镇一清平。
莘　镇一马桥。
恩州，中，刺史。宋清河郡军事，治清河，今治历亭。户九万九千一百一十九。县四、镇六：
历亭倚。有永济渠，置河仓。镇四漳南、新安乐、旧安乐、王杲。
武城有永济渠、沙河。镇一武城。
临清有河仓。镇一曹仁。
濮州，下，刺史。宋濮阳郡。户五万二千九百四十八，县二，镇三；
鄄城倚。有旄丘、陶丘，金堤。镇二临濮、雷泽，皆旧县，贞元二年为镇。
范　镇一定安。
开州，中、刺史。宋开德府澶渊郡镇宁军节度，降为澶州，皇统四年复更今名。户三万三千八百三十六。县四、镇一：
濮阳倚。有卫阳山、鲋鳎山、黄河、淇河、瓠子口。
观城有泉源河。镇一武乡。
长垣本隶南京，泰和八年以限河不便，来属。
河东北路。宋河东路，天会六年析河东为南、北路，各置兵马都总管。府一，领节镇三，刺郡九，县三十九，镇四十，堡十，寨八。
太原府，上，武勇军。宋太原郡河东军节度，国初依旧为次府，复名并州太原郡河东军总管府，置转运司。有造墨场、炼银洞、玛瑙石。药产松脂、白胶香、五灵脂、大黄、白玉石。户一十六万五千八百六十二。县十一、镇八：
阳曲倚。有罕山、蒙山、汾水。镇五阳曲、百井、赤塘关、天门关、陵井驿。
太谷有大谷山、蒋水。
平晋贞祐四年七月废，兴定元年复置。有龙山、晋水。镇二晋宁、晋祠。
徐沟本清源县之徐沟镇，大定二十九年升。
祁有帻山、太谷水。镇一团柏。
盂兴定中升为州，听绛州元帅府节制，置刺史，寻复。有白马山、原仇山、滹沱水。
寿阳兴定二年九月尝割隶平定州。有方山、洞过水。
晋州。兴定四年正月以寿阳县西张寨置。
忻州，下，刺史。旧定襄郡军。户三万二千三百四十一。县二、镇四：

秀容有程候山、云母山、忻水、滹沱水。镇四忻口、云内、徒合、石岭。

平定州，中，刺史。本宋平定军，大定二年升为州。兴定二年为防御，十一月复降为刺郡。户一万八千二百九十六。县二、镇三：

平定倚。有浮山、浮泺水。镇二承天、东百井。

乐平兴定四年正月升为皋州。有乐平山、清漳水。镇一净阳。

汾州，上。宋西河郡军事，天会六年置汾阳军节度使，后又置河东、南、北路提刑司。户八万七千一百二十七。县五、镇二：

西河有谒泉山、比干山、文水、汾水。镇一郭栅。

介休有介山、汾水。镇一洪山。

灵石贞祐三年割隶霍州，四年五月复来属。有静岩山、汾水。

石州，上，旧昌化军，兴定五年复隶晋阳，从郭文振之请也。户三万六千五百二十八。县六、镇四：

离石倚。有胡公山、离石水。镇一石窟。

方山贞祐四年徙治于积翠山。有方山、赤洪水。

孟门旧名定胡，明昌六年更。宋隶晋宁军。有黄河、宁乡水。镇二吴保、天泽。

温泉贞祐四年五月改隶汾州。有远望山、温泉。

临泉宋隶晋宁军。有黄河、临泉水。镇一克明。

宁乡旧名平夷，明昌六年更。

葭州，下，刺史。本晋宁军，贞元元年隶汾州，大定二十二年升为晋宁州，二十四年更今名。在黄河西，兴定二年五月以河东残破，改隶延安府。户八千八百六十四。寨八、堡九：神泉寨，永祚堡、乌龙寨、康定堡、宁河寨、宁河堡、太和寨、神木寨、通津堡、弥川寨、护川堡、强川堡、清川堡、通秦寨、通秦堡、晋安堡、吴堡寨，已上皆在黄河西，临西夏界。

代州，中。宋雁门郡防御，天会六年置震武军节度使。贞祐二年四月侨置西面经略司，八月罢。户五万七千六百九十。县五、镇十三：

雁门倚。有夏屋山、雁门山、滹沱水。镇三雁门、西陉、胡谷。

崞有崞山；石鼓山、滹沱河、沙河。镇一楼板。

五台贞祐四年三月升为台州。有五台山、虑虒水。镇二兴善、石觜。

广武贞祐三年七月来属。

繁畤贞祐三年九月升为坚州。镇七茹越、大石、义兴、麻谷、瓶形、梅回、宝兴。

奥州，下。本宋旧火山军，大定二十二年升为火山州，后更今名。兴定二年九月改隶岚州，四年以残破徙治于黄河滩许父寨。户七千五百九十二。县一、镇一：

河曲贞元元年置。有火山、黄河。镇一郰镇。

宁化州，下，刺史。本宁化军，大定二十二年升为州。户六千□百。县一、镇一：

宁化　镇一窟谷。

岚州，下。宋旧楼烦郡军事，天会六年置镇西节度使。户一万七千五百五十七。县三、镇四：

宜芳　镇一飞鸢。

合河　镇三合河津、乳浪、盐院渡。

岢岚州，下，刺史。本宋岢岚军，大定二十二年为州，贞祐三年九月升为防御，四年正月升为节镇，五月复为防御。户五千八百五十一。县一、堡一：

岚谷有岢岚山、雪山、岢岚水。堡一寒光。

保德州，下，刺史。本宋保德军，大定二十二年升为州，元光元年六月升为防御。户三千一百九十一。县一：

保德大定十一年置。有大堡津、沙谷津。

管州，下，刺史。本宋宪州静乐郡，天德三年更。兴定三年升为防御。户五千八百八十一。县

一：

河东南路，府二，领节镇三，防御一，刺郡六，县六十八，镇二十九，关六。

平阳府。上。宋平阳郡建雄军节度。本晋州，初为次府。置建雄军节度使。天会六年升总管府，置转运司。兴定二年十二月以残破降为散府。有书籍。产解盐、隰州绿、卷子布、龙门椒、紫团参、甘草、苍术。户一十三万六千九百三十六。县十、镇一：

临汾天会六年定临汾为次赤，余并次畿，置丞、簿、尉各一。有姑射山、平水、壶口山、汾水。

襄陵倚。有浮山、汾水、潏水。镇一故关。

赵城有姑射山、汾水、霍水。

霍邑贞祐三年七月升为霍州，以赵城、汾西、灵石隶焉。兴定元年七月升为节镇，军曰镇定。有霍山、汾水、彘水。

浮山旧名神山，大定七年更为浮山，兴定四年更名曰忠孝。

隰州，上，刺史。宋大宁郡，团练。旧大宁郡军刺史，天会六年改为南隰州，以与北京隰州重也，天德三年去“南”字。户二万五千四百四十五。县六、关四：

仵城兴定五年正月升隰川之午城镇置。

蒲兴定五年正月升为蒲州，以大宁隶焉。有孤石山、横木岭。

大宁有孔山、黄河、日斤水。关一马门关。

永和有楼山、黄河、仙芝水。关一永和关。

石楼有石楼山、黄河。龙泉。关二永宁、上平关。

吉州，下，刺使。宋置团练。旧名慈州，天德三年改为耿州，置文成郡军，明昌元年更名吉。户一万三千三百二十四。县二：

河中府，散，上。宋河东郡。旧置护国军节度使，天会六年降为蒲州，置防御使。天德元年升为河中府，仍旧护国军节度使。大定五年置陕西元帅府。户十万六千五百三十九。县七、镇四：

河东倚。有中条山、五老山、黄河、妫水、汭水。镇二永乐、合河。

荣河贞祐三年升为荣州，以河津、万泉隶焉。有黄河、汾水、睢丘。镇一北郎。

虞乡有雷首山、中条山、坛道山。

万泉　镇一胡壁。

临晋有三疑山、黄河。

绛州，上。宋置绛郡防御。天会六年置绛阳军节度使。兴定二年十二月升为晋安府，总管河东南路兵马，三年三月置河东南路转运司。户一十三万一千五百一十。县七、镇五、关一：

正平倚。剧。有定境山、汾水、浍水、鼓水。镇一泽掌。

曲沃剧。有绛山、绛水、汾水、浍水。镇二柴村、九王。

翼城兴定四年七月升为翼州，以垣曲、绛县隶焉。元兴二年升为节镇，军曰翼安。有浍高山、清野山、乌岭山。

垣曲有王屋山、清廉山、黄河、清水。镇一皋落。关一行台。

绛有太阴山、教山、绛水。镇一绘交。

平水兴定四年七月徙置汾河之西，从平阳公胡天作之请也。

解州，上，刺史。宋庆成军防御，国初置解梁郡军，后废为刺郡。贞祐三年复升为节镇，军名宝昌。兴定四年徙治平陆县。户七万一千二百三十二。县六、镇四：

平陆有吴山、黄河。镇一张店。

芮城宋隶陕州。有中条山、黄河、龙泉。

夏有巫咸山、中条山、淡水。镇一曹张。

安邑有中条山、稷山、盐池、涑水。

闻喜有九龙山、汤山、涑水。镇二东镇、刘庄。

泽州，上，刺史。宋高平郡。天会六年以与北京泽州同，加“南”字，天德三年复去“南”字。

贞祐四年隶潞州昭义军，后又改隶孟州。元光二年升为节镇，军曰忠昌。户五万九千四百一十六。县六、镇二：

晋城倚。有太行山、丹水、白水、天井关。镇二周村、巴公。旧又置星轺镇。

阳城元光二年十一月升为勣州。有王屋山、贜泽。

潞州，上。宋隆德府上党郡昭德军节度使。天会六年，节度使兼潞南辽沁观察处置使。户七万九千二百三十二。县八、镇四：

上党倚。镇一八义。

屯留有盘秀山、绛水。镇一寺底。

长子有羊头山、发鸠山、尧水。镇一横水。

潞城有三垂山、伏牛山、潞水、漳水。

襄垣有鹿台山、涅水、漳水。镇一褫亭。

涉贞祐三年七月升为崇州，以黎城县隶焉。四年八月以残破复为县。兴定五年九月复升为州。有崇山、涉水。

辽州，中，刺史。宋本乐平郡刺史，天会六年以与东京辽州同。加“南”字，天德三年复去“南”字。户一万五千八百五十。县四、镇一、关一：

辽山倚。有箕山、青谷水。镇一平城，旧县也，贞元间废为镇，属辽山县，及废旧芹泉镇。关一黄泽。

仪城旧为平城县，贞元二年废入辽山为镇，贞祐四年复升为县，更今名。

沁州，中，锦山郡。宋威胜军，天会六年升为州。元光二年升为节镇，军曰义胜。户一万八千五十九。县四、镇二：

武乡有胡甲山、武乡水。镇一南关。

沁源元光二年十一月升为谷州。有霍山、沁水。

绵上有羊头山、沁水。

怀州，上。宋河内郡防御，天会六年以与临潢府怀州同，加“南”字，仍旧置沁南军节度使，天德三年去“南”字。皇统三年闰四月置黄沁河堤都大管勾司。大定五年置行元帅府。兴定五年置招抚司。户八万六千七百五十六。县四、镇六：

修武有浊鹿城。镇一承恩。

山阳兴定四年以修武县重泉村为山阳县，隶辉州。

武陟有太行山、天门山、黄河、沁水。镇一宋郭。

孟州，上。宋济源郡节度，天会六年降河阳府为孟州，置防御，守盟津。宣宗朝置经略司。户四万一千六百四十九。县四、镇二。

河阳倚。有岭山、黄河、湛水、同水。镇二縠罗、沇河。

王屋有王屋山、天坛山、析城山、黄河。

京兆府路，宋为永兴军路。皇统二年省并陕西六路为四，曰京兆，曰庆原，曰熙秦，曰鄜延。府一，领节镇一，防御一，刺郡四，县三十六，镇三十七。

京兆府，上。宋京兆郡永兴军节度使。皇统二年置总管府，天德二年置陕西路统军司、陕西东路转运司。产白芷、麻黄、白蒺藜、茴香、细辛。户九万八千一百七十十七。县十二、镇十：旧又有中桥、临泾二镇。后废。

长安倚。有终南山、龙首山、沣水、渭水、镐水。镇一子午。

咸宁倚。本万年，后更名。泰和四年废，寻复。镇二鸣犊、乾祐。

临潼有骊山、渭水、戏水。镇一零口。

云阳　镇一孟店。

高陵有泾水、渭水、白渠。镇二毗沙、渭城。

终南宋清平军。镇一甘河。

栎阳有渭水、沮河、清泉陂。镇一粟邑。

鄠有终南山、牛首、渼陂、渭水。镇一秦渡。

商州，下，刺史。宋上洛郡军事。贞祐四年升为防御，寻隶陕州，兴定二年正月复来属。元光二年五月攻隶河南路，户三千九百九十九，县二、镇二：旧又有西市、黄川、青云三镇，后废。

上洛有楚山、熊耳山、丹水、峣关。镇二商洛、丰阳。皆旧为县，贞元二年废为镇。

虢州，下，刺史。宋虢郡军事。贞祐二年割为陕州支郡，以备潼关。户一万二十二。县三、镇五：

虢略有鹿蹄山、黄河、烛水。镇三靖远、玉城、朱阳。

卢氏有朱阳山、熊耳山、洛水、鄢水。镇二社管，栾川旧为县，海陵贞元二年废为镇。

朱阳海陵时尝废，后复置，有地肺山。

乾州，中，刺史。宋尝改为醴州，天德三年复。户二万六千八百五十六。县四、镇三：

奉天有梁山、莫谷水、甘谷水。镇一薛禄。

醴泉有九嵕山、浪水。镇一甘北。

武亭本武功，大定二十九年以嫌显宗讳更。有敦物山、武功山、渭水。镇一长宁。

同州，中。宋冯翊郡定国军节度，治冯翊。后改安国军节度使。旧贡圆箸茧耳羊，大定十一年罢之。户三万五千五百六十一。县六、镇九：

冯翊倚。有洛水、渭水。镇二沙苑并监。

白水有五龙山、洛水、白水。

郃阳有非山、瀵水、黄河。镇一夏阳。

韩城贞祐三年升为桢州，以郃阳县隶焉。镇二寺前、良辅。

耀州，上，刺史。宋华原郡感德军节度，皇统二年降为军事，后为刺史州。户五万二百一十一。县四、镇二：

同官有白马山、同官川。镇一黄堡。

三原有尧门山、中白渠。镇一龙桥。

华州，中。宋华阴郡镇潼军节度，治郑，国初因之，后置节度使，皇统二年降为防御使。贞祐三年八月升为节镇，军曰金安，以商州为支郡。户五万三千八百。县五、镇六：

郑倚。有少华山、圣山、渭水、符禺水。镇一赤水。

华阴有太华山、松果山、黄河、渭水、潼关。镇二关西、敷水。

下邽有渭水、太白渠。镇二素化、新市。

蒲城有金粟山、洛水。镇一荆姚。

凤翔路，宋秦凤路，治秦州。府二，领防御二，刺郡二，县三十三，城一，堡四，寨十四，镇十五。

凤翔府，中。宋扶风郡凤翔军节度。皇统二年升为府，军名天兴，大定十九年更军名为凤翔。大定二十七年升总管府。产芎藭、独活、灯草、无心草，升麻、秦艽、骨碎补、羌活。户六万二千三百三。县九、镇四：旧有横水、驿店、崔模、麻务、长清五镇，后废。

凤翔倚。有杜阳山、吴岳、雍水。旧名天兴县，大定十九年更。

宝鸡有陈仓山、渭水、汧水、大散关。镇一武城。

虢有楚山、渭水。镇一阳平。

盩厔南至巡马道二十里。贞祐四年升为桓州，以鄠县隶焉。有终南山、渭水、浴谷。

扶风国初作扶兴。有渭水、漳水。镇一岐阳。

岐山有岐山、终南山、渭水、姜水、汧水。镇一马迹。

麟游有五将山、黝土山。

德顺州，上，刺史。宋德顺军，国初隶熙秦路，皇统二年升为州，大定二十七年来属。贞祐四

年四月升为防御，十月升为节镇，军曰陇安。户三万五千四百四十九。县六、寨四、堡一：旧有上接镇、通安寨、王家城、牧龙城、同家堡，后废。

水洛本中安堡城。堡一中安。

通边本通边寨。寨三静边旧为县，行胜，宁安。

治平本治平寨。寨一怀远。

平凉府，散，中。宋渭州陇西郡平凉军节度。旧为军，后置陕西西路转运司、陕西东、西路提刑司。大定二十六年来属。户三万一千三十三。县五、镇五、寨一：

崇信有阁川水。镇一西赤城。

化平本名安化，大定七年更。镇四安化、安国、白岩河、耀武。寨一瓦亭。

镇戎州，下，刺史。本镇戎军，大定二十二年为州，二十七年来属。户一万四百四十七。县二、堡三、寨八：

三川本三川寨。堡三彭阳、乾兴、开远。寨八天圣、飞泉、熙宁、灵平、通峡、荡羌、九羊、张义。

秦州，下。宋天水郡雄武军节度，后置秦凤路。国初置节度，皇统二年置防御使，隶熙秦路，大定二十七年来属。元光二年四月升为节镇，军曰镇远，后罢，贞祐三年复置。户四万四百四十八。县八、城一、寨三、镇二：旧有甘谷城、甘泉城、结藏城、定西寨、西顾堡，后废。

成纪倚。有龙马泉。

清水宋旧县。有中陇山、嶓冢山、渭水。

陇城有大陇山、瓦亭山。寨一陇城。

西宁贞祐四年十月升为西宁州，以甘谷、鸡川、治平三县隶焉。

秦安　城一伏羌。寨二三阳务、弓门。镇二静戎、＜⿸广禾＞穰。

陇州，下，宋汧阳郡，防御。海陵时隶熙秦路，大定二十七年来属。户一万六千四百四十二。县三、镇五：

汧阳倚。有汧水、隃麋泽。镇二安化、新兴。

汧源有吴岳山、白环水。镇三吴山、定戎、陇西。

陇安泰和八年以陇安寨升。有秦岭山、渭水。

鄜延路，府一，领节镇一，刺郡四，县十六，镇五，城二，堡四，寨十八，关二。

延安府，下。宋延安郡彰武军节度使，皇统二年置彰武军总管府。户八万八千九百九十四。县七、寨四、堡一、镇一：

肤施倚。有五龙山、伏龙山、洛水、清水、濯巾水。镇一乐盘。

延川有濯巾河、黄河、吐延水。寨一永平。

敷政有三埴山、洛水。

门山有重覆山、黄河、渭牙川水。堡二安定，置第六正将。安寨。寨四万安，兴定二年废。德安、置第五副将。招安。永平，有丹阳驿。

丹州，中，刺史。宋咸宁郡军事，国初因之。户一万三千七十八。县一镇一、关一：

宜川有云岩山、孟门山、黄河、库利川。镇一云岩。关一乌仁。

保安州，下，刺史。宋保安军，大定二十二年升为州。户七千三百四十。县一、寨三、镇二、堡一、城一：

保安大定十二年以保安军置。寨三德靖、顺宁、平戎。镇二静边、永和。堡一园林。城一金汤。

绥德州，下，刺史。唐绥州，宋绥德军，大定二十二年升为州。户一万二千七百二十。县一、寨十、城一、堡一、关一：

清涧本宋清涧城，大定二十二年升。寨十暖泉，义合，清边，临夏，白草，米脂置第二将，怀宁，镇边，绥平，克戎置第四将。城一嗣武。堡一开光。关一永宁。

鄜州，下。宋洛交郡康定军节度，国初因之，置保大军节度使。户六万二千九百三十一。县四、

镇一：

洛交倚。有疏属山、洛水、华池水。镇一三川。

坊州，中，刺史。宋中部郡军事。户二万七百四十六。县二、镇一：

中部有沮河、桥山、石堂山、洛水、蒲谷水。

宜君有沮水。镇一玉华。

天会五年，元帅府宗翰、宗望奉诏伐宋，若克宋则割地以赐夏。及宋既克，乃分割楚、夏疆封，自麟府路洛阳沟距黄河西岸，西历暖泉堡，鄜延路米脂谷至累胜寨，环庆路威边寨逾九星原至委布谷口，泾原路威川寨略古萧关至北谷口，秦凤路通怀堡至古会州，自此距黄河，依见流分熙河路尽西边，以限楚、夏之封，或指定地名有悬邈者，相地势从便分画。

庆原路，旧作陕西西路。府一，领节镇二，刺郡三，县十八，镇二十三，城二，堡四，寨二十二，边将营八。

庆阳府，宋安化郡庆阳军节度，本庆州军事，国初改安国军，后置定安军节度使兼总管，皇统二年置总管府。户四万六千一百七十一。县三、城二、堡一、寨三、镇七：

彭原有彭池原、睦阳川。镇二董志、赤城。

合水有子午山。镇五金柜、怀安、业乐、五交、景山。城二白豹，大顺。寨三安疆、华池、柔远。堡一荔原：

环州，上，刺史。宋军事，国初因之，大定间升为刺郡。户九千五百四。县一、堡三、寨六、镇三：

通远倚。有咸河、马岭坂、塔子平榷场。堡三木瓜、归德、兴平。旧有惠丁、射香、流井三堡，后废。寨六定边、平远、永乡、洪德、乌伦、安边。镇三合道、马岭、木波。

宁州，中，刺史。宋彭原郡兴宁军节度，国初因之，皇统二年降为军，仍加“西”字，天德二年去“西”字，为刺郡。户三万四千七百五十七。县四、镇五：

安定本名定安，大定七年更。倚。有洛水、九陵水。镇一交城。

定平　镇二枣社、大昌。

真宁有午山。罗川水。镇二要关、山河。

邠州，中。宋新平郡静难军节度使，国初因之。户四万七千二百九十一。县五、镇三、寨一：

宜禄有泾水、汭水。镇一亭口。

永寿宋隶醴州。有高泉山。镇一永寿。旧有邵寨镇，后割隶泾州。寨一常宁。

三水有石门山。泾水、罗川水。镇一清泉。

原州，上，刺史。宋平凉郡军事，大定二十七年为泾州支郡，后复军事。户一万七千八百。县二、镇三、寨五：

彭阳有大湖河、蒲川河。镇三萧镇、柳泉、新城。寨五绥宁、平安、清安、开边、西壕。

泾州，中，彰化军节度使。本治泾川，元光二年徙治长武。户二万六千二百九十。县四、寨一、镇二：

泾川本保定县，大定七年更。寨一官地。

灵台　镇二百里、邵寨。

第二将营，在荔原堡西，白豹城南七十五里，户三千七百一十六。

次西第四将营，户一千二百三十二。

次西第三将营，户二千一百五。

次西第八将营，户一千二百二十二。

次西第七将营，户八百五十。

次西第九将营，户七百二十七。

次西第五将营，户三百六十四。

皇统六年，以德威城、西安州、定边军等沿边地赐夏国，从所请也。正隆元年，命与夏国边界对立烽候，以防侵轶。

临洮路，皇统二年改熙州为临洮府，置熙秦路总管府，大定二十七年更今名。府一，领节镇一，防御一，刺郡四，县一十三，镇六，城六，堡十二，寨九，关二。

临洮府，中。宋旧熙州临洮郡镇洮军节度，后更为德顺军，皇统二年置总管府。产甘草、菴＜⿱艹閭＞子、大黄。户一万九千七百二十一。县三、镇一、城一、堡四：

狄道有白石山、洮水、浩亹河。镇一庆平。城一景骨。

当川　堡一通谷。

康乐　堡三渭源，临洮，南川临宋界。

积石州，下，刺史。本宋积石军溪哥城，大定二十二年为州。户五千一百八十五。县一、城三、堡三：

怀羌西至生羌界八十里。城三循化，西至生羌界一百里。大通、临河、夏界、来羌，临夏边。堡三通津、临滩、来同。

洮州，下。宋尝置团练。刺史。旧军事。临宋界，至西生羌界八十里。户一万一千三百三十七。堡二：通祐，临宋界，无民户，置军守。铁城，临宋界，无民户，置军守。

兰州，上，刺史。宋金城郡军事。户一万一千三百六十。县三、镇三、城二、堡三、关一：

定远兼第十将，去质孤堡一十五里。

龛谷宋旧寨。

阿干宋旧寨。城二宁远、安羌。堡三东关。质孤，临夏边，兼第八将。西关，临黄河、夏边。镇三原川、猪觜、纳米。关一京玉。

巩州，下，节度。宋通远军，皇统二年升军事为通元军节度使。户三万六千三百一。县五、寨四、镇一：

陇西宋旧县。

定西贞祐四年六月升为州，以通西、安西隶焉。镇一盐川。旧有赤觜镇，后废。

安西　寨四熟羊，临宋界。来远，去宋界二十五里，旧为镇。永宁，去宋界三十里。南川。旧有平西、宁远二寨，及南三岔堡。

会州，上，刺史。宋前旧名汝遮。户八千九百一十八。县一、旧有会川城。寨二、关一：

保川寨二平西、通安。关一会安，旧作会宁。

河州，下，防御。宋安乡郡军事。至都四千七百一十里。皇统二年升为军事为防御，贞祐四年十月升为节镇，军曰平西。户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二。县二、城一、寨三、镇一：

枹罕国初废，贞元二年复置。

宁河　城一安乡关。寨三南川、通会关、定羌城。镇一积庆。

金史卷二七　志第八

黄河　金始克宋，两河悉畀刘豫。豫亡，河遂尽入金境。数十年间，或决或塞，迁徙无定。金人设官置属，以主其事。沿河上下凡二十五埽，六在河南，十九在河北，埽设散巡河官一员。雄武、荥泽、原武、阳武、延津五埽则兼汴河事，设黄汴都巡河官一员于河阴以莅之。怀州、孟津、孟州及城北之四埽则兼沁水事，设黄沁都巡河官一员于怀州以临之。崇福上下、卫南、淇上四埽属卫南都巡河官，则居新乡。武城、白马、书城、教城四埽属浚滑都巡河官，则处教城。曹甸都巡河官则总东明、西佳、孟华、凌城四埽。曹济都巡河官则司定陶、济北、寒山、金山四埽者也。故都巡河官凡六员。后又特设崇福上下埽都巡河官兼石桥使。凡巡河官，皆从都水监廉举，总统埽兵万二千人，岁用薪百一十一万三千余束，草百八十三万七百余束，椿杙之木不与，此备河之恒制也。

大定八年六月，河决李固渡，水溃曹州城，分流于单州之境。九年正月，朝廷遣都水监梁肃往视之。河南统军使宗室宗叙言："大河所以决溢者，以河道积淤，不能受水故也。今曹、单虽被其患，

而两州本以水利为生，所害农田无几。今欲河复故道，不惟大费工役，又卒难成功。纵能塞之，他日霖潦，亦将溃决，则山东河患又非曹、单比也。又沿河数州之地，骤兴大役，人心动摇，恐宋人乘间构为边患。”而肃亦言：“新河水六分，旧河水四分，今若塞新河，则二水复合为一。如遇涨溢，南决则害于南京，北决则山东、河北皆被其害。不若李固南筑堤以防决溢为便”。尚书省以闻，上从之。

十年三月，拜宗叙为参知政事，上谕之曰：“卿昨为河南统军时，尝言黄河堤埽利害，甚合朕意。朕每念百姓凡有差调，吏互为奸，若不早计而迫期征敛，则民增十倍之费。然其所征之物，或委积经年，至腐朽不可复用，使吾民数十万之财，皆为弃物，此害非细。卿既参朝政，凡类此者皆当革其弊，择所利而行之。”

十一年，河决王村，南京孟、卫州界多被其害。

十二年正月，尚书省奏：“检视官言，水东南行，其势甚大。可自河阴广武山循河而东，至原武、阳武、东明等县孟、卫等州增筑堤岸，日役夫万一千，期以六十日毕。”诏遣太府少监张九思、同知南京留守事纥石烈邈小字阿补孙监护工作。

十三年三月，以尚书省请修孟津、荥泽、崇福埽堤以备水患，上乃命雄武以下八埽并以类从事。

十七年秋七月，大雨，河决白沟。十二月，尚书省奏：“修筑河堤，日役夫一万一千五百，以六十日毕工。”诏以十八年二月一日发六百里内军夫，并取职官人力之半，余听发民夫，以尚书工部郎中张大节、同知南京留守事高苏董役。

先是，祥符县陈桥镇之东至陈留潘岗，黄河堤道四十余里以县官摄其事，南京有司言，乞专设埽官，十九年九月，乃设京埽巡河官一员。

二十年，河决卫州及延津京东埽，弥漫至于归德府。检视官南京副留守石抹辉者言：“河水因今秋霖潦暴涨，遂失故道，势益南行。”宰臣以闻。乃自卫州埽下接归德府南北两岸增筑堤以捍湍怒，计工一百七十九万六千余，日役夫二万四千余，期以七十日毕工。遂于归德府创设巡河官一员，埽兵二百人，且诏频役夫之地与免今年税赋。

二十一年十月，以河移故道，命筑堤以备。

二十六年八月，河决卫州堤，坏其城。上命户部侍郎王寂、都水少监王汝嘉驰传措划备御。而寂视被灾之民不为拯救，乃专集众以网鱼取官物为事，民甚怨嫉。上闻而恶之。既而，河势泛滥及大名。上于是遣户部尚书刘玮往行工部事，从宜规划，黜寂为蔡州防御使。

冬十月，上谓宰臣曰：“朕闻亡宋河防一步置一人，可添设河防军数。”它日，又曰：“比闻河水泛溢，民罹其害者，赀产皆空。今复遣官于被灾路分推排，何耶？”右丞张汝霖曰：“今推排者皆非被灾之处。”上曰：“虽然，必其邻道也。既邻水而居，岂无惊扰迁避者乎，计其赀产，岂有余哉，尚何推排为。”十一月，又谓宰臣曰：“河未决卫州时尝有言者，既决之后，有司何故不令朕知。”命询其故。

二十七年春正月，尚书省言：“郑州河阴县圣后庙，前代河水为患，屡祷有应，尝加封号庙额。今因祷祈，河遂安流，乞加褒赠。”上从其请，特加号曰昭应顺济圣后，庙曰灵德善利之庙。

二月，以卫州新乡县令张箎、丞唐括唐古出、主簿温敦偎喝，以河水入城闭塞救护有功，皆迁赏有差。御史台言：“自来沿河京、府、州、县官坐视管内河防缺坏，特不介意。若令沿河京、府、州、县长贰官皆于名衔管勾河防事，如任内规措有方能御大患，或守护不谨以致疏虞，临时闻奏，以议赏罚。”上从之，仍命每岁将泛之时，令工部官一员沿河检视。于是以南京府及所属延津、封丘、祥符、开封、陈留、胙城、杞县、长垣，归德府及所属宋城、宁陵、虞城，河南府及孟津，河中府及河东，怀州河内、武陟，同州朝邑，卫州汲、新乡、获嘉，徐州彭城、萧、丰，孟州河阳、温，郑州河阴、荥泽、原武汜水，浚州卫，陕州阌乡、湖城、灵宝，曹州济阴，滑州白马，睢州襄邑，滕州沛，单州单父，解州平陆，开州濮阳，济州嘉祥、金乡、郓城，四府、十六州之长贰皆提举河防事，四十四县之令佐皆管勾河防事。

初，卫州为河水所坏，乃命增筑苏门，迁其州治。至二十八年，水息，居民稍还，皆不乐迁。

于是遣大理少卿康元弼按视之。元弼还奏："旧州民复业者甚众，且南使驿道馆舍所在，向以不为水备，以故被害。若但修其堤之薄缺者，可以无虞，比之迁治，所省数倍，不若从其民情，修治旧城为便。"乃不迁州，仍敕自今河防官司怠慢失备者，皆重抵以罪。

二十九年五月，河溢于曹州小堤之北。六月，上谕旨有司曰："比闻五月二十八日河溢，而所报文字如此稽滞。水事最急，功不可缓，稍缓时顷，则难固护矣。"十二月，工部言："营筑河堤，用工六百八万余，就用埽兵军夫外，有四百三十余万工当用民夫。"遂诏命去役所五百里州、府差顾，于不差夫之地均征顾钱，验物力科之。每工钱百五十文外，日支官钱五十文，米升半。仍命彰化军节度使内族裔、都水少监大龄寿提控五百人往来弹压。

先是，河南路提刑司言："沿河居民多困乏逃移，盖以河防差役烦重故也。窃惟御水患者，不过堤埽，若土功从实计料，薪藁椿杙以时征敛，亦复何难。今春筑堤，都水监初料取土甚近，及其兴工乃远数倍，人夫惧不及程，贵价买土，一队之间多至千贯。又许州初科薪藁十八万余束，既而又配四万四千，是皆常岁必用之物，农隙均科则易输纳。自今堤埽兴工，乞令本监以实计度，量一岁所用物料，验数折税，或令和买，于冬月分为三限输纳为便。"诏尚书省详议以闻。

明昌元年春正月，尚书省奏："臣等以为，自今凡兴工役，先量负土远近，增筑高卑，定功立限，榜谕使人先知，无令增加力役。并河防所用物色，委都水监每岁于八月以前，先拘籍旧贮物外实阙之数，及次年春工多寡，移报转运司计置，于冬三月分限输纳。如水势不常，夏秋暴涨危急，则用相邻埽分防备之物，不足，则复于所近州县和买。然复虑人户道涂泥淖，艰于运纳，止依税内科折他物，更为增价，当官支付，违者并论如律，仍令所属提刑司正官一员驰驿监视体究，如此则役作有程，而河不失备。"制可之

四年十一月，尚书省奏："河平军节度使王汝嘉等言'大河南岸旧有分流河口，如可疏导，足泄其势，及长堤以北恐亦有可以归纳排瀹之处，乞委官视之。济北埽以北宜创起月堤'。臣等以为宜从所言。其本监官皆以谙练河防故注以是职，当使从汝嘉等同往相视，庶免异议。如大河南北必不能开挑归纳，其月堤宜依所料兴修。"上从之。

十二月，敕都水监官提控修筑黄河堤，及令大名府差正千户一员，部甲军二百人弹压勾当。

五年春正月，尚书省奏："都水监丞田栎同本监官讲议黄河利害，尝以状上言，前代每遇古堤南决，多经南、北清河分流，南清河北下有枯河数道，河水流其中者长至七八分，北清河乃济水故道，可容三二分而已。今河水趋北，啮长堤而流者十余处，而堤外率多积水，恐难依元料增修长堤与创筑月堤也。可于北岸墙村决河入梁山泺故道，依旧作南、北两清河分流。然北清河旧堤岁久不完。当立年限增筑大堤，而梁山故道多有屯田军户，亦宜迁徙。今拟先于南岸王村、宜村两处决堤导水，使长堤可以固护，姑宜仍旧，如不能疏导，即依上开决，分为四道，俟见水势随宜料理。"尚书省以栎等所言与明昌二年刘玮等所案视利害不同，及令陈言人冯德舆与栎面对，亦有不合者，送工部议。复言："若遽于墙村疏决，缘濒北清河州县二十余处，两岸连亘千有余里，其堤防素不修备，恐所屯军户亦卒难徙。今岁先于南岸延津县堤决堤泄水，其北岸长堤自白马以下，定陶以上，并宜加功筑护，庶可以遏将来之患。若定陶以东三埽弃堤则不必修，止决旧压河口，引导积水东南行，流堤北张彪、白塔两河间，碍水军户可使迁徙，及梁山泺故道分屯者，亦当预为安置。"宰臣奏曰："若遽从栎等所拟，恐既更张，利害非细。比召河平军节度使王汝嘉同计议，先差干济官两员行户工部事复视之，同则就令计实用工物、量州县远近以调丁夫，其督趣春工官即充今岁守涨，及与本监官同议经久之利。"诏以知大名府事内族裔、尚书户部郎中李敬义充行户工部事，以参知政事胥持国都提控。又奏差德州防御使李献可、尚书户部郎中焦旭于山东当水所经州县筑护城堤，及北清河两岸旧有堤处别率丁夫修筑，亦就令讲究河防之计。

他日，上以宋阎士良所述黄河利害一帙付参知政事马琪曰："此书所言亦有可用者，今以赐卿。"

二月，上谕平章政事守贞曰："王汝嘉、田栎专管河防，此国家之重事也。朕比问其曾于南岸行视否？乃称'未也'。又问水决能行南岸乎？又云'不可知'。且水趋北久矣，自去岁便当经画，今不称职如是耶？可谕旨令往尽心固护，无致失备，及讲究所以经久之计。稍涉违慢，当并治罪。"

三月，行省并行户工部及都水监官各言河防利害事。都水监元拟于南岸王村、宜村两处开导河势，缘比来水势去宜村堤稍缓，唯王村岸向上数里卧卷，可以开决作一河，且无所犯之城市村落。又拟于北岸墙村疏决，依旧分作两清河入梁山故道，北清河两岸素有小堤不完，后当筑大堤。尚书省谓："以黄河之水势，若于墙村决注，则山东州县膏腴之地及诸盐场必被沦溺。设使修筑坏堤，而又吞纳不尽，功役至重，虚困山东之民，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也。况长堤已加固护，复于南岸疏决水势，已寝决河入梁山泺之议，水所经城邑已劝率作护城堤矣，先所修清河旧堤已遣罢之。监丞田栎言定陶以东三埽弃堤不当修，止言'决旧压河口以导渐水入堤北张彪、白塔两河之间，凡当水冲屯田户须令迁徙'。臣等所见，止当堤前作木岸以备之。其间居人未当迁徙，至夏秋水势泛溢，权令避之，水落则当各复业，此亦户工部之所言也。"上曰："地之相去如此其远，彼中利害，安得悉知？惟委行省尽心措划可也。"

四月，以田栎言河防事，上谕旨参知政事持国曰"此事不惟责卿，要卿等同心规划，不劳朕心尔。如栎所言，筑堤用二十万工，岁役五十日，五年可毕，此役之大，古所未有。况其成否未可知，就使可成，恐难行也。迁徙军户四千则不为难，然其水特决，尚不知所归，傥有溃走，若何枝梧。如令南岸两处疏决，使其水趋南，或可分杀其势。然水之形势，朕不亲见，难为条划，虽卿亦然。丞相、左丞皆不熟此，可集百官详议以行。"百官咸谓："栎所言弃长堤，无起新堤，放河入梁山故道，使南北两清河分流，为省费息民长久之计。臣等以为黄河水势非常，变易无定，非人力可以斟酌，可以指使也。况梁山泺淤填已高，而北清河窄狭不能吞伏，兼所经州县农民庐井非一，使大河北入清河，山东必被其害。栎又言乞许都水监符下州府运司，专其用度，委其任责，一切同于军期，仍委执政提控。缘今监官已经添设，又于外监署司多以沿河州府长官兼领之，及令佐管勾河防，其或怠慢已有同军期断罪的决之法，凡栎所言无可用。"遂寝其议。

八月，以河决阳武故堤，灌封丘而东，尚书省奏，都水监、行部官有失固护。诏命同知都转运使高旭、武卫军副都指挥使女奚列奕小字韩家奴同往规措。尚书省奏："都水监官前来有犯，已经戒谕，使之常切固护。今王汝嘉等殊不加意，既见水势趋南，不预经划，承留守司累报，辄为迁延，以至害民。即是故违制旨，私罪当的决。"诏汝嘉等各削官两阶，杖七十罢职。

上谓宰臣曰："李愈论河决事，谓宜遣大臣往，以慰人心，其言良是。向虑河北决，措划堤防，犹尝置行省，况今方横溃为害，而止差小官，恐失众望。自国家观之，虽山东之地重于河南，然民皆赤子，何彼此之间。"乃命参知政事马琪往，仍许便宜从事。上曰："李愈不得为无罪，虽都水监官非提刑司统摄，若与留守司以便宜率民固护，或申闻省部，亦何不可使朕闻之。徒能张皇水势而无经画，及其已决，乃与王汝嘉一往视之而还，亦未尝有所施行。问王村河口开导之月，则对以四月终，其实六月也，月日尚不知，提刑司官当如是乎。"寻命户部员外郎何格赈济被浸之民。

时行省参知政事胥持国、马琪言："已至光禄村周视堤口。以其河水浸漫，堤岸陷溃，至十余里外乃能取土。而堤面窄狭，仅可数步，人力不可施，虽穷力可以暂成，终当复毁。而中道淤淀，地有高低，流不得泄，且水退，新滩亦难开凿。其孟华等四埽与孟阳堤道，沿汴河东岸，但可施功者，即悉力修护，将于农隙兴役，及冻毕工，则京城不至为害。"

参知政事马琪言："都水外监员数冗多，每事相倚，或复邀功，议论纷纭不一，隳废官事。拟罢都水监掾，设勾当官二员。又自昔选用都、散巡河官，止由监官辟举，皆诸司人，或有老疾，避仓库之繁，行贿请托，以致多不称职。拟升都巡河作从七品，于应入县令廉举人内选注外，散巡河依旧，亦于诸司及丞簿廉举人内选注，并取年六十以下有精力能干者。到任一年，委提刑司体察，若不称职，即日罢之。如守御有方，致河水安流，任满，从本监及提刑司保申，量与升除。凡河桥司使副亦拟同此选注。"继而胥持国亦以为言，乃从其请。

闰十月，平章政事守贞曰："马琪措划河防事，未见功役之数，加之积岁兴功，民力将困，今持国复病，请别遣有才干者往议之。"上曰："堤防救护若能成功，则财力固不敢惜。第恐财殚力屈，成而复毁，如重困何。"宰臣对曰："如尽力固护，纵为害亦轻，若恬然不顾，则为害滋甚。"上曰："无乃因是致盗贼乎？"守贞曰："宋以河决兴役，亦尝致盗贼，然多生于凶歉。今时平岁丰，少有

差役，未必至此。且河防之役，理所当然，今之当役者犹为可耳。至于科征薪刍，不问有无，督输迫切则破产业以易之，恐民益困耳。”上曰：“役夫须近地差取，若远调之，民益艰苦，但使津济可也。然当俟马琪至而后议之”。庚辰，琪自行省还，入见，言：“孟阳河堤及汴堤已填筑补修，水不能犯汴城。自今河势趋北，来岁春首拟于中道疏决，以解南北两岸之危。凡计工八百七十余万，可于正月终兴工。臣乞前期再往河上监视。”上以所言付尚书省，而治检覆河堤并守涨官等罪有差。

他日，尚书省奏事，上语及河防事，马琪奏言：“臣非敢不尽心，然恐智力有所不及。若别差官相度，倘有奇画，亦未可知。如适与臣策同，方来兴功，亦庶几稍宽朝廷忧顾。”上然之，命翰林待制奥屯忠孝权尚书户部侍郎、太府少监温昉权尚书工部侍郎，行户、工部事，修治河防，且谕之曰：“汝二人皆朕所素识，以故委任，冀副朕意。如有错失，亦不汝容。”

承安元年七月，敕自今沿河傍侧州、府、县官虽部除者皆勿令员阙。

泰和二年九月，敕御史台官：“河防利害初不与卿等事，然台官无所不问，应体究者亦体究之。”

五年二月，以崔守真言，“黄河危急，刍藁物料虽云折税，每年不下五六次，或名为和买，而未尝还其直”，敕委右三部司正郭澥、御史中丞孟铸讲究以闻。澥等言“大名府、郑州等处自承安二年以来，所科刍藁未给价者，计钱二十一万九千余贯”。遂命以各处见钱差能干官同各州县清强官一一酬之，续令按察司体究。

宣宗贞祐三年十一月壬申，上遣参知政事侯挚祭河神于宜村。

三年四月，单州刺史颜盏天泽言：“守御之道，当决大河使北流德、博、观、沧之境。今其故堤宛然犹在，工役不劳，水就下必无漂没之患。而难者若不以犯沧盐场损国利为说，必以浸没河北良田为解。臣尝闻河侧故老言，水势散漫，则浅不可以马涉，深不可以舟济，此守御之大计也。若曰浸民田，则河徙之后，淤为沃壤，正宜耕垦，收倍于常，利孰大焉。若失此计，则河南一路兵食不足，而河北、山东之民皆瓦解矣。”诏命议之。

四年三月，延州刺史温撒可喜言：“近世河离故道，自卫东南而流，由徐、邳入海，以此，河南之地为狭。臣窃见新乡县西河水可决使东北，其南有旧堤，水不能溢，行五十余里与清河合，则由浚州、大名、观州、清州、柳口入海，此河之故道也，皆有旧堤，补其缺罅足矣。如此则山东、大名等路，皆在河南，而河北诸郡亦得其半，退足以为御备之计，进足以壮恢复之基。”又言：“南岸居民，既已籍其河夫修筑河堰，营作戍屋，又使转输刍粮，赋役繁殷，倍于他所，夏秋租税，犹所未论，乞减其稍缓者，以宽民力。”事下尚书省，宰臣谓：“河流东南旧矣。一旦决之，恐故道不容，衍溢而出，分为数河，不复可收。水分则浅狭易渡，天寒辄冻，御备愈难，此甚不可。”诏但令量宜减南岸郡县居民之赋役。

五年夏四月，敕枢密院，沿河要害之地，可垒石岸，仍置撒星桩、陷马堑以备敌。

漕渠　金都于燕，东去潞水五十里，故为闸以节高良河、白莲潭诸水，以通山东、河北之粟。凡诸路濒河之城，则置仓以贮旁郡之税，若恩州之临清、历亭，景州之将陵、东光，清州之兴济、会川，献州及深州之武强，是六州诸县皆置仓之地也。其通漕之水，旧黄河行滑州、大名、恩州、景州、沧州、会川之境，漳水东北为御河，则通苏门、获嘉、新乡、卫州、浚州、黎阳、卫县、彰德、磁州、洺州之馈，＜氵衡＞水则经深州会于滹沱，以来献州、清州之饷，皆合于信安，海壖，溯流而至通州，由通州入闸，十余日而后至于京师。其它若霸州之巨马河，雄州之沙河，山东之北清河，皆其灌输之路也。然自通州而上，地峻而水不留，其势易浅，舟胶不行，故常从事陆挽，人颇艰之。世宗之世，言者请开芦沟金口以通漕运，役众数年，竟无成功，事见卢沟河。其后亦以闸河或通或塞，而但以车挽矣。

其制，春运以冰消行，暑雨毕。秋运以八月行，冰凝毕。其纲将发也，乃合众，以所载之粟苴而封之，先以付所卸之地，视与所封样同则受。凡纲船以前期三日修治，日装一纲，装毕以三日启行。计道里分溯流、沿流为限，至所受之仓，以三日卸，又三日给收付。凡挽漕脚直，水运盐每石百里四十八文，米五十文一分二厘七毫，粟四十文一分三毫，钱则每贯一文七分二厘八毫。陆运备直，米每石百里百一十二文一分五毫，粟五十七文六分八厘四毫，钱每贯三文九厘六毫。余物每百

斤行百里，平路则春冬百三十一文五分，夏秋百五十七文八分，山路则春冬百四十九文，夏秋二百一文。凡使司院务纳课佣直，春冬九十文三分，夏秋百一十四文。诸民户射赁官船漕运者，其脚直以十分为率，初年克二分，二年克一分八厘，三年克一分七厘，四年克一分五厘，五年以上克一分。

初，世宗大定四年八月，以山东大熟，诏移其粟以实京师。十月，上出近郊，见运河湮塞，召问其故。主者云户部不为经画所致。上召户部侍郎曹望之，责曰："有河不加浚，使百姓陆运劳甚，罪在汝等。朕不欲即加罪，宜悉力使漕渠通也。"五年正月，尚书省奏，可调夫数万，上曰："方春不可劳民，令宫籍监户、东宫亲王人从、及五百里内军夫，浚治。"

二十一年，以八月京城储积不广，诏沿河恩献等六州粟百万余石运至通州，辇入京师。

明昌三年四月，尚书省奏："辽东、北京路米粟素饶，宜航海以达山东。昨以按视东京近海之地，自大务清口并咸平铜善馆皆可置仓贮粟以通漕运，若山东、河北荒歉，即可运以相济。"制可。

承安五年，边河仓州县，可令折纳菽二十万石，漕以入京，验品级养马于俸内带支，仍漕麦十万石，各支本色。乃命都水监丞田栎相视运粮河道。

泰和元年，尚书省以景州漕运司所管六河仓，岁税不下六万余石，其科州县近者不下二百里，官吏取贿延阻，人不胜苦，难近官监之亦然。遂命监察御史一员往来纠察之。

五年，上至霸州，以故漕河浅涩，敕尚书省发山东、河北、河东、中都、北京军夫六千，改凿之。犯屯田户地者，官对给之。民田则多酬其价。

六年，尚书省以凡漕河所经之地，州县官以为无与于己，多致浅滞，使纲户以盘浅剥载为名，奸弊百出。于是遂定制，凡漕河所经之地，州府官衔内皆带"提控漕河事"，县官则带"管勾漕河事"，俾催检纲运，营护堤岸。为府三：大兴、大名、彰德。州十二：恩、景、沧、清、献、深、卫、浚、滑、磁、洺、通。县三十三：大名、元城、馆陶、夏津、武城、历亭、临清、吴桥、将陵、东光、南皮、清池、靖海、兴济、会川、交河、乐寿、武强、安阳、汤阴、临漳、成安、釜阳、内黄、黎阳、卫、苏门、获嘉、新乡、汲、潞、武清、香河、漷阴。

十二月，通济河创设巡河官一员，与天津河同为一司，通管漕河闸岸，止名天津河巡河官，隶都水监。

八年六月，通州刺史张行信言，"船自通州入闸，凡十余日方至京师，而官支五日转脚之费"，遂增给之。

贞祐三年，既迁于汴，以陈、颍二州濒水，欲借民船以漕，不便。遂依观州漕运司设提举官，募船户而籍之，命户部勾当官往来巡督。

四年，从右丞侯挚言，开沁水以便馈运。上又念京师转输之劳，命出尚厩牛及官车，以助其力。

兴定四年十月，谕皇太子曰："中京运粮护送官，当择其人，万有一失，枢密官亦有罪矣。其船当用毛花辇所造两首尾者，仍张帜如渡军之状，勿令敌知为粮也。"

陕西行省把胡鲁言："陕西岁运粮以助关东，民力浸困，若以舟自渭入河，顺流而下，可以纾民力。"遂命严其侦候，如有警，则皆维于南岸。

时朝廷以邳、徐、宿、泗、军储，京东县挽运者岁十余万石，民甚苦之。元光元年，遂于归德府置通济仓，设都监一员，以受东郡之粟。

定国军节度使李复亨言："河南驻跸，兵不可阙，粮不厌多。比年，少有匮乏即仰给陕西，陕西地腴岁丰，十万石之助不难。但以车运之费先去其半，民何以堪。宜造大船二十，由大庆关渡入河，东抵湖城，往还不过数日，篙工不过百人，使舟皆容三百五十斛，则是百人以数日运七千斛矣。自夏抵秋可漕三千余万斛，且无稽滞之患。"上从之。

时又于灵璧县潼郡镇设仓都监及监支纳，以方开长直沟，将由万安湖舟运入汴至泗，以贮粟也。

卢沟河　大定十年，议决卢沟以通京师漕运，上忻然曰："如此，则诸路之物可径达京师，利孰大焉。"命计之，当役千里内民夫，上命免被灾之地，以百官从人助役。已而，敕宰臣曰："山东岁饥，工役兴则妨农作，能无怨乎。开河本欲利民，而反取怨，不可。其姑罢之。"十一年十二月，省臣奏复开之，自金口疏导至京城北入壕，而东至通州之北，入潞水，计工可八十日。十二年三月，

上令人复按，还奏“止可五十日”。上召宰臣责曰：“所余三十日徒妨农费工，卿等何为虑不及此。”及渠成，以地势高峻，水性浑浊。峻则奔流漩洄，啮岸善崩，浊则泥淖淤塞，积滓成浅，不能胜舟。其后，上谓宰臣曰：“分卢沟为漕渠，竟未见功，若果能行，南路诸货至京师，而价贱矣。”平章政事驸马元忠曰：“请求识河道者，按视其地。”竟不能行而罢。

二十五年五月，卢沟决于上阳村。先是，决显通寨，诏发中都三百里内民夫塞之，至是复决，朝廷恐枉费工物，遂令且勿治。

二十七年三月，宰臣以“孟家山金口闸下视都城，高一百四十余尺，止以射粮军守之，恐不足恃。倘遇暴涨，人或为奸，其害非细。若固塞之，则所灌稻田俱为陆地，种植禾麦亦非旷土。不然则更立重闸，仍于岸上置埽官廨署，及埽兵之室，庶几可以无虞也”。上是其言，遣使塞之。

夏四月丙子，诏封卢沟水神为安平侯。

二十八年五月，诏卢沟河使旅往来之津要，令建石桥。未行而世宗崩。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六月，复以涉者病河流湍急，诏命造舟，既而更命建石桥。明昌三年三月成，敕命名曰广利。有司谓车驾之所经行，使客商旅之要路，请官建东西廊，令人居之。上曰：“何必然，民间自应为耳。”左丞守贞言：“但恐为豪右所占，况罔利之人多止东岸，若官筑则东西两岸俱称，亦便于观望也。”遂从之。

六月，卢沟堤决，诏速遏塞之，无令泛溢为害。右拾遗路铎上疏言，当从水势分流以行，不必补修玄同口以下、丁村以上旧堤。上命宰臣议之，遂命工部尚书胥持国及路铎同检视其堤道。

滹沱河　大定八年六月，滹沱犯真定，命发河北西路及河间、太原、冀州民夫二万八千，缮完其堤岸。

十年二月，滹沱河创设巡河官二员。

十七年，滹沱决白马岗，有司以闻，诏遣使固塞，发真定五百里内民夫，以十八年二月一日兴役。命同知真定尹鹘沙虎、同知河北西路转运使徐伟监护。

漳河　大定二十年春正月，诏有司修护漳河闸，所须工物一切并从官给，毋令扰民。

明昌二年六月，漳河及卢沟堤皆决，诏命速塞之。

四年春正月癸未，有司言修漳河堤埽计三十八万余工，诏依卢沟河例，招被水阙食人充夫，官支钱米，不足则调碍水人户，依上支给。

金史卷二八　志第九

礼一

郊　金人之入汴也，时宋承平日久，典章礼乐粲然备具。金人既悉收其图籍，载其车辂、法物、仪仗而北，时方事军旅，未遑讲也。既而，即会宁建宗社，庶事草创。皇统间，熙宗巡幸析津，始乘金辂，导仪卫，陈鼓吹，其观听赫然一新，而宗社朝会之礼亦次第举行矣。继以海陵狼顾，志欲并吞江南，乃命官修汴故宫，缮宗庙社稷，悉载宋故礼器以还。外而黩武，内而纵欲，其猷既失，奚敢议礼乐哉。

世宗既兴，复收向所迁宋故礼器以旋，乃命官参校唐、宋故典沿革，开“详定所”以议礼，设“详校所”以审乐，统以宰相通学术者，于一事之宜适、一物之节文，既上闻而始汇次，至明昌初书成，凡四百余卷，名曰《金纂修杂录》。凡事物名数，支分派引，珠贯棋布，井然有序，炳然如丹。又图吉、凶二仪：卤簿十三节以备大葬，小卤簿九节以备郊庙。而命尚书左右司、春官、兵曹、太常寺各掌一本，其意至深远也。是时，宇内阜安，民物小康，而维持几百年者实此乎基。呜呼，礼之为国也信矣夫。而况《关雎》、《麟趾》之化，其流风遗思被于后世者，为何如也。

宣宗南播，疆宇日蹙，旭日方升而爝火之燃，蔡流弗东而余尽灭矣。图籍散逸既莫可寻，而其宰相韩企先等之所论列，礼官张暐与其子行简所私著《自公纪》，亦亡其传。故书之存，仅《集礼》若干卷，其藏史馆者又残缺弗完，姑掇其郊社宗庙诸神祀、朝觐会同等仪而为书，若夫凶礼则略焉。盖自熙宗、海陵、卫绍王之继弑，虽曰：“卤簿十三节以备大葬”，其行乎否耶，盖莫得而考也，故宣孝之丧礼存，亦不复纪。噫，告朔饩羊虽孔子所不去，而史之缺文则亦慎之。作《礼志》。

南北郊　金之郊祀，本于其俗有拜天之礼。其后，太宗即位，乃告祀天地，盖设位而祭也。天德以后，始有南北郊之制，大定、明昌其礼浸备。

南郊坛，在丰宜门外，当阙之巳地。圆坛三成，成十二陛，各按辰位。壝墙三匝，四面各三门。斋宫东北，厨库在南。坛、壝皆以赤土圬之。

北郊方丘，在通玄门外，当阙之亥地。方坛三成，成为子午卯酉四正陛。方壝三周。四面亦三门。

朝日坛曰大明，在施仁门外之东南，当阙之卯地，门壝之制皆同方丘。

夕月坛曰夜明，在彰义门外之西北，当阙之酉地，掘地污之，为坛其中。

常以冬至日合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于圜丘，夏至日祭皇地祇于方丘，春分朝日于东郊，秋分夕月于西郊。

大定十一年始郊，命宰臣议配享之礼。左丞石琚奏曰："按《礼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祖配上帝也。"盖配之者，侑神作主也。自外至者无主不止，故推祖考配天，尊之也。两汉、魏、晋以来，皆配以一祖。至唐高宗，始以高祖、太宗崇配。垂拱初，又加以高宗，遂有三祖同配之礼。至宋，亦尝以三帝配，后礼院上议，以为对越天地，神无二主，由是止以太祖配。臣谓冬至亲郊宜从古礼"。上曰："唐、宋以私亲，不合古，不足为法。今止当以太祖配。"又谓宰臣曰："本国拜天之礼甚重。今汝等言依古制筑坛，亦宜。我国家绌辽、宋主，据天下之正，郊祀之礼岂可不行。"乃以八月诏曰："国莫大于祀，祀莫大于天，振古所行，旧章咸在。仰惟太祖之基命，诏我本朝之燕谋，奄有万邦，于今五纪。因时制作，虽增饰于国容，推本奉承，犹未遑于效见，况天休滋至而年谷屡丰，敢不敷绎旷文、明昭大报。取阳升之至日，将亲享于圆坛，嘉与臣工，共图熙事。以今年十一月十七日有事于南郊，咨尔有司，各扬乃职，相予肆祀，罔或不钦。"乃于前一日，遍见祖宗，告以郊祀之事。其日，备法驾卤簿，躬诣郊坛行礼。

仪注　斋戒：用唐制。大祀，散斋四日，致斋三日。中祀，散斋二日，致斋一日。

天子亲祀，皆前期七日，摄太尉誓亚终献官、亲王、陪祀皇族于宫省。皇族十五以上，官虽不至七品者亦助祭受誓。又誓百官于尚书省。摄太尉南向，司徒北向，监祭御史在西，监礼博士居东，皆相向。太常卿、光禄卿在司徒后，重行北向。司天监、光禄丞、太庙令丞、大乐令丞、太官令丞、良酝令、廪牺令、郊社丞、司尊、太祝、奉礼郎、协律郎、诸执事官皆重行西上北向。礼直官以誓文授摄太尉，乃誓曰："维某年岁次某甲，某月，某日，某甲，皇帝有事于南郊，各扬其职。其或不恭，国有常刑。"礼直官赞曰："七品以下官皆退。"余皆再拜，退。誓于宫省之仪皆同。于是，皇帝散斋于别殿。

前致斋一日，尚舍设御坐于大安殿，当中南向。设东西房于御坐之侧，设御幄于室内，施帘于楹下。享前三日，陈设小次。享前一日，设拜褥，及皇帝版位、皇帝饮福位，及黄道毡褥，自玉辂下至升舆所。

及致斋之日，通事舍人引文武五品以上官，陪位如式。诸侍卫之官，各服其器服，并结珮，俱诣閤奉迎。上水二刻，侍中版奏"外办"。皇帝服衮冕，结珮，乘舆出，警跸、侍卫如常仪。皇帝即御座，东向坐。通事舍人承传，殿上下俱拜，讫，西面，赞"各祇候"。一刻顷，侍中跪奏："臣某言，请降就斋。"俛伏，兴，还侍位。皇帝降座，入室，群官皆退。诸执事官皆宿于正寝，治事如故，不吊丧问疾，不判署刑杀文字，不决罚罪人，不与秽恶事。致斋日，惟祀事则行，余悉禁。已斋而阙者，通摄行事。

陈设：前祀五日，仪鸾、尚舍陈设斋宫。有司设扈从侍卫次于宫东西。又设陪祀亲王次宫东稍南，西向北上，宗室子孙位于其后。又设司徒亚终献行事执事官次于坛南外壝门之西，东向北上，重行异位。又设天名房，在坛南外遗门之东，西向。大礼使次于其后，皆西向。又设席大屋于坛外西北，驻车辂以备风雪。

祀前三日，尚舍设大次于东壝外门内道北，南向。又设小次于坛下卯陛之北，南向。有司设馔幔于东壝中门之北，南向。设兵卫，各服其器服，守卫壝门，每门二人。郊社令帅其属，扫除坛之

上下及壝之内外。乃为燎位，在南中壝东门之东，坛之巳位。又为瘗坎，在中壝内戌位。

祀前二日，太乐令帅其属，设登歌之乐于坛上稍南，北向。玉磬在午陛之西，金钟在午陛之东，柷一在钟前稍北，敔一在磬前稍北，东西相向，歌工次之，余工各位于县后。琴瑟在前，匏竹在后，于坛下第一等上，皆重行异位，北向。又设宫县乐南壝外门之外，八佾二舞表于乐前。又设《采茨》乐于应天门前。

祀前一日，奉礼郎升设皇帝版位于坛上辰巳之间，北向。又设皇帝饮福位于其左稍却，北向。又帅礼直官设亚终献位于卯陛之东北，西向北上。司徒位于卯陛之东，道南西向。礼部尚书、太常卿、光禄卿、礼部侍郎位各次之，太常丞、光禄丞又次之。又设大礼使位于小次之左少却，西向。又设分献官、司天监、读册中书侍郎位于中壝门道北，西向。郊社令、廪牺令、太官令、良酝令位于其后。又设郊社丞、太祝、奉礼郎以下诸执事官于其后，皆西向，重行异位。又设从祀文武群官一品至五品位于中壝门内道南，西向，皆重行立。又设助奠祝史斋郎位于东壝门外道北，西向。又设陪祀皇族于道南，西向。六品至九品从祀群官，又于其南，皆西向，重行异位，各依其品。又设监祭御史二员，一员在午陛之西南，一员在子陛之西北，皆东向。又设监礼博士二员，一员在午陛之东南，一员在子陛之东北，皆西向。又设太乐令位于乐簴之间稍东，西向。协律郎位于乐簴之西，东向。又设奉礼郎于坛南稍东，西向。赞者次之。司尊位于酌尊所，俱北向。又设牲榜于外壝东门之外，西向。馔榜于其北稍西，南向。牲榜之东，牲位。太史、太祝各位于牲后，俱西向。又设礼部尚书、太常卿、光禄卿位于牲榜南稍北，西向。太常丞、光禄丞、太官令位于其后。监祭御史、监礼博士于礼部尚书位之西稍却，北向。廪牺令位在牲位西南，北向。又陈礼馔于馔榜之前案上。

未后三刻，陈馔之时，又设礼部尚书、太常卿、光禄卿位于案前稍东，北上，西向。太常丞、光禄丞、太官令位于其后，西向。又设监祭御史、监礼博士位于案前稍西，北上，东向。又设异宝嘉瑞位于宫县西北，太府少监位于宝后。诸州岁贡位于宫县东北，户部郎中位于其后。天子八宝位于宫县西南，符宝郎八员各于宝后。伐国毁宝位于宫县东南，少府少监位于其后。又设大乐令位于宫县之北稍东，协律郎二在大乐令南，东西相向。

司天监，未后二刻，同郊社令升设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座于坛上北方南向，地祇位在东稍却，席皆以藁秸。太祖配位座于东方西向，席以蒲越。五方帝、日、月、神州地祇、天皇大帝、北极神座于坛上第一等，席皆藁秸。内官五十四座、五神、五官、岳镇海渎二十九座于坛上第二等，中官一百五十有八座、昆仑、山林川泽二十一座于坛上第三等，外官一百六座、丘陵坟衍原隰三十座于内壝之内，众星三百六十座在内壝之外，席皆以莞。神座版各设于座首。又设礼神玉。俟告洁毕，权彻去坛上及第一等神位，祀日丑前五刻重设。

奉礼郎同司尊及执事者设者设天、地、配位各左十有一笾，右十有一豆，俱为三行。登三在笾豆间。簠一簋一于登前，簠在左，簋在右。各于神座前藉以席。又设天、地位太尊各二、著尊各二、牺尊各二、山罍各二，坛上东南隅配位著尊二、牺尊二，象尊二，在天、地位酒尊之东，俱北向西上，皆有坫，加勺、幂，为酌尊所。又天、地位象尊各二、壶尊各二、山罍各四，在坛下午陛之南，北向西上。配位壶尊二、山罍四在酉陛之北，东向北上，皆有坫，设而不酌，亦左以明水，右以玄酒。

又设五方帝、日、月，神州地祇、天皇大帝、北极，第一等皆左八笾、右八豆，登在笾豆间，簠一簋一在登前，爵坫一在神座前。第二等内官五十四座，五神、五官、岳镇海渎二十九座，每座笾二、豆二、簠一、簋一、俎一、爵坫一。第三等中官一百五十八座，昆仑、山林川泽二十一座，及内壝内外官一百六座，丘陵坟衍原隰三十座，内壝外众星三百六十座，每位笾二、豆二、簠一、簋一、俎一、爵一。又设第一等每位太尊二、著尊二，皆有坫加勺。策二等每陛山尊二，第三等每位蜃尊二，内壝内外每辰概尊二，皆加勺。自第二等已下皆用匏爵，先洗拭讫，置于尊所，其尊所皆在神位之左。凡祭器皆藉以席，笾豆各加巾盖。又设天、地及配位笾一、豆一、簠一、簋一、俎四、及毛血豆各一，并第一等神位每位俎二，于馔幔内。

又设皇帝洗二于卯陛下，道北，南向。盥洗在东，爵洗在西，匜在东，巾在西。篚南肆，宝玉

爵坫。又设亚终献洗位在小次之东，南向。盥洗在东，爵洗在西，加勺。篚在西，南肆，加巾。又设第一等分献官盥洗爵洗位，及第二等分献官盥洗位，各于其辰陛道之左，罍在洗左，篚在洗右，俱内向，执罍篚者位于其后。

太府监、少府监祀前一日未后二刻，帅其属升坛陈玉币。昊天上以苍璧、苍币，皇地祇以黄琮、黄币，配位以苍币，黄帝以黄琮，青帝以青圭，赤帝以赤璋，大明以青圭璧，白帝以白琥，黑帝以玄璜，北极以青圭璧，天皇大帝以玄圭璧，神州地祇以玄色两圭有邸，皆置于匣。五帝之币各从其方色。凡币皆陈于篚。设讫，俟告洁讫权彻去，祀日重设。

祀日丑前五刻，礼部设祝册神座之右，皆藉以案。太常卿明灯燎。户部郎中设诸州岁贡于宫县东北，金为前列，玉帛次之，余为从列，皆藉以席，立于岁贡之后，北向。太府监、少府监设异宝嘉瑞于宫县西，北上，瑞居前，中下次之，皆藉以席，立于宝后，北向。少府少监设伐国毁宝于宫县东南，皆藉以席，立于宝后，北向。符宝郎设八宝于宫县西南，各分立于宝南，皆北向。司天监、太府监、少府监、郊社令、奉礼郎升设昊天上帝、皇地祇、配位、及坛上第一等神座，又设玉币，各于其位。太祝取瘗玉加于币，以礼神之玉各置于神座前，乃退。

光禄卿帅其属入实祭器。昊天上帝、皇地祇、配位每位笾三行，以右为上，形盐在前，鱼鱐糗饵次之，第二行榛实在前，干桃干橑干枣次之，第三行干菱在前，干芡干栗鹿脯次之。豆三行，以左为上，芹菹在前，笋菹葵菹次之，第二行韭菹在前，菁菹鱼醓兔醢次之，第三行豚胉在前，醓醢酏食鹿臡次之。簠黍，簋稷，登皆大羹。第一等坛上一十位，每位皆实笾三行，以右为上，形盐在前，鱼鱐次之，第二行干橑在前，桃枣次之，第三行干芡在前，榛实鹿脯次之。豆三行以左为上，芹菹在前，笋菹次之，第二行菁菹在前，韭菹鱼醓次之，第三行豚胉在前，醓醢鹿臡次之。簠黍，簋稷，登大羹。第二、第三等每位笾二，鹿脯、干枣。豆二，鹿臡、菁菹。俎，羊一段。内壝内、内壝外每位笾鹿脯，豆鹿臡，俎羊一段。

良醖令帅其属入实尊罍，昊天上帝、皇地祇大尊为上，实以泛齐；著尊次之，实以醴齐；牺尊次之，实以盎齐；象尊次之，实以醍齐；壶尊次之，实以沈齐；山罍为下，实以三酒。配位著尊为上，实以泛齐；牺尊次之，实以醴齐；象尊次之，实以盎齐；壶尊次之，实以醍齐；山罍为下，实以三酒。第一等每位大尊实以泛齐，著尊实以醴齐。第二等山尊实以醍齐。第三等及内壝内，蜃尊实以泛齐，内壝外及众星，概尊实以三酒。

省牲器：祀前一日午后八刻，去坛二百步禁止行人。未后二刻，郊社令丞帅其属扫除坛之上下，司尊、奉礼郎帅执事者以祭器入，设于位。司天监设神位，太府监、少府监陈玉币于篚。未后三刻，礼直官引廪牺令与诸太祝、祝史以牲就位。又礼直官赞者分引礼部尚书、太常卿、光禄卿、礼部侍郎、太常丞、监祭御史、监礼博士、廪牺令、太官令、太官丞诣内壝东门外省牲位。立定，乃引礼部尚书、侍郎、太常丞、及监祭御史、监礼博士升自卯阶，视濯涤，执事者皆举幂告洁，俱毕，降复位。礼直官稍前曰："告洁毕，请省牲。"礼部尚书侍郎及太常卿丞稍前，省牲讫，退，复位。次引光禄卿丞巡牲一匝，光禄卿退，光禄丞西向折身曰："备讫"，乃复位。次引廪牺令巡牲一匝，西向躬身曰"充"，又引诸祝史巡牲一匝，首一员西向躬身，曰"腯"。毕，俱复位，礼直官稍前曰"请省馔"。乃引礼部尚书以下各就位，立定，省馔，讫，礼直官引礼部尚书侍郎、太常卿丞各还斋所，余官廪牺令与诸太祝祝史以次牵牲诣厨，授太官令丞。次引光禄卿丞、监祭、监礼诣厨，省鼎镬，视涤濯毕，乃还斋所。

晡后一刻，太官令帅宰人以鸾刀割牲，祝史各取毛血实以豆，置于馔幔。遂烹牲。祝史乃取瘗血贮于盘。

奠玉币：祀日丑前五刻，亚终献司徒已下，应行事陪从群官，各服其服就次。司天监复设坛上及第一等神位。太府监、少府监陈玉币。太常卿、郊社令丞明烛燎。光禄卿丞实笾豆簠簋尊罍，俟监祭、监礼案视讫，彻去巾盖。大乐令帅工人布于宫县之内，文舞八佾立于县前表后，武舞八佾各为四佾立于宫县左右，引舞执纛等在前，又引登歌乐工由卯陛而升，各就其位。歌、击、弹者坐，吹者立。奉礼郎赞者先入就位，余礼直官、赞者分引分献官、监祭御史、监礼博士、诸执事及太祝、

祝史、斋郎、助奠、执尊罍、举幂等官，入自中壝东门，当坛南重行西上、北向立定。奉礼郎赞“拜”，分献官以下皆再拜，讫，奉礼赞曰“各就位”。赞者、礼直官分引监祭御史、监礼博士，按视坛之上下，纠察不如仪者，退复位。礼直官引司徒入就位，西向立。礼直官引博士，博士引亚献，自东遗偏门入就位，西向立。又礼直官引终献，次于其位。

祀日未明一刻，通事舍人引侍中诣斋殿，跪奏“请中严”，俯伏，兴。又少顷，乃跪奏“外办”。俟尚辇进舆，乃跪奏称“具官臣某，请皇帝降座升舆”。皇帝至大次，乃跪奏称“具官臣某，请皇帝降舆”。皇帝入次，即位于大次外。质明，诣次前跪奏“请中严”，少顷，又奏“外办”。讫，太常卿乃当次前跪称“具官臣某，请皇帝行事”，俯伏，兴。凡跪奏，准此。皇帝出次，乃前导至中壝门，殿中监进大圭，太常卿奏“请执大圭”。入自正门，皇帝入小次位，西向立，太常卿乃与博士分左右立定，乃奏“有司谨具，请行事”。降神，六成，乐止。太常卿别一员，乃升烟瘗血，讫，乃奏“拜”，讫，俟侍中升坛，请诣盥洗位。至位，奏“请搢大圭，盥手”。讫，奏“请帨手”，皇帝帨手，讫，奏“请执大圭。”乃引至坛上，殿中监进镇圭，乃奏“请搢大圭、执镇圭”。皇帝执镇圭，诣昊天上帝神座前，奏“请跪’，奠镇圭”。皇帝奠，讫，执大圭，俯伏，兴。侍中进玉币，乃奏“请搢大圭、跪尊玉币”。讫，乃奏“请执大圭”，俯伏，兴。少退，又奏“请再拜”。诣皇地祇及配位，奠镇圭玉币，并如仪。配位唯奏请奠镇圭及币。

奠玉币毕，皇帝还版位，乃奏“请还小次、释大圭”。皇帝入小次，乃立于小次之南稍东，以俟。

皇帝将奠配位之币也，赞者分引第一等分献官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执笏，各由其陛升，唯不由午陛。诣神前，搢笏，跪，太祝以玉币授之，奠讫，俯伏，兴。再拜，讫，各由本陛降，复位。初，分献将降也，礼直官引诸祝史、斋郎、应助奠者再拜，祝史各奉毛血之豆入，各由其陛升，诸太祝迎取于坛上，奠讫，退立于尊所。

进熟：奠玉币讫，降还小次。有司先陈牛鼎三、羊鼎三、豕鼎三、鱼鼎三，各在镬右。太官令丞帅进馔者诣厨，以匕升牛羊豕鱼，自镬各实于鼎。牛羊豕皆肩、臂、臑、肫、胳、正脊各一，长胁二、短胁二、代胁二，凡十一体。牛豕皆三十斤，羊十五斤，鱼十五头一十五斤，实讫，幂之。祝史二人以扃对举一鼎，牛鼎在前，羊豕次之，鱼又次之，有司执匕以从，各陈于每位馔幔位。从祀坛上第一等五方帝、大明、夜明、天皇大帝、神州地祇、北极，皆羊豕之体并同。光禄卿帅祝史、斋郎、太官令丞各以匕升牛羊豕鱼于俎，肩臂臑在上端，肫胳在下端，脊胁在中，鱼即横置，头在尊位，设去鼎幂。光禄卿丞同太官令丞实笾豆簠簋，笾实以粉糍，豆实以糁食，簠实稻，簋实粱。

俟皇帝还小次，乐止。礼直官引司徒出诣馔幔所，与荐笾豆簠簋俎斋郎，各奉天、地、配位之馔。司徒帅太官令以序入内壝正门，乐作，至坛下，俟。祝史进彻毛血豆，降自卯陛，以次出，讫，司徒与荐笾豆簠簋俎斋郎，奏昊天上帝、皇地祇之馔，升自午陛。太官令丞与荐笾豆簠簋俎斋郎，奉配位及第一等神位之馔，升自卯陛。各位太祝迎于坛陛之道间。于昊天上帝位，司徒搢笏北向跪奉，粉糍笾在糗饵之前，糁食豆在醓醢之前，簠左簋右，皆在登前，牛俎在豆前，羊豕鱼俎次之，以右为上。司徒俯伏，兴，奉馔者奉讫，皆出笏就位，一拜。司徒次诣皇地祇奉奠，并如上仪。配位亦同。司徒及奉天、地、配位馔者以次降。太官令帅奉第一等神位之馔，各于其位，并如前仪。俱毕，乐止。司徒、太官令以下皆就位，讫，侍中升自卯陛，立于昊天上帝酌尊所，以俟。

太常卿乃当次前俯伏，跪奏“请皇帝诣盥洗位”，俯伏，兴。皇帝出次，殿中监进大圭，乃奏“请执大圭”。至盥洗位，奏“请搢大圭、盥手”，皇帝盥手，讫，奏“请帨手”。皇帝帨手，讫，奏“请执大圭”。乃诣爵洗位。至位，奏“请搢大圭，受爵”，又奏“请洗爵”，皇帝洗爵，讫，奏“请拭爵”。皇帝拭爵”讫，奏“请执大圭”，以爵授奉爵官。皇帝诣昊天上帝酌尊所，执爵，良酝令举幂，侍中跪酌太尊之泛齐，酌讫，皇帝以爵授侍中。皇帝乃诣昊天上帝神座前，侍中进爵，乃奏“请搢大圭，跪执爵三祭酒”，讫，奏“请奠爵”。奠爵讫，奏“请执大圭”。俯伏，兴。又奏“请少退”，立俟。中书侍郎读册文，讫，乃奏“请再拜”。诣皇地祇位及配位，并如上仪。献毕，皇帝还版位，乃奏“请还小次，释大圭”。皇帝入小次，太常卿立于小次东南。

礼直官引博士，博士引亚献，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讫，诣爵洗位、搢笏、洗爵、拭

爵，讫，以爵授执事者，执笏升自卯陛，诣昊天上帝酌尊所，西向立。执事者以爵授之，乃搢笏执爵。执尊者举幂，良酝令跪酌著尊之醴齐，酌讫，复以爵授执事者，执笏诣昊天上帝神座前。初，亚献至盥洗位，文舞退，武舞进，乐作。亚献诣昊天上帝神座前，搢笏跪，执事者以爵授之，乃执爵三祭酒，奠爵，执笏，俯伏，兴，少退，再拜。次诣皇地祇及配位，并如上仪。献毕，降复位。

礼直官引博士，博士引终献，诣盥洗位，盥手，洗爵，升坛奠献，并如上仪。

初，终献将升坛，礼直官分引第一等分献官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执笏，各由其陛，唯不由午陛，诣神位酌尊所，执事者以爵授之，乃酌泛齐，讫，以爵授执事者，共诣神座前，搢笏跪，执事者以爵授之，乃执爵三祭酒，奠爵，执笏，俯伏，兴，少退，再拜，讫，各引还本位。

初，第一等分献官将升，赞引引第二等、第三等、内壝内外众星位分献各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酌酒、奠拜，并同上仪。祝史、斋郎以次助奠，讫，各还本位。诸太祝各进彻笾、豆各一，少移故处，乐作。卒彻，乐止。

初，终献礼毕，降复位，太常卿乃当次前俯伏，跪奏“请皇帝诣饮福位”。皇帝出次，殿中监进大圭。乃奏“请执爵，三祭酒”，又奏“请啐酒”。皇帝啐酒，讫，以爵授侍中，乃奏“请受胙”。侍中再以爵酒进，乃奏“请受爵饮福”。皇帝饮福，讫，奏请执大圭。俯伏，兴。又奏“请再拜”，讫，乃导还版位，西向立，俟送神乐止。乃奏“请诣望燎位”，至位，南向立，俟火半柴，乃跪奏“具官臣某言礼毕”。皇帝还大次，出中壝门外，奏“请释大圭”，皇帝入大次。

初，终献礼毕，司徒、侍中、太祝各升自卯陛，太祝持胙俎进，减天、地、配位前胙肉加于俎，皆取前脚第二节，又以黍稷饭共置一笾，奉诣司徒侍中后，北向立。俟皇帝至饮福位，太常卿奏“请皇帝搢大圭啐酒”。讫，司徒乃进胙俎，皇帝受胙，讫，奉礼郎赞曰“赐胙”，赞者唱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送神，乐一成止。

皇帝既入大次，更通天冠、绛纱袍，升舆，至斋宫，乘金辂。通事舍人引门下侍郎当辂前跪奏，称“具官臣某请车驾进发”。至侍臣上马所，乃跪奏“具官臣某请车驾少驻，敕侍臣上马。侍中称“制可”，乃退，传制称“侍臣上马”。侍臣上马毕，乃跪奏，称“具官臣某请敕车右升，千牛将军升讫，跪奏称“具官臣某请车驾进发”。车驾动，前中后三部鼓吹凡十二队齐作。应行礼陪从祀官先诣应天门奉迎，再拜。大乐令先诣应天门外，准备奏乐如仪。讫，择日称贺。

承安元年，将郊，礼官言：“礼神之玉当用真玉，燔玉当用次玉。昔大定十一年，天、地之玉皆以次玉代之，臣等疑其未尽。礼贵有恒，不能继者不敢以献。若燔真玉，常祀用之恐有时或阙，反失礼制。若从近代之典及本朝仪礼，真玉礼神，次玉燔瘗，于礼为当。近代郊，自第二等升天皇大帝、北极于第一等，前八位旧各有礼玉燔玉，而此二位尚无之。按《周礼典瑞》云‘以圭璧祀日月星辰’，近代礼九宫贵神、大火星位，犹用《周礼》之说。其天皇大帝、北极二位，固宜用礼神之玉及燔玉也。”上命俱用真玉。

省臣又奏：“前时郊，天、地、配位各用一犊，五方帝、日、月、神州、天皇大帝、北极十位皆大祀，亦当用犊，当时止以羊代。第二等以下从祀神位则分封羊豕以献。窃意天、地之祀，笾豆尚多者以备阴阳之物，鼎俎尚少者以人之烹荐无可以称其德，则贵质而已。故天地日月星辰之位皆用一俎，前时第一等神位偏用二俎，似为不伦。今第一等神位亦当各用犊一，余位以羊豕分献，及朝享太庙则用犊十二。”上从之。

金史卷二九　志第一○

礼二

方丘仪　朝日夕月仪　高禖

方丘仪　斋戒：祭前三日质明，有司设三献以下行事官位于尚书省。初献南面，监祭御史位于西，东向，监礼博士位于东，西向，俱北上。司徒亚、终献位于南，北向。次光禄卿、太常卿，次第一等分献官、司天监，次第二等分献官、光禄丞、郊社令、大乐令、良酝令、廪牺令、司尊彝，次内壝内外分献官、太祝官、奉礼郎、协律郎、诸执事官，就位，立定。次礼直官引初献就位，初

献读誓曰："今年五月几日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所有摄官，各扬其职。其或不敬，国有常刑。"读毕，礼直官赞"七品以下官先退"，余官对拜，讫，退。散斋二日，宿于正寝，治事如故。斋禁并如郊祀。守壝门兵卫与大乐工人，俱清斋一宿。行礼官前期习仪于祠所。

陈设：祭前三日，所司设有三献官以下行事执事官次于外壝东门之外，道南，北向，西上，随地之宜。又设馔幕于内壝东门之外，道北南向。

祭前二日，所司设兵卫，各服其服，守卫壝门，每门二人。大乐令帅其属，设登歌之乐于坛上，如郊祀。郊社令帅其属，扫除坛之上下，为瘗坎在内遗外之壬地。

祭前一日，司天监、郊社令各服其服，帅其属，升设皇地祇神座于坛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又设配位神座于东方，西向，席以蒲越。又设神州地祇神座于坛之第一等东南方，席以藁秸。又设五神、五官、岳镇海渎二十九座于第二等阶之间，各依方位。又设昆仑、山林川泽二十一座于内壝之内，又设丘陵坟衍原隰三十座于内壝外，席皆以莞。

又设神位版，各于座首。子陛之西，水神玄冥、北岳、北镇、北海、北渎于坛之第二等，北山、北林、北川、北泽于内壝内，北丘、北陵、北坟北衍、北原、北隰于内壝外，皆各为一列，以东为上。

卯陛之北，木神勾芒，东岳、长白山、东镇、东海、东渎于坛之第二等，东山、东林、东川、东泽于内壝内，东丘、东陵、东坟、东衍、东原、东隰于内壝外，皆各为一列，以南为上。

午陛之东，神州地祇于坛之第一等，火神祝融，南岳、南镇、南海、南渎于坛之第二等，南山、南林、南川、南泽于内壝内，南丘、南陵、南坟、南衍、南原、南隰于内壝外，皆各为一列，以西为上。

午陛之西，土神后土、中岳、中镇于坛之第二等，中山、中林、中川、中泽于内壝内，中丘、中陵、中坟、中衍、中原、中隰于内壝外，皆各为一列，以南为上。

酉陛之南，金神蓐收、西岳、西镇、西海、西渎于坛之第二等，昆仑、西山、西林、西川、西泽于内壝内，西丘、西陵、西坟、西衍、西原、西隰于内壝外，皆各为一列，以北为上。

其皇地祇、及配位、神州地祇之座，并礼神之玉，设讫，俟告洁毕权彻，祭日早重设。其第二等以下神座，设定不收。

奉礼郎、礼直官又设三献官位于卯陛之东稍北，西向。司徒位于卯陛之东，道南，西向。太常卿、光禄卿位次之。第一等分献官、司天监位于其东，光禄丞、郊社令、太官令、廪牺令位又在其东，每等异位重行，俱西向北上。

又设太祝、奉礼郎及诸执事位于内壝东门外道南，每等异位重行，俱西向北上。设监祭御史二位，一于坛下午陛之西南，一于子陛之西北，俱东向。设监礼博士二位，一于坛下午陛之东南，一于子陛之东北，俱西向。奉礼郎位于坛之东南，西向。协律郎位于乐簴西北，东向。大乐令位于乐簴之间，西向。司尊彝位于酌尊所，俱北向。设望瘗位坎之南，北向。

又设牲榜位于内壝东门之外，西向。太祝、祝史各位于牲后，俱西向。设省馔位于牲西，太常卿、光禄卿、太官令位于牲北，南向，西上。监祭、监礼位在太常卿之西稍却，西上。廪牺令位于牲西南，北向。

又陈礼馔于内壝东门之外，道北，南向。设省馔位于礼馔之南。太常卿、光禄卿、太官令位在东，西向，监祭、监礼位在西，东向，俱北上。设祝版于神位之右。

司尊及奉礼郎帅其属，设玉币篚于酌尊所，次及笾豆之位。正、配位各左有十一笾、右有十一豆，俱为三行。登三，在笾豆间。铏三，在登前。簠一、簋一，各在铏前。又设尊罍之位，皇地祇太尊二，著尊二、牺尊二、山罍二，在坛上东南隅。配位著尊二、牺尊二、象尊二、山罍二，在正位酒尊之东，俱北向西上，皆有坫，加勺、幂，为酌尊所。又设皇地祇位象尊二、壶尊二、山罍四，在坛下午陛之西，北向西上。配位牺尊二、壶尊二、山罍四，在酉陛之北，东向北上，皆有坫，加幂，设而不酌。神州地祇位左八笾、右八豆，登一在笾豆间，簠一、簋一在登前，爵坫一，在神座前。

又设第二等诸神位每位笾二、豆二、簠一、簋一、俎一、爵坫一。内壝之内外诸神每位笾一、豆一、簠一、簋一、俎一、爵坫一。陈列皆与上同。又设神州地祇太尊二、著尊二，皆有坫。第二等诸神每方山尊二，内壝内每方蜃尊二，内壝外每方概尊二，皆加勺、幂。又设正、配位笾一、豆一、簠一、簋一、俎三、及毛血豆一、并神州地祇位俎一，各于馔幕内。

又设二洗于坛下卯陛之东，北向，盥洗在东，爵洗在西，并有罍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实以巾。爵洗之篚实以匏爵，加坫。又设第一分献官盥洗爵洗位，第二等以下分献官盥洗位，各于其方道之左，罍在洗左，篚在洗右，俱内向。执罍篚者各于其后。

祭日丑前五刻，司天监、郊社令帅其属，升设皇地祇及配位神座于坛上。设神州地祇座于第一等。又设玉币，皇地祇玉以黄琮，神州地祇玉以两圭有邸，皆置于匣。正、配位币并以黄色，神州地祇币以玄色，五神、五官、岳镇海渎之币各从其方色，皆陈于篚。太祝取瘗玉加于币，于礼神之玉各置于神座前。

光禄卿帅其属，入实正、配位笾豆。笾三行以右为上，豆三行以左为上，其实并如郊祀。登实以大羹，铏实以和羹。又设从祭第一等神州地祇之馔。笾三行以右为上，豆三行以左为上，其实并如郊祀。登实以大羹，簠实以稷，簋实以黍。第二等每位，左二笾，栗在前，鹿脯次之。右二豆，菁菹在前，鹿臡次之。簠实以稷，簋实以黍。俎，一羊、一豕。内壝内外每位，左笾一，鹿脯。右豆一，鹿臡。簠稷，簋黍，俎以羊。

良醖令帅其属，入实酒尊。皇地祇太尊为上，实以泛齐。著尊次之，实以醴齐。牺尊次之，实以盎齐。象尊次之，实以醍齐。壶尊次之，实以沈齐。山罍为下，实以三酒。配位，著尊为上，实以泛齐。牺尊次之，实以醴齐。象尊次之，实以盎齐。壶尊次之，实以醍齐。山罍为下，实以三酒。皆左实明水，右实玄酒，皆尚醖代。次实从祭第一等神州地祇酒尊，太尊为上，实以泛齐。著尊次之，实以醴齐。第二等，山尊实以是齐。内壝内，蜃尊实以泛齐。内壝外，概尊实以三酒。以上尊皆左以明水，右以玄酒，皆尚醖代之。太常卿设烛于神座前。

省牲器：祭前一日午后八刻，去坛二百步禁止行者。未后二刻，郊社令帅其属，扫除坛之上下。司尊与奉礼郎，帅执事者以祭器入，设于位。郊社令陈玉币于篚。未后三刻，廪牺令与诸太祝、祝史，以牲就省位。礼直官、赞者分引太常卿，光禄卿、丞，监礼、祭，太官令等诣内壝东门外省牲位。其视涤濯、告洁、省牲馔，并同郊祀。俱毕，廪牺令、诸太祝、祝史以次牵牲诣厨，授太官令。次引光禄卿以下诣厨，省鼎镬，视涤溉，乃还斋所。晡后一刻，太官令帅宰人以鸾刀割牲，祝史各取毛血，实以豆，置于馔幔。遂烹牲，又祝史取瘗血贮于盘。

奠玉币：祭日丑前五刻，献官以下行事官，各服其服。有司设神位版，陈玉币，实笾豆簠簋尊罍，俟监祭、监礼按视坛之上下，乃彻去盖幂。大乐令帅工人，及奉礼郎、赞者先入。礼直官、赞者分引分献官以下，监祭、监礼、诸大祝、祝史、斋郎与执事者，入自南壝东门，当坛南，重行，北向，西上，立定。奉礼郎赞“拜”，献官以下皆再拜，讫，以次分引各就坛陛上下位。次引监祭、监礼按视坛之上下，讫，退复位。

礼直官分引三献官以下行事官俱入就位。行礼官皆自南壝东门入。礼直官进立初献之左，白曰：“有司谨具，请行事”。退复位。协律郎高举笏，执麾者举麾，俯伏，兴。工鼓柷，乐作《坤宁之曲》，八成，偃麾，戛敔，乐止。俟太常卿瘗血，讫，奉礼郎赞“拜”，在位者皆再拜。又赞“诸执事者各就位”，礼直官引诸执事各就其位俟。太祝跪取玉币于篚，立于尊所。诸位太祝亦各取玉币立于尊所。

礼直官引初献诣盥洗位，乐作《肃宁之曲》。至位，北向立，乐止。搢笏，盥手，帨手，执笏，诣坛，乐作《肃宁之曲》。凡初献升降，皆作《肃宁之曲》。升自卯阶，至坛，乐止。诣皇地祇神座前，北向立，乐作《静宁之曲》。搢笏，跪。太祝加玉于币，西向跪以授初献。初献受玉币奠讫，执笏，俯伏，兴，再拜，讫，乐止。次诣配位神座前，东向立，乐作《亿宁之曲》，奠币如上仪，乐止。降自卯陛，乐作，复位，乐止。

初献将奠配位之币，赞者引第一等分献官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执笏，由卯陛诣神州地祇神座前，执笏，跪。太祝以玉币授分献官，分献官受玉币，奠讫，执笏，俯伏，兴，再拜，讫，

退。

初，第一分献官将升，赞者引第二分献官诣盥洗位，盥手，帨手，执笏，各由其陛升，唯不由午陛，诣于首位神座前，奠币如上仪。余以次祝史、斋郎助奠讫，各引还位。初献奠币将毕，祝史奉毛血豆，各由午陛升，诸太祝迎于坛上，进奠于正、配位神座前，太祝与祝史俱退，立于尊所。

进熟：初献既升奠玉币。有司先陈牛鼎二、羊鼎二、豕鼎二于神厨，各在镬右。太官帅进馔者诣厨，以匕升牛、羊、豕，自镬实于各鼎。牛、羊、豕各肩、臂、臑、肫、胳、正脊一、横脊一、长胁一、短胁一、代胁一，皆二骨一并，幂之。祝史以扃各对举鼎，有司执匕以从，陈于馔幔内。从祀之俎实以羊，更陈于馔幔内。

光禄卿实以笾豆簠簋。笾实以粉餈，豆实以糁食，簠实以稷，簋实以黍。实讫，去鼎之扃幂，匕加于鼎。太官令以匕升牛羊豕，载于俎，肩臂臑在上端，肫胳在下端，脊胁在中。俟初献还位，乐止。礼直官引司徒出诣馔所，同荐笾豆簠簋俎。斋郎各奉皇地祇配位之馔，升自卯陛，诸太祝各迎于坛上。司徒诣皇地祇神座前，搢笏，奉笾豆簠簋。次奉俎，北向跪奠，讫，执笏，俯伏，兴，设笾于糗饵之前，豆于醓醢之前，簠簋在登前，俎右笾前。次于卯陛奉配位之馔，东向跪奠于神座前，并如上仪。各降自卯陛，还位。太官令又同斋郎奉神州地祇之馔，升自卯陛，太祝迎于坛陛之道间，奠于神座前，左笾前，讫，乐止。太官令进馔者降自卯陛，还位。

礼直官引初献官诣盥洗位，乐作。至位，乐止。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执笏，诣爵洗位。至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授执执者。执笏，诣坛、乐作。升自卯陛，至擅上，乐止。诣皇地祇酌尊所，西向立。执事者以爵授初献，初献搢笏，执爵。司尊举幂，良醖令跪酌太尊之泛齐，酌讫，初献以爵授执事者，执笏，诣皇地祇神座前，北向立，搢笏，跪。执事者以爵授初献。初献执爵，三祭酒于茅苴，奠爵，三献奠爵，皆执事者受以兴。执笏，俯伏，兴，少退，跪，乐止。举祝官跪，对举祝版。读祝，太祝东向跪，读祝讫，俯伏，兴。举祝奠版于案，再拜，兴。

次诣配位酌尊所，执事者以爵授初献，初献搢笏，执爵。司尊举幂，良醖令跪酌著尊之泛齐，乐作太簇宫《保宁之曲》。初献以爵授执事者，执笏，诣配位神座前，东向立，搢笏，跪。执事者以爵授初献，初献执爵，三奠酒于茅苴。奠爵，执笏，俯伏，兴。少退，跪，乐止。读祝，讫，乐作，就拜，兴，拜，兴。降自卯陛，读祝、举祝官俱从，乐作，复位，乐止。

次引亚献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执笏，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授执事者。执笏，升自卯陛，诣皇地祇酌尊所，两向立。执事者以爵授亚献。亚献搢笏执爵，司尊举幂，良醖令酌著尊之醴齐，酌讫，以爵授执事者，执笏，诣皇地祇神座前，北向立，搢笏，跪。执事以爵授亚献，亚献执爵，三祭酒于茅苴，奠爵，执笏，俯伏，兴，少退，再拜。次诣配位酌献如上仪，唯酌牺尊为异。乐止，降复位。

次引终献诣盥洗位，盥手，帨手，洗爵，拭爵，比爵授执事者，升坛。正位，酌牺尊之盎齐，配位，酌象尊之醴齐，奠献并如亚献之仪。礼毕，降复位。

初，终献将升，赞者引第一等分献官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洗爵，拭爵，以爵授执事者。执笏，诣神州地祇酌尊所，搢笏，执事者以爵授献官。献官执爵，执事者酌太尊之泛齐，酌讫，以爵授执事者。进诣神座前，搢笏，跪，执事者以爵授献官，献官执爵，三祭酒于茅苴，奠爵，俯伏，兴，少退，跪，再拜，讫，还位。

初，第一等分献官将升，赞者分引第二等分献官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执笏诣酌尊所，执事以爵授分献官，酌以授执事者，进诣首位神座前，奠献并如上仪。祝史、斋郎以次助奠，讫，各引还位。诸献俱毕，诸太祝进彻笾豆，笾豆各一，少移故处。乐作《丰宁之曲》，卒彻，乐止。奉礼官赞曰“赐胙”，众官再拜，乐作，一成，止。

初，送神乐止，引初献官诣望瘗位，乐作太蔟宫《肃宁之曲》。至位，南向立，乐止。初，在位官将拜，诸太祝、祝史各奉篚进诣神座前，玉币，从祭神州地祇以下，并以俎载牲体，并取黍稷饭爵酒，各由其陛降坛，北诣瘗坎，实于坎中，又以从祭之位礼币皆从瘗，礼直官曰“可瘗”，东西六行，置土半坎，礼直官赞“礼毕”，引初献出，礼官赞者各引祭官及监祭、监礼、太祝以下，俱复坛

南，北向立定，奉礼郎赞曰：“再拜”，监祭以下皆再拜，讫，奉礼以下及工人以次出。光禄卿以胙奉进，监祭、监礼展视。其祝版燔于斋坊。

朝日夕月仪　斋戒、陈设、省牲器、奠玉币、进熟，其节并如大祀之仪。朝日玉用青璧，夕月用白璧，币皆如玉之色。牲各用羊一、豕一。有司摄三献司徒行事。

其亲行朝日，金初用本国礼，天会四年正月，始朝日于乾元殿，而后受贺。天眷二年，定朔望朝日仪。皇帝服靴袍，百官常服。有司设炉案、御褥位于所御殿前陛上，设百官褥位于殿门外，皆向日。宣徽使奏导皇帝至位，南向，再拜，上香，又再拜。阁门皆相应赞，殿门外臣僚陪拜如常仪。大定二年，以无典故罢。

十五年，言事者谓今正旦并万春节，宜令有司定拜日之礼。有司援据汉、唐春分朝日，升烟奠玉如圜丘之仪。又按唐《开元礼》，南向设大明神位，天子北向，皆无南向拜日之制。今已奉敕以月朔拜日，宜遵古制，殿前东向拜。诏姑从南向。其日，先引臣僚于殿门外立，陪位立殿前班露台左右，皇帝于露台香案拜如上仪。

十八年，上拜日于仁政殿，始行东向之礼。皇帝出殿，东向设位，宣徽赞“拜”，皇帝再拜，上香，讫，又再拜。臣僚并陪拜，依班次起居，如常仪。

高禖　明昌六年，章宗未有子，尚书省臣奏行高禖之祀，乃筑坛于景风门外东南端，当阙之卯辰地，与圜丘东西相望，坛如北郊之制。岁以春分日祀青帝、伏牺氏、女娲氏，凡三位，坛上南向，西上。姜嫄、简狄位于坛之第二层，东向，北上。

前一日未三刻，布神位，省牲器，陈御弓矢弓＜⿰革蜀＞于上下神位之右。其斋戒、奠玉币、进熟，皆如大祀仪。青帝币玉皆用青，余皆无玉。每位牲用羊一、豕一。有司摄三献司徒行事。礼毕，进胙，倍于他祀之肉。进胙官佩弓矢弓＜⿰革蜀＞以进，上命后妃嫔御皆执弓矢东向而射，乃命以次饮福享胙。

金史卷三○　志第一一

礼三

宗庙　金初无宗庙。天辅七年八月，太祖葬上京宫城之西南，建宁神殿于陵上，以时荐享。自是诸京皆立庙，惟在京师者则曰太庙，天会六年，以宋二帝见太祖庙者，是也。或因辽之故庙，安置御容，亦谓之庙，天眷三年，熙宗幸燕及受尊号，皆亲享恭谢，是也。皇统三年，初立太庙，八年，太庙成，则上京之庙也。贞元初，海陵迁燕，乃增广旧庙，奉迁祖宗神主于新都，三年十一月丁卯，奉安于太庙。正隆中，营建南京宫室，复立宗庙，南渡因之。其庙制，史不载，传志杂记或可概见，今附之。

汴京之庙，在宫南驰道之东。殿规，一屋四注，限其北为神室，其前为通廊。东西二十六楹，为间二十有五，每间为一室。庙端各虚一间为夹室，中二十三间为十一室。从西三间为一室，为始祖庙，祔德帝、安帝、献祖、昭祖、景祖祧主五，余皆两间为一室。或曰：“惟第二、第三室两间，余止一间为一室，总十有七间。”世祖室祔肃宗，穆宗室祔康宗，余皆无祔。每室门一、牖一、门在左，牖在右，皆南向。石室之龛于各室之西壁，东向。其世祖之龛六，南向者五、东向者一，其二其三俱二龛，余皆一室一龛，总十八龛。祭日出主于北墉下，南向，禘祫则并出主，始祖东向，群主依昭穆南北相向，东西序列。室户外之通廊，殿阶二级，列陛三，前井亭二。外作重垣四缭，南东西皆有门。内垣之隅有楼，南门五阖，余皆三。中垣之外东北，册宝殿也，太常官一人季视其封缄，谓之点宝。内垣之南曰大次，东南为神庖。庙门翼两庑，各二十有五楹，为斋郎执事之次。西南垣外，则庙署也。神门列戟各二十有四，植以木锜。戟下以板为掌形，画二青龙，下垂五色带长五尺，享前一日则县戟上，祭毕藏之。

室次。大定十二年，议建闵宗别庙，礼官援晋惠、怀、唐中宗、后唐庄宗升祔故事，若依此典，武灵皇帝无嗣亦合升祔。然中宗之祔始则为虚室，终则增至九室。惠、怀之祔乃迁豫章、颍川二庙，庄宗之祔乃祧懿祖一室。今太庙之制，除祧庙外，为七世十一室，如当升祔武灵，即须别祧一庙。

《荀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若旁容兄弟，上毁祖考，则天子有不得事七世者矣。伏睹宗庙世次，自睿宗上至始祖，凡七世，别无可祧之庙。《晋史》云：“庙以容主为限，无拘常数。”东晋与唐皆用此制，遂增至十一室。康帝承统，以兄弟为一室，故不迁远庙而祔成帝。唐以敬、文、武三宗同为一代，于太庙东间增置两室，定为九代十一室。今太庙已满此数，如用不拘常数之说，增至十二室，可也。然庙制已定，复议增展，其事甚重，又与睿宗皇帝祏室昭穆亦恐更改。《春秋》之义不以亲亲害尊尊，《汉志》云：“父子不并坐，而孙可从王父。”若武灵升祔，太庙增作十二室。依《春秋》尊尊之典，武灵当在十一室，禘祫合食。依孙从王父之典，当在太宗之下，而居昭位，又当称宗。然前升祔睿宗已在第十一室，累遇祫享，睿宗在穆位，与太宗昭位相对，若更改祏室及昭穆序，非有司所敢轻议，宜取圣裁。十九年四月，禘祔闵宗，遂增展太庙为十二室。

二十九年，世宗将祔庙，有司言：“太庙十二室，自始祖至熙宗虽系八世，然世宗与熙宗为兄弟，不相为后，用晋成帝故事，止系七世，若特升世宗、显宗即系九世。”于是五月遂祧献祖、昭祖，升祔世宗、明德皇后、显宗于庙。

贞祐二年，宣宗南迁，庙社诸祀并委中都，自抹捻尽忠弃城南奔，时谒之礼尽废。四年，礼官言：“庙社国之大事，今主上驻跸陪京，列圣神主已迁于此，宜重修太庙社稷，以奉岁时之祭。按中都庙制，自始祖至章宗凡十二室，而今庙室止十一，若增建恐难卒成。况时方多故，礼宜从变，今拟权祔肃宗主世祖室，始祖以下诸神主于随室奉安。”

主用栗，依唐制，皇统九年所定也。

祏室，旁及上下皆石，门东向，以木为阖，髹以朱。室中有褥，奠主讫，帝主居左，覆以黄罗帕，后主居右，覆以红罗帕。

黼扆以纸，木为筐，两足如立屏状。覆以红罗三幅，绣金斧五十四，里以红绢，覆于屏上，其半无文者垂于其后。置北墉下，南向，前设几筵以坐神主。

五席，各长五尺五寸，阔二尺五寸。莞筵，粉纯。以蔺为席，缘以红罗，以白绣蕙文及云气之状，复以红绢里之。每位二。缫席，画纯。以五色绒织青蒲为之，缘以红罗，画藻文及云气状，亦以红绢里之。每位二，在莞上。次席，黼纯。以轻�为之，亦曰桃枝席，缘以红绡，绣铁色斧，里以红绢。每位二，在缫席上。虎席二，大者长同，惟阔增一尺。以虎皮为褥，有缊，以红罗绣金色斧缘之。又有小虎皮褥，制同三席。时暄则用桃枝次席，时寒则去桃枝加虎皮褥。夏、秋享，则用桃枝次席。二冬，则去桃枝加小虎皮褥于缫席上。腊冬，则又添大虎皮褥二于缫席上，迁小虎皮褥二在大褥之上。

曲几三足，直几二足，各长尺五寸，以丹漆之。帝主前设曲几，后设直几。

禘祫　大定十一年，尚书省奏禘祫之仪曰：“《礼纬》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唐开元中，太常议，禘祫之礼皆为殷祭，祫为合食祖庙，禘谓禘序尊卑。申先君逮下之慈，成群嗣奉亲之孝。自异常享，有时行之。祭不欲数，数则黩。不欲疏，疏则怠。是以王者法诸天道，以制祀典，烝尝象时，禘祫象闰。五岁再闰，天道大成，宗庙法之，再为殷祭。自周以后，并用此礼。自大定九年已行祫礼，若议禘祭，当于祫后十八月孟夏行礼。”诏以“三年冬祫、五年夏禘”为常礼。又言：“海陵时，每岁止以二月、十月遣使两享，三年祫享。按唐礼四时各以孟月享于太庙，季冬又腊享，岁凡五享。若依海陵时岁止两享，非天子之礼，宜从典礼岁五享。”从之。

享日并出神主前廊，序列昭穆。应图功臣配享庙廷，各配所事之庙，以位次为序。以太子为亚献，亲王为终献，或并用亲王。或以太尉为亚献，光禄卿为终献。其月则停时享。仪阙。

朝享仪　大定十一年十一月，郊祀前一日，朝享太庙。斋戒如亲郊。

享前三日，太庙令帅其属，扫除庙之内外。点检司于庙之前约度，设兵卫旗帜。尚舍于南神门之西设馔幔十一，南向，以西为上。殿中监帅尚舍，陈设大次殿。又设小次于阼阶下，稍南，西向。又设皇帝拜褥位殿上，版位稍西。又设黄道褥于庙门之内外，自玉辂至升辇之所，又自大次至东神门。又设七祀位一于殿下横街之北，西街之西，东向，配享功臣位于殿下道东，横街之南，西向，北上。

前二日，大乐令设宫县之乐于庭中，四方各设编钟三、编磬三。东方编钟起北，编磬间之，东向。西方编磬起北，编钟间之，西向。南方编磬起西，编钟间之，北方编钟起西，编磬间之，俱北向。设特磬、大钟、镈钟共十二，于编县之内，各依辰位。树路鼓、路鼗于北县之内，道之左右。晋鼓一，在其后稍南。植建鼓、鞞鼓、应鼓于四隅，建鼓在中，鞞鼓在左，应鼓在右。置柷敔于县内，柷一在道东，敔一在道西。立舞表于酂缀之间。设登歌之乐于殿上前楹间，金钟一在东，玉磬一在西，俱北向。柷一在金钟北稍西，敔一在玉磬北稍东。搏拊二，一在柷北，一在敔北，东西相向。琴瑟在前。其匏竹者立于阶间，重行北向。诸工人各位于县后。

前一日，太庙令开室，奉礼郎帅其属，设神位于每室内北墉下。各设黼扆一、莞席一、缫席二、次席二、紫绫厚褥一、紫绫蒙褥一、曲几一、直几一。

又设皇帝版位于殿东间门内，西向。又设饮福位于东序，西向。又设亚终献位于殿下横街之北稍东，西向。助祭亲王宗室使相位在亚终献之后，助祭宗室位在横街之南，西向。奉瓒官、奉瓒盘官、进爵酒官、奉爵官等又在其南，奉匜盘巾篚官位于其后。七祀献官位在奉爵官之南，助奠读祝奉罍洗爵洗等官位于其后。司尊彝官位在七祀献官之南，亚终献司罍洗爵洗奉爵酒官等又在其南，并西向，北上。大礼使位于西阶之西稍南，与亚终献相对。太尉、司徒、助祭宰相位在大礼使之南，侍中、执政官又在其南，礼部尚书、太常卿、太仆卿、光禄卿、功臣献官在西，举册、光禄丞、太常博士又在其西，功臣助奠罍洗爵洗等官位于功臣献官之后。又设监祭御史位二于西阶下，俱东向，北上。奉礼郎、太庙令、太官令、太祝、宫闱令、祝史位于亚献终献奉爵酒官之南，荐笾豆簠簋官、荐俎斋郎又在太祝、奉礼郎之南。太庙丞、太官丞各位于令后。协律郎位二，一于殿上前楹间，一于宫县之西北，俱东向。大乐令于登歌乐县之北，大司乐于宫县之北，良酝令于酌尊所，俱北向。又设助祭文武群官位于横街之南，东向北上。又设光禄卿陈牲位于东神门外横街之东，西向，以南为上。设廪牺令位于牲西南，北向。诸太祝位于牲东，各当牲后，祝史各陪其后，俱西向。设礼部尚书省牲位于牲前稍北，又设御史位于礼部尚书之西，俱南向。

礼部帅其属，设祝册案于室户外之右。

司尊彝帅其属，设尊彝之位于室户之左，每位斝彝一、黄彝一、牺尊二、象尊二、著尊二、山罍二，各加勺、幂、坫为酌尊。又设瓒盘爵坫于篚，置于始祖尊彝所。又设壶尊二、太尊二、山罍四，各有坫、幂，在殿下阶间，北向西上，设而不酌。七祀功臣每位设壶尊二于座之左，皆加幂、坫于内，酌尊加勺，皆藉以席。

奉礼郎设祭器，每位四簋在前，四簠次之，次以六＜⿰登瓦＞，次以六铏，笾豆为后。左十有二笾，右十有二豆，皆濯而陈之，藉以席。笾豆加以巾，盖于内。笾一、豆一、簠一、簋一、并俎四，设于每室馔幔内。又设御洗二于东阶之东。又设亚终献罍洗于东横街下东南，北向，罍在洗东，篚在洗西，南肆，实以巾。又设亚终献爵洗于罍洗之西，罍在洗东，篚在洗西，南肆，实以巾、爵并坫。执巾罍巾篚各位于其后。

享日丑前五刻，太常卿帅执事者，设烛于神位前及户外。光禄卿帅其属，入实笾豆。笾之实，鱼鱐、糗饵、粉餈、干枣、形盐、鹿脯、榛实、干＜⿱艹橑＞、桃、菱、芡、栗，以序为次。豆之实，芹菹、笋菹、葵菹、菁菹、韭菹、酏食、鱼醢、兔醢、豚拍、鹿臡、醓醢、糁食，以序为次。又铏实以羹，加芼滑，登实以大羹，簠实以稻粱，簋实以黍稷，粱在稻前，稷在黍前。

良酝令入实尊彝。斝彝、黄彝实以郁鬯，牺尊、象尊、著尊实以玄酒外，皆实以酒，用香药酒。各加坫、勺、幂。殿下之尊罍，壶尊、太尊、山罍，内除山罍上尊实以玄酒外，皆实以酒，加幂、坫。

太庙令帅其属，设七祀功臣席褥于其次，每位各设莞席一、碧绡褥一，又各设版位于其座前，又笾豆簠簋各二、俎一。每位次各设壶尊二于神座之右，北向，玄酒在西。

良酝令以法酒实尊如常，加勺、幂，置爵于尊下，加坫。光禄卿实馔。左二笾，栗在前，鹿脯次之。右二豆，菁菹在前，鹿臡次之。俎实以羊熟，簠簋实以黍稷。太庙令又设七祀燎柴，及开瘗

坎于西神门外之北。太府监陈异宝、嘉瑞、伐国之宝，户部陈诸州岁贡，金为前列，玉帛次之，余为后，皆于宫县之北，东西相向，各藉以席。凡祀神之物，当时所无者则以时物代之。

省牲器：前一日未后，庙所禁行人。司尊彝、奉礼郎及执事者，升自西阶以俟。少顷，诸太祝与廪牺令，以牲就位。礼直官、赞者引礼部尚书、光禄卿丞诣省牲位，立定。礼直官引礼部尚书，赞引者引御史，入就西阶升，遍视涤濯。讫，执事者皆举幂曰“洁”。俱降，就省牲位，礼直官稍前曰：“告洁毕，请省牲。”次引礼部尚书侍郎稍前，省牲讫，退复位。次引光禄卿丞出班，巡牲一匝。光禄丞西向曰“充”，曰“备”。廪牺令帅诸太祝巡牲一匝，西向躬身曰腯。礼直官稍前曰：“省牲毕，请就省馔位。”引礼部尚书以下各就位，立定。御史省馔具毕，礼直官赞“省馔讫”，俱还斋所。光禄卿、丞及太祝、廪牺令以次牵牲诣厨，授太官令。礼直官引礼部尚书诣厨，省鼎镬，视濯溉，讫，还斋所。晡后一刻，太官令帅宰人，执鸾刀割牲，祝史各取毛血，每座共实一豆，遂烹牲。祝史洗肝于郁鬯，又取肝＜⿱卄肎＞，每座共实一豆，俱还馔所。

銮驾出宫：前一日，有司设大驾卤簿于应天门外，尚辇进玉辂于应天门内，南向。其日质明，侍臣直卫及导驾官，于致斋殿前，左右分班立俟。通事舍人引侍中俯伏，跪，奏“请中严”，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少顷，侍中奏“外办”，皇帝出斋室，即御座，群官起居讫，尚辇进舆。侍中奏“请皇帝升舆”，皇帝乘舆，侍卫警跸如常仪。太仆卿先诣玉辂所，摄衣而升，正立执辔。导驾官前导，皇帝至应天门内玉辂所，侍中进当舆前，奏“请皇帝降舆升辂”，皇帝升辂。太仆卿立授绥，导驾官分左右步导，以里为上。门下侍郎进当辂前，奏“请车驾进发”，奏讫，俯伏，兴，退复位。侍卫仪物止于应天门内，车驾动，称“警跸”。至应天门，门下侍郎奏“请车驾少驻，敕侍臣上马。”侍中奉旨退，称曰“制可”。门下侍郎退，传制，称“侍臣上马”。赞者承传“敕侍臣上马”。导驾官分左右前导，门下侍郎奏“请车驾进发”。车驾动，称“警跸”，不鸣鼓吹。将至太庙，礼直官、赞者各引享官，通事舍人分引从享群官、宗室子孙，于庙门外，立班奉迎。驾至庙门，回辂南向，侍中于辂前奏称“侍中臣某言，请皇帝降辂，步入庙门”。皇帝降辂，导驾官前导，皇帝步入庙门，稍东。侍中奏“请皇帝升舆”，尚辇奉舆，侍卫如常仪。皇帝乘舆至大次，侍中奏“请皇帝降舆，入就大次”。皇帝入就次，帘降，伞扇侍卫如常仪。太常卿、太常博士各分立于大次左右。导驾官诣庙庭班位，立俟。

晨祼：享日丑前五刻，诸享官及助祭官，各服其服。太庙令、良酝令帅其属，入实尊罍。光禄卿、太官令、进馔者实笾豆簠簋，并彻去盖幂。奉礼郎、赞者先入，就位。赞者引御史、太庙令、太祝、宫闱令、祝史与执事官等，各自东偏门入，就位。

未明二刻，礼直官引太常寺官属并太祝、宫闱令升殿，开始祖祏室。太祝、宫闱令捧出帝后神主，设于座。以次，逐室神主各设于内黼扆前，置定。赞者引御史、太庙令、宫闱令、太祝、祝史与太常官属，于当阶间，重行北向立。奉礼郎于殿上赞“奉神主”，讫，奉礼曰“再拜”。赞者承传，御史以下皆再拜，讫，各就位。大乐令帅工人二舞入，就位。礼直官赞者各引享官，通事舍人分引助祭文武群官宗室入就位。符宝郎奉宝，陈于宫县之北。皇帝入大次。

少顷，侍中奏“请中严”，皇帝服衮冕。侍中奏“外办”，太常卿俯伏，跪，奏称“太常卿臣某言，请皇帝行事”，俯伏，兴。帘卷，皇帝出次。太常卿、太常博士前导，伞扇侍卫如常仪，大礼使后从。至东神门外，殿中监跪进镇圭，太常卿奏“请执圭”，皇帝执镇圭。伞扇仗卫停于门外，近侍者从入。协律郎跪伏举麾，兴。工鼓柷，宫县《昌宁之乐》作。至阼阶下，偃麾，戛敔，乐止。升自阼阶，登歌乐作，左右侍从量人数升至版位，西向立，乐止。前导官分左右侍立。太常卿前奏“请再拜”，皇帝再拜。奉礼曰“众官再拜”，赞者承传，凡在位者皆再拜。奉礼又赞“诸执事者各就位”，礼直官、赞者分引执事者各就殿上下之位。太常卿奏“请皇帝诣罍洗位”，登歌乐作，至阼阶，乐止。降自阼阶，宫县乐作，至洗位，乐止。

内侍跪取匜，兴，沃水。又内侍跪取盘，兴，承水。太常卿奏“请搢镇圭”，皇帝搢镇圭，盥手，讫，内侍跪取巾于篚，兴，以进。帨手，讫。奉瓒盘官以瓒跪进，皇帝受瓒，内侍奉匜沃水，又内侍跪奉盘承水，洗瓒讫。内侍跪奉巾以进，皇帝拭瓒，讫，内侍奠盘匜，又奠巾于篚。奉瓒盘官以

盘受瓒。太常卿奏“请执镇圭”，前导，皇帝升殿，宫县乐作，至阼阶下，乐止。

皇帝升自阼阶，登歌乐作，太常卿前导，诣始祖位酌尊所，乐止。奉瓒盘官以瓒莅鬯执尊者举幂，侍中跪酌郁鬯，讫，太常卿前导，入诣始祖室神位前，北向立。太常卿奏“请搢镇圭”，跪。奉瓒盘官西向跪，以瓒授奉瓒官，奉瓒西向以瓒跪进。太常卿奏“请执瓒以鬯裸地”。皇帝执瓒以鬯裸地，讫，以瓒授奉瓒盘官。太常卿奏“请执镇圭”，俯伏，兴，前导出户外。太常卿奏“请再拜”，皇帝再拜，太常卿前导诣次位，并如上仪。

裸毕。太常卿奏“请还版位”，登歌乐作，至版位西向立，乐止。太常卿奏“请还小次”，前导皇帝行，登歌乐作，降自阼阶，登歌乐止，宫县乐作。将至小次，太常卿奏“请释镇圭”，殿中监跪受镇圭。皇帝入小次，帘降，乐止。少顷，宫县奏《来宁之曲》，以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徵，应钟为羽，作《仁丰道洽之舞》，九成止。黄钟三奏，大吕、太簇、应钟各再奏，送神通用《来宁之曲》。

初，晨裸将毕，祝史各奉毛血及肝＜⿱艹肓＞之豆，先于南神门外，斋郎奉炉炭萧蒿黍稷，各立于肝＜⿱艹肓＞之后。皇帝既晨裸毕，至乐作六成，皆入自正门，升自太阶。诸太祝于阶上各迎毛血肝＜⿱艹肓＞，进奠于神座前。祝史立于尊所，斋郎奉炉置于室户外之左，其萧蒿黍稷各置于炉炭下。斋郎降自西阶，诸太祝各取肝燔于炉，还尊所。

进熟：皇帝升裸，太官令帅进馔者，奉陈于南神门外诸馔幔内，以西为上。礼直官引司徒出诣馔所，与荐俎斋郎奉俎，并荐笾豆簠簋官奉笾豆簠簋，礼直官、太官令引以序入自正门，宫县《丰宁之乐》作。彻豆通用。至太阶，乐止。祝史俱进彻毛血之豆，降自西阶，以出。

馔升，诸太祝迎于阶上，各设于神位前。先荐牛，次荐羊，次荐豕及鱼。礼直官引司徒以下，降自西阶，复位。诸太祝各取萧蒿黍稷擩于脂，燎于炉炭，讫，还尊所。赞者引举册升自西阶，诣始祖位之右，进取祝册置在版位之西，置讫，于祝册案近南立。

太常卿跪奏“请诣罍洗位”。帘卷，出次，宫县乐作。殿中监跪进镇圭，太常卿奏“请执镇圭”，前导，诣罍洗位，乐止。盥手，洗爵，并如晨裸之仪。盥洗讫，太常卿奏“请执镇圭”，前导，升殿，宫县乐作，至阼阶下，乐止。升自阼阶，登歌乐作。太常卿前导，诣始祖位尊彝所，登歌乐作，至尊彝所，登歌乐止，宫县奏《大元之乐》，文舞进。奉爵官以爵莅尊，执尊者举幂，侍中跪酌牺尊之泛齐，讫，太常卿前导，入诣始祖室神位前，北向立。太常卿奏“请搢镇圭”，跪。奉爵官以爵授进爵官。进爵酒官西向以爵跪进，太常卿奏“请执爵三祭酒”。三祭酒于茅苴，讫，以爵授进爵酒官，进爵酒官以爵授奉爵官。太常卿奏“请执镇圭”兴。前导，出户外。太常卿奏“请少立”，乐止。

举册官进举祝册，中书侍郎搢笏跪读祝，举祝官举册奠讫，先诣次位。太常卿奏“请再拜”，再拜讫，太常卿前导，诣次位行礼，并如上仪。酌献毕，太常卿前导还版位，登歌乐作，至位西向立定，乐止。太常卿奏“请还小次”，登歌乐作。降自阼阶，登歌乐止，宫县乐作。将至小次，太常卿奏“请释镇圭”，殿中监跪受镇圭。入小次，帘降，乐止，文舞退，武舞进，宫县奏《肃宁之乐》，作《功成治定之舞》，舞者立定，乐止。

皇帝酌献讫，将诣小次，礼直官引博士，博士引亚献，诣盥洗位，北向立，搢圭，盥手，帨手，执圭。诣爵洗位，北向立，搢圭，洗爵，拭爵以授执事者，执圭。升自西阶，诣始祖位尊彝所，西向立。宫县乐作。执事者以爵授亚献，亚献搢圭，执爵，执尊者举幂，太官令酌象尊之醴齐，讫，诣始祖神位前，搢圭，跪。执事者以爵授亚献，亚献执爵祭酒。三祭酒于茅苴，奠爵，执圭，俯伏，兴，少退，再拜，讫，博士前导，亚献诣次位行礼，并如上仪。礼毕，乐止。

终献除本服执笏外，余如亚献之仪。

七祀功臣献官行礼毕。太常卿跪奏“诣饮福位”，帘卷，出次，宫县乐作。殿中监跪进镇圭，太常卿奏“请皇帝执镇圭”，前导，至阼阶下，乐止。升自阼阶，登歌乐作，将至饮福位，乐止。

初，皇帝既献讫，太祝分神位前三牲肉，各取前脚第二骨加于俎，又以笾取黍稷饭共置一笾，又酌上尊福酒合置一尊。又礼直官引司徒升自西阶，东行，立于阼阶上前楹间，北向。皇帝既至饮福位，西向立。登歌《福宁之乐》作。太祝酌福酒于爵，以奉侍中，侍中受爵捧以立。太常卿奏“请

皇帝再拜”。讫，奏“请搢圭”，跪，侍中以爵北向跪以进，太常卿奏“请执爵”，三祭酒于沙池。又奏“请啐酒”，皇帝啐酒，讫，以爵授侍中。太常卿奏“请受胙”。太祝以黍稷饭笾授司徒，司徒跪奉进，皇帝受以授左右。太祝又以胙肉俎跪授司徒，司徒受俎讫跪进，皇帝受以授左右。礼直官引司徒退立，侍中再以爵酒跪进。太常卿奏“请皇帝受爵饮福”。饮福讫，侍中受虚爵以兴，以授太祝。太常卿奏“请执圭”，俯伏，兴。又奏“请皇帝再拜”，再拜讫，乐止。太常卿前导，皇帝还版位，登歌乐作，俟至位，乐止。

太祝各进彻笾豆，登歌《丰宁之乐》作，卒彻，乐止。奉礼曰：“赐胙行事，助祭官再拜。”赞者承传，在位官皆再拜，宫县《来宁之乐》作，一成止。太常卿奏“礼毕”，前导，降自阼阶，登歌乐止，宫县乐作，出门，宫县乐止，伞扇仗卫如常仪。太常卿奏“请释镇圭”，殿中监跪受镇圭，皇帝还大次。通事舍人、礼直官、赞者各引享官、宗室子孙及从享群官，以次出。及引导驾官东神门外大次前祗候，前导如来仪。赞者引御史已下俱复执事位，立定。奉礼曰“再拜”，皆再拜。赞者引工人、舞人以次出。大礼使帅诸礼官、太庙令、太祝、宫闱令，升纳神主如常仪。礼毕，礼直官引大礼使已下降自西阶，至横街，再拜而退。其祝册藏于匮。

七祀功臣分奠，如祫享之仪。

时享仪　有司行事。前期，太常寺举申礼部，关学士院司天台，择日。以其日报太常寺。前七日，受誓戒于尚书省。其日质明，礼直官设位版于都堂之下，依已定《誓戒图》，礼直官引三献官，并应行事执事官等，各就位，立定，赞“揖”，在位官皆对揖，讫，礼直官以誓文奉初献官，初献官搢笏，读誓文：“某月某日，孟春荐享太庙，各扬其职。不恭其事，国有常刑。”读讫，执笏。七品以下官先退，余官对拜讫乃退。

散斋四日，治事如故，宿于正寝，唯不吊丧、问疾、作乐、判署刑杀文字决罚罪人及预秽恶。致斋，三日于本司，唯享事得行，其余悉禁，一日于享所。已斋而阙者，通摄行事。

前三日，兵部量设兵卫，列于庙之四门。前一日，禁断行人。仪鸾司设馔幔十一所于南神门外西，南向。又设七祀司命、户二位于横街之北，道西，东向。又设群官斋宿次于庙门之东西舍。

前二日，大乐局设登歌之乐于殿上。太庙令帅其属，扫除庙殿门之内外，于室内铺设神位于北墉下，当户南向。设几于筵上。又设三献官拜褥位二。一在室内，一在室外。学士院定撰祝文讫，计会通进司请御署，降付礼部，置于祝案。祠祭局濯溉祭器与尊彝讫，铺设如仪。内太尊二、山罍二在室。牺尊五、象尊五、鸡彝一、鸟彝一在室户外之左，炉炭稍前。著尊二、牺尊二在殿上，象尊二、壶尊六在下。俱北向西上，加幂，皆设而不酌。并设献官罍洗位。礼部设祝案于室户外之右。礼直官设位版并省牲位，如式。

前一日，诸太祝与廪牺令以牲就东神门外。司尊彝与礼直官及执事皆入，升自西阶，以俟。礼直官引太常卿，赞者引御史，自西阶升，遍视涤濯。执尊者举幂告洁，讫，引降就省牲位。廪牺令少前，曰“请省牲”，退复位。太常卿省牲，廪牺令及太祝巡牲告备，皆如郊社仪。既毕，太祝与廪牺令以次牵牲诣厨，授太官令。赞者引光禄卿诣厨，请省鼎镬，申视涤溉。赞者引御史诣厨，省馔具，讫，与太常卿等各还斋所。太官令帅宰人以鸾刀割牲，祝史各取毛血，每室共实一豆，又取肝＜⿱艹冐＞共实一豆，置馔所，遂烹牲。光禄卿帅其属，入实祭器。良酝令入实尊彝。

享日质明，百官各服其品服。礼直官、赞者先引御史、博士、太庙令、太官令、诸太祝、祝史、司尊彝与执罍篚官等，入自南门，当阶间，北面西上，立定。奉礼曰“再拜”，赞者承传，皆再拜。讫，赞者引太祝与宫闱令，升自西阶，诣始祖室，开祏室，太祝捧出帝主，宫闱令捧出后主，置于座。帝主在西，后主在东。赞者引太祝与宫闱令，降自西阶，俱复位。奉礼曰“再拜”，赞者承传，在位官皆再拜，讫，俱各就执事位。大乐令帅工人入。礼官、赞者分引三献官与百官，俱自南东偏门入，至庙庭横街上，三献官当中，北向西上，应行事执事官并百官，依品，重行立。奉礼曰“拜”，赞者承传，应北向在位官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拜讫，赞者引三献官诣庙殿东阶下西向位，其余行事执事官与百官，俱各就位。讫，礼官诣初献官前，称“请行事”。协律郎跪，俯伏，兴，乐作。礼直官引初献诣盥洗位，北向立定，乐止。搢笏，盥手，帨手，执笏。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

洗瓒，拭瓒，以瓒授执事者，执笏，升殿，乐作。至始祖室尊彝所，西向立，乐止。执事者以瓒奉初献官，初献官搢笏，执瓒。执尊者举幂，太官令酌郁鬯，讫，初献以瓒授执事者，执笏，诣始祖室神位前，乐作，北向立，搢笏，跪。执尊者以瓒授初献官。初献官执瓒，以鬯祼地，讫，以瓒授执事者，执笏，俯伏，兴，出户外，北向，再拜，讫，乐止。每室行礼，并如上仪。礼直官引初献降复位。

初献将升祼，祝史各奉毛血肝＜⿱卄冐＞豆，及斋郎奉炉炭萧蒿黍稷篚，各于馔幔内以俟。初献晨祼讫，以次入自正门，升自太阶。诸太祝皆迎毛血肝＜⿱卄冐＞豆于阶上，俱入奠于神座前。斋郎所奉炉炭萧篙篚，皆置于室户外之左，与祝史俱降自西阶以出。诸太祝取肝＜⿱卄冐＞，洗于郁鬯，燔于炉炭，讫，还尊所。

享日，有司设羊鼎十一、豕鼎十一于神厨，各在镬右。初献既升祼，光禄卿帅斋郎诣厨，以匕升羊于镬，实于一鼎，肩、臂、臑、肫、胳、正脊一、横脊一、长胁一、短胁一、代胁一，皆二骨以并。次升豕如羊，实于一鼎。每室羊豕各一鼎，皆设扃幂。斋郎对举，入镬，放馔幔前。斋郎抽扃，委于鼎右，除幂。光禄卿帅太官令，以匕升羊，载于一俎，肩臂臑在上端，肫胳在下端，脊胁在中。次升豕如羊，各载于一俎。每室羊豕各一俎。斋郎即以扃举鼎先退，置于神厨，讫，复还馔幔所。礼直官引司徒出诣馔幔前，立以俟。光禄卿帅其属，实笾以粉餈，实豆以糁食，实簠以粱，实簋以稷。俟初献祼毕，复位，祝史俱进彻毛血之豆，降自西阶以出。礼直官引司徒，帅荐笾豆簠簋官、奉俎斋郎，各奉笾豆簠簋羊豕俎，每室以序而进，立于南神门之外以俟，羊俎在前，豕俎次之，笾豆簠簋又次之。入自正门，乐作，升自太阶，诸太祝迎引于阶上，乐止。各设于神位前，讫，礼直官引司徒以下，降自西阶，乐作，复位，乐止。诸太祝各取萧蒿黍稷擩于脂，燔于炉炭，还尊所。

礼直官引初献诣罍洗位，乐作，至位，北向立，乐止。搢笏，盥手，帨手，执笏。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爵授执事者，执笏，升殿，乐作，诣始祖室酌尊所，西向立，乐止。执事者以爵授初献。初献搢笏执爵，执事者举幂，太官令酌牺尊之泛齐，讫，次诣第二室酌尊所，如上仪。诣始祖神位前，乐作，北向立，搢笏跪，执事者以爵授初献，初献执爵，三祭酒于茅苴，奠爵，执笏，俯伏，兴，出室户外，北向立，乐止。赞者引太祝诣室户外，东向，搢笏，跪读祝文。读讫，执笏，兴。次诣第二室。次诣每室行礼，并如上仪。初献降阶，乐作，复位，乐止。

礼直官次引亚献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执笏。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授执事官。执笏，升殿，诣始祖酌尊所，西向立，执事者以爵授亚献。亚献搢笏，执爵，执尊者举幂，太官令酌象尊之醴齐，讫，次诣第二室酌尊所，如上仪。诣始祖神位前，乐作，北向立，搢笏，跪，执事者以爵授亚献。亚献执爵，三祭酒于茅苴，奠爵，执笏，俯伏，兴，出户外，北向再拜，讫，乐止。次诣每室行礼，并如上仪。降阶，乐作，复位，乐止。

礼直官次引终献诣盥洗、及升殿行礼，并如亚献之仪，降复位。次引太祝彻笾豆，少移故处。乐作，卒彻，乐止。俱复位。礼直官曰："赐胙"，赞者承传曰"赐胙，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礼直官引太祝、宫闱令奉神主，太祝搢笏，纳帝主于匮，奉入祏室，执笏，退复位。次引宫闱令纳后主于匮，奉入祏室，并如上仪，退复位。礼直官、赞者引行事、执事官各就位，奉礼曰"再拜"，赞者承传，应在位官皆再拜。礼直官、赞者引百官次出，大乐令帅工人次出，太官令帅其属，彻礼馔，次引监祭御史诣殿监视卒彻，讫，还斋所。太庙令阖户以降。太常藏祝版于匮。光禄以胙奉进，监祭御史就位展视，光禄卿望阙再拜，乃退。

其七祀，夏灶、中溜，秋门、厉，冬行，铺设祭器，入实酒馔，俟终献将升献，献官行礼，并读祝文。每岁四孟月腊五享，并如上仪。

金史卷三一　志第一二

奏告仪　皇帝恭谢仪　皇后恭谢仪
皇太子恭谢仪　荐新　功臣配享

奏告仪　皇帝即位、加元服、受尊号、纳后、册命、巡狩、征伐、封祀、请谥、营修庙寝，凡国有大事皆告。或一室，或遍告及原庙，并一献礼，用祝币。皇统以后，凡皇帝受尊号、册皇后太子、禘祫升祔、奉安、奉迁等事于皆告，郊祀则告配帝之室。

大定十四年三月十七日，诏更御名，命左丞相良弼告天地，平章守道告太庙，左丞石琚告昭德皇后庙，礼部尚书张景仁告社稷，及遣官祭告五岳。

前期二日，太庙令扫除庙内外，设告官以下次所。前一日，行事官赴祀所清斋。

告日前三刻，礼直官引太庙令帅其属，入殿开室户，扫除铺筵，设几于北墉下，如时享仪。礼直官帅祀祭官陈币篚于室户之左，陈祝版于室户之右案上。及设香案祭器，皆藉以席。每位各左一笾实以鹿脯，右一豆实以鹿臡。牺尊一，置于坫，加勺、幂，在殿上室户之左，北向，实以酒，每位一瓶。设烛于神位前。又设盥爵洗位横街之南稍东。设告官褥位，于殿下东阶之南，西向，余官在其后稍南。又设望燎位于西神门外之北。

告日未明，礼直官引太庙令、太祝、宫闱令入，当阶间北面西上立定。奉礼赞“再拜”，讫，升自西阶，太祝、宫闱令各入室，出神主设于座，如常仪。次引告官入，就位。礼直官稍前，赞“有司谨具，请行事”，又赞“再拜”，在位者拜，讫，礼直官引告官就盥洗位，盥手，讫，诣神位前，搢笏，跪，三上香。执事者以币授奉礼郎，西向授告官。告官受币，奠讫，执笏，俯伏，兴，退就户外位，再拜。诣次位行礼如上仪，讫，降复位。少顷，引告官再诣爵洗位，读祝、举祝官后从。至位，北向立，搢笏，洗拭爵，讫，授执事者。执笏升，诣酒尊所，西向立，执爵，执尊者举幂酌酒，告官以授执事者。诣神位前，北向，搢笏，跪，执爵三祭酒，执笏，俯伏，兴，退就户外位，北向立俟，读祝文，讫，再拜。诣次位行礼如上仪。讫，与读祝官皆复位。礼直官赞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次引告官以下诣望燎位，执事者取币帛祝版置于燎，礼直官曰“可燎”。半柴，礼直官赞“礼毕”，告官以下退。署令阖庙门，瘗祝于坎。

贞元四年正月，上尊号。前三日，遣使奏告天地，于常武殿拜天台设褥位，昊天上帝居中，皇地祇居西少却，行一献礼。

大定七年正月十一日，上尊号。

前三日，命皇子判大兴尹许王告天地，判宗正英王文告太庙。于自来拜天处设昊天上帝位，当中南向，皇地祇位次西少却，并用坐褥位牌及香酒脯臡等。祝版三，学士院撰告祝文，书写讫，进请御署，讫，以付礼部，移文宣徽院，并差控鹤官用案舁，覆以黄罗帕，随所差告官诣祀所。

前一日，告官等就局所致斋一日。

告日质明，宣徽院、太常寺铺设供具如仪。閤门舍人一员、太常博士一员引告官各服其服，以次就位。礼直官、舍人稍前，赞“有司谨具，请行事”。赞者曰“拜”，在位者皆再拜。礼直官先引执事官各就位。舍人博士次引告官诣盥洗、爵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洗爵，拭爵。执笏，诣酒尊所，搢笏，执爵，司尊者举幂酌酒，告官以爵奉授奉爵酒官，执笏诣昊天上帝、皇地祇神位前再拜，每位三上香，跪奠酒，讫，以爵授奉爵官，执笏，俯伏，兴。举祝官跪举，读讫，俯伏，兴。告官再拜。告毕。引告官以下降复位，再拜，讫，诣望燎位，燔祝版，再拜。半燎，告官已下皆退。

皇帝恭谢仪　大定七年正月，世宗受尊号，礼毕恭谢。

前三日，太庙令帅其属，洒扫庙庭之内外及陈设。尚舍于庙南门之西，设馔幔一十一室。殿中监帅尚舍视大次殿，又设皇帝版位于始祖神位前北向，又设饮福位于版位西南少却，又设随室奠拜褥位于神座前。大乐令设登歌于殿上，宫县于殿下。又设皇太子位于阼阶东南，又设亲王位于其南稍东，宗室王使相位于其后。又设太尉、司徒以下行事官位于殿西阶之西，东向，每等异位。又设文武群官位于横阶之南，东、西向。又设御洗位于阼阶之东，又设太尉洗位于西阶下横阶之南。又设斋郎位于东班群官之后。又设盥洗等官、并奉礼、赞者、大司乐、协律郎、大乐令等位，各如祫享之仪。又设尊彝祭器等于殿之上下，如时享之仪。

前一日，礼官御史帅其属，省牲，视濯涤，如常仪。

其日质明，礼官御史帅太庙官、太祝官、宫闱令出神主，如时享仪。有司列黄麾仗二千人于应天门外。尚辇进金辂于应天门内。午后三刻，宣徽院奏请皇帝赴斋宿殿，文武群官并斋宿于所司。

谢日质明，俟诸卫各勒所部屯门列仗。导驾官分左右侍立于殿阶下，并朝服。通事舍人引侍中诣斋殿，俯伏，跪称“臣某言，请中严”，俯伏，兴。凡侍中奏请，准此。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少顷，侍中奏“外办”，皇帝出斋殿，即御座，群官起居讫，侍中奏“请升辇”，皇帝升辇以出，侍卫警跸如常仪。导驾官前导，至应天门，侍中奏“请降辇升辂”，皇帝升辂，门下侍郎俯伏，跪奏“请车驾进发”，俯伏，兴。凡门下侍郎奏请，准此。车驾动，警跸如常仪。至应天门外，门下侍郎奏“请车驾少驻，敕侍臣上马”。侍中前承旨，退称曰“制可”。门下侍郎退，传制称“侍臣上马”，通事舍人承传“敕侍臣上马”。导驾官分左右前导，门下侍郎奏“请车驾进发”。车驾动，称“警跸”，不鸣鼓吹。典赞仪引皇太子常服乘马至庙中幕次，更服远游冠、朱明衣，执圭。通事舍人文武群官并朝服。于庙门外班迎。车驾至庙门，侍中于辂前奏“请降辂”，导驾官步入庙门稍东，侍中奏“请升辇”，皇帝升辇，伞扇侍卫如常仪。至大次，侍中奏“请降辇，入就大次”。皇帝入大次。

通事舍人分引文武群官由南神东西偏门入庙庭，东西相向立。礼直官引太尉以下行事官诣横街北向，再拜，讫，礼直官引太尉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执笏，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瓒，拭瓒，以瓒授执事者，执笏，由西阶升殿，诣始祖尊彝所，西向立。执事者以瓒奉太尉，太尉搢笏，执瓒酌鬯，诣神位前，以鬯祼地，讫，以虚瓒授执事者，执笏，俯伏，兴，出户外北向，再拜，讫。次诣随室并如上仪。礼毕，降自西阶，复位。礼直官引司徒出诣馔所，引荐俎斋郎奉俎、并荐笾豆簠簋官奉笾豆簠簋，及太官令，以序入自正门，宫县乐作，至大阶，乐止。诸太祝迎于阶上，各设于神座前。先荐牛，次荐羊，次荐豕，讫，礼直官引司徒已下降阶复位。典赞仪引皇太子、通事舍人引亲王，由南神东偏门入，诣褥位。礼直官引中书侍郎、举册官等升自西阶，诣始祖室前，东西立。

通事舍人引侍中诣大次前，奏“请中严”，皇帝服衮冕。少顷，侍中奏“外办”。侍中诣庙庭本位立，皇帝将出大次，礼仪使与太常卿赞导。凡礼仪使与太常卿赞导，并博士前引，俯伏，跪称“臣某赞导皇帝行礼”，俯伏，兴。前导至东神门，撤伞扇，近侍者从入。殿中监跪进镇圭，礼仪使奏“请执圭”，皇帝执圭，宫县乐作。奏“请诣罍洗位”，至位，乐止。内侍跪取匜兴，沃水。又内侍跪取盘，承水。时寒，预备温水。礼仪使奏“请搢镇圭”，皇帝搢镇圭，盥手。内侍跪取巾于篚，兴，进，皇帝帨手，讫，奉爵官以爵跪进，皇帝受爵，内侍捧匜沃水，又内侍跪捧盘承水，皇帝洗爵，讫，内侍跪奉巾以进，皇帝拭爵，讫，内侍奠盘匜，又奠巾于篚。奉爵官受爵。礼仪使奏“请执镇圭”，前导皇帝升殿，左右侍从量人数升，宫县乐作。皇帝至阼阶下，乐止。皇帝升自阼阶，登歌乐作。礼仪使前导，皇帝至版位，乐止，奏“请再拜”。奉礼郎赞“皇太子已下在位群官皆再拜”。赞者承传，皆再拜。礼仪使前导，皇帝诣始祖尊彝所，乐作，至尊所，乐止。奉爵官以爵莅尊，执尊者举幂，侍中跪酌牺尊之泛齐，讫，礼仪使导皇帝至版位，再拜，讫，礼仪使奏“请诣始祖神位前褥位”，登歌乐作。礼仪使奏“请搢圭”，跪，奉爵官以爵授奉爵酒官以进。礼仪使奏“请执爵”，皇帝执爵，三奠酒，讫，以虚爵授奉爵酒官。礼仪使奏“请执圭”，兴，乐止。奉爵酒官以爵授奉爵官。礼仪使奏“请诣随室”，并如上仪。

礼直官先引司徒升自西阶，立于饮福位之侧，酌献将毕，奉胙，酌福酒。太祝从司徒立于其侧，酌献毕，侍中亦立于其侧。礼仪使奏“请皇帝诣版位”，北向立，登歌乐作，至位乐止。中书侍郎跪读册，讫，举册官奠，讫，礼仪使奏“请皇帝再拜，”拜讫，礼仪使奏“请诣饮福位”，登歌乐作。至位，太祝酌福酒于爵，时寒预备温酒，以奉侍中，侍中受爵奉以立。礼仪使奏“请搢圭，”跪，侍中以爵北向跪以进，礼仪使奏“请执爵”，三祭酒。礼仪使奏“请饮福”，饮福讫，以虚爵授侍中。礼仪使奏“请受胙”，司徒跪以黍稷饭笾进，皇帝受以授左右。司徒又跪以胙肉进，皇帝受以授左右。礼仪使“请执圭”，兴，再拜讫，乐止。礼仪使前导，皇帝还版位，登歌乐作，至位乐止。

太祝各进彻笾豆，登歌乐作。卒彻，乐止。奉礼曰“赐胙”，赞“皇太子已下在位群官皆再拜”。赞者承传，皆再拜，宫县作，一成止。礼仪使奏“请皇帝再拜”，奉礼郎赞“皇太子已下在位官皆再

拜”。拜讫，礼仪使奏“礼毕”，前导皇帝降阼阶，登歌乐作，至阶下乐止。宫县作，前导皇帝出东神门，乐止。伞扇侍卫如常仪。礼仪使奏“请释圭”，殿中监跪受镇圭。至大次，转仗卫于还途，如来仪。礼官御史帅其属，纳神主、藏册如仪。

少顷，通事舍人引侍中奏“请中严”，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少顷，侍中奏“外办”。俟尚辇进辇，侍中奏“请降座升辇”。皇帝升辇，伞扇侍卫如常仪。至南神门稍东，侍中奏“请降辇步出庙门”。皇帝步出庙门，至辂，侍中奏“请升辂”，皇帝升辂。门下侍郎奏“请车驾少驻，敕侍臣上马”，侍臣前承旨，退称曰“制可”，门下侍郎退，传制称“侍臣上马”。通事舍人承传“敕侍臣上马”。车驾还内，鼓吹振作，至应天门外，百官班迎起居，宫县奏《采茨之曲》。入应天门内，侍中奏“请降辂乘辇”。皇帝降辂乘辇以入，伞扇侍卫警跸如常仪。皇帝入宫，至致斋殿，侍中奏“解严”。通事舍人承旨“敕群臣各还次，将士各还本所”。

皇后恭谢仪　皇后既受册，前一日，斋戒于别殿。内命妇应从入庙者俱斋戒一日。其日未明二刻，有司陈设仪仗于后车之左右，以次排列。外命妇先自太庙后门入，内命妇妃嫔已下俱诣殿庭，起居讫，宣徽使版奏“中严”，少顷，又奏“外办”。首饰褘衣，御肩舆，取便路至车所。内侍奏“请降舆升车”，既升车，奏“请进发”。车出元德东偏门，内命妇妃嫔已下自殿门外上车，由左掖门出，从至太庙门外，仪仗止于门外，回车南向。内侍奏“请降车升舆”，后降车升舆，就东神门外幄次，下帘。内命妇妃嫔已下降车，入就陪列位。内侍引外命妇诣幄次前，起居讫，并赴殿庭陪列位。

少顷，宣徽使诣幄次，赞“行朝谒之礼”，帘卷，宣徽使前导，诣殿庭阶下西向褥位立。宣徽使赞“再拜”，内外命妇皆再拜。宣徽使前导，升东阶，诣始祖皇帝神位香案前褥位，宣徽使奏“请三上香”，又奏“再拜”，拜讫。宣徽使前导，次诣献祖已下十室，并如上仪。宣徽使奏“礼毕”，导归幄次。宣徽使奏“请解严”。内外命妇还幕次。

少顷，转仗还内如来仪，外命妇退。内侍奏“请御舆”，出至车所，奏“请升车”，既升车，奏“请进发”。内命妇上车。至元德东偏门，内侍奏“请降车升舆”，后御舆，取便路还内，内命妇从入。册礼毕，百官上表称贺，并以笺贺中宫。

皇太子恭谢仪　其日质明，东宫应从官各服朝服，所司陈卤簿金辂于左掖门外。皇太子服远游冠、朱明衣，升舆以出，至金辂所，降舆升辂。左庶子已下夹侍。三师、三少乘马导从，余官亦皆乘马以从。东行，由太庙西阶转至庙，不鸣铙吹。至庙西偏门外降辂步进，由东偏门入幄次，改服衮冕。出次，执圭自南神东偏门入，宫官并太常寺官皆从。皇太子入诣殿庭东阶之东，西向立，典仪赞“再拜”，讫，升自西阶，诣始祖神位前北向，再拜，讫，以次诣逐室行礼，并如上仪。讫，降自西阶，复西向位俟，典仪称“礼毕”。出东神北偏门，谒别庙如上仪。讫，归幄次，改服远游冠、朱明衣。出次，步至庙门外升辂，过庙门鸣铙而行。至左掖门外降辂，升舆以入。将士各还本所。后一日于东宫受群官贺，如元正受贺之仪。

荐新　天德二年，命有司议荐新礼，依典礼合用时物，令太常卿行礼。正月，鲔，明昌间用牛鱼，无则鲤代。二月，雁。三月，韭，以卵、以葑。四月，荐冰。五月，荀、蒲，羞以含桃。六月，彘肉，小麦仁。七月，尝雏鸡以黍，羞以瓜。八月，羞以芡、以菱、以栗。九月，尝粟与稷，羞以枣、以梨。十月尝麻与稻，羞以兔。十一月，羞以麇。十二月，羞以鱼。从之。大定三年，有司言“每岁太庙五享，若复荐新。似涉繁数。拟遇时享之月，以所荐物附于笾豆荐之，以合古者‘祭不欲数’之义。”制可。牛鱼状似鲔，鲔之类也。

功臣配享　明昌五年闰十月丙寅，以仪同三司代国公欢都、银青光禄大夫冶诃、特进劾者、开府仪同三司盆纳、仪同三司拔达，配享世祖庙庭。

天德二年二月，太庙祫享，有司拟上配享功臣，诏以撒改、辞不失、斜也杲、斡鲁、阿思魁忠东向，配太祖位。以粘哥宗翰、斡里不宗望、阇母、娄室、银术可西向，配太宗位。大定三年十月，祫享，又以斜也、斡鲁、撒改、习不失、阿思魁配享太祖，宗望、阇母、宗翰、娄室、银术哥配享大宗。其后，次序屡有更易。

八年，上命图画功臣于太祖庙，有司第祖宗佐命之臣，勋绩之大小、官资之崇卑以次上闻。乃

定左庑：开府金源郡王撒改、皇伯太师右副元帅宋王宗望、开府金源郡王斡鲁、皇伯太师梁王宗弼、开府金源郡王娄室、皇叔祖元帅左都监鲁王阇母、开府隋国公阿离合懑、仪同三司兖国公刘彦宗、右丞相齐国简懿公韩企先、特进宗人习失；右庑：太师秦王宗翰、皇叔祖辽王杲、开府金源郡王习不失、开府金源郡王完颜希尹、太傅楚王宗雄、开府前燕京留守金源郡王完颜银术哥、开府金源郡王完颜忠、金源郡王完颜撒离喝、特进宗人斡鲁古、右丞相金源郡王纥石烈志宁。

十六年，左庑迁梁王宗弼于斡鲁上。十八年，黜辞习失，而次蒲家奴于阿离合懑下。二十二年，增皇伯太师辽王。斜也、撒改、宗干、宗翰、宗望，其下以次列。

至明昌四年，次序始定，东廊：皇叔祖辽智烈王斜也杲、皇伯太师辽忠烈王宗干斡本、皇伯太师右副元帅宋桓肃王讹鲁补宗望、开府仪同三司金源郡毅武王习不失、开府仪同三司金源郡贞宪王完颜谷神希尹、太傅楚威敏王谋良虎宗雄、开府仪同三司燕京留守金源郡襄武王完颜银术可、开府仪同三司金源郡明毅王完颜忠阿思魁、金源郡庄襄王杲撒离喝、特进宗人斡里古庄翼、特进完颜习失威敬、太师尚书令淄忠烈王徒单克宁、太师尚书令南阳郡文康王张浩；西廊：开府仪同三司金源郡忠毅王撒改、太师秦桓忠王粘罕宗翰、皇伯太师梁忠烈王斡出宗弼、开府仪同三司金源郡刚烈王斡鲁、开府仪同三司金源郡庄义王完颜娄室、皇叔祖元帅左都监鲁庄明王阇母、开府仪同三司隋国刚宪公阿离合懑、开府仪同三司豫国襄毅公蒲家奴昱、开府仪同三司衮国英敏公刘彦宗、右丞相齐国简懿公韩企先、太保尚书令广平郡襄简王李石、开府仪同三司右丞相金源郡武定王纥石烈志宁、开府仪同三司左丞相沂国公仆散忠义、仪同三司左丞相崇国公纥石烈良弼、右丞相莘国公石琚、右丞相申国公唐括安礼、开府仪同三司平章政事徒单合喜、参知政事宗叙。每一朝为一列，著为令。

陈设宝玉　凡天子大祀，则陈八宝及胜国宝于庭，所以示守也。金克辽宋所得宝玉，及本朝所制，今并载焉。

获于辽者，玉宝四、金宝二。玉宝“通天万岁之玺”一，“受天明命惟德乃昌”之宝一，自方三寸，“嗣圣”宝一，御封不辨印文宝一。金宝：“御前之宝”一，“书诏之宝”一，二宝金初用之。

获于宋者，玉宝十五，金宝七、印一，金涂银宝五。玉宝：受命宝一，咸阳所得，三寸六分，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相传为秦玺，白玉盖，螭纽；传国宝一，螭纽；镇国宝一，二面并碧色，文曰“承天休，延万亿，永无极”；又受命宝一，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天子之宝”一；“天子信宝”一；“天子行宝”一；“皇帝之宝”一；“皇帝信宝”一；“皇帝行宝”一；“皇帝恭膺天命之宝”二，皆四寸八分，螭纽；“御书之宝”二，一龙纽，一螭纽；“宣和御笔之宝”一，螭纽。金宝并印：“天下同文之宝”一，龙纽；“御前之宝”二；“御书之宝”一；“宣和殿宝”一“皇后之宝”一；“皇太子宝”一，龟纽；“皇太子妃”印一，龟纽。金涂银宝：“皇帝钦崇国祀之宝”一，天下合同之宝”一，“御前之宝”一，“御前锡赐之宝”一，“书诏之宝”一。外有宋内府图书印三十八，“内府图书之印”一、“御书’三、“御笔”一、“御画”一、“御书玉宝”一、“天子万年”一、“天子万寿”一、“龟龙上珍”一、“河洛元瑞”二、云汉之章”一、“奎璧之文”一、“华国之瑞”一、“大观中秘”一、“大观宝篆”一、“政和”一、“宣和”三、“宣和御览”一、“宣和中秘”一、“宣和殿制”一、“宣和大宝”一、“宣和书宝”二、“宣和画宝”一、“常乐未央”一、“古文宣和二宝”一、“封”四，共三十五面，并玉。“封”字一、“御画”一，二面并马瑙。“政和御笔”一，系水晶。玄圭一，白玉圭一十九。

本朝所制。国初就用辽宝，皇统五年始铸金“御前之宝”一、“书诏之宝”一。大定十八年，得美玉，诏作“大金受命万世之宝”，其制径四寸八分、厚寸四分，盘龙纽高厚各四寸六分。二十三年，又铸“宣命之宝”，其径四寸二厘，厚一寸四分，纽高一寸九分，字深二分。敕有司议所当用，奏“今所收八宝及皇统五年造‘御前之宝’，赐宋国书及常例奏目则用之，‘书诏之宝’，赐高丽、夏国诏并颁诏则用之。大定十八年造‘大金受命万世之宝’。奉敕再议。今所铸金宝宜以进呈为始，一品及王公妃用玉宝，二品以下用金‘宣命之宝’”。又有“礼信之宝”，用铜，岁赐三国礼物缄封用之，明昌间更以银。又有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妃宝，又有皇太子及守国宝，皆用金。大定二十四年，皇太子宝，金铸龟纽，有司定其文曰：“监国”，上命以“守”易“监”，比亲王印广长各加一分。

杂仪　大定三年八月，有司议："祫享牺牲品物，按唐《开元礼》、宋《开宝礼》每室犊一、羊一、猪一，《五礼新仪》每室复加鱼十有五尾。天德、贞元例，与唐、宋同，有司行事则不用太牢，七祀功臣羊各二，酒共二百一十瓶。正隆减定，通用犊一，两室共用羊一豕一，酒百瓶，此于礼有阙。今七祀功臣牲酒请依天德制，宗庙每室则用宋制，加鱼。然每室一犊复恐太丰。"世宗乃命每祭共用一犊，羊豕如旧。又以九月五日祫享，当用鹿肉五十斤、獐肉三十五斤、兔十四头为醓醢，以贞元、正隆时方禁猎，皆以羊代，此礼殊为未备，诏从古制。

十年正月，诏宰臣曰："古礼杀牛以祭，后世有更者否？其检讨典故以闻。"有司谓："自周以来，下逮唐、宋，祫享无不用牛者。唐《开元礼》时享每室各用太牢一，至天宝六年始减牛数，太庙每享用一犊。宋《政和五礼新仪》时享太庙，亲祀用牛，有司行事则不用。宋开宝二年诏，昊天上帝、皇地祇用犊，余大祀皆以羊豕代之。合二羊五豕足代一犊。今三年一祫乃为亲祠，其礼至重，每室一犊恐难省减。"遂命时享与祭社稷如旧，若亲祠宗庙则共用一犊，有司行事则不用。

十二年十月，祫享，以摄官行事，诏共用三犊。二十二年十月，诏祫帝共用三犊，有司行事则以鹿代。昭德皇后庙大定十九年禘祭，不用犊。

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即位，礼官言："自大定二十七年十月祫享，至今年正月世宗升遐，故四月不行禘礼。按《公羊传》，闵公二年'吉禘于庄公，言吉者未可以吉，谓未三年也'。注：'谓禘祫从先君数，朝聘从今君数，三年丧毕，遇禘则禘，遇祫则祫。'故事，宜于辛亥岁为大祥，三月禫祭，逾月则吉，则四月一日为初吉，适当孟夏禘祭之时，可为亲祠。"诏从之。及期，以孝懿皇后崩而止。

五月，礼官言："世宗升附已三年，尚未合食于祖宗，若来冬遂行祫礼，伏为皇帝见居心丧，丧中之吉《春秋》讥其速，恐冬祫未可行。然《周礼》王有哀惨则春官摄事，窃以世宗及孝懿皇后升祔以来，未曾躬谒，岂可令有司先摄事哉。况前代令摄事者止施于常祀，今乞依故事，三年丧毕，祫则祫，禘则禘，于明昌四年四月一日释心丧，行禘礼。"上从之。

明昌三年十二月，尚书省奏："明年亲禘，室当用犊一。钦怀皇后祔于明德之庙，按大定三年祫享，明德皇后室未尝用犊"，敕钦怀皇后亦用之。上因问拜数，右丞玮具对，上曰："世宗圣寿高，故杀其数，亦不立于位，今当从礼而已。"

大定六年，定晨祼行礼，自大次至版位先见神之礼，两拜。再至板位，又两拜。祼鬯毕，还板位，再两拜。还小次，酌献时，罍洗位盥讫，至板位，先两拜。酌献毕还板位，再两拜。止将始祖祝册于板位西南安置，读册讫又两拜。还小次，又至饮福位，先两拜，饮毕两拜。凡十六拜。

贞祐四年，命参知政事李革为修奉太庙使，七月吉日亲行祔享，有司以故事用皇帝时享仪，初至板位两拜，晨祼及酌献则每位三拜，饮福五拜，总七十九拜。今升祔则遍及祧庙五室，则为一百九拜也。明昌间尝减每位酌献奠爵后一拜，则为九十二拜而已。然大定六年，世宗尝令礼官通减为十六拜。又皇帝当散斋四日于别殿，致斋三日于大庆殿，今国事方殷，宜权散斋二日，致斋一日。上曰："拜数从大定例，余准奏。"

礼部尚书张行信言："近奉诏从世宗十六拜之礼，臣与太常参定仪注，窃有疑焉。谨按唐、宋亲祠典礼，皆有通拜及随位拜礼。世宗大定三年亲行奉安之礼，亦通七拜，每室各五拜，合七十二拜。逮六年禘，始敕有司减为十六拜，仍存七十二拜之仪，其意亦可见矣。盖初年享礼以备，故后从权，更定通拜。今陛下初庙见奉安，而遽从此制，是于随室神位并无拜礼，此臣之所疑一也。大定间十有二室，姑从十六拜，犹可。今十有七室，而拜数反不及之，此臣之所疑二也。况六年所定仪注，惟于皇帝板位前读始祖一室祝册。夫祭有祝辞，本告神明，今诸祝册各书帝后尊谥，及高曾祖考世次不一，皇帝所自称亦自不同，而乃止读一册，余皆虚设，恐于礼未安，此臣之所疑三也。先王之礼顺时施宜，不可多寡，惟称而已。今近年礼官酌古今，别定四十四拜之礼。初见神二拜，晨祼通四拜，随室酌献读祝毕两拜，饮福四拜，似为得中。"上从之，乃定祔享如时享十二室之仪。又以祧庙五主始祖室不能容，止于室户外东西一列，以西为上。神主阙者以升祔前三日庙内敬造，以享日丑前题写毕，以次奉升。十月己未，亲王百官自明俊殿奉迎祖宗神主于太庙幄次。辛酉行礼，用四十四拜之仪，无宫县乐，牺牲从俭，十七室用犊三、羊豕九而已。以皇太子为亚献，濮王守纯为终

献。皇帝权服靴袍，行礼日服衮冕，皇太子以下公服，无卤簿仪仗，礼毕乘马还宫。

金史卷三二　志第一三

礼五

上尊谥

天会三年六月，谙班勃极烈杲等表请追册先大圣皇帝。十二月二十五日，奉玉册、玉宝，恭上尊谥曰大圣武元皇帝，庙号太祖。

天会十三年三月七日，遣摄太尉皇叔祖大司空昱奉玉册、玉宝，上尊谥曰文烈皇帝，庙号太宗。九月，追谥皇考曰景宣皇帝，庙号徽宗。

十四年八月庚戌，文武百僚、太师宗磐等上议曰："国家肇造区夏，四征弗庭，太祖武元皇帝受命拨乱，光启大业。太宗文烈皇帝继志卒伐，奋张皇威。原其积德累功，所由来者远矣。且礼多为贵，固前籍之美谈；德厚流光，实本朝之先务。伏惟皇九代祖，廓君人之量，挺御世之姿，虞舜生冯，迁于负夏，太王避狄，邑此岐山，圣姥来归，天原肇发。皇八代祖、皇七代祖，承家袭庆，裕后垂芳，不求赫赫之名，终大振振之族。皇六代祖，徙居得吉，播种是勤，去暴露获栋宇之安，释负载兴车舆之利。皇五代祖孛堇，雄姿迈世，美略济时，成百里日辟之功，戎车既饬；著五教在宽之训，人纪肇修。皇高祖太师，质自天成，德为民望，兼精骑射，往无不摧，始置官师，归者盖众。皇曾祖太师，威棱震远，机警绝人，雅善运筹，未尝衿甲，临敌愈奋，应变若神。皇曾叔祖太师，机独运心，公无私物，四方耸动，诸部归怀，德威两隆，风俗大定。皇伯祖太师，友于尽爱，国尔惟忠，谋必罔愆，举无不济。累代祖妣，妇道警戒，王业艰难，俱殚内助之劳，实著始基之渐。是宜采群臣之佥议，酌故事以遵行，款帝于郊，称天以诔。谨按谥法，布义行刚曰'景'，主义行德曰'元'，保民耆艾曰'明'，温柔圣善曰'懿'，请上皇九代祖尊谥曰景元皇帝，庙号始祖妣曰明懿皇后。中和纯备曰'德'，道德纯一曰'思'，请上皇八代祖尊谥曰德皇帝，妣曰思皇后。好和不争曰'安'，好廉自克曰'节'，请上皇七代祖尊谥曰安皇帝，妣曰节皇后。安民治古曰'定'，明德有劳曰'昭'，尊贤让善曰'恭'，柔德好众曰'靖'，请上皇六代祖尊谥曰定昭皇帝，庙号献祖，妣曰恭靖皇后。爱民立政曰'成'辟土有德曰'襄'，强毅执正曰'威'，慈仁和民曰'顺'，请上皇五代祖孛堇尊谥曰成襄皇帝，庙号昭祖，妣曰威顺皇后。爱民好与曰'惠'，辟土兼国曰'桓'，明德有劳曰：'昭'，执心决断曰'肃'请上皇高祖太师尊谥曰惠桓皇帝，庙号景祖，妣曰昭肃皇后。大而化之曰'圣'，刚德克就曰'肃'，思虑深远曰'翼'，一德不懈曰'简'，请上皇曾祖太师尊谥曰圣肃皇帝，庙号世祖，妣曰翼简皇后。申情见貌曰'穆'，博闻多能曰'宪'，柔德好众曰'静'，圣善周闻曰'宣'，请上皇曾叔祖太师尊谥曰穆宪皇帝，庙号肃宗，妣曰静宣皇后。慈爱忘劳曰'孝'，执事有制曰'平'，清白守节曰'贞'，爱民好与曰'惠'，请上皇曾叔祖太师尊谥曰孝平皇帝，庙号穆宗，妣曰贞惠皇后。爱民长悌曰'恭'，一德不懈曰'简'，夙夜共事曰'敬'，小心畏忌曰'僖'，请上皇伯祖太师尊谥曰恭简皇帝，庙号康宗，妣曰敬僖皇后。仍请以始祖景元皇帝、景祖惠桓皇帝、世祖圣肃皇帝、太祖武元皇帝、太宗文烈皇帝为永永不祧之庙。须庙室告成，涓日备物，奉上宝册，藏于天府，施之罔极。"

丙辰，奉上九代祖妣尊谥庙号，是日百僚上表称贺。

皇统五年，增上太祖尊谥，礼官议："自古辨祀，以南北郊、太社、太稷、太庙为序。若太庙神主造毕，即合题尊谥，择日奉安，恐在郊社之前于礼未伦。候筑郊兆毕，择日奏告昊天上帝、皇地祇，次奉安社稷神主及奏告，其次恭造太庙神主，题号奉安入室，以此为序。元奉敕旨，候到上京行礼，不见元奏目内，有无指定候修建太庙奉安神主以后行礼，或只于庆元宫奉上谥号。若候奉安太庙神主礼毕，方奉上谥号册宝，即百官并合法服，兼于皇帝所御殿合立黄麾仗及殿中省细仗，太庙殿前亦合立黄麾仗，其册宝在路亦合量设仪仗。若太庙未奉安，只于庆元宫上册宝，即行事及立班官并用常服，及依例量用大小旗、甲骑、门仗官，供奉官引从册宝彩服。若奉安后发册，即御服通天冠、绛纱袍。若只就庆元宫，即幞头红袍。并庆元宫上册宝，即将来题太庙本室神主，便可用

新谥。若于太庙先奉安神主，即先题旧谥，及至就本室上册宝，又须改题新谥。有两节不同。五月九日拟奏告于太庙，上册宝，窃虑法物乐舞难办，只于庆元宫上册宝。”从之。

十月三日，奉上尊册宝仪：

前期，有司供张辰居殿神御床案。少府监、钩盾署设燎薪于殿庭西南，掘坎于其侧。仪鸾司设小次于辰居殿下东厢，又设册宝幄殿于景辉门外东仗舍。殿前司、宣徽院量差甲骑、大小旗鼓、门仗官、香舆，自制造册宝所迎奉册宝，奉安于幄殿，行事官、制造官皆骑马引从，门下中书侍郎在前，侍中中书令在后，大礼使又在其后，举舁奉册宝官、制告官分左右夹侍，以北为上，皆给人从锦帽衫带。

是日未明，翰林使、太官令丞铺设香案酒果、供具牲体膳羞于神御前。仪鸾司设皇帝拜褥四，一在阼阶上，面西，一在香案南，面北，一在殿上东栏子内，面西，一在燎薪之东，面西。设黄道，自小次至阼阶褥位。

质明，有司备常行仪仗、驾头扇筤，常朝官常服骑马执鞭前导，以北为上，造册宝官、排办管勾官常服，于庆元宫门外立班，迎驾再拜。皇帝自宫中服靴袍、御马，至景晖门外下马，步入小次。少顷，御史台催班，大礼使、行事官自幄殿奉册宝入正门，置于辰居殿西阶下。大礼使归押班位，閤门使奏“班齐”，太常卿奏“请皇帝行奉上册宝之礼”。宣徽使、太常卿分引前导，皇帝由黄道升阼阶上面西褥位立，赞“请再拜”，閤门使胪传，在位官皆再拜。乃引皇帝由殿上正门入殿，于香案前褥位再拜，上香，又再拜，退稍东于栏子内面西褥位立定。仪鸾司彻香案前拜褥，设册宝褥位于香案南，举册、舁册官取册匣子床，对捧由西阶升，中书侍郎分左右前导。奉册中书令、读册中书令并后从，候于褥位。置定，奉册中书令于褥位南再拜，退就殿阶上西南柱外，面东立。读册官、中书令稍前，再拜。舁册官取匣盖下，置于西阶下册床。举册官对举册，读册官中书令一拜起，跪，搢笏，读册文曰：“孝孙嗣皇帝臣某，谨拜手稽首奉玉册玉宝，恭上尊谥曰应乾兴运昭德定功睿神庄孝仁明大圣武元皇帝。”读册毕，就拜，兴，又再拜，退立于奉册中书令之次。奉册官进，与中书侍郎率举册、舁册官奉册匣由西阶下，引从如上仪，复置于册床。置定，举宝官以宝盝进，至侍中读毕，由西阶下，复置于床，皆如册匣之仪。

有司彻册宝褥位，复设香案南拜褥。宣徽使、太常卿导皇帝进就褥位，再拜，上香、茶、酒，乐作，三酹酒，乐止。太祝读祝文，讫，皇帝再拜，复归阼阶褥位，立定。大礼使升殿，于香案南宣徽使处授福酒台盏，行至皇帝阼阶褥位前，宣徽使赞“皇帝再拜饮福”，閤门胪传“赐胙，再拜”，应在位官皆再拜。大礼使跪，以酒盏进授皇帝，乐作，饮讫，又再拜。大礼使受酒盏，复以授宣徽使，讫，由西阶下，归押班位。太祝奉祝版，翰林使酌酒，太官令丞量取牲羞，自西阶下，置于燎薪之上。文武班皆回班向燎所立，礼官赞“请皇帝就望燎位”。宣徽使取酒盏台于翰林使，以进授皇帝。皇帝酹酒于燎薪之上，执事者举燎，半燎，瘗于坎。宣徽使赞“皇帝再拜”，閤门喝“百官皆再拜”。太常卿、宣徽使前导，皇帝归小次，即御座，帘降。太常卿俯伏，兴，跪奏“太常卿臣某言，礼毕”。百官皆卷班西出。大礼使以下奉册宝床，纳于庆元宫收掌去处。皇帝进膳于别殿，侍食官取旨，有司转仗由来路，皇帝便服还内，教坊作乐前导。

次日，大礼使率百官称贺。

是岁闰十一月，增上祖宗尊谥，始祖景元皇帝曰懿宪景元皇帝，德皇帝曰渊穆玄德皇帝，安皇帝曰和靖庆安皇帝，献祖定昭皇帝曰纯烈定昭皇帝，昭祖成襄皇帝曰武惠成襄皇帝，景祖惠桓皇帝曰英烈惠桓皇帝，世祖圣肃皇帝曰神武圣肃皇帝，肃宗穆宪皇帝曰明睿穆宪皇帝，穆宗孝平皇帝曰章顺孝平皇帝，康宗恭简皇帝曰献敏恭简皇帝，太宗文烈皇帝曰体元应运世德昭功哲惠仁圣文烈皇帝，徽宗景宣皇帝曰允恭克让孝德玄功佑圣景宣皇帝，已上庙号如故。十二月一日，奏告如仪。

大定三年，增上睿宗尊谥。先是，元年十一月十六日，追册皇考曰简肃皇帝，庙号睿宗，皇妣蒲察氏钦慈皇后，皇妣李氏贞懿皇后。二年八月一日，有司奏“祖宗谥号或十六字，或十四字，或十二字，即今睿宗皇帝更合增上尊谥，于升祔前奉册宝”。制可。十七日，左平章元宜等奏请增上尊谥曰睿宗立德显仁启圣广运文武简肃皇帝。有司奏“睿宗皇帝未经升祔，合无于衍庆宫圣武殿设神

御床案”？奉旨崇圣閤借设正位。又奏“皇帝亲授册宝，太尉行事”。制可。

九月二十二日，奏告太庙。二十八日，大安殿置大乐，阅习。前一日，自衍庆宫奉迎册宝，于大安殿安置。

授册日未明三刻，有司各勒所部，整肃仪卫，群臣集于殿门，行事官各法服，陪位官公服。皇帝自宫中常服乘舆，侍卫如仪，赴大安殿后更衣幄次。御史台催班，通事舍人引太尉及群臣就位。侍中跪奏“中严”，少顷，又跪奏“外办”。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出。太常卿跪奏称“太常卿臣某言，拜皇帝行奉上册宝之礼”。奏讫，俯伏，兴。宣徽使分左右前导，皇帝步诣册宝幄次。将至幄次，登歌乐作，至幄次前北向，宣徽使赞“拜皇帝再拜”。典仪赞“在位官再拜”。拜讫，奏“请皇帝搢圭”，三上香，讫，执圭。奏“请皇帝再拜”。典仪赞“在位官再拜”，讫，各分班东西序立。奏“请皇帝诣稍东褥位”，乐止。中书令、中书侍郎奉引册，侍中、门下侍郎奉引宝，行，登歌乐作。宣徽使赞导皇帝随册宝降自西阶，登歌乐止，宫县乐作，至大安殿下当中褥位。中书令、侍中奉册宝于皇帝褥位之西，乐止。宣徽使奏“皇帝再拜”，典仪赞“在位官皆再拜”，拜讫，中书令搢笏，奉册匣，宫县乐作，至皇帝褥位前，俯伏，跪，奉置讫，执笏，俯伏，兴，退稍西立，东向。太常博士引太尉至褥位，北向立。宣徽使奏“请皇帝搢圭”，跪捧册授太尉，太尉搢笏，跪受讫，执笏，少东立。宣徽使奏“请执圭”，俯伏，兴。舁册官捧册匣，中书侍郎奉册匣置于册床，乐止。侍中搢笏，奉宝盝，宫县乐作，至皇帝褥位前，俯伏，跪，奉置讫，执笏，俯伏，兴，退稍西立，东向。太常博士引太尉至褥位，北向立。宣徽使奏“皇帝搢圭”，跪捧宝盝授太尉，太尉搢笏，跪，受讫，执笏，少东立。宣徽使奏“请执圭”，俯伏，兴。舁宝官捧宝盝，门下侍郎奉置于宝床，乐止。宣徽使奏“皇帝再拜”，典仪赞“在位官再拜”。皇帝南向立，宫县乐作。太常博士引太尉奉册宝出，主节者持节前导，册床在前，宝床次之，乐止。中书门下侍郎各导于册宝之前，太尉居其后，至大安门外，太尉以次跪奉册宝于玉辂中，中书侍郎于辂旁夹侍，所司迎卫如式。太尉奉册宝讫，步出通天门外，革车用本品卤簿，导从如仪，鼓吹不振作。俟册宝出大安门，太常卿跪奏称“太常卿臣某言，礼毕”。奏讫，俯伏，兴，前导皇帝升自东阶，登歌乐作，还大安殿后幄次，乐止。侍中跪奏“解严”。乘舆还内，侍卫如来仪。

十月一日，摄太尉特进平章政事兼太子太师定国公臣完颜宗宪率百官赴衍庆宫行礼。

前一日，设册宝幄次于圣武殿门外，西向。

其日质明，太常寺官率所属，于圣武殿设神御床案，宣徽院排备茶酒果、时馔、茶食、香花等，并如太祖皇帝忌辰供备之数。大乐署设登歌之乐于殿上前楹间稍南，北向。迎卫册宝至衍庆宫门外，中书门下侍郎各奉册宝降辂，各置于床。太尉至门外降车，率中书令以下导从，赴圣武殿门外幄次，奉安如式。其仪仗兵士并退。

次引文武百官各服其服，以次就位。大乐令率工人就位，礼直官亦先就位。应执事者并先入殿庭北向立，礼直官赞“再拜”，讫，升殿。次引太尉就东阶下褥位西向立，礼直官赞“拜”，在位官俱再拜。礼直官曰：“有司谨具，请行事。”礼直官赞“拜”，在位官俱再拜，讫，引太尉诣罍洗盥手，升殿，诣神座前，搢笏，跪，三上香，乐作，奠茶、奠酒，讫，执笏，俯伏，兴，乐止。太尉再拜，讫，还位少立。

次引太尉出，率中书门下侍郎等，奉册宝床入自殿门，中书令侍中等并导从，登歌乐作，册宝床至殿庭，列于西阶之下，承以席褥，乐止。太尉以下各就面北褥位立定，礼直官赞“拜”，在位官俱再拜，讫，太尉率中书令侍郎奉册匣升殿，登歌乐作，至殿上，册匣置于食案之前，仍设褥位，乐止。次引太尉诣神位前，俯伏，跪，称“摄太尉臣某言，谨上加尊谥册，宝”。奏讫，俯伏，兴，稍西立。次引中书令立于册匣南，举册官举册，中书令俯伏，跪读册，讫，俯伏，兴。中书令奉册匣降自西阶，置于床，登歌乐作，置讫，乐止。

次引侍中门下侍郎奉宝盝升殿，乐作，置于食案之前，仍设褥位，乐止。举宝官举宝盝，侍中俯伏，跪读宝，讫，俯伏，兴。侍中奉盝降自西阶，置于床，登歌乐作，置讫，乐止。太尉诣殿门外褥位，再拜，讫，太尉而下俱降阶，以次就位。礼直官赞“拜”，在位官皆再拜，讫，以次出。寺

官、署官率拱卫直，舁册宝床置于册宝殿，各退。

次日，百官称贺如常仪。

大定十九年，奉上孝成皇帝谥号。元年十一月十六日，诏曰："前君乃太祖之长孙，受太宗之遗命，嗣膺神器，十有五年。垂拱仰成，委任勋戚，废齐国以省徭赋，柔宋人而息兵戈，世格泰和，俗跻仁寿，混车书于南北，一尉候于东西。晚虽淫刑，几于恣意，冤施弟后，戮及良工，虐不及民，事犹可谏，过之至此，古或有焉。右丞相岐国王亮不务弼谐，反行篡弑，妄加黜废，抑损微称。远近伤嗟，神人愤怒，天方悔祸，朕乃继兴，受天下之乐推，居域中之有大。将拨乱而反正，务在革非。期事亡以如存，聿思尽礼。宜上谥号曰闵宗武灵皇帝。"

十八年，有司言："本朝祖宗尊谥或十八字，或十四字，或十二字，或四字。今拟增上闵宗尊谥曰弘基缵武庄靖孝成皇帝，仍加谥悼皇后曰悼平皇后。"又言："大定三年追尊睿宗皇帝礼仪，大安殿前立黄麾仗一千人，应天门外行仗二千人，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随册宝降自西阶，搢圭，跪，捧册宝授太尉。今拟大安殿行礼，及依唐、周典故，降阶捧册宝授太尉。所有冠冕仪仗拟依已行礼例。"上命仪仗人数约量减之，余略同前仪。明年四月十日，奉上册宝，升祔太庙。

二十六年，敕再议闵宗庙号，礼官拟上"襄、威、敬、定、桓、烈、熙"七字，奉旨用"熙"字，乃以明年四月一日，遣官奏告太庙及闵宗本室，易新庙号。

大定二十九年四月乙丑，谥大行皇帝曰光天兴运文德武功圣明仁孝皇帝，庙号世宗。五月丙午，以祔庙礼成，大赦。

大定二十九年五月甲午，上皇考尊谥曰体道弘仁英文睿德光孝皇帝，庙号显宗。

大安元年二月丁卯，谥大行皇帝曰宪天光运仁文义武神圣英孝皇帝，庙号章宗。

正大元年正月戊戌，谥大行皇帝曰继天兴统述道勤仁英武圣孝皇帝，庙号宣宗。

金史卷三三　志第一四

太宗天会二年，立大圣皇帝庙于西京。熙宗天眷二年九月，又以上京庆元宫为太祖皇帝原庙。皇统七年，有司奏"庆元宫门旧曰景晖，殿曰辰居，似非庙中之名，今宜改殿名曰世德"。是岁，东京御容殿成。世宗大定二年十二月，诏以"会宁府国家兴王之地，宜就庆元宫址建正殿九间，仍其旧号，以时荐享"。

海陵天德四年，有司言："燕京兴建太庙，复立原庙。三代以前无原庙制，至汉惠帝始置庙于长安渭北，荐以时果，其后又置于丰、沛，不闻享荐之礼。今两都告享宜止于燕京所建原庙行事。"于是，名其宫曰衍庆，殿曰圣武，门曰崇圣。

大定二年，以睿宗御容奉迁衍庆宫。

五年，会宁府太祖庙成，有司言宜以御容安置。先是，衍庆宫藏太祖御容十有二：法服一、立容一、戎衣一、佩弓矢一、坐容二、巾服一，旧在会宁府安置；半身容二、春衣容一、巾而衣红者二，旧在中都御容殿安置，今皆在此。诏以便服容一，遣官奉安，择日启行。

前一日，夙兴，告庙，用酒馔，差奏告官一员，以所差使充，进请御署祝板。

其日质明，有司设龙车于衍庆宫门外少西，东向。宰执率百官公服诣本宫殿下，班立，再拜。班首升殿，跪上香、奠酒，教坊乐作，少退，再拜。班首降阶复位，陪位官皆再拜。奉送使副率太祝捧御容匣出，宰执以下分左右前导，出衍庆宫门外，俟御容匣升车，百官上马后从，旗帜甲马锦衣人等分左右导，香舆扇等前行。至都门郊外，俟御容车少驻，导从官下马，车前立班，再拜。奉送使副侧侍不拜。班首诣香舆，跪上香，俯伏，兴，还班，再拜辞讫，退。使副遂行。

每程到馆或廨舍内安驻。其道路仪卫，红罗伞一，龙车一，其制以青布为亭子状，安车上，驾以牛。又用驼五，旗鼓共五十，舁香舆一十人，导从六十人，执扇八人，兵士百人，护卫二十人以宗室猛安谋克子孙充。所过州县，官属公服出郭香果奉迎，再拜，班首上香奠酒，又再拜。送至郊外，再拜乃退。

至会宁府，官属备香舆奉迎如上仪，乘马从至庙门外下马，分左右导引。使副率太祝四员，捧

御容入庙，于中门外东壁幄次内奉置定，再拜，讫，退，择日奉安。至日质明，差去官与本府官及建庙官等并公服，诣幄次前排立，先再拜，跪上香，乐作，奠酒，讫，又再拜。太祝捧御容，众官前导引，至殿下排立。御容升殿奉安，讫，再拜，班首升殿，跪上香，读祝，奠酒，乐作，少退再拜，讫，班首降阶复位，同执事官再拜，讫，退。

十五年二月，有司言东京开觉寺藏睿宗皇帝皂衣展裹真容，敕迁本京祖庙奉祀，仍易袍色。

明年四月，诏依奉安睿宗礼，奉安世祖御容于衍庆宫。前期，有司备香案、酒果、教坊乐。至日质明，亲王宰执率百官公服迎引至衍庆宫，凡用甲骑百人、伞二人、扇十二人、香舆八人、彩舆十六人、从者二十四人、执事官二人、弩手控鹤各五十人、赞者二人、礼直官二人，六品以下官三十员公服乘马前导。奉安讫，百官再拜，礼毕，退立宫门之外，迎驾朝谒。

十六年正月，有司奏："奉敕议世祖皇帝御容当于何处安置。臣等参详衍庆宫即汉之原庙，每遇太祖皇帝忌辰，百官朝拜。今世祖皇帝择地修建殿位，庶可副严奉之意。"从之。乃敕于圣武殿东西兴建世祖、太宗、睿宗殿位。

既而复欲择地建太宗殿于归仁馆，有司言："山陵太祖，太宗、睿宗共一兆域，太庙世祖，太祖、太宗、睿宗亦同堂异室。今于归仁馆兴建太宗殿位，似与山陵、太庙之制不同。"诏从前议，止于衍庆宫各建殿七间、阁五间、三门五间。乃定世祖殿曰广德、阁曰燕昌，太宗德曰丕承、阁曰光昭，睿宗殿曰天兴、阁曰景福。

十九年五月六日，奏告。七日，奉安。执事礼官二人，每位香案一、祭器席一、拜褥二、盥洗一、大勺篚巾全。

前一日，太庙令率其属扫除宫内外，又各设神座于殿上，又设亲王宰执以下百官拜位于殿庭。又设盥洗位于东阶下，执罍篚者位于其后。又于神位前各设北向拜褥位，并各设香案香炉匙合香酒花果器皿物等，依前来例。又于圣武殿上设香案炉匙合香等，又于殿下各设腰舆一、舁士一十六人、伞子各二人、执扇各十二人、导从弩手各三十人。前一日，清斋，亲王于本府，百官于其第。行礼官执事人等习仪，就祠所清斋。

其日质明，礼官率太庙署官等诣崇圣阁奉世祖御容，每匣用内待二人、太祝一员，礼官、署官前导，置于圣武殿神座。礼直官引亲王宰执百官公服于殿庭班立，七品以下班于殿门之外，赞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礼直官引班首诣盥洗，盥手讫，升殿，诣神座前跪上香，讫，少退，再拜。礼直官引班首降复位，赞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讫，礼直官导世祖御容升腰舆，仪卫依次序导从，至广德殿，百官后从，至庭下班位立。礼官率太庙署官就腰舆内捧御容，于殿上正面奉安讫，百官于阶下、六品已下官于殿门外，立班。赞者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礼直官引班首诣盥洗，盥手讫，升殿，执事官等从升，诣御容前，跪上香，奠酒，教坊乐作，少退再拜，讫，乐止，礼直官引班首降殿复位，赞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讫，礼官率太庙署官诣崇圣阁。

太祝内侍捧太宗御容，礼官导太宗御容于圣武殿，行礼毕，以次奉安于丕承殿，行礼并如上仪。

次睿宗御容奉安于天兴殿，礼亦如之。俟奉安礼毕，百官退。

二十一年闰三月，奉旨昭祖、景祖奉安燕昌阁上，肃宗、穆宗、康宗奉安阁下，明肃皇帝奉安崇圣阁下。每位设黄罗幕一、黄罗明金柱衣二、紫罗地褥一、龙床一、踏床二、衣全。前期奏告。四月一日奉安，五日亲祀。

是年五月，迁圣安寺睿宗皇帝御容于衍庆宫，皇太子亲王宰执奉迎安置。

朝谒仪　大定十六年四月十九日，奉安世祖御容，行朝谒之礼。皇帝前一日斋于内殿，皇太子斋于本宫，亲王斋于本府，百官斋于其第。太庙令率其属，于衍庆宫内外扫除，设亲王百官拜位于殿庭，又设皇太子拜褥于亲王百官位前。宣徽院率其属，于圣武门外之东设西向御幄，灵星门东设皇太子幄次。

其日，有司列仗卫于应天门，俟奉安御容讫，有司于殿上并神御前设北向拜褥位，安置香炉香案并香酒器物等。皇太子比至车驾进发已前，公服乘马，本宫官属导从，至衍庆宫门西下马，步入幄次。亲王百官于衍庆宫门外西向立班。俟车驾将至，典赞仪引皇太子出幄次，于亲王百官班前奉

迎。导驾官，五品六品七品职官内差四十员于应天门外道南立班以俟。

皇帝服靴袍乘辇，从官伞扇侍卫如常仪。敕旨用大安辇、仪仗一千人。出应天门，閤门通喝“导驾官再拜”，讫，閤门传敕“导驾官上马”，分左右前导，至庙门外西偏下马。车驾至衍庆宫门外稍西降辇。左右宣徽使前导，皇帝步入御幄，帘降。閤门先引亲王、宰执、四品已上执事官，由东西偏门入，至殿庭分东西班相向立。典赞仪引皇太子入，立于褥位之西，东向。进香进酒等执事官并升阶，于殿上分东西向以次立。宣徽使跪奏“请皇帝行朝谒之礼”。帘卷，皇帝出幄。宣徽使前导，至殿上褥位，北向立。典赞仪引皇太子就褥位，閤门引亲王宰执四品已上职事官回班，并北向立。令中间歇空，不碍奏乐。五品以下圣武门外、八品以下宫门外陪拜。奏请，并宣徽使。皇帝再拜，教坊乐作。皇太子已下群官皆再拜。请皇帝诣神御前褥位，北向立，又请皇帝再拜，皇太子已下群官皆再拜。请皇帝跪，三上香，三奠酒，俯伏，兴。又请皇帝再拜，皇太子已下群官皆再拜，讫，皇帝复位。又请皇帝再拜，皇太子已下群官皆再拜。宣徽使奏“礼毕”。已上拟八拜，宣徽院奏过，依旧例十二拜。

典赞仪引皇太子复立于褥位之西，东向。閤门引亲王宰执以下群官，东西相向立。先引五品已下官出。宣徽使前导，皇帝还御幄，帘降。典赞仪引皇太子，閤门分引殿庭百官，以次出。宣徽使跪奏“请皇帝还宫”。帘卷，步出庙门外，升辇还宫，如来仪。

十九年奉安礼同。

朝拜仪　初，太祖忌辰，皇帝至褥位立，再拜。稍东，西向，诣香案前，又再拜。上香讫，复位，又再拜。进食、奠茶、辞神皆再拜而退。

二十一年五月十二日，睿宗忌辰，有司更定仪礼。前一日，宣徽院设御幄于天兴殿门外稍西。至日质明，皇太子亲王百官具公服于衍庆宫门外立班，奉迎。皇帝乘马至衍庆宫门外下马，二宣徽前导，步入宫门稍东。皇帝乘辇，伞扇侍卫如常仪，至天兴殿门外稍西。皇帝降辇，入幄次，帘降。典赞仪引皇太子、閤门引亲王宰执四品已上官由偏门入，至于殿庭，左右分班立定。二宣徽使导皇帝由天兴门正门入，自东阶升殿，诣褥位立定。皇太子已下官合班，五品以下班于殿门外。宣徽使奏“请皇帝先再拜”，“请诣侍神位立”，俟有司置香案酒卓讫，“请诣褥位”，又再拜，三上香、奠酒，复位，再拜。已上，皇太子已下皆陪拜。再奏“请诣稍东侍神位立”。典赞仪引皇太子升殿赴褥位，先两拜，奠酒再两拜，降复褥位。次閤门引终献官赵王上殿行礼。宣徽使奏“请皇帝诣褥位”，再两拜。皇太子已下官皆再拜。礼毕，百官依前分班立。皇帝出殿门外。入幄次，帘降，更衣。次引皇太子已下官出宫门外立班。皇帝乘辇，至宫门稍东降辇，步出宫门外，上马还宫，导从侍卫如来仪。皇太子已下官，俟车驾行然后退。

大定五年，奉旨“太祖忌辰，衍庆宫荐享止用素食，诸京凡御容所在皆同。又朔望皆行朝拜礼”。

六年，有司奏：“太祖皇帝忌辰，车驾亲奠，百官陪拜。今车驾巡幸，合以宰臣为班首，率百官诣衍庆宫行礼。”从之。

十六年，奉旨“世祖、太宗忌辰，一体奉奠”。

十八年八月，太祖忌辰，世祖、太宗同在一处致祭，有司言“历代无一圣忌辰列圣预祭之典”。拟议间，敕遣太子，一位行礼，并就祭功臣。

二十六年，以内外祖庙不同，定拟“太庙每岁五享，山陵朔、望、忌辰及节辰祭奠并依前代典故外，衍庆宫自来车驾行幸，遇祖宗忌辰百官行礼，并诸京祖庙节辰、忌辰、朔、望拜奠，虽无典故参酌，恐合依旧，以尽崇奉之意”。从之。

别庙　大定二年，有司拟奏闵宗无嗣，合别立庙，有司以时祭享，不称宗，以武灵为庙号。又奏：“唐立别庙，不必专在太庙垣内。今武灵皇帝既不称宗，又不与祫享，其庙拟于太庙东墉外隙地建立。”从之。十四年，庙成，以武灵后谥孝成，又谓之孝成庙。

十五年三月戊申，奉安武灵皇帝及悼皇后。前期一日，奏告太庙十一室及昭德皇后庙，余如昭德过庙之仪。四月十七日，夏享太庙，同时行礼，命判宗正英王爽摄太尉，充初献官。兵部尚书让摄司徒，差大理卿天锡摄太常卿，充亚献。大兴少尹高居中摄光禄卿，充终献。自是，岁常五享。

十七年十月，祫享太庙，“检讨唐礼，孝敬皇帝庙时享用庙舞、宫县、登歌，让皇帝庙至禘祫月一祭，只用登歌，其礼制损益不同。今武灵皇帝庙庭与太庙地步不同，难以容设宫县乐舞，并乐器亦是阙少，看详恐合依唐让皇帝祫享典故，乐用登歌，所有牲牢樽俎同太庙一室行礼。及契勘得自来祫享，遇亲祠每室一犊，摄官行礼共用三犊。今添武灵皇帝别庙行礼，合无依已奏定共用三犊，或增添牛数”。奏奉敕旨，“太庙、别庙共用三犊，武灵皇帝庙乐用登歌，差官奏告，并准奏”。

大定十九年四月，升祔太庙，其旧庙遂毁。

昭德皇后庙。大定二年，有司援唐典，昭德皇后合立别庙，拟于太庙内垣东北起建，从之。三年十月七日，太庙祫享，升祔睿宗皇帝并昭德皇后，神主同时制造题写，奉诣殿庭，谒毕祔于祖姑钦仁皇后之左，享祀毕，奉主还本庙。十二月二十一日，腊享，礼官言：“唐礼，别庙荐享皆准太庙一室之仪，伏恐今庙享毕已过质明，请别差官摄祭”。制可。后以殿制小，又于太庙之东别建一位。十二年八月，庙成，正殿三间，东西各空半间，以两间为室，从西一间西壁上安置祏室。庙置一便门，与太庙相通。仍以旧殿为册宝殿，祏室奏毁。

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奏告太庙，祭告别庙。二十三日，奉安，用前祫享过庙仪。有司言当用卤簿，以庙相去不远，参酌拟用清道二人，次团扇二人，次职掌八人，次衙官二十六人为十三重，供奉官充。次腰舆，舆士一十六人，伞子二人，次团扇十四为七重，方扇四，次排列职掌六人，烛笼十对，辇官并锦袄盘裹。仍令皇太子率百官行礼

前一日，行事执事官就祠所清斋一宿，仍习仪。执事者眡醴馔，太庙令帅其属扫除庙之内外。礼直官设皇太子西向位，执事官位皇太子后，近南，西向，各依品从立。监祭，殿西阶下东向立。及亲王百官位于庙庭，北向，西上。又设祝案于神位之右，设尊彝之位于左，各加勺、幂、坫。又设祭器，皆藉以席，左一笾实以鹿脯，右一豆实以鹿臡。又设盥洗、爵洗位于横街之南稍东。罍在洗东，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实以巾。执罍篚者位于其后。太庙令又设神位于室内北墉下，当户南向。设直几一、黼扆一、莞席一、缫席一、次席二、紫绫厚褥一、紫绫蒙褥一并幄帐等，诸物并如旧庙之仪。又设望燎位于西神门外之北，设燎柴于位之北，预掘瘗坎于燎所。所司陈仪卫于旧庙门之外。

奉安日未明二刻，所司进方扇烛笼于旧庙殿门外，设腰舆一、伞一于殿阶之下，南向。质明，皇太子公服乘马，本宫官属导从，到庙门外下马，步入庙门，至幕。次引亲王百官常服由庙门入，于殿庭北向西上、重行立定。次引皇太子于百官前绝席位立，赞者曰“再拜”，皆再拜。宫闱令升殿，捧昭德皇后神主置于座，赞者曰“再拜”，皆再拜。

次引内常侍北向俯伏，跪奏“请昭德皇后神主奉安于新庙，降殿升舆”，奏讫，俯伏，兴。捧几内侍先捧几匽跪置于舆，又宫闱令接神主，内侍前引，跪置于舆上几后，覆以红罗帕。内常侍已下分左右前引，皇太子步自旧庙先从行，亲王次之，百官分左右后从，仪卫导从，至别庙殿下北向。内常侍于腰舆前俯伏，兴，跪奏“请降舆升殿”。内侍捧几匽前，宫闱令捧接神主升殿，置于座。礼直官引皇太子以下亲王百官入殿庭，北向西上、重行立，皇太子在绝席立，礼直官赞曰“再拜”，皆再拜。又赞曰“行事官各就位”。礼直官引皇太子西向位立定。礼直官少前赞曰：“有司谨具，请行事”。即引皇太子就盥洗位，北向，搢笏，盥手，帨手，执笏。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授执事者。执笏，升，诣酒尊所，西向立，执事者以爵授皇太子，搢笏，执爵。执事者举幂酌酒，皇太子以爵授执事者，诣神位前北向，搢笏，跪。执事者以爵授皇太子，执爵三祭酒，反爵于坫，执笏，俯伏，兴，少立。

次引太祝、举祝官诣读祝位东北向，举祝官跪举祝版，太祝跪读祝，讫，置祝于案，俯伏，兴。举祝官皆却立北向。赞者曰“再拜”，皇太子就两拜，降阶复位，举祝、读祝官后从，复本位。礼直官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宫闱令纳神主于室，赞者曰“再拜”，皆再拜，礼毕，退。署令阖庙门，瘗祝于坎，仪物各还所司。

十一年，郊祀前一日朝享，与太庙同日，用登歌乐，行三献礼，有司摄事。

二十六年，敕别建昭德皇后影庙于太庙内。有司言：“宜建殿三间，南面一屋三门，垣周以甓，

外垣置灵星门一，神厨及西房各三间。然礼无庙中别建影庙之例，今皇后庙西有隙地，广三十四步，袤五十四步，可以兴建。”制可。仍于正南别创正门，门以坤仪为名。仍留旧有便门，遇禘祫祔享由之。每岁五享并影庙行礼于正南门出入。又于庙外起斋廊房二十三间。

宣孝太子庙。大定二十五年七月，有司奏：“依唐典，故太子置庙，设官属奉祀。拟于法物库东建殿三间，南垣及外垣皆一屋三门，东西垣各一屋一门，门设九戟。斋房、神厨，度地之宜。”又奉旨，太子庙既安神主，宜别建影殿。有司定拟制度，于见建庙稍西中间，限以砖墉，内建影殿三间。南面一屋三门，垣周以甓，无阙角及东西门。外垣正南建三门一，左右翼廊二十间，神厨、斋室各二屋三间。是岁十月，庙成，十一日奉安神主，十四日奉迁画像。

神主用栗，依唐制诸侯用一尺，刻谥于背。省部遣官于本庙西南隅面北设幄次，监视制造，于行礼前一日制造讫。其日晚，奉神主官奉承以箱，覆以帕，捧诣题神主幄中。次日丑前五刻，题神主官与典仪并礼官诣幄次前，题神主官诣罍洗位，盥手、帨手讫，奉神主官先以香汤奉沐，拭以罗巾。题神主官就褥位，题谥号于背云“宣孝太子神主”，墨书，用光漆模，讫，授奉神主官，承以箱，覆以梅红罗帕，藉以素罗帕，诣座置于匮，乃下帘帷，侍卫如式。俟典仪俯伏，跪请，备腰舆伞扇诣神位。导引侍卫皆减昭德庙仪。

祭仪，有司言：“当随祖庙四时祭享。初献于皇孙皇族、亚献于皇族或五品以下差。乐用登歌，今量减用二十五人，其接神用无射宫，升降彻豆则歌夹钟。牲羊、豕各一，笾豆各八，簠簋各二，登铏各一，其余祭食亦量减之。”

二十六年十一月一日，奏“神主庙，牲牢乐县官给。影庙，皇孙奉祀”。

金史卷三四　志第一五

社稷　贞元元年闰十二月，有司奏建社稷坛于上京。大定七年七月，又奏建坛于中都。

社为制，其外四周为垣，南向开一神门，门三间。内又四周为垣，东西南北各开一神门，门三间，各列二十四戟。四隅连饰罘罳，无屋，于中稍南为坛位，令三方广阔，一级四陛。以五色土各饰其方，中央覆以黄土，其广五丈，高五尺。其主用白石，下广二尺，剡其上，形如钟，埋其半。坛南，栽栗以表之。

近西为稷坛，如社坛之制而无石主。四壝门各五间，两塾三门，门列十二戟。壝有角楼，楼之面皆随方色饰之。馔幔四楹，在北壝门西，北向，神厨在要西壝门外，南向。廨在南围墙内，东西向。有望祭堂三楹，在其北，雨则于是堂望拜。堂之南北各为屋二楹，三献及司徒致斋幕次也。堂下南北相向有斋舍二十楹。外门止一间，不施鸱尾。

祭用春秋二仲月上戊日，乐用登歌，遣官行事。太尉一，司徒一，已上奏差。亚献太常卿一，终献光禄卿一，省差。太常卿一，光禄卿一，郊社令一，学士院官一，请御署祝版。大乐令一，太官令二，监祭御史二，太常博士二，廪牺令一，奉礼郎一，协律郎二，司尊罍二，奉爵酒官一，太祝七，祝史四，盥洗官二，爵洗官二，执巾篚官四，斋郎四十八，赞者一，礼直官十，已上部差。守卫十二人，各衣其方色，其服官给。举瘗四，衣皂，军人内差，其衣自备。

前三日质明，行事官受誓戒于尚书省、御史台，太常寺引众官就位，礼直官赞“揖”，对揖，讫，太尉誓曰：“某月某日上戊，祭于太社，各扬尔职。不恭其事，国有常刑”。读讫，对拜，讫，退。凡与祭官散斋二日，致斋一日，已斋而阙者通摄行事，仍习礼于社宫。诸卫令率其属，各以其方器服守卫社宫门。大乐工人俱清斋一宿。

前三日，陈设局设祭官公卿已下次于斋房之内。及设馔幔四于社宫西神门之外，门南，西向。

前二日，郊社令率其属，扫除坛之上下。大乐令设乐于坛上。郊社令为瘗坎二于壬地，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又设望瘗位于坎之北，南向。

前一日，奉礼郎帅礼直官，设祭官公卿已下褥位于西神门之内道南，执事官于道北，每等异位，俱重行，东向，南上。设御史位二于坛下，一在太社东北，西向，一在太稷西北，东向，博士各在其北。设奉礼郎位于稷坛上西北，赞者一在北，东向。设协律郎位二于坛上东北隅，俱西向。设大

乐令位于两坛之间，南向。设献官褥位于逐坛上神座前。设省牲位于西神门外。设牲榜于当门，黝牲二居前，又黝牲二少退，三牲皆用黝。北上。设廪牺令位于牲东北，南向。设诸太祝位于牲西，各当牲后，祝史陪其后，俱东向。设太常卿省牲位于前近南，北向。又设御史位于太常卿之东，北向。太常卿帅其属，设酒樽之位。太樽二、著樽二、牺樽二，山罍二在坛上北隅，南向。象樽二、壶樽二、山罍二在坛下北陛之西，南向。后土氏象樽二、著樽二、山罍二在太社酒樽之西，俱东南上。设太稷、后稷酒樽于坛之上下，如太社、后土之仪。设洗位二于社坛西北，南向。罍在洗东，篚在洗西，北肆。司樽罍篚幂者，各位于其后。设玉帛之篚于坛上樽坫之所。设四座，各笾十、豆十、簠二、簋二、铏三、盘一、俎三、坫四，内笾一、豆一、簠一、簋一、俎三各设于馔幔内。光禄卿率其属，入实。笾之实，鱼鱐、干枣、形盐、鹿脯、榛实、干＜⿱艹橑＞、桃、菱、芡、栗，以序为次。豆之实，芹菹、笋菹、葵菹、菁菹、韭菹、鱼醢、兔醢、豚拍、鹿臡、醓醢以序为次。铏实以羹，加芼滑。簠实以稻、粱，簋实以黍、稷，粱在稻前，稷在黍前。太官令入实樽罍以酒，各一樽实以玄酒。

祭日未明五刻，郊社令升设太社太稷神座，各于坛上近南，北向。设后土氏神座于太社神座之左，后稷氏神座于太稷神座之左，俱东向。席皆以莞，加裀褥如币之色。神位版各于座首。

前一日，诸卫之属禁断行人。郊社令与其属，以樽玷罍洗篚幂入设于位，司樽罍奉礼郎及执事者升自太社坛西陛以俟。其省牲器、视涤溉，并如郊庙仪。

祭日未明十刻，太官率宰人以鸾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各置于馔所，以盘取血置神座前，遂烹牲。未明三刻，诸祭官各服其服。郊社令、太官令入实玉币樽罍。太官令帅进馔者实诸笾豆簠簋。未明一刻，奉礼郎、赞者先入就位。礼直官引光禄卿、御史、博士、诸太祝、祝史、司樽罍篚幂者入自西门，当太社坛北，重行南向东上立定，奉礼曰“再拜”，赞者承传，御史以下皆再拜，讫，司罇罍篚幂者皆就位。奉盘血祝史于太祝由西陛升坛，各于樽所立，祝史以俟瘗血，大祝以俟取玉币。大乐令帅工人入。礼直官各引祭官入，就位立定，奉礼曰“众官再拜”，赞者曰“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礼直官进太尉之左曰：“有司谨具，请行事”，退复位。礼直官引光禄卿就瘗血所，又引祝史奉盘血降自西降，至瘗位，光禄卿瘗血，讫，复位。祝史以盘还馔幔，以俟奉毛血豆。奉礼曰“众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诸太祝取玉币于篚，各立于尊所。礼直官引太尉诣盥洗位。协律郎跪，俯伏，举麾，乐作太簇宫《正宁之曲》。后盥洗同。至洗位南向立，乐止。

搢笏、盥手、帨手讫，诣太社坛，乐作应钟宫《嘉宁之曲》。后升坛同。升自北陛，乐止，南向立。太祝以玉帛西向授太尉，太尉受玉帛。礼神之玉奠于神前，瘗玉加于币，配位不用玉。玉用两圭有邸，盛以匣。瘗玉以玉石为之。帛用黑缯，长一丈八尺。乐作太簇宫《嘉宁之曲》，太稷同。礼直官引太尉进，南向跪奠于太社座前，俯伏，兴。引太尉少退，诣褥位南向再拜。太祝以币授太尉，太尉受币，西向跪奠于后土神座前，俯伏，兴。礼直官引太尉少退，西向再拜，讫，乐止。

礼直官引太尉降自北陛，诣太稷坛，盥洗、升奠玉币如太社后土之仪。祝史奉毛血入，各由其陛升，毛血豆系别置一豆。诸太祝迎取于坛上，俱进奠于神座前，祝史退立于樽所。太尉既升奠玉币，太官令出帅进馔者，奉馔陈于西门外。礼直官引司徒出诣馔所，司徒奉太社之俎。诸太祝既奠毛血，礼直官太官令引太社太稷之馔入自正门，配座之馔入自左闼。

馔初入门，乐作太簇宫《正宁之曲》，馔至陛，乐止。祝史俱进彻毛血豆，降自西陛以出。太社太稷之馔升自北陛，配座之馔升自西陛，诸太祝迎引于坛上，各于神座前设讫，礼直官引司徒已下降自西陛，乐作，复位，乐止。诸太祝还樽所。礼直官引太尉诣罍洗位，乐作，至位乐止。

盥手、洗爵讫，礼直官引太尉诣太社坛，升自北陛，乐作，至太社酒樽所，乐止。执樽者举幂，执事者以爵授太尉，太尉执爵，太官令酌酒，讫，乐作太簇宫《皇宁之曲》。太稷同。太尉以爵授执事者。礼直官引太尉诣太社神座前，执事者以爵授太尉，南向跪奠爵，讫，以爵授执事者，俯伏，兴。太尉少退，乐止。读祝官与捧祝官进于神座前右，西向跪读祝，读讫，读祝官就一拜，各还樽所。太尉拜讫，诣配位酒樽所。执事者举幂，执事者以爵授太尉，太尉执爵，太官令酌酒，讫，乐作太簇宫《昭宁之曲》。太尉以爵授执事者。礼直官引太尉进后土神座前，执事者以爵授太尉，西向

跪奠爵，讫，以爵授执事者，俯伏，兴。太尉少退，乐止。读祝如上仪。太尉再拜，讫，礼直官引太尉降自北陛，乐作，至罍洗位，乐止。

盥手、洗爵讫，礼直官引太尉诣太稷坛，升自北陛，并如太社后土之仪，乐曲同。讫，礼直官引太尉还本位。

亚、终献，盥洗升献并如太尉之仪。

礼直官引终献降复位，乐止。太祝各进彻豆，乐作应钟宫《娱宁之曲》，还罇所，乐止。彻者笾豆各一，少移于故处。奉礼曰“赐胙”，赞者曰：“众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礼直官进太尉之右，请就望座位，御史博士从，南向立。于众官将拜之前，太祝执篚进于神座前取玉币，斋郎以俎载牲体、稷黍饭、爵酒，体谓牲之左髀。各由其陛降坛，以玉币馔物置于坎，讫，奉礼曰“可瘗”，坎东西各二人置土半坎，讫。礼直官进太尉之左曰“礼毕”，遂引太尉出，祭官以下以次出。礼直官引御史博士以下俱复执事位，立定。奉礼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讫，出。工人以次出。祝版燔于斋坊。光禄卿以胙奉进，御史就位展视，光禄卿望阙再拜，乃退。

其州郡祭享，一遵唐、宋旧仪。

风雨雷师　明昌五年，礼官言：“国之大事，莫重于祭。王者奉神灵，祈福佑，皆为民也。我国家自祖庙禘祫五享外，惟社稷、岳镇海渎定为常祀，而天地日月风雨雷师其礼尚阙，宜诏有司讲定仪注以闻。”尚书省奏：“天地日月，或亲祀或令有司摄事。若风雨雷师乃中祀，合令有司摄之。且又州县之所通祀者也，合先举行。”制可。

乃为坛于景丰门外东南，阙之巽地，岁以立春后丑日，以祀风师。牲、币、进熟，如中祀仪。又为坛于端礼门外西南，阙之坤地，以立夏后申日以祀雨师。其仪如中祀，羊豕各一。是日，祭雷神于位下，礼同小祀，一献，羊一，无豕。其祝称“天子谨遣臣某”云。

岳镇海渎　大定四年，礼官言：“岳镇海渎，当以五郊迎气日祭之。”诏依典礼以四立、土王日就本庙致祭，其在他界者遥祀。立春，祭东岳于泰安州、东镇于益都府、东海于莱州、东渎大淮于唐州。立夏，望祭南岳衡山、南镇会稽山于河南府，南海、南渎大江于莱州。季夏土王日，祭中岳于河南府、中镇霍山于平阳府。立秋，祭西岳华山于华州、西镇吴山于陇州，望祭西海、西渎于河中府。立冬，祭北岳恒山于定州、北镇医巫闾山于广宁府，望祭北海、北渎大济于孟州。其封爵并仍唐、宋之旧。明昌间，从沂山道士杨道全请，封沂山为东安王，吴山为成德王，霍山为应灵王，会稽山为永兴王，医巫闾山为广宁王，淮为长源王，江为会源王，河为显圣灵源王，济为清源王。

每岁遣使奉御署祝版奁芗，乘驲诣所在，率郡邑长贰官行事。礼用三献。读祝官一、捧祝官二、盥洗官二、爵洗官二、奉爵官一、司尊彝一、礼直官四，以州府司吏充。

前三日，应行事执事官散斋二日，治事如故，宿于正寝，如常仪。前二日，有司设行事执事官次于庙门外。掌庙者扫除庙之内外。前一日，有司牵牲诣祠所，享官以下常服阅馔物，视牲充腯。

享日丑前五刻，执事者设祝版于神位之右，置于坫，及以血豆设于馔所。次设祭器，皆藉以席，掌馔者实之。左十笾为三行，以右为上，实以干＜⊟艹橑＞、干枣、形盐、鱼鳙、鹿脯、榛实、干桃、菱、芡、栗。右十豆为三行，以左为上，实以芹菹、笋菹、韭菹、葵菹、菁菹、鱼醢、兔醢、豚拍、鹿臡、醓醢。左簠二，实以粱、稻。右簋二，实以稷、黍。俎二，实以牲体。次设牺樽二、象樽二，在堂上东南隅，北向西上。牺樽在前，实以法酒。牺樽，初献官酌。象樽，亚、终献酌。又设太樽一、山樽一，在神位前，设而不酌。有司设烛于神位前。洗二，在东阶之下，直东霤北向，罍在洗东，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实以巾。执罍篚者位于其后。又设揖位于庙门外，初献在西，东向，亚、终及祝在东，南向，北上。开瘗坎于庙内廷之壬地。

享日丑前五刻，执事官各就次。掌馔者帅其属，实馔具毕。凡祭官各服其服，与执事官行止皆赞者引，点视陈设讫，退就次。引初献以下诣庙南门外揖位，立定，赞礼者赞“揖”。次引祝升堂就位立。次引初献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执笏，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以爵授执事者，执笏，升堂，诣酌樽所西向立。执事者以爵授初献。初献搢笏执爵，执樽者举幂，执事者酌酒。初献以爵授执事者，执笏，诣神位前北向立，搢笏，跪，执事者以爵授初献。初献执爵三

祭酒，奠爵讫，执笏，俯伏，兴，少立。次引祝诣神位前东向立。搢笏，跪，读祝，讫，执笏，兴，退复位。初献再拜，赞礼者引初献复位。

次引亚献酌献，并如初献之仪。次引终献，并如亚献之仪。

赞者引初献官诣神位前北向立，执事者以爵酌清酒，进初献之右，初献跪，祭酒，啐酒，奠爵。执事者以俎进，减神座前胙肉前脚第二节，共置一俎上，以授初献，初献以授执事者。初献取爵，遂饮，卒爵，执事者进受爵，复于坫。初献兴，再拜，赞者引初献复位。赞者曰：已饮福，受胙者不拜。亚献官以下皆再拜，拜讫，次引初献已下就望瘗位，以馔物置于坎，东西厢各二人，赞者曰“可瘗”，置土半坎，又曰“礼毕”，遂引初献官已下出。祝与执樽罍篚幂者俱复位立定，赞者曰“再拜”，再拜讫，遂出。祝板燔于斋所。

金史卷三五　志第一六

宣圣庙　武成王庙　诸前代帝王

宣圣庙　皇统元年二月戊子，熙宗诣文宣王庙奠祭，北面再拜，顾儒臣曰：“为善不可不勉。孔子虽无位，以其道可尊，使万世高仰如此。”

大定十四年，国子监言：“岁春秋仲月上丁日，释奠于文宣王，用本监官房钱六十贯，止造茶食等物，以大小楪排设，用留守司乐，以乐工为礼生，率仓场等官陪位，于古礼未合也。伏睹国家承平日久，典章文物当粲然备具，以光万世。况京师为首善之地，四方之所观仰，拟释奠器物、行礼次序，合行下详定。兼衮国公亲承圣教者也，邹国公力扶圣教者也，当于宣圣像左右列之。今孟子以燕服在后堂，宣圣像侧还虚一位，礼宜迁孟子像于宣圣右，与颜子相对，改塑冠冕，妆饰法服，一遵旧制。”

礼官参酌唐《开元礼》，定拟释奠仪数：文宣王、兖国公、邹国公每位笾豆各十、牺尊一、象尊一、簠簋各二、俎二、祝版各一，皆设案。七十二贤、二十一先儒，每位各笾一、豆一、爵一，两庑各设象尊二。总用笾、豆各一百二十三，簠簋各六，俎六，牺尊三，象尊七，爵九十四。其尊皆有坫。罍二，洗二，篚勺各二，幂六。正位并从祀藉尊、罍、俎、豆席，约用三十幅，尊席用苇，俎、豆席用莞。牲用羊、豕各三，酒二十瓶。

礼行三献，以祭酒、司业、博士充。分奠官二，读祝官一，太官令一，捧祝官二，罍洗官一，爵洗官一，巾篚官二，礼直官十一，学生以儒服陪位。

乐用登歌，大乐令一员，本署官充，乐工三十九人。迎神，三奏姑洗宫《来宁之曲》，辞曰：“上都隆化，庙堂作新。神之来格，威仪具陈。穆穆凝旒，巍然圣真。斯文伊始，群方所视。”初献盥洗，姑洗宫《静宁之曲》，辞曰：“伟矣素王，风猷至粹。垂二千年，斯文不坠。涓辰维良，爰修祀事。沃盥于庭，严禋礼备。”升阶，南吕宫《肃宁之曲》，辞曰：“巍乎圣师，道全德隆。修明五常，垂教无穷。增崇儒宫，遹追遗风。严祀申虔，登降有容。”奠币，姑洗宫《和宁之曲》，辞曰：“天生圣人，贤于尧、舜。仰之弥高，磨而不磷。新庙告成，宫墙数仞。遣使陈祠，斯文复振。”降阶，姑洗宫《安宁之曲》，辞曰：“禀灵尼丘，垂芳阙里。生民以来，孰如夫子。新祠岿然，四方所视。爵觞告成，祗循典礼”兖国公酌献，姑洗宫《辑宁之曲》，辞曰：“圣师之门，颜惟居上。其殆庶几，是宜配飨。桓圭衮衣，有严仪象。载之神祠，增光吾党。”邹国公酌献，姑洗宫《泰宁之曲》，辞曰：“有周之衰，王纲既坠。是生真儒，宏才命世。言而为经，醇乎仁义。力扶圣功，同垂万祀。”亚、终献，姑洗宫《咸宁之曲》，辞曰：“于昭圣能，与天立极。有承其流，皇仁帝德。岂伊立言，训经王国。焕我文明，典祀千亿。”送神，姑洗宫《来宁之曲》，辞曰：“吉蠲为饎，孔惠孔时。正辞嘉言，神之格思。是飨是宜，神保聿归。惟时肇祀，太平极致。”

承安二年，春丁，章宗亲祀，以亲王摄亚、终献，皇族陪祀，文武群臣助奠。上亲为赞文，旧封公者升为国公，侯者为国侯，郕伯以下皆封侯。

宣宗迁汴，建庙会朝门内，岁祀如仪，宣圣、颜、孟各羊一、豕一，余同小祀，共用羊八，无豕。

武成王庙　泰和六年，诏建昭烈武成王庙于阙庭之右，丽泽门内。其制一遵唐旧，礼三献，官以四品官已下，仪同中祀，用二月上戊。

七年，完颜匡等言：“我朝创业功臣，礼宜配祀。”于是，以秦王宗翰同子房配武成王，而降管仲以下。又跻楚王宗雄、宗望、宗弼等侍武成王坐，韩信而下降立于庑。又黜王猛、慕容恪等二十余人，而增金臣辽王斜也等。其祭，武成王、宗翰、子房各羊一、豕一，余共用羊八，无豕。

宣宗迁汴，于会朝门内阙庭之右营庙如制，春秋上戊之祭仍旧。

诸前代帝王　三年一祭，于仲春之月祭伏牺于陈州，神农于亳州，轩辕于坊州，少昊于兖州，颛顼于开州，高辛于归德府，陶唐于平阳府，虞舜、夏禹、成汤于河中府，周文王、武王于京兆府。

泰和三年，尚书省奏：“太常寺言：‘《开元礼》祭帝喾、尧、舜、禹、汤、文、武、汉祖祝板请御署。《开宝礼》牺、轩、颛顼、帝喾、陶唐、女娲、成汤、文、武请御署，自汉高祖以下二十七帝不署。’平章政事镒、左丞匡、太常博士温迪罕天兴言：‘方岳之神各有所主，有国所赖，请御署固宜。至于前古帝王，寥落杳茫，列于中祀亦已厚矣，不须御署。’参知政事即康及铉以为三皇、五帝、禹、汤、文武皆垂世立教之君，唐、宋致祭皆御署，而今降祝板不署，恐于礼未尽。不若止从外路祭社稷及释奠文宣王例，不降祝板，而令学士院定撰祝文，颁各处为常制。”敕命依期降祝板，而不请署。

长白山　大定十二年，有司言：“长白山在兴王之地，礼合尊崇，议封爵，建庙宇。”十二月，礼部、太常、学士院奏奉敕旨封兴国灵应王，即其山北地建庙宇。

十五年三月，奏定封册仪物，冠九旒，服九章，玉圭，玉册、函，香、币，册、祝。遣使副各一员，诣会宁府。行礼官散斋二日，致斋一日。所司于庙中陈设如仪。庙门外设玉册、衮冕幄次，牙杖旗鼓从物等视一品仪。礼用三献，如祭岳镇。

其册文云：“皇帝若曰：自两仪剖判，山岳神秀各钟于其分野。国将兴者，天实作之。对越神休，必以祀事。故肇基王迹，有若岐阳。望秩山川，于稽虞《典》。厥惟长白，载我金德，仰止其高，实惟我旧邦之镇。混同流光，源所从出。秩秩幽幽，有相之道。列圣蕃衍炽昌，迄于太祖，神武征应，无敌于天下，爰作神主。肆予冲人，绍休圣绪，四海之内，名山大川靡不咸秩。矧王业所因，瞻彼旱麓，可俭其礼？服章爵号非位于公侯之上，不足以称焉。今遣某官某，持节备物，册命兹山之神为兴国灵应王，仍敕有司岁时奉祀。於戏！庙食之享，亘万亿年。维金之祯，与山无极，岂不伟欤。”自是，每岁降香，命有司春秋二仲择日致祭。

明昌四年十月，备衮冕、玉册、仪物，上御大安殿，用黄麾立仗八百人，行仗五百人，复册为开天弘圣帝。

大房山　大定二十一年，敕封山陵地大房山神为保陵公，冕八旒、服七章、圭、册、香、币，使副持节行礼，并如册长白山之仪。其册文云：“皇帝若曰：古之建邦设都，必有名山大川以为形胜。我国既定鼎于燕，西顾郊圻，巍然大房，秀拔混厚，云雨之所出，万民之所瞻，祖宗陵寝于是焉依。仰惟岳镇古有秩序，皆载祀典，矧兹大房，礼可阙欤？其爵号服章俾列于侯伯之上，庶足以称。今遣某官某，备物册命神为保陵公。申敕有司，岁时奉祀。其封域之内，禁无得樵采弋猎。著为令。”是后，遣使山陵行礼毕，山陵官以一献礼致奠。

混同江　大定二十五年，有司言：“昔太祖征辽，策马径渡，江神助顺，灵应昭著，宜修祠宇，加赐封爵。”乃封神为兴国应圣公，致祭如长白山仪，册礼如保陵公故事。

其册文云：“昔我太祖武元皇帝，受天明命，扫辽季荒茀，成师以出，至于大江，浩浩洪流，不舟而济，虽穆满渡江而鼋梁，光武济河而水冰，自今观之无足言矣。执徐之岁，四月孟夏，朕时迈旧邦，临江永叹，仰艺祖之开基，佳江神之效灵，至止上都，议所以尊崇之典。盖古者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至有唐以来，遂享帝王之尊称，非直后世弥文，而崇德报功理亦有当然者。矧兹江源出于长白，经营帝乡，实相兴运，非锡以上公之号，则无以昭答神休。今遣某官某，持节备物册命神为兴国应圣公。申命有司，岁时奉祀。於戏！严庙貌，正封爵，礼亦至矣。惟神其衍灵长之德，用辅我国家弥亿年，神亦享庙食于无穷，岂不休哉。”

嘉荫侯　大定二十五年，敕封上京护国林神为护国嘉荫侯，毳冕七旒，服五章，圭同信圭，遣使诣庙，以三献礼祭告。其祝文曰："蔚彼长林，实壮天邑，广袤百里，惟神主之。庙貌有严，侯封是享，歆时蠲洁，相厥滋荣。"是后，遇月七日，上京幕官一员行香，著为令。

泸沟河神　大定十九年，有司言："泸沟河水势泛决啮民田，乞官为封册神号。"礼官以祀典所不载，难之。已而，特封安平侯，建庙。二十七年，奉旨，每岁委本县长官春秋致祭，如令。

昭应顺济圣后　大定十七年，都水监言："阳武上埽黄河神圣后庙，宜依唐仲春祭五龙祠故事。"二十七年春正月，尚书省言："郑州河阴县圣后庙，前代河水为患屡祷有应，尝加封号庙额。今因祷祈河遂安流，乞加褒赠。"上从其请，特加号曰昭应顺济圣后，庙曰灵德善利之庙。每岁委本县长官春秋致祭，如令。

镇安公　旧名旺国崖，太祖伐辽尝驻跸于此。大定八年五月，更名静宁山，后建庙。明昌六年八月，以冕服玉册，册山神为镇安公。

册文曰："皇帝若曰：古之名山，咸在祀典。轩皇之世，神灵所奉者七千。虞氏之时，望秩每及于五载。盖惟有益于国，是以必报其功。逮乎后王，申以徽册。至于岳镇之外，亦或封爵之加。故太白有神应之称，而终南有广惠之号。礼由义起，事与时偕，载籍所传，于今犹监。朕修和有夏，咸秩无文，眷兹静宁，秀峙朔野，蕴泽布气，幽赞乎坤元，导风出云，协符乎乾造。一方之表，万物所瞻，南直都畿，北维障徼，连延广厚，宝藏攸兴，盘固高明，謻宫斯奠。昔有辽尝恃以富国，迄大定更为之锡名。洪惟世宗，功昭列圣，亦越显考，德利生民。爰即岁时，驾言临幸，兵革不试，远人辑宁。雨旸常调，品汇蕃庑，此上帝无疆之贶，亦英灵有相之符。比即舆情，载修故事。顾先皇帝驻跸之地，挹累世承平之风。迓续遗休，式甄神佑。肆象德以畀号，仍班台而阐仪。宇像一新，采章具举。今遣使某、副某，持节备物，册命神为镇安公，仍敕岁时奉祀。於戏！容典焜耀，精明感通，惟永亿年，翊我昌运。神其受职，岂不伟欤。"

瑞圣公　即麻达葛山也，章宗生于此。世宗爱此山势衍气清，故命章宗名之。后更名胡土白山，建庙。明昌四年八月，以冕服玉册，封山神为瑞圣公。建庙，命抚州有司，春秋二仲，择日致祭为常。

其册文曰："皇帝若曰：国家之兴，命历攸属。天地元化，惟时合符。山川百神，无不受职。粹精荐瑞，明圣继生。著丕应于殊祯，启昌期于幽赞。裒对信犹之典，咸修望秩之文。嘉乃名山，奠兹胜地，下绵乾分，上直枢辉。盘析木之津，达中原之气。廓除氛祲，函毓泰和。仰惟光烈昭垂，徽音如在，即高明而清暑，克静寿以安仁。周庐安宁，厚泽浃洽。朕祇循祖武，顺讲时巡，感美号以兴怀，佩圣谟而介福。言念诞弥之初度，抑由翊卫之效灵。然犹祀秩无章，神居不屋，非所以尽报功崇德之义，副追始乐原之心。爰饰名称，载新祠宇。勒忱辞于贞琰，涓良日于元龟，彰服采以辨威，洁庪县而至祭。阐扬茂实，敷绎多仪。今遣使某、副某，持节备物，册命神为瑞圣公，仍敕有司岁时奉祀。於戏！尚其聪明，歆此诚意，孚休惟永，亦莫不宁。"

贞献郡王庙　明昌五年正月，陈言者谓"叶鲁、谷神二贤创制女直文字，乞各封赠名爵，建立祠庙。令女直、汉人诸生随拜孔子之后拜之"。有司谓叶鲁难以致祭，若金源郡贞献王谷神则既已配享太庙矣，亦难特立庙也。有旨，令再议之。礼官言："前代无创制文字入孔子庙故事，如于庙后或左右置祠，令诸儒就拜，亦无害也。"尚书省谓"若如此，恐不副国家厚功臣之意"。遂诏令依苍颉立庙于盩厔例，官为立庙于上京纳里浑庄，委本路官一员与本千户春秋致祭，所用诸物从宜给之。

祈禜　大定四年五月，不雨。命礼部尚书王竞祈雨北岳，以定州长贰官充亚、终献。又卜日于都门北郊，望祀岳镇海渎，有司行事，礼用酒脯醢。后七日不雨，祈太社、太稷。又七日祈宗庙，不雨，仍从岳镇海渎如初祈。其设神座，实樽罍，如常仪。其樽罍用瓢齐，择甘瓠去柢以为尊。祝板惟五岳、宗庙、社稷御署，余则否。后十日不雨，乃徙市，禁屠杀，断伞扇，造土龙以祈。雨足则报祀，送龙水中。

十七年夏六月，京畿久雨，遵祈雨仪，命诸寺观启道场祈祷。

拜天　金因辽旧俗，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之礼。重五于鞠场，中元于内殿，重九于都

城外。其制，刳木为盘，如舟状，赤为质，画云鹤文。为架高五六尺，置盘其上，荐食物其中，聚宗族拜之。若至尊则于常武殿筑台为拜天所。

重五日质明，陈设毕，百官班俟于球场乐亭南。皇帝靴袍乘辇，宣徽使前导，自球场南门入，至拜天台，降辇至褥位。皇太子以下百官皆诣褥位。宣徽赞“拜”，皇帝再拜。上香，又再拜。排令抛盏毕，又再拜。饮福酒，跪饮毕，又再拜。百官陪拜，引皇太子以下先出，皆如前导引。

皇帝回辇至幄次。更衣，行射柳、击球之戏，亦辽俗也，金因尚之。

凡重五日拜天礼毕，插柳球场为两行，当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识其枝，去地约数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驰马前导，后驰马以无羽横镞箭射之，既断柳，又以手接而驰去者，为上。断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断其青处，及中而不能断，与不能中者，为负。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气。

已而击球，各乘所常习马，持鞠杖。杖长数尺，其端如偃月。分其众为两队，共争击一球。先于球场南立双桓，置板，下开一孔为门，而加网为囊，能夺得鞠击入网囊者为胜。或曰：“两端对立二门，互相排击，各以出门为胜。”球状小如拳，以轻韧木枵其中而朱之。皆所以习跷捷也。

既毕赐宴，岁以为常。

本国拜仪　金之拜制，先袖手微俯身，稍复却，跪左膝，左右摇肘。若舞蹈状。凡跪，摇袖，下拂膝，上则至左右肩者，凡四。如此者四跪，复以手按右膝，毕跪左膝而成礼。国言摇手而拜谓之“撒速”。

承安五年五月，上谕旨有司曰：“女直、汉人拜数可以相从者，酌中议之。”礼官奏曰：“《周官》九拜，一曰稽首，拜中至重，臣拜君之礼也。乞自今，凡公服则用汉拜，若便服则各用本俗之拜。”主事陈松曰：“本朝拜礼，其来久矣，乃便服之拜也。可令公服则朝拜，便服则从本朝拜。”平章政事张万公谓拜礼各便所习，不须改也。司空完颜襄曰：“今诸人衽发皆从本朝之制，宜从本朝拜礼，松言是也。”上乃命公裳则朝拜，诸色人便服则皆用本朝拜。

金史卷三六　志第一七

元日圣诞上寿仪　朝参常朝仪

国初即位仪　收国元年春正月壬申朔，诸路官民耆老毕会，议创新仪，奉上即皇帝位。阿离合懑、宗翰乃陈耕具九，祝以辟土养民之意。复以良马九队，队九匹，别为色，并介胄弓矢矛剑奉上。国号大金，建元收国。

天会元年九月六日，皇弟谙板孛极烈即皇帝位。己未，告祀天地。丙寅，大赦，改元。

受尊号仪　皇统元年正月二日，太师宗干率百僚上表，请上皇帝尊号，凡三请，诏允。七日，遣上京留守奭告天地社稷，析津尹宗强告太庙。十日，帝服衮冕御元和殿，宗干率百僚恭奉册礼。册文云云，“臣等谨奉玉册、玉宝，上尊号曰崇天体道钦明文武圣德皇帝”。是日，皇帝改服通天冠，宴二品以上官及高丽、夏国使。十二日，恭谢祖庙，还御宣和门，大赦，改元。

大定七年，恭上皇帝尊号。前三日，遣使奏告天地宗庙社稷。前二日，诸司停奏刑罚文字。百官习仪于大安殿庭。兵部帅其属，设黄麾仗于大安殿门之内外。宣徽院帅仪鸾司，于前一日设受册宝坛于大安殿中间，又设御榻于坛上，又设册宝幄次于大安殿门外，及设皇太子幕次于殿东廊，又设群官次于大安门外。大乐令与协律郎前一日设宫县于殿庭，又设登歌乐架于殿上，立舞表于殿下。符宝郎其日俟文武群官入，奉八宝置于御座左右，候上册宝讫，复舁宝还所司。

其日质明，奉册太尉、奉宝司徒、读册中书令、读宝侍中以次应行事官，并集于尚书省，俟册宝兴，乘马奉迎。册宝至应天门，下马由正门步导入，至大安殿门外，置册宝于幄次。舁册宝床弩手人等分立于左右。文武群官并朝服入次。摄太常卿与大乐令帅工人入就位，协律郎各就举麾位。舁册宝案官由西偏门先入，置案于殿东西间褥位，置讫，各退于西阶册宝位后。捧册官、捧宝官、舁册匣官、舁宝盝官由西偏门先入，至殿西阶下册宝褥位之西，东向立，俟阁门报。

通事舍人引摄侍中版奏：“中严”，讫，典仪、赞者各就位。阁门官引文武百僚分左右入，于殿阶下砖道之东西，相向立。符宝郎奉八宝由西偏门分入，升置殿上东西间相向讫，分左右立于宝后。

通事舍人引摄侍中版奏“外办”，扇合，服衮冕以出，曲直华盖、侍卫警跸如常仪。殿上鸣鞭，讫，殿下亦鸣鞭。初索扇，协律郎跪，俯伏，兴，举麾。工鼓柷，奏《乾宁之曲》。出自东房，即座，仪使副添香，炉烟升，扇开，帘卷，协律郎偃麾，戛敔，乐止。

太常博士、通事舍人自册宝幄次分引册，太常卿前导，吏部侍郎押册而行，奉册太尉、读册中书令、举册官捧官于册后以次从之。次太常博士、通事舍人二员分引宝，礼部侍郎押宝而行，奉宝司徒、读宝侍中、举宝官于宝后以次从之。由正门入，宫县奏《归美扬功之曲》。太常卿于册床前导，至第一墀香案南，藉册宝褥位上少置。太常卿与举册宝官退于册宝稍西，东向立。应博士、舍人立于其后，舁册宝床弩手、伞子官等又其后，皆东向。太尉、司徒、中书令、侍中皆于册后，面北以次立。吏部侍郎、礼部侍郎次立于其后。立定，乐止。

阁门舍人分引东西两班群官合班，转北向立，中间少留班路。俟立定，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四员分引太尉、司徒、中书令、侍中、吏部礼部侍郎以次各复本班，讫，博士、舍人退以俟。初引时，乐奏《归美扬功之曲》，至位立定，乐止。典仪曰“拜”，赞者承传，太尉以下应在位官皆舞蹈，五拜。班首出班起居讫，又赞：“再拜”，如朝会常仪。

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四员再引太尉、司徒、中书令、侍中、吏礼部侍郎复进至册宝所稍南，立定。舁册宝床弩手、伞子官并进前，举册宝床兴。太常博士、通事舍人二员分引册，太常卿前导，吏部侍郎押册而行，奉册太尉、读册中书令、举册官、捧册官于册后以次从之。册初行，乐奏《肃宁之曲》。次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又二员分引宝，礼部侍郎押宝而行，奉宝司徒、读宝侍中、举宝官于宝后以次从之，诣西阶下，至册宝褥位少置，册北，宝南。乐止。舁册宝床弩手、伞子官等退于后稍西，东向立。

捧册官与舁册官并进前，取册匣升。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分引册，太常卿侧身导册先升，奉册太尉、读册中书令、举册官于册后以次从升。册初行，乐奏《肃宁之曲》。进至殿上，博士舍人分左右于前楹立以俟，读册中书令于栏子外前楹稍西立以俟，举册官、捧册官立于其后。奉册太尉从升，至褥位，搢笏，少前跪置讫，执笏，俯伏，兴，乐止，退于前楹稍西立以俟。太常博士立于后。太常卿少退东向立。舁册官立于其后，皆东向。捧册官先入，举册官次入，读册中书令又次入。捧册官四员皆搢笏双跪捧。举册官二员亦搢笏，两边单跪对举。中书令执笏进，跪称“中书令臣某读册。”读讫，俯伏，兴。中书令俟册兴，先退。通事舍人引，降自东阶，复本班。讫，太常卿降复宝床前、舁册官并进，与捧册官等取册匣兴，置于殿东间褥位案上，西向。捧举册官等降自东阶，还本班。舁册官亦退。太常博士引奉册太尉降自西阶，东向立以俟。

次捧宝官与舁宝官俟读册中书令读讫出，并进前，取宝盝升。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分引宝，太常卿侧身导宝，先升。奉宝司徒、读宝侍中、举宝官、捧宝官于宝后以次从升。宝初行，乐奏《肃宁之曲》，进至殿上，博士舍人俱退不升，并于前楹稍西立俟。读宝侍中于栏子外前楹间稍西立以俟。举宝官、捧宝官立于其后。奉宝司徒从升，至褥位，搢笏，少前跪置，讫，执笏，俯伏，兴，乐止。司徒退于前楹西，立以俟。太常卿少退，东向立。舁宝官立于其后，皆东向。捧宝官先入，举宝官次入，读宝侍中又次入。捧宝官四员皆搢笏双跪捧。举宝官二员亦搢笏两边单跪对举。侍中执笏进，跪称“侍中臣某读宝”，读讫，俯伏，兴。侍中俟宝兴先退，通事舍人引，降自西阶，复本班，讫，舁宝官进前，与捧宝举宝官等取宝盝兴，置于殿之西间褥位案上，东向。捧宝举宝官等与太常卿俱降自西阶，及吏部侍郎皆复本班。舁宝官亦退。太常博士引奉宝司徒次奉册太尉，东向立定。

博士舍人赞引太尉司徒进，诣第一墀香案南褥位立定，博士舍人稍退。典仪曰“拜”，赞者承传，在位官皆再拜，讫，博士舍人二员引太尉诣东阶升，宫县奏《纯诚享上之曲》，至阶，止。阁门使二员引太尉进至前，立定，乐止。阁门使揖赞太尉拜跪贺，殿下阖门揖百僚躬身，太尉称“文武百僚具官臣等言”，致贺词云云，俯伏，兴，退至阶上。博士舍人分引太尉降至东阶，初降，宫县作《肃宁之曲》，复香案南褥位立定，乐止。博士舍人少退。典仪曰“拜”，赞者承传，太尉、司徒及在位群官俱再拜舞蹈，三称万岁，又再拜。讫，通事舍人引摄侍中升自东阶，进诣前楹间，躬承旨，退临阶西向，称“有制”。典仪曰“拜”，赞者承传，太尉、司徒及在位群官俱再拜，躬身宣词云云，

宣讫，通事舍人引侍中还位。典仪曰："拜"，赞者承传，阶上下应在位群官俱再拜舞蹈，三称万岁，又再拜。讫，博士舍人分引太尉、司徒就百僚位，初引，宫县作《肃宁之曲》，至位立定，乐止，阁门舍人分引应北面位群官，各分班东西相向立定。通事舍人引摄侍中升自东阶，当前楹间，跪奏"礼毕"，俯伏，兴，引降还位。扇合，帘降。协律郎俯伏，兴，举麾，工鼓柷奏《乾宁之曲》。降座，入自东房，还后阁，进膳，侍卫警跸如仪。扇开，乐止。捧册官帅舁册床人，捧宝官帅舁宝床人，皆升殿取匣、盝，盖讫，置于床前。引进司官前导，通事舍人赞引，诣东上阁门上进。通事舍人分引文武百僚等以次出，归幕次，赐食，以俟上寿。

上册宝礼毕，有司供办御床及与宴群官位，并如曲宴仪。

摄太常卿与大乐令帅工人入，并协律郎各就举麾位，俟舍人报。通事舍人引三师以下文武百僚亲王宗室等分左右入，至殿阶下稍南，东西相向立。通事舍人先引摄侍中版奏"中严"，少顷，又奏"外办"。扇合，鸣鞭。协律郎跪，俯伏，兴，工鼓柷，宫县奏《乾宁之曲》。服通天冠、绛纱袍，即座，帘卷。内侍赞"扇开"，殿上下鸣鞭，戛敔，乐止。仪使副等添香，炉烟升。通事舍人引班首已下合班，乐奏《肃宁之曲》，至北向位，重行立定，中间少留班路。通事舍人引摄侍中诣东阶升，至殿上少立。阁门舍人引礼部尚书出班前，北向俯伏，跪奏，称"礼部尚书臣某言，请允群臣上寿"，俯伏，兴，躬身。通事舍人引摄侍中少退。舍人赞："礼部尚书再拜"，讫，赞"祗候"，复本班。内侍局进御床入。次良酝令于殿下横阶南酹酒，讫，典仪曰"拜"，赞者承传，在位官皆再拜，随拜三称"万岁"，讫，平立。

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分引摄上公由东阶升。初升，宫县奏《肃宁之曲》。殿上，舍人少退，二阁使揖上公进，至进酒褥位，乐止。宣徽使以爵授上公，上公搢笏，受爵，诣榻前跪进。受爵讫，上公执盘授宣徽使，讫，二阁使揖上公入栏子内，赞"拜"，跪。殿下，阁门揖百僚皆躬身。通事舍人揖摄侍中进，诣前楹间，躬承旨，退临阶西向称"有制"，典仪曰"拜"，赞者承传，上公及在位群官皆再拜，随拜三称"万岁"，讫，躬身宣曰："得公等寿酒，与公等内外同庆。"阁门舍人赞宣谕讫，上公与百僚皆舞蹈五拜，讫，阁门舍人引百僚分班东西序北向立。

博士舍人再引上公自东阶升，宫县奏《肃宁之曲》，至进酒褥位，乐止。上公搢笏，宣徽使授上公盘，上公诣栏子内褥位，跪举酒，宫县奏《景命万年之曲》，饮讫，乐止。上公进受虚爵讫，复褥位，以爵授宣徽使，讫，二阁使揖上公退，内侍局舁御床出。博士舍人并进前分引，降自东阶，宫县作《肃宁之曲》。阁门舍人分引东西两班，随上公俱复北向位，立定，乐止。典仪曰"拜"，赞者承传，在位官皆再拜，三称"万岁"，讫，平立。殿上，通事舍人揖摄侍中进，诣前楹间，躬承旨，退临阶西向，阁门官先揖，百僚躬身，侍中称"有制"，典仪曰"拜"，赞者承传，在位官皆再拜，讫，躬身宣曰"延王公等升殿"，典仪曰"拜"，赞者承传，在位官皆再拜，讫，搢笏，舞蹈，又再拜。讫，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引王公以下合赴宴群官，分左右升殿，不与宴群官分左右卷班出，宫县奏《肃宁之曲》。百僚至殿上坐后立，乐止。

内侍局进御床入。依寻常宴会，再进第一爵酒，登歌奏《圣德昭明之曲》，饮讫，乐止。执事者行群官酒，宫县作《肃宁之曲》，文舞入，觞行一周，乐止。尚食局进食，执事者设群官食，宫县奏《保大定功之舞》，三成，止，出。又进第二爵酒，登歌奏《天赞尧龄之曲》，饮讫，乐止。执事者行群官酒，宫县作《肃宁之曲》，武舞入，觞行一周，乐止。尚食局进食，执事者设群官食，宫县奏《万国来同之舞》，三成，止，出。又进第三爵酒，登歌奏《庆云之曲》，饮讫，乐止。执事者行群官酒，宫县作《肃宁之曲》，觞行一周，乐止。尚食局进食，执事者设群官食，宫县奏《肃宁之曲》，食毕，乐止。阁门官分揖侍宴群官起，立于席后。通事舍人引摄侍中诣榻前，俯伏，兴，跪奏"侍中臣某言，礼毕"。俯伏，兴。阁门舍人分引群官俱降东西阶，内侍局舁御床出，宫县作《肃宁之曲》，至北向位立定，乐止。典仪曰"拜"，赞者承传，在位官皆再拜，讫，搢笏，舞蹈，又再拜，讫，再分班东西序立。扇合，帘降，殿上下鸣鞭。协律郎俯伏，跪，举麾，兴，工鼓柷，奏《乾宁之曲》。降座，入自东房，还后阁，侍卫如来仪。内侍赞"扇开"，戛敔，乐止。通事舍人引摄侍中版奏"解严"，所司承旨放仗，在位群官皆再拜以次出。

元日、圣诞上寿仪　皇帝升御座，鸣鞭、报时毕，殿前班小起居，各复侍立位。舍人引皇太子并臣僚使客合班入，至丹墀，舞蹈五拜，平立。閤使奏诸道表目，皇太子以下皆再拜。引皇太子升殿褥位，搢笏，捧盏盘，进酒，皇帝受置于案。皇太子退复褥位，转盘与执事者，出笏，二閤使齐揖入栏子内，拜跪致词云："元正启祚，品物咸新，恭惟皇帝陛下与天同休。"若圣节则云："万春令节，谨上寿卮，伏愿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祝毕，拜，兴，复褥位，同殿下臣僚皆再拜。宣徽使称"有制，在位旨再拜，宣答曰："履新上寿，与卿等内外同庆。"圣节则曰："得卿寿酒，与卿等内外同庆。"词毕，舞蹈五拜，齐立。皇太子搢笏，执盘，臣僚分班，教坊奏乐。皇帝举酒，殿上下侍立臣僚皆再拜。皇太子虚盏，退立褥位，转盘盏与执事者，出笏，左下殿，乐止，合班，在位臣僚皆再拜。

分引与宴官上殿。次引宋国人从至丹墀，再拜，不出班奏"圣躬万福"，再拜，喝"有敕赐酒食"，又再拜，各祗候，平立，引左廊立。次引高丽、夏人从，如上仪毕，分引左右廊立。御果床入，进酒。皇帝饮，则坐宴侍立臣皆再拜，进酒官接盏还位，坐宴官再拜，复坐。行酒，传宣，立饮，讫，再拜，坐。次从人再拜，坐。三盏，致语，揖臣使并从人立。诵口号毕，坐宴侍立官皆再拜，坐，次从人再拜，坐。食入。七盏，曲将终，揖从人立，再拜毕，引出。闻曲时，揖臣使起，再拜，下殿。果床出。至丹墀，合班谢宴，舞蹈五拜，各祗候，分引出。

大定六年正月，上御大安殿，受皇太子以下百官及外国使贺，赐宴，文武五品以上侍坐者有定员，为常制。十七年，诏以皇族袒免以上亲，虽无官爵封邑，若与宴当有班次。礼官言："按唐典，皇家周亲视三品，大功亲、小功尊属视四品，小功亲、缌麻尊属视五品，缌麻袒免以上视六品。"上命以此制为班次。

朝参、常朝仪　天眷二年五月，详定常朝及朔、望仪，准前代制，以朔日、六日、十一日、十五日、二十一日、二十六日为六参日。后又定制，以朔、望日为朝参，余日为常朝。

凡朔、望朝参日，百官卯时至幕次，皇帝辰刻视朝，供御弩手、伞子直于殿门外，分两面排立。司辰入殿报时毕，皇帝御殿坐，鸣鞭。閤门报班齐。执擎仪物内侍分降殿阶两傍，面南立。宿卫官自都点检至左右亲卫，祗应官自宣徽閤门祗候，先两拜，班首少离位，奏"圣躬万福"，两拜。弩手、伞子先于殿门外东西向排立，俟奏"圣躬万福"时，即就位北面山呼声喏，起居毕，即相向对立。擎御伞直立左班内侍上。都点检以次升殿，副点检在少南，东西相向立。左右卫在殿下，东西相向立。閤门乃引亲王班，赞班首名以下再拜，讫，班首少离位，奏"圣躬万福"，归位再拜毕，先退。

次引文武百僚班首以下应合朝参官，并府运六品以上官，皆左入，至丹墀之东，西向鞠躬毕，閤门通唱，复引至丹墀。閤门赞班首名以下起居，舞蹈五拜，又再拜，毕，领省宰执陛殿奏事。殿中侍御史对立于左右卫将军之北少前，修起居东西对立于殿栏子内副阶下，余退，右出。

初，帝就坐，置宝匣于殿阶上东南角。后定制，师傅起居毕，御案始东入，置定，捧案内侍东西分下，侍殿隅。直日主宝捧宝当殿叩栏奏"封全"，符宝郎及当监印郎中各一员，监当手分令史用印，讫，主宝吏封授主宝，俟奏事毕进封，讫，内侍彻案。

若常朝，则亲王班退，引七品以上职事官，分左右班入丹墀，再拜。班首稍前起居毕，复位，再拜。宰执升殿，余官分班退。

大定二年五月，命台臣定朝参礼。五品已上官职趋朝朝服，入局治事则展皂。自来朝参，除殿前班外，若遇朔望，自七品已上职事官皆赴。其余朝日，五品已上职事官得赴，六品已下止于本司局治事。如左右司员外郎、侍御史、记注院等官职，虽不系五品，亦赴朝参。若拜诏，则但有职事并七品已上散官，皆赴。朝参，吏员、令译史、通事、检法各于本局待，官员朝退，赴局签押文字，不得于宫内署押。七品已下流外职，遇朝日亦不合入宫。如左右司都事有须合取奏事，乃听入宫。七品已上职事官，如遇使客朝辞见日，依朔望日，皆赴。若元日、圣节、拜诏、车驾出猎送迎、诣祖庙烧饭，但有职事并七品已上散官，皆赴。凡亲王宗室已命官者年十六以上，皆随班赴起居。

大定五年，右谏议大夫移剌子敬言，"猛安谋克不得与州镇官随班入见。非军民一体之意。"上是其言，责宣徽院令随班入见。

凡班首遇朝参，有故不赴，以次押班。

凡五品以上及侍御史、尚书诸司郎中、太常丞、翰林修撰起居注、殿中侍御史、补阙、拾遗赴召，或假一月以上若除官出使之类，皆通班入见谢、辞，除官于殿门外见。谢班皆舞蹈七拜，辞班四拜，门见谢、辞并再拜。

肆赦仪　大定七年正月十一日，上尊册礼毕。十四日，应天门颁赦。十一年制同。

前期，宣徽院使率其属，陈设应天门之内外，设御座于应天门上，又设更衣御幄于大安殿门外稍东，南向。閤门使设捧制书箱案于御座之左。少府监设鸡竿于楼下之左，竿上置大盘，盘中置金鸡，鸡口衔绛幡，幡上金书“大赦天下”四字，卷而衔之。盘四面近边安四大铁环，盘底四面近边悬四大朱索，以备四伎人攀缘。又设捧制书木鹤仙人一，以红绳贯之，引以辘轳，置于御前栏干上。又设捧鹤画台于楼下正中，台以弩手四人对举。大乐署设宫县于楼下，又设鼓一于宫县之左稍北，东向。兵部立黄麾仗于门外。刑部、御史台、大兴府以囚徒集于左仗外。御史台，閤门司设文武百官位于楼下东西相向。又设典仪位于门下稍东。西向。宣徽院设承受制书案于画台之前。又设皇太子侍立褥位于门下稍东，西向。又设皇太子致贺褥位于百官班前。又设协律郎位于楼上前楹稍东，西向。尚书省委所司设宣制书位于百官班之北稍东，西向。司天台鸡唱生于东阙楼之上。尚衣局备皇帝常服，如常日视朝之服。尚辇设辇于更衣御幄之前。

躬谢礼毕，皇帝乘金辂入应天门，至幄次前，侍中俯伏，跪奏“请降辂入幄”，俯伏，兴。皇帝降辂入幄，帘降。少顷，侍中奏“中严”。又少顷，俟典赞仪引皇太子就门下侍立位，通事舍人引群官就门下分班相向立，侍中奏“外办”。皇帝服常朝服，尚辇进辇，侍中奏“请升辇”，伞扇侍卫如常仪，由左翔龙门踏道升应天门，至御座东，侍中奏“请降辇升座”，宫县乐作。所司索扇，五十柄。扇合，皇帝临轩即御座，楼下鸣鞭，帘卷扇开，执御伞者张于轩前以障日，乐止。东上閤门使捧制书置于箱，閤门舍人二员从，以俟引绳降木鹤仙人。通事舍人引文武群官合班北向立，宫县乐作。凡分班、合班则乐作，立定即止。典仪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讫，分班相向立。侍中诣御座前承旨，退，稍前南向，宣曰：“奉敕树金鸡”。通事舍人于门下稍前东向，宣曰：“奉敕树金鸡。”退复位。

金鸡初立，大乐署击鼓，树讫鼓止。竿木伎人四人，缘绳争上竿，取鸡所衔绛幡，展示讫，三呼“万岁”。通事舍人引文武群官合班北向立。楼上乘鹤仙人捧制书，循绳而下至画台，閤使奉承置于案。閤门舍人四员举案，又二员对捧制书，閤使引至班前，西向称“有制”，典仪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讫，以制书授尚书省长官，稍前搢笏，跪受，讫，以付右司官，右司官搢笏，跪受，讫，长官出笏，俯伏，兴，退复位。右司官捧制书诣宣制位，都事对捧，右司官宣读，至“咸赦除之”，所司帅狱吏引罪人诣班南，北向，躬称“脱枷”，讫，三呼“万岁”，以罪人过。右司官宣制讫，西向，以制书授刑部官。跪受讫，以制书加于笏上，退以付其属，归本班。典仪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舞蹈，又再拜。

典赞仪引皇太子至班前褥位立定，典仪曰“拜”，皇太子以下群官皆再拜。典赞仪引皇太子稍前，俯伏，跪致词，俯伏，兴，典仪曰“再拜”，皇太子已下群官皆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侍中于御座前承旨，退临轩宣曰“有制”。典仪曰“再拜”，皇太子已下群官皆再拜。侍中宣答，宣讫归侍位，典仪曰“再拜”，皇太子已下群官皆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讫，典赞仪引皇太子至门下褥位。通事舍人引群官分班相向立。侍中诣御座，前，俯伏，跪奏“礼毕”，俯伏，兴，退复位。所司索扇，宫县乐作，扇合，帘降，皇帝降座乐止。楼下鸣鞭，皇帝乘辇还内，伞扇侍卫如常仪。侍中奏“解严”。通事舍人承敕，群臣各还次，将士各还本所。

臣下拜赦诏仪　宣赦日，于应天门外设香案，及设香舆于案前，又于东侧设卓子，自皇太子宰臣以下序班定。閤门官于箱内捧赦书出门置于案。閤门官案东立，南向称“有敕”，赞皇太子宰臣百僚再拜，皇太子少前上香讫，复位，皆再拜。閤门官取赦书授尚书省都事，都事跪受，及尚书省令史二人齐捧，同升于卓子读，在位官皆跪听，读讫，赦书置于案，都事复位。皇太子宰臣百僚以下再拜，搢笏，舞蹈，执笏，俯伏，兴，再拜。拱卫直以下三称“万岁”，讫，退。其降诸书，礼亦准

此，惟不称“万岁”。

其外郡，尚书省差官送赦书到京府节镇，先遣人报，长官即率僚属吏从，备旗帜音乐彩舆香舆，诣五里外迎。见送敕书官，即于道侧下马，所差官亦下马，取赦书置彩舆中，长官诣香舆前上香，讫，所差官上马，在香舆后，长官以下皆上马后从，鸣钲鼓作乐导至公厅，从正门入，所差官下马。执事者先设案并望阙褥位于庭中，香舆置于案之前，又设所差官褥位在案之侧，又设卓子于案之东南。所差官取赦书置于案，彩舆退。所差官称“有敕”，长官以下皆再拜。长官少前上香，讫，退复位，又再拜。所差官取赦书授都目，都目跪受，及孔目官二员，三人齐捧赦书，同高几上宣读，在位官皆跪听。读讫，都目等复位。长官以下再拜，舞蹈，俯伏，兴，再拜。公吏以下三称“万岁”。礼毕。明日，长官率僚属，音乐送至郭外。

金史卷三七　志第一八

册皇后仪　奉册皇太后仪

册皇太子仪

正旦生日皇太子受贺仪

皇太子与百官相见仪

册皇后仪　天德二年十月九日，册妃徒单氏为皇后。前一日，仪鸾司设座勤政殿，南向。设群臣次于朝堂。大乐令展宫县于殿庭，设协律郎举麾位于乐县西北，东向。阁门设百官班位于庭，并如常朝之仪。又设典仪位于班位之东北，赞者二人在南少却。俱西向。设册使副位于殿门外之东，又设册使副受命位于百官班前。又设册宝幄次二于殿后东厢，俱南向。

其日，诸卫勒所部，略列黄麾细仗于庭。符宝郎奉八宝置于左右。吏部侍郎奉册，礼部侍郎奉宝匣，皆置于床，讫，出就门外班。大乐令、协律郎、乐工、典仪、赞者各入就位。群官等依时刻集朝堂，俱就次，各服朝服。侍中约刻板奏“请中严”，通事舍人引群官入，就庭东西相向立，以北为上。又引册使副立于东偏门，西向。门下侍郎引主节，奉节立于殿下东廊横街北。中书令、中书侍郎帅举捧册官，奉册床立于节南。侍中、门下侍郎帅举捧宝官，奉宝床立于册床之南，俱西面。

侍中版奏“外办”。殿上索扇。协律郎举麾，宫县作。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出自东房，曲直华盖、警跸侍卫如常仪。即座，南向坐，帘卷，乐止。通事舍人引册使副入，宫县作。使副就受命位，侍中、中书令、门下侍郎、中书侍郎、举捧官依旧西面立，群臣合班，横行北面，如常朝之仪，立定。典仪曰“再拜”，赞者承传，班首已下群官在位者皆再拜。班首问起居，又再拜。阁门官引摄侍中出班承制，降诣使副东北，西向称“有制”。使副稍前，鞠躬再拜，摄侍中宣制曰：“命公等持节授后册宝。”宣制讫，又俱再拜，侍中还班。门下侍郎引主节诣册使所，主节以节授门下侍郎，门下侍郎执节西向授太尉，太尉受付主节，主节立于使副之左右。门下侍郎退还班位，中书侍郎引册床，门下侍郎引宝床，立于册使东北，西向，以次授与太尉，太尉皆捧受，册床置于北，宝床置于南。侍中、中书令、礼仪使、举捧册宝官及舁床者，退于东西塼道之左右，相向立。门下侍郎、中书侍郎退还班位。典仪曰“再拜”，赞者承传，群官在位者皆再拜，讫，分班东西相向立。举捧舁册宝床者进，册床先行，读册官次之，宝床次行，读宝官次之。举舁官各分左右，通事舍人引册使随之以行，持节者前导。太尉初行，宫县乐作，出殿门，乐止。摄侍中出班升殿，奏“侍中臣言礼毕”。殿上索扇，帘降，宫县作。降座，入自东房，乐止。通事舍人引群官在位者以次出。俟太尉、司徒复命，礼毕，还内。

先是，有司预设太尉、司徒本品革车卤簿于门外至殿门左右排列。俟使副出，鼓吹振作。礼仪使、举捧官、执节者并抬舁人，以册宝少驻于泰和门，太尉、司徒及读册宝官暂归幕次。内侍阁门引入泰和殿，俟至殿下位，鼓吹止。

有司预供张，泰和殿设皇后座于扆前，殿上垂廉。又设东西房于座之左右稍北。又设受册位于殿庭西阶之南，东向。又设内命妇次于殿之左右。大乐令设宫县于庭，协律郎设举麾位于殿上。又设册宝次于门外。又设行事官次于门左右。又设外命妇次于门之内。

其日，诸卫于殿门外略设黄麾细仗。有司设二步障于殿之西阶。帘前设扇，左右各十。红伞一，在西阶栏干外。又设举册宝案位于使副之前，北向又设宣徽使位于北厢，南向。司赞设内外命妇以下陪列位于殿庭塼道之左右，每等重行异位北向，内命妇在后。又设司赞位于东阶东南，赞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

质明，执事官大乐令等各就位。皇后常服，乘龙饰肩舆，至泰和殿后阁，近仗导卫如常仪。宣徽使奏“中严”。册使副入门，宫县作，俟册使庭中立，乐止。册在北，宝在南，使副立于床后。礼仪使帅持节者立于前，举捧册宝官立于册宝床左右，读册宝官各立于其后。

宣徽使奏“外办”。内侍閤门官引后出后阁，宫县作。帘卷，皇后降自西阶，左右步障伞扇从，至阶下，望勤政殿御閤所在立，乐止。册使进，立于右，宣曰“有制”，閤门使内侍赞“再拜”。册使宣曰：“制遣太尉臣某、司徒臣某，恭授后册宝。”閤门使内侍赞“再拜”。册使少退。中书令、侍中及举捧官率抬舁人奉册宝以次进于前，宫县作。册宝床自东阶升，并置于殿之前楹间，册床在北，宝床在南，中留读册宝官立位，并去帕及盖，抬舁人执之，退立于西朵殿。举抬官分左右相向立，读册宝官各立于床之东，西向，立既定，乐止。閤门使内侍赞“再拜”，捧谢表官以表授左立内侍，内侍以授后，受讫，以付右立内侍，内侍持表立于右。閤门使赞“再拜”，讫，册使退，宫县作。持表内侍以表付閤门官，随册使行。册使副至门，鼓吹振作如来仪，入西偏门，鼓吹止。册使副至御閤所在，俯伏，跪奏：“太尉臣某、司徒臣某，奉制授册宝，礼毕。”俯伏，兴，退。持表閤门官进表，近侍接入，进读，讫，退。

初，册使退，及门乐止。閤门内侍引后自西阶升殿，宫县作。伞扇止于帘外，退于左右朵殿前。步障止于阶下，卷之。后于座前南向立，乐止。中书令诣册床南立，北向，称“中书令臣某，谨读册”。读毕，降自东阶，立于栏外第一墀上，西向。次侍中诣宝床南立，北向，揖称“侍中臣某，读宝”。读毕降阶，立于中书令之北，西向，内侍閤门引升座，宫县作，坐定，乐止。举捧官以次招抬舁人持帕盖覆匣床，奉置殿之左右，册床在东，宝床在西。置讫，举捧官以次降阶，立于中书令、侍中之后，立定，合班北向。閤门赞“再拜”，拜讫，降东阶，退出殿门。其抬舁人置册宝床于东西讫，各由朵殿下阶，于侍中等班后直出殿门，以俟复入，抬舁入宫。

受册表谢讫，内侍跪奏“礼毕”。閤门引内外命妇陪列者以次进，就北向位。班首初行，宫县作，至位乐止。閤门曰“再拜”，命妇皆再拜。閤门引班首自西阶升，乐作，至阶乐止，进当座前，北向躬致称贺，讫，降自西阶，乐作，至位乐止。閤门曰：“再拜”，舍人承传，命妇等皆再拜。閤门使前承令，降自西阶，诣命妇前西北，东向，称“有教旨”。命妇皆拜，閤门使宣曰：“衹奉圣恩，授以册宝，荣幸之至，竞厉增深。所贺知。”舍人曰“再拜”，命妇皆再拜，讫，内侍引内命妇还宫。班首初行，乐作，出门，乐止。内侍引外命妇出次。宣徽使奏称“礼毕”。降座，宫县作，入东房，乐止。归閤，宫县作，至閤，乐止。更常服。内侍承教旨，宣外命妇入会，并如常仪。会毕，閤门引外命妇降阶，横班北向，舍人曰：“再拜”，讫，以次出。还宫，如来仪。中书门下侍郎复以引进司帅抬舁人进册宝入内，付与都点检司，退。

别日，会群官，会妃主宗室等，赐酒，设食，簪花，教坊作乐，如内宴之仪。

十一日，朝永寿、永宁两宫。皇后既受册，越二日，内侍设座于所御殿，南向。其日夙兴，宣徽使版奏“中严”。质明，诸侍卫宫人俱诣寝殿奉迎，宣徽使版奏“外办”。后首饰褘衣御车，内侍前导，降自西阶以出，侍卫如常仪。至太后之里门外，降车，障扇侍卫如常仪，入立于西厢，东向。将至，宣徽使版奏“请中严”，既降车，宣徽使版奏“外办”。太后常服，宣徽使引升座，南向。宣徽使引后进，升自西阶，北面再拜，进跪致谢词。存抚赐酒食，并如家人之仪。礼毕，宣徽使赞“再拜，”讫。宣徽使引降自西阶以出。出门，宣微使奏“礼毕”，降座入宫。

奉册皇太后仪　天德二年正月，诏有司：“择日奉册唐殷国妃、岐国太妃，仍别建宫名。合行典礼，礼官检详条具以闻。”

其日质明，有司各具伞扇，侍卫如仪，及兵部约量差军兵，并文武百官诣两宫迎请，引导皇太后入内，并赴受册殿，入御幄，侍卫如式。次奉册太尉等俱以册置于案，奉宝司徒等俱以宝置于案，

皆盛以匣，覆以帕，诣别殿门外幄次。教坊提点率教坊入。侍卫官各就列。皇帝常服乘舆，至别殿后幄次。通事舍人引宣徽使版奏“中严”，复位，少顷，又奏“外办”。幄帘卷，教坊乐作，扇合，两宫皇太后出自后幄，并即御座，南向，扇开，乐止，分左右少退。通事舍人引文武百僚班左入，依品，重行西向，立定，通事舍人喝“起居”，班依常朝例起居，七拜，讫，引文武百僚班分东西相向立。

通事舍人、太常博士赞引，太常卿前导，押册官押册而行，奉册太尉、读册中书令、举册官等以次从之。次押宝官押宝而行，奉宝司徒、读宝侍中、举宝官等以次从之。俱自正门入，教坊乐作，至殿庭西阶下少东，北向，于褥位少置，乐止。册北，宝南。通事舍人、太常博士赞引，太常卿前导，押册官押册升，乐作，奉册太尉等从之，进至两宫皇太后座前褥位，乐止，两宫册宝齐上，齐读。举册官夹侍。奉册太尉各搢笏，北向跪，府伏，兴，退立。读册中书令俱进，向册前跪奏称“摄中书令具官臣某，谨读册”。举册官单跪对举，中书令各搢笏，读讫，执笏，俯伏，兴，搢笏，捧册兴，于位东回册函北向，并进，跪置于御座前褥位。中书令举册官俱降，还位。奉册太尉并降阶，东向以俟。

押宝官押宝升，乐作，奉宝司徒等从之，进至两宫皇太后座前褥位，乐止。举宝官夹侍。奉宝司徒各搢笏，北向跪，俯伏，兴，退立。读宝侍中俱进，当宝前跪奏称“摄侍中具官臣某，谨读宝”。举宝官单跪对举，侍中各搢笏，读讫，执笏，俯伏，兴，搢笏，捧宝兴，于位东回宝函北向，并进，跪置于御座前褥位册之南。通事舍人、太常博士赞引太尉、司徒以次应行事官俱降自西阶，复本班序立。

宣徽使一员诣皇帝御幄前，俯伏，跪奏“臣某谨请皇帝诣两宫皇太后前，行称贺之礼”，俯伏，兴。赞引皇帝再拜，又奏“请北向跪”，皇帝贺曰“嗣皇帝臣某言云云”，俯伏，兴，又再拜，讫，又奏“请皇帝少立”，内侍承旨退，西向称“两宫皇太后旨云云”，皇帝再拜。宣徽使前引，皇帝归幄，常服乘舆还内，侍卫如来仪。

应阶下文武百僚重行立定，通事舍人喝“拜”，在位皆再拜。通事舍人引太师诣西阶升，俯伏，跪奏称：“文武百僚具官臣某等稽首言，皇太后殿下显对册仪，永安帝养。仰祈福寿，与天同休。”俯伏，兴，降自西阶，复位立定。通事舍人赞“在位官皆再拜”，舞蹈，三称“万岁”，又再拜。宣徽使升自东阶，取旨退，临阶西向称“两宫皇太后旨”，通事舍人赞“在位官皆再拜”，毕，宣曰：“公等忠敬尽心，推崇协力。膺兹令典，感愧良深。”宣讫，还位。通事舍人赞“谢宣谕，拜。”在位官皆再拜，舞蹈，三称“万岁”，又再拜。通事舍人分引应北向官各分班东西立。宣徽使升自东阶，奏称“具官臣等言，礼毕”，降还位。扇合，皇太后并兴，教坊乐作，降座，还殿后幄次，扇开，乐止。通事舍人引宣徽使奏“解严”。中书侍郎等各帅捧册床官升殿，跪捧册并置于床，次门下侍郎等各帅捧宝床官升殿，跪捧宝并置于床，讫，通事舍人引诣东上閤门，投进所司。文武百僚以次出。皇太后常服乘舆，各还本宫，引导如来仪。文武百僚诣东上閤门拜表贺皇帝，退。

礼毕，各赴本宫，受内外命妇称贺。所司预于殿内设皇太后御座，司宾引内外命妇于殿庭北向依序立。尚仪奏请，皇太后常服即座。司赞曰“再拜”，命妇皆再拜。司宾引班首诣西阶升，跪贺称：“妾某氏等言，伏惟皇太后殿下，天资圣善，昭受鸿名，凡在照临，不胜欣抃。”兴，降阶复位。司赞曰“再拜”，内外命妇皆再拜。尚宫承旨，降自西阶，于命妇之北东向立，司赞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尚宫乃宣答曰“膺兹典礼，感愧良深”。司赞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退。

赴别殿贺皇帝，亦如贺皇太后之仪，惟不致词，不宣答。

册皇太子仪　大定八年正月，册皇太子，礼官拟奏，皇太子乘舆至翔龙门，东宫官导从，不乘马。册皇太子前三日，遣使同日奏告天地宗庙。

册前一日，宣徽院帅仪鸾司，设御座于大安殿当中，南向。设皇太子次于门外之东，西向。又设文武百僚应行事官、东宫官等次于门外之东、西廊。又设册宝幄次于殿后东厢，俱南向。又设受册位于殿庭横阶之南。工部官与监造册宝官公服，自制造所导引册宝床，由宣华门入，约宣徽院同进呈毕，赴幄次安置。大乐令帅其属，展乐县于庭。

其日，兵部帅其属，设黄麾仗于大安殿门之内外。其日质明，文武百僚应行事官并朝服入次。东宫官各朝服，自东宫乘马导从，至左翔龙门外下马，入就次。通事舍人分引百官入立班，东西相向。次引侍中、中书令、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及捧舁册宝官，诣殿后幄次前立。少顷，奉册宝出幄次，由大安殿东降，至庭中褥位，权置讫，奉引册宝官立于其后。皇太子服远游冠、朱明衣出次，执圭，三师三少已下导从，立于门外。侍中奏“中严”。符宝郎奉八宝由东西偏门分入，升置御座之左右。侍中奏“外办”。内侍承旨索扇，扇合，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以出，曲直华盖侍卫如常仪，鸣鞭，宫县乐作。皇帝出自东序，即御座，炉烟升，扇开帘卷，乐止。典赞仪引皇太子入门，宫县乐作，至位乐止。师、少已下从入，立于皇太子位东南，西向。典仪赞“皇太子再拜”，搢圭，舞蹈，又再拜，奏“圣躬万福”，又再拜，引近东，西向立。师、少已下并奉引册宝官等。各赴百官东班，乐作，至位乐止。通事舍人引百官俱横班北向。典仪赞“拜”，在位官皆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起居，又再拜，毕，百官各还东西班。师、少已下并行事官各还立位。典赞仪引皇太子复受册位，乐作，至位乐止。侍中承旨，称“有制”，皇太子已下应在位官皆再拜，躬身，侍中宣制曰“册某王为皇太子”。又再拜。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中书令诣读册位，中书侍郎引册匣置于前，捧册官西向跪捧，皇太子跪，读毕，俯伏，兴。皇太子再拜。中书令诣捧册位，奉册授皇太子，搢圭，跪受册，以授右庶子，右庶子跪受，皇太子俯伏，兴，右庶子以册，兴，置于床，中书令已下退复本班。

次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侍中诣奉宝位，门下侍郎引宝盝立于其右，侍中奉宝授皇太子，搢圭，跪受，以授左庶子，左庶子跪受，皇太子俯伏，兴，左庶子以宝兴，置于床，侍中已下退复本班。典仪赞“再拜”，毕，引皇太子退，初行，乐作，左右庶子帅其属，舁册宝床匣以出。出门，乐止。侍中奏“礼毕”，内侍承旨索扇，扇合，帘降，鸣鞭，乐作，皇帝降座，入自西序还后阁，侍卫如来仪，扇开，乐止。侍中奏“解严”。所司承旨，放仗卫以次出。皇太子入次，改服公服，还东宫，导从如来仪。

册后二日，兵部设黄麾仗于仁政殿门之内外，陈设并如大安殿之仪。百官服朝服。皇太子公服至次，改服远游冠、朱明衣。通事舍人引百官入至阶下立班，东西相向。典赞仪引皇太子执圭出次，立于门外。侍中奏“中严”，少顷，又奏“外办”。皇帝出自东序，即座，帘卷。通事舍人引百官俱横班北向，典仪赞“拜”，在位官皆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起居，又再拜，讫，分班。皇太子捧表入，至拜表位立，俟阁门使将至，单跪捧表，阁门使接表，皇太子俯伏，兴，典仪赞“再拜”，搢圭，舞蹈，又再拜。俟读表毕，侍中承旨退称“有制”，典仪赞“再拜”，兴，躬身，侍中宣讫，典仪赞“再拜”，搢圭，舞蹈，又再拜。引皇太子退。侍中奏“礼毕”。扇合，鸣鞭，入西序，还后阁，侍卫如来仪。侍中奏“解严”。放仗，百官以次出。后二日，百官奉表称贺，如常仪。

皇太子正旦、生日受贺仪　大定二年，世宗命有司议亲王百官及妃主命妇见皇太子礼。有司按唐、宋旧仪，拟亲王宗室贺皇太子，依册毕受贺礼。然唐礼元正复有降阶见伯叔、答群官再拜之文，又无妃主命妇见太子之礼。稽诸令文，应致恭之官相见，或贵贱殊隔，或长幼亲戚，任从私礼。自今若在东宫候皇太子，便服，则当从私礼接见。若三师以下，遇皇太子诞日，在御前，则候皇太子先进酒毕，百官望皇太子再拜，班首跪进酒，又再拜。若赐酒，即当殿跪饮毕，又再拜。以为定制，命班行之。

十二月晦，皇太子奏状曰：“按礼文，亲王并一品宗室皆北面拜伏，臣但答揖而已。虽曰尊宗子，而在长幼惇叙之间诚所未安。当时遽蒙颁降，未获谦让。明日元正，有司将举此礼，伏望圣慈许臣答拜，庶敦亲亲友爱之义。”上从其请，命尚书省颁下所司。

若皇太子生日，则公服，左上露台栏子外，先再拜，二阁使齐揖入栏子内，拜跪，祝毕，就拜，兴，复位，再拜，又再拜，接台进酒，退跪，候饮毕，接盏，复位，转台与执事者，再拜。宣徽使以酒进，皇帝亲赐酒，接盏稍退跪饮，毕，宣徽使接盏，复位再拜，复揖入栏子内，跪搢笏，受赐物毕，出笏，兴，复位，再拜，退更衣，入殿稍东，西向立。皇妃等进劝生日酒，皇太子跪，皇妃等亦跪，饮毕，各再拜。

群官致贺，则其日质明，皆公服集于门外，少詹事奏“请内严”，又奏“外备”。典仪引升座。

文武宫臣入就庭下重行北向立，典仪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班首少前跪奏“元正首祚”，生日则云“庆诞令辰”，“伏惟皇太子殿下福寿千秋”。贺毕复位，典仪曰“再拜”，宫臣皆再拜，坐受，分东西序立。次引东宫三师于殿上，三少于殿柱外，北向东上立。皇太子诣南向褥位，典仪曰“再拜”，师、少皆再拜，班首同前称贺，复位。执事者酌酒一卮，班首奉进，乐作，饮讫，乐止。回劝师、少毕，各复位。典仪赞师、少再拜，皇太子答拜。师、少出，皇太子就坐。次引亲王入栏子内，一品宗室于栏子外，余宗室序班庭下，拜致贺、进酒如上仪。皇太子答拜毕，就坐。复引随朝三师三公宰执于殿上，三品以上职事官于露阶上，四品以下于庭下，北向，每等重行以东为上，立。皇太子诣褥位。典仪曰“再拜”，上下皆再拜，毕，班首少前致贺，复位，执事者酌酒一卮，班首奉进，乐作，饮毕，乐止。如有进献如常仪。回劝三师三公，余殿上群官则令执事者以盘行酒，饮毕，典仪曰“再拜”，上下皆再拜，乃答拜，引群官以次出。少詹事跪奏“礼毕”。自是岁贺为定制。

皇太子与百官相见仪　三师三公栏子内北向躬揖，班首稍前问候，皇太子离位稍前，正南立，答揖。宰执及一品职事官扣栏子北向躬揖，答揖同前。二品职事官栏子外稍南躬揖，皇太子起揖。三品职事官露阶稍南躬揖，皇太子坐揖。四品以下职事官庭下躬揖，跪问候，皇太子坐受。太子太师、太傅、太保与随朝三师同。东宫三少与随朝二品同。詹事已下，并在庭下面北，每品重行以东为上，再拜，稍前问候，又再拜，皇太子坐受。大定二年所定也。

七年，定制，皇太子赴朝。许与亲王宰执相见，余官宗室并回避，后亦许与枢密使副、御史大夫、判宗正、东宫三师相见。

九年，定制，凡皇太子出，于都门三里外设褥位，三公宰执以下公服重行立，皇太子便服，三公宰执以下鞠躬，班首致辞云“青宫万福”，再拜，皇太子答拜，退。迎、送皆同。

金史卷三八　志第一九

礼十一

外国使入见仪　皇帝即御座，鸣鞭、报时毕，殿前班小起居毕，至侍立位。引臣僚左右入，至丹墀，小起居毕，宰执上殿，其余臣僚分班出。閤门使奏使者入见榜子。先引宋使、副，出笏，捧书左入，至丹墀北向立。閤使左下接书，捧书者单跪授书，拜，起立。閤使左上露阶，右入栏内，奏“封全”，转读毕，引使、副左上露阶，齐揖入栏内，揖使副鞠躬，使少前拜跪，附奏毕，拜起，复位立。侍宣问宋皇帝时并鞠躬，受敕旨，再揖鞠躬，使少前拜跪，奏毕，起复位，齐退却，引使、副左下，至丹墀北向立。礼物右入左出，尽，揖使、副傍折通班，再引至丹墀，舞蹈，五拜，不出班奏“圣躬万福”，再拜。揖使副鞠躬，使出班谢面天颜，复位，舞蹈，五拜。再揖副使鞠躬，使出班谢远差接伴、兼赐汤药诸物等，复位，舞蹈，五拜。各祗候，引右出，赐衣。次引宋人从入，通名已下再拜不出班，又再拜，各祗候，亦引右出。

次引高丽使左入，至丹墀北向略立，引使左上露阶，立定。揖横使鞠躬，正使少前拜跪，附奏毕，拜起，复位立。閤使宣问高丽王时并鞠躬，受敕旨毕，再揖横使鞠躬，正使少前拜跪，奏毕，拜起，复位，齐退却，引左下，至丹墀，面殿立定。礼物右入左出，尽，揖使傍折通班，毕，引至丹墀，通一十七拜，各祗候，平立，引左阶立。

次引夏使如上仪，引右阶立。

次再引宋史副左入，至丹墀，谢恩，舞蹈，五拜，各祗候，平立。次引高丽、夏使并至丹墀。三使并鞠躬，有敕赐酒食，舞蹈，五拜，各祗候，引右出。次引宰执下殿，礼毕。

曲宴仪　皇帝即御座，鸣鞭、报时毕，殿前班小起居，到侍立位。引臣僚并使客左入，傍折通班，至丹墀舞蹈，五拜，不出班奏“圣躬万福”，又再拜。出班谢宴，舞蹈，五拜，各上殿祗候。分引预宴官上殿，其余臣僚右出。次引宋使从人入，至丹墀再拜，不出班奏“圣躬万福”，又再拜。有敕赐酒食，又再拜，引左廊立。次引高丽、夏从人入，分引左右廊立。果床入，进酒。皇帝举酒时，上下侍立官并再拜，接盏，毕，候进酒官到位，当坐者再拜，坐，即行臣使酒。传宣，立饮毕，再拜，坐。次从人再拜，坐。至四盏，饼茶入，致语。闻鼓笛时，揖臣使并人从立，口号绝，坐宴并

侍立官并再拜，坐，次从人再拜，坐。食入，五盏，歇宴。教坊谢恩毕，揖臣使起，果床出。皇帝起入阁，臣使下殿归幕次。赐花，人从随出戴花毕，先引人从入，左右廊立，次引臣使入，左右上殿位立。皇帝出閤坐，果床入，坐立并再拜，坐，次从人再拜，坐。九盏，将曲终，揖从人至位再拜，引出。闻曲时，揖臣使起，再拜，下殿。果床出。至丹墀谢宴，舞蹈，五拜。分引出。

朝辞仪　皇帝即御座，鸣鞭、报时毕，殿前班小起居，至侍立位。引臣僚合班入，至丹墀小起居，引宰执上殿，其余臣僚分班出。閤使奏辞榜子。先引夏使左入，傍折通班毕，至丹墀再拜，不出班奏“圣躬万福”，又再拜。揖使副鞠躬，使出班，恋阙致词，复位，又再拜，喝“各好去”，引右出。次引高丽使，如上仪。亦引右出。次引宋使副左入，傍折通班毕，至丹墀，依上通六拜，各祗候，平立。閤使赐衣马，鞠躬，闻敕，再拜。赐衣马毕，平身，搢笏，单跪，受别录物过尽，出笏，拜起，谢恩，舞蹈，五拜。有敕赐酒食，舞蹈，五拜。引使副左上露阶，齐揖入栏内，揖鞠躬，大使少前拜跪受书，起复位。揖使副齐鞠躬，受传达毕，齐退，引左下至丹墀，鞠躬，喝“各好去”，引右出。次引宰执下殿，礼毕。

熙宗时，夏使入见，改为大起居。定制以宋使列于三品班，高丽、夏列于五品班，皇统二年六月，定臣使辞见，臣僚服色拜数止从常朝起居，三国使班品如旧。俟殿前班及臣僚小起居毕，宰执升殿，余臣分班毕，乃令行人见及朝辞之礼。凡入见则宋使先，礼毕夏使入，礼毕而高丽使入，其朝辞则夏使先，礼毕而高丽使入，礼毕而宋使入。夏、高丽朝辞之赐，则遣使之就赐于会同馆。惟宋使赐则庭授。

旧高丽使至阙皆有私进礼，大定五年，上以宋、夏使皆无此礼，而小国独有之，不可，遂命罢之。

六年，诏外国使初见、朝辞则于左掖门出入，朝贺、赐宴则由应天门东偏门出入。

大定二十九年三月，章宗以在谅闇，免宋使朝辞，太常寺言：“若不面授书及传达语言，恐后别有违失。”遂令宋使先辞灵幄，然后诣仁政殿朝辞，授书。时右丞相襄言：“伏见熙宗圣诞七月七日，以景宣忌辰避之，更为翌日，复用正月十七日受外国贺。今圣诞节若依期，令外方人使过界，恐为雨潦所滞，设能到阙，或值阴雨亦难行礼，乞以正月十一日或三月十五日为圣节，定宋人过界之期。”平章政事张汝霖、参知政事刘玮等言：“帝王当示信，以雨潦路阻辄改之，或恐失信。且宋帝生日亦五月也，是时都在会宁，上国遣使赐生日，万里渡越江、河，沿不避霖潦，如期而至。今久与宋好，不可以小阻示以不实。彼若过界，多作程顿亦不至留滞，纵使雨水愆期而入见，犹胜更用他日也。”御史大夫唐括贡、中丞李晏、刑部尚书兼右谏议大夫完颜居贞等亦皆言不可，上初从之，既而竟用襄议，令有司移报，使明知圣诞之实，特改其日以示优侍行人之意。

承安三年正月，上谕旨有司曰：“比闻宋国花宴，殿上不设肴馔，至其歇时乃备于廊下。今花宴上赐食甚为拘束，若依彼例可乎？且向者人使见辞，殿上亦尝有酒礼，今已移在馆宴矣。”有司奏曰：“曲宴之礼旧矣。彼方，酒一行、食一上必相须成礼。而国朝之例，酒既罢而食始进。至于花宴日，宋使至客省幕次有酒礼，而我使至幕则有食而无酒，各因其旧，不必相同。古者宴礼设食以示慈惠，今遽更之，恐远人有疑，失朝廷宠待臣子之意。”乃命止如旧。

正大元年十月，夏国遣使修好。二年九月，夏国和议定，以兄事金，各用本国年号，定拟使者见辞仪注云。盖夏人自天会议和，臣属于金八十余年，无兵革事。及贞祐之初，小有侵掠，以至构难十年，两国俱敝，至是，始以兄弟之国成和。十月，遣礼部尚书奥敦良弼、大理卿裴满钦甫、侍御史乌古孙弘毅为报成使。三年十月，夏人告哀，遣中大夫完颜履信为吊祭使。夏人以兵事方殷，各停使聘。四年，遣王立之来聘，未复命而夏亡。

新定夏使仪注夏国使、副及参议各一，谓之使。都管三。上节、中节各五，下节二十四，谓之三节人从。报至行省，差接伴使与书表人迓于境。入界，则先具驿程腰宿之次。始至京兆行省，翌日赐宴，至河南行省亦然，谓之来宴。将至京，遣内侍一人以油绢复韬三银盒，贮汤药二十六品，逆于近境尉氏县赐之。至恩华馆旧名燕宾馆，承安三年更名。更衣，由宜照门入，预差馆伴使、副使二员，书表四人，牵拢官三十人以俟。来使三节人从至会同馆，谓之聚厅，先以馆伴使名衔付之，

而使者亦以其衔呈，然后使、副、都管、上中节人从以次见馆伴使。接伴使初相见之仪亦然。次以馆伴所书表见人使，馆伴所牵拢官与下节互相参见毕，乃请馆伴、接伴人、使、副，各公服齐出幕次，对行上厅栏子外，馆伴在北，对立。先接伴揖，次来使副与馆伴互展状，揖，各传示，再揖。各就位，请收笏坐，先汤，次酒三盏，置果肴。茶罢，执笏，近前齐起，栏子外馆伴在南，对立。先馆伴揖，次展接伴辞状，相别揖，各传示，再揖，通揖分位。

是日，皇帝遣使抚问。天使至馆，转衔如馆伴初见之仪。馆伴与天使、来使副各公服，齐行至位，对立。请来使副升拜褥望阙立，次请天使升拜褥稍前立。来使副鞠躬，天使言“有敕”，乃再拜鞠躬。天使口宣辞毕，复位。来使再拜，舞蹈，三拜，复位立。来使与天使各展状，相见揖，次馆伴揖。来使令人传示，请馆伴、天使与来使对行上厅，各赴椅子立，通揖。谨收笏坐，汤酒肴茶并如前，毕，执笏，近前，齐请起，至拜褥，依前对立。请来使副升褥位，进表谢抚问，再拜，副使平立，使跪奉表，天使近前搢笏受之，出笏复位，来使就拜，退，复对立。来使令人传示馆伴，依例书送天使土物，毕，展天使辞状，相别揖，次馆伴揖，各请分位。是后，每旦幕传示，并牵扰官声喏如仪。

到馆之明日，遣使赐酒果，天使初至转衔后，望拜传宣皆如抚问之仪。使副单跪，以酒果过其侧，拜、舞蹈如仪。上厅汤酒茶毕，诣拜褥位，跪进谢赐酒果表，赠天使土物皆如抚问使礼，押酒果军亦有土物之赠。乃命閤门副使至馆习仪，初转衔前后皆如馆伴相见之仪。汤茶罢，馆伴閤副传示使副，来日入见，例当习仪。来使副回传示，习仪毕。第二盏后，当面劝习仪承受人酒一盏，先揖，饮酒，再拜退。三盏果茶罢，执笏近前齐起，栏子外南为上，对立。以来日入见，故但揖而不展辞状，分位。乃以入见榜子付閤门持去，以付礼进司。来使副以书送土物于引进使，及交进物军员人等，閤门副及习仪承受人各赠土物。

第三日，入见。其日质明，都管、三节人从皆裹带，馆伴与来使副各公服，齐请赴马台，馆伴牵拢官喝“排马”，来使牵拢官喝“牵马”，各上马张盖。都管马上奉书在使前，至中门外，以外为上，对立。先来使牵拢官两声喏，次馆伴牵拢官亦然，齐揖，各传示，再揖，请行。至左掖门外五百步，馆伴与使副乃左右易位而行。揖毕，去门百步去伞下马，出笏，对行。凡后入称贺、曲宴皆同是仪。来使人从持物者不得入门，牵拢官权收之。客省令二人传示，馆伴与来使各令人回传示。至客省幕前，馆伴所书表在上立，齐揖，乃入幕。先馆伴所书表传示，次来使书表传示，依前栏子外立，先揖，当面劝酒一盏，再揖，退。引馆伴来使入客省幕，内为上，对立揖毕，请分位立。先馆伴揖，次展客省起居状，揖，各传示，再揖，通揖。请赴位立，再揖，请收笏坐。先汤，次酒三盏，各有果肴。第二盏酒毕，客省乃传示来使，请都管、上中节劝酒。回传示毕，引都管、上中节于幕次前阶下排立，先揖，饮酒，再揖，引退。第三盏酒毕，茶罢，执笏，近前齐起，幕次前立，通揖毕，各归本幕次。

俟殿上小起居毕，宰执升殿，余臣分班退，閤使奏来使见榜子。乃先请馆伴入班。俟閤门招引，乃请客省与来使副对立于幕前，外为上。使者奉书，揖毕对行，至三门外，与引揖閤副揖。使奉书，副出笏后随，左上露台殿＜□簷＞柱外，奉书单跪，旧仪于丹墀内奉书。閤使接书，使副就拜，立。閤使右入栏子内，奏“封全”，转读毕，故事皆不读。引使副入殿栏子内，揖使副鞠躬再拜，引少前跪奏：“弟大夏皇帝致问兄大金皇帝，圣躬万福。”再拜，兴，复位。皇帝乃宣问夏皇帝，使副鞠躬受旨，毕，引使少前跪奏：“弟大夏皇帝圣躬万福。”拜，复位，立。齐退，左下阶，至丹墀北向立。以礼物右入左出，尽，揖使副傍折通班。再引至丹墀，舞蹈，五拜，不出班代奏“圣躬万福”，毕，再拜。引使副前，双跪，皇帝遣人劳问，复位，谢恩，舞蹈，五拜。再揖使副出班，谢面天颜，复位，舞蹈，五拜。再揖閤副鞠躬，引使出班，谢远差接伴兼赐汤药诸物，复位，舞蹈，五拜。喝“各祗候”，引右出，至三门阶下，与閤副揖别，与客省同行至幕次前对揖，各归幕次。

引都管、上中节左入，丹墀立，下节于门外阶下立，齐鞠躬通名，先再拜，不出班奏“圣躬万福”，再拜。下节鞠躬声喏，初一拜呼“万岁”，次一拜呼“万岁”，临起呼“万万岁”，喝“各祗候”，平立，引右出。乃赐使者衣，拜舞皆如赐酒果之仪，毕，使者与天使对立。次请都管、三节人从望

阙立，天使稍前立，都管人从鞠躬，天使传敕，拜谢如使仪，就拜毕，谢恩再拜。下阶鞠躬声喏，如入见仪。乃再引入，赐以酒食，閤门招、客省皆如入见仪。至丹墀，谢赐衣物，再拜，舞蹈，三拜，鞠躬。赞“有敕赐酒食”，舞蹈，五拜。喝“各祗候”，引右出，如前仪，归幕。乃请出，馆伴与使副幕前对立揖，各传示，再揖，请行。至元下马所，复左右易位而行，揖毕，各收笏，上马至馆。又左右易位入门，内为上，对立。先来使牵拢官，次馆伴牵拢官，各声喏，再拜揖，毕，请分位。乃以押伴使赐宴于管。

押伴至馆，转名衔回毕，与馆伴、来使公服，齐诣褥位对立，押伴稍前立。先请押伴、馆伴上褥位，望阙拜，谢坐，再拜，舞蹈，三拜，起。先请押伴上副阶上立，乃引使副上褥位，望阙亦谢坐，仪同上。乃与馆伴对行上厅。押伴在副阶上，与使副展参状。来使副先令人报上闻，押伴回传示，再揖。请押伴先入，于卓前椅位立。馆伴与使副对揖，各就位立，通揖，请端笏坐，汤入，乃于拜席上排立都管人从。汤盏出，揖起，押伴等离位立。都管人从鞠躬拜，下节人声喏，如入见仪。呼“万岁”，毕，喝“押伴及使副皆就坐”。引三都管、上中节分左右上厅，南入，北为上，下节在西廊下立。候押伴等初盏毕，乐声尽，坐。至三盏下，食毕，四盏下，酒毕。押伴传示来使，面劝都管、上中节酒一盏，来使答上闻，以都管、上中节于副阶下排立，先揖，饮，传台旨劝，再揖，退。至五盏下，酒毕，茶入。都管人从于拜席上排立，待茶罢，揖押伴等起，离位立，都管人从鞠躬，喝“谢恩”，拜，下节声喏如上仪，就位立。请押伴等齐下厅，赴拜褥对立。先请使副就褥位，谢恩，再拜，舞蹈，三拜，复位。乃请押伴、馆伴就褥位，谢如上仪。复位。

第四日，命押宴官、赐宴官就馆宴。先赐宴天使转衔如前仪，各公服，请馆伴、天使与来使就褥位对立。先请使副就褥位，望阙立。次请赐宴天使就褥位稍前，使副鞠躬，天使传宣，使副拜谢，皆如前仪。使副与天使互展状，起居，揖。次馆伴揖。使副令人传示馆伴，依例请赐宴天使茶酒，馆伴暂归幕。来使副与天使主宾对行上厅，于西间内各诣椅位揖，收笏坐。先汤，次酒三盏，果肴。茶罢，执笏，近前请起，赐宴天使暗退。请押宴使至褥位立，次请馆伴齐就褥位，望阙再拜，平身，搢笏，鞠躬三舞蹈，跪左膝三叩头，出笏就拜，兴，再拜复位，对立。请押宴上厅。次请来使副诣褥位，谢坐，再拜，舞蹈，三拜，请分阶升厅，栏子外，内为上，对立。先馆伴揖，次互展押宴起居状，相见，揖。各传示，再揖。通揖，请就位，诣椅位立。通揖，请端笏坐，以御宴不敢用踏床。汤入，都管、三节人从于拜席上排立。汤盏出。押宴离位立揖，都管人从鞠躬，下节人从声喏，呼“万岁”，如入见仪，喝“各就坐”。请押宴等坐。

引都管、上中节分左右上厅，北入，南为上，立。下阶于西廊下南入，北为上，立。候押宴等初盏毕，乐声尽，坐。至五盏后食，六盏、七盏杂剧。八盏下，酒毕。押宴传示使副，依例请都管、上中节当面劝酒。使者答上闻，复引都管、上中节于栏子外阶下排立，先揖，饮酒，再揖，退。至九盏下，酒毕，教坊退。乃请赐宴天使于幕次前。候茶入，乃于拜席排立都管、三节人从。茶盏出，揖起，押宴官等离位立，揖，都管人从鞠躬，喝“谢恩”，拜，下节声喏，呼“万岁”，如入见仪，且鞠躬，喝“各祗候”。请押宴等官齐出，分阶下厅，与天使对行至拜褥前立。请使副就位望阙谢恩，再拜，舞蹈，三拜，毕，依位立。请押宴、馆伴齐诣褥位谢恩。来使乃进谢御宴表，先再拜，平身立。使跪捧表，天使近前搢笏受表，出笏复位。使就拜，退复位，立。

使副上闻，依例书送天使土物，领毕，天使即以物报之，然后展天使辞状，再揖，次馆伴揖，通揖，请分位。是日，来使于宴下监酒等官及教坊人等皆有所赠。

第五日，称贺。比至客省幕次对立，皆如入见仪。至收笏坐，先汤，次酒三盏，毕，客省传示来使，辞曰：“请都管、上中节当面劝酒。”回传示毕，引都管、上中节于幕次前阶下排立，先揖，饮酒，再揖，引退。至三盏酒毕，茶罢，出笏近前，齐请出幕次，前外为上，对立，通揖，分位，各归幕次。候閤门招引时。请客省与使副幕次前，外为上，对立揖，对行至门外阶下，与引揖閤副揖。引使副左入，与臣僚合班，至丹墀北向立定。同臣僚先再拜，平身，搢笏，鞠躬，三舞蹈，跪左膝三叩头，出笏就拜，兴，再拜，平立。俟进酒致辞毕，再拜，宣徽使称“有制”，又再拜，宣答毕，先再拜，舞蹈，平立，分班。俟皇帝举酒时，再拜，合班又再拜，上殿，夏使副在御座右第二

行北端立。

次引都管、上中节左入，至丹墀立，下节门外阶下排立，齐鞠躬，通名毕，先再拜，鞠躬，不出班奏“圣躬万福”。喝“拜”，又再拜，下节声喏呼“万岁”，如前仪。喝“各祗候”，毕，平立，再鞠躬，喝“赐酒食”，声喏再拜呼“万岁”，如前仪。引左廊立。待床入，进酒。皇帝饮酒时，上下侍立皆再拜。俟进酒官至位，合坐官再拜，皆坐。即行臣使酒，普传宣，立饮，再拜，复坐。次人从鞠躬声喏再拜呼“万岁”之仪如前。皆坐。至第三盏，传宣立饮，毕，再拜，复坐。次人从如前，毕，坐。俟致语，闻鼓笛时，揖臣使皆立，俟口号绝，臣使再拜，坐，次人从如前仪，复坐。次至五盏，将曲终，人从立，再如前仪，毕，先引出。臣使起再拜，退至丹墀，合班，谢宴，再拜，舞蹈，三拜，喝“各祗候”。引出，至三门阶下，与閤门副使相揖别，与客省同行，至幕次前对立，先揖，各传示，再揖，请分位，就幕次。少顷，请馆伴与使副出幕次，外为上，对立，先揖，各传示，再揖，引行，至元下马处，请左右易位，对立揖，收笏上马，至馆，声喏相揖分位，与初入见还礼同。

第六日，赐分食，并赐酒果礼。天使至馆，与第二日赐酒果礼同。是日，支押分食酒果军土物，并在馆随局分官员承应人例物。凡里外门将军、监厨直长、馆都监、监酒食官、承应班祗候、众厨子、馆子、巡护军、馆伴所牵拢官，皆溥及之。

第七日，曲宴礼，如前仪。

第八日，奉辞之仪。至小起居毕，閤使先奏来使辞榜子。引使者左入，傍折通班，至丹墀再拜，不出班奏“圣躬万福”，又再拜。揖副鞠躬，使出班恋阙致词，复位，再拜，喝“各好去”，引右出，次引宰执下殿，礼毕。

第九日，聚厅，送至恩华馆，更衣而行。

凡使将至界，报至则差接伴使，至则差馆伴使，去则差送伴使，皆有副，皆差书表以从。凡行省来宴、回宴之押宴官，皆从行省定差，就借以文武高爵长官之职，以为转衔之光。来回之赐宴天使，皆以閤门祗候往，诏书、口宣皆禀命于都省，以翰林院定撰焉。

夏使至，或许贸易于市二日。使至，所差者馆伴使、副各一，监察、奉职、省令史各一，书表四，总领提控官、酒食官、监厨、称肉官各一，牵拢官三十，尚食局直长、知书、都管、接手、汤药直长、长行各一，厨子五，奉饮直长一、长行二，奉珍二，仪鸾直长一，长行十，把内外门官二，馆外巡防军三十，把馆甲军六十二，杂役军六十，过位不通汉语军十，凡杂役皆衣皂，过食司吏八十，街市厨子四十，方脉杂科医各一，兽医一，鞍马二十四匹，后止备八匹，押马官一员。又差说仪承受礼直官一员。凡在馆铺陈缴络器皿什物，户部差官与东上直閤同点检。所经桥道皆先期命工部修治之。凡赐衣，使副各三对，人从衣各二对，使副币帛百四十段，旧又赐貂裘二，无则使者代以银三锭，副代以帛六十匹，后削之。惟生饩则代以绫罗三十九匹、帛六十二匹、布四匹。金带三，金镀银束带三，金涂银闹装鞍辔三，金涂银浑裹书匣、间金涂银装钉黑油诏匣及包书、诏匣复各一。朝辞，赐人从银二百三十五两，绢二百三十五匹。

赐宋、高丽使之物，其数则无所考。

金史卷三九　志第二○

乐上

《传》曰：“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岂二帝三王之弥文哉，盖有天下者，将一轨度、正民俗、合人神、和上下，舍礼乐何以焉。

金初得宋，始有金石之乐，然而未尽其美也。及乎大定、明昌之际，日修月葺，粲然大备。其隶太常者，即郊庙、祀享、大宴、大朝会宫县二舞是也。隶教坊者，则有铙歌鼓吹，天子行幸卤簿导引之乐也。有散乐。有渤海乐。有本国旧音，世宗尝写其意度为雅曲，史录其一，其里者弗载云。

雅乐　凡大祀、中祀、天子受册宝、御楼肆赦、受外国使贺则用之。

初，太宗取汴，得宋之仪章钟磬乐簴，挈之以归。皇统元年，熙宗加尊号，始就用宋乐，有司

以钟磬刻“晟”字者犯太宗讳，皆以黄纸封之。大定十四年，太常始议“历代之乐各自为名，今郊庙社稷所用宋乐器犯庙讳，宜皆刮去，更为制名”。于是，命礼部、学士院、太常寺撰名，乃取大乐与天地同和之义，名之曰“太和”。

文、武二舞。皇统年间，定文舞曰《仁丰道洽之舞》，武舞曰《功成治定之舞》。《贞元仪》又改文舞曰《保大定功之舞》，武舞曰《万国来同之舞》。大定十一年又有《四海会同之舞》，于是一代之制始备。

明昌五年，诏用唐、宋故事，置所，讲议礼乐。有司谓：“雅乐自周、汉以来止存大法，魏、晋而后更造律度，讫无定论。至后周保定中，得古玉斗于地中，以造尺律，其后牛弘以为不可，止用苏绰铁尺，至隋亦用之。唐兴，因隋乐不改，及黄巢之乱，乐县散失，太常博士殷盈孙以周法铸镈钟、编钟，处士萧承训等校石磬，合而奏之。至周显德以黍定律，议者谓比唐乐高五律。宋初亦用王朴所制乐，时和岘以周显德律音近哀思，乃依西京铜望臬、石尺重造十二管，取声下王朴一律。景祐初，李照取黍累尺成律，以其声犹高，更用太府布帛尺，遂下太常乐三律。皇祐中，阮逸、胡瑗改造止下一律，或谓其声弇郁不和，依旧用王朴乐。元丰间，杨杰参用李照钟磬加四清声，下王朴乐二律，以为新乐。元祐间，范镇又造新律，下李照乐一律，而未用。至崇宁间，魏汉津以范镇知旧乐之高，无法以下之，乃以时君指节为尺，其所造钟磬即今所用乐是也。然以王朴所制声高，屡命改作，李照以太府尺制律，人习旧听疑于太重。其后范镇等论乐，复用李照所用太府尺，即周、隋所用铁尺，牛弘等以谓近古合宜者也。今取见有乐，以唐初开元钱校其分寸亦同，则汉津所用指尺殆与周、隋、唐所用之尺同矣。汉津用李照、范镇之说，而耻同之，故用时君指节为尺，使众人不敢轻议。其尺虽为诡说，其制乃与古同，而清浊高下皆适中，非出于法数之外私意妄为者也。盖今之钟磬虽崇宁之所制，亦周、隋、唐之乐也。阅今所用乐律，声调和平，无太高太下之失，可以久用。唯辰钟、辰磬自昔数缺，宜补铸辰钟十五，辰磬二十一，通旧各为二十四簴。”上曰：“尝观宋人论乐，以为律主于人声，不当泥于其器，要之在声和而已。”于是，命礼部符下南京，取宋旧工，更铸辰钟十有二。又以旧钟姑洗、夷则皆高五律，无射高二律，别铸以补之，乃协。又琢辰磬各十有二，以其半少劣，择其谐者而用之。

初，正隆间，海陵营太庙于汴，贞祐南迁，宣宗修之，以祔诸帝神主。其地，故宋景灵宫之址也，掘其下，得编钟十三，编磬八，皆刻“大晟”字，时朝廷多故，礼器散亡，竟亦不能备也。

大定十一年，太常议：“按《唐会要》旧制，南北郊宫县用二十架，周、汉、魏、晋、宋、齐六朝及唐《开元》、宋《开宝礼》其数皆同。《宋会要》用三十六架，《五礼新仪》用四十八架，其数多，似乎太侈。今拟《太常因革礼》，天子宫县之乐三十六簴，宗庙与殿庭同，郊丘则二十簴。宜用宫县二十架，登歌编钟、编磬各一簴。又按《周礼大司乐》，‘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至日至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六变，谓六成也。唐、宋因之。盖圜钟，夹钟也，用为宫者以上应房、心，有天帝明堂之象也。宫声三奏，角徵羽各一奏，合阳之奇数，欲神听之也。凡乐起于阳，至少阴而止，圜钟自卯至申其数有六，故六变而乐止，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也。乐曲之名，唐以‘和’，宋以‘安’，本朝定乐曲以‘宁’为名，今止有太庙祫享乐曲，而郊祀乐曲未备，皇统九年拜天用《乾宁之曲》，今圜丘降神固可就用。今太庙祫享，皇帝升降行止奏《昌宁之曲》，迎俎奏《丰宁之曲》，酌献、舞出入奏《肃宁之曲》，饮福奏《福宁之曲》，宋《开宝礼》亦可就用。余有郊祀曲名，皇帝入中壝、奠玉币、迎俎、酌献、舞出入乐曲，宜皆以‘宁’字制名。”遂命学士院撰焉。皇帝入中壝奏《昌宁之曲》，降神、送神奏《乾宁之曲》，昊天上帝奏《洪宁之曲》，皇地祇奏《坤宁之曲》，配位奏《永宁之曲》，饮福奏《福宁之曲》，升降、望燎、出入大小次，并与入中壝同，余载仪注及乐章。又命太常议文武二舞所当先后，太常议：“按唐、宋郊庙之礼，并先文后武，本朝自行禘祫之礼亦然。惟唐韦万石建议谓先儒相传，以揖让得天下则先奏文，以征伐得天下则先奏武。当时虽从，寻复改之。其以《开元礼》先文后武为定。方丘如圜丘之仪，社稷则用登歌。”

宗庙。皇帝入门，宫县以无射宫，升殿，登歌以夹钟，皆奏《昌宁之曲》。迎神、送神奏《来宁

之曲》，九成。天德二年，晨祼毕，还小次，方奏迎神曲。大定十一年，朝享，奏依《开元》、《开宝礼》，至版位，即奏黄钟宫三，大吕角二、太蔟徵二、应钟羽二，曲词皆同。进俎，奏《丰宁之曲》。酌献，宫县奏无射《大元之曲》。

诸室之曲，德帝曰《大熙》，安帝曰《大安》，献帝曰《大昭》，昭祖曰《大成》，景祖曰《大昌》，世祖曰《大武》，肃宗曰《大明》，穆宗曰《大章》，康宗曰《大康》，太祖曰《大定》，太宗曰《大惠》，熙宗曰《大同》，睿宗曰《大和》，昭德皇后庙曰《仪坤》，世宗曰《大钧》，显宗曰《大宁》，章宗曰《大隆》，宣宗曰《大庆》。

皇帝还板位及亚终献，皆奏无射宫《肃宁之曲》。饮福，登歌奏夹钟宫《福宁之曲》。，彻豆，奏《丰宁之曲》，皆用无射宫。大宁十二年制，祫禘时享有司摄事，初献盥洗，奏无射宫《肃宁之曲》。升阶，登歌奏夹钟宫《嘉宁之曲》。余并与亲享同。其别庙昭德皇后、宣孝太子所用，并载仪注、乐章。

旧制，太庙、皇考庙乐工各三十九人。大定二十九年，升祔显宗，有司以为“宋之太庙、别庙，堂上乐各四十八人，今之乐工少十八人，拟令皇考庙旧乐工皆充两庙堂上乐，以应前代九十六人之数”。尚书省议“古乐工无定数”，遂奏太庙、别庙通以百人为定。明昌六年，创设宫县，乐工一百五十六人。

承安三年，敕“祭庙用教坊奏古乐，非礼也。其自今召百姓材美者，给以食直，教阅以待用。”泰和元年，命宫县乐工月给钱粟二贯石，遇正乐工阙，验色收补。四年，尚书省奏：“宫县乐工总用二百五十六人，而旧所设止百人，时或用之即以贴部教坊阅习。自明昌间，以渤海教坊兼习，而又创设九十二人。且宫县之乐须行大礼乃始用之，若其数复阙，但前期遣汉人教坊及大兴府乐人习之，亦可备用。”遂诏罢创设者。

宣宗南迁，祔诸帝主于汴京太庙。礼官言：“祔享礼毕，车驾还宫，至承天门外，百官奉迎，宫县奏《采茨》。”以乐簴未备，遂止用教坊乐。哀宗迁蔡，天兴二年七月丁巳，太祖、太宗及后妃御容至自汴京，奉安于乾元寺。左宣徽使温敦七十五奏当用乐。上曰：“乐须太常，奈何？”七十五曰：“市有优乐，可假用之。”权左右司员外郎王鹗奏曰：“世俗之乐，岂可施于帝王之前。”遂止。

乐舞名数。太庙登歌，钟一簴，声一簴，歌工四，籥二，埙二，篪二，笛二，巢笙二，和笙二，箫二，七星匏一，九耀匏一，闰余匏一，搏拊二，柷一，敔一，麾一，一弦琴、三弦琴、五弦琴、七弦琴、九弦琴各二，瑟四。别庙登歌并同。亲祠则用金钟、玉磬，摄祭则用编钟、编磬。

宫县乐三十六簴：编钟十二簴，编磬十二簴，大钟、镈钟、特磬各四簴。建鼓、应鼓、鞞鼓各四，路鼓二，路鼗二，晋鼓一，巢笙、竽笙各十，箫十，籥十，篪十，笛十，埙八，一弦琴三，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六，瑟十二，柷一，敔一，麾一，文舞所执籥、翟各六十四，武舞所执朱干、玉戚各六十四，引舞所执旌二，纛二，牙杖二，单鼗二，单铎二，双铎二，金铙二，金錞二，金证二，相鼓二，雅鼓二。

有司摄祭，宫县二十簴：编钟四，编磬四，辰钟十二。建鼓四，路鼓四，路鼗二，晋鼓一，巢笙、竽笙、箫、埙、篪、笛各八，一弦琴三，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六，瑟八，柷、敔各一，麾一。登歌及二舞引舞所执与亲祠同。

皇帝受册宝。前期，大乐令与协律郎设乐县于殿廷。又设举麾位二，一于殿西阶，一于乐县西北。又设登歌乐架于殿上。至日，侍中奏“外办”，宫县乐，皇帝乃出，即坐，乐止。奉宝入门，乐作，置褥位上，乐止。初引时宫县乐作，至位立定，乐止。宝初行，乐作，至御前置讫，乐止，皇帝受宝讫，乐作，侍中奏“称贺”，乐止。皇太子升殿，登歌乐作，复位，乐止。侍中奏“礼毕”，宫县乐作，皇帝还幕次，乐止。

御楼宣赦。前期，大乐署设宫县于楼下，又设鼓一于宫县之左。至日，金鸡初立，大乐署击鼓：立讫，鼓止。侍中奏“外办”，大乐令撞黄钟之钟，右五钟皆应，《昌宁之乐》作，皇帝乃出。宣读讫，百官舞蹈，礼毕，大乐令撞蕤宾之钟，左五钟皆应，《昌宁之乐》作，皇帝降座，乐止。凡皇帝出入升降及分班合班，皆乐作，坐、立定乃止。

其册命中宫、皇太子、太孙，受外国使贺，宴外国使，皆用宫县。

散乐　元日、圣诞称贺，曲宴外国使，则教坊奏之。

其乐器名曲不传。皇统二年宰臣奏：“自古并无伶人赴朝参之例，所有教坊人员只宜听候宣唤，不合同百寮赴起居。”从之。章宗明昌二年十一月甲寅，禁伶人不得以历代帝王为戏及称万岁者，以不应为事重法科。泰和初，有司又奏太常工人数少，即以渤海、汉人教坊及大兴府乐人兼习以备用。

鼓吹乐　马上乐也。

天子鼓吹、横吹各有前、后部，部又各分二节。金初用辽故物，其后杂用宋仪。海陵迁燕及大定十一年卤簿，皆分鼓吹为四节，其他行幸惟用两部而已。

前部第一：

鼓吹令二人

㧐鼓十二　金钲十二

大鼓百二十　长鸣百二十

铙鼓一十二　歌二十四

拱辰管二十四箫　二十四

笳二十四　大横吹一百二十

前部第二：

节鼓二　笛二十四

箫二十四　筚篥二十四

笳二十四　桃皮筚篥二十四

㧐鼓十二　金钲十二

小鼓百二十　中鸣百二十

羽葆鼓十二　歌二十四

拱辰管二十四　箫二十四

后部第一：

鼓吹丞二人

㧐鼓三　金钲三

羽葆鼓十二　歌二十四

拱辰管二十四　箫二十四

笳二十四　节鼓二

铙鼓十二　歌十六

箫二十四　笳二十四

小横吹百二十

后部第二：

笛二十四　箫二十四

筚篥二十四　笳二十四

桃皮筚篥二十四

本朝乐曲　世宗大定九年十一月庚申，皇太子生日，上宴于东宫，命奏新声，谓大臣曰：“朕制此曲，名《君臣乐》，今天下无事，与卿等共之，不亦乐乎。”辞律不传。

十三年四月乙亥，上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词，顾谓皇太子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尝暂忘，故时听此词，亦欲令汝辈知女直醇质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

二十五年四月，幸上京，宴宗室于皇武殿，饮酒乐，上谕之曰：“今日甚欲成醉，此乐不易得也。昔汉高祖过故乡，与父老欢饮，击筑而歌，令诸儿和之。彼起布衣，尚且如是，况我祖宗世有此土，今天下一统，朕巡幸至此，何不乐饮。”于时宗室妇女起舞，进酒毕，群臣故老起舞，上曰：“吾来故乡数月矣，今回期已近，未尝有一人歌本曲者，汝曹来前，吾为汝歌。”乃命宗室子叙坐殿下者皆

上殿，面听上歌。曲道祖宗创业艰难，及所以继述之意。上既自歌，至慨想祖宗音容如睹之语，悲感不复能成声，歌毕，泣下数行。右丞相元忠暨群臣宗戚捧觞上寿，皆称万岁。于是诸老人更歌本曲，如私家相会，畅然欢洽。上复续调歌曲，留坐一更，极欢而罢。其辞曰：

猗欤我祖，圣矣武元。诞膺明命，功光于天。拯溺救焚，深根固蔕。克开我后，传福万世。无何海陵，淫昏多罪。反易天道，荼毒海内。自昔肇基，至于继体。积累之业，淪胥且坠。望戴所归，不谋同意。宗庙至重，人心难拒。勉副乐推，肆予嗣绪。二十四年，竞业万几。亿兆庶姓，怀保安绥。国家闲暇，廓然无事。乃眷上都，兴帝之第。属兹来游，恻然予思。风物减耗，殆非昔时。于乡于里，皆非初始。虽非初始，朕自乐此。虽非昔时，朕无异视。瞻恋慨想，祖宗旧宇。属属音容，宛然如睹。童嬉孺慕，历历其处。庄岁经行，恍然如故。旧年从游，依稀如昨，欢诚契阔，旦暮之若。于嗟阔别兮，云胡不乐。

郊祀乐歌　皇帝入中壝，宫县黄钟宫《昌宁之曲》：凡步武同。

衮服穆穆，临于中壝。瞻言圜坛，皇皇后帝。禋祀肇称，馨香维德。爰暨百神，于昭受职。

降神，宫县《乾宁之曲》、《仁丰道洽之舞》。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族为徵，姑洗为羽。圜钟三奏，黄钟、太族、姑洗皆一奏，词并同：

我金之兴，皇天锡羡。惟神之休，爰兹郊见。有玉其礼，有牲其荐。将受厥明，来宁来燕。

皇帝盥洗，宫县黄钟宫《昌宁之曲》：

因天事天，惇宗将礼。爰饬攸司，奉时罍洗。挹彼注兹，乃升坛陛。先事而虔，神劳岂弟。

皇帝升坛，登歌大吕宫《昌宁之曲》：

相在国南，崇崇其趾。烝哉皇王，维时莅止。至诚通神，克禋克祀。于万斯年，昊天其子。

昊天上帝，奠玉币，登歌大吕宫《洪宁之曲》：

穆穆君王，有严有翼。珮环锵然，圜坛是陟。嘉德升闻，馨非黍稷。高明降监，百神受职。

皇地祇，《坤宁之曲》：

配位太祖皇帝，《永宁之曲》：

肇举明禋，皇天后土。皇祖武元，爰作神主。功昭耆定，歌以大吕。绥我思成，有秩斯祜。

司徒迎俎，宫县黄钟宫《丰宁之曲》：

穆穆皇皇，天子躬祀。群臣相之，罔不敬止。俎豆毕陈，物其嘉矣。馨香始升，明神燕喜。

昊天上帝，酌献，登歌大吕宫《嘉宁之曲》：

郊禋展敬，昭事上灵。太尊在席，有醑斯馨。酌言献之，灵其醉止。福禄来宜，以答明祀。

皇地祇，《泰宁之曲》：

衮服穆穆，临彼泰折。于昭神宫，埋币瘗血。爰称匏爵，斟言荐洁。方舆常安，扶我帝业。

配位太祖皇帝，《燕宁之曲》：

烝哉高后，肇迪丕基。功与天合，配天以推。荐时清旨，孔肃其仪。来宁来燕，福禄绥之。

文舞退，武舞进，宫县黄钟宫《咸宁之曲》：

奉祀郊丘，《云门》变舞。进秉朱干，停挥翟羽。于昭睿文，复肖圣武。无疆维烈，天子受祜。

亚终献，宫县黄钟宫《咸宁之曲》、《功成治定之舞》：

扫地南郊，天神以俟。于皇君王，克禋克祀。交于神明，玄酒陶器。诚心靖纯，非贵食味。

皇帝饮福，登歌大吕宫《福宁之曲》：

所以承天，无过乎质。天其佑之，惟精惟一。泰尊爰挹，馨香荐德。惠我无疆，子孙千亿。

彻豆，登歌大吕宫《丰宁之曲》：

大礼爰陈，为豆孔硕。肃肃其容，于显百辟。皇灵降监，馨闻在德。明禋斯成，孚休罔极。

送神，宫县圜钟宫《乾宁之曲》：

赫赫上帝，临监禋祀。居然来歆，昭答祖配。圜坛四成，神安其位。升歌赞送，天人悦喜。

方丘乐歌　迎神，《镇宁之曲》。林钟宫再奏，太蔟角再奏，姑洗徵再奏，南吕羽再奏，词同：

初献盥洗，太蔟宫《肃宁之曲》：

礼有五经，无先祭礼。即时伸虔，惟时盥洗。品物吉蠲，威仪济济。锡之纯嘏，来歆恺悌。
初献升坛，应钟宫《肃宁之曲》：
无疆之德，至哉坤元。沉潜刚克，资生实蕃。方丘之仪，惟敬无文。神其来思，时歆荐殷。
初献奠玉币，太蔟宫《亿宁之曲》：
司徒捧俎，太蔟宫《丰宁之曲》：
四阶秩仪，坛于方泽。昭事皇祇，即阴以墌。洁肆于祊，孔嘉且硕。神其福之，如几如式。
正位酌献，太蔟宫《溥宁之曲》：
荡荡坤德，物无不载。柔顺利贞，含洪光大。笾豆既陈，金石斯在。四海永宁，福禄攸介。
配位酌献，配太宗也。太蔟宫《保宁之曲》：
亚终献升坛，太蔟宫《咸宁之曲》：
彻豆，应钟宫《丰宁之曲》：
修理方丘，吉蠲是宜。笾豆静嘉，登于有司。芬芬馨香，来享来仪。郊仪将终，声歌彻之。
送神，林钟宫《镇宁之曲》：
因地方丘，济济多仪。乐成八变，灵祇格思。荐余彻豆，神贶昭垂。亿万斯年，永佑丕基。
诣望燎位，太蔟宫《肃宁之曲》。词同升坛。

金史卷四〇　志第二一

宗庙乐歌　禘祫亲飨，皇帝入门，宫县无射宫《昌宁之曲》：出、入步武同。
皇帝升殿，登歌夹钟宫《昌宁之曲》：升阶及将还板位，皆同登歌。
笙镛既陈，罍樽在户。升降有容，惟规惟矩。恭敬明神，上仪交举。永言保之，承天之祐。
皇帝盥洗，宫县无射宫《昌宁之曲》：
惟水之功，洁净精微。洗爵奠斝，于德有辉。皇皇穆穆，宗庙之威。宜其感格，福祉交归。
皇帝降阶，宫县无射宫《昌宁之曲》：
于皇神宫，象天清明。有来肃肃，相维公卿。礼仪卒度，君子攸宁。孔时孔惠，绥我思成。
迎神，宫县《来宁之曲》。黄钟宫三奏，大吕角二奏，大蔟徵二奏，应钟羽二奏，词同：
八音克谐，百礼具举。明德维清，至诚永慕。神之格思。云軿风驭。来止来临，千祀燕处。
司徒引俎，宫县无射宫《丰宁之曲》：
维牲维牺，齐明致祠。我将我享，吉蠲奉之。博硕肥腯，神嗜为宜。千秋歆此，永绥黔黎。
始祖酌献，宫县无射宫《大元之曲》：
惟酒既清，惟殽既馨。苾芬孝祀，在庙之庭。羞于皇祖，来燕来宁。象功昭德，先祖是听。
德皇帝，《大熙之曲》：
安皇帝，《大安之曲》：
献祖，《大昭之曲》：
惟圣兴邦，经始之初。鸠民化俗，还定攸居。迪德纯俭，志规远图。时哉显祀，精诚有孚。
昭祖，《大成之曲》：
景祖，《大昌之曲》：
世祖，《大武之曲》：
桓桓伐功，天监其明。惟威震叠，惟德绥宁，神策无遗，鸿图以兴。曾孙孝祀，適昭厥成。
肃宗，《大明之曲》：
于皇神人，武烈文谟。左右世祖，怀柔扫除。威震遐尔，化渐虫鱼。垂光绵永，成帝之孚。
穆宗，《大章之曲》：
烝哉文祖，钦圣弘渊。慈爱忠信，典策昭然。歆此明祀，繁祉绵绵。时纯熙矣，流庆万年。
康宗，《大康之曲》：
惟明惟听，晔晔神功。仪刑世业，昭格上穹。持盈孝孙，荐芳斯丰。锡我祉福，皇化益隆。

太祖，《大定之曲》：
功超殷、周，德配唐、虞。天人协应，平统寰区。开祥垂裕，肇基永图。明明天子，敬承典谟。
太宗，《大惠之曲》：
熙宗，《大同之曲》：
昭显令德，神基丕承。对越在天，享用跻升。于穆清庙，来燕来宁。神其醉止，惟钦克诚。
睿宗，《大和之曲》：
世宗，《大钧之曲》：
神之来思，甫登于堂。裸圭有瓒，秬鬯芬芳。巍巍先功，启佑无疆。万年肆祀，孝心不忘。
显宗，《大宁之曲》：
于皇神宫，有严惟清。吉蠲孝祀，惟神之宁。对越在天，绥我思诚。敷佑亿年，邦家之庆。
章宗，《大隆之曲》：
两纪践阼，万方宁康。文经天地，武服遐荒。礼备制定，德隆业昌。居歆典祀，亿载无疆。
宣宗，《大庆之曲》：
猗欤圣皇，三代之英。功光先后，德被群生。牲粢惟馨，鼓钟其铿。神兮来思，歆于克诚。
文舞退，武舞进，宫县无射宫《肃宁之曲》：
亚终献，无射宫《肃宁之曲》：
涓辰之休，昭祀惟恭。威仪陟降，惟礼是从。笾豆静嘉，于论鼓钟。惟皇受祉，监斯德容。
皇帝饮福，登歌夹钟宫《福宁之曲》：
牺牲充洁，粢盛馨香。来格来享，精神用彰。饮此纯禧，简简穰穰。文明天子，万寿无疆。
彻豆，登歌夹钟宫《丰宁之曲》：
孝祀肃睦，明德以荐。乐奏九成，礼终三献。百辟卿士，进彻以时。小大稽首，神保聿归。
送神，宫县黄钟宫《来宁之曲》：
洁兹牛羊，清兹酒醴。三献攸终，神既燕喜。神之去兮，载锡繁祉。万寿无疆，永保禋祀。
皇帝入门，宫县无射宫《昌宁之曲》：
皇帝升殿，登歌夹钟宫《昌宁之曲》：
皇皇天子，升自阼阶。奠见祖祢，肃然有怀。百礼已洽，八音克谐。既昌且宁，万福沓来。
迎神，宫县《来宁之曲》。黄钟三奏，大吕角二奏，太蔟徵二奏，应钟羽二奏，词同：
以实应天，报本反始。洁粢丰盛，礼先肆祀。风马云车，神之吊矣。来止来宜，而燕翼子。
皇帝盥洗，宫县无射宫《昌宁之曲》：
有水于罍，有巾于篚。帨手拭爵，圭衮有炜。玄酒大羹，德馨维菲。万年昌宁，皇皇负扆。
皇帝升阶，宫县无射宫《昌宁之曲》：降阶，同。
巍巍京师，有严神宫。圣主戾止，多士云从。来享来献，肃肃其容。将昭大报，庸示推崇。
司徒奉俎，宫县无射宫《丰宁之曲》：
陈其牺牲，惟纯与精。苾芬孝祀，于昭克诚。不疾瘯蠡，或剥或亨。洋洋在上，以交神明。
始祖酌献，宫县《大元之曲》：
猗欤初基，兆我王迹。其命维新，贻谋丕赫。绵绵瓜瓞，国步日辟，堂构之成，焜煌今昔。
献祖，《大昭之曲》：
以圣继兴，成王之孚。民从其化，咸奠攸居。清庙观德，猗欤伟欤。金石备乐，以奉神娱。
昭祖，《大成之曲》：
东夷不庭，皇祖震怒。神武削平，贻厥圣绪。犹室有基，垣墉乃树。亿万斯年，天保孔固。
景祖，大昌之曲：
于皇艺祖，其智如神。修法施令，百度惟新。疆宇日广，海隅咸宾。功高德厚，耀耀震震。
世祖，《大武之曲》：
于皇先王，昭假于天。长驾远驭，麾斥无前。王业犹生，孙谋有传。圆坛展礼，敢先告虔。

肃宗，《大明之曲》：

猗欤前人，简惠昭融。相我世祖，成兹伐功。敷佑来叶，帝图其隆。将修熙事，先款神宫。

穆宗，《大章之曲》：

仁慈忠信，惟祖之休。功光岐下，迹掩商丘。言瞻清庙，怀想前修。神其来格，歆兹庶羞。

康宗，《大康之曲》：

猗欤前王，惠我无疆。仪刑典法，日靖四方。永言孝思，于乎不忘。昭告大祀，祗率旧章。太祖，《大定之曲》：

天生聪明，俾乂蒸人。惟此二国，为我驱民，挞彼威武，万邦咸宾。明昭大报，推而配神。

太宗，《大惠之曲》：

维清缉熙，于昭明德。我其收之，骏奔万国。南郊肇修，大典增饰。清庙吉蠲，纯禧申锡。

睿宗，《大和之曲》：

维时祖功，肇开神基。昭哉圣考，其德增辉。上动天监，明命攸归。谋贻翼子，无疆之辞。

文舞退，武舞进，宫县《肃宁之曲》：

亚终献，宫县《肃宁之曲》：

于皇宗祊，朝献维时。芬芬酒醴，棣棣威仪。诚则有余，神之格思。神孙千亿，神其相之。

皇帝饮福，登歌夹钟宫《福宁之曲》：

皇皇穆穆，丕承丕基。躬亲于禋，载肃载祇。对越在天，神歆其诚。于以饮酒，如川之增。

彻豆，登歌夹钟宫《丰宁之曲》：

物维其时，既丰且旨。苾苾德馨，或将或肆。神之居歆，洽于百礼。于万斯年，穰穰介祉。

送神，宫县黄钟宫《来宁之曲》：

济济多仪，皇皇雅奏。献终反爵，荐余彻豆。神监昭回，有秩斯佑，无疆之福，申锡厥后。

昭德皇后别庙，郊祀前荐享，登歌乐曲。

初献盥洗，夷则宫《肃宁之曲》：

初献升、降殿，中吕宫《嘉宁之曲》：

有来肃肃，登降以敬。粲粲袨服，锵锵佩声。金石节奏，既协且平。其仪不忒，乃终有庆。

司徒奉俎，奏夷则宫《丰宁之曲》：

馨我黍稷，洁我牲牷。降升有节，荐是吉蠲，工祝致告，威仪肃然。神之吊矣，元吉其旋。

酌献，奏夷则宫《仪坤之曲》：

俔天之妹，坤德利贞。圆丘有事，先荐以诚。我酒既旨，我肴既盈。神其居飨，福禄来成。

彻豆，奏中吕宫《丰宁之曲》：

明昭祀事，旧典无违。乐既云阕，神其聿归。礼之克成，神保斯飨。于万斯年，迓续丕贶。

初献盥洗，宫县无射宫《肃宁之曲》：

祀事之大，齐栗为先。洁精以献，沃盥于前。既灌以升，乃荐豆笾。神其感格，歆于吉蠲。

升自西阶，登歌奏夹钟宫《嘉宁之曲》：余并同亲祀

国有太宫，合食以礼。跻阶肃肃，降陛济济。锵然纯音，节乃容止。神之格思，永绥福履。

初献盥洗，无射宫《肃宁之曲》：

酌彼行潦，维挹其清。洁齐以祀，祀事昭明。显允辟公，沃盥乃升。神之至止，歆于克诚。

初献升殿，夹钟宫《嘉宁之曲》：余同亲祀，惟不用宫县。

济济在庭，祇荐有序。雍容令仪，旋规折矩。爰徂于基，鸣珮接武。敬恭神明，来宁来处。

昭德皇后时享，登歌乐章。

初献盥洗，无射宫《肃宁之曲》：

时祀有章，礼备乐举。爰洁其盥，亦丰其俎。俯仰升降，中规中矩。神其来格，百福是与。

初献升殿，夹钟宫《嘉宁之曲》：三献及司徒降，同。

司徒奉俎，无射宫《丰宁之曲》：

宫庭枚枚，钟磬喤喤。既仪圭鬯，既奠＜⿱艹冐＞芗。齐壮奉馈，笾豆大房。灵之右飨，流庆无疆。

酌献，无射宫《仪坤之曲》：

于皇坤德，作合乾仪。涂山懿范，京室芳徽。容声如在，典祀惟时。神其克享，荐祉来宜。

亚终献，无射宫《仪坤之曲》：

嘉羞实俎，高张在庭。申献合礼，终献改申为三。坤德仪刑。神其是听，用鬯清明。清明既鬯，来享来宁。

彻豆，夹钟宫《丰宁之曲》：

宣孝太子别庙，登歌乐章。

初献升殿，夹钟宫《承安之曲》：

有腯斯牲，有馨斯齐，美哉洋洋，升降以礼。礼容既庄，乐亦谐止。神之格思，式歆明祀。

酌献，无射宫《和宁之曲》：

于惟光灵，孝德昭宣。高丽有奕，来宁来燕。于荐惟袷，既时既蠲。从我烈祖，载享亿年。

亚终献，《和宁之曲》：

彻豆，夹钟宫《和安之曲》：

寝成奕奕，今兹其时。明称肇祀，将礼之仪。侯安以怿，羞嘉且时。乐阕献已，神其飨思。

大定三年十月，追上睿宗册宝，应钟宫《显宁之曲》：

天开休运，积仁而昌。命兹昭考，敢忘显扬。上仪肇举，涓日之良。来格来享，惠我无疆。

大定十九年，升祔熙宗册宝乐曲：

恢大帝业，敉宁多方。懿德茂烈，金书发扬。肇举上仪，涓择吉日。鸿名赫赫，与天无极。

上册宝，宫县《静宁之曲》：

日卜其吉，承祀孔肃。广号追崇，孝心克笃。于乎悠哉，来思睟穆。宝册既陈，委于宗祝。

皇帝降殿，宫县《鸿宁之曲》：

继世隆昌，临朝静默。追谥鸿名，发辉潜德。玉质金章，煌煌简册。涓辰展仪，永传无极。

殿庭乐歌　大定七年正月，上册宝，皇帝将升御座，宫县乐太蔟宫《泰宁之曲》：降座，同。

德隆帝位，承天而兴。侯邦来庭，民居安宁。归美以报，传之无极。鸿名徽称，寿时万亿。

册宝入门，奏《天保报上之曲》：

奉册宝官将复班位，奏《归美扬功之曲》：

圣德高明，万邦咸休。锱铢唐、虞，糠粃商、周。维时群臣，对＜⿰易攵＞稽首。天子明明，令闻不朽。

册宝初行，奏《和宁之曲》：册宝将升殿，皇太子自侍立位至降阶，曲并同。

四方攸同，昭哉成功。时和年丰，诸福来崇。英声昭腾，和气充塞。于乎皇王，维寿时亿。

皇太子升殿贺，奏《同心戴圣之曲》：

上寿，皇帝将升御座，宫县《和宁之曲》。同前。

举酒，《万寿无疆之曲》：

四海太平，吾皇之功。群臣对扬，诞受鸿名。霞觞琼腴，君王乐岂。皇天垂休，万寿无极。

皇太子升阶、降阶，及与宴官升殿，并奏《和宁之曲》。同前。

进第一爵，登歌奏《王道昌明之曲》：

对天鸿休，于以铺张。巍巍煌煌，超冠百王。皇图皇纲，时维明昌。祉福无疆，于民敷扬。

行群官酒，宫县《和宁之曲》。文舞入，设群官食，奏《功成治定之舞》，三成止：

圣德高明，如天强名。多方治平，功大有成。流于声音，形于蹈舞。颁觞群臣，以昭礼遇。

进第二爵，登歌奏《天子万年之曲》：

惟明后，驭寰瀛。跻升平，飞英声。功三王，德五帝。游岩廊，亿万岁。

行群官酒，宫县《和宁之曲》。武舞入，设群官食，奏《四海会同之舞》，三成止：

地平天成，时和岁丰。迓衡弗迷，率惟敉功。受天之祜，四方来荷。于万斯年，不遐有佐。

进第三爵，登歌《嘉禾之曲》：

景命赫斯归吾皇，仁风洋洋被远荒。琛贽旅庭趋明光，气和薰蒸为嘉祥。殊本合穗真异常，庾如坻京岁且穰。猗欤鸿休超前王，播为声诗传无疆。行群官酒、设群官食、群官降阶，宫县并奏《和宁之曲》，皇帝将降御座，奏《泰宁之曲》，并用太蔟宫。

大定十一年十一月，行册礼，皇帝升御座，宫县《泰宁之曲》：

皇皇穆穆，衮服玉趾。如日之升，如山仰止。九宾在列，媚兹天子。愿言无疆，介以繁祉。

册宝入门，奏《天保报上之曲》：

穆穆元圣，天迪子保。相维臣工，以奏丕号。扬于路朝，玉牒神宝。于万斯年，吾君寿考。

奉册宝官将复班位，奏《归美扬功之曲》：

玉册玉宝，尊圣天子。丕扬鸿名，昭受帝祉。闳休对天，其隆孰比。臣下同心，翼戴归美。

皇太子升殿贺，奏《同心戴圣之曲》：

大矣我后，徽册膺受。欢趋彤庭，拜手稽首。休明御辰，无疆万寿。灵贶沓来，天地长久。

举酒，奏《万寿无疆之曲》：

圣德懋昭，民归天佑。煌煌金书，典册光受。备乐在庭，八音谐奏。群公奉觞，天子万寿。

进第一爵，登歌《王道昌明之曲》：

明明我皇，道光化溥。百度惟新，礼修乐举。藻饰太平，烂然可睹。超跻三王，晖映千古。

设群官食，奏《和宁之曲》、《功成治定之舞》：

穆穆我君，威折群丑。辉光日新，仁洽九有。容典藏蕤，超前绝后。端拱深严，宝册膺受。

第二爵，登歌奏《天子万年之曲》：

典礼修，惟明后。扬鸿名，灿琼玖。罗华绅，为万寿。歌南山，坚且久。

行群官酒，奏《和宁之曲》、《四海会同之舞》：

道隆政平，天开有德。万国和宁，来王来极。昭受鸿名，俯徇列辟。锡饮行觞，欢心各得。

第三爵，登歌奏《嘉禾之曲》：

众瑞毕至昭升平，爰生嘉禾乃合穗。膴膴大田无南东，稼茂如云成丰岁。既刈既获百室盈，击壤歌沸野老声。陶唐之民兹其比，帝力何有若自遂。

大定十八年十二月，上“受命宝”，皇帝将升御座，宫县奏泰宁之曲。并大吕宫：

上帝有赫，怀此明德。畀之神宝，庸镇万国。临轩是膺，登降维则。群臣拜首，年卜万亿。

宝入门，奏《天保报上之曲》：

受命大宝，昭答眷佑。珍符明贶，人为天授。文物具举，《韶》、《濩》迭奏。群臣上之，天子万寿。

群臣合班，奏《归美扬功之曲》：

德昌生民，明明元后。端冕临轩，神宝是受。群工来员，咸拜稽首。无疆无期，享祚长久。

皇太子升殿、并自侍立位降阶，宫县《称觞介寿之曲》：

上仪昭举，膺时瑞玉。群辟在列，跄跄肃肃。衮衣桓圭，归美稽首。升降惟时，天子万寿。

举酒，登歌奏《万寿无疆之曲》：

上帝眷命，纯休兹至。诞膺洪宝，光临大器。称觞封扬，嵩岳万岁。其宁惟永，无疆卜世。

天德二年十月，册立中宫，皇帝将升御座，宫县奏《乾宁之曲》：降座，同。

人道大伦，王化所基。明圣稽古，阴教欲施。临轩发册，备举彝仪。《麟趾》、《关雎》，宜播声诗。

册宝入门，奏《昌宁之曲》：出门，同。

羽卫充庭，淑旗徽章。礼仪具举，涓辰以良。相我内训，来仪椒房。亿万斯年，邦家之光。

将受册宝、以册宝入门，宫县奏《肃宁之曲》：命妇升、降，同。

涂山兴夏，《关雎》美周。坤仪之尊，母临九州。瑶册袆衣，光配凝旒。地久天长，福禄是遒。

后出阁，奏《顺宁之曲》：升、降座，同。

天立厥配，任、姒比隆。母仪四海，化行六宫。日月并明，乾坤合德。于万斯年，作俪宸极。

受册，奏《坤宁之曲》：

风化之始，由于壸闱。礼文斯备，爰正坤仪。维顺以慈，俪圣同德。则百斯男，垂统无极。

天德四年二月，册皇太子，皇帝将升御座，宫县奏《乾宁之曲》：皆用夹钟宫。

大君有为，先图本固。涓辰之吉，礼成储副。文物备陈，声乐皆具。人心载宁，克昌福祚。

册使入门，《昌宁之曲》：

在天成象，焕乎前星。惟圣时宪，典礼以行。一人有庆，万邦以贞。社稷之福，浸昌浸明。

皇太子入门，奏《元宁之曲》：出门，同。

皇矣上帝，纯佐明圣。笃生元良，日跻德性。册命主器，万邦以正。龙楼问寝，亿年之庆。

大定八年正月，册皇太子，皇帝将升御座，宫县《洪宁之曲》：并用太蔟宫。

会朝清明，临轩备礼。天威皇皇，臣工济济。于昭元良，膺兹典册。对扬闳休，卜年万亿。

皇太子入门，奏《肃宁之曲》：

光昭前星，惟天垂象。稽古而行，主器以长。曲礼告成，迩遐属望。国本既隆，繁厘永享。

群臣合班，奏《嘉宁之曲》：

于皇临轩，礼崇上嗣。维眷之祺，傃方正位。言观其仪，翔翔济济。美归吾君，太平万岁。

皇太子复受册位，奏《和宁之曲》：

大定二十七年三月，册皇太孙，皇帝将升御座，宫县《泰宁之曲》：并姑洗宫。

上天丛休，申锡祚胤。孙谋有诒，临轩体正。煌煌上仪，欣欣众听。隆我邦本，无疆惟庆。

皇太孙入门，奏《庆宁之曲》：出门，同。

群臣合班奏《顺宁之曲》：

皇太孙复受册位，奏《保宁之曲》：

礼之攸闻，丕建世嫡。众论协从，天心不易。名崇震宫，辞著瑞册。社稷宗庙，无疆夷怿。

鼓吹导引曲　天眷三年九月，驾幸燕京，导引曲：无射宫。

五年一狩，仙仗到人间，问稼穑艰难。苍生洗眼秋光里，今日见天颜。金戈玉斧临香火，驰道六龙闲。歌谣到处皆相似，天子寿南山。

天德二年三月，祫享回銮，导引曲：

礼成庙享，御卫拱飞龙，诸道起祥风。太平天子多受福，孝德与天通。凤箫龙管《韶》音奏，声在五云中。粲然文物昭治世，万亿禩无穷。

贞元元年三月，驾幸中都，导引曲：并姑洗宫。

銮舆顺动，嘉气满神京，辇路宿尘清。钩陈万旅随天仗，缥缈转霓旌。都人望幸倾尧日，鳌抃溢欢声。临观八极辰居正，寰宇庆升平。

《采茨曲》　新都春色满，华盖定全燕。时运千龄协，星辰五纬连。六龙承晓日，丹凤倚中天。王气盘山海，皇居亿万年。

贞元三年十一月，祫享回銮，采茨曲：并用。

庆成回大驾，仙仗紫云深。龙衮辉千骑，嵩呼间八音。太平兴缛礼，万国得欢心。孝格迎遐福，穰穰永降临。

正隆六年六月，驾幸南京，导引曲：并林钟宫。

神宫壮丽，宫殿压蓬莱，向晓九门开。圣明天子初巡幸，遥驾六龙来。五云影里排仙仗，清跸绝纤埃。都人齐唱升平曲，更进万年杯。

双阙层云表，澄景开清晓。六龙天上来，驰道平如扫。虞巡五载合，夏谚一游同。都人欣豫意，写入颂声中。

大定三年十月，祫享回銮，《采茨》、导引曲：皆应钟宫。自后亲祀，二曲并用。

太宫崇烈考，大礼庆初成。彩仗回云步，天阶严跸声。舜宫合至孝，周《颂》咏维清。介福应

穰简，欢交万国情。

礼行清庙，华黍荐年丰，圣孝与天通。六龙回驭千官卫，玉振珮环风。黄麾金辂严天仗，非雾郁葱葱。工歌叠奏升平曲，福禄自来崇。

大定二十七年三月，皇太孙受册，谢庙，导引曲：

璇源浚发，衍庆自灵长，圣运日隆昌。震闱显册遵彝典，基绪焕重光。练时庙见严昭报，礼乐粲成章。精诚潜格神明助，福禄永无疆。

金史卷四一　志第二二

仪卫上

金制，天子之仪卫，一曰立仗，二曰行仗。其卫士，曰护卫，曰亲军，曰弩手，曰控鹤，曰伞子，曰长行。立仗则有殿庭内仗、殿庭外仗，凡大礼、大朝会则用之；其朔望常朝，弩手百人分立两阶而已。行仗则有法驾、大驾、黄麾仗，凡行幸及郊庙祀享则用之。其非大礼远出，则有常行仪卫、宫中导从焉。大抵模仿宋制，错综增损而用之。其宿卫则见《兵志》云。

初，国制，凡朔望常朝日，殿下列卫士，帘下置甲兵，正隆元年，海陵去甲兵，惟存锦衣弩手百人，分立两阶。其仪，都副点检，公服偏带。常朝则展紫。左右卫将军，宿直将军，展紫，金束带，各执玉、水晶及金饰骨朵。左右亲卫，盘裹紫袄，涂金束带，骨朵，佩兵械。供御弩手、伞子百人，并金花交脚幞头，涂金铜级襯花束带，骨朵。左右班执仪物内侍二十人，展紫，涂金束带。

朝参日，弩手、伞子直于殿门外，分两面排立。司辰报时毕，皇帝御殿坐，鸣鞭，閤门报班齐。执擎仪物内侍分降殿阶，南向立。点检司起居，弩手、伞子于殿门外北面山呼声喏，讫，即于殿门外东西相向排立。都点检以次三员升殿，都点检在东近南，左副又少南，右副在西，东向对立。左右卫将军在殿下东西对立。省臣随班起居毕，左右司侍郎从宰执奏事。殿中侍御史随班起居毕，东西对立于左右卫将军之北，少前。修起居注分殿陛东西对立于殿栏外副阶下，以俟。奏事毕，皇帝还閤，侍卫者乃退。

凡遇大礼、大朝会，则有内外立仗。熙宗皇统元年正月，上册宝，立仗一千一百八十人。自是以后，至海陵时，俱用三千人。世宗大定七年，上册宝，颇损其数，且以天德、贞元不设车辂，遂并去之。是后，或减至二千，或一千、或八百、或六百人。

天德二年，海陵立后，发册勤政殿，设黄麾细仗，用前六部，摄官七十一，擎执六百七十八人。受册泰和殿，用后六部，摄官三十六，擎执三百二十二人。

大定八年正月，册皇太子于大安殿，用黄麾半仗二千二百六十五人，奉表于仁政殿用黄麾细仗一千四百二人。二十七年，册皇太孙，亦如之。

大定八年，黄麾半仗，摄官一百七十五人，擎执二千八十一人，编排职掌九人。

殿庭内仗。以中心东西相向一重，并面北旗帜为中道。左行，自北西向排列。黄麾幡一首，执者三人。碧襕官一，大雉扇二。碧襕官一，中雉扇六。碧襕官一，小雉扇六。碧襕官一，朱团扇六。碧襕官一，睥睨四。碧襕官一，红大伞一。碧襕官一，紫方伞二。碧襕官一，华盖一。右行，东向列者，并同。面北，第一行，牙门旗八，共二十四人，分左右，留中道。第二行，监门校尉十二，分左右。第三行，长寿幢一，押旗大将军一，居中。次东五方龙旗十五，次西五方凤旗十五。第四行，自内而东，青龙旗五，红龙旗二十。自内而西，青龙旗五，红龙旗二十。第五行，同上，又君王万岁旗一，五人居中。日旗一，五人在左。月旗一，五人在右。第六行，自内而东，天下太平旗、苣纹旗、日月合璧旗、苣纹旗、青龙旗、赤龙旗、河渎旗、江渎旗各一，旗五人，排仗通直官一，排仗大将一。未、午、巳、辰、卯、寅旗各一，青天王旗、白天王旗各一。自内而西，祥云旗、五星连珠旗、祥云旗、黄龙旗、白龙旗、黑龙旗、淮渎旗、济渎旗各一，旗五人，通直官一，大将一。申、酉、戌、亥、子、丑旗各一，绯天王旗、皂天王旗各一。第七行，自内而东，孔雀旗一，五人。苍乌旗、兕旗、＜⿱犛＞牛旗、驝＜⿰馬蜀＞旗、赤熊旗、白狼旗、金鹦鹉旗、驯犀旗、角端旗、鵕鸃旗、驺牙旗、野马旗、瑞麦旗、甘露旗各一，旗五人。自内而西者同。

外仗。在门外。左边，西向，自北排列。第一部，第一行，侍御史、大将军、折冲都尉各一，主帅三。第二行，降引幡五首十五人，龙头竿四、弓矢五、揭鼓二，龙头竿四、仪鍠斧五、龙头竿四、朱刀盾五、龙头竿四、绿刀盾五、龙头竿四、小戟五。第三行，与第一行同。第四行，与第二行同。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第五部以次而南，各为前后四行，其名数与第一部同，惟无降引幡。右五部，东向排列，色数皆同。左第五行，从北，每大旗一，均用小红龙旗二间之。角宿旗一，三人，均用二。亢宿旗一，三人，均用二。氐宿旗一，三人，均用二。房宿旗一，三人，均用二。心宿旗一，三人，均用二。尾宿旗一，三人，均用二。箕宿旗一，三人，均用二。斗宿旗一，三人，均用二。牛宿旗一，三人，均用二。女宿旗一，三人，龙旗并黄排襕旗各一。虚宿旗一，三人，红、黄排襕旗二。危室宿旗一，三人，红、紫排襕旗二。室宿旗一，三人，黄、紫排襕旗二。壁宿旗一，三人，红、黄排襕旗二。重轮旗一，三人，红、紫排襕旗二。左摄提旗一，三人，黄、紫排襕旗二。青龙旗一，三人，红、黄排襕旗二。木星旗一，三人，红、紫排襕旗二。火星旗一，三人，黄、紫排襕旗二。土星旗一，三人，红、黄排襕旗二。金星旗一，三人，红、紫排襕旗二。水星旗一，三人，吏兵并紫排襕旗各一。北岳旗一，三人，吏兵并龙君旗各一。东岳旗一，三人，龙君并黄熊旗各一。中岳旗一，三人，黄熊并赤豹旗各一。西岳旗一，三人，赤豹并力士旗各一。南岳旗一，三人，力士井虎君旗各一。朱雀旗一，三人，虎君并天马旗各一。右第五行，从北。奎旗一，三人。娄旗一，三人。胃旗一，三人。昴旗一，三人。毕旗一，三人。觜旗一，三人。参旗一，三人。井旗一，三人。鬼旗一，三人。皆均用二旗如前。柳宿旗一，三人，红龙并黄排襕旗各一。星宿旗一，三人，红、黄排襕旗二。张宿旗一，三人，红、紫排襕旗二。翼宿旗一。三人，紫、黄排襕旗二。轸宿旗一，三人，红、黄排襕旗二。重轮旗一，三人，红、紫排襕旗二。右摄提旗一，三人，紫、黄排襕旗二。白虎旗一，三人，红、黄排襕旗二。东方神旗一，三人，红、紫排襕旗二。南方神旗一，三人，黄、紫排襕旗二。中央神旗一，三人，红龙排襕旗二。西方神旗一，三人，红、紫排襕旗二。北方神旗一，三人，力士并紫排襕旗各一。风伯旗一，三人，力士并虎君旗各一。雨师旗一，三人，虎君并黄熊旗二。雷公旗一，三人，黄熊并赤豹旗二。电母旗一，三人，赤豹并吏兵旗二。北斗旗一，三人，吏兵并龙君旗二。玄武旗一，三人，龙君并天马旗二。三人执一旗者重立，二人各执小旗者亦重立。

殿门外仗，亦从北，留中道。飞麟旗、駃騠旗、鸾旗、麟旗，驯象旗各二，共十人，从中分列为第一重。鶡鸡旗、貔旗、玉马旗、三角兽旗、黄鹿旗各二，共十人，次外分列为第二重。其次，第一部都尉三员，第二部至第五部俱二员，为第三重。又其次五部，各刀盾二十，为第四重。又其次五部，各弓矢二十，为第五重。左右同。

黄麾细仗，摄官八十八人，擎执一千三百五人，编排职掌九人。

内仗，中道左一行，自北西向排列。黄麾幡一首，执者三人。大雉扇六、中雉扇六、小雉扇六、朱团扇六、睥睨四、红大伞一、紫方伞二，华盖一，凡伞扇之上皆有碧襕官一。右行东向，排次同。面北，第一行，长寿幢一，居中。牙门旗八，共二十四人，分左右。第二行，君王万岁旗五人，居中。日旗五人，监门校尉五人，在左。月旗五人，监门校尉五人，在右。第三行，五方龙旗十五在左，五方凤旗十五在右。第四行，红龙旗三十四，第五行，红龙旗三十四，皆分左右。第六行，自内而东，太平、岂纹、合璧、岂纹、赤龙、青龙旗各一，旗五人，通直一人，大将一人。未、午、巳、辰、卯、寅旗各一，青天王旗、白天王旗各一。自内而西，祥云、连珠、祥云、黄龙、白龙、黑龙旗各一，旗五人，通直一人，大将一人。申、酉、戌、亥、子、丑旗各一，绯天王旗、皂天王旗各一。第七行，自内而东，河渎、江渎、兕、赤熊、驯犀、角端、鵕鸃、纲子旗各一，旗五人。自内而西，淮渎、济渎、兕赤熊、驯犀、角端、鵕鸃、纲子旗各一，旗五人。

外仗，左边西向，自北排列，第一行，五部，侍御史、大将军、折冲都尉各一，主帅各二。第二行，第一部，绛引幡五首，十五人。龙头竿四、弓矢五、揭鼓二、仪鍠斧五，龙头竿四、弓矢五、朱刀盾五、绿刀盾五，龙头竿四、仪鍠斧五、朱刀盾五、绿刀盾五，龙头竿四、小戟五，龙头竿四、小戟五。第二部至五部无绛引幡，余色并同，以次相接而南。右五部东向，亦如之。左第三行，从

北，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壁旗各一，旗三人。次重轮、左摄提、青龙旗各一，木、火、土、金、水星旗各一，北、东，中、南、西岳旗各一，旗三人。次紫排襕四、黄排襕四、红排襕四、吏兵旗二、天马旗一。右第三行，从北，奎、娄、胃、昴、毕、觜、参、井、鬼、柳、星、张、翼、轸旗各一，旗三人。次重轮、右摄提、白虎旗各一，东、南、中、西、北方神旗各一，风伯、雨师、雷公、电母、北斗旗各一，旗三人。次紫排襕四、黄排襕四、红排襕四、吏兵旗二、天马旗一。

行仗。天子非祀享巡幸远出，则用常行仪卫。弩手二百人、军使五人，控鹤二百人、首领四人，俱服红地藏根牡丹锦袄、金凤花交脚幞头、涂金银束带，控鹤或皂帽碧袄，各执金镀银蒜瓣骨朵。长行四百人，拳脚幞头、红锦四＜⿰ネ癸＞袄、涂金束带，二人紫衫前导，无执物，余执列糸骨朵七十八、瓜八十八、镫三十四，在控鹤前，金吾仗八十、金花大剑六十俱垂红绒结子、仪锽斧五十八，在控鹤后。其常朝、御殿、郊庙、临幸，凡步辇出入则有近侍导从，执金镀银骨朵者二人，左右扇十人，拂子四人，香盒二人，香球二人，节二人，幢二人，盂一人，唾壶一人，净巾一人，鍦锣一人，水罐一人，交椅一人，斧一人，皇帝出阁则分立门之外，导引至殿，皇帝升座则降阶以俟，入阁然后放仗。

天眷三年，熙宗幸燕，始备法驾，凡用士卒万四千五十六人，摄官在外。海陵迁都于燕，用黄麾仗万三百四十八人。天德二年祀庙，用黄麾四千人。世宗即位，凡行幸祀享并用三千人，间亦不满其数。大定十一年前，祀南郊、朝享太庙及郊坛，用大驾七千人，此其大较也。

天眷法驾人数。摄官六百九十九人：将军、大将军四十三人，折冲、果毅一百二十六人，校尉五十六人，郎将三十四人，帅兵官二百四十六人，统军六人，都头六人，千牛一人，旅帅二人，部辖指挥使二人，押纛二人，押衙四人，四色官四人，押旗二人，引驾官四人，进马四人，押仗通直二人，押仗大将二人，碧襕一十六人，长史二人，鼓吹令二人，鼓吹丞二人，典事五人，太史令一人，太史正一人，司丞一人，府牧一人，刻漏生四人，县令一人，御史大夫一人，僚佐一十人，进辂职掌二人，夹辂将军二人，陪辂将军二人，教马官二人，四省局官八人，导驾官四十八人，抱驾头官一人，执扇筤一人，尚辇奉御二人，殿中少监二人，供奉职官二人，令史四人，书令史四人，押仗二人，殿中侍御史二十四人。

诸班直队二千九百四十五人：钧容直三百六人，人员六，长行三百。执旗一百三十六人，引驾六十二人，人员二，长行六十。驾头天武官一十二人，执从物茶酒班一十一人，御龙直仗剑六人，天武把行门八人，殿前班击鞭一十人，御龙直四十人，人员二，长行三十八。骨朵直一百三十四人，部押二人，殿前班行门三十五人，捧日马队七百人，奉宸步队七百人，天武骨朵大剑三百一十人，人员一十，长行三百。东第四班三十一人，人员一，长行三十。扇筤天武二十人，捧日队从领人员一十七人，簇辇茶酒班三十一人，人员一，长行三十。钧容直三十一人，人员一，长行三十。招箭班三十三人，人员三，长行三十。天武约襕三百一十人。人员一十，长行三百。

车辂下驾士六百三十八人：玉辂下一百四十人，控马踏路四，驾士一百二十八，挟辂八。金辂下六十四人，控马踏路四，驾士六十。象辂下驾士四十人，革辂、木辂、耕根车驾士同上，革车二，共五十人，指南、记里车各三十人，辂车、鸾旗、皮轩车各十八人，黄钺、豹尾车各十五人，属车八，共八十人。

辇舆下六百八十五人：小舆一，长行二十四人，逍遥一，共三十五人，什将节级九，长行二十六。平辇下四十二人，什将节级九，人员七，长行二十六。腰舆共一十九人，人员一，什将虞候二，长行一十六。大辇下三百七十一人，掌辇人员四，什将十二，长行三百五十五，分五番。芳亭辇一，长行六十人，御马三十二，共百三十四人。控马，天武官六十四。挟马，骑御马直长行六十四人。骑御马直人员三，天武节级三人。押马六人，象二十三人。

擎执人、舁士共八千七百七十一人。

鼓吹乐工九百九十四人。

天德五年，海陵迁都于燕，用黄麾仗一万八百二十三人，摄官在内。骑三千九百六十九，分八

节。

第一节。中道，象二十二人。节级二人，铜锣，七宝、＜⿰石俞＞石、银钩各一，铁钩二，小旗十五，并服花脚幞头、青锦络缝绯＜⿰衤癸＞衫、金镀银双鹿束带。

第一引，七十二人：清道一，武弁、绯云鹤袍、裤、革带，执黑漆杖。幰弩一，赤平巾帻，绯辟邪衫、革带、赤裤。诞马二，控四人，赤平巾帻、绯绣宝相花衫、银革带，缨辔凉屉二副。辂车一，赤马二，驾士十八人，武弁、绯繍雉大袖衫、白裤。马，缨辔凉屉、铜面、包尾。县令一员，朝服，坐轺车。僚佐四员，并朝服。控马八人，锦帽、络缝紫衫，大佩，银带。紫方伞一，黄抹额、宝相花衫、银带、大口裤。朱团扇一，曲盖一，绯抹额、宝相花衫、革带、裤。青衣二，表平巾、青衫、裤、革带，执青竹杖。车辐棒二，赤平巾、绯白泽衫、革带、赤裤。告止幡二，执者六人，绯抹额，宝相花衫、革带、裤。传教幡一，信幡一，各三人，并黄抹额、宝相花衫、革带、大口裤。小戟十六。服同上。

第二引，二百六十四人：清道二，幰弩一，诞马四，控八人，服并如前。㧏鼓一，金钲一，平巾帻、绯鸾衫、抹带、裤、锦滕蛇。大鼓六，黄雷花衫，裤、抹额、抹带。节一，幢一，麾一，夹矟二，角四，仪刀十，并平巾帻、绯绣宝相花衫、银革带、大口裤。革车一，赤马四，驾士二十五人，武弁、獬豸大袖、勒帛，马饰如前。府牧一员，朝服坐车。僚佐四员，控马八人，服并如前。铙鼓一，箫二，笳二，笛一，筚篥一，并平帻、绯宝相花衫、银褐抹带。大横吹一，绯苣纹袍、裤、抹额、抹带。青衣四，车辐棒四，紫方伞一，朱团扇四，曲盖一，告止幡二，六人，传教幡二，六人，信幡二，六人，小戟四十，服并如前。刀盾三十六，银褐抹额、宝相花衫、银革带、裤。弓矢三十六，锦帽、青宝相花衫，银革带、裤。矟三十六。锦帽、紫宝相花袍、革带、裤。

朱雀旗队三十四人：折冲都尉三人，平巾帻紫辟邪衫、革带、大口裤、锦滕蛇、横刀弓矢。犦矟二，平巾帻、绯绣宝相花衫、革带、裤朱雀旗一，五人，绯抹额、宝相花衫、革带、大口裤、横刀，引夹人加弓矢。弩六，弓矢六，矟十二。并平巾、绯宝相花衫、横刀、革带、裤。

龙旗队七十一人：大将军一人，朝服，引旗四人，黄抹额、宝相花衫、革带、大口裤。旗十二，风伯旗一，雨师旗一、雷公旗一，电母旗一、北斗旗一，五星旗五、左右摄提旗二，执、夹共六十人，皆五色宝相花衫，抹额、革带、裤，横刀，引夹人加弓矢，后凡执旗者并同。副竿二，锦帽、黄宝相花衫、革带、裤。护旗四人。加黄抹额、弓矢。

太仆三车八十一人：指南车，驾士三十人，武弁、绯絁绣孔雀大袖、银褐带、裤。记里鼓车，驾士三十人，獬豸大袖。鸾旗车，驾士十八人，瑞鹰大袖。驾车赤马十二，执黑杖者三人。

外仗。牙门旗队二十八人：分左右。白泽旗二，执夹各五人，绿具装冠、人马甲、锦臂鞲、横刀，引夹加弓矢。金吾牙门旗第一门，牙门旗四，执夹十二人，青宝相花、抹额、革带、大口裤、横刀，引夹人加弓矢。监门校尉六人。长脚幞头、绯抹额、狮子裲裆、银带、横刀、弓矢、乌皮靴，后队同。

前部马队，第一队七十人：折冲、果毅都尉二人，锦帽，绯辟邪袍、＜⿰衤夸＞、革带、横刀、弓矢。角宿、亢宿、斗宿、牛宿旗四，旗各五人，并五色宝相花衫、抹额、革带、横刀，引夹加弓矢。弩六，弓矢十四，并锦帽、青宝相花衫、革带、裤。矟二十八。绯色衫，余同上。

第二队七十人：折冲、果毅都尉二人，白泽衫。氐宿、女宿、房宿、虚宿旗四，旗五人，弩六，弓矢十四，矟二十八。服、执如前。

第三队七十人：折冲、果毅都尉二人，心宿、危宿、尾宿、室宿旗四，旗五人，弩六，弓矢十四，矟二十八。服、执如前。

第二节。中道，金吾引驾骑二十人：折冲都尉二人，平巾帻、绯辟邪衫、革带、＜⿰衤夸＞、横刀、弓矢。

前部鼓吹五百四十七人：鼓吹令二人，长脚幞头、绿公服、角带、＜⿰氵鹈＞鞭、乌皮靴。府史四人，长脚幞头、绿宽衫、角带、黄绢半臂、乌靴。部辖指挥使一人，平巾帻、紫宝相花衫、革带、锦縢蛇。主帅四十八人，分五项，平巾帻、绯鸾衫、革带、裤、执仪刀。㧏鼓、金钲各十二，

平巾帻、绯鸾衫、银褐抹带、锦縢蛇。大鼓、长鸣各百二十，黄雷花衫、抹额、抹带。铙鼓十二，绯苣纹衫、抹额、抹带。歌二十四，拱辰管二十四，箫二十四，笳二十四，服如钲鼓，无縢蛇。大横吹百二十。服如铙鼓。

外仗。马部第四队六十人：分左右。折冲都尉二人，绯麟衫。箕宿、壁宿旗各一，旗五人，弩六，弓矢十四，矟二十八。服、执并如前队。

第五队六十人：折冲都尉二人，奎宿、井宿旗各一，旗五人，弩六，弓矢十四，矟二十八。服、执并如前队。

第六队六十人：折冲都尉二人，绯瑞鹰袍。娄宿、鬼宿旗各一，旗五人，弩六，弓矢十四，矟二十八。服、执并如前队。

第七队六十人：折冲都尉二人，胃宿、柳宿旗各一，旗五人，弩六，弓矢十四，矟二十八。服、执并如前队。

第八队六十人：折冲都尉二人，昴宿、星宿旗各一，旗五人，弩六，弓矢十四，矟二十八，服、执并如前队。

第九队六十人：折冲都尉二人，赤豹袍。毕宿，张宿旗各一，旗五人，弩六，弓矢十四，矟二十八。服、执同前。

第十队七十人：折冲都尉二人，瑞马袍。觜宿、翼宿、参宿、轸宿旗各一，旗五人，弩六，弓矢十四，矟二十八。服、执如前。

步甲队，第一、第二两队百一十人：领军卫将军二人，平巾帻、紫白泽袍、裤、带、锦縢蛇、横刀、弓矢。暴矟四，平巾帻、绯宝相花袍、大口裤。折冲都尉四人，服如将军。鶡鸡旗二，貔旗二，旗各五人，朱牟甲弓矢四十，朱牟甲刀盾四十。兜牟、甲身、披膊、锦臂鞲、行滕鞋袜、勒甲、革带。

第三节。中道，前部鼓吹第二，五百二十三人：侍御在外。节鼓二，笛二十四，箫二十四，筚篥二十四，笳二十四，桃皮筚篥二十四，黑平巾帻、绯对鸾衫，银褐勒帛、大口裤。主帅二十六人，分四项，革带、执仗刀，服如上，无勒帛。㧐鼓、金钲各十二，黑平巾帻，绯绣对鸾衫，银褐勒帛，大口裤、锦縢蛇。小鼓百二十，中鸣百二十，黄雷花袍、裤、抹额、抹带。羽葆鼓十二，青苣纹袍、抹额、抹带。歌二十四，拱辰管二十四，箫二十四，笳二十四，服如前色。侍御史二员，朝服。黄麾幡一，三人。武弁、绯宝相花衫、银褐勒帛、大口裤，执者马、＜⿰纟斥＞者步。

外仗。步甲，第三队五十二人：折冲、果毅都尉二人，紫瑞马袍。玉马旗二，旗五人，青牟甲弓矢四十。服、执并同前队。

第四队五十二人：折冲、果毅都尉二人，瑞鹰袍。三角兽旗二，旗五人，青牟甲刀盾四十。

第五队五十二人：折冲、果毅都尉二人，白泽袍。黄鹿旗二，旗五人，黑牟甲弓矢四十。

第六队五十二人：折冲、果毅都尉二人，服同。飞麟旗二，旗五人，黑牟甲刀盾四十。

第七队五十二人：折冲、果毅都尉二人，赤豹袍。駃騠旗二，旗五人，银褐牟甲弓矢四十。

第八队五十二人：折冲、果毅都尉二人，服同。鸾旗二，旗五人，银褐牟甲刀盾四十。

第九队五十二人：折冲、果毅都尉二人，瑞鹰袍。麟旗二，旗五人，黄牟甲弓矢四十。

第十队五十二人：折冲、果毅都尉二人，驯象旗二，旗五人，黄牟甲刀盾四十。服、执如前。

金吾牙门旗第二门，牙门旗四，执夹十二人，监门校尉六人。服、执同第一门。左右屯卫将军二人，平巾帻、紫飞麟袍、大口＜⿰衤夸＞锦縢蛇、革带、横刀、弓矢。绛引幡二十，执者六十人，武弁、绯绣宝相花衫、银褐勒帛、大口裤。共八十人。

第四节。中道，六军仪仗二百五十二人：统军六人，花脚幞头、紫绣抹额、孔雀袍、革带、横刀、＜⿰革胡＞＜⿰革鲁＞、器仗、珂马。都头六人，长脚幞头。紫宝相花大袖、革带、横刀。神武军旗二、羽林军旗二，龙武军旗二，旗各五人，执人锦帽，引夹人贴金帽。排襕旗四十八，吏兵旗四、力士旗四、赤豹旗四、黄熊旗四、龙君旗四、虎君旗四、掩尾天马旗六，旗一人，锦帽、五色宝相花衫、革带、锦臂鞲。白簳枪九十，交脚幞头、五色宝相花衫、抹额、革带、汗裤。柯舒二

十四，镫杖十八。并贴金帽，五色宝花衫，革带。

引驾龙墀旗队六十五人：排仗通直二人，排仗大将二人，并长脚幞头、紫公服、红鞓带、丝鞭、乌皮靴。天王旗四、十二辰旗各一，旗一人，并锦帽、五色宝相花衫、革带、臂鞲。天下太平旗一、五方龙旗五，旗五人，执人锦帽，引夹人贴金帽，服并如上，横刀、弓矢。君王万岁旗一、日月旗各一，旗五人。执人锦帽，引夹人贴金帽，服、执已见前例。

御马六十六人：马十六匹，匹四人，控马三十二人，贴金帽、紫宝相花衫。革带。夹马三十二人，皂帽、青锦袄、涂金铜束带。广武节级一人，锦帽，执黑杖，服同控马。管押骑御马直人员一人。皂帽、红锦袄、涂金、铜束带。

中道队三十二人：大将军一人，朝服、丝鞭。日月合璧旗一、苣纹旗二、五星连珠旗一、祥云旗二，旗各五人。服、执见前例。长寿幢一。平巾帻、绯宝相花衫、革带、大口裤。

金吾细仗一百人：青龙旗一、白虎旗一、五岳神旗五、五方神旗五，旗各四人，并四色宝相花衫、青黄银褐皂抹额、抹带、横刀，引夹如前。押旗二人，长脚幞头、紫公服、红鞓角带、乌皮靴。五方龙旗各三、五方凤旗各三，旗一人，并五色衫、抹额、革带、横刀。四渎旗四，旗五人。并皂宝相花衫、抹额、革带、横刀，引夹如前。

外仗。黄麾前第一部二百七十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朝服。左右屯卫大将军二人，折冲都尉二人，平巾帻、紫飞麟袍、革带、大口裤、锦螣蛇、横刀、弓矢。主帅二十人，平巾帻、绯宝相花衫、革带、裤、仪刀。龙头竿一百，揭鼓六，仪镗斧二十，小戟二十，弓矢四十，朱滕、络刀盾二十，矟二十，绿滕络刀盾二十。并青宝相花衫、抹额、抹带、行滕、鞋袜。

第二部二百七十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左右领军卫大将军二人，折冲都尉二人，紫绣白泽袍。主帅二十人，龙头竿一百，揭鼓六，仪镗斧二十，小戟二十，弓矢四十，朱滕络刀盾二十，矟二十绿滕络刀盾二十。服并绯。

第三部二百七十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左右屯卫大将军二人，折冲都尉二人，紫瑞鹰袍。主帅二十人，龙头竿一百，揭鼓六，仪镗斧二十，小戟二十，弓矢四十，朱滕络刀盾二十，矟二十，绿滕刀盾二十，服并黄，余同上部。

第五节。中道，八宝香案共三百人：举士九十六人，平巾帻、绯宝相花衫、大口裤、涂金银束带。烛笼三十二，大珮银腰带、服同舆士。行马十六，服同烛笼。碧襕官十六人，弓脚幞头、碧襕衫、金铜束带、乌皮鞾，靴后四人执长刀。符宝郎八人，长脚幞头、绿公服、角带、槐简、步导。援宝三十二人，人员二人，武弁、紫宝相花衫，革带、执黑漆杖。长行三十人，绯宝相花衫、执黑漆杖。香案八，举士三十二人，服同烛笼、行马。案后金吾仗六，方伞二，大雉扇四，服并同碧襕官。金吾仗十二人，四色官四人，长脚幞头、绿公服、大口裤、金铜腰带，前二人执槐简，后二人执金铜仪刀。押仗二人，长脚幞头，紫公服、红鞓带、乌皮靴、乌皮鞾。金甲二人，披膊、兜牟、钺斧、锦臂鞲、勒甲絛。进马四人。平巾帻、紫犀牛裲裆、革带、＜⿰衤夸＞、刀、矢弓。

金吾引驾四十九人：千牛将军一人，千牛十人，郎将二人，并绯绣抹额、紫犀牛裲裆、革带、大口裤、横刀、弓矢、珂马，将军平巾帻、无抹额，千牛郎将花脚幞头，余同。长史二人、长脚幞头、绿公服，金铜腰带，裤、乌皮鞾，引驾官四人。长脚幞头、紫公服、红鞓带、乌皮鞾。

中雉扇十二，大伞二，小雉扇四，华盖二，香蹬一座，八人，火燎一，二人。武弁，绯宝相花大袖、革带、大口裤。

腰舆人员、什将三人，皂帽，红锦袄、涂金银束带。人员执杖。长行十六人，拳脚幞头，红锦四＜⿰衤癸＞袄、涂金银腰带。排列官二人，长脚幞头，紫公服、红鞓带、乌皮鞾。小舆二十四人，白鞓银束带，服同长行人。逍遥辇人员、什将共十六人，皂帽、涂金银束带、红锦方胜练鹊。人员执黑漆杖。长行二十六人，红地白狮锦袄、涂金银带、冠同。平辇人员、什将十六人，皂帽红锦团袄、涂金银带。舆辇共一百三人。

诸班开道旗队一百七十七人：开道旗一，铁甲、兜牟、红背子、剑、绯马甲。皂纛旗十二，旗一人，黑漆铁笠、皂皮人马甲。引驾六十二人，皂帽、红锦团袄、红背子、铁人甲马、箭、兵械、

骨朵。辅龙直一百二人。皂帽、红背子、骨朵、铁人马甲。

外仗。黄麾前第四部二百七十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左右武卫大将军二人，折冲都尉二人，主帅二十人，龙头竿一百，揭鼓六，仪锽斧二十，小戟二十，弓矢四十，朱滕络刀盾二十，矟二十，绿滕络刀盾二十。黄宝相花衫，余并如前第一部。

第五部二百七十二人。除左右骁卫大将军与都尉服赤豹袍，龙竿以下服银褐花衫，余名色并如前第二部。

第六部二百七十二人。除将军、都尉服瑞马袍，龙竿以下服皂花衫，余名色并如前第三部。

第六节。中道，门旗队一百二十三人：骑执门旗四十，五方色龙旗十，步执红龙门旗六十，麾旗一，簇辇红龙旗八，日月旗二，麟旗一，凤旗一，旗皆一人。并铁甲、兜牟、红锦袄、红背子，马执者惟红背子，步执门旗仍带剑。

金辂，皇太后乘之，公主侍坐，故在玉辂之前。驾士九十四人，赤平巾帻、绯绣对凤大袖、绯抹额、赤裤、鞋袜。击鞭内侍十人，皂帽、红锦袄、涂金银束带。驾头下，御床也。抱驾头内侍一人，长脚幞头、紫罗公服、涂金银束带。控马二人，锦帽、锦络缝宽衫、银大珮腰带。广武官十二人，锦帽、白鞓银束带、袄。茶酒班执从物十一人，水罐二、香球二、唾盂一、厮罗一、手巾一、御椅三人、踏床一，皂帽、碧锦团袄、红锦背子、涂金银束带。共百三十人。

拱圣直，人员二人，长行三十八人。真珠头巾、红锦四＜⿰衤癸＞袄，涂金银束带。

导驾官四十二人，朝服。从人八十四，锦帽、紫络缝宽衫、大佩银腰带。仗剑六人，皂帽、红锦团袄、红锦背子、铁甲、弓矢、器械。广武把行门八人，殿班把行门三十五人。。服并如仗剑。

玉辂，帝后同乘，太子陪坐。驾士百二十八人，服如金辂，惟用青色。千牛将军一人，具装，执长刀于辂右。左右点检二人，披金甲。夹辂大将军二人，陪辂将军二人，并朝服。进辂职掌二人，长脚幞头、紫宽衫、涂金银腰带。教马官二人，长脚幞头，绯抹额、紫宝相花衫，涂金银腰带。部押二人，皂帽、铁甲、红锦袄、执骨朵。挟辂八人，控踏路马四人，马二匹，铜面。包尾、凉屉，人服如驾士。共一百五十三人。

龙翔马队二十队，六百二十人，分左右，每队人员三人，皂帽、铁甲、红锦袄、红背子、弓矢、剑、骨朵、甲马。殿侍二十八人。铁甲、红锦背子、弓矢、器械、甲马。

东第五班，金枪六队，每队旗三人，枪二十五人，内二十人佩弓矢。共一百六十八人，并裹铁兜牟、金枪。银枪六队，每队旗三人、枪二十五人，内二十人佩弓矢。共一百六十八人。并裹铁笠，银枪。

东第四班，二队，每队旗三人、弩二十五人，共五十六人。铁笠、兜牟。

神勇步队七百人：分左右作四重，每重人员十，皂帽、红锦团袄、弓矢、器械、骨朵。长行六百六十人，并铁兜牟、甲。内拱圣弩骨朵直一百六十四人，拱圣枪直一百六十四人，内执子旗者二人，余执枪。拱圣弓箭直一百六十六人，弓矢、器械、执骨朵。拱圣弩直一百六十六人。挟弩、＜⿰革胡＞＜⿰革鲁＞。

广武骨朵大剑三百一十人：指挥使五人，红锦袄、红背子。都头五人，红袄，红背子、并皂帽、涂金腰带、骨朵。长行三百人。内一百人簇四金雕锦帽、紫孔雀宽袄、白鞓银束带、骨朵，二百人金镀银花朱红笠、绯对凤宽袄、银带、执银花大剑。导驾官四十二员，从者八十四人。服已见前。

外仗。青龙白虎队五十二人：果毅都尉二人，青龙旗一、白虎旗一，旗五人，弩六人，弓矢十四，矟二十。服已见前。

第七节。中道，驾后辅龙直乐三十一人：拍板一，筚篥十五，笛十四，人员一人。长行三十人，乐器自备，并皂帽，红锦袄、涂金束带，并马。人员执骨朵。

扇筤二十五人：执筤官一人，控马二人，服并如前例。红龙扇二，长脚幞头、紫公服、涂金银束带。广武二十人。锦帽、绣宽袄、白鞓银束带、紫对凤十领、绯对凤十领。

七宝辇舋士四十二人：什将、人员十六人，皂帽、红锦团袄。长行二十六人。盘裹幞头、红锦四揆袄、涂金束带。

持鈒队五十人：旅帅二人，服如都尉。重轮旗二，旗五人，服同前例。红罗大伞二，大雉扇八，小雉扇八，红罗绣华盖一，武牟，绯宝相花衫，革带、裤、锦臈蛇。朱团扇八，黄宝相花衫。真武幢一，皂宝相花衫。睥睨八，绯宝相花大袖。麾一，幢一。紫宝相花衫、银褐抹带。

后部鼓吹三百三十七人：鼓吹丞二人，典士四人，部辖指挥使一人，主帅十八人，金钲、㧌鼓各三，羽葆鼓十二，歌二十四，拱辰管二十四，箫二十四，笳二十四，节鼓二，铙鼓十二，歌十六，箫二十四，笳二十四，小横吹一百二十。青苣纹袍抹额、抹带，余并与前同。

金吾牙门第三门，牙门旗四，旗三人，监门校尉六人。服、执同第一门。

黄麾后第一部二百七十二人，第二部二百七十二人，第三部二百七十二人，殿中侍御、卫大将军、折冲都尉、龙头竿以下名色，并如前三部。

第八节。中道，后部鼓吹第二，百二十人：笛二十四，箫二十四，筚篥二十四，笳二十四，桃皮筚篥二十四。服并如前。

属车八，牛二十四，驾士八十人。武弁、绯绣云鹤大袖、银褐抹带、大口裤。黄钺车，赤马二，驾士十五人。武弁、绯对鹅大袖、银褐抹带、大口裤。豹尾车，赤马二，驾士十五人。武弁、绯立豹大袖、银褐抹带、大口裤。

玄武队六十一人：金吾折冲都尉一人，平巾帻、紫辟邪袍、革带、裤、臈蛇、横刀、弓矢。犦矟二，平巾帻、绯宝相花衫、革大带。仙童旗一，玄武旗一，臈蛇旗一，神龟旗一，旗五人，服、执如前例，矟十九，弓矢十五，弩四。平由帻、绯宝相花衫、革带、裤。

黄麾后第四部二百七十二人，第五部二百七十二人，第六部二百七十二人，摄官名数服色并如前第四、第五、第六部。绛引幡二十，执者六十人。并武弁、绯绣宝相花衫、银褐抹带、大口裤。诸从驾官并于仗后陪从，朝服不足者公服。凡应乘马者，并同宋制。

金史卷四二　志第二三

大驾卤簿　皇太后皇后卤簿

皇太子卤簿　亲王傔从

诸妃嫔导从　百官仪从

内外官傔从

大驾卤簿　世宗大定三年，祫享，用黄麾仗三千人，分四节。第一节，无县令、府牧，即用黄麾前三部，次前部鼓吹，次金吾牙门旗，次驾头，次引驾龙墀队，次天王、十二辰等旗。第二节，黄麾第四、第五部，次君王万岁日月旗，次御马，内增控马司圉、挟马司圉各一十六人，次日月合璧、五星连珠等旗，次八宝，内增执黑杖传喝一十八人在香案前，次七宝辇。第三节，黄麾后第一、第二部，次玉辂，次栲栳队，次导驾门仗官。第四节，黄麾后第三、第四、第五部、次金辂，次牙门旗，次后部鼓吹。

大定六年九月，西京还都，用黄麾仗二千五百四十二人，摄官在内。骑七百六十二匹，分四节。第一节，摄官五十四人，执擎三百二人，乐工一百七十人。第二节，摄官三十二人，执擎三百七十六人。第三节，仗内摄官四十四人，导驾官四十二人，门仗官一百人，玉辂青马八、驾士一百四十人，护驾栲栳队五百人，执擎二百四十二人。第四节，摄官五十人，金辂赤马八、驾士九十四人，控鹤二十二人，乐工八十四人，执擎二百九十人。

是岁，上还自西京，有司备仪仗，皇太子乘金辂，上疑其非礼，以问礼官，无能知者，上怒，皆责降之。明年，将册皇太子，宰臣奏当备仪仗告庙，上曰："前朕受尊号谒谢，但令朕用宋真宗故事，朝服乘马，于礼甚轻，今皇太子乃用备礼何耶？"丞相良弼谢，上徐曰："此文臣因循，不加意尔。"先是，凡行幸皆役民执仗，是后诏以军士易之。

大定十一年，将有事于南郊，朝享太庙，右丞石琚奏其礼，上曰："前朝汉人祭天，惟务整肃仪仗，此自奉耳，非敬天也。朕谓祭天在诚，不在仪仗之盛也，其减半用之。"于是，遂增损黄麾仗为

大驾卤簿，凡用七千人，摄官在内。分八节。

第一节，第一引，七十人，县令。第二引，二百六十四人，府牧。第三引，二百二十九人，御史大夫，名色与府牧同，颇损其数，而增行止旗一。

第二节，金吾皂纛旗一十二人，朱雀队三十四人，指南、记里鼓车皆五十二人，鸾旗车一十八人。前部鼓吹一百二十九人。清游队七十二人：内白泽旗二，旗五人，绿具装冠、绿皮甲勒皮、锦臂鞲、横刀，引夹加弓矢，绿皮马甲、包尾全。折冲都尉二人，黑平巾帻、紫绣辟邪袍、革带、银褐大口裤、锦螣蛇、横刀、弓矢。弩六，弓矢二十四，矟三十。并锦帽、青绣宝相花衫、革带、银褐大口裤。佽飞队四十八人：内果毅都尉二，黑平巾帻、紫绣飞麟袍、革带、银褐大口裤，锦螣蛇，佩横刀、弓矢。虞候佽飞三十人，铁甲、兜牟，横刀弓矢，黑马甲全。铁甲佽飞一十六人。服、执如上。前部马队，第一队六十四人，第二、第三队皆六十人，第四、第五队皆五十八人。殳叉仗五十四人：内帅兵官二人，黑平巾帻、绯宝相花衫、革带、银褐大口裤，执仪刀。殳二十六，叉二十六。五色宝相花衫、抹额、抹带、行縢、鞋袜。行止旗一。绯绣宝相花衫、抹额、银褐抹带、大口裤。

第三节，前部鼓吹第二，三百六十九人。前步甲队，第一至第五队皆四十二人。衙门旗二十人，黄麾前第一部一百五十人，第二部一百二十人。殳叉仗五十八人。行止旗一。

第四节，黄麾幡三人，六军仪仗二百二十六人，御马三十三人，黄麾前第三至第五部皆一百二十人，青龙白虎队五十二人，殳叉仗五十六人，行止旗一。

第五节，八宝二百三十二人，平头辇三十人，七宝辇四十二人。班剑、仪刀队二百人：内将军二人、折冲都尉二人、平巾帻、绯辟邪袍、革带、银褐大口裤、锦螣蛇，执仪刀。班剑、仪刀各九十八。并平巾帻、绯绣宝相花衫、革带、银褐大口裤、锦螣蛇，执仪刀。骁卫翊卫队六十人：内供奉郎将二员，黑平巾帻、绯绣瑞马袍、革带、银褐大口裤，执仪刀。凤旗二，旗五人，服、执如前。弩、弓矢、矟皆一十六。服如班剑，横刀。夹毂队，第一队九十二人内折冲都尉二人，平巾帻，绯绣飞麟袍、革带、银褐大口裤，执仪刀。宝符旗二，旗五人，朱鍪甲刀盾八十。朱甲、锦臂鞲、行縢、鞋袜。第二队八十二人：内果毅都尉二人，白泽袍。飞黄旗二，旗五人，银褐鍪甲刀盾七十。第三队八十二人：内果毅都尉二人，赤豹袍。吉利旗二，旗五人，皂鍪甲刀盾七十。殳叉仗五十六人。行止旗一。

第六节，马步门旗队一百人，驾头一十五人，广武官、茶酒班执从物者二十三人。御龙直四十人。红锦团袄、镀金束带，内人员二皂帽，三十八人真珠头巾。玉辂一百五十一人。栲栳队五百人：内金枪队一百二十六人，分左右，人员十八、并铁甲、皂帽、红锦背子，执小旗，马甲，红锦包尾。长行一百八人，铁甲、兜牟、红锦背子、锦臂鞲，甲马、红锦包尾，执金枪。银枪队一百二十六人，人员十八、长行一百八人，服并如上，银枪。弓箭直步队一百二十四人，人员四、铁甲、皂帽、红锦团花战袍、弓矢，执银骨朵，马甲全。长行一百二十人，铁笠、红锦团花战袍、铁甲、弓矢、骨朵。骨朵直步队一百二十四人，人员四、长行一百二十人。服甲同上，无弓矢。金吾牙门旗二十人，黄麾后第一部一百五十人，第二部一百二十人，殳叉仗五十二人，行止旗一。

第七节，扇筤二十五人，金辂九十四人。大安辇一百八十一人：内尚辇奉御二人，殿中少监二人，奉职官二人，并公服。令史四人，书令史四人，七人乌介帻、绯四＜⿰衤癸＞素衫、银褐抹带、大口裤、皂靴，一人长脚幞头、紫罗公服、角带皂靴。掌辇四人，武弁、黄绣宝相花衫、银褐抹带、大口裤。人员十二，皂帽、红锦团袄，铜束带，内指挥使一人执银骨朵，舁士一百五十一人。服同掌辇。御马三十三人。持鈒队三十九人。后部鼓吹一百六十人。黄麾后第三至第五部皆一百二十人。后步甲队第一至第二队皆四十二人。殳叉仗五十六人。行止旗一。

第八节，后部鼓吹第二，一百四十人。象辂、革车、木辂皆五十人，进贤车二十六人，豹尾车一十八人，属车八十人。玄武队六十一人。后步甲队第三至第五队皆四十二人。金吾牙门旗二十人。后部马队第一队七十六人，第二队六十四人，第三队六十人。殳叉仗六十人。行止旗一。后分行旗、止旗为二。以上名数与黄麾同者不重述。

章宗明昌五年六月，尚书省奏："大定六年，世宗自西京还都，采宋省方还京之仪，用黄麾仗二千人，及金玉辂、柺槎队甲骑五百人，导驾官四十二员，自后遂不复用。今车驾幸景明宫，还都之日宜依用之。"制可。

承安元年，省臣奏："南郊大礼，大驾卤簿当用人二万一千二百一十八、马八千一百九十八。世宗亲行郊祀，仗用七千人。今拟大定制外量添甲卒三百，柺槎队、执檛人二百四十八，通七千五百四十八人，仍分八节。"从之。

泰和六年，上欲亲行祫享，命有司计其役费，尚书省奏："当用仗三千五百人，钱一万余贯，马八百六十五匹。旧例，马皆借取于民，亲军、班祗皆自备从事。今军旅方兴，官马以备缓急，不可借用，民亦不可重扰，宜令有司摄事。"上诏再议之。

八年四月，禘于太庙，依元年例，用黄麾仗三千人，屯门仗五百人。

皇太后、皇后卤簿　用唐、宋制，共二千八百四十人。清游队三十人，清游旗一，执一人，引二人，夹二人。并平巾帻、绯裲裆、大口裤、佩弓矢，横刀、执、矟、弩、骑。次金吾卫折冲都尉一人，平巾帻。紫裲裆、大口裤、锦螣蛇、弓矢、横刀。㦸、矟二人，平巾帻、绯衫、大口裤，夹折冲。领四十骑：二十人执矟、四人弩、十六人横刀。并平巾帻、绯裲裆、大口裤、横刀、弓矢。次虞候佽飞二十八人。并平巾帻、绯裲裆、大口裤、弓矢、横刀，骑夹道，分左右均布至黄麾仗。次内仆令一人、丞一人，依本品服，分左右。各书令史二人。平巾帻、绯衫、大口裤，骑从。次黄麾一，执一人、夹二人。武弁、朱衣、革带，正道骑。次左右厢黄麾仗，厢各三行，行百人，从内第一行，短戟、五色氅，执者并黄地白花綦袄、帽、行縢、鞋、袜。次外第二行，戈、五色氅，执人并赤地黄花綦袄、帽、行縢、鞋、袜。次外第三行，仪锽、五色幡。并青地赤花綦袄、帽、行縢、鞋、袜。次左右领军卫、左右威卫、左右武卫、左右骁卫、左右卫等，卫各三行，行二十人，分前、后。卫各主帅六人，唯左右领军卫各三人，并平巾帻、绯裲裆、大口裤，领军卫前后狮子文袍、帽，余卫豹文袍、帽，各执鍮石装长刀，骑领，分前、后。每卫各果毅都尉一人检校。被绣袍，以上各一名步从。左右领军卫有绛引幡，引前、掩后各三。执者六人，并平巾帻、绯衫、大口裤。次内谒者监四人，给事二人，内常侍二人，内侍少监二人。并骑，分左右。以上各有内给使一人，步从。次内给使百二十人。皆宫人，并平巾帻、绯衫、大口裤，分左右，在车后。次偏扇、团扇、方扇各二十四。分左右，以宫人执之，皆服间彩大袖裙襦、彩衣、革带、履。次香蹬一，执擎内给使四人。平巾帻、绯裲裆、大口裤，在重翟车前。次重翟车，马四，驾士二十四人。平巾帻、青衫、大口裤、鞋袜。次行障二，坐障二。分左右夹车，宫人执之，服同执扇。次内寺伯二人，领寺人六。分左右，平巾帻、绯裲裆、大口裤、执御刀，并骑，夹重翟车。次腰舆一，轝士八人。团雉扇二。夹舆。次大伞四，次大雉扇八。分左右，横行为二重。次锦华盖二。单行，正道。次小雉扇、朱团扇各十二。并横行，分左右。次锦曲盖二十四。横行，为二重。次锦六柱八扇。分左右。自腰舆以下并内给使执之，服同前。次宫人车。次绛麾二。分左右，执各一人，武弁、朱衣、革带、鞋袜。次后黄麾一，执一人，夹二人。并骑，武弁、朱认，革带，正道。次供奉宫人。在黄麾后。次厌翟车，马四，驾士二十四人。次翟车、安车皆四马，驾士各二十四人。次四望车、金根车，皆驾牛三，驾士各十二人。服同前。次左右厢牙门各二，每门执二人，夹四人。并赤綦袄、黄袍、帽。第一门在前黄麾前，第二门在后黄麾后。次左右领军卫，每厢各一百五十人，执殳，并赤地黄花綦袄、帽、行縢、鞋袜。前与黄麾仗齐，后尽卤簿。厢各主帅四人，检校。平巾帻、绯衫、大口裤、被黄袍帽，执鍮石长刀，骑。其服豹文者二在内，服狮文者二，一引前，一护后。次左右领军卫、折冲都尉各一人，检校殳仗。以上各一人骑从。次后殳仗内正道置牙门一，每门监门校尉二人，皆平巾帻、绯裲裆、大口裤，执银装长刀，骑。每厢各巡检校尉一人，往来检校。服仗同前。前后部鼓吹，金钲、㧐鼓、大鼓、长鸣、中鸣、铙吹、羽葆、鼓吹、横吹、节鼓、御马并减大驾之半。

是岁，重翟等六车改用圆方辂辇，及行障、坐障、锦六柱、宫人等车，其制度人数并见《舆服志》。

天德二年，海陵立后，皇后乘龙饰肩舆，有司设二步障于殿之西阶，设扇左右各十，伞一，此

盖殿庭导引之仪也。又设皇太后导从六十人，伞子不在数内，并服簇四盘雕团花红锦袄、金花幞头、涂金银束带。永寿、永宁宫导驾各三十人，伞子各二人，此亦常行之仪也。

皇太子卤簿　受册宝谢庙，凡大礼、大朝会则用之。有司奏当用唐、宋仪礼，诏止用千人。

中道，清游队二十四人：折冲都尉一人，白泽旗一，五人，弩四、弓六、矟八。并骑。清道直荡队一十八人；折冲都尉二人，犦矟四，弓矢十二。并骑。诞马四，八人。正直旗队三十三人：果毅都尉一人，重轮旗一、驯犀旗二，野马旗一、驯象旗二，旗各五人，副竿二。并骑。细引队一十四人：果毅都尉二人，弓矢六，矟六。矟与弓矢相间，并骑。前部鼓吹九十八人：并骑。府史二人，金钲、㭎鼓各二，大鼓十二，长鸣八，铙鼓二，箫六，笳六、帅兵官二、节鼓二、小鼓十二、中鸣八、桃皮筚篥四、歌四、拱辰管六、筚篥六、大横吹十二、羽葆鼓二，帅兵官二。伞扇八：梅红伞二，大雉扇四，中雉扇二。小舆一十八人。导引官一十二人：中允二人，谕德二人、庶子二人、詹事二人、太师一人、太傅一人、太保一人，少师一人在金辂后。并骑。亲勋翊卫围子队七十四人：郎将二人，仪刀七十二。并骑。金辂七十人。三卫队一十八人。执仪刀。厌角队六十二人：郎将一人，祥云旗一，五人，弩三，弓七，矟十五，并骑。又郎将一人，祥云旗一，五人，弩三，弓七，矟十五。并骑。朱团扇一十六人：司御率府校尉四人，骑。朱团扇三，紫曲盖三，朱专扇三，紫曲盖三。大角一十八。后部鼓吹五十四人：并骑。管辖指挥一人，金钲、㭎鼓各一，铙鼓二，箫六，歌六，筚篥六，节鼓一，主帅二人，笛六，笳四，拱辰管六，小横吹十，主帅二人。后拒队四十六人：果毅都尉一人，骑。三角兽旗一，五人，弩四，弓矢十六，矟二十。

外仗。左行二百四人。牙门十六人：并骑。牙门旗一，三人，监门校尉三人，郎将一人，班剑九。前第一队二十七人：司御率府一人，果毅都尉一人，折冲都尉一人，主帅一人，并骑。绛引幡三首，九人，麟头竿二，仪锽斧二，弓矢二，麟头竿二，仪锽斧二，朱刀盾二，小戟二。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队各一十四人。与第一部麟头竿已下同。后第一队四十七人：牙门旗一，三人，监门校尉三人，果毅都尉一人，主帅一人，绛引幡三，九人，鹍鸡旗一，五人，矟四，弩三，矟四，弓矢三，矟四，弓矢三，朱刀盾二，小戟二。并骑。后第二队二十九人：果毅都尉一人，纲子旗一，五人，矟五，弩三，矟五，弓矢三，矟三，弓矢四。并骑，后第三队二十九人，果毅都尉一人，黄鹿鹿旗一，五人，矟五，弩三，矟五，弓矢三，矟三，弓矢四。并骑。右行二百四人，排列同。

太子常行仪卫，导从六十二人，伞子二人，并服梅红绣罗双盘凤袄、金花幞头、涂金银束带。凡从物鏩锣、唾盂、水罐等事并用银金饰。伞用梅红罗、坐麒麟金浮图。椅用金镀银圈、双戏麒麟椅背，红绒绦结。殿庭与宴，＜⿰礻 敦＞用绣罗间金盘凤，卓衣则用绣罗独角间金盘兽。东宫视事，朱髹饰椅，涂金银兽衔、红绒绦结、明金团花椅背，案衣则用素罗，色皆梅红，蒙帕踏脚同。

亲王傔从　引接十人，皂衫、盘裹、束带、乘马。牵拢官五十人，首领紫罗袄、素幞头，执银裹牙杖，伞子紫罗团答绣芙蓉袄、间金花交脚幞头，余人紫罗四＜⿰礻癸＞绣芙蓉袄、两边黄绢义襕，并用金镀银束带，幞头同。邀喝四人。伞用青表紫里，金镀银浮图。椅用银裹圈背。水罐、鏩锣、唾盂并用银。郡王牵拢官三十人，未出宫者二十人。国公牵拢二十人，未出宫者十四人。郡王引接六人，国公四人，未出宫者各减半。人从仪物并依一品职事官制。

诸妃嫔导从　诸妃嫔导从四十人，幞头，绣盘蕉紫衫、涂金束带。妃用偏扇、方扇、团扇各十六，诸嫔各十四，皆宫人执，服云脚纱帽、紫四＜⿰礻癸＞衫、束带、绿鞾。大伞各一，伞子二人，就用本服锦袄幞带。大长公主导从一十二人，皇妹皇女一十人，并服紫罗绣胸背葵花夹袄、盘裹、幞头、大佩银腰带，牙杖各二。其诸宗室女，各以亲疏差降之。伞制，皇太子三位妃皆青罗表紫里、金浮图，亲王公主王妃金镀银浮图，郡主县主夫人银浮图，皆青表紫里，诸臣下母妻各从其夫子勋封品级用伞。

百官仪从　正一品：三师、三公、尚书令，朱衣直省各十人，三公称直府。牵拢官各六十人，并服紫衫帽、银偏带，内执藤棒二对、骨朵三对、牙杖三对，簇马六人，伞子二人。交椅、水罐、鏩锣、盂子、唾碗等事以次执之，服皂衫帽、涂金铜束带。后凡执色人并同。邀喝四人。伞用青罗紫里、银浮图。从一品：尚书左右丞相、平章政事、都元帅、枢密使，直省同，枢密称直院，以班

祗人充。牵拢官五十人，邀喝四人。判大宗正，引接十人，牵拢官四十人。大兴尹，面前两对，余并同。以上交椅并用银裹圈背、紫丝绦结。

正二品：东宫三师、左右副元帅、尚书左右丞，直省八人，牵拢官四十人，邀喝三人，伞用朱浮图。从二品：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御史大夫，直省同，御史台称通引，以襻使班祗人充。牵拢官三十六人，邀喝数同。

正三品：东宫三少、元帅左右监军、殿前都点检、六部尚书、诸京留守、宣徽、劝农使、翰林学士承旨等官，凡同品者，各引接六人，牵拢官二十人。以上交椅并用直背银间妆、青丝绦结。诸京都转运使，招讨使、诸路提刑使、诸府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及留守，牵拢官五十人。外任、统军使、都运、诏讨使、副使、诸府尹兼总管，牵拢官四十五人，公使七十人。从三品：元帅左右都监、劝农副使、殿前副都点检及御史中丞等官，凡同品者，各引接六人，牵拢官一十八人，内中丞引从则给绯衫。外任，运使、节度使，牵拢官四十人，诸节镇、诸部族节度同，公使上镇七十人、中镇六十五人、下镇六十人。以上外任官人从服色，除诸招讨、总管、部族节度、群牧使自来无射粮军人力者并仍旧外，留守，统军、总管、都运、招讨、府尹、转运、节度使人力亦仍旧，其数虽多，俱不得过四十人，并服紫衫、银带，银裹圈背交椅、银水罐、鏁锣、盂、碗、牙杖，内银裹骨朵、大剑各两对，及邀喝，唯运使无骨朵、大剑。

正四品：左右谏议大夫、国子祭酒、六部侍郎等官，凡同品者，各引接八人，本破十二人。外任，留守同统军都监、提刑副使，各牵拢官三十人。从四品：殿前左右卫将军、诸猛安千户、亲王府尉、诸京同知转运等官，凡同品者，各引接四人，本破十二人。外任，牵拢官三十五人，公使上防御六十人、中防御五十五人、下防御五十人。

正五品：尚书左右司郎中、翰林待制、太常少卿等官，凡同品者，各本破八人。外任，牵拢官三十人，公使上州五十人、中州四十五人、下州四十人。凡防御、刺史、知军、并京府统军司、节镇佐贰官人从，并服紫衫、角束带，直背银交椅、鏁锣、盂子、唾碗、牙杖，伞用青表碧里青浮图。防御、刺史、知军仍用银裹骨朵、大剑一对，邀喝，唯随路副统军则不邀喝。从五品：六部郎中、侍御史、大理少卿等官，凡同品者，本破七人，侍御引从则给绯衫。外任，本破十人。以上职事官并许张盖。

正六品：尚书左右司员外等官，凡同品者，本破六人。外任，本破九人。从六品：尚书六部员外等官，凡同品者，本破五人。外任，本破九人。

正七品：殿中侍御史等官，凡同品者，本破四人。外任，本破七人。县令，公使十人。都军，公使六人。从七品：应奉翰林文字等官，凡同品者，本破四人。外任，本破六人。县令，公使十人。

正八品：大理评事等官，凡同品者，本破二人。外任，本破六人。从八品：太常太祝等官，凡同品者，本破二人。外任，本破五人。

正九品：御药都监等官，凡同品者，本破一人。外任，本破三人。从九品：随殿位承应、同监等官，凡同品者，本破一人。外任，本破一人。

尚书省枢密院令译史通事、六部御史台及统军司通事、诰院令史、国史院书写等职，各设本破一人。

以上职官，人力从物不得僭越。其外任官，人从服执，以本处公用或赃罚钱置。

内外官傔从　凡内外官自亲王以下，傔从各有名数差等，而朱衣直省不与。其贱者，一曰引接，亦曰引从。内官从四品以上设之。二曰牵扰官，内外正五品以上设之。三曰本破，内外正四品以下设之。四曰公使，外官正三品以下设之。五曰从己人力，外官正三品京都留守、大兴府尹以下等官设之。本破如牵拢之职，公使从公家之事，从已执私家之役者也。五等皆以射粮军充，其军非验物力以事攻讨，特招募民年十七以上、三十以下魁伟壮健者收刺，以资粮给之，故曰射粮。其首领则有将节、承局、什将等名，而皆统于随路都兵马总管府焉。金之所以礼臣下、足任使者，其亦先代之遗法欤。

外任官从己人力，诸京留守、大兴府尹，五十人。统军、都转运、招讨、按察使，诸路兵马都

总管，四十五人，转运、节度使，四十人。提控、诸群牧、防御使，三十五人。外任亲王傅、同知留守、副统军、按察副使、诸州刺史知军事，三十人。同知都转运使事，副招讨、副留守，同知府尹兼总管，提举漕运司、诸五品盐使，二十五人。都转运副使、按察司签事、少尹、副总管、同知转运节度使事，二十人。京都兵马都指挥使，一十八人。转运节度副使，十七人。兵马都钤辖，十五人。亲王府尉、诸京留守总判官、同知防御使事，十三人。警巡使、兵马副都指挥、同提举漕运司，正六品，盐副使，从六品，酒曲盐税使、同知州军事，一十人。统军都转运司京府总管散府等判官、京推官，九人。亲王府司马、招讨判官，赤剧县令、提举上京皇城兵马钤辖，正七品，酒曲盐税副使、都转运判官、府推官、节度观察判官，八人。京县次剧县令、都巡检史、正将、府军都指挥使，七人，司属令、亲王府文学、招讨司勘事官、诸县令、警巡副使、知城堡寨镇，从七品，盐判、同提举上京皇城、节镇军都指挥使、都巡河、同七品酒使、防御判官，六人。市令、录事、赤剧县丞、副都巡检使、副将、都巡检、州军判官，五人。统军司知事、亲王府记室参军、司属丞，正八品，酒使副、京县次剧县丞、诸司使，四人。大兴府招讨、按察司知事、京府运司节镇司狱、管勾河桥关度讥察官，从八品，盐判官、漕运司勾当官、警巡判官、诸县丞、市丞、司候、主簿、录事司判官、县尉、副都巡检、诸巡检、巡河官，正九品，酒使、诸司副使，三人。盐场管勾、防刺以下司狱、部队将、同管勾河桥、副讥察、司候判官、教授、统军按察司知法、军辖、诸司都监、节镇以上知法，二人。监场同管勾、防刺以下知法、诸司同监、统军按察司书史、统军司译书通事，一人。

婆速公使、从己人力，于附近东京澄州招募汉人百姓投充。谓非猛安谋克所管者。合懒、恤品、胡里改、蒲与路并于各管猛安谋克所管上中户内轮差驱丁，依射粮军例支给钱粮，周年一易。部罗火、土鲁浑扎石合亦同。其诸乣及群牧官员，若猛安谋克应差本管户民充人力者，并上中户轮当。

诸内外官有兼职各应得人从者，从多给，余各验品类差。

诸亲王引接、引从，在都兵马司差，公主随朝者从守部本破内差，外路者并所在州府就差。

诸王府引从、相府牵拢官、引接，周年替代，自余十月满代，并以射粮军充。

诸随朝六品以下职官、并诸局承应者，愿令从己输庸者听，仍具姓名申部，本处官司周年内不得占使。

诸职官之任、以理去官者，按送人力于从己人内给半，取接者皆于所在官司出给印券差取，送还者须到本所给券发还，如无验者权阁支请，候会问别无逃亡将带，然后放支。

诸致仕官职俱至三品者，从己人力于愿往处给半，不得输庸。身故应送还者又减半给之，若年未六十而致仕及罢去者，则不给。

金史卷四三　志第二四

舆服上

天子车辂　皇后妃嫔车辇

皇太子车制

王公以下车制及鞍勒饰

舆服中

天子衮冕　视朝之服　皇后冠服

皇太子冠服

宗室外戚及一品命妇服用

古者车舆之制，各有名物表识，以祀以封，以田以戎，所以别上下、明等威也。历代相承，互有损益，或因时创始，或袭旧致文，奇巧日滋，浮靡益荡。加以后世便习骑乘，车用盖寡，惟于郊庙祀享法驾导引，为一代令仪而不敢废也。其于先王经世立法之意，寥乎阔哉。

金初得辽之仪物，既而克宋，于是乎有车辂之制。熙宗幸燕，始用法驾。迨至世宗，制作乃定，班班乎古矣。考礼文，证国史，以见一代之制度云。

大定十一年，将有事于南郊，命太常寺检宋南郊礼，卤簿当用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耕根车、明远车、指南车、记里鼓车、崇德车、皮轩车、进贤车、黄钺车、白鹭车、鸾旗车、豹尾车、轺车、羊车各一，革车五，属车十二。除见有车辂外、阙象、木、革辂、耕根、明远、皮轩、进贤、白鹭、羊车、大辇各一、革车三、属车四。

按《五礼新仪》玉辂以青，金辂以绯，象辂以银褐，革辂以黄，木辂以皂，盖其物有合随辂之色者，有当用别色者，如玉辂用青丝绣云龙络带，青罗绣宝相花带，青画轮辕，青氂牛尾，此随辂之色者也。若象、木、革辂则当用绯、用银褐、用黄及皂。若至尊乘御步武所及，非若余物但为美观，其踏床、倚背、踏道之褥皆用红锦，座褥、及行马褥、透壁软帘三，用银褐、黄、青罗锦三色。又大辇，宋陶谷创意为之，至祥符中以其太重，减七百余斤，可见当时亦无定制，各以意从长斟酌造之。其制，金玉辂阙，可见者象辂、革辂、木辂、耕根、皮轩、进贤、明远、白鹭、羊车，革车，大辇，凡十有一。

象辂，黄质，金涂铜装，以象饰诸末。轮衣以银褐。建大赤。余同玉辂。

革辂，黄质，鞔之以革，金涂铜装，轮衣以黄，建大白。余同玉辂。

木辂，黑质，漆之，轮衣以皂，建大麾。余同玉辂。

耕根车，青质，盖三重，制如玉辂而无玉饰。

皮轩车，赤质，上有漆柱，贯五轮相重，画虎纹，一辕。

进贤车，赤质，如革车，绯输衣、络带、门帘并绣凤。上设朱漆床、香案，紫绫衣。一辕。

明远车，制如屋，锐顶，重檐，勾栏。顶上有金，四角垂铎。上层四面垂帘，下层周以花板。三辕。

白鹭车，赤质，周施花板，上有漆柱，柱杪刻为鹭鸶，衔鹅毛筩，红绶带。柱贯五轮相重。轮衣、皂顶、绯裙、绯络带，交绣飞鹭。一辕。

羊车，赤质，两壁油画龟纹，金凤翅。幰衣、结带并绣瑞羊。二辕。

大辇，赤质，正方，油画，金涂银叶龙凤装。其上四面施行龙、云朵、火珠，方鉴、银丝囊网，珠翠结云龙，钿窠霞子。四角龙头衔香囊。顶轮施耀叶，中有银莲花、坐龙。红绫里，碧牙压帖。内设圆鉴、香囊，银饰勾栏台坐，紫丝绦网畅鍩。中施黄褥，上置御座、曲几，香炉、锦结绶。几衣、轮衣、络带并绯绣云龙宝相花，金线压。长竿四，饰以金涂银龙头。画梯、托义、行马。

七宝辇，制如大辇，饰以玉裙网，七宝，滴子用真珠。宋钦宗为上皇制，海陵自汴取而用之。

皇后之车六。一曰重翟车，青质，金饰金涂铜鈒花叶段装钉，耀叶二十四，明金立凤一，紫罗销金生色宝相帷一，青罗、青油幰衣各一，朱丝络网、紫罗明金生色云龙络带各二，两厢明金五彩间装翟羽二，金涂鍮石长辕凤头三，横辕立鸾八，香炉香宝子一副，宜男锦带结，朱红漆杌子、踏床各一，扶板扶鱼一副，红罗明金衣褥，红罗襯褥一，青罗行道褥四，青罗明金生色云凤夹幔一，红罗明金缘红竹帘二，金涂铜叶段行马二，朱红漆金涂银叶装钉胡梯一，青罗胡梯寻仪褥二，踏道褥十，青绢裹大麻索二，油蒙帕一。

二曰厌翟车，赤质，倒仙锦帷一，紫罗、紫油幰衣各一，朱丝络网，宜男锦络带各二，余同重翟，惟行道、夹幔、寻仪褥罗及裹索等用红。

三曰翟车，黄质、金饰鍮石叶段装钉，宜男锦帷，黄罗油幰衣，鍮石长辕凤头三，而无横辕立鸾，余同厌翟，而罗色用黄。

四曰安车，赤质，倒仙锦帷，紫、油幰衣，朱丝络网，天下乐锦络带，鍮石长辕凤头三，无横辕立鸾及香炉香宝子，余同翟车，而色皆用红。

五曰四望车，朱质，宜男锦帷，青、油幰衣，辕端螭头二，余并同安车。

六曰金根车，朱质，紫罗、紫油幰衣，朱丝络网、倒仙锦络带各二，踏床衣褥用红绫，寻仪褥、踏道褥并用绫，余并同安车。

造六车成后，复改造圆辂、重檐、方辂、五华、亭头、平头六等之制，又增制九龙车一，高二丈、广一丈一尺、长二丈六尺。五凤车四，各高一丈八尺，长广如之。圆辂车一、方辂车一、重檐

车一，各高一丈七尺，长一丈八尺，广八尺。皆驾马四，驾士各五十人，并平巾帻、生色青绯黄三色宝相花衫、银褐抹带、大口裤。平头辇一、五华辇一、亭头辇一，各高一丈九尺，广丈五寸，长三丈。舁士各九十六人作两番代，并生色绯宝相花衫，余如前制。管押人员三十五人，长脚幞头、紫罗窄衫、金铜带束。驾马繁缨、凉屉、铃拂、包尾皆从车色，金铜面，插翟尾，朱辔，朱总。龙车合用红罗伞一，伞子二人用本服锦帽幞带。

又检定扇、障等制。偏扇如仙人羽扇。行障六扇，各长八尺、高六尺，用红罗表、朱里，画云凤，龙首竿衔鞶结，每障用宫人四。坐障三扇，各长七尺、高五尺，画云凤，红罗表、朱里，余同行障。锦六柱八扇，各阔二尺、高三尺，冒以锦，内给使八人执。

宫人车制如属车，驾士八人，平巾帻、绯衫、大口裤、鞋袜，供奉宫人三十人，云脚纱帽、紫衫束带、绿靴。

明昌元年三月，定妃嫔车辇同镀金凤头、黄结，御妻、世妇用间金凤头、梅红结子。

皇太子车制。大定六年十二月，奏皇太子金辂典故制度，及上用金辂仪式，奉敕详定。輈、旂、首及应用龙者更以麟为饰，省去障尘等物。上用金辂名件色数，依上公以九为节，减四分之一。上用辂，轼前有金龙改为伏鹿，轼上坐龙改为凤，旂十二旒减为九，驾赤骝六减为四，及帘褥用黄罗处改用梅红，余并具体成造。其制，赤质，金饰诸末，重较。箱画虡文鸟兽，黄屋。轼作赤伏鹿，龙輈。金凤一，轼前。设障尘。朱盖黄里。轮画朱牙。左建九旒，右载闟戟。旂首衔金龙头，结绶及铃緌。八鸾在衡，二铃在轼。驾赤骝四，金鍐方釳，插翟尾，镂锡鞶，缨九就。皇帝辂自顶至地高一丈七尺，今裲四分之一为一丈三尺二寸，修广之裲亦如之。

王公以下车制。一品，辕用银螭头，凉棚杆子、月板并许以银装饰。三品以上，螭头不得施银，凉棚杆子、月板亦听用银为饰。五品以上，辕狮头。六品以下，辕云头。庶人坐车平头，止用一色黑油。

亲王鞍，涂金银裹，仍鈒以开花。障泥用紫罗，饰以锦。辔以涂金银装，束用丝结。皇家小功以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大功以上、皇后期亲以上、并一品官、及官职俱至三品以上者，障泥许用金花。若经赐或御球场内，不在禁限。

旧制，亲王、宰执任外者，与大兴尹，皆服小帽、束带、银鞍、丝鞭。大定中，世宗以京尹亦外官三品，而与亲王无别，遂命不得御银鞍、丝鞭，惟同外三品例，幞头、带、展皂视事。

承安二年，制护卫铜装鞍辔不得借人。庶人马鞍许用黑漆，以骨、角、铁为饰，不得用玉较具及金、银、犀、象饰鞍辔。

昔者圣人制为玄黄黼黻之服，以象天地之德，以章贵贱之仪，夏、商损益，至周大备，不可以有加矣。自秦灭弃礼法，先王之制靡敝不存，汉初犹服袀玄以从大祀，历代虽渐复古，终亦不纯而已。金制皇帝服通天、绛纱、衮冕、偪舄，即前代之遗制也。其臣有貂蝉法服，即所谓朝服者。章宗时，礼官请参酌汉、唐，更制祭服，青衣朱裳，去貂蝉竖笔，以别于朝服。惟公朝则又有紫、绯、绿三等之服，与夫窄紫、展皂等事，悉著于篇云。

天眷三年，有司以车驾将幸燕京，合用通天冠、绛纱袍，据见阙名件，依式成造。礼服，袍、裳、方心曲领、中单、蔽膝、革带、大带、玉具剑、绶、佩、舄、袜。乘舆服，大绶六彩，黑、黄、赤、白、缥、绿，小绶三色，同大绶，间施三玉环，大绶五百首，小绶半之。白玉双佩、革带、玉钩＜⿰角茱＞。

冕制。天板长一尺六寸，广八寸，前高八寸五分，后高九寸五分，身围一尺八寸三分，并纳言，并用青罗为表，红罗为里，周回用金棱。天板下有四柱，四面珍珠网结子，花素坠子，前后珠旒共二十四，旒各长一尺二寸。青碧线织造天河带一，长一丈二尺，阔二寸，两头各有真珠金碧旒三节，玉滴子节花。红线组带二，上有真珠金翠旒，玉滴子节花，下有金铎子二。梅红线款幔带一。黈纩二，真珠垂系，上用金萼子二。簪窠，款幔、组带钿窠，各二，内组带钿窠四并玉镂尘碾造。玉簪一，顶方二寸，导长一尺二寸，簪顶刻镂尘云龙。

衮，用青罗夹制，五彩间金绘画，正面日一、月一，升龙四、山十二，上下襟华虫、火各六对，

虎、蜼各六对、背面星一、升龙四、山十二，华虫、火各十二对，虎、蜼各六对。中单一，白罗单制，罗领、褾、襈。裳一，带、褾、襈，红罗八幅夹制，绣藻三十二、粉十六、米十六、黼三十二、黻三十二。蔽膝一，带、褾、襈、并红罗夹制，绣升龙二。绶一副：大绶以赤黄黑白绿缥六彩织，红罗托里，小绶三色，同大绶，销金黄罗绶头，上间施三玉环，刻皆云龙，大授五百首，小绶半之。绯白大带一，销金黄罗带头，钿窠二十四。红罗勒帛一，青罗抹带一。玉佩二，白玉上中下璜各一，半月各二，皆刻云龙，玉滴子各二，皆以真珠穿制。金篦钩、兽面、水叶、环、钉。凉带一，红罗裹，缕金，上有玉鹅七，＜⿰釒宅＞尾束各一，金攀龙口，以玳瑁板襯钉脚。舄，重底，红罗面，白绫托里，如意头，销金黄罗缘口，玉鼻仁饰以珠。袜用绯罗加绵。

凡大祭祀、加尊号、受册宝，则服衮冕。行幸、斋戒出宫或御正殿，则通天冠、绛纱袍。

镇圭，大圭。皇统九年十月二十四日，礼部下太常，画镇圭式样，大礼使据《三礼图》以进，用之。大定十一年，太常寺按《礼》“大圭长三尺，抒上终葵首，天子服之。”自西魏、隋、唐以来，大圭长尺二寸，与镇圭同。盖镇圭以镇天下，以四镇山为饰，今其圭已依古制，惟无大圭。今御府有故宋白玉圭，圆，无上剟及终葵首。自西魏以来，所制玉笏皆长尺有二寸，方而不折，虽非先王之法，盖后世玉难得，随宜故也。拟合以御府所藏，行礼就用。

视朝之服　初，太宗即位，始服赭黄，自后视百官朝御袍带。章宗即位，以世宗之丧，有司请御纯吉，不从，乃服淡黄袍、乌犀带。常朝则服小帽、红襕、偏带或束带。

皇后冠服　花株冠，用盛子一，青罗表、青绢衬金红罗托里，用九龙、四凤，前面大龙衔穗球一朵，前后有花株各十有二，及鸂＜⿰敕鳥＞、孔雀、云鹤、王母仙人、浮动插瓣等，后有纳言，上有金蝉鑻金两博鬓，以上并用铺翠滴粉缕金装珍珠结制，下有金圈口，上有七宝细窠，后有金钿窠二，穿红罗铺金款幔带一。

褘衣，深青罗织成翠翚翟之形，素质，十二等，领、褾、襈并红罗织成云龙。中单以素青纱制，领织成黼形十二，褾、袖、襈织成云龙，并织红縠造。裳，八副，深青罗织成翟文六等，褾，襈织成红罗云龙，明金带腰。蔽膝，深青罗织成翟文三等，领缘，緅色罗织成云龙。明金带大绶一，长五尺，阔一尺，黄赤白黑缥绿六彩织成，小绶三色同大绶，间七宝钿窠，施三玉环，上碾云龙，捻金线织成大小绶头，红罗花衬。大带，青罗朱里，纰其外，上以朱锦，下以绿锦，纽约用青组，捻金线织成带头。玉佩二朵，每朵上中下璜各一，半月坠子各二，并玉碾。缕金打鈒兽面、篦钩佩子各一，水叶子真珠穿缀。青衣革带，用缕金青罗裹造，上用金打鈒水地龙，鹅眼＜⿰釒宅＞尾，龙口攀束子共八事，以玳瑁衬金钉脚。抹带二，红罗、青罗各一，并明金造，各长一丈五寸。舄，以青罗制，白绫里，如意头，明金、黄罗准上用，玉鼻仁真珠装，缀系带。袜，青罗表里，缀系带。

犀冠，减拨花样，缕金装造，上有玉簪一，下有玳瑁盘一。

皇太子冠服　冕用白珠九旒，红丝组为缨，青纩充耳，犀簪导。衮，青衣朱裳，五章在衣，山、龙、华虫、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白纱中单，青褾、襈裾。革带，涂金银钩＜⿰角茱＞。蔽膝，随裳色，为火、山二章。瑜玉双佩，四彩织成大绶，间施玉环三。白袜，朱舄，舄加金涂银釦。谒庙则服之。

远游冠，十八梁，金涂银花，饰博山附蝉，红丝组为缨，犀簪导。朱明服，红裳，白纱中单，方心曲领，绛纱蔽膝，白袜黑舄。余同衮冕。册宝则服之。

桓圭，长九寸、广三寸、厚半寸，用白玉，若屋之桓楹，为二棱。

太子入朝起居与宴，则朝服，紫袍、玉带、双鱼袋。其视事及见师少宾客，则服小帽、皂衫、玉束带。

宗室及外戚并一品命妇　衣服听用明金，期亲虽别籍、女子出嫁并同。又五品以上官母、妻，许披霞帔。唯首饰、霞帔、领袖、腰带，许用明金、笼金、间金之类。其衣服止用明银、象金及金条压绣。正班局分承应带官人，虽未出职系班，其祖母及母、妻、子孙之妇、同籍兄弟之妻、及在室女、孙、姊妹并同。又禁私家用纯黄帐幕陈设，若曾经宣赐鸾舆服御，日月云肩、龙文黄服、五个鞘眼之鞍皆须更改。

臣下朝服　凡导驾及行大礼，文武百官皆服之。正一品：貂蝉笼巾，七梁额花冠，貂鼠立笔，银立笔，犀簪导，佩剑，绯罗大袖、绯罗裙、绯罗蔽膝各一，绯白罗大带，天下乐晕锦玉环绶一，白罗方心曲领、白纱中单、银褐勒帛各一，玉珠佩二，金涂银革带，乌皮履，白绫袜。正二品：七梁冠，银立笔，犀簪导，不佩剑，绯罗大袖，杂花晕锦玉环绶，余并同。正四品：五梁冠，银立笔，犀簪，白狮锦银环绶，珠佩，银革带，御史中丞则獬豸冠、青荷莲绶，余并同。正五品：四梁冠，簇四金雕锦铜环绶，银珠佩，余并同。正六品至七品，三梁冠，黄狮锦铜环授，铜珠佩，铜束带，余并同。

大定二十二年祫享，摄官、导驾二品冠七梁，三品四品冠六梁，服有金花，五品冠五梁，六品冠四梁，七品冠三梁，监察御史獬豸冠、青绶，八品九品冠二梁，余制并同。

祭服　皇统七年，太常寺言："太庙成后，奉安神主，祫享行礼，凡行事、执事、助祭、陪位官，准古典当服衮冕、九章画降龙，随品各有等差。《通典》云："虞、夏、殷并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绘于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于裳。周升三辰于旂，登龙于山，登火于宗彝，作九章之服，龙、山、华虫、火、宗彝绘于衣，藻、粉米、黼、黻绣于裳。"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又后魏帝服衮冕，与祭者皆朝服。又《开元礼》一品服九章。又《五礼新仪》正一品服九旒冕、犀簪、青衣画降龙。今汴京旧礼直官言，自宣和二年已后，一品祭服七旒冕、大袖无龙。唐虽服九章服，当时司礼少常伯孙茂道言，'诸臣之章虽殊，然饰龙名衮，尊卑相乱，请三公服鷩冕八章为宜。'臣等窃谓历代衣服之制不同，若从后魏则止服朝服，或用宋服则为七章，若遵唐九章，则有饰龙名衮尊卑相乱之议。"尚书省乃奏用后魏故事，止用燕京大册礼时所服朝服以祭。

大定三年八月，诏遵皇统制，摄官则朝服，散官则公服，以皇太子为亚献，服衮冕。

十四年，用唐制，若祭遇雨雪则服常服，谓今之公服也。

泰和元年八月，礼官言："祭服所以接神，朝服所以事君，虽历代损益不同，然未尝不有分别。是以衮冕十二旒，玄衣纁裳备十二章，天子之祭服也。通天冠、绛纱袍、红罗裳，天子之视朝服也。臣下之服则用青衣朱裳以祭，朱衣朱裳以朝。国朝惟天子备衮冕、通天冠二等之服，今群臣但有朝服，而祭服尚阙，每有祀事但以朝服从事，实于典礼未当。请依汉、唐故事，祭服冕旒画章，然君冕服虽章数各殊而俱饰龙名衮，而唐孙茂道已有尊卑相乱之论。然三公法服有龙，恐涉于僭，国初礼官亦尝驳议。乞参酌古今，改置祭服，其冠则如朝冠，而但去其貂蝉、竖笔，其服用青衣、朱裳、白袜、朱履，非摄事者则用朝服，庶几少有差别。"上曰："朝、祭之服，固宜分也。"

公服　《大定官制》，文资五品以上官服紫。三师、三公、亲王、宰相一品官服大独科花罗，径不过五寸，执政官服小独科花罗，径不过三寸。二品、三品服散搭花罗，谓无枝叶者，径不过寸半。四品、五品服小杂花罗，谓花头碎小者，径不过一寸。六品、七品服绯芝麻罗。八品、九品服绿无纹罗。应武官皆服紫。凡散官、职事皆从一高，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窄紫亦同服色，各依官制品格。其诸局分承应人并服无纹素罗。十五年制曰："袍不加襕，非古也。"。遂命文资官公服皆加襕。

带制，皇太子玉带，佩玉双鱼袋。亲王玉带，佩玉鱼。一品玉带，佩金鱼。二品笏头球文金带，佩金鱼。三品、四品荔枝或御仙花金带，并佩金鱼。五品服紫者红鞓乌犀带，佩金鱼，服绯者红鞓乌犀带，佩银鱼，服绿者并皂鞓乌犀带。武官，一品、二品佩带同，三品、四品金带，五品、六品、七品红鞓乌犀带，皆不佩鱼，八品以下并皂鞓乌犀带。司天、太医、内侍、教坊，服皆同文武官。惟不佩鱼。应殿庭承应五品以下官，非入内不许金带，又展紫入殿庭者，并许服红鞓，不佩鱼。又二品以上官，许兼服通犀带，三品官若治事及见宾客，许兼服花犀带。

大定二年制，百官趋朝、赴省，并须裹带。五品以上官，趋朝则朝服，赴省则展皂，雨雪沾衣则从便。凡朝参，主宝、主符展紫，御仙花或太平花金束带。近侍给使、供御笔砚、直长、符宝吏紫袄子，涂金束带。轮直，则近侍给使并常服，常服则展紫。閤门六尚，遇朝参侍立则服本品服，若宫中当直则窄紫、金带。学士院官、修起居注、补阙、拾遗、秘书丞、秘书郎，朝参侍立则服本品服、色带，当直则窄紫、金带。东宫左右卫率、仆正、副仆正、典仪、赞仪、内直郎丞，当直亦

许服之。太子太师出入宫中则展紫，至东宫则展皂，三少则展紫。

君子之服，以称德也，故德之备者其文备。古者王公及士庶人莫不各有一定之制，而不敢相逾者，盖风俗之奢俭，法令之齐一，必于是而观焉。《诗》曰："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其三章曰："彼都人士，充耳琇实。彼君子女，谓之尹吉。"此言都邑之盛，人物之懿也。明昌间，章宗谓宰臣曰："今风俗侈靡，莫若律以制度，使贵贱有等。其今礼部具典故以闻。"他日又谓参知政事张万公曰："山东风俗如何？"万公对以奢，左丞守贞因言衣服之制，上曰："如卿所言，正恐失人心耳。"守贞曰："止是商贾有不悦者。"万公曰："乞宽与之期，三年之内当如制矣。"于是，上以礼部所拟太繁，以尚书省所拟而行之。嗟乎，人君以风俗为言，其亦知所务矣。

金人之常服四：带，巾，盘领衣，乌皮靴。其束带曰吐鹘。

巾之制，以皂罗若纱为之，上结方顶，折垂于后。顶之下际两角各缀方罗径二寸许，方罗之下各附带长六七寸。当横额之上，或为一缩＜⿰衤辟＞积。贵显者于方顶，循十字缝饰以珠，其中必贯以大者，谓之顶珠。带旁各络珠结绶，长半带，垂之，海陵赐大兴国者是也。

其衣色多白，三品以皂，窄袖，盘领，缝腋，下为＜⿰衤辟＞积，而不缺裤。其胸臆肩袖，或饰以金绣，其从春水之服则多鹘捕鹅，杂花卉之饰，其从秋山之服则以熊鹿山林为文，其长中骭，取便于骑也。

吐鹘，玉为上，金次之，犀象骨角又次之。銙周鞓，小者间置于前，大者施于后，左右有双铊尾，纳方束中，其刻琢多如春水秋山之饰。左佩牌，右佩刀。刀贵镔，柄尚鸡舌木，黄黑相半，有黑双距者为上，或三事五事。室饰以酱瓣桦。＜⿰金剽＞口饰以鲛，或屑金鍮和漆，涂鲛隙而礲平之。酱瓣桦者，谓桦皮班文色殷紫如酱中豆瓣也，产其国，故尚之。

初，女直人不得改为汉姓及学南人装束，违者杖八十，编为永制。

妇人服襜裙，多以黑紫，上编绣全枝花，周身六＜⿰衤辟＞积。上衣谓之团衫，用黑紫或皂及绀，直领，左衽，掖缝，两傍复为双＜⿰衤辟＞积，前拂地，后曳地尺余。带色用红黄，前双垂至下齐。年老者以皂纱笼髻如巾状，散缀玉钿于上，谓之玉逍遥。此皆辽服也，金亦袭之。许嫁之女则服绰子，制如妇人服，以红或银褐明金为之，对襟彩领，前齐拂地，后曳五寸余。

明昌六年制，文武官六贯石以上承应人并及荫者，许用牙领，紫圆板皂绦罗带，皂靴，上得兼下。系籍儒生止服白衫领，系背带并以紫圆绦罗带，乾皂靴。余人用纯紫领，不得用缘，杂色圆板绦罗带不得用紫，靴用黄及黑油皂蜡等，妇人各从便。

泰和四年，以亲王品官既分领缘，而复有皂靴之禁，似涉太烦，遂听亲王用银褐领紫缘，品官皆紫领白缘，余从明昌制。

书袋之制。大定十六年，世宗以吏员与士民之服无别，潜入民间受赇鬻狱，有司不能检察，遂定悬书袋之制。省、枢密院令、译史用紫纻丝为之，台、六部、宗正、统军司、检察司以黑斜皮为之，寺、监、随朝诸局、并州县，并黄皮为之，各长七寸、阔二寸、厚半寸，并于束带上悬带，公退则悬于便服，违者所司纠之。

大定十三年，太常寺拟士人用僧尼道女冠有师号、并良闲官八品以上，许服花纱绫罗丝䌷。在官承应有出身人、带八品以下官，未带官亦同，许服花纱绫罗丝绸，家属同，妇人许用珠为首饰。其都孔目与八品良闲官同，京府州县司吏皆与庶人同。

庶人止许服絁绸、绢布、毛褐、花纱，无纹素罗、丝绵，其头巾、系腰、领帕许用芝麻罗、绦用绒织成者，不得以金玉犀象诸宝玛瑙玻璃之类为器皿、及装饰刀把鞘、并银装钉床榻之类。

妇人首饰，不许用珠翠钿子等物，翠毛除许装饰花环冠子，余外并禁。

倡优遇迎接、公筵承应，许暂服绘画之服，其私服与庶人同。

金史卷四四　志第二五

兵制　禁军之制　大将府治之称号
诸群牧马政　养兵之法

金兴，用兵如神，战胜攻取，无敌当世，曾未十年遂定大业。原其成功之速，俗本鸷劲，人多沉雄，兄弟子姓才皆良将，部落保伍技皆锐兵。加之地狭产薄，无事苦耕可给衣食，有事苦战可致俘获，劳其筋骨以能寒暑，征发调遣事同一家。是故将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齐，一旦奋起，变弱为强，以寡制众，用是道也。

及其得志中国，自顾其宗族国人尚少，乃割土地、崇位号以假汉人，使为之效力而守之。猛安谋克杂厕汉地，听与契丹、汉人昏因以相固结。迨夫国势浸盛，则归土地、削位号，罢辽东渤海、汉人之袭猛安谋克者，渐以兵柄归其内族。然枢府签军募军兼采汉制，伐宋之役参用汉军及诸部族而统以国人，非不知制胜长策在于以志一之将、用力齐之兵也，第以土宇既广，岂得尽任其所亲哉。驯致极盛，乃自患其宗族国人之多，积其猜疑，卒自戕贼，遂致强本刊落，醇风锲薄，将帅携离，兵士骄惰。迄其亡也，“忠孝”等军构难于内，乣军杂人召祸于外，向之所谓志一而力齐者，不见可恃之势焉。岂非自坏其家法而致是欤，抑是道也可用于新造之邦，不可以保长久之天下欤。

金以兵得国，奉诏作《金史》，故于金之《兵志》考其兴亡得失之迹，特著于斯。兵制、马政、养兵等法载诸旧史者，旷列于篇。

金之初年，诸部之民无它徭役，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有警则下令部内，及遣使诣诸孛堇征兵，凡步骑之仗糗皆取备焉。其部长曰孛堇，行兵则称曰猛安、谋克，从其多寡以为号，猛安者千夫长也，谋克者百夫长也。谋克之副曰蒲里衍，士卒之副从曰阿里喜。

部卒之数，初无定制，至太祖即位之二年，既以二千五百破耶律谢十，始命以三百户为谋克，谋克十为猛安。继而诸部来降，率用猛安、谋克之名以授其首领而部伍其人。出河之战兵始满万，而辽莫敌矣。及来流、鸭水、铁骊、鳖古之民皆附，东京既平，山西继定，内收辽、汉之降卒，外籍部族之健士。尝用辽人讹里野以北部百三十户为一谋克，汉人王六儿以诸州汉人六十五户为一谋克，王伯龙及高从祐等并领所部为一猛安。

至天会二年，平州既平，宗望恐风俗糅杂民情弗便，乃罢是制，诸部降人但置长史，以下从汉官之号。四年，伐宋之役，调燕山、云中、中京、上京、东京、辽东、平州、辽西、长春八路民兵，隶诸万户，其间万户亦有专统汉军者。熙宗皇统五年，又罢辽东汉人、渤海猛安谋克承袭之制，浸移兵柄于其国人，乃分猛安谋克为上中下三等，宗室为上，余次之。

至海陵庶人天德二年，省并中京、东京、临潢、咸平、泰州等路节镇及猛安谋克，削上中下之名，但称为“诸猛安谋克”，循旧制间年一征发，以补老疾死亡之数。

贞元迁都，遂徙上京路太祖、辽王宗干、秦王宗翰之猛安，并为合扎猛安，及右谏议乌里补猛安，太师勗、宗正宗敏之族，处之中都。斡论、和尚、胡剌三国公，太保昂，詹事乌里野，辅国勃鲁骨，定远许烈，故杲国公勃迭八猛安处之山东。阿鲁之族处之北京。按达族属处之河间。正隆二年，命兵部尚书萧仲恭等，与旧军皆分隶诸总管府、节度使，授田牛使之耕食，以蕃卫京国。

六年，南伐，立三道都统制府及左右领军大都督，将三十二军，以神策、神威、神捷、神锐、神毅、神翼、神勇、神果、神略、神锋、武胜、武定、武威、武安、武捷、武平、武成、武毅、武锐、武扬、武翼、武震、威定、威信、威胜、威捷、威烈、威毅、威震、威略、威果、威勇为名，军置都总管、副总管及巡察使、副各一员。而沿边契丹恐妻孥被邻寇钞掠，不可尽行，遂皆背叛。而大名续授甲之士还迎立世宗于东京。

及大定之初，窝斡既平，乃散契丹隶诸猛安谋克。

至三年，诏河北、山东等路所签军，有父兄俱已充甲军，子弟又为阿里喜，恐其家更无丁男，有误农种，与免一丁，以驱丁充阿里喜，无驱丁者于本猛安谋克内验富强有驱丁者签充。

十三年，徙东北等戍边汉军于内地。

十五年十月，遣吏部郎中蒲察兀虎等十人分行天下，再定猛安谋克户，每谋克户不过三百，七谋克至十谋克置一猛安。

十七年，又以西南、西北招讨司契丹余党心素狠戾，复恐生事，它时或有边隙，不为我用，令迁之于乌古里石垒部及上京之地，上谓宰臣曰：“北边番戍之人，岁冒寒暑往来千里，甚为劳苦。纵

有一二马牛，一往则无还理，且夺其农时不得耕种。故尝命卿等议，以何术得罢其役，使安于田里，不知卿议何如也？”左丞相良弼对曰：“北边之地，不堪耕种，不能长戍，故须番戍耳。”上曰：“朕一日万几，安能遍及，卿等既为宰相，以此急务反以为末事，竟无一言，甚劳朕虑。往者参政宗叙屡为朕言，若以贫户永屯边境，使之耕种，官给粮廪，则贫者得济，富户免于更代之劳，使之得勤农务。若宗叙者可谓尽心为国矣。朕尝思之，宜以两路招讨司及乌古里石垒部族、临潢府、泰州等路分定保戍，具数以闻，朕亲览焉。”

十八年，命部族，乣分番守边。

二十年，以祖宗平定天下以来，所建立猛安谋克，因循既久，其间有户口繁简、地里远近不同，又自正隆之后所授无度，及大定间亦有功多未酬者，遂更定以诏天下。复命新授者并令就封，其谋克人内有六品以下职及诸局承应人，皆为迁之。三从以上族人愿从行者，猛安不得过十户，谋克不得过六户。诏戍边军士年五十五以上，许以其子及同居弟侄承替，以奴代者罪之。

二十一年三月，诏遣大兴尹完颜迪古速迁河北东路两猛安，上曰：“朕始令移此，欲令与女直户相错，安置久则自相姻亲，不生异意，此长久之利也。今者移马河猛安相错以居，甚符朕意，而遥落河猛安不如此，可再遣兵部尚书张那也按视其地以杂居之。”

二十二年，以山东屯田户邻之于边鄙，命聚之一处，俾协力蚕种。右丞相乌古论元忠曰：“彼方之人以所得之地为家，虽兄弟不同处，故贫者众。”参政粘割斡特剌曰：“旧时兄弟虽析犹相聚种，今则不然，宜令约束之。”又以猛安谋克旧籍不明，遇签军与诸差役及赈济，增减不以实，命括其口，以实籍之。

二十三年，遣刑部尚书移剌慥迁山东东路八谋克处之河间，其弃地以山东东路忒黑河猛安下蘸答谋克，移里闵斡鲁浑猛安下翕浦谋克、什母温山谋克九村人户徙于刘僧、安和二谋克之旧地。其未徙者之地皆薄恶且邻寇，遣使询愿徙者，相可居之地，图以进。

上尝以速频、胡里改人骁勇可用，海陵尝欲徙之而未能，二十四年以上京率、胡剌温之地广而腴，遂遣刑部尚书乌里也出府库钱以济行资牛畜，迁速频一猛安、胡里改二猛安二十四谋克以实之。盖欲上京兵多，它日可为缓急之备也。

当是时，多易置河北、山东所屯之旧，括民地而为之业，户颁牛而使之耕，畜甲兵而为之备。乃大重其权，授诸王以猛安之号，或新置者特赐之名。制其奢靡，禁其饮酒，习其骑射，储其粮糒，其备至严也。

是时宗室户百七十，猛安二百二，谋克千八百七十八，户六十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四。东北路部族乣军曰迭剌部，承安三年改为土鲁浑札石合节度使。曰唐古部，承安三年改为部鲁火札石合节度使。二部五乣，户五千五百八十五。其它若助鲁部族、乌鲁古部族、石垒部族、萌骨部族、计鲁部族、孛特本部族数皆称是。西北、西南二路之乣军十，日苏谟典乣、日耶剌都乣、日骨典乣、唐古乣、霞马乣、木典乣、萌骨乣、咩乣、胡都乣凡九，其诸路曰曷懒、曰蒲与、曰婆束、曰恤频、曰胡里改、曰移懒，移懒后废，皆在上京之鄙，或置总管府，或置节度使。

至章宗明昌间，欲国人兼知文武，令猛安谋克举进士，试以策论及射，以定其科甲高下。

承安四年，上谓宰臣曰：“人有以《八阵图》来上者，其图果何如？朕尝观宋白所集《武经》，具载攻守之法，亦多难行。”右丞相清臣曰：“兵书一定之法，难以应变，本朝行兵惟用正奇二军，临敌制变，以正为奇，以奇为正，故无往不克。”上曰：“自古用兵亦不出奇正二法耳。且学古兵法如学弈棋，未能自得于心，欲用旧阵势以接敌，疏矣。敌所应与旧势异。则必不可支。然《武经》所述虽难遵行，然知之犹愈不知。”

泰和间，又制武举，其制具在《选举志》。

所谓渤海军，则渤海八猛安之兵也。所谓奚军者，奚人遥辇昭古牙九猛安之兵也。奚军初徙于山西，后分迁河东。其汉军中都永固军，大定所置者也。所谓镇防军，则诸军中取以更代戍边者也。在西北边则有分番屯戍军及永屯军驱军之别。驱军则国初所免辽人之奴婢，使屯守于泰州者也。边铺军则河南、陕西居守边界者。河东三虞候顺德军及章宗所置诸路效节军，京府节镇设三十人，防

刺设二十人。掌同弓手者也。

诸路所募射粮军，五年一籍三十以下、十七以上强壮者，皆刺其口，所以兼充杂役者也。

京师防城军，世宗大定十七年三月改为武卫军，则掌京师巡捕者也。其曰牢城军，则尝为盗窃者，以充防筑之役。曰土兵，则以司警捕之事。

凡汉军，有事则签取于民，事已则或亦放免。

初，天会间，郭药师降，有曰长胜军者，皆辽水侧人也，以乡土归金，皆愁怨思归，宗望及令罢还。正隆间，又尝罢诸路汉军，而所存者犹有威勇、威烈、威捷、顺德及“韩常之军”之号。

凡边境置兵之州三十八，凤翔、延安、邓、巩、熙、泗、颍、蔡、陇、秦、河、海、寿、唐、商、洮、兰、会、积石、镇戎、保安，绥德、保德、环、葭、隩、宁边、东胜、净、庆、来远、桓、昌、曷懒、婆速、蒲与、恤品、胡里改，置于要州者十一，南京、东京、益都、京兆、太原、临洮、临潢、丰、泰、抚、盖。

及宣宗南迁，乣军溃去，兵势益弱，遂尽拥猛安户之老稚渡河，侨置诸总管府以统之，器械既缺，粮糒不给，朘民膏血而不足，乃行括粮之法，一人从征，举家待哺。又谓无以坚战士之心，乃令其家尽入京师，不数年至无以为食，乃听其出，而国亦屈矣。

然初南渡时，尽以河朔战兵三十万分隶河南行枢密及帅府，往往蔽匿强壮，驱羸弱使战，不能取胜。后乃至以二十五人为谋克，四谋克为猛安。每谋克除旗鼓司火头五人，任战者止十八人，不足成队伍，但务存其名而已。

故混源刘祁谓金之兵制最弊，每有征伐及边衅，辄下令签军，使远近骚动。民家丁男若皆强壮，或尽取无遗，号泣动乎邻里，嗟怨盈于道路，驱此使战，欲其胜敌，难矣。初，贞祐时，下令签军，会一时任子为监当者春赴吏部选，宰执命取为监官军，皆愤愠哀号交愬台省，至冲宰相卤簿以告，丞相仆散七斤大怒，趣左右取弓矢射去。已而，上知其不可用，命免之。元光末，备潼关黄河，又签军，诸使者历县邑，自见居官外，无文武小大职事官皆充军。至许州，前侍御史刘元规年几六十，亦选为千户。至陈州，以祁父从益以前监察御史亦为千户，余不可悉纪。既立部伍，必以军律相临，物议纷然，后亦罢之。

哀宗正大二年，议迁诸路精兵，直隶密院。先设总领六员，分路拣阅，因相合并。每总领司率数万人，军势既张，乃易总领之名为都尉，班在随朝四品之列，曰建威、曰虎威、曰破虏、振威、鹰扬、虎贲、振武、折冲、汤寇、殄寇，必以先尝秉帅权者居是职，虽帅府行院亦不敢以贵重临之。天兴初元，有十五都尉。先六人升授，在京建威奥屯斡里卜，许州折，冲夹谷泽，本姓樊。陈州振武温撒辛本姓李。蔡州荡寇蒲察打吉卜，申裕安平完颜斜列，嵩汝振武唐括韩僧。续封金昌府虎威纥石烈乞儿，宣权归德果毅完颜猪儿，南京殄寇完颜阿拍。宣权潼关都尉三：虎贲完颜陈儿、鹰扬内族大娄室、全节。

复取河朔诸路归正人，不问鞍马有无，译语能否，悉送密院，增月给三倍它军，授以官马，得千余人，岁时犒燕，名曰忠孝军。以石抹燕山奴、蒲察定住统之，加以正大已后诸路所虏、临阵所获，皆放归乡土，同忠孝军给其犒赏，使河朔俘系知之。故此军迄于天兴至七千，千户以上将帅尚不预焉。

又以归正人过多，乃系于忠孝籍中别为一军，减忠孝所给之半，不能射者令阅习一再月，然后试补忠孝军，是所谓合里合军也。

又以亲卫马军，旧时所选未精，必加阅试，直取武艺如忠孝军者得五千人，余罢归为步军。

凡进征，忠孝居前，马军次之。自正大改立马军，队伍鞍勒兵甲一切更新，将相旧人自谓国家全盛之际马数则有之，至于军士精锐、器仗坚整，较之今日有不侔者，中兴之期为有望矣。一日布列曹门内教场，忠孝军七千，马军五千，京师所屯建威都尉军万人，内族九住所统亲卫军三千，及阿排所统四千，皆哀宗控制枢密院时所选，教场地约三十顷尚不能容，余都尉十三四军犹不在是数。

此外，招集义军名曰忠义，要皆燕、赵亡命，虽获近用，终不可制，异时擅杀北使唐庆以速金亡者即此曹也。

禁军之制　本于合扎谋克。合扎者，言亲军也，以近亲所领，故以名焉。贞元迁都，更以太祖、辽王宗干、秦王宗翰之军为合扎猛安，谓之侍卫亲军，故立侍卫亲军司以统之。旧常选诸军之材武者为护驾军，海陵又名上京龙翔军为神勇军，正隆二年将南伐，乃罢归，使就佥调，复于侍卫亲军四猛安旧止曰太祖、辽王、秦王猛安凡三，今曰四猛安，未详，岂太祖两猛安耶？内选三十以下千六百人，骑兵曰龙翔，步兵曰虎步，以备宿卫。五年，罢亲军司，以所掌付大兴府，置左右骁骑，所谓从驾军也，置都副指挥使隶点检司，步军都副指挥使隶宣徽院。

大定初，亲军置四千人。二十二年，省为三千五百。上京亦设守卫军。是年，尚书省奏上京既设皇城提举官，亦当设军守卫。上曰："可设四百五十，马一百二十，分三番更代。异时朕至上京，即作两番巡警，限以半年交替。人日给钱五十、米一升半，马给刍粟，猛安谋克官可差年四十上下者、军士并取三十以上者充。"

章宗承安四年，增为五千，又增至六千。又有威捷军。承安增签弩手千人。

凡选弩手之制，先以营造尺度杖，其长六尺，立之谓之等杖。取身与杖等，能踏弩至三石，铺弦解索登踏闲习，射六箭皆上垛，内二箭中贴者。又选亲军，取身长五尺五寸善骑射者，猛安谋克以名上兵部，移点检司、宣徽院试补之。又设护卫二百人，近侍之执兵仗者也，取五品至七品官子孙及宗室并亲军、诸局分承应人，身长五尺六寸者，选试补之。又设控鹤二百人，皆以备出入者也。

大将府治之称号　收国元年十二月，始置咸州军帅司，以经略辽地，讨高永昌，置南路都统司，且以讨张觉。天辅五年袭辽主，始有内外诸军统之名。时以奚未平，又置奚路都统司，后改为六部路都统司，以遥辇九营为九猛安隶焉。与上京及泰州凡六处置，每司统五六万人。又以渤海军为八猛安。凡猛安之上置军帅，军帅之上置万户，万户之上置都统。然时亦称军帅为猛安，而猛安则称亲管猛安者。

燕山既下，循辽制立枢密院于广宁府，以总汉军。太宗天会元年，以袭辽主所立西南都统府为西南、西北两路都统府。三年，以伐宋更为元帅府，置元帅及左、右副，及左、右监军，左、右都监。

金制，都元帅必以谙版孛极烈为之，恒居守而不出。六年，诏还二帅以镇方面。诸路各设兵马都总管府，州镇置节度使，沿边州则置防御使。凡州府所募射粮军、牢城军，每五百人为一指挥使司，设使，分为四都，都设左右什将及承局押官。其军数若有余或不足，则与近者合置，不可合者以三百人或二百人亦设指挥使，若百人则止设军使，百人以上立为都，不及百人止设什将及承局管押官各一员。

十年，改南京路都统司为东南路都统司，治东京以镇高丽。后又置统军司于大名府。及海陵天德二年八月，改诸京兵马都部署司为本路都总管府。九月，罢大名统军司，而置统军司于山西、河南、陕西三路，以元帅府都监、监军为使，分统天下之兵。又改乌古迪烈路统军司为招讨司，以婆速路统军司为总管府。

三年，以元帅府为枢密院，罢万户之官，诏曰："太祖开创，因时制宜，材堪统众授之万户，其次千户及谋克。当时官赏未定，城郭未下，设此职许以世袭，乃权宜之制，非经久之利。今子孙相继专揽威权，其户不下数万，与留守总管无异，而世权过之。可罢是官。若旧无千户之职者，续思增置。国初时赐以国姓，若为子孙者皆令复旧。"

正隆末，复升陕西统军司为都统府。大定五年，复罢府，降为统军司。寻又设两招讨司，与前凡三，以镇边陲。东北路者，初置乌古迪烈部，后置于泰州。泰和间，以去边尚三百里，宗浩乃命分司于金山。西北路者置于应州，西南路者置于桓州，以重臣知兵者为使，列城堡濠墙，戍守为永制。枢密院每行兵则更为元帅府，罢则复为院。

宣宗贞祐三年，征代州戍兵五千，从胥鼎言，留代以屏平阳。兴定二年，选募河南、陕西弩手军二千人为一军，赐号威勇。及南迁，河北封九公，因其兵假以便宜从事，沿河诸城置行枢密院元帅府，大者有"便宜"之号，小者有"从宜"之名。元光间，时招义军以三十人为谋克，五谋克为

一千户，四千户为一万户，四万户为一副统，两副统为一都统，此复国初之名也。然又外设一总领提控，故时皆称元帅为总领云。

金初因辽诸抹而置群牧，抹之为言无蚊蚋、美水草之地也。天德间，置迪河斡朵、斡里保、保亦作本。蒲速斡、燕恩、兀者五群牧所，皆仍辽旧名，各设官以治之。又于诸色人内，选家富丁多、及品官家子、猛安谋克蒲辇军与司吏家余丁及奴，使之司牧，谓之群子，分牧马驼牛羊，为之立蕃息衰耗之刑赏。后稍增其数为九。契丹之乱遂亡其五，四所之所存者马千余、牛二百八十余、羊八百六十、驼九十而已。

世宗置所七，曰特满、忒满、在抚州。斡睹只、蒲速碗、蒲速碗本斡睹只之地，大定七年分其地置之。承安三年改为板底因乌鲁古。瓯里本、承安三年改为乌鲜乌鲁古。乌鲁古者言滋息也。合鲁碗、耶卢碗。在武平县、临潢、泰州之境。

大定二十年三月，更定群牧官、详稳脱朵、知把、群牧人滋息损耗赏罚格。

二十一年，敕诸所。马三岁者付女直人牧之，牛或以借民耕，或又令民畜羊，或以赈贫户。时遣使阅实其数，缺则杖其官，而令牧人偿之，匿其实者监察举觉之。二十八年，蕃息之久，马至四十七万，牛十三万，羊八十七万，驼四千。

明昌五年，散騾马，令中都、西京、河北东、西路验民物力分畜之。又令它路民养马者，死则于前四路所养者给换，若欲用则悉以送官。此金之马政也。然每有大役，必括于民，及取群官之余骑，以供战士焉。

宣宗兴定元年，定民间收溃军亡马之法，及以马送官酬直之格，“上等马一匹银五十两，中下递减十两。不愿酬直者，上等二匹补一官，杂班任使，中等三匹，下等四匹，如之。令下十日陈首，限外匿及杀，并绞。”又遣官括市民马，立赏格以示劝，五百匹以上钞千贯，千匹以上一官，二千匹以上两官。

养兵之法　熙宗天眷三年正月，诏岁给辽东戍卒绸绢有差。正隆四年，命河南、陕西统军司并虞候司顺德军，官兵并增廪给，六年，将南征，以绢万匹于京城易衣袄穿膝一万，以给军。世宗大定三年，南征，军士每岁可支一千万贯，官府止有二百万贯，外可取于官民户，此军须钱之所由起也。

时言事者，以山东、河南、陕西等路循宋、齐旧例，州县司吏、弓手于民间验物力均敷顾钱，名曰“免役”，请以是钱赡军。至是，省具数以闻，诏罢弓手钱，其司吏钱仍旧。四年六月，奏，元帅府乞降军须钱，上曰：“帅府支费无度，例皆科取于民，甚非朕意。仰会计军须支用不尽之数，及诸路转运司见在如实缺用，则别具以闻。”十年四月，命德顺州建营屋以处屯军。十七年七月，岁以羊皮三万赐西北路戍兵。承安三年，以军须所费甚大，乞验天下物力均征。拟依黄河夫钱例，征军须钱，验各路新籍物力，每贯征钱四贯，西京、北京、辽东路每贯征钱二贯，临潢、全州则免征，周年三限送纳。恐期远，遂定制作半年三限输纳。

凡河南、陕西、山东放老千户、谋克、蒲辇、正军、阿里喜等给赏之例，旧军千户十年以上赏银五十两、绢三十匹，不及十年，比附十年以上谋克支。谋克十年以上银四十两、绢二十五匹，不及十年银三十两、绢二十匹。蒲辇十年以上银三十两、绢二十匹，不及十年银二十两、绢一十五匹。马步正军、阿里喜等勾当不拘年分，放老正军银一十五两、绢一十匹，阿里喜、旗鼓、吹笛、本司火头人等同银八两、绢五匹。三虞候千户，十年以上银四十两、绢二十五匹，不及十年银三十两、绢二十匹。谋克二十年以上银五十两、绢三十匹，十年以上银三十两、绢二十匹，不及十年银一十两、绢一十五匹。蒲辇十年以上银二十两、绢一十五匹，不及十年银一十五两、绢一十匹。正军、阿里喜勾当不拘年分，放老正军银一十两、绢七匹，阿里喜、旗鼓、吹笛、本司火头人等同银五两，绢四匹。北边万户、千户、谋克等，历过军功及年老放罢给赏之例，迁官同从吏部格。正千户管押万户，勾当过一十五年，迁两官与从五品。不及一十五年年老放罢，迁一官与正六品。若十年以下，迁一官赏银绢六十两匹。正谋克管押万户，勾当十五年迁两官与正六品，不及一十五年年老放罢，迁一官与正七品，若十年以下迁一官赏银绢五十两匹。正千户管押千户，勾当过二十年，迁一官与

正六品，不及二十年年老放罢，迁一官与正七品，若十年以下迁一官赏银绢四十两匹。正谋克管押千户以下，依河南陕西体例。

凡镇防军，每年试射，射若有出众，上等赏银四两，特异众者赏十两银马盂。签充武卫军，挈家赴京者，人日给六口粮，马四匹刍藁。

诸招军月给例物。边铺军钱五十贯、绢十匹。军匠上中等钱五十贯、绢五匹，下等钱四十贯、绢四匹。黄河埽兵钱三十贯、绢五匹。射粮军及沟渠等处埽兵水手，钱二十贯、绢二匹，士兵钱十贯、绢一匹。凡射粮军指挥使及黄、沁埽兵指挥使，钱粟七贯石、绢六匹，军使钱粟六贯石，绢同上，什将钱二贯，粟三石，春衣钱五贯、秋衣钱十贯。承局押官钱一贯五百文、粟二石，春衣钱五贯、秋衣钱七贯。牢城并土兵钱八百文、粟二石，春衣钱四贯、秋衣钱六贯。边铺军请给与射粮军同。

河南、陕西、山东路统军司镇防甲军、马军，猛安钱八贯、米五石二斗、绢八匹、六马刍粟，谋克钱六贯、米二石八斗、绢六匹，五马刍粟，蒲辇钱四贯、米石七头，绢五匹、四马刍粟，正军钱二贯，米石五斗、绢四匹、绵十五两、两马刍粟，阿里喜钱一贯五百文、米七斗、绢三匹、绵十两。步军，猛安马二匹、谋克马一匹刍粟。每马给刍一束、粟五升，岁仲春野有青草马可牧养则止，惟每猛安当差马七十二匹。四时皆给。又定制河南、山东、河东岁给五月，陕西六月。镇防军补买马钱，河南路正军五百文，阿里喜随色人三百文，陕西、山东路正军三百文，阿里喜随色人二百文。

诸屯田被差及缘边驻扎捉杀军，猛安月给钱六贯、米一石八斗、五马刍粟，谋克钱四贯、米一石二斗、三马刍粟，蒲辇钱二贯、米六斗，二马刍粟，正军钱一贯五百文、米四斗、一马刍粟，阿里喜随色人钱一贯、米四斗、一马刍粟。德顺军指挥使钱六贯，米二石八斗，绢六匹，三马刍粟，军使什将四贯、米一石七斗、绢五匹，给两马料，长行钱二贯、米一石五斗，绢四匹，绵十五两，给一马料，奚军谋克钱一贯五百文，米一石五斗、绸绢春秋各一匹，给三马料，蒲辇钱一贯、米二石七斗、绸绢同上，给二马料，长行钱一贯、米一石八斗、绸绢同上，饲一马。

北边临潢等处永屯驻军，千户钱八贯、米五石二斗、绢八匹、饲马六匹，步军饲两马、地五顷，谋克钱六贯、米二石八斗、绢六匹、饲五马、地四顷，蒲辇钱四贯、米一石七斗、绢五匹、饲四马、地三顷，正军钱二贯、米一石四斗五升、绢四匹、绵十五两、饲两马、地二顷，阿里喜钱一贯五百文、米七斗、绢三匹、绵十两、地一顷，旗鼓司人与阿里喜同，交替军钱二贯、米四斗，阿里喜钱一贯五百文、米四斗。上番汉军，千户月给钱三贯、粮四石、绢八匹、饲四马，谋克钱二贯五百文、粮一石、绢六匹、饲二马，正军钱二贯、米九斗五升、绢四匹。

上京路永屯驻军所除授，千户月给钱粟十五贯石、绢十匹、绵二十两、饲三马，谋克钱六贯、米二石八斗、绢六匹、饲二马，正军月支钱二贯五百文、米一石二斗、绢四匹、绵十五两、饲一马，阿里喜随色人钱二贯、米一石二斗、绢四匹、绵十五两。

诸北边永驻军，月给补买马钱四百文，随色人三百文。

贞祐三年，军前委差及掌军官，规图粮料，昌占职役，皆无实员，又见职及遥授者，已有俸给，又于无职事者同支券粮，故时议欲省员减所给之数，俟征行则全给之。及兴定二年，彰化军节度使张行信言：“一军充役，举家廪给，盖欲感悦士心，使为国尽力耳。至于无军之家，复无丁男，而其妻女犹受给何谓耶。”五年，京南行三司官石抹斡鲁言：“京南、东、西三路见屯军户，老幼四十余万口，岁费粮百四十余万石，皆坐食民租，甚非善计。”语在《田制》。

诸屯田军人，如差防送，日给钱一百五十文。看管孝宁宫人，月各给米五斗、柴一车、春秋衣粗布一段、秋绢二匹、绵一十五两。诸黄院子年满者，以元请钱粮三分内，给一贯石养老。

金史卷四五　志第二六

昔者先王因人之知畏而作刑，因人之知耻而作法。畏也、耻也，五性之良知，七情之大闲也。是故，刑以治已然，法以禁未然，畏以处小人，耻以遇君子。君子知耻，小人知畏，天下平矣。是故先王养其威而用之，畏可以教爱。慎其法而行之，耻可以立廉。爱以兴仁，廉以兴义，仁义兴，

刑法不几于措乎。

金初，法制简易，无轻重贵贱之别，刑、赎并行，此可施诸新国，非经世久远之规也。天会以来，渐从吏议，皇统颁制，兼用古律。厥后，正隆又有《续降制书》。大定有《权宜条理》，有《重修制条》。明昌之世，《律义》、《敕条》并修，品式浸备。既而《泰和律义》成书。宜无遗憾。然国脉纾蹙，风俗醇醨，世道升降，君子观一代之刑法，每有以先知焉。

金法以杖折徒，累及二百，州县立威，甚者置刃于杖，虐于肉刑。季年，君臣好用筐箧故习，由是以深文傅致为能吏，以惨酷办事为长才。百司奸赃真犯，此可决也，而微过亦然。风纪之臣，失纠皆决。考满，校其受决多寡以为殿最。

原其立法初意，欲以同疏戚、壹小大，使之咸就绳约于律令之中，莫不齐手并足以听公上之所为，盖秦人强主威之意也。是以待宗室少恩，待大夫士少礼。

终金之代，忍耻以就功名，虽一时名士有所不免。至于避辱远引，罕闻其人。殊不知君子无耻而犯义，则小人无畏而犯刑矣。是故论者于教爱立廉之道，往往致太息之意焉。虽然，世宗临御，法司奏谳，或去律援经，或揆义制法。近古人君听断，言几于道，鲜有及之者。章宗、宣宗尝亲民事，当宁裁决，宽猛出入虽时或过中，迹其矜恕之多，犹有祖风焉。简牍所存，可为龟鉴者，《本纪》、《刑志》详略互见云。

金国旧俗，轻罪笞以柳蓤，杀人及盗劫者，击其脑杀之，没其家赀，以十之四入官，其六偿主，并以家人为奴婢，其亲属欲以马牛杂物赎者从之。或重罪亦听自赎，然恐无辨于齐民，则劓、刵以为别。其狱则掘地深广数丈为之。

太宗虽承太祖无变旧风之训，亦稍用辽、宋法。天会七年，诏凡窃盗，但得物徒三年，十贯以上徒五年，刺字充下军，三十贯以上徒终身，仍以赃满尽命刺字于面，五十贯以上死，征偿如旧制。

熙宗天眷元年十月，禁亲王以下佩刀入宫，卫禁之法，实自此始。三年，复取河南地，乃诏其民，约所用刑法皆从律文，罢狱卒酷毒刑具，以从宽恕。至皇统间，诏诸臣，以本朝旧制，兼采隋、唐之制，参辽、宋之法，类以成书，名曰《皇统制》，颁行中外。时制，杖罪至百，则臀、背分决。及海陵庶人以脊近心腹，遂禁之，虽主决奴婢，亦论以违制。又多变易旧制，至正隆间，著为《续降制书》，与《皇统制》并行焉。然二君任情用法，自有异于是者矣。

及世宗即位，以正隆之乱，盗贼公行，兵甲未息，一时制旨多从时宜，遂集为《军前权宜条理》。大定四年，尚书省奏，大兴民男子李十、妇人杨仙哥并以乱言当斩。上曰："愚民不识典法，有司亦未尝丁宁诰戒，岂可遽加极刑。"以减死论。五年，命有司复加删定《条理》，与前《制书》兼用。

七年，左藏库夜有盗杀都监郭良臣盗金珠，求盗不得。命点检司治之，执其可疑者八人鞫之，掠三人死，五人诬伏。上疑之，命同知大兴府事移剌道杂治。既而亲军百夫长阿思钵鬻金于市，事觉，伏诛。上闻之曰："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奈何鞫狱者不以情求之乎。"赐死者钱人二百贯，不死者五十贯。于是禁护卫百夫长、五十夫长非直日不得带刀入宫。是岁，断死囚二十人。

八年，制品官犯赌博法，赃不满五十贯者其法杖，听赎。再犯者杖之。且曰"杖者所以罚小人也。既为职官，当先廉耻，既无廉耻，故以小人之罚罚之"。

九年，因御史台奏狱事，上曰："近闻法官或各执所见，或观望宰执之意，自今制无正条者皆以律文为准。"复命杖至百者臀、背分受，如旧法。已而，上谓宰臣曰："朕念罪人杖不分受，恐至深重，乃令复旧。今闻民间有不欲者，"其令罢之。"

十年，尚书省奏，河中府张锦自言复父仇，法当死。上曰："彼复父仇，又自言之，烈士也。以减死论。"

十一年，诏谕有司曰："应司狱廨舍须近狱安置，囚禁之事常亲提控，其狱卒必选年深而信实者轮直。"

十二年，尚书省言："内丘令蒲察台补自科部内钱立德政碑，复有其余钱二百余贯，罪当除名。今遇赦当叙，仍免征赃。"上以贪伪，勿叙，且曰："乞取之赃，若以赦原，予者何辜。自今可并追还其主，惟应入官者免征"。

尚书省奏，盗有发冢者，上曰：“功臣坟墓亦有被发者，盖无告捕之赏，故人无所畏。自今告得实者量与给赏。”

故咸平尹石抹阿没剌以赃死于狱，上谓其“不尸诸市已为厚幸。贫穷而为盗贼，盖不得已。三品职官以赃至死，愚亦甚矣，其诸子可皆除名”。先是，诏自今除名人子孙有在仕者并取奏裁。

十三年，诏立春后、立秋前，及大祭祀，月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气，雨未晴，夜未明，休暇并禁屠宰日，皆不听决死刑，惟强盗则不待秋后。

十五年，诏有司曰：“朕惟人命至重，而在制窃盗赃至五十贯者处死，自今可令至八十贯者处死。”

十七年，陈言者乞设提刑司，以纠诸路刑狱之失。尚书省议，以谓久恐滋弊。上乃命距京师数千里外怀冤上诉者，集其事以待选官就问。

时济南尹梁肃言，犯徒者当免杖。朝廷以为今法已轻于古，恐滋奸恶，不从。

尝诏宰臣，朝廷每岁再遣审录官，本以为民伸冤滞也，而所遣多不尽心，但文具而已。审录之官，非止理问重刑，凡诉讼案牍，皆当阅实是非，囚徒不应囚系则当释放，官吏之罪即以状闻，失纠察者严加惩断，不以赎论。

又以监察御史体察东北路官吏，辄受讼牒，为不称职，笞之五十。

又谓宰臣曰：“比闻大理寺断狱，虽无疑者亦经旬月，何耶？”参知政事移剌道对曰：“在法，决死囚不过七日，徒刑五日，杖罪三日。”上曰：“法有程限，而辄违之，弛慢也。”罢朝，御批送尚书省曰：“凡法寺断重轻罪各有期限，法官但犯皆的决，岂敢有违。但以卿等所见不一，至于再三批送，其议定奏者书奏牍亦不下旬日，以致事多滞留，自今当勿复尔。”又曰：“故广宁尹高桢为政尚猛，虽小过，有杖而杀之者。即罪至于死而情或可恕，犹当念之，况其小过者乎，人之性命安可轻哉。”

上以正隆《续降制书》多任己意，伤于苛察。而与皇统之《制》并用，是非淆乱，莫知适从，奸吏因得上下其手。遂置局，命大理卿移剌慥总中外明法者共校正。乃以皇统、正隆之《制》及大定《军前权宜条理》、后《续行条理》，伦其轻重，删繁正失。制有阙者以律文足之。制、律俱阙及疑而不能决者，则取旨画定。《军前权宜条理》内有可以常行者亦为定法，余未应者亦别为一部存之。参以近所定徒杖减半之法，凡校定千一百九十条，分为十二卷，以《大定重修制条》为名，诏颁行焉。

二十年，上见有蹂践禾稼者，谓宰相曰：“今后有践民田者杖六十，盗人谷者杖八十，并偿其直。”

二十一年，尚书省奏巩州民马俊妻安姐与管卓奸，俊以斧击杀之，罪当死。上曰：“可减死一等，以戒败风俗者。”

二十二年，上谓宰臣曰：“凡尚书省送大理寺文字，一断便可闻奏。如乌古论公说事，近取观之，初送法寺如法裁断，再送司直披详，又送阖寺参详，反复三次，妄生情见，不得结绝。朕以国政不宜滞留，昨虽炙艾六百炷，未尝一日不坐朝，欲使卿等知勤政也。自今可止一次送寺，阖寺披详，苟有情见即具以闻，毋使滞留也。”

二十三年，尚书省奏，益都民范德年七十六，为刘祐殴杀。祐法当死，以祐父母年俱七十余，家无侍丁，上请。上曰：“范德与祐父母年相若，自当如父母相待，至殴杀之，难议末减，其论如法。”

尚书省奏招讨司官及秃里乞取本部财物制，上曰：“远人止可矜恤，若进贡不阙，更以兵邀之，强取财物，与盗何异。且或因而生事，何可不惩。”又曰：“朕所行制条，皆臣下所奏行者，天下事多，人力有限，岂能一一尽之。必因一事奏闻，方知有所窒碍，随即更定。今有圣旨、条理，复有制条，是使奸吏得以轻重也。”

大兴府民赵无事带酒乱言，父千捕告，法当死。上曰：“为父不恤其子而告捕之，其正如此，人所甚难。可特减死一等。”

武器署丞奕、直长骨＜⿰赤皮＞坐受草畔子财，奕杖八十，骨＜⿰赤皮＞笞二十，监察御史梁襄等坐失纠察罚俸一月。上曰：“监察，人君之耳目。事由朕发，何以监察为。”

上以法寺断狱，以汉字译女直字，会法又复各出情见，妄生穿凿，徒致稽缓，遂诏罢情见。

二十五年二月，上以妇人在囚，输作不便，而杖不分决，与杀无异，遂命免死输作者，决杖二百而免输作，以臀、背分决。

时后族有犯罪者，尚书省引“八议”奏，上曰：“法者，公天下持平之器，若亲者犯而从减，是使之恃此而横恣也。昔汉文诛薄昭，有足取者。前二十年时，后族济州节度使乌林达钞兀尝犯大辟，朕未尝宥。今乃宥之，是开后世轻重出入之门也。”宰臣曰：“古所以议亲，尊天子，别庶人也。”上曰：“外家自异于宗室，汉外戚权太重，至移国祚，朕所以不令诸王、公主有权也。夫有功于国，议勋可也。至若议贤，既曰贤矣，肯犯法乎。脱或缘坐，则固当减请也。”

二十六年，遂奏定太子妃大功以上亲、及与皇家无服者、及贤而犯私罪者，皆不入议。上谓宰臣曰：“法有伦而不伦者，其改定之。”

监察御史陶钧以携妓游北苑，歌饮池岛间，迫近殿庭，提控官石玠闻而发之。钧令其友阎恕属玠得缓。既而事觉，法司奏，当徒二年半。诏以钧耳目之官，携妓入禁苑，无上下之分，杖六十，玠、恕皆坐之。

二十八年，上以制条拘于旧律，间有难解之词，命删修明白，使人皆晓之。

旧禁民不得收制书，恐滋告讦之弊，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言事者乞许民藏之。平章张汝霖曰：“昔子产铸刑书，叔向讥之者，盖不欲预使民测其轻重也。今著不刊之典，使民晓然知之，犹江、河之易避而难犯，足以辅治，不禁为便。”以众议多不欲，诏姑令仍旧禁之。

明昌元年，上问宰臣曰：“今何不专用律文？”平章政事张汝霖曰：“前代律与令各有分，其有犯令，以律决之。今国家制、律混淆，固当分也。”遂置详定所，命审定律、令。

承安二年，制军前受财法，一贯以下，徒二年，以上徒三年，十贯处死。

泰和二年，御史台奏：“监察御史史肃言，《大定条理》：自二十年十一月四日以前，奴娶良人女为妻者，并准已娶为定，若夫亡，拘放从其主。离夫摘卖者令本主收赎，依旧与夫同聚。放良从良者即听赎换，如未赎换间与夫所生男女并听为良。而《泰和新格》复以夫亡服除准良人例，离夫摘卖及放夫为良者，并听为良。若未出离再配与奴，或杂奸所生男女并许为良。如此不同，皆编格官妄为增减，以致随处诉讼纷扰，是涉违枉。”敕付所司正之。

初，诏凡条格入制文内者，分为别卷。复诏制与律文轻重不同，及律所无者，各校定以闻。如禁屠宰之类，当著于令也，慎之勿忽，律令一定，不可更矣。

明昌三年七月，右司郎中孙铎先以详定所校《名例篇》进，既而诸篇皆成，复命中都路转运使王寂、大理卿董师中等重校之。

四年七月，上以诸路枷杖多不如法，平章政事守贞曰：枷杖尺寸有制，提刑两月一巡察，必不敢违法也。”

五年正月，复令钧校制、律，即付详定所。时详定官言：“若依重修制文为式，则条目增减，罪名轻重，当异于律。既定复与旧同颁，则使人惑而易为奸矣。臣等谓，用今制条，参酌时宜，准律文修定，历采前代刑书宜于今者，以补遗阙，取《刑统》疏文以释之，著为常法，名曰《明昌律义》。别编榷货、边部、权宜等事，集为《敕条》。”宰臣谓：“先所定令文尚有未完，俟皆通定，然后颁行。若律科举人，则止习旧律。”遂以知大兴府事尼厖古鉴御史中丞董师中、翰林待制奥屯忠孝、小字牙哥。提点司天台张嗣、翰林修撰完颜撒剌、刑部员外郎李庭义、大理丞麻安上为校定官，大理卿阎公贞、户部侍郎李敬义、工部郎中贾铉为覆定官，重修新律焉。

时奏狱而法官有独出情见者，上曰：“或言法官不当出情见，故论者纷纷不已。朕谓情见非出于法外，但折衷以从法尔。”平章守贞曰：“是制自大定二十三年罢之。然律有起请诸条，是古亦许情见矣。”上曰：“科条有限，而人情无穷，情见亦岂可无也。”

明昌五年，尚书省奏：“在制，《名例》内徒年之律，无决杖之文便不用杖。缘先谓流刑非今所宜，且代流役四年以上俱决杖，而徒三年以下难复不用。妇人比之男子虽差轻，亦当例减。”遂以徒二年以下者杖六十，二年以上杖七十，妇人犯者并决五十，著于《敕条》。

承安三年，敕尚书省，自今特旨事，如律令程式者，始可送部。自余创行之事，但召部官赴省议之。

四年四月，尚书省请再复定令文，上因敕宰臣曰："凡事理明白者转奏可也。文牍多者恐难遍览，其三推情疑以闻。"五月，上以法不适平，常行杖样，多不能用。遂定分寸，铸铜为杖式，颁之天下。且曰："若以笞杖太轻，恐情理有难恕者，讯杖可再议之。"

五年五月，刑部员外郎马复言："外官尚苛刻者不遵铜杖式，辄用大杖，多致人死。"诏令按察司纠劾黜之。

先尝令诸死囚及除名罪，所委官相去二百里外，并犯徒以下逮及二十人以上者，并令其官就谳之。刑部员外郎完颜纲言："自是制行，如上京最近之地往还不下三、二千里，如北京留守司亦动经数月，愈致稽留，未便。"诏复从旧令委官追取鞫之。

十二月，翰林修撰杨庭秀言："州县官往往以权势自居，喜怒自任，听讼之际，鲜克加审。但使译人往来传词，罪之轻重，成于其口，货赂公行，冤者至有三、二十年不能正者。"上遂命定立条约，违者按察司纠之。且谓宰臣曰："长贰官委幕职及司吏推问狱囚，命申御史台闻奏之制，当复举行也。"又命编前后条制，书之于册，以备将来考验。

泰和元年正月，尚书省奏，以见行铜杖式轻细，奸宄不畏，遂命有司量所犯用大杖，且禁不得过五分。

十二月，所修律成，凡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日《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实《唐律》也，但加赎铜皆倍之，增徒至四年、五年为七，削不宜于时者四十七条，增时用之制百四十九条，因而略有所损益者二百八十有二条，余百二十六条皆从其旧；又加以分其一为二、分其一为四者六条，凡五百六十三条，为三十卷，附注以明其事，疏义以释其疑，名曰《泰和律义》。自《官品令》、《职员令》之下，曰《祠令》四十八条，《户令》六十六条，《学令》十一条，《选举令》八十三条，《封爵令》九条，《封赠令》十条，《宫卫令》十条，《军防令》二十五条，《仪制令》二十三条，《衣服令》十条，《公式令》五十八条，《禄令》十七条，《仓库令》七条，《厩牧令》十二条，《田令》十七条，《赋役令》二十三条，《关市令》十三条，《捕亡令》二十条，《赏令》二十五条，《医疾令》五条，《假宁令》十四条，《狱官令》百有六条，《杂令》四十九条，《释道令》十条，《营缮令》十三条，《河防令》十一条，《服制令》十一条，附以年月之制，曰《律令》二十卷。又定《制敕》九十五条，《榷货》八十五条，《蕃部》三十九条，曰《新定敕条》三卷，《六部格式》三十卷。司空襄以进，诏以明年五月颁行之。

贞祐三年，上谓宰臣，自今监察官犯罪，其事关军国利害者，并笞决之。

贞祐四年，诏"凡监察失纠劾者，从本法论。外使入国私通本国事情，宿卫、近侍官、承应人出入亲王、公主、宰执家，灾伤乏食有司检核不实致伤人命，转运军储而有私载，考试举人而防闲不严，其罚并决。在京犯至两次者，台官减监察一等治罪，论赎，余止坐，专差任满日议定。若任内曾以漏察被决，依格虽为称职，止从平常，平常者从降罚。"

兴定元年八月，上谓宰臣曰："律有八议，今言者或谓应议之人即当减等，何如？"宰臣对曰："凡议者先条所坐及应议之状以请，必议定然后奏裁也。"上然之，曰："若不论轻重而辄减之，则贵戚皆将恃此以虐民，民何以堪。"

金史卷四六　志第二七

食货一

国之有食货，犹人之有饮食也。人非饮食不生，国非食货不立。然燧人、庖牺能为饮食之道以教人，而不能使人无饮食之疾。三王能为食货之政以遗后世，而不能使后世无食货之弊。唯善养生者如不欲食啖，而饮食自不阙焉，故能适饥饱之宜，可以疾少而长寿。善裕国者初不事货殖，而食货自不乏焉，故能制丰约之节，可以弊少而长治。

金于食货，其立法也周，其取民也审。太祖肇造，减辽租税，规模远矣。熙宗、海陵之世，风气日开，兼务远略，君臣讲求财用之制，切切然以是为先务。虽以世宗之贤，储积之志曷尝一日而忘之。章宗弥文熠兴，边费亦广，食货之议不容不急。宣宗南迁，国土日蹙，污池数罟，往往而然。考其立国以来，所谓食货之法，荦荦大者曰租税、铜钱、交钞三者而已。三者之法数变而数穷。

官田曰租，私田曰税。租税之外算其田园屋舍车马牛羊树艺之数，及其藏镪多寡，征钱曰物力。物力之征，上自公卿大夫，下逮民庶，无苟免者。近臣出使外国，归必增物力钱，以其受馈遗也。猛安谋克户又有所谓牛头税者，宰臣有纳此税，庭陛间咨及其增减，则州县征求于小民盖可知矣。故物力之外又有铺马、军须、输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纸等钱，名目琐细，不可殚述。其为户有数等，有课役户、不课役户、本户、杂户、正户、监户、官户、奴婢户、二税户。有司始以三年一籍，后变为通检，又为推排。凡户隶州县者，与隶猛安谋克，其输纳高下又各不同。

法之初行，唯恐不密，言事者谓其厉民，即命罢之。罢之未久，会计者告用乏，又即举行。其能也志以便民，而民未见德。其行也志以足用，而用不加饶。一时君臣节用之言不绝告诫。尝自计其国用，数亦浩瀚，若足支历年者，郡县稍遇岁侵，又遽不足，竟莫诘其故焉。

至于铜钱、交钞之弊，盖有甚者。初用辽、宋旧钱，虽刘豫所铸，豫废，亦兼用之。正隆而降，始议鼓铸，民间铜禁甚至，铜不给用，渐兴窑冶。凡产铜地脉，遣吏境内访察无遗，且及外界，而民用铜器不可阙者，皆造于官而鬻之。既而官不胜烦，民不胜病，乃听民冶铜造器，而官为立价以售，以铜法之变也。

若钱法之变，则鼓铸未广，敛散无方，已见壅滞。初恐官库多积，钱不及民，立法广布。继恐民多匿钱，乃设存留之限，开告讦之路，犯者绳以重罚，卒莫能禁。州县钱艰，民间自铸，私钱苦恶特甚。乃以官钱五百易其一千，其策愈下。及改铸大钱，所准加重，百计流通，卒莫获效。济以铁钱，铁不可用，权以交钞，钱重钞轻，相去悬绝，物价腾踊，钞至不行。权以银货，银弊又滋，救亦无策，遂罢铜钱，专用交钞、银货。然而二者之弊乃甚于钱，在官利于用大钞，而大钞出多，民益见轻。在私利于得小钞，而小钞人多，国亦无补。于是，禁官不得用大钞，已而恐民用银而不用钞，则又责民以钞纳官，以示必用。先造二十贯至百贯例，后造二百贯至千贯例，先后轻重不伦，民益眩惑。及不得已，则限以年数，限以地方，公私受纳限以分数，由是民疑日深。其间，易交钞为宝券，宝券未久更作通宝，准银并用。通宝未久复作宝泉，宝泉未久织绫印钞，名曰珍货。珍货未久复作宝会，讫无定制，而金祚讫矣。

历观自古财聚民散，以至亡国，若鹿台、钜桥之类，不足论也。其国亡财匮，比比有之，而国用之屈，未有若金季之甚者。金之为政，常有恤民之志，而不能已苛征之令，徒有聚敛之名，而不能致富国之实。及其亡也，括粟、阑籴，一切掊克之政靡不为之。加赋数倍，豫借数年，或欲得钞则豫卖下年差科。高琪为相，议至榷油，进纳滥官，辄售空名宣敕，或欲与以五品正班。僧道入粟，始自度牒，终至德号、纲副威仪、寺观主席亦量其赀而鬻之。甚而丁忧鬻以求仕，监户鬻以从良，进士出身鬻至及第。又甚而叛臣剧盗之效顺，无金帛以备赏激，动以王爵固结其心，重爵不蔵，则以国姓赐之。名实混淆，伦法斁坏，皆不暇顾，国欲不乱，其可得乎。

迨夫宋绝岁币而不许和，贪其淮南之蓄，谋以力取，至使枢府武骑尽于南伐。讹可、时全之出，初志得粮，后乃尺寸无补，三军偾亡，我师压境，兵财俱困，无以御之。故志金之食货者，不能不为之掩卷而兴慨也。传曰："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何。"

金起东海，其俗纯实，可与返古。初入中夏，兵威所加，民多流亡，士多旷闲，遗黎惴惴，何求不获。使于斯时，纵不能复井地沟洫之制，若用唐之永业、口分以制民产，仿其租庸调之法以足国计，何至百年之内所为经画纷纷然，与其国相终始耶。其弊在于急一时之利，踵久坏之法。及其中叶，鄙辽俭朴，袭宋繁缛之文；惩宋宽柔，加辽操切之政。是弃二国之所长，而并用其所短也。繁缛胜必至于伤财，操切胜必至于害民，讫金之世，国用易匮，民心易离，岂不由是欤。作法不慎厥初，变法以救其弊，抵益甚焉耳。

其他盐筴、酒曲、常平、和籴、茶税、征商、榷场等法，大概多宋旧人之所建明，息耗无定，

变易靡恒，视钱钞何异。田制、水利、区田之目，或骤行随辍，或屡试无效，或熟议未行，咸著于篇，以备一代之制云。

户口　金制，男女二岁以下为黄，十五以下为小，十六为中，十七为丁，六十为老，无夫为寡妻妾，诸笃废疾不为丁。户主推其长充，内有物力者为课役户，无者为不课役户。

令民以五家为保。泰和六年，上以旧定保伍法，有司灭裂不行，其令结保，有匿奸细、盗贼者连坐。宰臣谓旧以五家为保，恐人易为计构而难觉察，遂令从唐制，五家为邻、五邻为保，以相检察。京府州县郭下则置坊正，村社则随户众寡为乡置里正，以按比户口，催督赋役，劝课农桑。村社三百户以上则设主首四人，二百户以上三人，五十户以上二人，以下一人，以佐里正禁察非违。置壮丁，以佐主首巡警盗贼。猛安谋克部村寨，五十户以上设寨使一人，掌同主首。寺观则设纲首。凡坊正、里正，以其户十分内取三分，富民均出顾钱，募强干有抵保者充，人不得过百贯，役不得过一年。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尝欲罢坊、里正，复以主首远，入城应代，妨农不便，乃以有物力谨愿者二年一更代。

凡户口计帐，三年一籍。自正月初，州县以里正、主首，猛安谋克则以寨使，诣编户家责手实，具男女老幼年与姓名，生者增之，死者除之。正月二十日以实数报县，二月二十日申州，以十日内达上司，无远近皆以四月二十日到部呈省。

凡汉人、渤海人不得充猛安谋克户。猛安谋克之奴婢免为良者，止隶本部为正户。凡没入官良人，隶宫籍监为监户，没入官奴婢，隶太府监为官户。

当收国二年时，法制未定，兵革未息，贫民多依权右为苟安，多隐蔽为奴婢者，太祖下诏曰："比以岁凶民饥，多附豪族，因陷为奴隶。及有犯法，征赏莫办，折身为奴。或私约立限，以人对赎，过期则以为奴者。并听以两人赎一为良，元约以一人赎者从便。"

天辅五年，以境土既拓，而旧部多瘠卤，将移其民于泰州，乃遣皇弟昱及族子宗雄按视其地。昱等苴其土以进，言可种植，遂摘诸猛安谋克中民户万余，使宗人婆庐火统之，屯种于泰州。婆庐火旧居阿注浒水，又作按出虎。至是迁焉。其居宁江州者，遣拾得、查端、阿里徒欢、奚达罕等四谋克，挈家属耕具，徙于泰州，仍赐婆庐火耕牛五十。

天辅六年，既定山西诸州，以上京为内地，则移其民实之。又命耶律佛顶以兵护送诸降人于浑河路，以皇弟昂监之，命从便以居。七年，以山西诸部族近西北二边，且辽主未获，恐阴相结诱，复命皇弟昂与孛堇稍喝等以兵四千护送，处之岭东，惟西京民安堵如故，且命昂镇守上京路。既而，上闻昂已过上京，而降人复苦其侵扰多叛亡者，遂命孛堇出里底往戒谕之，比至，而诸部已叛去。又以猛安详稳留住所领归附之民还东京，命有司常抚慰，且贷一岁之粮，其亲属被虏者皆令聚居。及七年取燕京路，二月，尽徙六州氏族富强工技之民于内地。

太宗天会元年，以旧徙润、隰等四州之民于沈州之境，以新迁之户艰苦不能自存，诏曰："比闻民乏食至鬻子者，听以丁力等者赎之。"又诏孛堇阿实赉曰："先皇帝以同姓之人昔有自鬻及典质其身者，命官为赎。今闻尚有未复者，其悉阅赎之。"又命以官粟赎上京路新迁置宁江州户口贫而卖身者，六百余人。二年，民有自鬻为奴者，诏以丁力等者易之。三年，禁内外官及宗室毋得私役百姓，权势家不得买贫民为奴，其胁买者一人偿十五人，诈买者一人偿二人，罪皆杖百。七年，诏兵兴以来，良人被略为驱者，听其父母妻子赎之。

熙宗皇统四年诏陕西蒲、解、汝、蔡、等州岁饥，百姓流落典雇为驱者，官以绢赎为良，丁男三匹，妇人幼小二匹。

世宗大定二年，诏免二税户为民。初，辽人佞佛尤甚，多以良民赐诸寺，分其税一半输官，一半输寺，故谓之二税户。辽亡，僧多匿其实，抑为贱，有援左证以告者，有司各执以闻，上素知其事，故特免之。

十七年五月，省奏"咸平府路一千六百余户，自陈皆长白山星显、禅春河女直人，辽时签为猎户，移居于此，号移典部，遂附契丹籍。本朝义兵之兴，首诣军降，仍居本部，今乞厘正"。诏从之。

二十年，以上京路女直人户，规避物力，自卖其奴婢，致耕田者少，遂以贫乏，诏定制禁之。

又谓宰臣曰："猛安谋克人户，兄弟亲属若各随所分土，兴汉人错居，每四五十户结为保聚，农作时令相助济，此亦劝相之道也。"

二十一年六月，徙银山侧民于临潢。又命避役之户举家逃于他所者，元贯及所寓司县官同罪，为定制。

二十三年，定制，女直奴婢如有得力，本主许令婚娉者，须取问房亲及村老给据，方许娉于良人。

是年七月，奏猛安谋克户口、垦地、牛具之数。猛安二百二，谋克千八百七十八，户六十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一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六，内正口四百八十一万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口一百三十四万五千九百六十七。垦田一百六十九万三百八十顷有奇，牛具三十八万四千七百七十一。在都宗室将军司，户一百七十，口二万八千七百九十，内正口九百八十二，奴婢口二万七千八百八。垦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顷七十五亩，牛具三百四。迭剌、唐古二部五乣，户五千五百八十五，口十三万七千五百四十四，内正口十一万九千四百六十三，奴婢口一万八千八十一。垦田万六千二十四顷一十七亩，牛具五千六十六。

二十五年，命宰臣禁有禄人一子、及农民避课役，为僧道者。

大定初，天下户才三百余万，至二十七年天下户六百七十八万九千四百四十九，口四千四百七十万五千八十六。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一月，上封事者言，乞放二税户为良。省臣欲取公牒可凭者为准，参知政事移剌履谓"凭验真伪难明，凡契丹奴婢今后所生者悉为良，见有者则不得典卖，如此则三十年后奴皆为良，而民且不病焉。"上以履言未当，令再议。省奏谓不拘括则讼终不绝，遂遣大兴府治中乌古孙仲和、侍御史范楫分括北路及中都路二税户，凡无凭验，其主自言之者及因通检而知之者，其税半输官、半输主，而有凭验者悉放为良。

明昌元年正月，上封事者言："自古以农桑为本，今商贾之外又有佛、老与他游食，浮费百倍。农岁不登，流殍相望，此末作伤农者多故也。"上乃下令，禁自披剃为僧、道者。是岁，奏天下户六百九十三万九千，口四千五百四十四万七千九百，而粟止五千二百二十六万一千余石，除官兵二年之费，余验口计之，口月食五斗，可为四十四日之食。上曰："蓄积不多，是力农者少故也。其集百官，议所以使民务本广储之道，以闻。"六月，奏北京等路所免二税户，凡一千七百余户，万三千九百余口，此后为良为驱，皆从已断为定。

明昌六年二月，上谓宰臣曰："凡言女直进士，不须称女直字。卿等误作回避女直、契丹语，非也。今如分别户民，则女直言本户，汉户及契丹，余谓之杂户。"

明昌六年十二月，奏天下女直、契丹、汉户七百二十二万三千四百，口四千八百四十九万四百，物力钱二百六十万四千七百四十二贯。

泰和七年六月，敕，中物力户，有役则多逃避，有司令以次户代之，事毕则复业，以致大损不逃之户。令省臣详议。宰臣奏，旧制太轻，遂命课役全户逃者徒二年，赏告者钱五万。先逃者以百日内自首，免罪。如实销乏者，内从御史台，外从按察司，体究免之。十二月，奏天下户七百六十八万四千四百三十八，口四千五百八十一万六千七十九。户增于大定二十七年一百六十二万三千七百一十五，口增八百八十二万七千六十五。此金版籍之极盛也。

及卫绍王之时，军旅不息，宣宗立而南迁，死徙之余，所在为虚矣。户口日耗，军费日急，赋敛繁重，皆仰给于河南，民不堪命，率弃庐田，相继亡去。乃屡降诏招复业者，免其岁之租，然以国用乏竭，逃者之租皆令居者代出，以故多不敢还。兴定元年十二月，宣宗欲悬赏募人捕亡户，而复虑骚动，遂命依已降诏书，已免债逋，更招一月，违而不来者然后捕获治罪，而以所遗地赐人。四年，省臣奏，河南以岁饥而赋役不息，所亡户令有司招之，至明年三月不复业者，论如律。时河壖为疆，烽鞞屡警，故集庆军节度使温迪罕达言，亳州户旧六万，自南迁以来不胜调发，相继逃去，所存者曾无十一，砀山下邑，野无居民矣。

通检推排　通检，即《周礼》大司徒三年一大比，各登其乡之众寡、六畜、车辇，辨物行征之

制也。金自国初占籍之后，至大定四年，承正隆师旅之余，民之贫富变更，赋役不均。世宗下诏曰：“粤自国初，有司常行大比，于今四十年矣。正隆时，兵役并兴，调发无度，富者今贫不能自存，版籍所无者今为富室而犹幸免。是用遣信臣泰宁军节度使张弘信等十三人，分路通检天下物力而差定之，以革前弊，俾元元无不均之叹，以称朕意。凡规措条理，命尚书省画一以行。”又命“凡监户事产，除官所拨赐之外，余凡置到百姓有税田宅，皆在通检之数。”时诸使往往以苛酷多得物力为功，弘信检山东州县尤为酷暴，棣州防御使完颜永元面责之曰：“朝廷以正隆后差调不均，故命使者均之。今乃残暴，妄加民产业数倍，一有来申诉者，则血肉淋漓，甚者即殒杖下，此何理也。”弘信不能对，故惟棣州稍平。

五年，有司奏诸路通检不均，诏再以户口多寡、贫富轻重，适中定之。既而，又定通检地土等第税法。十五年九月，上以天下物力，自通检以来十余年，贫富变易，赋调轻重不均，遣济南尹梁肃等二十六人，分路推排。

二十年四月，上谓宰臣曰：“猛安谋克户，富贫差发不均，皆自谋克内科之，暗者惟胥吏之言是从，轻重不一。自窝斡叛后，贫富反复，今当籍其夹户，推其家赀，倘有军役庶可均也。”诏集百官议，右丞相克宁、平章政事安礼、枢密副使宗尹言：“女直人除猛安谋克仆从差使，余无差役。今不推奴婢孳畜、地土数目，止验产业科差为便。”左丞相守道等言：“止验财产，多寡分为四等，置籍以科差，庶得均也。”左丞通、右丞道、都点检襄言：“括其奴婢之数，则贫富自见，缓急有事科差，与一例科差者不同。请俟农隙，拘括地土牛具之数，各以所见上闻。”上曰：“一谋克户之贫富，谋克岂不知。一猛安所领八谋克，一例科差。设如一谋克内，有奴婢二三百口者，有奴婢一二人者，科差与同，岂得平均。正隆兴兵时，朕之奴婢万数，孳畜数千，而不差一人一马，岂可谓平。朕于庶事未尝专行，与卿谋之。往年散置契丹户，安礼极言恐扰动，朕决行之，果得安业。安礼虽尽忠，未审长策。其从左丞通等所见，拘括推排之。”十二月，上谓宰臣曰：“猛安谋克多新强旧弱，差役不均，其令推排，当自中都路始。”至二十二年八月，始诏令集耆老，推贫富，验土地牛具奴婢之数，分为上中下三等。以同知大兴府事完颜乌里也先推中都路，续遣户部主事按带等十四人与外官同分路推排。九月，诏“毋令富者匿隐畜产，贫户或有不敢养马者。昔海陵时，拘括马畜，绝无等级，富者幸免，贫者尽拘入官，大为不均。今并核实贫富造籍，有急即按籍取之，庶几无不均之弊。”张汝弼、梁肃奏：“天下民户通检既定，设有产物移易，自应随业输纳。至于浮财，须有增耗，贫者自贫，富者自富，似不必屡推排也。”上曰：“宰执家多有新富者，故皆不愿也。”肃对曰：“如臣者，能推排中都物力。臣以尝为南使，先自添物力钱至六十余贯，视其他奉使无如臣多者。但小民无知，法出奸生，数动摇则易骇。如唐、宋及辽时，或三二十年不测通比则有之。频岁推排，似为难尔。”

二十六年，复以李晏等分路推排。二十七年，奏晏等所定物力之数，上曰：“朕以元推天下物力钱三百五万余贯，除三百万贯外，令减五万余贯。今减不及数，复续收二万余贯，即是实二万贯尔，而曰续收，何也？”封曰：“此谓旧脱漏而今首出者，及民地旧无力耕种，而今耕种者也。”上曰：“通检旧数，止于视其营运息耗，与房地多寡，而加减之。彼人卖地，此人买之，皆旧数也。至如营运，此强则彼弱，强者增之，弱者减之而已。且物力之数盖是定差役之法，其大数不在多寡也。朕恐实有营运富家所当出者，反分与贫者尔。”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六月，命为国信使之副者，免增物力。又命农民如有积粟，毋充物力。钱悭之郡，所纳钱货则许折粟帛。九月，以曹州河溢，遣马百禄等推排遭垫溺州县之贫乏者。明昌元年四月，刑部郎中路伯达等言，民地已纳税，又通定物力，比之浮财所出差役，是为重并也。遂详酌民地定物力，减十之二。尚书户部言，中都等路被水，诏委官推排，比旧减钱五千六百余贯。明昌三年八月，敕尚书省“百姓当丰稔之时不务积贮，一遇凶俭辄有阻饥，何法可使民重谷而多积也。”宰臣封曰：“二十九年，已诏农民能积粟免充物力。明昌初，命民之物力与地土通推者，亦减十分之二，此固其术也。”

承安元年，尚书省奏，是年九月当推排，以有故不克。诏以冬已深，比事毕恐妨农作，乃权止之。二年冬十月，敕令议通检，宰臣奏曰：“大定二十七年通检后，距今已十年，旧户贫弱者众，倘

迟更定，恐致流亡。”遂定制，已典卖物业，止随物推收，析户异居者许令别籍，户绝及困弱者减免，新强者详审增之，止当从实，不必敷足元数。边城被寇之地，皆不必推排。于是，令吏部尚书贾执刚、吏部侍郎高汝砺先推排在都两警巡院，示为诸路法。每路差官一员，命提刑司官一员副之。三年九月，奏十三路籍定推排物力钱二百五十八万六千七百二贯四百九十文，旧额三百二万二千七百十八贯九百二十二文，以贫乏除免六十三万八千一百一十一贯。除上京、北京、西京路无新强增者，余路计收二十万二千九十五贯。

泰和二年闰十二月，上以推排时，既问人户浮财物力，而又勘当比次，期迫事繁，难得其实，敕尚书省，定人户物力随时推收法，令自今典卖事产者随业推收，别置标簿，临时止拘浮财物力以增减之。泰和四年十二月，上以职官仕于远方，其家物力有应除而不除者，遂定典卖实业逐时推收，若无浮财营运，应除免者，令本家陈告，集坊村人户推唱，验实免之。造籍后如无人告，一月内以本官文牒推唱，定标附于籍。五年，以西京、北京边地常罹兵荒，遣使推排之。旧大定二十六年所定三十五万三千余贯，遂减为二十八万七千余贯。

五年六月，签南京按察司事李革言：“近制，令人户推收物力，置簿标题，至通推时，止增新强，销旧弱，庶得其实。今有司奉行灭裂，恐临时冗并，卒难详审，可定期限，立罪以督之。”遂令自今年十一月一日，令人户告诣推收标附，至次年二月一日毕，违期不言者坐罪。且令诸处税务，具税讫房地，每半月具数申报所属，违者坐以怠慢轻事之罪。仍敕物力既随业，通推时止令定浮财。

八年九月，以吏部尚书贾守谦、知济南府事蒲察张家奴、莒州刺史完颜百嘉、南京路转运使宋元吉等十三员，分路同本路按察司官一员，推排诸路。上召至香阁，亲谕之曰：“朕选卿等随路推排，除推收外，其新强消乏户，虽集众推唱，然消乏者勿销不尽，如一户物力元三百贯，今蠲免二百五十贯犹有未当者。新强勿添尽，量存其力，如一户可添三百贯，而止添二百贯之类。卿等各宜尽心，一推之后十年利害所关，苟不副所任，罪当不轻也。”

金史卷四七　志第二八

食货二

田制　量田以营造尺，五尺为步，阔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为顷。民田业各从其便，卖质于人无禁，但令随地输租而已。凡桑枣，民户以多植为勤，少者必植其地十之三，猛安谋克户少者必课种其地十之一，除枯补新，使之不阙。凡官地，猛安谋克及贫民请射者，宽乡一丁百亩，狭乡十亩，中男半之。请射荒地者，以最下第五等减半定租，八年始征之。作己业者以第七等减半为税，七年始征之。自首冒佃比邻地者，输官租三分之二。佃黄河退滩者，次年纳租。

太宗天会九年五月，始分遣诸路劝农之使者。熙宗天会十四年，罢来流、混同间护逻地，以予民耕牧。海陵正隆元年二月，遣刑部尚书纥石烈娄室等十一人，分行大兴府、山东、真定府，拘括系官或荒闲牧地，及官民占射逃绝户地，戍兵占佃宫籍监、外路官本业外增置土田，及大兴府、平州路僧尼道士女冠等地，盖以授所迁之猛安谋克户，且令民请射，而官得其租也。

世宗大定五年十二月，上以京畿两猛安民户不自耕垦，及伐桑枣为薪鬻之，命大兴少尹完颜让巡察。

十年四月，禁侵耕围场地。十一年，谓侍臣曰：“往岁，清暑山西，傍路皆禾稼，殆无牧地。尝下令，使民五里外乃得耕垦。今闻其民以此去之他所，甚可矜悯。其令依旧耕种，毋致失业。凡害民之事患在不知，知之朕必不为。自今事有类此，卿等即告毋隐。”

十三年，敕有司：“每岁遣官劝猛安谋克农事，恐有烦扰。自今止令各管职官劝督，弛慢者举劾以闻。”

十七年六月，邢州男子赵迪简言：“随路不附籍官田及河滩地，皆为豪强所占，而贫民土瘠税重，乞遣官拘籍冒佃者，定立租课，复量减人户税数，庶得轻重均平。”诏付有司，将行而止。复以近都猛安谋克所给官地率皆薄瘠，豪民租佃官田岁久，往往冒为己业，令拘籍之。又谓省臣曰：“官地非民谁种，然女直人户自乡土三四千里移来，尽得薄地，若不拘刷良田给之，久必贫乏，其遣官察之。”

又谓参知政事张汝弼曰："先尝遣问女直土地，皆云良田。及朕出猎，因问之，则谓自起移至此，不能种莳，斫芦为席，或斩刍以自给。卿等其议之。"省臣奏，官地所以人多蔽匿盗耕者，由其罪轻故也。乃更条约，立限令人自陈，过限则人能告者有赏。遣同知中都路转运使张九思往拘籍之。

十九年二月，上如春水，见民桑多为牧畜啮毁，诏亲王公主及势要家，牧畜有犯民桑者，许所属县官立加惩断。

十二月谓宰臣曰："亡辽时所拨地，与本朝元帅府，已曾拘籍矣。民或指射为无主地，租佃及新开荒为己业者可以拘括。其间播种岁久，若遽夺之，恐民失业。"因诏括地官张九思戒之。复谓宰臣曰："朕闻括地事所行极不当，如皇后庄、太子务之类，止以名称便为官地，百姓所执凭验，一切不问。其相邻冒占官地，复有幸免者。能使军户稍给，民不失业，乃朕之心也。"

二十年四月，以行幸道隘，扈从人不便，诏户部沿路顿舍侧近官地，勿租与民耕种。又诏故太保阿里先于山东路拨地百四十顷，大定初又于中都路赐田百顷，命拘山东之地入官。五月，谕有司曰："白石门至野狐岭，其间淀泺多为民耕植者，而官民杂畜往来无牧放之所，可差官括元荒地及冒佃之数。"

二十一年正月，上谓宰臣曰："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户之民，往往骄纵，不亲稼穑，不令家人农作，尽令汉人佃莳，取租而已，富家尽服纨绮，酒食游宴，贫者争慕效之，欲望家给人足，难矣。近已禁卖奴婢，约其吉凶之礼，更当委官阅实户数，计口授地，必令自耕，力不赡者方许佃于人。仍禁其农时饮酒。"又曰："奚人六猛安，已徙居咸平、临潢、泰州，其地肥沃，且精勤农务，各安其居。女直人徙居奚地者，菽粟得收获否？"左丞守道对曰："闻皆自耕，岁用亦足。"上曰："彼地肥美，异于他处，惟附都民以水害稼者赈之。"

三月，陈言者言，豪强之家多占夺田者。上曰："前参政纳合椿年占地八百顷，又闻山西田亦多为权要所占，有一家一口至三十顷者，以致小民无田可耕，徙居阴山之恶地，何以自存。其令占官地十顷以上者皆括籍入官，将均赐贫民。"省臣又奏"椿年子猛安参谋合、故太师耨碗温敦思忠孙长寿等，亲属计七十余家，所占地三千余顷。"上曰："至秋，除牛头地外，仍各给十顷，余皆拘入官。山后招讨司所括者，亦当同此也。"又谓宰臣曰："山东路所括民田，已分给女直屯田人户，复有籍官闲地，依元数还民，仍免租税。"

六月，上谓省臣曰："近者大兴府平、滦、蓟、通、顺等州，经水灾之地，免今年税租。不罹水灾者姑停夏税，俟稔岁征之。"时中都大水，而滨、棣等州及山后大熟，命修治怀来以南道路，以来粜者。又命都城减价以粜。又曰："近遣使阅视秋稼，闻猛安谋克人惟酒是务，往往以田租人，而预借三二年租课者。或种而不耘，听其荒芜者。自今皆令阅实各户人力，可耨几顷亩，必使自耕耘之，其力果不及者方许租赁。如惰农饮酒，劝农谋克及本管猛安谋克并都管，各以等第科罪。收获数多者则亦以等第迁赏。"

七月，上谓宰臣曰："前徙宗室户于河间，拨地处之，而不回纳旧地，岂有两地皆占之理，自今当以一处赐之。山东刷民田已分给女直屯田户，复有余地，当以还民而免是岁之租。"八月，尚书省奏山东所刷地数，上谓梁肃曰："朕尝以此问卿，卿不以言。此虽称民地，然皆无明据，括为官地有何不可？"又曰："黄河已移故道，梁山泺水退，地甚广，已尝遣使安置屯田。民昔尝恣意种之，今官已籍其地，而民惧征其租，逃者甚众。若征其租，而以冒佃不即出首罪论之，固宜。然若遽取之，恐致失所。可免其征，赦其罪，别以官地给之。"御史台奏"大名、济州因刷梁山泺官地，或有以民地被刷者。"上复召宰臣曰："虽会经通检纳税，而无明验者，复当刷问。有公据者，虽付本人，仍须体问。"十月，复与张仲愈论冒占田事。

二十二年，以附都猛安户不自种，悉租与民，有一家百口垅无一苗者，上曰："劝农官，何劝谕为也，其令治罪。"宰臣奏曰："不自种而辄与人者，合科违例。"上曰："太重，愚民安知。"遂从大兴少尹王修所奏，以不种者杖六十，谋克四十，受租百姓无罪。

又命招复梁山泺流民，官给以田。时人户有执契据指坟垄为验者，亦拘在官，先委恩州刺史奚晦招之，复遣安肃州刺史张国基验实给之，如已拨系猛安，则赏以官田。上曰："工部尚书张九思执

强不通，向遣刷官田，凡犯秦、汉以来名称，如长城、燕子城之类者，皆以为官田。此田百姓为己业不知几百年矣，所见如此，何不通之甚也。”八月，以赵王永中等四王府冒占官田，罪其各府长史府掾，及安次、新城、宛平、昌平、永清、怀柔六县官，皆罚赎有差。

九月，遣刑部尚书移剌慥于山东路猛安内摘八谋克民，徙于河北东路酬斡、青狗儿两猛安旧居之地，无牛者官给之。河间宗室未徙者令尽徙于平州，无力者官津发之，土薄者易以良田。先尝令俟丰年则括籍官地，至是岁，省臣复以为奏，上曰：“本为新徙四猛安贫穷，须刷官田与之，若张仲愈等所拟条约太刻，但以民初无得地之由，自抚定后未尝输税，妄通为己业者，刷之。如此，恐民苦之，可为酬直。且先令猛安谋克人户，随宜分处，计其丁壮牛具，合得土田实数，给之。不足，则以前所刷地二万余顷补之。复不足，则续当议。”时有落兀者与婆萨等争懿州地六万顷，以皆无据验，遂没入官。

二十七年，随处官豪之家多请占官地，转与他人种佃，规取课利。命有司拘刷见数，以与贫难无地者，每丁授五十亩，庶不至失所，余佃不尽者方许豪家验丁租佃。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五月，拟再立限，令贫民请佃官地，缘今已过期，计已数足，其占而有余者，若容告讦，恐滋奸弊。况续告漏通地，敕旨已革，今限外告者宜却之，止付元佃。兼平阳一路地狭人稠，官地当尽数拘籍，验丁以给贫民。上曰：“限外指告多佃官地者，却之，当矣。如无主不愿承佃，方许诸人告请。其平阳路宜计丁限田，如一家三丁已业止三十亩，则更许存所佃官地一顷二十亩，余者拘籍给付贫民可也。”

七月，谕旨尚书省曰：“唐、邓、颍、蔡、宿、泗等处，水陆膏腴之地，若验等级，量立岁租，宽其征纳之限，募民佃之，公私有益。今河南沿边地多为豪民冒占，若民或流移至彼，就募令耕，不惟贫民有赡，亦增羡官租。其给丁壮者田及耕具，而免其租税。”八月，尚书省奏：“河东地狭，稍凶荒则流亡相继。窃谓河南地广人稀，若令招集他路流民，量给闲田，则河东饥民减少，河南且无旷地矣。”上从所请。九月戊寅，又奏：“在制，诸人请佃官闲地者免五年租课，今乞免八年，则或多垦。”并从之。十一月，尚书省奏：“民验丁佃河南荒闲官地者，如愿作官地则免租八年，愿为己业则免税三年，并不许贸易典卖。若豪强及公吏辈有冒佃者，限两月陈首，免罪而全给之，其税则视其邻地定之，以三分为率减一分，限外许诸人告诣给之。”制可。

明昌元年二月，谕旨有司曰：“濒水民地，已种莳而为水浸者，可令以所近官田对给。”

三月，敕“当军人所受田，止令自种，力不足者方许人承佃，亦止随地所产纳租，其自欲折钱输纳者从民所欲，不愿承佃者毋强。”

六月，尚书省奏：“近制以猛安谋克户不务栽植桑果，已令每十亩须栽一亩，今乞再下各路提刑及所属州县，劝谕民户，如有不栽及栽之不及十之三者，并以事怠慢轻重罪科之。”诏可。

八月，敕“随处系官闲地，百姓已请佃者仍旧，未佃者以付屯田猛安谋克。”

三年六月，尚书省奏：“南京、陕西路提刑司言，旧牧马地久不分拨，以致军民起讼，比差官往各路定之。凡民户有凭验已业，及宅井坟园，已改正给付，而其中复有官地者，亦验数对易之矣。两路牧地，南京路六万三千五百二十余顷，陕西路三万五千六百八十余顷。”

五年，谕旨尚书省：“辽东等路女直、汉儿百姓，可并令量力为蚕桑。”二月，陈言人乞以长吏劝农立殿最，遂定制“能劝农田者，每年谋克赏银绢十两匹，猛安倍之，县官于本等升五人。三年不怠者猛安谋克迁一官，县官升一等。田荒及十之一者笞三十，分数加至徒一年。三年皆荒者，猛安谋克追一官，县官以升等法降之。”为永格。

六年二月，诏罢括陕西之地。又陕西提刑司言：“本路户民安水磨、油栿，所占步数在私地有税，官田则有租，若更输水利钱银，是重并也，乞除之。”省臣奏：“水利钱银以辅本路之用，未可除也，宜视实占地数，除税租。”命他路视此为法。

承安二年，遣户部郎中上官瑜往西京并沿边，劝举军民耕种。又差户部郎中李敬义往临潢等路规画农事。旧令，军人所授之地不得租赁与人，违者苗付地主。泰和四年九月定制，所拨地土十里内自种之数，每丁四十亩，续进丁同此，余者许令便宜租赁及两和分种，违者钱业还主。上闻六路括地时，其间屯田军户多冒名增口，以请官地，及包取民田，而民有空输税赋、虚抱物力者，应诏

陈言人多论之。五年二月，尚书省奏："若复遣官分往，追照案凭，讼言纷纷何时已乎。"遂令虚抱税石已输送入官者，命于税内每岁续克之。

泰和七年，募民种佃清河等处地，以其租分为诸春水处饵鹅鸭之食。

八年八月，户部尚书高汝砺言："旧制，人户请佃荒地者，以各路最下第五等减半定租，仍免八年输纳。若作己业，并依第七等税钱减半，亦免三年输纳。自首冒佃比邻田，定租三分纳二。其请佃黄河退滩地者，次年纳租。向者小民不为久计，比至纳租之时多巧避匿，或复告退，盖由元限太远，请佃之初无人保识故尔。今请佃者可免三年，作己业者免一年，自首冒佃并请退滩地，并令当年输租，以邻首保识，为长制。"

宣宗贞祐三年七月，以既徙河北军户于河南，议所以处之者，宰臣曰："当指官田及牧地分界之，已为民佃者则俟秋获后，仍日给米一升，折以分钞。"太常丞石抹世绩曰："荒田牧地耕辟费力，夺民素垦则民失所。况军户率无牛，宜令军户分人归守本业，至春复还，为固守计。"上卒从宰臣议，将括之，待御史刘元规上书曰："伏见朝廷有括地之议，闻者无不骇愕。向者河北、山东已为此举，民之茔墓井灶悉为军有，怨嗟争讼至今未绝，若复行之，则将大失众心。荒田不可耕，徒有得地之名，而无享利之实。纵得熟土，不能亲耕，而复令民佃之，所得无几，而使纷纷交病哉。"上大悟，罢之。

八月，先以括地事未有定论，北方侵及河南，由是尽起诸路军户南来，共图保守，而不能知所以得军粮之术。众议谓可分遣官聚耆老问之，其将益赋，或与军田，二者孰便。参政汝砺言："河南官民地相半，又多全佃官地之家，一旦夺之，何以自活。小民易动难安，一时避赋遂有舍田之言，及与人能勿悔乎，悔则忿心生矣。如山东拨地时，腴地尽入富家，瘠者乃付贫户，无益于军，而民有损。惟当倍益官租，以给军食，复以系官荒田牧地量数与之，令其自耕，则民不失业，官不厉民矣。"从之。

三年十月，高汝砺言："河北军户徙居河南者几百万口，人日给米一升，岁费三百六十万石，半以给直，犹支粟三百万石。河南租地计二十四万顷，岁租才一百五十六万，乞于经费之外倍征以给之。"遂命右司谏冯开等五人分诣诸郡，就授以荒官田及牧地可耕者，人三十亩。

十一月，又议以括荒田及牧马地给军，命尚书右丞高汝砺总之。汝砺还奏："今顷亩之数较之旧籍甚少，复瘠恶不可耕，均以可耕者与之，人得无几。又僻远之处必徙居以就之，彼皆不能自耕，必以与人，又当取租于数百里之外。况今农田且不能尽辟，岂有余力以耕丛薄交固、草根纠结之荒地哉。军不可仰此得食也，审矣。今旬诸军户，皆曰："得半粮尤足自养，得田不能耕，复罢其廪，将何所赖。"臣知初籍地之时，未尝按阅其实，所以不如其数，不得其处也。若复考计州县，必各妄承风旨，追呼究结以应命。不足其数，则妄指民田以充之，则所在骚然矣。今民之赋役三倍平时，飞挽转输，日不暇给，而复为此举，何以堪之。且军户暂迁，行有还期，何为以此病民哉。病民而军获利，犹不可为，况无所利乎。惟陛下加察。"遂诏罢给田，但半给粮、半给实直焉。

四年，复遣官括河南牧马地，既籍其数，上命省院议所以给军者，宰臣曰："今军户当给粮者四十四万八千余口，计当口占六亩有奇，继来者不与焉。但相去数百里者，岂能以六亩之故而远来哉。兼月支口粮不可遽罢，臣等窃谓军户愿佃者即当计口给之。自余僻远不愿者，宜准近制，系官荒地许军民耕辟例，令军民得占莳之。"院官曰："牧马地少，且久荒难耕，军户复乏农器，然不给之，则彼自支粮外，更无从得食，非蓄锐待敌之计。给之则亦未能遂遽减其粮，若得迟以岁月，俟颇成伦次，渐可以省官廪耳。今夺于有力者，即以授其无力者，恐无以耕。乞令司县官劝率民户，借牛破荒，至来春然后给之。司县官能率民户以助耕而无骚动者，量加官赏，庶几有所激劝。"宰臣复曰："若如所言，则司县官贪慕官赏，必将抑配，以至扰民。今民家之牛，量地而畜之。况比年以来，农功甫毕则并力转输犹恐不及，岂有暇耕它人之田也。惟如臣等前奏为便。"诏再议之。乃拟民有能开牧马地及官荒地作熟田者，以半给之为永业，半给军户。奏可。

四年，省奏："自古用兵，且耕且战，是以兵食交足。今诸帅分兵不啻百万，一充军伍咸仰于官，至于妇子居家安坐待哺，尽不知屯田为经久之计也。愿下明诏，令诸帅府各以其军耕耨，亦以逸待

劳之策也。”诏从之。

兴定三年正月，尚书右丞领三司事侯摰言：“按河南军民田总一百九十七万顷有奇，见耕种者九十六万余顷，上田可收一石二斗，中田一石，下田八斗，十一取之，岁得九百六十万石，自可优给岁支，且使贫富均，大小各得其所。臣在东平尝试行二三年，民不疲而军用足。”诏有司议行之。

四年十月，移剌不言：“军户自徙于河南，数岁尚未给田，兼以移徙不常，莫得安居，故贫者甚众。请括诸屯处官田，人给三十亩，仍不移屯它所，如此则军户可以得所，官粮可以渐省。”宰臣奏：“前此亦有言授地者，枢密院以谓俟事缓而行之。今河南罹水灾，流亡者众，所种麦不及五万顷，殆减往年太半，岁所入殆不能足。若拨授之为永业，俟有获即罢其家粮，亦省费之一端也。”上从之。又河南水灾，逋户太半，田野荒芜，恐赋入少而国用乏，遂命唐、邓、裕、蔡、息、寿、颍、亳及归德府被水田，已燥者布种，未渗者种稻，复业之户免本租及一切差发，能代耕者如之，有司擅科者以违制论，阙牛及食者率富者就贷。

五年正月，京南行三司石抹斡鲁言：“京南、东、西三路，屯军老幼四十万口，岁费粮百四十余万石，皆坐食民租，甚非善计，宜括逋户旧耕田，南京一路旧垦田三十九万八千五百余顷，内官田民耕者九万九千顷有奇。今饥民流离者太半，东、西、南路计亦如之，朝廷虽招使复业，民恐既复之后生计未定而赋敛随之，往往匿而不出。若分给军户人三十亩，使之自耕，或召人佃种，可数岁之后畜积渐饶，官粮可罢。”今省臣议之，更不能行。

租赋　金制，官地输租，私田输税。租之制不传。大率分田之等为九而差次之，夏税亩取三合，秋税亩取五升，又纳秸一束，束十有五斤。夏税六月止八月，秋税十月止十二月，为初、中、末三限，州三百里外，纾其期一月。屯田户佃官地者，有司移猛安谋克督之。泰和五年，章宗谕宰臣曰：“十月民获未毕，遽令纳税可乎。”改秋税限十一月为初。中都、西京、北京、上京、辽东、临潢、陕西地寒，稼穑迟熟，夏税限以七月为初。凡输送粟麦，三百里外石减五升，以上每三百里递减五升。粟折秸百称者，百里内减三称，二百里减五称，不及三百里减八称，三百里及输本色槁草，各减十称。

计民田园、邸舍、车乘、牧畜、种植之资，藏镪之数，征钱有差，谓之物力钱。遇差科，必按版籍，先及富者，势均则以丁多寡定甲乙。有横科，则视物力，循大至小均科。其或不可分摘者，率以次户济之。凡民之物力，所居之宅不预。猛安谋克户、监户、官户所居外，自置民田宅，则预其数。墓田、学田，租税、物力皆免。

民愬水旱应免者，河南、山东、河东、大名、京兆、凤翔、彰德部内支郡，夏田四月，秋田七月，余路夏以五月，秋以八月，水田则通以八月为限，遇闰月则展期半月，限外愬者不理。非时之灾则无限。损十之八者全免，七分免所损之数，六分则全征。桑被灾不能蚕，则免丝绵绢税。诸路雨雪及禾稼收获之数，月以捷步申户部。

凡叙使品官之家，并免杂役，验物力所当输者，止出雇钱。进纳补官未至荫子孙、及凡有出身者、谓司吏译人等。出职带官叙当身者，杂班叙使五品以下、及正品承应已带散官未出职者，子孙与其同居兄弟，下逮终场举人、系籍学生、医学生，皆免一身之役。三代同居，已旌门则免差发，三年后免杂役。

太宗天会元年，敕有司轻徭赋，劝稼穑。十年，以辽人士庶之族赋役等差不一，诏有司命悉均之。熙宗天眷五年十二月，诏免民户残欠租税。皇统三年，蠲民税之未足者。世宗大定二年五月，谓宰臣曰：“凡有徭役，均科强户，不得抑配贫民。”有言以用度不足，奏预借河北东西路、中都租税，上以国用虽乏，民力尤艰，遂不允。三年，以岁歉，诏免二年租税。又诏曰：“朕比以元帅府从宜行事，今闻河南、陕西、山东、北京以东、及北边州郡，调发甚多，而省部又与他州一例征取赋役，是重扰也。可凭元帅府已取者例，蠲除之。”五年，命有司，凡罹蝗旱水溢之地，蠲其赋税。六年，以河北、山东水，免其租。

八年十月，彰德军节度使高昌福上书言税租甚重，上谕翰林学士张景仁曰：“今租税法比近代甚轻，而以为重，何也？”景仁曰：“今之税敛殊轻，非税敛则国用何从而出。”

二年二月，尚书省奏，天下仓廪贮粟二千七十九万余石。上曰："朕闻国无九年之蓄则国非其国，朕是以括天下之田以均其赋，岁取九百万石，自经费七百万石外，二百万石又为水旱之所蠲免及赈贷之用，余才百万石而已。朕广蓄积，备饥馑也。小民以为税重，小臣沽民誉，亦多议之，盖不虑国家缓急之备也。

十二年正月，以水旱免中都、西京、南京、河北、河东、山东、陕西去年租税。十三年，谓宰臣曰："民间科差，计所免已过半矣。虑小民不能详知，吏缘为奸，仍旧征取，其令所在揭榜谕之。"十月，敕州县官不尽力催督税租，以致逋县者，可止其俸，使之征足，然后给之。十六年正月，诏免去年被水旱路分租税。十七年，上问宰臣曰："辽东赋税旧六万余石，通检后几二十万。六万时何以仰给，二十万后所积几何？"户部契勘，谓先以官吏数少故能给，今官吏兵卒及孤老数多，以此费大。上曰："当察其实，毋令妄费也。"十七年三月，诏免河北、山东、陕西、河东、西京、辽东等十路去年被旱蝗租税。十八年正月，免中都、河北、河东、山西、河南、陕西等路前年被灾租税。十九年秋、中都、西京、河北、山东、河东、陕西以水旱伤民田十三万七千七百余顷，诏蠲其租。二十年三月，以中都、西京、河北、山东、河东、陕西路前岁被灾，诏免其租税。以户部尚书曹望之之言，诏减鄜延及河东南路税五十二万余石，增河北西路税八万八千石。又诏诸税粟非关边要之地者，除当储数外，听民从便折纳。二十一年九月，以中都水灾，免租。前时近官路百姓以牛夫充递运者，复于它处未尝就役之家征钱偿之。

二十三年，宗州民王仲规告乞征还所役牛夫钱，省臣以奏，上曰："此既就役，复征钱于彼，前虽如此行之，复恐所给钱未必能到本户，是两不便也。不若止计所役，免租税及铺马钱为便。其预计实数以闻。若和雇价直亦须裁定也。"有司上其数，岁约给六万四千余贯，计折粟八万六千余石。上复命，自今役牛夫之家，以去道三十里内居者充役。

二十六年，军民地罹水旱之灾者，二十一万顷免税凡四十九万余石。二十七年六月，免中都、河北等路尝被河决水灾军民租税。十一月，诏河水泛溢，农田被灾者，与免差税一年。怀、卫、孟、郑四州塞河劳役，并免今年差税。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赦民租十之一。河东南北路则量减之，尚书省奏，两路田多峻阪，硗瘠者往往再岁一易，若不以地等级蠲除，则有不均。遂敕以赦书特免一分外，中田复减一分，下田减二分。

旧制，夏、秋税纳麦、粟、草三色，以各处所须之物不一，户部复令以诸所用物折纳。上封事者言其不可，户部谓如此则诸路所须之物要当和市，转扰民矣。遂命太府监，应折纳之物为只承宫禁者，治黄河薪刍增直二钱折纳，如黄河岸所用木石固非土产，乃令所属计置，而罢它应折纳者。

四月，上封事者乞薄民之租税，恐廪粟积久腐败。省臣奏曰："臣等议，大定十八年户部尚书曹望之奏，河东及鄜延两路税颇重，遂减五十二万余石。去年赦十之一，而河东瘠地又减之。今以岁入度支所余无几，万一有水旱之灾，既蠲免其所入，复出粟以赈之，非有备不可。若复欲减，将何以待之。如虑腐败，令诸路以时曝凉，毋令致坏，违者论如律。"制可。

十一月，尚书省奏："河南荒闲官地，许人计丁请佃，愿仍为官者免租八年，愿为己业者免税三年。"诏从之。

明昌二年二月，敕自今民有诉水旱灾伤者，即委官按视其实，申所属州府，移报提刑司，同所属检毕，始令翻耕。三年六月，有司言河州灾伤，阙食之民犹有未输租者，诏蠲之。九月，以山东、河北三路被灾，其权阁之租及借贷之粟，令俟岁丰日续征。上如秋山，免围场经过人户今岁夏秋租税之半。

四年冬十月，上行幸，谕旨尚书省曰："海壖石城等县，地瘠民困，所种惟黍稗而已。及赋于官，必以易粟输之。或令止课所产，或依河东路减税，至还京当定议以闻。"五年，敕免河决被灾之民秋租。

泰和四年四月，以久旱下诏责躬，免所旱州县今年夏税。九月，陈言者谓河间、沧州逃户，物力钱至数千贯，而其差发，有司止取办于见户，民不能堪矣。诏令按察司，除地土物力命随其业，而权止其浮财物力。五年正月，诏有司，自泰和三年尝所行幸至三次者，被科之民特免半年租税。

八年五月，以宋谋和，诏天下，免河南、山东、陕西六路今年夏税，河东、河北、大名等五路半之。八月，诏诸路农民请佃荒田者，与免租赋三年，作己业者一年，自首冒佃、及请佃黄河退滩地者，不在免例。

宣宗贞祐三年十月，御史田迥秀言："方今军国所需，一切责之河南。有司不惜民力，征调太急，促其期限，痛其棰楚。民既罄其所有而不足，遂使奔走旁求于它境，力竭财殚，相踵散亡，禁之不能止也。乞自今凡科征必先期告之，不急者皆罢，庶民力宽而逋者可复。"诏行之。十二月，诏免逃户租税。

四年三月，免陕西逃户租。五月，山东行省仆散安贞言："泗州被灾，道殣相望，所食者草根木皮而已。而邳州戍兵数万，急征重役，悉出三县。官吏酷暴，擅括宿藏，以应一切之命。民皆逋窜，又别遣进纳闲官以相迫督。皆怙势营私，实到官者才十之一，而徒使国家有厚敛之名。乞命信臣革此弊以安百姓。"诏从之。

兴定元年二月，免中京、嵩、汝等逋租十六万石。

四年，御史中丞完颜伯嘉奏，亳州大水，计当免租三十万石，而三司官不以实报，止免十万而已。诏命治三司官虚妄之罪。七月，以河南大水，下诏免租劝种，且命参知政事李复亨为宣慰使，中丞完颜伯嘉副之。十月，以久雨，令宽民输税之限。十一月，上曰："闻百姓多逃，而逋赋皆抑配见户，人何以堪。军储既足，宜悉除免。今又添军须钱太多，亡者讵肯复业乎。"遂命行部官阅实免之，已代纳者给以恩例，或除它役，仍减桑皮故纸钱四之一。三年，令逃户复业者但输本租，余差役一切皆免。能代耕者，免如复户。有司失信擅科者，以违制论。

四年十二月，镇南军节度使温迪罕思敬上书言："今民输税，其法大抵有三，上户输远仓，中户次之，下户最近。然近者不下百里，远者数百里，道路之费倍于所输，而雨雪有稽违之责，遇贼有死伤之患。不若止输本郡，令有司检算仓之所积，称屯兵之数，使就食之。若有不足，则增敛于民，民计所敛不及道里之费，将忻然从之矣。"

五年十月，上谕宰臣曰："比欲民多种麦，故令所在官贷易麦种。今闻实不贷与，而虚立案簿，反收其数以补不足之租。其遣使究治。

元光元年，上闻向者有司以征租之急，民不待熟而刈之，以应限。今麦将熟矣，其谕州县，有犯者以慢军储治罪。九月，权立职官有田不纳租罪。京南司农卿李蹊言："按《齐民要术》，麦晚种则粒小而不实，故必八月种之。今南路当输秋税百四十余万石，草四百五十余万束，皆以八月为终限。若输远仓及泥淖，往返不下二十日，使民不暇趋时，是妨来岁之食也。乞宽征敛之限，使先尽力于二麦。"朝廷不从。

元光二年，宰臣奏："去岁正月京师见粮才六十余万石，今三倍矣，计国用颇足，而民间租税征之不绝，恐贫民无所输而逋亡也。"遂以中旨遍谕止之。

牛头税　即牛具税，猛安谋克部女直户所输之税也。其制每耒牛三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岁输粟大约不过一石，官民占田无过四十具。天会三年，太宗以岁稔，官无储积无以备饥馑，诏令一耒赋粟一石，每谋克别为一廪贮之。四年，诏内地诸路，每牛一具赋粟五斗，为定制。

世宗大定元年，诏诸猛安不经迁移者，征牛具税粟，就命谋克监其仓，亏损则坐之。十二年，尚书省奏："唐古部民旧同猛安谋克定税，其后改同州县，履亩立税，颇以为重"，遂命从旧制。

二十年，定功授世袭谋克，许以亲族从行，当给以地者，除牛九具以下全给，十具以上四十具以下者，则于官豪之家量拨地六具与之。

二十一年，世宗谓宰臣曰："前时一岁所收可支三年，比闻今岁山西丰稔，所获可支三年。此间地一岁所获不能支半岁，而又牛头税粟，每牛一头止令各输三斗，又多逋悬，此皆递互隐匿所致，当令尽实输之。"

二十三年，有司奏其事，世宗谓左丞完颜襄曰："卿家旧止七具，今定为四十具。朕始令卿等议此，而卿皆不欲，盖各顾其私尔。是后限民口二十五，算牛一具。"七月，尚书省复奏其事，上虑版

籍岁久贫富不同，猛安谋克又皆年少，不练时事，一旦军兴，按籍征之必有不均之患。乃令验实推排，阅其户口、畜产之数，其以上京二十二路来上。八月，尚书省奏，推排定猛安谋克户口、田亩、牛具之数。猛安二百二，谋克千八百七十八，户六十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一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六，内正口四百八十一万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口一百三十四万五千九百六十七，田一百六十九万三百八十顷有奇，牛具三十八万四千七百七十一。在都宗室将军司，户一百七十，口二万八千七百九十，内正口九百八十二，奴婢口二万七千八百八，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顷七十五亩有奇，牛具三百四。迭剌、唐古二部五乣，户五千五百八十五，口一十三万七千五百四十四，内正口十一万九千四百六十三，奴婢口一万八千八十一，田四万六千二十四顷一十七亩，牛具五千六十六。后二十六年，尚书省奏并征牛头税粟，上曰："积压五年，一见并征，民何以堪。其令民随年输纳，被灾者蠲之，贷者俟丰年征还。

金史卷四八　志第二九

食货三

钱币　金初用辽、宋旧钱，天会末，虽刘豫"阜昌元宝""阜昌重宝"亦用之。海陵庶人贞元二年迁都之后，户部尚书蔡松年复钞引法，遂制交钞，与钱并用。正隆二年，历四十余岁，始议鼓铸。冬十月，初禁铜越外界，悬罪赏格。括民间铜鍮器，陕西、南京者输京兆，他路悉输中都。三年二月，中都置钱监二，东曰宝源，西曰宝丰。京兆置监一，曰利用。三监铸钱，文曰"正隆通宝"轻重如宋小平钱，而肉好字文峻整过之，与旧钱通用。

世宗大定元年，用吏部尚书张中彦言，命陕西路参用宋旧铁钱。四年，浸不行，诏陕西行户部、并两路通检官，详究其事。皆言，"民间用钱，名与铁钱兼用，其实不为准数，公私不便"，遂罢之。

八年，民有犯铜禁者，上曰："销钱作铜，旧有禁令，然民间犹有铸镜者，非销钱而何。"遂并禁之。

十年，上谕户部臣曰："官钱积而不散，则民间钱重，贸易必艰，宜令市金银及诸物。其诸路酤榷之货，亦令以物平折输之。"十月，上责户部官曰："先以官钱率多，恐民间不得流通，令诸处贸易金银丝帛，以图流转。今知乃有以抑配反害百姓者。前许院务得折纳轻赍之物以便民，是皆朕思而后行者也，此尚出朕，安用若为。又随处时有赈济，往往近地无粮，取于它处，往返既远，人愈难之。何为不随处起仓，年丰则多籴以备赈赡，设有缓急，亦岂不有易办乎，而徒使钱充府库，将安用之。天下之大，朕岂能一一遍知，凡此数事，汝等何为而使至此。且户部与它部不同，当从宜为计，若但务因循，以守其职，则户部官谁不能为。"

十一年二月，禁私铸铜镜，旧有铜器悉送官，给其直之半。惟神佛像、钟、磬、钹、钴、腰束带、鱼袋之属，则存之。

十二年正月，以铜少，命尚书省遣使诸路规措铜货，能指坑冶得实者，赏。上与宰臣议鼓铸之术，宰臣曰："有言所在有金银坑冶，皆可采以铸钱，臣窃谓工费过于所得数倍，恐不可行。"上曰："金银，山泽之利，当以与民，惟钱不当私铸。今国家财用丰盈，若流布四方与在官何异。所费虽多，但在民间，而新钱日增尔。其遣能吏经营之。"左丞石琚进曰："臣闻天子之富藏在天下，钱货如泉，正欲流通。"上复问琚曰："古亦有民自铸钱者乎？"琚对曰："民若自铸，则小人图利，钱益薄恶，此古所以禁也。"

十三年，命非屯兵之州府，以钱市易金帛，运致京师，使钱币流通，以济民用。

十五年十一月，上谓宰臣曰："或言铸钱无益，所得不偿所费。朕谓不然。天下如一家，何公私之间，公家之费私家得之，但新币日增，公私俱便也。"

十六年三月，遣使分路访察铜矿苗脉。

十八年，代州立监铸钱，命震武军节度使李天吉、知保德军事高委孙往监之，而所铸斑驳黑涩不可用，诏削天吉、季孙等官两阶，解职，仍杖季孙八十。更命工部郎中张大节、吏部员外郎麻珪监铸。其钱文曰"大定通宝"，字文肉好又胜正隆之制，世传其钱料微用银云。十九年，始铸至万六

千余贯。二十年，诏先以五千进呈，而后命与旧钱并用。

初，新钱之未行也，以宋大观钱作当五用之。二月，上闻上京修内所，市民物不即与直，又用短钱，责宰臣曰："如此小事，朕岂能悉知，卿等何为不察也。"时民间以八十为陌，谓之短钱，官用足陌，谓之长钱。大名男子斡鲁补者上言，谓官私所用钱皆当以八十为陌，遂为定制。

二十年十一月，名代州监曰阜通，设监一员，正五品，以州节度兼领。副监一员，正六品，以州同知兼领。丞一员，正七品，以观察判官兼领。设勾当官二员，从八品。给银牌，命副监及丞更驰驿经理。二十二年十月，以参知政事粘割斡特剌提控代州阜通监。二十三年，上以阜通监鼓铸岁久，而钱不加多，盖以代州长贰厅幕兼领，而夺于州务，不得专意综理故也。遂设副监、监丞为正员，而以节度领监事。

二十六年，上曰："中外皆言钱难，朕尝计之，京师积钱五百万贯亦不为多，外路虽有终亦无用，诸路官钱非屯兵处可尽运至京师。"太尉丞相克宁曰："民间钱固已艰得，若尽归京师，民益艰得矣。不若起其半至都，余半变折轻赍，则中外皆便。"十一月，上谕宰臣曰："国家铜禁久矣，尚闻民私造腰带及镜，托为旧物，公然市之。宜加禁约。"

二十七年二月，曲阳县铸钱别为一监，以利通为名，设副监、监丞，给驿更出经营铜事。

二十八年，上谓宰臣曰："今者外路见钱其数甚多，闻有六千余万贯，皆在僻处积贮，既不流散，公私无益，与无等尔。今中都岁费三百万贯，支用不继，若致之京师，不过少有挽运之费，纵所费多，亦惟散在民尔。"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二月，雁门、五台民刘完等诉，"自立监铸钱以来，有铜矿之地虽曰官运，其顾直不足则令民共偿。乞与本州司县均为差配"。遂命甄官署丞丁用楫往审其利病，还言"所运铜矿，民以物力科差济之，非所愿也。其顾直既低，又有刻剥之弊。而相视苗脉工匠，妄指人之垣屋及寺观谓当开采，因以取贿。又随冶夫匠，日办净铜四两，多不及数，复销铜器及旧钱，送官以足之。今阜通、利通两监，岁铸钱十四万余贯，而岁所费乃至八十余万贯，病民而多费，未见其利便也。"宰臣以闻，遂罢代州、曲阳二监。

初，贞元间既行钞引法，遂设印造钞引库及交钞库，皆设使、副、判各一员，都监二员，而交钞库副则专主书押、搭印合同之事。印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等谓之大钞，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谓之小钞，与钱并行，以七年为限，纳旧易新，犹循宋张咏四川交子之法而纾其期尔，盖亦以铜少，权制之法也。时有欲罢之者，至是二监既罢，有司言："交钞旧同见钱，商旅利于致远，往往以钱买钞，盖公私俱便之事，岂可罢去。止因有厘革年限，不能无疑，乞削七年厘革之法，令民得常用。若岁久字文磨灭，许于所在官库纳旧换新，或听便支钱。"遂罢七年厘革之限，交钞字昏方换，法自此始，而收敛无术，出多入少，民浸轻之。厥后其法屡更，而不能革，弊亦始于此焉。

交钞之制，外为阑，作花纹，其上衡书贯例，左曰"某字料"，右曰"某字号"。料号外，篆书曰"伪造交钞者斩，告捕者赏钱三百贯"。料号衡阑下曰"中都交钞库，准尚书户部符，承都堂札付，户部复点勘，令史姓名押字"。又曰："圣旨印造逐路交钞，于某处库纳钱换钞，更许于某处库纳钞换钱，官私同见钱流转。"基钞不限年月行用，如字文故暗，钞纸擦磨，许于所属库司纳旧换新。若到库支钱，或倒换新钞，每贯克工墨钱若干文。库掐、攒司、库副、副使、使各押字。年月日。印造钞引库库子、库司、副使各押字，上至尚书户部官亦押字，其搭印支钱处合同，余用印依常例。

初，大定间定制，民间应许存留铜鍮器物，若申卖入官，每斤给钱二百文。其弃藏应禁器物，首纳者每斤给钱百文，非器物铜货一百五十文，不及斤者计给之。在都官局及外路造卖铜器价，令运司佐贰检校，镜每斤三百十四文，镀金御仙花腰带十七贯六百七十一文，五子荔腰带十七贯九百七十一文，抬鈒罗文束带八贯五百六十文，鱼袋二贯三百九文，钹钴铙磬每斤一贯九百二文，铃杵坐铜者二贯七百六十九文，鍮石者三贯六百四十六文。明昌二年十月，敕减卖镜价，防私铸销钱也。

旧尝以夫匠逾天山北界外采铜，明昌三年，监察御史李炳言："顷闻有司奏，在官铜数可支十年，若复每岁令夫匠过界远采，不惟多费，复恐或生边衅。若支用将尽之日，止可于界内采炼，上是其

言，遂不许出界。

五月，敕尚书省曰："民间流转交钞，当限其数，毋令多于见钱也。"

四年，上谕宰臣曰："随处有无用官物，可为计置，如铁钱之类是也。"或有言铁钱有破损，当令所司以铜钱偿之者，参知政事胥持国不可，上曰："令偿之尚坏，不赏将尽坏矣。若果无用，曷别为计？"持国曰："如江南用铜钱，江北、淮南用铁钱，尽以隔阂铜钱不令过界尔。如陕西市易亦有用银布姜麻，若旧有铁钱，宜姑收贮，以备缓急。"遂令有司籍铁钱及诸无用之物，贮于库。

八月，提刑司言："所降陕西交钞多于见钱，使民艰于流转。"宰臣以闻，遂令本路榷税及诸名色钱，折交钞。官兵俸，许钱绢银钞各半之，若钱银数少，即全给交钞。

五年三月，宰臣奏："民间钱所以艰得，以官豪家多积故也。在唐元和间，尝限富家钱过五千贯者死，王公重贬没入，以五之一赏告者。"上令参酌定制，令官民之家以品从物力限见钱，多不过二万贯，猛安谋克则以牛具为差，不得过万贯，凡有所余，尽令易诸物收贮之。有能告数外留钱者，奴婢免为良，佣者出离，以十之一为赏，余皆没入。

又谕旨有司，凡使高丽还者，所得铜器令尽买之。

承安二年十月，宰臣奏："旧立交钞法，凡以旧易新者，每贯取工墨钱十五文。至大定二十三年，不拘贯例，每张收八文，既无益于官，亦妨钞法，宜从旧制便。若以钞买盐引，每贯权作一贯五十文，庶得多售。"上曰："工墨钱，贯可令收十二文。买盐引者，每贯可权作一贯一百文。"时交钞所出数多，民间成贯例者艰于流转，诏以西北二京、辽东路从宜给小钞，且许于官库换钱，与它路通行。

十二月，尚书省议，谓时所给官兵俸及边戍军须，皆以银钞相兼，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直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仍定销铸及接受稽留罪赏格。

承安三年正月，省奏，"随处榷场若许见钱越境，虽非销毁，即与销毁无异。"遂立制，以钱与外方人使及与交易者，徒五年，三斤以上死，驵侩同罪。捕告人之赏，官先为代给钱五百贯。其逮及与接引、馆伴、先排、通引、书表等以次坐罪，仍令均偿。

时交钞稍滞，命西京、北京、临潢、辽东等路一贯以上俱用银钞、宝货，不许用钱，一贯以下听民便。时既行限钱法，人多不遵，上曰："已定条约，不为不重，其令御史台及提刑司察之。"九月，以民间钞滞，尽以一贯以下交钞易钱用之，遂复减元限之数，更定官民存留钱法，三分为率，亲王、公主、品官许留一分，余皆半之，其赢余之数期五十日内尽易诸物，违者以违制论，以钱赏告者。于两行部各置回易务，以绵绢物段易银钞，亦许本务纳银钞。赴榷货出盐引，纳钞于山东、河北、河东等路，从便易钱。各降补官及德号空敕三百、度牒一千，从两行部指定处，限四月进纳补换。又更造一百例小钞，并许官库易钱。一贯、二贯例并支小钞，三贯例则支银一两、小钞一贯，若五贯、十贯例则四分支小钞、六分支银，欲得实货者听，有阻滞及辄减价者罪之。

四年三月，又以银钞阻滞，乃权止山东诸路以银钞与绵绢盐引从便易钱之制。令院务诸科名钱，除京师、河南、陕西银钞从便，余路并许收银钞各半，仍于钞四分之一许纳其本路。随路所收交钞，除本路者不复支发，余通行者并循环用之。榷货所鬻盐引，收纳宝货与钞相半，银每两止折钞两贯。省许人依旧诣库纳钞，随路漕司所收，除额外羡余者，亦如之。所支官钱，亦以银钞相兼，银已零截者令交钞库不复支，若宝货数少，可浸增铸。银钞既通则物价自平，虽有禁法亦安所施，遂除阻滞银钞罪制。

四年，以户部言，命在都官钱，榷货务盐引，并听收宝货，附近盐司贴钱数亦许带纳。民间宝货有所归，自然通行，不至销毁。先是，设四库印小钞以代钞本，令人便赍小钞赴库换钱，即与支见钱无异。今更不须印造，俟其换尽，可罢四库，但以大钞验钱数支易见钱。

时私铸"承安宝货"者多杂以铜锡，浸不能行，京师闭肆。五年十二月，宰臣奏："比以军储调发，支出交钞数多，遂铸宝货，与钱兼用，以代钞本，盖权时之制，非经久之法。"遂罢"承安宝货"。

泰和元年六月，通州刺史卢构言："民间钞固已流行，独银价未平，官之所定每铤以十万为准，

而市肆才直八万，盖出多入少故也。若令诸税以钱银钞三分均纳，庶革其弊。”下省议，宰臣谓“军兴以来，全赖交钞佐用，以出多遂滞，顷令院务收钞七分，亦渐流通。若与银均纳，则彼增此减，理必偏胜，至碍钞法。必欲银价之平，宜令诸名若“铺马”、“军须”等钱，许纳银半，无者听便。”

先是，尝行三合同交钞，至泰和二年，止行于民间，而官不收敛，朝廷虑其病民，遂令诸税各带纳一分，虽止系本路者，亦许不限路分通纳。户部见征累年铺马钱，亦听收其半。闰十二月，上以交钞事，召户部尚书孙铎、侍郎张复亨，议于内殿。复享以三合同钞可行，铎请废不用，既而复亨言竟诎。自是而后，国虚民贫，经用不足，专以交钞愚百姓，而法又不常，世宗之业衰焉。以至泰和三年，其弊弥甚，乃谓宰臣曰：“大定间，钱至足，今民间钱少，而又不在官，何耶？其集问百官，必有能知之者。”四年七月，罢限钱法，从户部尚书上官瑜所请也。

四年，欲增铸钱，命百官议所以足铜之术。中丞孟铸谓：“销钱作铜，及盗用出境者不止，宜罪其官及邻。”太府监梁＜⿰王堂＞等言：“铸钱甚费，率费十钱可得一钱。识者谓费虽多犹增一钱也，乞采铜、拘器以铸。”宰臣谓：“鼓铸未可速行，其铜冶听民煎炼，官为买之。凡寺观不及十人，不许畜法器。民间鍮铜器期以两月送官给价，匿者以私法坐，限外人告者，以知而不纠坐其官。寺观许童行告者赏。俟铜多，别具以闻。”八月，定从便易钱法，听人输纳于京师，而于山东、河北、大名、河东等路依数支取。后铸大钱一直十，篆文曰：“泰和重宝”与钞参行。

五年，上欲罢交钞工墨钱，复以印时常费遂命贯止收六文。

六年四月，陕西交钞不行，以见钱十万贯为钞本，与钞相易，复以小钞十万贯相参用之。六年十一月，复许诸路各行小钞。中都路则于中都及保州，南京路则于南京、归德、河南府，山东东路则于益都、济南府，山东西路则于东平、大名府，河北东路则于河间府、冀州，河北西路则于真定、彰德府，河东南路则于平阳，河东北路则于太原、汾州，辽东则于上京、咸平，西京则于西京、抚州，北京则于临潢府官库易钱。令户部印小钞五等，附各路同见钱用。

七年正月，敕在官毋得支出大钞，在民者令赴库，以多寡制数易小钞及见钱。院务商税及诸名钱，三分须纳大钞一分，惟辽东从便。

时民以货币屡变，往往怨嗟，聚语于市。上知之，谕旨于御史台曰：“自今都市敢有相聚论钞法难行者，许人捕告，赏钱三百贯。”

五月，以户部尚书高汝砺议，立“钞法条约”，添印大小钞，以钞库至急切，增副使一员。汝砺又与中都路转运使孙铎言钱币，上命中丞孟铸、礼部侍郎乔宇、国子司业刘昂等十人议，月余不决。七月，上召议于泰和殿，且谕汝砺曰：“今后毋谓钞多，不加重而辄易之。重之加于钱，可也。”明日，敕：“民间之交易、典质，一贯以上并用交钞，毋得用钱。须立契者，三分之一用诸物。六盘山西、辽河东以五分之一用钞，东鄙屯田户以六分之一用钞。不须立契者，惟辽东钱钞从便。犯者徒二年，告者赏有差，监临犯者杖且解职，县官能奉行流通者升除，否者降罚，集众沮法者以违制论。工墨钱每张止收二钱。商旅赍见钱不行过十贯。所司籍辨钞人以防伪冒。品官及民家存留见钱，比旧减其数，若旧有见钱多者，许送官易钞，十贯以上不得出京”。

又定制，按察司以钞法流通为称职，而河北按察使斜不出巡按所给券应得钞一贯，以难支用，命取见钱，御史以沮坏钞法劾之，上曰：“纠察之官乃先坏法，情不可恕。”杖之七十，削官一阶解职。

户部尚书高汝砺言：“钞法务在必行，府州县镇宜各籍辨钞人，给以条印，听与人辨验，随贯量给二钱，贯例虽多，六钱即止。每朝官出使，则令体究通滞以闻。民间旧有宋会子，亦令同见钱用，十贯以上不许持行。榷盐许用银绢，余市易及俸，并用交钞，其奇数以小钞足之，应支银绢而不足者亦以钞给之。”

上遣近侍谕旨尚书省：“今既以按察司钞法通快为称职，否则为不称职，仍于州府司县官给由内，明书所犯之数，但犯钞法者虽监察御史举其能干，亦不准用。”

十月，杨序言：“交钞料号不明，年月故暗，虽令赴库易新，然外路无设定库司，欲易无所，远者直须赴都。”上以问汝砺，对曰：“随处州府库内，各有辨钞库子，钞虽弊不伪，亦可收纳。去都

远之城邑，既有设置合同换钱，客旅经之皆可相易。更虑无合同之地，难以易者，令官库凡纳昏钞者受而不支，于钞背印记官吏姓名，积半岁赴都易新钞。如此，则昏钞有所归而无滞矣。”

十一月，上谕户部官曰：“今钞法虽行，卿等亦宜审察，少有壅滞，即当以闻，勿谓已行而惮改。”汝砺封曰：“今诸处置库多在公廨内，小民出入颇难，虽有商贾易之，然患钞本不丰。比者河北西路转运司言，一富民首其当存留钱外，见钱十四万贯。它路臆或有如此者，臣等谓宜令州县委官及库典，于市肆要处置库支换。以出首之钱为钞本，十万户以上州府，给三万贯，以次为差，易钞者人不得过二贯。以所得工墨钱充库典食直，仍令州府佐贰及转运司官一员提控。”上是之，遂命移库于市肆之会，令民以钞易钱。

是月，敕捕获伪造交钞者，皆以交钞为赏。

时复议更钞法，上从高汝砺言，命在官大钞更不许出，听民以五贯十贯例者赴库易小钞，欲得钱者五贯内与一缗，十贯内与两缗，惟辽东从便。河南、陕西、山东及它行钞诸路，院务诸税及诸科名钱，并以三分为率，一分纳十贯例者，二分五贯例者，余并收见钱。

八年正月，以京师钞滞，定所司赏罚格。时新制，按察司及州县官，例以钞通滞为升降。遂命监察御史赏罚同外道按察司，大兴府警巡院官同外路州县官。

是月，收毁大钞，行小钞。

八月，从辽东按察司杨云翼言，以咸平、东京两路商旅所集，遂从都南例，一贯以上皆用交钞，不得用钱。十月，孙铎又言，“民间钞多，正宜收敛，院务税诸名钱，可尽收钞，秋夏税纳本色外，亦令收钞，不拘贯例。农民知之则渐重钞，可以流通。比来州县抑配市肆买钞，徒增骚扰，可罢诸处创设钞局，止令赴省库换易。令小钞各限路分，亦甚未便，可令通用。”上命亟行之。

十二月，宰臣奏：“旧制，内外官兵俸皆给钞，其必用钱以足数者，可以十分为率，军兵给三分，官员承应人给二分，多不过十贯。凡前所收大钞，俟至通行当复计造，其终须当精致以图经久。民间旧钞故暗者，乞许于所在库易新。若官吏势要之家有贱买交钞，而于院务换钱兴贩者，以违制论。复遣官分路巡察，其限钱过数虽许奴婢以告，乃有所属默令其主藏匿不以实首者，可令按察司察之。若旧限已满，当更展五十日，许再令变易钞引诸物。”

是制既行之后，章宗寻崩，卫绍王继立，大安三年会河之役，至以八十四车为军赏，兵衄国残，不遑救弊，交钞之轻几于不能市易矣。至宣宗贞祐二年二月，思有以重之，乃更作二十贯至百贯例交钞，又造二百贯至千贯例者。然自泰和以来，凡更交钞，初虽重，不数年则轻而不行，至是则愈更而愈滞矣。南迁之后，国蹙民困，军旅不息，供亿无度，轻又甚焉。

三年四月，河东宣抚使胥鼎上言曰：“今之物重，其弊在于钞窒，有出而无入也。虽院务税增收数倍，而所纳皆十贯例大钞，此何益哉。今十贯例者民间甚多，以无所归，故市易多用见钱，而钞每贯仅直一钱，曾不及工墨之费。臣愚谓，宜权禁见钱，且令计司以军须为名，量民力征敛，则泉货流通，而物价平矣。”自是，钱货不用，富家内困藏镪之限，外弊交钞屡变，皆至窘败，谓之“坐化”。商人往往舟运贸易于江淮，钱多入于宋矣。宋人以为喜，而金人不禁也。识者惜其既不能重无用之楮，而又弃自古流行之宝焉。

五月，权西安军节度使乌林达与言：“关陕军多，供亿不足，所仰交钞则取于京师，徒成烦费。乞降板就造便。”又言：“怀州旧铁钱钜万，今既无用，愿贯为甲，以给战士。”时有司轻罪议罚，率以钱赎，而当罪不平，遂命赎铜计赃皆以银价为准。

六月，敕议交钞利便。七月，改交钞名为“贞祐宝券”，仍立沮阻罪。九月，御史台言：“自多故以来，全藉交钞以助军需，然所入不及所出，则其价浸减，卒无法以禁，此必然之理也。近用‘贞祐宝券’以革其弊，又虑既多而民轻，与旧钞无异也，乃令民间市易悉从时估，严立罪赏，期于必行，遂使商旅不行，四方之物不敢入。夫京师百万之众，日费不赀，物价宁不日贵耶。且时估月再定之，而民间价旦暮不一，今有司强之，而市肆尽闭。复议搜括隐匿，必令如估鬻之，则京师之物指日尽，而百姓重困矣。臣等谓，惟官和买计赃之类可用时估，余宜从便。”制可。

十二月，上闻近京郡县多籴于京师，谷价翔踊，令尚书省集户部、讲议所、开封府、转运司，

议所以制之者。户部及讲议所言，以五斗出城者可阑籴其半，转远司谓宜悉禁其出，上从开封府议，谓“宝券初行时，民甚重之。但以河北、陕西诸路所支既多，人遂轻之。商贾争收入京，以市金银，银价昂，谷亦随之。若令宝券路各殊制，则不可复入河南，则河南金银贱而谷自轻。若直闭京城粟不出，则外亦自守，不复入京，谷当益贵。宜谕郡县小民，毋妄增价，官为定制，务从其便。”

四年正月，监察御史田迥秀言：“国家调度皆资宝券，行才数月，又复壅滞，非约束不严、奉行不谨也。夫钱币欲流通，必轻重相权、散敛有术而后可。今之患在出太多、入太少尔。若随时裁损所支，而增其所收，庶乎或可也。”因条五事，一曰省冗官吏，二日损酒使司，三日节兵俸，四曰罢寄治官，五曰酒税及纳粟补官皆当用宝券。诏酒税从大定之旧，余皆不从。寻又更定捕获伪造宝券官赏。

三月，翰林侍讲学士赵秉文言：“比者宝券滞塞，盖朝廷将议更张，已而妄传不用，因之抑遏，渐至废绝，此乃权归小民也。自迁汴以来，废回易务，臣愚谓当复置，令职官通市道者掌之，给银钞粟麦缣帛之类，权其低昂而出纳之。仍自选良监当官营为之，若半年无过及券法通流，则听所指任便差遣。”诏议行之。

四月，河东行省胥鼎言：“交钞贵乎流通，今诸路所造不充所出，不以术收之，不无缺误。宜量民力征敛，以裨军用。河中宣抚司亦以宝券多出，民不之贵，乞验民贫富征之。虽为陕西，若一体征收，则彼中所有日凑于河东，与不敛何异。又河北宝券以不许行于河南，由是愈滞。”宰臣谓：“昨以河北宝券，商旅赍贩继踵南渡，遂致物价翔踊，乃权宜限以路分。今鼎既以本路用度繁殷，欲征军须钱，宜从所请。若陕西可征与否，诏令行省议定而后行。”

五月，上以河北州府官钱散失，多在民间，命尚书省经画之。

八月，平章高琪奏：“军兴以来，用度不赀，惟赖宝券，然所入不敷所出，是以浸轻，今千钱之券仅直数钱，随造随尽，工物日增，不有以救之，弊将滋甚。宜更造新券，与旧券权为子母而兼行之，庶工物俱省，而用不乏。”濮王守纯以下皆惮改，奏曰：“自古军旅之费皆取于民，向朝廷以小钞殊轻，权更宝券，而复禁用钱。小民浅虑，谓楮币易坏，不若钱可久，于是得钱则珍藏，而券则亟用之，惟恐破裂而至于废也。今朝廷知支而不知收，所以钱日贵而券日轻。然则券之轻非民轻之，国家致之然也。不若量其所支复敛于民，出入循环，则彼知为必用之物，而知爱重矣。今徒患轻而即欲更造，不惟信令不行，且恐新券之轻复同旧券也。”既而，陇州防御使完颜寓及陕西行省令史惠吉继言券法之弊。寓请姑罢印造，以见在者流通之，若滞塞则验丁口之多寡、物力之高下而征之。吉言：“券者所以救弊一时，非可通流与见钱比，必欲通之，不过多敛少支尔。然敛多则伤民，支少则用不足，二者皆不可。为今日计，莫若更造，以‘贞祐通宝’为名，自百至三千等之为十，听各路转运司印造，仍不得过五千贯，与旧券参用，庶乎可也。”诏集百官议。户部侍郎奥屯阿虎、礼部侍郎杨云翼、郎中兰芝、刑部侍郎冯鹗皆主更造，户部侍郎高夔、员外郎张师鲁、兵部侍郎徒单欧里白皆请征敛，惟户部尚书萧贡谓止当如旧，而工部尚书李元辅谓二者可并行。太子少保张行信亦言不宜更造，但严立不行之罪，足矣。侍御史赵伯成曰：“更造之法，阴夺民利，其弊甚于征。征之为法，特征于农民则不可，若征于市肆商贾之家，是亦敦本抑末之一端。”刑部主事王寿宁曰：“不然，今之重钱轻券者皆农尔，其敛必先于民而后可。”转运使王扩曰：“凡论事当究其本，今岁支军士家口粮四万余石，如使斯人地着，少宽民力，然后征之，则行之不难。”榷货司杨贞亦欲节无名之费，罢闲冗之官。或有请铸大钱以当百，别造小钞以省费。或谓县官当择人者。独吏部尚书温迪罕思敬上书言：“国家立法，莫不备具，但有司不克奉之而已。诚使臣得便宜从事，凡外路四品以下官皆许杖决，三品以上奏闻，仍付监察二人驰驿往来，法不必变，民不必征，一号令之，可使上下无不奉法。如其不然，请就重刑。”上以示宰臣曰：“彼自许如此，试委之可乎？”宰臣未有以处，而监察御史陈规、完颜素兰交诤，以为“事有难行，圣哲犹病之，思敬何为者，徒害人尔。”上以众议纷纷，月余不决，厌之，乃诏如旧，纾其征敛之期焉。未几，竟用惠吉言，造“贞祐通宝”，兴定元年二月，始诏行之，凡一贯当千贯，增重伪造沮阻罪及捕获之赏。

五月，以钞法屡变，随出而随坏，制纸之桑皮故纸皆取于民，至是又甚艰得，遂令计价，但征

宝券、通宝，名曰“桑皮故纸钱”，谓可以免民输挽之劳，而省工物之费也。高汝砺言：“河南调发繁重，所征租税三倍于旧，仅可供亿，如此其重也。而今年五月省部以岁收通宝不充所用，乃于民间敛桑皮故纸钞七千万贯以补之，又太甚矣。而近又以通宝稍滞，又增两倍。河南人户农居三之二，今年租税征尚未足，而复令出此，民若不棐当纳之租，则卖所食之粟，舍此将何得焉。今所急而难得者刍粮也，出于民而有限。可缓而易为者交钞也，出于国而可变。以国家之所自行者而强求之民，将若之何。向者大钞滞则更为小钞，小钞弊则改为宝券，宝券不行则易为通宝，变制在我，尚何烦民哉。民既悉力以奉军而不足，又计口、计税、计物、计生殖之业而加征，若是其剥，彼不能给，则有亡而已矣。民逃田秽，兵食不给，是军储钞法两废矣。臣非于钞法不加意，非故与省部相违也，但以钞滞物贵之害轻，民去军饥之害重尔。”时不能用。

三年十月，省臣奏：“向以物重钱轻，犯赃者计钱论罪则太重，于是以银为则，每两为钱二贯。有犯通宝之赃者直以通宝论，如因军兴调发，受通宝及三十贯者，已得死刑，准以金银价，才为钱四百有奇，则当杖。轻重之间悬绝如此。”遂命准犯时银价论罪。三月，参知政事李复亨言：“近制，犯通宝之赃者并以物价折银定罪，每两为钱二贯，而法当赎铜者，止纳通宝见钱，亦乞令依上输银，既足以惩恶，又有补于官。”诏省臣议，遂命犯公错过悮者止征通宝见钱，赃污故犯者输银。

四年十二月，镇南军节度使温迪罕思敬上书言：“钱之为泉也，贵流通而不可塞，积于官而不散则病民，散于民而不敛则阙用，必多寡轻重与物相权而后可。大定之世，民间钱多而钞少，故贵而易行。军兴以来，在官殊少，民亦无几，军旅调度悉仰于钞，日之所出动以万计，至于填委市肆，能无轻乎。不若弛限钱之禁，许民自采铜铸钱，而官制模范，薄恶不如法者令民不得用，则钱必日多，钞可少出，少出则贵而易行矣。今日出益众，民日益轻，有司欲重之而不得其法，至乃计官吏之俸、验百姓之物力以敛之，而卒不能增重，曾不知钱少之弊也。臣谓宜令民铸钱，而当敛钞者亦听输银，民因以银铸钱为数等，文曰“兴定元宝”定直以备军赏，亦救弊之一法也。”朝廷不从。

五年闰十二月，宰臣奏：“向者宝券既弊，乃造‘贞祐通宝’以救之，迄今五年，其弊又复如宝券之末。初，通宝四贯为银一两，今八百余贯矣。宜复更造“兴定宝泉”，子母相权，与通宝兼行，每贯当通宝四百贯，以二贯为银一两，随处置库，许人以通宝易之。县官能使民流通者，进官一阶、升职一等，其或姑息以致壅滞，则亦追降的决为差。州府官以所属司县定罪赏，命监察御史及诸路行部察之，定挠法失纠举法，失举则御史降决，行部官降罚，集众妄议难行者徒二年，告捕者赏钱三百贯。”元光元年二月，始诏行之。

二年五月，更造每贯当通宝五十，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同银钞及余钞行之。行之未久，银价日贵，宝泉日贱，民但以银论价。至元光二年，宝泉几于不用，乃定法，银一两不得过宝泉三百贯，凡物可直银三两以下者不许用银，以上者三分为率，一分用银，二分用宝泉及珍货、重宝。京师及州郡置平准务，以宝泉银相易，其私易及违法而能告者罪赏有差。是令既下，市肆昼闭，商旅不行，朝廷患之，乃除市易用银及银宝泉私相易之法。然上有限用之名，而下无从令之实，有司虽知，莫能制矣。义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市易。

天兴二年十月印“天兴宝会”于蔡州，自一钱至四钱四等，同见银流转，不数月国亡。

金史卷四九　志第三○

金银之税

盐　金制，榷货之目有十，曰酒、曲、茶、醋、香、矾、丹、锡、铁，而盐为称首。贞元初，蔡松年为户部尚书，始复钞引法，设官置库以造钞、引。钞，合盐司簿之符。引，会司县批缴之数。七年一厘革之。

初，辽、金故地滨海多产盐，上京、东北二路食肇州盐，速频路食海盐，临潢之北有大盐泺，乌古里石垒部有盐池，皆足以食境内之民，尝征其税。及得中土，盐场倍之，故设官立法加详焉。然而增减不一，废置无恒，亦随时救弊而已。

益都、滨州旧置两盐司，大定十三年四月，并为山东盐司。二十一年沧州及山东各务增羡，冒

禁鬻盐，朝论虑其久或隳法，遂并为海丰盐使司。十一月，又并辽东等路诸盐场，为两盐司，大定二十五年，更狗泺为西京盐司。是后惟置山东、沧、宝坻、莒、解、北京、西京七盐司。

山东、沧、宝坻斤三百为袋，袋二十有五为大套，钞、引、公据三者俱备然后听鬻。小套袋十，或五、或一，每套钞一，引如袋之数。宝坻零盐较其斤数，或六之三，或六之一，又为小钞引给之，以使其鬻。

解盐斤二百有五十为一席，席五为套，钞引则与陕西转运司同鬻，其输粟于陕西军营者，许以分牒易钞引。

西京等场盐以石计，大套之石五，小套之石三。北京大套之石四，小套之石一。辽东大套之石十。皆套一钞，石一引。零盐积十石，亦一钞而十引。

其行盐之界，各视其地宜。山东、沧州之场九，行山东、河北、大名、河南、南京、归德诸府路，及许、亳、陈、蔡、颍、宿、泗、曹、睢、钧、单、寿诸州。莒之场十二，涛洛场行莒州，临洪场行赣榆县，独木场行海州司候司、朐山、东海县，板浦场行涟水、沭阳县，信阳场行密州，之五场又与大盐场通行沂、邳、徐、宿、泗、滕六州。西由场行莱州录事司及招远县，衡村场行即墨、莱阳县，之二场钞引及半袋小钞引，听本州县鬻之。宁海州五场皆鬻零盐，不用引目。黄县场行黄县，巨风场行登州司候司、蓬莱县，福山场行福山县，是三场又通行旁县栖霞。宁海州场行司候司、牟平县，文登场行文登县。宝坻盐行中都路，平州副使于马城县置局贮钱。解盐行河东南北路、陕西东、及南京河南府、陕、郑、唐、邓、嵩、汝诸州。西京、辽东盐各行其地。北京宗、锦之末盐，行本路及临潢府、肇州、泰州之境，与接壤者亦预焉。

世宗大定三年二月，定军私煮盐及盗官盐之法，命猛安谋克巡捕。

三年十一月，诏以银牌给益都、滨、沧盐使司。

十一年正月，用西京盐判宋俣言，更定狗泺盐场作六品使司，以俣为使，顺圣县令白仲通为副，以是岁入钱为定额。四月，以乌古里石垒民饥，罢其盐池税。

十二年十月，诏西北路招讨司猛安所辖贫及富人奴婢，皆给食盐。宰臣言去盐泺远者，所得不偿道里之费，遂命计口给直，富家奴婢二十口止。

十三年二月，并榷永盐为宝坻使司，罢平、滦盐钱。沧州旧废海阜盐场，三月，州人李格请复置，诏遣使相视。有司谓是场兴则损沧盐之课，且食盐户仍旧，而盐货岁增，必徒多积而不能售，遂寝其议。三月，大盐泺设盐税官。复免乌古里石垒部盐池之税。

二十一年八月，参知政事梁肃言："宝坻及傍县多阙食，可减盐价增粟价，而以粟易盐。"上命宰臣议，皆谓"盐非多食之物，若减价易粟，恐久而不售，以至亏课。今岁粮以七十余万石至通州，比又以恩、献等六州粟百余万石继至，足以赈之，不烦易也。"遂罢。十二月，罢平州桩配盐课。

二十三年七月，博兴县民李孜收日炙盐，大理寺具私盐及刮醎土二法以上。宰臣谓非私盐可比，张仲愈独曰："私盐罪重，而犯者犹众，不可纵也。"上曰："刮硷非煎，何以同私？"仲愈曰："如此则渤海之人恣刮硷而食，将侵官课矣。"力言不已，上乃以孜同刮硷科罪，后犯则同私盐法论。

十一月，张邦基言："宝坻盐课，若每石收正课百五十斤，虑有风干折耗。"遂令石加耗盐二十二斤半，仍先一岁贷支偿直，以优灶户。

二十四年七月，上在上京，谓丞相乌古论元忠等曰："会宁尹蒲察通言，其地猛安谋克户甚艰。旧速频以东食海盐，蒲与、胡里改等路食肇州盐，初定额万贯，今增至二万七千，若罢盐引，添灶户，庶可易得。"元忠对曰："已尝遣使咸平府以东规画矣。"上曰："不须待此，宜亟为之。"通又言"可罢上京酒务，听民自造以输税。"上曰："先滦州诸地亦尝令民煮盐，后以不便罢之，今岂可令民自沽耶。"

二十五年十月，上还自上京，谓宰臣曰："朕闻辽东，凡人家食盐，但无引目者，即以私治罪。夫细民徐买食之，何由有引目。可止令散办，或询诸民，从其所欲。"因为之罢北京、辽东盐使司。

二十八年，尚书省论盐事，上曰："盐使司虽办官课，然素扰民。盐官每出巡，而巡捕人往往私怀官盐，所至求贿及酒食，稍不如意则以所怀诬以为私盐。盐司苟图羡增，虽知其诬亦复加刑。宜

令别设巡捕官，勿与盐司关涉，庶革其弊。”五月，创巡捕使，山东、沧、宝坻各二员，解、西京各一员。山东则置于潍州、招远县，沧置于深州及宁津县，宝坻置于易州及永济县，解置于澄城县，西京置于兜答馆，秩从六品，直隶省部，各给银牌，取盐使司弓手充巡捕人，且禁不得于人家搜索，若食盐一斗以下不得究治，惟盗贩私煮则捕之，在三百里内者属转远司，外者即随路府提点所治罪，盗课盐者亦如之。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月，上朝隆庆宫，谕有司曰：“比因猎，知百姓多有盐禁获罪者，民何以堪。朕欲令依平、滦、太原均办例，令民自煎，其令百官议之。”十二月，户部尚书邓俨等谓“若令民计口定课，民既输干办钱，又必别市而食，是重费民财，而徒增煎贩者之利也。且今之盐价，盖昔日钱币易得之时所定，今日与向不同，况太平日久，户口蕃息，食盐岁课宜有羡增，而反无之，何哉。缘官估高，贫民利私盐之贱，致亏官课尔。近已减宝坻、山东、沧盐价斤为三十八文，乞更减去八文，岁不过减一百二十余万贯，官价既贱，所售必多，自有羡余，亦不全失所减之数。况今府库金银约折钱万万贯有奇，设使盐课不足，亦足补百有余年之经用，若量入为出，必无不足之患。乞令平、滦干办盐课亦宜减价，各路巡盐弓手不得自专巡捕，庶革诬罔之弊。”礼部尚书李晏等曰：“所谓干办者，既非美名，又非良法。必欲杜绝私煮盗贩之弊，莫若每斤减为二十五文，使公私价同，则私将自己。又巡盐兵吏往往挟私盐以诬人，可令与所属司县期会，方许巡捕，违者按察司罪之。”刑部尚书郭邦杰等则谓平、滦濒海及太原卤地可依旧干办，余同俨议。御史中丞移剌仲方则谓私煎盗贩之徒，皆知禁而犯之者也。可选能吏充巡捕使，而不得入人家搜索。同知大兴府事王翛请每斤减为二十文，罢巡盐官。左谏议大夫徒单镒则以干办为便。宰臣奏以“每斤官本十文，若减作二十五文，似为得中。巡盐弓手可减三分之一，盐官出巡须约所属同往，不同获者不坐。可自来岁五月一日行之。”上遂命宝坻、山东、沧盐每斤减为三十文，已发钞引未支者准新价足之，余从所请。十二月，遂罢西京、解盐巡捕使。

时既诏罢干办盐钱，十二月以大理司直移剌九胜奴、广宁推官宋扆议北京、辽东盐司利病，遂复置北京、辽东盐使司，北京路岁以十万余贯为额，辽东路以十三万为额。罢西京及解州巡捕使。

明昌元年七月，上封事者言河东北路干办盐钱岁十万贯太重，以故民多逃徙，乞缓其征督。上命俟农隙遣使察之。十二月，定禁司县擅科盐制。

二年五月，省臣以山东盐课不足，盖由盐司官出巡不敢擅捕，必约所属同往，人不畏故也，遂诏，自今如有盗贩者，听盐司官辄捕。民私煮及藏匿，则约所属搜索。巡尉弓兵非与盐司相约，则不得擅入人家。

三年六月，孙即康等同盐司官议，“军民犯私盐，三百里内者盐司按罪，远者付提点所，皆征捕获之赏于贩造者。猛安谋克部人煎贩及盗者，所管官论赎，三犯杖之，能捕获则免罪。又浜州渤海县永和镇去州远，恐藏盗及私盐，可改为永丰镇与曹子山村各创设巡检，山东、宝坻、沧盐司判官乞升为从七品，用进士。”上命猛安谋克杖者再议，余皆从之。

尚书省奏，“山东滨、益九场之盐行于山东等六路，涛洛等五场止行于沂、邳、徐、宿、滕、泗六州，各有定课，方之九场，大课不同。若令与九场通比增亏，其五场官恃彼大课，恐不用力，转生奸弊。”遂定令五场自为通比。旧法与盐司使副通比，故至是始改焉。

五年正月，八小场盐官左莗等，以课不能及额，缴进告敕。遂遣使按视十三场再定，除涛洛等五场系设管勾，可即日恢办，乃以莗所告八场，从大定二十六年制，自见管课，依新例永相比磨。户部郎中李敬义等言，“八小场今新定课有减其半者，如使俱从新课，而旧课已办入官，恐所减钱多，因而作弊，而所收钱数不复尽实附历纳官。”遂从明昌元年所定酒税院务制，令即日收办。

十一月，以旧制猛安谋克犯私盐酒曲者，转运司按罪，遂更定军民犯私盐者皆令属盐司，私酒曲则属转运司，三百里外者则付提点所，若逮问犯人而所属吝不遣者徒二年。

十二月，尚书省议山东、沧州旧法每一斤钱四十一文，宝坻每一斤四十三文，自大定二十九年赦恩并特旨，减为三十文，计减百八十五万四千余贯。后以国用不充，遂奏定每一斤复加三文为三十三文。至承安三年十二月，尚书省奏：“盐利至大，今天下户口蕃息，食者倍于前，军储支引者亦

甚多，况日用不可阙之物，岂以价之低昂而有多寡也。若不随时取利，恐徒失之。”遂复定山东、宝坻、沧州三盐司价每一斤加为四十二文，解州旧法每席五贯文，增为六贯四百文。辽东、北京旧法每石九百文，增为一贯五百文。西京煎盐旧石二贯文，增为二贯八百文，捞盐旧一贯五百文，增为二贯文，既增其价，复加其所鬻之数。七盐司旧课岁入六百二十二万六千六百三十六贯五百六十六文，至是增为一千七十七万四千五百一十二贯一百三十七文二分。山东旧课岁入二百五十四万七千三百三十六贯，增为四百三十三万四千一百八十四贯四百文。沧州旧课岁入百五十三万一千二百贯，增为二百七十六万六千六百三十六贯。宝坻旧入八十八万七千五百五十八贯六百文，增为一百三十四万八千八百三十九贯。解州旧入八十一万四千六百五十七贯五百文，增为一百三十二万一千五百二十贯二百五十六文。辽东旧入十三万一千五百七十二贯八百七十文，增为三十七万六千九百七十贯二百五十六文。北京旧入二十一万三千八百九十二贯五百文，增为三十四万六千一百五十一贯六百一十七文二分。西京旧入十万四百一十九贯六百九十六文，增为二十八万二百六十四贯六百八文。

四月，宰臣奏，在法，猛安谋克有告私盐而不捕者杖之，其部人有犯而失察者，以数多寡论罪。今乃有身犯之者，与犯私酒曲、杀牛者，皆世袭权贵之家，不可不禁”。遂定制徒年、杖数，不以赎论，不及徒者杖五十。

八月，命山东、宝坻、沧州三盐司，每春秋遣使督按察司及州县巡察私盐。

泰和元年九月，省臣以沧、滨两司盐袋，岁买席百二十万，皆取于民。清州北靖海县新置沧盐场，本故猎地，沮洳多芦，宜弛其禁，令民时采而织之。

十一月，陕西路转运使高汝砺言：“旧制，捕告私盐酒曲者，计斤给赏钱，皆征于犯人。然监官获之则充正课，巡捕则不赏，巡捕军则减常人之半，免役弓手又半之，是罪同而赏异也。乞以司县巡捕官不赏之数，及巡捕弓手所减者，皆征以入官，则罪赏均矣。”诏从之。

三年二月，以解盐司使治本州，以副治安邑。

十一月，定进士授盐使司官，以榜次及入仕先后拟注。

四年六月，以七盐使司课额七年一定为制，每斤增为四十四文。时桓州刺史张炜乞以盐易米，诏省臣议之。

六月，诏以山东、沧州盐司自增新课之后，所亏岁积，盖官既不为经画，而管勾、监同与合干人互为奸弊，以致然也。即选才干者代两司使副，以进士及部令史、译人、书史、译史、律科、经童、诸局分出身之廉慎者为管勾，而罢其旧官。

十月，西北路有犯花碱禁者，欲同监禁罪，宰臣谓若比私盐，则有不同。诏定制，收硷者杖八十，十斤加一等，罪止徒一年，赏同私矾例。

五年六月，以山东、沧州两盐司侵课，遣户部员外郎石铉按视之，还言令两司分办为便。诏以周昂分河北东西路、大名府、恩州、南京、睢、陈、蔡、许、颍州隶沧盐司，以山东东西路、开、濮州、归德府、曹、单、亳、寿、泗州隶山东盐司，各计口承课。

十月，签河北东西大名路按察司事张德辉言，海壖人易得私盐，故犯法者众，可量户口均配之。尚书省命山东按察司议其利便，言“莱、密等州比年不登，计口卖盐所敛虽微，人以为重，恐致流亡。且私煮者皆无籍之人，岂以配买不为哉。”遂定制，命与沧盐司皆驰驿巡察境内。

六年三月，右丞相内族宗浩、参知政事贾铉言：“国家经费惟赖盐课，今山东亏五十余万贯，盖以私煮盗贩者成党，盐司既不能捕，统军司、按察司亦不为禁，若止论犯私盐者之数，罚俸降职，彼将抑而不申，愈难制矣。宜立制，以各官在职时所增亏之实，令盐司以达省部，以为升降。”遂诏诸统军、招讨司，京府州军官，所部有犯者，两次则夺半月俸，一岁五次则奏裁，巡捕官但犯则的决，令按察司御史察之。

四月，从涿州刺史夹谷蒲乃言，以莱州民所纳盐钱听输丝绵银钞。

七年九月，定西北京、辽东盐使判官及诸场管勾，增亏升降格，凡文资官吏员、诸局署承应人、应验资历注者，增不及分者升本等首，一分减一资，二分减两资、迁一官，四分减俩资、迁两官，亏则视此为降。如任回验官注拟者，增不及分升本等首，一分减一资，二分减一资、迁一阶，四分

减两资、迁两阶，亏者亦视此为降。

十二月，尚书省以卢附翼所言，遂定制灶户盗卖课盐法，若应纳盐课外有余，则尽以申官，若留者减盗一等。若刮碱土煎食之，采黄穗草烧灰淋卤，及以酵粥为酒者，杖八十。

八年七月，宋克俊言："盐管勾自改注进士诸科人，而监官有失超升县令之阶，以故怠而亏课，乞依旧为便。"有司以泰和四年改注时，选当时到部人截替，遂拟以秋季到部人注代。

八年七月，诏沿淮诸榷场，听官民以盐市易。

宣宗贞祐二年十月，户部言，阳武、延津、原武、荥泽、河阴诸县饶碱卤，民私煎不能禁。遂诏置场，设判官、管勾各一员，隶户部。既而，御史台奏，诸县皆为有力者夺之，而商贩不行，遂敕御史分行申明禁约。

三年十二月，河东南路权宣抚副使乌古论庆寿言："绛、解民多业贩盐，由大阳关以易陕、虢之粟，及还渡河，而官邀籴其八，其旅费之外所存几何。而河南行部复自运以易粟于陕，以尽夺民利。比岁河东旱蝗，加以邀籴，物价踊贵，人民流亡，诚可闵也。乞罢邀籴，以纾其患。"四年七月，庆寿又言："河中乏粮，既不能济，而又邀籴以夺之。夫盐乃官物，有司陆运至河，复以舟达京兆、凤翔，以与商人贸易，艰得而甚劳。而陕西行部每石复邀籴二斗，是官物而自籴也。夫转盐易物，本济河中，而陕西复强取之，非夺而何。乞彼此一听民便，则公私皆济。"上从之。

兴定二年六月，以延安行六部员处郎卢进建言："绥德之嗣武城、义合、克戎寨近河地多产盐，请设盐场管勾一员，岁获十三万余斤，可输钱二万贯以佐军。"三年，诏用其言，设官鬻盐给边用。

四年，李复亨言，以河中西岸解盐旧所易粟麦万七千石充关东之用。寻命解盐不得通陕西，以北方有警，河禁方急也。元光二年内族讹可言，民运解盐有助军食，诏修石墙以固之。

酒　金榷酤因辽、宋旧制，天会三年始命榷官以周岁为满。世宗大定三年，诏宗室私酿者，从转运司鞫治。三年，省奏中都酒户多逃，以故课额愈亏。上曰："此官不严禁私酿所致也。"命设军百人，隶兵马司，同酒使副合干人巡察，虽权要家亦许搜索。奴婢犯禁，杖其主百。且令大兴少尹招复酒户。

八年，更定酒使司课及五万贯以上，盐场不及五万贯者，依旧例通注文武官，余并右职有才能、累差不亏者为之。九年，大兴县官以广阳镇务亏课，而惧夺其俸，乃以酒散部民，使输其税。大理寺以财非入己，请以赎论。上曰："虽非私赃，而贫民亦被其害，若止从赎，何以惩后。"特命解职。

二十六年，省奏盐铁酒曲自定课后，增各有差。上曰："朕顷在上京，酒味不嘉。朕欲如中都曲院取课，庶使民得美酒。朕日膳亦减省，尝有一公主至，而无余膳可与。朕欲日用五十羊何难哉，虑费用皆出于民，不忍为也。监临官惟知利己，不知利何从来。若恢办增羡者酬迁，亏者惩殿，仍更定并增并亏之课，无失元额。如横班只亏者，与余差一例降罚，庶有激劝。且如功酬合办二万贯，而止得万七八千，难迭两酬者，必止纳万贯，而辄以余钱入己。今后可令见差使内不迭酬余钱，与后差使内所增钱通算为酬，庶钱可入官。及监官食直，若不先与，何以责廉。今后及格限而至者，即用此法。"又奏罢杓栏人。

二十七年，议以天下院务，依中都例，改收曲课，而听民酤。户部遣官询问辽东来远军，南京路新息、虞城，西京路西京酒使司、白登县、迭剌部族、天成县七处，除税课外，愿自承课卖酒。上曰："自昔监官多私官钱，若令百姓承办，庶革此弊。其试行之。"

明昌元年正月，更定新课，令即日收办。中都曲使司，大定间，岁获钱三十六万一千五百贯，承安元年岁获四十万五千一百三十三贯。西京酒使司，大定间，岁获钱五万三千四百六十七贯五百八十八文。承安元年岁获钱十万七千八百七九十三贯。七月，定中都曲使司以大定二十一年至明昌六年为界，通比均取一年之数为额。

五年四月，省奏："旧随处酒税务，所设杓栏人，以射粮军历过随朝差役者充。大定二十六年罢去，其随朝应役军人，各给添支钱粟酬其劳。今拟将元收杓栏钱，以代添支，令各院务验所收之数，百分中取三，随课代输，更不入比，岁约得钱三十余万，以佐国用。"

泰和四年九月，省奏："在都曲使司，自定课以来八年并增，宜依旧法，以八年通该课程，均其

一年之数，仍取新增诸物一分税钱并入，通为课额。以后之课，每五年一定其制。”又令随处酒务，元额上通取三分作糟酵钱。

六年，制院务卖酒数各有差，若数外卖、及将带过数者，罪之。

宣宗贞祐三年十二月，御史田迥秀言：“大定中，酒税岁及十万贯者，始设使司，其后二万贯亦设，今河南使司亦五十余员，虚费月廪，宜依大定之制。”元光元年，复设曲使司。

醋税　自大定初，以国用不足，设官榷之，以助经用。至二十三年，以府库充牣，遂罢之。

章宗明昌五年，以有司所入不充所出，言事者请榷醋息，遂令设官榷之，其课额，俟当差官定之。后罢。

承安三年三月，省臣以国用浩大，遂复榷之。五百贯以上设都监，千贯以上设同监一员。

茶　自宋人岁供之外，皆贸易于宋界之榷场。世宗大定十六年，以多私贩，乃更定香茶罪赏格。章宗承安三年八月，以谓费国用而资敌，遂命设官制之。以尚书省令史承德郎刘成往河南视官造者，以不亲尝其味，但采民言谓为温桑，实非茶也，还即白上。上以为不干，杖七十，罢之。

四年三月，于淄、密、宁海、蔡州各置一坊，造新茶，依南方例每斤为袋，直六百文。以商旅卒未贩运，命山东、河北四路转运司以各路户口均其袋数，付各司县鬻之。买引者，纳钱及折物，各从其便。

五月，以山东人户造卖私茶，侵侔榷货，遂定比煎私矾例，罪徒二年。

泰和四年，上谓宰臣曰：“朕尝新茶，味虽不嘉，亦岂不可食也。比令近侍察之，乃知山东、河北四路悉桩配于人，既曰强民，宜抵以罪。此举未知运司与县官孰为之，所属按察司亦当坐罪也。其阅实以闻。自今其令每袋价减三百文，至来年四月不售，虽腐败无伤也。

五年春，罢造茶之坊。三月，上谕省臣曰：“今虽不造茶，其勿伐其树，其地则恣民耕樵。”六年，河南茶树槁者，命补植之。十一月，尚书省奏：“茶，饮令之余，非必用之物。比岁上下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商旅多以丝绢易茶，岁费不下百万，是以有用之物而易无用之物也。若不禁，恐耗财弥甚。”遂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许食茶，仍不得卖及馈献。不应留者，以斤两立罪赏。七年，更定食茶制。

八年七月，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国丝帛锦绢有益之物，不可也。国家之盐货出于卤水，岁取不竭，可令易茶。省臣以谓所易不广，遂奏令兼以杂物博易。

宣宗元光二年三月，省臣以国蹙财竭，奏曰：“金币钱谷，世不可一日缺者也。茶本出于宋地，非饮食之急，而自昔商贾以金帛易之，是徒耗也。泰和间，尝禁止之，后以宋人求和，乃罢。兵兴以来，复举行之，然犯者不少衰，而边民又窥利，越境私易，恐因泄军情，或盗贼入境。今河南、陕西凡五十余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袋直银二两，是一岁之中妄费民银三十余万也。奈何以吾有用之货而资敌乎。”乃制亲王、公主及见任五品以上官，素蓄者存之，禁不得卖、馈，余人并禁之。犯者徒五年，告者赏宝泉一万贯。

诸征商税　海陵贞元元年五月，以都城隙地赐随朝大小职官及护驾军，七月，各征钱有差。大定二年，制院务创亏及功酬格。八月，罢诸路关税，止令讥察。

三年，尚书省奏，山东西路转运司言，坊场河渡多逋欠，诏如监临制，以年岁远近为差，蠲减。又以尚书工部令史刘行义言，定城郭出赁房税之制。

五年，以前此河泺罢设官，复召民射买，两界之后，仍旧设官。

二十年正月，定商税法，金银百分取一，诸物百分取三。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户部言天下河泊已许与民同利，其七处设官可罢之，委所属禁豪强毋得擅其利。

明昌元年正月，敕尚书省，定院务课商税额，诸路使司院务千六百一十六处，比旧减九十四万一千余贯，遂罢坊场，免赁房税。十月，尚书省奏：“今天下使司院务，既减课额，而监官增亏既有升迁追殿之制，宜罢提点所给赏罚俸之制，但委提刑司，察提点官侵犯场务者，则论如制。”诏从之。

三年，诏减南京出赁官房及地基钱。

二年，谕提刑司，禁势力家不得固山泽之利。又司竹监岁采入破竹五十万竿，春秋两次输都水监，备河防，余边刀笋皮等卖钱三千贯，苇钱二千贯，为额。

明昌五年，陈言者乞复旧置坊场，上不许，惟许增置院务，诏尚书省参酌定制，遂拟辽东北京依旧许人分办，中都等十一路差官按视，量添设院务于二十三处，自今岁九月一日立界，制可。

大定间，中都税使司岁获十六万四千四百四十余贯，承安元年，岁获二十一万四千五百七十九贯。泰和六年五月，制院务课亏，令运司差官监榷。

金银之税　大定三年，制金银坑冶许民开采，二十分取一为税。泰和四年，言事者以金银百分中取一，诸物取三，今物价视旧为高，除金银则额所不能尽该，自余金银可并添一分。诏从之。七年三月，户部尚书高汝砺言："旧制，小商贸易诸物收钱四分，而金银乃重细之物，多出富有之家，复止三分，是为不伦，亦乞一例收之。"省臣议以为如此恐多匿隐，遂止从旧。

金史卷五○　志第三一

食货五

区田之法　入粟鬻度牒

榷场　与敌国互市之所也。皆设场官，严厉禁，广屋宇以通二国之货，岁之所获亦大有助于经用焉。

熙宗皇统二年五月，许宋人之请，遂各置于两界。九月，命寿州、邓州、凤翔府等处皆置。海陵正隆四年正月，罢凤翔府、唐、邓、颍、蔡、巩、洮等州并胶西县所置者，而专置于泗州。寻伐宋，亦罢之。五年八月，命榷场起赴南京。

国初于西北招讨司之燕子城、北羊城之间尝置之，以易北方牧畜。世宗大定三年，市马于夏国之榷场。四年，以尚书省奏，复置泗、寿、蔡、唐、邓、颍、密、凤翔、秦、巩、洮诸场。七年，禁秦州场不得卖米面、及羊豕之腊、并可作军器之物入外界。

十七年二月，上谓宰臣曰："宋人喜生事背盟，或与大石交通，恐枉害生灵，不可不备。其陕西沿边榷场可止留一处，余悉罢之。令所司严察奸细。"前此，以防奸细，罢西界兰州、保安、绥德三榷场。二十一年正月，夏国王李仁孝上表乞复置，以保安、兰州无所产，而且税少，惟于绥德为要地，可复设互市，命省臣议之。宰臣以陕西邻西夏，边民私越境盗窃，缘有榷场，故奸人得往来，拟东胜可依旧设，陕西者并罢之。上曰："东胜与陕西道路隔绝，贸易不通，其令环州置一场。"寻于绥德州复置一场。

十二月，禁寿州榷场受分例。分例者，商人赀见场官之钱币也。

章宗明昌二年七月，尚书省以泗州榷场自前关防不严，遂奏定从大定五年制，官为增修舍屋，倍设阑禁，委场官及提控所拘榷，以提刑司举察。惟东胜、净、庆州、来远军者仍旧，余皆修完之。

泗州场，大定间，岁获五万三千四百六十七贯，承安元年，增为十万七千八百九十三贯六百五十三文。所须杂物，泗州场岁供进新茶千胯、荔支五百斤、圆眼五百斤、金桔六千斤、橄榄五百斤、芭蕉干三百个、苏木千斤、温柑七千个、桔子八千个、沙糖三百斤、生姜六百斤、栀子九十称，犀象丹砂之类不与焉。宋亦岁得课四万三千贯。

秦州西子城场，大定间，岁获三万三千六百五十六贯，承安元年，岁获十二万二千九十九贯。承安二年，复置于保安、兰州。

三年九月，行枢密院奏，斜出等告开榷场，拟于辖里尼要安置，许自今年十一月贸易。寻定制，随路榷场若以见钱入外界、与外人交易者，徒五年，三斤以上死。

宋界诸场，以伐宋皆罢。泰和八年八月，以与宋和，宋人请如旧置之，遂复置于唐、邓、寿、泗、息州及秦、凤之地。

宣宗贞祐元年，秦州榷场为宋人所焚。二年，陕西安抚副使乌古论兖州复开设之，岁所获以十数万计。

三年七月，议欲听榷场互市用银，而计数税之。上曰："如此，是公使银入外界也。"平章尽忠、

权参知政事德升曰："赏赐之用莫如银绢，而府库不足以给之。互市虽有禁，而私易者自如。若税之，则敛不及民而用可足。"平章高琪曰："小人敢犯，法不行尔，况许之乎。今军未息，而产银之地皆在外界，不禁则公私指日罄矣。"上曰："当熟计之。"兴定元年，集贤谘议官吕鉴言："尝监息州榷场，每场获布数千匹，银数百两，兵兴之后皆失之。"

金银之税。世宗大定五年，听人射买宝山县银冶。九年，御史台奏河南府以和买金银，抑配百姓，且下其直。上曰："初，朕欲泉货流通，故令行，岂可反害民乎。"遂罢之。十二年，诏金银坑冶，恣民采，毋收税。二十七年，尚收省奏，听民于农隙采银，承纳官课。明昌二年，天下见在金千二百余铤，银五十五万二千余铤。

三年，以提刑司言，封诸处银冶，禁民采炼。五年，以御史台奏，请令民采炼随处金银铜冶，上命尚书省议之，宰臣议谓："国家承平日久，户口增息，虽尝禁之，而贫人苟求生计，聚众私炼。上有禁之之名，而无杜绝之实，故官无利而民多犯法。如令民射买，则贫民壮者为夫匠，老稚供杂役，各得均齐，而射买之家亦有余利。如此，则可以久行。比之官役顾工，糜费百端者，有间矣。"遂定制，有冶之地，委谋克县令籍数，召募射买，禁权要、官吏、弓兵、里胥皆不得与。如旧场之例，令州府长官一员提控，提刑司访察而禁治之。上曰："此终非长策。"参知政事胥持国曰："今姑听如此，后有利然后设官可也。譬之酒酤，盖先为坊场，而后官榷也。"上亦以为然，遂从之。

坟山、西银山之银窟凡百一十有三。

和籴　熙宗皇统二年十月，燕、西、东京、河东、河北、山东、汴京等路秋熟，命有司增价和籴。

世宗大定二年，以正隆之后仓廪久匮，遣太子少师完颜守道等山东东、西路收籴军粮，除户口岁食外，尽令纳官，给其直。三年，谓宰臣曰："国家经费甚大，向令山东和籴，止得四十五万余石，未足为备。自古有水旱，所以无患者，由蓄积多也。山东军屯处须急为二年之储，若遇水旱则用赈济。自余宿兵之郡，亦须籴以足之。京师之用甚大，所须之储，其敕户部宜急为计。"

五年，责宰臣曰："朕谓积贮为国本，当修仓廪以广和籴。今闻外路官文具而已。卿等不留心，甚不称委任之意。"六年八月，敕有司，秋成之后，可于诸路广籴，以备水旱。九年正月，论宰臣曰："朕观宋人虚诞，恐不能久遵誓约。其令将臣谨饬边备，以戒不虞。去岁河南丰，宜令所在广籴，以实仓廪。诏州县和籴，毋得抑配百姓。"十二年十二月，诏在都和籴以实仓廪，且使钱币通流。又诏凡秋熟之郡，广籴以备水旱。十六年五月，谕左丞相纥石烈良弼曰："西边自来不备储蓄，其令所在和籴，以备缓急。"

十七年春，尚书省奏，先奉诏赈济东京等路饥民，三路粟数不能给。上曰："朕尝谕卿等，丰年广籴以备凶歉。卿等皆言天下仓廪盈溢，今欲赈济，乃云不给。自古帝王皆以蓄积为国长计，朕之积粟丰欲独用。即今不给，可于邻道取之。自今多备，当以为常。"四月，尚书省奏，"东京三路十二猛安尤缺食者，已赈之矣。尚有未赈者。"诏遣官诣复州、曷苏馆路，检视富家，蓄积有余增直以籴。令近地居民就往受粮。

十八年四月，命泰州所管诸猛安、西北路招讨司所管奚猛安，咸平府庆云县、雾松河等处遇丰年，多和籴。

章宗明昌四年七月，谕旨户部官，"闻通州米粟甚贱，若以平价官籴之，何如"？于是，有司奏，"中都路去岁不熟，今其价稍减者，以商旅运贩继至故也。若即差官争籴，切恐市价腾踊，贫民愈病，请俟秋收日，依常平仓条理收籴"。诏从之。

明昌五年五月，上曰："闻米价腾踊，今官运至者有余，可减直以粜之。其明告民，不须贵价私籴也。"

六年七月，敕宰臣曰："诏制内饥馑之地令减价粜之，而贫民无钱者何以得食，其议赈济。"省臣以为，缺食州县，一年则当赈贷，二年然后赈济，如其民实无恒产者，虽应赈贷，亦请赈济。上遂命间隔饥荒之地，可以辨钱收籴者减价粜之，贫乏无依者赈济。

宣宗贞祐三年十月，命高汝挽于河南诸郡，令民输挽入京，复命在京诸仓籴民输之余粟。侍御

史黄掴奴申言："汝砺所籴足给岁支，民既于租赋之外转挽而来，亦已劳矣。止将其余以为归资，而又强取之，可乎。且籴此有日矣，而止得二百余石，此何济也。"诏罢之。十二月，附近郡县多籴于京师，谷价腾踊遂禁其出境。

四年，河北行省侯挚言："河北人相食，观、沧等州斗米银十余两。伏见沿河诸津许贩粟北渡，然每石官籴其八，商人无利，谁肯为之。且河朔之民皆陛下赤子，既罹兵革，又坐视其死，臣恐弄兵之徒得以藉口而起也。愿止其籴，纵民输贩为便。"诏从之。又制凡军民客旅粟不于官籴处粜，而私贩渡河者，杖百。沿河军及讥察权豪家犯者，徒年、杖数并的决从重，以物没官。

上以河北州府钱多，其散失民间颇广，命尚书省措画之。省臣奏："已命山东、河北榷酤及滨、沧盐司，以分数带纳矣。今河北艰食，贩粟北渡者众，宜权立法以遮籴之。拟于诸渡口南岸，选通练财货官，先以金银丝绢等博易商贩之粮，转之北岸，以回易籴本，兼收见钱。不惟杜奸弊，亦使钱入京师。"从之。

又上封事者言："比年以来屡艰食，虽由调度征敛之繁，亦兼并之家有以夺之也。收则乘贱多籴，困急则以贷人，私立券质，名为无利而实数倍。饥民惟恐不得，莫敢较者，故场功甫毕，官租未了，而囤已空矣。此富者益富，而贫者益贫者也。国朝立法，举财物者月利不过三分，积久至倍则止，今或不期月而息三倍。愿明敕有司，举行旧法，丰熟之日增价和籴，则在公有益，而私无损矣。"诏宰臣行之。是年，榷河东南路宣抚副使乌古论庆寿言邀籴事。见监志下。

兴定元年，上颇闻百姓以和籴太重，弃业者多，命宰臣加意焉。八月，以户部郎中杨贞权陕西行六部尚书，收给潼、陕军马之用，奏籴贩粮济河者之半，以宽民。从之。

六月，立和籴赏格。

常平仓　世宗大定十四年，尝定制，诏中外行之，其法寻废。章宗明昌元年八月，御史请复设，敕省臣详议以闻。省臣言："大定旧制，丰年则增市价十之二以籴，俭岁则减市价十之一以出，平岁则已。夫所以丰则增价以收者，恐物贱伤农。俭则减价以出者，恐物贵伤民。增之损之以平粟价，故谓常平，非谓使天下之民专仰给于此也。今天下生齿至众，如欲计口使余一年之储，则不惟数多难办，又虑出不以时而致腐败也。况复有司抑配之弊，殊非经久之计。如计诸郡县验户口例以月支三斗为率，每口但储三月，已及千万数，亦足以平物价救荒凶矣。若令诸处，自官兵三年食外，可充三月之食者免籴，其不及者俟丰年籴之，庶可久行也。然立法之始贵在必行，其令提刑司各路计司兼领之，郡县吏沮格者纠，能推行者加擢用。若中都路年谷不熟之所，则依常平法，减其价三之一以粜。"诏从之。

三年八月，敕"常平仓丰籴俭粜，有司奉行勤惰褒罚之制，其遍谕诸路，其奉行灭裂者，提刑司纠察以闻。"又谓宰臣曰："随处常平仓，往往有名无实。况远县人户岂肯跋涉，直出就州府粜籴。可各县置仓，命州府县官兼提控管勾。"遂定制，县距州六十里内就州仓，六十里外则特置。旧拟备户口三月之粮，恐数多致损，改令户二万以上备三万石，一万以上备二万石，一万以下、五千以上备万五千石，五千户以下备五千石。河南、陕西屯军贮粮之县，不在是数。州县有仓仍旧，否则创置。郡县吏受代，所籴粟无坏，一月内交割给由。如无同管勾，亦准上交割。违限，委州府并提刑司差官催督监交。本处岁丰，而收籴不及一分者，本等内降，提刑司体察，直申尚书省，至日斟酌黜陟。

九月，敕置常平仓之地，令州府官提举之，县官兼董其事，以所籴多寡约量升降，为永制。

又谕尚书省曰："上京路诸县未有常平仓，如亦可置，定其当备粟数以闻。"四年十月，尚书省奏，"今上京、蒲与、速频、曷懒、胡里改等路，猛安谋克民户计一十七万六千有余，每岁收税粟二十万五千余石，所支者六万六千余石，总其见数二百四十七万六千余石。臣等以为此地收多支少，遇灾足以赈济，似不必置"。遂止。

五年九月，尚书省奏，"明昌三年始设常平仓，定其永制。天下常平仓总五百一十九处，见积粟三千七百八十六万三千余石，可备官兵五年之食，米八百一十余万石，可备四年之用，而见在钱总三千三百四十三万贯有奇，仅支二年以上。见钱既少，且比年稍丰而米价犹贵，若复预籴，恐价腾

踊，于民未便。”遂诏权罢中外常平仓和籴，俟官钱羡余日举行。

水田　明昌五年闰十月，言事者谓郡县有河者可开渠，引以溉田，诏下州郡。既而八路提刑司虽有河者皆言不可溉，惟中都路言安肃、定兴二县可引河溉田四千余亩，诏命行之。六年十月，定制，县官任内有能兴水利田及百顷以上者，升本等首注除。谋克所管屯田，能创增三十顷以上，赏银绢二十两匹，其租税止从陆田。

承安二年，敕放白莲潭东牐水与百姓溉田。三年，又命勿毁高梁河闸，从民灌溉。

泰和八年七月，诏诸路按察司规画水田，部官谓：“水田之利甚大，沿河通作渠，如平阳掘井种田俱可灌溉。比年邳、沂近河布种豆麦，无水则凿井灌之，计六百余顷，比之陆田所收数倍。以此较之，它境无不可行者。”遂令转运司因出计点，就令审察，若诸路按察司因劝农，可按问开河或掘井如何为便，规画具申，以俟兴作。

贞祐四年八月，言事者程渊言：“砀山诸县陂湖，水至则畦为稻田，水退种麦，所收倍于陆地。宜募人佃之，官取三之一，岁可得十万石。”诏从之。兴定五年五月，南阳令李国瑞创开水田四百余顷，诏升职二等，仍录其最状遍谕诸道。

十一月，议兴水田，省奏：“汉召信臣于南阳灌溉三万顷。魏贾逵堰汝水为新陂，通运二百余里，人谓之贾侯渠。邓艾修淮阳、百尺二渠，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之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今河南郡县多古所开水田之地，收获多于陆地数倍。”敕令分治户部按行州郡，有可开者诱民赴功，其租止依陆田，不复添征，仍以官赏激之。陕西除三白渠设官外，亦宜视例施行。

元光元年正月，遣户部郎中杨大有等诣京东、西、南三路开水田。

区田之法　见嵇康《养生论》，自是历代未有天下通用如赵过一亩三甽之法者。章宗明昌三年三月，宰执尝论其法于上前，上曰：“卿等所言甚嘉，但恐农民不达此法，如其可行，当遍谕之。”四年夏四月，上与宰执复言其法，久之，参知政事胥持国曰：“今日方之大定间，户口既多，费用亦厚。若区种之法行，良多利益。”上曰：“此法自古有之，若其可行，则何为不行也？”持国曰：“所以不行者，盖民未见其利。今已令试种于城南之地，乃委官往监督之，若使民见收成之利，当不率而自效矣。”参知政事夹谷衡以为“若有其利，古已行矣。且用功多而所种少，复恐废垄亩之田功也。”上曰：“姑试行之。”六月，上问参知政事胥持国曰：“区种事如何？”对曰：“六七月之交，方可见矣。”“河东及代州田种今岁佳否？”曰“比常年颇登。”是日，命近侍二人驰驿巡视京畿禾稼。

五年正月，敕谕农民使区种。先是，陈言人武陟高翌上区种法，且请验人丁地土多少，定数令种。上令尚书省议既定，遂敕令农田百亩以上，如濒河易得水之地，须区种三十余亩，多种者听。无水之地则从民便。仍委各千户谋克县官依法劝率。

承安元年四月，初行区种法，男年十五以上、六十以下有土田者丁种一亩，丁多者五亩止。二年二月，九路提刑马百禄奏：“圣训农民有地一顷者区种一亩，五亩即止。臣以为地肥瘠不同，乞不限亩数。”制可。

泰和四年九月，尚书省奏：“近奉旨讲议区田，臣等谓此法本欲利民，或以天旱乃始用之，仓卒施功未必有益也。且五方地肥瘠不同，使皆可以区种，农民见有利自当勉以效之。不然，督责虽严，亦徒劳耳。”敕遂令所在长官及按察司随宜劝谕，亦竟不能行。

入粟、鬻度牒　熙宗皇统三年三月，陕西旱饥，诏许富民入粟补官。世宗大定元年，以兵兴岁歉，下令听民进纳补官。又募能济饥民者，视其人数为补官格。

五年，上谓宰臣曰：“顷以边事未定，财用缺乏，自东、南两京外，命民进纳补官，及卖僧、道、尼、女冠度牒，紫、褐衣师号，寺观名额。今边鄙已宁，其悉罢之。庆寿寺、天长观岁给度牒，每道折钱二十万以赐之。”

明昌二年，敕山东、河北阙食之地，纳粟补官有差。

承安二年，卖度牒、师号、寺观额，复令人入粟补官。三年，西京饥，诏卖度牒以济之。宣宗贞祐二年，从知大兴府事胥鼎所请，定权宜鬻恩例格，进官升职、丁忧人许应举求仕、监户从良之类，入粟草各有数。

三年，制无问官民，有能劝率诸人纳物入官者，米百五十石迁官一阶，正班任使。七百石两阶，除诸司。千石三阶，除丞薄。过此数则请于朝廷议赏。推司县官有能劝二千石迁一阶，三千石两阶，以济军储。又定制，司县官能劝率进粮至五千石以上者减一资考，万石以上迁一官、减二等考，二万石以上迁一官、阶一等，皆注见缺。

四年，河东行省胥鼎言："河东兵多民少，仓空岁饥。窃见潞州元帅府虽设鬻爵恩例，然条目至少，未尽劝率之术。今拟凡补买正班，依格止荫一名，若愿输许增荫一名。僧道已具师号者，许补买本司官。职官愿纳粟或不愿给俸及券粮者，宜量数迁加。三举终场人年五十以上，四举年四十五以上，并许入粟，该恩大小官及承应人。令译史吏员，虽未系班，亦许进纳迁官。其有品官应注诸司者，听献物借注丞簿。丞薄注县令，差使免一差。掌军官能自备刍粮者，依职官例迁官如旧。"

四年，耀州僧广惠言："军储不足，凡京府节镇以上僧道官，乞令纳粟百石。防刺郡副纲、威仪等，七十石者乃充，三十月满替。诸监寺十石，周年一代，愿复买者听。"诏从之。

兴定元年，潞州行元帅府事粘割贞言："近承奏格，凡去岁覃恩之官，以品从差等听其入粟，委帅府书空名宣敕授之，则人无陈诉之劳，而官有储蓄矣。比年屡降覃恩，凡羁縻军职者多未暇授，若止许迁新覃，则将隔越矣。乞令计前后所该输粟积迁。"诏从之。

金史卷五一　志第三二

选举一

制举　武举　试学士院官

自三代乡举里选之法废，秦、汉以来各因一代之宜，以尽一时之才，苟足于用即已，故法度之不一其来远矣。在汉之世，虽有贤良方正诸科以取士，而推择为吏，由是以致公卿，公卿子弟入备宿卫，因被宠遇，以位通显。魏、晋而下互有因革，至于唐、宋，进士盛焉。当时士君子之进，不由是涂则自以为慊，此由时君之好尚，故人心之趣向然也。辽起唐季，颇用唐进士法取人，然仕于其国者，考其致身之所自，进士才十之二三耳。金承辽后，凡事欲轶辽世，故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其及第出身，视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若夫以策论进士取其国人，而用女直文字以为程文，斯盖就其所长以收其用，又欲行其国字，使人通习而不废耳。终金之代，科目得人为盛。诸宫护卫、及省台部译史、令史、通事，仕进皆列于正班，斯则唐、宋以来之所无者，岂非因时制宜，而以汉法为依据者乎。金活纯驳，议者于是每有别焉。

宣宗南渡，吏习日盛，苛刻成风，殆亦多故之秋，急于事功，不免尔欤。自时厥后，仕进之歧既广，侥倖之俗益炽，军伍劳效，杂置令录，门荫右职，迭居朝著，科举取士亦复泛滥，而金治衰矣。

原其立经陈纪之初，所为升转之格、考察之方，井井然有条而不紊，百有余年才具不乏，岂非其效乎。奉诏作《金史》，志其《选举》，因得而详论之。司天、太医、内侍等法历代所有，附著于斯。鬻爵、进纳，金季之弊莫甚焉，盖由财用之不足而然也，特载食《货志》。

金设科皆因辽、宋制，有词赋、经义、策试、律科、经童之制。海陵天德三年，罢策试科。世宗大定十一年，创设女直进士科，初但试策，后增试论，所谓策论进士也。明昌初，又设制举宏词科，以待非常之士。故金取士之目有七焉。其试词赋、经义、策论中选者，谓之进士。律科、经童中选者，曰举人。

凡养士之地曰国子监，始置于天德三年，后定制，词赋、经义生百人，小学生百人，以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亲、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兄弟子孙年十五以上者入学，不及十五者入小学。大定六年始置太学，初养士百六十人，后定五品以上官兄弟子孙百五十人，曾得府荐及终场人二百五十人，凡四百人。府学亦大定十六年置，凡十七处，共千人。初以尝与廷试及宗室皇家袒免以上亲、并得解举人为之。后增州学，遂加以王品以上官、曾任随朝六品官之兄弟曾孙，余官之兄弟曾孙经府荐者，同境内举人试补三之一，阙里庙宅子孙年十三以上不限数，经府荐及终场免试者不得过二十人。

凡试补学生，太学则礼部主之，州府则以提举学校学官主之，曾得府荐及终场举人，皆免试。

凡经，《易》则用王弼、韩康伯注，《书》用孔安国注，诗用毛苌注、郑玄笺，《春秋左氏传》用杜预注，《礼记》用孔颖达疏，《周礼》用郑玄注、贾公彦疏，《论语》用何晏集注、邢昺疏，《孟子》用赵岐注、孙奭疏，《孝经》用唐玄宗注，《史记》用崔骃注，《前汉书》用颜师古注，《后汉书》用李贤注，《三国志》用裴松之注，及唐太宗《晋书》、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姚思廉《梁书》、《陈书》、魏收《后魏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魏征《隋书》、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老子》用唐玄宗注疏，《荀子》用杨倞注，《扬子》用李轨、宋咸、柳宗元、吴秘注，皆自国子监印之，授诸学校。

凡学生会课，三日作策论一道，又三日作赋及诗各一篇。三月一私试，以季月初先试赋，间一日试策论，中选者以上五名申部。遇旬休、节辰皆有假，病则给假，省亲远行则给程。犯学规者罚，不率教者黜。遭丧百日后求入学者，不得与释奠礼。

凡国子学生三年不能充贡，欲就诸局承应者，学官试，能粗通大小各一经者听。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上封事者乞兴学校，推行三舍法，及乡以八行贡春官，以设制举宏词。事下尚书省集百官议，户部尚书邓俨等谓："三舍之法起于宋熙宁间，王安石罢诗赋，专尚经术。太学生初补外舍，无定员。由外升内舍，限二百人。由内升上舍，限百人。各治一经，每月考试，或特免解，或保举补官。其法虽行，而多席势力、尚趋走之弊。故苏轼有"三舍既兴，货赂公行"之语，是以元祐间罢之，后虽复，而宣和三年竟废。臣等谓立法贵乎可久，彼三舍之法委之学官选试，启侥幸之门，不可为法。唐文皇养士至八千人，亡宋两学五千人，今策论、词赋、经义三科取士，而太学所养止百六十人，外京府或至十人，天下仅及千人。今若每州设学，专除教授，月加考试，每举所取数多者赏其学官。月试定为三等籍之，一岁中频在上等者优复之，不率教、行恶者黜之，庶几得人之道也。又成周乡举里选法卒不可复，设科取士各随其时。八行者乃亡宋取《周礼》之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加之中、和为八也。凡人之行莫大于孝廉，今已有举孝廉之法，及民有才能德行者令县官荐之。今制，犯十恶奸盗者不得应试，亦六德六行之遗意也。夫制举宏词，盖天子待非常之士，若设此科，不限进士，并选人试之，中选擢之台阁，则人自勉矣。"上从其议。遂计州府户口，增养士之数，于大定旧制京府十七处千人之外，置节镇、防御州学六十处，增养千人，各设教授一员，选五举终场或进士年五十以上者为之。府学二十有四，学生九百五人。大兴、开封、平阳、直定、东平府各六十人，太原、益都府各五十人，大定、河间、济南、大名、京兆府各四十人，辽阳、彰德府各三十人，河中、庆阳、临洮、河南府各二十五人，凤翔、平凉、延安、咸平、广宁、兴中府各二十人。节镇学三十九，共六百一十五人。绛、定、卫、怀、沧州各三十人、莱、密、潞、汾、冀、邢、兖州各二十五人，代、同、邠州各二十人，奉圣州十五人，余二十三节镇皆十人。防御州学二十一，共二百三十五人。博、德、洺、棣、亳各十五人，余十六州各十人。凡千八百人。

女直学。自大定四年，以女直大小字译经书颁行之。后择猛安谋克内良家子弟为学生，诸路至三千人。九年，取其尤俊秀者百人至京师，以编修官温迪罕缔达教之。十三年，以策、诗取士，始设女直国子学，诸路设女直府学，以新进士为教授。国子学策论生百人，小学生百人。府州学二十二，中都、上京、胡里改、恤频、合懒、蒲与、婆速、咸平、泰州、临潢、北京、冀州、开州、丰州、西京、东京、盖州、隆州、东平、益都、河南、陕西置之。凡取国子学生、府学生之制，皆与词赋、经义生同。又定制，每谋克取二人，若宗室每二十户内无愿学者，则取有物力家子弟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者充。凡会课，三日作策论一道，季月私试如汉生制。大定二十九年，敕凡京府镇州诸学，各以女直、汉人进士长贰官提控其事，具入官衔。河南、陕西女直学，承安二年罢之，余如旧。

凡诸进士举人，由乡至府，由府至省，及殿廷，凡四试皆中选，则官之。至廷试五被黜，则赐之第，谓之恩例。又有特命及第者，谓之特恩。恩例者但考文之高下为第，而不复黜落。

凡词赋进士，试赋、诗、策论各一道。经义进士，试所治一经义、策论各一道。其设也，始于

太宗天会元年十一月，时以急欲得汉士以抚辑新附，初无定数，亦无定期，故二年二月、八月凡再行焉。

五年，以河北、河东初降，职员多阙，以辽、宋之制不同，诏南北各因其素所习之业取士，号为南北选。熙宗天眷元年五月，诏南北选各以经义词赋两科取士。海陵庶人天德二年，始增殿试之制，而更定试期。三年，并南北选为一，罢经义策试两科，专以词赋取士。

贞元元年，定贡举程试条理格法。

正隆元年，命以《五经》、《三史》正文内出题，始定为三年一辟。

大定四年，敕宰臣，进士文优则取，勿限人数。

十八年，谓宰臣："文士有偶中魁选，不问操履，而辄授翰苑之职。如赵承元，朕闻其无士行，果败露。自今榜首，先访察其乡行，可取则授以应奉，否则从常调。"

十九年，谓宰臣曰："自来御试赋题，皆士人尝拟作者。前朕自选一题，出人所不料，故中选者多名士，而庸才不及焉。是知题难则名儒亦擅场，题易则庸流易侥幸也。"平章政事唐括安礼奏曰："臣前日言，士人不以策论为意者，正为此尔。宜各场通考，选文理俱优者。"上曰："并答时务策，观其议论，材自可见，卿等其议之。

二十年，谓宰臣曰："朕尝谕进士不当限数，则对以所取之外无合格文，故中选者少，岂非题难致然耶。若果多合格，而有司妄黜之，甚非理也。"又曰："古者乡举有行者，授以官。今其考满，察乡曲实行出伦者擢之。"又曰："旧不选策，今兼选矣。然自今府会两试不须试策，已中策后，则试以制策，试学士院官。"

二十二年，谓宰臣曰："汉进士魁，例授应奉，若行不副名，不习制诰之文者，即与外除。"

二十三年，谓宰臣曰："汉进士，皇统间人材殆不复见，今应奉以授状元，盖循资尔。制诰文字，各以职事铺叙，皆有定式，故易。至撰赦诏，则鲜有能者。"参知政事粘哥斡特剌对曰："旧人已登第尚为学不辍，今人一及第辄废而不学，故尔。"

上于听政之隙，召参知政事张汝霖、翰林直学士李晏读新进士所对策，至"县令阙员取之何道"？上曰："朕夙夜思此，未知所出。"晏对曰："臣窃念久矣。国朝设科，始分南北两选，北选词赋进士擢第一百五十人，经义五十人，南选百五十人，计三百五十人。嗣场，北选词赋进士七十人，经义三十人，南选百五十人，计二百五十人。以入仕者多，故员不阙。其后南北通选，止设词赋科，不过取六七十人，以入仕者少，故县令员阙也。"上曰："自今文理可采者取之，毋限以数。"二十八年，复经义科。

章宗明昌元年正月，言事者为"举人四试而乡试似为虚设，固当罢去。其府会试乞十人取一人，可以群经出题，而注示本传。"上是其言，诏免乡试，府试以五人取一人，仍令有司议外路添考试院，及群经出题之制。有司言："会试所取之数，旧止五百人，比以世宗敕中格者取，乞依此制行之。府试旧六处，中有地远者，命特添三处，上京、咸平府路则试于辽阳，河东南北路则试于平阳，山东东路则试于益都。以《六经》、《十七史》、《孝经》、《论语》、《孟子》及《荀》、《扬》、《老子》内出题，皆命于题下注其本传。"又谕有司曰："举人程文所用故事，恐考试官或遽不能忆，误失人材，可自注出处。注字之误，不在涂注乙之数。"

明昌二年，敕官或职至五品者，直赴御试。平章政事守贞言："国家官人这路，惟女直、汉人进士得人居多。诸司局承应，旧无出身，自大定后始叙使，至今鲜有可用者。近来放进士第数稍多，此举更宜增取，若会试止以五百人为限，则廷试虽欲多取，不可得也。"上乃诏有司，会试毋限人数，文合格则取。

六年，言事者谓"学者率恃有司全注本传以示之，故不勉读书，乞减子史注本传之制。又经义中选之文多肤浅，乞择学官，及本科人充试官。"省臣谓若不与本传，恐硕学者有偶忘之失，可令但知题意而已。遂命择前经义进士为众所推者、才识优长者为学官，遇差考试官之际，则验所治经参用。词赋进士，题注本传，不得过五十字。经义进士，御试第二场，试论日添试策一道。

承安四年，上谕宰臣曰："一场放二状元，非是。后场廷试，令词赋、经义通试时务策，止选一

状元。余虽有明经、法律等科，止同诸科而已。”至宋王安石为相，作新经，始以经义取人。且词赋、经义，人素所习之本业，策论则兼习者也。今舍本取兼习，恐不副陛下公选之意。”遂定御试同日各试本业，词赋依旧，分立甲次，第一名为状元，经义魁次之，恩例与词赋第二人同，余分为两甲中下人，并在词赋之下。

五年，诏考试词赋官各作程文一道，示为举人之式，试后赴省藏之。

时宰臣奏：“自大定二十五年以前，词赋进士不过五百人，二十八年以不限人数，取至五百八十六人。先承圣训合格则取，故承安二年取九百二十五人。兼今有四举终场恩例，若会试取人数过多，则涉泛滥。”遂定策论、词赋、经义人数，虽多不过六百人，少则听其阙。

时太常丞郭人杰转对言，词赋举人，不得作别名兼试经义，及入学生精加试选，无至滥补。上敕宰臣曰：“近已奏定，后场词赋经义同日试之。若府会试更不令兼试，恐试经义者少，是虚设此科也。别名之弊，则当禁之。补试入学生员，已有旧条，恐行之灭裂尔，宜严防闲。”

张行简转对言：“拟作程文，本欲为考试之式，今会试考试官、御试读卷官皆居显职，擢第后离笔砚久，不复常习，今临试拟作之文，稍有不工，徒起谤议。”诏罢之。

泰和元年，平章政事徒单镒病时文之弊，言：“诸生不穷经史，唯事末学，以致志行浮薄。可令进士试策日，自时务策外，更以疑难经旨相参为问，使发圣贤之微旨、古今之事变。”诏为永制。

先尝敕乐人不得举进士，而奴免为良者则许之。尚书省奏：“旧称工乐，谓配隶之色及倡优之家。今少府监工匠，太常大乐署乐工，皆民也，而不得与试。前代令诸选人身及祖、父曾经免为良者，虽在官不得居清贯及临民，今反许试。诚玷清论。”诏遂定制，放良人不得应诸科举，其子孙则许之。

上又谓，德行才能非进士科所能尽，可通行保举之制。省臣奏：“在《周礼》，‘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所谓万民，农工商贾皆是也。前代立贤无方，如版筑之士、鼓刀之叟，垂光简策者不可胜举。今草泽隐逸才行兼备者，令谋克及司县举，按察司具闻，以旌用之，既有已降令文矣。”上命复宣旨以申之。

宣宗贞祐二年，御史台言，明年省试以中都、辽东、西北京等路道阻，宜于中都、南京两处试之。

三年，谕宰臣曰：“国初设科，素号严密，今闻会试至于杂坐喧哗，何以防弊。”命治考官及监察罪。

兴定二年，御史中丞把胡鲁言：“国家数路取人，惟进士之选最为崇重，不求备数，惟务得贤。今场会试，策论进士不及二人取一人，词赋、经义二人取一。前虽有圣训，当依大定之制，中选即收，无问多寡。然大定间赴试者或至三千，取不过五百。泰和中，策论进士三人取一，词赋、经义四人取一。向者贞祐初，诏免府试，赴会试者几九千人，而取八百有奇，则是十之一而已。时已有依大定之制，亦何尝二人取一哉。今考官泛滥如此，非所以为求贤也。宜于会试之前，奏请所取之数，使恩出于上可也。”诏集文资官议，卒从泰和之例。

又谓宰臣曰：“从来廷试进士，日晡后即遣出宫，恐文思迟者不得尽其才，令待至暮时。”

特赐经义进士王彪等十三人及第，上览其程文，爱其辞藻，咨叹久之。因怪学者益少，谓监试官左丞高汝砺曰：“养士学粮，岁稍丰熟即以本色给之，不然此科且废矣。”

五年，省试经义进士，考官于常格外多取十余人，上命以特恩赐第。又命河北举人今府试中选而为兵所阻者，免后举府试。

策论进士，选女直人之科也。始大定四年，世宗命颁行女直大小字所译经书，每谋克选二人习之。寻欲兴女直字学校，猛安谋克内多择良家子为生，诸路至三千人。九年，选异等者得百人，荐于京师，廪给之，命温迪罕缔达教以古书，作诗、策，后复试，得徒单镒以下三十余人。十一年，始议行策选之制，至十三年始定每场策一道，以五百字以上成，免乡试府试，止赴会试御试。且诏京师设女直国子学，诸路设女真府学，拟以新进士充教授，以教士民子弟之愿学者。俟行之久、学者众，则同汉进士三年一试之制。乃就悯忠寺试徒单镒等，其策曰：“贤生于世，世资于贤。世未尝不生贤，贤未尝不辅世。盖世非无贤，惟用与否，若伊尹之佐成汤，傅说之辅高宗，吕望之遇文王，

皆起耕筑渔钓之间，而其功业卓然，后世不能企及者，盖殷、周之君能用其人，尽其才也。本朝以神武定天下，圣上以文德绥海内，文武并用，言小善而必从，事小便而不弃，盖取人之道尽矣。而尚忧贤能遗于草泽者，今欲尽得天下之贤而用之，又俾贤者各尽其能，以何道而臻此乎？”悯忠寺旧有双塔，进士入院之夜半，闻东塔上有声如音乐，西入宫。考试官侍御史完颜蒲涅等曰：“文路始开而有此，得贤之祥也。”中选者得徒单镒以下二十七人。

十六年，命皇家两从以上亲及宰相子，直赴御试。皇家袒免以上亲及执政官之子，直赴会试。至二十年，以徒单镒等教授中外，其学大振。遂定制，今后以策、诗试三场，策用女直大字，诗用小字，程试之期皆依汉进士例。省臣奏，汉人进士来年三月二十日乡试，八月二十日府试，次年正月二十日会试，三月十二日御试。敕以来年八月二十五日于中都、上京、咸平、东平府等路四处府试，余从前例。

上曰：“契丹文字年远，观其所撰诗，义理深微，当时何不立契丹进士科举。今虽立女直字科，虑女直字创制日近，义理未如汉字深奥，恐为后人议论。”丞相守道曰：“汉文字恐初亦未必能如此，由历代圣贤渐加修举也。圣主天姿明哲，令译经教天下，行之久亦可同汉人文章矣。”上曰：“其同汉人进士例，译作程文，俾汉官览之。”

二十二年三月，策试女直进士。至四月癸丑，上谓宰臣曰：“女直进士试已久矣，何尚未考定？”参知政事斡特剌对曰：“以其译付看故也。”上命速之。

二十三年，上曰：“女直进士设科未久，若令积习精通，则能否自见矣。”

二十八年，谕宰臣曰：“女直进士惟试以策，行之既久，人能预备。今若试以经义可乎？”宰臣对曰：“《五经》中《书》、《易》、《春秋》已译之矣，俟译《诗》、《礼》毕，试之可也。”上曰：“大经义理深奥，不加岁月不能贯通。今宜于经内姑试以论题，后当徐试经义也。”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诏许诸人试策论进士举。七月省奏，如诗、策、论俱作一日程试，恐力有不逮。诗、策作一日，论作一日，以诗、策合格为中选，而以论定其名次。上曰：“论乃新添，至第三举时当通定去留。”

明昌元年，猛安谋克愿试进士者拟依余人例，不可令直赴御试。上曰：“是止许女直进士毋令试汉进士也。”又定制，余官第五品散阶，令直赴会试，官职俱至五品，令直赴御试。

承安二年，敕策论进士限丁习学。遂定制，内外官员、诸局分承应人、武卫军、若猛安谋克女直及诸色人，户止一丁者不许应试，两丁者许一人，四丁二人，六丁以上止许三人。三次终场，不在验丁之限。

三年，定制，女直人以年四十五以下，试进士举，于府试十日前，委佐贰官善射者试射。其制，以六十步立垛，去射者十五步对立两竿，相去二十步，去地二丈，以绳横约之。弓不限强弱，不计中否，以张弓巧便、发箭迅正者为熟闲。射十箭中两箭，出绳下至垛者为中选。余路委提刑司，在都委监察体究。如当赴会试御试者，大兴府佐贰官试验，三举终场者免之。

四年，礼部尚书贾铉言：“策论进士程试弓箭，其两举终场及年十六以下未成丁者，若以弓箭退落，有失贤路。乞于及第后试之，中者别加任使，或升迁，否者降之。”省臣谓：“旧制三举终场免试，今两举亦免之，未可。若以未成丁免试，必有妄匿年者，如果幼，使徐习未晚也。至于及第后试验升降，则已有定格矣。”诏从旧制。

在泰和格，复有以时务策参以故事，及疑难经旨为问之制。

宣宗南迁，兴定元年，制中都、西京等路，策论进士及武举人权于南京、东平、婆速、上京四处府试。

五年，上赐进士斡勒业德等二十八人及第。上览程文，怪其数少，以问宰臣，对曰：“大定制随处设学，诸谋克贡三人或二人为生员，赡以钱米。至泰和中，人例授地六十亩。所给既优，故学者多。今京师虽存府学，而月给通宝五十贯而已。若于诸路总管府、及有军户处置学养之，庶可加益。京师府学已设六十人，乞更增四十人。中京、亳州、京兆府并置学官于总府，以谋克内不隶军籍者为学生，人畀地四十亩。汉学生在京者亦乞同此，余州府仍旧制。”上从之。

凡会试之数，大定二十五年，词赋进士不得过五百人。二十八年，以不限人数，遂至五百八十六人。章宗令合格则取，故承安二年至九百二十五人。时以复加四举终场者，数太滥，遂命取不得过六百人。泰和二年，上命定会试诸科取人之数，司空襄言：“试词赋经义者多，可五取一。策论绝少，可四取一。恩榜本以优老于场屋者，四举受恩则太优，限以年则碍异材，可五举则受恩。”平章徒单镒等言：“大定二十五年至明昌初，率三四人取一。”平章张汝霖亦言：“五人取一，府试百人中才得五耳。”遂定制，策论三人取一，词赋经义五人取一，五举终场年四十五以上、四举终场年五十以上者受恩。

凡考试官，大定间，府试六处，各差词赋试官三员，策论试官二员。明昌初，增为九处，路各差九员，大兴府则十一员。承安四年，又增太原为十处。有司请省之，遂定策论进士女直经童千人以上差四员，五百人以上三员，不及五百二员。各以职官高者一人为考试官，余为同考试官。词赋进士与律科举人共及三千以上五员，二千四员，不及二千三员。经义进士及经童举人千人四员，五百以上三员，百人以上二员。不及百人以词赋考官兼之。

后又定制，策论试官，上京、咸平、东平各三员、北京、西京、益都各二员，律科，监试官一员，试律官二员，隶词赋试院。经童，试官一员，隶经义考试院，与会试同。其弥封、并誊录官、检搜怀挟官，自余修治试院，监押门官，并如会试之制。大定二十年，上以往岁多以远地官考试，不便，遂命差近者。

凡会试，知贡举官、同知贡举官，词赋则旧十员，承安五年为七员。经义则六员，承安五年省为四员。诠读官二员。泰和三年，上以弥封官渫语于举人，敕自今女直司则用右选汉人封，汉人司则以女直司封。宣宗贞祐三年，以会试赋题已曾出，而有犯格中选者，复以考官多取所亲，上怒其不公，命究治之。

凡御试，读卷官，策论、词赋进士各七员，经义五员，余职事官各二员。制举宏词共三员。泰和七年，礼部尚书张行简言：“旧例，读卷官不避亲，至有亲人，或有不敢定其去留，或力加营护，而为同列所疑。若读卷官不用与进士有亲者，则读卷之际得平心商确。”上遂命临期多拟，其有亲者汰之。

凡府试策论进士，大定二十年定以中京、上京，咸平、东平四处，至明昌元年，添北京、西京、益都为七处，兼试女直经童。凡上京、合懒、速频、胡里改、蒲与、东北招讨司等路者，则赴会宁府试。咸平、隆州、婆速、东京、盖州、懿州者，则赴咸平府试。中都、河北东西路者，则赴大兴府试。西京并西南、西北二招讨司者，则赴大同府试。北京、临潢、宗州、兴州、全州者，则赴大定府试。山东西、大名、南京者，则赴东平府试。山东东路则试于益都。

凡词赋、经义进士及律科、经童府试之处，大定间，大兴、大定、大同、开封、东平、京兆凡六处。明昌初，增辽阳、平阳、益都为九处。承安四年复增太原为十。中都、河北则试于大兴府，上京、东京、咸平府等路则试于辽阳府，余各试于其境。

凡乡试之期，以三月二十日

府试之期，若策论进士则以八月二十日试策，间三日试诗。词赋进士则以二十五日试赋及诗，又间三日试策论。经义进士又间词赋后三日试经义，又三日试策。次律科，次经童，每场皆间三日试之。

会试，则策论进士以正月二十日试策，皆以次间三日，同前。

御试，则以三月二十日策论进士试策，二十三日试诗论，二十五日词赋进士试赋诗论，而经义进士亦以是日试经义，二十七日乃试策论。若试日遇雨雪，则候晴日。御试唱名后，试策则禀奏，宏词则作二日程试。旧制，试女直进士在再试汉进士后，大定二十九年以复设经义科，更定是制。

凡监检之制，大兴府则差武卫军，余府则于附近猛安内差摘，平阳府则差顺德军。凡府会试，每四举人则差一人，复以官一人弹压。御试策进士则差弩手及随局承应人，汉进士则差亲军，人各一名，皆用不识字者，以护卫十人，亲军百人长、五十人长各一人巡护。

泰和元年，省臣奏：“搜检之际虽当严切，然至于解发袒衣，索及耳鼻，则过甚矣，岂待士之礼

哉。故大定二十九年已尝依前故事，使就沐浴，官置衣为之更之，既可防滥，且不亏礼。”上从其说，命行之。

恩例。明昌元年，定制，省元直就御试，不中者许缀榜末。解元但免府试，四举终场依五举恩例，所试文卷惟犯御名庙讳、不成文理者则黜之，余并以文之优劣为次。仍一日试三题，其五举者止试赋诗，女直进士亦同此例。

承安五年，敕进士四举该恩，词赋经义当以各科为场数，不得通数。又恩榜人应授官者，监试官于试时具数以奏，特恩者授之。

泰和三年，以经义会元与策论词赋进士不同，若御试被黜则附榜末，为太优，若同恩例，又与四举者不同。遂定制，依曾经府试解元免府试之例，会试下第，再举直赴御试。

律科进士，又诸为诸科，其法以律令内出题，府试十五题，每五人取一人。大定二十二年定制，会试每场十五题，三场共通三十六条以上，文理优、拟断当、用字切者，为中选。临时约取之，初无定数。其制始见于海陵庶人正隆元年，至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有司言：“律科止知读律，不知教化之源，可使通治《论语》、《孟子》以涵养其气度。”遂令自今举后，复于《论语》、《孟子》内试小义一道，府会试作一日引试，命经义试官出题，与本科通考定之。

经童之制，凡士庶子年十三以下，能诵二大经、三小经，又诵《论语》诸子及五千字以上，府试十五题通十三以上，会试每场十五题，三场共通四十一以上，为中选。所贵在幼而诵多者，若年同，则以诵大经多者为最。

初，天会八年时，太宗以东平童子刘天骥，七岁能诵《诗》、《书》、《易》、《礼》、《春秋左氏传》及《论语》、《孟子》，上命教养之，然未有选举之制也。熙宗即位之二年，诏避贡举，始备其列，取至百二十二人。天德间，废之。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上谓宰臣曰：“经童岂遽无人，其议复置。”明昌元年，益都府申，“童子刘住儿年十一岁，能诗赋，诵大小六经，所书行草颇有法，孝行夙成，乞依宋童子李淑赐出身，且加以恩诏。”上召至内殿，试《凤凰来仪赋》、《鱼在藻》诗，又令赋《旱》诗，上嘉之，赐本科出身，给钱粟官舍，令肄业太学。

明昌三年，平章政事完颜守贞言：“经童之科非古也，自唐诸道表荐，或取五人至十人。近代宋仁宗以为无补，罢之。本朝皇统间取及五十人，因以为常，天德时复废。圣主复置，取以百数，恐久积多，不胜铨拟，乞谕旨约省取之。”上曰：“若所诵皆及格，何如？”守贞曰：“视最幼而诵不讹者精选之，则人数亦不至多也。”复问参知政事胥持国，对曰：“所诵通否易见，岂容有滥。”上曰：“限以三十或四十人，若百人皆通，亦可复取其精者。”持国曰：“是科盖资教之术耳。夫幼习其文，长玩其义，使之莅政，人材出焉。如中选者，加之修习进士举业，则所记皆得为用。臣谓可勿令遽登仕途，必习举业，而后官使之可也。若能擢进士第，自同进士任用。如中府荐或会试，视其次数，优其等级。几举不得荐者，从本出身，又可以激劝而后得人矣。”诏议行之。

制举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学宏材、达于从政等科，试无常期，上意欲行，即告天下。听内外文武六品以下职官无公私过者，从内外五品以上官荐于所属，诏试之。若草泽士，德行为乡里所服者，则从府州荐之。凡试，则先投所业策论三十道于学士院，视其词理优者，委官以群经子史内出题，一日试论三道，如可，则庭试策一道，不拘常务，取其无不通贯者，优等迁擢之。

宏词科试诏、诰、章、表、露布、檄书，则皆用四六；诫、谕、颂、箴、铭、序、记，则或依古今体，或参用四六。于每举赐第后进士及在官六品以下无公私罪者，在外官荐之，令试策官出题就考，通试四题，分二等迁擢之。二科皆章宗明昌元年所创者也。

武举，尝设于皇统时，其制则见于《泰和式》，有上中下三等。能挽一石力弓，以重七钱竹箭，百五十步立贴，十箭内，府试欲中一箭，省试中二箭，程试中三箭。又远射二百二十步垛，三箭内一箭至者。又百五十步内，每五十步设高五寸长八寸卧鹿二，能以七斗弓、二大凿头铁箭驰射，府试则许射四反，省试三反，程试二反，皆能中二箭者。又百五十步内，每三十步，左右错置高三尺木偶人戴五寸方板者四，以枪驰刺，府试则许驰三反，省试二反，程试三反，左右各刺落一板者。

又依荫例问律一条，又问《孙》、《吴》书十条，能说五者为上等。凡程试，若一有不中者，皆黜之。若射贴弓八斗，远射二百一十步，射鹿弓六斗，《孙》、《吴》书十条通四，为中等。射贴弓七斗，远射二伯伍步，射鹿弓五斗，《孙》、《吴》书十条通三，为下等。解律、刺板，皆欲同前。凡不知书者，虽上等为中，中则为下。凡试中中下，愿再试者听。

旧制，就试上等不中，不许再试中下等。泰和元年，定制，不分旧等，但从所愿，试中则以三等为次。

二年，省奏，武举程式当与进士同时，今年八月府试，欲随路设考试所，临期差官，恐以创立未见应试人数，遂权令各处就考之。

宣宗贞祐三年，同进士例，赐敕命章服。时以随处武举入试者，自非见居职任及已用于军前者，令郡县尽遣诣京师，别为一军，以备缓急。其被荐而未授官者，亦量材任之。

元光二年，东京总帅纥石烈牙吾塔言："武举入仕，皆授巡尉军辖，此曹虽善骑射，不历行阵，不知军旅，一旦临敌，恐致败事。乞尽括付军前为长校，俟有功则升之。"宰臣奏："国家设此科与进士等，而欲尽置军中，非奖进人材之道。"遂籍丁忧、待阙、去职者付之。

试学士院官　大定二十八年，敕设科取士为学士院官。礼部下太常，按唐典，初入学士院例先试，今若于进士已仕者，以随朝六品、外路五品职事官荐，试制诏诰等文字三道，取文理优者充应奉。由是翰苑之选为精。明昌五年，以学士院撰文字人少，命尚书省访有文采者勾取权试。

凡司天台学生，女直二十六人，汉人五十人，听官民家年十五以上、三十以下试补。又三年一次，选草泽人试补。其试之制，以《宣明历》试推步，及《婚书》、《地理新书》试合婚、安葬，并《易》筮法、六壬课、三命五星之术。

凡医学十科，大兴府学生三十人，余京府二十人，散府节镇十六人，防御州十人，每月试疑难，以所对优劣加惩劝，三年一次试诸太医，虽不系学生，亦听试补。

金史卷五二　志第三三

选举二

金制，文武选皆吏部统之。自从九品至从七品职事官，部拟。正七品以上，呈省以听制授。凡进士则授文散官，谓之文资官。自余皆武散官，谓之右职，又谓之右选。文资则进士为优，右职则军功为优，皆循资，有升降定式而不可越。

凡铨注，必取求仕官解由，撮所陈行绩资历之要为铨头，以定其能否。其有犯公私罪赃污者，谓之犯选格，则虽遇恩而不得与。旧制，犯追一官以至追四官，皆解任周年，而复仕之。承安二年，定制，每追一官则殿一年，凡罢职会赦当叙者，及降殿当除者，皆具罪以闻，而后仕之。凡增课升至六品者，任回复降。既廉升而再任复察不同者，任回亦降。

自进士、举人、劳效、荫袭、恩例之外，入仕之途尚多，而所定之时不一。若牌印、护卫、令史之出职，则皇统时所定者也。检法、知法、国史院书写，则海陵庶人所置者也。若宗室将军、宫中诸局承应人、宰相书表、太子护卫、妃护卫、王府祗候郎君、内侍、及宰相之子，并译史、通事、省祗候郎君、亲军骁骑诸格，则定于世宗之时，及章宗所置之太常检讨、内侍寄禄官，皆仕进之门户也。

凡官资以三十月为考，职事官每任以三十月为满，群牧使及管课官以三周岁为满，防御使以四十月、三品以上官则以五十月、转运则以六十月为满。

司天、太医、内侍官皆四品止。

凡外任循资官谓之常调，选为朝官谓之随朝，随朝则每考升职事一等，若以廉察而升者为廉升，授东北沿边州郡而升者为边升。

凡品官任都事、典事、主事、知事、及尚书省令史、覆实、架阁司管勾、直省直院局长副、检法、知法、院务监当差使、及诸令史、译史、掌书、书吏、书史、译书、译人、通事、并诸局分承应有出身者皆为流外职。凡此之属，或以尚书省差遣，或自本司判补，其出职或正班、杂班，则莫

不有当历之名职。既仕则必循升降之定式，虽或前后略有损益之殊，而定制则莫能渝焉。

凡门荫之制，天眷中，一品至八品皆不限所荫之人。贞元二年，定荫叙法，一品至七品皆限以数，而削八品用荫之制。世宗大定四年五月，诏："皇家袒免以上亲，就荫者依格引试，中选者勿令当傔使。"五年十月，制："亡宋官当荫子孙者，并同亡辽官用荫。"又曰："教坊出身人，若任流内职者，与文武同用荫。自余有勤劳者，尝赐而已。昔正隆时常使教坊辈典城牧民，朕甚不取。"又更定冒荫及取荫官罪赏格。

七年五月，命司天台官四品以上官改授文武资者，并听如太医例荫。其制，凡正班荫亦正班，杂班荫杂班。

明昌元年，以上封事者乞六品官添荫，吏部言："天眷中，八品用荫，不限所荫之人。贞元中，七品用荫，方限以数。当是时，文始于将仕，武始于进义，以上至七品儒林、忠显，各七阶，许荫一名。至六品承直、昭信，计九阶，许荫二人。自大定十四年，文武官从下各增二阶，其七品视旧为九阶，亦荫一名，至五品凡十七阶，方荫二人，其五品至三品并无间越，唯六品不用荫。乞依旧格，五品以上增荫一名，六品荫子孙弟兄二人，七品仍旧为格。"时又以旧格虽有己子许荫兄弟侄，盖所以崇孝悌也，而新格禁之，遂听让荫。

旧制，司天、太医、内侍、长行虽至四品，如非特恩换授文武官资者，不许用荫，以本人见充承应，难使系班故也。泰和二年，定制，以年老六十以上退、与患疾及身故者，虽至止官，拟令系班，除存习本业者听荫一名，止一子者则不须习即荫。

凡诸色出身文武官一品，荫子孙至曾孙及弟兄侄孙六人，因门荫则五人。二品则子孙至曾孙及弟兄侄五人，因门荫则四人。三品子孙兄弟侄四人，因门荫则三人。四品、五品三人，因门荫则二人。六品二人，七品子孙兄弟一人，因门荫则六品、七品子孙兄弟一人。旧格，门荫惟七品一人，余皆加一人。明昌格，自五品而上皆增一人。

凡进纳官，旧格正班三品荫四人，杂班三人。正班武略子孙兄弟一人，杂班明威一人，怀远以上二人，镇国以上三人。

司天、太医迁至四品诏换文武官者，荫一人。

凡进士所历之阶，及所循注之职。贞元元年，制南选，初除军判、丞、簿，从八品。次除防判、录事，正八品。三除下令，从七品。四中令、推官、节察判，正七品。五六皆上令。从六品。北选，初军判、簿、尉，二下令，三中令，四上令，已后并上令，通注节察判、推官。

正隆元年格，上甲者初上簿军判、丞、簿、尉，中甲者初中簿军判、丞、簿、尉，下甲者初下簿军判、丞、簿、尉。第二任皆中簿军判、丞、簿、尉。三、四、五、六、七任皆县令，回呈省。

大定二年，诏文资官不得除县尉。

八年格，历五任令即呈省。

十三年，制第二任权注下令。

旧制，状元授承德郎，以十四年官制，文武官皆从下添两重，命状元更授承务郎，次旧授儒林郎，更为承事郎。第二甲以下旧授从仕郎，更为将仕郎。

十五年，敕状元除应奉，两考依例授六品。十八年，敕状元行不顾名者与外除。十九年，命本贯察其行止美恶。

二十一年，复命第三任注县令。

二十二年，敕进士章服后，再试时务策一道，所谓策试者也。内才识可取者籍其名，历任后察其政，若言行相副则升擢任使。是年九月，复诏今后及第人，策试中者初任即升之。

二十三年格，进士，上甲，初录事、防判，二下令，三中令。中甲，初中簿，二上簿，三下令。下甲，初下簿，二中簿，三下令。试中策者，上甲，初录事、防判，二中令，三上令。中甲，初上簿，二下令，三中令。下甲，初中簿，二录事、防判，三中令。又诏今后状元授应奉，一年后所撰文字无过人者与外除。

二十六年格，以相次合为令者减一资历。二十六年格，三降两降免一降，文资右职外官减最后，

上令一任通五任回呈省。遂定格，上甲，初录事、防判，二中令，三、四、五上令。中甲，初中簿，二下令，三中令，四、五上令。策试进士，初录事、防判，二、三、四、五上令。其次。初上簿，二中令，三、四、五上令。又次，初中簿，二下令，三中令，四、五上令。下甲，初下簿，二下令，三中令，四、五上令。

二十七年，制进士阶至中大夫呈省。

明昌二年，罢勘会状元行止之制。

七年格，县令守阙各依旧格注授。

泰和格，诸进士及第合授资任须历遍乃呈省，虽未尽历，官已至中大夫亦呈省。又诸词赋、经义进士及第后，策试中选，合授资任历遍呈省，仍每任升本首铨选。

贞祐三年，状元授奉直大夫，上甲儒林郎，中甲以下授征事郎。

经义进士。皇统八年，就燕京拟注。六年，与词赋第一人皆拟县令，第二人当除察判，以无阙遂拟军判。第二、第三甲随各人住贯拟为军判、丞、簿。旧制，《五经》及第未及十年与关内差使，已十年者与关外差使，四十年除下令。正隆三年，不授差使，至三十年则除县令。大定二十八年始复设是科，每举专主一经。

女直进士。大定十三年，皆除教授。二十二年，上甲第二第三人初除上簿，中甲则除中簿，下甲则除下簿。大定二十五年，上甲甲首迁四重，余各迁两重。第二第三甲授随路教授，三十月为一任，第二任注九品，第三、第四任注录事、军防判，第五任下令。寻复令第四任注县令。二十六年，减一资历注县令。二十八年，添试论。后皆依汉人格。

宏词，上等迁两官，次等迁一官，临时取旨授之。

恩榜，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敕今后凡五次御帘进士，可一试而不黜落，止以文之高下定其次，谓之恩榜。女直人迁将仕，汉人登仕，初任教授，三十月任满，依本格从九品注授。

明昌元年，敕四举终场，亦同五举恩例，直赴御试。

明昌五年，敕神童三次终场，同进士恩榜迁转。两次终场，全免差使。第六任与县令，依本格迁官。如一次终场，初入仕则一除一差。其余并依本门户，仍使应三举，然后入仕。每举放四十人。

凡恩例补荫同进士者，谓大礼补致仕、遗表、阵亡等恩泽，补承袭录用，并与国王并宗室女为婚者。正隆二年格，初下簿，二中簿，三上簿，四下令，五中令，六、七上令，回呈省。

凡特赐同进士者，谓进粟、出使回、殁于王事之类，皆同杂班，补荫亦以杂班。正隆元年格，初授下簿，二中簿，三县丞，四军判，五、六防判，七、八下令，九中令，十上令。寻复更初注下等军判、丞、簿、尉，次注中等军判、丞、簿、尉，第三注上等军判、丞、簿、尉，四下令，五中令，六上令。

律科、经童。正隆元年格，初授将仕郎，皆任司候，十年以上并一除一差，十年外则初任主簿，第二任司候，第三主簿，四主簿，五警判，六市丞，七诸县丞，八次赤丞，九赤县丞，十下县令，十一中县令，五任上县令，呈省。三年制，律科及第及七年者与关内差使，七年外者与关外差。诸经及第人未十年者关内差，已十年关外差。律科四十年除下令。经童及第人视余人复展十年，然后理算月日。

大定十四年，以从下新增官阶，遂定制，律科及第者授将仕佐郎。十六年特旨，以四十年除下令太远，其以三十二年不犯赃罪者授下令。十七年，敕诸科人仕至下令者免差。二十年，省拟，无赃罪及廉察无恶者减作二十九年注下令，经童亦同此。二十六年，省拟，以相次当为县令者减一资历选注。敕命诸科人累任之余月日至四十二月，准一除一差。又敕，旧格六任县令呈省，遂减为五任。二十八年，减赤县丞一任。

明昌五年，制仕二十六年之上者，如该廉升则注县令。六年，减诸县丞、赤县丞两任后吏格，十年内拟注差使，十年外一除一差。若历八任、或任至三十二年注下令，则免差须遍历而后呈省。所历之制，初、二下簿，三、四中簿，五、六、七上簿，犯选格者又历上簿两任，第九则注下令，十中令，十一、十二上令。

凡武举，泰和三年格，上甲第一名迁忠勇校尉，第二、第三名迁忠翊校尉。中等迁修武校尉，收充亲军，不拘有无荫，视旧格减一百月出职。下等迁敦武校尉，亦收充亲军，减五十月出职。

承安元年格，第一名所历之职，初都巡、副将，二下令，三中令，四、五上令。第二、第三名，初巡尉、部将，二上簿，三下令，四中令，五、六上令。余人，初副巡、军辖，二中簿，三下令，四中令，五、六上令。

凡军功有六，一曰川野见阵，最出当先，杀退敌军。二曰攻打抗拒州县山寨，夺得敌楼。三曰争取船桥，越险先登。四曰远探捕得喉舌。五曰险难之间，远处报事情成功。六曰谋事得济，越众立功。

皇统八年格，凡带官一命昭信校尉正七品以上者，初除主簿及诸司副使，正九品。二主簿及诸司使，正八品。三下令，从七品。四中令，正七品。五上令，或通注镇军都指挥使正七品及正将。其官不至昭信及无官者，自初至三任通注丞、簿，四下令，五中令，六上令及知城寨。从七品。

章宗二十九年，迁至镇国者取旨升除后，吏格之所定，女直人昭信校尉以上者，初下簿，二下令，三中令，四、五上令。女直一命迁至昭信校尉、余人至昭信已上者，初下簿，二中簿，三下令，四中令，五、六上令。凡至宣武将军以上者，初下令，二中令，三、四上令。

凡劳效，谓年老千户、谋克也。大定五年，制河南、陕西统军司，千户四十年以上拟从七品，三十年千户、四十年以上之谋克从八品，二十年以上千户、三十年以上谋克从九品，二十年以上谋克与正班、与差使，十年以上赏银绢，皆以所历千户、谋克、蒲辇月日通算。

二十年，制以先曾充军管押千户、谋克、蒲辇二十年以上、六十五岁放罢者，视其强健者与差除、令系班，不则量加迁赏。后更定吏格，若一命迁宣武将军以上，当授从七品职事者，初下令，二中令，三、四上令。官不至宣武，初授八品者授录事，二赤剧丞，三下令，四中令，五、六上令。初授九品官者，初下簿，二中簿，三上簿，四下令，五中令，六、七上令。

大定九年格，三虞候顺德军千户四十年以上者与从八品，三十年千户、四十年以上谋克从九品，二十年以上千户、三十年以上谋克与正班，以下赏银绢。

大定十四年，定随路军官出职，以新制从下创添两重，旧迁忠武校尉者今迁忠勇校尉。中都永固军指挥使及随路埽兵指挥使出职，旧迁敦武校尉者今迁进义校尉。

武卫军，大定十七年定制，其猛安曰都将，谋克曰中尉，蒲辇曰队正。都将三十月迁一官，至昭信注九品职事。以队正升中尉，中尉升都将。

省令史选取之门有四，曰文资，曰女直进士，曰右职，曰宰执子。其出仕之制各异。

文资者，旧惟听左司官举用，至熙宗皇统八年，省臣谓，若止循旧例举勾，久则善恶不分而多侥幸。遂奏定制，自天眷二年及第榜次姓名，从上次第勾年至五十已上、官资自承直郎从六品。至奉德大夫从五品、无公私过者，一阙勾二人试验，可则收补，若皆可即籍名令还职待补。官至承直郎以上，一考者除正七品以上、从六品以下职事，两考者除从六品已上、从五品已下。奉直大夫从六品。以上，一考者除从六品以上、从五品以下，两考者除从五品以上、正五品以下，节运同。

正隆元年，罢是制，止于密院台及六部吏人令史内选充。

大定元年，世宗以胥吏既贪墨，委之外路干事又不知大体，徒多扰动，至二年，罢吏人而复皇统选进士之制。承直郎以上者，一考正七品，除军判、节察判、军刺同知。两考者从六品，除京运判、总府判、防御同知。奉直大夫已上，一考者从六品，除同前。两考从五品，除节运副、京总管府留守司判官。

七年，以散阶官至五品亦勾充，不愿者听。

十一年，以进士官至承直者众，遂不论官资但以榜次勾补。

二十七年，以外多阙官，论者以为资考所拘，难以升进，乃命不论官资，凡一考者与六品，次任降除正七品，第三任与六品，第四任升为从五品。两考者与从五品，次任降除六品，第三、四任皆与从五品，五任升正五品。

承安二年，以习学知除、刑房知案、及兵兴时边关令史，三十月除随朝阙。

泰和八年以习学知除十五月以上，选充正知除，一考后理算资考。

大安三年，以从榜次则各人所历月日不齐，遂以吏部等差其所历岁月多寡为次，收补知除，考满则授随朝职。

贞祐五年，进士未历任者，亦得充补，一考者除上县令，再任上县令升正七品，如已历一任丞簿者，旧制除六品，乃更为正七品，一任回降从七品，再任正七品升六品，如历两任丞簿者，一考旧除六品，乃更为正七品，一任回免降，复免正七一任，即升六品。曾历令一任者，依旧格六品，再任降除七品，还升从五品。

兴定二年，敕初任未满及未历任者，考满升二等为从七品。初任未满者两任、未历任者四任、回升正七品，两任正七皆免回降。凡不依榜次勾取者同随朝升除，俟榜次所及日听再就补。

兴定五年，定进士令史与右职令史同格，考满未应得从七者与正七品，回降从七一任。所勾诸府令史不及三考出职者除从七品，回降除八品。若一任应得从七品者除六品，回降正七品，若一任应得正七品者免降。

女直进士令史，二十七年格，一考注正七品，两考注正六品。二十八年，敕枢密院等处转省者，并用进士。明昌元年，敕至三考者与汉人两考者同除。明昌三年，罢契丹令史，其阙内增女直令史五人。五年，以与进士令史辛苦既同，资考难异，遂定与汉进士一考与从六品，两考与从五品。

宰执子弟省令史，大定十二年，制凡承荫者，呈省引见，除特恩任用外，并内奉班收，仍于国史院署书写、太常署检讨、秘书监置校勘、尚书省准备差使，每三十月迁一重，百五十月出职。如承应一考以上，许试补省令译史，则以百二十月出职，其已历月日皆不纽折，如系终场举人，即听尚书省试补。

十七年，定制，以三品职事官之子，试补枢密院令史。遂命吏部定制，宰执之子、并在省宗室郎君，如愿就试。令译史每年一就试，令译史考试院试补外，缌麻袒免宗室郎君密院收补。

大定二十八年，制以宗室第二从亲并宰相之子，出职与六品外，宗室第三从亲并执政之子，出职与正七品。其出职皆以百五十月，若见已转省之余人，则至两考止与正七品。二十九年，四从亲亦许试补。

金史卷五三　志第三四

选举三

右职。省令史、译史。皇统八年格，初考迁一重，女直人依本法外，诸人越进义，第三十月各迁两重，百二十月出职，除正六品以下，正七品以上职官。

正隆二年，更为五十月迁一重。初考，女直人迁敦武校尉，余人迁保义校尉，百五十月出职，系正班与从七品。若自枢密院台六部转省者，以前已成考月数通算出职。

大定二年，复以三十月迁一官，亦以百二十月出职，与正、从七品。院台六部及它府司转省而不及考者，以三月折两月，一考与从七，两考正七品，三考与六品。

三年，定格，及七十五月出职者，初上令，二中令，三下令，四、五年录事，六下令，七中令，八上令。百五十月出职者，初同、运判、推官等，二、三中令，四上令，回呈省。

大定二十七年，制一考及不成考者，除从七品，须历县令三任，第五任则升正七品。两考以上除正七品，再任降除县令，三、四皆与正七品，第五任则升六品。三考以上者除六品，再任降正七品，三任、四任与六品，第五任则升从五品。

省女直译史。大定二十八年，制以见任从七、从八人内，勾六十岁以上者相视用之。

明昌三年，取见役契丹译史内女直、契丹字熟闲者，无则以前省契丹译史出职官及国史院女直书写，见任七品、八品、九品官充。

省通事。大定二十年格，三十月迁一重，百二十月出职。一考两考与八品，三考者从七品，余与部令译史一体免差。

御史台令史、译史。皇统八年迁考之制，百二十月出职，正隆二年格，百五十月出职，皆九品、

系正班。大定二年，百二十月出职。皆以三十月迁一官。其出职，一考、两考皆与九品，三考与八品。

明昌三年，截罢见役吏人，用三品职事官子弟试中者、及终场举人本台试补者，若不足，于密院六部见役品官、及契丹品官子孙兄弟选充。

承安三年，敕凡补一人必询于众，虽为公选，亦恐久渐生弊。况又在书史之上，不试而即用，本台出身门户似涉太优。遂令除本台班内祗、令译史名阙外，于试中枢密院令译史人内以名次取用，不足，即于随部班祗令译史上名转充。若须用终场举人之阙，则令三次终场举人，每科举后与它试书史人同程试验，榜次用之。女直十三人，内班内祗六人，终场举人七人。汉人十五人，内班内祗七人，终场举人八人。译史四人，内班内祗二人，终场举人二人。

枢密院令史、译史。令史。正隆二年，制迁考与省同，出职除系正班正、从八品。

大定二十一年，定元帅府令译史三十月迁一官，百二十月出职，一考、两考与八品除授，三考与从七品。

十四年，遂命内祗、并三品职事官承荫人、与四品五品班祗、及吏员人通试，中选者用之。

十六年，定一考、两考者，初录事、军判、防判，再除上簿，三中簿，四同初，五、六下令、七、八中令，九、十上令。二十六年，两考者免下令一任。三考以上，初上令，二中令，三下令，四禄事，军防判，二十六年，免此除。五下令，二十六年，亦免此除。六、七中令，八上令。

十七年，制试补缌麻袒免以上宗室郎君。又定制，三品职事子弟设四人，吏员二人。

部令史、译史，皇统八年格，初者三十月迁一重，女直人依本格，余人越进义，第二、第三考各迁一重，第四者并迁两重，百二十月出职八品已下。

正隆二年，迁考与省右职令史同，出职九品。

大定二十一年，宗正府、六部、台、统军司令史，番部译史，元帅府通事，皆三十月迁一重，百二十月出职系班，一考、两考与九品，三考已上与八品除授。

十四年，以三品至七品官承荫子孙一混试充，寻以为不伦，命以四品五品子孙及吏员试中者，依旧例补，六品以下不与。十五年，命免差使。

十六年格，一考两考者，初除上簿，再除中簿，三下簿，四上簿，五录事、军防判，六、七下令，八、九中令，十上令。三考以上者，初除录事、军防判，再除上簿，三中簿，四如初，五下令，后免此除。六七下令，八中令，九上令。

按察司书吏，以终场举人内选补，迁加出职同台部。

凡内外诸吏员之制，自正隆二年，定知事孔目出身俸给，凡都目皆自朝差。海陵初，除尚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吏员外，皆为杂班，乃召诸吏员于昌明殿，谕之曰："尔等勿以班次稍降为歉，果有人才，当不次擢用也。"又定少府监吏员，以内省司旧吏员、及外路试中司吏补。

大定二年，户部郎中曹望之言，随处胥吏猥多，气减其半。诏胥吏仍旧，但禁用贴书。又命县吏阙，则令推举行止修举为乡里所重者充。三年，以外路司吏久不升转，往往交通豪右为奸，命与孔目官每三十月则一转，移于它处。七年，敕随朝司属吏员通事译史勾当过杂班月日，如到部者并不理算。又诏，吏人但犯赃罪罢者，虽遇赦，而无特旨，不许复叙。又命，京府州县及转运司胥吏之数，视其户口与课之多寡，增减之。

十二年，上谓宰臣曰："外路司吏，止论名次上下，恐未得人。若其下有廉慎、熟闲吏事，委所属保举。试不中程式者，付随朝近下局分承应，以待再试。彼既知不得免试，必当尽心以求进也。"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上封事者言："诸州府吏人不宜试补随朝吏员，乞以五品以上子孙试补。盖职官之后清勤者多，故为可任也。"尚书省谓："吏人试补之法，行之已久，若止收承荫人，复恐不闲案牍，或致败事。旧格惟许五品职官子孙投试，今省部试者尚少，以所定格法未宽故也。"遂定制，散官五品而任七品，散官未至五品而职事五品，其兄弟子孙已承荫者并许设试，而六部令史内吏人试补者仍旧。

泰和四年，签河东按察司事张行信言："自罢移转法后，吏势浸重，恣为豪夺，民不敢言。今又

无朝差都目，止令上名吏人兼管经历六案文字，与同类分受贿赂。吏目通历三十年始得出职，常在本处侵渔，不便。”遂定制，依旧三十月移转，年满出职，以杜把握州府之弊。

八年，以佥东京按察司事杨云翼言，书吏书史皆不用本路人，以别路书吏许特荐申部者类试，取中选者补用。

凡右职官，天德制，忠武以下与差使，昭信以上两除一差。大定十二年，敕镇国以上即与省除。十三年，制明威注下令，宣威注中令，广威注上令，信武权注下令，宣武、显武免差，权注丞簿。又制宣武、显武，功酬与上簿，无亏与中簿。二十六年，制迁至宣武、显武始令出职。又以旧制通历五任令呈省，诏减为四任。

明昌三年，以诸司除授，守阙近三十月，于选调窒碍。今后依旧两除一差，候员阙相副，则复旧制。

泰和元年，以县令见阙，近者十四月，远者至十六月，盖以见格，官至明威者并注县令，或犯选并亏永人，若带明威人亦注，是无别也。遂令曾亏永及犯选格，女直人展至广威，汉人至宣武，方注县令。又以守阙簿丞，近者十九月、远者二十一月，依见格官至宣武、显武、信武者合注丞簿，遂命但曾亏永，直至明威方注丞簿。又吏格，凡诸右职正杂班，谓无资历者，班内祗同。皆验官资注授。带忠武以下者与监当差使，昭信以上拟诸司除授，仍两除一差。宣武以上与中簿，功酬人与上簿。明威注下令，宣威注中令，广威注上令，通历县令四任，如带定远已历县令三任者，皆呈省。若但曾亏永及犯选格，诸曾犯公罪追官、私罪解任、及犯赃、廉访不好、并体察不堪临民，谓之犯选格。女直人迁至武义，汉人诸色人武略，并注诸司除授，皆两除一差。若至明威方注丞簿，女直人迁至广威，汉人、诸色人迁至宣威者，皆两任下令，一任中令，回呈省。

贞祐三年，制迁至宣武者，皆与诸司除授，亦两除一差。凡不犯选格者，若怀远方注丞簿，至安远则注下令、上令各一任，呈省。四年，复以官至怀远注下令，定远注中令，安远注上令，四任呈省。

检法、知法。正隆二年，尝定六部所用人数及差取格法，初考、两考皆除司候，三考者除上簿。五年，定制，十年内者初考除下簿，两考除中簿，三考除警判。十年外者初考除第二任司候，两考除上簿，三考则除市丞。大定二年，制曾三考者，不拘十年内外，皆与八品录事、市令，拟当合得本门户。

除授，旧授札付，大定三年始命给敕，以律科人为之。七年，定制，验榜次勾取，如勾省令史之制。二十六年，命三考除录事，以后则两除一差。

女直知法、检法。大定三年格，以台部统军司出职令译史，曾任县佐市令差使人内奏差，考满比元出身升一等，依随路知事例给敕，以三十月为任。明昌五年，以省院台部统军司令译史书史内拟，年五十以下、无过犯、慎行止，试一月，以能者充，再勒留者升一等，一考者初上令，二、三中令，四上令，两考升二等，呈省。

太常寺检讨二人。正隆二年，五十月迁一重，女直迁敦武，余人进义，百五十月出职，系杂班。大定二年，制以三十月迁一重，百二十月出职，系正班九品。

省祗候郎君。大定三年，制以袒免以上亲愿承应已试合格而无阙收补者及一品官子，已引见，止在班祗候，三十月循迁。初任与正、从七品，次任呈省。内祗在班，初、次任注正、从八品，三、四注从七品，而后呈省。班祗在班，初九品，三、四从八品，四、五从七品，而后呈省。已上三等，并以六十月为满，各迁一重。

八年，定制，先役六十月以试验其才，不能干者进一官黜之。才干者再理六十月。每三十月迁加，百二十月为满，须用识女直字者。十六年，定制，以制文试之，能解说得制意者为中选。

十八年，制一品官子，初都军，二录事、军防判，三都军，四下令，五、六上令，回呈省。内祗，初录事、军防判，二上簿，三同初，四录事，五都军，六下令，七中令，八上令，回呈省。班祗，初上簿，二中簿，三同初，四录事、军防判，五录事，六都军，七下令，八中令，九上令，回呈省。

国史院书写。正隆元年，定制，女直书写。试以契丹字书译成女直字，限三百字以上。契丹书写，以熟于契丹大小字，以汉字书史译成契丹字三百字以上，诗一首，或五言七言四韵，以契丹字出题。汉人则试论一道。迁考出职同太常检讨。

宗室将军。六十月为任，初剌同，二都军，三剌同，四从六。副将军以七品出职人充。明昌元年，以九十月为满，中都、上京初从七，二录事、军防判，三入本门户。余路，初录事、军防判，二上簿，三入本门户。承安二年改司属令作随朝。

内侍御直。内直六十四人，正隆二年格，长行人五十月迁一重，女直人迁敦武，余人迁进义，无出身。大定二年格，同上。

大定六年，更定收补内侍格，能诵一大经、以《论语》、《孟子》内能诵一书、并善书札者，月给奉八贯石，稍识字能书者七贯石，不识字六贯石。

泰和二年，以参用外官失防微之道，乃创寄禄官名，以专任之，既足以酬其劳，而无侵官之弊。

凡宫中诸局分，大定元年，世宗谓诸局分承应人，班叙俸给涉于太滥，正隆时乃无出身，涉于太刻，又其官品不以劳逸为制，遂命更定之。大定六年，谕有司曰："宫中诸局分承应人，有年满数差使者，往往苦于稽留，而卒不得。其差者，复多不解文字而不干，故公私不便。今后愿出局者听，愿留者各增其秩，依旧承应。其十人长，虽老愿留者亦增秩，作长行承应，余依例放还。"七年，诏宰臣曰："女直人自来诸局分不经收充祗候。可自今除太医、司天、内侍外，余局分并令收充勾当。"

护卫，正隆二年格，每三十月迁一重，初考，女直迁敦武，余迁保义，百五十月出职，与从五品以下、从六品以上除。大定二年格，更为初迁忠勇，百二十月出职。大定十四年官制，从下添两重，遂命女直初迁修武，余人敦武。十八年，制初除五品者次降除六品，第三复除从五品。初任六品者不降，第四任始授从五品，再勒留者各迁一官。明昌元年资格，初任不算资历，不勒留者，初从六品，二、三皆同上，第四任升从五。勒留者，初从五，二、三同上，第四正五品。再勒留者，初正五品，二同上，三少尹，四刺史。明昌四年，降作六品、七品除。贞祐制，一考八品，两考除县令，三考正七品，四考六品。五年，定一考者注上令。两考者一任正七品回降从七，两任正七回升六品。三考者正七一任回，再任正七升六品。四考者，三任六品升从五品。

符宝郎，十二人，正隆二年格，皆同护卫，出职与从七品除授。大定二年格，并同护卫。十四年，初收。余人迁进义。二十一年，英俊者与六品除，常人止与七品除。

奉御，十六人，以内驸马充，旧名入寝殿小底。大定十二年，更今名。正隆二年格，同符宝郎。大定二年，出职从七品。

奉职，三十人，旧名不入寝殿小底，又名外帐小底。大定十二年更今名。正隆二年格，女直迁敦武，余人历进义，无出身。大定二年格，出职正班九品。大定十四年定新官制，从下添两重，女直初考进义，余人进义副尉。十七年格，有荫者初中簿，二下簿，无荫者注县尉，已后则依格。明昌元年格，有荫者每勒留一考则减一资。二年，以八品出职。六年定格，初录事、军防判、正从八品丞，二上簿，三中簿，四正从八品，若不犯选格者则免此除，五下令，六、七中令，八上令。勒留一考者升下令，四、五中令，六上令，回呈省。勒留两考者升上令，二中令，三、四上令，回呈省。凡奉御奉职之出职，大定十二年增为百五十月，二十九年复旧，承安四年复增。

东宫护卫，正隆二年，出职正班从八品。大定二年，正从七品。初收女直迁敦武，余人保义。

阁门祗候，正隆二年格，女直初迁敦武，余人保义，出职正班从八品。大定二年格，出职从七品。八年定格，初都军，二录事，三军防判，四都军，五下令，六中令，七上令。已带明威者即与下令，二录事、军防判，三都军，四下令，五中令，六上令。泰和四年格，初都军，二录事、军防判，三下令，四中令，五上令。

笔砚承奉，旧名笔砚令史，大定三年，更为笔砚供奉，后以避显宗讳，复更今名。正隆二年，女直人迁敦武，余历进义，无出身。大定二年格，初考女直迁敦武，余保义，出职正班从七品。吏格，初都军，二、三下令，四、五中令，六上令。

妃护卫，正隆二年格，与奉职同。大定二年，出职与八品。

符宝典书，四人，旧名牌印令史，以皇家袒免上亲、有服外戚、功臣子孙为之。正隆二年格，出职九品。大定二十八年，出职八品，二上簿，回验官资注授。

尚衣承奉，天德二年格，以班内袛人选充。大定三年，女直人迁敦武，余人迁进义，出职九品。

知把书画，十人，正隆二年格，与奉职同。大定二年，出职九品。十四年格，同奉职。二十一年定格，有荫者，初中簿，二军器库副，后依本门户差注；无荫者，与差使。

凡已上诸局分承应人，正隆二年格，有出身者皆以五十月为一考，五考出职，无出身者五十月止迁一官。大定二年、三年格，皆三十月为考，迁一重，四考出职。十二年，复加为五考。大定二十九年，又为四考。承安四年，复为五考。自大定十二年，凡增考者，惟护卫则否。

随局内藏四库本把，二十八人，正隆二年格，同奉职。大定二年格，十人长，每三十月迁一重，四考出职九品。长行，每五十月迁一重，初考女直敦武，余人进义。转十人长者其后依亲军例，转五十人长者以三十月迁加，虽未至十人长而迁加至敦武者，依本门户出职。十二年，加为五考。二十一年格，与知把书画同。二十八年，以合数监同人内，从下选差。明昌元年，如八贯石本把阙，六贯石局内选。六年，半于随局承应人内选。

左右藏库本把，八人，格同内藏。大定二十九年设，三十月迁一重，百二十月出职。

仪鸾局本把，大定二十七年，三人。明昌元年，设十五人，格比内藏本把。

尚食局本把，四人，大定二十八年设，格同仪鸾。

尚辇局本把，六人，二十八年设，格同仪鸾。

典客署书表，十八人，大定十二年，以班内袛、并终场举人慎行止者，试三国奉使接送礼仪、并往复书表，格同国史院书写。十四年，以女直人识汉字班内袛一同试补。大定二十四年，终场举人出职八品上簿，次下簿，三迁依本门户。明昌五年，复许终场举人材质端伟、言语辩捷者，与内班袛同试，与正九除。

捧案，八人，大定十九年，以已承三品官荫人，命宣徽院拣试仪观修整者，格同尚衣承奉。二十一年，格同知把书画。

擎执儤使，大定四年，以内职及承奉班内选。明昌六年，以皇家袒免以上亲、不足则于外戚、并三品已上散官、五品以上职事官应荫子孙弟兄侄，以宣徽院选有德而美形貌者。

奉辇，旧名拽辇儿，大定二十九年更名，格同擎执。

妃奉事，旧名不入寝殿小底，大定十一年又名妃奉职，大定十八年更今名。格同知把书画。

东宫妃护卫，十人，大定十三年，格同亲王府袛候郎君。二十八年，有荫人与副巡检、讥察，无荫人与司军、军辖等除。

东宫入殿小底，三十月迁一重。初考，女直人迁敦武，余人迁保义。吏格，有荫无荫其出职，初八品，二上簿，三中簿，四八品，五下令，六中令，八上令，回呈省。

东宫笔砚，五十月迁一重，百五十月出职正班九品。无荫人差使。有荫人，二十一年格，与二十一年知把书画格同。

正班局分，尚药、果子本把、奉膳、奉饮、司＜⿰礻因＞、仪鸾、武库本把，掌器、掌辇、习骑、群子都管、生料库本把。大定二十一年格，有荫人，知把书画格同。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诸局分长行并历三百月、十人长九十月出职。

杂班局分，鹰坊子、尚食局厨子、果子厨子、食库车本把、仪鸾典幄、武库枪寨、司兽、钱帛库官、旗鼓笛角唱曲子人、弩手，伞子。贞元元年，制弩手、伞子、尚厩局小底、尚食局厨子，并授府州作院都监。大定二十九年，长行三百月、十人长九十月出职，弩手、伞子四百月出职。

其他局分，若秘书监楷书及琴、棋、书、阮、象、说话待诏，尚厩局医兽、驼马牛羊群子，酪人，皆无出身。

侍卫亲军长行，初收，迁一重，女直敦武，余人进义。每五十月迁一重，以次转五十人长者，则每三十月迁一重。如五十人长内迁至武义者，以五十人长本门户出职。五十人长每三十月迁一重，六十月出职，系正班，与九品除授，有荫者八品除授。如转百人长者，则三十月迁一重，六十月出

职，系正班八品，有荫者七品。大定六年，百户任满，有荫者注七品都军、正将，无荫及五十户有荫者，注八品剌郡、都巡检、副将。五十户无荫者及长行有荫者，注县尉，无荫注散巡检。十六年，有荫百户，初中令，二都军、正将，三、四录事，五下令，六中令，七上令，回呈省。无荫者，初都军，正将，二绿事，三、四副将、巡检，五都军、正将，六下令，七中令，八上令，回呈省。此言识字者也；不识字者，初止县尉，次主簿。二十一年，有荫者初中簿，二县尉。无荫者初县尉，二散巡检。已后，依本门户，识字、不识字并用差注。二十九年，定女直二百五十月出职，余三百月出职。吏格，先察可亲民、及不可者，验其资历，若已任回带明威、怀远者，验资拟注。

拱卫直，正隆名龙翔军，无出身。大定二年，改龙翔军为拱卫司。定格，军使、什将、长行，每五十月迁一重，女直人敦武，余人进义。迁至指挥使，则三十月出职，迁一重，系正班，与诸司都监。虽未至指挥使，迁至武义出职，系杂班，与差使。

司天长行，正隆二年，定五十月迁一重，女直敦武，余人进义，无出身。

太医，格同。贞元元年，尝罢去六十余人。正隆二年格，五十月迁一重，女直人敦武，余人进义，无出身。

教坊，正隆间有典城牧民者，大定间罢，遂定格同上。

金史卷五四　志第三五

凡吏部选授之制，自太宗天会十二年，始法古立官，至天眷元年，颁新官制。及天德四年，始以河南、北选人并赴中京，吏部各置局铨注。又命吏部尚书萧赜定河南、北官通注格，以诸司横班大解、并大将军合注差人，依年例一就铨注，余求仕人分四季拟授，遂为定制。贞元二年，命拟注时，依旧令，求仕官明数，谓面授也。不许就本乡，若衰病年老者毋授繁剧处。

世宗大定元年，敕从八品以下除授，不须奏闻。又制，求仕官毋入权门，违者追一官降除，有所馈献而受之者，奏之。

二年，诏随季选人，如无过或有功酬者，依格铨注。有廉能及污滥者，约量升降，呈省。

七年，命有司，自今每季求仕人到部，令本部体问，政迹出众者，及赃污者，申省核实以闻，约量升擢惩断，年老者勿授县令。又谓宰臣曰：“随朝官能否，大率可知。若外路转运司幕官以至县令，但验资考，其中纵有忠勤廉洁者，无路而进，是此人终身不敢望三品矣，岂进贤退不肖之道哉。自今通三考视其能否，以定升降为格。”又曰：“今用人之法甚弊，其有不求闻达者，入仕虽久，不离小官，至三四十年不离七品者，而新进者结朝贵，致显达，此岂示激劝之道。卿等当番于用人，以革此弊。”

时清州防御使常德辉上言：“吏部格法，止叙年劳，是以虽有才能，拘于法而不得升，以致人材多滞下位。又刺史县令亲民之职，多不得人，乞加体察，然后公行廉问，庶使有惧心。且今酒税使尚选能者，况承流宣化之官，可不择乎。自今宜以能吏当任酒使者授亲民之职。”从之。

十年，上谓宰臣曰：“守令以下小官，能否不能遍知。比闻百姓或请留者，类皆不听，凡小官得民悦，上官多恶之，能承事上官者，必不得民悦。自今民愿留者，许直赴部，告呈省。遣使复实，其绩果善可超升之，如丞簿升县令之类，以示激劝。”

二十六年，以阙官，敕“见行格法合降资历内，三降两降各免一降，一降者勿降。省令译史合得县令资历内，免录事及下县令各一任。密院令史三考以上者，同前免之。台、部、宗正府、统军司令译史，合历县令任数，免下令一任。外路右职文资诸科，合历县令亦免一任。当过检法知法，三考得录事者，已后两除一差。”

明昌三年，上曰“旧制，每季到部求仕人，识字者试以书判，不识字者问以疑难三事，体察言行相副者，其令自今随季部人并令依条试验。”宰执奏曰：“既体察知与所举相同，又试中书判，若不量与升除，无以示劝。”遂定制，若随朝及外路六品以上官则随长任用，外路正七品官拟升六品县令一等除授，任满合降者免降，从七品以下于各等资历内减两任拟注，以后体察相同即依已升任使，若体察不同者本等注授，若见任县令升中上令者、并掌钱谷及丁忧去者，候解由到部。诸局分人亦

候将来出职日准上拟注。猛安谋克拟依前提刑司保举到升任例，施行时尝令随门户减一资历。明昌七年，敕复令如旧。

泰和元年，上以县令见守阙，近者十四月，远者十六月，又以县令丞簿员阙不相副，敕省臣，“右选官见格，散官至明威者注县令，宣武者注丞簿，虽曾犯选格及亏永者亦注，是无别也。”遂定制，曾犯选格及亏永者，广威注令，明威注丞簿。

卫绍王大安元年，以县令阙少，令初入上中下令者，与其守阙可令再注丞簿一任，俟员阙相副则当复旧。

宣宗贞祐二年，以播越流离，官职多阙，权命河朔诸道宣抚司得拟七品以下，寻以所注吏部不知，季放之阙多至重复，乃奏罢之。时李英言：“兵兴以来，百务烦冗，政在用人，旧虽有四善、十七最之法，而拔擢蔑闻，几为徒设。大定间，以监察御史及审录官分诣诸路，考核以拟，号为得人，可依已试之效，庶几使人自励。”诏从之。

三年，户部郎中奥屯阿虎言：“诸色迁官并与女直一体，而有司不奉，妄生分别，以至上下相疑。”诏以违制禁之。

初，宣宗之南迁也，诏吏部以秋冬于南京、春夏于中都置选，而赴调者惮于北行，率皆南来，遂并于南京设之。三月，命汰不胜官者，令五品以上官公举，今季赴部人内，先择材干者量缓急易之。

兴定元年，诏有司议减冗员。又诏，自今吏部每季铨选，差女直、汉人监察各一员监视，又尽罢前犯罪降除截罢、及承应未满解去而复为随处官司委使者。又定制，权依剧县例俱作正七品，令随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职事官，举正七品以下职事官年未六十无公私罪堪任使者，岁一人，仍令兼领枢密院弹压之职，以镇军人。凡上司不得差占及凌辱决罚。到任半年，委巡按官体访具申籍记。又半年复察，考满日分等升用。如六事备为上等，升职一等，四事为中等，减二资历，其次下等减一资历，不称者截罢。

凡省选之制，自熙宗皇统八年以上京僻远，始命诣燕京拟注，岁以为常。贞元迁都，始罢是制。其常调制，正七品两任升六品，六品三任升从五品，从五品两任升正五品，正五品三任升刺史。凡内外官皆以三十月为考，随朝官以三十月为任，升职一等。自非制授，尚书选在外官，命左司移文勾取。承安三年，始命置簿勾取。

大定十五年，制凡二品官及宰执枢密使不理任，每及三十月则书于贴黄，不及则附于阙满簿。内外三品官以五十月为任。

泰和三年，制凡文资右职官应迁三品职事者，五品以上历五十月，六品以下及门荫杂流职事至四品以上而散官应至三品者，皆历六十月，方许告迁。

七年，自按察使副依旧三十月理考外，内外四品以四十月理考，通八十月迁三品。

泰和八年，诏以门荫官职事至四品者甚少，自今至刺史而散官应至三品者，即许告迁三品。此省选资考之制也。

世宗大定元年，上谓宰臣曰：“朕昔历外任，不能悉知人之优劣，每除一官必以不称职为忧。夫荐贤乃相职，卿等其各尽乃心，勿贻笑天下。”又曰：“凡拟注之际当为官择人，勿徒任亲旧，庶无旷官矣。”又曰：“守令之职当择材能，比闻近边残破多用年老及罪降者，是益害边民也。若资历高者不当任边远，可取以下之才能者升授，回不复降，庶可以完复边陲也。”边升之制，盖始于此。

三年，诏监当官迁散官至三品尚任县令者，与省除。

四年，敕随朝六品以繁剧局分官有阙者，省不得拟注，令具阙及人以闻。

六年，制官至三品除，朝廷约量劳绩岁月，特恩迁官。

七年，制内外三品官遇拟注，其历过成考以上月日，不曾迁加，或经革拨，可于除目内备书以闻。又敕，外路四品以上职事官、并五品合升除官，皆具阙及人以闻。六品以下官，命尚书省拟定而复奏。上又谓宰臣曰：“拟注外官，往往未当。州县之官良则政举，否则政隳。卿宜辨论人材，优劣参用，则递相勉励，庶几成治矣。”又曰：“从来顿舍人例为节副，今宣徽院同签银术可以特收顿

舍，然后授以沧州同知，此亦何功，但其人有足任使，故授以同签也。且如自护卫、符宝、顿舍考满者与六品五品之职，而与元苦辛特收顿舍者例除，则是不伦也。”

十年，谓宰臣曰：“凡在官者，若不为随朝职任，便不能离常调。若以卿等所知任使恐有滞，如验入仕名项或廉等第用之亦可。若不称职，即与外除。”

十一年，上谓宰臣曰：“随朝官多自计所历，一考谓当得某职，两考又当得某职，故但务因循而已。及被差遣，又多稽违。近除大理司直李宝为警巡使，而奏谢言：‘臣内历两考’，意谓合得五品而除六品也。朕以此人干事，尝除监察御史，及为大理司直，未尝言情见一事，由是除长官，欲视其为政，故授是职。自今外路与内除者，察其为政公勤则升用，若但务苟简者，不必待任满即当依本等出之。不明赏罚，何以示劝勉也。”

十二年，上谓宰臣曰：“朕尝取尚书省百官行止观之，应任刺史知军者甚少，近独深州同知辞不习为可，故用之。即今居五品者皆再任当例降之人，故不可也。护卫中有考满者，若令出职，虑其年幼不闲政事，兼宿卫中如今日人材亦难得也。若勒留承应，累其资考，令至正五品可乎？”皆曰：“善”。

十六年，敕宰臣，选调拟注之际，须引上路求仕人，引至尚书省堂量材受职。

二十一年，谓宰臣曰：“海陵时，与人本官太滥，今复太隘”，令散官小者奏之。

二十四年，以旧资考太滞，命各减一任，临时量人材、辛苦、资历、年甲，以次奏禀。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定制，自正七品而上皆以两任而后升。

明昌四年，以前制有职官已带三品者不许告迁，有司因之不举，以致无由迁叙。上虑其滞，遂定制，已带三品散官实历五十月，从有司照勘，格前进官一阶，格后为始再算。

五年，命宰臣拟注之际，召赴选人与之语，以观其人。

六年，命随朝五品之要职、及外路三品官，皆具人阙进呈，以听制授。

七年，敕随朝除授必欲至三十月，如有急阙，则具阙及人奏禀。寻复令，不须待考满后，当通算其所历而已。

承安四年，敕宰臣曰：“凡除授，恐未尽当。今无门下省，虽有给事中而无封驳司，若设之，使于拟奏未受时详审得当，然后授之可也。”乃立审官院，凡所送令详审者，以五日内奏或申省。

承安五年，以六品、从五品阙少，敕命历三任正七品而后升六品。

泰和元年，谕旨宰臣曰：“凡遇急阙，与其用资历未及之人，何如止起复丁忧旧人也。”命内外官通算，合得升等而少十五月者，依旧在职补足，而后升除，或有余月日以后积算。遇阙而无相应人，则以资历近者奏禀。

二年，命少五月以下者本任补，六月至十四月者本任或别除补之。是制既行之后，至六年，以一例递升复恐太滥，命量材续禀。

卫绍王大安元年，定文资本职出身内，有至一品职事官应迁一品散官者，实历五十月方许告迁。二品三品职事官应告本品循迁者，亦历五十月，不得过本品外。四品以下职事官如迁三品者，亦历五十月，止许告迁三品一资。六品以下职事官历六十月告迁，带至三品更不许告。犯选格者皆不许。如已至三品以上职事者，六十月亦听。凡迁三品官资及致仕并横迁三品者，则具行止以闻。四品则六十月告迁，杂班则否。

宣宗兴定元年，徒单顽僧言：“兵兴以来，恩命数出，以劳进阶者比年尤多。贱职下僚散官或至极品，名器之轻莫此为甚。自今非亲王子及职一品，余人虽散官至一品乞皆不许封公。若已封者，虽不追夺其仪卫，亦当降从二品之制。”从之。

凡选监察御史，尚书省具才能者疏名进呈，以听制授。任满，御史台奏其能否，仍视其所察公事具书于解由，以送尚书省。如所察事皆无谬戾为称职，则有升擢。庸常者临期取旨，不称者降除，任未满者不许改除。大定二十七年前，尝令六十以上者为之。后，台官以年老者多废事为言，乃敕尚书省于六品七品内取六十以下廉干者备选。二十九年，令台官得自辟举。

明昌三年，复命尚书省拟注，每一阙则具三人或五人之名，取旨授之。

承安三年，敕监察给由必经部而后呈省。

泰和四年，制以给由具所察事之大小多寡定其优劣。

八年，定制，事有失纠察者以怠慢治罪。

贞祐二年，定制以所察大事至五、小事至十为称职，数不及且无切务者为庸常，数内有二事不实者为不称职。

四年，命台官辟举，以名申省，定其可否。

廉察之制，始见于海陵时，故正隆二年六月有廉罢官复与差除之令。大定三年，命廉到廉能官第一等进官一阶升一等，其次约量注授。污滥官第一等殿三年降二等，次二年，又次一年，皆降一等。诏廉问猛安谋克，廉能者第一等迁两官，其次迁一官。污滥者第一等决杖百，罢去，择其兄弟代之。第二等杖八十，第三等杖七十，皆令复职。蒲辇决则罢去，永不补差。

八年，省臣奏御史中丞移剌道所廉之官，上曰：“职官多贪污，以致罪废，其余亦有因循以苟岁月者。今所察能实可甄奖，若即与升除，恐无以慰民爱留之意，且可迁加，候秩满日升除。”

十年正月，上谓宰臣曰：“今天下州县之职多阙员，朕欲不限资历用人，何以遍知其能。拟欲遣使廉问，又虑扰民而未得其真。若令行辟举之法，复恐久则生弊。不若选人暗察明廉，如其相同，然后升黜之，何如？”宰臣曰：“当如圣训。”

十一年，奏所廉善恶官，上曰：“罪重者遣官就治，所犯细微者盖不能禁制妻孥耳，其诫励而释之。凡廉能官，四品以下委官复实，同则升擢。三品以上以闻，朕自处之。”时陈言者有云“每三年委宰执一员廉问”者，上以大臣出则郡县动摇，谁复敢行事者。今默察明问之制，盖得其中矣。又谓宰臣曰：“朕以欲遍知天下官吏善恶，故每使采访，其被升黜者多矣，宜知劝也。若常设访察，恐任非其人以之生弊，是以姑罢之。”皆曰：“是官不设，何以知官吏之善恶也？”左丞相良弼曰：“自今臣等尽心亲察之。”上曰：“宜加详，勿使名实淆混。”

十二年，以同知山阳军山和尚等清强，上曰：“此辈，暗察明访皆著政声。夫赏罚必信，则善者劝、恶性者惧，此道久行庶可得人也。其第其政绩旌赏之。”三月，诏赃官既已被廉，若仍旧在职必复害民，其遣驿使遍诣诸道，即日罢之。

大定二十八年，制以阁门祗候、笔砚承奉、奉职、妃护卫、东宫入殿小底、宗室郎君、王府郎君、省郎君，始以选试才能用之，不须体察。内藏本把、不入殿小底、与入殿小底、及知把书画，则亦不体察。

三年，以所廉察则有清廉之声，而政绩则平常者，敕命不降注。以石仲渊等四人，虽清廉为百姓所喜，而复有行事邀顺人情之语，则与公正廉能人不同，敕命降注。凡治绩平常者，夺元举官俸一月。

明昌四年，上曰：“凡被举者，或先察者不同，其后为人再举而察者同，或先察者同，而后察者不同，当何以处之？其议可久通行无窒之术以闻。”省臣奏曰：“保举与体察不一者，可除不相摄提刑司境内职事，再令体察，如果同则依格用，不同则还本资历。”时有议“凡当举人之官，岁限以数，减资注受”者，是日，省臣并奏，以谓如此恐滋久长求请侥幸之弊。遂拟“被举官如体察相同，随长升用，不如所举者元举官约量降除。如自嘱求举，或因势要及为人请嘱而举之者，各追一官，受贿者以枉法论，体察官亦同此。岁举不限数，不举不坐罪，但不如所举则有降罚，如此则必不敢滥举，而实材可得。”上曰：“是可止作条理，施行一二年，当别思其法。”

承安四年，以按察司不兼采访，遂罢平倒别路除授之制。

泰和元年，定制，自第一等阙外，第二等阙满，合注县令者升上令，少一任与中令，少二任与下令，少三任以上者与录事军防判，仍减一资，注令。少五任以上者注丞簿。第三等任满，合注县令者升中令，少一任与下令，少二任以上者与录事防判，亦减一资，注令。少四任以上者并注丞簿。已入县令者，秩满日与上令，仍依各等资考内通减两任呈省。已任七品、六品者减一资注授，经保充县令，明问相同，依资考不待满升除，见随朝者考满升注，既升除后将来复察公正廉能者不降。

宣宗南迁，尝以御史巡察。兴定元年，以县官或非材，监察御史一过不能备知，遂令每岁两遣

监察御史巡察，仍别选官巡访，以行黜陟之政。

哀宗正大元年，设司农司，自卿而下迭出巡察吏治臧否，以升黜之。

举荐　大定二年，诏随朝六品、外路五品以上官，各举廉能官一员。三年，定制，若察得所举相同者，即议旌除。若声迹秽滥，所举官约量降罚。

九年，上曰："朕思得忠廉之臣，与之共治，故尝命五品以上各举所知，于今数年矣。以天下之大，岂无其人，由在上者知而不举也。"参知政事魏子平奏曰："可令当举官者，每任须举一人，视其当否以为旌赏。"上曰："一任举一人，则人材或难，恐涉于滥。又少有所犯则罪举者，故人益畏而不敢举。宋国被举之官有犯罪者，所举官虽宰执亦不免降黜，若有能名，则被迁赏。且人情始慕进，故多廉慎，既得任用，或失所守。宰执自掌黜陟之权，岂可因所举而置罪耶。"左丞相纥石列良弼曰："已申前令，命举之矣。"

十年，上曰："举人之法，若定三品官当举几人，是使小官皆谄媚于上也。惟任满询察前政，则得人矣。"

十一年，上谓宰臣曰："昨观贴黄，五品以下官多阙，而难于得人。凡三品以上，朕则自知，五品以下，不能尽识，卿等曾无一言见举者。国家之务，朕岂能独尽哉。盖尝思之，欲画久安之计，兴百姓之利，而无良辅佐，虽有所行皆寻常事耳。"

十九年，时朝廷既取民所誉望之官而升迁之，后，上以随路之民赴都举请者，往往无廉能之实，多为所使而来沽名者，不须举行。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上以选举十事，命奉御合鲁谕尚书省定拟。

其一曰："旧格，进士、军功最高，尚且初除丞簿，第五任县令升正七品，两任正七品升六品，三任六品升从五品，两任从五升正五品，正五三任而后升刺史，计四十余年始得至刺史也，其他资格出职者可知矣。拘于资格之滞，至于如此。其令提刑司采访可用之才，减资考而用之，庶使可用者不至衰老。"省臣遂拟，凡三任升者减为两任，于此资历内，遇各品阙多，则于第二任未满人内，选人材、苦辛可以超用者，及外路提刑司所采访者，升擢之。

其二曰："旧格，随朝苦辛验资考升除者，任满回日而复降之。如正七满回降除从七品，从五品回降为六品之类。今若其人果才能，可为免降。"尚书吏部遂拟，今随朝考满，迁除外路五品以下职事，并应验考次职满有才能者，以本官任满已前十五月以上、二十月以内，察访保结呈省。

其三曰："随路提刑所访廉能之官，就令定其堪任职事，从宜迁注。"

其四曰："从来宰相不得与求仕官相见，如此何由知天下人材优劣。其许相见，以访才能。"尚书刑部谓，"在制，求仕官不得于私第谒见达官，违者追一官降等奏除。若有求请馈遗，则以奏闻，仍委御史纠察。"上遂命削此制。

其五曰："旧时，臣下虽知亲友有可用者，皆欲远嫌而不引荐。古者举贤不避亲雠，如祁奚举雠，仁杰举子，崔祐甫除吏八百皆亲故也。其令五品以上官，各举所知几人，违者加以蔽贤之罪。"吏部议，内外五品以上职事官，每岁保廉能官一人。外路五品、随朝六品愿举者听。若不如所举者，各约量降罚。今拟贤而不举者，亦当约量降罚。

其六曰："前代官到任之后，即举可自代者，其令自今五品以上官，举自代以备交承。"吏部按《唐会要》，建中元年赦文，文武常参官外，节度、观察、防御、军使、刺史、赤令、畿令、并七品以上清官、大理司直评事，受命之三日，于四方馆上表，让一人以自代，外官则驰驿奏闻。表付中书门下，每官阙即以所举多者量授。今拟内外官五品以上到任，须举所知才行官一员以自代。太傅、丞相、平章谓，"自古人材难得，若令举以自代，恐滥而不得实材。"参政谓，"自代非谓即令代其人也，止类姓名，取所举多者约量授之尔，此盖舜官相让，《周官》推贤之遗意。"上以参政所言与吏部同，从之。

其七曰："随朝、外路长官，一任之内足知僚属之能否，每任可令举几人。"吏部拟，今内外五品以上职事官长，于僚属内须举才能官一人，数外举者听。

其八曰："人才随色有之，监临诸物料及草泽隐逸之士，不无人材，宜荐举用之。"吏部拟，监

临诸物料内，以外路五品、随朝六品以上，举廉能者，直言所长，移文转申省，差官察访得实，随材任使。草泽隐逸，当遍下司县，以提刑司察访呈省。随色人材，令内外五品以上职官荐之。

其九曰："亲军出职，内有尤长武艺、勇敢过人者，其令内外官举、提刑司察，如资考高者，可参注沿边刺史、同知、县令。"吏部拟，若依本格资历，恐妨才能，若举察得实者，依本格减一资历拟注。尚书省拟，依旨升品拟注。

其十曰："内外官所荐人材，即依所举试之，委提刑司采访虚实，若果能称职，更加迁擢，如或碌碌，即送常调。古者进贤受上赏，进不肖有罚，其立定赏罚条格，庶使人不敢徇私也"省臣议，随款各欲举人，则一人内所举不下五七人。自古知人为难，人材亦自难得，限数多则猥避责罚、务苟简，不副圣主求贤之意。拟以前项各款，随色能举一人，即充岁举之数。如此则不滥，而实材得矣。每岁贡人数，尚书省复察相同，则置簿籍之，如有阙则当随材奏拟。

明昌元年，敕齐民之中有德行才能者，司县举之，特赐同四举五举人下。明昌元年，制如所举碌碌无过人迹者，元举官依例治罪。

宣宗兴定元年，令随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职事官，举正七品以下职事官年未六十、不犯赃、堪任使者一人。

三年，定辟举县令制。称职，则元举官减一资历。中平，约量升除。不称，罚俸一月。犯免官，免所居官。及官当私罪解任、杖罪、赃污者，约量降除。污赃至徒以上及除名者，一任不理资考。三品以上举县令，称职者约量升除，不称夺俸一月。若被举者犯免官等罪，夺俸两月。赃污至徒以上及除名者，夺俸三月。狱成，而会赦原者，亦原之。

五年，制辟举县令考平者，元举者不得复举，他人举之者听。又旧制，保举县令秩满之后，以六事论升降，三事以下减一资历，四事减两资历，六事皆备则升职一等。既而御史张升卿言："进士中下甲及第人、及监官至明威当入县丞主簿，而三事以下减一资历注下令，四事减注中令，令皆七品也，若复八品矣。轻重相戾，宜更定之。"遂定制，自今四事以下如前条，六事完者，进士中下甲及第、监官当入县丞主簿人，减三资历，注上令。余出身亦同此。任二十月以上，虽未秩满，若以理去官，六事之迹已经复察，论升如秩满例。

五年，以举官或私其亲、或徇于请求、或谬于鉴裁而妄举，数岁之间以滥去者九十余人，乃罢辟举县令之制。

至哀宗正大元年，乃立法，命监察御史、司农司官，先访察随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清慎明洁可为举主者，然后移文使举所知，仍以六事课殿最，而升黜举主。故举主既为之尽心，而被举者亦为之尽力。是时虽迫危亡，而县令号为得人，由作法有足取云。

功酬亏永之制　凡诸提点院务官，三十月迁一官，周岁为满，止取无亏月日用之。大定四年，定制，一任内亏一分以上降五人，二分以上降十人，三分以上降十五人，若有增羡则依此升迁，其升降不尽之数，于后任充折。

二十一年，以旧制监当官并责决，而不顾廉耻之人，以谓已决即得赴调，不以刑罚为畏。拟自今，若亏永及一酬以上，依格追官殿一年外，亏永不及酬者，亦殿一年。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罢年迁之法，更定制，比永课增及一酬迁一官，两酬迁两官，如亏课则削亦如之，各两官止。又罢使司小都监与使副一体论增亏者，及罢余前升降不尽之数后任充折之制。

泰和元年，制犯选及亏永者，右职汉人至宣武将军从五品、女直至广威将军正五品，方注县令。又吏格，曾犯选及亏永者，女直至武义从六、汉人及诸色人至武略从六，皆注诸司，亦两除一差，至明威方注丞簿。

贞祐三年，制曾亏永、犯选者，迁至宣武，注诸司，至怀远从四下，方注丞簿，至安远从四上，注下令。

正大元年，制曾犯选、曾亏永者，至广威与诸司，两除一差，至安远注丞簿，三任，其至镇国从三品下，方注下令。群牧官三周岁为满，所牧之畜以十为率，驼增二头，马增二匹，牛亦如之，羊增四口，而大马百死十五匹者，及能征前官所亏，三分为率，能尽征及征二分半以上，为上等，

升一品级。驼增一，马牛增二，羊增三，大马百死二十五，征前官所亏二分以上，为中等，约量升除。驼不增，马牛增一，羊增二，大马百死三十，征亏一分以上，为下等，依本等除。余畜皆依元数，而大马百死四十，征亏不及一分者，降一等。此明昌四年制也。

五年，制马牛羊亏元数十之一，騍马百死四十，征亏不及一分者，降一等，决四十。若驼马牛羊亏元数一分、马百死四十，征亏不得者，杖八十，降同前。

金史卷五五　志第三六

百官一

三师　三公　尚书省　都元帅府

枢密院　大宗正府　御史台

宣抚司　劝农使司　司农司　三司

国史院　翰林学士院　审官院

金自景祖始建官属，统诸部以专征伐，嶷然自为一国。其官长，皆称曰勃极烈，故太祖以都勃极烈嗣位，太宗以谙版勃极烈居守。谙板，尊大之称也。其次曰国论忽鲁勃极烈，国论言贵，忽鲁犹总帅也。又有国论勃极烈，或左右置，所谓国相也。其次诸勃极烈之上，则有国论、乙室、忽鲁、移赉、阿买、阿舍、昊、迭之号，以为升拜宗室功臣之序焉。其部长曰孛堇，统数部者曰忽鲁。凡此，至熙宗定官制皆废。

其后惟镇抚边民之官曰秃里，乌鲁骨之下有扫稳脱朵，详稳之下有么忽、习尼昆，此则具于官制而不废，皆踵辽官名也。

汉官之制，自平州人不乐为猛安谋克之官，始置长吏以下。天辅七年以左企弓行枢密院于广宁，尚踵辽南院之旧。天会四年，建尚书省，遂有三省之制。至熙宗颁新官制及换官格，除拜内外官，始定勋封食邑入衔，而后其制定。然大率皆循辽、宋之旧。海陵庶人正隆元年罢中书门下省。止置尚书省。自省而下官司之别，曰院、曰台、曰府、曰司、曰寺、曰监、曰局、曰署、曰所，各统其属以修其职。职有定位，员有常数，纪纲明，庶务举，是以终金之世守而不敢变焉。

大定二十八年，在仕官一万九千七百员，四季赴选者千余，岁数监差者三千。明昌四年奏，周岁，官死及事故者六百七十，新入仕者五百一十，见在官万一千四百九十九，内女直四千七百五员，汉人六千七百九十四员。至泰和七年，在仕官四万七千余，四季部拟授者千七百，监官到部者九千二百九十余，则三倍世宗之时矣。

若宣宗之抬贤所、经略司，义宗之益政院，虽危亡之政亦必列于其次，以著一时之事云。

三师　太师、太傅、太保各一员，皆正一品，师范一人，仪刑四海。

三公　太尉、司徒、司空各一员，皆正一品，论道经邦，变理阴阳。

尚书省　尚书令一员，正一品，总领纪纲，仪刑端揆。

左丞相、右丞相各一员，从一品，平章政事二员，从一品，为宰相，掌丞天子，平章万机。

左丞、右丞各一员，正二品，参知政事二员，从二品，为执政官，为宰相之贰，佐治省事。

郎中一员，正五品，国初置左、右司侍郎，天眷三年始更今名。旧凡视朝，执政官亲执奏目、天德二年诏以付左、右司官，为定制。员外郎一员，正六品，掌本司奏事，总察吏、户礼三部受事付事，兼带修起居注官，回避其间记述之事。每月朔朝，则先集是月秩满者为簿，名曰阙本，及行止簿、贴黄簿、并官制同进呈，御览毕则受而藏之。每有除拜，凡尚书省所不敢拟注者，则一阙具二三人以听制授焉。都事二员，正七品，贞元二年，左右司官，宫中出身、并进士、令史三色人内通选。三年，以监察御史相应人取次禀奏，不复拟注。掌本司受事付，检勾稽失、省署文牍，兼知省内宿直，检校架阁等事。右司所掌同。

郎中一员，正五品，员外郎一员，正六品，掌本司奏事，总察兵、刑、工三部受事付事，兼带修注官，回避其间记述之事。都事二员，正七品。

尚书省祗候郎君管勾官，从七品，掌祗候郎君，谨其出入及差遣之事。承安二年以前，走马郎

君拟注。《泰和令》，以左右女直都事兼。正大间，改用亲从人。

架阁库大定二十一年六月设，仍以都事提控之。

管勾，旧二员，正大省一员。正八品，同管勾，旧二员，正大省一员。从八品，掌总察左右司大程官追付文牍，并提控小都监给纸笔，余管勾同。女直省令史三十五人，左二十人，右十五人。大定二十四年为三十人。进士十人，宰执子、宗室子十人，密院台部统军司令史十人。汉令史三十五人，左二十一人、右十四人。省译史十四人，左右各七人。女直译史同。通事八人，左右各四人。高丽、夏国、回纥译史四人，左右各二人。诸部通事六人。曳剌二十人。走马郎君五十人。

左右司郎中、员外郎兼之，掌提点岁赐出入钱币之事。

使一员，从八品，掌受给岁赐钱，总领库事。

副一员，正九品，掌贰使事。

局长，从八品，掌都堂之礼及官员参谢之仪。

行台之制。熙宗天会十五年，罢刘豫，置行台尚书省于汴。天眷元年，以河南地与宋，遂改燕京枢密为行台尚书省。天眷三年，复移置于汴京。皇统二年，定行台官品皆下中台一等。

六部，国初与左、右司通署，天着三年始分治。

尚书一员，正三品。

侍郎一员，正四品。

郎中二员，从五品。天德二年，增作四员，后省。

员外郎，从六品。天德二年，增作四员，后省。

掌文武选授、勋封、考课、出给制诰之政。以才行劳效，比仕者之贤否；以行止、文册、贴黄簿，制名阙之机要。正七品以上，以名上省，听制授。从七品以下，每至季月则循资格而拟注，自八品以上则奏，以下则否。侍郎以下，皆为尚书之贰。郎中掌文武选、流外迁用、官吏差使、行止名簿、封爵制诰。一员掌勋级酬赏、承袭用荫、循迁、致仕、考课、议谥之事。员外郎分判曹务及参议事。所掌与郎中同。

文官九品，阶凡四十有二：

从一品上曰开府仪同三司，中曰仪同三司，中次曰特进，

下曰崇进。

正二品上曰金紫光禄大夫，下曰银青荣禄大夫。

从二品上曰光禄大夫，下曰荣禄大夫。

正三品上曰资德大夫，中曰资政大夫，下曰资善大夫。

从三品上曰正奉大夫，中曰通奉大夫，下曰中奉大夫。

正四品上曰正议大夫。中曰通议大夫，下曰嘉议大夫。

从四品上曰大中大夫，中曰中大夫，下曰少中大夫。

正五品上曰中议大夫，中曰中宪大夫，下曰中顺大夫。

从五品上曰朝请大夫，中曰朝散大夫，下曰朝列大夫。旧曰奉德大夫，天德二年更。

正六品上曰奉政大夫，下曰奉议大夫。

从六品上曰奉直大夫，下曰奉训大夫。

正七品上曰承德郎，下曰承直郎。

从七品上曰承务郎，下曰儒林郎。

正八品上曰文林郎，下曰承事郎。

从八品上曰征事郎，下曰从仕郎。

正九品上曰登仕郎，下曰将仕郎。

从九品上曰登仕佐郎，下曰将仕佐郎。此二阶，大定十四年创增。

武散官，凡仕至从二品以上至从一品者，皆用文资。自正三品以下，阶与文资同：

正三品上曰龙虎卫上将军，中曰金吾卫上将军，下曰骠骑卫上将军。

从三品上曰奉国上将军。中曰辅国上将军，下曰镇国上将军。
正四品上曰昭武大将军，中曰昭毅大将军，下曰昭勇大将军。
从四品上曰安远大将军，中曰定远大将军，下曰怀远大将军。
正五品上曰广威将军，中曰宣威将军，下曰明威将军。
从五品上曰信武将军，中曰显武将军，下曰宣武将军。
正六品上曰武节将军，下曰武德将军。
从六品上曰武义将军，下曰武略将军。
正七品上曰承信校尉，下曰昭信校尉。
从七品上曰忠武校尉，下曰忠显校尉。
正八品上曰忠勇校尉，下曰忠翊校尉。
从八品上曰修武副尉，下曰敦武校尉。
正九品上曰保义校尉，下曰进义校尉。
从九品上曰保义副尉，下曰进义副尉。此二皆，大定十四年创增。
正从一品曰郡王，曰国公。
正从二品曰郡公。
正从三品曰郡侯。
正从四品曰郡伯。旧曰县伯，承安二年更。
正五品曰县子，从五品曰县男。
正二品曰上柱国，从二品曰柱国。
正三品曰上护军，从三品曰护军。
正四品曰上轻车都尉，从四品曰轻车都尉。
正五品曰上骑都尉，从五品曰骑都尉。
正六品曰骁骑尉，从六品曰飞骑尉。
正七品曰云骑尉，从七品曰武骑尉。
封王者万户，实封一千户。
郡王五千户，实封五百户。
国公三千户，实封三百户。
郡公二千户，实封二百户。
郡侯一千户，实封一百户。
郡伯七百户，县子五百户，县男三百户，皆无实封。
自天眷定制，凡食邑，同散官入衔。
司天翰林官，旧制自从七品而下止五阶，至天眷定制，司天自从四品而下，立为十五阶：
从四品上曰钦象大夫，中曰正仪大夫，下曰钦授大夫。
正五品上曰灵宪大夫，中曰明时大夫，下曰颁朔大夫。
从五品上曰云纪大夫，中曰协纪大夫，下曰保章大夫。
正六品上曰纪和大夫，下曰司玄大夫。
从六品上曰探赜郎，下曰授时郎。
正七品上曰究微郎，下曰灵台郎。
从七品上曰明纬郎，下曰候仪郎。
正八品上曰推策郎，下曰司正郎。
从八品上曰校景郎，下曰平秩郎。
正九品上曰正纪郎，下曰挈壶郎。
从九品上曰司历郎，下曰司辰郎。
太医官，旧自从六品而下止七阶，天眷制，自从四品而下，立为十五阶：

从四品上曰保宜大夫，中曰保康大夫，下曰保平大夫。

正五品上曰保颐大夫，中曰保安大夫，下曰保和大夫。

从五品上曰保善大夫，中曰保嘉大夫，下曰保顺大夫。

正六品上曰保合大夫，下曰保冲大夫。

从六品上曰保愈郎，下曰保全郎。

正七品上曰成正郎，下曰成安郎。

从七品上曰成顺郎，下曰成和郎。

正八品上曰成愈郎，下曰成全郎。

从八品上曰医全郎，下曰医正郎。

正九品上曰医效郎，下曰医候郎。

从九品上曰医痊郎，下曰医愈郎。

内侍，天德创制，自从四品以下，十五阶：

从四品上曰中散大夫，中曰中尹大夫，下曰中侍大夫。

正五品上曰中列大夫，中曰中御大夫，下曰中仪大夫。

从五品上曰中常大夫，中曰中益大夫，下曰中卫大夫。

正六品上曰中良大夫，天德作中亮。下曰中涓大夫。

从六品上曰通禁郎，下曰通侍郎。

正七品上曰通掖郎，下曰通御郎。

从七品上曰禁直郎，下曰侍直郎。

正八品上曰掖直郎，下曰内直郎。

从八品上曰司赞郎，下曰司谒郎。

正九品上曰司阍郎，下曰司仆郎。

从九品上曰司奉郎，下曰司引郎。

教坊，旧用武散官，大定二十九年以为不称，乃创定二十五阶。明昌三年，自从四品以下，更立为十五阶：

从四品上曰云韶大夫，中曰仙韶大夫，下曰成韶大夫。

正五品上曰章德大夫，中曰长宁大夫，下曰德和大夫。

从五品上曰景云大夫，中曰云和大夫，下曰协律大夫。

正六品上曰庆喜大夫，下曰嘉成大夫。

从六品上曰肃和郎，下曰纯和郎。

正七品上曰舒和郎，下曰调音郎。

从七品上曰比音郎，下曰司乐郎。

正八品上曰典乐郎，下曰协乐郎。

从八品上曰掌乐郎，下曰和乐郎。

正九品上曰司音郎，下曰司律郎。

从九品上曰和声郎，下曰和节郎。

凡内外官之政绩，所历之资考，更代之期，去就之故，秩满皆备陈于解由，吏部据以定能否。又撮解由之要，于铨拟时读之，谓之铨头。又会历任铨头，而书于行止簿。行止簿者，以姓为类，而书各人平日所历之资考功过者也。又为簿，列百司官名，有所更代，则以小黄绫书更代之期，及所以去就之故，而制其铨拟之要领焉。

凡县令，则省除、部除者通书而各疏之。

泰和四年，定考课法，准唐令，作四善、十七最之制。四善之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勤恪匪懈。十七最之一曰礼乐兴行，肃清所部，为政教之最。二曰赋役均平，田野加辟，为牧民之最。三曰决断不滞，与夺当理，为判事之最。四曰钤束吏卒，奸盗不滋，为严

明之最。五曰案簿分明，评拟均当，为检校之最。以上皆谓县令、丞簿、警巡使副、录事、司候、判官也。六曰详断合宜，咨执当理，为幕职之最。七曰盗贼消弭，使人安静，为巡捕之最。八曰明于出纳，物无损失，为仓库之最。九曰训导有方，生徒充业，为学官之最。十曰检察有方，行旅无滞，为关津之最。十一曰隄防坚固，备御无虞，为河防之最。十二曰出纳明敏，数无滥失，为监督之最。十三曰谨察禁囚，轻重无怨，为狱官之最。十四曰物价得实，奸滥不行，为市司之最，谓市令也。十五曰戎器完肃，扞守有方，为边防之最，谓正副部队将、镇防官也。十六曰议狱得情，处断公平，为法官之最。十七曰差役均平，盗贼止息，为军职之最，谓都军、军辖也。

凡县令以下，三最以上有四善或三善者为上，升一等；三最以上有二善者为中，减两资历；三最以上有一善为下，减一资历。节度判官、防御判官、军判以下，一最而有四善或三善为上，减一资历；一最而有二善为中，升为榜首；一最而有一善为下，升本等首。又以明昌四年所定，军民俱称为廉能者是为廉能官之制，参于其间而定其甄擢焉。

宣宗兴定元年，行辟举县令法，以六事考之，一曰田野辟，二曰户口增，三曰赋役平，四曰盗贼息，五曰军民和，六曰词讼简。六事俱备为上等，升职一等；兼四事者为中等，减二资历；其次为下等，减一资历；否则为不称职，罢而降之，平常者依本格。

凡封王：

大国号二十，曰：恒、旧为辽，明昌二年以汉、辽、唐、宋、梁、秦、殷、楚之类，皆昔有天下者之号，不宜封臣下，遂皆改之。邵、旧为梁。汴旧为宋。镐、旧为秦。并、旧为汉。益、旧为汉。彭、旧为齐。赵、越、谯、旧为殷。郢、旧为楚。鲁、冀、豫、绛、旧为唐。兖、鄂、旧为吴。夔、旧为蜀。宛、旧为陈。曹。

次国三十，曰：泾、旧为隋。郑、卫、韩、潞、豳、沈、岐、代、泽、徐、胜、薛、纪、升、旧为原。邢、翼、丰、毕、邓、郓、霍、蔡、瀛、按金格，葛当在此。沂、荆、荣、英、寿、温。

小国三十：濮、遂、旧曰济。道、定、景、后改为邹。申、崇、宿、息、莒、郲、郜、舒、淄、郕、莱、旧为宗，以避讳改。郧、郯、杞、向、管、旧曰郇，兴定元年改。密、胙、任、戴、巩、蒋、《士民须知》云，旧为葛。萧、莘、芮。

封王之郡号十：金源、广平、平原、南阳、常山、太原、平阳、东平、安定、延安。

封公主之县号三十：乐安、清平、蓬莱、荣安、栖霞、寿光、灵仙、寿阳、锺秀、惠和、永宁、庆云、静乐、福山、隆平、德平、文安、福昌、顺安、乐寿、静安、灵寿、大宁、闻喜、秀容、宜芳、真宁、嘉祥、金乡、华原。

凡白号之姓，完颜、温迪罕、夹谷、陁满、仆散、术虎、移剌荅、斡勒、斡准、把、阿不罕、卓鲁、回特、黑罕、会阑、沈谷，塞蒲里、吾古孙、石敦、卓陀、阿厮准、匹独思、潘术古、谙石剌、石古苦、缀罕、光吉剌皆封金源郡；裴满、徒单、温敦、兀林荅、阿典、纥石烈、纳阑、孛术鲁、阿勒根、纳合、石盏、蒲鲜、古里甲、阿迭、聂摸栾、抹捻、纳坦、兀撒惹、阿鲜、把古、温古孙、耨碗、撒合烈、吾塞、和速嘉、能偃、阿里班、兀里坦、聂散、蒲速烈皆封广平郡；吾古论、兀颜，女奚烈、独吉、黄掴、颜盏、蒲古里、必兰、斡雷、独鼎、尼庞窟、窟亦作古。拓特、盖散、撒荅牙、阿速、撒刬、准土谷、纳谋鲁、业速布、安煦烈，爱申、拿可、贵益昆，温撒、梭罕、霍域皆封陇西郡。

黑号之姓，唐括、旧书作同古。蒲察、术甲、蒙古、蒲速、粘割、奥屯、斜卯、准葛、谙蛮、独虎、术鲁、磨辇、益辇、贴暖、苏孛辇皆封彭城郡。

亲王母妻，封一字王者旧封王妃，为正从一品，次室封王夫人。承安二年，敕王妃止封王夫人，次室封孺人。郡王母妻封郡王夫人，国公母妻封国公夫人，郡公母妻封郡公夫人，郡侯母妻封郡君，承安二年更为郡侯夫人。四品文散少中大夫、武散怀远大将军以上母妻封县君，承安二年为郡君。五品文散朝列大夫、武散宣武将军以上母妻封乡君。承安二年为县君。

皇统五年，以古官曰“牧”曰“长”，各有总名，今庶官不分类为名，于文移不便。遂定京府尹牧、留守、知州、县令、详稳、群牧为“长官”，同知、签院、副使、少尹、通判、丞曰“佐贰官”，

判官、推官、掌书记、主簿、县尉为“幕职官”，兵马司及它司军者曰“军职官”，警巡、市令、录事、司候、诸参军、知律、勘事、勘判为“厘务官”，应管仓库院务者曰“监当官”，监当官出大定制。知事孔目以下行文书者为“吏”。

凡除拜，尚书令、左右丞相以下，品不同者，则带“守”字。左右丞则带“行守”字。凡台官、御史、部官、京尹、少尹、守令、丞、簿、尉、录事、诸卿少至协律、评事、谏官、国子监学官、诸监至丞郎、符宝郎、东宫詹事、率府、仆正副、令丞、王府官、散官高于职事者带“行”字，职事高于散官一品者带“守”字、二品者带“试”字，品同者皆否。

猛安、谋克、翰林待制、修撰、判、推、勘事官、都事、典事、知事、内承奉、押班、通事舍人、通进、编修、勾当、顿舍、部役、厢官、受给管勾、巡河官、直省直院长副、诸检法、知法、司正、教授、司狱、司候、东宫谕德、赞善、掌宝、典仪以下，王府文学、记事参军，并带“充”字。枢密、宣徽、劝农、诸军都指挥、统军、转运使、招讨、提刑、节度、群牧、防御、客省、引进、四方馆、合门、太医、教坊、鹰坊、警巡、巡检、诸司局仓库务使副，皆带“充”字及“知某事”。

凡带“知”、“判”、“签书”字者，则不带“行”“守”“试”字”。以上所带字，品同者则否。

自三师、三公、平章政事、元帅以下至监军、东宫三师、三少、点检至振肃、承旨、学士、王傅、副统、招讨、及前所不载者，皆不带“行”、“守”、“试”、“知”、“充”字。

主事四员，从七品，掌知管差除、校勘行止，分掌封勋资考之事，惟选事则通署，及掌受事付事、检勾稽失省署文牍，兼知本部宿直、检校架阁。余部主事，自受事付事以下，所掌并同此。皇统四年，六部主事始用汉士人。大定三年，用进士，非特旨不得拟吏人，如宰执保奏人材，不入常例。承安五年，增女直主事一员。令史六十九人，内女直二十九人。译史五人，通事二人，与令史同。泰和八年，令史增十人。

架阁库大定二十一年六月设，仍以主事提控之。

管勾，正八品，掌吏、兵两部架阁，兼检校吏部行止。以识女直、契丹、汉字人充。如无，拟识女直、汉字人充。

同管勾一员。

官诰院

提举二员，掌署院事。以吏部郎中、翰林修撰各一人充。

户部，尚书一员，正三品。

侍郎二员，正四品。泰和八年减一员，承安二年复增。

郎中三员，从五品，天德二年置五员，泰和省作二员，又作四员，贞祐四年置八员，五年作六员。

员外郎三员，从六品。

郎中而下，皆以一员掌户籍、物力、婚姻、继嗣、田宅、财业、盐铁、酒曲、香茶、矾锡、丹粉、坑冶、榷场、市易等事、一员掌度支、国用、俸禄、恩赐、钱帛、宝货、贡赋、租税、府库、仓禀、积贮、权衡、度量、法式、给授职田、拘收官物、并照磨计帐等事。《泰和令》作二员，后增一员，贞祐四年作六员，又作八员，五年作四员。

主事五员，从七品，直女司二员，通掌户度金仓等事，汉人司三员，同员外郎分掌曹事，泰和八年减一员，贞祐四年作八员，五年六员。兼提控编附条格、管勾架阁等事。令史七十二人，内女直人十七人。译史五人，通事二人。泰和八年增八人。

管勾一员，正八品，掌户、礼两部架阁。大安三年以主事各兼之。

勾当官五员，正八品。

贞元二年，设干办官十员，从七品。三年，置四员，寻罢之。四年，更设为勾当官，专提控支纳、管勾勘复、经历交钞及香、茶、盐引、照磨文帐等事。承安二年作四员，贞祐四年作十五员，五年作十员，兴定元年五员，二年复作十员。

尚书一员，正三品。

侍郎一员，正四品。

郎中一员，从五品。

员外郎一员，从六品。

掌凡礼乐、祭祀、燕享、学校、贡举、仪式、制度、符印、表疏、图书、册命、祥瑞、天文、漏刻、国忌、庙讳、医卜、释道、四方使客、诸国进贡、犒劳张设之事。凡试僧、尼、道、女冠、三年一次，限度八十人，差京府幕职或节镇防御佐贰官二员、僧官二人、道官一人、司吏一名、从人各一人、厨子二人、把门官一名、杂役三人。僧童能读《法华》、《心地观》、《金光明》、《报恩》、《华严》等经共五部，计八帙。《华严经》分为四帙。每帙取二卷，卷举四题，读百字为限。尼童试经半部，与僧童同。道士、女冠童行念《道德》、《救苦》、《玉京山》、《消灾》、《灵宝度人》等经，皆以诵成句，依音释为通。中选者试官给据，以名报有司。凡僧尼官见管人及八十、道士女冠及三十人者放度一名，死者令监坛以度牒申部毁之。

主事二员，从七品。令史十五人，内女直五人。译史二人，通事一人。

左三部检法司

司正二员，正八品，掌披详法状。兴定二年，右部额外设检、知法及掌法，四年罢。

检法二十二员，从八品，掌检断各司取法文字。

右三部检法职事同。元受札付，大定三年命给敕。

尚书一员，正三品。

侍郎一员，正四品。

郎中一员，从五品。

员外郎二员，从六品。

掌兵籍、军器、城隍、镇戍、厩牧、铺驿、车辂、仪仗、郡邑图志、险阻、障塞、远方归化之事。凡给马者，从一品以上，从八人，马十匹，食钱三贯十四文。从二品以上，从五人，马七匹，食钱二贯九十八文。从三品以上，从三人，马五匹，钱一贯五百十一文。从五品以上，从二人，马四匹，钱九百六十八文。从七品以上，人一人，马三匹，钱六百十七文。从九品以上，从一人，马二匹，钱四百六十四文。无从人。减七十八文。御前差无官者，视从五品。省差若有官者，人支钱四百五十一文，有从人加六十八文。走马人支钱百五十七文。赦书日行五百里。此《天兴近鉴》所载之制也。泰和六年置递铺，其制，该军马路十里一铺，铺设四人，内铺头一人，铺兵三人，以所辖军射粮军内差充，腰铃日行三百里。凡元帅府、六部文移，以敕递、省递牌子，入铺转送。

主事二员，从七品。贞祐五年以承发司管勾兼汉人主事。令史二十七人，内女直十二人。译史三人，通事二人。

尚书一员，正三品。

侍郎一员，正四品。

郎中一员，从五品。

员外郎二员，从六品，一员掌律令格式、审定刑名、关津讥察、赦诏勘鞫、追征给没等事，一员掌监户、官户、配隶、诉良贱、城门启闭、官吏改正、功赏捕亡等事。

主事二员，从七品。令史五十一人，内女直二十二人。译史五人，通事二人。

管勾一员，正八品，掌刑、工两部架阁。大安二年以主事各兼。

同管勾一员，从八品。

尚书一员，正三品。

侍郎一员，正四品。

郎中一员，从五品。

掌修造营建法式、诸作工匠、屯田、山林川泽之禁、江河堤岸、道路桥梁之事。

员外郎一员，从六品。贞祐五年，兼复实司官。天德三年，增二员。

主事二员，从七品。令史十八人内女直人四人。译史二人，通事一人。

管勾一员，从七品，隶户、工部，掌复实营造材物、工匠价直等事。大安元年，隶三司、工部，罢同管勾。贞祐五年并罢之，以二部主事兼。兴定四年复设，从省拟，不令户、工部举。

右三部检法司

司正二员，正八品。

检法，从八品，二十二员。

都元帅府掌征讨之事，兵罢则省。天会二年，伐宋始置。泰和八年，复改为枢密院。

都元帅一员，从一品。

左副元帅一员，正二品。

右副元帅一员，正二品。

元帅左监军一员，正三品。

元帅右监军一员，正三品。

左都监一员，从三品。

右都监一员，从三品。

经历一员，都事一员，知事一员，见兴定三年。正七品。

检法一员，从八品。元帅府女直令史十二人，承安二年十六人，汉人令史六人。译史三人，女直译史一人，承安二年二人。通事，女直三人，后作六人，承安二年复作三人，汉人二人。

正隆六年，海陵南伐，立三道都统制府及左右领军大都督，将三十二总管，有神策、神威、神捷、神锐、神毅、神翼、神勇、神果、神略、神锋、武胜、武定、武威、武安、武捷、武平、武成、武毅、武锐、武扬、武翼、武震、威定、威信、威胜、威捷、威烈、威毅、威震、威略、威果、威勇之号。

泰和六年伐宋，权设平南抚军上将军，正三品，至殄寇果毅都尉，从六品，凡九阶，曰平南抚军上将军、平南冠军大将军、平南龙骧将军、平南虎威将军、平南荡江将军、殄寇中郎将、殄寇郎将、殄寇折冲都尉、殄寇果毅都尉，军还罢。置令译史八十人，正三十三人，余四十七人从本府选擢。

元光间，招义军，置总领使，从五品。副使，从六品。训练官，从八品。正大二年，更总领名都尉，升秩为四品。四年，又升为从三品，有建威、折冲、振武、荡寇、果毅、殄寇、虎贲、鹰扬、破虏之名。

枢密院　天辅七年，始置于广宁府。天会三年下燕山，初以左企弓为使，后以刘彦宗。初犹如辽南院之制，后则否。泰和六年尝改为元帅府。

枢密使一员，从一品，掌凡武备机密之事。

构密副使一员，从二品，泰和四年置二人，后不为例。

签书枢密院事一员，正三品。

同签枢密院事一员，正四品。大定十七年增一员，寻罢。明昌初，复增一员，寻又省。三年九月复增一员。

经历一员，从五品。兴定三年见。

都事一员，正七品，掌受事付事、检勾稽失省署文牍、兼知宿直之事。

架阁库管勾一员，正八品。

知法二员，从八品，掌检断各司取法之事。余检法同。

枢密院令史，女直十二人，汉人六人，三品官子弟四人，吏员转补二人。译史三人，通事三人，回纥译史一人，曳剌十五人。

大宗正府　泰和六年避睿宗讳，改为大睦亲府。

判大宗正事一员，从一品，以皇族中属亲者充，掌敦睦纠率宗属钦奉王命，泰和六年改为判大

睦亲事。

同判大宗正事一员，从二品，泰和六年改为同判大睦亲事。

同签大宗正事一员，正三品，宗室充，大定元年置。泰和六年改同签大睦亲事。

大宗正丞二员，从四品，一员于宗室中选能干者充，一员不限亲疏，分司上京长贰、兼管治临潢以东六司属，泰和六年改为大睦亲丞。

知事一员，从七品。

诸宗室将军，正七品。上京、东温忒二处皆有之。世宗时始命迁官，其户凡百二十。明昌二年更名曰司属，设令、丞。承安二年以令同随朝司令，正七品，丞正八品，中都、上京、扎里瓜、合古西南、梅坚寨、蒲与、临潢、泰州、金山等处置，属大宗正府。

御史台　登闻检院隶焉。见《士民须知》。《总格》、《泰和令》皆不载。

御史大夫，从二品，旧正三品，大定十二年升。掌纠察朝仪、弹劾官邪、勘鞫官府公事。凡内外刑狱所属理断不当，有陈诉者付台治之。

御史中丞，从三品，贰大夫。

侍御史二员，从五品。以上官品皆大定十二年递升。掌奏事、判台事。

治书侍御史二员，从六品，掌同侍御史。

殿中侍御史二员，正七品，每遇朝对立于龙墀之下，专劾朝者仪矩，凡百僚假告事具奏目进呈。

监察御史十二员，正七品，掌纠察内外非违、刷磨诸司察帐并监祭礼及出使之事。参注诸色人，大定二年八员，承安四年十员，承安五年两司各添十二员。

典事二员，从七品。

架阁库管勾一员，从八品。

狱丞一员，从九品。

御史台令史，女直十三人，内班内祗六人，终场举人七人。汉人十五人，内班内祗七人，终场举人八人。译史四人，三人内班祗二人，终场举人二人。通事三人。

宣抚司　泰和六年置陕西路宣抚使，节制陕西右监军、右都监兵马公事，八年，改陕西宣抚司为安抚司。山东东西、大名、河北东西、河东南北、辽东、陕西、咸平、隆安、上京、肇州、北京凡十处置司。

使，从一品。

副使，正三品。

劝农使司　泰和八年罢，贞祐间复置。兴定六年罢劝农司，改立司农司。

使一员，正三品。

副使一员，正五品。

掌劝课天下力田之事。

司农司　兴定六年置，兼采访公事。

大司农一员，正二品。

卿三员，正四品。

少卿三员，正五品。

知事二员，正七品。

兴定六年，陕西并河南三路置行司农司，设官五员。正大元年，归德、许州、河南、陕西各置，作三员。卿一员，正四品。少卿一员，正五品。丞一员，正六品。卿以下迭出巡案，察官吏臧否而升黜之。使节所过，奸吏屏息，十年之间民政修举，实赖其力。

三司　泰和八年，省户部官员置三司，谓兼劝农、盐铁、度支，户部三科也。贞祐罢之。

使一员，从二品。

副使一员，正三品。

签三司事一员，正四品。

同签三司事一员，正五品。

判官三员，从六品，本参干官，大安元年更参议。

规措审计官三员，正七品，掌同参干官。

知事二员，从七品。以识女直、汉字以充。

勾当官二员，正八品。大安元年置三员，照磨吏员七人。

管勾架阁库一员，正八品。三司令史五十人，内女直十人，汉人四十人。大定元年增八人。译史二人，大安元年增一人。通事二人。

知法三员，从八品。女直知法一员大安元年增二员。

国史院　先尝以谏官兼其职，明昌元年诏谏官不得兼，恐于其奏章私溢己美故也。

同修国史二员。女直人、汉人各一员。承安四年更拟女直一员，罢契丹同修国史。

编修官，正八品，女直、汉人各四员。明昌二年罢契丹编修三员，添女直一员。大定十八年用书写出职人。

检阅官，从九品。书写。女直、汉人各五人。

修《辽史》刊修官一员，编修官三员。

翰林学士院天德三年，命翰林学士院自侍读学士至应奉文字，通设汉人十员，女直、契丹各七员。

翰林学士承旨，正三品，掌制撰词命。凡应奉文字，衔内带“知制诰”。直学士以上同。贞祐三年升从二品。

翰林学士，正三品。

翰林侍读学士，从三品。

翰林侍讲学士，从三品。

翰林待制，正五品，不限员，分掌词命文字，分判院事，衔内不带“知制诰。”

应奉翰林文字，从七品。

审官院　承安四年设，大安二年罢之，若注拟失当，止令御史台官论列。

知院一员，从三品，掌奏驳除授失当事。随朝六品，外路五品以上官除授，并送本院审之。补阙、拾遗、监察虽七品，亦送本院。或御批亦送禀，惟部除不送。

同知审官院事一员，从四品。

掌书四人。女直、汉人各二人，以御史台终场举人辟充。

太常寺　皇统三年正月始置。太庙、廪牺、郊社、诸陵、大乐等署隶焉。

卿一员，从三品。

少卿一员，正五品。

丞一员，正六品。

掌礼乐、郊庙、社稷、祠祀之事。

博士二员，正七品，掌检讨典礼。

检阅官一员，从九品，掌同博士。泰和元年置，四年罢。

检讨二员，从九品。明昌元年置，以品官子孙及终场举人，同国史院汉人书写例，试补。

协律郎，从八品，掌以麾节乐，调和律吕，监视音调。

太庙署。皇统八年太庙成，设署，置令丞，仍兼提举庆元、明德、永祚三宫。

令一员，从六品，掌太庙、衍庆，坤宁宫殿神御诸物，及提控诸门关键，扫除、守卫、兼廪牺令事。

丞一员，从七品，兼廪牺署丞。

直长，明昌三年罢。

廪牺署。令、丞，以太庙令、丞兼，掌荐牺牲及养饲等事。

郊社署承安三年设祝史、斋郎百六十人，作班祗僳使，周年一替。大安元年，奏兼武成王庙署。

令一员，从六品。
丞一员，从七品。
直长，明昌三年废。
武成王庙署。大安元年置。
掌春秋祀享，以郊社令、丞兼。
诸陵署大安四年同随朝。
提点山陵，正五品，涿州刺史兼。
令，从六品。丞一员，从七品。掌守山陵。
令，宛平县丞兼。贞祐二年以园陵迁大兴县境，遂以大兴县令、丞兼。
大乐署，兼鼓吹署。乐工百人。
令一员，从六品。丞，从七品。掌调和律吕，教习音声并施用之法。

乐工部籍直长一员，正八品。
大乐正，从九品，掌祠祀及行礼陈设乐县。
大乐副正，从九品。

金史卷五六　志第三七

百官二
国子监　太府监　少府监　军器监
都水监　谏院　大理寺　弘文院
三路检察司及外路仓库圉牧等职
殿前都点检司　天眷元年置。掌亲军，总领左右卫将军、符宝郎、宿直将军、左右振肃、宫籍监、近侍等诸局署、鹰坊、顿舍官隶焉。
殿前都点检，正三品，兼侍卫将军都指挥使。掌行从宿卫，关防门禁，督摄队仗，总判司事。
殿前左副都点检，从三品，兼侍卫将军副都指挥使。
殿前右副都点检，从三品，兼侍卫将军副都指挥使，掌宫掖及行从。
殿前都点检判官，从六品。大定十二年设。
知事一员，从七品。
符宝郎四员，掌御宝及金银等牌。旧名牌印祗候，大定二年改为符宝祗候，改牌印令史为符宝典书，四人。
左右宿直将军，从五品，掌总领亲军，凡宫城诸门卫禁、并行从宿卫之事，八员。大定二十九年作十员，复作十一员。
左右振肃，正七品，掌妃嫔出入总领护卫导从。本妃嫔护卫之长，大定二年改今名。
提点，正五品。监，从五品。副监，从六品。丞，从七品。掌内外监户、及地土钱帛小大差发。
直长二员，正八品，掌同丞。
提点，正五品。泰和八年创设。使，从五品。副使，从六品。掌侍从，承敕令，转进奏帖。
直长，正八品。大定十八年增二员。奉御十六人，旧名入寝殿小底。奉职三十人，旧名不入寝殿小底，又名外帐小底，皆大定十二年更。
提点，正五品。使，从五品。副使，从六品。掌进御器械安辔诸物。
都监，正九品。明昌三年省罢。
同监，从九品。泰和四年设。
提点，正五品。使，从五品。副使，从六品，掌御马调习牧养，以奉其事。大定二十九年添副使一员，管小马群。
直长一员，司马牛群。

使，从五品。副使，从六品。掌承奉舆辇等事。

直长，正八品。不限资考，大定十九年，除年六十以下人充。

收支都监，正九品，大定二十年设，掌给受之事。

同监，泰和四年设。大安二年省。

本把，四人。

提点，正五品。使，从五品。副使，从六品。掌调养鹰鹘“海东青”之类。

令，从六品，掌收贮诸路常课甲仗。以晓军器女直人充。

直长二员，正八品。大定二年省一员。

提点，从五品。令，从六品。丞，从七品。掌祭祀、朝会、巡幸及公卿婚葬卤簿仪仗旗鼓笛角之事。

直长，正八品。或二员。

顿舍官二员，《泰和令总格》作四员。正八品。直长。见《士民须知》，《泰和令》无。

宣徽院　左宣徽使，正三品。

右宣徽使，正三品。

同签宣徽院事，正五品。

宣徽判官，从六品。

掌朝会、燕享，凡殿庭礼仪及监知御膳。所隶弩手、伞子二百三十九人，控鹤二百人。

拱卫直使司，威捷军隶焉。旧名龙翔军，正隆二年更为神卫军，大定二年更名为拱衙司。

都指挥使，从四品。旧曰使。副都指挥使，从五品，旧曰副使。掌总统本直，谨严仪衙。大定五年，诏以使为都指挥使，副使为副都指挥使。

威捷军承安二年，签弩手千人。泰和四年，以之备边事。钤辖，正六品。都辖，从九品。不奏。

使，正五品。副使，从六品。掌接伴人使见辞之事。

使，正五品。副使，从六品。掌进外方人使贡献礼物事。

阁门明昌五年，阁门官以次排转陈授。

东上阁门使二员，正五品。明昌六年省一员，作从五品。西同。副使二员，正六品。明昌年六年，省一员，西同。签事一员，从六品，掌签判阁门事。西同。明昌六年，以减副使置。

西上阁门使二员，正五品。副使二员，正六品。签事一员，从六品，掌赞导殿庭礼仪。西阁门余副贰同。

阁门祗候二十五人。正大间三十二人。

阁门通事舍人二员，从七品，掌通班赞唱、承奏劳问之事。

承奉班都知，正七品，掌总率本班承奉之事。旧置判官，后罢。

内承奉班押班，正七品，掌总率本班承奉之事。

提点，正五品。使，从五品。副使，从六品。掌御用衣服、冠带等事。

都监，正九品。旧设，后罢。

仪鸾局泰和四年，或以少府监官兼，或兼少府监官。

提点，正五品。使，从五品。副使，从六品。掌殿庭铺设、帐幕、香烛等事。

直长四员，正八品。《泰和令》三员。

收支都监，正九品，二员，一员掌给受铺陈诸物，一员掌万宁宫收支库。大定七年置，明昌二年增一员。

同监二员，从九品。司吏二人，如内藏库知书例。

元光二年，参用近侍、奉御、奉职。

提点，正五品。使，从五品。副使，从六品。掌总知御膳、进食先尝、兼管从官食。

直长一员，正八品。不限资考。

都监三员，正九品。不限资考。

生料库都监、同监各一员，掌给受生料物色。

收支库都监、同监各一员，掌给受金银裹诸色器皿。以外路差除人内选充。

提点，正五品。使，从五品。出职官内选除。副使，从六品。掌进汤药茶果。

果子都监、同监各一员，掌给受进御果子。本局本把四人。

提点，正五品。使，从五品。副使，从六品。判官，从八品，掌诸医药，总判院事。

管勾，从九品，随科至十人设一员，以术精者充。如不至十人并至十人置。不限资考。

正奉上太医，一百二十月升除。副奉上太医，不算月日。长行太医，不算月曰。十科额五十人。

提点，从五品。直长，正八品，掌进御汤药。明昌五年设，以亲信内侍人充。

提点，正五品。使，从五品。副使，从六品。判官，从八品。掌殿庭音乐，总判院事。

内藏库大定二年，分为四库。

使，从五品。副使，从六品。掌内府珍宝财物，率随库都监等供奉其事。

直长一员。承安三年增。

同监，从九品。本把七人，大定二年定出身，依不入寝殿小底例。

同监，从九品。本把十二人。

都监，正九品。本把八人。

同监，从九品。本把八人。每库知书各二人。

宫闱局旧史宫闱司，大定二年改为局，旧设令、丞，改为使、副。

提点，正五品。使，从五品。副使，从六品。掌宫中阁门之禁，率随位都监、同监及内直各给其事。

直长，正八品，内直一百七十人。后作百七十九人。

令二员，从八品。兴定五年，升作从六品。丞二员，从九品。兴定五年，升从七品。掌正位阁门之禁，率殿位者监、同监及御直各给其事。

局长二员，从九品，兴定五年升正八品。御直、内直共六十四人。明昌元年，分宫闱局正位内直置，初隶宫闱局。

昭明殿都监、同监。大定二十九年设，各一员。

隆徽殿都监、同监。本隆和殿，系皇后位。

迎晖殿都监、同监。七妃充容，泰和三年罢。

瑞像殿都监、同监。系佛殿。以上“殿”字下无“位”字。

凝福、改韶景。温芳二位都监、同监。

瑶华、柔则二位都监、同监。以上无“殿”字及“承应”字。

睿思殿都监、同监。以上有“承应”字。

滋福殿都监、同监。本以隆庆改，无“位”字。

贞和门都监、同监。应系钱帛经此门出入。明昌四年添一员。

琼林苑都监、同监。各二员。

瑞华门俗名金骨朵门。都监一员，同监三员。

崇妃位提控。世宗夫人，兴陵。

温妃位提控、都监、同监。裕陵二位，明昌四年添。

报恩寺提控、都监、同监。世宗御容。清夷门街。明昌三年设，三。

孝严寺都监、同监。在南京，安宣宗御容，改兴国感诚寺。正大元年设，三。以下皆在南京。

宁福殿都监、同监。三。

纯和殿都监、同监。三。

仁安殿都监、同监。三。

真妃位都监、同监。二。

三庙都监、同监。贞祐二年设。

京后园都监、同监。

内侍寄禄官，泰和二年设，初隶宫闱局，寻直录宣徽院。所以升用内侍局御直、内直有年劳者。

中常侍。正五品。

给事中。从五品。

内谒者。正七品。

典卫司大定二十九年，世宗才人、宝林位各设。泰和五年闰八月，以崇妃薨罢。兴定元年复设。世宗妃、才人、宝林位各设防卫军导从人。

直长。见《士民须知》。

孝靖宫章宗五妃位。大安元年以有监同、无总领者，故设。

懿安家贞祐三年，为庄献太子设。

令，从六品。丞，从七品。掌宫庭修饬洒扫、启闭门户、铺设毡席之事。

直长，正八品一员。《泰和令》二员。

都监、同监二员。泰和元年设。泰和四年罢同监。

直长，正八品，二员。

直长，后罢。书表十八人。

侍仪司旧名擎执局，大定元年改为侍仪局，大定五年升局为司。

令，从六品。旧曰局使。掌侍奉朝仪，率捧案、擎执、奉辇各给其事。

监一员，从三品。

少监一员，正五品。

丞一员，正六品。

秘书郎二员，正七品。泰和元年定为二员。

校书郎一员，从七品，承安五年二员。泰和五年以翰林院官兼，大定二年省一员。专掌校勘在监文籍。

著作郎一员，从六品。著作佐郎一员，正七品。掌修日历。皇统六年，著作局设著作郎、佐郎各二员，编修日历，以学士院兼领之。

直长二员，正八品，掌御用笔墨砚等事。泰和七年以女直应奉兼。旧名笔砚令史，大定三年改为笔砚供奉，以避讳改为承奉。

直长一员，正八品，掌御用书画纸札。

都监，正九品，二员或一员。

提点，正五品。监，从五品，掌天文历数、风云气色，密以奏闻。

判官，从八品。

教授，旧设二员，正大初省一员。系籍学生七十六人，汉人五十人，女直二十六人，试补长行。

司天管勾，从九品。不限资考、员数，随科十人设一员，以艺业尤精者充。

长行人五十人。未授职事者，试补管勾。

天文科，女直、汉人各六人。

算历科，八人。

三式科，四人。

测验科，八人。

漏刻科，二十五人。

铜仪法物旧在法物库。贞元二年始付本台。

国子监　国子学、太学隶焉。

祭酒，正四品。司业，正五品，掌学校。

丞二员，从六品，明昌二年增一员，兼提控女直学。

国子学。

博士二员，正七品，分掌教授生员、考艺业。太学同。明昌二年添女直一员，泰和四年减，大安二年并罢。

助教二员，正八品。女直、汉人各一员。教授四员，正八品。分掌教诲诸生。明昌二年，小学各添二员，承安五年一员不除。

国子校勘，从八品，掌校勘文字。

国子书写官，从八品，掌书写实录。

博士四员，正七品。大安二年减二员。

助教四员，正八品。明昌二年不除一员，大安二年减二员。

右属国子监。

少监，从五品。

丞二员，从六品。

掌出纳帮国财用钱谷之事。

使，从六品。副使，从七品。兴定三年增一员。掌金银珠玉、宝货钱币。本把四人。

使，从六品。副使，从七品。兴定三年增一员。掌锦帛丝绵毛褐、诸道常课诸色杂物。本把四人。

支应所又作支承所。

都监二员，正九品，掌宫中出入、御前支赐金银币帛。大安三年省。

使，从六品，掌九谷廪藏、出纳之事。预除人。

典给署，本钩盾署，明昌三年更。

令，从六品，旧曰钩盾使。丞，从七品，旧曰钩盾副使。掌宫中所用薪炭冰烛、并管官户。

直长一员，正八品。

市买司，天德二年更为市买局。

使，从八品。副使，正九品。掌收买宫中所用果实生料诸物。

少府监　尚方、织染、文思、裁造、文绣等署隶焉。泰和四年，选能干官兼仪鸾局近上官。

少监，从五品。

丞二员，从六品。大定十一年省，二十一年复置。

掌邦国百工营造之事。

令，从六品。丞，从七品。掌造金银器物、亭帐、车舆、床榻、帘席、鞍辔、伞扇及装钉之事。大定二十年，令不专除人，令人兼。

图书署明昌七年，省入祗应司。令，从六品。丞，从七品。掌图画缕金匠。

直长，正八品。明昌三年罢。

令，从六品。丞，从七品。掌造龙凤车具、亭帐、铺陈诸物，宫中随位床榻、屏风、帘额、绦结等，及陵庙诸物并省台部内所用物。《泰和令》有画绘之事。

直长，从八品。明昌三年省。裁造匠六人，针工妇人三十七人。

令，从六品。丞，从七品。掌绣造御用并妃嫔等服饰、及烛笼照道花卉。贞祐二年，止设官一员。

直长，正八品。绣工一人，都绣头一人，副绣头四人，女四百九十六人，内上等七十人，次等凡四各二十六人。

令，从六品。丞，从七品。直长，正八品。掌织紝、色染诸供御及宫中锦绮币帛纱縠。

文思署明昌七年，省入祗应司。

令，从六品。丞，从七品。掌造内外局分印合、伞浮图金银等尚辇仪鸾局车具亭帐之物并三国生日等礼物，织染文绣两署金线。

直长正八品。明昌三年省去。

军器监　承安二年设，泰和四年罢，复并甲坊、利器两署为军器署，置令、丞、直长，直隶兵部。至宁元年复为军器监，军器库、利器署隶焉。旧辖甲坊、利器两署。

监，从五品。少监，从六品。丞，从七品。掌修治帮国戎器之事。

军器库，至宁元年隶大兴府，贞祐三年来属。

使，正八品。副使，正九品。省拟，不奏。掌收支河南一路并在京所造常课横添和买军器。大定五年设。

甲坊署，泰和四年废，旧置令、丞、直长。

利器署，本都作院，兴定二年更今名，同随朝来属。

令，从六品。丞，从七品。掌修弓弩刀槊之属。

监，正四品，掌川泽、津梁、舟辑、河渠之事。兴定五年兼管勾沿河遭运事，作从五品，少监正六品以下皆同兼漕事。

少监，从五品。明昌二年增一员，卫州分治。

丞二员，正七品，内一员外监分治。贞元元年置。

掾，正八品，掌与丞同，外监分治。大定二十七年添一员，明昌五年并罢之，六年复置二员。

勾当官四员，准备分治监差委。明昌五年以罢掾设二员，兴定五年设四员。

管勾，正九品，掌洒扫街道、修治沟渠。旧南京街道司，隶都水外监，贞元二年罢归京城所。

都巡河官，从七品，掌巡视河道、修完堤堰、栽植榆柳、凡河防之事。分治监巡河官同此。

其泸沟、崇福上下埽都巡河兼石桥使，通济河节巡官兼建春宫地分河道。诸都巡河官，掌提控诸埽巡河官、明昌五年设，以合得县令人年六十者选充。大定二年设滹沱河巡河官二员。散巡河官。于诸局及丞簿廉举人，并见勾当人六十以下者充。

黄汴都巡河官，下六处河阴、雄武、荥泽、原武、阳武、延津各设散巡河官一员。

黄沁都巡河官，下四处怀州、孟津、孟州、城北各设黄沁散巡河官各一员。

卫南都巡河官，下四处崇福上、崇福下、卫南、淇上，散巡河官各一员。

滑浚都巡河官，下四处武城、白马、书城、教城散巡河官各一员。

曹甸都巡河官，下四处东明、西佳、孟华、淩城散巡河官各一员。

曹济都巡河官，下四处定陶、济北、寒山、金山散巡河官各一员。凡二十五埽，埽兵万二千人。诸埽物料场官，掌受给本场物料。分治监物料场官同此。惟崇福上、下埽物料场官与当界官通管收支。

南京延津渡河桥官，兼讥察事。

管勾一员，同管勾一员，掌桥船渡口讥察济渡、给受本桥诸物等事，内讥察事隶留守司。余浮桥官同此。

右属都水监。皇统三年四月，怀州置黄沁河堤大管勾司，未详何年罢。正大二年，外监东置于归德，西置于河阴。

谏院　左谏议大夫、右谏议大夫，皆正四品。

左司谏、右司谏，皆从五品。

大理寺　天德二年置。自少卿至评事，汉人通设六员，女直、契丹各四员。

卿，正四品。少卿，从五品。正，正六品。丞，从六品。掌审断天下奏案，详谳疑狱。

司直四员，正七品，掌参议疑狱、披详法状。旧有契丹司直一员，明昌二年罢。

评事三员，正八品，掌同司直。明昌二年省契丹评事一员，大安二年省汉人一员。

知法十一员，从八品，女直司五员，汉人司六员。掌检断刑名事。

明法二员，从八品，兴定二年置，同流外，四年罢之。

弘文院　知院，从五品。同知弘文院事，从六品。校理，正八品。掌校译经史。

登闻鼓院　知登闻鼓院，从五品。同知登闻鼓院事，正六品。掌奏进告御史台、登闻检院理断不当事，承安二年以谏官兼。

知法二员，从八品。女直、汉人各一员。

登闻检院　知登闻检院，从五品。同知登闻检院，正六品。掌奏御进告尚书省、御史台理断不当事。

知法，从八品。女直、汉人各一员。

记注院　修起居注，掌记言、动。明昌元年，诏毋令谏官兼或以左右卫将军兼。贞祐三年，以左右司首领官兼，为定制。

集贤院　贞祐五年设。

知集贤院，从四品。正大元年，受马璘额外兼吏部郎中。

同知集贤院，从五品。

司议官，正八品。不限员。

咨议官，正九品。不限员。

益政院　正大三年置于内庭，以学问该博、议论宏远者数人兼之。日以二人上直，备顾问，讲《尚书》、《通鉴》、《贞观政要》。名则经筵，实内相也。末帝出，遂罢。

都指挥使，从三品。大定二十九年，以武卫军六十人，兵马一员、副都二员其职低，故设使，品正四，承安三年升。

副都指挥使二员，从四品。

副都一员，从四品。初正五品，承安三年升。

判官一员。承安三年设。

钤辖十员，正六品。初设二员。

都钤辖四员，从七品。兴定三年权设，巡把两宅。

都将二十员，从九品。大定十六年立名。

掌管辖军人、防卫警捕之事。承安元年设万人，内军八千九百四十九人，忠卫二百人，队正四百人。

卫尉司　大安元年，拟隆庆宫人数定之。

中卫尉，从三品，掌总中宫事务。

左常侍，从五品。掌周护导从议仗之事。

右常侍，从五品。

常侍官：护卫三十人，同东宫。奉引八十人，同控鹤。伞子四人，同控鹤。执旗二人。同仪鸾。

内谒者兼司宝二员，从六品。内直充。

奉阁一十人。同东宫入殿小底。

阁直二十人。同宫闱局内直。

令，正九品，内直充。掌皇后宫事务。

食官。尚食局兼。

饮官。尚酝署兼。

医官。尚药局、太医院兼。

榷货务在京诸税系中运司，见钱皆权于本务收。

使，旧正八品，后升从七品，贞祐复。掌诸路交钞及检勘钱钞、换易收支之事。

判官，正九品。贞祐二年作从九品。

都监，二员。见《泰和令》。

印造钞引库大定二年兼抄纸坊。

使，从八品。副，正九品。判，正九品。掌监视印造勘复诸路交钞、盐引，兼提控抄造钞引纸。承安四年，罢四小库，并罢库判四员。至宁元年设二员。贞祐二年作从九品。

抄纸坊大安二年以印造钞引库兼。贞祐二年复置，仍设小都监二员。

使，从八品。贞祐二年同随朝。

交钞库物料场至宁元年置。

场官，旧正八品，后作正九品。掌收支交钞物料。

使，从八品。贞祐二年，设于上京、西京、北京、东平、大名、益都、咸平、真定、河间、平阳、太原、京兆、平凉、广宁等府，瑞、蔚、平、清、通、顺、蓟等州，贞祐三年罢之。

平准务元光二年五月设，十月罢。

勾当官六员。

右自榷货务以下，皆属尚书户部。

惠民司

令，从六品，掌修合发卖汤药。旧又设丞一员。大定三年，有司言，惠民岁入息钱不偿官吏俸，上曰："设此本欲济民，官非人，怠于监视药物，财费何足计哉，可减员而已。

使，正五品。副使，从六品，掌提控诸路驿舍驿马并陈设器皿等事。

法物库元兼管大乐，贞元二年改付太常寺。

直长，正八品。泰和三年省。

管勾，从七品。同管勾，从八品。掌受发省部及外路文字。

万宁宫提举司旧太宁宫，更名寿安宫，又更今名。

提举，从六品。同提举，从七品。掌守护宫城殿位。本把十五人。

修内司大定七年设。

使，从五品。副使，从六品。掌宫中营造事。兵匠一千六十五人，兵夫二千人，仍命少府监长官提控。

直长二员，正八品。部役官四员，正八品。掌监督工役。

受给官二员，正八品，掌支纳诸物。

提举，从六品。同提举，从七品。掌修完庙社及城隍门钥、百司公廨、系官舍屋并栽植树木工役等事。

左右厢官各二员，正八品，掌监督工役。

受给官二员，正八品。掌支纳诸物及埏埴等事。

提点，从五品。令，从六品。丞，从七品。掌给宫中诸色工作。

收支库都监、同监，泰和元年置。

甄官署

令，从六品。丞，从七品。直长，正八品。掌斲石及埏埴之事。

上林署

提点，从五品。泰和八年创，大安二年省。令，从六品。掌诸苑园池沼、种植花木果蔬及承奉行幸舟船事。

丞，从七品。大定七年，增一员，分司南京，以勾判兼之。大安三年复省一员。

直长二员，正八品。

花木局都监、同监。旧设接手官四人，泰和元年罢，复以诸司人内置都监、同监二员。

贞祐三年罢都、同监，以同乐园管勾兼。

熙春园都监、同监三员。泰和四年置，贞祐三年省。

同乐园管勾二员，每年额办课程，隶南运司。宣宗南迁，罢课，改为随朝职，正八品。

东京、西、南三路检察司兴定四年置。

南京丰衍东西库隶运司，贞祐二年同随朝。

判二员，正九品。

监支、纳各一员，正八品。

提举南京榷货司贞祐四年置。

提举，从五品。

勾当官三员，正九品。

提举仓场司贞祐五年置，先吏部辟举，后省拟。

使，从五品。副使，从六品。掌出纳公平及毋致亏败。

监支纳官，八品，十六员。以年六十以下廉干人充，女直、汉人各一。广盈仓、丰盈仓、永丰仓、广储仓、富国仓、广衍仓、三登仓、常盈仓、西一场、西二场、西三场、东一场、东二场、南一场、北一场、北二场。通济仓与在京仓，置监支纳使副各一员。丰备仓、丰赡仓、广济仓、潼关仓，兴定五年创置潼关仓监支纳一员，兼枢密院弹压。陈州仓四员。洧川仓二员。

设官同上，掌收军须、军器。

军须库至宁二年置。

典牧司贞祐年置。

判官，正九品。

围牧司兴定二年置。

判官，正九品。

提举圉牧所泰和二年置，隶各路统军司。河南东路、河南西路、陕西路皆设提举、同提举，山东路止设提举。

金史卷五七　志第三八

百官三

内命妇品　宫人女官

皇后位下女职　东宫官

亲王府属官　太后两宫官属

大兴府　诸京留守司及诸京城宫苑

内命妇品　元妃、贵妃、淑妃、德妃、贤妃，正一品。

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曰九嫔，正二品。

婕妤，正三品。美人，正四品。才人，正五品。各九员，曰二十七世妇。

宝林，正六品。御女，正七品。采女，正八品。各二十七员，曰八十一御妻。

按金格，贞祐后之制，贵妃下有真妃，淑妃下有丽妃、柔妃，而无德妃、贤妃。九嫔同。婕妤下有丽人、才人为正三品。顺仪、淑华、淑仪为正四品，尚宫夫人、尚宫左夫人、尚宫右夫人、宫正夫人、宝华夫人、尚仪夫人、尚服夫人、尚寝夫人、钦圣夫人、资明夫人为正五品，尚仪御侍、尚服御侍、尚寝御侍、尚正御侍、宝符宸侍、奉恩令人、奉光令人、奉徽令人、奉美令人为正六品，司正御侍、宝符御侍、司仪御侍、司符御侍、司寝御侍、司饰御侍、司设御侍、司衣御侍、司膳御侍、司药御侍、仙韶使、光训良侍、明训良侍、遵训良侍、从训良侍为正七品，典仪御侍、典膳御侍、典寝御侍、典饰御侍、典设御侍、典衣御侍、典药御侍、仙韶副使、承和良侍、承惠良侍、承宜良侍为正八品，掌仪御侍、掌服御侍、掌寝御侍、掌饰御侍、掌设御侍、掌衣御侍、掌膳御侍、掌药御侍、仙韶掌音、祗肃良侍、祗敬良侍、祗愿良侍为正九品。

宫人女官　职员品秩，皆同唐制。

尚宫二人，掌导引皇后，管司记、司言、司簿、司闱、仍总知五尚须物出纳等事。

司记二人、典记二人、掌记二人，掌在内诸文书出入目录，为记审讫付行县印等事。女史六人，掌职文簿。

司言二人、典言二人、掌言二人、女史四人，掌宣传启奏之事。

司簿二人、典簿二人、掌簿二人、女史六人，掌宫人名簿廪赐之事。

司闱六人、典闱六人、掌闱六人、女史四人，掌宫闱管钥之事。

尚仪二人，掌礼仪起居，管司籍、司乐、司宾、司赞事。

司籍二人、典籍二人、掌籍二人、女史十人，掌经籍教学纸笔几案之事。

司乐四人、典乐四人、掌乐四人、女史二人，掌音乐之事。

司宾二人、典宾二人、掌宾二人、女史二人，掌宾客参见、朝会引导之事。

司赞二人、典赞二人、掌赞二人、女史二人、＜≇彤＞史二人，掌礼仪班序、设板赞拜之事。

尚服二人、掌管司宝、司衣、司饰、司仗之事。

司宝二人、典宝二人、掌宝二人、女史四人，掌珍宝符契图籍之事。

司衣二人、典衣二人、掌衣二人、女史四人，掌御衣服首饰之事。

司饰二人、典饰二人、掌饰二人、女史二人、掌膏沐巾栉服玩之事。

司仗二人、典仗二人、掌仗二人、女史二人，掌仗卫兵器之事。

尚食二人，掌知御膳、进食先尝，管司膳、司醞、司药、司饎事。

司膳四人、典膳四人、掌膳四人、女史四人，掌膳羞器皿。

司醞二人、典醞二人、掌醞二人、女史二人，掌酒醴。

司药二人、典药二人、掌药二人、女史二人，掌医药。

司饎二人、典饎二人、掌饎二人、女史二人，掌宫人食并柴炭之事。

尚寝二人，管司设、司舆、司苑、司灯事。

司设二人、典设二人、掌设二人、女史二人，掌帷帐、床褥、枕席、洒扫、铺设。

司舆二人、典舆二人、掌舆二人、女史二人，掌舆伞扇羽仪。

司苑二人、典苑二人、掌苑二人、女史二人，掌苑囿种植蔬果。

司灯二人、典灯二人、掌灯二人、女史二人，掌灯油火烛。

尚功二人，掌女功，管司制、司珍、司彩，司计事。

司制二人、典制二人、掌制二人、女史二人、掌裁缝衣服纂组之事。

司珍二人、典珍二人、掌珍二人、女史二人，掌金珠玉宝财货之事。

司彩二人、典彩二人、掌彩二人、女史二人，掌锦文绯彩丝帛之事。

司计二人、典计二人、掌计二人、女史二人，掌支度衣服饮食柴炭杂物之事。

宫正二人，掌总知宫内格式、纠正推罚之事。司正二人，同掌。典正二人，纠察违失。女史四人。

皇后位下女职　依隆庆宫所设人数，大安元年定。

司闺一员，八品，掌宫内诸事并给散宫人俸给食料。

秉仪一员，八品。丞仪一员，九品。掌左右给事、宣传启奏、经籍纸笔之事。

直阁一员，司陈一员，九品，掌帐幕床褥舆伞、洒扫铺陈、薪炭灯烛之事。

秉衣一员，奉衣一员，九品，掌首饰衣服器玩诸宝财货、裁制缣彩之事。

掌馔一员，八品。奉馔一员，九品。掌饮食汤药酒醴蔬果之事。

东宫官

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正二品。

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正三品。

掌保护东宫，导以德义。海陵天德四年，始定制宫师府三师、三少，詹事院詹事、三寺、十率府皆隶焉。左右谕德，为东宫僚属。

詹事院太子詹事，从三品。少詹事，从四品。掌总统东宫内外庶务。

左右卫率府率，从五品，掌周卫导从仪仗。

掌宝二人，从六品，掌奉宝，谨其出入。

侍正，正七品。侍丞，正八品。掌冠带衣服、左右给使之事。

掌饮令，正八品。丞，正九品。承奉赐茶及酒果之事。

家令，正八品。丞，正九品。掌营缮栽植铺设及灯烛之事。

司藏，从八品。副，从九品。掌谓藏财货出入之事。

中侍局都监，正九品。同监，从九品。掌东阁内之禁令、省察宫人广廪赐给纳诸物、辖侍人等。
左谕德、右谕德，正五品。左赞善、右赞善，正六品。掌赞论道德、侍从文章。
亲王府属官　傅，正四品，掌师范辅导、参议可否，若亲王在外，亦兼本京节镇同知。
府尉，从四品。本府长史，从五品，明昌三年改，掌警严侍从、兼总统本府之事。
文学二人，从七品，掌赞导礼义、资广学问。
记室参军，正八品，掌表笺书启之事。大定七年八月始置。二十年，不专除，令文学兼之。
提举卫绍王家属
提举镐厉王家属
提举。同提举。以上二宅，天兴元年始听自便。
太后两宫官属　正大元年置。
卫尉，从三品。副卫尉，从四品。
左典禁、右典禁，从五品。
门卫二员，正六品。
典宝二员，正六品。
谒者二员，从六品。
食官令，正八品。食官丞，正九品。
饮官令，正八品。饮官丞，正九品。
大兴府　尹一员，正三品，掌宣风导俗、肃清所部，总判府事。余府尹同。兼领本路兵马都总管府事。车驾巡幸，则置留守同知、少尹、判官。惟留判不别置，以总判兼之。
同知一员，从四品，掌通判府事。余府同知同此。
少尹一员，正五品，掌同同知。
总管判官一员，从五品，掌纪纲总府众务，分判兵案之事。
府判一员，从五品，掌咨议参佐、纠正非违、纪纲众务，分判吏、礼、工案事。
推官二员，从六品，掌同府判，分判户、刑案事，内户推掌通检推排簿籍。旧一员，大定五年增一员。
知事，正八品。掌付事勾稽省署文牍、总录诸案之事。
都孔目官，女直司一员，汉人司一员，职同知事，掌监印、监受案牍。余都孔目官同此。不常置，省则吏目摄。六案司吏七十五人，内女直十五人，汉人六十人。司吏分掌六案，各置孔目官一员，掌呈复纠正本案文书。余分前后行，其他处应设十人以下、六人以上者，置孔目官三人，及置提点所处仍旧。女直司吏若十二人以上，分设六案，不及者设三案，五人以下设一案，通掌六案事。以上名充孔目官。
知法三员，从八品，女直一员，汉人二员，掌律令格式、审断刑名。抄事一人，掌抄事目、写法状，以前后行吏人选。公使百人。
女直教授一员。
东京、北京、上京、河东东西路、山东东西路、大名、咸平、临潢、陕西统军司、西南招讨司、西北路招讨司、婆速路、曷懒路、速频、蒲与、胡里改、隆州、泰州、盖州并同此。皆置医院，医正一人，医工八人。
诸京留守司　留守一员，正三品，带本府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
同知留守事一员，正四品，带同知本府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
副留守一员，从四品，带本府少尹兼本路兵马副都总管。
留守判官一员，从五品。都总管判官一员，从五品。掌纪纲总府众务、分判兵案之事。
推官一员，从六品，掌同府判，分判刑案之事，上京兼管林木事。
司狱一员，正八品。司吏。女直司吏，上京二十人，北京十三人，东京十人，南京、西京各五人。汉人司吏，三十万户以上六十人，二十五万户五十五人，十万户以上四十人，七万户以上三十

五人，五万户以上三十人，三万户以上二十四人，不及万户十人。译人，上京、北京各三人，东京、西京、南京各二人。通事二人

知法，女直、汉人各一员，南京汉人二员。抄事一人，掌抄录事目、书写法状。公事百人。

京城门收支器物使。贞祐元年置，每城一面设一员。五年，南京随门添设。旧有小都监，后省。正八品，十四员，户部辟举。开阳门、宣仁门、安利门、平化门、通远门、宜照门、利川门、崇德门、迎秋门、广泽门、顺义门、迎朔门、顺常门、广智门、以已上各门副尉兼职。贞祐五年制，乃罢小都监。

上京提举皇城司

提举一员，从六品。

同提举一员，从七品。司吏一人。

提举一员，正七品。同提举一员，从七品。掌本京城壁及缮修等事，不常置。上京同此。

管勾一员，正八品，掌佐缮治。

受给官一员，掌收支之事。

壕寨官一员，掌监督修造。

皇城使一员，正八品。副使一员，正九品。掌宫阙缮修之事，不掌置。

管勾北太一宫、同乐园二员，正八品，掌守宫园缮修之事。

庆元宫小都监三员，掌铺陈祭器诸物。余宫同。

花园小都监二员。

东京宫苑使一员。西京、北京同。

东京、西京御容殿、阁门各二员，掌享祀礼数、铺陈祭器。

东京万宁宫小都监一员。

按察司　本提刑司，承安三年以上京、东京等提刑司并为一提刑使，兼宣抚使劝农采访事，为官称。副使、判官以兼宣抚副使、判官为名。复改宣抚为安抚，各设安抚判官一员、提刑一员，通四员。安抚司，掌镇抚人民、讥察边防军旅、审录重刑事。安抚判官则衔内不带“劝农采访事”，令专管千户谋克。安抚使副内，差一员于咸平、一员于上京分司。承安四年罢咸平分司，使在上京，副在东京，各设签事一员。承安四年改按察司，贞祐三年罢，止委监察采访。

使一员，正三品，掌审察刑狱、照刷案牍、纠察滥官污吏豪猾之人、私盐酒曲并应禁之事，兼劝农桑，与副使、签事更出巡案。

签按察司事，正五品，承安四年设。

判官二员，从六品，大定二十九年设。明昌元年以陕西地阔，添一员。

承安三年，上京者兼经历安抚司使。泰和八年十一月，省议以转运司权轻，州县不畏，不能规措钱谷，遂诏中都都转运，依旧专管钱谷事，自余诸路按察使并兼转运使，副使兼同知，签按察并兼转运副，添按察判官一员，为从六品。中都、西京路按察司官止兼西京路转运司事。辽东路惟上京按察安抚使司事，转运副使兼按察及签事依旧署本司事。辽东转运使兼按察副使，同知转运使兼签按察判官，添知事一员。

知法二员，从八品。书史四人，书吏十人，抄事一人，公使四十人。

右中都、西京并依此置。陕西、上京两路设签按察司事二员，上京签安抚司事。

上京、东京等路按察司并安抚司。

使，正三品，镇抚人民，讥察边防军旅之事，仍专管猛安谋克，教习武艺及令本土纯愿风俗不致改易。

副使二员，正四品。

签安抚司事，正五品。

签按察司事，正五品。

知法四员，从八品。书史四人。上京、东京书吏十八人，女直十二人、汉人六人。中都、西京，

女直五人、汉人五人。北京、临潢，女直三人、汉人五人。南京，女直二人、汉人七人。山东，女直三人、汉人七人。大名，女直三人、汉人六人。抄事人一，公使十人也。

右按察使于上京、副使于东京各路设签事一员，分司勾当。惟安抚司不带“劝农”字，内知事于上京、自余并于两处分减存设。

诸总管府　谓府尹兼领者。

都总管一员，正三品，掌统诸城隍兵马甲仗，总判府事。

同知都总管一员，从四品，掌通判府事，惟婆速路同知都总管兼来远军事兵马。

副都总管一员，正五品，所掌与同知同。

总管判官一员，从六品，掌纪纲总府众务，分判兵案之事。

府判一员，从六品，掌纪纲众务，分判户、礼案，仍掌通检推排簿籍。

推官一员，正七品，掌同府判，分判工、刑案事。

知法一员。司吏，女直，山东西路十五人，大名十四人，山东东路、咸平府、临潢府各十二人，曷懒路、河北西路各十人，婆速路十一人，河北东路八人，河东南北路、京兆、庆阳、临洮、风翔、延安各四人。汉人，户十八万以上四十二人，十五万以上四十人，十三万以上三十八人，十万以上三十五人，七万以上三十二人，五万以上二十八人，三万以上二十二人，不及三万户二十人，婆速路、曷懒路各二人。译人，咸平三人，河北东西、山东东西、曷懒、大名、临潢各二人，余各一人。通事，婆速、曷懒路高丽通事一人，临潢北部通事一人、部落通事一人、小部落通事二人，庆阳府通事一人。抄事一人。公使八十人。临潢别置移剌十五人。凡诸府置员并同，惟曷懒路无府事。

诸府谓非兼总管府事者。

尹一员，正三品。同知一员，正四品。少尹一员，正五品。

府判一员，从六品，掌纪纲众务，分判吏、户、礼案事，专掌通检推排簿籍。

推官一员，正七品，掌同府判，兵、刑、工案事。

府教授一员。

知法一员。司吏，女直皆三人，汉人，若管十六万户四十人，十四万以上三十八人，十二万以上三十五人，十万以上三十二人，七万以上三十人，五万以上二十五人，三万户以上二十人，不及三万户十七人。译人一人，通事一人，抄事一人，公使七十人。

诸节镇　节度使一员，从三品，掌镇抚诸军防刺，总判本镇兵马之事，兼本州管内观察使事。其观察使所掌，并同府尹兼军州事管内观察使。

同知节度使一员，正五品。通判节度使事，兼州事者仍带同知管内观察使。

副使一员，从五品。

节度判官一员，正七品，掌纪纲节镇众务、佥判兵马之事，兼制兵、刑、工案事。

观察判官一员，正七品，掌纪纲观察众务，分判吏、户、礼案事，通检推排簿籍。

知法一员，州教授一员，司狱一员，正八品。司吏，女直，隆州十四人，盖州十二人，泰州十一人，速频、胡里改各十人，蒲与八，平、宗、懿、定、卫、莱、密、沧、冀、邢、同、雄、保、兖、邠、泾、朔、奉圣、丰、云内、许、徐、邓、巩、鄜、全、肇各三人，余各二人。汉人，依府尹数例。译人一人，通事二人，抄事一人。公使人，上镇七十、中六十五、下六十，惟蒲与、胡里改、速频各二十人。曷速馆路、蒲与路、胡里改路、速频路四节镇，省观察判官而无州事。

防御使一员，从四品，掌防捍不虞、御制盗贼，余同府尹。

同知防御使事一员，正六品，掌通判防御使事。

判官一员，正八品，掌签判州事，专掌通检推排簿籍。

州教授一员。

军辖兼巡捕使，从九品。司吏，女直一人，汉人管户五万以上二十人，以率而减。译人一人，通事一人，抄事一人。公使，上州六十人、中五十五人、下五十人。

刺史一员，正五品，掌同府尹兼治州事。

同知一员，正七品，通判州事。

判官一员，从八品，签判州事，专掌通检推排簿籍。

知法一员。

军辖兼巡捕使，从九品。司吏，女直，韩、庆、信、滦、蓟、通、澄、复、沈、贵德、涿、利、建州、来远军各二人，余各一人，抄事一人。公使，上州五十、中四十五、下四十。惟来远军同下州。省同知。凡诸州以上知印，并于孔目官内轮差，运司押司官并同。无孔目官，以上名司吏充，司、县同此。

使一员，正六品，掌平理狱讼、警察别部，总判院事。

副一员，从七品，掌警巡之事。

判官二员，正九品，掌检稽失，签判院事。司吏，女直，中都三人，上、东、西三京各二人，余各一人。汉人，中都十五人，南京九人，西京八人，东京六人，北京五人，上京四人。惟东、西、北、上京无副使。

录事一员，正八品。判官一员，正九品。掌同警巡使。司吏，户万以上设六人，以下为率减之。凡府镇二千户以上则依此置，以下则止设录事一员，不及百户者并省。

司候一员，正九品。

司判一员，从九品。司吏、公使七人。然亦验户口置。

赤县谓大兴、宛平县。

令一员，从六品，掌养百姓、按察所部、宣导风化、劝课农桑、平理狱讼、捕除盗贼、禁止游惰，兼管常平仓及通检推排簿籍，总判县事。

丞一员，正八品，掌贰县事。

主簿一员，正九品，掌同县丞。

尉四员，正八品，专巡捕盗贼。余县置四尉者同此。司吏十人，内一名取识女直、汉字者充。公使十人。

次赤县又曰剧县

令一员，正七品。

丞一员，正九品。

主簿一员，正九品。

尉一员，正九品。

令一员，从七品。

丞一员，正九品。

主簿一员，正九品。

尉一员，正九品。

凡县二万五千户以上为次赤、为剧，二万以上为次剧，在诸京倚郭者曰京县。自京县而下，以万户以上为上，三千户以上为中，不满三千为下。中县而下不置丞，以主簿与尉通领巡捕事。下县则不置尉，以主簿兼之。中县司吏八人，下县司吏六人，公使皆十人。

司狱一员，正九品，提控狱囚。司吏一人。公使二人。典狱二人，防守狱囚门禁启闭之事。狱子，防守罪囚者。

市令司　唯中都置。

令一员，正八品。南迁以左、右警巡使兼。丞一员，正九品。掌平物价，察度量权衡之违式、百货之估直。司吏四人，公使八人。

使一员，正八品。副使一员，从九品。掌甲胄兵仗。司吏二人。库子，掌出纳之数、看守巡护。中都、南京依此置，西京省副使，北京惟副使，仍兼八作使。随府节镇设使、副，若军器兼作院，军资兼军器库，及防刺郡，则置都监一员，以军资监兼者如旧。

使一员，副使一员，掌监造军器，兼管徒囚，判院事。

都监一员，掌收支之事。

牢长，监管囚徒及差设牢子。中都、南京依此置，仍加“都”字。南京省都监一员，东京、西京置使或副一员，上京并省。随府节镇作院使副，并以军器使副兼之。其或置一员，或以军资库兼之，若元设甲院都监处，并蓟州专设使副者，并仍旧。

都转运司　使，正三品，掌税赋钱谷、仓库出纳、权衡度量之制。

副使，正五品。

都勾判官，从六品，纪纲众务、分判勾案，惟南京勾判兼上林署丞。

户籍判官二员，从六品，旧止一员，承安四年增置一员，不许别差，专管拘收征克等事。

支度判官二员，从六品，掌勾判、分判支度案事。

盐铁判官一员，从六品。

都孔目官二员，勾稽文牍。

知法二员，从八品。

都勾案、户籍案、盐铁案、支度案、开拆案司吏，女直八人，汉人九十人。抄事一人，译史三人，通事一人，押递五十人，监运诸物公使八十人。惟中都路置都转运司，余置转运司，省户、度判官各一员。南京、西京、北京、辽东、山东西路、河北东路则置女直知法、汉知法各一员。山东东路、河东南路北路、河北西路、陕西东西路则置汉知法一员。余官皆同中都置。女直司，司吏，辽东路十人，西京、北京、山东西路各五人，余路皆四人。译史，辽东路三人，余各二人。通事各一人，汉人司，司吏，课额一百八十万贯以上者五十人，百五十万贯以上四十五人，百二十万贯以上四十人，九十万贯以上三十五人，六十万贯以上三十人，三十万贯以上二十五人，不及三十万贯二十人。公使人，各七十人。押递，南京、山东东西路、河东南路、河北西路各五十人，西京、河东北路、河北东路各四十人，余路各三十人。

使一员，正五品，他司皆同。副使二员，正六品。它司皆一员。判官三员，正七品。泰和作四员，宝坻、解州设二员，余司皆一员。掌干盐利以佐国用。

管勾二十二员，正九品，宝坻、解、西京则设六员，北京、辽东、沧州则设四员。同管勾、都同监皆省。掌分管诸场发买收纳恢办之事。

同管勾五员。

知法一员。司吏二十二人，女直三人、汉人十九人。译人一人，抄事、公使四十人，它司皆同。

中都都曲使司酒使司、院务、税醋使司，榷场兼酒使司附。

使，从六品。副使，正七品。掌监知人户酝造曲蘖。办课以佐国用。余酒使监酝办课同此。

都监二员，正八品，掌签署文簿、检视酝造。司吏四人，公使十人。

凡京都及真定皆为都曲酒使司，设官吏同此。它处置酒使司，课及十万贯以上者设使、副、小都监各一员，五万贯以上者设使、副各一员，以上皆设司吏三人。二万贯以上者设使及都监各一员，司吏二人。不及二万贯者为院务。设都监、同监各一员，不及千贯之院务止设都监一员。其它税醋使司、及榷场与酒税相兼者，视课多寡设官吏，皆同此。诸酒税使三万贯以上者正八品，诸酒榷场使从七品，五万贯以上副使正八品。

中都都商税务司

使一员，正八品。副使一员，正九品。正大元年升为从七品。掌从实办课以佐国用。

都监一员，从九品，掌签署文簿、巡察匿税。司吏四人，公使十人。余置官吏同酒使司。

中都广备库

使一员，从七品。副使一员，从八品。判官一员，正九品。掌匹帛颜色、油漆诸物出纳之事。攒典四人。库子十四人，内十二人收支，二人应办。掌排数出纳、看守巡护之事，与库官通管。

使一员，从七品。副使一员，从八品。判官一员，正九品。掌泉货金银珠玉出纳之事。

攒典三人。库子十二人，内十人收支，二人应辨。凡岁收二十五万贯者置库子十人，不及二万贯者置二人。

镀铁院都监二员，管勾生熟铁钉线。攒典一人。京、府、镇、通州并依此置，判官、都监皆省。或兼军器并作院，或设使若副一员。防刺郡设都监一员，仍兼军器库。

使一员，正八品。副使一员，正九品。掌出入钱钞兑便之事。攒典二，攒写计帐、娄会合同。库子八人，掌受纳钱数、辨验交钞、毁旧注簿历。

中都流泉务大定十三年，上谓宰臣曰：“闻民间质典，利息重者至五七分，或以利为本，小民苦之。若官为设库务，十中取一为息，以助官吏廪给之费，似可便民。卿等其议以闻。”有司奏于中都、南京、东平、真定等处并置质典库，以流泉为名，各设使、副一员。凡典质物，使、副亲评价直，许典七分，月利一分，不及一月者以日计之。经二周年外，又逾月不赎，即听下架出卖。出帖子时，写质物人姓名，物之名色，金银等第分两，及所典年月日钱贯，下架年月之类。若亡失者，收赎日勒合干人，验元典官本，并合该利息，赔偿入官外，更勒库子，验典物日上等时估偿之，物虽故旧，依新价偿。仍委运司佐贰幕官识汉字者一员提控，若有违犯则究治。每月具数，申报上司。大定二十八年十月，京府节度州添设流泉务，凡二十八所。明昌元年，皆罢之。二年，在都依旧存设。

使一员，正八品。副使一员，正九品。掌解典诸物、流通泉货。

勾当一员。攒典二人。

中都店宅务

管勾四员，正九品，各以二员分左右厢，掌官房地基、征收官钱、检料修造摧毁房舍。攒典，左右厢各五人，掌征收及检料修造房屋之事。库子，左右厢各三人。催钱人，左右厢各十五人。又别设左厢平乐楼花园子一名，右厢馆子四人。

中都左右厢别贮院

使一员，从八品。副使一，正九品。判官，从九品。掌拘收退朴等物及出给之事。攒典、库子，同前。

中都木场

使一员，从八品。副使一员，判官一员，皆正九品。掌拘收材木诸物及出给之事。司吏一人，库子四人，花料一人，木匠一人。

中都买物司

使一员，从八品。副使一员，正九品。掌收买官中所用诸物。都监四员，从九品。掌支应等事。司吏二人。

管勾一员，从七品，掌＜⿱艹耨＞养竹园采斫之事。司吏一人。监兵百人，给＜⿱艹耨＞养采斫之役。

使一员，正八品。副使一员，正九品。掌织造常课匹段之事。

规措京兆府耀州三白渠公事

规措官，正七品，掌灌溉民田。

点检渠堰官一员，掌点检启闭泾阳等县渠堰。司吏二人。

提举一员，正五品，景州刺史兼领，掌河仓漕运之事。

同提举一员，正六品。勾当官，从八品，掌摧督起运纲船。司吏六人，分掌课使、起运两科，各设孔目官，前后行各一人。儤使科，掌吏、户、礼案。起运科，掌兵、刑、工案。公使八十一人，押纲官七十六人。

景州依此置。肇州以提举兼本州同知，同提举兼州判。

使，正八品。副使，正九品。掌仓廪畜积、受纳租税、支给禄廪之事。攒典，掌收支文历、行署案牍。岁收一万石以上设二人。仓子，掌斛斗盘量、出纳看守之事。

使，副使，掌储积受给之事。攒典二人。场子，掌积垛、出纳、看守、巡护之事，岁收五万以上设四人。中都、南京、归德、河南、京兆、凤翔依此置。西京省副使，余京节镇科设使副一员，防刺仍旧，置都监一员。

南京诸仓监支纳官、草场监支纳官，正八品。

使，从五品。

诸总管府节镇兵马司　都指挥使一员，正五品，巡捕盗贼，提控禁夜，纠察诸博徒、屠宰牛马，总判司事。

副都指挥使二员，正六品，贰使职，通判司事，分管内外，巡捕盗贼。军典十二人，掌本库名籍、差遣文簿、行署文书、巡捕等事，余军典同此。司吏一人，译人一人，公使十人。

指挥使一员，从六品，钤辖四都之兵以属都指挥使，专署本指挥使事。

军使一员，正七品，指挥之职，左右什将各一人，共管一都。军典二人，营典一人，左、右承局各一人，左、右押官各一人。

以上军员每百人为一指挥使，各一员分四都，每都设左右什将、承局、押官各一人。若人数不及，附近相合者，并依上置。如无可相合者，三百人以上为一指挥，二百人以上止设指挥使，一百人止设军使，仍每百人以上立为一都，不及百人设什将、承局、押官各一。其指挥下军使，什将下军典、营典，各同此置。惟北京、西京止设使、副各一员。

都指挥使一员，正七品，节镇军都指挥使则从七品。掌军率差役、巡捕盗贼，总判军事，仍兴录事同管城隍。军典二人，公使六人。凡诸府及节镇并依此置。

军辖一员，掌同都军，兼巡捕，仍与司候同管城壁。军典二人。

兵马钤辖一员，从六品，掌巡捕盗贼。若有盗，则总押随处巡尉，并力擒捕。司吏二人。京兆、咸平、济南、凤翔、莱、密、懿、巩州并依此置。惟京兆、咸平府置兵马都钤辖，余并省。

中都东北都巡检使一员，正七品，通州置司，分管大兴、漷阴、昌平、通、顺、蓟、盈州界盗贼事。司吏一人，掌行署文书。马军十五人，于武卫马军内选少壮熟闲弓马人充。

西南都巡检一员，正七品，良乡县置司，分管良乡、宛平、安次、永清县并涿、易州界盗贼事。

诸州都巡检使各一员，正七品。

副都巡检使各一员，正八品。司吏各一人。右宿、泗、唐、邓、蔡、亳、陈、颍、德、华、河、陇、泰等州并西北路依此置，余不加“使”字。

散巡检，正九品。内泗州以管勾排岸兼之。皆设副巡检一员，为之佐。右地险要处置司。

唐、邓、宿、泗、颍、寿、蔡等州及缘边二十五处置。大定二十二年，广宁府大斧山置巡检司。明昌五年七月，升蔡州刘辉村置巡检。

关使兼讥察官，正七品，掌关禁、讥察奸伪及管钥启闭。

副讥察，正九品，掌任使之事。司吏二人，女直、汉人各一。

大庆关

管勾河桥官兼讥察事一员，正八品，掌解击浮桥、济渡舟楫、巡视河道、修完埽岸、兼率埽兵四时功役、栽植榆柳、预备物料，讥察奸伪等事。

同管勾一员。司吏二人，女直、汉人各一人。九鼎、大阳津渡，惟置讥察官一员。

讥察一员，正八品，掌讥察奸伪。

副讥察一员，正九品。司吏二人。

提举讥察使，正五品。副使，从五品。陕西一员，河南二员。南迁置讥察使，从七品。副使，正八品。南迁后，陕西置于秦州，河南置于唐、邓、息、寿、泗五州。

提举秦、蓝两关，提举，从五品。同提举，正六品。南迁后置。

提举三门、集津南北岸，正六品。南迁后置。

沿淮讥察使，从五品。

正将一员，正七品，掌提控部保将、轮番巡守边境。

副将一员，正八品。部将一员，正九品，轮番巡守边境。

鄜延九将，庆阳十将，临洮十四将，凤翔十六将，河东三将，并依此置。

使一员，正三品，督领军马，镇摄封陲、分营卫、视察奸。

副统军一员，正四品。

判官一员，从五品，纪纲庶务、签判司事。大定九年置。

知事一员，从七品。

知法二员，从八品，女直、汉人各一。书史十三人，女直八人。汉人五人，掌行署文牍，上名监印。守当官四人，译书四人，通事一人，抄事一人，公使五十人。河南依此置，山东不设判官，知法以益都府知法兼之。

诏讨司三处置，西北路、西南路、东北路。

使一员，正三品。副招讨使二员，从四品，招怀降附、征讨携离。

判官一员，从六品，纪纲职务、签判司事。

勘事官一员，从七品。

知事一员，正八品。

知法二员，从八品，女直、汉人各一。司吏十九人。译人三人。通事六人，内诸部三人、河西一人。移剌三十人，以上名充都管。抄事一人。公使五十人。西北路增勘事官一员。东北路不置汉人知法。

猛安，从四品，掌修理军务，训练武艺，劝课农桑，余同防御，司吏四人，译一人，挞马、差役人数并同旧例。

诸谋克，从五品，掌抚辑军户、训练武艺。惟不管常平仓，余同县令。女直司吏一人，译一人，挞马。

节度使一员，从三品，统制各部，镇抚诸军，余同州节度。

副使一员，从五品。

判官一员。

知法一员。司吏四人，女直、汉人各半。通事一人，译人一人，挞马。右部罗火部族、土鲁浑部族并依此置。

详稳一员，从五品，掌守戍边堡，余同谋克。皇统八年六月，设本班左右详稳，定为从五品。

么忽一员，从五品，掌贰详稳。司吏三人。习尼昆，掌本乣差役等事。挞马，随从也。咩乣、唐古乣、移剌乣、木典乣、骨典乣、失鲁乣并依此置。惟失鲁乣添设译人一名。《士民须知》有苏谟典乣、胡都乣、霞马乣、无失鲁乣、移典乣。

移里堇一员，从八品，分掌部族村寨事。司吏，女直一人、汉人一人。习尼昆，掌本乣差役等事。挞马。右土鲁浑部族南北移里堇司依此置。部罗火部族左右移里堇司置女直司吏一人。

秃里一员，从七品，掌部落词讼、防察违背等事。女直司吏一人，通事一人。

诸群牧所，又国言谓“乌鲁古”。

提控诸乌鲁古一员，正四品，明昌四年置。是年以安远大将军尚厩局使石抹贞兼庆州刺史为之，设女直司吏二人，译一人，通事一人。

使一员，从四品。国言作乌鲁古使。副使一员，从六品。掌检校群牧畜养蕃息之事。

判官一员，正八品，掌签判本所事。

知法一员，从八品。女直司吏四人，译人一人，挞马十六人，使八人，副五人，判三人，又设扫稳脱朵，分掌诸畜，所谓牛马群子也。

金史卷五八　志第三九

百官四

符制　印制　铁券　官诰

百官俸给

符制　初，穆宗之前，诸部长各刻信牌，交互驰驿，讯事扰人。太祖献议，自非穆宗之命，擅制牌号者置重法。自是，号令始一。收国二年九月，始制金牌，后又有银牌、木牌之制，盖金牌以授万户，银牌以授猛安，木牌则谋克、蒲辇所佩者也。故国初与空名宣头付军帅，以为功赏。

递牌，即国初之信牌也，至皇统五年三月，复更造金银牌，其制皆不传。大定二十九年，制绿油红者，尚书省文字省递用之。朱漆金字者，敕递用之。并左右司掌之，有合递文字，则牌送各部，付马铺转递，日行二百五十里。如台部别奉圣旨文字，亦给如上制。

虎符之制，承安元年制，以礼官言，汉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唐以铜鱼符，起军旅、易守长等用之。至是，斟酌汉、唐典故，其符用虎，并五左一右，左者留御前，以侍臣亲密者掌之，其右付随路统军司、招讨司长官主之，阙则次官主之。若发兵三百人以上及征兵、召易本司长贰官，从尚书省奏请左第一符，近侍局以囊封付主奏者，尚书备录圣旨，与符以函同封，用尚书省印记之，皆专使带牌驰送至彼。主符者视其封，以古符勘合，然后奉行，若一有参差者，不敢承用。主者复用囊封贮左符，上用职印，具发兵状与符以本司印封，即日还付使者，送尚书省以进，乃更其封，以付内掌之人。若复有事，左符以次出，周而复始，仍各置历注付受日月。若盗贼急速不容先陈者，虽三百人以上，其掌兵官司亦许给付，随即言上，诏即施行之。

贞祐三年，更定枢密院用鹿符，宣抚司用鱼符，统军司用虎符。

若发银牌，若省付部及点检司者，左右司用匣封印，验封交受。若发于他处，并封题押，以匣贮之。

印制　太子之宝。大定二十二年，世宗幸上京，铸“守国之宝”以授皇太子。二十八年，世宗不豫，以皇太孙摄政，铸“摄政之宝”。贞祐三年十二月，以皇太子守绪控制枢密院，诏以金铸“抚军之宝”，如世宗时制，于启禀之际用之。

百官之印。天会六年，始诏给诸司，其前所带印记无问有无新给，悉上送官，敢匿者国有常宪。至正隆元年，以内外官印新旧名及阶品大小不一，有用辽、宋旧印及契丹字者，遂定制，命礼部更铸焉。

三师、三公、亲王、尚书令并金印，方二寸，重八十两，驼纽。一字王印，方一寸七分半，金镀银，重四十两，镀金三字。诸郡王印，方一寸六分半，金镀银，重三十五两，镀金三字。国公无印。一品印，方一寸六分半，金镀银，重三十五两，镀金三字。二品印，方一寸六分，金镀铜，重二十六两。东宫三师、宰执与郡王同。三品印，方一寸五分半，铜，重二十四两。四品印，方一寸五分，铜，重二十两。五品印，方一寸四分，铜，重二十两。六品印，一寸三分，铜，重十六两。七品印，一寸二分，铜，重十六两。八品印，一寸一分半，铜，重十四两。九品印，一寸一分，铜，重十四两。凡朱记，方一寸，铜，重十四两。

天德二年行尚书省以其印小，遂命拟尚书省印小一等改铸。大定二十四年二月，铸行尚书省、御史台、并左右三部印，以从幸上京。

泰和元年八月，安国军节度使高有邻言：“本州所掌印三，曰‘安国军节度使之印’，曰‘邢州观察使印’，吏、户、礼案用之；曰‘邢州之印’，兵、刑、工案用之。以名实不正，乞改铸。”宰臣奏谓：“节度使专行之事自当用节度使印、观察使亦如之，其六曹提点所军兵民讼，则当用本州印，著为定制”上从之。

泰和八年闰四月，敕殿前都点检司，依总管府例铸印，以“金”、“木”、“水”、“火”、“土”五字为号，如本司差人则给之。

铁券　以铁为之，状如卷瓦。刻字画＜⿰礻兰＞，以金填之。外以御宝为合，半留内府，以赏殊功也。

官诰　亲王，红遍地云气翔鸾锦褾，金鸾五色罗十五幅，宝装犀轴。一品，红遍地云鹤锦褾，金云褾五色罗十四幅，犀轴。二品、三品，红遍地龟莲锦褾，素五色绫十二幅，玳瑁轴。四品、五品、红遍地水藻戏鳞锦褾，大白绫十幅，银裹间镀轴，元牙轴承安四年改之，大安二年复改为金缕角轴。六品、七品红遍地草锦褾，小白绫八幅角轴，大安加银缕。

公主、王妃与亲王同。郡主、县主、夫人、红遍地瑞莲鸂＜⿰氵鹈＞锦褾。金莲鸂＜⿰氵鹈＞五色罗十五幅。

郡王夫人、国夫人，红遍地芙蓉花锦褾，金花五色绫十二幅，玳瑁轴。

县君、孺人、乡君，红遍地杂花锦褾，素五色小绫十幅，银裹间镀轴。轴之制，如径二寸余大钱贯枢之，两端复以犀象为钿以辖之，可圆转如轮。金格，一品，红罗画云气盘龙锦褾，金龙五色罗十七幅，宝装玉轴。二品，翔凤褾，金凤罗十六幅，犀轴。三品、四品。盘凤褾，金凤罗十五幅。五品，翔鸾锦褾，金鸾罗十四幅。以上幅皆用五色罗，轴皆用犀。六品御仙花锦褾，金花五色绫十二幅。七品、八品、九品，太平花锦褾，金花五色小绫十幅。轴皆用玳瑁。凡褾皆红，幅皆五色。夫人以上制授，余敕授，皆给本色锦囊。

百官俸给　正一品：三师，钱粟三百贯石，曲米麦各五十称石，春衣罗五十匹，秋衣绫五十匹，春秋绢各二百匹，绵千两。三公，钱粟二百五十贯石，曲米麦各四十称石，春衣罗四十匹，秋衣绫四十匹，春秋绢各一百五十匹，绵七百两。亲王、尚书令，钱粟二百二十贯石，曲米麦各三十五称石，春衣罗三十五匹，秋衣绫三十五匹，春秋绢各一百二十匹，绵六百两。皇统二年，定制，皇兄弟及子封一字王者为亲王，给二品俸，余宗室封一字王者以三品俸给之。天德二年，以三师、宰臣以下有以一官而兼数职者，及有亲王食其录而复领他事者，前此并给以俸，今宜从一高，其兼职之俸并不重给。至大定二十六年，诏有一官而兼数职，其兼职得罪亦不能免，而无廪给可乎。遂以职务烦简定为分数，给兼职之俸。

从一品：左右丞相、都元帅、枢密使、郡王、开府仪同，钱粟二百贯石，曲米麦各三十称石，春秋衣罗绫各三十匹，绢各一百匹，绵五百两。平章政事，钱粟一百九十贯石，曲米麦各二十八称石，春罗秋绫各二十五匹，绢各九十五匹，绵四百五十两。大宗正，钱粟一百八十贯石，曲米麦各二十五称石，罗绫同上，绢各九十匹，绵四百两。

正二品：东宫三师、副元帅、左右丞，钱粟一百五十贯石，曲米麦各二十二称石，春罗秋绫各二十二匹，绢各八十匹，绵三百五十两。

从二品：钱粟一百四十贯石，曲米麦各二十称石，春罗秋绫各二十匹，绢各七十五匹，绵三百两。同判大宗正，钱粟一百二十贯石，曲米麦各十八称石，春罗秋绫各十八匹，绢各七十匹，绵二百五十两。

正三品：钱粟七十贯石，曲米麦各十六称石，春罗秋绫各十二匹，绢各五十五匹，绵二百两。外官，钱粟一百贯石，曲米麦各十五称石，绢各四十匹，绵二百两，公田三十顷。统军使、招讨使、副使，钱粟八十贯石，曲米麦十三称石，绢各三十五匹，绵百六十两，公田二十五顷。都运、府尹，钱粟七十贯石，曲米麦十二称石，绢各三十匹，绵百四十两。天德二年，省奏："职官公田岁入有数，前此百姓各随公宇就输，而吏或贪冒，多取以伤民。且送之官仓，均定其数，与月俸随给。"

从三品：钱粟六十贯石，曲米麦各十四称石，春秋衣罗绫各十匹，绢各五十匹，绵百八十两。外官，钱粟六十贯石，曲米麦各十称石，绢各二十五匹，绵一百二十两，公田皿二十一顷。皇统元年二月，诏诸官、职俱至三品而致仕者，俸禄、傔人，各给其半。

正四品：钱粟四十五贯石，曲米麦各十二称石，春秋衣罗绫各八匹，绢各四十匹，绵一百五十两。外官，钱粟四十五贯石。副统军，钱粟五十贯石，绢各二十二匹，绵八十两，职田十七顷。余同下：曲米麦各八称石，绢各二十匹，绵七十两，公田十五顷，许带酒三十瓶、盐三石。

从四品：钱粟四十贯石，曲米麦各十称石，春秋罗绫各六匹，绢各三十匹，绵一百三十两。外官，钱粟四十贯石，曲米麦各七称石，绢各十八匹，绵六十两，公田十四顷。猛安，钱粟四十八贯石，余皆无。乌鲁古使，同，无职田，大定二十年，诏猛安谋克俸给，令运司折支银绢。省臣议："若估粟折支，各路运司储积多寡不均，宜令依旧支请牛头税粟。如遇凶年尽贷与民，其俸则于钱多路府支放，钱少则支银绢亦未晚也。"从之。

正五品：钱粟三十五贯石，曲米麦各八称石，春秋衣罗绫各五匹，绢各二十五匹，绵一百两。外官，刺史、知军、盐使，钱粟三十五贯石，曲米麦各六称石，绢各十七匹，绵五十五两，公田十三顷。余官，钱粟三十贯石，曲米麦同上，绢各十六匹，绵五十两，职田十顷。

从五品：钱粟三十贯石，曲米麦六称石，春秋罗绫各五匹，绢各二十匹，绵八十两。外官，钱粟二十五贯石，曲米麦各四称石，绢各十匹，绵四十两，公田七顷。谋克，钱粟二十贯石，余皆无。

乔家部族都钤辖，无职田。

正六品：钱粟二十五贯石，麦五石，绢各十七匹，绵七十两。外官与从六品，皆钱粟二十贯石，曲米麦三称石，绢各八匹，绵三十两，公田六顷。

从六品：钱粟二十二贯石，麦五石，春秋绢各十五匹，绵六十两。乌鲁古副使，同，无职田。

正七品：钱粟二十二贯石，麦四石，衣绢各一十二匹，绵五十五两。外官，诸同知州军、都转运判、诸府推官、诸节度判、诸观察判、诸京县令、诸剧县令、提举南京京城、规措渠河官、诸都巡检、诸酒曲盐税副、诸正将，钱粟一十八贯石，曲米麦各二称石，春秋衣绢各七匹，绵二十五两。诸司属令、诸府军都指挥，俸同上，无职田。潼关使，钱粟一十八贯石，曲米麦各一称石，衣绢各六匹，绵三十两，无职田。

从七品：钱粟一十七贯石，麦四石，衣绢各一十匹，绵五十两。外官、统军司知事，钱粟一十七贯石，麦四石，衣绢各一十匹，绵五十两。诸镇军都指挥使，钱粟一十八贯石，曲米麦各二称石，衣绢各七匹，绵二十五两。诸招讨司勘事官、诸县令、诸警巡副、京兆府竹监管勾、五品盐使司判、诸部秃里、同提举上京皇城司、同提举南京京城所、黄河都巡河官、诸河税榷场使，钱粟一十七贯石，曲米麦各二称石，衣绢各七匹，绵二十五两，职田五顷。会安关使，诸知镇城堡寨，钱粟一十五贯石，曲米麦各一称石，衣绢各六匹，绵二十两，职田四顷。

正八品：朝官，钱粟一十五贯石，麦三石，衣绢各八匹，绵四十五两。外官，市令、诸录事、诸防御判、赤县令、诸剧县令、崇福埽都巡河官、诸酒税使、醋使、榷场副、诸都巡检，钱粟一十五贯石，曲米麦各一称石，衣绢各六匹，绵二十两，职田四顷。乌鲁古判官，俸同上，无职田。按察司知事、大兴府知事、招讨司知事、诸副都巡检使，钱粟一十三贯石，曲米麦各一称石，衣绢各六匹，绵二十两，职田二顷。诸司属丞，俸同上，无职田。诸节镇以上司狱、诸副将，钱粟一十三贯石，衣绢各三匹，绵一十两，职田二顷。南京京城所管勾、京府诸司使管勾、河桥诸关渡讥察官、同乐园管勾、南京皇城使、通州仓使，钱粟一十二贯石，衣绢各三匹，绵一十两。节镇诸司使、中运司柴炭场使，钱粟一十贯石，衣绢各二匹，绵八两。

从八品：朝官，钱粟一十三贯石，麦三石，衣绢各七匹，绵四十两。外官，南京交钞库使，诸统军按察司知法，钱粟一十三贯石，麦三石，衣绢各七匹，绵四十两。诸州军判官、诸京县丞、诸次剧县丞、诸三品盐司判官、漕运司管勾、永丰广备库副使、左右别贮院木场使，钱粟一十三贯石，曲米麦各一称石，衣绢各六匹，绵二十两，职田三顷。诸么忽、诸移里堇，钱粟一十三贯石，麦二石，衣绢各五匹，绵一十五两，职田三顷。

正九品：朝官，钱粟一十二贯石，麦二石，衣绢各六匹，绵三十五两。外官，南京交钞库副，钱粟一十二贯石，麦二石，衣绢六匹，绵三十五两。诸警巡判官，钱粟一十三贯石，曲米麦各一称石，衣绢六匹，绵一十两，职田三顷。诸县丞、诸酒税副使，钱粟一十二贯石，麦一石五斗，衣绢各五匹，绵一十七两，职田三顷。市丞、诸司侯、诸主簿、诸录判、诸县尉、散巡河官、黄河埽物料场官，钱粟一十二贯石，麦一石，衣绢各三匹，绵一十两，职田二顷。管勾泗州排岸兼巡检、副都巡检、诸巡检，俸例同上，并无麦及职田。诸盐场管勾、左右别贮院木场副、永丰广备库判，钱粟一十二贯石，衣绢各三匹，绵一十两，职田二顷。诸部将、队将，钱粟一十二贯石，麦一石，衣绢各三匹，绵一十两，职田二顷。店宅务管勾，钱粟一十二贯石，绵绢同上。京府诸司副、南京皇城副、通州仓副、同管勾河桥、诸副讥察，钱粟一十一贯石，衣绢各二匹，绵八两。诸州军司狱，钱粟一十一贯石，衣绢各二匹，绵八两，职田二顷。节镇诸司副、中运司柴炭场副，钱粟一十贯石，衣绢各二匹，绵八两。

从九品：朝官，钱粟一十贯石，麦二石，衣绢各五匹，绵三十两。外官，诸教授，钱粟一十二贯石，麦一石，衣绢各三匹，绵一十两，职田二顷。三品以上官司知法，钱粟一十贯石，麦一石，衣绢各三匹，绵一十两。司候判官，钱粟一十贯石，衣绢各二匹，绵八两，职田二顷。诸防次军辖，俸同上，无职田。诸榷场同管勾、左右别贮院木场判，钱粟一十贯石，衣绢各三匹，绵六两。诸京作院都监，通州仓判，五品以上官司知法，钱粟九贯石，衣绢各二匹，绵六两。诸府作院都监、诸

埽物料场都监，钱粟八贯石，衣绢各一匹，绵六两。诸节镇作院都监、诸司都监，钱粟八贯石，衣绢各二匹。诸司同监，钱粟七贯石，绢同上。陕西东路德顺州世袭蕃巡检，分例月支钱粟一十贯石，衣绢各二匹，绵一十两。陕西西京原州世袭蕃巡检，月支钱二贯三百九十文，米四石五斗，绢三匹。河东北路葭州等处世袭蕃巡检，月支钱粟一十贯石，绢二匹，绵一十两。

宫闱岁给。太后、太妃宫，每岁各给钱二千万，彩二百段，绢千匹，绵五千两。诸妃，岁给钱千万，彩百段，绢三百匹，绵三千两。嫔以下，钱五百万，彩五十段，绢二百匹，绵二千两。贞元元年，妃、嫔、婕妤、美人、及供膳女侍、并仙韶、长春院供应人等，岁给钱帛各有差。

凡内职，贞祐之制，正一品，岁钱八千贯，币百段，绢五百匹，绵五千两。正二品，岁钱六千贯，币八十段，绢三百匹，绵四千两。正三品，岁钱五千贯，币六十段，绢二百匹，绵三千两。正四品，岁钱四千贯，币四十段，绢百五十匹，绵二千两。正五品，尚宫夫人，岁钱二千贯，币二十段，绢百匹，绵千两。尚宫左右夫人至宫正夫人，钱千五百贯，币十九段，绢九十匹，绵九百两。宝华夫人以下至资明夫人，钱千贯，币十八段，绢八十匹，绵八百两。有大、小令人，大、小承御，大、小近侍，俸各异。正六品，尚仪御侍以下，钱五百贯，币十六段，绢五十匹，绵二百两。正七品，司正御侍以下，钱四百贯，币十四段，绢四十匹，绵百五十两。正八品，典仪御侍以下，钱三百贯，币十二段，绢三十匹，绵百两。正九品，掌仪御侍以下，钱二百五十贯，币十段，绢二十六匹，绵百两。

百司承应俸给。省令史、译史，钱粟一十贯石，绢四匹，绵四十两。省通事、枢密令史译史，钱粟十二贯石，绢三匹，绵三十两。枢密通事、六部御史台令译史，钱粟一十贯石，衣绢三匹，绵三十两。六部等通事、诰院令史、国史院书写、随府书表、亲王府祗候郎君、典客署引接书表，钱粟八贯石，绢二匹，绵二十两。走马郎君、一品子孙十贯石，内祗八贯石，班祗七贯石，并绢二匹，绵二十两。护卫长，支正六品俸。长行，从六品俸。符宝郎、奉御、东宫护卫长，钱粟十七贯石，绢八匹，绵四十两。东宫护卫长行，十五贯石，绢四匹，绵四十两。笔砚承奉、阁门祗候、侍卫亲军百户，十二贯石，绢四匹，绵三十两。妃护卫、奉职、符宝典书、东宫入殿小底，十贯石，绢三匹，绵三十两，勒留则添二贯石。尚衣、奉御、捧案、擎执、奉辇、知把书画、随库本把、左右藏库本把、仪鸾局本把、尚辇局本把、妃奉事，八贯石，绢三匹，绵三十两。侍卫亲军五十户，九贯石，绢三匹，绵三十两。未系班，绢三匹，绵二十两。长行，七贯石，绢二匹，绵二十两。弩伞什将，八贯石。伞子，五贯石。太医长行，八贯石。正奉上太医，十贯石。副奉上，同。随位承应都监，未及十五岁者六贯石，从八品七贯石。从七品八贯石，从六品九贯石，从五品十贯石，从四品十二贯石，止掌文书者添支三贯石，牌子头等添支二贯石。司天四科人，九品六贯石，八品七贯石，六品九贯石，五品十贯石，四品十二贯石，止教授管勾十贯石，学生钱三贯、米五斗。典客、书表，八贯石，绢二匹，绵二十两。东宫笔砚，六贯石。尚厩兽医、秘书监楷书，六贯石。秘书琴棋等待诏，七贯石。驼马牛羊群子、挤酪人，皆三贯石。

诸使司都监食直，二十万贯以上六十贯，十万贯已上五十贯，五万贯已上四十贯，三万贯已上三十贯，二万贯已上二十五贯。诸院务监官食直，五千贯已上监官二十贯、同监十五贯，二千贯已上监官十五贯、同监十贯，一千贯已上监官十五贯，一千贯已下监官十贯。

旧制，凡监临使司、院务之商税，增者有赏，亏者克俸。大定九年，上以吏非禄无以养廉，于是止增亏分数为殿最，乃罢克俸、给赏之制，而监官酬赏仍旧。二十年，诏十万贯以上盐酒等使，若亏额五厘，克俸一分。奏随处提点院务官赏格。其省除以上提点官、并运司亲管院务，若能增者十分为率以六分入官，二分与提点所官、二分与监官充赏，若亏亦依此例克俸，若能足数则全给。大定二十二年，定每月先支其半外，如不亏则全支，亏一分则克其一分，补足贴支。随路使司、院务并坊场，例多亏课，上曰："若其实可减处，约量裁减，亦公私两便也。"二十三年，以省除提控官、与运司置司处，亏课一分克俸一分，其罚涉重。亦命先给月俸之半，余半验所亏分数克罚补，公田则不在克限。二十六年四月，奏定院务监官亏永陪赏格。

诸京府运司提刑司节镇防刺等，汉人、女直、契丹司吏、译史、通事、孔目官，八贯。押司官，

七贯。前后行，六贯。诸防刺已上女直、契丹司吏、译史、通事、不问千里内外，钱七贯，公田三顷。诸盐使司都目，十四贯。司吏，六贯。诸巡院司县司狱等司吏，有译史、通事者同，钱五贯。凡诸吏人，月支大纸五十张，小纸五百张，笔二管，墨二锭。

诸职官上任，不过初二日，罢任过初五日者，给当月俸。或受差及因公干未能之官者，计程外听给到任禄。若文牒未至，前官在任，及后官已到，前官差出，其禄两支，职田皆给后官。凡职田，亩取粟三斗、草一称。仓场随月俸支俸，曲则随直折价。诸亲王授任者，禄从多，职田从职。朝官兼外者同。六十以上及未六十而病致仕者，给其禄半。承应及军功初出职未历致仕，虽未六十者亦给半禄。内外吏员及诸局分承应人，病告至百日则停给。除程给假者俸禄职田皆以半给，衣绢则全给。皇家袒免以上亲户另给，夫亡，妻亦同。若同居兄弟收充猛安谋克及历任承应人者，不在给限。大功以上，钱粟一十三贯石，春秋衣绢各四匹。小功，粟一十贯石，春秋衣绢各三匹。缌麻、袒免，钱粟八贯石，春秋衣绢二匹。

诸驰驿及长行马，职官日给，谓奉宣省院台部委差、或许差者，下文置所等官同。一品三贯文，二品二贯文，三品一贯五百文。四品一贯二百文，五品一贯文，六品八百文，七品六百文，八品九品四百文。

有职事官日给，外路官往回口券，依上款给，一品二贯五百文，二品一贯六百文，三品一贯二百文，四品一贯文，五品九百文，六品七百文，七品六百文，八品九品四百文。

无职事官并验前职日给，无前职者以应仕及待阙职事给之。四品一贯三百文，五品一贯二百文，六品九百文，七品七百文，八品九品五百文。

随朝吏员宣差及省部差委官踏逐者，引者亦同。及统军司按察司书吏译人、本局差委及随逐者，日给钱各一百五十文。

燕赐各部官僚以下，日给米粮分例，无草地处内，亲王给马二十五匹草料，亲王料一石，宰执七斗，王府三斗，府尉二斗，员外郎、司马各一斗六升，监察御史、尚书省都事、大理司直、六部主事各八升，检、知法七升，省令、译史六升，院台令译史、省通事各五升，院台通事、六部令译史通事、省祗候郎君、使库都监各四升，诰院令史、枢密院移剌各三升，王府直府、王府及省知印直省、御史台通引、王府教读、王傅府尉等下司吏、外路通事、省医工调角匠、招讨司移剌各二升，写诰诸祗候人、本破人同。大程官院子酒匠柴火各一升，万户一斗六升，猛安八升，谋克四升，蒲辇二升，正军阿里喜、旗鼓吹笛司吏各一升。

诸外方进贡及回赐、并人使长行马，每匹日给草一称、粟一斗。

宫中东宫同。承应人因公差出，皆验见请钱粟贯石、口给食料，若系本职者住程不在给限，其常破马草料局分，如被差长行马公干本支草料，即听验日克除，若特奉宣差勾当者，依本格：十八贯石以上九百文，十七贯石八百六十文，十五贯石以上五百四十文，七贯石以上四百六十文，六贯石四百二十文，五贯石三百八十文，四贯石三百三十文，三贯石二百八十文，二贯石二百三十文。

诸试护卫亲军，听自起发日为始，计程至都，比至试补，其间各日给口券，若拣退还家者，亦验回程给之。未起闲住口数不在支限。其正收之后再拣退者，亦给人三口米粮钱一百文、马二匹草料。诸签军赴镇防处、及班祗充押递横差别路勾当千里以上者，沿路各日给米一升、马一匹草料。无马有驴者，各支依本格。车驾巡幸，顾工，马夫三百文，步夫二百三十文。围鹅夫、随程干办人各二百文，传递果子夫一百五十文。车驾巡幸，若于私家内安置行宫者，约量给赐段匹。太庙神厨祠祭度勾当人、少府监随色工匠、部役官受给官司吏，钱粟二贯石，春秋衣绢各一匹。

诸局作匠人请俸，绣女都管钱粟五贯石，都绣头钱粟四贯石，副绣头三贯五百石，中等细绣人三贯石，次等细绣人二贯五百石，习学本把正办人钱支次等之半，描绣五人钱粟三贯石，司吏二人三贯石。修内司，作头五贯石，工匠四贯石，春秋衣绢各二匹，军夫除钱粮外，日支钱五十、米一升半。百姓夫每日支钱一百、米一升半。国子监雕字匠人，作头六贯石，副作头四贯石，春秋衣绢各二匹。长行三贯石，射粮军匠钱粟三贯石，春秋衣绢各二匹，习学给半。初习学匠钱六百，米六

斗，春秋绢各一匹，布各一匹。民匠日支钱一百八十文。

诸随朝五品以下职事官身故，因公差出、及以理去任、未给解由者，身故同。验品，从去乡地里支给津遣钱。并受职事给之，下条承应人准此。若外路官员在任依理身故者，各依上官品地里减半给之。若系五百里内不在给限，五百里外，五品一百贯，六品七品八十贯，八品九品六十贯。一千里外，五品一百二十贯，六品七品一百贯，八品九品八十贯。二千里外，五品一百七十贯，六品七品一百五十贯，八品九品一百贯。三千里外，五品二百五十贯，六品七品二百贯，八品九品一百五十贯。

诸随朝承应人身故应给津遣钱者，护卫、东宫护卫同。奉御、符宝、都省枢密院御史台令译史同九品官，通事、宗正府六部令译史、统军司书史译书，按察司书史，同。亲军减九品官五分之二，通事、随朝书表、吏员、译人，统军司通事，守当官，按察司书史、译人，分治都水监典吏，同。及诸局分承应人武卫军同。减五分之三。

天寿节设施老疾贫民钱数，在都七百贯，宫籍监给。诸京二十五贯，此以上并系省钱给。诸府二十贯文。诸节镇一十五贯文，诸防刺州军一十贯文，诸外县五贯文。城寨系保镇同。

诸孤老劝疾人，各月给米二斗、钱五百文，春秋衣绢各一匹，五岁以下三分给二。身死者给钱一贯埋殡。

诸因灾伤或遭贼惊却饥荒去处，良民典顾、冒卖为驱，遇恩官赎为良分例，若元价钱给。男子一十五贯文，妇人同，老幼各减半。六岁已下即听出离，不在赎换之限。

诸士庶陈言利害，若有可采，行之便于官民者，依验等第给赏，上等银绢三十两匹，中等二十两匹，下等一十两匹，其陈数事，止从一支，若用大事应补官者，从吏部格。

宣宗贞祐元年十二月，以粮储不足，诏随朝官、承应人俸，计口给之，余依市直折之。谕旨省臣曰："闻亲军俸，粟每石以麦六斗折之，所省能几，而失众心，今给本色。"二年八月，始给京府州县及转运司吏人月俸有差。旧制惟吏案孔目官有俸，余止给食钱，故更定焉。

三年，诏损宫中诸位岁给有差。监察御史田迥秀言："国家调度，行才数月，已后停滞，所患在支太多、收太少，若随时裁损所支，而增其收，庶可久也。"因条五事，"一曰朝官及令译史、诸司吏员、诸局承应人，太冗滥宜省并之。随处屯军皆设寄治官，徒费俸给，不若令有司兼总之。且沿河亭障各驻乡兵，彼皆白徒，皆不可用，不若以此军代之。以省其出。"

四月，以调度不及，罢随朝六品以下官及承应人从己人力输庸钱。减修内司所役军夫之半。经兵处，州、府、司吏减半，司、县三分减一，其余除开封府、南京转运司外，例减三分之一。有禄官吏而不出境者，并罢给券，出境者给其半。

兴定二年正月，诏"陕州等处司、县官征税不足，阁其俸给何以养廉，自今不复阁俸。"彰化军节度使张行信言："送宣之使，其视五品而上各有定数，后竟停罢。今军官以上奉待使者有所馈献，至六品以下亦不免如例，而莫能办，则敛所部以与之，至有获罪者。保举县尹，特增其俸，然法行至今，而关以西尚有未到任者，岂所举少而不敷耶，宜广选举，以补其阙。且丞簿亦亲民者也，而独不增，安能禁其侵牟哉。"

金史卷五九　表第一

古者太史掌叙邦国之世次，辨其姓氏，别其昭穆，尚矣。金人初起完颜十二部，其后皆以部为氏，史臣记录有称"宗室"者，有称完颜者。称完颜者亦有二焉，有同姓完颜，盖疏族，若石土门、迪古乃是也；有异姓完颜，盖部人，若欢都是也。大定以前称"宗室"，明昌以后避睿宗讳称"内族"，其实一而已，书名不书氏，其制如此。宣宗诏宗室皆称完颜，不复识别焉。大定、泰和之间，袒免以上亲皆有属籍，以叙授官，大功以上，薨卒辍朝，亲亲之道行焉。贞祐以后，谱牒散失，大概仅存，不可殚悉，今掇其可次第者著于篇。其上无所系、下无所承者，不能尽录也。

匡本名撒速。八世孙。大师、尚书令。

右始祖子，与德帝凡二人。

劾者特进。

右德帝子，与安帝凡三人。

拔达仪同三司。

盆纳开府仪同三司。

右安帝子，与献祖凡五人。婆卢火称安帝五代孙，不称谁子，不可以世，置之卷末。

右献祖子，与昭祖凡七人。

右昭祖子，与景祖凡六人。付古称昭祖曾孙，崇成称昭祖玄孙，不称谁子，不可以世，置之卷末。

劾者韩国公。

撒改国论、忽鲁勃极烈、金源郡王。

宗翰本名粘没曷。太保、领三省事、晋国王。

斡鲁西南路都统、金源郡王。

撒八银青光禄大夫。

昱本名蒲家奴。大司空

谩都本金紫光禄大夫。

赛也

谋里也工部尚书。

右景祖子，与世祖、肃宗、穆宗凡九人。冶诃、鲁补称系出景祖，不称谁子，不可以世，置之卷末。

斡带魏王。

杲本名斜也。谙班勃极烈、辽王。

蒲马龙虎卫上将军。

孛论出龙虎卫上将军。

阿鲁龙虎卫上将军。

偎喝龙虎卫上将军。

斡赛郑王。

斡者鲁王。

神土懑骠骑上将军。

璋本名胡麻愈。御史大夫。

乌故乃汉王。

阇母鲁王。

查剌沂王。

昂本名乌特。平章政事、郓王。

右世祖子，与康宗、太祖、太宗凡十一人。

右肃宗子二人。

勗本名乌也。太师、领三省事。

撒柷银青光禄大夫。

右穆宗子五人。胡八鲁称穆宗孙，不称谁子，不可以世，置之卷末。

余里也

蒲带上京路提刑使。

桓端金紫光禄大夫。

按荅海太子太保、金源郡王。

同刮茁昭武大将军。

限可龙虎卫上将军。

右康宗子三人。史载常春、胡里剌、胡剌、鹘鲁、茶扎、怕八、讹出皆称谋良虎孙，不称谁子，不可以世。

宗干太师、领三省事、辽王。

充左丞相、代王。

阿里白辅国上将军。

兖太尉、领三省事。

襄辅国上将军。

宗望本名斡里不。左副元帅、宋王。

文大名尹、荆王。

宗弼本名兀术。太师、领三省事、梁王。

亨广宁尹、韩王。

乌烈丰王。

宗隽赵王。

爽会宁牧、邓王。

宗俊右丞相、陈王。

讹鲁沈王。

讹鲁朵豳王。

宗强卫王。

爽本名阿邻。太子太傅、荣王。

宗敏左丞相、曹王。

习泥烈纪王。

宁吉息王。

燕孙莒王。

斡忽郕王。

右太祖子，与景宣、睿宗凡十六人。辽王宗干子与海陵五人。

宗磐太师、领三省事、宋王。

宗固左丞相、豳王。

宗雅代王。

阿鲁补虞王。

斛沙虎滕王。

宗懿薛王。

宗本左丞相、原王。

鹘懒翼王。

宗美丰王。

神土门郓王。

斛孛束霍王。

斡烈蔡王。

宗哲毕王。

宗顺徐王。

右太宗子十四人。史载北京留守卞、平阳尹稟皆太宗孙，不称谁子，不可以世。

元本名常胜。胙王。

右景宣子，与熙宗，凡三人。

济安皇太子。

道济魏王。
右熙宗子二人。
光英皇太子。
元寿崇王。
矧思阿不宿王。
广阳滕王。
右海陵子四人。
吾里补齐王。
右睿宗子，与世宗凡二人。
永中镐王。
孰辇赵王。
斜鲁越王。
永功越王。
璐福孙。奉国上将军。
永成豫王。
永升夔王。
永蹈郑王。
永德曹王。
右世宗子，与显宗、卫绍王凡十人。
琮承庆。郓王。
环欢睹。瀛王。
瓒阿邻。霍王。
琦吾里补。瀛王。
玠谋良虎。温王。
右显宗子，与章宗、宣宗凡七人。
洪裕绛王。
洪靖阿虎懒。荆王。
洪熙斡鲁不。荣王。
洪衍撒改。英王。
洪辉讹论。寿王。
忒邻葛王。
右章宗子，凡六人。
从恪皇太子。
右卫绍王子，史称六子，可以名见者四人。
守忠皇太子，谥庄献。
守纯荆王。
讹可曹王。
孛德巩王。
右宣宗子，与末帝凡四人。他书载守纯子三人，可以名见者二人。
挞不也辽太尉。
胡十门骠骑卫上将军。
合住辽领辰、复二州。
蒲速越辽中正节度使。
余里也曹州防御使。

保活里始祖弟。
石土门金源郡王。
迪古乃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婆卢火安帝五代孙。
宗安御史大夫。
冶诃系出景祖。银青光禄大夫。
拔离速宗室子。元帅左监军。
银术可拔离族子。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麻吉银术可弟。银青光禄大夫。
右诸宗室可谱者凡十一族，虽称系出某帝，而不能世次，不谱于各帝之下，所以慎也。

金史卷六○　　表第二

交聘上

天下之势，曷有常哉。金人日寻干戈，抚制诸部，保其疆圉，以求逞志于辽也，岂一日哉。及太祖再乘胜，已即帝位，辽乃招之使降，是犹龙蒸虎变，欲谁何而止之。厥后使者八九往反，终不能定约束，何者，取天下者不徇小节，成算既定矣，终不为卑辞厚礼而辍攻。

辽人过计，宋人亦过计，海上之书曰："克辽之后，五代时陷入契丹汉地愿畀下邑。"此何计之过也。血刃相向百战而得之，卑辞厚币以求之，难得而易与人，岂人之情哉。宋之失计有三，撤三关故塞不能固燕山塞，汴京城下之盟竭公私之帑以约质，立梁楚而不力战而江左称臣。金人岂爱宋人而为和哉！策既失矣，名既屈矣，假使高宗立归德，不得河北，可保河南、山东；不然，亦不失为晋元帝，其孰能亡之。金不能奄有四海，而宋人以尊称与之，是谁强之邪。

金人出于高丽，始通好为敌国，后称臣。夏国始称臣，末年为兄弟，于其国自为帝。宋于金初或以臣礼称"表"，终以侄礼往复称"书"。故识其通好与间有兵争之岁，其盛衰大指可观也已。使者或书本阶，或用借授，两国各因旧史，不必强同云。

宋

穆宗时，高丽医者自完颜部归，谓高丽人曰："女直居黑水部族日强，兵益精悍，年谷屡稔。"高丽王闻之，乃遣使来通好。

宋

太祖收国元年

宋

二年

闰正月，高丽遣使来贺捷，且请保州，太祖曰："尔自取之。"高丽遣蒲马请保州，诏谕高丽曰："保州近尔边境，听尔自取。"

宋

天辅元年

十二月，宋遣登州防御使马政来聘，请石晋时陷入契丹汉地。

宋

二年

正月，遣散睹报聘于宋，所请之地，与宋夹攻得者有之，本朝自取，不在分割之议。

十二月，遣孛堇术孛以胜辽报谕高丽，仍赐马一匹。

宋

三年

六月，宋遣马政及其子宏来聘。

宋

四年

四月，宋复遣赵良嗣以书来议燕京、西京之地。

诏使习显以获辽国州郡谕高丽。高丽使谓习显曰："此与先父国王之书。"习显就馆，即依旧礼接见，而以表来贺，并贡方物。

宋

五年

宋

六年

六月，夏遣李良辅率兵三万救辽，斡鲁、娄室败之于野谷。

宋

七年

正月，宋复遣赵良嗣来议燕京、西京地，答书如初约，合攻随得者有之，今自我得，理应有报。赵良嗣言，奉命若得燕京，即纳银、绢二十万匹、绫二万匹，以代燕地之租税。

二月，宋复遣赵良嗣来定议，加岁币代燕地租税，并议画疆、遣使、置榷场、复请西京等事。癸卯，遣孛堇银术可、铎剌报聘于宋，许以武、应、朔、蔚、奉圣、归化、儒、妫等州，其于西北一带接连山川及州县，不在许与之限。戊申，诏平州官与宋使一同分割所与燕京六州之地。

三月，宋使卢益、赵良嗣、马宏以誓书来。

四月，复誓书于宋。

五月甲寅，南京留守张觉以南京叛入于宋。

宋

太宗天会元年

十一月，割武、朔二州与宋。是月庚午，宗望败张觉于南京城东，觉夜遁奔于宋。

宗望至阴山，以便宜与夏国议和，许以割地。

十二月，高随、斜野奉使高丽，至境上，接待之礼不逊，随等不敢往。太宗曰："高丽世臣于辽，当以事辽之礼事我。而我国有新丧，辽主未获，勿遽强之。"命随等还。

十二月，遣孛堇李靖告哀于宋。

宋

二年

四月，宋始遣太常少卿连南夫等来吊。以高术仆古等充遗留国信吏，高兴辅、刘兴嗣充告即位国信使如宋。

正月，夏人奉誓表，请以事辽之礼称藩。

三月，夏使把里公亮等来上誓表。

八月，以孛堇乌爪乃、李用弓为贺宋生日使。

闰三月，遣王阿海、杨天吉赐誓诏于夏。

十月戊午，宋使贺天清节。

十月，夏使谢赐誓诏。戊午，夏使贺天清节。

十二月，孛堇高居庆、大理卿丘忠为贺宋正旦使。

宋

三年

正月癸酉朔，宋使贺正旦。

正月癸酉朔，夏使贺正旦。乙未，夏使奉表致奠于和陵。

辛丑，宋龙图阁直学士许亢宗等贺即位。

十月壬子，夏使贺天清节。

六月，遣李用和等以灭辽告庆于宋。

七月，以耶律固等为报谢宋国使。

十月壬子，宋使贺天清节。是月，诏诸将伐宋。

十二月，宋给事中李邺等奉金百铤，请复修好。是月甲辰，宗望败宋兵于白河，遂取燕山州县。

宋

四年

正月己巳，宗望诸军渡河，使吴孝民入汴，问宋取首谋平山者。癸酉，诸军围汴。甲戌，宋知枢密院事李棁等奉书谢罪，且请修好。丙子，宗望许宋修好，约质，割三镇地，增岁币，载书称伯侄。戊寅，宋以康王构、少宰张邦昌为质。辛巳，宋使沈晦等赍所上誓书、三镇地图，至军中。癸未，诸军解围。

正月丁卯朔，夏使贺正旦。

六月，高丽使奉表称藩，优诏答之，仍以保州地赐。

十月丁未，夏使贺天清节。

七月，遣高伯淑、乌至忠使高丽。

十月丁未，高丽贺天清节。

十一月，遣高随等为赐高丽生日使。

二月丁酉朔夜，宋姚平仲以兵四十万袭宗望军。己亥，复进兵围汴。辛丑，宋遣资政殿学士宇文虚中以书来，辩姚平仲兵非出宋主意。改肃王枢为质，遣康王构归。壬子，宗望渡河，以滑州、濬州与宋。

七月戊子，宋以蜡书阴构右都监耶律余笃，萧仲恭献其书。

八月，诸军复伐宋，元帅府遣杨天吉、王汭以书责宋。

十一月丙戌，宗望军至汴。

闰月壬辰朔，宗望败宋兵于汴城下。癸巳，宗翰至汴。辛酉，宋帝诣宗翰、宗望军，舍青城。

十二月癸亥，以表降，是日归于汴城。

宋

五年

正月庚子，宋帝复至青城。

正月辛卯朔，夏使贺正旦。

正月辛卯朔，高丽使贺正旦。

二月丁卯，宋上皇至青城。是月，降宋二帝为庶人。

十月辛未，夏使贺天清节。

八月，以耶律居谨、张淮为宣庆高丽使。

四月，执宋二帝以归。

十月辛未，高丽使贺天清节。

五月庚寅朔，宋康王构即位于归德。

十二月丙寅，宗辅伐宋。

宋

六年

正月，宋康王奔扬州。

正月丙戌朔，夏使贺正旦。

正月丙戌朔，高丽使贺正旦。

七月乙巳，宋康王贬号称臣，遣

十月丙寅，夏使贺天清节。

十月丙寅，高丽使贺天清节。
使奉表。
十月，宗翰、宗辅会军于濮。
宋
七年
十月己亥，宋寿春安抚使马世元以城降。
正月庚辰朔，夏使贺正旦。
正月庚辰朔，高丽使贺正旦。
十月庚寅，夏使贺天清节。
十月庚寅，高丽使贺天清节。
十一月壬戌，宗弼渡江。
丁卯，宋知江宁府陈邦光以城降。
十二月丁亥，宗弼克杭州。阿里、蒲卢浑追宋康王于明州，宋康王入于海。
宋
八年
正月甲辰朔，夏使贺正旦。
正月甲辰朔，高丽使贺正旦。
十月甲申，夏使贺天清节。
十月甲申，高丽使贺天清节。
宋
九年
正月己亥朔，夏使贺正旦。
正月己亥朔，高丽使贺正旦。
十月戊寅，夏使贺天清节。
二月乙亥，高丽使上表，乞免索保州亡入边户事。
十月戊寅，高丽使贺天清节。
宋
十年
正月癸巳朔，夏使贺正旦。
正月癸巳朔，高丽使贺正旦。
十月壬寅，夏使贺天清节。
十月壬寅，高丽使贺天清节。
宋
十一年
正月丁巳朔，夏使贺正旦。
正月丁巳朔，高丽使贺正旦。
十月丙申，夏使贺天清节。
十月丙申，高丽使贺天清节。
宋
十二年
正月辛亥朔，夏使贺正旦。
正月辛亥朔，高丽使贺正旦。
十月庚寅，夏使贺天清节。
十月庚寅，高丽使贺天清节。

宋
熙宗天会十三年
正月，遣使如夏报哀。
正月，遣使如高丽报哀。
三月己卯，高丽使祭奠吊慰。
四月戊午，高丽使贺登宝位。
宋
十四年
正月己巳朔，夏使贺正旦。乙酉，夏使贺万寿节。
正月己巳朔，高丽使贺正旦。乙酉，高丽使贺万寿节。
十月甲寅，以乾文阁待制吴激为赐高丽生日使。
宋
十五年
正月癸亥朔，夏使贺正旦。
正月癸亥朔，高丽使贺正旦。己卯，高丽使贺万寿节。
宋
天眷元年
八月，以河南地赐宋。右司侍郎张通古等诏谕江南。
正月戊子朔，夏使贺正旦。甲辰，夏使贺万寿节。
正月戊子朔，高丽使贺正旦。甲辰，高丽使贺万寿节。
十二月甲戌，高丽使入贡。
宋
二年
四月己卯，宋遣其端明殿大学士韩肖胄等奉表，谢赐河南地。九月壬寅，宋端明殿学士王伦、保信军节度使蓝公佐奉表乞归父丧。
正月壬午朔，夏使贺正旦。戊戌，夏使贺万寿节。
正月壬午朔，高丽使贺正旦。戊戌，高丽使贺万寿节。
十月癸酉，夏国王李乾顺薨，子仁孝嗣位，遣使来告丧。
宋
三年
四月癸亥，宋礼部尚书莫将等来迎护梓宫。
正月丁丑朔，夏使贺正旦。癸巳，夏使贺万寿节。
正月丁丑朔，高丽使贺正旦。癸巳，高丽使贺万寿节。
五月己卯，诏复取河南、陕西。
九月，夏使谢赙赠，复谢封册。
十二月乙亥，复伐宋淮南。
宋
皇统元年
二月，宗弼克庐州。
正月辛丑朔，夏使贺正旦。壬寅，夏使请上尊号。丁巳，夏使贺万寿节。
正月辛丑朔，高丽使贺正旦。壬寅，高丽使请上尊号。丁巳，高丽使贺万寿节。
九月，宗弼渡淮，宋乞罢兵，宗弼以便宜与宋画淮为界。
十一月己酉，高丽使贺尊号。
宋

二年

二月辛卯，宋端明殿学士何铸、容州观察使曹勋来进誓表。

正月乙未朔，夏使贺正旦。辛亥，夏使贺万寿节。

正月乙未朔，高丽使贺正旦。乙巳，诏加高丽国王王楷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辛亥，高丽使贺万寿节。

三月丙辰，遣光禄大夫左宣徽使刘筈册宋康王为宋帝，以故天水郡王等三丧及宋帝母韦氏归于宋。

十二月乙丑，高丽使谢赐封册。

五月乙卯，遣使赐宋誓诏。

八月丁卯，诏遣宋使朱弁、张邵、洪皓等归。

十二月庚午，宋使上表，谢归

三丧及母韦氏。

宋

三年

正月己丑朔，宋使贺正旦。乙巳，宋使贺万寿节。

正月己丑朔，夏使贺正旦。乙巳，夏使贺万寿节。

正月己丑朔，高丽使贺正旦。乙巳，高丽使贺万寿节。

宋

四年

正月癸丑朔，宋使贺正旦。己巳，宋使贺万寿节。

正月癸丑朔，夏使贺正旦。己巳，夏使贺万寿节。

正月癸丑朔，高丽使贺正旦。己巳，高丽使贺万寿节。

宋

五年

正月丁未朔，宋使贺正旦。癸亥，宋使贺万寿节。

正月丁未朔，夏使贺正旦。癸亥，夏使贺万寿节。

正月丁未朔，高丽使贺正旦。癸亥，高丽使贺万寿节。

四月庚辰，以右卫将军撒海、兵部郎中耶律福为横赐夏国使。

宋

六年

正月辛未朔，宋使贺正旦。丁亥，宋使贺万寿节。

正月辛未朔，夏使贺正旦。丁亥，夏使贺万寿节。

正月辛未朔，高丽使贺正旦。丁亥，高丽使贺万寿节。

五月壬申，高丽国王王楷薨，子晛嗣位，遣使来报丧。

六月乙丑，遣使祭吊高丽。

宋

七年

正月乙丑朔，宋使贺正旦。辛巳，宋使贺万寿节。

正月乙丑朔，夏贺正旦。辛巳，夏使贺万寿节。

正月乙丑朔，高丽使贺正旦。辛巳，高丽使贺万寿节。

三月戊寅，高丽使来谢吊祭。

宋

八年

正月庚申朔，宋使贺正旦。丙子，宋使贺万寿节。

正月庚申朔，夏使贺正旦。丙子，夏使贺万寿节。

正月庚申朔，高丽使贺正旦。丙子，高丽使贺万寿节。

六月，高丽使谢赐封册。

宋

九年

正月甲申朔，宋使贺正旦。庚子，宋使贺万寿节。

正月甲申朔，夏使贺正旦。庚子，夏使贺万寿节。

正月甲申朔，高丽使贺正旦。庚子，高丽使贺万寿节。

宋

海陵天德元年

十二月，宋贺正旦使至广宁，遣人谕以废立之事，于中路遣还。

十二月，夏贺正旦使至广宁，遣人谕以废立之事，于中路遣还。

十二月，高丽贺正旦使至广宁，遣人谕以废立之事，于中路遣还。

宋

二年

正月辛巳，以名讳告谕宋。是月，遣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完颜思恭、翰林直学士翟永固为报谕宋国使。

正月辛巳，以名讳告谕夏。再遣使报谕夏国。

正月辛巳，以名讳告谕高丽。再遣使报谕高丽。

七月戊戌，夏御史中丞杂辣公济、中书舍人李崇德贺登宝位。再遣开封尹苏执义、秘书监王举贺受尊号。

三月丙戌，高丽遣知枢密院事文公裕、殿中监朴纯冲贺登宝位。

二月甲子，以兵部尚书完颜元宜、修起居注高怀贞为贺宋生日使。

三月丙戌，宋参知政事余唐弼、保信军节度使郑藻贺即位。余唐弼等回，以天水郡王玉带归于宋主。

宋

三年

正月癸酉朔，宋使贺正旦。

正月癸酉朔，夏使贺正旦。

正月癸酉朔，高丽使贺正旦。

三月庚寅，以翰林学士中奉大夫刘长言、少府监耶律五哥为贺宋生日使。

九月甲子，夏使上表，请不去尊号。以经武将军修起居注萧彭哥为夏生日使。

九月，以东京路兵马都总管府判官萧子敏为高丽生日使。

六月，宋使奉表祈请山陵地，不许。

十月，以右副点检不术鲁阿海、翰林侍讲学士萧永祺为贺宋正旦使。

宋

四年

正月丁酉朔，宋使贺正旦。壬子，宋使贺生辰。

正月丁酉朔，夏使贺正旦。壬子，夏使贺生辰。

正月丁酉朔，高丽使贺正旦。壬子，高丽使贺生辰。

三月，刑部尚书田秀颖、东上閤门使大斌为贺宋生日使。

九月，吏部郎中萧中立为夏生日使。

九月，都水使者完颜麻泼为高丽生日使。

十月甲申，以太子詹事张用直、左司郎中温都斡带为贺宋正旦使。

十二月辛未，以张用直卒，改遣汴京路都转运使左瀛为贺宋正旦使。
宋
贞元元年
正月辛卯，以皇弟兖薨，不视朝，命有司受宋贡献。
正月辛卯，以皇弟兖薨，不视朝，命有司受夏贡献。
正月辛卯，以皇弟兖薨，不视朝，命有司受高丽贡献。
四月，以右宣徽使纥石烈撒合辇、广威将军兵部郎中萧简为贺宋生日使。
九月丁亥朔，以翰林待制谋良虎为夏生日使。
九月，以吏部郎中窊合山充高丽生日使。
十一月，以户部尚书蔡松年、右司郎中娄室为贺宋正旦使。
宋
二年
正月甲寅朔，以疾不视朝，宋使就馆燕。己巳，宋使贺生辰。四月辛卯，工部尚书耶律安礼、吏部侍郎许霖为贺宋生日使。
正月甲寅朔，以疾不视朝，赐夏使就馆燕。己巳，夏使贺生辰。
正月甲寅朔，以疾不视朝，赐高丽使就馆燕。己巳，高丽使贺生辰。
三月戊辰，夏使王公佐贺迁都。
六月己亥，高丽使谢横赐。
十月，以刑部侍郎白彦恭为贺宋正旦使。
九月辛亥朔，夏使谢恩，且请市儒、释书。
十一月戊辰，高丽使谢赐生日。
十二月丁未，高丽使贡方物。
十二月丁未，宋使贡方物。
十二月丁未，夏使贡方物。
宋
三年
正月己酉朔，宋使贺正旦。甲子，宋使贺生辰。
正月己酉朔，夏使贺正旦。
正月己酉朔，高丽使贺正旦。
甲子，夏使贺生辰。
甲子，高丽使贺生辰。
三月庚午，以左司郎中李通、同知南京路都转运司事耶律隆为贺宋生日使。
五月癸亥，夏使谢恩。
十月己亥，翰林学士承旨耶律归一为贺宋正旦使。
宋
正隆元年
正月癸卯朔，宋使贺正旦。
正月癸卯朔，夏使贺正旦。
正月癸卯朔，高丽使贺正旦。
戊午，宋使贺生辰。
三月庚申，以左宣徽使敬嗣晖、大理卿萧中立为贺宋生日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右司郎中梁銶、左将军耶律湛为贺宋正旦使。
宋
二年

正月戊辰朔，宋使贺正旦。

正月戊辰朔，夏使贺正旦。

正月戊辰朔，高丽使贺正旦。

癸未，宋使贺生辰。

六月，以礼部尚书耶律守素、刑部侍郎许竑为贺宋生日使。

四月，宿直将军温敦斡喝为横赐夏国使。

三月丙寅朔，高丽使贺受尊号。

四月，以签书宣徽院事张喆为横赐高丽使。

十一月，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高助不古、户部侍郎阿勒根窊产为贺宋正旦使。

九月乙丑，以宿直将军仆散乌里黑为夏生日使。

宋

三年

正月壬戌朔，宋使孙道夫贺正旦。丁丑，宋使贺生辰。

正月壬戌朔，夏使贺正旦。丙寅，夏奏告使还，命左宣徽使敬嗣晖谕之，云云。丁丑，夏使贺生辰。

正月壬戌朔，高丽使贺正旦。

三月辛巳，以兵部尚书萧恭、太府监魏子平为贺宋生日使。

九月丁丑，以教坊提点高存福为高丽生日使。

十一月辛酉，以工部尚书苏保衡、吏部侍郎阿典和实懑为贺宋正旦使。

九月庚午，以宿直将军阿鲁保为夏生日使。

宋

四年

正月丙辰朔，宋使贺正旦。

正月丙辰朔，夏使贺正旦。

正月丙辰朔，高丽使贺正旦。

辛未，宋使贺生辰。

四月，遣资德大夫秘书监王可道、朝散大夫左司郎中王蔚为贺宋生日使。

三月丙辰朔，遣兵部尚书萧恭经画夏国边界。

九月，遣宣武将军翰林待制完颜达纪为高丽生日使。

九月，昭毅大将军宿直将军加古挞懒为夏生日使。

七月甲辰，宋使上表，谢赐戒谕。

十一月甲辰，以翰林侍讲学士施宜生、宿州防御使耶律闢里剌为贺宋正旦使。

十二月乙卯，宋使来告其母韦氏哀。乙丑，以左副点检大怀忠、大兴少尹耨盌温都谦为宋吊祭使。

宋

五年

正月庚辰朔，宋使贺正旦。

正月庚辰，夏使贺正旦。

正月庚辰朔，高丽使贺正旦。

乙未，宋使贺生辰。

二月壬子，宋参知政事贺允中等为韦后遗献使。

四月，宋使叶义问等来谢吊祭。

十一月，以济南尹仆散乌者、翰林直学士韩汝嘉为贺宋正旦使。

宋

六年

正月甲戌朔，宋使贺正旦。

正月甲戌朔，夏使贺正旦。

正月甲戌朔，高丽使贺正旦。

己丑，宋使贺生辰。

四月，以签书枢密院事高景山为贺宋生日使。

八月，遣太常博士张崇为高丽生日使。

九月，以三十二总管兵伐宋。

十月丁未，渡淮。癸亥，次和州。宋人陷德顺州。

十一月，上驻军江北，遣武平总管阿邻先渡至南岸，失利。上进兵扬州。甲午，会师瓜洲渡。乙未，遇弑。

金史卷六一　表第三

交聘中

宋

世宗大定元年

十一月，宋人破陕州。

十一月壬午，尚书右司员外郎完颜兀古出报谕高丽。

十二月，元帅左监军高忠建、德昌军节度使张景仁以罢兵、归正隆所侵地，报谕宋国。

宋

二年

三月，徒单合喜败宋吴璘于德顺州。

四月，夏左金吾卫上将军梁元辅、翰林学士焦景颜、押进枢密副都承旨任纯忠贺登宝位。再遣武功大夫贺义忠、宣德郎高慎言贺万春节。

十二月，高丽卫尉少卿丁应起贺正旦。

六月，宋翰林学士洪迈、镇东军节度使张抡贺上，书词不依旧式，诏谕洪迈，使归谕宋主。

七月丁酉，复取原州。

八月癸酉，夏左金吾卫上将军苏执礼、匦柙使王琪、押进御史中丞赵良贺尊号。

丙午，宋主内禅。

九月，大败吴璘于德顺州。宗尹复取汝州。

九月庚子，以尚书左司员外郎完颜正臣为夏生日使。

十月己丑，诏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伐宋。

十二月辛未，以夏乞兵复宋侵地，遣尚书吏部郎中完颜达吉体究陕西利害。夏武功大夫芭里昌祖、宣德郎扬彦敬等贺正旦。

十一月癸巳朔，右丞相仆散忠义节制伐宋诸军。志宁移书张浚，使依皇统旧式通好，浚复书曰：“谨遣使者至麾下议之。”

宋

三年

五月，宋人破宿州。是月，志宁复取宿州。宋洪遵与志宁书，约为叔侄国。志宁渡淮，取盱眙、濠、庐、和、滁等州。宋使胡昉以汤思退与忠义书，称侄国，不肯加世字，忠义执胡昉，诏释之。

三月壬辰朔，夏武功大夫讹留元智、宣德郎程公济贺万春节。

二月庚寅，高丽守司空金永胤、尚书礼部侍郎金淳夫进奉使，礼宾少卿许势修贺登宝位，秘书少监金居实谢宣谕。

五月，以宿直将军阿勒根和衍为横赐夏国使。

七月甲寅，诏市马于夏国。

三月壬辰朔，高丽卫尉少卿李公老贺万春节。

九月癸巳，以宿直将军仆散习尼列为夏生日使。

四月己卯，以引进使韩纲为横赐高丽使。

十月己巳，夏遣金吾卫上将军苏执礼、匦匣使李子美谢横赐。

十月丙寅，以许王府长史移刺天佛留为高丽生日使。

十二月乙酉，高丽使殿中少监金存夫谢横赐。

宋

四年

十一月，徒单克宁败宋兵于十八里口，克楚州。宋周葵、王之望与忠义书，约世为侄国，书仍书名再拜，不称“大”字，并以宋书副本来上，和议始定。

正月丁亥朔，夏遣武功大夫嵬＜⿰口移＞执信、宣德郎李师白贺正旦。

正月丁亥朔，高丽礼宾少卿高处约贺正旦。

三月丙戌朔，夏武功大夫纽卧文忠、宣德郎陈师古贺万春节。

三月丙戌朔，高丽遣秘书少监崔孝温进奉使，朝散大夫卫尉少卿郑孝偁贺万春节。

九月，以宿直将军宗室乌里雅为夏生日使。

九月，以太子少詹事乌古论三合为高丽生日使。

十二月，夏奏告使殿前太尉梁惟忠、翰林学士枢密都承旨焦景颜上章奏告，乞免征索正隆末年所虏人口。

十二月，高丽礼宾少卿金庄谢赐生日。

宋

五年

正月癸亥，宋通问使礼部尚书魏＜⿱杞＞、崇信军承宣使康湑奉国书及誓书入见。

正月辛亥朔，夏武功大夫讹罗世、宣德郎高岳贺正旦。

正月辛亥朔，高丽卫尉少卿高珍缙贺正旦。

三月庚戌，夏使贺万春节。

三月庚戌，高丽殿中少监陈力升进奉使，秘书少监元颐冲贺万春节。

二月，以殿前左副都点检完颜仲、太子詹事杨伯雄报问宋国。

九月，以宿直将军术虎蒲查为夏生日使。

三月庚戌，宋礼部尚书洪适、崇

十月，以大宗正丞璋为高丽生日使。

信军承宣使龙大渊贺万春节。

八月，宋吏部尚书李若川、宁国军承宣使曾觌等贺尊号。

十二月，高丽遣吏部尚书李知深、中书舍人尹敦信贺尊号，卫尉少卿王辅谢赐生日。

九月，以吏部尚书高衎、移剌道为宋生日使。

十一月，以殿前右副都点检乌古论粘没曷、尚书礼部侍郎刘仲渊为贺宋正旦使。

宋

六年

正月丙午朔，宋户部尚书方滋、福州观察使王抃贺正旦。

正月丙午朔，夏武功大夫高遵义、宣德郎安世等贺正旦。

正月丙午朔，高丽太府少卿李世仪贺正旦。

三月甲辰朔，宋吏部尚书王曮、利州观察使魏仲昌贺万春节。

三月甲辰朔，夏武功大夫曹公达、宣德郎孟伯达、押进知中兴府赵衎贺万春节。戊申，夏御史中丞李克勤、翰林学士焦景颜奏告，乞免索正隆末年所虏人口，许之。

三月甲辰朔，高丽国子司业赵仁贵进奉使，秘书少监李复基等贺万春节。

九月，以户部尚书魏子平、殿前左卫将军夹谷查剌为贺宋生日使。

四月戊戌，以尚书右司郎中移剌道为横赐高丽使。

十一月，以殿前右副都点检驸马都尉乌古论元忠、少府监张仲愈为贺宋正旦使。

十月己卯，以尚书兵部侍郎移剌按荅为高丽生日使。

四月戊戌，以宿直将军斜卯掴剌为横赐使。

十二月戊戌，高丽礼宾少卿崔椿谢赐生日，卫尉少卿金资用谢横赐。

九月辛亥，以翰林待制移剌熙载为夏生日使。

十二月戊戌，夏御史中丞贺义忠、翰林学士杨彦敬谢横赐。

宋

七年

正月庚子朔，宋试工部尚书薛良朋、昭庆军承宣使张说贺正旦。

正月庚子朔，夏武功大夫刘志真、宣德郎李师白等贺正旦。

正月庚子朔，高丽司宰少卿潘咸有贺正旦。

三月己亥朔，夏武功大夫任得仁、宣德郎李澄等贺万春节。九月乙亥，以宿直将军唐括鹘鲁为夏生日使。

三月己亥朔，高丽尚书户部侍郎柳德容贺万春节。

三月己亥朔，宋翰林学士梁克家、安庆军承宣使赵应熊等贺万春节。

十二月壬戌，高丽礼宾少卿崔儇谢赐生日使。

九月，以劝农使蒲察莎鲁窝、东上阁门使梁彬为贺宋生日使。

十二月壬戌，夏遣殿前太尉芭里昌祖、枢密都承旨赵衍奏告，以其臣任得敬有疾，乞遣良医诊治。诏赐之医。

宋

八年

正月甲子朔，宋试户部尚书唐琢、保宁军承宣使宋钧贺正旦。

正月甲子朔，夏武功大夫利守信、宣德郎李穆贺正旦。

正月甲子朔，高丽司宰少卿金起贺正旦。

三月癸亥朔，试工部尚书王沦贺万春节。

三月癸亥朔，夏武功大夫咩布师道、宣德郎严立本等贺万春节。

三月癸亥朔，高丽尚书户部侍郎金光利进奉使，朝散大夫秘书少监赵湜贺万春节。

九月，以右宣徽使移剌神独斡、太府监高彦佐为贺宋生日使。

四月戊午，夏遣任德聪谢恩使，诏却其礼物。

十月乙未，以翰林待制兼同修国史宗室靖为高丽生日使。

十一月，以同签大宗正事宗室闢合土、尚书右司郎中李昌图为贺宋正旦使。

九月丁卯，以引进使高希甫为夏生日使。

宋

九年

正月戊午朔，宋试工部尚书郑闻、明州观察使董诚等贺正旦。

正月戊午朔，夏武功大夫庄浪义显、宣德郎刘裕等贺正旦。

正月戊午朔，高丽司宰少卿陈玄光、礼宾少卿徐諏等贺正旦。

三月丁巳朔，宋翰林学士胡元质、保康军承宣使宋直温等贺万春节。

三月丁巳朔，夏武功大夫浑进忠、宣德郎王德昌等贺万春节。

三月丁已朔，高丽秘书少监金利诚贺万春节，朝散大夫卫尉少卿崔僙为进奉使。

五月丙辰，以宿直将军完颜赛也为横赐夏国使。

九月，以刑部尚书高德基为贺

五月，以符宝郎徒单怀贞为横赐高丽使。

宋生日使。

九月，以宿直将军仆散守忠为夏生日使。

十一月，以京兆尹宗室毅、尚书左司郎中牛德昌为贺宋正旦使。

九月丙辰，以提点司天台马贵中为高丽生日使。

十二月戊戌，高丽边报称王晛诞得继孙，欲遣使奏告。庚戌，高丽太府少卿裴衍谢赐生日，司宰少卿李世美谢横赐。

宋

十年

正月壬子朔，宋试吏部尚书汪大猷、宁国军承宣使曾觌贺正旦。

正月壬子朔，夏武功大夫刘志直、宣德郎韩德容等贺正旦。

正月壬子朔，高丽礼宾少卿陈升贺正旦。

三月壬子朔，夏武功大夫张兼善、宣德郎李师白等贺万春节。

三月壬子朔，高丽卫尉少卿崔佐进奉使，尚书礼部侍郎崔光涉等贺万春节。

三月壬子朔，宋试工部尚书司马伋、泉州观察使马定远等贺万春节。

丁丑，诏以夏奏告使于闰五月十六就行在。

十月己酉，以大宗正丞宗室纟为高丽生日使。

闰五月丁酉，尚书省奏宋祈请使赴阙日期，诏以九月十一日朝见。

闰五月乙未，夏权臣任得敬中分其国，胁其主李仁孝遣左枢密使浪讹进忠、参知政事杨彦敬、押进翰林学士焦景颜等上表为得敬求封，诏不许，遣使详问。

十一月己卯，高丽翼阳公晧废晛自立，不肯接受赐王晛生日使，王晧称兄晛让国，求封册。诏遣使详问。

九月，以签书枢密院事移剌子敬、宫籍监张仅言为贺宋生日使。

丙戌，宋祈请使资政殿大学士范成大、崇信军节度使康湑至，求免起立接受国书，诏不许。

七月庚子，宋人以蜡丸书遗任得敬，夏执其人并书以来。

九月庚寅，以尚书户部郎中夹古阿里补为夏生日使。

十一月，以太子詹事蒲察速越、同知宣徽院事韩纲为贺宋正旦使。

十一月癸巳，夏以诛任得敬，遣其殿前太尉芭里昌祖、枢密直学士高岳等上表陈谢。

宋

十一年

正月丙子朔，宋试工部尚书吕正己、利州观察使辛坚之贺正旦。

正月丙子朔，夏遣武功大夫煞执直、宣德郎马子才贺正旦。

正月壬辰，高丽王晧报称，前王久病，昏耗不治，以母弟晧权摄国事。

三月乙亥，夏使贺万春节。

三月乙亥，宋翰林学士赵雄、泉州观察使赵伯骕等贺万春节。

八月丁卯，以近侍局使刘琉为夏生日使。

四月丁卯，权军国事王晧上表，并以兄晛表求封。

八月，以尚书刑部侍郎驸马都尉乌林荅天锡、御史中丞李文蔚为贺宋生日使。

五月，以尚书吏部侍郎宗室靖为宣问高丽王晛使。靖至高丽，晧称晛避位出居他所，病加无损，不能就位拜命，往复险远，非使者所宜往，乃以王晛表附奏。其表大概与前表同。

十一月，以西南路招讨使宗室宗宁、户部侍郎程辉为贺宋正旦使。

十二月丁卯，权高丽国事王晧告奏使、尚书礼部侍郎张翼明以王晧表求封。

宋

十二年

正月庚午朔，宋试工部尚书莫濛、利州观察使孙显祖贺正旦。

正月庚午朔，夏武功大夫嵬恧执忠、宣德郎刘昭等贺正旦。

正月庚午朔，高丽使贺正旦。

三月己巳朔，权高丽国王晧遣尚书户部侍郎金黄裕等贺万春节。

三月己巳朔，宋龙图阁学士翟绂、宜州观察使俎士粲等贺万春节。

三月己巳朔，夏武功大夫党得敬、宣德郎田公懿贺万春节。殿前马步军太尉讹罗绍甫、枢密直学士吕子温、押进匦匣使芭里直信等贺加上尊号。

卫尉少卿蔡祥正贺加上尊号。

四月，宋试吏部尚书姚宪、安德军承宣使曾觌贺加上尊号。

丁丑，宿直将军乌古论思列、尚书右司员外郎张亨为封册王晧使。

九月，以殿前右副都点检夹谷清臣、尚书左司郎中张汝弼为贺宋生日使。

四月癸亥，以宿直将军唐括阿忽里为横赐夏国使。

四月丁卯，高丽户部尚书李著、国子祭酒崔誧贺尊号。

九月辛巳，以殿前右卫将军粘割斡特剌为夏生日使。

十一月，以户部尚书曹望之、尚书右司郎中纥石烈哲为贺宋正旦使。

十月，高丽检校太尉金于蕃、太府少卿金瑄谢封册。

十二月癸亥，夏殿前太尉罔荣忠、枢密直学士严立本等谢横赐。

宋

十三年

正月乙丑朔，宋试吏部尚书冯樽、泉州观察使龙云等贺正旦。

正月乙丑朔，夏武功大夫卧落绍昌、宣德郎张希道等贺正旦。

正月乙丑朔，高丽国王王晧遣司宰少卿史正儒贺正旦。

三月癸巳朔，宋试礼部尚书韩元吉、利州观察使郑兴裔等贺万春节。

三月癸巳朔，夏武功大夫芭里安仁、宣德郎焦蹈等贺万春节。

三月癸巳朔，高丽太府少卿李应求贺万春节。

九月辛卯朔，以宿直将军胡什赉为夏生日使。

十一月甲午，以引进使大洞为高丽生日使。

八月，以殿前左副都点检兼侍卫将军副都指挥使宗室襄、国子司业兼尚书户部郎中张汝霖为贺宋生日使。

十一月，以大兴尹璋、客省使兼东上閤门使高翊为贺宋正旦使。

宋

十四年

正月己丑朔，宋翰林学士留正、利州观察使张嶷等贺正旦。

正月己丑朔，夏武功大夫煞进德、宣德郎李师旦贺正旦。

正月己丑朔，高丽遣尚书吏部侍郎崔均等贺正旦。

癸巳，宋使朝辞，尚书省奏，宋来书语涉平易，遣人就馆谕宋使。大兴尹璋至宋，宋人就馆夺其国书，璋乃赴其宴、受其私物，璋坐除名。

三月戊子朔，夏武功大夫芭里安仁、宣德郎焦蹈等贺万春节。

二月丙戌，高丽遣尚书刑部侍郎车仁揆进奉。

九月乙未，以宿直将军宗室崇肃为夏生日使。

三月戊子朔，高丽尚书户部侍郎金链光等贺万春节。

四月乙亥，以劝农副使完颜蒲涅为横赐高丽使。

二月，以刑部尚书梁肃、赵王府长史蒲察讹里剌为详问宋国使。

十一月戊申，以仪鸾局使曹士元为高丽生日使。
三月戊子朔，宋遣户部尚书韩彦直、保信军承宣使刘炎等贺万春节。
梁肃等至宋，宋主接书如旧仪。五月，梁肃等还，宋主以谢书附奏。
九月，以兵部尚书完颜让、秘书少监贾少冲为贺宋生日使。
己酉，宋试工部尚书张子颜、明州观察使刘密为报聘使，仍求免起立接书，诏不许。
十一月，以御史中丞刘仲诲、殿前左卫将军兼修起居注纥石烈奥也等为贺宋正旦使。
宋
十五年
正月，宋试户部尚书蔡洸、江州观察使赵益等贺正旦。
正月，夏武功大夫李嗣卿、宣德郎白庆嗣等贺正旦。
七月丙申，曷懒路奏，得高丽边报，以其西京留守赵位宠作乱，欲遣告奏，而义州路梗不通，欲由定州入曷懒路，诏许之。
九月，以归德尹完颜王祥、客省使兼东上閤门使卢玑为贺宋生日使。
九月己未，以符宝郎斜卯和尚为夏生日使。
十二月丙午，夏遣中兴尹讹罗绍甫、翰林学士王师信等谢横赐。
九月，高丽西京留守赵位宠遣徐彦等进表，欲以慈悲岭以西、鸭绿江以东内附，诏不许。
十一月，以右宣徽使宗室靖、拱卫直都指挥使高运国为贺宋正旦使。
闰九月辛酉，高丽国王王晧以平赵位宠之乱，遣秘书少监朴绍奉表告奏。
十一月戊辰，以宿直将军阿典蒲鲁虎为高丽生日使。
十二月丙午，高丽遣朝散大夫礼宾少卿赵永仁谢赐生日。
宋
十六年
正月戊申朔，宋试户部尚书谢廓然、泉州观察使黄夷行等贺正旦。
正月戊申朔，夏武功大夫嵬宰师宪、宣德郎宋弘等贺正旦。
正月戊申朔，高丽尚书吏部侍郎李章贺正旦。
三月丙午朔，夏武功大夫骨勒文昌、宣德郎王禹珪贺万春节。
三月丙午朔，高丽遣尚书户部侍郎蔡顺禧贺万春节。
三月丙午朔，宋试工部尚书张宗元、利州观察使谢纯孝等贺万春节。
九月癸丑，以宿直将军完颜觌古速为夏生日使。
十一月，以尚书兵部郎中移剌子元为高丽生日使。
壬子，宋翰林学士知制诰朝散大夫汤邦彦、昭信军承宣使陈雷等奉书申请。
十二月庚子，高丽遣礼宾少卿王珪谢赐生日。户部尚书吴光陟、尚书工部侍郎尹崇诲等以不许赵位宠内附，陈谢。
丙辰，宋申请使朝辞，上以书答之。
九月，以殿前都点检蒲察通、尚书左司郎中张亨为贺宋生日使。
十一月，以同知宣徽院事刘珫、近侍局使乌林荅愿为贺宋正旦使。
宋
十七年
正月壬寅朔，宋遣试吏部尚书阎苍舒、江州观察使李可久等来贺正旦。
正月壬寅朔，夏武功大夫讹＜⿰口移＞德昌、宣德郎杨彦和等贺正旦。
正月壬寅朔，高丽尚书户部侍郎吴淑夫贺正旦。
三月辛丑朔，夏武功大夫芭里庆祖、宣德郎梁宇等贺万春节。
二月己亥，高丽遣朝散大夫尚书户部侍郎丁守弼进奉。
三月辛丑朔，宋遣试户部尚书张子正、明州观察使赵士葆等贺万春节。

九月丁酉朔，以尚书兵部郎中石抹忽土为夏生日使。
三月辛丑朔，高丽遣尚书工部侍郎崔光远贺万春节。
九月，以殿前右副都点检完颜习尼烈、提点太医院兼仪鸾使曹士元为贺宋生日使。
十月，夏国献百头帐，诏不受。
四月戊子，以滕王府长史徒单乌者为横赐高丽使。
十一月，仁孝再以表上，曰：“若不包纳，则下国深诚无所展效。”诏许与正旦使同来。
十二月戊辰，以宿直将军仆散怀忠为高丽生日使。甲午，遣礼宾少卿崔美谢横赐。
十一月，以延安尹完颜蒲剌睹、左谏议大夫兼翰林直学士郑子聃为贺宋正旦使。
十二月甲午，夏遣东经略使苏执礼横进。
宋
十八年
正月丙申朔，宋翰林学士钱良臣、严州观察使延玺等贺正旦。
正月丙申朔，夏武功大夫恧恧存忠、宣德郎武用和等贺正旦。
正月丙申朔，高丽尚书户部侍郎孙应时贺正旦。
三月乙未朔，宋遣试礼部尚书赵思、宜州观察使郑槐等贺万春节。
三月乙未朔，夏武功大夫嵬＜⿱山名＞仁显、宣德郎赵崇道等贺万春节。
二月癸巳，高丽遣吏部侍郎崔孝求进奉。
三月乙未朔，高丽尚书刑部侍郎李仁成等贺万春节。
九月，以大理卿张九思、殿前左卫将军宗室崇肃为贺宋生日使。
四月己丑，以太子左赞善兼翰林修撰阿不罕德甫为横赐夏国使。
十一月丙戌，以东上閤门使左光庆为赐高丽生日使。
十一月，以静难军节度使乌延查剌、太府监王汝楫为贺宋正旦使。
九月辛未，以侍御史完颜蒲鲁虎为夏生日使。
十二月戊午，高丽礼宾少卿奇世谢赐生日。
十二月戊午，夏遣殿前太尉浪讹元智、翰林学士刘昭谢横赐。
宋
十九年
正月庚申朔，宋遣户部侍郎宇文价、江州观察使赵鼐等贺正旦。
正月庚申朔，夏武功大夫张兼善、宣德郎张希圣等贺正旦。
正月庚申朔，高丽刑部侍郎金节贺正旦。
三月己未朔，夏遣武功大夫来子敬、宣德郎梁介等贺万春节。
二月丁巳，高丽尚书吏部侍郎柳得仁进奉。
三月己未朔，宋龙图阁学士钱冲之、潭州观察使刘咨等贺万春节。
九月戊午，以太子左卫率府率裴满胡剌为夏生日使。
三月己未朔，高丽尚书户部侍郎卢卓儒贺万春节。
九月，以左宣徽使蒲察鼎寿、尚书刑部郎中高德裕为贺宋生日使。
十一月戊辰，以西上閤门使卢拱为赐高丽生日使。
十二月壬子，高丽遣朝散大夫礼宾少卿柳得义谢赐生日。
十一月，以御史中丞移剌慥、东上閤门使左光庆为贺宋正旦使。
宋
二十年
正月甲寅朔，宋试礼部尚书陈岘、宜州观察使孔异贺正旦。
正月甲寅朔，夏武功大夫安德信、宣德郎吴日休贺正旦。
正月甲寅朔，高丽尚书户部侍郎尹东辅贺正旦。

三月癸丑朔，宋试工部尚书傅淇、婺州观察使王公弼等贺万春节。
三月癸丑朔，夏武功大夫罔进忠、宣德郎王禹玉贺万春节。
二月辛亥，高丽尚书吏部侍郎金铉公进奉。
九月壬戌，少府少监宗室赛补为夏生日使。
三月癸丑朔，高丽尚书户部侍郎孙硕贺万春节。
九月，以太府监李佾、尚书左司郎中完颜乌里也为贺宋生日使。
十二月癸卯，诏有司，夏使入界，如遇当月小尽，限二十五日至都，二十七朝见。
四月己亥，以西上閤门使郭喜国为横赐高丽使。
十一月，以真定尹驸马都尉徒单守素、左谏议大夫杨伯仁为贺宋正旦使。
十一月乙亥，以太常少卿任倜为高丽生日使。
丙午，夏遣奏告使御史中丞罔永德、枢密直学士刘昭等入见。
十二月丙午，高丽礼宾少卿沈晋升谢生日，礼宾少卿王度等谢横赐。
宋
二十一年
正月戊申朔，宋龙图阁学士叶宏、福州观察使张诏贺正旦。
正月戊申朔，夏遣武功大夫谋宁好德、宣德郎郝处俊贺正旦。
正月戊申朔，高丽尚书礼部侍郎贺正旦。
三月丁未朔，宋试户部尚书盖经、阆州观察使裴良能等贺万春节。
三月丁未朔，夏武功大夫苏志纯、宣德郎康忠义等贺万春节。
二月甲辰，高丽尚书吏部侍郎李德基进奉。
四月戊辰，以滕王府长史把德固为横赐夏使。
三月丁未朔，高丽尚书户部侍郎申宝至贺万春节。
八月，以殿前右副都点检宗室胡什赉、尚书左司郎中邓俨为贺宋生日使。
八月乙丑，以尚书吏部郎中奚胡失海为夏生日使。
宋
二十二年
三月辛未朔，宋使贺万春节。
三月辛未朔，夏使贺万春节。
三月辛未朔，高丽使贺万春节。
九月，以殿前左卫将军宗室禅赤、翰林直学士吕忠翰为贺宋生日使。
九月乙酉，以尚辇局使仆散曷速罕为夏生日使。
十一月甲申，以宿直将军仆散忠佐为高丽生日使。
十一月，以昭毅大将军吏部尚书孛术鲁阿鲁罕、中大夫都水监宋中为贺宋正旦使。
宋
二十三年
正月丁卯朔，宋试吏部尚书王蔺、明州观察使刘＜□弱文＞贺正旦。
正月丁卯朔，夏武功大夫刘进忠、宣德郎李国安等贺正旦。
正月丁卯朔，高丽尚书礼部侍郎崔永濡贺正旦。
三月丙寅朔，宋试工部尚书贾选、武奉军承宣使郑兴裔等贺万春节。
三月丙寅朔，夏武功大夫吴德昌、宣德郎刘思忠等贺万春节。
二月甲子，高丽户部侍郎文章炜进奉。
九月己巳，以宿直将军完颜斜里虎为夏生日使。
三月丙寅朔，高丽户部侍郎卢孝敦贺万春节。
九月，以同签大宗正事宗室方、同知宣徽院事刘玮为贺宋生日使。

四月癸丑，以大理正纥石烈述列速为横赐高丽使。

闰十一月，以西京留守宗室婆卢火、尚食局使李滤为贺宋正旦使。

十二月丁亥，高丽使崔孝著朝辞，以诏答王晧。是岁，晧母任氏薨。

宋

二十四年

正月辛卯朔，宋显谟阁学士余端礼、宜州观察使王德显等贺正旦。

正月辛卯朔，夏武功大夫刘执中、宣德郎李昌辅贺正旦。

二月甲戌，高丽王王晧以母忧未卒哭，请免今年万春节及进贡。诏以王晧未经起复，不当陈贺，其进贡方物宜令随明年贺正旦使同来。

二月甲戌，以器物局使宗室＜⿱亠回＞为横赐夏国使。

三月庚寅朔，宋试吏部尚书陈居仁、随州观察使贺锡来贺万春节。

三月庚寅朔，夏武功大夫晁直信、宣德郎王庭彦等贺万春节。

丙戌，以高丽王晧母丧，遣东上閤门使完颜进儿、翰林修撰郝俣为敕祭使，西上閤门使大仲尹为慰问使，虞王府长史永明为起复使。

八月，以太府监张大节、尚书左司郎中完颜婆卢火为贺宋生日使。

五月丙申，尚书省奏，夏国王以车驾幸上京，愿遣使入贺。上曰："往复万里，暑雨泥泞，不须遣使。"令谕止之。

十一月甲午，诏上京地远天寒，行人跋涉艰苦，来岁宋国正旦、生日并不须遣使。

八月癸亥，以侍御史遥里特末哥为夏生日使。

十月丙辰朔，诏上京地远天寒，行人跋涉艰苦，来岁高丽贺正旦、生辰、进奉使，权止一年。其谢敕祭、慰问、起复三番人使，令以后随朝贺人使同来。

十月丙辰朔，诏上京地远天寒，行人跋涉艰苦，来岁贺正旦、生日、谢横赐使，权止一年。

宋

二十五年

十一月，以临潢尹仆散守中、御史中丞马惠迪为贺宋正旦使。

十一月丙申，夏国以车驾还京，贺尊安使御史大夫李崇懿、中兴尹米崇吉、押进匦匣使李嗣卿等朝见。

十一月壬寅，以尚书礼部员外郎移剌履为高丽生日使。

十二月，宋遣试礼部尚书王信、明州观察使吴瓌贺正旦。

十二月戊寅，高丽户部尚书梁翼京、府少监卿崔素谢敕祭，司宰少卿康勇儒谢慰问，礼宾少卿崔仁谢起复。

宋

二十六年

正月庚辰朔，宋使贺正旦。

正月庚辰朔，夏武功大夫麻骨进德、宣德郎刘光国等贺正旦。

正月庚辰朔，尚书工部侍郎崔仁请贺正旦，以宣孝太子未大烧饭，诏权停三日典宴礼，三国人使各赐在馆宴。

三月己卯朔，宋试户部尚书章森、容州观察使吴曦等贺万春节。

三月己卯朔，夏武功大夫麻骨德懋、宣德郎王庆崇等贺万春节。

八月，以益都尹宗浩、左谏议大夫黄久约为贺宋生日使。

二月丁丑，高丽户部侍郎门义赫进奉。

八月己丑，以宿直将军李达可为夏生日使。

十一月，以刑部尚书移剌子元、尚书左司郎中马琪为贺宋正旦使。

三月己卯朔，高丽礼部侍郎柳公权贺万春节。

四月壬戌，以客省使李磐为横赐高丽使。
十二月庚子，高丽礼部侍郎任濡谢横赐，礼宾少卿卢元谢生日。
宋
二十七年
正月癸卯朔，宋遣试刑部尚书李巘、漳州观察使赵多才贺正旦。
正月癸卯朔，夏武功大夫＜⿱少兔＞德昭、宣德郎索遵德贺正旦。
正月癸卯朔，高丽司宰少卿崔匡辅贺正旦。
三月癸卯朔，夏武功大夫遇忠辅、宣德郎吕昌龄等贺万春节。
二月辛丑，高丽礼宾少卿车若松进奉。
三月癸卯朔，宋遣试兵部尚书张淑春、鄂州观察使谢卓然等贺万春节。
九月己酉，以武器署令斜卯阿土为夏生日使。
三月癸卯朔，高丽户部侍郎李公钧贺万春节。
九月，以河中尹田彦皋、近侍局使宗室鹘杀虎为贺宋生日使。
十二月，夏殿前太尉讹罗绍先、枢密直学士严立本谢横赐。
十二月庚午，以翰林待制赵可为高丽生日使。
十月乙亥，宋前主殂。
甲午，高丽礼宾少卿崔存谢赐生日。
十一月，以殿前左副都点检崇安、翰林侍讲学士兼御史中丞李晏为贺宋正旦使。
十二月壬午，宋敷文阁学士韦璞、鄂州观察使姜特立来告哀。
宋
二十八年
正月丁酉朔，宋试工部尚书万钟、宜州观察使赵不违贺正旦。是月，以左宣徽使驸马都尉蒲察克忠、户部尚书刘玮为宋吊祭使。
正月丁酉朔，夏武功大夫麻奴绍文、宣德郎安惟敬贺正旦。
正月丁酉朔，高丽司宰少卿崔迪元贺正旦。
三月丁酉朔，夏武功大夫浑进忠、宣德郎邓昌祖等来贺万春节。
二月乙未，高丽礼宾少卿吉仁进奉。
三月丁酉朔，高丽户部侍郎李禧贺万春节。
二月，宋试户部尚书颜师鲁、福州观察使高震来进其前主遗留礼物。
九月甲午朔，以鹰坊使崇夔为夏国生日使。
十二月丙寅，以大理正移剌彦拱为高丽生日使。庚寅，高丽户部侍郎周匡美谢赐生日。
三月丁酉朔，宋试户部尚书胡晋臣、鄂州观察使郑康孙贺万春节。
五月甲辰，宋试礼部尚书京镗、容州观察使刘端仁来报谢。
九月丙申，以安武军节度使王克温、近侍局使鹘杀虎为贺宋生日使。
十一月，以河中尹田彦皋、吏部
侍郎移剌仲方为贺宋正旦使。
宋
二十九年
正月壬辰朔，宋显谟阁学士郑侨、广州观察使张时修等贺正旦。上大渐，宋正旦使遣还。
正月壬辰朔，夏武功大夫纽尚德昌、宣德郎字得贤贺正旦。上大渐，夏使遣还。
正月壬辰朔，高丽礼宾少卿李尚儒贺正旦。上大渐，高丽使遣还。
甲辰，遣大理卿王元德等报哀于宋。
三月，夏殿前太尉李元贞、翰林学士馀良来陈慰。
六月乙卯，高丽检校尚书右仆射户部尚书李英＜⿰木晉＞、检校工部尚书户部侍郎黄清来奏会

葬、并祭奠。

二月，宋主内禅，子惇嗣立。

四月，进奉使御史中丞邹显忠、枢密直学士李国安入奠。

四月辛未，宋葛廷瑞、赵不慢来吊祭。

五月，夏知兴中府事乃令思敬、秘书少监梁介贺登位，知中兴府事田周臣押进使。

七月辛未，高丽检校太尉郑存实、殿中监任冲来贺登位。

五月壬寅，宋遣罗点、谯熙载来报嗣位。戊午，遣东北路招讨使温迪罕速可等使宋贺即位。

八月，高丽遣户部尚书崔膺庸贺天寿节。

八月丙辰，夏嵬＜⿱山名＞彦、刘文庆贺天寿节。

闰月庚辰，宋遣沈揆、韩■胄来贺登位。

十二月，高丽礼部侍郎闵湜谢生日，户部侍郎孙衍谢横赐。

六月乙卯，敕有司移报宋天寿节。

七月辛巳，遣刑部尚书完颜守贞等为贺宋生辰使。

八月丙辰，宋遣礼部尚书谢深甫、观察使赵昂贺天寿节。

十一月辛酉，遣右宣徽使裴满馀庆等为贺宋正旦使。

金史卷六二　表第四

宋

章宗明昌元年

正月丙辰朔，宋试户部尚书郭德麟、宜州观察使蔡锡贺正旦。

正月丙辰朔，夏武节大夫唐彦超、宣德郎扬彦直贺正旦。

八月己酉，高丽户部侍郎陈克修，及进奉使户部郑世鬈贺天寿节。

七月己巳，遣礼部尚书王翛等为贺宋生辰使。

八月己酉，夏武节大夫拽税守节、宣德郎张仲文贺天寿节，知中兴府罔进忠谢横赐。

十二月丁未，高丽户部侍郎卢湜谢生日。

八月己酉，宋显谟阁学士丘密、福州观察使蔡必胜贺天寿节。

十一月乙卯，遣签书枢密院事把德固等为贺宋正旦使。

宋

二年

正月庚戌朔，宋试吏部尚书苏山、潭州观察使刘询贺正旦。丙寅，遣左副都点检完颜＜⿱亠回＞等使宋告哀。

正月庚戌朔，夏武节大夫王全忠、宣德张思义贺正旦。许使贸易三日。

正月庚戌朔，高丽礼宾少卿郑克温贺正旦。

三月乙亥，高丽检尚书右仆射工部尚书韩正修、吏部侍郎崔敦礼奉慰，检校尚书文得品、礼部侍郎李世长祭奠。

三月丁巳，夏左金吾卫正将军李元膺、御史中丞高俊英为陈慰使。

三月丁丑，宋遣试礼部尚书宋之端、严州观察使宋嗣祖为皇太后吊祭使，太常少卿王叔简读祭文。

丁卯，夏进奉使知中兴府李嗣卿、枢密直学士永昌奉奠皇太后。

八月乙巳，高丽户部侍郎柳光寿来贺天寿节，户部侍郎宋弘迪进奉。

七月己巳，遣同签大睦亲府事完颜兖等为贺宋生辰使。

八月丁丑，朔夏武节大夫孰嵬英、宣德郎焦元昌贺天寿节。

十二月癸卯，高丽户部侍郎李至纯谢赐生日。

八月乙巳，宋试户部尚书赵廱、婺州观察使田皋贺天寿节。

十一月丁巳，遣豳王傅完颜宗璧等为贺宋正旦使。

宋

三年

正月乙巳朔，宋焕章阁学士黄申、明州观察使张宗益贺正旦。

正月乙巳朔，夏武节大夫赵好、德郎史从礼贺正旦。

正月乙己朔，高丽礼宾少卿洪孝忠贺正旦。

七月辛卯，遣殿前都点检仆散端等为贺宋生辰使。

八月丁卯，夏武节大夫罔敦信、宣德郎韩伯容贺天寿节。

八月丁卯，高丽卫尉少卿朴初贺天寿节，秘书少监师威谢横赐，礼宾少卿石城柱进奉。

八月，宋工部尚书钱之望、广州观察使杨大节贺天寿节。

十二月丁卯，高丽遣户部侍郎丁光叙谢赐生日。

十一月庚寅，遣右副都点检温敦忠等为贺宋正旦使。

宋

四年

正月己巳朔，宋显谟阁学士郑汝谐、均州观察使谯令雍贺正旦。

正月己巳朔，夏武节大夫吴＜⿰口移＞遂良、宣德郎高崇德贺正旦。

正月己巳朔，高丽司宰少卿扬淑节贺正旦。

八月辛酉，夏武节大夫庞静师德、宣德郎张崇师贺天寿节，御史中丞乃令思聪谢横赐。

八月辛酉，高丽礼宾少卿苏良美贺天寿节，吏部侍郎门侯轼进奉。

七月己丑，遣御史中丞董师中等为贺宋生辰使。

八月辛酉，宋吏部尚书许及之、明州观察使蒋介贺天寿节。

九月，仁孝薨，子纯祐立。

十二月庚申，高丽户部侍郎陈光卿等谢赐生日。

十一月壬申，夏御史大夫李元吉、翰林学士李国安来讣告。

十一月戊寅，遣翰林直学士完颜匡更名弼，为贺宋正旦使。

十二月甲午朔，夏殿前太尉咩铭友直、副使枢密直学士李昌辅奉遗进礼物。

宋

五年

正月癸亥朔，宋翰林学士倪思、知阁门使王知新贺正旦。

正月癸亥朔，夏武节大夫恧恧世忠、宣德郎刘思问等贺正旦。

正月癸亥朔，高丽卫尉少卿李居正贺正旦。

六月戊戌，宋前主眘殂。

辛巳，命中宪大夫国子祭酒刘玑、尚书右司郎中乌古论庆裔等充夏国王李纯祐封册起复使。

八月己丑朔，高丽礼宾少卿权信贺天寿节，太府少监柳泽进奉。

七月甲子，宋主禅位于子扩。

八月乙卯，宋试工部尚书梁总、明州观察使戴勋贺天寿节。

十二月丁巳朔，高丽户部侍郎刘邦氐谢赐生日。

九月壬申，宋显谟阁学士薛叔似、广州观察使谢渊来告哀。戊寅，以知大兴府事尼庞古鉴为宋吊祭使。

四月壬寅，夏御史中丞浪讹文广、副使枢密直学士刘俊才、押进知中兴府野遇克忠来报谢。

八月乙卯，夏武节大夫野遇思文、宣德郎张公辅贺天寿节。

十月庚寅，宋户部尚书林湜、泉州观察使游恭献遗留物。

闰十月戊午朔，宋翰林学士郑湜、广州观察使范仲任报即位。甲戌，以河东南北路提刑使王启、广威将军殿前左副都点检石抹仲温为贺宋即位国信使。

十一月庚子，以广威将军右宣徽使移剌敏、山东东路转运使高世忠为贺宋正旦使。

宋

六年

正月丁亥朔，宋试礼部尚书曾三复贺正旦。

正月丁亥朔，夏武节大夫王彦才、宣德郎高大节贺正旦。

正月丁亥朔，高丽户部侍郎白存儒贺正旦。

二月癸未，宋焕章阁学士林季友、明州观察使郭正己报谢。

三月丙申，夏御史大夫李彦崇、知中兴府事郝庭俊谢赐生日。

八月己卯，高丽礼部侍郎徐谐贺天寿节，卫尉少卿周元迪谢横赐。

八月辛未，遣吏部尚书吴鼎枢等为贺宋生辰使。己卯，宋试吏部尚书汪义端、福州观察使韩■胄贺天寿节。

八月己卯，夏武节大夫宋克忠、宣德郎吴子正贺天寿节。

十二月丁丑，高丽尚书户部侍郎孙弘谢赐生日。

十一月丙申，遣刑部尚书纥石烈贞等为贺宋正旦使。

宋

承安元年

正月辛巳朔，宋遣翰林学士黄艾、均州观察使柳正一贺正旦。

正月辛巳朔，夏武节大夫员元亨、宣德郎元叔等贺正旦。

正月辛巳朔，高丽礼宾少卿宋髭贺正旦。

八月甲戌，宋试工部尚书吴宗旦、湖州观察使张卓贺天寿节。

八月甲戌，夏武节大夫同崇义、宣德郎吕昌邦贺天寿节。

八月甲戌，高丽尚书礼部侍郎赵冲贺天寿节，太府监卿刘应举进奉。

九月癸未，遣吏部尚书张嗣等为贺宋生辰使。

十二月丙午朔，高丽户部侍郎金光当谢赐生日。

十一月甲午，遣陕西路统军使完颜崇道等为贺宋正旦使。

宋

二年

正月乙亥朔，宋焕章阁学士张贵谟、严州观察使郭倪贺正旦。

正月乙亥朔，夏武节大夫嵬＜⿱山名＞世安、宣德郎李师广贺正旦。

正月乙亥朔，高丽礼宾少卿牙应卿贺正旦。

辛丑，宋试礼部尚书赵介、利州观察使朱龟年以母丧告哀。

八月戊戌，夏武节大夫罗＜⿰口移＞守忠、宣德郎王彦国贺天寿节。知中兴府事李德冲、枢密直学士刘思问等奏告榷场。

八月戊戌，高丽礼部侍郎赵谦贺天寿节，户部侍郎梁元进奉。

八月戊戌，宋试工部尚书卫泾、泉州观察使陈奕贺天寿节。

九月丁未，遣知归德府事完颜愈等为贺宋生辰使。

十二月丁酉，夏殿前太尉李嗣卿、知中兴府事高德崇谢复榷场。

宋

三年

正月己亥朔，宋焕章阁学士曾炎、鄂州观察使郑挺贺正旦。

正月己亥朔，夏武功大夫隗敏修、宣德郎钟伯达贺正旦。

三月丙寅，王晧以国让其弟晫，礼宾少卿赵通来奏告，示封册晫。遣使宣问。

乙丑，宋试礼部尚书赵介、利州观察使朱龟年以宋祖母丧告哀。

八月甲午，夏武节大夫折＜⿰口移＞俊乂、宣德郎罗世昌贺天寿节。

八月癸未，宋试刑部尚书汤硕、福州观察使李汝翼等报谢。

九月丙申，宋显谟阁学士杨王休、利州观察使李安礼贺天寿节。遣中都路都转运使孙铎等为贺宋生辰使。

十一月丁未，遣太常卿杨庭筠等为贺宋正旦使。

宋

四年

正月癸巳朔，宋工部尚书马觉、广州观察使郑荿贺正旦。

正月癸巳朔，夏武节大夫李庆源、宣德郎邓昌祖贺正旦。

正月丁酉，高丽告哀。

三月，遣使册高丽王王晫。

八月己丑，宋试工部尚书李大性、泉州观察使金汤楫贺天寿节。

八月己丑，夏武节大夫纽尚德昌、宣德郎李公达贺天寿节。殿前太尉乃令思聪、枢密直学士杨德先谢横赐。

八月己丑，高丽王晫遣户部侍郎刘元顺贺天寿节，户部侍郎郑邦辅进奉。

九月己未，遣知东平府事仆散琦等为贺宋生辰使。

十二月乙酉，高丽知枢密院金陟侯、太府卿王仪谢封册。

十一月甲寅，遣知济南府事范楫等为贺宋正旦使。

宋

五年

正月戊子朔，宋焕章阁学士朱致知、福州观察使李师挚贺正旦。

正月戊子，夏武节大夫连都敦信、宣德郎丁师周贺正旦，附奏为母疾求医。诏遣太医时德元、王利贞往诊治，仍以御剂药赐焉。

正月戊子朔，高丽礼宾少卿白元轼来贺正旦。

八月壬子，高丽户部侍郎池资深贺天寿节，户部侍郎申周锡等进奉。

八月壬子，宋户部尚书赵善义、鄂州观察使厉仲详贺天寿节。是月，宋前主惇殂。

八月壬子，夏武节大夫连都敦信、宣德郎丁师周贺天寿节，南院宣徽使刘忠亮、知中兴府高永昌来谢恩。

十月庚子，宋试刑部尚书吴旰、利州观察使林可大来告母丧。

十一月己巳，宋焕章阁学士李寅仲、福州观察使张良显来告前主丧。

乙卯，遣工部尚书乌古论谊等为宋吊祭使。

辛未，遣殿前右副点检纥石烈忠定等为贺宋正旦使。

十二月癸未，遣河南路统军使完颜充等为宋吊祭使。

宋

泰和元年

正月壬子朔，宋宝谟阁学士林桷、利州观察使王康成贺正旦。

正月壬子朔，夏武节大夫卧德忠、宣德郎刘筠国贺正旦。

正月壬子朔，高丽礼宾少卿李惟卿贺正旦。

壬戌，宋试工部尚书丁常任、严州观察使郭倓进遗留物。

三月乙丑，夏左金吾卫上将军野遇思文、知中兴府田文徽等来谢恩。

八月，高丽户部侍郎郑公顺贺天寿节，礼宾少卿赵淑进奉，卫尉卿秦彦匡谢赐生日。

三月乙亥，宋试刑部尚书虞俦、泉州观察使张仲舒等来报谢。

八月戊寅朔，夏武节大夫柔思义、宣德郎焦思元等贺天寿节。

十二月乙巳，高丽礼宾少卿崔南敷进奉。

八月丙申，宋试户部尚书俞烈、福州观察使李言等报谢。丙申，宋遣试吏部尚书陈宗召、广州

观察使窦夔贺天寿节。

九月戊申，遣右宣徽使徒单怀忠等为贺宋生辰使。

十一月庚申，遣殿前右卫将军纥石烈七斤等为贺宋正旦使。

宋

二年

正月丁未朔，宋焕章阁学士李景和、福州观察使陈有功贺正旦。

正月丁未朔，夏武节大夫白克忠、宣德郎苏夤孙贺正旦。

正月丁未朔，高丽司宰少卿门孝轼贺正旦。

八月庚子，夏武节大夫天籍辣忠毅、宣德郎王安道贺天寿节，殿前太尉李建德、知中兴府事杨绍直等谢横赐。

八月庚子，高丽户部侍郎史洪祐贺天寿节，礼宾少卿韩氏谢赐生日。

八月庚子，宋试工部尚书赵不艰、鄂州观察使黄卓然贺天寿节。

闰十二月己巳，高丽礼宾少卿宋弘烈进奉。

丙辰，以完颜瑭、张行简为贺宋生日使。

十二月癸酉，遣武安军节度使公弼等为贺宋正旦使。

宋

三年

正月辛未朔，宋试吏部尚书鲁＜⿰宣宣＞、利州观察使王处久贺正旦。

正月辛未朔，夏武节大夫崔元佐、宣德郎刘彦辅贺正旦。

正月辛未朔。高丽户部侍郎郭公仪贺天寿节，礼宾少卿师公直谢赐生日。

八月甲子，宋试礼部尚书刘甲、泉州、观察使郭倬贺天寿节。

八月甲子，夏武节大夫＜⿱少兔＞德元、宣德郎高大亨贺天寿节。

十二月癸亥，高丽礼宾少卿林德元进奉。

九月壬申，遣刑部尚书承晖等为贺宋生辰使。

是岁，王晫薨，子韺嗣位。

十一月辛未，遣签枢密院事独吉思忠等为贺宋正旦使。

宋

四年

正月乙丑朔，宋试吏部尚书张孝曾、容州观察使林伯成贺正旦。丁丑，张孝曾回至庆都县卒，赙赠绢、布各二百二十匹，差防御使女奚烈元充敕祭使，馆伴使张云护送以还。

正月乙丑朔，夏武节大夫梅讹宇文、宣德郎韩师正贺正旦。

正月乙丑朔，高丽司宰少卿李延寿贺正旦。

八月癸丑，夏武节大夫李德广、宣德郎韩承庆贺天寿节。

三月庚寅，礼部侍郎王永龄来告哀。

八月癸丑，高丽国王韺遣户部侍郎曹光寿贺天寿节，户部侍郎李儆谢赐生日。

八月癸丑，宋试礼部尚书张嗣古、广州观察使陈涣贺天寿节。乙卯，遣知真定府事完颜昌等为贺宋生辰使。

十二月丁巳，高丽礼宾少卿姜植材进奉，司宰少卿车富民谢横赐，户部尚书金庆夫、礼部侍郎崔克遇谢敕祭，卫尉少卿门存谢慰问，礼宾少卿黄孝卿谢起复。

十一月丁卯，遣殿前右副都点检乌林答毅等为贺宋正旦使。癸未，宝鸡、郿县诸社屡被宋抄掠。

宋

五年

正月己未朔，宋试吏部尚书邓友龙、利州观察使皇甫斌贺正旦。

正月己未朔，夏武功大夫遇惟德、宣德郎高大伦贺正旦。

正月己未朔，高丽司宰少卿林仁硕贺正旦。

闰八月辛巳，夏武节大夫赵公良、宣德郎米元懿贺天寿节，殿前太尉乃来思聪、知中兴府通判刘俊德来谢横赐。

闰八月辛巳，高丽司宰少卿崔义贺天寿节。

庚申，宋兵入遂平县，纵掠，出狱囚，火官舍，害令尉而去。

十二月辛巳，高丽卫尉卿吴应天进奉。

二月己酉，宋兵掠泌阳，剽巡检家资，害其家人。

三月戊午朔，宋兵焚平氏镇，剽民财。

庚午，宋兵掠邓州白亭巡检家资，持其印去。

辛巳，宋兵犯巩州来远镇。

丁亥，唐州获宋谍，言韩■胄屯兵鄂州，将谋北侵。

四月命枢密院移文宋人，依誓约，撤新兵，毋纵入境。

五月甲子，平章政事仆散揆宣抚河南，籍诸道兵备宋。宣抚司移文宋三省枢密，问用兵之故，宋以镌谕边臣为辞。乃罢宣抚司，仆散揆还京师。

甲申，宋楚州安抚使戚拱遣其将高显以兵五百人破涟水县。

闰八月辛巳，宋试吏部尚书李璧、广州观察使林仲虎贺天寿节。

九月甲申，遣河南路统军使纥石烈子仁等为贺宋生辰使。

十一月乙酉，宋兵入内乡。己丑，遣太常卿赵之杰等为贺宋正旦使。

十二月，宋吴曦拥众兴元，欲窥关、陇。皇甫斌扰淮北。

宋

六年

正月癸未朔，宋试刑部尚书陈景俊、知閤门事吴琯贺正旦。

正月癸未朔，夏武节大夫纽尚德、宣德郎郑勗贺正旦。

正月癸未朔，高丽礼宾少卿崔甫淳贺正旦。

四月丙寅，诏平章政事仆散揆行省于汴，督诸道兵伐宋。

乙丑，夏李安全废其主纯祐自立，令纯祐母罗氏为表，遣御史大夫罔佐执中等来奏求封册。

八月丙子，高丽遣卫尉少卿李迪儒贺天寿节，卫尉卿金升谢赐生日，礼宾卿李佾谢起复，知枢密事韩奇、太府卿李承白等来谢封册。

十月庚戌，仆散揆出颍、寿。

十一月丁亥，克安丰军，壬辰，次庐江。宋主密谕丘崈，使归罪韩■胄，将乞盟。崈既送韩元靓归，遣忠训郎林拱持书乞和于仆散揆。

六月戊戌，诏宣问罗氏所以废立之故，安全复以罗氏表来。辛丑，以朝议大夫尚书左司郎中温迪罕思敬、朝请大夫太常少卿黄震为夏国王李安全封册使。

十二月乙亥，高丽卫尉少卿庆裕升进奉。

癸卯，丘崈复遣武翼郎宋显等以书币乞和于揆。

十二月乙丑，夏御史大夫谋宁光祖、翰林学士张公甫谢封册，押进使知中兴府梁德枢等入见。

十二月癸丑，宋吴曦纳款于都大提举完颜纲，赐诏褒谕。宋签书枢密院事丘崈复遣陈璧奉书诣揆乞和，揆以其辞尚倨，不见。

乙丑，仆散揆班师，对吴曦为蜀国王。吴曦遣郭澄、任辛奉表及蜀地图志、吴氏谱牒来上。

宋

七年

正月庚寅，仆散揆还至下蔡，有疾。

正月丁丑朔，夏武节大夫隈敏修、宣德郎邓昌福贺正旦。

正月丁丑朔，高丽户部侍郎师应瞻贺正旦。

丙申，以左丞相崇浩代揆行省于汴。

八月甲辰朔，夏武节大夫啰＜⿰口移＞思忠、宣德郎安礼贺天寿节。

四月壬子，以昭勇大将军宫籍副监杨序为横赐高丽使。

二月，宋安丙杀吴曦。宋方信孺诣行省，以书乞和。

八月壬申，高丽遣卫尉少卿徐珗贺天寿节，卫尉少卿金义元谢赐生日。

五月丙申，宋张岩复遣方信孺诣都元帅府，请增岁币。

十二月壬寅朔，高丽遣户部侍郎郑光习进奉。

九月，宗浩薨，以平章政事完颜匡行省于汴。

十一月丙子，宋韩■胄遣王柟以书诣元帅府。壬辰，宋钱象祖、李璧移书行省议和。

宋

八年

二月乙巳，宋钱象祖复遣王柟以书上行省。

正月辛未朔，夏武节大夫浑光中、宣德郎梁德懿贺正旦。

正月辛未朔，高丽户部侍郎林柱材贺正旦。

闰四月乙未，宋函韩■胄、苏师旦首，赎淮南故地，元帅府露布以闻。宋请改叔侄为伯侄，增岁币至三十万。

三月甲申，夏枢密使李元吉、观文殿大学士罗世昌等奏告。

十月己卯，高丽礼部侍郎林永祖贺天寿节，礼宾卿池利中谢赐生日。

五月辛亥，夏殿前太尉习勒遵义、枢密都承旨苏寅孙谢赐生日。

六月癸酉，宋试礼部尚书许奕、福州观察使吴衡奉誓书通谢。

十月己卯，夏武节大夫李世昌、宣德郎米元杰贺天寿节，御史大夫权鼎雄、枢密直学士李文政谢横赐，参知政事浪讹德光、光禄大夫田文徽等来奏告。

七月戊申，答宋誓书，以左副点检完颜侃为宋谕成使。

己酉宋户部尚书、应龙泉州观察使李谦贺天寿节。

八月己丑，遣户部尚书高汝砺等为贺宋生辰使。

十月己卯，宋户部尚书邹应龙、泉州观察使李谦贺天寿节。

宋

卫绍王大安元年

八月，宋使贺万秋节。

五月，高丽来贺即位。

宋

二年

八月，宋使贺万秋节。

宋

三年

正月乙酉朔，宋使贺正旦。

正月乙酉朔，夏使贺正旦。

正月乙酉朔，高丽使贺正旦。

宋

崇庆元年

正月，宋使贺正旦。

正月，夏使贺正旦。

三月，遣使册李遵顼为夏国王。

十二月，夏国王李遵顼谢封册。

宋
至宁元年
宋
宣宗贞祐元年
闰九月辛未，奉国上将军武卫军都指挥使乌林答与、尚书户部侍郎高霖为报谕宋使。
十二月癸亥，夏人陷巩州，泾州节度使夹谷守中死之。
十一月，宋贺正旦使入境有期，以大兵在近，姑停之，令有司移报。
宋
二年
正月丁丑，宋刑部尚书真德秀等贺即位，驻境上，以中都被围，谕罢之。
十一月乙卯，兰州译人程陈僧叛入于夏。自是，连岁与夏交兵矣。
宋
三年
正月辛酉朔，宋显谟阁学士聂子述、广州观察使周师锐贺正旦。
三月壬申，宋宝谟阁学士丁焴、利州观察使侯忠信贺长春节。是月丙子，宋使朝辞，因言宋主请减岁币如大定例。上以本自称贺，不宜别有祈请，谕遣之。九月己巳，以左谏议大夫把胡鲁、尚书工部侍郎徒单欧里白为贺宋生日使。
十一月庚辰，以拱卫直都指挥使蒲察五斤、尚书礼部侍郎杨云翼为贺宋正旦使。
宋
四年
正月乙卯朔，宋试工部尚书施累、广州观察使陈万春贺正旦。
三月甲子，宋遣华文馆学士留筠、宜州观察使右武卫上将军师亮贺长春节。
九月乙未，以荣禄大夫中卫尉完颜奴婢、太子少詹事纳坦谋嘉为贺宋生日使。
十一月甲辰，以尚书工部侍郎内族和尚、尚书右司郎中仆散毅夫为贺宋正旦使。
宋
兴定元年
正月己卯朔，宋焕章阁学士陈伯震、福州观察使霍仪贺正旦。
三月己丑，宋试工部尚书钱抚、潭州观察使冯柄贺长春节。
四月丁未朔，以宋岁币不至，命乌古论庆寿经略南边。
宋
二年
十二月甲寅，朝议乘胜与宋议和，以开封治中吕子羽、南京路转运副使冯璧为详问宋国使，行至淮中流，宋人拒止之，自此和好遂绝。
四月癸丑，以诏付辽东行省夹谷必兰，出谕高丽贷粮、开市二事，遣典客署书表刘丙从行。
宋
三年
正月戊辰朔，辽东行省报，高丽有奉表朝贡之意，诏行省受其表章以闻，朝贡之礼俟他日徐议。
宋
四年
宋
五年
宋
元光元年
宋

二年

宋

哀宗正大元年

三月，以边帅意，遣忠孝军三百，送省令史李唐英往滁州通好。宋人宴犒旬日，以奏禀为辞，和事竟不成。

十一月，夏遣使议和。

六月，遣枢密判官移剌蒲阿，以文榜遍谕宋界军民更不南伐，自是宋人亦敛兵。

宋

二年

九月，夏国和议定，夏称弟，各用本国年号，遣光禄大夫吏部尚书李仲谔、南院宣徽使罗世昌、中书省左司郎李绍膺来聘。

十月，遣聂天骥、张天纲使夏讲和事。

十二月，夏使朝辞，国书报聘称“兄大金皇帝致书于弟大夏皇帝阙下”，遣礼部尚书奥敦良弼、大理卿裴满钦甫、侍御史乌古古孙弘毅充报成使。

宋

三年

正月丁巳朔，夏遣精鼎匦匣使武绍德、副仪增、御史中丞咩元礼贺正旦。

十月，夏使报哀。

十一月甲戌，遣人使夏贺正旦。丙子，夏以兵事方殷，来报各停使。是月，遣中奉大夫完颜履信、昭毅大将军太府监徒单居正为吊祭夏国使。

宋

四年

夏遣精方匦匣使王立之来，未复命，国亡。

宋

五年

宋

六年

宋

七年

扬州制置赵善湘遣黄谟诣京东帅府约和，朝廷以宁陵令王渥往议，凡再往，约竟不成。

宋

八年

宋

天兴元年

宋

二年

八月己卯，假蔡州都军致仕内族阿虎带同签大睦亲府事，如宋借粮，宋人不许。

宋

三年

正月己酉，国亡。

金史卷六三　列传第一

后妃上

始祖明懿皇后　德帝思皇后

安帝节皇后　献祖恭靖皇后
昭祖威顺皇后　景祖昭肃皇后
世祖翼简皇后　肃宗靖宣皇后
穆宗贞惠皇后　康宗敬僖皇后
太祖圣穆皇后　光懿皇后
钦宪皇后　宣献皇后　崇妃萧氏
太宗钦仁皇后　熙宗悼平皇后
海陵嫡母徒单氏　大氏　徒单氏

古者天子娶后，三国来媵，皆有娣侄，凡十二女。诸侯一娶九女。所以正嫡妾，广继嗣，息妒忌，防淫慝，塞祸乱也。后亡，则媵为继室，各以其叙。无三媵，则娣侄继室，亦各以其叙。继室者，治其内政，不敢正其位号。礼，庙无两祔，不并尊也。鲁成风始两祔，宋国三媵，齐管氏三归，《春秋》皆讥之。《周礼》内宰，其属则内小臣、阍人、寺人次之，九嫔、世妇、女御、女祝、女史、典妇功、典丝、典枲、内司服又次之。《昏义》称“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不与《春秋》、《周礼》合，后世因仍其说，后宫遂至数千。

金代，后不娶庶族，甥舅之家有周姬、齐姜之义。国初诸妃皆无位号，熙宗始有贵妃、贤妃、德妃之号。海陵淫嬖，后宫寖多，元妃、姝妃、惠妃、贵妃、贤妃、宸妃、丽妃、淑妃、德妃、昭妃、温妃、柔妃凡十二位。大定后宫简少，明昌以后大备。

内官制度：诸妃视正一品，三夫人。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视正二品，比九嫔。婕妤九人视正三品，美人九人视正四品，才人九人视正五品，比二十七世妇。宝林二十七人视正六品，御女二十七人视正七品，采女二十七人视正八品，比八十一御妻。又有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皆内官也。

太祖嫡后圣穆生景宣，光懿生宗干，有定策功，钦宪有保佑之功，故自熙宗时圣穆、光懿、钦宪皆祔。宣献生睿宗，大定祔焉。故太祖庙祔四后，睿、世、显、宣皆祔两后，惟太宗、景宣、熙宗、章宗室祔一后。贞、慈、光献、昭圣虽庶姓，皆以子贵。宣宗册温敦氏，乃赐姓，变古甚矣。故自初起至于国亡，列其世次，著其族里，可考鉴焉。其无与于世道者，置不录。

始祖明懿皇后，完颜部人。年六十余嫁始祖。天会十五年追谥。

德帝思皇后，不知何部人。天会十五年追谥。

安帝节皇后，不知何部人。天会十五年追谥。

献祖恭靖皇后，不知何部人。天会十五年追谥。

昭祖威顺皇后徒单氏，讳乌古论都葛，活剌浑水敌鲁乡徒单部人。其父拔炭都鲁海。后性刚毅，人莫敢以为室。献祖将为昭祖娶妇，曰：“此子勇断异常，柔弱之女不可以为配。”乃为昭祖娶焉。天会十五年追谥。

景祖昭肃皇后，唐括氏，帅水隈鸦村唐括部人，讳多保真。父石批德撒骨只，巫者也。后有识度，在父母家好待宾客，父母出，则多置酒馔享邻里，迫于行旅。景祖饮食过人，时人名之“活罗”，解在《景祖纪》。昭祖曰：“俭啬之女吝惜酒食，不可以配。”乌古乃闻后性度如是，乃娶焉。

辽使同干来伐五国蒲聂部，景祖使后与劾孙为质于拔乙门，而与同干袭取之，辽主以景祖为节度使。

后虽喜宾客，而自不饮酒。景祖与客饮，后专听之。翌日，枚数其人所为，无一不中其綮肯。有醉而喧呶者，辄自歌以释其忿争。军中有被笞罚者，每以酒食慰谕之。景祖行部，辄与偕行，政事狱讼皆与决焉。

景祖没后，世祖兄弟凡用兵，皆禀于后而后行，胜负皆有惩劝。农月，亲课耕耘刈获，远则乘马，近则策杖，勤于事者勉之，晏出蚤休者训励之。

后往邑屯村，世祖、肃宗皆从。会桓赧、散达偕来，是时已有隙、被酒，语相侵不能平，遂举

刃相向。后起，两执其手，谓桓赧、散达曰："汝等皆吾夫时旧人，奈何一旦遽忘吾夫之恩，与小儿子辈忿争乎。"因自作歌，桓赧、散达怒乃解。其后桓赧兄弟起兵来攻，当是时，肃宗先已再失利矣，世祖已退乌春兵，与桓赧战于北隘甸。部人失束宽逃归，袒甲而至，告后曰："军败矣。"后方忧懑，会康宗来报捷，后乃喜。既而桓赧、散达皆降。

后不妒忌，阔略女工，能辑睦宗族，当时以为有丈夫之度云。天会十五年追谥。

世祖翼简皇后，拿懒氏。大安元年癸酉岁卒。天会十五年追谥。

肃宗靖宣皇后，蒲察氏。太祖将举兵，入告于后。后曰："汝邦家之长，见可则行。吾老矣，无贻我忧，汝亦必不至是。"太祖奉觞为寿，即奉后出门，酹酒祷天。后命太祖正坐，号令诸将。自是太祖每出师还，辄率诸将上谒，献所俘获。天会十五年追谥。

穆宗贞惠皇后，乌古论氏。天会十五年追谥。

康宗敬僖皇后，唐括氏。天会十五年追谥。

太祖圣穆皇后，唐括氏。天会十三年追谥。仍赠后父留速太尉、荣国公，祖迭胡本司徒、英国公，曾祖刻乃司空、温国公。

太祖光懿皇后，裴满氏。天会十三年追谥。

太祖钦宪皇后，纥石烈氏。天会十三年，尊为太皇太后，宫号庆元。十四年正月己巳朔，熙宗朝于庆元宫，然后御乾元殿，受群臣贺。是月丁丑，崩于庆元宫。二月癸卯，祔葬睿陵。

太祖宣献皇后，仆散氏，睿宗母也。天会十三年，追册曰德妃。大定元年追谥。

崇妃，萧氏。熙宗时封贵妃。天德二年正月，封元妃。是月，尊封太妃。海陵母大氏事萧氏甚谨。海陵篡立，尊大氏为皇太后，居永宁宫。每有宴集，太妃坐上座，大氏执妇礼。海陵积不能平，及杀宗义等，诬太妃以隐恶，杀之，并杀所生子任王隈喝。

大定十九年，诏改葬。大宗正丞宗安监护葬事，遣使致祭。上欲复太妃旧号，下礼官议。"前代称太妃者皆以子贵。古者入称'后'系夫，在朝称'太'系子，与今萧妃事不同，恐不得称'太'，止当追封妃号。"诏从之，乃封崇妃云。

太宗钦仁皇后，唐括氏。熙宗即位，与太祖钦宪皇后俱尊为太皇太后，号明德宫。赠后父阿鲁束太尉、宋国公，祖实匹司徒、英国公，曾祖阿鲁琐司空、温国公。十四年正月己巳朔，上朝两宫太后，然后御乾元殿受贺，自后岁以为常。皇统元年，上自燕京还京师，朝谒于明德宫。明年，上如天开殿，皇子生，使使驰报太后。太后至天开殿，上与皇后亲迎之。三年，崩于明德宫。谥曰钦仁皇后，祔葬恭陵。

熙宗悼平皇后，裴满氏。熙宗即位，封贵妃。天眷元年，立为皇后。父忽达拜太尉，赠曾祖斜也司空，祖鹘沙司徒。皇统元年，熙宗受尊号，册为慈明恭孝顺德皇后。二年，太子济安生。是岁，熙宗年二十四，喜甚，乃肆赦，告天地宗庙。弥月，册为皇太子，未一岁薨。

熙宗在位，宗翰、宗干、宗弼相继秉政，帝临朝端默。虽初年国家多事，而庙算制胜，齐国就废，宋人请臣，吏清政简，百姓乐业。宗弼既没，旧臣亦多物故，后干预政事，无所忌惮，朝官往往因之以取宰相。济安薨后，数年继嗣不立，后颇掣制熙宗。熙宗内不能平，因无聊，纵酒酗怒，手刃杀人。左丞相亮生日，上遣大兴国以司马光画像、玉吐鹘、厩马赐之，后亦附赐生日礼物。熙宗闻之，怒，遂杖兴国而夺回所赐。海陵本怀觊觎，因之疑畏愈甚，萧墙之变，从此萌矣。近侍高寿星随例迁屯燕南，入诉于后，后激怒熙宗，杀左司郎中三合，杖平章政事秉德，而寿星竟得不迁。秉德、唐括辩之奸谋起焉，海陵乘之，以成逆乱之计。

久之，熙宗积怒，遂杀后，而纳胙王常胜妃撒卯入宫继之。又杀德妃乌古论氏，妃夹谷氏、张氏、裴满氏。明日，熙宗遇弑。海陵已弑熙宗，欲收人心，以后死无罪，降熙宗为东昏王，追谥后为悼皇后，封后父忽达为王。大定间，复熙宗帝号，加谥后为悼平皇后，祔葬思陵。

海陵嫡母，徒单氏。宗干之正室也。徒单无子，次室李氏生长子郑王充，次室大氏生三子，长即海陵庶人也。徒单氏贤，遇下有恩意，大氏事之甚谨，相得欢甚。徒单虽养充为己子，充与海陵俱为熙宗宰相，充嗜酒，徒单常责怒之，尤爱海陵。海陵自以其母大氏与徒单嫡妾之分，心常不安。

及弑熙宗，徒单与太祖妃萧氏闻之，相顾愕然曰："帝虽失道，人臣岂可至此。"徒单入宫见海陵，不曾贺，海陵衔之。

天德二年正月，徒单与大氏俱尊为皇太后。徒单居东宫，号永寿宫，大氏居西宫，号永宁宫。天德二年，太后父蒲带与大氏父俱赠太尉，封王。徒单太后生日，酒酣，大氏起为寿。徒单方与坐客语，大氏跽者久之。海陵怒而出。明日，召诸公主宗妇与太后语者皆杖之。大氏以为不可。海陵曰："今日之事，岂能尚如前日邪。"自是嫌隙愈深。

天德四年，海陵迁中都，独留徒单于上京。徒单常忧惧，每中使至，必易衣以俟命。大氏在中都常思念徒单太后，谓海陵曰："永寿宫待吾母子甚厚，慎毋相忘也。"十二月十四日，徒单氏生日，海陵使秘书监纳合椿年往上京为太后上寿。贞元元年，大氏病笃，恨不得一见。临终，谓海陵曰："汝以我之故，不令永寿宫偕来中都。我死，必迎致之，事永寿宫当如事我。"

三年，右丞相仆散师恭、大宗正丞胡拔鲁往上京奉迁山陵，海陵因命永寿宫太后与俱来。继使平章政事萧玉迎祭祖宗梓宫于广宁，海陵谓玉曰："医巫闾山多佳致，祭奠礼毕，可奏太后于山水佳处游览。"及至沙流河，海陵迎谒梓宫，遂谒见太后。海陵命左右约杖二束自随，跪于太后前，谢罪曰："亮不孝，久阙温清，愿太后痛笞之。不然，且不安。"太后亲扶起之，叱约杖者使去。太后曰："今庶民有克家子，立百金之产，尚且爱之不忍笞。我有子如此，宁忍笞乎。"十月，太后至中都，海陵帅百官郊迎，入居寿康宫。是日，海陵及后宫、宰臣以下奉觞上寿，极欢而罢。

海陵侍太后于宫中，外极恭顺，太后坐起，自扶腋之，常从舆辇徒行，太后所御物或自执之。见者以为至孝，太后亦以为诚然。及谋伐宋，太后谏止之，海陵心中益不悦，每谒太后还，必忿怒，人不知其所以。

及至汴京，太后居宁德宫。太后使侍婢高福娘问海陵起居，海陵幸之，因使伺太后动静。凡太后动止，事无大小，福娘夫特末哥教福娘增饰其言以告海陵。及枢密使仆散师恭征契丹撒八，辞谒太后，太后与师恭语久之。大概言"国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又自中都至汴，今又兴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国，我尝谏止之，不见听。契丹事复如此，奈何"。福娘以告海陵。海陵意谓太后以充为子，充四子皆成立，恐师恭将兵在外，太后或有异图。乃召点检大怀忠、翰林待制斡论、尚衣局使虎特末、武库直长习失使杀太后于宁德宫，命护卫高福、辞勒、蒲速斡以兵士四十人从，且戒之曰："汝等见太后，但言有诏，令太后跪受，即击杀之，勿令艰苦。太后同乳妹安特，多口必妄言，当令速死。"及指名太后左右数人，皆令杀之。太后方樗蒲，大怀忠等至、令太后跪受诏。太后愕然，方下跪，虎特末从后击之，仆而复起者再。高福等缢杀之，年五十三。并杀安特及郡君白散、阿鲁瓦、叉察、乳母南撒、侍女阿斯、斡里保、宁德宫护卫温迪罕查剌、直长王家奴、撒八，小底忽沙等。海陵命焚太后于宫中，弃其骨于水。并杀充之子檀奴、阿里白、元奴，耶补儿逃匿，归于世宗。自军中召师恭还，杀之。及杀阿斯子孙、撒八二子、忽沙二子。封高福娘为郧国夫人，以特末哥为泽州刺史。海陵许福娘征南回以为妃，赐银二千两。敕戒特末哥："无酗酒殴福娘，殴福娘必杀汝。"

大定间，谥徒单氏曰哀皇后，自泽州械特末哥、福娘至中都诛之。其后贬海陵为庶人。宗干去帝号，复封辽王，徒单氏降封辽王妃云。

海陵母，大氏。天德二年正月，与徒单氏俱尊为皇太后。大氏居永宁宫。曾祖坚嗣赠司空，祖臣宝赠司徒，父昊天赠太尉、国公，兄兴国奴赠开府仪同三司、卫国公。十一月，昊天进封为王。

三年正月十六日，海陵生日，宴宗室百官于武德殿。大氏欢甚，饮尽醉。明日，海陵使中使奏曰："太后春秋高，常日饮酒不过数杯，昨见饮酒沉醉。儿为天子，固可乐，若圣体不和，则子心不安，其乐安在。至乐在心，不在酒也。"及迁中都，永寿宫独留上京，大氏常以为言。

贞元元年四月，大氏有疾，诏以钱十万贯求方药。及病笃，遗言海陵，当善事永寿宫。戊寅，崩。诏尚书省："应随朝官至五月一日方治事。中都自四月十九日为始，禁乐一月。外路自诏书到日后，官司三日不治事，禁乐一月，声钟七昼夜。"

贞元三年，大祥，海陵率后宫奠哭于菆宫。海陵将迁山陵于大房山，故大氏犹在菆宫也。九月，太祖、太宗、德宗梓宫至中都。尊谥曰慈宪皇后。海陵亲行册礼，与德宗合葬于大房山，升祔太庙。

大定七年，降封海陵太妃，削去皇后谥号。及宗干降帝号，封辽王，诏以徒单氏为妃，而大氏与顺妃李氏、宁妃萧氏、文妃徒单氏并追降为辽王夫人。

废帝海陵后，徒单氏。太师斜也之女。初为岐国妃，天德二年封为惠妃，九月，立为皇后。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后生日，百僚称贺于武德殿。久之，海陵后宫浸多，后宠颇衰，希得进见。沈璋妻张氏尝为光英保母，耶律彻在北京与海陵游从，海陵使璋妻及彻妻侯氏入宫侍后。彻本名神涅，负官钱二千六百余万，海陵皆免之。正隆六年，海陵幸南京。六月癸亥，左丞相张浩率百官迎谒。海陵备法驾，乘玉辂，与后及太子光英共载而入。海陵伐宋，后与光英居守。海陵遇害，陀满讹里也杀光英于汴。后至中都，居于海陵母大氏故宫。顷之，世宗怜其无依，诏归父母家于上京，岁赐钱二千贯，奴婢皆给官廪。大定十年卒。

海陵为人善饰诈，初为宰相，妾媵不过三数人。及践大位，逞欲无厌，后宫诸妃十二位，又有昭仪至充媛九位，婕妤美人才人三位，殿直最下，其他不可举数。初即位，封岐国妃徒单氏为惠妃，后为皇后。第二娘子大氏封贵妃，第三娘子萧氏封昭容，耶律氏封修容。其后贵妃大氏进封惠妃，贞元元年，进封姝妃，正隆二年，进封元妃。昭容萧氏，天德二年，特封淑妃，贞元二年，进封宸妃。修容耶律氏，天德四年，进昭媛，贞元元年，进昭仪，三年，进封丽妃。即位之初，后宫止此三人，尊卑之叙，等威之辨，若有可观者。及其侈心既萌，淫肆蛊惑，不可复振矣。

昭妃阿里虎，姓蒲察氏，驸马都尉没里野女。初嫁宗盘子阿虎迭。阿虎迭诛，再嫁宗室南家。南家死，是时南家父突葛速为元帅都监，在南京，海陵亦从梁王宗弼在南京，欲取阿里虎，突葛速不从，遂止。及篡位方三日，诏遣阿里虎归父母家。阅两月，以婚礼纳之。数月，特封贤妃，再封昭妃。阿里虎嗜酒，海陵责让之，不听，由是宠衰。

昭妃初嫁阿虎迭，生女重节。海陵与重节乱，阿里虎怒重节，批其颊，颇有诋訾之言。海陵闻之，愈不悦。阿里虎以衣服遗前夫之子，海陵将杀之，徒单后率诸妃嫔求哀，乃得免。

凡诸妃位皆以侍女服男子衣冠，号“假厮儿”。有胜哥者，阿里虎与之同卧起，如夫妇。厨婢三娘以告海陵，海陵不以为过，惟戒阿里虎勿笞箠三娘。阿里虎榜杀之。海陵闻昭妃阁有死者，意度是三娘，曰：“若果尔，吾必杀阿里虎。”问之，果然。是月，光英生月，海陵私忌，不行戮。阿里虎闻海陵将杀之也，即不食，日焚香祷祝，冀脱死。逾月，阿里虎已委顿不知所为，海陵使人缢杀之，并杀侍婢击三娘者。

贵妃定哥，姓唐括氏。有容色。崇义节度使乌带之妻。海陵旧尝有私，侍婢贵哥与知之。乌带在镇，每遇元会生辰，使家奴葛鲁、葛温诣阙上寿，定哥亦使贵哥候问海陵及两宫太后起居。海陵因贵哥传语定哥曰：“自古天子亦有两后者，能杀汝夫以从我乎。”贵哥归，具以海陵言告定哥。定哥曰：“少时丑恶，事已可耻。今儿女已成立，岂可为此。”海陵闻之，使谓定哥：“汝不忍杀汝夫，我将族灭汝家。”定哥大恐，乃以子乌答补为辞，曰：“彼常侍其父，不得便。”海陵即召乌答补为符宝祗候。定哥曰：“事不可止矣。”因乌带醉酒，令葛温、葛鲁缢杀乌带，天德四年七月也。海陵闻乌带死，诈为哀伤。已葬乌带，即纳定哥宫中为娘子。贞元元年，封为贵妃，大爱幸，许以为后。每同辇游瑶池，诸妃步从之。海陵嬖宠愈多，定哥希得见。一日独居楼上，海陵与他妃同辇从楼下过，定哥望见，号呼求去，诅骂海陵，海陵阳为不闻而去。

定哥自其夫时，与家奴阎乞儿通，尝以衣服遗乞儿。及为贵妃，乞儿以妃家旧人，给事本位。定哥既怨海陵疏己，欲复与乞儿通。有比丘尼三人出入宫中，定哥使比丘尼向乞儿索所遗衣服以调之。乞儿识其意，笑曰：“妃今日富贵忘我耶。”定哥欲以计纳乞儿宫中，恐阍者索之，乃令侍儿以大篋盛亵衣其中，遣人载之入宫。阍者索之，见篋中皆亵衣，固已悔惧。定哥使人诘责阍者曰：“我，天子妃。亲体之衣，尔故玩视，何也？我且奏之。”阍者惶恐曰：“死罪。请后不敢。”定哥乃使人以篋盛乞儿载入宫中，阍者果不敢复索。乞儿入宫十余日，使衣妇人衣，杂诸宫婢，抵暮遣出。贵哥以告海陵。定哥缢死，乞儿及比丘尼三人皆伏诛。封贵哥莘国夫人。

初，海陵既使定哥杀其夫乌带，使小底药师奴传旨定哥，告以纳之之意。药师奴知定哥与阎乞儿有奸，定哥以奴婢十八口赂药师奴使无言与乞儿私事。定哥败，杖药师奴百五十。先是，药师奴

尝盗玉带当死，海陵释其罪，逐去。及迁中都，复召为小底。及药师奴既以匿定哥奸事被杖，后与秘书监文俱与灵寿县主有奸，文杖二百除名，药师奴当斩。海陵欲杖之，谓近臣曰：“药师奴于朕有功，再杖之即死矣。”丞相李睹等执奏药师奴于法不可恕，遂伏诛。海陵以葛温、葛鲁为护卫，葛温累官常安县令，葛鲁累官襄城县令，大定初，皆除名。

丽妃石哥者，定哥之妹，秘书监文之妻也。海陵私之，欲纳宫中。乃使文庶母按都瓜主文家。海陵谓按都瓜曰：“必出而妇，不然我将别有所行。”按都瓜以语文，文难之。按都瓜曰：“上谓别有所行，是欲杀汝也。岂以一妻杀其身乎。”文不得已，与石哥相持恸哭而诀。是时，海陵迁都至中京，遣石哥至中都，俱纳之。海陵召文至便殿，使石哥秽谈戏文以为笑。定哥死，遣石哥出宫。不数日复召入，封为修容。贞元三年，进昭仪。正隆元年，进封柔妃。二年，进丽妃。

柔妃弥勒，姓耶律氏。天德二年，使礼部侍郎萧拱取之于汴。过燕京，拱父仲恭为燕京留守，见弥勒身形非若处女者，叹曰：“上必以疑杀拱矣。”及入宫，果非处女，明日遣出宫。海陵心疑萧拱，竟致之死。弥勒出宫数月，复召入，封为充媛，封其母张氏莘国夫人，伯母兰陵郡君萧氏为巩国夫人。萧拱妻择特懒，弥勒女兄也。海陵既夺文妻石哥，却以择特懒妻文。既而诡以弥勒之召，召择特懒入宫。乱之。其后，弥勒进封柔妃云。

昭妃阿懒，海陵叔曹国王宗敏妻也。海陵杀宗敏而纳阿懒宫中，贞元元年，封为昭妃。大臣奏“宗敏属近尊行，不可”。乃令出宫。

修仪高氏，秉德弟糺里妻也。海陵杀诸宗室，释其妇女。宗本子莎鲁剌妻、宗固子胡里剌妻、胡失来妻及糺里妻，皆欲纳之宫中，讽宰相奏请行之。使徒单贞讽萧裕曰：“朕嗣续未广，此党人妇女有朕中外亲，纳之宫中何如？”裕曰：“近杀宗室，中外异议纷纭，奈何复为此邪。”海陵曰：“吾固知裕不肯从。”乃使贞自以己意讽裕，必欲裕等请其事。贞谓裕曰：“上意已有所属，公固止之，将成疾矣。”裕曰：“必不肯已，唯上择焉。”贞曰：“必欲公等白之。”裕不得已，乃具奏，遂纳之。未几，封高氏为修仪，加其父高耶鲁瓦辅国上将军，母完颜氏封密国夫人。高氏以家事诉于海陵。自熙宗时，见悼后干政，心恶之，故自即位，不使母、后得预政事。于是，遣高氏还父母家。诏尚书省，凡后妃有请于宰相者，收其使以闻。

昭媛察八，姓耶律氏。尝许嫁奚人萧堂古带。海陵纳之，封为昭媛。堂古带为护卫，察八使侍女习捻以软金鹌鹑袋数枚遗之。事觉。是时，堂古带谒告在河间驿，召问之。堂古带以实对，海陵释其罪。海陵登宝昌门楼，以察八徇诸后妃，手刃击之，堕门下死，并诛侍女习捻。

寿宁县主什古，宋王宗望女也。静乐县主蒲剌及习捻，梁王宗弼女也。师姑儿，宗隽女也。皆从姊妹。混同郡君莎里古真及其妹余都，太傅宗本女也，再从姊妹。郕国夫人重节，宗磐女孙，再从兄之女。及母大氏表兄张定安妻奈剌忽、丽妃妹蒲鲁胡只，皆有夫，唯什古丧夫。海陵无所忌耻，使高师姑、内哥、阿古等传达言语，皆与之私。凡妃主宗妇尝私之者，皆分属诸妃，出入位下。奈剌忽出入元妃位，蒲鲁胡只出入丽妃位，莎里古真、余都出入贵妃位，什古、重节出入昭妃位，蒲剌、师姑儿出入淑妃位。海陵使内哥召什古。先于暖位小殿置琴阮其中，然后召之。什古已色衰，常讥其衰老以为笑。唯习捻、莎里古真最宠，恃势笞决其夫。海陵使习捻夫稍喝押护卫直宿，莎里古真夫撒速近侍局直宿。谓撒速曰：“尔妻年少，遇尔直宿，不可令宿于家，常令宿于妃位。”每召入，必亲伺候廊下，立久，则坐于高师姑膝上。高师姑曰：“天子何劳苦如此。”海陵曰：“我固以天子为易得耳。此等期会难得，乃可贵也。”每于卧内遍设地衣，倮逐以为戏。莎里古真在外为淫泆。海陵闻之大怒，谓莎里古真曰：“尔爱贵官，有贵如天下者乎。尔爱人才，有才兼文武似我者乎。尔爱娱乐，有丰富伟岸过于我者乎。”怒甚，气咽不能言。少顷，乃抚慰之曰：“无谓我闻知，便尔惭恧。遇燕会，当行立自如，无为众所测度也，恐致非笑。”后亦屡召入焉。余都，牌印松古剌妻也。海陵尝曰：“余都貌虽不扬，而肌肤洁白可爱。”蒲剌进封寿康公主，什古进封昭宁公主，莎里古真进封寿阳县主，重节进封蓬莱县主。重节即昭妃蒲察氏所生，蒲察怒重节与海陵淫，批其颊，海陵怒蒲察氏，终杀之者也。

凡宫人在外有夫者，皆分番出入。海陵欲率意幸之，尽遣其夫往上京，妇人皆不听出外。常令

教坊番直禁中，每幸妇人，必使奏乐，撤其帏帐，或使人说淫秽语于其前。尝幸室女不得遂，使元妃以手左右之。或妃嫔列坐，辄率意淫乱，使共观。或令人效其形状以为笑。凡坐中有嫔御，海陵必自掷一物于地，使近侍环视之，他视者杀。诫宫中给使男子，于妃嫔位举首者刓其目。出入不得独行，便旋，须四人偕往，所司执刀监护，不由路者斩之。日入后，下阶砌行者死，告者赏钱二百万。男女仓猝误相触，先声言者赏三品官，后言者死，齐言者皆释之。

女使辟懒有夫在外，海陵封以县君，欲幸之，恶其有娠，饮以麝香水，躬自揉拉其腹，欲堕其胎。辟懒乞哀，欲全性命，苟得乳免，当不举。海陵不顾，竟堕其胎。

蒲察阿虎迭女叉察，海陵姊庆宜公主所生，嫁秉德之弟特里。秉德诛，当连坐，太后使梧桐请于海陵，由是得免。海陵白太后欲纳叉察。太后曰："是儿始生，先帝亲抱至吾家养之，至于成人。帝虽舅，犹父也，不可。"其后，嫁宗室安达海之子乙剌补。海陵数使人讽乙剌补出之，因而纳之。叉察与完颜守诚有奸，守诚本名遏里来，事觉，海陵杀守诚，太后为叉察求哀，乃释之。叉察家奴告叉察语涉不道，海陵自临问，责叉察曰："汝以守诚死詈我邪？"遂杀之。

同判大宗正阿里虎妻蒲速碗，元妃之妹，因入见元妃，海陵逼淫之。蒲速碗自是不复入宫。

世宗为济南尹，海陵召夫人乌林荅氏。夫人谓世宗曰："我不行，上必杀王。我当自勉，不以相累也。"夫人行至良乡自杀，是以世宗在位二十九年，不复立后焉。

金史卷六四　列传第二

后妃下

睿宗钦慈皇后　贞懿皇后

世宗昭德皇后　元妃张氏

元妃李氏　显宗孝懿皇后

昭圣皇后　章宗钦怀皇后

元妃李氏　卫绍王后徒单氏

宣宗皇后王氏　明惠皇后

哀宗皇后徒单氏

睿宗钦慈皇后，蒲察氏。睿宗元配。后之母，太祖之妹也。睿宗为左副元帅，天会十三年薨，追封潞王，后封潞王妃。皇统六年，进号冀国王妃。天德间，进国号。正隆例，亲王止封一字王，睿宗封许王，后封许王妃。世宗即位，睿宗升祔，追谥钦慈皇后。赠后曾祖赛补司空、韩国公，祖蒲剌司徒、郑国公，父按补太尉、曹国公。大定二年，祔葬景陵。

世宗尝曰："今之女直，不比前辈，虽亲戚世叙，亦不能知其详。太后之母，太祖之妹，人亦不能知也。"谓宗叙曰："亦是卿父谭王之妹，知之乎！"宗叙曰："臣不能知也。"上曰："父之妹且不知，其如疏远何。"十九年，后族人劝农使莎鲁窝请致仕，宰相以莎鲁窝未尝历外，请除一外官，以均劳佚。上曰："莎鲁窝不闲政事，不可使治民。虽太后戚属，富贵之可也。"不听。

贞懿皇后，李氏，世宗母，辽阳人。父雏讹只，仕辽，官至桂州观察使。天辅间，选东京士族女子有姿德者赴上京，后入睿宗邸。七年，世宗生。天会十三年，睿宗薨，世宗时年十三。后教之有义方，尝密谓所亲曰："吾儿有奇相，贵不可言。"居上京，内治谨严，臧获皆守规矩，衣服饮食器皿无不精洁，敦睦亲族，周给贫乏，宗室中甚敬之。后性明敏，刚正有决，容貌端整，言不妄发。

旧俗，妇女寡居，宗族接续之。后乃祝发为比丘尼，号通慧圆明大师，赐紫衣，归辽阳，营建清安禅寺，别为尼院居之。贞元三年，世宗为东京留守。正隆六年五月，后卒。世宗哀毁过礼，以丧去官。未几，起复为留守。是岁十月，后弟李石定策，世宗即位于东京，尊谥为贞懿皇后，其寝园曰孝宁宫。

大定二年，改葬睿宗于景陵。初，后自建浮图于辽阳，是为垂庆寺，临终谓世宗曰："乡土之念，人情所同，吾已用浮屠法置塔于此，不必合葬也。我死，毋忘此言。"世宗深念遗命，乃即东京清安寺建神御殿，诏有司增大旧塔，起奉慈殿于塔前。敕礼部尚书王竞为塔铭以叙其意。赠后曾祖参君

司空、潞国公，祖波司徒、卫国公，父雏讹只太尉、隋国公。四年，封后妹为邢国夫人，赐银千两、锦绮二十端、绢五百匹。九年，神御殿名曰报德殿。诏翰林学士张景仁作《清安寺碑》，其文不称旨，诏左丞石琚共修之。十三年，东京垂庆寺起神御殿，寺地褊狭，诏买傍近民地，优与其直，不愿鬻者以官地易之。二十四年，世宗至东京，幸清安、垂庆寺。

世宗昭德皇后。乌林答氏，其先居海罗伊河，世为乌林答部长，率部族来归，居上京，与本朝为婚姻家。曾祖胜管。康宗时累使高丽。父石土黑，骑射绝伦，从太祖伐辽，领行军猛安。虽在行伍间，不嗜杀人。以功授世袭谋克，为东京留守。

后聪敏孝慈，容仪整肃，在父母家，宗族皆敬重之。既归世宗，事舅姑孝谨，治家有叙，甚得妇道。睿宗伐宋，得白玉带，盖帝王之服御也。睿宗没后，世宗宝畜之。后谓世宗曰："此非王邸所宜有也，当献之天子。"世宗以为然，献之熙宗，于是悼后大喜。熙宗晚年颇酒酗，独于世宗无间然。

海陵篡立，深忌宗室。乌带谮秉德以为意在葛王。秉德诛死，后劝世宗多献珍异以说其心，如故辽骨睹犀佩刀、吐鹘良玉茶器之类，皆奇宝也。海陵以世宗恭顺畏己，由是忌刻之心颇解。

后不妒忌，为世宗择后房，广继嗣，虽显宗生后而此心不移。后尝有疾，世宗为视医药，数日不离去。后曰："大王视妾过厚，其知者以为视疾，不知者必有专妒之嫌。"又曰："妇道以正家为大，第恐德薄，无补内治，安能效嫔妾所为，惟欲己厚也。"

世宗在济南，海陵召后来中都。后念若身死济南，海陵必杀世宗，惟奉诏，去济南而死，世宗可以免。谓世宗曰："我当自勉，不可累大王也。"召王府臣仆张谨言谕之曰："汝，王之腹心人也。为我祷诸东岳，我不负王，使皇天后土明鉴我心。"召家人谓之曰："我自初年为妇以至今日，未尝见王有违道之事。今宗室往往被疑者，皆奴仆不良，傲恨其主，以诬陷之耳。汝等皆先国王时旧人，当念旧恩，无或妄图也。违此言者，我死后于冥中观汝所为。"众皆泣下。后既离济南，从行者知后必不肯见海陵，将自为之所，防护甚谨。行至良乡，去中都七十里，从行者防之稍缓，后得间即自杀。海陵犹疑世宗教之使然。

世宗自济南改西京留守，过良乡，使鲁国公主葬后于宛平县土鲁原。大定二年，追册为昭德皇后，立别庙。赠三代，曾祖胜管司空、徐国公，曾祖母完颜氏徐国夫人，祖术思黑司徒、代国公，祖母完颜氏、代国夫人，父石土黑太尉、沈国公，母完颜氏沈国夫人。敕有司改葬，命皇太子致奠。以后兄晖子天锡为太尉，石土黑后授世袭猛安。上谓天锡曰："朕四五岁时与皇后定婚，乃祖太尉置朕于膝上曰：'吾婿七人，此婿最幼，后来必大吾门。'今卜葬有期，畴昔之言验矣。"

六年，利涉军节度副使乌林苔钞兀捕逃军受赃，当死。有司奏，钞兀，后大功亲，当议。诏论如法。

八年七月，章宗生，世宗喜甚。谓显宗曰："得社稷冢嗣，朕乐何极。此皇后贻尔以阴德也。"

十年十月，将改葬太尉石土黑，有司奏礼仪，援唐葬太尉李良器、司徒马燧故事，百官便服送至都门外五里。上曰："前改葬太后父母，未尝用此故事。但以本朝礼改葬之，惟亲戚皆送。"诏皇太子临奠。

十一年，皇太子生日，世宗宴于东宫。酒酣，命豫国公主起舞。上流涕曰："此女之母皇后，妇道至矣。朕所以不立中宫者，念皇后之德今无其比故也。"

十二年四月，立皇后别庙于太庙东北隅。是岁五月，车驾幸土鲁原致奠。十九年，改卜于大房山。十一月甲寅，皇后梓宫至近郊，百官奉迎。乙卯，车驾如杨村致祭。丙辰，上登车送，哭之恸。戊午，奉安于磐宁宫。庚申，葬于坤厚陵，诸妃祔焉。二十九年，祔葬兴陵。章宗时，有司奏太祖谥有"昭德"字，改谥明德皇后。

元妃张氏，父玄征。母高氏，与世宗母贞懿皇后葭莩亲。世宗纳为次室，生赵王永中，而张氏卒。大定二年，追封宸妃。是岁十月，追进惠妃。十九年，追进元妃。

大定二十五年，皇太子薨。永中于诸子最长，而世宗与徒单克宁议立章宗为太孙。世宗尝曰："克宁与永中有亲，而建议立太孙，真社稷臣也。"尚书左丞汝弼者，玄征子，永中母舅。汝弼妻高陀斡屡以邪言怵永中，画元妃像，朝夕事之，觊望徼福，及挟左道。明昌五年，高陀斡诛死，事连

汝弼及永中，汝弼以死后事觉，得不追削官爵，而章宗心疑永中，累年不释。谏官贾守谦、路铎上疏欲宽解上意，章宗愈不悦。平章政事完颜守贞持其事不肯决，章宗怒守贞，罢知济南府，诸谏官皆斥外，赐永中死。金代外戚之祸，惟张氏云。

元妃李氏，南阳郡王李石女。生郑王允蹈、卫绍王允济、潞王允德。豫王允成母昭仪梁氏早卒，上命允成为妃养子。大定元年，封贤妃。二年，进封贵妃。七年，进封元妃。世宗即位，感念昭德皇后，不复立后。尝曰："朕所以不复立后者，今后宫无皇后之贤故也。"元妃下皇后一等，在诸妃上。石有定策功，世宗厚赏而深制之，宠以尚书令之位，而责成左右丞相以下，妃虽贵，不复预政，宫壸无事。

大定二十一年二月，上如春水，次长春宫。戊子，妃以疾薨。诏允成、允蹈、允济、允德皆服衰绖居丧。己丑，皇太子及扈从臣僚，奉慰于芳明殿。辛卯，留守官平章政事唐括安礼、曹王允功等上表奉慰。御史中丞张九思提控殡事，少府监左光庆、大兴少尹王翛典领卤簿仪仗。宫籍监别治殡所，还殡京师。乙未，入自崇智门，百官郊迎，亲戚迎奠道路，殡于兴德宫西位别室。庚子，上至京师，幸兴德宫致奠。比葬，三致奠焉。诏平章政事乌古论元忠监护葬事。癸未，启菆，上辍朝。皇太子、亲王、宗戚、百官送葬。甲申，葬于海王庄。丙戌，上如海王庄烧饭。二十八年九月，与贤妃石抹氏、德妃徒单氏、柔妃大氏俱陪葬于坤厚陵。卫绍王即位，追谥光献皇后，赠妃弟献可特进。贞祐三年九月，削皇后号。

显宗孝懿皇后，徒单氏。其先忒里辟剌人也。曾祖抄，从太祖取辽有功，命以所部为猛安，世袭之。祖婆卢火，以战功多，累官开府仪同三司，赠司徒、齐国公。父贞尚辽王宗干女梁国公主，加驸马都尉，赠太师、广平郡王。

后以皇统七年生于辽阳。母梦神人授以宝珠，光焰满室，既寤而生，红光烛于庭。后性庄重寡言，父母尝令总家事，细大毕办，诸男不及也。

世宗初即位，贞为御史大夫，自南京驰见。世宗喜谓之曰："卿虽废主腹心臣，然未尝助彼为虐，况卿家法可尚，其以卿女为朕子妃。"及显宗为皇太子，大定四年九月，备礼亲迎于贞第。世宗临宴，尽欢而罢。是年十一月，显宗生辰，初封为皇太子妃。

八年七月，上遣宣徽使移剌神独斡以名马、宝刀、御膳赐太子及妃，仍谕之曰："妃今临蓐，愿平安得雄。有庆之后，宜以此刀置左右。"既而皇孙生，是为章宗。时上幸金莲川，次冰井，翌日，上临幸抚视，宴甚欢。又赐御服佩刀等物，谓显宗曰："祖宗积庆，且皇后阴德至厚，而有今日，社稷之洪福也。"又谓李石、纥石烈志宁曰："朕诸子虽多，皇后止有太子一人而已。今幸得嫡孙，观其骨相不凡，又生麻达葛山，山势衍气清，朕甚嘉之。"因以山名为章宗小字。

后素谦谨，每畏其家世崇宠，见父母流涕而言曰："高明之家，古人所忌，愿善自保持。"其后，家果以海陵事败，盖其远虑如此。世宗尝谓诸王妃、公主曰："皇太子妃容止合度，服饰得中，尔等当法效之。"章宗即位，尊为皇太后，更所居仁寿宫名曰隆庆宫。诏有司岁奉金千两、银五千两、重币五百端、绢二千匹、绵二万两、布五百匹、钱五万贯。他所应用，内库奉之，毋拘其数。

上月或五朝六朝，而后愈加敬俭，见诸大长公主，礼如平时，敦睦九族，恩纪皆合。尤恶闻人过，＜□谀＞佞之言无所得入。恕以容物，未尝见喜愠。然御下公平，虽至亲无所阿徇。尝诫诸侄曰："皇帝以我故，乃推恩外家，当尽忠图报。勿谓小善为无益而弗为，小恶为无伤而弗去。毋藉吾之贵，辄肆非违，以干国家常宪。"一日，妹并国夫人、嫂泾国夫人等侍侧，因谕之曰："尔家累素重，且非丰厚，宜节约财用，勿以吾为可恃。吾受天下之养，岂有所私积哉。况财用者，天下之财用也。吾终不能多取以富尔之私室。"家人有以玉盂进者，却之，且曰："贵异物而殚财用，非我所欲也。况我之赐予有度，今尔以此为献，何以自给。徒费汝财，我实无用，后勿复尔。"明昌元年，礼官议以五月奉上册宝，后弗许。上屡为之请，后曰："今世宗服未终，遽衣锦绣、佩珠玉，于礼何安。当俟服阕行之。"上谕有司曰："太后执意甚坚，其待来年。"明昌二年正月，崩于隆庆宫，年四十五。谥曰孝懿，祔葬裕陵。

后好《诗》、《书》，尤喜《老》、《庄》，学纯淡清懿，造次必于礼。逮嫔御以和平，其有生子而

母亡者，视之如己所生，慈训无间。上时问安，见事有未当者，必加之严诫云。

昭圣皇后，刘氏，辽阳人。天眷二年九月己亥夜，后家若见有黄衣女子入其母室中者，俄顷，后生。性聪慧，凡字过目不忘。初读《孝经》，旬日终卷。最喜佛书。世宗为东京留守，因击球，见而奇之，使见贞懿皇后于府中，进退闲雅，无恣睢之色。大定元年，选入东宫，时年二十三。

三年三月十三日，宣宗生。是日，大雨震电，后惊悸得疾，寻卒。承安五年，赠裕陵昭华。宣宗即位，追尊为皇太后，升祔显宗庙，追谥昭圣皇后。

章宗钦怀皇后，蒲察氏，上京路曷速河人也。曾祖太神，国初有功，累阶光禄大夫，赠司空、应国公。祖阿胡迭，官至特进，赠司徒、谯国公。父鼎寿尚熙宗郑国公主，授驸马都尉、中都路昏得浑山猛安、曷速木单世袭谋克，累官至金吾卫上将军，赠太尉、越国公。

后之始生，有红光被体，移时不退。就养于姨冀国公主，既长，孝谨如事所生。大定二十三年，章宗为金源郡王，行纳采礼。世宗遣近侍局使徒单怀忠就赐金百两、银千两、厩马六匹、重彩三十端。拜命间，庆云见于日侧，观者异之。是年十一月，备礼亲迎。诏亲王宰执三品已上官及命妇会礼，封金源郡王夫人，后进封妃，崩。

后性淑明，风仪粹穆，知读书为文。帝即位，遂加追册，仍诏告中外，奉安神主于坤宁宫，岁时致祭。大安初，祔葬于道陵。

元妃李氏师儿，其家有罪，没入宫籍监。父湘，母王盼儿，皆微贱。大定末，以监户女子入宫。是时宫教张建教宫中，师儿与诸宫女皆从之学。故事，宫教以青纱隔障蔽内外，宫教居障外，诸宫女居障内，不得面见。有不识字及问义，皆自障内映纱指字请问，宫教自障外口说教之。诸女子中惟师儿易为领解，建不知其谁，但识其音声清亮。章宗尝问建，宫教中女子谁可教者。建对曰："就中声音清亮者最可教。"章宗以建言求得之。宦者梁道誉师儿才美，劝章宗纳之。章宗好文辞，妃性慧黠，能作字，知文义，尤善伺候颜色，迎合旨意，遂大爱幸。明昌四年，封为昭容。明年，进封淑妃。父湘追赠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陇西郡公。祖父、曾祖父皆追赠。

兄喜儿旧尝为盗，与弟铁哥皆擢显近，势倾朝廷，风采动四方，射利竞进之徒争趋走其门。南京李炳、中山李著与通谱系，超取显美。胥持国附依以致宰相。怙财固位，上下纷然，知其奸蠹，不敢击之，虽击之，莫能去也。纥石烈执中贪愎不法，章宗知其跋扈，而屡斥屡起，终乱天下。

自钦怀皇后没世，中宫虚位久，章宗意属李氏。而国朝故事，皆徒单、唐括、蒲察、拿懒、仆散、纥石烈、乌林答、乌古论诸部部长之家，世为姻婚，娶后尚主，而李氏微甚。至是，章宗果欲立之，大臣固执不从，台谏以为言，帝不得已，进封为元妃，而势位熏赫，与皇后侔矣。一日，章宗宴宫中，优人玳瑁头者戏于前。或问："上国有何符瑞？"优曰："汝不闻凤皇见乎。"其人曰："知之，而未闻其详。"优曰："其飞有四，所应亦异。若向上飞则风雨顺时，向下飞则五谷丰登，向外飞则四国来朝，向里飞则加官进禄。"上笑而罢。

钦怀后及妃姬尝有子，或二三岁或数月辄夭。承安五年，帝以继嗣未立，祷祀太庙、山陵。少府监张汝猷因转对，奏"皇嗣未立，乞圣主亲行祀事之后，遣近臣诣诸岳观庙祈祷"。诏司空襄往亳州祷太清宫，既而止之，遣刑部员外郎完颜匡往焉。

泰和二年八月丁酉，元妃生皇子忒邻，群臣上表称贺。宴五品以上于神龙殿，六品以下宴于东庑下。诏平章政事徒单镒报谢太庙，右丞完颜匡报谢山陵，使使亳州报谢太清宫。既弥月，诏赐名，封为葛王。葛王，世宗初封，大定后不以封臣下，由是三等国号无葛。尚书省奏，请于瀛王下附葛国号，上从之。十二月癸酉，忒邻生满三月，敕放僧道度牒三千道，设醮于玄真观，为忒邻祈福。丁丑，御庆和殿，浴皇子。诏百官用元旦礼仪进酒称贺，五品以上进礼物。生凡二岁而薨。

兄喜儿，累官宣徽使、安国军节度使。弟铁哥，累官近侍局使、少府监。

至大定八年，承御贾氏及范氏皆有娠，未及乳月，章宗已得嗽疾，颇困。是时卫王永济自武定军来朝。章宗于父兄中最爱卫王，欲使继体立之，语在《卫绍王纪》。卫王朝辞，是日，章宗力疾与之击球，谓卫王曰："叔王不欲作主人，遽欲去邪？"元妃在傍，谓帝曰："此非轻言者。"十一月乙卯，章宗大渐，卫王未发，元妃与黄门李新喜议立卫王，使内侍潘守恒召之。守恒颇知书，识大体，

谓元妃曰："此大事，当与大臣议。"乃使守恒召平章政事完颜匡。匡，显宗侍读，最为旧臣，有征伐功，故独召之。匡至，遂与定策立卫王。丙辰，章宗崩，遗诏皇叔卫王即皇帝位。诏曰："朕之内人，见有娠者两位。如其中有男，当立为储贰。如皆是男子，择可立者立之。"

卫绍王即位，大安元年二月，诏曰："章宗皇帝以天下重器畀于眇躬，遗旨谓掖庭内人有娠者两位，如得男则立为储贰。申谕多方，皎如天日。朕虽凉菲，实受付托，思克副于遗意，每曲为之尽心，择静舍以俾居，遣懿亲而守视。钦怀皇后母郑国公主及乳母萧国夫人昼夜不离。昨闻有爽于安养，已用轸忧而弗宁，爰命大臣专为调护。今者平章政事仆散端、左丞孙即康奏言，承御贾氏当以十一月免乳，今则已出三月，来事未可度知。范氏产期，合在正月，而太医副使仪师颜言，自年前十一月诊得范氏胎气有损，调治迄今，脉息虽和，胎形已失。及范氏自愿于神御前削发为尼。重念先皇帝重属大事，岂期闻此，深用怛然。今范氏既已有损，而贾氏犹或可冀，告于先帝，愿降灵禧，默赐保全，早生圣嗣。尚恐众庶未究端由，要不匿于播敷，使咸明于吾意。"

四月，诏曰："近者有诉元妃李氏，潜计负恩，自泰和七年正月，章宗暂尝违豫，李氏与新喜窃议，为储嗣未立，欲令宫人诈作有身，计取他儿诈充皇嗣。遂于年前闰月十日，因贾承御病呕吐，腹中若有积块，李氏与其母王盼儿及李新喜谋，令贾氏诈称有身，俟将临月，于李家取儿以入，月日不偶则规别取，以为皇嗣。章宗崩，谋不及行。当先帝弥留之际，命平章政事完颜匡都提点中外事务，明有敕旨，'我有两宫人有娠'，更令召平章，左右并闻斯语。李氏并新喜乃敢不依敕旨，欲唤喜儿、铁哥，事既不克，窃呼提点近侍局乌古论庆寿与计，因品藻诸王，议复不定。知近侍局副使徒单张僧遣人召平章，已到宣华门外，始发勘同。平章入内，一遵遗旨，以定大事。方先帝疾危，数召李氏，李氏不到。及索衣服，李氏承召亦不即来，犹与其母私议。先皇平昔或有幸御，李氏嫉妒，令女巫李定奴作纸木人、鸳鸯符以事魇魅，致绝圣嗣。所为不轨，莫可殚陈。事既发露，遣大臣按问，俱已款服。命宰臣往审，亦如之。有司议，法当极刑。以其久侍先帝，欲免其死。王公百僚，执奏坚确。今赐李氏自尽。王盼儿、李新喜各正典刑。李氏兄安国军节度使喜儿、弟少府监铁哥如律，仍追除复系监籍，于远地安置。诸连坐并依律令施行。承御贾氏亦赐自尽。"

盖章宗崩三日而称范氏胎气有损。章宗疾弥留，亦无完颜匡都提点中外事务敕旨。或谓完颜匡欲专定策功，构致如此。自后天下不复称元妃，但呼曰李师儿。

及胡沙虎弑卫王，立宣宗，请贬降卫王，降为东海郡侯。其诏曰："大安之初，颁谕天下，谓李氏与其母王盼儿及李新喜同谋，令贾氏虚称有身，各正罪法。朕惟章宗皇帝圣德聪明，岂容有此欺绐。近因集议，武卫军副使兼提点近侍局完颜达、霍王傅大政德皆言贾氏事内有冤。此时，达职在近侍，政德护贾氏，所以知之。朕亲临问左证，其事暧昧无据，当时被罪贬责者可俱令放免还家。"由是李氏家族皆得还。

卫绍王后徒单氏，大安元年，立为皇后。至宁元年，胡沙虎乱，与卫王俱迁于卫邸。帝遇弑，宣宗即位，卫王降为东海郡侯，徒单氏削皇后号。贞祐二年，迁都汴，诏凡卫绍王及鄗厉王家人皆徙郑州，仍禁锢，不得出入。男女不得婚嫁者十九年。天兴元年，诏释禁锢。是时，河南已不能守，子孙不知所终。

宣宗皇后王氏，中都人，明惠皇后妹也。其父微时尝梦二玉梳化为月，已而生二后，及没，有芝生于柩。初，宣宗封翼王，章宗诏诸王求民家子，以广继嗣。是时，后与庞氏偕入王邸，及见后姊有姿色，又纳之。贞祐元年九月，封后为元妃，姊为淑妃，庞氏为真妃。淑妃生哀宗，真妃生守纯，后无子，养哀宗为己子。贞祐二年七月，赐姓温敦氏，立为皇后。追封后曾祖得寿司空、冀国公，曾祖母刘氏冀国夫人，祖璞司徒、益国公，祖母杨氏益国夫人，父彦昌太尉、汴国公，母马氏汴国夫人。

三年，庄献太子薨。哀宗为皇太子。宣宗崩，哀宗即位。正大元年，尊后为皇太后，号其宫曰仁圣，进封后父曰南阳郡王。

或曰：宣宗为诸王时，庄献太子母为正妃，及即位，尊为皇后。贞祐元年九月，诏曰："元妃某氏久奉侍于潜藩，已赐封于国号，可立为皇后。"其名氏盖不可考也。或又曰：自王氏姊妹入宫而后

宠衰，寻为尼，王氏遂立为后，皆后姊明惠之谋也。

初，王氏姊妹受封之日，大风昏霾，黄气充塞天地。已而，后梦丐者数万踵其后，心甚恶之。占者曰：“后者，天下之母也。百姓贫窭，将谁诉焉？”后遂敕有司，京城设粥与冰药。及壬辰、癸巳岁，河南饥馑。大元兵围汴，加以大疫，汴城之民，死者百余万，后皆目睹焉。

哀宗释服，将禘飨太庙，先期，有司奏冕服成，上请仁圣、慈圣两宫太后御内殿，因试衣之以见，两宫大悦。上更便服，奉觞为两宫寿。仁圣太后谕上曰：“祖宗初取天下甚不易。何时使四方承平，百姓安乐，天子服此法服，于中都祖庙行禘飨乎？”上曰：“阿婆有此意，臣亦何尝忘。”慈圣太后亦曰：“恒有此心，则见此当有期矣。”遂酌酒为上寿，欢然而罢。

天兴元年冬，哀宗迁归德。二年正月，遣近侍徒单四喜、术甲荅失不奉迎两宫。后御仁安殿，出铤金及七宝金洗，分赐从行忠孝军。是夜，两宫及柔妃裴满氏等乘马出宫，行至陈留，城左右火起，疑有兵，不敢进。后亟命还宫。明日，入京憩四喜家。少顷，辇迎入宫。方谋再行，京城破，后及诸妃嫔北迁，不知所终。惟宝符李氏从至宣德州，居摩诃院。李氏自入院，止寝佛殿中，作为幡旆。会当同后妃北行，将发，佛像前自缢死，且自书门纸曰“宝符御侍此处身故”。

宣宗明惠皇后，王皇后之姊也。生哀宗。宣宗即位，封为淑妃。及妹立为后，进封元妃。哀宗即位，诏尊为皇太后，号其宫曰慈圣。

后性端严，颇达古今。哀宗已立为皇太子，有过尚切责之，及即位，始免槚楚。一日，宫中就食，尚器有玉碗楪三，一奉太后，二奉帝及中宫。荆王母真妃庞氏为玛瑙器进食，后见之怒，召主者责曰：“谁令汝妄生分别，荆王母岂卑我儿妇耶。非饮食细故，已令有司杖杀汝矣。”是后，宫中奉真妃有加。或告荆王谋不轨者，下狱，议已决。帝言于后，后曰：“汝止一兄，奈何以谗言欲害之。章宗杀伯与叔，享年不永，皇嗣又绝，何为欲效之耶。趣赦出，使来见我。移时不至，吾不见汝矣。”帝起，后立待，王至，涕泣慰抚之。

哀宗甚宠一宫人，欲立为后。后恶其微贱，固命出之。上不得已，命放之出宫，语使者曰：“尔出东华门，不计何人，首遇者即赐之。”于是遇一贩缯者，遂赐为妻。点检撒合辇教上骑鞠，后传旨戒之云：“汝为人臣，当辅主以正，雇乃教之戏耶。再有闻，必大杖汝矣。”

比年小捷，国势颇振，文士有奏赋颂以圣德中兴为言者。后闻不悦曰：“帝年少气锐，无惧心则骄怠生。今幸一胜，何等中兴，而若辈谄之如是。”

正大八年九月丙申，后崩，遗命园陵制度，务从俭约。十二月己未，葬汴城迎朔门外五里庄献太子墓之西。谥明惠皇后。

哀宗皇后，徒单氏。宣宗及后有疾，后尝刲肤以进，宣宗闻而嘉之。兴定四年，后父镇南军节度使顽僧有罪，宣宗以后纯孝，因曲赦之，听其致仕。正大元年，诏立为皇后。哀宗迁归德，遣后弟四喜等诣汴奉迎，夜至陈留，不敢进，复归于汴。未几，城破北迁，不知所终。

赞曰：《周礼》“九嫔，掌妇学之法，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班昭氏论之曰：“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便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功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功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为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后世妇学不修，丽色以相高，巧言以相倾，炫能以市恩，逢迎以固宠。是故悼平掣顿皇统，以陨其身；海陵蛊惑群嬖，几亡其国。道陵李氏擅宠蠹政，卒偾其宗。呜呼，可不戒哉。

金史卷六五　列传第三

始祖以下诸子上

谢里忽　献祖六子　乌古出　跋黑

斡者　昂

始祖明懿皇后生德帝乌鲁，季曰斡鲁，女曰注思版，皆福寿之语也。以六十后生子，异之，故

皆以嘉名名之焉。

德帝思皇后生安帝，季曰辈鲁。辈鲁与献祖俱徙海姑水，置屋宇焉。

辈鲁之孙胡率。胡率之子劾者，与景祖长子韩国公劾者同名。韩国公前死，所谓肃宗纳劾者之妻加古氏者是也。穆宗四年伐阿疏。阿疏走辽。辽使使来止伐阿疏军。穆宗阳受辽帝约束，先归国，留劾者守阿疏城。凡三年，卒攻破之。天会十五年赠特进。

安帝节皇后生献祖，次曰信德，次曰谢库德，次曰谢夷保，次曰谢里忽。

谢库德之孙拔达，谢夷保之子盆纳，皆佐世祖有功。盆纳勇毅善射，当时有与同名者，尝有贰志，目之曰“恶盆纳”。天会十五年，拔达赠仪同三司，盆纳赠开府仪同三司。在世祖时，欢都、冶诃及劾者、拔达、盆纳五人者，不离左右，亲若手足，元勋之最著者也。明昌五年皆配飨世祖庙廷。

准德、束里保者，皆加古部人。申乃因、丑阿皆驼满部人。富者粘没罕，完颜部人。阿库德、白达皆雅达澜水完颜部勃堇。此七人者，当携离之际，能一心竭力辅戴者也。

达纪、胡苏皆术甲部勃堇。胜昆、主保皆术虎部人。阿库德，温迪痕部人。此五人者，又其次者也。

世祖初年，跋黑为变，乌春盛强，使人召阿库德、白达。阿库德曰：“吾不知其他，死生与太师共之。”太师，谓世祖也。白达大喜曰：“我心正如此耳。乌春兵来，坚壁自守，勿与战可也。”达纪、胡苏居琵里郭水，乌春兵出其间，不为变，终拒而不从。胜昆居胡不干村，其兄滓不乃勃堇，乌春止其家，而以兵围胜昆。乌春解去，世祖杀滓不乃，胜昆请无孥戮，世祖从之。世祖破桓赧、散达，主保死焉。天会十五年，准德、申乃因、阿库德、白达皆赠金紫光禄大夫。束里保、丑阿、富者粘没罕、达纪、胡苏、胜昆、主保、温迪痕、阿库德皆赠银青光禄大夫，皆天会十五年追赠。

又有胡论加古部胜昆勃堇、蝉春水乌延部富者郭赧，畏乌春强，请世祖兵出其间，以为重也。世祖使斜列、跃盘将别军过之。郭赧教斜列取先在乌春军中二十二人，乌春觉之，杀二人，得二十人。郭赧又以土人益斜列军。穆宗他日嘉此功不能忘，以斜列之女守宁妻郭赧子胡里罕焉。

婆多吐水裴满部斡不勃堇附于世祖，桓赧焚之。斡不卒，世祖厚抚其家。因并录之，以见立国之艰难云。

谢里忽者，昭祖将定法制，诸父、国人不悦，已执昭祖，将杀之。谢里忽亟往，弯弓注矢，射于众中，众乃散去，昭祖得免。国俗，有被杀者，必使巫觋以诅祝杀之者，乃系刃于杖端，与众至其家，歌而诅之曰：“取尔一角指天、一角指地之牛，无名之马，向之则华面，背之则白尾，横视之则有左右翼者。”其声哀切凄婉，若《蒿里》之音。既而以刃画地，劫取畜产财物而还。其家一经诅祝，家道辄败。

及来流水乌萨扎部杀完颜部人，昭祖往乌萨扎部以国俗治之，大有所获，颁之于诸父昆弟而不及谢里忽。谢里忽曰：“前日免汝于死者吾之力，往治乌萨扎部者吾之谋也。分不及我，何邪。”昭祖于是早起，自赍间金列鞢往馈之。时谢里忽犹未起，拥寝衣而问曰：“尔为谁？”昭祖曰：“石鲁先择此宝，而后颁及他人，敢私布之。”谢里忽既扬言，初不自安，至是乃大喜。列鞢者，腰佩也。

献祖恭靖皇后生昭祖，次曰朴都，次曰阿保寒，次曰敌酷，次曰敌古乃，次曰撒里辇，次曰撒葛周。

昭祖威顺皇后生景祖，次曰乌古出。次室达胡末，乌萨扎部人，生跋黑、仆里黑、斡里安。次室高丽人，生胡失答。

乌古出初，昭祖久无子，有巫者能道神语，甚验，乃往祷焉。巫良久曰：“男子之魂至矣。此子厚有福德，子孙昌盛，可拜而受之。若生，则名之曰乌古乃。”是为景祖。又良久曰：“女子之魂至矣，可名曰五鸦忍。”又良久曰：“女子之兆复见，可名曰斡都拔。”又久之，复曰：“男子之兆复见，然性不驯良，长则残忍，无亲亲之恩，必行非义，不可受也。”昭祖方念后嗣未立，乃曰：“虽不良，亦愿受之。”巫者曰：“当名之曰乌古出。”既而生二男二女，其次第先后皆如巫者之言，遂以巫所命名名之。

景祖初立，乌古出酗酒，屡悖威顺皇后。后曰：“巫言验矣，悖乱之人终不可留。”遂与景祖谋

而杀之。部人怒曰："此子性如此，在国俗当主父母之业，奈何杀之？"欲杀景祖。后乃匿景祖，出谓众曰："为子而悖其母，率是而行，将焉用之？吾割爱而杀之，乌古乃不知也，汝辈宁杀我乎？"众乃罢去。乌古出之子习不失，自有传。

跋黑及同母弟二人，自幼时每争攘饮食，昭祖见而恶之，曰："吾娶此妾而生子如此，后必为子孙之患。"世祖初立，跋黑果有异志，诱桓赧、散达、乌春、窝谋罕离间部属，使贰于世祖。世祖患之，乃加意事之，使为勃堇而不令典兵。

跋黑既阴与桓赧、乌春谋计，国人皆知之，而童谣有"欲生则附于跋黑，欲死则附于劾里钵、颇剌淑"之语。世祖亦以策探得兄弟部人向背。乌春、桓赧相次以兵来攻，世祖外御强兵，而内畏跋黑之变。将行，闻跋黑食于其爱妾之父家，肉张咽而死，且喜且悲，乃迎尸而哭之。

崇成，本名仆灰，泰州司属司人，昭祖玄孙也。大定十八年收充奉职，改东宫入殿小底，转护卫。二十五年，章宗为原王，充本府祗候郎君。明年，上为皇太孙，复为护卫。上即位，授河间府判官，以忧去职。起复为宿直将军，累迁武卫军都指挥使。泰和三年卒，赙赠有加。崇成谨饬有守，宿卫二十余年，未尝有过，故久侍密近云。

景祖昭肃皇后生韩国公劾者，次世祖，次沂国公劾孙，次肃宗，次穆宗。次室注思灰，契丹人，生代国公劾真保。次室温迪痕氏，名敌本，生虞国公麻颇、隋国公阿离合懑、郑国公谩都诃。劾者、阿离合懑别有传。

劾孙。天会十四年大封宗室，劾孙追封王爵。正隆例降封郑国公。

子蒲家奴又名昱，尝从太祖伐留可、坞塔。太祖使蒲家奴招诈都，诈都即降。康宗八年，系辽籍女直纥石烈部阿里保太弯阻兵，招纳亡命，边民多亡归之。蒲家奴以偏师夜行昼止，抵石勒水，袭击破之，尽俘其孥而还。边氓自此无复亡者。后与宗雄视泰州地土，太祖因徙万家屯田于其地。

天辅五年，蒲家奴为昊勃极烈，遂为都统，使袭辽帝，而以雨潦不果行。既而，忽鲁勃极烈杲都统内外诸军以取中京，蒲家奴等皆为之副。辽帝西走，都统杲使蒲家奴以兵一千助挞懒击辽都统马哥，与挞懒不相及，蒲家奴与赛里、斜野降其西北居延之众。而降民稍复逃散，毗室部亦叛，遂率兵袭之。至铁吕川，遇敌八千，遂力战，兵败。察剌以兵来会，追及敌兵于黄水，获畜产甚众。是役也，奥炖按打海被十一创，竟败敌兵而还。军于旺国崖西。

赛里亦以兵会太祖，自草泺追辽帝，蒲家奴、宗望为前锋，戒之曰："彼若深沟高垒，未可与战，即侦伺巡逻，勿令遁去，以俟大军。若其无备，便可击也。"上次胡离畛川，吴十、马和尚至小鱼泺，夜潜入辽主营，执新罗奴以还，遂知辽帝所在。蒲家奴等昼夜兼行，追及于石辇铎。我兵四千，至者才千人，辽兵围之。余睹指辽帝麾盖，骑兵驰之，辽帝遁去，兵遂溃，所杀甚众。

宗翰为西北西南两路都统，蒲家奴、斡鲁为之副。乌虎部叛，蒲家奴讨平之。天会间，为司空，封王。天眷二年，宗磐等诛，辞及蒲家奴，诏夺司空。是年，薨。天德初，配享太祖庙廷。正隆二年，例封豫国公。

麻颇，天会十五年封王，正隆例封虞国公。

长子谩都本，孝友恭谨，多谋而善战。年十五，隶军中，从攻窝卢欢。及系辽女直胡失答等为变，谩都本自为质，遂从胡失答归，中途以计杀守者而还。攻宁江州，取黄龙府，破高永昌，取春、泰州，皆有功，多受赏赉，遂为谋克。讨岭东未服州郡。过土河东山，败贼三千人。奚、契丹寇土河西，与猛安蒙葛、麻吉击之。谩都本对敌之中，推锋力战，破其众九万人。奚众万余保阿邻甸，复击败之，降其旁近居人。复以五百骑破辽兵一千，生擒其将以归。与阇母攻兴中府，中流矢卒，年三十七。天眷中，赠金紫光禄大夫，谥英毅。

谩都诃，屡从征伐，天会二年为阿舍勃极烈，参议国政，明年薨。天会十五年，大封宗室，追封王。正隆例封郑国公，明昌五年，谥定济。

蛮睹，袭父麻颇猛安。蛮睹卒，子扫合袭。扫合卒，子撒合辇袭。撒合辇卒，子惟熔袭。

惟熔本名没烈，字子铸，骈胁多力，喜周急人。至宁初，守杨文关有功，兼都统，护漕运。贞

祐二年，佩金牌护亲军家属迁汴，遥授同知祁州军州事，充提控。贞祐三年，破红袄贼于大沫堌，惟熔入自北门，诸军继进，生获刘二祖，功最。迁泰安军节度副使，改遂王府尉、都水少监、东平府治中。坐误以刃伤同知府事纥石烈牙吾塔，当削降殿年，仍从军自效。讨花帽贼于曹、济间，行省蒙古纲奏其功，复前职。迁邳州经略使，卒。子从杰袭猛安，累功遥授镇南军节度副使。

世祖翼简皇后生康宗，次太祖，次魏王斡带，次太宗，次辽王斜也。次室徒单氏生卫王斡赛，次鲁王斡者。次室仆散氏生汉王乌故乃。次室术虎氏生鲁王阇母。次室术虎氏生沂王查剌。次室乌古论氏生郓王昂。

斡带，年二十余，撒改伐留可，斡带与习不失、阿里合懑等俱为裨将。诸将议攻取，斡带主攻城便。太祖将至军，斡带迎之，谓太祖曰："留可城且下，勿惑他议。"太祖从之。至军中，众议乃决。斡带急起治攻具。其夜进兵攻城，迟明破之。及二涅囊虎路、二蠢出路寇盗，斡带尽平之。

康宗二年甲申，苏滨水诸部不听命，康宗使斡带等往治其事。行次活罗海川撒阿村，召诸部。诸部皆至，惟含国部斡豁勃堇不至。斡准部狄库德勃堇、职德部厮故速勃堇亦皆遁去，遇坞塔于马纪岭，坞塔遂执二人以降。于是，使斡带将兵伐斡豁，募军于苏滨水，斡豁完聚固守，攻而拔之。进师北琴海辟登路，攻拔泓忒城，取畔者以归。

太祖于母弟中最爱斡带。斡带归自泓忒城，太祖以事如宁江州，欲与斡带偕行，斡带曰："兵役久劳，未及息也。"遂不果行。太祖还，画寐于来流水傍，梦斡带之场圃火，禾尽焚，不可扑灭，觉而深念之，以为忧。是时，斡带已寝疾，太祖至，闻之，过家门不下马，径至斡带所问疾。未几薨，年三十四。太祖每哭之恸，谓人曰："予强与之偕行，未必死也。"

斡带刚毅果断，服用整肃，临战决策，有世祖风。世祖之世，军旅之事多专任之。太祖平辽，叹曰："恨斡带之不及见也。"天会十五年，追封仪同三司、魏王，谥曰定肃。

斡赛，穆宗初，斡准部族相钞略，遣纳根涅勃堇以其兵往治，纳根涅擅募苏滨水人为兵，不听，辄攻略之。其人来告，穆宗使斡赛及冶诃往问状。纳根涅虽伏而不肯偿所取，因遁去。冶诃等皆不欲追，斡赛督军而进。至把忽岭西毛密水，及之，大破其众，纳根涅死焉。斡赛抚定苏滨水民部，执纳根涅之母及其妻子而归。穆宗曰："斡赛年尚幼，已能集事，可嘉也。"康宗二年甲申，斡带治苏滨水诸部，斡赛、斡鲁佐之，定诸部而还。

久之，高丽杀行人阿聒、胜昆，而筑九城于曷懒甸。斡赛将内外兵，劾古活你茁、蒲察狄古乃佐之。高丽兵数万来拒，斡赛分兵为十队，更出迭入，遂大破之。斡赛母和你隈疾笃，召还，以斡鲁代之。未几，斡赛复至军，再破高丽军，进围其城。七月，高丽请和，尽归前后亡命及所侵故地，退九城之戍，遂与之和。皇统五年，追封卫国王。

宗永，本名挞挞，斡赛子。长身美髯，忠确勇毅。天眷初，以宗室子预诛宗磐，擢宁远大将军。皇统初，充牌印祗候。五年，出为赵州刺史，秩满再任，转兴平军节度使，改大名尹。贞元三年，复为兴平军节度使，历昭德军、临洮、凤翔尹。

大定二年，入为工部尚书，与苏保衡、完颜余里也迁加伐宋士官赏。宗永性滞不习事，凡与土贼战者一概加之。世宗久乃知之，谓宰相曰："若一概追还，必生怨望。若因循不问，则爵赏滥矣。其与土贼战者，有能以寡敌众，一人敌三十人以上者，依已迁为定。"改同签大宗正事、震武军节度使，卒。

斡者，天会十五年大封宗室，追封鲁王，正隆例改封公。子神土懑，骠骑卫上将军。

子璋本名胡麻愈，多勇略，通女直、契丹、汉字。年十八，左副元帅撒离喝引在麾下。以事如京师，见梁王宗弼与语，宗弼悦之。皇统六年，父神土懑卒，宗弼奏璋可袭谋克，诏从之。天德三年，充牌印祗候，以罪免，夺其谋克，寓居中都。

海陵伐宋，左卫将军蒲察沙离只同知中都留守，佩金牌掌留府事。世宗即位于辽阳，璋劝沙离只归世宗，沙离只不从。璋与守城军官乌林答石家奴、乌林答愿、徒单三胜、蒲察蒲查等以兵晨入留守府，遂杀沙离只及判官漫捻撒离喝，推宗强子阿琐为留守，璋行同知留守事。遣石家奴佩沙离只金牌与愿、蒲查、中都转运使左渊子贻庆、大兴少尹李天吉子磐奉表如东京，贺即位。世宗嘉之，

以愿、蒲查为武义将军，充护卫。贻庆赐及第，授从仕郎。磐充阁门祗候。就以璋为同知中都事。

璋以杀沙离只自摄同知留守，世宗因而授之，心常不自安，遂与兵部尚书可喜谋，因世宗谒山陵作乱。大定二年，上谒山陵，璋等九人会于可喜家，说万户高松，不从。璋知事不成，乃与可喜共执斡论诣有司陈，上诛可喜、李惟忠等，以璋为彰化军节度使。

宋将吴璘出散关，据宝鸡以西，诏璋赴元帅都监徒单合喜军前任使。于是，宋人据原州，宁州刺史颜盏门都以兵四千攻之，不克。宋将姚良辅以兵十万至原州，权副统完颜习尼列以千骑援门都兵，而姚良辅兵多，诸将皆不敢与战。及璋至军，会平凉、泾州、潘原、长武等戍兵，合二万人。璋使押军猛安石抹许里阿补以兵二千军于城北，习尼列以兵三千军于城西北十里麦子原，皆据高阜为阵。璋以本部兵阵于城西。姚良辅出自北岭，先遣万人攻许里阿补，自以军九万阵麦子原下，捍以剑盾、行马，外列骑士，步卒居其中，敢死士锁足行马间，持大刀为拒，分为八阵，而别以骑二千袭璋军。璋方出迎战，习尼列来报曰："宋之重兵皆在麦子原矣。"璋遣万户特里失乌也以押军猛安奚庆喜照撒兵二千援许里阿补，遣撒屋出、崔尹以兵二千益习尼列。许里阿补与宋人接战，良久，败之。宋兵在麦子原者最坚，习尼列与移剌补、奥屯撒屋出、崔尹、仆根撒屈出以兵五千沿壕为伏，余兵皆舍马步战，击其前行骑士，走之。于是，行马以前冲以长枪，行马以后射以劲弓。良辅兵稍挫，习尼列乘胜麾兵，撤其行马，破其七阵。良辅复整兵出，习尼列少却，而璋已破城下宋兵，与习尼列会。使仆根以伏兵击良辅。习尼列亦整兵与战，奋击之，大破良辅军，斩首万余级，堕壕死者不可胜数，锁足行马者尽殪之，获甲二万余，器仗称是。良辅亦中两创脱去。遂围原州，穴其西城，城圮，宋人宵遁。璋等入原州。宋戍军在宝鸡以西，闻之皆自散关遁去。

京兆尹乌延蒲离黑、宁州刺史赤盏胡速鲁改已去德顺州，宋吴璘复据之，都监合喜以璋权都统，与习尼列将兵二万救德顺。璋率骑兵前行，与璘骑兵二万战于张义堡遂沙山下，败之，追北四十余里。璘军遇隘不得前，斩首数十级。璋至德顺，璘据城北险要为营，璋亦策营与璘相望，可三里许。两军遇于城东，凡五接战，璘军败走，璋追至城下。璘军已据城北冈阜，与其城上兵相应，以弩夹射璋军。璋军阳却，城中出兵来追，璋反旆与战，大败之。合喜遣统军都监泥河以兵七千来会，与璘军复战，败之。璘遣兵据东山堡，欲树栅，璋与习尼列、泥河议曰："敌若据东山堡，此城亦不可拔，宜急击之。"于是璋先据要地，习尼列以兵逼东山堡，璘兵恃濠相拒，短兵接，璘兵退走，习尼列追击之。璘城北营兵可六千人，登北冈来战，璋之汉军少却，伤者二百人。璘遂焚璋军攻城具，璋率移剌补猛安兵逾北冈击走之。璘军隔小堑射璋军，移剌补少却，习尼列望见北原火发，乃止攻东山堡，亟与将士来赴，引善射者先登，率刘安汉军三百人击败之。璘军皆走险，璘以军三万据险作三阵，皆环以剑盾、行马。璋遣万户石抹迭勒由别路自后击之，特里失乌也、移剌补以二千人当其前，以强弓射之，璘兵大败，堕沟壑者甚众。璋军度涧追之，斩数千级而还。

璘军虽败，犹恃其众，都监合喜使武威军副总管夹古查剌来问策。诸将皆曰："吴璘恃险，不善野战，我退军平凉，彼必弃险就平地，然后可图也。"璋曰："不然。彼恃其众，非特恃险也。昔人有言，'宁弃千军，不弃寸地'，故退兵不如济师。我退军平凉，彼军深入吾地，固垒以拒我，则如之何。"查剌还报，合喜于是亲率四万人赴之。吴璘诘旦乘阴雾晦冥分兵四道来袭，战于城东，离而复合者数四。汉军千户李展率麾下兵先登奋击之，璘军阵动。璋乘胜踵击，璘军复败，追至北冈，璘走险，璋急击之，杀略殆尽。璘分半军守秦州，合喜驻军水洛城东，自六盘山至石山头分兵守之，断其饷道。璘乃引归。

宋经略使荆皋以步骑三万自德顺西去，璋以兵八千、习尼列以兵五千追击之。习尼列兵乃出其前，还自赤觜，遇其前锋，败之于高赤崖下。复与其中军战，自日昃至暮，乃罢。荆皋乘夜来袭营，为退军八十里。明日，习尼列追之。璋兵至上八节，宋兵据险为阵，璋舍马步战，地险不得接，相拒至曙。宋兵动，璋乘之，追至甘谷城，习尼列兵亦至，宋兵宵遁，璋遂班师。习尼列追至伏羌城，不及而还。

上使御史中丞达吉视诸军功状，达吉旧与璋有隙，故损其功。诏璋将士赏比诸军半之，璋兼陕西路都统，进官一阶。及元帅府上功，璋居多，诏达吉削官两阶，杖八十，解职。上复赏璋及将士

如诸军，以璋为西北路招讨使。召为元帅左都监，兼安化军节度使，赐以弓矢衣带佩刀。改益都尹，左都监如故。

宋人弃海州遁去，焚官民庐舍且尽。璋至海州，得所弃粮三万六千余石，安集其人，复其屯戍。五年，宋人约和，罢三路都统，复置陕西路统军司，璋为统军使。上曰："监军合喜年老，故授卿此职。边境无事，且召卿矣。"以本官兼京兆尹。

召为御史大夫。璋奏："窃观文武百官有相为朋党者，今在台自臣外无女直人，乞不限资考，量材奏拟。"上曰："朋党为谁，即纠治之。朕选女直人，未得其人，岂以资考为限，论其人材而已。"顷之，璋奏曰："太祖武元皇帝受天明命，太宗皇帝奄定宋土，自古帝王之兴，必称受命，当制'大金受命之宝'，以明示万世。"上曰："卿言正合朕意。"乃遣使夏国市玉，十八年，受命宝成，奏告天地宗庙社稷，上御正殿。

改大兴尹，为贺宋正旦使。十三年，璋受命使宋，既行，上遣人驰谕璋曰："宋人若不遵旧礼，慎勿付书。如不令卿等入见，即持书归。若迫而取之，亦勿赴宴，其回书及礼物一切勿受。"璋至临安，宋人请以太子接书，不从。宋人就馆迫取书，璋与之，且赴宴，多受礼物。有司以闻，上怒，欲置之极刑。左丞相良弼奏曰："璋为将，大破宋军，宋人仇之久矣。将因此陷之死地，未可知也。今若杀璋，或者堕其计中耳。"上以为然，乃杖璋百五十，除名，副使客省使高翊杖百，没入其所受礼物。

后岁余，上念璋有征伐功，起为景州刺史，迁武定军节度使，授山东西路蒲底山拿兀鲁河谋克，改临洮尹。十九年，卒。

郓王昂，本名吾都补，世祖最幼子也。常从太祖征伐。天辅六年，昂与稍喝以兵四千监护诸部降人，处之岭东，就以兵守临潢府。昂不能抚御，降人苦之，多叛亡者。上闻之，使出里底戒谕昂。已过上京，诸部皆叛去，惟章愍宫、小室韦二部达内地。诏谙版勃极烈吴乞买曰："比遣昂徙诸部，多致怨叛，稍喝驻兵不与讨袭，致使降人复归辽主，违命失众，当置重法。若有所疑，则禁锢之，俟师还定议。"是时，太宗居守，辞不失副之，辞不失劝太宗因国庆可薄其罚，于是杖昂七十，拘之泰州，而杀稍喝。

天会六年，权元帅左都监。十五年，为西京留守。天眷三年，为平章政事。皇统元年，封漆水郡王。二年，制诏昂署衔带"皇叔祖"字，封郓王。是岁，薨。

子郑家、鹤寿。鹤寿累官耶鲁瓦群牧使，死于契丹撒八之难，语在《忠义传》。

郑家，皇统初，以宗室子授定远大将军，除磁州刺史。天德间，为右谏议大夫，累迁会宁尹、安化军节度使，改益都尹。海陵伐宋，为浙东道副统制，与工部尚书苏保衡以舟师自海道趋临安，至松林岛阻风，泊岛间。诘旦，舟人望见敌舟，请为备。郑家问："去此几何？"舟人曰："以水路测之，且三百里。风迅，行即至矣。"郑家不晓海路舟楫，不之信。有顷，敌果至，见我军无备，即以火炮掷之。郑家顾见左右舟中皆火发，度不得脱，赴水死，时年四十一。

金史卷六六　列传第四

始祖以下诸子下

勖，字勉道，本名乌野，穆宗第五子。好学问，国人呼为秀才。年十六，从太祖攻宁江州，从宗望袭辽主于石辇铎。太宗嗣位，自军中召还，与谋政事。宗翰、宗望定汴州，受宋帝降。太宗使勖就军中往劳之。宗翰等问其所欲。曰："惟好书耳。"载数车而还。

女直初无文字，乃破辽，获契丹、汉人，始通契丹、汉字，于是诸子皆学之。宗雄能以两月尽通契丹大小字，而完颜希尹乃依仿契丹字制女直字。女直既未有文字，亦未尝有记录，故祖宗事皆不载。宗翰好访问女直老人，多得祖宗遗事。太宗初即位，复进士举，而韩昉辈皆在朝廷，文学之士稍拔擢用之。天会六年，诏书求访祖宗遗事，以备国史，命勖与耶律迪越掌之。勖等采摭遗言旧事，自始祖以下十帝，综为三卷。凡部族，既曰某部，复曰某水之某，又曰某乡某村，以别识之。凡与契丹往来及征伐诸部，其间诈谋诡计，一无所隐。事有详有略，咸得其实。

自太祖与高丽议和，凡女直入高丽者皆索之，至十余年，索之不已。勖上书谏曰："臣闻德莫大于乐天，仁莫先于惠下。所索户口，皆前世奸宄叛亡，乌蠢、讹谟罕、阿海、阿合束之绪裔。先世绥怀四境，尚未宾服，自先君与高丽通，闻我将大，因谓本自同出，稍稍款附。高丽既不听许，遂生边衅，因致交兵，久方连和，盖三十年。当时壮者今皆物故，子孙安于土俗，婚姻胶固，征索不已，彼固不敢稽留，骨肉乖离，诚非众愿。人情怨甚可愍者，而必欲求为己有，特彼我之蔽，非一视同仁之大也。国家民物繁夥，幅员万里，不知得此果何益耶。今索之不还，我以强兵劲卒取之无难。然兵凶器，战危事，不得已而后用。高丽称藩，职贡不阙，国且臣属，民亦非外。圣人行义，不责小过，理之所在，不俟终日。臣愚以为宜施惠下之仁，弘乐天之德，听免征索，则彼不谓己有，如自我得之矣。"从之。

十五年，为尚书左丞加镇东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预平宗磐之难，赐与甚多，加仪同三司，以"皇叔祖"字冠其衔。勖皆力辞不受。

皇统元年，撰定熙宗尊号册文。上召勖饮于便殿，以玉带赐之。所撰《祖宗实录》成，凡三卷，进入，上焚香立受之，赏赉有差。制诏左丞勖、平章政事弈职俸外别给二品亲王俸傔。旧制，皇兄弟、皇子为亲王给二品俸，宗室封一字王者给三品俸，勖等别给亲王俸，皆异数也。宴群臣于五云楼，勖进酒称谢。帝起立，宰臣进曰："圣尊为臣下屡起，于礼未安。"上曰："朕屈己待臣下，亦何害。"是日，上及群臣尽欢。俄同监修国史，进拜平章政事。光懿皇后忌辰，熙宗将出猎，勖谏而止。

熙宗猎于海岛，三日之间，亲射五虎获之。勖献《东狩射虎赋》，上悦，赐以佩刀、玉带、良马。能以契丹字为诗文，凡游宴有可言者，辄作诗以见意。时上日与近臣酣饮，或继以夜，莫能谏之。勖上疏谏，乃为止酒。进拜左丞相，兼侍中、监修如故。八年，奏上《太祖实录》二十卷，赐黄金八十两，银百两，重彩五十端，绢百匹，通犀、玉钩带各一。出领行台尚书省事，召拜太保，领三省、领行台如故，封鲁国王。

勖刚正寡言。海陵方用事，朝臣多附之者。一日，大臣会议，海陵后至，勖面责之曰："吾年五十余，犹不敢后，尔少年强健，乃敢如此。"海陵跪谢。九年，进拜太师，进封汉国王。海陵篡立，加恩大臣以收人望，封秦汉国王，领三省、监修如故。

及宗本无罪诛，勖髭鬓顿白，因上表请老。海陵不许，赐以玉带，优诏谕之。有大事令宰臣就第商议，入朝不拜。勖遂称疾笃不言，表请愈切，海陵不怿，从之。以本官致仕，进封周宋国王。正隆元年，与宗室俱迁中都。二年，例降封金源郡王。薨，年五十九。

撰定《女直郡望姓氏谱》及他文甚众。大定二十年，诏曰："太师勖谏表诗文甚有典则，朕自即位所未尝见。其谏表可入《实录》，其《射虎赋》诗文等篇什，可镂版行之。"子宗秀。

宗秀，字实甫，本名厮里忽。涉猎经史，通契丹大小字。善骑射，与平宗磐、宗隽之乱，授定远大将军，以宗磐世袭猛安授之。

宗弼复取河南，宗秀与海陵俱赴军前任使。宋将岳飞军于亳、宿之间，宗秀率步骑三千扼其冲要，遂与诸军逆击败之。师还，为太原尹，改婆速路统军使，不受。高丽遣使以土产献，却之。入为刑部尚书，改御史中丞，授翰林学士。天德初，转承旨，封宿国公，赐玉带。历平阳尹、昭义军节度使，封广平郡王。正隆二年卒官，年四十二。是岁，例降二品以上封爵，改赠金紫光禄大夫。

康宗敬僖皇后生楚王谋良虎。次室温都氏生昭武大将军同刮茁。次室仆散氏坐事早死，生龙虎卫上将军隈可。

隈可亦作偎喝，美髯须，勇健有材略。从太祖伐辽，取宁江州，战出河店。天眷二年，授骠骑上将军，除迭鲁苾撒纠详稳，迁忠顺军节度使、兴平军节度使。天德二年，入为大宗正丞。四年，出为昭德军节度使。以兄谋良虎子唤端合扎谋克余户，授偎喝上京路扎里瓜猛安所属世袭谋克。改德昌军节度使，封广平郡王。正隆二年，例夺王爵，改曷速馆节度使，再改忠顺军节度使。大定元年，封宗国公，为劝农使，卒官，年六十五。

始祖兄弟三人，保活里之后为神土懣、迪古乃，别有传。

胡十门者，曷苏馆人也。父挞不野，事辽为太尉。胡十门善汉语，通契丹大小字，勇而善战。

高永昌据东京，招曷苏馆人，众畏高永昌兵强，且欲归之。胡十门不肯从，召其族人谋曰："吾远祖兄弟三人，同出高丽。今大圣皇帝之祖入女直，吾祖留高丽，自高丽归于辽。吾与皇帝皆三祖之后。皇帝受命即大位，辽之败亡有征，吾岂能为永昌之臣哉！"始祖兄阿古乃留高丽中，胡十门自言如此，盖自谓阿古乃之后云。于是率其族属部众诣撒改，乌蠢降，营于驼回山之下。永昌攻之，胡十门力战不能敌，奔于撒改。及攻开州，胡十门以粮饷给军。后攻保州，辽将以舟师遁，胡十门邀击败之，降其士卒。赏赐甚厚，以为曷苏馆七部勃堇，给银牌一、木牌三。天辅二年卒。赠监门卫上将军，再赠骠骑卫上将军。

子钩室，尝从攻显州，领四谋克军，破梁鱼务，攻最，以其父所管七部为曷苏馆都勃堇。

有合住者，亦称始祖兄苗裔，但不知与胡十门相去几从耳。

合住，曷速馆苾里海水人也。仕辽，领辰、复二州汉人、渤海。

子蒲速越，袭父职，再迁静江中正军节度使，佩金牌，为曷速馆女直部长。

子余里也与胡十门，同时归朝，屡以粮饷助伐高永昌及高丽、新罗。后从宗望伐宋，以功迁真定府路安抚使兼曹州防御使，佩金牌。授苾里海水世袭猛安。

长子布辉，识女直、契丹、汉字，善骑射。年十八，宗弼选为扎也，从阿里、蒲卢浑追宋康王于明州。睿宗闻其才，召置麾下，从经略山东、河北、陕西，袭其父猛安，授昭勇大将军。海陵伐宋，以本猛安兵从，半道与南征万户完颜福寿等俱亡归，谒世宗于辽阳。

世宗即位，除同知曷苏馆节度使事。刑部侍郎斜哥为都统，布辉副之，坐擅署置官吏、私用官中财物，削两阶解职。未浃旬，世宗献享山陵。兵部尚书可喜、昭毅大将军斡论、中都同知完颜璋等谋反，欲因上谒山陵举事。斡论与布辉亲旧，与之谋议，事具《可喜传》。既知事不可成，乃与可喜、璋执斡论等上变。可喜不肯以始谋尽首，遂并诛之，而赏布辉、璋。除布辉浚州防御使，累迁顺天军节度使。致仕，卒，年六十七。

昭祖族人掴保者，从昭祖耀武于青岭，白山。还至姑里甸，昭祖得疾，寝于村舍，洞无门扉，乃以车轮当门为蔽，掴保卧轮下为扞御。已而贼至，刃交于轮辐间。掴保洞腹见膏，恐昭祖知之，乃然薪取膏以为炙，问之，以他肉对。昭祖心知之，遂中夜启行。

衷，本名丑汉，中都司属司人，世祖曾孙。祖霸合布里封郓王，父悟烈官至特进。大定中，收充阁门祗候，授代州宣锐军都指挥使。岁旱，州委祷雨于五台灵潭，步致其水，雨随下，人为刻石纪之。四迁引进使，兼典客署令，改尚辇局使。扈从北幸，赐厩马二以旌其勤。寻为夏国王李仁孝封册使，历宁海、蠡州刺史，入为大睦亲府丞。除顺义军节度使，陛辞，赐金币，特宠异之。移镇镇西。泰和六年，致仕，卒。

衷孝悌贞谨，深悉本朝婚礼，皇族婚嫁每令衷相之。治复有能称，其在宁海、蠡州，平赋役无扰，民立石颂遗爱。大安初，追赠辅国上将军。

齐，本名扫合，穆宗曾孙。父胡八鲁，宁州刺史。大定中，以族次充司属司将军，授同知复州军州事，累迁刑部员外郎。上谕曰："本朝以来，未尝有内族为六部郎官者，以卿历职廉能，故授之。"先是，复州合厮罕关地方七百余里，因围猎，禁民樵捕。齐言其地肥衍，令贼民开种则公私有益。上然之，为弛禁。即牧民以居，田收甚利，因名其地曰合厮罕猛安。

章宗立，改户部员外郎，出为磁州刺史，治以宽简，未尝留狱。属邑武安，有道士视观宇不谨，吏民为请邻郡王师者代主之。道士忿夺其利，告王私置禁铜器，法当徒。县令恶其为人，反坐之，具狱上。齐审其诬。又以王有德，不忍坐之。问同僚，无以对。齐曰："道士同请即同居也，当准首，俱释其罪。"其宽明有礼，皆此类也。

磁，名郡，刺史皆朝廷遴选，郡人以前政有声如刘徽柔、程辉、高德裕皆不及也。河北提刑司以治状闻。明昌三年，始议置诸王傅，颇难其选，乃以齐傅兖王。王将至任郡，猛安迎接，齐峻却之。王怪问故，曰："王国藩辅，猛安皆总戎职，于王何利焉，却之以远嫌也。"王悦服。王府家奴为不法，辄发还本猛安，终更无敢犯者。

明年，授山东东、西路副统军，兼同知益都府事。有惠爱，郡人为之立碑。转彰化军节度使。

六年，移利涉军。召见，劳慰有加。诏留守上京。承安二年，致仕，卒。齐明法识治体，所至有声，内族中与丞相承晖并称云。

术鲁，宗室子。从郑王斡赛败高丽于曷懒，取亚鲁城，克宁江州，取黄龙府。出河店之役、达鲁古城之役、护步答冈之役皆力战有功。东京降，为本路招安副使。败辽兵，破同刮营。苏州汉民叛走，术鲁追复之，以功为谋克。天辅四年卒，年四十一。皇统中，赠镇国上将军。

胡石改，宗室子也。从太祖攻宁江，败辽兵于达鲁古城，破辽主亲兵，皆有功。辽军来援济州，胡石改与其兄实古乃以兵迎击，败之。还攻济州，中流矢，战益力，克其城。军中称其勇。从攻春、泰州，降之，并降境内诸部族，其不降者皆攻拔之。辽主西走，胡石改追至中京，获其宫人、辎重凡八百两。

有思泥古者，复以本部叛去，胡石改以兵五百追及之，获其亲属部人以还。德州复叛，胡石改以兵五千克其城。从娄室击败敌兵二万于归化之南，并降归化。从取居庸关，并燕之属县及其山谷诸屯。移失部既降，复叛去，胡石改引兵追及，战败之，俘获甚众。泽州诸部有逃者，皆追复之。又败叛人于临潢，诛其酋领而安抚其人民。

天眷二年，迁永定军节度使，改武定军。徙汴京留守。天德三年，授世袭猛安。卒，年六十八。

宗贤，本名阿鲁。太祖伐辽，从攻宁江州、临潢府。太宗监国，选侍左右，甚见亲信。临潢复叛，从宗望复取之。为内库都提点，再迁归德军节度使。政宽简，境内大治。秩满，士民数百千人相率诣朝廷请留。及改武定军，百姓扶老携幼送数十里，悲号而去。改永定军，秉德廉访官吏，士民持盆水与镜，前拜言曰："使君廉明清直类此，民实赖之。"秉德曰："吾闻郡僚廉能如一，汝等以为如何？"众对曰："公勤清俭皆法则于使君耳。"因谓宗贤曰："人谓君善治，当在甲乙，果然贤使君也。"用是超迁两阶。

天德初，授世袭谋克，驰驿召之。雄州父老相率张青绳悬明镜于公署，老幼填门，三日乃得去。封定国公，再除忠顺军节度使，赐以玉带。捕盗司执数人至府，宗贤问曰："罪状明白否？"对曰："狱具矣。"宗贤阅其案，谓僚佐曰："吾察此辈必冤。"不数日，贼果得，人服其明。改曷懒路兵马都总管，历广宁尹，封广平郡王。改崇义军节度使，兼领北京宗室事。正隆例夺王爵，加金紫光禄大夫，改临海军。大定初，遣使召之。宗贤率诸宗室见于辽阳，除同签大宗正事，封景国公，致仕。起为婆速路兵马都总管，复致仕，卒。

特进挞懒，宗室子。年十六，事太祖，未尝去左右。出河店之役，太祖欲亲战，挞懒控其马而止之曰："主君何为轻敌。臣请效力。"即挺枪前，手杀七人。已而枪折，骑士曳而下者九人。太祖壮之曰："诚得此辈数十，虽万众不能当也。"及战于达鲁古城，辽兵一千阵于营外，太祖遣挞懒往击之。挞懒冲出敌阵，大败其众。攻临潢府、春、泰州、中、西二京，皆有功。天辅六年，授谋克。

天会四年，从伐宋，屡以功受赏。明年，再举至汴。宗望闻宋人会诸路援兵于睢阳，遣挞懒与阿里刮将兵二千往拒之。败其前锋军三万于杞县，又破三寨，擒宋京东路都总管胡直孺、南路都统制隋师元及其三将并直孺二子，遂取拱州，降宁陵。复破二万于睢阳，进取亳州。闻宋兵十万且至，会宗望益兵四千，合击，大败之。其卒二千，阵而立，驰之不动，即麾军去马击之，尽殪，擒其将石瑱而还。帅府嘉其功，赏赉优渥。睿宗驻兵熙州，分遣诸将略地。挞懒以军五百入六盘山十六寨，降其官八十余，民户四千，获马二千匹。

皇统中，累加银青光禄大夫。天德初，加特进，授世袭猛安。卒，年六十五。海陵迁诸陵于大房山，以挞懒尝给事太祖，命作石像，置睿陵前。

卞，本名吾母，上京司属司人，大定二年，收充护卫，积劳授彰化军节度副使，入为都水监丞，累迁中都、西京路提刑使，徙知归德府、河平军节度使。王汝嘉奏卞前在都水监导河有劳，除北京留守。未几，改知大兴府事。时有言，尚书左丞夹谷衡在军不法，诏刑部问状。事下大兴府，卞辄令追摄，上以为失体，杖四十。久之，乞致仕，不许。拜御史大夫。先是，左司谏赤盏高门上言，御史大夫久阙，宪纪不振，宜选刚正疾恶之人肃清庶务。上由是用卞。前时孙铎、贾铉俱为尚书，铉拜参知政事，而铎再任，对贺客诵唐张在诗，有郁郁意。卞劾奏之，铎坐降黜。既而复申前请，

遂以金吾卫上将军致仕，薨。

■，本名阿里剌，隶上京司属司。大定十年，以皇家近亲，收充东宫护卫。转十人长，授御院通进，从世宗幸上京。会皇太子守国薨。世宗以■亲密可委，特命与滕王府长史＜□亨一子堂＞驰驿往护丧。时章宗为金源郡王，亦留中都，且命■等保护，谕之曰：“郡王遭此家难，哀哭当以礼节之，饮食尤宜谨视。”世宗还都，迁符宝郎，除吏部郎中。

章宗即位，坐与御史大夫唐括贡为寿，犯夜禁，夺官一阶，罢。明昌元年，起为同知棣州防御使事，上书历诋宰执。帝以小臣敢讥讪宰辅，杖八十，削一官，罢之，发还本猛安。明年，降授同知宣德州事。召授武卫军副都指挥使，四迁知大兴府事，转左右宣徽使。承安二年，拜尚书右丞，出为泰定军节度使，移知济南府，卒。

弈，本名三宝，隶梅坚塞吾司属司。大定七年，以近亲充东宫护卫十人长，转为尚厩局使。章宗即位，迁左卫副将军，累迁右副都点检，兼提点尚厩局使。谕旨曰：“汝非有过人才，第以久次迁授。当谨乃职，勿复有非违事，使朕闻之。”未几，坐厩马瘦，决三十。承安二年，改左副都点检，兼职如旧。俄授同签大睦亲府事，卒。

弈为人贪鄙，数以赃败，帝爱其能治围场，故进而委信之。

阿喜，宗室子，好学问。袭父北京路筶柏山猛安，听讼明决，人信而爱之。察廉能，除彰国军节度副使，改上京留守判官。提刑司奏彰国军治状，迁同知速频路节度事，改归德军，历海、邳二州刺史，皆兼总押军马。

宋统领刘文谦以兵犯宿迁，阿喜逆击，破之。复破戚春、夏兴国舟兵万余人，斩夏兴国于阵。迁镇国上将军，再赐银币，为元帅左监军纥石烈执中前锋。渡淮，破宝应、天长二县。师还，迁同知归德府事，改泗州防御使。丁母忧，起复。大定二年，改华州防御使，迁镇南军节度使。贞祐二年，改知大名府，充马军都提控，历横海、安化军节度使，充宣差山东路左翼都提控。寻知济南府事，徙泌南军节度使，迁河南统军使，兼昌武军节度使，卒。

赞曰：金诸宗室，自始祖至康宗凡八世。献祖徙居海姑水纳葛里村，再徙安出虎水。世祖称海姑兄弟，盖指其所居也。完颜十二部，皆以部为氏，宣宗诏宗室皆书姓氏，然亦有部人以部为氏，非宗室同姓者，遂不可辨矣。

金史卷六七　列传第五

石显　桓赧　散达　乌春　温敦蒲剌　腊醅　麻产　钝恩　留可　阿疏　奚王回离保

石显，孩懒水乌林答部人。昭祖以条教约束诸部，石显陆梁不可制。及昭祖没于逼剌纪村，部人以柩归，至孩懒水，石显与完颜部窝忽窝出邀于路，攻而夺之柩，扬言曰：“汝辈以石鲁为能而推尊之，吾今得之矣。”昭祖之徒告于蒲马太弯，与马纪岭劾保村完颜部蒙葛巴土等募军追及之，与战，复得柩。众推景祖为诸部长，白山、耶悔、统门、耶懒、土骨论、五国皆从服。

及辽使曷鲁林牙来索逋人，石显皆拒阻不听命，景祖攻之，不能克。景祖自度不可以力取，遂以诡计取之。乃以石显阻绝海东路请于辽，辽帝使人让之曰：“汝何敢阻绝鹰路？审无他意，遣其酋长来。”石显使其长子婆诸刊入朝，曰：“不敢违大国之命。”辽人厚赐遣还，谓婆诸刊曰：“汝父信无他，宜身自入朝。”石显信之，明年入见于春搜，婆诸刊从。辽主谓石显曰：“罪惟在汝，不在汝子。”乃命婆诸刊还，而流石显于边地。盖景祖以计除石显而欲抚有其子与部人也。

婆诸刊蓄怨未发，会活剌浑水纥石烈部腊醅、麻产起兵，婆诸刊往从之。及败于暮棱水，麻产先遁去，婆诸刊与腊醅就擒，及其党与，皆献之辽主。久之，世祖复使人言曰：“婆诸刊不还，则其部人自知罪重，因此恐惧，不肯归服。”辽主以为然，遂遣婆诸刊及前后所献罪人皆还之。

桓赧、散达兄弟者，国相雅达之子也。居完颜部邑屯村。雅达称国相，不知其所从来。景祖尝以币与马求国相于雅达，雅达许之。景祖得之，以命肃宗，其后撒改亦居是官焉。

桓赧兄弟尝事景祖。世祖初，季父跋黑有异志，阴诱桓赧欲与为乱。昭肃皇后往邑屯村，世祖、肃宗皆从行，遇桓赧、散达各被酒，言语纷争，遂相殴击，举刃相向。昭肃皇后亲解之，乃止，自

是谋益甚。

是时乌春、窝谋罕亦与跋黑相结，诡以乌不屯卖甲为兵端，世祖不得已而与之和。间数年，乌春以其众涉活论、来流二水，世祖亲往拒之。桓赧、散达遂起兵。

肃宗以偏师拒桓赧、散达。世祖畏其合势也，戒之曰："可和则和，否则战。"至斡鲁绀出水，既阵成列，肃宗使盆德勃堇议和。桓赧亦恃乌春之在北也，无和意。盆德报肃宗曰："敌欲战。"或曰："战地迫近村墟，虽胜不能尽敌，宜退军诱之宽地。"肃宗惑之，乃令军少却，未能成列。桓赧、散达乘之，肃宗败焉。桓赧乘胜，大肆钞略。是役也，乌春以久雨不能前，乃罢兵。

世祖闻肃宗败，乃自将，经舍很、贴割两水取桓赧、散达之家，桓赧、散达不知也。世祖焚其所居，杀略百许人而还。未至军，肃宗之军又败。世祖至，责让肃宗失利之状，使欢都、冶诃以本部七谋克助之，复遣人议和。桓赧、散达欲得盈歌之大赤马、辞不失之紫骝马，世祖不许，遂与不术鲁部卜灰、蒲察部撒骨出及混同江左右匹古敦水北诸部兵皆会，厚集为阵，鸣鼓作气驰骋。桓赧恃其众，有必胜之心，下令曰："今天门开矣，悉以尔车自随。凡乌古乃夫妇宝货财产恣尔取之，有不从者俘略之而去。"于是婆多吐水裴满部斡不勃堇附于世祖，桓赧等纵火焚之。斡不死，世祖厚抚其家，既定桓赧，以旧地还之。

桓赧军复来，蒲察部沙只勃堇、胡补答勃堇使阿喜间道来告，且问曰："寇将至，吾属何以待之？"世祖复命曰："事至此，不及谋矣。以众从之，自救可也，惟以旗帜自别耳。"每有兵至，则辄遣阿喜穿林潜来，令与毕察往还大道，即故潜往来林中路也。桓赧至北隘甸，世祖将出兵，闻跋黑食于驼满村死矣。乃沿安术虎水行，且欲并取海故术烈速勃堇之众而后战。觇者来报曰："敌至矣。"世祖戒辞不失整军速进，使待于脱豁改原。当是时，桓赧兵众，世祖兵少，众寡不敌。比世祖至军，士气衄甚。世祖心知之而不敢言，但令解甲少憩，以水洗面，饮麦水。顷之，士气稍苏息。是时，肃宗求救于辽，不在军中。将战，世祖屏人独与穆宗私语，兵败，则就与肃宗乞师以报仇。仍令穆宗勿预战事，介马以观胜负，先图去就。乃袒袖韔弓服矢，以缊袍下幅护前后心，三扬旗，三挝鼓，弃旗提剑，身为军锋，尽锐搏战。桓赧步军以干盾进，世祖之众以长枪击之，步军大败。辞不失从后奋击之，桓赧之骑兵亦败。世祖乘胜逐北，破多退水水为之赤。世祖止军勿追，尽获所弃车甲马牛军实，以战胜告于天地，颁所获于将士，各以功为差。

未几，桓赧、散达俱以其属来降。卜灰犹保撒阿辣村，招之不出。撒骨出据阿鲁绀出村，世祖遣人与之议和，撒骨出谩言为戏，答之曰："我本欲和，壮士巴的懑不肯和，泣而谓我曰：'若果与和，则美衣肥羊不可复得。'是以不敢从命。"遂纵兵俘略邻近村墅。有人从道旁射之，中口死。

卜灰之属曰石鲁，石鲁之母嫁于驼满部达鲁罕勃堇而为之妾。达鲁罕与族兄弟抹腮引勃堇俱事世祖，世祖欲间石鲁于卜灰，谓达鲁罕曰："汝之事我，不如抹腮引之坚固也。"盖谓石鲁母子一彼焉，一此焉，以此撼石鲁。石鲁闻之，遂杀卜灰而降。

石鲁通于卜灰之妾，常惧得罪，及闻世祖言，惑之，使告于达鲁罕曰："将杀卜灰而来，汝待我于江。"伺卜灰睡熟，剸刃于胸而杀之。追者急，白日露鼻匿水中，逮夜，至江，方游以济。达鲁罕使人待之，乃得免。久之，醉酒，而与达鲁罕狠争，达鲁罕杀之。

乌春，阿跋斯水温都部人，以锻铁为业。因岁歉，策杖负檐与其族属来归。景祖与之处，以本业自给。既而知其果敢善断，命为本部长，仍遣族人盆德送归旧部。盆德，乌春之甥也。

世祖初嗣节度使，叔父跋黑阴怀觊觎，间诱桓赧、散达兄弟及乌春、窝谋罕等。乌春以跋黑居肘腋为变，信之，由是颇贰于世祖，而虐用其部人。部人诉于世祖，世祖使人让之曰："吾父信任汝，以汝为部长。今人告汝有实状，杀无罪人，听讼不平，自今不得复尔为也。"乌春曰："吾与汝父等辈旧人，汝为长能几日，干汝何事。"世祖内畏跋黑，恐群朋为变，故曲意怀抚，而欲以婚姻结其欢心。使与约婚，乌春不欲，笑曰："狗彘之子同处，岂能生育。胡里改与女直岂可为亲也。"乌春欲发兵，而世祖待之如初，无以为端。

加古部乌不屯，亦铁工也，以被甲九十来售。乌春闻之，使人来让曰："甲，吾甲也。来流水以南、匹古敦水以北，皆吾土也。何故辄取吾甲，其亟以归我。"世祖曰："彼以甲来市，吾与直而售

之。”乌春曰：“汝不肯与我甲而为和解，则使汝叔之子斜葛及厮勒来。”斜葛盖跋黑之子也。世祖度其意非真肯议和者，将以有为也，不欲遣。众固请曰：“不遣则必用兵。”不得已，遣之。谓厮勒曰：“斜葛无害。彼且执汝矣，半途辞疾勿往。”既行，厮勒曰：“我疾作，将止不往。”斜葛曰：“吾亦不能独往矣。”同行者强之使行。既见乌春，乌春与斜葛厚为礼，而果执厮勒，曰：“得甲则生，否则杀汝。”世祖与其甲，厮勒乃得归。乌春自此益无所惮。

后数年，乌春举兵来战，道斜寸岭，涉活论、来流水，舍于术虎部阿里矮村滓布乃勃堇家。是时十月中，大雨累昼夜不止，冰澌覆地，乌春不能进，乃引去。于是桓赧、散达亦举兵。世祖自拒乌春，而使肃宗拒桓赧。已而乌春遇雨归，叔父跋黑亦死，故世祖得并力于桓赧、散达，一战而遂败之。

斡勒部人杯乃，旧事景祖，至是亦有他志，徙于南毕恳忒村，遂以纵火诬欢都，欲因此除去之，语在《欢都传》中。世祖获杯乃，释其罪，杯乃终不自安，徙居吐窟村，与乌春、窝谋罕结约。乌春举兵度岭，世祖驻军屋辟村以待之。进至苏素海甸，两军皆阵，将战，世祖不亲战，命肃宗以左军战，斜列、辞不失助之，征异梦也。肃宗束缊纵火，大风从后起，火炽烈，时八月，野草尚青，火尽燎，烟焰张天。乌春军在下风，肃宗自上风击之，乌春大败，复获杯乃，献于辽，而城苏素海甸以据之。

纥石烈腊醅、麻产与世祖战于野鹊水。世祖中四创，军败。腊醅使旧贼秃罕等过青岭，见乌春，赂诸部与之交结。腊醅、麻产求助于乌春，乌春以姑里甸兵百十七人助之。世祖擒腊醅献于辽主，并言乌春助兵之状，仍以不修鹰道罪之。辽主使人至乌春问状，乌春惧，乃为谰言以告曰：“未尝与腊醅为助也。德邻石之北，姑里甸之民，所管不及此。”

腊醅既败，世祖尽得乌春姑里甸助兵一百十七人，而使其卒长斡善、斡脱往招其众，继遣斜钵勃堇抚定之。斜钵不能训齐其人，蒲察部故石、跋石等诱三百余人入城，尽陷之。世祖治鹰道还，斜列来告，世祖使欢都为都统，破乌春、窝谋罕于斜堆，故石、跋石皆就擒。世祖自将过乌纪岭，至窝谋海村，胡论加古部胜昆勃堇居，乌延部富者郭赧请分一军由所部伐乌春，盖以所部与乌春近，欲以自蔽故也。乃使斜列、跃盘以支军道其所居，世祖自将大军与欢都合。至阿不塞水，岭东诸部皆会，石土门亦以所部兵来。

是时，乌春前死，窝谋罕闻知世祖来伐，诉于辽人，乞与和解。使者已至其家，世祖军至，窝谋罕请缓师，尽以前所纳亡人归之。世祖使乌林答故德黑勃堇往受所遣亡者。窝谋罕以三百骑乘懈来攻，世祖败之。辽使恶其无信，不复为主和，乃进军围之。太祖衣短甲行围，号令诸军，窝谋罕使太峪潜出城攻之。太峪驰马援枪，将及太祖，活腊胡击断其枪，太祖乃得免。斜列至斜寸水，用郭赧计，取先在乌春军者二十二人。乌春军觉之，杀二人，余二十人皆得之，益以土军来助。窝谋罕自知不敌，乃遁去。遂克其城，尽以赀产分赉军中，以功为次，诸部皆安辑焉。穆宗常嘉郭赧功，后以斜列之女守宁妻其子胡里罕。

乌春之后为温敦氏，裔孙曰蒲剌。

温敦蒲剌始居长白山阿不辛河，徙隆州移里闵河。蒲剌初从希尹征伐，摄猛安谋克事，遇贼突出，力击败之，手杀二十余人，用是擢修武校尉。天德初，充护卫，迁宿直将军，与众护卫射远，皆莫能及，海陵以玉鞍、衔赏之。往曷懒路选可充护卫者，使还称旨，迁耶卢碗群牧使，改辽州刺史。正隆伐宋，召为武翼军副都总管，将兵二千，至汝州南，遇宋兵二万余，邀击败之，手杀将士十余人。是时，嵩、汝两州百姓多逃去，蒲剌招集，使之复其业。改莫州刺史，征为太子左卫率府率，再迁陇州防御使，历镇西、胡里改、显德军节度使。致仕，卒。

腊醅、麻产兄弟者，活剌浑水诃邻乡纥石烈部人。兄弟七人，素有名声，人推服之。及乌春、窝谋罕等为难，故腊醅兄弟乘此际结陶温水之民，浸不可制。其同里中有避之者，徙于苾罕村野居女直中，腊醅怒，将攻之，乃约乌古论部骚腊勃堇、富者挞懒、胡什满勃堇、海罗勃堇、斡茁火勃堇。海罗、斡茁火间使人告野居女直，野居女直有备，腊醅等败归。腊醅乃由南路复袭野居女直，胜之，俘略甚众。海罗、斡茁火、胡什满畏腊醅，求援于世祖。斜列以轻兵邀击腊醅等于屯睦吐村，

败之，尽得所俘。

腊醅、麻产驱掠来流水牧马。世祖至混同江，与穆宗分军。世祖自妒骨鲁津倍道兼行，马多乏，皆留之路旁，从五六十骑，遇腊醅于野鹊水。日已曛，腊醅兵众，世祖兵少，欢都鏖战，出入数四，马中创，死者十数。世祖突阵力战，中四创，不能军。穆宗自庵吐浑津渡江，遇敌于蒲芦买水。敌问为谁，应之曰："欢都。"问者射穆宗，矢著于弓箙。是岁，腊醅、麻产使其徒旧贼秃罕及驼朵剽取户鲁不泺牧马四百，及富者粘罕之马合七百余匹，过青岭东，与乌春、窝谋罕交结。世祖自将伐之，腊醅等伪降，还军。腊醅复求助于乌春、窝谋罕。窝谋罕以姑里甸兵百有十七人助之。腊醅据暮棱水，保固险阻，石显子婆诸刊亦往从之。世祖率兵围之，克其军，麻产遁去，遂擒腊醅及婆诸刊，皆献之辽。尽获其兵，使其卒长斡善、斡脱招抚其众，使斜钵抚定之。复使阿离合懑察暮棱水人情，并募兵与斜钵合，语在《乌春传》。

世祖既没，肃宗袭节度使。麻产据直屋铠水，缮完营堡，招纳亡命，杜绝往来者。恃陶温水民为之助，招之不听，使康宗伐之。是岁，白山混同江大溢，水与岸齐，康宗自阿邻冈乘舟至于帅水，舍舟沿帅水而进。使太祖从东路取麻产家属，尽获之。康宗围麻产急，太祖来会军，于是麻产先亡在外，其人乘夜突围遁去。太祖曰："麻产之家荡尽矣，走将安归"，追之。麻产不知太祖急求己也，与三骑来伺军，其一人坠马下，太祖识之，问状。其人曰："我随麻产来伺军，彼走者二人，麻产在焉。"麻产与其人分道走，太祖命劾鲁古追东走者，而自追西走者。至直屋铠水，失麻产不见，急追之，得遗甲于路，迹而往，前至大泽，泞淖。麻产弃马入萑苇，太祖亦弃马追及之，与之挑战。乌古论壮士活腊胡乘马来，问曰："此何人也。"太祖初不识麻产，佯应曰："麻产也。"活腊胡曰："今亦追及此人邪。"遂下马援枪进战。麻产连射活腊胡，活腊胡中二矢，不能战。有顷，军至，围之。欢都射中麻产首，遂擒之。无有识之者，活腊胡乃前扶其首而视之，见其齿豁，曰："真麻产也。"麻产张目曰："公等事定矣。"遂杀之。太祖献馘于辽。

钝恩，阿里民忒石水纥石烈部人。祖曰劾鲁古，父纳根涅，世为其部勃堇。斡准部人冶剌勃堇、海葛安勃堇暴其族人斡达罕勃堇及诸弟屋里黑、屋徒门，抄略其家，及抄略阿活里勃堇家，侵及纳根涅所部。穆宗使纳根涅以本部兵往治冶剌等。行至苏滨水，辄募人为兵，主者拒之，辄抄略其人。遂攻乌古论部敌库德，入米里迷石罕城。及斡赛、冶诃来问状，止苏滨水西纳木汗村，纳根涅止苏滨水东屋迈村。纳根涅虽款伏而不肯征偿，时甲戌岁十月也。明年八月，纳根涅遁去，斡赛追而杀之，执其母及其妻子以归，而使钝恩复其所。

留可，统门、浑蠢水合流之地乌古论部人，忽沙浑堇之子。诈都，浑蠢水安春之忽沙浑之子也。间诱奥纯、坞塔两部之民作乱。敌库德、钝恩皆叛而与留可，诈都合，两党扬言曰："徒单部之党十四部为一，乌古论部之党十四部为一，蒲察部之党七部为一，凡三十五部。完颜部十二而已，以三十五部战十二部，三人战一人也，胜之必矣。"世祖降附诸部亦皆有离心。当是时，惟乌延部斜勒勃堇及统门水温迪痕部阿里保勃堇、撒葛周勃堇等皆使人来告难。斜勒，达纪保之子也，先使其兄保骨腊来，既而以其甲来归。阿里保等曰："吾等必不从乱，但乞兵为援耳。"

穆宗使撒改伐留可，使谩都诃伐敌库德。既而太祖以七十甲诣撒改军，中道以四十甲与谩都诃。石土门之军与谩都诃会于米里迷石罕城下。而钝恩将援留可，闻谩都诃之兵寡，以为无备，而未知石土门之来会也，欲先攻谩都诃。谩都诃、石土门迎击，大破钝恩。米里迷石罕城遂降，获钝恩、敌库德，皆释弗诛。太祖至撒改军，明日遂攻破留可城，城中渠帅皆诛之，取其孥累赀产而还。坞塔城亦撤守备而降。留可先在辽，坞塔已脱身在外，由是皆未获。诈都亦诣蒲家奴降，太祖释之。于是，诸部皆安业如故。久之，留可、坞塔皆来降。

阿疏，星显水纥石烈部人。父阿海勃堇事景祖、世祖。世祖破乌春还，阿海率官属士民迎谒于双宜大泺，献黄金五斗。世祖喻之曰："乌春本微贱，吾父抚育之，使为部长，而忘大恩，乃结怨于我，遂成大乱，自取灭亡。吾与汝等三十部之人，自今可以保安休息。吾大数亦将终。我死，汝等当念我，竭力以辅我子弟，若乱心一生，则灭亡如乌春矣。"阿海与众跪而泣曰："太师若有不讳，众人赖谁以生，勿为此言。"未几，世祖没，阿海亦死，阿疏继之。

阿疏自其父时常以事来，昭肃皇后甚怜爱之，每至，必留月余乃遣归。阿疏既为勃堇，尝与徒单部诈都勃堇争长，肃宗治之，乃长阿疏。

穆宗嗣节度，闻阿疏有异志，乃召阿疏赐以鞍马，深加抚谕，阴察其意趣。阿疏归，谋益甚，乃斥其事。复召之，阿疏不来，遂与同部毛睹禄勃堇等起兵。

穆宗自马纪岭出兵攻之。撒改自胡论岭往略，定潺春、星显两路，攻下钝恩城。穆宗略阿茶桧水，益募军，至阿疏城。是日辰巳间，忽暴雨，晦暗，雷电下阿疏所居，既又有大光，声如雷，坠阿疏城中。识者以谓破亡之征。

阿疏闻穆宗来，与其弟狄故保往诉于辽。辽人来止勿攻。穆宗不得已，留劾者勃堇守阿疏城而归。金初亦有两劾者，其一撒改父，赠韩国公。其一守阿疏城者，后赠特进云。

劾者以兵守阿疏城者二年矣。阿疏在辽不敢归，毛睹禄乃降。辽使复为阿疏来。穆宗闻之，使乌林答、石鲁济师，且戒劾者令易衣服旗帜与阿疏城中同色，使辽使不可辨。辽使至，乃使蒲察部胡鲁勃堇、邈逊勃堇与俱至劾者军，而军中已易衣服旗帜，与阿疏城中如一，辽使果不能辨。劾者诡曰："吾等自相攻，干汝何事，谁识汝之太师。"乃刺杀胡鲁、邈逊所乘马，辽使惊怖走去，遂破其城。狄故保先归，杀之。

阿疏闻穆宗以计却辽使，破其城，杀狄故保，复诉于辽。辽使奚节度使乙烈来问状，且使备偿阿疏。穆宗复使主隈、秃答水人伪阻绝鹰路者，而使鳖故德部节度使言于辽，平鹰路非己不可。辽人不察也，信之。穆宗畋于土温水，谓辽人曰："吾平鹰路也。"辽人以为功，使使来赏之。穆宗尽以其物与主隈、秃答之人而不复备偿阿疏。辽人亦不复问。

阿疏在辽无所归，后二年，使其徒达纪至生女直界上，曷懒甸人畏穆宗，执而送之，阿疏遂终于辽。

及太祖伐辽，底辽之罪告于天地，而以阿疏亡命辽人不与为言，凡与辽往复书命必及之。天辅六年，阇母、娄室略定天德、云内、宁边、东胜等州，获阿疏。军士问之曰："尔为谁？"曰："我破辽鬼也。"

赞曰：金之兴也，有自来矣。世祖擒腊醅、婆诸刊，既献之辽以为功，则又曰："若不遣还，其部人疑惧，且为乱阶。"辽人不察，尽以前后所献罪人归之。景祖止曷鲁林牙、止同干，穆宗止辽使阿疏城，始终以鹰路误之，而辽人不悟。景祖有黄马，服乘如意，景祖没，辽贵人争欲得之。世祖弗与，曰："难未息也，马不可以与人。"遂割其两耳，谓之秃耳马，辽贵人乃弗取。其削平诸部则借辽以为己重，既献而求之则市以为己重。战阵一良马终弗与辽人，而辽人终不悟，岂兴亡有数，盖天夺其魄欤。

奚，与契丹俱起，在元魏时号库莫奚，历宇文周、隋、唐，皆号兵强。其后契丹破走奚，奚西保冷陉，其留者臣服于契丹，号东、西奚。厥后辽太祖称帝，诸部皆内属矣。铁勒者，古部族之号，奚有其地，号称铁勒州，又书作铁骊州。奚有五王族，世与辽人为昏，因附姓述律氏中，事具《辽史》，今不载。

奚有十三部、二十八落、一百一帐、三百六十二族。甲午岁，太祖破耶律谢十，诸将连战皆捷，奚铁骊王回离保以所部降，未几，遁归于辽。及辽主使使请和，太祖曰："归我叛人阿疏、降人回离保、迪里等，余事徐议之。"久之，辽主至鸳鸯泺，都统杲袭之，亡走天德。

回离保与辽大臣立秦晋国王耶律捏里于燕京。捏里死，萧妃权国事。太祖入居庸关，萧妃自古北口出奔。回离保至卢龙岭，遂留不行，会诸奚吏民于越里部，僭称帝，改元天复，改置官属，籍渤海、奚、汉丁壮为军。太祖诏回离保曰："闻汝胁诱吏民，僭窃位号。辽主越在草莽，大福不再。汝之先世臣服于辽，今来臣属，与昔何异。汝与余睹有隙，故难其来。余睹设有睚眦，朕岂从之。倘能速降，尽释汝罪，仍俾主六部族，总山前奚众，还其官属财产。若尚执迷，遣兵致讨，必不汝赦。"回离保不听。天辅七年五月，回离保南寇燕地，败于景、蓟间，其众奔溃。耶律奥古哲及甥八斤、家奴白底哥等杀之。其妻阿古闻之，自刭而死。

先是，速古部人据刻山，奚路都统挞懒招之不服，往讨之。铁泥部众扼险拒战，杀之殆尽。至是，速古、啜里、铁泥三部所据十三岩皆讨平之。达鲁古部节度使乙列已降复叛，奚马和尚讨达鲁古并五院司等诸部，诸部皆降，遂执乙列，杖之一百，其父及其家人先被获者皆还之。

初，太祖破辽兵于达鲁古城，九百奚营来降。至是，回离保死，奚人以次附属，亦各置猛安谋克领之。

赞曰：库莫奚、契丹起于汉末，盛于隋、唐之间，俱强为邻国，合并为君臣，历八百余年，相为终始。奚有五，大定间，类族著姓有遥里氏、伯德氏、奥里氏、梅知氏、揣氏。

金史卷六八　列传第六

欢都，完颜部人。祖石鲁，与昭祖同时同部同名，交相得，誓曰："生则同川居，死则同谷葬。"土人呼昭祖为勇石鲁，呼石鲁为贤石鲁。

初，乌扎萨部有美女名罢敌悔，青岭东混同江蜀束水人掠而去，生二女，长曰达回，幼曰滓赛。昭祖与石鲁谋取之，遂偕至岭右，炷火于箭端而射。蜀束水人怪之，皆走险阻，久之，无所复见，却还所居。昭祖及石鲁以众至，攻取其赀产，虏二女子以归。昭祖纳其一，贤石鲁纳其一，皆以为妾。是时，诸部不肯用条教，昭祖耀武于青岭、白山，入于苏滨、耶懒之地，贤石鲁佐之也。其后别去。

至景祖时，石鲁之子劾孙举部来归，居于安出虎水源胡凯山南。胡凯山者，所谓和陵之地是也。

欢都，劾孙子。世祖初，袭节度使。而跋黑以属尊，蓄异谋，不可制。诸部不肯受约束，相继为变。欢都入与谋议，出临战阵，未尝去左右。

斡勒部人杯乃，自景祖时与其兄弟俱居安出虎水之北，及乌春作难，杯乃将与乌春合，间诱斡鲁绀出水居人与之相结，欲先除去欢都。会其家被火，阴约隶人不歌束，诡称放火乃欢都、胡土二人，使注都来谓世祖曰："不歌束来告曰'前日之火，欢都等纵之。'若不弃旧好，其执纵火之人以来。"世祖疑之。石卢斡勒勃堇曰："杯乃兄弟也，岂以一二人之故，而与兄弟构怨乎。彼自取之，又将尤谁，不如与之便。"欢都被甲执戟而起曰："彼为乱之人也，若取太师兄弟，则亦与之乎。今取我辈，我辈决不可往，若必用战，当尽力致死。"穆宴曰："壮哉欢都，以我所见，正如此尔。"赠欢都以马，曰："战则乘此。"众皆称善。世祖乃往见杯乃，隔鳖剌水而与之言曰："不歌束既告纵火由欢都等，谨当如约。当先遣不歌束来。"不歌束至，世祖于马前杀之，使杯乃见之。既而闻之，放火者杯乃家人阿出胡山也，杯乃欲开此衅，故以诬欢都云。

腊醅、麻产与世祖遇于野鹊水。日已曛，惟从五六十骑，欢都入敌阵鏖击之，左右出入者数四，世祖中创乃止。乌春、窝谋罕据活剌浑水，世祖既许之降，遂还军。于是骚腊勃堇、富者挞懒观胜负不助军，而骚腊、挞懒先曾与腊醅、麻产合，世祖欲因军还而遂灭之，驰马前进。挞懒者，贞惠皇后之弟也。欢都下马执辔而谏曰："独不念爱弟蒲阳温与弟妇乎。"世祖感其言，遂止。蒲阳温者，汉语云幼弟也。世祖母弟中穆宗最少，故云然。穆宗德欢都言，后以挞懒女曷罗哂妻其子谷神。太祖追麻产，欢都射中其首，遂获之。辽人命穆宗、太祖、辞不失、欢都俱为详稳。

斡善、斡脱以姑里甸兵来归，使斜钵勃堇抚定之。蒲察部故石、拔石等，诱其众入城，陷三百余人。欢都为都统，往治斜钵失军之状，尽解斜钵所将军、大破乌春、窝谋罕于斜堆，擒故石、拔石。

初，耶悔水纳喝部撒八之弟曰阿注阿，与人争部族官，不得直，来归穆宗。阿注阿之甥曰三滨、曰撒达。辞不失破乌春窝谋罕城，获三滨、撒达，并获其母，以为次室，抚其二子。撒达告阿注阿必为变，不信而杀之。撒达临刑叹曰："后必知之。"至是，阿注阿果为变。因穆宗晨出猎，纠率七八人操兵入宅，夺据寝门，劫贞惠皇后及家人等。欢都入见阿注阿曰："汝辈所谋之事奈何。闺门眷属岂足劫质，徒使之惊恐耳。汝固识我，盍以我为质也。"再三言之，阿注阿从之，贞惠皇后乃得解，而质欢都。而撒改、辞不失使人告急于猎所。穆宗亦心动，罢猎。中途逢告者，日午至，阿注阿谓穆宗曰："可使系案女直知名官僚相结，送我兄弟亲属由咸州路入辽国，库金厩马与我勿惜，欢都亦

当送我至辽境，然后还。”而要穆宗盟，穆宗皆从之。遂执欢都及阿鲁太弯、阿鲁不太弯等七人，以衣裾相结，与阿注阿俱行，至辽境，乃释欢都。欢都至济州，实黄龙府，使人驰驿要遮阿注阿党属，惟纵其亲人使去。遂杀三滨并其母，具报于辽，乞还阿注阿，辽人流之曷董城。其后，阿注阿怀思乡土，亡归，附于系案女直，因乱其官僚之室，捕之，不伏，乃见杀。

穆宗袭位之初，诸父之子习烈、斜钵及诸兄有异言，曰：“君相之位，皆渠辈为之，奈何？”欢都曰：“汝辈若纷争，则吾必不默默但已。”众闻之遂帖然，自是不复有异言者。

欢都事四君，出入四十年，征伐之际遇敌则先战，广廷大议多用其谋。世祖尝曰：“吾有欢都，则何事不成。”肃宗时，委任冠于近僚。穆宗嗣位，凡图辽事皆专委之。康宗以为父叔旧人，尤加敬礼，多所补益。

康宗十一年癸巳二月，得疾，避疾于米里每水，薨，年六十三。丧归，康宗亲迓于路，送至其家，亲视葬事。天会十五年，追赠仪同三司、代国公。明昌五年，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忠敏。子谷神、谋演。谷神别有传。

谋演，当阿注阿之难，从欢都代为质。后与宗峻俱侍太祖，宗峻坐谋演上，上怒，命坐其下。勃堇老勃论、拔合汝辖、拔速三人争千户，上曰：“汝辈能如欢都父子有劳于国者乎。”乃命谋演为千户，三人者皆隶焉，其眷顾如此。天辅五年十二月卒，天会十五年赠太子少傅。

冶诃系出景祖，居神隐水完颜部，为其部勃堇。与同部人把里勃堇，斡泯水蒲察部胡都化勃堇、厮都勃堇，泰神忒保水完颜部安团勃堇，统八门水温迪痕部活里盖勃堇，俱来归，金之为国，自此益大。

肃宗拒桓赧已再失利，世祖命欢都、冶诃，以本部谋克之兵助之。冶诃与欢都常在世祖左右，居则与谋议，出则莅行阵，未尝不在其间。

天会十五年，赠银青光禄大夫。明昌五年，赠特进、谥忠济，与代国公欢都、特进劾者、开府仪同三司盆纳、仪同三司拔达，俱配享世祖庙廷。

冶诃子阿鲁补、骨赧、讹古乃、散答。散答子补查。

阿鲁补，冶诃之子。为人魁伟多智略，勇于战。未冠从军，下咸州、东京。辽人来取海州，从勃堇麻吉往援，道遇重敌，力战，斩首千级。从斡鲁古攻豪、懿州，以十余骑破敌七百，进袭辽主。阿鲁补徇北地，招降营帐二十四，民户数千。时已下西京，阇母攻应州未下，退营于州北十余里，夜遣阿鲁补率兵四百伺敌，城中果出兵三千来袭，阿鲁补道与之遇，斩首百余，获马六十。后辽兵三万出马邑之境，以千兵击之，斩其将于阵。

天会初，宋王宗望讨张觉于平州，闻应州有兵万余来援，遣阿鲁补与阿里带迎击之，斩馘数千而还。复从其兄虞划，率兵三千攻乾州，虞划道病卒，代领其众，至乾州，降其军及营帐三十，获印四十，与仆虺攻下义州。

宗望伐宋，与郭药师战于白河。宗望命阿鲁补以二谋克先登，奋战，赏赉特异。至汴，破淮南援兵，斩其二将。大军退次孟阳。姚平仲夜以重兵来袭，阿鲁补适当其中，力战败之。既还，闻大名、开德合兵十余万来争河。至河上，知去敌尚远，乃以轻兵夜发，诘旦至卫县，遇敌，斩首数千级，余皆溃去。师次邢州，滹沱桥已焚，阿鲁补先以偏师营于水上，比军至而桥成。宗望嘉其功，出真定库物赏之，为长胜军千户。

及再伐宋，从宗望破敌于井陉，遂下栾城。师自大名济河，阿鲁补屯于洺州之境。时康王留相州，大名府以兵来攻我营，阿鲁补乘夜以骑二百潜出其后，反击败之。居数日，敌复来，苏统制以兵二万先至，阿鲁补乘其未集，以三百骑出战，大败其众，生擒苏统制，杀之。大军既克汴京，攻洺州，败大名救兵，遂下洺州。从挞懒攻恩州还，洺人复叛，阿鲁补先至城下，城中出兵来战，败之，执其守佐，遂与蒲鲁欢取信德军。

梁王宗弼取开德，阿鲁补以步兵五千赴之。大名境内多盗，命阿鲁补留屯其地。贼犯莘县，闻阿鲁补至，即溃去，追袭一昼夜，至馆陶及之，皆俘以归。

从宗弼袭康王，既渡淮，阿鲁补以兵四千留和州，总督江、淮间戍将，以讨未附郡县。遂攻下

太平州，隳其城。庐州叛，以偏师讨之，败其骑六千，擒三校。明日复破敌二万于慎县，斩首五百。张永合步骑数万来战，阿鲁补兵止二千，敌围之，阿鲁补溃围力战，竟败之，追杀四十里，获马三百而还。再攻庐州，与迪古不败敌万众于拓皋，至庐州，骑兵五百出战，败之，斩其二校。师还。宗弼趋陕西，道闻大名复叛，遣阿鲁补经略之，独与译者至城下，招之，大名果降。翌日，下令民间兵器，悉上送官，于是吏民按堵如故。为大名开德路都统。

齐国建，阿鲁补屯兵于汴城外。天会十五年，诏废齐国，已执刘麟，阿鲁补先入汴京备变。明年，除归德尹。割河南地与宋，入为燕京内省使。宗弼复河南，阿鲁补先济河，抚定诸都，再为归德尹、河南路都统。宋兵来取河南地，宗弼召阿鲁补，与许州韩常、颍州大＜⿳白大＞、陈州赤盏晖，皆会于汴，阿鲁补以敌在近，独不赴。而宋将岳飞、刘光世等，果乘间袭取许、颍、陈三州，旁郡皆响应。其兵犯归德者，阿鲁补连击败之，复取亳、宿等州，河南平，阿鲁补功最。

皇统五年，为行台参知政事，授世袭猛安，兼合扎谋克。改元帅右监军，婆速路统军，归德军节度使，累阶仪同三司。

其在汴时，尝取官舍材木，构私第于恩州，至是事觉，法当“议勋”、“议亲”。海陵尝在军中，恶阿鲁补，诏曰：“若论勋劳，更有过于此者。况官至一品，足以酬之。国家立法，贵贱一也，岂以亲贵而有异也。”遂论死。年五十五。

阿鲁补以将家子从征伐，屡立功，历官有惠爱，得民心。及死，人皆惜之。大定三年，赠仪同三司，诏以其子为右卫将军，袭猛安及亲管谋克，赐银五百两、重彩二十端、绢三百匹。

骨赧，冶诃子，善骑射，有材干。从讨桓赧、散达、乌春、窝谋罕、留可之叛，皆有功。从太祖伐辽，骨赧从军战宁江州出河店，破辽主亲军，皆以力战受赏，袭其父谋克。领秦王宗翰千户，攻下中、西两京。

宗翰伐宋，围太原未下，宗翰还西京，骨赧以右翼军佐银术可守太原。是时汾州、团柏、榆次、岚、宪、潞皆有兵来援，骨赧凡四战，皆破之。大军围汴，骨赧引万户军，屡败其援兵。宪、潞等州复叛，骨赧引兵复取之，并收抚保德、火山而还。

后领军镇夏边，在职十二年。天会八年，授世袭猛安。天眷初，为天德军节度使，致仕。累迁开府仪同三司，卒，年八十五。子喜哥袭猛安，加宣武将军。

讹古乃，冶诃子，姿质魁伟。年十四，隶秦王宗翰军中，常领兵行前为侦候。及大军袭辽主，讹古乃以甲骑六十，追辽招讨徒山，获之，又以七骑追获辽公主牙不里以献。有军来为辽援，方临阵，中有跃马而出者，军帅谓之曰：“尔能为我取此乎？”讹古乃曰：“诺。”果生擒而还，问其名，曰同瓜，盖北部中之勇者也。

讹古乃善驰驿，日能千里。及伐宋，屡遣将命以行。天会八年，从秦王在燕，闻余睹反于西北，秦王令讹古乃驰驿以往，讹古乃黎明走天德，及至，日未曛也。

皇统元年，以功授宁远大将军，豪剌唐古部节度使。五年，授千户。六年，迁西北路招讨使。九年，再迁天德尹、西南路招讨使。天德二年，召见。四年，迁临洮尹，加金紫光禄大夫。卒官，年五十三。

蒲查，自上京梅坚河徙屯天德。初为元帅府扎也，使于四方称职，按事能得其实，领猛安。皇统间，除同知开远军节度使，斥候严整，边境无事。正隆初，为中都路兵马判官。是时，京畿多盗，蒲查捕得大盗四十余人，百姓稍安。改安化军节度副使。大定二年，领行军万户，充邳州刺史、知军事，领本州万户，管所屯九猛安军，昌武军节度使，山东副都统。撒改南征，元帅府以蒲查行副统事。入为太子少詹事，再迁开远军节度使，袭伯父骨赧猛安，历婆速路兵马都总管，西北路招讨使，卒。

蒲查性廉洁忠直，临事能断，凡被任使，无不称云。

赞曰：贤石鲁与昭祖为友，欢都事景祖、世祖为之臣。盖金自景祖始大，诸部君臣之分始定，故传异姓之臣，以欢都为首。冶诃虽宗室，与欢都同功，故列叙焉。

金史卷六九　列传第七

太祖诸子

太祖圣穆皇后生景宣帝、丰王乌烈、赵王宗杰。光懿皇后生辽王宗干。钦宪皇后生宋王宗望、陈王宗隽、沈王讹鲁。宣献皇后生睿宗、豳王讹鲁朵。元妃乌古论氏生梁王宗弼、卫王宗强、蜀王宗敏。崇妃萧氏生纪王习泥烈、息王宁吉、莒王燕孙。娘子独奴可生邺王斡忽。宗干、宗望、宗弼自有传。

宗隽，本名讹鲁观。天会十四年，为东京留守。天眷元年，入朝，与左副元帅挞懒建议，以河南、陕西地与宋。俄为尚书左丞相，加开府仪同三司，兼侍中，封陈王。二年，拜太保，领三省事，进封兖国王，既而以谋反，诛。

宗傑，本名没里野。天会五年，薨。天会十三年，谥孝悼。天眷元年，追封越王。以其长子奭为会宁牧，封邓王。后为上京留守，再改燕京、西京。皇统三年，薨。子阿楞、挞楞。海陵为相，将谋弑立，构而杀之。海陵篡立，并杀宗杰妻。大定间，赠宗杰太师，进封赵王。

宗强，本名阿鲁。天眷元年，封纪王。三年，代宗固为燕京留守，封卫王，太师。皇统二年十月，薨，辍朝七日。丧至上京，上亲临哭之恸，仍亲视丧事。子阿邻、可喜、阿琐。

爽，本名阿邻。天德三年，授世袭猛安。正隆二年，除横海军节度使，改安武军，留京师奉朝请。海陵将伐宋，严酒禁，爽坐与其弟阿琐，及从父兄京、徒单贞会饮，被杖，下迁归化州刺史，夺猛安。未几，复除安武军节度使。

海陵渡淮，分遣使者剪灭宗室，爽忧惧不知所出。会世宗即位东京，宗室璋推爽弟阿琐行中都留守，遣人报爽。爽弃妻子来奔，与弟忻州刺史可喜，俱至中都。东迎车驾，至梁鱼务入见，世宗大悦，即除殿前马步军都指挥使。封温王，改秘书监。母忧，寻起复，迁太子太保，进封寿王。

顷之，世宗第五女蜀国公主下嫁唐括鼎，赐宴神龙殿，谓爽曰："朕与卿兄弟，在正隆时，朝夕常惧不保，岂意今日赖尔兄弟之福，可以享安乐矣。"爽泣下，顿首谢。未几，判大宗正事，太子太保如故。

爽有疾，诏除其子符宝祗候思列为忠顺军节度副使。爽入谢，上曰："朕以卿疾，使卿子迁官，冀卿因喜而愈也。思列年少，未闻政事，卿训以义方，使有善可称，别加升擢。"爽疾少间，将从上如凉陉，赐钱千万，进封英王，转太子太傅。复世袭猛安，进封荣王，改太子太师。

显宗长女邺国公主下嫁乌古论谊，赐宴庆和殿，爽坐西向，迎夕照，面发赤似醉。上问曰："卿醉邪？"对曰："未也，臣面迎日色，非酒红也。"上悦，顾群臣曰："此弟出言，未尝不实，自小如此。"因谓显宗兄弟曰："汝等可以为法。"以爽赀用有阙，特赐钱一万贯。二十三年，爽疾久不愈，敕有司曰："荣王告满百日，当给以王俸。"

既薨，上悼痛，辍朝，遣官致祭，赙银千两、重彩四十端、绢四百匹。陪葬山陵，亲王、百官送葬。他日，谓大臣曰："荣王之葬，朕以不果亲送为恨。"其见友爱如此。

可喜，以宗室子，累官唐括部族节度使，降忻州刺史。海陵遣使杀之，可喜闻世宗即位，即弃州来归，与其兄归化州刺史阿邻会于中都。是时，弟阿琐权中都留守事，可喜谓阿邻曰："阿琐愚戆，恐不能抚治，欲少留以助之。"阿邻乃行。可喜留中都，闻世宗发东京，乃迎见于麻吉铺。除兵部尚书，佩金牌，将兵往南京。行至中都，闻南京已定，遂止。

可喜材武过人，狠戾好乱，自以太祖孙，颇有异志。世宗初至中都，倥偬多事，扈从诸军未暇行赏，或有怨言。昭武大将军斡论，正隆末，被诏佩金牌，取河南兵四百人，监完颜毂英军于归化，次彰德。会独吉和尚持大定赦文至。和尚使人招之，斡论不听，率兵来迎，和尚亦以所将蒲辇兵，列阵待之。斡论兵皆不肯战，遂请降。和尚邀之入相州，收其甲兵，置酒相劳，斡论托腹疾，不肯饮。至夜，已张灯，时时出门，与其心腹密谋，欲就执和尚。稍具弓矢，和尚觉之，佯为不知，使其从者迫而伺之，斡论不得发。上至中都近郊，斡论上谒，上亦抚慰之。斡论自慊，初无降志。及河南统军司令史斡里朵，为人狡险，意图事，斡论取兵于河南统军使陀满讹里也，斡里朵与俱来，

俱不自安。同知延安尹李惟忠，与熙宗弑逆，构杀韩王亨，世宗疏斥之。同知中都留守璋，初自领其职，因而授之。完颜布辉为副统，以罪解职，居京师。于是可喜、斡论、李惟忠、斡里朵、璋、布辉谋，欲因扈从军士怨望作乱。斡论曰："押军猛安沃窟剌，必不违我。"惟忠曰："惟忠尝为神翼军总管，有两银牌尚在，可以矫发内藏赏士。万户高松与我旧，必见听。"众曰："若得此军，举事无难矣。"斡论往约沃窟剌，沃窟剌从之。惟忠往说高松，高松不听，语在《松传》。

大定二年正月甲戌，上谒山陵，可喜中道称疾而归。乙亥夜，召斡论、惟忠、斡里朵、璋、布辉会其家，沃窟剌以兵赴之，璋曰："今不得高松军，事不可成矣。"可喜、璋、布辉乃擒斡论、惟忠、斡里朵、沃窟剌，诣有司自首。既下诏狱，可喜不肯自言其始谋，及与斡论面质，然后款伏。上念兄弟少，太祖孙惟数人在，恻然伤之。诏罪止可喜一身，其兄弟子孙皆不缘坐。遂诛斡论、惟忠、斡里朵、沃窟剌等，其沃窟剌下谋克士卒皆释之。除璋彰化军节度使，布辉浚州防御使。辛巳，诏天下。是日，赐扈从万户银百两，猛安五十两，谋克绢十匹，甲士绢五匹、钱六贯，阿里喜以下赐各有差。

阿琐，宗强之幼子也。长身多力。天德二年，以宗室子，授奉国上将军，累加金吾卫上将军，居于中都。

海陵伐宋，以左卫将军蒲察沙离只同知中都留守事，佩金牌，守管籥。世宗即位东京，阿琐与璋率守城军官乌林答石家奴等，入留守府，杀沙离只、府判抹捻撒离喝。众以阿琐行留守事，璋自署同知留守事，即遣谋克石家奴、乌林答愿、蒲察蒲查、大兴少尹李天吉子磐等，奉表东京。

大定二年，授横海军节度使，赐以名鹰，诏曰："卿方年少，宜自戒慎，留心政事。"改武定军，以母忧去官。起复兴平军节度使，赐以袭衣厩马。迁广宁尹，坐赃一万四千余贯，诏杖八十，削两阶，解职。入见于常武殿，上曰："朕谓汝有才力，使之临民。今汝在法当死，朕以亲亲之故，曲为全贷。当思自今戒惧，勿复使恶声达于朕听。"改平凉、济南尹，卒官，年三十七。上命有司致祭，赙银千两、重彩四十端、绢四百匹。

宗敏，本名阿鲁补。天眷元年，封邢王。皇统三年，为东京留守，拜左副元帅，兼会宁牧。进拜都元帅，兼判大宗正事。再进太保，领三省事，兼左副元帅，领行台尚书省事，封曹国王。

海陵谋弑立，畏宗敏属尊且材勇，欲构诬以除之。时熙宗屡杀大臣，宗敏忧之，谓海陵曰："主上喜残杀，而国家事重，奈何。"宗敏言时，适左右无人，海陵将以此为指斥构害之，自念无证不可发，乃止。

及弑熙宗，使葛王召宗敏。葛王者，世宗初封也。宗敏闻海陵召，疑惧不敢往，葛王曰："叔父今不即往，至明日，如何与之相见。"宗敏入宫，海陵欲杀之，尚犹豫，以问左右。乌带曰："彼太祖子也，不杀之，众人必有异议，不如除之。"乃使仆散忽土杀之，忽土刃击宗敏，宗敏左右走避，肤发血肉，狼藉遍地。葛王见杀宗敏，问于众曰："国王何罪而死？"乌带曰："天许大事，尚已行之，此虮虱耳，何足道者。"天德三年，海陵追封宗敏为太师，进封爵。妃蒲察氏，进国号。封子撒合辇舒国公，赐名褒，进封王；阿里罕封密国公。正隆六年，契丹撒八反，海陵遣使杀诸宗室，阿里罕遂见杀。大定间，诏复官爵。

胙王元，景宣皇帝宗峻子也，本名常胜，为北京留守。弟查剌为安武军节度使。

皇统七年四月戊午，左副点检蒲察阿虎特子尚主，进礼物，赐宴便殿。熙宗被酒，酌酒赐元，元不能饮，上怒，仗剑逼之，元逃去。命左丞宗宪召元，宗宪与元俱去，上益怒，是时户部尚书宗礼在侧，使之跪，手杀之。

海陵与唐括辩谋废立，海陵曰："若举大事，谁当立者。"海陵意谓己乃太祖长房之孙，当立。而辩与秉德初意不在海陵，常胜乃熙宗之弟，辩答曰："无胙王常胜乎。"海陵复问其次，辩曰："邓王子阿楞。"海陵曰："阿楞属疏。"由是海陵谓胙王有人望，不除之将不得立，故心忌常胜并阿楞。是时，阿楞方为奉国上将军。

河南军士孙进自称"皇帝按察大王"，熙宗疑"皇弟"二字或在常胜也，使特思鞠之，无状。特思乃尝疑海陵与唐括辩时时窃议，告之悼后者。海陵知熙宗有疑常胜心，因此可以除之，谓熙宗曰：

"孙进反有端，不称他人，乃称皇弟大王。陛下弟止有常胜、查剌。特思鞫不以实，故出之矣。"熙宗以为然，使唐括辩、萧肄按问特思，特思自诬服，故出常胜罪。于是，乃杀常胜及其弟查剌，并杀特思。海陵乘此并挤阿楞杀之。阿楞弟挞楞，熙宗本无意杀之，海陵曰："其兄既已伏诛，其弟安得独存。"又杀之。熙宗以海陵为忠，愈益任之，而不知其诈也。

海陵篡立，追封常胜、查剌、阿楞官爵，亲临葬所致祭。大定十三年六月丁巳，世宗召皇太子诸王，侍食于清辉殿，曰："或称海陵多能，何也。海陵谲诈，睢盱杀人，空虚天下三分之二。太祖诸孙中，惟胙王元天性贤者也。"

元子育，本名合住，大定二十七年，自南京副留守迁大宗正丞，兼劝农副使。上问宰臣曰："合住为人如何？"平章政事襄、参政宗浩对曰："为人清廉干治。"上曰："乃父亦然。"又曰："蒲阳温胙王元，外若愚讷，临事明敏过人。朕于兄弟间，于元尤款密。"

赞曰：太祖躬擐甲胄，以定国家，举无遗策，而诸子勇略材识，足以遂父之志。传及太宗，而诸孙享其成矣。

金史卷七○　列传第八

撒改者，景祖孙，韩国公劾者之长子，世祖之兄子也。劾者于次最长。景祖方计定诸部，爱世祖胆勇材略。及诸子长，国俗当异宫居，而命劾者与世祖同邸，劾者专治家务，世祖主外事。世祖袭节度使，越劾孙而传肃宗、穆宗，皆景祖志也。穆宗初袭位，念劾者长兄不得立，遂命撒改为国相。

穆宗履藉父兄趾业，锄除强梗不服己者，使撒改取马纪岭道攻阿疏，穆宗自将，期阿疏城下会军。撒改行次阿不塞水，乌延部斜勒勃堇来谒，谓撒改曰："闻国相将与太师会军阿疏城下，此为深入必取之策，宜先抚定潺蠢、星显之路，落其党附，夺其民人，然后合军未晚也。"撒改从之，攻钝恩城，请济师，穆宗与之，撒改遂攻下钝恩城，而与穆宗来会阿疏城下。钝恩在南，阿疏在北，穆宗初遣撒改分道，即会攻阿疏。闻其用斜勒计，先取钝恩城，与初议不合，颇不然之。及辽使来止勿攻阿疏，然后深以先取钝恩城为功也。及以国相都统讨留可、诈都、坞塔等军，而阿疏亡入于辽，终不敢归，留可、诈都、坞塔、钝恩皆降。

康宗没，太祖称都勃极烈，与撒改分治诸都，匹脱水以北太祖统之，来流水人民撒改统之。明年甲午，嗣节度命方至。

辽主荒于游畋，政事怠废，太祖知辽可伐，遂起兵。九月，与辽人战于界上，获谢十，太祖使告克于撒改，赐以所获谢十乘马，撒改及将士皆欢呼曰："义兵始至辽界，一战而胜，灭辽必自此始矣。"遣子宗翰及完颜希尹来贺捷，因劝进，太祖未之从也。十月，师克宁江州，破辽师十万于鸭子河，师还。十二月，太宗及撒改、辞不失率诸将复劝进。收国元年正月朔，太祖即位，撒改行国相如故。伐辽之计决于迪古乃，赞成大计实自撒改启之。撒改自以宗室近属，且长房，继肃宗为国相，既贵且重，故身任大计，赞成如此，诸人莫之或先也。

太祖即位后，群臣奏事，撒改等前跪，上起，泣止之曰："今日成功，皆诸君协辅之力，吾虽处大位，未易改旧俗也。"撒改等感激，再拜谢。凡臣下宴集，太祖尝赴之，主人拜，上亦答拜。天辅后，始正君臣之礼焉。七月，太宗为谙版勃极烈，撒改国论勃极烈，辞不失阿买勃极烈，杲国论杲勃极烈。勃极烈，女直之尊官也。太祖自正位号，凡半岁，未闻有封拜。太宗介弟优礼绝等，杲母弟之最幼者，撒改、辞不失以宗室，同封拜。九月，加国论胡鲁勃极烈。天辅五年，薨。太祖往吊，乘白马，劈额哭之恸。及葬，复亲临之，赗以所御马。

撒改为人，敦厚多智，长于用人，家居纯俭，好稼穑。自始为国相，能驯服诸部，讼狱得其情，当时有言："不见国相，事何从决。"及举兵伐辽，撒改每以宗臣为内外倚重，不以战多为其功也。天会十五年，追封燕国王。正隆降封陈国公。大定三年，改赠金源郡王，配飨太祖庙廷，谥忠毅。十五年，诏图像于衍庆宫。子宗翰、宗宪。宗翰别有传。

宗宪本名阿懒。颁行女直字书，年十六，选入学。太宗幸学，宗宪与诸生俱谒，宗宪进止恂雅，

太宗召至前，令诵所习，语音清亮，善应对。侍臣奏曰：“此左副元帅宗翰弟也。”上嗟赏久之。兼通契丹、汉字。未冠，从宗翰伐宋，汴京破，众人争趋府库取财物，宗宪独载图书以归。朝廷议制度礼乐，往往因仍辽旧，宗宪曰：“方今奄有辽、宋，当远引前古，因时制宜，成一代之法，何乃近取辽人制度哉。”希尹曰：“而意甚与我合。”由是器重之。

挞懒、宗隽唱议以齐地与宋，宗宪廷争折之，当时不用其言，其后宗弼复取河南、陕西地，如宗宪策。以捕宗磐、宗隽功，授昭武大将军。修国史，累官尚书左丞。熙宗从容谓之曰：“向以河南、陕西地与宋人，卿以为不当与，今复取之，是犹用卿言也。卿识虑深远，自今以往，其尽言无隐。”宗宪拜谢，遂摄门下侍郎。

初，熙宗以疑似杀左丞相希尹，久之，察其无罪，深闵惜之，谓宗宪曰：“希尹有大功于国，无罪而死，朕将录用其孙，如之何？”宗宪对曰：“陛下深念希尹，录用其孙，幸甚。若不先明死者无罪，生者何由得仕。”上曰：“卿言是也。”即日复希尹官爵，用其孙守道为应奉翰林文字。皇统五年，将肆赦，议覃恩止及女直人，宗宪奏曰：“莫非王臣，庆幸岂可有间邪。”遂改其文，使均被焉。转行台平章政事。天德初，为中京留守、安武军节度使。封河内郡王。改太原尹，进封钜鹿郡王。正隆例夺王爵，再迁震武、武定军节度使。

世宗即位，遣使召之，诏曰：“叔若能来，宜速至此，若为纥石烈志宁、白彦敬所遏，亦不烦叔忧。”宗宪闻世宗即位，先已弃官来归，与使者遇于中都，遂见上于小辽口，除中都留守，即遣赴任。诏与元帅完颜彀英同议军事。明年，改西京留守。八月，改南京。仆散忠义自行台朝京师，宗宪摄行台尚书省事，召为太子太师，上谓宗宪曰：“卿年老旧人，更事多矣，皇太子年尚少，谨训导之。”俄拜平章政事，太子太师如故。诏以《太祖实录》赐宗宪及平章政事完颜元宜、左丞纥石烈良弼、判秘书监温王爽各一本。

移剌高山奴前为宁州刺史，以贪污免，世宗以功臣子孙宗族中无显仕者，以为秘书少监。是时，母丧未除，有司奏其事，宗宪曰：“高山奴傲狠贪墨，不可致之左右。”世宗曰：“朕以其父祖有功耳，既为人如此，岂可玷职位哉。”追还制命，因顾右丞苏保衡、参政石琚曰：“此朕之过举，不可不改，卿等当尽心以辅朕也。”有司言，诸路猛安谋克，怙其世袭多扰民，请同流官，以三十月为考。诏下尚书省议，宗宪乃上议曰：“昔太祖皇帝抚定天下，誓封功臣袭猛安谋克，今若改为迁调，非太祖约。臣谓凡猛安谋克，当明核善恶，进贤退不肖，有不职者，其弟侄中更择贤者代之。”上从其议。进拜右丞相。大定六年，薨，年五十九。上辍朝，悼惜者久之，命百官致奠，赙银一千五百两、重彩五十端、绢五百匹。

习不失本作辞不失，后定为习不失，昭祖之孙，乌骨出之次子也。初，昭祖久无继嗣，与威顺皇后徒单氏祷于巫，而生景祖及乌骨出。乌骨出长而酗酒，屡悖其母。昭祖没，徒单氏与景祖谋而杀之。部人怒，欲害景祖，徒单氏自以为事，而景祖乃得免。

习不失健捷，能左右射。世祖袭节度，肃宗与拒桓赧、散达，战于斡鲁绀出水，已再失利，世祖至军，吏士无人色。世祖使习不失先阵于脱豁改原，而身出搏战，败其步军。习不失自阵后奋击之，败其骑军，所乘马中九矢，不能驰，遂步趋而出。方战，其外兄乌葛名善射，居敌骑中，将射，习不失熟视识之，呼曰：“此小儿，是汝一人之事乎，何为推锋居前如此。”以弓弰击马首而去。是役也，习不失之功居多。桓赧、散达既败，习不失马弃阵中者亦自归。

世祖尝疑术甲孛里笃或与乌春等为变，遣习不失单骑往观，孛里笃与忽鲁置酒楼上以饮之。习不失闻其私语呢呢，若将执己者，一跃下楼，旁出藩篱之外，弃马而归，其勇趫如此。杯乃约乌春举兵，世祖至苏素海甸与乌春遇，肃宗前战，斜列、习不失佐之，束缊纵火，烟焰蔽天，大败乌春，执杯乃以归。太祖获麻产，献馘于辽，辽人赏功，穆宗、太祖、欢都、习不失皆为详稳焉。后与阿里合懑、斡带俱佐撒改攻留可城，下之。太祖伐辽，使领兵千人，夹侍左右。出河店之役，惟习不失之策与太祖合，卒破十万之师，挫其军锋。遂与太宗、撒改等劝进。收国元年七月，与太宗、撒改、杲俱为勃极烈，习不失为阿买勃极烈云。

天辅七年，太宗与习不失居守，郓王昂违纪律失众，法当死。于是，辽人以燕京降，宋人约岁

币。三月，世宗生。习不失谓太宗曰："兄弟骨肉，以恩掩义，宁屈法以全之。今国家迭有大庆，可减昂以无死，若主上有责言，以我为说。"太宗然之，遂杖昂以闻。太祖每伐辽，辄命习不失与太宗居守，虽无方面功，而倚任与撒改比侔矣。是岁七月，薨。会太祖班师道病，太宗奉迎谒见，恐太祖感动而疾转甚，不敢以薨告。太祖辄问曰："阿买勃极烈安在？"太宗绐对曰："今即至矣。"正隆二年，赠开府仪同三司，追封曹国公。大定三年，进封金源郡王，配飨太祖庙廷，谥曰忠毅。

子鹘沙虎，国初有功，天会间，为真定留守。子挞不也。

宗亨本名挞不也，性忠谨。天辅初，以宗室子，充护卫。擒宗磐、宗隽有功，加忠勇校尉，迁昭信校尉、尚厩局直长。三年，升本局副使。丁父忧，时宗正官属，例以材选，宗亨在选中，遂起复，为淑温特宗室将军。改会宁府少尹，历登州刺史，改献州刺史，泽州定为特满群牧使、同知北京路转运使，改泽州定国军节度使。海陵庶人南伐，以本职领武扬军都总管，过淮。

世宗即位，以手诏赐宗亨，宗亨得诏，即入朝。大定二年，授右宣徽使，未几，为北京路兵马都统，以讨契丹贼。右副元帅仆散忠义与窝斡遇于花道，宗亨与左翼万户蒲察世杰等，以七谋克军与之战，失利。及窝斡败，其党括里、扎八率众南奔，宗亨追及之。扎八诈降，宗亨信之。扎八诡曰："括里遁，愿往邀。"宗亨听其去。大纵军士，取贼所弃橐人畜，多自有之。括里、扎八亡入于宋。坐是，降为宁州刺史。

宗贤本名赛里，习不失之孙也。从都统杲取中京，袭辽帝于鸳鸯泺。宗翰使挞懒袭耶律马哥，都统使蒲家奴及赛里等，以兵助之。蒲家奴使赛里、斜野、裴满胡挞、达鲁古厮列、耶律吴十等各率兵分行招谕，获辽留守迪越家人辎重，并降群牧官木卢瓦，得马甚多，使逐水草牧之。赛里等趋业迭，遂以偏师深入，敌邀击之，撒合战没。蒲家奴至旺国崖西，赛里兵会之。累官至左副点检。

天眷二年，方捕宗隽，赛里坐会饮其家，夺官爵。未几，复官。皇统四年，授世袭谋克，转都点检，封豳国公。拜平章政事。进拜右丞相，兼中书令。进拜太保、左丞相，监修国史。罢为左副元帅。无何，复为太保、左丞相，左副元帅如故。进太师，领三省事，兼都元帅，监修国史。出为南京留守，领行台尚书省事。复为左副元帅，兼西京留守。再为太保，领三省事。复为左丞相，兼都元帅。

赛里自护卫，未十年位兼将相，常感激，思自效以报朝廷。虽于悼后为母党，后专政，大臣或因之以取进用，赛里未尝附之。皇太子济安薨，魏王道济死，熙宗未有嗣子，赛里劝熙宗选后宫以广继嗣，不少顾忌于后，后以此怨之。与海陵同在相位，未尝少肯假借，海陵虽专而心惮赛里，外以属尊加礼敬而内常忌之。海陵知悼后怨赛里，因与后共力排出之，赛里亦不以是少变。

胙王常胜死，熙宗纳其妻宫中，顷之，杀悼后及妃数人，将以常胜妻为后，未果也。及海陵弑熙宗，诡以熙宗将议立后，召诸王大臣，赛里闻召，以为信然，将入宫，谓人曰："上必欲立常胜妻为后，我当力争之。"及被执，犹以为熙宗将立常胜妻，而先杀之也，曰："谁能为我言者，我死固不足惜，独念主上左右无助耳。"遂遇害。

石土门，汉字一作神徒门，耶懒路完颜部人，世为其部长。父直离海，始祖弟保活里四世孙，虽同宗属，不相通问久矣。景祖时，直离海使部人邈孙来，请复通宗系。景祖留邈孙岁余，厚其饩廪饮食，善遇之。及还，以币帛数篚为赠，结其厚意。久之，耶懒岁饥，景祖与之马牛，为助籴费，使世祖往致之。会世祖有疾，石土门日夕不离左右，世祖疾愈辞归，与握手为别，约它日无相忘。石土门体貌魁伟，勇敢善战，质直孝友，强记辩捷，临事果断。

世祖袭位，交好益深，邻部不悦，遂合兵攻之。石土门使弟阿斯懑率二百人南下拒敌，敌兵千人，已出其东据高阜，石土门将五千人迎击之。敌将斡里本者，勇士也，出挑战，石土门射中其马，斡里本反射，射中石土门腹，石土门拔箭，战愈力。阿斯懑与勇士七人步战，杀斡里本，诸部兵遂败。石土门因招谕诸部，使附于世祖，世祖嘉之。后伐乌春、窝谋罕及钝恩、狄库德等，皆以所部从战，有功。

弟阿斯懑寻卒，及终丧，大会其族，太祖率官属往焉，就以伐辽之议访之。方会祭，有飞乌自东而西，太祖射之，矢贯左翼而坠，石土门持至上前称庆曰："乌鸢人所甚恶，今射获之，此吉兆也。"

即以金版献之。后以本部兵从击高丽。及伐辽，功尤多。王师攻下西京，赐以金牌。其子蝉蠢从行，上语之曰：“吾妃之妹白散者在辽，俟其获，当以为汝妇。”竟如其言。

上之西征，诸将皆从，石土门乃率善射者三百人来卫京师，时太宗居守，喜其至，亲出迎劳。继闻黄龙府叛，与睿宗讨平之，睿宗赐以奴婢五百人，师还，赏赉良渥。至是卒，年六十一。正隆二年，封金源郡王。子习失、思敬。

完颜忠本名迪古乃，字阿思魁，石土门之弟。太祖器重之，将举兵伐辽，而未决也，欲与迪古乃计事，于是宗翰、宗干、完颜希尹皆从。居数日，少间，太祖与迪古乃冯肩而语曰：“我此来岂徒然也，有谋于汝，汝为我决之。辽名为大国，其实空虚，主骄而士怯，战阵无勇，可取也。吾欲举兵，扶义而西，君以为如何？”迪古乃曰：“以主公英武，士众乐为用。辽帝荒于畋猎，政令无常，易与也。”太祖然之。明年，太祖伐辽，使婆卢火来征兵，迪古乃以兵会师。收国元年十二月，上御辽主兵，次爻剌，迪古乃与银术哥守达鲁古路。二年，与斡鲁、蒲察会斡鲁古，讨高永昌，破其兵，东京降。遂与斡鲁古等御耶律捏里，败之于蒺藜山，拔显州，乾、惠等州降。

天辅二年，与娄室俱入见，上曰：“辽主近在中京，而敢辄来，各杖之三十。”太祖驻军草泺，迪古乃取奉圣州，破其兵五千于鸡鸣山，奉圣州降。太祖入燕京，迪古乃出德胜口，以代石土门为耶懒路都勃堇。二年，以耶懒地薄斥卤，迁其部于苏滨水，仍以术实勒之田益之。

熙宗即位，加太子太师。十四年，加保大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薨。天德二年，迪古乃配飨太祖庙廷。大定二年，追封金源郡王。

习室。康宗时，高丽筑九城于曷懒甸，习室从斡赛军。太祖攻宁江州，习室推锋力战，授猛安。后从斜也克中京，袭辽主于鸳鸯泺，略定山□，败夏将李良辅兵，与娄室俱获辽帝于余睹谷。

宗翰伐宋，与银术可围守太原。明年，攻襄垣，下潞城，降西京，至汴。元帅府以怀、孟北阻太行，南濒河，控制险要，使习室统十二猛安军镇抚之。于是，殄平寇盗，招集流亡，四境以安。天会五年，薨。熙宗时，赠特进。大定间，谥威敏。

世宗思太祖、太宗创业艰难，求当时群臣勋业最著者，图像于衍庆宫：辽王斜也、金源郡王撒改、辽王宗干、秦王宗翰、宋王宗望、梁王宗弼、金源郡王习不失、金源郡王斡鲁、金源郡王希尹、金源郡王娄室、楚王宗雄、鲁王阇母、金源郡王银术可、隋国公阿离合懑、金源郡王完颜忠、豫国公蒲家奴、金源郡王撒离喝、兖国公刘彦宗、特进斡鲁古、齐国公韩企先，并习室凡二十一人。

初，海陵罢诸路万户，置苏滨路节度使。世宗时，近臣奏请改苏滨为耶懒节度使，不忘旧功。上曰：“苏滨、耶懒二水相距千里，节度使治苏滨，不必改。石土门亲管猛安子孙袭封者，可改为耶懒猛安，以示不忘其初。”

思敬本名撒改，押懒河人，金源郡王神土懑之子，习失弟也。初名思恭，避显宗讳改焉。体貌雄伟，美须髯，纯直有材干。年十一，从其父谒见太祖。太祖在纳邻淀，方猎，因诏从猎，射黄羊获之，太祖赐以从马。

宗翰自太原伐宋，从其兄习室攻太原。宗翰取河南，思敬从完颜活女涉渡河，下洛阳、围汴皆有功。师还，隶辽王宗干麾下。太宗幸东京温汤，思敬权护卫，押卫卒百人从行。领谋克。从征术虎麟有功，遂充护卫。天眷二年，以捕宗磐、宗隽功，迁显武将军。

熙宗捕鱼混同江，网索绝，曹国王宗敏乘醉，鞭马入江，手引系网大绳，沉于水中。熙宗呼左右救之，仓卒莫有应者，思敬跃入水，引宗敏出。熙宗称叹，赏赉甚厚。擢右卫将军，袭押懒路万户，授世袭谋克。七年，召见，赐以袭衣、厩马、钱万贯。及归，复遣使赐弓剑。是年，入为工部尚书，改殿前都点检。无何，为吏部尚书。

天德初，为报谕宋国使。宋人以旧例，请观钱塘江潮，思敬不观，曰：“我国东有巨海，而江水有大于钱塘者。”竟不往。使还，拜尚书右丞，罢为真定尹。用廉，封河内郡王，徙封钜鹿。丁母忧，起复本官，改益都尹。正隆二年，例夺王爵，改庆阳尹。

大定二年，授西南路招讨使，封济国公，兼天德军节度使。俄为北路都统，佩金牌及银牌二。西北路招讨使唐括孛古底副之。将本路兵二千，会孛古底，视地形冲要，或于狗泺屯驻，伺契丹贼

出没之地，置守御，远斥候，贼至则战，不以昼夜为限。诏孛古底曰：“尔兵少，思敬未至，不得先战。”仆散忠义败窝斡于陷泉，诏思敬选新马三千，备追袭。窝斡入于奚中，思敬为元帅右都监，以旧领军入奚地张哥宅，会大军讨之。败伪节度特末也，获二百余人。贼降将稍合住与其党神独斡，执窝斡并其母徐辇、妻子弟侄家属及金银牌印诣思敬降。思敬献俘于京师，赐金百两、银千两、重彩四十端、玉带、厩马、名鹰。拜右副元帅，经略南边，驻山东。罢为北京留守。复拜右副元帅，仍经略山东。

初，猛安谋克屯田山东，各随所受地土，散处州县。世宗不欲猛安谋克与民户杂处，欲使相聚居之，遣户部郎中完颜让往元帅府议之。思敬与山东路总管徒单克宁议曰：“大军方进伐宋，宜以家属权寓州县，量留军众以为备御。俟边事宁息，猛安谋克各使聚居，则军民俱便。”还奏，上从之。其后遂以猛安谋克自为保聚，其田土与民田犬牙相入者，互易之。三年四月，召还京师，以为北京留守，赐金鞍、勒马。七年，召为平章政事。先是，省并猛安谋克，及海陵时无功授猛、克者，皆罢之，失职者甚众。思敬请量才用之，上从其请。

思敬前为真定尹，其子取部民女为妾。至是，其兄乞离异，其妾畏思敬在相位，不敢去。诏还其家。

九年，拜枢密使，上疏论五事：其一，女直人可依汉人以文理选试。其二，契丹人可分隶女直猛安。其三，盐泺官可罢去。其四，与猛安同勾当副千户官亦可罢。其五，亲王府官属以文资官拟注，教以女直语言文字。上皆从之。其后女直人试进士，夹谷衡、尼庞古鉴、徒单镒、完颜匡辈，皆由此致宰相，实思敬启之也。

久之，上谓思敬曰：“朕欲修《熙宗实录》，卿尝为侍从，必能记其事迹。”对曰：“熙宗时，内外皆得人，风雨时，年谷丰，盗贼息，百姓安，此其大概也，何必余事。”上大悦。世宗喜立事，故其微谏如此。大定十三年，薨。上辍朝，亲临丧，哭之恸，曰：“旧臣也。”赙赠加厚，葬礼悉从官给。

孙吾侃术特，大定二十四年，除明威将军，授速滨路宝邻山猛安。

赞曰：劾者让国世祖，以开帝业。撒改治国家，定社稷，尊立太祖，深谋远略，为一代宗臣，贤矣哉。习不失盖前人之愆，著勋五世。《易》曰：“有子考无咎”，其此之谓乎。始祖与季弟异部而处，子孙俱为强宗，而取辽之策，卒定于迪古乃，岂天道阴有以相之邪。

金史卷七一　列传第九

斡鲁，韩国公劾者第三子。康宗初，苏滨水含国部斡豁勃堇及斡准、职德二部有异志，斡带治之，斡赛、斡鲁为之佐，遂伐斡豁，拔其城以归。高丽筑九城于曷懒甸。斡赛母疾病，斡鲁代将其兵者数月。斡鲁亦对筑九城与高丽抗，出则战，入则守，斡赛用之，卒城高丽。

收国二年四月，诏斡鲁统诸军，与阇母、蒲察、迪古乃合咸州路都统斡鲁古等，伐高永昌。诏曰：“永昌诱胁戍卒，窃据一方，直投其隙而取之耳。此非有远大计，其亡可立而待也。东京渤海人德我旧矣，易为招怀。如其不从，即议进讨，无事多杀。”

高永昌渤海人，在辽为裨将，以兵三千，屯东京八甗口。永昌见辽政日败，太祖起兵，辽人不能支，遂觊觎非常。是时，东京汉人与渤海人有怨，而多杀渤海人。永昌乃诱诸渤海，并其戍卒入据东京，旬月之间，远近响应，有兵八千人，遂僭称帝，改元隆基。辽人讨之，久不能克。

永昌使挞不野、杓合，以币求救于太祖，且曰：“愿并力以取辽。”太祖使胡沙补往谕之曰：“同力取辽固可。东京近地，汝辄据之，以僭大号可乎。若能归款，当处以王爵。仍遣系辽籍女直胡突古来。”高永昌使挞不野与胡沙补、胡突古偕来，而永昌表辞不逊，且请还所俘渤海人。太祖留胡突古不遣，遣大药师奴与挞不野往招谕之。

斡鲁方趋东京，辽兵六万来攻照散城，阿徒罕勃堇、乌论石准与战于益褪之地，大破之。五月，斡鲁与辽军遇于沈州，败之，进攻沈州，取之。永昌闻取沈州，大惧，使家奴铎剌以金印一、银牌五十来，愿去名号，称藩。斡鲁使胡沙补、撒八往报之。会渤海高桢降，言永昌非真降者，特以缓

师耳。斡鲁进兵，永昌遂杀胡沙补等，率众来拒。遇于沃里活水，我军既济，永昌之军不战而却，逐北至东京城下。明日，永昌尽率其众来战，复大败之，遂以五千骑奔长松岛。

初，太祖下宁江州，获东京渤海人皆释之，往往中道亡去，诸将请杀之，太祖曰："既以克敌下城，何为多杀。昔先太师尝破敌，获百余人，释之，皆亡去。既而，往往招其部人来降。今此辈亡，后日当有效用者。"至是，东京人恩胜奴、仙哥等，执永昌妻子以城降，即宁江州所释东京渤海人也。先太师，盖谓世祖云。未几，挞不野执永昌及铎剌以献，皆杀之。于是，辽之南路系籍女直及东京州县尽降。

以斡鲁为南路都统、迭勃极烈，留乌蠢知东京事。诏除辽法，省赋税，置猛安谋克一如本朝之制。九月，斡鲁上谒于婆鲁买水，上慰劳之。辛亥，幸斡鲁第，张宴，官属皆预，赐赉有差。

烛偎水部实里古达，杀酬斡、仆忽得，斡鲁分胡剌古、乌蠢之兵讨之。酬斡宗室子，魁伟善战，年十五，隶军中，多见任用。以兵五百，败室韦，获其民众。及招降烛偎水部，以功为谋克。仆忽得初事撒改，从讨萧海里，降烛偎水部，领行军千户。从破黄龙府，战达鲁古城，皆有功。其破宁江州，渤海乙塞补叛去，仆忽得追复之。至是，与酬斡同被害。

斡鲁至石里罕河，实里古达遁去，追及于合挞剌山，诛其首恶四人，抚定余众。诏曰："汝讨平叛乱，不劳师众，朕甚嘉之。酬斡等死于国事，闻其尸弃于河，俟冰释，必求以葬，其民可三百户为一谋克，以众所推服者领之，仍以其子弟等为质。"斡鲁乃还。天眷中，酬斡赠奉国上将军，仆忽得赠昭义大将军。

斡鲁从都统袭辽主，辽主西走，西京已降复叛，敌据城西浮图，下射攻城者。斡鲁与鹘巴鲁攻浮图，夺之，复以精锐乘浮图下射城中，遂破西京。夏国王使李良辅将兵三万来救辽，次于天德之境。娄室与斡鲁合军击败之，追至野谷，杀数千人。夏人渡涧水，水暴至，漂溺者不可胜计。辽主在阴山、青冢之间，斡鲁为西南路都统，往袭之。使勃剌淑、撒曷懑以兵二百，袭辽权六院司喝离质于白水泺，获之。辽主留辎重于青冢，领兵一万，往应州。遣照里、背答各率兵邀之，宗望奄至辽主营，尽俘其妻、子、宗族，得其传国玺。斡鲁使使奏捷曰："赖陛下威灵，屡败敌兵，辽主无归，势必来降，已严戒邻境，毋纳宋人，合馈军粮，令银术可往代州受之。"诏："遍谕有功将士，俟朕至彼，当次第推赏。辽主戚属勿去其舆帐，善抚存之。辽主伶俜去国，怀悲负耻，恐陨其命。孽虽自作，而尝居大位，深所不忍。如招之肯来，以其宗族付之。已遣杨璞征粮于宋，银术可不须往矣。辽赵王习泥烈及诸官吏，并释其罪，且抚慰之。"

太祖还京师，宗翰为西北、西南两路都统，斡鲁及蒲家奴副之。宗翰朝京师，诏："以夏人言，宋侵略新割地，以便宜决之。"斡鲁奏曰："夏人不尽归户口资帑，又以宋人侵赐地求援兵。宋之边臣将取所赐夏人疆土，盖有异图。"诏曰："夏人屡求援兵者，或不欲归我户口，沮吾追袭辽主事也。宋人敢言自取疆土于夏，诚有异图。宜谨守备，尽索在夏户口，通闻两国，事审处之。"斡鲁复请弗割山西与宋，则辽主不能与宋郭药师交通。复诏曰："宗翰请毋与宋山西地，卿复及此，疆埸之事当慎毋忽。"及宗翰等伐宋，斡鲁行西南、西北两路都统事。天会五年，薨。皇统五年，追封郑国王。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庙廷。

子撒八，银青光禄大夫。子赛里。

斡鲁古勃堇，宗室子也。太祖伐辽，使斡鲁古、阿鲁抚谕斡忽、急赛两路系辽女直，与辽节度使挞不也战，败之，斩挞不也。酷辇岭阿鲁台罕等十四太弯皆降，斡忽，急赛两路亦降。与辽都统实娄战咸州西，败之，斩实娄于阵，与娄室克咸州。陀满忽吐以所部降于斡鲁古，邻部户七千亦来归，遂与辽将喝补战，破其军数万人。太祖嘉之，以为咸州军帅。

斡鲁伐高永昌于东京，斡鲁古以咸州军佐之。辽秦晋国王耶律捏里来伐，迪古乃、娄室、婆卢火等将二万众，合斡鲁古咸州兵往击之。

胡突古尝叛入于辽，居于东京，高永昌据东京，太祖索之以归。斡鲁古伐永昌，以便宜署胡突古为千户。散都鲁、讹鲁补皆无功，亦以便宜除官。及以便宜解权谋克斛拔鲁、黄哥、达及保等职，皆非其罪。太祖闻之，尽复斛拔鲁等谋克，胡突古等皆罢去。

太祖闻斡鲁古军中往往阙马，而官马多匿于私家，遂检括之。耶律捏里、佛顶遗斡鲁古书，请和。斡鲁古以捏里书并所答书来上，且请曰："复有书问，宜如何报之？"诏曰："若彼再来请和，汝当以阿疏等叛亡，索而不获至于交兵，我行人赛剌亦不遣还。若归赛剌，及送阿疏等，则和好之议方敢奏闻。仍恐议和非实，无失备御。"

耶律捏里军蒺藜山，斡鲁古以兵一万，戍东京。太祖使迪古乃、娄室复以兵一万益之，诏曰："辽主失道，肆命徂征，惟尔将士，当体朕意，拒命者讨之，服者抚安之，毋贪俘掠，毋肆杀戮。所赐捏里诏书，可传致也。"诏捏里曰："汝等诚欲请和，当废黜昏主，择立贤者，副朕吊伐之意，然后可议和约。不然，当尽并尔国。其审图之。"捏里复书斡鲁古，云："降去人痕孛见还，则当送阿疏等。"上曰："痕孛等乃交兵之后来降，阿疏则平日以罪亡去，其事特异。"复诏捏里，令此月十三日送阿疏至显州，各遣重臣议疆埸事。

斡鲁古等攻显州，知东京事完颜斡论以兵来会，即以兵三千先渡辽水，得降户千余，遂薄显州。郭药师乘夜来袭，斡论击走之。斡鲁古等遂与捏里等战于蒺藜山，大败辽兵，追北至阿里真陂，获佛顶家属。遂围显州，攻其城西南，军士神笃逾城先入，烧其佛寺，烟焰扑人，守陴者不能立，诸军乘之，遂拔显州。于是，乾、懿、豪、徽、成、川、惠等州皆降。乾州后为闾阳县，辽诸陵多在此，禁无所犯。徙成、川州人于同、银二州居之。

捏里再以书来请和，斡鲁古承前诏，以阿疏为言，答之。驻军显州以听命。赐斡鲁古等马十匹，诏曰："汝等力摧大敌，攻下诸城，朕甚嘉之。辽主未获，人心易摇，不可恃战胜而失备御。"辽双州节度使张崇降，斡鲁古以便宜命复其职，仍令世袭。

斡鲁古久在咸州，多立功，亦多自恣，劾里保、双古等告斡鲁古不法事：辽帝在中京可追袭而不追袭，咸州粮草丰足而奏数不以实，攻显州获生口财畜多自取。捏里、孛剌束等亦告勃堇訾葛、麻吉、窝论、赤闰、阿剌本、乙剌等多取生口财畜。遂以阇哥代为咸州路都统。

阇哥亦宗室子也，既代斡鲁古治咸州。初，迪古乃、娄室奏，攻显州新降附之民，可迁其富者于咸州路，其贫者徙内地。于是，诏使阇哥择其才可干事者而授之谋克，其豪右诚心归附者拟为猛安，录其姓名以闻，饥贫之民，官赈给之，而使阇母为其副统云。久之，辽通、祺、双、辽四州之民八百余家，诣咸州都统降。上曰："辽人赋敛无度，民不堪命，相率求生，不可使失望，分置诸部，择善地以处之。"

太祖召斡鲁古自问之，斡鲁古引伏。阇哥鞫窝论等。诏降斡鲁古为谋克，而禁锢窝论等。天辅六年，讨贼于牛心山，道病卒。天眷中，赠特进。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庙廷。大定十五年，谥庄翼。

婆卢火，安帝五代孙。太祖伐辽，使婆卢火征迪古乃兵，失期，杖之。后与浑黜以四千人，往助娄室、银术哥攻黄龙府。辞勒罕、辙孛得兄弟，直撒里部人，尝寇耶懒路，穆宗遣婆卢火讨之。至阿里门河，辞勒罕伪降，遂略马畜三百而去，复兀勒部掠二十五寨。太祖复使婆卢火讨之。婆卢火渡苏衮河，招降旁近诸部，因籍丁壮为军，至特滕吴水，辙孛得伪降，复叛去，执而杀之。婆卢火至特邻城，围之，辞勒罕遁去。婆卢火破其城，执其妻子，辞勒罕遂降，曰："我之马牛财货尽矣，何以为生。"婆卢火与之马十匹。直撒里部产良马，太祖使纥石烈阿习罕掌其畜牧，婆卢火及子婆速，俱为谋克。

天辅五年，摘取诸路猛安中万余家，屯田于泰州，婆卢火为都统，赐耕牛五十。婆卢火旧居按出虎水，自是徙居泰州，而遣拾得、查端、阿里徒欢、奚挞罕等俱徙焉。唯族子撒剌喝尝为世祖养子，独得不徙。

太祖取燕京，婆卢火为右翼，兵出居庸关，大败辽兵，遂取居庸。萧妃遁去，都监高六等来送款乞降。习古乃追萧妃至古北口，萧妃已过三日，不及而还。上令婆卢火、胡实赉率轻骑追之，萧妃已远去，获其从官统军察剌、宣徽查剌，并其家族，及银牌二、印十有一。及迭剌叛，婆卢火、石古乃讨平之，其群官率众降者，就使领其所部。太宗以空名宣头及银牌给之。

同时有婆卢火者，娄室平陕西，婆卢火、绳果监战。后为平阳尹，西南路招讨使，终于庆阳尹。

泰州婆卢火守边屡有功，太宗赐衣一袭，并赐其子剖叔。八年，以甲胄赐所部诸谋克。天会十

三年，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天眷元年，驻乌骨迪烈地，薨。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刚毅。

子剖叔，袭猛安，天眷二年，为泰州副都统，子斡带，广威将军。

婆速，官特进，子吾扎忽。

吾扎忽，善骑射，年二十，以本班祗候郎君都管，从征伐有功，授修武校尉。皇统二年，权领泰州军。平陕西，至泾州，大破宋兵于马西镇，超迁宁远大将军，袭猛安。复以本部军从宗弼，权都统。正隆末，从海陵伐宋。契丹反，与德昌军节度使移室懑同讨契丹，许以便宜从事。

大定初，除咸平尹，驻军泰州。俄改临潢尹，摄元帅左都监。与广宁尹仆散浑坦俱从元帅右都监神土懑解临潢之围。契丹引众东行，吾扎忽追及于窊历山。押军猛安契丹忽剌叔以所部助敌，攻官军，官军失利。泰州节度使乌里雅来救，未至临潢与敌遇，乌里雅败，仅以数骑脱归。敌攻泰州，其势大振，城中震骇，将士不敢出战，敌四面登城。押军猛安乌古孙阿里补率军士数人持＜⿰釒 算＞刀循城，应敌力战，斫刈甚众，敌乃退，泰州得完。吾扎忽乃使谋克蒲卢浑徙百姓旁邑及险厄之地，以俟大军。明年，聚甲士万三千于济州，会元帅谋衍，败窝斡于长泺。战雾凇河，战陷泉，皆有功，改胡里改节度使，卒。

吾扎忽性聪敏，有才智，善用军，常出敌之不意，故能以寡敌众，而所往无不克，号为“鹘军”云。

阇母，世祖第十一子，太祖异母弟也。高永昌据东京，斡鲁往伐之，阇母等为之佐。已克沈州，城中出奔者阇母邀击殆尽。与永昌隔沃里活水，众遇淖不敢进，阇母以所部先济，诸军毕济。军东京城下，城中人出城来战，阇母破之于首山，歼其众，获马五百匹。

及斡鲁古以罪去咸州，阇母代之，于是阇母为咸州路副统。辽议和久不成，太祖进兵，诏咸州路都统司，令斜葛留兵一千镇守，阇母以余兵会于浑河。太祖攻上京，实临潢府，谕之不下。辽人恃储蓄自固。上亲临阵，阇母以众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挞不野率众出降。都统杲兵至中京，阇母自城西沿土河以进，城中兵尚余三千，皆不能守，遂克之。

宗翰等攻西京，阇母、娄室等于城东为木洞以捍蔽矢石，于北隅以刍茭塞其隍，城中出兵万余，将烧之。温迪罕蒲匣率众力战，执旗者被创，蒲匣自执旗，奋击却之。又为四轮革车，高出于堞，阇母与麾下乘车先登，诸军继之，遂克西京。

与辽步骑五千战于朔州之境，斩首三百级。复败辽骑三百于河阴。辽兵五千屯于马邑县南，复击破之，隳其营垒，尽得其车马、器械。辽兵三万，列营于西京之西，阇母以三千击之。阇母使士卒皆去马，阵于沟堑之间，曰：“以一击十，不致之死地，不可使战也。”谓众曰：“若不胜敌，不可以求生。”于是人皆殊死战，辽兵遂败，追至其营而止。明日，复败其兵七百余人。

兴中府宜州复叛，阇母讨之，并下诏招谕，诏阇母曰：“辽之土地皆为我有，彼虽复叛，终皆吾民，可纵其耕稼，毋得侵掠。”勃堇蒙刮、斜钵、吾挞等获契丹九斤，兴中平。

阇母为南路都统，讨回离保，诏曰：“回离保以乌合之众，保据险阻，其势必将自毙。若彼不出掠，毋庸攻讨。”耶律奥古哲等杀回离保于景、蓟之间，其众遂溃。

张觉据平州叛，入于宋，阇母自锦州往讨之。觉将以兵胁迁、来、润、隰四州之民，阇母至润州，击走张觉军，逐北至榆关，遣俘持书招之。复败觉兵于营州东北，欲乘胜进取南京。时方暑雨，退屯海壖，逐水草休息，使仆虺、蒙刮两猛安屯润州，制未降州县，不得与觉交通。九月，阇母破觉将王孝古于新安，败觉军于楼峰口。复与觉战于兔耳山，阇母大败。太宗使宗望问阇母败军之状，宗望遂以阇母军讨觉。及宗望破张觉，太宗乃赦阇母，召宗望赴阙。

阇母连破伪都统张敦固，遂克南京，执敦固杀之。上遣使迎劳之，诏曰：“闻下南京，抚定兵民，甚善。诸军之赏，卿差等以给之。”又诏曰：“南京疆埸如旧，屯兵以镇之。命有司运米五万石于广宁，给南京、润州戍卒。”遂下宜州，拔叉牙山，杀其节度使韩庆民，得粮五千石。诏以南路岁饥，许田猎。

其后宋童贯、郭药师治兵，阇母辄因降人知之，即具奏，语在宋事中。而宗翰、宗望皆请伐宋，于是阇母副宗望伐宋，宗望以阇母属尊，先皇帝任使有功，请以为都统，己监战事。于是阇母为都

统，扫喝副之，败郭药师兵于白河，遂降燕山，以先锋渡河围汴，宋人请盟。将士分屯于安肃、雄、霸、广、信之境，宗望还山西，阇母与刘彦宗留燕京，节制诸军。八月，复伐宋，大军克汴州，诸军屯于城上。城中诸军溃而西出者十三万人，阇母、挞懒分击，大败之。师还，阇母为元帅左都监，攻河间，下之，大破敌兵万余于莫州。宗辅为右副元帅，徇地淄、青。阇母与宗弼分兵破山谷诸屯。宋李成兵围淄州，乌林答泰欲破之。阇母克潍州。迪古补、术烈速连破赵子昉等兵，至于河上。乌林答泰欲破敌于灵城镇。及议伐康王，阇母欲先定河北，然后进讨，太宗乃酌取群议之中，使娄室取陕西，宗翰、宗辅南伐。

天会六年，薨，年四十。熙宗时，追封吴国王。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庙廷。正隆，改封谭王。大定二年，徙封鲁王，谥庄襄。

子宗叙。

宗叙，本名德寿，阇母第四子也。奇伟有大志，喜谈兵。天德二年，充护卫，授武义将军。明年，授世袭谋克，擢御院通进，迁翰林待制，兼修起居注，转国子司业，兼左补阙。正隆初，转符宝郎，在宫职凡五年，皆带剑押领宿卫。迁大宗正丞，以母忧去官。以本官起复，未几，迁侍衛亲军马军都指挥使，改左骁骑都指挥使。明年，海陵幸南京，宗叙至汴。契丹撒八反，宗叙为咸平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以甲仗四千付之，许以便宜。

宗叙出松亭关，取牛递于广宁。闻世宗即位，将归之。广宁尹按答海弟燕京劝宗叙，乃还兴中。白彦敬、纥石烈志宁使宗叙奉表降。宗叙见世宗于梁鱼务，授宁昌军节度使。

明年二月，契丹攻宁昌，宗叙止有女直、渤海骑兵三十、汉兵百二十人，自将击之。遇贼千余骑，汉兵皆散走，宗叙与女直、渤海三十骑尽锐力战，身被二创，所乘马中箭而仆，遂为所执。居百余日，会贼中有临潢民移剌阿塔等，盗马授之，得脱归。

宗叙陷贼久，尽得其虚实，见元帅完颜谋衍、平章政事完颜元宜，谓之曰："贼众乌合，无纪律，破之易耳。"于是帅府欲授军职，宗叙见谋衍贪卤掠，失事机，欲归白上，不肯受职，曰："我有机密，须面奏。"是夕，乃遁去，至广宁，矫取驿马，驰至京师。而帅府先事以闻，上遣中使诘之曰："汝为节度，不度众寡，战败被获，幸得脱归，乃拒帅府命，辄自乘传赴都，朕姑置汝罪，可速还军，拼力破贼。"宗叙附奏曰："臣非辞难者，事须面奏，不得不来。"遂召入，乃条奏贼中虚实，及诸军进退不合事机状。诏大臣议，皆以其言为然。是时，已诏仆散忠义代谋衍为元帅进讨，于是拜宗叙为兵部尚书，以本职领右翼都统，率宗宁、乌延查剌、乌林答剌撒兵各千人，号三万，佐忠义军。至花道，遇贼，与战，右翼都统宗亨先败走，忠义亦引却，宗叙勒本部遮击之，麾帐下士三百，舍马步战，贼不得逞。大军整列复至，合势击之，贼遂败去。而元帅右监军纥石烈志宁率军至，追及窝斡于陷泉，大破之。复与志宁及徒单克宁，追至七渡河，复大败之。元帅忠义遂留宗叙自从。贼平，入为右宣徽使。

宋兵据海州，将谋深入。诏以宗叙为元帅右监军，往御之。宗叙驻山东，分兵据守要害，敌不得西。寻奉诏，与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参议军事。四年，宗叙入朝，奏曰："暑月在近，顿兵边陲，飞挽颇艰，乞俟秋凉进发。"上从其请。及还军，授以成算，赐袭衣、弓矢。九月，渡淮，宗叙出唐、邓，比至襄阳，屡战皆捷。明年，宋人请和，军还，除河南路统军使。

河决李固渡，分流曹、单之间。诏遣都水监梁肃视河决，宗叙言："河道填淤不受水，故有决溢之患。今欲河复故道，卒难成功，幸而可塞，它日不免决溢山东，非曹、单比也。沿河数州，骤兴大役，人心动摇，恐宋人乘间扇诱，构为边患。"梁肃亦请听两河分流，以杀水势，遂止不塞。

十年，召至京师，拜参知政事，上曰："卿奏黄河利害，甚合朕意。朕念百姓差调，官吏为奸，率敛星火，所费倍蓰，委积经年，腐朽不可复用，若此等类，百孔千疮，百姓何以堪之。卿参朝政，择利而行，以副朕心。"及与上论南边事，宗叙曰："南人遣谍来，多得我事情。我遣谍人，多不得其实。盖彼以厚赏故也。"上曰："彼以厚利资谍人，徒费其财，何能为也。"

十一年，奉诏巡边。六月，至军中，将战，有疾，诏以右丞相纥石烈志宁代，宗叙还。七月，病甚，遗表朝政得失，及边防利害，力疾，使其子上之。薨，年四十六。上见其遗表，伤悼不已，

辍朝，遣宣徽使敬嗣晖致祭，赙银千两、彩四十端、绢四百匹。上谓宰臣曰："宗叙勤劳国家，他人不能及也。"

初，宗叙尝请募贫民戍边屯田，给以廪粟，既贫者无艰食之患，而富家免更代之劳，得专农业。上善其言，而未行也。十七年，上谓宰臣曰："戍边之卒，岁冒寒暑，往来番休，以马牛往戍，往往皆死。且夺其农时，败其生业，朕甚闵之。朕欲使百姓安于田里，而边圉强固，卿等何术可以致此。"左丞相良弼曰："边地不堪耕种，不能久戍，所以番代耳。"上曰："卿等以此急务为末事耶。往岁，参政宗叙尝为朕言此事。若宗叙，可谓尽心于国者矣。今以两路招讨司、乌古里石垒部族、临潢、泰州等路，分置堡戍，详定以闻，朕将亲览。"

上追念宗叙，闻其子孙家用不给，诏赐钱三千贯。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庙廷。

金史卷七二　列传第一〇

娄室，字斡里衍，完颜部人。年二十一，代父白答为七水诸部长。太祖克宁江州，使娄室招谕系辽籍女直，遂降移炖益海路太弯照撒等。败辽兵于婆剌赶山。复败辽兵，擒两将军。既而益改、捺末懒两路皆降。进兵咸州，克之。诸部相继来降，获辽北女直系籍之户。辽都统耶律讹里朵以二十余万众来戍边。太祖趋达鲁古城，次宁江州西，召娄室。娄室见上于军中。上见娄室马多疲乏，以三百给之，使隶左翼宗翰军，与银术可纵兵冲其中坚，凡九陷阵，皆力战而出。复与银术可戍边。

及九百奚营等部来降，则与银术可攻黄龙府，上使完颜浑黜、婆卢火、石古乃以兵四千助之，败辽兵万余于白马泺。宗雄等下金山县，使娄室分兵二千，招沿山逃散之人。耶律捏里军蒺藜山，斡鲁古、娄室等破之，遂取显州。太祖取黄龙府，娄室请曰："黄龙一都会，且僻远，苟有变，则邻郡相扇而起。请以所部屯守。"太祖然之，仍合诸路谋克，命娄室为万户，守黄龙府。进都统，从杲取中京，与希尹等袭走迪六、和尚、雅里斯等，败奚王霞末，降奚部西节度讹里剌。辽主自鸳鸯泺西走，娄室等追至白水泺，获其内库宝物。娄室遂与阇母攻破西京。复与阇母至天德、云内、宁边、东胜，其官吏皆降，获阿疏。

夏人救辽，兵次天德，娄室使突捻补撷以骑二百为候兵，夏人败之，几尽。阿土罕复以二百骑往，遇伏兵，独阿土罕脱归。时久雨，诸将欲且休息，娄室曰："彼再破吾骑兵，我若不复往，彼将以我怯，即来攻我矣。"乃选千骑，与习失、拔离速往。斡鲁壮其言，从之。娄室迟明出陵野岭，留拔离速以兵二百据险守之。获生口问之，其帅李良辅也。将至野谷，登高望之。夏人恃众而不整，方济水为阵，乃使人报斡鲁。娄室分军为二，迭出迭入，进退转战三十里。过宜水，斡鲁军亦至，合击败之。

辽都统大石犯奉圣州，壁龙门东二十五里，娄室、照里、马和尚等以兵取之，生获大石，其众遂降。辽辟里剌守奉圣州，弃城遁去。后与宗望追辽帝，娄室、蒲察以二十骑候敌，败其军三千人于三山，有千人将趋奉圣州，蒲察复败之，擒其主帅而还。夏人屯兵于可敦馆，宗翰遣娄室戍朔州，筑城于霸德山西南二十里，遂破朔州西山兵二万，擒其帅赵公直。其后复袭辽帝于余都谷，获之。赐铁券，惟死罪乃笞之，余罪不问。

银术可围太原，宋统制刘臻救太原，率众十万出寿阳，娄室击破之，继败宋兵数千于榆次。宋张灏军出汾州，拔离速击走之。灏复营文水，娄室与突葛速、拔离速与战，灏大败。宗翰定太原，娄室取汾、石二州，及其属县温泉、方山、离石，蒲察降寿阳，取平定军及乐平，复招降辽州及榆社、辽山、和顺诸县。宗翰趋汴州，使娄室等自平阳道先趋河南，曰："若至泽州，与赛里、婆卢火、习失遇，当与俱进。"习失之前军三谋克，败宋兵三千于襄垣，遇伏兵二千，又败之。撒剌答破天井关，复破步兵于孔子庙南，遂降河阳。娄室军至，既渡河，遂薄西京。城中兵来拒战，习失逆击败之，西京降。娄室取偃师，永安军、巩县降。撒剌答败宋兵于汜水。于是，荥阳、荥泽、郑州、中牟相次皆降。宗翰已与宗望会军于汴，使娄室率师趋陕津，攻河东郡县之未下者。阿离土罕败敌于河上，撒按败敌于陕城下，鹘沙虎降虢州守陴卒三百人，遂克陕府。习古乃、桑衮破陕之散卒于平陆西北。活女别破敌于平陆。娄室破蒲、解之军二万，尽覆之，安邑、解州皆降，遂克河中府，降

绛、慈、隰、石等州。

宗翰往洛阳，使娄室取陕西，败宋将范致虚军，下同、华二州，克京兆府，获宋制置使傅亮，遂克凤翔。阿邻等破宋大兵于河中，斡鲁破宋刘光烈军于冯翊。讹特剌、桑衮败敌于渭水，遂取下邽。宗翰会宗辅伐康王，命娄室、蒲察专事陕西，以婆卢火、绳果监战。绳果等遇敌于蒲城及同州，皆破之。娄室、蒲察克丹州，破临真，进克延安府，遂降绥德军及静边、怀远等城寨十六，复破青涧城。宋安抚使折可求以麟、府、丰三州，及堡寨九，降于娄室。晋宁所部九寨皆降，而晋宁军久不下，娄室欲去之，赛里不可，曰："此与夏邻，且生他变。"城中无井，日取河水以为饮，乃决渠于东，泄其水，城中遂困。李位、石乙启郭门降，诸将率兵入城，守将徐徽言据子城，战三日，众溃，徽言出奔，获之。使之拜，不听，临之以兵，不为动，絷之军中。使先降者谕之使降，徽言大骂，与统制孙昂皆不屈，乃并杀之。遂降定安堡、渭平寨及鄜、坊二州。于是，娄室、婆卢火守延安，折可求屯绥德，蒲察还守蒲州。延安、鄜坊州皆残破，人民存者无几，娄室置官府辑安之。别将斡论降建昌军。京兆府叛，娄室复讨平之，遂与阿卢补、谋里也至三原，讹哥金、阿骨欲，击淳化兵，败之。娄室攻乾州，已筑甬道，列炮具，而州降。遂进兵克汾州，军于京兆。

陕西城邑已降定者，辄复叛，于是睿宗以右副元帅，总陕西征伐。时娄室已有疾，睿宗与张浚战于富平，宗弼左翼军已却，娄室以右翼力战，军势复振，张浚军遂败。睿宗曰："力疾鏖战，以徇王事，遂破巨敌，虽古名将何以加也。"以所用犀玉金银器，及甲胄，并马七匹与之。

天会八年，薨。十三年，赠泰宁军节度使，兼侍中，加太子太师。皇统元年，赠开府仪同三司，追封莘王。以正隆例改赠金源郡王，配享太宗庙廷，谥壮义。子活女、谋衍、石古乃。

活女，年十七从攻宁江州，力战创甚，扶出阵间。太祖凭高望见，问之，知是娄室子，亲抚慰赐药，叹曰："此儿他日必为名将。"其攻济州，败敌八千。与敌遇于信州，移剌本陷于阵，活女力战出之，敌遂北。败耶律佛顶等兵于沈州。及宗翰以兵袭奚王霞末，活女以兵三百，败敌二千。从攻乙室部，败之，破其二营。迭剌部族叛，率二谋克突入，大破之。

活女常从娄室围太原，宋将种师中以兵十万来援，活女击败之。大军至河，无船，不得渡。娄室遣活女遁水上下，活女率军三百，自孟津而下。度其可渡，遂引军以济，大军于是皆继之。宋将郭京出兵数万，趋娄室营，活女从旁奋击，敌乱，遂破之。师还，破敌于平陆渡，得其船以济。又以兵破敌于张店原。时屯留、太平、翼城皆有重敌，并破之。又分兵取陕西，蒲州降，留活女镇之。攻凤翔，活女先登。睿宗定陕西，活女为都统，进攻泾州，败其兵。王开山以兵拒归路，邀战，再击，再败之，遂降京兆、凤翔诸县。

娄室薨，袭合扎猛安，代为黄龙府路万户。天眷三年，为元帅右都监，迁左监军。元帅府罢，改安化军节度使。历京兆尹，封广平郡王，以正隆例，改封代国公，进封隋国公，谥贞济。卒年六十一。

谋衍，勇力过人，善用长矛突战。天眷间，充牌印祗候，授显武将军，擢符宝郎。皇统四年，其兄活女袭济州路万户，以亲管奥吉猛安让谋衍，朝廷从之，权济州路万户。八年，为元帅右都监。天德三年，为顺天军节度使，历河间、临潢尹，数月改婆速路兵马都总管。

撒八反，谋衍往讨之，是时世宗为东京留守，自将讨括里还，遇谋衍于常安县，尽以甲士付之。世宗还东京，完颜福寿、高忠建率所部南征军，亡归东京。谋衍亦率其军来附，即以臣礼上谒，遂杀高存福、李彦隆等。谋衍、福寿、忠建及诸将吏民劝进，世宗即位，拜右副元帅。都统白彦敬，副统纥石烈志宁在北京，拒不受命，谋衍伐之，遇其众于建州之境，皆不肯战，彦敬、志宁遂降。

二年正月，谋衍率诸军讨窝斡，会兵于济州，合甲士万三千人，过泰州，至术虎崖，乃舍辎重，持数日粮，轻骑追之。是时窝斡新败于泰州，将走济州。谋衍兵至长泺南，获其谍者，知敌将由别路邀粮运，遂分军往迎之。敌吏乣者来降，谋衍用其计，因夜亟往邀敌辎重，忽大风，不能爇冘，路暗莫相辨，比晓才行三十余里。将至敌营，将士少憩，谋衍率善射者数十骑，往觇之。而都统志宁、克宁等，已败敌众二万余于长泺，追杀甚众，敌遂西遁。志宁军先追及于雾凇河，急击败之。而谋衍贪卤掠，不复追，以故敌得纵去，遂涉懿州界，陷灵山、同昌、惠和等县，窥取北京，西攻

三韩县。惟克宁军追蹑，谋衍托马弱，引还懿州。上闻之，下诏切责谋衍，以仆散忠义为右副元帅代之，纥石烈志宁为右监军代完颜福寿。而谋衍子斜哥暴横军中，诏勒归本贯。

谋衍至京师，以为同判大宗正事，世宗责之曰："朕以汝为将，汝不追贼，当正汝罪。以汝父娄室有大功，特免汝死。汝虽非宗室，而授此职，汝其勉之。"未几，速频路军士术里古，告斜哥寄书与谋衍谋反，有司并上其书，世宗察其诬，诏鞫告者，术里古款伏，遂诛之。召谋衍谓之曰："有人告卿子为反谋者，朕知卿必不为此，今告者果自服罪，宜悉此意。"

初，窝斡方炽，上使温迪罕、阿鲁带守古北口。及窝斡败于陷泉，入于奚中，率诸奚攻古北口。阿鲁带因其妻生日，辄离军六十里，贼众闻之，来袭，杀伤士卒甚众。阿鲁带坐除名。诏谋衍，蒲察乌里雅、蒲察通以兵三千，会旧屯兵，击之。擒贼党猛安合住。未几，窝斡平，乃还。

七年，出为北京留守，上御便殿，赐食，及御服衣带佩刀，谓之曰："以卿故老，欲以均劳逸，故授此职，卿其勉之。"改东京留守，封荣国公。大定十一年，薨，年六十四。

谋衍性忠厚，善击球射猎，时论以为虽智略不及其父，而勇敢肖之云。

仲，本名石古乃。体貌魁伟，通女直、契丹、汉字。其兄斡鲁为统军，爱仲才，欲使通吏事，每视事，常在左右，遇事辄问之，应对如响，斡鲁叹曰："此子必为令器。"皇统初，充护卫，授世袭谋克。天德元年，摄其兄活女济州万户，部内称治。除滨州刺史，以母忧去官。起复知积石军事，转同知河南尹。

正隆六年，伐宋，为神勇军副都总管。与大军北还，除同知大兴尹，将兵二千，益遵化屯军，备契丹。迁西南路招讨使，兼天德军节度使，政尚忠信，决狱公平，蕃部不敢寇边。召为左副都点检，宿卫严谨，每事有规矩，后来者守其法，莫能易也。世宗常谓侍臣曰："石古乃入直，朕寝益安。"

五年，宋人请和，为侄国，不称臣，仲为报问使。仲请与宋主相见礼仪，世宗曰："宋主亲起立接书，则授之。"及至宋，一一如礼。正隆用兵，宋人执商州刺史完颜守能以归，至是，仲取守能与俱还，上嘉之。转都点检，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迁河南路统军使，上曰："卿在禁近，小心畏慎。河南控制江、淮，为国重地，卿益勉之。"赐厩马、金带、玉吐鹘。后有罪，解职。久之，起为西北路招讨使，改北京留守，卒。

海里，娄室族子。体貌丰伟，善用槊。娄室为黄龙府万户，海里从徙于孰吉讹母。从娄室追及辽主于朔州阿敦山，辽主从数十骑逸去，娄室遣海里及术得，往见辽主，谕之使降。辽主已穷蹙，待于阿敦山之东，娄室因获之，赏海里金五十两、银五百两、币帛二百匹、绵三百两。睿宗经略陕西，海里战却吴玠军于泾、邠之南，寻遣修栈道，宋人恐栈道成，以兵来拒，破其兵，赏银百五十两、奴婢十人。

天眷元年，擢宿直将军。与定宗磐、宗隽之乱，再迁广威将军，除都水使者。改西北路招讨都监，历复州、滦州刺史、耶卢碗群牧使，迭剌部族节度使，同知大兴尹、兼中都路兵马都总管，改武宁军节度使，广宁尹。卒，年六十二。

银术可，宗室子。太祖嗣位，使蒲家奴如辽取阿疏，事久不决，乃使习古乃、银术可继往。当是时，辽主荒于政，上下解体。银术可等还，具以辽政事人情告太祖，且言辽国之状。太祖决意伐辽，盖自银术可等发之。

太祖与耶律讹里朵战于达鲁古城，辽兵二十余万，银术可、娄室率众冲其中坚，凡九陷阵，辄战而出，大败辽军。银术可为谋克，遂与娄室戍边，复与娄室、浑黜、婆卢火、石古乃等攻黄龙府，败辽兵万余于白马泺。太祖拒辽兵，银术可守达鲁古城。收国二年，分鸭挞、阿懒所迁谋克二千户，以银术可为谋克，屯宁江州。

辽大册使习泥烈遣回，约以七月半至，而尽九月习泥烈未来，上使诸军过江屯驻。辽曳剌、麻答十三人，兵士八人纵火于浑河，以绝刍牧。银术可获之。乃知辽边吏乙薛使之，太祖命释之。从都统杲克中京，银术可与习古乃、蒲察、胡巴鲁率兵三千，击奚王霞末于京西七十里，霞末弃兵遁。辽主西奔天德，银术可以兵绝其后，辽主遂见获。

后从宗翰伐宋，围太原，宗翰进兵至泽州，及宗翰还西京，太原未下，皆命银术可留兵围之。

招讨都监马五破宋兵于文水。节度使耿守忠等败宋黄迪兵于西都谷，所杀不可胜计。宋樊夔、施诜、高丰等军来救太原，分据近部，银术可与习失、杯鲁、完速大破之。索里、乙室破宋兵于太谷。宋兵据太谷、祁县，阿鹘懒、拔离速复取之。种师中出井陉，据榆次，救太原，银术可使斡论击之，破其军。活女斩师中于杀熊岭，进攻宋制置使姚古军于隆州谷，大败之。撒里土败宋军于回马口，郭企忠歼宋军于五台。及宗翰定太原，与宗望会兵于汴，银术可等攻汴城，克之。师还，银术可降岢岚、宁化等军，攻岚州拔之，招降火山军。与希尹同赐铁券。

宗翰趋洛阳，赛里取汝州，银术可取邓州，杀其将李操等。萨谋鲁入襄阳，拔离速入均州，马五取房州，擒转运使刘吉、邓州通判王彬。拔离速破唐、蔡、陈三州，克颍昌府，沙古质别克旧颍昌。

宗翰会伐康王，银术可守太原。天会十年，为燕京留守。天会十三年，致仕，加保大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迁中书令，封蜀王。天眷三年，薨，年六十八。以正隆例赠金源郡王，配飨太宗庙廷。大定十五年，谥武襄，改配享太祖庙廷，子彀英。

彀英，本名挞懒。幼警敏有志胆，初丱角，太祖见而奇之。年十六，父银术可授以甲，使从代辽，常为先锋，授世袭谋克。

宗翰自太原还西京，银术可围守之，彀英在行间，屡有功。宋兵数万救太原，至南关，银术可与弟拔离速、完颜娄室等击之，当隘巷间，一卒挥刀向拔离速，彀英以刀断其腕，一卒复从旁以枪刺之，彀英断其枪，追杀之。拔太原，下河东诸州，攻汴京，皆有功。与都统马五徇地汉上，至上蔡，以先锋破孔家军。睿宗攻开州，彀英先登，流矢中其口，睿宗亲视之，创未愈，强起之，攻大名府。第功，宗弼第一，彀英次之。攻东平，彀英居最。

拔离速袭宋康王于扬州，彀英为先锋。拔离速追宋孟后于江南，彀英前行趋潭州。宋大兵在常武，彀英以选兵薄其城，败千余人。明日，城中出兵来战，彀英以五百骑败之，获马二百匹，遂攻常武。拔离速以诸军为大阵，居其后，彀英以五百骑为小阵，当前行，即麾兵驰宋军，宋军乱，遂大败之。拔离速观其周旋，叹赏之。

其后河东郡县多叛，彀英以先锋攻绛州，克之。复攻沁州，飞炮击其右胁，舁归营中。诸军攻沁州，三日不能下，别将胥赧强起彀英指麾士卒，遂克之。

摄河东路都统，从左监军移剌余睹招西北诸部。彀英将骑三千五百，平其九部，获生口三千，马牛羊十五万。以先锋破宋吴山军，再战再胜，遂衄宋兵于隘，死者不可胜计，宋兵遁去。

宗弼再取和尚原，彀英以本部破宋五万人，遂夺新义口，宗弼留兵守之。是夜，大雪，道路皆冰，和尚原宋兵势重不可径取，宗弼用彀英策，入自傍近高山丛薄翳荟间，出其不意，遂取和尚原。

彀英请速入大散关，自以本部为殿，以备伏兵。宗弼至仙人关，彀英先攻之，宗弼止之，彀英不止，宗弼以刀背击其兜鍪，使之退，彀英曰："敌气已沮，不乘此而取之，后必悔之。"已而果然。宗弼叹曰："既往不咎。"乃班师。彀英殿，且战且却，遂达秦中。

齐国初废，元帅右监军撒离喝驰驿抚治诸郡，至同州，故齐观察使李世辅出迎，阳堕马称折臂，舁归。撒离喝入城，世辅诈使通判献甲，以壮士十人，被甲上厅事，世辅自壁后突出，执撒离喝。彀英方索马于外，变起仓卒，不得入。城门已闭，皆有兵卫，至东门，合答雅领骑三十余，与彀英遇，遂斩门者出。而世辅拥众自西门出，彀英与合答雅袭之，一进一退以缀世辅，使不得速。世辅虑救兵至，乃要撒离喝与之盟，勿使追之。留撒喝于道侧，彀英识其声，与骑而归。除安远大将军，摄太原尹，四境咸治，兼摄河东南、北两路兵马都总管。

朝廷以河南、陕西与宋，已而复取之，师至耀州。宋人每旦出城，张旗阅队，抵暮而还。道隘，骑不得逞。彀英请兵五百，薄暮先使五十人趋山巅，令之曰："旦日视敌出，举帜指其所向。"乃以余兵伏山谷间。明日，城中人出阅如前，山巅旗举，伏兵发，宋兵急驰入城。彀英麾军登城，拔宋帜，立金军旗帜。宋兵后者望见之不敢入，遂降，城中人亦降。

宋吴玠拥重兵据泾州，泾原以西多应之。元帅撒离喝欲退守京兆，俟河南、河东军。彀英曰："我退守，吴玠必取凤翔、京兆、同、华，据潼关，吾属无类矣。"撒离喝曰："计将安出？"彀英

曰："事危矣，不如速战。我军阵泾之南原，宋兵必自西原来。彀英与斜补出各以选骑五百摧其两翼，元帅当其中击之，可以得志。"监军拔离速曰："二子当其左右，拔离速愿当其中。元帅据冈阜，多张旗帜为疑兵，可以得志。"撒离喝从之。吴玠兵果自西原来，彀英、斜补出击其左右，自旦至午，吴玠左右军少退，拔离速当其前冲击之，遂败玠军，僵尸枕藉，大涧皆满。自此蜀人丧气，不敢复出，关、陕遂定。

历行台吏部工部侍郎，从宗弼巡边，迁刑部尚书，转元帅左都监。天德二年，迁右监军。元帅府罢，改山西路统军使，领西南、西北两路招讨兵马，坐无功，降临海军节度使，历平阳、太原尹。正隆末，为中都留守，兼西北面都统，讨契丹撒八，驻军归化州。

世宗即位于辽阳，使彀英侄阿鲁瓦持诏往归化，命彀英为左副元帅，就遣使召陕西统军徒单合喜，宣大定改元诏、赦于西南、西北招讨司，河东、河北、山东诸路州镇，调猛安军屯京畿。阿鲁瓦见彀英，彀英犹豫未决，士卒皆欲归世宗，彀英不得已，乃受诏。以元帅令下诸路，亟泥马槽二万具，诸路闻之，以为大军且至，然后遣人宣赦，所至皆听命。

大定元年十一月，彀英以军至中都，同知留守璋请至府议事。彀英疑璋有谋，乃阳许诺，排节仗若将往者，遂率骑从出施仁门，驻兵通州。见世宗于三河。诏彀英以便宜规措河南、陕西、山东边事。二年正月，至南京，遂复汝、颍、嵩等州县，授世袭猛安。入拜平章政事，罢为东京留守，未行，改济南尹。

初，彀英宿将恃功，在南京颇渎货，不恤军民。诏使问以边事，彀英不答，谓诏使曰："尔解何事，待我到阙奏陈。"及召入，竟无一语及边事者。在相位多自专，已所欲辄自奏行之。除留守，辄忿忿不接宾客，虽近臣往亦不见。上怒，遂改济南。上数之曰："朕念卿父有大功于国，卿旧将亦有功，故改授此职，卿宜知之。若复不悛，非但不保官爵，身亦不能保也。"彀英顿首谢。

久之，改平阳尹，致仕。起为西京留守，以母忧去官。寻以本官起复。俄复为东京，历上京，诏曰："上京王业所起，风俗日趋诡薄，宗室聚居，号为难治。卿元老大臣，众所听服，当正风俗，检制宗室，持以大体。"十五年，致仕。

久之，史臣上《太宗》、《睿宗实录》，上曰："当时旧人亲见者，惟彀英在。"诏修撰温迪罕缔达往北京就其家问之，多更定焉。

十九年，薨，年七十四。最前后以功被赏者十有一，金为两二百五十，银为两六千五百，绢为匹八百，绵为两二千，马三百十有四，牛羊六千五百，奴婢百三十人。

麻吉，银术可之母弟也。年十五，隶军中，从破高丽兵，下宁江州，平系辽女直，克黄龙府，皆身先力战，以功为谋克，继领猛安。破奚兵千余。自斡鲁古攻下咸、信、沈州及东京诸城，麻吉皆有功。都统杲取中京，与稍合、胡拾答别降楚里迪部，屯兵高州。以兵援蒙刮勃堇，大破敌兵，复败恩州兵五万人。讨平辽人聚中京山谷者，降三千余人。战于高州境上，伏矢射之中目，遂卒。

麻吉大小三十余战，所至皆捷。皇统中，赠银青光禄大夫，谥毅敏。子沃侧。

沃侧，年十七，隶军中，从拔离速击辽将马五，败之。麻吉死，领其职。宗望伐宋，至河上。宋兵屯于河外，以二舟来伺我师，乃遣沃侧率勇士数辈，以一舟往迎之，尽俘以还。袭康王于江、淮间，沃侧皆与焉。师还，驻东平。及废齐，屯兵河北，招降旁近诸营，多获畜产兵仗，军帅嘉之，赏以甲马。

从攻陕西，为右翼都统，攻城破敌，皆与有功。师还，正授谋克。迁华州防御使，属关中岁饥，盗贼充斥，沃侧募兵讨平之，部以无事。郡人列状丐留，不报。未几，除迪列部族节度使，改迭剌部。用廉入为都水使者，秩满，同知燕京留守事，为西北路招讨使。

撒八秩满已数月，冒其俸禄，不即解去，沃侧发其事。撒八反，沃侧遇害。

拔离速，银术可弟。天辅六年，宗翰在北安州，将会斜也于奚王岭，辽兵奄至古北口，使婆卢火、浑黜各领兵二百，击之。浑黜请济师，宗翰欲自往，杀尹、娄室曰："此易与耳，请以千人为公破之。"浑黜以骑士三十人前行，至古北口，遇其游兵，逐入山谷，辽人以步骑万余迫战，亡骑五人，浑黜退据关口。希尹、娄室至，拔离速、讹谋罕、胡实海推锋奋击，大破之，斩馘甚众，尽获甲胄

辎重。希尹与撒里古独、裴满突捻败其伏兵，杀千余人，获马百余匹。娄室拒夏人出陵野岭，留拔离速以兵二百，据险守之。

银术可围太原，近县先已降，宋军来救太原者复据太谷、祁县，拔离速、阿鹘懒复取之。宋姚古军隆州谷，拔离速败之，张灏兵出汾州，又击走之。天会四年，克太原，拔离速为管勾太原府路兵马事，复与娄室败宋兵于文水。遂从宗翰围汴，与银术可略地襄、邓，入均州，还攻唐、蔡、陈三州，皆破之。克颍昌府，遂与泰欲、马五袭宋康王于扬州，康王渡江入于建康。

天会十五年，迁元帅左都监。宗弼再定河南，撒离喝经略陕西，至泾州，拔离速大破宋军于渭州，渭州、德顺军皆降，陕西平。迁元帅左监军，加金吾卫上将军，卒，谥敏定。

习古乃，亦书作实古乃。尝与银术可俱往辽国取阿疏，还言辽人可取之状，太祖始决意伐辽矣。婆卢火取居庸关，萧妃自古北口出奔，太祖使习古乃追之，不及。后为临潢府军帅，讨平迭剌，其群官率众降者，请使就领诸部。太宗赐以空名宣头及银牌，使以便宜授之。获辽许王莎逻、驸马都尉萧乙辛。辽梁王雅里在纥里水自立，不知果在何处，至是始知之。于是，徙辽降人于泰州，时暑未可徙，习古乃请姑处之岭西。及习古乃筑新城于契丹周特城，诏置会平州。

乌虎时部人迪烈、划沙率部族降，朝廷以挞仆野为本部节度使，乌虎为都监。习古乃封还挞仆野等宣诰，以便宜加挞仆野散官，填空名告身授之，及录上降附有劳故官八百九十三人，朝廷从之。于是，迪烈加防御使，为本部节度使。划沙加诸司使，为节度副使，知迪烈底部事。挞离答加左金吾卫上将军，节度副使，知突鞠部事。阿枭加观察使，为本部节度使。其余迁授有差。以庞葛城地分赐乌虎里、迪烈底二部及契丹人，其未垦者听任力占射。

久之，领咸州烟火事。天会六年，完颜慎思所部及其余未置猛安谋克户口，命习古乃通阅具籍以上。天会十年，改南京路军帅司为东南路都统司，习古乃为都统，移治东京，镇高丽。

赞曰：金启疆土，斡鲁古方面功最先著，婆卢火、娄室最先封，泰州之边圉，黄龙之冲要，寄亦重矣。若阇母之勤劳南路，娄室之经营陕西，银术可之围守太原，劳亦至矣。斡鲁古之不治，阇母之败，谴罚之亟，诸将慑焉。夫能以弱小终制强大，其效验与。银术可、习古乃观人之国而知其可伐，古语云“国有八观”，善矣夫。

金史卷七三　列传第一一

阿离合懑，景祖第八子也。健捷善战。年十八，腊醅、麻产起兵据暮棱水，乌春、窝谋罕以姑里甸兵助之。世祖擒腊醅，暮棱水人尚反侧，不自安，使阿离合懑往抚察之，与斜钵合兵攻窝谋罕。乌春已死，窝谋罕弃城遁去。后从撒改讨平留可，阿离合懑功居多。

太祖擒萧海里，使阿离合懑献馘于辽。太祖谋伐辽，阿离合懑实赞成之。及举兵，阿离合懑在行间屡战有功。及太宗等劝进，太祖未之许也。阿离合懑、昱、宗翰等曰：“今大功已集，若不以时建号，无以系天下心。”太祖曰：“吾将思之。”收国元年，太祖即位。阿离合懑与宗翰以耕具九为献，祝曰：“使陛下毋忘稼穑之艰难。”太祖敬而受之。顷之，为国论乙室勃极烈。

为人聪敏辨给，凡一闻见，终身不忘。始未有文字，祖宗族属时事并能默记，与斜葛同修本朝谱牒。见人旧未尝识，闻其父祖名，即能道其部族世次所出。或积年旧事，偶因他及之，人或遗忘，辄一一辨析言之，有质疑者皆释其意义。世祖尝称其强记，人不可及也。

天辅三年，寝疾，宗翰日往问之，尽得祖宗旧俗法度。疾病，上幸其家问疾，问以国家事，对曰：“马者甲兵之用，今四方未平，而国俗多以良马殉葬，可禁止之。”乃献平生所乘战马。及以马献太宗，使其子蒲里迭代为奏，奏有误语，即哂之，宗翰从旁为改定。进奏讫，薨，年四十九。

上闻阿离合懑临薨有奏事，曰：“临终不乱，念及国家事，真贤臣也。”哭之恸。及葬，上亲临。熙宗时，追封隋国王。天德中，改赠开府仪同三司、隋国公。大定间，配飨太祖庙廷，谥曰刚宪。子赛也、斡论。赛也子宗尹。

晏本名斡论，景祖之孙，阿离合懑次子也。明敏多谋略，通契丹字。天会初，乌底改叛。太宗幸北京，以晏有筹策。召问，称旨，乃命督扈从诸军往讨之。至混同江，谕将士曰：“今叛众依山谷，

地势险阻，林木深密，吾骑卒不得成列，未可以岁月破也。”乃具舟楫般江，令诸军据高山，连木为栅，多张旗帜，示以持久计，声言俟大军毕集而发。乃潜以舟师浮江而下，直捣其营，遂大破之，据险之众不战而溃。月余，一境皆定。师还，授左监门卫上将军，为广宁尹，入为吏、礼两部尚书。

皇统元年，为北京留守，改咸平尹，徙东京。天德初，封葛王，入拜同判大宗正事，进封宋王，授世袭猛安。海陵迁都，晏留守上京，授金牌一、银牌二，累封豫王、许王，又改越王。贞元初，进封齐。时近郊禁围猎，特畀晏三百人从猎。在上京凡五年。正隆二年，例削王爵，改西京留守。未几，为临潢尹，遂致仕，还居会宁。

海陵南伐，世宗为东京留守，将士皆自淮南来归，晏之子恧里乃亦自军前率众来归世宗。白彦敬等在北京闻恧里乃等逃还，使会宁同知高国胜拘晏家族。上既即位，遣使召晏，既又遣晏兄子鹘鲁补驰驿促之。晏遂率宗室数人入见，即拜左丞相，封广平郡王，宴劳弥日。未几，兼都元帅。

大定二年正月，上如山陵。礼毕，上将猎，有司已夙备。晏谏曰：“边事未宁，畋游非所宜也。”上嘉纳之。因谓晏等曰：“古者帝王虚心受谏，朕常慕之。卿等尽言毋隐。”进拜太尉。复致仕，还乡里。是岁，薨。诏有司致祭，赙赠银币甚厚。

宗尹，本名阿里罕。以宗室子充护卫，改牌印祗候，授世袭谋克，为右卫将军。历顺天、归德、彰化、唐古部族、横海军节度使。正隆南伐，领神略军都总管，先锋渡淮，取扬州及瓜洲渡。大定二年，改河南路副都统，驻军许州之境。

是时，宋陷汝州，杀刺史乌古孙麻泼及汉军二千人。宗尹遣万户孛术鲁定方、完颜阿喝懒、夹谷清臣、乌古论三合、渠雏讹只将骑四千往攻之，遂复取汝州。除大名尹，副统如故。顷之，为河南路统军使，迁元帅左都监，除南京留守。上曰：“卿年少壮，而心力多滞。前任点检京尹，勤力不怠，而处事迷错。勉修职业，以副朕意。”赐通犀带，厩马。八年，置山东路统军司，宗尹为使。迁枢密副使。录其父功，授世袭蒲与路屯河猛安，并亲管谋克。除太子太保，枢密副使如故。

上问宰臣曰：“宗尹虽才无大过人者，而性行淳厚，且国之旧臣，昔为达官，卿等尚未仕也。朕欲以为平章政事何如？”宰执皆曰：“宗尹为相，甚协众望。”即日拜平章政事，封代国公，兼太子太傅。

是时，民间苦钱币不通，上问宗尹，对曰：“钱者有限之物，积于上者滞于下，所以不通。海陵军兴，为一切之赋，有菜园、房税、养马钱。大定初，军事未息，调度不继，故因仍不改。今天下无事，府库充积，悉宜罢去。”上曰：“卿留意百姓，朕复何虑。太尉守道老矣，舍卿而谁。”于是，养马等钱始罢。

他日，上谓宰臣曰：“宗尹治家严密，他人不及也。”顾谓宗尹曰：“政事亦当如此矣。”有顷，北方岁饥，军食不足，廷议输粟赈济。或谓比虽不登，而旧积有余，秋成在近，不必更劳输挽。宗尹曰：“国家平时积粟，本以备凶岁也，必待秋成，则惫者众矣。人有损瘠，其如防戍何。”上从之。

宗尹乞令子银术可袭其猛安，会太尉守道亦乞令其子神果奴袭其谋克。凡承袭人不识女直字者，勒令习学。世宗曰：“此二子，吾识其一习汉字，未习女直字。自今女直、契丹、汉字曾学其一者，即许承袭。”遂著于令。

宗尹有疾，不能赴朝。上问宰臣曰：“宗尹何为不入朝？”太尉守道以疾对。上曰：“丞相志宁尝言，‘若诏遣征伐，所不敢辞。宰相之职，实不敢当’。宗尹亦岂此意耶。”

二十四年，世宗将幸上京。上曰：“临潢、乌古里石垒岁皆不登，朕欲自南道往，三月过东京，谒太后陵寝，五月可达上京。春月鸟兽孳孕，东作方兴，不必搜田讲事，卿等以为何如？”宗尹曰：“南道岁熟，刍粟贱，宜如圣旨。”遂由南道往焉。世宗至上京，闻同签大宗正事宗宁不能抚治上京宗室，宗室子往往不事生业。上谓宗尹曰：“汝察其事，宜惩戒之。”宗尹奏曰：“随仕之子，父没不还本土，以此多好游荡。”上命召还。宴宗室于皇武殿，击球为乐。上曰：“赏赐宗室，亦是小惠，又不可一概迁官，欲令诸局分收补，其间人材孰可者？”宗尹对曰：“奉国斡准之子按出虎、豫国公昱之曾孙阿鲁可任使。”上曰：“度可任何职，更访其余以闻。”诏以按出虎、阿鲁为奉御。

二十七年，乞致仕。世宗曰：“此老不事事，从其请可也。”宰臣奏曰：“旧臣宜在左右。”上曰：

“宰相总天下事，非养老之地。若不堪其职，朕亦有愧焉。如贤者在朝，利及百姓，四方瞻仰，朕亦与其光美。”宰臣无以对。宗尹入谢。上曰：“卿久任外官，不闻有过失，但恨用卿稍晚，今精力似衰矣。省事至烦，若勉留卿，则四方以朕为私，卿亦不自安也。”顷之，上问宗尹子：“汝父致仕，将居何所？”其子曰：“聚属既多，不能复在京师。”上遣使问宗尹曰：“朕欲留卿，时相从游，卿子之言如此，今定何如？”宗尹曰：“臣岂不欲在此，但余闲之年，犹在辇下，恐圣主心困耳。既哀老臣不忍摈弃，时时得瞻望天颜，臣岂敢他往。乡里故老无存者，虽到彼，尚将与谁游乎。”于是赐甲第一区，凡宴集畋猎皆从焉。二十八年，薨。

宗宁本名阿土古，系出景祖，太尉阿离合懑之孙。性勤厚，有大志。起家为海陵征南都统，战瓜洲渡，功最。历祁州刺史。

大定二年，为会宁府路押军万户，擢归德军节度使。时方旱蝗，宗宁督民捕之，得死蝗一斗，给粟一斗，数日捕绝。移镇宁昌军，改知临潢府事，移天德军。世宗尝谓宰臣曰：“宗宁智虑虽浅，然所至人皆爱之。”即命为行军右翼都统，为贺宋正旦使。累迁兵部尚书，授隆州路和团猛安烈里没世袭谋克。出知大名府事，徙镇利涉军，俄同签大睦亲府事。

宗宁多病，世宗欲以凉地处之，俾知咸平，诏以其子符宝郎廪为韩州刺史，以便养。无几，入授同判大睦亲府事，拜平章政事。明昌二年，薨。宗宁居家约俭如寒素，临事明敏。其镇临潢，邻国有警，宗宁闻知乏粮，即出仓粟，令以牛易之，敌知得粟，即遁去。边人以窝斡乱后，苦无牛，宗宁复令民入粟易牛，既而民得牛而仓粟倍于旧，其经画如此。

宗道本名八十，上京司属司人，系出景祖，太尉讹论之少子也。通《周易》、《孟子》，善骑射。大定五年，充阁门祗候，累除近侍局使。

右丞相乌古论元忠、左卫将军伏散揆等尝燕集，有所窃议，宗道即密以闻。世宗嘉之，授右卫将军，出为西南路副招讨。章宗即位，改同知平阳府事。陕西路副统军、左宣徽使移剌仲方举以自代，除西北路招讨使。故事，诸部贺马八百余匹，宗道辞不受，诸部悦服，边鄙顺治。提刑司察廉，召为殿前右副都点检。寻除陕西路统军使，以镇静得军民心，特迁三阶，兼知京兆府事。时夏旱，俾长安令取太白湫水，步迎于远郊，及城而雨。是岁大稔，人以为精意所感，刊石纪之。

承安二年，为贺宋正旦使，寻授河南路统军使。泗州民张伟获宋人王万，言彼界事情，宗道疑其冤，乃廉问得实。万，楚州贾人，伟负万货五千余贯，三年不偿，万理索，为伟所诬。乃坐伟而归万，时人服其明。后乞致仕，朝廷知非本心，改知河中府，有惠政，民立像于层观，以时祭之。移知临洮，以病解。泰和四年，卒。赠龙虎卫上将军。

宗雄本名谋良虎，康宗长子。其始生也，世祖见而异之，曰：“此儿风骨非常，他日必为国器。”因解佩刀，使常置其侧，曰：“俟其成人则使佩之。”九岁能射逸兔。年十一，射中奔鹿。世祖坐之膝上曰：“儿幼已然，异日出伦辈矣。”以银酒器赐之。既长，风表奇伟，善谈辩，多智略，孝敬廉谨，人爱敬之。康宗没，辽使阿息保来，乘马至灵帷阶下，择取赗赠之马。太祖怒，欲杀阿息保，宗雄谏，太祖乃止。

太祖将举兵，宗雄曰：“辽祖骄侈，人不知兵，可取也。不能擒一萧海里，而我兵擒之。”太祖善其言。攻宁江州，渤海兵锐甚。宗雄以所部败渤海兵，以功授世袭千户谋克。太祖败辽兵于出河店，宗雄推锋力战，功多。达鲁古城之役，宗雄将右军，身先士卒战，辽兵当右军者已却，上命宗雄助左军击辽兵。宗雄绕辽兵后击之，辽兵遂大溃，乘胜逐北。日已暮，围之。黎明，辽兵突围出，追杀至乙吕白石而还。上抚其背曰：“朕有此子，何事不济。”以御服赐之。

及辽帝以七十万众至驰门，诸将皆曰：“辽军势甚盛，不宜速战。”宗雄曰：“不然。辽兵虽众，而皆庸将，士卒惴惴，不足畏也。战则破之掌握间耳。”上曰：“善。”追及辽帝于护步答冈。宗雄率众直前，短兵接。宗雄令前行持梃击辽兵马首，后行者射之，大败辽兵。上嘉宗雄功，执其手劳之，以御介胄及御战马、宝货、奴婢赐之。

斜也攻春州，宗雄与宗干、娄室取金山县。行近白鹰林，获候者七人，纵其一人使归。县人闻大军至，乃溃，遂下金山县。与斜也俱取泰州。

太祖自将取临潢府，遣宗雄先启行，遇辽兵五千，宗雄与战，大军亦至，大破之。及留守挞不野降，上以其女与宗雄，赏其启行破辽援兵之功也。既而与蒲家奴按视泰州地土，宗雄包其土来奏曰：“其土如此，可种植也。”上从之。由是徙万余家屯田泰州，以宗雄等言其地可种艺也。

西京既降复叛，时粮饷垂尽，议欲罢攻。宗雄曰：“西京，都会也，若委而去之，则降者离心，辽之余党与夏人得以窥伺矣。”乃立重赏以激士心。既而，夜中有火，大如斗，坠于城中。宗雄曰：“此城破之象也。”及克西京，赐宗雄黄金百两，衣十袭及奴婢等。

与宗翰等击耿守忠兵七千于西京之东四十里，大破之。迎谒太祖于鸳鸯泺，从至归化州。疾笃，宗干问所欲言。宗雄曰：“国家大业既成，主上寿考万年，肃清四方，死且无恨。”天辅六年，薨，年四十。太祖来问疾，不及见，哭之恸。谓群臣曰：“此子谋略过人，临阵勇决，少见其比。”赙赠加等。诏合扎千户驸马石家奴护丧归，葬于归化州，仍于死所建佛寺。

宗雄好学嗜书，尝从上猎，误中流矢，而神色不变，恐上知之而罪及射者。既拔去其矢，托疾归家，卧两月，因学契丹大小字，尽通之。凡金国初建，立法定制，皆与宗干建白行焉。及与辽议和，书诏契丹、汉字，宗雄与宗翰、希尹主其事。而材武趫捷，挽强射远，几三百步。尝走马射三獐，已中其二，复弯弓，马蹶，跃而下，控弦如故，遂彀满步射获之。宗雄方逐兔，挞懒亦从后射之，已发矢，挞懒大呼曰：“矢及矣。”宗雄反顾，以手接其矢，就射兔，中之，其轻健如此。

天眷中，追封太师、齐国王。天德二年，加秦汉国王。正隆二年，改太傅、金源郡王。大定二年，追封楚王，谥威敏，配享太祖庙廷。十五年，诏图像于衍庆宫。子蒲鲁虎、按答海、阿邻。孙常春、胡里剌、胡剌、鹘鲁、茶扎、怕八、讹出。

初，宗干纳宗雄妻，海陵衔之。及篡位，使宿直将军晁霞、牌印阎山往河间，囚宗雄妻于府署，明日，与其子妇及常春兄弟、茶扎之子七人皆杀而焚之，弃其骨于濠水。大定十七年，诏有司收葬。

初，蒲鲁虎袭猛安。蒲鲁虎卒，赠金紫光禄大夫，子桓端袭之，官至金吾卫上将军。桓端卒，子袅频未袭而死。章宗命宗雄孙蒲带袭之。

蒲带，大定末，累官同签大睦亲府事。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蒲带为北京临潢提刑使。诏曰：“朕初即位，忧劳万民，每念刑狱未平，农桑未勉，吏或不循法度，以隳吾治。朝廷遣使廉问，事难周悉。惟提刑劝农采访之官，自古有之。今分九路专设是职，尔其尽心，往懋乃事。”自熙宗时，遣使廉问吏治得失。世宗即位，凡数岁辄一遣黜陟之，故大定之间，郡县吏皆奉法，百姓滋殖，号为小康。或谓廉问使者，颇以爱憎立殿最，以问宰相。宰相曰：“臣等复为陛下察之。”是以世宗尝欲立提刑司而未果。章宗追述先朝，遂于即位之初行之。

及九路提刑使朝辞于庆和殿，上曰：“建立官制，当宽猛得中。凡军民事相涉者，均平决遣，钤束家人部曲，勿使沮扰郡县事。今以司狱隶提刑司，惟冀狱犴无冤耳。”既退，复遣近臣谕之曰：“卿等皆妙简才良，付以专责，尽心举职，别有旌赏，否则有罚。”明年，蒲带乃袭猛安云。

阿邻，颖悟辩敏，通女直、契丹大小字及汉字。幼时尝入宫。熙宗见而奇之，曰：“是儿他日必能宣力国家。”年十八，授定远大将军，为顺天军节度使。天德二年，用廉，迁益都尹兼山东东路兵马都总管，历泰宁、定海、镇西、安国等军节度使。

海陵南伐，以为神勇、武平等军都总管，由寿州道渡淮，与劝农使移剌元宜合兵三万为先锋。是岁十月，至庐州，与宋将王权军十余万战于柘皋镇、渭子桥，败之。至和州南，复与王权军八万余会战，又败之，追杀至江上，斩首数千级。

上即位于辽阳。海陵死，大军北还。将渡淮而舟楫甚少，军士争舟不得亟渡。阿邻得生口，知可涉处，识以柳枝，命本部涉济。既至北岸，而诸军之争渡者果为宋人邀击之。及入见，上闻阿邻淮上战功，又以全军还，迁兵部尚书，监督经画征窝斡诸军粮饷，授以金牌一、银牌四。窝斡败，还至懿州，以疾卒。丧至京师，上命致祭于永安寺，百官赴吊，赙银五百两、重彩三十端、绢百匹。

按答海，又名阿鲁绾，宗雄次子也。性端重，不轻发，有父之风。年十五，太祖赐以一品伞。二十余，御球场分朋击毬，连胜三算，宗工旧老咸异之。进呈所胜礼物，按答海为班首，太宗喜曰：“今日之胜，此孙之力也。”赏之独厚。

天眷二年，袭父猛安。除大宗正丞，以猛安让兄子唤端，加武定军节度使，奉朝请。改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封金源郡王，进封谭王，迁同判大宗正事，别授世袭猛安。

海陵将迁中都，按答海谏曰："弃祖宗兴王之地而他徙，非义也。"海陵不悦，留之上京。久之，进封郓王，改封魏王，除济南尹。按答海不堪卑湿，多在病告，海陵闻之，改西京留守。正隆例夺王爵，改广宁尹。

世宗即位于东京，赦令至广宁，弟燕京劝按答海拒弗受。按答海受之。会海陵遣使至城下，按答海登城告使者曰："此府迫近辽阳，势不能抗，聊且从命，非得已也。"燕京亦登谯楼与使者语，指斥不逊。及诸郡皆诣东京，按答海兄弟亦上谒。有司议，既拜赦令，复有异言，持两端，请并诛之。上曰："正隆剪刈宗室，朕不可效尤。按答海为弟所惑耳。"于是释按答海，乃诛燕京。不数日，复判大宗王事，再迁太子太保，封兰陵郡王。改劝农使。

海陵时，自上京徙河间，土瘠，诏按答海一族二十五家，从便迁居近地，乃徙平州。诏给平州官田三百顷，屋三百间，宗州官田一百顷。进金源郡王，致仕。

大定八年，召见，上曰："宗室耆老如卿者，能几人邪。"赐钱万贯，甲第一区，留京师，使预巡幸球猎宴会。十四年，薨，年六十七。临终，戒诸子曰："汝辈勿以生富贵中而为暴戾，宜自谦退。海陵以猜忌剪灭宗室，我以纯谨得免死耳。汝辈惟日为善，勿坠吾家。"

完颜希尹本名谷神，欢都之子也。自太祖举兵，常在行阵，或从太祖、或从撒改，或与诸将征伐，比有功。

金人初无文字，国势日强，与邻国交好，乃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国字，备制度。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直字。天辅三年八月，字书成，太祖大悦，命颁行之。赐希尹马一匹、衣一袭。其后熙宗亦制女直字，与希尹所制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谓之女直大字，熙宗所撰谓之小字。

辽人迪六、和尚、雅里斯弃中京走，希尹与迪古乃、娄室、余睹袭之。迪六等闻希尹兵，复走。遂降其旁近人民而还。奚人落虎来降，希尹使落虎招其父西节度使讹里剌。讹里剌以本部降。

宗翰驻军北安，使希尹经略近地，获辽护卫耶律习泥烈，知辽主猎于鸳鸯泺。宗翰遂请进兵。宗翰将会都统杲于奚王岭。辽兵屯古北口。使婆卢火将兵二百击之，浑黜亦将二百人为后援。浑黜闻辽兵众，请益兵。宗翰欲亲往，希尹、娄室曰："此小寇，请以千兵为公破之。"浑黜至古北口，遇辽游兵，逐之入谷中。辽步骑万余追战，死者数人。浑黜据关口，希尹等至，大破辽兵，斩馘甚众，尽获甲胄辎重。复败其伏兵，杀千余人，获马百余匹，遂与宗翰至奚王岭，期会于羊城泺。

宗翰袭辽帝于五院司，希尹为前驱，所将才八骑，与辽主战，一日三败之。明日，希尹得降人麻哲，言辽主在漠，委辎重，将奔西京。几及辽主于白水泺南。辽主以轻骑遁去。尽获其内库宝物，遂至西京。西京降，使蒲察守之。希尹至乙室部，不及辽主而还。及宗翰入朝，希尹权西南、西北两路都统。

是时，夏人已受盟，辽主已获，耶律大石自立，而夏国与娄室书责诸帅弃盟，军入其境，多掠取者。希尹上其书，且奏曰："闻夏使人约大石取山西诸郡，以臣观之，夏盟不可信也。"上曰："夏事酌宜行之。军入其境，不知信与否也。大石合谋，不可不察，其严备之。"

及大举伐宋，希尹为元帅右监军。再伐宋，执二主以归。师还，赐希尹铁券，除常赦不原之罪，余释不问。宗翰伐康王，希尹追之于扬州，康王遁去。后与宗翰俱朝京师，请立熙宗为储嗣，太宗遂以熙宗为谙班勃极烈。

熙宗即位，希尹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加开府仪同三司。希尹为相，有大政皆身先执咎。天眷元年，乞致仕，不许，罢为兴中尹。二年，复为左丞相兼侍中，俄封陈王。与宗干共诛宗磐、宗隽。三年，赐希尹诏曰："帅臣密奏，奸状已萌，心在无君，言宣不道。逮燕居而窃议，谓神器以何归，稔于听闻，遂致章败。"遂赐死，并杀右丞萧庆并希尹子同修国史把答、符宝郎漫带。是时，熙宗未有皇子，故嫉希尹者以此言谮之。

皇统三年，上知希尹实无他心，而死非其罪，赠希尹仪同三司、邢国公，改葬之，萧庆银青光

禄大夫。天德三年，追封豫王。正隆二年，例降金源郡王。大定十五年，谥贞宪。孙守道、守贞、守能。守道自有传。

守贞本名左靥，贞元二年，袭祖谷神谋克。大定改元，收充符宝祗候，授通进，除彰德军节度副使，迁北京留守，移上京。坐安置契丹户民部内娶妻，杖一百，除名。二十五年，起为西京警巡使。世宗爱其刚直，授中都左警巡使，迁大兴府治中，进同知，改同知西京留守事。御史台奏守贞治有善状，世宗因谓侍臣曰：“守贞勋臣子，又有材能，全胜其兄守道，它日可用也。”

章宗即位，召为刑部尚书，兼右谏议大夫。守贞与修起居注张暐奏言：“唐中书门下入阁，谏官随之，欲其预闻政事，有所开说。又起居郎、起居舍人，每皇帝视朝，左右对立，有命则临阶俯听，退而书之，以为起居注。缘侍从官每遇视朝，正合侍立。自来左司上殿，谏官、修起居注不避，或侍从官除授及议便遣，始令避之。比来一例令臣等回避，及香阁奏陈言文字，亦不令臣等侍立。则凡有圣训及所议政事，臣等无缘得知，何所记录，何所开说，似非本设官之义。若漏泄政事，自有不密罪。”上从之。寻为贺宋生日使，还拜参知政事。时上新即政，颇锐意于治，尝问汉宣帝综核名实之道，其施行之实果何如。守贞诵“枢机周密，品式详备”以对。上曰：“行之果何始？”守贞曰：“在陛下厉精无倦耳。”久之，进尚书左丞，授上京世袭谋克。

明昌三年夏，旱，天子下诏罪己。守贞惶恐，表乞解职。诏曰：“天啬时雨，荐岁为灾，所以警惧不逮。方与二三辅弼图回遗阙，宜思有以助朕修政。上答天戒，消沴召和，以康百姓。卿达机务，朕所亲倚，而引咎求去，其如思助何。”守贞恳辞，乃出知东平府事。命参知政事夹谷衡谕之曰：“卿勋臣之裔，早登膴仕，才用声绩，朕所素知。故嗣位之初，擢任政府，于今数载，毗赞实多。既久任繁剧，宜均适逸安，矧内外之职，亦当更治，今特授卿是命。东平素号雄藩，兼比年饥歉，正赖经画，卿其为朕往绥抚之。”仍赐金币、厩马，以宠其行。它日，上问宰臣：“守贞治东平如何？”对曰：“亦不劳力。”上曰：“以彼之才，治一路诚有余矣。”右丞刘玮曰：“方今人材无出守贞者，淹留于外，诚可惜也。”上默然。寻改西京留守。

监察御史蒲剌都劾奏守贞前宴赐北部有取受事，不报。右拾遗路铎上章辩之。四年，召拜平章政事，封萧国公。上御后阁，召守贞曰：“朕以卿乃太师所举，故特加委用。然比者行事多太过，门下人少慎择，复与丞相不协，以是令卿补外。载念我昭祖、太祖开创以来，乃祖佐命，积有勋劳，滋故召用。卿其勉尽乃心，与丞相议事宜相和谐，率循旧章，无轻改革。”因赐玉带，并以蒲剌都所弹事与之，曰：“朕度卿必不尔，故以示卿。”

旧制，监察御史凡八员，汉人四员皆进士，而女直四员则文资右职参注。守贞曰：“监察乃清要之职，流品自异，俱宜一体纯用进士。”一日奏事次，上问司吏移转事。守贞曰：“今吏权重而积弊深，移转为便。”上尝叹文士卒无如党怀英者，守贞奏进士中若赵沨、王庭筠甚有时誉。上曰：“出伦者难得耳。”守贞曰：“间世之才，自古所难。然国家培养久，则人材将自出矣。”守贞因言：“国家选举之法，惟女直、汉人进士得人居多，此举更宜增取。其诸司局承应人旧无出身，大定后才许叙使。经童之科，古不常设，唐以诸道表荐，或取五人至十人。近代以为无补，罢之。本朝皇统间，取及五十人，因为常选。天德间，寻以停罢。陛下即位，复立是科，朝廷宽大，放及百数，诚恐积久不胜铨拟。宜稍裁减，以清流品。”又言节用省费之道，并嘉纳焉。

先是，郑王允蹈等伏诛，上以其家产均给诸王，户部郎中李敬义言恐因之生事，上又以董寿为宫籍监都管勾，并下尚书省议。守贞奏：“陛下欲以允蹈等家产分赐懿亲，恩命已出，恐不可改。今已减诸王弓矢，府尉司其出入，臣以为赐之无害。如董寿罪人也，特恩释之，已为幸矣，不宜更加爵赏。”上是守贞所言。

自明昌初，北边屡有警，或请出兵击之。上曰：“今方南议塞河，而复用兵于北，可乎？”守贞曰：“彼屡突轶吾圉，今一惩之，后当不复来，明年可以见矣。”上因论守御之法。守贞曰：“惟有皇统以前故事，舍此无法耳。”

守贞读书，通法律，明习国朝故事。时金有国七十年，礼乐刑政因辽、宋旧制，杂乱无贯，章宗即位，乃更定修正，为一代法。其仪式条约，多守贞裁订，故明昌之治，号称清明。又喜推毂善

类，接援后进，朝廷正人，多出入门下。

先是，上以疑忌诛郑王允蹈，后张汝弼妻高陀斡狱起，意又若在镐王允中。时右谏议大夫贾守谦上疏陈时事，思有以宽解上意。右拾遗路铎继之，言尤切直。帝不悦。守贞持其事，狱久不决。帝疑有党，乃出守贞知济南府事，仍命即辞，前举守贞者董师中、路铎等皆补外。上语宰臣曰："守贞固有才力，至其读书，方之真儒则未也。然太邀权誉，以彼之才而能平心守正，朝廷岂可少离。今滋令出，盖思之熟矣。"俄以在政府日尝与近侍窃语宫掖事，而妄称奏下，上命有司鞫问，守贞款伏，夺官一阶，解职。遣中使持诏责谕之曰："奸罔上，古人常刑，结援养交，臣之大戒。孰谓予相，乃蹈厥辜。尔本出勋门，浸登膴仕。朕初嗣位，亟欲用卿。未阅岁时，升为宰辅，每期纳诲，共致太平。盖求所长，不考其素，拔擢不为不峻，任用不为不专。曾报效之弗思，辄私权之自树，交通近侍，密问起居，窥测上心，预图趋向。繇患失之心重，故欺君之罪彰，指所无之事而妄以肆诬，实未始有言而谓之尝谏。义岂知于归美，意专在于要君。其饰诈之若然，岂为臣之当耳。复观弹奏，益见私情，求亲识之援而列布宫中，纵罪废之余而出入门下。而又凡有官使，敛为己恩，谓皆涉于回邪，不宜任之中外。质之清议，固所不容，揆之乃心，乌得无愧。姑从轻典，庸示薄惩。"仍以守贞不公事，宣谕百官于尚书省。

承安元年，降授河中防御使。五年，改部罗火扎石合节度使。过阙，上赐手诏责谕之，令赴职。久之，迁知都府事。时南鄙用兵，上以山东重地，须大臣安抚，乃移知济南府，卒。上闻而悼之。敕有司致祭，赙赠礼物依故平章政事蒲察通例。谥曰肃。

守贞刚直明亮，凡朝廷论议及上有所问，皆傅经以对。上尝与泛论人材，守贞乃迹其心术行事，臧否无少隐，故为胥持国辈所忌，竟以直罢。后赵秉文由外官入翰林，遽上书言："愿陛下进君子退小人。"上问君子小人谓谁。秉文对："君子故相完颜守贞，小人今参知政事胥持国。"其为天下推重如此。

守能本名胡剌，累官商州刺史。正隆末，宋人陷商州，守能被执。大定五年，宋人请和，誓书曰："俘虏之人，尽数发还。"完颜仲为报问国信使，求守能及新息县令完颜按辰于宋，遂与俱归。守能等至京师，入见，诏给旧官之俸。

大定十九年，为西北路招讨使。是时，诏徙窝斡余党于临潢、泰州。押剌民列尝从窝斡。其弟阐敌也当徙，伪称身亡，以马赂守能，固匿不遣。及受赇补赛也蕃部通事，事觉。是时，乌古里石垒部族节度副使奚沙阿补杖杀无罪镇边猛安，尚书省俱奏其事。上曰："守能由刺史超擢至此，敢恣贪墨。向者招讨司官多进良马、橐驼、鹰鹘等物，盖假此以率敛尔，自今并罢之。"因责其兄守道曰："守能自刺史躐迁招讨，外官之尊，无以逾此。前招讨哲典以贪墨伏诛，守能岂不知，乃敢如此，其意安在。尔之亲弟，何不先训戒之也。"上谓宰臣曰："监察专任纠弹。宗州节度使阿思懑初之官，途中侵扰百姓，到官举动皆违法度。完颜守能为招讨使，贪冒狼籍。凡达官贵人，皆未尝举劾。斡睹只群牧副使仆散那也取部人球杖两枝，即便弹奏。自今，监察御史职事修举，然后迁除。不举职者，大则降罚，小则决责，仍不得去职。"尚书省奏，守能两赃俱不至五十贯，抵罪。奚沙阿补解见居官，并解世袭谋克。上曰："此旧制之误。居官犯除名者，与世袭并罢之，非犯除名者勿罢。"遂著于令。特诏守能杖二百，除名。

赞曰：阿离合懑之善颂，宗雄之强识，希尹之敏学，益之以征伐之功，岂不伟哉。

金史卷七四　列传第一二

宗翰本名粘没喝，汉语讹为粘罕，国相撒改之长子也。年十七，军中服其勇。及议伐辽，宗翰与太祖意合。太祖败辽师于境上，获耶律谢十。撒改使宗翰及完颜希尹来贺捷，即称帝为贺。及太宗以下宗室群臣皆劝进，太祖犹谦让。宗翰与阿离合懑、蒲家奴等进曰："若不以时建号，无以系天下心。"太祖意乃决。辽都统耶律讹里朵以二十余万戍边，太祖逆击之，宗翰为右军，大败辽人于达鲁古城。

天辅五年四月，宗翰奏曰："辽主失德，中外离心。我朝兴师，大业既定，而根本弗除，后必为

患。今乘其衅，可袭取之。天时人事，不可失也。”太祖然之，即命诸路戒备军事。五月戊戌，射柳，宴群臣。上顾谓宗翰曰：“今议西征，汝前后计议多合朕意。宗室中虽有长于汝者，若谋元帅，无以易汝。汝当治兵，以俟师期。”上亲酌酒饮之，且命之醽，解御衣以衣之。群臣言时方暑月，乃止。无何，为移赉勃极烈，副蒲家奴西袭辽帝，不果行。

十一月，宗翰复请曰：“诸军久驻，人思自奋，马亦壮健，宜乘此时进取中京。”群臣言时方寒，太祖不听，竟用宗翰策。于是，忽鲁勃极烈杲都统内外诸军，蒲家奴、宗翰、宗干、宗磐副之，宗峻领合扎猛安，皆受金牌，余睹为乡导，取中京实北京。既克中京，宗翰率偏师趋北安州，与娄室、徒单绰里合兵，大败奚王霞末，北安遂降。

宗翰驻军北安，遣希尹经略近地，获辽护卫耶律习泥烈，乃知辽主猎于鸳鸯泺，杀其子晋王敖鲁斡，众益离心，西北、西南两路兵马皆羸弱，不可用。宗翰使耨碗温都、移剌保报都统杲曰：“辽主穷迫于山西，犹事畋猎，不恤危亡，自杀其子，臣民失望。攻取之策，幸速见谕。若有异议，此当以偏师讨之。”杲使奔睹与移剌保同来报曰：“顷奉诏旨，不令便趋山西，当审详徐议。”当时，宗翰使人报杲，即整众俟兵期。及奔睹至，知杲无意进取，宗翰恐待杲约或失机会，即决策进兵。使移剌保复往报都统曰：“初受命虽未令便取山西，亦许便宜从事。辽人可取，其势已见，一失机会，后难图矣。今已进兵，当与大军会于何地，幸以见报。”宗干劝杲当如宗翰策，杲意乃决，约以奚王岭会议。

宗翰至奚王岭，与都统杲会。杲军出青岭，宗翰军出瓢岭，期于羊城泺会军。宗翰以精兵六千袭辽主，闻辽主自五院司来拒战，宗翰倍道兼行，一宿而至，辽主遁去。乃使希尹等追之。西京复叛，耿守忠以兵五千来救，至城东四十里，蒲察乌烈、谷赧先击之，斩首千余。宗翰、宗雄、宗干、宗峻继至，宗翰率麾下自其中冲击之，使余兵去马从旁射之。守忠败走，其众歼焉。宗翰弟扎保迪没于阵。天眷中，赠扎保迪特进云。

宗翰已抚定西路州县部族，谒上于行在所，遂从上取燕京。燕京平，赐宗翰、希尹、挞懒、耶律余睹金器有差。太祖既以燕京与宋人，还军次鸳鸯泺，不豫，将归京师。以宗翰为都统，昃勃极烈昱、迭勃极烈斡鲁副之，驻军云中。

太宗即位，诏宗翰曰：“寄尔以方面，当迁官资者，以便宜除授。”因以空名宣头百道给之。宋人来请割诸城，宗翰报以武、朔二州。宗翰请曰：“宋人不归我叛亡，阻绝燕山往来道路，后必败盟，请勿割山西郡县。”太宗曰：“先皇帝尝许之矣，当与之。”

诸将获耶律马哥，宗翰归之京师。诏以马七百匹给宗翰军，以田种千石、米七千石赈新附之民。诏曰：“新附之民，比及农时，度地以居之。”宗翰请分宗望、挞懒、石古乃精兵讨诸部。诏曰：“宗望军不可分，别以精锐五千给之。”宗翰朝太祖陵，入见上，奏曰：“先皇帝时，山西、南京诸部汉官，军帅皆得承制除授。今南京皆循旧制，惟山西优以朝命。”诏曰：“一用先皇帝燕京所降诏敕从事，卿等度其勤力而迁授之。”

宗翰复奏曰：“先皇帝征辽之初，图宋协力夹攻，故许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后，请加币以求山西诸镇，先皇帝辞其加币。盟书曰：‘无容匿逋逃，诱扰边民。’今宋数路招纳叛亡，厚以恩赏。累疏叛人姓名，索之童贯，尝期以月日，约以誓书，一无所致。盟未期年，今已如此，万世守约，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宁，割付山西诸郡，则诸军失屯据之所，将有经略，或难持久，请姑置勿割。”上悉如所请。

上以宗翰破辽，经略夏国奉表称藩，深嘉其功，以马十匹，使宗翰自择二匹，余赐群帅。

及斡鲁奏宋不遣岁币户口事，且将渝盟，不可不备，太宗命宗翰取诸路户籍按籍索之。而阇母再奏宋败盟有状，宗翰、宗望俱请伐宋。于是，谙班勃极烈杲领都元帅，居京师，宗翰为左副元帅，自太原路伐宋。

宗翰发自河阴，遂降朔州，克代州，围太原府。宋河东、陕西军四万救太原，败于汾河之北，杀万余人。宗望自河北趋汴，久不闻问，遂留银术可等围太原，宗翰率师而南。降定诸县及威胜军，下隆德府实潞州。军至泽州，宋使至军中，始知割三镇讲和事。路允迪以宋割太原诏书来，太原人

不受诏。宗翰取文水及盂县，复留银术可围太原。宗翰乃还山西。

宋少帝诱萧仲恭贻书余睹，以兴复辽社稷以动之。萧仲恭献其书，诏复伐宋。八月，宗翰发自西京。九月丙寅，宗翰克太原，执宋经略使张孝纯等。鹘沙虎取平遥，降灵石、介休、孝义诸县。十一月甲子，宗翰自太原趋汴，降威胜军，克隆德府，遂取泽州。撒剌答等先已破天井关，进逼河阳，破宋兵万人，降其城。宗翰攻怀州，克之。丁亥，渡河。闰月，宗翰至汴，与宗望会兵。宋约画河为界，复请修好。不克和。丙辰，银术可等克汴州。辛酉，宋少帝诣军前，舍青城。十二月癸亥，少帝奏表降。诏元帅府曰："将帅士卒立功者，第其功之高下迁赏之。其殒身行阵，没于王事者，厚恤其家，赐赠官爵务从优厚。"使勖就军中劳赐宗翰、宗望，使皆执其手以劳之。五年四月，以宋二主及其宗族四百七十余人及圭璋、宝印、衮冕、车辂、祭器、大乐、灵台、图书，与大军北还。七月，赐宗翰铁券，除反逆外，余皆不问，赐与甚厚。

宗翰奏河北、河东府镇州县请择前资官良能者任之，以安新民。上遣耶律晖等从宗翰行。诏黄龙府路、南路、东京路于所部各选如耶律晖者遣之。宗翰遂趋洛阳。宋董植以兵至郑州，郑州人复叛。宗翰使诸将击董植军，复取郑州。遂迁洛阳、襄阳、颍昌、汝、郑、均、房、唐、邓、陈、蔡之民于河北，而遣娄室平陕西州郡。是时河东寇盗尚多，宗翰乃分留将士，夹河屯守，而还师山西。昏德公致书"请立赵氏，奉职修贡，民心必喜，万世利也。"宗翰受其书而不答。

康王遣王师正奉表，密以书招诱契丹、汉人。获其书奏之。太宗下诏伐康王。河北诸将欲罢陕西兵，并力南伐。河东诸将不可，曰："陕西与西夏为邻，事重体大，兵不可罢。"宗翰曰："初与夏约夹攻宋人，而夏人弗应。而耶律大石在西北，交通西夏。吾舍陕西而会师河北，彼必谓我有急难。河北不足虞，宜先事陕西，略定五路，既弱西夏，然后取宋。"宗翰盖有意于夏人也。议久不决，奏请于上，上曰："康王构当穷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当立藩辅如张邦昌者。陕右之地，亦未可置而不取。"于是娄室、蒲察帅师，绳果、婆卢火监战，平陕西。银术可守太原，耶律余睹留西京。

宗翰会东军于黎阳津，遂会睿宗于濮。进兵至东平，宋知府权邦彦弃家宵遁，降其城，驻军东平东南五十里。复取徐州。先是，宋人运江、淮金币皆在徐州官库，尽得之，分给诸军。袭庆府来降。宋知济南府刘豫以城降于挞懒。乃遣拔离速、乌林答泰欲、马五袭康王于扬州，未至百五十里，马五以五百骑先驰至扬州城下。康王闻兵来，已于前一夕渡江矣。于是，康王以书请存赵氏社稷。先是，康王尝致书元帅府，称"大宋皇帝构致书大金元帅帐前"，至是乃贬去大号，自称：宋康王赵构谨致书元帅阁下。"其四月、七月两书皆然。元帅府答其书，招之使降。于是，挞懒、宗弼、拔离速、马五等分道南伐。宗弼之军渡江取建康，入于杭州。康王入海，阿里、蒲卢浑等自明州行海三百里，追之弗及。宗弼乃还。其后宗翰欲用徐文策伐江南，睿宗、宗弼议不合，乃止。语在《刘豫传》。归德叛，都统大纠里平之。

初，太宗以斜也为谙班勃极烈，天会八年，斜也薨，久虚此位。而熙宗宗峻子，太祖嫡孙，宗干等不以言太宗，而太宗亦无立熙宗意。宗翰朝京师，谓宗干曰："储嗣虚位颇久，合剌先帝嫡孙，当立，不早定之，恐授非其人。宗翰日夜未尝忘此。"遂与宗干、希尹定议，入言于太宗，请之再三。太宗以宗翰等皆大臣，义不可夺，乃从之，遂立熙宗为谙班勃极烈。于是，宗翰为国论右勃极烈，兼都元帅。

熙宗即位，拜太保、尚书令，领三省事，封晋国王。乞致仕，诏不许。天会十四年薨，年五十八。追封周宋国王。正隆二年，例封金源郡王。大定间，改赠秦王，谥桓忠，配享太祖庙廷。

孙秉德、斜哥。秉德别有传。

斜哥，累官同知曷苏馆节度使事。大定初，除刑部侍郎，充都统，与副统完颜布辉自东京先赴中都，辄署置官吏，私用官中财物。世宗至中都，事觉，斜哥当死，布辉当除名。诏宽减，斜哥除名，布辉削两阶，解职。

二年，起为大宗正丞，除祁州刺史。坐赃枉法，当死，诏杖一百五十，除名。遣左卫将军夹谷查剌谕斜哥曰："卿何面目至乡中与宗族相见。今徙鄜州，以家人自随。俟汝身死，听家人从便。"久之，起同知兴中尹，迁唐括部族节度使，历开远、顺义军。

斜哥前在云内受赃，御史台劾奏，上谓宰臣曰：“斜哥今三犯矣，盖其资质鄙恶如此。”令强干吏鞫之。狱成，法当死。上曰：“斜哥祖父秦王宗翰有大功，特免死，杖一百五十，除名。”久之，复起为劝农副使。

赞曰：宗翰内能谋国，外能谋敌，决策制胜，有古名将之风。临潢既捷，诸将皆有怠忽之心，而请伐不已。越千里以袭辽主，诸将皆有畏顾之心，而请期不已。观其欲置江、淮，专事陕服，当时无有能识其意者。甫释干戈，敛衽归朝，以定熙宗之位，精诚之发，孰可掩哉。

宗望本名斡鲁补，又作斡离不，太祖第二子也。每从太祖征伐，常在左右。

都统杲已克中京，宗翰在北安州，获辽护卫习泥烈，知辽主在鸳鸯泺，宗翰请袭之。杲出青岭，辽兵三百余掠降人家资。宗望曰：“若生致此辈，可审得辽主所在虚实。”遂与宗弼率百骑进。骑多罢乏，独与马和尚逐越卢孛古、野里斯等，留一骑趣后军，即驰击败之，生擒五人。因审辽主尚在鸳鸯泺未去无疑也，于是进兵。宗翰倍道兼行，追辽主于五院司，不及。娄室等追之至白水泺，辽主走阴山。辽秦晋国王捏里自立于燕京。新降州部，人心不固，杲使宗望请太祖临军。

宗望至京师，百官入贺，上曰：“宗望与十余骑经涉兵寇数千里，可嘉也。”上宴群臣，欢甚。宗望奏曰：“今云中新定，诸路辽兵尚数万，辽主尚在阴山、天德之间，而捏里自立于燕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是以诸将望陛下幸军中也。”上曰：“悬军远伐，授以成算，岂能尽合机事。朕以六月朔启行。”既次大泺西南，杲使希尹奏请徙西南招讨司诸部于内地。上顾谓群臣曰：“徙诸部人当出何路？”宗望对曰：“中京残弊，刍粮不给，由上京为宜。然新降之人，遽尔骚动，未降者必皆疑惧。劳师害人，所失多矣。”上京谓临潢府也。上乃下其议，命军帅度宜行之。

上闻辽主在大鱼泺，自将精兵万人袭之。蒲家奴、宗望率兵四千为前锋，昼夜兼行，马多乏，追及辽主于石辇驿，军士至者才千人，辽军余二万五千。方治营垒，蒲家奴与诸将议。余睹曰：“我军未集，人马疲剧，未可战。”宗望曰：“今追及辽主而不亟战，日入而遁，则无及。”遂战，短兵接，辽兵围之数重，士皆殊死战。辽主谓宗望兵少必败，遂与嫔御皆自高阜下平地观战。余睹示诸将曰：“此辽主麾盖也。若萃而薄之，可以得志。”骑兵驰赴之，辽主望见大惊，即遁去，辽兵遂溃。宗望等还。上曰：“辽主去不远，亟追之。”宗望以骑兵千余追之，蒲家奴为后继。

太祖已定燕京，斡鲁为都统，宗望副之，袭辽主于阴山、青冢之间。宗望、娄室、银术可以三千军分路袭之。将至青冢，遇泥泞，众不能进。宗望与当海四骑以绳系辽都统林牙大石，使为乡导，直至辽主营。时辽主往应州，其嫔御诸女见敌兵奄至惊骇欲奔，命骑下执之。有顷，后军至。辽太叔胡卢瓦妃，国王捏里次妃，辽汉夫人，并其子秦王、许王，女骨欲、余里衍、斡里衍、大奥野、次奥野，赵王妃斡里衍，招讨迪六，详稳六斤，节度使孛迭、赤狗儿皆降。得车万余乘，惟宁王雅里及其长女乘军乱亡去。娄室、银术可获其左右舆帐。进至扫里门，为书以招辽主。

辽主自金城来，知其族属皆见俘，率兵五千余决战。宗望以千兵击败之。辽主相去百步，遁去。获其子赵王习泥烈及传国玺。追二十余里，尽得其从马，而照里、特末、胡巴鲁、背答别获牧马万四千匹、车八千乘。及献传国玺于行在，太祖曰：“此群臣之功也。”遂置玺于怀中，东面恭谢天地，乃大录诸帅功，加赏焉。

辽主乃使谋卢瓦持兔钮金印请降。宗望受之，视其文，乃“元帅燕国王之印”也。宗望复以书招之，谕以石晋北迁事。遂使使谕夏国，示以和好，所以沮疑其救辽之心也。宗望趋天德，辽耶律慎思降。及候人吴十回，皆言夏国迎护辽主度大河矣。宗望乃传檄夏国曰：“果欲附我，当如前谕，执送辽主。若犹疑贰，恐有后悔。”及辽秦王等以俘见太祖，太祖嘉宗望功，以辽蜀国公主余里衍赐之。

阇母与张觉战，大败于兔耳山。上使宗望问状，就以阇母军讨张觉，降濒海郡县。遂与觉战于南京城东。觉败，宵遁奔宋，语在《觉传》。城中人执觉父及其二子来献，宗望杀之。使以诏书宣谕城中张敦固等出降。使使与敦固俱入城收兵仗。城中人杀使者，立敦固为都统，劫府库，掠居民，乘城拒守。太宗赏破张觉功及有功将士各有差。

初，张觉奔宋，入于燕京，宗望责宋人纳叛人，且征军粮。久不闻问，宗望欲移书督之，请空

名宣头千道，增信牌，安抚新降之民。诏以“亲附长吏职员仍旧。已命诸路转输军粮，勿督于宋。给银牌十、空名宣头五十道。及迁、润、来、隰四州人徙于沈州者，俟毕农各复其业”乃诏咸州输粟宗望军。

张敦固以兵八千分四队出战，大败。宗望再三开谕，敦固等曰：“屡尝拒战，不敢遽降。”宗望许其望阙遥拜。敦固乃开其一门。宗望使阇母奏其事，乃下诏赦南京官民，大小罪皆释之，官职如旧。别敕有司轻徭赋、劝稼穑，疆埸之事，一决于宗望。又曰：“议索张觉及逋亡户口于宋。闻比岁不登，若如旧征敛，恐民匮乏，度其粮数赋之。射粮军愿为民者，使复田里，小大之事关白军师，无得专达朝廷。”诏宗望曰：“选勋贤及有民望者为南京留守，及诸阙员，仍具姓名官阶以闻。”是时，迁、润、来、隰四州之民保山寨者甚众，宗望乞选良吏招抚。上从之。

上召宗望赴阙，而阇母克南京，兵执伪都统张敦固杀之，南京平。赴京师。于是，宗翰请无割山西地与宋，斡鲁亦言之。阇母论奏宋渝盟有验，不可不备。及宗望还军，上曰：“征岁币于宋，以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分赐尔军及六部东京诸军。”宗望至军，宋兵三千自海道来，破九寨，杀马城县戍将节度使度卢斡，取其银牌兵仗及马而去。宗望索户口，宋人弗遣，且闻童贯、郭药师治军燕山。宗望奏请伐宋曰：“苟不先之，恐为后患。”宗翰亦以为言。故伐宋之策，宗望实启之。

宗望为南京路都统，阇母副之，自燕山路伐宋。宗望奏曰：“阇母于臣为叔父，请以阇母为都统，臣监战事。”上从之。以宗望监阇母、刘彦宗两军战事。宗望至三河，破郭药师兵四万五千于白河，蒲苋败宋兵三千于古北口，郭药师降，遂取燕山府，尽收其军实，马万匹、甲胄五万、兵七万，州县悉平。宋中山戍将王彦、刘璧率兵二千来降。蒲察、绳果以三百骑遇中山三万人于厄隘之地，力战，死之。术烈速、活里改军继至，杀二万余人。宗望破宋真定兵五千人，遂克信德府，次邯郸。宋李邺请修旧好。宗望留军中不遣。

自郭药师降，益知宋之虚实。宗望请以为燕京留守。及董才降，益知宋之地里。宗望请任以军事。太宗俱赐姓完颜氏，皆给以金牌。

四年正月己巳，诸军渡河，取滑州。使吴孝民入汴，以诏书问纳平州张觉事，令执送童贯、谭稹、詹度，以黄河为界，纳质奉贡。癸酉，诸军围汴。宋少帝请为伯侄国，效质纳地，增岁币请和。遂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书用伯侄礼，以康王构、太宰张邦昌为质。沈晦以誓书、三镇地图至军中，岁币割地一依定约，语在宋事中。

二月丁酉朔，与宋平，退军孟阳。是夜，姚平仲兵四十万来袭。候骑觉之，分遣诸将迎击，大破平仲军，复进攻汴城，问举兵之状。少帝大恐，使宇文虚中来辨曰：“初不知其事，且将加罪其人。”宗望辍弗攻，改肃王枢为质，康王构遣归。师还，河北两镇不下，遂分兵讨之。

宗望罢常胜军，给还燕人田业，命将士分屯安肃、雄、霸、广信之境。宗望还山西。未几。为右副元帅，有功将士迁赏有差。

顷之，宋少帝以书诱余睹，萧仲恭献其书，诏复伐宋。八月，宗望会诸将，发自保州。耶律铎破敌兵三万于雄州，杀万余人。那野败宋军七千于中山。高六、董才破宋兵三千于广信。宋种师闵军四万人驻井陉，宗望大破之，遂取天威军。东还，遂克真定，杀知府李邈，得户三万，降五县。遂自真定趋汴。

十一月戊辰，宗望至河上，降魏县。诸军渡河，留诸将分出大名之境。降临河县，至大名县，德清军、开德府，皆克之。阿里刮以骑兵三千先趋汴，破宋军六千于路。取胙城，抵汴城下，覆宋兵千人，擒数将。宗望至汴，分遣诸将遏宋援兵，奔睹、那野、赛剌、台实连破宋援兵。闰月壬辰朔，宋兵一万出自汴城来战。宗望选劲勇五千，使当海、忽鲁、雏鹘失击败之。癸巳，宗翰自太原会军于汴。丙辰，克汴州。辛酉，宋少帝诣军前。十二月癸亥，宋帝奉表降。上使勖就军中劳赐宗翰、宗望，使皆执其手以劳之。四月，以宋二主及其宗族四百七十余人，及圭璋、宝印、衮冕、车辂、祭器、大乐、灵台、图书，与大军北还。

宗望乃分诸将镇守河北。董才降广信军及旁近县镇。宗望乃西上凉陉。诏宗望曰：“自河之北，今既分画，重念其民见城邑有被残者，遂阻命坚守，其申谕招辑安全之。倘坚执不移，自当致讨。

若诸军敢利于俘掠，辄肆毁荡者，当底于罚。”

是月，宗望薨。天会十三年，封魏王。皇统三年，进许国王，又徙封晋国王。天德二年，赠太师，加辽燕国王，配享太宗庙廷。正隆二年，例降封。大定三年，改封宋王，谥桓肃。子齐、京、文。

初，辽帝之奔阴山也，辽节度使和尚与林牙马哥、男慎思俱被擒，都统杲使阿邻护送得里底、和尚、雅里斯等入京师。得里底道亡，太祖诛阿邻。和尚弟道温为兴中尹，太祖使谩都本以兵千人与和尚往招之。和尚欲亡去，不克，至兴中城下，以矢系书射城中，教道温毋降。事泄，谩都本责之曰：“汝何反复如此？”对曰：“以忠报国，何反复之有，虽死不恨。”乃杀之。既而宗望军遇辽都统孛迭等，道温在其中，相与隔水而语。宗望承制招之，孛迭唯诺，无降意。宗望谓道温曰：“汝兄和尚因战而获，未尝加罪，后以叛诛，能无痛悼。”道温曰：“吾兄辱于见获，荣于死国。”宗望顾马和尚曰：“能为我取此乎？”对曰：“能。”遂以所部渡水击败其众，直趋道温，射中其臂，获而杀之。

齐本名受速，长身美髯。天眷三年，以宗室子授镇国上将军。皇统元年，迁光禄大夫。正隆六年，迁银青荣禄大夫。大定初，迁特进，加安武军节度使，留京师奉朝请。齐以近属，上所宠遇，而性庸滞无材能。大定三年，罢节度官，给随朝三品俸，累官特进，卒。

弟京、弟文皆以谋反诛。世宗尽以其家财产与齐之子咬住。诏齐妻曰：“汝等皆当缘坐，有至大辟及流窜者。朕念宋王，故置而不问，且以其家产赐汝子。宜悉朕意。”十五年，上召英王爽谓曰：“卿于诸公主女子中为咬住择婚，其礼币命有司给之。”俄袭叔父京山东西路徒毋坚猛安。

京本名忽鲁，以宗室子累迁特进。天德二年，除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加开府仪同三司，迁工部尚书，改礼部、兵部，判大宗正事，封曹王，除河间尹。正隆二年，例封沈国公，北京留守，以丧去官。起复益都尹。六年，坐违制，立春日与徒单贞饮酒，降滦州刺史。未几，改绛阳军节度使。海陵遣护卫忽鲁往绛州杀之。京由间道走入汾州境得免。

世宗即位，来见于桃花坞。复判大宗正事，封寿王。二年正月戊辰朔，日食，伐鼓用币，上不视朝，减膳彻乐。诏京代拜行礼。世宗惩创海陵疏忌宗室，加礼京兄弟，情若同生。谓京等曰：“朕每见天象变异，辄思政事之阙，寤寐自责不遑。凡事必审思而后行，犹惧独见未能尽善，每令群臣集议，庶几无过举也。”是时，伐宋未罢兵，用度不足，百官未给全俸。京家人数百口，财用少，上闻之，赐金一百五十两、重彩百端、绢五百匹。改西京留守，赐佩刀厩马。

京到西京，京妻尝召日者孙邦荣推京禄命。邦荣言留守官至太师，爵封王。京问：“此上更无否？”邦荣曰：“止于此。”京曰：“若止于此，所官何为。”邦荣察其意，乃诈为图谶，作诗，中有“鹘鲁为”之语，以献于京。京曰：“后诚如此乎。”遂受其诗，再使卜之。邦荣称所得卦有独权之兆。京复使邦荣推世宗当生年月。家人孙小哥妄作谣言诳惑京，如邦荣指，京信之。京妻公寿具知其事。大定五年三月，孙邦荣上变。诏刑部侍郎高德基、户部员外郎完颜兀古出往鞫之。京等皆款伏。狱成，还奏。上曰：“海陵无道，使光英在，朕亦保全之，况京等哉。”于是，京夫妇特免死，杖一百，除名，岚州楼烦县安置，以奴婢百口自随，官给上田。遣兀古出、刘琉宣谕京，诏曰：“朕与汝皆太祖之孙。海陵失道，剪灭宗支，朕念兄弟无几，于汝尤为亲爱，汝亦自知之，何为而怀此心。朕念骨肉，不忍尽法。汝若尚不思过，朕虽不加诛，天地岂能容汝也。”十年四月，诏于楼烦县，为京作第一区，月给节度廪俸。

十二年，兄德州防御使文谋反。上问皇太子、越王允中及宰臣曰：“京谋不轨，朕特免死，今复当缘坐，何如。”宰臣或言京图逆，今不除之，恐为后患。上曰：“天下大器归于有德，海陵失道，朕乃得之。但务修德，余何足虑。”太子曰：“诚如圣训。”乃遣使宣谕京，诏曰：“卿兄文，旧封国公，不任职事，朕进封王爵，委以大藩。顷在大名，以脏得罪，止削左迁，不知恩幸，乃蓄怨心，谋不轨，罪及兄弟。朕念宋王，皆免缘坐。文之家产应没入者，尽与卿兄子咬住。卿宜悉此意。”

二十年十一月，上问宰臣曰：“京之罪始于其妻，妄卜休咎。太祖诸孙存者无几，朕欲召置左右，不使任职，但廪给之，卿等以为何如？”皆曰：“置之近密，臣等以为非宜。”上曰：“朕若修德，何必豫怀疑忌。”久之，上复欲召京，宰臣曰：“京，不赦之罪也，赦之以为至幸矣，岂可复。”上默良

久，乃止。

文本名胡剌，皇统间，授世袭谋克，加奉国上将军，居中京。

海陵篡立，赐钱二万贯。是时，左渊为中京转运使，市中有秽术敲仙者，文与渊皆与之游。海陵还中京，闻，召敲仙诘问，穷竟本末。既而杀之于市，责让文、渊。贞元元年，除秘书，坐与灵寿县主阿里虎有奸，杖二百，除名。俄复为秘书监，封王。正隆例封郧国公，以丧去官。起复翰林学士承旨、同判大宗正事、昌武军节度使。

大定初，改武定军，留京师，奉朝请。三年，赐上常御绦服佩刀而遣之。谓文曰："朕无兄弟，见卿往外郡，恻然伤怀。卿颇自放，宜加检束。"除广宁尹，召为判大宗正事，封英王。是时，弟京得罪，上谓文曰："朕待京不薄，乃包藏祸心，图不轨，不忍刑及骨肉，遂从轻典。卿亦骄纵无度。宋王有社稷功。武灵封太祖诸孙为王，卿独不封。朕即位，封卿兄弟为王。自今惩咎悔过，赤心事朕，无患朕不知也。"除真定尹，赐以衣带。改大名尹，徙封荆王。

文到大名，多取猛安谋克良马，或以驽马易之，买民物与价不尽其直。寻常占役弓手四十余人，诡纳税草十六万束。公用阙，取民钱一万九千余贯。坐是夺爵，降德州防御使。僚佐皆坐不矫正解职。监察御史董师中按文事失纠察，已除尚书省都事，降沁南军节度副使。诏曰："自今长官不法，僚佐不矫正，又不言上，并严行惩断。"

文既失职，居常怏怏，日与家奴石抹合住、忽里者为怨言。合住揣知其意，因言南京路猛安阿古、合住、谋克颇里，银术可与大王厚善，果欲举大事，彼皆愿从。文信其言。乃召日者康洪占休咎，密以谋告洪。洪言来岁甚吉。文厚谢洪，使家僮刚哥等往南京以书币遗阿古等。刚哥问合住何以知阿古等必从。合住曰："阿古等与大王善，以此意其必从耳。"刚哥到南京，见阿古等，不言其本来之事。及还，绐文曰："阿古从大王矣。"文乃造兵仗，使家奴斡敌画阵图。家奴重喜诣河北东路上变，府遣总管判官孛特驰往德州捕文。孛特至德州，日已晚。会文出猎，召防御判官酬越谋就猎所执之。酬越言："文兵卫甚众，且暮夜，明日文生日，可就会上执之。"孛特乃止。是夜，文知本府使至，意其事觉，乃与合住、忽里者等俱亡去。河间府使奏文事，诏遣右司郎中纥石烈哲典、翰林修撰阿不罕讹里也往德州鞫问。

上闻文亡命，谓宰臣曰："海陵剪灭宗室殆尽，朕念太祖孙存者无几人，曲为宽假，而文曾不知幸，尚怀异图，何狂悖如此。"上恐文久不获，诖误者多，督所在捕之。诏募获文者迁官五阶，赐钱三千贯。文以大定十二年九月事觉，亡命凡四月，至十二月被获，伏诛。康洪论死，余皆坐如律。诏释其妻术实懒。孛特、酬越不即捕，致文亡去，孛特杖二百，除名，酬越杖一百，削两阶。诏曰："德州防御使文、北京曹贵、鄜州李方皆因术士妄谈禄命，陷于大戮。凡术士多务苟得，肆为异说。自今宗室、宗女有属籍者及官职三品者，除占问嫁娶、修造、葬事，不得推算相命，违者徒二年，重者从重。"上以文家财产赐其故兄特进齐之子咬住，并以西京留守京没入家产赐之。

赞曰：宗望启行平州，战胜白河，席卷而南，风行电举，兵无留难，再阅月而汴京围矣。所谓敌不能与校者耶。既取信德，留兵守之，以为后距，此岂轻者耶。《管子》曰："径于绝地，攻于恃固，独出独入，而莫之能止。"其宗望之谓乎。

金史卷七五　列传第一三

卢彦伦　毛子廉　李三锡　孔敬宗　李师夔　沈璋　左企弓　虞仲文　左泌

卢彦伦，临潢人。辽天庆初，萧贞一留守上京，置为吏，以材干称。是时，临潢之境多盗，而城中兵无统属者，府以彦伦为材，荐之于朝，即授殿直、勾当兵马公事。

辽兵败于出河店，还至临潢，散居民家，令给养之，而军士纵恣侵扰，无所不至，百姓殊厌苦之。留守耶律赤狗儿不能禁戢，乃召军民谕之曰："契丹、汉人久为一家，今边方有警，国用不足，致使兵士久溷父老间，有侵扰亦当相容。"众皆无敢言者。彦伦独曰："兵兴以来，民间财力困竭，今复使之养士，以国家多故，义固不敢辞。而此辈恣为强暴，人不能堪。且番、汉之民皆赤子也，夺此与彼，谓何。"

初取临潢，军中有辛讹特剌者，旧为临潢驿吏，与彦伦善，使往诏谕，彦伦杀之。辽授彦伦团练使、勾当留守司公事。

天辅四年，彦伦从留守挞不野出降。授夏州观察使，权发遣上京留守事。师还，挞不野以城叛，彦伦乃率所部逐挞不野，尽杀城中契丹，遣使来报。未几，辽将耶律马哥以兵取临潢，彦伦拒守者七月。会援兵至，敌解围去，因赴阙。

天会二年，知新城事。城邑初建，彦伦为经画，民居、公宇皆有法。改静江军节度留后，知咸州烟火事。未几，迁静江军节度使。天眷初，行少府监兼都水使者，充提点京城大内所，改利涉军节度使。未阅月，还，复为提点大内所。彦伦性机巧，能迎合悼后意，由是颇见宠用。岁余，迁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为宋国岁元使。改礼部尚书，加特进，封郇国公。天德二年，出为大名尹。明年，诏彦伦营造燕京宫室，以疾卒，年六十九。子玑。

玑字正甫，以荫补阁门祇候，累迁客省使，兼东上阁门使，改提点太医、教坊、司天，充大定十五年宋主生日副使，迁同知宣徽院事。丁母忧，起复太府监，改开远军节度使，入为右宣徽使。章宗即位，转左宣徽使，致仕。明昌四年，起复左宣徽使，改定武军节度使，复为左宣徽使。

是时，玑年已七十，诏许朝参得坐于廊下。复致仕。泰和初，诏玑天寿节预宴。二年，元妃李氏生皇子，满三月，章宗以玑老而康强，命以所策杖为洗儿礼物。章宗幸玉泉山，诏玑与致仕宰相俱会食，许策杖给扶。后预天寿节，上命玑与大臣握槊戏，玑获胜焉。从上秋山，赐名马。上曰："酬卿博直。"其眷遇如此。泰和六年卒，年八十。子亨嗣。

亨嗣字继祖，以荫补阁门祇候，内供奉。调同监平凉府醋务，改同监天山盐场。丁母忧，服阕，监莱州酒课，累调监丰州、任丘、汲县、东平酒务。课最，迁白登县令。明昌四年，行六部差规措军前粮料，入为典给直长，改西京户籍判官，历官西京、中都太仓使，中都户籍判官，尚醖署丞。丁父忧。大安初，复为典给署丞兼太子家令。崇庆元年，迁同知顺天军节度使事。是时，兵兴，征调烦急，亨嗣以办最，迁定远大将军，入为户部员外郎。贞祐二年，迁莒州刺史。三年，山东宣抚司讨杨安儿，亨嗣行六部，兵罢，还州。兴定二年，卒，年六十一。

亨嗣与弟亨益，尽友爱之道。亨嗣初以祖荫得官，大定十六年，父玑为同知宣徽院事，当荫子，亨嗣以让弟亨益。亨益早卒，子铣。铣幼稚，亨嗣尽以旧业田宅奴畜财物与之。

毛子廉本名八十，临潢长泰人，材勇善射。辽季群盗起，募勇士，子廉应募。辽主召见，赐甲仗，率百人，会所在官兵捕盗。以功授东头供奉官，赐良马。

天辅四年，遣谋克辛斡特剌、移剌窟斜招谕临潢，子廉率户二千六百来归。令就领其众，佩银牌，招未降军民。卢彦伦怒子廉先降，杀子廉妻及二子，使骑兵二千伺取子廉。子廉与窟斜经险阻中，骑兵围之，两骑突出直犯子廉。子廉引弓毙其一人，其一人挺枪几中子廉腋。子廉避其枪，与搏战，生擒之，乃彦伦健将孙延寿也。余众溃去。

天会三年，除上京副留守。久之，兼盐铁事。天眷中，除燕京曲院都监。辽王宗干问宰相曰："子廉有功，何为下迁。"宰相以例对。宗干曰："卢彦伦何不除此职？子廉之功十倍彦伦，在临潢十余年，吏民畏爱如一日，谁能及此。"是时卢彦伦已以少府监除节度使，故宗干引以为比。除宁昌军节度使。海陵弑熙宗，子廉闻之，叹曰："曾不念国王定策之功耶。"乃致仕。大定二年，卒。

李三锡字怀邦，锦州安昌人，以赀得官。辽季，盗攻锦州，州人推三锡主兵事，设机应变，城赖以完。录功授左承制。辽主走天德，刘彦宗辟三锡将兵保白云山。

金兵次来州，三锡以其众降。摄临海军节度副使，参预元帅府军事，改知严州。宗望伐宋，三锡领行军猛安，败郭药师军于白河。进官安州防御使。再克汴京，三锡从阇母护宋二主北归。复知严州，改归德军节度副使。诏废齐国，择吏三十人与俱行，三锡在选中。还为庆州刺史，三迁武胜军节度使。察廉第一，迁三阶，改安国军节度使，除河北西路转运使，致仕。

三锡政事强明，所至称治。世宗旧闻其名，大定初，起为北京路都转运使。制下，而三锡已卒。

孔敬宗字仲先，其先东垣人，石晋末，徙辽阳。辽季，敬宗为宁昌刘宏幕官。斡鲁古兵至境上，敬宗劝刘宏迎降，遂以敬宗为乡导，拔显州，以功补顺安令。天辅二年，诏敬宗与刘宏率懿州民徙

内地，授世袭猛安，知安州事。将兵千人从宗望伐宋。汴京平，宗望命敬宗守汴。尝自汴驰驿至河北，还至河上，会日暮无舟，敬宗策马乱流，遂达南岸。迁静江军节度使，历石、辰、信、磁四州刺史，阶光禄大夫。

海陵问张浩曰："卿识孔敬宗否，何阶高职下也。"浩对曰："国初，敬宗劝刘宏以懿州效顺，其后从军积劳，有司不知，故一概常调耳。"明日，除宁昌军节度使。徙归德军，致仕。大定二年，卒。

李师夔字贤佐，奉圣永兴人。少倜傥，有大志。以荫入仕，为本州曲监。天辅六年，太祖袭辽主于鸳鸯泺，郡守委城遁去，众无所属，相与叩门请师夔主郡事。师夔许之，乃搜卒治兵。

迪古乃兵至奉圣州，师夔与其故人沈璋密谋出降，曰："一城之命悬于此举。"璋曰："君言是矣。如军民不从，奈何。"师夔即率亲信十数辈诘旦出城，见余睹，与之约曰："今已服从，愿无以兵入城及俘掠境内。"余睹许诺。诏以师夔领节度，以璋佐之。赐师夔骏马二，俾招未附者，许以便宜从事。明年，加左监门卫大将军。

剧贼张胜以万人逼城，师夔度众寡不敌，用伪与之和，日致馈给，胜信之。师夔乘其不备，使人刺胜，杀之。以其首徇曰："汝辈皆良民，胁从至此，今元恶已诛，可弃兵归复其所。"贼众大惊，皆散去。别贼焦望天、尹智穆率兵数千来寇。师夔以兵临之，设伏归路，使人反间之。智穆果疑，望天先引去。智穆势孤，亦还，遇伏而败，遂执斩之。是后贼众不敢入境。以劳迁静江军节度留后，累迁武平军节度使，改东京路转运使，徙陕西东路转运使。致仕，封任国公。卒，年八十五。

沈璋字之达，奉圣州永兴人也。学进士业。迪古乃军至上谷，璋与李师夔谋，开门迎降。明日，择可为守者，众皆推璋，璋固称李师夔，于是授师夔武定军节度使，以璋副之。授太常少卿，迁鸿胪卿。丁母忧，起复山西路都转运副使，加卫尉卿。从伐宋。汴京平，众争趋赀货，璋独无所取，惟载书数千卷而还。

太行贼陷潞州，杀其守姚璠，官军讨平之，命璋权知州事。璋至，招复逋逃，赈养困饿，收其横尸葬之。未几，民颇安辑。初，贼党据城，潞之军卒当缘坐者七百人，帅府牒璋尽诛之，璋不从。帅府闻之，大怒，召璋呵责，且欲杀璋，左右震恐，璋颜色不动，从容对曰："招亡抚存，璋之职也。此辈初无叛心，盖为贼所胁，有不得已者，故招之复来。今欲杀之，是杀降也。苟利于众，璋死何憾。"少顷，怒解。因召潞军曰："吾始命戮汝，今汝使君活尔矣。"皆感泣而去。朝廷闻而嘉之，拜左谏议大夫，知潞州事。百姓为之立祠，移知忻州，改同知太原尹，加尚书礼部侍郎。

时介休人张觉聚党亡命山谷，钞掠邑县，招之不肯降，曰："前尝有降者，皆杀之。今以好言诱我，是欲杀我耳。独得侍郎沈公一言，我乃无疑。"于是，命璋往招之，觉即日降。

转尚书吏部侍郎、西京副留守、同知平阳尹，迁利涉军节度使，为东京路都转运使，改镇西军节度使。天德元年，以病致仕。卒，年六十。

子宜中，天德三年，赐杨建中榜及第。

赞曰：危难之际，两军方争，专城之将，国家之轻重系焉。李师夔非有君命，为众所推，又能全活其人，犹有说也。卢彦伦之降，虽云城溃，初志不确，何尤乎毛子廉。至如子廉不仕海陵，沈璋以片言降张觉，一善足称，何可掩也。

左企弓字君材。八世祖皓，后唐棣州刺史，以行军司马戍燕，辽取燕，使守蓟，因家焉。企弓读书，通《左氏春秋》。中进士，再迁来州观察判官。萧英弼贼昭怀太子，穷治党与，多连引。企弓辨析其冤，免者甚众。自御史知杂事，出为中京副留守，按刑辽阳。有狱本轻而入之重者，已奏待报，企弓释之以闻。累迁知三司使事。天庆末，拜广陵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

金兵已拔上京，北枢密院恐忤旨，不以时奏。辽故事，军政皆关决北枢密院，然后奏御。企弓以闻。辽主曰："兵事无乃非卿职邪？"对曰："国势如此，岂敢循例为自容计。"因陈守备之策。拜中书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时辽主闻金已克中京，将西幸以避之。企弓谏不听。

辽主自鸳鸯泺亡保阴山。秦晋国王耶律捏里自立于燕，废辽主为湘阴王，改元德兴。企弓守司徒，封燕国公。虞仲文参知政事，领西京留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内外诸军都统。曹勇义中书侍郎平章事、枢密使、燕国公。康公弼参知政事、签枢密院事，赐号"忠烈翊圣功臣"。德妃摄政，企

弓加侍中。宋兵袭燕，奄至城中，已而败走。或疑有内应者，欲根株之，企弓争之，乃止。

太祖至居庸关，萧妃自古北口遁去。都监高六等送款于太祖，太祖径至城下。高六等开门待之。太祖入城受降，企弓等犹不知。太祖驻跸燕京城南，企弓等奉表降，太祖俾复旧职，皆受金牌。企弓守太傅、中书令，仲文枢密使、侍中、秦国公，勇义以旧官守司空，公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枢密副使权知院事、签中书省，封陈国公。辽致仕宰相张琳进上降表，诏曰："燕京应琳田宅财物并给还之。"琳年高，不能入见，止令其子弟来。

太祖既定燕，从初约，以与宋人。企弓献诗，略曰："君王莫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太祖不听。

是时，置枢密院于广宁府。企弓等将赴广宁，张觉在平州有异志，太祖欲以兵送之。企弓等辞兵曰："如此，是促之乱也。"及过平州，舍于栗林下，张觉使人杀之。企弓年七十三，谥恭烈。天会七年，赠守太师，遣使致奠。正隆二年，改赠特进、济国公。

虞仲文字质夫，武州宁远人也。七岁知作诗，十岁能属文，日记千言，刻苦学问。第进士，累仕州县，以廉能称。举贤良方正，对策优等。擢起居郎、史馆修撰，三迁至太常少卿。宰相有左降，仲文独出饯之。或指以为党，仲文乃求养亲。久之，召复前职。宰相荐文行第一，权知制诰，除中书舍人。讨平白霫，拜枢密直学士，权翰林学士，为翰林侍讲学士。年五十五，卒，谥文正。天会七年，赠兼中书令。正隆二年，改赠特进、濮国公。

曹勇义，广宁人。第进士，除长春令。枢府辟令史。上书陈时政，累擢馆阁，迁枢密副都承旨，权燕京三司使，加给事中。召为枢密副使，加太子少保。与大公鼎、虞仲文、龚谊友善。与虞仲文同在枢密，群小挤之。复出为三司使，加宣政殿大学士。卒，谥文庄。天会七年，赠守太保。正隆二年，改赠特进、定国公。

康公弼字伯迪，其先应州人。曾祖胤，辽保宁间以战功授誓券，家于燕之宛平。公弼好学，年二十三中进士，除著作郎、武州军事判官。辟枢府令史，求外补，出为宁远令。县中陨霜杀禾稼，漕司督赋急，系之狱。公弼上书，朝廷乃释之，因免县中租赋，县人为立生祠。监平州钱帛库，调役粮于川州。大盗侯概陷川州，使护送公弼出境，曰："良吏也。"权乾州节度使。卒，谥忠肃。天会七年，赠侍中。正隆二年，改赠特进，道国公。

企弓子泌、瀛、渊。

泌字长源，企弓长子也。仕辽，官至棣州刺史。太祖平燕，泌从企弓归朝。既而东迁至平州，企弓为张觉所害，泌复还燕。是时，以燕与宋，宣抚司遣至汴，泌以平州仇人在是，乃间道奔还。朝廷嘉之，擢西上阁门使。从宋王宗望南伐，破真定有功，知祁州，历刺泽、隰等州。贞元初，为浚州防御使，迁陕西路转运使，封戴国公。

泌性夷澹，好读《庄》、《老》，年六十一，即请致仕。亲友或以为早，泌叹曰："予年三十秉旄钺，侵寻仕路又三十年，名遂身退，可矣。"时人高之。卒年七十四。

渊累官燕京副留守、中京路都转运使，历河北东路、中都路都转运使。渊贪鄙，三任漕事，务以钱谷自营。在中都凡八年，不求迁。与李通、许霖交关贿赂，诡纳漕司诸物，规取财利。世宗即位，渊使其子贻庆诣东京上表，特赐贻庆任忠杰榜第三甲进士，授从仕郎。贻庆还中都，世宗诏渊曰："凡殿位张设悉依旧，毋增益。不得役使一夫，以扰百姓。谨宫禁出入而已。"大定二年，改沁南军节度使。世宗素知其为人，戒之曰："卿宰相子，练习朝政，前为漕司，朕甚鄙之。毋或刻削百姓，若复敢尔，勿思再用。"渊到怀州未几，坐前为中都转运尝盗用官材木，除名。子光庆。

光庆字君锡，幼颖悟，沉厚少言。渊尝谓所亲曰："世吾家者，此子也。"以荫，补阁门祗候，迁西上阁门副使。丁父忧，起复东上阁门副使，再转西上、东上阁门使，兼太庙署令。

光庆好古，读书识大义，喜为诗，善篆隶，尤工大字。世宗行郊礼，受尊号，及受命宝，皆光庆篆。凡宫庙榜署经光庆书者，人称其有法。典领原庙、坤厚陵、寿安宫工役，不为苛峻，使劳逸相均。身兼数职，勤慎周密，未尝自伐，世宗独察之。

初，御史大夫璋请制大金受命宝，有司以秦玺文进，上命以"大金受命万世之宝"为文。径四

寸八分，厚一寸四分，蟠龙纽，高厚各四寸六分有半。礼部尚书张景仁、少府监张仅言典领工事，诏光庆篆之。迁同知宣徽院事，改少府监。丁母忧，起复右宣徽使。世宗幸上京，光庆往上京治仪仗制度，时人以为得宜。

二十五年，卒，年五十一。上遣致使祭，赙银三百两、重彩十端、绢百匹。平时喜为善言，蓄善药，号“善善道人”。晚信浮屠法，自作真赞，语皆任达云。

赞曰：左企弓、虞仲文、曹勇义、康公弼四子者，皆有才识之士，其事辽主数有论建。及其受爵僭位，委质二君，陨身逆党，三者胥失之，哀哉。

金史卷七六　列传第一四

太宗诸子

太宗子十四人，蒲鲁虎、胡鲁、斛鲁补、阿鲁带、阿鲁补、斛沙虎、阿邻、阿鲁、鹘懒、胡里甲、神土门、斛孛束、斡烈、鹘沙。

宗磐本名蒲鲁虎。天辅五年，都统杲取中京，宗磐与斡鲁、宗翰、宗干、皆为之副。天会十年，为国论忽鲁勃极烈。熙宗即位，为尚书令，封宋国王。未几，拜太师，与宗干、宗翰并领三省事。

熙宗优礼宗室，宗翰没后，宗磐日益跋扈。尝与宗干争论与上前，即上表求退。乌野奏曰：“陛下富于春秋，而大臣不协，恐非国家之福。”熙宗因为两解。宗磐愈骄恣。其后于熙宗前持刀向宗干，都点检萧仲恭呵止之。

既而左副元帅挞懒、东京留守宗隽入朝，宗磐阴相党与，而宗隽遂为右丞相，用事。挞懒属尊，功多，先荐刘豫，立为齐帝，至是唱议以河南、陕西与宋，使称臣。熙宗命群臣议，宗室大臣言其不可。宗磐、宗隽助之，卒以与宋。其后宗磐、宗隽、挞懒谋作乱，宗干、希尹发其事，熙宗下诏诛之。坐与宴饮者，皆贬削决责有差。赦其弟斛鲁补等九人，并赦挞懒，出为行台左丞相。

皇后生日，宰相诸王妃主命妇入贺。熙宗命去乐，曰：“宗磐等皆近属，辄构逆谋，情不能乐也。”以黄金合及两银鼎献明德宫太皇太后，并以金合、银鼎赐宗干、希尹焉。

宗固本名胡鲁。天会十五年为燕京留守，封豳王。宗雅本名斛鲁补，封代王。宗伟本名阿鲁补，封虞王。宗英本名斛沙虎，封滕王。宗懿本名阿邻，封薛王。宗本本名阿鲁，封原王。鹘懒封翼王。宗美本名胡里甲，封丰王。神土门封郓王。斛孛束封霍王。斡烈封蔡王。宗哲本名鹘沙，封毕王。皆天眷元年受封。宗顺本名阿鲁带。天会二年薨，皇统五年赠金紫光禄大夫，后封徐王。

宗磐既诛，熙宗使宗固子京往燕京慰谕宗固。既而翼王鹘懒复与行台左丞相挞懒谋反伏诛。诏曰：“燕京留守豳王宗固等或谓当绝属籍，朕所不忍。宗固等但不得称皇叔，其母妻封号从而降者，审依旧典。”皇统二年，复封宗雅为代王。宗固为判大宗正，三年，为太保、右丞相兼中书令。是岁，薨。

海陵在熙宗时，见太宗诸子势强，而宗磐尤跋扈，与鹘懒相继皆以逆诛，心忌之。熙宗厚于宗室，礼遇不衰。海陵尝与秉德、唐括辩私议，主上不宜宠遇太宗诸子太甚。及篡立，谒奠太庙。韩王亨素号材武，使摄右卫将军，密谕之曰：“尔勿以此职为轻，朕疑太宗诸子太强，得卿卫左右，可无虑耳。”遂与秘书监萧裕谋去宗本兄弟。太宗子孙于是焉尽，语在《宗本传》中。

宗本本名阿鲁。皇统九年，为右丞相兼中书令，进太保，领三省事。海陵篡立，进太傅，领三省事。

初，宗干谋诛宗兖，故海陵心忌太宗诸子。熙宗时，海陵私议宗本等势强，主上不宜优宠太甚。及篡立，猜忌益深，遂与秘书监萧裕谋杀太宗诸子。诬以秉德出领行台，与宗本别，因会饮，约内外相应。使尚书省令史萧玉告宗本亲谓玉言：“以汝于我故旧，必无它意，可布腹心事。领省临行，言彼在外谕说军民，无以外患为虑。若太傅为内应，何事不成。”又云：“长子锁里虎当大贵，因是不令见主上。”宗本又言：“左丞相于我及我妃处，称主上近日见之辄不喜，故心常恐惧，若太傅一日得大位，此心方安。”唐括辩谓宗本言：“内侍张彦善相，相太傅有天子分。”宗本答曰：“宗本有兄东京留守在，宗本何能为是。”时宗美言：“太传正是太宗主家子，只太傅便合为北京留守。”卞临

行与宗本言“事不可迟”。宗本与玉言“大计只于日近围场内予决。”宗本因以马一匹、袍一领与玉，充表识物。玉恐围场日近，身縻于外，不能亲奏，遂以告秘书监萧裕。裕具以闻。

萧玉出入宗本家，亲信如家人。海陵既与萧裕谋杀宗本、秉德，诏天下，恐天下以宗本、秉德辈皆懿亲大臣，本无反状，裕构成其事，而萧玉与宗本厚，人所共知，使玉上变，庶可示信。于是使人召宗本等击鞠，海陵先登楼，命左卫将军徒单特思及萧裕妹婿近侍局副使耶律辟离剌小底密伺宗本及判大宗正事宗美，至，即杀之。宗美本名胡里甲，临死神色不变。

宗本已死，萧裕使人召萧玉。是日，玉送客出城，醉酒，露发披衣，以车载至裕弟点检萧祚家。逮日暮，玉酒醒，见军士围守之，意为人所累得罪，故至此。以头触屋壁，号咷曰：“臣未尝犯罪，老母年七十，愿哀怜之。”裕附耳告之曰：“主上以宗本诸人不可留，已诛之矣，欲加以反罪，令汝主告其事。今书汝告款已具，上即问汝，汝但言宗本辈反如状，勿复异词，恐祸及汝家也。”裕乃以巾服与玉，引见海陵。海陵问玉。玉言宗本反，具如裕所教。

海陵遣使杀东京留守宗懿、北京留守卞。及迁益都尹毕王宗哲、平阳尹禀、左宣徽使京等，家属分置别所，止听各以奴婢五人自随。既而使人要之于路，并其子男无少长皆杀之。而中京留守宗雅喜事佛，世称“善大王”，海陵知其无能，将存之以奉太宗。后召至阙，不数日，竟杀之。太宗子孙死者七十余人，太宗后遂绝。卞本名可喜。禀本名胡离改。京，宗固子，本名胡石赉。

萧玉既如萧裕教对海陵，海陵遂以宗本、秉德等罪诏天下，以玉上变实之。

海陵使太府监完颜冯六籍宗本诸家，戒之曰：“珠玉金帛入于官，什器吾将分赐诸臣。”冯六以此不复拘籍什器，往往为人持去，冯六家童亦取其檀木屏风。少监刘景前为监丞时，太府监失火，案牍尽焚毁，数月方取诸司簿帐补之，监吏坐是稽缓，当得罪。景为吏，倒署年月。太仓都监焦子忠与景有旧，坐逋负，久不得调，景为尽力出之。久之，冯六与景就宫中相忿争，冯六言景倒署年月及出焦子忠事。御史劾奏景，景党诱冯六家奴发盗屏事。冯六自陈于尚书省。海陵使御史大夫赵资福、大理少卿许竑杂治。资福等奏冯六非自盗，又尝自首。海陵素恶冯六与宗室游从，谓宰臣曰：“冯六尝用所盗物，其自首不及此。法，盗宫中物者死，诸物已籍入官，与宫中物何异。”谓冯六曰：“太府掌宫中财贿，汝当防制奸欺，而自用盗物。”于是，冯六弃市，资福、竑坐鞫狱不尽，决杖有差。景亦伏受焦子忠赂金。海陵曰：“受金事无左验，景倒署年月，以免吏罪，是不可恕。”遂杀之。

大定二年，追封宗固鲁王、宗雅曹王、宗顺隋王、宗懿郑王、宗美卫王、宗哲韩王、宗本潞王、神土门豳王、斛孛束沈王、斡烈鄂王，胡里改、胡什赉、可喜并赠金吾卫上将军，惟宗磐、阿鲁补、斛沙虎、鹘懒四人不复加封。

萧玉，奚人。既从萧裕诬宗本罪，海陵喜甚，自尚书省令史为礼部尚书加特进，赐钱二千万、马五百匹、牛五百头、羊千口，数月为参知政事。丁母忧，以参政起复，俄授猛安，子尚公主。海陵谓玉曰：“朕始得天下，常患太宗诸子方强，赖社稷之灵，卿发其奸。朕无以报此功，使朕女为卿男妇，代朕事卿也。”赐第一区，分宗本家赀赐之。顷之，代张浩为尚书右丞，拜平章政事，进拜右丞相，封陈国公。

文思署令阎拱与太子詹事张安妻坐奸事，狱具，不应讯而讯之。海陵怒，玉与左丞蔡松年、右丞耶律安礼、御史中丞马讽决杖有差。玉等入谢罪。海陵曰：“为人臣以己意爱憎，妄作威福，使人畏之。如唐魏征、狄仁杰、姚崇、宋璟，岂肯立威使人畏哉，杨国忠之徒乃立威使人畏耳。”顾谓左司郎中吾带、右司郎中梁球曰：“往者德宗为相，萧斛律为左司郎中，赵德恭为右司郎中，除吏议法，多用己意。汝等能不以己意爱憎为予夺轻重，不亦善乎。朕信任汝等，有过则决责之，亦非得已。古者大臣有罪，贬谪数千里外，往来疲于奔走，有死道路者，朕则不然，有过则杖之，已杖则任之如初。如有不可恕，或处之死，亦未可知。汝等自勉。”

正隆三年，拜司徒，判大宗正事。五年，玉以司徒兼御史大夫。使参知政事李通谕旨曰：“判宗正之职固重，御史大夫尤难其人。朕将行幸南京，官吏多不法受赇，卿宜专纠劾，细务非所责也。御史大夫与宰执不相远，朕至南京，徐当思之。”继以司徒判大兴尹，玉固辞司徒。海陵曰：“朕将南巡，京师地重，非大臣不能镇抚，留卿居守，无为多让。”海陵至南京，以玉为尚书左丞相，进封

吴国公。

海陵将伐宋，因赐群臣宴，顾谓玉曰："卿尝读书否？"对曰："亦尝观之。"中宴，海陵起，即召玉至内阁，因以《汉书》一册示玉。既而掷之曰："此非所问也，朕欲与卿议事。朕今欲伐江南，卿以为如何？"玉对曰："不可。"海陵曰："朕视宋国犹掌握间耳，何为不可？"玉曰："天以长江限南北，舟楫非我所长。苻坚百万伐晋，不能以一骑渡，以是知其不可。"海陵怒，叱之使出。及张浩因周福儿附奏，海陵杖张浩，并杖玉。因谓群臣曰："浩大臣，不面奏，因人达语，轻易如此。玉以苻坚比朕，朕欲断其舌，钉而磔之，以玉有功，隐忍至今。大臣决责，痛及尔体，如在朕躬，有不能已者，汝等悉之。"

及海陵自将发南京，玉与张浩留治省事。世宗即位，降奉国上将军，放归田里，夺所赐家产。久之，起为孟州防御使。世宗戒之曰："昔海陵欲杀太宗子孙，借汝为证，遂被进用。朕思海陵肆虐，先杀宗本诸人，然后用汝质成其事，岂得专罪汝等。今复用汝，当思改过。若谓尝居要地，以今日为不足，必罚无赦。"转定海军节度使，改太原尹，与少尹乌古论扫喝互讼不公事，各削一官，解职，寻卒。

子德用。大定二十四年，尚书省奏玉子德用当升除，上曰："海陵假口于玉以快其毒，玉子岂可升除邪。"

赞曰：守磐尝从斜也取中京，不可谓无劳伐者，世禄鲜礼，自古有之，在国家善为保全之道耳。熙宗杀宗磐而存恤其母后，虽云矫情，犹畏物论。海陵造谋，杀宗本兄弟不遗余力。太宗举宋而有中原，金百世不迁之庙也，再传而无噍类，于是太祖之美意无复几微存者。春秋之世，宋公舍与夷而立其弟，祸延数世，害及五国，诚足为后世监乎。

杲本名斜也，世祖第五子，太祖母弟。收国元年，太宗为谙班勃极烈，杲为国论勃极烈。天辅元年，杲以兵一万攻泰州，下金山县，女固、脾室四部及渤海人皆来降，遂克泰州。城中积粟转致乌林野，赈先降诸部，因徙之内地。

天辅五年，为忽鲁勃极烈，都统内外诸军，取中京实北京也，蒲家奴、宗翰、宗干、宗磐副之，宗峻领合扎猛安，皆受金牌，耶律余睹为乡导。诏曰："辽政不纲，人神共弃。今欲中外一统，故命汝率大军，以行讨伐。尔其慎重兵事，择用善谋。赏罚必行，粮饷必继。勿扰降服，勿纵俘掠。见可而进，无淹师期。事有从权，毋烦奏禀。"复诏曰："若克中京，所得礼乐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

当是时，辽人守中京者，闻知师期，焚刍粮，欲徙居民遁去。奚王霞末则欲视我兵少则迎战，若不敌则退保山西。杲知辽人无斗志，乃委辎重，以轻兵击之。六年正月，克高、恩、回纥三城，进至中京。辽兵皆不战而溃，遂克中京。获马一千二百、牛五百、驼一百七十、羊四万七千、车三百五十两。乃分兵屯守要害之地。驻兵中京，使使奏捷、献俘。诏曰："汝等提兵于外，克副所任，攻下城邑，抚安人民，朕甚嘉之。分遣将士招降山前诸部，计已抚定。山后若未可往，即营田牧，俟秋大举，更当熟议，见可则行。如欲益兵，具数来上。无恃一战之胜，辄自弛慢。善抚存降附，宣谕将士，使知朕意。"

完颜欢都游兵出中京南，遇骑兵三十余绐曰："乞明旦来降于此。"杲信之，使温迪痕阿里出、纳合钝恩、蒲察婆罗偎、诸甲拔剔邻往迎之。奚王霞末兵围阿里出等。遂据坂去马，皆殊死战，败霞末兵，追杀至暮而还。是役，纳合钝恩功为多。

宗翰降北安州，希尹获辽护卫习泥烈，言辽主在鸳鸯泺畋猎，可袭取之。宗翰移书于杲，请进兵。使者再往，曰："一失机会，事难图矣。"杲意尚未决。宗干劝杲当从宗翰策，杲乃约宗翰会奚王岭。既会，始定议，杲出青岭，宗翰出瓢岭，期羊城泺会军。时辽主在草泺，使宗翰与宗干率精兵六千袭之。辽主西走，其都统马哥趋捣里。挞宗翰遣挞懒以兵一千往击之。挞懒请益兵于都统杲，而获辽枢密使得里底父子。

西京已降复叛，杲使招之不从，遂攻之。留守萧察剌逾城降。四月，复取西京。杲率大军趋白水泺，分遣诸将招抚未降州郡及诸部族。于是，辽秦晋国王耶律捏里自立于燕京。山西诸城虽降，

而人心未固，杲遣宗望奏事，仍请上临军。耶律坦招西南招讨司及所属诸部，西至夏境皆降，耶律佛顶亦降于坦。金肃、西平二郡汉军四千叛去，坦与阿沙兀野、挞不野简料新降丁壮，追夜袭之。诘旦，战于河上，大败其众，皆委仗就擒。

耶律捏里移书于杲请和，杲复书，责以不先禀命上国，辄称大号，若能自归，当以燕京留守处之。捏里复以书来，其略曰：“昨即位时，在两国绝聘交兵之际。奚王与文武百官同心推戴，何暇请命。今诸军已集，倘欲加兵，未能束手待毙也。昔我先世，未尝残害大金人民，宠以位号，日益强大。今忘此施，欲绝我宗祀，于义何如也，倘蒙惠顾，则感戴恩德，何有穷已。”杲复书曰：“阁下向为元帅，总统诸军，任非不重，竟无尺寸之功。欲据一城，以抗国兵，不亦难乎。所任用者，前既不能死国，今谁肯为阁下用者。而云主辱臣死，欲恃此以成功，计亦疏矣。幕府奉诏，归者官之，逆者讨之。若执迷不从，期于殄灭而后已。”捏里乃遣使请于太祖。赐捏里诏曰：“汝，辽之近属，位居将相，不能与国存亡，乃窃据孤城，僭称大号，若不降附，将有后悔。”

六月，上发京师，诏都统曰：“汝等欲朕亲征，已于今月朔旦启行。辽主今定何在，何计可以取之，其具以闻。”杲使马和尚奉迎太祖于挞鲁河。斡鲁、娄室败夏将李良辅，杲使完颜希尹等奏捷，且请徙西南招讨司诸部于内地。希尹等见上于大泺西南，上嘉赏之。上至鸳鸯泺，杲上谒。上追辽主至回离畛川，南伐燕京，次奉圣州。诏曰：“自今诸诉讼书付都统杲决遣。若有大疑，即今闻奏。”太祖定燕京，还次鸳鸯泺，以宗翰为都统，杲从上还京师。

太宗即位，杲为谙班勃极烈，与宗干俱治国政。天会三年伐宋，杲领都元帅，居京师。宗翰、宗望分道进兵。四年，再伐宋，获宋二主以归。

天会八年，薨。皇统三年，追封辽越国王。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庙廷。正隆例封辽王。大定十五年，谥曰智烈。子孛吉。

宗义本名孛吉，斜也之第九子。天德间，为平章政事。

海陵已杀太宗子孙，尤忌斜也诸子盛强，欲尽除宗室勋旧大臣。是时，左副元帅撒离喝在汴京与挞不野有隙，挞不野女为海陵妃，海陵阴使挞不野图撒离喝。于是都元帅府令史遥设迎合风指，诈为撒离喝与其子宗安家书，宗安误遗宫外，遥设因拾得之，以上变。其书契丹小字，其封题已开。其中白纸一幅，有白字隐约，状若经水浸，致字画可读者，上有撒离喝手署及其王印。书辞云：“阿浑，汝安乐否。早晚到阙下。前者走马来时，曾议论我教汝阿浑平章、谋里野阿浑等处觑事势再通往来，缓急图谋，知汝已尝备细言之。谋里野阿浑所言＜⿰日煞＞是，只杀挞不野则南路无忧虑矣。”详略互见《撒离喝传》中。女直谓子“阿浑”。前“阿浑”谓撒离喝子，其子宗安。后“阿浑平章”指宗义，宗义本宗室子，犹有旧称。以是杀宗义、谋里野，并杀宗安及太祖妃萧氏、任王隈喝及魏王斡带孙活里甲。遥设诈书无活里甲，海陵见其坦率善修饰，恶之。大臣以无罪为请，海陵曰：“第杀之，无复言也。”杀斜也子孙百余人，谋里野子孙二十余人。谋里野，景祖孙，谩都诃次子。

斜也有幼子阿虎里，其妻挞不野女，海陵妃大氏女兄。将杀阿虎里，使者不忍见其面，以衾覆而缢之，当其颐，久不死，及去被再缢之，海陵遣使赦其死，遂得免。后封为王，授世袭千户。

大定初，追复宗义官爵，赠特进。弟蒲马、孛论出、阿鲁、隈喝并赠龙虎卫上将军。

宗幹本名斡本，太祖庶长子。太祖伐辽，辽人来御，遇于境上。使宗幹率众先往填堑，士卒毕渡。渤海军驰突而前，左翼七谋克少却，遂犯中军。杲辄出战，太祖曰：“遇大敌不可易也。”使宗幹止杲。宗幹驰出杲前，控止导骑哲垤之马，杲乃还。达鲁古城之战，宗幹以中军为疑兵。太祖既攻下黄龙府，即欲取春州。辽主闻黄龙不守，大惧，即自将，籍宗戚豪右少年与四方勇士及能言兵者，皆隶军中。宗幹劝太祖毋攻春州，休息士卒。太祖以为然，遂班师。

宗幹得降人，言春、泰州无守备，可取。于是斜也取春、泰州，宗雄、宗幹等下金山县。宗雄即以兵三千属宗幹，招集未降诸部。宗幹择土人之材干者，以诏书谕之。于是女固、脾室四部及渤海人皆降。

太祖克临潢府，至沃黑河。宗幹谏曰：“地远时暑，士罢马乏，若深入敌境，粮餫不继，恐有后艰。”上从之，遂班师。从都统杲取中京。宗翰自北安州移书于杲。是时，希尹获辽人，知辽主在鸳

耷泺，可袭取之。杲不能决。宗翰使再至。宗幹谓杲曰：“移赉勃极烈灼见事机，再使来请，彼必不轻举。且彼已发兵，不可中止，请从其策。”再三言之，杲乃报宗翰会奚王岭。当时无宗幹，杲终无进兵意。既会军于羊城泺，杲使宗幹与宗翰以精兵六千袭辽至五院司。辽主已遁去，与辽将耿守忠战于西京城东四十里。守忠败走。

太宗即位，宗幹为国论勃极烈，与斜也同辅政。天会三年，获辽主于应州西余睹谷。始议礼制度，正官名，定服色，兴庠序，设选举，治历明时，皆自宗幹启之。四年，官制行，诏中外。

十年，熙宗为谙班勃极烈，宗幹为国论左勃极烈。熙宗即位，拜太傅，与宗翰等并领三省事。天眷二年，进太师，封梁宋国王，入朝不拜，策杖上殿，仍以杖赐之。宗幹有足疾，诏设坐奏事。无何，监修国史。皇统元年，赐宗幹辇舆上殿，制诏不名。

上幸燕京，宗干从。有疾，上亲临问。自燕京还，至野狐岭，宗幹疾亟不行，上亲临问，语及军国事，上悲泣不已。明日，上及后同往视，后亲与宗幹馈食，至暮而还。因赦罪囚，与宗幹禳疾。居数日，薨。上哭之恸，辍朝七日。大臣死辍朝，自宗幹始。上致祭，是日庚戌，太史奏戌亥不宜哭，上不听曰：“朕幼冲时，太师有保傅之力，安得不哭。”哭之恸。上生日不举乐。上还上京，幸其第视殡事。及丧至上京，上临哭之。及葬，临视之。

海陵篡立，追谥宪古弘道文昭武烈章孝睿明皇帝，庙号德宗，以故第为兴圣宫。大定二年，除去庙号，改谥明肃皇帝。及海陵废为庶人，二十二年，皇太子允恭奏，略曰：“追惟熙宗世嫡统绪，海陵无道，弑帝自立，崇正昭穆，削其炀王，俾齿庶人之列。瘗之闲旷，不封不树，既已申大义而明至公矣。海陵追崇其亲，逆配于庙。今海陵既废为庶人，而明肃犹窃帝尊之名，列庙祧之数。海陵大逆，正名定罪，明肃亦当缘坐。是时明肃已殂，不与于乱，臣以谓当削去明肃帝号，止从旧爵。或从太祖诸王有功例，加以官封，明诏中外，俾知大义。”书奏，世宗嘉纳，下尚书省议。于是追削明肃帝号，封为皇伯、太师、辽王，谥忠烈，妻子诸孙皆从降。明昌四年，配享太祖庙廷。

子充、亮、兖、襄、衮。亮，是为海陵庶人。

充本名神土懑。母李氏，徒单氏以为己子。熙宗初，加光禄大夫。天眷间，为汴京留守。皇统间，封淄国公，为吏部尚书，进封代王，迁同判大宗正事。九年，拜右丞相。是岁，薨。追封郑王。大定二十二年，追降仪同三司、左丞相。子檀奴、元奴、耶补儿、阿里白。

檀奴，为归德军节度使。阿里白，定远大将军、和鲁忽土猛安忽邻河谋克。海陵弑徒单氏，以充尝为徒单养子，因并杀檀奴及阿里白。元奴、耶补儿逃归于世宗。檀奴赠荣禄大夫，阿里白辅国上将军。诏有司改葬。世宗时，元奴为宗正丞；耶补儿为镇国上将军，后为同知济南尹事。

永元字敦礼，本名元奴。幼聪敏，日诵千言。皇统元年，试宗室子作诗，永元中格。善《左氏春秋》，通其大义。天德初，授百女山世袭谋克。

海陵伐宋，已渡淮，军士多亡归而契丹叛，由是疑宗室益甚。已杀永元弟檀奴、阿里白，永元与弟耶补儿逃匿得免。

世宗即位于辽阳，与耶补儿俱来归，上慰劳甚厚。授宗正丞，改符宝郎，为滦州刺史。授世袭猛安，乞以谋克与耶补儿，诏许之。转棣州防御使、泰宁军节度使。

张弘信通检山东，专以多得民间物力为功，督责苛急。永元面责弘信曰：“朝廷以差调不均，立通检法。今使者所至，以残酷妄加农民田产，箠击百姓有至死者。市肆贾贩贸易有赢亏，田园屋宇利入有多寡，故官子孙闭门自守，使与商贾同处上役，岂立法本意哉。”弘信无以对。于是棣州赋税得以实自占。迁震武军节度使。

大定六年，丁母忧，起复崇义军节度使，徙顺义军。朔州西境多盗，而猾吏大姓蠹狱讼，瞀乱赋役，永元剔其宿奸，百姓安之。坐卖马与驿人取赢利，及浚州防御使斡论坐纵孳畜践民田，俱解职。顷之，永元起为保大军节度使，历昭义、绛阳、震武军，迁济南尹、北京副留守。

宁国家婢丑底与咸平人化胡有奸，丑底于主印处绐取印署空纸与化胡，遂写作永元、宁国生日时辰，诬告永元、宁国谋逆。诏有司鞫问，乃丑底意望为良，使化胡为之。上曰：“化胡与丑底有奸，造作恶言，诬害宗室，化胡斩，丑底处死。”改兴中尹，为彰德军节度使，卒官，年五十一。丧过中

都，遣使致祭，赙银三百两、彩十端、绢百匹。

永元历典大藩，多知民间利害，所至称治，相、棣、顺义政迹尤著，其民并为立祠。

兖本名梧桐。皇统七年，为左副点检，转都点检。九年，为会宁牧，改左宣徽使。海陵篡立，兖使宋还，拜司徒兼都元帅，领三省事，进拜太尉。及杀太祖妃萧氏，尽以其财产赐兖。罢都元帅府，立枢密院，兖为枢密使，太尉、领三省事如故。天德四年十二月晦，薨。明日，贞元元年元旦，海陵为兖辍朝，不受贺。宋、夏、高丽、回鹘贺正旦使，命有司受其贡献。追进兖王爵。大定二十二年，追降特进。

兖妻乌延氏，正隆六年坐与奴有奸，海陵杀之。其弟南京兵马副都指挥使习泥烈私于族弟屋谋鲁之妻，屋谋鲁之奴谋欲执习泥烈，习泥烈乃杀其奴。海陵闻之，遂杀习泥烈。

兖子阿合，大定中为符宝祗候，俄迁同知定武军节度使。上曰："汝岁秩未满，朕念乃祖乃父为汝迁官，勿为不善，当尽心学之。"

襄本名永庆，海陵母弟。为辅国上将军。卒，天德二年，追封卫王，再赠司徒。大定二十二年，追降银青光禄大夫。

子和尚封应国公，赐名乐善。左宣徽使许霖之子知彰与和尚斗争，其母妃命家奴捽入凌辱之，使人曳霖至第殴詈之。明日，霖诉于朝。诏大兴尹萧玉、左丞良弼、权御史大夫张忠辅、左司员外郎王全杂治，妃杖一百，杀其家奴为首者，余决杖有差。霖尝跪于妃前，失大臣体，及所诉有妄，笞二十。

大定间，家奴小僧月一妄言和尚熟寝之次有异征，襄妃僧酷以为信然，召日者李端卜之。端云当为天子，司天张友直亦云当大贵。家奴李添寿上变。僧酷、和尚下吏验问有状，皆伏诛。上曰："朕尝痛海陵剪灭宗族。今和尚所为如此，欲贷其罪，则妖妄误惑愚民者，使以为真，不可不灭。朕于此子，盖不得已也。"伤闵者久之。

衮本名蒲甲，亦作蒲家，杰桀强悍。海陵不喜其为人。初为辅国上将军。天德初，加特进，封王，为吏部尚书，判大宗正事。坐语禁中起居状，兵部侍郎萧恭首问，护卫张九具言之。海陵亲问。恭夺官解职，张九对不以实，特处死，衮与翰林学士承旨宗秀、护卫麻吉、小底王之章皆决杖有差。海陵自是愈忌之。未几，授猛安。

及迁中都，道中以蒲家为西京留守。西京兵马完颜谟卢瓦与蒲家有旧，同在西京，遂相往来。蒲家尝以玉带遗之。蒲家称谟卢瓦骁勇不减尉迟敬德。编修官圆福奴之妻与蒲家姻戚，圆福奴尝戒蒲家曰："大王名太彰著，宜少谦晦。"蒲家心知海陵忌之，尝召日者问休咎。家奴喝里知海陵疑蒲家，乃上变告之，言与谟卢瓦等谋反，尝召日者问天命。御史大夫高桢、刑部侍郎耶律慎须吕就西京鞫之，无状。海陵怒，使使者往械蒲家等至中都，不复究问，斩之于市。谟卢瓦、圆福奴并日者皆凌迟处死。

赞曰：金议礼制度，班爵禄，正刑法，治历明时，行天子之事，成一代之典，杲、宗幹经始之功多矣。杲子宗义为海陵所杀，宗幹之后又不幸而有海陵，故其子孙之昌炽既鲜，而亦不免于僇辱焉。秦、汉而下，宗臣世家与国匹休者，何其少欤。君子于此，可以观世变矣。

金史卷七七　列传第一五

宗弼，本名斡啜，又作兀术，亦作斡出，或作晃斡出，太祖第四子也。

希尹获辽护卫习泥烈，问知辽帝猎鸳鸯泺。都统杲出青岭，宗望、宗弼率百骑与马和尚逐越卢孛古、野里斯等，驰击败之。宗弼矢尽，遂夺辽兵士枪，独杀八人，生获五人，遂审得辽主在鸳鸯泺畋猎，尚未去，可袭取者。

及宗望伐宋，宗弼从军，取汤阴县，降其卒三千人。至御河，宋人已焚桥，不得渡，合鲁索以七十骑涉之，杀宋焚桥军五百人。宗望遣吴孝民先入汴谕宋人，宗弼以三千骑薄汴城，宋上皇出奔，选百骑追之，弗及，获马三千而还。

宗望薨，宗辅为右副元帅，徇地淄、青。宗弼败宋郑宗孟数万众，遂克青州。复破贼将赵成于

临朐，大破黄琼军，遂取临朐。宗辅军还，遇敌三万众于河上，宗弼击败之，杀万余人。

诏伐宋康王，宗辅发河北，宗弼攻开德府，粮乏，转攻濮州。前锋乌林答泰欲破王善二十万众，遂克濮州，降旁近五县。攻开德府，宗弼以其军先登，奋击破之。攻大名府，宗弼军复先登，破其城。河北平。

宋主自扬州奔于江南，宗弼等分道伐之。进兵归德，城中有自西门北门出者，当海复败之。乃绝隍筑道，列炮隍上，将攻之，城中人惧，遂降。先遣阿里、蒲卢浑至寿春，宗弼军继之。宋安抚使马世元率官属出降。进降庐州，再降巢县王善军。当海等破郦琼万余众于和州，遂自和州渡江。将至江宁西二十里，宋杜充率步骑六万来拒战，鹘卢补、当海。迪虎，大＜⿱白大＞击破之。宋陈邦光以江宁府降。留长安奴、斡里也守江宁。使阿鲁补、斡里也别将兵徇地，下太平州、濠州及句容、溧阳等县，溯江而西，屡败张永等兵，杜充遂降。

宗弼自江宁取广德军路，追袭宋主于越州。至湖州，取之。先使阿里、蒲卢浑趋杭州，具舟于钱塘江。宗弼至杭州，官守巨室皆逃去，遂攻杭州，取之。宋主闻杭州不守，遂自越奔明州。宗弼留杭州，使阿里、蒲卢浑以精兵四千袭之。讹鲁补、术列速降越州。大＜⿱白大＞破宋周汪军，阿里、蒲鲁浑破宋兵三千，遂渡曹娥江，去明州二十五里，大破宋兵，追至其城下。城中出兵，战失利，宋主走入于海。宗弼中分麾下兵，会攻明州，克之。阿里、蒲卢浑泛海至昌国县，执宋明州守赵伯谔，伯谔言“宋主奔温州，将自温州趋福州矣”。遂行海追三百余里，不及，阿里、蒲卢浑乃还。

宗弼还自杭州，遂取秀州。赤盏晖败宋军于平江，遂取平江。阿里率兵先趋镇江，宋韩世忠以舟师扼江口，宗弼舟小，契舟、汉军没者二百余人，遂自镇江溯流西上。世忠袭之，夺世忠大舟十艘，于是宗弼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战且行。世忠艨艟大舰数倍宗弼军，出宗弼军前后数里，击柝之声，自夜达旦。世忠以轻舟来挑战，一日数接。将至黄天荡，宗弼乃因老鹳河故道开三十里通秦淮，一日一夜而成，宗弼乃得至江宁。挞懒使移剌古自天长趋江宁援宗弼，乌林答泰欲亦以兵来会，连败宋兵。

宗弼发江宁，将渡江而北。宗弼军渡自东，移剌古渡自西，与世忠战于江渡。世忠分舟师绝江流上下，将左右掩击之。世忠舟皆张五緉，宗弼选善射者，乘轻舟，以火箭射世忠舟上五緉，五緉着火箭，皆自焚，烟焰满江，世忠不能军，追北七十里，舟军歼焉，世忠仅能自免。

宗弼渡江北还，遂从宗辅定陕西。与张浚战于富平，宗弼陷重围中，韩常流矢中目，怒拔去其矢，血淋漓，以上塞创，跃马奋呼搏战，遂解围，与宗弼俱出。既败张浚军于富平，遂与阿卢补招降熙河、泾原两路。及攻吴玠于和尚原，抵险不可进，乃退军，伏兵起，且战且走，行三十里，将至平地，宋军阵于山口，宗弼大败，将士多战没。明年，复攻和尚原，克之。天会十五年，为右副元帅，封沈王。

天眷元年，挞懒、宗磐执议以河南之地割赐宋，诏遣张通古等奉使江南。明年，宋主遣端明殿学士韩肖胄奉表谢，遣王伦等乞归父丧及母韦氏兄弟。宗弼自军中入朝，进拜都元帅。宗弼察挞懒与宋人交通赂遗，遂以河南、陕西与宋，奏请诛挞懒，复旧疆。是时，宗磐已诛，挞懒在行台，复与鹘懒谋反。会置行台于燕京，诏宗弼为太保，领行台尚书省，都元帅如故，往燕京诛挞懒。挞懒自燕京南走，将亡入于宋，追至祁州，杀之。

诏“诸州郡军旅之事，决于帅府。民讼钱谷，行台尚书省治之”。宗弼兼总其事，遂议南伐。太师宗干以下皆曰：“构蒙再造之恩，不思报德，妄自鸱张，祈求无厌，今若不取，后恐难图。”上曰：“彼将谓我不能奄有河南之地。且都元帅久在方面，深究利害，宜即举兵讨之。”遂命元帅府复河南疆土，诏中外。

宗弼由黎阳趋汴，右监军撒离喝出河中趋陕西。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复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王伯龙取陈州，李成取洛阳，自率众取亳州及顺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时暑，宗弼还军于汴，岳飞等军皆退去，河南平，时天眷三年也。上使使劳问宗弼以下将士，凡有功军士三千，并加忠勇校尉。攻岚、石、保德皆克之。

宗弼入朝，是时，上幸燕京，宗弼见于行在所。居再旬，宗弼还军，上起立酌酒饮之，赐以甲胄弓矢及马二匹。宗弼已启行四日，召还。至日，希尹诛。越五日，宗弼还军，进伐淮南，克庐州。

上幸燕京。宗弼朝燕京，乞取江南，上从之。制诏都元帅宗弼比还军与宰臣同入奏事。俄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大保、都元帅、领行台如故。诏以燕京路隶尚书省，西京及山后诸部族录元帅府。乃还军，遂伐江南。既渡淮，以书责让宋人，宋人答书乞加宽宥。宗弼令宋主遣信臣来禀议，宋主乞"先敛兵，许弊邑拜表阙下"，宗弼以便宜约以画淮水为界。上遣护卫将军撒改往军中劳之。

皇统二年二月，宗弼朝京师，兼监修国史。宋主遣端明殿学士何铸等进誓表，其表曰："臣构言，今来画疆，合以淮水中流为界，西有唐、邓州割属上国。自邓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为界，属邓州。其四十里外并西南尽属光化军，为弊邑。沿边州城，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自壬戌年为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纳。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坠命亡氏，踣其国家。臣今既进誓表，伏望上国蚤降誓诏，庶使弊邑永有凭焉。"

宗弼进拜太傅。乃遣左宣徽使刘筈使宋，以衮冕圭宝珮璲玉册册康王为宋帝。其册文曰：皇帝若曰："咨尔宋康王赵构。不吊，天降丧于尔邦，殛渎齐盟，自贻颠覆，俾尔越在江表。用勤我师旅，盖十有八年于兹。朕用震悼，斯民其何罪。今天其悔祸，诞诱尔衷，封奏狎至，愿身列于藩辅。今遣光禄大夫、左宣徽使刘筈等持节册命尔为帝，国号宋，世服臣职，永为屏翰。呜呼钦哉，其恭听朕命。"仍诏天下。赐宗弼人口牛马各千、驼百、羊万，仍每岁宋国进贡内给银、绢二千两、匹。

宗弼表乞致仕，不许，优诏答之，赐以金券。皇统七年，为太师，领三省事，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事如故。皇统八年，薨。大定十五年，谥忠烈，十八年，配亨太宗庙廷。子孛迭。

亨本名孛迭。熙宗时，封芮王，为猛安，加银青光禄大夫。天德初，加特进。海陵忌太宗诸子，将谒太庙，以亨为右卫将军，语在《太宗诸王传》。

海陵赐良弓，亨性直，材勇绝人，喜自负，辞曰："所赐弓，弱不可用。"海陵遂忌之，出为真定尹，谓亨曰："太宗诸子方强，多在河朔、山东，真定据其冲要，如其有变，欲倚卿为重耳。"其实忌亨也。历中京、东京留守。家奴梁遵告亨与卫士符公弼谋反，考验无状，遵坐诛。海陵益疑之。改广宁尹。再任李老僧使伺察亨动静，且令构其罪状。

亨初除广宁，诸公主宗妇往贺其母徒单氏，太祖长女兀鲁曰："孛迭虽稍下迁，勿以为嫌，国家视京府一也，况孛迭年富，何患不贵显乎。"是时，兀鲁与徒单斜也为室，斜也妾忽挞得幸于徒单后，忽挞谄后，告兀鲁语涉怨望，且指斥，又言孛迭当大贵。"海陵使萧裕鞫之，左验皆不敢言，遂杀兀鲁而杖斜也，免其官，以兀鲁怨望，斜也不先奏闻故也。乃封忽挞为莘国夫人。

久之，亨家奴六斤颇黠，给使总诸奴，老僧谓六斤曰："尔渤海大族，不幸坐累为奴，宁不念为良乎。"六斤识其意。六斤尝与亨侍妾私通，亨知之，怒曰："必杀此奴。"六斤闻之惧，密与老僧谋告亨谋逆。亨有良马，将因海陵生辰进之，以谓生辰进马者众，不能以良马自异，欲他日入见进之。六斤言亨笑海陵不识马，不足进。亨之奴有自京师来者，具言徒单阿里出虎诛死。亨曰："彼有贷死誓券，安得诛之。"奴曰："必欲杀之，誓券安足用哉。"亨曰："然则将及我矣。六斤即以为怨望，逐诬亨欲因间刺海陵。老僧即捕系亨以闻。工部尚书耶律安礼、大理正忒里等鞫之，亨言尝论铁券事，实无反心，而六斤亦自引伏与妾私通，亨尝言欲杀之状。安礼等还奏，海陵怒，复遣与老僧同鞫之。与其家奴并加榜掠，皆不伏。老僧夜至亨囚所，使人蹴其阴间杀之。亨比至死，不胜楚痛，声达于外。海陵闻亨死，佯为泣下，遣人谕其母曰："尔子所犯法，当考掠，不意饮水致死。"

亨击鞠为天下第一，常独当数人。马无良恶，皆如意。马方驰，辄投杖马前，侧身附地，取杖而去。每畋猎，持铁连锤击狐兔。一日与海陵同行道中，遇群豕，亨曰："吾能以锤杀之。"即奋锤遥击，中其腹，穿入之。终以勇力见忌焉。

正隆六年，海陵遣使杀诸宗室，于是杀亨妃徒单氏、次妃大氏及子羊蹄等三人。大定初，追复亨官爵，封韩王。十七年，诏有司改葬亨及妻子。

赞曰：宗弼蹙宋主于海岛，卒定画淮之约。熙宗举河南、陕西以与宋人，矫而正之者，宗弼也。

宗翰死，宗磐、宗隽、挞懒湛溺富贵，人人有自为之心，宗幹独立，不能如之何，时无宗弼，金之国势亦曰殆哉。世宗尝有言曰："宗翰之后，惟宗弼一人。"非虚言也。

张邦昌，《宋史》有传。天会五年，宗望军围汴，宋少帝请割三镇地及输岁币、纳质修好。于是，邦昌为宋太宰，与肃王枢俱为质以来。而少帝以书诱耶律余睹，宗翰、宗望复伐宋，执二帝以归。刘彦宗乞复立赵氏，太宗不许。宋吏部尚书王时雍等请邦昌治国事，天会五年三月，立邦昌为大楚皇帝。

初，少帝以康王构与邦昌为质，既而肃王枢易之，康王乃归。及宗望再举兵，少变复使康王奉玉册玉宝衮冕，增上太宗尊号请和。康王至磁州，而宗望已自魏县渡河围汴矣。及二帝出汴州，从大军北来，而邦昌至汴，康王入于归德。邦昌劝进于归德，康王已即位，罪以隐事杀之。

邦昌死，太宗闻之，大怒，诏元帅府伐宋，宋主走扬州，事具宗翰等传。其后，太宗复立刘豫继邦昌，号大齐。

刘豫字彦游，景州阜城人。宋宣和末，仕为河北西路提刑。徙浙西，抵仪真，丧妻翟氏。继值父忧。康王至扬州，枢密使张悫荐知济南府。是时，山东盗贼满野，豫欲得江南一郡，宰相不与，忿忿而去。挞懒攻济南，有关胜者，济南骁将也，屡出城拒战，豫遂杀关胜出降。遂为京东东、西、淮南安抚使，知东平府兼诸路马步军都总管，节制河外诸军。以豫子麟知济南府，挞懒屯兵冲要，以镇抚之。

初。康王既杀张邦昌，自归德奔扬州，诏左右副元帅合兵讨之，诏曰："俟宋平，当援立藩辅，以镇南服，如张邦昌者。"及宋主自明州入海亡去，宗弼北还，乃议更立其人。众议折可求、刘豫皆可立，而豫亦有心。挞懒为豫求封，太宗用封张邦昌故事，以九月朔旦授策，受策之后，以藩王礼见使者。臣宗翰、臣宗辅议："既策为蕃辅，称臣奉表，朝廷报谕诏命，避正位与使人抗礼，余礼并从帝者。"诏曰："今立豫为子皇帝，既为邻国之君，又为大朝之子，其见大朝使介，惟使者始见躬问起居与面辞有奏则立，其余并行皇帝礼。"

天会八年九月戊申，备礼册命，立豫为大齐皇帝，都大名，仍号北京，置丞相以下官，赦境内。复自大名还居东平，以东平为东京，汴州为汴京，降宋南京为归德府，降淮宁、永昌、顺昌、兴仁府俱为州。张孝纯等为宰相，弟益为北京留守，母翟氏为皇太后，妾钱氏为皇后。钱氏，宣和内人也。以辛亥年为阜昌元年。以其子麟为尚书左丞相、诸路兵马大总管。宋人畏之，待以敌国礼，国书称大齐皇帝。豫宰相张孝纯、郑亿年、李邺家人皆在宋，宋人加意抚之。阜昌二年，豫迁都于汴。睿宗定陕西，太宗以其地赐豫，从张邦昌所受封略故也。

元帅府使萧庆如汴，与豫议以伐宋事，豫报曰："宋主军帅韩世忠屯润州，刘光世屯江宁。今举大兵，欲往采石渡江，而刘光世拒守江宁；若出宿州抵扬州，则世忠必聚海船截瓜洲渡。若轻兵直趋采石，彼未有备，我必径渡江矣。光世海船亦在润州，韩世忠必先取之，二将由此必不和。以此逼宋主，其可以也。"

未几，宋主阁门宣赞舍人徐文将大小船六十只、军兵七百余人来奔，至密州界中，率将佐至汴。豫与元帅府书曰："徐文一行，久在海中，尽知江南利害。文言：宋主在杭州，其候潮门外钱塘江内有船二百只。宋主初走入海时，于此上船，过钱塘江别有河入越州，向明州定海口迤逦前去昌国县，其县在海中，宋人聚船积粮之处。今大军可先往昌国县，攻取船粮，还趋明州城下，奇取宋主御船，直抵钱塘江口。今自密州上船，如风势顺，可五日夜到昌国县，或风势稍慢，十日或半月可至。"

初，宗弼自江南北还，宗翰将入朝，再议以伐宋事。宗翰坚执以为可伐。宗弼曰："江南卑湿，今士马困惫，粮储未丰足，恐无成功。"宗翰曰："都监务偷安尔。"及豫以书报，而睿宗亦不肯用豫策，使挞懒帅师至瓜洲而还。

天会十四年，制诏"齐国与本朝军民相诉，关涉文移，署年止用天会。"天会十五年，诏废齐国，降封豫为蜀王。豫称大号凡八年。于是，置行台尚书省于汴，除去豫弊政，人情大悦。以故齐宰相张孝纯权行台左丞相，遂迁豫家属于临潢府。

皇统元年，赐豫钱一万贯、田五十顷、牛五十头。二年，进封曹王。六年，薨。子麟。

麟字元瑞，豫之子也。宋宣和间，父荫补将仕郎，累加承务郎。

天会七年，豫以济南降，麟因从军，讨水贼王江，破降之。豫节制东平，以麟知济南府事。齐国建，以济南为兴平军，麟为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梁国公，充诸路兵马大总管，判济南府事。明年，为齐尚书左丞相，明年，从豫迁汴，罢判济南，依前开府，听置参谋。豫请立麟为太子，朝廷不许，曰："若与我伐宋有功则立之。"于是，麟连岁帅兵南伐，皆无功而还。

及朝廷议废齐，报以南伐之期，俾豫先遣兵驻淮上。挞懒以军废豫，止刁马河，麟从数百骑出迎，挞懒谕麟，止从骑南岸，独召麟渡河，因执麟。豫废，麟迁临潢。顷之，授北京路都转运使，历中京、燕京路都转运使、参知政事、尚书左丞，复为兴平军节度使、上京路转运使、开府仪同三司，封韩国公。薨，年六十四。正隆间，降二品以上官封，改赠特进、息国公。

昌本名挞懒，穆宗子。宗翰袭辽主于鸳鸯泺，辽都统马哥奔捣里，挞懒收其群牧。宗翰使挞懒追击之，不及，获辽枢密使得里底及其子磨哥、那野以还。

太祖自将袭辽主于大鱼泺，留辎重于草泺，使挞懒、牙卯守之。奚路兵官浑黜不能安辑其众，遂以挞懒为奚六路军帅镇之。习古乃、婆卢火护送常胜军及燕京豪族工匠自松亭关入内地，上戒之曰："若遇险厄，则分兵以往。"习古乃、婆卢火乃合于挞懒。

久之，讨勃山速古部奚人，奚人据险战，杀且尽，速古、啜里、铁尼十三岩皆平之。诏曰："朕以奚路险阻，经略为难，命汝往任其事，而克副所托，良用嘉叹。今回离保部族来附，余众奔溃，无能为已。此命习古乃、婆卢火获送降人，若遇险阻，即分兵以行，余众悉兴汝合。降诏二十，招谕未降，汝当审度其事，从宜处之。"其后抚定奚部及分南路边界，表请设官镇守。上曰："依东京渤海列置千户、谋克。"

辽外戚遥辇昭古牙部族在建州，斜野袭走之，获其妻孥及官豪之族。挞懒复击之，擒其队将曷鲁燥、白撒葛，杀之，降民户千余，进降金源县。诏增赐银牌十。又降遥辇二部，再破兴中兵，降建州官属，得山寨二十，村堡五百八十。阿忽复败昭古牙，降其官民尤多。昭古牙势蹙亦降，兴中、建州皆平。诏第将士功赏，抚安新民。

挞懒请以遥辇九营为九猛安。上以夺邻有功，使领四猛安，昭古牙仍为亲管猛安。五猛安之都帅，命挞懒择人授之。挞懒与刘彦宗举萧公翊为兴中尹，郡府各以契丹、汉官摄治，上皆从之。及宗翰、宗望伐宋，挞懒为六部路都统。宗望已受宋盟，军还，挞懒乃归中京。

天会四年八月，复伐宋。闰月，宗翰、宗望军皆至汴州。挞懒、阿里刮破宋兵二万于杞，覆其三营，获京东路都总管胡直孺及其二子与南路都统制随师元及其三将，遂克拱州，降宁陵，破睢阳，下亳州。宋兵来复睢阳，又击走之，擒其将石瑱。

宋二帝已降，大军北还，挞懒为元帅左监军，徇地山东，取密州。迪虎取单州，挞懒取钜鹿，阿里刮取宗城，迪古不取清平、临清，蒙刮取赵州，阿里刮徇下浚、滑、恩及高唐，分遣诸将趣磁、信德，皆降之。刘豫以济南府降，诏以豫为安抚使，治东平，挞懒以左监军镇抚之，大事专决焉。后为右副元帅。天会十五年为左副元帅，封鲁国王。

初，宋人既诛张邦昌，太宗诏诸将复求如邦昌者立之，或举折可求，挞懒力举刘豫。豫立为帝，号大齐。豫为帝数年，无尺寸功，遂废豫为蜀王。挞懒与右副元师宗弼俱在河南，宋使王伦求河南、陕西地于挞懒。明年，挞懒朝京帅，倡议以废齐旧地与宋，熙宗命群臣议，会东京留守宗隽来朝，与挞懒合力，宗幹等争之不能得。宗隽曰："我以地与宋。宋必德我。"宗宪折之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复资以土地，是助仇也，何德之有。勿与便。"挞懒弟勖亦以为不可。既退，挞懒责勖曰："他人尚有从我者，汝乃异议乎。"勖曰："苟利国家，岂敢私邪。"是时，太宗长子宗磐为宰相，位在宗幹上，挞懒、宗隽附之，竟执议以河南、陕西地与宋。张通古为诏谕江南使。

久之，宗磐跋扈尤甚，宗隽亦为丞相，挞懒持兵柄，谋反有状。宗磐、宗俊皆伏诛，诏以挞懒属尊，有大功，因释不问，出为行台尚书左丞相，手诏慰遣。挞懒至燕京，愈骄肆不法，复与翼王鹘懒谋反，而朝议渐知其初与宋交通而倡议割河南、陕西之地。宗弼请复取河南、陕西。会有上变告挞懒者，熙宗乃下诏诛之。挞懒自燕京南走，追而杀之于祁州，并杀翼王及宗人活离胡土、挞懒

二子斡带、乌达补，而赦其党与。

宗弼为都元帅，再定河南、陕西。伐宋渡淮，宋康王乞和，遂称臣，画淮为界，乃罢兵。

赞曰：君臣之位，如冠屦定分，不可顷刻易也。五季乱极，纲常斁坏，辽之太宗，慢亵神器，倒置冠屦，援立石晋，以臣易君，宇宙以来一大变也。金人效尤，而张邦昌、刘豫之事出焉。邦昌虽非本心，以死辞之，孰曰不可。豫乘时徼利，金人欲倚以为功，岂有是理哉。挞懒初荐刘豫，后以陕西、河南归宋，视犹傥来，初无固志以处比也。积其轻躁，终陷逆图，事败南奔，适足以实通宋之事尔。哀哉。

金史卷七八　列传第一六

刘彦宗字鲁开，大兴宛平人。远祖怦，唐户龙节度使。石晋以幽、蓟入辽，刘氏六世仕辽，相继为宰相。父霄至中京留守。彦宗擢进士乙科。天祚走天德。秦晋国王耶律捏里自立于燕，擢彦宗留守判官。萧妃摄政，迁签书枢密院事。太祖至居庸关，萧妃自古北口遁去，都监高六送款于太祖。太祖奄至，驻跸城南，彦宗与左企弓等奉表降，太祖一见，器遇之，俾复旧，迁左仆射，佩金牌。

张觉为南京留守，太祖闻觉有异志，使彦宗、斜钵宣慰之。太祖至鸳鸯泺，不豫，还上京，留宗翰都统军事，留彦宗佐之。及张觉败奔于宋，众推张敦固为都统，杀使者，乘城拒守，攻之不肯下。彦宗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加侍中，佐宗望军。宗望奏，方图攻取，凡州县之事委彦宗裁决之。

天会二年，诏彦宗曰："中京等两路先多拒命，故遣使抚谕，贳其官民之罪，所犯在降附前者勿论。卿等选官与使者往谕之，使勤于稼穑。"未几，大举伐宋，彦宗画十策，诏彦宗兼领汉军都统。蔡靖以燕山降。诏彦宗凡燕京一品以下官皆承制注授，遂进兵伐宋。至汴，宋少帝割地纳质，师还。宗望分将士屯安肃、雄、霸、广信之境，留阇母、彦宗于燕京节制诸军。明年，再伐宋，已围汴京，彦宗谓宗翰、宗望曰："萧何入关，秋豪无犯，惟收图籍。辽太宗入汴，载路车、法服、石经以归，皆令则也。"二帅嘉纳之，执二帝以归。

天会六年薨，年五十三，追封郓王。正隆二年，例降封开府仪同三司。大定十五年，追封兖国公，谥英敏。子萼、筈。

萼，彦宗季子也。辽末以荫补阁门只候。天辅七年，授礼宾使，累官德州防御使。天德初，稍加擢用，历左右宣徽使，拜参知政事，进尚书左丞，为沁南军节度使，历临洮、太原尹。正隆南伐，为汉南道行营兵马都统制。大定初，除兴中尹，封任国公，历顺天、定武军节度使、济南尹。

萼淫纵无行，所至贪墨狼籍。廉使劾之，诏遣大理少卿张九思就济南鞫问。既就逮，不测所以，引刃自杀，不死。诏削官一阶，罢归田里，卒。子仲询，天德三年，赐王彦潜榜及第。

筈，彦宗次子。幼时以荫隶阁门，不就，去从学。辽末调兵，而筈在选中。辽兵败，左右多散亡，乃选筈为扈从，授左承制。辽主西奔，萧妃摄政，赐筈进士第，授尚书左司员外郎，寄班阁门。

天辅七年，太祖取燕，筈从其父兄出降，迁尚书左司郎中。八年，授殿中少监。太祖崩，宋、夏遣使吊慰，凡馆见礼仪皆筈详定。迁卫尉少卿，授西上阁门使，仍从事元帅府。元帅府以便宜从事，凡约束废置及四方号令多从筈之画焉。

天会二年，迁太常少卿、东上阁门使，从宗翰伐宋，围太原。迁卫尉卿，权签宣徽院事。四年，授左谏议大夫。秋，复南征，权中书省枢密院事。丁父忧，明年起复，直枢密院事加给事中。七年，为礼部侍郎。十年，改彰信军节度使，权签中书省枢密院事。

天眷二年，改左宣徽使，熙宗幸燕，法驾仪仗筈讨论者为多。皇统二年，充江南封册使，假中书侍郎。既至临安，而宋人榜其居曰"行宫"筈曰："未受命，而名行宫，非也。"请去榜而后行礼。宋人惊服其有识，欲厚贿说之，奉金珠三十余万，而筈不之顾，皆叹曰："大国有人焉。"

五年，为行台尚书右丞相，兼判左宣徽使事，留京师。或请厘革河南官吏之滥杂者，筈曰："废齐用兵江表，求一切近效，其所用人不必皆以章程，故有不由科目而为大吏，不试弓马而握兵柄者。

今抚定未久，姑收人心，奈何为是纷更也。”遂仍其旧。

七年，帅府议于馆陶筑三城，以为有警即令北军入居之。筈曰：“今天下一家，孰为南北。设或有变，军人入城，独能安耶。当严武备以察奸，无示彼此之间也。”其后，竟从筈议。初，以河外三州赐夏人，或言秦之在夏者数千人，皆愿来归。诸将请约之，筈曰：“三小州不足为轻重，恐失朝廷大信。且秦人之在蜀者倍多于此，何独舍彼而取此乎。”遂从筈议。陕西边帅请完沿边城郭以备南寇，筈曰：“我利车骑而不利城守。今城之，则劳民而结怨。况盟已定，岂可妄动。”遂罢之。

九年八月，拜司空。九月，拜平章政事，封吴国公，行台右丞相如故。天德元年，封滕王。二年，拜尚书右丞相兼中书令，进封郑王。未几，以疾求解政务，授燕京留守，进封曹王。

居数月，乞致仕。筈自为宣徽使，以能得悼后意，致位宰相。海陵即位，意颇鄙之。及筈求致仕，诏略曰：“不为暗于临事，不为谄于事君。未许告归，姑从解职。”筈因惭惧而死，年五十八。子仲诲。

仲诲字子忠。皇统初，以宰相子授忠勇校尉。九年，赐进士第，除应奉翰林文字。海陵严暴，臣下应对多失次。尝以时政访问在朝官，仲诲从容敷奏，无惧色，海陵称赏之。贞元初，丁父忧，起复翰林修撰。大定二年，迁待制，寻兼修起居注、左补阙。

三年，诏仲诲与左司员外郎蒲察蒲速越廉问所过州县，仲诲等还奏状，诏玉田县令李方进一阶，顺州知法、权密云县事王宗永擢密云县尉，顺州司候张璘、密云县尉石抹乌者皆免去。丁母忧，起复太子右谕德，迁翰林直学士、改棣州防御使。猒次县捕得强盗数十人，诣州欲以全获希赏。仲诲疑其有冤，缓其狱。同僚曰：“县境多盗，请置之法，以惩其余。”仲诲乃择老稺者先释之。未几，乃获真盗。

入为礼部侍郎兼左谕德，迁太子詹事兼左谏议大夫。上曰：“东宫官属，尤当选用正人，如行检不修及不称位者，具以名闻。”又曰：“东宫讲书或论议间，当以孝俭德行正身之事告之。”顷之，东宫请增牧人及张设什用，上谓仲诲曰：“太子生于富贵，每教之恭俭。朕服御未尝妄有增益，卿以此意谕之。”改御史中丞。

十四年，为宋国岁元使，宋主欲变亲起接书之仪，遣馆伴王抃来议，曲辨强说，欲要以必从。仲诲曰：“使臣奉命，远来修好，固欲成礼，而信约所载，非使臣辄敢变更。公等宋国腹心，毋侥幸一时，失大国欢。”往复再三，竟用旧仪，亲起接书成礼而还。

复为太子詹事，迁吏部尚书，转太子少师兼御史中丞。坐失纠举大长公主事，与侍御史李瑜各削一阶。仲诲前后为东宫官且十五年，多进规戒，显宗特加礼敬。大定十九年，卒。

仲诲立朝峻整，容色庄重，世宗尝曰：“朕见刘仲诲尝若将切谏者。”其以刚严见知如此。

頍字元矩。以大臣子孙充阁门袛候，调莘县令，召为承奉班都知，迁西上阁门副使兼宫苑令，累迁西上，东上阁门使。

泰和二年，宋盱眙军报：明年贺正旦使鲁＜⿰宜宜＞、杨明辉。及过界，副使乃王处久。入见，鲁＜⿰宜宜＞殿上不双跪。诏頍就阁诘问先报名衔杨明辉不复报改王处久之故，及不双跪者。鲁＜⿰宜宜＞对，拜时并双跪，有足疾似单跪者。

初，南苑有唐旧碑，书“贞元十年御史大夫刘怦葬。”上见之曰：“苑中不宜有墓。”頍家本怦后，诏赐頍钱三百贯改葬之。

三迁右宣徽使。贞祐二年。转左宣徽使。明年，致仕，迁一官。上曰：“卿旧人也，今朝廷多故，岂宜去位。朕自东宫薨后，思虑不周，俟稍宁息，即以上郡处卿。”顷之，起为知开封府。四年正月元日，摄左宣徽使。再请老，未半岁复起为御史中丞。诏安抚河南路，捕盗贼。坐与保静军节度使会饮，解职。起为太子詹事，迁太子少师。詹事院欲辟广东宫周辟，頍请于皇太子曰：“师旅饥馑之际，何为兴此役。”遂止。寻卒。

时立爱字昌寿，涿州新城人。父承谦，以财雄乡里，岁饥发仓廪赈贫乏，假贷者与之折券。

辽太康九年，中进士第，调泰州幕官。丁父忧，服除，调同知春州事。未逾年，迁云内县令，再除文德令。枢密院选为吏房副都承旨，转都承旨。累迁御史中丞，刚正敢言，忤权贵。除燕京副

留守，丁母忧，起复旧职，迁辽兴军节度使兼汉军都统。

太祖已定燕京，访求得平州人韩询持诏招谕平州。是时，奚王回离保在卢龙岭，立爱未敢即朝见，先使人来送款曰："民情愚执，不即顺从，愿降宽恩，以慰反侧。"诏曰："朕亲巡西土，底定全燕，号令所加，城邑皆下。爰嘉忠款，特示优恩，应在彼大小官员可皆充旧职，诸囚禁配隶并从释免。"于是，辽帝尚在天德，平州虽降，民心未固。奚王回离保军所在保聚，蓟州已降复叛。民间流言谓"金人所下城邑，始则存抚，后则俘掠。"时立爱虽开谕而不肯信，乃上表"乞下明诏，遣官分行郡邑，宣谕德义。他日兵临于宋，顺则抚之，逆则讨之，兵不劳而天下定矣。"上览表嘉之，诏答曰："卿始率吏民归附，复条利害，悉合朕意，嘉叹不忘。山西部族缘辽主未获，恐阴相连结，故迁处于岭东。西京人民既无异望，皆按堵如故。或有将卒贪悍，冒犯纪律，辄掠降人者。已谕诸部及军帅，约束兵士，秋豪有犯，必刑无赦。今遣斡罗、阿里等为卿副贰，以抚斯民。其告谕所部，使知朕意。"

其后，以平州为南京，用张觉为留守，时立爱遂去平州。而张觉遂因燕京人东徙，其众怨望，觉遂叛入于宋。

立爱既去平州归乡里，太祖以燕、蓟与宋，新城入于宋。宋累诏立爱，立爱见宋政日坏，不肯起，戒其宗族不得求仕。

及宗望再取燕山，立爱诣幕府上谒，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其子侄数人。立爱从宗望军数年，谋画居多，封陈国公。表求解机务，不从。九年，为侍中、知枢密院事。久之，加中书令。

天会十五年，致仕，加开府仪同三司、郑国公。薨于家，年八十二。赙赠钱布缯帛有差。诏同签书燕京枢密院事赵庆袭护丧事，葬用皆官给之。

韩企先，燕京人。九世祖知古，仕辽为中书令，徙居柳城，世贵显。

乾统间，企先中进士第，回翔不振。都统杲定中京，擢枢密副都承旨，稍迁转运使。宗翰为都统经略山西，表署西京留守。天会六年，刘彦宗薨，企先代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七年，迁尚书左仆射兼侍中，封楚国公。

初，太祖定燕京，始用汉官宰相赏左企弓等，置中书省、枢密院于广宁府，而朝廷宰相自用女直官号。太宗初年，无所改更。及张敦固伏诛，移置中书、枢密于平州，蔡靖以燕山降，移置燕京，凡汉地选授调发租税皆承制行之。故自时立爱、刘彦宗及企先辈，官为宰相，其职大抵如此。斜也、宗幹当国，劝太宗改女直旧制，用汉官制度。天会四年，始定官制，立尚书省以下诸司府寺。

十二年，以企先为尚书右丞相，召至上京。入见，太宗甚惊异曰："朕畴昔尝梦此人，今果见之。"于是，方议礼制度，损益旧章。企先博通经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企先为相，每欲为官择人，专以培植奖励后进为己责任。推毂士类，甄别人物，一时台省多君子。弥缝阙漏，密谟显谏，必咨于王。宗翰、宗幹雅敬重之，世称贤相焉。

皇统元年，封濮王。六年，薨，年六十五。正隆二年，例降封齐国公。大定八年，配亨太宗庙廷。

十年，司空李德固孙引庆求袭其祖猛安，世宗曰："德固无功，其猛安且阙之。汉人宰相惟韩企先最贤，他不及也。"十一年，将图功臣像于衍庆宫，上曰："丞相企先，本朝典章制度多出斯人之手，至于关决大政，与大臣谋议，不使外人知之，由是无人能知其功。前后汉人宰相无能及者，置功臣画像中，亦足以示劝后人。"十五年，谥简懿。

韩铎字振文，企先次子也。皇统末，以大臣子授武义将军。熙宗闻其有儒学，赐进士第，除宣微判官。再迁刑部员外郎，海陵遣中使谕之曰："郎官，高选也。汝勋贤之子，行已莅官，能世其家，故以命汝。苟能夙夜在公，当不次擢用，虽公相可到。"铎感奋，狱或有疑，据经议谳。海陵伐宋，改兵部员外郎。

大定初，迁本部郎中，累官河州防御使，求养亲，解去。召为左谏议大夫，迁中都路都转运使。顷之，上谓宰臣曰："韩铎年高，不任繁剧，且其母老矣，可与之便郡。"于是，改顺天军节度使。卒。

赞曰：太祖入燕，始用辽南、北面官僚制度。是故刘彦宗、时立爱规为施设，不见于朝廷之上。军旅之暇，治官政，庀民事，务农积谷，内供京师，外给转饷，此其功也。韩企先入相两朝，几二十年，成功著业，世宗称其贤焉。

金史卷七九　列传第一七

郦琼　李成　孔彦舟　徐文　施宜生　张中孚　张中彦　宇文虚中　王伦

郦琼字国宝，相州临漳人。补州学生。宋宣和间，盗贼起，琼乃更学击刺挽强，试弓马，隶宗泽军，驻于磁州。未几告归，括集义军七百人，复从泽，泽署琼为七百人长。泽死，调戍滑州。时宗望伐宋，将渡河。戍军乱，杀其统制赵世彦而推琼为主。琼因诱众，号为勤王，行且收兵，比渡淮，有众万余。康王以为楚州安抚使、淮南东路兵马钤辖，累迁武泰军承宣使。未几，率所领步骑十余万附于齐，授静难军节度使，知拱州。齐国废，以为博州防御使。用廉，迁骠骑上将军。宗弼复河南，以琼为山东路弩手千户，知亳州事。丁母忧，去官。

宗弼再伐江南，以琼素知南方山川险易，召至军与计事。从容语同列曰："琼尝从大军南伐，每见元帅国王亲临阵督战，矢石交集，而王免胄，指麾三军，意气自若，用兵制胜，皆与孙、吴合，可谓命世雄材矣。至于亲冒锋镝，进不避难，将士视之，孰敢爱死乎。宜其所向无前，日辟国千里也。江南诸帅，才能不及中人。每当出兵，必身居数百里外，谓之持重。或督召军旅，易置将校，仅以一介之士持虚文谕之，谓之调发。制敌决胜委之偏裨，是以智者解体，愚者丧师。幸一小捷，则露布飞驰，增加俘级以为己功，敛怨将士。纵或亲临，亦必先遁。而又国政不纲，才有微功，已加厚赏，或有大罪，乃置而不诛。不即覆亡，已为天幸，何能振起耶。"众以为确论。元帅，谓宗弼也。

及宗弼问琼以江南成败，谁敢相拒者。琼曰："江南军势怯弱，皆败亡之余，又无良帅，何以御我。颇闻秦桧当国用事。桧，老儒，所谓亡国之大夫，兢兢自守，惟颠覆是惧。吾以大军临之，彼之君臣方且心破胆裂，将哀鸣不暇，盖伤弓之鸟可以虚弦下也。"既而，江南果称臣，宗弼喜琼为知言。

初，琼去亳未几，宋兵陷之而不守，复弃去，乃以州人宋超守之。及大军至，超复以州事委其钤辖卫经而遁去。帅府使人招经，经不下。及城溃，百姓惶惧待命，琼请于元帅曰："城所不下者，凶竖劫之也。民何罪，愿慰安之。"元帅以琼先尝守亳，因止戮经而释其州人，复命琼守亳。凡六年，亳人德之。迁武宁军节度使。八年，为泰宁军节度使。九年，迁归德尹。贞元元年，加金紫光禄大夫，卒于官，年五十。

李成字伯友，雄州归信人。勇力绝伦，能挽弓三百斤。宋宣和初，试弓手，挽强异等。累官淮南招捉使。成乃聚众为盗，抄掠江南，宋遣兵破之，成遂归齐，累除知开德府，从大军伐宋。齐废，再除安武军节度使。

成在降附诸将中最勇鸷，号令甚严，众莫敢犯。临阵身先诸将。士卒未食不先食，有病者亲视之。不持雨具，虽沾湿自如也。有告成反者，宗弼察其诬，使成自治，成杖而释之，其不校如此。以此，士乐为用，所至克捷。

宗弼再取河南，宋李兴据河南府。成引军入孟津，兴率众薄城，鼓噪请战，成不应。日下昃，兴士卒倦且饥，成开门急击，大破之。兴走汉南，成遂取洛阳、嵩、汝等。河南平，宗弼奏成为河南尹，都管押本路兵马。尝取官羡粟充公费，坐夺两官，解职。正隆间，起为真定尹，封郡王，例封济国公。卒，年六十九。

孔彦舟字巨济，相州林虑人。亡赖，不事生产，避罪之汴，占籍军中。坐事系狱，说守者解其缚，乘夜逾城遁去。已而杀人，亡命为盗。宋靖康初，应募，累官京东西路兵马钤辖。闻大军将至山东，遂率所部，劫杀居民，烧庐舍，掠财物，渡河南去。宋人复招之，以为沿江招捉使。彦舟暴横，不奉约束，宋人将以兵执之，彦舟走之齐，从刘麟伐宋，为行军都统，改行营左总管。

齐国废，累知淄州。从宗弼取河南，克郑州，擒其守刘政，破孟邦杰于登封，授郑州防御使。

讨平太行车辕岭贼。从征江南，渡淮破孙晖兵万余人，下安丰、霍丘。及攻濠州，以彦舟为先锋，顺流薄城，擒其水军统制邵青。遂克濠州，师还，累官工、兵部尚书，河南尹，封广平郡王。正隆例降金紫光禄大夫，改西京留守。

彦舟荒于色，有禽兽行。妾生女姿丽，彦舟苦虐其母，使自陈非己女，遂纳为妾。其官属负官钱，私其妻与折券。惟破濠州时，诸军凡系获皆杀之，彦舟号令毋辄杀，免者数千人，人颇以此称之。然自幼至老常在行伍，习兵事，知利钝。海陵欲以为征，南将佐，正隆五年，除南京留守。

彦舟有疾，朝臣有传彦舟死者，而彦舟尚无恙，海陵尽杖妄传彦舟死者，以激励之。无何竟死于汴，年五十五。遗表言“伐宋当先取淮南”云。

徐文字彦武，莱州掖县人，徙胶水。少时贩盐为业，往来濒海数州，刚勇尚气，侪辈皆惮之。宋季盗起，募战士，为密州板桥左十将。勇力过人，挥巨刀重五十斤，所向无前，人呼为“徐大刀。”后隶王龙图麾下，与夏人战，生擒一将，补进武校尉。东还，破群贼杨进等，转承信郎。

宋康王渡江，召文为枢密院准备将，擒苗傅及韩世绩，以功迁淮东、浙西、沿海水军都统制。诸将忌其材勇。是时，李成、孔彦舟皆归齐，宋人亦疑文有北归志，大将阎皋与文有隙，因而谮之。宋使统制朱师敏来袭文，文乃率战舰数十艘泛海归于齐。

齐以文为海、密二州沧海都招捉使兼水军统制，迁海道副都统兼海道总管，赐金带。文以策干刘豫，俗自海道袭临安，预不能用。齐国废，元帅府承制以文为南京步军都虞候，权马步军都指挥使。天眷元年，破太行贼梁小哥，以本职兼水军统制。朝廷以河南与宋，除文山东路兵马钤辖。

宗弼复取河南，文破宋将李宝于濮阳、孟邦杰于登封。宋蒋知军据河阳，文迟明至其城下，使别将攻城东北，自将精锐潜师袭南门。城中悉众救东北，文乃自南门斩关入城。宋军溃去，追击败之。破郭清、郭远于汝州。郑州叛，复取之。击走宋将戚方。河南既平，宗弼劳赏将士，赏文银币鞍马。充行军万户，从宗弼取庐、濠等州，超换武义将军。知济州，在职七年，移知泰安军。

海陵即位，录旧功，累迁中都兵马都指挥使，赐金带，改浚州防御使。未几，海陵谋伐宋，改行都水监，监造战船于通州。

东海县人徐元、张旺作乱，县人房真等三人走海州，及走总管府，上变。州、府皆遣使效随真等诣东海观贼形势，皆为贼所害。州、府合兵攻之，累月不下。海陵且欲伐宋，恶闻其事，诏文与步军指挥使张弘信、同知大兴尹李惟忠、宿直将军萧阿窊率舟师九百浮海讨之，谓文等曰：“朕意不在一邑，将以试舟师耳。”文等至东海，与贼战，败之，斩首五千余级，获徐元、张旺，余众请降。是役也，张弘信行至莱州，称疾留止，日与妓乐饮酒。海陵闻之。师还，杖弘信二百。文迁定海军节度使。房真三人官赏有差。死贼者皆赠官三级，以银百两、绢百匹赐其家。

大定二年，诣阙自陈年老目昏。恳求致仕。许之。以覃恩迁龙虎卫上将军，卒于家。

施宜生字明望，邵武人也。博闻强记，未冠，由乡贡入太学。宋政和四年，擢上舍第，试学官，授颍州教授。及王师入汴，宜生走江南。复以罪北走齐，上书陈取宋之策，齐以为大总管府议事官。失意于刘麟，左迁彰信军节度判官。齐国废，擢为太常博士，迁殿中侍御史，转尚书吏部员外郎，为本部郎中。寻改礼部，出为隰州刺史。天德二年，用参知政事张浩荐宜生可备顾问，海陵召为翰林直学士，撰太师梁王宗弼墓铭，进官两阶。正隆元年，出知深州，召为尚书礼部侍郎，迁翰林侍讲学士。

四年冬，为宋国正旦使。宜生自以得罪北走，耻见宋人。力辞，不许。宋命张焘馆之都亭，因间以首丘风之。宜生顾其介不在旁，为廋语曰：“今日北风甚劲。”又取几间笔扣之曰：“笔来，笔来。”于是宋始警。其副使耶律辟离刺使还以闻，坐是烹死。

初，宜生困于场屋，遇僧善风鉴，谓之曰：“子面有权骨，可公可卿。而视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必有以合乎此而后可贵也。宜生闻其言，大喜，竟从范汝为于建、剑。已而，汝为败，变服为佣泰之吴翁家三年，翁异之，一日屏人诘其姓名，宜生曰：“我服佣事惟谨，主人乃亦置疑邪。”翁固诘之，则请其故。翁曰：“日者燕客，执事咸馂，而汝独孙诸侪，且撤器有叹声，是以识汝非真佣也。”宜生遂告之故，翁贶之金，夜济淮以归。试《一日获熊三十六赋》擢第一，其后竟如僧言。

张中孚字信甫，其先自安定徙居张义堡。父达，仕宋至太师，封庆国公。中孚以父任补承节郎。宗翰围太原，其父战殁，中孚泣涕请迹父尸，乃独率部曲十余人入大军中，竟得其尸以还。累官知镇戎军兼安抚使，屡从吴玠、张浚以兵拒大军。浚走巴蜀，中孚权帅事。天会八年，睿宗以左副元帅次泾州，中孚率其将吏来降，睿宗以为镇洮军节度使知渭州，兼泾原路经略安抚使。

齐国建，以什一法括民田，籍丁壮为乡军。中孚以为泾原地瘠无良田，且保甲之法行之已习，今遽纷更，人必逃徙，只见其害，未见其利也。竟执不行。时齐政甚急，莫敢违，人为中孚惧，而中孚不之顾。未几齐国废，一路独免掊克之患。

天眷初，为陕西诸路节制使知京兆府，朝廷赐地江南，中孚遂入宋。宗弼再定河南、陕西，移文宋人，使归中孚。至汴，就除行台兵部尚书，迁除参知行台尚书省事。明年，拜参知政事。贞元元年，迁尚书左丞，封南阳郡王。三年，以疾告老，乃为济南尹，加开府仪同三司，封宿王。移南京留守，又进封崇王。卒，年五十九，加赠邓王。

中孚天性孝友刚毅，与弟中彦居，未尝有间言。喜读书，颇能书翰。其御士卒严而有恩，西人尤畏爱之。葬之日，老稚扶柩流涕盖数万人，至为罢市，其得西人之望如此。正隆例封崇进、原国公。

张中彦字才甫，中孚弟。少以父任仕宋，为泾原副将，知德顺军事。睿宗经略陕西，中彦降，除招抚使。从下熙、河、阶、成州授彰武军承宣使，为本路兵马钤辖，迁都总管。

宋将关师古围巩州，与秦凤李彦琦会兵攻之。王师下饶风关，得金、洋诸州，以中彦领兴元尹，抚辑新附。师还，代彦琦为秦凤经略使。秦州当要冲而城不可守，中彦徙治北山，因险为垒，今秦州是也。筑腊家诸城，以扼蜀道。帅秦凡十年，改泾原路经略使知平凉府。

朝廷以河南、陕西赐宋，中孚以官守随例当留关中。熙河经略使慕洧谋入夏，将窥关、陕，中彦与环庆赵彬会两路兵讨之，洧败入于夏，中彦与兄中孚俱至临安，被留，以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清远军承宣使，提举佑神观，靖海军节度使。

皇统初，恢复河南，诏征中彦兄弟北归，为静难军节度使，历彰化军、凤翔尹，改尹庆阳，兼庆原路兵马都总管、宁州刺史。宗室宗渊殴死僚佐梁郁。郁，远人家贫无能赴告者。中彦力为正其罪，竟置于法。改彰德军节度使，均赋调法，奸豪无所蔽匿，人服其明。

正隆营汴京新宫，中彦采运关中材木。青峰山巨木最多，而高深阻绝，唐、宋以来不能致。中彦使构崖驾壑，起长桥十数里，以车运木，若行平地，开六盘山水洛之路，遂通汴梁。明年，作河上浮梁，复领其役。舟之始制，匠者未得其法，中彦手制小舟才数寸许，不假胶漆而首尾自相钩带，谓之“鼓子卯”，诸匠无不骇服，其智巧如此。浮梁巨舰毕功，将发旁郡民曳之就水。中彦召役夫数十人，治地势顺下倾泻于河，取新秫秸密布于地，复以大木限其旁，凌晨督众乘霜滑曳之，殊不劳力而致诸水。

俄迁平阳。海陵将伐宋，驿召赴阙，授西蜀道行营副都统制，赐细铠，使先取散关俟后命。

世宗即位，赦书至凤翔，诸将惶惑不能决去就，中彦晓譬之，诸将感悟，受诏。上召中彦入朝，以军付统军合喜。及见，上赐以所御通犀带，封宗国公。寻为吏部尚书。上疏曰：“古者关市讥而不征，今使掌关市者征而不讥。苛留行旅，至披剔囊笥甚于剽掠，有伤国体，乞禁止。”从之。

逾年，除南京留守。时淮楚用兵，士民与戍兵杂居，讼牒纷纭，所司皆依违不决。中彦得戍兵为盗者，悉论如法，帅府怒其专决，劾奏之，朝廷置而不问。秩满，转真定尹兼河北西路兵马都总管。未几，致仕，西归京兆。明年，起为临洮尹兼熙秦路兵马都总管。巩州刘海构乱，既败，籍民之从乱者数千人，中彦惟论为首者戮之。

西羌吹折、密臧、陇逋、庞拜四族恃险不服，使侍御史沙醇之就中彦论方略，中彦曰：“此羌服叛不常，若非中彦自行，势必不可。”即至积石达南寺，酋长四人来，与之约降，事遂定，赏而遣之。还奏，上大悦，遣张汝玉驰驿劳之，赐以球文金带，用郊恩加仪同三司。以疾卒官，年七十五。百姓哀号辍市，立像祀之。

赞曰：自古健将武夫，其不才者，遭世变迁，卖降恐后。此其常态，君子之所不责也，郦琼、

徐文是已。施宜生反覆壬人，李成盗贼之靡，孔彦舟渔色亲出，自绝人类，又何责也。张中孚、中彦虽有小惠足称，然以宋大臣之子，父战没于金，若金若齐，义皆不共戴天之仇。金以地与齐则甘心臣齐，以地归宋则忍耻臣宋，金取其地则又比肩臣金，若趋市然，唯利所在，于斯时也，岂复知所谓纲常也哉。吁。

宇文虚中字叔通，蜀人。初仕宋，累官资政殿大学士。天会四年，宋少帝已结盟，宗望班师至孟阳，宋姚平仲乘夜来袭，明日复进兵围汴。少帝使虚中诣宗望军，告以袭兵皆将帅自为之，复请和议如初，且视康王安否。顷之，台谏以和议归罪虚中，罢为青州，复下迁祠职。建炎元年，贬韶州。二年，康王求可为奉使者，虚中自贬中应诏，复资政殿大学士，为祈请使。是时，兴兵伐宋，已留王伦、朱弁不遣，虚中亦被留，实天会六年也。朝廷方议礼制度，颇爱虚中有才艺，加以官爵，虚中即受之，与韩昉辈俱掌词命。明年，洪皓至上京，见虚中甚鄙之。

天会十三年，熙宗即位。宗翰为太保领三省事，封晋国王，乞致仕。批答不允，其词虚中作也。天眷间，累官翰林学士知制诰兼太常卿，封河内郡开国公。书《太祖睿德神功碑》，进阶金紫光禄大夫。皇统二年，宋人请和，其誓表曰："自来流移在南之人，经官陈说，愿自归者，更不禁止。上国之于弊邑，亦乞并用此约。"于是，诏尚书省移文宋国，理索张中孚、张中彦、郑亿年、杜充、张孝纯、宇文虚中、王进家属，发遣李正民、毕良史还宋，惟孟庾去留听其所欲。时虚中子师瑗仕宋，至转运判官，携家北来。四年，转承旨，加特进。迁礼部尚书，承旨如故。

虚中恃才轻肆，好讥讪，凡见女直人辄以矿卤目之，贵人达官往往积不能平。虚中尝撰宫殿榜署，本皆嘉美之名，恶虚中者擿其字以为谤讪朝廷，由是媒孽以成其罪矣。六年二月，唐括酬斡家奴杜天佛留告虚中谋反，诏有司鞫治无状，乃罗织虚中家图书为反具，虚中曰："死自吾分。至于图籍，南来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谈图书尤多于我家，岂亦反耶。"有司承顺风旨并杀士谈，至今冤之。

士谈字季默，高琼之后。宣和末，为忻州户曹参军。入朝，官至翰林直学士。虚中、士谈俱有文集行于世。

王伦字正道，故宋宰相王旦弟王勉玄孙。佚邪无赖，年四十余尚与市井恶少群游汴中。

天会五年，宋人以伦为假刑部侍郎，与阁门舍人朱弁充通问使。是时，方议伐宋，凡宋使者如伦及宇文虚中、魏行可、顾纵、张邵等，皆留之不遣。居数年，伦久困，乃唱为和议求归。元帅府使人谓之曰："此非江南情实，特汝自为此言耳。"伦曰："使事有指，不然何为来哉，惟元帅察之。"

天会十年，刘豫连岁出师皆无功，挞懒为元帅左监军经略南边，密主和议，乃遣伦归。先此，宋已遣使乞和，朝廷未之许也。伦见康王言和议事，康王大喜，迁伦官，并官其子弟。宋方与齐用兵，未可和。

天会十五年，康王闻天水郡王已薨，以伦假直学士来请其丧，使伦请挞懒曰："河南之地，上国既不自有，与其封刘豫，曷若归之赵氏。"是岁刘豫受封已八年，不能自立其国，尚勤屯戍，朝廷厌其无能为也，乃废刘豫。挞懒以左副元帅守汴京，于是伦适至。挞懒，太祖从父兄弟，于熙宗为祖行。太宗长子宗磐以太师领三省事，位在宗幹上。宗翰薨已久，宗幹不能与宗磐独抗。明年，天眷元年，挞懒与东京留守宗隽俱入朝，熙宗以宗隽为左丞相。宗隽，太祖子也。挞懒、宗磐隽三人皆跋扈嗜利，阴有异图，遂合议以齐地与宋，自宗幹以下争之不能得。以侍郎张通古为诏谕江南使，遣伦先归。

明年，宋以伦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进金器千两、银器万两，复来请天水郡王丧柩，及请母韦氏兄弟宗族等。保信军节度使蓝公佐副之。是岁，宗磐、宗隽、挞懒皆以谋反属吏，熙宗诛宗磐、宗隽，以挞懒属尊，赦其死，以为行台尚书省事左丞相，夺其兵权。右副元帅宗弼奏曰："挞懒、宗磐阴与宋人交通，遂以河南、陕西地与宋人。"会挞懒复谋反，捕而杀之于祁州。伦至上京，有司详读康王表文，不书年，阅进奉状，称礼物不言职贡，上使宰相责问伦曰："汝但知有元帅，岂知有上国耶。"遂留不遣，遣其副蓝公佐归。

三年五月，宗弼复取河南、陕西地，遂伐江南，已渡淮。皇统元年，宋人请和。二年二月，宋端明殿学士何铸、容州观察使曹勋进誓表。三月，遣左副点检赛里、山东西路都转运使刘祹送天水

郡王丧柩，及宋帝母韦氏还江南。五月，李正民、毕良史南归。七月，朱弁、张邵、洪皓南归。

四年，以伦为平州路转运使，伦已受命复辞逊，上曰：“此反复之人也。”遂杀之于上京，年六十一。

赞曰：孔子云，“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宇文虚中朝至上京，夕受官爵。王伦纨绔之子，市井为徒。此岂“行己有耻”之士，可以专使者耶。二子之死虽冤，其自取亦多矣。

金史卷八○　列传第一八

熙宗二子　斜卯阿里　突合速　乌延蒲卢浑　赤盏晖　大＜⿳白大＞　阿离补

熙宗诸子：悼平皇后生太子济安，贤妃生魏王道济。

济安，皇统二年二月戊子生于天开殿。上年二十四始有皇子，喜甚，遣使驰报明德宫太皇太后。五日命名，大赦天下。三月甲寅，告天地宗庙。丁己。翦鬌，奏告天地宗庙。戊午，册为皇太子。封皇后父太尉胡塔为王，赐人口、马牛五百、驼五十、羊五千。随朝职官并迁一资，皆有赐。己未，诏天下。十二月，济安病剧，上与皇后幸佛寺焚香，流涕哀祷，曲赦五百里内罪囚。是夜，薨。谥英悼太子，葬兴陵之侧，上送至乌只黑水而还。命工塑其像于储庆寺，上与皇后幸寺安置之。海陵毁上京宫室，寺亦随毁。

道济，皇统三年，命为中京留守，以直学士阿懒为都提点，张玄素为同提点，左右辅导之。俄封魏王，封其母为贤妃。初居外，至是养之宫中。未几，熙宗怒杀之。

赞曰：国初制度未立，太宗、熙宗皆自谙班勃极烈即帝位。谙班勃极烈者，汉语云最尊官也。熙宗立济安为皇太子，始正名位，定制度焉。

斜卯阿里。父浑坦，穆宗时内附，数有战功。阿里年十七从其伯父胡麻谷讨诈都，获其弟沙里只。高丽筑九城于曷懒甸，浑坦攻之，遇敌于木里门甸，力战久之，阿里挺枪驰刺其将于阵中，敌遂溃。浑坦与石适欢合兵于徒门水，阿里首败敌兵，取其二城。高丽入寇，以我兵屯守要害，不得进，乃还。阿里追及于曷懒水，高丽人争走冰上，阿里乘之，杀略几尽，遂合兵于石适欢。道遇敌兵五万，击走之。又与石适欢遇敌七万，阿里先登，奋击大败之。石适欢曰：“汝一日之间，三破重敌，功岂可忘。”乃厚赐之。

翰塞、乌睹本攻驼吉城，阿里凿墉为门，日已暮，不可入，以兵守之，旦日遂取其城。乌睹本被甲并乘马赐之。从攻下宁江州，授猛安。又从攻信州、宾州，皆克之。辽人来攻孛堇忽沙里城，阿里率百余骑救之。辽兵数万，阿里兵少，乃令军士裂衣多之旗帜，出山谷间，辽兵望见，遁去。

苏、复州叛，众至十万。旁近女直皆保于太尉胡沙家，筑垒为固。敌围为数重，守者粮刍俱尽，牛马相食其鬃尾，人易子而食。夜，缒二人出，告急于阿里。阿里赴之，内外合袭之，破其众于辟离密罕水上，剿杀几尽，水为之不流。蒲离古胡什吉水、马韩岛凡十余战，破数十万众。契丹、奚人聚舟千艘，将入于海。阿里以二十七舟邀之，中流矢，卧舟中，中夜始苏。敌船已入王家岛，即夜取海路追及之，敌走险以拒，阿里以骑兵邀击，再中流矢，力战不退，竟破之，尽获其舟。于是，苏、复州、婆速路皆平。

攻显州，下灵山县，取梁鱼务，败余睹兵，功皆最。后与散睹鲁屯高州，契丹昭古牙、九斤合兴中兵数万攻胡里特寨，阿里以八谋克兵救之。胡里特先往，败于城下。阿里指阵前绯衣者二十余人曰：“此必贼酋也。”麾兵奋击，皆杀之，余众大溃。来州、隰州兵围胡里特城，闻阿里来救，即解围去。

阇母讨张觉，有兵出楼峰口山谷间，阿里、散笃鲁、忽卢补三猛安击败之。宗望代阇母讨张觉，阿里再败平州兵。及伐宋，阿里别击宋兵，败之。孟阳之役，阿里扼桥渡力战。明年，再伐宋，至保州、中山，累破之。进围真定，阿里与娄室、豁鲁乘风纵火，焚其楼橹，诸军毕登，克其城。师至河上，粘割胡撒击走宋人，扼河津，兵数千遂渡河。诸将分出大名境，阿里破敌四百尽殪，遂围汴。汴中夜出兵来焚攻具，阿里与谋克常孙阳阿御之，其众大溃。还攻赵州，降之。

天会六年，伐宋主，取阳谷、莘县，败海州兵八万人，海州降。破贼船万余于梁山泊。招降滕

阳、东平、泰山群盗。盗攻范县，击走之，获船七百艘。宗弼攻下睢阳，与乌延蒲卢浑先以二千人往招寿春，具舟淮水上。时康民聚贾船四百与寿春相近，术列速以骑四百破康民，斩馘数千。与当海、大＜⿳白大＞破贼十万于淮南。比至江，连破宋兵，获舟二百艘。宗弼至江宁，阿里、蒲卢浑别降广德军，先趣杭州。去杭十余里，遇宋伏兵二千，取我前驱甲士三十人。阿里使诸军去马搏战，伏兵败，皆逼死于水。宗弼至余杭，而宋主走明州，阿里与蒲卢浑以精骑四千袭之，破东关兵，济曹娥江，败宋兵于高桥镇。至明州，颇失利。宋主已入于海，乃退军余姚。宗弼使当海济师，遂下明州，执宋守臣赵伯谔，进至昌国县。宋主自昌国走温州，由海路追三百余里，弗及。遂隳明州，与宗弼俱北归。

睿宗经略陕西，驻泾州，阿里先取渭州。睿宗趋熙河，阿里、斜喝、韩常三猛安为前军。十二年，与高彪监护水运。宋以舟师阻亳州河路，击败之，追杀六十余里，获其将萧通。破涟水水寨贼，尽得其大船，遂取涟水军，招徕安辑之。天眷间，盗据石州，阿里讨之。粘割胡撒与所部先登，遂克其城，石州平。

宗弼再伐宋，阿里已老，督造战船。宋称臣，诏赐阿里钱千万。自结发从军，大小数十战，尤习舟楫，江、淮用兵，无役不从，时人以水星目之。为迭里部节度使，历顺义、泰宁军，归德、济南尹。天德初，致仕，加特进，封王。正隆例封韩国公，召赴阙，命造战船。以疾薨，年七十八，谥智敏。

阿里性忠直，多智略。兄弟相友爱，家故饶财，以己猛安及财物尽与弟爱拔里。爱拔里不肯受，逃避岁余，阿里终与之。

突合速，宗室子，拿罕塞人。初隶万户石家奴麾下，尝领偏师破云中诸山寇盗。宗望攻平州，遣突合速讨应州贼，平之，抚安其民而还。

及伐宋，在宗翰军，以八谋克破石岭关屯兵数万，杀戮几尽。师至太原，祁县降而复叛，突合速攻下之。进取文水县，后从诸帅列屯汾州之境。宋河东军帅郝仲连、张思正、陕西军帅张关索及其统制马忠，合兵数万来援，皆败之。

宗翰南伐至潞还，太原犹未下，即留完颜银术可总督诸军，经略其地。于是，宋援兵大至，突合速从马五、沃鲁破宋兵四千于文水。闻宋将黄迪等以兵三十万栅于县之西山，复与耿守忠合兵九千击之，杀八万余人，获马及资粮甚众。宋制置使姚古率兵至隆州谷，突合速与拔离速以步骑万余御之。种师中兵十万据榆次，银术可乃召突合速，使中分其兵而还，与活女等合兵八千击败之，斩师中于杀熊岭。宋将张灏以兵十万营于文水近郊，复与拔离速击破之。潞州复叛，宋兵号十七万，骨赧、突合速、拔离速皆被围。突合速麾军士，下马力战，遂溃围而出。

及再举伐宋，宗翰命娄室率军先趋汴。娄室至泽州，突合速、沃鲁以五百骑为前驱，往招河阳。先据黄河津，宋兵万余背水阵，进击败之，皆挤于水，遂降河阳。汴京平，诸将西趣陕津，略定河东郡县。突合速取宪州，遇其援军，击败之，生擒其将。孛堇浓瑰术鲁等攻保德，未下，突合速进兵助击，梯冲并进，遂克其城。孛堇乌谷攻石州，屡败，亡其三将，军士殁者数百人。突合速谓乌谷曰："敌皆步兵，吾不可以骑战。"乌谷曰："闻贼挟妖术，画马以系其足，疾甚奔马，步战岂可及之。"突合速笑曰："岂有是耶。"乃令诸军去马战，尽殪之。六年，宗辅驻师邓州，突合速、马五、拔离速西取均、房，遂下其城。攻唐、蔡、陈州及颍昌府皆克之。

天眷初，除彰德军节度使。三年，为元帅监军。皇统八年，改济南尹。天德间，封定国公，授世袭千户。卒，年七十二。正隆二年，赠应国公。

初，突合速以次室受封，次室子因得袭其猛安。及分财异居，次室子取奴婢千二百口，正室子得八百口。久之正室子争袭，连年不决，家赀费且尽，正室子奴婢存者二百口，次室子奴婢存者才五六十口。世宗闻突合速诸子贫窘，以问近臣，具以争袭之故为对，世宗曰："次室子岂当受封邪。"遂以嫡妻长子袭。

乌延蒲卢浑，曷懒路乌古敌昏山人。父孛古剌，龙虎卫上将军。蒲卢浑膂力绝人，能挽强射二百七十步。与兄鹘沙虎俱以勇健隶阇母军，居帐下。攻黄龙府，力战有功。阇母败于兔耳山，张觉

复整兵来，诸将皆不敢战。蒲卢浑登山望之，乃绐诸将曰："敌军少，急击可破也。若入城，不可复制。"遂合战，破之。

郭药师、蔡靖以燕京降，蒲卢浑率九十骑先伺察城中居民去就。遂将汉兵千，隶完颜蒙适攻真定。进攻赞皇，取之，获人畜甲仗万余。汴城破，日已暮，宋人犹力战，枪刺中蒲卢浑手，战益力，遂败宋军，赐金五十两。

睿宗为右辅元帅，已定关、陕，议取剑外诸州，逐拔和尚原。元帅府承制以蒲卢浑为河北西路兵马都总管。及宋主在扬州，蒲卢浑与蒙适将万骑袭之，宋主已渡江，破其余兵，后与斜卯阿里俱从宗弼自淮西渡江取江宁。宗弼入杭州，西主走明州，再走温州，由海道追三百余里，獠明州而归，语在《阿里传》。

天眷二年，授镇国上将军，除安国军，以疾去官。皇统六年，授世袭，谋克，起为延安尹，赐尚衣一袭，寻致仕。海陵迁中都，起为归德尹，就其家授之，赐银牌、袭衣、玉吐鹘，驰驿之官。蒲卢浑留数十日，已违程，复听致仕。召赴京师，至蓟州，见海陵于猎所。明日，从猎，获一狐。海陵曰："卿年老，尚能驰逐击兽，健捷如此。"赐以御服，封豳国公。除太子少师，进太子太保，改真定尹，入判大宗正事。

顷之伐宋，以本官行右领军副都督事。师次西采石，海陵欲渡江，蒲卢浑曰："宋军船高大，我船庳小，恐不可遽渡。"海陵怒曰："汝昔从梁王追赵构于海岛，皆大舟耶，今乃沮吾兵事。设不能遽渡江，不过有少损耳。尔年已七十，纵自爱，岂有不死理耶。明日当与奔睹先济。"既而复止之，乃遣别将先渡江，舟小不可战，遂失利，两猛安及兵士二百余人皆陷没。海陵遇害，军还。

大定二年，至中都上谒，除东京留守。世宗召问年几何，对曰："臣今年七十三矣。"上曰："卿宿将，久练兵事，年虽老，精神不衰。"因命到官，每旬月一视事。赐衣一袭，进阶开府仪同三司，仍封豳国公。是岁，卒。十八年，孙扎虎迁广威将军，袭乌古敌昏山世袭猛安，并亲管谋克。

赤盏晖字仲明，其先附于辽，居张皇堡，故尝以张为氏。后家来州。晖体貌雄伟，慷慨有志略。少游乡校。辽季以破贼功，授礼宾副使，领莱、隰、迁、润四州屯兵。天辅六年降，仍命领其众，从阇母定兴中府义、锦等州。及破张觉，皆与有功，以粟万五千石助军，授洺州刺史。

宗望初伐宋，孟阳之战，敌之中军径薄宗望营，晖与诸将击败之，追杀至城下。讫师还，数立战功。明年，再举伐宋，攻下保州、真定，晖皆与焉。进围汴，宋人夜出兵二万焚我攻具，晖以二谋克兵击走之。凡城中出兵拒战，晖之所当，无不胜捷。

既克宋还，从攻河间。敌将李成以雄、莫之兵来援，晖与所部迎击，马伤而堕，晖辄奋起步斗，竟败成兵。是日，凡七战皆胜，敌人多逼死濠隍间，晖两臂亦数中流矢。贼将刘先生以兵二万夜袭营，晖力战达旦，贼始败走，皆溺死于水。晖复傅城力战，如是连月，诸军四面合攻，遂克之。加桂州管内观察使，因留抚河间。时居民皆为军士所掠，老幼存者亡几。晖下令军中听赎还之。未几，皆按堵如故。

从睿宗经略山东，既攻下青州，复从阇母攻潍州。晖督其裨校先登，而城中积刍茭乘风纵火发机石，晖率将士冲冒而下，力战败之。军还，复以三十骑破敌于范桥。帅府承制加静江军节度使。进攻，城中炮出，几中晖，拂其甲裳裂之。晖益奋攻，卒破其城。又从攻泗州，克之。还屯汶阳，破贼众于梁山泺，获舟千余。移军攻济州，既败敌兵，因傅城谕以祸福，乃举城降。晖约束军士，无秋毫犯，自是曹、单等州皆闻风而下。

从攻寿春、归德，乃渡淮为先锋，遇重敌于秀州、苏州，皆击败之，遂至余杭。通粮饷，治桥道，晖之力为多，乃还，载《资治通鉴》版以归。大军过江宁，徙其官民北渡，时暑多疾疫，老弱转死道路，其知府陈邦光者诉于宗弼，怒将杀之，晖曰："此义士也。"力营救之，竟得免。

富平之战，晖在右翼，遇泞而败，睿宗念其前功，杖而释之。师至熙河，晖别降诸寨将钤辖及吐蕃酋长等，并民户万五千余。兰州叛，与讹鲁补等攻下之，获河州安抚使白常、熙河路副都总管刘维辅以献。还攻庆阳，两败重敌，杀其将戴巢。师还迁归德军节度使。

宋州旧无学，晖为营建学舍，劝督生徒，肆业者复其身，人劝趋之。属县民家奴王夔者，尝业

进士，晖以钱五十万赎之，使卒其业，夔后至显官。密州吏庞乙卒于官，其孤贫，不克葬，晖为营治葬事，且资给其家。

十三年，复从大军渡淮。还镇，丁母忧，寻以旧职起复。既废齐，为安化军节度使。天眷二年，复河南，宋人乘间陷海州，帅府以登、莱、沂、密四州委晖经画，敌无敢窥其境者。为定海军节度使，寻改济南尹，累迁光禄大夫，俄以罪罢，久之，起为昌武军节度使。天德二年，迁南京留守，寻改河南路统军使，授世袭猛安，拜尚书右丞，封河内郡王。岁余，拜平章政事，封戴王。正隆初，出为兴平军节度使。正隆降王爵，为枢密副使，封景国公。未几，复为左丞，封济国公。寻除大兴尹，封荣国公。薨，年六十五。大定间谥曰武康。子师直，登进士第。

大＜⿱白大＞本名挞不野，其先辽阳人，世仕辽有显者。太祖伐辽，辽人征兵辽阳，时＜⿱白大＞年二十余，在选中。辽兵败，＜⿱白大＞脱身走宁江。宁江破，＜⿱白大＞越城而逃，为军士所获，太祖问其家世，因收养之。收国二年，为东京奚民谋克。是时，初破高永昌，东京旁郡邑未尽服属，使＜⿱白大＞伺察反侧。有闻必达，太祖以为忠实，授猛安，兼同知东京留守事。

取中、西两京，隶阇母军。辽军二十万来战，吴王使＜⿱白大＞以本部守营，＜⿱白大＞坚请出战，不许。或谓＜⿱白大＞曰：“战，危事，独苦请，何也？”＜⿱白大＞曰：“丈夫不得一决胜负，尚何为。苟临战不捷，虽死犹生也。”吴王闻而壮之，乃遣出战。既合战，阇母军少却，辽兵后蹑之，＜⿱白大＞麾本部兵横击，杀数百人，由是显名军中。

天会三年，宗望伐宋，信德府居燕、汴之中，可驻军以济缓急，欲遂攻之，恐不能亟下，议未决。＜⿱白大＞独率本部兵，选善射者射其城楼，别以轻锐潜升于楼角之间，遂克其城。军至浚州，宋人已烧河桥，宗望下令，“军中有能先济者功为上”。＜⿱白大＞捕得十余舟，使勇悍者径渡，击其守者而夺其戍栅，由是大军俱济。

八月，再伐宋，授万户，赐金牌。既破汴京，＜⿱白大＞为河间路都统。已克河间，阇母怒其不早降，因纵军大掠，＜⿱白大＞谏止之，已掠者官为赎还。除河间尹，从攻袭庆府。先一日，＜⿱白大＞命军士预备畚锸及薪，既傅城，诸将方经营攻具，未鸣鼓，＜⿱白大＞军有素备，遂先登。军帅以＜⿱白大＞未鸣鼓辄战，不如军令，请罪＜⿱白大＞，朝廷释弗问，仍例赏之。

宗弼伐江南，济淮，宋将时康民率兵十七万来拒，＜⿱白大＞率本部从击，败之。复以骑二千与当海击败淮南贼十万余人，王善来降。将渡江，＜⿱白大＞军先渡，舟行去岸尚远，宋列兵江口，＜⿱白大＞视其水可涉，则麾兵舍舟趋岸疾击之，宋兵走，大军相继而济。俄遇杜充兵六万于江宁之西，＜⿱白大＞与鹘卢补击走之。师还，＜⿱白大＞留为扬州都统，经略淮、海、高邮之间。再为河间尹，兼总河北东路兵马。

十一年，入见，太宗赐坐，慰劳甚久，特迁太子太保，赐衣一袭、马二匹及鞍辔铠甲，改元帅右都监。齐国废，＜⿱白大＞守汴京。熙宗念＜⿱白大＞久劳，降御书宠异之。天眷三年，罢汉、渤海千户谋克，以＜⿱白大＞旧臣，独命依旧世袭千户。是岁，拜元帅右监军。

宗弼再伐宋，宋人称臣乞和，遂班师，＜⿱白大＞独留汴，行元帅府事。皇统三年，加开府仪同三司。八年，进左监军。天德二年，改右副元帅，兼行台左丞，迁平章行台省事，进行台右丞相，右副元帅如故。海陵疑左副元帅撒率喝，以为行台左丞相，使＜⿱白大＞伺察之，诏军事不令撒离喝与闻。撒离喝不知海陵意旨，每与＜⿱白大＞争军事不能得，遂与＜⿱白大＞有隙。海陵竟杀撒离喝，召＜⿱白大＞入朝，拜尚书右丞相，封神麓郡王。

四年，请老，为东京留守。贞元三年，拜太傅，领三省事，累封汉国王。十二月，有疾，海陵其幸第问之。是岁，薨，年六十八。海陵亲临哭之，诏有司废务三日，禁乐三日。其三日当赐三国使馆燕，以不赐教坊乐，命左宣徽使敬嗣晖宣谕之。赠太师、晋国王，谥杰忠，遣使护丧归葬。正隆夺王爵，赠太傅、梁国公。子磐。

磐本名蒲速越，以大臣子累官登州刺史，袭猛安。大定三年，除嵩州刺史，从仆散忠义伐宋有功。五年，召为符宝郎，迁拱卫直都指挥使。

初，磐以伐宋功，进官一阶，磐心少之，颇形于言。上闻之，下吏按问，杖一百五十，改左卫

将军。诏求良弓，磐多自取，及护卫入直者，辄以己意更代。护卫娄室告其事，诏点检司诘问。磐有妹在宫中为宝林，磐属内侍僧儿员思忠使言于宝林曰，“我无罪，问事者迫我，使自诬服”。宝林诉于上，上怒，杖僧儿一百，磐责陇州防御使。上戒之曰：“汝在近密，执迷自用，朕以卿父之功，不忍废弃，姑令补外，其思勉之。”改亳州防御使，迁武宁军节度使，坐事除名。起为韩州刺史，改祁州刺史，复坐事，削四官，解职。

久之，尚书省奏“大磐以年当叙”，上曰：“刚暴之人，屡冒刑章，不可复用。太傅大＜⿱白大＞，别无嫡嗣，其世袭猛安谋克，不可易也。”

阿离补，宗室子，系出景祖。屡从征伐，灭辽举宋皆有功。天会九年，睿宗经略陕西，阿离补为左翼都统，与右翼都统宗弼，抚定巩、洮、河、西宁、兰、廓等州军，来宾、定远、和政、甘峪、宁洮、安陇等城寨，及镇、堡、蕃、汉营部四十余处，汉官军民蕃部酋长甚众，于是泾原、熙河两路皆平。诏以兄猛安沙离质亲管谋克之余户，以阿离补为世袭谋克。

天会十二年，为元帅右都监。十五年，迁左监军。天眷三年，从宗弼复河南，迁左副元帅。皇统三年，封谭国公。六年，为行台左丞相，元帅如故。是岁，薨。

大定间，大褒功臣，图像衍庆宫。欢都死康宗时，不及与驰骛辽、宋之郊，然而异姓之臣莫先焉。故定衍庆亚次功臣，代国公欢都，金源郡王石土门，徐国公浑黜，郑国公谩都诃，濮国公石古乃，济国公蒲查，韩国公斜卯阿里，元帅左监军拔离速，鲁国公蒲察石家奴，银青光禄大夫蒙适，随国公活女，特进突合速，齐国公婆卢火，开府仪同三司乌延蒲卢浑，仪同三司阿鲁补，镇国上将军乌林答泰欲，太师领三省勋事勖，太傅大＜⿱白大＞，大兴尹赤盏晖，金吾卫上将军耶律马五，骠骑卫上将军韩常并阿离补咸著勋焉。子言、方，言别有传。

方以宗室子累官京兆少尹，迁陕西路统军都监。方专事财贿，不恤军旅，诏戒之曰：“卿宗室旧人，乃纵肆败法，惟利是营，朕甚恶之。自今至于后日，万一为之，必罚无赦。”大定三年，迁元帅右都监，转元帅左监军，改顺天军节度使，上曰：“卿本无功，历显仕，不能接僚友，往往交恶，在京兆贪鄙彰闻，至无谓也。朕念卿已过中年，必能悛改，慎勿复尔。”除西南路招讨使，朝廷以兵部郎中高通为招讨都监，以佐之。诏通曰：“卿到天德，毋以其官长曲从之也。简阅沿边士卒，毋用孱弱之人，毋以仆隶代役。女直旧风，凡酒食会聚，以骑射为乐。今则弈棋双陆，宜悉禁止，令习骑射。从其居处之便，亦不可召集扰之。”久之，方坐强买部人马二匹，削一阶，解职，降耀州刺史。通亦坐赃除名。方后迁横海军节度使，入为同签大宗正事，签书枢密院事。

初，阿鲁当授谋克，未封而薨，乌带受之。乌带死，兀答补袭之。兀答补死，乌也阿补当袭。是时，已降海陵为庶人，世宗以乌带在熙宗逆党中，其子孙不合受封，停封者久之，而阿离补功亦不可废绝，特诏方袭之云。

赞曰：斜卯阿里、突合速、乌延蒲卢浑、赤盏晖、大＜⿱白大＞、阿离补等六人，皆收国以来所谓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也，其功有可录者焉。

金史卷八一　列传第一九

鹘谋琶　迪姑迭　阿徒罕　夹谷谢奴　阿勒根没都鲁　黄掴敌古本　蒲察胡盏　夹谷吾里补　王伯龙　高彪　温迪罕蒲里特　伯德特里补　耶律怀义　萧王家奴　田颢　赵隇

鹘谋琶，术吉水斜卯部人也。性忠直宽厚，重节义，勇于战。父阿鹘土，赠金吾卫上将军。

穆宗时，鹘谋琶内附，先遣子宁吉从间道送款。遂使活里疃与鹘谋琶合军攻降诸部，因领其众。与弟胡麻谷、浑坦侄阿里等攻下诸城，从撒改破坞塔城，穆宗屡赏之。破高丽戍兵。与石适欢讨平诸部。蒲察部雅里孛堇与其兄弟胡八、双括等欲叛归辽，鹘谋琶执之，送于康宗，赐赉甚厚。破高丽曷懒甸及下鲁城有功。

天辅六年卒，年七十二。天眷中，赠银青光禄大夫。

迪姑迭，温迪罕部人。祖扎古乃，父阿胡迭，世为胡论水部长。迪姑迭年二十余代领父谋克，攻宁江州，败辽援兵，获甲马财物。攻破奚营，回至韩州，遇敌二千人，击走之。斡鲁古与辽人战

于咸州，兵已却，迪姑迭以本部兵力战，诸军复振，遂大破之。护步答风之役，里补孛董陷敌中，迪姑迭，温迪罕部人。祖扎古乃，父阿胡迭，世为胡论水部长。迪姑迭年二十余代领父谋克，攻宁江州，败辽援兵，获甲马财物。攻破奚营，回至韩州，遇敌二千人，击走之。斡鲁古与辽人战于咸州，兵已却，迪姑迭以本部兵力战，诸军复振，遂大破之。护步答冈之役，乙里补孛堇陷敌中，迪姑迭援出之。攻黄龙府，身被数创，授猛安。天辅七年，从上至山西，病卒，年四十七。天眷中，赠光禄大夫。

阿徒罕，温迪罕部人。年十七从撒改、斡带等讨平诸部，皆身先力战。高丽筑九城于曷懒甸，斡塞御之，阿徒罕为前锋。高丽有屯于海岛者，阿徒罕率众三十人夜渡，焚其营栅战舰，大破之，遂下驼吉城。既而八城皆下，功最。辽兵自宁江州东门出，阿徒罕逆击，尽殪之，以功授谋克。从攻黄龙府，力战，身被数十创，竟登其城。后与乌论石准援照散城，阿徒罕请乘不备急击之，遂夜过益褪水，诘朝，大败之，翰鲁上其功，赐币与马。

天辅四年五月疾病，赐良马一匹，诏曰：“汝安则乘之。”年六十五卒。上悼惜之，遣使吊祭，以马为赠。阿徒罕为人孝弟，好施惠，健捷善弋猎，至角抵、击鞠，咸精其能。

夹谷谢奴，隆州纳鲁悔河人也。国初，祖阿海率所部来归，献器用甲仗。父不剌速，袭本部勃堇，从太祖伐辽，授世袭猛安，亲管谋克，为曷懒路都统。

谢奴，其长子也。长身多髯，善骑射，通女直、契丹大小字及汉字。既冠，随其父见太祖，命佩金牌，总领左翼护卫。

西京未下。谢奴获城中生口，乃知城中潜遣人求救于外，都统府得为之备，却其救兵，西京乃下。自燕京还，过判泥恩纳阿，遇敌于隘。谢奴身先士卒，射杀敌中先锋二人，敌溃走，总管蒲鲁虎以甲及马赠之。后领其父猛安，从攻和尚原，出仙人关，宋兵据险。猛安雏讹只突战不克，谢奴选麾下五十人战，克之。与吴玠相拒，乌里雅行阵不整，吴玠乘之，谢奴领兵逆战，遂大破敌。计前后功，袭其父猛安谋克。

宗弼复取河南、陕西，宋人欲潜兵袭取石闰诸营，谢奴自渭南大禹镇掩其伏兵，射中其军帅，宋兵败走，多获旗帜兵仗，帅府厚赏之。除华州防御使。

入为工部侍郎，迁本部尚书。改平凉尹、昭义军节度使。大定初，卒。

阿勒根没都鲁，上京纳邻河人也，后徙咸平路梅黑河。雄伟美须髯，勇毅善射。国初伐辽，没都鲁在军中，领谋克猛安，每遇敌，往来驰突，人莫敢当，故所战皆克。皇统元年，计功擢宣威将军。明年，授同知通远军节度使，改移剌都乣详稳。授世袭本路宁打浑河谋克。为滑州刺史，改肇州防御使、蒲与路节度使，迁骠骑上将军。是岁，以年老致仕，卒。累官金吾卫上将军。年七十三。

黄掴敌古本，世居星显水。从破宁江，取咸州，平东京路及诸山寨栅，皆有功。从麻吉破辽将和尚节使兵七千于上京，复破那野军二万。再从麻吉遇敌于阿邻甸，麻吉被创，不能战，敌古本率兵击败之，剿杀殆尽。从攻回鹘城，破其兵九万，败木匠直撒兵于山后，俘获甚众。败昭古牙之兵三千，获其家属而还。攻平州张觉，吾春被围于西山，敌古本引兵救之，解其围，并获粮五千斛，招降户口甚众。从平兴中，抚安其民人。天会间，大军伐宋，敌古本从取浚、开德、大名，及取济南、高唐、棣、密等州。皇统间，以功袭谋克，移屯于寿光县界为千户。六年，授世袭千户，棣州防御使。卒。

蒲察胡盏，案出浒水人。年十八从军，其父特厮死，袭为谋克。天辅间，夏以兵三万出天德路，胡盏从娄室迎战，以兵三百，败敌二千。天会三年，大军攻太原，城中出兵万余来战，胡盏以所领千户军击之，复败敌兵三万余于榆次境。六年，从娄室攻京兆，以所部兵屡与宋人接战，皆先登有功，七年，取邠州，遇宋人二十余万，我军右翼少却，时胡盏为左翼千户，摧锋陷阵，敌遂败去。败张浚富平复有功。十三年，击关师古，于临洮众三万余。从攻泾州，从破德顺、秦、巩、临洮、河、兰等州，破吴璘兵，胡盏皆有力焉。授德顺州刺史，改陇州防御使，凤翔尹。卒，年五十五。

夹谷吾里补，暗土浑河人，徙天德。父兀屯，讨乌春、窝谋罕有功。吾里补隶娄室帐下，攻系辽女直，招降太弯照三等。从娄室救斡鲁古于咸州，败辽兵于押鲁虎城。辽军营辽水，吾里补五谋

克军乘夜击之，辽军惊溃，杀获几尽。

斡鲁伐高永昌，吾里补以数骑奋击于辽水之上，复以四十骑伏于津要，遇其候骑，击之，获生口，因尽知永昌虚实。太祖嘉之，赏奴婢八人。永昌驻军于兔儿陀，先据津要，军不得渡。吾里补与撒八射杀其先锋二人，永昌众稍却，大军遂渡辽水。及攻广宁，军帅选勇士先登，吾里补与赤盏忽没浑各领所部，突入其阵，大军继之，遂拔广宁。

太祖攻临潢，吾里补面被重创，奋击自若，赏以辽宫女二人。辽王杲已取中京，吾里补以四十骑觇敌，获辽喉舌人，因知辽主所在。后从都统斡鲁定云中，从宗翰屯应州，辽军在近境，吾里补以所部击败之。宗望伐宋，宋安抚使蔡靖诣吾里补降。娄室攻陕西，诸郡往往复叛，吾里补攻败之。败张浚军于富平，吾里补先登，睿宗赏以金器名马。遂以先锋攻兰州，下其城。加昭武大将军，授世袭猛安。累官孛特本部族节度使，以老致仕，封芮国公。

吾里补多智略，膂力过人，虽甚老，勇健不少衰。大定初，剧贼啸聚，出特鄙关，吾里补率乡里年少逆击之，贼党遂溃。事闻，赏赉甚厚。大定二十六年卒，一百有五岁。

王伯龙，沈州双城人也。辽末，聚党为盗。天辅二年，率众二万及其辎重来降，授世袭猛安，知银州，兼知双州。

三年，太祖攻临潢，伯龙与韩庆和以兵护粮饷，挽夫千五百人皆授甲，庆和已将兵行前，伯龙从粮居后，遇辽兵五千余邀于路，伯龙率挽夫击败之，获马五百匹。四年，从攻下中京，并克境内诸山寨，为静江军节度留后。天会元年，真授节度使，从宗望讨张觉于平州，伯龙先登驰击，手杀数十百人，迁右金吾卫将军。白河之战，伯龙当其左军，麾兵疾驰蹂之，宋军乱，我师乘胜奋击败之。

宗望伐宋，伯龙为先锋，次保州，遇敌五万，破之，招降新乐军民十余万。大军围汴，宋太尉何＜⿱桌＞以军数万出酸枣门，伯龙以本部遮击，多所斩获。及破汴，伯龙以治攻具有功。进破孔彦舟、郦琼众三万于洺州。

是年，同知保州兵马安抚司事，将兵数千攻北平，拔之。复取保州、河间。睿宗经略山东，伯龙从攻青州，未下，城中夜出兵袭伯龙营，伯龙不及甲，独被衣挺刃拒营门，敌不得入，因奋击杀数十人。已而，军士皆甲出，杀伤宋兵不可胜计，并获其一将，斩之，及下青州，第功，伯龙第一。

六年，还攻莫州，降之，加太子少保、莫州安抚使。破李固寨众十余万于濮州。濮城守，城中熔铁挥我军，攻之不能克。伯龙被重甲，首冠大釜，挺枪先登，杀守陴者二十余人，大军相继而上，遂克之。进攻徐州，伯龙复先登，充徐、宿、邳三路军马都统。败高托山之众十五万余于清河。进击韩世忠于邳州，走之，与大军会于宿迁，追世忠至扬州。还攻泗州。泗州守将以城降。

屯军嵫阳，破陈宏贼众四十余万。破黄戬于单州。进攻归德，军帅遣伯龙立攻具，伯龙从二十余骑行视地形，城中忽出兵千余，欲生得伯龙，伯龙纵骑驰之。敌兵乱，堕隍而死者几二百人。破王善之众于巢县，取庐州、和州，伯龙之功多。军渡采石，击败岳飞、刘立、路尚等兵，获刍粮数百万计。

还过真、扬，道遇郦琼、韩世忠军，复战败之。复为莫州安抚，改知泽州。太行群贼往往啸聚，伯龙皆平之。

天眷元年，为燕京马军都指挥使。从元帅府复收河南，权武定军节度使，兼本路都统。宋兵据许州，伯龙击走之，招复其人民。是年秋，泰安卒徒张贵驱胁良民，据险作乱，伯龙讨平之。

皇统元年，以本部从宗弼南伐，攻破濠州而还。三年，为武定军节度使，改延安尹，宁昌军节度使。天德三年，改河中尹，徙益都尹，封广平郡王。卒，年六十五，正隆间，例赠特进、定国公。

高彪，本名召和失，辰州渤海人，祖安国，辽兴、辰、开三镇节度使。父六哥，左承制，官室刺史。彪始生，其父用术者言，为其时日不利于己，欲不举，其母为营护。居数岁，竟逐之，彪匿于外家。辽人调兵东京时，六哥已老，当从军，怅然谓所亲曰："吾儿若在，可胜兵矣。"所亲具以实告，因代其父行。战于出河店，辽兵败走，彪独力战，军帅见之曰："此勇士也。"令生致之。斡鲁攻东京，六哥率其乡人迎降，以为榆河州千户。久之告老，彪代领其众。

都统杲攻中京，彪领谋克，从斡鲁破辽将合鲁燥及韩庆民于高、惠之境。已而驻军武安，合鲁燥以劲兵二万来袭，从斡鲁出战，与所部皆去马先登，奋击败之。奚人负险拒命，所在屯结，彪屡战有功。

宗望攻平州，彪徇地西北道，破敌，招降石家山寨。再从宗望伐宋，为猛安。师次真定，彪率兵士七十人，临城筑甬道，城中夜出兵焚攻具，彪击走之。大军围汴，以五十骑屯于东南水门。宋人再以重兵出战，彪皆败之。师还，屯镇河朔，复破敌于霸州，擒其裨将祝昂。河间夜出兵二万袭我营垒，彪率三谋克兵击败之。

天会五年，授静江军节度使、寿州刺史。明年，伐宋，从帅府徇地山东，攻城克敌，数被重赏。七年，师至睢，彪以所部招诱京西人民。次柘县，其官吏出降，彪独与五十余骑入城。继而城中三千余人复叛，彪率其众力战败之，抚安其民而还。

从梁王宗弼袭康王，至杭州。师还，宋将韩世忠以战舰数百扼于江北。宗弼引而西，将至黄天荡，敌舟三十余来逼南岸，其一先至者载兵士二百余，彪度垂及，以钩拽之，率勇士数十，跃入敌舟，所杀甚众，余皆逼死于水中。

明年，从攻陕西，师至宁州，彪与宗人昂率兵三千取鄜州。始至，有来降者言，“城东北隅守兵将谋为内应”。彪即夜从家奴二人以登，左右守者觉之，彪与从者皆殊死战，诸军继进，遂克其城。从攻和尚原及仙人关。与阿里监护漕粮并战舰至亳州，宋人以舟五十艘阻河路，击败之，擒其将萧通。击涟水贼水寨，进取涟水军，其官民已遁去，悉招降之。

彪勇健绝人，能日行三百里，身被重铠，历险如飞。及临敌，身先士卒，未尝反顾，大小数十战，率以少击众，无不胜捷。

齐国既废，摄滕阳军以东诸路兵马都统，抚谕徐、宿、曹、单，滕阳及其属邑皆按堵如故。为武宁军节度使，颇黩货，尝坐赃，海陵以其勋旧，杖而释之。改忻州防御使，历安化、安国、武胜军节度使，迁行台兵部尚书，改京兆尹，封郜国公。以忧去官，起复为武定军节度使，归德尹。正隆例授金紫光禄大夫。久之致仕，复起为枢密副使、舒国公，赐名彪。卒年六十七，谥桓壮。彪性机巧，通音律，人无贵贱，皆温颜接之。

温迪罕蒲里特，隆州移离闵阿胡勒出寨人也。魁梧美髯，有谋略，以智勇闻。都统杲取中京，蒲里特权猛安，领军五千，遇契丹贼万余，与战败之。出衮古里道，败敌八千余。至腊门华道，复以伏兵败敌万人。太祖定燕，自儒州至居庸关，执其喉舌人。有顷，贼三千余人复寇腊门华道，蒲里特整队先登，贼识其旗帜，望风而遁，遂奋击之，亲执贼帅。

皇统元年，从梁王宗弼伐宋，留军唐州。敌众奄至，蒲里特击之，大名军万四千号二十万，蒲里特率亲管猛安，身先士卒，冲击，敌少却，乃张左右翼并击之，敌众散走。而别遇兵二万来援，复以兵三千击走之。时邳州土贼啸聚，几二十万，蒲里特军三千，分为数队急攻之，贼溃去。南京路遇敌军二万，蒲里特以军三千击败之。是日，有兵自城中出者，复击败之。

皇统二年，迁定远大将军，同知凤翔尹。六年，改京兆尹，转宁州刺史，改西北路招讨都监，迁永定军节度使。海陵南征，改武卫军都总管。大定三年，授开远军节度使，改泰宁军。卒。十九年，以功授其子兀带武功将军、本猛安奚出痕世袭谋克。

伯德特里补奚五王族人也，辽御院通进。天会初，与父挞不也归朝，授世袭谋克，后以京兆尹致仕。

特离补招降松山等州未附军民，及招降平州、蓟州境内，督之耕作。宗望伐宋，特离补为军马猛安，与诸将留，规取保、遂、安三州。攻安肃军，河间、雄、保等兵十余万来救，特离补率所部先战，大军继之，大破其兵，遂拔安肃。特离补摄通判事，降将胡愈阴结众谋乱，特离补勒兵擒愈及其众五十余人。安肃军改为州，就除同知州事。改磁州，捕获太行群盗。元帅府以磁、相二州屯兵属之，擒王会、孙小十、苗清等，群盗遂平。迁滨州刺史，廉入优等。以母忧去官，起复本职，改涿州刺史。

入为工部郎中，从张浩营缮东京宫室。及田珏党事起，朝省为之一空，特离补摄行六部事，迁

大理卿，出为同知东京留守。天德三年，复为大理卿，同知南京留守。

丁父忧，起复洺州防御使。正隆盗起，州县无兵，不能御。洺旧有河附于城下，特离补乃引水注濠中以为固，盗弗能近，州赖以安。迁崇义军节度使，未几，告老归田里，卒。

特离补为人孝谨，为政简静不积财，常曰："俸禄已足养廉，衣食之外，何用蓄积。"凡调官，行李止车一乘、婢仆数人而已。

耶律怀义本名孛迭，辽宗室子。年二十四，以战功累迁同知点检司事。宗翰已取西京，辽主谋奔于夏，怀义谏止之，不见听，乃窃取辽主厩马来降。

太祖自燕还师，留宗翰、斡鲁经略西方，怀义领谋克从军。天会初，帅府以新降诸部大小远近不一，令怀义易置之，承制以为西南路招讨使，乃择诸部冲要之地，建城市，通商贾。诸部兵革之余，人多匮乏，自是衣食岁滋，畜牧蕃息矣。

从宗翰伐宋，降马邑，破雁门，屯兵，进攻太原，以所部别降清源县徐沟镇，遂与诸将列屯汾州之境。时河东、陕西路兵来救太原，刘光世、折可求栅于文水西山，怀义捕得生口，尽知宋兵屯守要害，乃分兵袭败之。

明年，再伐宋，从娄室取汾州及其属邑，遂过平阳，出泽、潞以趋河阳，所至皆降。及大军围汴，怀义屯京西，汴城既下，宋兵之出奔者，邀击尽之。从攻郑、邓州及讨平郑州叛者，攻下濮州及雷泽县，从破大名、东平府、徐、兖等州，皆有功。七年，还镇。十年，加尚书左仆射，改西北路招讨使。

怀义在西陲几十年，抚御有恩，及去，老幼遮道攀恋，数日不得发。天眷初，为太原尹，治有能声。改中京留守。从宗弼过乌纳水，还中京，以老乞致仕，不许。改大名尹，命不赴治所，止以俸兼给之。每岁春水扈从，余听自便。明年，再请老得谢，给俸兼之半。海陵即位，封漆水郡王，进封莘王。久之，进封萧王。正隆例封景国公。

其子神都斡为西北路招讨都监，迎侍之官。神都斡从海陵南征，怀义卒于云中，年八十二。

萧王家奴，奚人也，居库党河。为人魁伟多力，未冠仕辽，为太子率府率。天辅七年，都统杲定奚地，王家奴率其乡人来降，命为千户领之。奚王回离保既死，其亲党金臣阿古者犹保撒葛山，王家奴与突捻往讨之，生擒金臣阿古者，降其余众。时平、滦多盗，王家奴以所部屡破贼兵，斩馘执俘，数被赏赉。

宗望伐宋，败郭药师于白河，亦与有功。至河上，宋兵扼津要，与诸将击败之。进围汴，破其东门兵。明年，再伐宋，宗望军至中山，诸门分兵出战，焚我攻具，祁州河间各以兵来援，皆败之。

师还，屯镇河朔。滨州贼葛进聚众数万临淄，孛堇照里以骑兵二千讨之，王家奴领谋克先登，力战大破其众。

明年，攻沧州，宋兵拒战，复从照里击走之。宋将徐文以舟百艘泊海岛，即以商船十八进袭，斩首七百级，获舟二十。

天会八年，除静江军节度使，授世袭千户。从梁王宗弼征伐，为万户，还为五院部节度使。天德二年，改乌古迪烈招讨都监，卒。

田颢字默之，兴中人。辽天庆八年进士，历官金部员外郎，权归德节度使。太祖定燕，颢举四州版图归朝，加都官郎中，权节度使事，四迁知真定府事。招降齐博、游贵等贼众五千余人。已而，贵复叛去，颢遣齐博伪叛从贵，因令伺间杀之，降其众，贼垒悉平。

三迁行台左丞、彰德军节度使。是时，新定力役，颢蠲籍之半而上之，故相之繇赋比他州独轻。徙同知河北东路都总管，改同签燕京留守司事，民遮留不得出，易服夜去。改河东南路转运使，寻改绛阳军节度使。居三年，以疾请谢事，径解印归。数奏不允，移镇振武军。入为刑部尚书，居三月请老，卒于家。

赵隇字德固，辽阳人。其妇翁以优伶得幸于辽主，隇补阁门祗候，累迁太子左卫率。后居滦州。宗望讨张觉，隇逾城出降，授洛苑副使，为滦州千户，迁洛苑使，检校工部尚书。

从伐宋，至汴，迁棣州刺史、侍卫步军都虞候。及再伐宋，攻真定与有功，改商州刺史，检校

尚书右仆射。五年，同知信德府路统押军兵。兼沿边安抚司事。明年，权知济州事。八年，从定河南，授陇州团练使。十年，改知石州。隇久在兵间，不善治民，坐谤议，谪监平州甜水盐。

齐国废，河南皆以宿将守之，授隇宿州防御使，统本路军兵。隇重义，接儒士。尝以事至汴，有故人子负官钱百万，隇以橐金赠之，其子悉为私费，复代输之。顷之，有讼徐帅不法者，朝廷使隇鞫治，隇委曲营护，坐是废罢，寓居于燕。

海陵出领行台省，至燕，隇往见之，因诉其事。及海陵即位，起为保大军节度使。贞元初，改内省使。未几，为中都路转运使，明年，再徙顺义、兴平，入为太子詹事，镇沁南，以疾卒，年六十六。

后十余年，隇子孙、司徒张通古子孙皆不肖淫荡，破赀产，卖田宅。世宗闻之，诏曰："自今官民祖先亡没，子孙不得分割居第，止以嫡幼主之，毋致鬻卖。"仍著于令。

金史卷八二　列传第二○

郭药师　耶律涂山　乌延胡里改　乌延吾里补　萧恭　完颜习不主　纥石烈胡剌　耶律恕　郭企忠　乌孙讹论　颜盏门都　仆散浑坦　郑建充　乌古论三合　移剌温　萧仲恭　高松　海陵诸子

郭药师，渤海铁州人也。辽国募辽东人为兵，使报怨于女直，号曰"怨军"，药师为其渠帅。斡鲁古攻显州，败药师于城下。辽帝亡保于德，耶律捏里自立，改"怨军"为"常胜军"，擢药师诸卫上将军。捏里死，其妻萧妃称制，药师以涿、易二州归于宋。药师以宋兵六千人奄至燕京，甄五臣以五千人夺迎春门，皆入城。萧妃令闭城门与宋兵巷战。药师大败，失马步走，逾城以免。宋人犹厚赏之。

太祖割燕山六州与宋人，宋使药师副王安中守燕山。及安中不能庇张觉而杀之，函其首以与宗望，药师深尤宋人，而无自固之志矣。宗望军至三河，药师等拒战于白河。兵败，药师乃降。宗望遂取燕山。

太宗以药师为燕京留守，给以金牌，赐姓完颜氏。从宗望伐宋，凡宋事虚实，药师尽知之。宗望能以悬军深入，驻兵汴城下，约质纳币，割地全胜以归者，药师能测宋人之情，中其肯綮故也。及两镇不受约束，命诸将讨之，药师破顺安军营，杀三千余人。海陵即位，诏赐诸姓者皆复本姓，故药师子安国仍姓郭氏。

郭安国，药师子也。累迁奉国上将军、南京副留守。贞元三年，南京大内火，海陵使右司郎中梁銶、同知安武军节度事王全按问失火状。留守冯长宁、都转运使左瀛各杖一百，除名。安国及留守判官大良顺名杖八十，削三官。火起处勾当官南京兵马都指挥使吴浚杖一百五十，除名。失火位押宿兵吏十三人并斩。谕之曰："朕非以宫阙壮丽也。自即位以来，欲巡省河南，汝等不知防慎，致外方奸细，烧延殆尽。本欲处尔等死罪，特以旧人宽贷之。押宿人兵法当处死，疑此辈容隐奸细，故皆斩也。"

安国性轻躁，本无方略。海陵将伐宋，以安国将家子，擢拜兵部尚书，改刑部尚书。军兴，领武捷军都总管，与武胜、武平军为前锋。海陵授诸将方略，安国前奏曰："赵构闻王师至，其势必逃窜。臣等不以远近，追之获而后已，但置之何地？"海陵大喜曰："卿言是也。得构即置之寺观，严兵守之。"及闻世宗即位，海陵谋北还，更置浙西道兵马都统制府，以完颜元宜为都统制，安国副之。及海陵遇弑，众恶安国所为，与李通辈皆杀之。

赞曰：郭药师者，辽之余孽，宋之厉阶，金之功臣也。以一臣之身而为三国之祸福，如是其不侔也。魏公叔痤劝其君杀卫鞅，岂无所见欤。

耶律涂山系出遥辇氏，在辽世为显族。涂山仕至金吾卫大将军、遥里相温。辽帝奔天德，涂山以所部降，宗翰承制授尚书，为西北路招讨使。宗翰伐宋，涂山率本部为先锋。至汾州，遇宋将折家军，请济师并力破之。从攻太原、隆德府，从入汴，克洛阳。及从娄室平陕右。天会七年，授太子少保。十年，迁尚书左仆射。致仕，卒，年九十一。正隆例赠特进、郜国公。

乌延胡里改，曷懒路星显水人也。后授爱也窟谋克，因家焉。

从阇母围平州，有功。及伐宋，围汴，五谋克与宋兵万人遇于城南，胡里改先驰击败之，元帅府遂赏良马一匹。五年，攻宗城县，敌弃城走恩州，胡里改追杀千余人，获车四百两。帅府赏牛三十头、马一匹。七年，讨泰山群盗，平之，毁其营栅。兖州群寇三千余保据山险，胡里改复破之。赏牛二十二头、马四匹。八年，攻庐州，至柘皋镇，胡里改领甲士三十为前锋，执宋所遣持书与刘四厢錡者七人。复以先锋军攻和州，比至含山县五里，获甲士二人，乃知宋三将将兵且至，胡里改伏其军，遂获姚观察。帅府赏马二匹。九年，定陕右，胡里改以所部遇敌千人，败之，生擒甲士一人，尽得敌之虚实。又从蒲鲁浑徇地熙秦，败敌兵二千于秦州，赏马一匹。宋人屯襄阳府，监军按补遣胡里改领四猛安往攻之。宋兵三千已渡江，方营壁垒，乘其未就，突战破之。梁王宗弼复河南，将攻陈州，遣胡里改以甲士三十捕侦候人。至蔡州西，遇兵八十余，战败之，获南顿县令。及攻陈州，夜将四更，忽闻敌开门溃走，胡里改亟领二谋克军追及之，而猛安突葛速亦领军继至，大败之。

皇统二年，迁定远大将军。八年，授临洮少尹，兼熙秦路兵马副都总管。九年，改同知京兆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天德，改同知平阳尹，兼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贞元三年，改同知曷懒路总管。大定四年，授胡里改节度使。七年，改归德军节度使。十年，移镇显德。卒官，年六十九。十九年，诏授其子五十六武功将军，世袭本路婆朵火河谋克。

乌延吾里补，曷懒路禅岭人也。徙大名路。天会中，从其父达吉补隶元帅右监军麾下。挞懒以事赴阙，以达吉补自随。吾里补领其父谋克，从大军攻沧州。方夷濠隍，城中兵来拒，吾里补以本部击却之。王师下青州，力战有功，获马百匹以献，降获贼党甚众。

青州戍将赎吉补以莱州兵众，请济于帅府。吾里补将十二谋克兵往救之。遂降其四营，拔其一营，得户四千。又败贼兵五万于恩州，攻破其营，降户五万，获牛畜万余。将至临清县，遇敌兵三千，又败之，俘获甚众，生擒贼首以献。帅府嘉其功，以奴婢百、牛三十赏之。时赎吉补败于恩州之境，吾里补复以兵四千往救之，破敌万余。

宋兵十万在单父间，总管宗室移剌屋选步卒一万、骑兵四千往讨之。吾里补领其亲管谋克以从，遇敌先登，力战有功。大军经略密州，吾里补将兵二千为前锋，遇敌万人于高密，遂败其众，追至城下，杀戮殆尽，获马牛三千余。吾里补与孛太欲败贼王义军十余万于州南。是夜，贼兵数千来袭营，吾里补以兵横击走之。后从大军攻楚、扬、通、泰等州。

天眷二年，袭其父世袭猛安，授宁远大将军。皇统七年，益以亲管谋克。天德三年，除同知归德尹。正隆初，为唐古部族节度使。大定二年，为保大军节度使。是岁改镇通远。是时，宋军十万余入河、陇，据险要，攻郡邑。元帅左都监合喜奏益兵。诏益兵七千，遣吾里补与彰化军节度使宗室璋等七人偕往，以备任使。进阶龙虎卫上将军。卒于军中。

萧恭字敬之，乃烈奚王之后也。父翊，天辅间归朝，从攻兴中，遂以为兴中尹。师还，以恭为质子。宗望伐宋，翊当领建、兴、成、川、懿五州兵为万户，军帅以恭材勇，使代其父行，时年二十三。至中山，宋兵出战，恭先以所部击败之。经山东，及渡淮，袭康王，皆在军中。

师还，帅府承制授德州防御使，奚人之屯滨、棣间者，皆隶焉。改棣州防御使。皇统间，改同知横海军节度使。丁父忧，起复为太原少尹，用廉，迁同知中京留守事。累迁兵部侍郎，授世袭谋克。坐问禁中起居状，决杖，夺一官。贞元二年，为同知大兴尹。岁余，迁兵部尚书，为宋国生日使。以母忧去官，起复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正隆四年，迁光禄大夫，复为兵部尚书。

是岁，经画夏国边界，还过临潼，失所佩金牌。至太原，忧恚成疾。时已具其事驿闻于朝，海陵复命给之，仍遣谕恭曰："汝失信牌，亦犹不谨，朕方俟汝，欲有委使，乃称疾耶？必以去日身佩信牌，归则无以为辞，欲朕先知耳。"使至，恭已疾笃，稽颡受命，俄顷而卒。海陵方遣使与其子护卫九哥驰视，乃戒府官使善护之，至保州，已闻讣矣，海陵深悼惜之。命九哥护丧以还，所过州府设奠。丧至都，命百官致祭。亲临奠，赙赠甚厚，并赐厩马一。谓九哥曰："尔父衔命，卒于道途，甚可悼惜。朕乘此马十年，今赐汝父，可常控至柩前。既葬，汝则乘之。"

完颜习不主，年十六，从伐宋，攻下怀仁县，功居最。从睿宗经略陕西，以兵七百人入丹州诸山，遇盗三千，击败之。又破贼四千，生擒其将帅。出陇州，以兵四百败敌数千。宋兵七千来取巩

州，复击走之。又以五千兵败吴玠之众三万。白塔口遇敌五千，复败之。别降定远等寨。皇统二年，授同知临洮尹，以忧去官。未期，以旧职起复，改孟州防御使，迁临洮尹。复以罪罢。正隆三年，起为京兆尹，改河南尹。卒，年五十八。

纥石烈胡剌，晦发川唵敦河人，徙西北路。识契丹字，为帅府小吏。梁王宗弼复陕西，久不通问。睿宗在燕京，遣胡剌往候之。是时，宗弼自凤翔攻和尚原，使胡剌视彼中地形，修道筑城。十二年，往滨州密访南边事体，及观刘豫治齐状，尽得其虚实。睿宗甚嘉之。

皇统初，从宗弼渡淮，及下庐、和二州，大破张浚、韩世忠等军。遣胡剌驰奏，赏以金盂、重彩五端、绢五匹。七年，授同知景州军州事，以廉，加忠武校尉。天德初，以监察御史分司行台，历同知济州防御使事，入为监察御史。秩满再任。大定二年，迁刑部员外郎，与御史大夫白彦敬往西北部族市马。累转泗州防御使，三迁蒲与路节度使，移宁昌军，卒。

耶律恕字忠厚，本名耨里，辽横帐秦王之族也。为人谨愿有志，喜读书，通契丹大小字。与耶律高八来归。娄室问高八曰："与尔同来者，谁可任用治军旅事？"高八对曰："耨里可。"

娄室与宗翰伐宋，恕隶前锋，取和尚原，攻仙人关，特为睿宗所知，再除太原、真定少尹。撒离喝辟署陕西参谋，委以军务，迁行台兵部侍郎，再迁尚书左司郎中。

海陵为平章政事，谓恕曰："君亦有党乎？"恕正色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不以其道得之，非恕之志也。何朋党之有。"海陵徐曰："前言戏之耳。"久之，为沁南军节度使，迁行台工部尚书。行台罢，改安国军节度使，为参知政事。以疾求解，为兴中尹，入为太子少保。正隆元年，致仕。封广平郡王。薨，年六十九。二年，例赠银青光禄大夫。

郭企忠字元弼，唐汾阳王子仪之后。郭氏自子仪至承勋，皆节镇北方。唐季，承勋入于辽，子孙继为天德军节度使，至昌金降为副使。

企忠幼孤，事母孝谨。年十三，居母丧，哀毁如成人。服除，袭父官，加左散骑常侍。天辅中，大军至云中，遣耶律坦招抚诸部。企忠来降。军帅命同勾当天德军节度使事，徙所部居于韩州。及见太祖，问知其家世，礼遇优厚，以白鹰赐之。

天会三年，伐宋，领西南诸部番、汉军兵，为猛安，从破雁门，屯兵，加桂州管内观察留后，镇代州。明年，贼杨麻胡等聚众数千于五台，企忠与同知州事迪里讨平之。迁知汾州事。

是时，汾州初下，居民多为军士掠去，城邑萧然。企忠诣帅府力请，愿听其亲旧赎还。帅府从之。未几，完实如故。石州贼阎先生众数万至城下，僚属虑有内变，请为备。企忠曰："吾于汾人有德，保无他。"乃率吏民城守。会援至，合击，破之。

六年，改静江军节度留后，迁天德军节度使、汴京步军都指挥使，累迁金吾卫上将军。秩满，权沁州刺史。到官岁余，卒，年六十八。

乌孙讹论，善骑射，袭父撒改谋克，从蒙刮攻东京及广宁，袭北京山贼，皆有功。萧霸哲来攻恩州，讹论以六十骑侦之。逮夜，遇敌数百骑，掩击之，生获三人，知霸哲众九万且至，故蒙刮得以为备，遂破霸哲。

宗望伐宋。已至汴，讹论破尉氏、中牟援兵，取其城。久之，以兵百五十人破敌一千于沧州西。明年，再伐宋，蒙刮戍开州，讹论以骑四百守河，复败千余人，斩首七百余。宗弼渡淮，阿里先具舟于江上，闻王善兵扼其前。宗弼使讹论济师败王善于和州北。李成以兵七万据乌江，讹论帅二千人直前败之。宗弼遂渡江至江宁。

十五年，沂州窦防御叛。讹论败之，获窦防御。录前后功，授猛安，加昭武大将军。宗弼再取河南，讹论以五十骑败杨家贼五百于徐州东。以功受赏，不可胜计。

天德二年，除唐州刺史，移淄州，迁石垒部族节度使。行至北京，病卒。

颜盏门都，隆州帕里干山人也。身长，美须髯。天会间，从其兄羊艾在军中。方取汴京，其兄战殁，遂擐甲代其兄充军。睿宗定陕右，以门都为蒲辇，隶监军杲亲管万户，攻饶风关。至坊州，杲欲与总管蒲鲁虎会于凤翔，遣门都领六十骑先往期会。及还，备得地形险厄，赏银五十两。其后梁王宗弼驻军山东，遣人诣陕西，特召门都至。令赍废齐及安抚百姓诏书，往谕监军宗室杲。门都

既还，宗弼赏以良马银绢。事毕，复遣从杲。

天眷初，叛将定国军节度使李世辅伪邀杲至私署，以献甲为名，遂以兵劫执而去。门都突出，以告押军猛安完颜挞懒，同率兵追及，首出与战，杲由此得脱，以功迁明威将军。复从杲招复陕西，进至凤翔。齐国初废，诸路多反复不一。杲授门都牌劄，令往抚定。门都所至，多张甲兵，从者安之，违者讨之，帖然无复叛者，杲甚嘉之。

皇统初，迁广威将军。四年，授同知通远军节度使事，改知保安军事。天德三年，为丹州刺史兼知军事。正隆初，为宁州刺史。

大定初，宋将吴璘等以军数十万人据秦、陇，元帅府承制以门都为勇烈军都总管，领军讨之。宋人保据德顺。都监合喜遣武威军副都总管夹谷查剌，会宗室璋，议征讨之策。璋与门都曰："须都监亲至，敌必退矣。"合喜领军四万来赴，遂复德顺州。明年，秦、陇平，以功迁金吾卫上将军，授通远军节度使。

五年，改庆阳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卒于官。十九年，录功，以子六哥世袭本路曷懒兀主猛安敌骨论窟申谋克，授武功将军。

门都性忠厚谨悫，安置营壁，尤能慎密。有敌忽来，虽矢石至前，泰然自若，乃号令士卒如平时，由是人益安附，而功易成焉。

仆散浑坦，蒲与路挟懑人也。身长七尺，勇健有力，善骑射。年十六，从其父胡没速征伐。初授修武校尉，为宗弼扎也。天眷二年，与宋岳飞相拒。浑坦领六十骑，深入觇伺，至鄢陵，败宋护粮饷军七百余人，多所俘获。皇统九年，除慈州刺史，再迁利涉军节度使，授世袭济州和术海鸾猛安涉里斡设谋克。贞元初，以忧去官。起复旧职，历泰宁、永定军，改咸平尹。

海陵杀浑坦弟枢密使忽土，召浑坦至南京。既见，沈思久之，谓之曰："汝有功旧，不因忽土得官，以此致罪，甚可矜悯。"遂释之。改兴平军节度使。世宗即位，以为广宁尹。窝斡反，为行军都统，与曷懒路总管徒单克宁俱在左翼，败窝斡于长泺。改临潢尹。贼平，赐金帛。改曷懒路兵马都总管。徙显德军、庆阳尹。致仕。大定十二年，上思旧功，起为利涉军节度使，复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二。

浑坦历一十七官，未尝为佐贰。性沈厚有识，虽未尝学问，明于听断，所至有治声云。

郑建充字仲实，其先京兆人，占籍鄜州。仕宋，累官知延安府事。天会七年来降，仍知延安府，屯兵三千。宋刘光烈兵八万来攻建充，相距四十余日。攻益急，建充遣人会斜喝军，夹击破之，俘其裨将贺贵。迁节制司统制军马。改京兆府路兵马都监。败宋曲端于彭原。高昌宗据延安，为宋守，建充击之，尽复城邑。复知延安军府事。

齐国建，累迁博州团练使，知宁州。齐国废，朝廷以地赐宋，为宋环庆路经略安抚副使，仍知宁州。天眷复取陕西，仍以为经略安抚使，知庆阳。从破甘谷城，改平凉尹。

是时营建南京宫室，大发河东、陕西材木，浮河而下，经砥柱之险，筏工多沉溺，有司不敢以闻，乃诬以逃亡，锢其家。建充白其事，请至砥柱解筏，顺流散下，令善游者下流接出之，而锢者得释。正隆军兴。括筋角造军器，百姓往往椎牛取之，或生拔取其角，牛有泣下者。建充白其事于朝。

建充性刚暴，常畜猘犬十数，奴仆有罪既笞，已复嗾犬啮之，骨肉都尽。虽谦逊下士，于敌已上一无所屈。省部文移有不应法度，辄置之坐下，或即毁裂，由是在位者衔之。军胥李换窃用公帑，自度不得免，乃诬建充藏甲欲反，更再鞫，皆无状。方奏上，摄事者素与建充有隙，恐其得释，使吏持文书绐建充曰："朝省有命，奈何？"建充曰："惟汝所为。"是夜，死于狱中。长子诉亦死焉。

乌古论三合，曷懒路爱也窟河人，后徙真定。睿宗为右副元帅，闻三合勇略，选充扎也。后从宗弼征伐，补曲院都监。未几，从伐宋。与宋兵遇于颍州，三合先登破之。皇统元年，领汉军千户，帅府再以军四千隶焉。除同知郑州防御使事，再迁太子少詹事。

大定六年，改洺州防御使。上曰："卿昔事睿宗，积劳苦。逮事朕，辅佐太子，宣力多矣。今典名郡，所以劳卿也。"迁永定军节度使，历临潢、凤翔尹，陕西路统军使，东平尹。节制州郡，躬行

俭约，政先宽简，边庭久宁，人民获安。召为签书枢密院事。卒。

十八年，世宗追录三合旧劳，授其子大兴河北西路爱也窟河世袭猛安阿里门河谋克，阶武功将军。

移剌温本名阿撒，辽横帐人，工契丹小字。睿宗为左副元帅伐宋，温从大＜⿱白大＞渡江，辟江宁府都巡检。江宁、太平初下，宋遣谍人扇构百姓，应者数万人。温擒其谍者，遂不敢窃发。宗弼嘉之，赐银千两、重彩百端、绢二百匹，宗弼每出征伐，未尝不在行间。除同知河北西路转运使事。会宗弼巡边，温从军，不之官。

宗弼入朝，熙宗宴群臣，宗弼欲有奏请，已被酒失次，温掖而出宫。明日，熙宗谓宗弼曰："阿撒事叔甚谨，不可去左右。"由是宗弼益亲信之。尝谓女婿纥石烈志宁曰："汝可效阿撒之为人也，可以几古人矣。"未几，除同知中京路都转运使事，累迁左谏议大夫兼修起居注。正隆伐宋，以本官为济州路行军万户，从至扬州。军还，除同知宣徽院事。

世宗御馔不适口，召温尝之。奏曰："味非不美也，盖南北边事未息，圣虑有所在耳。"上意遂释。

历永定、震武、崇义节度使，移临海军。州治近水，秋雨，水潦暴至城下，城颇决，百姓惶骇，不知所为。温躬督役夫缮完之，虽临不测，无所避。僚属或止温，温曰："为政疵疠，水泛溢为灾，守臣之罪。当以此身为百姓谢，虽死不恨。"移镇武定，岁旱且蝗，温割指，以血沥酒中，祷而酹之。既而雨沾足，有群鸦啄蝗且尽，由是岁熟，人以为至诚之感云。以老致仕。卒。

赞曰：军旅之事，锋镝在前，不计其死。耳属金鼓，目属旌旗，心属号令，此行列之任也。自收国用兵，至于大定和宋以前，用命之士，虽细必录，所以明功也。

萧仲恭本名术里者。祖挞不也，仕辽为枢密使，守司徒，封兰陵郡王。父特末，为中书令，守司空，尚主。仲恭性恭谨，动有礼节，能被甲超橐驼。辽故事，宗戚子弟别为一班，号"孩儿班"，仲恭尝为班使，历宫使、本班详稳。

辽帝西奔天德，仲恭为护卫太保，兼领军事。至霍里底泊，大军奄至，仓卒走。仲恭母马乏，不能进，谓仲恭兄弟曰："汝等尽节国家，无以我为也。"仲恭母，辽道宗季女也。辽主伤之，命弟仲宣留侍其母。仲恭从而西。时大雪，寒甚，辽主乏食，仲恭进衣并进干＜⿰工鸟＞。辽主困，仲恭伏冰雪中，辽主藉之以憩。凡六日，乃至天德，始得食。后与辽主俱获，太宗以仲恭忠于其主，特加礼待。

天会四年，仲恭使宋，且还，宋人意仲恭、耶律余睹皆有亡国之戚，而余睹为监军，有兵权，可诱而用之，乃以蜡丸书令仲恭致之余睹，使为内应。仲恭素忠信，无反复志，但恐宋人留不遣，遂阳许。还见宗望，即以蜡丸书献之。宗望察仲恭无他，薄罚之。于是再举伐宋，执二帝以归。累迁右宣徽使，改都点检。

宗磐与宗干争辩于熙宗前，宗磐拔刀向宗干，仲恭呵之乃止。既而宗磐以反罪诛，仲恭卫禁有备，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迁尚书右丞。

皇统初，封兰陵郡王，授世袭猛安，进拜平章政事，同监修国史，封济王。诏葬辽豫王于广宁，仲恭请往会葬，熙宗义而许之。改行台左丞相，居无何，入为尚书右丞相，拜太傅，领三省事，封曹王。天德二年，封越国王，除燕京留守。海陵亲为书，以玉山子赐之。是岁，薨，年六十一。谥贞简。正隆例降王爵，改仪同三司、郑国公。子拱。

拱本名迪辇阿不，初为兰子山猛安。海陵为宰相，徼取人誉，荐大臣子以为达官，遂以拱为礼部侍郎。

耶律弥勒，拱妻女弟也，海陵将纳为妃，使拱自汴取之。还过燕，是时仲恭为燕京留守，见弥勒身形不类处子，窃忧之，曰："上多猜嫌，拱其及祸矣。"拱去不数日，仲恭卒。拱至上京，闻讣，以本官起复，佩信牌，往燕京治葬事。未行，弥勒入宫，果如仲恭所相度，即遣出宫，夜半召拱至禁中，诘问无状。海陵终疑之，乃罢拱礼部郎，夺其信牌。拱待命，逾年不报，归兰子山治猛安事。

是时，萧恭、张九坐语禁中事得罪，拱至兰子山，与客会语及之。有阿纳与拱有隙，乃诬拱言

张九无罪被诛，语涉怨谤。海陵遣使鞫之，戒使者曰：“此子狂妄，宜有此语，不然彼中安得知此事。”使者不复问拱，但榜掠其左验，使如告语证之，拱遂见杀。

仲宣本名野里补，仲恭母弟。聪敏好学，沉厚少言。五岁，遥授郡刺史，累加太子少师，为本班详稳。从天祚西，为护卫太保左右班详稳。至石辇铎，辽主留仲宣侍母，遂与其母皆见获。太宗嘉之，且谓仲宣能知辽国故事，命权宣徽使，从睿宗伐康王。师还，家居者久之。

皇统二年，特授镇国上将军，历顺义、永定、昭义、武宁四镇节度使。为政平易，小吏不敢为奸。贿赂禁绝，奴婢入郡人莫识其面。朔、潞百姓皆为立祠刻石颂之。正隆二年，卒，年六十四。

高松木名檀朵，澄州析木人。年十九，从军为蒲辇，有力善战。宗弼闻其名，召置左右，从破汴京及和尚原，累官咸平总管府判官。世宗即位，充管押东京路渤海万户。

兵部尚书可喜谋反，前同知延安尹李老僧曰：“我与万户高松谋之，必从我矣。”众曰：“若得此军，举事易矣。”老僧往见松，说松曰：“君有功旧人，至今不得大官，何也？”松曰：“我一县令也，每念圣恩，累世不能报，尚敢有望乎。”老僧遂不敢言。可喜、布辉、阿琐知事不可成，遂上变，共捕斡论赴有司。

松从征窝斡，以功迁咸平少尹，四迁崇义军节度使。卒，年七十四。

赞曰：忠信行己，岂不大哉。萧仲恭尽心故主，而富贵福泽向之，与宗室旧臣等矣。仲恭廷叱宗磐而朝廷尊，高松谊遏李老僧而社稷安，皆有古烈丈夫之风焉。

海陵后徒单氏生太子光英，元妃大氏生崇王元寿，柔妃唐括氏生宿王矧思阿补，才人南氏生滕王广阳。

光英本名阿鲁补，徒单后所生。是时燕京转运使赵袭庆多男，故又名曰赵六。养于同判大宗正方之家，故崇德大夫沈璋妻张氏尝为光英保母，于是赠璋银青光禄大夫，赐宗正方钱千万。

天德四年二月，立光英为皇太子。是月，安置太祖画像于武德殿，尽召国初尝从太祖破宁江州有功者，得百七十六人，并加宣武将军，赐酒帛。其中有忽里罕者，解其衣进光英曰：“臣今年百岁矣，有子十人。愿太子寿考多男子与小臣等。”海陵使光英受其衣，海陵即以所服并佩刀赐忽里罕，答其厚意。后以“英”字与“鹰隼”字声相近，改“鹰坊”为“驯鸷坊”。国号有“英国”又有“应国”，遂改“英国”为“寿国”，“应国”为“杞国”。宋亦改“光州”为“蒋州”，“光山县”为“期思县”，“光化军”为“通化军”云。

太医院保全郎李中、保和大夫薛遵义俱以医药侍光英，李中超换宣武将军、太子左卫副率，薛遵义丁忧，起复宣武将军、太子右卫副率。光英襁褓时，养于宗正方家，其后养于永宁宫及徒单斜也家。贞元元年，诏朝官，京官五品以下奉引自通天门入，居于东宫。

正隆元年三月二十七日，光英生日，宴百官于神龙殿，赐京师大酺一日。四年八月，光英射鸦，获之。海陵大喜，命荐原庙，赐光英马一匹，黄金三斤，班赐从者有差。正隆六年，海陵行幸南京，次安肃州。光英获二兔，遣使荐于山陵。居数日，复获獐兔，从官皆称贺。赐光英名马弓矢，复遣使荐于山陵，六月，海陵至南京，群臣迎谒，海陵与徒单后、光英共载而入。

海陵尝言：“俟太子年十八，以天下付之。朕当日游宴于宫掖苑囿中以自娱乐。”光英颇警悟，海陵谓侍臣曰：“上智不学而能，中性未有不由学而成者。太子宜择硕德宿学之士，使辅导之，庶知古今，防过失。诗文小技，何必作耶。至于骑射之事，亦不可不习，恐其懦柔也。”及将亲征，后与光英挽衣号恸，海陵亦泣下曰：“吾行归矣。”

后诵《孝经》。一日，忽谓人曰：“《经》言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何为不孝？对者曰：“今民家子博弈饮酒，不养父母，皆不孝也。”光英默然良久，曰：“此岂足为不孝耶。”盖指言海陵弑母事。

及伐宋，光英居守，以陀满讹里也为太子少师兼河南路统军使，以卫护之。完颜元宜军变，海陵遇害，都督府移文讹里也，杀光英于汴京，死时年十二。后与海陵俱葬于大房山诸王墓次。

讹里也，咸平路窟吐忽河人，袭其父忽土猛安。除邳州刺史，三迁昌武军节度使、归德尹、南京留守、河南路统军使、太子少师。大定二年，迁元帅右都监。宋人陷陈、蔡，讹里也师久无功，已而兵败于宋，解职。俄起为京兆尹。世宗谓之曰：“卿为河南统军，门多私谒，百姓恶之。其后经

略陈、蔡，不惟无功，且复致败。以汝旧劳，故复用汝。京兆地近南边，宜善理之。”大定三年，卒。

元寿，天德元年封崇王。三年，薨。

矧思阿补，正隆元年四月生。小底东胜家保养之，赐东胜钱千万，仍为起第。五月己酉，弥月，封其母唐括氏为柔妃，赐京师贫者五千人钱，人钱二百。二年，矧思阿补生日，海陵与永寿太后及皇后、太子光英幸东胜家。三年正月五日，矧思阿补薨。海陵杀太医副使谢友正、医者安宗义及其乳母，杖东胜一百，除名。明日，追封矧思阿补为宿王，葬大房山。

谏议大夫杨伯雄入直禁中，因与同直者相语，伯雄曰：“宿王之死，盖养于宫外，供护虽谨，不若父母膝下。岂国家风俗素尚如此。”或以此言告海陵。海陵大怒，谓伯雄曰：“尔臣子也，君父所为，岂得言风俗。宫禁中事，岂尔当言。朕或体中不佳，间不视朝，只是少得人几拜耳。而庶事皆奏决便殿，纵有死刑不即论决，盖使囚者得缓其死。至于除授宣敕虽复稽缓，有何利害，朕每当闲暇，颇阅教坊声乐，聊以自娱。《书》云：‘内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此戒人君不恤国事溺于此者耳。如我虽使声乐喧动天地，宰相敢有滥与人官而吏敢有受赇者乎。外间敢有窃议者乎。尔谏官也，有可言之事，当公言之。言而不从，朕之非也。而乃私议，可乎？”伯雄对曰：“陛下至德明圣，固无窃议者。愚臣失言，罪当万死，惟陛下哀怜。”海陵曰：“本欲杀汝，今只杖汝二百。”既决杖至四十，使近臣传诏谕伯雄曰：“以尔潘邸有旧，今特释之。”

滕王广阳，母南氏，本大＜⿱白大＞家婢，随元妃大氏入宫，海陵幸之，及有娠，即命为殿直。正隆二年九月二十六日，生广阳。十月满月，海陵分施在京贫民，凡用钱千贯。三年二月，封南氏为才人。七月，封广阳为滕王。九月，薨。

赞曰：海陵伐宋，光英居守，使陀满讹里也以宫师兼统军之任，计至悉也，岂料死其手乎。荀首有言，“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耶。”海陵睨人之子不翅鱼肉，而独己子之谋安，不可得矣。

金史卷八三　列传第二一

张通古　张浩　张玄素　耶律安礼　纳合椿年　祁宰

张通古字乐之，易州易县人。读书过目不忘，该综经史，善属文。辽天庆二年进士第，补枢密院令史。丁父忧，起复，恳辞不获，因遁去，屏居兴平。太祖定燕京，割以与宋。宋人欲收人望，召通古。通古辞谢，隐居易州太宁山下。

宗望复燕京，侍中刘彦宗与通古素善，知其才，召为枢密院主奏，改兵刑房承旨。天会四年，初建尚书省，除工部侍郎，兼六部事。高庆裔设磨勘法，仕宦者多夺官，通古亦免去。辽王宗干素知通古名，惜其才，遣人谕之使自理。通古不肯，曰：“多士皆去，而己何心独求用哉。”宗干为论理之，除中京副留守，为诏谕江南使，宋主欲南面，使通古北面。通古曰：“大国之卿当小国之君。天子以河南、陕西赐之宋，宋约奉表称臣，使者不可以北面。若欲贬损使者，使者不敢传诏。”遂索马欲北归。宋主遽命设东西位，使者东面，宋主西面，受诏拜起皆如仪。使还，闻宋已置戍河南，谓送伴韩肖胄曰：“天子裂壤地益南国，南国当思图报大恩。今辄置守戍，自取嫌疑，若兴师问罪，将何以为辞？江左且不可保，况齐乎？”肖胄惶恐曰：“敬闻命矣。”即驰白宋主。宋主遽命罢戍。通古至上京，具以白宗干，且曰：“及其部置未定，当议收复。”宗干喜曰：“是吾志也。”即除参知行台尚书省事。

未几，诏宗弼复取河南，通古请先行至汴谕之。比至汴，宋人已去矣。或谓通古曰：“宋人先退，诈也，今闻将自许、宿来袭我。”通古曰：“南人宣言来者，正所以走耳。乃使人觇之，宋人果溃去。宗弼抚髀笑曰：“谁谓书生不能晓兵事哉。”

河南卒孙进诈称“皇弟按察大王”谋作乱。是时海陵为相，内怀觊觎，欲先除熙宗弟胙王常胜，因孙进称皇弟大王，遂指名为胙王以诬构之。熙宗自太子济安薨后，继嗣未定，深以为念。裴满后多专制，不得肆意后宫，颇郁郁，因纵酒，往往迷惑妄怒，手刃杀人。及海陵中伤胙王，熙宗以为信然不疑，遣护卫特思就汴京鞫治。行台知熙宗意在胙王，导引孙进连属之。通古执其咎，极力辩止。及孙进引服，盖假托名称，将以惑众，规取财物耳，实无其人也。特思奏状，海陵谮之曰：“特

思且将徼福于胙王。”熙宗益以海陵为信，遂杀胙王，并特思杀之。行台诸人乃责通古曰：“为君所误，今坐死矣。”通古曰：“以正获罪死，贤于生。”海陵既杀胙王，不复缘害他人，由是坐止特思，行台不坐。

天德初，迁行台左丞，进拜平章政事，封谭王，改封郓王。以疾求解机务，不许。拜司徒，封沈王。海陵御下严厉，收威柄，亲王大臣未尝少假以颜色，惟见通古，必以礼貌。

会磁州僧法宝欲去，张浩、张晖欲留之不可得，朝官又有欲留之者。海陵闻其事，诏三品以上官上殿，责之曰：“闻卿等每到寺，僧法宝正坐，卿等皆坐其侧，朕甚不取。佛者本一小国王子，能轻舍富贵，自苦修行，由是成佛，今人崇敬。以希福利，皆妄也。况僧者，往往不第秀才，市井游食，生计不足，乃去为僧，较其贵贱，未可与簿尉抗礼。闾阎老妇，迫于死期，多归信之。卿等位为宰辅。乃复效此，失大臣体。张司徒老成旧人，三教该通，足为仪表，何不师之。”召法宝谓之曰：“汝既为僧，去住在己，何乃使人知之？”法宝战惧，不知所为。海陵曰：“汝为长老，当有定力，今乃畏死耶？”遂于朝堂杖之二百，张浩、张晖杖二十。

正隆元年，以司徒致仕，进封曹王。是年，薨，年六十九。

通古天资乐易，不为表襮，虽居宰相，自奉如寒素焉。子沉，天德三年，赐杨建中榜及第。

张浩字浩然，辽阳渤海人。本姓高，东明王之后。曾祖霸，仕辽而为张氏。天辅中，辽东平，浩以策干太祖，太祖以浩为承应御前文字。天会八年，赐进士及第，授秘书郎。

太宗将幸东京，浩提点缮修大内，超迁卫尉卿，权签宣徽院事，管勾御前文字，初定朝仪。求养亲，去职，起为赵州刺史。官制行，以中大夫为大理卿。天眷二年，详定内外仪式，历户、工、礼三部侍郎，迁礼部尚书。田珏党事起，台省一空，以浩行六部事。簿书丛委，决遣无留，人服其才。以疾求外，补除彰德军节度使，迁燕京路都转运使。俄改平阳尹。平阳多盗，临汾男子夜掠人妇，浩捕得，榜杀之，盗遂衰息。近郊有淫祠，郡人颇事之。庙祝、田主争香火之利，累年不决。浩撤其祠屋，投其像水中。强宗黠吏屏迹，莫敢犯者。郡中大治。乃缮葺尧帝祠，作击壤遗风亭。

海陵召为户部尚书，拜参知政事。天德二年，丁母忧。起复参知政事，进拜尚书右丞。天德三年，广燕京城，营建宫室。浩与燕京留守刘筈、大名尹卢彦伦监护工作，命浩就拟差除。既而暑月，工役多疾疫。诏发燕京五百里内医者，使治疗，官给药物，全活多者与官，其次给赏，下者转运司举察以闻。

贞元元年，海陵定都燕京，改燕京为中都，改析津府为大兴府。浩进拜平章政事，赐金带玉带各一，赐宴于鱼藻池，浩请凡四方之民欲居中都者，给复十年，以实京城，从之。拜尚书右丞相兼侍中，封潞王，赐其子汝霖进士及第。未几，改封蜀王，进拜左丞相。

正隆二年，改封鲁国公。表乞致仕。海陵曰：“人君不明，谏不行，言不听，则宰相求去。宰相老病不能任事则求去。卿于二者何居？”浩对曰：“臣羸病不堪任事，宰相非养病之地也，是以求去。”不许。

海陵欲伐宋，将幸汴，而汴京大内失火，于是使浩与敬嗣晖营建南京宫室。浩从容奏曰：“往岁营治中都，天下乐然趋之。今民力未复，而重劳之，恐不似前时之易成也。”不听。浩朝辞，海陵问用兵利害。浩不敢正谏，乃婉词以对，欲以微止海陵用兵，奏曰：“臣观天意欲绝赵氏久矣。”海陵愕然曰：“何以知之？”对曰：“赵构无子，树立疏属，其势必生变，可不烦用兵而服之。”海陵虽喜其言，而不能从也。浩至汴，海陵时时使宦者梁珫来视工役，凡一殿之成，费累钜万。珫指曰：“某处不如法式。”辄撤之。诰不能抗而与之均礼。汴宫成，海陵自燕来迁居之。浩拜太傅、尚书令，进封秦国公。

海陵至汴，累月不视朝，日治兵南伐，部署诸将。浩欲奏事，不得见。会海陵遣周福儿至浩家，浩附奏曰：“诸将皆新进少年，恐误国事。宜求旧人练习兵者，以为千户谋克。”而海陵部署已定，恶闻其言，乃杖之。海陵自将发汴京，皇后、太子居守，浩留治尚书省事。

世宗即位于辽阳，扬州军变，海陵遇害。都督府使使杀太子光英于南京。浩遣户部员外郎完颜谋衍上贺表。明年二月，浩朝京师，入见。世宗谓曰：“朕思天位惟艰，夙夜惕惧，不遑宁处。卿国

之元老，当戮力赞治，宜令后世称扬德政，毋失委注之意也。”俄拜太师、尚书令，封南阳郡王。世宗曰：“卿在正隆时为首相，不能匡救，恶得无罪。营建两宫，殚竭民力，汝亦尝谏，故天下不以咎汝，惟怨正隆。而卿在省十余年，练达政务，故复用卿为相，当自勉，毋负朕意。”浩顿首谢。居数日，世宗谓浩曰：“卿为尚书令，凡人材有可用者，当举用之。”浩举纥石烈志宁等，其后皆为名臣。

浩有疾，在告者久之。遣左司郎中高衎及浩侄汝弼宣谕。浩力疾入对，即诏入朝毋拜，许设座殿陛之东，若有咨谋，然后进对。或体中不佳，不必日至省中，大政可就第裁决，浩虽受诏，然每以退为请。三年夏，复申前请。乃除判东京留守。疾不能赴任，因请致仕。

初，近侍有欲罢科举者，上曰：“吾见太师议之。”浩入见，上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学者乎？”浩对曰：“有。”曰：“谁欤？”浩曰：“秦始皇。”上顾左右曰：“岂可使我为始皇乎。”事遂寝。

是岁，薨。上辍朝一日。诏左宣徽使赵兴祥率百官致奠，赙银千两、重彩五十端、绢五百匹。谥曰文康。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庙廷。泰和元年，图像衍庆宫。子汝为、汝霖、汝能、汝方、汝猷。

汝霖字仲泽，少聪慧好学，浩尝称之曰：“吾家千里驹也。”贞元二年，赐吕忠翰榜下进士第，特授左补阙，擢大兴县令，再迁礼部员外郎、翰林待制。大定八年，除刑部郎中，召见于香阁，谕之曰：“卿以待制除郎中，勿以为降。朕以刑部阙汉官，故以授卿。且卿入仕未久，姑试其能耳。如职事修举，当有升擢。尔父太师以户部尚书升诸相位，由崇德大夫躐迁金紫，卿所自见也。当既厥心，无忝乃父。”明年，授太子左谕德兼礼部郎中。

先是，知登闻检院王震改礼部郎中，世宗谕宰臣曰：“此除未允人望，礼官当选有学术士，如张汝霖者可也。”于是，命汝霖兼之而除震别职。擢刑部侍郎。以忧解，起复为太子詹事，迁太子少师兼御史中丞。世宗召谓曰：“卿尝言，监察御史所察州县官多因沽买以得名誉，良吏奉法不为表襮，必无所称。朕意亦然。卿今为台官，可革其弊。”寻改中都路都转运使、太子少师兼礼部尚书，俄转吏部，为御史大夫。

时将陵主簿高德温大收税户米，逮御史狱。汝霖具二法上。世宗责之曰：“朕以卿为公正，故登用之。德温有人在宫掖，故朕颇详其事。朕肯以宫掖之私挠法耶？不谓卿等顾徇如是。”汝霖跪谢。久之，上顾左谏议大夫杨伯仁曰：“台官不正如此。”伯仁奏曰：“罪疑惟轻，故具二法上请，在陛下裁断耳。且人材难得，与其材智而邪，不若用愚而正者。”上作色曰：“卿辈皆愚而不正者也。”未几，复坐失出大兴推官高公美罪，谪授棣州防御使。顷之，复为太子少师兼礼部尚书。拜参知政事，太子少师如故。是日，汝霖兄汝弼亦进拜尚书左丞，时人荣之。

后因朝奏日论事上前，世宗谓曰：“朕观唐史，见太宗行事初甚厉精，晚年与群臣议多饰辞，朕不如是也。”又曰：“唐太宗，明天子也，晚年亦有过举。朕虽不能比迹圣帝明王，然常思始终如一。今虽年高，敬慎之心无时或怠。”汝霖对曰：“古人有言，‘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魏征所言守成难者，正谓此也。”上以为然。二十五年，章宗以原王判大兴府事，上命汝霖但涓视事日且加辅导。寻坐擅支东宫诸皇孙食料，夺官一阶。久之，迁尚书右丞。

是时，世宗在位久，熟悉天下事，思得贤材与图致治，而大臣皆依违苟且，无所荐达。一日，世宗召宰臣谓曰：“卿等职居辅相，曾无荐举何也？且卿等老矣，殊无可以自代者乎？惟朕尝言某人可用，然后从而言之。卿等既无所言，必待朕知而后进用，将复有几？”因顾汝霖曰：“若右丞者，亦因右丞相言而知也。”汝霖对曰：“臣等苟有所知，岂敢不荐，但无人耳。”上曰：“春秋诸国分裂，土地褊小，皆称有贤。今天下之大，岂无人才，但卿等不举而已。今朕自勉，庶几致治。他日子孙谁与共治乎？”汝霖等皆有惭色。二十八年，进拜平章政事，兼修国史，封芮国公。世宗不豫，与太尉徒单克宁、右丞相襄同受顾命。章宗即位，加银青荣禄大夫，进封莘。

先是，右丞相襄言：“熙宗圣节盖七月七日，为系景宣忌辰。更用正月受外国贺。今天寿节在七月，雨水淫暴，外方人使赴阙，有碍行李，乞移他月为便。”汝霖言：“帝王之道当示信于天下。昔宋主构生日，亦系五月。是时，都在会宁，上国遣使赐礼，不闻有霖潦碍阻之说。今与宋构好日久，遽以暑雨为辞，示以不实。万一雨水逾常，愆期到阙，犹愈更用别日。”参加政事刘玮、御史大夫唐括贡、中丞李晏、刑部尚书兼右谏议大夫完颜守贞、修起居注完颜乌者、同知登闻检院事孙铎亦皆

言其不可。帝初从之，既而竟用襄议。时帝在谅阴，初出猎，谏院联章言心丧中未宜。其后冬猎，汝霖谏之。诏答曰："卿能每事如此，朕复何忧。然时异事殊，难同古昔，如能斟酌得中，斯为当矣。"

一日，帝谓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资历，如此何能得人？"汝霖奏曰："不拘资格，所以待非常之材。"帝曰："崔祐甫为相，未逾年荐八百人，岂皆非常材耶。"时有司言民间收藏制文，恐因而滋讼，乞禁之。汝霖谓："王者之法，譬犹江、河，欲使易避而难犯。本朝法制，坦然明白，今已著为不刊之典，天下之人无不闻诵。若令私家收之，则人皆晓然不敢为非，亦助治之一端也。不禁为便。"诏从之。

明昌元年三月，表乞致仕，不许。十二月，卒。时帝猎饶阳，讣闻，敕百官送葬，赙礼加厚，谥曰文襄。

汝霖通敏习事，凡进言必揣上微意，及朋附多人为说，故言不忤而似忠也。初，章宗新即位，有司言改造殿庭诸陈设物，日用绣工一千二百人，二年毕事。帝以多费，意辍造。汝霖曰："此非上服用，未为过侈。将来外国朝会，殿宇壮观，亦国体也。"其后奢用浸广，盖汝霖有以导之云。

张玄素字子真，与浩同曾祖。祖祐，父匡，仕辽至节度使。玄素初以荫得官。高永昌据辽阳，玄素在其中。斡鲁军至，乃开门出降，特授世袭铜州猛安。天会间，历西上阁门使、客省使、东宫计司。天眷元年，以静江军节度使知涿州，察廉最，进官一阶。皇子魏王道济遥领中京，以玄素为魏王府同提点，寻改镇西军节度使，迁东京路都转运使，改兴平军节度使。正隆末年，天下盗起，玄素发民夫增筑城郭，同僚谏止之，不听。未几，寇掠邻郡，皆无备，而兴平独安。

世宗即位，玄素来见于东京。玄素在东京，希海陵旨，言世宗尝取在官黄粮，及摭其数事。至是来见，世宗一切不问。玄素与李石力言宜早幸燕京，上深然之。迁户部尚书，出镇定武，遂致仕。年八十四，卒。

玄素厚而刚毅，人畏惮之。往往以片纸署字其上治疟疾，辄愈，人皆异之。

汝弼字仲佐，父玄征，彰信军节度使，玄素之兄也。汝弼初以父荫补官。正隆二年，中进士第，调沈州乐郊县主簿。玄征妻高氏与世宗母贞懿皇后有属，世宗纳玄征女为次室，是为元妃。张氏生赵王允中。世宗即位于辽阳，汝弼与叔玄素俱往归之，擢应奉翰林文字。

世宗御翠峦阁，召左司郎中高衎及汝弼问曰："近日除授，外议何如？宜以实奏，毋少隐也。有不可用者当改之。"衎汝弼皆无以对。自皇统以来，内藏诸物费用无度，吏夤缘为奸，多亡失。汝弼与宫籍直长高公穆、入殿小底王添儿阅实之，以类为籍，作四库以贮之。于是，内藏库使王可道等皆杖一百，汝弼等各进阶。顷之，兼修起居注，转右司员外郎。母忧去官。起复吏部郎中，累迁吏部尚书，拜参知政事。

诏徙女直猛安谋克于中都，给以近郊官地，皆塉薄。其腴田皆豪民久佃，遂专为己有。上出猎，猛安谋克人前诉所给地不可种艺，诏拘官田在民久佃者与之。因命汝弼议其事。请"条约立限，令百姓自陈。过限，许人首告，实者与赏。"上可其奏。仍遣同知中都转运使张九思拘籍之。

上问："高丽、夏皆称臣。使者至高丽，与王抗礼，夏王立受，使者拜，何也？"左丞襄对曰："故辽与夏为甥舅，夏王以公主故，受使者拜。本朝与夏约和，用辽故礼，所以然耳。"汝弼曰："誓书称一遵辽国旧仪，今行之已四十年，不可改也。"上曰："卿等言是也。"上闻尚书省除授小官多不称职，召汝弼至香阁谓之曰："他宰相年老，卿等宜尽心。"汝弼对曰："材薄不足以副圣意耳。"进拜尚书右丞。于是，户部粜官仓粟，汝弼请使暖汤院得籴之。上让曰："汝欲积阴德邪？何区区如此。"

左丞相徒单克宁得解政务，为枢密使。是日，汝弼亦怀表乞致仕。上使人止之曰："卿年未老，未可退也。"进左丞，与族弟参知政事妆霖同日拜，族里以为荣。有年未六十而乞致仕者，上不许。汝弼曰："圣旨尝许六十致仕。"上责之曰："朕尝许至六十者致仕，不许未六十者。且朕言六十致仕，是则可行，否则当言，卿等不言，皆此类也。"久之，坐擅增诸皇孙食料，与丞相守道、右丞粘割斡特剌、参政张汝霖各削官一阶。上曰："准法当解职，但示薄责耳。"汝弼在病告，上谓宰相曰："汝弼久居执政，练习制度，颇能斟酌人材，而用心不正。"乃罢为广宁尹，赐通犀带。

汝弼为相，不能正谏。上所欲为，则顺而导之，所不欲为，则微言以观其意。上责之，则婉辞

以引过，终不忤之也。而上亦知之。且黩货，以计取诸家名园甲第珍玩奇好，士论薄之。二十七年，薨。

汝弼既与永中甥舅，阴相为党。章宗即位，汝弼妻高氏每以邪言怵永中觊非望，画永中母像侍奉祈祝，使术者推算永中。有司鞫治，高氏伏诛。事连汝弼，上以事觉在汝弼死后，得免削夺。

耶律安礼本名纳合，系出遥辇氏。幼孤，事母以孝闻。辽季，间关避难，未尝一日怠温凊。入朝，当路者重其行义，使主帅府文字，授左班殿直。天眷初，从元帅于山西。母丧，不克归葬，主帅怜之，赙礼甚厚。安礼冒大暑，挽柩行千余里，哀毁骨立，行路嗟叹。服除，由行台吏、礼部主事累迁工部侍郎，改左司郎中。

天德间，罢行台尚书省，入为工部侍郎，累迁本部尚书。明年冬，为宋国岁元使。被诏鞫治韩王亨狱于广宁。亨无反状，安礼还奏。海陵怒，疑安礼梁王宗弼故吏，乃责安礼曰："孛迭有三罪。其论阿里出虎有誓券不当死，既引伏。其谓不足进马，及密遣刺客二者，安得无之？汝等来奏，欲测我喜怒以为轻重耳。"乃遣安礼再往，与李老僧同鞫之。老僧由是杀享于狱。海陵犹谓安礼辄杀亨以绝灭事迹，亲戚得以不坐。安礼之不附上刻下乃如此。

改吏部尚书，护大房山诸陵工作，拜枢密副使，封谭国公，迁尚书右丞，进封郧国公，转左丞。议降累朝功臣封爵，密谏伐江南，忤海陵意，罢为南京留守，封温国公。安礼长于吏事，廉谨自将，从帅府再伐宋，宝货人口一无所取。贵为执政，奴婢止数人，皆有契券，时议贤之。薨，年五十六。

纳合椿年本名乌野。初置女直字，立学官于西京，椿年与诸部儿童俱入学，最号警悟。久之，选诸学生送京师，俾上京教授耶鲁教之，椿年在选中。补尚书省令史，累官殿中侍御史，改监察御史。

海陵为相，荐为右司员外郎，编定新制。海陵篡立，以为谏议大夫。椿年有酒失，海陵使之戒酒，遂终身不复饮。改秘书监，修起居注，授世袭猛安，为翰林学士兼御史中丞。正隆初，起上京诸猛安于中都、山东等路安置，以劳赐玉带闲厩马。奉迁山陵，还为都点检。赐今名，拜参知政事。海陵谓椿年曰："如卿吏材甚难得，复有如卿者乎？"椿年荐大理丞纥石烈娄室。海陵以娄室为右司员外郎。未旬日，海陵谓椿年曰："吾试用娄室，果如卿言。惟贤知贤，信矣。"娄室后赐名良弼，有宰相才，世宗时，至左丞相，号贤相焉，

正隆二年，椿年薨。海陵亲临哭之，追封特进、谭国公，谥忠辩，赙银二千两、彩百端、绢千匹、钱千万。以长子参谋合为定远大将军，袭猛安，次子合荅为忠武校尉。及归葬，再赐钱百万，仍给道路费。

椿年有宰相才，好推挽士类，然颇营产业，为子孙虑。冒占西南路官田八百余顷。大定中，括捡田土，百姓陈言官豪占据官地，贫民不得耕种。温都思忠子长寿、椿年子猛安参谋合等三十余家凡冒占三千余顷。诏诸家除牛头税地各再给十顷，其余尽赋贫民种佃。世颇以此讥椿年云。

祁宰字彦辅，江、淮人。宋季，以医术补官。王师破汴得之，后录太医。累迁中奉大夫、太医使。数被赏赉，常感激欲自效。

海陵将伐宋，宰欲谏，不得见。会元妃有疾，召宰诊视。既入见，即上疏谏，其略言："国朝之初，祖宗以有道伐无道，曾不十年，荡辽戡宋。当此之时，上有武元、文烈英武之君，下有宗翰、宗雄谋勇之臣，然犹不能混一区宇，举江淮、巴蜀之地，以遗宋人。况今谋臣猛将，异于曩时。且宋人无罪，师出无名。加以大起徭役，营中都，建南京，缮治甲兵，调发军旅，赋役烦重，民人怨嗟，此人事之不修也。间者昼星见于牛斗，荧惑伏于翼轸。巳岁自刑，害气在扬州，太白未出，进兵者败，此天时不顺也。舟师水涸，舳舻不继，而江湖岛渚之间，骑士驰射，不可驱逐，此地利不便也。"言甚激切，海陵怒，命戮于市，籍其家产，天下哀之。綦戬，宰婿也，海陵疑奏疏戬为之。辞曰："实不知也。"海陵犹杖戬。召禁中诸司局官至咸德门，谕以杀宰事。

明年，世宗即位于辽东。四年，诏赠资政大夫，复其田宅。章宗即位，诏访其子忠勇校尉、平定州酒监公史，擢尚药局都监。泰和初，诏定功臣谥，尚书省掾李秉钧上言："事有宜缓而急，若轻而重者，名教是也。伏见故赠资政大夫祈宰以忠言被诛，慕义之士，衋伤厥心。世宗即位，赠之以

官，陛下录用其子，甚大惠也。虽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誉夷、齐之仁，何以异此。而有司拘文，以职非三品不在议谥之例，臣窃疑之。若职至三品方得请谥，当时居高官、食厚禄者，不为无人，皆畏罪澳涊，曾不敢申一喙，画一策，以为社稷计。卒使立名死节之士，顾出于医卜之流，亦可以少愧矣。臣以谓非常之人，当以非常之礼待之。乞诏有司特赐谥以旌其忠，斯亦助名教之一端也。”制曰：“可。”下太常，谥曰忠毅。

赞曰：异哉，海陵之为君也，舞智御下而不恤焉。君子仕于朝，动必以礼，然后免于耻。张通古、耶律安礼位不及张浩，进退始终，其贤远矣。浩无事不为，无役不从，为相最久，用之厚，遇之薄，岂亦自取之邪。海陵伐宋，浩、安礼位皆大臣，一以婉辞，一以密谏，贤于不谏而已。祁宰一医流，独能极谏，其后皆如所言。海陵＜⿰片戈＞之，足以成其百世之名耳。纳合椿年援引善类，有君子风。其死适在宋兵未举之前，然观其好营产殖，亦未必忘身徇国之士也。祁宰卓乎不可及也夫。

金史卷八四　列传第二二

杲本名撒离喝，安帝六代孙，泰州婆卢火之族，胡鲁补山之子。雄伟有才略，太祖爱之，常在军中。及婆卢火为泰州都统，宗族皆随迁泰州，撒离喝尝为世祖养子，独得不迁，仍居安出虎水。

宗翰、宗望已再克汴，执宋二主北还。宗望分遣诸将定河北。左都监阇母攻下河间。雄州李成弃城走，撒离喝邀击，大破之，雄州遂降。睿宗经略山东，留撒离喝于河上，而真定境内有贼众，自称元帅秦王。撒离喝击破其众，执而戮之。从平陕西，撒离喝徇地自渭以西，降德顺军，又降泾原路镇戎军，进平熙河，降甘泉等三堡，遂取三保川城。明年，同奔睹讨平河外，降宁洮、安陇二寨，并降下河及乐州。至西宁，尽降其都护官属，于是木波族长等皆迎降。攻庆阳，败其拒者，遂降其城。慕洧以环州来降，得城寨十三，步骑一万。于是，宗弼军败于和尚原，上褒美撒离喝而戒励宗弼。

睿宗已定陕西，留兵屯冲要，使撒离喝总之。居无何，请收剑外十三州。与宋王彦之军七千人遇于沙会泺，败之，遂克金州。连破吴玠诸军于饶峰关，遂取真符县，取洋州入兴元府。败吴玠兵于固镇，擒其两将。撒葛枧等破宋兵，尽下诸砦及仙人关。天会十四年，为元帅右监军。

天眷二年，宗弼复取河南。撒离喝自河中出陕西。既至凤翔，击走宋军。是时，宋军在京兆西者甚众。诸将以暑雨，欲驻军。且闻宋兵九万会于泾州，都元帅遣河南步卒来会军。撒离喝留诸将屯环庆，独以轻骑取泾州。六月，败宋兵于泾州。宋兵走渭州，拔离速追击，大败之。未几，为右副元帅。皇统三年，封应国公，锡赉甚厚。熙宗出猎，赐具装马二，命射于围中。加开府仪同三司。将还军，命宰臣饯之。

海陵升蒲州为河中府，撒离喝为河中尹，左副元帅如故。自陕西入朝，因从容言曰：“唐建成不道，太宗以义除之，即位之后，力行善政，后世称贤。陛下以前主失德，大义废绝，力行善政，则如唐太宗矣。”海陵闻其言，色变，撒离喝亦悔其言。既而进封国王，从行官吏皆官赏之。海陵念撒离喝久握兵在外，颇得士心，忌之，以为行台左丞相兼左副元帅。又恐不奉命，阳尊以殊礼，使系属籍，以玉带玺书赐之。撒离喝至汴，诏谕行台右丞相、右副元帅挞不野无使撒离喝预军事。撒离喝不知，每事辄争之。挞不野诡曰：“太师梁王以陕西事属公，以河南事属挞不野，今未尝别奉诏命。陕西之事，挞不野固不敢干涉。”挞不野久在河南，将帅畏而附之。撒离喝始至势孤，争之不得，白于朝。大臣知上旨，报曰：“如梁王教。”及诏使至汴，谕旨于挞不野。使还，挞不野独有附奏，撒离喝不得与闻，人皆知海陵使挞不野图之矣。

会海陵欲除辽王斜也子孙及平章政事宗义等，元帅府令史遥设希海陵旨，诬撒离喝父子谋反，并平章宗义、尚书谋里野等。遥设学撒离喝手署及印文，诈为契丹小字家书与其子宗安，从左都监奔睹上变。封题作已经开拆者，书纸隐约有白字，作曾经水浸，致字画分明者，称御史大夫宗安于宫门外遗下此书，遥设拾得之。其书略曰：“挞不野自来于我不好，凡事常有提防，应是知得上意。移剌补丞相于我不好，若迟缓分毫，猜疑必落他手也。”又曰：“阿浑每见此书，约定月日，教扫胡

令史却写白字书来。”有司鞫问，宗安不服曰：“使真有此书，我剖肌肉藏之，犹恐漏泄，安得于朝门下遗之？”有司掠笞楚毒，宗安神色不变。乃置扫胡炉炭上，扫胡不能堪，自诬服。宗安谓扫胡曰：“尔苦矣。”宗义被掠笞，不能当，亦自诬服，曰：“我辈知不免矣，不早决，徒自苦。”宗安曰：“今虽无以自明，九泉之下当有冤对，吾终不能引屈。”竟不服而死，使厮鲁浑杀撒离喝于汴，族其家，而无写书及传书者主名。

有折哥者，能契丹小字，旧尝从撒离喝。特未者，陕西旧将，尝以左副元帅事驰驿赴阙。两人者皆族诛。撒离喝亲属坐是死者二十余人。鲁王斡者孙耶鲁倈撒离喝于汴，厮鲁浑执之，耶鲁曰：“愿付有司，若法当同坐，虽死不恨。”厮鲁浑亦杀之。其家讼于朝，海陵不问，但赐钱二百万。

奔睹迁元帅左监军，加开府仪同三司。遥设为同知博州事，赐钱三百万，谓之曰：“尔无自比老人。”老人亲告朕，尔以告有司，设有撒离喝党人在其间，败吾事矣。老人指萧玉也。萧玉名老人，故云然。遥设在博州数岁，后与萧裕谋反，伏诛。

大定初，诏复撒离喝官爵。三年，追封金源郡王，谥庄襄，以郡王品秩官为营葬。十七年，配享太宗庙廷。

耨盌温敦思忠本名乙剌补，阿补斯水人。太祖伐辽，是时未有文字，凡军事当中复而应密者，诸将皆口授思忠，思忠面奏受诏，还军传致诏辞，虽往复数千言，无少误。

及辽人议和，思忠与乌林答赞谋往来专对其间，号闸剌。闸剌者，汉语云行人也。自收国元年正月，辽人遣僧家奴来，使者三往反，议不决，使者赛剌至辽，辽人杀之。辽主自将，至驼门，大败，归，复遣使议和，太祖使胡突衮往，书曰：“若不从此，胡突衮但使人送至界上，或如赛剌杀之，惟所欲者。

天辅三年六月，辽大册使太傅习泥烈以册玺至上京一舍，先取册文副录阅视，文不称兄，不称大金，称东怀国。太祖不受，使宗翰、宗雄、宗干、希尹商定册文义指，杨朴润色，胡十答、阿撒、高庆裔译契丹字，使赞谋与习泥烈偕行。赞谋至辽，见辽人再撰册文，复不尽如本国旨意，欲见辽主自陈，阍者止之。赞谋不顾，直入。阍者相与搏戟，折其信牌。辽人惧，遽遣赞谋归，太祖再遣赞谋如辽。辽人前后十三遣使，和议终不可成。太祖自将，遂克临潢。

其后伐宋，思忠从宗翰军，封刘豫为齐帝，思忠为传宣使，俄授谋克。从宗弼克和尚原。还为同知西京留守事。天眷初，改蒲州防御使。元帅府在陕西者，其官属往往豪压贫民为奴，起遣工匠千人东来，至河上，思忠留止其人以闻，诏皆还之。为行台尚书左丞。是时，赞谟为行台参知政事，思忠黩货无厌，赞谟鄙之，两人由是交恶。海陵杀左丞相秉德于行台。赞谟妻，秉德乳母也。思忠因构赞谟，杀之。是岁，思忠入为尚书右丞，俄进平章政事，封郜国公，进拜左丞相兼侍中，封沂国公。

天德三年，致仕。贞元二年十月，海陵率三品以上官幸思忠第，使以家礼见，谓思忠曰：“卿神气康实，习先朝旧事，舍卿无能知者，当为朕起，共治国政。”对曰：“君之命，臣不敢敬从，但恨老病疏谬，无以塞责耳。”遂命思忠乘马从入宫，拜太傅，领三省事，封齐国王。寻拜太师兼劝农使。已而罢中书门下省，不置领三省事。置尚书令，位丞相上，思忠为尚书令，特置散从八人，听随至宫，省奏赐坐。海陵欲定封爵制度，风思忠建白之。封王者皆降封，异姓或封公或一品、二品阶。惟封思忠广平郡王，赐以玉带，思忠言百官不当封妻，海陵从之。惟封思忠次室为郡夫人。而思忠亦自谓太祖旧臣，颇自任，虽海陵遂非拒谏，而思忠尽言无所避。

海陵将伐宋，问诸大臣，皆不敢对。思忠曰：“不可。”海陵不悦，谓思忠曰：“汝勿论可否，但云何时克之。”思忠曰：“以十年为期。”海陵曰：“何久也？期月耳。”思忠曰：“太祖伐辽，犹且数年。今百姓愁怨，师出无名。江、淮间暑热湫湿，不堪久居，未能以岁月期也。”海陵怒，顾视左右，若欲取兵刃者。思忠无所畏恐，复曰：“老臣历事四朝，位至公相，苟有补于国家，死亦何憾。”有顷，海陵曰：“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为正统。尔耄夫固不知此，汝子乙迭读书，可往问之。”思忠曰：“臣昔见太祖取天下，此时岂有文字耶？臣年垂七十，更事多矣，彼乳臭子，安足问哉。”

海陵既不用思忠言，运四方甲仗于中都，思忠曰：“州郡无兵，何以备盗贼。”海陵尽籍丁壮为

兵，思忠曰：“山后契丹诸部恐未可尽起。”皆不听。其后，州郡盗起，守令不能制。契丹撒八、窝斡果反，期年乃克之。

当是时，海陵伐宋，祁宰谏而死，张浩进言被杖，思忠见疏，孔彦舟画策先取两淮，他无及者。正隆六年，思忠薨，年七十三。海陵深悼惜之，亲监奠，赙赠加等，赐金螭头车，使者临护，给道路费。

大定十二年，诏复乌林答赞谟官爵，赠特进。上谓宰臣曰：“赞谟忠实刚毅，虽古人无以过。与思忠有隙，遂劝海陵杀之。今思忠子孙皆不肖，亦阴报也。”初，思忠已构杀赞谟，遂纳其妻曹氏，尽取其家财产。章宗即位，赞谟女五十九乞改葬。诏赐葬地于怀州，并以思忠元取家赀付之。

谦本名乙迭，累官御史中丞。世宗谓之曰：“省部官受请托，有以室家传达者。官刑不肃，士风颓弊如此，其纠正之。”

初，世宗至中都，多放宫人还家，有称心等数人在放遣之例，所司失于检照，不得出宫，心常怏怏。大定二年闰二月癸巳夜，遂于十六位放火，延烧太和、神龙殿。上命近臣迹火之所发。十六位宫人袁六娘等六人告，实称心等为之。称心等伏诛，赏赐袁六娘六人，放出宫为良。谦意宫殿被火，将复兴工役，劳民伤财，乃上表乞权纾修建。上使张汝弼诏谦曰：“朕思正隆比年徭役，百姓疮痍未复，边事未息，岂遽有营缮也。卿可悉之。”

久之，袭父思忠济州猛安、利涉军节度副使。乌林答钞兀追捕逃军，至猛安中，谦畏其扰，乃醵民财买银赂钞兀。事觉，钞兀抵罪，谦坐夺猛安。遇赦，求叙。上曰：“乙迭无自与赃，使复其所。”

耨碗温敦兀带，太师思忠侄也。天会间，充女直字学生，学问通达，观书史，工为诗。选为尚书省令史，除右司都事，转行台右司郎中，入为左司员外郎。累官同知大兴尹，京师盗贼止息，事无留滞。再迁刑部尚书，改定海军节度使，除兵部尚书，改吏部。正隆伐宋，为武定军都总管。世宗即位，遣使召之，授咸平尹，为北边行军都统。改会宁尹，都统如故。

是时，初定窝斡，人心未安，兀带为治宽简，多备御，谨斥候，边郡以宁。改北京留守。是廉察举“兀带所在有能名，无私过”，由是入拜参知政事。世宗谕之曰：“凡在卿上者，行事或不当理，咨禀不从，卿以所见奏闻。下位有可用之才，当推荐之。”

久之属疾，上命左宣徽使敬嗣晖往视，遣医治疗。薨，年四十七。上闻悼惜之，赙银千两、重彩四十端、绢四百匹，敕有司致祭。久之，上谓侍臣曰：“故参知政事兀带、刑部尚书彦忠、沧州节度使兀不喝、侍郎敌斡、郎中骨＜⿰赤皮＞皆为人忠直，后进中少有能及之者。朕乐得忠直之人，有如兀带辈者乎，卿等为朕举之。”其见思如此。

昂本名奔睹，景祖弟孛黑之孙，斜斡之子。幼时侍太祖。太祖令数人两两角力。时昂年十五，太祖顾曰：“汝能此乎？”对曰：“有命，敢不勉。”遂连仆六人。太祖喜曰：“汝，吾宗弟也，自今勿远左右。”居数日，赐金牌，令佩以侍。

年十七，太祖伐辽，谓之曰：“汝可擐甲从军矣。”昂遂佩所赐金牌从军。太祖平燕，策功，赐甲第一区。天辅六年，宗翰驻北安州，闻辽主延禧在鸳鸯泺，遣耨碗温敦思忠请于国论勃极烈杲，愿以所部军追之。杲不能决，乃遣昂与思忠诣宗翰议，其事遂定。天会二年，南京叛，军帅阇母遣昂、刘彦宗分兵讨之。

宗望伐宋，承制以为河南诸路兵马都统，称“金牌郎君”。及攻汴州，宗弼与昂以兵三千为前锋。比暮，昂先以兵千人驰至其北门。时军中遣使入城，宋人不纳。昂谕之以事，遂得入。宗望至汴，令阇母、挞懒等屯于城之东北隅。虑宋主遁去，遣昂等率轻骑环城巡逻。昂所领止八谋克，遇敌万人，与战，败之，其步军溺死于汴者过半。七年，大军渡江，败宋兵于江上。帅府遣昂等以兵追宋主。宋主入会稽，若为坚守计，有兵数千列阵于郭东竹苇间。诸将欲击之。昂曰：“此诈也。不若急攻城，不然将由他门逸去。”诸将犹豫未决，而宋主果于他门以单舟入海，不获而还。

宗辅定陕西，宗弼经略熙秦，遣昂与撒离喝领兵八千攻取河西郡县。昂等遂取宁洮、安陇二寨。进至河州，其通判率士民迎降。攻乐州，其都护及河州安抚使郭宁偕降。复进取三寨，至西宁州，都护许居简以城降，吐蕃酋长之孙赵钤辖率其所部木波首领五人来降。昂别领军四千往积石军，降

其军及所部五寨官吏。追吐蕃钤辖等十二人至廓州，招之不下，攻取之。

天眷元年，授镇国上将军，除东平尹。明年夏，宋将岳飞以兵十万，号称百万，来攻东平。东平有兵五千，仓卒出御之。时桑柘方茂，昂使多张旗帜于林间，以为疑兵，自以精兵阵于前。飞不敢动，相持数日而退。昂勒兵袭之，至清口，飞众泛舟逆水而去。时霖雨昼夜不止，昂乃附水屯营。夜将半，忽促众北行。诸将谏曰：“军士远涉泥淖，饥惫未食，恐难遽行。昂怒不应，鸣鼓督之，下令曰：“鼓声绝而敢后者斩。”遂弃营去，几二十里而止。是夜，宋人来劫营，无所得而去。诸将入贺，且问其故。昂曰：“沿流而下者，走也。溯流而上者，诱我必追也。今大雨泥淖，彼舟行安，我陆行劳。士卒饥乏，弓矢败弱，我军居其下流，势不便利，其袭我必矣。”众皆称善。岳飞以兵十万围邳州甚急，城中兵才千余，守将惧，遣人求救。昂曰：“为我语守将，我尝至下邳，城中西南隅有堑深丈余，可速实之。”守将如其教，填之。岳飞果自此穴地以入，知有备，遂止。昂举兵以为声援，飞乃退。

在东平七年，改益都尹，迁东北路招讨使，改崇义军节度使，迁会宁牧。天德初，改安武军节度使，迁元帅右都监，转左监军，授上京路移里闵斡鲁浑河世袭猛安。海陵曰：“汝有大功，一猛安不足酬也。”益以四谋克。昂受亲管谋克，余三谋克让其族兄弟。拜枢密副使，转太子少保，进枢密使、尚书左丞相。昂怒族弟妻，去衣杖其脊，海陵闻之，杖昂五十。久之，拜太尉，封沈国公。进太保，判大宗正事，封楚国公，累进封莒、卫、齐，兼枢密使，太保如故。

海陵南伐，分诸路军为三十二总管，分隶左右领军大都督府，遂以昂为左领军大都督。海陵筑台于江上，召昂及右领军副大都督蒲卢浑谓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济矣。”蒲卢浑曰：“舟小不可济。”海陵怒，诏昂与蒲卢浑明日先济。昂惧，欲亡去。抵暮，海陵遣人止之曰：“前言一时之怒耳。”既而至扬州，军变，海陵死。

世宗即位辽阳，昂使人杀皇太子光英于南京，遣其子寝殿小底宗浩与其婿牌印袛候回海等奉表贺登宝位。大军北还，昂恐宋人蹑兵后，即以罢兵移书于宋。二年，入见世宗，深慰劳之。进封汉国公，拜都元帅，太保如故。置元帅府于山东，经略边事。未几，奉迁睿宗皇帝梓宫于山陵，以昂为敕葬使。事毕，还山东。

三年，召至京师，以疾薨，年六十四。上为辍朝，亲临奠，赙银千两、重彩五十端、绢五百匹。

昂在海陵时，纵饮沉酣，辄数日不醒。海陵闻之，常面戒不令饮。得闲辄饮如故。大定初，还自扬州，妻子为置酒私第，未数行，辄卧不饮。其妻大氏，海陵庶人从母姊也，怪而问之。昂曰：“吾本非嗜酒者，但向时不以酒自晦，则汝弟杀我久矣。今遇遭明时，正当自爱，是以不饮。”闻者称之。睦于兄弟，尤善施予，其亲族有贫困者，必厚给之。至于茵帐、衣衾、器皿、仆马之属，常预设于家。即命驾相就，为具，欢乐终日，尽以遗之，即日使富足。人或以子孙计为言，答曰：“人各有命，但使其能自立尔，何至为子孙奴耶？”君子以为达。

赞曰：撒离喝、温敦思忠、奔睹皆有功旧臣，当天会、皇统之际，战胜攻取，可谓壮哉。及海陵之世，崎岖嫌忌，撒离喝既自以言致疑，犹与大＜⿳白大＞辨争军事，何见几之不早也。乌林答赞谟廉直自奋，思忠挤之于死，自谓固结海陵，坚若金石，岂意执议不合而遽弃耶。始之不以道，未有能终者也。且思忠之最可罪者，构害赞谟，又纳其室而夺其资，此何异于杀越人于货者乎。阴报不在其身，在其子孙，亦已晚矣。正隆之末，奔睹位三公，居上将，内不肯与谋，外不肯与战，逼侧趑趄，苟免自全，大臣之道，固若是乎。

高桢，辽阳渤海人。五世祖牟翰仕辽，官至太师，桢少好学，尝业进士。斡鲁讨高永昌，已下沈州，永昌惧，伪送款以缓师，是时，桢母在沈州，遂来降，告以永昌降款非诚，斡鲁乃进攻。既破永昌，遂以桢同知东京留守事，授猛安。天会六年，迁尚书左仆射，判广宁尹，加太子太傅。在镇八年，政令清肃，吏畏而人安之。十五年，加太子太师，提点河北西路钱帛事。天眷初，同签会宁牧。及熙宗幸燕，兼同知留守，封戴国公，改同知燕京留守。魏王道济出守中京，以桢为同判，俄改行台平章政事，为西京留守，封任国公。

是时，奚、霫军民皆南徙，谋克别术者因之啸聚为盗。海陵患之，即以桢为中京留守，命乘驿

之官，责以平贼之期。贼平，封河内郡王。海陵至中京，桢警夜严肃。有近侍冯僧家奴李街喜等皆得幸海陵。尝夜饮干禁，桢杖之濒死，由是权贵皆震慑。迁太子太保，行御史大夫，封莒王。策拜司空，进封代王，太子太保、行御史大夫如故。

桢久在台，弹劾无所避，每进封，必以区别流品，进善退恶为言。当路者忌之，荐张忠辅、马讽为中丞。二人皆险詖深刻，欲令以事中桢。正隆例封冀国公。桢因固辞曰："臣为众小所嫉，恐不能免，尚可受封爵耶？"海陵知其忠直，慰而遣之。及疾革，书空独语曰："某事未决，某事未奏，死有余恨。"薨，年六十九。海陵悼惜之，遣使致奠，赙赠加等。

桢性方严，家居无声伎之奉。虽甚暑，未尝解衣缓带。对妻孥危坐终日，不一谈笑，其简默如此。

白彦敬本名遥设，部罗火部族人。初名彦恭，避睿宗讳，改焉。祖屋仆根。父阿斯，仕辽为率府率。

彦敬善骑射，起家为吏，补元帅府令史。伐宋，为钱帛司都管勾。立三省，选为尚书省令史，除都元帅府知事。招谕诸部，授以金牌，行数千里，有功，超迁兵部郎中。熙宗罢统军司改招讨司，遣彦敬分僚属收牌印，谕诸部隶招讨司。还为本部侍郎，迁大理卿，出为通州防御使，改刑部侍郎。怨家告诬开府慎思与西北路部族谋叛，彦敬鞫得其实，海陵嘉之。迁签书枢密院事，以便宜措置边防。

正隆六年，调诸路兵伐宋，及调民马，使彦敬主会宁、蒲与、胡里改三路事。改吏部尚书，充南征万户，迁枢密副使。契丹撒八反，枢密使仆散忽土等以无功坐诛，以彦敬为北面行营都统，与副统纥石烈志宁以便宜往，赐御服皮袄。行至北京，闻南征诸军逃归者皆奔东京，欲推戴世宗。彦敬与志宁谋，阴结会宁尹完颜蒲速赉、利涉军节度使独吉义以图之。

世宗已即位，使石抹移迭、移剌曷补等九人招彦敬、志宁。彦敬拒之，使移迭跪。移迭不屈，皆杀之。及完颜谋衍将兵攻北京，彦敬使偏将率兵拒于建州之境，而独吉义先归世宗，蒲速赉称疾不至。世宗密遣人乘夜揭榜于北京市，购以官赏。彦敬、志宁恐为人图己，遂降。以为曷速馆节度使。不数月，召为御史大夫。

窝斡僭帝号。诸军马瘦弱，遣彦敬往西北路招讨司市马，得六千余匹。窝斡败，西走山后。完颜思敬以新马三千备追袭。彦敬屯于夏国两界间。窝斡平，召还为兵部尚书，出为凤翔尹，改太原尹，兼河北东路兵马总管，寻改河中尹。大定九年，卒于官。

张景仁字寿甫，辽西人。累官翰林待制。贞元二年，与翟永固俱试礼部进士，以"尊祖配天"为赋题，忤海陵旨，语在《永固传》。

大定二年，仆散忠义伐宋，景仁掌其文辞。宋人议和，朝廷已改奉表为国书，称臣为侄，但不肯世称侄国。往复凡七书，然后定，其书皆景仁为之。世宗称其能，尝曰："今之文章如张景仁与宋人往复书，指事达意辨而裁，真能文之士也。"五年，罢兵，入为翰林直学士。七年，迁侍讲。八年，为详读官。宋国书中有"宝邻"字，景仁奏"邻"字太涉平易。上问累年国书有"邻"字否，命一一校勘。六年书中亦有之，上责问六年详读官刘仲渊，右丞石琚亦请罪曰："臣尝预六年详读。"上曰："此有司之过，安得一一责宰臣邪？"诏有司就谕宋臣王瀹，使归告其主，后日国书不得复尔。仲渊时为礼部侍郎，降石州刺史，景仁迁翰林学士兼同修国史。

久之，上召景仁读陈言文字。上问："事款几何？"景仁率易，少周密，对曰："二十余事。"复曰："其中如某事某事十事可行，余皆无谓也。"明日，上召景仁责之曰："卿昨言可行者，朕观之，中复有不可行者。卿谓无谓者，中亦有可行者。朕未尝使卿分别可否，卿辄专可否，何也？自今戒之。"十年，兼太常卿，学士、同修国史如故。转承旨，兼修国史。改河南尹。二十一年，召为御史大夫，仍兼承旨、修国史。

世宗谓景仁曰："卿博学老儒，求如古之御史大夫，然后行之，斯为称矣。不能如古之人，众人不独诮卿，亦谓朕不能知人。卿醉中颇轻脱失言，当以酒为戒。"初，朝臣言景仁有文艺而颇率易，不可任台察。景仁被诏，就台中治监察罪，辄以便服视决罚。上闻之，责景仁曰："朕初用卿为大夫，

或言卿不可居此官，今果不用故事，率易如此。卿自慎，不然黜罚及矣！”景仁顿首谢。

未几，诏葬元妃李氏于海王庄。平章政事乌古论元忠提控葬事，都水监丞高杲寿治道路不如式，元忠不奏，决之四十。景仁劾奏元忠辄断六品官，无人臣礼。上曰：“卿劾奏甚当。”使左宣徽使蒲察鼎寿传诏戒敕元忠曰：“监丞六品，有罪闻奏，今乃一切趋办，擅决六品官，法当如是耶？御史在尊朝廷，汝当自咎，勿复再！”元忠尚豫国公主，怙宠自任，倨慢朝士。景仁劾之，朝廷肃然。是岁，薨。

赞曰：高桢以旧劳为御史大夫，刚明自任，绳治无所避，几不免于怨憎之荼毒。直己而行，自古难之。白彦敬不受大定之诏而世宗贤之。向使久在此位，其深谋谠论，必有竦动人者。张景仁儒者之勇，廷论元忠，正矣。

金史卷八五　列传第二三

世宗诸子

永中　永蹈　永功　永德　永成　永升

世宗昭德皇后生显宗、赵王孰辇、越王斜鲁。元妃张氏生鄗王允中、越王允功。元妃李氏生郑王允蹈、卫绍王允济、潞王允德。昭仪梁氏生豫王允成。才人石抹氏生夔王允升。孰辇、斜鲁皆早卒。

镐王永中本名实鲁剌，又名万僧。大定元年，封许王。五年，判大兴尹。七年，进封越王。十一年，进封赵王。十三年，拜枢密使。十九年，子石古乃加光禄大夫。是岁，改葬明德皇后于坤厚陵，永中母元妃张氏陪葬。十一月庚申，自磐宁宫发引。永中以元妃柩先发，使执黄伞者前导。俄顷，皇后柩出磐宁宫，显宗徒跣。少府监张仅言呼执黄伞者，不应。既葬，仅言欲奏其事，显宗解之曰：“是何足校哉，或伞人误耳。”仅言乃止。

二十一年，改判大宗正事。永中不悦，显宗劝之曰：“宗正之职，自亲及疏，自近及远，此亲贤之任也。且皇子之贵，岂以官职闲剧为计邪？”永中乃喜。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显宗居守，并留永中。显宗先遣章宗、宣宗奉表问起居于上京，既而遣永中子光禄大夫石古乃奉表。世宗喜谓豫国公主曰：“皇太子孝德天成，先遣二子，继遣此子，兄弟之际相友爱如此也。”

二十五年六月，世宗在天平山好水川清暑，显宗薨于中都，诏曹王永功视章宗，召永中赴行在。是岁，与章宗及永功等并加开府仪同三司。二十六年，复为枢密使。是岁，世宗赐诸孙名。石古乃曰瑜，神土门曰璋，阿思懑曰＜⿰玘＞，阿离合懑曰琭。二十七年，＜⿰玘＞年十五以上，加奉国上将军。章宗即位，起复判西京留守，进封汉王，与诸弟各赐金五百两、银五千两、钱二千贯、重币三百端、绢二千匹。再赐永中修公＜⿰廨＞钱三百万，特加石古乃银青荣禄大夫，阿离合懑奉国上将军。

明昌二年正月辛酉，孝懿皇后崩。判真定府事吴王永成、判定武军节度使隋王永升奔丧后期，各罚俸一月，杖其长史五十。永中适有寒疾，不能至。上怒，颇意诸王有轻慢心，遣使责永中曰：“已近公除，亦不须来。”二月丙戌，禫祭，永中始至，入临。辛卯，始克行烧饭礼。壬辰，永中及诸王朝辞，赐遣留物，礼遇虽在，而嫌忌自此始矣。

四月，进封并王。三年，判平阳府事，进封镐王。初置王传、府尉官，名为官属，实检制之也。府尉希望风旨，过为苛细。永中自以世宗长子，且老矣，动有掣制，情思不堪，殊郁郁。乃表乞闲居。诏不许。四年，郑王永蹈以谋逆诛。增置诸王司马一员，检察门户出入，毬猎游宴皆有制限，家人出入皆有禁防。河东提刑判官把里海坐私谒永中，杖一百，解职。前近侍局副使裴满可孙尝受永中请托，为石古乃求除官，可孙已改同知西京留守，犹坐免。故尚书右丞张汝弼，永中母舅也。汝弼妻高陀斡自大定间画永中母像，奉之甚谨，挟左道为永中求福，希觊非望。明昌五年，高陀斡坐诅祝诛。上疑事在永中，未有以发也。

会镐王傅尉奏永中第四子阿离合懑因防禁严密，语涉不道。诏同签大睦亲府事■、御史中丞孙即康鞫问，并求得第二子神徒门所撰词曲有不逊语。家奴德哥首永中尝与侍妾瑞雪言：“我得天下，

子为大王，以尔为妃。”诏遣官复按状同。再遣礼部尚书张暐、兵部侍郎乌古论庆裔复之。上谓宰臣曰：“镐王只以语言得罪，与永蹈罪异。”参知政事马琪曰：“永中与永蹈罪状虽异，人臣无将，则一也。”上曰：“大王何故辄出此言？”左丞相清臣曰：“素有妄想之心也。”诏以永中罪状宣示百官杂议，五品以下附奏，四品以上入对便殿。皆曰：“请论如律。”惟宫籍监丞卢利用乞贷其死。诏赐永中死，神徒门、阿离合懑等皆弃市。敕有司用国公礼收葬永中，平阳府监护，官给葬具，妻子威州安置。泰和七年，诏复永中王爵，赐谥曰厉。敕石古乃于威州择地，以礼改葬，岁时祭奠。贞祐二年，诏徙永中妻、子石古乃等郑州安置。

贞祐三年，太康县人刘全尝为盗，亡入卫真界，诡称爱王。所谓爱王，指石古乃。石古乃实未尝有王封，小人妄以此目之。刘全欲为乱，因假托以惑众，诱王氏女为妻，且言其子方聚兵河北。东平人李宁居嵩山，有妖术。全同县人时温称宁可论大事，乃使范元书伪号召之。宁至，推为国师，议僭立。事觉，全、温、宁皆伏诛。

贞祐四年，潼关破，徙永中子孙于南京。兴定二年，亳州谯县人孙学究私造妖言云：“爱王终当奋发，今匿迹民间，自号刘二。”卫真百姓王深等皆信以为诚然。有刘二者出而当之，遣欧荣辈结构逆党，市兵仗，大署旌旗，谋僭立。事觉，诛死者五十二人，缘坐者六十余人。永中子孙禁锢，自明昌至于正大末，几四十年。天兴初，诏弛禁锢。未几，南京亦不守云。

郑王永蹈本名银术可，初名石狗儿。大定十一年，封滕王，未期月进封徐王。二十五年，加开府仪同三司。二十六年，为大兴尹。章宗即位，判彰德军节度使，进封卫王。明昌二年，徙封郑王。三年，改判定武军。

初，崔温、郭谏、马太初与永蹈家奴毕庆寿私说谶记灾祥，毕庆寿以告永蹈：“郭谏颇能相人。”永蹈乃召郭谏相已及妻子。谏说永蹈曰：“大王相貌非常，王妃及二子皆大贵。”又曰：“大王，元妃长子，不与诸王比也。”永蹈召崔温、马太初论谶记天象。崔温曰：“丑年有兵灾，属兔命者来年春当收兵得位。”郭谏曰：“昨见赤气犯紫微，白虹贯月，皆注丑后寅前兵戈僭乱事。”永蹈深信其说，乃阴结内侍郑雨儿伺上起居，以崔温为谋主，郭谏、马太初往来游说。河南统军使仆散揆尚永蹈妹韩国公主，永蹈谋取河南军以为助，与妹泽国公主长乐谋，使驸马都尉蒲剌睹致书于揆，且先请婚，以观其意。揆拒不许结婚，使者不敢复言不轨事。永蹈家奴董寿谏永蹈，不听。董寿以语同辈奴千家奴，上变。是时，永蹈在京师，诏平章政事完颜守贞、参知政事胥持国、户部尚书杨伯通、知大兴府事尼庞古鉴鞫问，连引甚众，久不能决。上怒，召守贞等问状。右丞相夹谷清臣奏曰：“事贵速绝，以安人心。”于是，赐永蹈及妃卞玉，二子按春、阿辛，公主长乐自尽。蒲剌睹、崔温、郭谏、马太初等皆伏诛。仆散揆虽不闻问，犹坐除名。董寿免死，隶监籍。千家奴赏钱二千贯，特迁五官杂班叙使。自是诸王制限防禁密矣。

泰和七年，诏复王封，备礼改葬，赐谥曰刺，以卫王永济子按辰为永蹈后，奉其祭祀。

越王永功本名宋葛，又名广孙，贞元二年生。沉默寡言笑，勇健绝人，涉书史，好法书名画。大定四年，封郑王。七年，进封隋王。十一年，进封曹王。十五年，除刑部尚书。上曰：“侍郎张汝霖，汝外舅行也，可学为政。”十七年，授活活土世袭猛安。十八年，改大兴尹。

世宗幸金莲川，始出中都，亲军二苍头纵马食民田，诏永功：“苍头各杖一百。弹压百户二人失觉察，勒停。”上次望京淀，永功奏曰：“亲军人止一苍头、两弹压服勤，为日久矣。臣昧死违诏，量决苍头，使弹压待罪，可使偿其田直，惟陛下怜察。”上皆从之。

老妪与男妇憩道傍，妇与所私相从亡去，或告妪曰：“向见年少妇人自水边小径去矣。”妪告伍长踪迹之。有男子私杀牛，手持血刃，望见伍长，意其捕己，即走避之。妪与伍长疑是杀其妇也，捕送县，不胜楚毒，遂诬服。问尸安在？诡曰：“弃之水中矣。”求之水中，果获一尸，已半腐。县吏以为是男子真杀若妇矣，即具狱上。永功疑之曰：“妇死几何日，而尸遂半腐哉。”顷之，妪得其妇于所私者。永功曰：“是男子偶以杀人就狱，其拷掠足以称杀牛之科矣。”遽释之而去。武清黄氏、望云王氏豪猾不逞，永功发其罪，畿内肃然。

二十三年，判东京留守。是月，改河间尹。阅月，改北京留守，居无何，上谓宰臣曰：“朕闻永

功到北京为政无良，虽朕子，万一败露，法可废乎。朕已戒敕永功，卿等可谕其长史，俾匡正之。”到北京凡七月，改东京留守。世宗幸上京，过东京，永功从。明年，上还至天平山好水川，皇太子薨。诏永功护丧事，寻拜御史大夫。章宗封原王，加开府仪同三司。赵王永中及永功兄弟皆加开府仪同三司。明年，判大宗正事。

应州僧与永功有旧，将诉事于彰国军节度使移剌胡剌，求永功手书与胡剌为地。胡剌得书，奏之。上谓宰臣曰：“永功以书嘱事胡剌，此虽细微，不可不惩也。凡人小过不治，遂至大咎。有犯必惩，庶几能改，是亦教也。”皆曰：“陛下用法无私，臣下敢不敬畏。”于是永功解职。未几，复判大宗正事。

章宗即位，除判平阳府事，进封冀王。永功之官，随引医人沈思存过制限，当解职。上曰：“朕知此事，当痛断监奴及治府掾长史管辖府事者罪，仍著于令。”家奴王唐犯罪至徒，永功曲庇之。平阳治中高德裔失觉察，笞四十。于是永功改判济南府。诏永功曰：“所坐虽细事，法令不得不如此。今已释矣，后毋复然。济南先帝旧治，风土甚好，可悉此意也。”改授山东西路把鲁古世袭猛安。二年，判广宁府事，进封鲁王。明年，判彰德府事。承安元年，进封郢王。明年，判太原府事。泰和七年，改西京留守。八年，复判平阳府事。大安元年，进封谯王，判中山府事。明年，进封越王。

宣宗即位，免常参。明年，从迁汴京。久之，诏永功每月朔一朝。兴定四年，诏永功无朝。五年，有疾，赐御药。疾革，赐尚医诊视，一日五遣使候问。是岁，薨。上哭之恸，谥曰忠简。

子福孙、寿孙、粘没曷。大定二十六年，诏赐福孙名璐，寿孙名璹，粘没曷名琳。是年，璐加奉国上将军。章宗即位，加银青荣禄大夫，封萧国公。初为兴陵崇妃养子，常居京师，奉朝请。泰和五年，卒。章宗辍朝，百官进名奉慰。

璹本名寿孙，世宗赐名字仲实，一字子瑜。资质简重，博学有俊才，喜为诗，工真草书。大定二十七年，加奉国上将军。明昌初，加银青荣禄大夫。卫绍王时，加开府仪同三司。贞祐中，封胙国公。正大初，进封密国公。

璹奉朝请四十年，日以讲诵吟咏为事，时时潜与士大夫唱酬，然不敢明白往来。永功薨后，稍得出游，与文士赵秉文、杨云翼、雷渊、元好问、李汾、王飞伯辈交善。初，宣宗南迁，诸王宗室颠沛奔走，璹乃尽载其家法书名画，一帙不遗。居汴中，家人口多，俸入少，客至，贫不能具酒肴，蔬饭共食，焚香煮茗，尽出藏书，谈大定、明昌以来故事，终日不听客去，乐而不厌也。

天兴初，璹已卧疾，论及时事，叹曰：“兵势如此，不能支，止可以降。全完颜氏一族归吾国中，使女直不灭则善矣，余复何望。”是时，曹王出质，璹见哀宗于隆德殿。上问：“叔父欲何言？’璹奏曰：“闻讹可欲出议和。讹可年幼，不苦谙练，恐不能办大事。臣请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后，国家比承平时有何奉养，然叔父亦未尝沾溉。无事则置之冷地，无所顾藉，缓急则置于不测，叔父尽忠固可，无下其谓朕何？叔父休矣。”于是君臣相顾泣下。未几，以疾薨，年六十一。

平生诗文甚多。自删其诗，存三百首，乐府一百首，号《如庵小藁》。第五子守禧，字庆之，风神秀彻，璹特钟爱，尝曰：“平日所蓄书画将以付斯子。”及汴城降，守禧病卒，年未三十。

潞王永德本名讹出。大定二十五年，与章宗及诸兄俱加开府仪同三司。二十七年，封薛王。明年，除秘书监。二十九年，进判秘书监，进封沈王。明昌元年，授山东东路把鲁古必剌猛安。三年，进封豳王。五年，迁劝农使。承安二年，进封潞王。承安三年，再任劝农使。泰和元年，有司劾永德元日进酒后期，有诏勿问。卫绍王时，累迁太子太师。宣宗即位，改同判大睦亲府事。兴定五年，迁判大睦亲府事。子斡论，赐名琰。

豫王永成本名鹤野，又曰娄室。母昭仪梁氏。永成风姿奇伟，博学，善属文。世宗尤爱重之。大定七年，始封沈王，以太学博士王彦潜为府文学，永成师事之。十一年，进封豳。十五年，就外第。十六年，判秘书监。明年，授世袭山东东路把鲁古猛安，判大睦亲府事。既而改中都路胡土霭哥蛮猛安。二十年，改授翰林学士承旨。二十三年，判定武军节度使事，寻改判广宁府。二十五年，世宗幸上京，命留守中都，判吏部尚书，进开府仪同三司，为御史大夫。

章宗即位，起复，进封吴，判真定府事。明昌元年，改山东西路盆买必剌猛安。明年，进封兖。

坐率军民围猎，解职，奉表谢罪。上赐手诏曰：“卿亲实肺腑，夙著忠纯，侍显考于春宫，曲尽友于之爱，洎冲人之继统，愈明忠赤之心，艰难之中，多所裨益。朕心简在，毫楮莫穷，用是起之苫块之中，授以维城之任。自典蕃服，岁月荐更，最尔赵邦，知骥足之难展，眇哉镇府，固牛刀之莫施。方思驿召以赴朝，何意遽罹于国宪。偶因时猎，颇扰部民，法所不宽，宪台闻上。朕尚含容累月，未忍即行，虽欲遂于私恩，竟莫违于公议，解卿前职，即乃世封。噫，祖宗立法，非一人之敢私；骨肉至亲，岂千里而能间。以此退闲之小诫，欲成终始之洪恩。经云‘在上不骄，高而不危’。是以知节慎者修身之本，骄矜者败德之源。朕每自励，今以戒卿。昔东平乐善，能成不朽之名，梁孝奢淫，卒致忧疑之悔。前人所行，可为龟鉴。卿兼资文武，多艺多才，履道而行，何施不可。如能德业日新，无虑牵复之晚。朕素不工词翰，临文草草，直写所怀，冀不以辞害意也。”未几，授沁南军节度使。三年，改判咸平府事，未赴，移判太原府事。上以永成诞日，亲为诗以赐，有“美誉自应辉玉牒，忠诚不待启金縢”之语，当世荣之。

七年，改判平阳府事。承安改元，以覃恩进封豫。明年冬，进马八十匹，以资守御之备。上赐诏奖谕曰：“卿夙有隽望，时惟茂亲，通达古今，砥砺忠义。方分忧于外服，来输骏于上闲，欲助边防，以增武备。惟尽心于体国，乃因物以见诚。载念恳勤，良深嘉奖。”五年，再任。俄召还，以疾不能入见。上亲幸其第临视。泰和四年，薨。讣闻，上为之震悼，赙赠甚厚，谥曰忠献。

永成自幼喜读书，晚年所学益醇，每暇日引文士相与切磋，接之以礼，未尝见骄色。自号曰：“乐善居士”，有文集行于世云。

夔王允升，改名永升，本名斜不出，一名鹤寿。大定十一年，封徐王，进封虞王。二十六年，加开府仪同三司。明年，判吏部尚书，授山东西路按必出虎必剌猛安。章宗即位，加恩宗室，徙封隋王，除定武军节度使。明昌二年，改封曹王。久之，改封宛王。卫绍王即位，徙今封。贞祐元年九月，宣宗以允升年高。素羸疾，诏宫中听扶杖。寻薨。既殡，烧饭，上亲临奠。

赞曰：世宗保全宗室，无所不至，虽矫海陵之失，亦由天资仁厚而然也。其子永中、永蹈皆死章宗之手，其理盖有不可诘者。章宗无后，则厥报不爽矣。

金史卷八六　列传第二四

李石字子坚，辽阳人，贞懿皇后弟也。先世仕辽，为宰相。高祖仙寿，尝脱辽主之舅于难，辽帝赐仙寿辽阳及汤池地千顷，佗物称是，常以李舅目之。父雏讹只，桂州观察使，高永昌据东京，率众攻之，不胜而死。

石敦厚寡言，而器识过人，天会二年，授世袭谋克，为行军猛安。睿宗为右副元帅，引置军中，属之宗弼。八年，除礼宾副使，转洛苑副使。天眷元年，置行台省于汴，石为汴京都巡检使，历大名少尹，汴京马军副都指挥使，累官景州刺史。海陵营建燕京宫室，石护役皇城端门。海陵迁都燕京，石随例入见。海陵指石曰：“此非葛王之舅乎？”葛王，谓世宗也。未几，除于中少尹。

石知海陵忌宗室，颇歉前日之言，秩满，托疾还乡里。世宗留守东京，御契丹括里，石留东京巡察城中。海陵使副留守高存福伺察世宗动静，知军李蒲速越知存福谋，以告世宗，石因劝世宗先除存福，然后举事，世宗从之。大定元年，以定策功为户部尚书。无何，拜参知政事。

阿琐杀同知中都留守蒲察沙离只，遣使奉表东京，而群臣多劝世宗幸上京者。石奏曰：“正隆远在江、淮，寇盗蜂起，万姓引领东向，宜因此时直赴中都，据腹心以号令天下。万世之业也。惟陛下无牵于众惑。”上意遂决，即日启行。世宗纳石女后宫，生郑王永蹈、卫绍王永济，是为元妃李氏。

三年，户部尚书梁銶上言：“大定以前，官吏士卒俸粟支帖真伪相杂，请一切停罢。”石买革去旧贴，下仓支粟，仓司不敢违，以新粟与之。上闻其事，以问梁銶，梁銶对不以实。上命尚书左丞翟永固鞫之。梁銶削官四阶，降知火山军，石罢为御史大夫。久之，封道国公。

六年，上幸西京，石与少詹事乌古论三合守卫中都宫阙。诏曰：“京师巡御不可不严。近都猛安内选士二千人巡警，仍给口粮刍粟。”谓宰臣曰：“府库钱币非徒聚货也，若军士贫弱，百姓困乏，所费虽多，岂可已哉。”故事，凡行幸，留守中都官每十日表问起居。上以使传频烦，命二十日一进

表。七年，拜司徒，兼太子太师，御史大夫如故。赐第一区。

安化军节度使徒单子温，平章政事合喜之侄也，赃滥不法，石即劾奏之。方石奏事，宰相下殿立，俟良久。既退，宰相或问石奏事何久，石正色曰："正为天下奸污未尽诛耳。"闻者悚然。一日，上谓石曰："御史分别庶官邪、正。卿等惟劾有罪，而未尝举善也，宜令监察分路刺举善恶以闻。"

石司宪既久，年浸高。御史台奏，事有在制前断定，乞依新条改断者。上曰："若在制前行者，岂可改也。"上御香阁，召中丞移剌道谓之曰："李石耄矣，汝等宜尽心。向所奏事甚不当，岂涉于私乎？"他日，又谓石曰："卿近累奏皆常事。臣下善恶邪正，无语及之。卿年老矣，不能久居此，若能举一二善事，亦不负此职也。"九年，进拜太尉、尚书令。诏曰："太后兄弟惟卿一人，故命领尚书事。军国大事，涉于利害，议其可否，细事不烦卿也。"进封平原郡王。

平章政事完颜守道奏事，石神色不怿。世宗察之，谓石曰："守道所奏，既非私事，卿当共议可否。在上位者所见有不可，顺而从之，在下位者所见虽当，则遽不从乎？岂可以与己相违而蓄怒哉。如此则下位者谁敢复言？"石对曰："不敢。"上曰："朕欲于京府节镇运司长佐三员内任文臣一员，尚未得人。"石奏曰："资考未至，不敢拟。"上曰："近观节度转运副使中才能者有之。海陵时，省令史不用进士，故少尹节度转运副使中乏人。大定以来，用进士，亦颇有人矣，节度转运副使中有廉能者具以名闻，朕将用之。朝官不历外任，无以见其才，外官不历随朝，无以进其才，中外更试，庶可得人。"他日，上复问曰："外任五品职事多阙，何也？"石对曰："资考少有及者。"上曰："苟有贤能，当不次用之。"对不称旨，上表乞骸骨，以太保致仕，进封广平郡王。十六年，薨。上辍朝临吊，哭之恸，赙钱万贯，官给葬事。少府监张仅言监护，亲王、宰相以下郊送，谥襄简。

石以勋戚，久处腹心之寄，内廷献替，外罕得闻。观其劾奏徒单子温退答宰臣之问，气岸宜有不能堪者。时论得失半之，亦岂以是耶。旧史载其少贫，贞懿后周之，不受，曰："国家方急用人，正宜自勉，何患乎贫。"后感泣曰："汝苟能此，否复何忧。"及中年，以冒粟见斥，众讥贫鄙，如出二人。史又称其未贵，人有慢之者，及为相，其人以事见石，惶恐。石曰："吾岂念旧恶者。"待之弥厚。能为长者言如是，又与他日气岸迥殊。

山东、河南军民交恶，争田不绝。有司谓兵为国根本，姑宜假借。石持不可，曰："兵民一也，孰轻孰重。国家所恃以立者纪纲耳，纪纲不明，故下敢轻冒。惟当明其疆理，示以法禁，使之无争，是为长久之术。"趣有司拯问，自是军民之争遂息。北京民曹贵谋反，大理议廷中，谓贵等阴谋久不能发，在法"词理不能动众，威力不足率人"，罪止论斩。石是之。又议从坐，久不能决。石曰："罪疑惟轻。"入，详奏其状，上从之，缘坐皆免死。北鄙岁警，朝廷欲发民穿深堑以御之。石与丞相纥石烈良弼皆曰："不可。古筑长城备北，徒耗民力，无益于事。北俗无定居，出没不常，惟当以德柔之。若徒深堑，必当置戍，而塞北多风沙，曾未期年，堑已平矣，不可疲中国有用之力，为此无益。"议遂寝。是皆足称云。

世宗在位几三十年，尚书令凡四人：张浩以旧官，完颜守道以功，徒单克宁以顾命，石以定策，他无及者。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庙廷。子献可、逵可。

献可字仲和，大定十年，中进士第。世宗喜曰："太后家有子孙举进士，甚盛事也。"累官户部员外郎，坐事降清水令，召为大兴少尹，迁户部侍郎，累迁山东提刑使。卒。卫绍王即位，以元舅赠特进，追封道国公。子道安，擢符宝郎。

完颜福寿，曷速馆人也。父合住，国初来归，授猛安。天眷二年，福寿袭父合住职，授定远大将军，累加金吾卫上将军。海陵省并猛安谋克，遂停封。

正隆末，海陵伐宋，福寿领娄室、台答蔼二猛安由山东道进至泰安。既受甲，福寿乃诱将校北还，而高忠建、卢万家奴等亦各率众万余俱归东京，欲共立世宗。至辽口，世宗遣徒单思忠、府吏张谋鲁瓦等来迎，察其去就。思忠等以数骑驰入军中，见福寿等问曰："将军何为至此？"福寿向南指海陵而言曰："此人失道，不能保天下，国公乃太祖皇帝亲孙，我辈欲推戴为主，以此来耳。"诸军皆东向拜，呼万岁。为书以授思忠。于是督诸军渡辽水，径至东京城下，即谕军士擐甲入卫宫城，杀高存福等。明日，与诸将及东京吏民从婆速路兵马都总管完颜谋衍劝进。世宗即位，以福寿为元

帅右监军，赐以银币御马。

初，谋衍之至也，大会诸军，以福寿之军居左，高忠建军居右。忠建曰："何以我军为右军？"谋衍曰："树置在我，而曷敢言！"福寿曰："始建大事，左右军高下何足争也。"遂让忠建为左军。世宗闻而贤之。未几，从完颜谋衍讨白彦敬，纥石烈志宁于北京。是冬，上闻临潢尹兼元帅左都监吾扎忽等与窝斡战不利，命福寿将兵进讨。已败贼，俘获生口万计。世宗以纥石烈志宁代之，召还，授兴平军节度使，复其世袭猛安，寻领济州路诸军事。大定三年，卒。

独吉义本名鹘鲁补，曷速馆人也。徙居辽阳之阿米吉山。祖回海，父秘剌。收国二年，曷速馆来附，秘剌领户三百，遂为谋克。秘剌长子照屋，次子忽史与义同母。秘剌死，忽史欲承谋克。义曰："长兄虽异母，不可夺也。"忽史乃以谋克归照屋，人咸义之。

义以质子至上京。善女直、契丹字，为管勾御前文字。天会十五年，擢右监门卫大将军，除宁化州刺史。察廉，迁迭剌部族节度使、复州防御使，改卓鲁部族节度使、河南路统军都监，为武胜军节度使。边郡妄称寇至，统军司徙居民于汴，义独不听，日与官属击球游宴。统军司使人责之，义曰："太师梁王南伐淮南，死者末葬，亡者未复，彼岂敢先发？此城中有榷场，若自动，彼将谓我无人。"既而果无事，统军谢之，请以沿边唐州等处诸军猛安皆隶于义。

贞元元年，改唐古部族节度使，为彰化军，改利涉军节度使。是时，海陵伐宋，诸军往往逃归，而世宗在东京得众心。都统白彦敬自北京使人阴结义，欲与共图世宗。顷之，世宗即位，义即日来归，具陈所以与彦敬密谋者。世宗嘉其不欺，以为参知政事。

上谓义曰："正隆率诸道兵伐宋，若反旆北指，则计将安出？"义曰："正隆多行无道，杀其嫡母，阻兵虐众，必将自毙。陛下太祖之孙，即位此其时也。"上曰："卿何以知之？"义曰："陛下此举若太早，则正隆未渡淮，太迟则窝斡必太炽。今正隆已渡淮，窝斡末至太盛，将士在南，家属皆在此，惟早幸中都为便。上嘉纳之。次榛子岭，世宗闻海陵死于军中，谓义曰："信如卿所料。"大定二年，罢为益都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赐金五十两、银五百两。三年，以疾致仕。四年，薨于家，年七十一。

子和尚，大定初，除应奉翰林文字，佩金牌。陀满讹里也子撒曷辇充护卫，司吏王得儿加保义校尉，皆佩银牌。持诏书宣谕中都以南州郡，及往南京谕太傅张浩。中道闻海陵遇害，南京及都督府皆奉表贺。乃止。和尚为奉使，擅废置州县官，辄行杀戮，诏尚书省鞫治之。十九年，诏以义孙引寿为斜鲁答阿世袭谋克。义性辩给，善谈论，服玩不尚奢侈，食不兼味云。

赞曰：章宗尝问群臣："世宗初起东京，大臣为谁？"完颜守贞对曰："止有李石一人。"章宗叹曰："苟如此，信有天命也。"完颜谋衍部署诸军，高忠建争长，完颜福寿让忠建而己下之，其功多矣。当是时，独吉义最先至，诸将尚未肯附。由是言之，果天也，非人力也。

乌延蒲离黑，速频路哲特猛安人，改属合懒路。祖思列，预平乌春、窝谋罕之乱，及伐辽、宋皆有功，追授猛安，赠银青光禄大夫。父国也袭猛安。

蒲离黑从太祖伐辽，勇闻军中。天眷三年，袭猛安，授宁远大将军，累官武宁军节度使，迁京兆尹。海陵伐宋，行武威军都总管。军还，为顺义军节度使。徒单合喜定秦、陇，蒲离黑统完颜习尼列、颜盏门都兵救德顺州，改延安、平凉尹。致仕，封任国公。大定十九年卒。

乌延蒲辖奴，速频路星显河人也，后改隶曷懒路。父忽撒浑，天辅初，追授猛安，亲管谋克。蒲辖奴身长有力，多智略，袭其父猛安谋克，阶宁远大将军。天德二年，授陈州防御使。贞元元年，改昌武军节度使，以善绥抚，再任。海陵南征，改归德尹，为神策军都总管。当屯济州，比至山东，盗已据其城，蒲辖奴领十余骑往觇之，忽为其众所围，乃与军士皆下马，立而射之，杀百余人。贼众败走，迤逦袭之，至暮而还。明日，攻破其城，号令士卒，毋害居民，郡中获安，民感其惠，为立祠以祭。

大定二年，为庆阳尹。元帅左都监徒单合喜奏宋军十万余据险阻，剽掠郡邑，请益师。诏益兵七千，与旧兵合为二万。遣蒲辖奴与延安尹高景山等分领其军以往，卒于军，年六十一。子查剌。

乌延查剌，银青光禄大夫蒲辖奴子也，力兼数人，勇果无敌。正隆六年伐宋，诸猛安谋克兵皆

行，州县无备。契丹括里陷韩州，围信州，远近震骇。查剌道出咸平，遂率本部亟还信州。与战败之。已而，贼复整兵环攻，且登其城，查剌下巨木压之，杀贼甚众，括里乃解去，查剌左右手持两大铁简。简重数十斤，人号为“铁简万户。”追及括里于韩州东八里许，贼方就平野为阵，查剌身率锐士，以铁简左右挥击之，无不僵仆。贼不能成列，乃易马督军复击之，贼众大败，遂走，东京、咸平、隆州民复帖然。

世宗即位，查剌谒见，充护卫，为骁骑副都指挥使，领万户。击窝斡，战于花道。大军未集，查剌在左翼，领六百骑与贼战，杀贼三千余人。宗亨、蒲察世杰七谋克战不利，世杰走查剌军，贼合围攻之。查剌圜拒而战，宗亨军来援，贼乃引去。西过袅岭，追及于陷泉。贼先犯右翼，查剌迎击之，贼退走。窝斡募人刺之。伪护卫阿不沙身长有力，奋大刀自后斫查剌，查剌回顾，以简背击阿不沙，折其右臂。与纥石烈志宁军合击，贼遂大败。

窝斡平，以为宿直将军，赐银三百两，重彩二十端。丁父忧，以本官起复，袭其父猛安，除蔡州防御使，改宿州，迁昌武军节度使，徙镇邠州。为贺宋岁元使，射淮上柳树，矢入其树饮羽。宋人素闻其名，甚异之。改凤翔尹，入为右副点检，出为兴中尹，改婆速路总管。高丽惮其威名，凡以事至婆速路者望见而跪之。二十五年，为兴平军节度使，卒官。

查剌贞悫寡言，平居极和易，及临战奋勇，见者无不辟易，虽重围万众，出入若无人之境云。

李师雄字伯威，雁门人也。有才力，喜谈兵，慕古之英雄，故名师雄。宋宣和中以骑射登科，累官大名、清平尉。王师至大名，师雄与府僚出降，摄本路兵马都监。齐国建，以为大总管府先锋都统制，知淄州。齐废，为汴京马军都虞候，历知宁海军、曹州刺史。皇统二年，为武胜军节度使。正隆末，为河州防御使。宋将吴璘军攻秦、陇，会师雄以事就逮临洮，宋兵至城下，州人乘城拒守，谋欲出降，师雄止之。宋将权仪鞭马方上浮桥，师雄射之，坠于桥下，遂擒权仪，宋师退。后从元师左监军徒单合喜以兵攻河州，有功。未几，以疾归汴，卒。

尼厖古钞兀，曷速馆人。初为大＜⿱白大＞扎也，补元帅府通事。宋将韩世忠率军数万围邳州，钞兀将轻骑数百与侦人数辈间道往救之，败敌兵六千。翌日，宋兵复围下邳，钞兀复败之。宋人攻济州，夺战舰略尽。是时，钞兀往宿州，分蒲鲁虎军，还至大河，与敌遇，力战败之，尽复战舰。王师复河南，宋别将田胡陵夜袭孛堇布辉营，士卒尽没。钞兀从东平总管并力战，却之。元帅府赏以银币。钞兀勇敢，善伺敌虚实，以此屡捷。帅府承制加忠显校尉，为蕃部秃里，赐钱万贯、币帛三百匹，衣一袭、马二匹。将之官，河间尹大＜⿱白大＞白于元帅，请留钞兀以给边事，许之。复赐钱万贯、银二百五十两、重彩三百端、马三匹。录功，授广阳少尹。

海陵将伐宋，而契丹反，召入谕之曰：“汝久在边陲，屡立战功，昨遣枢密使仆散忽士、留守石抹怀忠等讨契丹，师久无功，已置诸法。今命汝与都统白彦敬、副将纥石烈志宁进讨。”因赐具装厩马四匹。钞兀与彦敬等至北京，未能进。会世宗即位辽阳，钞兀迎谒，迁辅国上将军，与都统吾札忽、副统浑讨窝斡。钞兀行至窊历，与窝斡遇，左军小却，钞兀挺枪驰入其阵，手杀二十余人，贼乃退。元帅仆散忠义自花道追之，钞兀以前锋追及于陷泉，遂大败之。事平，迁西北路招讨使，改东北路。

钞兀与完颜思敬有隙，思敬为北京留守，奉诏至招讨司，钞兀不出饯。世宗闻之，遣使切责之曰：“卿本大＜⿱白大＞扎也，起身细微。受国厚恩，累历重任，乃以私憾，不饯诏使。当内省自讼，后勿复尔。朕不能再三曲恕汝也。”既而思敬为平章政事，北路招讨使钞兀以私取诸部进马，事觉被逮，将赴京师。钞兀为人尚气，次海滨县，慨然曰：“吾岂能为思敬辱哉。”遂缢而死。十九年，诏以钞兀旧功，授其子和尚世袭布辉猛安徒胡眼谋克。

孛术鲁定方本名阿海，内吉河人也。材勇绝伦。海陵素闻其名。天德初，召授武义将军，充护卫。数月，转十人长，迁宿直将军，赐予甚厚。寻为殿前右卫将军，又三月，擢殿前右副点检，世袭猛安，改左副点检。出为河南尹，改彰德军节度使。

海陵南伐，定方为神勇军都总管。大定二年，宋人陷汝州，河南统军使宗尹遣定方将兵四千往取之。汝州东南及北面皆山林险阻，不可以骑军战。是时，宋兵由鸦路出没，定方至襄城，得敌虚

实，遂牒谕汝州属县曰："我率许州戍兵十二万径取汝州，尔等可备粮草二十万，使人扬言欲据要路绝宋兵往来。"既而定方引兵趋鸦路，宋人闻之，果弃城遁去。定方至鲁山境，知宋兵已去，遂遣轻骑二百追至布袴叉，击败之，遂复汝州。授凤翔尹。

宋人阻边，以本职行河南道军马副统，率步骑六万，将由寿州进军，次亳州。宋李世辅陷宿州，定方从左副元帅志宁战于城下。时天大暑，定方督战，驰突敌阵中，出入数四，渴甚，因出阵下马取水，为人所害，年四十四。上闻而闵之，诏有司致祭，赙银五百两、重彩二十端，赠金紫光禄大夫。

夹谷胡剌，上京宋葛屯猛安人。初在左副元帅挞懒帐下，有战功，授武德将军，袭其父谋克。正隆末，山东盗起，胡剌为行军猛安讨贼，遇贼千五百人于徐州南，败之。山东路统军司选诸军八百人作十谋克，胡剌将之，与骁骑军皆隶点检司。行至淮南，海陵遣以骑兵三百二十往扬州，败宋兵千五百人于宣化镇。仆散忠义伐宋，胡剌领万户由泗州进战，遇敌于宿州，殁于阵，赠镇国上将军。

蒲察斡论，上京益速河人，徙临潢。祖忽土华，父马孙，俱赠金紫光禄大夫。

斡论刚毅有技能。天辅初，以功臣子充护卫，迁左卫将军、定武军节度使，召为右副都点检。天德初，授世袭临潢府路曷吕斜鲁猛安，改东平尹，赐钱千万，累除河南尹。海陵伐宋，以本官为右领军都监。大定二年，仍为河南尹，兼河南路都统军使。

宋以万人据寿安县，嵩州刺史石抹突剌、押军万户徒单赛补以骑兵三百巡逻，遇于县东，请师于斡论。斡论使猛安完颜鹘沙虎率七百人助之。宋兵多，突剌使士卒下马，跪而射之。宋兵不能当，走入县城，突剌进逼之，宋人弃城去，追及于铁索口，复大败之，遂复寿安。改北京留守，大定尹，卒官。

夹谷查剌，隆州失撒古河人也。祖不剌速，国初授世袭曷懒兀主猛安、曷懒路总管。父谢奴，官至工部尚书。

查剌状貌魁伟，善女直、契丹书。天德初，以功臣子充护卫。二年，授武义将军。未几，擢符宝郎，凡再考，出为滦州刺史，改知平定军事，海陵南征，为武威军副都总管。军还，大定二年，授景州刺史，迁同知京兆尹。

时彰化军节度使宗室璋等与宋将吴璘相拒于德顺州，元帅左都监徒单合喜遣查剌与诸将议破敌策。璋等议曰："我兵虽屡胜，而敌兵不退者，知我军少故也。须都监亲至，方可破敌。"于是合喜领兵四万至，遂下德顺州。入为殿前右卫将军，袭父猛安，改左卫将军，迁右副点检。有疾，丞相良弼视之，谓所亲曰："此人国器也。他人有疾，我未尝往焉。"九年，出为东北路招讨使兼德昌军节度使，仍赐金带。到官，治有勤绩，边境以安。其断狱公平，道不拾遗。迁临潢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蕃部畏服。改西北路招讨使。上遣使宣谕曰："今诸部初附，命汝抚绥，当使治声达于朕听。"大定十二年卒。

查剌性忠实，内明敏，每论大事，超越伦辈。太师勖尝曰："查剌不学而知，方之古人，如此者鲜矣。"

赞曰：陷泉之捷，震电烨烨。符离之克，我势攸赫。陇、坻㦸＜⿰扌雹＞，淮、澨钩瓠成矣。故列叙诸将之功焉。

金史卷八七　列传第二五

纥石烈志宁　仆散忠义　徒单合喜

纥石烈志宁本名撒曷辇，上京胡塔安人。自五代祖太尉韩赤以来，与国家世为甥舅。父撒八，海陵时赐名怀忠，为泰州路颜河世袭谋克，转猛安，尝为东平尹、开远军节度使。

志宁沉毅有大略，娶梁王宗弼女永安县主，宗弼于诸婿中，最爱之。皇统间，为护卫。海陵以为右宣徽使，出为汾阳军节度使，入为兵部尚书，改左宣徽使、都点检，迁枢密副使，开封尹。

契丹撒八反，枢密使仆散忽土、北京留守萧赜、西京留守萧怀忠皆以征讨无功，坐诛。于是，

志宁为西北面副统，与都统白彦敬，以北京、临潢、泰州三路军讨之。志宁至北京，而海陵伐宋已渡淮。彦敬、志宁闻世宗有异志，乃阴结会宁尹完颜蒲速赉、利涉军节度使独吉义，将攻之。而世宗已即位，使石抹移迭、移剌曷补来招，彦敬、志宁杀其使者九人。世宗使完颜谋衍来伐，众不肯战，乃与彦敬俱降。世宗问曰：“正隆暴虐，人望既绝，朕以太祖之孙即大位。汝杀我使者，又不能为正隆死节，恐为人所图，然后来降。朕今杀汝等，将何辞？’彦敬未有以对，志宁前奏曰：“臣等受正隆厚恩，所以不降，罪当万死。”上曰：“汝辈初心亦可谓忠于所事，自今事朕，宜勉忠节。”

世宗使扎八招窝斡，扎八乃劝之，遂称帝。世宗使右副元帅完颜谋衍征之，志宁以临海节度使，都统右翼军。窝斡败于长泺，西走，志宁追及于雾＜⿱雨松＞河。贼已先渡，依岸为阵，毁桥岸以为阻。志宁与贼夹河，为疑兵，与万户夹谷清臣、徒单海罗于下流涉渡。已渡，前有支港岸斗绝，其中泥泞，乃束柳填藉，士卒毕济。行数里，得平地，将士方食，贼奄至。贼据南冈，三驰下志宁阵。阵坚，力战，流矢中左臂，战自若。贼据上风纵火，乘烟势驰击。志宁步军继至，转战十余合，火益炽，风烟突人不可当。会雨作，风烟乃熄，遂奋击，大破之，于是，元帅谋衍、右监军福寿不急击贼，久无功，右丞仆散忠义请自讨贼，而志宁击贼有功，上以忠义代谋衍，志宁代福寿，封定国公，使蒲察通至军中宣谕之。贼略懿州界，陷灵山、同昌、惠和三县，睥睨北京。会土河水涨，贼不得渡，乃西趋三韩县。志宁方追蹑之，元帅忠义与贼遇于花道，军颇失利，贼见志宁踵其后，不敢乘胜，遂西走。是时，大军马瘦弱，不堪追袭，诸将欲止军勿追。志宁获贼候人，知贼自选精锐，与老小辎重分道，期山后会集，可击其辎重。忠义以为然，遂过移马岭，进及袅岭西陷泉。贼见左翼据南冈为阵，不敢犯。右翼万户乌延查剌击贼少却，志宁与夹谷清臣等击之，贼众大败，涉水走。窝斡母徐辇举营由落括冈西去，志宁追及之，尽获其辎重，俘五万余人，杂畜不可胜计。伪节度使六，及其部族皆降。窝斡走奚中，至七渡河，志宁复败之。贼过浑岭，入于奚中。志宁获贼将稍合住，释弗杀，许以官赏，纵之归，约以捕窝斡自效。稍合住既去，见窝斡，秘不言见获事，乃反间奚人于窝斡曰：“陷泉失利，奚人有贰志，不可不察。”当是时，窝斡屡败，其下亦各有心，稍合住乃与贼帅神独斡执窝斡，诣右都监完颜思敬降。志宁与万户清臣、宗宁、速哥等，追捕余党至燕子城，尽得所畜善马，因至抹拔里达之地，悉获之。逆党既平，入朝为左副元帅，赐以玉带。

经略宋事，驻军睢阳，都元帅忠义居南京，节制诸军。宋将黄观察据蔡州，杨思据颍昌。志宁使完颜王祥复取蔡州，黄观察遁去。完颜襄攻颍州，拔之，获杨思。乃移牒宋枢密使张浚，使依皇统以来旧式，浚复书曰：“谨遣使者至麾下议之。”是时，宋得窝斡党人括里、扎八，用其谋攻灵壁、虹县，都统奚挞不也叛入于宋，遂陷宿州。括里等谋曰：“北人恃骑射，战胜攻取。今夏月久雨，胶解，弓不可用。”故李世辅与之来攻宿州。归德尹术甲撒速、宿州防御使乌林答剌撒、万户温迪罕速可、裴满娄室，不守约束，不肯坚壁俟大军，辄出与战，由是军败，城陷。剌撒尝遣人入宋界贸易，交通李世辅，受其赂遗，久之，事觉，伏诛。谋克赛一坐故知不举，除名。挞不也母斡里懒，缘坐当死，上曰：“挞不也背国弃母，杀之何益？朕闵其老”，遂原其死。诏撒速、剌撒、速可、娄室各杖有差，撒速、剌撒仍解职。世辅自以为得志，日与括里、扎八置酒高会。志宁以精兵万人，发自睢阳，趋宿州，中使来督军，志宁附奏曰：“此役不烦圣虑，臣但恐世辅遁去耳。”世辅闻志宁军止万人，甚易之，曰：“当令十人执一人也。”括里等问候人所见上将旗帜，知是志宁，谓世辅曰：“此撒合辇监军也，军至万人，慎毋轻之。”大定三年五月二十日，志宁将至宿州，乃令从军尽执旗帜，驻州西为疑兵，三猛安兵驻州南。志宁自以大军。驻州东南，扼其归路。世辅望见州西兵旌旗蔽野，果谓大军在州西，而谓东南兵少不足虑，先击之。以步骑数万，皆执盾，背城为阵，外以行马捍之。使别将将兵三千，出自东门，欲自阵后攻志宁军，万户蒲查击败之。右翼万户夹谷清臣为前行，撤毁行马，短兵接战，世辅军乱，诸将乘之，追杀至城下。是夕，世辅尽按败将，将斩之，其统制常吉惧而来奔，尽得城中虚实。明日，世辅悉兵出战，骑兵居前，志宁使夹谷清臣当之。世辅别将以五六千骑为一队，与清臣遇，清臣踵击之，宋将不能反旆。志宁麾诸军力战，世辅复大败，走者自相蹈藉，僵尸相枕，争城门而入，门填塞，人人自阻，遂缘城而上，我军自濠外射之，往往堕死于隍间，杀骑士万五千，步卒三万余人。世辅乘夜脱走。明日，夹谷清臣、张师忠追及世辅，斩首四

千余，赴水死者不可胜计，获甲三万，他兵仗甚众。上以御服金线袍、玉吐鹘宾铁佩刀，使移剌道就军中赐之。凡有功将士，猛安、谋克并如陕西迁赏，蒲辇进官三阶、重彩三端、绢六匹，旗鼓笛手、吏人各赐钱十贯。诏志宁曰："卿虽年少，前征契丹战功居最，今复破大敌，朕甚嘉之。"

宋人议和不能决，都元帅仆散忠义移军泰和，志宁移军临涣，遂渡淮，徒单克宁取盱眙、濠、庐、和、滁等州。宋人惧，乃决意请和，使者六七往反，议遂定，宋世为侄国，约岁币二十万两、匹，魏杞奉誓书入见，复通好。志宁还军睢阳，上以御服、玉佩刀、通犀御带赐之。诏曰："灵壁、虹县、宿州兵士死者，朕实闵焉。宜归葬乡里，官为赍送，人赙钱三十贯。"凤翔尹孛术鲁定方以下猛安谋克，官为致祭。定方赙银五百两、重彩二十端，猛安三百贯，谋克二百贯，蒲里衍一百贯，权猛安二百贯，权谋克一百五十贯，权蒲里衍七十贯。

五年三月，忠义朝京师，志宁驻军南京。五月，志宁召至京师，拜平章政事，左副元帅如故。志宁复还军，赐玉束带，上曰："卿壮年能立功如此，朕甚嘉之。南服虽定，日月尚浅，须卿一往规画。"六年二月，志宁还京师，拜枢密使。七年十一月八日，皇太子生日，宴群臣于东宫，志宁奉觞上寿，上悦，顾谓太子曰："天下无事，吾父子今日相乐，皆此人力也。"使太子取御前玉大杓酌酒，上手饮志宁，即以玉杓及黄金五百两赐之。以第十四女下嫁志宁子诸神奴，八年十月，进币，宴百官于庆和殿。皇女以妇礼谒见，志宁夫妇坐而受之，欢饮终日，夜久乃罢。九年，拜右丞相。十一年，代宗叙北征。既还，遣使者迎劳，赐以弓矢、玉吐鹘。入见，上慰劳良久。是日，封广平郡王，复遣使就第慰劳之。皇太子生日，宴群臣于东宫，以玉带赐志宁，上曰："此梁王宗弼所服者，故以赐卿。"郊祀覃恩，从征护卫，皆有赐，进封金源郡王。

十二年，志宁有疾，中使看问，日三四辈，疾亟，赐金丹三十粒，诏曰："此丹未尝以赐人也。"使者至，志宁已不能言，但稽首而已。是岁，薨。上辍朝，临其丧，行哭而入，哀动左右。将葬，上致祭，见陈甲柩前，复恸哭之。赙银千五百两、重彩五十端、绢五百匹，葬事祠堂，皆从官给，谥武定。十五年，图像衍庆宫。

志宁妻永安县主妒甚，尝杀孕妾，及志宁薨后，诸神奴兄弟皆病亡，世宗甚惜之，遣使谕永安县主曰："丞相有大功三，先朝旧臣，惟秦、宋二王功大，余不及也。今养其孽子，当如亲子视之。"二十二年，上问宰臣："仆散忠义、纥石烈志宁孰愈？’尚书左丞襄秦曰："忠义兵权精致，此其所长也。"上曰："不然。志宁临敌，身先士卒，勇敢之气自太师梁王未有如此人者也。"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庙廷。

仆散忠义本名乌者，上京拔卢古河人，宣献皇后侄，元妃之兄也。高祖斡鲁补。鲁祖班睹。祖胡阑。父背鲁，国初世袭谋克，婆速路统军使，致仕。

忠义魁伟，长髯，喜谈兵，有大略。年十六，领本谋克兵，从宗辅定陕西，行间射中宋大将，宋兵遂溃，由是知名。帅府录其功，承制署为谋克。宗弼再取河南，表荐忠义为猛安。攻冀州先登，攻大名府以本部兵力战，破其军十余万，赏以奴婢、马牛、金银、重彩。从宗弼渡淮攻寿、庐等州，宗弼称之曰："此子勇略过人，将帅之器也。"赏马五匹、牛一百五十头、羊五百口，领亲军万户，超宁远大将军，承其父世袭谋克。

皇统四年，除博州防御使，公余学女直字，及古算法，阅月，尽能通之。在郡不事田猎、燕游，以职业为务，郡中翕然称治。忽一夕阴晦，囚徒谋为反狱，仓猝间，将校皆惶骇失措，忠义从容，但使守更吏挝鼓鸣角，囚徒以为天且晓，不敢出，自就桎梏。及考，郡民诣阙愿留，诏从之。八年，改同知真定尹，兼河北西路兵马都总管，迁西北路招讨使，入为兵部尚书。

仆散忽土尝与海陵篡立，恃势陵傲同列，忠义因会饮众辱之，海陵不悦，出为震武军节度使。火山贼李铁枪乘暑来攻，忠义单衣从一骑迎击之，射杀数人，贼乃退。改临洮尹，兼熙秦路兵马都总管。海陵召至京师谓之曰："洮河地接吐蕃、木波，异时剽害良民，州县不能制。汝宿将，故以命汝。"赐绦服、玉具、佩刀。阅再考，徙平阳尹，再徙济南尹。以本官为汉南路行营副统制，伐宋，克通化军。

世宗立，海陵死扬州，罢兵入朝京师，拜尚书右丞。移剌窝斡僭号，兵久不决。右副元帅完颜

谋衍既败之于雾<⿱雨松>河，乃拥众，贪卤掠，不追讨，而纵其子斜哥暴横军中，士卒不用命。贼得水草善地，官军踵其遗余，水草乏，马益弱，贼轶出山西，久无功。忠义请曰：“契丹小寇，不时殄灭，致烦圣虑。臣闻主忧臣辱，愿效死力除之。”世宗大悦。即召还谋衍，勒归斜哥本贯。拜忠义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帅，封荣国公，赐以御府貂裘、宾铁吐鹘弓矢大刀、具装对马及安山铁甲、金牌，诏曰：“军中将士有犯，连职之外并以军法从事，有功者依格迁赏。”诏诸将士曰：“兵久驻边陲，蠹费财用，百姓不得休息。今以右丞忠义为平章政事、右副元帅，宜同心戮力，无或弛慢。”

忠义至军，贼陷灵山、同昌、惠和等县，阵而西行。忠义追之，及于花道，宗亨为左翼，宗叙为右翼，与贼夹河而阵。贼渡河，先攻左翼，偏败，右翼救之，贼引去。窝斡乃以精锐自随，以羸兵护其母妻辎重由别道西走，期于山后会集。追复及于袅岭西陷泉。与贼遇，时昏雾四塞，跬步莫睹物色，忠义祷曰：“狂寇肆暴，杀戮无辜，天不助恶，当为开霁。”奠已，昏雾廓然。及战，忠义左据南冈，为偃月阵，右迤而北，大败之，获其弟袅，俘生口三十万，获杂畜十余万，车帐金珍以巨万计，悉分诸军。贼走趋奚地，遣将追蹑，至七渡河，又败之。既逾浑岭，复进军袭之，望风奔溃，遁入奚中，降者相属于路。诏忠义曰：“卿材能素著，果能大破贼众，朕甚嘉之。今遣劳卿，如朕亲往。赐卿御衣、及骨睹犀具佩刀、通犀带等。就以俘获，均散军士。”窝斡既败，遂入于奚中。高忠建败奚于栲栳山，移剌道取抹白诸奚之家，抹白奚乃降，窝斡势益弱。纥石烈志宁获贼将稍合住，纵之使归，约以捕窝斡自赎，仍许以官赏。稍合住与其党，执窝斡诣完颜思敬降。契丹平。忠义朝京师，拜尚书右丞相，改封沂国公，以玉带赐之。

自海陵遇弑，大军北还，而窝斡鸱张，命将徂征。及窝斡败，其党括里、扎八奔入于宋，宋人用其谋，侵掠边鄙，攻取泗、寿、唐、海州。于是，宋主传位于宗室子眘，是为宋孝宗，虽尝遣使来，而欲用敌国礼。世宗以纥石烈志宁经略宋事，制诏忠义以丞相总戎事，居南京节制诸将，时大定二年也。

忠义将行，陛辞，上谕之曰：“彼若归侵疆，贡礼如故，则可罢兵。”既至南京，简阅士卒，分屯要害，戒诸将严守备。使左副元帅志宁移牒宋枢密使张浚，其略曰：“可还所侵本朝内地，各守自来画定疆界，凡事一依皇统以来旧约，帅府亦当解严。如必欲抗衡，请会兵相见。”宋宣抚使张浚复书志宁曰：“疆场之一彼一此，兵家之或胜或负，何常之有，当置勿道。谨遣官僚，敬造麾下议之。”是时，已复泗、寿、邓州，请隳其城，迁其民于宿、亳、蔡州，上曰：“三州本吾土也，得之则已。”忠义使将士择善水草休息，且牧马，俟来岁取淮南。初，世宗诏诸将由泗、寿、唐邓三道进发，宋人闻之，即自方城、叶县以来田野皆烧夷之，使无所刍牧。忠义命唐、邓道军刍牧许、汝间。

三年，忠义入奏事，遂以丞相兼都元帅。无何，还军中。忠义与宋相持日久，虑夏久雨，弓力易减，宋或乘时见攻，豫选劲弓万张于别库。及自汴赴阙议事，次浚州，宋将李世辅果掩取灵璧、虹县，遂陷宿州。忠义使人还汴，发所贮劲弓给志宁军，与宋人战，遂大捷，竟复宿州。忠义还，以书责宋。宋同知枢密院事洪遵、计议官卢仲贤，遣使二辈持与志宁书及手状，归海、泗、唐、邓州所侵地，约为叔侄国。报书期十一月使入境，宋又使人来言，礼物未备，请俟十二月行成。忠义以其事驰奏，请定书式，且言宋书如式，则许其入界，如其不然，势须遣还本国，复禀其主，若是往复，动经七八十日，恐误军马进取。世宗以诏谕之曰：“若宋人归疆，岁币如昔，可免奉表称臣，许世为侄国。”忠义乃贻书宋人，前后凡七，宋人他托未从。忠义移大军压淮境，遣志宁率偏师渡淮，取盱眙、濠、庐、和、滁等州，宋人惧。而世宗意天下厌苦兵革，思与百姓休息，诏忠义度宜以行。

四年正月，忠义使右监军宗叙入奏，将近暑月，乞俟秋凉进发。诏从之。宋使胡昉以右仆射汤思退书来，宋称侄国，不肯加世字。忠义执昉留军中。答其书，使使以闻。诏曰：“行人何罪，遣胡昉还国。边事从宜措画。”八月，诏忠义曰：“前请俟秋凉进发，今已八月，复俟何时？”先是，忠义乞增金、银牌，上曰：“太师梁王兼数职，未尝增也。”至是增都元帅金牌一、银牌二十，左右副元帅金牌各一、银牌各十，左右监军金牌各一、银牌各六，左右都监金牌各一、银牌各四，三路都府银牌各二。乃定南界官员、百姓归附迁赏格。

元帅府获宋谍人符忠。忠前尝至中都，大兴府官诘问，忠执文据，及与泗州防御判官张德亨知

识，由是获免，厚谢德亨，德亨受之。忠具款服，乃奏其事于朝，于是，大兴少尹王全解职，德亨除名。和议始于张浚，中更洪遵、汤思退，及徒单克宁败宋魏胜于十八里庄，取楚州，世宗下诏进师，于是宋知枢密院周葵、同知枢密院事王之望书一一如约，和议始定。宋遣试礼部尚书魏杞，崇信军、承宣使康湑，充通问国信使，取到宋主国书式，并国书副本，宋世为侄国，约岁币为二十万两、匹，国书仍书名再拜，不称“大”字。大定五年正月，魏杞、康湑入见，其书曰：“侄宋皇帝眘，谨再拜致书于叔大金圣明仁孝皇帝阙下。”魏杞还，复书“叔大金皇帝”不名，不书“谨再拜”，但曰：“致书于侄宋皇帝”，不用尊号，不称阙下。和好已定，罢兵，诏天下。以左副都点检完颜仲为报问国信使，太子詹事杨伯雄副之。

忠义奏官军一十七万三千三百余人，留马步军一十一万六千二百屯戍。上曰：“今已许宋讲好，而屯戍尚多，可除旧军外，选马一万二千，阿里喜称是，步军虞候司军共选一万五千，及签军一万，与旧军通留六万。富强丁多者摘留，贫难者阿里喜官给，富者就用其奴。其存留马步军于河北东西、大名府、速频、胡里改、会宁、咸平府、济州、东京、曷速馆等路军内，约量拣取。其西南、西北招讨司，临潢府、泰州、北京、婆速、曷懒、山东东西路，并行放还。”诏近侍局使裴满子宁佩金牌，护卫丑底、符宝祗候驼满回海佩银牌，谕诸路将帅，以宋国进到岁币银绢二十万两、匹，尽数给与见存留及放散军充赏。曾过界者，人给绢二匹、银二两，不曾过界者银二两、绢一匹。阿里喜绢一匹。谋克倍军人，猛安倍谋克。押军猛安谋克年老有劳绩者，量与除授。又诏曰：“其令一路全罢者，先发遣之。”赐忠义玉束带。三月，诏曰：“如大军已放还，丞相忠义宜先还，左副元帅志宁、右监军宗叙留驻南京，余官非急用者并勒还任。”

忠义朝京师，上劳之曰：“宋国请和，偃兵息民，皆卿力也。”拜左丞相，兼都元帅。大定初，事多权制，诏有司删定，上谓宰臣曰：“凡已奏之事，朕尝再阅，卿等毋怀惧。朕于大臣，岂有不相信者？但军国事，不敢轻易，恐或有误也。”忠义对曰：“臣等岂敢窃意陛下，但智力不及耳。陛下留神万几，天下之福也。”

大定六年正月，忠义有疾，上遣太医诊视，赐以御用药物，中使抚问，相继于道。二月，薨。上亲临哭之恸，辍朝奠祭，赙银千五百两、重彩五十端、绢五百匹。世宗将幸西京，复临奠焉。命参知政事唐括安礼护丧事，凡葬祭从优厚，官为给之。大宗正丞竟充敕祭使，中都转运副使王震充敕葬使，百官送葬，具一品仪物，建大将旗鼓，送至坟域，谥武庄。

忠义动由礼义，谦以接下，敬儒士，与人极和易，侃侃如也。善御将士，能得其死力。及为宰辅，知无不言。自汉、唐以来，外家多缘恩戚以致富贵，又多不克其终，未有兼任将相，功名始终如忠义者。十一年，诏曰：“故左丞相忠义族人，及昭德皇后亲族，人材可用者，左副点检乌古论元忠体察以闻。”二十一年，上思忠义功，勒铭墓碑。泰和元年，图像衍庆宫，配享世宗庙廷。子揆，别有传。

徒单合喜，上京速苏海水人也。父蒲涅，世袭猛安。合喜魁伟，膂力过人，一经闻见，终身不忘。天辅间，从金源郡王娄室为扎也，甚爱之。天会六年，以功为谋克，寻领娄室亲管猛安。元帅府闻其才，命权左翼军事。皇统二年，为陇州防御使。以兵十五人败宋兵二百于高陵，以兵五百人败宋兵二千于秦州，以兵八百人败宋兵三千五百于凤翔。以二谋克拒饶风关，宋兵二千来夺其关口，奋击败之，诸军乃得过险。迁平凉尹，再徙临洮、延安尹。是时，关、陕以西，初去兵革，百姓多失业，合喜守之以静，民多还归者。天德二年，为元帅左都监，陕西统军使。贞元二年，以本官兼河中尹。正隆六年，为西蜀道兵马都统。

世宗即位，以手诏赐合喜曰：“岐国失道，杀其母后，横虐兄弟，流毒兆庶。朕惟太祖创业之艰难，勉膺大位。卿之子弟皆自军中来归，卿国家旧臣，岂不知天道人事？卿军不多，未宜深入，当领军屯境上。陕右重地，非卿无能措画者。俟兵革既定，即当召卿，宜自勉之。”大定二年，复为陕西路统军使。未几，改元帅右都监。表陈伐宋方略，诏许以便宜从事。转左都监。破宋兵于华州。

是时，宋吴璘侵古镇，分据散关、和尚原、神叉口、玉女潭、大虫岭、石壁寨、宝鸡县，兵十余万，陷河州、镇戎军。合喜乞济师，诏以河南兵万人益之。合喜遣丹州刺史赤盏胡速鲁改以兵四

千守德顺，吴璘以二十万人围之。统军都监石抹迭勒将兵万人，破宋兵于河州，还过德顺，驻兵平凉，求益兵于合喜，以解德顺之围。合喜遣万户完颜习尼列、大良顺，宁州刺史颜盏门都各将本部兵，合二万人，以顺义军节度使乌延蒲离黑统押之，与迭勒会。吴璘闻之，使偏将将兵五千人来迎，前锋特里失乌也、奚王和尚击败之，追至德顺城南小溪边，璘自将大军蔽冈阜而出，乌也等驰击之，迭勒、蒲离黑继至，并力战，日已暮，两军不相辨，乃解。已而，璘报云："宋主遣使至，两国讲和，请各罢兵。"璘遂遁去。蒲离黑亦引军还。自宋兵围城，至是凡四十余日乃解。

初，德顺在围中，押军猛安温敦蒲里海身先士卒，力战未尝少挫，及救兵至，围解，蒲里海之功为多。顷之，吴璘复来犯陕西州郡，兵十余万。诏以兵七千益合喜兵，号二万人，庆阳尹乌延蒲辖奴、延安尹高景山分领之。彰化军节度使璋、通远军节度使乌延吾里补、宁州刺史移剌高山奴、京兆少尹宗室泥河、恩州刺史完颜谋良虎，皆备军前任使。宋人驱率商、虢及华山、南山之民五万人，来围华州。押军万户裴满挼剌欲坚壁守之，猛安移剌沙里剌曰："宋兵虽多，半是居民，不习战，不如击之。于是挼剌以骑兵千人败宋前锋，追至其大军，亦败之，斩首五千余级。已而，璋败宋姚良辅军于原州，宋戍军自宝鸡以西，至于大虫岭，皆自散关遁去。

顷之，吴璘闻赤盏胡速鲁改、乌延蒲里黑军已去德顺，率兵号二十万，复据德顺，陷巩州、临洮府。临洮少尹纥石烈骚洽死之，诏赠官一阶，赐钱五百贯。合喜以璋权都统，习尼列权副统，将兵二万攻之。连战，宋兵虽败，璘恃其众，不肯去，分其兵之半，守秦州。合喜乃自行，驻水洛城，东自六盘山，西抵石山头，分兵守之。当德顺、秦州之两间，断其饷道，璘乃引去。

都统璋、副统习尼列邀击宋经略使荆皋，自上八节至甘谷城，杀数千人。习尼列擒宋将朱永以下将校十二人。宋张安抚守德顺，亦弃城遁，速鲁改邀击之，所杀过半，擒将校十余人，遂复德顺州。宋之守秦州者，亦自退。高景山定商、虢，宗室泥河取环州。于是，临洮、巩、秦、河、陇、兰、会、原、洮、积石、镇戎、德顺、商、虢、环、华等州府一十六，尽复之，陕西平。诏书奖谕，赐以玉带。诏陕西将士，猛安，阶昭毅以下迁两资，昭武以上者迁一资，谋克，阶六品以下迁两资，五品以上迁一资。押军猛安，阶昭武以上者迁一资，昭毅以下、武义以上迁两资，昭信以下，女直人迁宣武，余人迁奉信，无官者，女直人授敦信，余人授忠武。押军谋克，武功以下、忠显以上迁两资，忠勇以下，女直人迁昭信，余人迁忠显，无官者，女直人授忠显，余人授忠诩。正军，有官者迁一资，无官者授两资。猛安赏银五十两、重彩五端、绢十匹，权、正同之。正军人给钱三十贯，阿里喜十贯。战没军官、军士、长行，赠官赐钱有差。

五年，置陕西路统军使，兼京兆尹。元帅府移治河中府。统军使璋朝辞，上曰："合喜年老，以陕西军事委卿，凡镇防利害，可访问合喜也。"七年，入为枢密副使，改东京留守，赐以衣带、佩刀，诏曰："卿年老，以此职优佚，宜勉之。"九年，入为平章政事，秦睿宗收复陕西功数事，上嘉纳之，藏之秘府。封定国公。

十一年，薨。上方击球，闻讣遂罢。有司致祭，备礼以葬。赙银一千二百五十两及重彩币帛。二十一年，上念其功，迁其孙三合武功将军，授世袭本猛安曷懒若窟申谋克。泰和元年，配享世宗庙廷。

赞曰：大定之初，兵连于江、淮，难作于契丹，谋衍挟功，窝斡横噬，有弗戢之畏焉。世宗独断，召还谋衍，仆散忠义受任责成矣。故曰："兵主于将，将贤则士勇"，其此之谓邪。纥石烈志宁有言，"受诏征伐，则不敢辞，为宰相则诚不能。"如知为相之难，固所谓贤也。秦、陇之兵，殆哉岌岌乎。徒单合喜料敌应变若此之审，亦难矣哉。

金史卷八八　列传第二六

纥石烈良弼，本名娄室，回怕川人也。曾祖忽懒。祖忒不鲁。父太宇，世袭蒲辇，徙宣宁。天会中，选诸路女直字学生送京师，良弼与纳合椿年皆童卯，俱在选中。是时，希尹为丞相，以事如外郡，良弼遇之途中，望见之，叹曰："吾辈学丞相文字，千里来京师，固当一见。"乃入传舍求见，拜于堂下。希尹问曰："此何儿也？"良弼自赞曰："有司所荐学丞相文字者也。"希尹大喜，问所学，

良弼应对无惧色。希尹曰："此子他日必为国之令器。"留之数日。年十四，为北京教授，学徒常二百人，时人为之语曰："前有谷神，后有娄室。"其从学者，后皆成名。年十七，补尚书省令史。簿书过目，辄得其隐奥。虽大文牒，口占立成，词理皆到。时学希尹之业者称为第一。除吏部主事。

天德初，累官吏部郎中，改右司郎中，借秘书少监为宋主岁元使。是时，纳合椿年为参知政事，荐良弼才出己右，用是为刑部尚书，赐今名。丁父忧，以本官起复。海陵尝曰："左丞查张浩练达事务，而颇不实。刑部尚书娄室言行端正，无所阿谄。"因谓椿年曰："卿可谓举能矣。常人多嫉胜己者，卿举胜于己者，贤于人远矣。"改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良弼音吐清亮，海陵诏谕臣下，必令良弼传旨，闻者莫不耸动，以故常被召问。不逾年，拜参知政事，进尚书右丞，赐佩刀入宫，转左丞。海陵伐宋，良弼谏不听，以为右领军大都督。海陵在淮南，诏良弼与监军徒单贞抚定上京、辽右。既而，诸军往往道亡北归，而世宗即位于辽阳，良弼乃还汴京。

海陵死，世宗就以良弼为南京留守兼开封尹，再兼河南都统，召拜尚书右丞。世宗谓良弼曰："卿尝谏正隆伐宋，不用卿言，以至废殒。当时怀禄偷安之人，朕皆黜之矣。今复用卿，凡于国家之事，当尽言，无复顾忌也。良弼顿首谢。窝斡败于陷泉，入奚中，诏良弼佩金牌及银牌四，往北京招抚奚、契丹。还，拜尚书左丞。上言，"祖宗以来未录功赏者，臣考按得凡三十二人，宜差第封赏"。诏曰："已有五品以上官者，闻奏。六品以下及无官者，尚书省约量迁除。"自是功劳毕赏矣。进拜平章政事，封宗国公。

初，山东两路猛安谋克与百姓杂居，诏良弼度宜易置，使与百姓异聚，与民田互相犬牙者，皆以官田对易之，自是无复争诉。六年十一月，皇太子生日，上置酒于东宫，良弼、志宁同赐酒。上曰："边境无事，中外晏然，将相之力也。"良弼奏曰："臣等不才，备位宰相，敢不竭犬马之力。"上悦。进拜右丞相，监修国史。世宗谓良弼曰："海陵时，记注皆不完。人君善恶，为万世劝戒，记注遗逸，后世何观？其令史官旁求书之。"又曰："五从以上宗室在省只候者，才有可用，具名闻奏。其猥冗不足莅官者，亦闻奏罢去。"左丞完颜守道奏："近都两猛安，父子兄弟往往析居，其所得之地不能赡，日益困乏。"上以问宰臣，良弼对曰："必欲父兄聚居，宜以所分之地与土民相换易，虽暂扰，然经久甚便。"右丞石琚曰："百姓各安其业，不若依旧便。"上竟从良弼议。《太宗实录》成，赐良弼金带、重彩二十端，同修国史张景仁、曹望之、刘仲渊以下赐有差。

世宗与侍臣论古今为臣孰贤不肖，因谓宰相曰："皇统、正隆杀臣僚，往往死非其罪。朕委卿等以大政，毋违道以自陷，毋曲从以误朕。惟忠惟孝，匡救辅益，期致太平。"良弼对曰："臣等过蒙嘉惠，虽谫薄，敢不尽心。圣谕谆谆，臣等不胜万幸。"良弼请于榷场市马，毋拘牝牡。今官马甚少，一旦边境有警，乃调于民，不亦晚乎。上从之。八年，选侍卫亲军，世宗闻其中多不能弓矢，诏使习射。顷之，问良弼及平章政事思敬曰："女直人习射尚未行耶？"良弼对曰："已行之矣。"同知清州防御事常德晖上书言："吏部格法，止叙年劳，虽有材能，拘滞下位。刺史、县令，多不得人。乞密加访察，然后廉问。今酒税使尚选能吏，县令可不择人才，乞以能吏当任酒税使者，任亲民之职。"上是其言，谓宰相曰："朕思庶职多不得人，中夜而寤，或达旦不能寐。卿等注意选择，朕亦密加体察。"良弼对曰："女直、契丹人，须是曾习汉人文字，然后可。方今大率多为党与，或称誉于此，或见毁于彼，所以难也。"上曰："朕所以密令体察也。"上谓良弼曰："猛安谋克牛头税粟，本以备凶年，凡水旱乏粮处就赈给之。"进拜左丞相，监修国史如故。

良弼为相既久，练达朝政，上所询访尽诚开奏，垂绅正笏不动声气，议政多长称上意。以母忧去，起复旧职。是时，夏国王李仁孝乞分国之半，以封其臣任得敬。上以问群臣，群臣多言此外国事，从之可也。上曰："此非是仁孝本心，不可从。"良弼议与上意合。既而，夏国果诛任得敬，上表来谢。参知政事宗叙请置沿边壕堑，良弼曰："敌国果来伐，此岂可御哉？"上曰："卿言是也。"高丽国王王晛表让国于其弟晧，上疑之，以问宰相良弼。良弼策以为让国非王晛本心。其后赵位宠求以四十州来附，其表果言王晧弑其兄晛，如良弼策，语在《高丽传》中。

世宗罢采访官，谓宰臣曰："官吏之善恶，何由知之？"良弼对曰："臣等当为陛下访察之。"以进《睿宗实录》，赐通犀带、重彩二十端。是年，有事南郊，良弼为大礼使。自收国以来，未尝讲行

是礼，历代典故又多不同，良弼讨论损益，各合其宜，人服其能。上与良弼、守道论猛安谋克官多年幼，不习教训，无长幼之礼。曩时，乡里老者辄教导之。今乡里中耆老有能教导者，或谓事不在己而不问，或非其职而人不从。可依汉制置乡老，选廉洁正直可为师范者，使教导之。良弼奏曰："圣虑及此，亿兆之福也。"他日，上问曰："朕观前史，有在下位而存心国家，直言为民者。今无其人，何也？"良弼曰："今岂无其人哉。盖以直道而行，反被谤毁，祸及其身，是以不为也。"

大定十四年，岁在甲午，大兴尹璋为贺宋正旦使，宋人就馆夺其国书，诏梁肃详问。众议纷纷，谓凡午年必用兵，上以问良弼，对曰："太祖皇帝以甲午年伐辽，太宗皇帝以丙午年克宋，今兹宋人夺我国书，而适在午年，故有此语，未必然也。"既而，梁肃至宋，宋主起立授受国书，如旧仪。梁肃既还，宋主遣工部尚书张子颜、知阁门事刘密来祈请，其书曰："言念眇躬，夙承大统。荷上国照临之惠，寻盟遂阅于十年。修两朝聘问之勤，继好靡忘于一日。惟是函书之受，当新宾接之仪。尝空臆以屡陈，饬行人而再请。仰祈眷顾，俯赐矜从。"上与大臣议，良弼奏曰："宋国免称臣为侄，免奉表为书，恩赐亦已多矣。今又乞免亲接国书，是无厌也，必不可从。"平章政事完颜守道、参知政事移剌道与良弼议合。左丞石琚、右丞唐括安礼以为不从所请，必至于用兵。上谓琚等曰："卿等所言，非也。所请有大于此者，更欲从之乎。"遂从良弼议，答其书，略曰："弗循定分之常，复有授书之请。谓承大统，愈见自尊。奈何以若所为，尚求其欲。矧曰已行之礼，靡得而更。"其授受礼仪，终不复改。

上问宰臣："尝求内外官举贤能，未闻有举者，何也？"参政魏子平请，当举者每任须举一人，视其当不，以为赏罚。上曰："宋制荐举，其人犯私罪者，举主虽至宰执，亦坐降罚。人心有恒者鲜，财利怵于前，或丧其所守。宰臣任大责重，岂坐是以为升黜邪？"良弼曰："前诏朝官六品以上，外官五品以上，各举所知，盍申明前诏？"从之。上曰："朕欲周知官吏善恶，若寻常遣官采访，恐用非其人。然则，官吏善恶何以知之？"良弼曰："臣等当为陛下访察。"上曰："然，但勿使名实混淆耳。"上欲徙窝斡逆党，分散置之辽东。良弼奏："此辈已经赦宥，徙之生怨望。"上曰："此目前利害，朕为子孙后世虑耳。"良弼曰："非臣等所及也。"于是，以尝预乱者，徙居乌古里石垒部。上问宰臣曰："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民不病饥。今一二岁不登，而人民乏食，何也？"良弼对曰："古者地广人淳，崇尚节俭，而又惟农是务，故畜积多，而无饥馑之患也。今地狭民众，又多弃本逐末，耕之者少，食之者众，故一遇凶岁而民已病矣。"上深然之，于是命有司惩戒荒纵不务生业者。

十七年，以疾辞相位，不许。告满百日，诏赐告，遣太医诊视，屡使中使问疾。良弼在告既久，省多滞事，上以问宰相、参政，张汝弼对曰："无之。"上曰："岂曰无之，自今疑事久不能决者，当具以闻。"

十八年，表乞致仕归田里，上遣使慰谕之曰："卿比以疾在告，朕甚忧之。今闻卿将往西京养疾，彼中风土，非老疾所宜。京师中倦于人事，若就近都佳郡居处，待疾少间，速令朕知之。"良弼奏曰："臣遭遇圣明，滥膺大任，夙夜忧惧，以至成疾。比蒙圣恩，数遣使存问，赐以医药，臣之苟活至今，皆陛下之赐也。臣岂敢望到乡里，便可愈疾。臣去乡岁久，亲识多已亡没，惟老臣独在，乡土之恋，诚不能忘。臣窃惟自来人臣受知人主，无逾臣者，臣虽粉骨碎身无以图报。若使一还乡社，得见亲旧，则死无恨矣。"上问宰相曰："丞相良弼必欲归乡里，朕以世袭猛安封其子符宝曷答，俾之侍行，何如？"右丞相完颜守道曰："不若以猛安授良弼，使其子摄事。"上从之。于是授胡论宋葛猛安，给丞相俸傔，良弼乃致仕归。上谓宰相曰："卿等非不尽心，但才力不及良弼，所以惜其去也。"其后，尚书省奏差除，上曰："丞相良弼拟注差除，未尝苟与不当得者，而荐举往往得人。粘割斡特剌、移剌慥、裴满余庆，皆其所举。至于私门请托，绝然无之。"尝问良弼，"每旦暮日色皆赤何也"？良弼曰："旦而色赤应在东，高丽当之。暮而色赤应在西，夏国当之。愿陛下修德以应天，则灾变自弭矣。"既而，夏国有任德敬之乱，高丽有赵位宠之难，其言皆验云。是岁，薨。年六十。上悼惜之，遣太府监移剌慥、同知西京留守王佐为敕葬祭奠使，赙白金、彩币加等，丧葬皆从官给。追封金源郡王，命翰林待制移剌履勒铭墓碑，谥诚敏。

良弼性聪敏忠正，善断决，言论器识出人意表。虽起寒素，致位宰相，朝夕惕惕尽心于国，谋虑深远，荐举人材，常若不及。居家清俭，亲旧贫乏者周给之，与人交久而愈敬。居位几二十年，以成太平之功，号贤相焉。明昌五年，配飨世宗庙廷。

守道，本名习宜列，以祖谷神功，擢应奉翰林文字。皇统九年，同知卢龙军节度使事，历献、祁、滨、蓟四州刺史。世宗幸中都，过蓟，父老遮道请留再任。平章政事移剌元宜举以自代，于是迁昭毅大将军，授左谏议大夫。

内族晏以恩旧拜左丞相，守道谏曰："陛下初即位，天下略定，边警未息，方大有为之时，恐晏非其材。必欲亲爱，莫若厚与之禄，俾勿事事。"乃授以太尉，致仕。世宗录扈从将士之劳，欲行赏赉，而帑藏空竭，议贷民财以与之。守道曰："人罹虐政，方喜更生，今仁恩未及，而征敛遽出，如群望何，宁出宫中所有，无取于民。"遂从其言。契丹叛，辽东猛安谋克在其境者，或附从之，朝议欲徙之内地，守道极陈其不可。右副元帅谋衍将兵讨贼，不即击，守道力言于朝，诏遣仆散忠义、纥石烈志宁往代之，东方以平。

大定二年，宫中十六位火，方事完葺，时已入夏，颇妨民力，守道谏而罢。未几，改太子詹事，兼右谏议大夫，驰驿规画山东两路军粮，及赈民饥。守道籍大姓户口，限以岁储，使尽输其羸入官，复给其直，以是军民皆足。拜参知政事、兼太子少保，守道恳辞，世宗谕之曰："乃祖勋在王室，朕亦悉卿忠谨，以是擢用，无为多让。"时契丹余党未附者尚众，北京、临潢、泰州民不安，诏守道佩金符往安抚之，给群牧马千匹，以备军用。守道招致契丹骨迭聂合等内附，民以宁息。还进尚书左丞，兼太子少师。尝从猎近郊，有虎伤猎夫，帝欲亲射之，守道叩马极谏而止。俄拜平章政事。十四年，宋人遣使因陈请手接书事，左丞石琚等议从其请，帝意未决，守道等以为不可许，帝卒从之，详在《纥石烈良弼传》中。既而，迁右丞相，监修国史，复迁左丞相，授世袭谋克。

二十年，修《熙宗实录》成，帝因谓曰："卿祖谷神，行事有未当者，尚不为隐，见卿直笔也。"寻请避贤路，帝不许。进拜太尉、尚书令，改授尚书左丞相，谕之曰："丞相之位不可虚旷，须用老成人，故复以卿处之，卿宜悉此。"未几，复乞致仕，帝曰："以卿先朝勋臣之后，特委以三公重任，自秉政以来，效竭忠勤，朕甚嘉之。今引年求退，甚得宰相体，然未得代卿者，以是难从，汝勉之哉。"二十五年，坐擅支东宫诸皇孙食廪，夺官一阶。寻改兼太子太师，特录其子珪袭谋克，充符宝祗候。章宗为原王，诏习骑鞠，守道谏曰："哀制中未可。"帝曰："此习武备耳，自为之则不可，从朕之命，庸何伤乎？然亦不可数也。"二十六年，恳求致仕，优诏许之，特赐宴于庆春殿，帝手饮以卮酒，锡与甚厚，以其子珪侍行，又赐次子璋进士第。明昌四年卒，年七十四。上闻之震悼，遣其弟点检司判官蒲带致祭，赙银千两、重彩五十端、绢五百匹。太常议谥曰简宪，上改曰简靖，盖重其能全终始云。

石琚，字子美，定州人。沉厚好学。父皋，补郡吏，廉洁自将，称为长者。从鲁王阇母攻青州，州人坚守不降。阇母怒之，及城破，命皋计州民之数，将使诸军分掠有之，皋缓其事。阇母让之，皋曰："大王将为朝廷抚定郡县，当使百姓按堵，无或侵苦之。若取城邑而残其民，则未下者必死守以拒我。皋之稽缓，安敢逃罪。"阇母感悟，乃下令曰："敢有犯州人者，以军法论。"指其坐谓皋曰："汝之子孙必有居此坐者。"皋随守定州，唐县人王八谋为乱，书其县人姓名于籍，无虑数千人，其党持其籍诣州发之，皋主鞫治。是时冬月，皋抱籍上厅事，佯为顿仆，覆其籍火炉中，尽焚之，不可复得其姓名，止坐为首者，余皆得释。

琚生七岁，读书过目即成诵，既长博通经史，工词章。天眷二年，中进士第一，再调弘政、邢台县令。邢守贪暴属县，掊取民财，以奉所欲，琚独一物无所与。既而守以赃败，他令佐皆坐累，琚以廉办，改秀容令。复擢行台礼部主事，召为左司都事，累迁吏部郎中。贞元三年，以父丧去官，寻起复为本部侍郎。世宗旧闻其名，大定二年，擢左谏议大夫，侍郎如故。奉命详定制度，琚上疏六事，大概言正纪纲，明赏罚，近忠直，远邪佞，省不急之务，罢无名之役。上嘉纳之。迁吏部尚书。琚自员外郎至尚书，未尝去吏部，且十年。典选久，凡宋、齐换授官格，南北通注铨法，能偻指而次第之，当时号为详明。顷之，拜参知政事，琚辞让再三，上曰："卿之材望无不可者，何以辞

为。”右丞苏保衡监护十六位工役，诏共典其事，给银牌二十四，许从宜规画。上谓琚曰：“此役不欲烦民，丁匠皆给雇直，毋使贪吏夤缘为奸利，以兴民怨。卿等勉力，称朕意焉。”徒单合喜定陕西，琚请曲赦秦、陇，以安百姓，上从之。丁母忧，寻起复，进拜尚书右丞。天长观灾，诏有司营缮，有司辟民居以广大之，费钱三十万贯。蔚州采地蕈，役数百千人。琚奏之，上曰：“自今凡称御前者，皆禀奏。”琚与孟浩对曰：“圣训及此，百姓之福也。”是时，议禁网捕狐、兔等野物，累计其获，或至徒罪，琚奏曰：“捕禽兽而罪至徒，恐非陛下意，杖而释之可也。”上曰：“然。”久之，进拜左丞，兼太子少师。上问宰相：“古有居下位能忧国为民直言无忌者，今何以无之？”琚对曰：“是岂无之，但未得上达耳。”上曰：“宜尽心采擢之。”

世宗将行郊祀，议配享，琚曰：“配者，侑神作主也。自外至者无主不止，故推祖考以配天，同尊之也。《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汉、魏、晋皆以一帝配之。唐高宗始以高祖、太宗崇配。垂拱初，以高祖、太宗、高宗并配。玄宗开元十一年，罢同配之礼，以高祖配。宋太宗时，以宣祖、太祖配。真宗时以太祖、太宗配。仁宗时，有司请以三帝并侑，遂以太祖、太宗、真宗并配。其后礼院议对越天地、神无二主，当以太祖配。此唐、宋变古以三帝配天，终竟依古以一祖配也。将来亲郊合依古礼，以一祖配之。”上曰：“唐、宋不足为法，止当奉太祖皇帝配之。”琚尝请命太子习政事，或谮之曰：“琚希恩东宫。”世宗察其无他，以此言告之，琚对曰：“臣本孤生，蒙陛下拔擢，备位执政，兼师保之任。臣愚以为太子天下之本，当使知民事，遂言及之。”因乞解少师。十年二月，祭社，有司奏请御署祝版，上问琚曰：“当署乎？”琚曰：“故事有之。”上曰：“祭祀典礼，卿等慎之，无使后世讥诮。熙宗尊谥太祖，宇文虚中定礼仪，以常朝服行事。当时朕虽童稚，犹觉其非。”琚曰：“祭祀，大事也，非故事不敢行。”

上谓琚曰：“女直人往往径居要达，不知闾阎疾苦。卿尝为丞簿，民间何事不知，凡利害极陈之。”上与宰臣议铸钱，或以铸钱工费数倍，欲采金银坑冶，上曰：“山泽之利可以与民，惟钱币不当私铸。若财货流布四方，与在官何异。”琚进曰：“臣闻天子之富藏于天下，正如泉源欲其流通耳。”上问琚曰：“古亦有百姓铸钱者乎？”对曰：“使百姓自铸，则小人图厚利，钱愈薄恶，古所以禁也。”

时民间往往造作妖言，相为党与谋不轨，事觉伏诛。上问宰臣曰：“南方尚多反侧，何也？”琚对曰：“南方无赖之徒，假托释道，以妖幻惑人。愚民无知，遂至犯法。”上曰：“如僧智究是也。此辈不足恤，但军士讨捕，利取民财，害及良民，不若杜之以渐也。”智究，大名府僧，同寺僧苑智义与智究言，《莲华经》中载五浊恶世佛出魏地，《心经》有梦想究竟涅槃之语，汝法名智究，正应经文，先师藏瓶和尚知汝有是福分，亦作颂子付汝。智究信其言，遂谋作乱，历大名、东平州郡，假托抄化，诱惑愚民，潜结奸党，议以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先取兖州，会徒峄山，以“应天时”三字为号，分取东平诸州府。及期向夜，使逆党胡智爱等，劫旁近军寨，掠取甲仗，军士击败之。会传戬、刘宣亦于阳谷、东平上变。皆伏诛，连坐者四百五十余人。

宗室子或不胜任官事，世宗欲授散官，量与廪禄，以赡足之，以问宰臣曰：“于前代何如？”琚对曰：“尧亲九族，周家内睦九族，皆帝王盛事也。”琚之将顺多此类。

十三年，上表乞致仕。十六年，再表乞致仕。皆不许。参知政事唐括安礼忤上意，出为横海军节度使，数年不复召。琚对便殿，从容进曰：“唐括安礼忠直，久在外官。”世宗深然之，遂自南京留守召为尚书右丞。琚尝举室绍先以为右司员外郎，绍先中风暴卒，上甚惜之，谓琚曰：“卿之所举也”，感叹者再三。

十七年，拜平章政事，封莘国公。明年，拜右丞相。修起居注移剌杰上书言：“朝奏屏人议事，史官亦不与闻，无由纪录。”上以问宰相，琚与右丞唐括安礼对曰：“古者史官，天子言动必书，以儆戒人君，庶几有畏也。周成王剪桐叶为圭，戏封叔虞，史佚曰：‘天子不可戏言，言则史书之。”以此知人君言动，史官皆得记录，不可避也。”上曰：“朕观《贞观政要》，唐太宗与臣下议论，始议如何，后竟如何，此政史臣在侧记而书之耳。若恐漏泄几事，则择慎密者任之。”朝奏屏人议事，记注官不避自此始。

以年衰病固辞，上曰：“朕知卿年老，勉为朕留，俟一二年，朕将思之。上谓宰臣曰：“朕为天

子，未尝敢专行独断，每事遍问卿等，可行则行之，不可则止也。”琚与平章政事唐括安礼奏曰：“好问则裕，自用则小，陛下行之，天下幸甚。居一年，复表致仕，乃许。诏以一孙为阁门只候。即命驾归乡里。久之，世宗谓宰臣：“知人最为难事，近来左选多不得人。惟石琚为相时，往往举能其官，左丞移剌道、参政粘割斡特剌举右选，颇得之。朕常以不能遍人材为不足。此宰相事也，左右近侍虽常有言，朕未敢轻信。”又曰：“近日刺史县令多阙员，当择干济者除之，资级不到庸何伤。”又曰：“惟石琚最为知人。

唐括鼎为定武军节度使，上谓鼎曰：“久不见石琚，精力比旧何如？汝到官往视之。”显宗亦思之，因琚生日，寄诗以见意。二十二年，以疾薨于家，年七十二。谥文宪。泰和元年，图像衍庆宫，配享世宗庙廷。

唐括安礼，本名斡鲁古，字子敬。好学，通经史，工词章，知为政大体。贞元中，累官临海军节度使，入为翰林侍读学士，改浚州防御使、彰化军节度使。大定初，迁益都尹，召为大兴尹，上曰：“京师好讹言。府中奸吏为民患。卿虽年少，有治才，去其宿弊，毋为因仍。”察兼入第一等，进阶荣禄大夫。

七年五月，大兴府狱空，诏锡宴劳之。凡州郡有狱空者，皆赐钱为锡宴费，大兴府锡宴钱三百贯，其余有差。久之，拜参知政事，罢为横海军节度使，历河间尹、南京留守。以丧去官，起复尚书右丞。诏曰：“南路女直户颇有贫者，汉户租佃田土，所得无几，费用不给，不习骑射，不任军旅。凡成丁者签入军籍，月给钱米，山东路沿边安置。其议以闻。”浃旬，上问曰：“宰臣议山东猛安贫户如之何？奏曰：“未也。”乃问安礼曰：“于卿意如何？”对曰：“猛安人与汉户，今皆一家，彼耕此种，皆是国人，即日签军，恐妨农作。”上责安礼曰：“朕谓卿有知识，每事专效汉人、若无事之际可务农作，度宋人之意且起争端，国家有事，农作奚暇？卿习汉字，读《诗》、《书》，姑置此以讲本朝之法。前日宰臣皆女直拜，卿独汉人拜，是邪非邪，所谓一家者皆一类也，女直、汉人，其实则二。朕即位东京，契丹、汉人皆不往，惟女直人偕来，此可谓一类乎。”又曰：“朕夙夜思念，使太祖皇帝功业不坠，传及万世，女直人物力不困。卿等悉之。”因以有益贫穷猛安人数事，诏左司郎中粘割斡特剌使书之，百官集议于尚书省。

十七年，诏遣监察御史完颜觌古速行边，从行契丹押剌四人，挼剌、招得、雅鲁、斡列阿，自边亡归大石。上闻之，诏曰：“大石在夏国西北。昔窝斡为乱，契丹等响应，朕释其罪，俾复旧业，遣使安辑之，反侧之心犹未已。若大石使人间诱，必生边患。遣使徙之，俾与女直人杂居，男婚女聘，渐化成俗，长久之策也。”于是遣同签枢密院事纥石烈奥也、吏部郎中裴满余庆、翰林修撰移剌杰，徙西北路契丹人尝预窝斡乱者上京、济、利等路安置。以兵部郎中移剌子元为西北路招讨都监，诏子元曰：“卿可省谕徙上京、济州契丹人，彼地土肥饶，可以生殖，与女直人相为婚姻，亦汝等久安之计也。卿与奥也同催发徙之。仍遣猛安一员以兵护送而东，所经道路勿令与群牧相近，脱或有变，即便讨灭。俟其过岭，卿即还镇。”上已遣奥也、子元等，谓宰臣曰：“海陵时，契丹人尤被信任，终为叛乱，群牧使鹤寿、驸马都尉赛一、昭武大将军术鲁古、金吾卫上将军蒲都皆被害。赛一等皆功臣之后，在官时未尝与契丹有怨，彼之野心，亦足见也。”安礼对曰：“圣主溥爱天下，子育万国，不宜有分别。”上曰：“朕非有分别，但善善恶恶，所以为治。异时或有边衅，契丹岂肯与我一心也哉。”

他日，上又曰：“荐举，大臣之职。外官五品犹得举人，宰相无所举，何也？”安礼对曰：“孔子称才难。贤人君子，世不多有。陛下必欲得人，当广取士之路，区别器使之，斯得人矣。”上曰：“除授格法不伦。奉职皆阀阅子孙，朕所知识，有资考出身月日。亲军不以门第收补，无荫者不至武义不得出职。但以女直人有超迁官资，故出职反在奉职上。天下一家，独女直有超迁格，何也？”安礼对曰：“祖宗以来立此格，恐难辄改。”

转左丞，与右丞蒲察通同日拜，上谓之曰：“朕今年五十有五，若过六十，必倦于政事。宜及朕之康强，凡女直猛安谋克当修举政事，改定法令。宗族中鲜有及朕之寿者，朕颇习女直旧风，子孙岂能知之，况政事乎，卿等宜悉此意。”上又曰：“大理寺事多留滞，宰执不督责之，何也？”安礼

对曰："案牍疑难者旧例给限。"上曰："旧例是邪非邪，今不究其事，辄给以限邪？"参政移剌道曰："臣在大理时，未尝有滞事。"上曰："卿在大理无滞事，为宰执而不能检治，何也？"道无以对而退。上问宰臣曰："御史台官，亦与亲知往来否？"皆曰："往来殊少。"上曰："台官当尽绝人事。谏官、记注官与闻议论，亦不可与人游从。"安礼对曰："亲知之间，恐不可尽绝也。"上曰："职任如是，何恤人之言。"

进拜平章政事，封芮国公，授世袭谋克。上谕安礼，前代史书详备，今祖宗实录太简略。对曰："前代史皆成书，有帝纪、列传。他日修史时，亦有帝纪、列传，其详自见于列传也。"安礼尝议科目，言于上曰："臣观近日士人不以策论为意。今若诗赋策论各场考试，文理俱优者为中选，以时务策观其器识，庶得人也。"上曰："卿等议之。"上谓宰臣曰："赏有功不可缓，缓赏无以劝善。"安礼对曰："古所谓赏不逾时者，正谓此也。"

二十一年，拜右丞相，进封申国公，固辞曰："臣备位宰相，无补于国家，夙夜忧惧，惟恐得罪，上负陛下，下负百姓。臣实不敢受丞相位，惟陛下择贤于臣者用之。"上曰："朕知卿正直，与左丞相习显无异。且练习政事，无出卿之右者。其毋多让。"安礼顿首谢。是岁，薨。泰和元年，配享世宗庙廷。

移剌道，本名赵三，其先乙室部人也，初徙咸平。为人宽厚，有大志，以荐孝著名。通女直、契丹、汉字。皇统初，补刑部令史，转尚书省令史，再迁大理司直。丁母忧，起复，迁户部员外郎。正隆三年，徙临潢、咸平路、毕沙河等三猛安，屯戍斡卢速。还奏，海陵谓侍臣曰："道骨相异常，他日必登公辅。"明年，迁本部郎中。

海陵伐宋，为都督府长史。海陵死，师还，无复纪律，士卒掠淮南，百姓苦之。有男女二百余人，自愿与道为奴，道受之，至淮，俟诸军毕济，乃悉遣还。大定二年，复为户部郎中，与梁銶安抚山东，招谕盗贼。民或避盗避役者，并令归业，不问罪名轻重皆原之，军人不得并缘虏掠。仆散忠义讨窝斡，道参谋幕府事。贼平，元帅府以俘获生口分给官僚，道悉纵遣之。

还京师，入见，既退，世宗目送之，曰："此人有干才，可大用也。"迁翰林直学士，兼修起居注。顷之，世宗曰："道清廉有干局，翰林文雅之职，不足以尽其才。"中都转运繁剧，乃改同知中都路都转运事。诏道送河北、山东等路廉察善恶升降官员制敕，上曰："卿从讨契丹，不贪俘获，其志可嘉。故命卿为使。卿其勉之。"是岁，以廉升者，磁州刺史完颜浦速列为北京副留守，潍州刺史蒲察蒲查为博州防御使，威州刺史完颜兀答补为磁州刺史。治状不善下迁者，登州刺史大磐为嵩州刺史，同知南京留守高德基为同知北京转运事，卫州防御使完颜阿邻为陈州防御使，真定尹徒单拔改为兴平军节度使，安国军节度使唐括重国为彰化军节度使。仍具功过善恶宣谕，毋受馈献。迁大理卿。五年，宋人请和，罢兵。道往山东，阅实军器，振赡戍兵妻子。再除同知大兴尹。

亲军百人长完颜阿思钵非禁直日带刀入宫，其夜入左藏库，杀都监郭良臣，盗取金珠。点检司其执某疑似者八人，掠笞三人死，五人者自诬，其赃不可得。上疑之，命道参问。道持久其狱，既而阿思钵鬻金事觉，伏诛。上曰："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奈何点检司不以情求之乎。"赐掠死者钱，人二百贯周其家，不死者人五十贯。诏自今护卫亲军百人长、五十人长，非直日不得带刀入宫。

迁户部尚书。上曰："朕初即位，卿为户部员外郎，闻卿孳孳为善，进卿郎中，果有可称。及贰京尹，亦能善治。户部经治国用，卿其勉之。"道顿首谢。改西北路招讨使，赐金带。故事，招讨使到官，诸部皆献驼马，多至数百，道皆却之，数月皆复贡职。父丧去官，起复参知政事。初，诸部有狱讼，招讨司例遣胥吏按问，往往为奸利。道请专设一官，上嘉纳之，招讨司设勘事官自此始。上谓宰臣曰："比闻大理寺断狱，辄经旬月，何邪？"道奏曰："在法，决死囚不过七日，徒刑五日，杖刑三日。"上曰："法有程限，而辄违之，此官吏之责也，严戒约以去其弊。"进尚书右丞。乞致仕，上曰："卿孝于家，忠于朕，通习法令政事，虽逾六十，心力未衰，未可退也。"乃除南京留守，赐通犀带。上曰："河南统军乌古论思列为人少憨，凡边事须与卿共议。卿以朕意谕思列也。"入拜平章政事。

道弟临潢令幼阿补犯罪至死，道待罪于家。皇太子生日，宴于庆和殿，上问道何故不在，参知

政事粘割斡特剌奏曰："其弟犯死刑，据制不合入内。"上曰："此何伤也。"即诏道起视事。是时，县令多阙，上以问宰相，道奏曰："散官宣武以上借除以充之。"上曰："廉察八品以下已去官者，录事丞簿有清干之誉者，县尉入优等者，皆与县令。散官至五品，无贪污旷职之名者，亦可与之。俟县令不阙，即如旧制。"

二十三年，罢为咸平尹，封莘国公。上曰："卿数年前尝乞致仕，朕不许卿。卿今老矣。咸平卿故乡，地凉事少，老者所宜。"赐通犀带。明日，复遣近侍曹渊谕旨曰："咸平自窝斡乱后，民业尚未复旧，朕听卿归乡里，所以安辑一境也。"

二十四年，薨。上闻之，悼惜良久。是岁幸上京，道过咸平，遣使致祭，赙赠有加。诏图像藏秘府，擢其子八狗为阁门祗候。

光祖字仲礼，幼名八狗。以荫补阁门祗候，调平晋令、卫州都巡河、内承奉押班，累转东上阁门使，兼典客署令。大安中，改少府少监。丁母忧，起复仪鸾局使，同知宣徽院使事，秘书监右宣徽使。兴定二年十一月，诏集百官议所以为长久之利者，光祖等三人议曰："募土人假以方面权任，俾人自劝，各保一方。"由是公府封建之论兴焉，语在"九公"传。三年，转左宣徽使。五年，卒。

赞曰：良弼、守道、琚、安礼、道，皆无闻正隆时，及其篮治朝，佐明主，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岂非遇其时邪。官序无阙，上下相安，君享其名，臣终其禄，可谓盛哉。海陵能知移剌道有公辅之器，而不能用，故其治绩亦待大定而后著焉。人才之显晦，有系于世道之污隆也，尚矣。金世内燕，惟亲王公主驸马得与，世宗一日特召琚入，诸王以下窃语，心盖易之。世宗觉之，即语之曰："使我父子家人辈得安然无事，而有今日之乐者，此人力也。"乃历举近事数十，显著为时所知者以晓之，皆俯伏谢罪。君臣相知如此，有不竭忠者乎。大定末，世宗将立元妃为后，以问琚，琚屏左右曰："元妃之立，本无异辞，如东宫何？"世宗愕然曰："何谓也？"琚曰："元妃自有子，元妃立，东宫摇矣。"世宗悟而止。且人主家事，人臣之所难言者，许敬宗以一言几亡唐祚，琚之对，其为金谋者至矣。

金史卷八九　列传第二七

苏保衡　翟永固　魏子平　孟浩　梁肃　移剌慥　移剌子敬

苏保衡字宗尹，云中天成人。父京，辽进士，为西京留守。宗翰兵至西京，京出降。久之，京病笃，以保衡属宗翰。京死，宗翰荐之于朝。赐进士出身，补太子洗马，调解州军事判官。左监军撒离喝驻军陕西，辟幕府，参议军事，累官同知兴中尹。天德间，缮治中都，张浩举保衡分督工役。改大兴少尹，督诸陵工役。再迁工部尚书。海陵治兵伐宋，与徐文等造舟于通州，海陵猎近郊，因至通州视工作。兵兴，保衡为浙东道水军都统制，率舟师泛海，径趋临安。宋兵来袭，败于海中，副统制郑家死之。

大定二年，召赴中都。是时，山东盗贼啸聚，契丹攻掠临潢等州郡，百姓困弊。诏保衡安抚山东，前太子少保高思廉安抚临潢，发仓粟以赈之，无衣者赐以币帛，或官粟有阙，则收籴以给之，无妻室者具姓名以闻。还除刑部尚书。与工部尚书宗永、兵部侍郎完颜余里也，往河南、山东、陕西宣问屯田军人，有曾破大敌及攻城野战立功者，具姓名以闻。或以寡敌众，或与敌相当能先登败敌者，正军及擐甲阿里喜补官一阶，猛安谋克以功状上尚书省，曾随海陵军至淮上破敌者亦准上迁赏。

仆散忠义伐宋，保衡行户部于关中，兼纠察，许以便宜，黜守令不法者十余人。邠守传慎微忤用事者，被谗构下狱且死，保衡力救之得免，入为太常卿，迁礼部尚书。拜参知政事。三年，宋人请和，诏保衡往南京，与仆散忠义斟酌事宜，行之。入奏，进右丞。四年，宋人请和，师还，保衡朝京师。初，宫女称心纵火十六位，延烧诸殿，上以方用兵，国用不足，不复营缮。及宋和，诏保衡监护役事，遣少府监张仲愈取南京宫殿图本。上闻之，谓保衡曰："追仲愈还。民间将谓朕效正隆华侈也。"

六年冬，有疾，求致仕，不许，遣敬嗣晖传诏曰："卿以忠直擢居执政，齿发未衰，遽以小疾求

退。善加摄养，以俟疾间视事。”未几，薨，年五十五。世宗将放鹰近郊，闻之乃还，为辍朝，赙赠，命有司致祭。

翟永固字仲坚，中都良乡人。太祖与宋约攻辽，事成以燕归宋。宋人以经义兼策取士，永固中第一，授开德府仪曹参军。金破宋，永固北归。中天会六年词赋科，授怀安丞，迁望云令，补枢密院令史，辟左副元帅宗翰府掾。永固家贫，求外补，宗翰爱其能，不许，以钱三千贯周之，荐于朝，摄左司郎中。除定武军节度副使，历同知清州防御使，入为工部员外郎。以母忧去官，起复礼部郎中，迁翰林直学士。

海陵篡立，宋国贺正旦使至广宁，海陵使使以废立事谕宋使，遣还之。以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完颜思恭为报谕宋使，永固为副，且令永固伺察宋人动静。使还，改礼部侍郎。久之，分护燕京宫室役事，永固请写《无逸图》于殿壁，不纳。俄迁太常卿，考试贞元元年进士，出《尊祖配天赋》题，海陵以为猜度己意，召永固问曰：“赋题不称朕意。我祖在位时祭天拜乎？”对曰：“拜。”海陵曰：“岂有生则致拜，死而同体配食者乎？”对曰：“古有之，载在典礼。”海陵曰：“若桀、纣曾行，亦欲我行之乎？”于是永固、张景仁皆杖二十。而进士张汝霖赋第八韵有曰：“方今，将行郊祀。”海陵诘之曰：“汝安知我郊祀乎？”亦杖之三十。顷之，永固迁礼部尚书，赐笏头球文金带。改永定军节度使。

正隆二年，例降二品以上官爵，永固阶光禄大夫不降，以宠异之。迁翰林学士承旨，与直学士韩汝嘉俱召至内殿，问以将亲伐宋事，永固对曰：“宋人事本朝无衅隙，伐之无名。纵使可伐，亦无烦亲征，遣将帅可也。”由是大忤海陵意，永固即请致仕。正隆四年正月丁巳，海陵朝永寿宫，四品以上官赐宴，永固至殿门外，海陵即以致仕宣命授之，永固归卧于家。

大定二年，起拜尚书左丞，请依旧制廉察官吏，革正隆守令之污，从之。明年，表乞致仕，诏不许。罢为真定尹，赐通犀带。尚书省奏，永固自执政为真定尹，其伞盖当用何制度，上曰：“用执政制度。”遂著为令。五年，恳乞致仕，许之。六年，薨。

魏子平字仲均，弘州人。登进士第，调五台主簿，累除为尚书省令史，除大理丞，历左司都事，同知中都转运使事，太府监。正隆三年，为贺宋主日生副使。是时，海陵谋伐宋，子平使还，入见，海陵问江左事，且曰：“苏州与大名孰优？”子平对曰：“江、湖地卑湿，夏服蕉葛犹不堪暑，安得与大名比也。”海陵不悦。世宗即位，除户部侍郎。大定二年，丞相仆散忠义伐宋，置元帅府于南京，子平掌馈运，给金牌一、银牌六，粮道给办。进户部尚书。六年，复为贺宋主生日使，上曰：“使宋无再往者，卿昔年供河南军储有劳，用此优卿耳。”

久之，拜参知政事。上问子平曰：“古者税什一而民足，今百一而民不足，何也？”子平对曰：“什一取其公田之入，今无公田而税其私田，为法不同。古有一易再易之田，中田一年荒而不种，下田二年荒而不种。今乃一切与上田均税之，此民所以困也。”上又问曰：“戍卒逋亡物故，今按物力高者补之，可乎？”对曰：“富家子弟騃懦不可用，守戍岁时求索无厌，家产随坏。若按物力多寡赋之，募材勇骑射之士，不足则调兵家子弟补之，庶几官收实用，人无失职之患。”上从之。

海州捕贼八十余人，贼首海州人，其兄今为宋之军官。上闻之，谓宰相曰：“宋之和好恐不能久，其宿、泗间汉军，以女直军代之。”子平曰：“誓书称沿边州城，除自来合设置射粮军数并巡尉外，更不得屯军守戍。”上曰：“此更代之，非增戍也。”

上曰：“前日令内任官六品以上，外任五品以上，并举所知。未闻有举之者，岂无其才，盖知而不举也。”子平曰：“请令当举之官，每任须举一人。”泽州刺史刘德裕、祁州刺史斜哥、沧州同知讹里也、易州同知讹里剌、楚丘县令刘春哥以赃污抵罪，上欲诏示中外，丞相守道以为不可，上以问子平曰：“卿意何如？”子平曰：”臣闻惩一戒百，陛下固宜行之。”上曰：“然”遂降诏焉。

宋人于襄阳汉江上造舟为浮梁三，南京统军司闻而奏之，上问宰臣曰：“卿等度之，以为何如？”子平曰：“臣闻襄阳薪刍，皆于江北取之，殆为此也。”上曰：“朕与卿等治天下，当治其未然。及其有事，然后治之，则亦晚矣。”河南统军使宗叙求入见奏边事，上使修起居注粘割斡特剌就问状，宗叙言：“得边报及宋来归者言，宋国调兵募民，运粮饷，完城郭，造战船浮桥，兵马移屯江北。自和

议后即罢制置司，今复置矣。商、虢、海州皆有奸人出没，此不可不备。尝报枢密院，彼视以为文移，故欲入见言之。”斡特剌召凡言边事者诘问，皆无实状，行至境上，问知襄阳浮桥乃樵采之路，如子平策。还奏。诏凡妄说边关兵事者徒二年，告人得实，赏钱五百贯。

上问宰臣曰：“祭宗庙用牛。牛尽力稼穑有功于人，杀之何如？”子平对曰：“惟天地宗庙用之，所以异大祀之礼也。”

十一年，罢为南京留守，未几致仕。十五年，起为平阳尹，复致仕。二十六年，薨于家。

孟浩字浩然，滦州人。辽末年登进士第。天会三年，为枢密院令史，除平州观察判官。天眷初，选入元帅府备任使，承制除归德少尹，充行台吏、礼部郎中，入为户部员外郎、郎中。

韩企先为相，拔擢一时贤能，皆置机要，浩与田珏皆在尚书省。珏为吏部侍郎，浩为左司员外郎。既典选，善铨量人物，分别贤否，所引用皆君子。而蔡松年、曹望之、许霖皆小人，求与珏相结，珏薄其为人拒之。

松年，蔡靖子。靖将兵不能守燕山，终败宋国，珏颇以此讥斥松年。松年初事宗弼于行台省，以微巧得宗弼意，宗弼当国，引为刑部员外郎。望之为尚书省都事，霖为省令史。皆怨珏等，时时毁短之于宗弼，凡与珏善者皆指以为朋党。韩企先疾病，宗弼往问之，是日，珏在企先所，闻宗弼至，知其恶己，乃自屏以避。宗弼曰：“丞相年老且疾病，谁可继丞相者？”企先举珏，而宗弼先入松年谮言，谓企先曰：“此辈可诛。”珏闻流汗浃背。企先薨，珏出为横海军节度使。选人龚夷鉴除名，值赦，赴吏部铨，得预覃恩。珏已除横海，部吏以夷鉴白珏，珏乃倒用月日署之。许霖在省典覃恩，行台省工部员外郎张子周素与珏有怨，以事至京师，微知夷鉴覃恩事，嗾许霖发之，诋以专擅朝政。诏狱鞫之，拟珏与奚毅、邢具瞻、王植、高凤庭、王效、赵益兴、袭夷鉴死，其妻子及所往来孟浩等三十四人皆徙海上，仍不以赦原。天下冤之。

世宗在熙宗时，知田珏党事皆松年等构成之。面浩等三十二人遇天德赦令还乡里，多物故，惟浩与珏兄谷、王补、冯煦、王中安在。大定二年，召见，复官爵。浩为侍御史，谷为大理丞，补为工部员外郎，煦为兵部主事，中安知火山军事，而浩寻复为右司员外郎。

浩笃实，遇事辄言，无所隐。上嘉其忠，每对大臣称之。有疾，求外补，除祁州刺史，致仕，归。七年，起为御史中丞，而浩已年老，世宗以不次用之，再阅月，拜参知政事。故事，无自中丞拜执政者，浩辞曰：“不次之恩，非臣所敢当。”上曰：“卿自刺史致仕，除中丞，国家用人，岂拘阶次。卿公正忠勤，虽年高犹可宣力数年，朕思之久矣。”浩顿首谢。

世宗敕有司东宫凉楼增建殿位，浩谏曰：“皇太子义兼臣子，若所居与至尊宫室相侔，恐制度未宜，固宜示以俭德。”上曰：“善。”遂罢其役，因谓太子曰：“朕思汉文纯俭，心常慕之，汝亦可以为则也。”未几，皇太子生日，上宴群臣于东宫，以大玉杓、黄金五百两，赐丞相志宁，顾谓群臣曰：“卿等能立功，朕亦褒赏如此。”又曰：“参政孟浩公正敢言，自中丞为执政。卿等能如是，朕亦不次用之。”世宗尝曰：“女直本尚纯朴，今之风俗，日薄一日，朕甚悯焉。”浩对曰：“臣四十年前在会宁，当时风俗与今日不同，诚如圣训。”上曰：“卿旧人，固知之。”上谓宰臣曰：“宋前废帝呼其叔湘东王为‘猪王’，食之以牢，纳之泥中，以为戏笑。书于史策，所以劝善而惩恶也。海陵以近习掌记注，记注不明，当时行事，实录不载，众人共知之者求访书之。”浩对曰：“良史直笔，君举必书。帝王不自观史，记注之臣乃得尽其直笔。”浩复奏曰：“历古以来，不明赏罚而能治者，未之闻也。国家赏善罚恶，盖亦多矣，而天下莫能知。乞自今凡赏功罚罪，皆具事状颁告之，使君子知劝以迁善，小人知惧以自警。”从之。

进尚书右丞，兼太子少傅。罢为真定尹，上曰：“卿年虽老，精神不衰，善治军民，毋遽言退。”以通犀带赐之。十三年，薨。

田谷自大理丞累官同知中京留守，终于利涉军节度使。

二十九年，章宗诏尚书省曰：“故吏部侍郎田珏等皆中正之士，小人以朋党陷之，由是得罪。世宗用孟浩为右丞，当时在者俱已用之，亡者未加追复，其议以闻。”张汝霖奏曰：“珏专权树党，先朝已正罪名，莫不称当。今追赠官爵，恐无惩劝。”汝霖先朝大臣，尝与顾命，上初即位，不肯辄逆

其意，谓之曰："卿既以为不可，姑置之。"盖张浩与蔡松年友善，故汝霖犹挤之也。汝霖死后，章宗复诏尚书省曰："盖自田珏党事之后，有官者以为戒，惟务苟且，习以成风。先帝知珏等无罪，录用生存之人，有擢至宰执者，其次有为节度、防御、刺史者。其死者犹未追复，子孙犹在编户、朕甚悯焉。惟旌贤显善，无间存没，宜推先帝所以褒录忠直之意，并加恩恤，以励风俗。据田珏一起人除已叙用外，但未经任用身死，并与复旧官爵。其子孙当时已有官职，以父祖坐党因而削除者，亦与追复。应合追复爵位人等子孙不及荫叙者，亦皆量与恩例。"

梁肃字孟容，奉圣州人。自幼勤学，夏夜读书往往达旦，母葛氏常灭烛止之。

天眷二年，擢进士第，调平遥县主簿，迁望都、绛县令。以廉，入为尚书省令史。除定海军节度副使，改中都警巡使，迁山东西路转运副使。营治汴宫，肃分护役事。摄大名少尹。正隆末，境内盗起，驱百姓平人陷贼中不能自辨者数千人，皆系大名狱。肃到官，考验得其情谳，出者十八九。

大定二年，宛平赵植上书曰："顷者，正隆任用阉寺，少府少监兼上林署令胡守忠因缘巧幸，规取民利。前蓟州刺史完颜守道、前中都警巡使梁肃，勤恪清廉，愿加进擢。"于是守忠落少监，守道自滨州刺史召为谏议大夫，肃中都转运副使改大兴少尹。

肃上疏言："方今用度不足，非但边兵耗费而已。吏部以常调除漕司僚佐，皆年老资高者为之，类不称职。臣谓凡军功、进士诸科、门荫人，知钱谷利害，能使国用饶足而不伤民者，许上书自言。就择其可用，授以职事。每五年委吏部通校有无水旱屯兵，视其增耗而黜陟之。自汉武帝用桑弘羊始立榷酤法，民间粟麦岁为酒所耗者十常二三。宜禁天下酒曲，自京师及州郡官务，仍旧不得酤贩出城。其县镇乡村，权行停止。"不报。

三年，坐捕蝗不如期，贬川州刺史，削官一阶，解职。上御便殿，召左谏议大夫奚吁、翰林待制刘促诲，秘书少监移剌子敬，访问古今事。少间，吁从容请曰："梁肃材可惜，解职太重。"上曰："卿言是也。"乃除河北东路转运副使。是时，窝斡乱后，兵食不足，诏肃措置沿边兵食。移牒肇州、北京、广宁盐场，许民以米易盐，兵民皆得其利。四年，通检东平、大名两路户籍物力，称其平允。他使者所至皆以苛刻增益为功，百姓诉苦之。朝廷敕诸路以东平、大名通检为准，于是始定。

七年，父忧去官。起复都水监。河决李固，诏肃视之，还奏"决河水六分，旧河水四分。今障塞决河，复故道为一，再决而南则南京忧，再决而北则山东、河北皆可忧。不若止于李固南筑堤，使两河分流，以杀水势便"。上从之。

改大理卿。尚辇局本把石抹阿里哥，与钉校匠陈外儿，共盗宫中造车银钉叶。肃以阿里哥监临，当首坐。他寺官以陈外儿为首，抵死。上曰："罪疑惟轻，各免死，徒五年，除名。"于时，东京久不治，上自择肃为同知东京留守事。迁都都转运使，转吏部尚书。上疏论台谏，其大旨谓"台官自大夫至监察，谏官自大夫至拾遗，陛下宜亲择，不可委之宰相，恐树私恩，塞言路也。"上嘉纳之。复请奴婢不得服罗，上曰："近已禁奴婢服明金矣，可渐行之。"肃举同安主簿高旭，除平阳酒使，肃奏曰："明君用人，必器使之。旭儒士，优于治民，若使坐列肆，榷酒酤，非所能也。臣愚以为诸道盐铁使依旧文武参注，其酒税使副以右选三差俱最者为之。"上曰："善。"改刑部尚书。

宋主屡请免立受国书之仪，世宗不从。及大兴尹璋为十四年正旦使，宋主使人就馆夺其书，而重赂之。璋还，杖一百五十，除名。以肃为宋国详问使，其书略曰："盟书所载，止于帝加皇字，免奉表称臣称名再拜，量减岁币，便用旧仪，亲接国书。兹礼一定，于今十年。今知岁元国信使到彼，不依礼例引见，辄令迫取于馆，侄国礼体当如是耶？往问其详，宜以诚报。"肃至宋，宋主一一如约，立接国书。肃还，附书谢，其略曰："侄宋皇帝谨再拜，致书于叔大金应天兴祚钦文广武仁德圣孝皇帝阙下。惟十载遵盟之久，无一豪成约之违，独顾礼文，宜存折衷。矧辱函封之贶，尚循躬受之仪，既俯迫于舆情，尝屡伸于诚请，因岁元之来使，遂商榷以从权，敢劳将命之还，先布鄙悰之恳，自余专使肃控请祈。"肃还至泗州，先遣都管赵王府长史驼满蒲马入奏。世宗大喜，欲以肃为执政，左丞相良弼曰："梁肃可相，但使宋还即为之，宋人自此轻我矣。"上乃止。

久之，为济南尹，上疏曰："刑罚世轻世重，自汉文除肉刑，罪至徒者带镣居役，岁满释之，家无兼丁者，加杖准徒。今取辽季之法，徒一年者杖一百，是一罪二刑也，刑罚之重，于斯为甚。今

太平日久，当用中典，有司犹用重法，臣实痛之。自今徒罪之人，止居作，更不决杖。”不报。

未几，致仕，起复彰德军节度使，召拜参知政事。上谓侍臣曰：“梁肃以治入异等，遂至大任，廉吏亦可以劝矣”。肃奏：“汉之羽林，皆通《孝经》。今之亲军，即汉之羽林也。臣乞每百户赐《孝经》一部，使之教读，庶知臣子之道，其出职也，可知政事。”上曰：“善，人之行，莫大于孝，亦由教而后能。”诏与护卫俱赐焉。复上奏曰：“方今斗米三百，人已困饿，以钱难得故也。计天下岁入二千万贯以上，一岁之用余千万。院务坊场及百姓合纳钱者，通减数百万，院务坊场可折纳谷帛，折支官兵俸给，使钱布散民间，稍稍易得。”上曰：“悬欠院务，许折纳，可也。”

肃上疏论生财舒用八事。一曰，罢随司通事。二曰，罢酒税司杓栏人。三曰，天水郡王本族已无在者，其余皆远族，可罢养济。四曰，裁减随司契丹吏员。五曰，罢榷醋，以利与民。六曰，量减盐价，使私盐不行，民不犯法。七曰，随路酒税许折纳诸物。八曰，今岁大稔，乞广籴粟麦，使钱货流出。上曰：“赵氏养济一事，乃国家美政，不可罢。其七事，宰相详议以闻。”上又曰：“朕在位二十余年，鉴海陵之失，屡有改作，亦不免有缪戾者，卿等悉心奏之。”肃论“正员官被差，权摄官有公罪，及正员还任，皆准去官勿论，往往其人苟且，不事其事。乞于县令中留十人备差，无差正员官”。上曰：“自今权摄有公罪，正员虽还而本职未替者，勿以去官论之。”肃曰：“诚如圣旨。”肃与宰相奏事，既罢，肃跪而言曰：“四时畋猎，虽古礼，圣人亦以为戒。陛下春秋高，属时严寒，驰骋于山林之间。法宫燕处，亦足怡神，愿为宗社自重，天下之福也。”上曰：“朕诸子方壮，使之习武，故时一往尔。”

同知震武军节度使邓秉钧陈言四事，其一言外多阙官，及循资拟注不得人，上以问宰相张汝弼，曰：“循资格行已久，仍旧便。”肃曰：“不然。如亡辽固不足道，其用人之法有仕及四十年无败事，即与节度使，岂必循盗哉。”上曰：“仕四十年已衰老。察其政迹，善者升之，后政再察之，善又升之，如此可以得人，亦无旷事。”肃曰：“诚如圣训。”肃论资贼不息，请无禁兵器。上曰：“所在有兵器，其利害如何？”肃曰：“他路则已，中都一路上农夫听置之，似乎无害。”上曰：“朕将思之。”

凡使宋者，宋人致礼物，大使金二百两，银二千两，副使半之，币帛杂物称是。及推排物力，肃自以身为执政，昔尝使宋，所得礼物多，当为庶民率先，乃自增物力六十余贯，论者多之。

二十三年，肃请老，上谓宰臣曰：“梁肃知无不言，正人也。卿等知而不言，朕实鄙之。虽然，肃老矣，宜从其请。”遂再致仕。诏以其子汝翼为阁门祗候。二十八年，薨。谥正宪。

移剌慥本名移敌列，契丹虞吕部人。通契丹、汉字，尚书省辟契丹令史，摄知除，擢右司都事。正隆南伐，兼领契丹、汉字两司都事。大定二年，除真定少尹，入为侍御史。母忧去官。起复右司员外郎，累官陈州防御使。左丞相纥石烈良弼致仕，上问谁可代卿者？对曰：“陈州防御使移剌慥，清干忠正，臣不及也。”遂召为太府监。改刑部侍郎。

十九年，以按出虎等八猛安，自河南徙置大名、东平之境。还为大理卿，被诏典领更定制条。初，皇统间，参酌隋、唐、辽、宋律令，以为皇统制条。海陵虐法，率意更改，或同罪异罚，或轻重不伦，或共条重出，或虚文赘意，吏不知适从，夤缘舞法。慥取皇统旧制及海陵续降，通类校定，通其窒碍，略其繁碎。有例该而条不载者，用例补之。特阙者用律增之。凡制律不该及疑不能参决者，取旨画定，凡特旨处分，及权宜条例内有可常行者，收为永格。其余未可削去者，别为一部。大凡一千一百九十余，为十二卷。书奏，诏颁行之，赐银币有差。

顷之，摘徙山东猛安八谋克于河北东路，置之酬斡、青狗儿两猛安旧居之地，诏无牛耕者买牛给之。摄御史大夫。数月，改御史中丞，兼同修国史，迁刑部尚书，改吏部尚书。寻改大兴尹。

驾幸上京，显宗守国，使人谕之曰：“自大驾东巡，京尹所治甚善。我将有春水之行，当益勤乃事。”还以所获鹅鸭赐之。有疾在告，遣官医诊视。复为刑部尚书。上还自上京，以为西京留守，改临洮尹，卒。

移剌子敬字同文，本名屋骨朵鲁，辽五院人。曾祖霸哥，同平章事。父拔鲁，准备任使官。都统杲克中京，辽主西走，留拔鲁督辎重，已而辎重被掠，拔鲁乃自髡，逃于山林。

子敬读书好学，皇统间，特进移剌固修《辽史》，辟为掾属，《辽史》成，除同知辽州事。旧本

厅自有占地，岁入数百贯，州官岁取其课，地主以为例，未尝请辩。子敬曰："已有公田，何为更取民田"，竟不取。秩满，郡人请留于行台省，不许。天德三年，入为翰林修撰，迁礼部郎中。

正隆元年，诸将巡边，诏子敬监战，军帅以战获分将士，亦以遗子敬，子敬不受。及还，入见，海陵谓之曰："汝家贫而不苟得，不受俘获，朕甚嘉之。"凡同行官僚所取者，皆没入于官。其后诏子敬宴赐诸部，谕之曰："凡受进，例遣宰臣，以汝前能称职，故特命汝。"使还，迁翰林待制。

大定二年，以待制同修国史。是时，窝斡余党散居诸猛安谋克中，诏子敬往抚之，仍宣谕猛安谋克，及州县汉人，无以前时用兵相杀伤，挟怨辄害契丹人。使还，改秘书少监，兼修起居注，修史如故。诏曰："以汝博通古今，故以命汝。"常召入讲论古今及时政利害，或至夜半。子敬有良马，平章政事完颜元宜索之，子敬以元宜为相也，不与。至是，元宜乞政仕，罢为东京，子敬乃以此马赆行，识者韪之。

是时，仆散忠义代宋，宋请和，而书式、疆界未定。子敬与秘书少监石抹颐、修起居注张汝弼侍便殿，上曰："宋主求成，反复无信，喜为夸大。"子敬对曰："宋人自来浮辞相欺，来书言海陵败于采石，大军北归，按兵不袭，俾全师而还。海陵未尝败于采石，其谲诈多此类也。回书宜言往者大军若令渡江，宋国境土，必为我有。"上曰："彼以诡诈，我以诚实，但当以理折之。"迁右谏议大夫，起居注如故。

上幸西京，州县官入见，猛安谋克不得随班。子敬奏军民一体，合令猛安谋克随班入见，上嘉纳之，于是责让宣徽院。及端午朝会，诏依子敬奏行之。子敬言山后禁猎地太广，有妨百姓耕垦，上用其言，遂以四外猎地与民。迁秘书监，谏议、起居如故。

子敬举同知宣徽院事移剌神独斡、兵部侍郎移剌按答，太子少詹事乌古论三合自代，上不许。子敬与同签宣徽院事移剌神独斡侍，上曰："亡辽不忘旧俗，朕以为是，海陵习学汉人风俗，是忘本也。若依国家旧风，四境可以无虞，此长久计也。"世宗将如凉陉，子敬与右补阙粘割斡特剌、左拾遗杨伯仁奏曰："车驾至曷里浒，西北招讨司囿于行宫之内地矣。乞迁之于界上，以屏蔽环卫。"上曰："善。"诏尚书省曰："诏讨斜里虎可徙界上，治蕃部事。都监撒八仍于燕子城治猛安谋克事。"

上与侍臣论古之人君贤否，子敬奏曰："陛下凡与宰臣谋议，不可不令史官知之。"上曰："卿言是也。"转签书枢密院事，同修国史，出为河中尹，请老。河中地热，上恐子敬不耐暑，改兴中尹。子敬女自懿州来兴中省谒，遇盗途中，剽掠其行李且尽，既而还之，谢曰："我辈初不知为府尹家也，尹有德于民，尚忍侵犯邪。"徙咸平、广宁尹。二十一年，致仕，卒于家，年七十一。子敬尝使宋，及受诸部进贡，所受礼物，皆散之亲旧。及卒，家无余财，其子质宅以营葬事。

赞曰：金制，尚书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是谓宰相。左右丞、参知政事，是谓执政。大抵因唐官而稍异焉，因革不同，无足疑者。《书》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隳哉。"宰相、执政，岂异道邪。苏保衡、翟永固、魏子平、孟浩、梁肃皆当时之贤执政也。移剌慥、子敬有其才，适其时，而位不及者，亦命也夫。

金史卷九○　列传第二八

赵元　移剌道　高德基　马讽　完颜兀不喝　刘徽柔　贾少冲　移剌斡里朵　阿勒根彦忠　张九思　高衎　杨邦基　丁暐仁

赵元字善长，涿州范阳人。辽天庆八年，登进士第，仕至尚书金部员外郎。辽亡，郭药师为宋守燕，以元掌机宜文字。王师取燕，药师降，枢密使刘彦宗辟元为本院令史。天会间，同知蓟州事。有贼杀人横道，官吏圜视莫知所为，路人耕夫聚观甚众。元指田中释耒而来者曰："此贼也。"叱左右缚之。遂伏。僚吏问其故，元曰："偶得于眉睫间耳。"其后朝廷立磨勘格，凡尝仕宣和者皆除名籍，元在磨勘中。

齐国废，置行台省于汴，选名士十余人备官属，元在选中，授行兵部郎中。行台徙大名，再徙祁州，及宗弼再取河南，元皆摄户部事，赋调兵食取办。天眷三年，为行台右司员外郎，囚有杀人当死者，行台欲宥之，元不从，反复数四，势不可夺，乃仰天叹曰："如杀人者可宥，死者复何辜，

何欲徼己福而乱天下法乎？”行台竟不能夺。改左司员外郎，摄吏部事。在行台凡十年，吏事明敏，宗弼深知之，行台或有事上相府，宗弼必问“曾经赵元未也”？其见重如此。为同签汴京留守事，改同知大名尹，用廉迁河北西路转运使，历彰德、武胜等军节度使，以老致仕，卒于家。

移剌道本名按。宗室移剌古为山东东路兵马都总管，辟掌军府簿书，往来元帅府计议边事，右副元帅宗弼爱其才，召为元帅府令史。补尚书省令史，特除监察御史，再迁大理丞，兼工部员外郎。海陵南伐，使督运刍粮，所在盗起，道路梗涩，间关仅至淮南。上谒，承问，具言四方盗贼状，海陵恶闻其言，杖之七十，使督战舰渡江，会海陵死，军还。

大定二年，除工部郎中。奉诏招抚诸奚。是时，抹白猛安下谋克徐列等皆欲降，制于猛安合住，不敢即降。道发兵掩袭合住子妇孙男女甥，及谋克留住，及蒲辇白撒妻孥。是日，适窝斡遣白撒发抹白猛安军，白撒闻其家人被获，遂来降。改礼部郎中。从讨窝斡，佩金牌，与应奉斡林文字讹里也招降叛奚。

奉使河南，劝课农桑，密访吏治得失。累迁御史中丞、同修国史，廉职问官殿最，还奏。上曰：“职官贪污罪废，其余因循以苟岁月。今廉能即与升除，无以慰百姓爱留之意，可就迁秩，秩满升除。”于是，廉能官景州刺史耶律补进一阶。单州刺史石抹靳家奴、泰宁军节度副使尹升卿、宁陵县令监邦彦、浚州司候张匡福各进两阶，贪污官同知浚州防御使事蒲速越、真定县令特谋葛并免死，杖一百五十，除名。同知睢州事乌古孙阿里补杖一百，削四阶，非奉旨不得录用。于是，道改同知大兴尹事。诏曰：“京师士民辐凑，犯法者众，罪状自实，毋为文所持，断之以公可也。朕尝谕执政矣，必不以小苛谴卿，勉副朕意。”

迁刑部尚书。尚厩局使宗夔、副使石抹青狗私用官刍，事觉。尚厩局隶点检司，刑部当自问。点检乌林答天锡属刑部使轻其罪，刑部以付大兴府鞫治，于是道及天锡、郎中丁暐仁皆坐解职。寻起为大理卿，兼签书枢密院事，再迁西京留守，卒。

高德基字元履，辽阳渤海人。皇统二年，登进士第。六年，为尚书省令史。海陵为相，专愎自用，人莫敢拂其意，德基每与之详辨。及篡位，命左司郎中贾昌祚谕旨曰：“卿公直果敢，今委卿南京行省勾当。”未行，会海陵欲都燕京，命德基摄燕京行台省都事。改摄右司员外郎，除户部员外郎，改中都路都转运副使，迁户部郎中。

正隆三年，诏左丞相张浩、参知政事敬嗣晖营建南京宫室。明年，德基与御史中丞李筹、刑部侍郎萧中一俱为营造提点。海陵使中使谓德基等曰：“汝等欲乘传往邪？欲乘己马往邪？银牌可于南京尚书省取之。”筹乞先降银牌，复遣中使谓筹曰：“牌之与否，当出朕意，尔敢辄言，岂以三人中，官独高邪。”遂杖之三十，遣乘己马往，德基、中一乘传往。转同知开封尹。

大定三年，以察廉治状不善，下迁同知北京路都转运使事。是年秋，土河泛滥，水入京城，德基遽命开长乐门，疏分使入御沟，以杀其势，水不能为害。迁刑部侍郎。七年，改中都路都转运使。九年，转刑部尚书。有罪当死者，宰相欲从末减，德基曰：“法无二门，失出犹失入也。”不从。及奏，上曰：“刑部议，是也。”因召诸尚书谕之曰：“自朕即位以来，以政事与宰相争是非者，德基一人而已。自今部上省三议不合，即具以闻。”为宋主生日使。及还，宋人礼物外附进腊茶三千胯，不亲封署。德基曰：“侄献叔，而不署，是无名之物也。”却之。

十一年，改户部尚书。德基上疏，乞免军须房税等钱，减农税及盐酒等课，未报。随朝官俸粟折钱，增高市价与之，多出官钱几四十万贯，上使人谕之曰：“卿为尚书，取悦宰执近臣，滥出官钱。卿之官爵，一出于朕，奈何如此。”于是决杖八十，户部郎中王佐、员外郎卢彦冲、同知中都转运使刘珫、副使石抹长寿、支度判官韩镇、左警巡使李克勤、右警巡使李宝、判官强锐昌、姚宗奭、尼庞古达吉不，皆决杖有差。诏自大定十一年八月郊祀赦后，尚书省、御史台、户部、转运司、警巡院多支俸粟折钱，皆追还之。德基降兰州刺史，王佐降大兴府推官，卢彦冲河北西路户籍判官，刘珫东京警巡使，石抹长寿东京留守推官，韩镇河东南路户籍判官，李克勤通远县令，李宝清水县令，强锐昌、姚宗奭、尼庞古达吉不皆除司候。大定十二年，德基卒，年五十四。子锡。

马讽字良弼，大兴淳阴人。国初以燕与宋，讽游学汴梁，登宣和六年进士第。宗翰克汴京，讽

归朝，复登进士第，调蔚州广灵丞，迁雄州归信令。境有河曰八尺口，每秋潦涨溢害民田，讽视地高下，疏决之，其患遂息。召为尚书省令史，除献州刺史。

天德初，改宁州，民有告谋不轨者，株连数十百人，讽察其无状，乃究问告者，告者具伏其诬，众欢呼感泣。再迁南京副留守，入为大理少卿。是时，高桢为御史大夫，素贵重，绳治无所避，权贵惮其威严，乃以讽及张忠辅为中丞，欲有以中伤之者。讽、忠辅皆文吏巧法，不能与桢丝发相假借，桢畏其害己，因诉于海陵，海陵以桢太祖旧臣，每慰安之。讽改大理卿，岁余出为顺天军节度使。

大定二年，复为大理卿，迁刑部尚书，改忠顺军节度使，致仕。卒。

完颜兀不喝，会宁府海姑寨人。年十三，选充女直字学生。补上京女直吏，再习小字兼通契丹文字。充尚书省令史。天德初，除吏部主事，鞫问押懒路诈袭谋克事，人称其能，擢右拾遗。海陵谓之曰："始闻汝名，试以吏部主事。今计其实，优于所闻远矣。"累迁右司郎中。从海陵伐宋，至淮南，闻世宗即位于辽阳，兀不喝入白其事，海陵沉思良久，曰："卿等始闻之邪。我已知之，遣人往矣。此大事勿泄于外。"大定二年，秩满当代，世宗嘉其善敷奏，特诏再任，谓宰臣曰："兀不喝为人公忠，后来有如斯人者，卿等宜荐举之。"其见知如此。

窝斡已平，诏罢契丹猛安谋克，其元管户口，及从窝斡作乱来降者，皆隶女直猛安谋克，遣兀不喝于猛安谋克人户少处分置。未经罢去猛安谋克合承袭者，仍许承袭，赈赡其贫乏者，仍括买契丹马匹，官员年老之马不在括限。顷之，世宗以诸契丹未尝为乱者与来降者一概隶女直猛安中，非是，未尝从乱可且仍旧。平章政事完颜元宜奏，已迁契丹所弃地，可迁女直人与不从乱契丹杂处。上以问右丞苏保衡、参政石琚，皆不能对。上责之曰："卿等每事先熟议然后奏，有问即对，岂容不知此。"保衡、琚顿首谢，上曰："分隶契丹，以本猛安租税给赡之，所弃地与附近女直人及余户，愿居者听，其猛安谋克官，选契丹官员不预乱者充之。"改同知大兴尹，迁横海军节度使。初到官，谳囚能得其情，人以为不冤。五年，卒官。

刘徽柔字君美，大兴安次人。天眷二年，擢进士第。初为真定栾城主簿，转开远军节度掌书记，迁洪洞令。徽柔明敏善听断。县人杨远者，投牒于县，以为夜雨屋坏，压其侄死，量诉哀切。徽柔熟视而笑曰："汝利侄财而杀之，乃诬雨耶？"叱付狱，其人立伏曰："公神明也，不敢延死。"遂置于法。秩满，县人遮恋不得去者弥日，为立生祠，刻石颂德。正隆二年，入为大理评事，迁司直。大定二年，同知河东南路转运使事，以廉第一，改知平定军，入为大理少卿。七年，知磁州，改同知南京留守事。十年，迁中都路转运使，卒官。

贾少冲字若虚，通州人。勤学，日诵数百千言。家贫甚，尝道中获遗金，访其主归之。天会中，再伐宋，调及民兵。少冲甫冠，代其叔行，虽行伍间，未尝释卷。中天眷二年进士。刘筈欲以妹妻之，少冲辞不就曰："富贵当自致之。"调营州军事判官，迁定安令。蔚州刺史恃贵不法，属吏畏之，每事辄曲从其意，少冲守正不阿。用廉进官一阶，再迁吏部主事、定武军节度副使、河中府判官。海陵寖以失道，少冲谓所亲曰："天下且乱，不可仕也。"秩满，乃不求仕。

大定二年，调御史台典事，累迁刑部郎中。往北京决狱，奏诛首恶，误牵连其中者皆释不问，全活凡千人。以本职摄右司员外郎。尝执奏刑名甚坚，既退，上谓侍臣曰："少冲居下位，有守如此。"除同知河间尹。数月，入为秘书少监，兼起居注、左补阙。

少冲外柔内刚，每从容进谏，世宗称美之。十四年，为宋主生日副使，宋国方有祈请，上以意谕少冲，少冲对曰："臣有死无辱。"宋人别致珍异，少冲笑谓其人曰："行人受赐自有常数，宁敢以赂辱君命乎。"遂不受。使还，世宗嘉之，迁右谏议大夫，秘书、起居注如故。十七年请老，除卫州防御使，迁河东南路转运使，召为太常卿，兼秘书少监。复请致仕，不许，改顺天军节度使，卒。

少冲性夷简，不喜言利，尝教诸子曰："荫所以庇身，管库不可为也。"闻者尚之。子益。

益字损之，少颖悟如成人。大定十四年，父少冲为秘书少监，充宋主生日副使，益侍行。是时，宋人常争起立接受国书之礼，少冲问益曰："即宋人欲变礼，持议不决，奈何"益曰："宁死无辱，可谓使矣。"少冲大奇之。中大定十九年进士，调河津主簿。丁父忧去官，察廉起复矾山令，补尚书

省令史。丁母忧，服阕，除定海军节度副使，监察御史，治书侍御史，转侍御史，知登闻鼓院，兼少府少监。未几，改礼部郎中，兼知登闻鼓院，看读陈言文字，迁左司郎中，改吏部侍郎，兼蔡王傅。以病免。除郑州防御使，陕西东路转运使，顺天军节度使。

大安初，召为吏部尚书，有疾，改安国军节度使。益调民夫修完城郭，为战守备，按察司止之，不听，曰："治城，守臣事也，按察何预。"既而兵至，以有备解去。改横海、定国军节度使，道阻不赴。宣宗初为吏部尚书，益为侍郎，相得欢甚，贞祐二年至汴京，访益所在，召为太常卿。上防秋十三事，与户部尚书李革论迁河北军民不便，不报。贞祐三年，致仕。元光元年，卒。

移剌斡里朵，一名八斤，系出辽五院司，通契丹字。天会三年伐宋，隶军中，遇战辄先登，屡获侦人，有司上其功，补尚书省令史。十五年，籍发诸部兵于山后，将与右丞萧庆会，时官军窜而南者凡数千，斡里朵以兵邀击之，尽获其辎重财物，悉送有司而去，一毫弗取。以劳迁修武校尉。宗弼复河南，斡里朵督诸路帅臣进讨，事定以劳迁宣武将军。时六部未分，乃以为兵刑二部主事。未几，迁右司都事。皇统二年，授大理正，历同知昭德军节度使事，以廉升孟州防御使。

正隆间，转同知北京留守事。会游古河阑子山等猛安契丹谋乱，时方发兵讨之，别遣斡里朵押军南下。至松山县为贼党江哥所执，且欲推为主盟，要以契约，斡里朵怒曰："我受国厚恩，岂能从汝反耶，宁杀我，契约不可得也。"贼知不可屈，乃困辱之，使布衣草履逐马而行，且欲害之。斡里朵说其监奴，因得脱还。六年九月，改北京路转运使。

大定初，为博州防御使，再迁利涉军节度使。先是，有农民避贼入保郡城，以钱三十千寄之邻家，贼平索之，邻人讳不与，诉于县，县官以无契验却之，乃诉于州。斡里朵阳怒械系之，捕其邻人，关以三木，诘之曰："汝邻乙坐劫杀人，指汝同盗。"邻人大惧，始自陈有欺钱之隙，乃责归所隐钱而释之，郡人骇服。改通远军节度使，卒。

阿勒根彦忠本名窊合山，曷速馆人也。好学，通吏事。天会十四年，选充尚书兵部孔目官，升尚书省令史，除右司都事。七年，改大理丞，为会宁少尹，进同知会宁府事，入为尚书吏礼部郎中。贞元二年，进本部侍郎。海陵庶人凡有所疑，常使彦忠裁决，彦忠据法以对。间有不合，则召让之，彦忠执奏如前，终无阿屈，同列咸为惧，彦忠固执不变，海陵壮之。明年，除御史中丞，历尚书户部侍郎、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海陵南伐，除南京路都转运使。大定二年，改大名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四年，入为刑部尚书。诏规措北边艰食户口。及泰州、临潢接境，度宜安置堡戍七十，驻兵万三千，刍粮之用就经画之。还朝未及入对，以疾卒，年五十三。

彦忠性孝友，尝使宋，所得金帛，尽分兄弟亲友。赠荣禄大夫，命有司致祭，并以银绢赐其家。

张九思字全行，锦州人。皇统初，补行台省女直译史，除同知易州事，三迁亳州防御使、归德尹。刘仲延受宋国岁贡于泗州，九思副之。往岁受岁贡者，每以币物不精责宋使者，宋使者私馈银币各直数百千以为常，九思独不肯受，仲延从之，自是私馈遂绝。自大理评事，再迁大理少卿。清池令双申自陈"父虔，天眷初，知永安军，遇叛寇孟邦杰，执而胁之，不从，遂被害。乞正班用荫。"大理寺议，虔子止合杂班叙，九思曰："虔奋不顾身，守节以死，其子正班用荫，以劝忠孝。"世宗从九思议。改工部郎中，大兴少尹，同知中都都转运使事，转刑部侍郎，改工部。

九思所守清约，然急于进取，一切以功利为务，率意任情不恤百姓。诏检括官田，凡地名疑似者，如皇后店、太子庄、燕乐城之类，不问民田契验，一切籍之，复有邻接官地冒占幸免者。世宗闻其如是，召还戒之曰："如辽时支拨地土，及国初元帅府拘刷民间指射租田，近岁冒为己业，此类当拘籍之。其余民田，一旦夺之则百姓失业，朕意岂如此也。"转御史中丞。九思言屯田猛安人为盗征偿，家贫辄卖所种屯地。凡家贫不能征偿者，止令事主以其地招佃，收其租入，估贾与征偿相当，即以其地还之。临洮尹完颜让亦论屯田贫人征偿卖田，乞用九思议，诏从之。

迁工部尚书。年高愈自用，上谓左丞张汝弼曰："九思耄矣，颇执强自用，欲令外补，何如？"于是，九思男若拙为尚书省令史，冒填诏敕，事觉，亡命。汝弼因奏其事，上曰："九思岂不知若拙处邪？可免其官，捕若拙，获日授职。"九思闻命惶惧，因感疾，卒。

高衎字穆仲，辽阳渤海人。敏而好学，自少有能赋声，同舍生欲试其才，使一日赋十题戏之，

衎执笔怡然，未暮十赋皆就，彬彬然有可观。年二十六登进士第，乞归养，逾二年方调滦阴丞，召为尚书省令史，除右司都事。母丧去官，起复吏部员外郎，摄左司员外郎。

王彦潜、常大荣、李庆之皆在吏部选中，吏部拟彦潜、大荣皆进士第一，次当在庆之上，彦潜洺州防御判官，大荣临海军节度判官，庆之沈州观察判官。左司郎中贾昌祚挟私，欲与庆之洺州，诡曰："洺虽佳郡，防御幕官在节镇下。"乃改拟彦潜临海军，大荣沈州，庆之洺州。庆之初赴选，昌祚以庆之为会试诠读官，而庆之弟庆云为尚书省令史，多与权贵游，海陵心恶之，尝谓左右司"昌祚必与庆之善阙。"大奉国臣者，辽阳人，永宁太后族人，先为东京警巡院使，以赃免去，欲因太后求见，海陵不许。衎与奉国臣有乡里旧，拟为贵德县令。海陵大怒，于是昌祚、衎、吏部侍郎冯仲等，各杖之有差，庆云决杖一百五十，罢去。未几，仲、昌祚、庆云皆死，衎降为清水县主簿，兵部员外郎摄吏部主事杨邦基降宜君县主簿，吏部主事宋仝降滦阴县主簿，尚书省知除杨伯杰，降闾阳县主簿。

居二年，为大理司直，迁户部员外郎，同知中都都转运使，太常少卿，吏部郎中。大定初，转左司郎中。世宗孜孜求谏，群臣承顺旨意，无所匡正，上曰："朕初即位，庶政多未谙悉，实赖将相大臣同心辅佐。百姓且上书言事，或有所补。夫听断狱讼，簿书期会，何人不能，如唐、虞之圣，犹曰：'稽于众，舍己从人。'正隆专任独见，不谋臣下，以取败乱。卿等其体朕意。"使衎传诏台省百司曰："凡上书言事，或为有司沮遏，许进表以闻。"

迁吏部尚书。每季选人至，吏部托以检阅旧籍，谓之检卷，有滞留至后季犹不得去者。衎三为吏部知其弊，岁余铨事修理，选人便之。

五年，为贺宋国生日使，中道得疾去职。大定七年，卒。

杨邦基字德懋，华阴人。父绚，宋末为易州州佐。宗望伐宋，蔡靖以燕山降，易州即日来附。绚被杀，邦基年十余岁，匿僧舍中，得免。既长，好学。

天眷二年，登进士第，调滦州军事判官，迁太原交城令。太原尹徒单恭贪污不法，托名铸金佛，命属县输金，邦基独不与，徒单恭怒，召至府，将以手持铁拄杖撞邦基面，邦基不动。秉德廉察官吏，尹与九县令皆免去，邦基以廉为河东第一，召为礼部主事。以兵部员外郎摄吏部差除，坐铨注李庆之、大兴国奴，与高衎等皆贬官，邦基降坊州宜君簿。转高密令。

大定初，尚书省拟邦基刑部郎中，世宗曰："县官即除郎中，如何？"太师张浩对曰："邦基前为兵部员外郎矣，且其人材可用。"上许之。改太府少监，知登闻检院，秘书少监，迁翰林直学士，再迁秘书监兼左谏大夫，修起居注。

中都警巡使张子衍与邦基姻家，子衍道中遇皇太子卫仗，立马市门不去伞，卫士诃之，子衍以鞭鞭卫士诃己者。御史台劾奏子衍，邦基见台官为子衍求解，及入见显宗，求脱子衍罪。诏削子衍官两阶。邦基坐削官一阶，出为同知西京留守事，徙山东东路转运使，永定军节度使，致仕。大定二十一年，卒。邦基能属文，善画山水人物，尤以画名当世云。

丁暐仁字藏用，大兴府宛平人。曾祖奭。祖惟寿。父筠，以吏补州县，所至有治声，其后致仕，杜门不出，乡里有斗讼者，不之官而就筠质焉。

暐仁冲澹寡欲，读书之外，无他好，辽季避难，虽间关道涂未尝释卷。皇统二年，登进士第，调武清县丞。县经兵革后，无学校，暐仁召邑中俊秀子弟教之学，百姓欣然从之。调磁州军事判官。是时，诏使廉察官吏，暐仁以廉摄守事。迁和川令。前令罢耎不事事，群小越法干禁无所惮，暐仁申明法禁，皆屏息，或走入他县以避之。有董祐者最强悍，畏服暐仁，以刀断指，誓终身不复犯法。凡租赋与百姓前为期率，比他邑先办。历北京推官，再迁大理司直，以忧去官，寻起复。

大定三年，除定武军节度副使，而节度使、同知皆阙，暐仁为政无留讼。改大理丞，吏部员外郎，转户部郎中。于是，贾少冲为刑部郎中，上谓左丞相纥石烈良弼曰："少冲为人柔缓，不称刑部之职，其议易之。"乃以暐仁为刑部郎中。坐尚厩局官私用官刍，违格付大兴府鞫问，解职。改祁州刺史。祁州为定武支郡，士民闻暐仁之官，相率欢迎界上，相属不绝。改同知西京留守事，首兴学校，以明养士之法。迁陕西西路转运使。大定二十一年，卒官。

赞曰：吏之兴，其秦之季邪？吏有选试，其辽、金之际邪？其文“从一，从史”，守法不贰之谓邪？守法不贰，斯真吏矣。巧者舞文以乱法，窒者执一而弗通，此皆吏道之自失者也。高衎、高德基、张九思之徒，皆诡法以自失者矣。

金史卷九一　列传第二九

完颜撒改　庞迪　温迪罕移室懑　神土懑　移剌成　石抹卞　杨仲武　蒲察世杰　萧怀忠　移剌按答　孛术鲁阿鲁罕　赵兴祥　石抹荣　敬嗣晖

完颜撒改，上京纳鲁浑河人也，其先居于兀冷窟河。身长多力，善用枪。王师南征，睿宗为右副元帅，置之麾下，佩以金牌，使督军事。天眷元年，授本班祗候郎君详稳。其后从军泰州路，军帅以撒改为万户，领银术可等猛安，戍北边，数有战功。天德二年正月，海陵庶人遣使夏国，谕以即位事，因令伺彼之意。既还，称旨，为尚书兵部郎中。改同知会宁尹，迁迭剌部族节度使，改瓯里本群牧使，为曷懒路都总管。海陵伐宋，授卫州防御使，为武震军都总管。

世宗即位，遣使召撒改，既至，除昌武军节度使。已而为山东路元帅副都统，改安化军节度使，兼副都统如故。四年，徙镇安武，仍兼副统。领山东、大名、东平三路军八万余渡淮，会大军伐宋。进至楚州，宋遣使奉岁币。还邳州，卒。

庞迪字仲由，延安人。少倜傥，喜读兵书，习骑射，学推步孤虚之术，无所效用。应募，隶泾原路第三副将，破贼有功，授保义郎。尝从百余骑经行山谷，遇夏人数千，众皆骇惧请避，迪遂跃马犯阵，敌皆披靡，身被重创，神色自若，完军以还。自是知名，擢为正将，权发遣泾原路兵马都监。

齐国建，泾原路经略使张中孚举迪权知怀德军，兼沿边安抚使。夏人合军五万薄怀德城，迪开门待之，夏人不敢入。因以数千骑分门突出，遂破之，斩首五百级，获军资羊马甚众。复破关师古兵，擢知泾州。未到官，改知镇戎军、沿边安抚使。已而权淮南东路马步军副总管，总制沂、密、淮阳，兼权知沂州。丁父忧，去官，寻起复为环庆路兵马都钤辖，权知邠州。齐国废，改华州防御使。顷之，军变，被执入山。已而贼众悔曰：“公为政素善，岂宜劫辱。”遂纵之还，复领州事。

天眷元年，除永兴军路兵马都总管兼知京兆府，徙临洮尹，兼熙秦路兵马都总管。陕右大饥，流亡四集，迪开渠溉田，流民利其食，居民藉其力，各得其所，郡人立碑纪其政绩。官制行，吏部以武功大夫、博州团练使特授定远大将军。七年，除庆阳尹。历三考不易，以治最闻，诏书褒美，西人荣之。正隆元年，迁凤翔尹，屡上章求退，不许。

海陵南伐，征敛烦急，官吏因缘为奸，富者用贿以免，贫者破产益困。迪悉召民使共议增减，不加威督而役力均，人情大悦。五年，徙汾阳军节度使。大定初，复为临洮尹，迁南京路都转运使，以省事惜费，安静为政，河南称之。徙绛阳军节度使。卒官，年七十。

迪性纯孝，父病，医药弗效，迪仰天泣祷，刲股作羹，由是获安。昆弟析家财，迪尽以与之，一无所取。官爵之荫，率先诸侄。疾革，沐浴朝服而逝。

温迪罕移室懑，速频屯懑欢春人，徙上京忽论失懒。兄术辇，国初有功，授世袭谋克。移室懑性忠正强毅，善骑射，膂力过人。皇统初，袭其兄谋克，积战功，为洮州刺史。谓人曰：“谋克，兄职也。兄子斡鲁古今已长矣。”遂以谋克让还兄子。宗弼闻而嘉之曰：“能让世袭，可谓难矣。”除贵德州刺史，改移典乣详稳，迁乌古里部族节度使，改德昌军。

正隆四年，大征兵南伐，泰州猛安定远阿补以所部叛还，移室懑以七谋克执定远阿补，勒其众付大军。契丹反，败会宁六猛安于缔母岭，屯于信、韩二州之境。移室懑率数千人杀贼万余于伊改河，以功迁临潢尹。

世宗即位，赐手诏曰：“南征诸路将士及卿子侄安远斡鲁古、斜普兄弟，具甲仗悉来推戴，朕勉即大位。卿累世有功耆旧之臣，缘边事未宁，临潢剧任，姑仍旧职。闻枢密副使白彦敬、南京留守纥石烈志宁来讨契丹，今已遣人往招之。其家皆在南京，恐或遁去，兼起异谋，若至则已，若不至，卿当以计执而献之。两次遣人往招诱招讨都监老和尚，去人不知彼之所在，久而不还。兼老和尚不

知朕已即位，卿可使人谕以朕意。如来降，悉令复旧，边关之事，可设耳目。”

是时，窝斡已反，领兵数万来攻临潢，诸路军未至，窝斡势益大。移室懑领城中军士六百人邀击窝斡，凡数接战，剿杀甚众，所乘马中流矢而仆，为贼所执。贼使移室懑招城中人曰：“尔生死在顷刻，能使城中出降，官爵如故；不然杀汝矣。”移室懑怒骂贼曰：“我受国家爵禄，肯从汝叛贼乎？”贼执之至城下，迫胁之使招城中。其妻子官属将士皆登城临望。移室懑厉声曰：“我恨军少不能灭贼。人生会有一死耳，汝辈慎勿降贼！一旦开门纳贼，城中百姓皆被杀掠，毋以我故败国家事，贼无能为也。”贼怒杀之。城中人皆为之感激，推官麻珪益缮完城郭，右监军神土懑、辅国上将军阿思懑乘城固守。贼不克攻，遂引众东行。

神土懑本诸宗室，赠银青光禄大夫胡速鲁改子也。年十五，事太宗为左奉宸。皇统二年，充护卫，除武器署丞，累官肇州防御史。大定初，除元帅右都监，与咸平尹吾扎忽率泰州兵及曷懒路兵千五百人，会临潢尹移室懑讨契丹。契丹犯临潢，移室懑死，攻之不能克，乃引众东行。神土懑表乞济师。十二月甲辰，世宗次海滨县，得奏，上曰：“神土懑、吾扎忽军不少，可以从长攻袭矣。”会右副元帅谋衍以大军至，神土懑改曷速馆节度使，隶右翼，与纥石烈志宁败贼于长泺，战雾凇河，皆有功，改婆速路兵马都总管，卒。

移剌成本名落兀，其先辽横帐人也。沉勇有谋，通契丹、汉字。天会间，隶挞懒下为行军猛安，与宋人战于楚、泗之间，成以所部先登，大破宋军，功最诸将。刘麟约会天长军议进止。成与夹古查合你俱为挞懒前锋，得宋生口为乡导，遂达天长，睿宗嘉之。后从宗弼将兵废齐国。及再伐宋，攻濠州，每战辄先登，多所摧破。宗弼再取河南，成及萧怀忠等八猛安先渡。河南平，第功授宣武将军，除威州刺史。用廉，擢同知延安尹，再迁昭义军节度使。

正隆南伐，为武毅军都总管。撒八反，海陵以事诛契丹名将，成以本军守磁，即遣妻子还汴。海陵用是不疑。时人高其有识。改神武军都总管，与孛术鲁定方为浙东道先锋，使由淮阴进兵。以所部护粮赴扬州，敌兵乘夜来攻，成整兵奋击，斩刈甚众。会海陵庶人死，军还，复镇昭义。

大定二年，以廉在优等，改河中尹。再除临洮尹，招降乔家等族首领结什角。迁南京留守，召拜枢密副使，封任国公。改北京留守。卒。讣闻，上悼惜之，授其子顺思阿不武功将军，世袭咸平路钞赤邻猛安下查不鲁谋克。

结什角者，西番既衰，其苗裔曰董毡，其子曰巴毡角，始附宋，赐姓赵，改名顺忠。顺忠子永吉，永吉子世昌，皆受宋官，为左武大夫，遥领莱州防御使，袭把羊族长。朝廷定陕西，世昌换忠翊校尉。既而鬼芦族长京臧杀世昌，朝廷遣兵执京臧，斩之临洮市，以世昌子铁哥为把羊族都管。大定四年，宋人破洮州，铁哥弟结什角与其母走入乔家族避之。乔家族首领播逋与邻族木波陇逋、庞拜、丙离四族耆老大僧等立结什角为木波四族长，号曰王子。其地北接洮州、积石军。其南陇逋族，南限大山，八百余里不通人行。东南与叠州羌接。其西丙离族，西与卢甘羌接。其北庞拜族，与西夏容鲁族接。地高寒，无丝枲五谷，惟产青稞，与野菜合酥酪食之。其疆境共八千里，合四万余户。其居随水草畜牧，迁徙不常。结什角念朝廷为其父报雠，欲弃四族归朝，四族不许。成至临洮，使人招结什角，乃率四族来附，进马百匹，仍请每年贡马。诏曰：“远人慕义，朕甚嘉之。其遣能吏往抚其众，厚其赏赐。”

初，天会中，诏以旧积石地与夏人，夏人谓之祈安城。有庄浪四族，一曰吹折门，二曰密臧门，三曰陇逋门，四口庞拜门，虽属夏国，叛服不常。大定六年，夏人破灭吹折、密臧二门，其陇逋、庞拜二门与乔家族相邻，遂归结什角。夏国遣使来告庄浪族违命作乱，欲兴兵剪除。朝廷不知陇逋、庞拜二门旧属夏国，报以将检会其地旧所隶属，毋擅出兵。

结什角之母居于庄浪族中。大定九年，结什角往省其母，夏人伺知之，遂出兵围结什角，招之使降。结什角不从，率所部力战，溃围出，夏人斫断其臂，虏其母去，部兵亦多亡者。结什角寻亦死，遗言请命朝廷，复立乔家族首领。陕西奏：“闻知夏国王李仁孝与其臣任得敬中分其国，发兵四万，役夫三万，筑祈安城，杀乔家族首领结什角。屡获宋谍人，言宋欲结夏国谋犯边境。”诏遣大理卿李昌图、左司员外郎粘割斡特剌往按之，且止夏人毋筑祈安城及处置乔家等族别立首领。夏国报

云："祈安本积石旧城，久废，边臣请设戍兵镇抚庄浪族，所以备盗，非有他也。结什角以兵入境，以是杀之，不知为乔家族首领也。"李昌图等按视，杀结什角之地本在夏境，筑祈安城已毕工，皆罢归，不得宋、夏交通之状，乃于熙秦迫近宋、夏冲要量添戍兵。及问乔家等族民户，愿以结什角侄赵师古为首领，于是诏以赵师古为木波乔家、丙离、陇逋、庞拜四族都钤辖，加宣武将军。

石抹卞本名阿鲁古列。五代祖王五，辽驸马都尉。父五斤为群牧使，从睿宗秋山，卞年十三，已能射，连获二鹿，睿宗奇之，赐以良马及金吐鹘。

天会末，宗弼为右监军，召卞隶帐下，丁父忧，是时宗磐为太师，挞懒为左副元帅，人争附之，使人召卞，卞不往。宗磐、挞懒皆以罪诛，人多其有识。宗弼复取河南，与宋人战于颍州，汉军少却，卞身被七创，率勇士十余骑奋击，败之。及宋称臣，宗弼选尝有劳者与俱入朝，授卞忠勇校尉。迁宣武将军，除河间少尹。察廉，升遂州刺史，改寿州，再改唐州。丁母忧去官，起复唐州刺史。

海陵伐宋，卞为武毅军都总管，由别道进兵。遇宋伏兵数百人，以三十骑击败之，遂下信阳军及罗山县。至蒋州，宋守将弃城遁，因取其城。顷之，军士皆欲逃归，阑子山猛安结汉军三猛安谋克劫卞还，舍于奖水之曲。卞乃阴约汉军将吏乘夜掩杀兰子山猛安，复将其军。

大定二年，除郑州防御使，以本官领行军万户伐宋。迁武胜军节度使。宋人请和，明年，有水牛数百头自淮南走入州境，僚佐欲收之充官用，卞不听，复驱过淮还之。迁河南尹，转西南路招讨使，改大名尹。大名多盗而城郭不完，卞请修大名城。奏可。城完葺，盗贼不得发。徙临洮尹，卒官，年六十三。

杨仲武字德威，保安人。父遇，以勇闻关西，为宥州团练使。宋末，仲武谒经略使王庶求自效，遂用为先锋。屡室入关，仲武与鄜延路兵马都郑建充俱降，为安塞堡。环庆路兵马都监。皇统初，复陕西，将兵戍凤翔，屡却宋军。除知宁州。关中荐饥，境内盗贼纵横，仲武悉平之。改坊州刺史，复知宁州，迁同知临洮尹，改同知河中府。

海陵营缮南京，典浮桥工役。临洮地接西羌，与木波杂居，边将贪暴，木波苦之，遂相率为寇掠。仲武前治临洮，乃从数骑入其营谕之曰："此皆将校侵渔汝等，以至此尔。今惩治此辈，不复扰害汝也。"并以祸福晓之，羌人喜悦，寇掠遂息。至是，木波复掠熙河，熙河主帅使人谕之，不肯去，曰："杨总管来，我乃解去。"熙河具奏，诏复遣仲武。当是时，木波谓仲武不能复来，及仲武至，与其酋帅相见，责以负约。对曰："边将苦我，今之来，求诉于上官耳。今幸见公，愿终身不复犯塞。"乃举酒酹天，折箭为誓。仲武因以卮酒饮之曰："当更为汝请，若复背约，必用兵矣。"羌人罗拜而去。

及伐宋，以仲武为威定军都总管，驻兵归德。大定三年，除武胜军节度使，改陕西西路转运使，卒。

蒲察世杰本名阿撒，曷速馆斡笃河人，徙辽阳。初在梁王宗弼军中。为人多力，每与武士角力赌羊，辄胜之。能以拳击四岁牛，折胁死之。有粮车陷淖中，七牛挽不能出，世杰手挽出之。宗敏为东京留守，召置左右。海陵篡立，即以为护卫。

海陵谓世杰曰："汝勇力绝伦，今我兄弟有异志者，期以十日除之，则有非常之赏，仍尽以各人家产赐汝。"世杰受诏而不肯为。已过十日，海陵怒，面责之。世杰曰："臣自誓不以非道害物，虽死不敢奉诏。"海陵爱其勇，不之罪也。正隆四年，调诸路兵伐宋，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皆籍之。他使者唯恐不如诏书，得数多，世杰往曷懒路得数少。海陵怪问之，对曰："曷懒地接高丽，今若多籍其丁，即有缓急，何以为备？"海陵喜曰："他人用心不能及也。"除同知安国军节度使事，赐银二百五十两、绢彩六百匹、马二匹。

是时征发不已，民不堪命，犯法者众，邢久无长吏，狱囚积四百余人。世杰到官月余，决遣略尽。入为宿直将军，以事往胡里改路，还奏："契丹部族大抵皆叛，百姓惊扰不安。今举国南伐，贼若乘虚入据东土根本之地，虽得江、淮，无益也。宜先讨平契丹，南伐未晚。"海陵不悦曰："诏令已出矣。今以三万兵选将屯中都以北，足以镇压。"世杰又曰："若东土大族附于贼，恐三万众未易当也。"海陵不听。

及发汴京，授郑州防御使，领武捷军副总管。大军渡淮，世杰以军三千护粮餫东下，败宋兵数千人，夺其战船甚众。至和州境，击宋兵五万人走之。明日，使其子兀迭领二百八十骑为应兵，自领八百骑前战，连射六十余人皆应弦而毙，宋兵遂奔溃。海陵欲观水战，使世杰领水军百人试之。宋人舟大而多，世杰舟小，乃急进，至中流取胜而还。

大定初，世杰复取陕州，败宋兵石壕镇，复败宋援兵三千人，遂围陕州。宋兵二千自潼关来，世杰以兵二百四十迎击之，射杀十余人，宋兵败走。复败之于土壕山，生擒一将。复以兵三百至斗门城，遇宋兵万余，宋将三人挺枪来刺世杰，世杰以刀断其枪，宋兵乃退。复以四谋克军败宋兵于土华，复围陕州。世杰尝擐甲佩刀，腰箭百支，持枪跃马，往来军中。敌人见而异之，曰："真神将也。"亲率选卒二百余人穴地以入，城遂拔。再破宋军三万人，复虢州。

未几，为卫州防御使，改河南路统军都监。召赴阙，上慰劳良久，除西北路副统，赐厩马、弓矢、佩刀。从仆散忠义讨契丹。贼平，改华州防御使，与徒单合喜经略陇右。合喜复德顺，至东山堡，宋兵捍绝樵路，世杰击走之，追至城下。城中出兵约二万余，败之，杀伤甚众。宋经略使荆皋弃德顺走，世杰与左都监璋追破其军。改亳州防御使，四迁通远军节度使。宋人辄入巩州境粜米面，有司执之，世杰署案作归附人，纵遣之。译吏蔡松寿诬府主谋叛，坐斩。十八年，起为弘州刺史。母忧去职。累迁亳州防御使，卒。

世杰少贫，然疏财尚气，每临阵，敌众既败，必戒士卒毋纵杀掠。平居非忠孝不言，亲贤乐善，甚获当世之誉云。

萧怀忠本名好胡，奚人也。为西北路招讨使。萧裕等谋立辽后，使萧招折往西北路结怀忠，并结节度使耶律朗为助。怀忠与朗有隙，遂执招折并执朗，遣使上变。裕等既诛，怀忠为枢密副使，赐今名。复为西北路招讨使，西京留守，封王。改南京留守。

契丹撒八反，复以怀忠为西京留守、西南面兵马都统，与枢密使仆散思恭、北京留守萧赜、右卫将军萧秃剌、护卫十人长斡卢保往讨之。萧秃剌战无功，大军追撒八不及。而海陵意谓怀忠与萧裕皆契丹人，本同谋，逾年乃执招折上变，而撒八亦契丹部族，恐其合，以师恭与太后密语，而秃剌无功，怀忠、赜、师恭逸贼，既杀师恭，族灭其家，使使即军中杀赜、怀忠，皆族之。斡卢保、秃剌初为罪首，但诛之而已。大定三年，追复赜、怀忠、秃剌、斡卢保官爵。赜弟安州刺史颐求袭赜之谋克，上不许谋克而以赜家产付之。

移剌按答，辽横帐人也。父留斡，与耶律余睹俱来降。西京下，复叛，留斡遇害。按答以死事之子，授左奉宸。熙宗初，充护卫，除安州刺史，累官东京副留守。参知政事完颜守道经略北方，摄咸平路屯军都统。入为兵部侍郎，徒西北、西南两路旧设堡戍迫近内地者于极边安置，仍与泰州、临潢边堡相接。除武定军节度使，以招徕边部功迁东北路招讨使，改临潢尹，卒。

按答骑射绝伦，善相马，尝论及善射者，世宗曰："能如卿乎？"阅马于市，见良马，虽羸瘦，辄与善价取之，他日果良马也。

孛术鲁阿鲁罕，隆州琶离葛山人，年八岁，选习契丹字，再选习女直字，既壮，为黄龙府路万户令史。贞元二年，试外路胥吏三百人补随朝，阿鲁罕在第一，补宗正府令史。累擢尚书省令史。仆散忠义讨窝斡，辟置幕府，掌边关文字，甚见信任。窝斡既平，阿鲁罕招集散亡，复业者数万人。

复从忠义伐宋，屡入奏事，论列可否。上谓宰相曰："阿鲁罕所言，可行者即行之。"宋人请和，忠义使阿鲁罕往。和议定，阿鲁罕入奏，赐银百两、重彩十端。忠义荐可阿鲁罕有才干，可任尚书省都事，诏以为大理司直。未几，授尚书省都事，除同知顺天军节度事。纥石烈志宁北巡，阿鲁罕摄左右司郎中。还朝，除刑部员外郎，再迁侍御史。上问纥石烈良弼曰："阿鲁罕何如人也？"对曰："有干材，持心忠正，出言不阿顺。"数日，迁劝农副使，兼同修国史，侍御史如故。改右司郎中。奏请徒河南戍军屯营城中者于十里外，从之。迁吏部侍郎，除山东统军都监，徒置河南八猛安。迁武胜军节度使。入为吏部尚书，改西南路招讨使。有司督本路猛安人户所贷官粟，阿鲁罕乞俟丰年，从之。军人有以甲叶贸易诸物，天德榷场及界外岁采铜矿，或因私挟兵铁与之市易，皆一切禁绝之。上番军不许用亲戚、奴婢及佣雇者，营堑损圮以时葺治，不与所部猛安谋克会宴，故兵民皆畏爱之。

上谓太尉守道曰："阿鲁罕及上京留守完颜乌里也皆起身胥吏，阿鲁罕为人沉厚，其贤过之。"改陕西路统军使兼京兆尹，陕西军籍有阙，旧例用子弟补充。而材多不堪用，阿鲁罕于阿里喜旗鼓手内选补，军人以春牧马，经夏不收饲，脊弱多死，阿鲁罕命以时收秣之，故死损者少。仍春秋督阅军士骑射，以严武备。终南采漆者，节其期限，检其出入，以防奸细。上谓宰相曰："阿鲁罕所至称治，陕西政迹尤著，用之虽迟，亦可得数年力也。"召为参知政事，命条上天德、陕西行事，上称善，以疾乞致仕，除北京留守，卒。

赞曰：记曰"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传》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备其不虞。"故守戍边圉之臣不可以不论焉。

赵兴祥，平州卢龙人。六世祖思温，辽这燕京留守，封天水郡王。父瑾，辽静江军节度使。兴祥以父任阁门祇候，谒告省亲于白霫。会辽季土贼据郡作乱，兴祥携母及弟妹奔燕京，不能进，乃自柳城涉砂碛，夜视星斗而行。仅达辽军，而不知辽主所向，遂还柳城。及娄室获辽主，兴祥乃归国，从宗望伐宋，为六宅使。

天眷初，累官同知宣徽院事。母忧去官。熙宗素闻兴祥孝行，及英悼太子受册，以本官起复，护视太子。转右宣徽使。天德初，改左宣徽使。海陵尝问兴祥，欲使子弟为官，当自言。兴祥辞谢。海陵善之，赐以玉带，诏曰："汝官虽未至一品，可佩此侍立。"为济南尹，赐车马、金币、金银器皿，改绛阳军节度使，召为太子少保，封广平郡王，改封钜鹿。正隆初，例夺王爵，迁太子少傅，封申国公，起为定武军节度使，海陵伐宋，兴祥二子从军。

世宗即位，海陵尚在淮南，二子未得还。兴祥来见于平州，世宗嘉其诚款，以为秘书监，复为左宣徽使。上曰："尚食庖人猥多，徒费廪禄。朕在藩邸时，家务皆委执事者，自即位以来，事皆留心，俸禄出于百姓，不可妄费，庖人可约量损减。"近臣献琵琶，世宗却之，谓兴祥曰："朕忧劳天下，未尝以声伎为心，自今勿复有献，宜悉谕朕意。"有司奏南北边事未息，恐财用未给，乞罢修神龙殿凉位工役。上即日使兴祥传诏罢之。久之，以其孙珣为阁门祇候。

十五年，上幸安州春水，召兴祥赴万春节。上谒于良乡，赐银五百两，感风眩，赐医药。未几，卒官。

石抹荣字昌祖。七世祖仕辽，封顺国王。辽主奔天德，荣父惕益挺身赴之。是时，荣方六岁，母忽土特满携之流离道路，宗室神谷得之，纳为次室，荣就养于神谷家。惕益既见辽主，委以军事。军败被执，将杀之，金源郡王银术可白："彼忠于所事，杀之何以劝后。"遂释之。后从伐宋，卒于军中。

荣年长，事秦王宗翰，居幕府。天眷二年，充护卫。熙宗宴饮，命胙王元与荣角力，荣胜之，连仆力士六七人。熙宗亲饮之酒，赐以金币，迁宿直将军。天德初，除开远军节度使。入谢，不觉泣下。海陵问其故。对曰："老母在神谷家，违去膝下，是以感泣。"乃诏其母与之俱行，仍赐钱万贯。改天德尹，徙泰宁军，再除延安、东平尹。海陵南征，为神果军都总管，留驻泗州，以遏逋卒。

大定初，还镇东平，与户部尚书梁銶按治山东盗贼。二年，以本官充山东东西、大名等路都统。有疾，改太原尹，徒益都尹。丁母忧，起复召为签书枢密院事，北京、东京留守，陕西路统军使，南京、西京留守。

荣与河南尹娄室、陕州防御使石抹靳家奴皆坐高贾卖私物、抑贾买民物得罪。靳家奴前为单州刺史，廉察官行郡，乃劫制民使作虚誉，用是得迁同知太原尹，复多取民利。及为陕州，尚书省奏其事，法当解职削阶，上以靳家奴鼓虚声以诳朝廷，不可恕，特诏除名。荣与娄室削两阶解职。久之，荣除临潢尹，改临洮尹。卒，年六十三。

敬嗣晖字唐臣，易州人。登天眷二年进士第，调怀安丞，迁弘政令，补尚书省令史。有才辩，海陵为宰相，爱之，及篡立，擢起居注，历谏议大夫、吏部侍郎、左宣徽使。贞元三年八月，尚食烹饪失宜，庖官各杖二百，嗣晖与同知宣徽院事乌居仁各杖有差。久之，拜参知政事。正隆六年伐宋，留张浩及嗣晖于南京，治尚书省事。

世宗即位，恶嗣晖巧佞，御史大夫完颜元宜劾奏萧玉、嗣晖、许霖等六人不可用。嗣晖降通议

大夫，放归田里。嗣晖练习朝仪，进止应对闲雅，由是起为丹州刺史，戒谕之曰：“卿为正隆执政，阿顺取容，朕甚鄙之。今当竭力奉职，以洗前日之咎。苟或不悛，必罚无赦。”未几，丁母忧，起复为左宣徽使。

世宗颇好道术，谓嗣晖曰：“尚食官毋于禁中杀羊豕，朔望上七日有司毋奏刑名。”大定七年，蒲察通除肇州防御使，上责其饰诈，因顾嗣晖曰：“如卿不可谓无才，但纯实不足耳。”久之，有榜匿名书于通衢者，称海陵旧臣不得用者有怨望心，将图不轨。上曰：“岂有是哉。”谓嗣晖曰：“正隆时。卿为执政，今指卿以为怨望，朕极知其不然。卿性明达能辨，但颇自炫，钓众人之誉，所以致此媒蘖，后当改之。”

大定十年，将有事南郊，廷议嗣晖在海陵时凡宗庙禘祫辄行太常事，复拜参知政事，诏以执政冠服摄太常。礼成，薨。

赞曰：赵兴祥、石抹荣自拔流离艰厄中，而克有所树立，固其识之过人，亦其所遭际致然也。迹世宗之却声技、减庖人，仁爱若是，而其下孰不兴起哉。

金史卷九二　列传第三○

毛硕　李上达　曹望之　大怀贞　卢孝俭　卢庸　李偲　徒单克宁

毛硕字仲权，甘陵人。宋末，试弓马子弟，硕中选，调高阳关路安抚司准备差使。寻辟河间尉，再辟兵马都监。宗望军至，硕以本部迎降。齐国建，由淮东路第一副将擢知滑州。刘麟伐宋，充行营中军统制军马。天眷间，历汴京路、山东西路兵马都监。皇统元年，权知拱州。宋将张俊据亳州，而柘城酒监房人杰叛以应俊，硕发兵讨之。至柘城，躬扣城门，呼耆老以谕意。县人缚人杰以降。硕径入县署，召百姓慰安之，众皆感悦，刻石纪其事。四年，真授拱州刺史，元帅梁王宗弼承制超武义将军，改知曹州。有书生投书于硕，辞涉谤讪，僚属皆不能堪。硕延之上座，谢曰：“使硕常闻斯言，庶乎寡过。”士论以故嘉之。迁郑州防御使，寻改通州。

天德二年，充陕西路转运使。硕以陕右边荒，种艺不过麻、粟、荞麦，赋入甚薄，市井交易惟川绢、干姜，商贾不通，酒税之入耗减，请视汴京、燕京例给交钞通行。而巩、会、德顺道路多险，盐引斤数太重，请一引分作三四，以从轻便。朝廷皆从之。秦州仓粟陈积，而百姓有支移者，止就本州折纳其直，公私便之。改河东南路转运使。上言：“顷者，定立商酒课，不量土产厚薄、户口多寡及今昔物价之增耗，一概理责之，故监官被系，失身破家，折佣逃窜。或为奸吏盗有实钱，而以赊券输官，故河东有积负至四百余万贯，公私苦之。请自今禁约酒官，不得折准赊贷，惟许收用实钱，则官民俱便。”至今行之。秩满，除南京路都转运使。

大定六年，致仕，卒于家。硕文雅好事，性谨饬，每见古人行事有益于时者，常书置座右，以为莅官之戒云。

李上达字达道，曹州济阴人。在宋时以荫补官，累东平府司户参军。挞懒取东平，上达给军须，号办治。齐国建，为吏部员外郎，摄户部事。刘豫行什一之法，乐岁输多，歉岁寡取之。盖古人助法也。收敛之时，蓄积盖藏，民或不以实输官，官亦不肯尽信，于是告讦起而狱讼繁，公私苦之。上达论其弊，豫改定为五等之制。

齐国废，以河南与宋人，上达随地人宋，宗弼复取河南，上达为同知大名尹，按察陕西、河南。是时，关、陕、蒲、解、汝、蔡民饥，上达辄以便宜发仓粟赈百姓。累迁知山东西路转运使。上达到官再期，比旧增三十余万贯。户部以其法颁之邻路。上达长于吏事，能治繁剧，猾吏不能欺，所至称之。卒官，年六十一。

曹望之字景萧，其先临潢人，辽季移家宣德。天会间，以秀民子选充女直字学生。年十四，业成，除西京教授。为元帅府书令史，补正令史，转行台省令史。录教授资，补修武校尉，除右司都事。吏部侍郎田珏素薄望之，望之愿交不肯纳，遂与蔡松年、许霖构致党狱。改行台吏部员外郎。

海陵为相，尝以书致其私，望之不从。天德元年，调同知石州军州事，坐事免。丁母忧，久之，除绛阳军节度副使，入为户部员外郎。诏买牛万头给按出虎八猛安徙居南京者，望之主给之。撒八

反，转致甲仗八万自洺州输燕子城。运米八十万斛由蔡水入淮，馈伐宋诸军。期以一日，望之如期集事。进本部郎中，特赐进士及第。

大定初，讨窝斡，望之主军食，给与有节，凡省粮三十万石，省锉草五十万石，帅府以捷入告，议者欲遂罢转输，望之以为元恶未诛，不可弛备。既而大军追讨，果赖以济。以劳进一阶。兼同修国史。请于大盐泺设官榷盐，听民以贮米贸易，民成聚落，可以固边围，其利无穷。从之。其后凡贮米二十余万石。及东北路岁饥，赖以济者不可胜数。

三年，上曰："自正隆兵兴，农桑失业，猛安谋克屯田多不如法。"诏遣户部侍郎魏子平、大兴少尹同知中都转运事李涤、礼部侍郎李愿、礼部郎中移剌道、户部员外郎完颜兀古出、监察御史夹谷阿里补及望之分道劝农，廉间职官臧否。望之还言，乞汰诸路胥吏，可减其半。诏胥吏如故。于是始禁用贴书云。迁本部侍郎，领复实缮修大内财用，费用大省。复以劳进阶，上召见谕勉之。

望之家奴袁一言涉妖妄，大兴府鞫治。望之恐，使户部令史刘公辅问其事于大兴少尹王全，全具其事语公辅，公辅以语望之。御史台劾奏刘公辅言泄狱情。上曰："妖妄之言，交相传说何也？"于是，望之决杖一百，王全杖八十，刘公辅杖一百五十，除名。

顷之，运河堙塞，世宗出郊见之，问其故。主者奏曰："户部不肯经画，岁久乃致如此。"上责望之曰："有水运不浚治，乃用陆运，烦费民力，罪在汝等，其往治之。"尚书省奏当用夫役数万人。上曰："方春耕作，不可劳民，以宫籍监户及摘东宫、诸王人从充役，若不足即以五百里内军夫补之。"

《太宗实录》成，监修国史纥石烈良弼赐金带一、重彩二十端。同修国史张景仁、刘仲渊、望之皆赐银币有差。望之叹赏薄，谓人曰："栽花接木乃加爵命，勤劳者不迁官。"无何，张景仁迁翰林学士，望之又曰："止与他人便遣，独不及我哉。"世宗闻之，出望之德州防御使，谓之曰："汝为人能干而心不忠实。朕前往安州春水，人言汝无事君之义。朕敕臣下，有过即当谏争。汝但面从，退则谤议，此不忠不孝也。汝自五品起迁四品，《太宗皇帝实录》成，优赐银币，不思尽心竭力，惟官赏是觊。今出汝于外，宜改心涤虑。不然，则身亦莫保。"望之到德州，有惠政，百姓为立生祠。改同知西京留守事。上书论便宜事：

其一，论山东、河北猛安谋克与百姓杂处，民多失业。陈、蔡、汝、颍之间土广人稀，宜徙百姓以实其处，复数年之赋以安辑之。百姓亡命及避役军中者，阅实其人，使还本贯。或编近县以为客户，或留为佃户者，亦籍其姓名。州县与猛安事干涉者无相党匿，庶几军民协和，盗贼弭息。

其二，论荐举之法虚文无实。宰相拔擢及其所识，不及其所不识。内外官所举亦辄不用，或指以为朋党，遂不敢复举。宜令宰执岁举三品二人，御史大夫以下内外官终秩举二人，自此以下以品杀为差等。终秩不举者遇转官勒不迁，三品者削任俸三月。其举者已改除，吏部以类品第，季而上之。三品阙则于类第四品中补授，四品五品以下视此为差。其待以不次者，宰执具才行功实以闻。举当否罪当如律。廉介之士老于令幕无举主者、七考无赃私罪者，准朝官三考劳叙。吏部每季图上外路职官姓名，路为一图，大书赃污者于其名下，使知畏慎。外任五品以上官改除，令代之者具功过以闻。年六十以上者，终更赴调，有司察其视听精力，老疾不堪厘务，给以半禄罢遣。

其三，论守边将帅及沿边州县官渔剥军民，擅兴力役，宜岁遣监察御史周行察之。边部有讼，招讨司无得辄遣白身人征断，宜于省部有出身女直、契丹人及县令丞簿中择廉能者，因其风俗，略定科条，务为简易。征断羊马入官籍数，如边部遇饥馑，即以此赈给之。招讨及都监视事，宜限边部馈送驼马。招讨司女直人户或撷野菜以济艰食，而军中旧籍马死则一村均钱补买，往往鬻妻子、卖耕牛以备之。臣恐数年之后边防困弊，临时赈济，费财十倍而无益，早为之所，则财用省而边备实矣。官给军箭用尽，则市以补之，皆朽钝不堪用，可每岁给官箭一分，以补其阙。边民阙食给米，地远负重，往往就仓贱卖而去，可计口支钱，则公私两便。陕西正副，宜如猛安谋克用土人一员，队将亦宜参用土人，久居其任。增弓箭田，复其赋役。以廉吏为提举，举察总管府以下官。农隙校阅，以严武备。则太平之时有经略之制矣。

又论六盐场用人，宜令户部公议辟举。

论漕运，先计河仓见在几何，通州容受几何，京师岁费几何。今近河州县岁税或六七万石，小

民有入资之费，富室收转输之利，宜计实数以科税人。

论民间私钱苦恶，宜以官钱五百易私钱千，期以一月易之，过期以销钱法坐之。

论州府力役钱物，户部颁印署白簿，使尽书之，以俟审阅，有畏避不书者坐之。

论工部营造调发，妨民生业。诸路射粮军约量人数，习武艺，期以三年成，以息调民。

书奏，多见采纳。以本官行六部事于北边，召拜户部尚书。上数之曰："汝前为侍郎以不忠外补，颇能练习钱谷，故任以尚书之重，宜改前非，以图新效也。"

是时户部尚书高德基坐高估俸粟责降，世宗念望之吝出纳或惩德基也，既出，使人谕之曰："勿以高德基下粟直，要在平估而已。"十五年新宫成，世宗幸新宫，敕望之曰："新宫中所须，毋取于民间也。"有良民夫妇质身于东京留守完颜彀英家，期终而不遣，尚书省下东京鞫治。望之言彀英为留守，其同官必且阿徇，不肯穷竟，当移他州。

望之久习事，有治钱谷名，性刚愎，颇沾沾自露，希觊执政。而刑部尚书梁肃自详问宋国使还，世宗尝欲以为执政，久而未用，亦颇炫耀求进。世宗谓左丞相纥石烈良弼曰："曹望之、梁肃急于见知，涉于躁进。"遂出梁肃为济南尹。数年，乃召拜参知政事。而望之终于户部尚书，年五十六。世宗惜其未及用，赐钱三千贯，敕使致祭，赙银五百两、重彩二十端、绢二百匹，以其子渊为奉御，泽为笔砚承奉。

其后，尚辇局举出身人年六十余可以临事，世宗曰："岂为此辈惜官邪，但此辈专以盗取官钱为谋生计，不可用也。"由是欲更改监临格式，以问户部尚书刘玮。玮恐监官谤己，不肯实对。世宗因思望之，叹曰："不如望之之敢行也。"

望之初不学，及贵，稍知读书，遂刻苦自致，有诗集三十卷。

大怀贞字子正，辽阳人。皇统五年，除阁门祗候，三迁东上阁门使。丁母忧，起复符宝郎，累官右宣徽使。正隆伐宋，为武胜军都总管。

大定二年，除洺州防御使兼押军万户，改沂州，再迁彰国、安武军节度使。县尉获盗，得一旗，上图亢宿。诘之，有谋叛状，株连几万人。怀贞当以乱民之刑，请诛其首乱者十八人，余皆释之。尝以私忌饭僧数人，就中一僧异常，怀贞问曰："汝何许人也？"对曰："山西人。"复问"曾为盗杀人否？"对曰："无之。"后三日诘盗，果引此僧，皆服其明察。改兴中尹。锦州富民萧鹤寿涂中杀人，匿府少尹家，有司捕不得，怀贞以计取之，置于法。改彰德军节度使，卒。

卢孝俭，宣德州人，登天眷二年第，调宪州军事判官，补尚书省令史，累官太原少尹。大定二年，陕西用兵，尚书省发本路税粟赴平凉充军实，期甚严迫。孝俭辄易以金帛，驰至平凉，用省而不失期，并人称之。用廉，进官二阶，迁同知广宁尹。广宁大饥，民多流亡失业，乃借僧粟，留其一岁之用，使平其价市与贫民，既以救民，僧亦获利。累迁山东东路转运使。

孝俭素褊躁，与同僚王公谨失欢。其子尝私用官帑，孝俭不知也。既而改河北西路转运使，公谨乃发其事。孝俭闻被逮，莫测所以，行至章丘，自缢死。

卢庸字子宪，蓟州丰润人。大定二十八年进士，调唐州军事判官，再调定平县令。庸治旧堰，引泾水溉田，民赖其利。补尚书省令史，除南京转运副使，改中都户籍判官。察廉，迁礼部主事，累官凤翔治中。大安三年，征陕西屯田军卫中都，以庸签三司事，主兵食。至潞州，放还屯田军，庸改乾州刺史，入为吏部郎中。

至宁元年，改陕西按察副使。夏人犯边，庸缮治平凉城池，积刍粟，团结士兵为备。十一月，夏人掠镇戎，陷泾、邠，遂围平凉。庸矢尽，募人取夏兵射城上箭以济急用，出府库赏有功者，人乐为死，平凉赖以完。贞祐二年，庸移书陕西行省仆散端，大概谓庆阳、平凉、德顺陕西重地，长安以西邠为厄塞，当重兵屯守。诏赏平凉功，庸进官四阶，迁按察转运使。

三年，诏诸道按察司讲究防秋，庸陈便宜曰："自鄜延至积石，虽多沟坂，无长河大山为之屏蔽，恃弓箭手以御侮，其人皆刚猛善斗，熟于地利，夏人畏之。向者徙屯他所，夏人即时犯边，此近年深患也。人情乐土，且耕且战，缓急将自奋。"又曰："防秋之际，宜先清野。"又曰："掌军之官不宜临时易代，兵家所忌，将非其人，屡代何益？"无何，有言庸老不胜任者，即罢之。

未几，改定海军节度使，山东乱，不能赴，按察司劾之，当夺两官，审理官直之。庸以病请求医药，遂致仕。兴定三年，卒。

李偲字子友，定州安喜人。中天眷二年进士，调辽山簿，累官户部主事。丁母忧，起复旧职，除同知河东南路转运使事。大定初，改同知中都路转运使事。仆散忠义行台省事于汴京，奏偲幕府，世宗曰："李偲方治京畿漕事，行省可他选也。"三年，权知登闻检院，再迁户部侍郎，上曰："户部，财用出入，朕难其人。卿非旧劳，资叙尚浅，勿以秩满例升三品，因循岁月，若不自勉，必不汝贷。"偲每朝会与高德基屏人私语。上闻而怪之，问右丞石琚曰："李偲果何如人？"琚曰："亦干事吏耳。"改同知北京留守、沂州防御使。

沂南边郡，户部符借民闲田，种禾取藁秸，备警急用度。偲曰："如此则农民失业。"具奏止之。转运司牒郡输粟朐山，调急夫数万人，是时久雨泥泞，挽运不能前进。偲遣吏往朐山刺取其官廪，见储粮数可支半岁，即具其事牒运司，请缓期，毋自困百姓。先是，郡县街陌间听民作廛舍，取其僦直。至是，罢收僦直，廛舍一切撤毁。他郡奉承号令，督百姓必尽撤去，使街陌绳齐矢棘如初时然后止。偲独教民撤治前却不齐一者三五所，使巷道端正即已，民便之。改陕西西路转运使，卒。

赞曰：毛硕、李上达、曹望之、李偲之流，皆金之能吏也。望之悻悻然以求大用，君子无取焉。

徒单克宁本名习显，其先金源县人，徙居比古土之地，后徙置猛安于山东，遂占籍莱州。父况者，官至汾阳军节度使。

克宁资质浑厚，寡言笑，善骑射，有勇略，通女直、契丹字。左丞相希尹，克宁母舅。熙宗问希尹表戚中谁可侍卫者，希尹奏曰："习显可用。"以为符宝祗候。是时，悼后干政，后弟裴满忽土侮克宁，克宁殴之。明日，忽土以告悼后，后曰："习显刚直，必汝之过也。"已而，充护卫，转符宝郎，迁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改忠顺军节度使。

克宁娶宗干女嘉祥县主，同母兄蒲甲判大宗正事，海陵心忌之，出为西京留守，搆致其罪诛之，因降克宁知滕阳军。历宿州防御使、胡里改路节度使、曷懒路兵马都总管。

大定初，诏克宁以本路兵会东京。迁左翼都统。诏与广宁尹仆散浑坦、同知广宁尹完颜岩雅、肇州防御使唐括乌也，从右副元帅完颜谋衍讨契丹窝斡。趋济州。谋衍用契丹降吏乣者计策袭贼辎重，克宁与纥石烈志宁为殿，与贼遇于长泺。谋衍使伏兵于左翼之侧。贼二万余蹑吾后，又以骑四百余突出左翼伏兵之间，欲绕出阵后攻我。克宁与善射二十余人拒之。众曰："贼众我寡，不若与伏兵合击，或与大军相依，可以万全。"克宁曰："不可。若贼出阵后，则前后夹击，我败矣，大军不可俟也。"于是奋击，贼乃却。左翼万户襄与大军合击之，贼遂败，追奔十余里，二年四月一日也。越九日，复追及贼于雾凇河。左翼军先与贼战，克宁以骑二千追掩十五里，贼迫涧不得亟渡，杀伤甚众。贼收军返旆，大军尚未至，克宁令军士下马射贼，贼遂引而南。

是时，窝斡已再北，元帅谋衍利卤掠，驻师白泺。世宗讶其持久，遣问之。谋衍曰："贼骑壮，我骑弱，此少驻所以完养马力也。不然，非益万骑不可胜。"克宁奋然而言曰："吾马固不少，但帅不得人耳。其意常利虏掠，贼至则引避，贼去则缓随之，故贼常得善牧，而我常拾其蹂践之余，此吾马所以弱也。今诚能更置良帅，虽不益兵，可以有功。不然，骑虽十倍，未见其利也。"朝廷知其议，召还谋衍，以平章政事仆散忠义兼都元帅。师将发，贼声言乞降。克宁曰："贼初困蹙，且无降意，所以扬言者，是欲缓吾师期也。不若攻其未备，贼若挫衄，则其降必速。如其不降，乘其怠而急击之，可一战而定也。"忠义以为然，乃与克宁出中路，遂败贼兵于罗不鲁之地。贼奔七渡河。负险为栅，克宁觇知贼栅之背其势可上，乃潜师夜登，俯射之，大军自下攻，贼溃，皆遁去。

契丹平，克宁除太原尹。未阅月，宋吴璘侵陕右，元帅左都监徒单合喜乞益兵，遣克宁佩金牌驻军平凉。诏合喜曰："朕遣克宁参议军事，此其智勇足敌万人，不必益军也。"克宁至，下令安辑，未几，民皆完聚。

治兵伐宋，右丞相仆散忠义驻南京节制诸军，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经略边事，克宁改益都尹，监山东路兵马都总管、行军都统。四年，元帅府欲遣左都监璋以兵四千由水路进，诏曰："可付都统徒单习显，仍益兵二千，择良将副之。璋可经略山东。"于是，克宁出军楚、泗之间，与宋将魏胜相

拒于楚州之十八里口。魏胜取弊舟凿其底，贯以大木，列植水中，别以船载巨石贯以铁锁，沉之水底，以塞十八里口及淮渡舟路，以步兵四万人屯于淮渡南岸、运河之间。克宁使斜卯和尚选善游者没水，系大绳植木上，数百人于岸上引绳拽一植木，皆拔出之，撤去沉船。进至淮口，宋兵来拒，隔水矢石俱发，斜卯和尚以竹编篱捍矢石，复拔去植木沉船，师遂入淮。与宋兵夺渡口，合战数四，猛安长寿先行薄岸，水浅，先率劲卒数人涉水登岸，败其津口兵五百人，余众皆济。宋兵四百余自清河口来，镇国上将军蒲察阿离合懑以步兵百人御之。克宁自与扎也银术可五骑先行六七里与战，银术可先登，奋击败之。宋大兵整阵来拒，克宁麾兵前战，自旦至午，宋兵败，逾运河为阵，余众数千皆走入营中。克宁使以火箭射其营舍，尽焚，逾河撤桥，与其大军相会。隔水射之，宋兵不能为阵。猛安钞兀以六十骑击宋骑兵千余，不利，少却。克宁以猛安塞剌九十骑横击之，宋兵大败。追至楚州，射杀魏胜，遂取楚州及淮阴县。是役也，塞剌功居多。是时，宋屡遣使请和，仆散忠义、纥石烈志宁约以世为叔侄国，割还海、泗、唐、邓四州。宋人尚迁延有请，及克宁取楚州，宋人乃大惧，一一如约。

兵罢，改大名尹，历河间东平尹，召为都点检。十一年，从丞相志宁北伐，还师。十一月皇太子生日，世宗置酒东宫，赐克宁金带。明年，迁枢密副使，兼知大兴府事，改太子太保，枢密副使如故。拜平章政事，封密国公。

克宁女嫁为沈王永成妃，得罪，克宁不悦，求致仕，不许，罢为东京留守。明年，上将复相克宁，改南京留守，兼河南统军使。遣使者谕之曰："统军使未尝以留守兼之，此朕意也。可过京师入见。"克宁至京师，复拜平章政事，授世袭不扎土河猛安兼亲管谋克。

世宗欲以制书亲授克宁，主者不知上意，及克宁已受制，上谓克宁曰："此制朕欲亲授与卿，误授之于外也。"又曰："朕欲尽徙卿宗族在山东者居之近地，卿族多，官田少，无以尽给之。"乃选其最亲者徙之。十九年，拜右丞相，徒封谭国公。克宁辞曰："臣无功，不明国家大事，更内外重任，当自愧。乞归田里，以尽余年。"上曰："朕念众人之功无出卿右者，卿慎重得大臣体，毋复多让。"克宁出朝，上使徒单怀忠谕之曰："凡人醉时醒时处事不同，卿今日亲宾庆会，可一饮，过今日可勿饮也。"克宁顿首谢曰："陛下念臣及此，臣之福也。"

克宁为相，持正守大体，至于簿书期会，不屑屑然也。世宗尝曰："习显在枢密，未尝有过举。"谓克宁曰："宰相之职，进贤为上。"克宁谢曰："臣愚幸得备位宰辅，但不能明于知人，以此为恨耳。"二十一年，左丞相守道为尚书令，克宁为左丞相，徙封定国公，恳求致仕。上曰："汝立功立事，乃登相位，朝廷是赖，年虽及，未可去也。"后三日，与守道奏事，俱跪而请曰："臣等齿发皆衰，幸陛下赐以余年。"上曰："上相坐而论道，不惟其官惟其人，岂可屡改易之邪？"顷之，克宁改枢密使，而难其代。复以守道为左丞相，虚尚书令位者数年，其重如此。未几，以司徒兼枢密使。二十二年，诏赐今名。二十三年，克宁复以年老为请。上曰："卿昔在政府，勤劳夙夜，除卿枢密使亦可以优逸矣。朕念旧臣无几人，万一边隅有警，选将帅，授方略，山川险要，兵道军谋，舍卿谁可与共者？勉为朕留。"克宁乃不敢复言。

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皇太子守国，诏左丞相守道与克宁俱留中都辅太子。上谓克宁曰："朕巡省之后，万一有事，卿必躬亲之，毋忽细微，图难于其易，可也。"二十五年，左丞相守道赐宴北部，诏克宁行左丞相事。

是时，世宗自上京还，次天平山清暑，皇太子薨于京师，诸王妃主入宫吊哭，奴婢从入者多，颇喧杂不严。克宁遣出之，身护宫门，严饬殿廷宫门禁卫如法，然后听宗室外戚入临，从者有数。谓东宫官属曰："主上巡幸，未还宫阙，太子不幸至于大故，汝等此时能以死报国乎？吾亦不敢爱吾生也。"辞色俱厉，闻者肃然敬惮。章宗时为金源郡王，哀毁过甚，克宁谏曰："哭泣，常礼也。郡王身居冢嗣，岂以常礼而忘宗社之重乎？"召太子侍读完颜匡曰："尔侍太子日久，亲臣也。郡王哀毁过甚，尔当固谏。谨视郡王，勿去左右。"世宗在天平山，皇太子讣至，哀恸者屡矣。闻克宁严饬宫卫，谨护皇孙，嘉其忠诚而愈重之。

九月，世宗还京师。十一月，克宁表请立金源郡王为皇太孙，以系天下之望。其略曰："今宣孝

皇太子陵寝已毕，东宫虚位，此社稷安危之事，陛下明圣超越前古，宁不察此，事贵果断，不可缓也。缓之则起觊觎之心，来谗佞之言。谗佞之言起，虽欲无疑得乎？兹事深可畏、大可慎，而不畏不慎，岂惟储位久虚，而骨肉之祸，自此始矣。臣愚不避危身之罪，伏愿亟立嫡孙金源郡王为皇太孙，以释天下之惑，塞觊觎之端，绝搆祸之萌，则宗庙获安，臣民蒙福。臣备位宰相，不敢不尽言，惟陛下裁察。”

逾月，有诏起复皇孙金源郡王判大兴尹，封原王。世宗储子中赵王永中最长，其母张玄征女，玄征子汝弼为尚书左丞。二十六年，世宗出汝弼为广宁尹。于是，左丞相守道致仕，遂以克宁为太尉，兼左丞相。原王为右丞相，因使克宁辅导之。

原王为丞相方四日，世宗问之曰：“汝治事几日矣？”对曰：“四日。”“京尹与省事同乎？”对曰：“不同。”上笑曰：“京尹浩穰，尚书省总大体，所以不同也。”数日，复谓原王曰：“宫中有四方地图，汝可观之，知远近厄塞也。”世宗与宰相论钱币，上曰：“中外皆患钱少，今京师积钱止五百万贯，除屯兵路分其他郡县钱可运至京师。”克宁曰：“郡县钱尽入京师，民间钱益少矣。若起运其半，其半变折轻赍，庶几钱货流布也。”上嘉纳之。

章宗虽封原王，为丞相，克宁犹以未正太孙之位，屡请于世宗，世宗叹曰：“克宁，社稷之臣也。”十一月戊午，宰相入见于香阁，既退，原王已出，克宁率宰臣屏左右奏立太孙，世宗许之。庚申，诏立原王右丞相为皇太孙。

明日，徒单公弼尚息国公主纳币，赐六品以上宴于庆和殿。上谓诸王大臣曰：“太殿忠实明达，汉之周勃也。”称叹再三。克宁进酒，上举觞为之釂。有诏给太尉假三日。明年正月，复求解机务。上曰：“卿遽求去邪？岂朕用卿有未尽乎？或因喜怒用刑赏乎？其他宰相未有能如卿者，宜勉留以辅朕。卿若思念乡土，可以一往，不必谢政事。三月一日朕之生辰，卿不必到，从容至暑月还京师相见。”四月，克宁还朝，入见上。上问曰：“卿往乡中，百姓皆安业否？”克宁曰：“生业颇安，然初起移至彼，未能滋殖耳。”未几，以丞相监修国史。上问史事，奏曰：“臣闻古者人君不观史，愿陛下勿观。”上曰：“朕岂欲观此？深知史事不详，故问之耳。”初，泸沟河决久不能塞，加封安平侯，久之，水复故道。上曰：“鬼神虽不可窥测，即获感应如此。”克宁奏曰：“神之所佑者正也，人事乖，则弗享矣。报应之来皆由人事。”上曰：“卿言是也。”世宗颇信神仙浮图之事，故克宁及之。

宋前主殂，宋主遣使进遗留物，上怪其礼物薄。克宁曰：“此非常贡，责之近于好利。”上曰：“卿言是也。”乃以其玉器五事、玻璃器大小二十事及茶器刀剑等还之。

二十八年十一月癸丑，上幸克宁第。初，上欲以甲第赐克宁，克宁固辞，乃赐钱因其旧居宏大之。毕工，上临幸，赐金器锦绣重彩，克宁亦有献。上饮欢甚，解御衣以衣之。诏画克宁像藏内府。

十二月乙亥，世宗不豫。甲申，克宁率宰执入问起居。上曰：“朕疾殆矣。”谓克宁曰：“皇太孙年虽弱冠，生而明达，卿等竭力辅之。”又曰：“尚书省政务权听于皇太孙。”克宁奏曰：“陛下幸上京时，宜孝太子守国，许除六品以下官，今可权行也。”上曰：“五品以下亦何不可。”乙酉，诏皇太孙摄行政事，注授五品以下官。诏太孙与诸王大臣俱宿禁中，克宁奏曰：“皇太孙与诸王宜别嫌疑，正名分，宿止同处，礼有未安。”诏太孙居庆和殿东庑。丙戌，诏克宁以太殿兼尚书令，封延安郡王。平章政事襄为右丞相，右丞张汝霖为平章政事。戊子诏克宁、襄、汝霖宿于内殿。

二十九年正月癸巳，世宗崩于福安殿。是日，克宁等宣遗诏立皇太孙为皇帝，是为章宗。徙封为东平郡王。诏克宁朝朔望，朝日设坐殿上。克宁固辞，诏近臣勉谕。克宁涕泣谢曰：“怜悯老臣，幸免常朝，岂敢当坐礼。”其后，每朝必为克宁设坐，克宁侍立益敬。即位诏文“凡除名开落官吏并量材录用”，张汝霖奏真盗枉法不可恕，克宁曰：“陛下初即位行非常之典，赃吏误沾恩宥其害小，国之大信不可失也。”章宗深然之。无何，拜进太傅，兼尚书令，赐尚衣玉带。乞致仕，不许。诏译《诸葛孔明传》赐之。诏尚书省曰：“太傅年高，旬休外四日一居休，大事录之，细事不须亲也。”赐金五百两、银五千两、钱千万、重彩二百端、绢二千匹。

尚书省奏猛安谋克愿试进士者听之，上曰：“其应袭猛安谋克者学于太学可乎？”克宁曰：“承平日久，今之猛安谋克其材武已不及前辈，万一有警，使谁御之？习辞艺，忘武备，于国弗便。”上

曰：“太傅言是也。”章宗初即位，颇好辞章，而疆场方有事，故克宁言及之。

明昌二年，克宁属疾，章宗往视之。克宁顿首谢曰：“臣无似，尝蒙先帝任使，陛下即位，属以上相，今臣老病，将先犬马填沟壑，无以辅明主绥四方，陛下念臣驽怯，亲枉车驾临幸，死有余罪矣。”是日，即榻前拜太师，封淄王，加赐甚厚。

是岁二月，薨，遗表，其大概言：“人君往往重君子而反疏之，轻小人而终昵之。愿陛下慎终如始，安不忘危，而言不及私，”诏有司护丧事，归葬于莱州，谥曰忠烈。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庙廷，图像衍庆宫。大安元年，改配享章宗庙廷。

赞曰：徒单克宁可谓大臣矣，功高而身愈下，位盛而心愈劳。《经》曰：“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贵。故曰忠信匪懈，不施其功，履盛满而不忘，德之上也。孜孜勉勉，恪守职业，不居不可成，不事不可行，人主知之，次也。谏期必行，言期必听，为其事必有其功者，又其次也。

金史卷九三　列传第三一

显宗诸子

章宗诸子

卫绍王子

宣宗诸子

庄献太子　玄龄　守纯

显宗孝懿皇后生章宗，昭圣皇后生宣宗，诸姬田氏生郓王琮、瀛王瓌、霍王从彝、刘氏生瀛王从宪，王氏生温王玠。

郓王琮本名承庆，母田氏，其后封裕陵充华。琮仪观丰伟，机警清辩，性宽厚，好学。世宗选进士之有名行者纳坦谋嘉教之，女直小字及汉字皆通习。及长，轻财好施，无愠色，善吟咏，不喜闻人过，至于骑射绘塑之艺，皆造精妙。大定十八年，封道国公。二十六年，加崇进。章宗即位，迁开府仪同三司，封郓王。明昌元年，授婆速路获火罗合打世袭猛安，留京师。五年，薨。上辍朝，亲临奠于殡所。谥曰庄靖，改庄惠。

瀛王瓌本名桓笃，郓王琮之同母弟也。重厚寡言，内行修饬，工诗，精于骑射、书艺、女直大小字。大定二十二年，封崇国公。二十六年，加崇进。章宗即位，迁开府仪同三司，封瀛王，明昌三年，薨。敕葬事所须皆从官给，命工部侍郎胥持国等典丧事。比葬，帝三临奠，哭之恸。谥曰文敬。其后帝谓辅臣曰：“王性忠孝，兄弟中最为善人，故朕尝命在左右。温王虽幼，亦佳。不二旬俱逝，良可哀悼。”

霍王从彝本名阿怜，母田氏早卒，温妃石抹氏养为己子。大定二十五年，封宿国公，加崇进。二十六年，赐名瓒。章宗即位，封沂王。明昌元年，谕旨有司曰：“丰、郓、瀛、沂四王府各赐奴婢七百人。”四年，诏追封故鲁王永功为赵王，以从彝为赵王后。承安元年，为兵部尚书，改封蔡。四年，除秘书监。泰和五年，赐今名。八年，封霍。贞祐二年，薨。

瀛王从宪本名吾里不，母刘氏，后封裕陵茂仪，大定二十六年，赐名琦，章宗即位，加开府仪同三司，封寿王。承安元年，以郊祀恩进封英。四年，改封瀛。泰和五年，更赐今名。六年，授秘书监。八年，薨。

从宪风仪秀峙，性宽厚，善骑射，待府僚以礼，秩满去者皆有贶。帝尤爱重，初以病闻，即临问之，赐钱五百万。还宫，诏府僚上其疾增损状，仍敕门司夜一鼓即奏，比五更重言之。及薨，上哭之恸，为辍朝临奠者再。谕旨判大睦亲府事宛王永升曰：“瀛王家事，叔宜规画。闻其二姬方孕，若生子，即以付之。”以右宣徽使移剌都护其丧葬，敛以内库之服，其余所须，亦从官给。谥曰敦懿。

温王玠本名谋良虎，母王氏，后封裕陵婉仪。玠幼颖秀，性温秀，好学。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即位，加开府仪同三司，封温王。明昌三年，薨，年十一。讣闻，上为辍朝，亲临奠哭之。谥曰悼敏。

章宗钦怀皇后生绛王洪裕，资明夫人林氏生荆王洪靖。诸姬生荣王洪熙、英王洪衍、寿王洪辉，元妃李氏生葛王忒邻。

洪裕，大定二十六年生。是时显宗薨逾年，世宗深感，及闻皇曾孙生，喜甚，满三月，宴于庆和殿，赐曾孙金鼎，金香合，重彩二十端，骨睹犀、吐鹘玉山子、兔儿垂头一副，名马二匹。章宗进玉双驼镇纸、玉琵琶拨、玉凤钩、骨睹犀具佩刀，衣服一袭。世宗御酒歌欢，乙夜方罢，二十八年十月丙寅，薨。明昌三年，追封绛王，赐名。

洪靖本名阿虎懒，明昌三年生。生而警秀，上所钟爱。四年，薨。承安四年，追封荆王，赐名，加开府仪同三司。

洪熙本名讹鲁不，明昌三年生，未弥月薨。承安四年，追封荣王，赐名，加开府仪同三司。

洪衍本名撒改，明昌四年生，未几薨。承安四年，追封英王，赐名，加开府仪同三司。

洪辉本名讹论，承安二生五月生，弥月，封寿王。闰六月壬午，病急风，募能医者加宣武将军，赐钱五百万。甲申，疾愈，印《无量寿经》一万卷报谢，衍庆宫作普天大醮七日，无奏刑名，仍禁屠宰。十月丁亥，薨，备礼葬。

忒邻，泰和二年八月生。上久无皇嗣，祈祷于郊、庙、衍庆宫、亳州太清宫，至是喜甚。弥月，将加封，三等国号无惬上意者，念世宗在位最久，年最高，初封葛王，遂封为葛王。十二月癸酉，生满百日，放僧道度牒三千道，设醮玄真观，宴于庆和殿，百官用天寿节礼仪，进酒称贺，三品以上进礼物。泰和三年，薨。

卫绍王六子，大定二十六年，赐名猛安曰琚，按出曰瑄，按辰曰璪。

泰和七年，诏按辰出继郑王永蹈后，诏曰："朕追惟郑邸，误蹈非彝，藁窆原野，多历岁年，怛然轸怀，有不能已，乃诏追复王爵，备礼改葬，今稽式古典，命汝为郑王后，守其祭祀。"

大安元年，封子六人为王，从恪胙王，有任王、巩王、余弗传。是岁，从恪为左丞相。二年八月，立从恪为皇太子。至宁末，胡沙虎杀卫王，从恪兄弟皆废居中都。贞祐二年，徙郑州。四年，徒居南京。天兴元年，崔立以从恪为梁王，汴京破，死焉。

赞曰：章宗晚年，继嗣不立，遂属意卫绍王。卫绍历年不永，诸子凡禁锢二十余年，镐历王诸子禁锢四十余年，长女鳏男皆不得婚嫁。天兴初，方弛其禁，金亡祚后可知矣。

庄献太子名守忠，宣宗长子也。其母未详，说在《王后传》。胡沙虎既废卫王，时上未至，即迎守忠入居东宫。贞祐元年闰九月甲申，立为皇太子，诏曰："朕以眇躬，嗣服景命，念祖宗之遗统，方夙夜以靡遑，将上以承九庙之灵，而下以系多方之望。皇太子守忠性秉温良，地居长嫡，以次弟言之，则宜升储嗣，以典礼质之，则足惬群情，其立为皇太子。"十月己未，以镇国上将军、太子少保阿鲁罕为太子少师。庚申，上遣谕曰："朕宫中每事裁减，汝亦宜知时艰，斟酌撙节也。"又谓曰："时方多难，每事当从贬损，吾已放宫人百余矣，东宫无用者亦宜出之。汝读书人，必能知此也。"

二年四月，宣宗迁汴，留守中京。七月，召至汴。三年正月，薨。上临奠殡所凡四次，四月，葬迎朔门外五里。谥庄献。五月，立其子铿为皇太孙，始二岁。十二月薨，四年正月，赐谥冲怀太孙。

玄龄，或曰庄献太子母弟，早卒，末封爵。或曰丽妃史氏所生。

荆王守纯本名盘都，宣宗第二子也。母曰真妃庞氏。贞祐元年，封濮王。二年，为殿前都点检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权都元帅，上谕帅府曰："濮王年幼，公事殊未谙，卿等毋以朕子故不相规戒。凡见将校，令谦和接遇可也。"三年，为枢密使。四年，拜平章政事。兴定元年，授世袭东平府路三屯猛安。三年，以知管差除令史梁瓛，误书转运副使张正伦宣命，奏乞治罪。上曰："令史有犯，宰臣自当治之，何必关朕耶？"是年三月，进封英王。时监察御史程震言其不法，宣宗切责，杖司马及大奴尤不法者数人。四年九月，守纯欲发丞相高琪罪，密召知案蒲鲜石鲁剌、令史蒲察、胡鲁、员外郎王阿里谋之，且属令勿泄，而石鲁剌胡鲁辄以告都事仆散奴失不，奴失不白高琪。及高琪伏诛，守纯劾三人者泄密事，奴失不免死，除名，石鲁剌、胡鲁各杖七十，勒停。

元光二年三月壬子，上戒谕守纯曰："始吾以汝为相者，庶几相辅，不至为人讥病耳。汝乃惟饮

酒耽乐，公事漫不加省，何耶？吾常闻人言己过，虽自省无之，亦未敢容易去怀也。”又曰：“吾所以责汝者，但以崇饮不事事之故，汝勿过虑，遂至夺权。今诸相皆老臣，每事与之商略，使无贻物议足矣。”

是年十二月庚寅，宣宗病喉痹，危笃，将夕，守纯趣入侍。哀宗后至，东华门已闭，闻守纯在宫，分遣枢密院官及东宫亲卫军总领移剌蒲阿集军三万余屯东华门外。部署定，扣门求见。都点检驸马都尉徒单合住奏中宫，得旨，领符钥开门。哀宗入，宰相把胡鲁已遣人止丞相高汝砺，不听入宫，以护卫四人监守纯于近侍局。是夕，宣宗崩。明日，哀宗即位。

正大元年正月，进封荆王，罢平章政事、判睦亲府，封真妃庞氏为荆国太妃。三月，或告守纯谋不轨，下狱推问。慈圣宫皇太后有言于帝，由是获免，语在《皇后传》。守纯三子，长曰讹可，封肃国公，天兴元年三月进封曹王，出质于军前。次曰某，封戴王。次曰孛德，封巩王。

天兴初，守纯府第产肉芝一株，高五寸许，色红鲜可爱，既而枝叶津流，濡地成血，臭不可闻，铲去复生者再。夜则房榻间群狐号鸣，秉烛逐捕则失所在。未几，讹可出质，哀宗迁归德。明年正月，崔立乱。四月癸巳，守纯及诸宗室皆死青城。

赞曰：《诗》云“天难忱斯，不易维王，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信哉。守忠立为太子，未几而薨，其子铿立，又薨，哀宗复乏嗣，岂非天乎。正大间，国势日蹙，本支殆尽，哀宗尚且疏忌骨肉，非明惠之贤，荆王几不能免，岂“宗子维城”之道哉。

独吉思忠本名千家奴。明昌六年，为行省都事，累迁同签枢密院事。承安三年，除兴平军节度使，改西北路招讨使。

初，大定间修筑西北屯戍，西自坦舌，东至胡烈么，几六百里。中间堡障，工役促迫，虽有墙隍，无女墙副堤。思忠增缮，用工七十五万，止用屯戍军卒，役不及民。上嘉其劳，赐诏奖谕曰：“直乾之维，扼边之要，正资守备，以靖翰藩，坦垒弗完，营屯未固。卿督兹事役，唯用戍兵，民不知劳，时非淹久，已臻休毕，仍底工坚。赖尔忠勤，办兹心画，有嘉乃力，式副予怀。”赐银五百两、重币十端。入为签枢密院事，转吏部尚书，拜参知政事。

泰和五年，宋渝盟有端，平章政事仆散揆宣抚河南。揆奏宋人懦弱，韩侂胄用事，请遣使诘问。上召大臣议。左丞相宗浩曰：“宋久败之国，必不敢动。”思忠曰：“宋虽羁栖江表，未尝一日忘中国，但力不足耳。”其后，果如思忠策。六年四月，上召大臣议伐宋事，大臣犹言无足虑者。或曰：“鼠窃狗盗，非用兵也。”思忠执前议曰：“不早为之所，彼将误也。”上深然之。

七年正月，元帅左监军纥石烈执中围楚州，久不能下，宰臣奏请命大臣节制其军，及益兵攻之。思忠请行。上曰：“以执政将兵攻一小州，克之亦不武。”乃用唐宰相宣慰诸军故事，以思忠充淮南宣慰使，持空名宣敕赏立功者。诏大臣宿于秘书监，各具奏帖以闻。明日，诏百官集议于广仁殿，问对者久之。既而宋人来请和。议遂寝。

顷之，进拜尚书右丞。大安初，拜平章政事。三年，与参知政事承裕将兵屯边，方缮完乌沙堡，思忠等不设备，大元前兵奄至，取乌月营，思忠不能守，乃退兵，思忠坐解职。卫绍王命参知政事承裕行省，既而败绩于会河堡云。

承裕本名胡沙，颇读孙、吴书，以宗室子充符宝祗候。除中都左警巡副使，通括户籍，百姓称其平。迁殿中侍御史，改古警巡使、彰德军节度副使、刑部元外郎，转本部郎中。历会州、惠州刺史，迁同知临潢府事，改东北路诏讨副使。以病免，起为西南招讨副使。

泰和六年，伐宋，迁陕西路统军副使，俄改通远军节度使、陕西兵马都统副使，与秦州防御使完颜璘屯戍纪界。宋吴曦兵五万由保岔、姑苏等谷袭秦州，承裕、璘以骑兵千余人击走之，追奔四十里，凡六战，宋兵大败，斩首四千余级。诏承裕曰：“昔乃祖乃父，戮力戎旅，汝年尚少，善于其职，故命汝与完颜璘同行出界。昔汝自言得兵三万足以办事，今以石抹仲温、术虎高琪及青宜可与汝军相合，计可六万，斯亦足以办矣。仲温、高琪兵道险阻，汝兵道甚易也。自秦州至仙，人关才四百里耳，从长计画，以副朕意。”诏完颜璘曰：“汝向在北边，以干勇见称，顷以过失，逮问有司。近知与宋人奋战，故特赦免，仍充副统，如能佐承裕立功业，朕于官赏，岂复吝惜。闻汝临事颇黠，

若复速自罪，且不赦汝矣。”

宋吴曦使其将冯兴、杨雄，李珪以步骑八千入赤谷，承裕、璘及河州防御使蒲察秉铉逆击破之。宋步兵保西山，骑兵走赤谷。承裕遣部将唐括按答海率骑二百驰击宋步兵，甲士蒙括挺身先入乘之，宋步兵大溃，追奔至皂郊城，斩二千余级。猛安把添奴追宋骑兵，杀千余人，斩杨雄、李珪于阵，冯兴仅以身免。承裕进兵克成州。

八年，罢兵，迁河南东路统军使，兼知归德府事，俄改知临潢府事。赐金带、重币十端、银百五十两。大安初，召为御史中丞。三年，拜参知政事，与平章政事独吉思忠行省戍边。乌沙堡之役不为备，失利，朝廷独坐思忠，诏承裕主兵事。

八月，大元大兵至野狐岭，承裕丧气，不敢拒战，退至宣平。县中土豪请以士兵为前锋，以行省兵为声援，承裕畏怯不敢用，但问此去宣德间道而已。土豪嗤之曰：“溪涧曲折，我辈谙知之。行省不知用地利力战，但谋走耳，今败矣。”其夜，承裕率兵南行，大元兵踵击之。明日，至会河川，承裕兵大溃，承裕仅脱身，走入宣德。大元游兵入居庸关，中都戒严。识者谓金之亡决于是役，卫绍王犹薄其罪，除名而已。

崇庆元年，起为陕西安抚使。至宁元年，迁元帅右监军，兼咸平府路兵马都总管，与契丹留可战，败绩。改同判大睦亲府事、辽东宣抚使。贞祐初，改临海军节度使，卒。

赞曰：曹刿有言：“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夫兵以气为主，会河堡之役，独吉思忠、承裕沮丧不可复振，金之亡国，兆于此焉。

仆散揆本名临喜，其先上京人，左丞相兼都元帅沂国武庄公忠义之子也。少以世胄，选为近侍奉御。大定十五年，尚韩国大长公主，擢器物局副使，特授临潢府路赫沙阿世袭猛安。历近侍局副使、尚衣局使、拱卫直副都指挥使，为殿前左卫将军。罢职，世宗谕之曰：“以汝宣献皇后之亲，故令尚主，置之宿卫，谓当以忠孝自励。日者乃与外人窃议，汝腹中事，朕不能测，其罢归田里。”寻起为滦州刺史，改蠡州，入为兵部侍郎、大理卿、刑部尚书。

章宗即位，出为泰定军节度使，改知临洮府事。以政迹闻。升河南路统军使。陕西提刑司举揆“刚直明断，狱无冤滞。禁戢家人，百姓莫识其面。积石、洮二州旧寇皆遁，商旅得通。”于是，进官一阶，仍诏褒谕。

明昌四年，郑王永蹈谋逆，事觉，揆坐尝私品藻诸王，独称永蹈性善，静不好事，乃免死，除名。未几，复五品阶，起为同知崇义军节度使事。以战功迁西北路副招讨，进官七阶，赐金马盂一、银二百两，重彩一十端。复以战功升西南路招讨使兼天德军节度使，赐金五百两、重彩一十端。复出御边，尝转战出塞七百里，至赤胡睹地而还。优诏褒谕，迁一官，仍许其子安贞尚刑国长公主，且许揆入谢，礼成，归镇。

会韩国大长公主薨，揆来赴，上谕之曰：“北边之事，非卿不能办。”乃赐战马二，即日遣还。揆沿徼筑垒穿堑，连亘九百里，营栅相望，烽候相应，人得恣田牧，北边遂宁。复以手诏褒谕，且欲大用，以知兴中府事纥石烈子仁代之，敕尽以方略授子仁。既入，拜参知政事，改授中都路胡土爱割蛮世袭猛安。进拜尚书右丞。寻出经略边事，还拜平章政事，封济国公。

泰和五年，宋人渝盟，以揆为宣抚河南军民使。上谕之曰：“朕即位以来，任宰相未有如卿之久者，若非君臣道合，一体同心，何以及此。先丞相亦尝总师南边，效力先朝，今复委卿，谅无过举。朕非好大喜功，务要宁静内外。宋人屈服，无复可议，若怙不改，可整兵渡淮，扫荡江左，以继尔先公之功。”即以尚厩名马、玉束带、内府重彩及御药赐之。揆至汴，搜练将士，军声大振。会天寿节，特遣其子安贞赐宴，且命持白玉杯以饮揆，及上秋猎所亲获鹿尾舌为赐。宋人服罪，即罢宣抚使，召揆还。

六年春，宋人复数路来侵，取泗州，取灵璧，围寿春。命揆为左副元帅以讨之。揆至军前，集诸将校告以朝廷吊伐之意，分遣将士御敌。复取临淮、蕲县，而符离、寿春之围亦解去。敌屡败衄，悉遁出境。上即遣提点近侍局乌古论庆寿持手诏劳问征讨事宜，仍赐玉具剑一、玉荷莲盏一、金器一百两、重彩一十端。寻复以诏褒谕。赐玉鞍勒马二及玉具佩刀、内府重彩、御药，以旌其功。

宋人既败退，上欲进讨，乃召揆赴阙，戒以师期，宴于庆和殿，亲谕之曰："朕以赵扩背盟，侵我疆场，命卿措画。曾未期月，诸处累报大捷。振我国威，挫彼贼锋，皆卿之力，朕不能忘。"是日宠锡甚厚，特收其次子宁寿为奉御，乃密授以成算，俾还军。

十一月，揆总大军南伐，分兵为九路进。揆以行省兵三万出颍寿，至淮，宋人旅拒于水南。揆密遣人测淮水，惟八叠滩可涉，即遣奥屯骧扬兵下蔡，声言欲渡。宋帅何汝砺、姚公佐悉锐师屯花靥以备。揆乃遣右翼都统完颜赛不、先锋都统纳兰邦烈潜渡八叠，驻南岸。揆麾大军直压其阵。敌不虞我卒至，皆溃走，自相蹂践，死于水者不可胜计。进得颍口，下安丰军，遂攻合肥，取滁州，尽获其军实。上遣使谕之曰："前得卿奏，先锋已夺颍口，偏师又下安丰，斩馘之数，各以万计。近又西帅奏捷，枣阳、光化既为我有，樊城、邓州亦自溃散。又闻隋州阖城归顺，山东之众久围楚州，陇右之师克期出界。卿提大兵攻合肥，赵扩闻之，料已破胆，失其神守。度彼之计，乞和为上。昔尝画三事付卿，以今事势计之，径渡长江，亦其时矣。淮南既为我有，际江为界，理所宜然。如使赵扩奉表称臣，岁增贡币，缚送贼魁，还所浮掠，一如所谕，亦可罢兵。卿宜广为渡江之势，使彼有必死之忧，从其所请而纵之，仅得余息偷生，岂敢复萌他虑。卿于此时，经营江北，劳徕安集，除其虐政横赋，以良吏抚安疲民，以精兵分守要害，虽未系赵扩之颈，而朕前所画三事，上功已成矣。前入见时，已尝议定，会复谆谆者，欲决卿成功尔。机会难遇，卿其勉之。"

既而，宋帅丘崈奉书乞和，揆以前五事谕而遣之。复进军围和州，敌以骑万五千驻六合，揆侦知之，即以右翼掩击，斩首八千级，进屯于瓦梁河以控真、扬诸路之冲。乃整列军骑，毕张旗帜，沿江上下，皆金兵焉。于是江表震恐。宋真州兵数万保河桥，复遣统军纥石烈子仁往攻之，分军涉浅，潜出敌后。敌见之大惊，不战而溃，斩首二万余级，生擒其帅刘侹、常思敬、萧从德、莫子容，皆宋骁将也，遂下真州。宋复遣陈璧来告和，揆以乞辞未诚，徒欲缓师，却之。宋人既丧败，不获请成，乃决巨胜、成公、雷塘潴积水以为阻，尽焚其庐舍储积，过江遁去。

揆以方春地湿，不可久留，且欲休养士马，遂振旅而还。次下蔡，遇疾。诏遣宣徽使李仁惠及其子宁寿引太医诊视，仍遣中使抚问。泰和七年二月，薨。讣闻，上哀悼之，辍朝，遣使迎丧殡于都城之北。百官会吊，车驾临奠哭之，赙银一千五百两、重币五十端、绢五百匹，其葬祭物皆从官给。谥曰武肃。

揆体刚内和，与物无忤，临民有惠政。其为将也，军门镇静，赏罚必行。初渡淮，即命撤去浮梁。所至皆因粮于敌，无馈运之劳。未尝轻用士卒，而与之同甘苦，人亦乐为之用。故南征北伐，为一名将云。

抹捻史扢搭，临潢路人也，其先以功授世袭谋克。史扢搭幼袭爵，守边有劳。泰和六年，南鄙用兵，授同知蔡州防御使事。

五月，宁将李爽围寿州，田俊迈陷蕲县，平章政事仆散揆谓诸将曰："符离、彭城，齐鲁之蔽，符离不守，是无彭城，彭城陷则齐鲁危矣。"乃遣安国军节度副使纳兰邦烈与史扢搭以精骑三千戍宿州。俊迈果率步骑二万来袭，邦烈，史扢搭逆击，大破之。邦烈中流矢。郭倬、李汝翼以众五万继至，遂围城，攻之甚力，城中丛射，敌不能逼。会淫雨潦溢，敌露处劳倦，邦烈遣骑二百潜出敌后突击之。敌乱，史扢搭率骑蹂之，杀伤数千人。敌复闻援军将至，遂夜遁。邦烈。史扢搭蹑其后，黎明合击，大破之，获田俊迈。十月，揆以行省兵三万出颍、寿，史扢搭为骁骑将中军副统，克安丰军，战霍丘，花靥，攻居多。十二月。从攻和州，中流矢卒。

史扢搭形不过中人，而拳勇善斗，所用枪长二丈，军中号为"长枪副统"。又工用手箭，箭长不盈握，每用百数，散置铠中，遇敌抽箭，发鞭挥之，或以指钳取飞掷，数矢齐发，无不中，敌以为神。其箭皆以智创，虽子弟亦不能传其法。在北部守厌山营，敌尤畏之，不敢近。及死，将士皆惋惜之。

内族宗浩字师孟，本名老，昭祖四世孙，太保兼都元帅汉国公昂之子也。贞元中，为海陵庶人入殿小底。世宗即位辽阳，昂遣宗浩驰贺。世宗见之喜，命充符宝祗候。大定二年冬，昂以都元帅置幕山东，宗浩领万户从行，仍授山东东路兵马都总管判官。丁父忧，起复，承袭因闵斡鲁浑猛安，

授河南府判官。以母丧解，服阕，授同知陕州防御使事。察廉能第一等，进官一阶，升同知彰化军节度使事，累迁同签枢密院事，改曷苏馆节度使。

世宗谓宰臣曰：“宗浩有才干，可及者无几。”二十三年，征为大理卿，逾年授山东路统军使，兼知益都府事。陛辞，世宗谕之曰：“卿年尚少，以卿近属，有治迹，故以此授卿，宜体朕意。”因赐金带遣之。二十六年，为赐宋主赵昚生日使。还，授刑部尚书，俄拜参知政事。

章宗即位，出为北京留守，三转同判大睦亲府事。北方有警，命宗浩佩金虎符驻泰州便宜从事。朝廷发上京等路军万人以戍。宗浩以粮储未备，且度敌未敢动，遂分其军就食隆、肇间。是冬，果无警。

北部广吉剌者尤桀骜，屡胁诸部入塞。宗浩请乘其春暮马弱击之。时阻＜⿰革粪＞亦叛，内族襄行省事于北京，诏议其事。襄以谓若攻破广吉剌，则阻＜⿰革粪＞无东顾忧，不若留之，以牵其势。宗浩奏：“国家以堂堂之势，不能扫灭小部，顾欲籍彼为捍乎？臣请先破广吉剌，然后提兵北灭阻＜⿰革粪＞。”章再上，从之。诏谕宗浩曰：“将征北部，固卿之诚，更宜加意，毋致后悔。”宗浩觇知合底忻与婆速火等相结，广吉剌之势必分，待彼畏我见讨，而复掣肘仇敌，则理必求降，可呼致也。因遣主簿撒领军二百为先锋，戒之曰：“若广吉剌降，可就征其兵以图合底忻，仍侦余部所在，速使来报，大军当进，与汝击破之必矣。”合底忻者，与山只昆皆北方别部，恃强中立，无所羁属，往来阻＜⿰革粪＞广吉剌间，连岁扰边，皆二部为之也。撒入敌境，广吉剌果降，遂征其兵万四千骑，驰报以待。

宗浩北进，命人赍三十日粮，报撒会于移米河共击敌，而所遣人误入婆速火部，由是东军失期。宗浩前军至忒里葛山，遇山只昆所统石鲁、浑滩两部，击走之，斩首千二百级，俘生口车畜甚众。进至呼歇水，敌势大蹙，于是合底忻部长白古带、山只昆部长胡必剌及婆速火所遣和火者皆乞降。宗浩承诏，谕而释之。胡必剌因言，所部迪列土近在移米河不肯偕降，乞讨之。乃移军趋移米，与迪列土遇，击之，斩首三百级，赴水死者十四五，获牛羊万二千，车帐称是。合底忻等恐大军至，西渡移米，弃辎重遁去。撒与广吉剌部长忒里虎追蹑及之，于窊里不水纵击大破之。婆速火九部斩首、溺水死者四千五百余人，获驼马牛羊不可胜计。军还，婆速火乞内属，并请置吏。上优诏褒谕，迁光禄大夫，以所获马六千置牧以处之。明年，宴赐东北部，寻拜枢密使，封荣国公。

初，朝廷置东北路招讨司泰州，去境三百里，每敌入，比出兵追袭，敌已遁去。至是，宗浩奏徙之金山，以据要害，设副招讨二员，分置左右，由是敌不敢犯。

会中都、山东、河北屯驻军人地土不赡，官田多为民所冒占，命宗浩行省事，诣诸道括籍，凡得地三十余万顷。还，坐以倡女自随，为宪司所纠，出知真定府事。徙西京留守，复为枢密使，进拜尚书右丞相，超授崇进。时惩北边不宁，议筑壕垒以备守戍，廷臣多异同。平章政事张万公力言其不可，宗浩独谓便，乃命宗浩行省事，以督其役。功毕，上赐诏褒赉甚厚。

撒里部长陀括里入塞，宗浩以兵追蹑，与仆散揆军合击之，杀获甚众，敌遁去。诏征还，入见，优诏奖谕，躐迁仪同三司，赐玉束带一、金器百两、重币二十端，进拜左丞相。

宋人畔盟，王师南伐，会平章政事揆病，乃命宗浩兼都元帅往督进讨。宗浩驰至汴，大张兵势，亲赴襄阳巡师而还。宋人大惧。乃命知枢密院事张岩以书乞和。宗浩以辞旨未顺却之，仍谕以称臣、割地、缚送元谋奸臣等事。岩复遣方信孺赍其主赵扩誓藁来，且言扩并发三使，将贺天寿节及通谢，仍报其祖母谢氏殂，致书于都元帅宗浩曰：

方信孺还，远贻报翰及所承钧旨，仰见以生灵休息为重，曲示包容矜轸之意。闻命踊跃，私窃自喜，即具奏闻，备述大金皇帝天覆地载之仁，与都元帅海涵春育之德。旋奉上旨，亟遣信使通谢宸庭，仍先令信孺再诣行省，以请定议。区区之愚，实恃高明，必蒙洞照，重布本末，幸垂听焉。

兵端之开，虽本朝失于轻信，然痛罪奸臣之蔽欺，亦不为不早。自去岁五月，编窜邓友龙，六月又诛苏师旦等，是时大国尚未尝一出兵也，本朝即捐已得之泗州，诸军屯于境外者尽令彻戍而南，悔艾之诚，于兹可见。惟是名分之谕，今昔事殊，本朝皇帝本无佳兵之意，况关系至重，又岂臣子之所敢言？

江外之地，恃为屏蔽，倘如来谕，何以为国？大朝所当念察。至于首事人邓友龙等误国之罪，固无所逃，若使执缚以送，是本朝不得自致其罚于臣下。所有岁币，前书已增大定所减之数，此在上国初何足以为重轻，特欲藉手以见谢过之实。倘上国谅此至情，物之多寡，必不深计。矧惟兵兴以来，连岁创残，赋入屡蠲，若又重取于民，岂基元元无穷之困，窃计大朝亦必有所不忍也。于通谢礼币之外，别致微诚，庶几以此易彼。

其归投之人，皆雀鼠偷生，一时窜匿，往往不知存亡，本朝既无所用，岂以去来为意。当隆兴时，固有大朝名族贵将南来者，洎和议之定，亦尝约各不取索，况兹琐琐。诚何足云。倘大朝必欲追求，尚容拘刷。至如泗州等处驱掠人，悉当护送归业。

夫缔新好者不念旧恶，成大功者不较小利。欲望力赐开陈，捐弃前过，阔略他事，玉帛交驰，欢好如初，海内宁谧，长无军兵之事。功烈昭宣，德泽洋溢，鼎彝所纪，方册所载，垂之万世，岂有既乎。重惟大金皇帝诞节将临，礼当修贺，兼之本国多故，又言合遣人使，接续津发，已具公移，企望取接。伏冀鉴其至再至三有加无已之诚，亟践请盟之诺，即底于成，感戴恩德永永无极。誓书副本虑往复迁延，就以录呈。

初，信孺之来，自以和议遂成，辄自称通谢使所参议官。大定中，宋人乞和，以王抃为通问使所参议官，信孺援以为例。宗浩怒其轻妄，囚之以闻。朝廷亦以其为行人而不能孚两国之情，将留之，遣使问宗浩。宗浩曰："今信孺事既未集，自知还必得罪，拘之适使他日有以籍口。不若数其悱易，而释遣之使归，自穷无辞以白其国人，则扩、侂胄必择谨厚者来矣。"于是遣之。而复张岩书曰：

方信孺重以书来，详味其辞，于请和之意虽若婉逊，而所画之事犹未悉从，惟言当还泗州等驱掠而已。至于责贡币，则欲以旧数为增，追叛亡，则欲以横恩为例，而称臣、割地、缚送奸臣三事，则并饰虚说，弗肯如约。岂以为朝廷过求有不可从，将度德量力足以背城借一，与我军角一日胜负者哉？既不能强，又不能弱，不深思熟虑以计将来之利害，徒以不情之语，形于尺牍而勤邮传，何也？

兵者凶器，佳之不祥，然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故三皇、五帝所不能免。夫岂不以生灵为念，盖犯顺负义有不可恕者。乃者彼国犯盟，侵我疆埸，帅府奉命征讨，虽未及出师，姑以逐处戍兵随宜捍御，所向摧破，莫之敢当，执俘折馘不可胜计，余众震慑靡然奔溃。是以所侵疆土，旋即底平，爰及泗州亦不劳而复。今乃自谓捐其已得，敛军彻戍，以为悔过之效，是岂诚实之言！据陕西宣抚司申报，今夏宋人犯边者十余次，并为我军击退，枭斩捕获，盖以亿计。夫以悔艾罪咎，移书往来丐和之间，乃暗遣贼徒突我守圉，冀乘其不虞，以侥幸毫末，然则所为来请和者，理安在哉！

其言名分之谕，今昔事殊者，盖与大定之事固殊矣。本朝之于宋国，恩深德厚，莫可殚述，皇统谢章可概见也。至于世宗皇帝俯就和好，三十年间恩泽之渥，夫岂可忘。江表旧臣于我，大定之初，以失在正隆，致南服不定，故特施大惠，易为侄国，以镇抚之。今以小犯大，曲在于彼，既以绝大定之好，则复旧称臣，于理为宜。若为非臣子所敢言，在皇统时何故敢言而今独不敢，是又诚然乎哉！又谓江外之地将为屏蔽，割之则无以为国。夫藩篱之固，当守信义，如不务此，虽长江之险，亦不可恃，区区两淮之地，何足屏蔽而为国哉！昔江左六朝之时，淮南屡尝属中国矣。至后周显德间，南唐李景献庐、舒、蕲、黄，画江为界，是亦皆能为国。既有如此故实，则割地之事，亦奚不可！

自我师出疆，所下州军县镇已为我有，未下者即当割而献之。今方信孺赍到誓书，乃云疆界并依大国皇统、彼之隆兴年已画为定，若是则既不言割彼之地，又翻欲得我之已有者，岂理也哉！又来书云通谢礼币之外，别备钱一百万贯，折金银各三万两，专以塞再增币之责，又云岁币添五万两匹，其言无可准。况和议未定，辄前具载约，拟为誓书，又直报通谢等三番人使，其自专如是，岂协礼体。此方信孺以求成自任，臆度上国，谓如此径往，则事必可集，轻渎诳绐，理不可容。

寻具奏闻，钦奉圣训："昔宣、靖之际，弃信背盟，我师问罪，尝割三镇以乞和。今既无故兴兵，蔑弃信誓，虽尽献江、淮之地，犹不足以自赎。况彼国尝自言，叔父侄子与君臣父子略不相远，如能依应称臣，即许以江、淮之间取中为界。如欲世为子国，即当尽割淮南，直以大江为界。陕西边

面并以大军已占为定据。元谋奸臣必使缚送，缘彼恳欲自致其罚，可今函首以献。外岁币虽添五万两匹，止是复皇统旧额而已，安得为增？可令更添五万两匹，以表悔谢之实。向汴阳乞和时尝进赏军之物，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表段裹绢各一百万、牛马骡各一万、驼一千、书五监。今即江表一隅之地，与昔不同，特加矜悯，止令量输银一千万两以充犒军之用。方信孺言语反覆复不足取信，如李大性、朱致知、李璧、吴琯辈似乎忠实，可遣诣军前禀议。据方信孺诡诈之罪，过于胡昉，然自古兵交，使人容在其间，姑放令回报。”

伏遇主上圣德宽裕光大，天覆地容，包荒宥罪，其可不钦承以仰副仁恩之厚！倘犹有所稽违，则和好之事，勿复冀也。夫宋国之安危存亡，将系于此，更期审虑，无贻后悔！

泰和七年九月，薨于汴。其后宋人竟请以叔为伯，增岁币，备犒军银，函奸臣韩侂胄、苏师旦首以献而乞盟焉。讣闻，上震悼，辍朝，命其子宿直将军天下奴奔赴丧所，仍命葬毕持绘像至都，将亲临奠。以南京副留守张岩叟为敕祭兼发引使，莒州刺史女奚列尝葛速为敕葬使，仍摘军前武士及旗鼓笛角各五十人，外随行亲蜀官员亲军送至葬所，赙赠甚厚。谥曰通敏。

赞曰：金自宗弼渡江而还，既而画淮为界。厥后海陵咈众举兵，国用虚耗，上下离心，内难先作。故世宗之初，章宗之末，有事于南，皆非得已，而详问之使每先发焉。侂胄狂谋误国，动非其时，取败宜也。揆、宗浩虽师出辄捷，而行成之使，不拒其来，仪币书辞，抑扬增损之际，有可藉口，即许其平矣。函首之事，宋人亦欲因是以自除其祸耳。虽然，揆、宗浩常胜之家，史扢搭骁勇之将，三人相继而死，和议亦成，天意盖已休息南北之人欤？

金史卷九四　列传第三二

夹谷清臣本名阿不沙，胡里改路桓笃人也。姿状雄伟，善骑射。皇统八年，袭祖驳达猛安。大定元年，闻世宗即位，率本部军六千赴中都会之，以功迁昭武大将军。从右副元帅纥石烈志宁为管押万户，接应左都监完颜思敬，逐窝斡余党，败之柔远，至抹拔里达悉获之。贼平，迁镇国上将军，知颍顺军事。

会宋兵二万袭陷汝州，杀刺史乌古孙麻发及汉军二千。河南统军宗尹遣万户孛术鲁定方与清臣等领骑兵四千往击之。宋人弃城遁，遂复汝州。三年五月，从志宁复取宿州，宋将李世辅大败遁去，志宁复遣清臣等以兵追袭，又败之。捷闻，授宿州防御使。

移博州，改西北路招讨都监，迁乌古十垒部族节度使。十二年，授右副都点检，迁左副都点检，出为陕西路统军使，兼知京兆府事。朝辞，赐以金带厩马，仍谕之曰：“卿典禁兵，日侍左右，勤劳久矣，故以是授卿，宜益思勉。”二十六年，改西京留守，阅三岁，迁枢密副使。

明昌元年，初议出师，以本职充东北路兵马都统制使，既而诏止之。俄以其女为昭仪，眷倚益重。二年，拜尚书左丞。顷之，进平章政事，封芮国公，赐同本朝人。四年，迁右丞相，监修国史。

时议签军戍边，上问：“汉人与夏人孰勇？”清臣曰：“汉人勇。”上曰：“昔元昊扰边，宋终不能制，何也？”清臣曰：“宋驭军法不可得知，今西南路人殊胜彼也。”未几，迁崇进，改封戴。一曰，上谓宰臣曰：“人有以《八阵图》来上者，其图果何如？朕赏观宋白所集《武经》，然其载攻守之法亦多难行。”清臣曰：“兵书皆定法，难以应变。本朝行兵之术，惟用正奇二军，临敌制变，以正为奇，以奇为正，故无往不克。”上曰：“自古用兵亦不出奇正二法耳。且学古兵法如学弈棋，未能自得于心，而欲用旧阵势以接敌，亦以疏矣。”

寻上表丐闲，不许。固请，乃赐告省亲，谕之曰：“闻卿母老，欲令归省，故特给假五十日，驰驿以往，至彼可为一月留也。”五年二月，上御凝和殿，清臣省觐还，谒上。上问：“卿母健否？其寿几何？相别几年矣？”清臣对曰：“臣母年八十三矣，别十年，幸颇强健。”上曰：“何不来此？”曰：“急于家务，故不欲离耳。”上曰：“老人多如是，所谓‘血气既衰，戒之在得’也。”复谓清臣：“胡里改路风俗何如？”对曰：“视旧则稍知礼貌，而勇劲不及矣。”因言西南、西北等路军人，其闲习弓矢，亦非复曩时。

六年，迁仪同三司，进拜左丞相，改封密。受命出师，行尚书省事于临潢府。清臣遣人侦知虚

实，以轻骑八千，令宣徽使移剌敏为都统，左卫将军充、招讨使完颜安国为左右翼，分领前队，自选精兵一万以当后队。进至合勒河，前队敏等于栲栳泺攻营十四，下之，回迎大军，属部斜出掩其所获羊马资物以归。清臣遣人责其赕罚，北阻＜⿰革粪＞由此叛去，大侵掠。上遣责清臣，命右丞相襄代之。承安五年，降授横海军节度使兼沧州管内观察使。

初，上谕宰臣曰："清臣旧有劳效，罪状未甚明，若降授，应须告致仕耳。"初拟知广宁府，上曰："姑与沧州。"既而又曰："与则与之，第恐有人言也。"寻复致仕。泰和二年薨，年七十。子么查剌袭猛安。初议征讨，清臣主其事，既而领军出征，虽屡获捷而贪小利，遂致北边不宁者数岁，天下尤之。

丞相襄本名唵，昭祖五世孙也。祖什古乃从太祖平辽，以功授上京世袭猛安，历东京留守。父阿鲁带，皇统初北伐有功，拜参知政事。

襄幼有志节，善骑射，多勇略，年十八袭世爵。大定初，契丹叛，从左副元帅谋衍以本部兵讨贼，战于肇州之长泺。襄先登鏖击，足中流矢，裹创以战，气愈厉，七战皆胜。谋衍握其手曰："今日之捷，皆公力也。"贼走渡雾松河，追及之。所驻地多草，贼乘风纵火，襄亦纵火，立空地以俟，战十余合，贼益困。襄谓谋衍曰："今不乘此平殄，后将有悔。"谋衍然之。襄率众搏战。大败之，俘获万计。会朝廷遣平章政事仆散忠义代谋衍将，襄复从忠义追贼至袅岭西之陷泉，及之，率右翼身先奋击，贼大溃，人马相蹂而死，陷泉几平。贼酋窝斡仅与数十骑遁去，卒就擒，论功为第一。有司拟淄州刺史，诏特授亳州防御使，时年二十三。

宋人犯南鄙，襄为颍、寿都统，率甲士二千人渡颍水，败敌兵五千，复颍州，生擒宋帅杨思。次濠州，宋将郭太尉退保横涧山，襄攻之，伏弩射中其膝，督攻愈急，拔之，获郭太尉。既而趋滁州，襄为先锋，将至清流关，得宋侦者，知敌欲三道夜出，掩我不备。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问计。襄曰："今兵少地隘，倘不得关，敌至，我无所据，必先取之。"曰："我与若孰往？"襄曰："元帅国家大臣，讵宜轻动？襄当为公往取。"志宁韪之。襄率骑二千，分二道，一由冲路，自以千兵间道潜登。既近，敌始觉。襄攻克之，据其关，志宁履行战地，顾谓曰："克敌于不可胜之地，真天下英杰也。"及宋乞盟，班师，召为拱卫直都指挥使，改殿前右卫将军，转左卫，出为东北路招讨都监，迁速频路节度使，移曷懒路兵马都总管。

左丞相志宁疾甚，世宗临问之，志宁荐襄"智勇兼济，有经世才，他人莫及，异时任用，殆胜于臣。"即召授殿前左副都点检。为宋生日使，宋方祈免亲接国书，襄至，宋人屡来议，皆折之，迄成礼而还。授陕西路统军使，赐之尚服、厩马、鞍勒、佩刀。改河南统军使。

入为吏部尚书，转都点检，赐钱千万。世宗谓宰执曰："襄为人甚蕴藉，非直日，亦入宫规画诸事，事有所付乃退，其公勤如此。若襄之才岂多得哉！"擢御史大夫，逾月，拜尚书右丞，谕之曰："卿在河南经制边事，甚有统纪，及在吏部，至为点检，尤奉公守法，朕甚嘉之。近长宪台，亦以刚直闻，是用委以机政，其益勉之！"未几，进拜左丞。襄在外任，治有异效，至是朝廷以褒赏廉吏诏天下，列其名以示奖励。二十三年，进拜平章政事，封萧国公。

世宗以金源郡王世嫡皇孙，将加王爵，诏择国号。襄曰："为天下大计，必先正其本，原者本也，请封原。"从之。故事，诸部族节度使及其僚属多用乣人，而颇有私纵不法者，议改用诸色人。襄曰："北边虽无事，恒须经略之，若杜此门，其后有劳绩何以处之？请如旧。"他日，议及古有监军之事。襄曰："汉、唐初无监军，将得专任，故战必胜，攻必克。及叔世始以内臣监其军，动为所制，故多败而少功。若将得其人，监军诚不必置。"并嘉纳之。诏受北部进贡。使还，世宗问边事，具图以进，因上羁縻属部、镇服大石之策，诏悉行之。进拜右丞相，徙封戴。

世宗不豫，与太尉徒单克宁、平章政事张汝霖宿内殿，同受顾命。章宗初即政，议罢僧道奴婢。太尉克宁奏曰："此盖成俗日久，若遽更之，于人情不安。陛下如恶其数多，宜严立格法，以防滥度，则自少矣。"襄曰："出家之人安用仆隶？乞不问从初如何所得，悉放为良，若寺观物力元系奴婢之数推定者，并合除免。"诏从襄言。由是二税户多为良者。

明昌元年，同知棣州防御使■上封事，历诋宰执。太傅克宁奏，■所言襄预知之。于是诏■还

本猛安，而襄出知平阳府事。移知凤翔，历西京留守，召授同判大睦亲府事，进枢密使，复拜右丞相，改封任。

时左丞相夹谷清臣北御边，措画乖方，属边事急，命襄代将其众，佩金牌，便宜从事。临宴慰遣，赐以貂裘、鞍山、细铠及战马二。时胡疋纠亦叛，啸聚北京、临潢之间。襄至，遣人招之，即降，遂屯临潢。顷之，出师大盐泺，复遣右卫将军完颜充进军斡鲁速城，欲屯守，俟隙进兵。绘图以闻，议者异同，即召面论，厚赐遣还。

未几，遣西北路招讨使完颜安国等趋多泉子。密诏进讨，乃命支军出东道，襄由西道。而东军至龙驹河为阻＜⿰革奚＞所围，三日不得出，求援甚急，或请俟诸军集乃发。襄曰：“我军被围数日，驰救之犹恐不及，岂可后时？”即鸣鼓夜发。或请先遣人报围中，使知援至。襄曰：“所遣者倘为敌得，使知我兵寡而粮在后，则吾事败矣。”乃益疾驰。迟明，距敌近，众请少憩。襄曰：“吾所以乘夜疾驰者，欲掩其不备尔。缓则不及。”晌晨压敌，突击之，围中将士亦鼓噪出，大战，获舆帐牛羊。众皆奔斡里札河。遣安国追蹑之。众散走，会大雨，冻死者十八九，降其部长，遂勒勋九峰石壁。捷闻，上遣使厚赐以劳之，别诏许便宜赏赉士卒。九月，赴阙，拜左丞相，监修国史，封常山郡王。宴庆和殿，上亲举酒饮，解所服玉具佩刀以赐，俾即服之。

十月，阻＜⿰革奚＞复叛，襄出屯北京，会群牧契丹德寿、陀锁等据信州叛，伪建元曰身圣，众号数十万，远近震骇。襄闲暇如平日，人心乃安。初，襄之出镇也，至石门镇，密谓僚属曰：“北部犯塞奚足虑。第恐奸人乘隙而动。北京近地军少，当预为之备。”即遣官发上京等军六千，至是果得其用。临潢总管乌古论道远、咸平总管蒲察守纯分道进讨，擒德寿等送京师。

契丹之乱，廷臣议罢郊祀，又欲改用正月上辛，上遣使问之，对曰：“郊为重礼，且先期诏天下，又藩国已报表贺，今若中罢，何以副四方倾望之意？若改用正月上辛，乃祈谷之礼，非郊见上帝之本意也。大礼不可轻废，请决行之，臣乞于祀前灭贼。”既而贼破，果如所料。郊礼成，进封南阳郡王。始讨契丹，自龙虎卫上将军、节度使以下许承制授之。襄以为赏罚之柄非人臣所预，不敢奉诏。贼平，请委近臣谕旨将士，使知上恩。乃遣李仁惠持宣三十、敕百五十，视功给之。

方德寿之叛，诸纠亦剽略为民患，襄虑其与之合，乃称诸纠居之近京地，抚慰之。或曰：“纠人与北俗无异，今置内地，或生变奈何？襄笑曰：“纠虽杂类，亦我之边民，若抚以恩，焉能无感？我在此，必不敢动。”后果无患。寻诏参知政事裔代领其军。入见，赐钱五千万。明年，以内艰免。翌日，起复视事。时议以契丹户之驱奴尚众，乞尽鬻以散其党，襄以为非便，奏请量存口数，余悉官赎为良，上纳之。

北部复叛，裔战失律，复命襄为左副元帅莅师，寻拜枢密使兼平章政事，屯北京。民方艰食，乃减价出粜仓粟以济之。或以兵食方阙为言，襄曰：“乌有民足而兵不足者？”卒行之，民皆悦服。时议北讨，襄奏遣同判大睦亲府事宗浩出军泰州，又请左丞衡于抚州行枢密院，出军西北路以邀阻＜⿰革奚＞，而自帅兵出临潢。上从其策，赐内库物即军中用之。其后斜出部族诣抚州降，上专使问襄，襄以为受之便。赐宝剑，诏度宜穷讨。乃令士自赍粮以省挽运，进屯于沔移剌烈、乌满扫等山以逼之。因请就用步卒穿壕筑障，起临潢左界北京路以为阻塞。言者多异同，诏问方略。襄曰：“今兹之费虽百万贯，然功一成则边防固而戍兵可减半，岁省三百万贯，且宽民转输之力，实为永利。”诏可。襄亲督视之，军民并役，又募饥民以佣即事，五旬而毕。于是西北、西南路亦治塞如所请。无何，泰州军与敌接战，宗浩督其后，杀获过半，诸部相率送款，襄纳之。自是北陲遂定。

襄还临潢，减屯兵四万、马二万匹。上以信符召还，遣近臣迎劳于途。既至，复抚问于第，入献边机十事，皆为施行，仍厚赐之，复拜左丞相。初，襄至自军，上谕宰臣曰：“枢密使襄筑立边堡完固。古来立一城一邑，尚有赏赉，即欲拜三公，三公非赏功官，如左丞相亦非赏功者，虽然可特授之。”遣左司郎中阿勒根阿海降诏褒谕。四年正月，进拜司空，领左丞相如故。

襄重厚寡言，务以镇静守法。每掾有所禀，必问曰：“诸相云何？”掾对某相如是，某相如是。襄曰：“从某议。”其事无有异者。识者谓襄诚得相体。时上颇更定制度，初置提刑司，又议设清闲职位，如宋朝宫观使，以待年高致仕之官。襄言：“年老致仕，朝廷养以俸廪，恩礼至渥。老不为退，

复有省会之法，所以抑贪冒，长廉节。若拟别设，恐涉于滥。”又言：“省事不如省官，今提刑官吏，多无益于治，徒乱有司事。议者以谓斯乃外台，不宜罢。臣恐混淆之辞，徒烦圣听。且宪台所掌者察官吏非违，正下民冤枉，亦无提点刑狱、举荐之权。若已设难以遽更，其采访廉能不宜隶本司，宜令监察御史岁终体究，仍不时选官廉访。”上皆听纳。俄乞致仕，不许。

时方旱，命有司祈雨，襄及平章政事张万公、参政仆散揆等上表待罪。上召翰林学士党怀英草罪己诏，仍慰谕襄等视事。泰和元年春，承命驰祷于亳州太清宫及后土方岳。以其世封远，特改授河间府路算术海猛安。明年，皇子生，襄复自请报谢。既祀嵩岳，还次芝田之府店，遂以疾薨，年六十三。讣闻，辍朝，遣使祭于路，葬礼依太师淄王克宁。谥曰武昭。命张行简铭其碑。

襄明敏，才武过人，上亲待之厚，故所至有功。其驻军临潢也，有以伪书遗西京留守徒单镒，欲构以罪。书闻，上以书还畀襄，其明信如此。既而果获为伪书者。在政府二十年，明练故事，简重能断，器局尤宽大，待掾吏尽礼，用人各得所长，为当世名将相。大安间，配享章宗庙廷。

夹谷衡本名阿里不，山东西路三土猛安益打把谋克人也。大定十三年，创设女直进士举，衡中第四人，补东平府教授。调范阳簿，选充国史院编修官，改应奉翰林文字。世宗尝谓宰臣曰：“女直进士中才杰之士盖亦难得，如徒单镒、夹谷衡、尼庞古鉴皆有用材也。”迁修起居注。章宗立，为侍御史，转右司员外郎，敷奏称旨，升左司郎中。明昌二年，擢御史中丞，未几，拜参知政事。三年八月，以病，表乞致仕，诏抚慰不许。

衡久在告，承诏始出，上见其羸瘠，复赐告一月。四年，诏赐今名，谕之曰：“朕选大臣，俾参机务，必资谋画，协赞治平，其或得失晦而未形，利害胶而未决，正须识见纯直，方能去取合公。比来议事之臣，鲜有一定之论，盖以内无所守，故临事而惑，致有中失，朕将何赖？卿忠实公方，审其是则执而不回，见其非则去而能果，度其事势，有若权衡。汝之所长，衡实似之，可赐名‘衡’。古者命名将以责实，汝先有实，可谓称名，行之克终，乃副朕意。”

参知政事胥持国言区种法。衡曰：“若苟有利，古已行之，且用功多而所种少，复恐荒废土田，徒劳民，无益也。”进尚书右丞。旧制，久历随朝职任者，得奉使江表。衡未使而拜执政，特赐钱六千贯。六年，迁尚书左丞，寻出行省于抚州。洎还入朝，闻父忧去，上亟召回，起复本职。

承安二年，出为上京留守，寻改枢密副使，行院规画边事。三年，以修完封界，赐诏褒谕。四年正月，就拜平章政事，封英国公。薨，年五十一。上闻之恻然，为辍朝，命官致祭赙赠有加。遣使敕葬，谥曰贞献。

完颜安国字正臣，本名阇母。其先占籍上京，世有战功。祖斜婆，授西南路世袭合札谋克。

安国沉雄有谋画，尤善骑射。正隆元年，从军为谋克，常以少击众。大定中，为常出簿，转虹县令。会王府新建，选充虞王府掾。再迁仪鸾局副使。明昌元年，改本局使。会大石部长有乞修岁贡者，朝廷许其请，诏安国往使之。至则率众远迓至帐，望阙罗拜，执礼无惰容。

时北阻＜⿰革奚＞迫近塞垣，邻部欲立功以夸雄上国，议邀安国俱行讨之。安国以未奉诏为辞。强之，不可。或以危言怵之，安国曰：“大丈夫岂以生死易节。暴骨边庭，不犹愈于病死牖下。”众壮其言，馈赆如礼。既还，以奉使称旨，升武卫军都指挥使。出为东北路副招讨，未赴，改西北路副招讨。

六年，左丞相夹谷清臣用兵，以安国为先锋都统。适临潢、泰州属部叛，安国先讨定之，以功迁本路招讨使，兼威远军节度使。承安元年，大盐泺之战，杀获甚众，诏赐金币。既而右丞相襄总大军进，安国为两路都统，大捷于多泉子。襄遣安国追敌，佥言粮道不继，不可行也。安国曰：“人得一羊可食十余日，不如驱羊以袭之便。”遂从其计。安国统所部万人疾驱以薄之，降其部长。捷闻，进官四级，迁左翼都统。

承安二年，经营边堡功，召签枢密院事。赐虎符还边，得以便宜从事。时并塞诸部降，谕使输贡如初。进拜枢密副使。泰和元年，特授世袭西南路延晏河猛安，兼合札谋克。帝幸庆宁宫，命安国严饬边备。奏西路南边戍私窜者乞招诱以安人心，上是其言。三年，以疾致仕，封道国公。四年，起复前职，卒。上闻之，辍朝。敕有司葬以执政礼。赠特进。

安国在军旅几十五年，号令严明，指麾卒伍如左右手。又善伺知敌人虚实及山川险易，战必身先士卒，故所向辄克。诸部入贡，安国能一一呼其祖先弟侄名字以戒谕之，诸部皆震悚，甚为邻国所畏服。

瑶里孛迭，北京路窟白猛安陀罗山谋克人也。以军功历海滨令，迁徐王府掾，以称职，再任御史台。察廉，升同知震武军节度使事。明昌初，为唐州刺史，寻授西北路招讨副使。未几，改东北路。六年正月，北边有警，聚兵围庆州急，孛迭率本路军往救，敌解去，州竟无患。

承安元年，丞相襄北伐，孛迭为先锋副统，进军至龙驹河，受围，会襄引大军至，得解。后授镇宁军节度使，以六群牧人叛，改宁昌军。孛迭为都统，领步骑万次懿州，敌数万来逆战，兵势甚张，孛迭亲陷阵，奋力鏖击却之，身中二创，捷闻。迁一官。

承安二年，乣军千余出没剽掠锦、懿间，孛迭追败之，复获所掠，悉还本户。三年，从同判大睦亲府事宗浩为左翼都统，战移密河，胜；战骨堡子西，杀获甚众。五年，授知广宁府事，俄改东北路招讨使。以捍边有功，赐诏褒谕，三迁为崇义军节度使。泰和六年，卒。讣闻，遣官致祭，赐银五百两，赠金紫光禄大夫。

孛迭勇决善战，自幼以军功显，任兵镇十余年，所向克捷，凡再迁官，赐金币，甚为上倚注云。

赞曰：《易师》之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盖初为师之始，出师之道，当慎其始。清臣首议出师，遽以贪小利败。襄虽贤，竭力而后胜其任。衡、安国、孛迭之功又亚于襄者也。然而，兵连祸结，以终金世。故兵无常胜，制胜在势。势制兵者强，兵制势者亡。迹襄之开筑壕堑以自固，其犹元魏、北齐之长城欤？金之势可知矣。势屈而兵胜，亡国之道也。金以兵始，亦以兵终。呜呼！用兵之始，可不慎欤，可不慎欤！

金史卷九五　列传第三三

移剌履　张万公　蒲察通　粘割斡特剌　程辉　刘玮　董师中　王蔚　马惠迪　马琪　杨伯通　尼厖古鉴

移剌履字履道，辽东丹王突欲七世孙也。父聿鲁，早亡。聿鲁之族兄兴平军节度使德元无子，以履为后。方五岁，晚卧庑下，见微云往来天祭，忽谓乳母曰：“此所谓‘卧看青天行白云’者耶？”德元闻之，惊曰：“是子当以文学名世。”及长，博学多艺，善属文。初举进士，恶搜检烦琐，去之。荫补为承奉班祇候、国史院书写。

世宗方兴儒术，诏译经史，擢国史院编修官，兼笔砚直长。一日，世宗召问曰：“朕比读《贞观政要》，见魏征嘉谋忠节，良可称叹。近世何故无如征者？”履曰：“忠嘉之士，何代无之，但上之人用与不用耳。”世宗曰：“卿不见刘仲诲、张汝霖耶，朕超用二人者，以尝居谏职，屡有忠言故也。安得谓之不用，第人材难得耳。”履曰：“臣未闻其谏也。且海陵杜塞言路，天下缄口，习以成风。愿陛下惩艾前事，开谏诤之门，天下幸甚。”

初议以时务策设女直进士科，礼部以所学不同，未可概称进士，诏履定其事，乃上议曰：“进士之科，起于隋大业中，始试以策。唐初因之，高宗时杂以箴铭赋诗，至文宗始专用赋。且进士之初，本专试策，今女直诸生以试策称进士，又可疑焉。”世宗大悦，事遂施行。十五年，授应奉翰林文字，兼前职，俄迁修撰。二十年，诏提控衍庆宫画功臣像，过期，降应奉。逾年，复为修撰，转尚书礼部员外郎。

章宗为金源郡王，喜读《春秋左氏传》，闻履博洽，召质所疑。履曰：“左氏多权诈，驳而不纯。《尚书》、《孟子》皆圣贤纯全之道，愿留意焉。”王嘉纳之。二十六年，进本部郎中，兼同修国史、翰林修撰，表进宋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曰：“臣窃观近世，皆以兵刑财赋为急，而光独以此进其君。有天下者，取其辞施诸宇内，则元元受赐。”俄以疾，乞补外，世宗曰：“履多病，可与便州。”遂授蓟州刺史。无几，召为翰林待制，同修国史。明年，擢尚书礼部侍郎，兼翰林直学士。

世宗崩，遗诏移梓宫寿安宫。章宗诏百官议，皆谓当如遗诏，履独曰：“非礼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其可使万国之臣朝大行于离宫乎？”上曰：“朕日夜思之，舍正殿而奠于别宫，情有所不

忍，且于礼未安。”遂殡于大安殿。二十九年三月，进礼部尚书，兼翰林直学士，赐大定三年孟崇献榜下进士及第。七月，拜参知政事，提控刊修《辽史》。明昌元年，进尚书右丞。

初，河溢曹州，帝问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河决，何也？”履曰：“《春秋》止是鲁史，所以鲜及他国事。”二年六月，薨，年六十一。是日，履所生也。谥曰文献。

履秀峙通悟，精历算书绘事。先是，旧《大明历》舛误，履上乙未历，以金受命于乙未也，世服其善。初，德元未有子，以履为后，既而生子震，德元殁，尽推家资与之。其自礼部兼直学士为执政，乃举前代光院故事，以钱五十万送学士院，学者荣之。

张万公字良辅，东平东阿人也。幼聪悟，喜读书。父弥学，梦至一室，榜曰：“张万相公读书堂”，已而万公生，因以名焉。登正隆二年进士第，调新郑簿。以忧去。服阕，除费县簿。大定四年，为东京辰渌盐副使，课增，迁长山令。时土寇未平，一旦至城下者几万人，万公登陴谕以乡里亲旧意，众感悟相率而去，邑人赖之，为立生祠。久之，补尚书省令史，擢河北西路转运司都勾判官，改大理评事，就升司直，四迁侍御史、尚书右司员外郎。丞相徒单克宁尝谓曰：“后代我者必汝也。”俄授郎中，敷奏明敏，世宗嘉之，谓侍臣曰：“张万公纯直人也。”寻迁刑部侍郎。

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选为南京路提刑使。以治最，迁御史中丞。会北边屡有警，上命枢密使夹谷清臣发兵击之。万公言：“劳民非便。”诏百官议于尚书省，遂罢兵。寻为彰国军节度使。

明昌二年，知大兴府事，拜参知政事，逾年，以母老乞就养，诏不许，赐告省亲。还，上问山东、河北粟贵贱，今春苗稼，万公具以实对。上谓宰臣曰：“随处虽得雨，尚未沾足，奈何？”万公进曰：“自陛下即位以来，兴利除害，凡益国便民之事，圣心孜孜，无不举行。至于旱灾，皆由臣等，若依汉典故，皆当免官。”上曰：“卿等何罪，殆朕所行不逮者。”对曰：“天道虽远，实与人事相通，唯圣人言行可以动天地。昔成汤引六事自责，周宣遇灾而惧，侧身修行，莫有修饬人事。方今宜崇节俭，不急之务、无名之费，可俱罢去。”上曰：“灾异不可专言天道，盖必先尽人事耳，故孟子谓王无罪岁。”左丞完颜守贞曰：“陛下引咎自责，社稷之福也。”上由是以万公所言下诏罪己。

进士李邦乂者上封事，因论世俗侈靡，讥涉先朝，有司议言者罪，上谓宰臣曰：“昔唐张玄素以桀、纣比文皇。今若方我为桀、纣，亦不之罪。至于世宗功德，岂容讥毁。”顾问万公曰：“卿谓何如？”万公曰：“讥斥先朝，固当治罪，然旧无此法。今宜定立，使人知之。”乃命免邦乂罪，惟殿三举。其奏对详敏，多类此。

四年，复申前请，授知东平府事，谕之曰：“卿在政府，非不称职，以卿母老，乞侍养，特畀乡郡，以遂孝养。朕心所属，不汝忘也。”万公谢，且捧书言曰：“臣狂妄，有一言欲今日以闻，会受除未及耳。夫内外之职，忧责如一，畎亩之臣犹不忘君，刍荛之言，明主所择，伏望圣聪省察。”上嘉纳之。六年，改知河中府，时军兴，调发丛剧，悉为宽假，使民力易办。人为绘像于薰风楼，又建“去思堂”。

移镇济南，以母忧去职。卒哭，诏起复，拜平章政事，躐迁资善大夫，封寿国公。时李淑妃有宠，用事，帝意惑之，欲立为后，大臣多不可。御史姬端修上书论之，帝怒，御史大夫张暐削一官，侍御史路铎削两官，端修杖七十，以赎论。淑妃竟进封元妃。又大兵虽罢，而边事方殷，连岁旱暵，灾异数见。又多变更制度，民以为弗便而又改之，纷纷无定。万公素沉厚深谨，务安静少事以为治，与同列议多不合，然颇嫌畏，不敢犯颜强谏，须帝有问，然后审画利害而质言之，帝虽从而弗行也。万公于是两上表以衰病丐闲，诏谕曰：“近卿言数事，朕未尝行，乃朕之过。卿年未老，而遽告病，今特赐告两月，复起视事。”

初，明昌间，有司建议，自西南、西北路，沿临潢达泰州，开筑壕堑以备大兵，役者三万人，连年未就。卿史台言：“所开旋为风沙所平，无益于御侮，而徒劳民。”上因旱灾，问万公所由致。万公对以“劳民之久，恐伤和气，宜从御史台所言，罢之为便”。后丞相襄师还，卒为开筑，民甚苦之。主兵者又言：“比岁征伐，军多败衄，盖屯田地寡，无以养赡，至有不免饥寒者，故无斗志。愿括民田之冒税者分给之，则战士气自倍矣。”朝臣议已定，万公独上书，言其不可者五，大略以为：“军旅之后，疮痍未复，百姓拊摩之不暇，何可重扰，一也。通检未久，田有定籍，括之必不能尽，

适足以增猾吏之敝，长告讦之风，二也。浮费侈用，不可胜计，推之以养军，可敛不及民而足，无待于夺民之田，三也。兵士失于选择，强弱不别，而使同田共食，振厉者无以尽其力，疲劣者得以容其奸，四也。夺民而与军，得军心而失天下心，其祸有不可胜言者，五也。必不得已，乞以冒地之已括者，召民莳之，以所入赡军，则军有坐获之利，而民无被夺之怨矣。”皆不报。一日奏事，上谓万公曰：“卿昨言天久阴晦，亦由人君用人邪正不分。君子当在内，小人当在外，甚有理也，然孰谓小人？”万公奏张炜、田栎、张嘉贞等，虽有才干，无德可称”。上即命三人补外。

泰和元年，连章请老，不许，迁荣禄大夫，赐其子进士及第。明年，章再上，有旨：“得非卿有所言，朕有不从者乎？或同列情见不一，而多违卿意邪？不然，何求去如是之数也。”万公谢无他，第以病言。三年正月，章再上，不允，加银青光禄大夫。三月，历举朝臣有名者以自代，求去甚力，上知其不能留，谕曰：“朕初即位，擢卿执政，继迁相位，以卿先朝旧人，练习典故，朕甚重之。且年虽高而精力未衰，故以机务相劳。为卿屡求退去，故勉从之，甚非朕意也。”加金紫光禄大夫，致仕。

六年，南鄙用兵，上以山东重地，须大臣镇抚之，先任完颜守贞卒，于是特起万公知济南府、山东路安抚使。山东连岁旱蝗，沂、密、莱、莒、潍五州尤甚。万公虑民饥盗起，当预备赈济。时兵兴，国用不给，万公乃上言乞将僧道度牒、师德号、观院名额并盐引，付山东行部，于五州给卖，纳粟易换。又言督责有司禁戢盗贼之方。上皆从之。宋人请和，复乞致仕，许之，加崇进，仍给平章政事俸之半。泰和七年，薨。命依宰臣故事，烧饭，赙葬。赠仪同三司，谥曰文贞。

万公淳厚刚正，门无杂宾，典章文物，多所裁正。上尝与司空襄言秋山之乐，意将有事于春搜也。顾视万公，万公曰：“动何如静。”上改容而止。辅政八年，其所荐引，多廉让之士焉。大安元年，配享章宗庙廷。

蒲察通本名蒲鲁浑，中都路胡土爱割蛮猛安人也。熙宗选护卫，见通名，以笔识之。通以父老，恳乞就养。众讶之曰：“得充侍卫，终身荣贵，今乃辞，过人远矣。”朝廷义而从之。后因会葬宋王宗望于房山，以门阀，加昭信校尉，授顿舍。改御院通进。

海陵伐宋，隆州诸军尤精锐，付通总之。兵压淮，令通率骑二百先济觇敌。及弇中，敌兵跃出，通按兵直前，傍有舞槊来刺者，回身射之，应弦而毙。诸军并击，败之。海陵召见，喜形于色，曰：“兵事定，汝勿忧爵赏。”至扬州，通营别屯。是夜，海陵遇弑，有来告者，通欲执而杀之，续闻其实，哀闷仆地，众掖而起，径入营门哭之。

军还，入见，世宗顾谓近臣曰：“朕素知是人，幼尝从游，性温厚，有识虑，又精骑射。”授尚厩局副使。又谕近臣曰：“常令见朕，欲问以事而考其言，朕将用之。”窝斡反，命通佩金符，诣军前督战。贼破，以功授世袭谋克。奚人乱，承诏继往莅军。迁本局使，以母丧免，起为殿前右卫将军，兼领闲厩。寻命其子蒲速烈尚卫国公主。出为肇州防御使，赐以金带，仍谕以补外之意，因戒敕之，语在《世宗纪》中。寻擢蒲与路节度使，移镇归德军，迁西南路招讨，入知大兴府事，除殿前都点检。初，大理卿阙，世宗欲令通为之，问宰臣，对曰：“通，点检器也。”上曰：“点检繁冗，无由显其能。通明敏才干，正掌法之官。”又曰：“通之机识，崇尹不及也。”

大定十七年，拜尚书右丞，转左丞。诏议推排猛安谋克事，大臣皆以为止验见在产业，定贫富，依旧科差为便。通言：“必须通括各谋克人户物力多寡，则贫富自分。贫富分，则版籍定，如有缓急，验籍科差，富者不得隐，贫者不重困。与一例科差者，大不侔矣。”上是通言，谓宰臣曰：“议事当如通之尽心也。”阅三岁，进平章政事，封任国公。

世宗将幸上京，以通朝廷旧人，命为上京留守，先往镇抚之。二十五年，除知真定府事，世宗曰：“朕复欲相卿，惜卿老矣，故以此授卿。”仍赐钱千贯。未几，改知平阳府事，移凤翔，致仕。明昌四年，上谕宰臣曰：“通先朝重臣，年虽高而未衰。”因命知广宁府事。累表请老，复以开府仪同三司致仕。

承安三年薨。谕旨于其弟曰：“旧制，致仕宰相，无祭葬礼，通旧臣懿戚，故特命敕祭及葬。”初，通在政府，举太子率府完颜守贞、监察御史裔俱可大用，其后皆为名臣，世多其知人云。

粘割斡特剌，盖州别里卖猛安奚屈谋克人也。贞元初，以习女直字试补户部令史，转尚书省令史。大定七年，选授吏部主事，历右补阙、修起居注。

九年，河南路统军使宗叙以宋人欲启兵衅，上言求入见，世宗遣斡特剌就问之，仍究其实。至汴，问宗叙，及召凡尝言边事者诘之，皆无状。还报，世宗喜曰："朕固知妄也。"授左司员外郎。

十年，以夏国发兵筑祁安城及袭杀乔家族首领结什角，又谍者言夏与宋人通谋犯边，诏大理卿李昌图与斡特剌往按其事。夏人报言，结什角以兵犯夏境故杀之，祁安城本上国所赐旧积石地，发兵修筑以备他盗耳。又察知宋、夏无交通状，及乔家族民户愿令结什角侄赵师古为首领，具以闻。世宗甚悦，转右卫将军。赐衣马车牛弓矢器仗。十二年，为夏国生日使，还授右司郎中，迁右副都点检。久之，出为河南路统军都监，赐金带及具装马。

十七年，授昌武军节度使，兼领前职。明年，入为刑部尚书，拜参知政事。世宗尝谕平章政事唐括安礼曰："朕思为治之道，考择人材最为难事，其余常务各有程式，非此比也。如斡特剌所举者，颇称朕意。"时右三部检法蒙括蛮都告斡特剌与招讨哲典朋党，乞付刑部诘问，世宗曰："若哲典免死，则可谓朋党。今已伏诛，乃诬谤耳。"又谓宰臣曰："朕素知此人极有识虑，貌虽柔而心甚刚直，所行不率易也。"二十二年，委提控代州阜通监，召见谕之曰："朕自任卿以来，悉卿材干，故擢为执政。卿亦体朕待遇之意，能勉尽所职，凡谋议奏对多副朕心，莫倚上有宰相而自嫌外。盖旧人年老，新人未苦经练，是以委责于卿，但有所见悉心以言，勿持嫌以为不知也。"二十三年，进尚书右丞，兼枢密副使，表乞解一职，召许解枢密。世宗以猛安谋克抛留土田，责宰臣曰："此事皆卿辈所当陈举，乃俟朕言而后行，盖卿辈以为细务非天子所亲。朕尝思之，狱讼簿书有斡特剌在，余事卿辈略不介意，朕亦安能置而不问邪？"俄坐事削一阶，令视事如故。

二十六年，转尚书左丞，世宗谓曰："朕昨与宰臣议可授执政者，卿不在焉。今阿鲁罕年老，斡鲁也多病，吾欲用宗浩何如？"斡特剌奏曰："彼二人者恐不得力，独宗浩干能可任。"遂用宗浩。又谓曰："朕于天下事无不用心，一如草创时。"斡特剌曰："自古人君始勤终怠者多矣，有始有终，惟圣人能之。"上曰："唐太宗至明之主也，然魏征谏以十事，谓其不能有终，是则有终始者实为难矣。"二十八年，为上京留守，赐通犀带及射生马一。

明昌二年致仕。承安初，有事北方，朝廷欲得旧臣任之，乃起为东京留守，遣监察御史完颜纲谕旨曰："知汝精神尚健，故复用也。"明年，改上京留守，又谕之曰："上京祖先基业之地，卿驰驿之任，到彼便宜行事。边事稍息，即召卿还。"二年九月，还朝，拜平章政事，封芮国公。在位数月，薨，年六十九。讣闻，上伤悼久之。遣官致祭，赙赠银千二百五十两、重币四十五端、绢四百五十匹、钱二千贯，谥曰成肃。

斡特剌性温厚酝藉，尝为丞相纥石烈良弼所荐，后世宗谓宰臣曰："良弼善知人，如斡特剌辈其才真可用也。"在相位十余年，甚见宠遇，唯奏定五品官子与外路司吏同试部令史、及令随朝吏员得试国史院书写，世宗以为非云。

程辉字日新，蔚州灵仙人也。皇统二年，擢进士第，由尚书省令史升左司都事。久之，为南京路转运使，以宫殿火，降授磁州刺史。有吴僧者杀州人张善友而取其妻，辉督捕之，命张母以长锥刺僧与其妻无完肤以死。改陕西东路转运使，再迁户部尚书。

大定二十三年，拜参知政事。世宗谕之曰："卿年虽老，犹可宣力。事有当言，毋或隐默。卿其勉之。"一日，辉侍朝，世宗曰："人尝谓卿言语荒唐，今遇事辄言，过于王蔚。"顾谓宰臣曰："卿等以为何如？"皆曰："辉议政可否，略无隐情。"辉对曰："臣年老耳聩，第患听闻不审，或失奏对。苟有所闻，敢不尽心。"旧庙祭用牛，世宗晚年欲以他牲易之，辉奏曰："凡祭用牛者，以牧之最重，故号太牢。《语》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古礼不可废也。"

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尚书省奏来岁正旦外国朝贺事，世宗曰："上京地远天寒，朕甚悯人使劳苦，欲即南京受宋书，何如？"辉对曰："外国使来必面见天子，今半途受书，异时宋人托事效之，何以辞为？"世宗曰："朕以诚实，彼若相诈，朕自有处置耳。"辉以为不可，于是议权免一年。会有司市面不时酬直，世宗怒监察不举劾，杖责之。以问辉，辉对曰："监察君之耳目。所犯罪轻，不

赎而杖，亦一时之怒也。”世宗曰：“职事不举，是故犯也，杖之何不可。”辉对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二十六年，以老致仕。次年，复起知河南府事，辉辞以衰老不任，召入香阁，谕之曰：“卿年老而精力尚强，虽久历外，未尝得嘉郡，河南地胜事简，故以处卿，卿可优游颐养。”辉曰：“臣犹老马也，刍豆待养，岂可责以筋力。向者南京宫殿火，非圣恩宽贷，臣死久矣。今河之径河南境上下千余里，河防之责视彼尤重，此臣所以忧不任也。”于是特诏不预河事。章宗立，时辉年七十六，复乞致仕，诏许之，仍给参知政事半俸。承安元年卒，谥日忠简。

辉性倜傥敢言，喜杂学，尤好论医，从河间刘守真说，率用凉药。神童尝添寿者方数岁，辉召之，因书“医非细事”四字，添寿涂“细”字，改书作“相”，辉颇惭，人亦以此为中其病云。

刘玮字德玉，咸平人也。唐卢龙节度使仁敬之裔。祖弘，辽季镇懿州，王师至，弘以州降，太祖俾知咸州，后以同平章政事致仕。父君诏，同知宣徽院事。玮幼警悟，业进士举，熙宗录其旧，特赐及第。调安次丞。由遵化县令补尚书省令史，历户部主事、监察御史，累转尚书省都事。宰臣奏拟玮经画军民田土，世宗见其名曰：“刘玮尚淹此乎。”迁户部员外郎。时将东巡，命玮同工部郎中宋中往营行宫，就升郎中。改同知宣徽院事，为使宋国信副使。玮父兄皆以是官使江左，当时荣之。还授户部侍郎。

初，世宗器玮材干，以为无施不可，及将幸上京，以行在所须皆隶太府，欲玮领其事，嫌其稍下，故移户部侍郎张大节于工部，而以户部授玮。上还，谓宰臣曰：“刘玮极有心力，临事闲暇，第用心不正耳。若心正当，其人才不可得也。”

明年，擢户部尚书。时河决于卫，自卫抵清、沧皆被其害，诏兼工部尚书往塞之。或以谓天灾流行，非人力所能御，惟当徙民以避其冲，玮曰：“不然。天生五材，递相休王，今河决者土不胜水也。俟秋冬之交，水势稍杀，以渐兴筑，庶几可塞。”明年春，玮斋戒祷于河，功役齐举，河乃复故。召还增秩，以为宋吊祭副使。世宗不豫，拜参知政事，仍领户部，既而为山陵使。寻上表请外，出知齐南府事，移镇河中。明昌二年，徙知大名府，仍领河防事。

三年，入拜尚书右丞。上尝问考课法今可行否，右丞相夹谷清臣曰：“行之亦可，但格法繁则有司难于承用耳。”玮曰：“考课之法本于总核名实，今提刑司体察廉能赃滥以行赏罚，亦其意也。若别议设法，恐涉太繁。”上问唐代何如，玮对以“四善、二十七最”。明年六月，卒。是日，上将击球于临武殿，闻玮卒而止，谥曰安敏。

后上谓宰臣曰：“人为小官或称才干，及其大用则不然。如刘玮固甚干，然自世宗朝逮辅朕，于事多有知而不言者。若实愚人则不足论，知及之而不肯尽心，可乎？”平章政事完颜守贞曰：“《春秋》之法，责备贤者。”上曰：“夫为宰相而欲收恩避怨，使人人皆称己是，贤者固若是乎？”

董师中字绍祖，洺州人也。少敏赡，好学强记。擢皇统九年进士第，调泽州军事判官。改平遥丞。县有剧贼王乙，素凶悍不可制，师中捕得杖杀之，一境遂安。时大军后，野多枯胔，县有遗榇寓于驿舍者，悉为葬之。迁绵上令，补尚书省令史，右相唐括讹鲁古尤器重之，抚其座曰：“子议论英发，襟度开朗，他日必居此座。”再考，擢监察御史，迁尚书省都事。初，师中为监察时，漏察大名总管忽剌不公事，及忽剌以罪诛，世宗怒曰：“监察出使郡县，职在弹纠，忽剌亲贵尤当用意，乃徇不以闻。”削官一阶，降授沁南军节度副使。累迁坊州刺史。

明昌元年，初置九路提刑司，师中选为陕西路副使，坐修公廨滥支官钱罪，以赎论。及御史台言其宽和有体，召为大理卿。御史中丞吴鼎枢举以自代，尚书省亦奏其才行，遂擢中丞，时西北路诏讨使宗肃以平章夹谷清臣荐，知大兴府事。师中上言：“宗肃近以赃罪鞫于有司，狱未竟，不宜改除。”上纳其言，曰：“朕知之矣。有功不赏，有罪不罚，虽唐、虞不能化天下。”命复送有司。

四年，上将幸景明宫，师中及侍御史贾铉、治书侍御史粘割遵古谏，以谓“劳人费财，盖其小者，变生不虞，所系非轻。圣人法天地以顺动，故万举万全。今边鄙不驯，反侧无定，必里哥孛瓦贪暴强悍，深可为虑。陛下善问诸左右，必有容悦而言者，谓堂堂大国，何彼之恤。夫蜂虿有毒，患起所忽。今都邑壮丽，内外苑囿足以优佚皇情，近畿山川飞走充牣，足以阅习武事，何必千车万

骑，草居露宿，逼介边陲，远烦侦候，以冒不恻之悔哉。”上不纳。师中等又上疏曰：“近年水旱为沴，明诏罪己求言，罢不急之役，省无名之费，天下欣幸。今方春东作，而亟遣有司修建行宫，揆之于事，似为不急。况西、北二京，临潢诸路，比岁不登。加以民有养马签军挑壕之役，财力大困，流移未复，米价甚贵，若扈从至彼，又必增价。日粜升合者口以万数，旧藉北京等路商贩给之，倘以物贵或不时至，则饥饿之徒将复有如曩岁，杀太尉马、毁太府瓜果、出忿怨言、起而为乱者矣。《书》曰：‘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况南北两属部数十年捍边者，今为必里哥孛瓦诱胁，倾族随去，边境荡摇如此可虞，若忽之而往，岂圣人万举万全之道哉。乃者太白昼见，京师地震，又北方有赤色，迟明始散。天之示象，冀有以警悟圣意，修德销变。矧夫逸游，古人所戒，远自周秦、近逮隋唐与辽，皆以是生衅，可不慎哉，可不畏哉。”左补阙许安仁、右拾遗路铎亦皆上书论谏。是日，上御后阁，召师中等赐对，即从其奏，仍遣谕辅臣曰：“朕欲巡幸山后，无他，不禁暑热故也。今台谏官咸言民间缺食处甚多，朕初不尽知，既已知之，暑虽可畏，其忍私奉而重民之困哉。”乃罢北幸。寻为宋生日国信使，还以所得金帛分遗亲旧。五年，上复如景明宫，师中及台谏官各上疏极谏，上怒，遣近侍局直长李仁愿诣尚书省，召师中等谕之曰：“卿等所言，非无可取，然亦有失君臣之体者。今命平章谕旨，其往听焉。”

户部尚书马琪表举自代，擢吏部尚书。初，完颜守贞改为西京留守，朝京师，上欲复用，监察御史蒲剌都等纠弹数事，师中辨其诬，而守贞正人可用，守贞由是复拜平章政事。及守贞以罪斥，上曰：“向荐守贞者应降黜。如董师中言台省无此人不治，路铎、李敬义亦尝推举，可左迁于外。然三人者后俱可用，今姑出之，以正失举罪。”除陕西西路转运使。岁余，征为御史大夫，命与礼部尚书张暐看读言陈文字。逾三月，拜参知政事，进尚书左丞。他日奏事，上语辅臣曰：“御史姬端修言小人在侧，果谁欤？”师中曰：“应谓李喜儿辈。”上默然。

师中通古今，善敷奏，练达典宪，处事精敏，尝言曰：“宰相不当事细务，要在知人才，振纲纪，但一心正、两目明，足矣。”承安四年，表乞致仕，诏赐宅一区，留居京师。以寒食，乞过家上冢，许之，且命赋《寒食还家上冢诗》。每节辰朝会，召入侍宴，其眷礼如此。泰和二年，薨，年七十四。上闻之，甚悼惜，顾谓大臣曰：“凡正人多执方而不通，独师中正而通。”诏依见任宰执例葬祭，仍赙赠之，谥曰文定。

师中工文，性通达，疏财尚义，平居则乐易真率，其临事则刚决，挺然不可夺。弟师俭，初业进士，欲籍其资荫。师中保任之，密令人代给堂帖，使之肄业。师俭感其义方，力学后遂登第。方在政府，近侍传诏，将录用其子，师中奏曰：“臣有侄孤幼，若蒙恩录，胜于臣子。”上义之，以其侄为笔砚承奉。与胥持国同辅政，颇相亲附，世以此少之。

王蔚字叔文，香河人也。登皇统二年进士第，调良乡丞。治绩优等，补尚书省令史，知管差除，蔚性通敏，晓析吏事，寻授都事，以丧去，起复，行左司员外郎，迁郎中。大定二年，超授河东北路转运使，谕旨曰：“汝在海陵时，行事多不法。然朕素知尔才干，欲授以内除，而宪台有言，以是补外。如能澡心易行，必当升擢，否则勿望再用。”既而察廉为第一，授中都路都转运使。改吏部尚书，以断护卫出职事不当，夺官一阶。顷之，出知河中府事，迁南京留守。

十五年，拜参知政事，蔚恳辞不任负荷，敕谕之曰：“卿但履正奉公，无或阿顺，何以辞为？”十六年，出知真定府事，累转知河中府，明昌元年，召拜尚书右丞，致仕，卒。

马惠迪字吉甫，漷阴人也。擢天德三年进士第，再调昌邑令。察廉第一，补尚书省令史。大定中，出为西京留守判官，以治最，擢同知崇义军节度事。累迁左司郎中。先是，邓俨居是职，世宗爱其明敏，惠迪一日奏事退，上谓宰臣曰：“人之聪明多失于浮炫，若惠迪聪明而朴实，甚可喜也。朕尝与论事，五品以下朝官少有如者。”未几，超授御史中丞，拜参知政事。

时乌底改叛亡，世宗已遣人讨之，又欲益以甲士，毁其船筏。惠迪奏曰：“得其人不可用，有其地不可居，恐不足劳圣虑。”上曰：“朕固知之。所以毁其船筏，正欲不使再窥边境耳。”寻以忧去，起为昭义军节度使。明昌元年，为南京留守，致仕，卒。

马琪字德玉，大兴宝坻人。正隆五年擢进士第，调清源主簿，三迁永清令。永清畿县，号难治，

前令要介有能声，琪继以治闻。补尚书省令史，以永清治最，授同知定武军节度使事、兴中府治中，召为户部员外郎，改侍御史。

世宗谓宰臣曰："比者马琪主奏高德温狱，其于富户寄钱事皆略不奏，朕以琪明法律而正直，所为乃尔，称职之才何其难也？古人虽云'罪疑惟轻'，非为全尚宽纵也。"寻转左司员外郎，扈从东巡，迁右司郎中，移左司。时择使宋国者，世宗欲命琪，宰臣言其资浅，诏特遣之，还授吏部侍郎，改户部。

章宗即位，除中都路都转运使。时户部阙官，上令宰臣选可任者，或举同知大兴府事乌古孙仲和，上曰："仲和虽有智力，恐不能主钱谷。理财安得如刘晏者，官用足而民不困，唐以来一人而已。"或举琪，上然之，曰："琪不肯欺官，亦不肯害民，是可用也。"遂擢为户部尚书。久之，削官一阶。初，琪病告，近侍传旨，不具服曳履而出，有司议当徒二年，减外犹追官解任，大理小卿阎公贞以为琪本荒遽失措，与非病告有违不同，宜减徒二年三等论之。上从公贞议，任职如故。

明昌四年，拜参知政事，诏谕之曰："户部遽难得人，顾无以代卿者，故用卿晚耳。"一日，上谓琪曰："卿在省久矣，比来事少于往时何也。"琪曰："昔宰职多有异同，今情见不同者甚少。"。上曰："往多情见为是耶，今无者为是耶？"琪曰："事状明者不假情见，便用情见，亦要归之是而已。"五年，河决阳武，灌封丘而东，琪行尚书省事往治之，讫役而还。迁中大夫。承安元年，北边用兵，而连岁旱暵，表乞致仕，不许。明年，出镇安武军，致仕，卒。子师周，阁门祗候，当给假。以闻。上悼之，以不奏闻责谕有司，后二品官卒皆具以闻，自琪始。

琪性明敏，习吏事，其治钱谷尤长，然性吝好利，颇为上所少云。

杨伯通字吉甫，弘州人。擢大定三年进士第，由尚书省令史为吏部主事、顺义军节度副使，以忧去。吏部侍郎马琪表荐伯通廉干，尚书省复察如所举，召为尚书省都事，授同知定武军节度使事，明昌元年，擢左司员外郎，转郎中，累迁吏部尚书，寻移户部。

承安二年，拜参知政事。监察御史路铎劾奏伯通引用乡人李浩，以公器结私恩。左司郎中贾益承望风旨，不复检详，言之台端，欲加纠劾，大夫张暐辄尼不行。上命同知大兴府事贾铉诘之，伯通居家待罪。铉奏："暐言弹绌大臣，须有实迹，所劾不当，徒坏台纲。益言除授皆宰执公议，不信伯通私枉。"诏责铎言事轻率，而慰谕伯通治事。伯通再上表辞，不许。四年，进尚书左丞，致仕，卒。

尼庞古鉴本名外留，隆州人也。识女直小字及汉字，登大定十三年进士第，调隆安教授。改即墨主簿，召授国子助教，擢近侍局直长。世宗器其材，谓宰臣曰："新进士中如徒单镒、夹谷衡、尼庞古鉴，皆可用也。"改太子侍丞。逾年，迁应奉翰林文字，兼右三部司正。世宗复谓宰臣曰："鉴尝近侍，朕知其正直干治。及为东宫侍丞，保护太孙，礼节言动犹有国俗纯厚旧风，朕甚嘉之。"

章宗立，累迁尚书户部侍郎，兼翰林直学士。俄转同知大兴府，用大臣荐，改知大兴府事。明昌五年拜参知政事，薨，谥曰文肃。

赞曰：移剌履从容进说，信孚于君，至论经纯传驳，以孝行为治本，其得古人遗学欤。昔臧孙达忠谏于鲁，君子知其有后，信矣。张万公引正守己，质言无华。开壕括地之议，明灼利害，如指诸掌，闭于群说而不式，致仕而归，理势然也。蒲察通之哭海陵，君臣大义死生一之，其志烈矣。程辉、斡特剌之鲠直，刘玮、董师中之通敏，才皆足以发闻，然师中有附胥之讥，刘玮见避事之责，其视前人多有愧矣。王蔚、马惠迪之徒，何足算也。

金史卷九六　列传第三四

黄久约　李晏　李愈　王贲　许安仁　梁襄　路伯达

黄久约字弥大，东平须城人也。曾祖孝绰有隐德，号"潜山先生。"父胜，通判济州。母刘氏，尚书右丞长言之妹，一夕梦鼠衔明珠，寤而久约生，岁实在子也。

擢进士第，调郓城主簿，三迁曹州军事判官。有盗窃民财，诉者以为强，郡守欲傅以重辟，久约阅实，囚得免死。累擢礼部员外郎，兼翰林修撰，升待制，授磁州刺史。磁并山，素多盗，既获

而款伏者，审录官或不时至，系者多以杖杀，或死狱中。久约恻然曰："民虽为盗而不死于法可乎？"乃尽请谳之而后行。

久之，复入翰林为直学士，寻授左谏议大夫，兼礼部侍郎，为贺宋生日副使。至临安，适馆伴使病，宋人议欲以副使代行使事，久约曰："设副使亦病，又将使都辖、掌仪辈行礼乎？"竟令国信使独前行，副使与馆伴副使联骑如故，乃终礼而还。道经宿、泗，见贡新枇杷子者，州县调民夫递进，还奏罢之。

时以贫富不均，或欲令富民分贷贫者，下有司议，久约曰："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贫富不均，亦理之常。若从或者言，适足以敛怨，非损有余补不足之道。"章宗时领右丞相，韪其议。寻上章请老，诏谕之曰："卿忠直敢言，匡益甚多，未可使去左右。"迁太常卿，仍兼谏职。

时郡县多阙官，久约言："世岂乏材，阂于资格故也。明诏每责大臣以守格法而滞人材，乞断自宸衷而力行之。"世宗曰："此事宰相不属意，而使谏臣言之欤？"即日授刺史者数人。久约又言宜令亲王以下职官递相推举，世宗曰："荐举人材惟宰相当为耳，他官品虽高，岂能皆有知人之监。方今县令最阙，宜令刺史以上举可为县令者，朕将察其实能而用之。"又谓久约曰："近日察举好官皆是诸科监临，全无进士何也？岂荐举之法已有奸弊，不可久行乎？"久约曰："诸科中岂无廉能人，不因察举有终身不至县令者，此法未可废也。"上曰："尔举孙必福是乎？"久约曰："臣顷任磁州时，必福为武安丞，臣见其廉洁向公、无所顾避，所以保举。不谓必福既任警巡使，处决凝滞。"上曰："必福非独迟缓，亦全不解事，所以罪不及保官者，幸其无赃污耳。"久约无以对。必福五经出身，盖诸科人，故上问及之。翌日侍朝，故事，宰相奏事则近臣退避，久约欲趋出，世宗止之，自是谏臣不避以为常。

章宗即位，久约以国富民贫、本轻末重、任人太杂、吏权太重、官盐价高、坊场害民、与夫选左右、择守令八事为献，皆嘉纳之。再乞致仕，不许，授横海军节度使以优佚之。明昌二年致仕，卒。久约隽朗敢言，性友弟，为文典赡，有外祖之风云。

李晏字致美，泽州高平人。性警敏，倜傥尚气。皇统六年，登经义进士第。调岳阳丞。再转辽阳府推官，历中牟令，会海陵方营汴京，运木于河，晏领之。晏以经三门之险，前后失败者众，乃驰白行台，以其木散投之水，使工取于下流，人皆便之。丁内艰，服除，召补尚书省令史。辞去，为卫州防御判官。世宗素识其才名，寻召为应奉翰林文字，特令诣阁谢，上顾谓左右曰："李晏精神如旧。"慰劳甚悉。时方议郊礼，命摄太常博士，俄而真授。为高丽读册官，五迁秘书少监，兼尚书礼部郎中，除西京副留守。世宗谓侍臣曰："翰林旧人少，新进士类不学，至于诏敕册命之文鲜有能者，可选外任有文章士为之。"左右举晏，上曰："李晏朕所自识。"于是召为翰林直学士，兼太常少卿。以母老乞归养，授郑州防御使，未赴，母卒。起复为翰林直学士。

世宗御后阁，召晏读新进士所对策，至"县令阙员取之何道"，上曰："朕夙夜思此，未知所出。"晏对曰："臣伏念久矣，但无路不敢言。今幸待罪侍从，得承大问，顾竭所知。"上曰："然则何如？"对曰："国朝设科取士始分南北两选，北选百人，南选百五十人，合二百五十人。词赋经义入仕之人既多，所以县令未尝阙员。其后南北通选，止设词赋一科，每举限取六七十人。入仕之人既少，县令阙员盖由此也。"上以为然，诏后取人毋限以数。寻擢吏部侍郎，兼前职，谕旨曰："卿性果敢，有激扬之意，故以授卿，宜加审慎，毋涉荒唐。"俄为中都路推排使，迁翰林侍讲学士，赚御史中丞。

会朝士以病谒告，世宗意其诈，谓晏曰："卿素刚正，今某诈病，以宰相亲故，畏而不纠欤？"晏跪对曰："臣虽老，平生所恃者诚与直尔。百官病告，监察当视。臣为中丞，官吏奸私则当言之。病而在告，此小事臣容有不知，其畏宰相何图焉。"既出，世宗目送之，曰："晏年老，气犹未衰。"一日，御史台奏请增监察员，上曰："采察内外官吏，固系监察。然尔等有所闻知，亦当弹劾。况纠正非违，台官职也，苟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顾谓晏曰："豳王年少未练，朕以台事委卿，当一一用意。"

初，锦州龙宫寺，辽主拨赐户民俾输税于寺，岁久皆以为奴，有欲诉者害之岛中。晏乃具奏："在律，僧不杀生，况人命乎。辽以良民为二税户，此不道之甚也，今幸遇圣朝，乞尽释为良。"世

宗纳其言，于是获免者六百余人。故同判大睦亲府事谋衍家有民质券，积其息不能偿，因没为奴，屡诉有司不能直，至是，投匭自言。事下御史台，晏检摘案状得其情，遂奏免之。寻为贺宋正旦国信副使。及世宗不豫，命宿禁中，一时诏册皆晏为之。

章宗立，晏画十事以上。一曰，风俗奢僭，宜定制度。二曰，禁游手。三曰，宜停铸钱。四曰，免上户管库。五曰，太平宜兴礼乐。六曰，量轻租税。七曰，减盐价。八曰，免监官陪纳亏欠。九曰，有司尚苟且，乞申明经久远图。十曰，禁网差密，宜尚宽大。又奏“乞委待制党怀英、修撰张行简更直进读陈言文字，以广视听。”皆采纳之。以年老乞致仕，改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越二年，复申前请，授沁南军节度使，久之，致仕。上念其先朝旧人，复起为昭义军节度使。

明昌六年，归老，得疾，昭除其子左司员外郎仲略为泽州刺史，以便侍养。承安二年卒，年七十五，谥曰文简。

仲略字简之。聪敏力学，登大定十九年词赋进士第，调代州五台主簿。以母忧去，服阕，转韩州军事判官，迁泽州晋城令，补尚书省令史。除翰林修撰，兼太常博士。改授左司都事，为立夏国王读册官。还，权领左司。一日，奏事退，上顾谓侍臣曰：“仲略精神明健，如俊鹘脱帽。”又曰：“李仲略健吏也。”未几，转员外郎，以亲病求侍，特授泽州刺史以便禄养。先是，晏领沁南军节度使，泽于怀为支郡，父子相继，乡人荣之。以父丧免，起为户部郎中。

时上命六品以上官，十日以次转对，乃进言曰：“凡救其末，不若正其本。所谓本者厚风俗，去冗食，养财用而已。厚风俗在乎立制度，禁奢僭。去冗食在乎宠力农，抑游堕。养财用在乎广储蓄，时敛散。商贾不通难得之货，工匠不作无用之器，则下知重本。下知重本，则末息矣。”又条陈制度之宜，上嘉纳之。俄授翰林直学士，兼前职，因命充经义读卷官。上问曰：“有司以谓经义不若词赋，罢之何如？”仲略奏曰：“经乃圣人之书，明经所以适用，非词赋比。乞自今以经义进士为考试官，庶得硕学之士。”上可其奏。改吏部郎中，迁侍郎，兼翼王傅，俄兼宛王傅。

时知大兴府事纥石烈执中坐赃，上命仲略鞫之，罪当削解。权要竞言太重，上颇然之，仲略奏曰：“教化之行，自近者始。京师，四方之则也。郡县守令无虑数百，此而不惩，何以励后？况执中凶残很愎，慢上虐下，岂可宥之。”上曰：“卿言是也。“未几，授山东东西路按察使。寻以病访医京师，泰和五年卒。上闻之，叹曰：“此人于国家宣力多矣，何遽止是耶。”赠朝列大夫，谥日襄献。

仲略性豪迈有父风，刚介特立，不阿权贵，临事明敏无留滞，故所任以干济称云。

李愈字景韩，绛之正平人。业儒术，中正隆五年词赋进士第，调河南渑池主簿。察廉优等为平阳酒副使，迁冀氏令，累迁解州刺史。章宗即位，召授同知中都路都转运使事，改同知济南府。

明昌二年，授曹王傅，兼同知定武军节度使事。王奉命宴赐北部，愈从行，还过京师，表言：“诸部所贡之马，止可委招讨司受于界上，量给回赐，务省费以广边储。拟自临潢至西夏沿边创设重镇十数，仍选猛安谋克勋臣子孙有材力者使居其职，田给于军者许募汉人佃种，不必远挽牛头粟而兵自富强矣。”上览其奏，谓宰臣曰：“愈一书生耳，其用心之忠如是。”以表下尚书省议。会愈迁同知西京留守，过阙复上言，以为“前表倘可采，乞断自宸衷”，上纳用焉。自是，命五年一宴赐，人以为便。改棣州防御使。未几，授大兴府治中，上谕之曰：“卿资历应得三品，以是员方阙而卿能干，故用之，当知朕意。”北京提刑副使范楫、知归德府事邓俨各举愈以自代，由是擢河南路提刑使。上言：“随路提刑司乞留官一员，余分部巡按。”又言：“本司见置许州，乞移治南京为便。”并从之。宪台廉察，九路提刑司以愈为最。

五年，入见，尚书省以闻，上问宰执有何议论，平章政事守贞曰：“李愈言河决事。”上曰：“愈向陈备御北边策。言甚荒唐。”守贞曰：“愈于见职甚干。”上曰：“盖以其敢为耳。”又曰：“李愈论河决事，谓宜遣大臣视护以慰人心，其言良是。”明年，改河平军节度使。承安二年，徙顺义军，奏陈屯田利害，上遣使宣谕，仍降金牌俾领其事。四年，召为刑部尚书。先是，刑部尚书阙，上以愈为可用，令议之，或言愈病，上曰：“愈比陈言，有退地千里而争言其功之语，卿等定恶此人多言耶。”特召用之。旧制，陈言者漏所言事于人，并行科罪，仍给告人赏。愈言：“此盖所以防闲小人也。比年以来诏求直言，及命朝臣转对，又许外路官言事，此皆圣言乐闻忠说之意，请除去旧条以广言路。”

上嘉纳焉。寻为贺宋正旦副使。

泰和二年春，上将幸长乐川，愈切谏曰："方今戍卒贫弱，百姓骚然，三叉尤近北陲，恒防外患。兼闻泰和宫在两山间，地形狭隘，雨潦遄集，固不若北宫池台之胜，优游闲适也。"上不从，夏四月，愈复谏曰："北部侵我旧疆千有余里，不谋雪耻，复欲北幸，一旦有警，臣恐丞相襄、枢密副使阇母等不足恃也。况皇嗣未立，群心无定，岂可远事逸游哉。"上异其言。未几，授河平军节度使，改知河中府事，致仕。泰和六年卒，年七十二。谥曰清献。自著《狂愚集》二十卷。

王贲字文孺，其先自临潢移贯宛平。曾祖士方，正直敢言。辽道宗信枢密使耶律乙辛之谗杀其太子，世无敢白其冤者，士方击义钟以诉，辽主感悟，卒诛乙辛，厚赏士方，授承奉官。父中安，擢进士第，坐田珏党事废。世宗即位党禁解，终沂州防御使。

贲性孝友，勤敏好学，第进士，由复州军事判官补尚书省令史，擢右三部检法司正。侍御史贾铉举贲安静有守，不尚奔竞，政府亦言其廉，素善论议。擢河北东西、大名府路提刑判官，选授尚书省都事，以丧去。用荐者多，起复刑部员外郎、侍御史，累迁南京路按察使，卒。贲敦厚尚义，笃于亲朋，不营产业，比殁家甚窭，上闻悯惜之，赠朝列大夫，仍厚恤其家。

弟质字敬叔，登大定二十五年进士第，累官吏部主事，以才干举迁昭义军节度副使。章宗问质临事若何，张万公对曰："胜其兄贲。"章宗曰："及其兄亦可矣。"后以礼部尚书致仕，终。

许安仁字子静，献州交河人。幼孤，能自刻苦读书，善属文。登大定七年进士第，调河间县主簿。累迁太常博士，兼国史院编修官。章宗为皇太孙，安仁以讲学被选东宫，转左补阙、应奉翰林文字。上即位，改国子监丞，兼补阙，徙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职如故。侍御史贾铉以安仁守道端悫，荐于朝。同知济南府事路伯达继上章称其立已纯正，宜加显任，超授礼部郎中，兼左补阙。适朝议以流人实边，安仁言："昔汉有募民实边之议，盖度地营邑，制为田宅，使至者有所居，作者有所用，于是轻去故乡而易于迁徙。如使被刑之徒寒饿困苦，无聊之心靡所顾藉，与古之募民实塞不同，非所宜行。"上然之。

明昌四年春，上将幸景明宫，安仁与同列谏曰："昔汉、唐虽有甘泉、九成避暑之行，然皆去京师不远。非如金莲千里之外，邻沙漠，隔关岭，万一有警，何以应变，此不可不虑也。"疏奏，遂罢幸。

出为泽州刺史，作《无隐论》上之，凡十篇，曰本朝、曰情欲、曰养心、曰田猎、曰公道、曰养源、曰冗官、曰育材、曰限田、曰理财。在郡二年，徙同知河南府事，升汾阳军节度使，致任。泰和五年卒，年七十七，谥曰文简。安仁质实无华，澹然有古君子风，故为时人所称云。

梁襄字公赞，绛州人。少孤，养于叔父宁。性颖悟，日记千余言。登大定三年进士第，调耀州同官主簿。三迁邠州淳化令，有善政。察廉升庆阳府官推官，召为薛王府掾。

世宗将幸金莲川，有司具办，襄上疏极谏曰：

金莲川在重山之北，地积阴冷，五谷不殖，郡县难建，盖自古极边荒弃之壤也。气候殊异，中夏降霜，一日之间寒暑交至，特与上京、中都不同，尤非圣躬将摄之所。凡奉养之具无不远劳飞挽，越山逾岭，其费数倍。至于顿舍之处，军骑阗塞，主客不分，马牛风逸以难收，臧获逋逃而莫得，夺攘蹂躏，未易禁止。公卿百官卫士，富者车帐仅容，贫者穴居露处，舆台皂隶不免困踣，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一夫致疾染及众人，夭伤无辜何异刃杀。此特细故耳，更有大于此者。

臣闻高城、峻池、深居、邃禁，帝王之藩篱也，壮士、健马、坚甲、利兵，帝王之爪牙也。今行宫之所，非有高殿广宇城池之固，是废其藩篱也。挂甲常坐之马，日暴雨蚀，臣知其必羸瘠矣。御侮待用之军，穴居野处，冷啖寒眠，臣知其必疲瘵矣。卫宫周庐才容数人，一旦霖潦积旬，衣甲弓刀沾湿柔脆，岂堪为用，是失其爪牙也。秋杪将归，人已疲矣，马已弱矣，裹粮已空，褚衣已弊，犹且远幸松林，以从畋猎，行于不测之地，往来之间动逾旬月，转输移徙之劳更倍于前矣。

以陛下神武善骑射，举世莫及，若夫衔橛之变，猛挚之虞，姑置勿论。设于行猎之际，烈风暴至，尘埃涨天，宿雾四塞，跬步不辨，以致翠华有崤陵之避、襄城之迷，百官狼狈于道途，卫士参错于队伍，当此宸衷宁无戒悔。夫神龙不可以失所，人主不可以轻行，良谓此也。所次之宫，草略

尤甚，殿宇周垣唯用毡布。押宿之官、上番之士，终日驱驰，加之饥渴，已不胜倦。更使彻曙巡警，露坐不眠，精神有限，何以克堪。虽陛下悦以使人，劳而不怨，岂若不劳之为愈也。故君人者不可恃人无异谋，要在处己于无忧患之域也。

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崄，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本地所生，人马勇劲，亡辽虽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币。燕盖京都之选首也，况今又有宫阙井邑之繁丽，仓府武库之充实，百官家属皆处其内，非同襄日之陪京也。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关，东西千里，山峻相连，近在都畿，易于据守，皇天本以限中外，开大金万世之基而设也。奈何无事之日越居草莱，轻不赀之圣躬，爱沙碛之微凉，忽祖宗之大业，此臣所惜也。又行幸所过，山径阻修，林谷晻霭，下有悬崖，下多深壑，垂堂之戒不可不思。

臣闻汉、唐离宫去长安才百许里，然武帝幸甘泉遂中江充之奸，太宗居九成几致结社之变。太康畋于洛汭，后羿拒河而失邦。魏帝拜陵近郊，司马懿窃权而篡国。隋炀、海陵虽恶德贯盈，人谁敢议，止以离弃宫阙，远事巡征，其祸遂速，皆可为殷鉴也。臣尝论之，安民济众，唐、虞犹难之。而今日之民，赖陛下之英武无兵革之忧，赖陛下之圣明无官吏之虐，赖陛下之宽仁无刑罚之枉，赖陛下之节俭无赋敛之繁，可谓能安济矣。而游畋纳凉之乐，出于富贵之余，静而思动，非如衣食切身有不可去者，罢之至易耳。唐太宗将行关南，畏魏征而停，汉文帝欲驰霸陵，袁盎谏而遽止。是陛下能行唐、虞之难行，而未能罢中主之易罢，臣所未谕也。

且燕京之凉非济南之比，陛下牧济南日，每遇炎蒸不离府署，今九重之内，台榭高明，宴安穆清，何暑得到。议者谓陛下北幸久矣，每岁随驾大小前歌后舞而归，今兹再出，宁有遽不可乎。臣愚以为患生于不戒者多矣，西汉崇用外戚，而有王莽之祸，梁武好纳叛降，而有侯景之变。今者累岁北幸，狃于无虞，往而不止，臣甚惧焉。夫事知其不可犹冒为之，则有后难必矣。

议者又谓往年辽国之君，春水、秋山、冬夏捺钵，旧人犹喜谈之，以为真得快乐之趣，陛下效之耳。臣愚以谓三代之政今有不可行者，况辽之过举哉。且本朝与辽室异，辽之基业根本在山北之临潢，臣知其所游不过临潢之旁，亦无重山之隔，冬犹处于燕京。契丹之人以逐水草牧畜为业，穹庐为居，迁徙无常，又壤地褊小，仪物殊简，辎重不多，然隔三五岁方能一行，非岁岁皆如此也。我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之燕，岂可舍燕而之山北乎。上京之人栋宇是居，不便迁徙。方今幅员万里，惟奉一君，承平日久，制度殊异，文物增广，辎重浩穰，随驾生聚，殆逾于百万。如何岁岁而行，以一身之乐，岁使百万之人困于役、伤于财、不得其所，陛下其忍之欤？臣又闻，陛下于合围之际，麋鹿充牣围中，大而壮者才取数十以奉宗庙，余皆纵之，不欲多杀。是陛下恩及于禽兽，而未及于随驾众多之臣庶也。

议者谓，前世守文之主，生长深宫，畏见风日，弯弧、上马皆所不能，志气销懦，筋力拘柔，临难战惧，束手就亡。陛下监其如此，不惮勤身，远幸金莲，至于松漠，名为坐夏打围，实欲服劳讲武。臣愚以为战不可忘，畋猎不可废，宴安鸩毒亦不可怀，然事贵适中，不可过当。今过防骄惰之患，先蹈万有一危之途，何异无病而服药也。况欲习武不必度关，涿、易、雄、保、顺、蓟之境地广又平，且在邦域之中，猎田以时，谁曰不可。伏乞陛下发如纶之旨，回北辕之车，塞鸡鸣之路，安处中都，不复北幸，则宗社无疆之休，天下莫大之愿也。

方今海内安治，朝廷尊严，圣人作事，固臣下将顺之时，而臣以蝼蚁之命，进危切之言，仰犯雷霆之威，陷于吏议，小则名位削除，大则身首分磔，其为身计岂不愚谬。惟陛下深思博虑，不以人废言，以宗庙天下为心，俯垂听纳，则小臣素愿遂获，虽死犹生，他非所觊望也。

世宗纳之，遂为罢行，仍谕辅臣曰："梁襄谏朕毋幸金莲川，朕以其言可取，故罢其行。然襄至谓隋炀帝以巡游败国，不亦过乎。如炀帝者盖由失道虐民，自取灭亡。民心既叛，虽不巡幸，国将安保？为人上者但能尽君道，则虽时或巡幸，庸何伤乎？治乱无常，顾所行何如耳。岂必深处九重便谓无虞，巡游以时即兆祸乱者哉。"

襄由是以直声闻。擢礼部主事、太子司经。选为监察御史，坐失察宗室弈事，罚俸一月。世宗责之曰："监察，人君耳目，风声弹事可也。至朕亲发其事，何以监察为？"转中都路都转运户籍判

官，未几，迁通远军节度副使，以丧去。服阕，授安国军节度副使，同知定武军节度事，避父讳改震武军。太常卿张暐、曹州刺史段铎荐襄学问该博，练习典故，可任礼官。转同知顺义军节度使事、东胜州刺史。坐簸扬倖粟责仓典使偿，为按察司所劾，以赎论。历隩州刺史，累迁保大军节度使，卒。

襄长于《春秋左氏传》，至于地理、氏族，无不该贯。自蚤达至晚贵，膳服常淡薄，然议者讥其太俭云。

赞曰：金起东海，始立国即设科取士，盖亦知有文治也。渐摩培养，至大定间人材辈出，文义蔚然。加以世宗之听纳，人各尽其所能，论议书疏有可传者。惜史无全文，仅存梁襄《谏北幸》一书，辞虽过繁而意亦切至，故备载之，以见当时君明臣直，不以言为忌。金之致治于斯为盛，呜呼休哉。

路伯达字仲显，冀州人也。性沉厚，有远识，博学能诗，登正隆五年进士第，调诸城主簿。由泗州榷场使补尚书省掾，除兴平军节度副使，入为大理司直。大定二十四年，世宗将幸上京，伯达上书谏曰："人君以四海为家，岂独旧邦是思，空京师而事远巡，非重慎之道也。"书奏，不报。阅岁，改秘书郎，兼太子司经。时章宗初向学，伯达以文行知名，选为侍读，居无何以忧去。会安武军节度使王克温举伯达行义，起为同知西京路转运使事，召为尚书礼部员外郎，兼翰林修撰，敕与张行简进读陈言文字。

先是，右丞相襄奏移贺天寿节于九月一日，伯达论列以其非时，平章政事张汝霖、右丞刘玮及台谏亦皆言其不可，下尚书省议，伯达曰："上始即政，当行正、信之道，今易生辰非正，以给四方非信。且贺非其时，是轻礼重物也。"因陈正名从谏之道。升尚书刑部郎中。上问群臣曰："方今何道使民务本业、广储蓄？"伯达对曰："布德流化，必自近始。请罢畿内采猎之禁，广农郊以示敦本，轻币重谷，去奢长俭，遵月令开籍田以率先天下，如是而农不劝、粟不广者未之有也。"是时，采捕禁严，自京畿至真定、沧、冀，北及飞狐，数百里内皆为禁地，民有盗杀狐兔者有罪，故伯达及之。累迁刑部侍郎、太常卿，拜安国军节度使，未几，改镇安武。

尝使宋回，献所得金二百五十两、银一千两以助边，表乞致仕，未及上而卒。其妻傅氏言之，上嘉其诚，赠太中大夫，仍以金银还之，傅泣请，弗许。傅以伯达尝修冀州学，乃市信都、枣强田以赡学，有司具以闻，上贤之，赐号"成德夫人"。

子铎、钧。钧字和叔，登大定二十五年进士第，终莱州观察判官。铎最知名，别有传。

赞曰：金诎宋称臣称侄，受其岁币，礼也。使聘于其国，燕享礼也，纳其重赂其可乎哉？时人贪利忘礼，习以为常，莫有知其为非者。故去则云酬劳效，还则户增物力，上下交征，惟利是事，此何谊耶？伯达独能明其非礼，回献所馈，赍志未毕，傅氏又能成之，及归所献，竟以买田赡学。妇人秉心之烈、制事之宜，乃能如是，士大夫溺于世俗之见者宁不愧哉。赐号成德，不亦宜乎。

金史卷九七　列传第三五

裴满亨　斡勒忠　张大节　张亨　韩锡　邓俨　巨构　贺扬庭　阎公贞　焦旭　刘仲洙　李完　马百禄　杨伯元　刘玑　康元弼　移剌益

裴满亨字仲通，本名河西，临潢府人。其先世居辽海，祖讳虎山者，天辅间，移屯东受降城以御夏人，后徙居临潢。

亨性敦敏习儒，大定间，收充奉职，世宗谓曰："闻尔业进士举，其勿忘为学也。"二十八年，擢第，世宗嘉之，升为奉御。一日问以上古为治之道，亨奏："陛下欲兴唐、虞之治，要在进贤，退不肖，信赏罚，薄征敛而已。"

章宗即位，谕之曰："朕左右侍臣多以门第显，惟尔繇科甲进，且先朝信臣，国家利害为朕尽言。"俄擢监察御史。内侍梁道儿恃恩骄横，朝士侧目，亨劾奏其奸。迁镐王府尉，出为定国军节度副史，三迁同知大名府事。先是，豪猾从衡，前政莫制，亨下车宣明约束，阖境帖然。承安四年，改河南路按察副使，就迁本路副统军，中都、西京等路按察使。时世袭家豪夺民田，亨检其实，悉还正之。

泰和五年，改安武军节度使。岁大雪，民多冻殍，亨输己俸为之周赡，及劝率僚属大姓同出物以济。转河东南北路按察使，卒于官。上闻而惜之，赠嘉议大夫，赙物甚厚。

亨性尤谨密，出入宫禁数年，谠议忠言多所裨益，有藁则焚之，谁家人辈莫知也。所历州郡，皆有政绩可纪云。

斡勒忠本名宋浦，盖州人也。习女直、契丹字，历兵部、枢密院、尚书省令史，再转大理寺知法，迁右三部司正。练达边事，尝奉命使北，归致马四千余匹，诏褒谕之。大定二十六年为监察御史。转尚书省都事。章宗立，迁尚书兵部员外郎，出为沧州刺史。河东路提刑副使徒单移剌古举以自代，改滕州刺史。尝调发黄河船，数以稽期听赎。授北京副留守，入为同签枢密院事，兼沂王傅。

承安二年，拜武宁军节度使，致仕。泰和三年卒，年七十一。忠性敦悫，通法律，以直自守，不交权贵，故时誉归之。

张大节字信之，代州五台人。擢天德三年进士第，调崞县丞。改东京市令。世宗判留务，甚爱重之。海陵修汴京，以大节领其役。世宗改元于辽东，或劝赴之，富贵可一朝遂，大节曰："自有定分，何遽尔。"随例补尚书省令史，擢秘书郎、大理司直。会左警巡使阙，世宗谓宰臣曰："朕得其人矣，"遂授大节。俄以杖杀豪民为有司所劾，削一阶解职。未几，授同知洺州防御使事。

入为太府丞、工部员外郎。卢沟水啮安次，承诏护视堤城。擢修内司使，推排东京路户籍，人服其平。进工部郎中。时阜通监铸钱法弊，与吏部员外郎麻珪莅其事，积铜窳窃恶，或欲征民先所给直，大节曰："此有司受纳之过，民何与焉。"以其事闻，卒得免征。就改户部郎中，定襄退吏诬县民匿铜者十八村，大节廉得其实，抵吏罪，民斫石颂之。召授工部侍郎，改户部。世宗东巡，徙太府监，谕之曰："侍郎与太府监品同，以从行支应籍卿办耳。"寻为宋生日使，还授横海军节度使，过阙谒谢东宫，显宗抚慰良久，曰："万事惟中可也。"因榜其公堂曰"惟中"。郡境有巨盗久不获，大节以方略擒之。后河决于卫，横流而东，沧境有九河故道，大节即相宜缮堤，水不为害。

章宗即位，擢中都路都转运使，因言河东赋重宜减，议者或不同，大节以他路田赋质之，遂使减焉。乞致仕，不许，徙知太原府，以并、代乡郡，故优宠之。近郭有男子被杀者，闻其妻哭声不哀，召而审之，果为奸夫所杀，人以为神。西山有晋叔虞祠，旧以施钱输公使库，大节还其庙以给营缮。选授河东路提刑使，未赴，留知大兴府事，治有能名。

阅岁，移知广宁府，复请老，授震武军节度使。部有银冶，有司以为争盗由此生，付河东、西京提刑司与州同议，皆以官榷为便，大节曰："山泽之利当与民共，且贫而无业者虽严刑能禁其窃取乎。宜明谕民，授地输课，则其游手者有所资，于官亦便。"上从其议。复乞致仕，许之，仍擢其子尚书刑部员外郎岩叟为忻州刺史，以便禄养。承安五年卒，年八十。

大节素廉勤好学，能励勉后进，自以得学于任倜，待倜子如亲而加厚。又善弈棋，当世推为第一，尝被召与礼部尚书张景仁弈。世宗尝谓宰臣曰："人多称王翛能官，以朕观之，凡事不肯尽心，一老奸耳。张大节赋性刚直，果于从政，远在王翛之上，惜乎用之太晚。"又屡语近臣曰："某某非不干，然不及张大节忠实也。"其见知如此。

岩叟字孟弼，大节子也。大定十九年进士，调葭州司候判官，再除雄州观察判官，补尚书省令史，除大理评事，再迁监察御史、同知河东北路转运使事、中都路都转运副使、刑部员外郎、忻州刺史，以父忧去官。起复大理少卿、河北东西大名等路按察转运副使，累迁刑部侍郎，兼夔王傅，太常卿兼国子祭酒。

大安三年，朝廷欲塞诸城门以为兵备，集三品官议于尚书省，岩叟曰："塞门所以受兵，是任城而不任人。莫若遣兵择将，背城疾战。"时议多之。除镇西军节度使，移定国军。贞祐二年改昭义，复移沁南。逾年，按察司言其年老不任边要，乃致仕，退寓洛阳，卒。

张亨字彦通，大兴漷阴人。登皇统六年进士第，调樊山丞，以廉干闻。授弘州军事判官，历钜鹿、宜川令。大定二年，补尚书省令史，除大理司直，累迁尚书左司郎中，授户部侍郎，移吏部。擢中都路都转运使，坐草场使邓汝霖盗草失举劾，解职，削一官。

起授户部尚书。世宗问宰臣曰："御史中丞马惠迪与张亨人才孰优？"平章政事张汝霖曰："惠迪为人虽正，于事不敏，亨吏才极高。"上日："如汝父浩，于事明敏少有及者，但临事多徇，若无此过则诚难得之贤相也。"时车驾东巡，费用百出，自辽以东泉货甚少，计司患其不给，欲辇运以支调度，亨谓："上京距都四千里，若挽钱而行，是率三而致一也，不独枉费国用，无乃重劳民力乎。不若行会便法，使行旅便于囊橐，国家无转输之劳而用自足矣。"出为绛阳军节度使。已而，复谓宰臣曰："汉人三品以上官常少得人，如张亨近令补外，颇为众议所归，以朕观之，无甚过人。小官中岂无才能之士，第未知耳。"又曰："亨尝为左司，奏事多有脱略，是亦谬庸人也。"

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时方重其选，上以亨为河东南北路提刑使，兼劝农采访事。访其利病，条为十三事以闻，上嘉纳之。亨在职每事存大体、略苛细，御史以宽缓不事事劾之，降授蔡州防御使。明年，迁南京路转运使，转知归德府事，致仕。泰和二年卒，年七十八。亨才识强敏，明达吏事，终始有可称云。

韩锡字难老，其先自析津徙蓟之渔阳。祖贻愿，辽宣徽北院使。父秉休，归朝，领忠正军节度使。

锡以荫补阁门袛候。天会中，南伐，锡从军掌礼仪，俄以母老乃就监差。久之，授神锐军都指挥使，入为宫苑使。天德元年，擢尚书工部员外郎，领燕都营缮。特赐胡砺榜进士及第，四迁尚书户部侍郎，以母丧解。

旋起复旧职，付金牌一、银牌十，籍水手于山东。时苏保衡为水军都统制，趋杭州，俾锡部船三百会广陵。适保衡败还，丧船过半，令锡补足之。时水浅。船不得进，海陵遣使急责之，众稍亡，锡召诸豪谕之曰："今连保法严，逃将安往，纵一身偶脱，其如妻子何？"众悟，亡者稍止。

大定改元于辽东，锡奔赴行在，诏复前职。明年，授同知河间府事，引见于香阁，诫之曰："闻皇族居彼者纵甚，卿当以法绳之。"锡下车宣布诏言，后无有挠政害民者。迁孟州防御使，累拜绛阳军节度使，改知济南府事，告老，许之。明昌五年卒，年八十三。

邓俨字子威，懿州宜民人也。天德三年，擢进士第。大定中，为左司员外郎、右司郎中，寻转左司，掌机务者数年。有司奏使宋者，世宗命选汉官一人，参知政事梁肃以户部侍郎王翛、工部侍郎张大节、左司郎中邓俨对，世宗曰："王翛、张大节苦无资历，与左右司官辛苦不同，其命俨往。"尝谓宰臣曰："人言邓俨用心不正，朕视俨奏事其心识甚明，在太府监心亦向公。"宰臣因奏俨明事机、有心力，于是擢户部侍郎。翌日，复谓宰臣曰："吏部掌铨选，当得通练人，可置俨于吏部。"因改命焉。累迁中都路都转运使。

明昌初，为户部尚书。上命尚书省集百官议，如何使民弃末务本以广储蓄。俨言："今之风俗竞为侈靡，莫若定立制度，使贵贱、上下、衣冠、车马、室宇、器用各有等差，裁抑婚姻丧葬过度之礼，罢去乡社追逐无名之费，用度有节则蓄积日广矣。"寻知归德府事，致仕，卒。

初，俨致仕复寅缘求进，上问左右"邓俨可复用乎"？平章政事完颜守贞曰："俨有才力，第以谋身为心。"上曰："朕亦知之。然俨可以谁比？"守贞曰："临事则不后于人，但多务自便耳。俨前乞致仕，陛下以其颇黠故许之，甚合从议。今使复列于朝，恐风化从此坏矣。"上然之，遂不复用云。

巨构字子成，蓟州平谷人。幼笃学，年二十登进士第。由信都丞，察廉为石城令，补尚书省令史，授振武军节度副使。改同提举解盐司事，以课增人为少府监丞。再迁知登闻检院，兼都水少监。时右司郎中段珪卒，世宗曰："是人甚明正可用，如巨构每事但委顺而已。"二十五年，除南京副留守，上谓宰臣曰："巨构外淳质而内明悟，第乏刚鲠耳。佐贰之任贵能与长官辨正，恐此人不能尔。若任以长官，必有可称。"章宗即位，擢横海军节度使。承安五年致仕，卒。

构性宽厚寡言，所治以镇静称，性尤恬退，故人既贵不复往来，先遣以书则裁答寒温而已。大定中，诏与近臣同经营香山行宫及佛舍，其近臣私谓构曰："公今之德人，我欲举奏，公行将大任矣。"构辞之。以廉慎守法在考功籍，始终无过云。

贺扬庭字公叟，曹州济阴人也。登天德三年经义进士第，调范县主簿兼尉，籍有治声。大定十三年，由安肃令补尚书省令史，授沁南军节度副使，入为监察御史，历右司都事、户部员外郎、侍

御史、右司员外郎。世宗喜其刚果，谓扬庭曰：“南人矿直敢为，汉人性奸，临事多避难。异时南人不习词赋，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东人中第者多，殆胜汉人为官。”俄以廉能迁户部郎中，进官二阶。顷之，授左司郎中，改刑部侍郎、山东东路转运使。

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驿召赴阙，授山东东西路提刑使。扬庭性疾恶，纤介不少容。明昌改元，诏诸路提刑使入见，亲问所察事条，至扬庭则斥之曰：“尔何治之烦也。”明年，下除洺州防御使，时岁歉民饥，扬庭谕蓄积之家令出所余以粜之，饥者获济，洺人为之立石颂德。改陕西西路转运使，表乞致仕，上曰：“扬庭能干者也，当何如？”右丞刘玮言其疾，遂许之。卒年六十七。

赞曰：裴满亨以进士选奉御，能陈唐、虞致治之道于宫庭燕私之地，又能斥中贵梁道儿之奸。斡勒忠以吏道致身，始终不交权贵。世宗自立于辽东，归者如市，张大节独守正不赴。韩锡出守河间，面谕皇族之居彼者恣睢不道，俾绳以法，佞者必希旨以市权，锡下车宣布告戒而已。是皆有识之士，不为富贵所移者也。巨构骫骳，贺扬庭骨鲠，大定于二人而屡评南北士习之优劣，亶其然乎。张亨始以缪庸见薄，晚以论列称赏，亦砥砺之功欤。邓俨专务谋身，上下称黠，致仕又求进用，弗可改也夫。

阎公贞字正之，大兴宛平人。大定七年擢进士第，调朝邑主簿。由普润令补尚书省令史，察廉，升同知亳州防御事，改中都左警巡使。以政绩闻，迁同知武定军节度使。明昌初，召为大理正，累进大理卿。承安元年，迁翰林侍读学士，仍兼前职，命与登闻检院贾益同看读陈言文字。

公贞居法寺几十年，详慎周密，未尝有过举。被命校定律令，多所是正，金人以为法家之祖云。

焦旭字明锐，沃州柏乡人。第进士，调安喜主簿。再转大兴令，摄左警巡事，以杖亲军百人长，有司议其罪当杖决，世宗曰：“旭亲民吏也，若因杖有官人复行杖之，何以行事？其令收赎。”改良乡令。世宗幸春水，见石城、玉田令皆年老不治，谓宰臣曰：“县令最亲民，当得贤才。畿甸尚如此，天下可知矣。”平章政事石琚荐旭干能可甄用，上然之，召为右警巡使。

旭为人刚果自任，不避权势。初，旭部民诉良，旭以无文据付本主，道逢监察御史诉其事，语涉讹乱，即收付旭，旭释之不问，为御史所劾，削官两阶，杖百八十，出为大名府推官。寻授右三部检法司正，代韩天和为监察御史，时御史台言：“监察纠弹之司，天和诸科出身，难居是职。”上命别举，中丞李晏荐旭刚正可任，遂授之，而改天和获鹿令。

章宗初即位，太傅克宁、右丞相襄请上出猎，旭劾奏其非，上慰谕之，为罢猎。明昌元年，登闻鼓院初设官，宰执奏司谏郭安民、补阙许安仁及旭皆堪擢用。改侍御史，四迁都水监，以治河防劳进官一阶，授西京路转运使，卒。旭性警敏，练达时政，与王翛、刘仲洙辈世称能吏云。

刘仲洙字师鲁，大兴宛平人。大定三年，登进士第。历龙门主簿、香河酒税使，再调深泽令。县近滹沱河，时秋成，水忽暴溢，仲洙极力护塞，竟无害。有盗夜发，居民震惊，仲洙率县卒生执其一，余众遂溃，旦日掩捕皆获。寻以廉能进官一阶，升河北西路转运司支度判官，入为刑部主事，六迁右司员外郎，俄转吏部。世宗谓宰臣曰：“人有言语敏辩而庸常不正者，有语言拙讷而才智通达、存心向正者，如刘仲洙颇以才行见称，然而口语甚讷也。”右丞张汝霖曰：“人之若是者多矣，愿陛下深察之。”二十九年，出为祁州刺史，以六善为教，民化之。

章宗即位，除中都、西京等路提刑副使。先是，田珏等以党罪废锢者三十余家，仲洙知其冤，上书力辨，帝从之，乃复珏官爵而党禁遂解。明昌二年，授并王傅、兼同知大同府事，寻改平阳，移德州防御使。转运郭邦杰、节度李晏皆举仲洙以自代。升为定海军节度使。岁饥，仲洙表请开仓，未报，先为赈贷，有司劾之，罪以赎论。时仲洙兄仲渊以罪责石州，仲洙上书请以莱易石，朝廷义而不许。久之，以年老乞致仕，累表方听。泰和八年卒，年七十五。

仲洙性刚直，果于从政，尤长于治民，所在皆有功迹，盖一时之能吏云。

李完字全道，朔州马邑人。经童出身，复登词赋进士第。调澄城主簿，有遗爱，民为立祠。用廉迁定襄令，召补尚书省令史。时以县令阙人廉问，世宗选能吏八人按行天下，完其一也。明昌初，为监察御史。故事，台令史以六部令史久次者补，吏皆同类，莫肯举劾。完言：“尚书省令史，正隆间用杂流，大定初以太师张浩奏请，始纯取进士，天下以为当。今乞以三品官子孙及终场举人，委

台官辟用。”上纳其言。擢尚书省都事，出为同知横海军节度使事、河间府治中。提刑司言：“完习法律，有治剧材，军民无间语。”升沁州刺史，仍以玺书褒谕。迁同知广宁府。初，辽滨民崔元入城饮不归，求得尸于水中，有司执同饮者讯之，皆诬服，提刑司疑其冤，以狱畀完。完廉得其贼乃舟师也，遂免同饮人。改北京临潢路提刑副使。

承安二年，迁陕西西路转运使，寻授南京路按察使，卒。完长于吏治，所至奸恶屏迹，民皆便之。

马百禄字天锡，通州三河人。父柔德，天会初第进士，累迁翰林修撰，坐田珏党免官，迨世宗朝解党禁，复召用焉。百禄幼志学，事继母以孝闻，登大定三年词赋进士第，调武清主簿。由龙山令召补尚书省令史，不就，改榷货副使、平阳府判官，入为国子博士。朝廷以宰县日清白有治迹，特迁官一阶，升同知北京路转运事。委录南北路刑狱，所至无冤。召为尚书户部员外郎，与同知河北东路转运事李京为中都等路推排使。明昌初，迁耀州刺史，吏民畏爱。提刑司以状闻，授韩王傅、同知安武军节度事。俄改兼同知兴平军，以提刑司复举廉，升孟州防御使，再迁南京路提刑使。御史台以刚直能干闻，转知河中府。承安四年致仕，卒。谥曰贞忠。

杨伯元字长卿，开封尉氏人。登大定三年进士第，调鄗城主簿。升榆次令，召为大理评事，累除定海军节度副使，用廉超授同知河东北路转运事，入为尚书刑部员外郎，以忧免，起为辽州刺史。明昌元年，移涿州。久之，擢工部侍郎，四迁安武军节度使。泰和三年致仕，卒。

伯元以才干多被委注，凡两为推排定课使，累为审录官，人称其平。每有疑狱，必专遣决，明辩多中理。赐谥曰达。

刘玑字仲璋，益都人也。登天德三年进士第。大定初，为太常博士，改左拾遗，兼许王府文学。玑奏王府事，世宗责之曰：“汝职掌教道，何预奏事！”因命近侍谕旨永中曰：“卿有长史，而令文学奏事何也？后勿复尔。”累除同知漕运司事，尝奏言：“漕户顾直太高，虚费官物，宜约量裁损。若减三之一，岁可省官钱一十五万余贯。”世宗是其言。授户部员外郎，条上便宜数事，世宗谓宰臣曰：“玑言河堤种柳可省每岁堤防之费，及言官钱利害，甚可取。前后户部官往往偷延岁月，如玑者不可多得，卿等议其可者行之。玑向言漕运省费事，尽心公家，不厚赏无以劝来者。”乃赐钱三千贯。擢潍州刺史，徙知济州。

未几，迁同知北京留守事，坐曲法放免奴婢诉良者，左降管州刺史。世宗谓宰臣曰：“玑为人何如？”参知政事程辉曰：“玑执强跋扈，尝追济南府官钱，以至委曲生意而害及平民。”上曰：“朕闻玑在北京，凡奴隶诉良，不问契券真伪辄放为良，意欲徼福于冥冥，则在己之奴何为不放？”又曰：“玑放朕之家奴，意欲以此邀福，存心若是，不宜再用。”

明昌二年，入为国子司业，乞致仕不许，转国子祭酒，寻擢太常卿，以昏耄不任职为御史台所纠罢。承安二年卒，年八十二。兄琉。

琉字伯玉，幼名太平。以功臣子补阁门祗候，遭父丧求终制，会海陵篡立，不许，改充护卫。海陵忌宗室，琉坐与往来，斥居乡里。

世宗即位，琉昼夜兼驰上谒，世宗大悦，以为护卫十人长。往招宗叙、白彦敬、纥石烈志宁，皆相继来附。还报，上喜其有功，呼其小字而谓之曰：“太平所至，庶几能赞朕致太平矣。”改御院通进。与乌居仁等往南京发遣六宫百司，琉建议留尚书右丞纥石烈良弼经略淮右，余皆北来，诏从之。丁母忧，起复，三迁武库署令。车驾幸西京，留琉为中都总管判官。再转近侍局使，迁太子少詹事，兼引进使，赐袭衣。未几，为陕西统军都监，赐厩马、金带，皇太子以马与币为贶。召为同知宣徽院事，迁太子詹事、右宣徽使，与张仅言与领昭德皇后园陵，襄事，太子赠以厩马。转左宣徽使，以疾求补外，除定海军节度使，以其弟太府监玮为同知宣徽院事。琉朝辞，上曰：“卿旧臣，今补外，宁不恻然。东莱濒海，风物亦佳，卿到必得调养。朕用卿弟在近密，如见卿也。”仍赐厩马、金带、彩十端、绢百匹。卒官，年五十七。琉柩过京畿，敕有司致祭，赙银三百两、重彩三十端。

康元弼字辅之，大同云中人。幼敏学，善属文，登正隆二年进士第。调汝阳簿，改崇义军节度判官。由垣曲县令补尚书省令史，累迁同知河北西路转运使事，召为大理丞。

大定二十七年，河决曹、濮间，濒水者多垫溺，朝廷遣元弼往视，相其地如盎，而城在盎中，水易为害，请命于朝以徙之，卒改筑于北原，曹人赖焉。出为弘州刺史，阅岁授大理少卿。先是，卫州为河所坏，增筑苏门以寓州治。水既退，民不乐迁，欲复归卫，于是遣元弼按视，还言治故城便，遂复其旧。转秘书少监，兼著作郎，改通州刺史，兼领漕事。

章宗立，尊孝懿皇后为皇太后，以元弼旧臣诏充副卫尉。再转大理卿，以丧去，起复为尚书刑部侍郎，兼郓王傅，迁南京路转运使。承安三年致仕，卒。

移剌益字子迁，本名特末阿不，中都路胡鲁土猛安人也。以荫补国史院书写，积劳调徐州录事，召为枢密院知法，三迁翰林修撰。时北边有警，诏百官集尚书省议之，太尉克宁锐意用兵，益言天时未利，宜俟后图。御史台举益刚正可任，遂兼监察御史。未几，改户部员外郎。

明昌三年，畿内饥，擢授霸州刺史，同授刺史者十一人，既入谢，诏谕之曰："亲民之职惟在守令，比岁民饥，故遣卿等往抚育之。其资序有过者有弗及者，朕不计此，但以材选，尔其知之。"既至，首出俸粟以食饥者，于是倅以下及郡人递出粟以佐之，且命属县视以为法，多所全活。郡东南有堤久颓圮，水屡为害，益增修之，民以为便，为益立祠。升辽东路提刑副使。五年，宋主新立，诏以泗州当使客所经，守臣宜择人，宰臣进拟数人，皆不合上意，上曰："特末阿不安在？此人可也。"即授防御使。

召为尚书户部侍郎，寻转兵部。属群牧人叛，命益同殿前都点检充往招降之。承安二年，边鄙弗宁，上御便殿，召朝官四品以上入议，益谓"守为便。天子之兵当取万全，若王师轻出，少有不利，非惟损大国之威，恐启敌人侵玩之心。"出为山东西路转运使。有敕使按鹰于山东，益奏："乞止令调于近甸，何必惊远方耳目。"书闻，上命有司治使者罪。迁河东南北路按察使。旧制，在位官有不任职。委所属上司体访。州府长贰幕职，许互相举申。益上言以为"伤礼让之风，亦恐同官因之不睦，别生奸弊。乞止令按察司纠劾，似为得体。"又言："随路点军官与富人饮会，公通献遗，宜依准监临官于所部内犯罪究治。"上皆纳焉。泰和二年，卒于官。

赞曰：阎公贞定金律令，杨伯元定金推排，人皆以平称之，难矣。焦旭畿内小官，听断不受御史风指，遂罹深宪。大臣请人主游猎，劾奏其非，为之罢猎，诚有古人之风焉。李完、康元弼无他足称，完论台令史一事，元弼论曹、卫两城，各当其可。马百禄初坐党废，晚著治迹。刘玑初以理财得幸，晚以曲法得罪，人有前后遭遇不同，而百禄求福不回。非玑所及也。刘琉以大定之立驰赴行在，虽终身荣宠，盖一趋时之士耳。刘仲洙刚而讷于言，移剌益刚而敢言。益以志宁北伐为不可，仲洙释田珏党祸三十家。语曰"刚毅木讷近仁"，岂不信哉。

金史卷九八　列传第三六

完颜匡本名撒速，始祖九世孙。事豳王允成，为其府教读。大定十九年，章宗年十余岁，显宗命詹事乌林答愿择德行淳谨、才学该通者，使教章宗兄弟。阅月，愿启显宗曰："豳王府教读完颜撒速、徐王府教读仆散讹可二人，可使教皇孙兄弟。"显宗曰："典教幼子，须用淳谨者。"已而，召见于承华殿西便殿，显宗问其年，对曰："臣生之岁，海陵自上京迁中都，岁在壬申。"显宗曰："二十八岁尔，詹事乃云三十岁何也？"匡曰："臣年止如此，詹事谓臣出入宫禁，故增其岁言之耳。"显宗顾谓近臣曰："笃实人也。"命择日，使皇孙行师弟子礼。七月丁亥，宣宗、章宗皆就学，显宗曰："每日先教汉字，至申时汉字课毕，教女直小字，习国朝语。"因赐酒及彩币。顷之，世宗诏匡、讹可俱充太子侍读。

寝殿小底驼满九住问匡曰："伯夷、叔齐何如人？"匡曰："孔子称夷、齐求仁得仁。"九住曰："汝辈学古，惟前言是信。夷、齐轻去其亲，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仁者固如是乎？"匡曰："不然，古之贤者行其义也，行其道也。伯夷思成其父之志以去其国，叔齐不苟从父之志亦去其国。武王伐纣，夷、齐叩马而谏。纣死，殷为周，夷、齐不食周粟遂饿而死。正君臣之分，为天下后世虑至远也，非仁人而能若是乎。"是时，世宗如春水，显宗从，二人者马上相语遂后。显宗迟九住至，问曰："何以后也？"九住以对，显宗叹曰："不以女直文字译经史，何以知此。主上立女直科举，教以经

史，乃能得其渊奥如此哉。”称善者良久，谓九住曰：“论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汝不知不达，务辩口以难人。由是观之，人之学、不学，岂不相远哉。”

显宗尝谓中侍局都监蒲察查剌曰：“入殿小底完颜讹出，侍读完颜撒速，与我同族，汝知之乎？”对曰：“不知也，”显宗曰：“撒速，始祖九世孙。讹出，保活里之世也。始祖兄弟皆非常人，汝何由知此。”

显宗命匡作《睿宗功德歌》，教章宗歌之，其词曰：“我祖睿宗，厚有阴德。国祚有传，储嗣当立。满朝疑惧，独先启策。徂征三秦，震惊来附。富平百万，望风奔仆。灵恩光被，时寸春旸。神化周浃，春生冬藏。”盖取宗翰与睿宗定策立熙宗，及乎陕西大破张浚于富平也。二十三年三月万春节，显宗命章宗歌此词侑觞，世宗愕然曰：“汝辈何因知此？”显宗奏曰：“臣伏读《睿宗皇帝实录》，欲使儿子知创业之艰难，命侍读撒速作歌教之。”世宗大喜，顾谓诸王侍臣曰：“朕念睿宗皇帝功德，恐子孙无由知，皇太子能追念作歌以教其子，嘉哉盛事，朕之乐岂有量哉。卿等亦当诵习，以不忘祖宗之功”命章宗歌数四，酒行极欢，乙夜乃罢。

二十五年，匡中礼部策论进士。是岁，世宗在上京，显宗监国。三月甲辰，御试，前一日癸卯，读卷官吏部侍郎李晏、棣州防御使把内剌、国史院编修官夹谷衡、国子助教尼庞古鉴进禀，策题问“契敷五教，皋陶明五刑，是以刑措不用、比屋可封。今欲兴教化，措刑罚，振纪纲，施之万世，何术可致？”匡已试，明日入见，显宗问对策云何，匡曰：“臣熟观策问敷教、措刑两事，不详‘振纪纲’一句，只作两事对，策必不能中。”显宗命匡诵所对策，终篇，曰：“是亦当中。”匡曰：“编修衡、助教鉴长于选校，必不能中。”已而，匡果下第。显宗惜之，谓侍臣曰：“我只欲问教化、刑罚两事，乃添振纪纲一句，命删去，李晏固执不可，今果误人矣。”谓侍正石敦寺家奴、唐括曷答曰：“侍读二十一年府试不中，我本不欲侍读再试，恐伤其志，今乃下第，使人意不乐。”是岁初取止四十五人，显宗命添五人，仆散讹可中在四十五人，后除书画直长。匡与讹可俱为侍读，匡被眷遇特异，显宗谓匡曰：“汝无以讹可登第怏怏，但善教金源郡王，何官不可至哉。”是岁，显宗薨，章宗判大兴尹，封原王，拜右丞相，立为皇太孙。匡仍为太孙侍读。二十八年，匡试诗赋，漏写诗题下注字，不取，特赐及第，除中都路教授，侍读如故。

章宗即位，除近侍局直长，历本局副使、局使，提点太医院，迁翰林直学士。使宋，上令权更名弼，以避宋祖讳，事载本纪。迁秘书监，仍兼太医院、近侍局事，再兼大理少卿。迁签书枢密院事，兼职如故。承安元年，行院于抚州。河北西路转运使温昉行六部事，主军中馈饷，屈意事匡，以马币为献，及私及官钱佐匡宴会费，监察御史姬端修劾之，上方委匡以边事，遂寝其奏。三年，入奏边事，居五日，还军。寻入守尚书左丞，兼修国史，进《世宗实录》。

章宗立提刑司，专纠察黜陟，当时号为外台，匡与司空襄、参政揆奏：“息民不如省官，圣朝旧无提刑司，皇统、大定间每数岁一遣使廉察，郡县称治。自立此官，冀达下情，今乃是非混淆，徒烦圣听。自古无提点刑狱专荐举之权者，若陛下不欲遽更，不宜使兼采访廉能之任。岁遣监察体究，仍不时选使廉访。”上从其议，于是监察体访之使出矣

初，匡行院于抚州，障葛将攻边境，会西南路通事黄掴按出使乌都碗部知其谋，奔告行院为之备，迎击障葛，败其兵。按出与八品职，迁四官。匡迁三官。匡奏乞以所迁三官让其兄奉御赛一，上嘉其义，许之。改枢密副使，授世袭谋克。

宋主相韩侂胄。侂胄尝再为国使，颇知朝廷虚实。及为相，与苏师旦倡议复仇，身执其咎，缮器械，增屯戍，初未敢公言征伐，乃使边将小小寇钞以尝试朝廷。泰和五年正月，入确山界夺民马。三月，焚平氏镇，剽民财物，掠邓州白亭巡检家赀，持其印去。遂平县获宋人王俊，唐州获宋课者李忭，俊襄阳军卒，忭建康人。俊言宋人于江州、鄂、岳屯大兵，贮甲仗，修战舰，期以五月入寇。忭言侂胄谓大国西北用兵连年，公私困竭，可以得志，命修建康宫，劝宋主都建康节制诸道。河南统军司奏请益兵为之备。诏平章政事仆散揆为河南宣抚使，籍诸道兵，括战马，临洮、德顺、秦、巩各置弓手四千人。诏揆遗书宋人曰：“奈何兴兵？”宋人辞曰：“盗贼也。边臣不谨，今黜之矣。”

宋人将启边衅，太常卿赵之杰、知大兴府承晖、中丞孟铸皆曰：“江南败衄之余，自救不暇，恐

不敢败盟。”匡曰：“彼置忠义保捷军，取先世开宝、天禧纪元，岂忘中国者哉。”大理卿畏也曰：“宋兵攻围城邑，动辄数千，不得为小寇。”上问参政思忠，思忠极言宋人败盟有状，与匡、畏也合，上以为然。及河南统军使纥石烈子仁使宋还，奏宋主修敬有加，无他志。上问匡曰：“于卿何如？”匡曰：“子仁言是。”上愕然曰：“卿前议云何，今乃中变邪？”匡徐对曰：“子仁守疆圉，不妄生事，职也。书曰‘有备无患’，在陛下宸断耳。”于是，罢河南宣抚司，仆散揆还朝。

六年二月，宋人陷散关，取泗州、虹县、灵璧。四月，复诏仆散揆行省事于汴，制诸军。顷之，以匡为右副元帅。揆请匡先取光州，还军悬瓠，与大军合势南下。匡奏：“仆散揆大军渡淮，宋人聚兵襄、沔以窥唐、邓，汴京留兵颇少，有掣肘之患，请出唐、邓。”从之。遣前锋都统乌古论庆寿以骑八千攻枣阳，遣左翼提控完颜江山以骑五千取光化，右翼都统乌古孙兀屯取神马坡，皆克之。匡军次白虎粒，都统完颜按带取随州，乌古论庆寿扼赤岸，断襄、汉路。宋随州将雷太尉遁去，遂克随州。于是，宋邓城、樊城戍兵皆溃。赐诏奖谕，戒诸军毋掳掠、焚坏城邑。匡进兵围德安，分遣诸将徇下安陆、应城、云梦、汉川、荆山等县，副统蒲察攻宜城县取之。十二月败宋兵二万人于信阳之东，诏曰：“卿总师出疆屡捷，殄寇抚降，日辟土宇。彼恃汉、江以为险阻，箠马而渡，如涉坦途，荆、楚削平，不为难事，虽天祐顺，亦卿筹画之效也。益宏远图，以副朕意。”匡进所获女口百人。诏匡权尚书右丞，行省事，右副元帅如故。

吴曦以蜀、汉内附，诏匡先取襄阳以屏蔽蜀、汉。完颜福海破宋援襄阳兵于白石峪，遂取谷城县。仆散揆得疾，遂班师，至蔡，疾革，诏右丞相宗浩代之。七年二月，揆薨。匡久围襄阳，士卒疲疫，会宗浩至汴，匡乃放军朝京师，转左副元帅，赐宴于天香殿，还军许州。九月，宗浩薨，匡为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帅，封定国公，代宗浩总诸军，行省于汴京。

初，仆散揆初至汴，既定河南诸盗，乃购得韩侂胄族人元靓，使行间于宋。元靓渡淮，宋督视江、淮兵马事丘崈奏之宋主。是时，宋主、侂胄见兵屡败以为忧，欲乞盟无以为请，得崈奏，即命遣人护元靓北归，因请议和。崈使其属刘祐送元靓申和议于揆，揆曰：“称臣割地，献首祸之臣，然后可。”宋主因密谕丘崈，使归罪边将以请焉。及宗浩代揆，方信孺至，宗浩以方信孺轻佻不可信，移书宋人，果欲请和当遣朱致知、吴琯、李大性、李璧来。侂胄得报大喜过望，乃召张岩于建康，罢为福建观察使，归罪苏师旦，贬之岭南。是时，李璧已为参政，不可遣。朱致知、吴琯已死，李大性知福州，道远不能遽至。乃遣左司郎中王楠来，至濠州，匡使人责以称臣等数事。楠以宋主、侂胄情实为请，依靖康二年正月请和故事，世为伯侄国，增岁币为三十万两、匹，犒军钱三百万贯，苏师旦等俟和议定当函首以献。楠至汴，以侂胄书上元帅府，匡复诘之，楠恳请曰：“此事实出朝旨，非行人所专。”匡察其不妄，乃具奏。章宗诏匡移书宋人，当函侂胄首赎淮南地，改犒军钱为银三百万两。于是，宋吏部侍郎史弥远定计杀韩侂胄，弥远知国政，和好自此成矣。

于是，廷议诸军已取关隘不可与。王楠以宋参政钱象祖书来，略曰：

窃惟昔者修好之初，蒙大金先皇帝许以画淮为界。今大国遵先皇帝圣意，自盱眙至唐、邓画界仍旧，是先皇帝惠之于始，今皇帝全之于后也。然东南立国，吴、蜀相依，今川、陕关隘大国若有之，则是撤蜀之门户，不能保蜀，何以固吴？已增岁币至三十万，通谢为三百万贯，以连岁师旅之余，重以丧祸，岂易办集。但边隙既开和议，区区悔艾之实，不得不黾勉遵承。又蒙圣画改输银三百万两，在本朝宜不敢固违，然倾国资财，竭民膏血，恐非大金皇帝弃过图新、兼爱南北之意也。

主上仁慈宽厚，谨守信誓，岂有意于用兵。止缘侂胄启衅生事，迷国罔上，以至于斯。是以奋发英断，大正国典，朋附之辈诛斥靡贷。今大国欲使斩送侂胄，是未知其亡死也。侂胄实本庸愚，怙权轻信，有误国事，而致侂胄误国者苏师旦也。师旦既贬侂胄尚力庇之，嘱方信孺妄言已死，近推究其事，师旦已行斩首。倘大国终惠川、关隘，所画银两悉力祗备，师旦首函亦当传送，以谢大国。

本朝与大国通好以来，譬如一家叔侄，本自协和，不幸奴婢交斗其间，遂成嫌间。一旦犹子翻然改悟，斥逐奴隶，引咎谢过，则前日之嫌便可销释，奚必较锱铢豪末，反伤骨肉之恩乎？惟吴、蜀相为首尾，关隘系蜀安危，望敢备奏，始终主盟，使南北遂息肩之期，四方无兵革之患，不胜通

国至愿。

是时，陕西宣抚司请增新得关隘戍兵万人。王楠状禀，如蒙归川、陕关隘，韩侂胄首必当函送，遵上国之命。匡奏曰："关隘之事，臣初亦惑之，今当增戍万人，壁垒之役，馈饟之劳，费用必广。祖宗所以不取者，以关隘仅能自保耳，非有益于战也。设能入寇，纵之平地，以铁骑蹂之，无一得脱。彼哀祈不已者，以前日负固尚且摧覆，今遂失之，是无一日之安也。必谓兵力得之不可还赐，则汉上诸郡皆膏腴耕桑之地，枣阳、光化归顺之民数万户，较之陕右轻重可知，独在陛下决之耳。"诏报曰："侂胄渠魁，既请函首，宋之悔服可谓诚矣。"匡乃遣王楠还，复书曰："宋国负渝盟之罪，自陈悔艾，主上德度如天，不忍终绝，优示训谕，许以更成，所以覆护镇抚之恩至深至厚。昨奉圣训，如能斩送韩侂胄，徐议还淮南地。来书言韩侂胄已死，将以苏师旦首易之，饰辞相绐如此。至于犒军银两欲俟归关隘然后祇备，是皆有咈圣训。及王楠状禀，如蒙归还川、陕关隘，其韩侂胄首必当函送。圣训令斩送侂胄首者，本欲易淮南地，陕西关隘不预焉。王楠所陈亦非元画事理，不敢专决，具奏。奉旨'朕以生灵为念，已贳宋罪，关隘区区岂足深较，既能函送韩侂胄首，陕西关隘可以还赐'。今恩训如此，其体大国宽仁矜恤曲从之意，追修誓书，赍遣通谢人使赴阙。"

王楠之归也，匡要以先送叛亡驱掠，然后割赐淮南、川、陕，及彼誓书草本有犯庙讳字及文义有不如体制者，谕令改之。宋人以叛亡驱掠散在州县，一旦拘刷，未易聚集。今已四月，农事已晚，边民连岁流离失所，扶携道路，即望复业，过此农时，遂失一岁之望。岁币犒军物多，非旬月可办。钱象祖复以书来，略曰："窃见大金皇帝前日圣旨，如能斩送韩侂胄首，沿淮之地并依皇统、大定已画为定。又睹今来圣旨，既能送侂胄首，陕西关隘可并还赐。以此仰见圣慈宽大，初无必待发遣驱掠官兵，然后退兵交界之语。誓书草本添改处，先次录、本、赍呈，并将侂胄首函送，及管押纳合、道僧、李全家口一并发还。欲望上体大金皇帝画定圣旨，先赐行下沿边及陕西所属，候侂胄首到界上，即便抽回军马，归还淮南及川、陕关隘地界。所以驱掠官兵留之何益，见已从实刷勘发还。其使人礼物岁币等已起发至真、扬间，伺候嘉报，迤逦前去界首，以俟取接。"

匡得钱象祖书，即具奏，诏报曰："朕以生灵之故已从请，称臣割地尚且阔略，区区小节何足深较。其侂胄、师旦首函及诸叛亡至濠州，即听通谢人使入界，军马即当彻还，川、陕关隘俟岁币犒军银纲至下蔡，画日割赐。"匡得诏书，即以谕宋人，使如诏书从事。

泰和八年闰四月乙未，宋献韩侂胄、苏师旦首函至元帅府，匡遣平南抚军上将军纥石烈贞以侂胄、师旦首函露布以闻。五月丁未，遣户部尚书高汝砺、礼部尚书张行简奏告天地，武卫军都指挥使徒单镛奏告太庙，御史中丞孟铸告社稷。是日，上御应天门，立黄麾仗，受宋馘。尚书省奏露布，亲王百官起居上表称贺。献馘庙社，以露布颁中外。竿侂胄、师旦首并二人画像于通衢，百姓纵观，然后漆其首藏之军器库。丙辰，匡朝京师，进官两阶，赐玉带、金一百两、银一千五百两、重币三十端。罢元帅府仍为枢密院。六月癸酉，宋通谢使许弈、吴衡等入见。癸未，以宋人请和诏天下。

十一月丙辰，章宗崩，匡受遗诏，立卫绍王。其遗诏略曰："皇叔卫王，承世宗之遗体，钟厚庆于元妃，人望所归，历数斯在。今朕上体太祖皇帝传授至公之意，付畀宝祚，即皇帝位于柩前。载惟礼经有嫡立嫡、无嫡立庶，今朕之内人见有娠者两位，已诏皇帝，如其中有男当立为储贰，如皆是男子，择可立者立之。"丁巳，卫绍王即位。戊午，章宗内人范氏胎气有损。大安元年四月，平章政事仆散端、左丞孙即康奏："承御贾氏产期已出三月，有人告元妃李氏令贾氏诈称有身。"诏元妃李氏、承御贾氏皆赐死。初，章宗大渐，匡与元妃俱受遗诏立卫王，匡欲专定策功，遂构杀李氏。数日，匡拜尚书令，封申王。大安元年十二月，薨。

匡事显宗，深被恩遇。自章宗幼年，侍讲读最亲幸，致位将相，怙宠自用，官以贿成。承安中，拨赐家口地土，匡乃自占济南、真定、代州上腴田，百姓旧业辄夺之，及限外自取。上闻其事，不以为罪，惟用安州边吴泊旧放围场地、奉圣州在官闲田易之，以向自占者悉还百姓。宣宗尝谓侍臣曰："撒速往年尝受人玉吐鹘，然后与之官，此岂宰相所为哉。"

完颜纲本名元奴，字正甫。明昌中，为奉御，累官左拾遗。诏三叉口置捺钵，纲上疏谏，疏中有云"贼出没其间"，诏尚书省诘问，所言不实，章宗以纲谏官，不之罪。

迁刑部员外郎，纲言："诸犯死罪除名移推相去二百里，并犯徒罪连逮二十人以上者并令就问，曾经所属按察司审谳者移推别路，官亦依上就问。凡告移推之人皆已经本路按察审讫，即当移推别路。按察司部分广阔，如上京路移推临潢路，最近亦往复二三千里，北京留守司移推西北路招讨司，最近亦须数月。乞依旧制，令移推官司追取其人归问。"从之。

故事，使夏国者夏人馈赠礼物，视书几道以为多寡。泰和元年，纲为赐夏主生日使，章宗命赉三诏，左司员外郎孙椿年奏诏为一道，寻自陈首，上责宰臣曰："椿年忽略，卿等奈何不奏也。"转工部郎中，上言："太府监官兼尚食局官，乞于少府监依此例，注能干官一员兼仪鸾局官，仪鸾局官一员兼少府监官，相须检治。"从之。四年，诏纲与乔宇，宋元吉编类陈言文字，纲等奏，"凡关涉宫庭及大臣者摘进，其余以省台六部各为一类"，凡二十卷。迁同签宣徽院事。

六年，与宋连兵，陕西诸将颇相异同，以纲为蜀汉路安抚使、都大提举兵马事，与元帅府参决西事，调羌兵之未附者。于是，知凤翔府事完颜昱、同知平凉府事蒲察秉铉分驻凤翔诸隘，通远军节度使承裕、秦州防御使完颜璘屯成纪界，知临洮府事石抹仲温驻临洮，同知临洮府事术虎高琪、彰化军节度副使把回海备巩州诸镇，乾州刺史完颜思忠扼六盘，陕西路都统副使斡勒牙剌、京兆府推官蒲察秉彝戍虢华、扼潼关蒲津，陕西都统完颜忠本名袅懒、同知京兆府事乌古论兖州守京兆要害，以凤翔、临洮路蕃汉弓箭手及绯翮翅军散据边陲。"绯翮翅"，军名也。元帅右监军充右都监蒲察贞分总其事。

宋吴曦以兵六千攻盐川，巩州戍将完颜王善、队校仆散六斤、猛安龙延常击走之，斩首二百级。七月，吴曦兵五万由保坌、姑苏等路寇秦州，承裕、璘以骑千余击之，曦兵大败，追奔四十里。曦别兵万人入来远镇，术虎高琪破之。

青宜可者，吐蕃之种也。宋取河湟，夏取河西四郡，部落散处西鄙，其鲁黎族帅曰冷京，据古叠州，有四十三族、十四城、三十余万户，东邻宕昌，北接临洮、积石，南行十日至笋竹大山，盖蛮境也。西行四十日至河外，俗不论道里而以日计之云。冷京卒，子耳骨延嗣，宋不能制，縻以官爵。传六世至青宜可，尤劲勇得众，以宋政令不常，有改事中国之意。曹佛留为洮州刺史。佛留材武有智策，能结诸羌。青宜可畏慕佛留，以父呼之，请举国内附，朝廷以宋有盟不许，厚赐金帛以抚之。

明昌间，属羌已彪杀郡佐反，是时纲为奉御，奉诏与曹佛留计事，因召青宜可会兵击破已彪。曹佛留迁同知临洮尹，兼洮州刺史。子普贤为洮州管内巡检使。纲屡以事至洮，佛留每谓纲言青宜可愿内属，出其至情，纲辄奏之，上终不纳。

及纲部署陕西，上密敕经略西事。于是，曹佛留已死，普贤为怀羌巡检使。纲至洮，驰召普贤摄同知洮州事。普贤传箭入羌中，青宜可大喜，率诸部长，籍其境土人民，诣纲请内属。纲奏其事，上以青宜可为叠州副都总管，加广威将军。诏青宜可曰："卿统有部人，世为雄长，向风慕义，背伪归朝，愿效纯诚，恒输忠力，缅怀嘉瞩，式厚褒旌。览卿进上所受伪牌，朝廷之驭诸蕃固无此例，欲使卿有以镇抚部族、增重观望，是以特加改命，赐金牌一、银牌二，到可祗承，服我新恩，永为藩卫。"曹普贤真授同知洮州事，纲迁拱卫直都指挥使，迁三阶，安抚、都大提举如故。以商州刺史乌古论兖州领、曹普贤押领、青宜可勾当。诏曰："完颜纲，初行时汝未知朝廷有青宜可之事，独言可以招抚，必获其用，既而果来效顺。今汝勿以青宜可兵势重大，卑屈失体，亦勿以蕃部而藐视之。"

九月，诏安慰陕西，略曰："京兆、凤翔、临洮三路，应被宋兵逼胁，背国从伪，或没落外境，若能自归者，官吏依旧勾当，百姓各令复业，元抛地土依数给付。及受宋人旗榜结构等，或值惊扰因而避役逃亡，未发觉者，许令所在官司陈首，并行释免，更不追究，军前可用之人随宜任使。限外不首，复罪如初。"

宋程松遣别将曲昌世袭方山原，自率兵数万分道袭和尚原、西山寨、龙门等关。是日，大雾四塞，既又暴雨，和尚原、西山寨、龙门关戍兵不知宋兵来，松遂据之。蒲察贞遣行军副统裴满阿里、同知陇州事完颜勃论以兵千人伏方山原下，万户奥屯撒合门、美原县令术虎合沓别将壮士五百，取间道潜登，出宋兵上，自高而下，宋兵大骇，伏兵合击，遂破之。贞乃分遣术虎合沓、部将完颜出

军奴率兵千人出黄儿谷取和尚原，同知会州事女奚列南家、押军猛安粘割撒改率兵千人出大宁谷取西山寨，贞自以兵七百由中路取龙门等关。程松已焚阁道，贞且修道、且进兵，至小关，松将杨廷据险注射，贞不得前，令行军副统裴满阿里为疑兵，潜遣猛安胡信率甲士五十人绕出其后，反击之，宋兵大乱，遂斩廷于阵。宋兵走二里关，复败。宋将彭统领宋兵走龙门，追击大破之。合沓乘夜潜登和尚原绝顶，宋人惊以为神，皆散走。破其众二千，生获数十人。南家斩木开道以登西山，再与宋兵遇，皆败。遂尽复故地。

宋吴曦将冯兴、杨雄、李珪以步骑八千人入赤谷，将寇秦州。承裕、完颜璘、河州防御使蒲察秉铉逆击，破之。宋步兵趋西山，骑兵走赤谷。承裕分兵蹑宋步兵，宋步兵据山搏战，部将唐括按答海率二百骑驰击之，甲士蒙葛挺身先入其阵，众乘之，宋步兵大溃，杀数百人，追者至皂郊城，斩首二千级。猛安把添奴追宋骑兵，杀千余人，冯兴仅以身免，杨雄、李珪皆为金军所杀。十月，纲以蕃、汉步骑一万出临潭，充以关中兵一万出阵仓，蒲察贞以岐、陇兵一万出成纪，石抹仲温以陇右步骑五千出盐川，完颜璘以本部兵五千出来远。

初，吴玠、吴璘俱为宋大将，兄弟父子相继守西土，得梁、益间士众心。璘孙曦太尉、昭武军节度使、成都潼川府夔利等州路宣抚副使，泰和六年出兵兴元，有窥关、陇之志，诱募边民为盗，遣谍以利饵凤翔卒温昌，结三虞候军为内应。昌诣府上变。曦遣诸将出秦、陇间，与纲等诸军相拒。上闻韩侂胄忌曦威名，可以间诱致之，梁、益居宋上游，可以得志于宋，封曦蜀国王，铸印赐诏，诏纲经略之。其赐曦招曰：

宋自佶、桓失守，构窜江表，僭称位号，偷生吴会，时则乃祖武安公玠捍御两川。洎武顺王璘嗣有大勋，固宜世胙大帅，遂荒西土，长为藩辅，誓以河山，后裔纵有栾黡之汰，犹当十世宥之。然威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自古如此，非止于今。

卿家专制蜀汉，积有岁年，猜嫌既萌，进退维谷，代之而不受，召之而不赴，君臣之义已同路人，譬之破桐之叶不可以复合，骑虎之势不可以中下矣。此事流传，稔于朕听，每一思之未尝不当馈叹息，而卿犹偃然自安。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故智者顺时而动，明者因机而发，与其负高世之勋见疑于人，惴惴然常惧不得保其首领，曷若顺时因机，转祸为福，建万世不朽之业哉。

今赵扩昏孱，受制强臣，比年以来顿违誓约，增屯军马，招纳叛亡。朕以生灵之故，未欲遽行讨伐，姑遣有司移文，复因来使宣谕，而乃不顾道理，愈肆凭陵，虔刘我边陲，攻剽我城邑。是以忠臣扼腕，义士痛心，家与为仇，人百其勇，失道至此，虽欲不亡得乎？朕已分命虎臣，临江问罪，长驱并骛，飞渡有期，此正豪杰分功之秋也。

卿以英伟之姿，处危疑之地，必能深识天命，洞见事机，若按兵闭境不为异同，使我师并力巢穴而无西顾之虞，则全蜀之地卿所素有，当加封册，一依皇统册构故事。更能顺流东下，助为掎角，则旌麾所指尽以相付。天日在上，朕不食言。今送金宝一钮，至可领也。

纲次临江被诏，进至水洛，访得曦族人端，署为水洛城巡检使，遣持诏间行谕曦。曦得诏意动，程松尚在兴元，未敢发，诈称杖杀端，以蔽匿其事。松兵既败，曦乃遣掌管机宜文字姚圆与端奉表送款。纲遣前京兆府录事张仔会昊曦于兴州之置口，曦言归心朝廷无他，张仔请以告身为报，曦尽出以付之。仍献阶州。

朝廷以曦初附，恃中国为援，欲先取襄阳以为蜀汉屏蔽，乃诏右副元帅匡先攻襄阳，诏略曰："陕西一面虽下四州，吴曦之降朕所经略。自大军出境，惟卿所部力战为多，方之前人无所愧谢。今南伐之事责成卿等，区区俘获不足羡慕，果能为国建功，岂止一身荣宠，后世子孙亦保富贵。"匡得诏，乃移兵趋襄阳。十二月，曦遣果州团练使郭澄、仙人关使任辛奉表及蜀地图志、吴氏谱牒来上。

七年正月，召纲赴京师，以为陕西宣抚副使，进三阶。还军，吴曦遣郭澄进谢恩表、誓表、贺全蜀归附三表，亲王百官称贺，朝廷以诏答之，并赐誓诏。郭澄朝辞，谕澄曰："汝主效顺，以全蜀归附，朕甚嘉之。然立国日浅，恐宋兵侵轶，人心不安，凡有当行事务已委宣抚完颜纲移文计议。

或有紧急，即差人就去讲究。大定间，汝主尝以事入觐，今亦多岁，朕嘉汝主之义，怀想不忘，欲得其绘像，如见其面。今已遣使封册，俟回日附进。可以此意归谕汝主。”诏以同知临洮府事术虎高琪为封册使，翰林直学士乔宇副之。诏高琪曰：“卿以边面宣力，加之读书，蜀人识卿威名，勿以财贿动心，失大国体。检制随去奉职，勿有违枉生事。”

顷之，宋安丙杀吴曦。上闻曦死，遣使责纲，诏曰：“曦之降，自当进据仙人关，以制蜀命，且为曦重。既不据关，复撤兵，使丙无所惮，是宜有今日也。”于是，诏赠曦太师，命德顺州刺史完颜思忠招魂葬于水洛县。以曦族兄端之子为曦后。诏谕陕西军士，略曰：“汝等爰自去冬，出疆用命，擐披甲胄，冒涉艰险，直取山外数州，比之他军实有勤效。界外屯驻日久，负劳苦，恩赏未行，有司申奏不明，以致如此。朕已令增给赏物，以酬尔劳。惟是余贼未殄，犹须经略。眷我师徒，久役未解，深怀悯念，寤寐弗忘。汝等益思体国之忠，奋敌忾之勇，协心毕力，建立功勋，高爵厚禄，朕所不吝。”

宋人复陷阶州、西和州，纲至凤翔，诏彻五州之兵退保要害，五州之民愿徙内地者厚抚集之。以近侍局直长为四川安慰使。蒲察贞撤黄牛戍，宋安丙乘之，连兵来袭，遂陷散关，巩州钤辖兀颜阿失死之。诏夺纲官一阶，降兵部侍郎，权宣抚副使。遣户部侍郎尼庞古怀忠按治纲以下将吏。怀忠未至陕西，纲、贞遣兵潜自昆谷西山养马涧入，四面攻之，复取散关，斩宋将张统领、于团练。纲遣使奏捷，诏书奖谕，贞等释不问。

八年，宋献韩侂胄、苏师旦首，诏以陕西关隘还之，宋罢兵。纲还京师。是岁，章宗崩，卫绍王即位，除陕西路按察使，累官尚书左丞。至宁元年，纲行省事于缙山，徒单镒使人谓纲曰：“高琪驻兵缙山甚得人心，士皆思奋，与其行省亲往，不若益兵为便。”纲不听。徒单镒复使人止之曰：“高琪措画已定，彼之功即行省之功。”纲不从。纲至缙山遂大败。

胡沙虎斩关入中都，迁卫绍王于卫邸，命纲子安和作家书，使亲信人召纲。纲至，囚之悯忠寺，明日，押至市中，使张霖卿数以失四川、败缙山之事，杀之。

贞祐四年。纲子权复州刺史安和上书讼父冤，略曰：“先臣纲在章宗时，招怀西羌青宜可等十八部族，取宋五州，吴曦以全蜀归朝。胡沙虎无故见杀，夺其官爵。”诏下尚书省议，“谨按元年诏书云，胡沙虎屡害良将，正谓纲辈也。”乃追复尚书左丞。弟定奴。

定奴与兄纲俱知名，充护卫，除平凉府判官，累官同知真定府。从平章政事仆散揆伐宋，加平南虎威将军。兵罢，迁河南东路副统军，三迁武胜军节度使，入为右副点检。大安二年，迁元帅右都监，救西京，改震武军节度使。元帅奥屯襄败绩，定奴坐失期及不以军败实奏，降河州防御使。迁镇西军节度使、河东北路按察转运使。宣宗即位，改知归德府。贞祐二年，改知河南府，兼河南副统军。录迁河南统军使，兼昌武军节度使。请内外五品以上举能干之士充河北州县官。改签枢密院事、殿前都点检、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复为签枢密院事、行院事兼知归德府事，改兼武宁军节度使，行院于徐州。召为刑部尚书、参知政事。兴定三年，薨。

赞曰：章宗伐宋之役，三易主帅，兵家所忌也，宋不知乘此以为功，犹曰有人焉？韩侂胄心强智疏，苏师旦谋浅任大，函首燕、蓟，南北皆曰贼臣，何哉？完颜匡完颜纲皆泰和终功之臣，然匡隳忠于大安，纲罔难于至宁，富贵之惑人乃如此邪？

金史卷九九　列传第三七

徒单镒本名按出，上京路速速保子猛安人。父乌辇，北京副留守。镒颖悟绝伦，甫七岁，习女直字。大定四年，诏以女直字译书籍。五年，翰林侍讲学士徒单子温进所译《贞观政要》、《白氏策林》等书。六年，复进《史记》、《西汉书》，诏颁行之。选诸路学生三十余人，令编修官温迪罕缔达教以古书，习作诗、策。镒在选中，最精诣，遂通契丹大小字及汉字，该习经史。久之，枢密使完颜思敬请教女直人举进士，下尚书省议。奏曰：“初立女直进士科，且免乡、府两试，其礼部试、廷试，止对策一道，限字五百以上成。在都设国子学，诸路设府学，并以新进士充教授，士民子弟愿学者听。岁久，学者当自众，即同汉人进士三年一试。”从之。十三年八月，诏策女直进士，问以求

贤为治之道。侍御史完颜蒲涅、太常博士李晏、应奉翰林文字阿不罕德甫、移剌杰、中都路都转运副使奚■考试镒等二十七人及第。镒授两官，余授一官，上三人为中都路教授，四名以下除各路教授。

十五年，诏译诸经，著作佐郎温迪罕缔达、编修官宗璧、尚书省译史阿鲁、吏部令史杨克忠译解，翰林修撰移剌杰、应奉翰林文字移剌履讲究其义。镒自中都路教授选为国子助教。左丞相纥石烈良弼尝到学中与镒谈论，深加礼敬。丁母忧，起复国史院编修官。

世宗尝问太尉完颜守道曰：“徒单镒何如人也？”守道对曰：“有材力，可任政事。”上曰：“然，当以剧任处之。”又曰：“镒容止温雅，其心平易。”久之，兼修起居注，累迁翰林待制，兼右司员外郎。献《汉光武中兴赋》，世宗大悦曰：“不设此科，安得此人。”

章宗即位，迁左谏议大夫，兼吏部侍郎。明昌元年，为御史中丞。无何，拜参知政事，兼修国史。镒言：“人生有欲，不限以制则侈心无极。今承平日久，当慎行此道，以为经久之治。”

章宗锐意于治平，镒上书，其略曰：“臣窃观唐、虞之书，其臣之进言于君曰‘戒哉’，‘懋哉’，曰‘吁’，曰‘都’。既陈其戒，复导其美。君之为治也，必曰‘稽于众，舍己从人’。既能听之，又能行之，又从而兴起之。君臣上下之间相与如此。陛下继兴隆之运，抚太平之基，诚宜稽古崇德，留意于此，无因物以好恶喜怒，无以好恶喜怒轻忽小善，不恤人言。夫上下之情有通塞，天地之运有否泰，唐陆贽尝陈隔塞之九弊，上有其六，下有其三。陛下能慎其六，为臣子者敢不慎其三哉。上下之情既通，则大纲举而群目张矣。”进尚书右丞，修史如故。

三年，罢为横海军节度使，改定武军节度使，知平阳府事。先是，郑王永蹈判定武军，镐王永中判平阳府，相继得罪，连引者众，上疑其有党，或命节度定武，继又知平阳焉。改西京留守。承安三年，改上京留守。五年，上问宰臣：“徒单镒与宗浩孰优？”平章政事张万公对曰：“皆才能之士，镒似优者，镒有执守，宗浩多数耳。”上曰：“何谓多数？”万公曰：“宗浩微似趋合。”上曰：“卿言是也。”顷之，镒拜平章政事，封济国公。

淑妃李氏擅宠，兄弟恣横，朝臣往往出入其门。是时烈风昏曀连日，诏问变异之由。镒上疏略曰：“仁、义、礼、智、信谓之五常，父义、母慈、兄友、弟敬、子孝谓之五德。今五常不立，五德不兴，缙绅学古之士弃礼义，忘廉耻，细民违道畔义，迷不知返，背毁天常，骨肉相残，动伤和气，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宜正薄俗，顺人心，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各得其道，然后和气普洽，福禄荐臻矣。”因论“为政之术，其急有二。一曰，正臣下之心。窃见群下不明礼义，趋利者众，何以责小民之从化哉。其用人也，德器为上，才美为下，兼之者待以不次，才下行美者次之，虽有才能，行义无取者，抑而下之，则臣下之趋向正矣。其二曰，导学者之志。教化之行，兴于学校。今学者失其本真，经史雅奥，委而不习，藻饰虚词，钓取禄利，乞令取士兼问经史故实，使学者皆守经学，不惑于近习之靡，则善矣。”又曰：“凡天下之事，丛来者非一端，形似者非一体，法制不能尽，隐于近似，乃生异论。孔子曰：‘义者天下之断也。’记曰：‘义为断之节。’伏望陛下临制万机，事有异议，少凝圣虑，寻绎其端，则裁断有定，而疑可辨矣。”镒言皆切时弊，上虽纳其说，而不能行。

上问汉高帝、光武优劣。平章政事张万公对曰：“高祖优甚。”镒曰：“光武再造汉业，在位三十年，无沈湎冒色之事。高祖惑戚姬，卒至于乱。由是言之，光武优。”上默然。镒盖以元妃李氏隆宠过盛，故微谏云。泰和四年，罢知咸平府。五年，改南京留守。六年，徙知河中府，兼陕西安抚使。

仆散揆行省河南、陕西，元帅府虽受揆节制，实颛方面，上思用谋臣制之，由是升宣抚使一品，镒改知京兆府事，充宣抚使，陕西元帅府并受节制。诏曰：“将帅虽武悍，久历行阵，而宋人狡猾，亦资算胜。卿之智略，朕所深悉，且股肱旧臣，故有此寄。宜以长策御敌，厉兵抚民，称朕意焉。”镒言：“初置急递铺本为转送文牒，今一切乘驿，非便。”上深然之。始置提控急递铺官。自中都至真定、平阳置者，达于京兆。京兆至凤翔置者，达于临洮。自真定至彰德置者，达于南京。自南京分至归德置者，达于泗州、寿州，分至许州置者，达于邓州。自中都至沧州置者，达于益都府。自此邮达无复滞焉。

七年，吴曦死，宋安丙分兵出秦、陇间。十月，诏镒出兵金、房以分掣宋人梁、益、汉、沔兵

势。镒遣行军都统斡勒叶禄瓦、副统把回海、完颜掴剌以步骑五千出商州。十一月，叶禄瓦拔鹘岭关，掴剌别将攻破燕子关新道口，回海取小湖关敖仓，至营口镇，破宋兵千余人，追至上津县，斩首八百余级，遂取上津县。叶禄瓦破宋兵二千于平溪，将趋金州。宋王楠以书乞和，诏镒召叶禄瓦军退守鹘岭关。八年正月，宋安丙遣景统领由梅子溪、新道口、朱砂谷袭鹘岭关，回海、掴剌击走之，斩景统领于阵。是岁，罢兵。镒迁特进，赐赉有差。改知真定府事。

大安初，加仪同三司，封濮国公。改东京留守，过阙入见。卫绍王谓镒曰："卿两朝旧德，欲用卿为相。太尉匡，卿之门人，朕不可屈卿下之。"迁开府仪同三司，佩金符，充辽东安抚副使。三年，改上京留守。平章政事独吉思忠败绩于会河堡，中都戒严，镒曰："事急矣。"乃选兵二万，遣同知乌古孙兀屯将之，入卫中都。朝廷嘉之，征拜尚书右丞相，监修国史。

镒言："自用兵以来，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败必然。不若入保大城，拼力备御。昌、桓、抚三州素号富贵，人皆勇健，可以内徙，益我兵势，人畜货财，不至亡失。"平章政事移剌、参知政事梁<⿰王堂>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卫绍王以责镒。镒复奏曰："辽东国家根本，距中都数千里，万一受兵，州府顾望，必须报可，误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镇之。"卫绍王不悦曰："无故置行省，徒摇人心耳。"其后失昌、桓、抚三州，卫绍王乃大悔曰："从丞相之言，当不至此！"顷之，东京不守，卫绍王自诵曰："我见丞相耻哉！"

术虎高琪驻兵缙山，甚得人心，士乐为用。至宁元年，尚书左丞完颜纲将行省于缙山，镒谓纲曰："行省不必自往，不若益兵为便。"纲不听。且行，镒遣人止之曰："高琪之功即行省之功也。"亦不听。纲至缙山，逐败绩焉。"

顷之，镒坠马伤足在告，闻胡沙虎难作，命驾将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相幕皆以军士守之，不可入矣。"少顷，兵士索人于闾巷，镒乃还第。胡沙虎意不可测，方犹豫，不能自定，乃诣镒问疾，从人望也。镒从容谓之曰："翼王，章宗之兄，显宗长子，众望所属，元帅决策立之，万世之功也。"胡沙虎默然而去，乃迎宣宗于彰德。胡沙虎既杀徒单南平，欲执其弟知真定府事铭，镒说之曰："车驾道出真定，镐王家在威州，河北人心易摇，徒单铭有变，朝廷危矣。不好与之金牌，奉迎车驾，铭必感元帅之恩。"胡沙虎从之。至宁、贞祐之际，转败为功，惟镒是赖焉。

宣宗即位，进拜左丞相，封广平郡王，授中都路迭鲁都世袭猛安蒲鲁吉必剌谋克。镒尚有足疾，诏侍朝无拜。明年，镒建议和亲。言事者请罢按察司。镒曰："今郡县多残毁，正须按察司抚集，不可罢。"遂止。宣宗将幸南京，镒曰："銮辂一动，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讲和，聚兵积粟，固守京师，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辽东根本之地，依山负海，其险足恃，备御一面，以为后图，策之次也。"不从。是岁，薨。诏赙赠从优厚。

镒明敏方正，学问该贯，一时名士皆出其门，多至卿相。尝叹文士委顿，虽巧拙不同，要以仁义道德为本，乃著《学之急》、《道之要》二篇。太学诸生刻之于石。有《弘道集》六卷。

贾铉字鼎臣，博州博平人。性纯厚，好学问。中大定十三年进士，调滕州军事判官、单州司候，补尚书省令史。章宗为右丞相，深器重之，除陕西东路转运副使。入为刑部主事，迁监察御史。迁侍御史，改右司谏。上疏论边戍利害，上嘉纳之，迁左谏议大夫兼工部侍郎，与党怀英同刊修《辽史》。

铉上书曰："亲民之官，任情立威，所用决杖，分径长短不如法式，甚者以铁刃置于杖端，因而致死。间者阴阳愆戾，和气不通，未必不由此也。愿下州郡申明旧章，检量封记，按察官其检察不如法者，具以名闻。内庭敕断，亦依已定程式。"制可。复上书论山东采茶事，其大概以为"茶树随山皆有，一切护逻，已夺民利，因而以拣茶树执诬小民，吓取货赂，宜严禁止。仍令按察司约束。"上从之。

承安四年，迁礼部尚书，谏议如故。是时有诏，凡奉敕商量照勘公事皆期日闻奏。铉言："若如此，恐官吏迫于限期，姑务苟简，反害事体。况簿书自有常程，御史台治其稽缓，如事有应密，三月未绝者，令具次第以闻。"下尚书省议。如省部可即定夺者，须三月拟奏，如取会案牍卒难补勘者，先具次第奏知，更限一月结绝，违者准稽缓制书罪之。

上议置相，欲用铉，宰臣荐孙即康。张万公曰："即康及第在铉前。"上曰："用相安问榜次？朕意以为贾铉才可用也。"然竟用即康焉。

泰和二年，兴陵崇妃薨，上欲成服苑中，行登门送丧之礼，以问铉，铉对曰："故宋尝行此礼，古无是也。"遂已。改刑部尚书。泰和三年，拜参知政事。亳州医者孙士明辄用黄纸大书"敕赐神针先生"等十二字，及于纸尾年月间摹作宝样朱篆青龙二字，以诳惑市人。有司捕治款伏。值赦，大理寺议宜准伪造御宝，虽遇赦不应原。已奏可矣。铉奏："天子有八宝，其文各异，若伪造，不限用泥及黄蜡。今用笔描成青龙二字，既非八宝文，论以伪造御宝，非本法意。"上悟，遂以赦原。明日，上谓大臣曰："已行之事，贾铉犹执奏，甚可嘉也，群臣亦当如此矣。"

泰和六年，御试，铉为监试官。上曰："丞相宗浩尝言试题颇易，由是进士例不读书。朕今以《日合天统》为赋题。"铉曰："题则佳矣，恐非所以牢笼天下士也。"上曰："帝王以难题窘举人，固不可，欲使自今积致学业而已。"遂用之。久之，铉与审官院掌书大中漏言除授事。上谓铉曰："卿罪自知之矣。然卿久参机务，补益弘多，不深罪也。"乃出为安武军节度使，改知济南府。致仕。贞祐元年，薨。

孙铎字振之，其先滕州人，徙恩州历亭县。铎性敏好学，辽阳王遵古一见器之，期以公辅。登大定十三年进士第，调海州军事判官，卫县丞，补尚书省令史。章宗为右丞相，语人曰："治官事如孙铎，必无错失。"初即位，问铎安在？有司奏为右都管，使宋。及还，除同知登闻检院事。铎言："凡上诉者皆因尚书省断不得直，若上诉者复送省，则必不行矣，乞自宸衷断之。"上以为然。诏登闻检院，凡上诉者，每朝日奏十事。诏刊定旧律，铎先奏《名例》一篇。

承安元年，迁左谏议大夫，改河东南路转运使，召为中都路都转运使。初置讲议钱谷官十人，铎为选首。承安四年，迁户部尚书。铎因转对奏曰："比年号令，或已行而中辍，或既改而复行，更张太烦，百姓不信。乞自今凡将下令，再三讲究，如有益于治则必行，无恤小民之言。"国子司业纥石烈善才亦言"颁行法令，丝纶既出，尤当固守"。上然之。

泰和二年闰十二月，上召铎、户部侍郎张复亨议交钞。复亨曰："三合同钞可行。"铎请废不用，诘难久之，复亨议诎。上顾谓侍臣曰："孙铎刚正人也，虽古魏征何加焉！"

三年，御史中丞孙即康、刑部尚书贾铉皆除参知政事，铎再任户部尚书。铎心少之，对贺客诵古人诗曰："唯有庭前老柏树，春风来似不曾来。"御史大夫卞劾铎怨望，降同知河南府事。改彰化军节度使，复为中都转运使。泰和七年，拜参知政事。

蒲阴县令大中与左司郎中刘昂、通州刺史史肃、前监察御史王宇、吏部主事曹元、户部员外郎李著、监察御史刘国枢、尚书省都事曹温、雄州都军马师周，吏部员外郎徒单永康、太仓使马良显、顺州刺史唐括直思白坐私议朝政，下狱，尚书省奏其罪。铎进曰："昂等非敢议朝政，但如郑人游乡校耳。"上悟，乃薄其罪。

铎上言："民间钞多，宜收敛。院务课程及诸窠名钱须要全收交钞。秋夏税本色外，尽令折钞，不拘贯例，农民知之，迤渐重钞。比来州县抑配行市买钞，无益，徒扰之耳。乞罢诸处钞局，惟省库仍旧，小钞无限路分，可令通行。"上览奏，即诏有司曰："可速行之。"

大安初，议诛黄门李新喜。铎日："此先朝用之太过耳。"卫绍王不察，即曰："卿今日始言之何耶？"既而复曰："后当尽言，勿以此介意。"顷之，迁尚书左丞，兼修国史。议钞法忤旨，犹以论李新喜降浚州防御使。改安国军节度使，徙绛阳军。

宣宗即位，召赴阙，以兵道阻。宣宗迁汴，铎上谒于宜村，除太子太师。有疾，累遣使候问。贞祐三年，致仕。是岁，薨。

孙即康字安伯，其先沧州人。石晋之末，辽徙河北实燕、蓟，八代祖延应在徙中，占籍析津，实大兴，仕至涿州刺史。延应玄孙克构，辽检校太傅、启圣军节度使。

即康，克构曾孙，中大定十年进士第。章宗为右丞相，是时，即康为尚书省令史，由是识其人。章宗即位，累迁户部员外郎，讲究盐法利害，语在《食货志》。除耀州刺史，入为吏部左司郎中。

上谓宰臣曰："孙即康向为省掾，言语拙讷，今才力大进，非向时比也。"宰臣因曰："即康年已

高，幸及早用之。”上问：“年几何矣？”对曰：“五十六岁。”上复问：“其才何如张万公？”平章政事守贞对曰：“即康才过之。”上曰：“视万公为通耳。”由是迁御史中丞。

初，张汝弼妻高陀斡不道，伏诛。汝弼，镐王永中舅也，上由是颇疑永中。永中府傅尉奏永中第四子阿离合懑语涉不轨，诏同签大睦亲府事■与即康鞫之。第二子神土门尝撰词曲，颇轻肆，遂以语涉不逊就逮。家奴德哥首永中尝与侍妾瑞云言：“我得天下，以尔为妃，子为大王。”■、即康还奏，诏礼部尚书张暐覆讯。永中父子皆死，时论冤之。顷之，迁泰宁军节度使，改知延安府事。

承安五年，上问宰相：“今汉官谁可用者？”司空襄举即康。上曰：“不轻薄否？”襄曰：“可再用为中丞观之。”上乃复召即康为御史中丞。泰和三年，除参知政事。明年，进尚书右丞。六年，宋渝盟有端，大臣犹以为小盗窃发不足恤。即康与左丞仆散端、参政独吉思忠以为必当用兵，上以为然。

上问即康、参知政事贾铉曰：“太宗庙讳同音字，有读作‘成’字者，既非同音，便不当缺点画。睿宗庙讳改作‘崇’字，其下却有本字全体，若将‘示’字依《兰亭帖》写作‘未’字。显宗庙讳“允”，‘充’字合缺点画，如‘统’傍之‘充’，似不合缺。”即康奏曰：“唐太宗讳世民，偏傍犯如‘叶’字作‘＜⿳茺－儿木＞’字，‘泯’字作‘汦’字。”乃拟“熙宗庙讳从‘面’从‘且’。睿宗庙讳上字从‘未’，下字从＜⿳卉一＞。世宗庙讳从‘系’。显宗庙讳如正犯字形，止书斜画，‘沇’字‘鈗’字各从‘口’，‘兑’‘悦’之类各从本传。”从之，自此不胜曲避矣。进左丞。宋人请和，进官一阶。

旧制，尚书省令史考满优调，次任回降，崔建昌已优调兴平军节度副使，未回降即除大理司直。诏知除郭邦杰、李蹊杖七十勒停，左司员外郎高庭玉决四十解职，即康待罪，有诏勿问。章宗崩，卫绍王即位，即康进拜平章政事，对崇国公。大安三年，致仕。是岁，薨。遣使致祭。

李革字君美，河津人。父余庆，三至廷试，不遂，因弃去。革颖悟，读书一再诵，辄记不忘。大定二十五年进士。调真定主簿。察廉，迁韩城令。同知州事纳富商赂，以岁课军须配属县，革独不听，提刑司以为能。迁河北东路转运都勾判官、太原推官。丁母忧，起复，迁大兴县令、中都左警巡使、南京提刑判官、监察御史、同知昭义军节度事。丁父忧，起复，签南京按察事。

泰和六年，伐宋，尚书省奏：“军兴，随路官，差占者别注，阙者选补，老不任职者替罢，及司、县各存留强干正官一员。”革与签陕西高霖、签山东孟子元俱被诏，体访三路官员能否，籍存留正官，行省、行部、元帅府差占员数及事故阙员，老不任职，赴阙奏事。改刑部员外郎，调观州刺史兼提举漕运，陕西西路按察副使，大兴府治中。知府徒单南平贵幸用事，势倾中外，遣所亲以进取诱革，革拒之。贞祐二年，迁户部侍郎。宣宗迁汴，行河北西路六部事，迁知开封府事，河南劝农使，户部、吏部尚书，陕西行省参议官。

四年，拜参知政事，革奏：“有司各以情见引用断例，牵合附会，实启幸门。乞凡断例敕条特旨奏断不为永格者，不许引用，皆以律为正。”诏从之。是岁，大元兵破潼关，革自以执政失备御之策，上表请罪。不许，罢为绛阳军节度使。兴定元年，胥鼎自平阳移镇陕西，革以知平阳府事，权参知政事，代鼎为河东行省。

是时兴兵伐宋，革上书曰：“今之计当休兵息民，养锐待敌。宋虽造衅，止可自备。若不忍小忿以勤远略，恐或乘之，不能支也。”不纳。太原兵后阙食，革移粟七万石以济之。二年，宣差粘割梭失至河东，于是晚禾未熟，牒行省耕毁清野。革奏：“今岁雨泽及时，秋成可待。如令耕毁，民将不堪。”诏从革奏。十月，平阳被围，城中兵不满六千，屡出战，旬日间伤者过半。征兵吉、隰、霍三州，不时至。裨将李怀德缒城出降，兵自城东南入。左右请革上马突围出。革叹曰：“吾不能保此城，何面目见天子！汝辈可去矣。”乃自杀。赠尚书右丞。

赞曰：传曰“君子之言，其利博哉。”徒单镒拱挹一语而宣宗立，厥功懋矣。贾铉、孙铎皆旧臣，铉久致仕，铎忤旨卫王，皆不复见用。徒单镒亦外官，惟孙即康诡随，乃骤至宰相。古所谓斗筲之人，即康之谓矣。铎论李新喜，其言似汉耿育，有旨哉。贞祐执政李革，可谓君子，其进退之际，有古人为相之风焉。

金史卷一○ ○　列传第三八

孟铸，大定末，补尚书省令史。明昌元年，御史台奏荐户部员外郎李献可、完颜扫合、太府丞徒单绎、宫籍监丞张庸、右警巡使衮、礼部主事蒲察振寿、户部主事郭蜕、应奉翰林文字移剌益、中都盐铁判官赵鬲、尚书省令史刘昂及铸十一人皆刚正可用。诏除献可用右司谏，扫合磁州刺史，绎秘书丞，庸中都右警巡使，衮彰国军节度副使，振寿治书侍御史，蜕同知定武军节度使事，益翰林修撰，鬲都水丞，昂户部主事，铸刑部主事。累迁中都路按察副使、南京副留守、河平军节度使。

泰和四年，入为御史中丞，召见于香阁。上谓铸曰："朕自知卿，非因人荐举也。御史责任甚重，往者台官乃推求细故，弹劾小官，至于巨室重事，则畏徇不言。其勤乃职，无废朕命。"是岁，自春至夏，诸郡少雨。铸奏："今岁愆阳，已近五月，比至得雨，恐失播种之期，可依种麻菜法，择地形稍下处拨畦种谷，穿土作井，随宜灌溉。"上从其言，区种法自此始。

无何，奏弹知大兴府事纥石烈执中过恶，其文略曰："京师百郡之首，四方取则。知府执中贪残专恣，不奉法令，自奉圣州罪解以后，怙罪不悛，蒙朝廷恩贷，转生跋扈。雄州诈夺人马，平州冒支已俸，无故破魏廷硕家，发其冢墓。拜表以调鹰不赴，祈雨聚妓戏嬉，殴詈同僚，擅令住职，失师帅之体。乞行黜退，以厌人望。"上以执中东宫旧人，颇右之，谓铸曰："执中粗人，似有跋扈者。"铸曰："明天子在上，岂容有跋扈之臣？"上悟，诏尚书省问之。

泰和五年，唐、邓、河南屡有警，议者谓宋且败盟。六年正月，宋贺正旦使陈克俊等朝辞，上使铸就馆谕克俊以国家涵容之意，果不详此旨，恐兵未可息也。使以上言达宋主。章宗本无意用兵，故再三谕之。

铸论提刑司改按察司，差官覆察，权削望轻。下尚书省议。参知政事贾铉奏："乞差监察时，即别遣官偕往，更不覆察，诸疑狱并令按察司从正与决，庶几可慰人望。"从之。

永丰库官不守宿，因而被盗；上召登闻鼓院官欲有所问，皆不在。上谕铸曰："此辈慢法如此，御史台所职何事也！"复谕御史大夫宗肃及铸曰："朕闻唐宰相宿省中，卿等所知也。台官、六部官、其余司局亦尝宿直。今尚书省左右司官宿直，余亦当准此。"八年，除绛阳军节度使。至宁元年，复为御史中丞。

纥石烈执中作乱，召铸及右谏议大夫张行信俱至大兴府，问曰："汝辈向来弹我者耶？"铸等各以正言答之。执中乃遣还家，曰："且须后命。"既而执中死，铸亦寻卒。

宗端脩字平叔，汝州人。章宗避睿宗讳上一字，凡太祖诸子皆加"山"为"崇"，改"宗"氏为"姬"氏。端脩好学，喜名节，中大定二十二年进士第。明昌间，补尚书省令史。承安元年，监察御史孙椿年、武简职事不修举，诏以端脩及范铎代之。

是时元妃李氏兄弟干预朝政，端脩上书乞远小人。上遣李喜儿传诏问端脩："小人为谁，其以姓名对。"端脩对曰："小人者，李仁惠兄弟。"仁惠，喜儿赐名也。喜儿不敢隐，具奏之。上虽责喜儿兄弟，而不能去也。四年，复上书言事，宰相恶之，坐以不经台官直进奏帖，准上书不以实，削一官，期年后叙。章宗知端脩不为众所容，释之，改大理司直。

泰和四年，迁大理丞，召见于香阁。上谓端脩曰："汝前为御史，以干能见用。汝言多细碎，不究其实，尝令问汝，亦不汝罪。及为大理司直，乃能称职，用是擢汝为丞，尽乃心力，惟法是守，勿问上位宰执所见何如，汝其志之！"知大兴府纥石烈执中陈言，下大理寺议。端脩谓执中言事涉私治罪。诏以端脩别出情见不当，与司直温敦按带各削一官解职。久之，为节度副使，卒官。

端脩终以直道不振于时，自守愈笃。妻死不复更娶，独居二十年，士论高之。汝州司候游彦哲将之官，问为政。端脩曰："为政不难，治气养心而已。"彦哲不达，端脩曰："心正则不私，气平则不暴。为政之术，尽于此矣。"

完颜闾山，盖州猛安人。明昌二年进士，累调观察判官，补尚书省令史，知管差除。授都转运都勾判官，改河东南路转运都勾判官、南京警巡使。丁母忧，起复南京按察判官，累迁沁南军节度使，入为工部尚书。贞祐三年，知京兆府事，充行省参议官。四年，知凤翔府事。

兴定元年冬，诏陕西行省伐宋，闾山权元帅右都监，参议诸军事。宋兵千余人伏吴寨谷，闾山率骑兵掩击败之，追袭十五里，杀三百余，获牛羊以千计。改知平凉府，败宋人于步落埚。迁官一阶。三年，召为吏部尚书。廷议选户部官，往往举聚敛苛刻以应诏。闾山曰："民劳至矣，复用此辈，将何以堪。"识者称之。三年，朝廷以晋安行元帅府陀满胡土门暴刻，以闾山代之。是岁十月，卒。

路铎字宣叔，伯达子也。明昌三年，为左三部司正。上书言事，召见便殿，迁右拾遗。明年，卢沟河决，铎请自玄同口以下、丁村以上无修旧堤，纵使分流，以杀减水势。诏工部尚书胥持国与铎同检视。章宗将幸景明宫，是岁民饥，不可行。御史中丞董师中上书谏，铎与左补阙许安仁继之，赐对御阁。诏尚书省曰："朕不禁暑热，欲往山后。今台谏言民间多阙食，朕初不尽知，既已知之，其忍自奉以重困民哉。"乃罢行。

尚书左丞完颜守贞每论政事，守正不移，与同列不合，罢知东平府事，台谏因而挤之。铎上书论守贞贤，可复用，其言太切，召对于崇政殿。既而章宗以铎书语大臣，于是尚书左丞乌林答愿、参知政事夹谷衡、胥持国奏路铎以梁冀比右丞相，所言狂妄，不称谏职。右丞相，夹谷清臣也。上曰："周昌以杰、纣比汉高祖，高祖不以为忤。路铎以梁冀比丞相耳。"顷之，守贞入为平章政事。五年，复与礼部尚书张暐、御史中丞董师中、右谏议大夫贾守谦、翰林修撰完颜撒剌谏幸景明宫，语多激切，章宗不能堪，遣近侍局直长李仁愿召凡谏北幸者诣尚书省，诏曰："卿等谏北幸甚善，但其间颇失君臣之体耳。"

是岁，郝忠愈狱起，事密，谏官不能察其详，议者颇谓事涉镐王永中，思有以宽解上意。右谏议大夫贾守谦上封事，铎继之，尤切直。上优容之，谓铎曰："汝言诸王皆言觊心，游其门者不无横议，是何言也。但朕不罪谏官耳。"顷之，尚书省奏拟铎同知河北西路转运使事，诏再任右拾遗，谓宰相曰："铎敢言，但识短耳。朕尝当诘责而气不沮。"铎因召对，论宰相权太重。上曰："凡事由朕，宰相安得权重。"既而复奏曰："乞陛下勿泄此言，泄则臣虀粉矣。"上曰："宰相安能虀粉人。"至是，章宗并以此言告宰相，虽留再任，宰相愈衔之。改右补阙。

自完颜守贞再入相，以政事为已任，胥持国方幸，尤忌守贞，并忌铎辈。铎辈虽尝为守贞论辨而不相附。铎论边防，守贞以为掇拾唐人余论，皆不行。及守贞持镐王永中事久不决，铎等亦上言切谏，并指以为党。上乃出守贞知济南府。凡曾荐守贞者皆黜降，谓宰臣曰："董师中谓台省无守贞不可治"路铎、李敬义皆称举之者。然三人者后俱可用，今姑出之。"上复曰："路铎敢言，甚有时名，一旦外补，人将谓朕不能容直臣。可选敢言及才识处铎右者。"参知政事马琪奏曰："铎虽知无不言，然亦多不当理。"上曰："谏官非但取敢言，亦须间有出朕意表者，乃有裨益耳。"于是，吏部尚书董师中出为陕西西路转运使，铎为南京留守判官。户部郎中李敬义方使高丽还，即出为安化军节度副使。诏曰："卿等昨来交荐守贞公正可用，今坐所举失实耳。"

承安二年，召为翰林修撰，同看读陈言文字。上召礼部尚书张暐、大理卿麻安上及铎，问赵晏所言十事，因问董师中、张万公优劣。铎奏："师中附胥持国以进，赵枢、张复亨、张嘉贞皆出持国门下，嘉贞复趋走襄之门。持国不可复用，若再相，必乱纲纪。"上曰："朕岂复相此人，但迁官二阶使致仕，何为不可？"持国党闻之，怒愈甚。改监察御史。

参知政事杨伯通引用乡人李浩，铎劾奏："伯通以公器结私恩，左司郎中贾益、知除武郁承望风旨，不详检起复条例。"涉妄冒，大夫张暐抑之不行。上命同知大兴府事贾铉诘问。张暐、伯通待罪于家。贾铉奏："近诏书诘问御史大夫张暐。暐言路铎尝禀会杨伯通私用乡人李浩。暐以为弹绌大臣，须有阿曲实迹，恐所劾不当，台纲愈坏，令再体察。贾益言除授皆宰执公议，奏禀，不见伯通私任形迹。"于是，诏责铎言事轻率，慰谕伯通治事如故。

顷之，迁侍御史，主奏事。监察御史姬端脩以言事下吏，使御史台令史郭公仲达意于大夫张暐及铎。暐与铎奏事殿上，上问："姬脩修弹事尝申台官否？"对曰："尝来面议。"端脩款伏乃云："秖曾与侍御私议。大夫不知也。"即而端脩杖七十收赎，公仲杖七十替罢。暐、铎坐奏事不实，暐追一官，铎两官，皆解职，顷之，起为泰定军节度副使。上谓宰臣曰："凡言事者，议及朕躬亦无妨，语涉宰相，间有憎嫌，何以得进？"诏左司计铎资考至正五品，即除东平府治中。未几，景州

阙刺史，尚书省已奏郭歧为之，诏特改铎为景州刺史，仍勿送审官院。铎述十二训以教民。诏曰：“路铎十二训皆劝人为善，谕州郡使知之。”迁陕西路按察副使。坐以纠弹之官与京兆府治中蒲察张铁、总管判官辛孝俭、推官爱刺宴饮，夺一官解职。泰和六年，召为翰林待制兼知登闻鼓院，累除孟州防御使。贞祐初，城破，投沁水死。

铎刚正，历官台谏，有直臣之风。为文尚奇，诗篇温润精致，号《虚舟居士集》云。

完颜伯嘉字辅之，北京路讹鲁古必刺猛安人。明昌二年进士，调中都左警巡判官。孝懿皇后妹晋国夫人家奴买漆不酬直，伯嘉钩致晋国用事奴数人系狱。晋国白章宗，章宗曰：“姨酬其价，则奴释矣。”由是豪右屏迹。改宝坻丞。补尚书省令史，除太学助教、监察御史。劾奏平章政事仆散揆。或曰：“与宰相有隙，奈何？”伯嘉曰：“职分如此。”迁平凉治中。累官莒州刺史。谳屡县盗，伯嘉曰：“饥寒为盗，得钱二千，经月不使一钱云何？此必官兵捕他盗不获，诬以准罪耳。”诘之，果然。诏与按察官俱推排物力，召见于香阁。

大安中，三迁同知西京留守，权本路安抚使。贞祐初，迁顺义军节度使。居父母丧，卒哭，起复震武军节度使兼宣抚副使，提控太和岭诸隘。副统李鹏飞诬杀彰国军节度使牙改，诏伯嘉治之。贞祐四年三月，伯嘉奏：“西京副统程琢智勇过人，持心忠孝，以私财募集壮士二万，复取浑源、白登，有恢复山西之志，已命驻于弘州矣。近者靖大中、完颜毛吉打以三千人归国，各迁节度副使。今山西已不守，琢收合余众，尽忠于国，百战不挫。臣恐失机会，辄拟琢昭勇大将军，同知西京留守事，兼领一路义军，给以空名敕二十道，许择有谋略者充州县。”制可，仍赐琢姓夹谷氏。琢请曰：“前代皆赐国姓，不系他族，如蒙更赐，荣莫大焉。”诏更赐完颜氏。

是月，伯嘉迁元帅左监军，知太原府事，河东北路宣抚使。以同知太原府斡勒合打为彰国军节度使、宣抚副使。六月，斡勒合打奏：“同知西京留守完颜琢恃与宣抚使伯嘉雅善，徙居代州，肆为侵掠。遥授太原治中、权坚州刺史完颜斜烈私离边面，臣白伯嘉，伯嘉不悦，遣臣护送粮运于代州。臣请益兵，乃以羸卒数百见付，半无铠仗。臣复为言，伯嘉怒臣，榜掠几死。臣立功累年，颇有寸效，伯嘉挟私陵轹，无复宣抚同僚之礼。臣欲不言，恐他日反为所诬，无以自明。”上问宰臣，奏曰：“太原重镇，防秋在迩，请敕谕和解。”诏曰：“太原兵冲，若以私忿废国事，国家何赖焉！卿等同心戮力，以分北顾之忧，无执前非，误大计也。”七月，伯嘉改知归德府事，合打改武宁军节度使。御史台奏：“宣抚副使合打诉元帅伯嘉以私忿加箠楚，令本台廉问，既得其事，遂不复穷治。若合打奏实，伯嘉安得无罪，伯嘉无罪，合打合坐欺罔，乞审正是非，明示黜陟。”宣宗曰：“今正防秋，且已。”

初，河东行省胥鼎奏：“完颜伯嘉屡言同知西京留守兼台州刺史完颜琢，可倚之以复山西，朝廷迁官赐姓，令屯代北，扼太和岭。今闻诸隘悉无琢兵，盖琢挈太原之众，保五台剽掠耳。如尚以伯嘉之言为可信，乞遣琢出太原，或徙之内地，分处其众，以备不测之变。”宰臣奏：“已遣官体究琢军，且令太原元帅府乌古论德升召琢使之矣。当以此意报鼎。”无何，德升奏：“琢兵数万分屯代州诸险，拒战甚力，其众乌合，非琢不可制。”胥鼎复奏：“宣差提控古里甲石伦言，琢方招降人，谋复山西，盘桓于忻、代、定、襄间，恣为侵扰，无复行意。发掘民粟，戕杀无辜，虽曰不烦官廪，博易为名，实则攘劫，欺国害民无如琢者。石伦之言如此，臣已令帅府禁止之矣。”宰臣奏：“所遣官自忻、代来，云不见劫掠之迹，惟如德升言便。”从之。

伯嘉至归德，上言，乞杂犯死罪以下纳粟赎免。宰臣奏：“伯嘉前在代州尝行之，盖一时之权，不可为常法。”遂寝。俄改签枢密院事。未阅月，改知河南府事。是时，甫经兵后，乏兵食，伯嘉令输枣栗菜根足之，皆以为便。兴定元年，知河中府，充宣差都提控，未几召为吏部尚书。二年，改御史中丞。

初，贞祐四年十月，诏以兵部尚书、签枢密院事蒲察阿里不孙为右副元帅，备御潼关、陕州。次渑池土濠村，兵不战而溃。阿里不孙逸去，亡所佩虎符，变易姓名，匿柘城县，与其妻妹前韩州刺史合喜男妇纥石烈氏及仆婢三人僦民舍居止。合喜母徒单氏闻之，捕执纥石烈，断其发，拘之佛寺中。阿里不孙复亡去。监察御史完颜药师劾奏：“乞就诘纥石烈及仆婢，当得所在。其妻子见在京

师，亦无容不知，请穷治。”有司方系其家人，特命释之，诏曰：“阿里不孙若能自出，当免极罪。”阿里不孙乃使其子上书，请图后效。尚书省奏：“阿里不孙幸特赦死，当诣阙自陈，乃令其子上书，犹怀顾望。”伯嘉劾之曰：“古之为将者，受命之日忘其家，临阵之日忘其身，服丧衣、凿凶门而出，以示必死。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阿里不孙膺国重寄，握兵数万，未阵而溃，委弃虎符，既不得援枹鼓以死敌，又不能负斧锧铁而请罪，逃命窜伏，猥居里巷，挟匿妇人，为此丑行。圣恩宽大，曲赦其死，自当奔走阙庭，皇恐待命。安坐要君，略无忌惮，迹其情罪，实不容诛。此而不惩，朝纲废矣。乞尸诸市以戒为臣之不忠者！”宣宗曰：“中丞言是，业已赦之矣。”阿里不孙乃除名。

五月，充宣差河南提控捕蝗，许决四品以下。宣宗忧旱。伯嘉奏曰：“日者君之象，阳之精，旱熯乃人君自用亢极之象，宰执以为冤狱所致。夫燮和阴阳，宰相之职，而猥归咎于有司。高琪武弁出身，固不足论，汝砺辈不知所识，其罪大矣。汉制，灾异策免三公，顾归之有司邪。臣谓今日之旱，圣主自用，宰相谄谀，百司失职，实此之由。”高琪、汝砺深怨之。

礼部郎中抹捻胡鲁剌以言事忤旨，集五品以上官显责之。明日，伯嘉谏曰：“自古帝王莫不欲法尧、舜而耻为桀、纣，盖尧、舜纳谏，桀、纣拒谏也。故曰‘纳谏者昌，拒谏者亡’。胡鲁剌所言是，无益于身，所言不是，无损于国。陛下廷辱如此，独不欲为尧、舜乎。近日言事者语涉谤讪，有司当以重典，陛下释之。与其释之以为恩，曷若置之而不问。”

宰相请修山寨以避兵，伯嘉谏曰：“建议者必曰据险可以安君父，独不见陈后主之入井乎？假令入山寨可以得生，能复为国乎。人臣有忠国者，有媚君者，忠国者或拂君意，媚君者不为国谋。臣窃论之，有国可以有君，有君未必有国也。”高琪、汝砺闻之，怒愈甚。

十二月，以御史中丞、权参知政事、元帅左监军，行尚书省、元帅府于河中，控制河东南北路便宜从事。兴定三年，伯喜至河中，奏曰：“本路冲要，不可阙官，凡召辟者每以艰险为辞。乞凡檄召无故不至者宜令降罚，悉心干当者视所历升迁。”诏召不至者决杖一百，余如所请。廷议欲弃河东，徙其民以实陕西。伯嘉上书谏曰：“中原之有河东，如人之有肩背。古人云‘不得河东不雄’，万一失之，恐未易取也。”大忤宰执意。

顷之，召还，罢为中丞。伯嘉入见，奏曰：“如臣驽钝，固宜召还，更须速遣大臣镇抚。”宣宗深然之。伯嘉上疏曰：“国家兵不强，力不足以有为，财不富，赏不足以周众，独恃官爵以激劝人心。近日以功迁官赴都求调者，有司往往驳之，冒滥者固十之三，既与而复夺之，非所以劝功也。乞应军功迁官，宣勒无伪者即准用之。”又曰：“自兵兴以来，河北桀黠往往聚众自保，未有定属。乞赐招抚，署以职名，无为他人所先。”又曰：“河东、河北有能招集余民完守城寨者，乞无问其门地，皆超逾等级，授以本处见任之职。”又曰：“河中，晋安被山带河，保障关、陕，此必争之地。今虽残破，形势犹存，若使他人据之，因盐池之饶，聚兵积粮，则河津以南，太行以西，皆不足恃矣。”

四年秋，河南大水，充宣慰副使，按行京东。奏曰：“亳州灾最甚，合免三十余万石。三司止奏除十万石，民将重困，惟陛下怜之！”诏治三司奏灾不以实罪。伯嘉行至蕲县，闻前有红袄贼，不敢至泗州。监察御史乌古孙奴申劾伯嘉违诏，不遍按视。又曰：“伯喜知永城县主簿蒙古讹里剌不法，沈丘令夹谷陶也受贿，匿而不发。前谷城县令独吉鼎术可尝受业伯嘉，伯喜讽御史辟之。”诏有司鞫问，会赦免。

五年，起为彰化军节度使，改翰林侍讲学士。伯嘉纯直，不能与时低昂，尝曰：“生为男子，当益国泽民，其他不可学也。”高汝砺方希宠固位，伯嘉论事辄与之忤，由是毁之者众。元光元年，坐言事过切，降遥授同知归德府事。二年三月，遥授集庆军节度使，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于河中，率陕西精锐与平阳公史咏共复河东。顷之，伯嘉有疾。六月，薨。

伯嘉去太原后，完颜琢寓军平定石仁寨，权平定州刺史范铎以阎德用充本州提控。德用桀骜，蓄奸谋，铎不能制，委曲容庇之。兴定二年，德用率所部掩袭，杀琢及官属程珪等百余人，遂据石仁寨。铎惧，挈家奔太原。德用遂据平定州。十月，诏诛范铎。

术虎筠寿，贞祐间为器物局直长，迁副使。贞祐三年七月，工部下开封市白牯取皮治御用鞠仗。筠寿以其家所有鞠仗以进，因奏曰：“中都食尽，远弃庙社，陛下当坐薪悬胆之日，奈何以球鞠细物

动摇民间，使屠宰耕牛以供不急之用，非所以示百姓也。”宣宗不怿，掷仗笼中。明日，出�寿为桥西提控。

赞曰：孟铸、宗端脩、路铎尽言于章宗，皆摈斥不遂。铸劾胡沙虎，可谓先知，虽行其言，弗究厥罚。厥后胡沙虎逆谋，胥持国终至于误国，而不悟也。宣宗时，完颜素兰、许古皆敢言者，亦挫于高琪、汝砺之手。蕢土不能塞河决，有以也夫。完颜伯嘉以著功参大政，亦不能一朝而安，言之难也如是哉。术虎筠寿，所谓执艺事以谏者邪。

张炜字子明，洺州永年人，本名煒，避章宗嫌名改焉。大定二十五年进士，调葭州军事判官，再迁中都左警巡使。炜喜言功利，寡廉节，交通部民阎元辈，缙绅薄之。累官户部员外郎。

承安五年，天色久阴晦，平章政事张万公奏：“此由君子小人邪正不分所致，君子宜在内，小人宜在外。”章宗问：“孰为小人？”万公对曰：“户部员外郎张暐、文绣署丞田栎、都水盐丞张嘉贞虽有干才，无德而称，好奔走以取势利。大抵论人当先德后才。”诏三人皆与外除，炜出为同知镇西军节度使事，转同知西京转运使事。是时，大筑界墙，被行户工部牒主役事。丁母忧，起复桓州刺史，奏请以盐易米事，且所言利害甚多，恐涉细碎，不敢尽上。诏尚书省曰：“张暐通晓人也，朕不敢缕诘，卿等详问之，毋为虚文。”充宣差西北路军储，自言敛不及民，可以足用。大抵募商贾纵其贩易，不问所从来。奸人往往投牒，妄指产业，疏邻保姓名，炜信之，多与之钱。已而亡去，即逮系邻保，使之代偿，一路为之疲弊。以故旧毡＜⿱罒剡＞缯絮皮革折给军士，皆弃于道而去。岁余，改户部郎中，迁翰林直学士，俱兼规措职事。左丞相宗浩奏：“张暐长于恢办，比户部给钱三十万，已增息十四万矣。请给钱通百万，令从长恢办，乞不隶省部，委臣专一提控，有应奏者，许暐专达，岁差干事官计本息具奏。”上从其请。

泰和六年，伐宋，炜进银五千两。诏曰：“汝干集资储，固其职也，毋令军士有议国家。人之短汝，朕皆知之，惟能兴利，斯惟汝功。”自西北路召还，勾计诸道仓库，除签三司事。上问：“谁可代卿规措者？”炜举中都转运户籍判官王谦。谦至西北路，尽发炜前后散失钱物以钜万计，对狱者积年。大安三年，起为同签三司事。会河东兵败，军士犹云张宣差刻我，欲倒戈杀之。累迁户部侍郎。贞祐初，迁河北西路按察转运使。

贞祐二年春，中都乏粮，诏同知都转运使事。边源以兵万人护运通州积粟，军败死焉，平章政事高琪举炜代源行六部事。以劳进官一阶，改河北东路转运使。宣宗迁汴，佐尚书右丞胥鼎前路排顿，及修南京宫阙。无何，坐事降孟州防御使。三年，迁安国军节度使。致仕。宣宗初以炜有才，既察其无实，遂不复用。贞祐四年，卒。

高竑，渤海人。以荫补官，累调贵德县尉。提刑司举任繁剧，迁奉圣州录事。察廉，迁内黄令，累官左藏库副使。元妃李氏以皂币易红币，竑独拒不肯易。元妃奏之。章宗大喜，遣人谕之曰：“所执甚善。今姑与之，后不得为例。”转仪鸾局、少府少监，改户部员外郎、安州刺史。

大安中，越王永功判中山，竑以王傅同知府事。改同知河南府，充安抚使。徙同知大名府，兼本路安抚使。贞祐二年，迁河北西路按察转运使，录大名功，迁三官，致仕。兴定四年，卒。

李复亨字仲修，荣州河津人。年十八，登进士第。复中书判优等，调临晋主簿。护送官马入府，宿逆旅，有盗杀马，复亨曰：“不利而杀之，必有仇者。”尽索逆旅商人过客。同邑人橐中盛佩刀，谓之曰：“刀蔑马血，火煅之则刃青。”其人款服，果有仇。以提刑荐迁南和令。盗割民家牛耳。复亨尽召里中人至，使牛家牵牛偏过之，至一人前，牛忽惊跃，诘之，乃引伏。察廉，迁临洮府判官，改陕西东路户籍判官，转河东北度支判官。

泰和中，伐宋，充宣抚司经历官，迁解盐副使，历保大、震武同知节度事。丁母忧，起复同知震武节度，加遥授忻州刺史。贞祐间，历左司员外郎、郎中，迁翰林直学士行三司事。兴定三年，上言：“近日兴师伐宋，恐宋人乘虚掩袭南鄙，故籍边郡民为军。今大军已还，乞罢遣归本业。”从之。复亨举陈留县令程震等二十九人农桑有效，征科均一，朝廷皆迁擢之。

是岁七月，置京东、京西、京南三路行三司，掌劝农催租、军须科差及盐铁酒榷等事，户部侍郎张师鲁摄东路，治归德，户部侍郎完颜麻斤出摄南路，治许州，复亨摄西路，治中京实河南府，

三司使侯挚总之。复亨奏："民间销毁农具以供军器，臣窃以为未便。汝州鲁山、宝丰，邓州南阳皆产铁，募工置冶，可以获利，且不厉民。"又奏："阳武设卖盐官以佐军用，乞禁止沧、滨盐勿令过河，河南食阳武、解盐，河北食沧、滨盐，南北俱济。"诏尚书省行之。九月，以劝农有劳，迁兵部尚书。再阅月，转吏部尚书，权参知政事。四年三月，真拜参知政事，兼修国史。

七月，河南雨水害稼，复亨为宣慰使，御史中丞完颜伯嘉副之，循行郡县，凡官吏贪污不治者，得废罢推治。复亨奏乞禁宣慰司官吏不得与州府司县行总管府及管军官会饮。又奏曰："诏书令臣，民间差发可免者免之。民养驿马，此役最甚，使者求索百端，皆出养马之家，人多逃窜，职此之由。可依旧设回马官，使者食料皆官给之，岁终会计，均赋于民。"又奏："河南闲田多，可招河东、河北移民耕种。被灾及沿边郡县租税全免，内地半之，以救涂炭之民，资蓄积之用。"诏有司议行焉。还奏："南阳禾麦虽伤，土性宜稻，今因久雨，乃更滋茂。田凡五百余顷。亩可收五石，都得二十五万余石。可增直籴稻给唐、邓军食。缘诏书不急科役即令免罢，臣不敢辄行，如以臣言为然，乞付有司计之。"制可。无何，被诏提控军兴粮草。复亨奏："河渡不通，陕西盐价踊贵，乞以粟互易足兵食。"诏户部从长规措。

复亨有会计才，号能吏，当时推服，故骤至通显。既执政，颇矜持，以私自营，誉望顿减。五年三月，廷试进士，复亨监试。进士卢元谬误，滥放及第。读卷官礼部尚书赵秉文、翰林待制崔禧、归德治中时戬、应奉翰林文字程嘉善当夺三官降职，复亨当夺两官。赵秉文尝请致仕，宣宗怜其老，降两阶，以礼部尚书致仕。复亨罢为定国军节度使。元光元年十一月，城破自杀，年四十六。赠资德大夫、知河中府事。

赞曰：大凡兵兴则财用不足，是故张炜、李复亨乘时射利，聚敛为功。大安，军士欲倒戈杀炜。复亨宣慰南阳，还奏稻熟可籴。所谓聚敛之臣者，二子之谓矣。高汝之守藏，君子颇有取焉。

金史卷一〇一　列传第三九

承晖字维明，本名福兴。好学，淹贯经史。袭父益都尹郑家塔割剌讹没谋克。大定十五年，选充符宝祗候，迁笔砚直长，转近侍局直长，调中都右警巡使。章宗为皇太孙，选充侍正。章宗即位，迁近侍局使。孝懿皇后妹夫吾也蓝，世宗时以罪斥去，乙夜，诏开宫城门召之。承晖不奉诏，明日奏曰："吾也蓝得罪先帝，不可召。"章宗曰："善。"未几，迁兵部侍郎兼右补阙。

初置九路提刑司，承晖东京咸平等路提刑副使，改同知上京留守事。御史台奏："承晖前为提刑，豪猾屏息。"迁临海军节度使。历利涉、辽海军，迁北京路提刑使。历知咸平、临潢府，为北京留守。副留守李东阳素贵，承晖自非公事，不与交一言。改知大名府，召为刑部尚书，兼知审官院。惠民司都监余里痕都迁织染署直长，承晖驳奏曰："痕都以荫得官，别无才能，前为大阳渡讥察，才八月擢惠民司都监，已为太优，依格两除之后，当再入监差，今乃超授随朝八品职任。况痕都乃平章镒之甥，不能不涉物议。"上从承晖议，召徒单镒深责之。

改知大兴府事。宦者李新喜有宠用事，借大兴府妓乐。承晖拒不与，新喜惭。章宗闻而嘉之。豪民与人争种稻水利不直，厚赂元妃兄左宣徽使李仁惠。仁惠使人属承晖右之。承晖即杖豪民而遣之，谓其人曰："可以此报宣徽也。"复改知大名府事。雨潦害稼，承晖决引潦水纳之濠隍。

及伐宋，迁山东路统军使。山东盗贼起，承晖言"捕盗不即获，比奏报或迁官去官，请权行的决。"尚书省议："猛安依旧收赎，谋克奏报，其余钤辖都军巡尉先决奏闻，俟事定复旧。"从之。及罢兵，盗贼渠魁稍就招降，犹往往潜匿泰山岩穴间。按察司请发数万人刊除林木，则盗贼无所隐矣。承晖奏曰："泰山五岳之宗，故曰岱宗。王者受命，封禅告代，国家虽不行此事，而山亦不可赭也。齐人易动，驱之入山，必有冻饿失所之患，此诲盗非止盗也。天下之山亦多矣，岂可尽赭哉。"议遂寝。

是时，行限钱法。承晖上疏，略曰："货聚于上，怨结于下。"不报。改知兴中府事。卫绍王即位，召为御史大夫，拜参知政事。附马都尉徒单没烈与其父南平干政事，大为奸利，承晖面质其非。进拜尚书左丞，行省于宣德。参知政事承裕败绩于会河堡，承晖亦坐除名。至宁元年，起为横海军

节度使。贞祐初，召拜尚书右丞。承晖即日入朝，妻子留沧州。沧州破，妻子皆死。纥石烈执中伏诛。进拜平章政事，兼都元帅，封邹国公。

中都被围，承晖出议和事。宣宗迁汴，进拜右丞相，兼都元帅，徙封定国公，与皇太子留守中都。承晖以尚书左丞抹捻尽忠久在军旅，知兵事，遂以赤心委尽忠，悉以兵事付之，己乃总持大纲，期于保完都城。顷之，庄献太子去之，右副元帅蒲察七斤以其军出降，中都危急。诏以抹捻尽忠为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帅。三年二月，诏元帅左监军永锡将中山、真定兵，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将大名军万八千人、西南路步骑万一千、河北兵一万，御史中丞李英运粮，参知政事、大名行省孛术鲁德调遣继发，救中都。承晖间遣人以矾写奏曰："七斤既降，城中无有固志，臣虽以死守之，岂能持久。伏念一失中都，辽东、河朔皆非我有，诸军倍道来援，犹冀有济。"诏曰："中都重地，庙社在焉，朕岂一日忘也。已趣诸路兵与粮俱往，卿会知之。"及诏中都官吏军民曰："朕欲纾民力，遂幸陪都，天未悔祸，时尚多虞，道路久梗，音问难通。汝等朝暮矢石，暴露风霜，思惟报国，靡有贰心，俟兵事之稍息，当不愆于旌赏。今已会合诸路兵马救援，故兹奖谕，想宜知悉。"永锡、庆寿等军至霸州北。三月乙亥，李英被酒，军无纪律，大元兵攻之，英军大败。

是时，高琪居中用事，忌承晖成功，诸将皆顾望。既而，以刑部侍郎阿典宋阿为左监军，行元帅府于清州，同知真定府事女奚烈胡论出为右都监，行元帅府于保州，户部侍郎侯挚行尚书六部，往来应给，终无一兵至中都者。庆寿军闻之亦溃。

承晖与抹捻尽忠会议于尚书省。承晖约尽忠同死社稷。尽忠谋南奔，承晖怒，即起还第，亦无如尽忠何。召尽忠腹心元帅府经历官完颜师姑至，谓曰："始我谓平章知兵，故推心以权界平章，尝许与我俱死，今忽异议，行期且在何日，汝必知之。"师姑曰："今日向暮且行。"曰："汝行李办未？"曰："办矣。"承晖变色曰："社稷若何？"师姑不能对。叱下斩之。

承晖起，辞谒家庙，召左右司郎中赵思文与之饮酒，谓之曰："事势至此，惟有一死以报国家。"作遗表付尚书省令史师安石，其表皆论国家大计，辨君子小人治乱之本，历指当时邪正者数人，曰："平章政事高琪，赋性阴险，报复私憾，窃弄威柄，包藏祸心，终害国家。"因引咎以不能终保都城为谢。复谓妻子死于沧州，为书以从兄子永怀为后。纵容若平日，尽出财物，召家人随年劳多寡而分之，皆与从良书。举家号泣，承晖神色泰然，方与安石举白引满，谓之曰："承晖于五经皆经师授，谨守而力行之，不为虚文。"既被酒，取笔与安石诀，最后倒写二字，投笔叹曰："遽尔谬误，得非神志乱邪？"谓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门，闻哭声，复还问之，则已仰药薨矣。家人匆匆瘗庭中。是日暮，尽忠出奔，中都不守。贞祐三年五月二日也。师安石奉遗表奔赴行在奏之。宣宗设奠于相国寺，哭之尽哀。赠开府仪同三司、太尉、尚书令、广平郡王，谥忠肃。诏以永怀为器物局直长。永怀子撒速为奉御。

承晖生而贵富，居家类寒素，常置司马光、苏轼像于书室，曰："吾师司马而友苏公。"平章政事完颜守贞素敬之，与为忘年交。

抹捻尽忠本名彖多，上京路猛安人。中大定二十八年进士第，调高阳、朝城主簿，北京、临潢提刑司知事。御史台举廉能，迁顺义军节度副使。以忧去官，起复翰林修撰，同知德昌军节度事，签北京按察司、滑州刺史，改恩州。上言："凡买卖军器，乞令告给凭验，以防盗贼私市。"尚书省议，"止听系籍人匠货卖，有知情售不应存留者同私造法"。从之。迁山东按察副使，坐虚奏田稼丰收请籴常平粟，诈称宣差和籴，降虢州刺史，改乾州。

泰和六年，伐宋，为元帅右监军完颜充经历官，坐奏报稽滞，仗五十。八年，入为吏部郎中，累迁中都、西京按察使。是时，纥石烈执中为西京留守，与尽忠争，私意不协。尽忠阴伺执中过失，申奏。执中虽跋扈，善抚御其部曲，密于居庸、北口置腹心刺取按察司文字。及执中自紫荆关走还中都，诏尽忠为左副元帅兼西京留守。以保全西京功进官三阶，赐金百两、银千两、重彩百段、绢二百匹。未几，拜尚书右丞，行省西京。

贞祐初，进拜左丞。诏曰："卿总领行省，镇抚陪京，守御有功，人民攸赖。朕新嗣祚，念尔重臣，益勉乃力，以副朕怀。"二年五月，自西京入朝，加崇进，封申国公，赐玉带、金鼎、重币。二

年，进拜都元帅，左丞如故。

宣宗迁汴，与右丞相承晖守中都。承晖为都元帅，尽忠复为左副元帅。十月，进拜平章政事，监修国史，左副元帅如故。宣宗诏尽忠善抚乣军，尽忠不察，杀乣军数人。已而中都受围，承晖以尽忠久在军旅，付以兵事，尝约同死社稷。及乌古论庆寿等兵溃，外援不至，中都危急，密与腹心元帅府经历官完颜师姑谋弃中都南奔，已戒行李，期以五月二日向暮出城。是日，承晖、尽忠会议于尚书省，承晖无奈尽忠何，径归家，召师姑问之，知将以其夜出奔，乃先杀师姑，然后仰药而死。是日，凡在中都妃嫔，闻尽忠出奔，皆束装至通玄门。尽忠谓之曰："我当先出，与诸妃启途。"诸妃以为信然。尽忠乃与爱妾及所亲者先出城，不复顾矣。中都遂不守。尽忠行至中山，谓所亲曰："若与诸妃偕来，我辈岂能至此！"

尽忠至南京，宣宗释不问弃中都事，仍以为平章政事。尽忠言："记注之官，奏事不当回避，可令左右司官兼之。"宣宗以为然。尽忠奏应奉翰林文字完颜素兰可为近侍局。宣宗曰："近侍局例注本局人及宫中出身，杂以他色，恐或不和。"尽忠曰："若给使左右，可止注本局人。既令预政，固宜慎选。"宣宗曰："何谓预政？"昼忠曰："中外之事得议论访察，即为预政矣。"宣宗曰："自世宗、章宗朝许察外事，非自朕始也。如请谒营私，拟除不当，台谏不职，非近侍体察，何由知之？"尽忠乃谢罪。参政德升继之曰："固当慎选其人。"宣宗曰："朕于庶官曷尝不慎，有外似可用而实无才力者，视之若忠孝而包藏悖逆者。蒲察七斤以刺史立功，骤升显贵，辄怀异志。蒲鲜万奴委以辽东，乃复肆乱。知人之难如此，朕敢轻乎！众以蒲察五斤为公干，乃除副使。众以斜烈为淳直，乃用为提点。若乌古论石虎乃汝等共举之，朕岂不尽心哉！"德升曰："比来访察，开决河堤，水损田禾等，覆之皆不实。"上曰："朕自今不敢问若辈，外间事皆不知，朕干何事，但终日默坐听汝等所为矣。方朕有过，汝等不谏，今乃面讦，此岂为臣之义哉！"德升亦谢罪。

纥石烈执中之诛，近侍局尝先事启之，遂以为功，阴秉朝政。高琪托此辈以自固。及尽忠、德升面责，愈无所忌。未几，德升罢相，尽忠下狱，自是以后，中外蔽隔，以至于亡。

尽忠与高琪素不相能，疑宣宗颇疏己，高琪间之。其兄吾里也为许州监酒，秩满，求调南京。尽忠与吾里也语及中都事，曰："迩来上颇疏我，此高琪所为也。若再主兵，必不置此，胡沙虎之子孰为为之！"吾里也曰："然。"九月，尚书省奏："遥授武宁军节度副使徒单吾典告尽忠谋逆。"上怃然曰："朕何负彖多，彼弃中都，凡祖宗御容及道陵诸妃皆不顾，独与其妾偕来，此固有罪。"乃命有司鞫治，问得与兄吾里也相语事，遂并吾里也诛之。

仆散端本名七斤，中都路火鲁虎必刺猛安人。事亲孝，选充护卫，除太子仆正、滕王府长史、宿直将军、邳州刺史、尚厩局副使、右卫将军。章宗即位，转左卫。章宗朝隆庆宫，护卫花狗邀驾陈言："端叔父胡睹预弑海陵，端不宜在侍卫。"诏杖花狗六十，代撰章奏人杖五十。丁忧，起复东北路招讨副使，改左副点检，转都点检，历河南、陕西统军使，复召为都点检。

承安四年，上如蓟州秋山猎，端射鹿误入围，杖之，解职。泰和三年，起为御史大夫。明年，拜尚书左丞。泰和六年，诏大臣议伐宋，皆曰无足虑者。左丞相崇浩、参知政事贾铉亦曰："狗盗鼠窃，非举兵也。"端曰："小寇当昼伏夜出，岂敢白日列阵，犯灵璧、入涡口、攻寿春邪？此宋人欲多方误我，不早为之所，一旦大举入寇，将堕其计中。"上深然之。未几，丁母忧，起复尚书左丞。

平章政事仆散揆伐宋，发兵南京，诏端行省，主留务。仆散揆已渡淮，次庐州。宋使皇甫拱奉书乞和，端奏其书。朝议诸道兵既进，疑宋以计缓师，诏端遣拱还宋。七年，仆散揆以暑雨班师，端还朝。

初，妇人阿鲁不嫁为武卫军士妻，生二女而寡，常托梦中言以惑众，颇有验，或以为神。乃自言梦中屡见白头老父指其二女曰："皆有福人也。若侍掖廷，必得皇嗣。"是时，章宗在位久，皇子未立，端请纳之。章宗从之。既而京师久不雨，阿鲁不复言："梦见白头老父使己祈雨，三日必大澍足。"过三日雨不降，章宗疑其诞妄，下有司鞫问，阿鲁不引伏。诏让端曰："昔者所奏，今其若何？后人谓朕信其妖妄，实由卿启其端，俛郁于予怀，念之难置。其循省于往咎，思善补于将来。恪整乃心，式副朕意！"端上表待罪，诏释不问。顷之，进拜平章政事，封申国公。八年，宋人请盟，端

迁一官。

章宗遗诏："内人有娠者两位，生子立为储嗣。"卫绍王即位，命端与尚书左丞孙即康护视章宗内人有娠者。泰和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章宗崩。二十二日，太医副使仪师颜状："诊得范氏胎气有损。"明年四月，有人告元妃李氏教承御贾氏诈称有身。元妃、承御皆诛死。端进拜右丞相，授世袭谋克。

贞祐二年五月，判南京留守，与河南统军使长寿、按察转运使王质表请南迁，凡三奏，宣宗意乃决。百官士庶皆言其不可，太学生赵昉等四百人上书极论利害，宣宗慰遣之，乃下诏迁都。明年，中都失守。

宣宗至南京，以端知开封府事。顷之，为御史大夫，无何，拜尚书左丞相。三年，兼枢密副使，未几，进兼枢密使。数月，以左丞相兼都元帅行省陕西，给亲军三十人、骑兵三百为卫，次子宿直将军纳坦出侍行。赐契纸勘同曰："缓急有事，以此召卿。"端招遥领通安军节度使完颜狗儿即日来归，奏迁知平凉府事，诸将闻之，莫不感激。遣纳兰伴僧招谕临洮蓒黎五族都管青觉儿、积石州章罗谒兰冬及铎精族都管阿令结、兰州葩俄族都管汪三郎等，皆相继内附。汪三郎赐姓完颜，后为西方名将。

四年，以疾请致仕，不许，遣近侍与太医诊视。端虽癃老，凡朝廷使至必远迓，宴劳不懈，故谗构不果行。宣宗闻之，诏自今专使酒三行别于仪门，他事经过者一见而止。初，同、华旧屯陕西军及河南步骑九千余人，皆隶陕州宣抚副使永锡，端奏："潼关之西，皆陕西地，请此军隶行省，缓急可使。"朝廷从之。及大元兵入潼关，永锡坐诛，而罪不及端。

兴定元年，朝廷以知临洮府事承裔为元帅左都监，行元帅府于凤翔。端奏："陇外十州，介宋、夏之间，与诸番杂处，先于巩州置元帅府以镇之。今承裔以陇外万兵移居凤翔，臣恐一旦有警，援应不及。乞令承裔行元帅府于巩州。若以凤翔密迩宋界，则本路屯兵已多，但令总管摄行帅事，与京兆、巩相为首尾，足以备缓急矣。"从之。是岁，薨。讣闻，宣宗震悼，辍朝。赠延安郡王，谥忠正。正大三年，配享宣宗朝廷。

子纳坦出为定国军节度使。天兴元年十一月，纳坦出之子忙押门与兄石里门及护卫颜盏宗阿同饮，忙押门诈以事出投北兵，省以刑部郎中赵楠推其家属及同饮人。时上下迎合，必欲以知情处之，至于忙押门妻皆被讯掠。其母完颜氏曰："忙押门通其父妾，父杀此妾，忙押门不自安，遂叛，求脱命而已。"委曲推问，无知情之状。省中微闻之，召小吏郭从革喻以风旨，从革言之。楠方食，掷匕箸于案，大言曰："宁使赵楠除名，亦不能屈断无辜人。"遂以不知情奏，且以妾事上闻。上曰："丞相功臣，纳坦出父子俱受国恩，吾已保其不知情也。立命赦出之。"楠字才美，进士，高平人。

耿端义字忠嗣，博州博平人。大定二十八年进士。调滑州军事判官，历上洛县令，安化、顺义军节度判官，补尚书省令史，除汾阳军节度副使，改都转运司户籍判官，转太常博士，迁太常丞兼秘书郎，再除左司员外郎，历太常少卿兼吏部员外郎，同修国史，户部郎中，河北东路按察副使，同知东平府事，充山东安抚使。宣宗判汾阳军，是时端义为副使。宣宗即位，召见，访问时事，迁翰林侍讲学士兼户部侍郎，未几，拜参知政事。

贞祐二年，中都被围，将帅皆不肯战。端义奏曰："今日之患，卫王启之。士卒纵不可使，城中军官自都统至谋克不啻万余，遣此辈一出，或可以得志。"议竟不行。中都解围，端义请迁南京。既而仆散端三表皆言迁都事，宣宗意遂决。是岁，薨。宣宗辍朝，赙赠甚厚，遣使祭葬。

李英字子贤，其先辽阳人，徙益都。中明昌五年进士第，调淳化主簿、登州军事判官、封丘令。丁父忧，服除，调通远令。番部取民物不与直，摄之不时至，即掩捕之，论如法。补尚书省令史。

大安三年，集三品以上官议兵事，英上疏曰："军旅必练习者，术虎高琪、乌古孙兀屯、纳兰＜⿰亻瓜＞头、抹捻尽忠先朝尝任使，可与商略。余者纷纷，恐误大计。"又曰："比来增筑城郭，修完楼橹，事势可知。山东、河北不大其声援，则京师为孤城矣。"不报。除吏部主事。

贞祐初，摄左司都事，迁监察御史。右副元帅术虎高琪辟为经历官，乃上书高琪曰："中都之有居庸，犹秦之崤、函，蜀之剑门也。迩者撤居庸兵，我势遂去。今土豪守之，朝廷当遣官节制，失此不图，忠义之士，将转为他矣。"又曰："可镇抚宣德、德兴余民，使之从戎。所在自有宿藏，足

以取给，是国家不费斗粮尺帛，坐收所失之关隘也。居庸咫尺，都之北门，而不能卫护，英实耻之。”高琪奏其书，即除尚书工部员外郎，充宣差都提控，居庸等关隘悉隶焉。

二年正月，乘夜与壮士李雄、郭仲元、郭兴祖等四百九十人出城，缘西山进至佛岩寺。令李雄等下山招募军民，旬日得万余人。择众所推服者领之，诡称土豪，时时出战。被创，召还。迁翰林待制，因献十策，其大概谓：“居中土以镇四方，委亲贤以守中都，立藩屏以固关隘，集人力以防不虞，养马力以助军威，爱禾稼以结民心，明赏罚以劝百官，选守令以复郡县，并州县以省民力。”颇施行之。

宣宗南迁，与左谏议大夫把胡鲁俱为御前经历官。诏曰：“扈从军马，朕自总之，事有利害，可因近侍局以闻。”宣宗次真定，以英为国子祭酒，充宣差提控陇右边事。无何，召为御史中丞。英言：“兵兴以来，百务皆弛，其要在于激浊扬清，奖进人材耳。近年改定四善、二十七最之法，徒为虚文。大定间，数遣使者分道考察廉能，当时号为得人。愿改前日徒设之文，遵大定已试之效，庶几人人自励，为国家用矣。”宣宗嘉纳之。

自兵兴以来，亟用官爵为赏，程陈僧败官军于龛谷，遣伪统制董九招西关堡都统王狗儿，狗儿立杀之。诏除通远军节度使，加荣禄大夫，赐姓完颜氏。英言：“名器不可以假人，上恩以难得为贵。比来醲于用赏，实骇闻听。帑藏不足，惟恃爵命，今又轻之，何以使人？伏见兰州西关堡守将王狗儿向以微劳，既蒙甄禄，顷者坚守关城，诱杀贼使，论其忠节，诚有可嘉。若官之五品，命以一州，亦无负矣。急于劝奖，遂擢节钺，加阶二品，赐以国姓，若取兰州，又将何以待之？陕西名将项背相望，曹记僧、包长寿、东永昌、徒单丑儿、郭禄大皆其著者。狗儿藐然贱卒，一朝处众人之右，为统领之官，恐众望不厌，难得其死力。”宣宗以英奏示宰臣。宰臣奏：“狗儿奋发如此，赏以异恩，殆不为过。”上然其言。

中都久围，丞相承晖遣人以矾写奏告急。诏元帅右监军永锡、左都监乌古论庆寿将兵，英收河间清、沧义军自清州督粮运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数万，驭众素无纪律。贞祐三年三月十六日，英被酒，与大元兵遇于霸州北，大败，尽失所运粮。英死，士卒歼焉。庆寿、永锡军闻之，皆溃归。五月，中都不守，宣宗犹加恩，赠通奉大夫，谥刚贞，官护葬事，录用其子云。

孛术鲁德裕本名蒲剌都，隆安路猛安人。补枢密院尚书省令史，右三部检法、监察御史，迁少府监丞。明昌末，修北边壕堑，立堡塞，以劳进官三阶，授大理正。丁母忧，起复广宁治中，历顺州、滨州刺史。坐前在顺州市物亏直，遇赦，改刺沈州，累官北京路按察使、太子詹事、元帅左都监，迁左监军兼临潢府路兵马都总管。坐士马物故多，及都统按带私率官兵救护家属，德裕蔽之，御史劾奏逮狱。遇赦，谪宁海州刺史，稍迁泗州防御使、武胜军节度使。

贞祐二年，改知临洮府事，兼陕西路副统军。召为御史中丞，拜参知政事兼签枢密院事，行省大名。诏发河北兵救中都。凡真定、中山、保、涿等兵，元帅左监军永锡将之，大名、河间、清、沧、观、霸、河南等兵，德裕将之，并护清、沧粮运。德裕不时发。及李英至霸州兵败，粮尽亡失，坐弛慢兵期，责授沂州防御使，寻知益都府事。兴定元年二月，卒。

乌古论庆寿，河北西路猛安人，由知把书画充奉御，除近侍局直长，再转本局使。御边有劳，进一阶，赐金带。泰和四年，迁本局提点。是时，议开通州漕河，诏庆寿按视。漕河成，赐银一百五十两、重币十端。

泰和六年，伐宋，从右副元帅完颜匡出唐邓，为先锋都统，赐御弓二。以骑兵八千攻下枣阳。顷之，完颜匡军次白虎粒，遣都统完颜按带取随州，遣庆寿以兵五千扼赤岸，断襄汉路。行与宋兵遇，斩首五百级，宋随州将雷太尉遁去，遂克随州。于是宋邓城、樊城戍兵皆溃，遂与大军渡汉江，围襄阳。元帅匡表荐庆寿谋略出众。上嘉之，进一官，迁拱卫直都指挥使，提点如故。

初，庆寿上书云：“汝州襄城县去汝州远于许州两舍，请割隶许州便。”尚书省议：“汝州南有鸦路旧屯四千，其三千在襄城，今割襄隶许州，道里近便，仍食用解盐，其屯军三千，依旧汝州总押。”从之。八年，罢兵，迁两阶，赐银二百五十两、重币十端。有疾，赐御药。卫绍王即位，改左副点检、近侍局如故。未几，坐与黄门李新喜题品诸王，免死除名。久之，起为保安州刺史，历同知延

安府，西北、西南招讨副使，棣州防御使，兴平军节度使。

贞祐二年，迁元帅右都监，以保全平州功进官五阶，赐金吐鹘，重币十端。顷之，宣宗迁汴，改右副点检兼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阅月，知大兴府事。未行，改左副点检兼亲军副都指挥。数月，知彰德府事。三年，中都危急，改元帅左都监，将大名兵万八千、西南路步骑万一千、河北兵一万救中都。次霸州北，兵溃。顷之，中都不守，改大名府权宣抚使。未几，知河中府，权河东南路宣抚副使。四年，迁元帅左监军兼陕西统军使。驻兵延安，败夏人于安塞堡。战于鄜州之仓曲谷，有功。

兴定元年，与签枢密院事完颜赛不经略伐宋，败宋兵于泥河湾石壕村，斩首三千级，获马四百匹、牛三百头，器械称是。复破宋兵七千于樊城县。既而，以军士多被伤，奏不以实，诏有司鞫问，已而释之。历镇南集庆军节度使，卒。

赞曰：承晖守中都期年，相为存亡，临终就义，古人所难也。大抵宣宗既迁，则中都必不能守，中都不守，则土崩之势决矣。仆散端、耿端义似忠而实愚，抹捻尽忠委中都，庸何议焉。高琪忌承晖成功，孛术鲁德裕缓师期，奸人之党，于是何诛。李英被酒败军，虽死不能赎也。乌古论庆寿无罚，贞祐之刑政，从可知矣。

金史卷一〇二　列传第四〇

仆散安贞本名阿海，以大臣子充奉御。父揆，尚韩国公主，郑王永蹈同母妹也。永蹈诛，安贞罢归，召为符宝祗候。复为奉御，尚邢国长公主，加附马都尉，袭胡土爱割蛮猛安。历尚衣直长、御院通进、尚药副使。丁母忧，起复，转符宝郎，除同知定海军节度使事。历邳、淄、涿州刺史，拱卫直都指挥使。贞祐初，改右副点检兼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迁元帅左都监。二年，中都解严，河北州郡未破者惟真定、大名、东平、清、沃、徐、邳、海州而已。朝廷遣安贞与兵部尚书裴满子仁、刑部尚书武都分道宣抚。于是除安贞山东路统军安抚等使。

初，益都县人杨安国自少无赖，以鬻鞍材为业，市人呼为“杨鞍儿”，遂自名杨安儿。泰和伐宋，山东无赖往往相聚剽掠，诏州郡招捕之。安儿降，隶诸军，累官刺史、防御使。大安三年，招铁瓦敢战军得千余人，以唐括合打为都统，安儿为副统，戍边。至鸡鸣山不进。卫绍王驿召问状。安儿乃曰：“平章参政军数十万在前，无可虑者。屯驻鸡鸣山所以备间道透漏者耳。”朝廷信其言。安儿乃亡归山东，与张汝楫聚党攻劫州县，杀略官吏，山东大扰。

安贞至益都，败安儿于城东。安儿奔莱阳。莱州徐汝贤以城降安儿，贼势复振。登州刺史耿格开门纳伪邹都统，以州印付之，郊迎安儿，发帑藏以劳贼。安儿遂僭号，置官属，改元天顺，凡符印诏表仪式皆格草定，遂陷宁海，攻潍州。伪元帅郭方三据密州，略沂、海。李全略临朐，扼穆陵关，欲取益都。安贞以沂州防御使仆散留家为左翼，安化军节度使完颜讹论为右翼。

七月庚辰，安贞军昌邑东，徐汝贤等以三州之众十万来拒战。自午抵暮，转战三十里，杀贼数万，获器械不可胜计。壬午，贼棘七率众四万阵于辛河。安贞令留家由上流胶西济，继以大兵，杀获甚众。

甲申，安贞军至莱州，伪宁海州刺史史泼立以二十万阵于城东。留家先以轻兵薄贼，诸将继之，贼大败，杀获且半，以重赏招之，不应。安贞遣莱州黥卒曹全、张德、田贵、宋福诈降于徐汝贤以为内应。全与贼西南隅戍卒姚云相结，约纳官军。丁亥夜，全缒城出，潜告留家。留家募勇敢士三十人从全入城，姚云纳之，大军毕登，遂复莱州，斩徐汝贤及诸贼将以徇。安儿脱身走，讹论以兵追之。耿格、史泼立皆降。留家略定胶西诸县，宣差伯德玩袭杀方郭三，复密州。余贼在诸州者皆溃去。安儿尝遣梁居实、黄县甘泉镇监酒石抹充浮海赴辽东构留哥，已具舟，皆捕斩之。

十一月戊辰，曲赦山东，除杨安儿、耿格及诸故官家作过驱奴不赦外，刘二祖、张汝楫、李思温及应胁诱从贼，并在本路自为寇盗，罪无轻重，并与赦免。获杨安儿者，官职俱授三品，赏钱十万贯。十二月辛亥，耿格伏诛，妻子皆远徙。诸军方攻大沫堌，赦至，宣抚副使、知东平府事乌林答与即引军还。贼众乘之，复出为患。诏以陕西统军使完颜弼知东平府事，权宣抚副使。其后杨安

儿与汲政等乘舟入海，欲走岠嵎山。舟人曲成等击之，坠水死。

三年二月，安贞遣提控纥石烈牙吾塔破巨蒙等四堌，及破马耳山，杀刘二祖贼四千余人，降余党八千，擒伪宣差程宽、招军大使程福，招降胁从百姓三万余人。安贞遣兵会宿州提控夹谷石里哥同攻大沫堌，贼千余逆战。石里哥以骑兵击之，尽殪。提控没烈夺其北门以入，别军取贼水寨，诸军继进，杀贼五千余人。刘二祖被创，获之，及伪参谋官崔天祐，杨安儿伪太师李思温。余众保大小峻角子山，前后追击，杀获以万计，斩刘二祖。诏迁赏没烈等有差。诏尚书省曰："山东东、西路贼党犹啸聚作过者，诏书到日，并与免罪，各令复业。在处官司尽心招抚，优加存恤，无令失所。"十月，安贞迁枢密副使，行院于徐州。

四年二月，杨安儿余党复扰山东。诏安贞与蒙古纲、完颜弼以近诏招之。五月，安贞遣兵讨郝定，连战皆克，杀九万人，降者三万余，郝定仅以身免。获伪金银牌、器械甚众，来归且万人，皆安慰复业。自杨安儿、刘二祖败后，河北残破，干戈相寻。其党往往复相团结，所在寇掠，皆衣红纳袄以相识别，号"红袄贼"。官军虽讨之，不能除也。大概皆李全、国用安、时青之徒焉。

兴定元年十月，诏安贞曰："防河卒多老幼疲软不胜执役之人，其令速易之。"二年十月，开封治中吕子羽等以国书议和于宋，宋人不受。以安贞为左副元帅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元帅府，及唐、息、寿、泗行元帅府分道各将兵三万，安贞总之，画定期日，下诏伐宋。安贞至安丰，宋兵七千拒战，权都事完颜胡鲁剌冲击败之，追至淝水，死者二千余人。安贞至大江，乃班师。

三年闰月，安贞至自军中，入见于仁安殿。胡鲁剌进一阶。久之，安贞燕见，奏曰："淝水之捷，胡鲁剌功第一，臣之兵事皆咨此人，功厚赏薄，乞加赏以劝来者。"尚书省奏："凡行省行院帅府参议左右司经历官都事以下皆迁一官，所以绝求请之路，塞奸幸之门也。安贞之请不可从。"遂止。

五年，复伐宋。二月，安贞出息州，军于七里镇，宋兵据净居山，遣兵击败之。宋兵保山寺。纵火焚寺，乘胜追至洪门山。宋兵方浚濠立栅，安贞军亟战，夺其栅。宋黄统制团兵五千保黄土关，关绝险，素有备，坚壁不出。安贞遣轻兵分为左右军澄登，别以兵三千直逼关门。翼日，左右军会于山颠，俯瞰关内。宋人守关者望之，骇＜⿰耳咢＞不能立。中军急攻，宋兵溃，遂夺黄土关。遂入梅林关，拔麻城县，抵大江，至黄州，克之。进克蕲州，前后杀略不可胜计。获宋宗室男女七十余口，献之，师还。安贞每获宋壮士，辄释不杀，无虑数万，因用其策，辄有功。宣宗谓宰臣曰："阿海将略固善矣，此辈得无思归乎？南京密迩宋境，此辈既不可尽杀，安所置之？朕欲驱之境上，遣之归如何？"宰臣不对。

六月甲寅朔，尚书省奏安贞谋叛。宣宗谓平章政事英王守纯曰："朕观此奏，皆饰词不实，其令覆案之。"戊寅，并其二子杀之，以祖忠义、父揆有大功，免兄弟缘坐。诏曰："银青荣禄大夫、左副元帅兼枢密副使、附马都尉仆散阿海，早藉世姻，寖驰仕轨，属当军旅之事，益厚朝廷之恩，爰自帅藩，擢居枢府。顷者南伐，时乃奏言，是俾行鳞介之诛，而尽露枭獍之状。二城虽得，多罪稔彰，念胜负之靡常，肯刑章之轻用。始自画因粮之计，乃更严横敛之期，督促计司，雕弊民力，信其私意，或失防秋。顾利害之实深，尚优容而弗问。顷因近侍，悉露奸谋，盖虞前后罪之上闻，乃以金玉带而夜献。审事情之诡秘，命信臣而鞫推，迨致款词，乃详实状。自以积愆之著，必非公宪所容，欲结近臣之欢心，俾伺内庭之指意，如衅端之少露，得先事而易图。因其方握兵权，得以谋危庙祏，事或不济，计即外奔。前日之俘，随时诛戮，独于宋族，曲活全门，示其悖德于敌仇，豫冀全身而纳用。"

初，安贞破蕲州，获宋宗室不杀而献之，遂以为罪。安贞忧谗，以贿近侍局，乃以质成其诬。安贞典兵征伐，尝曰："三世为将，道家所忌。"自忠义、揆至安贞，凡三世大将焉。

初，安贞破蕲州，所得金帛，分给将士。南京都转运使行六部事李特立、金安军节度副使纥石烈蒲剌都、大名路总管判官银术可因而欺隐。事觉，特立当死，蒲剌都、银术可当杖一百除名。诏薄其罪，特立夺三官、降三等，薄剌都、银术可夺两官、降二等云。

田琢字器之，蔚州定安人。中明昌五年进士，调宁边、茌平主簿，潞州观察判官，中都商税副使。丁父忧，起复怀安令，补尚书省令史。

贞祐二年，中都被围，琢请由间道往山西招集义勇，以为宣差兵马提控、同知忠顺军节度使事，经略山西。琢与弘州刺史魏用有隙，琢自飞狐还蔚州，用伏甲于路，将邀而杀之。琢知其谋，自别道入定安。用入蔚州，杀观察判官李宜、录事判官马士成、永兴县令张福，劫府库仓廪，以兵攻琢于定安。琢与战，败之。用脱身走，易州刺史蒲察缚送中都元帅府杀之。

是时，劝农副使侯挚提控紫荆等关隘，朝廷闻蔚州乱，欲以挚就代琢守蔚州，令军中推可为管押者，即以魏用金牌佩之，以安其众。丞相承晖奏："田琢实得军民心，谙练山西利害，魏用将士本无劳效，以用弄兵死祸，遂尔任用，恐开幸门。"诏从之。

琢至蔚州，诛与用同恶数人。募兵旬日，得二万人。十月，琢兵败，仅以身免。招集散亡，得三万余，入中山界屯驻，而遣沈思忠招集西京荡析百姓，得万余人，皆愿徙河南。琢上书："此辈与河南镇防，往往乡旧，若令南渡，择壮健为兵，自然和协，且可以招集其余也。"从之。加沈思忠同知深州军州事。琢复遣沈思忠、宫楫招弘州、蔚州百姓，得五万余人，可充军者万五千人，分屯蔚州诸隘，皆愿得沈思忠为将。诏加思忠顺天军节度副使，提控弘、蔚州军马，宫楫副之。

顷之，西山诸隘皆不能守。琢移军沃州。沃州刺史完颜僧家奴奏："田琢军二千五百人，官廪不足，发民窖粟犹不能赡。其中多女直人，均为一军，不可复有厚薄，可令于卫、辉、大名就食。"制可。加琢河北西路宣抚副使，遥授浚州防御使，屯浚州。琢欲陂西山诸水以卫浚州。

贞祐三年十一月，河北行省侯挚入见，奏："河北兵食少，请令琢汰遣老弱，就食归德。"琢奏："此辈岭外失业，父子兄弟合为一军，若离而分之，定生他变，乞以全军南渡，或徙卫州防河。"诏尽徙屯陕。琢复奏："臣幸徙安地，然浚乃河北要郡，今见粮可支数月，乞俟来春乃行。"数日，琢复奏："浚不可守，惟当迁之。"宰臣劾琢前后奏陈不一，请逮鞫问。宣宗不许。

琢至陕，上书曰："河北失业之民侨居河南、陕西，盖不可以数计。百司用度，三军调发，一人耕之，百人食之，其能赡乎？春种不广，收成失望，军民俱困，实系安危。臣闻古之名将，虽在征行，必须屯田，赵充国、诸葛亮是也。古之良吏，必课农桑以足民，黄霸、虞诩是也。方今旷土多，游民众，乞明敕有司，无蹈虚文，严升降之法，选能吏劝课，公私皆得耕垦。富者备牛出种，贫者佣力服勤。若又不足，则教之区种，期于尽辟而后已。官司圉牧，势家兼并，亦籍其数而授之农民，宽其负算，省其徭役，使尽力南亩，则蓄积岁增，家给人足，富国强兵之道也。"宣宗深然之。

陕西元帅府请益兵，诏以琢众与之。兴定元年，朝廷易置诸将，迁山东西路转运使。二年，改山东东路转运使，权知益都府事，行六部尚书宣差便宜招抚使。李旺据胶西，琢遣益都治中张林讨之，生擒李旺。八月，莱州经略使术虎山寿袭破李旺党伪邹元帅于小堌，获其前锋于水等三十人，追击伪陈万户，斩首八百级。明日，复破之于朱寒寨。胶西、高密官军亦屡破之于诸村及海岛间。

是月，棣州裨将张聚杀防御使斜卯重兴，遂据棣州，袭滨州，其众数千人。琢遣提控纥石烈丑汉会兵讨之。聚弃滨专保棣州。诸军趣棣，聚出战，败之，斩首百级，生擒伪都统王仙等十三人。余众奔溃，追及于别寨。攻拔之，聚仅以身免。遂复二州。

李全据安丘，琢遣总领提控王政、王庭王讨之。宣差提控、太府少监伯德玩率政兵攻安丘，败焉，提控王显死之。琢奏："伯德玩本相视山东山堌水寨，未尝偏行，独留密州，辄为此举，乞治其罪。"诏遣官鞫玩，会赦而止。既而昌乐县令术虎桓都、临朐县令兀颜吾丁、福山县令乌林答石家奴、寿光县巡检纥石烈丑汉破李全于日照县，琢承制各迁官一阶，进职一等，诏许之。

三年，沂州注子堌王公喜构宋兵据沂州，防御使徒单福定徒跣脱走，百姓溃散。琢奏："去岁顾王二尝据沂州，邳州总领提控纳合六哥前为同知沂州防御事，招集余众攻取之，百姓归心。可用六哥取沂州，今方在行省侯挚麾下，乞发还，取便道进讨。"制可。既而莒州提控燕宁复沂州，王公喜复保注子堌。琢奏："沂州须知兵者守之。徒单福定已衰老，纳合六哥善治兵，识沂形势。"诏福定专治州事，以六哥为沂州总领。琢奏："潍州刺史致仕独吉世显能招集猛安余众及义军，却李全、保潍州。六哥破灰山堌，沂境以安。守兖州观察判官梁昱尝摄淄州刺史，率军民力田，征科有度，馈饷不乏，保全淄州，土贼不敢发。前猗氏主簿张亚夫尝权行部官，主饷密州，委曲购得粮二万斛，兵储乃足，行至高密，征他州兵拒李全。"诏世显升职从四品，遥授同知海州事。六哥迁一官，升一

等，充沂州宣差都提控。梁昱迁一官，同知淄州事。张亚夫迁两官，密州观察判官。

初，张林本益都府卒，有复立府事之功，遂为治中，而凶险不逞，耻出琢下。琢在山东征求过当，颇失众心，林欲因众以去琢，未有间也。会于海、牟佐据莱州，琢遣林分兵讨之。林既得兵，伺琢出，即率众噪入府中。琢仓猝入营，领兵与林战，不胜，欲就外县兵，且战且行。至章丘，兵变，求救于邻道，不时至。东平行省蒙古纲以状闻。宣宗度不能制林，而欲驯致之，乃遣人召琢还。行至寿张，疽发背卒。

完颜弼本名达吉不，盖州猛安人。充护卫，转十人长。从丞相襄戍边，功最，除同知德州防御使事、武卫军钤辖，转宿直将军、深州刺史。泰和六年，从左副元帅完颜匡攻襄阳，破雷太尉兵，积功加平南荡江将军。丁母忧，起复。八年，除南京副留守、寿州防御使。大安二年，入为武卫军副都指挥使。三年，以本官领兵驻宣德。会河之败，弼被创，马中流矢，押军千户夹谷王家奴以马授弼，遂得免。迁右副都点检。

至宁元年，东京不守，弼为元帅左监军，捍御辽东。请“自募二万人为一军，万一京师有急，亦可以回戈自救。今驱市人以应大敌，往则败矣。”卫绍王怒曰：“我以东北路为忧，卿言京师有急何邪？就如卿言，我自有策。以卿皇后连姻，故相委寄，乃不体朕意也。”弼曰：“陛下勿谓皇后亲姻俱可恃也。”时提点近侍局驸马都尉徒单没烈侍侧，弼意窃讥之。卫绍王怒甚，顾谓没烈曰：“何不叱去？”没烈乃引起，付有司，论以奏对无人臣礼，诏免死，杖一百，责为云内州防御使。

贞祐初，宣宗驿召弼赴中都，是时云内已受兵，弼善马稍，与数骑突出，由太原出泽、潞，将从清、沧赴阙。会有诏除定武军节度使，寻为元帅左都监，驻真定。弼奏：“赏罚所以劝善惩恶，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而后人可使、兵可强。今外兵日增，军无斗志。亦有逃归而以战溃自陈者，有司从而存恤之，见闻习熟，相效成风。”又曰：“村寨城邑，兵退之后，有心力勇敢可使者，乞招用之。”又曰：“河朔郡县，皆以拘文不相应救，由此残破。乞敕州府，凡有告急征兵，即须赴救，违者坐之。”又曰：“河北军器，乞权宜弛禁，仍令团结堡寨以备外兵。”又曰：“今虽议和，万一轻骑复来，则吾民重困矣。愿速讲防御之策。”及劝迁都南京，阻长淮，拒大河，扼潼关以自固。

宣宗将迁汴，弼兼河北西路兵马都总管。宣宗次真定，弼言：“皇太子不可留中都，盖军少则难守，军多则难养。”又奏：“将帅以阃外为威，今生杀之权皆从中覆。”又奏：“瑞州军颇狡，左丞尽忠多疑，乞付他将。”宣宗颇采用其言。

大名军变，杀薄察阿里，诏弼镇抚之。未几，改陕西路统军使、京兆兵马都总管。宣抚副使乌古论兖州置秦州榷场，弼以擅置，移文问之。兖州曰：“近日入见，许山外从宜行事。秦州自宋兵焚荡榷场，几一年矣，今既安帖，复宜开设，彼此获利，岁收以十万计。对境天水军移文来请，如俟报可，实虑后时。”弼奏其事，宰臣以兖州虽擅举而无违失，苟利于民，专之亦可。宣宗曰：“朕固尝许其从宜也。”

三年，改知东平府事、山东西路宣抚副使。是时，刘二祖余党孙邦佐、张汝楫保济南勤子堌，弼遣人招之，得邦佐书云：“我辈自军兴屡立战功，主将见忌，阴图陷害，窜伏山林，以至今日，实畏死耳。如蒙湔洗，便当释险面缚，余贼未降者保尽招之。”弼奏：“方今多故，此贼果定，亦一事毕也。乞明以官赏示之”诏曰：“孙邦佐果受招，各迁五官职。”于是邦佐、汝楫皆降。邦佐遥授潍州刺史，汝楫遥授淄州刺史，皆加明威将军。顷之，弼荐邦佐、汝楫改过用命，招降甚众，稍收其兵仗，放归田里。诏邦佐遥授同知益都府事，汝楫遥授同知东平府事，皆加怀远大将军。梁聚宽遥授泰定军节度副使，加宣武将军。四年，弼迁宣抚使。已而，汝楫复谋作乱，邦佐密告弼，弼飨汝楫，伏甲庑下，酒数行，钟鸣伏发，杀汝楫并其党与。手诏褒谕，封密国公。其后邦佐屡立功。元光末，累官知东平府事、山东西路兵马都总管，充宣差招抚使。”

弼上书曰：“山东、河北、河东数镇仅能自守，恐长河之险有不足恃者。河南尝招战士，率皆游惰市人，不闲训练。若选签驱丁监户数千，别为一军。立功者全户为良，必将争先效命以取胜矣。武卫军家属尝苦于兵，人人怀愤，若择骁悍千余，加以爵赏，亦可得其死力。”又曰：“老病之官，例许致仕，居河北者嫌于避难，居河南者苟于尸禄，职事旷废。乞遍谕核实，其精力可用者仍旧，

年高昏聩不事事者罢之。”又曰：“赋役频烦，河南百姓新强旧乏，诸路豪民行贩市易，侵土人之利，未有定籍，一无庸调，乞权宜均定。如知而辄避、事过复来者，许诸人捕告，以军兴法治之。”诏下尚书省议，惟老病官从所言，余皆不允。

大元兵围东平，弼百计应战，久之乃解围去。宣宗赐诏，奖谕将士，赏赉有差。是岁五月，疽发于脑。诏太医诊视，赐御药。俄卒。

弼平生无所好，惟喜读书，闲暇延引儒士，歌咏投壶以为常。所辟如承裔、陀满胡土门、纥石烈牙古塔，皆立方面功。治东平，爱民省费，井邑之间军民无相讼，有古良将之风焉。

蒙古纲本名胡里纲，咸平府猛安人。承安五年进士，累调补尚书省令史，除国子助教。贞祐初，自请招集西山兵民，进官一阶，赐钱二百万，迁都水监丞，寻加遥授永定军节度副使。招捕有功，迁太子左谕德，除顺州刺史，迁同知大兴府事。三年，知河间府事，权河北东路宣抚使，屯冀州。军食不足，徙济南。纲欲徙河南，行至徐州，未渡河，尚书省奏：“东平宣抚使完颜弼行事多不尽。”乃以纲权山东宣抚副使。改山东路统军使，兼知益都府事，权元帅右都监，宣抚如故。

四年十月，行元帅府事。纲奏：“山东兵后，杨安儿党内有故淄王习显、故留守术罗等家奴，不在赦原，据险作乱，至今未息，民多归之，乞普赐恩宥。”宣宗即命赦之，仍赎为良。

兴定元年，徙知东平府事，迁元帅右监军。久之，拜右副元帅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先是，东平治中没烈坐事削降殿年，诏仍从军，有功复用。纲遣没烈讨花帽贼于曹、济间，捷报，乃没烈乃复前职。兴定二年，诏曰：“卿以忠贞，为国捍难，保完城邑，朕甚嘉之。可进官二阶，赐金带一重、币十端。”

兴定三年，奏曰：“济南介山东两路之间，最为冲要，被兵日久，虽与东平邻接，不相统属，缓急不相应，乞权隶本路，且差近于益都。”诏从之。纲奏：“恩州武城县艾家凹水泺、清河县涧口河泺，其深一丈，广数十里，险固可恃。因其地形，少加浚治，足以保御。请迁州民其中，多募义军以实之。”纲以山东恃东平为重镇，兵卒少，守城且不足，况欲分部出战，是安坐以待困也。乃上奏曰：“伏见贞祐三年古里甲石伦招义军，设置长校，各立等差，都统授正七品职，副统正八品，万户正九品，千户正班任使，谋克杂班，仍三十人为一谋克，五谋克为一千户，四千户为一万户，四万户为一副统，两副统为一都统，设一总领提控。今乞依此格募选，以益兵威。”制可。

是岁，益都桃林寨总领张林号“张大刀”，据险为乱，自称安化军节度使。纲奏：“林势甚张，乞遣河南马军千人，单州经略司以众接应。”左司郎中李蹊请令纲约燕宁同力殄灭，单州经略使完颜仲元分兵三千人同往。宰相以粮运不给，益都以东，啸聚不止一张林，宜令纲设备御，俟来春议之。

四年，张林侵掠东平，纲遣元帅右监军行枢密院事王庭玉讨之。至旧县，遇张林众万余人据岭为阵，庭玉督兵逾岭搏战。林众少却，且欲东走。庭玉踵击，大破之，杀数千人，生擒张林，获杂畜兵仗万计。招降虎窟诸寨，悉令归业。诏赐空名宣敕，听纲第功迁赏。遣枢密院令史刘颙莅杀张林于东平。张林乞贯死自效，请曰：“臣兄演在宋为统制，有众三千，驻即墨、莱阳之境，请以书招之，使转致诸贼之款密者，相为表里，然后以檄招益都张林，不从则合击之，山东不足平也。”所谓益都张林，即据府事逐田琢者也，事见琢传。纲以林策请于朝，枢密院请羁縻使之。制可，以为莱州兵马钤辖。久之，山东不能守，林乃降于宋云。

初，东平提控郑倜生擒宋将李资，纲奏赏倜。宰臣谓：“李资自称宋将，无所凭据，请详究其实。”纲奏：“臣自按问俱获宋将统制十余人，皆以资为将无异辞。此辈力屈就擒，岂肯虚称伪将以重获者之功？今多故之际，赏功后时，将士且解体。凡行赏必求形迹，过为逗遛，甚未可也。”诏即赏之。纲奏：“辽东渡海，必由恩、博二州之间，乞置经略司镇抚。”从之，兴定五年二月，东平解围，宣宗曲赦境内。凡东平府试诸科中选人，尝被任使，已逾省试期日，特免省试，惟经童律科即为及第，似涉太优，别日试之。皆从纲所请也。诏以纲、王庭玉、东莒公燕宁保全东平，各迁一阶。

是岁，燕宁战死。纲奏：“宁所居天胜寨，乃益都险要之地。宁尝招降群盗胡七、胡八，用为牙校，委以腹心，群盗皆有归志。及宁死，复怀顾望，胡七、胡八亦反侧不安。臣以提空孙邦佐世居泰安，众心所属，遂署招抚使。以提控黄掴兀也总领，副之。此当先奏可，顾事势危迫，故辄授之。”

燕宁死而纲势孤矣。

纲奏请移军于河南，诏百官议，御史大夫纥石烈胡失门以下皆曰：“金城汤池，非粟不守。东平孤城，四无应援，万一失之，则官吏兵民俱尽。徙之河南，以助防秋。”翰林待制抹捻阿虎德奏曰：“车驾南迁，恃大河以为险。大河以东平为藩蔫，今乃弃之，则大河不足恃矣。兵以将为主，将以心为主，蒙古纲既欲弃之，决不可使之守矣。宜就选将士之愿守者擢用之，别遣官为行省，付以兵马铠仗，从宜规画军食。”枢密院请用胡失门议，焚其楼橹廨舍而徙之。宣宗曰：“此事朕不能决择，众议可者行之。”枢密院颇采阿虎德议，许纲内徙，率所部女直、契丹、汉军五千人，行省邳州。元帅左监军王庭玉将余军屯黄陵冈，行元帅府事。于是，纲改兼静难军节度使，行省邳州。自此山东事势去矣。

是岁六月，以归德、邳、宿、徐、泗乏军食，诏纲率所部就食睢州。纲奏：“宿州连年饥馑，加之重敛，百姓离散。镇防军遽征逋课，窘迫陵辱有甚于官，众不胜其酷，皆怀报复之心。近日，高羊哥等苦其佃户，佃户愤怒，执羊哥等投之井中。武夫不识缓急，乃至于此。乞一切所负并令停止，俟夏秋收成征还，军人量增廪给，可也。”诏议行之。元光二年三月，以邳州经略司隶纲，令募勇敢收复山东。

初，砀山首领数人，以减罢怀忿怨，诱胁余众作乱，引水环城以自固，构浮桥于河上，结红袄贼为援。同签枢密院事徒单牙剌哥会诸道兵讨之。纲云：“砀山北近大河，南近汴堤，东西二百里，大河分派其间，干滩泥淖，步骑俱不可行，惟宜轻舟往来。可选锐卒数千与水军埽兵，以舟二百艘，由便道断浮梁，绝红袄之援。募胆勇有口辩者，持牒密谕之以离间其党，与臣已遣三人入贼中。复分兵屯要害，别以三百人巡逻。乞赐空名告身，从便迁赏。”枢密院奏：“已委监军王庭玉驻归德，宁陵备之矣。仍令牙剌哥水陆并进，先行招诱，不从，乃合击之。其空名告身，宜从所请，以责成功。”

无何，砀山贼夜袭永城县，行军副总领高琬、万户麻吉击走之，杀伤及溺死者甚众，夺其所俘掠而还。诏纲拼力讨之。纲遣降人陈松持牒招李全，全缚松将斩之，已而但黥其面遣还。纲奏：“全有归国意，严实、张林亦可招之。”此谓益都张林也。诏拟实一品官职，封国公，仍世袭。全阶正三品、职正二品。林山东西路宣抚使兼知益都府事，与全皆赐田百顷。受命往招者先授正七品官职，赐银二十五两，事成迁五品。会纲遇害而止。

纲御下严，信赏必罚，邳州军不乐属纲。八月辛未朔，邳州从宜经略使纳合六哥、都统金山颜俊率沂州军士百余人晨入行省，杀纲及僚属于省署，遂据州反。枢密院奏请出空名宣敕，设重赏招诱。丞相高汝砺曰：“悬重赏募死士，必有能取之者。”宣宗不得已，下诏罪纲，以抚谕六哥。六哥遣人送纲尸及虎符牌印，终不肯出。乃升经略司为元帅府，加六哥泗州防御使，权元帅左监军，副使乌古论老汉加邳州刺史，权右监军。顷之，邳州卒逃归，诣总帅牙吾塔言，六哥已结李全为助。遣总领孛术鲁留住等毁其桥梁，攻破承安、青阳寨，留兵戍守。六哥惶惧，乃言待李全兵入邳州，诱而杀之，以图报效。宣宗曰：“李全岂无心者，六哥能诱而杀之，殆诈耳。”十月壬辰，牙吾塔围邳州，急攻之。红袄贼高显等杀六哥，函首以献。诏加显三品官职，授世袭谋克，侯进四品，陈荣、邢进、边全、魏兴、孙仲皆五品，赏银有差。

必兰阿鲁带，贞祐初，累官宁化州刺史。二年，同知真定府事，权河北、大名宣抚副使。三年，保全赞皇，加遥授安武军节度使，改昭义军节度使，充宣抚副使。阅月，权元帅左都监行元帅府事，节度、宣抚如故。

遣都统奥屯喜哥复取威州及获鹿县。既而诏择义军为三等，阿鲁带奏：“自去岁初置帅府，已按阅本军，去其冗食。部分既定，上下既亲，故能所向成功，此皆血战屡试而可者。父子兄弟自相救援，各顾其家，心一力齐，势不可离。今必析之，将互易其处，不相谙委矣。国家粮储常患不继，岂容侥冒其间？但本府之兵不至是耳。事势方殷，分别如此，彼居中下，将气挫心懈而不可用。且义军率皆农民，已散归田亩，趋时力作，征集旬日，农事废而岁计失矣。乞本府所定，无轻变易。”

诏许之。阿鲁带缮完州县之可守者，其不可守者迁徙其民，依险为栅以备缓急。

泽州旧隶昭义军，近年改隶孟州，阿鲁带奏："泽州城郭坚完，器械具备，若屯兵数千，臣能保守之。今闻议迁于青莲寺山寨，距州既远，地形狭隘，所容无几。一旦有急，所保者少，所遗者多，徒弃名城以失太行之险，则沁南、昭义不通问矣。"诏泽州复隶昭义军。

是岁，潼关失守，阿鲁带趋备蓝田、商州，乃陈河北利害，略曰："今忻、代撤戍，太原帅府众才数千，平阳行省兵亦不多，河东、河北之势全恃潞州，潞州兵强则国家基本渐可复立。臣已将兵离境。乞复置潞州帅府。"阿鲁带行次渑池，右副元帅蒲察阿里不孙败绩，逃匿不知所在。阿鲁带亦被创，收集溃卒，卧渑池。诏还潞州。

兴定元年，改签枢密院事。数月，以元帅左监军兼山东路统军使，知益都府事。未几，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于益都。阿鲁带复立潞州，最有功，识辽州刺史郭文振，举以为将。既而去潞州，张开代领其众，与郭文振不相得，文振渐不能守矣。

赞曰：贞祐之时，仆散安贞定山东，仆散端镇陕西，胥鼎控制河东，侯挚经营赵、魏，其措注施设有可观者。故田琢抚青、齐，完颜弼保东平，必兰阿鲁带守上党，皆向用有功焉。高琪忌功，汝砺固位，西启夏衅，南挑宋兵。宣宗道谋是用，煦煦以为慈，皦皦以为明，孑孑以为强。既而潼关破毁，崤、渑丧败，汴州城门不启连月，高琪方且增陴浚隍为自守计，缮御寨以祈逃死。然后田琢走益都而青、齐裂，蒙古纲去东平而兖、鲁蹙，仆散安贞死而南伐无功。虽曰天道，亦由人事。自是以往，无足言者矣。

金史卷一○ 三　列传第四一

完颜仲元本姓郭氏，中都人。大安中，李雄募兵，仲元与完颜阿邻俱应募，数有功。贞祐三年，与阿邻俱累功至节度。仲元为永定军节度使，赐姓完颜氏。仲元在当时兵最强，号"花帽军"，人呼为"郭大相公"，以与阿邻相别。顷之，兼本路宣抚使。八月，遥授知河间府事。数月，改知济南府事，权山东东路宣抚副使。

贞祐四年，山东乏粮，仲元军三万欲于黄河之侧或陕右分屯，上书乞补京官，且言恢复河朔之策，当诣阙面陈。诏曰："卿兄弟鸠集义旅，所在立功，忠义之诚，皎然可见。朕以参政侯挚与卿素厚，命于彼中行省，应悉朕心。卿求入见，其意固嘉，东平方危，正赖卿等相为声援，俟兵势稍缓，即徙军附河屯驻，此时卿来，盖未晚也。尚思戮力，朕不汝忘。"未几，改河北宣抚副使。

仲元部将李霆等积功至刺史、提控，仲元奏赐金牌，霆等皆为名将，功名与仲元相埒。仲元屡有功，以本职为从宜招抚使，计约从坦等军图恢复。诏以仲元军猥多，差为三等，上等备征伐，中下给戍守，懦弱者皆罢去。红袄贼千余人据涟水县，仲元遣提控娄室率兵击破之，斩首数百，败祝春，擒郭伟，余众奔溃，遂复涟水县。仲元兼单州经略使，娄室迁两阶，升职一等。未几，仲元遥授知归德府事。

是岁十月，徙军卢氏，改商州经略使，权元帅右都监。诏曰："商、虢、潼关，实相连属，卿思为万全之计。"未几，潼关失守，仲元军趋商、虢，复至嵩、汝，皆弗及。仲元上书曰："去年六月，臣尝请于朝廷，乞选名将督诸军，臣得推锋，身先士卒，粮储不继，竟不果行。今将坐甲待敌，则师老财殚，日就困弊。"其大概欲伐西夏以张兵势。又曰："陕西一路最为重地，潼关、禁坑及商州诸隘俱当预备。向者中都，居庸最为要害，乃由小岭、紫荆绕出，我军腹背受兵，卒不能守。近日由禁坑出，遂失潼关。可选精兵分地戍之。"其后乃置秦、蓝守御，及用兵西夏矣。

兴定元年，复为单州经略使，败宋人二千于龟山，复败步骑千余于盱眙，败红袄于白里港，获老幼万余人，皆纵遣之。宋人围海州，仲元军高桥，令提控兀颜阿邻领骑绕出其后夹击之。宋兵解去。赐金带，优诏奖谕。红袄贼陷曹马城，剽掠徐、单之间。提控高琬等分兵击之，俘生口二千。三年，仲元奏："州城既固，积粮二十万石，集卿义军万余人，并闲训练，足以守御，乞以所部渡河。"诏屯宿州，与右都监纥石烈德同行帅府事。仲元有足疾，满百日，诏曰："卿处置机务，抚存将士，出兵使李辛可也。"四年，兼保静军节度使，寻为劝农使。五年，为镇南节度使。

元光元年，知凤翔府事。凤翔被围，左监军石盏合喜来济军。仲元让合喜总兵事。合喜曰：“公素得众心，不必以官位见让。”仲元请身先士卒，谕诸将士曰：“凡有奇功者，即承制超擢。”及危急乃辄注四品以下。颜盏虾蟆力战功最，辄授通远军节度使。围解。奏请擅除拜之罪。宣宗嘉其功，皆许之。

迁元帅右监军，授河北东路洮委必剌猛安，赐金五十两、重币十五端、通犀带，优诏褒谕。正大间，为兵部尚书，皇太后卫尉，卒。仲元为将，沈毅有谋，南渡后最称名将云。

完颜阿邻本姓郭氏，以功俱赐姓完颜。大安中，李雄募兵，阿邻与完颜仲元等俱应募，数有功。宣宗即位，迁通州防御使。宣宗迁汴，阿邻改同知河间府事兼清州防御使，将所部兵驻清、沧，控扼山东。迁横海军节度使，赐以国姓。阿邻与山东路宣抚副使颜盏天泽不相能，诏阿邻当与天泽共济国事，无执偏见，妄分彼此。寻改泰定军节度使、山东西路宣抚使。是时，仲元亦积功劳，知济南府，赐姓完颜，与阿邻俱加从宜招抚使，诏书奖谕，且令计约涿州刺史从坦等军恢复中都。于是，仲元、阿邻部兵猥多，诏以三等差第之，上等备征伐，中下戍守，懦弱者罢去，量给地以赡其家。阿邻所部“黄鹤袖军”驻鱼台者，桀骜不法，掠平民，劫商旅，道路不通，有司乞徙于滕州。诏阿邻就处置之。顷之，破红袄贼郝定于泗水县柘沟村，生擒郝定，送京师斩之。

近制，赐本朝姓者，凡以千人败敌三千者赐及缌麻以上，败二千人以上者赐及大功以上，败千人以上者赐止其家。阿邻既赐姓，以兄守楫及从父兄弟为请。宰臣奏阿邻功止赐一家，宣宗特诏许之。至是仲元上奏曰：“臣顷在军旅，才立微功，遽蒙天恩，赐之国姓，非臣杀身所能仰报。族兄徐州机察副使僧喜、前汾州酒同监三喜、前解州盐管勾添章、守兴平县监酒添福犹姓郭氏。念臣与僧喜等昔同一家，今为两族，完颜阿邻与臣同功，皇恩所加并及本族，僧喜等四人乞依此例。”不许。改辉州经略使。

阿邻有众万五千，诏分五千隶东平行省，其众泣诉云：“我曹以国家多难，奋义相从，捐田宅，离亲戚，转战至此，誓同立功，偕还乡里。今将分配他军，心实艰苦。乞以全军分驻怀、卫、辉州之间，捍蔽大河，惟受阿邻节制。”阿邻亦不欲分之，因以为请。宰臣奏：“若遂听之，非唯东平失备，他将仿效，皆不可使矣。”宣宗以为然。加遥授知河南府事，应援陕西。阿邻将兵八千，西赴至潼关，闻京兆已被围，游骑至华州，陕西行院欲令阿邻驻军商、虢，拒东向之路。阿邻上奏：“臣本援陕西，遇难而止，岂人臣之节？夫自古用兵，步骑相参，乃可以得志。今乃各有所属，临难不救，互分彼此。今臣所统皆步卒，愿赐马军千人，则京兆之围不足解矣。”宣宗谓皇太子曰：“阿邻赴难不回，固善矣。而军势单弱，且驻内地以观事变，并以虢州兵五千付之，使乘隙而进，卿以此意谕之也。”

兴定元年，迁元帅右都监。出秦州伐宋，宋统制吴筠守皂角角又作郊堡，城三重，据山之镇。阿邻分兵绝其汲路，克其外城，再克其次城。宋兵纵火而出，阿邻以骑兵邀之，遣步卒袭其后，宋兵败，生获吴筠及将校二百人，马数百匹，粮万石及兵甲衣袄。复败宋兵于裴家庄六谷中，斩五百级，坠涧死者甚众。又败之于寒山岭、龙门关、大石渡，得粟二千余石。复败之于稍子岭，斩首二千余级，生擒百人。是时三月，宿麦方滋，阿邻留兵守之。已而宋兵大至，金兵败，阿邻战没。赠金紫光禄大夫、西京留守。

完颜霆本姓李氏，中都宝坻人。粗知书，善骑射，轻财好施，得乡曲之誉。贞祐初，县人共推霆为四乡部头。霆招集离散，纠合义兵，众赖以安。招抚司奏其事，迁两官。霆与弟云率众数千巡逻固安、永清间，遥授宝坻县丞，充义军都统。刘璋说霆使出降，霆缚送经略司。迁三阶，摄宝坻令，升都提控，遥授同知通州军州事。

中都食尽，霆遣军分护清、沧河路，召募贾船通饷道。遥授同知清州防御事，从河北路宣抚使完颜仲元充保清、沧。遥授通州刺史、河北东路行军提控，佩金牌。旧制，宣抚副使乃佩金牌，仲元奏：“臣军三万，管军官三人，皆至五品，乞各赐金牌。”廷议霆辈忠勇绝人，遂与之。改大名路提控，复取玉田、三河、香河三县。徙屯滨、棣、淄，留副将孙江守沧州。江以沧州降于王楫，而江将兵围观州。霆乃诈作书与孙江，约同取沧州者。王楫得其书，果疑孙江与霆有谋，召江还，杀

之。霆乃定观州而还。进官三阶，充滨、棣行军都提控。未几，遥授同知益都府事，加宣差都提控，迁棣州防御使，赐姓完颜氏，屯海州。俄权单州经略司事，充宣差总领都提控。

兴定元年，泰安、滕、兖土寇蜂起，东平行省侯摰遣霆率兵讨之，降石花五、夏全余党二万人，老幼五万口，充权海州经略副使。红袄贼于忙儿寇海州，霆击走之。二年，宋高太尉兵三万驻朐山。霆军乏粮，采野菜麦苗杂食之。宋兵栅朐山，下隔湖港，霆作港中暗桥，遣万户胡仲珪、副统刘贇率死士由暗桥登山，霆率兵四千人趋山下，约以昏时举火为期，上下夹击，宋兵大败，坠涧溺水死者，不可胜计，斩高太尉、彭元帅于阵，余众溃去。迁安化军节度使，经略副使如故。以其子为符宝典书。逾月，宋兵复至，霆逆战，驻兵城外。夜半，宋人乘虚逾城而入。经略使阿不罕奴失剌率兵扼战，都统温迪罕五儿、副统蒲察永成、蒲察只鲁身先士卒，杀二百余人，城赖以完。诏五儿等各迁两阶。

四年，改集庆军节度使，兼同知归德府事。五年，改定国军节度使，兼同知京兆府事，擢其子为护卫。元光元年，陕西行省白撒奏："京兆南山密迩宋境，官民迁避其间者，无虑百万人。可遣官镇抚，庶几不生他变。"宣宗以为然。十月，霆以本官为安抚使，守同知归德府惟宏、大司农丞郭皓为副使，分护百姓之迁南山者。元光二年，卒。

乌古论长寿，临洮府第五将突门族人也。本姓包氏，袭父永本族都管。泰和伐宋，充绯翮翅军千户，取＜⿰广禾＞川寨及佑州、宕昌、辛城子，以功进官二阶。贞祐初，夏人攻会州，统军使署征行万户，升副统，与夏人战于窄土峡，先登陷阵，赏银五十两。战东关堡，以功署都统。兼充安定、定西、保川、西宁军马都弹压。诏录前后功，遥授同知陇州防御事，世袭本族都巡检。三年，赐今姓。攻兰州程陈僧，为先锋都统。夏人围临洮，扼渭源堡，内外不通。统军司募人侦候临洮消息，长寿应募，馘二人，擒一人，问得临洮及夏兵事势。以劳迁宣武将军，遥授通远军节度副使。招降诸蕃族及熟羊寨秦州逋亡者。复迁怀远大将军，升提控。兴定元年，夏人大入陇西，长寿拒战，迁平凉府治中，兼节度副使，充宣差巩州规措官。顷之，遥授同知凤翔府事，兼同知通远军节度事，提控如故。

兴定二年，迁同知临洮府事。与提控洮州刺史纳兰记僧分兵伐宋。长寿由盐川镇进兵，宋人守戍者走保马头山，合诸部族兵来拒。长寿击败之，复破其援兵四千于荔川寨。即趋宕昌县，破宋兵二千于八斜谷，拔宕昌县，进攻西和州，先败其州兵。明日，木波兵三千与宋兵合，依川为阵，长寿奋击，宋兵入保城，坚壁不复出，长寿乃还。凡斩馘八千，获马二百余、牛羊三万，器械军实甚多。纳兰记僧出洮州铁城堡，屡败宋人，完军而还。诏赏凤翔、秦、巩伐宋将士，长寿遥授陇安军节度使，同知通远军、提控如故。顷之，长寿升总领都提控，改通远军节度使。

夏人攻定西，是时弟世显已降夏人，夏人执世显至定西城下，谓长寿曰："若不速降，即杀汝弟。"长寿不顾，奋战，夏兵退，加荣禄大夫，赐金二十五两、重弊三端。世显既降，二子公政、重寿当缘坐。宣宗嘉长寿守定西功，释公政兄弟，有司廪给之。诏长寿曰："汝久在戎行，尽忠国事。世显之降，必不得已，汝永念国恩，益思自效。"未几，夏人复攻会州，行元帅府事石盏合喜发兵救未至，夏人移兵临洮，长寿伏精兵五千于定西险要间，败夏兵三万骑，杀千余人，获马数百。夏入已破西宁，乃犯定西，长寿击却之，斩首三百级。既而三万骑复至，攻城甚急，长寿乘城拒战，矢石如雨，夏兵死者数千，被创者众，乃解去。是岁，卒。

完颜佐本姓梁氏，初为武清县巡检。完颜咬住本姓李氏，为柳口镇巡检。久之，以佐为都统，咬住副之，戍直沽寨。贞祐二年，乣军遣张晖等三人来招佐，佐执之。翌日，刘永昌率众二十人持文书来，署其年曰天赐，佐掷之，麾众执永昌，及晖等并斩之。宣宗嘉其功，迁佐奉国上将军，遥授德州防御使，咬住镇国上将军，遥授同知河间府事，皆赐姓完颜氏。诏曰："自今有忠义如是者，并一体迁授。"

赞曰：古者天子胙土命氏，汉以来乃有赐姓。宣宗假以赏一时之功，郭仲元、郭阿邻以功皆赐国姓。女奚烈资禄、乌古论长寿皆封疆之臣而赐以他姓。贞祐以后，赐姓有格。夫以名使人，用之贵则贵，用之贱则贱，使人计功而得国姓，则以其贵者反贱矣。完颜霆、完颜佐皆赐国姓者，并附

于此。

石抹仲温本名老斡，懿州胡土虎猛安人。充护卫十人长、太子仆正，除同知武宁军节度使事、宿直将军、器物局使。坐前在武宁造马鞍亏直，章宗原之，改左卫将军，迁左副点检。坐征契丹逗留，降蔡州防御使。复召为左副点检，迁知临洮府事。

泰和伐宋，青宜可内附，进爵二级，赐银二百五十两、重弊十端。诏曰："青宜可之来，乃汝管内，与有劳焉。比与青宜可相合，其间诸事量宜而行。"顷之，诸道进兵，仲温以陇右步骑五千出盐川。八年，罢兵，改知河中府。崇庆初，迁陕西统军使。贞祐二年，宋人攻秦州，仲温率兵败之。寻充本路安抚使，改镇南军节度使。致仕。兴定三年，卒。

乌古论礼本名六斤，益都猛安人。充习骑，累擢近侍局直长，转本局副使、左卫副将军。坐受沁南军节度使兖王永成名马玉带，杖一百，削官解职。起为蒲速碗群牧副使，改武库署令、宿直将军，复为左卫副将军、顺州刺史，累迁武宁军节度。

泰和伐宋，为山东路兵马都统副使兼副统军、安化军节度。八年，宋人请盟，罢兵马都统官，仍以节度兼副统军。大安三年，改知归德府兼河南副统军，历知河南府。至宁初，改知太原府事。贞祐二年，兼河东北路安抚使。三年，充本路宣抚使，顷之，兼左副元帅。四年，太原被围，未几围解，进官二阶。兴定三年，卒。

蒲察阿里，兴州路人。以荫补官，充护卫十人长、武器署令，转宿直将军，迁右卫副将军。宋兵犯分道铺，驰驿赴边，伺其入，以伏兵掩之。改提点器物局。泰和伐宋，从右副元帅匡为副统，攻宜城县，取之。八年，以功迁武卫军副都指挥使。大安元年，同知南京留守事，徙寿州防御使，迁兴平军节度使。崇庆初，迁元帅右都监，明年，转左都监。时都城被围，道路梗塞，阿里由太原至真定，率师赴援，抵中山，不克进。贞祐二年，移驻大名。征河南镇防军图再举，众既惮于行，而阿里遇之有厚薄，军变，遇害，众因逃散。宣宗诏元帅左都监完颜弼安集其军，赦首恶以下，河南统军司更加抚谕。

奥屯襄本名添寿，上京路人。大定十年，袭猛安。丞相襄举通练边事，授崇义军节度副使，改乌古里乣详稳，召为都水少监、石州刺史。未几，为平南荡江将军，以功升寿州防御使，迁河南路副统军兼同知归德府事、昌武军节度使，仍兼副统军。崇庆改元，为元帅左都监，救西京，至墨谷口，一军尽殆，襄仅以身免，坐是除名。明年，授上京兵马使。宣宗即位，擢辽东路宣抚副使。未几，改速频路节度使，兼同知上京留守事。二年二月，为元帅右都监，行元帅府事于北京。五月，改留守，兼前职，俄迁宣抚使兼留守。

十一月，诏谕襄及辽东路宣抚使薄鲜万奴、宣差薄察五斤曰："上京、辽东国家重地，以卿等累效忠勤，故委腹心，意其协力尽公，以徇国家之急。及详来奏，乃大不然，朕将何赖。自今每事同心，并力备御，机会一失，悔之何及！且师克在和，善钧从众，尚惩前过，以图后功。"三年正月，襄为北京宣差提控完颜习烈所害。未几，习烈复为其下所杀，诏曲赦北京。

完颜蒲剌都，西南路按出灰必剌罕猛安人。充护卫，除泰定军节度副使。以忧去官，起复唐古部族节度副使，徙安国军、移乣详稳，累官原州刺史。坐买部内马亏直，夺官一阶，降北京兵马都指挥使、宁远军刺史，历同知临洮府、西京留守事。崇庆元年，迁震武军节度，备御有功，迁一官。

贞祐初，置东西面经略司，就充西面经略使，上言："管内大和岭诸隘屯兵，控制边要。行元帅府辄分臣兵万二千戍真定，余众不足守御，近日复简精锐二千七百人以往。今见兵不满，万老羸者十七八。臣死固不足惜，顾国家之事不可不虑，新设经略移文西京、太原、河东取军马，大数并称非臣所统。"诏真定元帅府还其精锐二千七百人。西京、太原、岚州有警急，约为应援。州郡皆不欲属经略司，遂罢经略官，入为签枢密院事，改左副点检。四年，迁兵部尚书。兴定元年，致仕。四年，卒。

夹谷石里哥，上京路猛安人。明昌五年进士，泰州防御判官，补尚书省令史，历临潢、婆速路都总管判官，累除刑部主事，改蓟州副提控，驻军大名。俄迁翰林待制，为宿州提控。与山东宣抚完颜弼攻大沫堌，贼众千余逆战，石里哥以骑兵击之，尽殪。提控没烈入自北门，遂擒刘二祖。以

功迁武卫军副都指挥使。坐前在宿州掠良人为生口，当死，特诏决杖八十。徙洺州防御使、山东路副统军。坐不时进兵，往宿迁取妻子，解职。起为东平行军提控。兴定元年，破宋兵于宿州，以功遥授安化军节度使，移定海军，卒。

术甲臣嘉，北京路猛安人，袭父谋克。泰和伐宋，隶陕西完颜纲麾下。历通州、海州同知军州事。贞祐二年，除武器署丞。救集宁有功，迁河南统军判官、拱卫直副都指挥使、河南治中，遥领绥州刺史兼延安治中，就迁同知府事，改同知河间府事。

兴定元年，行枢密院于寿州，由寿、泗渡淮伐宋。二月，破宋兵三千于渐湖滩，斩三百级。有诏蹂践宋境上，毋深入。臣嘉驻霍丘楂冈村，纵轻骑钞掠，焚毁积聚。获宋谍者张聪，知宋兵二千屯高柳桥，老幼甚众，其寨两城，环之以水。臣嘉遣张聪持牒招之，不从。先令水军径渡攻之。军士牛青操戈刺门卒，皆披靡散去，遂登陴，大军继之，夷其寨而还。遇宋兵数千于梅景村。臣嘉伏兵林间，以步卒诱致之，伏发，宋兵溃，追奔十余里，生擒其将阮世安等五人，获器仗甚众。二年，赏征南功，升职一等，迁元帅右都监，充陕西行省参议官。四年，兼金安军节度使。五年，改知延安府事，转左都监，驻兵京兆。元光元年，卒。

纥石烈桓端，西南路忽论宋割猛安人，袭兄银术可谋克。泰和伐宋，充行军万户，破宋兵二千于蔡州，加宣武将军。自寿州渡淮，败宋步骑一万五千于鹞子岭，遂克安丰军。军还，除同知怀远军节度事，权木典乣详稳。大安三年，西京行省选充合扎万户，遥授同知清州防御事，改兴平军节度副使，遥授显德军节度副使，徙东路宣抚司都统。败移剌留哥万五千众于御河寨，夺车数千两，降万余人。加骠骑卫上将军，遥授同知顺天军节度事。

贞祐二年，为宣差副提控，同知婆速路兵马都总管，行府事。贞祐三年，蒲鲜万奴取咸平、东京沈、澄诸州，及猛安谋克人亦多从之者。三月，万奴步骑九千侵婆速近境，桓端遣都统温迪罕怕哥辇击却之。四月，复掠上古城，遣都统兀颜钵辖拒战。万奴别遣五千人攻望云驿，都统奥屯马和尚击之。都统夹谷合打破其众数千于三义里。五月，都统温迪罕福寿攻万奴之众于大宁镇，拔其垒，其众歼焉。九月，万奴众九千人出宜风及汤池，桓端率兵与战，其众溃去，因招唵吉、斡都、麻浑、宾哥出、台答爱、颜哥、不灰、活拙、按出、孛德、烈邻十一猛安复来附，择其丁男补军，攻城邑之未下者。贞祐四年，桓端遣王汝弼由海道奏事，宣宗嘉其功，桓端迁辽海军节度使、同知行府事，宣差提控如故。婆速路温甲海世袭猛安、权同知府事温迪罕哥不霭迁显德军节度使，兼婆速府治中。权判官、前修起居注裴满按带迁两阶，升二等。王汝弼迁四阶，升四等。余将士有功者，诏辽东宣抚承制迁赏。是岁，改邳州刺史，充徐州界都提控。

红袄贼数万攻邳州，桓端破之于黄山。贼复来，桓端薄其营，走保北山，追击败之，溺沂水死者甚众。贼数万围沂州，同知防御事仆散撒合突围出求救，桓端率兵赴之。撒合还入沂州，与桓端内外夹击之，杀万余人，贼乃去。枢密副使仆散安贞上其功，因奏曰："桓端天资忠实，深有计画，晓习军事，撒合勇而有谋，皆得军民心，乞加擢用。"桓端进金紫光禄大夫，兼同知武宁军节度事，提控如故。召为劝农副使，充都提控，屯陈州。

兴定元年，自新息渡淮伐宋，破中渡店，至定城，以少击众，战不留行。未几，充宣差参议官，复渡淮，连破宋兵，获其将沈俊，迁武卫军副都指挥使。宋人城守不出，分兵攻其山寨水堡，杀获甚众。兴定二年，迁镇南军节度使，权元帅右都监。数月，改武卫军都指挥使，仍权右都监，行元帅府于息州。

徐州行枢密院石盏女鲁欢刚愎自用，诏桓端以本官权签枢密院事，往代之。四年冬，上言："窃闻宋人与李全将并力来攻，当预为之防。"枢密院奏可，召桓端与朝臣面议。寻有疾，赐太医御药。五年正月，召至京师，疾病不能入见，力疾草奏，大略以南北皆用兵，当豫防其患，及防河数策。无何，卒，年四十五。敕有司给丧事。

完颜阿里不孙字彦成，曷懒路泰申必剌猛安人。明昌五年进士，调易州、忻州军事判官、安丰县令。补尚书省令史，除兴平军节度副使，应奉翰林文字，转修撰，充元帅左监军纥石烈执中经历官。执中围楚州，纵兵大掠，坐不谏正，决杖五十。大年初，改户部员外郎、钧州刺史。执中行枢

密院于西京，复以为经历官。改威州刺史。贞祐初，累迁国子祭酒，历越王、濮王傅，改同知平阳府事，兼本路宣抚副使。召为兵部侍郎，迁翰林侍讲学士。改陕西路宣抚副使，迁元帅左都监。改河平军节度使、河北西路宣抚副使。改御史中丞、辽东宣抚副使。再阅月，权右副元帅、参知政事、辽东路行尚书省事，赐御衣、厩马、安山甲。上京行省蒲察五斤奏其功，赐金百两、绢百匹。

兴定元年，真拜参知政事，权右副元帅，行尚书省、元帅府于婆速路，承制除拜刺史以下。不协。是时，蒲鲜万奴据辽东，侵掠婆速之境，高丽畏其强，助粮八万石。上京行省蒲察五斤入朝，辽东兵势愈弱，五斤留江山守肇州，江山亦颇怀去就。及上京宣抚使蒲察移剌都改陕西行省参议官，而伯德胡土遂有异志。宣抚使海奴不迎制使，坐而受诏，阿里不孙械系之。顷之，阿里不孙辄矫制大赦诸道，众乃稍安，而请罪于朝。

初，留哥据广宁，知广宁府事温迪罕青狗居盖州，妻子留广宁，与伯德胡土约为兄弟。青狗兵隶阿里不孙，内猜忌不协，蒲察移剌都尝奏青狗无隶阿里不孙。宣宗乃召青狗，青狗不受诏，阿里不孙杀之。胡土乃怨阿里不孙。既而胡土率众伐高丽，乃以兵戕杀阿里不孙。权左都监纳坦裕与监军温迪罕哥不霭、遥授东平判官参议军事郭澍谋诛胡土，未敢发，会上京留守蒲察五斤遣副留守夹谷爱答、左右司员外郎抹捻、独鲁诣裕计事。裕以谋告二人，二人许诺，遂召胡土至账中杀之。阿里不孙已死，朝廷始得矫赦奏疏，诏有司奖谕。未几，闻阿里不孙死于乱，诏赠平章政事、芮国公。纳合裕真授左都监，哥不霭进一阶，爱答、独鲁、郭澍迁官升职有差。

阿里不孙宽厚爱人，敏于吏事，能治剧要，识者以为用之未尽云。

完颜铁哥性淳直，体貌雄伟，粗通书。年二十四，袭父速频路曷懒合打猛安。授广威将军。御下惠爱。察廉，除临海军节度副使，改底剌乣详稳。

丞相襄行省于北京，铁哥为先锋万户，有功。丁母忧，服除，迁同知武腾军节度使事，充右副元帅完颜匡副统，号平南荡江将军。攻光化军，王统制以步骑出东门逆战，铁哥击却之，拔鹿角，夺门以入，遂克之。进攻襄阳，为前驱，获生口，知江渡可涉处，阴植标以识之。大军至，铁哥导之济，屡战皆捷，以劳进官两阶。匡围德安，铁哥总领攻城，筑垒于德安南凤凰台，并城作甬道，立鹅车，对楼攻之，击走张统制兵。时暑，还屯邓州。兵罢，进官两阶，迁同知临潢府事，改西南路副招讨、宿州防御使。贞祐二年，枢密使徒单度移剌以铁哥充都统，入卫中都。迁东北路招讨使，兼德昌军节度使。

蒲鲜万奴在咸平，忌铁哥兵强，牒取所部骑兵二千，又召泰州军三千及户口迁咸平。铁哥察其有异志，不遣。宣抚使承充召铁哥赴上京，命伐蒲与路。既还，适万奴代承充为宣抚使，摭前不发军罪，下狱被害。谥勇毅。

纳兰胡鲁剌，大名路怕鲁欢猛安人。性淳直，寡言笑，好读书，博通今古。承安二年，进士第一，除应奉翰林文字。被诏括牛于临潢、上京等路。丞相襄有田在肇州，家奴匿牛不以实闻，即械系正其罪而尽括之。于是豪民皆惧，无敢匿者。使还，襄称能。居父丧尽礼，御史举其清节。服除，转修撰。平章政事仆散端举廉能有文采，迁同知顺天军节度使事，从伐宋。以劳加朝请大夫，改礼部员外郎、曹州刺史。豪民仆散扫合立私渡于定陶间，逃兵盗劫，皆籍为橐橐，累政莫敢问。胡鲁剌捕治之，穷竟其党，阖郡肃然。改沃州。改南京路按察副使。贞祐二年，改泗州防御使。召为吏部侍郎，迁绛阳军节度使，权河东南路宣抚副使。

是时兵兴，胡鲁剌完城郭，缮器械，料丁壮为乡兵。延问耆老，招致儒士，咨以备御之策。盐米储偫，劝富民出粟，郡赖以完。赐诏褒谕，加资善大夫，官其次子吾申。改权经略使，被召，以疾不能行，卒于绛州。

赞曰：泰和、贞祐，其间相去五年耳，故将遗老往往在为。高琪得君，宿将皆斥外矣。高汝砺任职，旧臣皆守藩矣。假以重任，其实疏之。故石抹仲温以下，以见当时之将校焉。

金史卷一○ 四　列传第四二

纳坦谋嘉　邹谷　高霖　孟奎　乌林答与　郭俁　温迪罕达　王扩　移剌福僧　奥屯忠孝　蒲

察思忠　纥石烈胡失门　完颜寓　斡勒合打　蒲察移剌都

纳坦谋嘉，上京路牙塔懒猛安人。初习策论进士，大定二十六年，选入东宫，教郓王琮、瀛王环读书。以终场举人试补上京提刑司书史，以廉能著称。承安元年，契丹陀锁寇掠韩州、信州，提刑司问诸书史“谁入奏者”？皆难之，谋嘉请行。五年，特赐同进士出身，调东京教授、汤池主簿、大学助教。丁母忧，服阕，累除翰林修撰，兼修起居注、监察御史。贞祐初，迁吏部员外郎、翰林待制、侍御史。

完颜寓举谋嘉才行，志在匡国，可预军政。充元帅府经历官。中都被围，食且尽，胥鼎奏“京师官民能赡足贫民者，计所赡迁官，皆先给据”，谋嘉不受据而去。中都危急，谋嘉曰：“帅臣统数万众不能出城一战，何如自缚请降邪？”宣宗议迁都，谋嘉曰：“不可。河南地狭土薄，他日宋、夏交侵，河北非我有矣。当选诸王分镇辽东、河南，中都不可去也。”不听。顷之，除唐州刺史。入为太常少卿兼左拾遗，迁郑州防御使。改左谕德，转少詹事，摄御史中丞，未几，摄太子詹事。兴定元年，潼关失守，迁河南统军使兼昌武军节度使，摄签枢密院事，行院许州，汰去冗食军士二千余人。上书谏伐宋，不听。

三年，降颍州防御使。有告宋人将袭颍州者，已而宋兵果至，谋嘉有备，乃引去。有司上功，不及告者，谋嘉请而赏之。四年，召为翰林侍讲学士兼兵部侍郎，同修国史。五年，卒。

邹谷字应仲，密州诸城人。中大定十三年进士第，累官沈王府文学。尚书省奏拟大理司直，上曰：“司直争论情法，折正疑难，谷非所长也。”宰臣曰：“谷有吏才，陕西、河南访察及定课皆称职。”上以谷为同知曹州军州事。召为刑部主事，转北京、临潢提刑判官，入为大理寺丞。

尚书省点差接送伴宋国使官，令史周昂具数员呈请，左司都事李炳乘醉见之，怒曰：“吾口举两人即是，安用许为？”命左右揽昂衣欲杖之，会左司官召昂去乃已，詈诸令史为奴畜。明日语权令史李秉钧曰：“吾岂惟箠骂，汝进退去留，亦皆在我！”群吏将陈诉，会官劾奏，事下大理寺议，差接送伴官事当奏闻，炳谓口举两人，当科“违制”。谷曰：“口举两人，一时之言，当杖赎。揽昂衣欲加杖，当决三十。”上曰：“李炳读书人，何乃至是？”宰臣对曰：“李炳疾恶，众人不能容耳。”上曰：“炳诚过矣，告者未必是也。”乃从谷议。

历济南、彰德府治中，吏部郎中，河东按察副使，沂州防御使。历定海、泰宁军节度使。泰和六年，致仕。贞祐初，卒。

高霖字子约，东平人。大定二十五年进士，调符离主簿。察廉，迁泗水令，再调安国军节度判官。以父忧还乡里，教授生徒，恒数百人。服除，为绛阳军节度判官。用荐举，召为国史院编修官。建言：“黄河所以为民害者，皆以河流有曲折，适逢隘狭，故致湍决。按《水经》当疏其厄塞，行所无事。今若开鸡爪河以杀其势，可免数埽之劳。凡卷埽工物，皆取于民，大为时病。乞并河堤广树榆柳，数年之后，堤岸既固，埽材亦便，民力渐省。”朝廷从之。迁应奉翰林文字兼前职，改监察御史。丁母忧，起复太常博士。改都水监丞，签陕西路按察司事。体访官员能否，仍赴阙待对。时南征调发繁急，民稍稽滞，有司皆坐失误军期罪。霖言其枉，悉出之。授都水少监。

大安初，为耀州刺史。三年，迁河北东路按察副使，改韩王傅，兼翰林直学士。崇庆初，改工部侍郎兼直学士。至宁元年八月，霖奉储偫迎宣宗至新城，敕霖南迎诸妃。既至，赐钱千贯，迁官三阶。二年，除河平军节度使兼都水监。霖请城宜村为卫州以护北门，上从之。入为兵部尚书，知大兴府事，俄权参知政事，与右丞相承晖行省于中都。寻改中都留守，兼本路兵马都总管。

平章政事抹捻尽忠弃中都南奔，霖与子义杰率其徒夜出，不能进，谓义杰曰：“汝可求生，吾死于此矣。”霖死，义杰伏群尸中以免。赠翰林学士承旨，令立碑乡里，岁时致祭，访其子孙录用，谥文简。

孟奎字元秀，辽阳人也。大定二十一年进士，调黎阳主簿。丁母忧，服阕，调淄州军事判官，迁汲县令。察廉，改定兴令。补尚书省令史。从参知政事马琪塞澶渊决河，改中都左警巡使。平章政事完颜守贞礼接士大夫在其门者，号“冷岩十俊”，奎其一也。改都转运司支度判官、上京等路提

刑判官。

初，辽东契丹判余里也尝杀驿使大理司直，有契丹人同名者，有司辄系之狱，奎按囚速频路谳而出之，既而果获其杀司直者。迁同知西京路转运使事。置行枢密院于镇宁，充宣差规措所官给军用。改签河东南北路按察司事、武州刺史。上言三事，其一曰："亲民之寄，今吏部之选颇轻，使武夫计资而得，权归胥吏。每县宜参用士人，使纪纲其事。"未几，改曹州刺史，再调同知中都路都转运使事。旱，诏审录中都路冤狱，多平反。

大安初，除博州防御使，凡属县事应赴州者，不得泊于逆旅，以防吏奸，人便之。改山东东西路安抚副使，迁北京、临潢等路按察转运使，以本官为行六部侍郎。劾奏监军完颜讹出虚造功状，讹出坐免官。诏以奎为宣差都提控。贞祐初，以疾卒，谥庄肃。

乌林答与本名合住，大名路纳邻必剌猛安人。充奉职、奉御、尚食局直长，兼顿舍。除监察御史，累官武胜军节度使、北京按察转运使、太子詹事、武卫军都指挥使。贞祐二年，知东平府事，权宣抚副使。改西安军节度使，入为兵部尚书，上言："按察转运司拘榷钱谷，纠弹非违，此平时之治法。今四方兵动，民心未定，军士动见刻削，乞权罢按察及劝农使。"又曰："东平屯兵万余，可运滨盐易粮刍给之。"又曰："潼关及黄河津要，将校皆出卒伍，类庸懦不可用。乞选材武者代之。"又曰："兖、曹、濮、浚诸郡皆可屯重兵，敕州县官劝民力穑，至于防秋，则清野保城。"下尚书省，竟不施行。新制科买军器材物稽缓者并的决，与奏："有司必督责趣办，民将不堪，可量罚月俸。"从之。坐前在陕州市物亏直，降郑州防御使。寻召为拱衙直都指挥使，复为兵部尚书。兴定三年，卒。

郭俣字伯有，泽州人。大定二十二年进士，调长子主簿、莱州观察判官、莱阳县令，补尚书省令史，知管差除。除大理司直。丁母忧，起复太常博士、左司都事。御史台举俣及前应奉翰林文字张楫、吏部主事王质、刑部主事抹捻居中、通事舍人完颜合住、弘文校理把扫合、吏部架阁管勾乌古论和尚、尚书省令史温迪罕思敬皆才干可用。诏各升一等，迁除俣平阳府治中、张楫国子博士、王质昭义军节度副使、抹捻居中大理司直、完颜合住侍仪司令、把扫合同知弘文院事、乌古论和尚利涉军节度副使、温迪罕思敬同知定武军节度事。

久之，俣召为同知登闻鼓院兼秘书丞，迁礼部郎中、滕州刺史、同知真定府事。上言："每季合注巡尉官，吏、刑两部斟酌盗贼多寡处选注。"诏议行之。改中都、西京按察副使，迁国子祭酒。泰和六年，伐宋，充宣差山东安抚副使。七年，迁山东宣抚副使。大安元年，迁辽东按察转运使，改中都路都转运使、泰定军节度使、陕西东路按察转运使。贞祐三年，罢按察司，仍充本路转运使，行六部尚书。改河北西路转运使，致仕。元光二年，卒。

温迪罕达字子达，本名谋古鲁，盖州按春猛安人。性敦厚，寡言笑。初举进士，廷试搜阅官易达藐小，谓之曰："汝欲求作官邪？"达曰："取人以才学，不以年貌。"众咸异之。明昌五年，中第，调固安主簿。以忧去官，服除，调信州判官。丞相襄辟行省幕府。改顺州刺史，补尚书省令史，除南京警巡使。居父丧，是时伐宋兵兴，起复，给事行尚书省。大安初，迁德兴府判官，再迁监察御史。宣宗迁汴，以本职护送卫士妻子。复被诏运大名粟，由御河抵通州，事集，迁一官，转户部员外郎、左司郎中。遇继母忧，起复太常少卿，充陕西元帅府经历官。

兴定元年，召还，摄侍御史，上疏论伐宋，略曰："天时向暑，士马不利，宜俟秋凉，无不可者。"又曰："辽东兴王之地，移剌都不能守，走还南京。度今之势，可令濮王守纯行省盖州，驻兵合思罕，以系一方之心。昔祖宗封建诸王，错峙相维，以定大业。今乃委诸疏外，非计也。"宣宗曰："一子非所爱，便幼不更事，讵能办此？"逾月，复上言："天下轻重，系于宰相，迩来每令权摄，甚无谓也。今之将帅，谋者不能战，战者不能谋。今岂无其人，但用之未尽耳。"宣宗曰："人才难知，故先试其称否，卿何患焉。所谓用之未尽者为谁？"对曰："陕西统军使把胡鲁忠直干略，知延安府古里甲石伦深沉有谋，能得士心，虽有微过，不足以累大。"宰相高琪、高汝励恶其言。俄充陕州行枢密院参议官。二年，召为户部侍郎。改刑部，兼左司谏，同知集贤院。改大理卿，兼越王傅。寻迁河南统军使、昌武军节度使，行六部，摄同签枢密院，行院许州。改集庆军节度使。

是时，东方荐饥，达上疏曰："亳州户旧六万，今存者无十一，何以为州？且今调发数倍于旧，乞量为减免。"是岁大水，砀山下邑野无居民，转运司方忧兵食，达谩闻二县无主稻田且万顷，收可数万斛，即具奏。朝廷大骇，诏户部尚书高夔佩虎符专治其事，所获无几，夔坐累抵罪。达自念失奏，因感愧发病，寻卒。

王扩字充之，中山永平人。明昌五年进士，调邓州禄事，润色律令文字。迁怀安令。猾吏张执中诬败二令，扩到官，执中挈家避去。改徐州观察判官，补尚书省令史，除同知德州防御使事。被诏赈贷山东西路饥民，棣州尤甚，扩辄限数外给之。

泰和伐宋，山东盗贼起，被安抚使张万公牒提控督捕。扩行章丘道中，遇一男子举止不常，捕讯，果历城大盗也。众以为有神。再迁监察御史，被诏详谳冤狱。是时，凡斗杀奏决者，章宗辄减死，由是中外断狱，皆以出罪为贤。抗拒谓同辈曰："生者既谳，地下之冤云何！"是时，置三司治财，扩上书曰："大定间，曹望之为户部，财用殷阜，亦存乎人而已。今三司职掌，皆户部旧式，其官乃户部之旧官，其吏亦户部之旧吏，何愚于户部而智于三司乎？"即而三司亦竟罢。张炜职办西北路粮草者数年，失亡多，尚书省奏扩考按，会炜亦举王谦自代，王谦发其奸蠹，扩按之无所假借。炜旧与扩厚，使人诿扩曰："君不念同舍邪？"扩曰："既奉诏，安得顾故人哉！"

大安中，同知横海军节度事，签河东北路按察事。贞祐二年，上书陈河东守御策，大概谓："分军守隘，兵散而不成军。聚之隘内，军合则势重。馈晌一涂。以逸待劳，以主待客，此上策也。"又曰："军校猥众，分例过优，万户一员，其费可给兵士三十人。本路三从宜，万户二百余员，十羊九牧，类例可知。乞以千人为一军，择望重者一人万户，两猛安、四谋克足以教阅约束矣，岂不简易而省费哉。"又曰："按察兼转运，本欲假纠劾之权，以检括钱谷。迩来军兴，粮道军府得而制之。今太原、代、岚三军皆其州府长官，如令通掌资储，则弊立革，按察之职举矣。"又曰："数免租税，科籴益繁，民不为恩，徒增廪给，教练无法，军不足用。"书奏，不见省。

迁汴后，召为户部侍郎，迁南京路转运使。太府监奏羊瘦不可供御。宣宗召扩诘问。扩奏曰："官无羊，皆取于民，今民心未安，宜崇节俭。延议肥瘠纷纷，非所以示圣德也。"宣宗首肯之。平章政事高琪阅尚食物，谓扩曰："圣主焦劳万机，赖膳羞以安养，臣子宜尽心。"扩曰："此自食监事，何劳宰相！"高琪默然，衔之。有司夺市人衣，以给往戍潼关军士，京师大扰。扩白宰相，请三日造之。高琪怒不从。潼关已破，大元兵至近郊，遣扩行六部事，规办潼关刍粮。偕户部员外郎张好礼往商、虢，过中牟不可进。高琪奏扩畏避，下吏论死。宣宗薄其责，削两阶，杖七十，张好礼削三阶，杖六十。降为遥授陇州防御使，行六部侍郎，规办秦、巩军食。逾月，权陕西东路转运使，行六部尚书。致仕。兴定三年，卒。谥刚毅。扩博学多才，梗直不容物，以是不振于时云。

移剌福僧，东北路乌连苦河猛安人。以荫补吏部令史，转枢密院，调滕州军事判官，历甄官署直长、豳王府司马、顺义军节度副使。部内世袭猛安木吞掠民妇女，藏之窟室，人颇闻之，无敢发其罪者。福僧请于节度使，愿自效，既迹得其所在，率众入索之，得妇女四十三人，木吞抵罪。徙横海军，转同知开远军节度事，签北京、临潢按察事，兴中治中，莫州刺史。上言"沿边军官私役军人，边防不治，及扰动等事，按察司专一体究，各路宣差提控严勒禁治"。诏尚书省行之。

大安初，改沃州，同知兴中府事。福僧督民缮治城郭，浚濠为御守备，百姓颇怨。顷之，兵果至，攻其北城。福僧战其北，使备其西，薄暮果攻其西，以有备乃解去。寻改广宁。

崇庆元年秋，福僧被牒如邻郡，大兵薄城，其子铜和尚率家奴拒战，广宁赖之以完。福僧还，悉放奴为良，终不言子之功，识者多之。未几，充辽东宣抚副使。岁大饥，福僧出沿海仓粟，先赈其民，而后奏之，优诏奖谕。至宁元年，除巩王傅兼吏部郎中。胡沙虎作难，福僧称疾不出。宣宗封胡沙虎泽王，百官皆贺，福僧不往，胡沙虎欲摭而罪之。诏除福僧寿州防御使。贞祐三年，迁山东西路按察转运使。是岁按察司罢，仍充转运使。久之，致仕。

兴定二年十一月庚辰，宣宗御登贤门，召致仕官，兵部尚书完颜蒲剌都、户部尚书萧贡、刑部尚书伏散伟、工部尚书奥屯扎里吉、翰林学士完颜勃迭、转运使福僧、河东北路转运使赵重福、沁南军节度使猪奋、镇南军节度使石抹仲温、泰定军节度使李元辅、中卫尉完颜奴婢、原州刺史纥石

烈勃吉赐食，访问时政得失。福僧乃上书曰："为今之计，惟先招徕乣人。选择乣人旧有宿望雄辨者，谕以恩信，彼若内附，然后中都可复，辽东可通。今西北多虞，而南鄙不敢撤戍，刍粮调度，仰给河南，赋役频繁，民力疲弊。宜开宋人讲和之端，抚定河朔，养兵蓄锐，策之上也。"又曰："山东残破，群盗满野，官军既少，且无骑兵。若宋人资以粮饷，假以官爵，为患愈大。当选才干官充宣差招捕，以恩赏谕使复业。募其壮悍为兵，亦致胜之一也。"又曰："自承安用兵，军中设监战官，论议之间，动相矛盾，不惩其失，反以为法。若辈平居，皆选材勇自卫，一旦有急，驱疲懦出战，宁不败事？罢之为便。"书奏，朝廷略施用焉。元光元年，卒。

赞曰：宣宗急于求贤，而使小人间之；悦于直言，而使邪说乱之。贞祐、兴定之间，岂无其人哉。是故直言蔽于所惑，群才拙于见忌耳。自纳坦谋嘉以下，可考见焉。

奥屯忠孝字全道，本名牙哥，懿州胡土虎猛安人。幼孤，事母孝。中大定二十二年进士科，调蒲州司候。察廉，迁一官，除校书郎兼太子司经。三迁礼部员外郎。迁翰林待制，权户部侍郎，佐参知政事胥持国治决河，以劳进一阶。除河平军节度使，兼都水监，遂疏七祖佛河及王村、周平、道口、鸡爪、孙家港，复开东明、南阳冈、马蹄、孙村诸河。忠孝常曰："河之为忠，不免劳民。复垒石为岸十余里，民不胜其病矣。"改沁南军，坐前在卫州勾集妨农军借民钱不令偿，由是贫富不相假贷，军民不相安，降宁海州刺史。改滑州，历同知南京留守，迁定国军节度使，复为沁南军。入为太子少傅兼礼部尚书。

贞祐初，议降衙绍王，忠孝与蒲察思忠附胡沙虎议，语在《思忠传》。顷之，拜参知政事，中都围急，粮运道绝，诏忠孝搜括民间积粟，存两月食用，悉令输官，酬以银钞或僧道戒牒。是时，知大兴府事胥鼎计画军食，奏许人纳粟买官，鼎已籍者忠孝再括之，令百姓两输，欲为己功。左谏议大夫张行信上疏论之曰："民食止存两月，而又夺之，使当绝食，不独归咎有司，而亦怨朝廷之不察也。"宣宗善行信言，命近臣与忠孝同审取焉。谓忠孝曰："国家本欲得粮，今既得矣，姑从民便可也。"

顷之，行信复奏曰："参政奥屯忠孝平生矫伪不近人情，急于功名，诡异要誉，惨刻害物，忍而不恤。勾当河防，河朔居民不胜其病。军负民钱，抑不令偿。东海欲用胡沙虎，举进皆曰不可，忠孝独力荐。及胡沙虎作难，忠孝自谓有功。诏议东海爵号，忠孝请籍没其子孙，及论特末也则云不当籍没，其偏党不公如此。无事之时，犹不容一相非才，况今多故，乃使此人与政，如社稷何！"宣宗曰："朕初即位，当以礼进退大臣，卿语其亲知，讽之求去可也。"行信以语右司郎中把胡鲁，把胡鲁以宣宗意白忠孝，忠孝靦然不听。顷之，罢为太子太保，出知济南府事，改知中山府。寻薨，年七十，谥惠敏。

蒲察思忠本名畏也，隆安路合懒合兀主猛安人。大定二十五年进士，调文德、淳阴主簿，国子助教，应奉翰林文字，太学博士，累迁涿州刺史、吏部郎中，迁潞王傅。被诏与翰林侍读学士张行简讨论武成王庙配等列，思忠奏曰："伏见武成王庙配享诸将，不以世代为先。后按唐祀典，李靖、李勣居吴起、乐毅上。圣朝太祖以二千之众，破百万之师，太宗克宋，成此帝业，秦王宗翰、宋王宗望、娄室、谷神与前代之将，各以功德间列可也。"思忠论多矫饰，不尽录，录其颇有理者云。迁大理卿，兼左司谏，同修国史。

泰和六年，平章政事仆散揆宣抚河南，诏以备御攻守之法，集百官议于尚书省。廷臣尚多异议，思忠曰："宋人攻围城邑，动至数千，不得为小寇。但当选择贤将，宜攻宜守，临时制变，无不可者。"上以为然。顷之，迁翰林侍讲学士兼左谏议大夫，大理卿、同修国史如故。再阅月，兼知审官院正职，外兼四职自思忠始。宋人请和。赐银五十两、重彩十端。丁母忧，起复侍讲学士，兼谏议、修史、知审官院，转侍读，兼兵部侍郎。

贞祐初，胡沙虎请废卫绍王为庶人，思忠与奥屯忠孝阿附胡沙虎，曰："窥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偷天位以私己乎！"宣宗不从。顷之，迁太子太保兼侍读、修国史。二年春，享于太庙，思忠摄太尉，醉殴礼直官，御史台劾奏，降秘书监兼同修国史。顷之，迁翰林学士同修国史，卒。

纥石烈胡失门，上京路猛安人。明昌五年进士，累官补尚书省令史，除中都路支度判官，调河

北东路都勾判官，累官翰林直学士、大理卿、右谏议大夫。兴定二年，伐宋，充元帅左都监纥石烈牙吾塔参议官。牙吾塔至楚州，不待行省仆散安贞节制，辄制兵。宋人坚壁不出，野无所掠，军士疲乏，饿死相望，直前至江而复。安贞劾奏之，牙吾塔坐不奉诏约，胡失门不矫正，特诏原之。改同知彰德府事。五迁吏部尚书。五年，拜御史大夫。元光元年，兼大司农。二年，薨，宣宗辍朝，百官致奠。

完颜寓本名讹出，西南路猛安人。大定二十八年进士，累调河东北路提刑司知事，改同知辽州军州事，召为国史院编修官，迁应奉翰林文字、南京路转运副使。丁父忧，起复太府监丞，改吏部员外郎。大安初，除知登闻检院，累迁右司郎中、翰林待制，兼侍御史。贞祐初，议卫绍王事，语在《卫绍王纪》。

中都围急，诏于东华门置招贤所，内外士庶皆得言事，或不次除官，由是闾阎细民，往往衒鬻求售。王守信者，本一村夫，敢为大言，以诸葛亮为不知兵，寓荐于朝。诏署行军都统，募市井无赖为兵，教阅进退跳掷，大概似童戏。其阵法大书"古今相对"四字于旗上，作黄布袍、缁巾、镴牌各三十六事，牛头响环六十四枚，欲以怖敌而走之，大率皆诞妄。因与其众出城，杀百姓之樵采者以为功。贾耐儿者，本歧路小说人，俚语诙嘲以取衣食，制运粮车千两。是时材木甚艰，所费浩大，观者皆窃笑之。草泽李栋在卫绍王时尝事司天监李天惠，依附天文，假托占卜，趋走贵臣，俱为司天官。栋掌密奏白气贯紫微，主京师兵乱，幸不贯彻，得不成祸。既而高琪杀胡沙虎，宣宗愈益信之。

左谏议大夫张行信奏曰："狂子庸流，猥蒙拔擢，参预机务，甚无谓也。司天之官，占见天象，据经陈奏，使人主饬己修政，转祸为福。如有天象，乞令诸监官公同陈奏，所见或异，则各以状闻，不宜偏听也。"上召行信与寓面订守信事，复与近侍就决于高琪。高琪言守信不可用，上乃以行信之言为然。

顷之，寓迁礼部侍郎，改东京副留守、陇州防御使，迁安化军节度使，兼山东路统军副使。兴定元年四月，诏寓以本官权元帅左都监，行元帅府事，和辑苗道润、移剌铁哥军事，语在《道润传》。十二月，密州破，寓为乱军所杀。

斡勒合打，盖州本得山猛安人，以阴补官，充亲军，调阴山尉。县当兵冲，合打率土豪官兵身先行阵。贞祐初，以功迁本县令。县升为忠州，合打充刺史。州被兵久，耕桑俱废，诏徙其民于太和岭南。合打遥授同知太原府事，仍领其众。俄以本官遥授彰国军节度使，权河东北路宣抚副使，督粮饷往代州。合打不欲行，因与宣抚使完颜伯嘉争辨。合打恐伯嘉奏闻，乃先奏伯嘉辱己。御史台廉得其事，未及奏，伯嘉、合打皆改迁。合打改武宁军节度使。数月，召为劝农使。久之，为金安军节度使。兴定元年，复为劝农使，历知河间府，权元帅右都监，行元帅府事，驻兵蔡、息间。权同签枢密院事，守河清，改知归德府事。合打屡守边要，无他将略，虽未尝败北，亦无大功。元光元年，卒。

蒲察移剌都，东京猛安人。父吾迭，太子太傅致仕。移剌都勇健多力，充护卫十人长，调同知秦州防御使事。武卫军钤辖，以忧去官。起复武器署令。从军，兵溃被执。贞祐二年，与降兵万余人俱脱归。迁隆重安府治中，赐银百两、重币六端，遥授信州刺史。有功，迁蒲与路节度使兼同知上京留守事，进三阶，改知隆重安府事。逾年，充辽东、上京等路宣抚使兼左副元帅。再阅月，就拜尚书右丞。

移剌都与上京行省薄察五斤争权，及卖隆安战马，擅造银牌，睚眦杀人，已而矫称宣召，弃隆重安赴南京，宣宗皆释不问。除知河南府事，俄改元帅左监军，权左副元帅，充陕西行省参议官。无何，兼陕西路统军使。兴定二年四月，改签枢密院事，权右副元帅，行枢密院于邓州。御史台奏移剌都在军中，买沙覆道，盗用官银，矫制收禁书，指斥銮舆，使亲军守门，护卫押宿，拟前后卫仗，婢妾效内人妆饰等数事。诏吏部尚书阿不罕斜不失鞫之，坐是诛。

赞曰：读金史，至张行信论奥屯忠孝事，曰：嗟乎，宣宗之不足与有为也如此！夫进退宰执，岂无其道也哉！语其亲知，讽之求去，岂礼邪？是故奥屯忠孝、蒲察思忠之党比，纥石烈胡失门之

疲众，完颜寓之轻信误国，斡勒合打之诋讼上官，于是曾不之罪，失政刑矣，岂小惩大诫道哉！

金史卷一〇五　列传第四三

程寀　任熊祥　孔璠　范拱　张用直　刘枢　王翛　杨伯雄　萧贡　温迪罕缔达　张翰　任天宠

程寀字公弼，燕之析津人。祖冀，仕辽广德军节度使。冀凡六男，父子皆擢科第，士族号其家为“程一举”。冀次子四穆，辽崇义军节度使。

寀，四穆之季子也。自幼如成人。及冠，笃学，中进士甲科，累迁殿中丞。天辅七年，太祖入燕，授尚书都官员外郎、锦州安昌令，累加起居郎，为史馆修撰，以从军有劳，加少府少监

熙宗时，历翰林待制，兼右谏议大夫。寀上疏言事，其略曰：“殿前点检司，古殿岩环卫之任，所以肃禁籞、尊天子、备不虞也。臣幸得近清光，从天子观时畋之礼。比见陛下校猎，凡羽卫从臣无贵贱皆得执弓矢驰逐，而圣驾崎岖沙砾之地，加之林木丛郁，易以迷失。是日自卯及申，百官始出沙漠，独不知车驾何在。瞻望久之，始有骑来报，皇帝从数骑已至行在。窃惟古天子出入警跸，清道而行。至于楚畋云梦，汉猎长杨，皆大阵兵卫，以备非常。陛下膺祖宗付托之重，奈何独与数骑出入林麓沙漠之中，前无斥候，后无羽卫，甚非肃禁籞之意也。臣愿陛下熟计之。后若复猎，当预戒有司，图上猎地，具其可否，然后下令清道而行。择冲稍平之地，为驻跸之所，简忠义爪牙之士，统以亲信腹心之臣，警卫左右。俟其麋鹿既来，然后驰射。仍先遣搜阅林薮，明立幖帜，为出入之驰道。不然，后恐贻宗庙社稷之忧。”

又曰：“臣伏读唐史，追尊高祖以下，谥号或加至十八字。前宋大中祥符间亦加至十六字，亡辽因之，近陛下亦受‘崇天体道钦明文武圣德’十字。臣窃谓人臣以归美报上为忠，天子以追崇祖考为孝。太祖武元皇帝受命开基，八年之间，奄有天下，功德茂盛，振古无前，止谥‘武元’二字，理或未安，何以示将来？臣愿诏有司定议谥号，庶几上慰祖宗在天之灵，使耿光丕烈，传于无穷。”

又曰：“古者天子皆有巡狩，无非事者。或省察风俗，或审理冤狱，或问民疾苦，以布宣德泽，皆巡狩之名也。国家肇兴，诚巩郡国新民，逐末弃本，习旧染之污，奢侈诈伪，或有不明之狱，僭滥之刑，或力役无时，四民失业。今銮辂省方，将宪古行事，臣愿天心洞照，委之长贰，厘正风俗，或置匦匣，以申冤枉，或遣使郡国，问民无告，皆古巡狩之事。昔汉昭帝问疾苦，光武求民瘼，如此则和气通，天下丕平可坐而待也。”

又曰：“臣闻，善医者不视他人之肥瘠，察其脉之病否而已。善计天下者不视天下之安危，察其纪纲理否而已。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纪纲者脉也，脉不病虽瘠不害，脉病而肥者危矣。是故，四肢虽无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天下虽无事，不足矜也，纲纪而已矣。尚书省，天子喉舌之官，纲纪在焉。臣愿诏尚书省，戒励百官，各扬其职，以立纲纪。如吏部天官以进贤、退不肖为任，诚使升黜有科，任得其人，则纲纪理而民受其赐，前代兴替，未始不由此者。”

又曰：“虞舜不告而娶二妃。帝喾娶四妃，法天之四星。周文王一后、三夫人，嫔御有数。选求淑媛以充后宫，帝王之制也。然女无美恶，入宫见妒，陛下欲广嗣续，不可不知而告戒之。”

又曰：“臣伏见本朝富有四海，礼乐制度，莫不一新。宫禁之制，尚未严密，胥吏健卒之辈，皆得出入，莫有呵止，至淆混而无别。虽有阑入之法，久尚未行，甚非严禁卫、明法令之意，陛下不可不知而必行。”

疏奏，上嘉纳之，于是始命有司议增上太祖尊谥。皇统八年十二月，由翰林侍讲学士为横海军节度使，移彰德军节度使。卒官，年六十二。寀刚直耿介，不谄奉权贵以希苟进，有古君子之风云。

任熊祥字子仁。八代祖圜，为后唐宰相。圜孙睿，随石晋北迁，遂为燕人。熊祥登辽天庆八年进士第，为枢密院令史。太祖平燕，经其地畀宋，熊祥至汴，授武当丞。宋法，新附官不厘务，熊祥言于郡守杨晰曰：“既不与事，请止给半俸以养亲。”晰虽不许，而喜其廉。

金人取均、房州，熊祥归朝，复为枢密院令史。时西京留守高庆裔摄院事，无敢忤其意者，熊祥未尝阿意事之。其后杜充、刘筈同知燕京行省，法制未一，日有异论，熊祥为折衷之。历深、磁

州刺史，开封少尹，行台工部郎中，同知汴京留守事。天德初，为山东东路转运使，改镇西军节度使。是时，诏徐文、张弘信讨东海县，弘信逗留，称疾不进，决杖二百。熊祥被诏为会试主文，以“事不避难臣之职”为赋题。及御题，熊祥复以“赏罚之令信如四时”为赋题，海陵大喜，以为翰林侍读学士。

大定初，起为太子少师。时契丹贼窝斡窃号，北鄙用兵未息，上以为忧，诏公卿百官议所以招伐之宜。众皆异议，熊祥徐进曰：“陛下以劳民为忧，用兵为重，莫若以恩信招怀之。”上问：“孰可使者？”对曰：“臣虽老，凭国威灵，尚堪一行。”上曰：“卿老矣，无烦为此。”七年，复致仕。熊祥事母以孝闻，母没时，熊祥年已七十，不食三日，人皆称之。卒于家。

孔璠字文老，至圣文宣王四十九代孙，故宋朝奉郎袭封端友弟端操之子。齐阜昌三年补迪功郎，袭封衍圣公，主管祀事。天会十五年，齐国废。熙宗即位，兴制度礼乐，立孔子庙于上京天眷三年，诏求孔子后，加璠承奉郎，袭封衍圣公，奉祀事。是时，熙宗颇读《论语》、《尚书》、《春秋左氏传》及诸史、《通历》、《唐律》，乙夜乃罢。皇统元年三月戊午，上谒奠孔子庙，北面再拜，顾谓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大凡为善，不可不勉，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万世高仰如此。”皇统三年，璠卒。子拯袭封，加文林郎。

拯字元济。天德二年，定袭封衍圣公俸格，有加于常品。是岁立国子监，久之，加拯承直郎。大定元年，卒。弟总袭封，加文林郎。

总字元会。大定二十年，召总至京师，欲与之官。尚书省奏：“总主先圣祀事，若加任使，守奉有阙。”上曰：“然。”乃授曲阜县令。明昌元年，卒。子元措袭封，加文林郎。

元措字梦得。三年四月诏曰：“衍圣公视四品，阶止八品，不称。可超迁中议大夫，永著于令。”四年八月丁未，章宗行释奠礼，北面再拜，亲王、百官、六学生员陪位。承安二年正月，诏元措兼曲阜县令，仍世袭。元措历事宣宗、哀宗，后归大元终焉。

四十八代端甫者，明昌初，学士党怀英荐其年德俱高，读书乐道，该通古学。召至京师，特赐王泽榜及第，除将仕郎、小学教授，以主簿奉致仕。

范拱字清叔，济南人。九岁能属文，深于《易》学。宋末，登进士第，调广济军曹，权邦彦辟为书记，摄学事。刘豫镇东，拱撰谒庙文，豫奇之，深加赏识。拱献《六箴》。

齐国建，累擢中书舍人。上《初政禄》十五篇：一曰《得民》，二曰《命将》，三曰《简礼》，四曰《纳谏》，五曰《远图》，六曰《治乱》，七曰《举贤》，八曰《守令》，九曰《延问》，十曰《畏慎》，十一曰《节祥瑞》，十二曰《戒雷同》，十三曰《用人》，十四曰《御将》，十五曰《御军》。豫纳其实其说而不能尽用也。久之，权尚书右丞，进左丞，兼门下侍郎。

豫以什一税民，名为古法，其实裒敛，而刑法严急，吏夤缘为暴。民久罹兵革，益穷困，陷罪者众，境内苦之。左丞相张孝纯及拱兄侍郎巽，极言其弊，请仍因履亩之法，豫不从。巽坐贬官，自是无复敢言者。拱曰：“吾言之则为党兄，不言则百姓困弊。吾执政也，宁为百姓言之。”乃上疏，其大略以为“国家惩亡宋重敛弊，什一税民，本务优恤，官吏奉行太急，驱民犯禁，非长久计也。”豫虽未即从，而亦不加谴。拱令刑部条上诸路以税抵罪者凡千余人，豫见其多，乃更为五等税法，民犹以为重也。

齐废，梁王宗弼领行台省事，拱为官属。宗弼访求百姓利病，拱以减税为请，宗弼从之，减旧三分之一，民始苏息。拱慎许可，而推毂士，李南、张辅、刘长言皆拱荐也。长言自汝州郏城酒监擢省郎，人不知其所以进，拱亦不自言也。以久病乞近郡，除淄州刺史。皇统四年，以疾求退，以通议大夫致仕。斋居读书，罕对妻子。

世宗在济南闻其名。大定初，拱上封事。七年，召赴阙，除太常卿。议郊祀。或有言前代都长安及汴、洛，以太、华等山列为五岳，今既都燕，当别议五岳名。寺僚取《崧高》疏“周都酆镐，以吴岳为西岳。”拱以为非是，议略曰：“轩辕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舜居蒲坂，在华山之北。以此言之，未尝据所都而改岳祀也。”后遂不改。拱尝言：“礼官当守礼，法官当守法，若汉张释之可谓能守法矣。”故其议论确然不可移夺。九年，复致仕，卒于家，年七十四。

张用直，临潢人。少以学行称。辽王宗干闻之，延置门下，海陵与其兄充皆从之学。天眷二年，以教宗子赐进士及第，除礼部郎中。皇统四年，为宣徽判官，历横海军节度副使，改宁州刺史。海陵即位，召为签书徽政院事、太常卿、太子詹事。海陵尝谓用直曰："朕虽不能博通经史，亦粗有所闻，皆卿平昔辅导之力。太子方就学，宜善导之。朕父子并受卿学，亦儒者之荣也。"为贺宋国正旦使，卒于汴。海陵深悼惜之，遣使迎护其丧，官给道途费。丧至，亲临奠，赐钱千万。其养子始七岁，特受武义将军。

刘枢字居中，通州三河人。少以良家子从军，屯河间。同辈皆骑射，独枢刻意经史。登天眷二年进士，调唐山主簿。改飞狐令，蔚州刺史恃功贪污无所顾忌，属邑皆厌苦之，枢一无所应，乃摭以他事击狱，将致之死。郡人有怜枢者，导枢脱走，诉于朝。会廉察使至，守倅而下皆抵罪废，独枢治状入优等，躐迁奉直大夫。张浩营建燕京宫室，选枢分治工役。迁尚书刑部员外郎，鞫治太原尹徒单阿里虎出反状，旬日狱具。转工部郎中，进本部侍郎。正隆末，从军选自江上。大定初，与左司郎中王蔚、右司员外郎王全俱出补外，枢为南京路转运使事。

初，世宗欲复用枢等，御史台奏："枢等在正隆时皆以巧进，改法蠹政，人多怨嫉之。"上以枢等颇干济，犹用之，戒之曰："能悛心改过，必加升擢。不然，则斥汝等矣。"是时，阿勒根彦忠为南京都转运使，不闲吏事，故用枢以佐之。迁山东路转运使，改中都路转运使。大定四年，卒于官。

王翛字翛然，涿州人也。登皇统二年进士第，由尚书省令史除同知霸州事。累迁刑部员外郎，坐请嘱故人奸罪，杖四十，降授泰定军节度副使。四迁大兴府治中，授户部侍郎。世宗谓宰臣曰："王翛前为外官，闻有刚直名。今闻专务出罪为阴德，事多非理从轻。又巧幸偷安，若果刚直，则当忘身以为国，履正以无偏，何必卖法以徼福耶？"寻命赈济密云等三十六县猛安人户，冒请粟三万余石，为尚书省奏夺官一阶，出为同知北京留守事。上曰："人多言王翛能官，以朕观之，凡事不肯尽力，直一老奸耳。"二十四年，迁辽东路转运使。岁余，改显德军节度使。以前任转运使拽辱仓使王祺致死，追两官解职，敕杖七十，降授郑州防御使。

章宗即位，擢同知大兴府事。审禄官奏，翛前任显德洁廉刚直，军吏敛迹，无讼狱。迁礼部尚书，兼大理卿。使宋还，会改葬太师广平郡王徒单贞。贞，章宗母孝懿皇后父也。帝欲用前代故事，班剑、鼓吹、羽葆等仪卫。宰臣以贞与弑熙宗诛死，意难之。于是，诏下礼官议。翛言："晋葬丞相王导，给前后羽葆、鼓吹、武贲、班剑百人。唐以来，大驾卤簿有班剑，其王公以下卤簿并无班剑，兼羽葆非臣下所宜用，国朝葬大臣亦无之。"上先知唐葬大臣李靖等皆用班剑、羽葆，怒曰："典故所无，固可从，然用之亦不过礼。"一日，诏翛及谏议大夫兼礼部侍郎张暐诣殿门，谕之曰："朝廷之事，汝谏官、礼官即当辩析。且小民言可采，朕尚从之，况卿等乎？自今议事，毋但附合尚书省。"

明昌二年，改知大兴府事。时僧徒多游贵戚门，翛恶之，乃禁僧午后不得出寺。尝一僧犯禁，皇姑大长公主为请，翛曰："奉主命，即令出之。"立召僧，杖一百死，京师肃然。后坐故出人罪，复削官解职。明年，特授定海军节度使。谕旨曰："卿赋性太刚，率意行事，乃自陷于刑。若殿年降叙，念卿入仕久，颇有执持，故特起于罪谪之中，授以见职。且彼岁歉民饥，盗贼多，须用旧人镇抚，庶得安治。勉尽乃心，以图后效。"未几，表乞致仕。上曰："翛能干者，得力为多。"不许，复申请，从之。泰和七年，卒，年七十五。

翛性刚严，临事果决，吏民惮其威，虽豪右不敢犯。承安间，知大兴府事阙，诏谕宰臣曰："可选极有风力如王翛辈者用之。"其为上所知如此。

杨伯雄字希云，真定藁城人。八世祖彦稠，后唐清泰中为定州兵马使。后随晋主北迁，遂居临潢。父丘行，太子左卫率府率。

伯雄登皇统二年进士，海陵留守中京，丘行在幕府，伯雄来省视，海陵见之，深加器重。久之，调韩州军事判官。有二盗诈称贾贩，逆旅主人见欺，至州署陈诉，实欲劫取伯雄，伯雄心觉其诈，执而诘之，并获其党十余人，一郡骇服。迁应奉翰林文字。是时，海陵执政，自以旧知伯雄，属之使时时至其第，伯雄诺之而不往也。日，海陵怪问之，对曰："君子受知于人当以礼进，附丽奔走，非素志也。"由是愈厚待之。

海陵篡立，数月，迁右补阙，改修起居注。海陵锐于求治，讲论每至夜分，尝问曰："人君治天下其道何贵？"对曰："贵静。"海陵默然。明日，复谓曰："我迁诸部猛安分屯边戍，前夕之对岂指是为非静邪？"对曰："徙兵分屯，使南北相维，长策也。所谓静者，乃不扰之耳。"乙夜，复问鬼神事。伯雄进曰："汉文帝召见贾生，夜半前席，不问百姓而问鬼神，后世颇讥之。陛下不以臣愚陋，幸及天下大计，鬼神之事未之学也。"海陵曰："但言之，以释永夜倦思。"伯雄不得已，乃曰："臣家有一卷书，记人死复生，或问冥官何以免罪，答曰，汝置一历，白日所为，暮夜书之，不可书者是不可为也。"海陵为之改容。夏日，海陵登瑞云楼纳凉，命伯雄赋诗，其卒章云："六月不知蒸郁到，清凉会与万方同。"海陵忻然，以示左右曰："伯雄出语不忘规戒，为人臣当如是矣。"再迁兵部员外郎。丁父忧，起复翰林待制，兼修起居注。迁直学士，再迁右谏议大夫，兼著作郎，修起居注如故。

皇子慎思阿不薨，伯雄坐与同直者窃议被责，语在《海陵诸子传》。海陵议征江南，伯雄奏："晋武平吴皆命将帅，何劳亲总戎律？"不听。乃落起居注，不复召见。

大定初，除大兴少尹，丁母忧。显宗为皇太子，选东宫官属，张浩荐伯雄，起复少詹事，兄子蟠为左赞善，言听谏从，时论荣之。集古太子贤不肖为书，号《瑶山往鉴》，进之。及进羽猎、保成等箴，皆见嘉纳。复为左谏议大夫、翰林直学士。会太子詹事阙，宰相复举伯雄。上曰："伯雄不可去朕左右，而东宫亦须辅导。"遂以太子詹事兼谏议。

六年，上幸西京，欲因往凉陉避暑，伯雄率众谏官入谏。上曰："朕徐思之。"伯雄言之不已，同列皆引退，久之乃起。是年，至凉陉，微巡果有疏虞。上思伯雄之言，及还，迁礼部尚书，谓近臣曰："群臣有干局者众矣，如伯雄忠实，皆莫及也。上谓伯雄曰："龙逄、比干皆以忠谏而死，使遇明君，岂有是哉!"伯雄对曰："魏征愿为良臣，正谓遇明君耳。"因顾谓宰相曰："《书》曰'汝无面从，退有后言'。朕与卿等共治天下，事有可否，即当面陈。卿等致位卿相，正行道扬名之时，偷安自便，徼幸一时，如后世何？"群臣皆称万岁。

十二年，改沁南军节度使，召为翰林学士承旨。丞相石琚致仕，上问："谁可代卿者？"琚对曰："伯雄可。"时论以琚举得其人。复权詹事，伯雄知无不言，匡救弘多。后宫僚有诡随者，人必称杨詹事以愧之。除定武军节度使，改平阳尹。先是，张浩治平阳，有惠政，及伯雄为尹，百姓称之，曰："前有张，后有杨。"徙河中尹。卒，年六十五。谥庄献。弟伯杰、伯仁，族兄伯渊。

伯渊字宗之。父丘文，辽中书舍人。伯渊早孤，事母以孝闻，疏财好施，喜收古书。天会初，以名家子补尚书省令史。十四年，赐进士第，历吏、礼二部主事、御前承应文字，秩满，除同知永定军节度使事。召为司计郎中。知平定军，用廉，迁平州路转运使。知泰安军，有惠政，百姓刻石纪其事。四迁山东东路转运使。正隆末，群盗蜂起，州郡往往罹害，独济南赖伯渊保全。大定三年，致仕，卒于家。

萧贡字真卿，京兆咸阳人。大定二十二年进士，调镇戎州判官，泾阳令，泾州观察判官。补尚书省令史。旧例，试补两月，乃补用。贡至数日，执政以为能，即用之。擢监察御史。提刑司奏泾州有美政，迁北京转运副使。亲老，归养。

左丞董师中、右丞杨伯通荐其文学，除翰林修撰。上书论"比年之弊，人才不以器识、操履，巧于案牍，不涉吏议者为工。用人不务因才授官，惟泥资叙。名器不务慎与，人多侥幸。守令不务才实，民罹其害。伏望擢真才以振浇俗，核功能以理职业，慎名器以抑侥幸，重守令以厚邦本。然后政化可行，百事可举矣。"诏词臣作唐用《董重质诛郭谊得失论》，贡为第一，赐重币四端。贡论时政五弊，言路四难，词意切至，改治书侍御史。丁父忧，起复，改右司员外郎，寻转郎中，迁国子祭酒，兼太常少卿，与陈大任刑修辽史。改刑部侍郎，历同知大兴府事、德州防御使，三迁河东北路按察转运使。

大安末，改彰德军节度使。坐兵兴不能守城，亡失百姓，降同知通远军节度事。未几，改静难军节度使，历河东北路、南京路转运使、御史中丞、户部尚书。南京戒严，坐乏军储，诏释不问。兴定元年，致仕。元光二年，卒，谥文简。贡好学，读书至老不倦，有注《史记》一百卷。

温迪罕缔达，该习经史，以女直字出身，累官国史院编修官。初，丞相希尹制女直字，设学校，使讹离剌等教之。其后学者渐盛，转习经史，故纳合椿年、纥石烈良弼皆由此致位宰相。缔达最号精深。大定十二年，诏缔达所教生员习作诗、策，若有文采，量才任使，其自愿从学者听。十三年，设女直进士科。是岁，徒单镒等二十七人登第。十五年，缔达迁著作佐郎，与编修官宗璧、尚书省译史阿鲁、吏部令史张克忠译解经书。累迁秘书丞。

十九年，改左赞善，以母老求养。显宗使内直丞六斤谓缔达曰："赞善，初未除此官，天子谓孤曰：'朕得一出伦之才，学问该贯，当令辅汝德义。'既数日，赞善除此官。自谓亲炙德义，不胜其喜。未可去也，勿难于怀。"久之，转翰林待制，卒。明昌五年，赠翰林学士承旨，谥文成。

子二十，章宗即位，以为符宝典书，累官左谏议大夫。贞祐四年，上疏，略曰："今边备未撤，征调不休，州县长吏不知爱养其民，督责征科，鞭笞逼迫，急于星火，文移重复，不胜其弊，宜敕有司务从简易。兵兴以来，忠臣烈士，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湮没无闻者甚众，乞遣史官一员，广为采访，以议褒嘉。"兴定元年，迁武胜军节度使，改吏部尚书，知开封府。坐纵军人家属出城，当杖，诏解职。四年，复知开封府，复坐以事嘱警巡使完颜金僧奴，降为郑州防御使。未几，复为知开封府事。

张翰字林卿，忻州秀容人。大定二十八年进士，调隰州军事判官。有诬昆弟三人为劫者，翰微行廉得其状，白于州释之。历东胜、义丰、会川令，补尚书省令史，除户部主事，迁监察御史。丁母忧，且服阕，调山东路盐使。丁父忧，起复尚书省都事、户部员外郎。大安间，平章政事独吉思忠、参知政事承裕行省戍边，翰充左右司郎中，论议不相协。处置乖方，翰屡争之不见省。承裕就逮，卫绍王知翰尝有言，召见抚慰之。改知登闻鼓院，兼前职，迁侍御史。贞祐初，为翰林直学士，充元帅府经历官。中都戒严，调度方殷，改户部侍郎。

宣宗迁汴，翰规措扈从粮草至真定，上书言五事："一曰强本，谓当裒兵徒、徙豪民，以实南京。二曰足用，谓当按蔡、汴旧渠以通漕运。三曰防乱，谓当就集义军假之官印，使相统摄，以安反侧。四曰省事，谓县邑不能自立者宜稍并之，既以省官，且易于备盗。五曰推恩，谓当推恩以示天子所在称幸之意。"上略施行之。

任天宠字清叔，曹州定陶人也。明昌二年进士，调考城主簿，再迁威戎县令。县故堡寨，无文庙学舍，天宠以废署建。有兄弟讼田者，天宠谕以理义，委曲周至，皆感泣而去。调泰定军节度判官。丁父忧，服阕，调崇义军节度判官。补尚书省令史、右三部检法司正，迁监察御史。改右司都事，迁员外郎。改左司谏，转左司郎中，迁国子祭酒。

贞祐初，转秘书监兼吏部侍郎，改中都路都转运使。时京师戒严，粮运艰阻，天宠悉力营办，曲尽劳瘁，出家赀以饥者，全活甚众。监察御史高夔、刘元规举天宠二十人公勤明敏，有才干，可安集百姓。迁户部尚书。三年，中都不守，天宠继走南京，中道遇兵，死之。谥纯肃。

赞曰：程寀、任熊祥，辽之进士，孔璠、范拱事宋、事齐，太祖皆见礼遇，而金之文治日以盛矣。张用直，海陵父子并列旧学。刘枢之练达，王翛之强敏于事，杨伯雄之善讽谏、工辞藻，萧贡、温迪罕缔达之文艺适时，之数人者迭用于正隆、大定、明昌之间。张翰、任天宠之经理调度，宣宗南迁，犹赖其用焉。金源氏百余年所以培植人才而获其效者，于斯可概见矣。

金史卷一○六　列传第四四

张暐　贾益谦　刘炳　术虎高琪　移剌塔不也

张暐字明仲，莒州日照县人。博学该通。登正隆重五年进士。调陈留主簿、淄州酒税副使，课增羡，迁昌乐令。改永清令，补尚书省令史，除太常博士，兼国子助教。丁父忧，服除，调山东东路转运副使，入为太常丞，兼左赞善大夫。章宗封原王，兼原王府文学。章宗册为皇太孙，复为左赞善，转左谕德，兼太常丞，充宋国报谕使。至盱眙，宋人请赴宴，暐曰："大行在殡，未可。"及受赐，不舞蹈，宋人服其知礼。使还，迁太常少卿，兼修起居注。改礼部郎中，修起居注如故。迁右谏议大夫，兼礼部侍郎。

明昌二年，太传徒单克宁薨，章宗欲亲为烧饭，是时，孝懿皇后梓宫在殡，暐奏："仰惟圣慈，追念勋臣，恩礼隆厚，孰不感劝。太祖时享，尚且权停，若为大臣烧饭，礼有未安。今已降恩旨，圣意至厚，人皆知之，乞俯从典礼，则两全矣。"章宗从之。

上封事者言提刑司可罢，暐上疏曰："陛下即位，因民所利更法立制，无虑数十百条。提刑之设，政之大者，若为浮议所摇，则内外无所取信。唐开元中，或请选择守令，停采访使，姚崇奏'十道采访犹未尽得人，天下三百余州，县多数倍，安得守令皆称其职'。然则，提刑之任，诚不可罢，择其人而用之，生民之大利，国家之长策也。"因举汉刺史六条以奏。上曰："卿言与朕意合。"

拜礼部尚书。孙即康鞫治镐王永中事，还奏，有诏覆讯，群臣举暐及兵部侍郎乌古论庆裔。上使参知政事马琪谕暐曰："百官举阅实镐王事，要勿屈抑其人，亦不可亏损国法。"上因谓宰臣曰："镐王视永蹈为轻。"马琪曰："人臣无将。"由是永中之狱决矣。

霍王从彝母早死，温妃石抹氏养之，明昌六年温妃薨，上问从彝丧服。暐奏："慈母服齐衰三年，桐杖布冠，礼也。从彝近亲，至尊压降与臣下不同，乞于未葬以前服白布衣绢巾，既葬止用素服终制，朝会从吉。"上从其奏。

承安元年八月壬子，上召暐至内殿，问曰："南郊大祀，今用度不给，俟他年可乎？"暐曰："陛下即位于今八年，大礼未举，宜亟行之。"上曰："北方未宁，致斋之际有不测奏报何如？"对曰："岂可逆度而妨大礼。今河平岁丰，正其时也。"上复问曰："僧道三年一试，八十而取一，不亦少乎？"对曰："此辈浮食，无益有损，不宜滋益也。"上曰："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皆贤君，其寿不永，虽曰偶然，似亦有因也。"对曰："三君矫枉太过。今不毁除、不崇奉，是为得中矣。"是岁，郊见上帝焉。

顷之，翰林修撰路铎论胥持国不可再用，因及董师中趋走持国及丞相襄之门，上曰："张暐父子必不如是也。"三年，为御史大夫，恳辞，不许。明年，坐奏事不实，夺一官，解职。起为安武军节度使。致仕，例给半俸，久之，暐不复请，遂止。

暐自妻卒后不复娶，亦无姬侍，斋居与子行简讲论古今，诸孙课诵其侧，至夜分乃罢，以为常，历太常、礼部二十余年，最明古今礼学，家法为士族仪表。子行简、行信，行信自有传。

行简字敬甫，颖悟力学，淹贯经史。大定十九年进士第一，除应奉翰林文字。丁母忧，归葬益都，杜门读书，人莫见其面。服除，复任。章宗即位，转修撰，进读陈言文字，摄太常博士。夏国遣使陈慰，欲致祭大行灵殿。行简曰："彼陈慰非专祭，不可。"延议遣使横赐高丽，"比遣使报哀，彼以细故邀阻，且出嫚言，俟移问还报，横赐未晚"。徒单克宁韪其言，深器重之。转翰林修撰，与路伯达俱进读陈言文字，累迁礼部郎中。

司天台刘道用改进新历，诏学士院理会定历名，行简奏乞覆校测验，俟将来月食无差，然后赐名。诏翰林侍讲学士党怀英等覆校。怀英等校定道用新历：明昌三年不置闰，即以闰月为三月，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金木星俱在危十三度，道用历在十三日，差一日，三年四月十六日夜月食，时刻不同。道用不曾考验古今所记，比证事迹，辄以上进，不可用。道用当徒一年收赎，长行彭徽等四人各杖八十罢去。

群臣屡请上尊号，章宗不从，将下诏以示四方，行简奏曰："往年饥民弃子，或丐以与人，其后诏书官为收赎，或其父母衣食稍充，即识认，官亦断与之。自此以后，饥岁流离道路，人不肯收养，肆为捐瘠，饿死沟中。伏见近代御灾诏书，皆曰'以后不得复取'，今乞依此施行。"上是其言，诏书中行之。久之，兼同修国史。改礼部侍郎、提点司天台，直学士，同修史如故。

行简言："唐制，仆射、宰相上日，百官通班致贺，降阶答拜。国朝皇太子元正、生日，三师、三公、宰执以下须群官同班拜贺，皇太子立受再答拜。今尚书省宰执上日，分六品以下另为一班揖贺，宰执坐答揖，左右司郎中五品官延揖，亦坐答之。臣谓身坐举手答揖，近于坐受也。宰执受贺，其礼乃重于皇太子，恐于义未安。别嫌明微，礼之大节，伏请宰执上日令三品以下官同班贺，宰执起立，依见三品官仪式通答揖。"上曰："此事何不早辨正之，如都省擅行，卿论之是矣。"行简对曰："礼部盖尝参酌古今典礼，拟定仪式，省延不从，辄改以奏。"下尚书省议，遂用之。宰执上日，三

品以下群官通班贺，起立答拜，自此始。

行简转对，因论典故之学，乞于太常博士之下置检阅官二员，通礼学资浅者使为之，积资乃迁博士。又曰："今虽有国朝《集礼》，至于食货、官职、兵刑沿革，未有成书，乞定会要，以示无穷。"承安五年，迁侍讲学士，同修史、提点司天如故。

泰和二年，为宋主生日副使。上召生日使完颜瑭戒之曰："卿过界勿饮酒，每事听于行简。"谓行简曰："宋人行礼，好事末节，苟有非是，皆须正之，旧例所有不可不至。"上复曰："颇闻前奉使者过淮，每至中流，节以分界争渡船，此殊非礼。卿自戒舟人，且语宋使曰：'两国和好久矣，不宜争细故伤大体。'丁宁谕之，使悉此意也。"四年，诏曰："每奉事之际，须令张行简常在左右。"

五年，群臣复请上尊号，上不许，诏行简作批答，因问行简宋范祖禹作《唐鉴》论尊号事。行简对曰："司马光亦尝谏尊号事，不若祖禹之词深至，以谓臣子生谥君父，颇似惨切。"上曰："卿用祖禹意答之，仍曰太祖虽有尊号，太宗未尝受也。"行简乞不拘对偶，引祖禹以微见其意。从之。其文深雅，甚得代言之体。

改顺天军节度使。上谓行简曰："卿未更治民，今至保州，民之情伪，卒难臆度，如何治之则可？"对曰："臣奉行法令，不敢违失，狱讼之事，以情察之，钤制公吏，禁抑豪猾，以镇静为务，庶几万分之一。"上曰："在任半岁或一年，所得利害上之。"行简到保州，上书曰："比者括官田给军，既一定矣，有告欲别给者，辄从其告，至今未已。名曰官田，实取之民以与之，夺彼与此，徒启争端。臣所管已拨深泽县地三百余顷，复告水占沙咸者三之二，若悉从之，何时可定。臣谓当限以月日，不许再告为便。"下尚书省议，奏请："如实有水占河塌不可耕种，本路及运司佐官按视，尚书省下按察司覆同，然后改拨。若沙咸瘠薄，当准已拨为定。"制曰："可。"

六年，召为礼部尚书，兼侍讲、同修国史。秘书监进《太一新历》，诏行简校之。七年，上遣中使冯贤童以实封御扎赐行简曰："朕念镐、郑二王误干天常，自贻伊戚。藁葬郊野，多历年所，朕甚悼焉。欲追复前爵，备礼改葬，卿可详阅唐贞观追赠隐、巢，并前代故事，密封以闻。"又曰："欲使石古乃于威州择地营葬，岁时祭奠，兼命卫王诸子中立一人为郑王后，谨其祭祀。此事既行，理须降诏，卿草诏文大意，一就封进。"行简乃具汉淮南厉王长、楚王英、唐隐太子建成、巢剌王元吉、谯王重福故事为奏，并进诏草，遂施行焉。累迁太子太保、翰林学士承旨，尚书、修史如故。

贞祐初，转太子太傅，上书论议和事，其略曰："东海郡侯尝遣约和，较计细故，迁延不决。今都城危急，岂可拒绝。臣愿更留圣虑，包荒含垢，以救生灵。或如辽、宋相为敌国，岁奉币帛，或二三年以继。选忠实辨捷之人，往与议之，庶几有成，可以纾患。"是时，百官议者，虽有异同，大概以和亲为主焉。庄献太子葬后，不置宫师官，升承旨为二品，以宠行简，兼职如故。

三年七月，朝廷备防秋兵械，令内外职官不以丁忧致仕，皆纳弓箭。行简上书曰："弓箭非通有之物，其清贫之家及中下监当，丁忧致仕，安有所谓如法军器。今绳以军期，补弊修坏，以求应命而已，与仓猝制造何以异哉。若于随州郡及猛安谋克人户拘括，择其佳者贾之，不足则令职输所贾之价，庶不扰而事可办。"左丞相仆散端、平章政事高琪、尽忠、右丞贾益谦皆曰："丁忧致仕者可以免此。"权参政乌古论德升曰："职官久享爵禄，军兴以来，曾无寸补，况事已行而复改，天下何所取信。"是议也，丁忧致仕官竟得免。是岁，卒，赠银青荣禄大夫，谥文正。

行简端悫慎密，为人主所知。自初入翰林，至太常、礼部，典贡举终身，缙绅以为荣。与弟行信同居数十年，人无间言。所著文章十五卷，《礼例纂》一百二十卷，会同、朝献、禘祫、丧葬，皆有记录，及《清台》、《皇华》、《戒严》、《为善》、《自公》等记，藏于家。

赞曰：张暐、行简世为礼官，世习礼学。其为礼也，行于家庭，讲于朝廷，施用于邻国，无不中度。古者官有世掌，学有专门，金诸儒臣，唯张氏父子庶几无愧于古乎。

贾益谦字彦亨，沃州人也，本名守谦，避哀宗讳改焉。大定十年词赋进士，历仕州郡，以能称。明昌间，入为尚书省令史，累迁左司郎中。章宗谕之曰："汝自知除至居是职，左司事不为不练，凡百官行止、资历固宜照勘，勿使差缪。若武库署直长移剌郝自平定州军事判官召为典舆副辖，在职才五月，降授门山县簿尉。朕比阅贴黄，行止乃俱书作一十三月，行止尚如此失实，其如选法何？

盖是汝不用心致然尔。今姑杖知除掾，汝勿复犯之。”

五年，为右谏议大夫，上言：“提刑司官不须遣监察体访，宜据其任内行事，考其能否而升黜之。”上曰：“卿之言其有所见乎？”守谦对曰：“提刑官若不称职，众所共知，且其职与监察等，臣是故言之。”上嘉纳焉。是年夏，上将幸景明宫清暑，守谦连上疏，极谏之。上御后阁，召守谦入对，称旨。进兼尚书吏部侍郎。时镐王以疑忌下狱，上怒甚，朝臣无敢言者。守谦上章论其不可，言极恳切。上谕之曰：“汝言诸王皆有觊心，而游其门者不无横议。此何等语，固当罪汝。以汝前言事亦有当处，故免。”既而以议镐王事有违上意，解职，削官二阶。承安元年七月，降为宁化州刺史。五年八月，改为山东路按察使，转河北西路转运使。泰和三年四月，召为御史中丞。四年三月，出为定武军节度使。

八年六月，复为御史中丞。八月，改吏部尚书。九月，诏守谦等一十三员分诣诸路，与本路按察司官一员同推排民户物力。上召见于香阁，谕之曰：“朕选卿等随路推排，除推收外，其新强、销乏户，虽集众推唱，然销乏者勿销不尽，如一户元物力三百贯，今蠲减二百五十贯，犹有不能当。新强者勿添尽，量存气力，如一户添三百贯而止添二百贯之类。卿等宜各用心。百姓应当赋役，十年之间，利害非细。苟不称所委，治罪当不轻也。”寻出知济南府，移镇河中。大安末，拜参知政事。贞祐二年二月，改河东南路安抚使，俄知彰德府。

三年，召为尚书省右丞。会宣宗始迁汴梁，益谦乃建言：“汴之形势，惟恃大河。今河朔受兵，群盗并起，宜严河禁以备不虞，凡自北来而无公凭者勿听渡。”是时，河北民迁避河南者甚众。侍御史刘元规上言：“侨户宜与土民均应差役。”上留中，而自以其意问宰臣。丞相端、平章尽忠以为便。益谦曰：“侨户应役，甚非计也。盖河北人户本避兵而来，兵稍息即归矣。今旅寓仓皇之际，无以为生，若又与地著者并应供亿，必骚动不能安居矣。岂主上矜恤流亡之意乎。”上甚嘉赏，曰：“此非朕意也。”因出元规章示之。三年八月，进拜尚书左丞。四年正月，致仕，居郑州。

兴定五年正月，尚书省奏：“《章宗实录》已进呈，卫王事迹亦宜依《海陵庶人实录》，纂集成书，以示后世。”制可。初，胡沙虎弑卫王，立宣宗，一时朝臣皆谓卫王失道，天命绝之，虎实无罪，且有推戴之功，独张行信抗章言之，不报，举朝遂以为讳。及是，史官谓益谦尝事卫王，宜知其事，乃遣编修一人就郑访之。益谦知其旨，谓之曰：“知卫王莫如我。然我闻海陵被弑而世宗立，大定三十年，禁近能暴海陵蛰恶者，辄得美仕。故当时史官修实录多所附会。卫王为人勤俭，慎惜名器，较其行事，中材不及者多矣。吾知此而已，设欲饰吾言以实其罪，吾亦何惜余年。”朝议伟之。正大三年，年八十，薨。三子，贤卿、颐卿、翔卿，皆以门资入仕。

赞曰：贾益谦于卫绍王，可谓尽事君之义矣。海陵之事，君子不无憾焉。夫正隆重之为恶，暴其大者斯亦足矣。中冓之丑史不绝书，诚如益谦所言，则史亦可为取富贵之道乎？嘻，其甚矣。传曰：“不有废者，其何以兴。”

刘炳，葛城人。每读书，见前古忠臣烈士为国家画策虑万世安，辄叹息景慕。贞祐三年，中进士第，即日上书条便宜十事：

其一曰，任诸王以镇社稷。臣观往岁，王师屡战屡衄，率皆自败。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将帅非才，既无靖难之谋，又无效死之节，外托持重之名，而内为自安之计，择骁果以自随，委疲懦以临阵，阵势稍动，望尘先奔，士卒从而大溃。朝廷不加诘问，辄为益兵。是以法度日紊，仓庾日虚，闾井日凋，土地日蹙。自大驾南巡，远近相望，益无固志。吏任河北者以为不幸，逡巡退避，莫之敢前。昔唐天宝之末，洛阳、潼关相次失守，皇舆夜出，向非太子回趋灵武，率先诸将，则西行之士当终老于剑南矣。臣愿陛下择诸王之英明者，总监天下之兵，北驻重镇，移檄远近，戒以军政。则四方闻风者皆将自奋，前死不避。折冲厌难，无大于此。夫人情可以气激不可以力使，一卒先登，则万夫齐奋，此古人所以先身教而后威令也。

二曰，结人心以固基本。天子惠人，不在施予，在于除其同患，因所利而利之。今艰危之后，易于为惠，因其欲安而慰抚之，则忠诚亲上之心，当益加于前日。臣愿宽其赋役，信其号令，凡事不便者一切停罢。时遣重臣按行郡县，延见耆老，问其疾苦，选廉正，黜贪残，拯贫穷，恤孤独，

劳来还定，则效忠徇义，无有二志矣。故曰安民可与行义，危民易与为乱，惟陛下留神。

三曰，广收人材以备国用。备岁寒者必求貂狐，适长涂者必畜骐骥。河南、陕西，车驾临幸，当有以大慰士民之心。其有操行为民望者，稍擢用之，平居可以励风俗，缓急可以备驱策。昭示新恩，易民观听，阴系天下之心也。

四曰，选守令以安百姓。郡守、县令，天子所恃以为治，百姓所依以为命者也。今众庶已弊，官吏庸暗，无安利之才，贪暴昏乱，与奸为市，公有斗粟之赋，私有万钱之求，远近嚣嚣，无所控告。自今非才器过人，政迹卓异者，不可使在此职。亲勋故旧，虽望隆资高，不可使为长吏。则贤者喜于殊用，益尽其能，不肖者愧慕而思自励矣。

五曰，褒忠义以励臣节。忠义之士，奋身效命，力尽城破而不少屈。事定之后，有司略不加省，弃职者愿以恩贷，死事者反不见录，天下何所慕惮，而不为自安之计邪？使为臣者皆知杀身之无益，临难可以苟免，甚非国家之利也。

六曰，务农力本以广蓄积。此最强兵富民之要术，当今之急务也。

七曰，崇节俭以省财用。今海内虚耗，田畴荒芜，废奢从俭以纾生民之急，无先于此者。

八曰，去冗食以助军费。兵革之后，人物凋丧者十四五，郡县官吏署置如故，甚非审权救弊之道。

九曰，修军政以习守战。自古名将料敌制胜，训练士卒，故可使赴汤蹈火，百战不殆。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与敌也。卒不服习，以其将与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与敌也。主不择将，以其国与敌也。"可不慎哉。

十曰，修城池以备守御。保障国家，惟都城与附近数郡耳。北地不守，是无河朔矣，黄河岂足恃哉。

书奏，宣宗异焉。复试之曰："河北城邑，何术可保？兵民杂居，何道可和？钞法如何而通？物价如何而平？"炳对大略以审择守将则城邑固，兵不侵民则兵民和，敛散相权则钞法通，劝农薄赋则物价平。宣宗虽异其言，而不能用，但补御史台令史而已。

论曰：刘炳可谓能言之士矣。宣宗召试既不失对，而以一台令史赏之，足以倡士气乎？

术虎高琪或作高乞，西北路猛安人。大定二十七年充护卫，转十人长，出职河间都总管判官，召为武卫军铃辖，迁宿直将军，除建州刺史，改同知临洮府事。

泰和六年，伐宋，与彰化军节度副使把回海备巩州诸镇，宋兵万余自巩州辘轳岭入，高琪奋击破之，赐银百两、重彩十端。青宜可内附，诏知府事石抹仲温与高琪俱出界，与青宜可合兵进取。诏高琪曰："汝年尚少，近闻与宋人力战奋勇，朕甚嘉之。今与仲温同行出界，如其成功，高爵厚禄，朕不吝也。"

诏封吴曦为蜀国王，高琪为封册使。诏戒谕曰："卿读书解事，蜀人亦识威名，勿以财贿动心，失大国体。如或随去奉职有违礼生事，卿与乔宇体察以闻。"使还，加都统，号平南虎威将军。

宋安丙遣李孝义率步骑三万攻秦州，先以万人围皂角堡，高琪赴之。宋兵列阵山谷，以武车为左右翼，伏弩其下来逆战。既合，宋兵阳却。高琪军见宋兵伏不得前，退整阵，宋兵复来。凡五战，宋兵益坚，不可以得志。高琪分骑为二，出者战则止者俟，止者出则战者还，还者复出以更。久之，遣薄察桃思剌潜兵上山，自山驰下合击，大破宋兵，斩首四千级，生擒数百人，李孝义乃解围去。宋兵三千致马连寨以窥湫池，遣夹谷福寿击走之，斩七百余级。

大安三年，累官泰州刺史，以纠军三千屯通玄门外。未几，升缙山县为镇州，以高琪为防御使，权元帅右都监，所部纠军赏赉有差。至宁元年八月，尚书左丞完颜纲将兵十万行省于缙山，败绩。贞祐初，迁元帅右监军。闰月，诏高琪曰："闻军事皆中覆，得无失机会乎？自今当即行之，朕但责成功耳。"

是月，被诏自镇州移军守御中都迤南，次良乡不得前，乃还中都。每出战辄败，纥石烈执中戒之曰："汝连败矣，若再不胜，当以军法从事。"及出果败，高琪惧诛。十月辛亥，高琪自军中入，遂以兵围执中第，杀执中，持其首诣阙待罪。宣宗赦之，以为左副元帅，一行将士迁赏有差。丙寅，

诏曰："胡沙虎畜无君之心，形迹露见，不可尽言。武卫副使提点近侍局庆山奴、近侍局使斜烈、直长撒合辇累曾陈奏，方慎图之。斜烈漏此意于按察判官胡鲁，以告翰林待制讹出，讹出达于高琪，今月十五日将胡沙虎戮讫。惟兹臣庶将恐有疑，肆降札书，不匿厥旨。"论者谓高琪专杀，故降此诏。顷之，拜平章政事。

宣宗论马政，顾高琪曰："往岁市马西夏，今肯市否？"对曰："木波畜马甚多，市之可得，括缘边部落马，亦不少矣。"宣宗曰："尽括边马，缓急如之何？"阅三日，复奏曰："河南镇防二十余军，计可得精骑二万，缓急亦足用。"宣宗曰："马虽多，养之有法，习之有时，详谕所司令加意也。"贞佑二年十一月，宣宗问高琪曰："所造军器往往不可用，此谁之罪也？"对曰："军器美恶在兵部，材物则户部，工匠则工部。"宣宗曰："治之！且将败事。"宣宗问杨安儿事，高琪对曰："贼方据险，臣令主将以石墙围之，势不得出，擒在旦夕矣。"宣宗曰："可以急攻，或力战突围，我师必有伤者。"

应奉翰林文字完颜素兰自中都议军事还，上书求见，乞屏左右。故事，有奏密事辄屏左右。先是，太府监丞游茂以高琪威权太重，中外畏之，常以为忧，因入见，屏人密奏，请裁抑之。宣宗曰："既委任之，权安得不重？"茂退不自安，复欲结高琪，诣其第上书曰："宰相自有体，岂可以此生人主之疑，招天下之义。"恐高琪不相信，复曰："茂尝间见主上，实恶相公权重。相公若能用茂，当使上下不疑，而下无所议。"高琪闻茂尝请间屏人奏事，疑之，乃具以闻。游茂论死，诏免死，杖一百，除名。自是凡屏人奏事，必令近臣一人侍立。及素兰请密，召至近侍局，给笔札，使书所欲言。少顷，宣宗御便殿见之，惟留近侍局直长赵和和侍立。素兰奏曰："日者，元帅府议削伯德文哥兵权，朝廷乃诏领义军。改除之命拒而不受，元帅府方欲讨捕，朝廷复赦之，且不令隶元帅府。不知谁为陛下画此计者，臣自外风闻皆出平章高琪。"宣宗曰："汝保以知此事出于高琪？"素兰曰："臣见文哥与永清副提控刘温牒云，差人张希韩至自南京，道副枢平章处分，已奏令文哥录大名行省，毋遵中都帅府约束。温即具言于帅府。然则，文哥与高琪计结，明矣。"上颔之。素兰复奏曰："高琪本无勋望，向以畏死擅杀胡沙虎，计出于无聊耳。妒贤能，树党与，窃弄威权，自作威福。去岁，都下书生樊知一诣高琪，言乣军不可信，恐生乱。高琪以刀杖决杀之，自是无复敢言军国利害者。使其党移剌塔不也为武宁军节度使，招乣军，已而无功，复以为武卫军使。以臣观之，此贼灭乱纪纲，戕害忠良，实有不欲国家平治之意。惟陛下断然行之，社稷之福也。"宣宗曰："朕徐思之。"素兰出，复戒曰："慎无泄也。"

四年十月，大元大兵取潼关，次嵩、汝间，待阙台院令史高嶷上书曰："向者河朔败绩，朝廷不时出应，此失机会一也。及深入吾境，都城精兵无虑数十万，若效命一战，必无今日之忧，此失机会二也。既退之后，不议追袭，此失机会三也。今已度关，不亟进御，患益深矣。乞命平章政事高琪为帅，以厌众心。"不报。御史台言："兵逾潼关、崤、渑，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师屯宿重兵，不复叩城索战，但以游骑遮绝道路，而别兵攻击州县，是亦困京师之渐也。若专以城守为事，中都之危又将见于今日，况公私蓄积视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为寒心也。不攻京城而纵其别攻州县，是犹火在腹心，拨置于手足之上，均一身也，愿陛下察之。请以陕西兵扼拒潼关，与右副元帅蒲察阿里不孙为掎角之势，选在京勇敢之将十数人，各付精兵数千，随宜伺察，且战且守，复谕河北，亦以此待之。"诏付尚书省，高琪奏曰："台官素不习兵，备御方略，非所知也。"遂寝。高琪止欲以重兵屯驻南京以自固，州郡残破不复恤也。宣宗惑之，计行言听，终以自毙。

未几，进拜尚书右丞相，奏曰："凡监察有失纠弹者从本法。若人使入国，私通言语，说知本国事情，宿卫、近侍官、承应人出入亲王、公主、宰执之家，灾伤阙食，体究不实，致伤人命，转运军储，而有私载，及考试举人关防不严者，并的杖。在京犯至两次者，台官减监察一等论赎，余止坐专差者。任满日议定升降。若任内有漏察之事应的决者，依格虽为称职，止从平常，平常者从降罚。"制可。高琪请修南京里城，宣宗曰："此役一兴，民滋病矣。城虽完固，能独安乎！"

初，陈言人王世安献攻取盱眙、楚州策，枢密院奏乞以世安为招抚使，选谋勇二三人同往淮南，招红袄贼及淮南宋官。宣宗可其奏，诏泗州元帅府遣人同往。兴定元年正月癸未，宋贺正旦使朝辞，宣宗曰："闻息州透漏宋人，此乃彼界饥民沿淮为乱，宋人何敢犯我？"高琪请伐之以广疆土。上曰：

“朕但能守祖宗所付足矣，安事外讨。”高琪谢曰：“今雨雪应期，皆圣德所致。而能包容小国，天下幸甚，臣言过矣。”四月，遣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鉴枢密院事完颜赛不经略南边，寻复下诏罢兵，然自是与宋绝矣。

兴定元年十月，右司谏许古劝宣宗与宋议和，宣宗命古草牒，以示宰臣，高琪曰：“辞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不足取。”遂寝。集贤院谘议官吕鉴言：“南边屯兵数十万，自唐、邓至寿、泗沿边居民逃亡殆尽，兵士亦多亡者，亦以人烟绝少故也。臣尝比监息州榷场，每场所获布帛数千匹、银数百两，大计布帛数万匹、银数千两，兵兴以来俱失之矣。夫军民有逃亡之病，而国家失日获之利，非计也。今隆重冬沍寒，吾骑得骋，当重兵屯境上，驰书谕之，诚为大便。若俟春和，则利在于彼，难与议矣。昔燕人获赵王，赵遣辩士说之，不许，一牧竖请行，赵王乃还。孔子失马，驭卒之。人无贵贱，苟中事机，皆可以成功。臣虽不肖，愿效牧竖驭卒之智，伏望宸断。”诏问尚书省。高琪曰：“鉴狂妄无稽，但其气岸可尚，宜付陕西行省备任使。”制可。十二月，胥鼎谏伐宋，语在《鼎传》。高琪曰：“大军已进，无复可议。”遂寝。

二年，胥鼎上书谏曰：“钱谷之冗，非九重所能兼，天子总大纲，责成功而已。”高琪曰：“陛下法上天行健之义，忧勤庶务，夙夜不遑，乃太平之阶也。鼎言非是。”宣宗以南北用兵，深以为忧，右司谏吕造上章：“乞诏内外百官各上封事，直言无讳。或时召见，亲为访问。陛下博采兼听，以尽群下之情，天下幸甚。”宣宗嘉纳，诏集百官议河北、陕西守御之策。高琪心忌之，不用一言。是时，筑汴京城里城，宣宗问高琪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如何？”高琪曰：“终当告成，但其濠未及浚耳。”宣宗曰：“无濠可乎？”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来，臣等愈得效力。”宣宗曰：“与其临城，曷若不令至此为善。”高琪无以对。

高琪自为宰相，专固权宠，擅作威福，与高汝砺相唱和。高琪主机务，高汝砺掌利权，附己者用，不附己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负材力或与己颉颃者，对宣宗阳称其才，使干当于河北，阴置之死地。自不兼枢密元帅之后，常欲得兵权，遂力劝宣宗伐宋。置河北不复为意，凡精兵皆置河南，苟且岁月，不肯辄出一卒，以应方面之急。

平章政事英王守纯欲发其罪，密召右司员外郎王阿里、知案蒲鲜石鲁剌、令史蒲察胡鲁谋之。石鲁剌、胡鲁以告尚书省都事仆散奴失不，仆散奴失不以告高琪。英王惧高琪党与，遂不敢发。顷之，高琪使奴赛不杀其妻，乃归罪于赛不，送开封府杀之以灭口。开封府畏高琪，不敢发其实，赛不论死。事觉，宣宗久闻高琪奸恶，遂因此事诛之，时兴定三年十二月也，尚书省都事仆散奴失不以英王谋告高琪，论死。蒲鲜石鲁剌、蒲察胡鲁各杖七十，勒停。

初，宣宗将迁南，欲置乣军于平州，高琪难之。及迁汴，戒象多厚抚此军，象多辄杀乣军数人，以至于败。宣宗末年尝曰：“坏天下者，高琪、象多也。”终身以为恨云。

移剌塔不也，东北路猛安人。明昌元年，累官西上阁门使。二年，袭父谋克。泰和伐宋，有功，遥授同知庆州事，权迪列乣详稳。丁父夏，起复西北路招讨判官，改尚辇局使、曹王傅。贞祐二年，迁武宁军节度使，招徕中都乣军，无功，平章高琪芘之，召为武卫军都指挥使。应奉翰林文字完颜素兰尝面奏高琪党比，语在《高琪传》。寻知河南府事，兼副统军，徙彰化军节度使。上言：“尽籍山东、河间、大名猛安人为兵，老弱城守，壮者捍御。”又言：“河东地险人勇，步兵为天下冠，可尽调以戍诸隘。”从之。自是河东郡县屯兵少，不可守矣。改知临洮府事，兼陕西副统军。

贞祐三年十一月，破夏兵于熟羊寨。平章高琪率宰臣入贺曰：“塔不也以少败众，盖陛下威德所致。”宣宗曰：“自古兴国皆赖忠贤，今兹立功，皆将率诸贤之力也。”乃以塔不也为劝农使，兼知平凉府事，进阶银青荣禄大夫。四年，伐西夏，攻威、灵、安、会等州。兴定元年，知庆阳府事。三年，迁元帅左都监，卒。

论曰：高琪擅杀执中，宣宗不能正其罪，又曲为之说，以诏臣下。就其事论之，人君欲诛大臣，而与近侍密谋于宫中，已非其道。谋之不密，又为外臣所知，以告败军之将，因杀之以为说，此可欺后世邪。金至南渡，譬之尪羸病人，元气无几。琪喜吏而恶儒，好兵而厌静，沮迁乣之议，破和宋之谋，正犹缪医，投以乌喙、附子，祗速其亡耳。使宣宗于擅杀之日，即能伸大义而诛之，何至

误国如是邪。”

金史卷一〇七　列传第四五

高汝砺字岩夫，应州金城人。登大定十九年进士第，莅官有能声。明昌五年九月，章宗诏宰执，举奏中外可为刺史者，上亲阅阙点注，盖取两员同举者升用之。于是，汝砺自同知绛阳军节度事起为石州刺史。承安元年七月，入为左司郎中。一日奏事紫宸殿，时侍臣皆回避，上所御凉扇忽堕案下，汝砺以非职不敢取以进。奏事毕，上谓宰臣曰：“高汝砺不进扇，可谓知体矣。”

未几，擢为左谏议大夫。以赋调军须，郡县有司或不得人，追胥走卒利其事急，规取货赂，深为民害，建言“自今若因兵调发，有犯者乞权依‘推排受财法’治之，庶使小人有所畏惧”。二年六月，定制，因军前差发受财者，一贯以下徒二年，以上徒三年，十贯处死，从汝砺之言也。

时遇奏事，台臣亦令回避，汝砺乃上言：“国家置谏臣以备侍从，盖欲周知时政以参得失，非徒使排行就列而已。故唐制，凡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必遣谏官随之，俾预闻政事，冀其有所开说。今省台以下，遇朝奏事则一切回避，与诸侍卫之臣旅进旅退。殿廷论事初莫得闻，及其已行，又不详其始末，遂事而谏，欺亦难矣。顾谏职为何如哉？若曰非材，择人可也，岂可置之言责而疏远若此。乞自今以往，有司奏事谏官得以预闻，庶望少补。且修注之职，掌记言动，俱当一体。”上从之。

又言：“年前十月尝举行推排之法，寻以逾时而止，诚知圣上爱民之深也。切闻周制，以岁时定民之人寡，辨物之多少，入其数于小司徒，以施政教，以行征令，三年则天下大比，按为定法。伏自大定四年通检前后，迄今三十余年，其间虽两经推排，其浮财物力，惟凭一时小民之语以为增减，有司惟务速定，不复推究其实。由是豪强有力者符同而幸免，贫弱寡援者抑屈而无诉。况近年以来，边方屡有调发，贫户益多。如止循例推排，缘去岁条理已行，人所通知，恐新强之家预为请嘱狡猾之人，冀望至时同辞推唱。或虚作贫乏，故以产业低价质典，及将财物徙置他所，权止营运。如此奸弊百端，欲望物力均一，难矣。欲革斯弊，莫若据实通检，预令有司照勘大定四年条理，严立罪赏，截日立取限，关防禁约。其间有可以轻重者斟酌行之，去烦碎而就简易，戒搔扰而事镇静，使富者不得以苟避，困者有望于少息，则赋税易办，人免不均之患矣。”诏尚书省俟边事息行之。

是岁十月，上谕尚书省，遣官诣各路通检民力，命户部尚书贾执刚与汝砺先推排在都两警巡院，令诸路所差官视以为法焉。寻为同知大兴府事。四年十二月，为陕西东路转运使。泰和元年七月，改西京路转运使。二年正月，为北京临潢府路按察使。四年二月，迁河北西路转运使。十一月，进中都路都转运使。

六年六月，拜户部尚书。时钞法不能流转，汝砺随事上言，多所更定，民甚便之，语在《食货志》。上嘉其议，勒尚书省曰：“内外百官所司不同，比应诏言事者不啻千数，俱不达各司利害，汗漫陈说，莫能详尽。近惟户部尚书高汝砺，论本部数事，并切事情，皆已行之。其谕内外百司各究利害举明，若可举而不即申闻，以致上司举行者，量制其罚。”

贞祐二年六月，宣宗南迁，次邯郸，拜汝砺为参知政事。次汤阴，上闻汴京谷价腾踊，虑扈从人至则愈贵，问宰臣何以处之。皆请命留守司约束，汝砺独曰：“物价低昂，朝夕或异，然籴多粜少则贵，盖诸路之人辐凑河南，籴者既多，安得不贵。若禁止之，有物之家皆将闭而不出，商旅转贩亦不复入城，则籴者益急而贵益甚矣。事有难易，不可不知，今少而难得者谷也，多而易致者钞也，自当先其所难，后其所易，多方开诱，务使出粟更钞，例谷价自平矣。”上从之。

三年五月，朝廷议徙河北军户家属于河南，留其军守卫郡县，汝砺言：“此事果行，但便于豪强家耳，贫户岂能徙。且安土重迁，人之情也。今使尽赴河南，彼一旦去其田园，扶携老幼，驱驰道路，流离失所，岂不可怜。且所过百姓见军户尽迁，必将惊疑，谓国家分别彼此，其心安得不摇。况军人已去其家，而令护卫他人，以情度之，其不肯尽心必矣。民至愚而神者也，虽告以卫护之意，亦将不信，徒令交乱，俱不得安，此其利害所系至重。乞先令诸道元帅府、宣抚司、总管府熟论可否，如无可疑，然后施行。”不报。

军户既迁，将括地分授之，未有定论，上敕尚书省曰："北兵将及河南，由是尽起诸路军户，共图保守。今既至矣，粮食所当必与，然未有以处之。可分遣官聚耆老问之，其将益赋，或与之田，二者孰便。"又以谕汝励。既而所遣官言："农民并称，比年以来租赋已重，若更益之，力实不足，不敢复佃官田，愿以给军。"于是汝砺奏："迁徙军户，一时之事也。民佃官田，久远之计也。河南民地、官田、计数相半。又多全佃官田之家，坟茔、庄井俱在其中。率皆贫民，一旦夺之，何以自活。夫小民易动难安，一时避赋，遂有此言。及其与人，即前日之主今还为客，能勿悔乎，悔则忿心生矣。如山东拨地时，腴田沃壤尽入势家，瘠恶者及付贫户。无益于军，而民则有损，至于互相憎疾，今犹未已，前事不远，足为明戒。惟当倍益官租，以给军粮之半，复以系官荒田、牧马草地量数付之，令其自耕，则百姓免失业之艰，而官司不必为厉民之事矣。且河南之田最宜梦，今雨泽沾足，正播种之时，诚恐民疑以误岁计，宜早决之。"上从其请。

寻迁尚书右丞。时上以军户地当拨付，使得及时耕恳，而汝砺复上奏曰："在官荒田及牧马地，民多私耕者。今正艺麦之时，彼知将以与人，必皆弃去，军户虽得，亦已逾时，徒成旷废。若候毕功而后拨，量收所得，以补军储，则公私俱便。乞尽九月然后遣官。"十月，汝砺言："今河北军户徙河南者几百万口，人日给米一升，岁率三百六十万石，半给其直犹支粟三百万石。河南租地计二十四万顷，岁征粟才一百五十六万有奇，更乞于经费之外倍征以给，仍以系官闲田及牧马地可耕者畀之。"奏可。乃遣右司谏冯开等分诣诸郡就给之，人三十亩，以汝砺总之。既而，括地官还，皆曰："顷亩之数甚少，且瘠恶不可耕。计其可耕者均以与之，人得无几，又僻远处不免徙就之，军人皆以为不便。"汝砺遂言于上，诏有司罢之，但给军粮之半，而半折以实直焉。

四年正月，拜尚书左丞，连上表乞致仕，皆优诏不许。会朝廷议发兵河北，护民芟麦，而民间流言谓官将尽取之。上闻，以问宰职曰："为之奈何？"高琪等奏："若令枢密院遣兵居其冲要，镇遏土寇，仍许收逃户之田，则军民两便。或有警急，军士亦必尽心。"汝砺曰："甚非计也。盖河朔之民所恃以食者惟此麦耳。今已有流言，而复以兵往，是益使之疑惧也。不若听其自便，令宣抚司禁戢无赖，不致侵扰足矣。逃户田令有司收之，以充军储可也。乃诏遣户部员外郎裴满蒲剌都阅视田数，及访民愿发兵以否，还奏："臣西由怀、孟，东抵曹、单，麦苗苦亦无多，讯诸农民，往往自为义军。臣即宣布朝廷欲发兵之意，皆感戴而不愿也。"于是罢之。

汝砺以数乞致仁不从，乃上言曰："立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今大兵既退，正完葺关隘、简练兵士之时，须得通敏经纶之才预为筹画，俾济中兴。伏见尚书左丞兼行枢密副使胥鼎，才擅众长，身兼数器乞召还朝省。"不从。时高琪欲从言事者岁阅民田征租，朝廷将从之。汝砺言："臣闻治大国者若烹小鲜，最为政之善喻也。国朝自大定通检后，十年一推物力，惟其贵简静而重劳民耳。今言者请如河北岁括实种之田，计数征敛，即是常时通检，无乃骇人视听，使之不安乎。且河南、河北事体不同，河北累经劫掠，户口亡匿，田畴荒废，差调难依元额，故为此权宜之法，盖军储不加多，且地少而易见也。河南自车驾巡幸以来，百姓湊集，凡有闲田及逃户所弃，耕垦殆遍，各承元户输租，其所征敛皆准通推之额，虽军马益多，未尝阙误，讵宜一概动扰。若恐豪右蔽匿而逋征赋，则有司检括亦岂尽实。但严立赏罚，许其自首，及听人告捕，犯者以盗军储坐之，地付告者，自足使人知惧，而赋悉入官，何必为是纷纷也。抑又有大不可者三，如每岁检括，则忧田春量，秋田夏量，中间杂种亦且随时量之，一岁中略无休息，民将厌避，耕种失时，或止耕膏腴而弃其余，则所收仍旧而所输益少，一不可也。检括之时，县官不能家至户到，里胥得以暗通货赂，上下其手，虚为文具，转失其真，二不可也。民田与军田犬牙相错。彼或阴结军人以相冒乱，而朝廷止凭有司之籍，倘使临时少于元额，则资储阙误必矣，三不可也。夫朝廷举事，务在必行，既行而复中止焉，是岂善计哉。"议遂寝。

兴定元年十月，上疏曰："言者请姑与宋人议和以息边民，切以为非计。宋人多诈无实，虽与文移往来，而边备未敢遽撤。备既不撤，则议和与否盖无以异。或复蔓以浮辞，礼例之外别有求索，言涉不逊，将若之何？或曰'大定间亦尝先遣使，今何不可'。切谓时殊事异，难以例言。昔海陵师出无名，曲在于我，是以世宗即位，首遣高忠建等报谕宋主，罢淮甸所侵以修旧好。彼随遣使来，

书辞慢易，不复奉表称臣，愿还故疆为兄弟国。虽其枢密院与我帅府时通书问，而侵轶未尝已也。既而，征西元帅合喜败宋将吴璘、姚良辅于德顺、原州，右丞相仆散忠义、右副元帅纥石烈志宁败李世辅于宿州，斩首五万，兵威大振。世宗谓宰臣曰‘昔宋人言遣使请和，乘吾无备遂攻宿州，今为我军大败，杀戮过当，故不敢复通问。朕哀南北生灵久困于兵，本欲息民，何较细故，其令帅移书宋人以议和好。’宋果遣使告和，以当时堂堂之势，又无边患，竟免其奉表称臣之礼。今宋弃信背盟，侵我边鄙，是曲在彼也。自若请和，于理为顺，岂当先发此议而自示弱耶？恐非徒无益，反招谤侮而已。”

十一月，汝砺言：“臣闻国以民为基，民以财为本，是以王者必先爱养基本。国家调发，河南为重，所征税租率常三倍于旧。今省部计岁收通宝不敷所支，乃于民间科敛桑皮故纸钱七千万贯以补之。近以通宝稍滞，又加两倍。河南人户，农民居三之二，今税租犹多未足，而此令复出，彼不粜所当输租，则必减其食以应之。夫事有难易，势有缓急。今急用而难得者刍粮也。出于民力，其来有限，可缓图。而易为者钞法也，行于国家，其变无穷。向者大钞滞更为小钞，小钞弊改为宝券，宝券不行易为通宝，从权制变皆由于上，尚何以烦民为哉。彼悉力以奉军储已患不足，而又添征通宝，苟不能给，则有逃亡。民逃亡则农事废，兵食何自而得。有司不究远图而贪近效，不固本原而较末节，诚恐军储、钞法两有所妨。臣非于钞法不为意也，非与省部故相违也，但以钞法稍滞物价稍增之害轻，民生不安军储不给之害重耳。惟陛下外度事势，俯察臣言，特命有司减免，则群心和悦，而未足之租有所望矣。”

时朝廷以贾仝、苗道润等相攻不和，将分畀州县、别署名号以处之。汝砺上书曰：“甚非计也。盖河北诸帅多本土义军，一时权为队长，亦有先尝叛亡者，非若素宦于朝，知礼义、识名分之人也。贪暴不法，盖无足怪。朝廷以时方多故，姑牢笼用之，庶使遗民少得安息。彼互相攻劫则势浸弱，势力既弱则朝廷易制。今若分地而与之，州县官吏得辄署置，民户税赋得擅征收，则地广者日益强，狭者日益弱。久之，弱者皆并于强，强者之地不可复夺，是朝廷愈难制也。昔唐分河朔地授诸叛将，史臣谓其护养孽萌以成其祸，此可为今日大戒也。不若姑令行省羁縻和辑，多方牵制使之不得逞。异时边事稍息，气力渐完，若辈又何足患哉。”议遂寝。

上尝谓汝砺曰：“朕每见卿侍朝，恐不任其劳，许坐殿下，而卿终不从何哉？夫君臣相遇贵在诚实，小谨区区朕固不较也。”汝砺以君臣之分甚严，不敢奉命。

三年，河南颇丰稔，民间多积粟，汝砺乃奏曰：“国家之务莫重于食，今所在屯兵益众，而修筑新城其费亦广，若不及此丰年多方营办，防秋之际或乏军兴。乞于河南州府验其物价低昂，权宜立式，凡内外四品以下杂正班散官及承荫人，免当暴使监官功酬，或僧道官师德号度牒、寺观院额等，并听买之。司县官有能劝诱输粟至三千石者，将来注授升本榜首，五千石以上迁官一阶，万石以上升职一等，并注见阙。庶几人知劝慕，多所收获。”上从之。

同提举榷货司王三锡建议榷油，高琪以用度方急，劝上行之。汝砺上言曰：“古无榷法，自汉以来始置盐铁酒榷均输官，以佐经费。末流至有算舟车、税间架，其征利之术固已尽矣，然亦未闻榷油也。盖油者世所共用，利归于公则害及于民，故古今皆置不论，亦厌苛细而重烦扰也。国家自军兴，河南一路岁入税租不啻加倍，又有额征诸钱、横泛杂役，无非出于民者，而更议榷油，岁收银数十万两。夫国以民为本，当此之际民可以重困乎。若从三锡议，是以举世通行之货为榷货，私家常用之物为禁物，自古不行之法为良法，切为圣朝不取也。若果行之，其害有五，臣请言之。河南州县当立务九百余所，设官千八百余员，而胥吏工作之徒不与焉。费既不赀，而又创构屋宇，夺买作具，公私俱扰，殆不胜言。至于提点官司有升降决罚之法，其课一亏必生抑配之弊，小民受病益不能堪，其害一也。夫油之贵贱所在不齐，惟其商旅转贩有无相易，所以其价常平，人易得之。今既设官各有分地，辄相侵犯者有罪，是使贵处常贵而贱处常贱，其害二也。民家日用不能躬自沽之，而转鬻者增取利息，则价不得不贵，而用不得不难，其害三也。监、铁、酒、醋，公私所造不同，易于分别，惟油不然，莫可辨记。今私造者有刑，捕告者有赏，则无赖辈因之得以诬构良民枉陷于罪，其害四也。油户所置屋宇、作具，用钱已多，有司按业推定物力，以给差赋。今夺其具、废其

业而差赋如前，何以自活，其害五也，惟罢之便。”上是之，然重违高琪意，乃诏集百官议于尚书省。户部尚书高夔、工部侍郎粘割荆山、知开封府事温迪罕二十等二十六人议同高琪，礼部尚书杨云翼、翰林侍读学士赵秉文、南京路转运使赵瑄、吏部侍郎赵伯成、刑部郎中姬世英、右司谏郭著、提举仓场使时戬皆以为不可。上曰：“古所不行者而今行之，是又生一事也，其罢之。”

十月，赐金鼎一、重弊三。四年三月，拜平章政事，俄而进拜尚书右丞相，监修国史，封寿国公。五年二月，上表乞致政，不许。九月，上谕汝砺曰：“昨日视朝，至午方罢。卿老矣，不任久立，奏事毕，用宝之际，可先退坐，恐以劳致疾，反妨议政也。”是月，复乞致仕，上谕之曰：“丞相之礼尽矣，然今廷早臣谁如丞相者，而必欲求去乎，姑留辅朕可也。”十月，躐迁荣禄大夫，仍谕曰：“丞相数求去，朕以社稷事重，故坚留之。丞相老矣，而官犹未至二品，故特升两阶。”十二月，上复谕曰：“向朕以卿年老，视朝之日侍立为劳，令用宝时退坐廊下，而卿违之，复侍立终朝，岂有司不为设榻耶，卿其勉从朕意。”元光元年四月，汝砺跪奏事，上命起曰：“卿大臣也，所言皆社稷计。朕之责卿惟在尽诚，何事小谨，自今勿复尔也。”

七月，上谓宰臣曰：“昔有言世宗太俭者，或曰不尔则安得广畜积。章宗时用度甚多，而得不阙乏者，盖先朝有以遗之也。”汝砺因进言曰：“俭乃帝王大德，陛下言及此，天下福也。”九月，上又谓宰臣曰：“有功者虽有微过亦当贷之，无功者岂可贷耶。然有功者人喜谤议。凡有以功过言于朕者，朕必深求其实，虽近侍为言不敢轻信，亦未尝徇一己之爱憎也。”汝砺因对曰：“公生明，偏生暗。凡人多徇爱憎，不合公议，陛下圣明，故能如是耳。”

二年正月，复乞致政，上面谕曰：“今若从卿，始终之道俱尽，于卿甚安，在朕亦为美事。但时方多故，而朕复不德，正赖旧人辅佐，故未能遂卿高志耳。”汝砺固辞，竟不许，因谓曰：“朕每闻人有所毁誉，必求其实。”汝砺对曰：“昔齐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及左右之尝毁誉者，由是群臣恐惧，莫敢饰非，齐国大治。陛下言及此，治安可期也。”二月，上以汝厉年高，免朝拜，侍立久则憩于殿下，仍敕有司设榻焉。三月，又乞致仕，复优诏不许。上谓群臣曰：“人有才堪任事，而处心不正者，终不足贵。”汝砺对曰：：“其心不正而济之以才，所谓虎而翼者也，虽古圣人亦未易知。”上以为然，他日复谓宰臣曰：“凡人处心善良而行事忠实，斯为难得。若言巧心伪，亦复何用。然善良者，人又多目为平常。汝砺对曰：“人才少全，亦随其所长取之耳。”上然之。五月，上问宰执以修完京城楼橹事，汝砺奏：“所用皆大木，顾今难得，方令计置。”上曰：“朕宫中别殿有可用者即用之。”汝砺对以不宜毁，上曰：“所居之外，毁亦何害，不愈于劳民远致乎。”

哀宗初即位，谏官言汝砺欺君固位，天下所共嫉，宜黜之以厉百官。哀宗曰：“昔惠帝言，我不如高帝，当守先帝法耳。汝砺乃先帝立以为相者，又可黜欤。”又有投匿名书云：“高某不退当杀之。”汝砺因是告老，优诏不许。正大元年三月，薨，年七十一，配享宣宗庙。

为人慎密廉洁，能结人主知，然规守格法，循嘿避事，故为相十余年未尝有遣诃。贪恋不去，当时士论颇以为讥云。

张行信字信甫，先名行忠，避庄献太子讳，改焉。行简弟也。登大定二十八年进士第，累官铜山令。明昌元年，以廉擢授监察御史。泰和三年，同知山东西路转运使，俄签河东路按察司事。四年四月，召见于泰和殿，行信因言二事，一依旧移转吏目以除民害，一徐、邳地下宜麦，税粟许纳麦以便民。上是其言，令尚书省议行之。

崇庆二年，为左谏议大夫。时胡沙虎已除名为民，赂遣权贵，将复进用。举朝无敢言者，行信乃上章曰：“胡沙虎残忍凶悖，跋扈强梁，媚结近习，以图称誉。自其废黜，士庶莫不忻悦。今若复用，惟恐为害更甚前日，况利害之机更有大于此者。”书再上，不报。及胡沙虎弑逆，人甚危之，行信坦然不顾也。

是岁九月，宣宗即位，改元贞祐。行信以皇嗣未立，无以系天下之望，上疏曰：“自古人君即位，必立太子以为储副，必下诏以告中外。窃见皇长子每遇趋朝，用东宫仪卫，及至丹墀，还列诸王班。况已除侍臣，而今未定其礼，可谓名不正言不顺矣。昔汉文帝元年，首立子启为太子者，所以尊祖庙、重社稷也。愿与大臣详议，酌前代故事，早下明诏，以定其位，慎选宫僚，辅成德器，则天下

幸甚。”上嘉纳之。

胡沙虎诛，上封事言正刑赏，辞载《胡沙虎传》。又言：“自兵兴以来，将帅甚难其人，愿陛下令重臣各举所知，才果可用，即赐召见，褒显奖谕，令其自效，必有夺命报国者。昔李牧为赵将，军功爵赏皆得自专，出攻入守不从中覆，遂能北破大敌，西抑强秦。今命将若不以文法拘绳、中旨牵制，委任责成，使得尽其智能，则克复之功可望矣。”上善其言。时方擢任王守信、贾耐儿者为将，皆鄙俗不材、不晓兵律，行信惧其误国，上疏曰：“《易》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圣人所以垂戒后世者，其严如此。今大兵纵横，人情汹惧，应敌兴理非贤智莫能。狂子庸流，猥蒙拔擢，参预机务，甚无谓也。”于是，上皆罢之。

权元帅右都监内族讹可率兵五千护粮通州，遇兵辄溃，行信上章曰：“御兵之道，无过赏罚，使其临敌有所慕而乐于进，有所畏而不敢退，然后将士用命而功可成。若讹可败衄，宜明正其罪，朝廷宽容，一切不问，臣恐御兵之道未尽也。”诏报曰：“卿意具悉，讹可等已下狱矣。”

时中都受兵，方遣使请和，握兵者畏缩不敢战，曰“恐坏和事”。行信上言：“和与战二事本不相干，奉使者自专议和，将兵者惟当主战，岂得以和事为辞。自崇庆来，皆以和误，若我军时肯进战，稍挫其锋，则和事成也久矣。顷北使既来，然犹破东京，略河东。今我使方行，将帅则按兵不动，于和议卒无益也。事势益急，刍粮益艰，和之成否盖未可知，岂当闭门坐守以待弊哉。宜及士马尚壮，择猛将锐兵，防卫转输，往来拒战，使之少沮，则附近蓄积皆可入京师，和议亦不日可成矣。”上心知其善而不能行。

二年三月，以朝廷括粮恐失民心，上书言：“近日朝廷令知大兴府胥鼎便宜计画军食，鼎因奏许人纳粟买官。既又遣参知政事奥屯忠孝括官民粮，户存两月，余悉令输官，酬以爵级银钞。时有粟者或先具数于鼎，未及入官。忠孝复欲多得以明己功，凡鼎所籍者不除其数，民甚苦之。今米价踊贵，无所从籴，民粮止两月又夺之，将不独归咎有司，亦怨朝廷不察也。大兵在迩，人方危惧，若复无聊，或生他变，则所得不偿所损矣。”上深善其言，即命与近臣往审处焉。仍谕忠孝曰：“极知卿尽心于公，然国家本欲得粮，今既得矣，姑从人便可也。”四月，迁山东东路按察使，兼转运使，仍权本路宣抚副使。将行，求入见，上御便殿见之。奏曰：“臣伏见奥屯忠孝饰诈不忠，临事惨刻，与胡沙虎为党。”历数其罪，且曰：“无事时犹不容一相非才，况今多故，可使斯人与政乎？愿即罢之。”上曰：“朕始即位，进退大臣自当以礼，卿语其亲知，讽令求去可也。”行信以告右司郎中把胡鲁白忠孝，忠孝不恤也。

三年二月，改安武军节度使，兼冀州管内观察使。始至，即上书言四事，其一曰：“杨安儿贼党旦暮成擒，盖不足虑。今日之急，惟在收人心而已。向者官军讨贼，不分善恶，一概诛夷，劫其资产，掠其妇女，重使居民疑畏，逃聚山林。今宜明敕有司，严为约束，毋令劫掠平民。如此则百姓无不安之心，奸人诳胁之计不行，其势渐消矣。”其二曰：“自兵乱之后，郡县官豪，多能纠集义徒，摧击土寇，朝廷虽授以本处职任，未几遣人代之。夫旧者人所素服，新者未必皆才，缓急之间，启衅败事。自今郡县阙员，乞令尚书省选人拟注。其旧官，民便安者宜就加任使，如资级未及，令摄其职，待有功则正授。庶几人尽其才，事易以立。”其三曰：“掌军官敢进战者十无一二，其或有之，即当责以立功，不宜更授他职。”其四曰：“山东军储皆鬻爵所获，及或持敕牒求仕，选曹以等级有不当鬻者往往驳退。夫鬻所不当，有司罪也，彼何责焉。况海岱重地，群寇未平，田野无所收，仓廪无所积，一旦军饷不给，复欲鬻爵，其谁信之。”朝廷多用其议。八月，召为吏部尚书。九月，改户部尚书。十二月，转礼部尚书，兼同修国史。

四年二月，为太子少保，兼前职。时尚书省奏：“辽东宣抚副使完颜海奴言，参议官王浍尝言，本朝绍高辛，黄帝之后也。昔汉祖陶唐，唐祖老子，皆为立庙。我朝迄今百年，不为黄帝立庙，无乃愧于汉、唐乎。”又云：“本朝初兴，旗帜尚赤，其为火德明矣。主德之祀，阙而不讲，亦非礼经重祭祀之意。臣闻于浍者如此，乞朝廷议其事。”诏问有司，行信奏曰：“按《始祖实录》止称自高丽而来，未闻出于高辛。今所据欲立黄帝庙，黄帝高辛之祖，借曰绍之，当为木德，今乃言火德，亦何谓也。况国初太祖有训，因完颜部多尚白，又取金之不变，乃以大金为国号，未尝议及德运。

近章宗庙始集百僚议之，而以继亡宋火行之绝，定为土德，以告宗庙而诏天下焉。顾淦所言特狂妄者耳。”上是之。

八月，上将祔享太庙，诏依世宗十六拜之礼。行信与官参定仪注，上言宜从四十四拜之礼，上嘉纳焉，语在《礼志》。祭毕，赐行信宝券二万贯、重币十端，谕之曰：“太庙拜礼，朕初欲依世宗所行，卿进奏章，备述随室读祝，殊为中理。向非卿言，朕几失之，故特以是旌赏，自今每事更宜尽心。”是年十二月，行信以父暐卒，去官。

兴定元年三月，起复旧职，权参知政事。六月，真拜参知政事。时高琪为相，专权用事，恶不附己者，衣冠之士动遭窘辱，惟行信屡引旧制力抵其非。会宋兵侵境，朝廷议遣使详问，高琪等以为失体，行信独上疏曰：“今以遣使为不当，臣切惑之。议者不过曰：‘遣使则为先示弱，其或不报，报而不逊，则愈失国体。’臣独以为不然。彼幸吾衅隙，数肆侵掠，边臣以兵却之复来，我大国不责以辞而敌以兵，兹非示弱乎。至于问而不报，报而不逊，曲自在彼，何损于我。昔大定之初，彼尝犯顺，世宗虽遣丞相乌者行省于汴，实令元帅撒合辇先为辞诘之，彼遂伏罪。其后宋主夺取国书，朝廷复欲加兵，丞相娄室独以为不可，及刑部尚书梁肃衔命以往，寻亦屈焉。在章宗时，猖狂最甚，犹先理问而后用兵。然则遣使详问正国家故事，何失体之有。且国步多艰，戍兵滋久，不思所以休息之，如民力何。臣书生无甚高论，然事当机会，不敢不罄其愚，惟陛下察之。”上复令尚书省议，高琪等奏：“行信所言固遵旧制，然今日之事与昔不同。”诏姑待之。已而，高汝砺亦上言先遣使不便，议遂寝，语在《汝砺传》。

时监察御史多被的决，行信乃上言曰：“大定间，监察坐罪大抵收赎，或至夺俸，重则外降而已，间有的决者皆在为而然。当时执政程辉已尝面论其非是，又有敕旨，监察职主弹劾，而或看循者，非谓凡失察皆然也。近日无问事之大小、情之轻重，一概的决，以为大定故实、先朝明训，过矣。”于是诏尚书省更定监察罪名制。

史馆修《章宗实录》，尚书省奏：“旧制，凡修史，宰相执政皆预焉。然女直、汉人各一员。崇庆中，既以参知政事梁＜⿰王堂＞兼之，复命翰林承旨张行简同事，盖行简家学相传，多所考据。今修《章宗实录》，左丞汝砺已充兼修，宜令参知政事行信同修如行简例。”制可。

二年二月，出为彰化军节度使，兼泾州管内观察使，谕之曰：“初，朕以朝臣多称卿才，乃令参决机务。而廷议之际，每不据正，妄为异同，甚非为相之道。复闻迩来殊不以干当为意，岂欲求散地故耶。今授此职，卿宜悉之。”初，内族合周避敌不击，且诡言密奉朝旨，下狱当诛。诸皇族多抗表乞从末减，高琪以为自古犯法无告免者，行信独曰：“事无古今，但合周平昔忠孝，或可以免。”又以行信族弟行贞居山东，受红袄贼伪命，枢密院得宋人书，有干涉行信事，故出之。其子莒，时为尚书省令史，亦命别加注授焉。

初，行信言：“今法，职官论罪，多从的决。伏见大定间世宗敕旨，职官犯故违圣旨，徒年、杖数并的决。然其后三十余年，有司论罪，未尝引用，盖非以久为例之事也。乞详定之。”行信既出，上以其章付尚书省。至是，宰臣奏：“自今违奏条之所指挥、及诸条格，当坐违制旨者，其徒年、杖数论赎可也。特奉诏旨违者，依大定例。”制可。行信法未久，上尝谕宰臣曰：“自张行信黜，卿等遂缄默，此殊非是。行信事，卿等具知，岂以言之故耶。自今宜各尽言，毋复畏忌。”

行信始至泾，即上书曰：“马者甲兵之本，方军旅未息，马政不可缓也。臣自到泾，闻陕右豪民多市于河州，转入内地，利盖百倍。及见省差买马官平凉府判官乌古论桓端市于洮州，以银百铤几得马千匹，云生羌木波诸部蕃族人户畜牧甚广。盖前所遣官或抑其直，或以势陵夺，遂失其和，且常患银少，所以不能多得也。又闻蕃地今秋薄收，鬻马得银辄以易粟。冬春之交必艰食，马价甚低。乞令所司辇银粟于洮、河等州，选委知蕃情、达时变如桓端者贸易之。若捐银万两，可得良马千匹，机会不可失，惟朝廷亟图之。”

又曰：“比者沿边战士有功，朝廷遣使宣谕，赐以官赏，莫不感戴圣恩，愿出死力，此诚得激劝之方也。然赠遣使者或马或金，习以为常，臣所未谕也。大定间，尝立送宣礼，自五品以上各有定数，后竟停罢。况今时务与昔不同，而六品以下及止迁散官者，亦不免馈献，或莫能办，则敛所部

以应之，至有因而获罪者。彼军士效死立功，仅蒙恩赏，而反以馈献为苦，是岂朝廷之意哉。乞令有司依大定例，参以时务，明立等夷，使取予有限，无伤大体，则上下两得矣。”

又曰：“近闻保举县令，特增其俸，此朝廷为民之善意也。然自关以西，尚未有到任者，远方之民不能无望，岂举者犹寡，而有所不敷耶。乞诏内外职事官，益广选举，以补其阙，使天下均受其赐，且丞、簿、尉皆亲民，而独不增俸，彼既不足以自给，安能禁侵其牟乎。或谓国用方阙，不宜虚费，是大不然。夫重吏禄者，固使之不扰民也，民安则国定，岂为虚费。诚能裁减冗食，不养无用之人，亦何患乎不足。今一军充役，举家廪给，军既物故，给其子弟，感悦士心，为国尽力耳。至于无男丁而其妻女犹给之，此何谓耶？自大驾南巡，存赡者已数年，张颐待哺，以困农民。国家粮储常患不及，愿乃久养此老幼数千万口，冗食虚费，正在是耳。如即罢之，恐其失所，宜限以岁月，使自为计，至期而罢，复将何辞。”上多采纳焉。

元光元年正月，迁保大军节度使，兼鄜州管内观察使。二月，改静难军节度使，兼邠州管内观察使。未几，致仕。哀宗即位，征用旧人，起为尚书左丞，言事稍不及前，人望颇减。寻复致仕家居，惟以抄书教子孙为事，葺园池汴城东，筑亭号“静隐”，时时与侯挚辈游咏其间。正大八年二月乙丑，薨于嵩山崇福宫，年六十有九。初游嵩山，尝曰：“吾意欲主此山”，果终于此。

为人纯正真率，不事修饰，虽两登相位，殆若无官然。遇事辄发，无所畏避，第奏事上前，旁人为动色，行信处之坦如也。及薨之日，虽平昔甚媢忌者，亦曰正人亡矣。初至汴，父暐以御史大夫致仁犹康健，兄行简为翰林学士承旨，行信为礼部尚书，诸子侄多中第居官，当世未之有也。

赞曰：高汝砺褆身清慎，练达事宜，久居相位，虽为大夫士所鄙，而人主宠遇不衰。张行信砺志謇谔，言无避忌，然一篮政涂，便多坎＜⿰土禀＞，及其再用，论事稍不及前，岂以汝砺为真可法耶。宣宗伐宋本非万全之策，行信谏，汝砺不谏，又沮和议。胡沙虎之恶未著，行信两疏击之。汝砺与高琪共事，人疑其党附。优劣可概见于斯矣。

金史卷一○ 八　列传第四六

胥鼎字和之，尚书右丞持国之子也，大定二十八年擢进士第，入官以能称，累迁大理丞。承安二年，持国卒，去官。四年，尚书省起复为著作郎。上曰：“鼎故家子，其才如何？”宰臣奏曰：“为人甚干济。”上曰：“著作职闲，缘今无他阙，姑授之。”未几，迁右司郎中，转工部侍郎。泰和六年，鼎言急递铺转送文檄之制，上从之，时以为便。至宁初，中都受兵，由户部尚书拜参知政事。

贞祐元年十一月，出为泰定军节度使，兼兖州管内观察使，未赴，改知大兴府事，兼中都路兵马都总管。二年正月，鼎以在京贫民阙食者众，宜立法振救，乃奏曰：“京师官民有能赡给贫人者，宜计所赡迁官升职，以劝奖之。”遂定权宜鬻恩例格，如进官升职、丁忧人许应举求仕、官监户从良之类，入粟草各有数，全活甚众。四月，拜尚书右丞，仍兼知府事。五月，宣宗将南渡，留为汾阳军节度使，兼汾州管内观察使。十一月，改知平阳府事，兼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权宣抚使。

三年四月，建言利害十三事，若积军储、备黄河、选官谳狱、简将练卒、钞法、版籍之类，上颇采用焉。又言：“平阳岁再被兵，人户散亡，楼橹修缮未完，衣甲器械极少，庾廪无两月食。夏田已为兵蹂，复不雨，秋种未下。虽有复业残民，皆老幼，莫能耕种，岂足征求。比闻北方刘伯林聚兵野狐岭，将深入平阳、绛、解、河中，遂抵河南。战御有期，储积未备，不速错置，实关社稷生灵大计。乞降空名宣敕一千、紫衣师德号度牒三千，以补军储。”上曰：“鼎言是也，有司其如数亟给之。”

七月，就拜本路宣抚使，兼前职。朝廷欲起代州戍兵五千，鼎上言：“岭外军已皆南徙，代为边要，正宜益兵保守，今更损其力，一朝兵至，何以待之。平阳以代为藩篱，岂可撤去。”尚书省奏宜如所请，诏从之。又言：“近闻朝廷令臣清野，切谓臣所部乃河东南路，太原则北路也，大兵若来，必始于北，故清野当先北而后南。况北路禾稼早熟，其野既清，兵无所掠，则势当自止。不然，南路虽清，而谷草委积于北，是资兵而召之南也。臣已移文北路宣抚司矣，乞更诏谕之。”既而大兵果出境，赐诏奖谕曰：“卿以文武之才，膺兵民之寄，往镇方面，式固边防，坐释朕忧，孰如卿力。益

懋忠勤之节，以收绥静之功，仰副予心，嗣有后宠。”寻以能设方略退兵，进官一阶。

十月，鼎上言：“臣所将义军，皆从来背本趋末、勇猛凶悍、盗窃亡命之徒，苟无训练统摄官以制之，则朋聚党植，无所不至。乞许臣便宜置总领义军使、副及弹压，仍每五千人设训练一员，不惟预为防闲，使有畏忌，且令武艺精熟，人各为用。”上从之。

四年正月，大兵略霍、吉、隰三州，已而步骑六万围平阳，急攻者十余日，鼎遣兵屡却之，且上言：“臣以便宜立官赏，预张文榜，招还胁从人七千有奇，续至者又六千余，俱令复业。窃谓凡被俘未归者，更宜多方招诱，已归者所居从便，优加存恤，无致失所。”制可。二月，拜枢密副使，权尚书左丞，行省于平阳。时鼎方抗表求退，上不许，因进拜焉，且遣近侍谕曰：“卿父子皆朕所知，向卿执政时，因有人言，遂以河东事相委，果能勉力以保无虞。方国家多难，非卿孰可倚者。卿退易耳，能勿虑社稷之计乎。今特授卿是任，咫尺防秋，更宜悉意。”

时河南粟麦不令兴贩渡河，鼎上言曰：“河东多山险，平时地利不遗，夏秋荐熟，犹常藉陕西、河南通贩物斛。况今累值兵戎，农民浸少，且无雨雪，阙食为甚。又解州屯兵数多，粮储仅及一月。伏见陕州大阳渡、河中大庆渡皆邀阻粟麦，不令过河，臣恐军民不安，或生内患，伏望朝廷听其输贩，以纾解州之急。”从之。

又言：“河东兵革之余，疲民稍复，然丁牛既少，莫能耕稼，重以亢旱蝗螟，而馈饷所须，征科颇急，贫无依者俱已乏食，富户宿藏亦盗发，盖绝无而仅有焉，其憔悴亦已甚矣。有司宜奉朝廷德意，以谋安集，而潞州帅府遣官于辽、沁诸郡搜括余粟，悬重赏诱人告讦，州县惮帅府，鞭箠械系，所在骚然，甚可怜悯。今大兵既去，惟宜汰冗兵，省浮费，招集流亡，劝督农事。彼不是务，而使疮痍之民重罹兹苦，是兵未来而先自弊也。愿朝廷亟止之，如经费果阙，以恩例劝民入粟，不犹愈于强括乎。”又言：“霍州回牛、凤栖岭诸厄，戍卒几四千。今兵既去而农事方兴，臣乞量留侦侯，余悉遣归，有警复征。既休民力，且省县官，万一兵来，亦足御遏。举一事而获二利，臣敢以为请。”诏趋行之。

又言：“河东两路农民浸少，而兵戍益多，是以每岁粮储常苦不继。臣切见潞州元帅府虽设鬻爵恩例，然条目至少，未尽劝诱之术，故进献者无几。宜增益其条，如中都时，仍许各路宣抚司俱得发卖，庶几多获贮储，以济不给。”于是尚书省更定制奏行焉。

又言：“交钞贵于通流，今诸路所造不敷所出，苟不以术收之，不无阙误。宜从行省行部量民力征敛，以裨军用。河中宣抚司亦以宝券所支已多，民不贵，乞验民贫富征之。虽然，陕西若一体征收，则彼中所有日凑于河东，其与不敛何异。又河北宝券以不许行于河南，由是愈滞，将误军储而启衅端。”时以河北宝券商旅赍贩南渡，致物价翔贵，权限路分行用，因鼎有言，罢之。

又言：“比者朝廷命择义军为三等，臣即檄所司，而潞帅必兰阿鲁带言：‘自去岁初置帅府时已按阅本军，去其冗者。部分既定，上下既亲，故能所向成功。此皆血战之余，屡试可者。且又父子兄弟自相赴援，各顾其家，心一而力齐，势不可离。今必析之，将互易而不相谙矣。国家粮储常恐不继，岂容侥冒，但本府兵不至是耳。况潞州北即为异境，日常备战，事务方殷，而分别如此，彼居中下者皆将气挫心懈而不可用，虑恐因得测吾虚实。且义军率皆农民，已各散归田亩，趋时力作。若征集之，动经旬日，农事废而岁计失矣。乞从本府所定，无轻变易。’臣切是其言。”时阿鲁带奏亦至，诏遂许之。

又言：“近侦知北兵驻同、耀，窃虑梗吾东西往来之路，遂委河中经略使陀满胡土门领军赴援。今兵势将叩关矣，前此臣尝奏闻，北兵非止欲攻河东，陕西，必将进取河南。虽已移文陕州行院陕西邻境。惧令设备，恐未即遵行。乞诏河南行院统军司，议所以御备之策。”上以示尚书省，宰臣奏：“兵已逾关，惟宜严责所遣帅臣趋迎击之，及命鼎益兵渡河以掣其肘。”制可。既而鼎闻大兵已越关，乃急上章曰：“臣叨蒙国恩擢列枢府，凡有戎事，皆当任之。今入河南，将及畿甸，岂可安据一方，坐视朝廷之急，而不思自奋以少宽陛下之忧乎。去岁颁降圣训，以向者都城被围四方无援为恨，明敕将帅，若京师有警，即各提兵奔赴，其或不至自有常刑。臣已奉诏，先遣潞州元帅左监军必兰阿鲁带领军一万，孟州经略使徒单百家领兵五千，由便道济河以趋关、陕，臣将亲率平阳精兵直抵京

师，与王师相合。”又奏曰：“京师去平阳千五百余里，倘俟朝廷之命图入援，须三旬而后能至，得无失其机耶。臣以身先士卒倍道兼行矣。”上嘉其意，诏枢府督军应之。

初，鼎以将率兵赴援京师，奏乞委知平阳府事王质权元帅左监军，同知府事完颜僧家奴权右监军，以镇守河东，从之。至是，鼎拜尚书左丞，兼枢密副使。是时，大兵已过陕州，自关以西皆列营栅，连亘数十里。鼎虑近薄京畿，遂以河东南路怀、孟诸兵合万五千，由河中入援，又遣遥授河中府判官仆散扫吾出领军趋陕西，并力御之。且虑北兵扼河，移檄绛、解、吉、隰、孟州经略司，相与会兵以为夹攻之势。已而北兵果由三门、集津北渡而去。

鼎复上言：“自兵兴以来，河北溃散军兵、流亡人户，及山西、河东老幼，俱徙河南。在处侨居，各无本业，易至动摇。窃虑有司妄分彼此，或加迫遣，以致不安。今兵日益盛，将及畿甸，倘复诱此失职之众使为乡导，或驱之攻城，岂不益资其力。乞朝廷遣官抚尉，及今所司严为防闲，庶几不至生衅。”上从其计，遣监察御史陈规等充安抚捕盗官，巡行郡邑。大兵还至平阳，鼎遣兵拒战，不利乃去。

兴定元年正月，上命鼎选兵三万五千，付陀满胡土门统之西征。至是，鼎驰奏以为非便，略曰：“自北兵经过之后，民食不给，兵力未完。若又出师，非独馈运为劳，而民将流亡，愈至失所。或宋人乘隙而动，复何以制之，此系国家社稷大计。方今事势，止当御备南边，西征未可议也。”遂止。是月，进拜平章政事，封莘国公。又上奏曰：“臣近遣太原、汾、岚官军以备西征，而太原路元帅左监军乌古论德升以状白臣，甚言其失计。臣愚以为德升所言可取，敢具以闻。”诏付尚书省议之，语在《德升传》。三月，鼎以祖父名章，乞避职，诏不从。

朝廷诏鼎举兵伐宋，且令勿复有言以沮成算。鼎已分兵由秦、巩、凤翔三路并进，乃上书曰：“窃怀愚悃，不敢自默，谨条利害以闻。昔泰和间，盖尝南伐，时太平日久，百姓富庶，马蕃军锐，所谓万全之举也，然犹亟和，以偃兵为务。大安之后，北兵大举，天下骚然者累年，然军马气势视旧才十一耳。至于器械之属亦多损弊，民间差役重繁，浸以疲乏，而日勤师旅，远近动摇，是未获一敌而自害者众，其不可一也。今岁西北二兵无入境之报，此非有所惮而不敢也，意者以去年北还，姑自息养，不然则别部相攻，未暇及我。如闻王南征，乘隙并至，虽有潼关、大河之险，殆不足恃，则三面受敌者首尾莫救，得无贻后悔乎？其不可二也。凡兵雄于天下者，必其士马精强，器械犀利，且出其不备而后能取胜也。宋自泰和再修旧好，练兵峙粮，缮修营垒，十年于兹矣。又车驾至汴益近宋境，彼必朝夕忧惧，委曲为防。况闻王师已出唐、邓，必徙民渡江，所在清野，止留空城，使我军无所得，徒自劳费，果何益哉？其不可三也。宋我世仇，比年非无恢复旧疆、洗雪前耻之志，特畏吾威力，不能窥其虚实，故未敢轻举。今我军皆山西、河北无依之人，或招还逃军，胁从归国，大抵乌合之众，素非练习，而遽使从戎，岂能保其决胜哉。虽得其城，内无储蓄，亦何以守。以不练乌合之军，深入敌境，进不得食，退无所掠，将复遁逃啸聚为腹心患，其不可四也。发兵进讨，欲因敌粮，此事不可必者。随军转输，则又非民力所及。沿边人户虽有恒产，而赋役繁重，不胜困惫，又凡失业寓河南者，类皆衣食不给。贫穷之迫，盗所由生，如宋人阴为招募，诱以厚利，使为乡导，伺我不虞突而入寇，则内有叛民，外有勍敌，未易图之，其不五也。今春事将兴，若进兵不还，必违农时，以误防秋之用，此社稷大计，岂特疆场利害而已哉，其不可六也。臣愚以为止当遴选材武将士，分布近边州郡，敌至则追击，去则力田，以广储蓄。至于士气益强，民心益固，国用丰饶，自可恢廓先业，成中兴之功，一区区之宋何足平乎。”诏付尚书省，宰臣以为诸军既进，无复可议，遂寝。

既而元帅承裔等取宋大散关，上谕鼎曰：“所得大散关，可保则保，不可则焚毁而还。”于是鼎奏：“臣近遣官问诸帅臣，皆曰散关至蓦关诸隘，其地远甚，中间堡垒相望，如欲分屯非万人不可。而又有恒州、虢县所直数关，宋兵皆固守如旧，缓急有事当复分散关之兵。余众数少必不能支，而风翔，恒、陇亦无应援，恐两失之。且比年以来，民力困于调度，今方春农事已急，恐妨耕垦，不若焚毁此关，但屯边隘以张其势，彼或来侵，互相应援易为力也。”制可。

二年四月，鼎乞致仕，上遣近侍谕曰：“卿年既耄，朕非不知，然天下事方有次第，卿旧人也，

姑宜勉力以终之。”鼎以宣宗多亲细务，非帝王体，乃上奏曰：“天下之大，万机之众，钱谷之冗，非九重所能兼，则必付之有司，天子操大纲、责成功而已，况今多故，岂可躬亲细务哉？惟陛下委任大臣，坐收成算，则恢复之期不远矣。”上览其奏不悦，谓宰臣曰：“朕惟恐有怠，而鼎言如此何耶？”高琪奏曰：“圣主以宗庙社稷为心，法上天行健之义，忧勤庶政，夙夜不遑，乃太平之阶也。鼎言非是。”上喜之。

三年正月，上言：“沿边州官既有减定资历月日之格，至于掌兵及守御边隘者，征行暴露，备历艰险，宜一体减免，以求激劝。”从之。二月，上言：“近制，军前立功犯罪之人，行省、行院、帅府不得辄行诛赏。夫赏由中出则恩有所归，兹固至当。至于部分犯罪，主将不得施行，则下无所畏而令莫得行矣。”宰臣难之，上以问枢密院官，对如鼎言，乃下诏，自今四品以下皆得裁决。

时元帅内族承裔、移剌粘何伐宋，所下城邑多所焚掠，于是鼎上言：“承裔等奉诏宣扬国威，所谓‘吊民伐罪’者也。今大军已克武休，将至兴元。兴元乃汉中、西蜀喉衿之地，乞谕帅臣，所得城邑姑无焚掠，务慰抚之。诚使一郡帖然，秋毫不犯，则其余三十军，将不攻自下矣。若拒王师，乃宜有戮。”上甚是其言，遂诏谕承裔。鼎以年老屡上表求致仕，上谓宰臣曰：“胥鼎以老求退，朕观其精力未衰，已遣人往慰谕之。鼎尝荐把胡鲁，以为过己远甚，欲以自代。胡鲁固佳，至于驾驭人材，处决机务，不及鼎多矣。”俄以伐宋有功，迁官一阶。

八月，上言：“臣奉诏兼节制河东，近晋安帅府令百里内止留桑枣果木，余皆伐之。方今秋收，乃为此举以夺其事，既不能御敌而又害民，非计也。且一朝警急，其所伐木岂能尽去，使不资敌乎。他木虽伐，桑枣舍屋独非木乎，此殆徒劳。臣已下帅府止之，而左都监完颜闾山乃言尝奉旨清野，臣不知其可。”诏从鼎便宜规画。是时，大元兵大举入陕西，鼎多料敌之策，朝臣或中沮之，上谕枢密院官曰：“胥鼎规画必无谬误，自今卿等不须指授也。”寻又遣谕曰：“卿专制方面，凡事得以从宜规画，又何必一一中覆，徒为逗留也。”

四年，进封温国公，致仕，诏谕曰：“卿屡求退，朕初不许者，俟其安好，复为朕用尔。今从卿请，仍可来居京师，或有大事得就谘决也。”五年三月，上遣近侍谕鼎及左丞贾益谦曰：“自去冬至今，雨雪殊少，民心不安，军用或阙，为害甚重。卿等皆名臣故老，今当何以处之。欲召赴尚书省会议，恐与时相不合，难于面折，故令就第延问，其悉意以陈，毋有所隐。”元光元年五月，上敕宰相曰：“前平章胥鼎、左丞贾益谦、工部尚书札里吉、翰林学士勃迭，皆致政老臣，经练国事，当邀赴省与议利害。”仍遣侍官分诣四人者谕意焉。

六月，晋阳公郭文振奏：“河朔受兵有年矣，向皆秋来春去，今已盛暑不回，且不嗜戕杀，恣民耕稼，此殆不可测也。枢府每檄臣会合府兵进战，盖公府虽号分封，力实单弱，且不相统摄，方自保不暇，朝廷不即遣兵为援，臣恐人心以谓举弃河北，甚非计也。伏见前平章政事胥鼎，才兼将相，威望甚隆，向行省河东，人乐为用。今虽致政，精力未衰，乞付重兵，使总制公府，同力战御，庶几人皆响应，易为恢复，惟陛下图之。”

明年，宣宗崩，哀宗即位。正大二年，起复，拜平章政事，进封英国公，行尚书省于卫州。鼎以衰病辞，上谕曰：“卿向在河东，朝廷倚重。今河朔州郡多归附，须卿图画。卿先朝大臣必济吾事，大河以北，卿皆节制。”鼎乃力疾赴镇，来归者益众。鼎病不能自持，复申前请，优诏不许。三年，复上章请老，且举朝贤练军政者自代。诏答曰：“卿往在河东，残破孤危，殆不易保，卿一至而定。迄卿移镇，敌不复侵。何乃过为嫌避？且君臣均为一体，朕待下亦岂自殊，自外之语殆为过计。况余人才力孰可副卿者。卿年高久劳于外，朕岂不知，但国家百年积累之基，河朔亿万生灵之命，卿当勉出壮图，同济大事。”鼎奉诏惶惧不敢退。是年七月，薨。

鼎通达吏事，有度量，为政镇静，所在无贤不肖皆得其欢心。南渡以来，书生镇方面者，惟鼎一人而已。

侯挚初名师尹，避讳改今名，字莘卿，东阿人。明昌二年进士，入官慷慨有为。承安间，积迁山东路盐使司判官。泰和元年，以课增四分，特命迁官二阶。八年七月，追官一阶，降授长武县令。初，挚为户部主事，与王说规措西北路军储以代张炜，挚上章论本路财用不实，至是降除焉。贞祐

初，大兵围燕都，时挚为中都曲使，请出募军，已而婴城有功，擢为右补阙。二年正月，诏挚与少府监丞李迥秀分诣西山招抚。宣宗南渡，转劝农副使，提控紫荆等关。俄迁行六部侍郎。三年四月，同签枢密院阿勒根讹论等以谓“今车驾驻南京，河南兵不可易动，且兵不在多，以将为本。侯挚有过人之才，倘假以便宜之权，使募兵转粮，事无不克，可升为尚书，以总制永锡、庆寿两军。”于是以挚为太常卿，行尚书六部事，往来应给之。

挚遂上章言九事，其一曰：“省部所以总天下之纪纲，今随路宣差便宜、从宜，往往不遵条格，辄劄付六部及三品以下官，其于纪纲岂不紊乱，宜革其弊。”其二曰：“近置四帅府，所统兵校不为不众，然而弗克取胜者，盖一处受敌，余徒傍观，未尝发一卒以为援，稍见小却，则弃戈遁去，此师老将怯故也。将将之道，惟陛下察之。”其三曰：“率兵御寇，督民运粮，各有所职，本不可以兼行，而帅府每令杂进，累遇寇至，军未战而丁夫已遁，行伍错乱，败之由也。夫前阵虽胜，而后必更者，恐为敌所料耳，况不胜哉。用兵尚变，本无定形，今乃因循不改覆辙，臣虽素不知兵，妄谓率由此失。”其四曰：“雄、保、安肃诸郡据白沟、易水、西山之固，今多阙员，又所任者皆柔懦不武，宜亟选勇猛才干者分典之。”其五曰：“漳水自卫至海，宜沿流设备，以固山东，使力穑之民安服田亩。”其六曰：“近都州县官吏往往逋逃，盖以往来敌中失身者多，兼转输频并，民力困弊，应给不前复遭责罚，秩满乃与他处一体计资考，实负其人。乞诏有司优定等级，以别异之。”其七曰：“兵威不振，罪在将帅轻敌妄举，如近日李英为帅，临阵之际酒犹未醒，是以取败。臣谓英既无功，其滥注官爵并宜削夺。”其八曰：“大河之北，民失稼穑。官无俸给，上下不安，皆欲逃窜。加以溃散军卒还相剽掠，以致平民愈不聊生。宜优加矜恤，亟招抚之。”其九曰：“从来掌兵者多用世袭之官，此属自幼骄惰不任劳苦，且心胆懦怯何足倚办。宜选骁勇过人、众所推服者，不考其素用之。”上略施行焉。

时元帅蒲察七斤以通州叛，累遣谍者间挚，挚恐为所陷，上章自辩。诏谕之曰：“卿朕素知，岂容间耶。其一意于职，无以猜嫌自沮也。”八月，权参知政事。俄拜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于河北。先是，挚言：“河北东、西两路最为要地，真定守帅胡论出辄弃城南奔，州县危惧。今防秋在迩，甚为可忧，臣愿募兵与旧部西山忠义军往安抚之。”制可，故有是命。十一月，入见。壬申，遣祭河神于宜村。十二月，复行省于河北。

四年正月，进拜尚书右丞。尝上言，宜开沁水以便馈运，至是，诏有司开之。是时，河北大饥，挚上言曰：“今河朔饥甚，人至相食，观、沧等州斗米银十余两，殍殣相属。伏见沿河上下许贩粟北渡，然每石官籴其八，彼商人非有济物之心也，所以涉河往来者特利其厚息而已，利既无有，谁复为之。是虽有济物之名，而实无所渡之物，其与不渡何异。昔春秋列国各列疆界，然晋饥则秦输之粟，及秦饥，晋闭之籴，千古讥之。况今天下一家，河朔之民皆陛下赤子，而遭罹兵革，尤为可哀，其忍坐视其死而不救欤。人心惟危，臣恐弄兵之徒，得以藉口而起也。愿止其籴，纵民输贩为便。”诏尚书省行之。

时红袄贼数万人入临沂、费县之境，官军败之，生擒伪宣徽使李寿甫。讯之，则云其众皆杨安儿、刘二祖散亡之余，今复聚及六万，贼首郝定者兖州泗水人，署置百官，僭称大汉皇帝，已攻泰安、滕、兖、单诸州，及莱芜、新泰等十余县，又破邳州硙子堌，得船数百艘，近遣人北构南连皆成约，行将跨河为乱。挚以其言闻于上，且曰：“今邳、滕之路不通，恐实有此谋。”遂诏挚行省事于东平，权本路兵马都总管，以招诱之，若不从即率兵捕讨。兴定元年四月，济南、泰安、滕、兖等州土贼并起，肆行剽掠，挚遣提控遥授棣州防御使完颜霆率兵讨之，前后斩首千余，招降伪元帅石花五、夏全余党壮士二万人，老幼五万口。

是年冬，升资德大夫，兼三司使。二年二月，挚上言：“山东、河北数罹兵乱，遗民嗷嗷，实可哀恤，近朝廷遣官分往抚辑，其惠大矣。然臣忝预执政，敢请继行，以宣布国家德信，使疲瘵者得以少苏，是亦图报之一也。”宰臣难之，无何，诏遣挚行省于河北，兼行三司安抚事。既行，又上言曰：“臣近历黄陵岗南岸，多有贫乏老幼自陈本河北农民，因敌惊扰故南迁以避，今欲复归本土及春耕种，而河禁邀阻。臣谓河禁本以防闲自北来者耳，此乃由南而往，安所容奸，乞令有司验实放渡。”

诏付尚书省，宰臣奏“宜令枢府讲究”，上曰：“民饥且死，而尚为次第河耶。其令速放之。”

四月，招抚副使黄掴阿鲁答破李全于密州。初，贼首李全据密州及胶西、高密诸县，挚督兵讨之。会高密贼陈全等四人默白招抚副使黄掴阿鲁答，愿为内应，阿鲁答乃遣提控朱琛率兵五百赴之。时李全暨其党于忙儿者皆在城中，闻官军且西来，全潜逸去，忙儿不知所为。阿鲁答驰抵城下，鼓噪逼之，贼守陴者八百人皆下乞降。余贼四千出走，进军邀击之，斩首千级，俘百余人，所获军实甚众，遂复其城。是夜，琛又用陈全计，拔高密焉。六月，上遣谕挚曰：“卿勤劳王家，不避患难，身居相职而往来山堌水寨之间，保庇农民收获二麦，忠恪之意朕所具知。虽然，大臣也，防秋之际亦须择安地而处，不可堕其计中。”挚对曰：“臣蒙大恩，死莫能报，然承圣训敢不奉行。拟驻兵于长清县之灵岩寺，有屋三百余间，且连接泰安之天胜寨，介于东平、益都之间，万一兵来，足相应援。”上恐分其兵粮，乃诏权移邳州行省。

九月，挚上言：“东平以东累经残毁，至于邳、海尤甚，海之民户曾不满百而屯军五千，邳户仅及八百，军以万计。夫古之取兵以八家为率，一家充军七家给之，犹有伤生废业，疲于道路之叹。今兵多而民不足，使萧何、刘晏复生亦无所施其术，况于臣者何能为哉。伏见邳、海之间，贫民失业者甚众，日食野菜，无所依倚，恐因而啸聚以益敌势。乞募选为兵，自十月给粮，使充戍役，至二月罢之，人授地三十亩，贷之种粒而验所收获，量数取之，逮秋复隶兵伍。且战且耕，公私俱利，亦望被俘之民易于招集也。”诏施行之。

是时，枢密院以海州军食不足，艰于转输，奏乞迁于内地。诏问挚，挚奏曰：“海州连山阻海，与沂、莒、邳、密皆边隅冲要之地，比年以来为贼渊薮者，宋人资给之故。若弃而他徙，则直抵东平无非敌境，地大气增，后难图矣，臣未见其可。且朝廷所以欲迁者，止虑粮储不给耳。臣请尽力规画，劝喻农民趋时耕种，且令煮盐易粮，或置场宿迁，以通商旅，可不劳民力而办。仍择沭阳之地可以为营屯者，分兵选护逻，虽不迁无患也。”上是其言，乃止。

十月，先是，邳州副提控王汝霖以廪州将乏，扇其军为□。山东东路转运副使兼同知沂州防御使程戬惧祸及己，遂与同谋，因结宋兵以为外应。挚闻，即遣兵捕之，讯竟具伏，汝霖及戬并其党弹压崔荣、副统韩松、万户戚谊等皆就诛，至是以闻。三年七月，设汴京东、西、南三路行三司，诏挚居中总其事焉。十月，以里城毕工，迁官一阶。四年七月，迁荣禄大夫，致仕。

天兴元年正月，起复为大司农。四月，归大司农印，复致仕。八月，复起为平章政事，封萧国公，行京东路尚书省事。以军三千护送就舟张家渡，行至封丘，敌兵觉，不能进。诸将卒谋例戈南奔，留数骑卫挚。挚知其谋，遂下马，坐语诸将曰：“敌兵环视，进退在我。汝曹不思持重，吾宁死于汝曹之手，不忍为乱兵所蹂，以辱君父之命。”诸将诺而止，得全师以还，闻者壮之。十一月，复致仕。居汴中，有园亭蔡水滨，日与耆旧宴饮，及崔立以汴城降，为大兵所杀。

挚为人威严，御兵人莫敢犯。在朝遇事敢言，又喜荐士，如张文举、雷渊、麻九畴辈皆由挚进用。南渡后宰执中，人望最重。

把胡鲁，不详其初起。贞祐二年五月，宣宗南迁，由左谏议大夫擢为御前经历官，上面谕之曰：“此行，军马朕自总之，事有利害可因近侍局以闻。”三年十一月，出为彰化军节度使，兼泾州管内观察使。四年五月，改知京兆府事，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充行省参议官。

兴定元年三月，授陕西路统军使，兼前职。二年正月，召为御史中丞。三月，上言：“国家取人，惟进士之选为重，不求备数，务在得贤。窃见今场会试，考官取人泛滥，非求贤之道也。宜革其弊，依大定旧制。”诏付尚书省集文资官杂议，卒依泰和例行之，是月，拜参知政事。六月，诏权左副元帅，与平章胥鼎同事防秋。三年六月，平凉等处地震，胡鲁因上言：“皇天不言，以象告人，灾害之生必有其故，乞明谕有司，敬畏天戒。”上嘉纳之，遣右司谏郭著往阅其迹，抚谕军民焉。

四年四月，权尚书右丞、左副元帅，行尚书省、元帅府于京兆。时陕西岁运粮以助关东，民力浸困，胡鲁上言：“若以舟楫自渭入河，顺流而下，庶可少纾民力。”从之。时以为便。

五年正月，朝议欲复取会州，胡鲁上言：“臣窃计之，月当费米三万石、草九万称，转运丁夫不下十余万人。使此城一月可拔，其费已如此，况未必耶。临洮路新遭劫掠，疮痍未复，所须刍粮决

不可办，虽复取之庆阳、平凉、凤翔及邠、泾、宁、原、恒、陇等州，亦恐未能无阙。今农事将兴，沿边常费已不暇给，岂可更调十余万人以饷此军。果欲行之，则数郡春种尽废矣。政使此城必得，不免留兵戍守，是飞挽之役无时而已也。止宜令承裔军于定西、巩州之地，护民耕稼，俟敌意怠，然后取之。”诏付省院曰：“其言甚当，从之可也。”

三月，上言：“御敌在乎强兵，强兵在乎足食，此当今急务也。窃见自陕以西，州郡置帅府者九，其部众率不过三四千，而长校猥多，虚糜廪给，甚无谓也。臣谓延安、凤翔、巩州边隅重地固当仍旧，德顺、平凉等处宜皆罢去。河南行院、帅府存沿边并河者，余亦宜罢之。”制可。

是年十月，西北兵三万攻延安，胡鲁遣元帅完颜合达、元帅纳合买住御之，遂保延安。先是，胡鲁以西北兵势甚大，屡请兵于朝，上由是恶之。元光元年正月，遂罢参知政事，以河中府事权安抚使。于是陕西西路转运使夹欲德新上言曰：“臣伏见知河中府把胡鲁廉直忠孝，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实朝廷之良臣也。去岁，兵入延安，胡鲁遣将调兵，城赖以完，不为无功。今合达、买住各授世封，而胡鲁改知河中府。切谓方今用人之时，使谋略之臣不获展力，缓急或失事机。诚宜复行省之任，使与承裔共守京兆，令合达、买住捍御延安，以蕃卫河南，则内外安矣。”不报。

六月，召为大司农，既至汴，遂上言曰：“迩来群盗扰攘，侵及内地，陈、颖去京不及四百里，民居稀阔，农事半废，蔡、息之间十去八九。甫经大赦，贼起益多，动计数百，驱牛焚舍，恣行剽掠，田谷虽熟莫敢获者。所在屯兵率无骑士，比报至而贼已遁，从薄深恶复难追袭，则徒形迹而已。今向秋成，奈何不为处置也。”八月，复拜参知政事，上谓之曰：“卿顷为大司农，巡行郡县，盗贼如何可息？”对曰：“盗贼之多，以赋役多也。赋役省则盗贼息。”上曰：“朕固省之矣。”胡鲁曰：“如行院、帅府扰之何。”上曰：“司农官既兼采访，自今其令禁止之。”

初，胡鲁拜命日，巡护卫绍王宅都将把九斤来贺，御史粘割阿里言：“九斤不当游执政门，胡鲁亦不当受其贺，请并案之。”于是诏谕曰：“卿昔行省陕西，擅出系囚，此自人主当行，非臣下可专，人苟有言，其罪岂特除名。朕为卿地，因而肆赦，以弭众口，卿知之乎。今九斤有职守，且握兵柄，而纵至门下，法当责降，朕重卿素有直气，故复曲留。公家事但当履正而行，要取人情何必尔也，卿其戒之。”是年十二月，进拜尚书右丞。

元光二年正月，上谕宰臣曰：“陕右之兵将退，当审后图，不然今秋又至矣。右丞胡鲁深悉彼中利害，其与共议之。”寻遣胡鲁往陕西，与行省赛不合达从宜规画焉。哀宗即位，以有册立功，进拜平章政事。正大元年四月，薨。诏加赠右丞相、东平郡王。胡鲁为人忠实，忧国奉公。及亡，朝廷公宰，下迨吏民，皆嗟惜之。

师安石字子安，清州人，本姓尹氏，避国讳更焉。承安五年词赋进士。为人轻财尚义。初补尚书省令史，适宣宗南迁，留平章完颜承晖守燕都，承晖将就死，以遗表托安石使赴行在，安石间道走汴以闻。上嘉之，擢为枢密院经历官。时哀宗在春宫，领密院事，遂见知遇。

元光二年，累迁御史中丞。其七月，上章言备御二事，其一曰：“自古所以安国家、息祸乱，不过战、守、避、和四者而已。为今之计，守、和为上。所谓守者，必求智谋之士，使内足以得戍卒之心，外足以挫敌人之锐，不惟彼不能攻，又可以伺其隙而败之。其所谓和，则汉、唐之君固尝用此策矣，岂独今日不可用乎。乞令有司详议而行。”其二曰：“今敌中来归者颇多，宜丰其粮饷，厚其接遇，度彼果肯为我用，则择有心力者数十人，潜往以诱致其余。来者既众，彼必转相猜贰，然后徐起而图之，则中兴之功不远矣。”上嘉纳之。

九月，坐劾英王守纯附奏不实，决杖追官。及哀宗即位，正大元年擢为同签枢密院事。二年，复御史中丞。三年，工部尚书、权左参政。四年，进尚书右丞。五年，台谏劾近侍张文寿、张仁寿、李麟之，安石亦论列三人不已，上怒甚，有旨谓安石曰：“汝便承取贤相，朕为昏主，止矣。”如是数百言。安石骤蒙任用，遽遭摧折，疽发脑而死，上甚悼惜之。

赞曰：宣宗南迁，天命去矣，当是时虽有忠良之佐、谋勇之将，亦难为也。然而汝砺、行信拯救于内，胥鼎、侯挚守御于外，讫使宣宗得免亡国，而哀宗复有十年之久，人才有益于人国也若是哉。胡鲁养兵惜谷之论，善矣。安石不负随晖之托，遂见知遇，以论列近侍触怒而死，悲夫。

金史卷一〇九　列传第四七

完颜素兰一名翼，字伯扬，至宁元年策论进士也。贞祐初，累迁应奉翰林文字，权监察御史。二年，宣宗迁汴，留皇太子于燕都，既而召之，素兰以为不可，平章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从。且汝能保都城必完否？"素兰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则声势俱重，边隘有守则都城可无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实在灵武，盖将以系天下之心也。"不从，竟召太子从。

七月，车驾至汴，素兰上书言事，略曰："昔东海在位，信用谗谄，疏斥忠直，以致小人日进，君子日退，纪纲紊乱，法度益隳。风折城门之关，火焚市里之舍，盖上天垂象以儆惧之也。言者劝其亲君子、远小人、恐惧修省以答天变，东海不从，遂至亡灭。夫善救乱者必迹其乱之所由生，善革弊者必究其弊之所自起，诚能大明黜陟以革东海之政，则治安之效可指日而待也。陛下龙兴，不思出此，辄议南迁，诏下之日士民相率上章请留，启行之日风雨不时、桥梁数坏，人心天意亦可见矣。此事既往，岂容复追，但自今尤宜戒慎，覆车之辙不可引辕而复蹈也。"

又曰："国家不可一日无兵，兵不可一日无食。陛下为社稷之计，宫中用度皆从贬损，而有司复多置军官，不恤妄费，甚无谓也。或谓军官之众所以张大威声，臣窃以为不然。不加精选而徒务其多，缓急临敌其可用乎？且中都惟其粮乏，故使车驾至此。稍获安地，遂忘其危而不之备，万一再如前日，未知有司复请陛下何之也。"

三年正月，素兰自中都计议军事回，上书求见，乞屏左右。上遣人谕之曰："屏人奏事，朕固常尔。近以游茂因缘生疑间之语，故凡有所引见，必令一近臣立侍，汝有封章亦无患不密也。"寻召至近侍局，给纸札令书所欲言，书未及半，上出御便见之，悉去左右，惟近侍局直长赵和和在焉。素兰奏曰："臣闻兴衰治乱有国之常，在所用之人如何耳。用得其人，虽衰乱尚可扶持，一或非才，则治安亦乱矣。向者乣军之变，中都帅府自足剿灭，朝廷乃令移剌塔不也等招诱之，使帅府不敢尽其力，既不能招，愈不可制矣。至于伯德文哥之叛，帅府方议削其权，而朝廷传旨俾领义军，文哥由是益肆，改除之令辄拒不受，不臣之状亦显矣。帅府方且收捕，而朝廷复赦之，且不令隶帅府。国家付方面于重臣，乃不信任，顾养叛贼之奸，不知谁为陛下画此计者。臣自外风闻，皆平章高琪之意，惟陛下裁察。"上曰："汝言皆是。文哥之事，朕所未悉，诚如所言，朕肯赦之乎？且汝何以知此事出于高琪。"素兰曰："臣见文哥牒永清副提控刘温云'所差人张希韩至自南京，道副枢平章处分，已奏令文哥隶大名行省，勿复遵中都帅府约束'。温即具言于帅府。然则，罪人与高琪计结明矣。"上颔之。素兰续奏曰："高琪本无勋劳，亦无公望，向以畏死故擅诛胡沙虎，盖出无聊耳。一旦得志，妒贤能，树奸党，窃弄国权，自作威福。去岁，都下书生樊知一者诣高琪言，'乣军不可信，恐终作乱'，遂以刀杖决杀之，自是无复敢言军国利害者。宸聪之不通，下情之不达，皆此人罪也。及乣军为变，以党人塔不也为武宁军节度使往招之，已而无成，则复以为武卫军使。塔不也何人，且有何功，而重用如此。以臣观之，此贼变乱纪纲，戕害忠良，实有不欲国家平治之意。昔东海时，胡沙虎跋扈无上，天下知之，而不敢言，独台官乌古论德升、张行信弹劾其恶，东海不察，卒被其祸。今高琪之奸过于胡沙虎远矣。台谏职当言责，迫于凶威，噤不敢忤。然内外臣庶见其恣横，莫不扼腕切齿，欲一剸刃，陛下何惜而不去之耶。臣非不知言出而患至，顾臣父子迭仕圣朝，久食厚禄，不敢偷安。惟陛下断然行之，社稷之福也。"上曰："此乃大事，汝敢及之，甚善。"素兰复奏："丞相福兴，国之勋旧，乞召还京，以镇雅俗，付左丞彖多以留后事，足矣。"上曰："如卿所言，二人得无相恶耶。"素兰曰："福兴、彖多同心同德，无不协者。"上曰："都下事殷，恐丞相不可辍。"素兰曰："臣闻朝廷正则天下正，不若令福兴还，以正根本。"上曰："朕徐思之。"素兰出，上复戒曰："今日与朕对者止汝二人，慎无泄也。"阙后，上以素兰屡进直言，命再任监察御史。

四年三月，言："臣近被命体问外路官，廉干者拟不差遣，若懦弱不公者罢之，具申朝廷，别议拟注。臣伏念彼懦弱不公之人虽令罢去，不过止以待阙者代之，其能否又未可知，或反不及前官，盖徒有选人之虚名，而无得人之实迹。古语曰'县令非其人，百姓受其殃'。今若后官更劣，则为患滋甚，岂朝廷恤民之意哉。夫守令，治之本也。乞令随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各举堪充司县长

官者，仍明著举官姓名，他日察其能否，同定赏罚，庶几其可。议者或以阂选法、紊资品为言，是不知方今之事与平昔不同，岂可拘一定之法，坐视斯民之病而不权宜更定乎。”诏有司议行之。

时哀宗为皇太子，春宫所设师保赞谕之官多非其人，于是素兰上章言：“臣闻太子者天下之本也，欲治天下先正其本，正本之要无他，在选人辅翼之耳。夫生于齐者能齐言而不能楚语，未习之故也。人之性亦在夫习之而已。昔成王在襁褓中，即命周、召以为师保，戒其逸豫之心，告以持守之道，终之功光文、武，垂休无穷。钦惟陛下顺天人之心，预建春宫。皇太子仁孝聪明出于天资，总制枢务固已绰然有余，倘更选贤如周、召之俦者之夹辅，则成周之治不足侔矣。”上称善。未几，擢为内侍局直长，寻迁谏议大夫，进侍御史。

兴定二年四月，以蒲鲜万奴叛，遣素兰与近侍局副使内族讹可同赴辽东，诏谕之曰：“万奴事竟不知果何如，卿等到彼当得其详，然宜止居铁山，若复远去，则朕难得其耗也。”又曰：“朕以讹可性颇率易，故特命卿偕行，每事当详议之。”素兰将行，上言曰：“臣近请宣谕高丽复开互市事，闻以诏书付行省必兰出。若令行省就遣谕之，不过邻境领受，恐中间有所不通，使圣恩不达于高丽，高丽亦无由知朝廷本意也。况彼世为藩辅，未尝阙臣子礼，如遣信使明持恩诏谕之，贷粮、开市二者必有一济。苟俱不从，则其曲在彼，然后别议图之可也。”上是其言，于是遣典客署书表刘丙从行。及还，授翰林待制。

正大元年正月，诏集群臣议修复河中府，素兰与陈规等奏其未可，语在《规传》。是月，转刑部郎中。时南阳人布陈谋反，坐系者数百人，司直白华言于素兰曰：“此狱诖误者多，新天子方务宽大，他日必再诏推问，比得昭雪，死于榜笞之下者多矣。”素兰命华及检法边泽分别当死、当免者，素兰以闻，止坐首恶及拟伪将相者数人，余悉释之。八月，权户部侍郎。二年三月，授京西司农卿，俄改司农大卿，转御史中丞。七年七月，权元帅右都监、参知政事，行省于京兆。未几，迁金安军节度使，兼同、华安抚使。既而，召还朝，行至陕被围，久之，亡奔行在，道中遇害。

素兰莅官以修谨得名，然苛细不能任大事，较之辈流颇可称。自擢为近侍局直长，每进言多有补益。其居父丧，不饮酒，庐墓三年，时论以为难。

陈规字正叔，绛州稷山人。明昌五年词赋进士，南渡为监察御史。贞祐三年十一月，上章言：“参政侯挚初以都西立功，获不次之用，遂自请镇抚河北。陛下遽授以执政，盖欲责其报效也。既而盘桓西山，不能进退，及召还阙，自当辞避，乃恬然安居，至于按阅仓库，规画榷酤，岂大臣所宜亲。方今疆土日蹙，将帅乏人，士不选练，冗食猥多，守令贪残，百姓流亡，盗贼滋起，灾变不息，则当日夜讲求其故，启告陛下者也，而挚未尝及之。伏愿陛下特赐省察，量其才分别加任使，无令负天下之谤。”不报，又言：“警巡使冯祥进由刀笔，无他才能，第以惨刻督责为事，由是升职，恐长残虐之风，乞黜退以励余者”。诏即罢祥职，且谕规曰：“卿知臣子之分，敢言如此，朕甚嘉之。”

四年正月，上言：“伏见沿河悉禁物斛北渡，遂使河北艰食，人心不安。昔秦、晋为仇，一遇年饥则互输之粟。今圣主在上，一视同仁，岂可以一家之民自限南北。坐视困馁而不救哉。况军民效死御敌，使复乏食，生亦何聊，人心一摇，为害不细。臣谓宜于大阳、孟津等渡委官阅视，过河之物每石官收不过其半，则富有之家利其厚息，辐凑而往，庶几公私俱足。”宰执以河南军储为重，诏两渡委官取其八，二以与民，至春泽足，大兵北还，乃依规请。制可。

三月，上言：“臣因巡按至徐州。去岁河北红袄盗起，州遣节度副使纥石烈鹤寿将兵计之，而乃大掠良民家属为驱，甚不可也。乞明敕有司，凡鹤寿所虏俱放免之，余路军人有掠本国人为驱者，亦乞一体施行，庶几河朔有所系望，上恩无有极已。”事下尚书省，命徐州、归德行院拘括放之，有隐匿者坐掠人为奴婢法，仍许诸人告捕，依令给赏，被虏人自诉者亦赏之。

四月，上言：“河北濒河州县，率距一舍为一寨，籍居民为兵。数寨置总领官一人，并以宣差从宜为名。其人大抵皆闲官，义军之长、偏裨之属尤多无赖辈，征逐宴饮取给于下，日以为常。及敌至则伏匿不出，敌去骚扰如初。此辈小人假以重柄，朝廷号令威权无乃太轻乎。臣谓宜皆罢之，第委宣抚司从宜措画足矣。”制可。

七月，上章言：

陛下以上圣宽仁之姿，当天地否极之运，广开言路以求至论，虽狂妄失实者亦不坐罪。臣忝耳目之官，居可言之地，苟为缄默，何以仰酬洪造。谨条陈八事，愿不以人微而废之，即无可采，乞放归山林以惩尸禄之罪。

一曰：责大臣以身任安危。今北兵起自边陲，深入吾境，大小之战无不胜捷，以致神都覆没，翠华南狩，中原之民肝脑涂地，大河以北莽为盗区，臣每念及此，惊怛不已。况宰相大臣皆社稷生灵所系以安危者。岂得不为陛下忧虑哉。每朝奏议不过目前数条，特以碎末，互生异同，俱非救时之急者。况近诏军旅之务，专委枢府，尚书省坐视利害，泛然不问，以为责不在己，其于避嫌周身之计则得矣，社稷生灵将何所赖。古语云：“疑则勿任，任则勿疑。”又曰：“谋之欲众，断之欲独。”陛下既以宰相任之，岂可使亲其细而不图其大者乎。伏愿特出睿断，若军伍器械、常程文牍即听枢府专行，至于战守大计、征讨密谋皆须省院同议可否，则为大臣者知有所责，而天下可为矣。

二曰：任台谏以广耳目。人主有政事之臣，有议论之臣。政事之臣者宰相执政，和阴阳，遂万物，镇抚四夷，亲附百姓，与天子经纶于庙堂之上者也。议论之臣者谏官御史，与天子辨曲直、正是非者也。二者岂可偏废哉。昔唐文皇制中书门下入阁议事皆令谏官随之，有失辄谏。国朝虽设谏官，徒备员耳，每遇奏事皆令回避。或兼他职，或为省部所差，有终任不觌天颜、不出一言而去者。虽有御史，不过责以纠察官吏、照刷案牍、巡视仓库而已，其事关利害或政令更革，则皆以为机密而不闻。万一政事之臣专任胸臆、威福自由，或掌兵者以私见败事机，陛下安得而知之。伏愿遴选学术＜⿰讠 夹＞博、通晓世务、骨鲠敢言者以为台谏，凡事关利害皆令预议，其或不当，悉听论列，不许兼职及充省部委差，苟畏徇不言则从而黜之。

三曰：崇节俭以答天意。昔卫文公乘狄人灭国之余，徙居楚丘，才革车三十两，乃躬行俭约，冠大帛之冠，衣大布之衣，季年致騋牝三千，遂为富庶。汉文帝承秦、项战争之后，四海困穷，天子不能具钧驷，乃示以敦朴，身衣弋绨，足履革舄，未几天下富安，四夷咸服。国家自兵兴以来，州县残毁，存者复为土寇所扰，独河南稍完，然大驾所在，其费不赀，举天下所奉责之一路，顾不难哉。赖陛下慈仁，上天眷佑，蝗灾之余而去岁秋禾、今年夏麦稍得支持。夫应天者要在以实，行俭者天必降福，切见宫中及东宫奉养与平时无异，随朝官吏、诸局承应人亦未尝有所裁省。至于贵臣、豪族、掌兵官莫不以奢侈相尚，服食车马惟事纷华。今京师鬻明金衣服及珠玉犀象者日增于旧，俱非克己消厄之道。愿陛下以卫文公、汉文帝为法，凡所奉之物痛自撙节，罢冗员，减浮费，戒豪侈，禁戢明金服饰，庶皇天悔祸，太平可致。

四曰：选守令以结民心。方今举天下官吏军兵之费、转输营造之劳，皆仰给河南、陕西。加之连年蝗旱，百姓荐饥，行赈济则仓廪悬乏，免征调则用度不足，欲其实惠及民，惟得贤守令而已。当赋役繁殷、期会促迫之际，若措画有言则百姓力省而易办，一或乖谬有不胜其害者。况县令之弊无甚于今，由军卫监当进纳劳效而得者十居八九，其桀黠者乘时贪纵，庸懦者权归猾吏。近虽遣官廉察，治其奸滥，易其疲软，然代者亦非选择，所谓除狼得虎也。代乞明敕尚书省，公选廉洁无私、才堪牧民者，以补州府官。仍清县令之选，及责随朝七品、外任六品以上官各保堪任县令者一员，如他日犯赃并从坐。其资历已系正七品，及见任县令者，皆听寄理，俟秩满升迁。复令监察以时巡按，有不法及不任职者究治之，则实惠及民而民心固矣。

五曰：博谋群臣以定大计。比者徙河北军户百万余口于河南，虽革去冗滥而所存犹四十二万有奇，岁支粟三百八十余万斛，致竭一路终岁之敛，不能赡此不耕不战之人，虽无边事，亦将坐困，况兵事方兴，未见息期耶。近欲分布沿河，使自种殖，然游惰之人不知耕稼，群饮赌博习以成风，是徒烦有司征索课租而已。举数百万众坐糜廪给，缓之则用阙，急之则民疲，朝廷惟此一事已不知所处，又何以待敌哉。是盖不审于初，不计其后，致此误也。使初迁将去留从其所愿，则欲来者是足以自赡之家，何假官廪，其留者必有避难之所，不必强遣，当不至今日措画之难。古昔人君将举大事，则谋及乃心，谋及卿士、庶人、卜筮，乞自今凡有大事必令省院台谏及随朝五品以上官同议为便。

六曰：重官赏以劝有功。陛下即位以来，屡沛覃恩以均大庆，不吝官爵以激人心，至有未满一

任而并进十级，承应未出职而已带骠骑荣禄者，冗滥之极至于如此，复开鬻爵进献之门，然则被坚执锐效死行阵者何所劝哉。官本虚名，特出于人主之口，而天下之人极意趋慕者，以朝廷爱重耳。若不计勋劳，朝授一官，暮升一职，人亦将轻之而不慕矣。已然之事既不可咎，伏愿陛下重惜将来，无使公器为寻常之具，功赏为侥幸所乘。又今之散官动至三品，有司艰于迁授，宜于减罢八资内量增阶数，易以美名，庶几历官者不至于太骤，而国家恩权不失之太轻矣。

七曰：选将帅以明军法。夫将者国之司命，天下所赖以安危者也。举万众之命付之一人，呼吸之间以决生死，其任顾不重欤？自北兵入境，野战则全军俱殃，城守则阖郡被屠，岂皆士卒单弱、守备不严哉，特以庸将不知用兵之道而已。古语云："三辰不轨，取士为相。四夷交侵，拔卒为将。"今之将帅大抵先论出身官品，或门阀膏粱之子，或亲故假托之流，平居则意气自高，遇敌则首尾退缩，将帅既自畏怯，士卒夫谁肯前。又居常裒刻，纳其馈献，士卒因之以扰良民而莫可制。及率之应敌，在途则前后乱行，顿次则排门择屋，恐逼小民，恣其求索，以此责其畏法死事，岂不难哉。况今军官数多，自千户而上有万户、有副统、有都统、有副提控，十羊九牧，号令不一，动相牵制。切闻国初取天下，元帅而下惟有万户，所统军士不下数万人，专制一路岂在多哉，多则难择，少则易精。今之军法，每二十五人为一谋克，四谋克为一千户，谋克之下有蒲辇一人、旗鼓司火头五人，其任战者才十有八人而已。又为头目选其壮健以给使令，则是一千户所统不及百人，不足成其队伍矣。古之良将常与士卒同甘苦，今军官既有俸廪，又有券粮，一日之给兼数十人之用。将帅则丰饱有余，士卒则饥寒不足，曷若裁省冗食而加之军士哉。伏乞明敕大臣，精选通晓军政者，分诣诸路，编列队伍，要必五十人为一谋克，四谋克为一千户，五千户为一万户，谓之散将。万人设一都统，谓之大将，总之帅府。数不足者皆并之，其副统、副提控及无军虚设都统、万户者悉罢省。仍敕省院大臣及内外五品以上，各举方略优长。武勇出众，材堪将帅者一二人，不限官品，以充万户以上都统、元帅之职。千户以下，选军中有谋略武艺为众所服者充。申明军法，居常教阅，必使将帅明于奇正虚实之数，士卒熟于坐作进退之节。至于弓矢铠仗须令自负，习于劳苦。若有所犯，必刑无赦。则将帅得人，士气日振，可以待敌矣。

八曰：练士卒以振兵威。昔周世宗常曰："兵贵精而不贵多，百农夫不能养一战士，奈何朘民脂膏养此无用之卒。苟健懦不分，众何以劝。"因大搜军卒，遂下淮南、取三关，兵不血刃，选练之力也。唐魏征曰："兵在以道御之而已。御壮健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取细弱以增虚数。"比者凡战多败，非由兵少，正以其多而不分健懦，故为敌所乘，懦者先奔，健者不能独战而遂溃，此所以取败也。今莫若选差习兵公正之官，将已籍军人随其所长而类试之。其武艺出众者别作一军，量增口粮，时加训练，视等第而赏之。如此，则人人激厉，争效所长，而衰懦者亦有可用之渐矣。昔唐文皇出征，常分其军为上中下，凡临敌则观其强弱，使下当其上，而上当其中，中当其下。敌乘下军不过奔逐数步，而上军中军已胜其二军，用是常胜。盖古之将帅亦有以懦兵委敌者，要在预为分别，不使混淆耳。

上览书不悦，诏付尚书省诘之。宰执恶其纷更诸事，谓所言多不当。于是，规惶惧待罪，诏谕曰："朕始以规有放归山林之语，故令诘之，乃辞以不识忌讳，意谓朕恶其言而怒也。朕初无意加罪，其令御史台谕之。"寻出为徐州帅府经历官。

正大元年，召为右司谏，数上章言事，寻权吏部郎中。时诏群臣议修复河中府，规与杨云翼等言："河中今为无人之境，陕西民力疲乏，修之亦不能守，不若以见屯军士量力补治，待其可守即修之未晚也。"从之。未几，坐事解职。初，吏部尚书赵伯成坐铨选吏员出身王京与进士王著填开封警巡判官见阙，为京所讼免官，规亦坐之。是年十一月，改充补阙。十二月，言将相非材，且荐数人可用者。

二年正月，规及台谏同奏五事：一，乞尚书省提控枢密院，如大定、明昌故事。二，简留亲卫军。三，沙汰冗军，减行枢密院、帅府。四，选大臣为宣抚使，招集流亡以实边防。五，选官置所，议一切省减。略施行之。

四月，以大旱诏规审理冤滞，临发上奏："今河南一路便宜、行院、帅府、从宜凡二十处，陕西

行尚书省二、帅府五，皆得以便宜杀人，冤狱在此不在州县。”又曰：“雨水不时则责审理，然则职燮理者当何如。”上善其言而不能有为也。

十一月，上召完颜素兰及规入见，面谕曰：“宋人轻犯边界，我以轻骑袭之，冀其惩创告和，以息吾民耳。宋果行成，尚欲用兵乎。卿等当识此意。”规进曰：“帝王之兵贵于万全，昔光武中兴，所征必克，犹言‘每一出兵，头须为白’。兵不妄动如此。”上善之。四年三月，上召群臣喻以陕西事曰：“方春北方马渐羸瘠，秋高大势并来，何以支持。朕已喻合达尽力决一战矣，卿等以为如何。”又言和事无益，撒合辇力破和议，赛不言：“今已遣和使，可中辍乎。”余皆无言，规独进曰：“兵难遥度，百闻不如一见。臣尝任陕西官，近年又屡到陕西，兵将冗懦，恐不可用，未如圣料。”言未终，乌古论四和曰：“陈规之言非是，臣近至陕西，军士勇锐，皆思一战。”监察御史完颜习显从而和之，上首肯，又泛言和事。规对曰：“和事固非上策，又不可必成，然方今事势不得不然。使彼难从，犹可以激厉将士，以待其变。”上不以为然。明日，又令集议省中，欲罢和事，群臣多以和为便，乃诏行省斟酌发遣，而事竟不行。

十月，规与右拾遗李大节上章，劾同判大睦亲事撒合辇谄佞，招权纳贿及不公事。由是撒合辇竟出为中京留守，朝廷快之。五年二月，又与大节言三事：一，将帅出兵每为近臣牵制，不得专辄。二，近侍送宣传旨，公受赂遗，失朝廷体，可一切禁绝。三，罪同罚异，何以使人。上嘉纳焉。

初，宣宗尝召文绣署令王寿孙作大红半身绣衣，且戒以勿令陈规知。及成，进，召寿孙问曰：“曾令陈规辈知否？”寿孙顿首言：“臣侍禁庭，凡宫省大小事不敢为外人言，况亲被圣训乎。”上因叹曰：“陈规若知，必以华饰谏我，我实畏其言。”盖规言事不假借，朝望甚重，凡宫中举事，上必曰：“恐陈规有言。”一时近臣切议，惟畏陈正叔耳，挺然一时直士也。后出为中京副留守，未赴，卒，士论惜之。

规博学能文，诗亦有律度。为人刚毅质实，有古人风，笃于学问，至老不废，浑源刘从益见其所上八事，叹曰：“宰相材也。”每与人论及时事辄愤惋，盖伤其言之不行也。南渡后，谏官称许古、陈规，而规不以讦直自名，尤见重云。死之日，家无一金，知友为葬之。子良臣。

许古字道真，汾阳军节度使致仕安仁子也。登明昌五年词赋进士第。贞祐初，自左拾遗拜监察御史。时宣宗迁汴，信任丞相高琪，无恢复之谋，古上章曰：

自中都失守，庙社、陵寝、宫室、府库，至于图籍、重器、百年积累，一朝弃之。惟圣主痛悼之心至为深切，夙夜思惧所以建中兴之功者，未尝少置也。为臣子者食禄受责，其能无愧乎。且闾阎细民犹颙望朝廷整训师徒，为恢复计。而今才闻拒河自保，又尽徙诸路军户河南，彼既弃其恒产无以自生，土居之民复被其扰，臣不知谁为此谋者。然业已如是，但当议所以处之，使军无妄费，民不至困穷则善矣。

臣闻安危所系在于一相，孔子称“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事势至此，不知执政者每对天颜，何以仰答清问也。今之所急，莫若得人，如前御史大夫裴满德仁、工部尚书孙德渊，忠谅明敏，可以大用，近皆许告老，愿复起而任之，必能有所建立以利国家。太子太师致仕孙铎，虽颇衰疾，如有大议犹可赐召，或就问之。人才自古所难，凡知治体者皆当重惜况此耆旧，岂宜轻弃哉。若乃临事不尽其心，虽尽心而不明于理，得无益、失无损者，纵其尚壮，亦安所用。方时多难，固不容碌碌之徒备员尸素，以塞贤路也。惟陛下宸衷刚断，黜陟一新，以幸天下。臣前为拾遗时，已尝备论择相之道，乞取臣前奏并今所言，加审思焉。

臣又闻将者民之司命，国家安危所系，故古之人君必重其选，为将者亦必以天下为己任。夫将者贵谋而贱战，必也赏罚使人信之而不疑，权谋使人由之而不知，三军奔走号令以取胜，然后中心诚服而乐为之用。迩来城守不坚，临战辄北，皆以将之不才故也。私于所昵，赏罚不公，至于众怨，而惧其生变则抚摩慰籍，一切为姑息之事。由是兵轻其将，将畏其兵，尚能使之出死力以御敌乎？愿令腹心之臣及闲于兵事者，各举所知，果得真才，优加宠任，则战功可期矣。如河东宣抚使胥鼎、山东宣抚使完颜弼、涿州刺史内族从坦、昭义节度使必兰阿鲁带，或忠勤勇干，或重厚有谋，皆可任之以捍方面。

又曰：

河北诸路以都城既失，军户尽迁，将谓国家举而弃之，州县官往往逃奔河南。乞令所在根括，立期遣还，违者勿复录用。未尝离任者议加恩赉，如愿自效河北者亦听陈请，仍先赏之，减其日月。州县长贰官并令兼领军职，许择军中有才略胆勇者为头目，或加爵命以收其心，能取一府者即授以府长官，州县亦如之，使人怀复土之心。别遣忠实干济者，以文檄官赏招诸胁从人，彼既苦于敌役，来者必多，敌势当自削。有司不知出此，而但为清野计，事无缓急惟期速办，今晚禾十损七八，远近危惧，所谋可谓大戾矣。

又曰：

京师诸夏根本，况今常宿重兵，缓急征讨必由于此，平时尚宜优于外路，使百姓有所蓄积，虽在私室犹公家也。今有司搜括余粮，致转贩者无复敢入，宜即止之。

臣顷看读陈言，见其尽心竭诚以吐正论者率皆草泽疏贱之人，况在百僚，岂无为国深忧进章疏者乎？诚宜明敕中外，使得尽言不讳，则太平之长策出矣。

寻迁尚书左司员外郎，兼起居注，无何，转右司谏。时丞相高琪立法，职官有犯皆的决，古及左司谏抹捻胡鲁剌上言曰：“礼义廉耻以治君子，刑罚威狱以治小人，此万世不易论也。近者朝廷急于求治，有司奏请从权立法：职官有犯应赎者亦多的决。夫爵禄所以驭贵也，贵不免辱，则卑贱者又何加焉。车驾所驻非同征行，而凡科征小过皆以军期罪之，不已甚乎。陛下仁恕，决非本心，殆有司不思宽静可以措安，而专事督责故耳。且百官皆朝廷遴选，多由文行、武功、阀阅而进，乃与凡庶等，则享爵禄者亦不足为荣矣。抑又有大可虑者，为上者将曰官犹不免，民复何辞，则苛暴之政日行。为下者将曰彼既亦然，吾复何耻，则陵犯之心益肆。其弊岂胜言哉。伏愿依元年赦恩‘刑不上大夫’之文，削此一切之法，幸甚。”上初欲行之，而高琪固执以为不可，遂寝。

四年，以右司谏兼侍御史。时大兵越潼关而东，诏尚书省集百官议，古上言曰：“兵逾关而朝廷甫知，此盖诸将欺蔽罪也。虽然，大兵驻阌乡境数日不动，意者恐吾河南之军逆诸前，陕西之众议其后，或欲先令觇者伺趋向之便，或以深入人境非其地利而自危，所以观望未遽进也。此时正宜选募锐卒并力击之，且开其归路，彼既疑惑，遇敌必走，我众从而袭之，其破必矣。”上以示尚书省，高琪沮其议，遂不行。是月，始置招贤所，令古等领其事。

兴定元年七月，上闻宋兵连陷赣榆、涟水诸县，且获伪檄，辞多诋斥，因谕宰臣曰：“宋人构祸久矣，朕姑含容者，众虑开兵端以劳吾民耳。今数见侵，将何以处，卿等其与百官议。”于是集众议于都堂，古曰：“宋人孱弱，畏我素深，且知北兵方强，将恃我为屏蔽，虽时跳梁，计必不敢深入，其侮嫚之语，特市井屠沽儿所为，乌足较之。止当命有司移文，谕以本朝累有大造，及圣主兼爱生灵意。彼若有知，复寻旧好，则又何求。其或怙恶不悛，举众讨之，顾亦未晚也。”时预议者十余人，虽或小异而大略则一，既而丞相高琪等奏：“百官之议，咸请严兵设备以逸待劳，此上策也。”上然之。

时朝廷以诸路把军官时有不和不听，更相诉讼，古上言曰：“臣以为善者有劝，恶者有惩，国之大法也。苟善恶不闻，则上下相蒙，惩劝无所施矣。”上嘉纳之。

古以朝廷欲举兵伐宋，上疏谏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屡败，世宗料其不敢遽乞和，乃敕元帅府遣人议之，自是太平几三十年。泰和中，韩侂胄妄开边衅，章宗遣驸马仆散揆讨之。揆虑兵兴费重不能久支，阴遣侂胄族人赉乃祖琦画像及家牒，伪为归附，以见丘崇，因之继好，振旅而还。夫以世宗、章宗之隆，府库充实，天下富庶，犹先俯屈以即成功，告之祖庙，书之史册，为万世美谈，今其可不务乎？今大兵少息，若复南边无事，则太平不远矣。或谓专用威武可使宋人屈服，此殆虚言，不究实用。借令时获小捷，亦不足多贺。彼见吾势大，必坚守不出，我军仓猝无得，须还以就粮，彼复乘而袭之，使我欲战不得、欲退不能，则休兵之期殆未见也。况彼有江南蓄积之余，我止河南一路征敛之弊，可为寒心。愿陛下隐忍包容，速行此策，果通和，则大兵闻之亦将敛迹，以吾无掣肘故也。河南既得息肩，然后经略朔方，则陛下享中兴之福，天下赖涵养之庆矣。惟陛下略近功、虑后患，不胜幸甚。”上是其言，即命古草议和牒文，既成以示宰臣，宰臣言其有哀祈

之意，自示微弱，遂不用。

监察御史粘割梭失劾榷货司同提举毛端卿贪污不法，古以词理繁杂辄为删定，颇有脱漏，梭失以闻，削官一阶，解职，特免殿年。三年正月，尚书省奏谏官阙员，因以古为请，上曰："朕昨暮方思古，而卿等及之，正合朕意，其趋召之。"复拜左补阙。八月，削官四阶，解职。初，朝廷遣近侍局直长温敦百家奴暨刑部侍郎奥屯胡撒合徙吉州之民于丹以避兵锋，州民重迁，遮道控诉，百家奴谕以天子恐伤百姓之意，且令召晋安兵将护老幼以行。众意兵至则必见强也，乃噪入州署，索百家奴杀之。胡撒合畏祸，矫徇众情，与之会饮歌乐尽日，众肩舁导拥、欢呼拜谢而去。既还，诏古与监察御史纥石烈铁论鞫之，谕旨曰："百家奴之死皆胡撒合所卖也，其阅实以闻。"奥屯胡撒合既下狱，上怒甚，亟欲得其情以正典刑，而古等颇宽纵之，胡撒合自缢死，有司以故出论罪，遂有是罚。

哀宗初即位，召为补阙。俄迁左司谏，言事稍不及昔时。未几，致仕，居伊阳，郡守为起伊川亭。古性嗜酒，老而未衰，每乘舟出村落间，留饮或十数日不归，及溯流而上，老稚争为挽舟，数十里不绝，其为时人受慕如此。正大七年卒，年七十四。古平生好为诗及书，然不为士大夫所重，时论但称其直云。

天兴间，有右司谏陈岢者，遇事辄言无少隐，上尝面奖。及汴京被兵，屡上封事言得失，《请战》一书尤为剀切，其略云："今日之事，皆出陛下不断，将相怯懦，若因循不决，一旦无如之何，恐君臣相对涕泣而已。"可谓切中时病，而时相赤盏合喜等沮之，策为不行，识者惜焉。岢字和之，沧州人，大安元年进士。

赞曰：宣宗即位，孜孜焉以继述世宗为志，而其所为一切反之。大定讲和，南北称治，贞祐用兵，生民涂炭。石琚为相，君臣之间务行宽厚。高琪秉政，恶儒喜吏，上下苛察。完颜素兰首攻琪恶，谓琪必乱纪纲。陈规力言刀笔吏残虐，恐坏风俗。许古请与宋和，辞极忠爱。三人所言皆切中时病，有古诤臣之风焉。宣宗知其为直，而不用其言，如是而欲比隆世宗，难矣。

金史卷一一○　列传第四八

杨云翼　赵秉文　韩玉　冯璧　李献甫　雷渊　程震

杨云翼字之美，其先赞皇檀山人，六代祖忠客平定之乐平县，遂家焉。曾祖青、祖郁、考恒皆赠官于朝。云翼天资颖悟，初学语辄画地作字，日诵数千言。登明昌五年进士第一，词赋亦中乙科，特授承务郎、应奉翰林文字。承安四年，出为陕西东路兵马都总管判官。泰和元年，召为太学博士，迁太常寺丞，兼翰林修撰。七年，签上京、东京等路按察司事，因召见，章宗咨以当世之务，称旨。大安元年，翰林承旨张行简荐其材，且精术数，召授提点司天台，兼翰林修撰，俄兼礼部郎中。崇庆元年，以病归。贞祐二年，有司上官簿，宣宗阅之，记其姓名，起授前职，兼吏部郎中。三年，转礼部侍郎，兼提点司天台。

四年，大元及西夏兵入鄜延，潼关失守，朝议以兵部尚书蒲察阿里不孙为副元帅以御之。云翼言其人言浮于实，必误大事。不听，后果败。

兴定元年六月，迁翰林侍讲学士，兼修国史，知集贤院事，兼前职，诏曰："官制入三品者例外除，以卿遇事敢言，议论忠谠，故特留之。"时右丞相高琪当国，人有请榷油者，高琪主之甚力，诏集百官议，户部尚书高夔等二十六人同声曰："可。"云翼独与赵秉文、时戬等数人以为不可，议遂格。高琪后以事谴之，云翼不恤也。二年，拜礼部尚书，兼职如故。三年，筑京师子城，役兵民数万，夏秋之交病者相籍，云翼提举医药，躬自调护，多所全济。四年，改吏部尚书。凡军兴以来，入粟补官及以战功迁授者，事定之后，有司苛为程式，或小有不合辄罢去，云翼奏曰："赏罚国之大信，此辈宜从宽录，以劝将来。"

是年九月，上召云翼及户部尚书夔、翰林学士秉文于内殿，皆赐坐，问以讲和之策，或以力战为言，上俯首不乐，云翼徐以《孟子》事大、事小之说解之，且曰："今日奚计哉，使生灵息肩，则社稷之福也。"上色乃和。

十一月，改御史中丞。宗室承立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事于京兆，大臣言其不法，诏云翼就鞫

之，狱成，廷奏曰："承立所坐皆细事，不足问。向大兵掠平凉以西，数州皆破，承立坐拥强兵，瞻望不进，鄜延帅臣完颜合达以孤城当兵冲，屡立战绩。其功如此，而承立之罪如彼，愿陛下明其功罪以诛赏之，则天下知所劝惩矣。自余小失，何足追咎。"承立由是免官，合达遂掌机务。

哀宗即位，首命云翼摄太常卿，寻拜翰林学士。正大三年二月，复为礼部尚书，兼侍读。诏集百官议省费，云翼曰："省费事小，户部司农足以办之。枢密专制军政，蔑视尚书。尚书出政之地，政无大小皆当总领。今军旅大事，社稷系焉，宰相乃不得预闻，欲使利病两不相蔽得乎。"上嘉纳之。

明年，设益政院，云翼为选首，每召见赐坐而不名。时讲《尚书》，云翼为言帝王之学不必如经生分章析句，但知为国大纲足矣。因举"任贤""去邪"、"与治同道""与乱同事"、"有言逆于汝心""有言逊于汝志"等数条，一皆本于正心诚意，敷绎详明。上听忘倦。寻进《龟鉴万年录》、《圣学》、《圣孝》之类凡二十篇。

当时朝士，廷议之际多不尽言，顾望依违，浸以成俗。一日，经筵毕，因言："人臣有事君之礼，有事君之义。礼，不敢齿君之路马，蹴其刍者有罚，入君门则趋，见君之几杖则起，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受命不宿于家，是皆事君之礼，人臣所当尽者也。然国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一陈之，则向所谓礼者特虚器耳。君曰可，而有否者献其否。君曰否，而有可者献其可。言有不从，虽引裾、折槛、断鞅、轫轮有不恤焉者。当是时也，姑徇事君之虚礼，而不知事君之大义，国家何赖焉。"上变色曰："非卿，朕不闻此言。"

云翼尝患风痹，至是稍愈，上亲问愈之之方，对曰："但治心耳。心和则邪气不干，治国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则朝廷百官莫不一于正矣。"上矍然，知其为医谏也。

夏人既通好，遣其徽猷阁学士李弁来议互市，往返不能决，朝廷以云翼往议乃定。五年卒，年五十有九，谥文献。

云翼天性雅重，自律甚严，其待人则宽，与人交分一定，死生祸福不少变。其于国家之事，知无不言。贞祐中，主兵者不能外御而欲取偿于宋，故频岁南伐。有言之者，不谓之与宋为地，则疑与之有谋。至于宰执，他事无不言者，独南伐则一语不敢及。云翼乃建言曰："国家之虑，不在于未得淮南之前，而在于既得淮南之后。盖淮南平则江之北尽为战地，进而争利于舟楫之间，恐劲弓良马有不得骋者矣。彼若扼江为屯，潜师于淮以断饷道，或决水以潴淮南之地，则我军何以善其后乎。"及时全倡议南伐，宣宗以问朝臣，云翼曰："朝臣率皆谀辞，天下有治有乱，国势有弱有强，今但言治而不言乱，言强而不言弱，言胜而不言负，此议论所以偏也。臣请两言之。夫将有事于宋者，非贪其土地也，第恐西北有警而南又缀之，则我三面受敌矣，故欲我师乘势先动，以阻其进。借使宋人失淮，且不敢来，此战胜之利也。就如所料，其利犹未可必然。彼江之南其地尚广，虽无淮南岂不能集数万之众，伺我有警而出师耶。战而胜且如此，如不胜害将若何。且我以骑当彼之步，理宜万全，臣犹恐其有不敢恃者。盖今之事势与泰和不同，泰和以冬征，今我以夏往，此天时之不同也。冬则水涸而陆多，夏则水潦而涂淖，此地利之不同也。泰和举天下全力，驱乣军以为前锋，今能之乎，此人事之不同也。议者徒见泰和之易，而不知今日之难。请以夏人观之，向日弓箭之手在西边者一遇敌则搏而战、袒而射，彼已奔北之不暇。今乃陷吾城而虏守臣，败吾军而禽主将。曩则畏我如彼，今则侮我如此。夫以夏人既非前日，奈何以宋人独如前日哉。愿陛下思其胜之之利，又思败之之害，无悦甘言，无贻后悔。"章奏不报。时全果大败于淮上，一军全没。宣宗责诸将曰："当使我何面目见杨云翼耶。"

河朔民十有一人为游骑所迫，泅河而南，有司论罪当死，云翼曰："法所重私渡者，防奸伪也。今平民为兵所迫，奔入于河，为逭死之计耳。今使不死于敌而死于法，后惟从敌而已。"宣宗悟，尽释之。哀宗以河南旱，诏遣官理冤狱，而不及陕西，云翼言："天地人通为一体，今人一支受病则四体为之不宁，岂可专治受病之处而置其余哉。"朝廷是之。

司天有以《太乙新历》上进者，尚书省檄云翼参订，摘其不合者二十余条，历家称焉。所著文集若干卷，校《大金礼仪》若干卷，《续通鉴》若干卷，《周礼辨》一篇，《左氏》、《庄》、《列赋》各一篇，《五星聚井辨》一篇，《县象赋》一篇，《勾股机要》、《象数杂说》等著藏于家。

赵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阳人也。幼颖悟，读书若夙习。登大定二十五年进士第，调安塞簿，以课最迁邯郸令，再迁唐山。丁父忧，用荐者起复南京路转运司都勾判官。

明昌六年，入为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上书论宰相胥持国当罢，宗室守贞可大用。章宗召问，言颇差异，于是命知大兴府事内族■等鞫之。秉文初不肯言，诘其仆，历数交游者，秉文乃曰："初欲上言，尝与修撰王庭筠、御史周昂、省令史潘豹、郑赞道、高坦等私议。"庭筠等皆下狱，决罚有差。有司论秉文上书狂妄，法当追解，上不欲以言罪人，遂特免焉。当时为之语曰："古有朱云，今有秉文，朱云攀槛，秉文攀人。"士大夫莫不耻之。坐是久废，后起为同知岢岚军州事，转北京路转运司支度判官。承安五年冬十月，阴晦连日，宰相张万公入对，上顾谓万公曰："卿言天日晦冥，亦犹人君用人邪正不分，极有理。若赵秉文曩以言事降授，闻其人有才藻、工书翰，又且敢言，朕非弃不用，以北边军事方兴，姑试之耳。"泰和二年，召为户部主事，迁翰林修撰。十月，出为宁边州刺史。三年，改平定州。前政苛于用刑，每闻赦将至，先掊贼死乃拜赦，而盗愈繁。秉文为政一从宽简，旬月盗悉屏迹。岁饥，出禄粟倡豪民以赈，全活者甚众。

大安初，北兵南向，召秉文与待制赵资道论备边策，秉文言："今我军聚于宣德，城小，列营其外，涉暑雨器械弛败，人且病，俟秋敌至将不利矣。可遣临潢一军捣其虚，则山西之围可解，兵法所谓'出其不意、攻其必救'者也。"卫王不能用，其秋宣德果以败闻。寻为兵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俄转翰林直学士。

贞祐初，建言时事可行者三：一迁都，二导河，三封建。朝廷略施行之。明年，上书愿为国家守残破一州，以宣布朝廷恤民之意，且曰："陛下勿谓书生不知兵，颜真卿、张巡、许远辈以身许国，亦书生也。"又曰："使臣死而有益于国，犹胜坐糜廪禄为无用之人。"上曰："秉文志固可尚，然方今翰苑尤难其人，卿宿儒当在左右。"不许。

四年，拜翰林侍讲学士，言："宝券滞塞，盖朝廷初议更张，市肆已妄传其不用，因之抑遏，渐至废绝。臣愚以为宜立回易务，令近上职官通市道者掌之，给以银钞粟麦缣帛之类，权其低昂而出纳。"诏有司议行之。

兴定元年，转侍读学士。拜礼部尚书，兼侍读学士，同修国史，知集贤院事。又明年，知贡举，坐取进士卢亚重用韵，削两阶，因请致仕。金自泰和、大安以来，科举之文其弊益甚。盖有司惟守格法，所取之文卑陋陈腐，苟合程度而已，稍涉奇峭，即遭绌落，于是文风大衰。贞祐初，秉文为省试，得李献能赋，虽格律稍疏而词藻颇丽，擢为第一。举人遂大喧噪，诉于台省，以为赵公大坏文格，且作诗谤之，久之方息。俄而献能复中宏词，入翰林，而秉文竟以是得罪。

五年，复为礼部尚书，入谢，上曰："卿春秋高，以文章故须复用卿。"秉文以身受厚恩，无以自效，愿开忠言、广圣虑，每进见从容为上言，人主当俭勤、慎兵刑，所以祈天永命者，上嘉纳焉。哀宗即位，再乞致仕，不许。改翰林学士，同修国史，兼益政院说书官。以上嗣德在初，当日亲经史以自裨益，进无逸直解、《贞观政要》、《申鉴》各一通。

正大九年正月，汴京戒严，上命秉文为赦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秉文指事陈义，辞情俱尽。及兵退，大臣欲称贺，且命为表，秉文曰："《春秋》'新宫火，三日哭'。今园陵如此，酌之以礼，当慰不当贺。"遂已。时年已老，日以时事为忧，虽食息顷不能忘。每闻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则拜章，小则为当路者言，殷勤郑重，不能自已。三月，草开《兴改元诏》，闾巷闲皆能传诵，洛阳人拜诏毕，举城痛哭，其感人如此。是年五月壬辰，卒，年七十四，积官至资善大夫、上护军、天水郡侯。

正大间，同杨云翼作《龟鉴万年录》上之。又因进讲，与云翼共集自古治术，号《君臣政要》为一编以进焉。秉文自幼至老未尝一日废书，著《易丛说》十卷，《中庸说》一卷，《扬子发微》一卷，《太玄笺赞》六卷，《文中子类说》一卷，《南华略释》一卷，《列子补注》一卷，删集《论语》、《孟子解》各一十卷，《资暇录》一十五卷，所著文章号《滏水集》者三十卷。

秉文之文长于辨析，极所欲言而止，不以绳墨自拘。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之，至五言古诗则沉郁顿挫。字画则草书尤遒劲。朝使至自河、湟者，多言夏

人问秉文及王庭筠起居状，其为四方所重如此。

为人至诚乐易，与人交不立崖岸，未尝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养如寒士。杨云翼尝与秉文代掌文柄，时人号杨赵。然晚年颇以禅语自污，人亦以为秉文之恨云。

赞曰：杨云翼、赵秉文，金士巨擘，其文墨论议以及政事皆有足传。云翼《谏伐宋》一疏，宣宗虽不见听，此心何愧景略。庭筠之累，秉文所为，兹事大愧高允。

韩玉字温甫，其先相人，曾祖锡仕金，以济南尹致仕。玉明昌五年经义、辞赋两科进士，入翰林为应奉，应制一日百篇，文不加点。又作《元勋传》，称旨，章宗叹曰："勋臣何幸，得此家作传耶。"泰和中，建言开通州潞水漕渠，船运至都。升两阶，授同知陕西东路转运使事。

大安三年，都城受围。夏人连陷邠、泾，陕西安抚司檄玉以凤翔总管判官为都统府募军，旬日得万人，与夏人战，败之，获牛马千余。时夏兵五万方围平凉，又战于北原，夏人疑大军至，是夜解去。当路者忌其功，驿奏玉与夏寇有谋，朝廷疑之，使使者授玉河平军节度副使，且觇其军。

先是，华州李公直以都城隔绝，谋举兵入援，而玉恃其军为可用，亦欲为勤王之举，乃传檄州郡云："事推其本，祸有所基，始自贼臣贪容奸赂，继缘二帅贪固威权。"又云："裹粮坐费，尽膏血于生民。弃甲复来，竭资储于国计。要权力而望形势，连岁月而守妻孥。"又云："人谁无死，有臣子之当然。事至于今，忍君亲之弗顾。勿谓百年身后，虚名一听史臣。只如今日目前，何颜以居人世。"公直一军行有日矣，将有违约、国朝人有不从者，辄以军法从事。京兆统军便谓公直据华州反，遣都统杨珪袭取之，遂置极刑。公直曾为书约玉，玉不预知，其书乃为安抚所得，及使者觇玉军，且疑预公直之谋，即实其罪。玉道出华州，被囚死于郡学，临终书二诗壁间，士论冤之。

子不疑，字居之。以父死非罪，誓不禄仕。藏其父临终时手书云："此去冥路，吾心皓然，刚直之气，必不下沉。儿可无虑。世乱时艰，努力自护，幽明虽异，宁不见尔。"读者恻然。

冯璧字叔献，真定县人。幼颖悟不凡，弱冠补太学生。承安二年经义进士，制策复优等，调莒州军事判官，宰相奏留校秘书。未几，调辽滨主簿。县有和籴粟未给价者余十万斛，散贮民居，以富人掌之，有腐败则责偿于民，民殊苦之。璧白漕司，即日罢之，民大悦。

四年，调鄜州录事。明年，伐蜀，行部檄充军前检察，帅府以书檄委之。章宗欲招降吴曦，诏先以文告晓之，然后用兵。蜀人守散关不下，金兵杀获甚众，璧言："彼军拒守而并祸其民，无乃与诏旨相戾乎？"主帅憾之，以璧招两当溃卒，璧即日率凤州已降官属淡刚、李果偕行。道逢军士所得子女金帛牛马皆夺付刚，使归其家，军士则以违制决遣之。比到两当，军民三万余众鼓舞迎劳，璧以朝旨慰遣之。及还，主帅嘉其能，奏迁一官。五年，自东阿丞召补尚书省令史，用宗室承晖荐授应奉翰林文字，兼韩王府记室参军。俄转太学博士。至宁初，忽沙虎弑逆，遂去官。

宣宗南迁，璧时避兵东方，由单父渡河诣汴梁，时相奏复前职。贞祐三年，迁翰林修撰。时山东、河朔军六十余万口，仰给县官，率不逞辈窜名其间。诏璧摄监察御史，汰逐之。总领撒合问冒券四百余口，劾案以闻，诏杖杀之，故所至争自首，减几及于半。复进一官。初，监察御史本温被命汰宗室从坦军于孟州，军士欲谋变，本温惧不知所为，寻有旨北军沈思忠以下四将屯卫州，余众果叛入太行。于是，密院奏以璧代本温竟其事。璧驰至卫，召四将喻以上意，思忠等挟叛者请还奏之，璧责以大义，将士慚服，不日就汰者三千人。

六月，改大理丞，与台官行关中，劾奏奸赃之尤者商州防御使宗室重福等十数人，自是权贵侧目。

四年，以宋人拒使者于淮上，遣兵南伐，诏京东总帅纥石烈牙吾塔攻盱眙，牙吾塔不从命，乃率精骑由滁州略宣化，纵兵大掠。故兵所至原野萧条，绝无所资，宋人坚壁不战，乃无功而归。行省奏牙吾塔故违节制，诏璧佩金符鞫之。璧驰入牙吾塔军，夺其金符，易以他帅摄。牙吾塔入狱，兵士哗噪，以吾帅无罪为言，璧怒责牙吾塔曰："元帅欲以兵抗制使耶，待罪之礼恐不如此，使者还奏，狱能竟乎。"牙吾塔伏地请死，璧曰："兵法，进退自专，有失机会以致覆败者斩。"即拟以闻，时议壮之。

十月，改礼部员外郎，权右司谏、治书侍御史。诏问时务所当先者，璧上六事，大略言减冗食，

备选锋，缓疑似以慎刑，择公廉以检吏，屯戍革朘削之弊，权贵严请托之科。又条自治之策四，谓别贤佞，信赏罚，听览以通下情，贬损以谨天戒。

诏以东方饥馑，盗贼并起，以御史中丞完颜伯嘉为宣慰使，监察御史道远从行。道远发永城令簿奸赃，伯喜与令有违，付令有司，释簿不问，燕语之际又许参佐克忠等台职，璧皆劾之，伯嘉竟得罪去。

初，谍者告归德行枢密院言，河朔叛军有窃谋南渡者，行院事胡土门、都水监使毛花辇易其人，不为备。一日，红袖数百联筏南流，残下邑而去。命璧鞫之。璧以二将托疾营私，闻寇弛备，且来不战、去不追，在法皆当斩。或以为言："二将皆宠臣，而都水者赀累巨万，若求援禁近，必从轻典，君徒结怨权贵，果何益耶？"璧叹曰："睢阳行阙，东藩重兵所宿，门廷之寇且不能御，有大于此者复何望乎。"即具所拟闻。

四年，迁刑部郎中。关中旱，诏璧与吏部侍郎畏忻审理冤狱。时河中帅阿虎带及僚属十数人皆以弃城罪当死，系同州狱待报。同州官僚承望风旨，问璧何以处之，譬曰："河中今日重地，朝议拟为驻跸之所，若失此则河南、陕西有唇亡之忧。以彼宗室勋贵故使镇之，平居无事竭民膏血为浚筑计，一旦有警乃遽焚荡而去，此而不诛，三尺法无用矣。"竟以无冤上之。

冬十月，出为归德治中。未几，改同知保静军节度使，又改同知集庆军节度使，到官即上章乞骸骨，进一官致仕。正大九年，河南破，北归，又数年卒，年七十有九。

李献甫字钦用，献能从弟也。博通书传，尤精《左氏》及地理学。为人有干局，心所到则绝人远甚，故时人称其精神满腹。兴定五年登进士第，历咸阳簿，辟行台令史。

正大初，夏使来请和，朝廷以翰林待制冯延登往议，时献甫为书表官，从行。夏使有口辩，延登不能折，往复数日不定，至以岁币为言，献甫不能平，从旁进曰："夏国与我和好百年，今虽易君臣之名为兄弟之国，使兄输币宁有据耶。"使者曰："兄弟且不论。宋岁输吾国币二十五万匹，典故具在，君独不知耶。金朝必欲修旧好。非此例不可"。献甫作色曰："使者尚忍言耶。宋以岁币饵君家而赐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国君臣无一悟者，诚谓使者当以为讳，乃今公言之。使者果能主此议，以从赐姓之例，弊邑虽岁捐五十万，献甫请以身任之。"夏使语塞，和议乃定。后朝廷录其功，授庆阳总帅府经历官。

寻辟长安令。京兆行台所在，供亿甚繁，献甫处之常若有余，县民赖之以安。入为尚书省令史。天兴元年，充行六部员外郎，守备之策时相倚任之。以功迁镇南军节度副使，兼右警巡使，死于蔡州之难，年四十。

所著文章号《天倪集》，留汴京。献甫死，其家亦破，同年华阴王元礼购得之，传于世。

雷渊字希颜，一字季默，应州浑源人。父思，名进士，仕至同知北京转运使，注《易》行于世。渊庶出，年最幼，诸兄不齿，父殁不能安于家，乃发愤入太学，衣弊履穿，坐榻无席，自以跣露恒兀坐读书，不迎送宾客，人皆以为倨。其友商衡每为辩之，且周恤焉。后从李之纯游，遂知名。登至宁元年词赋进士甲科，调泾州录事，坐高庭玉狱几死。

后改东平，河朔重兵所在，骄将悍卒倚外敌为重，自行台以下皆摩抚之，渊出入军中偃然不为屈。不数月，闾巷间多画渊像，虽大将不敢以新进书生遇之。寻迁东阿令，转徐州观察判官。

兴定末，召为英王府文学兼记室参军，转应奉翰林文字。拜监察御史，言五事称旨，又弹劾不避权贵，出巡郡邑所至有威誉，奸豪不法者立箠杀之。至蔡州，杖杀五百人，时号曰"雷半千"，坐此为人所讼，罢去。久之，用宰相侯挚荐，起为太学博士、南京转运司户籍判官，迁翰林修撰。一夕暴卒，年四十八。

正大庚寅倒回谷之役，渊尝上书破朝臣孤注之论，引援深切，灼然易见，主兵者沮之，策竟不行。

为人躯干雄伟，髯张口哆，颜渥丹，眼如望洋，遇不平则疾恶之气见于颜间，或嚼齿大骂不休，虽痛自惩创，然亦不能变也。为文章诗喜新奇。善结交，凡当涂贵要与布衣名士无不往来。居京师，宾客踵门未尝去舍，家无余赀，及待宾客甚丰腆。莅官喜立名，初登第摄遂平县事，年少气锐，击

豪右，发奸伏，一邑大震，称为神明。尝擅笞州魁吏，州檄召之不应，罢去。后凡居一职辄震耀，亦坐此不达。

程震字威卿，东胜人。与其兄鼎俱擢第。震入仕有能声。兴定初，诏百官举县令，震得陈留，治为河南第一，召拜监察御史，弹劾无所挠。时皇子荆王为宰相，家僮辈席势侵民，震以法劾之，奏曰："荆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赞君父，同济艰难。顾乃专恃权势，蔑弃典礼，开纳货赂，进退官吏。纵令奴隶侵渔细民，名为和市，其实胁取。诸所不法不可枚举。陛下不能正家，而欲正天下，难矣。"于是，上责荆王，出内府银以偿物直，杖大奴尤不法者数人。未几，坐为故吏所讼，罢官。岁余，呕血卒。

震为人刚直有材干，忘身徇国，不少私与。及为御史。台纲大振，以故小人侧目者众，不能久留于朝，士论惜之。

赞曰：韩玉、冯璧、李献甫、雷渊皆金季豪杰之士也。邠、泾之变，玉募兵旬日而得万人。牙吾塔之凶暴，璧以王度绳之，卒不敢动，夏人援宋例以邀岁币，献甫以宋赐夏姓一事折之，夏使语塞而和议定。渊为御史，权贵歛避，古之国士何加焉。玉以疑见冤，璧、渊疾恶太甚，议者以酷讥之，瑕岂可以掩瑜哉。程震劾荆抵罪，此纵冯、雷、然亦以群小龃龉而死，直士之不容于世也久矣。吁。

金史卷一一一　列传第四九

古里甲石伦，隆安人。以武举登第。为人刚悍颇自用，所在与人不合，宣宗以其勇善战，每任用之。贞祐二年，累迁副提控、太原府判官，与从宜都提控、振武军节度使完颜蒲剌都议拒守不合，措置乖方，敌因大入，几不可御。既乃交章论列以自辨其无罪，上恶其不和，诏分统其兵。

未几，迁同知太原府事。奏请招集义军，设置长校，各立等差。都统授正七品职，副统正八品，万户正九品，千户正班任使，谋克杂班。仍三十人为一谋克，五谋克为一千户，四千户为一万户，四万户为一副统，两副统为一都统，外设一总领提控。制可。

四年，迁河东宣抚副使，上章言宣抚使乌古论礼不肯分兵御敌，且所行多不法。诏礼罢职，石伦迁绛阳军节度使，权经略使，寻知延安府事、兼鄜延路兵马都总管。大元兵围忻州，石伦率兵往援，以兵护其民入太原，所保军民甚众。

兴定元年七月，改河平军节度、兼卫州管内观察使，诏谕曰："朕初谓汝勇果，为国尽力，故倚以济事。寻闻汝嗜酒不法，而太原知府乌古论德升亦屡尝为朕言之，然皆琐屑，乃若不救汾州，岂细事哉。有司议罪如此，汝其悉之，益当戳力，以掩前过。"是年十一月，迁镇西军节度使、兼岚州管内观察使、行元帅府事。

二年四月，石伦言："去岁北兵破太原，游兵时入岚州境，而官民将士悉力捍御，卒能保守无虞。向者河东内郡皆驻以精甲，实以资储，视边城尤为完富，然兵一至相继沦没。岚兵寡而食不足，惟其上下协同，表里相应，遂获安帖。当大军初入，郡县仓皇，非此帅府控制，则奥、管保德、岢岚、宁化皆不可知矣。今防秋不远，乞朝廷量加旌赏，务令益尽心力，易以镇守。"诏有功者各迁官一级，仍给降空名宣敕，令枢密院遣授之。

三年二月，石伦奏："向者并、汾既破，兵入内地，臣谓必攻平阳，平阳不守，将及潞州，其还当由龙州谷以入太原。故臣尝请兵欲扼其归路，朝廷不以为然，既而皆如臣所料。始敌入河东时，郡县民皆携老幼徙居山险，后虽太原失守，而众卒不从，其意谓敌不久留，且望官军复至也。今敌居半岁，遣步骑扰诸保聚，而官军竟无至者，民其能久抗乎。夫太原，河东之要郡；平阳、陕西、河南之藩篱也。若敌兵久不去，居民尽从，屯兵积粮以固基本，而复扰吾郡县未残者，则边城指日皆下矣。北路不守，则南路为边，去陕西、河南益近，臣窃忧之，故复请兵以图战守。而枢府檄臣，并将权太原治中郭遹祖、义军李天禄等万余人，就其粮五千石，会汾州权元帅右都监抹捻胡剌复太原。臣召遹祖，欲号令其众，遹祖不从。寻得胡剌报曰：'尝问军数于遹祖，但称天禄等言之，未尝亲阅。问粮，则曰散在数处。'盖其情本欲视朝廷以己有兵粮，冀或见用，以取重职，不可指为实用

也。虽然，臣已遣提控石盏吾里忻等领军以往矣。但敌势颇重，而往者皆新集白徒，绝无精锐，恐不能胜。乞于河南、陕西量分精兵，以增臣力，仍令陕西州郡近河东者给之资粮，更令南路诸军缀敌之南，以分其势，如此庶几太原可复也。”诏陕西、河东行省分粮与之，请兵之事以方伐宋不从。

三月，石伦复上言曰：“顷者大兵破太原，招民耕稼，为久驻之基。臣以太原要镇，所当必争，遣提控石盏吾里忻引官兵义兵共图收复。又以军士有功者宜速赏之，故拟令吾里忻得注授九品之职，以是请于朝，而执政以为赏功罚罪皆须中覆。夫河东去京师甚远，移报往返不暇数十日，官军皆败亡之余，锋锐略尽，而义兵亦不习行阵，无异乌合，以重赏诱之犹恐不为用，况用功而久不见报乎。夫众不可用则不能退敌，敌不退则太原不可复，太原不可复则平阳之势日危，而境土日蹙矣。今朝廷抑而不许，不过虑其滥赏耳。借使有滥赏之弊，其与失太原之害孰重？”于是诏从其请，自太原治中及他州从七品以下职、四品以下散官，并听石伦迁调焉。

是月，石伦复言：“日者遣军潜捣敌垒，欲分石州兵五百权屯方山，剿杀土寇，且备岚州，而同知蒲察桓端拒而不发。又召同知宁边军节度使姚里鸦鹘与之议兵，竟不听命。近领兵将取太原，委石州刺史纳合万家权行六部，而辞以他故，几误军粮。约武州刺史郭宪率所领并进，宪亦不至。臣猥当方面之任，而所统官属并不禀从，乞朝廷严为惩诫，庶人知职分，易以责办。”宰臣恶之，乃奏曰：“桓端、鸦鹘已经奏改，无复可议。石伦身兼行部，不自规画，而使万家往来应给，石州无人恐亦有失。武州边郡正当兵冲，使宪率军离城，敌或乘之，孰与守御。万家等不从，未为过也。”上以为然，因遣谕石伦曰：“卿尝行院于归德，卫州防备之事非不素知，乃屡以步骑为请何耶。比授卿三品，且数免罪谴卿，尝自誓以死报国，今所为如此，岂报国之道哉！意谓河南之众必不可分，但图他日得以藉口耳。卿果赤心为国，尽力经画，亦足自效。万家等若必惩戒，彼中谁复可使者，姑为容忍可也。”

闰三月，石伦驻兵太原之西，俟诸道兵至进战，闻协从人颇有革心，上言于朝，乞降空名宣敕、金银符，许便宜迁注，以招诱之。上从其请，并给付之，仍听注五品以下官职。

六月，保德州振威军万户王章、弩军万户齐镇杀其刺史孛术鲁银术哥，仍灭其家，胁官吏军民同状白岚州帅府，言银术哥专恣惨酷，私造甲仗，将谋不轨。石伦密令同知州事把蒲剌都图之，蒲剌都乃与兵吏置酒召章等饮，擒而族诛之。至是，朝廷命行省胥鼎量宜迁赏，仍令蒲剌都摄州事，抚安其众焉。

六月，迁金安军节度使，行帅府事于葭州。时鄜州元帅内族承立虑夏人入寇，遣纳合买住以兵驻葭州，石伦辄分留买住兵千八百人，令以余兵屯绥德，而后奏之。有司论罪当绞，既而遇赦，乃止除名。元光元年，起为郑州同知防御使，与防御使裴满羊哥部内酤酒不偿直，皆除名。三月，上谕元帅监军内族讹可曰：“石伦今以罪废，欲再起之，恐生物议，汝军前得无用之乎。此人颇善战，果可用便当遣去。古亦有白衣领职者，渠虽除名何害也。”十月，大元兵围青龙堡，诏以石伦权左都监，将兵会上党公、晋阳公往援之。兵次弹平寨东三十里，敌兵梗道不得进，会青龙堡破，召还。既而复以罪免。

正大八年，大兵入河南，州郡无不下者，朝议以权昌武军节度使粘葛仝周不知兵事，起石伦代之。石伦初赴昌武，诏谕曰：“卿先朝宿将，甚有威望，故起拜是职。元帅苏椿、武监军皆晓兵事，今在昌武，宜与同议，勿复不睦失计也。”时北兵已至许，石伦赴镇几为游骑所获。数日，知两省军败，溃军踵来，有忠孝军完颜副统入城，两手皆折，血污满身，州人忧怖不知所出。石伦遣归顺军提控岚州人高珪往斥侯，珪因持在州军马粮草数目奔大元军，仍告以城池深浅。俄大兵至城下，以凤翔府韩寿孙持檄招降，言三峰败状。石伦、苏椿不诘问即斩之市中。既而武监军偏裨何魏辈开东门，内族按春开南门，夹谷太守开西门，大元军入城，擒苏椿，问以大名南奔之事，椿曰：“我本金朝人，无力故降，我归国得为大官，何谓反耶。”大将怒其不屈，即杀之。石伦投廨后井中，仝周自缢州廨。武监军者初不预开门之谋，何魏辈欲保全之，故言于大将曰：“监军令我辈献门。”然亦怒其不迎军而降，亦杀之。

仝周名晖，字子阳，策论进士，兴定间为徐州行枢密院参议官，上章言：“惟名与器不可假人，

自古帝王靡不为重。今之金银牌，即古符节也，其上有太祖御画，往年得佩者甚难，兵兴以来授予颇滥，市井道路黄白相望，恐非所以示信于下也。乞宝惜之，有所甄别。”上以语宰臣，而丞相高琪等奏：“时方多难，急于用人，驾驭之方，此其一也，如故为便。”

苏椿，大名人，初守大名，归顺于大元，正大二年九月，自大名奔汴，诏置许州，至是见杀。

完颜讹可，内族也。时有两讹可，皆护卫出身，一曰“草火讹可”，每得贼好以草火燎之，一曰“板子讹可”，尝误以宫中牙牌报班齐者为板子，故时人各以是目之。

正大八年九月，大兵攻河中。初，宣宗议迁都，朝臣谓可迁河中：“河中背负关陕五路，士马全盛，南阻大河，可建行台以为右翼。前有绛阳、平阳、太原三大镇，敌兵不敢轻入。应三镇郡县之民皆聚之山寨，敌至则为昼攻夜劫之计。屯重军中条，则行在有万全之固矣。”主议者以河中在河朔，又无宫室，不及汴梁，议遂寝。

宣宗既迁河南，三二年之后，诏元帅都监内族阿禄带行帅府事。阿禄带恇怯不能军，竭民膏血为浚筑之计。未几，绛州破，阿禄带益惧，驰奏河中孤城可不守，有旨亲视，果不可守则弃之，无至资敌。阿禄带遂弃河中，烧民户官府，一二日而尽。寻有言河中重镇，国家基本所在，弃之为失策，设为敌人所据，则大河之险我不得专恃矣。宣宗悔悟，系阿禄带同州狱，累命完复之，随守随破。至是，以内族两讹可将兵三万守之。

大兵谋取宋武休关。未几，凤翔破，睿宗分骑兵三万入散关，攻破凤州，径过华阳，屠洋州，攻武休关。开生山，截焦崖，出武休东南，遂围兴元。兴元军民散走，死于沙窝者数十万，分军而西，西军由别路入沔州，取大安军路开鱼鳖山，撤屋为筏，渡嘉陵江入关堡，并江趋葭萌，略地至西水县而还。东军止屯兴元、洋州之间，遂趋饶峰。宋人弃关不守，大兵乃得入。

初，大兵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军攻汴梁，故自将攻河中。河中告急，合打蒲阿遣王敢率步兵一万救之。十二月，河中破，初，河中主将知大兵将至，惧军力不足，截故城之半守之。及被攻，行帐命筑松楼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并进。至十一月，攻愈急。自王敢救军至，军士殊死斗，日夜不休，西北楼橹俱尽，白战又半月，力尽乃陷。草讹可战数十合始被擒，寻杀之。板讹可提败卒三千夺船走，北兵追及，鼓噪北岸上，矢石如雨。数里之外有战船横截之，败军不得过，船中有赍火炮名“震天雷”者连发之，炮火明，见北船军无几人，力斫横船开，得至潼关，遂入阌乡。寻有赦诏将佐以下，责讹可以不能死，车载入陕州，决杖二百。识者以为河中城守不下，德顺力竭而陷，非战之罪，故讹可之死人有冤之者。

初，讹可以元帅右监军、邠泾总帅、权参知政事，奉旨于邠、泾、凤翔往来防秋，奉御六儿监战，于讹可为孙行，而讹可动为所制，意颇不平，渐生猜隙。七年九月，召赴京师，改河中总帅，受京兆节制。此时六儿同赴召，谓讹可奉旨往来防秋，而乃畏怯避远，正与朝旨相违，上意颇罪讹可。及河中陷，苦战力尽，而北兵百倍临之，人谓虽至不守犹可以自赎，竟杖而死，盖六儿先入之言主之也。

刘祈曰：“金人南渡之后，近侍之权尤重。盖宣宗喜用其人以为耳目，伺察百官，故奉御辈采访民间，号‘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即入奏之，上因所责台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虽委将帅，又差一奉御在军中，号曰‘监战’，每临机制变多为所牵制，遇敌辄先奔，故师多丧败。”哀宗因之不改，终至亡国。

论曰：古里甲石论善战而好犯法，故见废者屡，晚起为将，卒死于难。金运将终，又用数奇之李广，其乏绝不亦宜乎。草讹可力战而死，板讹可亦力战，不死于阵而死于刑，论者以为有近侍先入之言。夫以＜⿱執日＞御治军，既掣之肘，又信其谗以杀人，金失政刑矣。唐之亡，坐以近侍监军，金蹈其辙，哀哉。

撒合辇字安之，内族也。宣宗朝，累迁同签枢密院事。元光二年十二月庚寅夜，宣宗病笃，英王盘都先入侍，哀宗后至，东华门已闭，闻英王在宫，遣枢密院官及东宫亲卫军总领移剌蒲阿勒兵东华门，都点检驸马都尉徒单合住奏中宫，得旨，领符钥启门。合住见上，上命撒合辇解合住刀佩之，哀宗遂入，明日即位，由是见亲信。正大元年正月庚申，以辇同判大睦亲府事，兼前职。刑部

完颜素兰言："把胡鲁策功第一，非超拜右丞相无以酬之。"然同功数人亦有不次之望，故胡鲁之命中辍，犨犹升二品云。

四年，大元既灭西夏，进军陕西。四月丙申，召尚书温迪罕寿孙、中丞乌古孙卜吉、祭酒裴满阿虎带、直学士蒲察世达、右司谏陈规、监察乌古论四和完颜习显、同判睦亲府事撒合犨同议西事，上曰："已谕合达尽力决一战矣。"群臣多主和事，独犨力破和议，语在《陈规传》。

八月，朝廷得清水之报，令有司罢防城及修城丁壮，凡军需租调不急者权停。初，闻大兵自凤翔入京兆，关中大震，以中丞卜吉、祭酒阿忽带兼司农卿，签民兵，督秋税，令民入保为避迁计。当时议者以谓大兵未至而河南先乱，且曰："御史监察城洛阳，治书供帐北使，中丞下兼司农签军督税，台政可知矣。"至是，上谓撒合犨曰："谚云，水深见长人。朝臣或欲我一战，汝独言当静以待之，与朕意合，今日有太平之望，皆汝谋也。先帝尝言汝可用，可谓知人矣。"

未几，右拾遗李大节、右司谏陈规言，撒合犨谄佞纳贿及不公事，奏帖留中不报。明惠皇后尝传旨戒曰："汝谄事上，上之骑鞠皆汝所教。"尉忻亦极言之，上颇悟，出为中京留守、兼行枢密院事。初，宣宗改河南府为金昌府，号中京，又拟少室山顶为御营，命移剌粘合筑之，至是撒合犨为留守。

九年正月，北兵从河清径渡，分兵至洛，出没四十余日。二月乙亥，立炮攻城。洛中初无军，得三峰溃卒三四千人，与忠孝军百余守御。时犨疽发于背，不能军，同知温迪罕斡朵罗主军务，有大事则就犨禀之。三月甲申，忠孝军百余骑入使宅，强拥犨出奔，犨不得已从之，并以官属及其子自随，才出南里城门，城上军觉，闭之瓮城中，矢石乱下，人马多死伤。犨知不能出，仰呼求救，军士知出奔非犨意，以绳引而上，送入其宅，不敢出。镇抚官缚出奔之党，欲杀之，已斩三人，犨亲为乞命，得免。

乙酉，斡朵罗赍金帛出北门，如前日巡城犒军之状，既出即沿城而西，直出外壕，城上人呼曰："同知讲和去矣。"军士及将领随而下者三四百人。少之，犨传令云："同知叛降，有再下城者斩。"凡斩三四人，乃定。丙戌夜，城东北角破，犨夺南门出不得，投濠水死。已而，大兵退，强伸复立帅府。

强伸，本河中射粮军子弟，貌极寝陋，而膂力过人。兴定初，从华州副都统安宁复潼关，以劳任使，尝监部阳醋。后客洛下，选充官军，戍陕铁岭，军溃被虏，从都尉兀林答胡土窜归中京。时中京已破，留守兼行枢密院使内族撒合犨死之，元帅任守真复立府事，以便宜署伸警巡使。后守真率部曲军从行省思烈入援，郑州之败守真死。

天兴元年八月，中京人推伸为府签事，领所有军二千五百人，伤残老幼半之。甫三日，北兵围之，东西北三面多树大炮，伸括衣帛为帜，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战，以壮士五十人，往来救应，大叫，以"憨子军"为号，其声势与万众无异。兵器已尽，以钱为镞，得大兵一箭截而为四，以筒鞭发之。又创遏炮，用不过数人，能发大石于百步外，所击无不中。伸奔走四应，所至必捷。得二驼及所乘马皆杀之，以犒军士，人不过一啖，而得者如百金之赐。九月，大兵退百里外。闰月，复攻，兵数倍于前。又一月，不能拔。事闻，哀宗降诏褒谕，以伸为中京留守、元帅左都监、世袭谋克、行元帅府事。

十月，参知政事内族思烈自南山领军民十余万入洛，行省事。二年二月，伸建一堂于洛川驿之东，名曰"报恩"，刻诏文于石，愿以死自效。三月，中使至，以伸便宜从事。是月，大兵自汴驱思烈之子于东门下，诱思烈降。思烈即命左右射之，既而知崔立之变，病不能语而死。总帅忽林答胡土代行省事，伸行总帅府事，月余粮尽，军民稍稍散去。

五月，大兵复来，阵于洛南，伸阵水北。有韩帅者匹马立水滨，招伸降，伸谓帅曰："君独非我家臣子耶？一日勤王，犹遗令名于世，君既不能，乃欲诱我降耶？我本一军卒，今贵为留守，誓以死报国耳。"遂跃而射之。帅奔阵，率步卒数百夺桥，伸军一旗手独出拒之，杀数人，伸乃手解都统银符与之佩，士卒气复振。初，筑战垒于城外四隅，至五门内外皆有屏，谓之迷魂墙。大兵以五百骑迫之，伸率卒二百鼓噪而出，大兵退。

六月，行省胡土率众走南山，鹰扬都尉献西门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数十人突东门出，转战至偃师，力尽就执。载以一马，拥迫而行，伸宛转不肯进，强掖之，将见大帅塔察。及中京七里河，伸语不逊，兵卒相谓曰：“此人乖角如此，若见大帅其能降乎，不若杀之。”因好语诱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吾贷汝命。”伸不从，左右力持使北面，伸拗头南向，遂杀之。

乌林答胡土。正大九年正月戊子，北兵以河中一军由洛阳东四十里白坡渡河。白坡故河清县，河有石底，岁旱水不能寻丈。国初以三千骑由此路趋汴，是后县废为镇，宣宗南迁，河防上下千里，常以此路为忧，每冬日命洛阳一军戍之。河中破，有言此路可徒涉者，已而果然。北兵既渡，夺河阴官舟以济诸军。时胡土为破虏都尉，戍潼关，以去冬十二月被旨入援，至偃师，闻白坡径渡之耗，直趋少室，夜至少林寺。时登封县官民已迁太平顶御寨。明日，胡土使人绐县官云：“吾军中家属辎重欲留此山，即率兵赴汴京。”因摄县官下山，使之前导，一军随之而上。山既险固，粮亦充足，遂有久住之意。寻纵军下山劫掠居民，甚于盗贼，旁近一二百里无不被害。胡土畏变，知而不禁，又所劫牛畜粮糗亦分有之。

七月，恒山公武仙、参政思烈两行省军，屯登封城南大林下，遣人约之入京。胡土百计不肯下，不得已，乃分其军四千，与思烈俱东。八月三日，两行省军溃于中牟，胡土狼狈上山，残卒三二十人外偏裨无一人至者。十二月，思烈自留山行省于中京，征兵同保洛阳，又迁延不行。思烈以檄来，言：“若依前逗留，自有典宪，吾不汝容矣。”胡土惧，乃挈妻子及军往中京，留其半山上以为巢穴。天兴二年三月，思烈病卒，留语胡土代行省事。六月，敌势益重，强伸方尽力战御，而胡土即领轻骑、挈妻子弃城南奔，遂失中京。

初，胡土在太平顶既顾望不进，又惧人议己，乃出榜募人为救驾军，云：“一旅之众可以兴复国家，诸人有能奋发许国捐躯者，岂不济大事乎！”于是，不逞之徒随募而出，得泽人缉麻觜、武录事等二十余人，促令赴京，行及卢店即行劫，械至，杖之二百，人无不窃笑。

既而，走蔡州，上召见慰问，而心薄之。会宋人攻唐州，元帅乌古论黑汉屡遣人告急，即命胡土领忠孝军百人，就征西山招抚乌古论换住、黄八儿等军赴之。胡土率兵至唐，宋人歛避，纵其半入城，夹击之，胡土大败，仅存三十骑以还，换住死焉。

既而，以胡土为殿前都点检，罢权参政。大兵围蔡，分军防守，胡土守西面。十一月，胡土之奴窃其金牌，夜缒城降，朝士喧播谓胡土纵之往，将有异志。胡土闻之，内不自安，乞解军职。上慰之曰：“卿父子昆弟皆为帅臣，受恩不为不厚，顾肯降耶。且卿向在洛阳不即降，而千里远来降于蔡，岂人情也哉。闻卿遇奴太察，且其衣食不常给之，此盖往求温饱耳，卿何慊焉。”因赐馔以安其心。初，胡土罢机政，颇有怨言，左右劝上诛之，上不听。及令守西城，尤怏怏不乐，至是始感恩无他虑矣。

寻以总帅孛术鲁娄室与胡土皆权参政，娄室与右丞仲德同事，胡土防守如故，复以都尉承麟为东面元帅权总帅。先是，攻东城，娄室随机备御。二日移攻南城，乌古论镐易之，炮击城楼几仆，右丞仲德率军救援，乃罢攻。俄而四面受敌，促德艰于独援，遂荐承麟代娄室东面，而乞与娄室同救应。初，胡土失外城，颇惭恨，声言力小不能令众，仲德亦荐之，故有是命。蔡城破，投汝水死。

赞曰：撒合辇本以佞进，乌林答胡士战阵不武，付以孤城，望其捍御大难，岂得为知人乎。强伸一射粮卒耳，及授以兵，乃能应变制胜，远过二人，力尽乃毙，犹有烈丈夫之风焉。古人有言：“四郊多垒，拔士为将。”使金运未去，伸足以建功名矣夫。

内族思烈，南阳郡王襄之子也。资性详雅，颇知书史。自五六岁入充奉御，甚见宠幸，世号曰“自在奉御”。当宣宗入承大统，胡沙虎跋扈，思烈尚在髫龀，尝涕泣跪抱帝膝致说曰：“愿早诛权臣，以靖王室。”帝急顾左右掩其口。自是，帝甚器重之。后由提点近侍局迁都点检。

天兴元年，汴京被围，哀宗以思烈权参知政事，行省事于邓州。会武仙引兵入援，于是思烈率诸军发自汝州，过密县，遇大元兵，不用武仙阻涧之策，逐败绩于京水，语在《武仙传》。中京留守、元帅左监军任守真死之。上闻，罢思烈行省之职，以守中京。无何，大兵围中京未能下，崔立遣人监思烈子于中京城下，招之使降。思烈不顾，令军士射之，既而知崔立已以汴京归顺，病数日而死。

初，思烈会武仙等军入援，即与仙论议不同，仙以思烈方得君，每假借之。思烈谓仙本无入援意，特以朝廷遣一参政召兵，迫于不得已乃行耳。然仙知兵，颇以持重为事。思烈急于入京，不听仙策，于是左右司员外郎王渥乃劝思烈曰："武仙大小数百战，经涉不为不多，兵事当共议。"思烈疑其与仙有谋，几斩之，渥自以无愧于内，不惧也。已而，思烈果败，渥殁于阵。

渥字仲泽，后名仲泽，太原人。性明俊不羁，博学善谈论，工尺牍，字画清美，有晋人风。少游太学，长于词赋，登兴定二年进士第。为时帅奥屯邦献、完颜斜烈所知，故多在兵间。后辟宁陵令，有治迹，入为尚书省令史。因使宋至扬州，应对敏给，宋人重之。及还，为太学助教，转枢密院经历官，俄迁右司都事，稍见信用。及思烈往邓州，以渥为左右司员外郎，从行。

赞曰：思烈夙惠，请诛权奸以立主威，有甘罗、辟疆之风，所谓"茂良不必父祖"者也。中京之围，崔立胁其子使招之降，不顾而趣射之，何愧乎桥玄。至如不从武仙之言，以至于败，此盖时人因惜王仲泽之死而有是言，仙无入援之意则非诬也。

纥石烈牙吾塔一名志。本出亲军，性刚悍喜战。贞祐间，仆散安贞为山东路宣抚使，以牙吾塔为军中提控。是时，山东群盗蜂起，安贞遣牙吾塔破巨蒙等四堌，又破马耳山寨，杀刘二祖贼党四千余人，降贼八千，虏其伪宣差程宽、招军大使程福，又降胁从民三万余人。贞祐四年六月，积功累迁拦通渡经略使。十月，为元帅左都监。十二月，行山东西路兵马都总管府事，兼武宁军节度使、徐州管内观察使。

兴定二年正月，宋兵万余攻泗州，牙吾塔赴援，至临淮，遇宋人三百，掩杀殆尽。及泗州，宋兵八千围甚急，督众进战，大破之，溺水死者甚众，获马三百余匹，俘五十余人。又围盱眙，宋人闭门坚守不敢出。以骑兵分掠境内，而时遣羸卒薄城诱之。宋人出骑数百来拒，牙吾塔麾兵佯北，发伏击之，斩首二百。宋人复出步骑八千来援，合击败之，杀一太尉，斩首三百。寻获觇者，称青平宋兵甚众，将救盱眙。牙吾塔移兵赴之，宋兵步骑七千人突出，兵少却，旋以轻骑扼其后，初逗留不与战，纵之走东南，薄诸河，斩首千余，溺死者无算，获马牛数百，甲仗以千计。师还，遇宋兵三千于连塘村，斩首千余级，俘五十人，获马三十五匹。宣宗以其有功，赐金带一。

三年正月，败宋人于濠州之香山村。二月，又败于滁州，斩首千级。拔小江寨，杀统制王大篷等，斩三万，俘万余人。又拔辅嘉平山寨，斩首数千，俘五百余人，获马牛数百，粮万斛。三月，提控奥敦吾里不大败宋人于上津县，兵还至濠州，宋人以军八千拒战，牙吾塔迎击败之，获马百余匹。

五年正月，上以红袄贼助宋为害，边兵久劳苦，诏牙吾塔遗宋人书求战，略曰："宋与我国通好，百年于此，顷岁以来，纳我叛亡，绝我贡币，又遣红袄贼乘间窃出，跳梁边疆，使吾民不得休息。彼国若以此曹为足恃，请悉众而来，一决胜负，果能当我之锋，沿边城邑当以相奉。度不能，即宜安分保境，何必狐号鼠窃、乘阴伺夜以为此态耶？且彼之将帅亦自受＜⿰釒 戊＞总戎，而临敌则望风远遁，被攻则闭垒深藏，逮吾师还，然后现形耀影以示武。夫小民尚气，女子有志者犹不尔也，切为彼国羞之。"

先是，宋将时青袭破泗州西城。二月，牙吾塔将兵取之，宋兵拒守甚力，乃募死士以梯冲并进，大败宋兵。时青乘城指麾，射中其目，遂拔众南奔。乃陈兵横绝走路击之，宋兵大溃，遂复泗州西城。三月，复出兵宋境，以报其役，破团山、贾家等诸寨，进逼濠州。牙吾塔虑州人出拒，躬率劲兵逆之，遇逻骑二百于城东，击杀过半。会侦者言前路刍粮甚艰，乃西掠定远，由涡口而还。九月，又率兵渡淮，大破宋兵于团山，诏迁官升职有差。

元光元年五月，以京东便宜总帅兼行户、工部事，上因谓宰臣曰："牙吾塔性刚，人皆畏之，委之行部，无不办者。至于御下亦颇有术，提控有胡论出者，渠厚待之，常同器而食，其人感奋，遂以战死。"英王守纯曰："凡为将帅，驾驭人材皆当如此。"上曰："然。"未几，宋人三千潜渡淮，至聊林，尽伐堤柳，塞汴水以断吾粮道。牙吾塔遣精甲千余破之，获其舟及渡者七百人，汴流由是复通。

二年四月，上言："赏罚国之大信，帝王所以劝善而惩恶，其令一出不可中变。向官军战殁者皆

廪给其家，恩至厚也。臣近抵宿州，乃知例以楮币折支，往往不给，至于失所。此殆有司出给之吝，不能奉行朝廷德意之过也。自今愿支本色，令得赡济。”以粮储方艰，诏有司给其半。

红袄贼寇寿、颍，剽掠数日而去。牙吾塔闻之，率兵渡淮，侦知朱村、孝义村有贼各数百，分兵攻之，连破两栅，及焚其村坞数十。还遇宋兵数百，阵淮南岸，击杀其半，寻有兵千余自东南来追，复大败之。

先是，纳合六哥杀元帅蒙古纲，据邳州以叛。十月，牙吾塔围之，焚其楼橹，斩首百余。于是，宋钤辖高显、统制侯进、正将陈荣等知不能守，共诛六哥，持其首缒城降。六哥既诛，众犹拒守，方督兵进攻，宋总领刘斌、提控黄温等缚首乱颜俊、戚谊、完颜乞哥，及枭提控金山八打首，遣其校马俊、吴珪来献。既而红袄监军徐福、统制王喜等亦遣其总领孙成、总押徐琦纳款。刘斌等遂率军民出降，牙吾塔入城，抚慰其众，各使安集，又招获红袄统制十有五人，将官训练百三十有九人。十一月，遣人来报，仍函六哥首以献。宣宗大喜，进牙吾塔官一阶，赐金三百两、内府重币十端，将士迁赏有差。

正大三年十一月，北兵猝入西夏，攻中兴府甚急。召陕西行省及陕州、灵宝二总帅讹可、牙吾塔议兵。又诏谕两省曰：“倘边方有警，内地可忧，若不早图，恐成噬脐。旦夕事势不同，随机应变，若逐旋申奏，恐失事机，并从行省从宜规画。”

四年，牙吾塔复取平阳，获马三千。是岁，大兵既灭夏国，进攻陕西德顺、秦州、清水等城，遂自凤翔入京兆，关中大震。五年，围庆阳。六年十月，上命陕省以羊酒及币赴庆阳犒北帅，为缓师计。北中亦遣唐庆等往来议和，寻遣斡骨栾为小使，径来行省。十二月，诏以牙吾塔与副枢蒲阿权签枢密院事，内族讹可将兵救庆阳。七年正月，战于大昌原，庆阳围解。诏以牙吾塔为左副元帅，屯京兆。初，斡骨栾来，行省恐泄事机，因留之。蒲阿等既解庆阳之围，志气骄满，乃遣还，谓使者曰：“我已准备军马，可战斗来。”语甚不逊，斡骨栾以此言上闻，太宗皇帝大怒，至应州，以九日拜天，即亲统大兵入陕西。八年，迁居民于河南，弃京兆东还。五月，至阌乡，得寒疾，汗不出，死。

“塔”亦作“太”，亦曰“牙忽带”，盖女直语，无正字也。是岁九月，国信使内族乘庆自北使还，始知牙吾塔不逊激怒之语，且言庆等在旁心魄震荡，殆不忍闻。当时以帅臣不知书，误国乃尔。

塔为人鸷狠狼戾，好结小人，不听朝廷节制。尝入朝，诣省堂，诋毁宰执，宰执亦不敢言，而上倚其镇东方，亦优容之。尤不喜文士，僚属有长裾者辄以刀截去。又喜凌侮使者，凡朝廷遣使来，必以酒食困之，或辞以不饮，因并食不给，使饿而去。司农少卿张用章以行户部过宿，塔饮以酒，张辞以寒疾，塔笑曰：“此易治耳。”趋左右持艾来，卧张于床，灸之数十。又以银符佩妓，屡往州郡取赇，州将之妻皆远迎迓，号“省差行首”，厚贿之。御史康锡上章劾之，且曰：“朝庭容之，适所以害之。欲保全其人，宜加裁制。”朝廷竟不治其罪。以屡败宋兵，威震淮、泗，好用鼓椎击人，世呼曰“卢鼓椎”，其名可以怖儿啼，大概如呼“麻胡”云。

有子名阿里合，世目曰“小鼓椎”，尝为元帅，从哀宗至归德，与蒲察官奴作乱，伏诛。

康锡字伯禄，赵州人。至宁元年进士。正大初，由省掾拜御史，劾侯挚、师安石非相材，近侍局宗室撒合辇声势熏灼，请托公行，不可使在禁近，时论韪之。转右司都事、京南路司农丞，为河中路治中。河中破，从时帅率兵南奔，济河，船败死。为人气质重厚，公家之事知无不为，与雷渊、冀禹锡齐名。

赞曰：金自胡沙虎、高琪用事，风俗一变，朝廷矫宽厚之政，好为苛察，然为之不果，反成姑息。将帅鄙儒雅之风，好为粗豪，然用非其宜，终至跋扈。牙吾塔战胜攻取，威行江、淮，而矜暴不法，肆侮王人，此岂可制者乎？弃陕而归，死于道途，殆其幸欤。其子效尤，竟陷大僇，君子乃知康锡之言不为过也。

金史卷一一二　列传第五○

完颜合达名瞻，字景山。少长兵闲，习弓马，能得人死力。贞祐初，以亲卫军送岐国公主，充

护卫。三年，授临潢府推官，权元帅右监军。时临潢避迁，与全、庆两州之民共壁平州。合达隶其经略使乌林答乞住，乞住以便宜授军中都统，累迁提控，佩金符。未几，会燕南诸帅将兵复中都城，行至平州迁安县，临潢、全庆两军变，杀乞住，拥合达还平州，推为帅，统乞住军。合达以计诛首乱者数人。其年六月，北兵大将喊得不遣监战提军至平州城下，以州人黄裳入城招降，父老不从，合达引兵逆战，知事势不敌，以本军降于阵。监战以合达北上，留半岁，令还守平州。已而，谋自拔归，乃遣奉先县令纥石烈布里哥、北京教授蒲察胡里安、右三部检法蒲察蒲女涉海来报。

四年十一月，合达果率所部及州民并海西南归国。诏进官三阶，升镇南军节度使，驻益都，与元帅蒙古纲相应接，充宣差都提控。十二月，大元兵徇地博兴、乐安、寿光，东涉潍州之境，蒙古纲遣合达率兵屡战于寿光、临淄。兴定元年正月，转通远军节度使、兼巩州管内观察使。七月，改平西军节度使、兼河州管内观察使。二年正月，知延安府事、兼鄜延路兵马都总管。

三年正月，诏伐宋，以合达为元帅右都监。三月，破宋兵于梅林关，擒统领张时。又败宋兵于马岭堡，获马百匹。又拔麻城县，获其令张倜、干办官郭守纪。

四月，夏人犯通秦寨，合达出兵安塞堡，抵隆州，夏人自城中出步骑二千逆战，进兵击之，斩首数十级，俘十人，遂攻隆州，陷其西南隅，会日暮乃还。六月，行元帅府事于唐、邓，上遣谕曰：“以卿才干故委卿，无使敌人侵轶，第固吾圉可也。”四年正月，复为元帅右都监，屯延安。十月，夏人攻绥德州，驻兵于拄天山，合达将兵击之，别遣先锋提控樊泽等各率所部分三道以进，毕会于山颠，见夏人数万余傅山而阵，即纵兵分击，泽先登，摧其左军，诸将继攻其右，败之。

五年五月，知延安府事，兼前职。上言：“诸军官以屡徙，故往往不知所居地形迂直险易，缓急之际恐至败事，自今乞勿徙。”又言：“河南、陕西镇防军皆分屯诸路，在营惟老稚而已。乞选老成人为各路统军以镇抚之，且督其子弟习骑射，将来可用。”皆从之。

十一月，夏人攻安塞堡，其军先至，合达与征行元帅纳合买住御之。合达策之曰：“比北方兵至，先破夏人则后易为力。”于是潜军裹粮倍道兼进，夜袭其营，夏人果大溃，追杀四十里，坠崖谷死者不可胜计。上闻之，赐金各五十两、重币十端，且诏谕曰：“卿等克成大功，朕闻之良喜。经画如此，彼当知畏，期之数年，卿等可以休息矣。”仍诏以合达之功遍谕河南帅臣。是月，与元帅买住又战延安，皆被重创。十二月，以保延安功赐金带一、玉吐鹘一、重币十端。

元光元年正月，迁元帅左监军，授山东西路吾改必剌世袭谋克。权参知政事，行省事于京兆。未几，真拜。是年五月，上言：“顷河中安抚司报，北将按察儿率兵入隰、吉、翼州，浸及荣、解之境，今时已暑，犹无回意，盖将蹂吾禾麦。倘如此，则河东之土非吾有也。又河南、陕西调度仰给解盐，今正漉盐之时，而敌扰之，将失其利。乞速济师，臣已拟分兵二万，与平阳、上党、晋阳三公府兵同力御之。窃见河中、荣、解司县官与军民多不相谙，守御之闲或失事机。乞从旧法，凡司县官使兼军民，庶几上下相得，易以集事。”又言盐利，“今方敌兵迫境，不厚以分人，孰肯冒险而取之。若自输运者十与其八，则人争赴以济国用。”从之。

葭州提控王公佐言于合达曰：“去岁十月，北兵既破葭州，构浮梁河上。公佐寓治州北石山子，招集余众得二千余人，欲复州城。以士卒皆自北逃归者，且无铠仗，故尝请兵于帅府，将焚其浮桥，以取葭州，帅府不听。又请兵援护老幼稍徙内地，而帅府亦不应。今葭州之民迫于敌境，皆有动摇之心。若是秋敌骑复来，则公佐力屈死于敌手，而遗民亦俱屠矣。”合达乃上言，“臣愿驰至延安，与元帅买住议，以兵护公佐军民来屯吴堡，伺隙而动。”诏省院议之，于是命合达率兵取葭州。行至鄜州，千户张子政等杀万户陈纹，将掠城中。合达已勒兵为备，子政等乃出城走，合达追及之，众复来归，斩首恶数十人，军乃定。

六月，合达上言：“累获谍者，皆云北方已约夏人，将由河中、葭州以入陕西。防秋在近，宜预为计。今陕西重兵两行省分制之，然京兆抵平凉六百余里，万一敌梗其闲，使不得通，是自孤也。宜令平凉行省内族白撒领军东下，与臣协力御敌，以屏潼、陕，敌退后复议分司为便。”诏许之。二年二月，以保凤翔之功进官，赐金币及通犀带一。是时，河中已破，合达提兵复取之。

正大二年七月，陕西旱甚，合达斋戒请雨，雨澍，是岁大稔，民立石颂德。延安既残毁，合达

令于西路买牛付主者，诏集散亡，助其耕垦，自是延安之民稍复耕稼之利。八月，巩州田瑞反，合达讨之，诸军进攻，合达移文谕之曰："罪止田瑞一身，余无所问。"不数日，瑞弟济杀瑞以降，合达如约抚定一州，民赖以宁。三年，诏迁平凉行省。四年二月，征还，拜平章政事、芮国公。七年七月庚寅朔，以平章政事妨职枢密副使。初，蒲阿面奏："合达在军中久，今日多事之际乃在于省，用违其长。臣等欲与枢密协力军务，擢之相位似亦未晚。"故有此授。

十月己未朔，诏合达及枢密副使蒲阿救卫州。初，朝廷以恒山公仙屯卫州，公府节制不一，欲合而一之。至是，河朔诸军围卫，内外不通已连月，但见塔上时举火而已。合达等既至，先以亲卫兵三千尝之，北兵小退，翼日围解。上登承天门犒军，皆授世袭谋克，赐良马玉带，全给月俸本色，盖异恩也。

未几，以蒲阿权参知政事，同合达行省事于阌乡，以备潼关。先是，陕省言备御策，朝官集议，上策亲征，中策幸陕，下策弃秦保潼关。议者谓止可助陕西军以决一战，使陕西不守，河南亦不可保。至是，自陕以西亦不守矣。

八年正月，北帅速不＜⿰舟旦寸＞攻破小关，残卢氏、朱阳，散漫百余里间。潼关总帅纳合买住率夹谷移迪烈、都尉高英拒之，求救于二省。省以陈和尚忠孝军一千，都尉夹谷泽军一万往应，北军退，追至谷口而还。两省辄称大捷，以闻。既而北军攻凤翔，二省提兵出关二十里，与渭北军交，至晚复收兵入关，凤翔遂破。二省遂弃京兆，与牙古塔起迁居民于河南，留庆山奴守之。九月，北兵入河中，时二相防秋还陕，量以军马出冷水谷以为声援。

十一月，邓州报，北兵道饶峰关，由金州而东。于是，两省军入邓，遣提控刘天山以劄付下襄阳制置司，约同御北兵，且索军食。两省以前月癸卯行，留杨沃衍军守阌乡。沃衍寻被旨取洛南路入商州，屯丰阳川备上津，与恒山公仙相掎角。合达复留御侮中郎将完颜陈和尚于阌乡南十五里，乃行。陈和尚亦随而往。沃衍军八千及商州之木瓜平，一日夜驰三百里入桃花堡，知北兵由丰阳而东，亦东还，会大军于镇平。恒山公仙万人元驻胡陵关，至是亦由荆子口、顺阳来会。十二月朔，俱至邓下，屯顺阳。乃遣天山入宋。

初，宋人于国朝君之、伯之、叔之，纳岁币将百年。南渡以后，宋以我为不足虑，绝不往来。故宣宗南伐，士马折耗十不一存，虽攻陷淮上数州，徒使骄将悍卒恣其杀虏、饱其私欲而已。又宣徽使奥敦阿虎使北方，北中大臣有以舆地图指示之曰："商州到此中军马几何？"又指兴云"我不从商州，则取兴元路入汝界矣。"阿虎还奏，宣宗甚忧之。哀宗即位，群臣建言可因国丧遣使报哀，副以遗留物，因与之讲解，尽撤边备，共守武休之险。遂下省院议之，而当国者有仰而不能俯之疾，皆以朝廷先遣人则于国体有亏为辞，元年，上谕南鄙诸帅，遣人往滁州与宋通好，宋人每以奏禀为辞，和事遂不讲。然十年之间，朝廷屡敕边将不妄侵掠，彼我稍得休息，宋人始信之，遂有继好之意。及天山以劄付至宋，劄付者指挥之别名，宋制使陈该怒辱天山，且以恶语复之。报至，识者皆为窃叹。

戊辰，北兵渡汉江而北，诸将以为可乘其半渡击之，蒲阿不从。丙子，兵毕渡，战于禹山之前，北兵小却，营于三十里之外。二相以大捷驿报，百官表贺，诸相署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灵主祸可胜言哉。"盖以为实言也。先是，河南闻北兵出饶峰，峰百姓往往入城壁，保险固，及闻敌已退，至有晏然不动者，不二三日游骑至，人无所逃，悉为捷书所误。

九年正月丁酉，两省军溃于阳翟之三峰山。初，禹山之战，两军相拒，北军散漫而北，金军惧其乘虚袭京城，乃谋入援。时北兵遣三千骑趋河上，已二十余日，泌阳、南阳、方城、襄、陕至京诸县皆破，所有积聚焚毁无余。金军由邓而东无所仰给，乃并山入阳翟，既行，北兵即袭之，且行且战，北兵伤折亦多。恒山一军为突骑三千所冲，军殊死斗，北骑退走，追奔之际，忽大雾四塞，两省命收军。少之，雾散乃前，前一大涧长阔数里，非此雾则北兵人马满中矣。明日，至三峰山，遂溃，事载《蒲阿传》。合达知大事已去，欲下马战，而蒲阿已失所在。合达以数百骑走钧州，北兵堑其城外攻之，走门不得出，匿窟室中，城破，北兵发而杀之。时朝廷不知其死，或云已走京兆，赐以手诏，募人访之。及攻汴，乃扬言曰："汝家所恃，惟黄河与合达耳。今合达为我杀，黄河为我

有，不降何待。”

合达熟知敌情，习于行阵，且重义轻财，与下同甘苦，有俘获即分给，遇敌则身先之而不避，众亦乐为之用，其为人亦可知矣。左丞张行信尝荐之曰：“完颜合达今之良将也。”

移剌蒲阿本契丹人，少从军，以劳自千户迁都统。初，哀宗为皇太子，控制枢密院，选充亲卫军总领，佩金符。元光二年冬十二月庚寅，宣宗疾大渐，皇太子异母兄英王守纯先入侍疾，太子自东宫扣门求见，令蒲阿衷甲聚兵屯于艮岳，以备非常。哀宗即位，尝谓近臣言：“向非蒲阿，何至于此。”遂自遥授同知睢州军州事，权枢密院判官，自是军国大计多从决之。

正大四年十二月，河朔军突入商州，残朱阳、卢氏，蒲阿逆战至灵宝东，遇游骑十余，获一人，余即退，蒲阿辄以捷闻。赏世袭谋克，仍厚赐之。人共知其罔上，而无敢言，吏部郎中杨居仁以微言取怒。

六年二月丙辰，以蒲阿权枢密副使。自去年夏，北军之在陕西者骎骎至泾州，且阻庆阳粮道。蒲阿奏：“陕西设两行省，本以藩衙河南，今北军之来三年于兹，行省统军马二三十万，未尝对垒，亦未尝得一折箭，何用行省。”院官亦俱奏将来须用密院军马勾当，上下不语者久之。是后，以丞相赛不行尚书省事于关中，召平章政事合达还朝，白撒亦召至阙，蒲阿率完颜陈和尚忠孝军一千驻邠州，且令观北势。八月丙申，蒲阿再复潞州。十月乙未朔，蒲阿东还。

十二月乙未，诏蒲阿与总帅牙吾塔、权签枢密院事讹可救庆阳。七年正月，战北兵于太昌原，北军还，庆阳围解。诏以讹可屯邠州，蒲阿、牙吾塔还京兆。未几，以权参知政事与合达行省于閺乡。八年正月，北军入陕西，凤翔破，两行省弃京兆而东，至洛阳驿，被召议河中事，语在《白华传》。

十二月，北兵济自汉江，两省军入邓州，议敌所从出，谓由光化截江战为便、放之渡而战为便？张惠以“截江为便，纵之渡，我腹空虚能不为所溃乎？”蒲阿麾之曰：“汝但知南事，于北事何知。我向于裕州得制旨云，‘使彼在沙碛且当往求之’，况今自来乎。汝等更勿似太昌原、旧卫州、扇车回纵出之。”定住、高、樊皆谓蒲阿此言为然。合达乃问按得木，木以为不然。军中以木北人，知其军情，此言为有理，然不能夺蒲阿之议。

顺阳留二十日，光化探骑至，云“千骑已北渡”，两省是夜进军，比晓至禹山，控者续云“北骑已尽济”。癸酉，北军将近，两省立军高山，各分据地势，步迎于山前，骑屯于山后。甲戌，日未出，北兵至，大帅以两小旗前导来观，观竟不前，散如雁翅，转山麓出骑兵之后，分三队而进，辎重外余二万人。合达令诸军，“观今日事势不当战，且待之。”俄而北骑突前，金兵不得不战，至以短兵相接，战三交，北骑少退。北兵之在西者望蒲阿亲绕甲骑后而突之，至于三，为蒲察定住力拒而退。大帅以旗聚诸将，议良久。合达知北兵意向。时高英军方北顾，而北兵出其背拥之，英军动，合达几斩英，英复督军力战。北兵稍却观变，英军定，复拥樊泽军，合达斩一千夫长，军殊死斗，乃却之。

北兵回阵，南向来路。两省复议，“彼虽号三万，而辎重三之一焉。又相持二三日不得食，乘其却退当拥之。”张惠主此议，蒲阿言：“江路已绝，黄河不冰，彼入重地，将安归呼，何以速为。”不从。乙亥，北兵忽不知所在，营火寂无一耗。两省及诸将议，四日不见军，又不见营，邓州津送及路人不绝，而亦无见者，岂南渡而归乎。己卯，逻骑乃知北军在光化对岸枣林中，昼作食，夜不下马，望林中往来，不五六十步而不闻音响，其有谋可知矣。

初，禹山战罢，有二骑迷入营，问之，知北兵凡七头项，大将统之。复有诈降者十人，弊衣羸马泣诉艰苦，两省信之，易以肥马，饮之酒，及暖衣食而置之阵后，十人者皆鞭马而去，始悟其为觇骑也。

庚辰，两省议入邓就粮，辰巳间到林后，北兵忽来突，两省军迎击，交绥之际，北兵以百骑邀辎重而去，金兵几不成列，逮夜乃入城，惧军士迷路，鸣钟招之。樊泽屯城西，高英屯城东。九年正月壬午朔，耀兵于邓城下，北兵不与战，大将使来索酒，两省与之二十瓶。

癸未，大军发邓州，趋京师，骑二万，步十三万，骑帅蒲察定住、蒲察答吉卜，郎将按忒木，

忠孝军总领夹谷爱答、内族达鲁欢，总领夹谷移特剌，提控步军临淄郡王张惠，殄寇都尉完颜阿排、高英、樊泽，中军陈和尚，与恒山公武仙、杨沃衍军合。是日，次五朵山下，取鸦路，北兵以三千骑尾之，遂驻营待杨武。

杨武至，知申、裕两州已降。七日至夜，议北骑明日当复袭我，彼止骑三千，而我示以弱，将为所轻，当与之战。乃伏骑五十于邓州道。明日军行，北骑袭之如故，金以万人拥之而东，伏发，北兵南避。是日雨，宿竹林中。庚寅，顿安皋。辛卯，宿鸦路、鲁山。河西军已献申、裕，拥老幼牛羊取鸦路，金军适值之，夺其牛羊饷军。

癸巳，望钧州，至沙河，北骑五千待于河北，金军夺桥以过，北军即西首敛避。金军纵击，北军不战，复南渡沙河。金军欲盘营，北军复渡河来袭。金军不能得食，又不得休息。合昏，雨作，明旦变雪。北兵增及万人，且行且战，至黄榆店，望钧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进，盘营三日。丙申，一近侍入军中传旨，集诸帅听处分，制旨云："两省军悉赴京师，我御门犒军，换易御马，然后出战未晚。"复有密旨云："近知张家湾透漏二三百骑，已迁卫、孟两州，两省当常切防备。"领旨讫，蒲阿拂袖而起，合达欲再议，蒲阿言："止此而已，复何所议。"盖已夺魄矣。军即行。

北军自北渡者毕集，前后以大树塞其军路，沃衍军夺路，得之。合达又议陈和尚先拥山上大势，比再整顿，金军已接竹林，去钧州止十余里矣。金军遂进，北军果却三峰之东北、西南。武、高前锋拥其西南，杨、樊拥其东北，北兵俱却，止有三峰之东。张惠、按得木立山上望北兵二三十万，约厚二十里。按得木与张惠谋曰："此地不战欲何为耶。"乃率骑兵万余乘上而下拥之，北兵却。

须臾雪大作，白雾蔽空，人不相觌。时雪已三日，战地多麻田，往往耕四五过，人马所践泥淖没胫。军士被甲胄僵立雪中，枪槊结冻如椽，军士有不食至三日者。北兵与河北军合，四外围之，炽薪燔牛羊肉，更递休息，乘金困惫，乃开钧州路纵之走，而以生军夹击之。金军遂溃，声如崩山，忽天气开霁，日光皎然，金军无一人得逃者。

武仙率三十骑入竹林中，杨、樊、张三军争路，北兵围之数重，及高英残兵共战于柿林村南，沃衍、泽、英皆死，惟张惠步持大枪奋战而殁。蒲阿走京师，未至，追及，擒之。七月，械至官山，召问降否，往复数百言，但曰："我金国大臣，惟当金国境内死耳。"遂见杀。

赞曰：金自南渡，用兵克捷之功史不绝书，然而地不加辟，杀伤相当，君子疑之。异时伐宋，唐州之役丧师七百，主将讹论匿之，而以捷闻。御史纳兰纠之，宣宗奖御史，而不罪讹论，是君臣相率而为虚声也。禹山之捷，两省为欺，遂致误国，岂非宣宗前事有以启之耶。至于三峰山之败，不可收拾，上下鄂眙，而金事已去十九。天朝取道襄、汉，悬军深入，机权若神，又获天助，用能犯兵家之所忌，以建万世之隽功，合达虽良将，何足以当之。蒲阿无谋，独以一死无愧，犹足取焉尔。

金史卷一一三　列传第五一

完颜赛不，始祖弟保活里之后也。状貌魁伟，沉厚有大略。初补亲卫军，章宗时，选充护卫。明昌元年八月，由宿直将军为宁化州刺史。未几，迁武卫军副都指挥使。泰和二年，转胡里改路节度使。四年，升武卫军都指挥使，寻为殿前左副都点检。

及平章仆散揆伐宋，为右翼都统。六年六月，宋将皇甫斌遣率步骑数万由确山、褒信分路侵蔡，闻郭倬、李爽之败，阻溱水不敢进。于是，揆遣赛不及副统尚厩局使蒲鲜万奴、深州刺史完颜达吉不等以骑七千往击之。会溱水涨，宋兵扼桥以拒，赛不等谋潜师夜出，达吉不以骑涉水出其右，万奴等出其左，赛不度其军毕渡，乃率副统阿鲁带以精兵直趋桥，宋兵不能遏，比明大溃，万奴以兵断真阳路，诸军追击至陈泽，斩首二万级，获战马杂畜千余。兵还，进爵一级，赐金币甚厚。

贞祐初，拜同签枢密院事。三年，迁知临洮府事，兼陕西路副统军。上召见谕曰："卿向在西京尽心为国，及治华州亦尝宣力，今始及三品。特升授汝此职者，以陕西安抚副使乌古论兖州不尊安抚使达吉不节制，多致败事。今已责罚兖州，命卿副之。宜益务尽心，其或不然，复当别议行之。"八月，知凤翔府事，兼本路兵马都总管，俄为元帅右都监。四年四月，调兵拔宋木陡关。五月，夏

人于来羌城界河修折桥，以兵守护，赛不遣兵焚之。八月，夏人寇结耶觜川，遣兵击走之，寻又破其众于车儿堡。

兴定元年二月，转签枢密院事。时上以宋岁币不至，且复侵盗，诏赛不讨之。四月，与宋人战于信阳，斩首八千。生擒统制周光，获马数千、牛羊五百。又遇宋人于陇山、七里山等处，前后六战，斩获甚众。寻遣兵渡淮，略中渡店，拔光山、罗山、定城等县，破光州两关，斩首万余，获马牛及布，分给将士。诏赐玉兔鹘一、内府重币十端。

七月，上章言："京都天下之根本，其城池宜极高深，今外城虽坚，然周六十余里，仓猝有警难于拒守。窃见城中有子城故基，宜于农隙筑而新之，为国家久长之利。及凡河南、陕西州府，皆乞量修。"从之。

二年正月，破宋人于铁山及上石店、唐县。四月，进兼西南等路招讨使、西安军节度使、陕州管内观察使。奉诏攻枣阳，宋出兵三万拒战，稍诱击之，宋兵败走城，薄诸濠，杀及溺死者三千余人，遂进兵围之。宋骑兵千、步卒万来援，逆战复大败之。七月，迁行山东西路兵马都总管，兼武宁军节度使。三年二月，夺宋白石关，杀其守者千余人，获铠仗千计。三月，破宋兵于七口仓，又夺宋小鹘仓。获粮九千石、兵仗三十余万。是月，复败宋兵三千于石鹘崖。

四年三月，奉诏出兵河北招降，晋安权府事皇甫圭、正平县令席永坚率五千余人来归，得粮万石。时河北所在义军官民坚守堡寨，力战破敌者众。赛不上章言："此类忠赤可嘉，若不旌酬无以激人心。乞朝廷量加官赏，万一敌兵复来，将争先效用矣。"上览奏，召枢密官曰："朕与卿等亦尝有此议，以不见彼中事势，故一听帅臣规画。今观此奏，甚称朕意，其令有司迁赏之。"是年四月，迁枢密副使。

五年五月，奉诏引兵救河东，战屡捷，复晋安、平阳二城。监察御史言其不能检束士众，纵之虏略，请正其罪。上以有功，诏勿问。元光二年五月，复河中。六月，诏谕宰臣曰："枢密副使赛不本皇族，先世偶然脱遗。朕重其旧人，且久劳王家，已命睦亲府附于属籍矣。卿等宜知之。"

正大元年五月，拜平章政事。未几，转尚书右丞相。雅与参知政事李蹊相得，及蹊以公罪出尹京洛，赛不数荐蹊比唐魏征，以故蹊得复相。三年，宣宗庙成，将禘祭，议配享功臣，论者纷纭。赛不为大礼使，因言"丞相福兴死王事，七斤谨守河南以迎大驾，功宜配享。"议遂定。

四年，吏部郎中杨居仁上封事，言宰相宜择人，上语大臣曰："相府非其人，御史谏官当言，彼吏曹何与于此。"尚书左丞颜盏世鲁素嫉居仁，亦以为僭，赛不徐进曰："天下有道，庶人犹得献言，况在郎官。陛下有宽弘之德，故不应言者犹言。使其言可用则行之，不可用不必示臣下也。"上是之。居仁字行之，大兴人。泰和三年进士。天兴末时北渡，举家投黄河死。

五年，行尚书省于京兆，谓都事商衡曰："古来宰相必用文人，以其知为相之道。赛不何所知，使居此位，吾恐他日史官书之，某时以某为相而国乃亡。"即促衡草表乞致仕。

平章政事侯挚朴直无蕴藉，朝廷鄙之，天兴九年兵事急，自致仕起为大司农，未几复致仕，徐州行尚书省无敢行者，复拜挚平章政事。都堂会议，挚以国势不支，因论数事，曰："只是更无擘划。"白撒怒曰："平章出此言，国家何望耶。"意在置之不测。赛不顾谓白撒曰："侯相言甚当。"白撒遂含愤而罢。

时大元兵薄汴，白撒策后日讲和或出质必首相当行，力请赛不领省事，拜为左丞相，寻复致仕。是年冬，哀宗迁归德，起复为右丞相、枢密使，兼左副元帅，封寿国公，扈从以行。河北兵溃，从至归德，又请致仕。

二年七月，复诏行尚书省事于徐州。既至，以州乏粮，遣郎中王万庆会徐、宿、灵璧兵取源州，令元帅郭恩统之。九月，恩至源州城下，败绩而还。再命卓翼攻丰县，破之。初，郭恩以败为耻，托疾不行，乃密与河北诸叛将郭野驴辈谋归国用安，执元帅商瑀父子、元帅左都监纥石烈善住，并杀之。又逐都尉斡转留奴、泥庞古桓端、蒲察世谋、元帅右都监李居仁、员外郎常忠。自是，防城与守门者皆河北义军，出入自恣。赛不先病痁，久不视事，重为贼党所制，束手听命而已。

初，源、徐交攻，郭野驴者每辞疾不行，赛不遂授野驴徐州节度副使、兼防城都总领，实羁之

也。野驴既见徐州空虚，乃约源州叛将麻琮内外相应。十月甲申，诘旦，袭破徐州。时蔡已被围，徐州将士以朝命阻绝，且逼大兵，议出降。赛不弗从，恐被执，至是投河求死，流三十余步不没，军士援出之。又五日，自缢于州第。麻琮乃遣人以州降大元。

子按春，正大中充护卫，坐与宗室女奸，杖一百收系。居许州，大兵至许，按春开南门以降。从攻京师，曹王出质，朝臣及近卫有从出者，按春极口大骂，以至指斥。是冬，复自北中逃回，诏令押入省，问事情，按春随近侍登阶作挥涕之状。诏问丞相云："按春自北中来，丞相好与问彼中息耗。"赛不附奏曰："老臣不幸生此贼，事至今日，恨不手刃之，忍与对面语乎。"十二月，车驾东狩，留后二相下开封，擒捕斩之狱中。

赞曰：赛不临阵对垒既有将略，洎秉钧衡，观其救解杨居仁、侯挚等言，殊有相度，按春之事尤有古人之风焉。晚以老病受制叛臣，致修匹夫匹妇之节，此犹大厦将倾，非一木之所能支也，悲夫。

内族白撒名承裔，末帝承麟之兄也，系出世祖诸孙。自幼为奉御。贞祐间，累官知临洮府事、兼本路兵马都总管。

兴定元年，为元帅左都监，行帅府事于凤翔。是年，诏陕西行省伐宋，白撒出巩州盐井，遇宋兵于皂郊堡，败之。又遇宋兵于天水军，掩击，宋兵大溃。二年四月，复败宋兵，至鸡公山，遂拔西和州，毁其诸隘营屯。遣合扎都统完颜习涅阿不率军趋成州，宋帅罗参政、统制李大亨焚庐舍弃城遁，留千余人城守，督兵赴之，遂克焉，获粮七万斛、钱数千万。河池县守将杨九鼎亦焚县舍走保清野原。统制高千据黑谷关甚固，遣兵袭之，千遁去，获粮二万斛，器械称是，因夷其险而还。

三年，破虎头关，败宋兵于七盘子、鸡冠关。褒城县官民自焚城宇遁，因取其城。兴元府提刑兼知府事赵希昔闻兵将至，率官民遁，于是白撒遂取兴元，以驻兵焉。命提控张秀华驰视洋州，官民亦遁，又取其城。寻闻汉江之南三十里，宋兵二千据山而阵，遣提控唐括移失不击走之。行省以捷闻，宣宗大悦，进白撒官一阶。时朝议以兰州当西夏之冲，久为敌据，将遣白撒复之，白撒奏曰："臣近入宋境，略河池，下凤州，破兴元，抵洋州而还。经涉险阻数千里，士马疲弊，未得少休，而欲重为是举，甚非计也，不若息兵养士以备。"从之。

未几，权参知政事，行省事于平凉。四年，上言："宋境山州宕昌东上拶一带蕃族，昔尝归附，分处德顺、镇戎之间。其后，有司不能存抚，相继亡去。近闻复有归心，然不招之亦无由自至。诚得其众，可以助兵，宁谧一方。臣以同知通远军节度使事乌古论长寿及通远军节度副使温敦永昌皆本蕃属，且久镇边鄙，深得彼心，已命遣人招之。其所遣及诸来归者皆当甄奖，请预定赏格以待之。"上是其言。

是年，夏兵三万由高峰岭入寇定西州，环城为栅，白撒遣刺史爱申阿失剌与行军提控乌古论长寿、温敦永昌出战，大败之，斩首千余，获马仗甚众。五年五月，白撒言："近诏臣遣官谕诸蕃族以讨西夏，臣即令临洮路总管女奚烈古里间计约乔家丙令族首领以谕余族。又别遣权左右司都事赵梅委差官遥授合河县尉刘贞同往抚谕。未几，梅、贞报溪哥城等处诸族，与先降族共愿助兵七万八千余人，本国蕃族愿助兵九千，若更以官军继为声援，胜夏必矣。臣已令古里间将巩州兵三万，宜更择勇略之臣副之。梅、贞等既悉事势，当假以军前之职。蕃僧纳林心波亦招诱有功，乞迁官授职以奖励之。"上皆从其请。

元光元年二月，行省上言："近与延安元帅完颜合达、纳合买住议：河北郡县俱已残毁，陕西、河南亦经抄掠。比者西北二敌并攻鄜延，城邑随陷，惟延安孤墉仅得保全。若今秋复至，必长驱而深入，虽京兆、凤翔、庆阳、平凉已各益军，而率皆步卒，且相去阔远，卒难应援，倘关中诸镇不支，则河南亦不安矣。今二敌远去，西北少休，宜乘此隙径取蜀、汉，实国家基业万全之计。"诏枢密议之。

先是，夏兵数十万分寇龛谷、鄜延、大通诸城，上召白撒等授以方略，命发兵袭其浮桥，遂趋西凉。别遣将取大通城，出溪哥路，略夏地。白撒徐出镇戎，合达出环州，以报三道之役，白撒驰至临洮，遣总管女奚列古里间、积石州刺史徒单牙武各摄帅职，率兵西入，遇夏兵千余于踏南寺，

击走之。夏人据大通城，因围之，分兵夺其桥，与守兵七千人战，大败之，几杀其半，入河死者不可计，余兵焚其桥西遁。乃还军攻大通，克之，斩首三千，因招来诸寺族被胁僧俗人，皆按堵如故。以河梁既焚，塞外地寒少草，师遂还。

十二月，行省言："近有人自北来者，称国王木华里悉兵沿渭而西，谋攻凤翔，凤翔既下乃图京兆，京兆卒不可得，留兵守之，至春蹂践二麦以困我。未几，大兵果围凤翔，帅府遣人告急。臣以为二镇唇齿也，凤翔蹉跌则京兆必危，而陕右大震矣。然平川广野实骑兵驰骋之地，未可与之争锋。已遣提控罗桓将兵二千，循南山而进，伺隙攻其栅垒，以纾城围。更乞发河南步骑以备潼关。"诏付尚书省枢密院议之。

二年冬，哀宗即位，边事益急。正大五年八月，召白撒还朝，拜尚书右丞，未几，拜平章政事。白撒居西垂几十年，当宋、夏之交，虽颇立微效，皆出诸将之力。然本恇怯无能，徒以仪体为事，性愎贪鄙，及入为相，专愎尤甚。尝恶堂食不适口，每以家膳自随，国家颠覆，初不恤也。

九年正月，诸军败绩于三峰山。大兵与白坡兵合，长驱趋汴。令史杨居仁请乘其远至击之，白撒不从，且阴怒之。遂遣完颜麻斤出、邵公茂等部民万人，开短堤，决河水，以固京城。功未毕而骑兵奄至，麻斤出等皆被害，丁壮无二三百人得反者。

壬辰，弃卫州，运守具入京。初，大兵破卫州，宣宗南迁，移州治于宜村渡，筑新城于河北岸，去河不数步，惟北面受敌，而以石包之，岁屯重兵于此，大兵屡至不能近。至是，弃之，随为大兵所据。

甲午，修京城楼橹。初，宣宗以京城阔远难守，诏高琪筑里城，公私力尽仅乃得成。至是，议所守。朝臣有言里城决不可守，外城决不可弃。大兵先得外城，粮尽救绝，走一人不出。里城或不测可用，于是决计守外城。时在城诸军不满四万，京城周百二十里，人守一乳口尚不能遍，故议避迁之民充军。又召在京军官于上清宫，平日防城得功者如内族按出虎、大和儿、刘伯纲等皆随召而出，截长补短假借而用，得百余人。又集京东西沿河旧屯两都尉及卫州已起义军，通建威得四万人，益以丁壮六万，分置四城。每面别选一千，名"飞虎军"，以专救应，然亦不能军矣。

三月，京城被攻，大臣分守四面。白撒主西南，受攻最急，楼橹垂就辄摧，传令取竹为护帘，所司驰入城大索，竟无所得，白撒怒欲斩之。员外郎张衮附所司耳语曰："金多则济矣，胡不即平章府求之。"所司怀金三百两径往，赂其家僮，果得之。

已而兵退，朝廷议罢白撒，白撒不自安，乃谓令史元好问曰："我妨贤路久矣，得退是幸，为我撰乞致仕表。"顷之，上已遣使持诏至其第，令致仕。既废，军士恨其不战误国，扬言欲杀之。白撒惧，一夕数迁，上以亲军二百阴为之卫。军士无以泄其愤，遂相率毁其别墅而去。其党元帅完颜斜捻阿不领本部军戍汴，闻之径诣其所，斩经其垣下者一人以镇之。

是时，速不＜⿰觛寸＞等兵散屯河南，汴城粮且尽，累召援兵复无至者。冬十月，乃复起白撒为平章政事、权枢密使、兼右副元帅。于是，群臣为上画出京计，以赛不为右丞相、枢密使、兼左副元帅，内族讹出右副元帅、兼枢密副使、权参知政事，李蹊兵部尚书、权尚书左丞，徒单百家元帅左监军、行总帅府事。东面元帅高显，副以果毅都尉粘合咬住兵五千。南面元帅完颜猪儿，副以建威都尉完颜斡论出兵五千。西面元帅刘益、上党公张开，副以安平都尉纪纲军五千。北面元帅内族娄室，副以振威都尉张闰军五千。中翼都尉贺都喜军四千，隶总帅百家。都尉内族久住、副都尉王简、总领王福胤神臂军三千五百，左翼元帅内族小娄室亲卫军一千，右翼元帅完颜按出虎亲卫军一千，总领完颜长乐、副帅温敦昌孙马军三百，郡王王义深马军一百五十，郡王范成进、总领苏元孙圭军三千，隶总帅百家。飞骑都尉兼合里合总领术虎只鲁欢、总领夹谷得伯、纠军田众家奴等百人及诸臣下，发京师。

十二月甲辰，车驾至黄陵冈，白撒先降大兵两寨，得河朔降将，上赦之，授以印及金虎符。群臣议以河朔诸将前导，鼓行入开州，取大名、东平，豪杰当有响应者，破竹之势成矣。温敦昌孙曰："太后、中宫皆在南京，北行万一不如意，圣主孤身欲何所为。若往归德，更五六月不能还京。不如先取卫州，还京为便。"白撒奏曰："圣体不便鞍马，且不可令大兵知上所在，今可驻归德。臣等

率降将往东平，俟诸军到，可一鼓而下，因而经略河朔，且空河南之军。”上以为然。时上已遣官奴将三百骑探沤麻冈未还，上将御船，赐白撒剑，得便宜从事决东平之策。官奴还奏卫州有粮可取，上召白撒问之，白撒曰：“京师且不能守，就得衙州欲何为耶。以臣观之，东平之策为便。”上主官奴之议。

明年正月朔，次黄陵冈。是日，归德守臣以粮糗三百余船来饷，遂就其舟以济南岸，未济者万人，大元将回古乃率四千骑追击之，贺都喜挥一黄旗督战，身中十六七箭，军殊死斗，得卒十余人，大兵少却。上遣送酒百壶劳之。须臾，北风大作，舟皆吹著南岸，诸兵复击之，溺死者近千人，元帅猪儿、都尉纥石烈讹论等死之。建威都尉完颜讹论出降于大元。上于北岸望之震惧，率从官为猪儿等设祭，哭之，皆赠官，录用其子侄，斩讹论出二弟以徇。

遂命白撒攻卫州。上驻兵河上，留亲卫军三千护从，都尉高显步军一万，元帅官奴忠孝军一千，郡王范成进、王义深、上党公张开、元帅刘益等军总帅百家总之，各赍十日粮，听承裔节制。发自蒲城，上时已遣赛不将马军北向矣，白撒以三十骑追及，谓赛不曰：“有旨，令我将马军。”赛不谓上曰：“北行议已决，不可中变。”上曰：“丞相当与平章和同。”完颜仲德持御马衔苦谏曰：“存亡在此一举，卫州决不可攻。”上麾之曰：“参政不知。”白撒遂攻卫州，兵至城下，御旗黄伞招之不下。其夜，北骑三千奄至，官奴、和速嘉兀地不、按出虎与之战，北兵却六十里。然自发蒲城迁延八日始至卫，而猝无攻具，缚枪为云梯，州人知不能攻，守益严。凡攻三日不克。及闻河南大兵济自张家渡至卫西南，遂班师。大兵踵其后，战于白公庙，败绩，白撒等弃军遁，刘益、张开皆为民家所杀。车驾还次蒲城东三十里，白撒使人密奏刘益一军叛去。点检末捻兀典、总领温敦昌孙时侍行帐中，请上登舟，上曰：“正当决战，何遽退乎。”少顷，白撒至，仓皇言于上曰：“今军已溃，大兵近在堤外，请圣主幸归德。”上遂登舟，侍卫皆不知，巡警如故。时夜已四更矣，遂狼狈入归德。

白撒收溃兵大桥，得二万余人，惧不敢入。上闻，遣近侍局提点移剌粘古、纥石烈阿里合、护卫二人以舟往迎之。既至，不听入见，并其子下狱。诸都尉司军以白撒不战而退，发愤出怨言。上乃暴其罪曰：“惟汝将士，明听朕言。我初提大军次黄陵冈得捷，白撒即奏宜渡河取卫州，可得粮十万石，乘胜恢复河北。我从其计，令率诸军攻卫。去蒲城二百余里，白撒迁延八日方至，又不预备攻具，以致败衄。白撒弃军窜还蒲城，便言诸军已溃，北兵势大不可当，信从登舟，几死于水。若当时知诸军未尝溃，只河北战死亦可垂名于后。今白撒已下狱，不复录用，籍其家产以赐汝众，其尽力国家，无效此人。”囚白撒七日而饿死，发其弟承麟、子狗儿徐州安置。当时议者，卫州之举本自官奴，归之白撒则亦过矣。

初，濒河居民闻官军北渡，筑垣塞户，潜伏洞穴，及见官奴一军号令明肃，抚劳周悉，所过无丝发之犯，老幼妇子坦然相视，无复畏避。俄白撒辈纵军四出，剽掠俘虏，挑掘焚炙，靡所不至。哭声相接，尸骸盈野。都尉高禄谦、苗用秀辈仍掠人食之，而白撒诛斩在口，所过官吏残虐不胜，一饭之费有数十金不能给者，公私皇皇，日皆徯大兵至矣。

白撒目不知书，奸黠有余，簿书政事闻之即解，善谈议，多知，接人则煦煦然，好货殖，能捭阖中人主心，遂浸渍以取将相。既富贵，起第于汴之西城，规模拟宫掖，婢妾百数，皆衣金缕，奴隶月廪与列将等，犹以为未足也。上尝遣中使责之曰：“卿汲汲于此，将无北归意耶。”白撒终不悛，以及于祸。

赞曰：白撒本非将才，恇怯误国，徒能阿合以取富贵，性愎贪鄙，当此危亡，方谋封殖以自逸，此犹大厦将焚而燕雀不悟者欤。

赤盏合喜，性刚愎，好自用，朝廷以其有才干任之。宣宗时，累迁兰州刺史、提控军马。贞祐四年十一月，夏人四万余骑围定西，辇致攻具，将取其城。合喜及杨干烈等率兵鏖战走之，斩首二千级，俘数十人，获马八百余匹，器械称是，余悉遁去。兴定元年正月，以屡败夏人，遥授同知临洮府事，兼前职。是冬，陕西行省奉诏伐宋，合喜权行元帅府，驻来远寨以张声势，既而获捷。二年四月，宋兵数千侵临洮，合喜击走之，斩获甚众。三年四月，迁元帅左都监，行元帅府事于巩州。

四年四月，夏人犯边，合喜讨之，师次鹿儿原，遇夏兵千人，遣提控乌古论世鲜率偏师败之，

都统王定亦破其众一千五百于新泉城。九月，夏人攻巩州，合喜遣兵击之，一日十余战，夏人退据南冈，遣精兵三万傅城，又击走之，生擒夏将刘打、甲玉等。讯知夏大将你思丁、兀名二人谋，以为巩帅府所在，巩既下则临洮、积石、河、洮诸城不攻自破，故先及巩，且构宋统制程信等将兵四万来攻。合喜闻之，饬兵严备。俄而兵果至，合喜督兵搏战，却之，杀数千人。攻益急，将士殊死战，杀伤者以万计。夏人焚其攻具，拔栅而去。合喜已先伏甲要地邀之。复率众蹑其后，斩首甚众。十月，以功遥授平西军节度使。

元光元年，大将萌古不花攻凤翔，朝廷以主将完颜仲元孤军不足守御，命合喜将兵援之。二年二月，木华黎国王、斜里吉不花等及夏人步骑数十万围凤翔，东自扶风、岐山，西连汧、陇，数日百里间皆其营栅，攻城甚急，合喜尽力，仅能御之。于是，合喜以同知临洮府事颜盏虾蟆战尤力，遂以便宜升为通远军节度使，上嘉其功，许之。是岁，升签枢密院事。哀宗即位，拜参知政事、权枢密副使。

正大八年十一月，邓州驰报大元兵破峣峰关，由金州东下。报至时日已暮，省院官入奏，上曰：“事至于此奈何。”上即位至是八年，从在东宫日立十三都尉，每尉不下万人，强壮趫捷，极为精练。步卒负担器甲粮糗重至六七斗，一日夜行二百里。忠孝军万八千人，皆回纥、河西及中州人被掠而逃归者，人有从马，以骑射选之乃得补。亲卫、骑兵、武卫、护卫，选外诸军又二十余万。故频年有大昌原、倒回谷之捷，士气既振，遂有一战之资。至是，院官同奏：“北军冒万里之险，历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劳苦已极。为吾计者，以兵屯睢、郑、昌武、归德及京畿诸县，以大将守洛阳、潼关、怀、孟等处，严兵备之。京师积粮数百万斛，令河南州郡坚壁清野，百姓不能入城者聚保山寨。彼深入之师，欲攻不能，欲战不得，师老食尽，不击自归矣。”上太息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以养军士。且诸军无虑二十余万，今敌至不能迎战，徒以自保，京城虽存，何以为国，天下其谓我何。”又曰：“存亡有天命，惟不负民可也。”乃诏合达、蒲阿等屯军襄、邓。

九年正月，两省军溃于三峰山，北兵进薄京师。三月庚子，议曹王出质。大兵北行，留速不＜⿸舡寸＞攻城，攻具已办，既有纳质之请，即又云：“我受命攻城，但曹王出则退，不然不罢也。”壬辰，曹王入辞，宴于宫中。癸卯，北兵立攻具，沿壕列木栅，以薪草填壕，顷刻平十余步。主兵者以议和之故不敢与战，但于城上坐视而已。

城中喧哄，上闻之，从六七骑出端门至舟桥。时新雨淖，车驾忽出，人惊愕失措，但跪于道傍，亦有望而拜者，上自麾之曰：“勿拜，恐泥污汝衣。”仓皇中，市肆米豆狼藉于地，上敕卫士令各归其家，老幼遮拥至有悮触御衣者。少顷，宰相从官皆至，进笠不受，曰：“军士暴露，我何用此为。”所过慰劳军士，皆勇跃称万岁，臣等战死无所恨，至有感泣者。西南军士五六十辈聚而若有言者，上就问之，跪曰：“大兵刍土填壕，功已过半，平章传令勿放一镞，恐坏和事，想岂有计耶。”上顾谓其中长者云：“朕为生灵，称臣进奉无不从顺，止有一子，养来成长，今往作质子矣。汝等略忍，待曹王出，大兵不退，汝等死战未晚。”复有拜泣者曰：“事急矣，圣主毋望和事。”乃传旨城上放箭。西水门千户刘寿控御马仰视曰：“圣主无信贼臣，贼臣尽，大兵退矣。”卫士欲击之，上止之曰：“醉矣，勿问。”是日，曹王出诣军前，大兵并力进攻。甲辰，上复出抚东门将士，太学生杨奂等前白事，上问何所欲言，曰：“臣等皆太学生，令执炮夫之役，恐非国家百年以来待士之意。”敕记姓名，即免其役。过南薰门，值被创者，亲傅以药，手酌卮酒以赐，且出内府金帛以待有功者。是日，大兵驱汉俘及妇女老幼负薪草填壕堑，城上箭镞四下如雨，顷刻壕为之平。

龙德宫造炮石，取宋太湖、灵璧假山为之，小大各有斤重，其圆如灯球之状，有不如度者杖其工人。大兵用炮则不然，破大硙或碌碡为二三，皆用之。攒竹炮有至十三稍者，余炮称是。每城一角置炮百余枝。更递下上，昼夜不息，不数日石几与里城平。而城上楼橹皆故宫及芳华、玉溪所拆大木为之，合抱之木，随击而碎，以马粪麦秸布其上，网索旃褥固护之。其悬风板之外皆以牛皮为障，遂谓不可近。大兵以火炮击之，随即延爇不可扑救。父老所传周世宗筑京城，取虎牢土为之，坚密如铁，受炮所击唯凹而已。大兵壕外筑城围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楼橹，壕深丈许，阔亦如之，约三四十步置一铺，铺置百许人守之。

初，白撒命筑门外短墙。委曲狭隘容二三人得过，以防大兵夺门。及被攻，诸将请乘夜斫营，军乃不能猝出，比出已为北兵所觉。后又夜募死士千人，穴城由壕径渡，烧其炮坐。城上悬红纸灯为应，约灯起渡壕，又为围者所觉。又放纸鸢，置文书其上，至北营则断之，以诱被俘者。识者谓前日纸灯、今日纸鸢，宰相以此退敌难矣。右丞世鲁命作《江水曲》，使城上之人静夜唱之，盖河朔先有此曲以寄讴吟之思，其谬计如此。

合喜先以守凤翔自夸，及令守西北隅，其地受攻最急，而合喜当之，语言失措，面无人色，军士特以车驾数出慰劳，人自激昂，争为效命耳。其攻城之具有火炮名“震天雷”者，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围半亩之上，火点著甲铁皆透。大兵又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为龛，间可容人，则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献策者，以铁绳悬“震天雷”者，顺城而下，至掘处火发，人与牛皮皆碎迸无迹。又飞火枪，注药以火发之，辄前烧十余步，人亦不敢近。大兵惟畏此二物云。

四月罢攻。至是十六昼夜矣，内外死者以百万计，大兵知不可下，乃谩为好语云：“两国已讲和，更相攻耶。”朝廷亦就应之。明日，遣户部侍郎杨居仁出宜秋门以酒炙犒师，于是营幕稍稍外迁，遂退兵。

壬午，合喜以大兵退，议入贺，诸相皆不欲，独合喜以守城为己功，持论甚力，呼令史元好问曰：“罢攻已三日而不入贺，何也。速召翰苑官作表。”好问以白诸相，权参政内族思烈曰：“城下之盟，诸侯以为耻，况以罢攻为可贺欤。”合喜怒曰：“社稷不亡，帝后免难，汝等不以为喜耶。”明日，近侍局直长张天任至省，好问私以贺议告之，天任曰：“人不知耻乃若是耶。”因谓诸相曰：“京城受兵，上深以为辱。闻百官欲入贺，诚有此否。”会学士赵秉文不肯撰表，议遂寝。

是月，以尚书省兼枢密院事，合喜罢枢密。合喜既失兵柄，意殊不乐，欲销院印，诸相谓院事仍在，印有用时，不宜毁。合喜怒，欲笞其掾。有投匿名书于御路云：“副枢合喜、总帅撒合、参政讹出皆国贼，朝廷不杀，众军亦须杀之，为国除害。”卫士以闻。撒合饮药死，讹出称疾不出，惟合喜坦然若无事者，上亦无所问，由是军国之事尽决于合喜矣。

初，大兵围汴，司谏陈岢屡上封事言得失，切中时病。合喜大怒，召入省，呼其名责之曰：“子为‘陈山可’耶，果如子言能退大敌，我当世世与若为奴。”闻者无不窃笑。盖不识“岢”字，至分为两耳。

天兴元年七月，权参知政事思烈、恒山公武仙合军自汝州入援，诏以合喜为枢密使，统京城军万五千应之，且命赛不为之助。八月己酉朔，驻于近郊，俟益兵乃进中牟古城。凡三日，闻思烈军溃，即夜弃辎重驰还，黎明至郑门，聚军乃入。言者谓：“合喜始则抗命不出，中则逗留不进，终则弃军先遁，委弃军资不可胜计，不斩之无以谢天下。”上贷其死，免为庶人，既而籍其家以赐军士。

既废，居汴中，常鞅鞅不乐。会大将速不＜⿰舟旦寸＞遣人招之，合喜即治装欲行，崔立邀至省酌酒饯送，且以白金二百两为赆。明日，复诣省别立，方对语，适一人自归德持文书至，发视之，乃行省传哀宗语以谕合喜者，其言曰：“卿朕老臣，中间虽废出，未尝忘卿。今崔立已变，卿处旧人尚多，若能反正，与卿世袭公相。”立怒，叱左右系之狱，是日斩之。

论曰：合喜初年用兵西夏，屡著劳效，要亦诸将石盏虾蟆等功也。既当大任，遂自矜伐，汴城之役举措烦扰，质出兵退即图称贺，此岂有体国之诚心者乎。中牟之溃，众怒所归，幸逭一死，犹怀异图，卒殒猜疑，天盖假手于崔立也。

金史卷一一四　列传第五二

白华字文举，澳州人。贞祐三年进士。初为应奉翰林文字。正大元年，累迁为枢密院经历官。二年九月，武仙以真定来归，朝廷方经理河北，宋将彭义斌乘之，遂由山东取邢、洺、磁等州。华上奏曰：“北兵有事河西，故我得少宽。今彭义斌招降河朔郡县，骎骎及于真定，宜及此大举，以除后患。”时院官不欲行，即遣华相视彰德，实挤之也，事竟不行。

三年五月，宋人掠寿州，永州桃园军失利，死者四百余人。时夏全自楚州来奔。十一月庚申，集百官议和宋。上问全所以来，华奏："全初在盱眙，从宋帅刘卓往楚州。州人讹言刘大帅来，欲屠城中北人耳。众军怒，杀卓以城来归。全终不自安，跳走盱眙，盱眙不纳，城下索妻孥，又不从，计无所出，乃狼狈而北，止求自免，无他虑也。"华因是为上所知。全至后，盱眙、楚州，王义深、张惠、范成进相继以城降。诏改楚州为平淮府，以全为金源郡王、平淮府都总管，张惠临淄郡王，义深东平郡王，成进胶西郡王。和宋议寝。

四年，李全据楚州，众皆谓盱眙不可守，上不从，乃以淮南王招全，全曰："王义深、范成进皆我部曲而受王封，何以处我。"竟不至。

是岁，庆山奴败绩于龟山。五年秋，增筑归德城，拟工数百万，宰相奏遣华往相役，华见行院温撒辛，语以民劳，朝廷爱养之意，减工三之一。温撒，李辛赐姓也。

六年，以华权枢密院判官。上召忠孝军总领蒲察定住、经历王仲泽、户部郎中刁璧及华谕之曰："李全据有楚州，睥睨山东，久必为患。今北事稍缓，合乘此隙令定住权监军，率所统军一千，别遣都尉司步军万人，以璧、仲泽为参谋，同往沂、海界招之，不从则以军马从事，卿等以为何如？"华对曰："臣以为李全借大兵之势，要宋人供给馈饷，特一猾寇耳。老孤穴冢待夜而出，何足介怀。我所虑者北方之强耳。今北方有事，未暇南图，一旦事定，必来攻矣。与我争天下者此也，全何预焉。若北方事定，全将听命不暇，设不自量，更有非望，天下之人宁不知逆顺，其肯去顺而从逆乎。为今计者，姑养士马，以备北方。使全果有不轨之谋，亦当发于北朝息兵之日，当此则我易与矣。"上沉思良久曰："卿等且退，容我更思。"明日，遣定住还屯尉氏。

时陕西兵大势已去，留脱或栾驻庆阳以扰河朔，且有攻河中之耗，而卫州帅府与恒山公府并立，虑一旦有警，节制不一，欲合二府为一，又恐其不和，命华往经画之。初，华在院屡承面谕云："汝为院官，不以军马责汝。汝辞辩，特以合喜、蒲阿皆武夫，一语不相入，便为龃龉，害事非细，今以汝调停之，或有乖忤，罪及汝矣。院中事当一一奏我，汝之职也。今卫州之委，亦前日调停之意。"

国制，凡枢密院上下所倚任者名奏事官，其目有三，一曰承受圣旨，二曰奏事，三曰省院议事，皆以一人主之。承受圣旨者，凡院官奏事，或上处分，独召奏事官付之，多至一二百言，或直传上旨，辞多者即与近侍局官批写。奏事者，谓事有区处当取奏裁者殿奏，其奏每嫌辞费，必欲言简而意明，退而奉行，即立文字谓之检目。省院官殿上议事则默记之，议定归院亦立检目，呈覆。有疑则复禀，无则付掾史施行。其赴省议者，议既定，留奏事官与省左右司官同立奏草，圆覆诸相无异同，则右司奏上。此三者之外又有难者，曰备顾问，如军马粮草器械、军帅部曲名数、与夫屯驻地里厄塞远近之类，凡省院一切事务，顾问之际一不能应，辄以不用心被谴，其职为甚难，故以华处之。

五月，以丞相赛不行尚书省事于关中，蒲阿率完颜陈和尚忠孝军一千驻邠州，且令审观北势。如是两月，上谓白华曰："汝往邠州六日可往复否？"华自量日可驰三百，应之曰："可。"上令密谕蒲阿才俟春首，当事庆阳。华如期而还。上一日顾谓华言："我见汝从来凡语及征进，必有难色，今此一举特锐于平时，何也。"华曰："向日用兵，以南征及讨李全之事梗之，不能专意北方，故以北向为难。今日异于平时，况事至于此，不得不一举。大军入界已三百余里，若纵之令下秦川则何以救，终当一战摧之。与其战于近里之平川，不若战于近边之险隘。"上亦以为然。

七年正月，庆阳围解，大军还。白华上奏："凡今之计，兵食为急。除密院已定忠孝军及马军都尉司步军足为一战之资，此外应河南府州亦须签拣防城军，秋聚春放，依古务农讲武之义，各令防本州府城，以今见在九十七万，无致他日为资敌之用。"

五月，华真授枢密判官，上遣近侍局副使七斤传旨云："朕用汝为院官，非责汝将兵对垒，第欲汝立军中纲纪、发遣文移、和睦将帅、究察非违，至于军伍之阅习、器仗之修整，皆汝所职。其悉力国家，以称朕意。"

八年，大军自去岁入陕西，翱翔京兆、同、华之间，破南山寨栅六十余所。已而攻凤翔，金军

自阌乡屯至渑池，两行省晏然不动。宰相台谏皆以枢院瞻望逗留为言，京兆士庶横议蜂起，以至诸相力奏上前。上曰：“合达、蒲阿必相度机会，可进而进耳。若督之使战，终出勉强，恐无益而反害也。”因遣白华与右司郎中夹谷八里门道宰相百官所言，并问以“目今二月过半，有怠归之形，诸军何故不动。”且诏华等往复六日。华等既到同，谕两行省以上意。合达言：“不见机会，见则动耳。”蒲阿曰：“彼军绝无粮饷，使欲战不得，欲留不能，将自敝矣。”合达对蒲阿及诸帅则言不可动，见士大夫则言可动，人谓合达近尝得罪，又畏蒲阿方得君，不敢与抗，而亦言不可动。华等观二相见北兵势大皆有惧心，遂私问樊泽、定住、陈和尚以为何如，三人者皆曰：“他人言北兵疲困故可攻，此言非也。大兵所在岂可轻料，是真不敢动。”华等还，以二相及诸将意奏之，上曰：“我故知其怯不敢动矣。”即复遣华传旨谕二相云：“凤翔围久，恐守者力不能支。行省当领军出关宿华阴界，次日及华阴，次日及华州，略与渭北军交手。计大兵闻之必当奔赴，且以少纾凤翔之急，我亦得为掣肘计耳。”二相回奏领旨。华东还及中牟，已有两行省纳奏人追及，华取报密院副本读之，言“领旨提军出关二十里至华阴界，与渭北军交，是晚收军入关”，华为之仰天浩叹曰：“事至于此，无如之何矣。”华至京，奏章已达，知所奏为徒然，不二三日凤翔陷，两行省遂弃京兆，与牙古塔起迁居民于河南，留庆山奴守之。

夏五月，杨妙真以夫李全死于宋，构浮桥于楚州之北，就北帅梭鲁胡吐乞师复仇。朝廷觇知之，以谓北军果能渡淮，淮与河南跬步间耳，遣合达、蒲阿驻军桃源界滶河口备之。两行省乃约宋帅赵范、赵葵为夹攻之计。二赵亦遣人报聘，俱以议和为名，以张声势。二相屡以军少为言，而省院难之，因上奏云：“向来附关屯驻半年，适还旧屯，喘不及息，又欲以暑月东行，实无可图之事，徒自疲而已。况兼桃源、青口蚊虻湫湿之地，不便牧养，目今非增进时月，决不敢妄动。且我之所虑，特楚州浮梁耳。姑以计图之，已遣提控王锐往视可否。”奏上，上遣白华以此传谕二相，兼领王锐行。二相不悦。蒲阿遣水军虹县所屯王提控者以小船二十四支令华顺河而下，必到八里庄城门为期，且曰：“此中望八里庄如在云间天上，省院端坐徒事口吻，今枢判亲来可以相视可否，归而奏之。”华力辞不获，遂登舟，及淮与河合流处，才及八里庄城门相直，城守者以白鹞大船五十溯流而上，占其上流以截华归路。华几不得还，昏黑得径先归，乃悟两省怒朝省不益军，谓皆华辈主之，故挤之险地耳。是夜二更后，八里庄次将遣人送款云：“早者主将出城开船，截大金归路，某等商议，主将还即闭门不纳，渠已奔去楚州，乞发军马接应。”二相即发兵骑、开船赴约，明旦入城安慰，又知楚州大军已还河朔，宋将烧浮桥，二相附华纳奏，上大喜。

初，合达谋取宋淮阴。五月渡淮。淮阴主者胡路钤往楚州计事于杨妙真，比还，提正官郭恩送款于金，胡还不纳，恸哭而去。合达遂入淮阴，诏改归州，以行省乌古论叶里哥守之，郭恩为元帅右都监。既而，宋人以银绢五万两匹来赎盱眙龟山，宋使留馆中，郭恩谋劫而取之，或报之于盱眙帅府，即以军至，恩不果发。明日，宋将刘虎、汤孝信以船三十艘烧浮梁，因遣其将夏友谅来攻盱眙，未下。泗州总领完颜矢哥利馆中银绢，遂反。防御使徒单塔剌闻变，扼罘山亭甬路，好谓之曰：“容我拜辞朝廷然后死。”遂取朝服望阙拜，恸良久，投亭下水死。矢哥遂以州归杨妙真，总帅纳合买住亦以盱眙降宋。

九月，陕西行省防秋，时大兵在河中，睿宗已领兵入界，庆山奴报粮尽，将弃京兆而东。一日，白华奏，侦候得睿宗所领军马四万，行营军一万，布置如此，“为今计者与其就汉御之，诸军比到可行半月，不若径往河中。目今沿河屯守一日可渡，如此中得利，襄、汉军马必当迟疑不进。在北为投机，在南为掣肘，臣以为如此便。”上曰：“此策汝画之，为得之他人？”华曰：“臣愚见如此。”上平日锐于武事，闻华言若欣快者，然竟不行。

未几，合达自陕州进奏帖，亦为此事，上得奏甚喜。蒲阿时在洛阳，驿召之，盖有意于此矣。蒲阿至，奏对之间不及此，止言大兵前锋忒木＜⿰艇寸＞统之，将出冷水谷口，且当先御此军。上曰：“朕不问此，只欲问河中可捣否。”蒲阿不获已，始言睿宗所领兵骑虽多，计皆冗杂。大兵军少而精，无非选锋。金军北渡，大兵必遣辎重屯于平阳之北，匿其选锋百里之外，放我师渡，然后断我归路与我决战，恐不得利。”上曰：“朕料汝如此，果然。更不须再论，且还陕州。”蒲阿曰：“合

达枢密使所言，此间一面革拨恐亦未尽，乞召至同议可否。”上曰：“见得合达亦止此而已，往复迟滞，转致误事。”华奏合达必见机会，召至同议为便。副枢赤盏合喜亦奏蒲阿、白华之言为是。上乃从之。召合达至，上令先与密院议定，然后入见。既议，华执合达奏帖举似再三，竟无一先发言者。移时，蒲阿言：“且勾当冷水谷一军何如。”合达曰：“是矣。”遂入见。上问卿等所议若何，合达敷奏，其言甚多，大概言河中之事与前日上奏时势不同，所奏亦不敢自主，议遂寝。二相还陕，量以军马出冷水谷，奉行故事而已。十二月，河中府破。

九年，京城被攻，四月兵退，改元天兴。是月十六日，并枢密院归尚书省，以宰相兼院官，左右司首领官兼经历官，惟平章白撒、副枢合喜、院判白华、权院判完颜忽鲁剌退罢。忽鲁剌有口辩，上爱幸之。朝议罪忽鲁剌，而书生辈妒华得君，先尝以语撼之，用是而罢。金制，枢密院虽主兵，而节制在尚书省。兵兴以来，兹制渐改，凡在军事，省官不得预，院官独任专见，往往败事。言者多以为将相权不当分，至是始并之。

十二月朔，上遣近侍局提点曳剌粘古即白华所居，问事势至于此，计将安出。华附奏：“今耕稼已废，粮斛将尽，四外援兵皆不可指拟，车驾当出就外兵，可留皇兄荆王使之监国，任其裁处。圣主既出，遣使告语北朝，我出非他处收整军马，止以军卒擅诛唐庆，和议从此断绝，京师今付之荆王，乞我一二州以老耳。如此则太后皇族可存，正如《春秋》纪季入齐为附庸之事，圣主亦得少宽矣。”于是起华为右司郎中。初，亲巡之计决，诸将皆预其议，将退，首领官张衮、聂天骥奏：“尚有旧人谙练军务者，乃置而不用，今所用者皆不见军中事体，此为未尽。”上问未用者何人，皆曰院判白华，上颔之，故有是命。

明日，召华谕之曰：“亲巡之计已决，但所往群议未定，有言归德四面皆水可以自保者，或言可沿西山入邓。或言设欲入邓，大将速不＜⿰舟旦寸＞今在汝州，不如取陈、蔡路转往邓下。卿以为如何？”华曰：“归德城虽坚，久而食尽，坐以待毙，决不可往。欲往邓下，既汝州有速不＜⿰舟旦寸＞，断不能往。以今日事势，博徒所谓孤注者也。孤注云者，止有背城之战。为今之计当直赴汝州，与之一决，有楚则无汉，有汉则无楚。汝州战不如半涂战，半涂战又不如出城战，所以然者何，我军食力犹在，马则豆力犹在。若出京益远，军食日减，马食野草，事益难矣。若我军便得战，存亡决此一举，外则可以激三军之气，内则可以慰都人之心。或止为避迁之计，人心顾恋家业，未必毅然从行。可详审之。”遂召诸相及首领官同议，禾速嘉兀地不、元帅猪儿、高显、王义深俱主归德之议，丞相赛不主邓，议竟不能决。

明日，制旨京城食尽，今拟亲出，聚集军士于大庆殿，谕以此意，谕讫，诸帅将佐合辞奏曰：“圣主不可亲出，止可命将，三军欣然愿为国家效死。”上犹豫，欲以官奴为马军帅，高显为步军帅，刘益副之，盖采舆议也，而三人者亦欲奉命。权参政内族讹出大骂云：“汝辈把锄不知高下，国家大事，敢易承邪。”众默然。惟官奴曰：“若将相可了，何至使我辈。”事亦中止。

明日，民间哄传车驾欲奉皇太后及妃后往归德，军士家属留后。目今食尽，坐视城中俱饿死矣。纵能至归德，军马所费支吾复得几许日。上闻之，召赛不、合周、讹出、乌古孙卜吉、完颜正夫议，余人不预。移时方出，见首领官、丞相言，前日巡守之议已定，止为一白华都改却，今往汝州就军马索战去矣。遂择日祭太庙誓师，拟以二十五日启行。是月晦，车驾至黄陵冈，复有北幸之议，语在《白撒传》。

天兴二年正月朔，上次黄陵冈，就归德餫船北渡，诸相共奏，京师及河南诸州闻上幸河北，恐生他变，可下诏安抚之。是时，在所父老僧道献食，及牛酒犒军者相属，上亲为拊慰，人人为之感泣。乃赦河朔，招集兵粮，赦文条画十余款，分道传送。二日，或有云：“昨所发河南诏书，倘落大军中，奈泄事机何。”上怒，委近侍局官传旨，谓首领官张衮、白华、内族讹可当发诏时不为后虑，皆量决之。

是时，卫州军两日至蒲城，而大军徐蹑其后。十五日，宰相诸帅共议上前，郎中完颜胡鲁剌秉笔书，某军前锋，某军殿后，余事皆有条画。书毕，惟不言所往，华私问胡鲁剌，托以不知。是晚，平章及诸帅还蒲城军中。夜半，讹可、衮就华帐中呼华云：“上已登舟，君不知之耶？”华遂问其由，

讹可云："我昨日已知上欲与李左丞、完颜郎中先下归德，令诸军并北岸行，至凤池渡河。今夜，平章及禾速嘉、元帅官奴等来，言大军在蒲城曾与金军接战，势莫能支，遂拥主上登舟，军资一切委弃，止令忠孝军上船，马悉留营中。计舟已行数里矣。"华又问："公何不从往？"云："昨日拟定首领官止令胡鲁剌登舟，余悉随军，用是不敢。"是夜，总帅百家领诸军舟往凤池，大军觉之，兵遂溃。

上在归德。三月，崔立以汴京降，右宣徽提点近侍局移剌粘古谋之邓，上不听。时粘古之兄瑗为邓州节度使、兼行枢密院事，其子与粘古之子并从驾为卫士。适朝廷将召邓兵入援，粘古因与华谋同之邓，且拉其二子以往，上觉之，独命华行，而粘古改之徐州。华既至邓，以事久不济，淹留于馆，遂若无意于世者。会瑗以邓入宋，华亦从至襄阳，宋署为制干，又改均州提督，后范用吉杀均之长吏送款于北朝，遂因而北归。士大夫以华夙儒贵显，国危不能以义自处为贬云。

用吉者，本姓孛术鲁，名久住。初归入宋，谒制置赵范，将以计动其心，故更姓名范用吉。赵怒其触讳，斥之，用吉犹应对如故。赵良久方悟，且利其事与己符，遂擢置左右，凡所言动略不加疑，遂易其姓曰花，使为太尉，改镇均州。未几，纳款于北。后以家人诬以欲叛，为同列所害。

赞曰：白华以儒者习吏事，以经生知兵，其所论建，屡中事机，然三军败衄之余，士气不作，其言果可行乎。从瑗归宋，声名扫地，而犹得列于金臣之传者，援蜀谯周等例云。

斜卯爱实字正之，策论进士也。正大间，累官翰林直学士，兼左司郎中。天兴元年正月，闻金兵将至，以点检夹谷撒合为总帅，率步骑三万巡河渡，命宿直将军内族长乐权近侍局使，监其军。行至封丘而还。入自梁门，枢密副使合喜遇之，笑语撒合曰："吾言信矣，当为我作主人。"盖世俗酬谢之意也。明日，大兵遂合，朝廷置而不问。于是爱实上言曰："撒合统兵三万，本欲乘大兵远至，喘息未定而击之。出京才数十里，不逢一人骑，已畏缩不敢进。设遇大兵，其肯用命乎？乞斩二人以肃军政。"不报。盖合喜辈以京师倚此一军为命，初不敢俾之出战，特以外议哄然，故暂出以应之云。

卫绍、镐厉二王家属，皆以兵防护，且设官提控，巡警之严过于狱犴。于是，卫绍宅四十年，镐厉宅二十年，正大间，朝臣屡有言及者，不报。爱实乃上言曰："二族衰微，无异匹庶，假欲为不善，孰与同恶。男女婚嫁，人之大欲，岂有幽囚终世，永无伉俪之望，在他人尚且不忍，况骨肉乎。"哀宗感其言，始听自便。未几，有青城之难。

爱实愤时相非其人，尝历数曰："平章白撒固权市恩，击丸外百无一能。丞相赛不菽麦不分，更谓乏材，亦不至此人为相。参政兼枢密副使赤盏合喜粗暴，一马军之材止矣，乃令兼将相之权。右丞颜盏世鲁居相位已七八年，碌碌无补，备员而已。患难之际，倚注此类，欲冀中兴难矣。"于是，世鲁罢相，赛不乞致仕，而白撒、合喜不恤也。

是年四月，京城罢攻，大兵退。既而，以害唐庆事，和议遂绝。于是，再签民兵为守御备。八月，括京城粟，以转运使完颜珠颗、张俊民、曳剌克忠等置局，以推举为名，珠颗谕民曰："汝等当从实推唱，果如一旦粮尽，令汝妻子作军食，复能吝否。"既而，罢抬粟令，复以进献取之。

前御史大夫内族合周复冀进用，建言京城括粟可得百余万石。朝廷信之，命权参知政事，与左丞李蹊总其事。先令各家自实，壮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仍书其数门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论罪。京城三十六坊，各选深刻者主之，内族完颜久住尤酷暴。有寡妇二口，实豆六斗，内有蓬子约三升，久住笑曰："吾得之矣。"执而以令于众。妇泣诉曰："妾夫死于兵，姑老不能为养，故杂蓬秕以自食耳，非敢以为军储也。且三升，六斗之余。"不从，竟死杖下。京师闻之股栗，尽投其余于粪溷中。或白于李蹊，蹊颦蹙曰："白之参政。"其人即白合周，周曰："人云'花又不损，蜜又得成'。予谓花不损，何由成蜜。且京师危急，今欲存社稷耶，存百姓耶。"当时皆莫敢言，爱实遂上奏，大概言："罢括粟，则改虐政为仁政，散怨气为和气。"不报。

时所括不能三万斛，而京城益萧然矣。自是之后，死者相枕，贫富束手待毙而已。上闻之，命出太仓米作粥以食饿者，爱实闻之叹曰："与其食之，宁如勿夺。"为奉御把奴所告。又近侍干预朝政，爱实上章谏曰："今近侍权太重，将相大臣不敢与之相抗。自古仆御之臣不过供给指使而已，虽名仆臣，亦必选择正人。今不论贤否，惟以世胄或吏员为之。夫给使令之材，使预社稷大计，此辈

果何所知乎。”章既上，近侍数人泣诉上前曰：“爱实以臣等为奴隶，置至尊何地耶。”上益怒，送有司。近侍局副使李大节从容开释，乃赦之，出为中京留守，后不知所终。

合周者一名永锡。贞祐中，为元帅左监军，失援中都，宣宗削除官爵，杖之八十。已而复用。四年，以御史大夫权尚书右丞，总兵陕西。合周留渑池数日，进及京兆，而大兵已至，合周竟不出兵，遂失潼关。有司以敌至不出兵当斩，诸皇族百余人上章救之，上曰：“向合周救中都，未至而军溃，使宗庙山陵失守，罪当诛，朕特宽贷以全其命。寻复重职，今镇陕西，所犯乃尔，国家大法岂敢私耶。”遂再夺爵，免死除名。至是，为参知政事。性好作诗词，语鄙俚，人采其语以为戏笑。因自草《括粟榜文》，有“雀无翅儿不飞，蛇无头儿不行”等语，以“而”作“儿”，掾史知之不敢易也。京城目之曰“雀儿参政”。哀宗用而不悟，竟致败事。

石抹世勣字景略。幼勤学，为文有体裁。承安二年，以父元毅死王事，收充擎执。五年，登词赋、经义两科进士第。贞祐三年，累官为太常丞，预讲议所事。时朝廷徙河北军户河南，宰职议给以田，世勣上言曰：“荒闲之田及牧马地，其始耕垦，费力当倍，一岁断不能熟。若夺民素莳者与之，则民将失所，且启不和之端。况军户率无耕牛，虽或有之，而廪给未敢遽减。彼既南来，所捐田宅为人所有，一旦北归，能无争夺。切谓宜令军户分人归守本业，收其晚禾，至春复还为固守计。”会侍御史刘元规亦言给田不便，上大悟，乃罢之。未几，迁同知金安军节度使。

兴定二年，选为华州元帅府参议官。初，右都监完颜合达行帅府于桢州，尝以前同知平凉府事卓鲁回蒲乃速为参议，及移驻华州，陕西行省请复用蒲乃速，令世勣副之。上曰：“蒲乃速但能承奉人耳，余无所长，非如世勣可任以事。华为要镇，而轻用其人，或致败事。”遂独用世勣焉。

寻入为尚书省左司郎中。元光元年，夺一官，解职。初，世勣任华州，有荐其深通钱谷者，覆察不如所举，未籍行止中。后主者举觉，平章英王以世勣避都司之繁，私属治籍吏冀改他职，奏下有司，故有是责。久之，起为礼部侍郎，转司农，改太常卿。正大中，为礼部尚书，兼翰林侍讲学士。

天兴元年冬，哀宗将北渡，世勣率朝官刘肃、田芝等二十人求见仁安殿。上问卿等欲何言，世勣曰：“臣等闻陛下欲亲出，切谓此行不便。”上曰：“我不出，军分为二，一军守，一军出战。我出则军合为一。”世勣曰：“陛下出则军分为三，一守、一战、一中军护从，不若不出为愈也。”上曰：“卿等不知，我若得完颜仲德、恒山公武仙付之兵事，何劳我出。我岂不知今日将兵者，官奴统马兵三百止矣，刘益将步兵五千止矣，欲不自将得乎。”上又指御榻曰：“我此行岂复有还期，但恨我无罪亡国耳。我未尝奢侈，未尝信任小人。”世勣应声曰：“陛下用小人则亦有之。”上曰：“小人谓谁？”世勣历数曰：“移剌粘古、温敦昌孙、兀撒惹、完颜长乐皆小人也。陛下不知为小人，所以用之。”肃与世勣复多有言，良久，君臣涕泣而别。初，肃等求见，本欲数此四人。至是，世勣独言之，于是哀宗以世勣从行。自蒲城至归德。明年六月，走蔡州，次新蔡县之姜寨。

世勣子嵩，时为县令，拜上于马前，兵乱后父子始相见。上嘉之，授嵩应奉翰林文字，以便养亲。蔡城破，父子俱死。嵩字企隆，兴定二年经义进士。

赞曰：爱实言卫、镐家属禁锢之虐，京城括粟之暴，近侍干政之横；世勣言河北军户给田之不便，亲出渡河之非计；皆药石之言也。然金至斯时，病在膏肓间矣，仓扁何施焉。其为忠谠，则不可废也。

金史卷一一五　列传第五三

完颜奴申字正甫，素兰之弟也。登策论进士第，仕历清要。正大三年八月，由翰林直学士，充益政院说书官。五年，转吏部侍郎。监察御史乌古论石鲁剌劾近侍张文寿、仁寿、李麟之受敌帅馈遗，诏奴申鞫问，得其奸状，上曲赦其罪，皆斥去，朝论快之。九月，改侍讲学士，以御史大夫奉使大元，至龙驹河，朝见太宗皇帝。十二月，还。明年六月，迁吏部尚书，复往。八年春，还。朝廷以劳拜参知政事。

天兴元年春，大兵驻郑州海滩寺，遣使招哀宗降。复以奴申往乞和。不许，攻汴益急。汴受围

数月，仓库匮乏，召武仙等人援不至，哀宗惧，以曹王讹可出质，请罢攻。

冬十月，哀宗议亲出捍御，以奴申参知政事、兼枢密副使，完颜习捏阿不枢密副使、兼知开封府、权参知政事，总诸军留守京师。又以翰林学士承旨乌古孙卜吉提控诸王府，同判大睦亲府事兼都点检内族合周管宫掖事，左副点检完颜阿撒、右副点检温敦阿里副之，户部尚书完颜珠颗兼里城四面都总领，御史大夫裴满阿虎带兼镇抚军民都弹压，谏议大夫近侍局使行省左右司郎中乌古孙奴申兼知宫省事。又以把撒合为外城东面元帅，述甲咬住南面元帅，崔立西面元帅，孛术鲁买奴北面元帅。乙酉，除拜定，以京城付之。又以户部侍郎刁璧为安抚副使，总招抚司，规运京外粮斛。设讲议所，受陈言文字，以大理卿纳合德辉、户部尚书仲平、中京副留守爱失等总其事。

十二月辛丑，上出京，服绛纱袍，乘马导从如常仪。留守官及京城父老从至城外奉辞，有诏抚谕，仍以鞭揖之。速不＜⿰艒寸＞闻上已出，复会兵围汴。初，上以东面元帅李辛跋扈出怨言，罢为兵部侍郎，将出，密喻奴申等羁縶之。上既行，奴申等召辛，辛惧，谋欲出降，弃马逾城而走，奴申等遣人追及之，斩于省门。汴民以上亲出师，日听捷报，且以二相持重，幸以无事。俄闻军败卫州，苍黄走归德，民大恐以为不救。时汴京内外不通，米升银二两，百姓粮尽，殍者相望，缙绅士女多行乞于市，至有自食其妻子者，至于诸皮器物皆煮食之，贵家第宅、市楼肆馆皆撤以焚。及归德遣使迎两宫，人情益不安，于是民间有立荆王监国以城归顺之义，而二相皆不知也。

天兴二年正月丙寅，省令史许安国诣讲议所言："古者有大疑，谋及卿士，谋及庶人。今事势如此，可集百官及僧道士庶，问保社稷、活生灵之计。"左司都事元好问以安国之言白奴申，奴申曰："此论甚佳，可与副枢议之。"副枢亦以安国之言为然。好问曰："自车驾出京今二十日许，又遣使迎两宫。民间汹汹，皆谓国家欲弃京城，相公何以处之？"阿不曰："吾二人惟有一死耳。"好问曰："死不难，诚能安社稷、救生灵，死而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一身饱五十红衲军，亦谓之死耶。"阿不款语曰："今日惟吾二人，何言不可。"好问乃曰："闻中外人言，欲立二王监国，以全两宫与皇族耳。"阿不曰："我知之矣，我知之矣。"即命召京城官民，明日皆聚省中，谕以事势危急当如之何。有父老七人陈词云云，二相命好问受其词。白之奴申，顾曰："亦为此事也。"且问副枢"此事谋议今几日矣"？阿不屈指曰："七日矣。"奴申曰："归德使未去，慎勿泄。"或曰是时外围不解，如在陷井，议者欲推立荆王以城出降，是亦《春秋》纪季入齐之义，况北兵中已有曹王也。众愤二人无策，但曰"死守"而已。忽闻召京城士庶计事，奴申拱立无语，独阿不反覆申谕，"国家至此无可奈何，凡有可行当共议之"，且继以涕泣。

明日戊辰，西面元帅崔立与其党孛术鲁长哥、韩铎、药安国等为变，率甲卒二百横刀入省中，拔剑指二相曰："京城危困已极，二公坐视百姓饿死，恬不为虑何也？"二相大骇，曰："汝辈有事，当好议之，何遽如是。"立麾其党先杀阿不次，杀奴申及左司郎中纳合德辉等，余见《崔立传》。

刘祁曰："金自南渡之后，为宰执者往往无恢复之谋，临事相习低言缓语互相推让，以为养相体。每有四方灾异、民间疾苦，将奏必相谓曰："恐圣主心困。"事至危处辄罢散，曰："俟再议"，已而复然。或有言当改革者，辄以生事抑之，故所用必择愞熟无锋芒易制者用之。每北兵压境，则君臣相对泣下，或殿上发长吁而已。兵退，则大张具，会饮黄阁中矣。因循苟且，竟至亡国。又多取浑厚少文者置之台鼎，宣宗尝责丞相仆散七斤"近来朝廷纪纲安在"？七斤不能对，退谓郎官曰："上问纪纲安在，汝等自来何尝使纪纲见我。"故正人君子多不见用，虽用亦未久而遽退也。"祁字京叔，浑源人。

赞曰：刘京叔《归潜志》与元裕之《壬辰杂编》二书虽微有异同，而金末丧乱之事犹有足征者焉。哀宗北御，以孤城弱卒托之奴申、阿不二人，可谓难矣。虽然，即墨有安平君，玉壁有韦孝宽，必有以处此。

崔立，将陵人。少贫无行，尝为寺僧负钹鼓，乘兵乱从上党公开为都统、提控，积阶遥领太原知府。正大初，求入仕，为选曹所驳，每以不至三品为恨。围城中授安平都尉。天兴元年冬十二月，上亲出师，授西面元帅。性淫姣，常思乱以快其欲。

药安国者管州人，年二十余，有勇力。尝为岚州招抚使，以罪系开封狱，既出，贫无以为食。

立将为变，潜结纳之，安国健啖，日饱之以鱼，遂与之谋。先以家置西城上，事不胜则挈以逃。日与都尉扬善入省中候动静，布置已定，召善以早食，杀之。二年正月，遂帅甲卒二百，撞省门而入。二相闻变趋出，立拔剑曰："京城危困，二公欲如何处之？"二相曰："事当好议之"。立不顾，麾其党张信之、孛水鲁长哥出省，二相遂遇害。驰往东华门，道遇点检温屯阿里，见其衷甲，杀之。即谕百姓曰："吾为二相闭门无谋，今杀之，为汝一城生灵请命。"众皆称快。是日，御史大夫裴满阿忽带、谏议大夫左右司郎中乌古孙奴申、左副点检完颜阿散、奉御忙哥、讲议蒲察琦、户部尚书完颜珠颗皆死。

立还省中，集百官议所立。立曰："卫绍王太子从恪，其妹公主在北兵中，可立之。"乃遣其党韩铎以太后命往召从恪，须臾入，以太后诰命梁王监国。百官拜舞山呼，从恪受之，遂遣送二相所佩虎符诣速不＜⿰舟寸＞纳款。凡除拜皆以监国为辞。立自称太师、军马都元帅、尚书令、郑王，出入御乘舆，称其妻为王妃，弟倚为平章政事，侃为殿前都点检。其党孛术鲁长哥御史中丞，韩铎都元帅兼知开封府事，折希颜、药安国、张军奴并元帅，师肃左右司郎中，贾良兵部郎中兼右司都事，内府之事皆主之。初，立假安国之勇以济事，至是复忌之，闻安国纳一都尉夫人，数其违约斩之。

壬申，束不＜⿰舟寸＞至青城，立服御衣，仪卫往见之。大帅喜，饮之酒，立以父事之。既还，悉烧京城楼橹，火起，大帅大喜，始信其实降也。立托以军前索随驾官吏家属，聚之省中，人自阅之，日乱数人犹若不足。又禁城中嫁娶，有以一女之故杀数人者。未几，迁梁王及宗室近族皆置宫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荆王府为私第，取内府珍玩实之。二月乙酉，以天子衮冕后服上进。又括在城金银，搜索薰灌，讯掠惨酷，百苦备至，郕国夫人及内侍高祐、京民李民望之属，皆死杖下。温屯卫尉亲属八人，不任楚毒皆自尽。白撒夫人、右丞李蹊妻子皆被掠死。同恶相济，视人如仇，期于必报而后已。人人窃相谓曰："攻城之后七八日之中，诸门出葬者开封府计之凡百余万人，恨不早预其数而值此不幸也。"立时与其妻入宫，两宫赐之不可胜计。立因讽太后作书陈天时人事，遣皇乳母招归德。当时冒进之徒争援刘齐故事以冀非分者，比肩接武。

三月壬辰，立以两宫、梁王、荆王及诸宗室皆赴青城，甲午北行，立妻王氏备仗卫送两宫至开阳门。是日，宫车三十七两，太后先，中宫次之，妃嫔又次之，宗族男女凡五百余口，次取三教、医流、工匠、绣女皆赴北。四月，北兵入城。立时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宝玉以出，立归大恸，无如之何。

李琦者山西人，为都尉，在陈州与粘哥、奴申同行省事，陈州变，入京，附崔立妹胥折希颜，娶夹谷元之妻。妻年二十余，有姿色，立初拘随驾官之家属，妻舆病而往，得免。琦娶之后，有言其美者，立欲强之。琦每见立欲夺人妻，必差其夫远出，一日差琦出京，琦以妻自随，如是者再三，立遂欲杀琦。琦又数为折希颜所折辱，乃首建杀立之谋。李伯渊者宝坻人，本安平都尉司千户，美姿容，深沉有谋，每愤立不道，欲仗义杀之。李贱奴者燕人，尝以军功遥领京兆府判，壬辰冬，车驾东狩，以都尉权东面元帅。立初反，以贱奴旧与敌体，颇貌敬之。数月之后，势已固，遂视贱奴如部曲然。贱奴积不能平，数出怨言，至是与琦等合。

三年六月甲午，传近境有宋军，伯渊等阳与立谋备御之策。翌日晚，伯渊等烧外封丘门以警动立。是夜，立殊不安，一夕百卧起。比明，伯渊等身来约立视火，立从苑秀、折希颜数骑往，谕京城民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男子皆诣太庙街点集。既还，行及梳行街，伯渊欲送立还二王府，立辞数四，伯渊必欲亲送，立不疑，仓卒中就马上抱立。立顾曰："汝欲杀我耶？"伯渊曰："杀汝何伤。"即出匕首横刺之，洞而中其手之抱立处，再刺之，立坠马死。伏兵起，元帅黄掴三合杀苑秀。折希颜后至不知，见立坠马，谓与人斗，欲前解之，随为军士所斫，被创走梁门外，追斩之。伯渊系立尸马尾，至内前号于众曰："立杀害劫夺，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无有，当杀之不？"万口齐应曰："寸斩之未称也"。乃枭立首，望承天门祭哀宗。伯渊以下军民皆恸，或剖其心生啖之。以三尸挂阙前槐树上，树忽拔，人谓树有灵亦厌其为所污。已而，有告立匿宫中珍玩，遂籍其家，以其妻王花儿赐丞相镇海帐下士。

初，立之变也，前护卫蒲鲜石鲁负祖宗御容五，走蔡。前御史中丞蒲察世达、西面元帅把撒合挈其家亦自拔归蔡。七月己巳，以世达为尚书吏部侍郎，权行六部尚书。世达尝为左司郎中，同签枢密院事，充益政院官，皆称上意。及上幸归德，遣世达督陈粮运。陈变，世达亦与胁从，寻间道之汴，至是徒往行在，上念其旧，录用之。左右司官因奏把撒合、石鲁亦宜任用，上曰："世达曲从非出得已，然朕犹少降资级以示薄罚。彼散合掌军一面，石鲁宿卫九重，崔立之变曾不闻发一矢，束手于人。今虽来归，待以不死足以示恩，又安得与世达等。撒合老矣，量用其子可也。石鲁但当酬其负御容之劳。"未几，以撒合为北门都尉，其子为本军都统。石鲁复充护卫。世达字正夫，泰和三年进士。

论曰：崔立纳款，使其封府库、籍人民以俟大朝之命可也。乘时僭窃，大肆淫虐，征索暴横，辄以供备大军为辞，逞欲由己，敛怨归国，其为罪不容诛矣。而其志方且要求刘豫之事，我大朝岂肯效尤金人者乎。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后适启崔立之狂谋，以成青城之烈祸。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岂不信哉。

聂天骥字元吉，五台人。至宁元年进士，调汝阴簿，历睢州司候、封丘令。兴定初，辟为尚书省令史。时胥吏擅威，士人往往附之，独天骥不少假借，彼亦不能害也。寻授吏部主事，权监察御史。夏使贺正旦，互市于会同馆，外戚有身贸易于其间者，天骥上章曰："大官近利，失朝廷体，且取轻外方。"遂忤太后旨。出为同知汝州防御使事，未赴，陕西行尚书省驿召，特旨遥领金安军节度副使，兼行尚书省都事。未几，入为右司员外郎，转京兆治中，寻为卫州行尚书六部事。

庆阳围急，朝廷遣宿州总帅牙古塔救之，以天骥充经历官。围解，从别帅守邠，帅欲弃州而东，天骥力劝止之，不从，帅坐是被系逮，天骥降京兆治中。寻有讼其冤者，即召为开封签事，旬月复右司员外郎。丁母忧，未卒哭，夺哀复职。

哀宗迁归德，天骥留汴中。崔立变，天骥被创甚，卧一十余日，其女舜英谒医救疗，天骥叹曰："吾幸得死，儿女曹乃为谒医，尚欲我活耶。"竟郁郁以死。舜英葬其父，明日亦自缢，有传。

天骥沉静寡言，不妄交。起于田亩，能以雅道自将，践历台省若素宦然，诸人多自以为不及也。

赤盏尉忻字大用，上京人。当袭其父谋克，不愿就，中明昌五年策论进士第。后选为尚书省令史、吏部主事、监察御史，言"诸王驸马至京师和买诸物，失朝廷体"。有诏禁止。迁镇南军节度副使、息州刺史。耕鞠场种禾，两禾合穗，进于朝，特诏褒谕。改丹州，迁郑州防御使，权许州统军使。丞相高汝砺尝荐其才可任宰相。元光二年正月，召为户部侍郎。未几，权参知政事。二月，为户部尚书，权职如故。三月，拜参知政事，兼修国史。诏谕近臣曰："尉忻资禀纯质，事可倚任，且其性孝，朕今相之，国家必有望，汝辈当效之也。"

正大元年五月，拜尚书右丞，哀宗欲修宫室，尉忻极谏，至以卧薪尝胆为言，上悚然从之。同判睦亲府内族撒合辇交结中外，久在禁近。哀宗为太子，有定策功，由是颇惑其言，复倚信日深，台谏每以为言。太后尝戒敕曰："上之骑鞠举乐皆汝教之，再犯必杖汝。"哀宗终不能去。尉忻谏曰："撒合辇奸谀之最，日在天子左右，非社稷福。"上悔悟，出为中京留守，朝论快之。

五年，致仕，居汴中。崔立之变明日，召家人付以后事，望睢阳恸哭，以弓弦自缢而死，时年六十三。一子名董七，没于兵间。弟秉甫字正之。

赞曰：聂天骥素履清慎，赤盏尉忻天资忠谅，在治世皆足为良臣，不幸仕乱离之朝，以得死为愿欲，哀哉。

金史卷一一六　列传第五四

徒单兀典　石盏女鲁欢　蒲察官奴　承立

徒单兀典，不知其所始，累官为武胜军节度使，驻邓州。寻迁中京留守，知金昌府事，驻洛阳。邓及洛阳兀典皆城之，且招亡命千人，号"熊虎军"，以剽掠南鄙为事，宋人亦时时报复，边民为之搔动。兀典资性深刻，而以大自居，好设耳目，凡诸将官属下及民家细事，令亲昵日报之，务为不可欺。正大间，以兵部尚书权参知政事，行省事于徐州。自恃得君，论议之际不少假贷，同列皆畏

之。

天兴元年正月，朝廷闻大兵入饶风，移兀典行省阌乡，以备潼关。徒单百家为关陕总帅，便宜行事。百家驰入陕，榜州民云："淮南透漏军马，虑其道由潼关，势不能守，县镇迁入大城，粮斛辎重聚之陕州，近山者入山寨避兵。"会阿里合传旨召兀典入援，兀典遂与潼关总帅纳合合闰、秦蓝总帅都点检完颜重喜、高平都尉苗秀、荡寇都尉术甲某、振武都尉张翼及虎威、鹰扬、葭州刘赵二帅，军十有一万、骑五千，尽撤秦蓝诸隘之备，从虢入陕。同、华、阌乡一带军粮数十万斛，备关船二百余艘，皆顺流东下。俄闻大兵近，粮皆不及载，船悉空下。复尽起州民，运灵宝、硖石仓粟，游骑至，杀掠不胜计。又遣陕州观察副使兼规措转运副使抹捻速也以船八十往运潼关、阌乡粮，行及灵宝北河夹滩。义军张信、侯三集壮士三百余，保老幼，立水栅。北将忽鲁罕只乘浅攻之不能克，遇速也船至即降，大兵得此船遂破侯、张，杀戮殆尽。

是时陕州同知内族探春愿从行省征进，兀典授以帅职，听招在城民充军。探春厚拟官赏，数日无一人，乃以兀典命招之，得壮士八百。宣差赵三三名伟，亦依探春招募，伟人所知识，不二日得军八百余，号"破敌军。"兀典忌伟得众，欲挟诈坑之，完颜素兰时为同华安抚使，力谏乃止。寻以伟权兴宝军节度使，兼行元帅府事，领军三百，屯金鸡堡。

大兵既知潼关焚弃，长驱至陕，贺都喜不待命出城迎战，马蹶几为所获，兀典易以一马，遂下令不复令一人出，大兵亦去。自此潼关诸渡船筏俱尽，伟亦无船可渡矣。

初，兀典发阌乡，拜天，赏军，人白金三两，将校有差。州之库藏，军资器械，为之一空。期日进发，已而不行，日造银器及兵幕牌印，陕州及盐司牌亦夺取之。又欲劫州民财物以资军，素兰谏之而止。二月戊午，乃行。有李先生者谏曰："方今大兵俱在河南，河北空虚，相公可先取卫州，出其不意。彼知我军在北，必分兵北渡，京师即得少宽，相公入援亦易为矣。"兀典大怒，以当泄军机，斩之于市，遂行。军士各以老幼自随。州中亦有关中、河中迁避商贾老幼，亦倚兵力从行，妇女皆嫁士卒，军中亦有强娶夺者。

是日，军出两东门及南门，不遵洛阳路，乃由州西南径入大山冰雪中。葭州刘、赵两帅即日叛去，大兵以数百骑遥蹑其后。明日，张翼军叛往朱阳，入鹿卢关，大兵追及降之。山路积雪，昼日冻释，泥淖及胫，随军妇女弃掷幼稚，哀号盈路。军至铁岭，大兵潜召洛阳大军从西三县过卢氏，所至烧官民庐舍积聚，虑为金军所据，又反守铁岭，以断归路。金兵知必死，皆有斗志，然已数日不食，行二百里许，困惫不支，颇亦散走。于是，完颜重喜先降，大军斩于马前。郑倜劫苗英降，英不从，杀之，携其首以降，于是士卒大溃。兀典、合闰提数十骑走山间，追骑禽得，皆杀之。

先是，兀典尝为邓州节度使，世袭谋克黄掴三合时为宣差都总领，与兀典亲厚，故决计入邓。是役也，安平、荡寇、鹰扬、振威诸都尉，及西安、金鸡等军，脱走者百才一二。

二月，素兰窜归，有报徒单百家言"行省至"，百家欲出迎，父老遮马前哀诉云："行省复来，吾州碎矣，愿无出迎。"百家晓之曰："前日兀典欲劫此州，为素兰力劝而止，此行省非兀典乃素兰也。"父老乃听百家出城。陕州自军出，日有逃还者，百家皆抚纳之，所得及万人。百家又募收所弃甲仗。若获二副，即以一与之，其一官出直买之。由是军稍振。

五月，总帅副点检颜盏领军复立商州总帅。华州人王某立虢州，权刺史。七月，制旨召百家入援，以权西安军节度使、行元帅府事阿不罕奴十剌为金安军节度使、关陕总帅。九月，巩昌知府元帅完颜忽斜虎入陕州，诏拜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事。以河中总帅府经历李献能充左右司员外郎。献能字钦叔，贞祐三年进士。复立山寨，安抚军民。十月朔，制旨召忽斜虎赴南阳留山寺，以阿不罕奴十剌权参知政事，行省。

时赵伟为河解元帅，屯金鸡堡，军务隶陕省，行省月给粮以赡其军，明年五月，麦熟，省劄令伟计置兵食，权罢月给。十月，伟军食又尽，屡白陕省，云无粮可给，伟私谓其军言："我与李员外郎有隙，坐视我军饥饿，不为存恤。"于是，自往永宁劝喻，伟颇为小民所信，往往献粮，或导其发藏。南县把隘军提控以伟横恣言于行省，行省遣赵提控者权元帅，守永宁元村寨，伟还金鸡。

十一月冬至，大兵已攻破元村寨，伟攻解州不能下，于是蜜遣总领王茂军士三十人入陕州，匿

菜圃中凡三四日，乘夜，王茂杀北城逻卒，举号召伟军八百渡河，入城劫杀阿不罕奴十剌、李献能、提控蒲鲜某、总领来道安，因诬奏："奴十剌等欲反，臣诛之矣。"朝廷知其冤而莫敢诘，就授伟元帅左监军，兼西安军节度使，行总帅府事。食尽。括粟，粟又尽，以明年三月降大兵。

或谓伟军饷不继，以劫掠自资，一日诣李献能，献能靳之，曰："从宜破敌不易。"由是憾之。乃乘奴十剌宴饮不设备，选死士二十八人，夜由后河滩逾城而上，取饼炉碎石掷屋瓦门扇为箭镞声。州人疑叛军多，不敢动，遂开门纳军。杀行省以下官属二十一人，献能最为所恨，故被害尤酷。

伟之变，绛州录事张升字进之，大同人，户工部令史出身，曾为渔阳簿，迁绛州录事，谓知识者曰："我本小人，受国家官禄，今日国家遭不幸，我不能从反贼。"言纥赴水死，岸上数百人皆嗟惜之。

及徒单百家郑西之败，单骑间道数百里入京，为上言兀典等铁岭败状。于是籍重喜、合闰、兀典家赀，暴兀典为罪首，榜通衢云。

石盏女鲁欢，本名十六。兴定三年，以河南路统军使为元帅右都监，行平凉元帅府事。先是，陕西行省胥鼎言："平凉控制西垂，实为要地。都监女奚烈古里间材识凡庸，不闲军务，且以入粟补官，遂得升用，握重兵，当方面，岂能服众。防秋在迩，宜选才谋、有宿望、善将兵者代之。"故以命女鲁欢。

十一月，女鲁欢上言："镇戎赤沟川，东西四十里，地无险阻，当夏人往来之冲，比屡侵突，金兵常不得利。明年春，当城镇戎，彼必出兵来挠。乞于二三月间，征傍郡兵声言防护，且令鄜、巩各屯兵境上示进伐之势，以掣其肘。臣领平凉之众由镇戎而入，攻其心腹。彼自救之不暇，安能及我，如此则镇戍可城，而彼亦不敢来犯。又所在官军多河北、山西失业之人，其家属仰给县官，每患不足。镇戍土壤肥沃，又且平衍，臣裨将所统几八千人，每以迁徙不常为病。若授以荒田，使耕且战，则可以御备一方，县官省费而食亦足矣。其余边郡亦宜一体措置。"上嘉纳焉。迁昌武军节度使。

元光二年九月，又言："商洛重地，西控秦陕，东接河南，军务繁密，宜选才干之士为防御使、摄帅职以镇之。又旧来诸隘守御之官，并从帅府辟置，其所辟者多其亲昵，殖产营私，专事渔猎，及当代去，又复保留，此最害之甚者。宜令枢府选举，以革其弊。又州之戍兵艰于馈运，亦合依上屯田，以免转输之费。"又言："每年防秋，诸隘守者不过数十人，余众尽屯保安、石门、大荆、洛南以为应援，中间相距远至百里，仓猝岂能征集。宜近隘筑营，徒见兵居之，以待缓急。又南边所设巡检十员，兵率千人，此乃平时以诘奸细者，已有大军，宜悉罢去。"朝廷略施行之。

正大九年二月，以行枢密院事守归德。乙丑，大元将忒木＜□艄寸＞率真定、信安、大名、东平、益都诸军来攻。是日，无云而雷，有以《神武秘略》占之者，曰"其城无害"，人心稍安。适庆山奴溃军亦至，城中得之，颇有斗志。己巳，提控张定夜出斫营，发数炮而还，定平日好谈兵，女鲁欢令自募一军，使为提控，小试而胜，上下遂恃以为可用。初患炮少，欲以泥或砖为之，议者恐为敌所轻，不复用。父老有言北门之西一菜圃中时得古炮，云是唐张巡所埋，掘之得五千有奇，上有刻字或"大吉"字者。大兵昼夜攻城，驻营于南城外，其地势稍高。相传是安禄山将尹子奇于此攻巡、远，得睢阳。时经历冀禹锡及官属王璧、李琦、傅瑜极力守御，城得不拔。

方大兵围城，议决凤池大桥水以护城，都水官言，去岁河决敖游堌时，曾以水平量之，其地与城中龙兴塔平，果决此口则无城矣。及大兵至，不得已遣招抚陈贵往决之，才出门为游骑所钞，无一返者。三月壬午朔，攻城不能下，大军中有献决河之策者，主将从之。河即决，水从西北而下，至城西南，入故濉水道，城反以水为固。求献策者欲杀之，而不知所在。四月，以女鲁欢为总帅，佩金虎符。罢司农司，以其官蒲察世达为集庆军节度使、行六部侍郎。温特罕道僧归德府同知，李无党府判。五月，围城稍缓，颇迁民出城就食。

十二月，哀宗次黄陵冈，遣奉职术甲搭失不、奉职权奉御粘合斜烈来归德征粮。女鲁欢遣侍郎世达，治中王元庆权郎中，仪封从宜完颜胡土权元帅，护送载粮千五百石。是月晦二更发船。二年正月，达蒲城东二十里。六军给粮尽，因留船不听归，且命张布为幄，上遂用此舟以济。

及上来归德，随驾军往往出城就粮，时城中止有马用一军近七百人。用，山西人，与李辛同乡里，尝为辛军弹压，在归德权果毅都尉，车驾至，授以帅职。此军外复有官奴忠孝军四百五十人，河北溃军至者皆纵遣之，故城中惟此两军。上时召用计事，而不及官奴，故官奴有异心。朝廷知两人不协，恐生变。二月戊辰，朔制旨令宰相锡宴省中，和解之。是夜，用撤备，官奴以兵乘之为乱。明日，攻用军，用败走被杀，众下城投水夺船而去者斯须而尽。

官奴在双门，驱知府女鲁欢至，言汝自车驾到府，上供不给，好酱亦不与，汝罪何辞。遂以一马载之，令军士拥至其家，检其家杂酱凡二十瓮，且出所有金具，然后杀之。即提兵入见，言“石盏女鲁欢等反，臣杀之矣。”上不得已，就赦其罪，且暴女鲁欢之恶。后其侄大安入蔡，上言求湔雪，上复其官，语在《乌古论镐传》。

禾速嘉兀底代女鲁欢为总帅，军变，官奴无意害兀底，使二卒召之，道官奴有善意，兀底喜，各以金十星与之，同见官奴。二卒复恐受金事泄，亦杀之。

初，河北溃军至归德，粮饷不给。朝廷命孛术鲁阿海行总帅府事，以亲军武卫皆隶之。往宿州就食，军士有不愿者，谇语道中，朝廷闻之，使问其故。或言愿入京或陈州，阿海请从其愿，以券给之，军心稍定。既而令求谇语者，阿海得四人，斩之国子监前，由是诸军汹汹。二月庚子夜，劫府民武邦杰及蒲察咬住等凡九家。一军遂散。数日，遂有官奴之变。

蒲察官奴，少尝为北兵所虏，往来河朔。后以奸事系燕城狱，劫走夏津，杀回纥使者得鞍马资货，即自拔归。朝廷以其种人，特恩收充忠孝军万户。此军月给甚优，官奴日与群不逞博，为有司所劾。事闻，以其新自河朔来，未知法禁，诏勿问。

移剌蒲阿攻平阳，官奴请行，论功第一，迁本军提控，佩金符。三峰山之败，走襄阳，说宋制使以取邓州自效，制使信之，至兴同燕饮。已而，知汴城罢攻，复谋北归。遣移剌留哥入邓，说邓帅粘合，称欲劫南军为北归计。留哥以情告粘合，官奴继以骑卒十余人入城议事，粘合欲就瓮城中擒之。官奴知事泄，即驰还，见制使得骑兵五百，掠邓之边面小城，获牛羊数百，宋人不疑。官奴掩宋军得马三百，至邓州城下，移书粘合辨理屈直，留马于邓而去。乃缚忠孝军提控姬旺，诈为唐州太守，械送北行，随营帐取供给，因得入汴。有言其出入南北军、行数千里而不慑，其智略有可取者，宰相以为然，乃使权副都尉。未几，提军数百驰入北军猎骑中，生挟一回纥而还。遂巡黄陵、八谷等处，劫牛羊粮资甚众，寻转正都尉。又以军至黄陵，几获镇州大将，于是中外皆以为可用，遂拜为元帅，统马军。

天兴元年十二月，从哀宗北渡。上次黄陵冈，平章白撒率诸将战，官奴之功居多。及渡河朔，惟官奴一军号令明肃，秋毫无犯。明年正月，上至归德。知府石盏女鲁欢以军众食寡，惧不能给，请于上，令河北溃军至者就粮于徐、宿、陈三州，亲卫军亦遣出城就食，上不得已从之。乃召谕官奴曰：“女鲁欢尽散卫兵，卿当小心。”

是时，惟官奴忠孝军四百五十人，马用军七百人，留府中。用本果毅都尉，上至归德始升为元帅，又尝召之谋事，而不及官奴，故官奴始有图用之志。是时，大元将忒木＜⿰舡寸＞守归德。官奴既总兵柄，私与国用安谋，欲邀上幸海州。及近侍局直长阿勒根兀惹使用安回，附奏帖，谓海州可就山东豪杰以图恢复，且已具舟楫，可通辽东。上览奏不从。又尝请上北渡，再图恢复，女鲁欢沮之，自是有异心矣。且一军倚外兵肆为剽掠，官奴不之禁。于是，左丞李蹊、左右司郎中张天纲、近侍局副使李大节俱为上言官奴有反状。上窃忧之，以马军总领纥石烈阿里合、内族习显阴察其动静，与朝臣言及，则曰：“我从官奴微贱中起为大帅，何负而反耶。卿等勿过虑。”阿里合、习显知官奴渐不能制，反泄上意。上亦惧官奴、马用相图，因以为乱，命宰执置酒和解之。用撤备。俄官奴乘隙率其军攻用，用军败走。官奴乱杀军民，以卒五十人守行宫，劫朝官皆聚于都水毛花辇宅，以兵监焉。驱参知事石盏女鲁欢至其家，悉出所有金具，然后杀之。乃遣都尉马实被甲持刃劫直长把奴申于上前，上初握剑，见实，掷剑于地曰：“为我言于元帅，我左右止有此人，且留侍我。”实不敢迫，逡巡而退。凡杀朝官左丞李蹊已下三百余人，军将、禁卫、民庶死者三千。郎中完颜胡鲁剌、都事冀禹锡赴水死。

禹锡字京甫，龙山人。至宁元年进士，仕历州郡有能声。归德受兵，禹锡为行院都事，经画守御一府倚重。闻变，或劝以微服免，不从，见害。

是日薄暮，官奴提兵入见，言：“石盏女鲁欢等反，臣杀之矣。”上不得已，赦其罪，以为枢密副使、权参知政事。

初，官奴之母，自河北军溃，北兵得之。至是，上乃命官奴因其母以计请和，故官奴密与忒木＜⿸舟且寸＞议和事，令阿里合往言，欲劫上以降。忒木＜⿸舟且寸＞信之，还其母，因定和计。官奴乃日往来讲议，或乘舟中流会饮。其遣来使者二十余辈，皆女直、契丹人，上密令官奴以金银牌与之，勿令还营。因知王家寺大将所在，故官奴画斫营之策。

先是，忠孝军都统张姓者，谓官奴决欲劫上北降，遂率本军百五十人围官奴之第，数之曰：“汝欲献主上，我辈皆大朝不赦者，使安归乎。”官奴惧，乃以其母出质，云：“汝等若以吾母自北中来，疑我与北有谋，即杀之，我不恨。”张意稍解，即以好语与之约曰：“果如参政所言，今后勿复言讲和，北使至即当杀之。”官奴曰：“杀亦可，不杀亦可，奏而杀之亦可。”张乃退。官奴即聚军北草场，自言无反情，今勿复相疑也。遂画斫营之策。

五月五日，祭天，军中阴备火枪战具，率忠孝军四百五十人，自南门登舟，由东而北，夜杀外堤逻卒，遂至王家寺。上御北门，系舟待之，虑不胜则入徐州而遁。四更接战，忠孝初小却。再进，官奴以小船分军五七十出栅外，腹背攻之。持火枪突入，北军不能支，即大溃，溺水死者凡三千五百余人，尽焚其栅而还。遂真拜官奴参知政事、兼左副元帅，仍以御马赐之。

枪制，以敕黄纸十六重为筒，长二尺许，实以柳炭、铁滓、磁末、硫黄、砒霜之属，以绳系枪端。军士各悬小铁罐藏火，临阵烧之，焰出枪前丈余，药尽而筒不损。盖汴京被攻已尝得用，今复用之。

兵既退，官奴入亳州，留习显总其军。上御照碧堂，无一人敢奏对者，日悲泣云：“自古无不亡之国、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用人，故为此奴所囚耳。”于是，内局令宋乞奴与奏御吾古孙爱实、纳兰圪答、女奚烈完出密谋诛官奴。或言，官奴密令兀惹计构国用安，胁上传位，恢复山东。事不成则献上于宋，自赎反复之罪。

官奴以己未往亳州。辛酉，召之还，不至。再召，乃以六月己卯还。上谕以幸蔡事，官奴愤而出，至于扼腕顿足，意趣叵测。上决意欲诛之，遂与内侍宋乞奴处置，令裴满抄合召宰相议事，完出伏照碧堂门间。官奴进见，上呼参正，官奴即应。完出从后刺其肋，上亦拔剑斫之。官奴中创投阶下以走，完出叱忔答、爱实追杀之。

忠孝军闻难皆擐甲，完出请上亲抚慰之。名呼李泰和，授以虎符，使往劳军，因召范陈僧、王山儿、白进、阿里合。进先至，杀之堂下。阿里合中路觉其事，悔发之晚，为乱箭所射而死。乞奴、爱实、忔答皆授节度使、世袭千户，完出兼殿前右卫将军，范陈僧、王山儿忠孝军元帅。于是，上御双门，赦忠孝军以安反侧。除崔立不赦外，其余常所不原者咸赦之。

初，官奴解睢阳之围，侍从官属久苦饥窘，闻蔡州城池坚固、兵众粮广，咸劝上南幸。惟官奴以尝从点检内族斜烈过蔡，知其备御不及睢阳，力争以为不可，故号于众曰：“敢言南迁者斩。”众以官奴为无君，讽上早为计，会其变，遂以计诛之。后遣乌古论蒲鲜如蔡，还言其城池兵粮果不足恃，上已在道，无事奈何。及蔡受兵，始悔不用官奴之言，特诏尚省月给其母妻粮，俾无失所。

习显既党官奴，一日率忠孝军劫官库金四千两。上命归德治中温特罕道僧、帅府经历把奴申鞫问，显伏罪下狱。官奴变，显脱走，杀总领完颜长乐于宫门，杀道僧、奴申于其家，遂奔亳。及官奴伏诛，诏点检阿勒根阿失答即亳州斩显及忠孝军首领数人。兀惹使用安未还，伺于中路，数其罪杀之。

内族庆山奴名承立，字献甫，统军使拐山之子，平章白撒之从弟也。为人仪观甚伟，而内惟怯无所有。至宁初，宣宗自彰德赴阙，庆山奴迎见于台城。宣宗喜，遣先还中都观变。宣宗既即位，以承立为西京副留守，权近侍局直长，进官五阶，赐钱五千贯，且诏曰：“汝虽授此职，姑留侍朕，遇阙赴之，仍给汝副留守禄。此朕特恩，宜知悉也。”贞祐初，迁武卫军副都指挥使，兼提点近侍局。

胡沙虎专权僭窃，尝为宣宗言之，后胡沙虎伏诛，庆山奴愈见宠幸，以为殿前右副都点检。三年，大元兵围中都，诏以庆山奴为宣差便宜都提控，率所募兵往援。俄为元帅右都监，行帅府事，兼前职。

四年，知庆阳府事，兼庆原路兵马都总管，以所获马驼进，诏谕曰：“此皆军士所得，即以与之可也。朕安用哉，后勿复进。”因令遍谕诸道帅府焉。

兴定元年正月，大元兵及夏人回经宁州，庆山奴以兵邀击败之，以功进元帅左都监、兼保大军节度使，行帅府事于鄜州。二年五月，夏人率步骑三千由葭州入寇，庆山奴以兵逆之，战于马吉峰，杀百余人，斩酋首二级，生擒数十人，获马三十余疋。三年四月，夏人据通秦寨，庆山奴遣提控纳合买住讨之。夏人以步骑二万逆战，买住击败之，夏人由葭芦川遁去，凡斩首八百级。俄而，复攻寨据之，庆山奴率兵与战，斩首五千级，复其寨。诏赐庆山奴金带一，将士赏赉有差。四年四月，破夏兵于宥州，斩首千余级，遂围神堆府。庆山奴四面攻之，士卒方登陴，援兵大至，复击走之。

正大四年，李全据楚州，诏以庆山奴为元帅，同总帅完颜讹可将兵守盱眙，且令城守勿出战。已而，全军盱眙界，二帅迎敌大败，死者万余人，委弃资仗甚众。时军无见粮，转输不继，民疲奔命，愁叹盈路。诸相不肯正言，枢密判官白华拜章气斩之谢天下，不报。降为定国军节度使，又以受赂夺一官。

八年正月，凤翔破，两行省徙京兆居民于河南，令庆山奴以行省守之。时京兆行省止有病卒八百，瘦马二百，承立惧不能守，屡上奏请还。每奏一帖，附其兄白撒一书，令为地，朝廷不许。十月，庆山奴弃京兆还朝，留同知乾州军州事，保义军提控苟琪守之。

庆山奴行至阌乡，哀宗遣近侍裴满七斤授以黄陵冈从宜，不听入见。未几，代徒单兀典行省于徐州。九年正月，自徐引兵入援，选精锐一万五千，与徐帅完颜兀论统之，将趋归德。义胜军总领侯进、杜政、张兴等率所部三千人降大兵。庆山奴留睢州三日不敢进，闻大兵且至，惧此州不可守，退保归德。二月，行次扬驿店，遇小乃＜⿰觛寸＞军，遂溃。兀论战死，庆山奴马踬被擒，惟元帅郭恩、都尉乌林答阿督率之三百余人走归德。

大兵以一马载庆山奴，拥迫而行，道中见真定史帅，承立问曰：“君为谁？”“史帅言”我真定五路史万户也。”承立曰：“是天泽乎？”曰：“然。”曰：“吾国已残破，公其以生灵为念。”及见大帅忒木＜⿰觛寸＞，诱之使招京城，不从，又偃蹇不屈，左右以刀斫其足折，亦不降，即杀亡。议者以承立累败不能解其军职，死有余责，而能以死报国，亦足称云。

初，睢州刺史张文寿闻大兵将至，迁旁县居民入城，大聚刍粟，然无固守意，日夜谋走以自便。既而，闻承立入援，即以州事付其僚佐，托以应援徐兵，夜启关挈家走归德，庆山奴以为行部郎中，死杨驿。俄大兵围睢州，以无主将，故残破之甚也。

兀论，丞相赛不之侄，元光间例以诸帅为总领，兀论以丞相故独不罢。金朝防近族而用疏属，故白撒、承立、兀论辈皆腹心倚之。

赞曰：官奴素行反侧，倏南倏北，若龙断然。哀宗一旦倚为腹心，终为所制，照碧之处何异幽囚，其事与梁武、侯景大同而小异。徒单兀典、庆山奴为将皆贪，宜数取败。女鲁欢无大失行，而死于官奴，哀宗犹暴其罪，冤哉。

金史卷一一七　列传第五五

徒单益都　粘哥荆山　王宾　国用安　时青

徒单益都，不详其履历，尝累官为延安总管。正大九年正月，行省事于徐州。时庆山奴撤东方之备入援，未至睢州，徐、邳义胜军总领侯进、杜政、张兴率本军降大兵于永州。辛丑，大兵守徐张盆渡。益都到官才三日，惧兵少不能守，即令移剌长寿率甲士千人迎大兵。长寿军无纪律，大兵掩之，一军皆覆，徐危甚。益都籍州人及运粮埽兵得万人。乙巳，大兵傅城，烧南关而去。侯进既降北，即以为京东行省，进遂请千人来袭。二月庚申未明，大兵坎南城而上，守者皆散走，城中大呼曰：“大兵入南门矣。”益都闻之不及甲，率州署夜直兵三百，由黄楼而南，力战御敌。乱定，迁

赏有差。

由是，军势稍振，复夺张盆渡，取萧县，破白塔，战于土山，敕被俘老幼五千还徐。既而，侯进亡命驻灵璧，杜政、张兴亦虑为北所害，穷窘自归。益都抚而纳之，兴留徐，杜政还邳州。

益都资禀仁厚，持大体，二子两侄为军将，颇侵渔军民。青州人王祐为埽兵总领，将兵千七百人，益都常倚之，虽有过亦不责。以故祐亦横恣，与河间张祚、下邑令李闰、义胜都统封仙、遥授永州刺史成进忠辈，乘军政废驰，城中空虚，以六月丁巳夜烧草场作乱。时张兴卧病，祐恐事不成，起兴与同行。益都疑左右皆叛，挈妻子缒城而出，就从宜众僧奴及东面总领刘安国军。张兴推祐为都元帅，复惧祐图己，遂诛祐，并张祚杀之，因大掠城中。壬戌，国用安以行山东路尚书省事率兵至徐，张兴率甲士迎之。用安轻骑而入，执兴与其党十余人，斩之于市，遂以封仙为元帅，兼节度使，主徐州。

益都窘无所归，乃奔宿州，节度使纥石烈阿虎以益都为人所逐不纳，乃与诸将驻于城南。时宿之镇防军有逃还者，阿虎以为叛归亦不纳。城中镇防千户高腊哥，结小吏郭仲安，谋就徐州将士内外相应以取宿，因归杨妙真。甲戌夜半，开门纳徐州总领王德全及妻弟高元哥军。刘安国寻亦入城，缚阿虎父子杀之。州中请益都主帅府事，益都不从曰："吾国家旧人，为将帅亦久，以资性疏迂不能周防，遂失重镇。今大事已去，方逃罪不暇，岂有改易髻发、夺人城池、以降外方乎。"即日，率官吏而行，至谷熟东，遇大兵，不屈而死。

徐州既归海州，邳帅兀林答某亦让印于杜政，遂送款于用安。已而，宿州王德全、刘安国亦送款海州。惟益都不改髻发，以至于死云。

粘哥荆山，不知其所始，正大中，累官亳州节度使。九年正月己丑，游骑自邓至亳，钞鹿邑，营于卫真西北五十里。鹿邑令高昂霄知太康已降，即夜趋亳，道出卫真，呼县令楚珩约同行。珩知势不支，即明谕县人以避迁之意，遂同走亳。丁未，二邑皆降。是日，军至亳州城下。州止有单州兵四百人，号"镇安军"，提控杨春、邢某、都统戴兴屯已六年。荆山悉籍城中丁壮为军，修守具，而大兵亦不暇攻。四月，拥降民而北，城门闭，不之知也。

五月，纵迁民收麦，老幼得出，丁壮悉留之。民往往不肯留而遁，数日，城为之空。荆山遣将领各诣所属招之，并将领亦不返。"镇安"者皆红袄余党，力尽来归，变诈反履，朝廷终以盗贼待之。荆山以迁民为军，盖防之也。及召外兵不至，乃请于归德，得甲骑百余，两总领统之。既至"镇安"疑其谋己，乃乘将士新到不设备，至夜，掩杀殆尽。荆山出走卫真，楚珩与之马而去，州中豪贵悉被剽略。

刘坚者，初为大兵守城父，亳州复擒之，囚之于狱。杨春谋欲北降，乃出之，使为宣差。乙巳，大兵石总管入州，改州为顺天府，春为总管，戴兴为同知，刘顺治中，留党项军千人戍之。属县皆下，惟城父令李用宜不降，其妻子在亳，春以为质，竟不屈而死。春既据州，与刘坚坐楼上，召副提控邢某。邢刚直循理，将士严惮之，时卧病，闻春乱，流涕不自禁。春遣人舁致之，邢指春大骂，春惭恧无言。春欲杀荆山家，邢力劝止之，且令给道路费送之出城，邢寻病卒。

二年夏四月，北省忒木＜□艉寸＞攻归德，春以戴兴提精卒以往，独与疲弱者守城，州人王宾遂反正，春渡河北遁。既而，崔七斤为乱，杀王宾，朝廷不得已，以七斤为节度使，就其兵仗入蔡。八月，刘顺攻亳州，破之，七斤为城父令所杀。未几，单州军以州人杀其家属，召大兵来攻，不能拔，杀属县民而去。既渡河，知亳人不疑，复来攻，州竟为春所破。是年六月，宋人来攻，春出降，刘坚北走。

刘均者林虑人，时为亳州观察判官。春既逐荆山，纳款大兵，胁均同降。均佯应之，归其家取朝服服之，顾谓妻子曰："我起身刀笔，仰荷上知，始列朝著，又佐大藩，死亦足矣。今头颅已如此，假使有十年寿，何以见先帝于地下乎。"即仰药而死。

王宾字德卿，亳州人。贞祐二年进士。外若旷达，而深有谋画。初调兰陵主簿，辟虹县令，寻入为尚书省令史，坐事罢归乡里。

天兴元年正月，亳州军变，节度使粘哥荆山出走，杨春以州出降。既而，自以羸兵守之。宾与

前谯县尉王进、魏节亨、吕钧约城中军民复其州，杨春遂遁，遣节亨诣归德以闻。哀宗嘉之，授进节度使，宾同知节度使，节亨节度副使，钧观察判官。杨春复以兵来攻，月余不能拔，即渡河而北。

六月，哀宗迁蔡，宾奉迎于州北之高安，上与语大悦，恨用之晚，擢为行部尚书、世袭谋克。上初至亳，宾等适征民丁负铁甲入蔡，及会计忠孝军家属口粮，故留参知政事张天纲董之，就迁有功将士。时亳之粮储不广，宾等常吝惜，军士以此归怨。及运甲之役，复不欲行。会天纲与宾等于一楼上铨次立功等第，镇防军崔复哥、王六十之徒擐甲哗噪登楼，天纲问曰："即欲见杀，容我望阙拜辞。"贼曰："无预相公。"即拽宾乃吕钧往市中。钧且行且跪，涕泪俱下。宾岸然不惧，大叫曰："不过杀我。但杀，但杀。"乃并害之。节度副使魏节亨、节度判官孙良、观察副使孙九住皆被害。又数日，杀节度使王进。

进尝应荆山之募，由间道入汴京纳奏，赏以物不受，又散家所有济贫民，以死自励。至汴，以劳迁本州节度判官，赐以白金，亦不受，一时甚称之。

有李喜住者，本宿州众僧奴下宣差。天兴二年四月，进粮入归德，将还，闻亳州王进反正，制旨以喜住为振武都尉，将兵三千应援。是时，太赤围亳步骑十万，喜住以众寡不敌，独与三人间道入城，王进方议迁左军林，喜住不可，进即以兵付喜住。大兵攻八日不能下，五月壬子，兵退。

己未，官奴与阿里合提忠孝军百人至亳，与诸将议迁可否。以为不可，当留辎重于蔡，选军扈从入圣朵就武仙军，遂入关中。关中地利可恃，又有郭虾＜⿰虫麻＞等军在西可恃。五月甲子，召官奴还归德，不赴，再召，留其军半于亳乃赴。

六月壬辰，车驾舟行至亳，王进奏："臣本军伍，不知治体，如李喜住扈从入蔡，则亳不守矣。乞留治此州。"诏以喜住为集庆军节度使，便宜从事，进领帅职。七月，进死。喜住先往城父督粮餫，闻乱遂不敢入亳，后投宋。

论曰：金季之乱，军士欲代其偏裨，偏裨欲代其主将，即群起而偾之，无复忌惮。益都、荆山皆忠亮之士，宾、进才略尤足取焉，而并不免于难，惜哉。

国用安先名安用，本名咬儿，淄州人。红袄贼杨安儿、李全余党也。尝归顺大元，为都元帅、行山东路尚书省事。

天兴元年六月，徐州埽兵总领王祐、义胜军都统封仙、总领张兴等夜烧草场作乱，逐元帅徒单益都。安用率兵入徐，执张兴与其党十余人斩之，以封仙为元帅兼节度使，主徐州。宿州镇防军千户高腊哥与东面总帅刘安国构徐州总帅王德全，杀宿帅纥石烈阿虎，以其州归海州。邳州从宜兀林答某亦让州于杜政，送款海州。既而，皆归安用。

北大将阿术钱闻安用据徐、宿、邳，大怒曰："此三州我当攻取，安用何人，辄受降。"遣信安、张进等率兵入徐，欲图安用，夺其军。安用惧，谋于德全，劫杀张进及海州元帅田福等数百人，与杨妙真绝，乃还邳州。会山东诸将及徐、宿、邳主帅，刑马结盟，誓归金朝。既盟，诸将皆散去，安用无所归，遂同德会、安国托从宜众僧奴自通于朝廷。众僧奴遣人上奏："安用以数州反正，功甚大。且其兵力强盛，材略可称。国家果欲倚用，非极品重权不足以坚其许国之心。"未报。安用率兵万人攻海州，未至，众稍散去。安国因劝安用当赤心归国，安用亦自知反复失计，事已无可奈何，于是复金朝衣冠。妙真怒其叛己，又惧为所图，悉屠安用家走益都。安用遂选兵分将，期必得妙真，自此淮海之上无宁岁矣。

未几，朝廷遣近侍局直长因世英、都事高天祐持手诏至邳，以安用为开府仪同三司、平章政事、兼都元帅、京东山东等路行尚书省事，特封兖王，赐号"英烈戡难保节忠臣"，锡姓完颜，附属籍，改名用安，赐金镀银印、驼纽金印、金虎符、世袭千户宣命、敕样、牌样、御画体宣、空头河朔山东赦文，便宜从事，且以彭王妃诰委用安招妙真。用安始闻使者至，犹豫未决，以总领杨懋迎使者入。监于州廨，问所以来。世英对以封建事，意颇顺。诸帅王杜辈皆不欲宣言，欲杀使者。明日，用安乃出见使者，跪揖如等夷，坐定，语世英曰："予向随大兵攻汴，尝于开阳门下与侯挚议内外夹击。此时大兵病死者众，十七头项皆在京城，若从吾计出军，中兴久矣。朝廷乃无一人敢决者，今日悔将何及。"言竟而起。既而选人取朝廷赐物遍观之，喜见颜色。复与使者私议，欲不以朝礼受之，

世英等不可，即设宴拜授如仪，以主事常谨等随使者奉表入谢。

上复遣世英、天祐赐以铁券一、虎符六、龙文衣一、玉鱼带一、弓矢二、封赠其父母妻诰命，及郡王宣、世袭宣、大信牌、玉兔鹘带各十，听同盟可赐者赐之。使者至邳，用安迎受如礼，始有入援意。及闻上将迁蔡州，乃遣人以蜡书言迁蔡有六不可，大率以谓："归德环城皆水，卒难攻击，蔡无此险，一也。归德虽乏粮储，而鱼芡可以取足，蔡若受围，廪食有限，二也、大兵所以去归德者，非畏我也，纵之出而蹑其后，舍其难而就其易者攻焉，三也。蔡去宋境不百里，万一资敌兵粮，祸不可解，四也。归德不保，水道东行犹可以去，蔡若不守，去将安之，五也。时方暑雨，千里泥淖，圣体丰泽，不便鞍马，仓卒遇敌，非臣子所敢言，六也。虽然，陛下必欲去归德，莫如权幸山东。山东富庶甲天下，臣略有其地，东连沂、海、西接徐、邳，南扼盱、楚，北控淄、齐。若銮舆少停，臣仰赖威灵，河朔之地可传檄而定。惟陛下审察。"上以其言示宰臣。宰臣奏用安反复，本无匡辅志，此必参议张介等议之，业已迁蔡，议遂寝。

初，世英等过徐，王德全、刘安国说之曰："朝廷恩命岂宜出自用安，郡王宣吾二人最当得者，乞就留之。"世英乃留郡王宣、世袭宣、玉带各二。由是与用安有隙，又惧为所图，皆不听其节制。十郡王者，李明德、封仙、张瑀、张友、卓翼、唐琮、杜政、吴歪头、王德全、刘安国也。用安必欲取山东，累征徐、宿兵，止以勤王为辞，二帅不应。用安怒，令杜政等率兵三千，以取粮为名，袭徐、宿。既入城，德全觉之，就留杜政、封仙不遣。用安愈怒，谓德全、安国必有谋，乃执桃园帅吴某等八九人下狱鞫问。二帅遣温特罕张哥以杜政、封仙欲袭取徐州白用安，不听，驱吴帅、张哥辈九人并斩之。张哥将死大呼曰："国咬儿，汝无尺寸功，受国家大封爵。何负于汝，而从杜政等变乱，又杀无罪之人。今虽死，当与汝辨于地下矣。"

会上遣臧国昌以密诏征兵东方，故用安假朝命声言入援，檄刘安国为前锋，亲率兵三千驻徐州城下招德全。德全终疑见图，不出，系封仙于狱，杀之，遣杜政出城。安国既至宿州，用安复召安国还，安国不从，独与众僧奴赴援。行及临涣龙山寺，用安使人劫杀之，遂攻徐州，逾三月不能下，退归涟水。于是，因世英以用安终不赴援，乃还朝，至宿州西遇大兵，不屈而死，事闻，赠汝州防御使。

既而，用安军食不给，乞粮于宋，宋阳许之，即改从宋衣，而私与朝使相亲。寻益乏食，军民多亡去，乃命萧均以严刑禁亡者，血流满道。大元东平万户查剌将兵至涟水，遂降焉。查剌既渡河，趋蔡州，用安以诡计还涟水，复叛归于宋，受浙东总管、忠州团练使，隶淮阃，甲午正月，闻大兵围沛，用安投往救之，败走徐州。会移兵攻徐，用安投水死，求得其尸。＜⿰皮刂＞面系马尾，为怨家田福一军脔食而尽。

用安形状短小无须，喜与轻薄子游，日击鞠衢市间，顾眄自矜，无将帅大体。

介字介甫，平州人，正大元年经义进士第一，时为用安参议。

初，天祐等出汴，微服间行，经北军营幕，至通许崔桥始有义军招抚司官府，去京师二百里矣。至陈州，防御使粘葛奴申始立州事。留二日，至项城，县令朱珍立县事，有士卒千二百人。至泰和县，县令王义立县已五月矣。八月，至宿州，众僧奴得报，且知朝廷授以权宿州节度使、兼元帅左都监之命，具彩舆仪卫出城五里奉迎。时东方不知朝庭音问已八月矣，官民见使者至，且拜且哭。有张显者任侠尚气知义理，即谓天祐曰："东方不知朝廷音问已数月，今见使者，百姓皆感动。若不以圣旨抚慰之，恐失东民之心。我欲矫称制旨宣谕，如何。"天祐书生守规矩，不敢从，但以宰相旨集州民慰抚之，州民复大哭。明日，往徐州。

时青，滕阳人。初与叔父全俱为红袄贼，及杨安儿、刘二祖败，承赦来降，隶军中。兴定初，青为济州义军万户。是时，叔父全为行枢密院经历官。兴定二年冬，全驰驿过东平，青来见，因告全将叛入宋，全秘之。顷之，青率其众入于宋。宋人置之淮南，屯龟山，有众数万。

兴定四年，泗州行元帅府纥石烈牙吾塔遣人招之，青以书来。书曰："青本滕阳良民，遭时乱离，扶老携幼避地草莽。官吏不明此心，目以叛逆，无所逃死，窜匿淮海。离亲旧、去乡邑，岂人情之所乐哉。仆虽偷生寄食他国，首丘之念未尝一日忘之。如朝廷赦青之罪，乞假邳州以屯老幼。当袭

取盱眙，尽定淮南，以赎往昔之过。”牙吾塔复书曰：“公等初亦无罪，诚能为国建功，全军来归，即吾人也。邳州吾城，以吾人居之亦何不可。《易》曰：‘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公其亟图之。生还父母之邦，富贵终身，传芳后世，与其羁縻异域，目以兵虏，孰愈哉。”牙吾塔奏其事。十月，诏加青银青荣禄大夫，封滕阳公，仍为本处兵马总领元帅、兼宣抚使。青潜表陈谢，复以邳州为请。枢密院奏：“恐青意止欲得邳州。可谕牙吾塔，若青诚实来归，即当授之。如审其诈，可使人入宋境宣布往来之言，及所授官爵，亦行间之术也。”青既不得邳州，复为宋守。

兴定五年正月二十五日夜，青袭破泗州西城，提控王禄遇害。是时，时全为同签枢密院事，朝廷不知青袭破西城，止称宋人而已。诘全往督泗州兵取西城。全至泗州，获红袄贼一人，诏问之，乃知青为宋京东钤辖，袭破西城。全颇喜，乃杀其人以灭口。牙吾塔昼夜力战，募死士以梯冲逼城，青缒兵出拒不得前。牙吾塔遣提控王应孙穴城东北隅，青夜出兵来袭，击却之。越二日，复出又却之。攻城益急，青以舟兵二千合城中兵来犯牙吾塔营，提控斡鲁朵先知，设伏掩击，青兵大败，溺淮水死者千人，自是不复出矣。王应孙穴城将及城中，青隧地然薪逼出之。青乘城指麾，流矢中其目，余众往往被创，楼堞相继摧坏，城中汹惧，遂无固志。二月二十六日夜，青拔众走，遂复西城。

元光元年二月，全与元帅左监军讹可，节制三路军马伐宋。诏曰：“卿等重任，毋致不和以贻丧败。其资粮可取，规取失宜不能得之，罪在讹可。既已得之，不能运致以为我用，罪在全。”全与讹可由颍、寿进渡淮，败宋人于高塘市，攻固始县，破宋庐州将焦思忠兵。无何，获生口言，时青受宋诏与全兵相拒，全匿其事。

五月，兵还，距淮二十里，诸军将渡，全矫称密诏“诸军且留收淮南麦”，遂下令人获麦三石以给军。众惑之，讹可及诸将佐劝之不听，军留三日。讹可谓全曰：“今淮水浅狭，可以速济。时方暑雨，若值暴涨，宋乘其后，将不得完归矣。”全力拒之。从宜达阿、移失不、斜烈、李辛稍稍不平，全怒曰：“讹可一帅耳，汝曹党之。汝曹致身至此，皆吾之力。吾院官也，于汝无不可者。”众乃不敢言。是夜，大雨。明日，淮水暴涨，乃为桥渡军。宋兵袭之，军遂败绩。桥坏，全以轻舟先济，士卒皆覆没。宣宗乃下诏诛之，遣官招集溃军，诏曰：“大军渡淮，每立功效。诸将谬误，部曲散亡，流离忧苦，朕甚闵焉。各归旧营，勉图自效。”又诏曰：“阵亡把军品官子孙，十五以上者依品官子孙例随局承应，十五以下、十岁以上者依品从随局给俸，至成人本局差使。无子孙官，依例给俸。应赠官、赙钱、军人家口当养赡者，并如旧制。”

赞曰：金自章宗季年，宋韩侂胄构难，招诱邻境亡命以挠中原，事竟无成。而青、徐、淮海之郊民心一摇，岁遇饥馑，盗贼蜂起，相为长雄，又自屠灭，害及无辜，十余年访糜沸未息。宣宗不思靖难，复为伐宋之举，讫金之亡，其祸尤甚。简书所载国用安、时青等遗事，至今仁人君子读之犹蹙頞终日。当时烝黎，如鱼在釜，其何以自存乎。兵，凶器也。金以兵得国，亦以兵失国，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金史卷一一八　列传第五六

苗道润　王福　移剌众家奴　武仙　张甫　靖安民　郭文振　胡天作　张开　燕宁

苗道润，贞祐初，为河北义军队长。宣宗迁汴，河北土人往往团结为兵，或为群盗。道润有勇略、敢战斗，能得众心。比战有功，略定城邑，遣人诣南京求官封。宰相难其事，宣宗召河南转运使王扩问曰：“卿有智虑，为朕决道润事。今即以其众使为将，肯终为我尽力乎？”扩对曰：“兼制天下者以天下为度。道润得众，有功因而封之，使自为守，羁縻使之，策之上也。今不许，彼负其众，何所不可为。”宣宗顾谓宰执曰：“王扩之言，实契朕心。”于是，除道润宣武将军、同知顺天军节度使事。贞祐四年，复以功迁怀远大将军、同知中山府事。再阅月，复战有功，迁骠骑上将军、中都路经略使、兼知中山府事。顷之，加中都留守、兼经略使。道润前后抚定五十余城。

兴定元年，诏道润恢复中都，以山东兵益之。道润奏：“去年十一月，臣遣总领张子明招降蠡州独吉七斤。近日，河北东路兵马都总管移剌铁哥移军蠡州，袭破子明军，杀数百人，子明亦被创。臣将提兵问罪，重以铁哥自拔来归，但备之而已。今欲复取都城，乞无罪铁哥，直令受臣节制，庶

可集事。”宣宗以问宰相，奏曰：“道润、铁哥不协，不可相统属。”诏以完颜寓行元帅府事，督道润复中都，和辑铁哥军。

初，道润与顺天军节度使李琛不相能，两军士兵因之相攻，琛遣兵攻满城、完州，道润军拒战，杀琛兄荣及弟明等。琛奏：“潞州提控乌林答吾典承道润风指，日谋侵害。山东行省数谕道润与臣通和，竟不见从，且杀臣兄荣、弟明等，恣横如此，将为后患。”又奏：“乞令河北州府官不相统摄，并听帅府节制。仍遣官增减诸路兵力，使权均势敌无相并吞，则百姓安农亩矣。”道润奏李琛以众叛，陷满城，攻完州。琛亦奏道润叛。廷议以为两人失和，故至于此，令山东行省枢密院谕琛：“行省在彼，自当俱听节制，何待帅府。士兵本以义团结，且耕且战。今乃聚之城寨，遂相并吞。百姓不安，皆由官长无所忌惮使之然也。严为约束，依时树艺，无致生事。”有诏道润与移剌铁哥合兵抚定河北，令诸道兵互相应援。

既而，道润与贾全、贾瑀互相攻击，诏道润、贾全、王福、武仙、贾瑀分画各路元帅府控制之，彰德卫辉招抚司隶枢密院。贾瑀既与道润相攻，已而诈为约和，道润信之，遂伏兵刺杀道润。朝廷不能问，一军彷徨无所依，提控靖安民乞权隶潞州行元帅府，听其节制。时兴定二年也。

右丞侯挚乞以保、蠡、完三州隶真定，而蠡州旧受移剌众家奴节制，一旦改隶真定，恐因而交争。靖安民等愿隶潞州，乃令河北行省审处之。经略副使张柔奏：“贾瑀攻易州寨，杀刺史马信及其裨校，夺所佩金符而去。”顷之，张柔攻贾瑀杀之。道润既死，靖安民代领其众，是后乃封建矣。

初，贞祐四年，右司谏术甲直敦乞封建河朔，诏尚书省议，事寝不行。兴定三年，以太原不守，河北州县不能自立，诏百官议所以为长久之利者。翰林学士承旨徒单镐等十有六人以谓“制兵有三，一曰战，二曰和，三曰守。今欲战则兵力不足，欲和则彼不肯从，唯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残毁，不可一概守之，宜取愿就迁徙者屯于河南、陕西，其不愿者许自推其长，保聚险阻。”刑部侍郎奥屯胡撒合三人曰：“河北于河南有辅车之势，蒲、解于陕西有襟喉之要，尽徙其民，是撤其藩篱也。宜令诸郡，选才干众所推服、能纠众迁徙者，愿之河南或晋安、河中及诸险隘，量给之食，授以旷土，尽力耕稼。置侨治之官，以抚循之。择其壮者，教之战阵。敕晋安、河中守臣檄石、岚、汾、霍之兵，以谋恢复，莫大之便。”兵部尚书乌林答与等二十一人曰：“河朔诸州，亲民掌兵之职，择土人尝居官、有材略者授之，急则走险，无事则耕种。”宣徽使移剌光祖等三人曰：“度太原之势，虽暂失之，顷亦可复。当募土人威望服众者，假以方面重权。能克复一道，即以本道总管授之。能捍州郡，即以长佐授之。必能各保一方，使百姓复业。”提点尚食局石抹穆请以高爵募民，大概同光祖议。宰臣欲置公府，宣宗意未决，御史中丞完颜伯嘉曰：“宋人以虚名致李全，遂有山东实地。苟能统众守土，虽三公亦何惜焉”宣宗曰：“他日事定，公府无乃多乎。”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节镇何不可者。”宣宗意乃决。

四年二月，封沧州经略使王福为沧海公，河间路招抚使移剌众家奴为河间公，真定经略使武仙为恒山公，中都东路经略使张甫为高阳公，中都西路经略使靖安民为易水公，辽州从宜郭文振为晋阳公，平阳招抚使胡天作为平阳公，昭义军节度使完颜开为上党公，山东安抚副使燕宁为东莒公。九公皆兼宣抚使，阶银青荣禄大夫，赐号“宣力忠臣”，总帅本路兵马，署置官吏，征敛赋税，赏罚号令得以便宜行之。仍赐诏曰：“乃者边防不守，河朔失宁，卿等自总戎昭，备殚忠力，若能自效，朕复何忧。宜膺茅土之封，复赐忠臣之号。除已画定所管州县外，如能收复邻近州县者，亦听管属。”

王福，本河北义军，积战功累迁同知横海军节度使事、沧州经略副使。

兴定元年，福遣提控张聚、王进复滨、棣二州，以聚摄棣州防御史，进摄滨州刺史。久之，福与聚有隙，聚以棣州附于益都张林。

兴定三年九月，福上言：“沧州东滨沧海，西连真定，北备大兵，可谓要地。乞选重臣为经略使，得便宜从事，以镇抚军民。”朝廷以福初率义兵复沧州，招集残民，今有众万余，器甲完具，自雄一方。与益都张林、棣州张聚皆为邻境。今利津已不守，辽东道路艰阻，且其意本欲自为使，但托词耳。因而授之，使招集滨、棣之人，通辽东音问。今若不许，宋人或以大军迫胁，或以官爵招之，将贻后悔。宣宗以为然，乃以福为本州经略使，仍令自择副使。会福有战功，迁遥授同知东平府事、

权元帅右都监，经略节度如故。兴定四年，封为沧海公，以清、沧、观州，盐山、无棣、乐陵、东光、宁津、吴桥、将陵、阜城、蓨县隶焉。

四月，红袄贼李二太尉寇乐陵，棣州张聚来攻，福皆击却之。李二复寇盐山，经略副使张文与战，李二大败，擒其统制二人，斩首二千级，获马三十匹。七月，宋人与红袄贼入河北，福婴城固守。益都张林、棣州张聚日来攻掠，沧州危蹙，福将南奔，为众所止，遂纳款于张林。东平元帅府请讨福，乞益河南步卒七千、骑兵五百，滑、浚、卫州资助刍粮，先定赏格以待有功。朝廷以防秋在近，河南兵不可往，东平兵少不能独成功，待至来年春，使东平帅府与高阳公并力讨之，乃止。

移剌众家奴，积战功，累官河间路招抚使，遥授开州刺史，权元帅右都监，赐姓完颜氏。兴定四年，与张甫俱封。众家奴封河间公，以献、蠡、安、深州、河间、肃宁、安平、武强、饶阳、六家庄、郎山寨隶焉。

兴定末，所部州县皆不可守。元光元年，移屯信安，本张甫境内。张甫因奏："信安本臣北境，地当冲要，乞权改为府以重之。"诏改信安为镇安府。是岁，与甫合兵，复取河间府及安、蠡、献三州，与张甫皆迁金紫光禄大夫。二年，众家奴及张甫同保镇安，各当一面，别遣总领提领孙汝楫、杨寿、提控袁德、李成分保外垣，遂全镇安。

未几，众家奴奏："镇安距迎乐堌海口二百余里，实辽东往来之冲。高阳公甫有海船在镇安西北，可募人直抵辽东，以通中外之意。若赏不重不足以使人，今拟应募者特迁忠显校尉、授八品职，仍赏宝泉五千贯。如官职已至忠显八品以上者，迁两官、升职一等，回日再迁两官，升职二等。"诏从之。

武仙，威州人。或曰尝为道士，时人以此呼之。贞祐二年，仙率乡兵保威州西山，附者日众，诏仙权威州刺史。兴定元年，破石海于真定，宣差招抚使惟宏请加官赏，真授威州刺史，兼真定府治中，权知真定府事。迁洺州防御使、兼同知真定府事，遥授河平军节度使。兴定四年，迁知真定府事，兼经略使，遥领中京留守，权元帅右都监。无何，封恒山公，以中山、真定府，沃、冀、威、镇宁、平定州，抱犊寨，栾城、南宫县隶焉。同时九府，财富兵强恒山最盛。

是岁，归顺于大元，副史天倪治真定。仙兄贵为安国军节度使，史天祥击之，贵亦归顺于大元。仙与史天倪俱治真定且六年，积不相能，惧天倪图己，尝欲南走。宣宗闻之，诏枢密院牒招之，仙得牒大喜，正大二年，仙贼杀史天倪，复以真定来降。大元大将笑乃＜⿰觛寸＞讨仙，仙走。阅月，乘夜复入真定，笑乃＜⿰觛寸＞复击之，仙乃奔汴京。

五年，召见，哀宗使枢密判官白华导其礼仪，复封为恒山公，置府卫州。七年，仙围上党，已而大兵至，仙遁归。未几，卫州被围，内外不通。诏平章政事合达、枢密副使蒲阿救之，徙仙兵屯胡岭关，扼金州路。

八年十一月，大元兵涉襄汉，合达、蒲阿驻邓州，仙由荆子口会邓州军。天兴元年正月丁酉，合达、蒲阿败绩于三峰山，仙从四十余骑走密县，趋御寨，都尉乌林答胡土不纳，几为追骑所得。乃舍骑，步登嵩山绝顶清凉寺，谓登封兰若寨招抚使霍琢僧秀曰："我岂敢入汴京。一旦有急，缚我献大国矣。"遂走南阳留山，收溃军得十万人，屯留山及威远寨。立官府，聚粮食，修器仗，兵势稍振。

三月，汴京被围，哀宗以仙为参知政事、枢密副使、河南行省，诏与邓州行省思烈合兵入救。八月，至密县东，遇大元大将速不＜⿰觛寸＞兵过之，仙即按军眉山店，报思烈曰："阻涧结营待仙至俱进，不然败矣。"思烈急欲至汴，不听，行至京水，大兵乘之，不战而溃。仙亦令其军散走，期会留山。仙至留山，溃军至者益众。哀宗罢思烈为中京留守，诏仙曰："思烈不知兵，向使从卿阻涧之策，岂有败哉。军务一以付卿，日夕以待，戮力一心以图后举。"十一月，遣刑部主事乌古论忽鲁召仙，仙不欲行，乃上疏陈利害，请缓三月，生死入援。

初，思烈至邓州，承制授宣差总领黄掴三合五朵山一带行元帅府事、兼行六部尚书。及仙还留山，恶三合权盛，改为征行元帅，屯比阳。三合怨仙夺其权，乃归顺于大元，大将速不＜⿰觛寸＞署三合守裕州，三合乃诈以书约仙取裕州，可以得志，仙信之。三合乃报大元大将，遣兵夹击，败

仙于柳河，仙跳走圣朵寨。

初，沈丘尉曹政承制召兵西山，裕州防御使李天祥不用命，政斩之以徇。仙至圣朵，谓政曰：“何故擅诛吾将？”政曰：“天祥违诏逗遛不行，政用便宜斩之。”仙怒曰：“今日宣差来起军，明日宣差来起军，因此军卒战亡殆尽矣。自今选甚人来亦不听，且教儿郎辈山中休息。”又曰：“天祥果有罪，待我来处置，汝何人辄敢杀之。”政曰：“参政柳河失利、不知存亡，天祥违诏，何为不杀。”仙大怒，叱左右夺政所佩银牌，令总领杨全械系之。会赦，犹囚之，及仙败始得释，与杨全俱降宋。

是时，哀宗走归德，遣翰林修撰魏璠间道召仙。行至裕州，会仙败于柳河，璠矫诏招集溃军以待仙，仙疑璠图己。二年正月，仙阅兵，选锋尚十万，璠曰：“主上旦夕西首望公，公不宜久留于此。”仙怒，几杀璠。璠及忽鲁剌还归德，仙乃奏请诛璠，哀宗不听，以璠为归德元帅府经历官。璠字邦彦，浑源人，贞祐二年进士云。

仙部将董祐有战功，诏赐虎符，仙畏其逼己，久不与佩。祐憾之，乃结官奴欲杀仙，犹豫未敢发。近侍局使完颜四和有谋敢断，尝征兵邓州，御牧使移剌呆合有异志，四和以计诛之。祐使谓四和曰：“仙终不肯入援，祐等位卑，力不能诛，惟君为国家图之。”四和曰：“已杀呆合，复杀武仙，他日使者来，人谁肯信。”不从。仙知祐尝有此谋，使祐使河北，其后竟杀之。

三月，仙以圣朵军食不足，徙军邓州，仰给于邓州总帅移剌瑗，邓州仓廪亦乏，乃分军新野、顺阳、淅川就食民家，遣讲议官朱概、刘琢往襄阳，借粮于宋制置使史嵩之。琢、概持两端，畏留，乃以情告史嵩之曰：“仙兵势不复振矣。”且曰：“名为借粮，实欲纳款，待将军一诺耳。”嵩之以为实然，遣田俊持书报仙。四月，仙遣大理少卿张伯直取粮于襄阳，屯军小江口以待之。嵩之闻张伯直至大喜，谓仙送款矣，发书乃谢状也，大怒，留伯直不遣。

仙自顺阳入邓州，移剌瑗畏逼，以女女仙，仙不疑纳之，乃还顺阳。郑州粮尽，瑗终疑仙。五月，瑗举城降宋。嵩之益知仙军虚实，使孟珙率兵五千袭仙军于顺阳。是时，仙令士卒刈麦供军，未至二里许始觉，仙率帐下百余人迎击之，孟珙不敢前。俄顷，军士稍集，有五六百人，大败珙兵。珙与数百人脱走，生擒其统制、统领数十人，获马千余。至是，概、琢妄谓将纳款于嵩之之语泄矣，仙皆诛之。

移剌瑗本名粘合，字廷玉。世袭契丹猛安，累功邓州便宜总帅。既至襄阳，使更姓名，称归正人刘介，具将校礼谒制置使。瑗大悔恨，明年三月，疽发背死。

孟珙虽败而去，仙惧宋兵复来，七月，徙淅川之石穴。是时，哀宗在蔡州，遣近侍兀颜责仙赴难，诏曰：“朕平日未尝负卿，国家危难至此，忍拥兵自恃，坐待灭亡邪。”将士闻之，相视哽咽，皆愿赴难与国同生死。仙惧众心有变，乃杀马牛，与将士三千人歃血盟誓，不负国家，众乃大喜。

无何，仙复谓众曰：“蔡州道梗，吾兵食少，恐不能到。且蔡不可坚守，纵到亦无益。近遣人觇视宋金州，百姓据山为栅极险固，广袤百里，积粮约三百万石。今与汝曹共图之，可不劳而下，留老弱守此寨以为根本，然后选劲勇趋蔡，迎上西幸未晚也。”众未及应，即令戒行李。取淅川溯流而上，山路险阻，霖雨旬日水湍悍，老幼溺死者不可胜数，粮食绝，军士亡者八九。

仙计无所出，八月，乃由荆子口东还，自内乡将入圣朵寨，至峡石左右八叠秋林，闻总领杨全已降宋，留秋林十日乃迁大和。九月，至黑谷泊，进退失据，遂谋北走，行部尚书卢芝、侍郎石玠不从。

芝字庭瑞，河东人，任子补官，以西安军节度使行尚书。玠字子坚，河中人，崇庆二年进士，以汝州防御使行侍郎。二人相与谋曰：“吾等知仙不恤国家久矣。谏之不从，去之未可，事至今日，正欠蔡州一死耳，假若不得到蔡州，死于道中犹胜死于仙也。”既去，仙始觉，追玠杀之。芝走至南阳，为土贼所害。

甲午，蔡州破。粮且尽，将士大怨，皆散去。仙无所归，乃从十八人北渡河，又亡五人。五月，趋泽州，为泽之戍兵所杀。

张甫，赐姓完颜氏。初归顺大元。涿州刺史李瘸驴招之，兴定元年正月，甫与张进俱来降。东平行省蒙古纲承制除甫中都路经略使，进经略副使。二年，苗道润死，河北行省侯挚承制以李瘸驴

权道润中都路经略使，甫与张柔为副。顷之，苗道润之众请以靖安民代道润。是时，张柔、安民实分掌道润部众，朝廷乃以瘸驴为中都东路经略使，自雄、霸以东皆隶之。

甫、进与永定军节度使贾仝不协，以兵相攻，夺据仝地，取仝马以遣经略使李瘸驴，瘸驴受之。朝廷怪瘸驴不能和辑州府，乃有向背，召瘸驴别与官职。诏东平蒙古纲讲睦甫与贾仝。纲遣同知安武军王郁、博野令高常住往平之，辄留瘸驴不遣，因奏曰："张甫本受瘸驴招降，情意厚善，今遣郁先与瘸驴议所以平之者然后可。况甫等不识礼义之人，瘸驴就征则皆自疑，恐生他变，故不避专擅之罪。"诏从纲奏。未几，贾仝复以兵捕甫部民，杀甫参议官邢＜⿰王毕＞，甫率兵攻之。贾仝败走，遂自缢死。甫请符印以安辑部众，诏与之。

无何，李瘸驴归顺大元。甫为中都东路经略使、遥授同知彰德府事、权元帅右都监。三年，张进为中都南路经略使。甫奏："真定兵冲，乞遣重臣与恒山公武仙并力守之。"不报。及真定不守，甫复奏："权元帅右都监柴茂保冀州水寨，孤立无援，若不益兵，非臣之所知也。"

四年，甫封高阳公，以雄、莫、霸州，高阳、信安、文安、大城、保定、静海、宝坻、武清、安次县隶焉。元光元年，移剌众家奴不能守河间，甫居之信安。是岁，以功进金紫光禄大夫，始赐姓完颜。二年二月，张进亦迁元帅左监军，赐姓完颜。

靖安民，德兴府永兴县人。贞祐初，充义军，历谋克、千户、总领、万户、都统，皆隶苗道润麾下。以功遥授安定县令，迁涿州刺史，遥授顺天军节度使，充提控。光定元年，遥授安武军节度使。

兴定二年，迁知德兴府事、中都路总领招抚使。是岁，苗道润死，安民代领其众，行省承制以涿州刺史李瘸驴权中都路经略使。三年，诏瘸驴自雄、霸以东为中都东路经略使，自易州以西安民为中都西路经略使，西山义军屯垒诸招抚皆隶焉。

四年，遥授知德兴府事，权元帅左监军，行中都西路元帅府事。三月，安民上书曰："苗道润抚定州县五十余城，其功甚大。西京路经略使刘铎嫉其功，反间贾瑀、李琛与道润不协，转相攻伐，竟以阴谋杀道润。铎令所部刘智元等掠镇抚孙资孙、招抚杨德胜家人二十余口，锢之山寨。若铎常居此，恐致败事。"刘铎亦遣副使刘璋诣南京自诉，且言："安民侵入飞狐之境，冒滥封拜，诱惑人心，强抑总领冯通等输银粟。索飞狐总领王彦晖，弹压刘智元、杜贵，欲充偏裨。彦晖等拒之，辄杀贵而杖智元，竟驱彦晖而去。"又言："经略职卑，以致从宜李柏山等日谋见害，乞许罢去。"廷议，刘铎本行招诱逋亡，今乃与安民互相论列以起争端。苗道润死，安民实代领其众，彦晖等军本隶道润，当听安民节制。乃召铎还。项之，封易水公，以涿、易、安肃、保州、君氏川、季鹿、三保河、北江、矾山寨、青白口、朝天寨、水谷、欢谷、东安寨隶焉。十月，安民出兵至矾山，复取檐车寨。

大元兵围安民所居山寨，守寨提控马豹等以安民妻子及老弱出降，安民军中闻之骇乱，众议欲降以保妻子，安民及经历官郝端不肯从，遂遇害。诏赠金紫光禄大夫。

郭文振字拯之，太原人。承安二年进士。累官辽州刺史。贞祐四年，昭义节度使必兰阿鲁带请升辽州为节镇，廷议辽州城郭人户不称节镇，而文振有功当迁，乃以本官充宣差从宜都提控。兴定元年，诏文振接应苗道润，恢复中都，会道润与贾仝相攻而止。

文振治辽州，深得众心。兴定三年，迁遥授中都副留守，权元帅左都监，行河东北路元帅府事，刺史、从宜如故。文振招降太原东山二百余村，迁老幼于山寨，得壮士七千，分驻营栅，防护秋获。文振奏："若秋高无兵，直取太原，河东可复。"优诏许之。十月，权元帅右都监、行元帅府事，与张开合坚、台州兵复取太原。四年，诏升乐平县为皋州，寿阳县西张寨为晋州，从文振之请也。

文振上疏曰："扬子云有言，'御得其道则天下狙诈咸作使，御失其道则天下狙诈咸作敌。'有天下者审所御而已。河朔自用兵之后，郡邑萧然，并无官长，武夫悍卒因缘而起以为得志，僭越名位，瓜分角竞以相侵攘，虽有内除之官亦不得领其职，所为不法，可胜言哉？乞行帅府擅请便宜，妄自夸张以尊大其权，包藏之心盖可知也。朝廷因而抚之，假权传授，至与各路帅府力侔势均，不相统属。陕西行省总为节制，相去辽远，道路梗塞，卒难闻知。故飞扬跋扈无所畏惮，邻道相望莫敢谁何。自平阳城破以来，河北不置行省，朝廷信臣不复往来布扬声教，但令曳剌行报而已。所司劳以

酒食，悦以货财，借其声誉共欺朝廷。奸幸既行，遂至骄恣，变故之生何所不有，此臣所以夙夜痛心而为之忧惧也。乞分遣公廉之官遍诣访察，庶知所在利害之实。伏见泽、潞等处刍粮犹广，人民犹众，地多险阻，乞选重臣复置行省，皆听节制，上下相维可臂指使之，则国势日重，奸恶不萌矣。”是时，泽、潞已诏张开规划，不能尽用文振之言，但令南京兵马使术甲赛也行帅府于怀、孟而已。是岁，封晋阳公，河东北路皆隶焉。

文振奏：“孟州每以豪猾不逞之人摄行州事，朝廷重于更代，就令主之。去年，伯德和摄刺史，提控伯德安杀之，夺其职。河东行省以陈景璠代安，安内不能平，因诬告景璠死罪，朝廷未及按问，安辄逐之。耻受臣节制，宣言于众，待道路稍通当隶恒山公节制。今真定已不守，安犹向慕不已。臣征兵诸郡，安辄诡辞不遣。臣若兴师，是自生一敌，非国家之便也。闻安有女，臣辄违律令为侄孙述娶之，安遂见许。臣非愿与安为姻，为公家计，屑就之耳。自结亲以来，安颇循率以从王事，法不当娶而辄娶之，敢以此罪为请。”宣宗嘉其意，遣近臣慰谕之。

文振复奏：“武仙所统境土甚大，虽与林州元帅府共招抚之，乞更选本土州县官，重其职任，同与安集，可使还定。”宣宗用其策。

五年，文振奏：“臣所统岚、管、隩、石、宁化、保德诸州，境土阔远，不能周知利害，恐误军国大计。伏见葭州刺史古里甲蒲察智勇过人，深悉河东事势，乞令行元帅府事，或为本路兵马都总管，与臣分治。”诏文振就择可者处之便地，仍受文振节制。

上党公张开以厚赏诱文振将士，颇有亡归者。诏分辽、潞粟赈太原饥民，张开不与。文振奏其事，诏遣使慰谕之。文振复申前请，以葭州刺史古里甲蒲察分治岚、管以西诸州，制可，仍令防秋后再度其宜。文振请分上党粟以赡太原，诏文振与张开计度。项之，诏以石州隶晋阳公府。

元光元年，林州行元帅府惟良得罪召还，文振奏：“近闻惟良召还，臣窃以为不可。惟良在林州五岁，政尚宽厚，大得民心，今兹被召，军民遮路泣留。其去未几，＜⺕山義＞尖之众作乱，逐招抚使康瑭。乞遣惟良还林州为便。”不许。

文振上书：“乞遣前平章政事胥鼎行省河北，诸公府、帅府并听节制，诏谕百姓使知不忘遗黎之意，然后以河南、陕西精税并力恢复。”不报。文振复奏：“河朔百姓引领南望，臣再四请于枢府，但以会合府兵为言。公府虽号分封，力实单弱，且不相统摄，所在被兵。朝廷不即遣兵复河北，人心将以为举河朔而弃之，甚非计也。”文振大抵欲起胥鼎为行省，定河北，朝廷不能用。

二年，诏文振应援史咏复河东。是岁，辽州不能守，徙其军于孟州，以部将郝安等为文振副，护沿山诸寨，文振辞公府，诏不许。顷之，文振部将汾州招抚使王遇与孟州防御使纳兰谋古鲁不相能，复徙卫州，然亦不可以为军，迄正大间，寓于卫而已。

胡天作字景山，管州人。初以乡兵守御本州，累功少中大夫、管州刺史。兴定二年，遥授同知太原府事，刺史如故。是岁，平阳失守，改同知平阳府事。

三年，复取平阳，天作言：“汾、潞皆置帅府，平阳大镇，今稍完复，所管州县不下十万户，复业者相继不绝，其过汾、潞达甚，宜一体置之。”是时，晋安、岚州皆有帅府，乃以天作充便宜诏抚使、权元帅左都监。四年，封平阳公，以平阳、晋安府，隰、吉州隶焉。天作请以晋安府之翼城县为翼州，以垣曲、绛县隶焉。置平水县于汾河之西，朝廷皆从之。

初，轩成本隶程琢麾下，琢死，成率众保隰州，以为同知隰州军州事、兼提控军马。成增缮器甲，招纳亡命，颇有他志。是时，隰州方用兵，未可制，天作请增置要害州县，以分其势。隰州之境蒲县最居其冲，可改为州，隰川之仵城镇可改为县，选官守备。诏升蒲县为蒲州，以大宁县隶之，仵城镇为仵城县。天作守平阳凡四年，屡有功，诏录其子定哥为奉职。

元光元年十月，青龙堡危急，诏遣古里甲石伦会张开、郭文振兵救之，次弹平寨东三十里，不得进。知府事术虎忽失来、总领提控王和各以兵归顺，临城索其妻子，兵民皆溃，执天作出。天作已归顺，诏诛忽失来子之南京者，命天作子定哥承应如故。天作已受大元官爵，佩虎符，招抚怀、孟之民，定哥闻之乃自经死，赠信武将军、同知睢州军州事。诏张开、郭文振招天作，天作至济源欲脱走，先遣人奏表南京，大元大将恶其反覆，遂诛之。

天作死后，宣宗以同知平阳府事史咏权行平阳公府事，后封平阳公。平阳初破，咏父祚、母萧氏藏于窟室，索出之，使祚招咏，祚乃自缢死，萧氏逃归。咏妻梗氏亦自死。宣宗赠祚荣禄大夫、京兆郡公，谥成忠。萧氏封京兆郡太夫人，赐号归义。梗氏赠京兆郡夫人，谥义烈。未几，咏乞内徙，徙其军于解州河中府。

张开赐姓完颜氏，景州人。至宁末，河北兵起，开团结乡兵为固守，累功遥授同知清州防御事，兼同知观州事。

贞祐四年，开率所部复取河间府及沧、献二州十有三县。开有宣抚司留付空名宣敕二百道，奏乞从权署置，就任所复州县旧官，阙者补之。诏迁同知观州军州事。开复清州，乞输盐易粮，诏与之粮。迁观州刺史、权本州经略使。至是，始赐姓完颜氏。开奏乞许便宜，及论淇门、安阳、黎阳皆作堰塞水，河运不通，乞开发水道，不报。观州粮尽，是岁秋，徙军辉州，乞麦种三千石、驴骡三百或宝券二百贯，户部不与。御史台奏："开自观州转战来此，久著劳绩，欲令其军耕种以自给，有司计小费拒不与。乞断自宸衷，与之麦种，若无牛可与，给以宝券。"制可。

是岁。潼关不守，被召入卫南京。兴定元年，遥授泽州刺史。二年，遥授同知彰德府、兼总领提控。三年，充潞州招抚使。林州元帅府徙潞人实林州，既复遣还。开乞隶晋安元帅府，或与林州并置元帅府，各自为治。十月，开以权昭义军节度使、遥授孟州防御使、权元帅左都监、行元帅府事，与郭文振共复太原。四年，封上党公，以泽、潞、沁州隶焉。五年，诏复以涉县为崇州，从开请也。

元光元年，复取高平县及泽州。二年，大战壶关，有功。既而潞州危急，开奏："封建公府以固屏翰，今胡天作出平阳，郭文振南徙河东，公府独臣与史咏而已。乞升泽、沁二州为节镇，以重守御。"诏以泽为忠昌军，沁为义胜军。林州＜⿱山義＞尖寨众乱，逐招抚使康瑭，推杜仙为招抚使，开请以卢芝瑞为副，代领其众。又奏："比闻郭文振就食怀、孟，史咏徙解州，高伦迁葛伯寨，各自保守，民安所仰哉？臣领孤军，内无储峙，外无应援，臣不敢避失守之罪，恐益重朝廷之忧。"

正大间，潞州不守，开居南京，部曲离散，名为旧公，与匹夫无异。天兴初，起复，与刘益为西面元帅，领安平都尉纪纲军五千攻卫州，败绩于白公庙。是时，哀宗走归德，开与刘益谋收溃兵从卫，不果，遂与承裔西走，皆为民家所杀。

初置公府，开与恒山公武仙最强。后驻兵马武山，遣人间道请粮二万石，用事者难之，止给二千石。公府将佐得报皆不敢白，开闻，置酒召诸将曰："朝廷待某特厚，今日与诸君一醉。"诸将问故，曰："顷以粮竭为请，祈二万而得二千，是吾君相不以武仙辈待我也。"是时，郭文振处开西北，当兵之冲，民贫地瘠，开又不奉命以粮振文振军。文振穷窘，开势愈孤，以至于败。

燕宁，初为莒州提控，守天胜寨，与益都田琢、东平蒙古纲相依为辅车之势，山东虽残破，犹倚三人为重。红袄贼五公喜据注子堌，率众袭据沂州。宁击走之，遂复沂州，语在《田琢传》。宁既屡破红袄贼，招降胡七、胡八，引为腹心，贼中闻之多有欲降者，累官遥授同知安化军节度使事、山东安抚副使。兴定四年，封东莒公，益都府路皆隶焉。

五年，与蒙古纲、王庭玉保全东平，以功迁金紫光禄大夫。还天胜，战死。蒙古纲奏："宁克尽忠孝，虽位居上公，祖考未有封爵，身没之后老稚无所衣食，乞降异恩以励节义之士。"诏赠故祖皋银青荣禄大夫，祖母张氏范阳郡夫人，父希迁金紫光禄大夫，母彭氏、继母许氏、妻霍氏皆为范阳郡夫人，族属五十二人皆廪给之。

赞曰：苗道润死，中分其地，靖安民有其西之半，中分以东者其后张甫有之，然无北境矣。大凡九公封建，《宣宗实录》所载如此。他书载沧海公张进、河间公移剌中哥、易水公张进、晋阳公郭栋，此必正大间继封，如史咏继胡天作者，然不可考矣。

金史卷一一九　列传第五七

粘葛奴申　完颜娄室三人　乌古论镐　张天纲　完颜仲德

粘葛奴申，由任子入官，或曰策论进士。天兴初，倅开封府，以严干称。其年五月，擢为陈州

防御使。时兵戈抢攘，道路不通，奴申受命，毅然策孤骑由间道以往。陈自兵兴，军民皆避迁他郡，奴申为之择官吏，明号令，完城郭，立庐舍，实仓廪，备器械。未几，聚流亡数十万口，米一斛直白金四两，市肆喧哄如汴之阛阓，京城危困之民望而归者不绝，遂指以为东南生路。

明年，哀宗走归德，改陈州为金兴军，驰使褒谕，以奴申为节度使。俄拜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于陈。于是，奴申立五都尉以将其兵，建威来猪粪、虎威蒲察合达、振武李顺儿、振威王义、果毅完颜某，凡招抚司至者皆使隶都尉司。

是时，交战无虚日，州所屯军十万有余。奴申与官属谋曰："大兵日至，而吾州粮有尽，奈何。"乃减军所给，月一斛五斗者作一斛，又作八斗，又作六斗。将领则不给。人心稍怨。故李顺儿、崔都尉因而有异志，刘提控及完颜不如哥提控者预焉。

奴申知其谋，常以兵自防，及闻大元兵往朱仙镇市易，奴申遣五都尉军各二百人，以李顺儿、副都尉崔某将之，袭项城寨。令孙镇抚者召顺儿议兵事，孙至其家，顺儿已擐甲，孙欲观其刀，顺儿拔示之，孙色动，即出门奔去。顺儿追杀之，乃上马，引兵二百人入省，说军士曰："行省克减军粮，汝辈欲饱食则从我，不欲则从行省。"于是，省中军士皆坐不起。奴申闻变走后堂，追杀之。提控刘某加害，解其虎符以与顺儿，并杀其子侄胥及乡人王都尉。顺儿令五都尉军皆甲，守街曲。自称行省，署元帅，都尉。以刘提控语不顺，斩之坐中。明日，遂遣克石烈正之送款于汴。崔立乃遣其弟倚就加顺儿淮阳军节度使，行省如故。

未几，虎威都尉蒲察合达与高元帅者尽杀顺儿之徒，举城走蔡州。大兵觉，追及孙家林，老幼数十万少有脱者。

初，奴申闻崔立之变，遣人探其事情，而顺儿、崔都尉亦密令人结构崔立，适与奴申所遣者同往同还。顺儿惧其谋泄，故发之益速。奴申亦知其谋，故遣袭项城，欲因其行袭杀之，然已为所先。

刘天起者起于匹夫，初甚庸鄙。汴京戒严，尝上书以干君相，愿暂假一职以自效。每言战国兵法，平章白撒等信之，令景德寺监造革车三千两。天兴元年，授都招抚使，佩金符。召见，乞往陈州运粮，上从之，一时皆窃笑其侥幸。及至陈，行军殊有方略，每出战数有功，陈人甚倚重之。顺儿之变，天起偃蹇不从，为所杀。同时一唐括招抚者亦不屈而死。

完颜娄室三人，皆内族也，时以其名同，故各以长幼别之。

正大八年，庆山奴弃京兆，适鹰扬都尉大娄室运军器至白鹿原，遇大兵与战，兵刃既尽，以绦系掉金牌，力战而死。

九年正月，大兵至襄城，元帅中娄室、小娄室以马军三千遇之于汝坟。时大兵以三四十骑入襄城，驱驿马而出，又入东营，杀一千夫长，金人始觉之。两娄室以正旦饮将校，皆醉不能军，遂败，退走许州。会中使召入京师。天兴二年正月，河朔军溃，哀宗走归德，中娄室为北面总帅，小娄室左翼元帅，收溃卒及将军夹谷九十奔蔡州。蔡帅乌古论栲栳知其跋扈不纳，遂走息州，息帅石抹九住纳之。

时白华以上命送虎符于九住为息州行帅府事。九住出近侍，好自标致，驺从盈路。三人者妒之，各以招集勤王军士为名，得五六百人，州以甲仗给之。久之，渐生猜贰，九住亦招负贩牙侩数百人为"虎子军"，夜则擐甲为备。一日，九住使一万户巡城，三帅执而驱之，使大呼云"勿学我欲开西门反"，即斩之。乃召九住，九住欲不往，惧州人及祸，乃从三百卒以往。三帅令甲士守街曲，九住从者过，处处执之。九住独入，三帅问汝何为欲反，九住曰："我何缘反。"三帅怒，欲杀者久之，小娄室意稍解，颇为救护得不杀，使人锁之。以夹谷九十为帅，兼权息州。

蔡帅栲栳闻九住为三帅所诬，上奏辨之，三帅亦捃摭九住之过上闻。朝廷主栲栳之辨，且不直三帅。六月，赦至蔡，栲栳惧九住为三帅所诛，遣二卒驰送诏书于息，乃得免。及上将幸蔡，密召中娄室引兵来迓，娄室迟疑久之，乃率所招卒奉迎。七月，上遣近侍局使入息州括马，即召九住。九住至，与中娄室辨于上前。时中娄室已授同签枢密院事，上不欲使之终讼，乃罢九住帅职，授户部郎中，以乌古论忽鲁为息州刺史。

时有土豪刘秃儿、马安抚者自蔡朝还，以军储不给叛入宋，州之北关为所焚毁。是时，城中军

无几，日有叛去者，且觇知宋人有窥息之意，息帅惧，上奏请益兵为备。朝廷以参知政事抹捻兀典行省事于息州，中娄室以同签枢密院事为总帅，小娄以副点检为元帅，王进为弹压帅，夹谷九十为都尉，以忠孝马军二百，步军五百属之，行省、院于息。将行，上谕之曰："北兵所以常取金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我实难与之敌，至于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纵横江、淮间有余力矣。卿等勉之。"

八月壬辰，行省遣人奏中渡店之楚。初，兀典等赴息，既至之夜，潜遣忠孝军百余骑袭宋营于中渡。我军皆北语，又散漫似之，宋人望之骇愕奔溃，斩获甚众。复奏元帅张闰不尊约束，失亡军士，乞正典刑。娄室表闰无罪，上遣人赦之，比至，已死狱中。盖闰为娄室腹心，九住之狱皆闰发之，兀典廉得其事，因其失律而诛之也。九月，以忽鲁退缩，不能抚御，民多叛去，夺其职，以夹谷九乂权息州事。

十一月，宋人以军二万来攻。城中食尽，乃和籴，既而括之，每石止留一斗，并括金帛衣物，城中皆无聊矣。前两月，蔡州以军护老幼万口来就食，北兵觉之，追及于二十里之外，至息者才十余人。至是，蔡问不通。行省及诸帅日以歌酒为事，声乐不绝。下及军士强娶寡妇幼女，绝灭人理，无所不至。

三年甲午正月，蔡凶问至，诸帅杀之以灭口，然民间亦颇有知者。初，诸帅欲北降，而递相猜忌，无敢先发者。数日，蔡信哄然，诸帅屏人聚议，皆言送款南中为便。时李裕为睦亲府同佥桓端国信使下经历官，乃使送款于宋。遂发丧设祭，谥哀宗曰昭宗。州民奉行省为领省，丞相、总帅、左平章皆娶妇。十三日，举城南迁，宋人焚州楼橹。州人老幼渡淮南行，入罗山，委曲之信阳。北兵见火起，追及之，无有免者，且诛索行省已下官属于宋。宋人令官属入城，托以犒赏，从万户以上六七百人皆杀之，军中亦有夺命死敌者。宋人谕诸军，行省已下有罪已处置，汝等就迷魂寨安屯，遂以军防之。既而与北军接，南军敛避，一军悉为所杀。

乌古论镐本名栲栳，东北路招讨司人。由护卫起身，累官庆阳总管。

天兴初，迁蔡、息、陈、颍等州便宜总帅。二年，哀宗在归德，蒲察官奴、国用安欲上幸海州，未决。会镐餫米四百余斛至归德，且请幸蔡，上意遂决。先遣直学士乌古论蒲鲜如蔡，告蔡人以临幸之意。六月，征蔡、息军马来迓，以蔡重镇，且虑有不测，诏镐勿远迎。

辛卯，车驾发归德，时久雨，朝士扈从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枣为粮，数日足胫尽肿，参政天纲亦然。壬辰，至亳，上黄衣皂笠金兔鹘带，以青黄旗二导前，黄伞拥后，从者二三百人，马五十余匹而已。行次城中，僧道父老拜伏道左，上遣近侍谕以"国家涵养汝辈百有余年，今朕无德，令尔涂炭。朕亦无足言者，汝辈无忘祖宗之德可也。"皆呼万岁，泣下。留一日。进亳之南六十里，避雨双沟寺中，蒿艾满目，无一人迹，上太息曰："生灵尽矣。"为之一恸。是日，小娄室自息来迓，得马二百。己亥，入蔡。蔡之父老千人罗拜于道，见上仪卫萧条，莫不感泣，上亦歔欷者久之。

七月，以镐为御史大夫，总帅如故。初，镐守蔡，门禁甚严，男女樵采必以墨识其面，人有以钱出者，十取一分有半以赡军。上至蔡，或言其非便，即弛其禁。时大兵去远，商贩颇集，小民鼓舞以为复见太平，公私宿酿一日俱尽。

郾城土豪卢进杀其长吏，自称招抚使，以前关、陕帅府经历范天保为副，至是，天保来见，进麦三百石及獐鹿脯、茶、密等物，遂赐进金牌，加天保官，自是进物者踵至。既而，遣内侍殿头宋圭与镐妻选室女备后宫，已得数人，右丞忽斜虎谏曰："小民无知，将谓陛下驻跸以来不闻恢复远略，而先求处女以示久居。民愚而神不可不畏。"上曰："朕以六宫失散，左右无人，故令采择。今承规诲，敢不敬从。止留解文义者一人，余皆放遣。"

是时，从官近侍率皆穷乏，悉取给于镐，镐亦不能人满其欲，日夕交谮于上，甚以尚食阙供为言。上怒，虽擢拜大夫，而召见特疏。小娄室之在息州也，与石抹九住有隙，怨镐为九住辨曲直。及上幸蔡，娄室见于双沟，因厚诬镐罪，上颇信之。镐自知被谗，忧愤郁抑，常称疾在告。会前参知政事石盏女鲁欢侄大安来，以女鲁欢无反状，为官奴所杀，白尚书省求改正，尚书省以闻。上曰："朕尝谓女鲁欢反邪，而无迹可寻。谓不反邪，朕方暴露，遣人征援兵，彼留精锐自防，发其羸弱

者以来。既到睢阳，彼厚自奉养，使朕醯醤有阙。朕为人君，不当语此细事，但四海郡县孰非国家所有？坐保一城，臣子之分，彼乃自负而有骄君上之心，非反而何。然朕方驾驭人材以济艰难，录功忘过此其时也，其厘正之。”群臣知上意之在镐也，数为右丞仲德言之。仲德每见上必称镐功业，宜令预参机务，又荐以自代，上怒少解。及参政抹捻兀典行省息州，镐遂以御史大夫权参知政事。

九月，大兵围蔡，镐守南面，忠孝军元帅蔡八儿副之。未几，城破被执，以招息州不下，杀之。

乌古论先生者，本贵人家奴，为全真师。佯为狂态，裸颠露足，缀麻为衣，人亦谓之“麻帔先生”。宣宗尝召入宫，问以秘术。因出入大长主家，殊有秽迹，上微闻之，敕有司掩捕，已逃去。正大末，从镐来官汝南，人皆知与其妻通，而镐不知。生不自安，求出，镐为营道宇，亲率僧道送使居之。车驾将至蔡，生欲遁无所往，因自言能使军士服气不费粮。右丞仲德知其妄，乃奏：“欲如田单假神师退敌之意，授一真人之号，旋出奇计，北兵信巫必骇异之，或可以有成功。”参政天纲以为不可，遂止。复求入见，言有诡计可以退敌。及见，长揖不拜，且多大言，欲出说大帅喷盏为脱身计。时郎中移剌克忠、员外郎王鹗具以向者“麻帔”为言，上怒杀之。

赞曰：晋刘越石长于抚纳，短于驾驭，以故取败。粘葛奴申陈州之事，殆类之矣。三娄室皆金内族，唯大娄室死得其所，其两娄室谗贼人也，襄城事急，醉不能军，乃逭一死，金失政刑一至于是。乌古论镐幸蔡之请，虽非至谋，区区效忠以谗见忌，哀宗之明盖可知矣。

张天纲字正卿，霸州益津人也。至宁元年词赋进士。性宽厚端直，论议醇正，造次不少变。累官咸宁、临潼令，入补尚书省令史，拜监察御史，以鲠直闻。升户部郎中，权左右司员外郎。哀宗东幸，迁左右司郎中，扈从至归德，改吏部侍郎。知元帅官奴有反状，屡为上言之，上不从，官奴果变，遂擢天纲权参知政事。及从上迁蔡，留亳州，适军变，天纲以便宜授作乱者官，州赖之以安。及蔡，转御史中丞，仍权参政。

扶沟县招抚司知事刘昌祖上封事，请大举伐宋，其略云：“官军在前，饥民在后，南践江、淮，西入巴、蜀。”颇合上意。上命天纲面诘其蕴藉，召与语无可取者，然重违上命，且恐闭塞言路，奏以为尚书省委差官。

护卫女奚烈完出、近侍局直长粘合斜烈、奉御陈谦、权近侍局直长内族泰和四人，以食不给出怨言，乞往陈州就食。天纲奏令监之出门任所往。才出及汝南岸，遇北兵皆见杀，时人快之。

妖人乌古论先生者自言能使军士服气，可不费粮。右丞仲德援田单故事，欲假其术以骇敌，语在《乌古论镐传》。上颇然之，天纲力辨以为不可，遂止，且曰：“向非张天纲，几为此贼所诳。”军吏石抹虎儿者求见仲德，自谓有奇计退敌，出马面具如狮子状而恶，别制青麻布为足、尾，因言：“北兵所恃者马而已，欲制其人，先制其马。如我军进战，寻少却，彼必来追。我以驯骑百余皆此状，仍系大铃于颈，壮士乘之，以突彼骑，骑必惊逸，我军鼓噪继其后，此田单所以破燕也。”天纲曰：“不可。彼众我寡，此不足恃，纵使惊去，安保其不复来乎。恐徒费工物，只取敌人笑耳。”乃罢之。

蔡城破，为宋将孟珙得之，槛车械至临安，备礼告庙，既而，命临安知府薛琼问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纲对曰：“国之兴亡，何代无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琼大叱曰：“曳去。”明日，遂奏其语，宋主召问曰：“天纲真不畏死耶？”对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节尔，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宋主不听。初，有司令供状必欲书虏主，天纲曰：“杀即杀，焉用状为。”有司不能屈，听其所供，天纲但书故主而已。闻者怜之。后不知所终。

完颜仲德本名忽斜虎，合懒路人。少颖悟不群，读书习策论，有文武才。初试补亲卫军，虽备宿卫而学业不辍。中泰和三年进士第，历仕州县。贞祐用兵，辟充军职，尝为大元兵所俘，不逾年尽解其语，寻率诸降人万余来归。宣宗召见，奇之，授邳州刺史、兼从宜。增筑城壁，汇水环之，州由是可守。哀宗即位，遥授同知归德府事，同签枢密院事，行院于徐州。徐州城东西北三面皆黄河而南犹平陆，仲德叠石为基，增城之半，复浚隍引水为固，民赖以安。

正大五年，诏关陕以南行元帅府事，以备小关及扇车回。时北兵叩关，仲德适与前帅奥屯阿里不酌酒更代，而兵猝至，遂驱而东。阿不里素无守御之策，为有司所劾，罪当死。仲德上书引咎，

以谓“北兵越关之际，符印已交，安得归罪前帅，臣请受戮”。上义之，止杖阿里不而贳其死。

六年，移知巩昌府，兼行总帅府事。时陕西诸郡已残，仲德招集散亡，得军数万，依山为栅，屯田积谷，人多归焉。一方独得小康，号令明肃，至路不拾遗。八年四月，诏授仲德巩昌行省及虎符、银印。

天兴元年九月，拜工部尚书、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事于陕州。时兀典新败，陕州残破，仲德复立山寨，安抚军民。会上以蜡丸书征诸道兵入援，行省院帅府往往观望不进，或中道遇兵而溃，惟仲德提孤军千人，历秦、蓝、商、邓，撷果菜为食，间关百死至汴。至之日，适上东迁。妻子在京师五年矣，仲德不入其家，趋见上于宋门，问东幸之意。知欲北渡，力谏云：“北兵在河南，而上远徇河北，万一无功，得完归乎。国之存亡，在此一举，愿加审察。臣尝屡遣人奏，秦、巩之间山岩深固，粮饷丰赡。不若西幸，依险固以居，命帅臣分道出战，然后进取兴元，经略巴蜀，此万全策也。”上已与白撒议定，不从，然素重仲德，且嘉其赴难，进拜尚书省右丞、兼枢密副使，军次黄陵冈。

二年正月，车驾至归德，以仲德行尚书省于徐州。既至，遣人与国用安通问。沛县卓翼、孙璧冲者初投用安，用安封翼为东平郡王，璧冲博平公，升沛县为源州。已而，翼、璧冲来归，仲德畀之旧职，令统河北诸寨，行源州帅府事。用安累檄王德全入援，不赴，仲德至徐，德全大恐，求赴归德，仲德留之，遣人纳奏帖云：“徐州重地，德全不宜离镇。”仲德虚州廨不居，亦无兵卫自防，日以观书为事，而德全自疑益甚。

二月，鱼山总领张瓛作乱，杀元帅完颜胡土降北。仲德累议讨之，德全不从，即领麾下十许人，亲劝民兵得三百人，径往鱼山，而从宜岩禄已诛瓛反正，仲德抚慰军民而还。有曹总领者，盗御马东行，制旨谕行省讨之，仲德既杀贼，德全欲功出己，杀曹党四十八人。

三月，阿术鲁攻萧县，游骑至徐，德全马悉为所邀。仲德时往宿州，德全以失马故始议救萧县，遣张元哥、苗秀昌率骑八百以往。未及交战，元哥退走，北兵掩之，皆为所擒杀之，萧县遂破。四月，仲德阳以关粮往邳州，州官出迎，就执德全并其子杀之，余党之外一无所问，阖郡称快。

初，完颜胡土以遥授徐州节度，往帅严禄军于永州北保安镇。时禄已为从宜，在砀山数年，又得士心。忽土到，军士不悦，二月辛卯夜，遂为总领张瓛、崔振所害。吏部郎中张敏修，忽土下经历官，乃以军变胁严禄降北。禄佯应之，阴召永州守陈立、副招抚郭升，会诸义军赴保安镇诛作乱者。军夜至，禄遣敏修召瓛、振计事，二人不疑，介胄而至，及其党与皆为禄所杀。徐州去保安百里，行省闻之来讨，会禄已反正，乃以便宜授禄行元帅左都监，就佩忽土虎符。朝廷复授禄遥领归德知府、兼行帅府事。未几，大元将阿术鲁兵至保安，禄夜遁。后禄闻官奴变，一军顿徐、宿间几一月，遂投涟水，敏修入徐。

五月，诏仲德赴行在。时官奴已变，官属惧为所绐，劝勿往。仲德曰：“君父之命，岂辨真伪耶，死亦当行。”寻使者至，果官奴之诈。六月，官奴诛，诏仲德议迁蔡，仲德雅欲奉上西幸，因赞成之。及蔡，领省院，事无巨细率亲为之，选士括马，缮治甲兵，未尝一日无西志。近侍左右久困睢阳，幸即汝阳之安，皆娶妻营业不愿迁徙，日夕为上言西行不便。未几，大兵梗路，竟不果行。仲德每深居燕坐，瞑目太息，以不得西迁为恨。

是月，上至蔡，命有司修见山亭及同知衙，为游息之所。仲德谏曰：“自古人君遭难，播越于外，必痛自刻苦贬损，然后可以克复旧物。况今诸郡残破，保完者独一蔡耳。蔡之公廨固不及宫阙万一，方之野处露宿则有加矣。且上初行幸已尝劳民葺治，今又兴土木之役以求安逸，恐人心解弛，不足以济大事。”上遽命止之。

八月，定进马迁赏格，每甲马一匹或二匹以上，迁赏有差。自是，西山帅臣范真、姬汝作等各以马进，凡得千余匹，以抹捻阿典领之。又遣使分诣诸道征兵赴蔡，得精锐万人。又以器甲不完，命工部侍郎术甲咬住监督修缮，不逾月告成。军威稍振，扈从诸人苟一时之安，遂以蔡为可守矣。

鲁山元帅元志领军千余来援。时诸帅往往拥兵自固，志独冒险数百里，且战且行，比至蔡几丧其半。上表异之，赐以大信牌，升为总帅。息州忠孝军帅蔡八儿、王山儿亦来援。

壬午，忠孝军提控李德率十余人乘马入省大呼，以月粮不优，几于骂詈。郎中移剌克忠白之仲德，仲德大怒，缚德堂下，杖之六十。上谕仲德曰：“此军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责罚乃尔。”仲德曰：“时方多故，录功隐过自陛下之德。至于将帅之职则不然，小犯则决，大犯则诛，强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纪律。盖小人之情纵则骄，骄则难制，睢阳之祸岂独官奴之罪，亦有司纵之太过耳。今欲更易前辙，不宜爱克厥威，赏必由中，罚则臣任其责。”军士闻之，至于国亡不敢有犯。

九月，蔡城戒严。行六部尚书蒲察世达以大兵将至，请谕民并收晚田，不及者践毁之，毋资敌，制可。丙辰，诏裁冗员，汰冗军，及定官吏军兵月俸，自宰执以下至于皂隶，人月支六斗。初，有司定减粮，人颇怨望。上闻之，欲分军为三，上军月给八斗，中七斗，下六斗，人复怨不均。乃立射格，而上中军辄多受赏，连中者或面赐酒，人益为劝，且阴有所增而人不知，仲德之谋也。甲子，分军防守四面。

十月壬申朔，大兵壕垒成，耀兵城下，旗帜蔽天。城中骇惧，及暮，焚四关，夷其墙而退。十一月辛丑，大兵以攻具傅城，有司尽籍民丁防守，不足则括妇女壮健者，假男子衣冠使运木石。蔡既受围，仲德营画御备，未尝一至其家，拊存军士，无不得其欢心，将校有战亡者，亲为赙祭，哭之尽哀。己丑，西城破，城中前期筑栅浚濠为备，虽克之不能入也。但于城上立栅，南北相去百余步而已。仲德摘三面精锐日夕战御，终不能拔。

三年正月庚子朔，大兵以正旦会饮，鼓吹相接，城中饥窘愁叹而已。围城以来，战殁者四帅、三都尉，其余总帅以下，不可胜纪。至是，尽出禁近，至于舍人、牌印、省部掾属，亦皆供役。戊申，大兵凿西城为五门，整军以入，督军鏖战及暮乃退，声言来日复集。

己酉，大兵果复来，仲德率精兵一千巷战，自卯及巳，俄见子城火起，闻上自缢，谓将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战为。吾不能死于乱兵之手，吾赴汝水，从吾君矣。诸君其善为计。”言讫，赴水死。将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辈独不能耶。”于是参政孛术鲁娄室、兀林答胡土，总帅元志，元帅王山儿、纥石烈柏寿、乌古论桓端及军士五百余人，皆从死焉。

仲德状貌不逾常人，平生喜怒未尝妄发，闻人过，常护讳之。虽在军旅，手不释卷，门生故吏每以名分教之。家素贫，敝衣粝食，终其身晏如也。雅好宾客，及荐举人材，人有寸长，极口称道。其掌军务。尝罚明信，号令严整，故所至军民为用，至危急死生之际，无一士有异志者。南渡以后，将相文武，忠亮始终无瑕，仲德一人而已。

赞曰：金之亡，不可谓无人才也。若完颜仲德、张天纲，岂非将相之器乎。昔者智伯死又无后，其臣豫让不忘国士之报，君子谓其无所为而为之，真义士也。金亡矣，仲德、天纲诸臣不变所守，岂愧古义士哉。

金史卷一二〇　列传第五八

金昭祖娶徒单氏，后妃之族自此始见。世祖时，乌春为难，世祖欲求昏以结其欢心，乌春曰：“女直与胡里改岂可为昏。”世宗时，赐夹谷清臣族同国人。清臣，胡里改人也。然则四十七部之中亦有不通昏因者矣，其故则莫能诘也。有国家者，昏因有恒族，能使风气淳固、亲义不渝、而贵贱等威有别焉，盖良法也欤。作《世戚传》。

石家奴，蒲察部人，世居案出虎水。祖斛鲁短，世祖外孙。恒＜⿰赤皮＞、散达之乱昭肃皇后父母兄弟皆在敌境，斛鲁短以计迎还之。石家奴自幼时抚养于太祖家，及长太祖以女妻之。年十五，从攻宁江州，败辽主亲军，攻临潢府皆有功，袭谋克。其后，自山西护齐国王谋良虎之丧归上京，道由兴中。是时，方攻兴中未下，石家奴置柩于驿，率其所领猛安兵助王师，遂破其城。

从宗望讨张觉，再从宗翰伐宋。宗翰闻宗望军已围汴，遣石家奴计事，抵平定军遇敌兵数万，败之，遂见宗望。已还报，宗翰闻其平定之战，甚嘉之。

明年，复伐宋，石家奴隶娄室军。娄室讨陕西未下，石家奴领所部兵援之。既而，以本部屯戍西京，会契丹大石出奔，以余睹为元帅，石家奴为副，袭诸部族以还。未几，有疾，退居乡里。

天眷间，授侍中、驸马都尉。再以都统定边部，熙宗赐御书嘉奖之。封兰陵郡王。除东京留守，

以病致仕。卒，年六十三，加赠郧王。正隆夺王爵，封鲁国公。

裴满达本名忽挞，婆卢木部人。为人淳直孝友。天辅六年，从蒲家奴追叛寇于铁吕川，力战有功。熙宗娶忽挞女，是为悼平皇后。天眷元年，授世袭猛安。明年，以皇后父拜太尉，封徐国公。皇统元年，除会宁牧。居数岁，以太尉奉朝请。

九年，悼后死。无何，海陵弑熙宗，欲邀众誉，扬熙宗过恶，以悼后死非罪，于是封忽挞为王。天德三年，薨。子忽睹，为燕京留守，以罪免，居中都，海陵命驰驿赴之。及葬，使秘书监纳合椿年致祭，赙银五百两。

忽睹，天眷三年权猛安，皇统元年为行军猛安。历横海、崇义军节度使，以后戚怙势赃污不法。其在横海，拜富人为父，及死，为之行服而分其资。在崇义，讽寺僧设斋而受其施。及留守中京，益骄恣，苟或可以得财无不为者。选诸猛安富人子弟为扎野，规取财物，时号“闲郎君”。朝廷以忽睹与徒单恭等污滥至甚，命秉德黜陟天下官吏，忽睹以赃罢。海陵以忽睹所至纵家奴扰民，乃定禁外官任所闲杂人条约。天德三年，复起为郑州防御使，改安国军节度使。卒，年三十九。

徒单恭本名斜也。天眷二年，为奉国上将军。以告吴十反事，超授龙虎卫上将军。为户部侍郎，出为济南尹，迁会宁牧，封谭国公。复出为太原尹。斜也贪鄙，使工绘一佛像，自称尝见佛，其像如此，当以金铸之。遂赋属县金，而未尝铸佛，尽入其家，百姓号为“金总管”。秉德廉访官吏，斜也以赃免。

海陵篡立，海陵后徒单氏，斜也女，由是复用为会宁牧，封王。未几，拜平章政事。海陵猎于胡剌浑水，斜也编列围场，凡平日不相能者辄杖之。海陵谓宰相曰：“斜也为相，朕非私之。今闻军国大事凡斜也所言，卿等一无取，岂千虑无一得乎？”他宰相无以对，温都思忠举数事对曰：“某事本当如此，斜也辄以为如彼，皆妄生异议，不达事宜。臣逮事康宗，累朝宰相未尝有如斜也专恣者。”海陵默然。斜也于都堂脊杖令史冯仲尹，御史台劾之，海陵杖之二十。斜也猛安部人撒合出者，言斜也强率取部人财物，海陵命侍御史保鲁鞫之。保鲁鞫不以实，海陵杖保鲁，而以撒合出为符宝祗候，改隶合扎猛安。

斜也兄定哥尚太祖长女兀鲁，定哥死无子，以季弟之子查剌为后。斜也谋取其兄家财，强纳兀鲁为室而不相能，兀鲁尝怨詈斜也。斜也妾忽挞与兀鲁不叶，乃谮兀鲁于海陵后徒单氏曰：“兀鲁怨上杀其兄宗敏，有怨望语。”会韩王亨改广宁尹，诸公主宗妇往贺其母，兀鲁以言慰亨母，忽挞亦以怨望指斥诬兀鲁。海陵使萧裕鞫之，忽挞得幸于徒单后，左验皆不敢言，遂杀兀鲁，斜也因而尽夺查剌家财。大定间皆追正之。海陵以兀鲁有怨望语，斜也不奏，遂杖斜也，免所居官。俄，复为司徒，进拜太保，领三省事，兼劝农使。再进太师，封梁、晋国王。

贞元二年九月，斜也从海陵猎于顺州。方猎，闻斜也薨，即日罢猎，临其丧，亲为择葬地，遣使营治。及葬，赐辒辌车，上及后率百官祭之，赐谥曰忠。正隆间，改封赵国公，再进齐国公。

其妻先斜也卒，海陵尝至其葬所致祭，起复其子率府率吾里补为谏议大夫。大定间，海陵降为庶人，徒单氏为庶人妻，斜也降特进巩国公。

乌古论蒲鲁虎。父当海，国初有功。蒲鲁虎通契丹大小字，娶宋王宗望女昭宁公主什古。熙宗初，为护卫，改牌印，常侍左右。转通进，袭父谋克，再迁临海军节度使，改卫州防御使。海陵赐食内殿，谓之曰：“卫州风士甚佳，勿以防御为降也。”对曰：“颇闻卫州官署不利守者。”即日，改汾阳军节度使，赐衣服、佩玉、带剑。入为太子詹事，卒，年四十一。海陵亲临哭之，后妃皆吊祭，赙赠甚厚。有司给丧事，赠特进驸马都尉。正隆例赠光禄大夫。

唐括德温本名阿里，上京率河人也。曾祖石古，从太祖平腊醅麻产，领谋克。祖脱孛鲁，领其父谋克，从太祖伐辽，攻宁江、泰州战有功。父挞懒，尚康宗女，从宋王宗望以军二万收平州，至城东十里许遇敌兵甚众，战败之，太祖赏赉甚厚，授行军猛安。皇统初，迁龙虎卫上将军，历兴平、临海等军节度使。

德温善射，尚睿宗皇帝女楚国长公主。天眷三年，授宣武将军。皇统元年，从都元帅宗弼南征，以善突战迁广威将军。六年，迁定远大将军。七年，授殿前右副都点检。天德初，改殿前左副都点

检，迁兵部尚书。出为大名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改横海军节度使，延安尹兼鄜延路兵马都总管。世宗即位，封道国公，为殿前都点检、驸马都尉。大定二年，以父祖功授按出虎猛安所管世袭谋克。三年九月九日，世宗以故事出猎，谓德温曰："扈从军士二千，饮食刍秣能无扰百姓乎。"严为约束，仍以钱一万贯分给之。四年，为劝农使，出为西京留守，赐犀弓玉带，召入为皇太子太傅，卒。上辍朝，亲临丧奠祭，赙赠甚厚。

十八年，追录其父挞懒并德温前后功，授其长子驸马都尉鼎世袭西北路没里山猛安，徙隶泰州。

乌古论粘没曷，上京胡剌温屯人也，移屯河间。祖唤端，太祖伐辽常侍左右，追辽主延喜、却夏人援兵皆有功，授世袭谋克。父欢睹，官至广威将军。

粘没曷尚睿宗女冀国长公主，初为护卫，天德二年袭谋克。海陵伐宋，为押军猛安。世宗即位，军还，授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加驸马都尉。历左副点检，禁直被酒不亲视扃鐍，杖四十。迁右宣徽使、劝农使，出为兴平军节度使。改广宁尹，赐钱三千贯。

粘没曷至广宁，嗜酒不视事，上以兵部员外郎宗安为少尹，诏宗安戒谕之，上谓宗安曰："汝能继修前政，朕不忘汝，勉之。"大定中，粘没曷卒。上闻之，遣其子驸马都尉公说驰驿奔丧，赐钱三千贯，沿路祭物并从官给。

蒲察阿虎迭，初授信武将军，尚海陵姊辽国长公主迪钵，为驸马都尉。辽国薨，继尚邓国长公主崔哥。皇统三年，为右副点检。五年，使宋为贺正旦使，改左副点检，礼部、工部尚书，广宁、咸平、临潢尹，武定军节度使，封葛王。薨年二十八。海陵亲临葬，赠谭王。正隆例赠特进楚国公。

乌林答晖本名谋良虎，明德皇后兄也。天眷初，充护卫，以捕宗磐、宗隽功授忠勇校尉，迁明威将军。从宗弼北征，迁广威将军，赏以金币、尚厩击球马。久之，除殿中侍御史，再除蒲速碗群牧使，谨畜牧，不事游宴，孳产蕃息，进秩，改特满群牧使。

世宗即位，召见行在，除中都兵马都指挥使。世宗至中都，将遣使于宋，以晖为使。世宗曰："晖尝私用官钱五百贯。"乃数其罪而罢之，遣高忠建往。因谓宰臣曰："朕于赏罚，豪发无所假借。果公廉办治，虽素所不喜必加升擢，若抵冒公法，虽至亲不少恕。"迁都点检、兼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卒。遣官致祭，皇太子诸王百官会丧，赙银千两、重彩四十端、绢四十匹。诏以晖第三子天锡世袭纳邻河猛安亲管谋克。

蒲察鼎寿本名和尚，上京曷速河人，钦怀皇后父也。赋性沉厚有明鉴，通契丹、汉字，长于吏事。尚熙宗女郑国公主。贞元三年，以海陵女弟庆宜公主子加定远大将军，为尚衣局使，累官器物局使。大定二年，加驸马都尉，职如故。历符宝郎、蠡州刺史、浚州防御使，有惠政，两州百姓刻石纪之。迁泰宁军节度使，历东平府、横海军、入为右宣徽史，改左宣徽，授中都路昏得浑山猛安曷速木单世袭谋克。

改河间尹，号令必行，豪右屏迹。有宗室居河间，侵削居民，鼎寿奏徙其族于平州，郡内大治。卒官。上闻之深加悼惜。丧至香山，皇太子往奠，百官致祭，赙银彩绢。明昌三年，以皇后父赠太尉、越国公。

鼎寿既世连姻戚，女为皇后，长子辞不失凡三尚定国、景国、道国公主。其宠遇如此，未尝以富贵骄人，当时以为外戚之冠云。

徒单思忠字良弼，本名宁庆。曾祖赛补，尚景祖女。从太祖伐辽，战殁于临潢之浑河。父赛一，尚熙宗妹。正隆末，为乣碗群牧使，契丹贼窝斡扰北边，赛一与战死之。大定初，赠金吾卫上将军。

思忠通敏有才，颇通经史。世宗在潜邸，抚养之。赋性宽厚。十有二岁从上在济南，一日，与姻戚公子出游近郊，有醉人腰弓矢策马突过，诸公子怒欲鞭之，思忠曰："醉人昏昧，又何足责。"遂释之。其人行数十步，忽执弓矢，思忠恐欲伤人，速驰至其傍，夺其弓，弛而还之。上闻之，嘉有识量，由是常使侍侧。尚皇弟二女唐国公主。

大定初，世宗使思忠迎南征万户高忠建、完颜福寿于辽口，察其去就，思忠知其诚意，乃与俱至东京。世宗即位，如中都，思忠从行，军国庶事补益弘多。大定元年十月，拜殿前左卫将军，二年，加驸马都尉，卒。上为辍朝，即丧所临奠，命有司备礼葬之，营费从官给。

十九年，上追念思忠辅立功，赠骠骑卫上将军，仍授其子铎武功将军、世袭中都路乌独浑谋克。

徒单绎本名术辈，其先上京按出虎达阿人。祖撒合懑，国初有功，授隆安府路合扎谋克、夺古阿邻猛安。

绎美姿仪，通诸国语。尚熙宗第七女沈国公主。充符宝祗候，迁御院通进，授符宝郎。历宣德、泰安、淄州刺史，有廉名。改同知广宁府事，以母鄂国公主忧，不赴。世宗特许以忧制中袭父封。服阕，授同知济南府事。二十六年，迁隶州防御使，以政迹闻，升临海军节度使，卒。

绎家世贵宠，自曾祖照至绎尚公主者凡四世云。

乌林答复本名阿里剌，东平人也。奉御出身，大定七年尚世宗第七女宛国公主，授驸马都尉。改引进使、兼符宝郎，出为蠡州刺史，三迁归德军节度使。明昌三年，转知兴中府事，久之，为曷懒路兵马都总管。承安四年，拜绛阳军节度使，卒。

乌古论元忠本名讹里也，其先上京独拔古人。父讹论，尚太祖女毕国公主。元忠幼秀异，世宗在潜邸以长女妻之，后封鲁国大长公主。正隆末，从海陵南伐。世宗即位辽阳，时太保昂为海陵左领军大都督，遣元忠朝于行在，遂授定远大将军，擢符宝郎。谕之曰："朕初即位，亲密无如汝者，侍从宿卫宜戒不虞。"大定二年，加驸马都尉，除近侍局使，迁殿前左卫将军。从世宗猎，上欲射虎，元忠谏止之。进殿前右副都点检，为贺宋正旦使，还，转左副都点检。坐家奴结揽民税，免官。十一年，复旧职。明年，升都点检。十五年，北边进献，命元忠往受之，及还，诏谕曰："朕每遇卿直宿，其寝必安。今夏幸景明宫，卿去久，朕甚思之。"

会大兴府守臣阙，遂以元忠知府事。有僧犯法，吏捕得置狱，皇姑梁国大长公主属使释之，元忠不听，主奏其事，世宗召谓曰："卿不徇情，甚可嘉也，治京如此，朕复何忧。"秩满，授吏部尚书，以其子谊尚显宗长女薛国公主。

十八年，擢御史大夫，授撒巴山世袭谋克。世宗问左丞相纥石烈良弼孰可相者，良弼以元忠对，乃拜平章政事，封任国公，进尚书右丞相。策论进士之科设，元忠赞成之。世宗将幸会宁，元忠进谏不听，出知真定府，寻复诏为右丞相。

世宗欲甓上京城，元忠曰："此邦遭正隆军兴，百姓凋弊，陛下休养二十余年，尚未完复。况土性疏恶，甓之恐难经久，风雨摧坏，岁岁缮完，民将益困矣。"驾东幸久之未还，元忠奏曰："鸾舆驻此已阅岁，仓储日少，市买渐贵，禁卫暨诸局署多逃者，有司捕置诸法恐伤陛下仁爱。"世宗嘉纳之。

寻出为北京留守，责谕之曰："汝强悍自用，专权而结近密。汝心叵测，其速之官。"后左丞张汝弼奏事，世宋恶其阿顺，谓左右曰："卿等每事依违苟避，不肯尽言，高爵厚禄何以胜任。如乌古论元忠为相，刚直敢言，义不顾身，诚可尚也。"于是，改知真定府事，移知河间。

明昌二年，知广宁府。以河间修筑球场扰民，会赦下，除顺义军节度使。乞致仕不许，特加开府仪同三司、北京留守。徙知济南府，过阙令预宴，班平章政事之上。承安二年，移守南京，寻改知彰德府，卒。讣闻，上遣宣徽使白琬烧饭，赙物甚厚。元忠素贵，性粗豪而内深忌，世宗尝责之。又所至不能戢奴仆，世以此为訾云。子谊。

谊本名雄名。大定八年，尚海陵女。宴宗室及六品以上官，命妇预焉，上曰："此女亦太祖之曾孙，犹朕之女，乃父废亡，非其女之罪也。"海陵女卒，大定二十一年，尚显宗女广平郡主。谊历仕宫卫，为人粗豪类其父。二十六年，上谓原王曰："元忠勿望其可复相也。雄名又不及乃父，朕尝宥待，殊不知恩，汝宜知其为人。"谓平章政事襄曰："雄名可令补外。自今宫掖官已有旨补外者，比及庭授，即毋令入宫。"于是，谊除同知澄州军州事。章宗即位，广平郡主进封郕国长公主，谊改顺天军节度副使，加驸马都尉。承安元年，累迁秘书监兼吏部侍郎，改刑部，迁工部尚书。泰和元年，遇父元忠忧。二年，以本官起复。三年，知东平府事，改知真定府事。六年，伐宋，迁元帅左都监。七年。转左监军。八年，拜御史大夫。大安中，知大名府。至宁初，以谋逆伏诛。

唐括贡本名达哥，太傅阿里之子也。尚世宗第四女吴国公主，授驸马都尉，充奉御。特授拱卫直副都指挥使，五迁刑部侍郎，坐擅离职削官一阶，出为德州防御使。升顺天军节度使，移镇横海，

召为左宣徽使，迁兵部尚书，改吏部，转礼部尚书、兼大理卿。

先是，大理卿阙，世宗命宰臣选可授者，左丞张汝弼举西京副留守杨子益法律详明。上曰：“子益虽明法，而用心不正，岂可任之以分别天下是非也？大理须用公正人。”右丞粘割斡特剌举贡可任以闲简部分而兼领是职，遂以贡为之。

二十八年，拜枢密副使。章宗立，为御史大夫。会贡生日，右丞相襄、参知政事刘玮、吏部郎中■、中都兵马都指挥使和喜为贡寿，遂犯夜禁，和喜遣军人送襄至第。监察御史徒单德胜劾其事，下刑部逮■等问状。上以襄、玮大臣释之，而贡等各解职。

寻知大兴府事，复为枢密副使。乞致仕不许，进枢密使，封莘国公，改封萧。复上表乞退，上曰：“向已尝告，续知意欲外除，今之告将复若何。”遂优诏许之。寻起知真定府事。泰和二年，薨。

乌林答琳，本名留住。尚郜国公主，加驸马都尉。贞祐元年为静难军节度使，夏人犯邠州，琳降。会延安府遣通事张福孙至夏国，夏人使福孙见琳，时已中风，公主令人以状付福孙，属以恳祷朝廷，冀早太平得还乡之意。福孙具以闻，诏赐以药物。

徒单公弼本名习烈，河北东路算主海猛安人。父府君奴，尚熙宗女，加驸马都尉，终武定军节度使。公弼初充奉御，大定二十七年，尚世宗女息国公主，加定远大将军、驸马都尉，改器物局直长。转副使、兼近侍局直长。丁父忧，起复本局副使。章宗秋山射中虎，虎怒突而前，侍卫皆避去，公弼不动，虎亦随毙。诏责侍卫而慰谕公弼。除滨州刺史，再迁兵部侍郎，累除知大名府事。

是时，伐宋军兴，有司督逋租及牛头税甚急，公弼奏：“军士从戎，民亦疲弊，可缓征以纾民。”朝廷从之。大安初，知大兴府事，谳武清盗，疑其有冤，已而果获真盗。岁余拜参知政事，进右丞，转左丞。至守初，拜平章政事，封定国公。

贞祐初，进拜右丞相，罢知中山府事。是时，中都围急不可行，围解，宣宗曰：“中山新被兵，不如河中善。”乃改知河中府。历定国军节度使事、太孙太师、同判大睦亲府事。兴定五年薨，宣宗辍朝，赙赠，谥恪愿。

徒单铭字国本，显宗赐名重泰。祖贞，别有传。父特进、泾国公。性重默寡言，粗通经史，事母尽孝。大定末，充奉御。章宗即位，特敕袭中都路浑特山猛安。明昌五年，授尚酝署直长，累迁侍仪司令、宿直将军、尚衣局使、兵部郎中，与大理评事孙人鉴为采访使，覆按提刑司事。改右卫将军，转左卫，出为永定军节度使，移河东北路按察使、转运使。大安三年，改知大名府，就升河北东西、大名路安抚使。大名荐饥重困，铭乞大出交钞以赈之。崇庆初，移知真定府，复充河北东西、大名路宣抚使。至宁元年九月，奉迎宣宗于彰德府，俄拜尚书右丞，出为北京留守，以路阻不能赴。贞祐二年，卒。

赞曰：天子娶后，王姬下嫁，岂不重哉。秦、汉以来，无世世甥舅之家。《关雎》之道缺，外戚骄盈，《何彼秾矣》不作，王姬肃雍之义几希矣。盖古者异姓世爵公侯与天子为昏因，他姓不得参焉。女为王后，已尚王姬，而自贵其贵，富厚不加焉，宠荣不与焉。使汉、唐行此道，则无吕氏、王氏、武氏之难，公主下嫁各安其分、各得其所矣。金之徒单、拿懒、唐括、蒲察、裴满、纥石烈、仆散皆贵族也，天子娶后必于是，公主下嫁必于是，与周之齐、纪无异，此昏礼之最得宜者，盛于汉、唐矣。

徒单四喜，哀宗皇后之弟也。正大九年正月辛酉夜，四喜、内侍马福惠至自归德，时河朔已失利，京城犹未知，二人被旨迎两宫，遂托以报捷，执小黄旗以入，至则奏两宫以奉迎之意。是日，召二相入议，二相及乌古孙奴申谏不可行。四喜作色曰：“我奉制旨迎两宫，有敢言不行者当以别敕从事矣。”二相不复敢言，行议遂决。制旨所取两宫、柔妃裴满氏及令人张秀蕊、都辖、承御、汤药、皇乳母巩国夫人等十余人外，皆放遣之。又取宫中宝物，马蹄金四百枚、大珠如栗黄者七千枚、生金山一、龙脑板二及信瑞御玺，仍许赐忠孝军以两宫随行物之半。

壬寅，太后御仁安殿，出锭金及七宝金洗分赐忠孝军。是夜，两宫骑而出，至陈留，见城外二三处火起，疑有兵，迟回间，奴申初不欲行，即承太后旨驰还。癸卯，入京顿四喜家，少顷，还宫。复议以是夜再往，太后惫于鞍马不能动，遂止。

明日，崔立变。四喜、术甲塔失不及塔失不之父咬住、四喜妻完颜氏，以忠孝卒九十七骑夺曹门而出，将往归德，不得出，转陈州门，亦为门卒所止。门帅裕州防御使阿不罕斜合已遁去，经历官完颜合住权帅职，麾门卒放塔失不等去，且曰："罪在我，非汝等之过。"明日，立以数十骑召合住，合住自分必死，易衣冠而往。立左右扼腕欲加刃。立遥见，问："汝是放忠孝军出门者耶？"合住曰："然。天子使命，某实放之，罪在某。"立忽若所省，顾群卒言："此官人我识之，前筑里城时与我同事。我所部十余卒盗官木罪当死，此官人不之问，但笞数十而已。此家能杀人，能救人。"因好谓合住曰："业已放出，吾不汝罪也。"

四喜等至归德，上惊问两宫何如，二人奏京城军变不及入宫。上曰："汝父汝妻独得出耶。"下之狱，皆斩于市。

赞曰：四喜奉迎两宫，而值崔立之变，智者居此，与两宫周旋兵间，以俟事变之定而徐图之。万一不然，以一死徇之耳，他无策也。四喜奉其私亲以归，而望人主贷其死，岂非愚乎。

金史卷一二一　列传第五九

忠义一

讹里也　纳兰绰赤　魏全　鄯阳

夹谷守中　石抹元毅　伯德梅和尚

王维翰　移剌古与涅　宋扆

李演　刘德基　王毅　王晦

齐鹰扬等三人　术甲法心等四人

栾共子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则致死焉。"公卿大夫居其位，食其禄，国家有难，在朝者死其官，守郡邑者死城郭，治军旅者死行阵，市井草野之臣发愤而死，皆其所也。故死得其所，则所欲有甚于生者焉。金代褒死节之臣，既赠官爵，仍录用其子孙。贞祐以来，其礼有加，立祠树碑，岁时致祭，可谓至矣。圣元诏修《辽》、《金》、《宋史》，史臣议凡例，凡前代之忠于所事者请书之无讳，朝廷从之，乌乎，仁哉圣元之为政也。司马迁记豫让对赵襄子之言曰："人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成名之义。"至哉斯言，圣元之为政足为万世训矣。作《忠义传》。

胡沙补，完颜部人。年三十五从军，颇见任用。太祖使仆刮剌往辽国请阿踈，实观其形势。仆刮剌还言辽兵不知其数，太祖疑之，使胡沙补往，还报曰："辽方调兵，尚未大集。"及见统军，使其孙被甲立于傍，统军曰："人谓汝辈且反，故为备耳。"及行道中，遇渤海军，渤海军向胡沙补且笑且言曰："闻女直欲为乱，汝辈是邪。"具以告太祖，又曰："今举大事不可后时，若俟河冻，则辽兵盛集来攻矣。乘其未集而早伐之，可以得志。"太祖深然之。及破宁江州，战于达鲁古城，皆有功，赐以旗鼓并御器械。

高永昌请和，胡沙补往招之，取胡突古以归。高永昌诈降于斡鲁，斡鲁使胡沙补、撒八往报。会高桢降，言永昌非真降者，斡鲁乃进兵。永昌怒，遂杀胡沙补、撒八，皆支解之。胡沙补就执，神色自若，骂永昌曰："汝叛君逆天，今日杀我，明日及汝矣。"骂不绝口，至死。年五十九。天会中，与撒八俱赠遥镇节度使。

特虎雅挞澜水人。躯干雄伟，敢战斗。达鲁古城之役，活女陷敌，特虎救出之。攻照散城，辽兵三千来拒，特虎先登，败之。攻卢葛营，麻吉堕马，特虎独杀辽兵数辈，掖而出之。赏赉逾渥。自临潢班师，至辽河，余睹来袭，娄室已引去，特虎独殿，马惫乃步斗，娄室与数骑来救，特虎止之曰："我以一死捍敌，公勿来，俱毙无益。"遂没于阵。皇统间，赠明威将军。

仆忽得，宗室子。初事国相撒改，伐萧海里有功。与酬斡俱，招降烛偎水部族，酬斡为谋克，仆忽得领行军千户。从破黄龙府，战于达鲁古城，皆有功。宁江州渤海乙塞补叛，仆忽得追复之。天辅五年九月，酬斡、仆忽得往鳖古河籍军马，烛偎水部实里古达等七人杀酬斡、仆忽得，投其尸水中，俱年四十三。太祖悼惜，遣使吊赙加等。六年正月，斡鲁伐实里古达于石里罕河，追及于合挞剌山，杀四人，抚定余众。诏斡鲁求酬斡、仆忽得尸以葬。天眷中，赠酬斡奉国上将军、仆忽得

昭义大将军。

酬斡，亦宗室子也，年十五隶军，从太祖伐辽，率涛温路兵招抚三坦、石里很、跋苦三水鳖古城邑，皆降之。败室韦五百于阿良葛城，获其民众，至是死焉。

粘割韩奴，以护卫从宗弼征伐，赐铠甲弓矢战马。初，太祖入居庸关，辽林牙耶律大石自古北口亡去，以其众来袭奉圣州，壁于龙门东二十五里，娄室往取之，获大石并降其众。宗望袭辽主辎重于青冢以大石为乡导，诏曰："辽赵王习泥烈、林牙大石、北王喝里质、节度使讹里剌、孛堇赤狗儿、招讨迪六、详稳六斤、同知海里及诸官民，并释其罪。"复诏斡鲁曰："林牙大石虽非降附，其为乡导有劳，可明谕之。"时天辅六年也。既而亡去，不知所往。

天会二年，辽详稳挞不野来降，言大石称王于北方，署置南北面官僚，有战马万匹，畜产甚众。诏曰："追袭辽主，必酌事宜而行。攻讨大石，须俟报下。"三年，都统完颜希尹言，闻夏人与耶律大石约曰："大金既获辽主，诸军皆将归矣，宜合兵以取山西诸部"诏答曰："夏人或与大石合谋为衅，不可不察，其严备之。"七年，泰州路都统婆卢火奏："大石已得北部二营，恐后难制，且近群牧，宜列屯戍。"诏答曰："以二营之故发兵，诸部必扰，当谨斥候而已。"八年，遣耶律余睹、石家奴、拔离速追讨大石，征兵诸部，诸部不从，石家奴至兀纳水而还。余睹报元帅府曰："闻耶律大石在和州之域，恐与夏人合，当遣使索之。"夏国报曰："小国与和州壤地不相接，且不知大石所往也。"

皇统四年，回纥遣使入贡，言大石与其国相邻，大石已死。诏遣韩奴与其使俱往，因观其国风俗，加武义将军，奉使大石。韩奴去后不复闻问。

大定中。回纥移习览三人至西南招讨司贸易，自言："本国回纥邹括番部，所居城名骨斯讹鲁朵，俗无兵器，以田为业，所获十分之一输官。耆老相传，先时契丹至不能拒，因臣之。契丹所居屯营，乘马行自旦至日中始周匝。近岁契丹使其女婿阿本斯领兵五万北攻叶不辇等部族，不克而还，至今相攻未已。"诏曰："此人非隶朝廷番部，不须发遣，可于咸平府旧有回纥人中安置，毋令失所。"

是岁，粘拔恩君长撒里雅、寅特斯率康里部长孛古及户三万余求内附，乞纳前大石所降牌印，受朝廷牌印。诏西南招讨司遣人慰问，且观其意。秃里余睹、通事阿鲁带至其国见撒里雅，具言愿归朝廷，乞降牌印，无他意也。因曰："往年大国尝遣粘割韩奴自和州往使大石，既入其境，大石方适野，与韩奴相遇，问韩奴何人敢不下马，韩奴曰：'我上国使也，奉天子之命来招汝降，汝当下马听诏。'大石曰：'汝单使来，欲事口舌耶。'使人捽下，使韩奴跪，韩奴骂曰：'反贼，天子不忍于尔加兵，遣招汝。尔纵不能面缚请罪阙下，亦当尽敬天子之使，乃敢反加辱乎。'大石怒乃杀之。此时大石林牙已死，子孙相继，西方诸部仍以大石呼之。"

余睹，阿鲁带还奏，并奏韩奴事。世宗嘉韩奴忠节，赠昭毅大将军，召其子永和县商酒都监详古、汝州巡检娄室谕之曰："汝父奉使万里，不辱君命，能尽死节，朕甚闵之。"以详古为尚辇局直长，迁武义将军，娄室为武器署直长。

曹珪，徐州人。大定四年，州人江志作乱，珪子弼在贼党中，珪谋诛志，并弼杀之。尚书省议，当补二官杂班叙。诏曰："珪赤心为国，大义灭亲，自古罕闻也。法虽如是，然未足以当其功，更进一官，正班用之。"

温迪罕蒲睹，为兀者群牧使。西北路契丹撒八等反，诸群牧皆应之。蒲睹闻乱作，选家奴材勇者数十人，给以兵仗，阴为之备。贼不得发，乃绐诸奴曰："官阅兵器，愿借兵仗以应阅。"诸奴以为实然，遂借与之。明旦，贼至，蒲睹无以御之。贼执蒲睹而问之曰："今欲反未？"蒲睹曰："吾家世受国厚恩，子侄皆仕宦，不能从汝反而累吾族也。"贼怒，脔而杀之，子与孙皆与害。

鹤寿，郓王昂子，本名吾都不。五院部人老和尚率众来招鹤寿与俱反，鹤寿曰："吾宗室子，受国厚恩，宁杀我，不能与贼俱反。"遂与二子皆被杀。

讹里也，契丹人。为尚厩局直长。大定初，招谕契丹，窝斡叱令讹里也跪见，讹里也不从，谓曰："我朝廷使也，岂可屈节于汝。汝等早降可全性命，若大军至，汝辈悔将何及。"窝斡怒曰："汝本契丹人，而不我从，敢出是言。"遂害之。从行骁骑军士闰孙、史大、习马小底颇答皆被害。三年，赠讹里也宣武将军，录其子阿不沙为外帐小底。闰孙、史大皆赠修武校尉。颇答赠忠翊校尉。

纳兰绰赤，咸平路伊改河猛安人。契丹括里使人招之，绰赤不从。括里兵且至，绰赤遂团结帝近村寨为兵，出家马百余匹给之，教以战阵击刺之法，相与拒括里于改渡口，由是贼众月余不得进。既而括里兵四万人大至，绰赤拒战，贼兵十倍，遂见执，脔而杀之。诏赠官两阶，二子皆得用荫。

魏全，寿州人。泰和六年，宋李爽围寿州，刺史徒单羲尽籍城中兵民及部曲厮役得三千余人，随机拒守坚甚。羲善抚御，得众情，虽妇人皆乐为用。同知蒲烈古中流矢卒，羲益励不衰，募人往斫爽营，全在选中，为爽兵所执。爽谓全曰："若为我骂金主，免若死。"全至城下，反骂宋主，爽乃杀之，至死骂不绝口。

仆散揆遣河南统军判官乞住及买哥等以骑二千人救寿州，去寿州十余里与爽兵遇，乞住分两翼夹击爽兵，大破之，斩首万余级，追奔至城下，拔其三栅，焚其浮梁。羲出兵应之，爽兵大溃，赴淮死者甚众。爽与其副田林仅脱身去，余兵脱者十之四。诏迁羲防御使、乞住同知昌武军节度使事、买哥河南路统军判官。

赠蒲烈古昭勇大将军，官其子图剌。

赠全宣武将军、蒙城县令，封其妻为乡君，赐在州官舍三间、钱百万，俟其子年至十五岁收充八贯石正班局分承应，用所赠官荫，仍以全死节送史馆，镂版颁谕天下。

鄯阳，宗室子。为符宝祗候。完颜石古乃为护卫十人长。至宁元年八月，纥石烈执中作乱，入自通玄门。是日，变起仓猝，中外不知所为，鄯阳、石古乃往天王寺召大汉军五百人赴难，与执中战于东华门外。执中扬言曰："大汉军反矣，杀一人者赏银一定。执中兵众，大汉军少，二人不胜而死。须臾，执中兵杀五百人殆尽。

执中死，诏削官爵。诏曰："宣武将军、护卫十人长完颜石古乃，修武校尉、符宝祗候鄯阳，忠孝勇果，没于王事，石古乃赠镇国上将军、顺州刺史，鄯阳赠宣武将军、顺天军节度副使。尝从拒战猛安赏钱五百贯、谋克三百贯、蒲辇散军二百贯，各迁两阶，战没者，赠赏付其家。石古乃子尚幼，以八贯石俸给之。俟年十五以闻。"

夹谷守中，咸平人，本名阿土古。大定二十二年进士，历清池、闻喜主簿，补尚书省令史，除刑部主事、监察御史、修起居注。转礼部员外郎、大名治中，历嵩琢、北京、临洮路按察副使。以忧去官，起复同知曷懒路兵马都总管府事，坐事谪韩州刺史，寻复同知平凉府事。大安二年，为秦州防御使，迁通远军节度使。

至宁末，移彰德军，未行，夏兵数万入巩州。守中乘城备守，兵少不能支，城陷，官吏尽降，守中独不屈。夏人壮之，且诱且胁，守中益坚，遂载而西。至平凉，要以招降府人，守中佯许，至城下即大呼曰："外兵矢尽且遁矣，慎勿降。"夏人交刃杀之。

兴定元年，监察御史郭著按行秦中，得其事以闻。诏赠资善大夫，东京留守，仍收其子兀母为笔砚承奉。

石抹元毅本名神思，咸平府路酌赤烈猛安莎果歌仙谋克人也。以荫补吏部令史。再调景州宁津令，有剧盗白昼恣劫为民害，元毅以术防捍，贼散去。入为大理知法，除同知亳州防御使事，被省檄，录陕右五路刑狱，无冤人。复委受宋岁币，故事有私遗物元毅一无所受。

明昌初，驿召为大名等路提刑判官，以最迁汾阳军节度副使。时石、岚间贼党啸聚，肆行剽掠，朝廷命元毅捕之，贼畏而遁，元毅追袭，尽殪之，二境以安。迁同知武胜军节度使事，别郡有杀人者，屡鞫不伏，元毅讯不数语即具服。河东北路田多山坂硗瘠，大比时定为上赋，民力久困，朝廷命相地更赋，元毅以三壤法平之，民赖其利。

改彰德府治中，寻以边警授抚州刺史。会边将失守，刍粮马牛焚剽殆尽，元毅率吏卒三十余人出州经画军饷，卒与敌遇。州倅暨从吏坚请还，元毅曰："我辈责任边守，遇敌而奔其如百姓何，纵得自安，复何面目见朝廷乎。"遂执弓矢令众，众感其忠，争为效死。元毅力战，射无不中，敌去而复合，元毅气愈厉，鏖战久之，众寡不敌遂遇害，时年四十七。事闻，上深惊悼，赠信武将军，召用其子世勣侍仪司承应。

世勣后登进士第，奏名之日，上谓宰臣曰："此神思子耶。"叹赏者久之。元毅性沈厚，武勇过

人，每读书见古人忠义事未尝不嗟叹赏慕，喜动颜色，故临难能死所事云。

伯德梅和尚，泰州人也。性鲠直，尚气节。正隆五年，收充护卫，授曷鲁碗群牧副使。未几，复召为护卫十人长，改尚厩局副使，迁本局使，转右卫将军拱卫使。典尚厩者十余年，积劳特迁官二阶，除复州刺史。明昌初，为西北路副招讨，改秦州防御使，升武胜军节度使。六年，移镇崇义军。时有事北边，左丞相夹谷清臣行省于临潢，檄为副统。

会敌入临潢，梅和尚暨护卫辟合土等领军逆击之。敌积阵以待，梅和尚直捣其阵，杀伤甚重。敌知孤军无继，聚兵围之。度不能免，乃下马相背射，复杀百余人，矢尽犹以弓提击，为流矢所中死，辟合土等皆没。

上闻之震悼，诏赠龙虎卫上将军，躐迁十阶，特赐钱二十万，命以礼葬之，物皆官给，以其子都奴为军前猛安，中奴护丧，就差权同知临潢府事李达可为敕祭使，同知德军昌节度使事石抹和尚为敕葬使。

承安五年，上谕尚书省曰：“梅和尚死王事，其子都奴从军久有功，其议所以酬之。”乃命为典署丞。

乌古孙兀屯，上京路人。大定末，袭猛安。明昌七年，以本兵充万户，备边有功，除归德军节度副使，改盘安军，察廉，迁同知速频路节度使事。以忧去官，起复归德府治中，迁唐州刺史。

泰和六年四月，宋皇甫斌步骑万人侵唐州，兀屯兵甚少，遣泌阳尉白撒不、巡检蒲闲各以五十人乘城拒守，兀屯见宋兵在城东北者可破，令军事判官撒虎带以精兵百人自西门出，绕出东北宋兵营后掩击之，杀数十百人，宋兵大乱，殆夜乃遁去。五月，皇甫斌复以兵数万来攻，行省遣泌阳副巡检纳合军胜救唐州。兀屯出兵与军胜合兵城东北，设伏兵以待之。乃分骑兵为三，一出一入以致宋兵。宋兵陷于淖，伏兵发，中冲宋兵为二，遂大溃。追奔至湖阳，斩首万余级，获马三百匹。宋别将以兵三千来袭，遇之竹林寺，殪之。纳合军胜手杀宋将，取其金带印章以献。诏迁兀屯同知河南府事。军胜迁梁县令，各进两阶。兀屯赏银三百五十两、重彩十端，为右副元帅完颜匡右翼都统。

匡取枣阳，遣兀屯袭神马坡，宋兵五万人夹水阵，以强弩拒岸，兀屯分兵夺其三桥，自辰至午连拔十三栅，遂取神马坡。从攻襄，至汉江，兀屯乱流径度。复进一阶，号平南虎威将军。宋人请和，迁河南副统军。大安初，迁昌武军节度使，副统军如故。迁西南路招讨使。兀屯御下严酷，军士多亡，杖六十。除同知上京留守事。大安三年，将兵二万入卫中都，迁元帅右都监，转左都监、兼北京留守。有功，赐金吐鹘、重彩十端。迁元帅左监军，留守如故。

贞祐元年闰月，以兵入卫中都，诏以兵万六千人守定兴，军败，兀屯战没。

高守约字从简，辽阳人。大定二十八年进士，累官观州刺史。大元兵徇地河朔，郭邦献已归顺，从至城下，呼守约曰：“从简当计全家室。”守约弗顾，至再三，守约厉声曰：“吾不汝识也。”城破被执，使之跪，守约不屈，遂死。诏赠崇义军节度使，谥忠敬。

和速嘉安礼字子敬，本名酌，大名路人。颖悟博学，淹贯经史。大定二十八年进士。至宁末，为泰安州刺史。贞祐初，山东被兵，郡县望风而遁，或劝安礼去之，安礼曰：“我去，城谁与守，且避难负国家之恩乎？”乃团练缮完，为御守计。已而，大元兵至，战旬日不能下，谓之曰：“此孤城耳，内无粮储，外无兵援，不降无遗类矣。”安礼不听。城破被执，初不识其为谁，或妄以酒监对，安礼曰：“我刺史也，何以讳为？”使之跪，安礼不屈，遂以戈撞其胸而杀之。诏赠泰定军节度使，谥坚贞。

王维翰字之翰，利州龙山人。父庭，辽季率县人保县东山，后以众降。维翰好学不倦，中大定二十八年进士。调贵德州军事判官，察廉迁永霸令。县豪欲尝试维翰，设事陈诉维翰穷竟之，遂伏其诈，杖杀之，健讼衰息。历弘政、获嘉令，佐胥持国治河决，有劳，迁一阶。改北京转运户籍判官，补尚书省令史。

除同知保静军节度使事，检括户籍，一郡称平。属县有奴杀其主人者。诬主人弟杀之，刑部疑之。维翰审谳，乃微行物色之，得其状，奴遂引服。改中都转运副使，摄侍御史，奏事殿中，章宗曰：“佳御史。”就除侍御史。改左司员外郎，转右司郎中。仆散揆伐宋，维翰行省左右司郎中。

泰和七年，河南旱蝗，诏维翰体究田禾分数以闻。七月，雨，复诏维翰曰：“雨虽沾足，秋种过时，使多种蔬菜犹愈于荒莱也。蝗蝻遗子，如何可绝？旧有蝗处来岁宜菽麦，谕百姓使知之。”

八年，宋人受盟，还为右司郎中，进官一阶。上问：“宋人请和复能背盟否？”维翰对曰：“宋主怠于政事，南兵怯弱，两淮兵后千里萧条，其臣惩韩侂胄、苏师旦，无复敢执其咎者，不足忧也。唯北方当劳圣虑耳。”

久之，迁大理卿、兼潞王傅，同知审官院事。新格，教坊乐工阶至四品，换文武正资，服金紫。维翰奏：“伶优贱工，衣缙绅之服，非所以尊朝廷也。”从之。大安初，权右谏议大夫，三司欲税间架，维翰谏不听。转御史中丞，无何，迁工部尚书、兼大理卿，改刑部尚书，拜参知政事。

贞祐初，罢为定海军节度使。是时，道路不通，维翰舟行遇盗，呼谓之曰：“尔辈本良民，因乱至此，财物不惜，勿恐吾家。”盗感其言而去。至镇，无兵备，邻郡皆望风奔溃，维翰谓吏民曰：“孤城不可守。此州阻山浮海，当有生地，无俱为鱼肉也。”乃纵百姓避难。维翰率吏民愿从者奔东北山，结营堡自守，力穷被执不肯降。妻姚氏亦不肯屈，与维翰俱死。诏赠中奉大夫，姚氏芮国夫人，谥贞洁。

移剌古与涅，安化军节度使。贞祐初，大元兵取密州，古与涅率兵力战，流矢连中其颈，既拔去复中其颊，死焉。贞祐三年，诏赠安远大将军、知益都府事。

宋扆，中都宛平人也。正隆五年进士。历辰州、宁化州军事判官，曹王府记室参军，陕西西路转运都勾判官。补尚书省令史，除武定军节度副使、中都右警巡使。时固安县丞刘昭与部民裴原争买邻鄰田，扆用昭属，抑原使毋争。御史台劾奏，夺一官，解职，降广宁府推官。改辽东路盐使。丁父忧，起复吏部员外郎，历苏、曹、景州刺史，同知中都路转运使事，迁北京、临潢等路按察使。改安国军节度使、河东南路转运使。御史劾其前任按察侵民舍不称职，降沂州防御使，移浚州，迁山东西路转运使，改定海军节度使。

贞祐二年，改沁南军，正月，大元兵至怀州，城破死焉，扆天资刻酷，所至不容物，以是蹭蹬于世云。

乌古论荣祖本名福兴，河间人。明昌二年进士，历官补尚书省令史，除都转运司都勾判官，转弘文校理，升中都总管府判官，察廉除震武军节度副使、彰德府司马，累迁户部员外郎、宁海州刺史。贞祐二年城破，荣祖犹力战，死之。赠安武军节度使，赐谥毅勇。

乌古论仲温本名胡剌，盖州按春猛安人。大定二十五年进士，累官太学助教、应奉翰林文字、河东路提刑判官，改河北东路转运副使。御史荐前任提刑称职，迁同知顺天军节度使事，签上京、东京等路按察司事，改提举肇州漕运、兼同知武兴军节度使事、东胜州刺史。坐前在上京不称职，降镇宁军节度副使。改滑州刺史、河东南路按察副使、寿州防御使。

贞祐初，迁镇西军节度使。是时，中都被围，遂至太原，移书安抚使贾益谦，约以乡兵救中都。因驰驿如平阳，将与益谦会于绛，不能进，抵平阳而还。仲温尝治平阳，吏民争留之，仲温曰：“平阳巨镇，易为守御，于私计得矣，如岚州何。”遂还镇。已而，大元兵大至，城破，不屈而死。赠资德大夫、婆速路兵马都总管，谥忠毅，岁时致祭。

九住，宗室子，为武州刺史，唐括孛果速为军事判官。贞祐二年十一月，大元兵取九住子侄抵城下，谓之曰：“山东、河北今皆降我，汝之家属我亦得已，苟不速降且杀之也。”九住曰：“当以死报国，遑恤家为。”无何，城破，力战而死，孛果速亦不屈死焉。诏赠九住临海军节度使，加骠骑卫上将军。孛果速建州刺史，加镇国上将军。仍令树碑，岁时致祭。

李演字巨川，任城人。泰和六年进士第一，除应奉翰林文字。再丁父母忧，居乡里。贞祐初，任城被兵，演墨衰为济州刺史，画守御策。召集州人为兵，搏战三日，众皆市人不能战，逃散。演被执，大将见其冠服非常，且知其名，问之曰：“汝非李应奉乎？”演答曰：“我是也。”使之跪不肯，以好语抚之亦不听，许之官禄，演曰：“我书生也，本朝何负于我，而利人之官禄哉。”大将怒，击折其胫，遂曳出杀之，时年三十余。赠济州刺史，诏有司为立碑云。

刘德基，大兴人。贞祐元年，特赐同进士出身。守官边邑，夏兵攻城、德基坐厅事，积薪其傍，谓家人曰："城破即焚我。"及城破，其家人不忍纵火，遂被执。胁使跪降，德基不屈，同僚故人绐夏人曰："此人素病狂，故敢如此。"德基曰："为臣子当如此尔，吾岂狂耶？"夏人壮其义，乃系诸狱，冀其改图。已而召问，德基大骂，终不能从，曰："吾岂苟生者哉。"遂害之。赠朝列大夫、同知通远军节度使事。

王毅，大兴人。经义进士，累官东明令。贞祐二年，东明围急，毅率民兵愿战者数百人拒守。城破，毅犹率众抗战，力穷被执，与县人王八等四人同驱之郭外。先杀二人，王八即前跪将降，毅以足蹈之，厉声曰："忠臣不佐二主，汝乃降乎。"驱毅者以刃斫其胫，毅不屈而死。赠曹州刺史。

王晦字子明，泽州高平人。少负气自熹，常慕张咏之为人，友妻与人有私，晦手刃杀之。中明昌二年进士，调长葛主簿，有能声。察廉除辽东路转运司都勾判官，提刑司举其能，转北京转运户籍判官。迁安阳令，累除签陕西西路按察司事，改平凉治中。召为少府少监，迁户部郎中。贞祐初，中都戒严，或举晦有将帅才，俾募人自将，得死士万余统之。率所统卫送通州粟入中都，有功，迁霍王傅。以部兵守顺州。

通州围急，晦攻牛栏山以解通州之围。赐赉优渥，迁翰林侍读学士，加劝农使。九月，顺州受兵，晦有别部在沧、景，遣人突围召之，众皆踊跃思奋，而主者不肯发。王臻，晦之故部曲也，免胄出见，且拜曰："事急矣，自苦何为，苟能相从，可不失富贵。"晦曰："朝廷何负汝耶？"臻曰："臻虽负国，不忍负公。"因泣下。晦叱曰："吾年六十，致位三品，死则吾分，讵从汝耶？"将射之，臻掩泣而去。无何，将士缒城出降，晦被执，不肯降，遂就死。

初，晦就执，谓其爱将牛斗曰："若能死乎？"曰："斗蒙公见知，安忍独生。"并见杀。诏赠荣禄大夫、枢密副使，仍命有司立碑，岁时致祭。录其子汝霖为笔砚承奉。

齐鹰扬，淄州军事判官。杨敏中，屯留县尉致仕。张乞驴，淄州民。贞祐初，大元兵取淄州，鹰扬等募兵备御，城破，率众巷战。鹰扬等三人创甚被执，欲降之，鹰扬伺守者稍怠，即起夺槊杀数人，敏中、乞驴皆不屈以死。诏赠鹰扬嘉议大夫、淄州刺史，仍立庙于州，以时致祭。敏中赠昭勇大将军、同知横海军节度使事。乞驴特赠宣武将军、同知淄州军州事。

术甲法心，蓟州猛安人。官至北京副留守。贞祐二年，为提控，与同知顺州军州事温迪罕咬查剌俱守密云县。法心家属在蓟州，大元兵得之，以示法心曰："若速降当以付汝，否则杀之。"法心曰："吾事本朝受厚恩，战则速战，终不能降也，岂以家人死生为计耶。"城破，死于阵。咬查剌被执，亦不屈而死。

盘安军节度判官蒲察纠舍与鸡泽县令温迪罕十方奴同守蓟州，众溃而出，纠舍、十方奴死之。

诏赠法心开府仪同三司，枢密副使、封宿国公、咬查剌镇国上将军、顺州刺史、纠舍金紫光禄大夫、蓟州刺史，十方奴镇国上将军、蓟州刺史。仍命树碑，以时致祭。

高锡字永之，德基子。以荫补官。积劳调淄州酒使，课最。迁萍乡令。察廉迁辽东路转运支度判官、太仓使、法物库使、兼尚林署直长、提举都城所，历北京、辽东转运副使、同知南京路转运使事。贞祐初，累迁河北东路按察转运使。城破，遂自投城下而死。

金史卷一二二　列传第六○

忠义二

女奚烈资禄　赵益　侯小叔　王佐

吴僧哥，西南路唐古乙剌纠上沙燕部落人。拳勇善骑射。大安间，选籍山西人为兵，僧哥充马军千户，有功。贞祐初，迁万户，权顺义军节度使。朔州失守，僧哥复取之，真授同知节度使事。弟权同知节度使事迪剌真授节度副使。权节度副使燕曹儿真授节度判官。提控马寿儿以下，迁授有差。

众苦乏食，僧哥乞赐粮十五万斛，朝廷以为应州已破，朔为孤城，其势不可守，乃迁朔之军民九万余口分屯于岚、石、隰、吉、绛、解之间。未行，大元兵至朔州，战七昼夜，有功，加遥授同

知太原府事、兼同知节度使事，迪剌石州刺史，曹儿同知岢岚州防御使事。

四年，始迁其民南行，且战且行者数十里，僧哥力惫马踬死焉，时年三十。诏赠镇国上将军、顺义军节度使。

乌古论德升本名六斤，益都路猛安人。明昌二年进士。累官补尚书省令史，知管差除。除吏部主事、绛阳军节度副使。丁父忧，起复太常博士、东平治中。大安初，知弘文院。改侍御史，论西京留守纥石烈执中奸恶，卫绍王不听，迁肇州防御使。

宣宗迁汴，召赴阙，上言："泰州残破，东北路招讨司猛安谋克人皆寓于肇州，凡征调往复甚难。乞升肇州为节度使，以招讨使兼之。置招讨副使二员，分治泰州及宜春。"诏从之。进翰林侍读学士、兼户部侍郎。俄以翰林侍读权参知政事，与平章政事抹捻尽忠论近侍局预政，宣宗怒，语在《尽忠传》。无何，出为集庆军节度使，改汾阳军节度使、河东北路宣抚副使，复改知太原府事、权元帅左监军。

兴定元年，大元兵急攻太原，粮道绝。德升屡出兵战，粮道复通，诏迁官一阶。德升上言："皇太子聪明仁孝，保训之官已备，更宜选德望素著之士朝夕左右之。日闻正言、见正行，此社稷之洪休、生民之大庆也。"宣宗嘉纳之。

二年，真授左监军，行元帅府事。大元兵复围太原，环之数匝，已破濠垣，德升植栅为拒，出其家银币及马赏战士。北军坏城西北隅以入，德升联车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守陴者不能立。城破，德升至府署，谓其姑及其妻曰："吾守此数年，不幸力穷。"乃自缢而死。其姑及其妻皆自杀。诏赠翰林学士承旨。子兀里伟尚幼，诏以奉御俸养之。

张顺，淄州士伍。淄州被围，行省侯挚遣总领提控王庭玉将兵救之。庭玉募顺等三十人往觇兵势，且欲令城中知援兵之至。乘夜潜至城下，顺为所得。执之使宣言行省军败绩，庭玉亦死，宜速降。顺阳许诺，既乃呼谓城中曰："外兵无多，王节度军且至，坚守毋降。"兵刃交下，顺曰："得为忠孝鬼，足矣。"遂死。淄人知救兵至，以死守，城赖以完。后赠宣武将军、同知棣州防御使事。诏有司给养其亲，且访其子孙，优加任用。

马骧，禹城人也。登进士，历官有声。贞祐三年，为曹州济阴令。四月，大元克曹州，骧被执。军卒搒掠求金，骧曰："吾书生，何从得是。"又使跪，骧曰："吾膝不能屈，欲杀即杀，得死为大金鬼，足矣。"遂死。赠朝列大夫、泰定军节度副使，仍树碑于州，岁时致祭。贞祐四年七月，诏以其男惟贤于八贯石局分收补。

伯德窊哥，西南路咩乣奚人。壮健沉勇。大元兵克西南路，邻郡皆降，窊哥独不屈。贞祐五年，东胜州已破，窊哥与姚里鸦胡、姚里鸦儿招集义军，披荆棘复立州事。河东北路行元帅府承制除窊哥武义将军、宁远军节度副使，姚里鸦胡武义将军、节度判官，姚里鸦儿武义将军、观察判官。窊哥等以恩不出朝廷，颇怀觖望，纵兵剽掠。兴定元年，诏窊哥遥授武州刺史、权节度使，姚里鸦胡权同知节度使事，姚里鸦儿权节度副使，各迁官两阶。

兴定三年，窊哥特迁三官，遥授同知晋安府事，寻真授东胜军节度使。东胜被围，城中粮尽，援兵绝，窊哥率众溃围，走保长宁寨，诏各进一官，战没者赠三官。九月，复被围，窊哥死之。

奥屯丑和尚，为代州经略使。贞祐四年八月，大元兵攻代州，和尚御战败绩，身被数创，被执。欲降之，不屈，遂死。

从坦，宗室子。大安中，充尚书省祗候郎君。贞祐二年，自募义兵数千，充宣差都提控，诏从提举奉先、范阳三都统兵。除同知涿州事，迁刺史，佩金牌，经略海州。

顷之，充宣差都提控，安抚山西军民，应援中都。上书曰："绛、解二州仅能城守，而村落之民皆尝被兵，重以连岁不登，人多艰食，皆恃盐布易米。今大阳等渡乃不许粟麦过河，愿罢其禁，官税十三，则公私皆济矣。"又曰："绛、解、河中必争之地，惟令宝昌军节度使从宜规画盐地之利，以实二州，则民受其利，兵可以强矣。"又曰："中条之南，垣曲、平陆、芮城、虞乡，河东之形势，陕、洛之襟喉也。可分陕州步骑万二千人为一提控、四都统，分戍四县，此万全之策也。"又曰："平陆产银铁，若以盐易米，募工炼冶，可以广财用、备戎器，小民佣力为食，可以息盗。"又曰："河

北贫民渡河逐食，已而复还济其饥者，艰苦殊甚。苛暴之吏抑止诛求，弊莫大焉。”又曰：“河南、陕西调度未急，择骑军牝马群牧，不二三年可增数万骑，军势自振矣。”又曰：“诸路印造宝券，久而益多，必将积滞。止于南京印造给降，庶可久行。”又曰：“河北职任虽除授不次，而人皆不愿者，盖以物价十倍河南，禄廪不给，饥寒且至。若实给俸粟之半，少足养廉，则可责其效力。”又曰：“河北之官，朝廷减资迁秩躐等以答其劳。闻河南官吏以贬逐目之，彼若以为信然，谁不解体。”书奏，下尚书省议，惟许放大阳等渡、宣抚司量民力给河北官俸、目河北为贬所者有禁而已。

四年，行枢密院于河南府，上书曰：“用兵累年。出辄无功者，兵不素励也。士庶且充行伍，况于皇族与国同休戚哉。皆当从军，亲冒矢石为士卒先，少宽圣主之忧。族人道哥实同此心，愿隶臣麾下。”宣宗嘉其忠，许之。

兴定元年，改辉州刺史，权河平军节度使、孟州经略使。初，御史大夫权尚书右丞永锡被诏经略陕西，宣宗曰：“敌兵强则谨守潼关，毋使得东。”永锡既行，留渑池数日，至京兆驻兵不动。顷之，潼关破，大元兵次近郊。由是永锡下狱，久不决。从坦乃上疏救之，略曰：“窃闻周祚八百，汉享国四百余载，皆以封建亲戚，犬牙相制故也。孤秦、曹魏亡国不永，晋八王相鱼肉，犹历过秦、魏，自古同姓之亲未有不与国存亡者。本朝胡沙虎之难，百僚将士无敢谁何，鄯阳、石古乃奋身拒战，尽节而死。御史大夫永锡才不胜任，而必用之，是朝廷之过也。国之枝叶已无几矣，伏惟陛下审图之。”于是，宗室四百余人上书论永锡，皆不报。久之，永锡杖一百，除名。

当是时诸路兵皆入城自守，百姓耕稼失所，从坦上书曰：“养兵所以卫民。方今河朔惟真定、河间之众可留捍城，其余府州皆当散屯于外，以为民防，俟稼穑毕功然后移于屯守之地，是为长策。”从之。加遥授同知东平府事，权元帅左监军、行元帅府事，与参知政事李革俱守平阳。

兴定二年十月，从坦上奏：“太原已破，行及平阳。河东郡县皆不守，大抵屯兵少，援兵不至故耳。行省兵不满六千。平阳，河东之根本，河南之藩篱也。乞并怀、孟、卫州之兵以实潞州，调泽州、沁水、端氏、高平诸兵并山为营，为平阳声援。惟祈圣断，以救倒悬之急。”是月壬子，大元兵至平阳，提控郭用战于城北濠垣，被执不屈而死。癸丑，城破，从坦自杀。赠昌武军节度使。

孛术鲁福寿，为唐邑主薄。大元兵攻唐邑，福寿与战，死之。赠官三阶，赙钱五百贯。

吴邦杰，登州军事判官。邦杰寓居日照之村墅，为大元兵所得，驱令攻城，邦杰曰：“吾荷吾国恩，讵忍攻吾君之城。”与之酒食不顾，乃杀之。诏赠朝列大夫、定海军节度副使。

纳合蒲剌都，大名路猛安人。承安二年进士，调大名教授。累除比阳令，补尚书省令史，除彰德军节度副使，以忧去官。贞祐二年，调同知西安军节度使事，历同知临洮、平凉府事，河州防御使。三年，夏人围定羌，蒲剌都击走之，以功加遥授彰化军节度使。

四年，升河州为平西军，就以蒲剌都为节度使。上言：“古者一人从军，七家奉之，兴十万之师，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今籍诸道民为兵者十之七八，奉之者才二三，民安得不困。夫兵贵精，不在众寡，择勇敢谋略者为兵，脆懦之徒使归农亩，是亦纾民之一端也。”又请补官赎罪以足用，及请许人射佃陕西荒田、开采矿冶，不报。

改知平凉府事，入为户部尚书。是时，伐宋大捷，蒲剌都奏：“宋人屡败，其气必沮，可乘此遣人谕说，以寻旧盟。若宋人不从，然后伐之，疾仇怒顽，易以成功。”朝廷不能用。蒲剌都又言：“诸军当汰去老弱，妙选精锐，庶可取胜。陕西弓箭手不习骑射，可选善骑者代之。延安屯兵甚众，分徙万人驻平凉。关中元帅猥多，除京兆重镇，其余皆可罢。巩县以北，黄河南岸，及金钩、吊桥、虎牢关、虢州崿岭，凡斜径僻路俱当置兵防守。”诏下尚书省、枢密院议，竟不施行。

未几，改元帅右监军、兼昭义军节度使、行元帅府事。兴定二年，潞州破，力战而死。赠御史大夫。

女奚烈斡出，仕至桢州刺史，被行省牒徙州人于金胜堡。已而大兵至，斡出拒战，中流矢，病创卧。花帽军张提控言：“兵势不可当，宜速降。”斡出曰：“吾曹坐食官禄，可忘国家恩乎。汝不闻赵坊州乎，以金帛子女与敌人，终亦不免。我辈但当力战而死耳。”至夜，张提控引数人持兵仗以入，胁斡出使出降，斡出曰：“听汝所为，吾终不屈也。”遂杀之，执其妻子出降。

初，桢州人迁金胜堡多不能至，军事判官王谨收遗散之众，别屯周安堡。周安堡不缮完楼堞、置战守之具，兵至，谨拒战十余日，内溃，被执不屈而死。诏斡出、谨各赠官六阶、升职三等。

时茂先，日照县沙沟酒监，寓居诸城。红袄贼方郭三据密州，过其村，居民相率迎之。贼以元帅自称，茂先怒谓众曰："此贼首耳，何元帅之有。"方郭三闻而执之，断其腕，茂先大骂，贼不胜忿，复剔其目，乱刃锉之，至死骂不绝。诏赠武节将军、同知沂州防御使事。

温迪罕老儿，为同知上京留守事。蒲鲜万奴攻上京，其子铁哥生获老儿，胁之使招余人，不从，铁哥怒，乱斫而死。赠龙虎卫上将军、婆速兵马都总管，以其侄黑厮为后，特授四官。

梁持胜字经甫，本名询谊，避宣宗嫌名改焉。保大军节度使襄之子。多力善射。泰和六年进士，复中宏词。累官太常博士，迁咸平路宣抚司经历官。

兴定初，宣抚使蒲鲜万奴有异志，欲弃咸平徙曷懒路，持胜力止之，万奴怒，杖之八十。持胜走上京，告行省太平。是时，太平已与万奴通谋，口称持胜忠，而心实不然，署持胜左右司员外郎。

既而，太平受万奴命，焚毁上京宗庙，执元帅承充，夺其军。持胜与提控咸平治中裴满赛不、万户韩公恕约，杀太平，复推承弃行省事，共伐万奴。事泄，俱被害。诏赠持胜中顺大夫、韩州刺史，赛不镇国上将军、显德军节度使，公恕明威将军、信州刺史。

贾邦献，霍州霍邑县陈村人也。举进士第。质直有勇略。大元攻河东，邦宪集居民为守御计。既而，兵大至，居民悉降，邦宪弃其家，独与子懿保于松平寨。是时，权知州事刘珍在寨，与之共守，竟能成功。珍每欲辟之，邦献辄以衰老为辞。

兴定四年十月，兵复大至，病不能避，与懿俱被执。欲以为镇西元帅，且持刃胁之，邦献不屈，密遣懿归松平，遂自刭。赠奉直大夫、本县令。

移剌阿里合，辽人。兴定间，累迁霍州刺史。兴定四年正月，移霍州治好义堡。大元兵至，阿里合力战不能敌，兵败被执。诱使降，阿里合曰："吾有死无贰。"叱使跪，但向阙而立，于是丛矢射杀之。

宝昌军节度副使孔祖汤同时被获。既又令祖汤跪，祖汤不从，亦死。

诏赠阿里合龙虎卫上将军、泰定军节度使，祖汤资善大夫、同知平阳府事。祖汤，泰和三年进士。

完颜六斤，中都路胡土爱割蛮猛安人。大安中，以荫补官，选充亲军。调阜平尉，迁方城令，改通州军事判官，以功迁本州刺史。顷之，元帅右都监蒲察七斤执之以去。未几，挈家脱归，除同知临洮府事，徙庆阳，迁保大军节度使。兴定五年，鄜州破，六斤自投崖下死焉。赠特进、知延安府事。诏陕西行省访其子孙以闻。

纥石烈鹤寿，河北西路山春猛安人。性淳质，躯干雄伟。初充亲军。中泰和三年武举，调褒信县副巡检。六年，宋人围蔡州，鹤寿请于防御使，与勇士五十人夜斫宋营，使诸军噪于城上，斩三百余级，宋兵自相蹂践，死者千余人。迟明，宋人解围去。鹤寿追之，使殿曳柴，宋人顾尘起，以为大兵且至，遂奔，追至陈寨而还。已而，宋兵复据新蔡、新息、褒信三县，鹤寿皆复取之，得马三百匹。充行军万户，从大军出寿春，败宋人于涡口，夺马千余匹，攻下真、滁二州及盱眙军。军还，进九官，迁同知息州军州事。改万宁宫同提举。

大安三年，充西南路马军万户。夏人五万围东胜，鹤寿救之，突围入城，夏兵解去。迁两阶，赐银百两、重彩十端。迁尚方署令，充行军副统，升充行省左翼都统。转武卫军都统。充马军副提控，转钤辖，充都城东面宣差副提控。

贞祐二年，丁父忧，起复武宁军节度副使。破红袄贼于兰陵石城堌，一切掠良人为生口。监察御史陈规奏："乞敕有司，凡鹤寿所获俱从放免。"诏徐州、归德行院拘括放之。寻遥授同知武宁军节度使事，兼节度副使。坐出猎纵火延烧官草，杖一百，改同知河平军节度使事。

兴定元年，充马军都提控，入宋襄阳界，遥授同知武胜军节度使事，改遥授睢州刺史。二年，攻枣阳，三败宋兵，改遥授同知归德府事。三年，夺宋石渠寨，决去枣阳濠水，加宣差邓州路军马从宜，遥授汝州防御使。四年，宋扈太尉步骑十万围邓州，鹤寿分兵拒守，出府库金帛赏士，许以

迁官加爵。自将余众日出搏战，宋兵焚营去，鹤寿被创不能骑马，遣招抚副使术虎移剌答追及之，杀数十人，夺其俘而还。诏所散金帛勿问，将士优迁官爵，鹤寿迁金紫光禄大夫，遥授武胜军节度使。

俄丁母忧，以本官起复，权元帅左都监，行元帅府于鄜州。兴定五年闰十二月，鄜州破，鹤寿与数骑突山城。追及之，鹤寿据土出力战而死。谥果勇。

蒲察娄室，东北路按出虎割里罕猛安人。泰和三年进士。调庆都、牟平主簿，以廉能迁中都右警巡副使。补尚书省令史，知管差除。贞祐初，除吏部主事、监察御史。丁母忧，服阕，充行省经历官，改京兆治中，遥授定西州刺史，充元帅参议官。

兴定二年，与元帅承裔攻下西和州。白撒由秦州进兵抵栈道，宋人悉锐来拒，娄室乘高立帜，策马旋走，扬尘为疑兵，别遣精骑掩出其后。宋兵大溃，乘胜遂拔兴元。进一阶，除丹州刺史。

再迁同知河中府事，权元帅右都监、河东路安抚使。复取平阳、晋安，优诏褒宠，进一阶，赐银二百两、重币二十端，遥授孟州防御使，权都监如故。将兵救鄜州，转战而至，城破死之。赠资德大夫、定国军节度使，谥襄勇。敕行省求其尸以葬。

女奚烈资禄本姓张氏，咸平府人。泰和伐宋，从军有功，调易县尉，迁潞县主簿。贞祐初，遥授同知德州防御事，改秦州。三年，遥授同知通远军节度事。兴定元年，改西宁州刺史，赐今姓。久之，遥授同知临洮府事，兼定西州刺史。从元帅右都监完颜阿邻破宋兵于梢子岭。三年，攻破武休关，资禄功最。诏比将士迁五官、职二等外，资禄更加官、职一等，遥授通远军节度使，刺史如故。

五年，遥授陇安军节度使，俄改金安军，诏曰："陕西行省奏军官阙员。卿久在行阵，御下有法，旧隶士卒多在京兆。今正防秋，关、河要冲、悉心备御。"将兵救鄜州。闰十二月，鄜州破，被执不肯降，遂死。赠银青荣禄大夫、中京留守。元光元年，言事者谓资禄褒赠尚薄，诏录其二子烈山、林泉，升职一等，陕西行省军中用之。

赵益，太原人。读书肄业。大元兵入境，益鸠合土豪，保聚山硖，屡战有功。晋阳公郭文振署为寿阳令，驻兵榆次重原寨。遂率众收复太原，夜登其城，斩馘甚众，所获马仗不可计，护老幼二万余口以出。升太原治中，复擢同知府事、兼招抚使。

元光元年八月，大元兵大至，攻城益急，知不可支，乃自焚其府库，杀妻子，沉其符印于井，遂自杀。宣宗闻之嘉叹，赠银青荣禄大夫、河东北路宣抚使，仍谕有司求其子孙录用。

侯小叔，河东县人。为河津水手。贞祐初，籍充镇威军，以劳补官。元光元年，迁河中府判官，权河东南路安抚副使。小叔尽护农民入城，以家财赏战士。河中围解，迁治中，安抚如故。枢密院奏："小叔才能可用，权位轻不足以威众，乞假符节。"十二月，诏权元帅右都监，便宜从事。

提控吴德说小叔出降，叱出斩之。表兄张先从容言大兵势重，可出降以保妻子，小叔怒谓先曰："我舟人子，致身至此，何谓出降。"缚先于柱而杀之，饭僧祭葬，以尽戚党之礼。

顷之，枢密院遣都监讹论与小叔议兵事，小叔出城与讹论会，石天应乘之取河中府，作浮桥通陕西。小叔驻乐李山寨，众兵毕会，夜半坎城以登，焚楼橹，火照城中，天应大惊不知所为，尽弃辎重、牌印、马牛杂畜，死于双市门。小叔烧绝浮桥，抚定其众。迁昭毅大将军，遥授孟州防御使、同知府事，监军、安抚如故。

二年正月，大元军骑十万围河中，总帅讹可遣提控孙昌率兵五千，枢密副使完颜赛不遣李仁智率兵三千，俱救河中。小叔期以夜中鸣钲，内外相应。及期，小叔出兵战，昌、仁智不敢动。小叔歛众入城，围益急，众议出保山寨，小叔曰："去何之？"密遣经历官张思祖溃围出，奔告于汴京。

明日，城破，小叔死，不得其尸。总帅讹可以河中府推官籍阿外代小叔权右都监。枢密院奏："小叔功卓异，或疑尚在，遽令阿外代之，绝归向之路。"至是，小叔已亡四十余日，中条诸寨无所统领，乃诏阿外权领。宣宗思小叔功，下诏褒赠，切责讹可不救河中之罪。

王佐字辅之，霍州农家子。豁略不事产业，轻财好施，善骑射。兴定中，聚兵数千人，权领霍州事。平阳胡天作承制加忠勇校尉、赵城丞，迁霍邑令、同知蒲州军事，权招抚副使、蒲州经略使。

诏迁宣武将军，遥授宝昌军节度副使。

大元兵取青龙堡，佐被获，署霍州守将，隶元帅崔环，质其妻子。招抚使成天祐与环有隙，佐与天祐谋杀环，天祐曰："君妻子为质奈何？"佐曰："佐岂顾家者邪？"元光二年七月，因环出猎杀之，率军民数万请命，加龙虎卫上将军、元帅右监军、兼知平阳府事。

佐与平阳公史咏素不协，请徙沁州玉女寨，诏从之，仍令听上党公完颜开节制。是岁七月，救襄垣，中流矢卒。赠金吾卫上将军，以其子为符宝典书。

黄掴九住，临潢人。大定间，以荫补部令史，转枢密院令史，调安肃州军事判官。明昌四年，为大理执法，同知蓟州军事，再迁潞王府司马，累官河东北路按察使、转运使，改知彰德府事。战殁。赠荣禄大夫、南京留守，仍录用其子孙。

乌林答乞住，大名路猛安人。大定二十八年进士。累官补尚书省令史，除山东提刑判官、英王府司马。御史台举前在山东称职，改太原府治中。签陕西按察司事，历汝州、沁州刺史。北京、临潢按察副使，迁蒲与路度主使。未几，以罪夺三官，解职，降德昌军节度副使。崇庆初，戍边有功，迁一官，赏银百两、重币十端，转利州刺史。贞祐初，改同知咸平府事，迁归德军节度使。改兴平军，就充东面经略使。寻罢经略司，改元帅右都监。赴援中都战殁。赠荣禄大夫、参知政事，以参政半俸给其家。

陀满斜烈，咸平路猛安人。袭父猛安。明昌中，以所部兵充押军万户，戍边。承安中，讨契丹有功，除陈州防御使。迁知平凉府事，改保大军节度使，徙知彰德府事。贞祐四年，大元兵复取彰德，斜烈死焉。

尼庞古蒲鲁虎，中都路猛安人。明昌五年进士。累官补尚书省令史，从平章政事仆散揆伐宋。兵罢，除同知崇义军节度使事。察廉，改东平府治中。历环州、裕州刺史，翰林待制，开封府治中，大理卿。寻擢知河南府事，兼河南路副统军。贞祐四年，急备京西，为陕州宣抚副使、兼西安军节度使。是岁，大元兵取潼关，戍卒皆溃，蒲鲁虎御战，兵败死焉。

兀颜畏可，隆安路猛安人。补亲军，充护卫，除益都总管府判官、中都兵马副都指挥使，累官会州刺史。贞祐初，为左卫将军、拱卫直都指挥使、山东副统军、安化军节度使。土贼据九仙山为巢穴，畏可拥众不击，贼愈炽。东平行省蒙古纲劾奏畏可不任将帅，朝廷不问。改镇西军，权经略副使，历全安、武胜军。兴定四年，改泰定军。是岁五月，兖州破，死焉。

兀颜讹出虎，隆安府猛安人。大定二十八年进士。累官补尚书省令史，除顺天军节度副使，召为治书侍御史、刑部员外郎、单州刺史、户部郎中、河东北路按察副使、同知大兴府事、秦州防御使。丁母忧，起复泗州防御使，迁武宁军节度使，徙河平军、兼都水监。坐前在武宁奏军功不实，降沂州防御使，迁汾阳军节度使、兼经略使。兴定二年九月，城破死焉。

粘割真本名抄合，西南路招讨司人。大定二十八年进士。历教授、主簿，用荐举除河北大名提刑知事。察廉迁都转运户籍判官，累官泰定军节度副使。丁父忧，服阕，除德兴治中、宣德州刺史。贞祐元年十二月，贞以礼部郎中摄国子祭酒，与恩州刺史摄武卫军副都指挥使粘割合达、河间府判官摄同知顺天军节度使事梅只乞奴、保州录事摄永定军节度副使伯德张奴出议和事。二年，和议成。赏银二百两、重币十端、玉吐鹘。改户部侍郎，历沁南、河平、镇南、集庆、汾阳军节度使。贞祐四年，改昭义军，充潞州经略使。

兴定二年，入为工部尚书。由寿州伐宋，攻正阳有功。权元帅左都监，守晋安府。兴定三年十一月，城破，贞与府官十余人皆死之。

金史卷一二三　列传第六一

忠义三

徒单航一名张僧，驸马枢密使某之子也。父号九驸马，卫王有事北边，改授都元帅，仍权平章，殊不允人望。张僧时为吏部侍郎，力劝其父请辞帅职，遂拜平章。至宁元年，胡沙虎弑逆，降航为安州刺史。会北兵大至城下，声言都城已失守，汝可速降。航谓其民曰："城守虽严，万一攻破，汝

辈无孑遗矣。我家两世驸马，受国厚恩，决不可降。汝辈计将安出？”其民曰：“太守不屈，我辈亦何忍降，愿以死守。”航乃尽出家财以犒军民，军民皆尽力备御。又五日，城危，航度不可支，谓其妻孥曰：“今事急矣，惟有死尔。”乃先谥其妻孥，谓其家人曰：“我死即撤屋焚之。”遂自谥死。城破，人犹力战，曰：“太守即死，我辈不可独降。”死者甚众。

完颜陈和尚名彝字良佐，世以小字行，丰州人。系出萧王诸孙。父乞哥，泰和南征，以功授同知阶州军事，及宋复阶州，乞哥战殁于嘉陵江。

贞祐中，陈和尚年二十余，为北兵所掠，大帅甚爱之，置帐下。时陈和尚母留丰州，从兄安平都尉斜烈事之甚谨。陈和尚在北岁余，托以省母，乞还，大帅以卒监之至丰。乃与斜烈劫杀监卒，夺马奉其母南奔，大兵觉，合骑追之，由他路得免。既而失马，母老不能行，载以鹿角车，兄弟共挽，南渡河。宣宗奇之。

斜烈以世官授都统，陈和尚试补护卫，未几转奉御。乃斜烈行寿、泗元帅府事，奏陈和尚自随，诏以充宣差提控，佩金符。斜烈辟太原王渥为经历。渥字仲泽，文章论议与雷渊、李献能相上下，故得师友之。陈和尚天资高明，雅好文史，自居禁卫日，人以秀才目之。至是，渥授以《孝经》、《小学》、《论语》、《春秋左氏传》，略通其义。军中无事，则窗下作牛毛细字，如寒苦之士，其视世味漠然。

正大二年，斜烈落帅职，例为总领，屯方城。陈和尚随以往，凡兄军中事皆预知之。斜烈时在病，军中李太和者与方城镇防军葛宜翁相殴，诉于陈和尚，宜翁事不直，即量笞之。宜翁素凶悍，耻以理屈受杖，竟郁郁以死，留语其妻必报陈和尚。妻讼陈和尚以私忿侵官，故杀其夫，诉于台省，于近侍，积薪龙津桥南，约不得报则自焚以谢其夫。以故陈和尚系狱。议者疑陈和尚，狃于禁近倚兵阃之重必横恣违法，当以大辟。奏上，久不能决。陈和尚聚书狱中读之，凡十有八月。明年，斜烈病愈，诏提兵而西，入朝，哀宗怪其瘦甚，问：“卿宁以方城狱未决故耶？卿但行，吾今赦之矣。”以台谏复有言，不敢赦。未几，斜烈卒。上闻，始驰赦陈和尚，曰：“有司奏汝以私忿杀人。汝兄死，失吾一名将。今以汝兄故，曲法赦汝，天下必有议我者。他日，汝奋发立功名，国家得汝力，始以我为不妄赦矣。”陈和尚且泣且拜，悲动左右，不能出一言为谢。乃以白衣领紫微军都统，逾年转忠孝军提控。

五年，北兵入大昌原，平章合达问谁可为前锋者，陈和尚出应命，先已沐浴易衣，若将就木然者，擐甲上马不反顾。是日，以四百骑破八千众，三军之士踊跃思战，盖自军兴二十年始有此捷。奏功第一，手诏褒谕，授定远大将军、平凉府判官，世袭谋克。一日名动天下。忠孝一军皆回纥、乃满、羌、浑及中原被俘避罪来归者。鸷狠凌突号难制。陈和尚御之有方，坐作进退皆中程式，所过州邑常料所给外秋毫无犯，街曲间不复喧杂，每战则先登陷阵，疾若风雨，诸军倚以为重。六年，有卫州之胜。八年，有倒回谷之胜。自刑徒不四五迁为御侮中郎将。

副枢移剌蒲阿无持重之略，尝一日夜驰二百里趋小利，军中莫敢谏止。陈和尚私谓同列曰：“副枢以大将军为剽略之事，今日得生口三百，明日得牛羊一二千，士卒喘死者则不复计。国家数年所积，一旦必为是人破除尽矣。”或以告蒲阿，一日，置酒会诸将饮，酒行至陈和尚，蒲阿曰：“汝曾短长我，又谓国家兵力当由我尽坏，诚有否？”陈和尚饮毕，徐曰：“有。”蒲阿见其无惧容，漫为好语云：“有过当面论，无后言也。”

九年正月，三峰山之败，走钧州。城破，大兵入，即纵军巷战。陈和尚趋避隐处，杀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国大将，欲见白事。”兵士以数骑夹之，诣行帐前。问其姓名，曰：“我忠孝军总领陈和尚也。大昌原之胜者我也，卫州之胜亦我也，倒回谷之胜亦我也。我死乱军中，人将谓我负国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时欲其降，斫足胫折不为屈，豁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绝。大将义之，酹以马湩，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当令我得之。”时年四十一。是年六月，诏赠镇南军节度使，塐像褒忠庙，勒石纪其忠烈。

斜烈名鼎，字国器，毕里海世袭猛安。年二十，以善战知名。自寿、泗元帅转安平都尉，镇商州，威望甚重，敬贤下士，有古贤将之风。初至商州，一日搜伏，于大竹林中得欧阳修子孙，问而

知之，并其族属乡里三千余人皆纵遣之。

杨沃衍一名斡烈，赐姓兀林答，朔州静边官庄人，本属唐括迪剌部族。少尝为北边屯田小吏，会大元兵入境，朝命徙唐括族内地，沃衍留不徙，率本部族愿从者入保朔州南山茶杞沟，有众数千，推沃衍为招抚使，号其沟曰府。故残破镇县徒党日集，官军不能制，又与大兵战，连获小捷，及乏食遂行剽劫，官军捕之，拒战不下，转走宁、隩、武、朔、宁边诸州，民以为病。朝廷遣人招之，沃衍即以众来归。时宣宗适南迁，次淇门，闻之甚喜，遂以为武州刺史。

武州屡经残毁，沃衍入州未几而大兵来攻，死战二十七昼夜不能拔，乃退，时贞祐二年，二月也。既而，朝廷以武州终不可守，令沃衍迁其军民驻岢岚州，以武州功擢为本州防御使。俄升岢岚为节镇，以沃衍为节度使，仍诏谕曰："卿于国尽忠，累有劳绩。今特升三品，恩亦厚矣，其益励忠勤，与宣抚司辑睦以安军民。"沃衍自奉诏即以身许国，曰："为人不死王事而死于家，非大丈夫也。"

三年，奉旨屯泾、邠、陇三州，沃衍分其军九千人为十翼五都统，亲统者十之四。是冬，西夏四十万余骑围定西州，元帅右都监完颜赛不以沃衍提控军事，率兵与夏人战，斩首几二千，生擒数十人，获马八百余疋，器械称是，余悉遁去。诏陕西行省视功官赏之。

兴定元年春，上以沃衍累有战功，赐今姓。未几，遥授通远军节度使、兼巩州管内观察使。是冬，诏陕西行省伐宋，沃衍与元帅左都监内族白撒、通远军节度使温迪罕娄室、同知通远军节度使事乌古论长寿、平西军节度副使和速嘉兀迪将兵五千出巩州盐川，至故城逢夏兵三百，击走之。又入西和州至岐山堡，遇兵六千凡三队，遣军分击，逐北三十余里，斩首四百级，生获十人、马二百匹、甲仗不胜计。寻复得散关。二年正月，捷报至，上大喜，诏迁沃衍官一阶，遥授知临兆府事。三年，武休关之捷，沃衍功居多，诏特迁一官。

元光元年正月，遥授中京留守。六月，进拜元帅右监军，仍世袭纳古胡里爱必剌谋克。二年春，北兵游骑数百掠延安而南，沃衍率兵追之，战于野猪岭，获四人而还。俄而，兵大至，驻德安寨，复击走之。未几，大兵攻凤翔还，道出保安，沃衍遣提控完颜查剌破于石楼台，前后获马二百、符印数十。诏有司论赏。

初，闻野猪岭有兵，沃衍约陀满胡土门以步军会战。胡土门宿将，常轻沃衍，至是失期。沃衍战还，会诸将欲斩胡土门，诸将哀请乃释之。时大兵声势益振，陕西行省檄沃衍清野，不从，曰："我若清野，明年民何所得食。"遂隔大涧持势使民毕麦事。正大二年，进拜元帅左监军，遥领中京留守。

八年冬，平章合达、参政蒲阿由邓州而西，沃衍自丰阳川遇于五朵山下，问禹山之战如何，合达曰："我军虽胜，而大兵已散漫趋京师矣。"沃衍愤云："平章、参政蒙国厚恩，握兵柄，失事机，不能战御，乃纵兵深入，尚何言耶。"

三峰山之败，沃衍走钧州。其部曲白留奴、呆刘胜既降，请于大师，愿入钧招沃衍。大帅质留奴，令胜入钧见沃衍，道大帅意，降则当授大官。沃衍善言慰抚之，使前，拔剑斫之，曰："我起身细微，蒙国大恩，汝欲以此污我耶。"遂遗语部曲后事，望汴京拜且哭曰："无面目见朝廷，惟有一死耳。"即自缢。部曲举火并所寓屋焚之，从死者十余人。沃衍死时年五十二。

初，大兵破西夏，长驱而至，关辅千里皆汹汹不安，虽智者亦无如之何。沃衍与其部将刘兴哥者率兵往来邠、陇间，屡战屡胜，故大军猝不能东下。

兴哥，凤翔虢县人，起于群盗，人呼曰："热刘"。后于清化战死，大兵至酹酒以吊，西州耆老语之至为泣下。

乌古论黑汉，初以亲军入仕，尝为唐、邓元帅府把军官。天兴二年，唐州刺史内族斜鲁病卒，邓州总帅府以蒲察都尉权唐州事。宋军两来围唐，又唐之粮多为邓州所取，以故乏食。六月，遣万户夹谷定住入归德，奏请军粮，不报。七月，镇防军冯总领、甄改住为变，杀蒲察都尉。时朝廷道梗，帅府承制以黑汉权刺史行帅府事。

既而，镇防军有归宋之谋，时裕州大成山聂都统一军五百人在州，独不欲归宋，与镇防军为敌，镇防不能胜，弃老幼奔枣阳，宋人以故知唐之虚实。会邓帅移剌瑗以城叛归于宋，遗书招黑汉，黑

汉杀其使者不报。

宋王安抚率兵攻唐，鄂司王太尉继至，攻益急。黑汉闻哀宗迁蔡，遣人求救，上命权参政兀林答胡士将兵以往。宋人设伏，纵其半入城，邀击之，胡土大败，仅存三十骑以还。

城中粮尽，人相食，黑汉杀其爱妾啖士，士争杀其妻子。官属聚议欲降，黑汉与聂都统执议益坚，冯总领乃私出城与王安抚会饮，约明日宋军入城。冯归，宋军不得入，聂都统请冯议事，即坐中斩之，及其党皆死。总领赵丑儿者初与冯同谋，内不自安，开西门纳宋军。黑汉率大成山军巷战，自辰至午，宋军大败而出，杀伤无数。宋人城下大呼赵丑儿，约并力杀大成山军。大成军败，宋人获黑汉，胁使降，黑汉不屈，为所杀。其得脱走者十余人，总领移剌望军、女奚烈军、丑儿走蔡州，皆得迁赏，后俱死于甲午之难。

驼满胡土门字子秀，策论进士也。累官翰林待制。贞祐二年，迁知中山府。三年，改知临洮府、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叛贼兰州程陈僧等诱夏人入寇，围临洮凡半月，城中兵数千而粟且不支，众皆危之。胡土门日为开谕逆顺祸福，皆自奋，因捕其党欲为内应者二十人，斩之，掷首城外。贼四面来攻，乃夜出袭贼垒，夏兵大乱，金军乘之，遂大捷，夏人遁去。

四年，知河中府事，权河东南路宣抚副使。十月，进元帅右监军、兼前职。兴定二年，为绛阳军节度使、兼绛州管内观察使。十月，迁元帅左监军、行元帅府事、兼知晋安府、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于是，修城池，缮甲兵，积刍粮，以备战守。民不悦，行省胥鼎闻之，遗以书曰："元帅始镇河中，惠爱在民，移旆晋安，远近忻仰。去岁兵入，平阳不守，河东保完者惟绛而已。盖公坐筹制胜，威德素著，故不动声气以至无虞也。迩来传闻，治政太刚，科征太重，鼎切忧之。古人有言，御下不宽则人多惧祸，用人有疑则士不尽心。况大兵在迩，邻境已虚，小人易动，诚不可不虑也。愿公以谦虚待下，忠孝结人，明赏罚，平赋税，上以分圣主宵旰之忧，下以为河东长城之托。"

胡土门得书，惧民不从且或生变，乃上言："臣本琐材，猥膺重寄，方将治隍陴、积刍粮为捍御之计，而小民难与虑始，以臣政令颇急，皆有怨言，遂贻行省之忧。自闻训谕，措身无所，内自悛悔，外加宽抚，庶几少慰众心。而近以朝命分军过河，则又欢言帅臣不益兵保守，而反助河南，将弃我也。人心如此，恐一旦遂生他变。向者李革在平阳，人不安之，而革隐忍不言，以至于败，臣实拙缪，无以服人，敢以鼎书上闻，惟朝廷图之。"朝廷以鼎言，遣吏部尚书完颜闾山代之。或曰，胡土门欲以计去晋安，乃大兴役，恣为杀戮，务失民心，故鼎言及之。未几，晋安失守，死者几百万人，遂失河东。

三年八月，改太常卿、权签枢密院事、知归德府事。元光二年二月，坐上书不实，削一官。正大三年七月，复为临洮府总管。四年五月，城破被执，诱之降不应，使之跪不从，以刀乱斫其膝胫，终不为屈，遂杀之。五年，诏赠中京留守，立像褒忠庙，录用其子孙。其妻乌古论氏亦死节，有传。

姬汝作字钦之，汝阳人，全州节度副使端修之侄孙也。父懋以荫试部掾，转尚书省令史。汝作读书知义理，性豪宕不拘细行，平日以才量称。正大末，避兵嵩山，保乡邻数百家，众以长事之。后徙居交牙山寨，会近侍局使乌古论四和抚谕西山，以便宜授汝作北山招抚使，佩银符，遂迁入汝州。

初，汝州残破之后，天兴元年正月，同知宣徽院事张楷授防御使，自汴率襄、郏县土兵百余人入青阳垛。时呼延实者领青阳寨事。实，赵城人，本杨沃衍部曲，以战功至宝昌军节度使，闲居汝之西山。楷自揣不能服众，乃以州事托实，寻往邓州从恒山公武仙。后大元兵至，城破，杀数千人，乃许降，以张宣差者管州事。三月，钧州溃军柳千户者入州，张逃去，柳遂据之。未几，城复破。

及汝作至，北兵虽去，但空城尔。汝作招集散亡，复立市井，北兵屡招之不从，数战互有胜负。已而，北兵复来攻，汝作亲督士卒，以死拒之。兵退，间道纳奏，哀宗宣谕："此州无险固可恃，汝乃能为国用命，今授以同知汝州防御使，便宜从事。"

是时，此州南通邓州，西接洛阳，东则汴京，使传所出，供亿三面，传通音耗。然呼延实在青阳为总帅，忌汝作城守之功，不能相下，州事动为所制。实欲迁州入山，谓他日必为大兵所破。汝作以为仓中粮尚多，四面溃军日至，此辈经百死，激之皆可用，朝廷倚我守此州，总帅乃欲弃之，

何心哉。谗间既行，有相图之隙，详议官杨鹏释之曰“外难未解而顾私忿”，语甚谆切。实乃还山，鹏因劝汝作纳奏，乞死守此州，以坚军民之心。其冬，战于襄、郏，得马百余，士气颇振，遂以汝作为总帅，不复与实相关矣。

天兴二年六月，哀宗在蔡州，遣使征兵入援。州人为逻骑所扰，农事尽废，城中粮亦垂尽。是月，中京破，部曲私议有唇亡之惧，谋以城降，惧汝作，不敢言，乃以迁州入山白之。汝作怒曰：“吾家父祖食禄百年，今朝廷又以州事帅职委我，吾生为金民，死为金鬼。汝辈欲避于山，非欲降乎？有再言迁者吾必斩之。”

八月，塔察将大兵攻蔡，经汝州。州人梁皋作乱，与故吏温泽、王和七八人径入州廨，汝作不为备，遂为所杀。时宣使石珪体究洛阳所以破及强伸死节事，以路阻，留汝州驿。梁皋既杀汝作，走告珪曰：“汝作私积粮斛，不恤军民，众怒杀之矣。皋不图汝作官职，惟宣使裁之。”珪惧，乃以皋权汝州防御使、行帅府事。脱走入蔡，以皋杀汝作事闻。

哀宗甚嗟惜之，遣近侍张天锡赠汝作昌武军节度使，子孙世袭谋克，仍诏岘山帅呼延实、登封帅范真并力讨皋。天锡避岘山远，先约范真，真以麾下李某者往，以抚谕军民为名。皋率军士迎于东门，知朝廷图已，阴为之备，李犹豫不敢发。皋馆天锡于望嵩楼，隐毒于食，天锡遂中毒而死。皋后为大元兵所杀。

杨鹏字飞卿，能诗。

爱申逸其族与名，或曰一名忙哥。本虢县镇防军，累功迁军中总领。李文秀据秦州，宣宗诏凤翔军讨之，军围秦州城。时爱申在军中，有罪当死。宣宗问之枢帅，有知其名者奏此人将帅材，忠实可倚。宣宗命驰赦之，以为德顺节度使、行元帅府事。

正大四年春，大兵西来，拟以德顺为坐夏之所，德顺无军，人甚危之。爱申识凤翔马肩龙舜卿者可与谋事，乃遣书招之。肩龙得书欲行，凤翔总管禾速嘉国鉴以大兵方进，吾城可恃，德顺决不可守，劝勿往。肩龙曰：“爱申平生未尝识我，一见许为知已。我知德顺不可守，往则必死，然以知已故，不得不为之死耳。”乃举行橐付族父，明为死别，冒险而去。既至，不数日受围，城中惟有义兵乡军八九千人，大兵举天下之势攻之。爱申假舜卿凤翔总管府判官，守御一与共之。凡攻百二十昼夜，力尽乃破，爱申以剑自刭，时年五十三。军中募生致肩龙，而不知所终。台谏有言当赠德顺死事者官，以劝中外。诏各赠官，配食褒忠庙。

肩龙字舜卿，宛平人。先世辽大族，有知兴中府者，故人号兴中马氏。祖大中，金初登科，节度全、锦两州。父成谊，明昌五年登科，仕为京兆府路统军司判官。肩龙在太学有赋声。

宣宗初，有诬宗室从坦杀人，将置之死。人不敢言其冤，肩龙上书，大略谓：“从坦有将帅材，少出其右者，臣一介书生，无用于世，愿代从坦死，留为天子将兵。”书奏，诏问：“汝与从坦交分厚欤？”肩龙对曰：“臣知有从坦，从坦未尝识臣。从坦冤人不敢言，臣以死保之。”宣宗感悟，赦从坦，授肩龙东平录事，委行省试验。

宰相侯挚与语不契，留数月罢归，将渡河，与排岸官纷竞，搜箧中得军马粮料名数及利害数事，疑其为奸人侦伺者，系归德狱根勘，适从坦至，立救出之。正大三年，客凤翔，元帅爱申深器重之，至是，同死于难。

禹显，雁门人。贞祐初，隶上党公张开，累以战功授义胜军节度使、兼沁州招抚副使。元光二年四月，大帅达儿＜□舢寸＞、按察儿攻河东，张开遣显扼龙猪谷，夹攻败之，擒元帅韩光国，获辎重甲仗甚众，追至祁县而还，所历州县悉复之。

显将军三百人，守襄垣，八年不迁。大帅尝集河朔步骑数万攻之，至于数四不能拔。既而，战于玉女寨，大获。开言于朝，权元帅右都监。

正大六年冬十二月，军内变，城破被擒。帅义之，不欲加害。初以铁绳钤之，既而，密与旧部曲二十人遁去，闻上党公军复振，将往从之。大兵四向来追，显适与负釜一兵相失，乞饭山寺中，僧走报焉，被执不屈死，时年四十一。

秦州人张邦宪字正叔，登正大中进士第，为永固令。天兴二年，避兵徐州。卓翼兵至城，邦宪

被执，将驱之北，邦宪骂曰：“我进士也，误蒙朝廷用为邑长，可从汝曹反耶。”遂遇害。

刘全者，彭城民也。率乡邻数百避兵沫沟，推为寨主。北兵至徐，尽俘其老幼，全父亦在其中，北兵质之以招全，全缚其人送徐州，因窃其父以归。徐帅益都嘉其忠，承制以为昭信校尉，遥领彭城县尉。后遇国用安，怒其不附己，见杀。

金史卷一二四　列传第六二

马庆祥字瑞宁，本名习礼吉思。先世自西域入居临洮狄道，以马为氏，后徙家净州天山。泰和中，试补尚书省译史。大安初，卫王始通问大元，选使副，上曰：“习礼吉思智辩通六国语，往必无辱也。”使还，授开封府判官。内城之役充应办使，不扰而事集。未几，大元兵出陕右，朝廷命完颜仲元为凤翔元帅，举庆祥为副，上曰：“此朕志也，且筑城有劳。”即拜凤翔府路兵马都总管判官。

元光元年冬十一月，闻大将萌古不花将攻凤翔，行省檄庆祥与治中胥谦分道清野。将行，命画工肖其貌，付其家人。或曰：“君方壮，何乃为此不祥？”庆祥曰：“非汝所知也。”明日遂行。遇先锋于浍水，战不利。且行且战，将及城，会大兵邀其归路，度不能脱，令其骑曰：“吾属荷国厚恩，竭力效死乃其职也。”诸骑皆曰：“诺。”人殊死战，良久矢尽。大兵围数匝，欲降之，军拥以行，语言往复，竟不屈而死，年四十有六。元帅郭仲元舆其尸以归，葬凤翔普门寺之东。事闻，诏赠辅国上将军、恒州刺史，谥忠愍。

胥谦及其子嗣亨亦不屈死，谦赠辅国上将军、彰化军节度使，嗣亨赠威远将军、凤翔府判官。

桢州金胜堡提控仆散胡沙亦死，赠银青荣禄大夫。

正大二年，哀宗诏褒死节士，若马习礼吉思、王清、田荣、李贵、王斌、冯万奴、张德威、高行中、程济、姬＜⿰玘＞、张山等十有三人，为立褒忠庙，仍录其孤。二人者逸其名，余亦无所考。

商衡字平叔，曹州人。至宁元年，特恩第一人，授鄜州洛郊主簿。以廉能换鄜县，寻辟威戎令。兴定三年，岁饥，民无所于籴，衡白行省，得开仓赈贷，全活者甚众。后因地震城圮，夏人乘衅入侵，衡率蕃部土豪守御应敌，保以无虞。秩满，县人为立生祠。再辟原武令。未几，入为尚书省令史，转户部主事，两月拜监察御史。

哀宗姨郕国夫人不时出入宫闱，干预政事，声迹甚恶。衡上章极言，自是郕国被召乃敢进见。内族庆山奴将兵守盱眙，与李全战败，朝廷置而不问。衡上言：“自古败军之将必正典刑，不尔则无以谢天下。”诏降庆山奴为定国军节度使。户部侍郎权尚书曹温之女在掖庭，亲旧干预权利，其家人填委诸司，贪墨彰露。台臣无敢言者，衡历数其罪。诏罢温户部，改太后府卫尉。再上章言：“温果可罪当贬逐，无罪则臣为妄言，岂有是非不别而两可之理。”哀宗为之动容，乃出温为汝州防御使。

未几，为右司都事，改同知河平军节度使，未赴，改枢密院经历官。遥领昌武军同知节度使事。丞相完颜赛不领陕西行省，奏衡为左右司员外郎，密院表留，有旨“行省地重，急于得人，可从丞相奏”。明年，召还，行省再奏留之。

正大八年，以母丧还京师。十月，起复为秦蓝总帅府经历官。天兴元年二月，关陕行省徒单兀典等败于铁岭，衡未知诸帅存殁，招集溃军以须其至。遂为兵士所得，欲降之，不为屈。监至长水县东岳祠前，诱之使招洛阳，衡曰：“我洛阳识何人为汝招之耶？”兵知不可诱，欲捽其巾。衡瞋目大呼曰：“汝欲胁从我耶？”终不肯降，望阙瞻拜曰：“主将无状，亡兵失利。臣之罪责亦无所逃，但以一死报国耳。”遂引佩刀自刭，年四十有六。

正大初，河间许古诣阙拜章，言：“八座率非其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升黜之则无以致中兴。”章奏，诏古赴都堂，问孰为可相者，古以衡对，则衡之材可知矣。

术甲脱鲁灰，上京人，世为北京路部长。其先有开国功，授北京路宋阿答阿猛安，脱鲁灰自幼袭爵。贞祐二年，宣宗迁汴，率本部兵赴中都扈从，上喜，特授御前马步军都总领。

宋人略南鄙，命同签枢密院事时全将大军南伐，脱鲁灰率本部屡摧宋兵破城寨，以功遥授武昌军节度使、元帅右都监、行蔡、息等路元帅府事。既而，宋人有因畜牧越境者，逻卒擒之，法当械送朝廷，脱鲁灰曰：“国家自迁都以来，境土日蹙，民力凋耗，幸边无事人稍得息。若戮此曹则边衅

复生，兵连祸结矣。不如释之，以绝兵端。”

哀宗即位，授镇南军节度使、蔡州管内观察使、行户、工部尚书。时大元兵入陕西，乃上章曰：“宋人与我为仇敌，顷以力屈自保，非其本心。今陕西被兵，河南出师，转战连年不绝，兵死于阵，民疲于役，国力竭矣。寿、泗一带南接盱、楚，红袄贼李全巢穴也。万一宋人谍知，与全乘虚而入，腹背受敌，非计之得者也。臣已令所部沿边警斥，以备非常。宜敕寿、泗帅臣谨斥候，严烽燧，常若敌至，此兵法所谓‘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之道也。”上是而行之。

二年秋，传言宋人将入侵，农司令民先期刈禾，脱鲁灰曰：“夫民所恃以仰事俯育及供亿国家者，秋成而已。今使秋无所获，国何以仰，民何以给。”遂遣军巡逻，听民待熟而刈，宋人卒不入寇。谍者又报光州汪太尉将以八月发兵来取真阳，议者请籍丁男以备，脱鲁灰曰：“汪太尉恇怯人耳，宁敢为此？必奸人声言来寇，欲使吾民废务也，不可信。”已而果然。

叛人焦风子者，沿何南北屡为反覆，朝廷授以提控之职，令将三千人戍遂平。四年春，风子谋率其众入宋，脱鲁灰策之，以兵数千伏鄱阳道，贼果夜出此途，伏发殪之。

七年，大元兵攻蓝关，至八渡仓退。举朝皆贺，以为无事。脱鲁灰独言曰：“潼关险隘，兵精足用。然商、洛以南濒于宋境，大山重复，宋人不知守，国家亦不能逾宋境屯戍。大兵若由散关入兴元，下金、房，绕出襄、汉，北入邓鄙，则大事去矣。宜与宋人释怨，谕以辅车之势，唇亡齿寒，彼必见从。据其险要以备，不然必败。”是秋，改授小关子元帅，屯商州大吉口。

九年春，从行省参政徒单吾典将潼关兵入援，至商山遇雪，大兵邀击之，士卒饥冻不能战而溃。脱鲁灰被执不屈，拔佩刀自杀。

杨达夫字晋卿，耀州三原人。泰和三年进士。有才干，所至可纪。召补省掾，草奏章，坐字误，降平凉府判官。尝主鄠县簿，事一从简，吏民乐之。达夫亦爱其山水之胜，因家焉。日以诗酒自娱，了无宦情。

会有诏徙民东入关，达夫与众行，及韶，避兵于州北之横岭，为游骑所执，将褫衣害之。达夫挺然直立马首，略无所惧，稍侵辱之，即大言曰：“我金国臣子，既为汝所执，不过一死，忍裸袒以黩天日耶。”遂见杀。两山潜伏之民窃观之者，皆相告曰：“若此好官，异日祠之，当作我横岭之神。”

冯延登字子俊，吉州吉乡人。世业医。延登幼颖悟，既长事举业，承安二年登词赋进士第。调临真簿、德顺州军事判官。泰和元年，转宁边令。大安元年秋七月，霜害稼，民艰于食，延登发粟赈贷，全活甚众。贞祐二年，补尚书省令史，寻授河中府判官、兼行尚书省左右司员外郎。兴定五年，入为国史院编修官，改太常博士。元光二年，知登闻鼓院，兼翰林修撰，奉使夏国，就充接送伴使。

正大七年十二月，迁国子祭酒。假翰林学士承旨，充国信使。以八年春奉国书朝见于虢县御营。有旨问：“汝识凤翔帅否？”对曰：“识之。”又问：“何如人？”曰：“敏于事者也。”又问：“汝能招之使降即贳汝死，不则杀汝矣。”曰：“臣奉书请和，招降岂使职乎。招降亦死，还朝亦死，不若今日即死为愈也。”明日，复问：“汝曾思之不？”对如前，问至再三，执义不回。又明日，乃喻旨云：“汝罪应死，但古无杀使者理，汝爱汝须髯犹汝命也。”叱左右以刀截去之，延登岸然不动，乃监之丰州。二年后放还，哀宗抚慰久之，复以为祭酒，历礼、吏二部侍郎，权刑部尚书。

明年，大元兵围汴京，仓猝逃难，为骑兵所得，欲拥而北行。延登辞情慷慨，义不受辱，遂跃城旁井中，年五十八。

乌古孙仲端本名卜吉，字子正。承安二年策论进士。宣宗时，累官礼部侍郎。与翰林待制安延珍奉使乞和于大元，谒见太师国王木华黎，于是安延珍留止，仲端独往。并大夏，涉流沙，逾葱岭，至西域，进见太祖皇帝，致其使事乃还。自兴定四年七月启行，明年十二月还至。朝廷嘉其有奉使劳，进官两阶，延珍进一阶。历裕州刺史。正大元年，召为御史中丞，奉诏安抚陕西。及归，权参知政事。

正大五年十二月，知开封府事完颜麻斤出、吏部郎中杨居仁以奉使不职，尚书省具狱，有旨释之备再使。仲端言曰：“麻斤出等辱君命，失臣节，大不敬，宜偿礼币诛之。”奏上，麻斤出等免死

除名。会议降大军事，及诤太后奉佛，涉亡家败国之语，上怒，贬同州节度使。

哀宗将迁归德，召为翰林学士承旨，兼同签大睦亲府事，留守汴京。及大元兵围汴，日久食尽，诸将不相统一，仲端自度汴中事变不测。一日与同年汝州防御裴满思忠小饮，谈太学同舍事以为笑乐，因数言“人死亦易事耳”。思忠曰：“吾兄何故频出此语？”仲端因写一诗示之，其诗大概谓人生大似巢燕，或在华屋杏梁，或在村居茅茨，及秋社甫临，皆当逝去。人生虽有富贵贫贱不同，要之终有一死耳。书毕，连饮数杯，送思忠出门，曰：“此别终天矣。”思忠去，仲端即自缢，其妻亦从死。明日，崔立变。

仲端为人乐易宽厚知大体，奉公好善，独得士誉。一子名爱实，尝为护卫、奉御，以诛官奴功授节度、世袭千户。

思忠名正之，本名蒲剌笃，亦承安二年进士。

乌古孙奴申，字道远。由译史入官。性伉特敢为有直气，尝为监察御史，时中丞完颜百家以酷烈闻，奴申以事纠罢，朝士耸然。后为左司郎中、近侍局使，皆有名。哀宗东迁，为谏议大夫、近侍局使、行省左右司郎中、兼知宫省事，留汴京居守。崔立变之明日，同御史大夫裴满阿虎带自缢死于台中。是日，户部尚书完颜珠颗亦自缢。

阿虎带字仲宁，珠颗字仲平，皆女直进士。

时不辱而死者，奉御完颜忙哥、大睦亲府事吾古孙端。大理裴满德辉、右副点检完颜阿撒、参政完颜奴申之子麻因，可知者数人，余各有传。

蒲察琦本名阿怜，字仁卿，棣州阳信人。试补刑部掾。兄世袭谋克，兄死，琦承袭。正大六年，秦、蓝总帅府辟琦为安平都尉粘葛合典下都统兼知事。其冬，小关破，事势已迫，琦常在合典左右，合典令避矢石，琦不去，曰：“业已从公，死生当共之，尚安所避耶。”哀宗迁归德，汴京立讲议所，受陈言文字，其官则御史大夫纳合宁以下十七人，皆朝臣之选，而琦以有论议预焉。时左司都事元好问领讲议，兼看读陈言文字，与琦甚相得。

崔立变后，令改易巾髻，琦谓好问曰：“今日易巾髻，在京人皆可，独琦不可。琦一刑部译史，袭先兄世爵，安忍作此。今以一死付公，然死则即死，付公一言亦剩矣。”因泣涕而别。琦既至其家，母氏方昼寝，惊而寤。琦问阿母何为，母曰：“适梦三人潜伏梁间，故惊寤。”仁卿跪曰：“梁上人，鬼也。儿意在悬梁，阿母梦先见耳。”家人辈泣劝曰：“君不念老母欤。”母止之曰：“勿劝，儿所处是矣。”即自缢，时年四十余。

琦性沉静好读书，知古今事。其母完颜氏，以孝谨称。

蔡八儿，不名其所始。趫捷有勇，性纯质可任。时为忠孝军元帅。天兴二年，自息州入援，会大将奔盏遣数百骑驻城东，令人大呼曰：“城中速降，当免杀戮，不然无噍类矣。”于是，上登城，遣八儿率挽强兵百余潜出暗门，渡汝水，左右交射之。自是兵不复薄城，筑长垒为久困计。上令分军防守四城，以殿前都点检兀林答胡土守西面，八儿副之。

已而，哀宗度蔡城不守，传位承麟。群臣入贺，班定，八儿不拜，谓所亲曰：“事至于此，有死而已，安能更事一君乎。”遂战死。

毛佺者，恩州人。贞祐中为盗，宣宗南渡，率众归国，署为义军招抚。哀宗迁蔡，以佺为都尉。围城之战，佺力居多，城破自缢。其子先佺战殁。

时死事者则有闫忠、郝乙、王阿驴、樊乔焉。

忠，滑州人。卫王时，开州刺史赛哥叛，忠单骑入城，缚赛哥以出，由是渐被擢用。

乙，磁州人，同日战死，哀宗赠官。

阿驴、樊乔皆河中人，初为炮军万户。凤翔破，北降，从军攻汴，司炮如故，即给主者曰：“炮利于短，不利于长。”信之，使截其木数尺、绠十余握，由是机虽起伏，所击无力。即日，二人皆捐家走城。

是时，女直人无死事者，长公主言于哀宗曰：“近来立功效命多诸色人，无事时则自家人争强，有事则他人尽力，焉得不怨。”上默然。余各有传。

温敦昌孙，皇太后之侄，卫尉七十五之子。为人短小精悍，性复恺弟。累迁诸局分官。上幸蔡，授殿前左副点检。围城中，数引军潜出巡逻。时尚食须鱼，汝河鱼甚美，上以水多浮尸，恶之。城西有积水曰练江，鱼大且多，往捕必军卫乃可。昌孙常自领兵以往，所得动千余斤，分赐将士。后知其出，左右设伏，伺而邀之，力战而死。蔡城破，前御史监察纳坦胡失打闻之，恸哭，投水而死。

完颜绛山，哀宗之奉御也，系出始祖。天兴二年十月，蔡城被围，城中饥民万余诉于有司求出，有司难之，民大呼于道。上闻之，遣近侍官分监四门，门日出千人，必老稚羸疾者听其出。绛山时在北门，悯人之饥，出过其数，命杖之四十。然出者多泄城中虚实，寻止之。

三年正月己酉，蔡城破，哀宗传位承麟，即自缢于幽兰轩。权点检内族斜烈矫制召承御石盏氏、近侍局大使焦春和、内侍局殿头宋珪赴上前，晓以名分大义，及侍从官巴良弼、阿勒根文卿皆从死。斜烈将死，遗言绛山，使焚幽兰轩。

火方炽，子城破，大兵突入，近侍左右皆走避，独绛山留不去，为兵所执，问曰："汝为谁？"绛山曰："吾奉御绛山也。"兵曰："众皆散走，而独后何也？"曰："吾君终于是，吾候火灭灰寒，收瘗其骨耳。"兵笑曰："若狂者耶，汝命且不能保，能瘗而君耶？"绛山曰："人各事其君。吾君有天下十余年，功业弗终，身死社稷，忍使暴露遗骸与士卒等耶？吾逆知君辈必不遗吾，吾是以留，果瘗吾君之后，虽寸斩吾不恨矣。"兵以告其帅，奔盏曰："此奇男子也。"许之。绛山乃掇其余烬，裹以弊衾，瘗于汝水之旁，再拜号哭，将赴汝水死。军士救之得免，后不知所终。

毕资伦，缙山人也。泰和南征，以佣雇从军，军还，例授进义副尉。崇庆元年，改缙山为镇州，术虎高琪为防御使、行元帅府事于是州，选资伦为防城军千户。至宁元年秋，大元兵至镇州，高琪弃城遁。资伦行及昌平，收避迁民兵，转战有功，擢授都统军。军数千，与军中将领沈思忠、宁子都辈同录一府，屯郑州及卫州，时号"沈、毕军"。积功至都总领，思忠为副都尉。

仆散阿海南征，军次梅林关不得过，阿海问诸将谁能取此关者，资伦首出应命，问须军士几何，曰："止用资伦所统足矣，不烦余军。"明日迟明，出宋军不意，引兵薄之，万众崩，遂取梅林关。阿海军得南行，留提控王禄军万人守关。不数日，宋兵夺关守之，阿海以梅林归途为敌据，计无所出，复问"谁能取梅林者，以帅职赏之"，资伦复出应命，以本军再夺梅林。阿海破蕲、黄，按军而还，论功资伦第一，授遥领同知昌武军节度使、宣差总领都提控。

既而，枢密院以资伦、思忠不相能，恐败事，以资伦统本军屯泗州。兴定五年正月戊戌，提控王禄汤饼会军中宴饮，宋龟山统制时青乘隙袭破泗州西城。资伦知失计，堕南城求死，为宋军所执，以见时青。青说之曰："毕宣差，我知尔好男子，亦宜相时达变。金国势已衰弱，尔肯降我，宋亦不负尔。若不从，见刘大师即死矣。"资伦极口骂曰："时青逆贼听我言。我出身至贫贱，结柳器为生，自征南始得一官，今职居三品。不幸失国家城池，甘分一死尚不能报，肯从汝反贼求生耶。"青知无降意，下盱眙狱。

时临淮令李某者亦被执，后得归，为泗州从宜移剌羊哥言其事。羊哥以资伦恶语骂时青必被杀，即以死不屈节闻于朝。时资伦子牛儿年十二，居宿州，收充皇后位奉阁舍人。

宋人亦赏资伦忠愤不挠，欲全活之，钤以铁绳，囚于镇江府土狱，略给衣食使不至寒饿，胁诱百方，时一引出问云："汝降否？"资伦或骂或不语，如是十四年。及盱眙将士降宋，宋使总帅纳合买住已下北望哭拜，谓之辞故主，驱资伦在旁观之。资伦见买住骂曰："纳合买住，国家未尝负汝，何所求死不可，乃作如此觜鼻耶。"买住俯首不敢仰视。

及蔡州破，哀宗自缢，宋人以告资伦。资伦叹曰："吾无所望矣。容我一祭吾君乃降耳。"宋人信之，为屠牛羊设祭镇江南岸。资伦祭毕，伏地大哭，乘其不防投江水而死。宋人义之，宣示四方，仍议为立祠。

镇江之囚有方士者亲尝见之，以告元好问，及言泗州城陷资伦被执事，且曰："资伦长身，面赤色，颧颊微高，髯疏而黄。资禀质直，重然诺，故其坚忍守节卓卓如此。"《宣宗实录》载资伦为乱兵所杀，当时传闻不得其实云。

郭虾＜⿰虫麻＞，会州人。世为保甲射生手，与兄禄大俱以善射应募。兴定初，禄大以功迁遥

授同知平凉府事、兼会州刺史，进官一阶，赐姓颜盏。夏人攻会州，禄大遥见其主兵者人马皆衣金，出入阵中，约二百余步，一发中其吭，殪之。又射一人，矢贯两手于树，敌大骇。城破，禄大、虾＜⿰虫麻＞俱被禽。夏人怜其技，囚之，兄弟皆誓死不屈。朝廷闻之，议加优奖，而未知存没，乃特迁禄大子伴牛官一阶，授巡尉职，以旌其忠。其后兄弟谋奔会，自拔其须，事觉，禄大竟为所杀，虾＜⿰虫麻＞独拔归。上思禄大之忠，命复迁伴牛官一阶，遥授会州军事判官，虾＜⿰虫麻＞遥授巩州钤辖。会言者乞奖用禄大弟，遂迁虾＜⿰虫麻＞官两阶，授同知兰州军州事。

兴定五年冬，夏人万余侵定西，虾＜⿰虫麻＞败之，斩首七百，获马五十匹，以功迁同知临洮府事。

元光二年，夏人步骑数十万攻凤翔甚急，元帅赤盏合喜以虾＜⿰虫麻＞总领军事。从巡城，濠外一人坐胡床，以箭力不及，气貌若蔑视城守者。合喜麻指似虾＜⿰虫麻＞云："汝能射此人否？"虾＜⿰虫麻＞测量远近，曰："可。"虾＜⿰虫麻＞平时发矢，伺腋下甲不掩处射之无不中，即持弓矢伺坐者举肘，一发而毙。兵退，升遥授静难军节度使，寻改通远军节度使，授山东西路斡可必剌谋克，仍遣使赏赉，遍谕诸郡焉。

是年冬，虾＜⿰虫麻＞与巩州元帅田瑞攻取会州。虾＜⿰虫麻＞率骑兵五百皆被赭衲，蔽州之南山而下，夏人猝望之以为神。城上有举手于悬风版者，虾＜⿰虫麻＞射之，手与版俱贯。凡射死数百人。夏人震恐，乃出降。盖会州为夏人所据近十年，至是复焉。

正大初，田瑞据巩州叛，诏陕西两行省并力击之。虾＜⿰虫麻＞率众先登，瑞开门突出，为其弟济所杀，斩首五千余级，以功迁遥授知凤翔府事、本路兵马都总管、元帅左都监、兼行兰、会、洮、河元帅府事。六年九月，虾＜⿰虫麻＞进西马二匹，诏曰："卿武艺超绝。此马可充战用，朕乘此岂能尽其力。既入进，即尚厩物也，就以赐卿。"仍赐金鼎一、玉兔鹘一，并所遣郭伦哥等物有差。

天兴二年，哀宗迁蔡州，虑孤城不能保，拟迁巩昌，以粘葛完展为巩昌行省。三年春正月，完展闻蔡已破，欲安众心，城守以待嗣立者，乃遣人称使者至自蔡，有旨宣谕。绥德州帅汪世显者亦知蔡凶问，且嫉完展制己，欲发矫诏事，因以兵图之，然惧虾＜⿰虫麻＞威望，乃遣使约虾＜⿰虫麻＞并力破巩昌，使者至，虾＜⿰虫麻＞谓之曰："粘葛公奉诏为行省，号令孰敢不从。今主上受围于蔡，拟迁巩昌。国家危急之际，我辈既不能致死赴援，又不能叶众奉迎，乃欲攻粘葛公，先废迁幸之地，上至何所归乎。汝帅若欲背国家，任自为之，何及于我。"世显即攻巩昌破之，劫杀完展，送款于大元，复遣使者二十余辈谕虾＜⿰虫麻＞以祸福，不从。

甲午春，金国已亡，西州无不归顺者，独虾＜⿰虫麻＞坚守孤城。丙申岁冬十月，大兵并力攻之。虾＜⿰虫麻＞度不能支，集州中所有金银铜铁，杂铸为炮以击攻者，杀牛马以食战士，又自焚庐舍积聚，曰："无至资兵。"日与血战，而大兵亦不能卒拔。及军士死伤者众，乃命积薪于州廨，呼集家人及城中将校妻女，闭诸一室，将自焚之。虾＜⿰虫麻＞之妾欲有所诉，立斩以徇。火既炽，率将士于火前持满以待。城破，兵填委以入，鏖战既久，士卒有弓尽矢绝者，挺身入火中。虾＜⿰虫麻＞独上大草积，以门扉自蔽，发二三百矢无不中者，矢尽，投弓剑于火自焚，城中无一人肯降者。虾＜⿰虫麻＞死时年四十五。土人为立祠。

完展字世昌。泰和三年策论进士。初为行省，以蜡丸为诏，期以天兴二年九月集大军与上会于饶峰关，出宋不意取兴元。既而不果云。

金史卷一二五　列传第六三

文艺上

韩昉　蔡松年　吴激　马定国

任询　赵可　郭长倩　萧永祺

胡砺　王竞　杨伯仁　郑子聃

金初未有文字。世祖以来渐立条教。太祖既兴，得辽旧人用之，使介往复，其言已文。太宗继统，乃行选举之法，及伐宋，取汴经籍图，宋士多归之。熙宗款谒先圣，北面如弟子礼。世宗、章

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繇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当时儒者虽无专门名家之学，然而朝廷典策、邻国书命，粲然有可观者矣。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传》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文治有补于人之家国，岂一日之效哉。作《文艺传》。

韩昉字公美，燕京人。仕辽，累世通显。昉五岁丧父，哭泣能尽哀。天庆二年，中进士第一。补右拾遗，转史馆修撰。累迁少府少监、乾文阁待制。加卫尉卿，知制诰，充高丽国信使。

高丽虽旧通好，天会四年，奉表称藩而不肯进誓表，累使要约，皆不得要领。而昉复至高丽，移督再三。高丽征国中读书知古今者，商榷辞旨，使酬答专对。凡涉旬乃始置对，谓昉曰："小国事辽、宋二百年无誓表，未尝失藩臣礼。今事上国当与事辽、宋同礼。而屡盟长乱圣人所不与，必不敢用誓表。"昉曰："贵国必欲用古礼，舜五载一巡狩，群后四朝。周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时巡，诸侯各朝于方岳。今天子方事西狩，则贵国当从朝会矣。"高丽人无以对，乃曰："徐议之。"昉曰："誓表朝会，一言决耳。"于是高丽乃进誓表如约，昉乃还。宗干大说曰："非卿谁能办此。"因谓执事者曰："自今出疆之使皆宜择人。"

明年，加昭文馆直学士，兼堂后官。再加谏议大夫，迁翰林侍讲学士。改礼部尚书，迁翰林学士，兼太常卿、修国史，尚书如故。昉自天会十二年入礼部，在职凡七年。当是时，朝廷方议礼，制度或因或革，故昉在礼部兼太常甚久云。除济南尹，拜参知政事。皇统四年，表乞致仕，不许。六年，再表乞致仕，乃除汴京留守，封郓国公。复请如初，以仪同三司致仕。天德初，加开府仪同三司。薨。年六十八。

昉性仁厚，待物甚宽。有家奴诬告昉以马资送叛人出境，考之无状，有司以奴还昉，昉待之如初，曰："奴诬主人以罪，求为良耳，何足怪哉。"人称其长者。昉虽贵，读书未赏去手，善属文，最长于诏册，作《太祖睿德神功碑》，当世称之。自使高丽归，后高丽使者至必问方安否云。

蔡松年字伯坚。父靖，宋宣和末，守燕山。松年从父来，管勾机宜文字。宗望军至白河，郭药师败，靖以燕山府降，元帅府辟松年为令史。天会中，辽、宋旧有官者皆换授，松年为太子中允，除真定府判官，自此为真定人。

尝从元帅府与齐俱伐宋。是时，初平真定西山群盗，山中居民为贼污者千余家，松年力为辨论，竟得不坐。齐国废，置行台尚书省于汴，松年为行台刑部郎中。都元帅宗弼领行台事，伐宋，松年兼总军中六部事。宋称臣，师还，宗弼入为左丞相，荐松年为刑部员外郎。

皇统七年，尚书省令史许霖告田珏党事，松年素与珏不相能。是时宗弼当国，珏性刚正好评论人物，其党皆君子，韩企先为相爱重之。而松年、许霖、曹望之欲与珏相结，珏拒之，由是构怨。故松年、许霖构成珏等罪状，劝宗弼诛之，君子之党熄焉。是岁，松年迁左司员外郎。

松年前在宗弼府，而海陵以宗室子在宗弼军中任使，用是相厚善。天德初，擢吏部侍郎，俄迁户部尚书。海陵迁中都，徙榷货务以实都城，复钞引法，皆自松年启之。海陵谋伐宋，以松年家世仕宋，故亟擢显位以耸南人观听，遂以松年为贺宋正旦使。使还，改吏部尚书，寻拜参知政事。是年，自崇德大夫进银青光禄大夫，迁尚书右丞，未几，为左丞，封郜国公。

初，海陵爱宋使人山呼声，使神卫军习之，及孙道夫贺正隆三年正旦，入见，山呼声不类住年来者。道夫退，海陵谓宰臣曰："宋人知我使神卫军习其声，此必蔡松年、胡砺泄之。"松年皇恐对曰："臣若怀此心，便当族灭。"

久之，进拜右丞相，加仪同三司，封卫国公。正隆四年薨，年五十三。海陵悼惜之，奠于其第，命作祭文以见意。加封吴国公，谥文简。起复其子三河主簿珪为翰林修撰，璋赐进士第。遣翰林待制萧吁护送其丧，归葬真定，四品以下官离都城十里送之，道路之费皆从官给。

松年事继母以孝闻，喜周恤亲党，性复豪侈，不计家之有无。文词清丽，尤工乐府，与吴激齐名，时号"吴、蔡体"。有集行于世。子珪。

珪字正甫。中进士第，不求调，久乃除澄州军事判官，迁三河主簿。丁父忧，起复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在职八年，改户部员外郎，兼太常丞。珪号为辨博，凡朝廷制度损益，珪为编类详定检

讨删定官。

初，两燕王墓旧在中都东城外，海陵广京城围，墓在东城内。前尝有盗发其墓，大定九年诏改葬于城外。俗传六国时燕王及太子丹之葬，及启圹，其东墓之柩题其和曰："燕灵王旧"。"旧"，古"柩"字，通用。乃西汉高祖子刘建葬也。其西墓，盖燕康王刘嘉之葬也。珪作《两燕王墓辩》，据葬制名物款刻甚详。

安国军节度判官高元鼎坐监临奸事，求援于太常博士田居实、大理司直吴长行、吏部主事高震亨、大理评事王元忠。震亨以属鞫问官御史台典事李仲柔，仲柔发之。珪与刑部员外郎王翛、宛平主簿任询、前卫州防御判官阎恕、承事郎高复亨、文林郎翟询、敦武校尉王景晞、进义校尉任师望，坐与居实等转相传教，或令元鼎逃避，居实、长行、震亨、元忠各杖八十，翛、珪、询、恕、复亨、翟询各笞四十，景晞、师望各徒二年，官赎外并的决。

久之，除河东北路转运副使，复入为修撰，迁礼部郎中，封真定县男。珪已得风疾，失音不能言，乃除潍州刺史，同辈已奏谢，珪独不能入见。世宗以让右丞唐括安礼、参政王蔚曰："卿等阅书史，亦不能言之人可以从政者乎。"又谓中丞刘仲诲曰："蔡珪风疾不能奏谢，卿等何不纠之。人言卿等相为党蔽，今果然邪。"珪乃致仕，寻卒。

珪之文有《补正水经》五篇，合沈约、萧子显、魏收《宋》、《齐》、《北魏志》作《南北史志》三十卷，《续金石遗文跋尾》十卷，《晋阳志》十二卷，文集五十五卷。《补正水经》、《晋阳志》、文集今存，余皆亡。

吴激字彦高，建州人。父拭，宋进士，官终朝奉郎、知苏州。激，米芾之婿也，工诗能文，字画俊逸得芾笔意。尤精乐府，造语清婉，哀而不伤。将宋命至金，以知名留不遣，命为翰林待制。皇统二年，出知深州，到官三日卒。诏赐其子钱百万、粟三百斛、田三顷以周其家。有《东山集》十卷行于世。"东山"，其自号也。

马定国字子卿，茌平人。自少志趣不群。宣、政末，题诗酒家壁，坐讥讪得罪，亦因以知名。阜昌初，游历下，以诗撼齐王豫，豫大悦，授监察御史，仕至翰林学士。《石鼓》自唐以来无定论，定国以宇画考之，云是宇文周时所造，作辩万余言，出入传记，引据甚明，学者以比蔡正甫《燕王墓辩》。初，学诗未有入处，梦其父与方寸白笔，从是文章大进。有集传于世。

任询字君谟，易州军市人。父贵有才干，善画，喜谈兵，宣、政间游江、浙。询生于虔州，为人慷慨多大节。书为当时第一，画亦入妙品，评者谓画高于书，书高于诗，诗高于文，然王庭筠独以其才具许之。登正隆二年进士第。历益都都勾判官，北京盐使。年六十四致仕，优游乡里，家藏法书名画数百轴。年七十卒。

赵可字献之，高平人。贞元二年进士。仕至翰林直学士。博学高才，卓荦不羁。天德、贞元间，有声场屋。后入翰林，一时诏诰多出其手，流辈服其典雅。其歌诗乐府尤工，号《玉峰散人集》。

郭长倩字曼卿，文登人。登皇统丙寅经义乙科。仕至秘书少监，兼礼部郎中，修起居注。与施朋望、王无竞、刘嵓老、刘无党相友善。所撰《石决明传》为时辈所称。有《昆仑集》行于世。

萧永祺字景纯，本名蒲烈。少好学，通契丹大小字。广宁尹耶律固奉诏译书，辟置门下，因尽传其业。固卒，永祺率门弟子服齐衰丧。固作《辽史》未成，永祺继之，作纪三十卷、志五卷、传四十卷，上之。加宣武将军，除太常丞。

海陵为中京留守，永祺特见亲礼。天德初，擢左谏议大夫，迁翰林侍讲学士，同修国史，再迁翰林学士。明年，迁承旨。尚书左丞耶律安礼出守南京，海陵欲以永祺代之，召见于内阁，谕以旨意，永祺辞曰："臣材识卑下，不足以辱执政。"海陵曰："今天下无事，朕方以文治，卿为是优矣。"永祺固辞，既出，或问曰："公遇知人主，进取爵位，以道佐时，何多让也。"永祺曰："执政系天下休戚，纵欲贪冒荣宠，如苍生何。"海陵尝选廷臣十人备谘访，独永祺议论宽厚，时称长者。卒年五十七。

胡砺字元化，磁州武安人。少嗜学。天会间，大军下河北，砺为军士所掠，行至燕，亡匿香山寺，与佣保杂处。韩昉见而异之，使赋诗以见志，砺操笔立成，思致清婉，昉喜甚，因馆置门下，

使与其子处，同教育之，自是学业日进。昉尝谓人曰：“胡生才器一日千里，他日必将名世。”十年，举进士第一，授右拾遗，权翰林修撰。久之，改定州观察判官。定之学校为河朔冠，士子聚居者常以百数，砺督教不倦，经指授者悉为场屋上游，称其程文为“元化格”。

皇统初，为河北西路转运都勾判官。砺性刚直无所屈。行台平章政事高桢之汴，道真定，燕于漕司。砺欲就坐，桢责之，砺曰：“公在政府则礼绝百僚，今日之会自有宾主礼。”桢曰：“汝他日为省吏当何如？”砺曰：“当官而行，亦何所避。”桢壮其言，改谢之。

改同知深州军州事，加朝奉大夫。郡守暴戾，蔑视僚属，砺常以礼折之，守愧服，郡事一委于砺。州管五县，例置弓手百余，少者犹六七十人，岁征民钱五千余万为顾直。其人皆市井无赖，以迹盗为名，所至扰民。砺知其弊，悉罢去。继而有飞语曰：“某日贼发，将杀通守。”或请为备，砺曰：“盗所利者财耳，吾贫如此，何备为。”是夕，令公署撤关，竟亦无事。

再补翰林修撰，迁礼部郎中，一时典礼多所裁定。海陵拜平章政事，百官贺于庙堂，砺独不跪。海陵问其故，砺以令对，且曰：“朝服而跪，见君父礼也。”海陵深器重之。天德初，再迁侍讲学士，同修国史。以母忧去官。起复为宋国岁元副使，刑部侍郎白彦恭为使，海陵谓砺曰：“彦恭官在卿下，以其旧劳，故使卿副之。”迁翰林学士，改刑部尚书。扈从至汴得疾，海陵数遣使临问，卒，深悼惜之。年五十五。

王竞字无竞，彰德人。警敏好学。年十七以荫补官。宋宣和中，太学两试合格，调屯留主簿。入国朝，除大宁令，历宝胜盐官，转河内令。时岁饥盗起，竞设方略以购贼，不数月尽得之。夏秋之交，泌水泛溢，岁发民筑堤，豪民猾吏因缘为奸，竞核实之，减费几半。县民为之谚曰：“西山至河岸，县官两人半。”盖以前政韩希甫与竞相继治县，皆有干能，绛州正平令张元亦有治绩而差不及，故云然。

天眷元年，转固安令。皇统初，参政韩昉荐之，召权应奉翰林文字，兼太常博士。诏作《金源郡王完颜娄室墓碑》，竞以行状尽其实，乃请国史刊正之，时人以为法。二年，试馆阁，竞文居最，遂为真。

迁尚书礼部员外郎。时海陵当国，政由己出，欲令百官避堂讳，竞言人臣无公讳，遂止。萧仲恭以太傅领三省事封王，欲援辽故事，亲王用紫罗伞。事下礼部，竞与郎中翟永固明言其非是，事竟不行，海陵由是重之。天德初，转翰林待制，迁翰林直学士，改礼部侍郎，迁翰林侍讲学士，改太常卿，同修国史，擢礼部尚书，同修国史如故。

大定二年春，从太傅张浩朝京师，诏复为礼部尚书。是岁，奉迁睿宗山陵，仪注不应典礼，竞削官两阶。诏改创五龙车，兼翰林学士承旨，修国史。四年，卒官。

竞博学而能文，善草隶书，工大字，两都宫殿榜题皆竞所书，士林推为第一云。

杨伯仁字安道，伯雄之弟也。天性孝友，读书一过成诵。登皇统九年进士第，事亲不求调。天德二年，除应奉翰林文字。初名伯英，避太子光英讳，改今名。

海陵尝夜召赋诗，传趣甚亟，未二鼓奏十咏，海陵喜，解衣赐之。海陵射鸟，伯仁献《获乌诗》以讽。丁父忧，起复，赐金带袭衣，及赐白金以奉母。改左拾遗。进士吕忠翰廷试已在第一，未唱名，海陵以忠翰程文示伯仁，问其优劣，伯仁对曰：“当在优等。”海陵曰：“此今试状元也。”伯仁自以知忠翰姓名在第一，遂宿谏省，俟唱名乃出，海陵嘉其慎密。转翰林修撰。

孟宗献发解第一，伯仁读其程文称之“此人当成大名”。是岁，宗献府试、省试、廷试皆第一，号“孟四元”，时论以为知文。故事，状元官从七品，阶承务郎，世宗以宗献独异等，与从六品，阶授奉直大夫。

改著作郎。居母丧，服除，调镇西节度副使。入为起居注兼左拾遗，上书论时务六事。改大名少尹。郡中豪民横恣甚，莫可制，民受其害，伯仁穷竟渠党，四境帖然。谳馆陶大辟，得其冤状，馆陶人为立祠。府尹荆王文坐赃削封，降德州防御使，同知裴满子宁及伯仁、判官谢奴皆以不能匡正解职。伯仁降南京留守判官，改同知安化军节度使，到官三日，召为太子右谕德、兼侍御史，改翰林待制，复兼右谕德。

除滨州刺史。郡俗有遣奴出亡，捕之以规赏者，伯仁至，责其主而杖杀其奴，如是者数辈，其弊遂止。入为左谏议大夫，兼礼侍部郎、翰林直学士。故事，谏官词臣入直禁中，上闵其劳，特免入直。改吏部侍郎，直学士如故。郑子聃卒，宰相举伯仁代之，乃迁侍讲，兼礼部侍郎。

伯仁久在翰林，文词典丽，上曰："自韩昉、张钧后，则有翟永固，近日则张景仁、郑子聃，今则伯仁而已，其次未见能文者。吕忠翰草《降海陵庶人诏》，点窜再四终不能尽朕意，状元虽以词赋甲天下，至于辞命未必皆能。凡进士可令补外，考其能文者召用之。"不数月，兼左谏议大夫，俄兼太常卿。

大臣举可修起居注者数人，上以伯仁领之。从幸上京，伯仁多病，至临潢，地寒因感疾，还中都。明年，上还幸中都，遣使劳问，赐以丹剂。是岁，卒。

郑子聃字景纯，大定府人。父宏，辽金源令，二子子京、子聃。杨丘行尝谓人曰："金源二子，凤毛也。小者尤特达，后必名世。"子聃及冠有能赋声。天德三年，丘行为太子左卫率府率，廷试明日，海陵以子聃程文示丘行，对曰："可入甲乙。"及拆卷，果中第一甲第三人。调翼城丞，迁赞皇令，召为书画直长。

子聃颇以才望自负，常慊不得为第一甲第一人。正隆二年会试毕，海陵以第一人程文问子聃，子聃少之。海陵问作赋何如，对曰："甚易。"因自矜，且谓他人莫己若也。海陵不悦，乃使子聃与翰林修撰綦戬、杨伯仁、宣徽判官张汝霖、应奉翰林文字李希颜同进士杂试。七月癸未，海陵御宝昌门临轩观试，以"不贵异物民乃足"为赋题，"忠臣犹孝子"为诗题，"忧国如饥渴"为论题。上谓读卷官翟永固曰："朕出赋题，能言之或能行之，未可知也。诗、论题，庶戒臣下。"丁亥，御便殿亲览试卷，中第者七十三人，子聃果第一，海陵奇之。有顷，进官三阶，除翰林修撰。改侍御史。

京畿旱，诏子聃决囚，遂澍雨，人以比颜真卿。迁待制，兼吏部郎中，改秘书少监。迁翰林直学士，兼太子左谕德，显宗深器重之。以疾求补外，遂为沂州防御使，皇太子币赆甚厚，命以安舆之官。召还，为左谏议大夫、兼直学士。改吏部侍郎、同修国史，直学士如故。迁侍讲、兼修国史，上曰："修《海陵实录》，知其详无如子聃者。"盖以史事专责之也。二十年，卒，年五十五。子聃英俊有直气，其为文亦然。平生所著诗文二千余篇。

党怀英字世杰，故宋太尉进十一代孙，冯翊人。父纯睦，泰安军录事参军，卒官，妻子不能归，因家焉。应举不得意，遂脱略世务，放浪山水间。箪瓢屡空，晏如也。大定十年，中进士第，调莒州军事判官，累除汝阴县尹、国史院编修官、应奉翰林文字、翰林待制、兼同修国史。

怀英能属文，工篆籀，当时称为第一，学者宗之。大定二十九年，与凤翔府治中郝俣充《辽史》刊修官，应奉翰林文字移剌益、赵沨等七人为编修官。凡民间辽时碑铭墓志及诸家文集，或记忆辽旧事，悉上送官。

是时，章宗初即位，好尚文辞，旁求文学之士以备侍从，谓宰臣曰："翰林阙人如之何？"张汝林奏曰，"郝俣能属文，宦业亦传。""上曰："近日制诏惟党怀英最善。"移剌履进曰："进士擢第后止习吏事，吏不复读书，近日始知为学矣。"上曰："今时进士甚灭裂，《唐书》中事亦多不知，朕殊不喜。"上谓宰臣曰："郝俣赋诗颇佳，旧时刘迎能之，李晏不及也。"

明昌元年，怀英再迁国子祭酒。二年，迁侍讲学士。明年，议开边防壕堑，怀英等十六人请罢其役，诏从之。迁翰林学士。六年，有事于南郊，摄中书侍郎读祝册，上曰："读册至朕名，声微下，虽曰尊君，然在郊庙，礼非所宜，当平读之。"承安二年乞致仕，改泰宁军节度使。明年，召为翰林学士承旨。泰和元年，增修《辽史》编修官三员，诏分纪、志、列传刊修官，有改除者以书自随。久之，致仕。大安三年卒，年七十八，谥文献。怀英致仕后，章宗诏直学士陈大任继成《辽史》云。

金史卷一二六　列传第六四

赵沨　周昂　王庭筠　刘昂　李经
刘从益　吕中孚　李纯甫　王郁
宋九嘉　庞铸　李献能　王若虚

王元节　麻九畴　李汾　元德明

赵沨字文孺，东平人。大定二十二年进士，仕至礼部郎中。性冲澹，学道有所得，尤工书，自号“黄山”。赵秉文云：“沨之正书体兼颜、苏，行草备诸家体，其超放又似杨凝式，当处苏、黄伯仲间。”党怀英小篆，李阳冰以来鲜有及者，时人以沨配之，号曰：“党、赵”。有《黄山集》行于世。

周昂字德卿，真定人。父伯禄字天锡，大定进士，仕至同知沁南军节度使。

昂年二十四擢第。调南和簿，有异政。迁良乡令，入拜监察御史。路铎以言事被斥，昂送以诗，语涉谤讪，坐停铨，久之，起为隆州都军，以边功复召为三司官。大安兵兴，权行六部员外郎。

其甥王若虚尝学于昂，昂教之曰：“文章工于外而拙于内者，可以惊四筵而不可以适独坐，可以取口称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章以意为主，以言语为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令不从。今人往往骄其所役，至跋扈难制，甚者反役其主，虽极辞语之工，而岂文之正哉。”

昂孝友，喜名节，学术醇正，文笔高雅，诸儒皆师尊之。既历台省，为人所挤，竟坐诗得罪，谪东海上十数年。始入翰林，言事愈切。出佐三司非所好，从宗室承裕军，承裕失利，跳走上谷，众欲径归，昂独不从，城陷，与其从子嗣明同死于难。嗣明字晦之。

王庭筠字子端，河东人。生未期，视书识十七字。七岁学诗，十一岁赋全题。稍长，涿郡王翛一见，期以国士。登大定十六年进士第。调恩州军事判官，临政即有声。郡民邹四者谋为不轨，事觉，逮捕千余人，而邹四窜匿不能得。朝廷遣大理司直王仲轲治其狱，庭筠以计获邹四，分别诖误，坐预谋者十二人而已。再调馆陶主簿。

明昌元年三月，章宗谕旨学士院曰：“王庭筠所试文，句太长，朕不喜此。亦恐四方效之。”又谓平章张汝霖曰：“王庭筠文艺颇佳，然语句不健，其人才高，亦不难改也。”四月，召庭筠试馆职，中选。御史台言庭筠在馆陶尝犯赃罪，不当以馆阁处之，遂罢。乃卜居彰德，买田隆虑，读书黄华山寺，因以自号。是年十二月，上因语及学士，叹其乏材，参政守贞曰：“王庭筠其人也。”三年，召为应奉翰林文字，命与秘书郎张汝方品第法书、名画，遂分入品者为五百五十卷。

五年八月，上顾谓宰执曰：“应奉王庭筠，朕欲以诏诰委之，其人才亦岂易得。近党怀英作《长白山册文》，殊不工。闻文士多妒庭筠者，不论其文顾以行止为訾。大抵读书人多口颊，或相党。昔东汉之士与宦官分朋，固无足怪。如唐牛僧孺、李德裕，宋司马光、王安石，均为儒者，而互相排毁何耶。”遂迁庭筠为翰林修撰。

承安元年正月，坐赵秉文上书事，削一官，杖六十，解职，语在《秉文传》。二年，降授郑州防御判官。四年，起为应奉翰林文字。泰和元年，复为翰林修撰，扈从秋山，应制赋诗三十余首，上甚嘉之。明年，卒，年四十有七。上素知其贫，诏有司赙钱八十万以给丧事，求生平诗文藏之秘阁。又以御制诗赐其家，其引云：“王遵古，朕之故人也。乃子庭筠，复以才选直禁林者首尾十年，今兹云亡，玉堂、东观无复斯人矣。”

庭筠仪观秀伟，善谈笑，外若简贵，人初不敢与接。既见，和气溢于颜间，殷勤慰籍如恐不及，少有可取极口称道，他日虽百负不恨也。从游者如韩温甫、路元亨、张进卿、李公度，其荐引者如赵秉文、冯璧、李纯甫，皆一时名士，世以知人许之。

为文能道所欲言，暮年诗律深严，七言长篇尤工险韵。有《藂辨》十卷，文集四十卷。书法学米元章，与赵沨，赵秉文俱以名家，庭筠尤善山水墨竹云。

子曼庆，亦能诗并书，仕至行省右司郎中，自号“澹游”云。

刘昂字之昂，兴州人。大定十九年进士。曾、高而下七世登科。昂天资警悟，律赋自成一家，作诗得晚唐体，尤工绝句。李纯甫《故人外传》云，昂早得仕，年三十三为尚书省掾，调平凉路转运副使。时术士有言昂官止五品，昂不信。俄以母忧去职，连蹇十年，卜居洛阳，有终焉之志。有荐其才于章宗者，泰和初，自国子司业擢为左司郎中。会掌书大中与贾铉漏言除授事，为言者所劾，狱辞连昂。章宗震怒。一时闻人如史肃、李著、王宇、宗室从郁皆谴逐之，铉寻亦罢政。昂降上京留守判官，道卒，竟如术者之言。

李经字天英，锦州人。作诗极刻苦，喜出奇语，不蹈袭前人。李纯甫见其诗曰：“真今世太白也。”

由是名大震。再举不第，拂衣去。南渡后，其乡帅有表至朝廷，士大夫识之曰："此天英笔也。"朝议以武功就命倅其州，后不知所终。

刘从益字云卿，浑源人。其高祖撝，天会元年词赋进士，子孙多由科第入仕。从益登大安元年进士第，累官监察御史，坐与当路辨曲直，得罪去。

久之，起为叶县令，修学励俗，有古良吏风。叶自兵兴，户减三之一，田不毛者万七千亩有奇，其岁入七万石如故。从益请于大司农，为减一万，民甚赖之，流亡归者四千余家。未几，被召，百姓诣尚书省乞留，不听。入授应奉翰林文字，逾月以疾卒，年四十四。叶人闻之，以端午罢酒为位而哭，且立石颂德，以致哀思。

从益博学强记，精于经学。为文章长于诗，五言尤工，有《蓬门集》。

子祁字京叔。为太学生，甚有文名。值金末丧乱，作《归潜志》以纪金事，修《金史》多采用焉。

吕中孚字信臣，冀州南宫人。张建字吉甫，蒲城人。皆有诗名。中孚有《清漳集》。

建，明昌初，授绛州教官，召为宫教、应奉翰林文字。以老请致仕，章宗爱其纯素，不欲令去，授同知华州防御使，仍赐诗以宠之。自号"兰泉"，有集行于世。

李纯甫字之纯，弘州襄阴人。祖安上，尝魁西京进士。父采，卒于益都府治中。纯甫幼颖悟异常，初业词赋，及读《左氏春秋》，大爱之，遂更为经义学。擢承安二年经义进士。为文法庄周、列御寇、左氏、《战国策》，后进多宗之。又喜谈兵，慨然有经世心。章宗南征，两上疏策其胜负，上奇之，给送军中，后多如所料。宰执爱其文，荐入翰林。及大元兵起，又上疏论时事，不报。宣宗迁汴，再入翰林。时丞相高琪擅威福柄，擢为左司都事。纯甫审其必败，以母老辞去。既而高琪诛，复入翰林，连知贡举。正大末，坐取人逾新格，出倅坊州。未赴，改京兆府判官。卒于汴，年四十七。

纯甫为人聪敏，少自负其材，谓功名可俯拾，作《矮柏赋》，以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由小官上万言书，援宋为证，甚切，当路者以迂阔见抑。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纵酒自放，无仕进意。得官未成考，旋即归隐。日与禅僧士子游，以文酒为事，啸歌袒裼出礼法外，或饮数月不醒。人有酒见招，不择贵贱必往，往辄醉，虽沉醉亦未尝废著书。然晚年喜佛，力探其奥义。自类其文，凡论性理及关佛老二家者号"内藁"，其余应物文字为"外藁"。又解《楞严》、《金刚经》、《老子》、《庄子》。又有《中庸集解》、《鸣道集解》，号"中国心学、西方文教"，数十万言，以故为名教所贬云。

王郁字飞伯，大兴人。仪状魁奇，目光如鹘。少居钓台，闭门读书，不接人事。久之，为文法柳宗元，闳肆奇古，动辄数千言。歌诗俊逸，效李白。尝作《王子小传》以自叙。

天兴初元，汴京被围，上书言事，不报。四月，围稍解，挺身突出，为兵士所得。其将遇之甚厚，郁经行无机防，为其下所忌，见杀。临终，怀中出书曰："是吾平生著述，可传付中州士夫曰：王郁死矣。"年三十余。同时以诗鸣者，雷琯、侯册、王元粹云。

宋九嘉字飞卿，夏津人。为人刚直豪迈，少游太学，有能赋声。长从李纯甫读书，为文有奇气，与雷渊、李经相伯仲。中至宁元年进士第。历蓝田、高陵、扶风、三水四县令，咸以能称。入为翰林应奉。正大中，以疾去。没于癸巳之难。

庞铸字才卿，辽东人。少擢第，仕有声。南渡后，为翰林待制，迁户部侍郎。坐游贵戚家，出倅东平，改京兆路转运使，卒。博学能文，工诗，造语奇健不凡，世多传之。

李献能字钦叔，河中人。先世有为金吾卫上将军者，时号"李金吾家"。迨献能昆弟皆以文学名，从兄献卿、献诚、从弟献甫相继擢第，故李氏有"四桂堂"。

献能苦学博览，于文尤长于四六。贞祐三年，特赐词赋进士，廷试第一人，宏词优等。授应奉翰林文字。在翰苑凡十年，出为鄜州观察判官。用荐者复为应奉，俄迁修撰。正大末，以镇南军节度副使充河中帅府经历官。大元兵破河中，奔陕州，行省以权左右司郎中，值赵三三军变遇害，年四十三。

献能为人眇小而墨色，颇有髯。善谈论，每敷说今古，声铿亮可听。作诗有志于风雅，又刻意

乐章。在翰院，应机敏捷号得体。赵秉文、李纯甫尝曰："李献能天生今世翰苑材。"故每荐之，不令出馆。

家故饶财，尽于贞祐之乱，在京师无以自资。其母素豪奢，厚于自奉，小不如意则必诃谴，人视之殆不堪忧，献能处之自若也。时人以纯孝称之。尝谓人云："吾幼梦官至五品，寿不至五十。"后竟如其言。

王若虚字从之，槁城人也。幼颖悟，若夙昔在文字间者。擢承安二年经义进士。调鄜州录事，历管城门山二县令，皆有惠政，秩满，老幼攀送，数日乃得行。用荐入为国史院编修官，迁应奉翰林文字。奉使夏国，还授同知泗州军州事，留为著作佐郎。正大初，《宣宗实录》成，迁平凉府判官。未几，召为左司谏，后转延州刺史，入为直学士。

天兴元年，哀宗走归德。明年春，崔立变。群小附和，请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省命召若虚为文。时奕辈恃势作威，人或少忤，则谗构立见屠灭。若虚自分必死，私谓左右司员外郎元好问曰："今召我作碑，不从则死。作之则名节扫地，不若死之为愈。虽然，我姑以理谕之。"乃谓奕辈曰："丞相功德碑当指何事为言。"奕辈怒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灵百万，非功德乎？"曰："学士代王言，功德碑谓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则朝官皆出其门，自古岂有门下人为主帅诵功德而可信乎后世哉。"奕辈不能夺，乃召太学生刘祁、麻革辈赴省，好问、张信之喻以立碑事，曰："众议属二君，且已白郑王矣，二君其无让。"祁等固辞而别。数日，促迫不已，祁即为草定，以付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乃共删定数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后兵入城，不果立也。

金亡，微服北归镇阳，与浑源刘郁东游泰山，至黄岘峰，憩萃美亭，顾谓同游曰："汩没尘土中一生，不意晚年乃造仙府，诚得终老此山，志愿毕矣。"乃令子忠先归，遣子恕前行视夷险，因垂足坐大石上，良久瞑目而逝，年七十。所著文章号《慵夫集》若干卷，《滹南遗老》若干卷，传于世。

王元节字子元，弘州人也。祖山甫，辽户部侍郎。父诩，海陵朝，左司员外郎。元节幼颖悟，虽家世贵显，而从学甚谨。浑源刘撝爱其才俊，以女妻之，遂传其赋学。登天德三年词赋进士第。雅尚气节，不能随时俯仰，故仕不显。及迁密州观察判官。既罢，即逍遥乡里，以诗酒自娱，号曰"遁斋"。年五十余卒。有诗集行于世。

弟元德，亦第进士。有能名于时，终南京路提刑使。

孙国纲字正之。业儒术，尤长吏事。为人端重乐易，或有忤者略不与校，亦未尝形于怒色。大安三年，试补尚书吏部掾，未几，转御史台令史。宣宗闻其材干，兴定三年特召为近侍，奉职承应，甚见宠遇，勒留凡三考，出为同知申州事。无何，召为笔砚直长，擢监察御史，秩满，敕留再任，盖知其材器故也。

开兴元年，关陕完颜总帅屯河中府，与大元军战败绩，哀宗遣国纲乘上厩马，径诣河中问败军之由，还至中途，值大兵见杀，时年四十四。

麻九畴字知几，易州人。三岁识字，七岁能草书，作大字有及数尺者，一时目为神童。章宗召见，问："汝入宫殿中亦惧怯否？"对曰："君臣，父子也。子宁惧父耶？"上大奇之。弱冠入太学，有文名。

南渡后，寓居郾、蔡间，入遂平西山，始以古学自力。博通《五经》，于《易》、《春秋》为尤长。兴定末，试开封府，词赋第二，经义第一。再试南省，复然。声誉大振，虽妇人小儿皆知其名。及廷试，以误绌，士论惜之。已而，隐居不为科举计。正大初，门人王说、王采苓俱中第，上以其年幼，怪而问之，乃知尝师九畴。平章政事侯挚、翰林学士赵秉文连章荐之，特赐卢亚榜进士第。以病，未拜官告归。再授太常寺太祝，权博士，俄迁应奉翰林文字。

九畴性资野逸，高蹇自便，与人交，一语不相入则迳去不返顾。自度终不能与世合，顷之，复谢病去。居郾城，天兴元年，大元兵入河南，挈家走确山，为兵士所得，驱至广平，病死，年五十。

九畴初因经义学《易》，后喜邵尧夫《皇极书》，因学算数，又喜卜筮、射覆之术。晚更喜医，与名医张子和游，尽传其学，且为润色其所著书。为文精密奇健，诗尤工致。后以避谤忌，持戒不作。明昌以来，称神童者五人，太才常添寿四岁能作诗，刘滋、刘微、张汉臣后皆无称，独知几能

自树立，耆旧如赵秉文，以征君目之而不名。

李汾字长源，太原平晋人。为人尚气，跌宕不羁。性褊躁，触之辄怒，以是多为人所恶。喜读史。工诗，雄健有法。避乱入关，京兆尹子容爱其材，招致门下。留二年去，之泾州，谒左丞张行信，一见即以上客礼之。

元光间，游大梁，举进士不中，用荐为史馆书写。书写，特抄书小史耳，凡编修官得日录，纂述既定，以藁授书写，书写录洁本呈翰表。汾既为之，殊不自聊。时赵秉文为学士，雷渊、李献能皆在院，刊修之际，汾在旁正襟危坐，读太史公、左丘明一篇，或数百言，音吐洪畅，旁若无人。既毕，顾四坐漫为一语云“看”。秉笔诸人积不平，而雷、李尤切齿，乃以嫚骂官长讼于有司，然时论亦有不直雷、李者，寻罢入关。

明年来京师，上书言时事，不合，去客唐、邓间。恒山公武仙署行尚书省讲议官。既而，仙与参知政事完颜思烈相异同，颇谋自安，惧汾言论，欲除之。汾觉，遁泌阳，仙令总帅王德追获之，销养马平，绝食而死，年未四十。

汾平生诗甚多，不自收集，世所传者十二三而已。

元德明，系出拓拔魏，太原秀容人。自幼嗜读书，口不言世俗鄙事，乐易无畦畛，布衣疏食处之自若，家人不敢以生理累之。累举不第，放浪山水间，饮酒赋诗以自适。年四十八卒。有《东岩集》三卷。子好问，最知名。

好问字裕之。七岁能诗。年十有四，从陵川郝晋卿学，不事举业，淹贯经传百家，六年而业成。下太行，渡大河，为《箕山》、《琴台》等诗，礼部赵秉文见之，以为近代无此作也。于是名震京师。

中兴定五年第，历内乡令。正大中，为南阳令。天兴初，擢尚书省掾，顷之，除左司都事，转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金亡，不仕。

为文有绳尺，备众体。其诗奇崛而绝雕刿，巧缛而谢绮丽。五言高古沈郁。七言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歌谣慷慨挟幽、并之气。其长短句，揄扬新声，以写恩怨者又数百篇。兵后，故老皆尽，好问蔚为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铭志尽趋其门。其所著文章诗若干卷、《杜诗学》一卷、《东坡诗雅》三卷、《锦禨》一卷、《诗文自警》十卷。

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已所当任。时金国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乃言于张，愿为撰述，既而为乐夔所沮而止。好问曰：“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今所传者有《中州集》及《壬辰杂编》若干卷。年六十八卒，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赞曰：韩昉、吴激，楚材而晋用之，亦足为一代之文矣。蔡珪、马定国之该博，胡砺、杨伯仁之敏赡，郑子聃、麻九畴之英俊，王郁、宋九嘉之迈往。三李卓荦，纯甫知道，汾任气，献能尤以纯孝见称。王庭筠、党怀英、元好问自足知名异代。王竞、刘从益、王若虚之吏治，文不掩其所长。蔡松年在文艺中，爵位之最重者，道金人言利，兴党狱，杀田珏，文不能掩其所短者欤？事继母有至行，其死家无余赀，有足取云。

金史卷一二七　列传第六五

王震　刘政

褚承亮　王去非　赵质　杜时昇

王汝梅　宋可　辛愿　王予可

孝友者人之至行也，而恒性存焉。有子者欲其孝，有弟者欲其友，岂非人之恒情乎。为子而孝，为弟而友，又岂非人之恒性乎。以人之恒情责人之恒性，而不副所欲者恒有焉。有竭力于是，岂非难乎。天生五谷以养人，五谷之有恒性也。服田力穑以望有秋，农夫之有恒情也。五谷熟，人民育，岂异事乎。然以唐、虞之世，“黎民阻饥”不免以命稷，“百姓不亲、五品不逊”不免以命契，以是知顺成不可必，犹孝友之不易得也。是故“有年”、大有年”以异书于圣人之经，孝友以至行传于历

代之史，劭农、兴孝之教不废于历代之政，孝弟、力田自汉以来有其科。章宗尝言："孝义之人，素行已备，虽有希觊犹不失为行善。"庶几帝王之善训矣。夫金世孝友见于旌表、载于史册者仅六人焉。作《孝友传》。

温迪罕斡鲁补，西北路宋葛斜斯浑猛安人。年十五，居父丧，不饮酒食肉，庐于墓侧。母疾，刲股肉疗之，疾愈。诏以为护卫。

陈颜，卫州汲县人。世业农。父光，宋季擢武举第，调寿阳尉，未赴。值金兵取汴，光病，围城中。颜艰关渡河，往省其父，因扶疾北归。光家奴谋良不可，诬告光与贼杀人。光系狱，榜掠不胜，因自诬服。颜诣郡请代父死，太守徐某哀之，不敢决，适帅臣至郡，以其状白，帅曰："此真孝子也。"遂并释之。天会七年，诏旌表其门闾。

刘瑜，棣州人。家贫甚，母丧不能具葬，乃质其子以给丧事。明昌三年，诏赐粟帛，复其终身。

孟兴，蚤丧父，事母孝谨，母没，丧葬尽礼。事兄如事其父。明昌三年，诏赐帛十匹、粟二十石。

王震，宁海州文登县人。为进士学。母患风疾，刲股肉杂饮食中，疾遂愈。母没，哀泣过礼，目生翳。服除，目不疗而愈，皆以为孝感所致。特赐同进士出身，诏尚书省拟注职任。

刘政，洺州人。性笃孝，母老丧明，政每以舌舐母目，逾旬母能视物。母疾，昼夜侍侧，衣不解带，刲股肉啖之者再三。母死，负土起坟，乡邻欲佐其劳，政谢之。葬之日，飞鸟哀鸣，翔集丘木间。庐于墓侧者三年。防御使以闻，除太子掌饮丞。

孔子称逸民伯夷、叔齐、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其立心造行之异同，各有所称谓，而柳下惠则又尝仕于当世者也。长沮、桀溺之徒，则无所取焉。后世，凡隐遁之士其名皆列于史传，何欤？盖古之仕者，其志将以行道，其为贫而仕下列者，犹必先事而后食焉。后世干禄者多，其先人尚人之志与叹老嗟卑之心，能去是者鲜矣。故君子于士之远引高蹈者特称述之，庶闻其风犹足以立懦廉顽也。作《隐逸传》。

褚承亮字茂先，真定人。宋苏轼自定武谪官过真定，承亮以文谒之，大为称赏。宣和五年秋，应乡试，同试者八百人，承亮为第一。明年，登第。调易州户曹，未赴，会金兵南下。

天会六年，斡离不既破真定，拘籍境内进士试安国寺，承亮名亦在籍中，匿而不出。军中知其才，严令押赴，与诸生对策。策问"上皇无道、少帝失信"。举人承风旨，极口诋毁。承亮诣主文刘侍中曰："君父之罪岂臣子所得言耶。"长揖而出。刘为之动容。余悉放第，凡七十二人，遂号七十二贤榜。状元许必仕为郎官，一日出左掖门，堕马，首中阈石死，余皆无显者。刘多承亮之谊，荐知稿城县。漫应之，即弃去。年七十终，门人私谥曰"玄贞先生"。

子席珍，正隆二年进士，官州县有声。

王去非字广道，平阴人。尝就举，不得意即屏去，督妻孥耕织以给伏腊。家居教授，束修有余辄分惠人。弟子班帏贫不能朝夕，一女及笄，去非为办资装嫁之。北邻有丧忌东出。西与北皆人居，南则去非家，去非坏蚕室使丧南出，遂得葬焉。大定二十四年卒，年八十四。

赵质字景道，辽相思温之裔。大定末，举进士不第，隐居燕城南，教授为业。明昌间，章宗游春水过焉，闻弦诵声，幸其斋舍，见壁间所题诗，讽咏久之，赏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辞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长林丰草，金镳玉络非所愿也。况圣明在上，可不容巢、由为外臣乎。"上益奇之，赐田亩千，复之终身。泰和二年卒，年八十五。

杜时昇字进之，霸州信安人。博学知天文，不肯仕进。承安、泰和间，宰相数荐时昇可大用。时昇谓所亲曰："吾观正北赤气如血，东西亘天，天下当大乱，乱而南北当合为一。消息盈虚，循环无端，察往考来，孰能违之。"是时，风俗侈靡，纪纲大坏，世宗之业遂衰。时昇乃南渡河，隐居嵩、洛山中，从学者甚众。大抵以"伊洛之学"教人自时昇始。

正大间，大元兵攻潼关，拒守甚坚，众皆相贺，时昇曰："大兵皆在秦、巩间，若假道于宋，出襄、汉入宛、叶，铁骑长驱势如风雨，无高山大川为之阻，土崩之势也。"顷之，大元兵果自饶峰关涉襄阳出南阳，金人败绩于三峰山，汴京不守，皆如时昇所料云。正大末，卒。

郝天挺字晋卿，泽州陵川人。早衰多疾，厌于科举，遂不复充赋。太原元好问尝从学进士业，天挺曰：“今人赋学以速售为功，六经百家分磔缉缀，或篇章句读不之知，幸而得之，不免为庸人。”又曰：“读书不为艺文，选官不为利养，唯通人能之。”又曰：“今之仕多以贪败，皆苦饥寒不能自持耳。丈夫不耐饥寒，一事不可为。子以吾言求之，科举在其中矣。”或曰：“以此学进士无乃戾乎？”天挺曰：“正欲渠不为举子尔。”

贞祐中，居河南，往来淇卫间。为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宁落魄困穷，终不一至豪富之门。年五十，终于舞阳。

薛继先字曼卿。南渡后，隐居洛西山中，课童子读书。事母孝，与人交谦逊和雅，所居化之。子纯孝字方叔，有父风。有诈为曼卿书就方叔取物者，曼卿年已老状貌如少者，客不知其为曼卿而以为方叔也，而与之书，曼卿如所取付之。

监察御史石玠行部过曼卿，曼卿不之见。或言君何无乡曲情，曼卿曰：“君未之思耳。凡今时政未必皆善，御史一有所劾，将谓自我发之，同恶相庇，他日并邻里必有受祸者。”其畏甚皆此类。壬辰之乱，病没宜阳。

高仲振字正之，辽东人，其兄领开封镇兵，仲振依之以居。既而以家业付其兄，挈妻子入嵩山。博极群书，尤深《易皇极经世》学。安贫自乐，不入城市，山野小人亦知敬之。尝与其弟子张潜、王汝梅行山谷间，人望之翩然如仙。或自仲振尝遇异人教以养生术，尝终日燕坐，骨节戛戛有声，所谈皆世外事，有扣之者辄不复语云。

张潜字仲升，武清人。幼有志节，慕荆轲、聂政为人，年三十始折节读书。时人高其行谊，目曰：“张古人。”后客嵩山，从仲振受《易》。年五十，始娶鲁山孙氏，亦有贤行，夫妇相敬如宾，负薪拾穗，行歌自得，不知其贫也。邻里有为潜种瓜者，及熟让潜，潜弗许，竟分而食之。尝行道中拾一斧，夫妇计度移时，乃持归访其主还之。里有兄弟分财者，其弟曰：“我家如此，独不畏张先生知耶。”遂如初。天兴间，潜挈家避兵少室，乃不食七日死，孙氏亦投绝涧死焉。

王汝梅字大用，大名人。始由律学为伊阳簿，秩满，遂隐居不仕。性嗜书，动有礼法。生徒以法经就学者，兼授以经学。诸生服其教，无敢为非义者。同业尝悯其贫，时周之，皆谢不受。后不知所终。

宋可字予之，武陟人。其姑适大族槁氏，贞祐之兵，夫及子皆死于难。姑以白金五十笏遗可，可受不辞。其后姑得槁氏疏族立为后，挈之省外家。可乃置酒会乡邻，谓姑曰：“姑往时遗可以金，可以槁氏无子故受之。今有子矣，此金槁氏物，非姑物也，可何名取之。”因呼妻子舁金归之，乡里用是重之。

未几，北兵驻山阳，军中有闻可名者，访知所在，质其子，使人招之曰：“从我者祸福共之，不然，汝子死矣。”亲旧竞劝之往，可皆谢不从，曰：“吾有子无子，与吾儿死生，皆有命焉。岂以一子故，并平生所守者亡之。”后竟以无子。

辛愿字敬之，福昌人。年二十五始知读书，取《白氏讽谏集》自试，一日便能背诵。乃聚书环堵中读之，至《书伊训》、《诗河广》颇若有所省，欲罢不能，因更致力焉。由是博极书史，作文有绳尺，诗律精严有自得之趣。

性野逸不修威仪，贵人延客，麻衣草履、足胫赤露坦然于其间，剧谈豪饮，傍若无人。尝谓王郁曰：“王侯将相，世所共嗜者，圣人有以得之亦不避。得之不以道，与夫居之不能行己之志，是欲澡其身而伏于厕也。是难与他人道，子宜保之。”其志趣如此。

后为河南府治中高廷玉客。廷玉为府尹温迪罕福兴所诬，愿亦被讯掠，几不得免，自是生事益狼狈。

愿雅负高气，不能从俗俯仰，迫以饥冻流离，往往见之于诗。有诗数千首，常贮竹橐中。正大末，殁洛下。其诗有云：“黄、绮暂来为汉友，巢、由终不是唐臣。”真处士语也。

王予可字南云，河东吉州人。父本军校，予可亦尝隶籍。年三十许，大病后忽发狂，久之能把笔作诗文，及说世外恍惚事。南渡后，居上蔡、遂平、郾城之间，遇文士则称“大成将军”，于佛前

则称“谛摩龙什”，于道则称“驺天玄俊”，于贵游则称“威锦堂主人”。

为人躯干雄伟，貌奇古，戴青葛巾，项后垂双带若牛耳，一金镂环在顶额之间。两颊以青涅之为翠靥。衣长不能掩胫。落魄嗜酒，每入城，市人争以酒食遗之。夜宿土室中，夏月或尸秽在傍、蛆虫狼藉不恤也。

人与之纸，落笔数百言，或诗或文，散漫碎杂，无句读、无首尾，多六经中语及韵学家古文奇字，字画峭劲，遇宋讳亦时避之。或问以故事，其应如响，诸所引书皆世所未见。谈说之际稍若有条贯，则又以诞幻语乱之。麻九畴、张珏与之游最狎，言其诗以百分为率，可晓者才二三耳。

壬辰兵乱，为顺天将领所得，知其名，窃议欲挈之北归，馆于州之瑞云观。予可明日见将领自言曰：“我不能住君家瑞云观也。”不数日卒。后复有见于淮上者。

赞曰：金世隐逸不多见，今于简册所有，得十有二人焉。其卓尔不群者三人。褚承亮宋人，勒试进士，主司发策问宋徽、钦之罪，承亮长揖而去之。方金人重举业，杜时升居山中，首以“伊洛之学”教后进。宋可不愿仕，人执其子为质，宁弃而不就，遂以无子。虽制行过中，岂不贤于杀妻以求大将者乎。大夫士见善明、用心刚，故能为人所难为者如此。

金史卷一二八　列传第六六

卢克忠　牛德昌　范承吉　王政
刘焕　高昌福　孙德渊　赵鉴
张彀　赵重福　武都　纥石烈德
张特立　王浩

金自穆宗号令诸部不得称都孛堇，于是诸部始列于统属。太祖命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一如郡县置吏之法。太宗既有中原，申画封疆，分建守令。熙宗遣廉察之使循行四方。世宗承海陵凋敝之余，休养生息，迄于明昌、承安之间，民物滋殖，循吏迭出焉。泰和用兵，郡县多故，吏治衰矣。宣宗尚刀笔之习，严考核之法，能吏不乏，而岂弟之政罕见称述焉。金百余年吏治始终可考，于是作《循吏传》。

卢克忠，贵德州凤集人。高永昌据辽阳，克忠走诣金源郡王斡鲁营降，遂以撒屋出为乡导。斡鲁克东京，永昌走长松岛，克忠与渤海人挞不也追获之。收国二年，授世袭谋克。其后，定燕伐宋皆与有功，除登州刺史，改刺澶州。

天德间，同知保大军节度使。绥德州军卒数人道过鄜城，求宿民家，是夜有贼剽主人财而去。有司执假宿之卒，系狱榜掠诬服。克忠察其冤，独不肯署，未几果得贼，假宿之卒遂释。

大定二年，除北京副留守，会民艰食，克忠下令凡民有蓄积者计留一岁，悉平其价籴之，由是无捐瘠之患。转陈州防御使，后以静难军节度使致仕，卒。

牛德昌字彦钦，蔚州定安人。父铎，辽将作大监。德昌少孤，其母教之学，有劝以就荫者，其母曰：“大监遗命不使作承奉也。”中皇统二年进士第，调矾山簿。

迁万泉令。属蒲、陕荐饥，群盗充斥，州县城门昼闭。德昌到官，即日开城门纵百姓出入，榜曰：“民苦饥寒，剽掠乡聚以偷旦夕之命，甚可怜也。能自新者一不问。”贼皆感激解散，县境以安。府尹王伯龙嘉之，礼待甚厚。累官刑部、吏部侍郎，中都路都转运使，广宁、太原尹。卒，赠中奉大夫。

范承吉字宠之。好学问，属辽季盗贼起，虽避地未尝废书。天庆八年中进士丙科，授秘书省校书郎，至大定府金源令。归朝为御前承应文字。天会初，迁殿中少监。四年，从攻太原，迁少府监。五年，宗翰克宋，所得金珠承吉司其出入，无毫发欺，及还，犊车载书史而已。寻迁昭文馆直学士，知绛州。

先是，军兴，民有为将士所掠而逃归者，承吉使吏遍谕，俾其自实，凡数千人，具白元帅府，许自赎为良，或贫无赀者以公厨代输。六年，改河东北路转运使。时承宋季之弊，民赋繁重失当，承吉乃为经画，立法简便，所入增十数万斛，官既足而民有余。历同知平阳尹、西京副留守，迁河

东南路转运使，改同签燕京留守事、顺天军节度使。属地震坏民庐舍，有欲争先营葺者，工匠过取其直，承吉命官属董其役，先后以次，不间贫富，民赖以省费。

历镇西军节度使、行台礼尚书、泰宁军节度使，复镇顺天。奚卒散居境内，率数千人为盗，承吉绳以法不少贷，惧而不敢犯。贞元二年以光禄大夫致仕，卒年六十六。

王政，辰州熊岳人也。其先仕渤海及辽，皆有显者。政当辽季乱，浮沈州里。高永昌据辽东，知政材略，欲用之。政度其无成，辞谢不就。永昌败，渤海人争缚永昌以为功，政独逡巡引退。吴王阇母闻而异之，言于太祖，授卢州渤海军谋克。从破白霫，下燕云。及金兵伐宋，滑州降，留政为安抚使。前此，数州既降，复杀守将反为宋守。及是，人以为政忧，政曰："苟利国家，虽死何避。"宋王宗望壮之，曰："身没王事，利及子孙，汝言是也。"政从数骑入州。是时，民多以饥为盗，坐系。政皆释之，发仓廪以赈贫乏，于是州民皆悦，不复叛。傍郡闻之，亦多降者。宋王召政至辕门，抚其背曰："吾以汝为死矣，乃复成功耶。"慰谕者久之。

天会四年，为燕京都麹院同监。未几，除同知金胜军节度使事。改权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兼掌军资。是时，军旅始定，管库纪纲未立，掌吏皆因缘为奸。政独明会计，严扃鐍，金帛山积而出纳无锱铢之失。吴王阇母戏之曰："汝为官久矣，而贫不加富何也？"对曰："政以杨震四知自守，安得不贫。"吴王笑曰："前言戏之耳。"以黄金百两、银五百两及所乘马遗之。

六年，授左监门将军，历安州刺史、檀州军州事、户吏房主事。天眷元年，迁保静军节度使，致仕卒，年六十六。

政本名南撒里，尝使高丽，因改名政。子遵仁、遵义、遵古。遵古子庭筠有传。

张奕字彦微，其先泽州高平人。以荫补官，仕齐为归德府通判。齐国废，齐兵之在郡者二万人谋为乱，约夜半举燎相应。奕知之，选市人丁壮授以兵，结阵扼其要巷，开小南门以示生路，乱不得作，比明亡匿略尽，擒其首恶诛之。后五日，都统完颜鲁补以军至归德，欲根株余党，奕以阖门保郡人无他，遂止。行台承制除同知归德尹。

天眷元年，以河南与宋，改同知沂州防御使事。三年，宗弼复取河南，征奕赴行省，既定汴京，授汴京副留守。历陈、秦州防御使，同知太原尹。

晋宁军报夏人侵界，诏奕往征之。奕至境上，按籍各归所侵土，还奏曰："折氏世守麟府，以抗夏人。本朝有其地遂以与夏。夏人夷折氏坟垅而戮其尸，折氏怨入骨髓而不得报也。今复使守晋宁，故激怒夏人使为鼠侵，而条上其罪，苟欲开边衅以雪私仇耳。独可徙折氏他郡，则夏人自安。"朝廷从之，遂移折氏守青州。

政隆间，同知西京留守事，迁河东北路转运使。大定二年，征为户部尚书，甫视事，得疾卒。

李瞻，蓟州玉田人。辽天庆二年进士，为平州望云令。张觉据平州叛，以瞻从事。宗望复平州，觉亡去，城中复叛，瞻逾城出降，其子不能出，为贼所害。宋王宗望嘉之，承制以为兴平府判官。

天会三年，迁大理少卿，从宗望南伐，为汉军粮料使。四年，金兵围汴，宋人请割河北三镇，瞻与礼部侍郎李天翼安抚河北东、西两路，略定怀、浚、卫等州卫汤阴等县。七年，知宁州，累迁德州防御使。为政宽平，民怀其惠，相率诣京师请留者数百千人。

贞元三年，迁济州路转运使，改忠顺军节度使。正隆末，盗贼蜂起，瞻增筑城垒为备，蔚人赖之以安。大定初，卒于官。

刘敏行，平州人。登天会三年进士。除太子校书郎，累迁肥乡令。岁大饥，盗贼掠人为食。诸县老弱入保郡城，不敢耕种，农事废，畎亩荒芜。敏行白州，借军士三十护县民出耕，多张旗帜为疑兵，敏行率军巡逻，日暮则阅民入城，由是盗不敢犯而耕稼滋殖。

转高平令。县城圮坏久不修，大盗横恣，掠县镇不能御。敏行出已俸，率僚吏出钱顾役缮治，百姓欣然从之，凡用二千人，版筑遂完。乡村百姓入保，贼至不能犯。凡九迁，为河北东路转运使。致仕，卒。

傅慎微字几先。其先秦州沙溪人，后徙建昌。慎微迁居长安。宋末登进士，累官河东路经制使。宋翰已克汴京，使娄室定陕西，慎微率众迎战，兵败被获，送至元帅府。元帅宗翰爱其才学，弗杀，

羁置归化州，希尹收置门下。宗弼复取河南地，起为陕西经略使，寻权同州节度使事。明年，陕西大旱，饥死者十七八，以慎微为京兆、鄜延、环庆三路经济使，许以便宜。慎微募民入粟，得二十余万石，立养济院饲饿者，全活甚众。改同知京兆尹，权陕西诸路转运使。复修三白、龙首等渠以溉田，募民屯种，贷牛及种子以济之，民赖其利。转中京副留守，用廉改忻州刺史，累迁太常卿，除定武军节度使，移静难军，忤用事者，蓟保衡救之得免。

大定初，复为太常卿，迁礼部尚书，与翰林侍讲学士徒单子温、翰林待制移剌熙载俱兼同修国史。卒官，年七十六。

慎微博学喜著书，尝奏《兴亡金镜录》一百卷。性纯质，笃古喜谈兵，时人以为迂阔云。

刘焕字德文，中山人。宋末兵起，城中久乏食，焕尚幼，煮糠核而食之，自饮其清者，以醲厚者供其母，乡里异之。稍长就学，天寒拥粪火读书不怠。登天德元年进士。调任丘尉。县令贪污，焕母规正之，秩满，令持杯酒谢曰："尉廉慎，使我获考。"调中都市令。枢密使仆散忽土家有絛结工，牟利于市，不肯从市籍役，焕系之。忽土召焕，焕不往，暴工罪而笞之。焕初除市令，过谢乡人吏部侍郎石琚，琚不悦曰："京师浩穰，不与外郡同，弃简就烦。吾所不晓也。"至是，始重之。

以廉升京兆推官，再迁北京警巡使。捕二恶少杖于庭中，戒之曰："孝弟敬慎，则为君子。暴戾隐贼，则为小人。自今以往，毋狃于故习，国有明罚，吾不得私也。"自是，众皆畏惮，毋敢犯者。召为监察御史，父老数百人或卧车下，或挽其靴镫，曰："我欲复留使君期年，不可得也。"

以本官摄户部员外郎。代州钱监杂青铜铸钱，钱色恶，类铁钱民间盗铸，抵罪者众，朝廷患之，下尚书省议。焕奏曰："钱宝纯用黄铜精制之，中濡以锡，若青铜可铸，历代无缘不用。自代州取二分与四六分，青黄杂糅，务省铜而功易就。由是，民间盗铸，陷罪者众，非朝廷意也。必欲为天下利，宜纯用黄铜，得数少而利远。其新钱已流行者，宜验数输纳准换。"从之。

再迁管州刺史，耆老数百人疏其著迹十一事，诣节镇请留焕，曰："刺史守职奉法，乞留之。"以廉升郑州防御使，迁官一阶，转同知北京留守事。

世宗幸上京，所过州郡大发民夫治桥梁驰道，以希恩赏，焕所部惟平治端好而已。上嘉其意，迁辽东路转运使，卒。

高昌福，中都宛平人。父履，辽御史中丞致仕，太宗闻其名召之，未及入见而卒，特诏昌福释服应举。登天会十年进士第，补枢密院令史。明年，辟元帅府令史。

皇统初，宗弼复河南，元帅府治汴，人有疑似被获，皆目为宋谍者，即杀之。昌福谳得其实，释去者甚众。

许州都统韩常用法严，好杀人，遣介送囚于汴，或道亡，监吏自度失囚恐得罪，欲尽杀诸囚以灭口。昌福识监吏意，穷竟其状，免死者十七八，而诸吏遂怨昌福，欲构害之。是时方用兵，梁、楚间夜多阴雨，元帅府选人侦宋兵动静，诸吏遣昌福。昌福不辞即行，尽得敌军虚实报元帅府。师还，除震武军节度副使，转行台礼部员外郎。天德间，行台罢，改绛阳军节度副使，入为兵部员外郎，改河间少尹。

世宗即位，上书陈便宜事，上披阅再三，因谓侍臣曰："内外官皆上书言事，可以知人材优劣，不然，朕何由知之。"三除同知东京留守事，治最，迁山东西路转运使、工部尚书，改彰德军节度使。上书言赋税太重，上问翰林学士张景仁曰："税法比近代为轻，而以为重何也？"景仁曰："今之税殊轻，若复轻之，国用且不足。"事遂寝。累迁河中尹，致仕，卒。

孙德渊字资深，兴中府人也。大定十六年进士，调石州军事判官、涞水丞，察廉迁沙河令。有盗秋桑者，主逐捕之，盗以叉自刺其足面，曰："秋桑例不禁采，汝何得刺我。"主惧，赂而求免，盗不从，诉之县。德渊曰："若逐捕而伤，疮必在后，今在前，乃自刺也。"盗遂引服。选尚书省令史，不就。丁父忧去官，民为刻石祠之。

察廉起复北京转运司都勾判官，以累荐迁中都左警巡使、监察御史、山东东路转运副使，累官大理丞、兼左拾遗。审官院奏德渊刚正干能，可任繁剧，遂再任。丁母忧，服除特迁恩州刺史，入为右司郎中，滕州刺史，迁同知河间府事，历大兴治中、同知府事。大安初，迁盘安军节度使，改

河北西路按察转运使，改昭义军节度使。潞州破被执，俄有拜于前者，皆沙河旧民也，密护德渊，由是得脱。

贞祐二年，拜工部尚书，摄御史中丞。是时，山东乏兵食，有司请鬻恩例举人，居丧者亦许纳钱就试。德渊奏，此大伤名教，事遂寝。寻致仕。监察御史许古论德渊“忠亮明敏，可以大用，近许告老，士大夫窃叹。望朝廷起复，必能建明以利国家”。宣宗嘉纳，未及用而卒。

赵鉴字择善，济南章丘人。宋建炎二年进士，调庐州司理参军。是时江、淮方用兵，鉴弃官还乡里。齐国建，除历城丞，转长清令，皆剧邑难治，鉴政甚著。刘豫召见，迁直秘阁、提举泾原路弓箭手、兼提点本路刑狱公事，诫之曰：“边将多不法，可痛绳之。”原州守将武悍自用，以鉴年少易之，鉴发其奸，守将坐免，郡县闻风无敢犯者。

齐废，除知城阳军，改山东东路转运副使，摄行台左司郎中。行台宰相欲以故宋宦者权都水监，鉴曰：“误国阉竖，汴人视为寇仇，付以美官，将失人望。”遂不用。以母忧解职，天德初，起为济州刺史，移涿州。海陵召鉴入朝，应对失旨，遣还郡，俄除知火山军，以病免。

大定初，起知宁海军。秋禾方熟，子方虫生，鉴出城行视，虫乃自死。再迁镇西军节度使，改河北西路转运使，致仕，卒。

蒲察郑留子文叔，东京路斡底必剌猛安人。大定二十二年进士，调高苑主簿、浚州司侯，补尚书省令史，除监察御史，累迁北京、临潢按察副使、户部侍郎。御史台奏郑留前任北京称职，迁陕西路按察使，改顺义军节度使。

西京人李安兄弟争财，府县不能决，按察司移郑留平理，月余不问。会释奠孔子庙，郑留乃引安兄弟与诸生叙齿，列坐会酒，陈说古之友悌数事，安兄弟感悟，谢曰：“节使父母也，誓不复争。”乃相让而归。

朔州多盗，郑留禁绝游食，多蓄兵器，因行春抚谕之，盗乃衰息，狱空。赐锡宴钱以褒之。

改利涉军节度使，诏括马，郑留使百姓饲养以须，御史劾之。既而伐宋，诸路括马皆瘦，惟隆州马肥，乃释郑留。大安初，徙安国军。二年，知庆阳府事。三年，夏人犯边，郑留击走之。至宁元年，改知平凉府。是时，平凉新被兵，夏人复来攻，郑留招溃卒为御守计，夏兵退，迁官四阶。贞祐二年，改东京留守，致仕。贞祐四年，卒。

郑留重厚寡言笑，人不见其喜愠，临终取奏稿尽焚之。

女奚烈守愚字仲晦，本名胡里改门，真定府路吾直克猛安人也。六岁知读书。既龀，或谓食肉昏神识，乃戒而不食。性至孝，父没时年十五，营葬如礼，治家有法，乡人称之。中明昌二年进士。调深泽主簿，治有声。迁怀仁令，改弘文校理，秩满为临沂令。有不逞辈五百人，结为党社，大扰境内，守愚下车，其党散去。蝗起莒、密间，独不入临沂境。

先是，朝廷括河朔、山东地，隐匿者没入官，告者给赏。莒州刺史教其奴告临沂人冒地，积赏钱三百万，先给官镪乃征于民，民甚苦之。守愚列其冤状白州，州不为理，即闻于户部而征还之，流民归业，县人勒其事于石。

改秘书郎。母丧，勺饮不入口三日，终丧未尝至内寝。太常寺、劝农司交辟守愚，皆不听，服除，除同知登闻检院，改著作郎、永定军节度副使。泰和伐宋，守愚为山东行六部员外郎，改大兴都总管判官。大安元年，除修起居注，转刑部员外郎、户部郎中、太子左谕德。贞祐初，除户部侍郎，数月拜谏议大夫、提点近侍局。二年，除保大军节度使，改翰林学士、参议陕西路安抚司事。安抚完颜弼重其为人，每事咨而后行。未几，有疾，诏赐御药。三年，卒。

守愚为人忠实无华，孜孜于公，盖天性然也。

石抹元字希明，懿州路胡土虎猛安人。七岁丧父，号泣不食者数日。十三居母丧如成人。尝为击鞠戏，马踣，叹曰：“生无兄弟，而数乘此险，设有不测奈何。”由是终身不复为之。补枢密院尚书省译史，调同知恩州军州事，迁监察御史，为同知淄州军州事。剧盗刘奇久为民患，一日捕获，方讯鞠，闻赦将至，亟命杖杀之，阖郡称快。改大兴府判官、沂王府司马、沁南军节度副使。河内

民家有多美橙者，岁获厚利。仇家夜入残毁之，主人捕得，乃以劫财诬其人，仇家引服，赃不可得。元摄州事，究得其情。寻改河北西转运副使，累迁山东西路按察转运使。

贞祐初，黄掴吾典征兵东平，拥众不进，大括民财，众皆忿怨。副统仆散扫合杀吾典于坐，取其符佩之，纵恣尤甚。元密疏劾扫合擅杀近臣，无上不道，扫合坐诛。移知济南府，到官六月卒。

元生平寡言笑，尚节俭，居官自守，不交权要，人以是称之。

张彀字伯英，许州临颍人。大定二十八年进士，调宁陵县主簿。改泰定军节度判官，率儒士行乡饮酒礼。改同州观察判官。是时，出兵备边，州征箭十万，限以雕雁羽为之。其价翔跃不可得。彀曰："矢去物也，何羽不可。"节度使曰："当须省报。"彀曰："州距京师二千里，如民急何。万一有责，官身任其咎。"一日之间，价减数倍。尚书省竟如所请。补尚书省令史，除同知郑州防御使事，改北京盐使。丁父忧，服除，再迁监察御史。从伐宋，迁武宁军节度副使。居母忧。贞祐二年，改惠民司令，历河南治中、隰州刺史、刑部郎中、同知河南府事，迁河东南路转运使、权行六部尚书、安抚使。兴定元年，以疾卒。

彀天性孝友，任子悉先诸弟，俸入所得亦委其弟掌之，未尝问有无云。

赵重福字履祥，丰州人。通女直大小字，试补女直诰院令史。转兵部译史、陕西提刑知法，迁陕西东路都勾判官、右藏库副使、同知陈州防御事。宋谍人苏泉入河南，重福迹之，至鱼台将渡河，见前一舟且渡，令从者大呼泉姓名，前舟中忽有苍惶失措者，执之果泉也。

改沧州盐副使。岁饥，民煮卤为盐卖以给食，盐官往往杖杀之。重福曰："宁使课殿，不忍杀人。"岁满，课殿当降，尚书右丞完颜匡、三司使按出虎知其事，乃以岁荒薄其罚，除织染署令。

大安三年，佐户部尚书张炜调兵食于古北口，迁都水少监，行西北路六部郎中，治密云县，俄兼户部员外郎。贞祐二年，以守密云功迁同知河间府事，行六部侍郎，权清州防御使，摄河北东路兵马都总管。三年，河间被围，有刘中者尝与重福密云联事，劝重福出降，重福不听。是时，河间兵少，多羸疾不任战，欲亡去。重福劝其父老率其子弟，强者战、弱者守，会久雨围乃解去。迁河东北路转运使，致仕。元光二年，卒。

武都字文伯，东胜州人。大定二十二年进士，调阳谷主簿，迁商水令。县素多盗，凡奸民尝纵火行劫、椎埋发冢者，都皆廉得姓名，榜之通衢，约毋再犯，悉奔他境。察廉迁南京路转运度支判官，累迁中都路都转运副使，以亲老，与弟监察御史郁俱乞侍。寻丁忧，服除，调太原治中，复为都转运副使，迁滦州刺史。充宣差北京路规措官，都拘括散逸官钱百万。入为户部郎中，权右司郎中，奏事称旨。被诏由海道漕辽东粟赈山东，都高其价直募人入粟，招海贾船致之。三迁中都、西京按察副使。大安三年，充宣差行六部侍郎，以劳迁本路按察使，行西南路六部尚书，佐元帅抹捻尽忠备御西京，有劳，召为户部尚书，赏银二百两、绢一百匹。

宣宗即位，议卫绍王降封，语在《卫绍王纪》。顷之，中都戒严，都知大兴府，佩虎符便宜行事，弹压中外军民。都醉酒以亵衣见诏使，坐是解职。起为刑部尚书。中都解围，为河东路宣抚使，俄以参知政事胥鼎代之。兴定元年，以疾卒。

纥石烈德字广之，真定路山春猛安人。明昌二年进士，调南京教授。察廉能迁厌次令，补尚书省令史，除同知泗州防御事、监察御史、大名治中、安、曹、裕三州刺史，历同知临潢、大兴府事。

贞祐二年，迁肇州防御使。是岁，肇州升为武兴军节度，德为节度使宣抚司署都提控。肇州围急，食且尽，有粮三百船在鸭子河，去州五里不能至。德乃浚濠增陴，筑甬道濠水属之河。凿陷马阱，伏甲其傍以拒守，一日兵数接，士殊死战。渠成，船至城下，兵食足，围乃解。改辽东路转运使。军民遮道挽留，乘夜乃得去。

蒲鲜万奴逼上京，德与部将刘子元战却之。迁东京留守，历保静、武胜军节度使。兴定二年，以本官行六部事。三年，以节度权元帅右都监，与左都监单州经略使完颜仲元俱行元帅府于宿州。四年，迁工部尚书。明年，召还中都。是岁，卒。

张特立字文举，曹州东明人。泰和三年中进士第，调宣德州司候。郡多皇族巨室，特立律之以法，阖境肃然。调莱州节度判官，不赴，躬耕杞之圉城，以经学自乐。正大初，左丞侯挚、参政师

安石荐其才，授洛阳令。

四年，拜监察御史。拜章言："镐、厉二宅，久加禁锢，棘围柝警，如防寇盗。近降赦恩，谋反大逆皆蒙湔雪，彼独何罪，幽囚若是。世宗神灵在天，得无伤其心乎。圣嗣未立，未必不由是也。"又言："方今三面受敌，百姓凋敝，宰执非才，臣恐中兴之功未可以岁月期也。"又言："尚书右丞颜盏世鲁遣其奴与小民争田，失大臣体。参知政事徒单兀典谄事近习，得居其位。皆宜罢之。"

当路者忌其直，阴有以挤之。因劾省掾高桢辈受请托，饮娼家。时平章政事白撒犒军陕西归，桢等泣诉于道，以当时同席并有省掾王宾，张为其进士故不劾。白撒以其私且不实，并治特立及宾。特立左迁邳州军事判官，杖五十，宾亦勒停。士论皆惜特立之去。后卒癸丑岁，年七十五。

王浩，由吏起身，初辟泾阳令，廉白为关辅第一。时西台檄州县增植枣果，督责严急，民甚被扰，浩独无所问，主司将坐之，浩曰："是县所植已满其数，若欲增植，必盗他人所有，取彼置此，未见其利。"其爱民多此类。所在有善政，民丝毫无所犯，秦人为立生祠，岁时思之。

南迁后，为扶沟令。开兴元年正月，民钱大亨等执县官送款于北，大亨以浩有恩于民，不忍加刃，日遣所知劝之降，浩终不听，于是杀之，无血。主簿刘坦、尉宋乙并见害。弃尸道路，自春徂夏，独浩尸俨然如生，目且不瞑，乌犬莫敢近，殆若有神护者。

初，辟举法行，县官甚多得人，如咸宁令张天纲、长安令李献甫、洛阳令张特立三人有传。余如兴平师夔、临潼武天祯、汜水党君玉、偃师王登庸、高陵宋九嘉、登封薛居中、长社李天翼、河津鼎臣、郏城李无党、荥阳李过庭、尉氏张瑜、长葛张子玉、猗氏安德璋、三原萧邦杰、蓝田张德直、叶县刘从益皆清慎才敏，极一时之选，而能扶持百年将倾之祚者，亦曰吏得其人故也。

金史卷一二九　列传第六七

太史公有言，"法家严而少恩"。信哉斯言也。金法严密，律文虽因前代而增损之，大抵多准重典。熙宗迭兴大狱，海陵翦灭宗室，钩棘傅会，告奸上变者赏以不次。于是，中外风俗一变，咸尚威虐以为事功，而谗贼作焉。流毒远迩，惨矣。金史卷多阙逸，据其旧录得二人焉，作《酷吏传》。

高闾山，澄州析木人。选充护卫，调顺义军节度副使，转唐括、移剌都乣详稳，改震武军节度副使、曹王府尉、大名治中。迁汝州刺史，改单州。制禁不依法用杖决人者，闾山见之笑曰："此亦难行。"是日，特用大杖杖死部民杨仙，坐削一官，解职。久之，降风翔治中，历原州、济州、泗州刺史，改郑州防御使，迁蒲与路节度使，移临海军、盘安军、宁昌军。贞祐二年，城破死之。

蒲察合住，以吏起身，久为宣宗所信，声势烜赫，性复残刻，人知其蠹国而莫敢言。其子充护卫，先逐出之。继而合住为恒州刺史，需次近县。后大兵入陕西，关中震动，或言合住赴恒州为北走计，朝廷命开封羁其亲属，合住出怨言曰："杀却我即太平矣。"寻为御史所劾，初议笞赎，宰相以为悖理，斩于开封府门之下。故当时有宣朝三贼之目，谓王阿里、蒲察咬住，合住其一也。

兴定中，驸马仆散阿海之狱，京师宣勘七十余所，阿里辈乘时起事以肆其毒，朝士喘喘莫克自保，惟独吉文之在开封府幕，明其不反，竟不署字，阿海诛，文之亦无所问。

咬住，正大初致仕，居睢阳，溃军变，与其家皆被杀。

初，宣宗喜刑罚，明士往往被笞楚，至用刀杖决杀言者。高琪用事，威刑自恣。南渡之后习以成风，虽士大夫亦为所移，如徒单右丞思忠好用麻椎击人，号"麻椎相公"。李运使特立号"半截剑"，言其短小锋利也。冯内翰璧号"冯剑"。雷渊为御史，至蔡州得奸豪，杖杀五百人，号曰"雷半千"。又有完颜麻斤出，皆以酷闻，而合住、王阿里、李涣之徒，胥吏中尤狡刻者也。

世之有嗜欲者，何尝不被其害哉。龙，天下之至神也，一有嗜欲，见制于人，故人君亦然。嗜欲不独柔曼之倾意也，征伐、畋猎、土木、神仙，彼为佞者皆不以投其所好焉。金主内蛊声色，外好大喜功，莫甚于熙宗、海陵，而章宗次之。金史卷自萧肄至胥持国得佞臣之尤者七人，皆被宠遇于三君之朝，以亡其身，以蠹其国，其祸皆始于此，可不戒哉。作《佞幸传》。

萧肄，本奚人，有宠于熙宗，复谄事悼后，累官参知政事。皇统九年四月壬申夜，大风雨，雷电震坏寝殿鸱尾，有火自外入，烧内寝帏幔。帝徙另殿避之，欲下诏罪己，翰林学士张钧视草。钧

意欲奉答天戒，当深自贬损，其文有曰："惟德弗类，上干天威"及"顾兹寡昧眇予小子"等语。肄译奏曰："弗类是大无道，寡者孤独无亲，昧则于人事弗晓，眇则目无所见，小子婴孩之称，此汉人托文字以詈主上也。"帝大怒，命卫士拽钧下殿，榜之数百，不死，以手剑剺其口而醢之。赐肄通天犀带。

凭恃恩幸，倨视同列，遂与海陵有恶。及篡立，加大臣官爵，例加银青光禄大夫。数日，召肄诘之曰："学士张钧何罪被诛，尔何功受赏？"肄不能对。海陵曰："朕杀汝无难事，人或以我报私怨也。"于是，诏除名，放归田里，禁锢不得出百里外。

张仲轲幼名牛儿，市井无赖，说传奇小说，杂以俳优诙谐语为业。海陵引之左右，以资戏笑。海陵封岐国王，以为书表，及即位，为秘书郎。海陵尝对仲轲与妃嫔亵渎，仲轲但称死罪，不敢仰视。又尝令仲轲倮形以观之，侍臣往往令倮裼，虽徒单贞亦不免此。兵部侍郎完颜普连、大兴少尹李惇皆以赃败，海陵置之要近。伶人于庆儿官五品，大氏家奴王之彰为秘书郎。之彰置珠偏僻，海陵亲视之不以为亵。唐括辩家奴和尚、乌带家奴葛温、葛鲁，皆置宿卫，有侥幸至一品者。左右或无官职人，或以名呼之，即授以显阶，海陵语其人曰："尔复能名之乎。"常置黄金茵褥间，喜之者令自取之，其滥赐如此。宋余唐弼贺登宝位，且还，海陵以玉带附赐宋帝，使谓宋帝曰："此带卿父所常服，今以为赐，使卿如见而父，当不忘朕意也。"使退，仲轲曰："此希世之宝，可惜轻赐。"上曰："江南之地，他日当为我有，此置之外府耳。"由是知海陵有南伐之意。

俄迁秘书丞，转少监。是时，营建燕京宫室，有司取真定府潭园材木，仲轲乘间言其中材木不可用，海陵意仲轲受请托，免仲轲官。未几，复用为少监。海陵猎于途你山，次于铎瓦，酹天而拜，谓群臣曰："朕幼时习射，至一门下，默祝曰，'若我异日大贵，当使一矢横加门脊上'。及射，果横加门脊上。后为中京留守，尝大猎于此地，围未合，祷曰，'我若有大位，百步之内当获三鹿。若止为公相，获一而已'。于是不及百步连获三鹿。又祝曰，'若统一海内，当复获一大鹿'。于是果获一大鹿。此事尝与萧裕言之，朕今复至此地，故拜奠焉。"海陵意欲取江南，故先设禨祥以讽群臣，是以仲轲每先逢其意，导之南伐。

贞元二年正月，宋贺正旦使施巨朝辞，海陵使左宣徽使敬嗣晖问施巨曰："宋国几科取士？"对曰："诗赋、经义、策论兼行。"又问："秦桧作何官，年今几何？"对曰："桧为尚书左仆射中书门下平章事，年六十五矣。"复谓之曰："我闻秦桧贤，故问之。"

正隆二年，仲轲为左谏议大夫，修起居注，但食谏议俸，不得言事。三年正月，宋贺正使孙道夫陛辞，海陵使左宣徽使敬嗣晖谕之曰："归白尔帝，事我上国多有不诚，今略举二事：尔民有逃入我境者，边吏皆即发还，我民有逃叛入尔境者，有司索之往往托辞不发，一也。尔于沿边盗买鞍马，备战阵，二也。且马待人而后可用，如无其人，得马百万亦奚以为？我亦岂能无备。且我不取尔国则已，如欲取之，固非难事。我闻接纳叛亡、盗买鞍马，皆尔国杨太尉所为，常因俘获问知其人无能为者也。"又曰："闻秦桧已死，果否？"道夫对曰："桧实死矣，陪臣亦桧所荐用者。"又曰："尔国比来行事，殊不似秦桧时何也？"道夫曰："容陪臣还国，一一具闻宋帝。"海陵盖欲南伐，故先设纳叛亡、盗卖马二事，而杂以他辞言之。

海陵召仲轲、右补阙马钦、校书郎田与信、直长习失入便殿侍坐。海陵与仲轲论《汉书》，谓仲轲曰："汉之封疆不过七八千里，今吾国幅员万里，可谓大矣。"仲轲曰："本朝疆土虽大，而天下有四主，南有宋，东有高丽，西有夏，若能一之，乃为大耳。"海陵曰："彼且何罪而伐之？"仲轲曰："臣闻宋人卖马修器械，招纳山东叛亡，岂得为无罪。"海陵喜曰："向者梁珫尝为朕言，宋有刘贵妃者姿质艳美，蜀之华蕊、吴之西施所不及也。今一举而两得之，俗所谓'因行掉手'也。江南闻我举兵，必远窜耳。"钦与与信俱对曰："海岛、蛮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将安往。"钦又曰："臣在宋时，尝帅军征蛮，所以知也。"海陵谓习失曰："汝敢战乎？"对曰："受恩日久，死亦何避。"海陵曰："汝料彼敢出兵否，彼若出兵，汝果能死敌乎？"习失良久曰："臣虽懦弱，亦将与之为敌矣。"海陵曰："彼将出兵何地？"曰："不过淮上耳。"海陵曰："然则天与我也。"既而曰："朕举兵灭宋，远不过二三年，然后讨平高丽、夏国。一统之后，论功迁秩，分赏将士，彼必忘劳矣。"

四年三月，仲轲死。冬至前一夕，海陵梦仲轲求酒，既觉，嗟悼良久，遣使者奠其墓。

李通，以便辟侧媚得幸于海陵。累官右司郎中，迁吏部尚书。请谒贿赂辐凑其门。正隆二年正月乙酉，诏左右司御史中丞以下奏事便殿，海陵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朕尝试之矣。朕询及人材，汝等若不举同类，必举其相善者。朕闻女直、契丹之仕进者，必赖刑部尚书乌带、签书枢密遥设为之先容，左司员外郎阿里骨列任其事。渤海、汉人仕进者，必赖吏部尚书李通、户部尚书许霖为之先容，左司郎中王蔚任其事。凡在仕版，朕识者寡，不识者众，莫非人臣，岂有远近亲疏之异哉。苟奉职无愆，尚书侍郎节度使便可得，万一获罪，必罚无赦。"顷之，拜参知政事。

海陵恃累世强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尝曰："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通揣知其意，遂与张仲轲、马钦、宦者梁珫近习群小辈，盛谈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逢其意而先道之。海陵信其言，以通为谋主，遂议兴兵伐江南。四年二月，海陵谕宰相曰："宋国虽臣服，有誓约而无诚实，比闻沿边买马及招纳叛亡，不可不备。"遣使籍诸路猛安部族、及州县渤海丁壮充军，仍括诸道民马。于是，遣使分往上京、速频路、胡里改路、曷懒路、蒲与路、泰州、咸平府、东京、婆速路、曷苏馆、临潢府、西南招讨司、西北招讨司、北京、河间府、真定府、益都府、东平府、大名府、西京路，凡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虽亲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亦不听。五年十一月，使益都尹京等三十一人押诸路军器于军行要会处安置，俟军至分给之。其分给之余与缮完不及者，皆聚而焚之。

六年正月，海陵使通谕旨宋使徐度等曰："朕昔从梁王尝居南京，乐其风土。帝王巡狩，自古有之。淮右多隙地，欲校猎其间，从兵不逾万人。汝等归告汝主，令有司宣谕朕意，使淮南之民无怀疑惧。"二月，通进拜右丞，诏曰："卿典领缮完兵械，今已毕功，朕嘉卿忠谨，故有是命，俟江南事毕，别当旌赏。"

四月，签书枢密院事高景山为赐宋帝生日使，右司员外郎王全副之，海陵谓全曰："汝见宋主，即面数其焚南京宫室．沿边买马、招致叛亡之罪，当令大臣某人某人来此，朕将亲诘问之，且索汉、淮之地，如不从，即厉声诋责之，彼必不敢害汝。"海陵盖使王全激怒宋主，将以为南伐之名也。谓景山曰："回日，以全所言奏闻。"全至宋，一如海陵之言诋责宋主，宋主谓全曰："闻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复曰："赵桓今已死矣。"宋主遽起发哀而罢。海陵至南京，宋遣使贺迁都，海陵使韩汝嘉就境上止之曰："朕始至此，比闻北方小警，欲复归中都，无庸来贺。"宋使乃还。

于是，大括天下赢马，官至七品听留一马，等而上之。并旧籍民马，其在东者给西军，在西者给东军，东西交相往来，昼夜络绎不绝，死者狼籍于道。其亡失多者，官吏惧罪或自杀。所过蹂践民田，调发牵马夫役。诏河南州县所贮粮米以备大军，不得他用，而赢马所至当给刍粟，无可给，有司以为请，海陵曰："此方比岁民间储畜尚多，今禾稼满野，赢马可就牧田中，借令再岁不获，亦何伤乎。"及征发诸道工匠至京师，疫死者不可胜数，天下始骚然矣。调诸路马以户口为率，富室有至六十匹者。凡调马五十六万余匹，仍令本家养饲，以俟师期。

海陵因出猎，遂至通州观造战船，籍诸路水手得三万余人。及东海县人张旺、徐元反，遣都水监徐文等率师浮海讨之，海陵曰："朕意不在一邑，将试舟师耳。"

于是，民不堪命，盗贼蜂起，大者连城邑，小者保山泽，遣护卫普连二十四人，各授甲士五十人，分往山东、河北、河东、中都等路节镇州郡屯驻，捕捉盗贼。以护卫顽犀为定武军节度副使，尚贤为安武军节度副使，蒲甲为昭义军节度副使，皆给银牌，使督责之。是时，山东贼犯沂州，临沂令胡撒力战而死。大名府贼王九等据城叛，众至数万。契丹边六斤、王三辈皆以十数骑张旗帜，白昼公行，官军不敢谁何，所过州县开劫府库物置于市，令人攘取之，小人皆喜贼至，而良民不胜其害。太府监高彦福、大理正耶律道、翰林待制大颖出使还朝，皆言盗贼事，海贼恶闻，怒而杖之，颖仍除名，自是人人不复敢言。

海陵自将，分诸道兵为神策、、神威、神捷、神锐、神毅、神翼、神勇、神果、神略、神锋、武胜、武定、武威、武安、武捷、武平、武成、武毅、武锐、武扬、武翼、武震、威定、威信、威胜、威捷、威烈、威毅、威震、威略、威果、威勇三十二军，置都总管、副总管各一员，分隶左右领军

大都督及三道都统制府。置诸军巡察使、副各一员。以太保奔睹为左领军大都督，通为副大都督。海陵以奔睹旧将，使帅诸军以从人望，实使通专其事。

海陵召诸将授方略，赐宴于尚书省。海陵曰："太师梁王连年南伐，淹延岁月。今举兵必不如彼，远则百日，近止旬月。惟尔将士无以征行为劳，戮力一心，以成大功，当厚加旌赏，其或弛慢刑兹无赦。"海陵恐粮运不断，命诸军渡江无以僮仆从行，闻者莫不怨咨。徒单后与太子光英居守，尚书令张浩、左丞相萧玉、参知政事敬嗣晖留治省事。

九月甲午，海陵戎服乘马，具装启行。明日，妃嫔皆行，宫中恸哭久之。十月乙巳，阴晦失路，是夜二更始至蒙城。丁未，大军渡淮，至中流，海陵拜而酹之。至宿次，见筑缭垣者，杀四方馆使张永钤。将至庐州，见白兔，驰射不中。既而，后军获之以进，海陵大喜，以金帛赐之，顾谓李通曰："昔武王伐纣，白鱼跃于舟中。今朕获此，亦吉兆也。"癸亥，海陵至和州，百官表奉起居，海陵谓其使"汝等欲伺我动静邪。自今勿复来，俟平江南始进贺表"。

是时，梁山泺水涸，先造战船不得进，乃命通更造战船，督责苛急，将士七八日不得休息，坏城中民居以为材木，煮死人膏为油用之。遂筑台于江上，海陵被金甲登台，杀黑马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于江中。召都督昂、副都督蒲卢浑谓之日："舟楫已具，可以济江矣。"蒲卢浑曰："臣观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迟，恐不可济。"海陵怒曰："尔昔从梁王追赵构入海岛，岂皆大舟邪。明日汝与昂先济。"昂闻令已渡江，悲惧欲亡去。至暮，海陵使谓昂曰："前言一时之怒耳，不须先渡江也。"明日，遣武平军督总管阿邻、武捷军副总管阿撒，率舟师先济。宿直将军温都奥剌，国子司业马钦、武库直长习失皆从战。海陵置黄旗红旗于岸上，以号令进止，红旗立则进，黄旗仆则退。既渡江，两舟先逼南岸，水浅不得进，与宋兵相对射者良久，两舟中矢尽，遂为所获，亡一猛安、军士百余人。海陵遂还和州。

于是尚书省使右司郎中吾补可、员外郎王全奏报：世宗即位于东京，改元大定。海陵前此已遣护卫谋良虎、特离补往东京，欲害世宗，行至辽水，遇世宗诏使撒八，执而杀之，遂还军中。海陵拊髀叹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岂非天乎。"乃出素所书取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群臣。遂召诸将帅谋北归，且分兵渡江。

议定，通复入奏曰："陛下亲师深入异境，无功而还，若众散于前，敌乘于后，非万全计。若留兵渡江，车驾北还，诸将亦将解体。今燕北诸军近辽阳者恐有异志，宜先发兵渡江，敛舟焚之，绝其归望。然后陛下北还，南北皆指日而定矣。"海陵然之，明日遂趋扬州。过乌江县，观项羽祠，叹曰："如此英雄不得天下，诚可惜也。"

海陵至扬州，使符宝耶律没答护神果军扼淮渡，凡自军中还至淮上，无都督府文字皆杀之。乃出内箭饰以金龙，题曰御箭，系帛书其上，使人乘舟射之南岸，其书言"宋国遣人焚毁南京宫室、及沿边买马、招诱军民，今兴师问罪，义在吊伐，大军所至，必无秋毫之犯"。以此招谕宋人。于是，宋将王权亦纵所获金军士三人，赍书数海陵罪，通奏其书，即命焚之。

海陵怒，亟欲渡江。骁骑高僧欲诱其党以亡，事觉，命众刃锉之。乃下令，军士亡者杀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杀其谋克，谋克亡者杀其猛安，猛安亡者杀其总管，由是军士益危惧。甲午，令军中运鸦鹘船及粮船于瓜洲渡，期以明日渡江，敢后者死。

乙未，完颜元宜等以兵犯御营，海陵遇弑。都督府以南伐之计皆通等赞成之，徒单永年乃其姻戚，郭安国众所共恶，皆杀之。大定二年，诏削通官爵，人心始快。

马钦，幼名韩哥，尝仕江南，故能知江南道路。正隆三年，海陵将南伐，遂召用钦，自贵德县令为右补阙。钦为人轻脱不识大体，海陵每召见与语，钦出宫辄以语人曰："上与我论某事，将行之矣。"其视海陵如僚友然。累迁国子司业。

海陵至和州，欲遣蒲卢浑渡江，蒲卢浑言舟小不可济，海陵使人召钦，先戒左右曰："钦若言舟小不可渡江，即杀之。"钦至，问曰："此舟可渡江否？"钦曰："臣得筏亦可渡也。"

大定二年，除名。是日，起前翰林待制大颖为秘书丞。颖在正隆间尝言山东盗贼，海陵恶其言，杖之除名。世宗嘉颖忠直，恶钦巧佞，故复用颖而放钦焉。

高怀贞，为尚书省令史，素与海陵狎昵。海陵久蓄不臣之心，尝怀贞名言所志，海陵曰："吾志有三：国家大事皆自我出，一也。帅师伐国，执其君长问罪于前，二也。得天下绝色而妻之，三也。"由是小人佞夫皆知其志。争进谀说。大定县丞张忠辅谓海陵言："梦公与帝击球，公乘马冲过之，帝坠马下。"海陵闻之大喜。会熙宗在位久，委政大臣，海陵以近属为宰相，专威福柄，遂成弑逆之计，皆怀贞辈小人从臾导之。

海陵篡立，以怀贞为修起居注，怀贞故父宾州刺史赠中奉大夫。怀贞累迁礼部侍郎。

大定二年，降奉政大夫，放归田里。五年，与许霖俱赐起复，怀贞为定国军节度使，上戒之曰："汝等在正隆时，奸佞贪私，物论鄙之。朕念没身不齿则无以自新。若怙旧不悛，必不贷汝矣。"

萧裕，本名遥折，奚人。初以猛安居中京，海陵为中京留守，与裕相结，每与论天下事。裕揣海陵有觊觎心，密谓海陵曰："留守先太师，太祖长子。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有所属，诚有志举大事，愿竭力以从。"海陵喜受之，遂与谋议。海陵竟成弑逆之谋者，裕启之也。

海陵为左丞，除裕兵部侍郎，改同知南京留守事，改北京。海陵领行台尚书省事，道过北京，谓裕曰："我欲就河南兵建立位号，先定两河，举兵而北。君为我结诸猛安以应我。"定约而去。海陵虽自良乡召还，不能如约，遂弑熙宗篡立，以裕为秘书监。

海陵心忌太宗诸子，欲除之，与裕密谋。裕倾险巧诈，因构致太傅宗本、秉德等反状，海陵杀宗本，唐括辩遣使杀秉德、宗懿及太宗子孙七十余人、秦王宗翰子孙三十余人。宗本已死，裕乃求宗本门客萧玉，教以具款反状，令作主名上变。海陵既诏天下，天下冤之。海陵赏诛宗本功，以裕为尚书左丞，加仪同三司，授猛安，赐钱二千万、马四百匹、牛四百头、羊四千口。再阅月，为平章政事、监修国史。旧制，首相监修国史，海陵以命裕，谓裕曰："太祖以神武受命，丰功茂烈光于四海，恐史官有遗逸，故以命卿。"久之，裕为右丞相、兼中书令。裕在相位，任职用事颇专恣，威福在己，势倾朝廷。海陵倚信之，他相仰成而已。

裕与高药师善，尝以海陵密语告药师，药师以其言奏海陵，且曰："裕有怨望心。"海陵召裕戒谕之，而不以为罪也。或有言裕擅权者，海陵以为忌裕者众，不之信。又以为人见裕弟萧祚为左副点检，妹夫耶律辟离剌为左卫将军，势位相凭藉，遂生忌嫉，乃出祚为益都尹，辟离剌为宁昌军节度使，以绝众疑。

裕不知海陵意，遽见出其亲表补外，不令己知之，自是深念恐海陵疑己。海陵弟太师兖领三省事，共在相位，以裕多自用，颇防闲之，裕乃谓海陵使兖备之也。而海陵猜忍嗜杀，裕恐及祸，遂与前真定尹萧冯家奴、前御史中丞萧招折、博州同知遥设、裕女夫遏剌补谋立亡辽豫王延禧之孙。

裕使亲信萧屯纳往结西北路招讨使萧好胡，好胡即怀忠。怀忠依违未决，谓屯纳曰："此大事，汝归遣一重人来。"裕乃使招折往。招折前为中丞，以罪免，以此得诣怀忠。怀忠问招折与谋者复有何人，招折曰："五院节度使耶律朗亦是也。"怀忠旧与朗有隙，而招折尝上挞懒变事，怀忠疑招折反覆，因执招折，收朗系狱，遣使上变。

遥设亦与笔砚令史白答书，使白答助裕以取富贵，白答奏其书。海陵信裕不疑，谓白答构诬之，命杀白答于市。执白答出宣华门，点检徒单贞得萧怀忠上变事入奏，遇见白答，问其故，因止之。徒单贞已奏变事，以白答为请，海陵遽使释之。

海陵使宰相问裕，裕即款伏。海陵甚惊愕，犹未能尽信，引见裕，亲问之。裕曰："大丈夫所为，事至此又岂可讳。"海陵复问曰："汝何怨于朕而作此事？"裕曰："陛下凡事皆与臣议，及除祚等乃不令臣知之。领省国王每事谓臣专权，颇有提防，恐是得陛下旨意。陛下与唐括辩及臣约同生死，辩以强忍果敢致之死地，臣皆知之，恐不得死所，以此谋反，幸苟免耳。太宗子孙无罪皆死臣手，臣之死亦晚矣。"海陵复谓裕曰："朕为天子，若于汝有疑，虽汝弟辈在朝，岂不能施行，以此疑我，汝实错误，太宗诸子岂独在汝，朕为国家计也。"又谓之曰："自来与汝相好，虽有此罪，贷汝性命，惟不得作宰相，令汝终身守汝祖先坟垅。"裕曰："臣子既犯如此罪逆，何面目见天下人，但愿绞死，以戒其余不忠者。"海陵遂以刀刺左臂，取血涂裕面，谓之曰："汝死之后，当知朕本无疑汝心。"裕曰："久蒙陛下非常眷遇，仰恋徒切，自知错缪，虽悔何及。"海陵哭送裕出门，杀之，并诛遥设及

冯家奴。冯家奴妻，豫王女也，与其子谷皆与反谋，并杀之。遣护卫庞葛往西北路诏讨司诛朗及招折，而屯纳、遏剌补皆出走，捕得屯纳弃市，遏剌补自缢死。

屯纳出走，过河间少尹萧之详，之详初不知裕事，留之三日。屯纳往之详茶扎家，茶扎遣人诣之详告公引，得之，付屯纳遣之他所。茶扎家奴发其事，吏部侍郎窊产鞫之，之详曰："屯纳宿二日而去。"法家以之详隐其间，欺尚书省，罪当赎。海陵怒，命杀之，杖窊产及议法者，茶扎杖四百死。

庞葛杀招折等，并杀无罪四人，海陵不问，杖之五十而已。以裕等罪诏天下。赏上变功，怀忠迁枢密副使，以白答为牌印云。高药师迁起居注，进阶显武将军。药师尝奏裕有怨望，至是赏之云。

胥持国字秉钧，代州繁畤人。经童出身，累调博野县丞。上书者言民间冒占官地，如"太子务"、"大王庄"，非私家所宜有。部委持国按核之。持国还言"此地自异代已为民有，不可取也"。事遂寝。寻授太子司仓，转掌饮令，兼司仓。皇太子识之，擢祇应司令。章宗即位，除宫籍副监，赐宫籍库钱五十万、宅一区。俄改同签宣徽院事、工部侍郎，并领宫籍监。阅三月，迁工部尚书，使宋。明昌四年，拜参知政事，赐孙用康榜下进士第。会河决阳武，持国请督役，遂行尚书省事。明年，进尚书右丞。

持国为人柔佞有智术。初，李妃起微贱，得幸于上。持国久在太子宫，素知上好色，阴以秘术干之，又多赂遗妃左右用事人。妃亦自嫌门地薄，欲藉外廷为重，乃数称誉持国能，由是大为上所信任，与妃表里，管擅朝政。诛郑王永蹈、镐王永中，罢黜完颜守贞等事，皆起于李妃、持国。士之好利躁进者皆趋走其门下。四方为之语曰："经童作相，监婢为妃。"恶其卑贱庸鄙也。

承安三年，御史台劾奏："右司谏张复亨、右拾遗张嘉贞、同知安丰军节度使事赵枢、同知定海军节度使事张光庭、户部主事高元甫、刑部员外郎张岩叟、尚书省令史傅汝梅、张翰、裴元、郭郛，皆趋走权门，人戏谓"胥门十哲"。复亨、嘉贞尤卑佞苟进，不称谏职。俱宜黜罢。"奏可。于是持国以通奉大夫致仕，嘉贞等皆补外。

顷之，起知大名府事，未行，改枢密副使，佐枢密使襄治军于北京。一日，上召翰林修撰路铎问以他事，因语及董师中、张万公优劣，铎曰："师中附胥持国进。持国奸邪小人，不宜典军马，以臣度之，不惟不允人望，亦必不能服军心，若回日再相，必乱天下。"上曰："人臣进退人难，人君进退人易，朕岂以此人复为相耶。第迁官二阶，使之致仕耳。"寻卒于军，谥曰"通敏"。后上问平章政事张万公曰："持国今已死，其为人竟如何？"万公对曰："持国素行不纯谨，如货酒平乐楼一事，可知矣。"上曰："此亦非好利。如马琪位参政，私鬻省醢，乃为好利也。"子鼎，别有传。

金史卷一三○　列传第六八

韩庆民妻　雷妇师氏　康住住

汉成帝时，刘向始述三代贤妃淑女，及淫泆奢僭、兴亡盛衰之所由，汇分类别，号《列女传》，因以讽谏。范晔始载之汉史。古者女子生十年有女师，渐长有麻枲丝茧之事，有祭祀助奠之事，既嫁职在中馈而已，故以无非无仪为贤。若乃嫠居寡处，患难颠沛，是皆妇人之不幸也。一遇不幸，卓然能自树立，有烈丈夫之风，是以君子异之。

阿邻妻沙里质者，金源郡王银术可之妹。天辅六年，黄龙府叛卒攻钞旁近部族。是时，阿邻从军，沙里质纠集附近居民得男女五百人，树营栅为保守计。贼千余来攻，沙里质以毡为甲，以裳为旗，男夫授甲，妇女鼓噪，沙里质仗剑督战，凡三日贼去。皇统二年，论功封金源郡夫人。大定间，以其孙药师为谋克。

李宝信妻王氏。宝信为义丰县令，张觉以平州叛，王氏陷贼中。贼欲逼室之，王氏骂贼，贼怒遂支解之。大定十二年，赠"贞烈县君"。

韩庆民妻者，不知何许人，亦不知其姓氏。庆民事辽为宜州节度使。天会中，攻破宜州，庆民不屈而死，以其妻配将士，其妻誓死不从，遂自杀。世宗读《太宗实录》，见庆民夫妇事，叹曰："如此节操，可谓难矣。"

雷妇师氏，夫亡，孝养舅姑。姑病，刲臂肉饲之，姑即愈。舅姑既殁，兄师逵与夫侄规其财产，

乃伪立媒证致之官。欲必嫁之。县官不能辨曲直，师氏畏逼，乃投县署井中死。诏有司祭其墓，赐谥曰“节”。

康住住，鄜州人。夫早亡，服阕，父取之归家，许严沂为妻。康氏誓死弗听，欲还夫家不可得，乃投崖而死。诏有司致祭其墓。

李文妻史氏，同州白水人。夫亡，服阕，誓死弗嫁。父强取之归，许邑人姚乙为妻。史氏不听，姚诉之官，被逮，遂自缢死。诏有司致祭其墓。

李英妻张氏。英初为监察御史，在中都，张居潍州。贞祐元年冬，大元兵取潍州，入其家，张氏尽以所有财物与之。既而，令张氏上马，张曰：“我尽以物与汝，犹不见赎邪？”答曰：“汝品官妻，当复为夫人。”张曰：“我死则为李氏鬼。”顿坐不起，遂见杀。追封陇西郡夫人，谥“庄洁”。英仕至御史中丞，有传。

相琪妻栾氏，有姿色。琪为莱州掖县司吏。贞祐三年八月，红袄贼陷掖县，琪与栾氏及子俱为所得。贼见栾悦之，杀琪及其子而诱栾。栾奋起以头触贼而仆，骂曰：“我岂为犬彘所污者哉。”贼怒，杀之。追封西河县君，谥“庄洁”。

阿鲁真，宗室承充之女，胡里改猛安夹谷胡山之妻。夫亡寡居，有众千余。兴定元年，承充为上京元帅，上京行省太平执承充应蒲鲜万奴。阿鲁真治废垒，修器械，积刍粮以自守。万奴遣人招之，不从，乃射承充书入城，阿鲁真得而碎之，曰：“此诈也。”万奴兵急攻之，阿鲁真衣男子服，与其子蒲带督众力战，杀数百人，生擒十余人，万奴兵乃解去。后复遣将击万奴兵，获其将一人。诏封郡公夫人，子蒲带视功迁赏。

承充已被执，乘间谓其二子女胡、蒲速乃曰：“吾起身宿卫，致位一品，死无恨矣。若辈亦皆通显，未尝一日报国家，当思自处，以为后图。”二子乃冒险自拔南走，是年四月至南京。

独吉氏，平章政事千家奴之女，护卫银术可妹也。自幼动有礼法，乃适内族撒合辇，闺门肃如。撒合辇为中京留守，大兵围之，撒合辇疽发背不能军，独吉氏度城必破，谓撒合辇曰：“公本无功能，徒以宗室故尝在禁近，以至提点近侍局，同判睦亲府，今又为留守外路第一等官，受国家恩最厚。今大兵临城，公不幸病，不能战御。设若城破，公当率精锐夺门而出，携一子走京师。不能则独赴京师，又不能，战而死犹可报国，幸无以我为虑。”撒合辇出巡城，独吉氏乃取平日衣服妆具玩好布之卧榻，资货悉散之家人，艳妆盛服过于平日，且戒女使曰：“我死则扶置榻上，以衾覆面，四围举火焚之，无使兵见吾面。”言讫，闭门自经而死。家人如言，卧尸榻上，以衾覆之。撒合辇从外至，家人告以夫人之死，撒合辇拊榻曰：“夫人不辱我，我肯辱朝廷乎。”因命焚之。年三十有六。少顷，城破，撒合辇率死士欲夺门出，不果，投壕水死，有传。

许古妻刘氏，定海军节度使仲洙之女也。贞祐初，古挈家侨居蒲城，后留刘氏母子于蒲，仕于朝。既而，兵围蒲，刘谓二女曰：“汝父在朝，而兵势如此，事不可保。若城破被驱，一为所污奈何？不若俱死以自全。”已而，功城益急，于是刘氏与二女相继自尽。有司以闻于朝，四年五月，追封刘氏为郡君，谥曰“贞洁”，其长女谥曰“定姜”，次“肃姜，”以其事付史馆。

冯妙真，刑部尚书延登之女也。生十有八年，适进士张慥。兴定五年，慥为洛川主簿。大元兵破葭州，绥德，遂入鄜延。鄜人震恐具守备，守臣以西路输刍粟不时至，檄慥诣平凉督之。时延登为平凉行省员外郎，慥欲偕妙真以往，妙真辞曰：“舅姑老矣，虽有叔姒，妾能安乎。子行，妾留奉养。”十一月，洛川破，妙真从舅姑匿窟室，兵索得之。妙真泣与舅姑诀曰：“妇生不辰，不得终执箕帚，义不从辱。”即携三子赴井死。县人从而死者数十人。明年春，慥发井得尸，殡于县之东郭外。死时年二十四。

蒲察氏字明秀，鄜州帅讷申之女，完颜长乐之妻也。哀宗迁归德，以长乐为总领，将兵扈从。将行，属蒲察氏曰：“无他言，夫人慎毋辱此身。”明秀曰：“君第致身事上，无以妾为念。妾必不辱。”长乐一子在幼，出妻柴氏所生也，明秀抚育如己出。崔立之变，驱从官妻子于省中，人自阅之。蒲察氏闻，以幼子付婢仆，且与之金币，亲具衣棺祭物，与家人诀曰：“崔立不道，强人妻女，兵在城下，吾何所逃，惟一死不负吾夫耳。汝等惟善养幼子。”遂自缢而死，欣然若不以死为难者。时年二

十七。

乌古论氏，伯祥之妹，临洮总管陀满胡土门之妻也。伯祥朝贵中声誉藉甚，胡土门死主事。崔立之变，衣冠家妇女多为所污，乌古论氏谓家人曰：“吾夫不辱朝廷，我敢辱吾兄及吾夫乎。”即自缢。一婢从死。

参政完颜素兰妻，亡其姓氏。当崔立之变，谓所亲曰：“吾夫有天下重名，吾岂肯随众陷身以辱吾夫乎。今日一死固当，但不可无名而死，亦不可离吾家而死。”即自缢于室。

温特罕氏，夫完颜忙哥，五朵山宣差提控回里不之子也，系出萧王。忙哥叔父益都，节度秦州，为大元兵所攻，适病不能军，忙哥为提控，独当一面。兵退而益都死，忙哥以城守功世袭谋克，收充奉御。及崔立之变，忙哥义不受辱，与其妻诀。妻曰：“君能为国家死，我不能为君死乎。”一婢曰：“主死，婢将安归。”是日，夫妇以一绳同缢，婢从之。

尹氏，完颜猪儿之妻也。猪儿系出萧王，天兴二年正月从哀宗为南面元帅，战死黄陵冈。其妻金源郡夫人闻猪儿死，聚家资焚之，遂自缢，年三十一。猪儿赠官，弟长住即日诏补护卫。

白氏，苏嗣之之母，许州人，宋尚书右丞子由五世孙妇也。初，东坡、颍滨、叔党俱葬郏城之小峨眉山，故五世皆居许昌。白氏年二十余即寡居，服除，外家迎归，兄嫂窃议改醮。白氏微闻之，牵车径归，曰：“我为苏学士家妇，又有子，乃欲使我失身乎。”自是，外家非有大故不往也。尝于宅东北为祭室，画两先生像，图黄州、龙川故事壁间，香火严洁，躬自洒扫，士大夫求瞻拜者往往过其家奠之。天兴元年正月庚戌，许州被兵，嗣之为汴京厢官，白拜辞两先生前曰：“儿子往京师，老妇死无恨矣，敢以告。”即自缢于室侧。家人并屋焚之。年七十余。嗣之本名宗之，避讳改焉。

聂孝女字舜英，尚书左右司员外郎天骥之长女也。年二十三，适进士张伯豪。伯豪卒，归父母家。及哀宗迁归德，天骥留汴。崔立劫杀宰相，天骥被创甚，日夜悲泣，恨不即死。舜英谒医救疗百方，至刲其股杂他肉以进，而天骥竟死。

时京城围久食尽，闾巷间有嫁妻易一饱者，重以崔立之变，剽夺暴凌，无复人理。舜英颇读书知义理，自以年尚少艾，夫既亡，父又死非命，比为兵所污，何若从吾父于地下乎。葬其父之明日，绝脰而死。一时士女贤之，有为泣下者。其家以舜英合葬张伯豪之墓。

完颜仲德妻，不知其族氏。崔立之变，妻自毁其容服，携妾及二子给以采蔬，自汴走蔡。蔡被围，丁男皆乘城拒守，谓仲德曰：“事势若此，丈夫能为国出力，妇人独不能耶。”率诸命妇自作一军，亲运矢石于城下，城中妇女争出继之。城破自尽。

哀宗宝符李氏，国亡从后妃北迁。至宣德州，居摩诃院，日夕寝处佛殿中，作幡旆。会当赴龙庭，将发，即于佛像前自缢死，且自书门纸曰：“宝符御侍此处身故。”后人至其处，见其遗迹，怜而哀之。

天兴元年，北兵攻城，矢石之际忽见一女子呼于城下曰：“我倡女张凤奴也，许州破被俘至此。彼军不日去矣，诸君努力为国坚守，无为所欺也。”言竟，投濠而死。朝廷遣使驰祭于西门。

正大、天兴之际，妇人节义可知者特数人耳。凤奴之事别史录之，盖亦有所激云。

金史卷一三一　列传第六九

宦者

梁珫　宋珪

刘完素　张从正　李庆嗣　纪天锡

张元素　马贵中　武祯　李懋

古之宦者皆出于刑人，刑余不可列于士庶，故掌宫寺之事，谓之“妇寺”焉。东汉以来，宦者养子以继世。唐世，继者皆为阉人，其初进也，性多巧慧便僻、善固恩宠，及其得志，党比纠结不可制。东汉以宦者亡，唐又甚焉。世儒论宦者之害，如毒药猛虎之不可拯也。金法置近侍局，尝与政事，而宦者少与焉。惟海陵时有梁珫，章宗时有梁道、李新喜干政，二君为所误多矣。世传梁道劝章宗纳李妃后宫，金史卷不载梁道始末，弗得而论次之。惟宋珪、潘守恒颇能讽谏宣、哀，时有

裨益，盖佣之佼佼、铁之铮铮者也。作《宦者传》。

梁珫，本大＜⿱白大＞家奴，随元妃入宫，以阉竖事海陵。珫性便佞，善迎合，特见宠信。旧制，宦者惟掌掖廷宫闱之事。天德三年，始以王光道为内藏库使，卫愈、梁安仁皆以宦官领内藏，海陵谓光道等曰：“人言宦者不可用，朕以为不然。后唐庄宗委张承业以军，竟立大功，此中岂无人乎。卿等宜悉此意。帑藏之物皆出民力，费十致一，当纠察奸弊，犯者必罚无赦。”宦者始与政事，而珫委任尤甚，累官近侍局使。及营建南京宫室，海陵数数使珫往视工役。是时，一殿之费已不可胜计，珫或言其未善，即尽撤去。虽丞相张浩亦曲意事之，与之均礼。

海陵欲伐宋，珫因极言宋刘贵妃绝色倾国。海陵大喜，及南征将行，命县君高师姑儿贮衾褥之新洁者俟得刘贵妃用之。议者言珫与宋通谋，劝帝伐宋，征天下兵以疲弊中国。

海陵至和州，闻珫与宋人交通有状，谓珫曰：“闻汝与宋国交通，传泄事情。汝本奴录，朕拔擢至此，乃敢尔耶。若至江南询得实迹，杀汝亦未晚也。”又谓校书郎田与信曰：“尔面目亦可疑，必与珫同谋者。”皆命执于军中。海陵遇弑，珫、与信皆为乱军所杀。

宋珪本名乞奴，燕人也。为内侍殿头。宣宗尝以元夕欲观灯戏，命乞奴监作，乞奴谇语云：“社稷弃之中都，南京作灯戏有何看耶。”宣宗微闻之，杖之二十，既而悔之，有旨宣谕。

哀宗放鹞后苑，鹞逸去，敕近侍追访之。市中一农民臂此鹞，近侍不敢言宫中所逸者，百方索之，农民不与，与之物直，仅乃得。事闻，哀宗欲送其人于有司，乞奴从旁谏曰：“贵畜贱人，岂可宣示四方。”哀宗恶其大讦，又杖之，寻亦悔，赐物慰遣之。

及哀宗至归德，马军元帅蒲察官奴为变，杀左丞李蹊、参政石盏女鲁欢以下从官三百余人。仓皇之际，哀宗不得已，以官奴权参知政事，既为所制，含恨欲诛之未能也。及官奴往亳州，珪阴与奉御吾古孙爱实、纳兰忔答，护卫女奚烈完出、范陈僧、王山儿等谋诛之。官奴自亳还，哀宗御临漪亭，召参政张天纲及官奴议事。官奴入见，珪等即从旁杀之，及其党阿里合、白进、习显。

有潘守恒者亦内侍也，素称知书，南迁后规益甚多。及哀宗自蒲城走归德，道次民家，守恒进枬，曰：“愿陛下还宫之日无忘此草庐中，更加俭素，以济大业。”上闻其言，惨惋咨嗟久之。

太史公叙九流，述《日者》、《龟策》、《扁鹊仓公列传》。刘歆校中秘书，以术数、方伎载之《七略》。后世史官作《方伎传》，盖祖其意焉。或曰《素问》、《内经》言天道消长、气运赢缩，假医术，托岐、黄，以传其秘奥耳。秦人至以《周易》列之卜筮，斯岂易言哉，第古之为术以吉凶导人而为善，后世术者或以休咎导人为不善，古之为医以活人为功，后世医者或因以为利而误杀人，故为政于天下，虽方伎之事亦必慎其所职掌而务旌别其贤否焉。金世，如武祯、武亢之信而不诬，刘完素、张元素之治疗通变，学其术者皆师尊之，不可不记云。

刘完素字守真，河间人。尝遇异人陈先生，以酒饮守真，大醉，及寤洞达医术，若有授之者。乃撰《运气要旨论》、《精要宣明论》，虑庸医或出妄说，又著《素问玄机原病式》，特举二百八十八字，注二万余言。然好用凉剂，以降心火、益肾水为主。自号“通元处士”云。

张从正字子和，睢州考城人。精于医，贯穿《难》、《素》之学，其法宗刘守真，用药多寒凉，然起疾救死多取效。古医书有《汗下吐法》，亦有不当汗者汗之则死，不当下者下之则死，不当吐者吐之则死，各有经络脉理，世传黄帝、岐伯所为书也。从正用之最精，号“张子和汗下吐法”。妄庸浅术习其方剂，不知察脉原病，往往杀人，此庸医所以失其传之过也。其所著有“六门、二法”之目，存于世云。

李庆嗣，洺人。少举进士不第，弃而学医，读《素问》诸书，洞晓其义。天德间，岁大疫，广平尤甚，贫者往往阖门卧病。庆嗣携药与米分遗之，全活者众。庆嗣年八十余无疾而终。所著《伤寒纂类》四卷、《改证活人书》三卷、《伤寒论》三卷、《针经》一卷，传于世。

纪天锡字齐卿，泰安人。早弃进士业，学医，精于其技，遂以医名世。集注《难经》五卷，大定十五年上其书，授医学博士。

张元素字洁古，易州人。八岁试童子举。二十七试经义进士，犯庙讳下第。乃去学医，无所知名，夜梦有人用大斧长凿凿心开窍，纳书数卷于其中，自是洞彻其术。河间刘完素病伤寒八日，头

痛脉紧，呕逆不食，不知所为。元素往候，完素面壁不顾，元素曰："何见待之卑如此哉。"既为诊脉，谓之曰："脉病云云，"曰："然。""初服某药，用某味乎？"曰："然。"元素曰："子误矣。某味性寒，下降走太阴，阳亡汗不能出。今脉如此，当服某药则效矣。"完素大服，如其言遂愈，元素自此显名。

平素治病不用古方，其说曰："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自为家法云。

马贵中，天德中，为司天提点。与校书郎高守元奏天象灾异忤旨，海陵皆杖之，黜贵中为大同府判官。久之，迁司天监。正隆三年三月辛酉朔，日当食。是日，候之不食，海陵谓贵中曰："自今凡遇日食皆面奏，不须颁示内外。"

海陵伐宋，问曰："朕欲自将伐宋，天道何如？"贵中对曰："去年十月甲戌，荧惑顺入太微，至屏星，留、退、西出。《占书》，荧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庭，受制出伺无道之国。十二月，太白昼见经天，占为兵丧、为不臣、为更主，又主有兵兵罢、无兵兵起。"

镇戎军地震大风，海陵以问，贵中对曰："伏阴逼阳，所以震也。"又问曰："当震，大风何也？"对曰："土失其性则地震，风为号令，人君命令严急则有烈风及物之灾。"

六年二月甲辰朔，日有晕珥戴背，海陵问："近日天道何如？"贵中对曰："前年八月二十九日，太白入太微右掖门，九月二日，至端门，九日，至左掖门出，并历左右执法。太微为天子南宫，太白兵将之象，其占，兵入天子之廷。"海陵曰："今将征伐而兵将出入太微，正其事也。"贵中又曰："当端门而出，其占为受制，历左右执法为受事，此当有出使者，或为兵，或为贼。"海陵曰："兵兴之际，小盗固不能无也。"及被害于扬州，贵中之言皆验。

大定八年，世宗击球于常武殿，贵中上疏谏曰："陛下为天下主，守宗庙社稷之重，围猎击球皆危事也。前日皇太子坠马，可以为戒，臣愿一切罢之。"上曰："祖宗以武定天下，岂以承平遽忘之邪。皇统尝罢此事，当时之人皆以为非，朕所亲见，故示天下以习武耳。"

十年十一月，皇太子生日，世宗宴百官于东宫。上饮欢甚，贵中被酒前跪欲言事，错乱失次，上不之罪，但令扶出。

武祯，宿州临涣人。祖官太史，靖康后业农，后画界属金。祯深数学。贞祐间，行枢密院仆散安贞闻其名，召至徐州，以上客礼之，每出师必资焉，其占如响。正大初，征至汴京，待诏东华门。其友王铉问祯曰："朝廷若问国祚修短，子何以对？"祯曰："当以实告之，但更言周过其历，秦不及期，亦在修德耳。"

时久旱祈祷不应，朝廷为忧，祯忽谓铉曰："足下今日早归，恐为雨阻。"铉曰："万里无云，赤日如此，安得有雨。"祯笑曰："若是，则天不诚也。天何尝不诚。"既而东南有云气，须臾蔽天，平地雨注二尺，众皆惊叹。寻除司天台管勾。

子亢，寡言笑，不妄交。尝与一学生终日相对，握筹布画，目炯炯若有所营，见者莫测也。哀宗至蔡州，右丞完颜仲德荐其术。召至，屏人与语，大悦，除司天长行，赏赉甚厚。上书曰："比者有星变于周、楚之分，彗星起于大角西，扫轸之左轴，盖除旧布新之象。"又言："郑、楚、周三分野当赤地千里，兵凶大起，王者不可居也。"又曰："蔡城有兵丧之兆，楚有亡国之征，三军苦战于西垣前后有日矣。城壁倾颓，内无见粮，外无应兵，君臣数尽之年也。"闻者悚然夺气，哀宗惟嗟叹良久，不以为罪。性颇倨傲，朝士以此非之。

天兴二年九月，蔡州被围，亢奏曰："十二月三日必攻城，"及期果然。末帝问曰："解围当在何日？"对曰："明年正月十三日，城下无一人一骑矣。"帝不知其由，乃喜围解有期，日但密计粮草使可给至其日不阙者。明年甲午正月十日，蔡州破，十三日，大元兵退。是日，亢赴水死云。

李懋，不知何许人。有异术。正大间，游京兆，行省完颜合达爱其术，与俱至汴京，荐于哀宗。遣近侍密问国运否泰，言无忌避。居之繁台寺，朝士日走问之，或能道隐事及吉凶之变，人以为神。帝恶其言太泄，遣使者杀之。使者乃持酒肴入寺，懋出迎，笑曰："是矣。"使者曰："何谓也？"懋曰："我数当尽今日，尚复何言。"遂索酒，痛饮就死。

胡德新，河北士族也。寓居南阳，往来宛、叶间，嗜酒落魄不羁，言祸福有奇验。正大七年夏，

与燕人王铉邂逅于叶县村落中。与铉初不相识，坐中谬以兵官对，胡曰：“此公在吾法中当登科甲，何以谓之兵官。”众愕然，遂以实告。二人相得甚欢，即命家人具鸡酒以待，酒酣、举大白相属曰：“君此去事业甚远，不必置问。某有所见，久不敢对人言，今欲告子。”遂邀至野田，密谓曰：“某自去年来，行宛、叶道中，见往来者十且八九有死气。今春至陈、许间，见其人亦有太半当死者。若吾目可用，则时事可知矣。”铉惊问应验迟速，曰：“不过岁月间耳，某亦不逃此厄，请密志之。”明年，大元兵由金、房入，取峭石滩渡汉，所过庐舍萧然，胡亦举家及难，其精验如此。

金史卷一三二　列传第七〇

秉德　唐括辩　言　大兴国

李老僧　完颜元宜　纥石烈执中

昔者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其法有五焉：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夫惩恶乃所以劝善也，作《逆臣传》。

秉德，本名乙辛。初为西南路招讨使，改汴京留守。丁母忧，起复为兵部尚书，拜参知政事。皇统八年，与乌林答蒲卢虎等廉察郡县，使还，拜平章政事。廷议欲徙辽阳渤海人屯燕南，秉德及左司郎中三合议其事。近侍高寿星在徙中，寿星诉于悼后，后以白帝，帝怒，杖秉德而杀三合。是时，熙宗在位久，悼后干政，而继嗣未立，帝无聊不平，屡杀宗室，箠辱大臣。秉德以其故怀忿，乃与唐招辩、乌带等谋废立。

乌带以其谋告海陵，海陵乃与秉德谋弑熙宗。皇统九年十二月九日，遂与唐括辩、乌带、乌土、阿里出虎、大兴国、李老僧、海陵妹夫特厮，弑熙宗于寝殿。秉德初意不在海陵，已弑熙宗，未有所属，忽土奉海陵坐，秉德等皆拜称万岁。杀曹国王宗敏、左丞相宗贤。时秉德位在海陵上，因被杖怨望谋废立，而海陵因之以为乱。既立，以秉德为左丞相，兼侍中、左副元帅，封萧王，赐铁券，与钱二千万、绢一千匹、马牛各三百、羊三千。久之，为乌带所谮，出领行台尚书省事。

时秉德方在告，亟召之，限十日内发行。会海陵欲除太宗诸子，并除秉德，以秉德首谋废立，及弑熙宗不即劝进，衔之。乌带因言秉德与宗本谋反有状，曰：“昨来秉德曾于宗本家饮酒，海州刺史子忠言，秉德有福，貌类赵太祖，秉德偃仰笑受其言。臣妻言秉德妻尝指斥主上，语皆不顺。及秉德与宗本相别时，指斥尤甚，且谓历数有归。秉德招刑部侍郎漫独曰，‘已前曾说那公事，颇记忆否’。漫独曰，‘不存性命事何可对众便说’。似此逆状甚明。”海陵遣使就行台杀秉德，并杀前行台参知政事乌林答赞谋。

赞谋妻，秉德乳母也。初，赞谋与前行台左丞温敦思忠同在行台，思忠黩货无厌，赞谋薄之，由是有隙，故思忠乘是并诬赞谋及其子，杀之。赞谋不肯跪受刑，行刑者立而缢杀之。海陵以赞谋家财奴婢尽赐思忠。

秉德与乌带以口语致怨，既死遂并杀其弟特里、纠里，及宗翰子孙，死者三十余人，宗翰之后遂绝。世宗即位，追复秉德官爵，赠仪同三司。

初，撒改薨，宗翰袭其猛安亲管谋克。秉德死，海陵以赏乌带，传其子兀答补。大定六年，世宗悯宗翰无后，诏以猛安谋克还撒改曾孙盆买，遣使改葬撒改、宗翰于山陵西南二十里，百官至奠，其家产给近亲以奉祭祀。

秉德既死，其中都宅第，左副元帅杲居之。杲死，海陵迁都，迎其嫡母徒单氏居之。徒单遇害，世宗恶其不祥，施为佛寺。

唐括辩本名斡骨剌。尚熙宗女代国公主，为驸马都尉。累官参知政事、尚书左丞。与右丞相秉德谋废立，而乌带以告海陵，海陵谓辩曰：“我辈不能匡救，旦暮且及祸。若行大事，谁可立者？”辩曰：“无乃胙王常胜乎？”海陵问其次，辩曰：“邓王子阿楞。”海陵曰：“阿楞属疏，安得立。”辩曰：“公岂有意邪？”海陵曰：“若不得已，舍我其谁。”于是，旦夕相与密谋。护卫将军特思疑之，以告悼后曰：“辩等因间每窃窃偶语，不知议何事。”悼后以告熙宗，熙宗怒，召辩责之曰：“尔与亮谋何事，将如我何。”杖而遣之。自是谋益甚。

十二月九日，代国公主为其母悼后作佛事，居寺中，故海陵、秉德等俱会于辩家。至夜，辩等以刀藏衣下，相随入宫。门者以辩驸马不疑，皆内之。至殿门，直宿护卫觉之，辩举刀呵之使无动。既弑熙宗，立海陵，辩为尚书右丞相兼中书令，封王，赐钱二千万、绢千匹、马牛各三百，羊三千、并铁券。进拜左丞相。父彰德军节度使重国，迁东平尹。

初，辩与海陵谋逆，辩尝言其家奴多可用者，海陵固已怀之。及行弑之夕会于辩家，待兴国出宫，辩因设馔，众皆恇惧不能食，辩独饱食自若，海陵由此知其忮忍，畏忌之。及即位，尝与辩观太祖画像，海陵指示辩曰："此眼与尔相似。"辩色动，海陵亦色动，由是疑辩，益忌之。及与萧裕谋致宗本罪，并致辩尝与宗本谋反，即杀之。

重国坐夺官，正隆二年，起为沂州防御使，改清州防御使。大定初，重国与徒单拔改俱以政迹著闻，历安国、彰化、横海军节度使。

后辩子孙上书，言辩死天德间，祖重国亦坐追削。正隆初，重国已复官职，乞追复辩官爵。是时，海陵已降为庶人，以辩与弑逆，不许。

言本名乌带，行台左丞相阿鲁补子也。熙宗时，累官大理卿。熙宗晚年喜怒不常，大臣往往危惧，右丞相秉德、左丞唐括辩谋废立，乌带即诣海陵启之，遂与俱弑熙宗。海陵即位，乌带为平章政事，封许国王，赐钱、绢、马、牛、羊、铁券，并如其党。

乌带妻唐括氏淫泆，旧与海陵通，又私其家奴阎乞儿，秉德尝对熙宗斥其事，乌带衔之未发也。时海陵多忌，会有疾，少间，乌带遂诬奏"秉德有指斥语，曰：主上数日不视朝，若有不讳，谁当继者？臣曰：主上有皇子。秉德曰：婴儿岂能胜天下大任，必也葛王乎"。海陵以为实然，故出秉德，已而杀之，以秉德世袭猛安谋克授乌带。进右丞相。乌带与宗本有亲，海陵以乌带告秉德事，故宗本之祸乌带独免，遂以秉德千户谋克及其子妇家产尽赐之。进司空、左丞相、兼侍中。

居数月，乌带早朝，以日阴晦将雨，意海陵不视朝，先趋出朝，百官皆随之去。已而海陵御殿，知乌带率百官出朝，恶之，遂落司空，出为崇义军节度使。后海陵思慕唐括容色，因其侍婢来候问起居，海陵许立为后，使杀乌带。海陵诈为乌带哀伤，使其子兀答补佩金符乘驿赴丧，追封为王，仍诏有司送其灵车，赐绢三百为道途费。纳唐括于宫中，封贵妃。

兀答补袭猛安谋克。大定六年，以猛安谋克还撒改曾孙，以阿鲁补谋克授兀答补，终同知大兴尹。子瑭，本名乌也阿补，以曾祖阿鲁补功，充笔砚祗候。

大兴国，事熙宗为寝殿小底，权近侍局直长，最见亲信，未尝去左右。每逮夜，熙宗就寝，兴国时从主者取符钥归家，主者即以付之，听其出入以为常。皇统九年，海陵生日，熙宗使兴国以宋司马光画像及他珍玩赐海陵，悼后亦以物附赐，熙宗不悦，杖兴国一百。

海陵谋弑，意先得兴国乃可伺间入宫行大事，且度兴国无罪被杖必有怨望心，可乘此说之，乃因李老僧结兴国。即而，知无异心可与谋，乃召至卧内，令解衣，欲与之俱卧，意有所属者。兴国固辞不敢，曰："即有使，惟大王之命。"海陵曰："主上无故杀常胜，又杀皇后。乃以常胜家产赐阿楞，既又杀阿楞，遂以赐我。我深以为忧，奈何？"兴国曰："是固可虑也。"海陵曰："朝臣旦夕危惧，皆不自保。向者我生日，因皇后附赐物，君遂被杖，我亦见疑。主上尝言会须杀君，我与君皆将不免，宁坐待死何如举大事。我与大臣数人谋已议定，尔以为如何？"兴国曰："如大王言，事不可缓也。"

乃约十二月九日夜起事。兴国取符钥开门，矫诏召海陵入。夜二更，海陵、秉德等入。熙宗常置佩刀于御榻上，是夜兴国先取投榻下，及乱作，熙宗求佩刀不得，遂遇弑。

海陵既立，以兴国为广宁尹，赐奴婢百口、犀玉带各一、钱绢马牛铁券如其党，进阶金紫光禄大夫。再赐兴国钱千万、黄金四百两、银千两、良马四匹、驼车一乘、橐驼三头、真珠巾、玉钩带、玉佩刀、及玉校鞍辔。天德四年，改崇义军节度使，赐名邦基。再授绛阳、武宁节度使，改河间尹。

世宗即位，废于家，凡海陵所赐皆夺之。大定中，邦基兄邦杰自京兆判官还，世宗曰："大邦杰因其弟进，滥厕缙绅，岂可复用。"并罢其子弟与所赠父官。及海陵降为庶人，诏曰："大邦基与海陵同谋弑逆，逋诛至今，为幸多矣。"遂磔于思陵之侧。

徒单阿里出虎，会宁葛马合窟申人，徙懿州。父拔改，太祖时有战功，领谋克，曷速馆军帅，皇统四年为兵部侍郎，历天德军节度使，改兴中尹，与宗干世为姻家。皇统九年，阿里出虎与仆散忽土俱为护卫十人长。海陵将弑熙宗，欲得二人者为内应，遂许以女妻阿里出虎子，而以逆谋告之。阿里出虎素凶暴，闻其言喜甚至，曰："阿家此言何晚邪，废立之事亦男子所为。主上不能保天下，人望所属惟在阿家，今日之谋乃我素志也。"遂与忽土俱以十二月九日直禁中，海陵故以是夜二更入宫，至寝殿，阿里出虎先进刃，忽土次之，熙宗顿仆，海陵复刃之，血溅其面及衣。

海陵既立，以阿里出虎为右副点检，赐钱绢马牛羊如其党，子术斯剌尚荣国公主合女，加昭毅大将军驸马都尉。天德二年，留守东京，加仪同三司。八月，改河间尹，世袭临潢府路斜剌阿猛安领亲管谋克。以忧去职，起复为太原尹，封王。

阿里出虎自谓有佐立功，受铁券，凶狠益甚，奴视僚属，少忤其意辄箠辱无所恤。尝问休咎于卜者高鼎，遂以鼎所占问张王乞。王乞以谓当有天命，阿里出虎喜，以王乞语告鼎。鼎上变，阿里出虎伏诛，并杀其妻及王乞。海陵使其子术斯剌焚其尸，投骨水中。

仆散师恭本名忽十，上京老海达葛人，本微贱，宗干尝周恤之，擢置宿卫为十人长。海陵谋逆，以忽土出自其家，有恩，欲使为内应，谓之曰："我有一言欲告君久矣，恐泄于人，未敢也。"忽土曰："肌肉之外皆先太师所赐，苟有补于国王，死不敢辞。"先太师，谓宗干也。海陵曰："主上失道，吾将行废立事，必得君为助乃可。"忽土许之。

十二月九日，忽土直宿，海陵因之入宫。至寝殿，熙宗闻步屣声，咄之，众皆却立不敢动，忽土曰："事至此，不进得乎。"乃相与排闼而入。既弑熙宗，秉德等尚未有所属，忽土曰："始者议立平章，今复何疑。"乃奉海陵坐，众前称万岁。遂召曹国王宗敏至，即使忽土杀之。

既即位，忽土为左副点检，赐钱绢马牛羊铁券。转都点检，改名思恭。迁会宁牧，拜太子少师、工部尚书，封王。顷之，以忧解职。起复为枢密副使，进拜枢密使。贞元三年，为右丞相。正隆初，拜太尉，复为枢密使。无何，以忧去，起复为太尉、枢密使。

海陵至汴京，赐忽土第一区，邻宁德宫。宫，徒单太后所居也，忽土时时入见太后。及契丹撒八反，海陵命忽土与萧怀忠北伐。比行，忽土入辞宁德，太后与语久之。海陵闻而恶之，疑其与太后有异谋。是时，萧秃剌、斡卢补与契丹撒八连战皆无功，粮连不继，乃退军临潢。而撒八闻师恭以大军且至，乃谋归大石，沿龙驹河西去。师恭至临潢，追之不及。海陵使枢密副使白彦敬等讨撒八，师恭还，遣其子忽杀虎乘传逆之，至则执而戮于市。师恭临刑，绳枚窒口不能言，但举首视天日而已。遂族灭之，并诛灭萧秃剌、萧赜、萧怀忠家。

大定初，皆复官爵。及海陵降为庶人，师恭以预弑复削之。世宗幸上京，过老海达葛，师恭族人临潢尹守中、定远大将军阿里徒等皆夺官。二十八年，上谓宰臣曰："海陵遣仆散师恭、萧秃剌、萧怀忠追撒八不及，皆坐诛，遂夷其族，虐之甚也。"平章政事襄对曰："是时臣在军中，忽土、赜有精甲一万三千有余，贼军虽多皆胁从之人，以毡纸为甲，易与也。忽土等恇怯迁延，贼乃遁去。上曰："审如是，则诛之可也。"兄浑坦。

徒单贞，本名特思，忒黑辟剌人也。祖抄，从太祖伐辽有功，授世袭猛安。父婆卢火，以战功累官开府仪同三司。贞娶辽王宗干女，海陵同母女弟也。皇统九年，贞与海陵俱弑熙宗。海陵既立，以贞为左卫将军，封贞妻平阳长公主，贞为驸马都尉、殿前左副点检。转都点检，兼太子少保，封王。改大兴尹，都点检如故。俄授临潢府路昏斯鲁猛安。

居二年，海陵召贞勖之曰："汝自幼常在左右，颇著微劳，而近日乃怠忽，纵有罪，树私恩。凡人富贵而骄，皆死征也。汝若不制汝心，将无所不至，赐之死复何辞。朕念弟襄及公主与朕同胞，故少示惩戒。"贞但号泣。即日解点检职，仍为大兴尹，复戒之曰："今而后能以勤自励，朕当思之。不然，黜尔归田里矣。"逾月，复为都点检、大兴尹如故。正隆二年，例封沈。迁枢密副使，赐佩刀入宫，转同判大宗正事。

海陵将伐宋，诏朝官除三国人使宴饮，其余饮酒者死。六年正月四日立春节。益都尹京、安武节度使爽、金吾上将军阿速饮于贞第。海陵使周福儿赐土牛至贞第，见之以告，海陵召贞诘之曰：

“戎事方殷，禁百官饮酒，卿等知之乎？”贞等伏地请死，海陵数之曰：“汝等若以饮酒杀人太重，固当谏，古人三谏不听亦勉从君命。魏武帝《军行令》曰：‘犯麦者死’。已而所乘马入麦中，乃割发以自刑。犯麦，微事也，然必欲以示信。朕为天下主，法不能行于贵近乎？朕念慈宪杖太后子四人，惟朕与公主在，而京等皆近属，曲贷死罪。”于是杖贞七十，京等三人各杖一百，降贞为安武军节度使，京为滦州刺史，爽归化州刺史。

无何，拜贞御史大夫，以本官为左监军，从伐宋。至扬州，海陵死，北还。见世宗于中都，诏以贞女为皇太子妃，除贞为太原尹，改咸平。贞在咸平贪污不法，累赃钜万，徙真定尹，事觉。世宗使大理卿李昌图鞫之，贞即引伏，昌图还奏，上问之曰：“贞停职否？”对曰：“未也。”上怒，抵昌图罪，复遣刑部尚书移剌道往真定问之，征其赃还主。有司征给不以时，诏先以官钱还其主，而令贞纳官。凡还主赃，皆准此例。降贞为博州防御使，降贞妻为清平县主。

顷之，迁震武节度使，遣使者往戒敕之，诏曰：“朕念卿懿戚，不待终考，更迁大镇。非常之恩不可数得，卿勿蹈前过。”转河中尹。进封其妻为任国公主，赐黄金百两、重彩二十端，赐贞击球马二匹。改东京留守，赐玉吐鹘、弓矢，赐贞妻钱万贯。

有司奏“海陵已贬为庶人，宗干不当犹称帝”。于是，以宗干有社稷功，诏追封为辽王，其子孙及诸女皆降，贞妻降永平县主，贞自仪同三司降特进，夺猛安，不称驸马都尉。再徙临潢尹。

初，与弑熙宗凡九人，海陵以暴虐自毙，秉德、辩、忽土、阿里出虎以疑见杀，言以妻殒，裕、老僧以反诛，至是贞与大兴国尚在。而兴国摈弃不用，独贞以世姻籍恩宠，虽夫妇降削爵号，而世宗虑久远，终不以私恩曲庇，久之，诏诛贞及其妻与二子慎思、十六，而宥其诸孙。俄而，兴国亦诛，皇统逆党尽矣。

章宗即位，尊母皇太子妃为皇太后，追封贞为太尉梁国公，贞祖抄司空鲁国公，父婆卢火司徒齐国公，贞妻梁国夫人，子陁补火、慎思、十六俱为镇国上将军。无何，再赠贞太师、广平郡王，谥庄简。贞妻进封梁国公主。

李老僧，旧为将军司书吏，与大兴国有亲，素相厚。海陵秉政，兴国属诸海陵，海陵以为省令史。及将举事，使老僧结兴国，兴国终为海陵取符钥，纳海陵宫中成弑逆者，老僧为之也。海陵既立，以老僧为同知广宁尹事，赐钱千万、绢五百匹、马牛各二百、羊二千。

久之，海陵恶韩王亨，将杀之，求其罪不可得，遂以亨为广宁尹，再任老僧同知，使伺察亨，构致其罪。亨喜博，及至广宁，常与老僧博，待之甚厚。老僧由是不忍致亨死罪，迟疑者久之。海陵再使小底讹论促老僧，老僧乃与亨家奴六斤谋，杀亨狱中，语在《亨传》。及耶律安礼自广宁还朝，海陵谓之曰：“李迭三罪，伏其一已见觖望。尔乃梁王故吏，若亨伏辜，必罪及亲族，故榜杀之。”

海陵以老僧于亨有迟回意，遂降老僧为易州刺史。久之，迁同知大兴尹，赐名惟忠，改延安府同知。大定二年，与兵部尚书可喜谋反，诛。

论曰：《书》曰：“王左右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虎贲。周公曰：呜呼，休兹知恤，鲜哉。”穆王告伯冏曰：“慎简乃僚，其无以巧言令色、便辟侧媚，其惟吉士。”金人所谓寝殿小底犹周之缀衣，所谓护卫犹周之虎贲也，则皆群仆侍御之臣矣。海陵弑逆，而大兴国、忽土、阿里出虎为之扼掔，皆出于小底护卫之中，熙宗固不知恤之也。一日，熙宗与近侍饮酒，会夜，稽古殿火，上欲往视，都点检辞不失引帝裾止之，奏曰：“臣在此，陛下何患，愿无亲往。”熙宗谓辞不失被酒，甚怒之，明日，杖而出之，已而思其忠，复见召用。海陵与唐括辩时时屏人私语，护卫特思察其非常，海陵挤而杀之。皇统末年，群臣解体，无尊君谨上之心，而群奸窃发，仆御之臣不复有如辞不失、特思者矣。《绵》之诗曰：“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走，予曰有御侮。”呜呼，先后御侮之臣岂可少哉。

完颜元宜，本名阿列，一名移特辇，本姓耶律氏。父慎思，天辅七年，宗望追辽主至天德，慎思来降，且言夏人以兵迎辽主，将渡河去。宗望移书夏人谕以祸福，夏人乃止。赐慎思姓完颜氏，官至仪同三司。

元宜便骑射，善击球。皇统元年，充护卫，累迁瓯里本群牧使，入为武库署令，转符宝郎。海

陵篡立，为兵部尚书。天德三年，诏凡赐姓者皆复本姓，元宜复姓耶律氏。历顺义、昭义节度使，复为兵部尚书、劝农使。

海陵伐宋，以本官领神武军都总管，以大名路骑兵万余益之。前锋渡淮，拔昭关，遇宋兵万余于柘皋，力战却之。至和州，宋兵十万来拒，元宜麾军力战，抵暮而罢。宋人乘夜袭营，元宜击走之，黎明追及宋兵，斩首数万，以功迁银青光禄大夫。海陵增置浙西道都统制，使元宜领之，督诸军渡江，佩金牌，赐衣一袭。

是时，世宗已即位于辽阳，军中多怀去就。海陵军令惨急，亟欲渡江，众欲亡归，决计于元宜。猛安唐括乌野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闻辽阳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后举军北还。"元宜曰："待王祥至谋之。"王祥者元宜子，为骁骑副都指挥使，在别军。元宜使人密召王祥，既至，遂约诘旦卫军番代即行事。元宜先欺其众曰："有令，尔辈皆去马，诘旦渡江。"众皆惧，乃以举事告之，皆许诺。

十月乙未黎明，元宜、王祥与武胜军都总管徒单守素、猛安唐括乌野、谋克斡卢保、娄薛、温都长寿等率众犯御营。海陵闻乱，以为宋兵奄至，览衣遽起，箭入帐中，取视之，愕然曰："乃我兵也。"大庆山曰："事急矣，当出避之。"海陵曰："走将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纳合斡鲁补先刃之，手足犹动，遂缢杀之。骁骑指挥使大磐整兵来救，王祥出语之曰："无及矣。"大磐乃止。军士攘取行营服用皆尽，乃取大磐衣巾裹海陵尸，焚之。遂收尚书右丞李通、浙西道副统制郭安国、监军徒单永年、近侍局使梁珫、副使大庆山，皆杀之。元宜行左领军副大都督事，使使者杀皇太子光英于南京。大军北还。

大定二年春，入见，拜御史大夫，诏曰："高桢为御史大夫，号为正直，颇涉烦碎，臣下衣冠不正亦被纠举。职事有大于此者，尔宜勉之。"未几，拜平章政事，封冀国公，赐玉带、甲第一区，复赐姓完颜氏。

往泰州路规措讨契丹事，元宜使忠勇校尉李荣招窝斡，窝斡杀荣，诏追赠荣进官四阶。五月，上闻元宜将还，遣使止之。契丹已平，元宜还朝，奏请益诸群牧铠甲。诏从之，每群牧益二十副。元宜复请益临潢戍军士马，诏给马六百匹。久之，罢为东京留守。乞还所赐甲第，上从之，赐以袭衣、吐鹘、厩马、海东青鹘。未几，致仕，薨于家。上闻之，遣使致祭，赙赠甚厚。

大定十一年，尚书省奏拟纳合斡鲁补除授，上曰："昔废海陵，此人首入弑之，人臣之罪莫大于是，岂可复加官使？其世袭谋克姑听仍旧。"大定十八年，扎里海上言："凡为人臣能捍灾御侮有功者，宜录用之。今弑海陵者以为有功，赏以高爵，非所以劝事君也。宜削夺，以为人臣之戒。臣在当时亦与其党，如正名定罪。请自臣始。"上曰："扎里海自请其罪以劝事君，此亦人之所难。"遂以扎里海充赵王府祗候郎君。

元宜子习涅阿补，大定二十五年为符宝祗候，乞依女直人例迁官，上曰："赐姓一时之权宜。"令习涅阿补还本姓。

论曰：《春秋》书"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又曰："齐人弑其君商人。"嗟乎，弑舍者商人也，弑商人者邴歜、阎职也。海陵弑熙宗，完颜元宜弑海陵。商人之弑也，邴歜、阎职去之。海陵之弑也，元宜归于世宗。邴、阎贱役，元宜都将也，握君之亲兵，窥利以弑之，其罪岂容诛乎，世宗仅能不大用之而已。扎里海犹杀人而自首者也，在律，杀人未闻准首免罪而又予赏者也，况弑逆乎。海陵弑五十三年，复有胡沙虎之事。

纥石烈执中，本名胡沙虎，阿疎裔孙也。徙东平路猛安。大定八年，充皇太子护卫，出职太子仆丞，改鹰坊直长，再迁鹰坊使、拱卫直指挥使。明昌四年，使过阻居，监酒官移剌保迎谒后时，饮以酒，酒味薄，执中怒，殴伤移剌保，诏的决五十。未几，迁右副点检，肆傲不奉职，降肇州防御使。逾年，迁兴平军节度使。丁母忧，起复归德军节度使，改开远军兼西南路招讨副使。俄知大名府事。承安二年，召为签枢密院事。诏佐丞相襄征伐，执中不欲行，奏曰："臣与襄有隙，且杀臣矣。"上怒其言不逊，事下有司，既而赦之，出为永定军节度使。改西北路招讨使，复为永定军，坐夺部军马解职。

泰和元年，起知大兴府事。诏契丹人立功官赏恩同女直人，许存养马匹，得充司吏译人，著为令。执中格诏不下，上责之曰："汝虽意在防闲，而不知朝廷自有定格，自今勿复如此烦碎生事也。"乃下诏行之。

涞州人魏廷实祖任儿，旧为靳文昭家放良，天德三年，编籍正户，已三世矣。文昭孙勍诋廷实为奴，及妄诉殴詈，警巡院鞫对无状，法当诉本贯。勍诉于府，执中使廷实纳钱五百贯与勍。廷实不从，还涞水，执中径遣锁致廷实。御史台请移问，执中转奏御史台不依制，府未结断，令移推。诏吏部侍郎李炳、户部侍郎粘割合答推问。炳、合答奏御史台理直，诏乃切责执中。

御史中丞孟铸奏弹执中"贪残专恣，不奉法令。释罪之后，累过不悛。既蒙恩贷，转生跋扈。如雄州诈认马，平州冒支俸，破魏廷实家，发其冢墓，拜表不赴，祈雨聚妓，殴詈同僚擅令停职，失师帅之体，不称京尹之任"。上曰："执中粗人，似有跋扈尔。"铸对曰："明天子在上，岂容有跋扈之臣。"上意悟，取阅奏章，诏尚书省问之。由是改武卫军都指挥使。

平章政事仆散揆宣抚河南，执中除山东东西路统军使。揆行省汴京伐宋，升诸道统军司为兵马都统府，执中为山东两路兵马都统，定海军节度使完颜撒剌副之。执中分兵驻金城、朐山，请益发东平路兵屯密、沂、宁海、登、莱以遏兵冲，诏从之，时泰和六年四月也。

五月，宋兵犯金城，执中遣巡检使周奴以骑兵三百御之。会宋益兵转趋沭阳，谋克三合伏卒五十人篁竹中，伺宋兵过突出击之，杀十数人，追至县城，宋兵不敢出。会周奴以兵入城，宋兵逾城走，三合已焚其舟，合击大破之，斩首五百余级，杀宋统领李藻，擒忠义军将吕璋。

十月，执中率兵二万出清口，宋以步骑万余列南岸，战舰百艘拒上流，相持累日。执中以舟兵二千搏战，遏宋舟兵，遣副统移剌古与涅率精骑四千自下流径渡。宋兵望骑兵登南岸，水陆俱溃。追斩及溺死者甚众，尽获其战舰及战马三百，遂克淮阴，进兵围楚州。迁元帅左监军。执中纵兵虏掠，上闻之，杖其经历官阿里不孙，放还所掠。未几，宋人请和，诏罢兵。除西南路招讨使，改西京留守。

大安元年，授世袭谋克，复知大兴府事，出知太原府，复为西京留守，行枢密院，兼安抚使。以劲兵七千遇大兵，战于定安之北，薄暮，先以麾下遁去，众遂溃。行次蔚州，擅取官库银五千两及衣币诸物，夺官民马，与从行私人入紫荆关，杖杀涞水令。至中都，朝廷皆不问。乃迁右副元帅，权尚书左丞，执中益无所忌惮，自请步骑二万屯宣德州，与之三千，令驻妫川。

崇庆元年正月，执中乞移屯南口或屯新庄，移文尚书省曰："大兵来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为可忧，十二关、建春、万宁宫且不保。"朝廷恶其言，下有司按问，诏数其十五罪，罢归田里。

明年，复召至中都，预议军事。左谏议大夫张行信上书曰："胡沙虎专逞私意，不循公道，蔑省部以示强梁，媚近臣以求称誉，骫法行事，枉害平民。行院山西，出师无律，不战先退，擅取官物，杖杀县令。屯驻妫川，乞移内地，其谋略概可见矣。欲使改易前非，以收后效，不亦难乎。才诚可取，虽在微贱皆当擢用，何必老旧始能立功。一将之用，安危所系，惟朝廷加察，天下幸甚。"丞相徒单镒以为不可用，参知政事＜⿰王堂＞跪奏其奸恶，乃止。执中善结近幸，交口称誉。五月，诏给留守半俸，预议军事。张行信复谏曰："伏闻以胡沙虎，老臣欲起而用。人之能否，不在新旧。彼向之败，朝廷既知之矣，乃复用之，无乃不可乎。"遂止。

上终以执中为可用，赐金牌，权右副元帅，将武卫军五千人屯中都城北。执中乃与其党经历官文绣局直长完颜丑奴、提控宿直将军蒲察六斤、武卫军钤辖乌古论夺剌谋作乱。是时，大元大兵在近，上使奉职即军中责执中止务驰猎，不恤军事。执中方饲鹞，怒掷杀之，遂妄称知大兴府徒单南平及其子刑部侍郎驸马都尉没烈谋反，奉诏讨之。南平姻家福海，别将兵屯于城北，遣人以好语招之，福海不知，既至乃执之。

八月二十五日未五更，分其军为三军，由章义门入，自将一军由通玄门入。执中恐城中出兵来拒，乃遣一骑先驰抵东华门大呼曰："大军至北关，已接战矣。"既而再遣一骑亦如之。使徒单金寿召知大兴府徒单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广阳门西富义坊，马上与执中相见，执中手枪刺之堕马下，金寿斫杀之。使乌古论夺剌召没烈，杀之。符宝祗候鄯阳、护卫十人长完颜石古乃闻乱，遽召汉军

五百人赴难，与执中战不胜，皆死之。执中至东华门，使呼门者亲军百户冬儿、五十户蒲察六斤，皆不应，许以世袭猛安、三品职事官，亦不应。呼都点检徒单渭河，渭河即徒单镐也。渭河缒城出见执中，执中命聚薪焚东华门，立梯登城。护卫斜烈乞儿、亲军春山共捂锁开门纳执中。执中入宫，尽以其党易宿卫，自称监国都元帅，居大兴府，陈兵自卫。急召都转运使孙椿年取银币赏金寿、夺剌及军官军士、大兴府舆录。是夜，召声妓与亲党会饮。明日，以兵逼上出居卫邸，诱左丞完颜纲至军中，即杀之。执中意不可测，丞相徒单镒劝执中立宣宗，执中然之。

是时，庄献太子在中都，执中以皇太子仪仗迎庄献入居东宫。召符宝郎徒单福寿取符宝，陈于大兴府露阶上。盗用御宝出制，除完颜丑奴德州防御使，乌古论夺剌顺天军节度使，蒲察六斤横海军节度使，徒单金寿永定军节度使，虽除外官，皆留之左右。其余除拜犹数十人。同时有两蒲察六斤，其一守东华门不肯从乱者。召礼部令史张好礼欲铸监国元帅印，好礼曰："自古无异姓监国者。"乃止。遣奉御完颜忽失来等三人，护卫蒲鲜班底、完颜丑奴等十人，迎宣宗于彰德。使宦者李思忠弑上于卫邸。尽彻沿边诸军赴中都平州、骑兵屯蓟州以自重，边戍皆不守矣。

九月甲辰，宣宗即位，拜执中太师、尚书令、都元帅、监修国史，封泽王，授中都路和鲁忽土世袭猛安。以其弟同知河南府特末也为都点检，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子猪粪除濮王傅、兵部侍郎，都点检徒单渭河为御史中丞，乌古论夺剌遥授知真定府事，徒单金寿遥授知东平府事，蒲察六斤遥授知平阳府事，完颜丑奴同知河中府事，权宿直将军。诏以乌古论谊居第赐执中，仪鸾局给供张，妻王赐紫结银铎车。

戊申，执中侍朝，宣宗赐之坐，执中就坐不辞。无何，执中奏请降卫绍王为庶人，奏再上，诏百官议于朝堂。太子少傅奥屯忠孝、侍读学士蒲察思忠附执中议，众相视莫敢言，独文学田廷芳奋然曰："先朝素无失德，尊号在礼不当削。"于是从之者礼部张敬甫、谏议张信甫、户部武文伯、庞才卿、石抹晋卿等二十四人。宣宗曰："譬诸问途，百人曰东行是，十人曰西行是，行道之人果适东乎、适西乎。岂以百人、十人为是非哉？"既而曰："朕徐思之。"数日，诏降为东海郡侯。

大元游骑至高桥，宰臣以闻。宣宗使人问执中，执中曰："计画已定矣。"既而让宰执曰："吾为尚书令，岂得不先与议而遽奏耶？"宰执逊谢而已。

提点近侍局庆山奴、副使惟弼、奉御惟康请除执中，宣宗念援立功，隐忍不许。

元帅右监军术虎高琪屡战不利，执中戒之曰："今日出兵果无功，当以军法从事矣。"高琪出战复败，自度不免，颇闻庆山奴诸人有谋，十月辛亥，高琪遂率所将乣军入中都，围执中第。执中闻变，弯弓注矢外射，不胜，登后垣欲走，衣挂堕而伤股，军士就斩之。高琪持执中首诣阙待罪，宣宗赦之，以为左副元帅。

执中之党呼于衢路曰："乣军反矣，杀之者有赏。"市人从之，乣军死者甚众，一军皆汹汹，宣宗遣近侍抚谕之，诏有司量加赙赠，众乃稍安。明日，除特末也泰宁军节度使，乌古论夺剌真授知济南府事，徒单金寿真授知归德府事，蒲察六斤真授知平阳府事。

甲寅，左谏议大夫张行信上封事曰："《春秋》之法，国君立不以道，若尝与诸侯盟会，即列为诸侯。东海在位已六年矣，为其臣者谁敢干之。胡沙虎握兵入城，躬行弑逆，当是时惟鄯阳、石古乃率众赴援，至于战死，论其忠烈，在朝食禄者皆当愧之。陛下始亲万机，海内望化，褒显二人，延及子孙，庶几少慰贞魂，激天下之义气。宋徐羡之、傅亮、谢晦弑营阳王立文帝，文帝诛之，以江陵奉迎之诚，免其妻子。胡沙虎国之大贼，世所共恶，虽已死而罪名未正，合暴其过恶，宣布中外，除名削爵，缘坐其家，然后为快。陛下若不忍援立之劳，则依仿元嘉故事，亦足以示惩戒。"宣宗乃下诏暴执中过恶，削其官爵。赠鄯阳、石古乃，加恩其子。庆山奴、惟弼、惟康皆迁赏，近侍局自此用事矣。

论曰：金九主，遇弑者三，其逆谋者十人。熙宗之弑，惟大兴国一人世宗声其罪而磔之思陵之侧。徒单贞虽诛，未闻暴其罪状，后以戚畹又复赠官追封。余秉德、唐括辩等六人，皆以他罪诛。海陵之弑，其首恶为完颜元宜，则令终焉。卫绍王之弑曰胡沙虎，不死于司败之诛，而死于高琪之手。古所谓弑君之贼人得而讨之者，谓请于公上而致讨焉，如孔子之请讨陈恒是也。岂有如琪之擅

杀而以为功者乎。金之政刑，其乱若此，国欲不亡，其或得乎。

金史卷一三三　列传第七一

古书“畔”与“叛”通，畔之为言界也。《左氏》曰，政犹“农之有畔”，是也。君臣上下之定分，犹此疆彼界之截然，违此向彼，即为叛矣。善恶判于跬步，祸患极于怀襄，吁，可畏哉！作《叛臣传》。

张觉亦书作珏，平州义丰人也。在辽第进士，仕至辽兴军节度副使。太祖定燕京，时立爱以平州降，当时宋人以海上之盟求燕京及西京地，太祖以燕京、涿、易、檀、顺、景、蓟与之。平州自入契丹别为一军，故弗与，而以平州为南京，觉为留守。既而闻觉有异志，上遣使刘彦宗及斜钵谕之，诏曰：“平山一郡今为南京，节度使今为留守，恩亦厚矣。或言汝等阴有异图，何为当此农时辄相扇动，非去危就安之计也。其谕朕意。”

太祖每收城邑，往往徙其民以实京师，民心多不安，故时立爱因降表曾言及之。及以燕京与宋而迁其人，独以空城与之，迁者道出平州，故觉因之以作乱。天辅七年五月，左企弓、虞仲文、曹勇义、康公弼赴广宁，过平州，觉使人杀之于栗林下，遂据南京叛入于宋，宋人纳之。

太祖下诏谕南京官吏，诏曰：“朕初驻跸燕京，嘉尔吏民率先降附，故升府治以为南京，减徭役，薄赋税，恩亦至矣，何苦辄为叛逆。今欲进兵攻取，时方农月，不忍以一恶人而害及众庶。且辽国举为我有，孤城自守，终欲何为。今止坐首恶，余并释之。”

觉兵五万屯润州近郊，欲胁迁、来、润、隰四州。阇母自锦州往讨之，已败觉兵，欲乘胜攻南京，时暑雨不可进，退屯于海壖。无何，阇母再败觉兵，复与战于兔耳山，阇母大败，觉报捷于宋。宋建平州为泰宁军，以觉为节度使，张敦固等皆加徽犹阁待制，以银绢数万犒军。

宗望军至南京城东，觉兵大败宵遁，遂奔宋，入于燕京。宗望以纳叛责宋宣抚司，索张觉。宣抚王安中匿之于甲仗库，绐曰：“无之。”宗望索愈急，安中乃斩貌类觉者一人当之，金人识之曰：“非觉也。”安中不得已，引觉出，数以罪，觉骂宋人不容口，遂杀觉函其首以与金人。燕京降将及常胜军皆泣下，郭药师自言曰：“若来索药师当奈何。”自是，降将卒皆解体。及金人伐宋，竟以纳平州之叛为执言云。子仅言。

仅言幼名元奴。宗望攻下平山，仅言在襁褓间，里人刘承宣得之，养于家。其邻韩夫人甚爱之，年数岁，因随韩夫人得见贞懿皇后，留之藩邸。稍长，侍世宗读书，遂使仅言主家事，绳检部曲，一府惮之。

世宗留守东京，海陵用兵江、淮，将士往往亡归，诣东京，愿推戴世宗为天子。仅言劝进，世宗即位，除内藏库副使，权发遣宫籍监事。海陵死扬州，仅言与礼部尚书乌居仁、殿前左卫将军阿虎带、御院通进刘琉发遣六宫百司图书府藏在南京者。还以本职提控尚食局，转少府监丞，仍主内藏。

仅言能心计，世宗倚任之，凡宫室营造、府库出纳、行幸顿舍皆委之。世宗尝曰：“一经仅言，无不惬朕意者。”

六年，提举修内役事，役夫掘地得白金匿之，事觉，法当死，仅言责取其物与官，释其罪。寻兼祗应司。迁少府监，提控宫籍监、祗应司如故。护作太宁宫，引宫左流泉溉田，岁获稻万斛。十七年，复提点内藏，典领昭德皇后山陵，迁劝农使，领诸职如故。

仅言虽旧臣，出入左右，然世宗终不假以权任。二十一年，尚书省奏，宫苑司直长黎伦在职十六年，请与迁叙。上曰：“此朕之家臣，质直人也，今已老矣。如劝农使张仅言亦朕旧臣，纯实颇解事，凡朝廷议论、内外除授，未尝得干预。朕观自古人君为谗谄蒙蔽者多矣，朕虽不及古人，然近习憸言未尝入耳。”宰臣曰：“诚如圣训，此国家之福也。”世宗欲以为横海军节度使，而不可去左右，遂止。

仅言始得疾，犹扶杖视事，疾亟，诏太医诊视；近侍问讯相属。及卒，上深惜之，遣官致祭，赙银五百两、重彩十端、绢二百匹，棺椁、衣衾、银汞、敛物、葬地皆官给，赠辅国上将军。

耶律余睹，辽宗室子也，辽主近族，父祖仕辽，具载《辽史》。初，太祖起兵，辽人来拒，余睹请自效，以功累迁金吾卫大将军，为东路都统。天辅元年，与都统耶律马哥军于浑河，银术哥、希尹拒之，余睹等不敢战。比银术哥等至，马哥、余睹已遁去。银术哥、希尹坐稽缓，太祖皆罚之，所获生口财畜入于官。天辅二年，龙化州人张应古等来降，而余睹复取之，辽以挞不野为节度使。未几，应古等逐挞不野自效。太祖于国中以问辽主，“龙化州已经降附，何为问罪而杀其主者”。辽主托以大盗群起，使余睹收之。

太祖已取临潢府，赐诏余睹曰：“汝将兵在东路，前后战未尝不败。今闻汝收合散亡，以拒我师。朕已于今月十五日克上京，今将往取辽主矣。汝若治兵一决胜负，可指地期日相报。若知不敌，当率众来降，无贻后悔。”及太祖班师，阇母等还至辽河，方渡，余睹来袭，完颜背答、乌塔等殿，力战却之，获甲马五百匹。

天辅五年，余睹送款于咸州路都统，以所部来降，乞援接于桑林渡。都统司以闻，诏曰：“余睹到日，使与其官属偕来，余众处之便地。”无何，余睹送上所受辽国宣诰、及器甲旗帜等，与将吏韩福奴、阿八、谢老、太师奴、萧庆、丑和尚、高佛留、蒲答、谢家奴、五哥等来降。

余睹作书，具言所以降之意，大概以谓：“辽主沉湎荒于游畋，不恤政事，好佞人，远忠直，淫刑吝赏，政烦赋重，民不聊生。”又言：“枢密使得里底本无材能，但阿谀取容，其子磨哥任以军事。”又言：“文妃长子晋王素系人望，宜为储副，得里底以元妃诸子已所自出，使晋王出继文妃。”又言：“晋王与驸马乙信谋复其枢密使，来告余睹共定大计，而所图不成。”又言：“已粗更军事，进策辽主，得里底蔽之，辽主亦不省察。”又曰：“大金疆土日辟，余睹灼知天命，遂自去年春与耶律慎思等定议，约以今夏来降。近闻得里底、高十捏等欲发，仓卒之际不及收合四远，但率傍近部族户三千、车五千两、畜产数万，辽北军都统以兵追袭，遂弃辎重，转战至此。所有官吏职位姓名、人户畜产之数，遣韩福奴具录以闻。”遂与其将吏来见，上抚慰之，遂赐坐，班同宰相，赐宴尽醉而罢。上命余睹以旧官领所部，且谕之曰：“若能为国立功，别当奖用。”自余睹降，益知辽人虚实矣。

余睹在军中屡乞侍妾及子，太祖疑之，诏咸州路都统司曰：“余睹家属，善监护之。”复诏曰：“余睹降时，其民多强率而来者，恐在边生变，宜徙之内地。”都统杲取中京，余睹为乡导，与希尹等招抚奚部。奉圣州降，其官吏皆遁去，余睹举前监酒李师夔为节度使，进士沈璋为副使，州吏裴赜为观察判官。沈璋招集居民还业者三千余，迁太常少卿。

久之，耶律麻者告余睹，吴十、铎剌结党谋叛，及其未发宜先收捕。上召余睹等从容谓之曰：“今闻汝谋叛，诚然邪，其各无隐。若果去，必须鞍马甲胄器械之属，当悉付汝，吾不食言。若再被擒，无祈免死。欲留事我，则无怀异志，吾不汝疑。”余睹等战慄不能对，乃杖铎剌七十，余皆不问。

天会三年，大举伐宋，余睹为元帅右都监，宋兵四万救太原，余睹、屋里海逆击于汾河北，擒其帅郝仲连、张关索，统制马忠，杀万余人。

宗翰伐宋，余睹留西京。天会十年，余睹谋反，云内节度使耶律奴哥等告之。余睹亡去，其党燕京统军萧高六伏诛，蔚州节度使萧特谋自杀。边部斩余睹及其诸子，函其首以献。耶律奴哥加守太保兼侍中，赵公鉴、刘儒信、刘君辅等并授遥镇节度使以赏之。

移剌窝斡，西北路契丹部族。先从撒八为乱，受其伪署，后杀撒八，遂有其众。

撒八者，初为招讨司译史。正隆五年，海陵征诸道兵伐宋，使牌印燥合、杨葛尽征西北路契丹丁壮，契丹人曰：“西北路接近邻国，世世征伐，相为仇怨。若男丁尽从军，彼以兵来，则老弱必尽系累矣。幸使者入朝言之。”燥合畏罪不敢言，杨葛深念后西北有事得罪，遂以忧死。燥合复与牌印耶律娜、尚书省令史没答涅合督起西北路兵。契丹闻男丁当尽起，于是撒八、孛特补与部众杀招讨使完颜沃侧及燥合，而执耶律娜、没答涅合，取招讨司贮甲三千，遂反。议立豫王延禧子孙，众推都监老和尚为招讨使，山后四群牧、山前诸群牧皆应之。迪斡群牧使徒单赛里、耶鲁瓦群牧使鹤寿等皆遇害，语在《鹤寿传》中。五院司部人老和尚那也亦杀节度使术甲兀者以应撒八。

会宁八猛安牧马于山后，至迪谋鲁，贼尽夺其马。辟沙河千户十哥等与前招讨使完颜麻泼杀乌

古迪列招讨使乌林答蒲卢虎，以所部趋西北路。室鲁部节度使阿厮列追击败之，十哥与数骑遁去，合于撒八。

咸平府谋克括里，与所部自山后逃归，咸平少尹完颜余里野欲收捕括里家属，括里与其党招诱富家奴隶，数日得众二千，遂攻陷韩州及柳河县，遂趋咸平。余里野发兵迎击之，兵败，贼遂据咸平，于是缮完器甲，出府库财物以募兵，贼势益张。权曹家山猛安绰质，集兵千余，扼干夜河，贼不得东。绰质兵败，括里遂犯济州。会宿直将军孛术鲁吴括剌征兵于速频路，遇括里于信州，与猛安乌延查剌兵二千，击败括里。括里收余众趋京，是时世宗为东京留守，以兵四百人拒之。贼至常安县，闻空中击鼓声如数千鼓者，候见旌旗蔽野，传言留守以十万兵至矣，即引还，亦以其众合于撒八。

海陵使枢密使仆散忽土、西京留守萧怀忠将兵一万，与右卫将军萧秃剌讨平之。秃剌与之相持数日，连与战皆无功，而粮饷不继，秃剌退归临潢。秃剌虽不能克敌，而撒八自度大军必相继而至，势不可支，谋归于大石，乃率众沿龙驹河西出。及仆散忽土、萧怀忠等兵至，与秃剌合兵追至河上，不及而还。忽土、怀忠、秃剌坐逗遛不即追贼，皆诛死。北京留守萧赜不能制其下，杀降人而取其妇女，亦坐诛。于是，白彦恭为北面兵马都统，纥石烈志宁副之，完颜彀英为西北面兵马都统，西北路招讨使唐括孛姑的副之，以讨撒八等。

撒八既西行，而旧居山前者皆不欲往，伪署六院节度使移剌窝斡、兵官陈家杀撒八，执老和尚、孛特补等。

至是，窝斡始自为都元帅，陈家为都监，拥众东还，至临潢府东南新罗寨。世宗使移剌扎八、前押军谋克播斡、前牌印麻骇、利涉军节度判官马脑等招之。扎八等见窝斡，以上意谕之。窝斡已约降，已而复谓扎八曰：“若降，尔能保我辈无事乎？”扎八曰：“我知招降耳，其他岂能必哉。”

扎八见窝斡兵众强，车帐满野，意其可以有成，因说之曰：“我之始来，以汝辈不能有为，今观兵势强盛如此，汝等欲如群羊为人所驱去乎，将欲待天时乎？若果有大志，吾亦不复还矣。”贼将有前孛特本部族节度使逐斡者，言：“昔谷神丞相，贤能人也，尝说他日西北部族当有事。今日正合此语，恐不可降也。”于是，窝斡遂决意不复肯降矣。扎八亦留贼中，惟麻骇、播斡还归。

窝斡乃引兵攻临潢府，总管移室懑出城战，兵少被执，贼遂围临潢，众至五万。正隆六年十二月己亥，窝斡遂称帝，改元天正。

是时，北面都统白彦敬、副统纥石烈志宁在北京，闻世宗即位，以兵来归。世宗使元帅左都监吾扎忽、同知北京留守事完颜骨只救临潢，昼夜兼行，比至临潢，贼已解围去攻泰州。吾扎忽追及于窊历，两军已阵将战，押军猛安契丹忽剌叔以所部兵应贼，吾扎忽军遂败。

泰州节度使乌里雅率千余骑与窝斡遇，乌里雅兵复败，仅以数骑脱归。贼势愈振，城中震骇，莫敢出战。贼四面登城，押军猛安乌古孙阿里补率军士数人，各持刀以身率先循城击贼力战，斫刈甚众，贼乃退走，城赖以完。泰州司吏颜盏蒲查奏捷，除忠翊校尉，赐银五十两、重彩十端。

二年正月，右副元帅完颜谋衍率诸军北征窝斡。二月壬戌诏曰：“应诸人若能于契丹贼中自拔归者，更不问元初首从及被威胁之由，奴婢、良人罪无轻重并行免放。曾有官职及纠率人众来归者，仍与官赏，依本品量材叙使。其同来人各从所愿处收系，有才能者亦与录用。内外官员郎君群牧直撒百姓人家驱奴、宫籍监人等，并放为良，亦从所愿处收系，与免三年差役。或能捕杀首领而归者，准上施行，仍验劳绩约量迁赏。如捕获窝斡者，猛安加三品官授节度使，谋克加四品官授防御使，庶人加五品官授刺史。”诏曰：“尚书省，如节度防御使捉获窝斡者与世袭猛安，刺史捉获者与世袭谋克，驱奴、宫籍监人亦与庶人同。”复诏宰臣，遍谕将士，能捕杀窝斡者加特进、授真定总管。

于是，括里将犯韩州，闻元帅兵至，不战遁去，将转趋懿、宜州。谋衍屯懿州庆云县，及屯川州武平县，奏请粮运当遣人护送，兵仗乞选精良者付之。诏以南征逃还军士就往屯戍，如不足，量于富家签调，就近地签步军，给仗护送粮运。诏平章政事移剌元宜往泰州规措边事。前安远大将军斡里袅、猛安七斤、庶人阿里葛、磨哥等自窝斡中来降，斡里袅、七斤加昭武大将军，阿里葛武义将军，磨哥忠勇校尉。

窝斡遂自泰州往攻济州，欲邀粮运。元帅完颜谋衍与右监军完颜福寿、左都监吾扎忽合兵，甲士万三千人，曷懒路总管徒单克宁、广宁尹仆散浑坦、同知广宁尹完颜岩雅、肇州防御使唐括乌也为左翼，临海节度使纥石烈志宁、曷速馆节度使神土懑、同知北京留守完颜骨只、淄州刺史尼庞古钞兀为右翼，至术虎崖，尽委辎重，士卒赍数日粮，轻骑袭之。

乣碗群牧人契丹乣者，与其弟孛迭、掇剌，皆弃家自贼中来降。乣者谓谋衍曰："贼中马肥健，官军马疲弱，此去贼八十里，比遇贼马已惫。贼辎重去此不远，我攻之，贼必救其巢穴，贼至马必疲，我马少得息，所谓攻其所必救，以逸待劳者也。"谋衍从之，乘夜亟发，会大风路暗不能辨，迟明行三十里许，与贼辎重相近，整兵少憩。窝斡趋济州，知大军取其辎重，乃还救，遇于长泺。既阵，谋衍别设伏于左翼之侧，贼四百余骑突出左翼伏兵之间，徒单克宁射却之。是日，别部诸将与贼对者，胜负未分，相去五里许而立。左翼万户襄别与贼战，贼阵动，襄麾军乘之，突出其后。俱与大军不相及，襄以善射者二十骑，率众自贼后击之，贼不能支，乘势麾军击其一偏，贼遂却。襄遂与大军合，而别部诸将皆至，整阵力战，忽反风扬砂石，贼阵乱，官军驰击，大破之，追北十余里，斩获甚众。诏以乣者为武义将军，孛迭昭信校尉，掇剌忠翊校尉。乣者除同知建州事，未之官，卒。孛迭取家贼中，遂被害，上悯之，后以掇剌为汝州都巡检使。

窝斡率其众西走，谋衍追及之于雾＜⿱雨松＞河。贼已济，毁其津口，纥石烈志宁军先至，不克渡，乃对岸为疑兵，以夹谷清臣、徒单海罗两万户于下流渡河，值支港两岸斗绝且泞淖，命军士束柳填港而过。追之数里，得平地，方食，贼众奄至。志宁军急整阵，贼自南冈驰下，冲阵者三，志宁力战，流矢中左臂，战自若。大军毕至，左翼骑兵先与贼接，贼据上风纵火，乘烟击官军，官军步兵亦至，并力合战，凡十余合，军士苦风烟皆植立如痴，会天降雨，风止，官军奋击，大败之。徒单克宁追奔十五里，贼前厄溪涧不得亟渡，多杀伤。贼既渡，官军亦渡，少憩，贼反旆来政，克宁以大军不继，令军士皆下马射贼。贼引却而南，克宁亦将引而北，士未及骑马，贼复来冲突，官军少却，回渡涧北。大军至，贼遂引去。

四月，诏元帅府曰："应契丹贼人，与大军未战已前投降者，不得杀伤，仍加安抚。败走以后，招诱来降者，除奴婢准已虏为定外，亲属分付圆聚，仍官为换赎。"

窝斡既败，谋衍不复追讨，驻军白泺。窝斡攻懿州不克，遂残破川州，将遁于山西，而北京亦不邀击之。于是，发骁骑军二千、曷懒路留屯京师军三千，号称二万，会宁济州军六千亦号二万。元帅左都监高忠建总兵，沃州刺史乌古论蒲查为曷懒路押军万户，邳州刺史乌林答剌撒为济州押军万户，右骁骑副都指挥使乌延查剌为骁骑万户，祁州刺史宗宁为会宁路押军万户，右宣徽使亨为北京路都统，吏部郎中完颜达吉为副统，会元帅府讨击之。

诏使尚厩局副使蒲察蒲卢浑往懿州戒敕将帅，上曰："朕委卿等讨贼，乃闻不就贼趋战，而驻兵闲缓，经涉累月，虽曾追袭，乃不由有水草之地，以致马疲弱不能百里而还。后虽破贼，而纵诸军劫掠，数日后方追北雾＜⿱雨松＞河，亦不乘胜，辄复引还。贼遂入涉近地，北京、懿州由此受兵。朕欲重谴汝等，以方任兵事，且图后功。当尽心一力，毋得似前怠驰。"上谓蒲卢浑曰："卿若闻贼在近，即当监督讨伐。用命力战者疏记以闻，朕将约量迁赏。无或承徇上官，抑有功、滥署无功者。善戢士卒，勿纵虏掠。"以纥石烈志宁为元帅右监军，右监军完颜福寿召还京师，咸平路总管完颜兀带复旧职。谋衍男斜哥在军中多暴横，诏押归本管。窝斡使所亲招节度使移里堇窟域，窟域执其使送官，与窝斡连战有功，迁宣武将军，赐银五百两、衣二袭。起运在中都弓万五千、箭一百五十万赴懿州。

平章政事移剌元宜、宁昌军节度使宗叙入见，诏使自中道却还军中，宣谕元宜、谋衍注意经略边事。师久无功，尚书右丞仆散忠义愿效死力除边患，世宗嘉叹。六月，忠义拜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帅，宗叙为兵部尚书，各赐弓矢、具鞍勒马。出内府金银十万两佐军用。诏曰："军中将士有犯，除连职奏闻，余依军法约量决责，有功者依格迁赏。"以大名尹宗尹为河南路统军使，河南路统军都监蒲察世杰为西北路副统，赐弓矢佩刀厩马，从忠义征行。诏谕诸军将士曰："兵久驻边陲，蠹费财用无成功，百姓不得休息。今命平章政事仆散忠义兼右副元帅，同心戮力以底戡定。右副元帅谋衍罢

为同判大宗正事。”

诏居庸关、古北口讥察契丹奸细，捕获者加官赏。万户温迪罕阿鲁带以兵四千屯北口，蓟州、石门关等处各以五百人守之。海陵末年，阿鲁带为猛安，移剌娜为牌印祗候，起契丹部族兵被执，至是挺身来降。世宗以阿鲁带为济州押军万户，移剌娜为同知滦州事。

西南路招讨使完颜思敬为都统，赐金牌一、银牌二，西北路招讨使唐括孛古底副之，以兵五千往会燕子城旧戍军，视地形冲要或于狗泺屯驻，远斥候，贼至即战，不以昼夜为限。诏思敬曰：“契丹贼败必走山后，可选新马三千，加刍秣以备追袭。”

仆散忠义至军中。是时，窝斡西走花道，众尚八万。忠义、高建军与贼遇，万户查剌、蒲查为左翼，宗亨统之，宗宁、剌撒为右翼，宗叙统之，世杰亦在左翼中，与贼夹河为阵。贼渡河，以兵四万余先犯左翼军，查剌以六百骑奋击败之。复以四万众与左翼军战，宗亨、世杰七谋克指画失宜，阵乱败于贼。世杰挺身投于查剌军中，贼围查剌军，查剌力战，宗叙以右翼军来救，贼乃去。

诏曰：“自契丹作逆，有为贼诖误者，不问如何从贼，但能复业，与免本罪。如能率众来附，或能杀捕首领而降，或执送贼所扇诱作乱之人，皆与量加官爵。朕念正隆南征，猛安亡者招还被戮，已命其子孙袭其职。尔等勿惩前事，故怀迟疑。贼军今既破散，山后诸处皆命将士遏其逃路，尔等虽欲不降终将安往？若犹疑贰，俱就焚灭，悔无及矣。”

窝斡自花道西走，仆散忠义、纥石烈志宁以大军追及于袅岭西陷泉。明日，贼军三万骑涉水而东。大军先据南冈，左翼军自冈为阵，迤逦而北，步军继之，右翼军继步军北引而东，作偃月阵，步军居中，骑兵据其两端，使贼不见首尾。是日，大雾晦冥，既阵雾开，少顷晴霁。贼见左翼据南冈不敢击，击右翼军，乌延查剌力战，贼稍却。志宁与夹谷清臣、乌林答剌撒、铎剌合战，贼大败，将涉水去，泥泞不得亟渡。大军逐北，人马相蹂践而死，不可胜数，陷泉皆平，余众蹈籍而过，或奔溃窜匿林莽间。大军踵击之，俘斩万计，生擒其弟伪六院司大王袅。窝斡仅与数骑脱去，钞兀、清臣追四十余里不及，斩千余级，获车帐甚众。其母徐辇举营自落括冈西走，志宁追之，尽获辎重，俘五万余人，杂畜不可胜计。伪节度使六及其部族皆降。

诏北京副统完颜达吉括本部马，规办刍粮，仍使达吉为监战官，录有功者闻奏。诏选中都、西京两路新旧军万人备守御，以窝斡败走，恐或冲突也。

仆散忠义使使奏捷，诏略曰：“平章政事右副元帅忠义使使来奏大捷。或被军俘获，或自能来服，或无所归而投拜，或将全属归附，或分领家族来降，或尝受伪命，及自来曾与官军斗敌，皆释其罪。其散亡人内，除窝斡一身，不以大小官员是何名色，却来归附者，亦准释放。有能诛捕窝斡，或于不从招纳亡去人内诛捕以来，及或能率众于掌军官及随处官司投降者，并给官赏。各路抚纳来者，毋得辄加侵损。无资给者，不以是何路分，随有粮处安置，仍官为养济。”

窝斡收合散卒万余人，遂入奚部，以诸奚自益，时时出兵寇速鲁古淀、古北口、兴化之间。温迪罕阿鲁带守古北口，与战败焉。诏完颜谋衍、蒲察乌里雅、蒲察蒲卢浑以兵三千，合旧屯兵五千，击之。诏完颜思敬以所部兵入奚地，会大军讨窝斡。

贼党雾＜⌸雨松＞河猛安蒲速越遣人至帅府约降，诏令擒捕窝斡，许以官赏。贼将者甚众，其散走者闻诏书招降，亦多降者。其余多疾疫而死，无复斗志。窝斡自度势穷，乃谋自羊城道西京奔夏国，大军追之益急，其众复多亡去，度不得西，乃北走沙陀间。

诏尚书省：“凡胁从之家被俘掠遂致离散，宜从改正。将士往往藏匿其人，有司检括分付。”

监军志宁获贼稍合住，释而弗杀，纵还贼中，使诱其亲近捕窝斡以自效，许以官赏。九月庚子，稍合住与神独斡执窝斡，诣右都监完颜恩敬降，并获其母徐辇及其妻、子、子妇、弟、侄，尽收伪金银牌印。唐括孛古底获前胡里改节度使什温及其家属。西北路招讨使李家奴获伪枢密使逐斡等三十余人，复与猛安泥本婆果追伪监军那也至天成县，那也乃降，仍获伪都元帅丑哥及金牌一、银牌五。志宁与清臣、宗宁、速哥等追余党至燕子城，尽得其党。前至抹拔里达之地，悉获之，逆党遂平。

甲辰，皇太子率百官上表贺。乙巳，诏天下。辛亥，完颜思敬献俘于京师，窝斡袅首于市，磔

其手足，分悬诸京府。其母徐辇及妻子皆戮之。契丹降人皆拘其器仗，贫不能自给者官为养济。

括里、扎八率众南走，诏左宣徽使宗亨追及之。扎八诈称降，宗亨信其言，遂不与战。扎八绐之曰："括里惊走，愿追之。"宗亨纵扎八去。益都猛安欲以所部追括里、扎八，宗亨恐分其功，不听，而纵军士取贼所弃资囊人畜而自有之。括里、扎八由是得亡去，遂奔于宋。宗亨降宁州刺史。其后，宋李世辅用括里、扎八，遂取宿州，颇为边患。

神独斡除同知安化军节度使，稍合住除同知震武军节度使事。大定六年，点检司奏，亲军中有逆党子弟，请一切罢去。诏曰："身预逆党者罢之，余勿问。"

赞曰：金人以燕山与宋，遂启张觉跳梁之心，觉岂为宋者哉，盖欲乘时以徼利耳。耶律余睹从宗望追天祚，曾不遗余力，功成骄溢，自取诛灭，咈哉。正隆佳兵，契丹作难，《传》曰："夫兵犹火也，弗缉将自焚。"可不戒哉。

金史卷一三四　列传第七二

外国上

夏国王李乾顺。其先曰托跋思恭，唐僖宗时，为夏、绥、银、宥节度使，与李茂贞、李克用等破黄巢，复京师，赐姓李氏。唐末，天下大乱，藩镇连兵，惟夏州未尝为唐患。历五代至宋，传数世至元昊，始称帝。辽人以公主下嫁李氏，世修朝贡不绝，事具《辽史》。

天辅六年，金破辽兵，辽主走阴山，夏将李良辅将兵三万来救辽，次天德境野谷，斡鲁、娄室败之于宜水，追至野谷，涧水暴至，漂没者不可胜计。宗望至阴山，以便宜与夏国议和，其书曰："奉诏有之：夏王，辽之自出，不渝终始，危难相救。今兹已举辽国，若能如事辽之日以效职贡，当听其来，毋致疑贰。若辽主至彼，可令执送。"天会二年，始奉誓表，以事辽之礼称藩，请受割赐之地。宗翰承制，割下寨以北、阴山以南、乙室耶刮部吐禄泺之西，以赐之。

天会二年，乾顺遣把里公亮等来上誓表，曰："臣乾顺言：今月十五日，西南、西北两路都统遣左谏议大夫王介儒等赍牒奉宣，若夏国追悔前非，捕送辽主，立盟上表，仍依辽国旧制及赐誓诏，将来或有不虞，交相救援者。臣与辽国世通姻契，名系藩臣，辄为援以启端，曾犯威而结衅。既速违天之咎，果罹败绩之忧。蒙降德音以宽前罪，仍赐土地用广藩篱，载惟含垢之恩，常切戴天之望。自今已后，凡于岁时朝贺、贡进表章、使人往复等事，一切永依臣事辽国旧例。其契丹昏主今不在臣境，至如奔窜到此，不复存泊，即当执献。若大朝知其所在，以兵追捕，无敢为地及依前援助。其或征兵，即当依应。至如殊方异域朝觐天阙，合经当国道路，亦不阻节。以上所叙数事，臣誓固此诚，传嗣不变，苟或有渝，天地鉴察，神明殛之，祸及子孙，不克享国。"所谓西北、西南两路都统者宗翰也。盖宗望以太祖命与之通书，而宗翰以便宜割地议和云。

太宗使王阿海、杨天吉往赐誓诏曰："维天会二年岁次甲辰，闰三月戊寅朔，皇帝赐誓诏于夏国王乾顺：先皇帝诞膺骏命，肇启鸿图，而卿国据夏台，境连辽右，以效力于昏主，致结衅于王师。先皇帝以谓忠于所事，务施恩而释过。迨眇躬之纂绍，仰遗训以遵行，卿乃深念前非，乐从内附，饬使轺而奉贡，效臣节以称藩。载锡宠光，用彰复好，所有割赐地土、使聘礼节、相为援助等事，一切恭依先朝制诏。其依应征兵，所请宜允。三辰在上，朕岂食言，苟或变渝，亦如卿誓。远垂戒谕，毋替厥诚。"

于是，宋人与夏人具受山西地，宋人侵取之，乾顺遣使表谢赐誓诏、并论宋所侵地。诏曰："省所上表，具悉，已命西南、西北两路都统府从宜定夺。"是时，宗翰朝京师未还，录夏国奏付权都统斡鲁，宋人侵略新受疆土、及使人王阿海争仪物事，与夏通问以便宜决之。

初，以山西九州与宋人，而天德远在一隅，缓急不可及，割以与夏。后破宋都获二帝，乃画陕西分界，自麟府路洛阳沟东距黄河西岸、西历暖泉堡，鄜延路米脂谷至累胜寨，环庆路威边寨过九星原至委布谷口，泾原威川寨略古萧关至北谷川，秦凤路通怀堡至古会州，自此直距黄河，依见今流行分熙河路尽西边以限封域。复分陕西北鄙以易天德、云内，以河为界。

及娄室定陕西，婆卢火率兵先取威戎城。军至威戎东与敌遇，击走之，生致二人，问之，乃知

为夏将李遇取威戎也，乃还其人而与李遇通问。李遇军威戎西，蒲察军威戎东，而使使议事于娄室。娄室报曰："元帅府约束，若兵近夏境，则与夏人相为掎角，毋相侵犯。"李遇使人来曰："夏国既以天德、云内归大国，大国许我陕西北鄙之地，是以至此。"蒲察等遂旋军。睿宗既定陕西，元帅府不欲以陕西北鄙与夏国，诏曰："卿等审处所宜从事。"

天眷二年，国王乾顺薨，子仁孝立，遣使册命，加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皇统元年，请置榷场，许之。

初，王阿海等以太宗誓诏赐夏国，乾顺以契丹旧仪见使者，阿海不肯曰："契丹与夏国甥舅也，故国王坐受，使者以礼进。今大金与夏国君臣也，见大国使者当如仪。"争数日不能决，于是始起立受焉。厥后不遣赐生日使，至是始遣使赐之。

初，慕洧以环州降，及割陕西、河南与宋人，洧奔夏国，夏人以为山讹首领。及撒离喝再定陕西，洧思归，夏人知之，遂族洧，以表闻，诏书责让之。及海陵弑熙宗，遣使报谕至境上，夏人问曰："圣德皇帝何为见废。"不肯纳。朝廷乃使有司以废立之故移文报之。天德二年七月，夏使御史中丞杂辣公济等来贺，如旧礼。

正隆末伐宋，宋人入秦、陇，夏亦乘隙攻取荡羌，通峡、九羊、会川等城寨，宋亦侵入夏境。世宗即位，夏人复以城寨来归，且乞兵复宋侵地，诏书嘉奖，仍遣吏部郎中完颜达吉体究陕西利害。边吏奏，夏人已归城寨，而所侵掠人口财畜尚未还，请索之。大定四年二月甲申，夏遣其武功大夫细卧文忠等贺万春节，入见，附状奏告，略曰："众军破荡之时，幸而免者十无一二，继以冻馁死亡，其存几何。兼夏国与宋兵交，人畜之被俘僇亦多，连岁勤动，士卒暴露，势皆朘削。又坐为宋人牵制，使忠诚之节无繇自达，中外咸知，愿止约理索，听纳臣言，不胜下国之幸。"其后屡以为请，诏许之。

久之，其臣任得敬专国政，欲分割夏国。因贺大定八年正旦，遣奏告使殿前太尉芭里昌祖等以仁孝章乞良医为得敬治疾，诏保全郎王师道佩银牌往焉。诏师道曰："如病势不可疗，则勿治。如可治，期一月归。"得敬疾有瘳，遣谢恩使任得聪来，得敬亦附表进礼物，上曰："得敬自有定分，附表礼物皆不可受。"并却之。

初，仁孝嗣位，其臣屡作乱，任得敬抗御有功，遂相夏国二十余年，阴蓄异志，欲图夏国，诬杀宗亲大臣，其势渐逼，仁孝不能制。大定十年，乃分西南路及灵州啰庞岭地与得敬，自为国，且上表为得敬求封。世宗以问宰相，尚书令李石等曰："事系彼国，我何预焉，不如因而许之。"上曰："有国之主岂肯无故分国与人，此必权臣逼夺，非夏王本意。况夏国称藩岁久，一旦迫于贼臣，朕为四海主，宁容此邪？若彼不能自正，则当以兵诛之，不可许也。"乃却其贡物，赐仁孝诏曰："自我国家戡定中原，怀柔西土，始则画疆于乃父，继而锡命于尔躬，恩厚一方，年垂三纪，藩臣之礼既务践修，先业所传亦当固守。今兹请命，事颇靡常，未知措意之由来，续当遣使以询尔。所有贡物，已令发回。"

得敬密通宋人求助，宋以蜡丸书答得敬，夏人得之。得敬始因求医附表进礼物，欲以尝试世宗，既不可行，而求封又不可得，仁孝乃谋诛之。八月晦，仁孝诛得敬乃其党与，上表谢，并以所执宋人及蜡丸书来上。其谢表曰："得敬初受分土之后，曾遣使赴大朝代求封建，蒙诏书不为俞纳，此朝廷怜爱之恩，夏国不胜感戴。夏国妄烦朝廷，冒求贼臣封建，深亏礼节。今既贼臣诛讫，大朝不用遣使询问。得敬所分之地与大朝熙秦路接境，恐自分地以来别有生事，已根勘禁约，乞朝廷亦行禁约。"

十二年，上谓宰臣曰："夏国以珠玉易我丝帛，是以无用易我有用也。"乃减罢保安、兰州榷场。

仁孝深念世宗恩厚，十七年，献本国所造百头帐，上曰："夏国贡献自有方物，可却之。"仁孝再以表上曰："所进帐本非珍异，使人亦已到边，若不蒙包纳，则下国深诚无所展效，四方邻国以为夏国不预大朝眷爱之数，将何所安。"乃许与正旦使同来。

先是，尚书奏："夏国与陕西边民私相越境，盗窃财畜，奸人托名榷场贸易，得以往来，恐为边

患。使人入境与富商相易，亦可禁止。”于是，复罢绥德榷场，止存东胜、环州而已。仁孝表请复置兰州、保安、绥德榷场如旧，并乞使人入界相易用物。诏曰：“保安、兰州地无丝枲，惟绥德建关市以通货财。使副往来，听留都亭贸易。”章宗即位，诏曰：“夏使馆内贸易且已。”明昌二年，复旧。

顷之，夏人肆牧于镇戎之境，逻卒逐之，夏人执逻卒而去。边将阿鲁带率兵诘之，夏厢官吴明契、信陵都、卜祥、徐余立等伏兵三千于涧中，阿鲁带口中流矢而死，取其弓甲而去。诏索杀阿鲁带者，夏人处以徒刑，诏索之不已，夏人乃杀明契等。

明昌四年，仁孝薨，子纯祐嗣立。承安二年，复置兰州、保安榷场。承安六年，纯祐母病风求医，诏太医判官时德元及王利贞往，仍赐御药。八月，再赐医药。泰和六年三月，仁孝弟仁友子安全，废纯祐自立，再阅月死于废所。七月，使纯祐母罗氏为表，言纯祐不能嗣守，与大臣定议立安全为王，遣使奏告。夏使私问馆伴官：“奏告事诏许否？”馆伴官曰：“此不当问也。”夏使曰：“明日当问诸客省，若又不答，则升殿奏请。”上闻之，使客省谕以许所祈之意，乃赐罗氏诏询其意，夏人复以罗氏表来，乃封安全为夏国王。

大安三年，安全薨，族子遵顼立。遵顼先以状元及第，充大都督府主，立在安全薨前一月，卫绍王无实录，不知其故。然是时金兵败绩于会河堡，夏人乘其兵败侵略边境，而通使如故。

崇庆元年三月，攻葭州。至宁元年六月，攻保安州。贞祐元年十一月，攻会州，都统徒单丑儿击走之。十二月，陷泾州。二年八月，归国人乔成赍夏国书，大概言金边吏侵略，乞禁戢。诏移文答之，宰臣言“既非公牒，今将责问，彼必饰词，徒为虚文，无益于事”。乃止。未几，夏人攻庆原、延安、积石州，乃诏有司移文责问。

十一月，兰州译人程陈僧结夏人以州叛，边将败其兵三千。三年正月，夏兵攻武延川，宣宗曰：“此不足虑，恐由他道入也。”既而闻边吏侵夏境，夏人乃攻环州，诏治边吏罪。夏兵攻积石州，都统姜伯通败之。夏兵入安乡关，都统曹记僧、万户忽三十却之。三月，攻环州，刺史乌古论延寿败之于境上。

三月，诏议伐夏，陕西宣抚司奏：“往者，夏人侵我环、庆、河、兰、积石以兵应之，悉皆遁去，遽还巢穴，盖为我备也。今兰州溃兵犹未集，军实多不完，沿边地寒，春草始生，未可刍牧，两界无烟火者三百余里，不宜轻举。”从之。

四月，诏河州提控曹记僧、通远军节度使完颜狗儿讨程陈僧，夏人援之。九月，遂破西关堡。夏人复攻第五将城，万户杨再兴击走之。诏陕西宣抚司及沿边诸将，降空名宣敕，临阵立功，五品以下并听迁授。十月，攻保安及延安，都统完颜国家奴破之。既而深入临洮，总管陀满胡土门不能御，陕西宣抚副使完颜胡失来救临洮，大败于渭源堡，城破，胡失来被执。十一月，夏兵败于克戎寨，复败于熟羊寨，宰相入贺，宣宗曰：“此忠贤之力也。”夏兵进围临洮，陀满胡土门破之。四年四月，夏葩俄族总管汪三郎率众来降，进羊千口，诏纳之，优给其直。来远镇获谍人，言宋、夏相结来攻，诏陕西行省备之。

夏于来羌城界河起折桥，元帅右都监完颜赛不焚之，斩馘甚众。六月，鄜延路奏，夏人牒报用彼国光定年号，诏封还其牒。闰月，庆阳总管庆山奴伐夏，出环州，陕西行省请中分其军，令庆山奴出第三将怀安寨，环州刺史完颜胡鲁出环州，宣宗曰：“闻夏人移军备其王城，尚恐诈我，勿堕其计中也。”提控完颜狗儿抵兰州西关堡，招得旧部曲九人，掩击夏兵于阿弥湾，杀其将士百余人。八月，左监军乌古论庆寿败夏兵于安塞堡。右都监赛不击走夏兵于结耶觜川，复破之于车儿堡。十一月，提控石盏合喜、杨斡烈解定西之围。

十二月丙寅，宣宗与皇太子议伐夏，左监军陀满胡土门、延安总管古里甲石伦攻盐、宥、夏州，庆阳总管庆山奴、知平凉府移剌答不也攻威、灵、安、会等州。

兴定元年正月，夏兵三万自宁州还，庆山奴以兵邀击，败之。诏河东行省胥鼎选兵三万五千，付陀满胡土门伐夏。鼎驰奏不可，遂止，语在《鼎传》。右都监完颜仲元请试兵西夏，出其不意必获全胜，兵威既振，国力益完。诏下尚书省、枢密院议。

夏人福山以俘户来降，除同知泽州军州事。

五月，夏兵入大北岔，都统纥石烈猪狗掩击，败之。宣宗欲与夏议和，右都监庆山奴屯延安，奏曰："夏国决不肯和，徒见欺耳。"既而，获谍者言，遵顼闻大金将约和，戒谕将士无犯西鄙。宰臣奏曰："就令如此，边备亦不宜弛。"宣宗以为然。

右都监完颜闾山败夏兵于黄鹤岔。夏人围羊狠寨，都统党世昌与战，完颜狗儿遣都统夹谷瑞夜斫夏营，遂解其围，犹驻近地，左都监白撒发定西锐兵、龛谷副统包孝成绯翮翅军，合击走之。八月，安定堡马家平总押李公直败夏兵三千。九月，都统罗世晖却夏兵于克戎寨。

兴定二年三月，右都监庆山奴奏："夏人有乞和意，保安、绥德、葭州得文报，乞复互市，以寻旧盟。以臣观之，此出于遵顼，非边吏所敢专者。"朝廷不以为然。

五月，夏人入葭州，庆山奴破之于马吉峰。七月，犯龛谷，夹谷瑞、赵防败之，追至质孤堡。三年闰月，夏人破通秦寨，提控纳合买住击败之，自葭庐州遁去。华州元帅完颜合达出安寨堡至隆州，败其兵二千。进攻隆州，克其西南，会暮乃还。十二月，诏有司移文夏国。

四年二月，夏人犯镇戎，金师败绩，夏人公移语不逊，诏词臣草牒折之。四月，夏兵犯边，元帅石盏合喜遇于鹿儿原，提控乌古论世显以偏师败之，都统王定复破其众于新泉城。元帅庆山奴攻宥州，围神堆府，穴其城，士卒有登者，援兵至，击走之，斩首二千，俘百余人，获杂畜三千余。八月，夏人陷会州，刺史乌古论世显降，复犯龛谷，夹谷瑞连战败之，夏人乃去。是月，诏有司移文议和，事竟不克。

夏人三万自高峰镇围定西，刺史爱申阿失剌、提控乌古论长寿、温敦永昌击走之。九月，夏人围绥平寨、安定堡，未几，陷西宁州，遂攻定西，乌古论长寿击却之。乃袭巩州，石盏合喜逆战，一日十余战，乃解去。

五年正月，诏枢院议夏事，奏曰："夏人聚兵境上，欲由会州入，已遣行省白撒伏兵险要以待之。鄜延元帅府伺便发兵以缀其后，足以无虑。"二月，宁远军节度使夹谷海寿破夏兵于搜嵬堡。三月，复取来羌城。十月，攻龛谷，白撒连败之。元光元年正月，夏人陷大通城，复取之。三月，提控李师林败夏兵于永木岭。八月，攻宁安寨，攻神林堡，十二月，入质孤堡，提控唐括昉败之。

二年，遵顼使其太子德任来伐，德任谏曰："彼兵势尚强，不若与之约和。"遵顼笑曰："是非尔所知也。彼失兰州竟不能复，何强之有。"德任固谏不从，乞避太子位，愿为僧。遵顼怒，幽之灵州，遣人代将，会天旱不果。

是岁，大元兵问罪夏国，延安、庆原元帅府欲乘夏人之困弊伐之，陕西行省白撒、合达以为不可，乃止。

陇安军节度使完颜阿邻日与将士晏饮，不治军事，夏人乘之，掠民五千余口、牛羊杂畜数万而去。

自天会议和，八十余年与夏人未尝有兵革之事。及贞祐之初，小有侵掠，以至构难十年不解，一胜一负精锐皆尽，而两国俱弊。

是岁，遵顼传位于子德旺。正大元年，和议成，自称兄弟之国。

三年二月，遵顼死，七月，德旺死，嗣立者史失其名。明年，夏国亡。

先是，夏使精方匭匣使王立之来聘，未复命国已亡，诏于京兆安置，充宣差弹压，主管夏国降户。八年五月，立之妻子三十余口至环州，诏以归立之，赐以币帛。立之上言，先世本申州人，乞不仕，居申州。诏如所请，以本官居申州，主管唐、邓、申、裕等处夏国降户，听唐、邓总帅府节制，给上田千亩、牛具农作云。

赞曰：夏之立国旧矣，其臣罗世昌普叙世次称，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旧姓为托跋氏。按《唐书》党项八部有托跋部，自党项入居银、夏之间者号平夏部。托跋思恭以破黄巢功赐姓李氏，兄弟相继为节度使，居夏州，在河南。继迁再立国，元昊始大，乃北渡河，城兴州而都之。

其地初有夏、绥、银、宥、灵、盐等州，其后遂取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郡地，南界横山，东距西河，土宜三种，善水草，宜畜牧，所谓凉州畜牧甲天下者是也。土坚腴，水清冽，风气广莫，民俗强梗尚气，重然诺，敢战斗。自汉、唐以水利积谷食边兵，兴州有汉、唐二渠，甘、凉亦各有

灌溉，土境虽小，能以富强，地势然也。

五代之际，朝兴夕替，制度礼乐荡为灰烬，唐节度使有鼓吹，故夏国声乐清厉顿挫，犹有鼓吹之遗音焉。然能崇尚儒术，尊孔子以帝号，其文章辞命有可观者。立国二百余年，抗衡辽、金、宋三国，偭乡无常，视三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焉。故近代学者记西北地理，往往皆臆度言之。圣神有作，天下会于一，驿道往来视为东西州矣。

金史卷一三五　列传第七三

高丽国王，王楷。其地，鸭绿江以东，曷懒路以南，东南皆至于海。自辽时，岁时遣使修贡，事具《辽史》。

唐初，靺鞨有粟末、黑水两部，皆臣属于高丽。唐灭高丽，粟末保东牟山渐强大，号渤海，姓大氏，有文物礼乐。至唐末稍衰，自后不复有闻。金伐辽，渤海来归，盖其遗裔也。黑水靺鞨居古肃慎地，有山曰白山，盖长白山，金国之所起焉。女直虽旧属高丽，不复相通者久矣。及金灭辽，高丽以事辽旧礼称臣于金。

初，有医者善治疾，本高丽人，不知其始自何而来，亦不著其姓名，居女直之完颜部。穆宗时戚属有疾，此医者诊视之，穆宗谓医者曰："汝能使此人病愈，则吾遣人送汝归汝乡国。"医者曰："诺。"其人疾果愈，穆宗乃以初约归之。乙离骨岭仆散部胡石来勃堇居高丽、女直之两间，穆宗使族人叟阿招之，因使叟阿送医者，归之高丽境上。医者归至高丽，因谓高丽人，女直居黑水部者部族日强，兵益精悍，年谷屡稔。高丽王闻之，乃通使于女直。既而，胡石来来归，遂率乙离骨岭东诸部皆内附。

穆宗十年癸未，阿踈自辽使其徒达纪来说曷懒甸人。曷懒甸人执之。穆宗以达纪送高丽，谓高丽王曰："前此为乱于汝鄙者，皆此辈也。"及破萧海里，使斡鲁罕往高丽报捷，高丽亦使使来贺。未几，复使斜葛与斡鲁罕往聘，高丽王曰："斜葛，女直之族弟也，其礼有加矣。"乃以一大银盘为谢。

厥后，曷懒甸诸部尽欲来附，高丽闻之不欲使来附，恐近于己而不利也，使人邀止之。斜葛在高丽及往来曷懒道中，具知其事，遂使石适欢往纳曷懒甸人。未行而穆宗没，康宗嗣，遣石适欢以星显统门之兵往至乙离骨岭，益募兵趋活涅水，徇地曷懒甸，收叛亡七城。高丽使人来告曰："事有当议者。"曷懒甸官属使斜勒详稳、冶剌保详稳往，石适欢亦使杯鲁往，高丽执冶剌保等，而遣杯鲁曰："无与尔事。"于是，五水之民皆附于高丽，团练使陷者十四人。

二年甲申，高丽来攻，石适欢大破之，杀获甚众，追入其境，焚略其戍守而还。四月，高丽复来攻，石适欢以五百人御于辟登水，复大破之，追入辟登水，逐其残众逾境。于是，高丽王曰："告边衅者皆官属祥丹、傍都里、昔毕罕辈也。"十四团练、六路使人在高丽者，皆归之，遣使来请和。遂使斜葛经正疆界，至乙离骨水、曷懒甸活祢水，留之两月，斜葛不能听讼，每一事辄至枝蔓，民颇苦之。康宗召斜葛还，而遣石适欢往。石适欢立幕府于三潺水，其尝阴与高丽往来为乱阶者，即正其罪，余无所问。康宗以为能。

四年丙戌，高丽使使黑欢方石来贺嗣位，康宗使杯鲁报聘，且寻前约，取亡命之民。高丽许之，曰："使使至境上受之。"康宗以为信然，使完颜部阿聒、乌林答部胜昆往境上受之。康宗畋于马纪岭乙只村以待之。阿聒、胜昆至境上，高丽遣人杀之，而出兵曷懒甸，筑九城。

康宗归，众咸曰："不可举兵也，恐辽人将以罪我。"太祖独曰："若不举兵，岂止失曷懒甸，诸部皆非吾有也。"康宗以为然，乃使斡塞将兵伐之，大破高丽兵。六月，高丽率众来战，斡塞败之，进围其城。七月，高丽复请和，康宗曰："事若酌中，则与之和。"高丽许归亡入之民，罢九城之戍，复所侵故地，遂与之和。

收国元年九月，太祖已克黄龙府，命加古撒喝攻保州。保州近高丽，辽侵高丽置保州。至是，命撒喝取之，久不下，撒喝请济师，且言高丽王将遣使来。太祖使纳合乌蠢以百骑益之，诏撒喝曰："汝领偏师，屡破重敌，多所俘获，及闻胡沙数战有功，朕甚嘉之。若保州未下，但守边戍。吾已

克黄龙府，闻辽主且至，俟破大敌复益汝兵。所言高丽遣使事，未知果否，至则护送以来。边境之事，慎之毋忽。”十一月，系辽女直麻懑太弯等十五人皆降，攻开州取之，尽降保州诸部女直。太祖以撒喝为保州路都统。

太祖已破走辽主军，撒喝破合主、顺化二城，复请济师攻保州，使斡鲁以甲士千人往。二年闰月，高丽遣使来贺捷，且曰：“保州本吾旧地，愿以见还。”太祖谓使者曰：“尔其自取之。”诏撒喝、乌蠢等曰：“若高丽来取保州，益以胡剌古、石显等军备之，或欲合兵，无得辄往，但谨守边戍。”及撒喝、阿实赉等攻保州，辽守将遁去，而高丽兵已在城中。既而，高丽国王使蒲马请保州，诏谕高丽王曰：“保州近尔边境，听尔自取，今乃勤我师徒，破敌城下。且蒲马止是口陈，俟有表请，即当别议。”

天辅二年十二月，诏谕高丽国王曰：“朕始兴师伐辽，已尝布告，赖皇天助顺，屡败敌兵，北自上京，南至于海，其间京府州县部族人民悉皆抚定。今遣孛堇术孛报谕，仍赐马一匹，至可领也。”

三年，高丽增筑长城三尺，边吏发兵止之，弗从，报曰：“修补旧城。”曷懒甸孛堇胡剌古、习显以闻，诏曰：“毋得侵轶生事，但慎固营垒，广布耳目而已。”

四年，咸州路都统司以兵分屯于保州、毕里围二城，请益兵，诏曰：“汝等分列屯戍，以固封守，甚善。高丽累世臣事于辽，或有交通，可常遣人侦伺。”

使习显以获辽国州郡谕高丽，其国方诛乱者，使谓习显曰：“此与先父国王之书。”习显就馆。凡诛戮官僚七十余人，即依旧礼接见，而以表来贺，并贡方物。复以辽帝亡入夏国报之。

高随、斜野奉使高丽，至境上，接待之礼不逊，随等不敢往，太宗曰：“高丽世臣于辽，当以事辽之礼事我，而我国有新丧，辽主未获，勿遽强之。”命高随等还。天会二年，同知南路都统鹘实答奏，高丽纳叛亡、增边备，必有异图。诏曰：“凡有通问，毋违常式。或来侵略，则整尔行列与之从事。敢先犯彼者，虽捷必罚。”诏阇母以甲士千人戍海岛，以备之。

四年，国王王楷遣使奉表称藩，优诏答之。上使高伯淑、乌至忠使高丽，凡遣使往来当尽循辽旧，仍取保州路及边地人口在彼界者，须尽数发还。敕伯淑曰：“若一一听从，即以保州地赐之。”高伯淑至高丽，王楷附表谢，一依事辽旧制。八年，楷上表，乞免索保州亡入边户。是岁，高丽十人捕鱼，大风飘其船抵海岸，曷苏馆人获之，诏还其国。既而勖上表请不索保州亡入高丽户口，太宗从之，自是保州封域始定。

皇统二年，诏加楷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六年，楷薨，子晛嗣立。

大定四年，诏鸭绿江堡戍颇被侵越焚毁。五年正月，世宗因正旦使朝辞，谕之曰：“边境小小不虞，尔主使然邪，疆吏为之邪？若果疆吏为之，尔主亦当惩戒之也。”初，高丽使者别有私进礼物以为常，是岁万春节，上以使者私进不应典礼，诏罢之。

十年，王晛弟翼阳公晧废晛自立。十月，赐生日使、大宗正丞纥至界上，高丽边吏称前王已让位，不肯受使者。十一年三月，王晧以让国来奏告，诏婆速路勿受，有司移文详问。高丽告曰：“前王久病，昏耄不治，以母弟晧权摄国事。”上曰：“让国大事也，何以不先陈请。”诏有司再详问。高丽乃以王晛让国表来，大略称先臣楷遗训传位于弟，又言其子有罪不可立之意。上疑之，以问宰执，丞相良弼奏曰：“此不可信。晛止一子，往年生孙，尝有表自陈生孙之喜，一也。晧尝作乱，晛因之，二也。今晛不遣使，晧乃遣使，三也。朝廷赐晛生日使，晧不转达于晛，乃称未敢奉受，四也。是晧篡兄诬请于天子，安可忍也。”右丞孟晧曰：“当询彼国士民，果皆推服，即当遣使封册。”上曰：“封一国之君询于民众，此与除拜猛安谋克何异。”乃却其使者，而以诏书详问王晛，吏部侍郎靖为宣问王晛使。

晧实篡国，囚晛于海岛。靖至高丽，晧称王晛已避位出居他所，病加无损，不能就位拜命，往复险远，非使者所宜往。靖竟不得见晛，乃以诏授晧，转取晛表附奏，其言与前表大概相同。靖还，上问大臣，皆曰：“晛表如此，可遂封之。”丞相良弼、平章政事守道曰：“待晧祈请未晚也。”十二月，晧遣其礼部侍郎张翼明等请封。十二年三月，遂赐封册。晧生日在正月十九日，是岁十二月将尽，未及遣使，有司请至来岁举行焉。

十五年，高丽西京留守赵位宠叛晧，遣徐彦等九十六人上表曰：“前王本非避让，大将军郑冲夫、郎将李义方实弑之。臣位宠请以慈悲岭以西至鸭绿江四十余城内属，请兵助援。”上曰：“王晧已加封册，位宠辄敢称兵为乱，且欲纳土，朕怀抚万邦，岂助叛臣为虐。”诏执徐彦等送高丽。顷之，王晧定赵位宠之乱，遣使奏谢。自位宠之乱，晧所遣生日回谢、横赐回谢、贺正旦、进奉、万春节等使，皆阻不通，至是，晧并奏之。诏答其意，其合遣人使令节次入朝。

十七年，贺正旦礼物，玉带乃石似玉者，有司请移问，上曰：“彼小国无能识者，误以为玉耳，不必移问。”乃止。十二月，有司奏高丽下节押马官顺成例外带甲三过界，上以使人所坐罪重，但令发还本国而已。二十三年，晧母任氏薨，晧乞免赐生日及贺谢等事，诏从之。

章宗即位，诏使至界上颇稽滞，诏移问，高丽逊谢。明昌三年，下节金挺回至平州抚宁县，殴死当驿人何添儿，有司请“凡人使往还，乞量设兵卫”。参知政事张万公曰：“可于宿顿之地巡护之。”上可其奏。诏自今接送伴使副，失关防者当坐。故事，贺正旦使十二月二十九日入见，明昌六年十二月己卯立春，诏于前二日丁丑入见云。

承安三年，晧表自陈衰病，以国让其弟晫。晫权国事。是岁，晧废，晫嗣立。

泰和四年正月乙丑朔，高丽兼人以小佩刀割梨庑下巡廊，奉职见而纠之，诏馆伴官自今前期移文禁止。是岁，王晫薨，子韺嗣立。

泰和七年正月，是时用兵伐宋，夏亦有故，独高丽遣正旦使，诏不赐曲宴。及天寿节，夏、高丽使者皆在，有司奏：“大定初，宋未请和，夏、高丽使者赐曲宴，今请依大定故事。”诏从之。

至宁元年八月，王＜⿰礻 吴＞薨，嗣子未行起复。九月，宣宗即位，边吏奏：“高丽牒称，嗣子未起复，不可以凶服迎吉诏，又不可以草土名衔署表。”礼官议：“人臣不以私恩废公义，宜权用吉服迎诏，署表用权国事名衔。俟高丽告哀使至阙，然后遣使致祭、慰问及行封册。”制可。

明年，宣宗迁汴，辽东道路不通，兴定三年，辽东行省奏高丽复有奉表朝贡之意，宰臣奏：“可令行省受其表章，其朝贡之礼俟他日徐议。”宣宗以为然，乃遣使抚谕高丽，终以道路不通，未遑迎迓，诏行省且羁縻勿绝其好，然自是不复通问矣。

赞曰：金人本出靺鞨之附于高丽者，始通好为邻国，既而为君臣，贞祐以后道路不通，仅一再见而已。入圣朝犹子孙相传自为治，故不复备论，论其与金事相涉者焉。

今文《尚书》辞多奇涩，盖亦当世之方言也。《金史》所载本国之语，得诸重译，而可解者何可阙焉。若其臣僚之小字，或以贱，或以疾，犹有古人尚质之风，不可文也。国姓为某，汉姓为某，后魏孝文以来已有之矣。存诸篇终，以备考索。

官称

都勃极烈，总治官名，犹汉云冢宰。

谙版勃极烈，官之尊且贵者。

国论勃极烈，尊礼优崇得自由者。

胡鲁勃极烈，统领官之称。

移赉勃极烈，位第三曰“移赉”。

阿买勃积烈，治城邑者。

乙室勃极烈，迎迓之官。

札失哈勃极烈，守官署之称。

昃勃极烈，阴阳之官。

迭勃极烈，倅贰之职。

猛安，千夫长。谋克，百夫长也。

诸纠“详稳”，边戍之官。

诸“移里堇”，部落虚寨之首领。

详稳、移里堇，本辽语，金人因之而稍异同焉。

秃里，掌部落词讼，察非违者。

乌鲁古，牧圉之官。
斡里朵，官府治事之所。
人事
孛论出，胚胎之名。
阿胡迭，长子。骨＜⿰赤皮＞，季也。蒲阳温，曰幼子。
益都，次第之通称。第九曰“乌也”。十六曰“女鲁欢”。
按答海，客之通称。
山只昆，舍人也。
散亦孛，奇男子。
撒答，老人之称也。
什古乃，瘠人。
撒合辇，黧黑之名。
阿里孙，貌不扬也。
阿徒罕，采薪之子。
答不也，耘田者。
阿土古，善采捕者。　阿里喜，围猎也。
拔里速，角抵戏者。
阿离合懑，臂鹰鹘者。
胡鲁剌，户长。　阿合，人奴也。
兀术，曰头。　粘罕，心也。　畏可，牙，又曰吾亦可。
三合，人之靥也。
蒲剌都，目赤而盲也。
谩都哥，痴騃之谓。
谋良虎，无赖之名。皆不美之称也。
与人同受福曰“忽都”。以力助人曰“阿息保”。
辞不失，酒醒也。
奴申，和睦之义。
讹出虎，宽容之名也。
迪古乃，来也。
撒八，迅速之义。
乌古出，方言曰再休，犹言再不复也。
凡事之先者曰“石伦”。　以物与人已然曰“阿里白”。
吾里补，畜积之名。
习失，犹人云常川也。
凡市物已得曰“兀带”，取以名子者，犹言货取如物然也。
阿邻，山。太神，高也。　山之上锐者曰“哈丹”。　坡陀曰“阿懒”。　大而峻曰“斜鲁”。
忒邻，海也。　沙忽带，舟也。
生铁曰“斡论”。　釜曰“阇母”。　刃曰“斜烈”。
婆卢火者槌也。
金曰“桉春”。
银术可，珠也。
布囊曰“蒲卢浑”。　盆曰“阿里虎”。　罐曰“活女”。
乌烈，草廪也。
沙剌，衣襟也。

活腊胡，色之赤者也。

桓端，松。　阿虎里，松子。孰荤，莲也。

活离罕，羔。合喜，犬子。讹古乃，犬之有文者。

蒲阿，山鸡。窝谋罕，鸟卵也。

完颜，汉姓曰王。乌古论曰商。纥石烈曰高。徒单曰杜。女奚烈曰郎。兀颜曰朱。蒲察曰李。颜盏曰张。温迪罕曰温。石抹曰萧。奥屯曰曹。孛术鲁曰鲁。移剌曰刘。斡勒曰石。纳剌曰康。夹谷曰仝。裴满曰麻。尼忙古曰鱼。斡准曰赵。阿典曰雷。阿里侃曰何。温敦曰空。吾鲁曰惠。抹颜曰孟。都烈曰强。散答曰骆。呵不哈曰田。乌林答曰蔡。仆散曰林。术虎曰董。古里甲曰汪。

其后氏族或因人变易，难以遍举，姑载其可知者云。

二一六五页四行长(吏)[史]已下多至抵罪刊误谓案文“吏”当作“史”，太尉府有长史，故因蕃见谴也。今据改。

二一六五页五行囗字幼平陕人按：“陕”原讹“陜”，径据汲本改正。

二一六七页一一行说菀曰汲本、殿本“菀”作“苑”。按：苑菀通。

二一六八页七行不能相持殿本“持”作“治”。按：“治”作“持”，避唐讳改。

二一六八页七行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故)也据殿本删，与前书谷永传合。

二一六八页八行法度尚存按：汲本、殿本“存”作“在”。

二一六八页一五行使皇天震怒按：“震”原讹“振”，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二一七一页七行并连匡兄中常侍车骑将军超按：校补谓宦者传又谓匡为超弟之子。

二一七一页一一行而人伦莫相恤也按：李慈铭谓治要“莫”下有“能”字，当据增。

二一七一页一一行及遭际会按：李慈铭谓治要“遭”下有“值”字，当据增。

二一七二页一０行复还仕郡人有路佛者按：张森楷谓“郡”下当更有一“郡”字。

二一七二页一三行上除禁党按：李慈铭谓“禁党”当作“党禁”。

二一七三页二行而让怀协忿怨汲本、殿本“协”作“挟”。按：协挟古字通，党锢传“怀经协术”，黄琼传“黄门协邪”，皆借“协”为“挟”也。

二一七三页三行明年遂传下狱按：校补引柳从辰说，谓“明年”二字衍，盖黄巾起事及允之讨击黄巾别帅，发张让之奸，皆中平元年二三月事，下狱会赦，还复刺史，旬日间复以它罪被补，仍不出元年三月也。

二一七三页九行太尉袁隗司徒杨赐通鉴考异谓隗、赐时皆不为此官，恐误。按：通鉴系此事于中平元年冬十二月，故考异云然。柳从辰谓隗、赐之与何进共上疏请，乃在元年二三月间，其时袁隗为司徒，杨赐为太尉，不过官名互误耳。

二一七六页八行今若一旦解兵(关东)刊误谓案文多“关东”二字。今据删。

按：集解引王补说，谓通鉴作“解兵开关”。

二一七六页一一行丁彦思蔡伯喈但以董公亲厚并尚从坐按：集解引洪亮吉说，谓丁彦思不知何人，陈、范二史于卓传俱不载，裴松之注极详，亦不及此。又引王补说，谓通鉴无“丁彦思”三字。

二一七八页三行封其孙黑为安乐亭侯按：校补引柳从辰说，谓袁纪“黑”作“异”。

二一七八页四行士孙瑞字君策按：集解引惠栋说，谓“策”一作“荣”，见三辅决录。

後汉书卷六十七　党锢列传第五十七

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言嗜恶之本同，而迁染之涂异也。[1]夫刻意则行不肆，牵物则其志流。[2]是以圣人导人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与，节其所偏，虽情品万区，质文异数，至于陶物振俗，其道一也。[3]叔末浇讹，王道陵缺，[4]而犹假仁以效己，凭义以济功。举中于理，则强梁褫气；片言违正，则暍台解情。盖前哲之遗尘，有足求者。[5]

(1)嗜犹好也。恶音乌故反。言人好恶，各有本性，迁染者，由其所习。尚书曰：“唯人生厚，因物有迁。”墨子曰：“墨子见染丝者，泣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汤染于伊尹，故王天下；殷纣染于恶来，故国残身死，为天下僇。’”

(2)刻意，刻削其意不得自恣也。庄子曰：“刻意尚行，离时异俗。”行音下孟反。肆犹放纵也。牵物谓为物所牵制，则其志流宕忘反也。淮南子曰：“非拘紧牵连于物，而不与推移也。”

(3)陶谓陶冶以成之。管子曰：“夫法之制人，犹陶之于埴，冶之于金也。”埴音植。

(4)叔末犹季末也。谓当春秋之时。

(5)褫犹夺也，音直纸反。暍台，贱人也。齐侯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对曰：“尔贡苞茅不入，

王祭不供，无以缩酒，寡人是征。”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遂使屈完与齐盟于召陵。此强梁褫气也。又晋吕甥、郤芮将焚公宫而杀晋侯，寺人披请见，公使让之，且辞曰：“汝为惠公来求杀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而至。虽君有命，何其速也？”对曰：“臣谓君之入也，其知之矣。

若犹未也，又将及难。君命无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恶，唯力是视，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无蒲、狄乎？“此为暍台解情也。并见左传。

霸德既衰，狙诈萌起。[1]强者以决胜为雄，弱者以诈劣受屈。至有画半策而绾万金，开一说而锡琛瑞。[2]或起徒步而仕执珪，解草衣以升卿相。[3]士之饰巧驰辩，以要能钓利者，不期而景从矣。[4]自是爱尚相夺，与时回变，其风不可留，其敝不能反。

[1]霸德衰谓六国时也。狙音七余反。广雅曰：“狙，猕猴也。”以其多诈，故比之也。

[2]苏秦说赵王，赐白壁百双，黄金万镒。虞卿一见赵王，赐白璧一双，黄金百镒。见史记及战国策。

[3]史记曰，楚惠王言“庄舄，越之鄙细人也，今仕楚执珪，贵富矣”。解草衣谓范睢、蔡泽之类。

[4]韩子李斯曰“韩非饰辩诈谋，以钓利于秦”也。贾谊过秦曰“赢粮而景从”也。

及汉祖杖囗，武夫囗兴，宪令宽赊，文礼简阔，绪余四豪之烈，人怀陵上之心，[1]轻死重气，怨惠必雠，令行私庭，权移匹庶，任侠之方，成其俗矣。[2]

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学，怀经协术，所在雾会，至有石渠分争之论，党同伐异之说，守文之徒，盛于时矣。(3)至王莽专伪，终于篡国，忠义之流，耻见缨绋，遂乃荣华丘壑，甘足枯槁。(4)虽中兴在运，汉德重开，而保身怀方，弥相慕袭，去就之节，重于时矣。[5]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6]

[1]四豪谓信陵君魏公子无忌、平原君赵胜、春申君黄歇、孟尝君田文。前书班固曰：“游谈者以四豪为称首。”

[2]前书音义曰：“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所谓权行州域，力折公侯者也。”

[3]武帝诏求贤良，于是公孙弘、董仲舒等出焉。宣帝时，集诸儒于石渠阁，讲论六蓺。召五经名儒太子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梁同异，同己者朋党之，异己者攻伐之。刘歆书曰：“党同门，妒道真。”

[4]谓袭胜、薛方、郭钦、蒋诩之类，并隐居不应莽召。

[5]谓逢萌、严光、周党、尚长之属。

[6]婞，狠也，音邢鼎反。

夫上好则下必甚，矫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1]若范滂、张俭之徒，清心忌恶，终陷党议，不其然乎？

[1]礼记曰：“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矫，正也。正枉必过其直，见孟子。

初，桓帝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为尚书。时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1]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议，自此始矣。

後汝南太守宗资任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囗亦委功曹岑晊，[2]二郡又为谣曰：

“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囗但坐啸。”[3]

因此流言转入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4]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进阶、[5]扶风魏齐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6]

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

⑴初委反。

⑵音质。

⑶谢承书曰“成口少脩仁义，笃学，以清名见。举孝廉，拜郎中，迁南阳太守。郡旧多豪强，中官黄门盘(牙)[互]境界。口下车，振威严以捡摄之。

是时桓帝乳母、中官贵人外亲张子禁，怙恃贵埶，不畏法网，功曹岑晊劝使捕子禁付宛狱，笞杀之。桓帝征口，下狱死。宗资字叔都，南阳安众人也。家代为汉将相名臣。祖父均，自有传。资少在京师，学孟氏易、欧阳尚书。举孝廉，拜议郎，补御史中丞、汝南太守。署范滂为功曹，委任政事，推功于滂，不伐其美。任善之名，闻于海内“也。

⑷冠犹首也。

⑸公族，姓也，名进阶。风俗通曰：“晋成公立嫡子为公族大夫。”韩无忌号公族穆子，见左氏传。

⑹危言谓不畏危难而直言也。论语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

时河内张成善说风角，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膺愈怀愤疾，竟案杀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颇谇其占。

成弟子牢脩因上书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1]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执膺等。其辞所连及陈寔之徒二百余人，或有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明年，尚书霍谞、城门校尉窦武并表为请，帝意稍解，乃皆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而党人之名，犹书王府。

⑴说文曰：“诽，谤也。”苍颉篇曰：“讪，非也。”

自是正直废放，邪枉炽结，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摽搒，[1]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口为“八俊”。

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口(敷)[口]、翟超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2]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为“八厨”。[3]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

⑴希，望也，摽搒犹相称扬也。“搒”与“膀”同，古字通。

⑵导，引也。宗谓所宗仰者。

⑶蕃，姓也，音皮。

又张俭乡人朱并，承望中常侍侯览意旨，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以俭及口彬、褚凤、张肃、薛兰、冯禧、魏玄、徐干为“八俊”，田林、张隐、刘表、薛郁、王访、刘祇、宣靖、公绪恭为“八顾”，[1]朱楷、田盘、疎耽、薛敦、宋布、唐龙、嬴咨、宣褒为“八及”，刻石立墠，共为部党，而俭为之魁。[2]灵帝诏刊章捕俭等。[3]大长秋曹节因此讽有司奏捕前党故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口、颍川太守巴肃、沛相荀翌、河内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任城相刘儒、太尉掾范滂等百余人，皆死狱中。余或先殁不及，或亡命获免。自此诸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滥入党中。[4]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尝交关，亦离祸毒。其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

⑴公绪，姓也。

⑵墠，除地于中为口。墠音禅。魁，大帅也。

⑶刊，削。不欲宣露并名，故削除之，而直捕俭等。

⑷睚音五懈反。广雅曰：“睚，裂也。”眦音才赐反。前书音义曰：“瞋目皃也。”史记曰：“睚眦之隙必报。”

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大讼党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诏司隶、益州槛车收鸾，

送槐里狱掠杀之。于是又诏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锢，爰及五属。[1]

(1)谓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也。

光和二年，上禄长和海[1]上言："礼，从祖兄弟别居异财，恩义已轻，服属疎末。而今党人锢及五族，既乖典训之文，有谬经常之法。"[2]帝览而悟之，党锢自从祖以下，皆得解释。

(1)上禄，县，属武都郡，今成州县也。

(2)左氏传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中平元年，黄巾贼起，中常侍吕强言于帝曰："党锢久积，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帝惧其言，乃大赦党人，诛徙之家皆归故郡。其後黄巾遂盛，朝野崩离，纲纪文章荡然矣。[1]

(1)诗大雅荡篇序曰："厉王无道，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郑玄注云："荡荡，法度废坏之皃也。"

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并载乎篇。陈蕃、窦武、王畅、刘表、度尚、郭林宗别有传。荀翌附祖淑传。张邈附吕布传。胡母班附袁绍传。王考字文祖，东平寿张人，冀州刺史；秦周字平王，陈留平丘人，北海相；蕃向字嘉景，鲁国人，郎中；王璋字伯仪，东莱曲城人，少府卿；[1]位行并不显。翟超，山阳太守，事见陈蕃传，字及郡县未详。朱口，沛人，与杜密等俱死狱中。唯赵典名见而已。

(1)曲城，县，故城在今莱州掖县东北也。

刘淑字仲承，河间乐成人也。祖父称，司隶校尉。淑少学明五经，遂隐居，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州郡礼请，五府连辟，并不就。永兴二年，司徒种暠举淑贤良方正，辞以疾。桓帝闻淑高名，切责州郡，使舆病诣京师。淑不得已而赴洛阳，对策为天下第一，拜议郎。又陈时政得失，灾异之占，事皆效验。

再迁尚书，纳忠建议，多所补益。又再迁侍中、虎贲中郎将。上疏以为宜罢宦官，辞甚切直，帝虽不能用，亦不罪焉。以淑宗室之贤，特加敬异，每有疑事，常密谘问之。灵帝既位，宦官谮淑与窦武等通谋，下狱自杀。

李膺字符礼，颍川襄城人也。祖父脩，安帝时为太尉。[1]父益，赵国相。膺性简亢，无所交接，[2]唯以同郡荀淑、陈寔为师友。

(1)汉官仪曰："脩字伯游。"

(2)亢，高也。

初举孝廉，为司徒胡广所辟，举高第，再迁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多望风口官。复征，再迁渔阳太守。寻转蜀郡太守，以母老乞不之官。[1]转护乌桓校尉。鲜卑数犯塞，膺常蒙矢石，每破走之，虏甚惮慑。[2]以公事免官，还居纶氏，教授常千人。[3]南阳樊陵求为门徒，膺谢不受。陵後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为节[志]者所羞。[4]荀爽尝就谒膺，因为其御，既还，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见慕如此。

(1)谢承书曰："出补蜀郡太守，脩庠序，设条教，明法令，威恩并行。蜀之珍玩，不入于门。益州纪其政化，朝廷举能理剧，转乌桓校尉。"

(2)谢承书曰："膺常率步骑临阵交战，身被创夷，拭血进战，遂破寇，斩首二千级。"

(3)纶氏，县，属颍川郡，故城今阳城县也。

(4)汉官仪曰："樊陵字德云。"

永寿二年，鲜卑寇云中，桓帝闻膺能，乃复征为度辽将军。先是羌虏及疏勒、龟兹，数出攻钞张掖、酒泉、云中诸郡，百姓屡被其害。自膺到边，皆望风惧服，先所掠男女，悉送还塞下。自是之後，声振远域。

延熹二年征，再迁河南尹。时宛陵大姓羊元群罢北海郡，臧罪狼藉，郡舍溷轩有奇巧，乃载之以归。[1]膺表欲按其罪，元群行赂宦竖，膺反坐输作左校。

(1)溷轩，厕屋。

初，膺与廷尉冯绲、大司农刘祐等共同心志，纠罚奸幸，绲、祐时亦得罪输作。

司隶校尉应奉上疏理膺等曰："昔秦人观宝于楚，昭奚恤騗以群贤；(1)梁惠王玮其照乘之珠，齐威王荅以四臣。(2)夫忠贤武将，国之心膂。窃见左校囗刑徒前廷尉冯绲、大司农刘祐、河南尹李膺等，执法不挠，诛举邪臣，肆之以法，(3)众庶称宜。昔季孙行父亲逆君命，逐出莒仆，于舜之功二十之一。(4)今膺等投身强御，毕力致罪，陛下既不听察，而猥受谮诉，遂令忠臣同愆元恶。

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迩观听，为之叹息。夫立政之要，记功忘失，是以武帝舍安国于徒中，(5)宣帝征张敞于亡命。(6)绲前讨蛮荆，均吉甫之功。(7)

祐数临督司，有不吐茹之节。(8)膺著威幽、并，遗爱度辽。今三垂蠢动，王旅未振。易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9)乞原膺等，以备不虞。"书奏，乃悉免其刑。

(1)新序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观楚之宝器。楚王闻之，召昭奚恤问焉。对曰：'此欲观吾国之得失而图之，宝器在于贤臣。'遂使恤应之。乃为东面之囗四，为南面之囗一，为西面之囗一。

秦使者至，恤曰：'君，客也，请就上位东面，子西南面，太宰子方次之，叶公子高次之，司马子反次之。'恤自居西面之囗，称曰：'客观楚国之宝器。所宝者，贤臣也。理百姓，实仓廪，使人各得其所，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诸侯，解忿悁之难，交两国之欢，使无兵革之忧，太宰子方在此。守封囗，谨境界，不侵邻国，邻亦不侵，叶公子高在此。理师旅，正兵戎，以当强敌，提袍鼓以动百万之众，使皆赴汤火，蹈白刃，出万死不顾，司马子反在此。若怀霸王之余义，猎理乱之遗风，昭奚恤在此。惟大国所观。'秦使者瞿然无以对，恤遂摄衣而去。使反，言秦君曰：'楚多贤臣，未可谋也。'"(2)玮犹美也。史记曰，魏惠王问齐威王曰："王亦有宝乎？"威王曰："无有。"魏王曰："寡人之国虽小，尚有径寸珠照车前後十二乘者十枚，柰何以万乘之国而无宝乎！"威王曰："寡人所以为宝者与王异。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楚人不敢为寇。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堂，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州，于是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从者七千余家。吾臣有种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以此为宝，将以照千里，岂直十二乘哉？"魏王惭，不怿而去。

(3)肆，陈也。

(4)纪太子仆杀纪公，以其宝玉来奔，纳诸宣公，公命与之邑，季文子使司寇出之境。公问其故，对曰："孝敬忠信为吉德，盗贼藏奸为凶德。夫莒仆，则其孝敬，[则]弑君父矣，则其忠信，则窃宝玉矣，其人则盗贼也，是以去之。

舜举十六相，去四凶，有大功二十而为天子。今行父虽未获一吉人，去一凶矣，于舜之功，二十之一也。"见左传。

(5)景帝时，韩安国为梁大夫，坐法抵罪。後梁内史缺，起徒中为二千石，拜为内史。臣贤案：此言武帝，误也。

(6)张敞为京兆尹，坐杀人亡命归家。冀州乱，征敞为冀州刺史。

(7)诗小雅曰："显允方叔，征伐玁狁，蛮荆来威。"郑玄注云："方叔先与吉甫征伐玁狁，今特往伐蛮荆，皆使来服于宣王之威，美其功之多也。"绲以顺帝时讨长沙武陵蛮夷有功，故以比之。

(8)谓祐奏梁冀弟旻，又为司隶校尉，权豪畏之也。诗曰："唯仲山甫，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囗寡，不畏强御。"

(9)易解卦象词也。卦坎下震上。解，坎为险，为水。水者，雨之象。震为动，为雷。王弼注云："屯难盘结，于是乎解也。"

再迁，复拜司隶校尉。时张让弟朔为野王令，贪残无道，至乃杀孕妇，闻膺厉威严，惧罪逃还京师，因匿兄让弟舍，藏于合柱中。膺知其状，率将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阳狱。受辞毕，即杀之。

让诉冤于帝，诏膺入殿，御亲临轩，诘以不先请便加诛辟之意。膺对曰："昔晋文公执卫成公归于京师，春秋是焉。[1]

礼云公族有罪，虽曰宥之，有司执宪不从。[2]昔仲尼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积一旬，私惧以稽留为愆，不意获速疾之罪。诚自知衅责，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克殄元恶，退就鼎镬，始生之愿也。"帝无复言，顾谓让曰："此汝弟之罪，司隶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曰："畏李校尉。"

(1)公羊传曰："晋人执卫侯，归之于京师。归之于者，执之乎天子之侧者也。

罪定不定已可知矣。"何休注云："归之于者，决辞也。"

(2)解见张酺传。

是时朝庭日乱，纲纪颓阤，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1]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2]及遭党事，当考实膺等。案经三府，太尉陈蕃却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内人誉，忧国忠公之臣。此等犹将十世宥也，[3]岂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4]帝愈怒，遂下膺等于黄门北寺狱。[5]膺等颇引宦官子弟，宦官多惧，请帝以天时宜赦，于是大赦天下。膺免归乡里，居阳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6]

(1)裁音才代反。

(2)以鱼为喻也。龙门，河水所下之口，在今绛州龙门县。辛氏三秦记曰"河津一名龙门，水险不通，鱼口之属莫能上，江海大鱼薄集龙门下数千，不得上，上则为龙"也。

(3)解见耿弇传。

(4)平署犹连署也。

(5)狱名，解见灵纪也。

(6)以朝廷为污秽也。

及陈蕃免太尉，朝野属意于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祸，欲令屈节以全乱世，为书贻曰："久废过庭，不闻善诱，陟岵瞻望，惟日为岁。[1]知以直道不容于时，悦山乐水，家于阳城。道近路夷，当即聘问，无状婴疾，阙于所仰。顷闻上帝震怒，贬黜鼎臣，[2]人鬼同谋，[3]以为天子当贞观二五，利见大人，[4]不谓夷之初旦，明而未融，[5]虹蜺扬辉，囗和取同。[6]方今天地气闭，大人休否，[7]智者见险，投以远害。[8]虽匮人望，内合私愿。[9]想甚欣然，不为恨也。愿怡神无事，偃息衡门，[10]

任其飞沉，与时抑扬。"顷之，帝崩。陈蕃为太傅，与大将军窦武共秉朝政，连谋诛诸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膺为长乐少府。及陈、窦之败，膺等复废。

(1)论语曰："鲤趋而过庭。子曰：'学诗乎？'曰'未也'。"又曰："孔子恂恂然善诱人。"诗曰："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又曰："一日不见，如三岁兮。"爽致敬于膺，故以父为喻也。

(2)上帝谓天子，鼎臣即陈蕃。

(3)易下系曰："人谋鬼谋，百姓与能。"

(4)易曰："天地之道，贞观也。"干九二、九五并曰"利见大人"也。

(5)夷，伤也。融，朗也。明夷卦离下坤上，离为日，坤为地，日之初出，其明未朗。左传曰："明而未融，其当旦乎？"以膺黜，故喻之也。

(6)春秋考异邮曰："虹蜺出，乱惑囗和。"谓囗君子，同小人也。论语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

(7)易文言曰："天地闭，贤人隐。"否九五曰："大人休否。"休否谓休废而否塞。

(8)见险难，故投身以远害也。易曰："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

(9)匮，乏也。

(10)毛苌诗注曰："衡门，横木为门。"

後张俭事起，收捕钩党，乡人谓膺曰："可去矣。"对曰："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1]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乃诣诏狱。考死，妻子徙边，门生、故吏及其父兄，并被禁

锢。

(1)左传曰，晋侯之弟杨干乱行于曲梁，魏绛戮其仆。晋侯怒，谓羊舌赤曰："合诸侯以为荣也。杨干为戮，何辱如之？必杀魏绛，无失也。"对曰："绛无贰志，事君不避难，有罪不逃刑，其将来辞，何辱命焉！"

时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顾为膺门徒，而未有录牒，故不及于谴。毅乃慨然曰："本谓膺贤，遣子师之，岂可以漏夺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归，时人义之。

膺子瓒，位至东平相。[1]初，曹操微时，瓒异其才，将没，谓子宣等曰："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张孟卓与吾善，袁本初汝外亲，虽尔勿依，必归曹氏。"诸子从之，并免于乱世。

(1)谢承书"瓒"作"珪"。

杜密字周甫，颍川阳城人也。为人沉质，少有厉俗志。为司徒胡广所辟，稍迁代郡太守。征，三迁太山太守、北海相。其宦官子弟为令长有奸恶者，辄捕案之。行春到高密县，见郑玄为乡佐，知其异器，即召署郡职，遂遣就学。

後密去官还家，每谒守令，多所陈托。同郡刘胜，亦自蜀郡告归乡里，闭门埽轨，无所干及。[1]太守王昱谓密曰："刘季陵清高士，公卿多举之者。"密知昱激己，对曰："刘胜位为大夫，见礼上宾，而知善不荐，闻恶无言，隐情惜己，自同寒蝉，此罪人也。[2]今志义力行之贤而密达之，[3]违道失节之士而密纠之，使明府赏刑得中，令问休扬，不亦万分之一乎？"昱惭服，待之弥厚。

(1)轨，车迹也。言绝人事。

(2)寒蝉谓寂默也。楚词曰："悲哉秋之为气也，蝉寂漠而无声。"

(3)力行谓尽力行善也。礼记曰："好问近乎智，力行近乎仁。"

後桓帝征拜尚书令，迁河南尹，转太仆。党事既起，免归本郡，与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时人亦称"李杜"焉。[1]後太傅陈蕃辅政，复为太仆。明年，坐党事被征，自杀。

(1)前有李固、杜乔，故言"亦"也。

刘祐字伯祖，中山安国人也。[1]安国後别属博陵。祐初察孝廉，补尚书侍郎，闲练故事，文札强辨，每有奏议，应对无滞，为僚类所归。

(1)安国，县，故城在今定州义丰县东南。谢承书曰："祐，宗室胤绪，代有名位。少修操行，学严氏春秋、小戴礼、古文尚书，仕郡为主簿。郡将小子尝出钱付之，令市买果实，祐悉以买笔书具与之，因白郡将，言'郎君年可入小学，而但傲很，远近谓明府无过庭之教，请出授书'。郡将为使子就祐受经，五日一试，不满呈限，自决罚，遂成学业也。"

除任城令，兖州举为尤异，迁扬州刺史。是时会稽太守梁旻，大将军冀之从弟也。祐举奏其罪，旻坐征。复迁祐河东太守。时属县令长率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黜其权强，平理冤结，政为三河表。[1]

(1)三河谓河东、河内、河南也。表犹标准也。

再迁，延熹四年，拜尚书令，又出为河南尹，转司隶校尉。时权贵子弟罢州郡还入京师者，每至界首，辄改易舆服，隐匿财宝，威行朝廷。

拜宗正，三转大司农。时中常侍苏康、管霸用事于内，遂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民庶穷困，州郡累气。[1]祐移书所在，依科品没入之。桓帝大怒，论祐输左校。

(1)累气，屏息也。

後得赦出，复历三卿，辄以疾辞，乞骸骨归田里。诏拜中散大夫，遂杜门绝迹。

每三公缺，朝廷皆属意于祐，以谮毁不用。延笃贻之书曰："昔太伯三让，人无德而称焉。[1]延陵高揖，华夏仰风。[2]吾子怀蘧氏之可卷，体宁子之如愚，[3]微妙玄通，冲而不盈，[4]蔑三光之明，未暇以天下为事，何其劭与！"[5]

(1)三让，解见和纪。

(2)揖，让也。左传，吴王寿梦卒，子诸樊既除丧，将立弟季札，札口其室而耕，乃舍之。

⑶蘧瑗字伯玉，宁子名俞，并卫大夫。论语孔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又曰："宁武子邦无道则愚。"

⑷老子曰"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也。又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

⑸庄子曰："舜让天下于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适有幽忧之病，方且理之，未暇理天下也。'"灵帝初，陈蕃辅政，以祐为河南尹。及蕃败，祐黜归，卒于家。明年，大诛党人，幸不及祸。

魏朗字少英，会稽上虞人也。[1]少为县吏。兄为乡人所杀，朗白日操刃报雠于县中，遂亡命到陈国。从博士郤仲信学春秋图纬，[2]又诣太学受五经，京师长者李膺之徒争从之。

⑴上虞，县，故城在今越州余姚县西。有虞山，在县东。

⑵孔子作春秋纬十二篇。

初辟司徒府，再迁彭城令。时中官子弟为国相，多行非法，朗与更相章奏，幸臣忿疾，欲中之。[1]会九真贼起，乃共荐朗为九真都尉。到官，奖厉吏兵，讨破群贼，斩首二千级。桓帝美其功，征拜议郎。顷之，迁尚书。屡陈便宜，有所补益。出为河内太守，政称三河表。尚书令陈蕃荐朗公忠亮直，宜在机密，复征为尚书。会被党议，免归家。

⑴中犹中伤。

朗性矜严，闭门整法度，家人不见墯容。後窦武等诛，朗以党被急征，行至牛渚，自杀。[1]著书数篇，号魏子云。

⑴牛渚，山名。突出江中，谓为牛渚圻，在宣州当涂县北也。

夏馥字子治，陈留圉人也。少为书生，言行质直。同县高氏、蔡氏并皆富殖，郡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门不与交通，[1]由是为豪姓所仇。桓帝初，举直言，不就。

⑴比门犹并门也。

馥虽不交时宦，然以声名为中官所惮，遂与范滂、张俭等俱被诬陷，诏下州郡，捕为党魁。

及俭等亡命，经历之处，皆被收考，辞所连引，布徧天下。馥乃顿足而叹曰："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祸及万家，何以生为！"乃自翦须变形，入林虑山中，[1]隐匿姓名，为冶家佣。亲突烟炭，形貌毁瘁，积二三年，人无知者。後馥弟静，乘车马，载缣帛，追之于涅阳市中。[2]遇馥不识，闻其言声，乃觉而拜之。馥避不与语，静追随至客舍，共宿。夜中密呼静曰："吾以守道疾恶，故为权宦所陷。且念营苟全，以庇性命，弟柰何载物相求，是以祸见追也。"

明旦，别去。党禁未解而卒。

⑴林虑，今相州县。

⑵涅阳，县，属南阳郡。

宗慈字孝初，南阳安众人也。[1]举孝廉，九辟公府，有道征，不就。後为脩武令。时太守出自权豪，多取货赂，慈遂囗官去。征拜议郎，未到，道疾卒。南阳群士皆重其义行。

⑴安众在今南阳县西南，仍有其名，无复基趾也。

巴肃字恭祖，勃海高城人也。[1]初察孝廉，历慎令、贝丘长，[2]皆以郡守非其人，辞病去。辟公府，稍迁拜议郎。与窦武、陈蕃等谋诛阉官，武等遇害，肃亦坐党禁锢。中常侍曹节後闻其谋，收之。肃自载诣县，县令见肃，入合解印绶与俱去。肃曰："为人臣者，有谋不敢隐，有罪不逃刑。既不隐其谋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刺史贾琮刊石立铭以记之。

⑴高城，县，故城在今沧州盐山县南。

⑵慎，县，属汝南郡。贝丘，县，属清河郡。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1]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举孝廉、光禄四行。(2)时冀州饥荒，盗贼群起，乃以滂为清诏使，案察之。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污，望风解印绶去。其所举奏，莫不厌塞众议。迁光禄勋主事。时陈蕃为光禄勋，滂执公仪诣蕃，蕃不止之，滂怀恨，投版囗官而去。[3]

郭林宗闻而让蕃曰："若范孟博者，岂宜以公礼格之？[4]今成其去就之名，得无自取不优之议

也？”蕃乃谢焉。

(1)征羌，解见来歙传。谢承书曰：“汝南细阳人也。”

(2)汉官仪曰：“光禄举敦厚、质朴、逊让、节俭。”此为四行也。

(3)版，笏也。

(4)格，正也。

复为太尉黄琼所辟。後诏三府掾属举谣言，[1]滂奏刺史、二千石权豪之党二十余人。尚书责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对曰：“臣之所举，自非叨秽奸暴，深为民害，岂以污简札哉！间以会日迫促，故先举所急，其未审者，方更参实。臣闻农夫去草，嘉谷必茂；[2]忠臣除奸，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贰，甘受显戮。”吏不能诘。滂覩时方艰，知意不行，因投劾去。

(1)汉官仪曰：“三公听采长史臧否，人所疾苦，还条奏之，是为举谣言也。顷者举谣言，掾属令史都会殿上，主者大言，州郡行状云何，善者同声称之，不善者默尔衔枚。”

(2)左传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

太守宗资先闻其名，请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职，严整疾恶。其有行违孝悌，不轨仁义者，皆埽迹斥逐，不与共朝。显荐异节，抽拔幽陋。滂外甥西平李颂，公族子孙，而为乡曲所口，中常侍唐衡以颂请资，资用为吏。滂以非其人，寝而不召。资迁怒，捶书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犹以利刃齿腐朽。[1]今日宁受笞死，而滂不可违。”资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归怨，乃指滂之所用以为“范党”。

(1)裁音才载反。

後牢脩诬言钩党，[1]滂坐系黄门北寺狱。狱吏谓曰：“凡坐系皆祭皋陶。”滂曰：“皋陶贤者，古之直臣。知滂无罪，将理之于帝；[2]如其有罪，祭之何益！”

众人由此亦止。狱吏将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婴病，乃请先就格，遂与同郡袁忠争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诘，滂等皆三木囊头，暴于阶下。[3]余人在前，或对或否，滂、忠于後越次而进。王甫诘曰：“君为人臣，不惟忠国，而共造部党，自相褒举，评论朝廷，虚构无端，诸所谋结，并欲何为？皆以情对，不得隐饰。”滂对曰：“臣闻仲尼之言，‘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4]

欲使善善同其清，恶恶同其污，谓王政之所愿闻，不悟更以为党。“甫曰：“卿更相拔举，迭为唇齿，有不合者，见则排斥，其意如何？”滂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愿埋滂于首阳山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夷、齐。”(5)甫愍然为之改容。乃得并解桎梏。[6]

(1)钩，引也。

(2)帝谓天也。

(3)三木，项及手足皆有械，更以物蒙覆其头也。前书司马迁曰“魏其，大将也，衣赭关三木”也。

(4)探汤喻去疾也。见论语。

(5)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见史记。首阳山在洛阳东北。

(6)郑玄注周礼曰：“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

滂後事释，南归。始发京师，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数千两。[1]同囚乡人殷陶、黄穆，亦免俱归，并卫侍于滂，应对宾客。滂顾谓陶等曰：“今子相随，是重吾祸也。”遂遁还乡里。

(1)两，车也。尚书曰：“戎车三百两。”

初，滂等系狱，尚书霍谞理之。及得免，到京师，往候谞而不为谢。或有让滂者。对曰：“昔叔向婴罪，祁奚救之，未闻羊舌有谢恩之辞，祁老有自伐之色。”

竟无所言。[1]

(1)左传，晋讨栾盈之党，杀叔向之弟羊舌虎，并囚叔向。于是祁奚闻之，见范宣子曰：“夫谋而鲜过，惠训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犹将十代宥之，今一不免其身，不亦

惑乎？”宣子说而免之。祁奚不见叔向而归，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孔安国注尚书曰“自功曰伐”也。

建宁二年，遂大诛党人，诏下急捕滂等。督邮吴导至县，抱诏书，闭传舍，伏床而泣。[1]滂闻之，曰：“必为我也。”即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绶，引与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为在此？”滂曰：“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其母就与之诀。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养，[2]滂从龙舒君归黄泉，[3]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

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4]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谓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时年三十三。

[1]传，驿舍也，音知恋反。

[2]仲博，滂弟也。

[3]谢承书曰：“滂父显，故龙舒侯相也。”

[4]李膺、杜密。

论曰：李膺振拔污险之中，[1]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2]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埶，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槩，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子曰：“道之将废也与？命也！”[3]

[1]前书班固曰“振拔污涂，跨腾风云”也。

[2]周易曰：“鼓以动之。”

[3]论语之文。

尹勋字伯元，河南巩人也。家世衣冠。伯父睦为司徒，兄颂为太尉，宗族多居贵位者，而勋独持清操，不以地埶尚人。州郡连辟，察孝廉，三迁邯郸令，政有异迹。後举高第，五迁尚书令。及桓帝诛大将军梁冀，勋参建大谋，封都乡侯。迁汝南太守。上书解释范滂、袁忠等党议禁锢。寻征拜将作大匠，转大司农。坐窦武等事，下狱自杀。

蔡衍字孟喜，汝南项人也。[1]少明经讲授，以礼让化乡里。乡里有争讼者，辄诣衍决之，其所平处，皆曰无怨。

[1]项，今陈州项城县也。

举孝廉，稍迁冀州刺史。中常侍具瑗托其弟恭举茂才，衍不受，乃收赍书者案之。又劾奏河间相曹鼎臧罪千万。鼎者，中常侍腾之弟也。腾使大将军梁冀为书请之，衍不荅，鼎竟坐输作左校。乃征衍拜议郎、符节令。梁冀闻衍贤，请欲相见，衍辞疾不往，冀恨之。时南阳太守成□等以收纠宦官考廷尉，衍与议郎刘瑜表救之，言甚切厉，坐免官还家，杜门不出。灵帝即位，(征)[复]拜议郎，会病卒。

羊陟字嗣祖，太山梁父人也。[1]家世冠族。陟少清直有学行，举孝廉，辟太尉李固府，举高第，拜侍御史。会固被诛，陟以故吏禁锢历年。复举高第，再迁冀州刺史。奏案贪浊，所在肃然。又再迁虎贲中郎将、城门校尉，三迁尚书令。时太尉张颢、司徒樊陵、大鸿胪郭防、太仆曹陵、大司农冯方并与宦竖相姻私，公行货赂，并奏罢黜之，不纳。以前太尉刘宠、司隶校尉许冰、幽州刺史杨熙、凉州刺史刘恭、益州刺史庞艾清亮在公，荐举升进。帝嘉之，拜陟河南尹。计日受奉，常食干饭茹菜，禁制豪右，京师惮之。会党事起，免官禁锢，卒于家。

[1]梁父故城在今兖州泗水县北。

张俭字符节，山阳高平人，赵王张耳之後也。[1]父成，江夏太守。俭初举茂才，以刺史非其人，谢病不起。

[1]张耳，大梁人也。高祖立为赵王。

延熹八年，太守翟超请为东部督邮。时中常侍侯览家在防东，[1]残暴百姓，所为不轨。俭举劾览及其母罪恶，请诛之。览遏绝章表，并不得通，由是结仇。

乡人朱并，素性佞邪，为俭所□，并怀怨恚，遂上书告俭与同郡二十四人为党，于是刊章讨捕。

俭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兼容。

後流转东莱，止李笃家。外黄令毛钦操兵到门，笃引钦谓曰："张俭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纵俭可得，宁忍执之乎？"钦因起抚笃曰："蘧伯玉耻独为君子，足下如何自专仁义？"笃曰："笃虽好义，明廷今日载其半矣。"[2]钦叹息而去。笃因缘送俭出塞，以故得免。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

(1)县名，属山阳郡，故城在今兖州金乡县南。

(2)明廷犹明府。言不执俭，得义之半也。

中平元年，党事解，乃还乡里。大将军、三公并辟，又举敦朴，公车特征，起家拜少府，皆不就。献帝初，百姓饥荒，而俭资计差温，乃倾竭财产，与邑里共之，赖其存者以百数。

建安初，征为卫尉，不得已而起。俭见曹氏世德已萌，乃阖门悬车，不豫政事。

岁余卒于许下。年八十四。

论曰：昔魏齐违死，虞卿解印；[1]季布逃亡，朱家甘罪。[2]而张俭见怒时王，颠沛假命，天下闻其风者，莫不怜其壮志，而争为之主。至乃捐城委爵、破族屠身，盖数十百所，岂不贤哉！然俭以区区一掌，而欲独堙江河，[3]终婴疾甚之乱，多见其不知量也。[4]

(1)违，避也。史记魏齐，魏之诸公子也。虞卿，赵相也。范雎入秦，为昭王相，昭王乃遗赵王书曰："魏齐，范雎之仇也，急持其头来。"赵王乃围齐，齐急亡，见虞卿。卿度赵王不可说，乃解其印，与齐往信陵君所。信陵君初闻之疑，後乃出迎。齐闻信陵初疑，遂自刎。赵王持其头遗秦也。

(2)季布，楚人。为项羽将，数窘汉王。羽败，汉购求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阳周氏，髡钳布，之鲁朱家所卖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也。买置田舍。乃往洛阳，见汝阴侯灌婴，说之曰："季布何罪？臣各为主用，职耳。"汝阴侯言于高帝，帝乃赦之。拜郎中，後为河东守也。

(3)堙，塞也。前书班固曰："何武、王嘉，区区以一篑障江河，用没其身。"

(4)论语曰："人而不仁，疾之以甚，乱也。"又曰："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岑晊字公孝，南阳棘阳人也。[1]父(像)[豫]，为南郡太守，以贪叨诛死。(2)晊年少未知名，往候同郡宗慈，慈方以有道见征，宾客满门，以晊非良家子，不肯见。晊留门下数日，晚乃引入。慈与语，大奇之，遂将俱至洛阳，因诣太学受业。

(1)棘音力。

(2)方言曰："叨，残也。"

晊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为友，李膺、王畅称其有干国器，虽在闾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1]太守弘农成囗下车，欲振威严，闻晊高名，请为功曹，又以张牧为中贼曹吏。囗委心晊、牧，褒善纠违，肃清朝府。宛有富贾张泛者，桓帝美人之外亲，善巧雕镂玩好之物，颇以赂遗中官，以此并得显位，恃其伎巧，用埶纵横。晊与牧劝囗收捕泛等，既而遇赦，晊竟诛之，并收其宗族宾客，杀二百余人，後乃奏闻。于是中常侍侯览使泛妻上书讼其冤。帝大震怒，征囗，下狱死。晊与牧亡匿齐鲁之间。会赦出。後州郡察举，三府交辟，并不就。及李、杜之诛，因复逃窜，终于江夏山中云。

(1)尔雅曰："董，督正也。"

陈翔字子麟，汝南邵陵人也。祖父珍，司隶校尉。翔少知名，善交结。察孝廉，太尉周景辟举高第，拜侍御史。时正旦朝贺，大将军梁冀威仪不整，[翔]奏冀恃贵不敬，请收案罪，时人奇之。迁定襄太守，征拜议郎，迁扬州刺史。举奏豫章太守王永奏事中官，吴郡太守徐参在职贪秽，并征诣廷尉。参，中常侍璜之弟也。由此威名大振。又征拜议郎，补御史中丞。坐党事考黄门北寺狱，以无验见原，卒于家。

孔昱字符世，鲁国鲁人也。七世祖霸，成帝时历九卿，封褒成侯。[1]自霸至昱，爵位相系，其

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昱少习家学，[2]大将军梁冀辟，不应。太尉举方正，对策不合，乃辞病去。後遭党事禁锢。灵帝即位，公车征拜议郎，补洛阳令，以师丧口官，卒于家。

(1)臣贤案：前书孔霸字次(孺)[儒]，即安国孙，世习尚书。宣帝时为太中大夫，授太子经，迁詹事，高密相。元帝即位，霸以师赐爵关内侯，号褒成君。薨，谥曰烈君。今范书及谢承书皆云成帝，又言封侯，盖误也。詹事及相俱二千石，故曰历卿。

(2)家学尚书。

苑康字仲真，勃海重合人也。[1]少受业太学，与郭林宗亲善。举孝廉，再迁颍阴令，有能迹。

(1)重合，县，故城在今沧州乐陵县东。

迁太山太守。郡内豪姓多不法，康至，奋威怒，施严令，莫有干犯者。先所请夺人田宅，皆遽还之。

是时山阳张俭杀常侍侯览母，案其宗党宾客，或有迸匿太山界者，康既常疾阉官，因此皆穷相收掩，无得遗脱。览大怨之，诬康与兖州刺史第五种及都尉壶嘉诈上贼降，征康诣廷尉狱，减死罪一等，徙日南。颍阴人及太山羊陟等诣阙为讼，乃原还本郡，卒于家。

● 口字文有，山阳瑕丘人也。(1)少为诸生，家贫而志清，不受乡里施惠。举孝廉，连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远方至者常数百人。桓帝时，博士征，不就。灵帝即位，太尉黄琼举方正，对策合时宜，再迁议郎，补蒙令。(2)以郡守非其人，口官去。家无产业，子孙同衣而出。年八十，卒于家。(3)

(1)瑕丘，今兖州县。

(2)蒙，县，属梁国。

(3)谢承书曰“口[与]子孙同衣而行，并日而食”也。

刘儒字叔林，东郡阳平人也。[1]郭林宗常谓儒口讷心辩，有珪璋之质。[2]

察孝廉，举高第，三迁侍中。桓帝时，数有灾异，下策博求直言，儒上封事十条，极言得失，辞甚忠切。帝不能纳，出为任城相。顷之，征拜议郎。会窦武事，下狱自杀。

(1)阳平故城，今魏州莘县。

(2)珪璋，玉也。半珪曰璋。谢承书曰：“林宗叹儒有珪璋之质，终必为令德之士。”诗曰：“如珪如璋，令闻令望。”

贾彪字伟节，颍川定陵人也。少游京师，志节慷慨，与同郡荀爽齐名。

初仕州郡，举孝廉，补新息长。[1]小民困贫，多不养子，彪严为其制，与杀人同罪。城南有盗劫害人者，北有妇人杀子者，彪出案发，[2]而掾吏欲引南。

彪怒曰：“贼寇害人，此则常理，母子相残，逆天违道。”遂驱车北行，案验其罪。城南贼闻之，亦面缚自首。数年间，人养子者千数，佥曰“贾父所长”，生男名为“贾子”，生女名为“贾女”。

(1)新息，今豫州县。

(2)就发处案验之。

延熹九年，党事起，太尉陈蕃争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复言。彪谓同志曰：

“吾不西行，大祸不解。”乃入洛阳，说城门校尉窦武、尚书霍谞，武等讼之，桓帝以此大赦党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贾生之谋也。”

先是岑晊以党事逃亡，亲友多匿焉，彪独闭门不纳，时人望之。[1]彪曰：“传言‘相时而动，无累後人’。[2]公孝以要君致衅，自遗其咎，吾以不能奋戈相待，反可容隐之乎？”于是咸服其裁正。

(1)望，怨也。

(2)相，视也。左传之文也。

以党禁锢，卒于家。初，彪兄弟三人，并有高名，而彪最优，故天下称曰“贾氏三虎，伟节最怒”。

何颙字伯求，南阳襄乡人也。[1]少游学洛阳。颙虽後进，而郭林宗、贾伟节等与之相好，显名太学。友人虞伟高有父雠未报，而笃病将终，颙往候之，伟高泣而诉。颙感其义，为复雠，以头醊

其墓。[2]

(1)襄乡故城在今随州枣阳县东北也。

(2)餟，祭酹也，音竹岁反。

及陈蕃、李膺之败，颙以与蕃、膺善，遂为宦官所陷，乃变姓名，亡匿汝南间。

所至皆亲其豪桀，有声荆豫之域。袁绍慕之，私与往来，结为奔走之友。[1]

是时党事起，天下多离其难，颙常私入洛阳，从绍计议。其穷困闭口者，为求援救，以济其患。有被掩捕者，则广设权计，使得逃隐，全免者甚众。

(1)诗大雅曰："予曰有胥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御侮。"毛苌注曰："谕德宣誉曰奔走。"

及党锢解，颙辟司空府。每三府会议，莫不推颙之长。累迁。及董卓秉政，逼颙以为长史，托疾不就，乃与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谋卓。会爽薨，颙以它事为卓所系，忧愤而卒。初，颙见曹操，叹曰："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

操以是嘉之。尝称"颍川荀彧，王佐之器"。及彧为尚书令，遣人西迎叔父爽，并致颙尸，而葬之爽之冢傍。

赞曰：渭以泾浊，玉以砾贞。物性既区，嗜恶从形。[1]兰莸无并，销长相倾。(2)徒恨芳膏，煎灼灯明。[3]

(1)砾音历。说文曰："砾，小石也。"言渭以泾浊，乃显其清，玉居砾石，乃见其贞。区犹别也。嗜，爱也。从形谓形有善恶也。以谕彼李膺等与宦竖不同，故相憎疾。

(2)莸，臭草也。左传曰："一熏一莸，十年尚犹有华。"易否卦曰："小人道长，君子道销。"泰卦曰："君子道长，小人道销。"老子曰"高下相倾"也。

(3)前书龚胜死，有一老父入哭甚哀，曰："熏以香自烧，膏以明自销。"

校勘记

二一八四页六行又将及难按："又"原讹"及"，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二一八四页一一行狙猕猴也按："猕"原讹"弥"，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二一八四页一三行谓范睢蔡泽之类按：汲本、殿本"睢"作"雎"。

二一八四页一四行赢粮而景从也按："赢"原讹"嬴"，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二一八四页一六行怀经协术集解引惠栋说，谓"协"当作"挟"，古字通，黄琼传"黄门协邪"是也。

二一八五页二行忠义之流按："忠"原讹"志"，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二一八五页三行国命委于阉寺按："阉"原讹"阎"，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二一八五页一五行正枉必过其直见孟子按：殿本考证谓今孟子无此文。

二一八六页一0行磬(牙)[互]境界按：校补引柳从辰说，谓"牙"应作"口"，即"互"字。今据改。

二一八七页二行李膺为河南尹集解引惠栋说，谓考异云"河南尹"当作"司隶"。

校补引侯康说，谓通鉴系张成事于延熹九年，是年李膺为司隶，故考异云然，然灵纪九年无赦，惟八年三月大赦天下，则张成推占当赦，命子杀人，实在八年三月前，是时李膺正代邓万世为河南尹也。今按：黄山谓按张成事不必在八年。膺之输作左校，本传及陈蕃传皆谓膺河南尹，冯绲传则谓膺司隶校尉，此范书之疏缪也。

二一八七页三行帝亦颇谇其占集解引钱大昕说，谓"谇"当作"讯"，古书讯谇二字多相乱。今按：御览六五一引作"讯"。

二一八七页三行成弟子牢脩集解引惠栋说，谓袁宏纪作"牢顺"，续汉志作"牢川"。今按：御览引作"牢循"。

二一八七页一一行荀翌按：汲本、殿本“翌”作“昱”。下同。按：“翌”字经史多假为“昱”字。

二一八七页一三行孔昱按：皇甫规传“昱”作“翊”。集解引惠栋说，谓党锢传有孔昱，昱字符世，韩敇碑有御史孔翊元世，则翊即昱也。

二一八七页一三行苑康汲本、殿本“苑”作“范”。下同。按：荀淑、窦武传并作“苑康”，作“范”误。

二一八七页一三行囗(敷)[囗]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本传及韩敇碑皆作“囗”。今据改，与下文合。

二一八八页六行刘袛按：“袛”原譌“只”，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二一八八页六行朱楷按：“楷”原譌“揩”，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二一九0页一行荀翌附祖淑传按：沉家本谓案淑传云兄淑子昱，则“祖”字譌。

二一九0页二行王璋字伯仪集解引惠栋说，谓“璋”当作“章”，“仪”当作“义”。

按：校补引柳从辰说，谓上文王章为八厨，字本作“章”，此又作“璋”，必有一误。

二一九一页七行还居纶氏续志“纶氏”作“轮氏”。按：纶轮通。

二一九一页八行为节[志]者所羞据汲本、殿本补。

二一九二页一五行使[使]者往观楚之宝器据汲本、殿本补。

二一九三页九行使守高堂按：汲本、殿本“堂”作“唐”。

二一九三页一四行[则]弑君父矣据汲本、殿本补，与左传合。

二一九四页七行时张让弟朔为野王令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袁纪作“阳翟令张舆”，又膺为河南尹时考杀之也。

二一九四页一一行今臣到官已积一旬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袁纪“一旬”作“二旬”。

二一九四页一三行皆鞠躬屏气按：“鞠”原譌“鞫”，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二一九七页八行漏夺名籍刊误谓“夺”当作“脱”。按：惠栋谓续汉书作“漏脱”，夺与脱古字通。

二一九八页四行刘季陵清高士按：汲本“陵”作“林”。殿本考证谓“陵”本或作“林”。

二二0二页六行入林虑山中按：御览八一七引谢承书，作“遁迹黑山”。

二二0二页七行为冶家佣按：“冶”原譌“治”，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二二0二页七行追之于涅阳市中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袁纪作“滏阳”，魏郡邺县有釜水，或是滏水之阳。案汉末林虑、邺县皆属魏郡，馥入林虑山，静追之滏阳市中，为得其实。

二二0四页三行得无自取不优之议也按：汲本“议也”作“讥邪”。

二二0四页一二行滂靚时方艰按：集解引王补说，谓袁纪“艰”下有“难”字。

二二0五页一五行见则排斥按：刊误谓“见则”案文当作“则见”。

二二0五页一五行古之循善按：刊误谓案文“循”当作“脩”。

二二0六页一0行并卫侍于滂按：汲本、殿本“滂”作“傍”。

二二0八页三行周易曰鼓以动之殿本考证云诸本同,王会汾谓案易无此文。张森楷校勘记谓“鼓”或当是“风”误。今按：注或引诗大序“风以动之”，展转传写，误“诗序”为“周易”，误“风”为“鼓”耳。

二二0九页五行(征)[复]拜议郎据汲本、殿本改。按：前曾征拜议郎，故此云复拜，作“征”误。

二二0九页六行家世冠族按：汲本、殿本“冠”上有“衣”字。

二二0九页八行司徒樊陵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灵帝纪陵为太尉，非司徒。

二二0九页一0行司隶校尉许冰汲本、殿本“冰”作“永”。按：殿本考证谓“永”毛本作“冰”，监本作“水”，今从宋本。王先谦谓毛本并不作“冰”，不知所据何本。

二二0九页一0行幽州刺史杨熙按：“杨”原譌“扬”，径改正。

二二一０页五行由是结仇乡人朱并汲本、殿本“结仇”下衍“览等”二字。按：“览等”二字如连上读，当以“由是结仇览等”句绝，然上文祇言侯览与张俭结仇，不当有“等”字也。如连下读，则朱并成为侯览之乡人，通鉴即以“览等”二字连下读，而省去一“等”字，作“览乡人朱并”，然朱并为张俭之乡人，非侯览之乡人也。绍兴本无此二字，乃知此二字为衍文。

册府元龟九四九正作“乡人朱并告俭与同郡二十四人为党”，亦一明证也。

二二一０页七行外黄令毛钦操兵到门按：外黄属陈留郡，黄县属东莱郡，故顾炎武、钱大昕皆谓当作“黄令”，多一“外”字。惠栋则谓袁纪作“督邮毛钦”，或钦是外黄人，衍一“令”字耳。

二二一二页二行其何伤于日月[乎]据汲本、殿本补，与论语合。

二二一二页三行父(像)[豫]为南郡太守据汲本、殿本改。按：殿本考证谓“豫”监本作“像”，从宋本改。

二二一二页九行又以张牧为中贼曹吏按：刊误谓案文多一“中”字，“吏”当作“史”。

二二一二页一三行晊与牧亡匿齐鲁之间按：汲本、殿本“亡匿”上衍“遁逃”二字。

二二一三页四行[翔]奏冀恃贵不敬据汲本、殿本补。

二二一三页五行奏事中官按：校补谓案文“奏”当为“奉”之譌。又按：据张元济後汉书校勘记，“官”原作“宫”，影印时描改为“官”。

二二一四页一行前书孔霸字次(孺)[儒]据汲本、殿本改，与前书合。

二二一四页九行皆遽还之按：王先谦谓“遽”乃“追”之譌。

二二一五页二行远方至者常数百人按：“常”原作“尝”，径据汲本、殿本改。

二二一五页七行□[与]子孙同衣而行据汲本、殿本补。

二二一五页一０行出为任城相按：“城”原譌“成”，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二二一五页一二行令闻令望按：“闻”原作“问”，径据汲本、殿本改。

二二一六页三行而掾吏欲引南按：刊误谓案文“吏”当作“史”。

二二一七页一０行亡匿汝南间按：刊误谓案文“间”字下又云“有声荆豫之域”，若只在汝南，则无用“间”字，不当云“荆”，盖漏“南郡”二字也，南郡则属荆州。

二二一八页五行遣人西迎叔父爽按：刊误谓案文致颙尸，又葬冢傍，则爽亦死矣，明脱一“丧”字。

二二一八页六行销长相倾殿本“销”作“消”，注同。按：销消多通用。

後汉书卷六十八　郭符许列传第五十八

郭太字林宗，[(1)]太原界休人也。[(2)]家世贫贱。早孤，母欲使给事县廷。[(3)]

林宗曰：“大丈夫焉能处斗筲之役乎？”遂辞。就成皋屈伯彦学，三年业毕，博通坟籍。善谈论，美音制。乃游于洛阳。始见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于是名震京师。後归乡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两。林宗唯与李膺同舟而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

(1)范晔父名泰，故改为此“太”。郑公业之名亦同焉。

(2)介休，今汾州县。

(3)苍颉篇曰：“廷，直也。”说文：“廷，朝中也。”风俗通：“廷，正也。言县廷、郡廷、朝廷，皆取平均正直也。”

司徒黄琼辟，太常赵典举有道。或劝林宗仕进者，对曰：“吾夜观干象，昼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1)]遂并不应。性明知人，好奖训士类。身长八尺，容貌魁伟，褒衣博带，周游郡国。尝于陈梁间行遇雨，巾一角垫，[(2)]时人乃故折巾一角，以为“林宗巾”。其见慕皆如此。[(3)]或问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隐不违亲，[(4)]贞不绝俗，[(5)]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6)]後遭母忧，有至孝称。[(7)]林宗虽善人伦，而不为危言核论，[(8)]故宦官□政而不能伤也。

及党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闳得免焉。遂闭门教授，弟子以千数。

(1)左传晋汝叔宽之词。支犹持也。

⑵音丁念反。周迁舆服杂事曰："巾以葛为之，形如(帢)[㡊]，音口洽反。本居士野人所服。魏武造(帢)[㡊]，其巾乃废。今国子学生服焉。以白纱为之。"

⑶泰别传曰："泰名显，士争归之，载刺常盈车。"

⑷介推之类。

⑸柳下惠之类。

⑹礼记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

⑺谢承书曰："遭母忧，欧血发病，历年乃瘳。"

⑻礼记曰："拟人必于其伦。"郑玄注曰："伦犹类也。"论语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核犹实也。

建宁元年，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为阉人所害，林宗哭之于野，恸。既而叹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1]'瞻乌爰止，不知于谁之屋'耳。"[2]

⑴诗大雅之词。

⑵诗小雅也。言不知王业当何所归。

明年春，卒于家，时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余人，皆来会葬。[1]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为其文，既而谓涿郡卢植曰："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

⑴谢承书曰："泰以建宁二年正月卒，自弘农函谷关以西，河内汤阴以北，二千里负笈荷担弥路，柴车苇装塞涂，盖有万数来赴。"

其奖拔士人，皆如所鉴。[1]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张，故多华辞不经，又类卜相之书。今录其章章效于事者，著之篇末。[2]

⑴谢承书曰："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验，众皆服之。故适陈留则友符伟明，游太学则师仇季智，之陈国则亲魏德公，入汝南则交黄叔度。初，太始至南州，过袁奉高，不宿而去；从叔度，累日不去。或以问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氿]滥，虽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以是名闻天下。"

⑵章章犹昭昭也。

左原者，陈留人也。为郡学生，犯法见斥。林宗尝遇诸路，为设酒肴以慰之。

谓曰："昔颜涿聚梁甫之巨盗，段干木晋国之大驵，卒为齐之忠臣，魏之名贤。(1)蘧瑗、颜回尚不能无过，况其余乎？[2]慎勿恚恨，责躬而已。"原纳其言而去。或有讥林宗不绝恶人者。

对曰："人而不仁，疾之以甚，乱也。"[3]原後忽更怀忿，结客欲报诸生。其日林宗在学，原愧负前言，因遂罢去。後事露，众人咸谢服焉。

⑴吕氏春秋曰："颜涿聚，梁父大盗也，学于孔子。"左传曰："晋伐齐，战于黎丘，齐师败绩，亲禽颜庚。"杜预注曰："黎丘，隰也。颜庚，齐大夫颜涿聚也。"又曰："晋荀瑶伐郑，[郑驷弘]请救于齐。齐师将兴，陈成子属孤子，三日朝，设乘车两马，系五邑焉。召颜涿聚之子晋，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国之多难，未汝恤也。今君命汝以是邑也，服车而朝，无废前劳。'"吕氏春秋曰："段干木，晋国之驵。"说文曰："驵，会也。谓合两家之卖买，如今之度市也。"新序曰"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闾而轼之，遂致禄百万，而时往问之。国人皆喜，相与诵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秦欲攻魏，司马唐谏曰：'段干木贤者也，而魏礼之，天下莫不闻，无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为然"也。驵音子朗反。

⑵论语曰："蘧伯玉使人于孔子，问之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又曰："颜回好学，不贰过。"

⑶论语孔子之言也。郑玄注云："不仁之人，当以风化之。若疾之以甚，是益使为乱也。"

茅容字季伟，陈留人也。年四十余，耕于野，时与等辈避雨树下，众皆夷踞相对，[1]容独危坐愈恭。林宗行见之而奇其异，遂与共言，因请寓宿。旦日，容杀鸡为馔，林宗谓为己设，既而以供

其母，自以草蔬与客同饭。[2]林宗起拜之曰："卿贤乎哉！"因劝令学，卒以成德。

[1]夷，平也。说文曰："踞，蹲也。"

[2]草，麤也。

孟敏字叔达，钜鹿杨氏人也。[1]客居太原。荷甑墯地，不顾而去。林宗见而问其意。对曰："甑以破矣，视之何益？"林宗以此异之，因劝令游学。十年知名，三公俱辟，并不屈云。

[1]十三州志曰，杨氏县在今魏郡北也。

庾乘字世游，颍川鄢陵人也。少给事县廷为门士。[1]林宗见而拔之，劝游学(宫)[官]，遂为诸生佣。後能讲论，自以卑第，每处下坐，诸生博士皆就雠问，由是学中以下坐为贵。後征辟并不起，号曰"征君"。

[1]士即门卒。

宋果字仲乙，[1]扶风人也。性轻悍，口与人报雠，为郡县所疾。林宗乃训之义方，惧以祸败。果感悔，叩头谢负，遂改节自口。後以烈气闻，辟公府，侍御史、并州刺史，所在能化。

[1]谢承书"乙"作"文"。

贾淑字子厚，林宗乡人也。虽世有冠冕，而性险害，邑里患之。[1]林宗遭母忧，淑来脩吊，既而钜鹿孙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贤而受恶人吊，心怪之，不进而去。林宗追而谢之曰："贾子厚诚实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乡，故吾许其进也。"(2)淑闻之，改过自厉，终成善士。乡里有忧患者，淑辄倾身营救，为州闾所称。

[1]谢承书曰："淑为舅宋瑗报雠于县中，为吏所捕，系狱当死。泰与语，淑恳恻流涕。泰诣县令应操，陈其报怨蹈义之士。被赦，县不宥之，郡上言，乃得原。"

[2]互乡，乡名。"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孔子曰：'人洁己以进，与其进，不保其往。'"史叔宾者，陈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见而告人曰："墙高基下，虽得必失。"

後果以论议阿枉败名云。

黄允字子艾，济阴人也。以鉥才知名。林宗见而谓曰："卿有绝人之才，足成伟器。然恐守道不笃，将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为从女求姻，见允而叹曰："得婿如是足矣。"允闻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妇谓姑曰："今当见口，方与黄氏长辞，乞一会亲属，以展离诀之情。"于是大集宾客三百余人，妇中坐，攘袂数允隐匿秽恶十五事，言毕，登车而去。允以此废于时。

谢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与陈留边让并善谈论，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尝不连日达夜。林宗谓门人曰："二子英才有余，而并不入道，惜乎！"甄後不拘细行，为时所毁。让以轻侮曹操，操杀之。

王柔字叔优，弟泽，字季道，林宗同郡晋阳县人也。兄弟总角共候林宗，以访才行所宜。林宗曰："叔优当以仕进显，季道当以经术通，然违方改务，亦不能至也。"後果如所言，柔为护匈奴中郎将，泽为代郡太守。

又识张孝仲刍牧之中，知范特祖邮置之役，[1]召公子、许伟康并出屠酤，司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长信、王长文、韩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云中丘季智、郝礼真等六十人，并以成名。[2]

[1]说文曰："邮，境上传书舍也。"广雅曰："邮，驿也。"置亦驿也。风俗通曰："汉改邮为置。置者，度其远近之间置之也。"

[2]谢承书曰："太原郭长信、王长文、长文弟子师、韩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云中丘季智名灵举。子师位至司徒，季然北地太守，其余多典州郡者。"

论曰：庄周有言，人情险于山川，以其动静可识，而沉阻难征。[1]故深厚之性，诡于情貌；[2]"则哲"之鉴，惟帝所难。[3]而林宗雅俗无所失，将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逊言危行，终亨时晦，[4]恂恂善导，使士慕成名，虽墨、孟之徒，不能绝也。[5]

[1]征，明也。沉，深也。

[2]诡，违也。

(3)帝谓尧也。书曰："知人则哲，惟帝为难。"

(4)亨，通也。

(5)墨翟、孟轲也。绝，过也。

符融字伟明，陈留浚仪人也。少为都官吏，耻之，委去。[1]後游太学，师事少府李膺。膺风性高简，每见融，辄绝它宾客，听其言论。融幅巾奋褎，谈辞如云，[2]膺每捧手叹息。郭林宗始入京师，时入莫识，融一见嗟服，因以介于李膺，由是知名。[3]

(1)续汉志曰："都官从事，主察举百官犯法者。"融耻为其吏而去。

(2)幅巾者，以一幅为之也。褎，古袖字。如云者，奔踊而出也。

(3)古人相见，必因绍介。介，因也，言因此人以相接见也。谢承书曰："融见林宗，便与之交。又绍介于膺，以为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鸟之凤皇，羽仪未翔。膺与林宗相见，待以师友之礼，遂振名天下，融之致也。"

时汉中晋文经、梁国黄子艾，并恃其才智，炫曜上京，卧托养疾，无所通接。

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声名，坐门问疾，犹不得见。[1]三公所辟召者，辄以询访之，随所臧否，以为与夺。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学，并见李膺曰："二子行业无闻，以豪桀自置，遂使公卿问疾，王臣坐门。融恐其小道破义，空誉违实，特宜察焉。"膺然之。

二人自是名论渐衰，宾徒稍省，旬日之间，惭叹逃去。後果为轻薄子，并以罪废弃。

(1)谢承书曰："文经、子艾，曜名远近，声价已定，征辟不就，疗病京师，不通宾客。公卿将相大夫遣门生旦暮问疾，郎吏公府掾属杂坐其门，不得见也。"

融益以知名。州郡礼请，举孝廉，公府连辟，皆不应。太守冯岱有名称，到官，请融相见。融一往，荐达郡士范冉、韩卓、孔口等三人，[1]因辞病自绝。会有党事，亦遭禁锢。

(1)口音胄。谢承书曰："冯岱字德山。性口慨，有文武异才。既到官，融往相见，荐范冉为功曹，韩卓为主簿，孔口为上计吏。"袁山松书曰："卓字子助。腊日，奴窃食祭其先，卓义其心，即日免之。"

妻亡，贫无殡敛，乡人欲为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口之中野。[1]唯妻子可以行志，但即土埋藏而已。"[2]

(1)易系词曰："古之葬者，厚衣以薪，葬之中野。"

(2)谢承书："颍川张元祖，志行士也，来存融，吊其妻亡，知其如此，谓言'足下欲尚古道，非不清妙；且礼设棺椁，制杖章，孔子曰"吾从周"'。便推所乘羸牛车，命融以给殡，融受而不辞也。"

融同郡田盛，字仲向，与郭林宗同好，亦名知人，优游不仕，并以寿终。

许劭字子将，汝南平舆人也。[1]少峻名节，好人伦，多所赏识。若樊子昭、和阳士者，并显名于世。[2]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郭。

(1)舆音预。

(2)魏志曰："和洽字阳士，汝南西平人也。初举孝廉，大将军辟，不就。魏国建，为侍中。"

初为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1]府中闻子将为吏，莫不改操饰行。同郡袁绍，公族豪侠，去濮阳令归，车徒甚盛，将入郡界，乃谢遣宾客，曰："吾舆服岂可使许子将见。"遂以单车归家。

(1)璆音求，又巨秋反。

劭尝到颍川，多长者之游，唯不候陈寔。又陈蕃丧妻还葬，乡人(必)[毕]至，而劭独不往。或问其故，劭曰："太后道广，广则难周；仲举性峻，峻则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

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1]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

(1)令品藻为题目。

劭从祖敬，敬子训，训子相，并为三公，相以能谄事宦官，故自致台司封侯，数遣请劭。劭恶其薄行，终不候之。

劭邑人李逵，壮直有高气，劭初善之，而後为隙，又与从兄靖不睦，[1]时议以此少之。初，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

(1)蜀志曰：“许靖字文休，少与从弟劭俱知名，并有人伦臧否之称，而私情不协。劭为郡功曹，排摈靖不得齿口，以马磨自给。”

司空杨彪辟，举方正、敦朴，征，皆不就。或劝劭仕，对曰：“方今小人道长，王室将乱，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广陵。徐州刺史陶谦礼之甚厚。

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声名，内非真正。待吾虽厚，其埶必薄。不如去之。”遂复投扬州刺史刘繇于曲阿。[1]其後陶谦果捕诸寓士。[2]及孙策平吴，劭与繇南奔豫章而卒，时年四十六。

(1)繇字正礼。

(2)寓，寄也。

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称平舆渊有二龙焉。[1]

(1)平舆故城[在]今豫州汝阳县东北，有二龙乡、月旦里。

赞曰：林宗怀宝，识深甄藻。[1]明发周流，永言时道。[2]符融鉴真，子将人伦。守节好耻，并亦逡巡。[3]

(1)甄，明也。藻犹饰也。

(2)明发，发夕至明也。吕氏春秋曰：“孔子周流天下。”

(3)逡巡，自退不仕也。

校勘记

二二二六页六行形如(幍)[口]按：注云“音口洽反”，则字当作“口”，今改，下同。二二二七页一０～一二行初太始至南州至太以是名闻天下按：此注文七十四字，汲本、殿本皆儳入正文。明嘉靖汪文盛刻本不误，闽本亦不误，闽本盖据汪文盛本翻刻也。

二二二七页一一行譬之(泛)[氿]滥集解引惠栋说，谓蒋杲云“泛”当作“氿”，俗本误“氿”为“泛”，因转误为“泛”也。王先谦谓黄宪传“泛滥”作“氿滥”，谓氿泉、滥泉也。今据改。

二二二七页一一行扰之不浊按：殿本“扰”作“挠”，御览七十二引续汉书同。

二二二七页一五行段干木按：“段”原譌“口”，径改正。注同。

二二二八页四行晋荀瑶伐郑[郑驷弘]请救于齐按：注脱“郑驷弘”三字，则上下文语意不属，今据今本左传补。

二二二八页八行司马唐谏曰按：校补引柳从辰说，谓“司马唐”今新序作“司马唐且”。

二二二八页一三行茅容字季伟按：校补谓“伟”一作“玮”。柳从辰云风俗通有黄琼门生茅季玮，即其人。

二二二九页三行钜鹿杨氏人也按：“杨”原譌“扬”，径改正。注同。

二二二九页七行劝游学(宫)[官]刊误谓案文“宫”当作“官”。今据改。

二二二九页一五行贾淑字子厚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袁纪“子厚”作“子序”。

二二三０页一行既而钜鹿孙威直亦至按：集解引惠栋说，谓郭泰别传“威”作“咸”。

二二三０页九行黄允字子艾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袁纪“子艾”作“元艾”。

二二三０页一二行于是大集宾客三百余人按：校补引柳从辰说，谓袁纪作“请亲属及宾客二十余人”。

二二三四页九行乡人(必)[毕]至据汲本、殿本改。

二二三四页一三行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按：三国魏志裴注引世说，作“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二二三五页七行司空杨彪按：“杨”原譌“扬”，径改正。

二二三五页一四行平舆故城[在]今豫州汝阳县东北据汲本、殿本补。

後汉书卷六十九　窦何列传第五十九

窦武字游平，扶风平陵人，安丰戴侯融之玄孙也。父奉，定襄太守。武少以经行著称，常教授于大泽中，不交时事，名显关西。

延熹八年，长女选入掖庭，桓帝以为贵人，拜武郎中。其冬，贵人立为皇后，武迁越骑校尉，封槐里侯，五千户。明年冬，拜城门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恶，礼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是时羌蛮寇难，岁俭民饥，武得两宫赏赐，悉散与太学诸生，及载肴粮于路，口施贫民。兄子绍，为虎贲中郎将，性疎简奢侈。武每数切厉相戒，犹不觉悟，乃上书求退绍位，又自责不能训导，当先受罪。由是绍更遵节，大小莫敢违犯。

时国政多失，内官专宠，李膺、杜密等为党事考逮。永康元年，上疏谏曰："臣闻明主不讳讥刺之言，以探幽暗之实；忠臣不恤谏争之患，以畅万端之事。是以君臣并熙，名奋百世。[1]臣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化，岂敢怀禄逃罪，不竭其诚！陛下初从藩国，爰登圣祚，天下逸豫，谓当中兴。自即位以来，未闻善政。梁、孙、寇、邓虽或诛灭，[2]而常侍黄门续为祸虐，欺罔陛下，竞行谲诈，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奸臣日强。伏寻西京放恣王氏，佞臣执政，终丧天下。今不虑前事之失，复循覆车之轨，臣恐二世之难，必将复及，[3]赵高之变，不朝则夕。[4]

近者奸臣牢脩，造设党议，遂收前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连及数百人，旷年拘录，事无晙验。臣惟膺等建忠抗节，志经王室，此诚陛下稷、口、伊、吕之佐，而虚为奸臣贼子之所诬枉，天下寒心，海内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时见理出，[5]以厌人鬼喁喁之心。臣闻古之明君，必须贤佐，以成政道。今台阁近臣，尚书令陈蕃，仆射胡广，尚书朱口、荀绲、[6]刘祐、魏朗、刘矩、尹勋等，皆国之贞士，朝之良佐。尚书郎张陵、妫皓、苑康、杨乔、边韶、戴恢等，文质彬彬，明达国典。内外之职，群才并列。而陛下委任近习，专树饕餮，外典州郡，内干心膂。宜以次贬黜，案罪纠罚，抑夺宦官欺国之封，案其无状诬罔之罪，信任忠良，平决臧否，使邪正毁誉，各得其所，宝爱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征可消，天应可待。间者有嘉禾、芝草、黄龙之见。夫瑞生必于嘉士，[7]福至实由善人，在德为瑞，无德为灾。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称庆。"书奏，因以病上还城门校尉、槐里侯印绶。[8]帝不许，有诏原李膺、杜密等，自黄门北寺、若卢、都内诸狱，系囚罪轻者皆出之。[9]

(1)熙，盛也。

(2)梁冀、孙寿、寇荣、邓万代，见桓纪也。

(3)二世即胡亥。

(4)赵高使女婿阎乐弑胡亥于望夷宫。

(5)时谓实时也。

(6)音古本反。

(7)嘉士犹善人也。

(8)上音时丈反。

(9)都内，主藏官名。前书有都内令丞，属大司农也。

其冬帝崩，无嗣。武召侍御史河间刘儵，参问其国中王子侯之贤者，儵称解渎亭侯宏。武入白太后，遂征立之，是为灵帝。拜武为大将军，常居禁中。帝既立，论定策功，更封武为闻喜侯；子机渭阳侯，拜侍中；兄子绍鄠侯，迁步兵校尉；绍弟靖西乡侯，为侍中，监羽林左骑。

武既辅朝政，常有诛翦宦官之意，太傅陈蕃亦素有谋。时共会朝堂，蕃私谓武曰："中常侍曹节、王甫等，自先帝时操弄国权，浊乱海内，百姓匈匈，归咎于此。今不诛节等，後必难图。"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于是引同志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又征天下名士废黜者前司隶李膺、宗正刘猛、太仆杜密、庐江太守朱口等，列于朝廷；请前越巂太守荀翌为从事中郎，辟颍川陈寔为属：共定计策。于是天下雄俊，知其风旨，莫不延颈企踵，思奋其智力。[1]

⑴续汉志曰："桓帝初，京都童谣曰：'游平卖印自有评，不避贤豪及大姓。'案：武字游平。与陈蕃合策勠力，唯德是建，咸得其人，豪贤大姓皆绝望矣。"

会五月日食，蕃复说武曰："昔萧望之困一石显，[1]近者李、杜诸公祸及妻子，况今石显数十辈乎！蕃以八十之年，欲为将军除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罢宦官，以塞天变。又赵夫人及女尚书，旦夕乱太后，[2]急宜退绝。惟将军虑焉。"

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黄门、常侍但当给事省内，典门户，主近署财物耳。今乃使与政事而任权重，子弟布列，专为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诛废，以清朝廷。"太后曰："汉来故事世有，但当诛其有罪，岂可尽废邪？"时中常侍管霸颇有才略，专制省内。武先白诛霸及中常侍苏康等，竟死。武复数白诛曹节等，太后冘豫未忍，[3]故事久不发。

⑴元帝时，阉人石显为中书令，谮御史大夫萧望之，令自杀也。

⑵女尚书，内官也。夫人即赵娆。

⑶冘音淫。冘豫，不定也。

至八月，太白出西方。刘瑜素善天官，恶之，上书皇太后曰："太白犯房左骖，上将星入太微，其占宫门当闭，将相不利，奸人在主傍。愿急防之。"又与武、蕃书，以星辰错缪，不利大臣，宜速断大计。武、蕃得书将发，于是以朱口为司隶校尉，刘祐为河南尹，虞祁为洛阳令。武乃奏免黄门令魏彪，以所亲小黄门山冰代之。使冰奏素狡猾尤无状者长乐尚书郑口，[1]送北寺狱。蕃谓武曰：

"此曹子便当收杀，何复考为！"武不从，令冰与尹勋、侍御史祝口杂考口，辞连及曹节、王甫。勋、冰即奏收节等，使刘瑜内奏。

⑴音立。

时武出宿归府，典中书者先以告长乐五官史朱瑀。瑀盗发武奏，骂曰："中官放纵者，自可诛耳。我曹何罪，而当尽见族灭？"因大呼曰："陈蕃、窦武奏白太后废帝，为大逆！"乃夜召素所亲壮健者长乐从官史共普、张亮等十七人，�血共盟诛武等。曹节闻之，惊起，白帝曰："外间切切，请出御德阳前殿。"令帝拔口踊跃，使乳母赵娆等拥卫左右，取棨信，闭诸禁门。[1]召尚书官属，胁以白刃，使作诏板。拜王甫为黄门令，持节至北寺狱收尹勋、山冰。冰疑，不受诏，甫格杀之。遂害勋，出郑口。还共劫太后，夺玺书。令中谒者守南宫，闭门，绝复道。[2]使郑口等持节，及侍御史、谒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诏，驰入步兵营，与绍共射杀使者。召会北军五校士数千人屯都亭下，令军士曰："黄门常侍反，尽力者封侯重赏。"诏以少府周靖行车骑将军，加节，与护匈奴中郎将张奂率五营士讨武。

夜漏尽，王甫将虎贲、羽林、口驺、都候、剑戟士，合千余人，出屯朱雀掖门，与奂等合。明旦悉军阙下，与武对陈。甫兵渐盛，使其士大呼武军曰："窦武反，汝皆禁兵，当宿卫宫省，何故随反者乎？先降有赏！"营府素畏服中官，于是武军稍稍归甫。自旦至食时，兵降略尽。武、绍走，诸军追围之，皆自杀，枭首洛阳都亭。[3]收捕宗亲、宾客、姻属，悉诛之，及刘瑜、冯述，皆夷其族。徙武家属日南，迁太后于云台。

⑴棨，有衣戟也。汉官仪曰："凡居宫中，皆施籍于掖门，案姓名当入者，本官为封棨传，审印信，然後受之。"

⑵复音福。

⑶续汉志曰："桓帝末，京师童谣曰：'茅田一顷中有井，四方纤纤不可整。

嚼复嚼，今年尚可後年硗。'案：易曰'拔茅连茹'，茅喻群贤也。井者，法也。

时中常侍管霸等憎疾海内英贤，并见废锢。'茅田一顷'言群贤众多也。'中有井'者，言虽厄穷，不失法度也。'四方纤纤'言奸慝不可理也。'嚼'，饮酒相强之辞也。言不恤王政，徒耽宴而已。'今年尚可'者，言但禁锢也。'後年硗'者，陈蕃、窦武等诛，天下大坏也。"硗音苦教反。硗犹恶也。

当是时，凶竖得志，士大夫皆丧其气矣。武府掾桂阳胡腾，少师事武，独殡敛行丧，坐以禁锢。

武孙辅，时年二岁，逃窜得全。事觉，节等捕之急。胡腾及令史南阳张敞共逃辅于零陵界，诈

云已死，腾以为己子，而使聘娶焉。後举桂阳孝廉。至建安中，荆州牧刘表闻而辟焉，以为从事，使还窦姓，以事列上。会表卒，曹操定荆州，辅与宗人徙居于邺，辟丞相府。从征马超，为流矢所中死。[1]

[1]飞矢曰流矢。中，伤也。

初，武母产武而并产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而出，[1]径至丧所，以头击柩，涕血皆流，俯仰蛣屈，[2]若哀泣之容，有顷而去。

时人知为窦氏之祥。[3]

[1]广雅曰："木蘩生曰榛。"

[2]蛣音丘吉反。

[3]祥，吉凶之先见者。尚书曰："亳有祥。"

腾字子升。初，桓帝巡狩南阳，以腾为护驾从事。公卿贵戚车骑万计，征求费役，不可胜极。腾上言："天子无外，乘舆所幸，即为京师。臣请以荆州刺史比司隶校尉，[1]臣自同都官从事。"帝从之。[2]自是肃然，莫敢妄有干欲，腾以此显名。党锢解，官至尚书。

[1]南阳属荆州，故请以刺史比司隶。

[2]汉官仪曰"都官从事主洛阳百官，朝会与三府掾同"也。

张敞者，太尉温之弟也。[1]

[1]汉官仪曰："温字伯慎，穰人也，封(玄)[互]乡侯。太史奏言有大臣诛死，董卓取温笞杀于市以厌之。"

何进字遂高，南阳宛人也。异母女弟选入掖庭为贵人，有宠于灵帝，拜进郎中，再迁虎贲中郎将，出为颍川太守。光和(二)[3]年，贵人立为皇后，征进入，拜侍中、将作大匠、河南尹。

中平元年，黄巾贼张角等起，以进为大将军，率左右羽林五营士屯都亭，脩理器械，以镇京师。张角别党马元义谋起洛阳，进发其奸，以功封慎侯。[1]

[1]慎，县，属汝南郡。

四年，荥阳贼数千人群起，攻烧郡县，杀中牟县令，诏使进弟河南尹苗出击之。苗攻破群贼，平定而还。诏遣使者迎于成皋，拜苗为车骑将军，封济阳侯。

五年，天下滋乱，望气者以为京师当有大兵，两宫流血。大将军司马许凉、假司马伍宕说进曰："太公六韬有天子将兵事，[1]可以威厌四方。"进以为然，入言之于帝。于是乃诏进大发四方兵，讲武于平乐观下。起大坛，上建十二重五采华盖，高十丈，坛东北为小坛，复建九重华盖，高九丈，列步兵，骑士数万人，结营为陈。天子亲出临军，驻大华盖下，进驻小华盖下。礼毕，帝躬擐甲介马，[2]称"无上将军"，行陈三匝而还。诏使进悉领兵屯于观下。是时置西园八校尉，以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屯骑都尉鲍鸿为下军校尉，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赵融为助军校尉，淳于琼为佐军校尉，又有左右校尉。帝以蹇硕壮健而有武略，特亲任之，以为元帅，督司隶校尉以下，虽大将军亦领属焉。

[1]太公六韬篇：第一霸典，文论；第二文师，武论；第三龙韬，主将；第四虎韬，偏裨；第五豹韬，校尉；第六犬韬，司马。龙韬云："武王曰：'吾欲令三军之众，亲其将如父母，闻金声而怒，闻鼓音而喜，为之柰何？'"[2]擐音宦。擐，贯也。介亦甲也。

硕虽囗兵于中，而犹畏忌于进，乃与诸常侍共说帝遣进西击边章、韩遂。帝从之，赐兵车百乘，虎贲斧钺。进阴知其谋，乃上遣袁绍东击徐兖二州兵，须绍还，即戎事，以稽行期。

初，何皇后生皇子辩，王贵人生皇子协。群臣请立太子，帝以辩轻佻无威仪，不可为人主，[1]然皇后有宠，且进又居重权，故久不决。

[1]字书曰："佻，轻也。"

六年，帝疾笃，属协于蹇硕。硕既受遗诏，且素轻忌于进兄弟，及帝崩，硕时在内，欲先诛进而立协。及进从外入，硕司马潘隐与进早旧，迎而目之。进惊，驰从儳道归营，引兵入屯百郡邸，[1]因称疾不入。硕谋不行，皇子辩乃即位，何太后临朝，进与太傅袁隗辅政，录尚书事。

⑴广雅曰："傀，疾也。"音仕鉴反。

进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忿蹇硕图己，及秉朝政，阴规诛之。袁绍亦素有谋，因进亲客张津劝之曰："黄门常侍权重日久，又与长乐太后专通奸利，[1]将军宜更清选贤良，整齐天下，为国家除患。"进然其言。又以袁氏累世宠贵，海内所归，[2]而绍素善养士，能得豪杰用，其从弟虎贲中郎将术亦尚气侠，故并厚待之。因复博征智谋之士(庞)[逄]纪、何颙、荀攸等，与同腹心。

⑴灵帝母董太后居长乐宫。

⑵袁安为司徒、司空，孙汤为司徒、太尉，汤子成五官中郎将，成生绍，故云"累代宠贵"也。

蹇硕疑不自安，与中常侍赵忠等书曰："大将军兄弟秉国专朝，今与天下党人谋诛先帝左右，埽灭我曹。但以硕典禁兵，故且沉吟。今宜共闭上合，急捕诛之。"

中常侍郭胜，进同郡人也。太后及进之贵幸，胜有力焉。故胜亲信何氏，遂共赵忠等议，不从硕计，而以其书示进。进乃使黄门令收硕，诛之，因领其屯兵。

袁绍复说进曰："前窦武欲诛内宠而反为所害者，以其言语漏泄，而五营百官服畏中人故也。今将军既有元舅之重，而兄弟并领劲兵，部曲将吏皆英俊名士，乐尽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赞之时也。将军宜一为天下除患，名垂後世。虽周之申伯，何足道哉！[1]今大行在前殿，[2]将军(宜)受诏领禁兵，不宜轻出入宫省。"

进甚然之，乃称疾不入陪丧，又不送山陵。遂与绍定筹策，而以其计白太后。

太后不听，曰："中官统领禁省，自古及今，汉家故事，不可废也。且先帝新口天下，我柰何楚楚与士人对共事乎？"[3]进难违太后意，且欲诛其放纵者。

绍以为中官亲近至尊，出入号令，今不悉废，後必为患。而太后母舞阳君及苗数受诸宦官赂遗，知进欲诛之。数白太后，为其障蔽。又言："大将军专杀左右，口权以弱社稷。"太后疑以为然。中官在省闼者或数十年，封侯贵宠，胶固内外。进新当重任，素敬惮之，虽外收大名而内不能断，故事久不决。

⑴申伯，周申後父也。诗大雅曰："维申及甫，维周之翰。"

⑵人主崩未有谥，故称大行也。前书音义曰："大行者，不反之辞也。"

⑶楚词曰"楚楚"，鲜明貌也。诗曰："衣裳楚楚。"

绍等又为画策，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进然之。

主簿陈琳入谏曰："易称'即鹿无虞'，[1]谚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国之大事，其可以诈立乎？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此犹鼓洪炉燎毛发耳。夫违经合道，天人所顺，而反委释利器，更征外助。大兵聚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2]功必不成，秖为乱阶。"进不听。遂西召前将军董卓屯关中上林苑，又使府掾太山王匡东发其郡强弩，并召东郡太守桥瑁屯城皋，使武猛都尉丁原烧孟津，火照城中，[3]皆以诛宦官为言。太后犹不从。

⑴易屯卦六三爻辞也。虞，掌山泽之官。即鹿犹从禽也。无虞言不可得。

⑵前书梅福上书曰："倒持太阿，授楚其柄。"

⑶武猛谓有武蓺而勇猛者。取其嘉名，因以名官也。

苗谓进曰："始共从南阳来，俱以贫贱，依省内以致贵富。国家之事，亦何容易！

覆水不可收。宜深思之，且与省内和也。"进意更狐疑。绍惧进变计，乃胁之曰："交构已成，形埶已露，事留变生，将军复欲何待，而不早决之乎？"进于是以绍为司隶校尉，假节，专命击断；从事中郎王允为河南尹。绍使洛阳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驰驿上，欲进兵平乐观。太后乃恐，悉罢中常侍小黄门，使还里舍，唯留进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诸常侍小黄门皆诣进谢罪，唯所措置。进谓曰："天下匈匈，正患诸君耳。今董卓垂至，诸君何不早各就国？"

袁绍劝进便于此决之，至于再三。进不许。绍又为书告诸州郡，诈宣进意，使捕案中官亲属。

进谋积日，颇泄，中官惧而思变。张让子妇，太后之妹也。让向子妇叩头曰："老臣得罪，当与新妇俱归私门。惟受恩累世，[1]今当远离宫殿，情怀恋恋，愿复一入直，得暂奉望太后、陛下颜色，

然後退就沟壑，死不恨矣。”子妇言于舞阳君，入白太后，乃诏诸常侍皆复入直。

(1)惟，思念也。

八月，进入长乐白太后，请尽诛诸常侍以下，选三署郎入守宦官庐。诸宦官相谓曰：“大将军称疾不临丧，不送葬，今欻入省，[1]此意何为？窦氏事竟复起邪？”又张让等使人潜听，具闻其语，乃率常侍段珪、毕岚等数十人，持兵窃自侧闼入，伏省中。及进出，因诈以太后诏召进。入坐省闼，让等诘进曰：“天下愦愦，亦非独我曹罪也。[2]先帝尝与太后不快，几至成败，[3]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财千万为礼，和悦上意，但欲托卿门户耳。今乃欲灭我曹种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内秽浊，公卿以下忠清者为谁？”于是尚方监渠穆拔口斩进于嘉德殿前。让、珪等为诏，以故太尉樊陵为司隶校尉，少府许相为河南尹。

尚书得诏板，疑之，曰：“请大将军出共议。”中黄门以进头掷与尚书，曰：“何进谋反，已伏诛矣。”

(1)欻音许物反。

(2)说文曰：“愦愦，乱也。”

(3)陈留王协母王美人，何后鸩杀之，帝怒，欲废後，宦官固请得止。

进部曲将吴匡、张璋，素所亲幸，在外闻进被害，欲将兵入宫，宫合闭。袁术与匡共斫攻之，中黄门持兵守合。会日暮，术因烧南宫九龙门及东西宫，欲以胁出让等。让等入白太后，言大将军兵反，烧宫，攻尚书闼，因将太后、天子及陈留王，又劫省内官属，从复道走北宫。[1]尚书卢植执戈于阁道窗下，仰数段珪。段珪等惧，乃释太后。太后投阁得免。

(1)复音福。

袁绍与叔父隗矫诏召樊陵、许相，斩之。苗、绍乃引兵屯朱雀阙下，捕得赵忠等，斩之。吴匡等素怨苗不与进同心，而又疑其与宦官同谋，乃令军中曰：“杀大将军者即车骑也，士吏能为报雠乎？”进素有仁恩，士卒皆流涕曰：“愿致死！”

匡遂引兵与董卓弟奉车都尉旻攻杀苗，口其尸于苑中。绍遂闭北宫门，勒兵捕宦者，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而误死者，至自发露然後得免。[死]者二千余人。绍因进兵排宫，或上端门屋，以攻省内。

张让、段珪等困迫，遂将帝与陈留王数十人步出谷门，奔小平津。[2]公卿并出平乐观，无得从者，唯尚书卢植夜驰河上，王允遣河南中部掾闵贡随植後。

贡至，手口斩数人，余皆投河而死。明日，公卿百官乃奉迎天子还宫，以贡为郎中，封都亭侯。

(1)谷门，洛城北当中门也。

董卓遂废帝，又迫杀太后，杀舞阳君，何氏遂亡，而汉室亦自此败乱。

论曰：窦武、何进藉元舅之资，据辅政之权，内倚太后临朝之威，外迎群英乘风之埶，卒而事败阉竖，身死功颓，为世所悲，岂智不足而权有余乎？[1]传曰：“天之废商久矣，君将兴之。”斯宋襄公所以败于泓也。

(1)言智非不足，权亦有余，盖天败也。

(2)左传曰，楚伐宋，宋公将战。子鱼谏曰：“天之口商久矣，公将兴之，不可。”宋公不从，遂与楚战，大败于泓也。

赞曰：武生蛇祥，进自屠羊。[1]惟女惟弟，来仪紫房。上惛下嬖，人灵动怨。

将纠邪慝，以合人愿。道之屈矣，代离凶困。[2]

(1)进本屠家子也。

(2)代，更也。

校勘记

二二三九页八行兄子绍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袁宏纪绍为武长子，与此异。

二二四０页一行梁孙寇邓虽或诛灭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袁宏纪云“梁、孙、邓、亳贵戚专势”云云，案寇荣未尝有此，袁纪是也。

二二四０页六行此诚陛下稷囗伊吕之佐“囗”原譌“囗”，汲本譌“囗”，径改正。按：“囗”乃“契”之古文。

二二四０页八行尚书令陈蕃仆射胡广按：通鉴删此九字，考异蕃、广时不为令、仆，故去之。

二二四二页二行请前越嶲太守荀翌为从事中郎按：汲本、殿本“翌”作“昱”。

二二四三页八行长乐五官史朱瑀按：集解引惠栋说，谓百官志云“长信、长乐宦者署少府一人，职如长秋，及余吏皆以宫名为号”，刘昭云“如长乐五官吏朱瑀之类”，是“史”当作“吏”。

二二四三页一０行长乐从官史按：惠栋补注谓胡三省云“掌太后宫从官”，案“史”亦当作“吏”。

二二四三页一三行夺玺书刊误谓“书”当作“绶”。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袁纪作“玺绶”。

二二四四页七行凡居宫中按：“宫”原譌“官”，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二二四五页一四行主洛阳百官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北堂书钞引汉官仪，云都官从事掌洛阳中百姓，似“百官”当作“百姓”。

二二四六页一行封(玄)[互]乡侯据殿本改。按：王先谦谓作“互”是。

二二四六页三行光和(二)[3]年贵人立为皇后据校补引钱大昭说改。

二二四六页八行进弟何南尹苗殿本考证谓苗，朱氏子，五行志作“皇后异父兄”。

按：李慈铭谓何后本屠家，其父真早死，舞阳君改适朱氏，生曲，及何氏贵，苗亦冒姓何氏，幸续志偶存其本姓耳。苗与进固非一姓，故进之部将疑其同谋杀进，遂报杀苗也。

二二四七页二行屯骑都尉鲍鸿为下军校尉按：刊误谓汉无屯骑都尉，“都”当作“校”。

二二四七页一０行乃上遣袁绍东击徐兖二州兵按：校补谓案文“击”当作“集”。

二二四八页七行因复博征智谋之士(庞)[逄]纪校补引陈景云说，谓据荀彧、袁绍传均作“逄纪”，此作“庞”，误。今据改。按：逄读同庞，音近而譌。

二二四九页三行将军(宜)受诏领禁兵据刊误删。

二二五一页一行张让子妇太后之妹也按：汲本“妹”作“甥”，误。袁纪作“娣”，娣训女弟也。

二二五一页八行乃率常侍段珪按：“段”字原譌“囗”，径改正，下同。

二二五一页九行天下愦愦按：校补引柳从辰说，谓袁纪“愦愦”作“愤愤”。

二二五二页三行术因烧南宫九龙门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袁宏纪“九龙门”作“青琐门”。又引王补说，谓通鉴从袁纪。

二二五二页一二行至自发露然後得免[死]者二千余人刊误谓案文少一“死”字。今按：魏志袁绍传作“或有无须而误死者，至自发露形体而後得免。死者二千余人。”又袁纪及通鉴均作“死者二千余人”。此明脱一“死”字，今补。

後汉书卷七十　郑孔荀列传第六十

郑太字公业，河南开封人，司农众之曾孙也。[1]少有才略。灵帝末，知天下将乱，阴交结豪桀。家富于财，有田四百顷，而食常不足，名闻山东。

[1]开封，县，故城在今汴州南。

初举孝廉，三府辟，公车征，皆不就。及大将军何进辅政，征用名士，以公业为尚书侍郎，[1]迁侍御史。进将诛阉官，欲召并州牧董卓为助。公业谓进曰：

“董卓强忍寡义，志欲无猒。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2]将恣凶欲，必危朝廷。明公以亲德之重，据阿衡之权，秉意独断，诛除有罪，诚不宜假卓以为资援也。且事留变生，殷鉴不远。”又为陈时务之所急数事。进不能用，乃囗官去。谓颍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辅也。”

[1]续汉志曰：“尚书凡六曹，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一曹有六人，主作文书起草。”

[2]借音子夜反。

进寻见害，卓果作乱。公业等与侍中伍琼、卓长史何颙共说卓，以袁绍为勃海太守，以发山东之谋。及义兵起，卓乃会公卿议，大发卒讨之，群僚莫敢忤旨。

公业恐其众多益横，凶强难制，独曰："夫政在德，不在众也。"卓不悦，曰，"如卿此言，兵为无用邪？"公业惧，乃诡词更对曰：[1]"非谓无用，以为山东不足加大兵耳。如有不信，试为明公略陈其要。今山东合谋，州郡连结，人庶相动，非不强盛。然光武以来，中国无警，百姓优逸，忘战日久。仲尼有言：'不教人战，是谓口之。'其众虽多，不能为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为国将，闲习军事，数践战埸，名振当世，人怀慑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处京师。张孟卓东平长者，[2]坐不窥堂。[3]孔公绪[4]清谈高论，嘘枯吹生。[5]并无军旅之才，執锐之干，临锋决敌，非公之俦。三也。山东之士，素乏精悍。[6]未有孟贲之勇，庆忌之捷，[7]聊城之守，[8]良、平之谋，可任以偏师，责以成功。四也。就有其人，而尊卑无序，王爵不加，若恃众怙力，[9]将各(基)[瀉]峙，[10]以观成败，不肯同心共胆，与齐进退。

五也。关西诸郡，颇习兵事，自顷以来，数与羌战，妇女犹戴戟操矛，挟弓负矢，[11]况其壮勇之士，以当妄战之人乎！其胜可必。六也。且天下强勇，百姓所畏者，有并、凉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义从、西羌八种，[12]而明公拥之，以为爪牙，譬驱虎兕以赴犬羊。七也。又明公将帅，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恩信淳著，忠诚可任，智谋可恃。以胶固之众，[13]当解合之執，犹以烈风扫彼枯叶。八也。夫战有三亡，以乱攻理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

今明公秉国平正，讨灭宦竖，忠义克立。以此三德，持彼三亡，奉辞伐罪，谁敢御之！九也。东州郑玄学该古今，[14]北海邴原清高直亮，[15]皆儒生所仰，群士楷式。彼诸将若询其计画，足知强弱。且燕、赵、齐、梁非不盛也，终灭于秦；吴、楚七国非不众也，卒败荥阳。[16]况今德政赫赫，股肱惟良，彼岂赞成其谋，造乱长寇哉？其不然。十也。若其所陈少有可采，无事征兵以惊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为非，口德恃众，自亏威重。"卓乃悦，以公业为将军，使统诸军讨击关东。或说卓曰："郑公业智略过人，而结谋外寇，今资之士马，就其党与，窃为明公惧之。"卓乃收还其兵，留拜议郎。

[1]诡犹诈也。

[2]孟卓名邈。

[3]言不妄视也。

[4]名口。

[5]枯者嘘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言谈论有所抑扬也。

[6]悍，勇也。

[7]说菀曰："孟贲水行不避鲛龙，陆行不避虎狼，发怒吐气，声响动天。"

许慎注淮南子曰："孟贲，卫人也。"吕氏春秋曰："孟贲过于河，先其伍，船人怒，以楫虓其头，不知其孟贲故也。中河，孟贲瞋目视船人，发植目裂，舟中人尽播入河。"庆忌，吴王僚子也。射之矢，满把不能中，四马追之不能及。

[8]史记，燕将攻下聊城，因保守之。齐将田单攻之，岁余不下。

[9]怙亦恃也。

[10]峙，止也。

[11]挟，持也。

[12]义从、八种并见西羌传。

[13]胶亦固也。

[14]玄，北海人，故云东州。

[15]魏志，原字根矩，北海朱虚人也。与管宁俱以操尚称。

[16]前书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淄川王贤、济南王辟光、胶西王卬、胶东王雄渠，景帝(二)[3]年反，大将军条侯周亚夫将兵破之荥阳。

卓既迁都长安，天下饥乱，士大夫多不得其命。而公业家有余资，日引宾客高会倡乐，所赡救

者甚众。乃与何颙、荀攸共谋杀卓。事泄，颙等被执，公业脱身自武关走，东归袁术。术上以为杨州刺史。未至官，道卒，年四十一。

孔融字文举，鲁国人，孔子二十世孙也。七世祖霸，为元帝师，位至侍中。[(1)]

父宙，太山都尉。

(1)前书霸字次(孺)[儒]，元帝师。解见孔昱传。

融幼有异才。[(1)]年十岁，随父诣京师。时河南尹李膺[(2)]以简重自居，不妄接士宾客，口外自非当世名人及与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观其人，故造膺门。

语门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门者言之。膺请融，问曰："高明祖父尝与仆有恩旧乎？"融曰："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3)]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众坐莫不叹息。太中大夫陈炜後至，[(4)]坐中以告炜。

炜曰："夫人小而聪了，大未必奇。"融应声曰："观君所言，将不早惠乎？"

膺大笑曰："高明必为伟器。"

(1)融家传曰："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年四岁时，每与诸兄共食梨，融辄引小者。大人问其故，荅曰：'我小儿，法当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

(2)膺，颍川襄城人。融家传曰："闻汉中李公清节直亮，意慕之，遂造公门。"

李固，汉中人，为太尉，与此传不同也。

(3)家语曰："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栲博古而达今，通礼乐之源，明道德之归，即吾之师也。今将往矣。'遂至周，问礼于老栲焉。"

(4)炜音于匦反。

年十三，丧父，哀悴过毁，扶而後起，州里归其孝。性好学，博涉多该览。

山阳张俭为中常侍侯览所怨，览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俭。[(1)]俭与融兄褒有旧，亡抵于褒，不遇。[(2)]时融年十六，俭少之而不告。融见其有窘色，[(3)]谓曰："兄虽在外，吾独不能为君主邪？"因留舍之。[(4)]後事泄，国相以下，密就掩捕，俭得脱走，遂并收褒、融送狱。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纳舍藏者，融也，当坐之。"褒曰："彼来求我，非弟之过，请甘其罪。"吏问其母，母曰：

"家事任长，妾当其辜。"一门争死，郡县疑不能决，乃上谳之。[(5)]诏书竟坐褒焉。融由是显名，与平原陶丘洪、陈留边让齐声称。州郡礼命，皆不就。

(1)刊，削也。谓削去告人姓名。

(2)抵，归也。融家传"褒字文礼"也。

(3)窘，迫也。

(4)舍，止也。

(5)前书音义曰："谳，请也，音宜杰反。"

辟司徒杨赐府。时隐核官僚之贪浊者，将加贬黜，融多举中官亲族。尚书畏迫内宠，召掾属诘责之。融陈对罪恶，言无阿挠。[(1)]河南尹何进当迁为大将军，杨赐遣融奉谒贺进，不时通，融即夺谒还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属耻之，私遣口客欲追杀融。客有言于进曰："孔文举有重名，[(2)]将军若造怨此人，则四方之士引领而去矣。不如因而礼之，可以示广于天下。"进然之，既拜而辟融，举高第，为侍御史。与中丞赵舍不同，托病归家。

(1)挠，曲也，音乃孝反。

(2)融家传曰："客言于进曰：'孔文举于时英雄特杰，譬诸物类，犹众星之有北辰，百谷之有黍稷，天下莫不属目也。'"後辟司空掾，拜中军候。在职三日，迁虎贲中郎将。会董卓废立，融每因对荅，辄有匡正之言。以忤卓旨，转为议郎。时黄巾寇数州，而北海最为贼冲，卓乃讽三府同举融为北海相。

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讲武，驰檄飞翰，引谋州郡。贼张饶等群辈二十万众从冀州还，融逆击，为饶所败，乃收散兵保朱虚县。稍复鸠集吏民为黄巾所误者男女四万余人，更置城邑，立学校，表显儒术，荐举贤良郑玄、彭璆、邴原等。[(1)]郡人甄子然、临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

食县社。其余虽一介之善，莫不加礼焉。郡人无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为棺具而敛葬之。

时黄巾复来侵暴，融乃出屯都昌，[2]为贼管亥所围。融逼急，乃遣东莱太史慈求救于平原相刘备。[3]备惊曰："孔北海乃复知天下有刘备邪？"即遣兵三千救之，贼乃散走。

(1)璆音巨秋反，又音求。

(2)都昌，县，属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临朐县东北。

(3)吴志，慈字子义，东莱人也。避事之辽东，北海相孔融闻而奇之，数遣人讯问其母，并致饷遗。时融为管亥所围，慈从辽东还，母谓之曰："汝与孔北海未尝相见，至汝行後，赡恤殷勤，过于故旧。今为贼所围，汝宜赴之。"慈单步见融，既而求救于刘备，得兵以解围焉。

时袁、曹方盛，而融无所协附。左丞祖者，称有意谋，劝融有所结纳。融知绍、操终图汉室，不欲与同，故怒而杀之。

融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疎意广，迄无成功。[1]在郡六年，刘备表领青州刺史。建安元年，为袁谭所攻，自春至夏，战士所余裁数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内接。融隐几读书，[2]谈笑自若。城夜陷，乃奔东山，妻子为谭所虏。

(1)迄，竟也。

(2)隐，凭也。庄子曰："南郭子綦隐几而坐。"

及献帝都许，征融为将作大匠，迁少府。每朝会访对，融辄引正定议，公卿大夫皆隶名而已。[1]

(1)说文云："隶，附著。"

初，太傅马日磾奉使山东，及至淮南，数有意于袁术。术轻侮之，遂夺取其节，求去又不听，因欲逼为军帅。日磾深自恨，遂呕血而毙。[1]及丧还，朝廷议欲加礼。

融乃独议曰："日磾以上公之尊，秉髦节之使，衔命直指，[2]宁辑东夏，[3]而曲媚奸臣，为所牵率，章表署用，辄使首名，[4]附下罔上，[5]奸以事君。(6）昔国佐当晋军而不挠，[7]宜僚临白刃而正色。[8]王室大臣，岂得以见胁为辞！又袁术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磾随从，周旋历岁。汉律与罪人交关三日已上，皆应知情。春秋鲁叔孙得臣卒，以不发扬襄仲之罪，贬不书日。[9]郑人讨幽公之乱，斲子家之棺。[10]圣上哀矜旧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礼。"朝廷从之。

(1)三辅决录曰："日磾字翁叔，马融之族子。少传融业，以才学进。与杨彪、卢植、蔡邕等典校中书，历位九卿，遂登台辅。"献帝春秋曰："术从日磾借节观之，因夺不还，条军中十余人使促辟之。日磾谓术曰：'卿先代诸公辟士云何？而言促之，谓公府掾可劫得乎？'从术求去，而术不遣，既以失节屈辱忧恚。"

(2)直指，无屈挠也。前书有绣衣直指。

(3)辑，和也。

(4)所上章表及署补用，皆以日磾名为首也。

(5)前书曰："附下罔上者刑。"

(6)左传叔向曰："奸以事君者，吾所能御。"

(7)公羊传曰："𥌬之战，齐师大败。齐侯使国佐如师。郤克曰：'与我纪侯之甗，(及)[反]鲁、卫之侵地，使耕者东西其亩，以萧同叔子为质，则吾舍子。'国佐曰：'与我纪侯之甗，请诺。使反鲁、卫之侵，请诺。使耕者东西其亩，是则土齐也。萧同叔子者，齐君母也，齐君母犹晋君之母也，曰不可。请战，一战而不胜，请再战，再战而不胜，请三战，三战不胜，则齐国尽子之有也，何必萧同叔子为质！'揖而去之。"

(8)楚白公胜欲为乱，谓石乞曰："王卿士皆以五百人当之则可。"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相宜僚者，若得之，可以当五百人矣。"乃从白公而见之。与言，悦；告之故，辞；承之以刃，不动。事见左传。

⑼公羊传曰：“叔孙得臣卒。”何休注曰：“不日者，知公子遂欲杀君，而为人臣知贼而不言，明当诛也。”公子遂即襄仲也。

⑽左传：“郑子家卒，郑人讨幽公之乱，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杜预注曰：“斲薄其棺，不使从卿礼。”为其杀君故也。

时论者多欲复肉刑。融乃建议曰：“古者敦庬，善否不别，[1]吏端刑清，[2]政无过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迟，风化坏乱，政挠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绳之以古刑，投之以残囗，[3]非所谓与时消息者也。[4]纣斮朝涉之胫，天下谓为无道。[5]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6]若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纣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虑不念生，志在思死，类多趋恶，莫复归正。夙沙乱齐，[7]伊戾祸宋，[8]赵高、英布，为世大患。[9]不能止人遂为非也，适足绝人还为善耳。虽忠如鬻拳，[10]信如卞和，[11]智如孙膑，[12]冤如巷伯，[13]才如史迁，[14]达如子政，[15]一离刀锯，没世不齿。[16]是太甲之思庸，[17]穆公之霸秦，[18]南睢之骨立，卫武之初筵，[19]陈汤之都赖，[20]魏尚之守边，[21]无所复施也。汉开改恶之路，凡为此也。故明德之君，远度深惟，囗短就长，不苟革其政者也。”

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⑴左传楚申叔时曰：“人生敦庬。”杜预注：“庬，厚大也。”

⑵端，直也。

⑶残其支体而囗废之。

⑷易曰：“天地盈虚，与时消息。”

⑸尚书曰：“纣斮朝涉之胫。”孔安国注曰：“冬日见朝涉水者，谓其胫耐寒，斮而视之。”

⑹前书贾山曰：“昔者周盖千八百国，以九州之人养千八百君也。”

⑺左传曰，灵公废太子光，立公子牙，使高厚傅牙，夙沙卫为少傅。崔杼逆光而立之，是为庄公。庄公以夙沙卫易己，卫奔高唐以叛。

⑻左传，楚客聘于晋，过宋，太子痤知之，请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请从，遣之。至则欿用牲，加书征之，骋而告曰：“太子将为乱，既与楚客盟矣。”公使视之，则信有焉。公囚太子，太子缢死。公徐闻其无罪，乃亨伊戾。

⑼史记，胡亥谓李斯曰：“高，故宫人也。”遂专信任之。後杀李斯，劫杀胡亥，卒亡秦也。前书，英布坐法黥，论输骊山，亡之江中为群盗。及属项羽，常为先锋陷阵。後归汉，为九江王。谋反，诛之。

⑽左传：“初，鬻拳强谏，楚子弗从。临之以兵，惧而从之。拳曰：‘吾惧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楚人以为大阍。君子曰：‘鬻拳可谓爱君矣。谏以自纳于刑，刑犹不忘纳君于善。’”⑾韩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于楚山之中，献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为谩己，刖其左足。及文王即位，和又奉其璞，玉人又曰：‘石也。’又刖其右足。文王薨，成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以血。王使玉人攻璞而得宝焉。“琴操曰：“荆王封和为陵阳侯，和辞不就而去。乃作怨歌曰：‘进宝得刑，足离分兮。去封立信，守休芸兮。断者不续，岂不冤兮！’”

⑿史记，孙膑与庞涓学兵法，涓事魏惠王为将军，自以能不及膑，阴使召膑，断其两足而黥之。膑後入齐，威王问兵法，以为师。魏与赵攻韩，齐使田忌将而往。庞涓闻，去韩而归。膑谓田忌曰：“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军半至。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明日为二万灶。”庞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齐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乃囗其步兵，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孙子度其行，暮当至马陵。马陵道狭，旁多险阻，可伏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于此木下”。于是令齐军曰：“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日莫见火举而俱发。”涓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攒火烛之，读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遂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矣。”

⒀毛苌注诗云："巷伯，内小臣也。掌王后之命于宫中，故谓之巷伯。"伯被谗将刑，寺人孟子伤而作诗，以刺幽王也。

⒁李陵为匈奴败，马迁明陵当必立功以报汉，遂被下蚕室宫刑，後乃著史记。

⒂刘向字子政。宣帝时，上言黄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铸作事，费甚多，方不验，乃下吏，当死。上奇其材，得踰冬减论。班固云："向博物洽闻，通达古今。"

⒃国语"中刑用刀锯"也。

⒄尚书："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三年，复归于亳。思庸。"孔注曰："念常道也。"

⒅秦穆使孟明、白乙等伐郑，蹇叔谏，不从。晋襄公败诸崤，囚孟明等，後归之。穆公曰："孤之罪也，夫子何罪！"复使为政，遂霸西戎。事见左传。

⒆韩诗曰："宾之初筵，卫武公饮酒悔过也。言宾客初就筵之时，宾主秩秩然，俱谨敬也。宾既醉止，载号载呶，不知其为恶也。"

⒇前书，汤字子公。迁西域副校尉，矫制发诸国兵，斩郅支单于于都赖水上。

(21) 文帝时，尚为云中守，坐上首虏差六级，下吏削爵。赵人冯唐为郎，为言文帝，赦尚复为云中守也。

是时荆州牧刘表不供职贡，多行僭伪，遂乃郊祀天地，拟斥乘舆。[1]诏书班下其事。融上疏曰："窃闻领荆州牧刘表桀逆放恣，所为不轨，至乃郊祭天地，拟仪社稷。虽昏僭恶极，罪不容诛，至于国体，宜且讳之。[2]何者？万乘至重，天王至尊，身为圣躬，国为神器，[3]陛级县远，禄位限绝，[4]犹天之不可阶，日月之不可踰也。[5]每有一竖臣，辄云图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萌。[6]愚谓虽有重戾，必宜隐忍。贾谊所谓'掷鼠忌器'，盖谓此也。（7）是以齐兵次楚，唯责包茅；[8]王师败绩，不书晋人。[9]前以露袁术之罪，今复下刘表之事，是使跛牂欲窥高岸，天险可得而登也。[10]案表跋扈，囗诛列侯，遏绝诏命，断盗贡篚，[11]招呼元恶，以自营卫，专为群逆，主萃渊薮。[12]郜鼎在庙，章孰甚焉！[13]桑落瓦解，其执可见。[14]臣愚以为宜隐郊祀之事，以崇国防。"

⑴斥，指也。

⑵体谓国家之大体也。

⑶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

⑷贾谊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乃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也。"

⑸论语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又曰："仲尼如日月，无得而踰焉。"

⑹形，见也。

⑺前书贾谊曰："里谚云'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谕也。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乎贵臣之近主乎？"

⑻左传，齐桓伐楚，责以"苞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杜预注曰："包，里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为缩酒也。"

⑼公羊传："成公元年秋，王师败绩于囗戎。孰败之？盖晋败之。曷为不言晋败之？王者无敌，莫敢当也。"

⑽史记李斯曰："故城高五丈，而楼季不轻犯也；太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楼季而难五丈之限，岂跛牂而易百仞之高哉？峭渐之執异也。"尔雅曰："羊牝曰牂。"易曰："天险不可升，地险山川丘陵也。"

⑾郑玄注仪礼曰："篚，竹器如筐也。"书曰："厥篚玄纁玑组。"

⑿书曰："今商王受亡道，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孔注曰："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纣为魁主，窟聚泉府薮泽也。"

⒀左传："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臧哀伯谏曰：'君人者，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郜鼎在庙，彰孰甚焉！'"郜鼎，郜国所作也。

⒁诗曰：“桑之落矣，其黄而陨。”

五年，南阳王冯、东海王祗薨，[1]帝伤其早殁，欲为脩四时之祭，以访于融。融对曰：“圣恩敦睦，感时增思，悼二王之灵，发哀愍之诏，稽度前典，以正礼制。窃观故事，前梁怀王、临江愍王、齐哀王、临淮怀王并薨无後，同产昆弟，即景、武、昭、明四帝是也，[2]未闻前朝脩立祭祀。若临时所施，则不列传纪。臣愚以为诸在冲囗，圣慈哀悼，礼同成人，加以号谥者，宜称上恩，[3]祭祀礼毕，而後绝之。至于一岁之限，不合礼意，又违先帝已然之法，所未敢处。”[4]

⑴并献帝子。

⑵梁怀王揖，景帝弟也，立十年薨。临江闵王荣，武帝兄也，为皇太子，四岁废为王，坐侵庙壖地自杀。齐怀王闳，武帝子，昭帝异母兄，立八年薨。臣贤案：齐哀王，悼惠王之子，高帝之孙，非昭帝兄弟，当为怀王，作“哀”者误也。临淮公衡，明帝弟，建武十五年立，未及进爵为王而薨。融家传及本传皆作“公”，此为“王”者，亦误也。

⑶称音尺证反。

⑷处犹安也。

初，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操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1]融乃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2]操不悟，後问出何经典。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後操讨乌桓，[3]又嘲之曰：“大将军远征，萧条海外。昔肃慎不贡楛矢，[4]丁零盗苏武牛羊，可并案也。“[5]

⑴袁绍传，熙，绍之中子也。甄氏，中山无极人，汉太保甄邯後也。父逸，上蔡令。魏略曰：“熙出在幽州，甄氏侍姑，及邺城破，文帝入绍舍，後怖，伏姑膝上。帝令举头就视，见其颜色非凡。太祖闻其意，为迎取之。”

⑵妲音丁末反，又音旦。纣之囗，有苏氏女也。纣用其言，毒虐众庶。武王克殷，斩妲己头，县之于小白旗，以为纣之亡由此女也。出列女传也。

⑶建安十二年也。

⑷国语曰：“昔武王克商，通于九夷百蛮，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肃慎国记曰：“肃慎氏，其地在夫余国北，东滨大海。”魏略曰：“挹娄一名肃慎氏。”说文曰“楛，木也。今辽左有楛木，状如荆，叶如榆”也。

⑸山海经曰：“北海之内，有丁零之国。”前书苏武使匈奴，单于徙北海上，丁零盗武牛羊，武遂穷囗也。

时年饥兵兴，操表制酒禁，融频书争之，多侮慢之辞。[1]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故发辞偏宕，多致乖忤。[2]又尝奏宜准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3]操疑其所论建渐广，益惮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潜忌正议，虑鲠大业。山阳郗虑[4]承望风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显明雠怨，操故书激厉融曰：“盖闻唐虞之朝，有克让之臣，[5]故麟凤来而颂声作也。(6)後世德薄，犹有杀身为君，[7]破家为国。[8]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雠，一餐之惠必报。[9]故囗错念国，遘祸于袁盎；[10]屈平悼楚，受谮于椒、兰；[11]彭宠倾乱，起自朱浮；[12]邓禹威损，失于宗、冯。[13]由此言之，喜怒怨爱，祸福所因，可不慎与！[14]昔廉、蔺小国之臣，犹能相下；(15)寇、贾仓卒武夫，屈节崇好；光武不问伯升之怨；齐侯不疑射钩之虏。[16]夫立大操者，岂累细故哉！往闻二君有执法之平，以为小介，[17]当收旧好；而怨毒渐积，志相危害，闻之怃然，中夜而起。[18]昔国家东迁，文举盛叹鸿豫名实相副，综达经学，出于郑玄，又明司马法，[19]鸿豫亦称文举奇逸博闻，诚怪今者与始相违。孤与文举既非旧好，又于鸿豫亦无恩纪，然愿人之相美，不乐人之相伤，是以区区思协欢好。又知二君群小所构，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

⑴融集与操书云：“酒之为德久矣。古先哲王，类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济万国，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尧不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樊哙解囗鸿门，非豕肩钟酒，无以奋其怒。赵之厮养，东迎其王，非引湛酒，无以激其气。高祖非醉斩白蛇，无以畅其灵。景帝非醉幸唐姬，无以开中兴。

袁盎非醇醪之力，无以脱其命。定国不酣饮一斛，无以决其法。故郦生以高阳酒徒，著功于汉；屈原不餔糟歠醨，取困于楚。由是观之，酒何负于政哉？”又书曰：“昨承训荅，陈二代之祸，及众人之败，以酒亡者，实如来诲。虽然，徐偃王行仁义而亡，今令不绝仁义；燕哙以让失社稷，今令不禁谦退；鲁因儒而损，今令不囗文学；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今令不断婚姻。而将酒独急者，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为戒也。”

⑵偏邪跌宕，不拘正理。

⑶周礼：“方千里曰国畿，其外五百里侯畿。”郑玄注：“畿，限也。”

⑷续汉书：“虑字鸿豫，山阳高平人，少受学于郑玄。”虞溥江表传曰：“献帝尝时见虑及少府孔融。问融曰：‘鸿豫何所优长？’融曰：‘可与适道，未可与权。’虑举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权安在？’遂与融互相长短，以至不穆。曹操以书和解之。”虑从光禄勋迁御史大夫。

⑸尚书曰，舜以伯禹为司空，禹让稷、契暨皋陶。以益为朕虞，益让于朱虎、熊罴。以伯夷为秩宗，伯夷让于夔龙。

⑹史记曰：“于是禹兴九韶之乐，致异物，凤皇来仪。”

⑺若齐孟阳代君居床以待贼，西汉纪信乘黄屋诳楚之类也。

⑻若要离焚妻子以徇吴，李通诛宗族以从汉之类也。

⑼史记，范睢一餐之德必偿，睚鹣之怨必报。

⑽景帝时，错为御史大夫，以诸侯国大，请削其土。吴楚七国反，以诛错为名。袁盎素与错不相善，盎乃进说，请斩错以谢七国，景帝遂斩错也。

⑾屈平楚怀王时为三闾大夫。秦昭王使张仪谲诈怀王，令绝齐交，又诱请会武关，平谏，王不听其言，卒客死于秦。怀王子子椒、子兰谗之于襄王，而放逐之。见史记。

⑿朱浮与宠不相能，数谮之光武，宠遂反。

⒀邓禹征赤眉，令宗钦、冯愔守栒邑。二人争权相攻，遂杀钦，因反击禹。今流俗本“宗”误作“宋”也。

⒁音余。

⒂赵惠文王与秦昭王会黾池，归，拜蔺相如为上卿，位在廉颇右。颇曰；“吾不忍为之下，必辱之。”相如每朝，常避之。颇闻之，肉袒负荆谢之，相与为刎颈之友。事见史记。

⒃公子悫与桓公争立，管仲射桓公中钩。後桓公即位，以管仲为相也。

⒄介犹蔕芥也。公法虽平，私情为蔕芥者也。

⒅怃音舞。怃，失意貌也。

⒆史记，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法。其法论田及兵之法也。

融报曰：“猥惠书教，[(1)]告所不逮。融与鸿豫州里比郡，[(2)]知之最早。虽尝陈其功美，欲以厚于见私，信于为国，不求其覆过掩恶，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欢欣受之。昔赵宣子朝登韩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贺。[(3)]况无彼人之功，而敢枉当官之平哉！忠非三闾，[(4)]智非囗错，窃位为过，免罪为幸。乃使余论远闻，所以惭惧也。朱、彭、寇、贾，为世壮士，爱恶相攻，能为国忧。至于轻弱薄劣，犹昆虫之相囓，适足还害其身，[(5)]诚无所至也。晋侯嘉其臣所争者大，而师旷以为不如心竞。[(6)]性既迟缓，与人无伤，虽出胯下之负，[(7)]榆次之辱，[(8)]不知贬毁之于己，犹蚊虻之一过也。[(9)]子产谓人心不相似，[(10)]或矜埶者，欲以取胜为荣，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炉不欲令酒酸也。[(11)]至于屈谷巨瓠，坚而无窍，当以无用罪之耳。[(12)]它者奉遵严教，不敢失坠。郗为故吏，融所推进。赵衰之拔郤穀，[(13)]不轻公叔之升臣也。[(14)]知同其爱，训诲发中。[(15)]虽懿伯之忌，犹不得念，[(16)]况恃旧交，而欲自外于贤吏哉！[(17)]辄布腹心，脩好如初。苦言至意，终身诵之。”

⑴猥，曲也。

⑵山阳与鲁郡相邻比。

⑶宣子，赵盾谥也。国语曰：“宣子言韩厥于灵公，以为司马。河曲之役，赵宣子使人以其乘车干行，韩厥执而戮之。众咸曰：‘韩厥必不没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车，其谁安之？’宣子召而礼之，谓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贺我矣。吾举厥也，中吾，乃今知免于罪矣。’”

⑷即屈原也。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故曰“三闾”。

⑸夏小正云：“昆，众也。”孙卿子曰：“昆虫亦有知。”

⑹左传“秦伯之弟针如晋脩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员。行人子朱曰：‘朱也当御。’三云，叔向不应。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于朝？’抚口从之。叔向曰：‘秦晋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晋国赖之；不集，三军暴骨。子员导二国之言无私，子常易之。奸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从之。人救之。平公曰：‘晋其庶乎！吾臣之所争者大。’师旷曰：‘公室惧卑，臣不心竞而力争’”也。

⑺韩信贫贱，淮阴少年侮之，令信出跨下。

⑻史记，荆轲尝游榆次，与盖聂论口，盖聂怒而目之，荆轲出去。

⑼蚊音文。虻音口。言蚊虻之暂过，未以为害。

⑽左传曰，子产谓子皮曰：“人心不同，其如面焉，吾岂敢谓子面如吾面乎？”

⑾炉，累土为之，以居酒瓮，四边隆起，一面高如锻炉，故名炉。字或作“垆”。韩子曰：“宋人有沽酒者，斗槩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而酒不售，酒酸(者)。怪其故，问所知闾长者杨倩。(二人)[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何故不售？’曰：‘人畏焉。’令孺子怀钱挈壶往沽，狗迎龁之，酒所以酸而不售。”

⑿韩子曰：“齐有居士田仲，宋人屈谷往见之，曰：‘谷闻先生之义，不恃仰人而食。今谷有树瓠之法，坚如石，厚而无窍，愿献先生。’田仲曰：‘夫子徒谓我也。凡贵于树瓠者，为可以盛也。今厚而无窍，则不可以盛物，而任坚如石，则不可以割而斟，吾无以此瓠为也。’[曰：‘然，谷]将口之。’今仲不恃仰人而食，亦无益人国，亦坚瓠之类。”

⒀左传，晋文公谋元帅，赵衰曰：“郤縠可。”乃使郤縠将中军。

⒁公叔文子，卫大夫，其家臣名僎，行与文子同，升之于公，与之并为大夫。僎音士眷反，见论语。

⒂言曹公与己同爱郗虑，故发于中心而训诲。

⒃礼记檀弓曰；“滕成公之丧，使子叔敬叔吊，子服惠伯为介。及郊，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将公事。’遂入。”郑玄注曰：“懿伯，惠伯之叔父也。忌，怨也。”

⒄贤吏谓虑也。

岁余，复拜太中大夫。性宽容少忌，好士，喜诱益後进。及退闲职，[(1)]宾客日盈其门。常叹曰：“坐上客恒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与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贲士貌类于邕，[(2)]融每酒酣，引与同坐，曰：“虽无老成人，且有典刑。”[(3)]融闻人之善，若出诸己，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称所长，荐达贤士，多所奖进，知而未言，以为己过，故海内英俊皆信服之。

⑴太中大夫职在言议，故云闲职。

⑵汉官典职仪曰：“虎贲中郎将，主武贲千五百人。”

⑶诗大雅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也。

曹操既积嫌忌，而郗虑复构成其罪，遂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1)]枉状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见王室不静，而招合徒众，欲规不轨，云‘我大圣之後，而见灭于宋，[(2)]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与孙权使语，谤讪朝廷。[(3)]又融为九列，不遵朝仪，秃巾微行，[(4)]唐突宫掖。又前与白衣祢衡跌荡于言，[(5)]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缻中，[(6)]出则离矣‘。既而与衡更相赞扬。衡谓融曰：‘仲尼不死。’融荅曰：‘颜回复生。’大

逆不道，宜极重诛。”书奏，下狱弃市。时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诛。

(1)典略曰：“粹字文蔚，陈留人，少学于蔡邕。建安初，以高第擢拜尚书郎，後为军谋祭酒，与陈琳、阮瑀等典记室。融诛之後，人覩粹所作，无不嘉其才而忌其笔也。”

(2)史记曰，鲁大夫孟厘子曰：“孔丘，圣人之後，灭于宋。”服虔注曰：“圣人谓商汤也。孔子六代祖孔父嘉为宋华督所杀，其子奔鲁也。”

(3)讪音所谏反。讪谓谤毁也。苍颉篇曰：“讪，非也。”

(4)谓不加帻。

(5)跌荡，无仪检也。放，纵也。

(6)说文曰：“灿，缶也。”字书曰：“灿似缶而高。”

初，女年七岁，男年九岁，以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弈潟，融被收而不动。左右曰：“父执而不起，何也？”荅曰：“安有巢毁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遗肉汁，男渴而饮之。女曰：“今日之祸，岂得久活，何赖知肉味乎？”兄号泣而止。或言于曹操，遂尽杀之。及收至，谓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见父母，岂非至愿！”乃延颈就刑，颜色不变，莫不伤之。

初，京兆人脂习元升，与融相善，每戒融刚直。[1]及被害，许下莫敢收者，习往抚尸曰：“文举舍我死，吾何用生为？”操闻大怒，将收习杀之，後得赦出。

(1)魏略曰：“曹操为司空，威德日盛，融故以旧意书疏倨傲，习常责融令改节，融不从之。”

魏文帝深好融文辞，每叹曰：“杨、班俦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所著诗、颂、碑文、论议、六言、策文、表、檄、教令、书记凡二十五篇。

文帝以习有栾布之节，加中散大夫。[1]

(1)前书曰：“栾布，梁人也，为梁王彭越大夫，使于齐，未反。汉诛越，枭首雒阳下，布还，奏事越头下，祠而哭之。”

论曰：昔谏大夫郑昌有言：“山有猛兽者，藜藿为之不采。”[1]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谋；[2]平仲立朝，有纾盗齐之望。[3]若夫文举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动义槩而忤雄心。[4]故使移鼎之迹，事隔于人存；[5]代终之规，启机于身後也。[6]夫严气正性，覆折而己。岂有员囗委屈，可以每其生哉！[7]懔懔焉，皜皜焉，其与琨玉秋霜比质可也。[8]

(1)宣帝时，司隶校尉盖宽饶以直言得罪，郑昌愍伤宽饶忠直忧国，以言事不当意，而为文吏所诋挫，故上书讼之。

(2)公羊传曰：“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则人莫敢过而致难于其君者，孔父可谓义形于色矣。”

(3)纾音舒，解也，缓也。盗齐谓田常也。庄子曰：“田成子一旦弑齐君而盗其国。”左传，齐景公坐于路寝。公叹曰：“美哉室！其谁有此乎？”晏子对曰：“如君之言，其陈氏乎？”公曰：“是可若何？”对曰：“唯礼可以已之。”

(4)忤，逆也。

(5)移鼎谓迁汉之鼎也。人存谓曹操身在不得簒位也。左传曰：“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

(6)代终谓代汉祚之终也。身後谓曹丕受禅也。

(7)“囗”即“刓”字，音五丸反。前书音义曰：“刓谓刓团无棱角也。”每，贪也。言宁正直以倾覆摧折，不能委曲以贪生也。贾谊云：“品庶每生。”

(8)懔懔言劲烈如秋霜也。皜皜言坚贞如白玉也。皜音古老反。

荀彧字文若，[1]颍川颍阴人，朗陵令淑之孙也。[2]父绲，为济南相。[3]绲畏惮宦官，乃为彧娶中常侍唐衡女。[4]彧以少有才名，故得免于讥议。南阳何颙名知人，见彧而异之，曰：“王佐才也。”

(1)袁宏汉纪“彧”作“郁”。

(2)朗陵，县，属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县西南。

(3)绲音古本反。

(4)典略曰：“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取，转以妻郁。”

中平六年，举孝廉，再迁亢父令。[1]董卓之乱，□官归乡里。同郡韩融时将宗亲千余家，避乱密西山中。[2]彧谓父老曰：“颍川，四战之地也。[3]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密虽小固，不足以扞大难，宜亟避之。”[4]乡人多怀土不能去。会冀州牧同郡韩馥遣骑迎之，彧乃独将宗族从馥，留者後多为董卓将李傕所杀略焉。

(1)亢父，[县]，属梁国，故城在今兖州任城县南。亢音刚，父音甫。

(2)密县西山也。

(3)四面通也。

(4)亟音纪力反。

彧比至冀州，而袁绍已夺馥位，绍待彧以上宾之礼。彧明有意数，[1]见汉室崩乱，每怀匡佐之义。时曹操在东郡，彧闻操有雄略，而度绍终不能定大业。

初平二年，乃去绍从操。操与语大悦，曰：“吾子房也。”[2]以为奋武司马，时年二十九。明年，又为操镇东司马。

(1)数，计数也。

(2)比之张良。

兴平元年，操东击陶谦，使彧守甄城，[1]任以留事。会张邈、陈宫以兖州反操，[2]而潜迎吕布。布既至，诸城悉应之。邈乃使人谲彧[3]曰：“吕将军来助曹使君击陶谦，宜亟供军实。”彧知邈有变，即勒兵设备，故邈计不行。豫州刺史郭贡率兵数万来到城下，求见彧。彧将往，东郡太守夏侯惇等止之。[4]曰：“何知贡不与吕布同谋，而轻欲见之。今君为一州之镇，往必危也。”彧曰：“贡与邈等分非素结，今来速者，计必未定，及其犹豫，宜时说之，纵不为用，可使中立。[5]若先怀疑嫌，彼将怒而成谋，不如往也。”贡既见彧无惧意，知城不可攻，遂引而去。彧乃使程昱说范、东阿，[6]使固其守，卒全三城以待操焉。[7]

(1)县名，属济阴郡，今濮州县也。“甄”今作“鄄”，音绢。

(2)典略“宫字公台，东郡人。刚直烈壮，少与海内知名之士皆相连结”也。

(3)谲，诈也。

(4)魏志曰：“惇字符让，沛国人。”

(5)不令其有去就也。

(6)魏志：“昱字仲德，东郡东阿人。”范，县，属东郡，今濮阳县也。东阿，县，属东郡，今济州县也。

(7)三城谓甄、范、东阿也。

二年，陶谦死，操欲遂取徐州，还定吕布。彧谏曰：“昔高祖保关中，[1]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可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将军本以兖州首事，故能平定山东，[2]此实天下之要地，而将军之关河也。若不先定之，根本将何寄乎？宜急分讨陈宫，使虏不得西顾，乘其间而收熟麦，约食□谷，以资一举，则吕布不足破也。今舍之而东，未见其便。

多留兵则力不胜敌，少留兵则後不足固。布乘虚寇暴，震动人心，纵数城或全，其余非复己有，则将军尚安归乎？且前讨徐州，威罚实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为守。就能破之，尚不可保。彼若惧而相结，共为表里，坚壁清野，以待将军，将军攻之不拔，掠之无获，不出一旬，则十万之众未战而自困矣。夫事固有□彼取此，以权一时之埶，愿将军虑焉。“操于是大收孰麦，复与布战。

布败走，因分定诸县，兖州遂平。

(1)高祖距项羽，常留萧何守关中。

(2)曹操初从东郡守鲍信等迎领兖州牧，遂进兵破黄巾等，故能平定山东也。

建安元年，献帝自河东还洛阳，操议欲奉迎车驾，徙都于许。众多以山东未定，韩暹、杨奉负功恣睢，[1]未可卒制。彧乃劝操曰：“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2]汉高祖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3]自天子蒙尘，[4]将军首唱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遑远赴，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5]今銮驾旋轸，[6]东京榛芜，义士有存本之思，兆人怀感旧之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人望，大顺也；

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虽有逆节，其何能为？韩暹、杨奉，安足恤哉！若不时定，使豪桀生心，後虽为虑，亦无及矣。”操从之。

(1)恣睢，肆怒貌。睢音火季反，又火佳反。史记：“盗跖日杀不辜，暴戾恣睢。”

(2)左传，卜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晋侯以左师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温，杀之于隰城，遂定霸业，天下服从也。

(3)项羽杀义帝于郴，高祖为义帝发丧。高祖大哭，发使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兵皆缟素。”

(4)蒙，冒也。左传臧文仲曰：“天子蒙尘于外，敢不奔问官守。”

(5)尚书曰：“虽尔身在外，乃心无不在王室。”乃，汝也。

(6)郑玄注周礼曰：“轸，舆後横木也。”

及帝都许，以彧为侍中，守尚书令。操每征伐在外，其军国之事，皆与彧筹焉。

彧又进操计谋之士从子攸，[1]及钟繇、郭嘉、[2]陈群、杜袭、[3]司马懿、戏志才等，[4]皆称其举。唯严象为杨州，[5]韦康为凉州，後并负败焉。[6]

(1)魏志，荀攸字公达。太祖素闻攸名，与语大悦，谓彧曰：“公达非常人，吾得与计事，天下当何忧哉？”

(2)魏志，嘉字奉孝，颍川人也。戏志才，筹画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与彧书曰：“自志才亡後，莫可与计事者。汝、颍固多奇士，谁可以继之？”彧荐嘉，召见论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

(3)袭字子绪，颍川人。荀彧荐袭，太祖以为丞相军谋祭酒，魏国建，为侍中。

(4)懿字仲达，即晋宣帝。

(5)三辅决录曰：“象字文则，京兆人。少聪博有胆智，为杨州刺史。後为孙策庐江太守李术所杀。”

(6)康字符将，京兆人。父端，从凉州牧征为太仆，康代为凉州刺史，时人荣之。後为马超所围，坚守历时，救军不至，遂为超所杀。

袁绍既兼河朔之地，有骄气。而操败于张绣，[1]绍与操书甚倨。[2]操大怒，欲先攻之，而患力不敌，以谋于彧。彧量绍虽强，终为操所制，乃说先取吕布，然後图绍，操从之。三年，遂擒吕布，定徐州。

(1)魏志，张绣在南阳降，既而悔之，而复反。操与战，军败为流矢所中。

(2)陈琳为绍作檄书曰：“操祖父腾饕餮放横，父嵩乞囗携养，操赘阉遗丑。”并倨慢之词也。

五年，袁绍率大众以攻许，操与相距。绍甲兵甚盛，议者咸怀惶惧。少府孔融谓彧曰：“袁绍地广兵强，田丰、许攸智计之士为其谋，[1]审配、逢纪尽忠之臣任其事，[2]颜良、文丑勇冠三军，统其兵，殆难克乎？”彧曰：“绍兵虽多而法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正，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颜良、文丑匹夫之勇，可一战而擒也。”後皆如彧之筹，事在袁绍传。

(1)先贤行状：“丰字符皓，钜鹿人。天姿瑰杰，权略多奇。”许攸字子远。

(2)配字正南，魏郡人。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色。绍领冀州，委配腹心之任。英雄记曰：“纪字符图。初，绍去董卓，与许攸及纪俱诣冀州，绍以纪聪达有计策，甚信之。”

操保官度，[1]与绍连战，虽胜而军粮方尽，[书]与彧议，欲还许以致绍师。[2]彧报曰：“今谷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者，以为先退则埶屈也。[3]公以十分居一之众，[4]画地而守之，[5]搤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6]情见埶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操从之，乃坚壁持之。遂以奇兵破绍，绍退走。封彧万岁亭侯，邑一千户。

(1)官度，即古之鸿沟也。于荥阳下引河东南流，其所保处在今郑州中牟县北官度口是也。

(2)致犹至也。兵法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

⑶高祖与项羽于荥阳、成皋闲，久相持不决，後羽请鸿沟以西为汉而退，高祖遂乘羽，败之垓下，追杀之。

⑷言与绍众寡相悬也。

⑸言画地作限隔也。邹阳曰："画地而不敢犯。"

⑹搤音厄。搤谓捉持之也。

六年，操以绍新破，未能为患，但欲留兵卫之，自欲南征刘表，以计问彧。彧对曰："绍既新败，众惧人扰，今不因而定之，而欲远兵江汉，若绍收离纠散，[1]乘虚以出，则公之事去矣。"操乃止。

⑴纠，合也。

九年，操拔邺，自领冀州牧。有说操宜复置九州者，以为冀部所统既广，则天下易服。操将从之。彧言曰："今若依古制，是为冀州所统，悉有河东、冯翊、扶风、西河、幽、并之地也。公前屠邺城，海内震骇，各惧不得保其土宇，守其兵众。今若一处被侵，必谓以次见夺，人心易动，若一旦生变，天下未可图也。愿公先定河北，然後脩复旧京，南临楚郢，责王贡之不入。天下咸知公意，则人人自安。须海内大定，乃议古制，此社稷长久之利也。"操报曰："微足下之相难，所失多矣！"遂寝九州议。

十二年，操上书表彧曰："昔袁绍作逆，连兵官度，时众寡粮单，图欲还许。尚书令荀彧深建宜住之便，远恢进讨之略，[1]起发臣心，革易愚虑，坚营固守，徼其军实，[2]遂摧扑大寇，济危以安。绍既破败，臣粮亦尽，将舍河北之规，改就荆南之策。彧复备陈得失，用移臣议，故得反囗冀土，[3]克平四州。[4]向使臣退军官度，绍必鼓行而前，[5]敌人怀利以自百，[6]臣众怯沮以丧气，[7]有必败之形，无一捷之埶。[8]复若南征刘表，委囗兖、豫，饥军深入，踰越江、沔，[9]利既难要，将失本据。而彧建二策，以亡为存，以祸为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是故先帝贵指纵之功，薄搏获之赏；[10]古人尚帷幄之规，下攻拔之力。(11)原其绩瑳，足享高爵。而海内未喻其状，所受不侔其功，[12]臣诚惜之。乞重平议，增畴户邑。"[13]彧深辞让。操譬之曰："昔介子推有言：'窃人之财，犹谓之盗。'[14]况君奇谟拔出，兴亡所系，可专有之邪？[15]虽慕鲁连夀高之迹，[16]将为圣人达节之义乎！"[17]于是增封千户，并前二千户。又欲授以正司，[18]彧使荀攸深自陈让，至于十数，乃止。操将伐刘表，问彧所策。彧曰："今华夏以平，荆、汉知亡矣，可声出宛、叶而闲行轻进，以掩其不意。"操从之。会表病死。[19]

⑴恢，大也。

⑵徼，邀也，音古尧反。

⑶左传："南辕反囗。"杜预曰："军门前大旗。"

⑷谓冀、青、幽、并也。

⑸鼓行谓鸣鼓而行，言无所畏也。

⑹各规利，人百其勇也。

⑺沮，止也。

⑻捷，胜也。

⑼沔即汉水也。孔安国曰："汉上为沔。"

⑽搏，击也。高祖既杀项羽，论功行封，以萧何为最，功臣多不服。高祖曰："诸君知猎乎？夫猎追杀兽者，狗也，而发纵指示兽者，人也。诸君徒能追得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纵)指示，功人也。""纵"或作"踪"，两通。

⑾张良未尝有战囗功，高帝曰："运策帷幄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

自择齐三万户以封之。

⑿侔，等也。

⒀前书曰："复其後代，畴其爵邑。"音义曰："畴，等也，使其後常与先人等也。"

⒁左传介子推，晋文公臣。

⒂操不专功，欲分之于彧也。

⒃史记曰，赵欲尊秦为帝，鲁连止之，平原君乃欲封鲁连。连笑曰："所贵于天下之士，为人排患释难解纷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士也，而连不忍为也。"

⒄左传曰："圣达节，次守节。"

⒅彧先守尚书令，今欲正除也。

⒆魏志，操如彧计，表子琮以州逆降。

十七年，董昭等⑴欲共进操爵国公，九锡备物，⑵密以访彧。彧曰"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振汉朝，虽勋庸崇著，犹秉忠贞之节。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寝。⑶操心不能平。会南征孙权，表请彧劳军于谯，因表留彧曰："臣闻古之遣将，上设监督之重，下建副二之任，⑷所以尊严国命，谋而鲜过者也。⑸臣今当济江，奉辞伐罪，宜有大使肃将王命。文武并用，自古有之。使持节侍中守尚书令万岁亭侯彧，国之(望)[重]臣，德洽华夏，既停军所次，便宜与臣俱进，宣示国命，威怀丑虏。军礼尚速，不及先请，臣辄留彧，依以为重。"书奏，帝从之，遂以彧为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至濡须，⑹彧病留寿春，⑺操馈之食，发视，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时年五十。⑻帝哀惜之，祖日为之废燕乐。⑼谥曰敬侯。明年，操遂称魏公云。

⑴昭字公仁，济阴人也。

⑵礼含文嘉曰："九锡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乐器，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百人，七曰斧钺，八曰弓矢，九曰秬鬯，谓之九锡。锡，与也，九锡皆如其德。"左传曰："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後氏之璜，封父之繁弱，祝宗卜史，备物典策。"

⑶礼记曰"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也。

⑷史记，齐景公以田穰苴为将军，扞燕。苴曰："臣素卑贱，擢之闾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权轻，愿得君之宠臣，国之所尊，以监军，乃可。"景公许之，使庄贾往。即监督之义也。

⑸左传曰："谋而鲜过，惠训不倦。"

⑹濡须，水名也，在今和州历阳县西南。吴录曰："孙权闻操来，夹水立坞，状如偃月，以相拒，月余乃退。"

⑺寿春，县，属淮南郡，今寿州郡也。

⑻献帝春秋，董承之诛，伏後与父完书，言司空杀董承，帝方为报怨。完得书以示彧，彧恶之，隐而不言。完以示其妻弟樊普，普封以呈太祖，太祖阴为之备。彧恐事觉，欲自发之，因求使至邺，劝太祖以女配帝。太祖曰："今朝廷有伏後，吾女何得配上？"彧曰："伏後无子，性又凶邪，往尝与父书，言词丑恶，可因此废也。"太祖曰："卿昔何不道之？"彧阳惊曰："昔已尝为公言也。"太祖曰："此岂小事，而吾忘之！"太祖以此恨彧，而外含容之。至董昭建魏公议，彧意不同，欲言之于太祖，乃赍玺书犒军，饮飨礼毕，彧请间，太祖知彧欲言，揖而遣之，遂不得。留之，卒于寿春。

⑼祖日谓祭祖神之日，因为燕乐也。风俗通曰："共工氏子曰脩，好远游，祀以为祖神。汉以午日祖。"

论曰：自迁帝西京，山东腾沸，⑴天下之命倒县矣。⑵荀君乃越河、冀，闲关以从曹氏。⑶察其定举措，立言策，⑷崇明王略，以急国艰，岂云因乱假义，以就违正之谋乎？⑸诚仁为己任，期纾民于仓卒也。⑹及阻董昭之议，以致非命，岂数也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过矣。常以为中贤以下，道无求备，智筭有所研疎，原始未必要末。斯理之不可全诘者也。夫以卫赐之贤，一说而毙两国。⑺彼非薄于仁而欲之，盖有全必有丧也，斯又功之不兼者也。⑻方时运之屯邅，⑼非雄才无以济其溺，功高埶强，则皇器自移矣。⑽此又时之不可并也。盖取其归正而已，亦杀身以成仁之义也。

⑴诗曰："百川沸腾。"

⑵赵岐注孟子曰："倒县犹困苦也。"

⑶闲关犹展转也。

⑷措，置也。

⑸言彧本心不背汉也，⑹纾，缓也，音舒。

⑺两国谓齐与吴也。端木赐字子贡，卫人也。田常欲伐鲁，仲尼令出使劝田常伐吴，常许之。赐又至吴，请夫差伐齐。又之越，说句践将兵助吴。又之晋，说以兵待吴伐齐之弊。吴既胜齐，与晋争强，晋果败吴，越袭其後，遂杀夫差。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

⑻子贡不欲违仁义而致晋，但其事不兼济也。言彧岂愿强曹氏令代汉哉？

事不得已也。

⑼易曰：“屯如邅如。”邅音竹连反。

⑽谓魏太祖功业大而神器自归也。

赞曰：公业称豪，骏声升腾。权诡时偪，[1]挥金僚朋。[2]北海天逸，音情顿挫。[3]越俗易惊，孤音少和。直辔安归，高谋谁佐？[4]彧之有弼，诚感国疾。功申运改，迹疑心一。[5]

⑴谓诡辞以对卓。

⑵挥，散也。

⑶逸，纵也。顿挫犹抑扬也。

⑷直辔，直道也。言其道无所归，谋谟之高欲谁佐也。

⑸迹若可疑，心如一心。

校勘记

二二五七页三行司农众之曾孙也按：“曾孙”当作“玄孙”。泰弟浑，魏志有传，云高祖父众，则泰乃众之玄孙也。

二二五八页一一行将各(基)[潟]峙刊误谓案文“基”当作“潟”，谓如潟不动。按：王先谦谓魏志郑浑传注引张璠汉纪作“潟峙”。今据改。

二二五八页一二行妇女犹戴戟操矛按：王先谦谓戟不能戴，魏志郑浑传注引张璠汉纪作“载戟”。

二二五八页一三行百姓所畏者有并凉之人按：刊误谓案文多一“有”字。

二二五九页一五行说菀曰汲本、殿本“菀”作“苑”。按：菀苑通。

二二五九页一五行声响动天按：“响”原譌“向”，径改正。

二二六０页一０行景帝(二)[3]年反据殿本改。

二二六０页一四行年四十一汲本、殿本作“四十二”。按：魏志郑浑传注作“四十一”，卢弼校云宋本作“四十二”。

二二六一页三行霸字次(孺)[儒]据汲本、殿本改，与前书合。

二二六一页四行年十岁随父诣京师时河南尹李膺集解引洪颐煊说，谓献帝纪建安十三年八月，曹操杀孔融，传云时年五十六，融当生于永兴元年。今按：据李膺传，膺于延熹二年为河南尹，坐输左校，则是时融年七岁也，“十”乃“七”之譌。

二二六一页七行太中大夫陈炜按：袁纪“炜”作“祎”。

二二六一页九行将不早惠乎殿本“惠”作“慧”，册府元龟七七三卷同。按：惠慧通。

二二六一页九行高明必为伟器按：王先谦谓世说注引续汉书，“高明”上有“长大”二字，似不可少。

二二六二页一行年十三丧父按：校补引沉铭彝说，谓融父宙卒于桓帝延熹六年正月己未，见孔宙碑，以融卒年计之，则宙卒时，融年十一，非十三也。

二二六二页三行时融年十六按：校补引侯康说，谓诏捕张俭事在建宁二年，融年十七矣。

二二六三页六行拜中军候刊误谓汉官无中军候，惟有北军中候耳，明字有脱误。

按：校补引钱大昭说，谓魏志崔琰传注云“累迁北军中候”此作“中军候”，误。

二二六五页一六行(及)[反]鲁卫之侵地刊误谓案公羊传本文，“及”当作“反”。今据改。按：以下注所引公羊传文与今本多不合，然意义无大出入。

二二六六页一０行善否不别按：御览六四八引续汉书，“不别”作“区别”。

二二六六页一三行是下常有千八百纣也按：刊误谓“是”下少一“天”字。

二二六八页七行军半至刊误谓案史记，彼文更有他语，故未云“军半至”，今既节取，不宜长此三字。今按：史记作“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

二二六八页一０行于是令齐军曰按：史记无“曰”字。

二二六八页一０行期日莫见火举而俱发按：史记“日”作“曰”。

二二七０页九行苞茅不入汲本、殿本“苞”作“包”。按：阮元谓“包茅不入”之“包”，原从艹作“苞”，自石经始去艹头，後人往往从之。

二二七０页九行包里束也按：“里”原讹“里”，径改正。

二二七一页八行并献帝子按：校补谓以融所对圣恩敦睦及同产昆弟之说证之，实皆献帝之诸弟，而灵帝子耳。疑此注本作“并灵帝子”，浅人妄改为“献”。

二二七二页一０行单于徙北海上按：张森楷校勘记谓“徙”下疑有“之”字。

二二七四页二行献帝尝时见虑按：刊误谓案文“时”当作“特”。

二二七四页一五行令宗钦冯愔守栒邑按：集解引周寿昌说，谓案邓禹传，“宗钦”作“宗歆”。

二二七六页一三行令信出跨下汲本、殿本“跨”作“胯”。按：跨胯同。

二二七七页一行酒酸(者)据今本韩非子删。

二二七七页一行(二人)[倩]曰汝狗猛耶据今本韩非子改。

二二七七页五行[曰然谷]将囗之按：韩非子作“曰然谷将弃之”，此脱“曰然谷”三字，今据补。

二二七八页八行譬如寄物灿中按：殿本“灿”作“瓶”。

二二七九页二行灿缶也按：沈家本谓按说文，缾，囗也，瓶缾或从囗。此注言缶也，疑传写夺烂其半耳。“瓶”字本或作“灿”者误，说文无灿字也。

二二八０页三行岂有员囗委屈可以每其生哉汲本“有员”作“其负”。校补谓负，恃也，恃员道以为委屈也。囗可通员，作“员囗”于义为窒，似误。今按：员囗委屈，相对成文，古人自有复语耳，作“负”者讹，校补说非。

二二八一页一一行亢父[县]属梁国据汲本、殿本补。

二二八一页一五行彧明有意数按：刊误谓“明”上当有一“聪”字。

二二八二页一行明年又为操镇东司马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此初平二年之明年也。据魏志，操为镇东将军在建安元年，则初平三年安得便称镇东司马乎？

魏志彧传本云明年太祖领兖州牧，後为镇东将军，常以司马从。然则领兖州在此年，而除镇东不在此年也。范史删去领兖州句，遂误以镇东司马为是年事矣。

二二八二页六行宜亟供军实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实”魏志作“食”。

二二八三页六行而将军之关河也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关河”当依魏志彧传作“关中河内”，盖上言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故以兖州比关中、河内。范史删去二字，未当。

二二八三页一五行东郡守按：刊误谓案文少一“太”字。

二二八六页八行[书]与彧议据殿本补。按：下文云“彧报曰”，则此当有“书”字。

二二八九页二行各规利人百其勇也按：“各”原讹“名”，径改正。

二二八九页七行发[纵]指示功人也据汲本补。

二二九０页五行国之(望)[重]臣据汲本、殿本改。

二二九二页五行赵岐注孟子曰按：“岐”原讹“歧”，径改正。

後汉书卷七十一　皇甫嵩朱鉨列传第六十一

皇甫嵩字义真，安定朝那人，度辽将军规之兄子也。父节，鴈门太守。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诗

书，习弓马。初举孝廉、茂才。[1]太尉陈蕃、大将军窦武连辟，并不到。灵帝公车征为议郎，迁北地太守。

(1)续汉书曰："举孝廉为郎中，迁霸陵、临汾令，以父丧遂去官。"

初，钜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1]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2]符水囗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杨、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大方马元义等先收荆、杨数万人，期会发于邺。元义数往来京师，以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为内应，约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未及作乱，而张角弟子济南唐周上书告之，于是车裂元义于洛阳。灵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隶，使钩盾令周斌将三府掾属，案验宫省直卫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诛杀千余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驰囗诸方，一时俱起。皆著黄巾为摽帜，[3]时人谓之"黄巾"，亦名为"蛾贼"。[4]杀人以祠天。角称"天公将军"，角弟宝称"地公将军"，宝弟梁称"人公将军"，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向应，京师震动。

(1)"良"或作"郎"。

(2)首音式受反。

(3)帜音尺志反，又音试。

(4)蛾音鱼绮反，即"蚁"字也。谕贼众多，故以为名。

诏囗州郡脩理攻守，简练器械，自函谷、大谷、广城、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诸关，并置都尉。[1]召群臣会议。嵩以为宜解党禁，益出中藏钱、西园厩马，以班军士。帝从之。于是发天下精兵，博选将帅，以嵩为左中郎将，持节，与右中郎将朱鈙，共发五校、三河骑士及募精勇，合四万余人，嵩、鈙各统一军，共讨颍川黄巾。

(1)大谷、轘辕在洛阳东南，旋门在汜水之西。

鈙前与贼波才战，战败，嵩因进保长社。波才引大众围城，嵩兵少，军人皆恐，乃召军吏谓曰："兵有奇变，不在众寡。[1]今贼依草结营，易为风火。若因夜纵烧，必大惊乱。吾出兵击之，四面俱合，田单之功可成也。"[2]其夕遂大风，嵩乃约囗军士皆束苣乘城，[3]使锐士闲出围外，纵火大呼，城上举燎应之，嵩因鼓而奔其陈，贼惊乱奔走。会帝遣骑都尉曹操将兵适至，嵩、操与朱鈙合兵更战，大破之，斩首数万级。封嵩都乡侯。嵩、鈙乘胜进讨汝南、陈国黄巾，追波才于阳翟，击彭脱于西华，并破之。[4]余贼降散，三郡悉平。

(1)孙子兵法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者也。故善出奇，无穷如天地，无竭如江海。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也。"

(2)田单为齐将，守即墨城。燕师攻城，田单取牛千头，衣以五采，束矛盾于其角，系火于其尾，穿城而出，城上大噪，燕师大败。事见史记。

(3)苣音巨。说文云："束苇烧之。"

(4)西华，县，属汝南。

又进击东郡黄巾卜己于仓亭，生禽卜己，斩首七千余级。时北中郎将卢植及东中郎将董卓讨张角，并无功而还，乃诏嵩进兵讨之。嵩与角弟梁战于广宗。[1]

梁众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闭营休士，以观其变。知贼意稍懈，乃潜夜勒兵，鸡鸣驰赴其陈，战至晡时，大破之，斩梁，获首三万级，赴河死者五万许人，焚烧车重三万余两，悉虏其妇子，系获甚众。角先已病死，乃剖棺戮尸，传首京师。

(1)今贝州宗城县。

嵩复与钜鹿太守冯翊郭典攻角弟宝于下曲阳，又斩之。首获十余万人，筑京观于城南。[1]即拜嵩为左车骑将车，领冀州牧，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阳两县，[2]合八千户。

(1)杜元凯注左传曰："积尸封土于其上，谓之京观。"

⑵并属扶风。

以黄巾既平，故改年为中平。嵩奏请冀州一年田租，以赡饥民，帝从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安居。"嵩温恤士卒，甚得众情，每军行顿止，须营幔脩立，然後就舍帐。军士皆食，(尔)[己]乃尝饭。吏有因事受赂者，嵩更以钱物赐之，吏怀惭，或至自杀。

嵩既破黄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乱，海内虚困。故信都令汉阳阎忠干说嵩曰：(1)"难得而易失者，时也；时至不旋踵者，几也。故圣人顺时以动，智者因几以发。今将军遭难得之运，蹈易骇之机，而践运不抚，临机不发，将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谓也？"忠曰："天道无亲，百姓与能。今将军受钺于暮春，收功于末冬。[2]兵动若神，谋不再计，摧强易于折枯，消坚甚于汤雪，旬月之间，神兵电埽，封尸刻石，南向以报，威德震本朝，风声驰海外，虽汤武之举，未有高将军者也。今身建不赏之功，体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

忠曰："不然。昔韩信不忍一餐之遇，而□三分之业，利□已揣其喉，方发悔毒之叹者，机失而谋乖也。[3]今主上執弱于刘、项，将军权重于淮阴，指撝足以振风云，叱篼可以兴雷电。[4]赫然奋发，因危抵颓，[5]崇恩以绥先附，振武以临後服，征冀方之士，动七州之众，羽檄先驰于前，大军响振于後，蹈流漳河，饮马孟津，诛阉官之罪，除群凶之积，虽僮儿可使奋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况厉熊罴之卒，因迅风之執哉！功业已就，天下已顺，然後请呼上帝，示以天命，混齐六合，南面称制，移宝器于将兴，[6]推亡汉于已坠，实神机之至会，风发之良时也。夫既朽不雕，衰世难佐。若欲辅难佐之朝，雕朽败之木，是犹逆阪走丸，迎风纵棹，岂云易哉？且今竖宦群居，同恶如市，[7]上命不行，权归近习，昏主之下，难以久居，[8]不赏之功，谗人侧目，如不早图，後悔无及。"嵩惧曰："非常之谋，不施于有常之執。创图大功，岂庸才所致。黄巾细孽，敌非秦、项，新结易散，难以济业。且人未忘主，天不佑逆。若虚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祸，孰与委忠本朝，守其臣节。虽云多谗，不过放废，犹有令名，死且不朽。[9]反常之论，所不敢闻。"忠知计不用，因亡去。[10]

⑴干谓冒进。

⑵老子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易曰："人谋鬼谋，百姓与能。"淮南子曰："凡命将，主亲授钺，曰：'从此上至天，将军制之。'"⑶前书，项羽使武涉说韩信，信曰："汉王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背之不祥。"

又蒯通说信，令信背汉，参分天下，鼎足而立。信曰："汉王遇我厚，岂可背之哉？"後信谋反，为吕后所执，叹曰："吾不用蒯通计，为女子所诈，岂非天哉！"

⑷"撝"即"麾"字，古通用。叱篼，怒声也。

⑸抵音纸。抵，击也。

⑹宝器犹神器也，谓天位也。

⑺左氏传韩宣子曰："同恶相求，如市贾焉。"

⑻史记范蠡曰："大名之下，难以久居。"

⑼二句皆左传之辞。

⑽英雄记曰："梁州贼王国等起兵，劫忠为主，统三十六(郡)[部]，号'车骑将军'。忠感慨发病死。"

会边章、韩遂作乱陇右，明年春，诏嵩回镇长安，以卫园陵。章等遂复入寇三辅，使嵩因讨之。

初，嵩讨张角，路由邺，见中常侍赵忠舍宅踰制，乃奏没入之。又中常侍张让私求钱五千万，嵩不与，二人由此为憾，奏嵩连战无功，所费者多。其秋征还，收左车骑将军印绶，削户六千，更封都乡侯，二千户。

五年，(梁)[凉]州贼王国围陈仓，复拜嵩为左将军，督前将军董卓，各率二万人拒之。卓欲速进赴陈仓，嵩不听。卓曰："智者不後时，勇者不留决。速救则城全，不救则城灭，全灭之執，在于此也。"嵩曰："不然。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以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

我，可胜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余。[1]有余者动于九天之上，不足者陷于九地之下。[2]今陈仓虽小，城守固备，非九地之陷也。王国虽强，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埶也。夫埶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国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陈仓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烦兵动众，而取全胜之功，将何救焉！”遂不听。

王国围陈仓，自冬迄春，八十余日，城坚守固，竟不能拔。贼众疲敝，果自解去。嵩进兵击之。卓曰：“不可。兵法，穷寇勿(迫)[追]，归众勿(追)[追]。[3]今我追国，是迫归众，追穷寇也。困兽犹口，蜂虿有毒，[4]况大众乎！”

嵩曰：“不然。前吾不击，避其锐也。今而击之，待其衰也。所击疲师，非归众也。国众且走，莫有口志。以整击乱，非穷寇也。”遂独进击之，使卓为後拒。

连战大破之，斩首万余级，国走而死。卓大惭恨，由是忌嵩。

(1)孙子之文。

(2)孙子兵法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玄女三宫战法曰：“行兵之道，天地之宝。九天九地，各有表里。九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子能顺之，万全可保。”

(3)司马兵法之言。

(4)皆左氏传文。

明年，卓拜为并州牧，诏使以兵委嵩，卓不从。嵩从子郦[1]时在军中，说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悬，能安危定倾者，唯大人与董卓耳。今怨隙已结，埶不俱存。卓被诏委兵，而上书自请，此逆命也。又以京师昏乱，踌躇不进，此怀奸也。且其凶戾无亲，将士不附。大人今为元帅，杖国威以讨之，上显忠义，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专命虽罪，专诛亦有责也。[2]不如显奏其事，使朝廷裁之。”于是上书以闻。帝让卓，卓又增怨于嵩。及後秉政，初平元年，乃征嵩为城门校尉，因欲杀之。嵩将行，长史梁衍说曰：“汉室微弱，阉竖乱朝，董卓虽诛之，而不能尽忠于国，遂复寇掠京邑，废立从意。今征将军，大则危祸，小则困辱。今卓在洛阳，天子来西，以将军之众，精兵三万，迎接至尊，奉令讨逆，发命海内，征兵群帅，袁氏逼其东，将军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从，遂就征。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将遂诛之。

(1)郦音历。

(2)春秋左氏传曰：“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孝。”

嵩子坚寿与卓素善，自长安亡走洛阳，归投于卓。卓方置酒欢会，坚寿直前质让，责以大义，[1]叩头流涕。坐者感动，皆离席请之。卓乃起，牵与共坐。

使免嵩囚，复拜嵩议郎，迁御史中丞。及卓还长安，公卿百官迎谒道次。卓风令御史中丞已下皆拜以屈嵩，[2]既而抵手言曰：“义真犕未乎？”[3]嵩笑而谢之，卓乃解释。[4]

(1)质，正也。

(2)风音讽，谓讽动也。

(3)犕音服。说文曰：“犕牛乘马。”“犕”，即古“服”字也，今河朔人犹有此言，音备。

(4)献帝春秋曰：“初卓为前将军，嵩为左将军，俱征边章、韩遂，争雄。及嵩拜车下，卓曰：‘可以服未？’嵩曰：‘安知明公乃至于是？’卓曰：‘鸿口固有远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曰：‘昔与明公俱为鸿口，但明公今日变为凤皇耳。’”及卓被诛，以嵩为征西将军，又迁车骑将军。其年秋，拜太尉，冬，以流星策免。(1)复拜光禄大夫，迁太常。寻李傕作乱，嵩亦病卒，赠骠骑将军印绶，拜家一人为郎。

(1)续汉书曰以日有重珥免。

嵩为人爱慎尽勤，前後上表陈谏有补益者五百余事，皆手书毁草，不宣于外。

又折节下士，门无留客。[1]时人皆称而附之。

(1)言汲引之速。

坚寿亦显名，後为侍中，辞不拜，病卒。

朱鍂字公伟，会稽上虞人也。少孤，母尝贩缯为业。鍂以孝养致名，为县门下书佐，好义轻财，乡闾敬之。时同郡周规辟公府，当行，假郡库钱百万，以为冠帻费，而後仓卒督责，规家贫无以备，鍂乃窃母缯帛，为规解对。[1]母既失产业，深恚责之。鍂曰："小损当大益，初贫後富，必然理也。"

[1]规被录占对，鍂为备钱以解其事。

本县长山阳度尚见而奇之，荐于太守韦毅，稍历郡职。後太守尹端以鍂为主簿。

熹平二年，端坐讨贼许昭失利，为州所奏，罪应弃市。鍂乃赢服闲行，轻赍数百金到京师，赂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故端得输作左校。端喜于降免而不知其由，鍂亦终无所言。

後太守徐珪举鍂孝廉，再迁除兰陵令，政有异能，为东海相所表。会交址部群贼并起，牧守挍弱不能禁。又交址贼梁龙等万余人，与南海太守孔芝反叛，攻破郡县。光和元年，即拜鍂交址刺史，令过本郡简募家兵及所调，[1]合五千人，分从两道而入。既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使诣郡，观贼虚实，宣扬威德，以震动其心；既而与七郡兵俱进逼之，遂斩梁龙，降者数万人，旬月尽定。以功封都亭侯，千五百户，赐黄金五十斤，征为谏议大夫。

[1]家兵，僮仆之属。调谓调发之。

及黄巾起，公卿多荐鍂有才略，拜为右中郎将，持节，与左中郎将皇甫嵩讨颍川、汝南、陈国诸贼，悉破平之。嵩乃上言其状，而以功归鍂，于是进封西乡侯，迁镇贼中郎将。

时南阳黄巾张曼成起兵，称"神上使"，众数万，杀郡守褚贡，屯宛下百余日。

後太守秦颉击杀曼成，贼更以赵弘为帅，众浸盛，遂十余万，据宛城。鍂与荆州刺史徐璆及秦颉合兵万八千人围弘，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征鍂。司空张温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乐毅，皆旷年历载，乃能克敌。[1]鍂讨颍川，以有功效，引师南指，方略已设，临军易将，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责其成功。"灵帝乃止。鍂因急击弘，斩之。贼余帅韩忠复据宛拒鍂。鍂兵少不敌，乃张围结垒，起土山以临城内，因鸣鼓攻其西南，贼悉众赴之。鍂自将精卒五千，掩其东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惧乞降。司马张超及徐璆、秦颉皆欲听之。鍂曰："兵有形同而埶异者。昔秦项之际，民无定主，故赏附以劝来耳。今海内一统，唯黄巾造寇，纳降无以劝善，讨之足以惩恶。今若受之，更开逆意，贼利则进战，钝则乞降，纵敌长寇，非良计也。"因急攻，连战不克。

鍂登土山望之，顾谓张超曰："吾知之矣。贼今外围周固，内营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战也。万人一心，犹不可当，况十万乎！其害甚矣。不如彻围，并兵入城。忠见围解，埶必自出，出则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围，忠果出战，鍂因击，大破之。乘胜逐北数十里，斩首万余级。忠等遂降。而秦颉积忿忠，遂杀之。余众惧不自安，复以孙夏为帅，还屯宛中。鍂急攻之。夏走，追至西鄂精山，又破之。[2]复斩万余级，贼遂解散。明年春，遣使者持节拜鍂右车骑将军，振旅还京师，以为光禄大夫，增邑五千，更封钱塘侯，[3]加位特进。以母丧去官，起家，复为将作大匠，转少府、太仆。

[1]史记曰，白起，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为大良造。攻魏，拔之。後五年，攻赵，拔光狼城。後七年，攻楚，拔鄢、邓五城。明年，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乐毅，赵人也，贤而好兵，燕昭王以为亚卿，後为上将军。伐齐，入临淄，𢧐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

[2]西鄂故城在今邓州向城县南，精山在其南。

[3]钱塘，今杭州县也。钱塘记云："昔郡议曹华信(义)[议]立此塘，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致土石一斛，与钱一千，旬日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谲不复取，皆遂口土石而去，塘以之成也。"

自黄巾贼後，复有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氐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掾哉、[1]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畦固、苦哂之徒，[2]并起山谷闲，不可胜数。其大声者称雷公，骑白马者为张白骑，轻便者言飞燕，多髭者号于氐根，[3]大眼者为大目，如此称号，各有所因。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

[1]九州春秋"大计"作"大洪"，"掾哉"作"缘城"。

⑵九州春秋“哂”作“蝤”，音才由反。

⑶左氏传曰：“于思于思，囗甲复来。”杜预注云：“于思，多须之貌也。”

贼帅常山人张燕，轻勇趫捷，故军中号曰飞燕。善得士卒心，乃与中山、常山、赵郡、上党、河内诸山谷寇贼更相交通，众至(伯)[百]万，号曰黑山贼。

河北诸郡县并被其害，朝廷不能讨。燕乃遣使至京师，奏书乞降，遂拜燕平难中郎将，使领河北诸山谷事，岁得举孝廉、计吏。

燕後渐寇河内，逼近京师，于是出鈈为河内太守，将家兵击却之。其後诸贼多为袁绍所定，事在绍传。复拜鈈为光禄大夫，转屯骑，寻拜城门校尉、河南尹。

时董卓囗政，以鈈宿将，外甚亲纳而心实忌之。及关东兵盛，卓惧，数请公卿会议，徙都长安，鈈辄止之。卓虽恶鈈异己，然贪其名重，乃表迁太仆，以为己副。使者拜，鈈辞不肯受。因曰：“国家西迁，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东之衅，臣不见其可也。”使者诘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问徙事而君陈之，其故何也？”鈈曰：“副相国，非臣所堪也；迁都计，非事所急也。辞所不堪，言所非急，臣之宜也。“使者曰：“迁都之事，不闻其计，就有未露，何所承受？”鈈曰：“相国董卓具为臣说，所以知耳。”

使人不能屈，由是止不为副。

卓後入关，留鈈守洛阳，而鈈与山东诸将通谋为内应。既而惧为卓所袭，乃囗官奔荆州。卓以弘农杨懿为河南尹，守洛阳。鈈闻，复进兵还洛，懿走。鈈以河南残破无所资，乃东屯中牟，移书州郡，请师讨卓。徐州刺史陶谦遣精兵三千，余州郡稍有所给，谦乃上鈈行车骑将军。董卓闻之，使其将李傕、郭汜等数万人屯河南拒鈈。鈈逆击，为傕、汜所破。鈈自知不敌，留关下不敢复前。

及董卓被诛，傕、汜作乱，鈈时犹在中牟。陶谦以鈈名臣，数有战功，可委以大事，乃与诸豪桀共推鈈为太师，因移檄牧伯，同讨李傕等，奉迎天子。乃奏记于鈈曰：“徐州刺史陶谦、前杨州刺史周干、琅邪相阴德、东海相刘馗、[1]

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应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郑玄等，敢言之行车骑将军河南尹莫府：[2]国家既遭董卓，重以李傕、郭汜之祸，幼主劫执，忠良残敝，长安隔绝，不知吉凶。是以临官尹人，搢绅有识，莫不忧惧，以为自非明哲雄霸之士，曷能克济祸乱！自起兵已来，于兹三年，州郡转相顾望，未有奋击之功，而互争私变，更相疑惑。谦等并共谘诹，议消国难。佥曰：‘将军君侯，既文且武，应运而出，凡百君子，靡不颙颙。’故相率厉，简选精悍，堪能深入，直指咸阳，多持资粮，足支半岁，谨同心腹，委之元帅。“会李傕用太尉周忠、尚书贾诩策，征鈈入朝。军吏皆惮入关，欲应陶谦等。鈈曰：“以君召臣，义不俟驾，[3]况天子诏乎！且傕、汜小竖，樊稠庸儿，无他远略，又埶力相敌，变难必作。吾乘其间，大事可济。”遂辞谦议而就傕征，复为太仆，谦等遂罢。

⑴馗音巨眉反。

⑵蔡质典职仪曰；“诸州刺史上郡并列卿府，言‘敢言之’。”

⑶论语曰：“君命召，不俟驾行矣。”俟，待也。

初平四年，代周忠为太尉，录尚书事。明年秋，以日食免，复行骠骑将军事，持节镇关东。未发，会李傕杀樊稠，而郭汜又自疑，与傕相攻，长安中乱，故鈈止不出，留拜大司农。献帝诏鈈与太尉杨彪等十余人譬郭汜，令与李傕和。

汜不肯，遂留质鈈等。鈈素刚，即日发病卒。

子皓，亦有才行，官至豫章太守。

论曰：皇甫嵩、朱鈈并以上将之略，受脤仓卒之时。[1]及其功成师克，威声满天下。值弱主蒙尘，犷贼放命，斯诚叶公投袂之几，翟义鞠旅之日，[2]故梁衍献规，山东连盟，而舍格天之大业，蹈匹夫之小谅，卒狼狈虎口，为智士笑。[3]岂天之长斯乱也？何智勇之不终甚乎！前史晋平原华峤，称其父光禄大夫表，[4]每言其祖魏太尉歆[5]称“时人说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战，归功朱鈈，张角之捷，本之于卢植，收名敛策，而己不有焉。[6]盖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诚能不争天下之所甚重，

则怨祸不深矣”。如皇甫公之赴履危乱，而能终以归全者，其致不亦贵乎！故颜子愿不伐善为先，斯亦行身之要与！[7]

(1)春秋左氏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脤，宜社之肉也。尔雅曰：“举大事，动大众，必先有事于社然後出，谓之宜。”

(2)新序曰：“楚白公胜既杀令尹、司马，欲立王子闾为王。王子闾不肯，劫之以刃。王子闾曰：‘吾闻辞天下者，非轻其利以明其德也。不为诸侯者，非恶其位以絜其行也。今子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为也。’白公强之，不可，遂杀之。叶公子高率楚众以诛白公，而反惠王于国。”投袂，奋袂也，言其怒也。左氏传曰：“楚子闻之，投袂而起。”翟义，方进之子，举兵将诛王莽，事见前书。诗曰：“陈师鞠旅。”郑玄注云：“鞠，告也。”

(3)山东连盟谓上云群帅及袁氏也。书称“伊尹格于皇天”。论语曰：“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庄子云，孔子见盗跖，退曰：“吾几不免虎口。”

(4)华峤谱口曰：“表字伟容，歆之子也。年二十余，为散骑常侍。”

(5)魏志曰：“歆字子鱼。”

(6)敛策，不论其功。

(7)论语曰，颜回曰：“愿无伐善，无施劳。”

赞曰：黄妖冲发，嵩乃奋钺。孰是振旅，不居不伐。[1]鈽捷陈、颍，亦弭(于)[于]越。[2]言肃王命，并遘屯聿。[3]

(1)老子曰：“功成而不居。”

(2)谓平许昭也。(于)[于]，语辞，犹云“句吴”之类矣。

(3)聿犹踬也。

校勘记

二二九九页二行皇甫嵩朱鈽列传第六十一按：汲本“朱鈽”作“朱雋”，正文同。

二二九九页九行遂置三十六方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袁纪“方”作“坊”。

二三００页五行宝弟梁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袁纪“梁”作“良”。通鉴考异据九州春秋云“角弟梁，梁弟宝”。

二三００页一一行广城按：殿本“城”作“成”，通鉴同。

二三００页一五行旋门在汜水之西殿本、集解本“汜”作“泛”。按：此水汉书作“泛水”，如淳音祀，水经始作“汜水”，後多从水经。

二三０二页一行系获甚众按：殿本“系”作“击”。

二三０二页一０行(尔)[己]乃尝饭据殿本改。按：王先谦谓作“己”是。

二三０四页二行主亲授钺按：汲本“主”作“王”。

二三０四页一三行统三十六(郡)[部]集解引惠栋说，谓“郡”当作“部”，今据改。按：董卓传注引此亦作“部”。

二三０五页三行(梁)[凉]州贼王国围陈仓集解引洪颐煊说，谓灵帝纪作“凉州贼王国”，此“梁”字误。今据改。

二三０五页一一行穷寇勿(迫)[追]归众勿(追)[迫]据汲本、殿本改。

按：下云“是迫归众，追穷寇也”，明当作“穷寇勿追，归众勿迫”。

二三０六页五行嵩从子郦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袁纪“郦”作“逦”，又作“丽”。

二三０六页八行专命虽罪专诛亦有责也按：集解引王补说，谓通鉴作“违命虽罪”，故胡注卓不释兵为违命，嵩口讨卓为专诛。

二三０七页一五行嵩为人爱慎尽勤按：刊误谓当作“爱畏勤尽”。

二三０八页四行同郡周规按：集解引汪文台说，谓御览八一四引张璠汉纪，“规”作“起”。

二三0九页六行杀郡守褚贡按：殿本“贡”作“裒”。

二三0九页九行以有功效殿本“以”作“已”。按：以已古通作。

二三一0页一二行昔郡议曹华信(义)[议]立此塘刊误谓案文“义”当作“议”。今据改。按：御览八三六引钱塘记，作“郡议曹华信象家富，乃议立此塘”。又七四引钱塘记，作“往时郡议曹华家信富，乃议立此塘”。御览引文亦有譌，然“义”当作“议”，固无疑也。

二三一0页一四行青牛角按：袁绍传注引九州春秋及三国魏志袁绍传，并作“张牛角”。

二三一0页一四行左髭丈八按：魏志张燕传注引张璠汉纪，云“又有左校郭大贤左髭丈八三部也”。赵一清谓郭大贤疑是左校之帅，故下云三部。潘眉则谓盖左校一部，郭大贤一部，左髭丈八一部也。如赵说，则左校郭大贤为一部，左髭为一部，丈八为一部。如潘说，则左髭与丈八各为一部。通鉴作“左髭文八”，胡注云朱鉨传“左髭文八”作“左髭丈八”，是胡氏亦以左髭丈八连读，今从潘说。

二三一0页一五行掾哉按：通鉴作“缘城”。

二三一0页一五行于毒汲本作“干毒”。按：袁绍传亦作“干毒”，通鉴作“于毒”。

二三一一页一行畦固按：集解引惠栋说，谓通鉴作“睦固”。

二三一一页四行掾哉作缘城按：汲本“缘城”作“缘哉”，殿本作“缘成”。

二三一一页八行众至(伯)[百]万据殿本改。

二三一二页二行不闻其计按：“计”原譌“讨”，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二三一三页七行诸州刺史上郡并列卿府按：刊误谓案刺史在郡上，何缘有“上郡”之文，盖本言“刺史并郡上列卿府”云云。

二三一五页三行亦弭(于)[于]越据殿本改。注同。按：王念孙谓于于古虽通用，而“于越”之“于”，不当作“于”。

後汉书卷七十二　董卓列传第六十二

董卓字仲颖，[1]陇西临洮人也。性麤猛有谋。少尝游羌中，尽与豪帅相结。

後归耕于野，诸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为杀耕牛，与共宴乐，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遗之，由是以健侠知名。为州兵马掾，常徼守塞下。[2]卓膂力过人，双带两鞬，左右驰射，[3]为羌胡所畏。

(1)卓别传曰：“卓父君雅为颍川轮氏尉，生卓及弟旻，故卓字仲颖，旻字叔颖。”

(2)说文曰：“徼，巡也。”前书曰：“中尉巡徼京师。”音义曰：“所谓游徼，备盗贼。”

(3)方言曰：“所以藏箭谓之服，藏弓谓之鞬。”左氏传云：“右属櫜鞬。”

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从中郎将张奂为军司马，共击汉阳叛羌，破之，拜郎中，赐缣九千匹。卓曰：“为者则己，有者则士。”[1]乃悉分与吏兵，无所留。稍迁西域戊己校尉，坐事免。後为并州刺史，河东太守。

(1)为功者虽己，共有者乃士。

中平元年，拜东中郎将，持节，代卢植击张角于下曲阳，军败抵罪。其冬，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关群盗反叛，遂共立湟中义从胡北宫伯玉、李文侯为将军，杀护羌校尉泠征。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边章、韩遂，[1]使专任军政，共杀金城太守陈懿，攻烧州郡。明年春，将数万骑入寇三辅，侵逼园陵，托诛宦官为名。诏以卓为中郎将，副左车骑将军皇甫嵩征之。嵩以无功免归，而边章、韩遂等大盛。朝廷复以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假节，执金吾袁滂为副。[2]拜卓破虏将军，与荡寇将军周慎并统于温。并诸郡兵步骑合十余万，屯美阳，[3]以卫园陵。章、遂亦进兵美阳。温、卓与战，辄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长十余丈，照章、遂营中，驴马尽鸣。贼以为不祥，欲归金城。卓闻之喜，明日，乃与右扶风鲍鸿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斩首数千级。章、遂败走榆中，[4]温乃遣周慎将三万人追讨之。温参军事孙坚[5]说慎曰：“贼城中无谷，当外转粮食。坚愿得万人断其运道，将军以大兵继後，贼必困乏而不敢战。若走入羌中，并力讨之，则凉州可定也。”慎不从，引军围榆

中城。而章、遂分屯葵园狭，反断慎运道。慎惧，乃囗车重而退。温时亦使卓将兵三万讨先零羌，卓于望垣北[6]为羌胡所围，粮食乏绝，进退逼急。乃于所度水中伪立鯤，以为捕鱼，而潜从鯤下过军。[7]比贼追之，决水已深，不得度。时众军败退，唯卓全师而还，屯于扶风，封斄乡侯，邑千户。[8]

[1]献帝春秋曰："凉州义从宋建、王国等反。诈金城郡降，求见凉州大人故新安令边允、从事韩约。约不见，太守陈懿劝之使(王)[往]，国等便劫质约等数十人。金城乱，懿出，国等扶以到护羌营，杀之，而释约、允等。陇西以爱憎露布，冠约、允名以为贼，州购约、允各千户侯。约、允被购，'约'改为'遂'，'允'改为'章'。"

[2]袁宏汉纪曰："滂字公熙。纯素寡欲，终不言人短。当权宠之盛，或以同异致祸，滂独中立于朝，故爱憎不及焉。"

[3]美阳故城在今雍州武功县北。

[4]榆中，县，属金城郡，故城在今兰州金城县中。

[5]坚字文台，吴郡富春人，即孙权之父也。见吴志。

[6]望垣，县，属天水郡。

[7]续汉书"鯤"字作"堰"，其字义则同，但异体耳。

[8]斄，县，故城在今雍州武功县。字或作"邰"，音台。

三年春，遣使者持节就长安拜张温为太尉。三公在外，始之于温。其冬，征温还京师，韩遂乃杀边章及伯玉、文侯，拥兵十余万，进围陇西。太守李相如反，与遂连和，共杀凉州刺史耿鄙。而鄙司马扶风马腾，[1]亦拥兵反叛，又汉阳王国，自号"合众将军"，皆与韩遂合。共推王国为主，悉令领其众，寇掠三辅。

五年，围陈仓。乃拜卓前将军，与左将军皇甫嵩击破之。韩遂等复共废王国，而劫故信都令汉阳阎忠，[2]使督统诸部。忠耻为众所胁，感恚病死。遂等稍争权利，更相杀害，其诸部曲并各分乖。

[1]典略曰："腾字寿成，扶风茂陵人，马援後也。长八尺余，身体洪大，面鼻雄异，而性贤厚，人多敬之。"

[2]英雄记曰："王国等起兵，劫忠为主，统三十六部，号'车骑将军'。"

六年，征卓为少府，不肯就，上书言："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曰：'牢直不毕，禀赐断绝，[1]妻子饥冻。'牵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敝肠狗态，[2]臣不能禁止，辄将顺安慰。增异复上。"[3]朝廷不能制，颇以为虑。及灵帝寝疾，玺书拜卓为并州牧，令以兵属皇甫嵩。卓复上书言曰："臣既无老谋，又无壮事，天恩误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弥久，恋臣畜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乞将之北州，效力边垂。"于是驻兵河东，以观时变。

[1]前书音义曰；"牢，禀食也。古者名禀为牢。"

[2]言羌胡心肠敝恶，情态如狗也。续汉书"敝"作"憋"。方言云："憋，恶也。"郭璞曰："憋怤，急性也。"憋音芳烈反，怤音芳于反。

[3]如其更增异志，当复闻上。

及帝崩，大将军何进、司隶校尉袁绍谋诛阉宦，而太后不许，乃私呼卓将兵入朝，以胁太后。卓得召，实时就道。并上书[1]曰："中常侍张让等窃幸承宠，浊乱海内。臣闻扬汤止沸，莫若去薪；[2]溃汉虽痛，胜于内食。昔赵鞅兴晋阳之甲，以逐君侧之恶人。[3]今臣辄鸣钟鼓如洛阳，[4]请收让等，以清奸秽。"卓未至而何进败，虎贲中郎将袁术乃烧南宫，欲讨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5]劫少帝及陈留王夜走小平津。

卓远见火起，引兵急进，未明到城西，闻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见卓将兵卒至，恐怖涕泣。[6]卓与言，不能辞对；与陈留王语，遂及祸乱之事。卓以王为贤，且为董太后所养，卓自以与太后同族，有废立意。

[1]并犹兼也。

(2)前汉枚乘上书曰："欲汤之沧，一人吹之，百人扬之，无益也。不如绝薪止火而已。"沧音测亮反，寒也。

(3)公羊传曰："晋赵鞅取晋阳之甲以逐荀寅与士吉射。[荀寅与士吉射]者曷为[者也]？君侧之恶人也。此逐君侧之恶人，曷为以叛言之？无君命也。"

(4)鸣钟鼓者，声其罪也。论语曰："小子鸣鼓而攻之。"典略载卓表曰："张让等慆慢天常，口操王命，父子兄弟并据州郡，一书出门，高获千金，下数百万膏腴美田，皆属让等。使变气上蒸，妖贼蜂起。"

(5)山阳公载记"段"字作"殷"。

(6)典略曰："帝望见卓涕泣，群公谓卓有诏却兵。卓曰：'公诸人为国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国家播荡，何却兵之有？'遂俱入城。"

初，卓之入也，步骑不过三千，自嫌兵少，恐不为远近所服，率四五日辄夜潜出军近营，明旦乃大陈旌鼓而还，以为西兵复至，洛中无知者。寻而何进及弟苗先所领部曲皆归于卓，卓又使吕布杀执金吾丁原而并其众，[(1)]卓兵士大盛。乃讽朝廷策免司空刘弘而自代之。[(2)]因集议废立。百僚大会，卓乃奋首而言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为政。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庙，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陈留王，何如？"公卿以下莫敢对。卓又抗言[(3)]曰："昔霍光定策，延年案口。有敢沮大议，皆以军法从之。"坐者震动。[(4)]尚书卢植独曰："昔太甲既立不明，[(5)]昌邑罪过千余，故有废立之事。[(6)]今上富于春秋，行无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罢坐。明日复集群僚于崇德前殿，遂胁太后，策废少帝。曰："皇帝在丧，无人子之心，威仪不类人君，今废为弘农王。"乃立陈留王，是为献帝。又议太后[(7)]口迫永乐太后，[(8)]至令忧死，逆妇姑之礼，无孝顺之节，[(9)]迁于永安宫，遂以弑崩。

(1)英雄记曰："原字建阳。为人麤略有勇，善射，受使不辞，有警急，追寇虏辄在前。"

(2)魏志曰："以久不雨策免。"汉官仪曰："弘字子高，安众人。"

(3)抗，高也。

(4)前书，昭帝崩，霍光迎立昌邑王贺，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乱，光召丞相已下会议，莫敢发言。田延年前，离席桉剑曰："群臣有後应者请斩之。"

(5)太甲，汤孙，太丁子也。尚书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宫"也。

(6)昌邑王凡所征发一千一百二十七事。

(7)灵帝何皇后。

(8)孝仁董皇后，灵帝之母。

(9)左传曰："妇，养姑者也。亏姑以成妇，逆莫大焉。"

卓迁太尉，领前将军事，加节传斧钺虎贲，更封郿侯。[(1)]卓乃与司徒黄琬、司空杨彪，俱带鈇锧诣阙上书，追理陈蕃、窦武及诸党人，以从人望。于是悉复蕃等爵位，擢用子孙。

(1)传音陟恋反。郿，今岐州县。

寻进卓为相国，入朝不趋，口履上殿。封母为池阳君，置(丞)令[丞]。

是时洛中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卓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1)]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葬，开文陵，[(2)]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奸乱公主，妻略宫人，虐刑滥罚，睚眦必死，群僚内外莫能自固。卓尝遣军至阳城，时人会于社下，悉令就斩之，驾其车重，载其妇女，以头系车辕，歌呼而还。又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钟虡、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3)]故货贱物贵，谷石数万。又钱无轮郭文章，不便人用。[(4)]时人以为秦始皇见长人于临洮，乃铸铜人。[(5)]卓，临洮人也，而今毁之。虽成毁不同，凶暴相类焉。

(1)言牢固者皆搜索取之也。一曰牢，漉也。二字皆从去声，今俗有此言。

(2)灵帝陵。

(3)钟虡以铜为之，故贾山上书云"悬石铸钟虡"。前书音义曰："虡，鹿头龙身，神兽也。"说文："钟鼓之跗，以猛兽为饰也。"武帝置飞廉馆。音义云："飞廉，神禽，身似鹿，

头如爵，有角，亶尾，文如豹文。”明帝永平五年，长安迎取飞廉及铜马置上西门外，名平乐馆。铜马则东门京所作，致于金马门外者也。张璠纪曰：“太史灵台及永安候铜兰楯，卓亦取之。”

(4)魏志曰：“卓铸小钱，大五分，无文章，肉好无轮郭，不磨鑢。”

(5)三辅旧事曰：“秦王立二十六年，初定天下，称皇帝。大人见临洮，身长五丈，迹长六尺，作铜人以厌之，立在阿房殿前。汉徙长乐宫中大夏殿前。”史记曰：“始皇铸天下兵器为十二金人。”

卓素闻天下同疾阉官诛杀忠良，及其在事，虽行无道，而犹忍性矫情，擢用群士。乃任吏部尚书汉阳周珌、侍中汝南伍琼、[(1)]尚书郑公业、[(2)]长史何颙等。以处士荀爽为司空。其染党锢者陈纪、韩融之徒，皆为列卿。幽滞之士，多所显拔。以尚书韩馥为冀州刺史，[(3)]侍中刘岱为兖州刺史，[(4)]陈留孔口为豫州刺史，[(5)]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6)]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初平元年，馥等到官，与袁绍之徒十余人，各兴义兵，同盟讨卓，而伍琼、周珌阴为内主。

(1)英雄记“珌”作“毖”，字仲远，武威人。琼字德瑜。珌音秘。

(2)公业名泰。余人皆书名，范晔父名泰，避其讳耳。

(3)英雄记馥字文节，颍川人。

(4)吴志曰：“刘岱字公山，东莱牟平人。”

(5)英雄记口字公绪。九州春秋“口”为“胄”。

(6)献帝春秋“咨”作“资”。後为孙坚所杀。

初，灵帝末，黄巾余党郭太等复起西河白波谷，转寇太原，遂破河东，百姓流转三辅，号为“白波贼”，众十余万。卓遣中郎将牛辅击之，不能却。及闻东方兵起，惧，乃鸩杀弘农王，欲徙都长安。会公卿议，太尉黄琬、司徒杨彪廷争不能得，而伍琼、周珌又固谏之。卓因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子劝用善士，故相从，而诸君到官，举兵相图。此二君卖卓，卓何用相负！”遂斩琼、珌。而彪、琬恐惧，诣卓谢曰：“小人恋旧，非欲沮国事也，请以不及为罪。”卓既杀琼、珌，旋亦悔之，故表彪、琬为光禄大夫。于是迁天子西都。

初，长安遭赤眉之乱，宫室营寺焚灭无余，是时唯有高庙、京兆府舍，遂便时幸焉。[(1)]後移未央宫。于是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屯留毕圭苑中，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宝。

(1)便时谓时日吉便。

时长沙太守孙坚亦率豫州诸郡兵讨卓。卓先遣将徐荣、李蒙四出虏掠。荣遇坚于梁，[(1)]与战，破坚，生禽颍川太守李旻，亨之。卓所得义兵士卒，皆以布缠里，倒立于地，热膏灌杀之。

(1)故城在今汝州梁县西南。

时河内太守王匡[(1)]屯兵河阳津，将以图卓。卓遣疑兵挑战，而潜使锐卒从小平津过津北，破之，死者略尽。明年，孙坚收合散卒，进屯梁县之阳人。[(2)]

卓遣将胡轸、吕布攻之，布与轸不相能，军中自惊恐，士卒散乱。[(3)]坚追击之，轸、布败走。卓遣将李傕诣坚求和，坚拒绝不受，进军大谷，距洛九十里。(4)卓自出与坚战于诸陵墓闲，卓败走，却屯黾池，聚兵于陕。坚进洛阳宣阳城门，[(5)]更击吕布，布复破走。坚乃埽除宗庙，平塞诸陵，分兵出函谷关，至新安、黾池闲，以口卓後。卓谓长史刘艾曰：“关东诸将数败矣，无能为也。

唯孙坚小戆，[(6)]诸将军宜慎之。“乃使东中郎将董越屯黾池，中郎将段煨屯华阴，[(7)]中郎将牛辅屯安邑，其余中郎将、校尉布在诸县，以御山东。

(1)英雄记曰：“匡字公节，泰山人。轻财好施，以任侠闻。”

(2)梁县属河南郡，今汝州县也。阳人，聚，故城在梁县西。

(3)九州春秋曰：“卓以东郡太守胡轸为大督，吕布为骑督。轸性急，豫宣言‘今此行也，要当斩一青绶，乃整齐耳’。布等恶之，宣言相警云‘贼至’，军众大乱奔走。”

(4)大谷口在故嵩阳西北三十五里，北出对洛阳故城。张衡东京赋云“盟津达其後，大谷通其前”是也。距，至也。

(5)洛阳记洛阳城南面有四门，从东第三门。

(6)说文曰：“戆，愚也。”音都降反。

(7)典略曰：“煨在华阴，特脩农事。天子东迁，煨迎，(贡)[黷]馈周急。”

魏志曰：“武威人也。”煨音壹回反。

卓讽朝廷使光禄勋宣璠[1]持节拜卓为太师，位在诸侯王上。乃引还长安。百官迎路拜揖，卓遂僭拟车服，乘金华青盖，爪画两轓，时人号“竿摩车”，言其服饰近天子也。[2]以弟旻为左将军，封鄠侯，兄子璜为侍中、中军校尉，皆典兵事。于是宗族内外，并居列位。其子孙虽在髫囗，男皆封侯，女为邑君。

(1)璠音烦，又音甫袁反。

(2)金华，以金为华饰车也。爪者，盖弓头为爪形也。轓音甫袁反。广雅云：“车箱也。”画为文彩。续汉志曰：“轓长六尺，下屈，广八寸。”又云：“皇太子青盖金华蚤画轓。”竿摩谓相逼近也。今俗以事干人者，谓之“相竿摩”。

数与百官置酒宴会，淫乐纵恣。乃结垒于长安城东以自居。又筑坞于郿，高厚七丈，号曰“万岁坞”。[1]积谷为三十年储。自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尝至郿行坞，公卿已下祖道于横门外。[2]卓施帐幔饮设，诱降北地反者数百人，于坐中杀之。先断其舌，次斩手足，次凿其眼目，以镬囗之。未及得死，偃转(杯)[杯]案闲。会者战栗，亡失匕箸，而卓饮食自若。诸将有言语蹉跌，便戮于前。又稍诛关中旧族，陷以叛逆。

(1)今案：坞旧基高一丈，周回一里一百步。

(2)横音光。

时太史望气，言当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诬卫尉张温与袁术交通，遂笞温于市，杀之，以塞天变。前温出屯美阳，令卓与边章等战无功，温召又不时应命，既到而辞对不逊。时孙坚为温参军，劝温陈兵斩之。温曰：“卓有威名，方倚以西行。”坚曰：“明公亲帅王师，威振天下，何恃于卓而赖之乎？坚闻古之名将，杖钺临众，未有不断斩以示威武者也。故穰苴斩庄贾，[1]魏绛戮杨干。[2]

今若纵之，自亏威重，後悔何及！“温不能从，而卓犹怀忌恨，故及于难。

(1)史记齐景公时，晋伐阿、鄄而燕侵河上，以司马穰苴为将军，使宠臣庄贾监军。贾期後至，穰苴斩以徇三军，鄄音绢。

(2)魏绛，晋大夫。杨干，晋公弟。会诸侯于曲梁，杨干乱行，魏绛戮其仆。

事在左传。

温字伯慎，[1]少有名誉，累登公卿，亦阴与司徒王允共谋诛卓，事未及发而见害。越骑校尉汝南伍孚[2]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怀佩刀以见卓。孚语毕辞去，卓起送至合，以手抚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奋得免，急呼左右执杀之，而大诟[3]曰：“虏欲反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奸贼于都市，[4]以谢天地！“言未毕而毙。

(1)汉官仪曰：“温，穰人。”

(2)谢承书曰：“孚字德瑜，汝南吴房人。质性刚毅，勇壮好义，力能兼人。”

(3)诟，骂也，音许豆反。

(4)磔，车裂之也，音丁格反。献帝春秋“磔”作“车”。

时王允与吕布及仆射士孙瑞谋诛卓。[1]有人书“吕”字于布上，负而行于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2]三年四月，帝疾新愈，大会未央殿。

卓朝服升车，既而马惊墯泥，还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从，遂行。乃陈兵夹道，自垒及宫，左步右骑，屯卫周潜，令吕布等扞卫前後。王允乃与士孙瑞密表其事，使瑞自书诏以授布，令骑都尉李肃[3]与布同心勇士十余人，伪著卫士服于北掖门内以待卓。卓将至，马惊不行，怪惧欲还。吕布劝令进，遂入门。肃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伤臂墯车，顾大呼曰：“吕布何在？”布曰：“有诏

讨贼臣。”卓大骂曰：“庸狗敢如是邪！”布应声持矛刺卓，趣兵斩之。[4]

主簿田仪[5]及卓仓头前赴其尸，布又杀之。驰赍赦书，以令宫陛内外。士卒皆称万岁，百姓歌舞于道。

长安中士女卖其珠玉衣装市酒肉相庆者，填满街肆。使皇甫嵩攻卓弟旻于郿坞，杀其母妻男女，尽灭其族。[6]乃尸卓于市。天时始热，卓素充肥，脂流于地。

守尸吏然火置卓脐中，光明达曙，如是积日。诸袁门生又聚董氏之尸，焚灰扬之于路。坞中珍藏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锦绮缋縠纨素奇玩，积如丘山。

(1)三辅决录曰：“瑞字君荣，扶风人，博达无不通。天子都许，追论瑞功，封子萌津亭侯。萌字文始，有才学，与王粲善，粲作诗赠萌。”

(2)英雄记曰：“有道士书布为‘吕’字，将以示卓，卓不知其为吕布也。”

(3)献帝纪曰：“肃，吕布同郡人也。”

(4)趣音促。九州春秋曰：“布素使秦谊、陈卫、李黑等伪作宫门卫士，持长戟。卓到宫门，黑等以长戟侠叉卓车，或叉其马。卓惊呼布，布素施铠于衣中，持矛，即应声刺卓，坠于车。”

(5)九州春秋“仪”字作“景”。

(6)英雄记曰：“卓母年九十，走至坞门，曰：‘乞脱我死。’实时斩首。”

初，卓以牛辅子婿，素所亲信，使以兵屯陕。辅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张济[1]

将步骑数万，击破河南尹朱鈲于中牟。因掠陈留、颍川诸县，杀略男女，所过无复遗类。吕布乃使李肃以诏命至陕讨辅等，辅等逆与肃战，肃败走弘农，布诛杀之。其後牛辅营中无故大惊，辅惧，乃赍金宝踰城走。左右利其货，斩辅，送首长安。[2]

(1)英雄记：“傕，北地人。”刘艾献帝纪曰：“傕字稚然。汜，张掖人。”

(2)献帝纪曰：“辅帐下支胡赤儿等，素待之过急，尽以家宝与之，自带二十余饼金、大白珠璎。胡谓辅曰：‘城北已有马，可去也。’以绳系辅口，踰城悬下之，未及地丈许放之，辅伤口不能行，诸胡共取其金并珠，斩首诣长安。”

傕、汜等以王允、吕布杀董卓，故忿怒并州人，并州人其在军者男女数百人，皆诛杀也。牛辅既败，众无所依，欲各散去。傕等恐，乃先遣使诣长安，求乞赦免。王允以为一岁不可再赦，不许之。傕等益怀忧惧，不知所为。武威人贾诩时在傕军，说之[1]曰：“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诸君若口军单行，则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事济，奉国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也。”傕等然之，各相谓曰：“京师不赦我，我当以死决之。若攻长安克，则得天下矣；不克，则钞三辅妇女财物，西归乡里，尚可延命。”众以为然，于是共结盟，率军数千，晨夜西行。王允闻之，乃遣卓故将胡轸、徐荣击之于新丰。[2]荣战死，轸以众降。傕随道收兵，比至长安，已十余万，与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3]围长安。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吕布军有叟兵内反，[4]引傕众得入。城溃，放兵虏掠，死者万余人。杀卫尉种拂等。吕布战败出奔。王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门楼上。[5]于是大赦天下。李傕、郭汜、樊稠等皆为将军。[6]遂围门楼，共表请司徒王允出，问“太师何罪”？允穷蹙乃下，後数日见杀。傕等葬董卓于郿，并收董氏所焚尸之灰，合敛一棺而葬之。葬日，大风雨，霆震卓墓，流水入藏，漂其棺木。[7]

(1)魏志曰：“卓之入洛阳，诩以太尉掾为平津尉，迁讨虏校尉。”牛辅屯陕，诩在辅军。辅既死，故诩在傕军。

(2)九州春秋曰：“胡文才、杨整脩皆凉州人，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傕之叛，乃召文才、整脩，使东晓喻之。不假借以温颜，谓曰：‘关东鼠子欲何为乎？卿往晓之。’于是二人往，实召兵而还。”

(3)袁宏纪曰：“蒙後为傕所杀。”

(4)叟兵即蜀兵也。汉代谓蜀为叟。

(5)三辅黄图曰：“长安城东面北头门号宣平门。”

(6)袁山松书曰“允谓傕等曰：‘臣无作威作福，将军乃放纵，欲何为乎？’傕等不应。自拜署傕为扬武将军，汜为扬烈将军，樊稠等皆为中郎将”也。

(7)献帝起居注曰：“冢户开，大风暴雨，水土流入，抒出之。棺向入，辄复风雨，水溢郭户，如此者三四。冢中水半所，稠等共下棺，天风雨益暴甚，遂闭户。户闭，大风复破其冢。”

傕又迁车骑将军，开府，领司隶校尉，假节。汜後将军，稠右将军，张济为镇东将军，并封列侯。傕、汜、稠共秉朝政。济出屯弘农。以贾诩为左冯翊，欲侯之。诩曰：“此救命之计，何功之有！”固辞乃止。更以为尚书典选。

明年夏，大雨昼夜二十余日，漂没人庶，又风如冬时。帝使御史裴茂讯诏狱，原系者二百余人。其中有为傕所枉系者，傕恐茂赦之，乃表奏茂擅出囚徒，疑有奸故，请收之。诏曰：“灾异屡降，阴雨为害，使者衔命宣布恩泽，原解轻微，庶合天心。欲释冤结而复罪之乎！一切勿问。”

初，卓之入关，要韩遂、马腾共谋山东。(1)遂、腾见天下方乱，亦欲倚卓起兵。兴平元年，马腾从陇右来朝，进屯霸桥。时腾私有求于傕，不获而怒，遂与侍中马宇、右中郎将刘范、(2)前凉州刺史种劭、中郎将杜禀(3)合兵攻傕，连日不决。韩遂闻之，乃率众来欲和腾、傕，既而复与腾合。傕使兄子利共郭汜、樊稠与腾等战于长平观下。(4)遂、腾败，斩首万余级，种劭、刘范等皆死。遂、腾走还凉州，稠等又追之。韩遂使人语稠曰：“天下反复未可知，相与州里，今虽小违，要当大同，欲共一言。”乃骈马交臂相加，(5)笑语良久。

军还，利告傕曰：“樊、韩骈马笑语，不知其辞，而意爱甚密。”于是傕、稠始相猜疑。犹加稠及郭汜开府，与三公合为六府，皆参选举。(6)

(1)献帝传曰：“腾父平，扶风人。为天水兰干尉，失官，遂留陇西，与羌杂居。家贫无妻，遂取羌女，生腾。”

(2)焉之子。

(3)献帝纪曰：“禀与贾诩有隙，胁扶风吏人为腾守槐里，欲共攻傕。傕令樊稠及兄子利数万人攻围槐里，夜梯城，城陷，斩禀枭首。”

(4)前书音义曰：“长平，阪名也，在池阳南。有长平观，去长安五十里。”

(5)骈，并也。

(6)献帝起居注曰：“傕等各欲用其所举，若壹违之，便忿愤恚怒。主者患之，乃以次第用其所举，先从傕起，汜次之，稠次之。三公所举，终不见用。”

时长安中盗贼不禁，白日虏掠，傕、汜、稠乃参分城内，各备其界，犹不能制，而其子弟纵横，侵暴百姓。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人相食啖，(1)白骨委积，臭秽满路。帝使侍御史侯汶(2)出太仓米豆为饥人作糜，经日而死者无降。帝疑赋恤有虚，(3)乃亲于御前自加临检。既知不实，使侍中刘艾出让有司。于是尚书令以下皆诣省阁谢，奏收侯汶考实。诏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五十。”自是後多得全济。

(1)啖音徒敢反。

(2)音问。

(3)赋，布也。恤，忧也。

明年春，傕因会刺杀樊稠于坐，(1)由是诸将各相疑异，傕、汜遂复理兵相攻。(2)安西将军杨定者，故卓部曲将也。惧傕忍害，乃与汜合谋迎天子幸其营。

傕知其计，即使兄子暹(3)将数千人围宫。以车三乘迎天子、皇后。太尉杨彪谓暹曰：“古今帝王，无在人臣家者。诸君举事，当上顺天心，柰何如是！”暹曰：“将军计决矣。”帝于是遂幸傕营，彪等皆徒从。乱兵入殿，掠宫人什物，傕又徙御府金帛乘舆器服，而放火烧宫殿官府居人悉尽。帝使杨彪与司空张喜等十余人和傕、汜，汜不从，遂质留公卿。彪谓汜曰：“将军达人间事，柰何君臣分争，一人劫天子，一人质公卿，此可行邪？”

汜怒，欲手刃彪。彪曰：“卿尚不奉国家，吾岂求生邪！”左右多谏，汜乃止。

遂引兵攻傕，矢及帝前，[4]又贯傕耳。傕将杨奉本白波贼帅，乃将兵救傕，于是汜众乃退。

⑴献帝纪曰："傕见稠果勇而得众心，疾害之，醉酒，潜使外生骑都尉胡封于坐中拉杀稠。"

⑵袁宏纪曰"李傕数设酒请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惧与傕婢妾私而夺己爱，思有以离闲之。会傕送馈，汜妻乃以豉为药。汜将食，妻曰：'食从外来，傥或有故？'遂摘药示之，曰：'一栖不两雄，我固疑将军之信李公也。'他日傕请汜，大醉，汜疑傕药之，绞粪汁饮之乃解，于是遂相猜疑"也。

⑶音纤。

⑷献帝纪曰："汜与傕将张苞、张龙谋诛傕，汜将兵夜攻傕门。候开门内汜兵，苞等烧屋，火不然。汜兵弓弩并发，矢及天子楼帷帘中。"

是日，傕复移帝幸其北坞，唯皇后、宋贵人俱。傕使校尉监门，隔绝内外。[1]

寻复欲徙帝于池阳黄白城，[2]君臣惶惧。司徒赵温深解譬之，乃止。诏遣谒者仆射皇甫郦和傕、汜。郦先譬汜，汜即从命。又诣傕，傕不听。曰："郭多，盗马虏耳，何敢欲与我同邪！必诛之。

君观我方略士众，足办郭多不？多又劫质公卿。所为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3)汜一名多。郦曰："今汜质公卿，而将军胁主，谁轻重乎？"傕怒，呵遣郦，因令虎贲王昌追杀之。昌伪不及，郦得以免。傕乃自为大司马。[4]与郭汜相攻连月，死者以万数。

⑴献帝纪曰："傕令门设反关，校尉守察。盛夏炎暑，不能得冷水，饥渴流离。上以前移宫人及侍臣，不得以谷米自随，入门有禁防，不得出市，困乏，使就傕索粳米五斛，牛骨五具，欲为食赐宫人左右。傕不与米，取久牛肉牛骨给，皆已臭虫，不可啖食。"

⑵池阳，县，故城在今泾阳县西北。

⑶左右，助也，音佐又。

⑷献帝起居注曰："傕性喜鬼怪左道之术，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讴击鼓下神祭，六丁符劾厌胜之具，无所不为。又于朝廷省门外为董卓作神坐，数以牛羊祠之。天子使左中郎将李国持节拜傕为大司马，在三公之右。傕自以为得鬼神之助，乃厚赐诸巫。"

张济自陕来和解二人，仍欲迁帝权幸弘农。帝亦思旧京，因遣使敦请傕求东归，十反乃许。[1]车驾即日发迈。[2]李傕出屯曹阳。以张济为骠骑将军，复还屯陕。迁郭汜车骑将军，杨定後将军，杨奉兴义将军。又以故牛辅部曲董承为安集将军。[3]汜等并侍送乘舆。汜遂复欲胁帝幸郿，定、奉、承不听。汜恐变生，乃囗军还就李傕。车驾进至华阴。[4]宁辑将军段煨乃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资储，请帝幸其营。初，杨定与煨有隙，遂诬煨欲反，乃攻其营，十余日不下。[5]而煨犹奉给御膳，禀赡百官，终无二意。

⑴袁宏纪曰："济使太官令孙笃、校尉张式宣谕十反。"

⑵献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门，当度桥，汜兵数百人遮桥曰：'是天子非？'车不得前。傕兵数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舆车前，侍中刘艾大呼云：'是天子也！'使侍中杨琦高举车帷。帝言诸兵：'汝却，何敢迫近至尊邪！'汜等兵乃却。既度桥，士众咸称万岁。"

⑶蜀志曰："承，献帝舅也。"裴松之注曰："承，灵帝母太后之侄。"

⑷帝王纪曰："帝以尚书郎郭溥喻汜，汜以屯部未定，乞须留之。溥因骂汜曰：'卿真庸人贱夫，为国上将，今天子有命，何须留之？吾不忍见卿所行，请先杀我，以章卿恶。'汜得溥言切，意乃少喻。"

⑸袁宏纪曰："煨与杨定有隙，煨迎乘舆，不敢下马，揖马上。侍中种辑素与定亲，乃言曰：'段煨欲反。'上曰：'煨属来迎，何谓反？'对曰：'迎不至界，拜不下马，其色变，必有异心。'太尉杨彪等曰：'煨不反，臣等敢以死保，车驾可幸其营。'董承、杨定言曰：'郭汜今且将七百骑来入煨营。'天子信之，遂露次于道南，奉、承、定等功也。"

李傕、郭汜既悔令天子东，乃来救段煨，因欲劫帝而西，杨定为汜所遮，亡奔荆州。而张济与

杨奉、董承不相平，乃反合傕、汜，共追乘舆，大战于弘农东涧。承、奉军败，百官士卒死者不可胜数，皆囗其妇女辎重，御物符策典籍，略无所遗。[1]射声校尉沮鉨被创坠马。李傕谓左右曰："尚可活不？"鉨骂之曰："汝等凶逆，逼迫天子，乱臣贼子，未有如汝者！"傕使杀之。[2]天子遂露次曹阳。承、奉乃谲傕等与连和，而密遣闲使至河东，招故白波帅李乐、韩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贤王去卑，并率其众数千骑来，与承、奉共击傕等，大破之，斩首数千级，乘舆乃得进。董承、李乐拥卫左右，胡才、杨奉、韩暹、去卑为後距。傕等复来战，奉等大败，死者甚于东涧。自东涧兵相连缀四十里中，方得至陕，乃结营自守。时残破之余，虎贲羽林不满百人，皆有离心。承、奉等夜乃潜议过河，[3]使李乐先度具舟舡，举火为应。帝步出营，临河欲济，岸高十余丈，乃以绢缒而下。[4]余人或匍匐岸侧，或从上自投，死亡伤残，不复相知。争赴舡者，不可禁制，董承以戈击披之，断手指于舟中者可掬。同济唯皇后、宋贵人、[5]杨彪、董承及後父执金吾伏完等数十人。其宫女皆为傕兵所掠夺，冻溺死者甚众。既到大阳，止于人家，[6]然後幸李乐营。百官饥饿，河内太守张杨[7]使数千人负米贡饷。帝乃御牛车，因都安邑。河东太守王邑奉献绵帛，悉赋公卿以下。封邑为列侯，[8]拜胡才征东将军，张杨为安国将军，皆假节、开府。其垒壁群竖，竞求拜职，刻印不给，至乃以锥画之。或赍酒肉就天子燕饮。[9]又遣太仆韩融至弘农，与傕、汜等连和。傕乃放遣公卿百官，颇归宫人妇女，及乘舆器服。

(1)献帝传曰："掠妇女衣被，迟违不时解，即斫刺之。有美发者断取。冻死及婴儿随流而浮者塞水。"

(2)袁山松书曰："鉨年二十五，其督战訾宝负其尸而瘗之。"

(3)袁宏纪曰："傕、汜绕营叫呼，吏士失色，各有分散意。李乐惧，欲令车驾御舡过砥柱，出盟津。杨彪曰：'臣弘农人也。自此以东，有三十六难，非万乘所当登。'宗正刘艾亦曰：'臣前为陕令，知其危险。旧故[有]河师，犹时有倾危，况今无师。太尉所虑是也。'"(4)缒音直类反。

(5)宋贵人名都，常山太守泓之女也。见献帝起居注。

(6)大阳，县，属河东郡。前书音义曰"在大河之阳"也。即今陕州河北县是也。十三州记曰："傅岩在其界，今住穴尚存。"

(7)魏志曰："杨字稚叔，云中人。"

(8)邑字文都，北地泾阳人，镇北将军。见同岁名。

(9)魏(志)[书]曰"乘舆时居棘篱中，门户无关闭，天下与群臣会，兵士伏篱上观，互相镇压以为笑。诸将或遣婢诣省问，或赍酒送天子，侍中不通，喧呼骂詈"也。

初，帝入关，三辅户口尚数十万，自傕汜相攻，天子东归後，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建安元年春，诸将争权，韩暹遂攻董承，承奔张杨，杨乃使承先缮脩洛宫。七月，帝还至洛阳，幸杨安殿。张杨以为己功，故因以"杨"名殿。[1]乃谓诸将曰："天子当与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杨当出扞外难，何事京师？"遂还野王。杨奉亦出屯梁。

乃以张杨为大司马，杨奉为车骑将军，韩暹为大将军，领司隶校尉，皆假节钺。暹与董承并留宿卫。

(1)献帝起居注曰："旧时宫殿悉坏，仓卒之际，拾摭故瓦材木，工匠无法度之制，所作并无足观也。"

暹矜功恣睢，[1]干乱政事，董承患之，潜召兖州牧曹操。操乃诣阙贡献，禀公卿以下，因奏韩暹、张杨之罪。暹惧诛，单骑奔杨奉。帝以暹、杨有翼车驾之功，诏一切勿问。于是封卫将军董承、辅国将军伏完等十余人为列侯，赠沮鉨为弘农太守。[2]曹操以洛阳残荒，遂移帝幸许。杨奉、韩暹欲要遮车驾，不及，曹操击之，[3]奉、暹奔袁术，遂纵暴杨、徐闲。明年，左将军刘备诱奉斩之。暹惧，走还并州，道为人所杀。[4]胡才、李乐留河东，才为怨家所害，乐自病死。张济饥饿，出至南阳，攻穰，战死。郭汜为其将伍习所杀。

(1)恣睢，自任用之貌。睢音火季反。

⑵袁宏纪曰："诛议郎侯祈、尚书冯硕、侍中(壶)[台]崇，讨有罪也。封卫将军董承、辅国将军伏完、侍中丁饏、种辑、尚书仆射钟繇、尚书郭溥、御史中丞董芬、彭城相刘艾、冯翊韩斌、东郡太守杨众、议郎罗邵、伏德、赵蕤为列侯，赏有功也。赠射声校尉沮鈂为弘农太守，旌死节也。"

⑶献帝春秋曰："车驾出洛阳，自轘辕而东，杨奉、韩暹引军追之。轻骑既至，操设伏兵要于阳城山峡中，大败之。"

⑷九州春秋曰："暹失奉，孤特，与千余骑欲归并州，为张宣所杀。"

三年，使谒者仆射裴茂诏关中诸将段煨等讨李傕，夷三族。[1]以段煨为安南将军，封闅乡侯。[2]

⑴典略曰："傕头至，有诏高县之。"

⑵闅乡，今虢州县也。说文"闅"，今作"阌"，流俗误也。

四年，张杨为其将杨丑所杀。[1]以董承为车骑将军，开府。

⑴魏志曰："杨素与吕布善。曹公之围布，杨欲救之不能，乃出兵东市，遥为之埶。其将杨丑杀杨以应曹公。"

自都许之後，权归曹氏，天子总己，百官备员而已。帝忌操专偪，乃密诏董承，使结天下义士共诛之。承遂与刘备同谋，未发，会备出征，承更与偏将军王服、长水校尉种辑、议郎吴硕结谋。事泄，承、服、辑、硕皆为操所诛。

韩遂与马腾自还凉州，更相战争，乃下陇据关中。操方事河北，虑其乘间为乱，七年，乃拜腾征南将军，遂征西将军，并开府。後征段煨为大鸿胪，病卒。复征马腾为卫尉，封槐里侯。腾乃应召，而留子超领其部曲。十六年，超与韩遂举关中背曹操，操击破之，遂、超败走，腾坐夷三族。超攻杀凉州刺史韦康，[1]复据陇右。十九年，天水人杨阜破超，[2]超奔汉中，降刘备。[3]韩遂走金城羌中，为其帐下所杀。初，陇西人宗建在枹罕，自称"河首平汉王"，[4]署置百官三十许年。曹操因遣夏侯渊击建，斩之，凉州悉平。[5]

⑴太仆端之子也。弟诞，魏光禄大夫。

⑵魏志曰："阜字义山，天水冀人也。韦康以为别驾。马超率万余人攻冀城，阜率国士大夫及宗族子弟胜兵者千余人，使弟岳于城上作偃月营，与超接战。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超入，拘岳于冀，杀刺史太守。阜内有报超之志，而未得其便。外兄姜口屯历城，阜少长(诣)口家，见口母，说前在冀中时事，歔欷悲甚。口曰：'何为尔？'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视息天下？'时口母慨然口从阜计。超闻阜等兵起，自将出袭历城，得口母。[口母]骂之曰：'若背父之逆子，杀君之桀贼，天地岂久容，敢以面目视人乎？'超怒，杀之。阜与战，身被五创，宗族昆季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张鲁。"

⑶蜀志曰："超字孟起。既奔汉中，闻备围刘璋于成都，密书请降。备遣迎超，将兵径到城下。汉中震怖，璋即稽首。"

⑷建以居河上流，故称"河首"也。

⑸魏志曰："泉字妙才，沛国人也，为征西护军，魏太祖使帅诸将讨建，拔之。"

论曰：董卓初以虓阚为情，[1]因遭崩剥之埶，[2]故得蹈藉彝伦，毁裂畿服。(3)夫以刳肝斮趾之性，[4]则群生不足以厌其快，然犹折意缙绅，迟疑陵夺，[5]尚有盗窃之道焉。[6]及残寇乘之，倒山倾海，[7]昆冈之火，自兹而焚，[8]版荡之篇，于焉而极。[9]呜呼，人之生也难矣！[10]天地之不仁甚矣！(11)

⑴诗大雅曰："阚如虓虎。"毛传曰："虎怒之貌也。"

⑵剥犹乱也。左传曰："天实剥乱。"

⑶彝，常也。伦，理也。书云："我不知其彝伦攸口。"左传曰："裂冠毁冕。"畿谓王畿也。服，九服也。

⑷刳，剖也。斮，斩也。纣刳剔孕妇，剖比干之心，斮朝涉之胫。

⑸折，屈也。谓忍性屈情，擢用郑泰、蔡邕、何颙、荀爽等。

⑹庄子曰："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无有邪？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後，义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

⑺残寇谓傕、汜等。

⑻书曰："火炎昆冈，玉石俱焚。"

⑼诗大雅曰："上帝版版，下人卒瘅。"毛苌注："版，反也。瘅，病也。言厉王为政，反先王之道，下人尽病也。"又荡之什曰："荡荡上帝，下人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郑玄注云："荡荡，法度废坏之貌。"

⑽左传曰："人生实难，其有不获死乎？"

⑾老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赞曰：百六有会，[1]过、剥成灾。[2]董卓滔天，干逆三才。[3]方夏崩沸，[4]皇京鞠埃。无礼虽及，余祲遂广。[5]矢延王辂，兵缠魏象。[6]区服倾回，人神波荡。

⑴前书音义曰："四千五百岁为一元，一元之中有九口，阳口五，阴口四。阳为旱，阴为水。"初入元百六岁有阳口，故曰"百六之会"。

⑵易曰大过："栋挠，本末弱也。"剥："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

⑶滔，漫也。书曰："象龚滔天。"

⑷方，四方；夏，华夏也。诗小雅云："百川沸腾，山冢崒崩。"

⑸左传曰："多行无礼，必自及。"

⑹周礼巾车氏掌王之五辂。缠，遶也。魏象，阙也。

校勘记

二三一九页三行董卓字仲颖按：刊误谓依注则"颖"当作"颍"。

二三二 0 页三行杀护羌校尉泠征按：沉家本谓灵纪"泠"作"伶"。

二三二一页二行凉州义从宋建王国等反"凉"原讹"梁"，各本同，径改正。按：种暠传"後凉州羌动，以暠为凉州刺史"，汲本、殿本"凉"并讹"梁"，集解引陈景云说，谓"梁"当作"凉"，汉无梁州，至晋始置耳。

二三二一页二行太守陈懿劝之使(王)[往]按：刊误谓此"王"当作"往"，陈懿劝约使往也。今据改。

二三二一页三行国等扶以到护羌营按：校补谓作"扶"无义，当是"挟"之讹。

二三二二页七行又无壮事按：殿本"事"作"士"，疑讹。

二三二二页一四行浊乱海内按：集解引王补说，谓袁纪"浊"作"汨"。

二三二三页二行中常侍段珪"段"原讹"口"，径改正。下同，不悉出校记。

二三二三页八行晋赵鞅取晋阳之甲以逐荀寅与士吉射[荀寅与士吉射]者曷为[者也]注有脱文，不可句读，今据公羊传补。

二三二三页一一行下数百万膏腴美田按：沉家本谓"下"字不可解，当依魏志董卓传注作"京畿诸郡"四字。

二三二五页八行今岐州县按："岐"原讹"歧"，径改正。

二三二五页九行置(丞)令[丞]刊误谓汉书内皆言"令丞"，此不合倒之。今据改。按：魏志卓传作"置家令丞"。

二三二六页一二行汉阳周珌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章怀注引英雄记，云周毖武威人，此与蜀志许靖传俱云"汉阳"，未知孰是。又引惠栋说，谓袁宏纪云"侍中周毖"，魏志亦作"毖"。

二三二六页一二行侍中汝南伍琼按：集解引惠栋说，谓魏志云"城门校尉汝南伍琼"。

二三二七页六行献帝春秋咨作资按：魏志亦作"资"。

二三二七页一五行悉烧宫庙官府居家按：集解引惠栋说，谓魏志引续汉书"居家"作"民家"。

二三二八页一一行聚兵于陕“陕”原譌“陜”，径改正。下同。

二三二九页五行从东第三门按：刊误谓案文少“名宣阳”三字。

二三二九页七行(贡)[黸]馈周急据殿本改。按：王先谦谓作“黸”是。

二三二九页一四行今俗以事干人者谓之相竿摩汲本“相竿摩”之“竿”作“干”。

按：校补谓注本通竿于干，承上“干人”来，作“干”为长。

二三三０页一行卓施帐幔饮设按：校补谓案魏志原文本无“设”字，此“饮设”当作“设饮”。

二三三０页二行偃转(柸)[杯]案闲按：“柸”非“杯”字，各本并譌，今改正。

二三三一页一一行骑都尉李肃按：通鉴考异谓袁纪作“李顺”。

二三三一页一四行主簿田仪按：魏志作“田景”。

二三三二页五行瑞字君荣殿本考证谓何焯校本“荣”改“策”。按：王允传作“策”。

二三三二页五行封子萌津亭侯按：殿本“津”作“车”。

二三三二页九行侠叉卓车汲本“侠”作“挟”。按：侠与挟通。

二三三三页一三行卫尉种拂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案献帝纪、种拂传皆云“太常”，非“卫尉”也。

二三三四页五行袁宏纪曰“纪”原作“记”，径改正。按：注中纪记互误，各本多有，以後径改正，不出校记。

二三三五页四行右中郎将刘范集解引惠栋说，谓本纪及种劭传皆云“左中郎将”。

按：沈家本谓魏志卓传、蜀志刘焉传并作“左中郎将”。

二三三五页五行前凉州刺史种劭按：“劭”原譌“邵”，各本并譌，径改正。

二三三六页二行便忿愤恚怒按：“恚”原譌“喜”，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二三二六页七行皆诣省阁谢按：刊误谓案文“阁”当作“合”。

二三三七页一三行寻复欲徙帝于池阳黄白城按：“徙”原譌“徒”，径改正。

二三三八页九行歌讴击鼓下神祭按：沈家本谓魏志裴注引献帝起居注，“祭”上有“祠”字，此夺。

二三三八页一０行左中郎将李国持节拜傕为大司马按：沈家本谓魏志注“李国”作“李固”。又按：“持”原譌“特”，径改正。

二三三九页二行济使太官令孙笃校尉张式按：校补引柳从辰说，谓袁纪作“太官令狐笃、绥民校尉张裁”。

二三三九页三行是天子非按：袁纪作“此天子非也”。沈家本谓魏志注“非”作“邪”。

二三四０页一一行拜胡才征东将军按：校补谓案照下文“征”上亦应有“为”字。

二三四０页一五行鈢年二十五按：“鈢”原譌“俊”，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二三四０页一五行其督战訾宝按：校补引柳从辰说，谓袁纪“訾宝”作“訾置”。

二三四一页二行有三十六难按：袁纪同。汲本、殿本“难”作“滩”，魏志注引献帝纪同。

二三四一页二行旧故[有]河师犹时有倾危“旧故河师”不成文理，今据袁纪补一“有”字。按：魏志注作“有师犹有倾覆”。

二三四一页五行按：校补谓此注当在上文“唯皇后、宋贵人俱”下。

二三四一页一０行魏(志)[书]曰据惠栋补注改。按：注所引乃王沈魏书文，魏志董卓传裴注亦引之。

二三四一页一０行诸将或遣婢诣省问刊误谓“问”当作“合”。今按：魏志董卓传裴注引正作“合”。集解引周寿昌说，谓此时天子居棘篱中，尚有何省合可诣乎？省问即存问，恐魏书本如是，不必作“合”字也。

二三四二页七行明年左将军刘备诱奉斩之按：李慈铭谓案三国志先主传，是时尚为镇东将军，未拜左将军也。

二三四二页一０行侍中(壶)[台]崇集解引惠栋说，谓“壶”当作“台”，详见献帝纪。今据改。

二三四三页四行四年张杨为其将杨丑所杀集解引钱大昕说，谓案献帝纪，在三年十二月。按：校补谓袁纪亦属之三年，与献纪合。又“杨丑”袁纪作“眭固”，亦异。

二三四三页一五行太仆端之子也按：殿本“端”作“瑞”。

二三四四页二行使弟岳于城上作偃月营按：“岳”原作“岳”，而下文又作“岳”，今据汲本、殿本径改为“岳”，俾前後一致，与魏志亦合。

二三四四页三行阜少长(诣)口家刊误谓此言阜自少长于口家，後人不晓，妄加一“诣”字。按：魏志杨阜传亦作“阜少长口家”，今据删。

二三四四页五行得口母[口母]骂之曰按：不重“口母”二字，则文意不明，今据魏志杨阜传补。

二三四四页一０行泉字妙才汲本、殿本“泉”作“渊”。按：此避唐讳，漏未追改。

二三四六页五行掌王之五辂按：“王”原讹“主”，径改正。

後汉书卷七十三　刘虞公孙瓒陶谦列传第六十三

刘虞字伯安，东海郯人也。[1]祖父嘉，光禄勋。虞初举孝廉，稍迁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德化，自鲜卑、乌桓、夫余、秽貊之辈，皆随时朝贡，无敢扰边者，百姓歌悦之。公事去官。中平初，黄巾作乱，攻破冀州诸郡，拜虞甘陵相，绥抚荒余，以蔬俭率下。迁宗正。

[1]谢承书曰：“虞父舒，丹阳太守。虞通五经，东海(王)恭[王]之後。”

後车骑将军张温讨贼边章等，发幽州乌桓三千突骑，而牢禀逋悬，皆畔还本国。(1)前中山相张纯私谓前太山太守张举曰：“今乌桓既畔，皆愿为乱，凉州贼起，朝廷不能禁。又洛阳人妻生子两头，此汉祚衰尽，天下有两主之征也。子若与吾共率乌桓之众以起兵，庶几可定大业。”举因然之。四年，纯等遂与乌桓大人共连盟，攻蓟下，燔烧城郭，虏略百姓，杀护乌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终等，众至十余万，屯肥如。[2]举称“天子”，纯称“弥天将军安定王”，移书州郡，云举当代汉，告天子避位，口公卿奉迎。纯又使乌桓峭王等[3]步骑五万，入青冀二州，攻破清河、平原，杀害吏民。朝廷以虞威信素著，恩积北方，明年，复拜幽州牧。虞到蓟，罢省屯兵，务广恩信。遣使告峭王等以朝恩宽弘，开许善路。又设赏购举、纯。举、纯走出塞，余皆降散。纯为其客王政所杀，送首诣虞。灵帝遣使者就拜太尉，封容丘侯。[4]

[1]前书音义曰：“牢，贾直也。”禀，食也。言军粮不续也。

[2]肥如，县，属辽西郡，故城在今平州。

[3]峭音七笑反。

[4]容丘，县，属东海郡。

及董卓秉政，遣使者授虞大司马，进封襄贲侯。初平元年，复征代袁隗为太傅。

道路隔塞，王命竟不得达。旧幽部应接荒外，资费甚广，岁常割青、冀赋调二亿有余，以给足之。时处处断绝，委输不至，而虞务存宽政，劝督农植，开上谷胡市之利，通渔阳盐铁之饶，民悦年登，谷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黄巾之难归虞者百余万口，皆收视温恤，为安立生业，流民皆忘其迁徙。虞虽为上公，天性节约，敝衣绳履，食无兼肉，远近豪俊夙僭奢者，莫不改操而归心焉。[1]

[1]夙犹旧也。

初，诏令公孙瓒讨乌桓，受虞节度。瓒但务会徒众以自强大，而纵任部曲，颇侵扰百姓，而虞为政仁爱，念利民物，由是与瓒渐不相平。二年，冀州刺史韩馥、勃海太守袁绍及山东诸将议，以朝廷幼冲，逼于董卓，[1]远隔关塞，不知存否，以虞宗室长者，欲立为主。乃遣故乐浪太守张岐等赍议，上虞尊号。

虞见岐等，厉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乱，主上蒙尘。[2]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国耻。诸君各据州郡，宜共勠力，[3]尽心王室，而反造逆谋，以相垢误邪！”

固拒之。馥等又请虞领尚书事，承制封拜，复不听。遂收斩使人。于是选掾右北平田畴、从事鲜于银[4]蒙险闲行，奉使长安。献帝既思东归，见畴等大悦。

时虞子和为侍中，因此遣和潜从武关出，告虞将兵来迎。道由南阳，後将军袁术闻其状，遂质

和，使报虞遣兵俱西。虞乃使数千骑就和奉迎天子，而术竟不遣之。

⑴时献帝年十岁。

⑵左传曰，周襄王出奔于郑，鲁臧文仲曰："天子蒙尘于外。"

⑶说文曰："勠力，并力也。"左传曰："勠力同心。"音力凋反，又音六。

⑷魏志曰："畴字子春，右北平无终人。好读书，善击囗。刘虞署为从事。

太祖北征乌桓，令畴将众(止)[上]徐无，出卢龙，历平刚，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余里，虏乃惊，太祖与战，大斩获，论功封畴。畴上疏自陈，太祖令夏侯惇喻之。畴曰：'岂可卖卢龙塞以易赏禄哉？'"初，公孙瓒知术诈，固止虞遣兵，虞不从，瓒乃阴劝术执和，使夺其兵，自是与瓒仇怨益深。和寻得逃术还北，复为袁绍所留。瓒既累为绍所败，而犹攻之不已，虞患其黩武，[1]且虑得志不可复制，固不许行，而稍节其禀假。瓒怒，屡违节度，又复侵犯百姓。虞所赍赏典当胡夷，[2]瓒数抄夺之。积不能禁，乃遣驿使奉章陈其暴掠之罪，瓒亦上虞禀粮不周，二奏交驰，互相非毁，朝廷依违而已。瓒乃筑京于蓟城以备虞。[3]虞数请瓒，辄称病不应。虞乃密谋讨之，以告东曹掾右北平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领，以公为归，谋臣爪牙，不可无也。瓒文武才力足恃，虽有小恶，固宜容忍。"虞乃止。

⑴黩犹慢也，数也。尚书曰"黩于祭祀"也。

⑵当音丁浪反。

⑶京，高丘也，言高筑丘垒以备虞焉。解见献帝纪。

顷之攸卒，而积忿不已。四年冬，遂自率诸屯兵众合十万人以攻瓒。将行，从事代郡程绪免胄而前曰："公孙瓒虽有过恶，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先告晓使得改行，而兵起萧墙，非国之利。加胜败难保，不如驻兵，以武临之，瓒必悔祸谢罪，所谓不战而服人者也。"虞以绪临事沮议，遂斩之以徇。戒军士曰："无伤余人，杀一伯珪而已。"时州从事公孙纪者，瓒以同姓厚待遇之。纪知虞谋而夜告瓒。瓒时部曲放散在外，仓卒自惧不免，乃掘东城欲走。虞兵不习战，又爱人庐舍，囗不听焚烧，急攻围不下。瓒乃简募锐士数百人，因风纵火，直冲突之。虞遂大败，与官属北奔居庸县。[1]瓒追攻之，三日城陷，遂执虞并妻子还蓟，犹使领州文书。会天子遣使者段训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瓒前将军，封易侯，假节督幽、并、(司)[青]、冀。瓒乃诬虞前与袁绍等欲称尊号，胁训斩虞于蓟市。先坐而囗曰："若虞应为天子者，天当风雨以相救。"时旱埶炎盛，遂斩焉。传首京师，故吏尾敦于路劫虞首归葬之。[2]瓒乃上训为幽州刺史。虞以恩厚得众，怀被北州，百姓流旧，莫不痛惜焉。

⑴居庸县属上谷郡，有关。

⑵尾敦，姓名。

初，虞以俭素为操，冠敝不改，乃就补其穿。及遇害，瓒兵搜其内，而妻妾服罗纨，盛绮饰，时人以此疑之。和後从袁绍报瓒云。

公孙瓒字伯珪，辽西令支人也。[1]家世二千石。瓒以母贱，遂为郡小吏。为人美姿貌，大音声，言事辩慧。[2]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3]後从涿郡卢植学于缑氏山中，略见书传。举上计吏。太守刘君坐事槛车征，官法不听吏下亲近，瓒乃改容服，诈称侍卒，身执徒养，御车到洛阳。太守当徙日南，瓒具豚酒于北芒上，祭辞先人，酹觞祝曰："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日南多瘴气，恐或不还，便当长辞坟茔。"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观者莫不叹息。既行，于道得赦。

⑴令音力定反。支音巨移反。

⑵典略曰："瓒性辩慧，每白事，常兼数曹，无有忘误。"

⑶魏志曰："侯太守妻之以女。"

瓒还郡，举孝廉，除辽东属国长史。尝从数十骑出行塞下，卒逢鲜卑数百骑。

瓒乃退入空亭，约其从者曰："今不奔之，则死尽矣。"乃自持两刃矛，驰出冲贼，杀伤数十人，瓒左右亦亡其半，遂得免。

中平中，以瓒督乌桓突骑，车骑将军张温讨凉州贼。[1]会乌桓反畔，与贼张纯等攻击蓟中，瓒率所领追讨纯等有功，迁骑都尉。张纯复与畔胡丘力居等寇渔阳、河间、勃海，入平原，多所杀略。

瓒追击战于属国石门，[2]虏遂大败，囗妻子踰塞走，悉得其所略男女。瓒深入无继，反为丘力居等所围于辽西管子城，二百余日，粮尽食马，马尽囗弩楯，力战不敌，乃与士卒辞诀，各分散还。

时多雨雪，队坑死者十五六，虏亦饥困，远走柳城。诏拜瓒降虏校尉，封都亭侯，复兼领属国长史。职统戎马，连接边寇。每闻有警，瓒辄厉色愤怒，如赴雠敌，望尘奔逐，或继之以夜战。虏识瓒声，惮其勇，莫敢抗犯。

(1)贼即边章等。

(2)石门，山名，在今营州柳城县西南。

瓒常与善射之士数十人，皆乘白马，以为左右翼，自号“白马义从”。乌桓更相告语，避白马长史。乃画作瓒形，驰骑射之，中者咸称万岁。虏自此之後，遂远窜塞外。

瓒志埽灭乌桓，而刘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与虞相忤。初平二年，青、徐黄巾三十万众入勃海界，欲与黑山合。瓒率步骑二万人，逆击于东光南，大破之，[1]斩首三万余级。贼囗其车重数万两，奔走度河。瓒因其半济薄之，贼复大破，死者数万，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万余人，车甲财物不可胜筭，威名大震。拜奋武将军，封蓟侯。

(1)东光，今沧州县。

瓒既谏刘虞遣兵就袁术，而惧术知怨之，乃使从弟越将千余骑诣术自结。术遣越随其将孙坚，击袁绍将周昕，越为流矢所中死。瓒因此怒绍，遂出军屯盘河，将以报绍。[1]乃上疏曰：“臣闻皇羲已来，君臣道著，张礼以导人，设刑以禁暴。今车骑将军袁绍，托承先轨，爵任崇厚，而性本淫乱，情行浮薄。昔为司隶，值国多难，太后承摄，何氏辅朝。[2]绍不能举直措枉，而专为邪媚，招来不轨，疑误社稷，至令丁原焚烧孟津，[3]董卓造为乱始。绍罪一也。卓既无礼，帝主见质。绍不能开设权谋，以济君父，而囗置节传，[4]迸窜逃亡。忝辱爵命，背违人主，绍罪二也。绍为勃海，当攻董卓，而默选戎马，不告父兄，至使太傅一门，累然同毙。不仁不孝，绍罪三也。[5]绍既兴兵，涉历二载，不恤国难，广自封植。乃多引资粮，专为不急，割刻无方，考责百姓，其为痛怨，莫不咨嗟。绍罪四也。逼迫韩馥，窃夺其州，矫刻金玉，以为印玺，每有所下，辄皁囊施检，文称诏书。[6]昔亡新僭侈，渐以即真。[7]观绍所拟，将必阶乱。[8]绍罪五也。绍令星工伺望祥妖，[9]赂遗财货，与共饮食，克会期日，攻钞郡县。此岂大臣所当施为？绍罪六也。绍与故虎牙都尉刘勋，首共造兵，勋降服张杨，累有功瞠，而以小忿枉加酷害。信用谗慝，济其无道，绍罪七也。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贡，绍以贪惏，[10]横责其钱，钱不备毕，二人并命。绍罪八也。春秋之义，子以母贵。[11]绍母亲为傅婢，地实微贱，据职高重，享福丰隆。有苟进之志，无虚退之心，绍罪九也。又长沙太守孙坚，前领豫州刺史，遂能驱走董卓，埽除陵庙，忠勤王室，其功莫大。绍遣小将盗居其位，断绝坚粮，不得深入，使董卓久不服诛。绍罪十也。昔姬周政弱，王道陵迟，天子迁徙，诸侯背畔，故齐桓立柯(会)[亭]之盟，[12]晋文为践土之会，[13]伐荆楚以致菁茅，[14]诛曹、卫以章无礼。[15]臣虽阘茸，名非先贤，[16]蒙被朝恩，负荷重任，职在鈇钺，奉辞伐罪，[17]辄与诸将州郡共讨绍等。若大事克捷，罪人斯得，[18]庶续桓文忠诚之瞠。“遂举兵攻绍，于是冀州诸城悉畔从瓒。

(1)般即尔雅九河钩盘之河也。其枯河在今沧州乐陵县东南。

(2)谓何进也。

(3)续汉书曰：“何进欲诛中常侍赵忠等，进乃诈令武猛都尉丁原放兵数千人，为贼于河内，称‘黑山伯’，上事以诛忠等为辞，烧平阴、河津莫府人舍，以怖动太后。”

(4)传音丁恋反。

(5)左传曰：“两释累囚。”杜预曰：“累，系也。”前书音义曰：“诸不以罪死曰累。”毙，踣也。董卓恨绍起兵山东，乃诛绍叔父太傅隗，及宗族在京师者，尽诛灭之。

(6)汉官仪曰：“凡章表皆启封，其言密事得皁囊。”说文曰：“检，书署也。”

今俗谓之排，其字从“木”。

(7)亡新，王莽。

(8)阶，梯也。诗曰：“职为乱阶。”

⑼星工，善星者。

⑽惏音力含反。

⑾公羊传曰“桓公幼而贵，隐公长而卑，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也。

⑿春秋：“公会齐侯盟于柯。”公羊传曰：“齐桓公之信著于天下，自柯之盟始也。”

⒀践土，郑地也。左传，周襄王出居于郑，晋文公重耳为践土之会，率诸侯朝天子，以成霸功。

⒁菁茅，灵茅，以供祭祀也。左传曰僖四年，齐桓伐楚，责之曰：“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寡人是征。”

⒂左传僖二十八年，晋侯伐曹，假道于卫，卫人不许，还自河南济，侵曹伐卫，责其无礼也。

⒃阘犹下也。茸，细也。阘音吐盍反。茸音人勇反。

⒄鈇音方于反。莝，刃也。钺，斧也。

⒅尚书：“周公东征，三年，罪人斯得。”

绍惧，乃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绶授瓒从弟范，遣之郡，欲以相结。而范遂背绍，领勃海兵以助瓒。瓒乃自署其将帅为青、冀、兖三州刺史，又悉置郡县守令，与绍大战于界桥。[1]瓒军败还蓟。绍遣将崔巨业将兵数万攻围故安不下，退军南还。瓒将步骑三万人追击于巨马水，[2]大破其众，死者七八千[人]。

乘胜而南，攻下郡县，遂至平原，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揩据有齐地。绍复遣兵数万与揩连战二年，粮食并尽，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无青草。[3]绍乃遣子谭为青州刺史，揩与战，败退还。

⑴桥名。解见献帝纪。

⑵水在幽州归义县界，自易州遒县界流入。

⑶左传齐侯伐鲁，语展喜曰：“室如悬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

是岁，瓒破禽刘虞，尽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谣曰：“燕南垂，赵北际，中央不合大如砺，唯有此中可避世。”瓒自以为易地当之，遂徙镇焉。[1]

乃盛脩营垒，楼观数十，临易河，通辽海。

⑴前书易县属涿郡，续汉志曰属河间。瓒所居易京故城在今幽州归义县南十八里。

刘虞从事渔阳鲜于辅等，合率州兵，欲共报瓒。辅以燕国阎柔素有恩信，推为乌桓司马。柔招诱胡汉数万人，与瓒所置渔阳太守邹丹战于潞北，斩丹等四千余级。乌桓峭王感虞恩德，率种人及鲜卑七千余骑，共辅南迎虞子和，与袁绍将曲义合兵十万，共攻瓒。兴平二年，破瓒于鲍丘，[1]斩首二万余级。瓒遂保易京，开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岁余，曲义军粮尽，士卒饥困，余众数千人退走。瓒徼破之，尽得其车重。

⑴鲍丘，水名也，又名路水，在今幽州渔阳县。

是时旱蝗谷贵，民相食。瓒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记过忘善，睚眦必报，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以职分富贵，不谢人惠”。故所宠爱，类多商贩庸儿。所在侵暴，百姓怨之。于是代郡、广阳、上谷、右北平各杀瓒所置长吏，复与辅、和兵合。瓒虑有非常，乃居于高京，以铁为门。斥去左右，男人七岁以上不得入易门。专侍姬妾，其文簿书记皆汲而上之。令妇人习为大言声，使闻数百步，以传宣教令。疏远宾客，无所亲信，故谋臣猛将，稍有乖散。自此之後，希复攻战。或问其故。瓒曰：“我昔驱畔胡于塞表，埽黄巾于孟津，当此之时，谓天下指麾可定。[1]至于今日，兵革方始，观此非我所决，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楼不攻。今吾诸营楼囗千里，[2]积谷三百万斛，食此足以待天下之变。”

⑴九州春秋曰：“瓒曰：‘始天下兵起，我谓唾掌而决。’”⑵“囗”即“橹”字，见说文。释名曰：“橹，露也。上无覆屋。”

建安三年，袁绍复大攻瓒。瓒遣子续请救于黑山诸帅，而欲自将突骑直出，傍西山以断绍後。长史关靖谏曰：“今将军将士，莫不怀瓦解之心，所以犹能相守者，顾恋其老小，而恃将军为主故耳。

坚守旷日，或可使绍自退。若舍之而出，後无镇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瓒乃止。绍渐相攻逼，瓒众日蹙，乃却，筑三重营以自固。

四年春，黑山贼帅张燕与续率兵十万，三道来救瓒。未及至，瓒乃密使行人赍书告续曰：“昔周末丧乱，僵尸蔽地，以意而推，犹为否也。不图今日亲当其锋。

袁氏之攻，状若鬼神，梯冲舞吾楼上，鼓角鸣于地中，日穷月急，不遑启处。

鸟口归人，滀水陵高，[1]汝当碎首于张燕，驰骤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动。[2]且厉五千铁骑于北隰之中，[3]起火为应，吾当自内出，奋扬威武，决命于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虽广，不容汝足矣。“绍候得其书，[4]如期举火，瓒以为救至，遂便出战。绍设伏，瓒遂大败，复还保中小城。自计必无全，乃悉缢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绍兵趣登台斩之。

(1)滀音丑六反，喻急也。

(2)言相感也。

(3)下湿曰隰。

(4)献帝春秋“候者得书，绍使陈琳易其词”，即此书。

关靖见瓒败，叹恨曰：“前若不止将军自行，未必不济。吾闻君子陷人于危，必同其难，岂可以独生乎！”乃策马赴绍军而死。续为屠各所杀。[1]田揩与袁绍战死。

(1)屠各，胡号。

鲜于辅将其众归曹操，操以辅为度辽将军，封都亭侯。阎柔将部曲曹操击乌桓，拜护乌桓校尉，封关内侯。

张燕既为绍所败，人众稍散。曹操将定冀州，乃率众诣邺降，拜平北将军，封安国亭侯。

论曰：自帝室王公之胄，皆生长脂腴，不知稼穑，其能厉行饬身，卓然不群者，或未闻焉。[1]刘虞守道慕名，以忠厚自牧。[2]美哉乎，季汉之名宗子也！

若虞瓒无闲，同情共力，纠人完聚，口保燕、蓟之饶，[3]缮兵昭武，[4]以临群雄之隙，舍诸天运，征乎人文，则古之休烈，何远之有！[5]

(1)前书班固曰：“夫唯大雅，卓尔不群者，河间献王之谓与？”故论引焉。

(2)牧，养也。易曰：“卑以自牧。”

(3)纠，收也。

(4)缮，脩也。左传曰：“缮甲兵。”

(5)天运犹天命也。人文犹人事也。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陶谦字恭祖，丹阳人也。[1]少为诸生，仕州郡，[2]四迁为车骑将军张温司马，西讨边章。会徐州黄巾起，以谦为徐州刺史，击黄巾，大破走之，境内晏然。

(1)丹阳郡丹阳县人也。吴书曰：“陶谦父，故余姚长。谦少孤，始以不羁闻于县中。年十四，犹缀帛为幡，乘竹马而戏，邑中儿童皆随之。故仓梧太守同县甘公出遇之，见其容貌，异而呼之，与语甚悦，许妻以女。甘夫人怒曰：‘陶家儿遨戏无度，于何以女许之？’甘公曰：‘彼有奇表，长必大成。’遂与之。”

(2)吴书曰：“陶谦察孝廉，拜尚书郎，除舒令。郡太守张盘，同郡先辈，与谦父友，谦耻为之屈。尝[以]舞属谦，谦不为起，固强之乃舞，舞又不转。

盘曰：‘不当转邪？’曰：‘不可转，转则胜人。’“时董卓虽诛，而李傕、郭汜作乱关中。是时四方断绝，谦每遣使闲行，奉贡西京。诏迁为徐州牧，加安东将军，封溧阳侯。[1]是时徐方百姓殷盛，谷实甚丰，流民多归之。而谦信用非所，刑政不理。别驾从事赵昱，知名士也，而以忠直见疎，出为广陵太守。[2]曹宏等谗慝小人，谦甚亲任之，良善多被其害。由斯渐乱。

下邳(阎)[阙]宣自称“天子”，谦始与合从，後遂杀之而并其众。

(1)溧阳今宣州县也。溧音栗。

(2)谢承书曰：“谦奏昱茂才，迁为太守。”

初，曹操父嵩避难琅邪，时谦别将守阴平，[1]士卒利嵩财宝，遂袭杀之。初平四年，曹操击谦，

破彭城傅阳。[2]谦退保郯，操攻之不能克，乃还。过拔取虑、睢陵、夏丘，皆屠之。[3]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初三辅遭李傕乱，百姓流移依谦者皆歼。[4]

⑴县名，属东海国，故城在今沂州承县西南。

⑵县名，属彭城国，本春秋时偪阳也。楚宣王灭宋，改曰傅阳，故城在今沂州承县南。

⑶取虑音秋闾，县名，属下邳郡，故城在今泗州下邳县西南。睢陵，县，在下邳县东南。夏丘，县，属沛郡，故城今泗州虹县是。

⑷歼、尽也。左传曰：“门官歼焉。”

兴平元年，曹操复击谦，略定琅邪、东海诸县，谦惧不免，欲走归丹阳。会张邈迎吕布据兖州，操还击布。是岁，谦病死。

初，同郡人笮融，[1]聚众数百，往依于谦，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运粮。

遂断三郡委轮，大起浮屠寺。[2]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3]及曹操击谦，徐方不安，融乃将男女万口、马三千匹走广陵。广陵太守赵昱待以宾礼。融利广陵资货，遂乘酒酣杀昱，放兵大掠，因以过江，南奔豫章，杀郡守朱皓，入据其城。後为杨州刺史刘繇所破，走入山中，为人所杀。

⑴笮音侧格反。

⑵浮屠，佛也。解见西羌传。

⑶献帝春秋曰：“融敷席方四五里，费以巨万。”

昱字符达，琅邪人。清己疾恶，潜志好学，虽亲友希得见之。为人耳不邪听，目不妄视。太仆种拂举为方正。

赞曰：襄贲励德，维城燕北。[1]仁能洽下，忠以卫国。伯珪疎犷，武才趫猛。(2)虞好无终，绍埶难并。徐方歼耗，实谦为梗。

⑴励，勉也。

⑵趫音去骄反。

校勘记

二三五三页六行东海(王)恭[王]之後刊误谓“王恭”当作“恭王”。按：魏志公孙瓒传裴注引吴书亦作“东海恭王”，今据改。

二三五三页七行前中山相张纯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南匈奴、乌桓传俱作“前中山太守”。按：张森楷校勘记谓中山是国，两汉初未为郡，不应有太守，作“相”是也，两传自误耳。

二三五五页一三行畴字子春按：魏志“春”作“泰”，袁纪同。

二三五五页一三行令畴将众(止)[上]徐无据殿本改。按：王先谦谓作“上”是。

二三五五页一四行历平刚按：魏志“刚”作“冈”。

二三五七页三行使者段训“段”原譌“口”，径改正。按：校补引柳从辰说，谓袁纪“段”作“殷”。

二三五七页三行假节督幽并(司)[青]冀据汲本、殿本改。

二三五八页一0行以瓒督乌桓突骑车骑将军张温讨凉州贼按：沉家本谓“突骑”下疑有夺字，或是“从”字，或是“属”字。

二三五八页一四行远走柳城按：刊误谓“远”当作“还”。

二三五九页四行善射之士数十人按：集解引惠栋说，谓依英雄记“十”当作“千”，数十人安能为左右翼也？

二三五九页一二行击袁绍将周昕按：殿本考证谓“昕”魏志作“昂”。

二三五九页一二行遂出军屯盘河魏志“盘”作“盘”。按：盘盘通作。

二三六０页一三行故齐桓立柯(会)[亭]之盟集解引钱大昕说，谓“会”当作“亭”。按：魏志裴注引典略作“亭”，今据改。

二三六一页二行般即尔雅九河钩盘之河也汲本、殿本“盘”作“般”。按：般、盘、盘三字通作。赵一清谓盘河即般河，水经河水注所谓“东入般县为般河”也。

二三六二页八行死者七八千[人]据汲本、殿本补。

二三六二页八行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揩按：校补谓“揩”魏志作“楷”，通鉴从之。

二三六四页三行我谓唾掌而决按：汲本、殿本“掌”作“手”。

二三六五页一四行纠人完聚口保燕蓟之饶刊误谓“人”下当有一“众”字。集解引周寿昌说，谓以“纠人完聚”为句，“口”字属下读亦可，口即畜字。校补谓“人”下盖本有“民”字，乃“纠人民”句，“完聚口”句，“保燕、蓟之饶”句，唐本避讳，省去“民”字，遂乖文法耳。按：诸说皆言之成理，今依周说，以“口”字属下读为句。

二三六五页一四行舍诸天运按：殿本考证王会汾谓案文义“舍”当作“合”。

二三六六页七行为车骑将军张温司马按：集解引惠栋说，谓魏志云参车骑将军张温军事也。

二三六六页一二行尝[以]舞属谦沉家本谓“尝”下夺“以”字，当据魏志注补。今据补。

二三六七页三行下邳(阎)[阙]宣自称天子刊误谓案纪作“阙宣”；仍云阙党童子之後，此作“阎”，误。又集解引惠栋说，谓魏志作“阙”。今据改。

二三六七页八行谦退保郯按：“郯”原譌“剡”，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二三六八页七行杀郡守朱皓按：集解本“皓”作“皓”，引惠栋说，谓皓字文渊，见献帝春秋，俗作“皓”。

後汉书卷七十四上　袁绍刘表列传第六十四上

绍子谭

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人，司徒汤之孙。父成，五官中郎将，[1](绍)壮健好交结，大将军梁冀以下莫不善之。

(1)袁山松书曰：“绍，司空逢之孽子，出後伯父成。”魏书亦同。英雄记：“成字文开，与梁冀结好，言无不从。京师谚曰：‘事不谐，问文开。’”

绍少为郎，除濮阳长，遭母忧去官。三年礼竟，追感幼孤，又行父服。[1]服阕，徙居洛阳。绍有姿貌威容，爱士养名。[2]既累世台司，宾客所归，加倾心折节，莫不争赴其庭，士无贵贱，与之抗礼，辎軿柴毂，填接街陌。[3]内官皆恶之。中常侍赵忠言于省内曰：“袁本初坐作声价，好养死士，不知此儿终欲何作。”叔父太傅隗闻而呼绍，以忠言责之，绍终不改。

(1)英雄记曰，凡在冢庐六年。

(2)英雄记曰：“绍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又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皆为奔走之友。”

(3)说文曰：“軿车，衣车也。”郑玄注周礼曰：“軿犹屏也，取其自蔽隐。”柴毂，贱者之车。

後辟大将军何进掾，为侍御史、虎贲中郎将。中平五年，初置西园八校尉，以绍为佐军校尉。[1]

(1)乐资山阳公载记曰：“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屯骑校尉鲍鸿为下军校尉，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赵融为助军左校尉，冯芳为助军右校尉，谏议大夫夏牟为左校尉，淳于琼为右校尉：凡八人，谓之西园军，皆统于硕。”此云“佐军”，与彼文不同。

灵帝崩，绍劝何进征董卓等众军，胁太后诛诸宦官，转绍司隶校尉。语已见何进传。及卓将兵至，骑都尉太山鲍信说绍曰：[1]“董卓拥制强兵，将有异志，今不早图，必为所制。及其新至疲劳，袭之可禽也。”绍畏卓，不敢发。顷之，卓议欲废立，谓绍曰：“天下之主，宜得贤明，每念灵帝，

令人愤毒。[2]董侯似可，今当立之。”绍曰：“今上富于春秋，未有不善宣于天下。若公违礼任情，废嫡立庶，恐众议未安。”卓案囗叱绍曰：“竖子敢然！天下之事，岂不在我？

我欲为之，谁敢不从！”绍诡对曰：“此国之大事，请出与太傅议之。”卓复言“刘氏种不足复遗”。绍勃然曰：“天下健者，岂惟董公！”横刀长揖径出。[3]

悬节于上东门，[4]而奔冀州。

(1)魏书曰：“信，太山(阳)平[阳]人也。少有大节，宽厚爱人，沉毅有谋。说绍不从，乃引军还乡里。”

(2)毒，恨也。

(3)英雄记曰：“绍揖卓去，坐中惊愕。卓新至，见绍大家，故不敢害。”

(4)洛阳城东面北头门也。山阳公载记曰：“卓以袁绍囗节，改第一葆为赤旄。”

董卓购募求绍。时侍中周珌、城门校尉伍琼为卓所信待，琼等阴为绍说卓曰：“夫废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绍不达大体，恐惧出奔，非有它志。今急购之，势必为变。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徧于天下，若收豪杰以聚徒众，英雄因之而起，则山东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绍喜于免罪，必无患矣。”卓以为然，乃遣授绍勃海太守，封邟乡侯。[1]绍犹称兼司隶。

(1)前书颍川有周承休侯国，元帝置。元始二年更名邟，音囗浪反。

初平元年，绍遂以勃海起兵，(以)[与]从弟後将军术、冀州牧韩馥、[1]

豫州刺史孔囗、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河内太守王匡、山阳太守袁遗、东郡太守桥瑁、[2]济北相鲍信等同时俱起，众各数万，以讨卓为名。绍与王匡屯河内，囗屯颍川，馥屯邺，余军咸屯酸枣，约盟，遥推绍为盟主。绍自号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

(1)馥字文节，颍川人也。

(2)英雄记曰，孔囗字公绪，陈留人也。王匡字公节，泰山人也。袁遗字伯业，绍从弟术字公路，汝南汝阳人也。桥瑁字符玮，桥玄族子，先为兖州刺史，甚有威惠。魏氏春秋云刘岱恶而杀之。

董卓闻绍起山东，乃诛绍叔父隗，及宗族在京师者，尽灭之。[1]卓乃遣大鸿胪韩融、少府阴循、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循、越骑校尉王瑛譬解绍等诸军。绍使王匡杀班、瑛、吴循等，[2]袁术亦执杀阴循，惟韩融以名德免。

(1)献帝春秋曰：“太傅袁隗，太仆袁基，术之母兄，卓使司隶宣璠(尺)[尽]囗收之，母及姊妹婴孩以上五十余人下狱死。”卓别传曰：“悉埋青城门外东都门内，而加书焉。又恐有盗取者，复以尸送郿藏之。”

(2)海内先贤传曰：“韩融字符长，颍川人。”楚国先贤传曰：“阴循字符基，南阳新野人也。”汉末名士录曰；“胡母班字季友，泰山人，名在八厨。”谢承书曰：“班，王匡之妹夫。匡受绍旨，收班系狱，欲杀以徇军。班与匡书，略曰：‘足下拘仆于狱，欲以衅鼓，此何悖暴无道之甚者也？仆与董卓何亲戚？义岂同恶？足下张虎狼之口，吐长蛇之毒，恚卓迁怒，何其酷哉！死者人之所难，然耻为狂夫所害。若亡者有灵，当诉足下于皇天。夫婚姻者祸福之几，今日著矣。曩为一体，今为血雠，亡人二女，则君之甥，身没之後，慎勿令临仆尸骸。’匡得书，抱班二子哭，班遂死于狱。”

是时豪杰既多附绍，且感其家祸，人思为报，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为名。韩馥见人情归绍，忌(方)[其]得众，恐将图己，常遣从事守绍门，不听发兵。

桥瑁乃诈作三公移书，传驿州郡，说董卓罪恶，天子危逼，企望义兵，以释国难。馥于是方听绍举兵。乃谋于众曰：“助袁氏乎？助董氏乎？”治中刘惠勃然曰：“兴兵为国，安问袁、董？”[1]馥意犹深疑于绍，每贬节军粮，欲使离散。

(1)英雄记曰：“刘子惠，中山人。兖州刺史刘岱与其书，道‘卓无道，天下所共攻，死在旦暮，不足为忧。但卓死之後，当复回师讨文节。拥强兵，何凶逆，宁可得置’。封书

与馥，馥得此大惧，归咎子惠，欲斩之。别驾从事耿武等排合伏子惠上，愿并见斩，得不死，作徒，被赭衣，埽除宫门外。”

明年，馥将曲义反畔，馥与战失利。绍既恨馥，乃与义相结。绍客逢纪谓绍曰：(1)“夫举大事，非据一州，无以自立。今冀部强实，而韩馥庸才，可密要公孙瓒将兵南下，馥闻必骇惧。并遣辩士为陈祸福，馥迫于仓卒，必可因据其位。”

绍然之，益亲纪，即以书与瓒。瓒遂引兵而至，外托[讨]董卓，而阴谋袭馥。

绍乃使外甥陈留高干及颍川荀谌等(2)说馥曰：“公孙瓒乘胜来南，而诸郡应之。

袁车骑引军东向，其意未可量也。窃为将军危之。“馥惧，曰：“然则为之柰何？”

谌曰：“君自料宽仁容众，为天下所附，孰与袁氏？”馥曰：“不如也。”“临危吐决，智勇迈于人，又孰与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与袁氏？”馥曰：“不如也。”谌曰：“勃海虽郡，其实州也。(3)

今将军资三不如之埶，久处其上，袁氏一时之杰，必不为将军下也。且公孙提燕、代之卒，其锋不可当。夫冀州天下之重资，若两军并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将军之旧，且为同盟。当今之计，莫若举冀州以让袁氏，必厚德将军，公孙瓒不能复与之争矣。是将军有让贤之名，而身安于太山也。愿勿有疑。“馥素性恇怯，因然其计。馥长史耿武、别驾闵纯、骑都尉沮授闻而谏曰：(4)“冀州虽鄙，带甲百万，谷支十年。袁绍孤客穷军，仰我鼻息，譬如婴儿在股掌之上，绝其哺乳，立可饿杀。

柰何欲以州与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让，古人所贵，诸君独何病焉？”先是，馥从事赵浮、程涣将强弩万人屯孟津，闻之，率兵驰还，请以拒绍，馥又不听。(5)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赵忠故舍，遣子送印绶以让绍。

(1)英雄记曰：“纪字符图。初，绍去董卓，与许攸及纪俱诣冀州，以纪聪达有计策，甚亲信之。”逢音庞。

(2)魏志云谌，荀彧之弟。

(3)言土广也。

(4)献帝传曰：“沮授，广平人。少有大志，多谋略。”英雄记曰：“耿武字文威。闵纯字伯典。後袁绍至，馥从事十人弃馥去，唯恐在後，独武、纯杖刀拒，兵不能禁，绍後令田丰杀此二人。”

(5)英雄记曰：“绍在朝歌清水口，浮等从後来，船数百艘，众万余人，整兵骇鼓过绍营，绍甚恶之。浮等到，谓馥曰：‘袁本初军无斗粮，各欲离散，旬日之间，必土崩瓦解。明将军但闭户高枕，何忧何惧？’”

绍遂领冀州牧，承制以馥为奋威将军，而无所将御。引沮授为别驾，因谓授曰：“今贼臣作乱，朝廷迁移。吾历世受宠，志竭力命，兴复汉室。然齐桓非夷吾不能成霸，句践非范蠡无以存国。今欲与卿戮力同心，共安社稷，将何以匡济之乎？”授进曰：“将军弱冠登朝，播名海内。值废立之际，忠义奋发，单骑出奔，董卓怀惧，济河而北，勃海稽服。(1)拥一郡之卒，撮冀州之众，(2)威陵河朔，名重天下。若举军东向，则黄巾可埽；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3)回师北首，则公孙必禽；震胁戎狄，则匈奴立定。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4)收英雄之士，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长安，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诛讨未服。以此争锋，谁能御之！比及数年，其功不难。“绍喜曰：“此吾心也。”(5)即表授为奋武将军，使监护诸将。

(1)稽音启。

(2)广雅曰：“撮，持也。”

(3)黑山在今卫州卫县西北。九州春秋曰“燕本姓褚。黄巾贼起，燕聚少年为群盗，博陵张牛角亦起与燕合。燕推牛角为帅，俱攻瘿陶。牛角为飞矢所中，被创且死，大会其众，告曰：‘必以燕为帅。’牛角死，众奉燕，故改姓张。性剽悍，捷速过人，故军中号曰

‘飞燕’。其後人众浸广，常山、赵郡、中山、上党、河内诸山谷皆相通，号曰‘黑山’”也。

(4)四州见下。

(5)左传秦伯曰：“是吾心也。”

魏郡审配，钜鹿田丰，[1]并以正直不得志于韩馥。绍乃以丰为别驾，配为治中，甚见器任。馥自怀猜惧，辞绍索去，[2]往依张邈。後绍遣使诣邈，有所计议，因共耳语。馥时在坐，谓见图谋，无何，如厕自杀。[3]

(1)先贤行状曰：“配字正南。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节。绍领冀州，委腹心之任。丰字符皓。天姿缋杰，权略多奇。绍军之败也，土崩奔走，徒众略尽，军将皆抚膝啼泣曰：‘向使田丰在此，不至于是。’”(2)英雄记曰：“绍以河内朱汉为都官从事。汉先时为馥所不礼，内怀忿恨，且欲徼迎绍意，口发城郭兵围守馥第，拔刃登屋，馥走上楼，收得馥大儿，搥折两脚。绍亦立收汉杀之。馥犹忧怖，故报绍索去。”

(3)九州春秋曰：“至煺，因以书刀自杀。”

其冬，公孙瓒大破黄巾，还屯盘河，[1]威震河北，冀州诸城无不望风响应。

绍乃自击之。瓒兵三万，列为方陈，分突骑万匹，翼军左右，其锋甚锐。绍先令曲义领精兵八百，强弩千张，以为前登。瓒轻其兵少，纵骑腾之，义兵伏楯下，一时同发，瓒军大败，斩其所置冀州刺史严纲，获甲首千余级。曲义追至界桥，[2]瓒敛兵还战，义复破之，遂到瓒营，拔其牙门，[3]余众皆走。绍在後十数里，闻瓒已破，发鞍息马，唯卫帐下强弩数十张，大戟士百许人。瓒散兵二千余骑卒至，围绍数重，射矢雨下。田丰扶绍，使却入空垣。绍脱兜鍪抵地，曰：“大丈夫当前口死，而反逃垣墙闲邪？”促使诸弩竞发，多伤瓒骑。

众不知是绍，颇稍引却。会曲义来迎，骑乃散退。三年，瓒又遣兵至龙凑挑战，绍复击破之。瓒遂还幽州，不敢复出。

(1)尔雅有九河，钩盘是其一也。故河道在今德州昌平县界，入沧州乐陵县，今名枯盘河。

(2)九州春秋曰：“还屯广宗界桥。”今贝州宗城县东有古界城，此城近枯漳水，则界桥盖当在此之侧也。

(3)真人水镜经曰：“凡军始出，立牙竿必令完坚；若有折，将军不利。”牙门旗竿，军之精也。即周礼司常职云“军旅会同置旌门”是也。

四年初，天子遣太仆赵岐和解关东，使各罢兵。瓒因此以书譬绍曰：“赵太仆以周、邵之德，衔命来征，宣扬朝恩，示以和睦，旷若开云见日，何喜如之！昔贾复、寇恂争相危害，遇世祖解纷，遂同舆并出。衅难既释，时人美之。自惟边鄙，得与将军共同斯好，此诚将军之(羞)[眷]，而瓒之愿也。”绍于是引军南还。

三月上巳，大会宾徒于薄落津。[1]闻魏郡兵反，与黑山贼干毒等数万人共覆邺城，杀郡守。[2]坐中客家在邺者，皆忧怖失色，或起而啼泣，绍容貌自若，不改常度。[3]贼有陶升者，自号“平汉将军”，[4]独反诸贼，将部众踰西城入，闭府门，具车重，[5]载绍家及诸衣冠在州内者，身自扞卫，送到斥丘。[6]

绍还，因屯斥丘，以陶升为建义中郎将。六月，绍乃出军，入朝歌鹿肠山苍岩谷口，[7]讨干毒。围攻五日，破之，斩毒及其众万余级。绍遂寻山北行，进击诸贼左髭丈八等，皆斩之，又击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于氐根等、复斩数万级，皆屠其屯壁。遂与黑山贼张燕及四营屠各、鴈门乌桓战于常山。燕精兵数万，骑数千匹，连战十余日，燕兵死伤虽多，绍军亦疲，遂各退。曲义自恃有功，骄纵不轨，绍召杀之，而并其众。

(1)历法三月建辰，己卯退除，可以拂除灾也。韩诗曰：“溱与洧，方洹洹兮。”

薛君注云：“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辰，两水之上招魂续魄，拂除不祥，故诗人愿与所说者俱往也。”郦元水经注曰：“漳水经钜鹿故城西，谓之[薄]落津。”

续汉志瘿陶县有薄落亭。

⑵管子曰，齐桓公筑五鹿、中牟、邺，以御诸侯。

⑶献帝春秋曰："绍劝督引满投壶，言笑容貌自若。"

⑷英雄记曰："升故为内黄小吏。"

⑸重，辎重也。

⑹斥丘，县，属钜鹿郡，故城在今相州成安县东南。十三州志云："土地斥卤，故曰斥丘。"

⑺朝歌故城在今卫县西。续汉志曰："朝歌有鹿肠山。"

兴平二年，拜绍右将军。其冬，车驾为李傕等所追于曹阳，沮授说绍曰："将军累叶台辅，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残毁，观诸州郡，虽外托义兵，内实相图，未有忧存社稷恤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口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1]绍将从其计。颍川郭图、淳于琼曰：[2]"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英雄并起，各据州郡，连徒聚众，动有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3]今迎天子，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于义为得，于时为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夫权不失几，功不猒速，愿其图之。"帝立既非绍意，竟不能从。

⑴左传，周襄王出奔于郑，狐偃言于晋文公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文公从之，纳襄王，遂成霸业。

⑵九州春秋图字公则。

⑶史记曰，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追之，高才者先得焉。"

绍有三子：谭字显思，熙字显雍，尚字显甫。谭长而惠，尚少而美。绍後妻刘有宠，而偏爱尚，数称于绍，绍亦奇其姿容，欲使传嗣。乃以谭继兄後，出为青州刺史。沮授谏曰："世称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1]

且年均以贤，德均则卜，古之制也。[2]愿上惟先代成(则)[败]之诫，下思逐兔分定之义。若其不改，祸始此矣。"绍曰："吾欲令诸子各据一州，以视其能。"于是以中子熙为幽州刺史，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

⑴慎子曰："兔走于街，百人追之，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以兔为未定分也。积兔满市，过不能顾，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後，虽鄙不争。"子思子、商君书并载，其词略同。

⑵左传曰："王后无嫡则择立长，年钧以德，德钧以卜。"

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许，乃下诏书于绍，责以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而但口相讨伐。绍上书曰：

臣闻昔有哀叹而霜陨，[1]悲哭而崩城者。[2]每读其书，谓为信然，于今况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为国，破家立事，至乃怀忠获衅，抱信见疑，昼夜长吟，剖肝泣血，曾无崩城陨霜之应，故邹衍、口妇何能感彻。

⑴淮南子曰："邹衍事燕惠王尽忠，左右谮之，仰天而哭。夏五月，天为降霜。"

⑵齐庄公攻莒，为五乘之宾，而口梁独不预。归而不食，其母曰："食！汝生而无义，死而无名，则虽非五乘，孰不汝笑？生而有义，死而有名，则五乘之宾尽汝下也。"及与莒战，梁遂口杀二十七人而死。妻闻而哭，城为之氿而隅为之崩。见说苑。

臣以负薪之资，[1]拔于陪隶之中，[2]奉职宪台，擢授戎校。常侍张让等滔乱天常，侵夺朝威，贼害忠德，扇动奸党。故大将军何进忠国疾乱，义心赫怒，以臣颇有一介之节，可责以鹰犬之功，故授臣以督司，谘臣以方略。臣不敢畏惮强御，避祸求福，与进合图，事无违异。忠策未尽而元帅受败，[3]太后被质，宫室焚烧，陛下圣德幼冲，亲遭口困。时进既被害，师徒丧沮，臣独将家兵百余人，抽戈承明，竦口翼室，[4]虎叱群司，奋击凶丑，曾不浃辰，罪人斯殄。[5]此诚愚臣效命之一验也。

⑴负薪谓贱人也。礼记曰："问士之子长幼，长曰能负薪矣，幼曰未能负薪。"

⑵陪，重也。左传曰："王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又曰："是无陪台也。"陪隶犹陪台。

⑶元帅谓何进。

(4)山阳公载记曰："绍与王匡等并力入端门，于承明堂上格杀中常侍高望等二人。"尚书曰："延入翼室。"孔安国注："翼，明也。室谓路寝。"

(5)浃，潜也。左传曰："浃辰之间。"杜预曰："十二日也。"

会董卓乘虚，所图不轨。臣父兄亲从，并当大位，[1]不惮一室之祸，苟惟宁国之义，故遂解节出奔，创谋河外。[2]时卓方贪结外援，招悦英豪，故即臣勃海，申以军号，[3]则臣之与卓，未有纤芥之嫌。若使苟欲滑泥扬波，偷荣求利，[4]则进可以享窃禄位，退无门户之患。然臣愚所守，志无倾夺，故遂引会英雄，兴师百万，饮马孟津，歃血漳河。[5]会故冀州牧韩馥怀挟逆谋，欲专权埶，绝臣军粮，不得踵系，至使猾虏肆毒，害及一门，尊卑大小，同日并戮。鸟兽之情，犹知号呼。[6]臣所以荡然忘哀，貌无隐戚者，[7]诚以忠孝之节，道不两立，顾私怀己，不能全功。斯亦愚臣破家徇国之二验也。

(1)谓叔隗为太传，从兄基为太仆。

(2)河外，河南。

(3)即谓就拜也。山阳公载记曰："董卓以绍为前将军，封邡乡侯。绍受侯，不受前将军。"

(4)滑，混也。楚词："滑其泥，扬其波。"

(5)献帝春秋曰："绍合冀州十郡守相，众数十万，登口歃血，盟曰：'贼臣董卓，承汉室之微，负兵甲之众，陵越帝城，跨蹈王朝，幽鸩太后，戮杀弘农，提挈幼主，越迁秦地，残害朝臣，斩刈忠良，焚烧宫室，蒸乱宫人，发掘陵墓，虐及鬼神，过恶烝皇天，浊秽熏后土。神只怨恫，无所凭恃，兆人泣血，无所控告，仁贤之士，痛心疾首，义士奋发，云兴雾合，咸欲奉辞伐罪，躬行天诛。凡我同盟之後，毕力致命，以伐凶丑，同奖王室，翼戴天子。有渝此盟，神明是殛，俾坠其师，无克祚国！'"。

(6)礼记曰："凡生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知爱其类。今是(夫)[大]鸟兽则失丧其群匹，越月踰时焉，则必反巡过其故乡，翔回焉，鸣号焉，蹢躅焉，踟朩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于燕爵，犹有啁縱之顷焉，然後乃能去之。"

(7)隐，忧也。

又黄巾十万焚烧青、兖、黑山、张杨蹈藉冀城。臣乃旋师，奉辞伐畔。金鼓未震，狡敌知亡，故韩馥怀惧，谢咎归土，张杨、黑山同时乞降。臣时辄承制，窃比窦融，以议郎曹操权领兖州牧。[1]会公孙瓒师旅南驰，陆掠北境，臣即星驾席卷，与瓒交锋。假天之威，每战辄克。臣备公族子弟，生长京辇，颇闻俎豆，不习干戈；加自乃祖先臣以来，世作辅弼，咸以文德尽忠，得免罪戾。臣非与瓒角戎马之埶，争战阵之功者也。诚以贼臣不诛，春秋所贬，[2]苟云利国，专之不疑。[3]

故冒践霜雪，不惮劬勤，实庶一捷之福，以立终身之功。社稷未定，臣诚耻之。

太仆赵岐衔命来征，宣明陛下含弘之施，蠲除细故，与下更新，奉诏之日，引师南辕。[4]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验也。

(1)窦融行西河五郡大将军事，以梁统为武威太守。

(2)公羊传曰："赵盾弑其君夷皋。弑者赵穿也。曷为加之赵盾？不讨贼也。

赵盾曰：'天乎！予无辜。'史曰：'尔为仁为义，人弑尔君，而复国不讨贼，非弑如何？'

"(3)左传曰："苟利社稷，专之可也。"

(4)左传曰："令尹南辕反旆。"杜预曰："回军南向。"

又臣所上将校，率皆清英宿德，令名显达，登锋履刃，死者过半，勤恪之功，不见书列。而州郡牧守，竞盗声名，怀持二端，优游顾望，皆列土锡圭，跨州连郡，是以远近狐疑，议论纷错者也。臣闻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仓卒之时，功多者赏厚。陛下播越非所，洛邑乏祀，海内伤心，志士愤惋。是以忠臣肝脑涂地，肌肤横分而无悔心者，义之所感故也。今赏加无劳，以携有德；[1]杜黜忠功，以疑众望。斯岂腹心之远图？将乃谗慝之邪说使之然也？臣爵为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既叨之，岂敢窥觊重礼，以希彤弓玈矢之命哉？[2]诚伤偏裨列校，勤不见纪，尽忠为国，蹟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号于边狱，[3]白起歔欷于杜邮也。[4]太傅日磾位为师保，任配东征，而耗乱王命，

[5]宠任非所，凡所举用，皆众所捐口。而容纳其策，以为谋主，令臣骨肉兄弟，还为雠敌，交锋接刃，构难滋甚。臣虽欲释甲投戈，事不得已。诚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聪之听有所不闻，乞下臣章，咨之群贤，使三槐九棘，议臣罪戾。[6]若以臣今行权为衅，则桓、文当有诛绝之刑；[7]若以众不讨贼为贤，则赵盾可无书弑之贬矣。

臣虽小人，志守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则伏首欧刀，褰衣就镬，臣之愿也。惟陛下垂尸鸠之平，[8]绝邪谄之论，无令愚臣结恨三泉。[9]

(1)携，离也。

(2)左氏传曰："王命尹氏策晋文公为侯伯，赐之大路之服，戎路之服，彤弓一，彤矢百，𢇁弓十，𢇁矢千。"

(3)史记曰，胡亥遣使者杀蒙恬，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属吏，系于阳周。恬喟然太息曰："恬罪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桩，此乃恬之罪也！"遂吞药自杀。

(4)史记曰，秦王免白起为士伍，迁之阴密。白起既行，出咸阳西门十里，至杜邮，秦王乃使使者赐之口，自裁。

(5)三辅决录注曰："马日磾字翁叔，马融之族子。少传融业，以才学进，历位九卿，遂登台辅。"献帝春秋曰："日磾假节东征，循抚州郡。术在寿春，不肃王命，侮慢日磾，借节观之，因夺不还，从术求去，而术不遣，既以失节屈辱，忧恚而死。"

(6)周官曰："三槐，三公(四)[位]焉。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郑玄注曰："槐之言怀也，言怀来人于此欲与谋也。树棘以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有刺也。"

(7)齐桓、晋文时，周室弱，诸侯不朝，桓、文权行征伐，率诸侯以朝天子。

(8)尸鸠，鴶鵴也。诗国风曰："尸鸠在桑，其子七兮，叔人君子，其仪一兮。"

毛苌注曰："尸鸠之养其子，旦从上下，暮从下上，平均如一。言善人君子执义亦如此。"

(9)三者，数之小终，言深也。前书曰："下锢三泉。"

于是以绍为太尉，封邺侯。[1]时曹操自为大将军，绍耻为之下，[2]伪表辞不受。操大惧，乃让位于绍。二年，使将作大匠孔融持节拜绍大将军，锡弓矢节钺，虎贲百人，[3]兼督冀、青、幽、并四州，然後受之。

(1)献帝春秋曰："使将作大匠孔融持节之邺，拜太尉绍为大将军，改封邺侯。"

(2)大尉位在大将军上。初，武帝以卫青征伐有功，以为大将军，欲尊宠之，故置大司马官号以冠之。其後霍光、王凤等皆然。明帝以弟东平王苍有贤材，以为骠骑大将军，以王故，位公上。和帝以舅窦宪征匈奴，还迁大将军，在公上，以勋戚者不拘常例焉。

(3)礼含文嘉曰："九锡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乐器，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之士百人，七曰斧钺，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春秋元命苞曰"赐虎贲得专征伐，赐斧钺得诛"也。

绍每得诏书，患有不便于己，乃欲移天子自近，使说操以许下埤[1]湿，洛阳残破，宜徙都甄城，[2]以就全实。操拒之。田丰说绍曰："徙都之计，既不克从，宜早图许，奉迎天子，动托诏令，响号海内，此筭之上者。不尔，终为人所禽，虽悔无益也。"绍不从。四年春，击公孙瓒，遂定幽土，事在瓒传。

(1)埤亦下也。音婢。

(2)甄音绢。

绍既并四州之地，众数十万，而骄心转盛，贡御稀简。主簿耿包密白绍曰："赤德衰尽，袁为黄胤，宜顺天意，[1]以从民心。"绍以包白事示军府僚属，议者以包妖妄宜诛。绍知众情未同，不得已乃杀包以弭其迹。于是简精兵十万，骑万匹，欲出攻许，以审配、逢纪统军事，田丰、荀谌及南阳许攸为谋主，颜良、文丑为将帅。沮授进说曰："近讨公孙，师出历年，百姓疲敝，仓库无积，赋役

方殷，此国之深忧也。宜先遣使献捷天子，务农逸人。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进屯黎阳，渐营河南，益作舟船，缮脩器械，分遣精骑，抄其边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图、审配曰：“兵书之法，十围五攻，敌则能战。(2)今以明公之神武，连河朔之强众，以伐曹操，(兵)[其]埶譬若覆手。(3)今不时取，後难图也。”授曰：“盖救乱诛暴，谓之义兵；恃众凭强，谓之骄兵。义者无敌，骄者先灭。(4)曹操奉迎天子，建宫许都。今举师南向，于义则违。且庙胜之策，不在强弱。(5)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练，非公孙瓒坐受围者也。今口万安之术，而兴无名之师，(6)窃为公惧之。”图等曰：“武王伐纣，不为不义；况兵加曹操，而云无名！且公师徒精勇，将士思奋，而不及时早定大业，所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7)此越之所以霸，吴之所以灭也。监军之计，在于(将军)[持牢]，而非见时知几之变也。”绍纳图言。

图等因是谮沮授曰：“授监统内外，威震三军，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与主同者[昌，主与臣同者]亡，此黄石之所忌也。(8)且御众于外，不宜知内。”(9)绍乃分授所统为三都督，使授及郭图、淳于琼各典一军，未及行。

(1)献帝春秋曰：“袁，舜後。黄应代赤，故包有此言。”

(2)十倍则围之，五倍则攻之。

(3)前书陆贾谓南越王曰：“越杀王降汉，如反复手耳。”

(4)前书魏相上书曰：“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胜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人庶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5)淮南子曰：“运筹于庙堂之中，决胜乎千里之外。”

(6)前书曰，新城三老说高祖曰：“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音义曰：“有名，伐有罪也。”

(7)史记范蠡谓句践曰：“天与不取，反受其咎。”

(8)臣与主同者，权在于主也。主与臣同者，权在臣也。黄石者，即张良于下邳圯上所得者，三略也。圯音以之反。

(9)淮南子曰：“国不可从外理，军不可从中御。”

五年，左将军刘备杀徐州刺史车胄，据沛以背曹操。操惧，乃自将征备。田丰说绍曰：“与公争天下者，曹操也。操今东击刘备，兵连未可卒解，今举军而袭其後，可一往而定。兵以几动，斯其时也。”绍辞以子疾，未得行。丰举杖击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难遇之几，而以婴儿病失其会，惜哉！”绍闻而怒之，从此遂疏焉。

曹操畏绍过河，乃急击备，遂破之。备奔绍，绍于是进军攻许。田丰以既失前几，不宜便行，谏绍曰：“曹操既破刘备，则许下非复空虚。且操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今不如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脩农战，然後简其精锐，分为奇兵，(1)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人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绍不从。丰强谏忤绍，绍以为沮众，遂械系之。乃先宣檄曰：

(1)孙子兵法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也。”注云：“正者当敌，奇者击其不备。”

盖闻明主图危以制变，忠臣虑难以立权。曩者强秦弱主，赵高执柄，专制朝命，威福由己，终有望夷之祸，污辱至今。(1)及臻吕后，禄、产专政，口断万机，决事禁省，下陵上替，海内寒心。于是绛侯、朱虚兴威奋怒，诛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兴隆，光明融显。此则大臣立权之明表也。(2)

(1)始皇崩，胡亥立，赵高为丞相。胡亥梦白虎啮其左骖马，杀之，心不乐。问占梦，卜泾水为崇，胡亥乃斋望夷宫。赵高令其婿阎乐逼胡亥使自杀。张华云：“望夷之宫在长陵西北长平观，东临泾水，作之以望北夷。”事见史记。

⑵吕后专制，以兄子禄为赵王、上将军，产为梁王、相国，各领南北军。吕后崩，欲为乱，绛侯周勃、朱虚侯刘章等共诛之，立文帝，庙称太宗。左传闵子马曰："下陵上替，能无乱乎？"

司空曹操祖父腾，故中常侍，与左悺、徐璜并作妖囗，饕餮放横，伤化虐人。[1]父嵩，乞囗携养，[2]因臧买位，舆金辇宝，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

操(奸)[赘]阉遗丑，本无令德，僄狡锋侠，好乱乐祸。[3]幕府董统鹰扬，埽夷凶逆，[4]续遇董卓侵官暴国，[5]于是提囗挥鼓，发命东夏，广罗英雄，囗瑕录用，故遂与操参咨策略，谓其鹰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虑，轻进易退，伤夷折衄，数丧师徒。[6]幕府辄复分兵命锐，修完补辑，表行东郡太守、兖州刺史，被以虎文，[7]授以偏师，奖就威柄，冀获秦师一克之报。[8]而遂乘资跋扈，肆行酷烈，割剥元元，残贤害善。[9]故九江太守边让，英才俊逸，以直言正色，论不阿谄，身被枭悬之戮，妻孥受灰灭之咎。自是士林愤痛，人怨天怒，一夫奋臂，举州同声，故躬破于徐方，地夺于吕布，[10]彷徨东裔，蹈据无所。幕府惟强干弱枝之义，且不登畔人之党，[11]故复援旍擐甲，席卷赴征，金鼓响震，布众破沮，[12]拯其死亡之患，复其方伯之任。是则幕府无德于兖土，而有大造于操也。[13]

⑴贪财为饕，贪食为餮。悺音乌板反。

⑵续汉志曰："嵩字巨高。灵帝时卖官，嵩以货得拜大司农、大鸿胪，代崔烈为太尉。"魏志曰："嵩，腾养子，莫能审其生出本末。"曹瞒传及郭颁代语并云嵩，夏侯氏子，惇之叔父。魏太祖于惇为从父兄弟也。"囗"亦"乞"也。

⑶方言曰："僄，轻也。"魏志曰："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修行业。"锋侠言如其锋之利也。僄音方妙反。或作"剽"，劫财物也，音同。

⑷谓绍诛诸阉人，无少长皆斩之。

⑸左传："侵官冒也。"

⑹字书曰："佻，轻也。"魏志曰："操引兵西，将据成皋，到荥阳汴水，遇卓将徐荣，战不利，士卒死伤多，操为流矢所中，所乘马被创。曹洪以马与操，得夜遁，又为吕布所败。"

⑺续汉志曰："虎贲将，冠鹖冠，虎文单衣。襄邑岁献织成虎文衣。"

⑻秦穆公使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伐郑，晋襄公败诸殽，执孟明等。文嬴请而舍之，归于秦。穆公复用孟明伐晋，晋人不敢出，封殽尸而还。事见左传。

⑼太公金匮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今海内陆沈于殷久矣，何乃急于元元哉？"

⑽魏志曰："陶谦为徐州牧，操初征之，下十余城。後复征谦，收五城，遂略地至东海。还过郯，会张邈与陈宫畔迎吕布，郡县皆应。布西屯濮阳而操攻之，布出兵战，操兵奔，阵乱，驰突火出，坠马烧左手掌，司马楼异扶操上马，遂得引去。"

⑾强干弱枝，解见班固传。左传宋大夫鱼石等以宋彭城畔属楚，经书"宋彭城"，传曰"非宋地，追书也，且不登畔人也"。杜预注曰："登，成也。"

⑿左传曰："擐甲执兵。"杜预注曰："擐，贯也。"前书杨雄曰："云彻席卷，後无余灾。"魏志曰："操袭定陶未拔，会布至，击破之。布将薛兰、李封屯钜野，操攻之。布救兰败，布走。布复与陈宫将万余人(乘)[来]战，操时兵少，设伏纵奇兵击，大破之。布夜走，东奔刘备。"

⒀左传使吕相绝秦曰："秦师克还无害，则是我有大造于西也。"杜预注曰："造，成也。"

会後銮驾东反，群虏乱政。时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离局，[1]故使从事中郎徐勋就发遣操，使缮修郊庙，翼卫幼主。而便放志专行，威劫省禁，卑侮王僚，败法乱纪，坐召三台，专制朝政，[2]爵赏由心，刑戮在口，所爱光五宗，所怨灭三族，[3]群谈者受显诛，腹议者蒙隐戮，[4]道路以目，百辟钳口，[5]尚书记期会，公卿充员品而已。[6]

⑴北鄙之儆谓公孙瓒攻绍也。左传曰："局部也。"杜预注曰："远其部曲为离局。"

(2)晋书曰："汉官尚书为中台，御史为宪台，谒者为外台，是谓三台。"

(3)五宗谓上至高祖，下及孙。三族谓父族、母族、妻族。

(4)大农颜异与张汤有隙，人告异，汤推异与客言诏令下有不便者，异不言，微反唇。汤遂奏，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论死，见前书。

(5)国语曰："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王曰：'人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周书曰："贤哲钳口，小人鼓舌。"何休注公羊传曰："柑，以木衔其口也。""钳"或作"柑"，音渠廉反。

(6)前书贾谊曰："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

故太尉杨彪，历典二司，元纲极位。[1]操因睚眦，被以非罪，篣楚并兼，五毒俱至，[2]触情放慝，不顾宪章。又议郎赵彦，忠谏直言，议有可纳，故圣朝含听，改容加锡。操欲迷夺时明，杜绝言路，口收立杀，不俟报闻。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坟陵尊显，松口桑梓犹宜恭肃。操率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3]又署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毁突，无骸不露。身处三公之官，而行桀虏之态，污国虐民，毒施人鬼。

加其细政苛惨，科防互设，矰缴充蹊，坑穽塞路，举手挂网罗，动足蹈机臽，是以兖、豫有无聊之人，帝都有呼嗟之怨。[4]

(1)续汉书曰："彪代董卓为司空，又代黄琬为司徒。时袁术僭乱，操托彪与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置，奏收下狱，劾以大逆。"

(2)献帝春秋曰："收彪下狱考实，遂以策罢。"

(3)前书曰，孝文皇帝窦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

(4)管子曰："天下无道，人在爵位者皆不自聊生。"

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烈无道之臣，于操为甚。莫府方诘外奸，未及整训，加意含覆，冀可弥缝。[1]而操豺狼野心，潜包祸谋，[2]乃欲桡折栋梁，孤弱汉室，[3]除忠害善，专为枭雄。往岁伐鼓北征，讨公孙瓒，强御桀逆，拒围一年。操因其未破，阴交书命，欲托助王师，以见掩袭，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济。会行人发露，瓒亦枭夷，故使锋芒挫缩，厥图不果。屯据敖仓，阻河为固，[4]乃欲运螳蜋之斧，御隆车之隧。[5]莫府奉汉威灵，折冲宇宙，长戟百万，胡骑千群，奋中黄、育、获之士，[6]骋良弓劲弩之埶，[7]并州越太行，[8]青州涉济、漯，[9]大军泛黄河以角其前，荆州下宛、叶而掎其後。[10]雷震虎步，并集虏廷，若举炎火以焚飞蓬，[11]覆沧海而注熛炭，[12]

有何不消灭者哉？

(1)左传曰："弥缝敝邑。"杜预注曰："弥缝犹补合。"

(2)左传曰，楚司马子良生子越椒，令尹子文曰："必杀之。是子也，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弗杀必灭若敖氏。谚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

(3)周易"栋桡之凶，不可有以辅"也。

(4)献帝春秋曰："操引军造河，托言助绍，实图袭邺，以为瓒援。会瓒破灭，绍亦觉之，以军退，屯于敖仓。"

(5)韩诗外传曰："齐庄公猎，有螳蜋举足将持其轮，问其御曰：'此何虫？'对曰：'此螳蜋也。此虫知进而不知退，不量其力而轻就敌。'公曰：'此为天下勇士矣。'回车避之，勇士归焉。"亦见淮南子。又庄子曰："螳蜋怒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隧，道也。

(6)尸子曰："[中]黄伯曰：'我左执太行之獶，右执雕虎，唯象未试。'"史记范雎说秦昭王"乌获、任鄙之力，庆忌、夏育之勇"也。

(7)文子曰："狡兔得而猎犬烹，高鸟尽而良弓臧。"史记苏秦说韩王曰："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

(8)绍甥高干为并州刺史，故言越太行山而来助。

(9)绍长子谭为青州刺史。济，漯，二水名，在今齐州界。漯音他合反。

⑽贾逵注国语曰："从後牵曰掎。"音居蚁反。左传曰"晋人角之，诸戎掎之"是也。荆州谓刘表也。与绍交，故云下宛、叶。

⑾楚词曰："离忧患而乃寤，若纵火于秋蓬。"

⑿黄石公三略曰："夫以义而讨不义，若决河而沉荧火，其克必也。"

当今汉道陵迟，纲囗网绝，操以精兵七百，围守宫阙，外称陪卫，内以拘质，惧篡逆之祸，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脑涂地之秋，烈士立功之会也。可不勖哉！[(1)]

⑴据陈琳集，此檄陈琳之词也。魏志曰："琳字孔璋，广陵人，避难冀州，袁绍使典文章。绍败，归太祖。太祖谓曰：'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谢罪。太祖爱其才而不咎也。"流俗本此下有"陈琳之辞"者，非也。

乃先遣颜良攻曹操别将刘延于白马，[(1)]绍自引兵至黎阳。沮授临行，会其宗族，散资财以与之。曰："埶存则威无不加，埶亡则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马不敌，君何惧焉？"授曰："以曹兖州之明略，又挟天子以为资，我虽克伯珪，众实疲敝，而主骄将囗，军之破败，在此举矣。杨雄有言：'六国蚩蚩，为嬴弱姬。'今之谓乎！"[(2)]曹操遂救刘延，击颜良斩之。[(3)]绍乃度河，壁延津南。[(4)]沮授临船叹曰："上盈其志，下务其功，悠悠黄河，吾其济乎！"遂以疾退，绍不许而意恨之，复省其所部，并属郭图。

⑴白马，县，属东郡，今滑州县也，故城在今县东。

⑵法言之文也。嬴，秦姓也。姬，周姓。方言："蚩，悖也。"六国悖惑，侵弱周室，终为秦所并也。

⑶蜀志曰："曹公使张辽及关羽为先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万众之中，斩其首还，诸将莫能当，遂解白马围。"

⑷郦元水经注曰："汉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金堤，大发卒塞之，武帝作瓠子之歌，皆谓此口也。"又东北谓之延津。杜预注左传："陈留酸枣县北有延津。"

绍使刘备、文丑挑战，曹操又击破之，斩文丑。再战而禽二将，绍军中大震。

操还屯官度，[(1)]绍进保阳武。[(2)]沮授又说绍曰："北兵虽众，而劲果不及南军；南军谷少，而资储不如北。南幸于急战，北利在缓师。宜徐持久，旷以日月。"绍不从。连营稍前，渐逼官度，遂合战。操军不利，[(3)]复还坚壁。绍为高橹，起土山，射营中，[(4)][营中]皆蒙楯而行。[(5)]操乃发石车击绍楼，皆破，军中呼曰"霹雳车"。[(6)]绍为地道欲袭操，操辄于内为长壍以拒之。又遣奇兵袭绍运车，大破之，尽焚其谷食。

⑴官度在今郑州中牟县北。郦元水经云："莨荡渠经曹公垒北，有高台谓之官度台，在中牟城北，俗谓之中牟台。"

⑵阳武，今郑州县。

⑶魏志曰："连营稍进，前依沙囗，东西数十里为屯。操亦分营与相当。"

⑷释名曰："楼橹者，露上无覆屋也。"今官度台北土山犹在，台之东，绍旧营遗基并存焉。

⑸楯，今之旁排也。杨雄羽猎赋曰："蒙楯负羽。"献帝春秋曰："绍令军中各持三尺绳，曹操诚禽，但当缚之。"

⑹以其发石声震烈，呼为霹雳，即今之抛车也。抛音普孝反。

相持百余日，河南人疲困，多畔应绍。绍遣淳于琼等将兵万余人北迎彻运。沮授说绍可遣蒋奇别为支军于表，以绝曹操之钞。[(1)]绍不从。许攸进曰："曹操兵少而悉师拒我，许下余守埶必空弱。若分遣轻军，星行掩袭，许拔则操(为)成禽。如其未溃，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绍又不能用。会攸家犯法，审配收系之，攸不得志，遂奔曹操，而说使袭取淳于琼等，琼等时宿在乌巢，[(2)]去绍军四十里。操自将步骑五千人，夜往攻破琼等，悉斩之。[(3)]

⑴以支军为琼等表援。

⑵乌巢，地名，在滑州酸枣城东。

(3)曹瞒传曰：“公闻许攸来，跣出迎之。攸劝公袭琼等，公大喜，乃选精锐步骑，皆执袁军旗帜，衔枚缚马口，夜从闲道出，人把束薪。所历道问者，语之曰：‘袁公恐曹操钞掠後军，还兵以益备。’问者信以为然。既至，围屯，大放火，营中惊乱，大破之，尽燔其彻谷宝货，斩督将(睢)[眭]元进等，割得将军淳于仲简鼻，杀士卒千余人，皆取鼻，牛马割唇舌，以示绍军。将士皆惶惧。”

初，绍闻操击琼，谓长子谭曰：“就操破琼，吾拔其营，彼固无所归矣。”乃使高览、张合等攻操营，不下。[1]二将闻琼等败，遂奔操。于是绍军惊扰，大溃。绍与谭等幅巾乘马，与八百骑度河，至黎阳北岸，入其将军蒋义渠营。至帐下，把其手曰：“孤以首领相付矣。”义渠避帐而处之。使宣令焉。众闻绍在，稍复集。余众伪降，曹操尽坑之，前後所杀八万人。

(1)魏志曰：“张合字鉨文，河间鄚人也。合说绍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琼等，则事去矣。’郭图曰：‘合计非也，不如攻其本营。’合曰：‘曹公营固，攻之必不拔。若琼等见禽，吾属尽为虏矣。’绍但遣轻骑救琼，而以重兵攻太祖营，不能下。太祖果破琼等。绍军溃，图惭，又更谮合快军败，合惧，归太祖。”

沮授为操军所执，乃大呼曰：“授不降也，为所执耳。”操见授谓曰：“分野殊异，遂用圮绝，不图今日乃相得也。”授对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知力俱困，宜其见禽。”操曰：“本初无谋，不相用计。今丧乱过纪，[1]国家未定，方当与君图之。”授曰：“叔父、母、弟悬命袁氏，若蒙公灵，速死为福。”操叹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虑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寻谋归袁氏，乃诛之。

(1)十二年曰纪。

绍外宽雅有局度，忧喜不形于色，而性矜愎自高，[1]短于从善，故至于败。

及军还，或谓田丰曰：“君必见重。”丰曰：“公貌宽而内忌，不亮吾忠，而吾数以至言迕之。若胜而喜，必能赦我，战败而怨，内忌将发。若军出有利，当蒙全耳，今既败矣，吾不望生。”绍还，曰：“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遂杀之。[2]

(1)愎音平逼反。

(2)先贤行状曰：“绍谓逄纪曰：‘冀州人闻吾军败，皆当念吾；唯田别驾前谏止吾，与众不同，吾亦惭之。’纪复曰：‘丰闻将军之退，拍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绍于是有害丰之意。初，太祖闻丰不从戎，喜曰：‘绍必败矣。’及绍奔遁，复曰：‘向使绍用其别驾计，尚未可知也。’”官度之败，审配二子为曹操所禽。孟岱与配有隙，因蒋奇言于绍曰：“配在位专政，族大兵强，且二子在南，必怀反畔。”郭图、辛评亦为然。绍遂以岱为监军，代配守邺。护军逄纪与配不睦，(1)绍以问之，纪对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节，不以二子在南为不义也，公勿疑之。”绍曰：“君不恶之邪？”纪曰：“先所争者私情，今所陈者国事。”绍曰“善”。乃不废配，配、[纪]由是更协。

(1)英雄记曰：“审配任用，与纪不睦，辛评、郭图皆比于谭。”评，辛毗兄也。见魏志。

冀州城邑多畔，绍复击定之。自军败後发病，七年夏，薨。[1]未及定嗣，逄纪、审配宿以骄侈为谭所病，辛评、郭图皆比于谭而与配、纪有隙。众以谭长，欲立之。配等恐谭立而评等为害，遂矫绍遗命，奉尚为嗣。

(1)魏志曰：“绍自军破後，发病欧血死。”献帝春秋曰：“绍为人政宽，百姓德之。河北士女莫不伤怨，市巷挥泪，如或丧亲。”典论曰：“袁绍妻刘氏性酷妒，绍死，僵尸未殡，宠妾五人尽杀之，为死者有知，当复见绍于地下，乃髡头墨面，以毁其形。尚又为尽杀死者之家。”

校勘记

二三七三页三行父成五官中郎将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华峤汉书作“左中郎将”，见三国志注。袁安传云“左中郎”，似失之。

二三七三页三行(绍)壮健好交结殿本考证引何焯说，谓此指其父成，衍“绍”字。今据删。

二三七三页七行除濮阳长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许劭传称绍为濮阳令。

二三七四页三行以绍为佐军校尉集解引洪颐煊说，谓何进传作“中军校尉”，盖勋传、五行志俱作“佐军校尉”。按：沉家本谓注引山阳公载记作“中军”，献纪注引亦同，魏志亦作“中军”，案时有上军、下军，则作“中军”是也。

二三七四页六行淳于琼为右校尉按：何进传作“左军校尉”。

二三七四页一一行未有不善宣于天下按：校补引柳从辰说，谓袁纪“宣”作“害”。

二三七五页一行信太山(阳)平[阳]人也洪亮吉谓“阳平”应如魏志鲍勋传作“平阳”。今据改。

二三七五页一行乃引军还乡里按：刊误谓“军”当作“归”，或云“军”字衍。

二三七五页一一行(以)[与]从弟後将军术据刊误改。

二三七六页三行少府阴循至将作大匠吴循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献帝纪“循”皆作“脩”，魏志亦作“吴脩”，当以“脩”为正。

二三七六页六行卓使司隶宣璠(尺)[尽]口收之据汲本、殿本改。

二三七六页八行胡母班字季友三国魏志注“季友”作“季皮”。风俗通卷三作“胡母季皮”。今按：作“皮”是。沉家本谓汉书囗传，楚人谓虎班。名班字季皮，犹春秋时郑罕虎字子皮也。

二三七六页一二行亡人二女按：沈家本谓魏志注作“亡人子二人”，案下文云“匡抱班二子哭”，则作“二女”者非也。

二三七六页一五行忌(方)[其]得众刊误谓“方”字无义，当是“其”字。

按：通志正作“其”，今据改。

二三七七页四行何凶逆刊误谓“何”当作“阿”。按：严可均全後汉文注“何，负也”。依严说，则“何”字不譌。

二三七七页六行绍客逢纪按：何进传作“庞纪”。

二三七七页九行外托[讨]董卓刊误谓案文少一“讨”字。按：通志正作“托讨董卓”，今据补。

二三七八页二行骑都尉沮授按：集解引王补说，谓魏志言谏者耿、闵外，有治中李历，而无沮授，通鉴从之。

二三七八页五行程涣按：集解引惠栋说，谓魏志“涣”作“奂”。

二三七九页一五行秦伯曰按：“秦”原譌“泰”，径据汲本、殿本改。

二三八一页八行此诚将军之(羞)[眷]集解引惠栋说，谓“羞”字误，当依英雄记作“眷”。今据改。按：三国志袁绍传注引英雄记作“眷”。

二三八一页一0行大会宾徒于薄落津校补谓“徒”当作“从”。按：魏志注引英雄记，作“方与宾客诸将共会”。

二三八一页一0行黑山贼干毒殿本“干”作“于”，下同。按：朱鉩传亦作“于”。

二三八一页一四行绍遂寻山北行按：张森楷校勘记谓“寻”字无义，疑当作“循”。

二三八一页一五行左髭丈八按：殿本“丈”作“文”。

二三八二页五行谓之[薄]落津校补引柳从辰说，谓通鉴注引此作“谓之薄落津”，此脱“薄”字。今据补，与今本水经注合。

二三八二页一三行拜绍右将军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袁宏纪作“後将军”。

二三八三页九行熙字显雍集解引惠栋说，谓“显雍”当从魏志注作“显奕”。按：潘眉三国志考证谓雍熙字相应，作“奕”误。

二三八三页一二行愿上惟先代成(则)[败]之诫集解引惠栋说，谓“则”依九州春秋当作“败”。今据改。

二三八六页九行凡我同盟之後按：刊误谓案文当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此盟书常文也，误脱四字。

二三八六页九行神明是殛按：“殛”原譌“亟”，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二三八六页一一行今是(夫)[大]鸟兽则失丧其群匹据殿本改，与今礼记文合。

二三八六页一六行张杨黑山同时乞降按：“杨”原作“扬”，前後互岐，径改正。

二三八七页五行太仆赵岐按“岐”原譌“歧”，径改正。

二三八九页四行三槐三公(匹)[位]焉据汲本、殿本改。

二三八九页一五行以为骠骑大将军按：张森楷校勘记谓案明帝纪及东平王传并云为骠骑将军，“大”字盖衍。

二三九一页一行(兵)[其]執讐若覆手据汲本改。

二三九一页五行且公师徒精勇按：校补引柳从辰说，谓闽本“公”作“今”。

二三九一页七行在于(将军)[持牢]据殿本改。按：殿本考证李良裘谓按三国志注中载献帝传作“在于持牢”，“将军”二字传写之误。又集解引王补说，谓通鉴亦作“持牢”，胡注犹今南人言“把稳”也。

二三九一页八行夫臣与主同者[昌主与臣同者]亡集解引惠栋说，谓献帝传云“臣与主同者昌，主与臣同者亡”，传漏“昌主与臣同者”六字。今据补。

二三九三页一二行因臧买位集解引惠栋说，谓“买”陈琳集作“假”。今按：文选亦作“假”。

二三九三页一二行操(奸)[赘]阉遗丑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奸”当作“赘”，三国志注及文选并是“赘”字。今据改。

二三九四页一行奖就威柄集解引惠栋说，谓文选及魏志注皆作“奖口”，口，成也，就亦训成，与口同义。按：殿本“就”譌“蹴”。

二三九四页三行身被枭悬之戮文选“身”下有“首”字，“戮”作“诛”。按：下云“妻孥受灰灭之咎”，“身首”“妻孥”相对成文，疑此脱“首”字。

二三九五页一一行布复与陈宫将万余人(乘)[来]战据汲本、殿本改。

二三九八页八行[中]黄伯曰据刊误补。

二四００页三行[营中]皆蒙楯而行李慈铭谓“皆”字上当叠“营中”二字，三国志袁绍传作“营中皆蒙楯，众大惧”。今据补。

二四００页一０行曹操诚禽按：刊误谓“诚”案文当作“成”。

二四００页一四行许拔则操(为)成禽据刊误删。

二四０一页六行还兵以益备按：校补谓魏志注引曹瞒传，“还兵”作“遣兵”。

二四０一页七行斩督将(睢)[眭]元进等集解引惠栋说，谓“睢”当作“眭”，即眭固也。今据改。

二四０三页四行配[纪]由是更协据集解引苏舆说补。

二四０三页六行七年夏薨按：魏志袁绍传“夏薨”作“忧死”。

後汉书卷七十四下　袁绍刘表列传第六十四下

绍子谭

谭自称车骑将军，出军黎阳。尚少与其兵，而使逄纪随之。谭求益兵，审配等又议不与。谭怒，杀逄纪。

曹操度河攻谭，谭告急于尚，尚乃留审配守邺，自将助谭，与操相拒于黎阳。

自九月至明年二月，大战城下，[1]谭、尚败退。操将围之，乃夜遁还邺。操进军，尚逆击破操，操军还许，谭谓尚曰：“我铠甲不精，故前为曹操所败。今操军退，人怀归志，及其未济，出兵掩之，可令大溃，此策不可失也。”尚疑而不许，既不益兵，又不易甲。谭大怒，郭图、辛评因此谓谭曰：“使先公出将军为兄後者，皆是审配之所构也。”谭然之。遂引兵攻尚，战于外门。[2]谭败，乃引兵还南皮。[3]

[1]郭缘生述征记曰：“黎阳城西袁谭城，城南又有一城，是曹公攻谭之所筑。”

[2]邪郭之门。

[3]南皮，今沧州县也。章武有北皮亭，故此曰南皮。

别驾王脩率吏人自青州往救谭，谭还欲更攻尚，问脩曰：“计将安出？”脩曰：“兄弟者，左右

手也。譬人将□而断其右手，曰‘我必胜若’，如是者可乎？夫□兄弟而不亲，天下其谁亲之？属有谗人交□其间，以求一朝之利，愿塞耳勿听也。若斩佞臣数人，复相亲睦，以御四方，可横行于天下。”谭不从。尚复自将攻谭，谭战大败，婴城固守。[1]尚围之急，谭奔平原，而遣颍川辛毗诣曹操请救。[2]

(1)前书蒯通曰：“必将婴城固守。”音义曰：“婴谓以城自绕也。”

(2)魏志曰：“辛毗，颍川阳翟人也。谭使毗诣太祖求和，毗见太祖致谭意。太祖悦，谓毗曰：‘谭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对曰：‘明公无问信与诈也，直(言)当论其执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谓他人能闲其间，乃谓天下可定于己也。一旦求救于明公，此可知也。’”

刘表以书谏谭曰：天降灾害，祸难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荡，彝伦攸斁。[1]是以智达之士，莫不痛心入骨，伤时人不能相忍也。然孤与太公，志同愿等，[2]虽楚魏绝邈，山河迥远，[3]戮力乃心，共奖王室，[4]使非族不干吾盟，异类不绝吾好，此孤与太公无贰之所致也。功绩未卒，太公殂陨，贤胤承统，以继洪业。宣奕世之德，履丕显之祚，[5]摧严敌于邺都，扬休烈于朔土，顾定疆宇，虎视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蝇飞于竿旌，无忌游于二垒，[6]使股肱分成二体，匈膂绝为异身。初闻此问，尚谓不然，定闻信来，乃知阏伯、实沈之忿已成，□亲即雠之计已决，[7]旃□交于中原，暴尸累于城下。闻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战国，君臣相弑，父子相杀，兄弟相残，亲戚相灭，盖时有之。然或欲以成王业，[8]或欲以定霸功，[9]皆所谓逆取顺守，而微富强于一世也。未有□亲即异，兀其根本，而能全于长世者也。

(1)左传曰：“震荡播越。”书曰：“彝伦攸斁。”彝，常也。伦，理也。攸，所也。斁，败也。

(2)言太公者尊之，谓绍也。

(3)楚，荆州也。魏，冀州也。

(4)左传曰：“同好恶，奖王室。”杜预曰：“奖，助也。”

(5)奕，重也，国语曰“奕代载德”。

(6)诗小雅曰：“营营青蝇，止于榛。谗人罔极，构我二人。”史记，费无忌得宠于楚平王，为太子建少傅，无宠于太子，日夜谗太子于王，欲诛太子。太子亡奔宋。左传作“无极”。竿旌、二垒者，谓谭、尚也。

(7)左传子产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

(8)若周公诛管、蔡之类。

(9)若齐桓公杀子纠也。

昔齐襄公报九世之雠，[1]士□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义，君子称其信。夫伯游之恨于齐，未若太公之忿于曹也；宣子之臣承业，未若仁君之继统也。[2]且君子违难不适雠国，交绝不出恶声，[3]况忘先人之雠，□亲戚之好，而为万世之戒，遗同盟之耻哉！蛮夷戎狄将有诮让之言，况我族类，而不痛心邪！

(1)公羊传曰：“纪侯大去其国。大去者何？灭之也。孰灭之也？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襄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于襄公？复雠也。何雠尔？远祖也。哀公烹于周，纪侯谮之。远祖者几代？九代矣。“史记曰，纪侯谮齐哀公于周，周夷王烹哀公。其弟静立，是为胡公。弟献公立，子武公立，子厉公立，子文公立，子成公立，子庄公立，子厘公立，子襄公八年，纪迁去其邑，是为九代也。

(2)荀偃，晋大夫也。左传曰，荀偃将中军，士□佐之，伐齐。济河，病目出，及卒，而视不可啥。栾盈曰：“其为未卒事于齐故也？”士□抚之曰：“主苟终，所不嗣事于齐有如河！”乃瞑受含。伯游，荀偃字也。宣子即士□也，士燮之子，士会之孙。

(3)左传曰，公山不狃曰：“君子违难不适雠国。”杜预曰：“违，奔亡也。”

史记乐毅遗燕惠王书曰：“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夫欲立竹帛于当时，全宗祀于一世，

岂宜同生分谤，争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皂，[1]无惭顺之节，仁君当降志辱身，以济事为务。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为高义邪？今仁君见憎于夫人，未若郑庄之于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华之于象敖。然庄公卒崇大隧之乐，象敖终受有鼻之封。愿捐口百痾，追摄旧义，复为母子昆弟如初。[2]今整勒士马，瞻望鹄立。

[1]左传曰：“段不弟，故不言弟。”

[2]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遂恶之，爱叔段，欲立之，武公弗许。及庄公立，姜氏为请京，使居之。段缮甲兵，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庄公遂寘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

既而悔之。颍考叔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事见左传。史记曰，舜名重华。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生象。瞽叟爱後妻子，常欲杀舜。舜践帝位，封弟象为诸侯。孟子曰：“象至不仁，封诸有鼻。仁人之于其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鼻国在永州营道县北，今犹谓之鼻亭。

又与尚书谏之，并不从。[1]

[1]魏氏春秋载表遗尚书曰：“知变起辛、郭，祸结同生，追阏伯、实沈之踪，忘常棣死丧之义，亲寻干戈，僵尸流血，闻之哽咽，若存若亡。昔轩辕有涿鹿之战，周公有商、奄之师，皆所以翦除秽害而定王业，非强弱之争，喜怒之忿也。故虽灭亲不尤，诛兄不伤。今二君初承洪业，纂继前轨，进有国家倾危之虑，退有先公遗恨之负。当唯曹是务，唯国是康。何者？金木水火刚柔相济，然後克得其和，能为人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于曲直。仁君度数弘广，绰然有余，当以大苞小，以优容劣，先除曹操，以平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议曲直之评，不亦善乎！若留神远图，克己复礼，当振旅长驱，共奖王室。若迷而不返，遵而无改，则胡夷将有诮让之言，况我同盟，复能戮力仁君之役哉！此韩卢、东郭自困于前，而遗田父之获者也。愤跃鹤望，冀闻和同之声。若其泰也，则袁族其与汉升降乎！如其否也，则同盟永无望矣。”表二书并见王粲集。

曹操遂还救谭，十月至黎阳。尚闻操度河，乃释平原还邺。尚将吕旷、高翔畔归曹氏，谭复阴刻将军印，以假旷、翔。操知谭诈，乃以子整娉谭女以安之，[1]而引军还。

[1]魏志曰，整建安二十二年封郿侯，二十三年薨，无子。黄初二年，追进爵，谥曰戴公。

九年三月，尚使审配守邺，复攻谭于平原。配献书于谭曰：“配闻良药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耳而便于行。[1]愿将军缓心抑怒，终省愚辞。盖春秋之义，国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2]苟图危宗庙，剥乱国家，亲疏一也。[3]是以周公垂涕以(毙)[蔽]管、蔡之狱，[4]季友歔欷而行叔牙之诛。[5]何则？

义重人轻，事不获已故也。昔先公废黜将军以续贤兄，立我将军以为嫡嗣，上告祖灵，下书谱牒，海内远近，谁不备闻！何意凶臣郭图，妄画蛇足，[6]曲辞谄媚，交乱懿亲。至令将军忘孝友之仁，袭阏、沉之迹，放兵钞突，屠城杀吏，冤魂痛于幽冥，创痍被于草棘。又乃图获邺城，许赏赐秦胡，其财物妇女，豫有分数。又云：‘孤虽有老母，趣使身体完具而已。’闻此言者，莫不悼心挥涕，使太夫人忧哀愤隔，我州君臣监寐悲叹。诚拱默以听执事之图，则惧违春秋死命之节，诒太夫人不测之患，损先公不世之业。我将军辞不获命，以及馆陶之役。[7]伏惟将军至孝蒸蒸，发于岐嶷，友于之性，生于自然，章之以聪明，行之以敏达，览古今之举措，覩兴败之征符，轻荣财于粪土，贵名(高)[位]于丘岳。何意奄然迷沉，堕贤哲之操，[8]积怨肆忿，取破家之祸！翘企延颈，待望雠敌，委慈亲于虎狼之牙，以逞一朝之志，岂不痛哉！

若乃天启尊心，革图易虑，则我将军匍匐悲号于将军股掌之上，配等亦当口躬布体以听斧锧之刑。如又不悛，祸将及之。愿熟详吉凶，以赐环玦。“[9]谭不纳。

[1]孔子家语曰：“忠言逆耳而利于行。”

[2]左传晏婴曰：“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又晋解杨曰：“受命以出，有死无陨。死而成命，臣之禄也。”

⑶左传曰“天实剥乱”也。

⑷左传曰，郑子太叔曰：“周公杀管叔，放蔡叔。夫岂不爱？王室故也。”

⑸公羊传曰：“公子牙卒。何以不称弟？杀也，为季子讳杀也。庄公病，叔牙曰：‘鲁一生一及，君以知之。庆父存也。’季子曰：‘夫何敢？是将为乱！’和药而饮之，曰：‘公子从吾言而饮此，则可以无为天下戮笑，必有後于鲁国。’诛不避兄弟，君臣之义也。”

⑹战国策曰：“楚有祠者，赐其舍人酒一湛，相谓曰：‘数人饮之不足，一人饮之有余，请各画地为蛇，先成者饮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饮，乃左手持酒，右手画蛇，曰：‘吾能为之足。’未成，一人蛇成，夺其湛，曰：‘蛇固无足，子安能为足？’遂饮酒。为蛇足者终亡其酒。”

⑺诒，遗也。不世犹言非常也。献帝春秋曰：“谭尚遂寻干戈，以相征讨。谭军不利，保于平原，尚乃军于馆陶。谭击之败，尚走保险。谭追攻之，尚设奇伏大破谭军，僵尸流血不可胜计。谭走还平原。”

⑻堕音许规反。

⑼孙卿子曰：“绝人以玦，反人以环。”

曹操因此进攻邺，审配将冯(札)[礼]为内应，开突门内操兵三百余人。[1]

配觉之，从城上以大石击门，门闭，入者皆死。操乃凿燎围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浅，示若可越。配望见，笑而不出争利。操一夜浚之，广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饿死者过半。尚闻邺急，将军万余人还救城，操逆击破之。尚走依曲漳为营，[2]操复围之，未合，尚惧，遣阴夔、陈琳求降，不听。尚还走蓝口，[3]操复进，急围之。尚将马延等临阵降，众大溃，尚奔中山。尽收其辎重，得尚印绶节钺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审配令士卒曰：“坚守死战，操军疲矣。幽州方至，何忧无主！”操出行围，配伏弩射之，几中。[4]以其兄子荣为东门校尉，荣夜开门内操兵，配拒战城中，生获配。

操谓配曰：“吾近行围，弩何多也？”配曰：“犹恨其少。”操曰：“卿忠于袁氏，亦自不得不尔。”意欲活之。配意气壮烈，终无挠辞，见者莫不叹息，遂斩之。(5)全尚母妻子，还其财宝。高干以并州降，复为刺史。

⑴墨子备突篇曰“城百步，一突门。突门用车两轮，以木束之涂其上，维置突门内。度门广狭之，令人入门四尺，中置窐突，门旁为橐，充灶状，又置艾。寇即入，下轮而塞之，鼓橐熏之”也。

⑵漳水之曲。

⑶相州安(杨)[阳]县界有蓝嵯山，与邺相近，盖蓝山之口。

⑷几音祈。中音竹仲反。

⑸先贤行状曰：“是日先缚配将诣帐下，辛毗等逆以马鞭击其头，骂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顾曰：‘狗辈！由汝曹破冀州，恨不得杀汝。’太祖既有意活配，配无挠辞，辛毗等号哭不已，乃杀之。”

曹操之围邺也，谭复背之，因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间，攻尚于中山。尚败，走故安从熙，而谭悉收其众，还屯龙凑。

十二月，曹操讨谭，军其门。谭夜遁(奔)[走]南皮，临清河而屯。明年正月，急攻之。谭欲出战，军未合而破。谭被发驱驰，追者意非恒人，趋奔之。[1]

谭墯马，顾曰：“咄，儿过我，我能富贵汝。”言未绝口，头已断地。于是斩郭图等，戮其妻子。

⑴趋音促。

熙、尚为其将焦触、张南所攻，奔辽西乌桓。触自号幽州刺史，驱率诸郡太守令长背袁向曹，陈兵数万。杀白马盟，令曰：“违者斩！”众莫敢仰视，各以次歃。至别驾代郡韩珩，[1]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于义阙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为也！”一坐为珩

失色。触曰："夫举大事，当立大义。事之济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厉事君。"[2]曹操闻珩节，甚高之，屡辟不至，卒于家。

[1]珩音行。

[2]先贤行状曰"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丧父母，奉养兄姊，宗族称悌"也。

高干复叛，执上党太守，举兵守壶口关。[1]十一年，曹操自征干，干乃留其将守城，自诣匈奴求救，不得，独与数骑亡，欲南奔荆州。上洛都尉捕斩之。[2]

[1]潞州上党县有壶山口，因其险而置关焉。

[2]典论曰："上洛都尉王琰获高干，以功封侯。其妻哭于室，以为琰富贵将更娶妾媵故也。"

十二年，曹操征辽西，击乌桓。尚、熙与乌桓逆操军，战败走，乃与亲兵数千人奔公孙康于辽东。尚有勇力，先与熙谋曰："今到辽东，康必见我，我独为兄手击之，且据其郡，犹可以自广也。"康亦心规取尚以为功，乃先置精勇于厩中，然後请尚、熙。熙疑不欲进，尚强之，遂与俱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坐于冻地。尚谓康曰："未死之间，寒不可忍，可相与席。"康曰："卿头颅方行万里，何席之为！"遂斩首送之。

康，辽东人。父度。初避吏为玄兔小吏，稍仕。中平元年，还为本郡守。在职敢杀伐，郡中名豪与己夙无恩者，遂诛灭百余家。因东击高句骊，西攻乌桓，威行海畔。时王室方乱，度恃其地远，阴独怀幸。会襄平社生大石丈余，下有三小石为足，度以为己瑞。[1]初平元年，乃分辽东为辽西、中辽郡，并置太守，越海收东莱诸县，为营州刺史，[2]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追封父延为建义侯。立汉二祖庙。

承制设□墠于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理兵，乘鸾辂九旒旄头羽骑。建安九年，司空曹操表为奋威将军，封永宁乡侯。度死，康嗣，故遂据辽土焉。

[1]襄平，县，属辽东郡，故城在今平州卢龙县西南。魏志曰："时襄平延里社生大石，或谓度曰：'此汉宣帝冠石祥也，里名与先君同。社主土地，明当有土地，有三公辅也。'度益喜。"

[2]为犹置也。

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鲁恭王之後也。[1]身长八尺余，姿貌温伟。与同郡张俭等俱被讪议，号为"八顾"。诏书捕案党人，表亡走得免。党禁解，辟大将军何进掾。

[1]恭王，景帝子，名余。

初平元年，长沙太守孙坚杀荆州刺史王叡，[1]诏书以表为荆州刺史。时江南宗贼大盛，[2]又袁术阻兵屯鲁阳，表不能得至，乃单马入宜城，[3]请南郡人蒯越、襄阳人蔡瑁与共谋画。[4]表谓越曰："宗贼虽盛而众不附，若袁术因之，祸必至矣。吾欲征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对曰："理平者先仁义，理乱者先权谋。兵不在多，贵乎得人。袁术骄而无谋，宗贼率多贪暴。越有所素养者，使人示之以利，必持众来。使君诛其无道，施其才用，威德既行，襁负而至矣。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5]可传檄而定。公路虽至，无能为也。"表曰："善。"

乃使越遣人诱宗贼帅，至者十五人，皆斩之而袭取其众。唯江夏贼张虎、陈坐拥兵据襄阳城，表使越与庞季往譬之，乃降。江南悉平。诸守令闻表威名，多解印绶去。表遂理兵襄阳，以观时变。

[1]王氏谱曰："叡字通曜，晋太保祥之伯父也。"吴录曰："叡见执，惊曰：'我何罪？'坚曰：'坐无所知。'叡穷迫，刮金饮之而死。"

[2]宗党共为贼。

[3]宜城，县，属南郡，本鄢，惠帝三年改名宜城。

[4]傅子曰："越字异度，魏太祖平荆州，与荀彧书曰：'不喜得荆州，喜得异度耳。'"

[5]汉官仪曰，荆州管长沙、零陵、桂阳、南阳、江(陵)[夏]、武陵、南郡、章陵等是也。

袁术与其从兄绍有隙，而绍与表相结，故术共孙坚合从袭表。表败，坚遂围襄阳。会表将黄祖救至，坚为流箭所中死，余众退走。[1]及李傕等入长安，冬，表遣使奉贡。傕以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假节，以为己援。

(1)典略曰：“刘表夜遣将黄祖潜出兵，坚逆与战，祖败走，窜岘山中。坚乘胜夜追祖，祖部兵从竹木闲射坚，杀之。”英雄记：“刘表将吕介将兵缘山向坚，坚轻骑寻山讨介，介下兵射中坚头，应时物故。”与此不同。

建安元年，骠骑将军张济自关中走南阳，因攻穰城，中飞矢而死。荆州官属皆贺。表曰：“济以穷来，主人无礼，至于交锋，此非牧意，牧受吊不受贺也。”

使人纳其众，众闻之喜，遂皆服从。[1]三年，长沙太守张羡率零陵、桂阳三郡畔表，表遣兵攻围，破羡，平之。[2]于是开土遂广，南接五领，[3]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初，荆州人情好扰，加四方骇震，寇贼相扇，处处麋沸。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洽，其奸猾宿贼更为效用，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綦母闿、宋忠等[4]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後定。爱民养士，从容自保。

(1)献帝春秋曰：“济引众入荆州，贾诩随之归刘表。襄阳城守不受，济因攻之，为流矢所中。济从子绣收众而退。刘表自责，以为己无宾主礼，遣使招绣，绣遂屯襄阳，为表北藩。”

(2)英雄记曰：“张羡，南阳人。先作零陵、桂阳守，甚得江湘闲心。然性屈强不顺，表薄其为人，不甚礼也。羡因是怀恨，遂畔表。”

(3)裴氏广州记云：“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是谓五领。”邓德明南康记曰：“大庾一也，桂阳甲骑二也，九真都庞三也。临贺萌渚四也，始安越城五也。”

(4)闿音开。

及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度，绍遣人求助，表许之，不至，亦不援曹操，且欲观天下之变。从事中郎南阳韩嵩、[1]别驾刘先说表[2]曰：“今豪桀并争，两雄相持，天子之重在于将军。若欲有为，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将择所宜从。岂可拥甲十万，坐观成败，求援而不能助，见贤而不肯归！此两怨必集于将军，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且贤俊多归之，其埶必举袁绍，然後移兵以向江汉，恐将军不能御也。今之胜计，莫若举荆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将军，长享福祚，垂之後嗣，此万全之策也。”蒯越亦劝之。表狐疑不断，乃遣嵩诣操，观望虚实。谓嵩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拥天子都许，君为我观其衅。”

嵩对曰：“嵩观曹公之明，必得志于天下。将军若欲归之，使嵩可也；如其犹豫，嵩至京师，天子假嵩一职，不获辞命，则成天子之臣，将军之故吏耳。在君为君，不复为将军死也。惟加重思。”表以为惮使，强之。至许，果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还，盛称朝廷曹操之德，劝遣子入侍。表大怒，以为怀贰，陈兵诟嵩，将斩之。[3]嵩不为动容，徐陈临行之言。表妻蔡氏知嵩贤，谏止之。

表犹怒，乃考杀从行者。知无它意，但囚嵩而已。[4]

(1)先贤行状曰：“嵩字德高，义阳人，少好学，贫不改操。”

(2)零陵先贤传曰：“先字始宗。博学强记，尤好黄老，明习汉家典故。”

(3)诟，骂也。

(4)傅子曰：“表妻蔡氏谏之曰：‘韩嵩，楚国之望，且其言直，诛之无辞。’表乃不诛而囚之。”

六年，刘备自袁绍奔荆州，表厚相待结而不能用也。十三年，曹操自将征表，未至。八月，表疽发背卒。[1]在荆州几二十年，家无余积。

(1)代语曰“表死後八十余年，晋太康中，冢见发，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闻数里”也。

二子：琦，琮。表初以琦貌类于己，甚爱之，後为琮娶其後妻蔡氏之侄，蔡氏遂爱琮而恶琦，毁誉之言日闻于表。表宠耽後妻，每信受焉。又妻弟蔡瑁及外甥张允并得幸于表，又睦于琮。而琦不自宁，尝与琅邪人诸葛亮谋自安之术。

亮初不对。後乃共升高楼，因令去梯，谓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1)琦意感悟，阴规出计。会表将江夏太守黄祖为孙权所杀，琦遂求代其任。

⑴申生，晋献公之太子。为丽姬所谮，自缢死。重耳，申生之弟。惧丽姬之谗，出奔。献公卒，重耳入，是为文公，遂为霸主。见左氏传。

及表病甚，琦归省疾，素慈孝，允等恐其见表而父子相感，更有托後之意，乃谓琦曰："将军命君抚临江夏，其任至重。今释众囗来，必见谴怒。伤亲之欢，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遏于户外，使不得见。琦流涕而去，人众闻而伤焉。遂以琮为嗣。

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将因奔丧作难。会曹操军至新野，琦走江南。

蒯越、韩嵩及东曹掾傅巽等说琮归降。[1]琮曰："今与诸君据全楚之地，守先君之业，以观天下，何为不可？"巽曰："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埶。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御中国，必危也；以刘备而敌曹公，不当也。

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师之锋，必亡之道也。将军自料何与刘备？"琮曰："不若也。"巽曰："诚以刘备不足御曹公，则虽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诚以刘备足御曹公，则备不为将军下也。愿将军勿疑。"

⑴傅子曰："巽字公悌，瑰玮博达，有知人监识。"

及操军到襄阳，琮举州请降，刘备奔夏口。[1]操以琮为青州刺史，封列侯。

蒯越等侯者十五人。乃释嵩之囚，以其名重，甚加礼待，使条品州人优劣，皆擢而用之。以嵩为大鸿胪，以交友礼待之。蒯越光禄勋，刘(光)[先]尚书令。初，表之结袁绍也，侍中从事邓义谏不听。义以疾退，终表世不仕，操以为侍中。其余多至大官。

⑴夏口，城，今之鄂州也。左传："吴伐楚，楚沈尹戌奔命于夏汭。"杜预注曰："汉水入(口)[江]，今夏口也。"

操後败于赤壁，[1]刘备表琦为荆州刺史。明年卒。

⑴赤壁，山名也，在今鄂州蒲圻县。

论曰：袁绍初以豪侠得众，遂怀雄霸之图，天下胜兵举旗者，莫不假以为名。

及临场决敌，则悍夫争命；[1]深筹高议，则智士倾心。盛哉乎，其所资也！

韩非曰："佷刚而不和，愎过而好胜，嫡子轻而庶子重，斯之谓亡征。"[2]刘表道不相越，而欲卧收天运，拟踪三分，其犹木禺之于人也。[3]

⑴悍，勇也。

⑵韩非亡征篇曰："佷刚而不和，愎谏而好胜，不顾社稷而轻为信者，可亡也。"又曰："太子轻，庶子伉，可亡也。"又曰："太子卑而庶子尊，可亡也。"

⑶言其如刻木为人，无所知也。前书："有木禺龙一。"音义曰："禺，寄也。寄龙形于木。"

赞曰：绍姿弘雅，表亦长者。称雄河外，囗强南夏。鱼俪汉舳，云屯冀马。[1]

窥图讯鼎，禋天类社。[2]既云天工，亦资人亮。[3]矜强少成，坐谈奚望。[4]

回皇冢嬖，身颓业丧。[5]

⑴鱼俪犹相次比也。左传曰："奉公为鱼丽之陈。"前书音义曰："舳，船後持柂处也。"左传曰："冀之北土，马之所生。"

⑵窥图谓若刘歆图书改名秀。讯鼎谓楚子问王孙满鼎轻重也。国语曰："精意以享谓之禋。"尔雅曰："是类是禡，师祭也。"社者阴类，将兴师，故祭之。

⑶工者，官也。亮，信也。尚书曰："天工人其代之。"又曰："惟时亮天工。"

⑷九州春秋曰："曹公征乌桓，诸将曰：'今深入远征，万一刘表使备袭许，悔无及也。'郭嘉曰：'刘表坐谈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之则备不为用。虽违国远征，无忧矣。'公遂征之。"

⑸冢，嫡也。嬖，爱也。

校勘记

二四0九页五行自九月至明年二月按：沈家本谓案魏志武纪，操破谭尚在三月。

二四０九页九行皆是审配之所构也按：“构”原譌“构”，各本同，径改正。

二四一０页九行直(言)当论其執耳据刊误删。按：魏志辛毗传无“言”字。

二四一０页一五行宣奕世之德按：“奕”原譌“弈”，径据汲本、殿本改正。注同。

二四一一页六行而能全于长世者也校补谓“于”字误，当作“族”。按：魏志注引魏氏春秋作“而能崇业济功，垂祚後世者也”。

二四一一页一二行构我二人按：“构”原譌“构”，径据殿本改正。

二四一二页七行其弟静立汲本、殿本“静”作“靖”。按：静靖古多通作。

二四一三页三行段不弟“段”原譌“口”，径改正。下同，不悉出校记。

二四一三页一三行故虽灭亲不尤诛兄不伤按：魏志注“尤”上有“为”字，“伤”下有“义”字。

二四一三页一三行当唯曹是务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曹，众也，魏氏春秋作“义”。

王粲集云“唯曹氏是务”，此後人妄加也。

二四一三页一六行遵而无改按：魏志注“遵”作“违”。

二四一四页三行尚将吕旷高翔魏志“高翔”作“吕翔”，惠栋补注从之。按：潘眉谓作“高翔”是。

二四一四页八行是以周公垂涕以(毙)[蔽]管蔡之狱集解引惠栋说，谓“毙”当作“弊”，断也。或作“蔽”，义同。今据改。按：魏志注作“是以周公垂泣而蔽管蔡之狱”。

二四一五页一行贵名(高)[位]于丘岳据殿本改。按：校补引钱大昭说，谓闽本“高”作“位”。

二四一五页三行匍匐悲号按：“匍匐”二字原倒，径乙正。

二四一五页一一行庆父存也按：刊误谓案公羊云“庆父也存”。

二四一六页五行审配将冯(札)[礼]集解引钱大昭说，谓闽本“冯札”作“冯礼”。又魏志亦作“冯礼”。今据改。按：礼字古作“礼”，形近譌“札”。

二四一七页四行相州安(杨)[阳]县界有蓝嵯山据殿本改。

二四一七页一０行谭夜遁(奔)[走]南皮据汲本改。按：校补谓奔者逃亡之辞，谭时尚有军，作“奔”非。

二四一八页八行典论曰按：校补引钱大昭说，谓魏志注引此作“典略”。

二四一八页一四行初避吏为玄兔小吏按：刊误谓“玄兔”按郡名皆作“菟”。

二四一九页四行司空曹操表为奋威将军按：沈家本谓魏志公孙度传“奋”作“武”。

二四二０页五行至者十五人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司马彪战略云“五十五人”。

二四二０页六行唯江夏贼张虎陈坐拥兵据襄阳城按：殿本考证谓何焯校本“坐”改“生”。又集解引惠栋说，谓战略作“陈生”。

二四二０页一三行江(陵)[夏]集解引洪亮吉说，谓“江陵”应作“江夏”，表传凡言江夏者三，汉官仪作“江陵”，误。今据改。

二四二一页三行刘表将吕介至应时物故按：校补谓吴志注引英雄记“介”作“公”，“介下兵射中坚头”作“公兵下石中坚头”，“应时”下多“脑出”二字。

二四二一页一０行綦母闿按：殿本“綦母”作“綦毋”。

二四二二页一０行不获辞命按：刊误谓案文当云“辞不获命”。

二四二三页五行代语曰按：校补引钱大昭说，谓代语即世语，唐人避讳改。世语晋郭颁撰，隋书经籍志作“魏晋世语”。

二四二四页一行琦流涕而去人众闻而伤焉汲本、殿本“人”作“之”，属上读。

按：魏志注引典论，作“琦流涕而去”，无“之”字。

二四二四页八行有知人监识汲本、殿本“监”作“鉴”。按：监与鉴通。

二四二四页一一行刘(光)[先]尚书令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光”魏志作“先”，即上别驾刘先也。零陵先贤传亦作“先”。今据改。

二四二四页一一行侍中从事邓义按：集解引陈景云说，谓“侍”当作“治”。又引钱大昕说，谓章怀讳“治”为“持”，此“治中”改“持中”，校书者妄易为“侍”耳。又按：集解引惠栋说，谓魏志“邓义”作“邓羲”。

二四二四页一三行汉水入(口)[江]据刊误改，与左传杜注合。

後汉书卷七十五　刘焉袁术吕布列传第六十五

刘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1]鲁恭王後也。[2]肃宗时，徙竟陵。焉少任州郡，以宗室拜郎中。去官居阳城山，精学教授。举贤良方正，稍迁南阳太守、宗正、太常。

(1)竟陵今复州县。

(2)恭王，景帝子，名余。

时灵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为刺史威轻，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辄增暴乱，乃建议改置牧伯，镇安方夏，清选重臣，以居其任。焉乃阴求为交址，以避时难。议未即行，会益州刺史郗俭在政烦扰，谣言远闻，而并州刺史张懿、凉州刺史耿鄙并为寇贼所害，故焉议得用。出焉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1]太仆黄琬为豫州牧，宗正刘虞为幽州牧，皆以本秩居职。州任之重，自此而始。

(1)前书任安为监北军使者。

是时益州贼马相亦自号“黄巾”，合聚疲役之民数千人，先杀绵竹令，[1]进攻雒县，[2]杀郗俭，又击蜀郡、犍为，旬月之间，破坏三郡。[3]马相自称“天子”，众至十余万人，遣兵破巴郡，杀郡守赵部。州从事贾龙，先领兵数百人在犍为，遂纠合吏人攻相，破之，龙乃遣吏卒迎焉。焉到，以龙为校尉，徙居绵竹。(龙)抚纳离叛，务行宽惠，而阴图异计。

(1)绵竹故城在今益州绵竹县东。

(2)今益州雒县。

(3)绵竹及雒属广汉郡，并蜀郡、犍为郡。

沛人张鲁，母有恣色，兼挟鬼道，往来焉家，遂任鲁以为督义司马，(遂)与别部司马张脩将兵掩杀汉中太守苏固，断绝斜谷，杀使者。鲁既得汉中，遂复杀张脩而并其众。

焉欲立威刑以自尊大，乃托以佗事，杀州中豪强十余人，[1]士民皆怨。初平二年，犍为太守任岐及贾龙并反，攻焉。焉击破，皆杀之。自此意气渐盛，遂造作乘舆车重千余乘。[2]焉四子，范为左中郎将，诞治书御史，璋奉车都尉，[3]并从献帝在长安，唯别部司马瑁随焉在益州。朝廷使璋晓譬焉，焉留璋不复遣。兴平元年，征西将军马腾与范谋诛李傕，焉遣叟兵五千助之，战败，[4]范及诞并见杀。焉既痛二子，又遇天火烧其城府车重，延及民家，馆邑无余，于是徙居成都，遂[疽]发背(疽)卒。[5]

(1)蜀志曰，杀王咸、李权等。

(2)重，辎重也。

(3)蜀志曰：“璋字季玉。”

(4)汉世谓蜀为叟。孔安国注尚书云：“蜀，叟也。”

(5)说文曰：“疽，久汉。”

州大吏赵韪等贪璋温仁，立为刺史。诏书因以璋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以韪为征东中郎将。先是荆州牧刘表表焉僭拟乘舆器服，韪以此遂屯兵朐囗备表。[1]

(1)朐音蠢。囗音如尹反。属巴郡，故城在今夔州云安县西也。

初，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焉悉收以为众，名曰“东州兵”。璋性柔宽无威略，东州人侵暴为民患，不能禁制，旧士颇有离怨。赵韪之在巴中，甚得众心，璋委之以权。韪因人情不辑，[1]乃阴结州中大姓。建安五年，还共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反应。东州人畏见诛灭，乃同心并力，为璋死战，遂破反者，进攻韪于江州，[2]斩之。

(1)辑，和也。

(2)江州，县名，属巴郡，今渝州巴县。

张鲁以璋闇懦，不复承顺。璋怒，杀鲁母及弟，而遣其将庞羲等攻鲁，数为所破。鲁部曲多在巴土，故以羲为巴郡太守。鲁因袭取之，遂雄于巴汉。

十三年，曹操自将征荆州，璋乃遣使致敬。操加璋振威将军，兄瑁平寇将军。璋因遣别驾从事张松诣操，而操不相接礼。松怀恨而还，劝璋绝曹氏，而结好刘备。璋从之。

十六年，璋闻曹操当遣兵向汉中讨张鲁，内怀恐惧，松复说璋迎刘备以拒操。

璋即遣法正将兵迎备。(1)璋主簿巴西黄权谏曰：(2)“刘备有枭名，(3)今以部曲遇之，则不满其心，以宾客待之，则一国不容二主，此非自安之道。”从事广汉王累自倒悬于州门以谏。璋一无所纳。

(1)蜀志曰：“法正字孝直，扶风郿人也。祖真，字乔卿。父衍，字季谋。”

(2)蜀志曰：“权字公衡，阆中人也。先主取益州，诸县望风景附，权闭城坚守。须璋稽服，乃诣先主。[先]主称尊号，将东伐吴，权谏，先主不从，以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先主自在江南。吴将陆义乘虚断围，南军败绩，先主引退，而道隔，权不得还，故率所领降于魏。有司执法白收权妻子。先主曰：‘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待之如初。魏文帝谓权曰：‘君舍逆效顺，欲追踪陈、韩邪？’权对曰：‘臣过受刘氏厚遇，降吴不可，还蜀无路，是以归命。且败军之将，免死为幸，何古人之可慕？’”

(3)枭即骁也。

备自江陵驰至涪城，(1)璋率步骑数万与备会。(2)张松劝备于会袭璋，备不忍。明年，出屯葭萌。松兄广汉太守肃惧祸及己，乃以松谋白璋，收松斩之，(3)诸关戍勿复通。

备大怒，还兵击璋，所在战克。十九年，进围成都，数十日，城中有精兵三万人，谷支一年，吏民咸欲拒战。璋言：“父子在州二十余岁，无恩德以加百姓，而攻战三载，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开城出降，群下莫不流涕。备迁璋于公安，(4)归其财宝，後以病卒。(5)

(1)涪城故城今绵州城。

(2)蜀志曰：“是岁建安十六年。”

(3)益郡耆旧传曰：“张肃有威仪，容貌甚伟。松为人短小放荡，不持节操，然识理精果，有才干。刘璋遣诣曹公，公不甚礼。杨脩深器之，白公辟松，不纳。脩以公所撰兵书示松，饮宴之间，一省即便闇诵，以此异之。”

(4)公安，今荆州县。

(5)蜀志曰：“先主迁璋于公安南，犹佩振威将军印绶。孙权破关羽，取荆州，以璋为益州牧，留(住)[驻]秭归。”

明年，曹操破张鲁，定汉中。

鲁字公旗。初，祖父陵，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鹤鸣山中，(1)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故谓之“米贼”。陵传子衡，衡传于鲁，鲁遂自号“师君”。其来学者，初名为“鬼卒”，後号“祭酒”。祭酒各领部众，众多者名曰“理头”。皆校以诚信，不听欺妄，有病但令首过而已。(2)诸祭酒各起义舍于路，同之亭传，(3)县置米肉以给行旅。食者量腹取足，过多则鬼能病之。犯法者先加三原，(4)然後行刑。不置长吏，以祭酒为理，民夷信向。(5)朝廷不能讨，遂就拜鲁镇夷中郎将，领汉宁太守，(6)通其贡献。

(1)山在今益州晋原县西。

(2)魏志曰：“大抵与黄巾相似。”首音式(杀)[救]反。

(3)传音陟恋反。

(4)原，免也。

(5)典略曰：“初，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脩。[骆曜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张角)[脩]为五斗米道。太平道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病或自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云不信道。脩法略与角同，加施净室，使病人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字，说服罪之意。

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五斗米师’也。实无益于疗病，[但为淫妄]，小人昏愚，竞共事之。後角被诛，脩亦亡。及鲁自在汉中，因其人信行脩业，遂增饰之。教使起义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隐，有小过者，当循道百步，则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也。”

⑹袁山松书：建安二十年置汉宁郡。

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奔鲁者数万家。时人有地中得玉印者，群下欲尊鲁为汉宁王。

鲁功曹阎圃谏曰：“汉川之民，户出十万，四面险固，财富土沃，上匡天子，则为桓文，次方窦融，不失富贵。今承制署置，势足斩断。遽称王号，必为祸先。”鲁从之。

鲁自在汉川垂三十年，闻曹操征之，至阳平，[1]欲举汉中降。其弟卫不听，率众数万，拒关固守。[2]操破卫，斩之。鲁闻阳平已陷，将稽颡归降。阎圃说曰：“今以急往，其功为轻，不如且依巴中，然後委质，功必多也。”于是乃奔南山。左右欲悉焚宝货仓库。鲁曰：“本欲归命国家，其意未遂。今日之走，以避锋锐，非有恶意。”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郑，甚嘉之。又以鲁本有善意，遣人慰安之。鲁即与家属出逆，拜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邑万户，[3]将还中国，待以客礼。封鲁五子及阎圃等皆为列侯。

⑴周地图记曰：“褒谷西北有古阳平关。”其地在今梁州褒城县西北也。

⑵魏志曰：“太祖征鲁至阳平关，卫拒关坚守。”

⑶阆中属巴郡，今隆州县。

鲁卒，谥曰原侯。子富嗣。

论曰：刘焉覩时方艰，先求後亡之所，[1]庶乎见几而作。[2]夫地广则骄尊之心生，财衍则僭奢之情用，[3]固亦恒人必至之期也。璋能闭隘养力，守案先图，尚可与岁时推移，而遽输利器，静受流斥，[4]所谓羊质虎皮，见豺则恐，吁哉！[5]

⑴左传曰，郑公孙黑肱有疾，归邑于公，曰：“吾闻之，生于乱代，贵而能贫，人无求焉，可以後亡。”

⑵易曰：“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又曰：“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

⑶衍，饶也。

⑷老子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⑸杨子法言曰：“羊质虎皮，见草而悦，见豺而战。”

袁术字公路，汝南汝阳人，司空逢之子也。少以侠气闻，数与诸公子飞鹰走狗，後颇折节。举孝廉，累迁至河南尹、虎贲中郎将。

时董卓将欲废立，以术为後将军。术畏卓之祸，出奔南阳。会长沙太守孙坚杀南阳太守张咨，[1]引兵从术。刘表上术为南阳太守，术又表坚领豫州刺史，使率荆、豫之卒，击破董卓于阳人。

⑴英雄记曰：“咨字子议，颍川人。”吴历曰：“孙坚至南阳，咨不给军粮，又不肯见。坚欲进兵，恐为後害，乃诈得急疾，举军震惶，迎呼巫医，祷祀山川，遣所亲人说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闻之，心利其兵，即将步骑五六百人入营看坚。坚与相见，无何，卒然而起，案口骂咨，遂执斩之。”

术从兄绍因坚讨卓未反，远，遣其将会稽周昕夺坚豫州。术怒，击昕走之。绍议欲立刘虞为帝，术好放纵，惮立长君，托以公义不肯同，积此衅隙遂成。乃各外交党援，以相图谋，术结公孙瓒，而绍连刘表。豪桀多附于绍，术怒曰：“群竖不吾从，而从吾家奴乎！”又与公孙瓒书，云绍非袁氏子，绍闻大怒。初平三年，术遣孙坚击刘表于襄阳，坚战死。公孙瓒使刘备与术合谋共逼绍，绍与曹操会击，皆破之。四年，术引军入陈留，屯封丘。黑山余贼及匈奴于扶罗等佐术，与曹操战于匡亭，大败。术退保雍丘，又将其余众奔九江，杀杨州刺史陈温而自领之，又兼称徐州伯。李傕入长安，欲结术为援，乃授以左将军，假节，封阳翟侯。

初，术在南阳，户口尚数十百万，而不脩法度，以钞掠为资，奢恣无猒，百姓患之。又少见识

书，言“代汉者当涂高”，自云名字应之。[1]又以袁氏出陈为舜後，以黄代赤，德运之次，[2]遂有僭逆之谋。又闻孙坚得传国玺，[3]遂拘坚妻夺之。兴平二年冬，天子播越，败于曹阳。术大会群下，因谓曰：“今海内鼎沸，刘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辅，[4]百姓所归，欲应天顺民，于诸君何如？”

众莫敢对。主簿阎象进曰：“昔周自後稷至于文王，积德累功，参分天下，犹服事殷。[5]明公虽奕世克昌，[6]孰若有周之盛？汉室虽微，未至殷纣之敝也。”

术嘿然，使召张范。范辞疾，遣弟承往应之。术问曰：“昔周室陵迟，则有桓文之霸；[7]秦失其政，汉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广，士人之众，欲徼福于齐桓，拟迹于高祖，可乎？”承对曰：“在德不在众。苟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虽云匹夫，霸王可也。若陵僭无度，干时而动，众之所囗，谁能兴之！”[8]术不说。

(1)当涂高者，魏也。然术自以“术”及“路”皆是“涂”，故云应之。

(2)陈大夫辕涛涂，袁氏其後也。五行火生土，故云以黄代赤。

(3)韦昭吴书曰：“汉室大乱，天子北诣河上，六玺不自随，掌玺者以投井中。孙坚北讨董卓，顿军城南，甄官署有井，每旦有五色气从井中出，使人浚井，得汉[传]国玉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4)袁安为司空，子敞及京，京子汤，汤子逢并为司空。

(5)国语曰：“後稷勤周，十五代而王。”毛诗国风序曰：“国君积行累功，以致爵位。”论语孔子曰：“三分天下有二，犹服事殷。”

(6)奕犹重也。诗云：“不显奕代。”又曰：“克昌厥後。”

(7)王肃注家语曰：“言若丘陵之渐逶迟。”

(8)魏志曰，范字公仪。承字公先，河内人，司徒歆之孙也。

自孙坚死，子策复领其部曲，术遣击杨州刺史刘繇，破之，策因据江东。策闻术将欲僭号，与书谏曰：“董卓无道，陵虐王室，祸加太后，暴及弘农，天子播越，[1]宫庙焚毁，是以豪桀发愤，沛然俱起。[2]元恶既毙，幼主东顾，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脩文，与之更始。然而河北异谋于黑山，[3]曹操毒被于东徐，刘表僭乱于南荆，公孙叛逆于朔北，正礼阻兵，[4]玄德争盟，[5]是以未获从命，櫜弓戢戈。当谓使君与国同规，而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6]惧非海内企望之意也。成汤讨桀，称‘有夏多罪’；[7]武王伐纣，曰‘殷有重罚’。[8]此二王者，虽有圣德，假使时无失道之过，无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恶于天下，徒以幼子胁于强臣，异于汤武之时也。又闻幼主明智聪敏，有夙成之德，[9]天下虽未被其恩，咸归心焉。若辅而兴之，则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10]为汉宰辅，荣宠之盛，莫与为比，宜效忠守节，以报王室。时人多惑图纬之言，妄牵非类之文，苟以悦主为美，不顾成败之计，古今所慎，可不孰虑！忠言逆耳，驳议致憎，[11]苟有益于尊明，无所敢辞。”术不纳，策遂绝之。

(1)左传曰，王子朝云“兹不谷震荡播越”。播，迁也。越，逸也。言失其所居。

(2)沛然，自恣纵皃也。沛音片害反。

(3)谓袁绍为冀州牧，与黑山贼相连。

(4)刘繇也。

(5)刘备也。

(6)完然，自得皃。

(7)尚书汤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8)史记曰：“武王徧告诸侯曰：‘殷有重罚，不可不伐。’”(9)夙，早也。

(10)安生京，京生汤，汤生逢，逢生术，凡五代。

(11)驳，杂也，议不同也。前书张良曰：“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

建安二年，因河内张炯符命，遂果僭号，自称“仲家”。[1]以九江太守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乃遣使以窃号告吕布，并为子娉布女。布执术使送许。[2]术大怒，遣其将张勋、桥蕤攻布，大败而还。术又率兵击陈国，诱杀其王宠及相骆俊，曹操乃自征之。术闻大骇，即走度淮，留

张勋、桥蕤于蕲阳，[3]以拒操。[操]击破斩蕤，而勋退走。术兵弱，大将死，众情离叛。

加天旱岁荒，士民冻馁，江、淮间相食殆尽。时舒仲应为术沛相，术以米十万斛与为军粮，仲应悉散以给饥民。术闻怒，陈兵将斩之。仲应曰："知当必死，故为之耳。宁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于涂炭。"术下马牵之曰："仲应，足下独欲享天下重名，不与吾共之邪？"

(1)"仲"或作"冲"。

(2)时献帝在许。

(3)水经曰："蕲水出江夏蕲春县北山。"郦元注云："即蕲山也。西南流经蕲山，又南对蕲阳，注于大江，亦谓之蕲阳口。"

术虽矜名尚奇，而天性骄肆，尊己陵物。及窃伪号，淫侈滋甚，媵御数百，无不兼罗纨，厌粱肉，[1]自下饥困，莫之简恤。于是资实空尽，不能自立。四年夏，乃烧宫室，奔其部曲陈简、雷薄于囗山。[2]复为简等所拒，遂大困穷，士卒散走。忧懑不知所为，遂归帝号于绍，曰："禄去汉室久矣，天下提挈，政在家门。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与周末七国无异，唯强者兼之耳。袁氏受命当王，符瑞炳然。今君拥有四州，[3]人户百万，以强则莫与争大，以位则无所比高。曹操虽欲扶衰奖微，安能续绝运，起已灭乎！谨归大命，君其兴之。"

绍阴然其计。

(1)九州春秋曰："司隶冯方女，国色也，避乱杨州。袁术登城，见而悦之，遂纳焉，甚爱幸。诸妇害其宠，绐之曰：'将军贵人有志节，当时时涕泣忧愁，必长见敬重。'冯氏以为然，後见术辄垂涕，术果以有心志，益哀之。诸妇因是共绞杀之，悬之厕梁，术诚以为不得志而死也，厚加殡敛焉。"

(2)囗县之山也。囗，今寿州霍山县也。囗音潜。

(3)青、冀、幽、并。

术因欲北至青州从袁谭，曹操使刘备徼之，不得过，复走还寿春。六月，至江亭。坐箦床而叹曰：[1]"袁术乃至是乎！"因愤慨结病，欧血死。妻子依故吏庐江太守刘勋。[2]孙策破勋，复见收视，术女入孙权宫，子曜仕吴为郎中。

(1)箦，笫也，谓无茵席也。

(2)魏志曰"勋字子台，琅邪人，与太祖有旧，为孙策破後，自归太祖，封列侯。勋自恃与太祖有宿，日骄慢，数犯法，又诽谤，遂免其官"也。

论曰：天命符验，可得而见，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者，归于信顺乎！[1]

夫事不以顺，虽强力广谋，不能得也。谋不可得之事，日失忠信，变诈妄生矣。

况复苟肆行之，其以欺天乎！虽假符僭称，归将安所容哉！

(1)易曰："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顺，自天佑之。"

吕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也。以弓马骁武给并州。刺史丁原为骑都尉，(原)屯河内，以布为主簿，甚见亲待。灵帝崩，原受何进召，将兵诣洛阳，为执金吾。会进败，董卓诱布杀原而并其兵。

卓以布为骑都尉，誓为父子，甚爱信之。稍迁至中郎将，封都亭侯。卓自知凶恣，每怀猜畏，行止常以布自卫。尝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掷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顾谢，卓意亦解。布由是阴怨于卓。卓又使布守中合，而私与傅婢情通，益不自安。因往见司徒王允，自陈卓几见杀之状。[1]时允与尚书仆射士孙瑞密谋诛卓，因以告布，使为内应。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吕，本非骨肉。

今忧死不暇，何谓父子？掷戟之时，岂有父子情也？"布遂许之，乃于门刺杀卓，事已见卓传。允以布为奋威将军，假节，仪同三司，封温侯。

(1)几音祈。

允既不赦凉州人，由是卓将李傕等遂相结，还攻长安。布与傕战，败，乃将数百骑，以卓头系马鞍，走出武关，奔南阳。袁术待之甚厚。布自恃杀卓，有德袁氏，遂恣兵钞掠。术患之。布不安，复去从张杨于河内。时李傕等购募求布急，杨下诸将皆欲图之。布惧，谓杨曰："与卿州里，今见杀，

其功未必多。不如生卖布，可大得傕等爵宠。”杨以为然。有顷，布得走投袁绍，绍与布击张燕于常山。燕精兵万余，骑数千匹。布常御良马，号曰赤菟，能驰城飞堑，[1]与其健将成廉、魏越等数十骑驰突燕阵，一日或至三四，皆斩首而出。连战十余日，遂破燕军。布既恃其功，更请兵于绍，绍不许，而将士多暴横，绍患之。

布不自安，因求还洛阳。绍听之，承制使领司隶校尉，遣壮士送布而阴使杀之。

布疑其图己，乃使人鼓筝于帐中，潜自遁出。夜中兵起，而布已亡。绍闻，惧为患，募遣追之，皆莫敢逼，遂归张杨。道经陈留，太守张邈遣使迎之，相待甚厚，临别把臂言誓。

(1)曹瞒传曰：“时人语曰：‘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菟。’”邈字孟卓，东平人，少以侠闻。初辟公府，稍迁陈留太守。董卓之乱，与曹操共举义兵。及袁绍为盟主，有骄色，邈正义责之。绍既怨邈，且闻与布厚，乃令曹操杀邈。操不听，然邈心不自安。兴平元年，曹操东击陶谦，令其将武阳人陈宫屯东郡。(1)宫因说邈曰：“今天下分崩，雄桀并起，君拥十万之众，当四战之地，(2)抚口顾眄，亦足以为人豪，而反受制，不以鄙乎！今州军东征，其处空虚，吕布壮士，善战无前，迎之共据兖州，观天下形埶，俟时事变通，此亦从横一时也。”邈从之，遂与弟超及宫等迎布为兖州牧，据濮阳，郡县皆应之。

(1)典略曰：“陈宫字公台，东郡人也。刚直烈壮，少与海内知名之士皆连结。及天下乱，始随太祖。後自疑，乃从吕布。为布画策，布每不从。”

(2)陈留地平，四面受敌，故谓之四战之地也。

曹操闻而引军击布，累战，相持百余日。是时旱蝗少谷，百姓相食，布移屯山阳。二年间，操复尽收诸城，破布于钜野，布东奔刘备。邈诣袁术求救，留超将家属屯雍丘。操围超数月，屠之，灭其三族。邈未至寿春，为其兵所害。

时刘备领徐州，居下邳，与袁术相拒于淮上。术欲引布击备，乃与布书曰：“术举兵诣阙，未能屠裂董卓。将军诛卓，为术报耻，功一也。[1]昔金元休南至封丘，为曹操所败。[2]将军伐之，令术复明目于遐迩，功二也。术生年以来，不闻天下有刘备，备乃举兵与术对战。凭将军威灵，得以破备，功三也。将军有三大功在术，术虽不敏，奉以死生。将军连年攻战，军粮苦少，今送米二十万斛。非唯此止，当骆驿复致。凡所短长亦唯命。”布得书大悦，即勒兵袭下邳，获备妻子。备败走海西，[3]饥困，请降于布。布又恚术运粮不复至，乃具车马迎备，以为豫州刺史，遣屯小沛。[4]布自号徐州牧。术惧布为己害，为子求婚，布复许之。

(1)董卓杀隗及术兄基等男女二十余人。

(2)典略曰“元休名尚，京兆人。同郡韦休甫、第五文休俱著名，号为‘三休’。尚，献帝初为兖州刺史，东之郡，而太祖已临兖州。尚依袁术，术僭号，欲以尚为太尉，不敢显言，私使讽之，术亦不敢强也。建安初，尚逃还，为术所害”也。

(3)海西，县，属广陵郡，故属东海。

(4)高祖本泗水郡沛县人。及得天下，改泗水为沛郡，小沛即沛县。

术遣将纪灵等步骑三万以攻备，备求救于布。诸将谓布曰：“将军常欲杀刘备，今可假手于术。”布曰：“不然。术若破备，则北连太山，吾为在术围中，不得不救也。”

便率步骑千余，驰往赴之。灵等闻布至，皆敛兵而止。布屯沛城外，遣人招备，并请灵等与共飨饮。布谓灵曰：“玄德，布弟也，为诸君所困，故来救之。布性不喜合口，但喜解口耳。”乃令军候植戟于营门，布弯弓顾曰：“诸君观布射[戟]小支，[1]中者当各解兵，不中可留决口。”布即一发，正中戟支。灵等皆惊，言“将军天威也”。明日复欢会，然後各罢。

(1)周礼考工记曰：“为戟博二寸，内倍之，胡参之，援四之。”郑注云：“援，直刃；胡，其孑也。”小支谓胡也。即今之戟傍曲支。

术遣韩胤以僭号事告布，因求迎妇，布遣女随之。沛相陈珪恐术报布成姻，则徐杨合从，为难未已。于是往说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辅赞国政，将军宜与协同策谋，共存大计。今与袁术结姻，必受不义之名，将有累卵之危矣。”[1]

布亦素怨术，而女已在涂，乃追还绝婚，执胤送许，曹操杀之。

(1)说菀曰："晋灵公造九层台，费用千亿，谓左右曰：'敢有谏者斩。'孙息求见。灵公张弩持矢见之，谓之曰：'子欲谏邪？'孙息曰：'臣不敢谏也。

臣能累十二博潟，加九鸡子于其上。'公曰：'吾未尝见也，子为寡人作之。'孙息即正颜色，定志意，以潟子置下，加鸡子其上。左右慑息。灵公曰：'危哉！'孙息曰：'复有危于此者。'公曰：'愿复见之。'息曰：'九层之台，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织，国用空虚，户口减少，吏人叛亡，蛙国谋议将兴兵。'公乃坏台。"

陈珪欲使子登诣曹操，布固不许，会使至，拜布为左将军，布大喜，即听登行，并令奉章谢恩。登见曹操，因陈布勇而无谋，轻于去就，宜早图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诚难久养，[1]非卿莫究其情伪。"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广陵太守。临别，操执登手曰："东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阴合部众，以为内应。

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还，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劝吾协同曹操，绝婚公路。今吾所求无获，而卿父子并显重，但为卿所卖耳。"登不为动容，徐对之曰："登见曹公，言养将军譬如养虎，当饱其肉，不饱则将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养鹰，饥即为用，饱则扬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

(1)左传曰："伯石之生也，叔向之母视之，曰：'是豺狼之声也，狼子野心。'"袁术怒布杀韩胤，遣其大将张勋、桥蕤等与韩暹、杨奉连埶，步骑数万，七道攻布。布时兵有三千，马四百匹，惧其不敌，谓陈珪曰："今致术军，卿之由也，为之柰何？"珪曰；"暹、奉与术，卒合之师耳。(1)谋无素定，(2)不能相维。

子登策之，比于连鸡，埶不俱栖，[3]立可离也。"布用珪策，与暹、奉书曰："二将军亲拔大驾，而布手杀董卓，俱立功名，当垂竹帛。今袁术造逆，宜共诛讨，柰何与贼还来伐布？可因今者同力破术，为国除害，建功天下，此时不可失也。"又许破术兵，悉以军资与之。暹、奉大喜，遂共击勋等于下邳，大破之，生禽桥蕤，余众溃走，其所杀伤、墯水死者殆尽。

(1)卒音千忽反。

(2)素，旧也。

(3)战国策曰："秦惠王谓寒泉子曰：'苏秦欺弊邑，欲以一人之知，反复山东之君。夫诸侯之不可一，犹连鸡之不能俱上于栖。'"时太山臧霸等攻破莒城，许布财币以相结，而未及送，布乃自往求之。其督将高顺谏止(1)曰："将军威名宣播，远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赂。万一不克，岂不损邪？"布不从。既至莒，霸等不测往意，固守拒之，无获而还。顺为人清白有威严，少言辞，将众整齐，每战必克。布性决易，所为无常。顺每谏曰："将军举动，不肯详思，忽有失得，动辄言误。误事岂可数乎？"布知其忠而不能从。

(1)英雄记曰"顺为人不饮酒，不受馈。所将七百余兵，号为千人，名'陷阵营'。布後疏顺，夺顺所将兵，亦无恨意"也。

建安三年，布遂复从袁术，遣顺攻刘备于沛，破之。曹操遣夏侯惇救备。[1]

为顺所败。操乃自将击布，至下邳城下。遗布书，为陈祸福。布欲降，而陈宫等自以负罪于操，深沮其计，而谓布曰："曹公远来，埶不能久。将军若以步骑出屯于外，宫将余众闭守于内。若向将军，宫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则将军救于外。不过旬月，军食毕尽，击之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台如赤子，犹舍而归我。今将军厚公台不过于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军远出乎？若一旦有变，妾岂得为将军妻哉！"布乃止。而潜遣人求救于袁术，自将千余骑出。战败走还，保城不敢出。术亦不能救。

(1)魏志曰："夏侯惇字符让，沛国谯人。年二十四，就师学，人有辱其师者，惇杀之。後从征吕布，为流矢伤左目。领陈留、济阴太守，加建武将军。太祖常同舆载，特见亲重，出入卧内，诸将莫之比。"

曹操燎围之，壅沂、泗以灌其城，三月，上下离心。其将侯成使客牧其名马，而客策之以叛。成追客得马，诸将合礼以贺成。成分酒肉，先入诣布而言曰："蒙将军威灵，得所亡马，诸将齐贺，未敢尝也，故先以奉贡。"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酝酿，为欲因酒共谋布邪？"成忿惧，乃与诸将共执陈宫、高顺，率其众降。布与麾下登白门楼。[1]兵围之急，令左右取其首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见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过于布，今已服矣。令布将骑，明公将步，天下不足定也。"顾谓刘备曰："玄德，卿为坐上客，我为降虏，绳缚我急，独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缚虎不得不急。"乃命缓布缚。刘备曰："不可。明公不见吕布事丁建阳、董太师乎？"操颔之。[2]布目备曰："大耳儿最叵信！"[3]操谓陈宫曰："公台平生自谓智有余，今意何如？"宫指布曰："是子不用宫言，以至于此。若见从，未可量也。"操又曰："柰卿老母何？"

宫曰："老母在公，不在宫也。夫以孝理天下者，不害人之亲。"操复曰："柰卿妻子何？"宫曰："宫闻霸王之主，不绝人之祀。"[4]固请就刑，遂出不顾，操为之泣涕。布及宫、顺皆缢杀之，传首许市。

(1)宋武北征记曰："下邳城有三重，大城(之门)周四里，吕布所守也。魏武禽布于白门。白门，大城之门也。"郦元水经注曰："南门谓之白门，魏武禽陈宫于此。"

(2)杜预注左传曰："颔，摇头也。"音五感反。

(3)蜀志曰："备顾自见其耳。"

(4)左传曰："齐桓公存三亡国。"

赞曰：焉作庸牧，以希後福。[1]曷云负荷？地堕身逐。术既叨贪，布亦翻覆。

(1)王莽改益州曰庸部。

校勘记

二四三一页三行刘焉字君郎按：校补引柳从辰说，谓蜀志同，华阳国志作"字君朗"。

二四三一页八行清选重臣按："清"原讹"请"，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二四三一页九行益州刺史郗俭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蜀志"郗"作"郤"。

二四三一页九行并州刺史张懿集解引钱大昕说，谓蜀志刘二牧传作"张益"。又引惠栋说，谓一作"张壹"。按：王先谦谓"懿"作"壹"或作"益"，避晋讳也。

二四三二页三行州从事贾龙先领兵数百人在犍为遂纠合吏人攻相破之按：李慈铭谓案三国志作"在犍为东界"，华阳国志曰，贾龙素领家兵在犍为之青衣，则三国志云在东界者是也。时犍为已为黄巾所破，此传省文，非是。"人"当作"民"。

"破之"华阳国志作"破灭之"。

二四三二页三行龙乃遣吏卒迎焉按："遣"原讹"选"，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二四三二页四行(龙)抚纳离叛校补谓"龙"字误衍，各本皆未去，此口焉事，与龙无涉，兼系蜀志原文，原文固无"龙"字也。今据删。

二四三二页八行(遂)与别部司马张脩据刊误删。

二四三二页一五行遂[疽]发背(疽)卒据殿本改。

二四三四页七行祖真字乔卿按：蜀志法正传裴注引三辅决录"乔"作"高"。

二四三四页八行[先]主称尊号据汲本补。

二四三五页一行谷支一年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蜀志云"谷帛支二年"。

二四三五页一 0 行先主迁璋于公安南按："迁"原讹"还"，径改正。

二四三五页一 0 行留(住)[驻]秭归据汲本改。

二四三五页一二行鲁字公旗按：殿本考证谓魏志作"公祺"。

二四三五页一四行众多者名曰"理头"按：魏志张鲁传"理"作"治"。补注引何焯说，谓"理"本"治"字，避唐讳改。

二四三六页二行遂就拜鲁镇夷中郎将按：魏志“夷”作“民”。

二四三六页四行首音式(杀)[救]反据殿本改。

二四三六页七行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殿本考证谓何焯校本于“妖贼大起”下增“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十三字。今据补，与魏志裴注引典略合。

二四三六页七行[骆曜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张角)[脩]为五斗米道殿本考证谓何焯校本于“汉中有张脩”句下增“骆曜教民缅匿法角”八字，“张脩为五斗米道”灭去“张”字，改“角”为“脩”。今据补改，与魏志裴注引典略合。

二四三六页一０行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殿本考证谓何焯校本“请祷”下复增“请祷”二字。今据补，与魏志裴注引典略合。

二四三六页一二行实无益于疗病[但为淫妄]殿本考证谓何焯校本“实无益于疗病”下增“但为淫妄”四字。今据补，与魏志裴注引典略合。

二四三六页一三行以米[肉]置其中殿本考证谓何焯校本“米”字下增“肉”字。今据补，与魏志裴注引典略合。

二四三六页一三行又[教]使自隐殿本考证谓何焯校本“使”字上增“教”字。

今据补，与魏志裴注引典略合。

二四三六页一三行当循道百步按魏志裴注引典略“循”作“治”。补注引何焯说，谓避唐讳改。

二四三八页六行杨子法言曰“杨”字原作“扬”，径据汲本、殿本改。

二四三九页一行遣其将会稽周昕按：校补谓“周昕”据吴录作“周囗”，昕之弟也。

二四三九页五行黑山余贼及匈奴于扶罗等佐术按：“及”原譌“反”，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二四三九页八行阳翟侯按：“阳”原譌“杨”，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二四三九页一三行参分天下魏志作“参分天下有其二”，此脱“有其二”三字。

按：校补谓去此三字，则文义不属，当由转写脱误耳。若范氏删节，胡不云“三分有二”乎？

二四三九页一四行明公虽奕世克昌按：“奕”原譌“弈”，径据汲本、殿本改。

注同。

二四四０页七行得汉[传]国玉玺殿本考证谓何焯校本“汉”字下添“传”字，今据补。

二四四０页九行三分天下有二犹服事殷按：汲本“有”下有“其”字。殿本“犹”作“以”。

二四四一页二行当谓使君与国同规殿本“当”作“尝”。按：袁纪作“当”。

二四四二页九行留张勋桥蕤于蕲阳集解引通鉴胡注，谓此盖沛国之蕲县，范史衍“阳”字。按：校补谓胡说是。前志沛郡蕲县字本作“鄿”，囗邑，鄿阳盖即鄿北地名，亦非衍“阳”字。此与江夏之蕲春本无涉也。章怀虽误注，当仍未改字，故毛本注中犹闲杂囗邑之字，後人并改为囗斤，遂无别耳。

二四四二页九行[操]击破斩蕤据汲本、殿本补。

二四四三页三行奔其部曲陈简按：集解引惠栋说，谓“陈简”魏志作“陈兰”。

二四四三页一四行坐箦床而叹曰按：魏志袁术传裴注引吴书，“箦床”作“棂床”。

二四四四页九行(原)屯河内魏志吕布传无“原”字，今据删。

二四四五页一三行布不自安按：原作“布自不安”，径据汲本、殿本改。

二四四六页一０行刚直烈壮按：“烈”原作“列”，径改正。

二四四八页四行诸君观布射[戟]小支据汲本、殿本补。

二四四八页八行恐术报布成姻汲本“姻”作“婚”。按：魏志亦作“婚”。

二四五０页一三行建安三年按：“三”原譌“二”，径改正。

二四五一页一五行今意何如按：刊误谓“意”当作“竟”。

二四五二页五行大城(之门)周四里据刊误删。

後汉书卷七十六　循吏列传第六十六

初，光武长于民间，颇达情伪，[1]见稼穑艰难，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务用安静，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2]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宫房无私爱，左右无偏恩。建武十三年，异国有献名马者，日行千里，又进宝口，贾兼百金，诏以马驾鼓车，口赐骑士。损上林池口之官，废骋望弋猎之事。其以手迹赐方国者，皆一札十行，细书成文。[3]

勤约之风，行于上下。数引公卿郎将，列于禁坐。[4]广求民瘼，观纳风谣。

故能内外匪懈，百姓宽息。自临宰邦邑者，竞能其官。若杜诗守南阳，号为“杜母”，任延、锡光移变边俗，斯其绩用之最章章者也。[5]又第五伦、宋均之徒，亦足有可称谈。然建武、永平之间，吏事刻深，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故朱浮数上谏书，箴切峻政，钟离意等亦规讽殷勤，以长者为言，而不能得也。[6]

所以中兴之美，盖未尽焉。自章、和以後，其有善绩者，往往不绝。如鲁恭、吴祐、刘宽及颍川四长，[7]并以仁信笃诚，使人不欺；王堂、陈宠委任贤良，而职事自理：[8]斯皆可以感物而行化也。边凤、延笃先後为京兆尹，时人以辈前世赵、张。[9]又王涣、任峻之为洛阳令，明发奸伏，吏端禁止，然导德齐礼，有所未充，亦一时之良能也。今缀集殊闻显迹，以为循吏篇云。

(1)左传楚子曰：“晋侯在外十九年矣，人之情伪尽知之矣。”

(2)前书曰：“莽春夏斩人于市，一家铸钱，保伍人没入为官奴婢，男子槛车，女子步，铁锁琅铛其颈，愁苦死者十七八。”轻法谓高祖约法三章，孝文除肉刑也。

(3)说文曰：“札，牒也。”

(4)禁坐犹御坐也。

(5)章章，明也。前书班固曰：“章章尤著者也。”

(6)时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隐发为明，又引杖撞郎，朝廷竦栗，争为苛刻，唯意独敢谏争，数封还诏书。见意传也。

(7)谓荀淑为当涂长，韩韶为嬴长，陈寔为太丘长，钟皓为林虑长。淑等皆颍川人也。

(8)王堂任陈蕃、应嗣，陈宠任王涣、镡显也。

(9)辈，类也。赵谓赵广汉，张谓张敞者也。

卫飒字子产，[1]河内脩武人也。家贫好学问，随师无粮，常佣以自给。王莽时，仕郡历州宰。

(1)飒音立。

建武二年，辟大司徒邓禹府。举能案剧，除侍御史，襄城令。政有名迹，迁桂阳太守。郡与交州接境，颇染其俗，不知礼则。飒下车，脩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儳年间，邦俗从化。

先是含洭、浈阳、曲江三县，越之故地，[1]武帝平之，内属桂阳。民居深山，滨溪谷，习其风土，不出田租。去郡远者，或且千里。吏事往来，辄发民乘船，名曰“传役”。每一吏出，傜及数家，百姓苦之。飒乃凿山信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于是役省劳息，奸吏杜绝。流民稍还，渐成聚邑，使输租赋，同之平民。又耒阳县(山)[出]铁石，[2]佗郡民庶常依因聚会，私为冶铸，遂招来亡命，多致奸盗。飒乃上起铁官，罢斥私铸，岁所增入五百余万。讽理恤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于物宜。视事十年，郡内清理。

(1)含洭故城在今广州含洭县东。浈阳，今广州县也。曲江，韶州县也。

(2)续汉志耒阳县有铁官也。

二十五年，征还。光武欲以为少府，会飒被疾，不能拜起，[1]口以桂阳太守归家，须後诏书。[2]居二岁，载病诣阙，自陈困笃，乃收印绶，赐钱十万，後卒于家。

(1)东观记曰“飒到即引见，赐食于前。从吏二人，赐冠帻，钱人五千”也。

(2)须，待也。

南阳茨充代飒为桂阳。[1]亦善其政，教民种殖桑柘麻纻之属，[2]劝令养蚕织屦，民得利益焉。[3]

⑴东观记曰“充字子河，宛人也。初举孝廉，之京师，同侣马死，充到前亭，辄舍车持马还相迎，乡里号之曰‘一马两车茨子河’”也。

⑵礼记曰：“禁人无伐桑柘。”郑玄注云：“爱蚕食也。”

⑶东观记曰：“元和中，荆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长沙界，观者皆徒跣。臣问御佐曰：‘人无履亦苦之否？’御佐对曰：‘十二月盛寒时并多剖裂血出，燃火燎之，春温或脓溃。建武中，桂阳太守茨充教人种桑蚕，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颇知桑蚕织履，皆充之化也。’”任延字长孙，南阳宛人也。年十二，为诸生，学于长安，明诗、易、春秋，显名太学，学中号为“任圣童”。值仓卒，避兵之陇西。时隗嚣已据四郡，遣使请延，延不应。

更始元年，以延为大司马属，拜会稽都尉，时年十九，迎官惊其壮。[1]及到，静泊无为，唯先遣馈礼祠延陵季子。[2]时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延到，皆聘请高行如董子仪、严子陵等，敬待以师友之礼。掾吏贫者，辄分奉禄以赈给之。省诸卒，令耕公田，以周穷急。每时行县，辄使慰勉孝子，就餐饭之。[3]

⑴壮，少也。

⑵季子，吴王寿梦之少子札也，封于延陵也。

⑶饭音符晚反。

吴有龙丘苌者，隐居太末，[1]志不降辱。王莽时，四辅三公连辟，不到。[2]

掾史白请召之。延曰：“龙丘先生躬德履义，有原宪、伯夷之节。[3]都尉埽洒其门，犹惧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谒，脩书记，致医药，吏使相望于道。

积一岁，苌乃乘辇诣府门，愿得先死备录。[4]延辞让再三，遂署议曹祭酒。

苌寻病卒，延自临殡，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贤士大夫争往宦焉。

⑴太末，县，属会稽郡，今婺州龙丘县也。东阳记云：“秦时改为太末，有龙丘山在东，有九石特秀，色丹，远望如莲华。苌之隐处有一岩穴如窗牖，中有石床，可寝处。”

⑵四辅谓太师、太傅、国师、国将。三公谓大司马、司徒、司空也，并莽时官。见前书也。

⑶原宪，孔子弟子，鲁人也。子贡结驷连骑，排藜藋过谢，原宪摄敝衣冠见子贡。伯夷，孤竹君之子，让其国，饿死于首阳山也。

⑷请编名录于郡职也。

建武初，延上书愿乞骸骨，归拜王庭。诏征为九真太守。光武引见，赐马杂缯，令妻子留洛阳。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1]民常告籴交址，每致困乏。

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2]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贫无礼娉，令长吏以下各省奉禄以赈助之。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是岁风雨顺节，谷稼丰衍。其产子者，始知种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为“任”。于是徼外蛮夷夜郎等慕义保塞，延遂止罢侦候戍卒。[3]

⑴东观汉记曰：“九真俗烧草种田。”前书曰“搜粟都尉赵过教人牛耕”也。

⑵适音丁历反。

⑶侦，伺也，音丑政反。

初，平帝时，汉中锡光为交址太守，教导民夷，渐以礼义，化声侔于延。[1]

王莽末，闭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贡献，封盐水侯。领南华风，始于二守焉。

⑴侔，等也。

延视事四年，征诣洛阳，以病稽留，左转睢阳令，九真吏人生为立祠。拜武威太守，帝亲见，戒之曰：“善事上官，无失名誉。”延对曰：“臣闻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节。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诏。”帝叹息曰：“卿言是也。”

既之武威，时将兵长史田绀，郡之大姓，其子弟宾客为人暴害。延收绀系之，父子宾客伏法者五六人。绀少子尚乃聚会轻薄数百人，自号将军，夜来攻郡。

延即发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内，吏民累息。[1]

[1]累息，累气。

郡北当匈奴，南接种羌，民畏寇抄，多废田业。延到，选集武略之士千人，明其赏罚，令将杂种胡骑休屠黄石屯据要害，[1]其有警急，逆击追讨。虏恒多残伤，遂绝不敢出。

[1]黄石，杂种号也。

河西旧少雨泽，乃为置水官吏，脩理沟渠，皆蒙其利。又造立校官，[1]自掾(吏)[史]子孙，皆令诣学受业，复其傜役。章句既通，悉显拔荣进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1]校，学也。

後坐口诛羌不先上，左转召陵令。显宗即位，拜颍川大守。永平二年，征会辟雍，因以为河内太守。视事九年，病卒。

少子恺，官至太常。

王景字仲通，乐浪口邯人也。[1]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人。好道术，明天文。

诸吕作乱，齐哀王襄谋发兵，而数问于仲。及济北王兴居反，欲委兵师仲，[2]仲惧祸及，乃浮海东奔乐浪山中，因而家焉。父闳，为郡三老。更始败，土人王调杀郡守刘宪，自称大将军、乐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将兵击之。至辽东，闳与郡决曹史杨邑等共杀调迎遵，皆封为列侯，闳独让爵。帝奇而征之，道病卒。

[1]口音诺甘反，邯音下甘反，县名。

[2]襄及兴居并高祖孙，齐悼惠王肥之子也。

景少学易，遂广窥众书，又好天文术数之事，沉深多伎蓺。辟司空伏恭府。时有荐景能理水者，显宗诏与将作谒者王吴共脩作浚仪渠。吴用景口流法，水乃不复为害。

初，平帝时，河、汴决坏，未及得脩。建武十年，阳武令张汜上言：“河决积久，日月侵毁，济渠所漂数十许县。[1]脩理之费，其功不难。宜改脩堤防，以安百姓。”书奏，光武即为发卒。方营河功，而浚仪令乐俊复上言：“昔元光之间，[2]人庶炽盛，缘堤垦殖，而瓠子河决，尚二十余年，不即拥塞。[3]今居家稀少，田地饶广，虽未脩理，其患犹可。且新被兵革，方兴役力，劳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须平静，更议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後汴渠东侵，日月口广，而水门故处，皆在河中，兖、豫百姓怨叹，以为县官恒兴佗役，不先民急。永平十二年，议脩汴渠，乃引见景，问以理水形便。景陈其利害，应对敏给，帝善之。又以尝脩浚仪，功业有成，乃赐景山海经、河渠书、[4]禹贡图，及钱帛衣物。夏，遂发卒数十万，遣景与王吴脩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景乃商度地埶，凿山阜，破砥绩，[5]直口沟涧，防遏冲要，疎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6]无复溃漏之患。景虽简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7]明年夏，渠成。帝亲自巡行，诏滨河郡国置河堤员吏，如西京旧制。[8]景由是知名。王吴及诸从事掾史皆增秩一等。景三迁为侍御史。

十五年，从驾东巡狩，至无盐，帝美其功绩，拜河堤谒者，赐车马缣钱。

[1]济水出今洛州济源县西北，东流经温县入河，度河东南入郑州，又东入滑、曹、郓、济、齐、青等州入海，即此渠也。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内而已。

[2]武帝年。

[3]瓠子堤在今滑州白马县。武帝元光中，河决于瓠子，东南注钜野，通于淮、泗，至元封二年塞之也。

[4]山海经，禹所作。河渠书，太史公史记也。

[5]尚书曰：“原隰底绩。”注：“底，致也。绩，功也。”言破禹所致功之处也。或云砥碛，山名也。

[6]尔雅曰：“逆流而上曰洄。”郭璞注云：“旋流也。”

[7]十万曰亿也。

[8]十三州志曰：“成帝时河堤大坏，泛滥青、徐、兖、豫四州略徧，乃以校尉王延代领河堤谒者，秩千石，或名其官为护都水使者。中兴，以三府掾属为之。”

建初七年，迁徐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笃奏上论都[赋]，欲令车驾迁还长安。

耆老闻者，皆动怀土之心，莫不眷然伫立西望。景以宫庙已立，恐人情疑惑，会时有神雀诸瑞，[1]乃作金人论，颂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采。

[1]章帝时有神雀、凤皇、白鹿、白乌等瑞也。

明年，迁庐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余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1]景乃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遂铭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训令蚕织，为作法制，皆著于乡亭，庐江传其文辞。卒于官。

[1]陂在今寿州安丰县东。陂径百里，灌田万顷。芍音鹊。

初，景以为六经所载，皆有卜筮，作事举止，质于蓍龟，而众书错糅，吉凶相反，乃参纪众家数术文书，冢宅禁忌，[1]堪舆日相之属，[2]适于事用者，集为大衍玄基云。[3]

[1]葬送造宅之法，若黄帝、青乌之书也。

[2]前书蓺文志，堪舆金匮十四卷。许慎云："堪，天道也。舆，地道也。"

日相谓日辰王相之法也。

[3]易曰"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也。

秦彭字伯平，扶风茂陵人也。自汉兴之後，世位相承。六世祖袭，为颍川太守，与群从同时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辅号曰"万石秦氏"。彭同产女弟，显宗时入掖庭为贵人，有宠。永平七年，以彭贵人兄，随四姓小侯擢为开阳城门候。[1]

十五年，拜骑都尉，副驸马都尉耿秉北征匈奴。

[1]续汉志："城门候一人，六百石。"[开阳]，城南面东头第一门也。汉官仪云"开阳门始成，未有名，夜有一柱来止楼上。琅邪开阳县上言南门一柱飞去，因以名门"也。

建初元年，迁山阳太守。以礼训人，不任刑罚。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飨射，辄修升降揖让之仪。乃为人设四诫，以定六亲长幼之礼。[1]有遵奉教化者，擢为乡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劝勉之。吏有过咎，罢遣而已，不加耻辱。百姓怀爱，莫有欺犯。兴起稻田数千顷，每于农月，亲度顷亩，分别肥塉，差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乡县。于是奸吏局蹐，无所容诈。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齐同其制。诏书以其所立条式，班令三府，并下州郡。

[1]六亲谓父子兄弟夫妇也。

在职六年，转颍川太守，仍有凤皇、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肃宗巡行，再幸颍川，辄赏赐钱谷，恩宠甚异。章和二年卒。

彭弟惇、褒，并为射声校尉。

王涣字稚子，广汉郪人也。[1]父顺，安定太守。涣少好侠，尚气力，数通剽轻少年。[2]晚而改节，敦儒学，习尚书，读律令，略举大义。为太守陈宠功曹，当职割断，不避豪右。宠风声大行，入为大司农。和帝问曰："在郡何以为理？"宠顿首谢曰："臣任功曹王涣以简贤选能，主簿镡显拾遗补阙，臣奉宣诏书而已。"帝大悦。涣由此显名。

[1]郪，县，故城在今梓州郪县西南也。

[2]剽，劫夺也。

州举茂才，除温令。县多奸猾，积为人患。涣以方略讨击，悉诛之。境内清夷，商人露宿于道。其有放牛者，辄云以属稚子，终无侵犯。在温三年，迁兖州刺史，绳正部郡，[1]风威大行。後坐考妖言不实论。岁余，征拜侍御史。

[1]绳，直也。

永元十五年，从驾南巡，还为洛阳令。以平正居身，得宽猛之宜。其冤嫌久讼，历政所不断，法理所难平者，莫不曲尽情诈，压塞群疑。又能以谲数发擿奸伏。[1]

京师称叹，以为涣有神筭。[2]元兴元年，病卒。百姓市道莫不咨嗟。男女老壮皆相与赋敛，致奠醊以千数。[3]

[1]谲，诈；数，术也。

(2)智筭若神也。

(3)醊音张芮反。说文曰：“祭酹也。”

涣丧西归，道经弘农，民庶皆设盘桉于路。吏问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为卒司所钞，[1]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见侵枉，故来报恩。其政化怀物如此。民思其德，为立祠安阳亭西，每食辄弦歌而荐之。[2]

(1)钞，掠也。

(2)古乐府歌曰“孝和帝在时，洛阳令王君，本自益州广汉蜀人，少行(官)[宦]学，通五经论。明知法令，历代衣冠，从温补洛阳令，化行致贤。

外行猛政，内怀慈仁，移恶子姓名五，篇著里端。无妄发赋，念在理冤。清身苦体，宿夜劳勤，化有能名，远近所闻。天年不遂，早就奄昏，为君作祠安阳亭西，欲令後代莫不称传“也。

永初二年，邓太后诏曰：“夫忠良之吏，国家所以为理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

故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昔大司农朱邑、[1]右扶风尹翁归，[2]政迹茂异，令名显闻，孝宣皇帝嘉叹愍惜，而以黄金百斤策赐其子。故洛阳令王涣，秉清脩之节，蹈羔羊之义，[3]尽心奉公，务在惠民，功业未遂，不幸早世，百姓追思，为之立祠。

自非忠爱之至，孰能若斯者乎！今以涣子石为郎中，以劝劳勤。“延熹中，桓帝事黄老道，悉毁诸房祀，唯特诏密县存故太傅卓茂庙，洛阳留王涣祠焉。

(1)前书曰，邑字仲卿，庐江舒人。为北海太守，以理行第一，入为大司农。

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神爵元年卒，宣帝下诏赐其子黄金百斤，奉其祭祀。

(2)前书云，翁归字子况，河东平阳人。拜东海太守，以高第入守右扶风。元康四年卒。宣帝制诏：“御史右扶风翁归，廉平向正，早夭不遂，朕甚怜之。其赐翁归子黄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3)韩诗羔羊曰：“羔羊之皮，素丝五紽。”薛君章句曰：“小者曰羔，大者曰羊。素喻洁白，丝喻屈柔。紽，数名也。诗人贤仕为大夫者，言其德能，称有洁白之性，屈柔之行，进退有度数也。”

镡显後亦知名，安帝时豫州刺史。时天下饥荒，竞为盗贼，州界收捕且万余人。

显愍其困穷，自陷刑辟，辄口赦之，因自劾奏。有诏勿理。後位至长乐卫尉。

自涣卒後，连诏三公特选洛阳令，皆不称职。永和中，以剧令勃海任峻补之。[1]

峻擢用文武吏，皆尽其能，纠剔奸盗，不得旋踵，[2]一岁断狱，不过数十。

威风猛于涣，而文理不及之。峻字叔高，终于太山太守。

(1)剧，县名，属北海郡也。

(2)左传天王策命晋文侯曰：“纠逖王慝。”杜预注云：“逖，远也。”“剔”与“逖”通。

许荆字少张，[1]会稽阳羡人也。[2]祖父武，太守第五伦举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显，欲令成名，乃请之曰：“礼有分异之义，家有别居之道。”[3]

于是共割财产以为三分，武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并悉劣少。乡人皆称弟克让而鄙武贪婪，晏等以此并得选举。武乃会宗亲，泣曰：“吾为兄不肖，盗声窃位，二弟年长，未豫荣禄，所以求得分财，自取大讥。今理产所增，三倍于前，悉以推二弟，一无所留。”于是郡中翕然，远近称之。位至长乐少府。

(1)谢承书曰：“荆字子张。家贫为吏。无有船车，休假常单步荷担上下。”

(2)阳羡故城在今常州义兴县也。

(3)仪礼曰“父子一体也，夫妇一体也，昆弟一体也。故父子手足也，夫妇判合也，昆弟四体也。昆弟之义无分焉，而有分者，则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则不成为子。故有东宫，有西宫，有南宫，有北宫。异居而同财，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也。

荆少为郡吏，兄子世尝报雠杀人，怨者操兵攻之。荆闻，乃出门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无状

相犯，咎皆在荆不能训导。兄既早没，一子为嗣，如令死者伤其灭绝，愿杀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许掾郡中称贤，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荆名誉益著。太守黄兢举孝廉。

和帝时，稍迁桂阳太守。郡滨南州，风俗脆薄，[1]不识学义。荆为设丧纪婚姻制度，使知礼禁。尝行春到耒阳县，人有蒋均者，兄弟争财，互相言讼。荆对之叹曰：“吾荷国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顾使吏上书陈状，乞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2]在事十二年，父老称歌。以病自上，征拜谏议大夫，卒于官。桂阳人为立庙树碑。

(1)脆薄犹轻薄也。

(2)谢承书曰“郴人谢弘等不养父母，兄弟分析，因此皆还供养者千有余人”也。

荆孙囗，灵帝时为太尉。

孟尝字伯周，会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为郡吏，并伏节死难。尝少脩操行，仕郡为户曹史。上虞有寡妇至孝养姑。姑年老寿终，夫女弟先怀嫌忌，乃诬妇厌苦供养，加鸩其母，列讼县庭。郡不加寻察，遂结竟其罪。尝先知枉状，备言之于太守，太守不为理。尝哀泣外门，因谢病去，妇竟冤死。自是郡中连旱二年，祷请无所获。後太守殷丹到官，访问其故，尝诣府具陈寡妇冤诬之事。因曰：“昔东海孝妇，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泽时降。[1]宜戮讼者，以谢冤魂，庶幽枉获申，时雨可期。”丹从之，即刑讼女而祭妇墓，天应澍雨，谷稼以登。

(1)解见霍谞传也。

尝後策孝廉，举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迁合浦太守。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址比境，常通商贩，贸籴粮食。[1]先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2]珠遂渐徙于交址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尝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3]曾未踰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其业，商货流通，称为神明。

(1)贸，易也。

(2)诡，责也。

(3)人所病苦及利益之(甚)[事]也。

以病自上，被征当还，吏民攀车请之。尝既不得进，乃载乡民船夜遁去。隐处穷泽，身自耕佣。邻县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余家。

桓帝时，尚书同郡杨乔上书荐尝曰：[1]“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尝，而身轻言微，终不蒙察。区区破心，徒然而已。尝安仁弘义，耽乐道德，清行出俗，能干绝群。前更守宰，移风改政，去珠复还，饥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财产易积，掌握之内，价盈兼金，而尝单身谢病，躬耕垄次，匿景藏采，不扬华藻。实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2]而沉沦草莽，好爵莫及，[3]廊庙之宝，囗于沟渠。[4]且年岁有讫，桑榆行尽，[5]而忠贞之节，永谢圣时。

臣诚伤心，私用流涕。夫物以远至为珍，[6]士以稀见为贵。盘木朽株，为万乘用者，左右为之容耳。[7]王者取士，宜拔众之所贵。臣以斗筲之姿，趋走日月之侧。[8]思立微节，不敢苟私乡曲。窃感禽息，亡身进贤。“[9]尝竟不见用。年七十，卒于家。

(1)谢承书曰“乔字圣达，乌伤人也。前後数上书陈政事”也。

(2)说苑曰：“赵简子游于西河而乐之，叹曰：‘安得贤士而与处焉？’舟人古桑曰：‘此是吾君不好之也。’简子曰：‘吾门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可谓不好士乎？’古桑曰：‘鸿鹄高飞远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无尺寸之数，加之满把，飞不能为之益高。不知门下左右客千人者，六翮之用乎？将尽毛毳也？’”新序云晋平公，余并同也。

(3)易曰：“我有好爵，吾与尔縻之。”

(4)尚书顾命曰：“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周礼大宗伯曰：“天府掌祖庙之守藏，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

(5)谓日将夕，在桑榆闲，言晚暮也。

(6)若珠翠之属也。

(7)前书邹阳曰："蟠木根柢，轮囷离奇，而为万乘器者，左右为之先容耳。"

(8)日月喻人君也。易曰："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

(9)禽息，秦大夫，荐百里奚而不见纳。缪公出，当车以头击闑，脑乃播出，曰："臣生无补于国，不如死也。"缪公感口，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见韩诗外传。

第五访字仲谋，京兆长陵人。司空伦之族孙也。少孤贫，常佣耕以养兄嫂。有闲暇，则以学文。[1]仕郡为功曹，察孝廉，补新都令。[2]政平化行，三年之间，邻县归之，户口十倍。

(1)文谓道蓺者也。

(2)新都，县，属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新都县东。

迁张掖太守。岁饥，粟石数千，访乃开仓赈给以救其敝。吏惧谴，[1]争欲上言。访曰："若上须报，是口民也。[2]太守乐以一身救百姓！"遂出谷赋人。

顺帝玺书嘉之。由是一郡得全。岁余，官民并丰，界无奸盗。

(1)谴，责也。

(2)上音时掌反。须，待也。

迁南阳太守，去官。拜护羌校尉，边境服其威信。卒于官。

刘矩字叔方，沛国萧人也。叔父光，顺帝时为司徒。矩少有高节，以(叔)父[叔]辽未得仕进，遂绝州郡之命。太尉朱宠、太傅桓焉嘉其志义，故叔辽以此为诸公所辟，拜议郎，矩乃举孝廉。

稍迁雍丘令，以礼让化之。其无孝义者，皆感悟自革。民有争讼，矩常引之于前，提耳训告，[1]以为忿恚可忍，县官不可入，使归更寻思。讼者感之，辄各罢去。其有路得遗者，皆推寻其主。在县四年，以母忧去官。

(1)毛诗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

後太尉胡广举矩贤良方正，四迁为尚书令。矩性亮直，不能谐附贵埶，以是失大将军梁冀意，出为常山相，以疾去官。时冀妻兄孙祉为沛相，矩惧为所害，不敢还乡里，乃投彭城友人家。岁余，冀意少悟，乃止。补从事中郎，复为尚书令，迁宗正、太常。

延熹四年，代黄琼为太尉。琼复为司空，矩与琼及司徒种暠同心辅政，号为贤相。时连有灾异，司隶校尉以劾三公。尚书朱穆上疏，称矩等良辅，及言殷汤、高宗不罪臣下之义。[1]帝不省，竟以蛮夷反叛免。後复拜太中大夫。

(1)尚书汤诰曰："余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万方有罪，在余一人。"尚书高宗诫傅说曰："一夫不获，则曰时予之辜。"

灵帝初，代周景为太尉。矩再为上公，所辟召皆名儒宿德。不与州郡交通。顺辞默谏，[1]多见省用。复以日食免。因乞骸骨，卒于家。

(1)顺辞，不忤旨。默谏，不显扬也。

刘宠字祖荣，东莱牟平人，齐悼惠王之後也。[1]悼惠王子孝王将闾，将闾少子封牟平侯，子孙家焉。父丕，博学，号为通儒。

(1)悼惠王肥，高祖子也。

宠少受父业，以明经举孝廉，除东平陵令，[1]以仁惠为吏民所爱。母疾，口官去。百姓将送塞道，车不得进，乃轻服遁归。

(1)东平陵，县名，属济南郡也。

後四迁为豫章太守，又三迁拜会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1]颇为官吏所扰。宠简除烦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征为将作大匠。山阴县有五六老叟，龙眉皓发，[2]自若邪山谷闲出，[3]人赍百钱以送宠。宠劳之曰："父老何自苦？"对曰："山谷鄙生，未尝识郡朝。它守时吏发求民间，至夜不绝，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车以来，狗不夜吠，民不见吏。年老遭值圣明，今闻当见弃去，故自扶奉送。"宠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为人选一大钱受之。

(1)愿，谨也。风俗通曰"俗说市井者，言至市(当)有所鬻卖，当于井上先濯，乃到市也。谨案春秋井田记，人年三十，受田百亩，以食五口。五口为一户，父母妻子也。公田十

亩，庐舍五亩，成田一顷十五亩。八家而九顷二十亩，共为一井。庐舍在内，贵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贱私也。

井田之义，一曰无泄地气，二曰无费一家，三曰同风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财货。因井为市，交易而退，故称市井“也。

⑵龙，杂也。老者眉杂白黑也。

⑶若邪，在今越州会稽县东南也。

转为宗正、大鸿胪。延熹四年，代黄琼为司空，以阴雾愆阳免。顷之，拜将作大匠，复为宗正。建宁元年，代王畅为司空，频迁司徒、太尉。二年，以日食策免，归乡里。

宠前後历宰二郡，累登卿相，而(准)[清]约省素，家无货积。尝出京师，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顿洒埽，以待刘公，不可得(也)[止]。”宠无言而去，时人称其长者。以老病卒于家。

弟方，官至山阳太守。方有二子：岱字公山，繇字正礼。兄弟齐名称。[1]

⑴吴志曰：“平原陶丘洪荐繇，欲令举茂才。刺史曰：‘前年举公山，柰何复举正礼？’洪曰：‘若(使)明[使]君用公山于前，擢正礼于後，所谓御二龙于长涂，骋骐骥于千里，不亦可乎？’”董卓入洛阳，岱从侍中出为兖州刺史。虚己爱物，为士人所附。初平三年，青州黄巾贼入兖州，杀任城相郑遂，转入东平。岱击之，战死。

兴平中，繇为杨州牧、振威将军。时袁术据淮南，繇乃移居曲阿。值中国丧乱，士友多南奔，繇携接收养，与同优剧，甚得名称。袁术遣孙策攻破繇，因奔豫章，病卒。

仇览字季智，一名香，陈留考城人也。[1]少为书生淳默，乡里无知者。年四十，县召补吏，选为蒲亭长。劝人生业，为制科令，至于果菜为限，鸡豕有数，农事既毕，乃令子弟群居，还就黉学。其剽轻游恣者，皆役以田桑，严设科罚。躬助丧事，赈恤穷寡。

儙年称大化。览初到亭，人有陈元者，独与母居，而母诣览告元不孝。览惊曰：“吾近日过舍，庐落整顿，[2]耕耘以时。此非恶人，当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养孤，苦身投老，柰何肆忿于一朝，欲致子以不义乎？”母闻感悔，涕泣而去。览乃亲到元家，与其母子饮，因为陈人伦孝行，譬以祸福之言。元卒成孝子。[3]乡邑为之谚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鸤枭哺所生。”[4]

⑴续汉志：“考城故菑。”陈留风俗传曰“章帝恶其名，改为考城”也。

⑵广雅曰：“落，居也。”案今人谓院为落也。

⑶谢承书曰“览为县阳遂亭长，好行教化。人羊元凶恶不孝，其母诣览言元。览呼元，诮责元以子道，与一卷孝经，使诵读之。元深改悔，到母床下，谢罪曰：‘元少孤，为母所骄。谚曰：“孤犊触乳，骄子骂母。”乞今自改。’母子更相向泣，于是元遂脩孝道，後成佳士“也。

⑷鸤枭即鸱枭也。

时考城令河内王涣，政尚严猛，闻览以德化人，署为主簿。谓览曰：“主簿闻陈元之过，不罪而化之，得无少鹰鹯之志邪？”[1]览曰：“以为鹰鹯，不若鸾凤。”

涣谢遣曰：“枳棘非鸾凤所栖，百里岂大贤之路？[2]今日太学曳长裾，飞名誉，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为资，勉卒景行。”[3]

⑴左传季孙行父曰：“见无礼于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

⑵时涣为县令，故自称百里也。

⑶卒，终也。

览入太学。时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与览比宇，宾客盈室。览常自守，不与融言。融观其容止，心独奇之，乃谓曰：“与先生同郡壤，邻房牖。今京师英雄四集，志士交结之秋，虽务经学，守之何固？”览乃正色曰：“天子脩设太学，岂但使人游谈其中！”高揖而去，不复与言。後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与融赍刺就房谒之，遂请留宿。林宗嗟叹，下床为拜。

览学毕归乡里，州郡并请，皆以疾辞。虽在宴居，[1]必以礼自整。妻子有过，辄免冠自责。妻子庭谢，候览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见喜怒声色之异。後征方正，遇疾而卒。

(1)宴，安也。论语曰：“子之宴居。”

三子皆有文史才，少子玄，最知名。

童恢字汉宗，[1]琅邪姑幕人也。[2]父仲玉，遭世凶荒，倾家赈恤，九族乡里赖全者以百数。仲玉早卒。

(1)谢承书“童”作“僮”，“恢”作“种”也。

(2)姑幕故城在今密州莒县东北也。

恢少仕州郡为吏，司徒杨赐闻其执法廉平，乃辟之。及赐被劾当免，掾属悉投刺去，恢独诣阙争之。及得理，掾属悉归府，恢杖策而逝。由是论者归美。

复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违禁法，辄随方晓示。若吏称其职，人行善事者，皆赐以酒肴之礼，以劝励之。耕织种收，皆有条章。一境清静，牢狱连年无囚。比县流人归化，徙居二万余户。民尝为虎所害，乃设槛捕之，生获二虎。

恢闻而出，囗虎曰：“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虎狼当食六畜，[1]而残暴于人。

王法杀人者死，伤人则论法。汝若是杀人者，当垂头服罪；自知非者，当号呼称冤。“一虎低头闭目，状如震惧，实时杀之。其一视恢鸣吼，踊跃自奋，遂令放释。吏人为之歌颂。青州举尤异，迁丹阳太守，暴疾而卒。

(1)杜预注左传云：“六畜，马牛羊豕犬鸡也。”

弟翊字汉文，名高于恢，宰府先辟之。翊阳喑不肯仕，[1]及恢被命，乃就孝廉，除须昌长。化有异政，吏人生为立碑。闻举将丧，囗官归。後举茂才，不就。卒于家。

(1)喑，疾不能言也。

赞曰：政畏张急，[1]理善亨鲜。[2]推忠以及，众瘼自蠲。[3]一夫得情，千室鸣弦。[4]怀我风爱，永载遗贤。[5]

(1)韩诗外传曰：“水浊则鱼喁，令苛则人乱。理国者譬若张琴然，大弦急则小弦绝矣。故急辔衔者，非千里之御也。”

(2)老子曰“理大国者若亨小鲜”也。

(3)推忠恕以及于人，则众病自蠲除。

(4)一夫谓守长也。千室谓黎庶。言上得化下之情，则其下鸣弦而安乐也。

(5)沈约宋书载晔与其侄及甥书，论撰书之意曰：“吾观史书，恒觉其不可解。既造後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得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至于循吏已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執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又欲因事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俗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

校勘记

二四五八页五行保伍人没入为官奴婢按：汲本“伍”作“五”。

二四五八页一0行又引杖撞郎朝廷竦栗按：“撞”原譌“橦”，“栗”原譌“慄”，径改正。

二四五九页九行又耒阳县(山)[出]铁石据汲本、殿本改。

二四六二页一五行臣闻忠臣不私私臣不忠按：两“私”字通鉴皆作“和”。考异谓案高峻小史作“忠臣不和，和臣不忠”，意思为长，又与上语相应，今从之。

又按：御览四二七引，两“私”字并作“和”。

二四六三页九行又造立校官按：汲本“造”作“遣”。

二四六三页九行自掾(吏)[史]子孙据刊误改。按：何焯校本“吏”改“史”。

二四六四页四行郡决曹史杨邑等按：“杨”原譌“扬”，径改正。

二四六五页三行遣景与王吴脩渠筑堤按：集解引惠栋说，谓“王吴”水经注作“王昊”。

二四六六页四行杜陵杜笃奏上论都[赋]据刊误补，与杜笃传合。按：汲本、殿本“论”下衍“迁”字。

二四六七页一行秦彭字伯平按：集解引惠栋说，谓“伯平”东观记作“国平”。

二四六七页五行[开阳]城南面东头第一门也据刊误补。

二四六九页二行百姓市道莫不咨嗟殿本“市”作“潜”。按：校补谓潜道犹言绕道，义亦可通。

二四六九页一一行本自益州广汉蜀人宋书乐志作“本自益州广汉民”。按：沉家本谓章怀避“民”作“人”，衍“蜀”字。又谓此注所载歌辞不全，全篇宋书乐志载之。

二四六九页一一行少行(官)[宦]学集解引惠栋说，谓“官”当作“宦”。按：宋志作“宦”，今据改。

二四七三页九行贫者饿死于道按：“饿死”，原作“死饿”，各本同，御览二百六十引作“饿死”，今乙正。

二四七三页一三行人所病苦及利益之(甚)[事]也据汲本、殿本改。

二四七六页五行叔父光顺帝时为司徒按：“司徒”乃“太尉”之譌。集解引钱大昕说，谓案顺帝纪，永建二年七月，太常刘光为太尉，四年八月免，未尝为司徒也。

二四七六页五行以(叔)父[叔]辽未得仕进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当云“父叔辽”，传写傎倒耳，见风俗通十反篇。李慈铭说同。今据改。

二四七六页八行以礼让化之刊误谓“之”当作“人”。今按：化本治字，避唐讳改，谓以礼让治之也，刘说未谛。

二四七六页一三行时冀妻兄孙祉按：殿本“祉”作“社”。集解引惠栋说，谓“祉”风俗通作“礼”。

二四七七页五行无以尔万方按：“尔”原譌“令”，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二四七七页一一行父丕按：集解引惠栋说，谓“丕”一作“本”。

二四七八页五行山谷鄙生未尝识郡朝按：袁宏纪作“山谷鄙老生未尝到郡县”。

集解引王补说，谓通鉴从范书，无“老”字。按如范书，则“生”字句绝，袁纪则“生”字当属下句读。

二四七八页九行言至市(当)有所鬻卖刊误谓多一“当”字。按：诗陈风疏与御览卷一九一、八二七引，皆无“当”字，今据删。

二四七九页二行而(准)[清]约省素据汲本改。

二四七九页三行整顿洒埽以待刘公不可得(也)[止]校补引钱大昭说，谓“也”当从吴志注作“止”。今据改。按：吴志裴注引续汉书作“整顿传舍，以待刘公，不可得止”。

二四七九页六行若(使)明[使]君用公山于前集解引陈景云说，谓“使明君”当作“明使君”，汉代人称州将如此。今据改。按：吴志正作“明使君”。

二四七九页一三行选为蒲亭长按：殿本考证谓谢承书作“阳遂亭长”。

二四八0页二行人有陈元者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汝南先贤行状作“孙元”。

二四八0页九行人羊元凶恶不孝按：殿本“羊”作“陈”。

二四八0页一三行河内王涣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涣”当作“奂”，河内武德人，非广汉之王涣。

二四八一页一三行童恢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案不其令董君阙，董字从口从童，董与董通，恢盖姓董也。又引汪文台说，谓御览九百二十二、事类赋注十九引谢承书作“董仲”，类聚九十九作“董种”。

二四八二页二行谢承书童作僮按：汲本“僮”作“憧”。

二四八三页八行博赡不可及之按：“不可”原作“可不”，径据宋书、南史乙正。

後汉书卷七十七　酷吏列传第六十七

汉承战国余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则陵横邦邑，桀健者则雄张闾里。[1]且宰守旷远，户口殷大。[2]故临民之职，专事威断，族灭奸轨，先行後闻。[3]肆情刚烈，成其不桡之威。[4]违众用己，表其难测之智。[5]至于重文横入，为穷怒之所迁及者，亦何可胜言。[6]故乃积骸满穽，漂血十里。[7]致温舒有虎冠之吏，[8]延年受屠伯之名，岂虚也哉！[9]若其揣挫强埶，摧勒公卿，碎裂头脑而不顾，亦为壮也。[10]

(1)横音胡孟反。张音知亮反。

(2)前书曰，成帝户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汉极盛矣。

(3)先行刑而後闻奏也。

(4)桡，屈也。前书宁成为济南都尉，而郅都为守。始前数都尉，步入府，因吏谒守如县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闻其声，善遇之，与结驩。

(5)前书严延年为河南太守，众人所谓当死者一朝出之，所谓当生者诡杀之，吏人莫能测其用意深浅也。

(6)重犹深也。横犹枉也。穷，极也。言迁怒于无罪之人。

(7)穽，坑也。前书尹赏守长安令，得一切以便宜从事。赏至，脩理长安狱，穿地方深各数丈，名为虎穴。乃部户曹掾史，杂举长安中轻薄少年恶子，无市藉商贩作务，而鲜衣凶服者，得数百人，尽以次内穴中，覆以大石，皆相枕藉死。又王温舒为河内太守，捕郡中豪猾论报，流血十余里也。

(8)王温舒为中尉，穷案奸猾，尽糜烂狱中。其爪牙吏，虎而冠者也。音义云"言其残虐之甚"也。

(9)前书严延年为河南太守，所诛杀血流数里。河南号曰"屠伯"，言若屠人之杀六畜也。

(10)前书济南瞯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郅都为济南守，至则诛瞯氏首恶，郡中路不拾遗，都後竟坐斩。又赵广汉为京兆尹，侵犯贵戚大臣，将吏卒入丞相魏相府，召其夫人(疏)[跪]庭下受辞，责以杀婢事。

司直萧望之劾奏广汉摧辱大臣，伤化不道，坐□斩。破碎头脑言不避诛戮也。

自中兴以後，科网稍密，吏人之严害者，方于前世省矣。而阉人亲娅，侵虐天下。[1]至使阳球磔王甫之尸，张俭剖曹节之墓。若此之类，虽厌快众愤，亦云酷矣！俭知名，故附党人篇。[2]

(1)尔雅曰："两壻相谓曰娅。"

(2)刘淑、李膺等传也。

董宣字少平，陈留圉人也。初为司徒侯霸所辟，举高第，累迁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孙丹为五官掾。丹新造居宅，而卜工以为当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杀道行人，置尸舍内，以塞其咎。宣知，即收丹父子杀之。丹宗族亲党三十余人，操兵诣府，称冤叫号。宣以丹前附王莽，虑交通海贼，乃悉收系剧狱，[1]使门下书佐水丘岑尽杀之。[2]青州以其多滥，奏宣考岑，宣坐征诣廷尉。在狱，晨夜讽诵，无忧色。及当出刑，官属具馔送之，宣乃厉色曰："董宣生平未曾食人之食，况死乎！"升车而去。时同刑九人，次应及宣，光武驰使驺骑特原宣刑，且令还狱。遣使者诘宣多杀无辜，宣具以状对，言水丘岑受臣旨意，罪不由之，愿杀臣活岑。使者以闻，有诏左转宣怀令，令青州勿案岑罪。岑官至司隶校尉。

(1)剧县之狱。

(2)姓水丘，名岑也。

後江夏有剧贼夏喜等寇乱郡境，以宣为江夏太守。到界，移书曰："朝廷以太守能禽奸贼，故辱斯任。今勒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宜。"喜等闻，惧，即时降散。外戚阴氏为郡都尉，宣轻慢之，坐免。

後特征为洛阳令。时湖阳公主苍头白日杀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骖乘，宣于夏门亭候之，乃驻车叩马，以刀画地，大言数主之失，叱奴下车，因格杀之。主即还宫诉帝，帝大怒，召宣，欲棰杀之。宣叩头曰："愿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圣德中兴，而纵奴杀良人，将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须棰，请得自杀。"即以头击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门持之，使宣叩头谢主，宣不从，强使顿之，宣两手据地，终不肯俯。主曰："文叔为白衣时，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门。今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与白衣同。"因口强项令出。[1]赐钱三十万，宣悉以班诸吏。由是搏击豪强，莫不震栗。京师号为"卧虎"。歌之曰："枹鼓不鸣董少平。"[2]

(1)谢承书曰："口令诣太官赐食。宣受诏出，饭尽，覆杯食机上。太官以状闻。上问宣，宣对曰：'臣食不敢遗余，如奉职不敢遗力。'"(2)枹，击鼓杖也，音浮，其字从木也。

在县五年。年七十四，卒于官。诏遣使者临视，唯见布被覆尸，妻子对哭，有大麦数斛、敝车一乘。[1]帝伤之，曰："董宣廉絜，死乃知之！"以宣尝为二千石，赐艾绶，葬以大夫礼。拜子并为郎中，後官至齐相。[2]

(1)谢承书曰"有白马一匹，兰舆一乘"也。

(2)诸本此下有说蔡茂事二十五字，亦有无者。案：茂自有传也。

樊晔字仲华，南阳新野人也。与光武少游旧。建武初，征为侍御史，迁河东都尉，引见云台。初，光武微时，尝以事拘于新野，晔为市吏，馈饵一笥，[1]帝德之不忘，仍赐晔御食，及乘舆服物。因戏之曰："一笥饵得都尉，何如？"

晔顿首辞谢。及至郡，诛讨大姓马适匡等。[2]盗贼清，吏人畏之。数年，迁杨州牧，教民耕田种树理家之术。视事十余年，坐法左转轵长。[3]

(1)苍颉篇曰："馈，饟也。"说文曰："饵，饼也。笥，竹器也。"

(2)马适，姓也。前书有马适建。俗本"匡"上有"王"字者，误也。

(3)轵，县，属河(南)[内]郡，故城在今洛州济源县东南也。

隗嚣灭後，陇右不安，乃拜晔为天水太守。政严猛，好申韩法，[1]善恶立断。

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狱，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遗。行旅至夜，聚衣装道傍，曰"以付樊公"。凉州为之歌曰："游子常苦贫，力子天所富。[2]宁见乳虎穴，[3]不入冀府寺。[4]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见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视事十四年，卒官。

(1)申不害、韩非之法也。

(2)勤力之子。

(3)乳，产也。猛兽产乳护其子，则搏噬过常，故以喻也。诸本"穴"字或作"六"，误也。

(4)冀，天水县也。

永平中，显宗追思晔在天水时政能，以为後人莫之及，诏赐家钱百万。子融，有俊才，好黄老，不肯为吏。

李章字第公，河内怀人也。五世二千石。章习严氏春秋，[1]经明教授，历州郡吏。光武为大司马，平定河北，召章置东曹属，数从征伐。

(1)宣帝时博士严彭祖也。

光武即位，拜阳平令。[1]时赵、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赵纲遂于县界起坞壁，缮甲兵，为在所害。章到，乃设飨会，而延谒纲。纲带文口，被羽衣，[2]从士百余人来到。章与对燕饮，有顷，手口斩纲，伏兵亦悉杀其从者，因驰诣坞壁，掩击破之，吏人遂安。

(1)阳平，县，属东郡，故城今魏州莘县也。

(2)缉鸟羽以为衣也。前书栾大为五利将军，服羽衣也。

迁千乘太守，坐诛斩盗贼过滥，征下狱免。岁中拜侍御史，出为琅邪太守。时北海安丘大姓夏长思等反，遂囚太守处兴，[1]而据营陵城。[2]章闻，即发兵千人，驰往击之。掾(吏)[史]止章曰："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口发。"(3)章按口怒曰："逆虏无状，囚劫郡守，此何可忍！若坐讨贼而死，

吾不恨也。”

遂引兵安丘城下，募勇敢烧城门，与长思战，斩之，获三百余级，得牛马五百余头而还。兴归郡，以状上帝，悉以所得班劳吏士。後坐度人田不实征，以章有功，但司寇论。月余免刑归。复征，会病卒。

(1)风俗通曰：“史记赵有辩士处子，故有处姓也。”

(2)营陵，县，属北海郡也。

(3)前书杜钦奏记王凤曰“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马之重，不宜去郡”也。

周口字文通，下邳徐人也。为人刻削少恩，好韩非之术。少为廷尉史。

永平中，补南行唐长。到官，晓吏人曰：“朝廷不以长不肖，使牧黎民，而性雠猾吏，志除豪贼，且勿相试！”遂杀县中尤无状者数十人，吏人大震。迁博平令。(1)收考奸臧，无出狱者。以威名迁齐相，亦颇严酷，专任刑法，而善为辞案条教，(2)为州内所则。後坐杀无辜，复左转博平令。

(1)博平，县，故城在今博州博平县东也。

(2)辞案犹今案牍也。

建初中，为勃海太守。每赦令到郡，辄隐闭不出，先遣使属县尽决刑罪，乃出诏书。坐征诣廷尉，免归。

廉絜无资，常筑墼以自给。肃宗闻而怜之，复以为郎，再迁召陵侯相。廷掾惮口严明，欲损其威，(1)乃晨取死人断手足，立寺门。口闻，便往至死人边，若与死人共语状。阴察视口眼有稻芒，乃密问守门人曰：“悉谁载藁入城者？”(2)门者对：“唯有廷掾耳。”又问铃下：(3)“外颇有疑令与死人语者不？”对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考问，具服“不杀人，取道边死人”。後人莫敢欺者。

(1)续汉志每郡有五官掾，县为廷掾也。

(2)悉犹知也。

(3)汉官仪曰：“铃下、侍合、辟车，此皆以名自定者也。”

征拜洛阳令，下车，先问大姓主名，吏数闾里豪强以对。口厉声怒曰：“本问贵戚若马、窦等辈，岂能知此卖菜佣乎？”于是部吏望风旨，争以激切为事。贵戚局蹐，京师肃清。

皇后弟黄门郎窦笃从宫中归，夜至止奸亭，亭长霍延遮止笃，笃苍头与争，延遂拔口拟笃，而肆詈恣口。笃以表闻。诏召司隶校尉、河南尹诣尚书谴问，遣剑戟士收口送廷尉诏狱。数日贳出。(1)帝知口奉法疾奸，不事贵戚，然苛惨失中，(2)数为有司所奏，八年，遂免官。

(1)贳，赦也，音市夜反。

(2)惨，虐也。

後为御史中丞。和帝即位，太傅邓彪奏口在任过酷，不宜典司京辇。(1)免归田里。後窦氏贵盛，笃兄弟秉权，睚鵜宿怨，无不僵仆。(2)口自谓无全，乃柴门自守，以待其祸。然笃等以口公正，而怨隙有素，遂不敢害。

(1)汉官仪曰：“御史中丞，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纠察百司。”故云典司京辇。

(2)僵，偃也。仆，踣也。

永元五年，复征为御史中丞。诸窦虽诛，而夏阳侯瑰犹尚在朝。口疾之，乃上疏曰：“臣闻臧文仲之事君也，见有礼于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见无礼于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1)案夏阳侯瑰，本出轻薄，志在邪僻，学无经术，而妄构讲舍，外招儒徒，实会奸桀。轻忽天威，侮慢王室，又造作巡狩封禅之书，惑众不道，当伏诛戮，而主者营私，不为国计。夫涓流虽寡，浸成江河；爝火虽微，卒能燎野。(2)履霜有渐，可不惩革？(3)宜寻吕产专窃之乱，(4)永惟王莽篡逆之祸，上安社稷之计，下解万夫之惑。”会瑰归国，口迁司隶校尉。

(1)左氏传季孙行父称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辞也。

(2)庄子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爝火，小火也。

(3)易曰：“履霜坚冰至，其所由来者渐矣。”

(4)吕产，吕太后之兄子，封为梁王，太后崩，与弟禄作乱也。

六年夏旱，车驾自幸洛阳录囚徒，二人被掠生虫，坐左转骑都尉。七年，迁将作大匠。九年，卒于官。

黄昌字圣真，会稽余姚人也。[(1)]本出孤微。居近学官，数见诸生脩庠序之礼，因好之，遂就经学。又晓习文法，仕郡为决曹。[(2)]刺史行部，见昌，甚奇之，辟从事。

(1)余姚，今越州县也。

(2)续汉志曰：“决曹主罪法事。”

後拜宛令，政尚严猛，好发奸伏。人有盗其车盖者，昌初无所言，後乃密遣亲客至门下贼曹家掩取得之，[(1)]悉收其家，一时杀戮。大姓战惧，皆称神明。

(1)续汉志曰：“贼曹主盗贼事。”

朝廷举能，迁蜀郡太守。先太守李根年老多悖政，[(1)]百姓侵冤。及昌到，吏人讼者七百余人，悉为断理，莫不得所。密捕盗帅一人，胁使条诸县强暴之人姓名居处，乃分遣掩讨，无有遗脱。宿恶大奸，皆奔走它境。

(1)悖，乱也。

初，昌为州书佐，其妇归宁于家，遇贼被获，遂流转入蜀为人妻。其子犯事，乃诣昌自讼。昌疑母不类蜀人，因问所由。对曰：“妾本会稽余姚戴次公女，州书佐黄昌妻也。妾尝归家，为贼所略，遂至于此。”昌惊，呼前谓曰：“何以识黄昌邪？”对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当为二千石。”[(1)]昌乃出足示之。

因相持悲泣，还为夫妇。

(1)相书曰：“足心有黑子者二千石。”

视事四年，征，再迁陈相。县人彭氏旧豪纵，造起大舍，高楼临道。昌每出行县，彭氏妇人辄升楼而观。昌不喜，遂口收付狱，案杀之。

又迁为河内太守，又再迁颍川太守。永和五年，征拜将作大匠。汉安元年，进补大司农，左转太中大夫，卒于官。

阳球字方正，渔阳泉州人也。[(1)]家世大姓冠盖。球能击口，习弓马。性严厉，好申韩之学。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结少年数十人，杀吏，灭其家，由是知名。

初举孝廉，补尚书侍郎，闲达故事，其章奏处议，[(2)]常为台阁所崇信。出为高唐令，以严苛过理，郡守收举，[(3)]会赦见原。

(1)泉州故城在今幽州雍奴县南也。

(2)处，断也。

(3)收系举劾之也。

辟司徒刘宠府，举高第。九江山贼起，连月不解。三府上球有理奸才，拜九江太守。球到，设方略，凶贼殄破，收郡中奸吏尽杀之。

迁平原相。出教曰：“相前䅆高唐，志埽奸鄙，遂为贵郡所见枉举。昔桓公释管仲射钩之雠，高祖赦季布逃亡之罪。虽以不德，敢忘前义。况君臣分定，而可怀宿昔哉！今一蠲往愆，期诸来暿。若受教之後而不改奸状者，不得复有所容矣。”郡中咸畏服焉。时天下大旱，司空张颢条奏长吏苛酷贪口者，皆罢免之。

球坐严苦，征诣廷尉，当免官。灵帝以球九江时有功，拜议郎。

迁将作大匠，坐事论。顷之，拜尚书令。奏罢鸿都文学，曰：“伏承有诏口中尚方为鸿都文学乐松、江览等三十二人图象立赞，以劝学者。臣闻传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後嗣何观！’[(1)]案松、览等皆出于微蔑，斗筲小人，依凭世戚，附托权豪，俛眉承睫，徼进明时。或献赋一篇，或鸟篆盈简，[(2)]而位升郎中，形图丹青。亦有笔不点牍，辞不辩心，假手请字，妖伪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蝉蜕滓浊。[(3)]是以有识掩口，天下嗟叹。臣闻图象之设，以昭劝戒，欲令人君动鉴得失。未闻竖子小人，诈作文颂，而可妄窃天官，垂象图素者也。

今太学、东观足以宣明圣化。愿罢鸿都之选，以消天下之谤。“书奏不省。

⑴左传曹(翙)[刿]谏鲁庄公之辞也。

⑵八体书有鸟篆，象形以为字也。

⑶说文曰：“蜕，蝉蛇所解皮也。”蜕音式锐反。楚词曰：“济江海兮蝉蜕。”
或音它外反。

时中常侍王甫、曹节等奸虐弄权，扇动外内，球尝拊髀发愤曰：“若阳球作司隶，此曹子安得容乎？”光和二年，迁为司隶校尉。王甫休沐里舍，球诣阙谢恩，奏收甫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口、[1]中黄门刘毅、小黄门庞训、朱禹、齐盛等，及子弟为守令者，奸猾纵恣，罪合灭族。太尉段颎谄附佞幸，宜并诛戮。于是悉收甫、颎等送洛阳狱，及甫子永乐少府萌、沛相吉。球自临考甫等，五毒备极。萌谓球曰：“父子既当伏诛，少以楚毒假借老父。”

球曰：“若罪恶无状，[2]死不灭责，乃欲求假借邪？”萌乃骂曰：“尔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今日困吾，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萌口，棰朴交至，父子悉死杖下。颎亦自杀。乃僵磔甫尸于夏城门，大署牓曰“贼臣王甫”。

尽没入财产，妻子皆徙比景。

⑴口章吐盍反。

⑵若，汝也。

球既诛甫，复欲以次表曹节等，乃口中都官从事曰：“且先去大猾，当次案豪右。”

权门闻之，莫不屏气。诸奢饰之物，皆各缄縢，不敢陈设。[1]京师畏震。

⑴说文曰：“缄，束箧也。”孔安国注尚书曰：“縢，缄也。”

时顺帝虞贵人葬，百官会丧还，曹节见磔甫尸道次，慨然抆泪曰：[1]“我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语诸常侍，今且俱入，勿过里舍也。节直入省，白帝曰：“阳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当免官，以九江微功，复见擢用。愆过之人，好为妄作，不宜使在司隶，以骋毒虐。”帝乃徙球为卫尉。时球出谒陵，节口尚书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因求见帝，叩头曰：“臣无清高之行，横蒙鹰犬之任。前虽纠诛王甫、段颎，盖简落狐狸，未足宣示天下。愿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鸱枭，各服其辜。”叩头流血。殿上呵叱曰：“卫尉扞诏邪！”

至于再三，乃受拜。

⑴抆，拭也，音亡粉反。

其冬，司徒刘合与球议收案张让、曹节，节等知之，共诬白合等。语已见陈球传。遂收球送洛阳狱，诛死，妻子徙边。

王吉者，陈留浚仪人，中常侍甫之养子也。甫在宦者传。吉少好诵读书传，喜名声，而性残忍。以父秉权宠，年二十余，为沛相。晓达政事，能断察疑狱，发起奸伏，多出众议。课使郡内各举奸吏豪人诸常有微过酒肉为臧者，虽数十年犹加贬弃，注其名籍。专选剽悍吏，击断非法。若有生子不养，即斩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杀人皆磔尸车上，随其罪目，宣示属县。[1]夏月腐烂，则以绳连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见者骇惧。视事五年，凡杀万余人。其余惨毒刺刻，不可胜数。郡中惴恐，[2]莫敢自保。及阳球奏甫，乃就收执，死于洛阳狱。

⑴目，罪名也。

⑵惴，惧也，音之瑞反。

论曰：古者敦庬，善恶易分。[1]至于画衣冠，异服色，而莫之犯。[2]叔世偷薄，[3]上下相蒙，[4]德义不足以相洽，化导不能以惩违，遂乃严刑痛杀，随而绳之，致刻深之吏，以暴理奸，倚疾邪之公直，济忍苛之虐情。汉世所谓酷能者，盖有闻也。皆以敢捍精敏，巧附文理，风行霜烈，威誉諠赫。与夫断断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5]故严君蚩黄霸之术，[6]密人笑卓茂之政，[7]猛既穷矣，而犹或未胜。然朱邑不以笞辱加物，[8]袁安未尝鞫人臧罪，[9]而猾恶自禁，人不欺犯。何者？以为威辟既用，而苟免之行兴；[10]仁信道孚，故感被之情著。[11]苟免者威隙则奸起，感被者人亡而思存。[12]由一邦以言天下，则刑讼繁措，可得而求乎！

⑴左传申叔时曰：“人生敦庬，和同以听。”杜预注云：“敦庬，厚大也。”

⑵白武通曰："画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髌者以墨蒙其髌处而画之，犯宫者杂扉，犯大辟者布衣无领。"墨，黥面也。

⑶左传曰："叔向曰：'三辟之兴，皆叔代也。'"叔代犹末代也。偷，苟且也。本或作"渝"。渝，变也。

⑷左传介之推曰："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蒙，欺也。

⑸尚书曰："如有一介臣，断断猗。"孔安国注云："断断猗然专一之臣也。"

⑹前书严延年为河南太守，严刑峻罚。时黄霸为颍川太守，以宽恕为化，郡中亦平，屡蒙丰年，凤皇屡集。上下诏称扬其行，加金爵之赏。延年素轻霸为人，及比郡为守，褒赏反在己前，心内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府丞狐义出行蝗，还见延年。延年曰："此蝗岂凤皇食邪？"

⑺茂传曰："初茂到县，有所废置，吏人笑之。"

⑻前书曰："朱邑以爱利为行，未尝笞辱人。"

⑼安传曰"安为河南尹，政号严明，然未曾以臧罪鞫人"也。

⑽辟，法也，音频亦反。

⑾左传曰："小信未孚。"杜预注云："孚，大信也。"此言仁信之道，大信于人。

⑿若子产卒，仲尼闻之，曰"古之遗爱也"。

赞曰：大道既往，刑礼为薄。[(1)]斯人散矣，机诈萌作。[(2)]去杀由仁，济宽非虐。[(3)]末暴虽胜，崇本或略。[(4)]

⑴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又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始。"

⑵论语曾子曰"上失其道，人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也。

⑶论语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此言用仁德化人，人知礼节，可以无杀戮也。左传曰："宽以济猛，猛以济宽。"言政宽则人慢，故须以猛济之，非故为暴虐也。

⑷春秋繁露曰："君者，国之本也。夫为国(本)，其化莫大于崇本。崇本则君化若神，不崇本则无以兼人。"此言酷暴为政化之末，虽得胜残，而崇本之道尚为略也。

校勘记

二四八八页九行召其夫人(疏)[跪]庭下受辞据汲本改。

二四八八页一二行张俭剖曹节之墓按：集解引何焯说，谓以党锢、宦者二传参考，乃侯览，非曹节也，所当刊正。

二四九０页八行覆杯食机上按："杯"原譌"柸"，径改正。

二四九一页四行迁杨州牧按："杨"原作"扬"，各本同。以前後皆作"杨"，径改。

二四九一页八行轵县属河(南)[内]郡据集解引洪亮吉说改。

二四九一页一一行宁见乳虎穴按：校补谓"见"或"觅"之譌。

二四九一页一一行不入冀府寺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府"一作"城"。

二四九二页六行李章字第公"第"原作"弟"，径据汲本、殿本改。按：弟第古通作。

二四九三页二行掾(吏)[史]止章据刊误改。

二四九七页一三行又迁为河内太守又再迁颍川太守按：刊误谓案文多二"又"字。

二四九八页一０行迁平原相按：校补引柳从辰说，谓袁纪作"甘陵相"。

二四九八页一三行司空张颢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考异云案颢光和元年为太尉，未尝为司空。

二四九九页八行曹(翙)[刿]谏鲁庄公之辞也据殿本改。

二四九九页一三行朱禹按：殿本考证谓何焯校本"禹"改"瑀"。

二四九九页一四行太尉段颎按："段"原误"口"，径改正。下同。

二五００页一行乃欲求假借邪按：集解引王补说，谓此句通鉴"乃欲"下多"论先後"三字。

二五００页一三行简落狐狸按：集解引王补说，谓袁纪作“狐狸小丑”。

二五０二页一０行白武通曰按：汲本、殿本“武”作“虎”，此避唐讳而未回改也。

二五０三页一四行夫为国(本)其化莫大于崇本据刊误删。

後汉书卷七十八　宦者列传第六十八

易曰：“天垂象，圣人则之。”[1]宦者四星，在皇位之侧，故周礼置官，亦备其数。阍者守中门之禁，[2]寺人掌女宫之戒。[3]又云“王之正内者五人”。(4)月令：“仲冬，命阉尹审门闾，谨房室。”[5]诗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谗之篇。[6]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来旧矣。将以其体非全气，情志专良，通关中人，易以役养乎？[7]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广。其能者，则勃貂、管苏有功于楚、晋，[8]景监、缪贤著庸于秦、赵。[9]及其敝也，则竖刁乱齐，伊戾祸宋。[10]

(1)易系辞之文也。

(2)周礼曰：“阍人掌守王宫中门之禁。”郑玄注云：“中门，于外内为中也。阍即刖足者。”

(3)周礼曰：“寺人掌王宫之内人及女宫之戒命”也。

(4)周礼曰：“寺人掌王之正内五人。”注云：“正内，路寝也。”

(5)郑玄注月令云：“奄尹，主领奄竖之官者也。于周(礼)则为内宰，掌理王之内政、宫令，诫出入开闭之属也。”

(6)毛诗序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伤于谗，而作是诗也。”毛苌注云：“巷伯，内之小臣也。”

(7)关，涉也。中人，内人也。

(8)勃貂即寺人披也。一名勃鞮，字伯楚。左传曰，吕、郤畏偪，将焚公宫，杀晋文公。寺人披见公，以难告，遂杀吕、郤。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诸大夫曰：‘管苏犯我以义，违我以礼，与处不安，不见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死之後，爵之于朝’”也。

(9)史记曰，商君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又曰，蔺相如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赵求人使报秦者，未得，缪贤曰：“臣舍人蔺相如可使也。”著庸谓荐鞅及相如也。

(10)左传曰，齐桓公卒，易牙入，与寺人貂因内宠以杀群吏而立公子无亏，孝公奔宋。杜预注曰：“寺人即阉官。”“刁”即“貂”也，音雕。又曰，楚客聘于晋，过宋，太子知之，请野享之，公使往。寺人伊戾请从之。至则坎用牲，加书征之，而骋告公曰：“太子将为乱。”公使视之，则信有焉。太子死，公徐闻其无罪，乃亨伊戾也。

汉兴，仍袭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参其选，皆银珰左貂，给事殿省。及高后称制，乃以张卿为大谒者，出入卧内，受宣诏命。[1]文帝时，有赵谈、北宫伯子，颇见亲幸。至于孝武，亦爱李延年。[2]帝数宴後庭，或潜游离馆，故请奏机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为黄门令，勤心纳忠，有所补益。[3]其後弘恭、石显以佞险自进，卒有萧、周之祸，损秽帝德焉。[4]

(1)前书曰，齐人田生求事吕后所幸大谒者张释卿。音义曰：“奄人也。”仲长统昌言曰：“宦竖傅近房卧之内，交错妇人之间。”

(2)前书曰，孝文时宦者则赵谈、北宫伯子，孝武时宦者李延年也。

(3)前书曰，急就一篇，元帝黄门令史游作。董巴舆服志曰“禁门曰黄闼，中人主之，故曰黄门”也。

(4)前书曰，前将军萧望之及光禄大夫周堪建白，以为宜罢中常侍官，应古不近刑人，由是大与石显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杀，堪废锢不得复进用也。

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它士。至永平中，始置员数，中常侍四人，小黄门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窦宪兄弟专总权威，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唯阉宦而已。故郑众得专谋禁中，终除大憝，[1]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宫卿之位。[2]于是中官始盛焉。

(1)憝，恶也，音大对反。谓诛窦宪也。

(2)宫卿谓为大长秋也。

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渐大，而其员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黄门二十人，改以金珰右貂，兼领卿署之职。邓后以女主临政，而万机殷远，朝臣国议，无由参断帷幄，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间，[1]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非复掖廷永巷之职，闺牖房闼之任也。[2]其後孙程定立顺之功，曹腾参建桓之策，续以五侯合谋，梁冀受钺，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从，上下屏气。或称伊、霍之勋，无谢于往载；或谓良、平之画，复兴于当今。虽时有忠公，而竟见排斥。[3]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4]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5]

汉之纲纪大乱矣。

(1)尔雅曰“宫中(小)[之]门谓之闱”也。

(2)永巷及掖廷，并署名也。尔雅曰：“小闺谓之闼。”

(3)谓皇甫嵩、蔡雍等并被排也。

(4)父族、母族、妻族也。

(5)夷，灭也。参夷，夷三族也。五宗，五服内亲故也。

若夫高冠长口，纡朱怀金者，布满宫闱；[1]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盖以十数。[2]府署第馆，澙列于都鄙；[3]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南金、和宝、冰纨、雾縠之积，盈仞珍臧；[4]嫱媛、侍儿、歌童、舞女之玩，充备绮室。[5]

狗马饰雕文，土木被缇绣。[6]皆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

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权强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达。[7]同敝相济，故其徒有繁，败国蠹政之事，不可单书。[8]所以海内嗟毒，志士穷栖，寇剧缘闲，摇乱区夏。[9]虽忠良怀愤，时或奋发，而言出祸从，旋见孥戮。因复大考钩党，转相诬染。[10]凡称善士，莫不离被灾毒。窦武、何进，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嚣怨，协群英之埶力，[11]而以疑留不断，至于殄败。斯亦运之极乎！虽袁绍龚行，芟夷无余，然以暴易乱，亦何云及！[12]自曹腾说梁冀，竟立昏弱。[13]魏武因之，遂迁龟鼎。[14]所谓“君以此始，必以此终”，信乎其然矣！[15]

(1)楚辞曰：“高余冠之岌岌。”又曰：“抚长口兮玉珥。”杨雄法言曰：“或问使我纡朱怀金，其乐不可量也。”李轨注曰：“朱，朱绂也。金，金印也。”

(2)封诸侯各以其方色土，苴以白茅，而分铜虎符也。

(3)澙列，如澙之布列。史记曰：“往往澙置。”

(4)诗颂曰：“大路南金。”郑玄注云：“荆、杨之州，贡金三品。”和谓卞和也。

(5)左传曰：“夫差宿有妃嫱嫔御焉。”。杜预注曰：“妃嫱，贵者。”嫱音墙。

前书曰：“初，爰盎为吴相时，从史盗私盎侍儿。”昌言曰：“为音乐则歌儿舞女，千曹而迭起。”左传晏子曰：“高台深池，撞钟舞女。”绮室，室之绮丽者。

(6)前书东方朔曰：“土木衣绮绣，狗马被缋罽。”缇，厚缯也。

(7)前书曰：“史迁熏胥以刑。”韦昭曰：“古者腐刑必熏合之。”

(8)单，尽也。

(9)寇盗剧贼缘闲隙而起也。

(10)钩党谓李膺、杜密等。

(11)九服已见上。群英谓刘猛、朱口之属，见窦武传。

(12)尚书曰：“龚行天罚。”左传曰：“芟夷蕴崇之。”史记曰“以暴易乱兮，不知其非”也。

(13)谓立桓帝也。

(14)龟鼎，国之守器，以谕帝位也。尚书曰：“宁王遗我大宝龟。”左传曰“鼎迁于商”也。

(15)此谓宦官也。言汉家初宠用宦官，其後终为宦官所灭。左传楚屈荡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终”也。

郑众字季产，南阳犨人也。为人谨敏有心几。永平中，初给事太子家。肃宗即位，拜小黄门，

迁中常侍。和帝初，加位钩盾令。

时窦太后秉政，後兄大将军宪等并窃威权，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众独一心王室，不事豪党，帝亲信焉。及宪兄弟图作不轨，众遂首谋诛之，以功迁大长秋。

策勋班赏，每辞多受少，由是常与议事。[1]中官用权，自众始焉。

[1]与音预。

十四年，帝念众功美，封为鄛乡侯，食邑千五百户。[1]永初元年，和熹皇后益封三百户。

[1]鄛音士交反。说文曰："南(郡)[阳]棘阳县有鄛乡。"

元初元年卒，养子闳嗣。闳卒，子安嗣。後国绝。桓帝延熹二年，绍封众曾孙石雠为关内侯。

蔡伦字敬仲，桂阳人也。以永平末始给事宫掖，建初中，为小黄门。及和帝即位，转中常侍，豫参帷幄。

伦有才学，尽心敦慎，数犯严颜，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辄闭门绝宾，暴体田野。後加位尚方令。永元九年，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後世法。

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1]

[1]湘州记曰："耒阳县北有汉黄门蔡伦宅，宅西有一石臼，云是伦舂纸臼也。"

元初元年，邓太后以伦久宿卫，封为龙亭侯，[1]邑三百户。後为长乐太仆。

四年，帝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乃选通儒谒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各雠校(汉)家法，令伦监典其事。

[1]龙亭，县，故城在今洋州兴執县东，明月池在其侧。

伦初受窦后讽旨，诬陷安帝祖母宋贵人。及太后崩，安帝始亲万机，口使自致廷尉。伦耻受辱，乃沐浴整衣冠，饮药而死。国除。

孙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也。[1]安帝时，为中黄门，给事长乐宫。

[1]东观记曰："北新城人，卫康叔之胄孙林父之後。"东观自此已下十九人，与程同功者皆口其所承本系。盖当时史官惧程等威权，故曲为文饰。

时邓太后临朝，帝不亲政事。小黄门李闰与帝乳母王圣常共谮太后兄执金吾悝等，言欲废帝，立平原王(德)[翼]，帝每忿惧。及太后崩，遂诛邓氏而废平原王，封闰雍乡侯；又小黄门江京以谗谄进，初迎帝于邸，以功封都乡侯，食邑各三百户。闰、京并迁中常侍，江京兼大长秋，与中常侍樊丰、黄门令刘安、钩盾令陈达及王圣、圣女伯荣扇动内外，竞为侈虐。又帝舅大将军耿宝、皇后兄大鸿胪阎显更相阿党，遂枉杀太尉杨震，废皇太子为济阴王。

明年帝崩，立北乡侯为天子。显等遂专朝争权，乃讽有司奏诛樊丰，废耿宝、王圣，及党与皆见死徙。

十月，北乡侯病笃。程谓济阴王谒者长兴渠曰：[1]"王以嫡统，本无失德，先帝用谗，遂至废黜。若北乡疾不起，共断江京、阎显，事乃可成。"渠等然之。又中黄门南阳王康，先为太子府史，自太子之废，常怀叹愤。又长乐太官丞京兆王国，并附同于程。至二十七日，北乡侯薨。閻显白太后，征诸王子简为帝嗣。未及至。十一月二日，程遂与王康等十八人聚谋于西钟下，皆口单衣为誓。四日夜，程等共会崇德殿上，因入章台门。时江京、刘安及李闰、陈达等俱坐省门下，程与王康共就斩京、安、达，以李闰权埶积为省内所服，欲引为主，因举刃胁闰曰："今当立济阴王，无得摇动。"闰曰："诺。"于是扶闰起，俱于西钟下迎济阴王立之，是为顺帝。召尚书令、仆射以下，从辇幸南宫云台，程等留守省门，遮扞内外。

[1]兴姓，渠名。

阎显时在禁中，忧迫不知所为，小黄门樊登劝显发兵，以太后诏召越骑校尉冯诗、虎贲中郎将阎崇，屯朔平门，以御程等。诱诗入省，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济阴王者封万户侯，得李闰者五千户侯。"显以诗所将众少，使与登迎吏士于左掖门外。诗因格杀登，归营屯守。显弟卫尉景遽从省

中还外府，收兵至盛德门。程传召诸尚书使收景。尚书郭镇时卧病，闻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车门，逢景从吏士，拔白刃，呼曰："无干兵。"镇即下车，时节诏之。景曰："何等诏？"因斫镇，不中。镇引囗击景墯车，左右以戟叉其匈，遂禽之，送廷尉狱，即夜死。旦日，令侍御史收显等送狱，于是遂定。下诏曰："夫表功录善，古今之通义也。故中常侍长乐太仆江京、黄门令刘安、钩盾令陈达与故车骑将军阎显兄弟谋议恶逆，倾乱天下。中黄门孙程、王康、长乐太官丞王国、中黄门黄龙、彭恺、孟叔、李建、王成、张贤、史泛、马国、王道、李元、杨佗、[(1)]陈予、赵封、李刚、魏猛、苗光等，[(2)]怀忠愤发，勠力协谋，遂埽灭元恶，以定王室。诗不云乎：'无言不雠，无德不报。'[(3)]程为谋首，康、国协同。其封程为浮阳侯，食邑万户；康为华容侯，国为郦侯，各九千户；黄龙为湘南侯，五千户；彭恺为西平昌侯，[(4)]孟叔为中庐侯，[(5)]李建为复阳侯，各四千二百户；王成为广宗侯，张贤为祝阿侯，史泛为临沮侯，[(6)]马国为广平侯，王道为范县侯，李元为褒信侯，杨佗为山都侯，[(7)]陈予为下隽侯，[(8)]赵封为析县侯，李刚为枝江侯，各四千户；魏猛为夷陵侯，二千户；苗光为东阿侯，千户。"是为十九侯。加赐车马金银钱帛各有差。李闰以先不豫谋，故不封。遂擢拜程骑都尉。

(1)佗音驼。

(2)东观记曰"程赋枣脯，又[分]与光，曰：'以为信，今暮其当著矣。'漏尽，光为尚席直事通灯，解囗置外，持灯入章台门，程等适入。光走出门，欲取囗，王康呼还，光不应。光得囗，欲还入，门已闭，光便守宜秋门，会李闰来，出光，因与俱迎济阴王幸南宫云台。诏书录功臣，令康疏名，康诈疏光入章台门。光谓康曰：'缓急有问者当相证也。'诏书封光东阿侯，食邑四千户，未受符策，光心不自安，诣黄门令自告。有司奏康、光欺诈主上，诏书勿问，遂封东阿侯，邑千户"也。

(3)诗大雅也。

(4)西平昌，(诸)县，属平原郡。

(5)中庐，县，属南郡。

(6)临沮，县，属南郡。

(7)褒信、山都并属南阳郡也。

(8)下隽，县，[属]长沙郡，音似兖反。

永建元年，程与张贤、孟叔、马国等为司隶校尉虞诩讼罪，怀表上殿，呵叱左右。帝怒，遂免程官，因悉遣十九侯就国，後徙封程为宜城侯。程既到国，怨恨恚怼，[(1)]封还印绶、符策，亡归京师，[(2)]往囗山中。诏书追求，复故爵土，赐车马衣物，遣还国。

(1)怼，怨也，音直季反。

(2)续汉书曰："程到宜城，怨恨恚怼，刻瓦为印，封还印绶。"

三年，帝念程等功勋，悉征还京师。程与王道、李元皆拜骑都尉，余悉奉朝请。

阳嘉元年，程病甚，即拜奉车都尉，位特进。及卒，使五官[中]郎将追赠车骑将军印绶，赐谥刚侯。侍御史持节监护丧事，乘舆幸北部尉传，[(1)]瞻望车骑。

(1)北部尉之传舍也。传音陟恋反。

程临终，遗言上书，以国传弟美。帝许之，而分程半，封程养子寿为浮阳侯。

後诏书录微功，封兴渠为高望亭侯。四年，诏宦官养子悉听得为後，袭封爵，定著乎令。

王康、王国、彭恺、王成、赵封、魏猛六人皆早卒。黄龙、杨佗、孟叔、李建、张贤、史泛、王道、李元、李刚九人与阿母山阳君宋娥更相货赂，求高官增邑，又诬罔中常侍曹腾、孟贲等。永和二年，发觉，并遣就国，减租四分之一。宋娥夺爵归田舍。唯马国、陈予、苗光保全封邑。

初，帝见废，监太子家小黄门籍建、傅高梵、长秋长赵熹、丞良贺、药长夏珍皆以无过获罪，建等坐徙朔方。及帝即位，并擢为中常侍。梵坐臧罪，减死一等。建後封东乡侯，三百户。

贺清俭退厚，[(1)]位至大长秋。阳嘉中，诏九卿举武猛，贺独无所荐。帝引问其故，对曰："臣生自草茅，长于宫掖，既无知人之明，又未尝交知士类。昔卫鞅因景监以见，有识知其不终。[(2)]今得臣举者，匪荣伊辱。"固辞之。及卒，帝思贺忠，封其养子为都乡侯，三百户。

⑴谦退而厚重也。

⑵史记赵良谓商君曰：“君之见秦王也，因嬖人景监，非所以为名也。”商君竟为秦惠所车裂也。

曹腾字季兴，沛国谯人也。安帝时，除黄门从官。顺帝在东宫，邓太后以腾年少谨厚，使侍皇太子书，特见亲爱。及帝即位，腾为小黄门，迁中常侍。桓帝得立，腾与长乐太仆州辅等七人，以定策功，皆封亭侯，腾为费亭侯，迁大长秋，加位特进。

腾用事省闼三十余年，奉事四帝，未尝有过。其所进达，皆海内名人，陈留虞放、边韶、南阳延固、张温、弘农张奂、颍川堂溪典等。时蜀郡太守因计吏赂遗于腾，益州刺史种暠于斜谷关搜得其书，上奏太守，并以劾腾，请下廷尉案罪。帝曰：“书自外来，非腾之过。”遂寝暠奏。腾不为纤介，常称暠为能吏，时人嗟美之。

腾卒，养子嵩嗣。种暠後为司徒，告宾客曰：“今身为公，乃曹常侍力焉。”

嵩灵帝时货赂中官及输西园钱一亿万，故位至太尉。[1]及子操起兵，不肯相随，乃与少子疾避乱琅邪，为徐州刺史陶谦所杀。

⑴嵩具袁绍传。

单超，河南人；徐璜，下邳良城人；具瑗，魏郡元城人；左悺，河南平阴人；[1]

唐衡，颍川郾人也。桓帝初，超、璜、瑗为中常侍，悺、衡为小黄门史。

⑴悺音工奂反，又音绾。

初，梁冀两妹为顺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为大将军，再世权戚，威振天下。冀自诛太尉李固、杜乔等，骄横益甚，皇后乘埶忌恣，多所鸩毒，上下钳口，[1]莫有言者。帝逼畏久，恒怀不平，恐言泄，不敢谋之。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厕，独呼衡问：“左右与外舍不相得者皆谁乎？”[2]衡对曰：“单超、左悺前诣河南尹不疑，礼敬小简，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阳狱，二人诣门谢，乃得解。

徐璜、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横，口不敢道。“于是帝呼超、悺入室，谓曰：“梁将军兄弟专固国朝，迫胁外内，公卿以下从其风旨。今欲诛之，于常侍意何如？”

超等对曰：“诚国奸贼，当诛日久。臣等弱劣，未知圣意何如耳。”帝曰：“审然者，常侍密图之。”对曰：“图之不难，但恐陛下复中狐疑。”[3]帝曰：“奸臣胁国，当伏其罪，何疑乎！”于是更召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议，帝啮超臂出血为盟。于是诏收冀及宗亲党与悉诛之。悺、衡迁中常侍，封超新丰侯，二万户，璜武原侯，瑗东武阳侯，各万五千户，赐钱各千五百万；悺上蔡侯，衡汝阳侯，各万三千户，赐钱各千三百万。五人同日封，故世谓之“五侯”。又封小黄门刘普、赵忠等八人为乡侯。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矣。

⑴周书曰：“贤智钳口。”谓不言也。拑与钳古字通，音其炎反。

⑵外舍谓皇后家也。

⑶中音丁仲反。

超病，帝遣使者就拜车骑将军。明年薨，赐东园秘器，棺中玉具，赠侯将军印绶，使者理丧。及葬，发五营骑士，(将军)侍御史护丧，将作大匠起冢茔。

其後四侯转横，天下为之语曰：“左回天，具独坐，[1]徐卧虎，唐两墯。”[2]

皆竞起第宅，楼观壮丽，穷极伎巧。金银罽毦，施于犬马。[3]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其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又养其疏属，或乞嗣异姓，或买苍头为子，并以传国袭封。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

⑴独坐言骄贵无偶也。

⑵两墯谓随意所为不定也。今人谓持两端而任意为两墯。诸本“两”或作“雨”也。

⑶毦，以毛羽为饰，音如志反。

超弟安为河东太守，弟子匡为济阴太守，璜弟盛为河内太守，悺弟敏为陈留太守，瑗兄恭为沛相，皆为所在蠹害。

璜兄子宣为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暠女不能得，及到县，遂将吏卒至暠

家，载其女归，戏射杀之，埋著寺内。时下邳县属东海，汝南黄浮为东海相，有告言宣者，浮乃收宣家属，无少长悉考之。掾史以下固谏争。浮曰：“徐宣国贼，今日杀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即案宣罪弃市，暴其尸以示百姓，郡中震栗。璜于是诉怨于帝，帝大怒，浮坐髡钳，输作右校。五侯宗族宾客虐徧天下，民不堪命，起为寇贼。七年，衡卒，亦赠车骑将军，如超故事。璜卒，赙赠钱布，赐冢茔地。

明年，司隶校尉韩演因奏悺罪恶，及其兄太仆南乡侯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悺、称皆自杀。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臧罪，征诣廷尉。瑗诣狱谢，上还东武侯印绶，诏贬为都乡侯，卒于家。超及璜、衡袭封者，并降为乡侯，租入岁皆三百万，子弟分封者，悉夺爵土。刘普等贬为关内侯。

侯览者，山阳防东人。桓帝初为中常侍，以佞猾进，倚埶贪放，受纳货遗以巨万计。延熹中，连岁征伐，府帑空虚，乃假百官奉禄，王侯租税。览亦上缣五千匹，赐爵关内侯。又托以与议诛梁冀功，进封高乡侯。

小黄门段珪家在济阴，与览并立田业，近济北界，仆从宾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济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杀数十人，陈尸路衢。览、珪大怨，以事诉帝，延坐多杀无辜，征诣廷尉，免。延字伯行，北海人，後为京兆尹，有理名，世称为长者。

览等得此愈放纵。览兄参为益州刺史，民有丰富者，辄诬以大逆，皆诛灭之，没入财物，前後累亿计。太尉杨秉奏参，槛车征，于道自杀。京兆尹袁逢于旅舍阅参车三百余两，皆金银锦帛珍玩，不可胜数。览坐免，旋复复官。[1]

[1]复，上音房又反。

建宁二年，丧母还家，大起茔冢。督邮张俭因举奏览贪侈奢纵，前後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起立第宅十有六区，皆有高楼池苑，堂阁相望，饰以绮画丹漆之属，制度重深，僭类宫省。又豫作寿冢，[1]石椁双阙，高庑百尺，[2]破人居室，发掘坟墓。虏夺良人，妻略妇子，及诸罪衅，请诛之。

而览伺候遮口，章竟不上。俭遂破览冢宅，藉没资财，具言罪状。又奏览母生时交通宾客，干乱郡国。复不得御。[3]览遂诬俭为钩党，及故长乐少府李膺、太仆杜密等，皆夷灭之。遂代曹节领长乐太仆。

[1]生而自为冢，为寿冢。

[2]庑，廊下周屋也。

[3]御，进也。

熹平元年，有司举奏览专权骄奢，策收印绶，自杀。阿党者皆免。

曹节字汉丰，南阳新野人也。其本魏郡人，世吏二千石。顺帝初，以西园骑迁小黄门。桓帝时，迁中常侍，奉车都尉。建宁元年，持节将中黄门虎贲羽林千人，北迎灵帝，陪乘入宫。及即位，以定策封长安乡侯，六百户。

时窦太后临朝，後父大将军武与太傅陈蕃谋诛中官，节与长乐五官史朱瑀、从官史共普、张亮、[1]中黄门王尊、长乐谒者腾是等十七人，共矫诏以长乐食监王甫为黄门令，将兵诛武、蕃等，事已具蕃、武传。节迁长乐卫尉，封育阳侯，增邑三千户；甫迁中常侍，黄门令如故；瑀封都乡侯，千五百户；普、亮等五人各三百户；余十一人皆为关内侯，岁食租二千斛。

[1]共音恭。

先是瑀等阴于明堂中祷皇天曰：“窦氏无道，请皇天辅皇帝诛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宁。”既诛武等，诏令太官给塞具，[1]赐瑀钱五千万，余各有差，後更封华容侯。二人，节病困，诏拜为车骑将军。有顷疾瘳，上印绶，罢，复为中常侍，位特进，秩中二千石，寻转大长秋。

[1]塞，报祠也，音苏代反。字当为“赛”，通也。

熹平元年，窦太后崩，有何人书朱雀阙，[1]言“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于是诏司隶校尉刘猛逐捕，十日一会。猛以诽书言直，不肯急

捕，月余，主名不立。[2]猛坐左转谏议大夫，以御史中丞段颎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学游生，系者千余人。节等怨猛不已，使颎以它事奏猛，抵罪输左校。朝臣多以为言，乃免刑，复公车征之。

⑴何人，不知何人也。

⑵不得书阙主名。

节遂与王甫等诬奏桓帝弟勃海王悝谋反，诛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军侯。

节亦增邑四千六百户，并前七千六百户。父兄子弟皆为公卿列校、牧守令长，布满天下。

节弟破石为越骑校尉，越骑营五百妻有美色，[1]破石从求之，五百不敢违，妻执意不肯行，遂自杀。其淫暴无道，多此类也。

⑴韦昭辩释名曰："五百字本为'伍'。伍，当也。伯，道也。使之导引当道陌中以驱除也。"案：今俗呼行杖人为五百也。

光和二年，司隶校尉阳球奏诛王甫及子长乐少府萌、沛相吉，皆死狱中。时连有灾异，郎中梁人审忠以为朱瑀等罪恶所感，乃上书曰："臣闻理国得贤则安，失贤则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1]汤举伊尹不仁者远。[2]陛下即位之初，未能万机，皇太后念在抚育，权时摄政，[3]故中常侍苏康、管霸应时诛殄。[4]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考其党与，志清朝政。华容侯朱瑀知事觉露，祸及其身，遂兴造逆谋，作乱王室，撞蹋省闼，[5]执夺玺绶，迫胁陛下，聚会群臣，离闲骨肉母子之恩，遂诛蕃、武及尹勋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赏。父子兄弟被蒙尊荣，素所亲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据三司。不惟禄重位尊之责，而苟营私门，多蓄财货，缮脩第舍，连里竟巷。盗取御水以作鱼钓，[6]车马服玩拟于天家。群公卿士杜口吞声，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顺风旨，辟召选举，释贤取愚。故虫蝗为之生，夷寇为之起。天意愤盈，积十余年。故频岁日食于上，地震于下，所以谴戒人主，欲令觉悟，诛鉏无状。昔高宗以雉雊之变，故获中兴之功。[7]近者神只启悟陛下，发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应时馘囗，[8]路人士女莫不称善，若除父母之雠。诚怪陛下复忍孽臣之类，不悉殄灭。[9]昔秦信赵高，以危其国；吴使刑人，身遘其祸。[10]虞公抱宝牵马，鲁昭见逐干侯，以不用宫之奇、子家驹以至灭辱。[11]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奸谋一成，悔亦何及！臣为郎十五年，皆耳目闻见，瑀之所为，诚皇天所不复赦。愿陛下留漏刻之听，裁省臣表，埽灭丑类，以荅天怒。与瑀考验，有不如言，愿受汤镬之诛，妻子并徙，以绝妄言之路。"

章寝不报。节遂领尚书令。四年，卒，赠车骑将军。後瑀亦病卒，皆养子传国。

⑴五臣谓禹、稷、契、咎陶、伯益也。

⑵论语文也。

⑶桓思窦后。

⑷窦后传诛康及霸。

⑸撞音直江反。

⑹水入宫苑为御水。

⑺高宗祭，有雉升鼎耳而雊，高宗脩德，殷以中兴。见尚书也。

⑻诗鲁颂曰："在泮献馘。"音古获反。郑玄注云："谓所杀者之左耳。"

⑼谓复任用曹节等也。

⑽左传曰，吴伐越获俘焉，以为阍，使守舟。吴子余祭观舟，阍人以刀杀之。

⑾公羊传曰，晋大夫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不听。後晋灭虞，虞公抱宝牵马而至，荀息见曰："臣之谋何如？"

又曰，昭公将杀季氏，告子家驹曰："季氏为无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杀之，何如？"子家驹曰："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诸侯，久矣，君无多辱焉。"昭公不从其言，後逐季氏，昭公奔于干侯，遂死焉。

审忠字公诚，宦官诛後，辟公府。

吕强字汉盛，河南成皋人也。少以宦者为小黄门，再迁中常侍。为人清忠奉公。灵帝时，例封宦者，以强为都乡侯。强辞让恳恻，固不敢当，帝乃听之。因上疏陈事曰：

臣闻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约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劝戒也。

伏闻中常侍曹节、王甫、张让等，及侍中许相，并为列侯。节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贱，谗谄媚主，佞邪徼宠，放毒人物，疾妒忠良，有赵高之祸，未被轘裂之诛，[1]掩朝廷之明，成私树之党。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开国承家，小人是用。[2]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3]相继为蕃辅。受国重恩，不念尔祖，述脩厥德，[4]而交结邪党，下比群佞。陛下或其琐才，[5]特蒙恩泽。又授位乖越，贤才不升，素餐私幸，必加荣擢。阴阳乖剌，稼穑荒蔬，[6]人用不康，罔不由兹。臣诚知封事已行，言之无逮，所以冒死干触陈愚忠者，实愿陛下损改既谬，从此一止。

⑴赵高指鹿为马，而杀胡亥。轘裂，以车裂也。

⑵易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⑶金印紫绶。重、兼，言累积也。

⑷诗大雅云："无念尔祖，聿脩厥德。"聿，述也。

⑸琐，小也。

⑹郑玄注周礼云："蔬，草有实者。"

臣又闻後宫彩女数千余人，衣食之费，日数百金。比谷虽贱，而户有饥色。案法当贵而今更贱者，由赋发繁数，以解县官，[1]寒不敢衣，饥不敢食。民有斯口，而莫之恤。宫女无用，填积後庭，天下虽复尽力耕桑，犹不能供。昔楚女悲愁，则西宫致灾，[2]况终年积聚，岂无忧怨乎！夫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则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犹日月，[3]虽时有征税，犹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悦以使民，民忘其劳；悦以犯难，民忘其死。"[4]储君副主，宜讽诵斯言；南面当国，宜履行其事。[5]

⑴县官调发既多，故贱粜谷以供之。

⑵公羊传曰："西宫灾，何以书？记灾也。"何休注云："是时僖公为齐桓公所胁，以齐媵为嫡，楚女废居西宫而不见恤，悲愁怨旷所生也。"

⑶左传师旷对晋侯曰："君养人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人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赖霆，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其性"也。

⑷易兑卦彖辞。

⑸易曰："圣人南面，向明而化。"杜预注左传曰："当国，执政也。"

又承诏书，当于河间故国起解渎之馆。陛下龙飞即位，虽从藩国，然处九天之高，岂宜有顾恋之意。[1]且河间疏远，解渎口绝，而当劳民单力，未见其便。

又今外戚四姓贵幸之家，及中官公族无功德者，造起馆舍，凡有万数，楼阁连接，丹青素垩，[2]雕刻之饰，不可单言。丧葬踰制，奢丽过礼，竞相放效，莫肯矫拂。[3]谷梁传曰："财尽则怨，力尽则怼。"尸子曰：[4]"君如杅，民如水，杅方则水方，杅圆则水圆。"[5]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今上无去奢之俭，下有纵欲之敝，至使禽兽食民之甘，木土衣民之帛。昔师旷谏晋平公曰："梁柱衣绣，民无褐衣；池有口酒，士有渴死；口马秣粟，民有饥色。近臣不敢谏，远臣不得畅。"此之谓也。[6]

⑴楚辞曰："圆则九重，孰营度之？"圆谓天也。

⑵郭璞注山海经曰："垩似土，白色，音恶。"

⑶矫，正也。拂，戾也，音扶弗反。

⑷尸子，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鞅谋计，未尝不与佼规也。商君被刑，恐并诛，乃亡逃入蜀，作书二十篇，十九篇陈道德仁义之纪，一篇言九州险阻，水泉所起也。

⑸杅，瞆属也，音于。字亦作盂。

⑹说苑咎犯谏晋文公之辞也。

又闻前召议郎蔡邕对问于金商门，而令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以诏书喻旨。邕不敢怀道迷国，而切言极对，毁刺贵臣，讥呵竖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群邪项领，膏唇拭舌，[1]竞欲咀嚼。造作飞条。[2]陛下回受诽谤，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离，岂不负忠臣哉！今群臣皆以邕为戒，上畏不测之难，下惧口客之害，[3]臣知朝廷不复得闻忠言矣。故太尉段颎，武勇冠世，习于边事，

垂发服戎，功成皓首，[4]历事二主，[5]勋烈独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为司隶校尉阳球所见诬胁，一身既毙，而妻子远播。天下惆怅，功臣失望。宜征邕更授任，反颎家属，则忠贞路开，众怨以弭矣。

⑴毛诗曰："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注云："项，大也。四牡者人所驾，今但养大其领，不肯为用。谕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膏唇拭舌谓欲谗毁故也。

⑵飞条，飞书也。

⑶谓蔡邕徙朔方时，阳球使刺客追刺邕也。

⑷垂发谓童子也。

⑸谓桓帝、灵帝也。

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时帝多囗私臧，收天下之珍，每郡国贡献，先输中署，名为"导行费"。[1]强上疏谏曰：

⑴中署，内署也。导，引也。贡献外别有所入，以为所献希之导引也。

天下之财，莫不生之阴阳，归之陛下。[1]归之陛下，岂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敛诸郡之宝，中御府积天下之缯，西园引司农之臧，中囗聚太仆之马，而所输之府，辄有导行之财。调广民困，费多献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献其私，容谄姑息，自此而进。

⑴万物禀阴阳而生。

旧典选举委任三府，三府有选，参议掾属，咨其行状，度其器能，[1]受试任用，责以成功。若无可察，然後付之尚书。尚书举劾，请下廷尉，覆案虚实，行其诛罚。今但任尚书，或复囗用。如是，三公得免选举之负，尚书亦复不坐，责赏无归，岂肯空自苦劳乎！

⑴咨，谋也。

夫立言无显过之咎，明镜无见玼之尤。如恶立言以记过，则不当学也；不欲明镜之见玼，则不当照也。[1]愿陛下详思臣言，不以记过见玼为责。

⑴韩子曰："古人之目短于自见，故以镜观面。智短于自规，故以道正己。

镜无见疵之罪，道无明过之恶。目失镜则无以正鬓眉，身失道则无以知迷感。"玼与疵同也。

书奏不省。

中平元年，黄巾贼起，帝问强所宜施行。强欲先诛左右贪浊者，大赦党人，料简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纳之，乃先赦党人。于是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征还宗亲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赵忠、夏恽等遂共构强，云"与党人共议朝廷，数读霍光传。[1]强兄弟所在并皆贪秽"。帝不悦，使中黄门持兵召强。强闻帝召，怒曰："吾死，乱起矣。丈夫欲尽忠国家，岂能对狱吏乎！"遂自杀。忠、恽复谮曰："强见召未知所问，而就外草自屏，有奸明审。"[2]遂收捕宗亲，没入财产焉。

⑴言其欲谋废立也。

⑵外草自屏谓在外野草中自杀也。

时宦者济阴丁肃、下邳徐衍、南阳郭耽、汝阳李巡、北海赵祐等五人称为清忠，皆在里巷，不争威权。巡以为诸博士试甲乙科，争弟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赂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与诸儒共刻五经文于石，于是诏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经一定，争者用息。赵祐博学多览，著作校书，诸儒称之。

又小黄门甘陵吴伉，善为风角，博达有奉公称。知不得用，常托病还寺舍，从容养志云。

张让者，颍川人；赵忠者，安平人也。少皆给事省中，桓帝时为小黄门。忠以与诛梁冀功封都乡侯。[1]延熹八年，黜为关(中)[内]侯，食本县租千斛。

⑴与音预。

灵帝时，让、忠并迁中常侍，封列侯，与曹节、王甫等相为表里。节死後，忠领大长秋。让有监奴典任家事，交通货赂，威形諠赫。扶风人孟佗，[1]资产饶赡，与奴朋结，倾竭馈问，无所遗爱。奴咸德之，问佗曰："君何所欲？力能办也。"曰："吾望汝曹为我一拜耳。"时宾客求谒让者，车恒数百千两，佗时诣让，後至，不得进，监奴乃率诸仓头迎拜于路，遂共轝车入门。宾客咸惊，谓佗

善于让，皆争以珍玩赂之。佗分以遗让，让大喜，遂以佗为凉州刺史。[2]

⑴佗音驼。

⑵三辅决录注曰：“佗字伯郎。以蒲陶酒一斗遗让，让即拜佗为凉州刺史。”

是时让、忠及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十二人，皆为中常侍，封侯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蠹害。黄巾既作，盗贼糜沸，郎中中山张钧上书曰：“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县头南郊，以谢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钧章示让等，皆免冠徒跣顿首，乞自致洛阳诏狱，并出家财以助军费。有诏皆冠履视事如故。

帝怒钧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当有一人善者不？”钧复重上，犹如前章，辄寝不报。诏使廷尉、侍御史考为张角道者，御史承让等旨，遂诬奏钧学黄巾道，收掠死狱中。而让等实多与张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谞、徐(奏)[奉]事独发觉坐诛，帝因怒诘让等曰：“汝曹常言党人欲为不轨，皆令禁锢，或有伏诛。

今党人更为国用，汝曹反与张角通，为可斩未？“皆叩头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览所为。”帝乃止。

明年，南宫灾。让、忠等说帝令敛天下田亩税十钱，以脩宫室。发太原、河东、狄道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师，黄门常侍辄令谴呵不中者，因强折贱买，十分雇一，[1]因复货之于宦官，复不为即受，材木遂至腐积，宫室连年不成。刺史、太守复增私调，百姓呼嗟。凡诏所征求，皆令西园驺密约口，[2]号曰“中使”，恐动州郡，多受赇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迁除，皆责助军脩宫钱，大郡至二三千万，余各有差。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後得去。[3]有钱不毕者，或至自杀。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

⑴雇谓酬其价也。

⑵驺，养马人。

⑶谐谓平论定其价也。

时钜鹿太守河内司马直新除，以有清名，减责三百万。直被诏，怅然曰：“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辞疾，不听。行至孟津，上书极陈当世之失，古今祸败之戒，即吞药自杀。书奏，帝为暂绝脩宫钱。

又造万金堂于西园，引司农金钱缯帛，仞积其中。[1]又还河间买田宅，起第观。帝本侯家，宿贫，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为私臧，复(臧)寄小黄门常侍钱各数千万。常云：“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宦官得志，无所惮畏，并起第宅，拟则宫室。帝常登永安侯台，[2]宦官恐其望见居处，乃使中大人尚但谏曰：[3]“天子不当登高，登高则百姓虚散。”自是不敢复升台榭。(4)

⑴仞，满也。

⑵永安，宫也。

⑶尚姓，但名。

⑷春秋潜潭巴曰：“天子无高台榭，高台榭，则下畔之。”盖因此以诳帝也。

明年，遂使钩盾令宋典缮脩南宫玉堂。又使掖庭令毕岚铸铜人四列于仓龙、玄武阙。[1]又铸四钟，皆受二千斛，县于玉堂及云台殿前。又铸天禄虾蟆，吐水于平门外桥东，转水入宫。又作翻车渴乌，[2]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又铸四出文钱，钱皆四道。识者窃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见，此钱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师大乱，钱果流布四海。复以忠为车骑将军，百余日罢。

⑴仓龙，东阙。玄武，北阙。

⑵翻车，设机车以引水。渴乌，为曲筒，以气引水上也。

六年，帝崩。中军校尉袁绍说大将军何进，令诛中官以悦天下。谋泄，让、忠等因进入省，遂共杀进。而绍勒兵斩忠，捕宦官无少长悉斩之。让等数十人劫质天子走河上。追急，让等悲哭辞曰：

“臣等殄灭，天下乱矣。惟陛下自爱！”

皆投河而死。

论曰：自古丧大业绝宗禋者，其所渐有由矣。三(世)[代]以嬖色取祸，[1]嬴氏以奢虐致灾，[2]西京自外戚失祚，东都缘阉尹倾国。成败之来，先史商之久矣。[3]至于衅起宦夫，其略犹或可言。何者？刑余之丑，理谢全生，声荣无晖于门阀，肌肤莫传于来体，推情未鉴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渐染朝事，颇识典物，故少主凭谨旧之庸，女君资出内之命，顾访无猜惮之心，恩狎有可悦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怀术纠邪；[4]或敏才给对，饰巧乱实；[5]或借誉贞良，先时荐誉。[6]非直苟恣凶德，止于暴横而已。然真邪并行，情貌相越，[7]故能回惑昏幼，迷瞀视听，盖亦有其理焉。[8]诈利既滋，朋徒日广，直臣抗议，必漏先言之间，[9]至戚发愤，方启专夺之隙，[10]斯忠贤所以智屈，社稷故其为墟。易曰：“履霜坚冰至。”云所从来久矣。今迹其所以，亦岂一朝一夕哉！[11]

(1)夏以末嬉，殷以妲己，周以褒姒。

(2)秦始皇，嬴姓也。

(3)商谓商略。

(4)谓吕强也。

(5)若良贺对顺帝不举人也。

(6)曹腾进边诏、延固等也。

(7)越，违也。谓貌虽似忠而情实奸邪。

(8)瞀，乱也，音茂。

(9)谓蔡邕对诏，王甫、曹节窃观之，乃宣布于外，而邕下狱也。

(10)谓窦武谋诛宦者，反为宦者所杀也。

(2)易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慎也。言初履霜而坚冰至者，以喻物渐而至大也。

赞曰：任失无小，过用则违。况乃巷职，远参天机。[1]舞文巧态，作惠作威。凶家害国，夫岂异归！[2]

(1)毛诗曰：“寺人巷伯，作为此诗。”巷职即寺人之职也。

(2)尚书曰：“臣无作威作福。臣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又曰：“为恶不同，同归于乱。”

校勘记

二五0七页四行王之正内者五人按：刊误谓多一“者”字。

二五0七页一二行寺人掌王之正内五人按：周礼天官职云“寺人王之正内五人”，无“掌”字。

二五0八页一行于周(礼)则为内宰按：殿本考证引何焯说，谓月令吕不韦作，故郑注云“于周则为内宰”，“礼”字不学者所增，文选注中尚无“礼”字。今据删。

二五0八页五行然而有得焉校补谓文选注引“得”作“德”。今按：得德古通作。

二五0九页七行宦官悉用阉人按：刊误谓“宦”字当作“内”，谓省内官不用他士也。

二五0九页一四行朝臣国议按：文选“国”作“图”。

二五一0页四行宫中(小)[之]门谓之闱据校补改，与尔雅合。

二五一0页八行五服内亲故也按：汲本作“五服内之亲故也”，殿本作“五服内之亲也”，王先谦谓殿本是。

二五一一页八行荆杨之州“杨”原讹“阳”，径改正。

二五一一页一一行土木衣绮绣按：前书东方朔传“土木”作“木土”。

二五一一页一六行群英谓刘猛朱口之属按：“口”原讹“寓”，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二五一二页一三行鄛音士交反按：汲本、殿本作“七交反”。

二五一二页一三行南(郡)[阳]棘阳县有鄛乡集解引洪亮吉说，谓棘阳属南阳，非南郡也。又校补引柳从辰说，谓今说文注本作“南阳”，惟“棘”误为“枣”，段玉裁已订之。今据改。

二五一三页一一行邓太后以伦久宿卫按：汲本、殿本“久”下有“在”字。

二五一三页一二行各雠校(汉)家法刊误谓诸儒各谓其师说为家法，後人不知，妄加一“汉”字。今据删。

二五一四页八行立平原王(德)[翼]据殿本考证引何焯说改。

二五一五页一一行屯朔平门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袁宏纪云“平朔门”。

二五一六页一三行又[分]与光据汲本、殿本补。

二五一七页四行西平昌(诸)县属平原郡据殿本删。按：王先谦谓殿本无“诸”字是。

二五一七页七行褒信山都并属南阳郡也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案郡国志，褒信属汝南，不属南阳。

二五一七页八行下隽县[属]长沙郡校补谓案注“县”下脱“属”字。今据补。

二五一七页一五行五官[中]郎将据殿本补。按：刊误谓“五官”下少一“中”字。

二五一八页二行而分程半按：校补谓案文“程”下少一“国”字。

二五一八页一一行阳嘉中诏九卿举武猛按：校补引侯康说，谓阳嘉中无此诏，永和三年有之。通鉴考异谓此传误以永和为阳嘉，是也。

二五一九页六行益州刺史种暠于斜谷关搜得其书按：“斜谷关”汲本、殿本作“斜谷闲”，魏志裴注引续汉书作“函谷关”。

二五一九页一 0 行乃与少子疾避乱琅邪按：殿本考证谓魏志嵩少子德。

二五二一页五行(将军)侍御史护丧刊误谓按超赠将军尔，不可使将军护丧，明衍二字。今据删。按：张森楷校勘记谓治要无“将军”二字。

二五二二页四行输作右校按：张森楷校勘记谓案输作者皆左校，此独右校，待考。

二五二三页四行京兆尹袁逢于旅舍阅参车三百余两按：李慈铭谓治要“车”下有“重”字。

二五二四页二行其本魏郡人按：校补引钱大昭说，谓“其”下疑脱“先”字。

二五二四页七行增邑三千户按：校补谓“邑”下盖脱“至”字。此并前六百户合为三千户也，否则下文增邑四千六百户，并前不止七千六百户矣。

二五二八页五行节等宦官祐薄按：集解引周寿昌说，谓“祐薄”之“祐”，恐应作“祜”，盖吕强原疏避安帝讳也。

二五二八页八行陛下或其琐才汲本、殿本“或”作“惑”。按：或与惑通。

二五三二页二行以为所献希之导引也按：“希”字无义，必有误，刊误谓当作“物”。

二五三三页一一行下邳徐衍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袁宏纪“衍”作“演”。

二五三三页一一行汝阳李巡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汝阳”经典序录作“汝南”。

二五三三页一一行北海赵祐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袁宏纪“祐”作“裕”。

二五三四页三行黜为关(中)[内]侯按：殿本考证谓何焯校本“中”改“内”。

今据改。

二五三五页一行郎中中山张钧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袁宏纪“郎中”作“中郎将”，“钧”作“均”。

二五三五页八行後中常侍封谞徐(奏)[奉]事独发觉按：“徐奏”当依皇甫嵩传作“徐奉”，通鉴亦作“徐奉”，各本皆未正，今改。

二五三五页一一行狄道诸郡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狄道非郡名，当云“陇西”。

二五三六页九行故聚为私臧复(臧)寄小黄门常侍钱各数千万据李慈铭说删。

按：李云治要无下“臧”字，是也，当据删。

二五三六页九行张常侍是我公汲本、殿本“公”作“父”。按：通鉴作“公”。

二五三七页五行形象兆见按：“形”原譌“刑”，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二五三七页一二行三(世)[代]以變色取祸据汲本改。

二五三八页一行故少主凭谨旧之庸按："主"原譌"王"，径改正。

二五三九页一行由辨之不早辨也按：两"辨"字原并譌"辩"，径改正。

二五三九页一行盖言慎也按："慎"原譌"顺"，径改正。

後汉书卷七十九上　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上

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1]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

(1)礼记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後于蓟。"

建武五年，乃脩起太学，稽式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1]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2]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天子始冠通天，[3]衣日月，[4]备法物之驾，[5]盛清道之仪，[6]坐明堂而朝群後，登灵台以望云物，[7]袒割辟雍之上，尊养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8]其後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1)笾豆，礼器也。竹谓之笾，木谓之豆。干，盾也。戚，钺也。舞者所执。

(2)方领，直领也。委它，行貌也。委音于危反。它音以支反。

(3)徐广舆服杂注曰："天子朝，冠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帻，金薄山，所常服也。"

(4)续汉志曰"乘舆备文日月星辰"也。

(5)胡广汉制度曰"天子出，有大驾、法驾、小驾。大驾则公卿奉引，大将军骖乘，太仆御，属车八十一乘，备千乘万骑。法驾，公不在卤簿，唯河南尹、执金吾、洛阳令奉引，侍中骖乘，奉车郎御，属车三十六乘。小驾，太仆奉驾，侍御史整车骑"也。

(6)汉官仪曰"清道以旄头为前驱"也。

(7)云物，解见明纪。

(8)汉官仪曰："辟雍四门外有水，以节观者。"门外皆有桥，观者水外，故云圜桥门也。圜，遶也。

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1]顾命史臣，著为通义。[2]又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所以网罗遗逸，博存众家。孝和亦数幸东观，览阅书林。及邓后称制，学者颇懈。时樊准、徐防并陈敦学之宜，又言儒职多非其人，于是制诏公卿妙简其选，三署郎能通经术者，皆得察举。自安帝览政，薄于蓺文，博士倚席不讲，[3]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4]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脩黉宇，[5]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6]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後遂至忿争，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桼书经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7]使天下咸取则焉。

(1)石渠见章纪。

(2)即白武通(议)[义]是。

(3)礼记曰："凡侍坐于大司成者，远近闲三席。"又曰："若非饮食之客则布席，席闲函丈。"注云："谓讲问客也。"倚席言不施讲坐也。

(4)诗小雅曰："鞠为茂草。"注云："鞠，穷也。"

(5)说文曰："黉，学也。"黉与横同。

(6)汉官仪曰："春三月，秋九月，习乡射礼，礼生皆使太学学生。"

(7)古文谓孔子壁中书。篆书，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隶书亦程邈所献也，主于徒隶，从简易也。谢承书曰："碑立太学门外，瓦屋覆之，四面栏障，开门于南，河南郡设吏卒视之。"杨龙骧洛阳记载朱超石与兄书云："石经文都似碑，高一丈许，广四尺，骈罗相接。"

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以後，参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1]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口其半矣。後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1)縢亦口也，音徒恒反。说文曰："口，囊也。"

东京学者猥众，难以详载，今但录其能通经名家者，以为儒林篇。其自有列传者，则不兼书。若师资所承，[1]宜标名为证者，乃著之云。

(1)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也。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也。"故因曰师资。

前书云：田何传易授丁宽，[1]丁宽授田王孙，王孙授沛人施雠、东海孟喜、琅邪梁丘贺，[2]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又东郡京房受易于梁国焦延寿，[3]别为京氏学。又有东莱费直，[4]传易，授琅邪王横，为费氏学。[5]本以古字，号古文易。又沛人高相传易，授子康及兰陵毌将永，为高氏学。[6]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费、高二家未得立。

(1)前书宽字子襄。

(2)前书雠字长卿，喜字长卿，贺字长翁。

(3)前书延寿名赣。

(4)前书直字长翁。

(5)前书"横"作"璜"，字平仲。

(6)毌将姓也，毌读曰无。

刘昆字桓公，陈留东昏人，[1]梁孝王之胤也。少习容礼。[2]平帝时，受施氏易于沛人戴宾。能弹雅琴，知清角之操。[3]

(1)东昏属陈留郡，东缗属山阳郡，诸本作"缗"者误。

(2)容，仪也。前书鲁徐生善为容，孝文时，以容为礼官大夫。

(3)刘向别录曰："雅琴之意，事皆出龙德诸琴杂事中。"前书蓺文志曰："雅琴，龙氏名德，赵氏名定。"韩子曰："师旷对晋平公曰：'昔黄帝合鬼神，驾象车，交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埽，雨师洒道，作为清角。今君德薄，不足以听之。'"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余人。每春秋飨射，常备列典仪，以素木瓠叶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1)每有行礼，县宰辄率吏属而观之。王莽以昆多聚徒众，私行大礼，有僭上心，乃系昆及家属于外黄狱。寻莽败得免。既而天下大乱，昆避难河南负犊山中。(2)

(1)诗小雅瓠叶诗序曰："刺幽王口礼而不能行，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废礼焉。"诗曰："幡幡瓠叶，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尝之。有菟斯首，炰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献之。"昆惧礼之废，故引以瓠叶为俎实，射则歌"菟首"之诗而节也。

(2)郡国志河南郡有负犊山。

建武五年，举孝廉，不行，遂逃，教授于江陵。光武闻之，即除为江陵令。时县连年火灾，昆辄向火叩头，多能降雨止风。征拜议郎，稍迁侍中、弘农太守。

先是崤、黾驿道多虎灾，行旅不通。昆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负子度河。

帝闻而异之。二十二年，征代杜林为光禄勋。诏问昆曰："前在江陵，反风灭火，後守弘农，虎

北度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对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质讷。帝叹曰：“此乃长者之言也。”顾命书诸策。乃令入授皇太子及诸王小侯五十余人。二十七年，拜骑都尉。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诏赐洛阳第舍，以千石禄终其身。中元二年卒。

子轶，字君文，传昆业，门徒亦盛。永平中，为太子中庶子。建初中，稍迁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洼丹字子玉，[1]南阳育阳人也。世传孟氏易。王莽时，常避世教授，专志不仕，徒众数百人。建武初，为博士，稍迁，十一年，为大鸿胪。作易通论七篇，世号洼君通。丹学义研深，易家宗之，称为大儒。十七年，卒于官，年七十。

[1]风俗通“洼”音“圭”。

时中山觟阳鸿，字孟孙，[1]亦以孟氏易教授，有名称，永平中为少府。

[1]姓觟阳，名鸿也。觟音胡瓦反。其字从“角”字，或作“鮭”。从“鱼”者，音胡佳反。

任安字定祖，广汉绵竹人也。少游太学，受孟氏易，兼通数经。又从同郡杨厚学图谶，究极其术。时人称曰：“欲知仲桓问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

学终，还家教授，诸生自远而至。初仕州郡。後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车征，皆称疾不就。州牧刘焉表荐之，时王涂隔塞，诏命竟不至。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于家。

杨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学，从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说经书。京师为之语曰：“说经铿铿杨子行。”教授数百人。

范升尝为出妇所告，坐系狱，政乃肉袒，以箭贯耳，抱升子潜伏道傍，候车驾，而持章叩头大言曰：“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适三岁，孤之可哀。”武骑虎贲惧惊乘舆，举弓射之，犹不肯去；旄头又以戟叉政，伤匡，政犹不退。哀泣辞请，有感帝心，诏曰：“乞杨生师。”[1]即尺一出升。政由是显名。

[1]乞读曰(气)[气]。

为人嗜酒，不拘小节，果敢自矜，然笃于义。时帝婿梁松，皇后弟阴就，皆慕其声名，而请与交友。政每共言论，常切磋恳至，不为屈挠。尝诣杨虚侯马武，武难见政，称疾不为起。政入户，径升床排武，把臂责之曰：“卿蒙国恩，备位藩辅，不思求贤以报殊宠，而骄天下英俊，此非养身之道也。今日动者刀入胁。”

武诸子及左右皆大惊，以为见劫，操兵满侧，政颜色自若。会阴就至，责数武，令为交友。其刚果任情，皆如此也。建初中，官至左中郎将。

张兴字君上，颍川鄢陵人也。习梁丘易以教授。建武中，举孝廉为郎，谢病去，复归聚徒。後辟司徒冯勤府，勤举为孝廉，稍迁博士。永平初，迁侍中祭酒。

十年，拜太子少傅。

显宗数访问经术。既而声称著闻，弟子自远至者，著录且万人，为梁丘家宗。[1]

十四年，卒于官。

[1]著于籍录。

子鲂，传兴业，位至张掖属国都尉。

戴凭字次仲，汝南平舆人也。习京氏易。年十六，郡举明经，征试博士，拜郎中。

时诏公卿大会，群臣皆就席，凭独立。光武问其意。凭对曰：“博士说经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与诸儒难说，凭多所解释。

帝善之，拜为侍中，数进见问得失。帝谓凭曰：“侍中当匡补国政，勿有隐情。”

凭对曰：“陛下严。”帝曰：“朕何用严？”凭曰：“伏见前太尉西曹掾蒋遵，清亮忠孝，学通古今，陛下纳肤受之诉，遂致禁锢，[1]世以是为严。”帝怒曰：“汝南子欲复党乎？”凭出，自系廷尉，有诏囗出。後复引见，凭谢曰：“臣无謇谔之节，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谏，[2]偷生苟活，诚惭圣朝。”帝即囗尚书解遵禁锢，拜凭虎贲中郎将，以侍中兼领之。

(1)论语孔子曰：“肤受之诉。”注云：“谓受人之诉辞，[在]皮肤之[外]，不深知其情核也。”

(2)韩诗外传曰：“昔卫大夫史鱼病且死，谓其子曰：‘我数知蘧伯玉之贤而不能进，弥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当居丧正堂，殡我于侧室足矣。’卫君问其故，子以父言闻于君，君乃召蘧伯玉而贵之，弥子瑕退之，徙殡于正堂，成礼而後去。”

正旦朝贺，百僚毕会，帝令群臣能说经者更相难诘，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凭遂重坐五十余席。故京师为之语曰：“解经不穷戴侍中。”在职十八年，卒于官，诏赐东园梓器，钱二十万。

时南阳魏满字叔牙，亦习京氏易，教授。永平中，至弘农太守。

孙期字仲彧，济阴成武人也。少为诸生，习京氏易、古文尚书。家贫，事母至孝，牧豕于大泽中，以奉养焉。远人从其学者，皆执经垄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让。黄巾贼起，过期里陌，相约不犯孙先生舍。郡举方正，遣吏赍羊酒请期，期驱豕入草不顾。司徒黄琬特辟，不行，终于家。

建武中，范升传孟氏易，以授杨政，而陈元、郑众皆传费氏易，其後马融亦为其传。融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自是费氏兴，而京氏遂衰。

前书云：济南伏生[(1)]传尚书，授济南张生及千乘欧阳生，[(2)]欧阳生授同郡儿宽，宽授欧阳生之子，世世相传，至曾孙欧阳高，[(3)]为尚书欧阳氏学；张生授夏侯都尉，[(4)]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传族子胜，为大夏侯氏学；胜传从兄子建，建别为小夏侯氏学：三家皆立博士。又鲁人孔安国传古文尚书授都尉朝，[(5)]朝授胶东庸谭，为尚书古文学，未得立。

(1)名胜。

(2)前书字和伯。

(3)高字子阳。

(4)都尉名。

(5)姓都尉名朝。

欧阳歙字正思，乐安千乘人也。自欧阳生传伏生尚书，至歙八世，皆为博士。

歙既传业，而恭谦好礼让。王莽时，为长社宰。[(1)]更始立，为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原武，见歙在县脩政，迁河南都尉，後行太守事。世祖即位，始为河南尹，封被阳侯。[(2)]建武五年，坐事免官。明年，拜杨州牧，迁汝南太守。

推用贤俊，政称异迹。九年，更封夜侯。[(3)]

(1)长社，今许州县也。

(2)被阳故城在今淄州高苑县西南。

(3)夜，今莱州掖县。

歙在郡，教授数百人，视事九岁，征为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余万发觉下狱。

诸生守阙为歙求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礼震，[(1)]年十七，闻狱当断，驰之京师，行到河内获嘉县，自系，上书求代歙死。曰：“伏见臣师大司徒欧阳歙，学为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臧咎当伏重辜。歙门单子幼，未能传学，身死之後，永为废绝，上令陛下获杀贤之讥，下使学者丧师资之益。乞杀臣身以代歙命。”书奏，而歙已死狱中。歙掾陈元上书追讼之，言甚切至，帝乃赐棺木，赠印绶，赙缣三千匹。

(1)谢承书曰：“震字仲威。光武嘉其仁义，拜震郎中，後以公事左迁淮阳王厩长。”

子复嗣。复卒，无子，国除。

济阴曹曾字伯山，从歙受尚书，门徒三千人，位至谏议大夫。子祉，河南尹，传父业教授。

又陈留陈弇，字叔明，亦受欧阳尚书于司徒丁鸿，仕为蕲长。[(1)]

(1)续汉书曰：“弇以尚书教授，躬自耕种，常有黄雀飞来，随弇翱翔。”

牟长字君高，乐安临济人也。其先封牟，春秋之末，国灭，因氏焉。

长少习欧阳尚书，不仕王莽世。建武二年，大司空弘[(1)]特辟，拜博士，稍迁河内太守，坐垦田不实免。

(1)宋弘也。

长自为博士及在河内，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後万人。著尚书章句，皆本之欧阳氏，俗号为牟氏章句。复征为中散大夫，赐告一岁，卒于家。

子纡，又以隐居教授，门生千人。肃宗闻而征之，欲以为博士，道物故。[1]

(1)在路死也。案：魏台访[议]问物故之义，高堂隆荅曰："闻之先师，物，无也，故，事也。言死者无复所能于事也。"

宋登字叔阳，京兆长安人也。父由，为太尉。

登少传欧阳尚书，教授数千人。为汝阴令，政为明能，号称"神父"。迁赵相，入为尚书仆射。顺帝以登明识礼乐，使持节临太学，奏定典律，转拜侍中。数上封事，抑退权臣，由是出为颍川太守。市无二价，道不拾遗。病免，卒于家，汝阴人配社祠之。

张驯字子鎔，济阴定陶人也。少游太学，能诵春秋左氏传。以大夏侯尚书教授。

辟公府，举高第，拜议郎。与蔡邕共奏定六经文字。擢拜侍中，典领秘书近署，甚见纳异。因便宜陈政得失，朝廷嘉之。迁丹阳太守，化有惠政。光和七年，征拜尚书，迁大司农。初平中，卒于官。

尹敏字幼季，南阳堵阳人也。[1]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後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

(1)堵音者。

建武二年，上疏陈洪范消灾之术。时世祖方草创天下，未遑其事，命敏待诏公车，拜郎中，辟大司空府。

帝以敏博通经记，令校图谶，使蠲去崔发所为王莽著录次比。[1]敏对曰："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恐疑误後生。"帝不纳。敏因其阙文增之曰："君无口，为汉辅。"帝见而怪之，召敏问其故。敏对曰："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敢不自量，窃幸万一。"帝深非之，虽竟不罪，而亦以此沉滞。

(1)前书王莽居摄三年，广饶侯刘京、车骑将军千人扈云、太保属臧鸿奏符命。京言齐郡新井，云言巴郡石牛，鸿言扶风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巴郡石牛，雍石文，皆到未央宫之前殿，臣与太保安阳侯舜等视。天风起尘冥，风止，得铜章帛图于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说。'骑都尉崔发等视说，其後莽封发为说符侯。

与班彪亲善，每相遇，辄日旰忘食，夜分不寝，[1]自以为钟期伯牙、庄周惠施之相得也。[2]

(1)旰，晚也。

(2)说苑曰，伯牙子鼓琴，其友钟子期听之，志在于山水，子期皆知之。子期死，伯牙屏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庄子曰，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垩墁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斲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斲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斲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惠子之死，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垩墁，有泥墁之也。垩音于各反。墁音莫干反。蝇翼薄也。

後三迁长陵令。永平五年，诏书捕男子周虑。虑素有名称，而善于敏，敏坐系免官。及出，叹曰："瘖聋之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何谓察察而遇斯患乎？"十一年，除郎中，迁谏议大夫。卒于家。

周防字伟公，汝南汝阳人也。父扬，少孤微，常脩逆旅，[1]以供过客，而不受其报。

(1)杜预注左传曰："逆旅，客舍也。"

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试经，防尤能诵读，拜为守丞。

防以未冠，谒去。[1]师事徐州刺史盖豫，受古文尚书。经明，举孝廉，拜郎中。撰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四十万言。太尉张禹荐补博士，稍迁陈留太守，坐法免。年七十八，卒于家。

(1)礼男子二十而冠。自以年未成人，故请去。谒，请也。

子举，自有传。

孔僖字仲和，鲁国鲁人也。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毛诗。曾祖父子建，少游长安，与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为建新大尹，[(1)]尝劝子建仕。对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从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请从此辞。"遂归，终于家。

(1)莽改千乘国曰建信，又改曰建新；郡守曰大尹。

僖与崔篆孙骃复相友善，同游太学，习春秋。因读吴王夫差时事，僖废书叹曰："若是，所谓画龙不成反为狗者。"[(1)]骃曰："然。昔孝武皇帝始为天子，年方十八，崇信圣道，师则先王，五六年间，号胜文、景。[(2)]及後恣己，忘其前之为善。"[(3)]僖曰："书传若此多矣！"邻房生梁郁儳和之曰：[(4)]"如此，武帝亦是狗邪？"僖、骃默然不对。郁怒恨之，阴上书告骃、僖诽谤先帝，刺讥当世。事下有司，骃诣吏受讯。僖以吏捕方至，恐诛，乃上书肃宗自讼曰："臣之愚意，以为凡言诽谤者，谓实无此事而虚加诬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恶，显在汉史，坦如日月。是为直说书传实事，非虚谤也。夫帝者为善，则天下之善咸归焉；其不善，则天下之恶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诛于人也。[(5)]且陛下即位以来，政教未过，而德泽有加，[(6)]天下所具也，臣等独何讥刺哉？假使所非实是，则固应悛改；傥其不当，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数，深自为计，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顾天下之人，必回视易虑，以此事窥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见不可之事，终莫复言者矣。臣之所以不爱其死，犹敢极言者，诚为陛下深惜此大业。陛下若不自惜，则臣何赖焉？齐桓公亲扬其先君之恶，以唱管仲，[(7)]然後群臣得尽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远讳实事，岂不与桓公异哉？臣恐有司卒然见构，衔恨蒙枉，不得自叙，使後世论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宁可复使子孙追掩之乎？谨诣阙伏待重诛。"帝始亦无罪僖等意，及书奏，立诏勿问，拜僖兰台令史。

(1)夫差伐越，败之，越王句践乃以甲兵五千人栖于会稽，使大夫种因吴太宰嚭而行成。吴王将许之，伍子胥谏曰："今不灭，後必悔之。"吴王不听。後句践灭吴。吴王曰："吾悔不用子胥之言！"遂自刭死。

(2)前帝，武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一年，议立明堂，安车蒲轮征鲁申公。六年，举贤良。班固赞曰"以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人，虽诗书所称，何以加兹"也。

(3)谓武帝末年好神仙祭祀之事，征伐四夷，连兵三十余年，又信巫蛊，天下户口减半，人相食，筭及舟车，官卖盐铁也。

(4)儳谓不与之言而傍对也。礼记曰："无儳言。"儳音仕鉴反。

(5)诛，责也。

(6)言政教未有过失也。

(7)国语曰，鲁庄公束缚管仲以与齐桓公，公亲迎于郊，而与之坐，问焉。

曰："昔吾先君襄公，筑台以为高位，田狩毕弋，不听国政，卑圣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嫔，陈妾数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绣，戎士冻馁，是以国家不日引，不月长。恐宗庙不埽除，社稷不血食，敢问为此若何？"管子曰："昔者圣王之理天下，定人之居，成人之事，而慎用其六柄焉。四人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易"也。

元和二年春，帝东巡狩，还过鲁，幸阙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1)]作六代之乐，[(2)]大会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讲论[语]。僖因自陈谢。帝曰："今日之会，宁于卿宗有光荣乎？"对曰："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今陛下亲屈万乘，辱临敝里，此乃崇礼先师，增辉圣德。至于光荣，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圣者子孙，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赐褒成侯损及孔氏男女钱帛，诏僖从还京师，使校书东观。

(1)案史记达者七十二人。

(2)黄帝曰云门，尧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汤曰大护，周曰大武。

冬，拜临晋令，崔骃以家林筮之，[(1)]谓为不吉，止僖曰："子盍辞乎？"僖曰："学不为人，仕

不择官，凶吉由己，而由卜乎？”在县三年，卒官，遗令即葬。

(1)崔篆所作易林也。

二子长彦、季彦，并十余岁。蒲陂令许君然劝令反鲁。对曰：“今载柩而归，则违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华阴。

长彦好章句学，季彦守其家业，门徒数百人。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者如斗。安帝诏有道术之士极陈变眚，乃召季彦见于德阳殿，帝亲问其故。对曰：“此皆阴乘阳之征也。今贵臣擅权，母後党盛，陛下宜脩圣德，虑此二者。”帝默然，左右皆恶之。举孝廉，不就。三年，年四十七，终于家。

初，平帝时王莽秉政，乃封孔子後孔均为褒成侯，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及莽败，失国。建武十三年，世祖复封均子志为褒成侯。志卒，子损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损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传，至献帝初，国绝。[1]

(1)臣贤案：献帝後至魏，封孔子二十一叶孙羡为崇圣侯。晋封二十三叶孙震为奉圣亭侯。後魏封二十七叶孙乘为崇圣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幸鲁，亲祠孔子庙，又改封二十八叶孙珍为崇圣侯。北齐改封三十一叶孙为恭圣侯，周武帝平齐，改封邹国公，隋文帝仍旧封邹国公，惰炀帝改封为绍圣侯。贞观十一年，封夫子裔孙子德伦为褒圣侯，伦今见存。

杨伦字仲理，陈留东昏人也。少为诸生，师事司徒丁鸿，习古文尚书。为郡文学掾。更历数将，志乖于时，以不能人间事，遂去职，不复应州郡命。讲授于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元初中，郡礼请，三府并辟，公车征，皆辞疾不就。

後特征博士，为清河王傅。是岁，安帝崩，伦辄口官奔丧，号泣阙下不绝声。

阎太后以其专擅去职，坐抵罪。

顺帝即位，诏免伦刑，遂留行丧于恭陵。服阕，征拜侍中。是时邵陵令任嘉在职贪秽，因迁武威太守，後有司奏嘉臧罪千万，征考廷尉，其所牵染将相大臣百有余人。伦乃上书曰：“臣闻春秋诛恶及本，本诛则恶消：振裘持领，领正则毛理。今任嘉所坐狼藉，未受辜戮，猥以垢身，改典大郡，自非案坐举者，无以禁绝奸萌。往者湖陆令张叠、萧令驷贤、徐州刺史刘福等，衅秽既章，咸伏其诛，而豺狼之吏至今不绝者，岂非本举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齐威之霸，杀奸臣五人，并及举者，以弭谤讟。当断不断，黄石所戒。[1]夫圣王所以听僮夫匹妇之言者，犹尘加嵩岱，雾集淮海，虽未有益，不为损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奏御，有司以伦言切宜，辞不逊顺，下之。尚书奏伦探知密事，激以求直。坐不敬，结鬼薪。[2]诏书以伦数进忠言，特原之，免归田里。

(1)黄石公三略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2)结，正其罪也。鬼薪，取薪以给宗庙，三岁刑也。

阳嘉二年，征拜太中大夫。大将军梁商以为长史。谏诤不合，出补常山王傅，病不之官。诏书口司隶催促发遣，伦乃留河内朝歌，以疾自上，曰：“有留死一尺，无北行一寸。刎颈不易，九裂不恨。[1]匹夫所执，强于三军。[2]固敢有辞。”帝及下诏曰：“伦出幽升高，[3]宠以藩傅，稽留王命，擅止道路，托疾自从，苟肆狷志。”[4]遂征诣廷尉，有诏原罪。

(1)裂，死也。楚词曰“虽九死其犹未悔”也。

(2)论语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3)诗曰：“出于幽谷，升于乔木。”

(4)狷，狂狷也，音绢。

伦前後三征，皆以直谏不合。既归，闭门讲授，自绝人事。公车复征，逊遁不行，卒于家。[1]

(1)遁，逃也。

中兴，北海牟融习大夏侯尚书，东海王良习小夏侯尚书，沛国桓荣习欧阳尚书。

荣世习相传授，东京最盛。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

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

校勘记

二五四五页四行怀协图书汲本、殿本改“协”作“挟”。按：方术传序“天下怀协道艺之土”，惠栋补注引孔平仲云，後汉“怀挟”字都作“怀协”。

二五四五页六行诗齐鲁韩按：汲本、殿本“韩”下衍“毛”字。

二五四七页二行牧儿荛竖按：“竖”原讹“竪”，径据汲本改正。

二五四七页一0行即白武通(议)[义]据汲本、殿本改。按：汲本、殿本作“白虎通义”，此避唐讳，改“虎”为“武”也。

二五四九页一行兰陵毋将永按：“毋”原讹“母”，径改正。注同。

二五四九页九行刘昆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论衡“昆”作“琨”。

二五五二页六行乞读曰(气)[气]据集解引惠栋说改。按：惠氏谓“气”当作“气”。气，口也。

二五五三页一三行[在]皮肤之[外]据刊误补。按：论语何晏集解引马融云“肤受之愬，皮肤外语，非其内实”。

二五五四页七行孙期字仲彧按：集解引惠栋说，谓经典序录“彧”作“奇”。

二五五四页一一行范升传孟氏易按：集解引钱大昭说，谓范升传云习梁丘易，又上疏云“臣与博士梁恭、山阳太守吕羌俱脩梁丘易”，此传亦云杨政从升受梁丘易，则此云“孟氏易”误。

二五五四页一一行以授杨政按：“杨”原讹“扬”，径改正。

二五五四页一二行而京氏遂衰按：集解引何焯说，谓“京氏”上疑当有“孟氏”二字。

二五五五页一0行欧阳歙字正思按：“正”原讹“王”，径据汲本改正。

二五五六页一0行按：此注原在“书奏而歙已死狱中”下，今据集解本移正。

二五五七页八行魏台访[议]按：史记匈奴传索隐、艺文类聚岁时部、初学记岁时部及服食部、御览时序部并引魏台访议，此脱“议”字，今补。

二五五八页一行张驯按：集解引惠栋说，谓“驯”一作“训”，古文通。

二五六0页六行孔僖字仲和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连丛子作“子和”。

二五六0页六行世传古文尚书毛诗按：集解引李良裘说，谓安国未闻受毛诗，“毛诗”疑“鲁诗”之误。

二五六0页一一行所谓画龙不成反为狗者按：刊误谓“龙”字乃“虎”字之误。

补注引王懋说，谓唐避“虎”字，改“虎”为“龙”，非误也。

二五六一页四行天下所具也按：集解谓袁宏纪云“天下所共见也”。

二五六二页一一行命儒者讲论[语]按：校补引钱大昭说，谓闽本“论”下有“语”字。校补谓闽本是，各本皆脱一字。今据补。

二五六三页九行年四十七终于家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连丛子云年四十有九，延光三年十一月丁丑卒。

二五六三页一0行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按：刊误谓案文此少一“公”字。

二五六三页一一行建武十三年世祖复封均子志为褒成侯按：集解引洪亮吉说，谓案纪在十四年四月，注引古今注，云志时为密令。此云“十三年”，似误。

二五六四页二行杨伦字仲理按：集解引洪颐煊说，谓杨震传“震举荐明经陈留杨伦等”。李注“字仲垣。谢承书荐杨仲垣等五人，各从家拜博士”。与此字仲理不同。又按：“杨”原讹“扬”，径改正。

後汉书卷七十九下　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下

前书鲁人申公受诗于浮丘伯，为作诂训，是为鲁诗；齐人辕固生亦传诗，是为齐诗；燕人韩婴亦传诗，是为韩诗：三家皆立博士。赵人毛苌传诗，是为毛诗，未得立。

高诩字季回，平原般人也。[1]曾祖父嘉，以鲁诗授元帝，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传嘉学，哀平间为光禄大夫。

(1)般音卜满反。

诩以父任为郎中，世传鲁诗。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称盲，逃，不仕莽世。光武即位，大司空宋弘荐诩，征为郎，除符离长。[1]去官，後征为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农。在朝以方正称。十三年，卒官，赐钱及冢田。

(1)符离，县，故城在今徐州符离县东也。

包咸字子良，会稽曲阿人也。[1]少为诸生，受业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2]习鲁诗、论语。王莽末，去归乡里，于东海界为赤眉贼所得，遂见拘执。十余日，咸晨夜诵经自若，贼异而遣之。因住东海，立精舍讲授。光武即位，乃归乡里。太守黄说署户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礼有来学，而无往教。"(3)说遂遣子师之。

(1)曲阿今润州县。

(2)姓右师。

(3)礼记曰"礼闻来学，不闻往教"也。

举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论语，又为其章句。拜谏议大夫、侍中、右中郎将。永平五年，迁大鸿胪。每进见，锡以几杖，入屏不趋，赞事不名。经传有疑，辄遣小黄门就舍即问。

显宗以咸有师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赏赐珍玩束帛，奉禄增于诸卿，咸皆散与诸生之贫者。病笃，帝亲辇驾临视。八年，年七十二，卒于官。

子福，拜郎中，亦以论语入授和帝。

魏应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学。建武初，诣博士受业，习鲁诗。闭门诵习，不交僚党，京师称之。後归为郡吏，举明经，除济阴王文学。以疾免官，教授山泽中，徒众常数百人。永平初，为博士，再迁侍中。十三年，迁大鸿胪。十八年，拜光禄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将，诏入授千乘王伉。

应经明行脩，弟子自远方至，著录数千人。肃宗甚重之，数进见，论难于前，特受赏赐。时会京师诸儒于白虎观，讲论五经同异，使应专掌难问，侍中淳于恭奏之，帝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明年，出为上党太守，征拜骑都尉，卒于官。

伏恭字叔齐，琅邪东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以明齐诗，改定章句，作解说九篇，位至光禄勋，无子，以恭为後。

恭性孝，事所继母甚谨，少传黯学，以任为郎。建武四年，除剧令。视事十三年，以惠政公廉闻。青州举为尤异，太常试经第一，拜博士，迁常山太守。敦脩学校，教授不辍，由是北州多为伏氏学。永平二年，代梁松为太仆。四年，帝临辟雍，于行礼中拜恭为司空，儒者以为荣。

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减浮辞，定为二十万言。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罢，诏赐千石奉以终其身。十五年，行幸琅邪，引遇如三公仪。建初二年冬，肃宗行飨礼，以恭为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赐葬显节陵下。

子寿，官至东郡太守。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1]少习齐诗，游京师，教授十余年。友人董奉德于洛阳病亡，末乃躬推鹿车，载奉德丧致其墓所，由是知名。为郡功曹，辞以病免。後奔师丧，于道物故。临命，口兄子造曰："必致我尸于师门，使死而有知，魂灵不惭；如其无知，得土而已。"造从之。

(1)繁，县，故城在今益州新繁县北。

景鸾字汉伯，广汉梓潼人也。少随师学经，涉七州之地。能理齐诗、施氏易，兼受河洛图纬，作易说及诗解，文句兼取河洛，以类相从，名为交集。又撰礼内外记，号曰礼略。又抄风角杂书，列其占验，作兴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

凡所著述五十余万言。数上书陈救灾变之术。州郡辟命不就。以寿终。

薛汉字公子，淮阳人也。世习韩诗，父子以章句著名。汉少传父业，尤善说灾异谶纬，教授常

数百人。建武初，为博士，受诏校定图谶。当世言诗者，推汉为长。永平中，为千乘太守，政有异迹。後坐楚事辞相连，下狱死。弟子犍为杜抚、会稽澹台敬伯、钜鹿韩伯高最知名。

杜抚字叔和，犍为武阳人也。少有高才。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後归乡里教授。沉静乐道，举动必以礼。弟子千余人。後为骠骑将军东平王苍所辟，及苍就国，掾史悉补王官属，未满岁，皆自劾归。时抚为大夫，不忍去，苍闻，赐车马财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为公车令，数月卒官。其所作诗题约义通，学者传之，曰杜君法云。

召驯字伯春，九江寿春人也。曾祖信臣，元帝时为少府。[1]父建武中为卷令，[2]俶傥不拘小节。

[1]前书信臣字翁卿，为南阳太守，吏人亲爱，号曰“召父”。

[2]卷，县，属荥阳郡。卷音丘圆反。

驯少习韩诗，博通书传，以志义闻，乡里号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建初元年，稍迁骑都尉，侍讲肃宗。拜左中郎将，入授诸王。帝嘉其义学，恩宠甚崇。

出拜陈留太守，赐刀剑钱物。元和二年，入为河南尹。章和二年，代任隗为光禄勋，卒于官，赐冢茔陪园陵。

孙休，位至青州刺史。

杨仁字文义，巴郡阆中人也。建武中，诣师学习韩诗，数年归，静居教授。仕郡为功曹，举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经中博士，[1]仁自以年未五十，不应旧科，[2]上府让选。

[1]上音时掌反，下同。

[2]汉官仪曰：“博士限年五十以上。”

显宗特诏补北宫卫士令，[1]引见，问当世政迹。仁对以宽和任贤，抑黜骄戚为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当世急务。帝嘉之，赐以缣钱。

[1]汉官仪曰：“北宫卫士令一人，秩六百石。”

及帝崩，时诸马贵盛，各争欲入宫。仁被甲持戟，严勒门卫，莫敢轻进者。肃宗既立，诸马共谮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什邡令。[1]宽惠为政，劝课掾史弟子，悉令就学。其有通明经术者，显之右署，[2]或贡之朝，由是义学大兴。垦田千余顷。行兄丧去官。

[1]今益州什邡县也，音十方。

[2]右署，上司。

後辟司徒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贪奢不法，仁终不与交言同席，时人畏其节。

後为阆中令，卒于官。

赵晔字长君，会稽山阴人也。少尝为县吏，奉檄迎督邮，晔耻于厮役，遂口车马去。到犍为资中，[1]诣杜抚受韩诗，究竟其术。积二十年，绝问不还，家为发丧制服。(晔)[抚]卒(业)乃归。州召补从事，不就。举有道。卒于家。

[1]资中，县名，今资州资阳县。

晔著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邕还京师，传之，学者咸诵习焉。

时山阳张匡，字文通。亦习韩诗，作章句。後举有道，博士征，不就。卒于家。

卫宏字敬仲，东海人也。少与河南郑兴俱好古学。

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後从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书，为作训旨。时济南徐巡师事宏，後从林受学，亦以儒显，由是古学大兴。光武以为议郎。

宏作汉旧仪四篇，以载西京杂事；又著赋、颂、诔七首，皆传于世。

中兴後，郑众、贾逵传毛诗，後马融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1]

[1]笺，荐也，荐成毛义也。张华博物志曰“郑注毛诗曰笺，不解此意。或云毛公尝为北海相，玄是郡人，故以为敬云。”

前书鲁高堂生，汉兴传礼十七篇。後瑕丘萧奋以授同郡後苍，苍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圣、沛人

庆普。[1]于是德为大戴礼，圣为小戴礼，普为庆氏礼，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国所献礼古经五十六篇及周官经六篇，前世传其书，未有名家。

中兴已後，亦有大、小戴博士，虽相传不绝，然未有显于儒林者。建武中，曹充习庆氏学，传其子褒，遂撰汉礼，事在褒传。

[1]德字近君。圣字次君。普字孝公。

董钧字文伯，犍为资中人也。习庆氏礼。事大鸿胪王临。元始中，举明经，迁廪牺令，[1]病去官。建武中，举孝廉，辟司徒府。

[1]前书平帝元始五年，举明经。汉官仪曰："廪牺令一人，秩六百石。"

钧博通古今，数言政事。永平初，为博士。时草创五郊祭祀，[1]及宗庙礼乐，威仪章服，辄令钧参议，多见从用，当世称为通儒。累迁五官中郎将，常教授门生百余人。後坐事左转骑都尉。年七十余，卒于家。

[1]续汉志曰："永平中，以礼仪谶及月令有五郊迎气，因采元(和)[始]中故事，兆五郊于洛阳四方，中兆在未，坛皆三尺。"

中兴，郑众传周官经，後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玄作周官注。玄本习小戴礼，後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故为郑氏学。玄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通为三礼焉。

前书齐胡母子都传公羊春秋，授东平嬴公，嬴公授东海孟卿，孟卿授鲁人眭孟，眭孟授东海严彭祖、鲁人颜安乐。彭祖为春秋严氏学，安乐为春秋颜氏学，[1]又瑕丘江公传谷梁春秋，三家皆立博士。梁太傅贾谊为春秋左氏传训诂，授赵人贯公。

[1]前书彭祖字公子。安乐字翁孙。安乐即眭孟姊子也。

丁恭字子然，山阳东缗人也。[1]习公羊严氏春秋。恭学义精明，教授常数百人，州郡请召不应。建武初，为谏议大夫、博士，封关内侯。十一年，迁少府。

诸生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人，当世称为大儒。太常楼望、侍中承宫、长水校尉樊(儵)[鯈]等皆受业于恭。二十年，拜侍中祭酒、骑都尉，与侍中刘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谘访焉。卒于官。

[1]东缗，今兖州金乡县。

周泽字稺都，北海安丘人也。少习公羊严氏春秋，隐居教授，门徒常数百人。

建武末，辟大司马府，署议曹祭酒。数月，征试博士。中元元年，迁黾池令。

奉公克己，矜恤孤羸，吏人归爱之。永平五年，迁右中郎将。十年，拜太常。

泽果敢直言，数有据争。後北地太守廖信[1]坐贪秽下狱，没入财产，显宗以信臧物班诸廉吏，唯泽及光禄勋孙堪、大司农常冲特蒙赐焉。是时京师翕然，在位者咸自勉励。

[1]廖音力吊反。

堪字子稺，河南缑氏人也。明经学，有志操，清白贞正，爱士大夫，然一毫未尝取于人，以节介气勇自行。王莽末，兵革并起，宗族老弱在营保闲，堪常力战陷敌，无所回避，数被创刃，宗族赖之，郡中咸服其义勇。

建武中，仕郡县。公正廉絜，奉禄不及妻子，皆以供宾客。及为长吏，所在有迹，为吏人所敬仰。喜分明去就。尝为县令，谒府，趋步迟缓，门亭长谴堪御吏，堪便解印绶去，不之官。後复仕为左冯翊，坐遇下促急，司隶校尉举奏免官。数月，征为侍御史，再迁尚书令。永平十一年，拜光禄勋。

堪清廉，果于从政，数有直言，多见纳用。十八年，以病乞身，为侍中骑都尉，卒于官。堪行类于泽，故京师号曰"二稺"。

十二年，以泽行司徒事，如真。泽性简，忽威仪，颇失宰相之望。数月，复为太常。清絜循行，尽敬宗庙。常卧疾斋宫，其妻哀泽老病，窥问所苦。泽大怒，以妻干犯斋禁，遂收送诏狱谢罪。当世疑其诡激。时人为之语曰："生世不谐，作太常妻，一岁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斋。"[1]十八年，拜侍中骑都尉。後数为三老五更。建初中致仕，卒于家。

[1]汉官仪此下云"一日不斋醉如泥"。

钟兴字次文，汝南汝阳人也。少从少府丁恭受严氏春秋。恭荐兴学行高明，光武召见，问以经义，应对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迁左中郎将。诏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复重，[1]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诸侯从兴受章句。封关内侯。兴自以无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训太子及诸王侯，非大功邪？"兴曰："臣师丁恭。"于是复封恭，而兴遂固辞不受爵，卒于官。

[1]复音复。重音直容反。

甄宇字长文，北海安丘人也。清静少欲。习严氏春秋，教授常数百人。建武中，为州从事，征拜博士，[1]稍迁太子少傅，卒于官。

[1]东观记曰："建武中每腊，诏书赐博士一羊。羊有大小肥瘦。时博士祭酒议欲杀羊分肉，又欲投钩，宇复耻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复有争讼。後召会，问'瘦羊博士'所在，京师因以号之。"

传业子普，普传子承。承尤笃学，未尝视家事，讲授常数百人。诸儒以承三世传业，莫不归服之。建初中，举孝廉，卒于梁相。子孙传学不绝。

楼望字次子，陈留雍丘人也。少习严氏春秋。操节清白，有称乡闾。建武中，赵节王栩[1]闻其高名，遣使赍玉帛请以为师，望不受。後仕郡功曹。永平初，为侍中、越骑校尉，入讲省内。十六年，迁大司农。十八年，代周泽为太常。

建初五年，坐事左转太中大夫，後为左中郎将。教授不倦，世称儒宗，诸生著录九千余人。年八十，永元十二年，卒于官，门生会葬者数千人，儒家以为荣。

[1]光武叔父赵王良之子，谥曰节。

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业长安，习严氏春秋，积十余年，还家讲授。

会稽顾奉等数百人常居门下。著书百余篇，皆五经通难，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举孝廉，迁海西令，卒于官。

张玄字君夏，河内河阳人也。少习颜氏春秋，兼通数家法。建武初，举明经，补弘农文学，迁陈仓县丞。清净无欲，专心经书，方其讲问，乃不食终日。及有难者，辄为张数家之说，令择从所安。诸儒皆伏其多通，著录千余人。

玄初为县丞，尝以职事对府，不知官曹处，吏白门下责之。时右扶风琅邪徐业，亦大儒也，闻玄诸生，试引见之，与语，大惊曰："今日相遭，真解蒙矣！"[1]

遂请上堂，难问极日。

[1]遭，逢也。

後玄去官，举孝廉，除为郎。会颜氏博士缺，玄试策第一，拜为博士。居数月，诸生上言玄兼说严氏、(宣)[冥]氏，不宜专为颜氏博士。光武且令还署，未及迁而卒。

李育字符春，扶风漆人也。[1]少习公羊春秋。沉思专精，博览书传，知名太学，深为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记荐育于骠骑将军东平王苍，由是京师贵戚争往交之。州郡请召，育到，辄辞病去。

[1]漆，县，今豳州辛平县。

常避地教授，门徒数百。颇涉猎古学。尝读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以为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1]而多引图谶，不据理体，于是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

[1]折，难也，音之舌反。

建初元年，卫尉马廖举育方正，为议郎。後拜博士。四年，诏与诸儒论五经于白虎观，育以公羊义难贾逵，往返皆有理证，最为通儒。

再迁尚书令。及马氏废，[1]育坐为所举免归。岁余复征，再迁侍中，卒于官。

[1]建初八年，顺阳侯马廖子豫为步兵校尉，坐投书怨谤，豫免，廖归国。

见马援传。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1]父豹，少府。休为人质朴讷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以列卿子诏拜郎中，非其好也，辞疾而去。不仕州郡。

进退必以礼。

(1)樊，县，故城在今兖州瑕丘县西南。

太傅陈蕃辟之，与参政事。蕃败，休坐废锢，乃作春秋公羊解诂，[1]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又注训孝经、论语、风角七分，皆经纬典谟，不与守文同说。

又以春秋驳汉事六百余条，妙得公羊本意。休善历筭，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2]左氏膏肓、谷梁废疾。

(1)博物志曰："何休注公羊云'何氏学'，有不解者，或荅曰'休谦辞受学于师，乃宣此义不出于己'。"此言为允也。

(2)言公羊之义不可攻，如墨翟之守城也。

党禁解，又辟司徒。群公表休道术深明，宜侍帷幄，幸臣不悦之，乃拜议郎，屡陈忠言。再迁谏议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

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只，後改为虔，河南荥阳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学受业。有雅才，善著文论，作春秋左氏传解，行之至今。又以左传驳何休之所驳汉事六十条。举孝廉，稍迁，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乱行客，病卒。所著赋、碑、诔、书记、连珠、九愤，凡十余篇。

颍容字子严，陈国长平人也。[1]博学多通，善春秋左氏，师事太尉杨赐。郡举孝廉，州辟，公车征，皆不就。初平中，避乱荆州，聚徒千余人。刘表以为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条例五万余言，建安中卒。

(1)长平，县，故城在今陈州西北。

谢该字文仪，南阳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为世名儒，门徒数百千人。建安中，河东人乐详条左氏疑滞数十事以问，该皆为通解之，名为谢氏释，行于世。(1)

(1)魏略曰："详字文载，少好学，闻谢该善左氏传，乃从南阳步涉诣许，从该问[疑]难诸要。今左氏[乐氏]问七十二事，详所撰也。杜畿为太守，署详文学祭酒。黄初中，征拜博士。[时有博士]十余人，学多褊[狭]，又不熟悉，唯详五业并授。其或质难不解，详无愠色，以杖画地，牵譬引类，至忘寝食也。"

仕为公车司马令，以父母老，托疾去官。欲归乡里，会荆州道断，不得去。少府孔融上书荐之曰："臣闻高祖创业，韩、彭之将征讨暴乱，陵贾、叔孙通进说诗书。[1]光武中兴，吴、耿佐命，范升、卫宏脩述旧业，故能文武并用，成长久之计。陛下圣德钦明，同符二祖，劳谦口运，三年乃讙。[2]今尚父鹰扬，方叔翰飞，[3]王师电鸷，群凶破殄，始有櫜弓卧鼓之次，[4]宜得名儒，典综礼纪。窃见故公车司马令谢该，体曾、史之淑性，[5]兼商、偃之文学，[6]博通群蓺，周览古今，物来有应，事至不惑，清白异行，敦悦道训。

求之远近，少有畴匹。若乃巨骨出吴，[7]隼集陈庭，[8]黄能入寝，[9]亥有二首，[10]非夫洽闻者，莫识其端也。隽不疑定北阙之前，[11]夏侯胜辩常阴之验，然後朝士益重儒术。[12]今该实卓然比迹前列，闲以父母老疾，口官欲归，道路险塞，无由自致。猥使良才抱朴而逃，踰越山河，沈沦荆楚，所谓往而不反者也。[13]後日当更馈乐以钧由余，克像以求傅说，岂不烦哉？(14)臣愚以为可推录所在，召该令还。楚人止孙卿之去国，[15]汉朝追匡衡于平原，[16]尊儒贵学，惜失贤也。"书奏，诏即征还，拜议郎。以寿终。

(1)陵贾为太中大夫，时时前说称诗书，著书十二篇，每奏一篇，高祖未尝不称善。叔孙通为高祖制礼仪。并见前书。

(2)史记："高宗谅闇，三年不言，言乃讙。"时灵帝崩後，献帝居谅闇，初释服也。

(3)尚父，太公也。毛诗曰："维师尚父，时惟鹰扬。"又曰："方叔蒞止，其车三千。口彼飞隼，翰飞戾天。"注云："方叔，卿士，命为将也。蒞，临也。口，急疾之貌也。飞乃至天，喻士卒至勇，能深入攻敌。"

(4)毛诗曰："载櫜弓矢。"櫜所以盛弓。言今太平，櫜弓卧鼓，不用征伐，故须贤人也。

(5)曾参、史鱼。

(6)卜商、言偃也。论语曰："文学则子游、子夏。"

⑺史记曰："吴伐越，隳会稽，得骨节专车。吴使使问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後至，禹杀而僇之，其节专车，此为大也。'"⑻史记曰："有隼集于陈庭而死，楛矢贯之，石砮矢长尺有咫。陈愍公使问仲尼，仲尼曰：'隼来远矣，此肃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信道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于是肃慎贡楛矢石砮，长尺有咫。先王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试求之故府，果得之。"

⑼左传曰："郑子产聘于晋，晋侯有疾，韩宣子曰：'寡君寝疾，于今三月矣。今梦黄能入于寝门，其何厉鬼邪？'对曰：'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能，以入羽泉，实为夏郊，三代祀之。晋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韩子祀夏郊，晋侯有闲。"

⑽左传："晋悼夫人食舆人之城口者，绛县人或年长矣，无子，而往与于食。有与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纪年。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吏走问诸朝。师旷曰：'鲁叔仲惠伯会郄成子于承匡之岁也，七十三年矣。'史赵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数也。'士文伯曰：'然则二万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杜注云："'亥'字二画在上，并三六为身，如筭之六也。"

⑾前书昭帝时，有男子成方遂诣北阙，自称卫太子。丞相、御史、二千石至者，(立)[并]莫敢发言，京兆尹隽不疑後到，叱从吏收缚。或曰："是非未可知？"不疑曰："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下)诏狱。天子与大将军霍光闻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义"也。

⑿前书曰，昌邑王嗣立，数出，胜当乘舆车前谏曰："天久阴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欲何之？"王怒，谓胜为妖言，缚以属吏。吏白霍光。是时光与张子孺谋欲废王，光让子孺，以为泄，子孺实不泄，召问胜，对言"在洪范"。光、子孺以此益重儒术士。

⒀韩诗外传曰："山林之士为名，故往而不能反也。朝廷之士为禄，故入而不能出。"

⒁史记曰："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戎王]闻缪公贤，故使由余观秦。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人矣。'缪公退而问内史廖曰：'孤闻蝰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将柰何？'廖曰：'戎王处僻，未闻中国之声，君试遗以女乐，以夺其志；为由余请，以疏其间；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闲，乃可虑也。'乃令内史廖以女乐二八遗戎王，戎王受而说之。由余数谏不听，缪公又数使人间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

⒂刘向孙卿子後序所论孙卿事曰："卿名况，赵人也。楚相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或谓春申君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孙卿贤者，今与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谢之。孙卿去之赵，後客或谓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鲁入齐，鲁弱而齐强，故贤者所在，君尊国安。今孙卿天下贤人，所去之国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孙卿，乃还，复为兰陵令。"

⒃前书匡衡为平原文学，长安令杨兴荐之于车骑将军史高，曰："衡材智有余，经学绝伦，但以无阶朝廷，故随牒在远方。将军试召置幕府，贡之朝廷，必为国器。"高然其言，辟衡为议曹(吏)[史]，荐衡于帝，帝以为郎中。

建武中，郑兴、陈元传春秋左氏学。时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左氏立博士，范升与歆争之未决，陈元上书讼左氏，遂以魏郡李封为左氏博士。後群儒蔽固者数廷争之。及封卒，光武重违众议，而因不复补。

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笃，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为郡功曹，举孝廉，再迁除洨长。卒于家。⑴

⑴洨音侯交反。

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皆传于世。

蔡玄字叔陵，汝南南顿人也。学通五经，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征辟并不就。顺帝特诏征拜议郎，讲论五经异同，甚合帝意。迁侍中，出为弘农太守，卒官。

论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1]游庠序，聚横[2]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3]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4]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至有分争王庭，树朋私里，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故杨雄曰："今之学者，非独为之华藻，又从而绣其鞶帨。"[5]夫书理无二，义归有宗，而硕学之徒，莫之或徙，[6]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谓"譊譊之学，各习其师"也。[7]且观成名高第，终能远至者，盖亦寡焉，而迂滞若是矣。然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

(1)儒服为章甫之冠，缝掖之衣也。礼记曰："言必则古昔，称先王。"

(2)"横"又作"黉"。

(3)经生谓博士也。就之者不以万里为远而至也。

(4)精庐，讲读之舍。赢，担负也。

(5)杨雄法言之文也。喻学者文烦碎也。鞶，带也，字或作"幋"。说文曰："幋，覆衣巾也。"音盘。帨，佩巾也，音税。

(6)无二，专一也。

(7)亦法言之文也。譊譊，諠也，音奴交反。

自桓、灵之间，君道秕僻，[1]朝纲日陵，国隙屡启，[2]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3]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4]人诵先王言也，下畏逆顺埶也。[5]至如张温、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眄，则天业可移，犹鞠躬昏主之下，狼狈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绳约，而无悔心。[6]暨乎剥桡自极，人神数尽，[7]然後群英乘其运，世德终其祚。[8]迹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历年所者，斯岂非学之效乎？[9]故先师垂典文，褒励学者之功，笃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于杀逆，其将有意乎！[10]

(1)秕，谷不成也。以喻政化之恶也。

(2)陵，陵迟也。

(3)谓阎忠劝皇甫嵩，令推亡汉而自立，嵩不从其言。

(4)谓董卓欲大起兵，郑泰止之，卓从其言。

(5)言政化虽坏，而朝久不倾危者，以经籍道行，下人惧逆顺之埶。

(6)昏主谓献帝也。札，简也。折简而召，言不劳重命也。绳约犹拘制也。谓温及嵩并被征而就拘制也。

(7)易大过卦曰："栋桡凶。"桡，折也。极，终也。言汉祚自终，人神之数尽。桡音女教反。

(8)群英谓袁术、曹操之属。代德终其祚谓曹丕即位，废献帝为山阳公，自废至薨十四年，以寿终。

(9)迹犹寻也。言由有儒学，故能长久也。

(10)史记曰"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诛死之罪"也。

赞曰：斯文未陵，亦各有承。[1]涂分流别，专门并兴。精疏殊会，通阂相征。

千载不作，渊原谁澄？[2]

(1)论语曰："天之将丧斯文也。"言斯文未陵迟，故学者分门，各自承袭其家业也。

(2)说经者，各自是其一家，或精或疏，或通或阂，去圣既久，莫知是非。

若千载一圣，不复作起，则泉原混浊，谁能澄之。

校勘记

二五七０页一二行年七十二按：汲本、殿本“二”作“一”。

二五七三页四行犍为武阳人也集解引惠栋说，谓华阳国志作“资中人”。按：张森楷校勘记谓案下赵长君传，言到犍为资中诣杜抚受韩诗，疑“资中”为是，“武阳”非也。

二五七三页七行杜君法按：汲本、殿本并作“杜君注”。

二五七三页八行召驯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桓郁传作“召训”，训驯古文通。

二五七三页一一行卷县属荥阳郡按：集解引洪亮吉说，谓汉无荥阳郡，当属河南。

二五七四页一行章和二年代任隗为光禄勋按：集解引洪颐煊说，谓章帝纪章和元年光禄勋任隗为司空，则驯之代隗，当在章和元年。

二五七五页五行(晔)[抚]卒(业)乃归据殿本改。按：集解引惠栋说，谓会稽典录云“抚卒，晔经营葬之，然後归”。

二五七五页一一行卫宏字敬仲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宏”书断作“密”。郑康成自序云“字次仲”。书断亦云。

二五七六页五行鲁高堂生按：汲本、殿本此下有注“高堂生名隆”五字，殿本考证李良裘谓高堂隆乃三国时人，此注疑误，前书注中亦不记其名。

二五七六页五行後瑕丘萧奋以授同郡後苍按：沉家本谓按前书瑕丘萧奋以礼至淮阳太守，孟卿事萧奋，以授後苍，是奋授卿，卿授苍，此云奋授苍，误。

二五七六页九行德字近君按：沉家本谓前书“近君”作“延君”，释文口录同。

此作“近”，形近而譌。

二五七七页二行永平初按：汲本、殿本“初”作“中”。

二五七七页五行因采元(和)[始]中故事据集解本改。

二五七八页三行长水校尉樊(儵)[鯈]等据殿本改。

二五七九页三行坐遇下促急按：汲本、殿本“遇”作“御”。

二五七九页七行十二年以泽行司徒事按：通鉴作“十四年”。考异谓泽传云“十二年”，按十二年不阙司徒，当是虞延免後，邢穆未至闲，泽行司徒事耳，故云数月。

二五八０页八行传业子普按：校补引柳从辰说，谓东观记“普”作“晋”，书钞引同。

二五八０页一三行永元十二年按：汲本、殿本“二”作“三”。

二五八一页六行少习颜氏春秋按：原作“春秋颜氏”，径据汲本、殿本乙正。

二五八一页一三行玄兼说严氏(宣)[冥]氏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前书春秋有冥氏学，“宣氏”当作“冥氏”。今据改。

二五八三页一一行作春秋左氏传解按：随书经集志“解”下有“谊”字。

二五八四页一行颍容按：“颍”原作“颖”，径据汲本改。

二五八四页七行从该问[疑]难诸要殿本考证谓何焯校本“问”字下添“疑”字，今据补。按：以下并据何焯校本，于“今左氏”今下补“乐氏”二字，“征拜博士”下补“时有博士”四字，“学多褊”下补“狭”字。

二五八六页一二行(立)[并]莫敢发言王念孙汉书杂志谓“立”当作“并”，汉纪孝昭纪作“并不敢言”，是其证。王先谦汉书补注谓通鉴亦作“并”。今据改。

二五八六页一四行遂送(下)诏狱据刊误删。按：汉书无“下”字。

二五八七页三行[戎王]闻缪公贤据汲本、殿本补。

二五八七页一三行将军试召置幕府按：校补引柳从辰说，谓注引前书，据今本“试”作“诚”。

二五八七页一三行辟衡为议曹(吏)[史]张森楷校勘记谓“吏”当依前书匡衡传作“史”，今据改。

二五九０页一二行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义者据汲本补。

後汉书卷八十上　文苑列传第七十上

杜笃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高祖延年，宣帝时为御史大夫。[1]笃少博学，不脩小节，不为乡

人所礼。居美阳，与美阳令游，数从请托，不谐，颇相恨。

令怒，收笃送京师。会大司马吴汉薨，光武诏诸儒诔之，笃于狱中为诔，辞最高，帝美之，赐帛免刑。

⑴前书延年字幼公，周之子也，为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当旧位，卧坐皆易其处也。

笃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乃上奏论都赋曰：

臣闻知而复知，是为重知。[1]臣所欲言，陛下已知，故略其梗概，[2]不敢具陈。昔般庚去奢，行俭于亳，[3]成周之隆，乃即中洛。[4]遭时制都，不常厥邑。[5]贤圣之虑，盖有优劣；霸王之姿，明知相绝。守国之埶，同归异术；或口去阻口，务处平易；[6]或据山带河，并吞六国；[7]或富贵思归，不顾见袭；或掩空击虚，自蜀汉出；[8]即日车驾，策由一卒；[9]或知而不从，久都硗埆。[10]臣不敢有所据。窃见司马相如、杨子云作辞赋以讽主上，臣诚慕之，伏作书一篇，名曰论都，谨并封奏如左。

⑴韩诗外传曰：“知者知其所知，乃为知矣。”

⑵梗概犹粗略也。

⑶帝王纪曰：“般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来，奢淫不绝，般庚乃南度河，徙都于亳。人咨嗟相怨，不欲徙，乃作书三篇以告之。”

⑷周成王就土中都洛阳也。

⑸尚书曰：“不常厥邑，于今五迁。”

⑹淮南子曰：“武王克殷，欲筑宫于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险阻之地。使我德能覆之，则天下纳其贡职者固矣；使我有暴乱之行，则天下之伐我难也。’”高诱注云：“明周公恃德不恃险也。”

⑺谓秦也。

⑻韩生劝项羽都关中，羽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乃归都彭城，而高祖自蜀汉出袭击之也。见前书。

⑼前书戍卒娄敬说高祖都关中，即日车驾西都长安。

⑽谓光武久都洛阳也。硗埆，薄地也。前书张良曰：“洛阳田地薄，四面受敌。”硗音苦交反。埆音苦角反。

皇帝以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升舆洛邑，巡于西岳。[1]推天时，顺斗极，[2]排阊阖，入函谷，[3]观口于崤、黾，图险于陇、蜀。[4]其三月丁酉，行至长安。经营宫室，伤愍旧京，即诏京兆，乃命扶风，斋肃致敬，告觐园陵。凄然有怀祖之思，[5]喟乎以思诸夏之隆。[6]遂天旋云游，造舟于渭，北口泾流。[7]千乘方毂，万骑骈罗，衍陈于岐、梁，东横乎大河。[8]瘗后土，[9]礼郊郊。[10]其岁四月，反于洛都。明年，有诏复函谷关，作大驾宫、[11]六王邸、高车厩于长安，脩理东都城门，[12]桥泾、渭。往往缮离观，东临霸、浐，西望昆明，北登长平，[13]规龙首，抚未央，覛平乐，仪建章。[14]

⑴光武纪曰：“甲寅西巡狩。”

⑵杨雄长杨赋曰：“顺斗极，运天关。”极，北极星也，言顺斗建及北极之星运转而行也。

⑶阊阖，天门也。函谷故关在今洛州新安县也。

⑷图犹规度也。

⑸怀，思也。

⑹喟，叹声。

⑺尔雅曰：“天子造舟。”造，并也。以舟相并而济也。口，舟度也，音胡郎反。方言：“关而东或谓舟为航。”说文“口”字在方部，今流俗不解，遂与“杭”字相乱者，误也。

⑻衍，布也。横，绝流度也。楚辞曰“横大江兮扬舲”也。

⑼瘗，埋也。谓埋牲币也。尔雅曰：“祭地曰瘗埋。”后土祠在今蒲州汾阴县北也。

⑽甘泉祭天所也，在郊地之郊。

⑾大驾见儒林传。大驾宫即天子行幸也。

⑿长安外城门，东面北头第一门也。

⒀长平，阪名也。在池阳宫南也。

⒁龙首，山名，萧何于其上作未央宫。抚，巡也。或云“抚”亦“模”，其字从“木”。䙴，视也，音麦。平乐，观名，建章，宫名，并在城西。谓光武规模而脩理也。

是时山东翕然狐疑，意圣朝之西都，惧关门之反拒也。[1]客有为笃言：“彼埳井之潢污，固不容夫吞舟；[2]且洛邑之渟瀯，曷足以居乎万乘哉？[3]咸阳守国利器，不可久虚，以示奸萌。”[4]笃未甚然甚言也，故因为述大汉之崇，[5]世据廱州之利，而今国家未暇之故，以喻客意。[6]曰：

⑴恐西都置关，所以拒外山东也。

⑵埳井喻小也。庄子曰：“埳井之蛙。”潢污，停水也。吞舟，大鱼也。贾谊曰：“彼寻常之污渎，岂容夫吞舟之鱼。”

⑶杨雄甘泉赋曰：“梁弱水之濎瀯。”濎瀯，小貌也。渟音天鼎反。瀯音乌迴反。

⑷老子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⑸崇，高盛也。

⑹喻，晓也。

昔在强秦，爰初开畔，[1]霸自岐、廱，国富人衍，卒以并兼，桀虐作乱。[2]天命有圣，托之大汉。大汉开基，高祖有勋，斩白蛇，屯黑云，[3]聚五星于东井，提干将而呵暴秦。[4]蹈沧海，跨昆仑，[5]奋彗光，埽项军，[6]遂济人难，荡涤于泗、沂。[7]刘敬建策，初都长安。[8]太宗承流，守之以文。[9]躬履节俭，侧身行仁，食不二味，衣无异采，赈人以农桑，率下以约己，曼丽之容不悦于目，郑卫之声不过于耳，[10]佞邪之臣不列于朝，巧伪之物不鬻于市，[11]故能理升平而刑几措。富衍于孝景，功传于後嗣。[12]

⑴畔，疆界也。

⑵衍，饶也，音以战反。桀虐，如桀之无道也。

⑶前书高祖斩大蛇，有一老妪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今赤帝子斩之。”故曰白蛇。又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

⑷高祖初至霸上，五星聚东井。干将，□名也。高祖曰：“吾提三尺□取天下。”

⑸杨雄长杨赋曰：“横巨海，(乘)[漂]昆仑。”此言蹈跨，喻远大也。

⑹彗星者，所以除旧布新也，故曰埽。

⑺项羽都彭城。泗水、沂水近彭城地也。荡涤谓诛之也。

⑻解见班固传。

⑼太宗，文帝也。继体之君，以文德守之。

⑽曼，美也。

⑾礼记曰“用器不中度，不鬻于市。布帛精麤不中数，广狭不中量，不鬻于市。奸色乱正色，不鬻于市”也。

⑿前书景帝时，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校也。

是时孝武因其余财府帑之蓄，始有钩深图远之意，探冒顿之罪，[1]校平城之雠。[2]遂命票骑，[3]勤任卫青，[4]勇惟鹰扬，军如流星，[5]深之匈奴，割裂王庭，[6]席卷漠北，叩勒祁连，[7]横分单于，屠裂百蛮。[8]烧罽帐，[9]系阏氏，[10]燔康居，灰珍奇，[11]椎鸣镝，[12]钉鹿蠡，[13]

驰坑岸，获昆弥，[14]虏□侲，[15]驱骡驴，驭宛马，[16]鞭駃騠。[17]拓地万里，威震八荒。肇置四郡，据守敦煌。[18]并域属国，一郡领方。(19)立候隅北，建护西羌。[20]捶驱氐、僰，寥狼邀、筰。(21)东攡乌桓，蹂辚濊貊。(22)南羁钩町，水□强越。(23)残夷文身，海波沫血。(24)郡县日南，漂槩朱崖。(25)部尉东南，兼有黄支。(26)连缓耳，琐雕题，(27)摧天督，(28)牵象犀，椎□蛤，碎瑇瑁，甲檯瑁，戕觜觿。(29)于是同穴裘褐之域，(30)共川鼻饮之国，(31)莫不袒跣稽颡，失气虏伏。(32)非夫大汉之盛，世藉廱土之饶，得御外理内之术，孰能致功若斯！故创业于高祖，嗣传于孝惠，德隆于太宗，财衍于

孝景，威盛于圣武，政行于宣、元，侈极于成、哀，祚缺于孝平。传世十一，历载三百，(33)德衰而复盈，道微而复章，(34)皆莫能迁于廱州，而背于咸阳。宫室寝庙，山陵相望，高显弘丽，可思可荣，羲、农已来，无兹著明。

(1)前书冒顿杀其父头曼单于，又为书使遗高后曰："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娱，愿以所有，易其所无。"

(2)校，报也。冒顿单于围高祖于平城七日，故报之也。

(3)票骑将军霍去病也。

(4)青为大将军霍去病舅也。

(5)毛诗曰："时惟鹰扬。"注云："如鹰之飞扬也。"长杨赋曰："疾如奔星。"

(6)匈奴王庭也。长杨赋曰："遂猎乎王庭。"

(7)漠，沙漠也。祁连，匈奴中山名也。叩，击也。勒谓衔勒也。

(8)百蛮，夷狄之总称也。

(9)罽，毛布也。

(10)单于妻号也。

(11)康居，西域国也。居音渠。

(12)前书曰："冒顿作鸣镝。"今之髇箭也。

(13)蠡音离。匈奴有左右鹿蠡王。前书作"谷蠡"。

(14)昆弥，西域国也。

(15)方言："侲，养马人也。"字书侲音真。字书无"口"字。诸家并音数侲为粟犊，西域国名也。传读如此，不知所出。今有肃特国，恐是也。

(16)大宛，国名，出汗血马。

(17)骏马也。駃音决，騠音啼。生七日而超其母也。

(18)四郡谓酒泉、武威、张掖、敦煌也。

(19)并西域，以属国都尉主之，以敦煌一郡部领西方也。

(20)杨雄解嘲曰："西北一候。"孟康注云："敦煌玉门关候也。"置护羌校尉，以主西羌。

(21)捶，击也。寥狼犹闐扰也。氐、僰、潡、莋并西南夷号。

(22)字书"攠"亦"靡"字也，音摩。方言云："摩，灭也。"蹂，践也。

辚，轹也，音吝。濊貊，东夷号也。

(23)羁，系也。钩町，西南夷也。水口谓戈船将军等下水诛南越也。钩町音劬挺。

(24)谷梁传曰："越人被发文身。"沫血，水沫如血。

(25)武帝元鼎六年，平南越，以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址、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漂槩谓摩近之也。前书音义曰："珠崖言珠若崖也。"

此作"朱"，古字通。茂陵书曰："珠崖郡都郎鄿，去长安七千三百里。"鄿音审。

(26)杨雄解嘲曰："东南一尉。"孟康注云："会稽东部都尉也。"前书曰"自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俗与珠崖相类"也。

(27)缓耳，耳下垂，即儋耳也。礼记曰："南方曰蛮，雕题交址。"郑玄注曰："谓刻其身以丹青口之也。"王逸注楚词曰："雕，画也。题，额也。"

(28)即天竺国也。

(29)郭义恭广志曰："檋瑁形似龟，出南海。"甲谓取其甲也。戕，残也。

蟕蠵，大龟，亦檋瑁之属。蟕音子期反。蠵音以规反。

(30)同穴，挹娄之属也。衣裘褐，北狄也。

(31)前书贾捐之曰"骆越之俗，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也。

(32) 稽，止也。方言曰："颡，额颡也。"以额至地而稽止也。宋玉高唐赋曰："虎豹豺兕，失气恐喙。"言其恐惧如奴虏之伏也。

(33) 高祖至平帝十一代。历，涉也。合二百十四年，此言"三百"者，谓出二百年，涉三百年也。

(34) 谓吕氏乱而文帝立，昌邑废而宣帝中兴也。

夫雍州本帝皇所以育业，(1)霸王所以衍功，战士角难之场也。(2)禹贡所载，厥田惟上。(3)沃野千里，原隰弥望。保殖五谷，桑麻条畅。滨据南山，带以泾、渭，号曰陆海，蠢生万类。(4)楩柟檀柘，蔬果成实。畎渎润淤，水泉灌溉，(5)渐泽成川，粳稻陶遂。(6)厥土之膏，亩价一金。(7)田田相如，鐇钁株林。(8)火耕流种，功浅得深。(9)既有蓄积，囗塞四临：四被陇、蜀，南通汉中，北据谷口，东阻嵚岩。(10)关函守峣，山东道穷；(11)置列汧、陇，雍偃西戎；(12)拒守褒斜，岭南不通；杜口绝津，朔方无从。(13)鸿、渭之流，径入于河；大船万艘，转漕相过；东综沧海，西纲流沙；朔南暨声，诸夏是和。(14)城池百尺，囗塞要害。关梁之险，多所衿带。(15)一卒举礧，千夫沉滞；(16)一人奋戟，三军沮败。(17)地埶便利，介胄剽悍，可与守近，利以攻远。(18)士卒易保，人不肉袒。(19)肇十有二，是为赡腴。(20)用霸则兼并，(21)先据则功殊；(22)脩文则财衍，行武则士要；(23)为政则化上，篡逆则难诛；(24)进攻则百克，退守则有余：斯固帝王之渊囿，而守国之利器也。

(1)周始祖後稷封邰，公刘居豳，大王居岐，文王居酆，武王居镐，并在关中，故曰育业也。

(2)衍，广也。秦都关中也。

(3)尚书："雍州厥田上上。"

(4)滨，近也。前书东方朔曰"汉都泾、渭之南，此谓天下陆海之地"也。

(5)说文曰："淤，淀滓也。"顾野王曰："今水中泥草也。"

(6)薛君注韩诗曰："陶，畅也。"尔雅曰："遂，生也。"

(7)前书东方朔曰："酆镐之间，号为土膏，其价亩一金。"一金，一斤金也。

(8)相如言地皆沃美相类也。广雅曰："鐇，(推)[椎]也。"音甫袁反。

埤苍云："鐇，铲也。"谓以铲钁去林木之株櫂也。

(9)以火烧所伐林株，引水溉之而布种也。

(10)谷口在今云阳县。谷梁传秦袭郑，蹇叔送其子而戒之曰："汝必死于崤之岩囗之下。"嵚岩谓崤也。嵚音吟。

(11)函，函谷关也。峣谓峣山之关也，在蓝田南，故武关之西。峣音尧。

(12)雍音拥。

(13)杜塞谷口，绝黄河之津。

(14)尚书曰："朔南暨声教。"注云："朔，北方也。"

(15)衿带，衣服之要，故以喻之。

(16)礧，石也。前书："匈奴乘隅下礧石。"音力对反。

(17)淮南子曰"狭路津关，大山石塞，龙蛇蟠，簦笠居，羊肠道，鱼笱门，一人守险，千人弗敢过"也。

(18)剽，急疾也。悍，勇也。所据险要，故可守近；士卒勇疾，故可攻远也。

(19)左传郑伯肉袒牵羊以降楚，言关中士卒易与保守不降下也。

(20)尚书曰"肇十有二州"，谓雍、梁、荆、豫、徐、杨、青、兖、冀、幽、并、营也。雍州田第一，故曰赡腴。今流俗比地之良沃者为赡者也。

(21) 谓秦并六国也。

(22) 高祖先入关，功为诸侯最也。

(23) 脩文德，则财产富衍。若用武，则士皆奋励而要功也。

(24) 地险固，故难诛也。

逮及亡新，时汉之衰，偷忍渊囿，篡器慢违，(1)徒以埶便，莫能卒危。(2)

假之十八，诛自京师。[3]天畀更始，不能引维，[4]慢藏招寇，复致赤眉。[5]

海内云扰，诸夏灭微；群龙并战，未知是非。[6]于时圣帝，赫然申威。荷天人之符，兼不世之姿。[7]受命于皇上，获助于灵只。[8]立号高邑，搴旗四麾。[9]首策之臣，运筹出奇；[10]虓怒之旅，如虎如螭。[11]师之攸向，无不靡披。盖夫燔鱼剸蛇，莫之方斯。[12]大呼山东，响动流沙。要龙渊，首镆口，[13]

命腾太白，亲发狼、弧，[14]南禽公孙，北背强胡，西平陇、冀，东据洛都。

乃廓平帝宇，济蒸人于涂炭，成兆庶之亹亹，遂兴复乎大汉。[15]

⑴偷忍犹盗窃也。渊囿谓秦中也。

⑵卒音仓忽反。

⑶莽居摄篡位十八年，公宾就始斩之也。

⑷畀，与也。言更始不能持其纲维，故致败亡。

⑸易曰：“慢藏诲盗。”又曰：“负且乘，致寇至。”言更始为赤眉所破也。

⑹赤伏符曰：“四夷云扰，龙口于野。”易曰：“龙战于野。”谓更始败後，刘永、张步等重起，未知受命者为谁也。

⑺圣帝，光武也。天人符谓强华自关中持赤伏符也。前书曰王吉上疏曰：“欲化之主不代出。”言有时而出，难常遇也。

⑻皇上谓天也。尚书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人。”灵只谓呼池冰及白衣老父等也。

⑼搴，拔也。

⑽前书高祖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子房是也。”出奇谓陈平从高祖定天下，凡六出奇计，以比邓禹、冯异、吴汉、耿弇等也。

⑾诗曰：“阚如虓虎。”注云：“虎之怒虓然也。”史记周武王誓众曰：“如虎如罴，如豺如螭。”杜预注左传曰：“螭，山神，兽形也。”虓音呼交反。

⑿尚书今文太誓篇曰：“太子发升舟，中流，白鱼入于王舟，王跪取出，以燎。群公咸曰‘休哉’。”郑玄注云：“燔鱼以祭，变礼也。”剸，割也，音之兖反，谓高祖斩蛇也。

⒀龙渊，口，解见韩棱传。说文：“镆口，大戟也。”音莫邪。首谓建之于首也。吴越春秋有莫邪口，义与此不同也。

⒁腾，驰也。太白，天之将军。狼、弧，并星名也。史记曰：“天苑东有大星曰天狼，下有四星曰弧。”宋均注演孔图曰：“狼为野将，用兵象也。”合诚图曰：“弧主司兵，兵弩象。”

⒂尔雅曰：“亹亹，勉也。”易曰：“成天下之亹亹。”

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勤始瘳，[1]而主上方以边垂为忧，忿葭萌之不柔，[2]未遑于论都而遗思廱州也。[3]方躬劳圣思，以率海内，厉抚名将，略地疆外，信威于征伐，展武乎荒裔。[4]若夫文身鼻饮缓耳之主，椎结左衽鐻口之君，[5]东南殊俗不羁之国，西北绝域难制之邻，靡不重译纳贡，请为藩臣。上犹谦让而不伐勤。[6]意以为获无用之虏，不如安有益之民；略荒裔之地，不如保殖五谷之渊；[7]远救于已亡，不若近而存存也。[8]今国家躬脩道德，吐惠含仁，湛恩沾洽，时风显宣。[9]徒垂意于持平守实，务在爱育元元，苟有便于王政者，圣主纳焉。何则？物罔挹而不损，道无隆而不移，阳盛则运，阴满则亏，[10]故存不忘亡，安不讳危，虽有仁义，犹设城池也。[11]

⑴瘳，差也。

⑵杨子云长杨赋曰：“遐萌为之不安。”谓远人也。案：笃此赋每取子云甘泉、长杨赋事，意此“葭”即“遐”也。时蜀郡守将史歆及交址征侧反，卢芳亡入匈奴，故云忿其不柔也。

⑶遗犹留也。

⑷信读曰申。

(5)结音髻。前书："尉佗椎结箕踞。"注云："如今兵士椎头髻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鐻音渠吕反。山海经曰："神武罗穿耳以鐻。"

郭璞注云："金银器之名，未详形制。"囗音牛于反。埤苍曰："囗，锯也。"

案今夷狄好穿耳以垂金宝等，此并谓夷狄之君长也。

(6)前书司马相如曰："上犹谦让而未俞也。"

(7)左传曰："吾将略地焉。"略，取也。

(8)易曰"成性存存"也。

(9)前书司马相如难蜀父老曰："湛恩汪濊。"湛音沉。易通卦验曰"巽气退则时风不至，万物不成。冬至广莫风至，立春条风至，春分明庶风至，立夏清明风至，夏至景风至，立秋凉风至，秋分阊阖风至，立冬不周风至"也。

(10)淮南子曰："孔子观桓公之庙，有器焉谓之宥坐。孔子曰：'善哉乎！

得见此器！'顾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则正，其盈则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贡在侧，曰：'请问持盈？'曰：'挹而损之。'曰：'何谓挹而损之？'曰：'夫物盛而衰，乐极而悲；日中而移，月盈而亏。

是故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多闻博辩，守之以俭；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贵广大，守之以陋；德施天下，守之以让；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11)易曰"君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也。

客以利器不可久虚，而国家亦不忘乎西都，何必去洛邑之渟潛与？

笃後仕郡文学掾，以目疾，二十余年不窥京师。

笃之外高祖破羌将军辛武贤，以武略称。[1]笃常叹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笃不任为吏；[2]辛氏秉义经武，而笃又怯于事。外内五世，至笃衰矣！"

(1)前书武贤，狄道人，为破羌将军，以勇武称，左将军庆忌之父。

(2)谓杜周及延年并以文法著名也。

女弟适扶风马氏。建初三年，车骑将军马防击西羌，请笃为从事中郎，战没于射姑山。

所著赋、诔、吊、书、赞、七言、女诫及杂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论十五篇。

子硕，豪侠，以货殖闻。

王隆字文山，冯翊云阳人也。王莽时，以父任为郎，後避难河西，为窦融左护军。建武中，为新汲令。[1]能文章，所著诗、赋、铭、书凡二十六篇。

(1)新汲，县，属颍川郡，故城在今许州扶沟县西也。

初，王莽末，沛国史岑子孝亦以文章显，莽以为谒者，著颂、诔、复神、说疾凡四篇。[1]

(1)岑一字孝山，著出师颂。

夏恭字敬公，梁国蒙人也。习韩诗、孟氏易，讲授门徒常千余人。王莽末，盗贼从横，攻没郡县，恭以恩信为众所附，拥兵固守，独安全。光武即位，嘉其忠果，召拜郎中，再迁太山都尉。和集百姓，甚得其欢心。

恭善为文，著赋、颂、诗、励学凡二十篇。年四十九卒官，诸儒共谥曰宣明君。

子牙，少习家业，著赋、颂、赞、诔凡四十篇。举孝廉，早卒，乡人号曰文德先生。

傅毅字武仲，扶风茂陵人也。少博学。永平中，于平陵习章句，因作迪志诗曰：

咨尔庶士，迨时斯勖。[1]日月逾迈，岂云旋复！[2]哀我经营，旅力靡及。[3]在兹弱冠，靡所庶立。[4]

(1)迨，及也。勖，勉也。

(2)尚书曰："日月逾迈。"逾，过。迈，行。言日月之过往，不可复还也。

(3)旅，陈也。言己欲经营仁义之道，然非陈力之所能及也。

(4)礼记曰年二十曰弱冠。言已在弱冠之岁，无所庶几成立也。

于赫我祖，显于殷国。[1]二迹阿衡，克光其则。[2]武丁兴商，伊宗皇士。[3]爰作股肱，万邦是纪。

奕世载德，迄我显考。[4]保膺淑懿，缵脩其道。[5]汉之中叶，俊乂式序。秩彼殷宗，光此勋绪。[6]

(1)谓傅说也。

(2)阿，倚；衡，平也。言依倚之以取平也。谓伊尹也。高宗命傅说曰："尔尚明保[予]，罔俾阿衡专美有商。"故曰二迹也。言傅说功比伊尹，而能光大其法则也。

(3)武丁，殷王高宗也。伊，惟；宗，尊也。诗曰："思皇多士。"皇，美也。言武丁所以能兴殷者，惟尊皇美之士，谓傅说。

(4)易曰："德积载。"载，重也。

(5)缵，继也。

(6)中叶谓宣帝中兴。秩，序也。言汉代序殷高宗用傅说之事，光大其勋功，而用其绪胤也。谓傅介子以军功封义阳侯；傅喜论议正直，为大司马，封高武侯；傅晏为孔乡侯；傅商为汝昌侯；建武中傅俊为昆阳侯也。

伊余小子，秽陋靡逮。惧我世烈，自兹以坠。谁能革浊，清我濯溉？[1]谁能昭闇，启我童昧？先人有训，我讯我诰。训我嘉务，诲我博学。爰率朋友，寻此旧则。契阔夙夜，庶不懈忒。[2]

(1)毛诗曰："谁能执热，逝不以濯。"此言谁能革易我之浊，而以清泉洗濯我也？

(2)诗云："与子契阔。"契阔谓辛苦也。懈，惰也。忒，差也。

秩秩大猷，纪纲庶式。匪勤匪昭，匪壹匪测。[1]农夫不怠，越有黍稷，[2]谁能云作，考之居息？[3]二事败业，多疾我力。[4]如彼遵衢，则罔所极。[5]二志靡成，聿劳我心。如彼兼听，则溷于音。[6]

(1)诗大雅曰："秩秩大猷，圣人谟之。"秩秩，美也。猷，道也。庶，众也。

式，法也。言美哉乎大道，可以纲纪众法。若不勤励，则不能昭明其道；不专一，则不能深测。

(2)尚书曰"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惰农自安，乃其罔有黍稷"也。

(3)考，成也。言谁能有所作，而居息闲暇可能成者？言必须勤之也。

(4)二事谓事不专一也。疾，害也。言为事不专，则多害其力也。

(5)遵，循也。如循长路，则不知所终极也。

(6)聿，辞也。溷，乱也。志不专一，徒烦劳于我心。兼听众声则音乱。

于戏君子，无恒自逸。徂年如流，鲜兹暇日。[1]行迈屡税，胡能有迄。[2]

密勿朝夕，聿同始卒。[3]

(1)人当自勉脩德义，专志勤学，不可自放逸。年之过往如流，言其速也。

少有闲暇之日也。

(2)行迈之人，屡税驾停止，何能有所至也？言当自勖，不可中废也。

(3)(毛)[韩]诗曰："密勿从事。"密勿，黾勉也。聿，循也。卒，终也。

言朝夕黾勉，终始如一也。

毅以显宗求贤不笃，士多隐处，故作七激以为讽。

建初中，肃宗博召文学之士，以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庙颂未立，乃依清庙作显宗颂十篇奏之，[1]由是文雅显于朝廷。

(1)清庙，诗周颂篇名，序文王之德也。

车骑将军马防，外戚尊重，请毅为军司马，待以师友之礼。及马氏败，免官归。

永元元年，车骑将军窦宪复请毅为主记室，崔骃为主簿。及宪迁大将军，复以毅为司马，班固为中护军。宪府文章之盛，冠于当世。

毅早卒，著诗、赋、诔、颂、祝文、七激、连珠凡二十八篇。

黄香字文强，江夏安陆人也。年九岁，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丧，[1]乡人称其至孝。

年十二，太守刘护闻而召之，署门下孝子，甚见爱敬。香家贫，内无仆妾，躬执苦勤，尽心奉养。遂博学经典，究精道术，能文章，京师号曰"天下无双江夏黄童"。

(1)免丧，终丧。

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肃宗诏香诣东观，读所未尝见书。香後告休，及归京师，时千乘王冠，

[1]帝会中山邸，乃诏香殿下，顾谓诸王曰："此'天下无双江夏黄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观。後召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书郎，数陈得失，赏赉增加。常独止宿台上，昼夜不离省闼，帝闻善之。

⑴千乘贞王伉，章帝子也。冠谓二十加冠也。

永元四年，拜左丞，功满当迁，和帝留，增秩。六年，累迁尚书令。後以为东郡太守，香上疏让曰："臣江淮孤贱，愚蒙小生，经学行能，无可筭录。遭值太平，先人余福，[1]得以弱冠特蒙征用，连阶累任，遂极台阁。讫无纤介称，报恩睚死，诚不意悟，卒被非望，显拜近郡，尊位千里。臣闻量能授官，则职无废事；因劳施爵，则贤愚得宜。臣香小丑，少为诸生，典郡从政，固非所堪，诚恐蒙顿，孤忝圣恩。又惟机密端首，至为尊要，[2]复非臣香所当久奉。承诏惊惶，不知所裁。臣香年在方刚，适可驱使。[3]愿乞余恩，留备囗官，赐以督责小职，任之宫台烦事，以毕臣香蝼蚁小志，诚瞑目至愿，土灰极荣。"

帝亦惜香干用，久习旧事，复留为尚书令，增秩二千石，赐钱三十万。是後遂管枢机，甚见亲重，而香亦祇勤物务，忧公如家。

⑴谢承书："香代为冠族，叶令况之子也。"

⑵谓尚书令。

⑶论语曰："及其壮也，血气方刚。"言少壮也。

十二年，东平清河奏訞言卿仲辽等，所连及且千人。香科别据奏，全活甚众。

每郡国疑罪，辄务求轻科，爱惜人命，每存忧济。又晓习边事，均量军政，皆得事宜。帝知其精勤，数加恩赏，疾病存问，赐医药。在位多所荐达，宠遇甚盛，议者讥其过幸。

延平元年，迁魏郡太守。郡旧有内外园田，常与人分种，收谷岁数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农'，王制'仕者不耕'，[1]伐冰食禄之人，不与百姓争利。"[2]乃悉以赋人，课令耕种。时被水年饥，乃分奉禄及所得赏赐班赡贫者，于是丰富之家各出义谷，助官禀贷，荒民获全。後坐水潦事免，数月，卒于家。

⑴王制曰："上农夫食九人，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耕也。"

⑵伐冰解见冯衍传。

所著赋、笺、奏、书、令凡五篇。子琼，自有传。

刘毅，北海敬王子也。初封平望侯，[1]永元中，坐事夺爵。毅少有文辩称，元初元年，上汉德论并宪论十二篇。时刘珍、邓耽、尹兑、马融共上书称其美，安帝嘉之，赐钱三万，拜议郎。

⑴平望，县，属北海郡。

李尤字伯仁，广汉雒人也。少以文章显。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杨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稍迁，安帝时为谏议大夫，受诏与谒者仆射刘珍等俱撰汉记。後帝废太子为济阴王，尤上书谏争。顺帝立，迁乐安相。年八十三卒。所著诗、赋、铭、诔、颂、七叹、哀典凡二十八篇。

尤同郡李胜，亦有文才，为东观郎，著赋、诔、颂、论数十篇。

苏顺，字孝山，京兆霸陵人也。和安闲以才学见称。好养生术，隐处求道。晚乃仕，拜郎中，卒于官。所著赋、论、诔、哀辞、杂文凡十六篇。

时三辅多士，扶风曹众伯师亦有才学，著诔、书、论四篇。[1]

⑴三辅决录注曰："众与乡里苏孺文、窦伯向、马季长并游宦，唯众不遇，以寿终于家。"

又有曹朔，不知何许人，作汉颂四篇。

刘珍字秋孙，[1]一名宝，南阳蔡阳人也。少好学。永初中，为谒者仆射。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騊駼、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永宁元年，太后又诏珍与騊駼作建武已来名臣传，迁侍中、越骑校尉。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转卫尉，卒官。著诔、颂、连珠凡七篇。又撰释名三十篇，以辩万物之称号云。

⑴诸本时有作"秘孙"者，其人名珍，与"秘"义相扶，而作"秋"者多也。

葛龚字符甫，梁国宁陵人也。和帝时，以善文记知名。[1]性慷慨壮烈，勇力过人。安帝永初中，

举孝廉，为太官丞，上便宜四事，拜荡阴令。[2]辟太尉府，病不就。州举茂才，为临汾令。居二县，皆有称绩。著文、赋、碑、诔、书记凡十二篇。

(1)龚善为文奏。或有请龚奏以干人者，龚为作之，其人写之，忘自载其名，因并写龚名以进之。故时人为之语曰："作奏虽工，宜去葛龚。"事见笑林。

(2)荡阴，县名，今相州县也。荡音汤。

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顺帝时，为侍中。

著楚辞章句行于世。其赋、诔、书、论及杂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汉诗百二十三篇。

子延寿，字文考，有鉩才。少游鲁国，作灵光殿赋。後蔡邕亦造此赋，未成，及见延寿所为，甚奇之，遂辍翰而已。曾有异梦，意恶之，乃作梦赋以自厉。

後溺水死，时年二十余。[1]

(1)张华博物志曰："王子山与父叔师到泰山从鲍子真学筭，到鲁赋灵光殿，归度湘水溺死。"文考一字子山也。

崔琦字子玮，涿郡安平人，济北相瑗之宗也。少游学京师，以文章博通称。初举孝廉，为郎。河南尹梁冀闻其才，请与交。冀行多不轨，[1]琦数引古今成败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其辞曰：

(1)轨，法也。

赫赫外戚，华宠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1]周兴三母，[2]有莘崇汤。(3)宣王晏起，姜後脱簪。[4]齐桓好乐，卫姬不音。[5]皆辅主以礼，扶君以仁，达才进善，以义济身。

(1)帝舜妃娥皇、女英，帝尧之女，聪明贞仁。事舜于畎亩之中，事瞽叟谦让恭俭，思尽妇道也。

(2)列女传曰："太姜者，太王之妃，贤而有色。生太伯、仲雍、王季，化导三子，皆成贤德。太王有事，必谘谋焉。太閔者，王季之妃。端懿诚庄，唯德之行。及其有身，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而生文王。太姒者，文王之妃，号曰文母。思媚大姜、大閔，旦夕勤劳，以进妇道。文王理外，文母理内，生十男"也。

(3)列女传曰"汤娶有莘氏女，德高而明，伊尹为之媵臣，佐汤致王，训正後宫，嫔御有序，咸无嫉妒"也。

(4)列女传曰："周宣王尝夜卧而晏起，姜後乃脱簪珥待罪于永巷，使其傅母通言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见矣，至使君王失礼而晏朝，以见君王乐色而忘德也。敢请婢子之罪。'王乃勤于政，早朝晏罢，卒成中兴焉。"

(5)列女传曰："齐桓公好淫乐，卫姬不听郑卫之音。"

爰暨末叶，渐已颓亏。贯鱼不口，九御差池。[1]晋国之难，祸起于丽。[2]惟家之索，牝鸡之晨。[3]专权擅爱，显己蔽人。陵长闲旧，圮剥至亲。[4]并後匹嫡，[5]淫女毙陈。[6]匪贤是上，番为司徒。[7]荷爵负乘，采食名都。[8]诗人是刺，德用不怃。[9]暴辛惑妇，拒谏自孤。[10]蝠蛇其心，纵毒不辜。(11)诸父是杀，孕子是刳。天怒地忿，人谋鬼图。甲子昧爽，身首分离。[12]初为天子，後为人螭。[13]

(1)易曰："贯鱼以宫人宠。"谓王者之御宫人，如贯鱼之有次叙，不偏爱也。礼：後夫人已下进御之法云："凡天子进御之仪，从後而下，十五日徧。自下始，以象月之初生，渐进至盛，法阴道之义也。"其法，九嫔已下皆九九而御，则女御八十一人为九夕也，世妇二十七人为三夕，九嫔为一夕，夫人为一夕，凡十四夕，後当一夕。故曰十五日一徧也。

(2)献公丽姬也。

(3)尚书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孔安国注云"索，尽也。雌代雄鸣则家尽，妇夺夫政则国亡"也。

(4)左传曰："少陵长，新闲旧。"言其乱政也。圮，毁也。

(5)左传曰，辛伯谂周桓公曰："并後匹嫡，乱之本也。"

⑹陈夏姬通于孔宁、仪行父，又通于灵公。夏姬之子征舒弑灵公，楚伐陈，灭之。见左传。

⑺诗小雅也。番，幽王之後亲党也。幽王淫色，不尚贤德之人，宠其後亲，而以番为司徒之官。

⑻易曰："负且乘。"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寇必至也。毛诗曰："皇父孔圣，作都于向。"皇父，幽王后之亲党也。向，邑也。以向为皇父食采邑也。

⑼怃，大也，音呼。谓诗人刺番为司徒及皇父都向，用其後亲党，是以其德不大也。

⑽暴，虐也。纣字受德，名辛。以其暴虐，故曰暴辛。惑妇谓惑妲己也。纣智足以拒谏。祖伊谏纣，纣不从。自孤谓纣为独夫也。

⑾字书蝠音福，即蝙蝠也。此当作"蝮"，音芳福反。不辜谓菹梅伯，脯鬼侯之类也。

⑿王子比干，纣之诸父也，纣杀之。尚书曰，纣刳剔孕妇，为周武王所伐。甲子日，纣衣其宝衣赴火而死，武王乃斩以轻吕之口也。

⒀左传曰："螭魅魍魉。"杜预注云："螭，山神，兽形。"故以比纣之恶也。

非但耽色，母後尤然。不相率以礼，而竞奖以权。先笑後号，卒以辱残。[1]家国泯绝，宗庙烧燔。末嬉丧夏，[2]褒姒毙周，[3]妲己亡殷，赵灵沙丘。[4]戚姬人豕，吕宗以败。[5]陈後作巫，卒死于外。[6]霍欲鸩子，身乃罹废。[7]

⑴母後不能循用礼法，争竞相劝，以擅权柄也。易曰："旅人先笑而後号咷。"言初虽恃权埶而笑，後竟罹祸而号哭也。

⑵末喜、桀妃，有施氏女。美于色，薄于德，女子行丈夫心。桀尝置末喜于膝上，听用其言，昏乱失道。汤伐之，遂死于南巢。见列女传。

⑶周幽王嬖褒姒，为犬戎所杀也。

⑷赵武灵王以长子章为太子，後得吴娃，爱之，生子何，乃废章而立何。

後自号主父，立何为王。吴娃死，何爱囗，主父怜章北面臣诎于其弟，欲分赵王章于代。计未决，主父及王游于沙丘宫，公子章以其徒作乱，公子成与李兑自国起兵，公子章败，往走主父，主父开之，成、兑因围主父宫，章死。成、兑谋曰："以章故围主父，即解兵，吾属夷矣。"乃遂围主父，令宫人後出者夷。宫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饥探雀囗而食之，三月余，死沙丘宫。见史记。

⑸解见皇后纪。

⑹孝武帝陈皇后以巫蛊废。

⑺孝宣帝霍皇后，霍光之女，欲谋毒太子被废也。

故曰：无谓我贵，天将尔摧；无恃常好，色有歇微；无怙常幸，爱有陵迟；无曰我能，天人尔违。患生不德，福有慎机。[1]日不常中，月盈有亏。履道者固，杖埶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

⑴无德而贵宠者，患害之所生也。左传曰："无德而禄，殃也。"若慎其机事，则有福也。

琦以言不从，失意，复作白鹄赋以为风。[1]梁冀见之，呼琦问曰："百官外内，各有司存，天下云云，岂独吾人之尤，君何激刺之过乎？"琦对曰："昔管仲相齐，乐闻讥谏之言；萧何佐汉，乃设书过之吏。今将军累世台辅，任齐伊、公，[2]而德政未闻，黎元涂炭，不能结纳贞良，以救祸败，反复欲钳塞士口，杜蔽主听，将使玄黄改色，马鹿易形乎？"[3]冀无以对，因遣琦归。

⑴风读曰讽。

⑵伊尹、[周]公。

⑶史记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胡亥，曰"马也"。胡亥笑曰："丞相误邪？"问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高。或言鹿，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畏高，高遂作乱也。

後除为临济长，不敢之职，解印绶去。冀遂令刺客阴求杀之。客见琦耕于陌上，怀书一卷，息辄偃而咏之。客哀其志，以实告琦，曰："将军令吾要子，今见君贤者，情怀忍忍，[1]可亟自逃，吾亦于此亡矣。"琦得脱走，冀後竟捕杀之。

所著赋、颂、铭、诔、箴、吊、论、九咨、七言，凡十五篇。

⑴忍忍犹不忍也。

边韶字孝先，陈留浚仪人也。以文章知名，教授数百人。诏口辩，曾昼日假卧，[1]弟子私覆之曰："边孝先，腹便便。[2]懒读书，但欲眠。"韶潜闻之，应时对曰："边为姓，孝为字。腹便便，五经笥。但欲眠，思经事。寐与周公通梦，静与孔子同意。师而可覆，出何典记？"覆者大惭。韶之才捷皆此类也。

⑴左传："赵盾坐而假寐。"杜注云："不脱衣冠而睡也。"

⑵便音蒲坚反。

桓帝时，为临颍侯相，征拜太中大夫，著作东观。再迁北地太守，入拜尚书令。後为陈相，卒官。著诗、颂、碑、铭、书、策凡十五篇。

校勘记

二五九五页一二行即日车驾策由一卒按：校补谓案文"即"上亦应有"或"字。

高帝非自蜀汉出即都关中，则二语自另为一事也。

二五九七页六行言顺斗建及北极之星运转而行也按：殿本作"言顺斗建及斗极北星运转而行也"。

二五九九页一一行(乘)[漂]昆仑据殿本改。按：校补谓殿本注"乘"作"漂"，与文选合，前书作"票"。

二六０二页八行攡亦靡字也音摩按：汲本作"攡亦摩字也，音靡"。殿本作"攡亦摩字，音摩"。

二六０四页五行大王居岐按："岐"原误"歧"，径改正。

二六０四页一二行鐇(推)[椎]也据殿本改。

二六０五页九行今流俗比地之良沃者为赡者也按：汲本、殿本"比"作"北"，刊误谓案文"北"当作"以"，又衍一"者"字。

二六０六页一四行呼池按：汲本、殿本作"滹沱"。

二六一一页六行奕世载德按："奕"原譌"弈"，径改正。

二六一一页九行尔尚明保[予]据殿本、集解本补。

二六一二页一三行二事谓事不专一也按："二事"之"事"原譌"十"，径改正。

二六一三页四行(毛)[韩]诗曰密勿从事据殿本改。

二六一四页二行遂博学经典按：校补谓此句上当有脱文，盖尽心奉养下必接口其父事，奉养乃有所属，亦必有所藉，乃得博学经典也。

二六一四页一一行连阶累任按："阶"原譌"偕"，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二六一五页三行谢承书按："承"原譌"丞"，径据汲本改正。

二六一五页八行赐医药按："医"原作"医"，径据汲本、殿本改。

二六一五页九行田令商者不农按：钱大昭谓"田"字疑误，或是"甲"字。校补谓钱所见甚是。前书口传述景纪云"匪怠匪荒，务在农桑，著于甲令，民用宁康"。颜注"甲令即景纪令甲也。"

二六一八页二行凡十二篇按：汲本作"二十篇"。

二六一九页八行事聱叟谦让恭俭按：汲本、殿本"俭"作"敬"。

二六二０页二行番为司徒按："为"依诗当作"唯"。

二六二一页一三行汤伐之遂死于南巢按：殿本作"汤遂放桀于南巢"。

二六二二页一四行乃设书过之吏按：刊误谓"吏"当作"史"。

二六二三页二行伊尹[周]公校补谓"公"上明脱一"周"字，张森楷校勘记则谓"公"字下脱一"旦"字。今依校补补[周]字。

二六二三页八行七言按：集解引王补说，谓御览、初学记、艺文类聚引崔琦七蠲凡六处，即文选刘峻辨命论、曹植王仲宣诔、王康琚反招隐诗注，皆引作"七蠲"，独传作"七言"，殆言蠲音近而讹与？当从蠲为是。

後汉书卷八十下　文苑列传第七十下

张升字彦真，陈留尉氏人，富平侯放之孙也。[1]升少好学，多关览，而任情不羁。[2]其意相合者，则倾身交结，不问穷贱；如乖其志好者，虽王公大人，终不屈从。[3]常叹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其有知我，虽胡越可亲；苟不相识，从物何益？"[4]

(1)放，汤六代孙也。

(2)关，涉也。不羁谓超绝等伦，不可羁束也。邹阳上书曰："使不羁之士与牛骥同皁。"

(3)杜预注左传曰"大人谓在位者"也。

(4)前书邹阳上书曰"意合则胡越为兄弟"也。

仕郡为纲纪，以能出守外黄令。吏有受赇者，即论杀之。或讥升守领一时，何足趋明威戮乎？[1]对曰："昔仲尼暂相，诛齐之侏儒，手足异门而出，故能威震强国，反其侵地。[2]君子仕不为己，职思其忧，[3]岂以久近而异其度哉？"

遇党锢去官，後竟见诛，年四十九。

(1)趋，急也，读曰促。

(2)侏儒，短人，能为俳优也。谷梁传曰："鲁定公与齐侯会于颊谷，两君就坛，齐人鼓噪而起，欲以执鲁君。孔子历阶而上，不尽一等。曰：'两君合好，夷狄之人何为来？'齐侯逡巡而谢曰：'寡人之过也。'罢会，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国君者罪当死！'使司马行法焉，首足异门而出。齐人乃归鲁郓、讙、龟阴之田。"

(3)诗唐风曰："无以太康，职思其忧。"职，主也。君子之居位，当思尽忠，不为己身。

著赋、诔、颂、碑、书，凡六十篇。

赵壹字符叔，汉阳西县人也。体貌魁梧，[1]身长九尺，美须豪眉，望之甚伟。

而恃才倨傲，为乡党所摈，乃作解摈。[2]後屡抵罪，几至死，友人救得免。

壹乃贻书谢恩曰：

(1)魁梧，壮大之貌。

(2)摈，斥也。

昔原大夫赎桑下绝气，传称其仁；[1]秦越人还虢太子结脉，世著其神。[2]设曩之二人不遭仁遇神，则结绝之气竭矣。然而糒脯出乎车軨，[3]针石运乎手爪。[4]今所赖者，非直车軨之糒脯，手爪之针石也。乃收之于斗极，还之于司命，[5]使干皮复含血，枯骨复被肉，允所谓遭仁遇神，真所宜传而著之。余畏禁，不敢班班显言，[6]窃为穷鸟赋一篇。其辞曰：

(1)原大夫谓赵衰之子盾，谥曰宣。吕氏春秋曰："赵宣孟将之绛，见骫桑之下有卧饿人，宣孟与脯二朐，拜受之，不敢食，问其故，曰：'臣有母，持以遗之。'宣孟更赐之脯二束，遂去。"赎即续也。骫，古委字也。

(2)扁鹊姓秦，名越人。过虢，虢太子死。扁鹊曰："臣能生之。若太子病，所谓尸聿也。"乃使弟子子阳厉针砥石，以取三阳五会。有闲，太子苏。见史记。

(3)说文："軨，车辎闲横木。"

(4)古者以砭石为针。凡针之法，右手象天，左手法地，弹而怒之，搔而下之，此运手爪也。砭音必廉反。

(5)礼记曰："祭司命。"郑玄注云："文昌中星。"

(6)班班，明貌。

有一穷鸟，戢翼原野。罼网加上，机穽在下，[1]前见苍隼，後见驱者，缴弹张右，[2]羿子彀左，[3]飞丸激矢，交集于我。思飞不得，欲鸣不可，举头畏触，摇足恐堕。内独怖急，乍冰乍火。幸赖大贤，我矜我怜，昔济我南，今振我西。[4]鸟也虽顽，犹识密恩，内以书心，外用告天。天乎祚贤，归贤永年，且公且侯，子子孙孙。

(1)礼记曰："罗网毕翳。"郑玄注云："小而柄长谓之罼。"机，捕兽机槛也。穽，穿地陷兽。

(2)缴，以缕系箭而射者也。

(3)羿子谓羿也。淮南子曰："尧时十日并出，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乌，皆死，墯其羽翼。"彀，引弓也。

(4)西，协韵音先。

又作刺世疾邪赋，以舒其怨愤。曰：

伊五帝之不同礼，三王亦又不同乐，数极自然变化，非是故相反驳。[1]德政不能救世溷乱，赏罚岂足惩时清浊？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愈复增其荼毒。[2]秦、汉无以相踰越，乃更加其怨酷。宁计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

(1)礼记曰："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代，不相袭礼。乐极则忧，礼粗则偏矣。"

(2)尚书曰："罹其凶害，不忍荼毒。"孔注云："荼毒，苦也。"

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谄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1]妪凵名埶，抚拍豪强。[2]偃蹇反俗，立致咎殃。[3]捷慑逐物，日富月昌。[4]浑然同惑，孰温孰凉。邪夫显进，直士幽藏。

(1)庄子曰："宋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秦王悦之，益车百乘。见庄子，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舐痔者，得车五乘，子岂舐痔邪？何得车之多乎？'"(2)妪凵犹伛偻也。妪音衣宇反。凵音丘矩反。抚拍，相亲狎也。

(3)偃蹇，骄毛也。

(4)捷，疾也。慑，惧也。急惧逐物，则致富昌。

原斯瘼之攸兴，寔执政之匪贤。女谒掩其视听兮，近习秉其威权。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虽欲竭诚而尽忠，路绝崄而靡缘。九重既不可启，又群吠之狺狺。[1]安危亡于旦夕，肆嗜欲于目前。奚异涉海之失柂，积薪而待燃。[2]荣纳由于闪揄，孰知辨其蚩妍。[3]故法禁屈挠于埶族，恩泽不逮于单门。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乘理虽死而非亡，违义虽生而匪存。

(1)楚辞曰："岂不思夫君兮？君之门以九重。猛犬狺狺以迎吠，关梁闭而不通。"狺音银。

(2)柂可以正船也，音徒我反。前书贾谊曰："措火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而谓之安。当今之埶，何以异此？"

(3)闪揄，倾佞之貌也。行倾佞者则享荣宠而见纳用。揄音输。

有秦客者，乃为诗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1]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抗脏倚门边。[2]

(1)左传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言人寿促，河清迟也。

(2)伊优，屈曲佞媚之貌。抗脏，高亢婞直之貌也。佞媚者见亲，故升堂；婞直者见凵，故倚门。脏音葬。

鲁生闻此辞，系而作歌曰：[1]埶家多所宜，欬唾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2]贤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尔分，勿复空驰驱。哀哉复哀哉，此是命矣夫！

(1)秦客、鲁生，皆寓言也。

(2)老子曰："被褐怀玉。"言处卑贱而怀德义也。楚辞曰"兰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也。

光和元年，举郡上计到京师。是时司徒袁逢受计，计吏数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视，壹独长揖而已。逢望而异之，令左右往让之，曰："下郡计(史)[吏]而揖三公，何也？"对曰："昔郦食其长揖汉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1]逢则敛衽下堂，执其手，延置上坐，因问西方事，大悦，顾谓坐中曰："此人汉阳赵元叔也。朝臣莫有过之者，吾请为诸君分坐。"[2]坐者皆属观。既出，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见。壹以公卿中非陟无足以托名者，乃日往到门，陟自强许通，[3]尚卧未起，壹径入上堂，遂前临之，曰："窃伏西州，承高风旧矣，[4]乃今方遇而忽然，[5]柰何命也！"因举声哭，门

下惊，皆奔入满侧。陟知其非常人，乃起，延与语，大奇之。谓曰："子出矣。"陟明旦大从车骑奉谒造壹。[6]时诸计吏多盛饰车马帷幕，而壹独柴车草屏，[7]露宿其傍，延陟前坐于车下，左右莫不叹愕。陟遂与言谈，至熏夕，极欢而去，执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8]陟乃与袁逢共称荐之。名动京师，士大夫想望其风采。

(1)前书郦食其初见高祖，长揖不拜，因说高祖，高祖引之上坐。左传曰："岂不遽止。"杜预注曰："遽，畏惧。"

(2)分坐，别坐也。

(3)陟意未许通壹，以壹数至门，故自勉强许通之。

(4)前书隽不疑见暴胜之曰："窃伏海滨，承暴公子旧矣。"旧，久也。

(5)谓死也。

(6)奉谒，通名也。

(7)韩诗外传曰，周子高对齐景公："臣赖君之赐，疏食恶肉可得而食，驽马柴车可得而乘。"柴车，弊恶之车也。

(8)琴操曰："卞和得玉璞，以献楚怀王。使乐正子占之，言非玉。以其欺谩，斩其一足。怀王死，子平王立，和复抱其璞而献之。平王复以为欺，斩其一足。平王死，和复献，恐复见断，乃抱其玉而哭荆山之中，昼夜不止，涕尽继之以血。"

及西还，道经弘农，过候太守皇甫规，门者不即通，壹遂遁去。门吏惧，以白之。规闻壹名大惊，乃追书谢曰："蹉跌不面，企德怀风，虚心委质，为日久矣。侧闻仁者愍其区区，冀承清诲，以释遥悚。今旦外白有一尉两计吏，不道屈尊门下，[1]更启乃知已去。如印绶可投，夜岂待旦。惟君明叡，平其夙心。宁当慢毛，加于所天。[2]事在悖惑，不足具责。傥可原察，追修前好，则何福如之！谨遣主簿奉书。下笔气结，汗流竟趾。"壹报曰："君学成师范，缙绅归慕，仰高希骥，历年滋多。[3]旋辕兼道，渴于言侍，沐浴晨兴，昧旦守门，实望仁兄，昭其悬迟。[4]以贵下贱，握发垂接，[5]高可敷翫坟典，起发圣意，下则抗论当世，消弭时灾。岂悟君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诱之德，同亡国骄惰之志！[6]盖见机而作，不俟终日，[7]是以夙退自引，畏使君劳。[8]昔人或历说而不遇，或思士而无从，皆归之于天，不尤于物。[9]今壹自谴而已，岂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于德何损？而远辱手笔，追路相寻，诚足愧也。壹之区区，曷云量己，其嗟可去，谢也可食，[10]诚则顽薄，实识其趣。但关节疢动，膝灸(坱)[坏]溃，[11]请俟它日，乃奉其情。辄诵来贶，永以自慰。"遂去不顾。

(1)尊谓壹也，敬之故号为尊。

(2)平，恕也。尊敬壹，故谓为所天。

(3)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法言曰："希骥之马，亦骥之乘；希颜之人，亦颜之徒。"希，慕也。

(4)悬心迟仰之。

(5)易曰："以贵下贱，大得人也。"史记曰："周公一沐三握发，以接天下之士。"

(6)论语曰："夫子恂恂然善诱人。"恂恂，恭顺貌。

(7)易系辞曰："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

(8)诗曰："大夫夙退，无使君劳。"盖断章以取义。

(9)历说谓孔丘也。论语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马融注云："孔子不用于时，而不怨天；人不知己，亦不尤人也。"思士谓孟轲也。孟轲欲见鲁平公，臧仓谮之。孟轲曰："余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令余不遇哉？"见孟子。

(10)曷，何也。言区区之心，不量己而至君门。礼记曰："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有蒙袂辑屦贸贸而来。曰：'嗟来食。'曰：'余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从而谢之，不食而死。仲尼曰：'其嗟也可去，其谢也可食。'"

(11)人有四关十二节。

州郡争致礼命，十辟公府，并不就，终于家。初袁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过郡吏”，竟如其言。

著赋、颂、箴、诔、书、论及杂文十六篇。

刘梁字曼山，一名岑，东平宁阳人也。[1]梁宗室子孙，而少孤贫，卖书于市以自资。

(1)宁阳，县，故城在今兖州龚丘县南。

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党，乃著破群论。时之览者，以为“仲尼作春秋，乱臣知惧，[1]今此论之作，俗士岂不愧心”。其文不存。

(1)孟子曰：“孔子成春秋，乱臣贼子惧”也。

又著辩和同之论。其辞曰：

夫事有违而得道，有顺而失义，有爱而为害，有恶而为美。其故何乎？盖明智之所得，闇伪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于事也，无适无莫，必考之以义焉。[1]

(1)论语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得由和兴，失由同起，故以可济否谓之和，好恶不殊谓之同。春秋传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剂其味，[1]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2]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3]以救过为正，以匡恶为忠。经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则上下和睦能相亲也。”

(1)左传“剂”作“齐”。尔雅曰：“剂，剪齐也。”音子随反。今人相传剂音在计反。

(2)左传晏子对齐景公辞也。

(3)忠信为周，阿党为比。

昔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谷不德，少主社稷。[1]失先君之绪，覆楚国之师，[2]不谷之罪也。若以宗庙之灵，得保首领以殁，请为灵若厉。”大夫许诸。[3]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4]夫事君者，从其善，不从其过。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正南海，训及诸夏，其宠大矣。[5]有是宠也，而知其过，可不谓恭乎！”大夫从之。[6]此违而得道者也。及灵王骄淫，暴虐无度，芋尹申亥从王之欲，以殡于干溪，殉之二女。此顺而失义者也。[7]鄢陵之役，晋楚对战，阳谷献酒，子反以毙。此爱而害之者也。[8]臧武仲曰：“孟孙之恶我，药石也；季孙之爱我，美疢也。疢毒滋厚，石犹生我。”此恶而为美者也。[9]孔子曰：“智之难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于鲁国。抑有由也，作不顺而施不恕也。”[10]盖善其知义，讥其违道也。

(1)楚恭王名审。左传楚王曰：“生十年而丧先君。”故云少主社稷。

(2)绪，业也。谓鄢陵之战，为晋所败。

(3)谥法：“乱而不损曰灵，杀戮不辜曰厉。”左传曰：“‘大夫择焉。’莫对，及五命，乃许之。”诸，之也。

(4)子囊，楚令尹，名(也)[午]。

(5)宠，荣也。

(6)谥法：“既过能改曰恭。”案：此楚语之文。

(7)国语楚灵王子围为章华之台，伍举对曰：“君为此台，国人罢焉，财用尽焉，年谷败焉，数年乃成。”左传芋尹申亥，申无宇之子也。干溪之役，申亥曰：“吾父再干王命，王不诛，惠孰大焉。”乃求王，遇诸棘闱，以王归。王缢，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也。

(8)淮南子云，楚恭王与晋人战于鄢陵，战酣，恭王伤。司马子反渴而求饮，竖阳谷奉酒而进之。子反之为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绝于口，遂醉而卧。恭王欲复战，使人召子反，子反辞以疾。王驾而往之，入幄中而闻酒臭，恭王大怒，斩子反以为戮。

(9)武仲，臧孙纥也。左传孟孙死，臧孙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孙之恶子也而哀如是，季孙若死，其若之何？”臧孙曰：“季孙之爱我，疾疢也，孟孙之恶我，药石也。美疢不如恶石。夫石犹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言石能除己疾也。

⑽季武子无适子，公弥长，悼子少，武子爱悼子，欲立之。访于申丰，曰："不可。"访于臧纥，曰："饮我酒，吾为子立之。"季氏饮大夫酒，臧纥为客，既献，臧孙命北面重席，新罇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悼子乃立。季氏以公弥为马正。其後公弥立，孟孙羯与共构臧纥于季氏，臧纥奔齐。

齐侯将与臧纥田，臧孙闻之，见齐侯，与之言伐晋。对曰："多则多矣，抑君似鼠。鼠昼伏夜动，不穴于寝庙，畏人故也。今君闻晋之乱而後作焉，宁将事之，非鼠如何？"乃不与田。注曰"纥知齐侯将败，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也。见左传。

夫知而违之，伪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与伪焉，其患一也。患之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违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也。[1]夏书曰："念兹在兹，庶事恕施。"忠智之谓矣。[2]

⑴论语之文。

⑵兹，此也。念此事也，在此身也。言行事当常念如在己身也。庶，众也。

言众事恕己而施行，斯可谓忠而有智矣。

故君子之行，动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1]进退周旋，唯道是务。苟失其道，则兄弟不阿；苟得其义，虽仇雠不废。故解狐蒙祁奚之荐，二叔被周公之害，[2]勃鞮以逆文为成，[3]傅瑕以顺厉为败，[4]管苏以憎忤取进，申侯以爱从见退，考之以义也。[5]故曰："不在逆顺，以义为断；不在憎爱，以道为贵。"礼记曰："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考义之谓也。

⑴左传曰："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杜预注云："回，邪也。疚，病也。"

⑵左传曰，晋祁奚请老，晋侯问嗣焉，称解狐，其雠也。

⑶勃鞮，晋寺人，名披。左传晋献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于蒲，披斩其袪。及文公归国，吕甥、郤芮将焚公宫而杀文公，寺人披以吕、郤之难告之。言初虽逆文公，後竟成之也。

⑷左传言郑厉公为祭仲所逐，後侵郑及大陵，获郑大夫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请纳子。"厉公与之盟而赦之。傅瑕杀郑子而纳厉公，[厉公]遂杀傅瑕也。

⑸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诸大夫曰：'管苏犯我以义，违我以礼，与处不安，不见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死之後，爵之于朝。申侯伯顺吾所欲，行吾所乐，与处则安，不见则思，然未尝有得焉。必速遣之。'"

桓帝时，举孝廉，除北新城长。[1]告县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汉，[2]庚桑琐隶，风移碨磥。[3]吾虽小宰，犹有社稷，[4]苟赴期会，理文墨，岂本志乎！"乃更大作讲舍，延聚生徒数百人，朝夕自往劝诫，身执经卷，试策殿最，儒化大行。此邑至後犹称其教焉。

⑴北新城属涿县。

⑵前书文翁为蜀郡太守，兴起学校，比于[齐]、鲁(卫)也。

⑶琐，碎也。庄子曰："老聃之(後)[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碨磥之山，居三年，碨垒大穰。碨垒之人相与言曰：'庚桑子之始来，吾洒然异之；今吾日计之不足，岁计之有余，庶几其圣人乎！'"碨音猥。磥音卢罪反。

⑷论语曰："子路将使子羔为费宰，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特召入拜尚书郎，累迁。後为野王令，未行。光和中，病卒。

孙桢，亦以文才知名。[1]

⑴魏志桢字公干，为司空军谋祭酒，五官郎将文学，与徐干、陈琳、阮瑀、应玚俱以章知名，转为平原侯庶子。

边让字文礼，陈留浚仪人也。少辩博，能属文。作章华赋，虽多淫丽之辞，而终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讽也。[1]其辞曰：

⑴章华台，解见冯衍传。杨雄曰："词人之赋丽以淫。"司马相如作上林赋"发仓廪以救贫穷，补不足，恤口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刑罚"，此为讽也。

楚灵王既游云梦之泽，息于荆台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1)右顾彭蠡之隩，南眺巫山之阿。(2)延目广望，骋观终日。顾谓左史倚相曰："盛哉斯乐，可以遗老而忘死也！"(3)于是遂作章华之台，筑干溪之室，(4)穷木土之技，单珍府之实，举国营之，数年乃成。(5)设长夜之淫宴，作北里之新声。(6)于是伍举知夫陈、蔡之将生谋也。(7)乃作斯赋以讽之：

(1)洞庭湖在今岳州西南。

(2)说苑曰："楚昭王欲之荆台游，司马子綦进谏曰：'荆台之游，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猎山，下临方淮，其地使人遗老而忘死也。王不可游也。'"巫山在夔州巫山县东。

(3)说苑，此并司马子綦谏昭王之言。

(4)史记曰，灵王次于干溪，乐干溪不能去。

(5)技，巧也。单，尽也。国语楚灵王为章华之台，与伍举升焉。曰："台美夫！"对曰："国君安人以为乐，今君为此台也，国人罢焉，财用尽焉，年谷败焉，百姓烦焉，军国苦之，数年乃成。"

(6)史记曰，纣为酒池肉林，使男女口而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使师涓作新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也。

(7)陈蔡二国，先为楚所灭也。

胄高阳之苗胤兮，承圣祖之洪泽。(1)建列藩于南楚兮，等威灵于二伯。(2)超有商之大彭兮，越隆周之两虢。(3)达皇佐之高勋兮，驰仁声之显赫。(4)惠风春施，神武电断，华夏肃清，五服攸乱。(5)旦垂精于万机兮，夕回辇于门馆。设长夜之欢饮兮，展中情之嬿婉。(6)竭四海之妙珍兮，尽生人之秘玩。

(1)胄，胤也。高阳，帝颛顼也。帝系曰："颛顼娶于滕隍氏女而生老童，是为楚先。"楚词曰："帝高阳之苗裔兮。"

(2)老童之後鬻熊，事周文王，早卒。至孙熊绎，周成王时封于楚。其後子孙隆盛，与齐、晋[争]强。二伯，齐桓、晋文也。

(3)国语曰："商伯大彭、豕韦。"左传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

(4)皇佐谓鬻熊佐文王也。左传曰："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人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此驰仁声也。

(5)谓灵王承先世仁惠之风，如春普施。神武威棱，如电雷之断决也。五服，甸、侯、绥、要、荒也。乱，理也。

(6)嬿，安也。婉，美也。婉，协韵音于愿反。

尔乃携窈窕，从好仇，(1)径肉林，登糟丘，(2)兰肴山竦，椒酒渊流。(3)激玄醴于清池兮，靡微风而行舟。登瑶台以回望兮，冀弥日而消忧。(4)于是招宓妃，命湘娥，(5)齐倡列，郑女罗。(6)扬激楚之清宫兮，展新声而长歌。(7)繁手超于北里，妙舞丽于阳阿。(8)金石类聚，丝竹群分。被轻袿，曳华文，(9)罗衣飘飖，组绮缤纷。(10)纵轻躯以迅赴，若孤鹄之失群；振华袂以逶迤，若游龙之登云。于是欢嬿既洽，长夜向半，琴瑟易调，繁手改弹，清声发而响激，微音逝而流散。振弱支而纡绕兮，若缘繁之垂干，忽飘飖以轻逝兮，似鸾飞于天汉。舞无常态，鼓无定节，寻声响应，脩短靡跌。(11)长袖奋而生风，清气激而绕结。(12)尔乃妍媚递进，巧弄相加，俯仰异容，忽兮神化。(12)体迅轻鸿，荣曜春华，进如浮云，退如激波。虽复柳惠，能不咨嗟！(14)于是天河既回，淫乐未终，清钥发征，激楚扬风。(15)于是音气发于丝竹兮，飞响轶于云中。比目应节而双跃兮，(16)孤雌感声而鸣雄。(17)美繁手之轻妙兮，嘉新声之弥隆。于是众变已尽，群乐既考。(18)归乎生风之广夏兮，脩黄轩之要道。(19)携西子之弱腕兮，援毛嫔之素肘。(20)形便娟以婵媛兮，若流风之靡草。(21)美仪操之姣丽兮，忽遗生而忘老。

(1)窈窕，幽闲也。仇，匹也。毛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

(2)史记纣作糟丘酒池，悬肉以为林也。

(3)兰肴，芳若兰也。椒酒，置椒酒中也。楚词曰："蕙肴兮兰籍，桂酒兮椒浆。"

⑷弥，终也。楚辞曰：“望瑶台而偃蹇。”
⑸宓妃，洛水之神女也。湘娥，尧之二女娥皇、女英，湘水之神也。
⑹楚辞曰：“二八齐容起郑舞。”
⑺激楚，曲名也。淮南子曰：“激楚结风。”
⑻左传曰：“繁手淫声，慆堙心耳，乃忘和平。”阳阿，解见马融传。
⑼方言曰：“袿谓之裾。”释名曰：“妇人上服谓之袿。”
⑽组，绶也。绮，绫也。
⑾跌，蹉也。
⑿歌声激发，萦绕缠结。
⒀化，协韵音花。
⒁柳下惠，展季也。家语曰：“柳下惠妪不逮门之女，国人不称其乱，言其贞也。”
⒂钥如笛，六孔。
⒃比目鱼一名鲽，一名王余，不比不行，今江东呼为板鱼。韩诗外传曰：“伯牙鼓琴，游鱼出听。”
⒄枚乘七发曰：“暮则羁雌迷鸟宿焉。”羁雌，孤雌也。
⒅考，成也。
⒆黄帝轩辕氏得房中之术于玄女，握固吸气，还精补脑，可以长生。说苑雍门周说孟尝君曰：“广夏邃房下，罗帷来清风。”
⒇西子，西施也。越绝书曰：“越王句践得采薪二女西施、郑旦，以献吴王”毛嫔，毛嫱也。庄子曰：“毛嫱丽姬，人之美者。”
(21)淮南子曰：“今舞者便娟若秋药被风。”药，白芷也。

尔乃清夜晨，妙技单，收尊俎，彻鼓盘。[(1)]惘焉若酲，抚口而叹。[(2)]虑理国之须才，悟稼穑之艰难。美吕尚之佐周，善管仲之辅桓。将超世而作理，焉沉湎于此欢！于是罢女乐，堕瑶台。思夏禹之卑宫，慕有虞之土阶。[(3)]举英奇于仄陋，拔髦秀于蓬莱。[(4)]君明哲以知人，官随任而处能。[(5)]百揆时口，庶绩咸熙。诸侯慕义，不召同期。[(6)]继高阳之绝轨，崇成、庄之洪基。[(7)]虽齐桓之一匡，岂足方于大持？(8)尔乃育之以仁，临之以明。致虔报于鬼神，尽肃恭乎上京。[(9)]驰淳化于黎元，永历世而太平。

⑴张衡七盘赋曰“历七盘而屣蹑”也。
⑵酲，酒病也。
⑶墨子曰：“虞舜土阶三尺，茅茨不剪。”
⑷蓬蒿草莱之间也。尔雅曰：“髦，俊也。”
⑸能，协韵音乃来反。
⑹尚书武王伐纣，八百诸侯不期而至。
⑺史记楚成王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于天子。庄王，成王孙也。纳伍举、苏纵之谏，罢淫乐，听国政，所诛数百人，所进数百人，国人大悦。
⑻谷梁传曰：“齐桓公为阳谷之会，一匡天下。”匡，正也。
⑼言楚尊事周室。

大将军何进闻让才名，欲辟命之，恐不至，诡以军事征召，既到，署令史，[(1)]进以礼见之。让善占(谢)[射]，能辞对，时宾客满堂，莫不羡其风。府掾孔融、王朗并脩刺候焉。[(2)]

⑴续汉志曰：“大将军下有令史及御史属三十一人。”
⑵朗字景兴，魏志有传。

议郎蔡邕深敬之，以为让宜处高任，乃荐于何进曰：“伏惟幕府初开，博选清英，华发旧德，并为元龟。[(1)]虽振鹭之集西雍，济济之在周庭，无以或加。[(2)]窃见令史陈留边让，天授逸才，聪明贤智。髫口夙孤，不尽家训。[(3)]及就学庐，便受大典，初涉诸经，见本知义，授者不能对其问，章句不能

逮其意。心通性达，口辩辞长。非礼不动，非法不言。若处狐疑之论，定嫌审之分，经典交至，捡括参合，众夫寂焉，莫之能夺也。使让生在唐、虞，则元、凯之次，运值仲尼，则颜、冉之亚，岂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者哉！阶级名位，亦宜超然，若复随辈而进，非所以章缤伟之高价，昭知人之绝明也。传曰：'函牛之鼎以亨鸡，多汁则淡而不可食，少汁则熬而不可熟。'[4]此言大器之于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窃悁邑，[5]怪此宝鼎未受牺牛大羹之和，久在煎熬脔割之间，愿明将军回谋垂虑，裁加少纳，贡之机密，展之力用。[6]若以年齿为嫌，则颜回不得贯德行之首，子奇终无理阿之功。[7]苟堪其事，古今一也。"

(1)华发，白首也。元龟所以知吉凶。尚书曰："格人元龟。"

(2)韩诗曰："振鹭于飞，于彼西雍。"薛君章句曰："鹭，絜白之鸟也。西雍，文王(之)[辟]雍也。言文王之时，辟雍学士皆絜白之人也。"又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

(3)髫，翦发为鬌也。囗，毁齿也。

(4)庄子曰："函牛之鼎沸，蚁不得措一足焉。"吕氏春秋曰，白圭对魏王曰"市丘之鼎以亨鸡，多洎之则淡不可食，少洎之则焦而不熟"也。函，容也。洎，汁也。

(5)悁邑，忧愤也。

(6)展，陈也。

(7)说苑曰："子奇年十八为阿宰，有善绩。"

让後以高才擢进，屡迁，出为九江太守，不以为能也。

初平中，王室大乱，让去官还家。恃才气，不屈曹操，多轻侮之言。建安中，其乡人有构让于操，操告郡就杀之。文多遗失。

郦炎字文胜，范阳人，郦食其之後也。炎有文才，解音律，言论给捷，多服其能理。[1]灵帝时，州郡辟命，皆不就。有志气，作诗二篇曰：

(1)给，敏也。

大道夷且长，窘路狭且促。脩翼无(与)[卑]栖，远趾不步局。[1]舒吾陵霄羽，奋此千里足。超迈绝尘驱，囗忽谁能逐。贤愚岂常类，禀性在清浊。富贵有人籍，贫贱无天录。[2]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卜。[3]陈平敖里社，[4]韩信钓河曲。[5]终居天下宰，食此万钟禄。[6]德音流千载，功名重山岳。

(1)窘，迫也。

(2)富贵者为人所载于典籍也，贫贱者不载于天录。天录谓若萧、曹见名于图书。

(3)言通塞苟若由己，则志士不须相卜也。故蔡泽谓唐举曰："富贵吾自取之，所不知者寿也。"

(4)陈平为里社宰，分肉均。里中曰："善哉陈孺子之为宰也！"曰："使平宰天下亦犹是。"见前书。

(5)韩信家贫无行，不得为吏，钓于淮阴城下。河者，水之总名也。

(6)大斛四斗曰钟。

灵芝生河洲，动摇因洪波。兰荣一何晚，严霜瘁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太山阿。文质道所贵，遭时用有嘉。绛、灌临衡宰，谓谊崇浮华。贤才抑不用，远投荆南沙。[1]抱玉乘龙骥，不逢乐与和。[2]安得孔仲尼，为世陈四科！[3]

(1)贾谊欲革汉土德，改定律令，绛侯周勃及灌婴共毁之，文帝以谊为长沙太傅。见前书。

(2)伯乐、卞和。

(3)谓德行、政事、文学、言语也。

炎後风病慌忽。性至孝，遭母忧，病甚发动。妻始产而惊死，妻家讼之，收系狱。炎病不能理对，熹平六年，遂死狱中，时年二十八。尚书卢植为之诔赞，以昭其懿德。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也。少孤贫，依宗人居。性笃学，恒佣作为资，暮还辄囗柴以读书。[1]常以礼自牧，[2]独处一房，如对严宾焉。州郡累召，公车有道征，并称疾不到。作矫世论以讥切当时。而徙入山中，覃思著述。[3]以莫知于世，故作应宾难以自寄。又案汉记撰中兴以後行事，为皇德传

三十篇，行于世。余所作杂文数十篇，多亡失。(西)河[西]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皆称为侯君云。

⑴囗，古“然”字。

⑵易曰：“卑以自牧。”牧，养也。

⑶覃，静也。

高彪字义方，吴郡无锡人也。[1]家本单寒，至彪为诸生，游太学。有雅才而讷于言。尝从马融欲访大义，融疾不获见，乃覆刺遗融书曰：“承服风问，从来有年，[2]故不待介者而谒大君子之门，冀一见龙光，以囗腹心之愿。[3]不图遭疾，幽闭莫启。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华夏，犹挥沐吐餐，垂接白屋，[4]故周道以隆，天下归德。公今养痾傲士，故其宜也。”融省书惭，追谢还之，彪逝而不顾。

⑴无锡，今常州县。

⑵风问，风猷令问。

⑶毛诗曰：“既见君子，为龙为光。”龙，宠也。

⑷白屋，匹夫也。

後郡举孝廉，试经第一，除郎中，校书东观，数奏赋、颂、奇文，因事讽谏，灵帝异之。

时京兆第五永为督军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会，祖饯于长乐观。议郎蔡邕等皆赋诗，彪乃独作箴曰：“文武将坠，乃俾俊臣。[1]整我皇纲，董此不虔。[2]古之君子，即戎忘身。[3]明其果毅，尚其桓桓。[4]吕尚七十，气冠三军，诗人作歌，如鹰如鹯。[5]天有太一，五将三门；[6]地有九变，丘陵山川；[7]人有计策，六奇五闲：[8]总兹三事，谋则咨询。[9]无曰己能，务在求贤，淮阴之勇，广野是尊。[10]周公大圣，石碏纯臣，以威克爱，以义灭亲。[11]勿谓时险，不正其身。勿谓无人，莫识己真。忘富遗贵，福禄乃存。枉道依合，复无所观。[12]先公高节，越可永遵。佩藏斯戒，以厉终身。“邕等甚美其文，以为莫尚也。

⑴俾，使也。

⑵董，正也。

⑶易曰：“不利即戎。”司马穰苴曰：“将受命之日忘其家，援枹鼓即忘其身。”

⑷左传曰：“杀敌为果，致果为毅。”尚书曰：“勖哉夫子，尚桓桓。”桓桓，武貌。

⑸太公年七十遇文王。毛诗曰：“惟师尚父，时惟鹰扬。”

⑹太一式：“凡举事皆欲发三门，顺五将。”发三门者，开门、休门、生门。五将者，天目、文昌等。

⑺孙子九变篇曰：“用兵有散地，有轻地，有争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氾地，有围地，有死地。诸侯自战其地，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为轻地。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我可以往，彼可以来，为交地。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众，为衢地。入人地深，倍城邑多，为重地。行山林，阻沮泽，难行之道，为氾地。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少，彼寡可以击吾众者，为围地。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为死地。通九变之利，知用兵矣。”

⑻陈平凡六出奇策。孙子曰：“用闲有五，有因闲，有内闲，有反闲，有死闲，有生闲。五闲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因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也。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也。反间者，因其敌闲而用之也。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闲知之而得于敌者也。生间者，反报者也。”

⑼总天、地、人之事而询谋于众。

⑽臣贤案：前书韩信破赵，得广武君李左车，解其缚而师事之。而此作“广野”。案广野君郦食其，无韩信师事处，盖误也。

⑾周公诛管、蔡，石碏杀其子厚也。克，胜也。前书孙宝曰：“周公上圣，邵公大贤。”尚书曰：“威克厥爱，允济。”左传曰：“石碏纯臣也。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

⑿曲道以合时者，不足观也。

後迁(内)[外]黄令，帝勑同僚临送，祖于上东门，[1]诏东观画彪像以劝学者。彪到官，有德政，上书荐县人申徒蟠等。病卒于官，文章多亡。

[1]洛阳城东面北头门。

子岱，亦知名。

张超字子并，河间鄚人也，[1]留侯良之後也。有文才。灵帝时，从车骑将军朱鈇征黄巾，为别部司马。著赋、颂、碑文、荐、檄、笺、书、谒文、嘲，凡十九篇。超又善于草书，妙绝时人，世共传之。

[1]今瀛州鄚县。

祢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1]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兴平中，避难荆州。建安初，来游许下。始达颍川，乃阴怀一刺，既而无所之适，至于刺字漫灭。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或问衡曰："盍从陈长文、司马伯达乎？"(2)对曰："吾焉能从屠沽儿耶！"又问："荀文若、赵稚长云何？"[3]衡曰："文若可借面吊丧，稚长可使监口请客。"[4]唯善鲁国孔融及弘农杨脩。常称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融亦深爱其才。

[1]般，县，故城在今德州平昌县东。般音卜满反。

[2]陈群字长文。司马朗字伯达，河内温人。

[3]赵为荡寇将军，见魏志。

[4]典略曰："衡见荀仪容但有貌耳，故可吊丧。赵有腹大，健噉肉，故可监口也。"

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与为交友。上疏荐之曰："臣闻洪水横流，帝思俾乂，[1]旁求四方，以招贤俊。[2]昔孝武继统，将弘祖业，畴咨熙载，群士响臻。（3）陛下叡圣，纂承基绪，遭遇口运，劳谦日口。[4]惟岳降神，异人并出。[5]窃见处士平原祢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质贞亮，英才卓砾。初涉蓺文，升堂覩奥，目所一见，辄诵于口，耳所瞥闻，不忘于心。性与道合，思若有神。[6]弘羊潜计，安世默识，以衡准之，诚不足怪。[7]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疾恶若雠。[8]任座抗行，史鱼厉节，殆无以过也。[9]鸷鸟累伯，不如一鹗。[10]使衡立朝，必有可观。飞辩骋辞，溢气坌涌，解疑释结，临敌有余。昔贾谊求试属国，诡系单于；[11]终军欲以长缨，牵致劲越。[12]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严象，亦用异才擢拜台郎，衡宜与为比。如得龙跃天衢，振翼云汉，杨声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门之穆穆。[13]钧天广乐，必有奇丽之观；[14]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宝。若衡等辈，不可多得。激楚、杨阿，至妙之容，台牧者之所贪；[15]飞兔、騕褭，绝足奔放，良、乐之所急。[16]臣等区区，敢不以闻。"

[1]孟子曰："尧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尚书帝曰："咨，汤汤洪水方割，有能俾乂"。俾，使也。乂，理也。

[2]尚书曰："旁求天下。"

[3]尚书帝尧曰："畴咨若时登庸。"又曰："有能奋庸熙帝之载。"畴，谁也。口，广也。载，事也。

[4]易曰："劳谦君子有终吉。"尚书口文王德曰："自朝至于日中口，不遑[暇]食。"言不敢懈怠也。

[5]毛诗曰："惟岳降神，生甫及申。"公孙弘传赞曰："异人并出。"

[6]淮南子曰："所谓真人者，性合于道也。"

[7]前书曰："桑弘羊，雒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为侍中。"又曰："张安世字子孺，为郎。上行幸河东，尝亡书三箧，诏问莫能知，唯安世识之，具作其事。後购求得书，以相校，无所遗失。"

[8]国语楚蓝尹亹谓子西曰："夫阖庐，闻一善言若惊，得一士若赏。"

[9]吕氏春秋魏文侯饮，问诸大夫曰："寡人何如主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不肖君也。"论语孔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也。

⑽邹阳上书之言也。鹗，大鹏也。

⑾前书贾谊曰："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

⑿前书终军曰"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也。

⒀尚书曰："宾于四门，四门穆穆。"

⒁史记曰，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医扁鹊曰："血脉理也。昔秦穆公如此，七日寤，寤而曰：'我之帝所甚乐。'今主君之疾与之同，不出三日必闲，闲必有言也。"居二日，果寤，语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其声动心"也。

⒂诸本并作"台牧"，未详其义。融集作"掌伎"。

⒃吕氏春秋曰："飞兔、騕褭，古骏马也。"高诱注曰："日行万里。"王良、伯乐，善御人也。

融既爱衡才，数称述于曹操。操欲见之，而衡素相轻疾，自称狂病，不肯往，而数有恣言。操怀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杀之。闻衡善击鼓，乃召为鼓史，因大会宾客，阅试音节，诸史过者，皆令脱其故衣，更著岑牟单绞之服。[(1)]次至衡，衡方为渔阳参挝，蹀口而前，[(2)]容态有异，声节悲壮，听者莫不慷慨。衡进至操前而止，吏诃之曰："鼓史何不改装，而轻敢进乎？"衡曰："诺。"于是先解衵衣，[(3)]次释余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单绞而著之，毕，复参挝而去，颜色不怍。[(4)]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

⑴文士传曰："魏太祖欲辱衡，乃令人录用为鼓史。後至八月朝普天阅试鼓节，作三重阁，列坐宾客，以帛绢制作衣，一岑牟，一单绞及小裈。"通史志曰："岑牟，鼓角士胄也。"郑玄注礼记曰："绞，苍黄之色也。"

⑵文士传曰："衡击鼓作渔阳参搥，蹋地来前，蹑驳足脚，容态不常，鼓声甚悲，易衣毕，复击鼓参搥而去。至今有渔阳参搥，自衡始也。"臣贤案：搥及挝并击鼓杖也。参挝是击鼓之法，而王僧孺诗云："散度广陵音，参写渔阳曲。"而于其诗自音云："参音七绀反。"後诸文人多同用之。据此诗意，则参曲奏之名，则挝字入于下句，全不成文。下云"复参挝而去"，足知"参挝"二字当相连而读。参字音为去声，不知何所凭也。参七甘反。

⑶杜预注左传曰："衵，近身衣也。"音女一反。

⑷怍，羞也。

孔融退而数之曰："正平大雅，固当尔邪？"[(1)]因宣操区区之意。衡许往。融复见操，说衡狂疾，今求得自谢。操喜，口门者有客便通，待之极晏。衡乃著布单衣、疎巾，手持三尺棁杖，[(2)]坐大营门，以杖捶地大骂。吏白：外有狂生，坐于营门，言语悖逆，请收案罪。操怒，谓融曰："祢衡竖子，孤杀之犹雀鼠耳。顾此人素有虚名，远近将谓孤不能容之，今送与刘表，视当何如。"于是遣人骑送之。临发，众人为之祖道，先供设于城南，乃更相戒曰："祢衡勃虐无礼，今因其後到，咸当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众人莫肯兴，衡坐而大号。众问其故，衡曰："坐者为冢，卧者为尸，尸冢之间，能不悲乎！"

⑴雅，正也。言大雅君子不当尔。

⑵说文曰："棁，大杖也。"音佗结反。

刘表及荆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宾礼之，文章言议，非衡不定。表尝与诸文人共草章奏，并极其才思。时衡出，还见之，开省未周，因毁以抵地。[(1)]表怃然为骇。[(2)]衡乃从求笔札，须臾立成，辞义可观。表大悦，益重之。

⑴抵，掷也。

⑵怃然，怪之也，音抚。

後复侮慢于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黄祖性急，故送衡与之，祖亦善待焉。

衡为作书记，轻重疎密，各得体宜。祖持其手曰：“处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

祖长子射[1]为章陵太守，尤善于衡。尝与衡俱游，共读蔡邕所作碑文，射爱其辞，还恨不缮写。衡曰：“吾虽一览，犹能识之，[2]唯其中石缺二字为不明耳。”因书出之，射驰使写碑还校，如衡所书，莫不叹伏。射时大会宾客，人有献鹦鹉者，射举滘于衡曰：“愿先生赋之，以娱嘉宾。”衡(览)[揽]笔而作，文无加点，辞采甚丽。

(1)射音亦。

(2)识，记也，音志。

後黄祖在蒙冲船上，[1]大会宾客，而衡言不逊顺，祖惭，乃诃之，衡更熟视曰：“死公！云等道？”[2]祖大怒，令五百将出，[3]欲加棰，衡方大骂，祖恚，遂令杀之。祖主簿素疾衡，实时杀焉。射徒跣来救，不及。祖亦悔之，乃厚加棺敛。衡时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

(1)释名曰：“外狭而长曰蒙冲，以冲突敌船。”

(2)死公，骂言也。等道，犹今言何勿语也。

(3)五百犹今之问事也。解见宦者传。

赞曰：情志既动，篇辞为贵。[1]抽心呈貌，非雕非蔚。[2]殊状共体，同声异气。言观丽则，永监淫费。[3]

(1)毛诗序云：“情发于中而形于言。诗者志之所之，故情志动而篇辞作，斯文章之为贵。”

(2)雕，斲也。易曰：“君子豹变，其文蔚。”

(3)杨雄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礼记曰：“不辞费。”

校勘记

二六二七页三行富平侯放之孙也按：集解引洪亮吉说，谓案升传，升以党锢事诛，年四十九，以升生年计之，放卒已一百三十余年，范言升放之孙，未识何据。又引李赓芸说，谓“孙”上疑有脱字。

二六二七页一一行毛足异门而出殿本“手”作“首”。王先谦谓“手”字误，当依注作“首”。今按：史记孔子世家云“手足异处”，与谷梁传异。

二六二八页三行两君就坛汲本、殿本此下有“两相相揖”四字。今按：注引经传多删节，此或後人据谷梁传补也。

二六二九页一一行後见驱者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见”集作“逼”。

二六二九页一二行羿子彀左按：集解引惠栋说，谓“羿子”集作“羿弓”。

二六二九页一五行小而柄长谓之罼按“罼”原譌“罩”，径改正。

二六三二页三行是时司徒袁逢受计按：集解引洪颐煊说，谓灵帝纪光和元年二月，光禄勋袁滂为司徒，二年三月，司徒袁滂免，元年受计者非袁逢也。

二六三二页四行下郡计(史)[吏]而揖三公据汲本、殿本改。

二六三三页一四行实望仁兄按：刊误谓“兄”当作“君”。两汉未尝相呼为“仁兄”，下文亦有“仁君”。

二六三四页四行膝灸(抉)[坏]溃据汲本改。按：“灸”原譌“炙”，径改正。

二六三四页一四行臧仓谮之按：“仓”原譌“苍”，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二六三五页六行一名岑按：集解引何焯说，谓魏志注中作“一名恭”。

二六三六页一三行芋尹申亥汲本“芋”作“芊”，注同。按：校补引柳从辰说，谓此字左传注疏本作“口”，郝在田金壶字考云“芊音千，芊尹，复姓也”。案口、芊、芋三字形近易譌，以音求形，作“芋”为是。至郝氏作“芊”，以芊尹为复姓，则汲本之从千，可知亦别有所据，自不妨两存之。

二六三七页六行子囊楚令尹名(也)[午]据殿本改。

二六三七页九行楚灵王子围按：刊误谓案文多一“子”字。

二六三九页四行伐公子重耳于蒲按：“蒲”原譌“蒱”，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二六三九页七行傅瑕杀郑子而纳厉公[厉公]遂杀傅瑕也王先谦谓“遂”上当更有“厉公”二字。今据补。

二六三九页一四行比于[齐]鲁(卫)也按：集解引惠栋说，谓依前书“鲁卫”当作“齐鲁”。今据改。

二六三九页一五行老聃之(後)[役]有庚桑楚者据汲本改。

二六四一页一二行驰仁声之显赫按：集解引王补说，谓文选曹植赠丁仪王粲诗注“驰”作“飞”。

二六四一页一六行与齐晋[争]强据刊误补。

二六四二页三行楚自克庸以来按：“庸”原譌“广”，径改正。

二六四二页一一行若孤鹄之失群按：集解引王补说，谓文选洛神赋注“孤”作“离”。

二六四二页一三行忽飘飖以轻逝兮按：集解引王补说，谓文选陆机日出东南隅行注“飘飖”作“飘然”。

二六四三页一行淫乐未终按：集解引王补说，谓文选谢惠连咏牛女诗注“淫”作“欢”。

二六四三页一三行愊堙心耳按：“愊”原譌“口”，径改正。

二六四四页五行游鱼出听按：“游”原譌“淫”，径改正。

二六四四页八行说苑按：“苑”原譌“宛”，径改正。

二六四五页一五行让善占(谢)[射]据殿本改。

二六四六页四行不尽家训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尽”邕集作“堕”。

二六四六页五行章句不能逮其意按：集解引惠栋说，谓“逮”邕集作“遂”。

二六四六页七行岂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者哉按：刊误谓案文多一“者”字。

二六四六页七行若复随辈而进按：集解引惠栋说，谓邕集云“若复从此郡选举”云云。

二六四六页一0行愿明将军回谋垂虑裁加少纳按：集解引惠栋说，谓邕集云“愿明将军回谋守虑，思垂采纳”。又引苏舆说，谓“裁加少纳”疑当作“少加裁纳”。

二六四六页一四行文王(之)[辟]雍也据殿本改。

二六四七页一三行脩翼无(与)[卑]栖据汲本、殿本改。

二六四九页五行(西)河[西]人敬其才集解引陈景云说，谓“西河”当作“河西”。瑾敦煌人，河西四郡之一也。今据改。

二六五0页九行祖饯于长乐观按：集解引惠栋说，谓“长乐”当作“平乐”。

二六五一页三行援枹鼓即忘其身按：“枹”原譌“抱”，径改正。

二六五一页七行有汜地按：刊误谓案孙子“汜”当作“圮”。

二六五二页三行後迁(内)[外]黄令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内黄”当作“外黄”，惠栋说同，今据改。按：御览一七九引亦作“外黄”。

二六五二页八行妙绝时人按：“时”原譌“府”，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二六五三页六行般音卜满反按：“卜”原譌“十”，径改正。

二六五三页九行赵有腹大刊误谓“腹大”旧作“腹尺”。按：魏志荀彧传裴注引典略作“腹尺”。

二六五三页一一行昔孝武继统按：校补谓文选“孝武”作“世宗”，此皆章怀避改。

二六五三页一三行英才卓砾按：文选“砾”作“跞”，校补谓作“跞”是。

二六五三页一三行耳所瞥闻按：文选“瞥”作“暂”，校补谓作“暂”是。

二六五三页一五行鸷鸟累伯汲本“伯”作“百”。按：古伯百通用。

二六五四页五行激楚杨阿汲本、殿本“杨”作“扬”，文选作“阳”。按：作“阳”是。

二六五四页五行台牧者之所贪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文选载此表作“掌技”。

二六五四页一0行不遑[暇]食据汲本、殿本补。

二六五五页九行融集作掌伎“掌伎”汲本作“掌牧”，殿本作“堂牧”。按：皆“掌伎”之譌。

二六五六页一行後至八月朝普天阅试鼓节按：校补谓“朝普天”语不明。魏志注引文士传作“後至八月朝大宴宾客并会”。疑即“朝会大宴”四字之譌脱。

二六五七页一二行衡(览)[揽]笔而作据汲本改。

二六五八页一一行杨雄曰按：“杨”原作“扬”，径据汲本、殿本改。

後汉书卷八十一　独行列传第七十一

孔子曰：“与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1)又云：“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2)此盖失于周全之道，而取诸偏至之端者也。然则有所不为，亦将有所必为者矣；既云进取，亦将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尚分流，为否异适矣。(3)

(1)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谓之中庸。言若不得中庸之人与之居，必也须得狂狷之人。

(2)此是录论语者，因夫子之言而释狂狷之人也。

(3)人之好尚不同，或为或否，各有所适。

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盖亦众也。或志刚金石，而克扞于强御。(1)或意严冬霜，而甘心于小谅。(2)亦有结朋协好，幽明共心；(3)蹈义陵险，死生等节。(4)虽事非通圆，良其风轨有足怀者。而情迹殊杂，难为条品；片辞特趣，不足区别。措之则事或有遗，(5)载之则贯序无统。以其名体虽殊，而操行俱绝，故总为独行篇焉。庶备诸阙文，纪志漏脱云尔。

(1)谓刘茂、卫福也。

(2)戴就、陆续也。

(3)范式、张劭也。

(4)缪肜、李善也。

(5)措，置也。

谯玄字君黄，巴郡阆中人也。少好学，能说易、春秋。仕于州郡。成帝永始二年，有日食之灾，乃诏举敦朴逊让有行义者各一人。州举玄，诣公车，对策高第，拜议郎。

帝始作期门，数为微行。(1)立赵飞燕为皇后，後专宠怀忌，皇(太)子多横夭。玄上书谏曰：“臣闻王者承天，继宗统极，保业延祚，莫急胤嗣，故易有干蛊之义，诗咏众多之福。(2)今陛下圣嗣未立，天下属望，而不惟社稷之计，专念微行之事，爱幸用于所惑，曲意留于非正。窃闻後宫皇子产而不育。(3)臣闻之怛然，痛心伤剥，窃怀忧国，不忘须臾。夫警卫不脩，则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争道路，既无尊严之仪，岂识上下之别。此为胡狄起于毂下，而贼乱发于左右也。愿陛下念天之至重，爱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4)存无穷之福，天下幸甚。”

(1)前书武帝微行，常与侍中、常侍、武骑及待诏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故有期门之号，自此始也。成帝微行亦然，故言始也。

(2)易曰：“干父之蛊。”注云：“蛊，事也。”毛诗曰：“螽斯，后妃之德也。后妃不囗忌，则子孙众多也。“其诗曰“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

(3)前书成帝宫人曹伟能及许美人皆生子，赵昭仪皆令杀之。

(4)九女，解见崔琦传。

时数有灾异，玄辄陈其变。既不省纳，故久稽郎官。後迁太常丞，以弟服去职。

平帝元始元年，日食，又诏公卿举敦朴直言。大鸿胪左咸举玄诣公车对策，复拜议郎，迁中散大夫。四年，选明达政事能班化风俗者八人。时并举玄，为绣衣使者，(1)持节，与太仆(任)[王]恽等分行天下，观览风俗，所至专行诛赏。事未及终，而王莽居摄，玄于是纵使者车，(2)变易姓名，闲窜归家，(3)因以隐遁。

(1)前书御史大夫领绣衣直指，出讨奸猾，理大狱。武帝所制，不常置。

(2)纵，舍也。

(3)闲，私也。

後公孙述僭号于蜀，连聘不诣。述乃遣使者备礼征之；若玄不肯起，(使阳)[便赐]以毒药。太守

乃自赍玺书至玄庐，曰："君高节已著，朝廷垂意，诚不宜复辞，自招凶祸。"玄仰天叹曰："唐尧大圣，许由耻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饿。彼独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药。玄子瑛泣血叩头于太守曰："方今国家东有严敌，兵师四出，国用军资或不常充足，愿奉家钱千万，以赎父死。"太守为请，述听许之。玄遂隐藏田野，终述之世。时兵戈累年，莫能脩尚学业，玄独训诸子勤习经书。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天下平定，玄弟庆以状诣阙自陈。光武美之，策诏本郡祠以中牢，口所在还玄家钱。

时亦有犍为费贻，不肯仕述，乃漆身为厉，阳狂以避之，退藏山薮十余年。述破後，仕至合浦太守。

瑛善说易，以授显宗，为北宫卫士令。[1]

[1]汉官仪曰："北宫卫士令一人，秩六百石。"

李业字巨游，广汉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习鲁诗，师博士许晃。元始中，举明经，除为郎。[1]

[1]元始，平帝年也。

会王莽居摄，业以病去官，杜门不应州郡之命。太守刘咸强召之，业乃载病诣门。咸怒，出教曰："贤者不避害，譬犹(壳)[彀]弩射市，薄命者先死。闻业名称，故欲与之为治，而反托疾乎？"令诣狱养病，欲杀之。客有说咸曰："赵杀鸣犊，孔子临河而逝。[1]未闻求贤而胁以牢狱者也。"咸乃出之，因举方正。王莽以业为酒士，[2]病不之官，遂隐藏出谷，绝匿名迹，终莽之世。

[1]史记曰"孔子既不得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也，临河而叹曰：'美哉河水，洋洋乎！丘之不济，命也夫！'子贡进曰：'敢问何谓也？'孔子曰：'窦鸣犊，舜华，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两人而後从政。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骐驎不至，竭泽而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避之，而况乎丘哉！'乃还"也。

[2]王莽时官酤酒，故置酒士也。

及公孙述僭号，素闻业贤，征之，欲以为博士，业固疾不起。数年，述羞不致之，乃使大鸿胪尹融持毒酒奉诏命以劫业：若起，则受公侯之位；不起，赐之以药。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区区之身，试于不测之渊乎！

朝廷贪慕名德，旷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时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己，下为子孙，身名俱全，不亦优乎！今数年不起，猜疑寇心，凶祸立加，非计之得者也。"业乃叹曰："危国不入，乱国不居。[1]亲于其身为不善者，义所不从。君子见危授命，[2]何乃诱以高位重饵哉？"融见业辞志不屈，复曰："宜呼室家计之。"业曰："丈夫断之于心久矣，何妻子之为？"遂饮毒而死。述闻业死，大惊，又耻有杀贤之名，乃遣使吊祠，赙赠百匹。业子翚逃辞不受。

[1]论语孔子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2]论语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又曰："君子见危授命，见得思义。"

蜀平，光武下诏表其闾，益部纪载其高节，图画形象。

初，平帝时，蜀郡王皓为美阳令，王嘉为郎。王莽篡位，并口官西归。及公孙述称帝，遣使征皓、嘉，恐不至，遂先系其妻子。使者谓嘉曰："速装，妻子可全。"对曰："犬马犹识主，况于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诛皓家属。王嘉闻而叹曰："後之哉！"乃对使者伏口而死。

是时犍为任永(君)[及]业同郡冯信，并好学博古。公孙述连征命，待以高位，皆托青盲以避世难。永妻淫于前，匿情无言；见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对信奸通。及闻述诛，皆盥洗更视曰："世适平，目即清。"淫者自杀。光武闻而征之，并会病卒。

刘茂字子卫，太原晋阳人也。少孤，独侍母居。家贫，以筋力致养，孝行著于乡里。及长，能习礼经，教授常数百人。哀帝时，察孝廉，再迁五原属国候，遭母忧去官。服竟後为沮阳令。[1]会王莽篡位，茂口官，避世弘农山中教授。

[1]沮阳，县，属上谷郡，故城在今妫州东。沮音阻。

建武二年，归，为郡门下掾。时赤眉二十余万众攻郡县，杀长吏及府掾史。茂负太守孙福踰墙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盂县。[1]昼则逃隐，夜求粮食。

积百余日，贼去，乃得归府。明年，诏书求天下义士。福言茂曰："臣前为赤眉所攻，吏民坏乱，奔走趣山，臣为贼所围，命如丝发，赖茂负臣踰城，出保盂县。茂与弟触冒兵刃，缘山负食，臣及妻子得度死命，节义尤高。宜蒙表擢，以厉义士。"诏书即征茂拜议郎，迁宗正丞。[2]後拜侍中，卒官。

(1)今并州盂县也。

(2)续汉书宗正丞一人，比千石也。

(元初)[延平]中，鲜卑数百余骑寇渔阳，太守张显率吏士追出塞，遥望虏营鞕火，急趣之。兵马掾严授虑有伏兵，苦谏止，不听。显蹙令进，授不获已，前战，伏兵发，授身被十创，殁于阵。显拔刃追散兵，不能制，虏射中显，主簿卫福、功曹徐咸遽(起)[赴]之，显遂堕马，福以身拥蔽，虏并杀之。朝廷愍授等节，诏书褒叹，厚加赏赐，各除子一人为郎中。

永初二年，剧贼毕豪等入平原界，县令刘雄将吏士乘船追之。至厌次河，[1]与贼合战。雄败，执雄，以矛刺之。时小吏所辅[2]前叩头求哀，愿以身代雄。

豪等纵雄而刺辅，贯心洞背即死。东郡太守捕得豪等，具以状上。诏书追伤之，赐钱二十万，除父奉为郎中。

(1)厌次县之河也。

(2)所，姓也。风俗通曰："宋大夫华所事之後也。汉有所忠，为谏大夫。"

温序字次房，太原祁人也。仕州从事。建武二年，骑都尉弓里戍[1]将兵平定北州，到太原，历访英俊大人，问以策谋。戍见序奇之，上疏荐焉。于是征为侍御史。迁武陵都尉，病免官。

(1)弓里，姓也。

六年，拜谒者，迁护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为隗嚣别将苟宇所拘劫。宇谓序曰："子若与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图也。"序曰："受国重任，分当效死，义不贪生苟背恩德。"宇等复晓譬之。序素有气力，大怒，叱宇等曰："虏何敢迫胁汉将！"

因以节檛杀数人。贼众争欲杀之。宇止之曰："此义士死节，可赐以口。"序受口，衔须于口，顾左右曰："既为贼所迫杀，无令须污土。"遂伏口而死。

序主簿韩遵、从事王忠持尸归敛。光武闻而怜之，命忠送丧到洛阳，赐城傍为冢地，赙谷千斛、缣五百匹，除三子为郎中。长子寿，服竟为邹平侯相。梦序告之曰："久客思乡里。"寿即口官，上书乞骸骨归葬。帝许之，乃反旧茔焉。(1)

(1)序墓在今并州祁县西北。

彭脩字子阳，会稽毗陵人也。[1]年十五时，父为郡吏，得休，[2]与脩俱归，道为盗所劫，脩困迫，乃拔佩刀前持盗帅曰："父辱子死，卿不顾死邪？"盗相谓曰："此童子义士也，不宜逼之。"遂辞谢而去。乡党称其名。

(1)毗陵，今常州晋陵县也。吴地记曰："本名延陵，吴王诸樊封季札。汉改曰毗陵。"

(2)休，假也。

後仕郡为功曹。时西部都尉宰口行太守事，[1]以微过收吴县狱吏，将杀之，主簿钟离意争谏甚切，口怒，使收缚意，欲案之，掾(吏)[史]莫敢谏。脩排合直入，拜于庭，曰："明府发雷霆于主簿，请闻其过。"口曰："受教三日，初不奉行，废命不忠，岂非过邪？"脩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2]朱云攀毁栏槛，[3]自非贤君，焉得忠臣？今庆明府为贤君，主簿为忠臣。"口遂原意罚，贳狱吏罪。

(1)应劭汉官曰："都尉，秦官也。本名郡尉。掌佐太守典其武职，秩比二千石。孝景时更名都尉。"

(2)解见文苑祢衡传。

(3)前书成帝时，朱云上书，请以尚方斩马口斩张禹。上欲杀之，云攀折殿槛。西京杂记云："攀折玉槛。"

後州辟从事。时贼张子林等数百人作乱，郡言州，请脩守吴令。脩与太守俱出讨贼，贼望见车马，竞交射之，飞矢雨集。脩障扞太守，而为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贼素闻其恩信，即杀弩中脩者，余悉降散。言曰：“自为彭君故降，不为太守服也。”

索卢放字君阳，[1]东郡人也。以尚书教授千余人。初署郡门下掾。更始时，使者督行郡国，太守有事，当就斩刑。放前言曰：“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归心皇汉者，实以圣政宽仁故也。而传车所过，未闻恩泽。太守受诛，诚不敢言，但恐天下惶惧，各生疑变。夫使功者不如使过，[2]愿以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斩。使者义而赦之，由是显名。

[1]索卢，姓也。

[2]若秦穆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

建武六年，征为洛阳令，政有能名。以病乞身，徙谏议大夫，数纳忠言，後以疾去。

建武末，复征不起，光武使人舆之，见于南宫云台，赐谷二千斛，遣归，除子为太子中庶子。卒于家。[1]

[1]续汉书曰：“太子中庶子，秩六百石。”

周嘉字惠文，汝南安城人也。高祖父燕，宣帝时为郡决曹掾。太守欲枉杀人，燕谏不听，遂杀囚而黜燕。囚家守阙称冤。诏遣覆考，燕见太守曰：“愿谨定文书，皆著燕名，府君但言时病而已。”出谓掾史曰：“诸君被问，悉当以罪推燕。如有一言及于府君，燕手口相刃。“使[者]乃收燕系狱。屡被掠楚，辞无屈桡。当下蚕室，乃叹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孙，[1]岂可以刀锯之余下见先君？”遂不食而死。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

[1]谢承书曰“燕字少卿，其先出自周平王之後。汉兴，绍嗣封为正公，食采于汝坟”也。

嘉仕郡为主簿。王莽末，群贼入汝阳城，嘉从太守何敞讨贼，敞为流矢所中，郡兵奔北，贼围绕数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拥敞，以身扞之。因呵贼曰：“卿曹皆人隶也。为贼既逆，岂有还害其君者邪？嘉请以死赎君命。”因仰天号泣。群贼于是两两相视，曰：“此义士也！”给其车马，遣送之。

後太守寇恂举为孝廉，拜尚书侍郎。光武引见，问以遭难之事。嘉对曰：“太守被伤，命悬寇手，臣实驽怯，不能死难。”帝曰：“此长者也。”诏嘉尚公主，嘉称病笃，不肯当。

稍迁零陵太守，视事七年，卒，零陵颂其遗爱，吏民为立祠焉。

嘉从弟畅，字伯持，性仁慈，为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祷无应，畅因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凡万余人，应时澍雨，岁乃丰稔。位至光禄勋。

范式字巨卿，山阳金乡人也，一名氾。少游太学，为诸生，与汝南张劭为友。

劭字符伯。二人并告归乡里。式谓元伯曰：“後二年当还，将过拜尊亲，见孺子焉。”[1]乃共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请设馔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别，千里结言，尔何相信之审邪？”对曰：“巨卿信士，必不乖违。”母曰：“若然，当为尔酝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饮，尽欢而别。

[1]见其子也。孺子，稚子也。

式仕为郡功曹。後元伯寝疾笃，同郡郅君章、殷子征晨夜省视之。元伯临尽，叹曰：“恨不见吾死友！”子征曰：“吾与君章尽心于子，是非死友，复欲谁求？”

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阳范巨卿，所谓死友也。”寻而卒。式忽梦见元伯玄冕垂缨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当以尔时葬，永归黄泉。子未我忘，岂能相及？”式怳然觉寤，悲叹泣下，具告太守，请往奔丧。太守虽心不信而重违其情，许之。式便服朋友之服，[1]投其葬日，驰往赴之。式未及到，而丧已发引，既至圹，将窆，[2]而柩不肯进。其母抚之曰：“元伯，岂有望邪？”遂停柩移时，乃见有素车白马，号哭而来。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丧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异，永从此辞。”会葬者千人，咸为挥涕。式因执绋而引，柩于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为脩坟树，然後乃去。

[1]仪礼丧服记曰：“朋友在他国，袒免，归则已。”注云：“谓无亲者为之主丧服。”又曰：“朋友麻。”注云：“朋友虽无亲，有同道之恩，相为服缌之绖带。”

⑵窆，下棺也。

後到京师，受业太学。时诸生长沙陈平子亦同在学，与式未相见，而平子被病将亡，谓其妻曰："吾闻山阳范巨卿，烈士也，可以托死。吾殁後，但以尸埋巨卿户前。"乃裂素为书，以遗巨卿。既终，妻从其言。时式出行适还，省书见瘗，怆然感之，向坟揖哭，以为死友。乃营护平子妻儿，身自送丧于临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书于柩上，哭别而去。其兄弟闻之，寻求不复见。长沙上计掾史到京师，上书表式行状，三府并辟，不应。

举州茂才，四迁荆州刺史。友人南阳孔嵩，家贫亲老，乃变名姓，佣为新野县阿里街卒。[1]式行部到新野，而县选嵩为导骑迎式。[2]式见而识之，呼嵩，把臂谓曰："子非孔仲山邪？"对之叹息，语及平生。曰："昔与子俱曳长裾，游(集)[息]帝学，吾蒙国恩，致位牧伯，而子怀道隐身，处于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长守于贱业，[3]晨门肆志于抱关。[4]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5]贫者士之宜，岂为鄙哉！"式囗县代嵩，嵩以为先佣未竟，不肯去。

⑴阿里，里名也。

⑵导引之骑。

⑶史记曰，侯嬴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卒。魏公子闻之，往请，欲厚遗之，不肯受，曰："臣脩身洁行数十年，终不以监门困故受公子财。"

⑷解见张皓传也。

⑸论语曰："孔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嵩在阿里，正身厉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训化。遂辟公府。之京师，道宿下亭，盗共窃其马，寻问知其嵩也，乃相责让曰："孔仲山善士，岂宜侵盗乎！"于是送马谢之。嵩官至南海太守。

式後迁庐江太守，有威名，卒于官。

李善字次孙，南阳淯阳人，本同县李元苍头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继死没，唯孤儿续始生数旬，而赀财千万，诸奴婢私共计议，欲谋杀续，分其财产。善深伤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潜负续逃去，隐山阳瑕丘界中，亲自哺养，乳为生湩，[1]推燥居湿，备尝艰勤。续虽在孩抱，奉之不异长君，有事辄长跪请白，然後行之。闾里感其行，皆相率脩义。续年十岁，善与归本县，脩理旧业。告奴婢于长吏，悉收杀之。时钟离意为瑕丘令，上书荐善行状。光武诏拜善及续并为太子舍人。

⑴湩，乳汁也。音竹用反。

善，显宗时辟公府，以能理剧，再迁日南太守。从京师之官，道经淯阳，过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脱朝服，持鉏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执鼎俎以脩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尽哀，数日乃去。到官，以爱惠为政，怀来异俗。迁九江太守，未至，道病卒。续至河间相。

王忳字少林，[1]广汉新都人也。忳尝诣京师，于空舍中见一书生疾困，囗而视之。书生谓忳曰："我当到洛阳，而被病，命在须臾，囗下有金十斤，愿以相赠，死後乞藏骸骨。"未及问姓名而绝。忳即鬻金一斤，营其殡葬，余金悉置棺下，人无知者。後归数年，县署忳大度亭长。初到之日，有马驰入亭中而止。

其日，大风飘一绣被，复堕忳前，即言之于县，县以归忳。忳後乘马到雒县，马遂奔走，牵忳入它舍。主人见之喜曰："今禽盗矣。"问忳所由得马，忳具说其状，并及绣被。主人怅然良久，乃曰："被随旋风与马俱亡，卿何阴德而致此二物？"忳自念有葬书生事，因说之，并道书生形貌及埋金处。主人大惊号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彦。前往京师，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报，天以此章卿德耳。"忳悉以被马还之，彦父不取，又厚遗忳，忳辞让而去。时彦父为州从事，因告新都令，假忳休，自与俱迎彦丧，余金俱存。忳由是显名。

⑴忳音纯。

仕郡功曹，州治中从事。举茂才，除郿令。到官，至斄亭。[1]亭长曰："亭有鬼，数杀过客，不可宿也。"忳曰："仁胜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止宿。夜中闻有女子称冤之声。忳囗曰："有何枉状，可前求理乎？"女子曰："无衣，不敢进。"忳便投衣与之。女子乃前诉曰："妾

夫为涪令，之官过宿此亭，亭长无状，贼杀妾家十余口，埋在楼下，悉取财货。”忳问亭长姓名。女子曰：“即今门下游徼者也。”忳曰：“汝何故数杀过客？”对曰：“妾不得白日自诉，每夜陈冤，客辄眠不见应，不胜感恚，故杀之。”忳曰：“当为汝理此冤，勿复杀良善也。”因解衣于地，忽然不见。明旦召游徼诘问，具服罪，即收系，及同谋十余人悉伏辜，遣吏送其丧归乡里，于是亭遂清安。

(1)斄音台。

张武者，吴郡由拳人也。(1)父业，郡门下掾，送太守妻子还乡里，至河内亭，盗夜劫之，业与贼战死，遂亡[失]尸[骸]。武时年幼，不及识父。後之太学受业，每节，常持父遗囗，至亡处祭醊，[泣]而还。太守第五伦嘉其行，举孝廉。遭母丧过毁，伤父魂灵不返，因哀恸绝命。

(1)由拳，县，故城在今苏州嘉兴县南。

陵续字智初，会稽吴人也。世为族姓。祖父闳，字子春，建武中为尚书令。美姿貌，喜著越布单衣，光武见而好之，自是常囗会稽郡献越布。

续幼孤，仕郡户曹史。时岁荒民饥，太守尹兴使续于都亭赋民饘粥。续悉简阅其民，讯以名氏。事毕，兴问所食几何？续因口说六百余人，皆分别姓字，无有差谬。兴异之，刺史行部，见续，辟为别驾从事。以病去，还为郡门下掾。

是时楚王英谋反，阴疏天下善士，及楚事觉，显宗得其录，有尹兴名，乃征兴诣廷尉狱。续与主簿梁宏、功曹史驷勋及掾史五百余人诣洛阳诏狱就考，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续、宏、勋掠考五毒，肌肉消烂，终无异辞。续母远至京师，觇候消息，狱事特急，无缘与续相闻，母但作馈食，付门卒以进之。

续虽见考苦毒，而辞色慷慨，未尝易容，唯对食悲泣，不能自胜。使者怪而问其故。续曰：“母来不得相见，故泣耳。”使者大怒，以为门卒通传意气，召将案之。续曰：“因食饷羹，识母所自调和，故知来耳，非人告也。”使者问：“何以知母所作乎？”续曰：“母尝截肉未尝不方，断鰓以寸为度，是以知之。”使者问诸谒舍，(1)续母果来，于是阴嘉之，上书说续行状。帝即赦兴等事，还乡里，禁锢终身。续以老病卒。

(1)谒舍(所)谓[所]停主人之舍也。

长子稠，广陵太守，有理名。中子逢，乐安太守。少子褒，力行好学，不慕荣名，连征不就。褒子康，已见前传。

戴封字平仲，济北刚人也。(1)年十五，诣太学，师事鄮令东海申君。申君卒，送丧到东海，道当经其家。父母以封当还，豫为娶妻。封暂过拜亲，不宿而去。还京师卒业。时同学石敬平温病卒，封养视殡敛，以所赍粮市小棺，送丧到家。家更敛，见敬平行时书物皆在棺中，乃大异之。封後遇贼，财物悉被略夺，唯余缣七匹，贼不知处，封乃追以与之，曰：“知诸君乏，故送相遗。”贼惊曰：“此贤人也。”尽还其器物。

(1)刚，县，故城在今兖州龚丘县东北。

後举孝廉，光禄主事，遭伯父丧去官。诏书求贤良方正直言之士，有至行能消灾伏异者，公卿郡守各举一人。郡及大司农俱举封。公车征，陛见，对策第一，擢拜议郎。迁西华令。时汝、颍有蝗灾，独不入西华界。时督邮行县，蝗忽大至，督邮其日即去，蝗亦顿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祷请无获，乃积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于是远近叹服。迁中山相。时诸县囚四百余人，辞状已定，当行刑。封哀之，皆遣归家，与克期日，皆无违者。诏书策美焉。

永元十二年，征拜太常，卒官。

李充字大逊，陈留人也。家贫，兄弟六人同食递衣。妻窃谓充曰：“今贫居如此，难以久安，妾有私财，愿思分异。”充伪酬之曰：“如欲别居，当酝酒具会，请呼乡里内外，共议其事。”妇从充置酒燕客。充于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妇无状，而教充离闲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妇，逐令出门，妇衔涕而去。坐中惊肃，因遂罢散。充後遭母丧，行服墓次，人有盗其墓树者，充手自杀之。服阕，立精舍讲授。

太守鲁平请署功曹，不就。平怒，乃援充以捐沟中，因谴署县都亭长。不得已，起亲职役。後

和帝公车征，不行。延平中，诏公卿、中二千石各举隐士大儒，务取高行，以劝後进，特征充为博士。时鲁平亦为博士，每与集会，常叹服焉。

充迁侍中。大将军邓骘贵戚倾时，无所下借，[1]以充高节，每卑敬之。尝置酒请充，宾客满堂，酒酣，骘跪曰："幸托椒房，位列上将，幕府初开，欲辟天下奇伟，以匡不逮，惟诸君博求其器。"充乃为陈海内隐居怀道之士，颇有不合。骘欲绝其说，以肉啖之。充抵肉于地，曰："说士犹甘于肉！"遂出，径去。

骘甚望之。同坐汝南张孟举往让充曰："一日闻足下与邓将军说士未究，[2]激刺面折，不由中和，出言之责，非所以光祚子孙者也。"充曰："大丈夫居世，贵行其意，何能远为子孙计哉！"由是见非于贵戚。

[1]下音假。借音子夜反。

[2]一日犹昨日也。

迁左中郎将，年八十八，为国三老。安帝常特进见，赐以几杖。卒于家。

缪肜字豫公，汝南召陵人也。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财业。及各娶妻，诸妇遂求分异，又数有囗争之言。肜深怀愤叹，乃掩户自挝曰："缪肜，汝脩身谨行，学圣人之法，将以齐整风俗，柰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诸妇闻之，悉叩头谢罪，遂更为敦睦之行。

仕县为主簿。时县令被章见考，吏皆畏惧自诬，而肜独证据其事，掠考苦毒，至乃体生虫蛆，因复传换五狱，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

太守陇西梁湛召为决曹史。安帝初，湛病卒官，肜送丧还陇西。始葬，会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乱它郡，肜独留不去，为起坟冢，乃潜穿井旁以为窟室，昼则隐窜，夜则负土，及贼平而坟已立。其妻子意肜已死，还见大惊。关西咸称传之，共给车马衣资，肜不受而归乡里。辟公府，举尤异，迁中牟令。县近京师，多权豪，肜到，诛诸奸吏及托名贵戚宾客者百有余人，威名遂行。卒于官。

陈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也。[1]少与同郡雷义为友，俱学鲁诗、颜氏春秋。太守张云举重孝廉，重以让义，前後十余通记，[2]云不听。义明年举孝廉，重与俱在郎署。

[1]宜春，今袁州县。

[2]记，书也。

有同署郎负息钱数十万，责主日至，诡求无已，[1]重乃密以钱代还。郎後觉知而厚辞谢之。重曰："非我之为，将有同姓名者。"终不言惠。又同舍郎有告归宁者，误持蝰舍郎藁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说，而市藁以偿之。後宁丧者归，以藁还主，其事乃显。

[1]说文曰："诡，责也。"

重後与义俱拜尚书郎，义代同时人受罪，以此黜退，重见义去，亦以病免。

後举茂才，除细阳令。政有异化，举尤异，当迁为会稽太守，遭姊忧去官。後为司徒所辟，拜侍御史，卒。

雷义字仲公，豫章鄱阳人也。[1]初为郡功曹，(皆)[尝]擢举善人，不伐其功。义尝济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谢之，义不受，金主伺义不在，默投金于承尘上。後葺理屋宇，乃得之，金主已死，无所复还，义乃以付县曹。

[1]鄱阳，县，城在今饶州鄱阳县东。

後举孝廉，拜尚书侍郎，有同时郎坐事当居刑作，义默自表取其罪，以此论司寇。同台郎觉之，委位自上，乞赎义罪。顺帝诏皆除刑。

义归，举茂才，让于陈重，刺史不听，义遂阳狂被发走，不应命。乡里为之语曰："胶漆自谓坚，不如雷与陈。"三府同时俱辟二人。义遂为守灌谒者。[1]使持节督郡国行风俗，太守令长坐者凡七十人。旋拜侍御史，除南顿令，卒官。

[1]汉官仪曰："谒者三十五人，以郎中秩满岁称给事，未满岁称灌谒者。"

胡广云："明章二帝服勤园陵，谒者灌桓，後遂称云。"马融以为"灌者，习所职也。"应奉云："如胡公之言，则吉凶异制。马云'灌，习也'，字又非也。高祖承秦，灌婴服事七年，号大谒者，

後人掌之，以姓灌章，岂其然乎？”

子授，官至苍梧太守。

范冉字史云，[1]陈留外黄人也。少为县小吏，年十八，奉檄迎督邮，冉耻之，乃遁去。到南阳，受业于樊英。又游三辅，就马融通经，历年乃还。

(1)“冉”或作“丹”。

冉好违时绝俗，为激诡之行。常慕梁伯鸾、闵仲叔之为人。与汉中李固、河内王奂亲善，而鄙贾伟节、郭林宗焉。[1]奂後为考城令，境接外黄，屡遣书请冉，冉不至。及奂迁汉阳太守，将行，冉乃与弟协步赍麦酒，于道侧设坛以待之。冉见奂车徒骆驿，遂不自闻，惟与弟共辩论于路。奂识其声，即下车与相揖对。奂曰：“行路仓卒，非陈[契]阔之所，可共到前亭宿息，以口分隔。”冉曰：“子前在考城，思欲相从，以贱质自绝豪友耳。今子远适千里，会面无期，故轻行相候，以展诀别。

如其相追，将有慕贵之讥矣。“便起告违，拂衣而去。奂瞻望弗及，冉长逝不顾。

(1)谢承书曰：“奂字子昌，河内武德人。明五经，负笈追业，常赁灌园，耻交势利。为考城令，迁汉阳太守，征拜议郎，卒。”

桓帝时，以冉为莱芜长，[1]遭母忧，不到官。後辟太尉府，以狷急不能从俗，常佩韦于朝。[2]议者欲以为侍御史，因遁身逃命于梁沛之间，徒行敝服，卖卜于市。

(1)莱芜，县，属泰山郡，故城在今淄川县东南。

(2)史记曰，西门豹性急，佩韦以自缓。

遭党人禁锢，遂推鹿车，载妻子，捃拾自资，[1]或寓息客庐，或依宿树荫。如此十余年，乃结草室而居焉。所止单陋，有时彻粒尽，穷居自若，言貌无改，闾里歌之曰：“甑中生尘范史云，釜中生鱼范莱芜。”

(1)袁山松书曰：“冉去官，尝使儿捃麦，得五斛。蝰人尹台遗之一斛，嘱儿莫道。冉後知，即令并送六斛，言麦已杂矣，遂誓不敢受。”

及党禁解，为三府所辟，乃应司空命。是时西羌反叛，黄巾作难，制诸府掾属不得妄有去就。[1]冉首自劾退，诏书特原不理罪。又辟太尉府，以疾不行。

(1)制，制书也。

中平二年，年七十四，卒于家。临命遗令敕其子曰：“吾生于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济时，死何忍自同于世！气绝便敛，敛以时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敛毕便穿，穿毕便埋。其明堂之奠，[1]干饭寒水，饮食之物，勿有所下。坟封高下，令足自隐。[2]知我心者李子坚、王子炳也。[3]今皆不在，制之在尔，勿令乡人宗亲有所加也。”于是三府各遣令史奔吊。大将军何进移书陈留太守，累行论谥，佥曰宜为贞节先生。[4]会葬者二千余人，刺史郡守各为立碑表墓焉。

(1)礼送死者衣曰明衣，器曰明器。郑玄注云：“明者，神明之也。”此言明堂，亦神明之堂，谓圹中也。

(2)前书刘向曰：“延陵季子葬子，其高可隐。”音义云：“谓人立可隐肘也。”

隐音于靳反。

(3)李子坚，李固也。

(4)谥法“清白守节曰贞，好廉自克曰节”也。

戴就字景成，会稽上虞人也。仕郡仓曹掾，杨州刺史欧阳参奏太守成公浮臧罪，遣部从事薛安案仓库簿领，收就于钱唐县狱。幽囚考掠，五毒参至。就慷慨直辞，色不变容。又烧鋘斧，使就挟于肘腋。[1]就语狱卒：“可熟烧斧，勿令冷。”

每上彭考，[2]因止饭食不肯下，肉焦毁墯地者，掇而食之。[3]主者穷竭酷惨，无复余方，乃卧就覆船下，以马通熏之。[4]一夜二日，皆谓已死，发船视之，就方张眼大骂曰：“何不益火，而使灭绝！”又复烧地，以大针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墯落。主者以状白安，安呼见就，谓曰：“太守罪秽狼藉，受命考实，君何故以骨肉拒扞邪？”就据地荅言：“太守剖符大臣，当以死报国。卿虽衔命，固宜申断冤毒，柰何诬枉忠良，强相掠理，令臣谤其君，子证其父！薛安庸騃，忸行无义，[5]就考死

之日，当白之于天，与群鬼杀汝于亭中。如蒙生全，当手刃相裂！"安深奇其壮节，即解械，更与美谈，表其言辞，解释郡事。征浮还京师，免归乡里。

(1)鍡从"口"。毛诗云："不口不敖。"何承天纂文曰："舙，今之鍡也。"

张揖字诂云："舙，刃也。"鍡音华。案说文、字林、三苍并无"鍡"字。

(2)彭即(蒡)[篣]也。

(3)掇，拾也，丁活反。

(4)本草经曰："马通，马矢也。"

(5)忸，口也，犹言惯习。騃音吾楷反。

太守刘宠举就孝廉，光禄主事，病卒。(1)

(1)风俗通曰："光禄奉口上就为主事。"

赵苞字威豪，甘陵东武城人。(1)从兄忠，为中常侍，苞深耻其门族有宦官名埶，不与忠交通。

(1)今贝州武城县。

初仕州郡，举孝廉，再迁广陵令。视事三年，政教清明，郡表其状，迁辽西太守。抗厉威严，名振边俗。以到官明年，遣使迎母及妻子，垂当到郡，道经柳城，(1)值鲜卑万余人入塞寇钞，苞母及妻子遂为所劫质，载以击郡。苞率步骑二万，与贼对阵。贼出母以示苞，苞悲号谓母曰："为子无状，欲以微禄奉养朝夕，不图为母作祸。昔为母子，今为王臣，义不得顾私恩，毁忠节，唯当万死，无以塞罪。"母遥谓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顾，以亏忠义！昔王陵母对汉使伏口，以固其志，尔其勉之。"苞实时进战，贼悉摧破，其母妻皆为所害。苞殡敛母毕，自上归葬。灵帝遣策吊慰，封鄃侯。(2)

(1)柳城，县，属辽西郡，故城在今营州南。

(2)鄃，今贝州县也，音式榆反。

苞葬讫，谓乡人曰："食禄而避难，非忠也；杀母以全义，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于天下！"遂欧血而死。

向栩字甫兴，河内朝歌人，向长之後也。(1)少为书生，性卓诡不伦。恒读老子，状如学道。又似狂生，好被发，著绛绡头。(2)常于灶北坐板床上，如是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不好语言而喜长啸。宾客从就，辄伏而不视。有弟子，名为"颜渊"、"子贡"、"季路"、"冉有"之辈。或骑驴入市，乞口于人。

或悉要诸乞儿俱归止宿，为设酒食。时人莫能测之。郡礼请辟，举孝廉、贤良方正、有道，公府辟，皆不到。又与彭城姜肱、京兆韦著并征，栩不应。

(1)高士传向长，"向"字作"尚"也。

(2)说文："绡，生丝也，从系肖声。"音消。案：此字当作"幧"，音此消反，其字从"巾"。古诗云："少年见罗敷，脱巾著幧头。"郑玄注仪礼云："如今著幓头，自项中而前，交额上，却绕髻也。"

後特征，到，拜赵相。及之官，时人谓其必当脱素从俭，(1)而栩更乘鲜车，御良马，世疑其始伪。及到官，略不视文书，舍中生蒿莱。

(1)脱易简素。

征拜侍中，每朝廷大事，侃然正色，百官惮之。会张角作乱，栩上便宜，颇讥刺左右，不欲国家兴兵，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自当消灭。中常侍张让谗栩不欲令国家命将出师，疑与角同心，欲为内应。收送黄门北寺狱，杀之。

谅辅字汉儒，广汉新都人也。仕郡为五官掾。(1)时夏大旱，太守自出祈祷山川，连日而无所降。辅乃自暴庭中，慷慨口曰："辅为股肱，不能进谏纳忠，荐贤退恶，和调阴阳，承顺天意，至令天地否隔，万物焦枯，百姓喁喁，无所诉告，咎尽在辅。今郡太守改服责己，为民祈福，精诚恳到，未有感彻。辅今敢自祈请，若至[日]中不雨，乞以身塞无状。"于是积薪柴聚茭茅以自环，(2)构火其傍，将自焚焉。未及日中时，而天云晦合，须臾澍雨，一郡沾润。世以此称其至诚。

(1)百官志曰："每州皆置诸曹掾史。有功曹史，主选署功劳。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诸曹事。"

(2)茭，干草也。

刘翊字子相，颍川颍阴人也。家世丰产，常能周施而不有其惠。曾行于汝南界中，有陈国张季礼远赴师丧，遇寒冰车毁，顿滞道路。翊见而谓曰："君慎终赴义，行宜速达。"即下车与之，不告姓名，自策马而去。季礼意其子相也，後故到颍阴，还所假乘。翊闭门辞行，不与相见。

常守志卧疾，不屈聘命。河南种拂临郡，引为功曹，翊以拂名公之子，[1]乃为起焉。拂以其择时而仕，甚敬任之。阳翟黄纲恃程夫人权力，求占山泽以自营植。拂召翊问曰："程氏贵盛，在帝左右，不听则恐见怨，与之则夺民利，为之柰何？"翊曰："名山大泽不以封，盖为民也。[2]明府听之，则被佞幸之名矣。若以此获祸，贵子申甫，则自以不孤也。"[3]拂从翊言，遂不与之。乃举翊为孝廉，不就。

(1)拂，暠之子也。

(2)礼记曰："名山大泽不以封。"

(3)申甫，拂之子。

後黄巾贼起，郡县饥荒，翊救给乏绝，资其食者数百中。乡族贫者，死亡则为具殡葬，嫠独则助营妻娶。[1]

(1)寡妇为嫠，无夫曰独。

献帝迁都西京，翊举上计掾。是时寇贼兴起，道路隔绝，使驿稀有达者。翊夜行昼伏，乃到长安。诏书嘉其忠勤，特拜议郎，迁陈留太守。翊散所握珍玩，唯余车马，自载东归。出关数百里，见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马易棺，脱衣敛之。又逢知故困馁于路，不忍委去，因杀所驾牛，以救其乏。众人止之，翊曰："视没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饿死。

王烈字彦方，[1]太原人也。少师事陈寔，以义行称。乡里有盗牛者，主得之，盗请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彦方知也。"烈闻而使人谢之，遗布一端。或问其故，烈曰："盗惧吾闻其过，是有耻恶之心。既怀耻恶，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遗囗于路，行道一人见而守之，至暮，老父还，寻得囗，怪而问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盗牛者也。诸有争讼曲直，将质之于烈，或至涂而反，或望庐而还。其以德感人若此。

(1)魏志烈字彦考。

察孝廉，三府并辟，皆不就。遭黄巾、董卓之乱，乃避地辽东，夷人尊奉之。

太守公孙度接以昆弟之礼，[1]访酬政事。欲以为长史，烈乃为商贾自秽，得免。曹操闻烈高名，遣征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终于辽东，年七十八。

(1)魏志曰："公孙度字(叔)[升]济，本辽东襄平人。度父延，避吏居玄菟，任为郡吏。时玄菟太守公孙(域)[囗]子豹，年十八，早死，度少时名豹，又与(域)[囗]子同年，(域)[囗]见亲哀之，遣就师学，为娶妻。後举有道，除尚书郎，辽东太守。"

赞曰：乘方不忒，临义罔惑。[1]惟此刚絜，果行育德。[2]

(1)忒，差也。言独行之人，乘履方正，不差二也。

(2)易蒙卦象曰"君子以果行育德"也。

校勘记

二六六五页六行庸常也按："常"原譌"当"，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二六六六页九行皇(太)子多横夭集解引何焯说，谓案文当作"皇子"，衍"太"字。今据删。

二六六七页一一行迁中散大夫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华阳国志作"太中大夫"。

二六六七页一一行持节与太仆(任)[王]恽等分行天下前书平帝纪、恩泽侯表、王莽传并作"王恽"，今据改。按：沈家本谓"王恽"作"任恽"，乃传写之譌。

二六六八页一行(使阳)[便赐]以毒药据汲本、殿本改。

二六六八页九行时亦有犍为费贻不肯仕述按：刊误谓案文"亦"字乃合在"不"字上。

二六七０页一行猜疑寇心按：集解引沉钦韩说，谓袁纪作“阻疑众心”。

二六七０页一三行犍为任永(君)[及]业同郡冯信殿本“君”作“及”，校补谓作“及”非。今按：永字君业，范书名与字常并举，故校补云然。然下云“同郡冯信”，信字季诚，何不与“任永君业”同例，作“冯信季诚”？且冯信广汉郪人，与李业同郡，足证“君”当作“及”，校补说非也。今据殿本改。

二六七一页一三行(元初)[延平]中鲜卑数百余骑寇渔阳集解引钱大昭说，谓“元初”应依鲜卑传作“延平”。又引钱大昕说，谓本纪此事亦载于延平元年。

今按：下文称“永初二年”，永初在延平後，元初前，则二钱之说是，今据改。

二六七二页二行功曹徐咸遽(起)[赴]之据殿本改。

二六七二页五行小吏所辅按：何焯谓“小吏”疑当作“小史”。

二六七二页一二行弓里姓也按：“里”原讹“理”，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二六七二页一三行迁护羌校尉按：通鉴止作“校尉”。考异谓检西羌传，建武九年方置护羌校尉，牛邯为之，邯卒即省，温序无缘作“护羌”，今但云“校尉”。

二六七四页二行掾(吏)[史]莫敢谏据汲本、殿本改。

二六七五页一二行使[者]乃收燕系狱刊误谓“使”下少一“者”字。今据补。

二六七六页一一行一名泛按：“泛”原讹“汜”，径据殿本、集解本改正。

二六七七页一行升堂拜饮按：御览四三０引作“升堂拜母”。

二六七八页八行游(集)[息]帝学殿本“集”作“息”。集解引惠栋说，谓礼学记“息焉游焉”，当作“息”。今据改。

二六七九页七行本同县李元苍头也按：李慈铭谓案日本新出琱玉集引孝子传，“李元”作“李文”。

二六八０页一０行牵忳入它舍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华阳国志“它舍”作“宅舍”。

二六八一页一行假忳休按：殿本“休”下有“息”字。

二六八一页七行贼杀妾家十余口汲本无“贼”字，殿本“贼”作“枉”。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华阳国志云“大小二十口”。

二六八二页一行遂亡[失]尸[骸]据汲本、殿本补。

二六八二页二行至亡处祭醊[泣]而还据殿本补。

二六八二页七行时岁荒民饥按：汲本、殿本“饥”下有“困”字。

二六八二页八行皆分别姓字按：“姓字”汲本作“姓氏”，殿本作“姓名”。

二六八二页一二行狱事特急殿本“特”作“持”。按：作“持”义较长。

二六八三页一行以为门卒通传意气按：殿本“门卒”作“狱门吏卒”。

二六八三页三行母尝截肉未尝不方刊误谓案文上“尝”字当作“常”。今按：上“尝”字当衍。

二六八三页四行帝即赦兴等事按：王先谦谓“事”字下疑夺文。

二六八三页五行谒舍(所)谓[所]停主人之舍也集解王先谦谓“所谓”当作“谓所”。今据改。

二六八四页八行永元十二年征拜太常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水经注云“十三年”。

二六八四页九行兄弟六人同食递衣按：御览四八四、五一五、五二一引，并作“同衣递食”。

二六八五页一行太守鲁平集解引惠栋说，谓平，鲁恭弟，本传作“丕”。按：沉家本谓下云延平中，特征充为博士，时鲁平亦为博士。据鲁丕传，延平中丕不在朝，安得与李充同为博士，恐此传鲁平别是一人。

二六八五页七行张孟举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袁宏纪云“侍中张孟”。

二六八五页一二行年八十八为国三老按：汲本作“年八十八以为国三老”，殿本作“年八十以为国三老”。校补谓据袁纪载充卒年亦无八十八，则下“八”字或衍。

二六八七页九行雷义字仲公按：张口读史举正谓“仲公”文选广绝交论注引作“仲预”。又按：御览四二０引作“仲翁”。

二六八七页九行(皆)[尝]擢举善人据汲本、殿本改。

二六八七页九行义尝济人死罪按：校补谓案文“义”当作“又”，疑“又”譌“乂”，“乂”复譌“义”。

二六八八页五行谒者灌桓按：“桓”汲本作“曰”。校补谓“灌曰”“灌桓”皆无义可诠，且应奉谓吉凶异制，疑本作“灌神”，墓祭非吉祭，朝夕上食，不灌也。

二六八八页六行字又非也按：汲本、殿本“又”作“义”。

二六八九页二行非陈[契]阔之所据汲本、殿本补。

二六九0页七行干饭寒水按：御览五五四引“干”作“盂”。

二六九一页一三行彭即(蒡)[箁]也据汲本改。

二六九三页六行向栩字甫兴按：御览六一0引“甫兴”作“辅兴”。

二六九四页一一行若至[日]中不雨据殿本补。

二六九五页七行引为功曹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功曹”谢承书作“主簿”。

二六九六页四行无夫曰独按：集解引周寿昌说，谓“夫”当作“妻”。校补谓“夫”当作“子”。

二六九七页五行公孙度字(叔)[升]济据集解引惠栋说改，与魏志合。

二六九七页五行公孙(域)[囗]据集解引惠栋说改，与魏志合。

後汉书卷八十二上　方术列传第七十二上

仲尼称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1)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祸福，决嫌疑，幽赞于神明，遂知来物者也。(2)若夫阴阳推步之学，往往见于坟记矣。(3)然神经怪牒，玉策金绳，关扃于明灵之府，封縢于瑶囗之上者，靡得而窥也。至乃河洛之文，龟龙之图，(4)箕子之术，(5)师旷之书，(6)纬候之部，(7)钤决之符，(8)皆所以探抽冥赜，参验人区，时有可闻者焉。(9)其流又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10)及望云省气，推处祥妖，时亦有以效于事也。(11)而斯道隐远，玄奥难原，故圣人不语怪神，罕言性命。(12)或开末而抑其端，(13)或曲辞以章其义，(14)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15)

(1)易系辞曰：“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2)易说卦曰：“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系辞曰：“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

(3)左传曰：“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尚书曰“历象日月星辰”也。

(4)尚书中候曰：“尧沉璧于洛，玄龟负书，背中赤文朱字，止囗。舜礼囗于河畔，沉璧，礼毕，至于下囗，黄龙负卷舒图，出水囗畔。”

(5)箕子说洪范五行阴阳之术也。

(6)占灾异之书也。今书七志有师旷六篇。

(7)纬，七经纬也。候，尚书中候也。

(8)兵法有玉钤篇及玄女六韬要决，曰：“太公对武王曰：‘主将有阴符，有大胜得敌之符，符长一尺；有破军禽敌之符，符长九寸；有降城得邑之符，符长八寸；有却敌执远之符，符长七寸；有交兵惊中坚守之符，符长六寸；有请彻食益兵之符，符长五寸；有败军亡将之符，符长四寸；有失亡吏卒之符，符长三寸。诸奉使行符稽留，若符事闻，闻符所告者皆诛。’”

(9)小尔雅曰：“赜，深也。区，域也。”

(10)风角、六日七分，解并见郎顗传。遁甲，推六甲之阴而隐遁也，今书七志有遁甲经。七政，日、月、五星之政也。元气者，谓开辟阴阳之书也。河图曰：“元气闿阳为天。”前书班固曰：“东方朔之逢占、覆射。”音义云：“逢人所问而占之也。”日者，卜筮掌日之术也，史记司马季主为日者。挺专，折竹卜也。楚辞曰：“索琼茅以筳专。”注云：“筳，八段竹也。楚人名结草折竹曰专。”挺音大宁反。须臾，阴阳吉凶立成之法

也。今书七志有武王须臾一卷。孤虚者，孤谓六甲之孤辰，若甲子旬中，戌亥无干，是为孤也，对孤为虚。前书蓺文志有风後孤虚二十卷。

⑾望云，解见明帝纪。省气者，观城郭人畜气以占之也。

⑿论语曰：“子不语怪力乱神。”又曰：“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⒀论语曰：“孔子有疾，子路请祷。子曰：‘丘之祷久矣。’”郑玄注云：“明素恭肃于鬼神，且顺子路之言也。”

⒁易曰“探赜索隐，鉤深致远，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于蓍龟”也。

⒂论语孔子之言也。郑玄注云：“由，从也。言王者设教，务使人从之，若皆知其本末，则愚者或轻而不行。”

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1]後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

故王梁、孙咸名应图箓，越登槐鼎之任，[2]郑兴、贾逵以附同称显，桓谭、尹敏以乖忤沦败，[3]自是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异数，不乏于时矣。[4]是以通儒硕生，忿其奸妄不经，奏议慷慨，以为宜见藏摈。[5]子长亦云：“观阴阳之书，使人拘而多忌。”盖为此也。[6]

⑴前书武帝时(李)少翁、栾大等并以方术见。少翁拜文成将军，栾大拜五利将军，贵震天下，而海上燕、齐之士，莫不搤腕而自言有禁方矣。抵，侧击也。

⑵光武以赤伏符文拜梁为大司空，又以谶文拜孙咸为大司马，见景丹传。

⑶各见本传。

⑷内学谓图谶之书也。其事秘密，故称内。

⑸谓桓谭、贾逵、张衡之流也。各见本传。

⑹司马迁字子长，其父太史公论六家之要曰：“观阴阳之术，太详而众忌，使人拘而多畏。”见史记也。

夫物之所偏，未能无蔽，虽云大道，其侦或同。[1]若乃诗之失愚，书之失诬，然则数术之失，至于诡俗乎？如令温柔敦厚而不愚，斯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斯深于书者也；[2]极数知变而不诡俗，斯深于数术者也。[3]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4]意者多迷其统，取遣颇偏，甚有虽流宕过诞亦失也。[5]

⑴侦音五爱反。

⑵礼记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诗之失愚，书之失诬。”郑玄注“诗敦厚，近愚；书知远，近诬”也。

⑶易曰：“极数知来之谓占。”又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

⑷易系辞之文也。

⑸取遣谓信与不信也。阴阳之术，或信或不信，各有所执，故偏颇也。以为甚有者虽流宕失中，过称虚诞者，亦为失也。

中世张衡为阴阳之宗，郎顗咎征最密，余亦班班名家焉。[1]其徒亦有雅才伟德，未必体极蓺能。今盖纠其推变尤长，可以弘补时事，因合表之云。[2]

⑴谓襄楷、蔡邕、杨厚等也。

⑵表，显也。

任文公，巴郡阆中人也。[1]父文孙，明晓天官风角秘要。文公少脩父术，州辟从事。哀帝时，有言越巂太守欲反，刺史大惧，遣文公等五从事检行郡界，潜伺虚实。共止传舍，时暴风卒至，文公遽趣白诸从事促去，当有逆变来害人者，因起驾速驱。诸从事未能自发，郡果使兵杀之，文公独得免。

⑴阆中，今隆州县。

後为治中从事。时天大旱，白刺史曰：“五月一日，当有大水，其变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豫为其备。”刺史不听，文公独储大船，百姓或闻，颇有为防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载，使白

刺史，刺史笑之。日将中，天北云起，须臾大雨，至晡时，湔水涌起十余丈，[1]突坏庐舍，所害数千人。文公遂以占术驰名。辟司空掾。平帝即位，称疾归家。

(1)郦元水经注云“湔水出绵道玉垒山”，在今益州。湔音子延反。

王莽篡後，文公推数，[1]知当大乱，乃课家人负物百斤，环舍趋走，日数十，时人莫知其故。後兵寇并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脱，惟文公大小负粮捷步，[2]悉得完免。遂奔子公山，十余年不被兵革。

(1)推历运之数也。

(2)捷，健也。

公孙述时，蜀武担石折。[1]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当之。”自是常会聚子孙，设酒食。後三月果卒。故益部为之语曰：“任文公，智无双。”

(1)武担，山，在今益州成都县北百二十步。杨雄蜀王本纪云：“武都丈夫化为女子，颜色美绝，盖山精也。蜀王纳以为妃，无几物故，乃发卒之武都担土，葬于成都郭中，号曰武担。以石作镜一枚表其墓。”华阳国志曰：“王哀念之，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其石俗今名为石鏡。”

郭宪字子横，汝南宋人也。[1]少师事东海王仲子。时王莽为大司马，召仲子，仲子欲往。宪谏曰：“礼有来学，无有往教之义。[2]今君贱道畏贵，窃所不取。”

仲子曰：“王公至重，不敢违之。”宪曰：“今正临讲业，且当讫事。”仲子从之，日晏乃往。莽问：“君来何迟？”仲子具以宪言对，莽阴奇之。及後篡位，拜宪郎中，赐以衣服。宪受衣焚之，逃于东海之滨。莽深忿恚，讨逐不知所在。

(1)续汉志汝南郡有宋公国，周名郪丘，汉改为新郪，章帝建初四年，徙宋公于此。

(2)礼记曰：“礼闻来学，不闻往教。”

光武即位，求天下有道之人，乃征宪拜博士。再迁，建武七年，代张堪为光禄勋。从驾南郊。宪在位，忽回向东北，含酒三潠。[1]执法奏为不敬。[2]诏问其故。宪对曰：“齐国失火，故以此厌之。”後齐果上火灾，与郊同日。

(1)埤苍曰：“潠，喷也。”音巽。

(2)执法，悫劾之官也。

八年，车驾西征隗嚣，宪谏曰：“天下初定，车驾未可以动。”宪乃当车拔佩刀以断车靷。[1]帝不从，遂上陇。其後颍川兵起，乃回驾而还。帝叹曰：“恨不用子横之言。”

(1)靷在马�，音胤。

时匈奴数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议。宪以为天下疲敝，不宜动众。谏争不合，乃伏地称眩瞀，不复言。[1]帝令两郎扶下殿，宪亦不拜。帝曰：“常闻‘关东觥觥郭子横’，竟不虚也。”[2]宪遂以病辞退，卒于家。

(1)瞀，乱也。

(2)觥觥，刚直之貌，音古横反。

许杨字伟君，汝南平舆人也。少好术数。王莽辅政，召为郎，稍迁酒泉都尉。

及莽篡位，杨乃变姓名为巫医，逃匿它界。莽败，方还乡里。

汝南旧有鸿郤陂，[1]成帝时，丞相翟方进奏毁败之。建武中，太守邓晨欲脩复其功，闻杨晓水脉，召与议之。杨曰：“昔成帝用方进之言，[2]寻而自梦上天，天帝怒曰：‘何故败我濯龙渊？’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饥困。时有谣歌曰：‘败我陂者翟子威，饴我大豆，亨我芋魁。[3]反乎覆，陂当复。’昔大禹决江疏河以利天下，明府今兴立废业，富国安民，童谣之言，将有征于此。诚愿以死效力。”晨大悦，因署杨为都水掾，使典其事。杨因高下形埶，起塘四百余里，数年乃立。[4]百姓得其便，累岁大稔。

(1)陂在今豫州汝阳县东。

(2)前书翟方进奏坏鸿郤陂。

⑶方进字子威。芋魁，芋根也。前书“饴”作“饭”，“亨”作“羹”。

⑷塘，堤堰水也。

初，豪右大姓因缘陂役，竞欲辜较在所，杨一无听，遂共谮杨受取赇赂。晨遂收杨下狱，而械辄自解。狱吏恐，遽白晨。晨惊曰：“果滥矣。太守闻忠信可以感灵，今其效乎！”即夜出杨，遣归。时天大阴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时人异焉。後以病卒。晨于都(官)[宫]为杨起庙，图画形像，百姓思其功绩，皆祭祀之。

高获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为人尼首方面。[1]少游学京师，与光武有旧。

师事司徒欧阳歙。歙下狱当断，获冠铁冠，带鈇锧，诣阙请歙。帝虽不赦，而引见之。谓曰：“敬公，朕欲用子为吏，宜改常性。”获对曰：“臣受性于父母，不可改之于陛下。”出便辞去。

⑴尼首，首象尼丘山，中下四方高也。

三公争辟不应。後太守鲍昱请获，既至门，令主簿就迎，主簿(曰)但使骑吏迎之，获闻之，即去。昱遣追请获，获顾曰：“府君但为主簿所欺，不足与谈。”

遂不留。时郡境大旱。获素善天文，晓遁甲，能役使鬼神。昱自往问何以致雨，获曰：“急罢三部督邮，[1]明府当自北出，到三十里亭，雨可致也。”昱从之，果得大雨。每行县，辄轼其闾。[2]获遂远遁江南，卒于石城。[3]石城人思之，共为立祠。

⑴续汉书曰：“监属县有三部，每部督邮书掾一人。”

⑵轼，所以礼之。礼记曰“轼视马尾”也。

⑶石城在今苏州西南。

王乔者，河东人也。显宗世，为叶令。乔有神术，每月朔望，常自县诣台朝。

帝怪其来数，而不见车骑，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临至，辄有双凫从东南飞来。

于是候凫至，举罗张之，但得一只舄焉。乃诏尚方囗视，[1]则四年中所赐尚书官属履也。每当朝时，叶门下鼓不击自鸣，闻于京师。後天下玉棺于堂前，吏人推排，终不摇动。乔曰：“天帝独召我邪？”乃沐浴服饰寝其中，盖便立覆。

宿昔葬于城东，土自成坟。其夕，县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无知者。百姓乃为立庙，号叶君祠。牧守每班录，皆先谒拜之。[2]吏人祈祷，无不如应。若有违犯，亦立能为祟。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无复声焉。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乔也。[3]

⑴说文曰，囗亦视也。音真吝反。

⑵王乔墓在今叶县东。

⑶刘向列仙传曰：“王子乔，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鸣。游伊洛闲，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二)[三]十余年後，来于山上，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缑氏山头。’果乘白鹤驻山颠，望之不得到，举手谢时人而去。”

谢夷吾字尧卿，会稽山阴人也。少为郡吏，学风角占候。太守第五伦擢为督邮。

时乌程长有臧衅，伦使收案其罪。夷吾到县，无所验，但望合伏哭而还。一县惊怪，不知所为。及还，白伦曰：“窃以占候，知长当死。近三十日，远不过六十日，游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伦听其言，至月余，果有驿马赍长印绶，上言暴卒。伦以此益礼信之。[1]

⑴谢承书曰“伦甚崇其道德，转署主簿，使子从受春秋，夷吾待之如师弟子之礼。时或游戏，不肯读书，便白伦行罚，遂成其业”也。

举孝廉，为寿张令，[1]稍迁荆州刺史，[2]迁钜鹿太守。所在爱育人物，有善绩。及伦作司徒，令班固为文荐夷吾曰：“臣闻尧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皋陶，政致雍熙。殷、周虽有高宗、昌、发之君，犹赖傅说、吕望之策，故能克崇其业，允协大中。[3]窃见钜鹿太守会稽谢夷吾，出自东州，厥土涂泥，而英姿挺特，奇伟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4]仁足济时，知周万物。加以少膺儒雅，韬含六籍，推考星度，综校图录，探赜圣秘，观变历征，占天知地，与神合契，据其道德，以经王务。昔为陪隶，与臣从事，奋忠毅之操，躬史鱼之节，董臣严纲，勖臣懦弱，[5]得以免戾，寔赖厥勋。及其应选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弥异，流化若神，爰牧荆州，威行邦国。奉法作政，有周、召

之风；居俭履约，绍公仪之操。[6]寻功简能，为外台之表；听声察实，为九伯之冠。[7]迁守钜鹿，政合时雍。德量绩谋，有伊、吕、管、晏之任；阐弘道奥，同史苏、京房之伦。[8]虽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隐，不殉名以求誉，不驰骛以要宠，念存逊遁，演志箕山。方之古贤，实有伦序；采之于今，超焉绝俗。诚社稷之元龟，大汉之栋甍。[9]宜当拔擢，使登鼎司，上令三辰顺轨于历象，下使五品咸训于嘉时，[10]必致休征克昌之庆，非徒循法奉职而已。臣以顽驽，器非其畴，[11]尸禄负乘，夕惕若厉。[12]愿乞骸骨，更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厌率土之望，庶令微臣塞咎免悔。"

(1)谢承书曰："县人女子张雨，早丧父母，年五十，不肯嫁，留养孤弟二人，教其学问，各得通经。雨皆为娉娶，皆成善士。夷吾荐于州府，使各选举，表复雨门户。永平十五年，蝗发泰山，流徙郡国，荐食五谷，过寿张界，飞逝不集。"

(2)谢承书曰："夷吾雅性明远，能决断罪疑。行部始到南阳县，遇孝章皇帝巡狩，驾幸鲁阳，有诏囗荆州刺史入传录见囚徒，诫长吏'勿废旧仪，朕将览焉'。上临西厢南面，夷吾处东厢，分帷隔中央。夷吾所决正一县三百余事，事与上合。而朝廷叹息曰：'诸州刺史尽如此者，朕不忧天下。'常以励群臣。"

(3)尚书洪范曰："皇建其有极。"孔安国注云："皇，大；极，中也。"

(4)四科，见文苑传。尚书咎繇陈九德，曰"宽而栗，愿而恭，乱而敬，柔而立，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也。

(5)董，督也。勖，励也。

(6)史记公仪休相鲁，拔园葵，去织妇，不与人争利。

(7)左传曰："五侯九伯。"杜预注云："九州之伯也。"

(8)左传史苏，晋太史，善筮者。京房字君明，善阴阳占候，见前书。

(9)尚书曰："格人元龟，罔敢知吉。"元，大也。甍亦栋也。

(10)五品，五常之教也，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训，顺也。

(11)畴，类也。

(12)易曰："负且乘，致寇至。"又曰："夕惕若厉。"言君子终日干干，至于夕，犹怵惕戒惧，若危厉。

後以行春乘柴车，从两吏，[1]冀州刺史上其仪序失中，有损国典，左转下邳令。豫克死日，如期果卒。敕其子曰："汉末当乱，必有发掘露骸之祸。"使悬棺下葬，墓不起坟。[2]

(1)柴车，贱车也。

(2)墓谓茔域。坟谓筑土。

时博士勃海郭凤亦好图谶，善说灾异，吉凶占应。先自知死期，豫令弟子市棺敛具，至其日而终。[1]

(1)棺音古乱反。

杨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也。少习易，并七政、元气、风云占候。为郡文学掾。

时有大雀夜集于库楼上，太守廉范以问由。由对曰："此占郡内当有小兵，然不为害。"後二十余日，广柔县蛮夷反，杀伤长吏，[1]郡发库兵击之。又有风吹削哺，[2]太守以问由。由对曰："方当有荐木实者，其色黄赤。"顷之，五官掾献橘数包。

(1)广柔县属蜀郡，故城在今茂州汶川县西。

(2)"哺"当作"柹"，音孚废反。颜氏家训曰："削则札也。左传曰'削而投之'是也。史家假借为'肝肺'字，今俗或作'脯'，或作为'反哺'之'哺'，学士因云'是屏障之名'，非也。风角书曰'庶人之风扬尘转削'，若是屏障，何由可转。"

由尝从人饮，敕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严驾。"既而趣去。後主人舍有斗相杀者，人请问何以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鸠斗，此兵贼之象也。"其言多验。著书十余篇，名曰其平。终于家。

李南字孝山，丹阳句容人也。[1]少笃学，明于风角。和帝永元中，太守马棱坐盗贼事被征，当诣廷尉，吏民不宁，南特通谒贺。棱意有恨，谓曰："太守不德，今当即罪，而君反相贺邪？"南曰：

“旦有善风，明日中时应有吉问，故来称庆。”旦日，梭延望景晏，以为无征；至晡，乃有驿使赍诏书原停棱事。南问其迟留之状。使者曰：“向度宛陵浦里航，[2]马踠足，是以不得速。”[3]棱乃服焉。後举有道，辟公府，病不行，终于家。

(1)句容，今润州县也。近句曲山有所容，因名焉。

(2)宛陵，县，属丹阳郡。航，以舟济水也。

(3)踠，屈损也。

南女亦晓家术，为由拳县人妻。晨诣爨室，卒有暴风，妇便上堂从姑求归，辞其二亲。姑不许，乃跪而泣曰：“家世传术，疾风卒起，先吹灶突及井，此祸为妇女主爨者，妾将亡之应。”因著其亡日。乃听还家，如期病卒。

李合字孟节，汉中南郑人也。父颉，以儒学称，官至博士。合袭父业，游太学，通五经。善河洛风星，外质朴，人莫之识。县召署幕门候吏。

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使者二人当到益部，投合候舍。时夏夕露坐，合因仰观，问曰：“二君发京师时，宁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惊相视曰：“不闻也。”问何以知之。合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1]

(1)前书觜口、参，益州之分野也。

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汉中太守，合犹为吏，太守奇其隐德，召署户曹史。时大将军窦宪纳妻，天下郡国皆有礼庆，郡亦遣使。合进谏曰：“窦将军椒房之亲，不脩礼德，而专权骄恣，危亡之祸可翘足而待，愿明府一心王室，勿与交通。”

太守固遣之，合不能止，请求自行，许之。合遂所在留迟，以观其变。行至扶风，而宪就国自杀，支党悉伏其诛，凡交通宪者，皆为免官，唯汉中太守不豫焉。

合岁中举孝廉，五迁尚书令，又拜太常。元初四年，代袁敞为司空，数陈得失，有忠臣节。在位四年，坐请托事免。

安帝崩，北乡侯立，复为司徒。及北乡侯病，合阴与少府河南陶范、步兵校尉赵直谋立顺帝，会孙程等事先成，故合功不显。明年，坐吏民疾病，仍有灾异，赐策免。将作大匠翟酺上合“潜图大计，以安社稷”，于是录阴谋之功，封合涉都侯，辞让不受。年八十余，卒于家。门人上党冯胄独制服，心丧三年，时人异之。[1]

(1)家语曰“仲尼既葬，弟子皆家于墓，行心丧之礼。三年丧毕，或去或留”也。

胄字世威，奉世之後也。[1]常慕周伯况、闵仲叔之为人，隐处山泽，不应征辟。

(1)奉代字子明，宣帝时为前将军，见前书也。

合子固，已见前传。弟子历，字季子。清白有节，博学善交，与郑玄、陈纪等相结。为新城长，政贵无为。亦好方术。时天下旱，县界特雨。官至奉车都尉。

段翳字符章，广汉新都人也。习易经，明风角。时有就其学者，虽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尝告守津吏曰：“某日当有诸生二人，荷担问翳舍处者，幸为告之。”後竟如其言。又有一生来学，积年，自谓略究要术，辞归乡里。翳为合膏药，并以简书封于筒中，告生曰：“有急发视之。”生到葭萌，与吏争度，津吏檛破从者头。生开筒得书，言到葭萌，与吏斗头破者，以此膏里之。生用其言，创者即愈。生叹服，乃还卒业。翳遂隐居窜迹，终于家。

廖扶字文起，[1]汝南平舆人也。习韩诗、欧阳尚书，教授常数百人。父为北地太守，永初中，坐羌没郡下狱死。扶感父以法丧身，惮为吏。及服终而叹曰：“老子有言：‘名与身孰亲？’吾岂为名乎！”遂绝志世外。专精经典，尤明天文、谶纬，风角、推步之术。州郡公府辟召皆不应。就问灾异，亦无所对。

(1)廖，音力吊反，又音力救反。

扶逆知岁荒，乃聚谷数千斛，悉用给宗族姻亲，又敛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冢侧，未曾入城市。太守谒焕，[1]先为诸生，从扶学，後临郡，未到，先遣吏脩门人之礼，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当时人因号为北郭先生。年八十，终于家。

(1)谒姓也。

二子，孟举、伟举，并知名。

折像字伯式，广汉雒人也。其先张江者，封折侯，曾孙国为郁林太守，徙广汉，因封氏焉。国生像。

国有赀财二亿，家僮八百人。像幼有仁心，不杀昆虫，不折萌牙。能通京氏易，好黄老言。及国卒，感多藏厚亡之义，[1]乃散金帛资产，周施亲疎。或谏像曰："君三男两女，孙息盈前，当增益产业，何为坐自殚竭乎？"像曰："昔鬥子文有言：'我乃逃祸，非避富也。'[2]吾门户殖财日久，盈满之咎，道家所忌。[3]今世将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谓之不幸。[4]墙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闻之咸服焉。

(1)老子曰"多藏必厚亡"也。

(2)国语曰："楚成王每出子文之禄，必逃，王止而後复。人谓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子文曰：'夫从政者，以庇人也。人多旷者，而我取富，是勤人以自封也，死无日矣。我逃死，不逃富。'"(3)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金玉满堂，莫之能守。"

(4)左传曰："善人富谓之幸，淫人富谓之殃。"

自知亡日，召宾客九族饮食辞诀，忽然而终。时年八十四。家无余资，诸子衰劣如其言云。

樊英字季齐，南阳鲁阳人也。少受业三辅，习京氏易，兼明五经。又善风角、星筭、河洛七纬，推步灾异。[1]隐于壶山之阳，[2]受业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後礼请不应；公卿举贤良方正、有道，皆不行。

(1)七纬者，易纬稽览图、干凿度、坤灵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备也；书纬琁机钤、考灵耀、刑德放、帝命验、运期授也；诗纬推度灾、记历枢、含神务也；礼纬含文嘉、稽命征、斗威仪也；乐纬动声仪、稽耀嘉、汁图征也；孝经纬援神契、钩命决也；春秋纬演孔图、元命包、文耀钩、运斗枢、感精符、合诚图、考异邮、保干图、汉含孳、祐助期、握诚图、潜潭巴、说题辞也。

(2)山在今邓州新城县北，即张衡南都蜀买锦赋云"天封大狐"是也。

尝有暴风从西方起，英谓学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记其日时。客後有从蜀都来，云"是日大火，有黑云卒从东起，须臾大雨，火遂得灭"。于是天下称其术藝。

安帝初，征为博士。至建光元年，复诏公车赐策书，征英及同郡孔乔、[1]李昺、[2]北海郎宗、[3]陈留杨伦、[4]东平王辅六人，[5]唯郎宗、杨伦到洛阳，英等四人并不至。

(1)谢承书曰"乔字子松，宛人也，学古文尚书、春秋左氏传。常幽居脩志，锐意典籍，至乃历年身不出门，乡里莫得瞻见。公车征不行，卒于家"也。

(2)谢承书曰"昺字子然，鄳人也，笃行好学，不羡荣禄。习鲁诗、京氏易。室家相待如宾。州郡前後礼请不应。举茂才，除召陵令，不到官。公车征不行，卒"也。

(3)谢承书曰："宗字仲绥，安丘人也，善京氏易、风角、星筭，推步吉凶。常负笈荷担卖卜给食，瘠服闲行，人莫得知。安帝诏公车征，策文曰：'郎宗、李昺、孔乔等前比征命，未肯降意。恐主者玩弄，礼意不备，使难进易退之人龙潜不屈其身。各致嘉礼，遣诣公车，将以补察国政，辅朕之不逮。'青州被诏书，遣宗诣公车，对策陈灾异，而为诸儒之表。拜议郎，除吴令。到官一月，时卒暴风，宗占以为京师有大火，定火发时，果如宗言。诸公闻之，表上，博士征。宗耻以占事就征，文书未到，夜悬印绶置厅上遁去，终于家。子顗，自有传。"

(4)见儒林传。

(5)谢承书曰："辅字公助，平陆人也。学公羊传、援神契。常隐居野庐，以道自娱。辟公府，举有道，对策拜郎中。陈灾异，甄吉凶有验，拜议郎，以病逊。安帝公车征，不行，卒于家。"

永建二年，顺帝策书备礼，玄纁征之，复固辞疾笃。乃诏切责郡县，驾载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称病不肯起。乃强舆入殿，犹不以礼屈。帝怒，谓英曰："朕能生君，能杀君；能贵君，能贱君；能富君，能贫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于天。生尽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杀臣！臣见暴君如见仇雠，立其朝犹不肯，可得而贵乎？虽在布衣之列，环堵之中，(1)晏然自得，不易万乘之尊，又可得而贱乎？陛下焉能贵臣，焉能贱臣！臣非礼之禄，虽万钟不受；若申其志，虽箪食不厌也。(2)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贫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医养疾，月致羊酒。

(1)环堵，面一堵也。庄子曰"原宪居环堵之中"也。

(2)箪，笥也。论语曰，颜回在陋巷之中，一箪食，一瓢饮。

至四年三月，天子乃为英设囗席，令公车令导，尚书奉引，赐几杖，待以师傅之礼，延问得失。英不敢辞，拜五官中郎将。数月，英称疾笃，诏以为光禄大夫，赐告归。令在所送谷千斛，常以八月致牛一头，酒三斛；如有不幸，祠以中牢。英辞位不受，有诏譬旨勿听。

英初被诏命，佥以为必不降志，及後应对，又无奇谟深策，谈者以为失望。(1)

初，河南张楷与英俱征，既而谓英曰："天下有二道，出与处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辅是君也，济斯人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万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禄，又不闻匡救之术，进退无所据矣。"

(1)谢承书曰"南郡王逸素与英善，因与其书，多引古譬喻，劝使就聘。英顺逸议，谈者失望"也。

英既善术，朝廷每有灾异，诏辄下问变复之效，所言多验。(1)

(1)变灾异复于常也。

初，英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学，以图纬教授。颍川陈寔少从英学。尝有疾，妻遣婢拜问，英下床荅拜。寔怪而问之。英曰："妻，齐也，共奉祭祀，礼无不荅。"(1)其恭谨若是。年七十余，卒于家。

(1)礼记曰："凡非吊丧非见国君，无不荅拜。"

孙陵，灵帝时以谄事宦人为司徒。

陈郡郤巡学传英业，官至侍中。

论曰：汉世之所谓名士者，其风流可知矣。虽囗张趣舍，时有未纯，于刻情脩容，依倚道蓺，以就其声价，非所能通物方，弘时务也。(1)及征樊英、杨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无它异。英名最高，毁最甚。李固、朱穆等以为处士纯盗虚名，无益于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後进希之以成名，世主礼之以得众，原其无用亦所以为用，则其有用或归于无用矣。何以言之？夫焕乎文章，时或乖用；本乎礼乐，适末或疎。(2)及其陶搢绅，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岂非道邈用表，乖之数迹乎？(3)而或者忽不践之地，赊无用之功，(4)至乃诮噪远术，贱斥国华，(5)以为力诈可以救沦敝，文律足以致宁平，智尽于猜察，道足于法令，虽济万世，其将与夷狄同也。(6)孟轲有言曰："以夏变夷，不闻变夷于夏。"况有未济者乎！

(1)易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

(2)文章虽美，时敝则不用也。礼乐诚贵，代末则废。

(3)言文章礼乐，其道邈远，出于常用之表，不可以数迹求也。

(4)庄子曰："惠子谓庄子曰：'子言无用。'庄子曰：'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夫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侧足而垫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用。'庄子曰：'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垫犹掘也。

(5)远术谓礼乐，国华谓怀道隐逸之士也。

(6)前书大人赋曰："虽济万代，不足以喜。"

校勘记

二七０四页二行背中赤文朱字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案中候握河纪作"背甲赤文成字"。

二七０五页一一行(李)少翁校补谓案前书郊祀志拜文成将军者齐人少翁，史不言何姓，“李”字衍。今据删。按：殿本作“李少君”，误。

二七０六页五行甚有虽流宕过诞亦失按：刊误谓案此不成文理，注亦不明，盖非范本真。

二七０七页一行父文孙集解引惠栋说，谓案华阳国志，文公为文孙弟。今按：父名“文孙”，子不当名“文公”，必有误。

二七０七页三行文公遽趣白诸从事促去按：汲本、殿本“趣”作“起”。

二七０七页一０行湔水出绵道玉垒山按：王先谦谓“绵道”当作“绵虒道”。

二七０七页一一行日数十按：刊误谓旧本有一“到”字，不合刊去。

二七０九页二行忽回向东北按：殿本“回”作“面”。

二七一０页一行许杨按：校补引柳从辰说，谓御览七十二引谢承书及本书，“杨”均作“阳”。

二七一０页六行反乎覆陂当复按：殿本考证王会汾谓案前书翟方进传，此下有“谁云者两黄鹄”六字。

二七一０页一五行晨于都(官)[宫]为杨起庙据汲本、殿本改。

二七一一页二行高获字敬公按：集解引汪文台说，谓御览十一引谢承书作“周获”。

二七一一页六行主簿(曰)但使骑吏迎之据刊误删。

二七一二页一一行(二)[3]十余年後据殿本改。按：御览三九、六六二引，并作“三十余年”。

二七一三页八行政隆太平按：下云“政致雍熙”，刊误谓案文势不当骈用两“政”字，盖本是“治”，避唐讳作“化”，後人不知，误改为“政”。

二七一六页一行杨由字哀侯按：古人名与字相应，“哀”疑“衷”之譌。

二七一六页六行哺当作柿“柿”原作“口”，径据殿本、集解本改。按：校补谓木口之“口”本口口，果口之“口”本口口，俗作“口”，口口，今皆譌作“柿”，弃市，俗遂皆写口口，辩之不胜辩矣。

二七一九页一行奉代字子明按：汲本、殿本“代”作“世”，此避唐讳，未回改也。

二七二０页八行其先张江者封折侯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华阳国志云江为武威太守，封南阳折侯，因氏焉。案南阳有析县，前汉属宏农，郦元音持益反，颜籀音先历反，字从木，不从手。二七二一页六行善人富谓之幸集解引惠栋说，谓左传“幸”作“赏”。今按：赏与殃韵，作“幸”非也。

二七二一页九行樊英字季齐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季齐”一作“季高”，见抱朴子。

二七二四页一一行孙陵灵帝时以谄事宦人为司徒按：集解引钱大昭说，谓案灵帝纪，陵为太尉，非司徒。

後汉书卷八十二下　方术列传第七十二下

唐檀字子产，豫章南昌人也。少游太学，习京氏易、韩诗、颜氏春秋，尤好灾异星占。後还乡里，教授常百余人。

元初七年，郡界有芝草生，太守刘祗欲上言之，以问檀。檀对曰：“方今外戚豪盛，阳道微弱，斯岂嘉瑞乎？”祗乃止。永宁元年，南昌有妇人生四子，祗复问檀变异之应。檀以为京师当有兵气，其祸发于萧墙。[1]至延光四年，中黄门孙程扬兵殿省，[2]诛皇后兄车骑将军阎显等，立济阴王为天子，果如所占。

(1)论语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萧，肃也。谓屏墙也。言人臣至屏，无不肃敬。

(2)扬，举也。

永建五年，举孝廉，除郎中。是时白虹贯日，檀因上便宜三事，陈其咎征。书奏，檀官去。著书二十八篇，名为唐子。卒于家。

公沙穆字文乂，北海胶东人也。家贫贱。自为儿童不好戏弄，长习韩诗、公羊春秋，尤锐思河洛推步之术。居建成山中，依林阻为室，独宿无侣。时暴风震雷，有声于外呼穆者三，穆不与语。

有顷，呼者自牖而入，音状甚怪，穆诵经自若，终亦无它妖异，时人奇之。後遂隐居东莱山，学者自远而至。

有富人王仲，致产千金。谓穆曰：“方今之世，以货自通，吾奉百万与子为资，何如？”对曰：“来意厚矣。夫富贵在天，得之有命，以货求位，吾不忍也。”[1]

[1]谢承书曰“穆尝养猘，猘有病，使人卖之于市。语之(言)[云]‘如售，当告买者言病，贱取其直；不可言无病，欺人取贵价’也。卖猘者到市即售，亦不言病，其直过价。穆怪之，问其故。赍半直追以还买猘人。告语(言)[云]‘猘实病，欲贱卖，不图卖者人相欺，乃取贵直。’买者言卖买私约，亦复辞钱不取。穆终不受钱而去”也。

後举孝廉，以高第为主事，迁缯相。[1]时缯侯刘敞，东海恭王之後也，所为多不法，废嫡立庶，傲很放恣。穆到官，谒曰：“臣始除之日，京师咸谓臣曰‘缯有恶侯’，以吊小相。明侯何因得此丑声之甚也？幸承先人之支体，传茅土之重，不战战兢兢，而违越法度，故朝廷使臣为辅。愿改往脩来，自求多福。”乃上没敞所侵官民田地，废其庶子，还立嫡嗣。其苍头儿客犯法，皆收考之。因苦辞谏敞。敞涕泣为谢，多从其所规。

[1]缯，县，属琅邪郡，故城在今沂州承县东北也。

迁弘农令。县界有螟虫食稼，百姓惶惧。穆乃设坛谢曰：“百姓有过，罪穆之由，请以身祷。”于是暴雨，既霁而螟虫自销，百姓称曰神明。永寿元年，霖雨大水，三辅以东莫不湮没。穆明晓占候，乃豫告令百姓徙居高地，故弘农人独得免害。

迁辽东属国都尉，善得吏人欢心。年六十六卒官。六子皆知名。[1]

[1]谢承书曰“穆子孚，字允慈。亦为善士，举孝廉，尚书侍郎，召陵令，上谷太守”也。

许曼者，汝南平舆人也。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之术，多有显验，时人方之前世京房。自云少尝笃病，三年不愈，乃谒太山请命，[1]行遇道士张巨君，授以方术。所著易林，至今行于世。

[1]太山主人生死，故诣请命也。

曼少传峻学。桓帝时，陇西太守冯绲始拜郡，开绶笥，有两赤蛇分南北走。绲令曼筮之。卦成，曼曰：“三岁之後，君当为边将，官有东名，当东北行三千里。

复五年，更为大将军，南征。“延熹元年，绲出为辽东太守，讨鲜卑，至五年，复拜车骑将军，击武陵蛮贼，皆如占。其余多此类云。

赵彦者，琅邪人也。少有术学。延熹三年，琅邪贼劳丙与太山贼叔孙无忌杀都尉，攻没琅邪属县，残害吏民。朝廷以南阳宗资为讨寇中郎将，杖钺将兵，督州郡合讨无忌。彦为陈孤虚之法，以贼屯在莒，莒有五阳之地，[1]宜发五阳郡兵，[2]从孤击虚以讨之。资具以状上，诏书遣五阳兵到。彦推遁甲，教以时进兵，一战破贼，燔烧屯坞，徐兖二州一时平夷。

[1]谓城阳、南武阳、开阳、阳都、安阳，并近莒。

[2]郡名有“阳”，谓山阳、广阳、汉阳、南阳、丹阳郡之类也。

樊志张者，汉中南郑人也。博学多通，隐身不仕。尝游陇西，时破羌将军段颎出征西羌，请见志张。其夕，颎军为羌所围数重，因留军中，三日不得去。夜谓颎曰：“东南角无复羌，宜乘虚引出，住百里，还师攻之，可以全胜。”颎从之，果以破贼。于是以状表闻。又说其人既有梓慎、焦、董之识，[1]宜翼圣朝，咨询奇异。于是有诏特征，会病终。

[1]焦延寿，董仲舒。

单扬字武宣，山阳湖陆人也。以孤特清苦自立，善明天官、筭术。举孝廉，稍迁太史令，侍中。出为汉中太守，公事免。後拜尚书，卒于官。

初，熹平末，黄龙见谯，光禄大夫桥玄问扬：“此何祥也？”扬曰：“其国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龙当复见，此其应也。”魏郡人殷登密记之。至建安二十五年春，黄龙复见谯，其冬，魏受禅。

韩说字叔儒，会稽山阴人也。博通五经，尤善图纬之学。举孝廉。与议郎蔡邕友善。数陈灾眚，及奏赋、颂、连珠。稍迁侍中。光和元年十月，说言于灵帝，云其晦日必食，乞百官严装。帝从之，果如所言。中平二年二月，又上封事，克期宫中有灾。至日南宫大火。

迁说江夏太守，公事免。年七十，卒于家。

董扶字茂安，广汉绵竹人也。少游太学，与乡人任安齐名，俱事同郡杨厚，学图谶。还家讲授，弟子自远而至。前後宰府十辟，公车三征，再举贤良方正、博士、有道，皆称疾不就。

灵帝时，大将军何进荐扶，征拜侍中，甚见器重。扶私谓太常刘焉曰："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焉信之，遂求出为益州牧，扶亦为蜀郡属国都尉，相与入蜀。去後一岁，帝崩，天下大乱，乃去官还家。年八十二卒。

後刘备称天子于蜀，皆如扶言。蜀丞相诸葛亮问广汉秦密，董扶及任安所长。密曰："董扶褒秋毫之善，贬纤介之恶。任安记人之善，忘人之过"云。[1]

[1]蜀志曰："密字子口，广汉绵竹人也。少有才学，州郡辟命，称疾不往。或谓密曰：'足下欲自比巢、许、四皓，何故扬文藻，见缤颖乎？'密荅曰：'仆文不能尽言，言不能尽意，何文藻之有扬乎？虎生而文炳，凤生而五色，岂以采自饰画哉，性自然也。'先主既定益州，广汉太守夏纂请密为师友祭酒，领五官掾，称曰仲父。密称疾，卧在第舍，寻拜左中郎将，长水校尉。吴使张温大敬服密之文辩，迁大司农而卒。"

郭玉者，广汉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渔钓于涪水，因号涪翁。乞食人间，见有疾者，时下针石，辄应时而效，乃著针经、诊桩法传于世。[1]弟子程高寻求积年，翁乃授之。高亦隐迹不仕。玉少师事高，学方诊六微之技，阴阳隐侧之术。和帝时，为太医丞，多有效应。帝奇之，仍试令嬖臣美手腕者与女子杂处帷中，使玉各诊一手，问所疾苦。玉曰："左阳右阴，桩有男女，状若异人。臣疑其故。"帝叹息称善。

[1]诊，候也，音直忍反。

玉仁爱不矜，虽贫贱厮养，必尽其心力，而医疗贵人，时或不愈。帝乃令贵人羸服变处，一针即差。召玉诘问其状。对曰："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1]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贵者处尊高以临臣，臣怀怖慑以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强，不能使药，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针有分寸，时有破漏，[2]重以恐惧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犹不尽，何有于病哉！此其所为不愈也。"帝善其对。年老卒官。

[1]腠理，皮肤之间也。韩子曰，扁鹊见晋桓侯，曰"君有病，在腠理"也。

[2]分寸，浅深之度。破漏，日有冲破者也。

华佗字符化，[1]沛国谯人也，一名口。[2]游学徐土，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沛相陈珪举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

[1]佗音徒何反。

[2]音孚。

精于方药，处齐不过数种，[1]心识分铢，不假称量。针灸不过数处。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2]

[1]齐音才计反。

[2]佗别传曰"人有见山阳太守广陵刘景宗，说数见华佗，见其疗病平桩之候，其验若神。琅邪刘勋为河内太守，有女年几二十，左脚膝里上有疮，痒而不痛。创发数十日愈，愈已复发，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视，佗曰：'易疗之。当得稻糠色犬一头，好马二匹。'以绳系犬颈，使走马牵犬。马极辄易，计马走犬三十余里，犬不能行，复令步人拖曳，计向五十余里。乃以药饮女，女即安卧不知人。因取犬断腹近後脚之前，所断之处，向创口令去三二寸，停之须臾，有若蛇者从创中出，便以铁锥横贯蛇头，蛇在皮中摇动良久，须臾不动，牵出，长三尺所，纯是蛇，但有眼处而无童子，又逆鳞耳。以膏散著创中，七日愈。又有人苦头眩，头不得举，目不得视，积年。佗使悉解衣倒悬，令头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体，令周潜，候视诸桩，尽出五色。佗令弟子数人以铍刀决桩五色血

尽，视赤血出乃下，以膏摩，被覆，汗出周潜，饮以亭历犬血散，立愈。又有妇人长病经年，世谓寒热注病者也。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且)[旦]用寒水汲灌，云当满百。始七八灌，战欲死，灌者惧，欲止，佗令满数。至将八十灌，热气乃蒸出，嚣嚣高二三尺。满百灌，佗乃然火温床，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囗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余日中，须眉墯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刳腹养疗也。'佗便饮药令卧，破腹视，脾半腐坏。刮去恶肉，以膏傅创，饮之药，百日平复"也。

佗尝行道，见有病咽塞者，[1]因语之曰："向来道隅有卖饼人，萍齑甚酸，[2]可取三升饮之，病自当去。"即如佗言，立吐一蛇，乃悬于车而候佗。时佗小儿戏于门中，逆见，自相谓曰："客车边有物，必是逢我翁也。"及客进，顾视壁北，悬蛇以十数，乃知其奇。[3]

(1)咽，喉也。

(2)诗义疏曰："苹，澮水上浮萍(者)。麤大[者]谓之苹，小者为萍。季春始生，可糁蒸为茹，又可苦酒淹就酒也。"魏志及本草并作"蒜齑"也。

(3)魏志曰"故甘陵相夫人有身六月，腹痛不安。佗视桩，曰：'胎已死。'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则男，在右则女。云'在左'。于是为汤下之，果下男形，即愈。县吏尹代苦四支烦，口中干，不欲闻人声，小便不利。佗曰：'试作热食，得汗即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热食，而不汗出。佗曰：'藏气已绝于内，当啼泣而绝。'果如佗言。府吏倪寻、李延共止，俱头痛身热，所苦正同。佗曰：'寻当下之，延当发汗。'或难其异。佗曰：'寻外实，延内实，故疗之宜殊。'即各与药，明旦并起"者也。

又有一郡守笃病久，佗以为盛怒则差。乃多受其货而不加功。无何囗去，又留书骂之。太守果大怒，令人追杀佗，不及，因瞋恚，吐黑血数升而愈。

又有疾者，诣佗求疗，佗曰："君病根深，应当剖破腹。然君寿亦不过十年，病不能相杀也。"病者不堪其苦，必欲除之，佗遂下疗，应时愈，十年竟死。

广陵太守陈登忽患匈中烦懑，面赤，不食。佗桩之，曰："府君胃中有虫，欲成内疽，腥物所为也。"即作汤二升，再服，须臾，吐出三升许虫，头赤而动，半身犹是生鱼脍，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雟当发，遇良医可救。"登至期疾动，时佗不在，遂死。

曹操闻而召佗，常在左右。操积苦头风眩，佗针，随手而差。

有李将军者，妻病，呼佗视桩。佗曰："伤身而胎不去。"将军言闲实伤身，胎已去矣。佗曰："案桩，胎未去也。"将军以为不然。妻稍差百余日复动，更呼佗。佗曰："桩理如前，是两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後儿不得出也。胎既已死，血桩不复归，必燥著母脊。"乃为下针，并令进汤。妇因欲产而不通。佗曰："死胎枯燥，埶不自生。"使人探之，果得死始，人形可识，但其色已黑。佗之绝技，皆此类也。[1]

(1)佗别传曰"有人病脚躄不能行，佗切桩，便使解衣，点背数十处，相去一寸或五寸，从邪不相当，言灸此各七壮，灸创愈即行也。後灸愈，灸处夹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调如引绳"也。

为人性恶难得意，且耻以医见业，又去家思归，乃就操求还取方，因托妻疾，数期不反。操累书呼之，又囗郡县发遣，佗恃能厌事，犹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之，[1]知妻诈疾，乃收付狱讯，考验首服。荀彧请曰："佗方术实工，人命所悬，宜加全宥。"操不从，竟杀之。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不强与，索火烧之。

(1)廉，察也。

初，军吏李成苦欬，昼夜不寐。佗以为肠汉，与散两钱服之，即吐二升脓血，于此渐愈。乃戒之曰："後十八岁，疾当发动，若不得此药，不可差也。"复分散与之。後五六岁，有里人如成先病，请药甚急，成愍而与之，乃故往谯更从佗求，适值见收，意不忍言。後十八年，成病发，无药而死。

广陵吴普、彭城樊阿皆从佗学。普依准佗疗，多所全济。佗语普曰："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销，血桩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终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

熊经鸱顾，[1]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五曰鸟。[2]亦以除疾，兼利蹏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体轻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

(1)熊经，若熊之攀枝自悬也。鸱顾，身不动而回顾也。庄子曰：“吐故纳新，熊经鸟申，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也。”

(2)佗别传曰：“吴普从佗学，微得其方。魏明帝呼之，使为禽戏，普以年老，手足不能相及，粗以其法语诸医。普今年将九十，耳不聋，目不冥，牙齿完坚，饮食无损。”

阿善针术。凡医咸言背及匈藏之间不可妄针，针之不可过四分，而阿针背入一二寸，巨阙匈藏乃五六寸，而病皆瘳。阿从佗求方可服食益于人者，佗授以漆叶青□散：[1]漆叶屑一斗，青□十四两，以是为率。言久服，去三虫，利五藏，轻体，使人头不白。阿从其言，寿百余岁。漆叶处所而有。青□生于丰、沛、彭城及朝歌间。

(1)佗别传曰：“青□者，一名地节，一名黄芝，主理五藏，益精气，本出于迷入山者，见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为佳，语阿，阿又秘之。近者人见阿之寿，而气力强盛，怪之，遂责所服食，因醉乱，误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验。”本字书无“□”字，相传音女廉反，然今人无识此者，甚可恨惜。

汉世异术之士甚众，虽云不经，而亦有不可诬，故简其美者列于传末：

泠寿光、唐虞、鲁女生三人者，皆与华佗同时。寿光年可百五六十岁，行容成公御妇人法，[1]常屈颈鷮息，[2]须发尽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时，死于江陵。

唐虞道赤眉、张步家居里落，若与相及，死于乡里不其县。鲁女生数说显宗时事，甚明了，议者疑其时人也。董卓乱後，莫知所在。[3]

(1)列仙传曰：“容成公者，能善补导之事，取精于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养气者也。发白复黑，齿落复生。”御妇人之术，谓握固不泻，还精补脑也。

(2)鷮音居妖反。毛诗曰：“有集唯鷮。”毛苌注曰：“鷮，雉也。”山海经曰：“女几之山多白鷮。”郭璞曰：“似雉长尾，走且鸣也。”

(3)汉武内传曰“鲁女生，长乐人。初饵胡麻及朮，绝谷八十余年，日少壮，色如桃花，日能行三百里，走及□鹿。传世见之，云三百余年。後采药嵩高山，见一女人，曰：‘我三天太上侍官也。’以五岳真形[图]与之，并告其施行。

女生道成，一旦与知友故人别，云入华山。去後五十年，先相识者逢女生华山庙前，乘白鹿，从玉女三十人，并令谢其乡里亲故人“也。

徐登者，闽中人也。[1]本女子，化为丈夫。善为巫术。又赵炳，字公阿，东阳人，能为越方。[2]时遭兵乱，疾疫大起，二人遇于乌伤溪水之上，[3]遂结言约，共以其术疗病。各相谓曰：“今既同志，且可各试所能。”登乃禁溪水。水为不流，炳复次禁枯树，树即生荑，[4]二人相视而笑，共行其道焉。

(1)闽中地，今泉州也。

(2)东阳，今婺州也。抱朴子曰：“道士赵炳，以气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低头闭目，便可执缚。以大钉钉柱，入尺许，以气吹之，钉即跃出射去，如弩箭之发。”异苑云：“赵侯以盆盛水，吹气作禁，鱼龙立见。”越方，善禁□也。

(3)郦元注水经曰：“吴宁溪出吴宁县，经乌伤，谓之乌伤溪。”在今婺州义乌县东也。

(4)易曰：“枯杨生荑。”王弼注云：“荑者，杨之秀也。”

登年长，炳师事之。贵尚清俭，礼神唯以东流水为酌，削桑皮为脯。但行禁架，所疗皆除。[1]

(1)禁架即禁术也。

後登物故，炳东入章安，[1]百姓未之知也。炳乃故升茅屋，梧鼎而爨，主人见之惊懅，[2]炳笑不应，既而爨孰，屋无损异。又尝临水求度，船人不和之，[3]炳乃张盖坐其中，长啸呼风，乱流而济。于是百姓神服，从者如归。章安令恶其惑众，收杀之。人为立祠室于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也。[4]

(1)县名，属会稽郡。本名回浦，光武改为章安。故城在今台州临海县东南。

(2)梧，支也。慷，忙也。

(3)和犹许也。俗本作“知”者误也。

(4)炳故祠在今婺州永康县东，俗呼为赵侯祠，至今蚊蚋不入祠所。江南犹传赵侯禁法以疗疾云。

费长房者，汝南人也。曾为市掾。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及市罢，辄跳入壶中。市人莫之见，唯长房于楼上睹之，异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长房之意其神也，谓之曰：“子明日可更来。”长房旦日复诣翁，翁乃与俱入壶中。唯见玉堂严丽，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饮毕而出。翁约不听与人言之。後乃就楼上候长房曰：“我神仙之人，以过见责，今事毕当去，子宁能相随乎？楼下有少酒，与卿为别。”长房使人取之，不能胜，又令十人扛之，犹不举。(1)翁闻，笑而下楼，以一指提之而上。视器如一升许，而二人饮之终日不尽。

(1)说文曰：“两人对举为扛。”音江。

长房遂欲求道，而顾家人为忧。(1)翁乃断一青竹，度与长房身齐，使悬之舍後。家人见之，即长房形也，以为缢死，大小惊号，遂殡葬之。长房立其傍，而莫之见也。于是遂随从入深山，践荆棘于群虎之中。留使独处，长房不恐。

又卧于空室，以朽索悬万斤石于心上，众蛇竞来啮索且断，长房亦不移。翁还，抚之曰：“子可教也。”复使食粪，粪中有三虫，臭秽特甚，长房意恶之。翁曰：“子几得道，恨于此不成，如何！”

(1)顾，念也。

长房辞归，翁与一竹杖，曰：“骑此任所之，则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1)又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长房乘杖，须臾来归，自谓去家适经旬日，而已十余年矣。即以杖投陂，顾视则龙也。家人谓其久死，不信之。长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耳。”乃发冢剖棺，杖犹存焉。遂能医疗众病，鞭笞百鬼，及驱使社公。或在它坐，独自恚怒，人问其故，曰：“吾责鬼魅之犯法者耳。”

(1)陂在今豫州新蔡县西北。

汝南岁岁常有魅，伪作太守章服，诣府门椎鼓者，郡中患之。时魅适来，而逢长房谒府君，惶惧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头乞活。长房呵之云：“便于中庭正汝故形！”即成老鳖，大如车轮，颈长一丈。长房复令就太守服罪，付其一札，以敕葛陂君。魅叩头流涕，持札植于陂边，以颈绕之而死。

後东海君来见葛陂君，因淫其夫人，于是长房劾系之三年，而东海大旱。长房至海上，见其人请雨，乃谓之曰：“东海君有罪，吾前系于葛陂，今方出之使作雨也。”于是雨立注。

长房曾与人共行，见一书生黄巾被裘，无鞍骑马，下而叩头。长房曰：“还它马，赦汝死罪。”人问其故，长房曰：“此狸也，盗社公马耳。”又尝坐客，而使至宛市鲊，须臾还，乃饭。或一日之间，人见其在千里之外者数处焉。

後失其符，为众鬼所杀。

蓟子训者，不知所由来也。建安中，客在济阴宛句。(1)有神异之道。尝抱邻家婴儿，故失手墯地而死，其父母惊号怨痛，不可忍闻，而子训唯谢以过误，终无它说，遂埋藏之。後月余，子训乃抱儿归焉。父母大恐，曰：“死生异路，虽思我儿，乞不用复见也。”儿识父母，轩渠笑悦，欲往就之，母不觉揽取，乃实儿也。虽大喜庆，心犹有疑，乃窃发视死儿，但见衣被，方乃信焉。于是子训流名京师，士大夫皆承风向慕之。

(1)今曹州县。句音劬。

後乃驾驴车，与诸生俱诣许下。道过荥阳，止主人舍，而所驾之驴忽然卒僵，蛆虫流出，主遽白之。子训曰：“乃尔乎？”方安坐饭，食毕，徐出以杖扣之，驴应声奋起，行步如初，即复进道。其追逐观者常有千数。既到京师，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恒数百人，皆为设酒脯，终日不匮。

後因遁去，遂不知所止。初去之日，唯见白云腾起，从旦至暮，如是数十处。

时有百岁翁，自说童儿时见子训卖药于会稽市，颜色不异于今。後人复于长安东霸城见之，与

一老公共摩挲铜人，[1]相谓曰："适见铸此，已近五百岁矣。"[2]顾视见人而去，犹驾昔所乘驴车也。见者呼之曰："蓟先生小住。"并行应之，[3]视若迟徐，而走马不及，于是而绝。

[1]郦元水经注曰，魏文帝黄初元年，徙长安金狄，重不可致，因留霸城南。

[2]史记秦始皇二十六年，于咸阳铸金人十二，重各千斤，至此四百二十余年。

[3]并犹且也，音蒲朗反。

刘根者，颍川人也。隐居嵩山中。诸好事者自远而至，就根学道，太守史祈以根为妖妄，乃收执诣郡，数之曰："汝有何术，而诬惑百姓？若果有神，可显一验事。不尔，立死矣。"根曰："实无它异，颇能令人见鬼耳。"祈曰："促召之，使太守目覩，尔乃为明。"根于是左顾而啸，有顷，祈之亡父祖近亲数十人，皆反缚在前，向根叩头曰："小儿无状，分当万坐。"顾而叱祈曰："汝为子孙，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灵！可叩头为吾陈谢。"祈惊惧悲哀，顿首流血，请自甘罪坐。根嘿而不应，忽然俱去，不知在所。

左慈字符放，庐江人也。少有神道。尝在司空曹操坐，操从容顾众宾曰："今日高会，珍羞略备，所少吴松江鲈鱼耳。"[1]放于下坐应曰："此可得也。"因求铜盘贮水，以竹竿饵钓于盘中，须臾引一鲈鱼出。操大拊掌笑，会者皆惊。

操曰："一鱼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饵钲沉之，须臾复引出，皆长三尺余，生鲜可爱。操使目前鲙之，周浃会者。操又谓曰："既已得鱼，恨无蜀中生姜耳。"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买锦，可过敕使者，增市二端。"语顷，即得姜还，并获操使报命。後操使蜀反，验问增锦之状及时日早晚，若符契焉。

[1]松江在今苏州东南，首受太湖。神仙传云："松江出好鲈鱼，味异它处。"

後操出近郊，士大夫从者百许人，慈乃为赍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饱。操怪之，使寻其故，行视诸炉，悉亡其酒脯矣。[1]操怀不喜，[2]因坐上收欲杀之，慈乃却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见于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变形与慈同，莫知谁是。後人逢慈于阳城山头，因复逐之，遂入走羊群。

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复相杀，本试君术耳。"忽有一老羝屈前两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许。"[3]即竞往赴之，而群羊数百皆变为羝，并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许"，遂莫知所取焉。[4]

[1]炉，酒肆也。

[2]喜音许吏反。

[3]言何遽如许为事。

[4]魏文帝典论论郤俭等事曰"颍川郤俭能辟谷，饵伏苓，甘陵甘始名善行气，老有少容，庐江左慈知补导之术，并为军吏。初，俭至之所，伏苓价暴贵数倍。议郎安平李覃学其辟谷，食伏苓，饮寒水，水寒中泄利，殆至殒命。後始来，众人无不鸱视狼顾，呼吸吐纳。军祭酒弘农董芬为之过差，气闭不通，良久乃苏。左慈到，又竞受其补导之术。至寺人严峻往从问受，奄竖真无事于斯术也。人之逐声，乃至于是"也。

计子勋者，不知何郡县人。皆谓数百岁，行来于人间。一旦忽言日中当死，主人与之葛衣，子勋服而正寝，至日中果死。

上成公者，(宓)[密]县人也。其初行久而不还，後归，语其家云："我已得仙。"因辞家而去。家人见其举步稍高，良久乃没云。陈寔、韩韶同见其事。

解奴辜、张貂者，亦不知是何郡国人也。皆能隐沦，出入不由门户。奴辜能变易物形，以诳幻人。

又河南有曲圣卿，善为丹书符劾，厌杀鬼神而使命之。

又有编盲意，亦与鬼物交通。[1]

[1]编，姓也。盲意，名。

初，章帝时有寿光侯者，[1]能劾百鬼众魅，令自缚见形。其乡人有妇为魅所病，侯为劾之，得

大蛇数丈，死于门外。又有神树，人止者辄死，鸟过者必坠，侯复劾之，树盛夏枯落，见大蛇长七八丈，悬死其间。帝闻而征之。乃试问之："吾殿下夜半後，常有数人绛衣被发，持火相随，岂能劾之乎？"侯曰："此小怪，易销耳。"帝伪使三人为之，侯劾三人，登时仆地无气。帝大惊曰："非魅也，朕相试耳。"解之而苏。

(1)寿，姓也。风俗通曰："寿于姚，吴大夫。"

甘始、东郭延年、(1)封君达三人者，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御妇人术，或饮小便，或自倒悬，爱啬精气，不极视大言。甘始、元放、延年皆为操所录，问其术而行之。(2)君达号"青牛师"。(3)凡此数人，皆百余岁及二百岁也。

(1)汉武内传曰："延年字公游。"

(2)曹植辩道论曰："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诸术士咸共归之。然始辞繁寡实，颇切怪言。余尝辟左右独与之言，问其所行。温颜以诱之，美辞以导之。始语余：'吾本师姓韩字雅。尝与师于南海作金，前後数四，投数万斤金于海。'又言：'诸梁时，西域胡来献香罽口带割玉刀，时悔不取也。'又言：'车师之西国，儿生劈背出脾，欲其食少而怒行也。'又言：'取鲤鱼五寸一双，令其一著药投沸膏中，有药奋尾鼓鳃，游行沉浮，有若处渊，其一者已孰而可噉。'余时问言：'宁可试不？'言：'是药去此踰万里，当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尽于此，颇难悉载，故粗举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汉武帝，则复徐市、栾大之徒也。"

(3)汉武帝内传曰："封君达，陇西人。初服黄连五十余年，入鸟举山，服水银百余年，还乡里，如二十者。常乘青牛，故号'青牛道士'。闻有病死者，识与不识，便以要间竹管中药与服，或下针，应手皆愈。不以姓名语人。闻鲁女生得五岳图，连年请求，女生未见授。并告节度。二百余岁乃入玄丘山去。"

王真、郝孟节者，皆上党人也。王真年且百岁，视之面有光泽，似未五十者。自云："周流登五岳名山，悉能行胎息胎食之方，嗽舌下泉咽之，不绝房室。"(1)孟节能含枣核，不食可至五年十年。又能结气不息，身不动摇，状若死人，可至百日半年。亦有室家。为人质谨不妄言，似士君子。曹操使领诸方士焉。

(1)汉武内传曰："王真字叔经，上党人。习闭气而吞之，名曰'胎息'；习嗽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真行之，断谷二百余日，肉色光美，力并数人。"抱朴子曰："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嘘羥，如在胎之中。"嗽音朔。

北海王和平，性好道术，自以当仙。济南孙邕少事之，从至京师。会和平病殁，邕因葬之东陶。有书百余卷，药数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荣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其宝书仙药焉。(1)

(1)尸解者，言将登仙，假托为尸以解化也。

赞曰：幽贶罕征，明数难校。不探精远，曷感灵效？如或迂讹，实乖玄奥。

校勘记

二七三0页七行语之(言)[云]据校补说改。下"告语(言)[云]"同。

二七三0页九行不图卖者人相欺刊误谓案文多一"人"字。今按：上文言"买鬩人"，则此当云"卖鬩人"，疑"者"本作"鬩"，版刻譌脱口旁耳。

二七三一页六行六子皆知名按：集解引沉钦韩说，谓"六"当作"五"，群辅录云穆之五子，并有令名，京师号曰"公沙五龙，天下无双"。

二七三四页二行俱事同郡杨厚按："杨"原譌"扬"，径改正。

二七三四页八行诸葛亮问广汉秦密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蜀志"密"作"宓"。

宓字子口，当取谨宓之宓，世俗借用堂密字。

二七三五页一行郭玉者广汉雒人也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华阳国志云新都人。

二七三五页五行左阳右阴按：汲本、殿本作"左阴右阳"。

二七三六页六行针灸不过数处按：“灸”原譌“炙”，径据集解本改正。

二七三七页四行(且)[旦]用寒水汲灌刊误谓案文“且”当作“旦”。按：魏志华佗传注引作“平旦用寒水汲灌”，刘说是，今据改正。

二七三七页八行萍齑甚酸按：“齑”原作“虀”，依注文改。

二七三七页一二行苹澹水上浮萍(者)麤大[者]谓之苹据汲本改。

二七三八页五行应当剖破腹按：汲本“应”作“因”。

二七三九页六行佗不强与按：殿本作“佗亦不强”，与魏志同。

二七三九页一二行普依准佗疗按：刊误谓“疗”下当有一“病”字。

二七四０页七行漆叶屑一譌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譌”当依魏志作“升”，汉隶譌字与升字相似，故易混耳。

二七四一页八行以五岳真形[图]与之据集解引惠栋说补。

二七四一页一一行赵炳集解引惠栋说，谓搜神记及水经注皆作“赵口”。按：炳口同字。

二七四二页一０行梧鼎而爨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水经注“梧鼎”作“支鼎”。

二七四五页一行而使至宛市鲊刊误谓“使”当作“往”。今按：“使”字疑衍。

二七四六页五行魏文帝黄初元年按：殿本考证谓三国志注作“明帝景初元年”。

集解引惠栋说，谓案搜神记，乃正始中事也。

二七四七页二行放于下坐按：刊误谓“放”当作“慈”，下同二七四七页二行以竹竿饵钓于盘中按：刊误谓案文多一“竹”字。

二七四七页三行操大拊掌笑按：刊误谓案文当作“拊掌大笑”。

二七四七页四行皆长三尺余按：校补引柳从辰说，谓“三尺”疑“三寸”之误。

松江四腮鲈鱼长者不盈五寸，李时珍本草亦云长数寸，安得皆长三尺余乎？铜盆注水而引出三尺余大鱼，于说亦窒。

二七四七页六行後操使蜀反按：刊误谓案文“使”下少一“自”字。

二七四七页一二行遂入走羊群按：刊误谓“入走”当作“走入”。

二七四八页一一行(宓)[密]县人也据刊误改。

二七四九页六行有寿光侯者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寿光国名，光武封更始子鲤为寿光侯，又北海王普初封寿光侯是也。此侯失其姓名，故举其爵，下云“侯为劾之”，“侯复劾之”，可证注以寿为姓之误。

二七五０页六行吾本师姓韩字雅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裴松之注魏志引辩道论云“姓韩字世雄”。

二七五０页一三行连年请求女生未见授刊误谓案文当云“连年请于女生，求见授”。补校谓“女生”二字连下为文，但“未”字譌耳，或即“末”字也。今按：钱熙祚校本汉武内传附录邵载之续谈助钞内传“未”作“後”。

後汉书卷八十三　逸民列传第七十三

易称“遯之时义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尧称则天，不屈颍阳之高；(1)武尽美矣，终全孤竹之絜。(2)自兹以降，风流弥繁，长往之轨未殊，而感致之数匪一。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3)或静己以镇其躁，(4)或去危以图其安，(5)或垢俗以动其槩，(6)或疵物以激其清。(7)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8)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9)故蒙耻之宾，屡黜不去其国；(10)蹈海之节，千乘莫移其情。(11)适使矫易去就，则不能相为矣。(12)彼虽硁硁有类沽名者，(13)

然而蝉蜕嚣埃之中，自致寰区之外，异夫饰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脩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也。(14)

(1)颍阳谓巢、许也。

⑵孤竹谓夷、齐也。

⑶论语孔子曰：“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求志谓长沮、桀溺，全道若薛方诡对王莽也。

⑷谓逢萌之类也。

⑸四皓之类也。

⑹谓申徒狄、鲍焦之流也。

⑺梁鸿、严光之流。

⑻庄子曰：“舜以天下让北人无择。无择曰：‘异哉，後之为人也！居于畎亩之中而游尧之门，不若是而已。’”又曰：“就薮泽，处闲旷，此江海之士，避代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

⑼分音符问反。

⑽列女传曰：“柳下惠死，其妻诔之曰：‘蒙耻救人，德弥大兮。虽遇三黜，终不敝兮。’”

⑾史记曰，鲁连谓新垣衍曰：“秦即为帝，则鲁连蹈东海死耳。”鲁连下聊城，田单爵之，鲁连逃隐于海上也。

⑿人各有所尚，不能改其志。孔子闻长沮、桀溺之言，乃告子路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⒀论语曰：“孔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又“子贡曰：‘有美玉于斯，蕴椟而藏诸？求善价而沽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沽谓衒卖也。

⒁荀卿子之文也。

汉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蕴藉义愤甚矣。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1)]杨雄曰：“鸿飞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违患之远也。[(2)]

光武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3)]旌帛蒲车之所征贲，相望于岩中矣。[(4)]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5)]严光、周党、王霸至而不能屈。群方咸遂，志士怀仁，斯固所谓“举逸民天下归心”者乎！[(6)]肃宗亦礼郑均而征高凤，以成其节。自後帝德稍衰，邪囗当朝，处子耿介，羞与卿相等列，至乃抗愤而不顾，多失其中行焉。盖录其绝尘不反，[(7)]同夫作者，列之此篇。[(8)]

⑴左传曰：“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伯父若裂冠毁冕，拔本塞原。’”毛诗序曰：“百姓莫不相携持而去之。”

⑵“篡”字诸本或作“慕”，法言作“篡”。宋衷曰：“篡，取也。鸿高飞冥冥薄天，虽有弋人，何施巧而取也。喻贤者隐处，不离暴乱之害也。”然今人谓以计数取物为篡，篡亦取也。

⑶国语曰：“越王夫人去鳏侧席而坐。”韦昭注云：“侧犹特也。礼，忧者侧席而坐。”前书公孙弘赞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

⑷毛诗序曰：“干旄，美好善也。”其诗曰：“孑孑干旌，在浚之城。”易贲卦六五曰：“贲于丘园，东帛戋戋。”蒲车，以蒲里轮，取其安也。前书武帝以蒲车征鲁申公也。

⑸前书薛方字子容。

⑹论语文也。

⑺庄子曰：“颜回问于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夫子奔(辙)[轶]绝尘，则回瞠若乎後矣。’”司马彪注云：“言不可及也。”

韩诗外传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

⑻论语曰：“贤者避代，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子曰：‘作者七人矣。’”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许人也。初，光武贰于更始，会关中扰乱，遣前将军邓禹西征，送之于道。既反，因于野王猎，路见二老者即禽。⑴光武问曰：“禽何向？”并举手西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备，虎亦何患。”

父曰：“何大王之谬邪！昔汤即桀于鸣条，而大城于亳；(2)武王亦即纣于牧野，而大城于郏鄏。(3)彼二王者，其备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虽有其备，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顾左右曰：“此隐者也。”将用之，辞而去，莫知所在。

(1)即，就也。易曰“即鹿无虞”也。

(2)帝王纪曰：“案孟子，桀卒于鸣条，乃在东夷之地。或言陈留平丘今有鸣条亭也。唯(是)[孔]安国注尚书云，鸣条在安邑西。考三说之验，孔为近之。”

(3)杜预注左传曰：“今河南也。河南县西有郏鄏陌。”

向长字子平，(1)河内朝歌人也。隐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贫无资食，好事者更馈焉，受之取足而反其余。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连年乃至，欲荐之于莽，固辞乃止。潜隐于家。读易至损、益卦，喟然叹曰：“吾已知富不如贫，贵不如贱，但未知死何如生耳。”(2)建武中，男女娶嫁既毕，口断家事勿相关，当如我死也。于是遂肆意，与同好北海禽庆(3)俱游五岳名山，竟不知所终。

(1)高士传“向”字作“尚。”

(2)易损卦曰：“二簋可用享。损益盈虚，与时偕行。”益卦曰“损上益下，人说无疆”也。

(3)前书庆字子夏。

逢萌字子康，北海都昌人也。家贫，给事县为亭长。时尉行过亭，萌候迎拜谒，既而掷楯叹曰：(1)“大丈夫安能为人役哉！”遂去之长安学，通春秋经。时王莽杀其子宇，(2)萌谓友人曰：“三纲绝矣！(3)不去，祸将及人。”即解冠挂东都城门，(4)归，将家属浮海，客于辽东。

(1)亭长主捕盗贼，故执楯也。

(2)前书莽隔绝平帝外家卫氏，宇恐帝大後见怨，以为莽不可谏而好鬼神，即夜持血洒莽第门。吏发觉之，莽执宇送狱，饮药而死。

(3)谓君臣、夫妇、父子。

(4)汉宫殿名：“东都门今名青门也。”前书音义曰：“长安东郭城北头第一门。”

萌素明阴阳，知莽将败，有顷，乃首戴瓦盎，(1)哭于市曰：“新乎新乎！”(2)
因遂潜藏。

(1)盎，盆也。

(2)王莽为新都侯，及篡，号新室，故哭之。

及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劳山，(1)养志脩道，人皆化其德。

(1)在今莱州即墨县东南，有大劳、小劳山。

北海太守素闻其高，遣吏奉谒致礼，萌不荅。太守怀恨而使捕之。吏叩头曰：“子康大贤，天下共闻，所在之处，人敬如父，往必不获，只自毁辱。”太守怒，收之系狱，更发它吏。行至劳山，人果相率以兵弩捍御，吏被伤流血，奔而还。

後诏书征萌，托以老耄，迷路东西，语使者云：“朝廷所以征我者，以其有益于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济时乎？”即便驾归。连征不起，以寿终。

初，萌与同郡徐房、平原李子云、王君公相友善，并晓阴阳，怀德秽行。房与子云养徒各千人，君公遭乱独不去，侩牛自隐。(1)时人谓之论曰：“避世墙东王君公。”(2)

(1)侩谓平会两家卖买之价。

(2)嵇康高士传曰“君公明易，为郎。数言事不用，乃自污与官婢通，免归。

诈狂侩牛，口无二价“也。

周党字伯况，太原广武人也。家产千金。少孤，为宗人所养，而遇之不以理，及长，又不还其财。党诣乡县讼，主乃归之。既而散与宗族，悉免遣奴婢，遂至长安游学。

初，乡佐尝众中辱党，党久怀之。(1)後读春秋，闻复雠之义，(2)便辍讲而还，与乡佐相闻，期克口日。既交刃，而党为乡佐所伤，困顿。乡佐服其义，舆归养之，数日方苏，既悟而去。自此口身脩志，州里称其高。

(1)续汉志乡佐主收赋税者。

(2)春秋经书“纪侯大去其国”。公羊传曰：“大去者何？灭也。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襄公讳也。齐襄公九世祖哀公亨于周，纪侯谮之也，故襄公雠于纪。九世犹可复雠乎？虽百世可也。”

及王莽窃位，托疾杜门。自後贼暴从横，残灭郡县，唯至广武，过城不入。

建武中，征为议郎，以病去职，遂将妻子居黾池。复被征，不得已，乃著短布单衣，穀皮绡头，待见尚书。[1]及光武引见，党伏而不谒，自陈愿守所志，帝乃许焉。

(1)以穀树皮为绡头也。绡头，解见向栩传。党服此[诣]尚书，以待见也。

博士范升奏毁党曰：“臣闻尧不须许由、巢父，而建号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齐，而王道以成。伏见太原周党、东海王良、山阳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车。及陛见帝廷，党不以礼屈，伏而不谒，偃蹇骄悍，同时俱逝。党等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钓采华名，庶几三公之位。臣愿与坐云台之下，考试图国之道。不如臣言，伏虚妄之罪。而敢私窃虚名，夸上求高，皆大不敬。”

书奏，天子以示公卿。诏曰：“自古明王圣主必有不宾之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太原周党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其赐帛四十匹。”党遂隐居黾池，著书上下篇而终。邑人贤而祠之。

初，党与同郡谭贤伯升、鴈门殷谟君长，俱守节不仕王莽世。建武中，征并不到。

王霸字儒仲，太原广武人也。少有清节。及王莽篡位，囗冠带，绝交宦。建武中，征到尚书，拜称名，不称臣。有司问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诸侯有所不友。”[1]司徒侯霸让位于霸。阎阳毁之曰：“太原俗党，儒仲颇有其风。”

遂止。[2]以病归。隐居守志，茅屋蓬户。连征不至，以寿终。

(1)礼记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

(2)皇甫谧高士传曰“故梁令阎阳”也。前书曰：“太原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过直。汉兴，号为难化，常择严猛将，或任杀伐为威。父兄被诛，子弟怨愤，至告讦刺史、二千石。”

严光字子陵，一名遵，会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1]後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其光，乃备安车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于北军，给床褥，太官朝夕进膳。

(1)以其形貌求之。

司徒侯霸与光素旧，遣使奉书。[1]使人因谓光曰：“公闻先生至，区区欲即诣造，迫于典司，是以不获。愿因日暮，自屈语言。”光不荅，乃投札与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霸得书，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态也。”车驾即日幸其馆。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抚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邪？”光又眠不应，良久，乃张目熟视，曰：“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于是升舆叹息而去。

(1)皇甫谧高士传曰：“霸使西曹属侯子道奉书，光不起，于床上箕踞抱膝发书读讫，问子道曰：‘君房素痴，今为三公，宁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痴也。’光曰：‘遣卿来何言？’子道传霸言。光曰：‘卿言不痴，是非痴语也？天子征我三乃来。人主尚不见，当见人臣乎？’子道求报。光曰：‘我手不能书。’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买菜乎？求益也？’”复引光入，论道旧故，相对累日。帝从容问光曰：“朕何如昔时？”对曰：“陛下差增于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

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

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1]後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2]建武十七年，复特征，不至。年八十，终于家。帝伤惜之，诏下郡县赐钱百万、谷千斛。

(1)今杭州富阳县也。本汉富春县，避晋简文帝郑太后讳，改曰富阳。

(2)顾野王舆地志曰“七里濑在东阳江下，与严陵濑相接，有严山。桐庐县南有严子陵渔钓处，今山边有石，上平，可坐十人，临水，名为严陵钓口”也。

井丹字大春，扶风郿人也。少受业太学，通五经，善谈论，故京师为之语曰：“五经纷纶井大春。”(1)性清高，未尝脩刺候人。

(1)纷纶犹浩博也。

建武末，沛王辅等五王居北宫，皆好宾客，更遣请丹，不能致。信阳侯阴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贵盛，乃诡说五王，求钱千万，约能致丹，而别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为设麦饭鲲叶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来相过，何其薄乎？”更置盛馔，乃食。及就起，左右进辇。丹笑曰：“吾闻桀驾人车，岂此邪？”(1)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而令去辇。自是隐闭不关人事，以寿终。

(1)帝王纪曰：“桀以人驾车。”

梁鸿字伯鸾，扶风平陵人也。父让，王莽时为城门校尉，封脩远伯，使奉少昊後，寓于北地而卒。(1)鸿时尚幼，以遭乱世，因卷席而葬。

(1)前书莽改允吾为脩远。少昊，金天氏之号，次黄帝者。北地，今宁州也。

後受业太学，家贫而尚节介，博览无不通，而不为章句。学毕，乃牧豕于上林苑中。曾误遗火延及它舍，鸿乃寻访烧者，问所去失，(1)悉以豕偿之。其主犹以为少。鸿曰：“无它财，愿以身居作。”主人许之。因为执勤，不懈朝夕。

邻家耆老见鸿非恒人，乃共责让主人，而称鸿长者。于是始敬异焉，悉还其豕。鸿不受而去，归乡里。

(1)去，亡也。

埶家慕其高节，多欲女之，(1)鸿并绝不娶。同县孟氏有女，状肥丑而黑，力举石臼，择对不嫁，至年三十。父母问其故。女曰：“欲得贤如梁伯鸾者。”鸿闻而娉之。女求作布衣、麻屦，织作筐缉绩之具。及嫁，始以装饰入门。七日而鸿不荅。妻乃跪床下请曰：“窃闻夫子高义，简斥数妇，(2)妾亦偃蹇数夫矣。

今而见择，敢不请罪。“鸿曰：“吾欲裘褐之人，可与俱隐深山者尔。今乃衣绮缟，傅粉墨，岂鸿所愿哉？”妻曰：“以观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隐居之服。”乃更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鸿大喜曰：“此真梁鸿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

(1)以女妻人曰女，音尼虑反。

(2)斥，远也。

居有顷，妻曰：“常闻夫子欲隐居避患，今何为默默？无乃欲低头就之乎？”鸿曰：“诺。”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咏诗书，弹琴以自娱。仰慕前世高士，而为四皓以来二十四人作颂。

因东出关，过京师，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顾览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肃宗闻而非之，求鸿不得。乃易姓运期，名耀，字侯光，与妻子居齐鲁之间。

有顷，又去适吴。将行，作诗曰：“逝旧邦兮遐征，将遥集兮东南。心惙怛兮伤悴，志菲菲兮升降。(1)欲乘策兮纵迈，疾吾俗兮作谗。竞举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唌唌。(2)(聊)固靡慚兮独建，冀异州兮尚贤。(3)聊逍摇兮遨嬉，缵仲尼兮周流。傥云睹兮我悦，遂舍车兮即浮。(4)过季札兮延陵，求鲁连兮海隅。虽不察兮光貌，幸神灵兮与休。(5)惟季春兮华阜，麦含含兮方秀。哀茂时兮逾迈，愍芳香兮日臭。(6)悼吾心兮不获，长委结兮焉究！(7)口嚣嚣兮余讪，嗟恇恇兮谁留？”(8)

(1)尔雅注：“惙怛，忧也。菲菲，高下不定也。”惙音丁劣反，降音下江反。

诗曰：“我心则降。”

(2)论语曰：“举直措诸枉则人服，举枉措诸直则人不服。”唌音延，谗言捷急之皃。

(3)建，立也。言己无慚于独立，所以适吴者，冀异州之人贵尚贤德。

(4)舍其车而就舟船。

(5)光貌，光仪也。言虽不察见季札及鲁连，然冀幸其神灵与之同美也。

(6)茂，盛也。臭，败也。

(7)委结，怀恨也。究，穷也。

(8)讪，谤也。郑玄注礼记曰："恇恇，恐也。"

遂至吴，依大家皋伯通，居庑下，[1]为人赁舂。每归，妻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伯通察而异之，曰："彼佣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

乃方舍之于家。鸿潜闭著书十余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于嬴博之间，不归乡里，慎勿令我子持丧归去。"及卒，伯通等为求葬地于吴要离冢傍。咸曰："要离烈士，而伯鸾清高，可令相近。"[2]葬毕，妻子归扶风。

(1)说文曰："庑，堂下周屋也。"释名："大屋曰庑。"

(2)要离，刺吴王僚子庆忌者，冢在今苏州吴县西。伯鸾墓在其北。

初，鸿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隐于华阴山中。及鸿东游思恢，作诗曰："鸟嘤嘤兮友之期，[1]念高子兮仆怀思，想念恢兮爰集兹。"二人遂不复相见。

恢亦高抗，终身不仕。[2]

(1)毛诗曰："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2)高士传曰："恢字伯通。"

高凤字文通，南阳叶人也。少为书生，家以农亩为业，而专精诵读，昼夜不息。

妻尝之田，曝麦于庭，令凤护囗。时天暴雨，而凤持竿诵经，不觉潦水流麦。妻还怪问，凤方悟之。其後遂为名儒，乃教授业于西唐山中。[1]

(1)山在今唐州湖阳县西北。郦元注水经云，即高凤所隐之西唐山也。

邻里有争财者，持兵而囗，凤往解之，不已，乃脱巾叩头，固请曰："仁义逊让，柰何囗之！"于是争者怀感，投兵谢罪。

凤年老，执志不倦，名声著闻。太守连召请，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应为吏，又诈与寡嫂讼田，遂不仕。建初中，将作大匠任隗举凤直言，到公车，托病逃归。推其财产，悉与孤兄子。隐身渔钓，终于家。

论曰：先大夫宣侯[1]尝以讲道余隙，寓乎逸士之篇。至高文通传，辍而有感，以为隐者也，因著其行事而论之曰："古者隐逸，其风尚矣。颍阳洗耳，耻闻禅让；[2]孤竹长饥，羞食周粟。[3]或高栖以违行，或疾物以矫情，虽轨迹异区，其去就一也。若伊人者，志陵青云之上，身晦泥污之下，心名且犹不显，况怨累之为哉！与夫委体渊沙，鸣弦揆日者，不其远乎！"[4]

(1)沈约宋书曰："范泰字伯伦。祖汪。父宁，宋高祖受命，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领国子祭酒，多所陈谏。

泰博览篇籍，好为文章，爱奖後生，孜孜无倦。薨谥宣侯。"即晔之父也。

(2)许由隐于颍阳，闻尧欲禅，乃临颍而洗耳。

(3)伯夷、叔齐，孤竹君之子，不食周粟。

(4)委体泉沙谓屈原怀沙砾而自沉也。鸣弦揆日谓嵇康临刑顾日景而弹琴也。

论者以事迹相明，故引康为喻。

台佟字孝威，[1]魏郡邺人也。隐于武安山，[2]凿穴为居，采药自业。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从事致谒。佟载病往谢。刺史乃执贽见佟曰：[3]

"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终性命，存神养和。如明使君奉宣诏书，夕惕庶事，反不苦邪？"遂去，隐逸，终不见。

(1)佟音大冬反。

(2)武安县之山也。

(3)嵇康高士传曰："刺史执枣栗之贽往。"

韩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采药名山，卖于长安市，口不二价，三十

余年。时有女子从康买药，康守价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韩伯休那？[1]乃不二价乎？"康叹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药为？"

乃遯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车连征不至。桓帝乃备玄纁之礼，以安车聘之。使者奉诏造康，康不得已，乃许诺。辞安车，自乘柴车，冒晨先使者发。至亭，亭长以韩征君当过，方发人牛脩道桥。及见康柴车幅巾，以为田叟也，使夺其牛。

康即释驾与之。有顷，使者至，夺牛翁乃征君也。使者欲奏杀亭长。康曰："此自老子与之，亭长何罪！"乃止。康因[中]道逃遯，以寿终。

(1)那，语余声也，音乃贺反。

矫慎字仲彦，[1]扶风茂陵人也。少好黄老，隐遯山谷，因穴为室，仰慕松、乔导引之术。与马融、苏章乡里并时，融以才博显名，章以廉直称，然皆推先于慎。

(1)风俗通曰："晋大夫矫父之後也。"

汝南吴苍甚重之，因遗书以观其志曰："仲彦足下：勤处隐约，虽乘云行泥，栖宿不同，每有西风，何尝不叹！[1]盖闻黄老之言，乘虚入冥，藏身远遯，亦有理国养人，施于为政。[2]至如登山绝迹，神不著其证，人不覩其验。吾欲先生从其可者，于意何如？昔伊尹不怀道以待尧舜之君。[3]方今明明，四海开辟，巢许无为箕山，夷齐悔入首阳。足下审能骑龙弄凤，翔嬉云间者，[4]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谋也。"慎不荅。

年七十余，竟不肯娶。後忽归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见慎于敦煌者，故前世异之，或云神僊焉。

(1)汝南在扶风之东。

(2)老子曰："致虚极，守静笃。"又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又曰："理大国若亨小鲜。"又曰"非所以爱人治国"也。

(3)孟子曰，汤使人以币聘伊尹。伊尹曰："我何以汤之币[聘]为哉？"既而幡然改曰："与我(岂若)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岂若使是人为尧舜之人哉？"

(4)列僊传曰："箫史，秦缪公时。善吹箫，公女弄玉好之，以妻之，遂教弄玉作凤鸣。居数十年，吹凤皇声，凤来止其屋。为作凤台，夫妇止(在)[其]上。一旦皆随凤皇飞去。"又曰"陶安公，六安冶师。数行火，火一旦散上，紫色冲天。须臾赤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冶与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龙。'至时，安公骑之而去"也。

慎同郡马瑶，隐于汧山，以兔罝为事。[1]所居俗化，百姓美之，号马牧先生焉。

(1)罝，兔网也。毛诗序曰："兔罝，后妃之化也。关雎之化行，则莫不好德，贤人众多。"故(慎)[瑶]以为事焉。

戴良字叔鸾，汝南慎阳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时，为侍御史。王莽篡位，称病归乡里。家富，好给施，尚侠气，食客常三四百人。时人为之语曰："关东大豪戴子高。"

良少诞节，母憙驴鸣，[1]良常学之以娱乐焉。及母卒，兄伯鸾居庐啜粥，非礼不行，良独食肉饮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毁容。或问良曰："子之居丧，礼乎？"良曰："然。礼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礼之论！夫食旨不甘，故致毁容之实。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论者不能夺之。

(1)憙音虚记反。

良才既高达，而论议尚奇，多骇流俗。同郡谢季孝问曰："子自视天下孰可为比？"

良曰："我若仲尼长东鲁，大禹出西羌，[1]独步天下，谁与为偶！"

(1)帝王纪曰："夏禹生于石纽，长于西羌，西夷之人也。"

举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弥年不到，州郡迫之，乃遯辞诣府，[1]悉将妻子，既行在道，因逃入江夏山中。优游不仕，以寿终。

(1)遯，逊也。

初，良五女并贤，每有求姻，辄便许嫁，疎裳布被，竹笥木屐以遣之。五女能遵其训，皆有隐

者之风焉。

法真字高卿，[1]扶风郿人，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学而无常家，博通内外图典，为关西大儒。弟子自远方至者，陈留范冉等数百人。

(1)高一作乔。

性恬静寡欲，不交人间事。太守请见之，真乃幅巾诣谒。太守曰："昔鲁哀公虽为不肖，而仲尼称臣。太守虚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赞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见待有礼，故敢自同宾末。若欲吏之，真将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

太守戄然，不敢复言。[1]

(1)戄音纪具反。

辟公府，举贤良，皆不就。同郡田弱荐真曰："处士法真，体兼四业，[1]学穷典奥，幽居恬泊，乐以忘忧，将蹈老氏之高踪，不为玄纁屈也。臣愿圣朝就加衮职，[2]必能唱清庙之歌，致来仪之凤矣。"[3]会顺帝西巡，弱又荐之。

帝虚心欲致，前後四征。真曰："吾既不能遯形远世，岂饮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隐绝，终不降屈。友人郭正称之曰："法真名可得闻，身难得而见，逃名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可谓百世之师者矣！"乃共刊石颂之，号曰玄德先生。

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寿终。

(1)谓诗、书、礼、乐也。

(2)毛诗曰："衮职有阙。"谓三公也。

(3)诗清庙曰："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尚书曰："箫韶九成，凤皇来仪。"

汉阴老父者，不知何许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过云梦，临沔水，百姓莫不观者，有老父独耕不辍。尚书郎南阳张温异之，使问曰："人皆来观，老父独不辍，何也？"老父笑而不对。温下道百步，自与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达斯语。请问天下乱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圣王宰世，茅茨采椽，而万人以宁。[1]今子之君，劳人自纵，逸游无忌。吾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观之乎！"温大惭。问其姓名，不告而去。

(1)韩子曰："尧舜采椽不刮，茅茨不剪。"

陈留老父者，不知何许人也。桓帝世，党锢事起，守外黄令陈留张升去官归乡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1]升曰："吾闻赵杀鸣犊，仲尼临河而反；覆巢竭渊，龙凤逝而不至。[2]今宦竖日乱，陷害忠良，贤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无援，[3]将性命之不免，柰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趋而过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大夫何泣之悲也？夫龙不隐鳞，凤不藏羽，网罗高县，去将安所？虽泣何及乎！"[4]二人欲与之语，不顾而去，莫知所终。

(1)班，布也。

(2)解在独行传。

(3)左传曰，臧文仲闻六与蓼灭，曰："皋陶廷坚不祀忽诸。德之不建，人之无援，哀哉！"

(4)毛诗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虽泣而无所及也。

庞公者，南郡襄阳人也。居岘山之南，[1]未尝入城府。夫妻相敬如宾。荆州刺史刘表数延请，不能屈，乃就候之。谓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

庞公笑曰："鸿鹄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鼋鼍穴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

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释耕于垄上，而妻子耘于前。表指而问曰："先生苦居畎亩而不肯官禄，後世何以遗子孙乎？"[2]庞公曰："世人皆遗之以危，今独遗之以安，虽所遗不同，未为无所遗也。"表叹息而去。後遂携其妻子登鹿门山，因采药不反。[3]

(1)岘山在今襄阳县东。襄阳记曰："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独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马德操尝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径入其堂，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

向云当来就我与德公谈。其妻子皆罗拜于堂下，奔走共设。须臾德公还，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岁，兄事之，呼作庞公，故俗人遂谓庞公是德公名，非也。”

⑵襄阳记曰：“德公子字山人，亦有令名，娶诸葛孔明姊，为魏黄门吏部郎。子涣，晋太康中为牂柯太守。”

⑶襄阳记曰：“鹿门山旧名苏岭山，建武中，襄阳侯习郁立神祠于山，刻二石鹿，夹神道口，俗因谓之鹿门庙，遂以庙名山也。”

赞曰：江海冥灭，山林长往。远性风疎，逸情云上。道就虚全，事违尘枉。[1]

⑴违，远也。

校勘记

二七五五页七行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按：文选“性分”作“介性”。

二七五六页一七行弋者何篡焉按：校补谓文选“者”作“人”。案袁本、茶陵本仍作“者”，见文选考异。

二七五七页四行盖录其绝尘不反按：文选“反”作“及”。

二七五七页一四行夫子奔(辙)[轶]绝尘据汲本改。

二七五八页八行桀卒于鸣条按：校补谓“桀”当作“舜”。注引书专辩鸣条地所在，不妨及舜事，此浅人妄改耳。

二七五八页八行唯(是)[孔]安国注尚书云据汲本、殿本改。

二七五九页八行逢萌字子康旧目“逢”作“逄”，汲本同。刊误谓案萌北海人，则当是“逄”，非“逢”也。今按：逄，薄江切，姓，出北海，见广韵。又按：萌字汲本、殿本皆作“子庆”，此作“子康”，乃避清河孝王讳改。东观记同。

二七五九页一0行不去祸将及人按：校补谓上言“不去”，则下不合言“及人”，“人”当作“我”，否则衍字。

二七五九页一0行即解冠挂东都城门按：校补谓言挂冠，则是萌时已拜官矣，传疑有脱误。

二七六0页一五行时人谓之论曰刊误谓“谓”当作“为”，“论”当作“语”。王先谦谓为谓古通，不须改，“论”亦不劳改作“语”。今按：御览一八七引作“时人语曰”。

二七六一页一二行乃著短布单衣穀皮绡头待见尚书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尚书”二字衍文，范因旧史失删耳。东观记云“建武中征，党著短布单衣穀皮幓头待见。尚书欲令更服，党曰：‘本以是微之，安可复更。’遂以见”也。

二七六二页一行党服此[诣]尚书以待见也据刊误补。

二七六二页一0行王霸字儒仲按：校补引柳从辰说，谓今聚珍本东观记及御览五百一引本书“儒”作“孺”。惟唐书宰相世系表仍作“儒”。

二七六三页一一行不可相助为理邪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御览引作“何不出相助为治邪”。

二七六五页四行麦饭鲲叶之食按：“饭”原譌“饮”，径据汲本、殿本改正。又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御览引“叶”作“菜”。

二七六五页八行梁鸿字伯鸾按：集解引沉钦韩说，谓列女传“伯鸾”作“伯淳”。

二七六五页八行父让按：集解引惠栋说，谓王莽传“让”作“护”，赵咨传注亦作“护”，护让字相似，疑传写譌也。

二七六六页三行同县孟氏有女按：校补引柳从辰说，谓东观记亦作孟氏女，独袁纪作“赵氏有女”。

二七六六页九行字之曰德曜[名]孟光惠栋补注引田艺衡说，谓多一“孟”字。

张森楷校勘记谓本传作孟氏女，复名“孟光”，则“孟孟光”矣，非词也，据此可见孟光确姓赵氏。今按：御览五百二及袁纪均无“名”字，不成文理，疑本作“字之曰德曜，名光”，後人习见“孟光”字，妄改“名”字为“孟”字耳。

今据汲本、殿本补一“名”字，而录田、张两家说备考。

二七六七页七行麦含含兮方秀按：东观记作“麦含金兮方秀”，类聚卷三引东观记同。

二七六九页二行乃教授业于西唐山中按：刊误谓“教授业”不成文理，明衍一“业”字，若存“业”，则可去“教”字。

二七七 0 页五行采药自业汲本、殿本“业”作“给”。按：御览五百一、元龟八百九并作“业”。

二七七一页六行康因[中]道逃遯御览五百一“因”下有“中”字，惠栋谓当从御览增。今据补。

二七七二页七行我何以汤之币[聘]为哉据汲本、殿本补。

二七七二页七行与我(岂若)处畎亩之中据汲本、殿本删。

二七七二页八行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据汲本、殿本补。

二七七二页一 0 行夫妇止(在)[其]上据汲本、殿本改。

二七七二页一三行故(慎)[瑶]以为事焉据汲本、集解本改。

二七七三页一三行踈裳布被按：何焯校本“踈”改“練”。

二七七四页八行同郡田弱汲本、殿本“弱”作“羽”，下同。按：集解引惠栋说，谓通鉴作“田弱”。

二七七五页三行汉阴老父集解引惠栋说，谓御览作“汉滨”。按：本书旧目亦作“汉滨”。

二七七五页七行子何忍欲人观之乎按：御览五百二引作“又何忍与人观之乎”。

二七七六页二行二大夫何泣之悲也汲本“大”作“丈”。按：御览五百一引作“丈”，元龟八百九卷作“大”。

二七七六页一二行先生苦居畎亩而不肯官禄按：刊误谓“苦”上当补一“良”字。

後汉书卷八十四　列女传第七十四

诗书之言女德尚矣。[1]若夫贤妃助国君之政，哲妇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风，贞女亮明白之节，则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兴以後，综其成事，述为列女篇。如马、邓、梁后别见前纪，梁嫕、李姬各附家传，[2]若斯之类，并不兼书。余但口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

[1]诗谓“关雎，后妃之德也”。书称“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尚，远也。

[2]嫕，梁竦女。李姬，李固女也。

勃海鲍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尝就少君父学，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装送资贿甚盛。宣不悦，谓妻曰：“少君生富骄，习美饰，而吾实贫贱，不敢当礼。”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约，故使贱妾侍执巾栉。既奉承君子，唯命是从。”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归侍御服饰，更著短布裳，与宣共挽鹿车归乡里。

拜姑礼毕，提瓮出汲。脩行妇道，乡邦称之。

宣、哀帝时官至司隶校尉。子永，中兴初为鲁郡太守。永子昱从容问少君曰：“太夫人宁复识挽鹿车时不？”对曰：“先姑有言：[1]‘存不忘亡，安不忘危。’[2]吾焉敢忘乎！”永、昱已见前传。

[1]尔雅曰：“舅姑在则曰君舅、君姑，没则曰先舅、先姑。”

[2]易系辞之言也。

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节，光武时，连征不仕。霸已见逸人传。妻亦美志行。初，霸与同郡令狐子伯为友，後子伯为楚相，而其子为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书于霸，车马服从，雍容如也。霸子时方耕于野，闻宾至，投耒而归，[1]见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视。[2]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卧不起。妻怪问其故，始不肯告，妻请罪，而後言曰：“吾与子伯素不相若，向见其子容服甚光，举措有适，而我儿曹蓬发历齿，未知礼则，[3]见客而有惭色。父子恩深，不觉自失耳。“妻

曰："君少脩清节，不顾荣禄。今子伯之贵孰与君之高？柰何忘宿志而惭儿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4]"有是哉！"遂共终身隐遯。

(1)郑玄注礼记云："耒，耜之上曲者也。说文曰：'耒，手耕曲木。'"(2)沮，丧也。怍，惭也。

(3)曹，辈也。

(4)屈音渠勿反。

广汉姜诗妻者，同郡庞盛之女也。诗事母至孝，妻奉顺尤笃。母好饮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风，不时得还，母渴，诗责而遣之。妻乃寄止邻舍，昼夜纺绩，市珍羞，使邻母以意自遗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问邻母，邻母具对。姑感惭呼还，恩养愈谨。其子後因远汲溺死，妻恐姑哀伤，不敢言，而托以行学不在。姑嗜鱼鲙，又不能独食，夫妇常力作供鲙，呼邻母共之。舍侧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旦辄出双鲤鱼，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贼经诗里，囗兵而过，曰："惊大孝必触鬼神。"时岁荒，贼乃遗诗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1]

(1)比，近也。落，藩也。

永平三年，察孝廉，显宗诏曰："大孝入朝，凡诸举者一听平之。"由是皆拜郎中。诗寻除江阳令，卒于官。所居治，乡人为立祀。

沛郡周郁妻者，同郡赵孝之女也，字阿。少习仪训，闲于妇道，而郁骄淫轻躁，多行无礼。郁父伟谓阿曰："新妇贤者女，当以道匡夫。郁之不改，新妇过也。"

阿拜而受命，退谓左右曰："我无樊卫二姬之行，[1]故君以责我。我言而不用，君必谓我不奉教令，则罪在我矣。若言而见用，是为子违父而从妇，则罪在彼矣。生如此，亦何聊哉！"乃自杀。莫不伤之。

(1)列女传曰，楚庄王好田猎，樊姬故不食鲜禽以谏王。齐桓公好音乐，卫

姬不听五音以谏公。并解具文苑传也。

扶风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学高才。世叔早卒，有节行法度。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臧书阁踵而成之。[1]帝数召入宫，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每有贡献异物，辄诏大家作赋颂。及邓太后临朝，与闻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关内侯，官至齐相。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後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2]

(1)踵，继也。

(2)融兄名续，见马援传。

永初中，太后兄大将军邓骘以母忧，上书乞身，太后不欲许，以问昭。昭因上疏曰："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辟四门而开四聪，采狂夫之瞽言，纳刍荛之谋虑。[1]妾昭得以愚朽，身当盛明，敢不披露肝胆，以�万一。妾闻谦让之风，德莫大焉，故典坟述美，神只降福。[2]昔夷齐去国，天下服其廉高；[3]太伯违邠，孔子称为三让。[4]所以光昭令德，扬名于後者也。论语曰：'能以礼让为国，于从政乎何有。'[5]由是言之，推让之诚，其致远矣。今四舅深执忠孝，引身自退，[6]而以方垂未静，拒而不许；如後有毫毛加于今日，[7]诚恐推让之名不可再得。缘见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

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虫蚁之赤心。"太后从而许之。于是骘等各还里第焉。

(1)前书曰："狂夫之言，明主择焉。"诗曰："先人有言，询于刍荛。"

(2)易曰："谦尊而光。"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谦。"左传曰："谦让者，德之基也。"

(3)孟子曰："闻伯夷之风者，贪夫廉，懦夫有立志。"

(4)周太王有疾，太伯欲让季历，托采药于吴。时已居周，此言邠者，盖本其始而言之也。

(5)论语孔子之言也。何有言若无有。

(6)四舅谓骘、悝、弘、阊也。

(7)谓有纤微之过，则推让之美失也。

作女诫七篇，有助内训。其辞曰：

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余宠，赖母师之典训。[1]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2]于今四十余载矣。战战兢兢，常惧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3]夙夜劬心，勤不告劳，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顽，教道无素，[4]恒恐子谷负辱清朝。[5]圣恩横加，猥赐金紫，[6]实非鄙人庶几所望也。男能自谋矣，吾不复以为忧也。但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它门，取耻宗族。吾今疾在沉滞，性命无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怅。间作女诫七章，愿诸女各写一通，庶有补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勖勉之！[7]

(1)母，傅母也。师，女师也。左传曰："宋伯姬卒，待姆也。"毛诗曰："言告师氏，言告言归。"

(2)前书吕公谓高祖曰："臣有息女，愿为箕帚妾。"言执箕帚主贱役，以事舅姑。

(3)中，内也。

(4)素，先也。

(5)三辅决录曰："齐相子谷，颇随时俗。"注云："曹成，寿之子也。司徒掾察孝廉，为长垣长。母为太后师，征拜中散大夫。"子谷即成之字也。

(6)汉官仪曰"二千石金印紫绶"也。

(7)去矣犹言从今已往。

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1]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砖，明其习劳，主执勤也。斋告先君，明当主继祭祀也。[2]三者盖女人之常道，礼法之典教矣。谦让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3]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是谓卑弱下人也。晚寝早作，勿惮夙夜，[4]执务私事，不辞剧易，[5]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谓执勤也。

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静自守，无好戏笑，絜齐酒食，以供祖宗，[6]是谓继祭祀也。三者苟备，而患名称之不闻，黜辱之在身，未之见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称之可闻，黜辱之可远哉！

(1)诗小雅曰："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弄之瓦。"毛苌注云："瓦，纺砖也。"笺云："卧之于地，卑之也。纺砖，习其所有事也。"

(2)毛诗传曰："采苹，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则可以承先祖供祭祀矣。""于以采苹，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惟筐及筥，于以湘之，惟锜及釜。于以(大)[奠]之，宗室牖(户)[下]。谁其尸之？有齐季女。"

(3)不自名己之善也。

(4)作，起也。

(5)剧犹难也。

(6)絜，清也，谓食也。左传曰"絜粢丰盛"也。

夫妇第二：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弘义，人伦之大节也。

是以礼贵男女之际，诗著关雎之义。[1]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贤，则无以御妇；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夫不御妇，则威仪废缺；妇不事夫，则义理堕阙。[2]方斯二事，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妇之不可不御，威仪之不可不整，故训其男，检以书传，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礼义之不可不存也。

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于彼此之数乎！礼，八岁始教之书，十五而至于学矣。(3)独不可依此以为则哉！

(1)礼记曰："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後世也，故君子重之。"诗关雎，乐得贤女，以配君子也。

(2)堕音许规反。堕，废也。

(3)礼记曰："八岁入小学。"

敬慎第三：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故鄙谚有云："生男如狼，犹恐其尪；生女如鼠，犹恐其虎。"然则脩身莫若敬，避强莫若顺。故曰敬顺

之道，妇人之大礼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谓也。夫顺非它，宽裕之谓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宽裕者，尚恭下也。夫妇之好，终身不离。房室周旋，遂生媟黩。媟黩既生，语言过矣。语言既过，纵恣必作。纵恣既作，则侮夫之心生矣。此由于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争，曲者不能不讼。讼争既施，则有忿怒之事矣。此由于不尚恭下者也。

侮夫不节，谴呵从之；忿怒不止，楚挞从之。夫为夫妇者，义以和亲，恩以好合，楚挞既行，何义之存？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义俱废，夫妇离矣。

妇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1]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

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後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絜，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絜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

古人有言："仁远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2]此之谓也。

(1)礼记文也。

(2)论语孔子之言也。

专心第五：礼，夫有再娶之义，[1]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2]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行违神只，天则罚之；礼义有愆，夫则薄之。故女宪曰："得意一人，是谓永毕；失意一人，是谓永讫。"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谓佞媚苟亲也，固莫若专心正色。礼义居絜，耳无涂听，目无邪视，出无冶容，入无废饰，无聚会群辈，无看视门户，此则谓专心正色矣。若夫动静轻脱，视听陕输，[3]入则乱发坏形，出则窈窕作态，[4]说所不当道，观所不当视，此谓不能专心正色矣。

(1)仪礼曰："父在为母，何以僖？至尊在，不敢伸也。父必三年而後娶，达子志也。"

(2)仪礼曰："夫者，妻之天也。妇人不二斩者，犹曰不二天也。"

(3)陕输，不定貌也。

(4)窈窕，妖冶之貌也。

曲从第六：夫得意一人，是谓永毕；失意一人，是谓永讫。欲人定志专心之言也。舅姑之心，岂当可失哉？物有以恩自离者，亦有以义自破者也。夫虽云爱，舅姑云非，此所谓以义自破者也。然则舅姑之心柰何？固莫尚于曲从矣。姑云不尔而是，固宜从令；[1]姑云尔而非，犹宜顺命。勿得违戾是非，争分曲直。

此则所谓曲从矣。故女宪曰："妇如影响，焉不可赏。"[2]

(1)不尔犹不然也。

(2)影响言顺从也。

和叔妹第七：妇人之得意于夫主，由舅姑之爱己也；舅姑之爱己，由叔妹之誉己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誉毁，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复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亲，其蔽也哉！自非圣人，鲜能无过。故颜子贵于能改，仲尼嘉其不贰，[1]而况妇人者也！虽以贤女之行，聪哲之性，其能备乎！是故室人和则谤掩，外内离则恶扬。此必然之埶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此之谓也。[2]夫嫂妹者，体敌而尊，恩疏而义亲。若淑媛谦顺之人，[3]则能依义以笃好，崇恩以结援，使徽美显章，而瑕过隐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声誉曜于邑邻，休光延于父母。若夫惷愚之人，于嫂则托名以自高，于妹则因宠以骄盈。骄盈既施，何和之有！恩义既乖，何誉之臻！是以美隐而过宣，姑忿而夫愠，毁訾布于中外，耻辱集于厥身，进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4]斯乃荣辱之本，而显否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则求叔妹之心，固莫尚于谦顺矣。谦则德之柄，[5]顺则妇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诗云："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其斯之谓也。[6]

(1)论语孔子曰：“颜回不贰过。”易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

(2)金，物之坚者。若二人同心，则其利可以断之。二人既同心，其芳馨如兰也。古人通谓气为臭也。

(3)淑，善也。美女曰媛也。

(4)君子谓夫也。诗曰：“未见君子，忧心忡忡。”

(5)易系辞之文也。

(6)韩诗周颂之言也。射，厌也。射音亦。毛诗“射”作“斁”也。

马融善之，令妻女习焉。

昭女妹曹丰生，[1]亦有才惠，为书以难之，辞有可观。

(1)昭犽之妹也。

昭年七十余卒，皇太后素服举哀，使者监护丧事。所著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凡十六篇。子妇丁氏为撰集之，又作大家赞焉。

河南乐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尝行路，得遗金一饼，还以与妻。

妻曰：“妾闻志士不饮盗泉之水，[1]廉者不受嗟来之食，[2]况拾遗求利，以口其行乎！”羊子大惭，乃捐金于野，而远寻师学。一年来归，妻跪问其故。

羊子曰：“久行怀思，无它异也。”妻乃引刀趋机而言曰：“此织生自蚕茧，成于机杼，一(丝)[口]而累，以至于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断斯织也，则捐失成功，稽废时月。夫子积学，当日知其所亡，[3]以就懿德。若中道而归，何异断斯织乎？”羊子感其言，复还终业，遂七年不反。妻常躬勤养姑，又远馈羊子。

(1)论言撰考谶曰：“水名盗泉，仲尼不漱。”。

(2)解见文苑传也。

(3)论语孔子曰：“君子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亡，无也。

尝有它舍鸡谬入园中，姑盗杀而食之，妻对鸡不餐而泣。姑怪问其故。妻曰：“自伤居贫，使食有它肉。”姑竟弃之。

後盗欲有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闻，操刀而出。盗人曰：“释汝刀从我者可全，不从我者，则杀汝姑。”妻仰天而叹，举刀刎颈而死。盗亦不杀其姑。太守闻之，即捕杀贼盗，而赐妻缣帛，以礼葬之，号曰“贞义”。

汉中程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子。文矩为安众令，丧于官。[1]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毁日积，而穆姜慈爱温仁，抚字益隆，衣食资供皆兼倍所生。或谓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别居以远之？”对曰：“吾方以义相导，使其自迁善也。”及前妻长子兴遇疾困笃，母恻隐自然，亲调药膳，恩情笃密。

兴疾久乃瘳，于是呼三弟谓曰：“继母慈仁，出自天受。吾兄弟不识恩养，禽兽其心。虽母道益隆，我曹过恶亦已深矣！”遂将三弟诣南郑狱，陈母之德，状己之过，乞就刑辟。县言之于郡，郡守表异其母，蠲除家徭，遣散四子，许以脩革，自後训导愈明，并为良士。

(1)安众，县，属南阳郡。

穆姜年八十余卒。临终口诸子曰：“吾弟伯度，智达士也。所论薄葬，其义至矣。

又临亡遗令，贤圣法也。[1]令汝曹遵承，勿与俗同，增吾之累。“诸子奉行焉。

(1)前书孝文帝、杨王孙、龚胜临亡，并有遗令。

孝女曹娥者，会稽上虞人也。父盱，能弦歌，为巫祝。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泝涛(迎)婆娑[迎]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沿江号哭，昼夜不绝声，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1]至元嘉元年，县长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傍，为立碑焉。[2]

(1)娥投衣于水，祝曰：“父尸所在衣当沉。”衣随流至一处而沉，娥遂随衣而没。“衣”字或作“瓜”。见项原列女传也。

⑵会稽典录曰：“上虞长度尚弟子邯郸淳，字子礼。时甫弱冠，而有异才。

尚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会朗见尚，尚与之饮宴，而子礼方至督酒。

尚问朗碑文成未？朗辞不才，因试使子礼为之，操笔而成，无所点定。朗嗟叹不暇，遂毁其草。其後蔡邕又题八字曰：‘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吴许升妻者，吕氏之女也，字荣。升少为博徒，不理操行，荣尝躬勤家业，以奉养其姑。数劝升脩学，每有不善，辄流涕进规。荣父积忿疾升，乃呼荣欲改嫁之。荣叹曰：“命之所遭，义无离贰！”终不肯归。升感激自厉，乃寻师远学，遂以成名。寻被本州辟命，行至寿春，道为盗所害。刺史尹耀捕盗得之。荣迎丧于路，闻而诣州，请甘心雠人。耀听之。荣乃手断其头，以祭升灵。後郡遭寇贼，贼欲犯之，荣踰垣走，贼拔刀追之。贼曰：“从我则生，不从我则死。”

荣曰：“义不以身受辱寇虏也！”遂杀之。是日疾风暴雨，赖电晦冥，贼惶惧叩头谢罪，乃殡葬之。

汝南袁隗妻者，扶风马融之女也。字伦。隗已见前传。伦少有才辩。融家世丰豪，装遣甚盛。及初成礼，隗问之曰：“妇奉箕帚而已，何乃过珍丽乎？”对曰：“慈亲垂爱，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鲍宣、梁鸿之高者，妾亦请从少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举，世以为笑。今处姊未适，先行可乎？”对曰：“妾姊高行殊囗，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问曰：“南郡君学穷道奥，文为辞宗，[1]而所在之职，辄以货财为损，何邪？”对曰：“孔子大圣，不免武叔之毁；子路至贤，犹有伯寮之愬。[2]家君获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帐外听者为惭。隗既宠贵当时，伦亦有名于世。年六十余卒。

⑴融为南郡太守。

⑵论语曰，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它人之贤者犹丘陵焉，犹可踰也。仲尼如日月也，无得而踰焉。”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孔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伦妹芝，亦有才义。少丧亲长而追感，乃作申情赋云。

酒泉庞淯母者，赵氏之女也，字娥。父为同县人所杀，而娥兄弟三人，时俱病物故，雠乃喜而自贺，以为莫己报也。娥阴怀感愤，乃潜备刀兵，常帷车以候雠家。十余年不能得。

後遇于都亭，刺杀之。因诣县自首。曰：“父仇已报，请就刑戮。”(福)禄[福]长尹嘉义之，解印绶欲与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结罪理狱，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闾。太常张奂嘉叹，以束帛礼之。

沛刘长卿妻者，同郡桓鸾之女也。鸾已见前传。生一男五岁而长卿卒，妻防远嫌疑，不肯归宁。儿年十五，晚又夭殁。妻虑不免，乃豫刑其耳以自誓。宗妇相与愍之，共谓曰：“若家殊无它意；假令有之，犹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诚，何贵义轻身之甚哉！”对曰：“昔我先君五更，学为儒宗，尊为帝师。五更已来，历代不替，男以忠孝显，女以贞顺称。诗云：‘无忝尔祖，聿脩厥德。’是以豫自刑翦，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显其门闾，号曰“行义桓厘”，[1]县邑有祀必膰焉。[2]

⑴寡妇曰厘。

⑵膰，祭余肉也。尊敬之，故有祭祀必致其余也。左传曰：“天子有事膰焉。”

安定皇甫规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规初丧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属文，能草书，时为规荅书记，众人怪其工。及规卒时，妻年犹盛，而容色美。後董卓为相国，承其名，娉以軿辎百乘，马二十匹，奴婢钱帛充路。妻乃轻服诣卓门，跪自陈请，辞甚酸怆。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围之，而谓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风靡，何有不行于一妇人乎！”妻知不免，乃立骂卓曰：“君羌胡之种，毒害天下犹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为汉忠臣。君亲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礼于尔君夫人邪！”卓乃引车庭中，以其头县軶，鞭扑交下。[1]

妻谓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尽为惠。”遂死车下。後人图画，号曰“礼宗”云。

⑴周礼考工记曰：“軶长六尺。”郑众曰：“谓辕端压牛领者。”

南阳阴瑜妻者，颍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女荀。聪敏有才蓺。年十七，适阴氏。十九产一女，

而瑜卒。采时尚丰少，常虑为家所逼，自防御甚固。後同郡郭奕丧妻，爽以采许之，[1]因诈称病笃，召采。既不得已而归，怀刃自誓。

爽令傅婢执夺其刃，扶抱载之，犹忧致愤激，口卫甚严。女既到郭氏，乃伪为欢悦之色，谓左右曰："我本立志与阴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于此，素情不遂，柰何？"乃命使建四灯，盛装饰，请奕入相见，共谈，言辞不辍。(亦)[奕]敬惮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口令左右辨浴。既入室而掩户，权令侍人避之，以粉书扉上曰："尸还阴。""阴"字未及成，惧有来者，遂以衣带自缢。左右翫之不为意，比视，已绝，时人伤焉。

[1]魏书奕字伯益，(寿)[嘉]之子也，为太子文学，早卒。

犍为盛道妻者，同郡赵氏之女也，字媛姜。建安五年，益部乱，道聚众起兵，事败，夫妻执系，当死。媛姜夜中告道曰："法有常刑，必无生望，君可速潜逃，建立门户，妾自留狱，代君塞咎。"道依违未从。媛姜便解道桎梏，为赍彻货。

子翔时年五岁，使道携持而走。媛姜代道持夜，应对不失。度道已远，乃以实告吏，应时见杀。道父子会赦得归。道感其义，终身不娶焉。

孝女叔先雄者，犍为人也。父泥和，永建初为县功曹。县长遣泥和拜檄谒巴郡太守，乘船墯湍水物故，尸丧不归。雄感念怨痛，号泣昼夜，心不图存，常有自沉之计。所生男女二人，并数岁，雄乃各作囊，盛珠环以系儿，数为诀别之辞。家人每防闲之，经百许日後稍懈，雄因乘小船，于父墯处恸哭，遂自投水死。弟贤，其夕梦雄告之："却後六日，当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与父相持，浮于江上。郡县表言，为雄立碑，图象其形焉。

陈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1]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2]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祀。

[1]列女後传，琰字昭姬也。

[2]刘昭幼童传曰："邕夜鼓琴，弦绝。琰曰：'第二弦。'邕曰：'偶得之耳。'故断一弦问之，琰曰：'第四弦。'并不差谬。"

祀为屯田都尉，犯法当死，文姬诣曹操请之。时公卿名士及远方使驿坐者满堂，操谓宾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为诸君见之。"及文姬进，蓬首徒行，叩头请罪，音辞清辩，旨甚酸哀，众皆为改容。操曰："诚实相矜，然文状已去，柰何？"

文姬曰："明公口马万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骑，而不济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时且寒，赐以头巾履袜。操因问曰："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裁四百余篇耳。"操曰："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之。"文姬曰："妾闻男女之别，礼不亲授。[1]乞给纸笔，真草唯命。"于是缮书送之，文无遗误。

[1]礼记曰："男女不亲授。"

後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其辞曰：

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口无孑遗，尸骸相掌拒。[1]马边县男头，马後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还顾口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机微闲，辄言毙降虏。

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口祸！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邂逅微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柰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

观者皆歔欷，行路亦呜咽。去去割情恋，遄征日遐迈。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念我出腹子，匈臆为摧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从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远眺望，魂神忽飞逝。奄若寿命尽，旁人相宽大。为复强视息，虽生何聊赖！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厉。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

⑴掌音直庚反。

其二章曰：

嗟薄(祐)[祜]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门户单。身执略兮入西关，历险阻兮之羌蛮。山谷眇兮路曼曼，眷东顾兮但悲叹。冥当寝兮不能安，[1]饥当食兮不能餐，常流涕兮眦不干，薄志节兮念死难，虽苟活兮无形颜。惟彼方兮远阳精，[2]阴气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尘冥冥，有草木兮春不荣。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兜离兮状窈停。[3]岁聿暮兮时迈征，夜悠长兮禁门口。不能寐兮起屏营，登胡殿兮临广庭。玄云合兮翳月星，北风厉兮肃泠泠。胡笳动兮边马鸣，孤雁归兮声嘤嘤。乐人兴兮弹琴筝，音相和兮悲且清。心吐思兮匈愤盈，欲舒气兮恐彼惊，含哀咽兮涕沾颈。家既迎兮当归宁，临长路兮捐所生。儿呼母兮号失声，我掩耳兮不忍听。追持我兮走茕茕，顿复起兮毁颜形。还顾之兮破人情，心怛绝兮死复生。

⑴冥音暝。

⑵北方近阴远阳。

⑶兜离，匈奴言语之貌。

赞曰：端操有踪，幽闲有容。区明风烈，昭我管彤。[1]

⑴妇人之正其节操有踪迹可纪者，及幽都闲婉有礼容者，区别其遗风余烈，以明女史之所记也。管彤，赤管笔，解见皇后纪。

校勘记

二七八一页五行梁嫕按：“嫕”原作“口”，不成字，迳据殿本改，与梁竦传合。

注同。

二七八三页一二行赤眉散贼经诗里集解引惠栋说，谓赤眉散贼不当至蜀，当依华阳国志作“东精”。按：华阳国志云公孙述平後，东精为贼，掠害，不敢入诗里。东精，人姓名也。

二七八四页一０行字惠班一名姬集解引沉钦韩说，谓陆龟蒙小名录班昭字惠姬，文选李善注引范书正作“惠姬”，此误衍“班一名”三字。

二七八七页一六行于以(大)[奠]之宗室牖(户)[下]据汲本、殿本改。

二七八八页八行方斯二事按：汲本、殿本“事”作“者”。

二七八八页一二行诗关雎乐得贤女按：殿本“贤”作“淑”。

二七九０页五行耳无涂听按：汲本、殿本“涂”作“淫”。

二七九０页六行视听陕输汲本、殿本“陕”作“陝”，集解引惠栋说，谓“陕”本作“口”，口女陕声。今按：马口伦读两汉书记谓“陕”字乃陝隘之“陝”，右方“夹”字口两人，不口两入。说文“陕，甹也”。甹者，三辅谓轻财者为甹。

然则陕有轻义也。输借为偷，陕输亦轻脱也。

二七九三页一行一(丝)[口]而累据汲本改。集解引沉钦韩说，谓说文“口，织缉以纟贯杼也”。类篇“口，古还切”。

二七九三页一二行汉中程文矩妻者按：汲本、殿本“程”作“陈”。原本正文作“程”，目则作“陈”。又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华阳国志云“穆姜，安众令程只妻”，只似文矩名，以“程”为“陈”，未详孰是。

二七九四页三行出自天受按：汲本“受”作“爱”，殿本作“授”。

二七九四页一０行于县江泝涛(迎)婆娑[迎]神按：殿本考证引困学纪闻谓曹娥碑云“盱能抚节安歌，婆娑乐神，以五月五日迎伍君”，传云“婆娑神”，误也。王先谦谓案文义是“婆娑迎神”，写本误倒。今据改。

二七九四页一三行父尸所在衣当沉按：“父”原譌“人”，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二七九四页一三行衣字或作瓜按：“瓜”原作“爪”，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二七九七页一行(福)禄[福]长尹嘉义之钱大昕谓“福禄”当作“禄福”，详见郡国志。今据改。

二七九七页八行号曰行义桓厘汲本、殿本“厘”作“嫠”，注同。按：厘嫠古通。

二七九八页三行跪自陈请按：汲本、殿本“请”作“情”。

二七九九页一行(亦)[奕]敬惮之据汲本改。按：殿本譌“弈”。

二七九九页一行采因口令左右辨浴汲本、殿本“辨”作“办”。按：辨办古通。

二七九九页四行(寿)[嘉]之子也集解本“寿”作“嘉”，校补谓各本皆譌，依魏志改。今据改。

二七九九页一０行孝女叔先雄者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华阳国志云“符有先络，僰道有张帛”，络与帛协韵，则其名当为“络”不为“雄”矣。“雄”当是“雒”之譌，雒与络同音。

二七九九页一０行父泥和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泥”一作“沉”，一作“江”，见益部耆旧传。又华阳国志云先尼和，以先为姓。

二八００页八行按：此注原错在传末，各本同，今依校补说移正。

二八０一页一一行要当以亭刃按：集解引沉钦韩说，谓“亭”盖“事”之误。

前书蒯通传“事刃于公之腹”。作亭止解，不可通。

二八０二页一二行嗟薄(祐)[祜]兮遭世患据王先谦说改。按：沉钦韩後汉书疏证谓“祐”当作“祜”，冯惟纳诗纪正作“祜”。

後汉书卷八十五　东夷列传第七十五

王制云：“东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1]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2]夷有九种，[3]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4]故孔子欲居九夷也。

(1)事见风俗通。

(2)山海经曰：“君子国衣冠带囗，食兽，使二文虎在旁。”外国图曰：“去琅邪三万里。”山海经又曰：“不死人在交胫东，其为人黑色，寿不死。”并在东方也。

(3)竹书纪年曰“后芬发即位三年，九夷来御”也。

(4)竹书纪年曰“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后相即位二年，征黄夷。七年，于夷来宾，後少康即位，方夷来宾”也。

昔尧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盖日之所出也。[1]夏後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2]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宾于王门，献其乐舞。[3]桀为暴虐，诸夷内侵，殷汤革命，伐而定之。至于仲丁，蓝夷作寇。[4]自是或服或畔，三百余年。武乙衰敝，东夷囗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5]

(1)孔安国尚书注曰“东方之地曰嵎夷。旸谷，日之所出也”。

(2)太康，启之子也。盘于游田，十旬不反，不恤人事，为羿所逐也。

(3)少康，帝仲康之孙，帝相子也。竹书纪年曰：“後发即位年，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

(4)仲丁，殷大戊之子也。竹书纪年曰“仲丁即位，征于蓝夷”也。

(5)武乙，帝庚丁之子，无道，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也。

及武王灭纣，肃慎来献石砮、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诱夷狄，周公征之，遂定东夷。[1]康王之时，肃慎复至。後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2]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3]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穆王後得骥騄之乘，[4]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5]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偃王仁而无权，不忍囗其人，故致于败。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6]厉王无道，淮夷入

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复命召公伐而平之。[7]及幽王淫乱，四夷交侵，至齐桓脩霸，攘而却焉。及楚灵会申，亦来豫盟。[8]後越迁琅邪，与共征战，遂陵暴诸夏，侵灭小邦。

(1)尚书武王崩，三监及淮夷畔，周公征之，作大诰。又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灭淮夷。

(2)博物志曰："徐君宫人娠而生卵，以为不祥，弃于水滨。孤独母有犬名鹄仓，(持)[得]所弃卵，衔以归母，母覆暖之，遂成小儿，生而偃，故以为名。宫人闻之，乃更录取。长袭为徐君。"尸子曰"偃王有筋而无骨，故曰偃"也。

(3)水经注曰，黄水一名汪水，与泡水合，至沛入泗。自山阳以东，海陵以北，其地当之也。

(4)史记曰："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赤骥、盗骊、骅骝、騄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

(5)造父，解见蔡邕传。

(6)武原，县，故城在今泗州下邳县北。徐山在其东。博物志曰"徐王妖异不常。武原县东十里，见有徐山石室祠处。偃王沟通陈蔡之间，得朱弓朱矢，以己得天瑞，自称偃王。穆王闻之，遣使乘驷，一日至楚，伐之。偃王仁，不忍口，为楚所败，北走此山"也。

(7)毛诗序曰："江汉，尹吉甫美宣王也。能兴衰拨乱，命召公平淮夷。"其诗曰："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土疆。"

(8)左传楚灵王、蔡侯、陈侯、郑伯、许男、淮夷会于申。

秦并六国，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陈涉起兵，天下崩溃，燕人卫满避地朝鲜，[1]因王其国。百有余岁，武帝灭之，于是东夷始通上京。王莽篡位，貊人寇边。[2]建武之初，复来朝贡。时辽东太守祭肜威詟北方，声行海表，于是濊、貊、倭、韩万里朝献，故章、和已後，使聘流通。逮永初多难，始入寇钞；桓、灵失政，渐滋曼焉。

(1)前书曰"朝鲜王满，燕人。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障。汉兴属[燕]，燕王卢绾反入匈奴，满亡命东走，渡浿水，居秦故空地，稍役属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任)[在]者，王之，都王险"也。

(2)前书莽发高句丽兵当伐胡，不欲行，郡县强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

为寇。州郡归咎于高句丽侯驺，严尤奏言貉人犯法，不从驺起，宜慰安之。

自中兴之後，四夷来宾，虽时有乖畔，而使驿不绝，故国俗风土，可得略记。

东夷率皆土著，口饮酒歌舞，或冠弁衣锦，器用俎豆。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1]凡蛮、夷、戎、狄总名四夷者，犹公、侯、伯、子、男皆号诸侯云。

(1)左传曰，仲尼学鸟名[官]于郯子，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其信也。"

夫余国，在玄菟北千里。南与高句骊，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

初，北夷索离国王出行，[1]其侍儿于後口身，[2]王还，欲杀之。侍儿曰："前见天上有气，大如鸡子，来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後遂生男。王令置于豕牢，[3]豕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于马兰，[4]马亦如之。王以为神，乃听母收养，名曰东明。东明长而善射，王忌其猛，复欲杀之。东明奔走，南至掩口水，[5]以弓击水，鱼口皆聚浮水上，东明乘之得度，因至夫余而王之焉。于东夷之域，最为平敞，土宜五谷。出名马、赤玉、貂豽，[6]大珠如酸枣。以员栅为城，有宫室、仓库、牢狱。其人麤大强勇而谨厚，不为寇钞。以弓矢刀矛为兵。以六畜名官，有马加、牛加、狗加，其邑落皆主属诸加。食饮用俎豆，会同拜爵洗爵，揖让升降。以腊月祭天，大会连日，饮食歌舞，名曰"迎鼓"。是时断刑狱，解囚徒。有军事亦祭天，杀牛，以蹄占其吉凶。[7]行人无昼夜，好歌吟，音声不绝。其俗用刑严急，被诛者皆没其家人为奴婢。盗一责十二。男女淫皆杀之，尤治恶妒妇，既杀，复尸于山上。兄死妻嫂。死则有椁无棺。杀人殉葬，多者以百数。其王葬用玉匣，汉朝常豫以玉匣付玄菟郡，王死则迎取以葬焉。

(1)"索"或作"橐"，音度洛反。

(2)口音人鸩反。

(3)牢，圈也。

(4)兰即栏也。

(5)今高丽中有盖斯水，疑此水是也。

(6)豽似豹，无前足，音奴八反。

(7)魏志曰："牛缟解者为凶，合者为吉。"

建武中，东夷诸国皆来献见。二十五年，夫余王遣使奉贡，光武厚荅报之，于是使命岁通。至安帝永初五年，夫余王始将步骑七八千人寇钞乐浪，杀伤吏民，後复归附。永宁元年，乃遣嗣子尉仇台(印)[诣]阙贡献，天子赐尉仇台印绶金彩。顺帝永和元年，其王来朝京师，帝作黄门鼓吹、角抵戏以遣之。桓帝延熹四年，遣使朝贺贡献。永康元年，王夫台将二万余人寇玄菟，玄菟太守公孙域击破之，斩首千余级。至灵帝熹平三年，复奉章贡献。夫余本属玄菟，献帝时，其王求属辽东云。

挹娄，古肃慎之国也。在夫余东北千余里，东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极。土地多山险。人形似夫余，而言语各异。有五谷、麻布，出赤玉、好貂。无君长，其邑落各有大人。处于山林之间，土气极寒，常为穴居，以深为贵，大家至接九梯。好养豖，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豖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夏则裸袒，以尺布蔽其前後。其人臭秽不絜，作厕于中，圜之而居。自汉兴已後，臣属夫余。种众虽少，而多勇力，处山险，又善射，发能入人目。

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一尺八寸，青石为镞，镞皆施毒，中人即死。

便乘船，好寇盗，邻国畏患，而卒不能服。东夷夫余饮食类(此)皆用俎豆，唯挹娄独无，法俗最无纲纪者也。

高句骊，在辽东之东千里，南与朝鲜、濊貊，东与沃沮，北与夫余接。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人随而为居。少田业，力作不足以自资，故其俗节于饮食，而好脩宫室。东夷相传以为夫余别种，故言语法则多同，而跪拜曳一脚，行步皆走。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1]本消奴部为王，稍微弱，後桂娄部代之。其置官，有相加、对卢、沛者、古邹大加、[2]

主簿、优台、使者、帛衣先人。武帝灭朝鲜，以高句骊为县，[3]使属玄菟，赐鼓吹伎人。其俗淫，皆絜净自口，暮夜辄男女群聚为倡乐。好祠鬼神、社稷、零星，[4]以十月祭天大会，名曰"东盟"。其国东有大穴，号禭神，亦以十月迎而祭之。其公会衣服皆锦绣，金银以自饰。大加、主簿皆著帻，如冠帻而无後；其小加著折风，形如弁。无牢狱，有罪，诸加评议便杀之，没入妻子为奴婢。其昏姻皆就妇家，生子长大，然後将还，便稍营送终之具。金银财币尽于厚葬，积石为封，亦种松柏。其人性凶急，有气力，习战口，好寇钞，沃沮、东濊皆属焉。

(1)案今高骊五部：一曰内部，一名黄部，即桂娄部也；二曰北部，一名後部，即绝奴部也；三曰东部，一名左部，即顺奴部也；四曰南部，一名前部，即灌奴部也；五曰西部，一名右部，即消奴部也。

(2)古邹大加，高骊掌(贺)[宾]客之官，如鸿胪也。

(3)前书元封中，定朝鲜为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部)[郡]。

(4)前书音义："龙星左角曰天田，则农祥也。辰日祠以牛，号曰零星。"风俗通曰"辰之神为灵星"，故以辰日祠于东南也。

句骊一名貊(耳)。有别种，依小水为居，因名曰小水貊。出好弓，所谓"貊弓"是也。[1]

(1)魏氏春秋曰："辽东郡西安平县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骊别种因名之小水貊。"

王莽初，发句骊兵以伐匈奴，其人不欲行，强迫遣之，皆亡出塞为寇盗。辽西大尹田谭追击，战死。莽令其将严尤击之，诱句骊侯驺入塞，斩之，传首长安。

莽大说，更名高句骊王为下句骊侯，于是貊人寇边愈甚。建武八年，高句骊遣使朝贡，光武复其王号。二十三年冬，句骊蚕支落大加戴升等万余口诣乐浪内属。二十五年春，句骊寇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而辽东太守祭肜以恩信招之，皆复款塞。

後句骊王宫生而开目能视，国人怀之，及长勇壮，数犯边境。和帝元兴元年春，复入辽东，寇

略六县，太守耿夔击破之，斩其渠帅。安帝永初五年，宫遣使贡献，求属玄菟。元初五年，复与濊貊寇玄菟，攻华丽城。[(1)]建光元年春，幽州刺史冯焕、玄菟太守姚光、辽东太守蔡讽等将兵出塞击之，捕斩濊貊渠帅，获兵马财物。宫乃遣嗣子遂成将二千余人逆光等，遣使诈降；光等信之，遂成因据险口以遮大军，而潜遣三千人攻玄菟、辽东，焚城郭，杀伤二千余人。于是发广阳、渔阳、右北平、涿郡属国三千余骑同救之，而貊人已去。夏，复与辽东鲜卑八千余人攻辽队，[(2)]杀略吏人。蔡讽等追击于新昌，战殁，功曹耿耗、兵曹掾龙端、兵马掾公孙酺以身扞讽，俱没于陈，死者百余人。秋，宫遂率马韩、濊貊数千骑围玄菟。夫余王遣子尉仇台将二万余人，与州郡口力讨破之，斩首五百余级。

(1)华丽，县，属乐浪郡。

(2)县名，属辽东郡也。

是岁宫死，子遂成立。姚光上言欲因其丧发兵击之，议者皆以为可许。尚书陈忠曰："宫前桀黠，光不能讨，死而击之，非义也。宜遣吊问，因责让前罪，赦不加诛，取其後善。"安帝从之。明年，遂成还汉生口，诣玄菟降。诏曰："遂成等桀逆无状，当斩断葅醢，以示百姓，幸会赦令，乞罪请降。鲜卑、濊貊连年寇钞，驱略小民，动以千数，而裁送数十百人，非向化之心也。自今已後，不与县官战口而自以亲附送生口者，皆与赎直，缣人四十匹，小口半之。"

遂成死，子伯固立。其後濊貊率服，东垂少事。顺帝阳嘉元年，置玄菟郡屯田六部。质、桓之间，复犯辽东西安平，杀带方令，[(1)]掠得乐浪太守妻子。建宁二年，玄菟太守耿临讨之，斩首数百级，伯固降服，乞属玄菟云。

(1)郡国志西安平、带方，县，并属辽东郡。

东沃沮在高句骊盖马大山之东，[(1)]东滨大海；北与挹娄、夫余，南与濊貊接。

其地东西夹，南北长，[(2)]可折方千里。土肥美，背山向海，宜五谷，善田种，有邑落长帅。人性质直强勇，便持矛步战。言语、食饮、居处、衣服有似句骊。

其葬，作大木椁，长十余丈，开一头为户，新死者先假埋之，令皮肉尽，乃取骨置椁中。家人皆共一椁，刻木如(主)[生]，随死者为数焉。

(1)盖马，县名，属玄菟郡。其山在今平壤城西。平壤即王险城也。

(2)夹音狭。

武帝灭朝鲜，以沃沮地为玄菟郡。後为夷貊所侵，徙郡于高句骊西北，更以沃沮为县，属乐浪东部都尉。至光武罢都尉官，後皆以封其渠帅，为沃沮侯。其土迫小，介于大国之间，遂臣属句骊。句骊复置其中大人(遂)为使者，以相监领，(贵)[责]其租税，貂布鱼盐，海中食物，发美女为婢妾焉。

又有北沃沮，一名置沟娄，去南沃沮八百余里。其俗皆与南同。界南接挹娄。

挹娄人口乘船寇抄，北沃沮畏之，每夏辄臧于岩穴，至冬船道不通，乃下居邑落。其耆老言，尝于海中得一布衣，其形如中人衣，而两袖长三丈。又于岸际见一人乘破船，顶中复有面，与语不通，不食而死。又说海中有女国，无男人。或传其国有神井，窥之辄生子云。[(1)]

(1)魏志曰，毌丘俭遣王颀追句骊王宫，穷沃沮东界，问其耆老所传云。

濊北与高句骊、沃沮，南与辰韩接，东穷大海，西至乐浪。濊及沃沮、句骊，本皆朝鲜之地也。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又制八条之教。[(1)]

其人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饮食以笾豆。其後四十余世，至朝鲜侯准，自称王。汉初大乱，燕、齐、赵人往避地者数万口，而燕人卫满击破准而自王朝鲜，传国至孙右渠。元朔元年，[(2)]濊君南闾等畔右渠，率二十八万口诣辽东内属，武帝以其地为苍海郡，数年乃罢。至元封三年，灭朝鲜，分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部)[郡]。[(3)]至昭帝始元五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玄菟复徙居句骊。自单单大领已东，沃沮、濊貊悉属乐浪。後以境土广远，复分领东七县，置乐浪东部都尉。自内属已後，风俗稍薄，法禁亦浸多，至有六十余条。建武六年，省都尉官，遂弃领东地，悉封其渠帅为县侯，皆岁时朝贺。

(1)前书曰，箕子教以八条者，相杀者以当时偿杀，相伤者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音义曰："八条不具见也。"

(2)武帝年也。

(3)番音潘。

无大君长，其官有侯、邑君、三老。耆旧自谓与句骊同种，言语法俗大抵相类。

其人性愚慤，少嗜欲，不请口。男女皆衣曲领。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界，不得妄相干涉。同姓不昏。多所忌讳，疾病死亡，辄捐弃旧宅，更造新居。知种麻，养蚕，作挠布。晓候星宿，豫知年岁丰约。常用十月祭天，昼夜饮酒歌舞，名之为"舞天"。又祠虎以为神。邑落有相侵犯者，辄相罚，责生口牛马，名之为"责祸"。杀人者偿死。少寇盗。能步战，作矛长三丈，或数人共持之。乐浪口弓出其地。又多文豹，有果下马，[1]海出班鱼，使来皆献之。

(1)高三尺，乘之可于果树下行。

韩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辰。马韩在西，有五十四国，其北与乐浪，南与倭接。辰韩在东，十有二国，其北与濊貊接。弁辰在辰韩之南，亦十有二国，其南亦与倭接。凡七十八国，伯济是其一国焉。大者万余户，小者数千家，各在山海间，地合方四千余里，东西以海为限，皆古之辰国也。马韩最大，共立其种为辰王，都目支国，尽王三韩之地。其诸国王先皆是马韩种人焉。

马韩人知田蚕，作挠布。出大栗如梨。有长尾鸡，尾长五尺。邑落杂居，亦无城郭。作土室，形如冢，开户在上。不知跪拜。无长幼男女之别。不贵金宝锦罽，不知骑乘牛马，唯重瓔珠，以缀衣为饰，及县颈垂耳。大率皆魁头露紒，[1]布袍草履。其人壮勇，少年有筑室作力者，辄以绳贯脊皮，縋以大木，嚾呼为健。常以五月田竟祭鬼神，昼夜酒会，群聚歌舞，舞辄数十人相随蹋地为节。十月农功毕，亦复如之。诸国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号为"天君"。又立苏涂，[2]建大木以县铃鼓，事鬼神。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

(1)魁头犹科头也，谓以发萦绕成科结也。紒音计。

(2)魏志曰："诸国各有别邑，为苏涂，诸亡逃至其中，皆不还之。苏涂之义，有似浮屠。"

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其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为徒，有似秦语，故或名之为秦韩。有城栅屋室。诸小别邑，各有渠帅，大者名臣智，次有俭侧，次有樊秖，次有杀奚，次有邑借。[1]土地肥美，宜五谷。知蚕桑，作缣布。乘驾牛马。嫁娶以礼。

行者让路。国出铁，濊、倭、马韩并从市之。凡诸(货)[贸]易，皆以铁为货。俗口歌舞饮酒鼓瑟。儿生欲令其头扁，皆押之以石。[2]

(1)皆其官名。

(2)扁音补典反。

弁辰与辰韩杂居，城郭衣服皆同，言语风俗有异。其人形皆长大，美发，衣服絜清。而刑法严峻。其国近倭，故颇有文身者。

初，朝鲜王准为卫满所破，乃将其余众数千人走入海，攻马韩，破之，自立为韩王。准後灭绝，马韩人复自立为辰王。建武二十年，韩人廉斯人苏马諟等诣乐浪贡献。[1]光武封苏马諟为汉廉斯邑君，使属乐浪郡，四时朝谒。灵帝末，韩、濊并盛，郡县不能制，百姓苦乱，多流亡入韩者。

(1)廉斯，邑名也。諟音是。

马韩之西，海口上有州胡国。其人短小，髡头，衣韦衣，有上无下。好养牛豕。

乘船往来，货市韩中。

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口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1]乐浪郡徼，去其国万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韩国七千余里。其地大较在会稽东冶之东，与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同。

(1)案：今名邪摩(惟)[堆]，音之讹也。

土宜禾稻、麻纻、蚕桑，知织绩为缣布。出白珠、青玉。其山有丹土。气温口，冬夏生菜茹。

无牛马虎豹羊鹊。[1]其兵有矛、楯、木弓，竹矢或以骨为镞。男子皆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别尊卑之差。其男衣皆横幅结束相连。女人被发屈紒，衣如单被，贯头而著之；并以丹朱坋身，[2]如中国之用粉也。有城栅屋室。父母兄弟异处，唯会同男女无别。饮食以手，而用笾豆。俗皆徒跣，以蹲踞为恭敬。人性嗜酒。多寿考，至百余岁者甚众。国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余或两或三。女人不淫不妒。又俗不盗窃，少争讼。犯法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族。其死停丧十余日，家人哭泣，不进酒食，而等类就歌舞为乐。灼骨以卜，用决吉凶。行来度海，令一人不栉沐，不食肉，不近妇人，名曰“持衰”。

若在涂吉利，则雇以财物；如病疾遭害，以为持衰不谨，便共杀之。

(1)“鹊”或作“鸡”。

(2)说文曰：“坋，尘也。”音蒲顿反。

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

桓、灵间，倭国大乱，更相攻伐，历年无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弥呼，年长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众，于是共立为王。侍婢千人，少有见者，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语。居处宫室楼观城栅，皆持兵守卫。法俗严峻。

自女王国东度海千余里至拘奴国，虽皆倭种，而不属女王。自女王国南四千余里至朱儒国，人长三四尺。自朱儒东南行船一年，至裸国、黑齿国，使驿所传，极于此矣。

会稽海外有东鳀人，[1]分为二十余国。又有夷洲及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2]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会稽东冶县人有入海行遭风，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绝远，不可往来。[3]

(1)鳀音达奚反。

(2)事见史记。

(3)沉莹临海水土志曰“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溪。人皆髡发穿耳，女人不穿耳。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有犬。尾短如口尾状。此夷舅姑子妇卧息共一大床，略不相避。地有铜铁，唯用鹿格为矛以战口，摩砺青石以作(弓)矢[镞]。取生鱼肉杂贮大瓦器中，以盐卤之，历月所日，乃啖食之，以为上肴”也。

论曰：昔箕子违衰殷之运，避地朝鲜。始其国俗未有闻也，及施八条之约，使人知禁，遂乃邑无淫盗，门不夜扃，[1]回顽薄之俗，就宽略之法，行数百千年，故东夷通以柔谨为风，异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畅，则道义存焉。仲尼怀愤，以为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尔。其後遂通接商贾，渐交上国。而燕人卫满扰杂其风，[2]于是从而浇异焉。老子曰：“法令滋章，盗贼多有。”若箕子之省口文条而用信义，其得圣贤作法之原矣！

(1)扃，关也。

(2)扰，乱也。

赞曰：宅是嵎夷，曰乃旸谷。巢山潜海，厥区九族。嬴末纷乱，燕人违难。[1]

杂华浇本，遂通有汉。[2]眇眇偏译，或从或畔。[3]

(1)谓卫满也。

(2)卫满入朝鲜，既杂华夏之风，又浇薄其本化，以至通于汉也。

(3)偏，远也。

校勘记

二八０七页九行後芬发即位三年按：殿本无“发”字。汲本“三”作“二”。

二八０九页三行(持)[得]所弃卵按：校补引柳从辰说，谓“持”乃“得”之譌，博物志及御览九百四引徐偃王志可证，各本注失正。今据改。

二八一0页二行汉兴属[燕]据前书朝鲜传补。

二八一0页三行及故燕齐亡(任)[在]者据汲本、殿本改。

二八一0页四行因犯[法]为寇据前书王莽传补。

二八一0页六行而使驿不绝按：刊误谓“驿”当作“译”。邮驿中国可有之，不可通于四夷，自前书皆言“使译”，使即使者，译则译人。

二八一0页九行仲尼学鸟名[官]于郯子汲本、殿本“鸟”作“官”。按：仲尼学鸟名官于郯子，见左传昭公十七年，今补一“官”字。

二八一一页四行有马加牛加狗加校补谓魏志作“有马加、牛加、猪加、狗加、犬使”。今按：魏志“犬使”之“犬”，宋本皆作“大”。

二八一一页七行尤治恶妒妇按：校补谓通志作“尤憎妒妇”，此“治”字亦当作“憎”，盖後人回改之失。

二八一一页八行死则有臧无棺校补谓魏志作“有棺无臧”，通志同，此误。今按：百衲本三国志亦作“有臧无棺”，不误，校补说非。

二八一一页一五行豽似豹按：原作“貂似豽”，譌，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二八一二页五行玄菟太守公孙域按：集解引惠栋说，谓东观记、魏志公孙度传“域”皆作“口”。

二八一二页一三行东夷夫余饮食类(此)皆用俎豆据刊误删。

二八一三页三行有消奴部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消”魏志作“涓”。

二八一三页五行古邹大加按：魏志作“古雏加”。

二八一三页五行优台使者按：补注谓魏志“使者”上有“丞”字。

二八一三页五行帛衣先人补注谓魏志“帛”作“皁”。今按：皁帛形近易混。赵一清三国志注补引寰宇记，“皁衣头大兄，东夷相传所谓皁衣先人也”，字亦作“皁”。

二八一三页七行其国东有大穴号禭神按：校补谓“禭”魏志、通志并作“隧”。

二八一三页一四行古邹大加高骊掌(贺)[宾]客之官据汲本、殿本改。

二八一四页一行定朝鲜为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部)[郡]按：张森楷校勘记谓“部”字当依前书作“郡”。今据改。

二八一四页四行句骊一名貊(耳)有别种集解引沉钦韩说，谓案文当云“句骊有别种，一名貊耳”。按：校补谓通志但云“名貊”，无“耳”字，此“耳”字衍。今据删。

二八一四页七行诱句骊侯驺入塞按：集解引惠栋说，谓魏志“驺”作“騊”，前书王莽传作“驺”。

二八一四页一一行国人怀之殿本考证谓魏志“怀”作“恶”。按：校补谓“怀”当为“口”之譌，古“怀”字多混为“怌”，故转写易譌。

二八一四页一三行辽东太守蔡讽集解引惠栋说，谓魏志、北史“讽”作“风”。

今按：安帝纪作“讽”，通鉴同。

二八一五页四行尉仇台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台”一作“治”。

二八一六页五行刻木如(主)[生]校补谓魏志作“刻木如生形”，则“主”乃“生”之譌，作主不须言刻也。今据改。

二八一六页一一行句骊复置其中大人(遂)为使者集解引何焯说，谓以魏志参校，衍“遂”字。今据删。

二八一六页一一行(贵)[责]其租税据汲本、殿本改。

二八一七页九行分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部)[郡]据殿本改。

二八一八页四行山川各有部界按：校补谓魏志“界”作“分”。

二八一八页一0行三曰弁辰殿本考证王会汾谓晋、梁二书皆作“弁韩”，当从改。

今按：魏志亦作“弁韩”。

二八一八页一三行都目支国魏志作“治月支国”。校补谓魏志及通志“目”均作“月”，附载五十余国亦作“月支国”，则此作“目支”误也。今按：月支乃西域国名，魏志及通志之作“月支”，或後人习见“月支”之名而臆改与？当考。

二八一九页一0行相呼为徒按：王先谦谓魏志“为”上有“皆”字。

二八一九页一一行次有樊秖按：集解引惠栋说，谓魏志“秖”作“秽”。

二八一九页一二行凡诸(货)[贸]易皆以铁为货据殿本改。按：汲本“贸易”作“质易”。

二八二0页八行其人短小按：集解引沉钦韩说，谓魏志“人”下有“差”字。

二八二0页一0行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刊误谓“驿”当作“译”，说已见上。

按：魏志作“译”。

二八二0页一一行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按：集解引惠栋说，谓魏志“台”作“堆”。

二八二0页一三行邪摩(惟)[堆]按：汲本、殿本作“邪摩推”，此作“惟”，形近而譌。又集解引惠栋说，谓案北史“推”当作“堆”。今据改。

二八二一页一行其兵有矛楯木弓竹矢或以骨为镞汲本“竹”作“其”。校补谓传本以“其兵”“其矢”相次成文，作“其矢”于义为长。今按：御览七百八十二引作“竹矢”。魏志亦云“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长上，竹箭或铁镞或骨镞”，似以作“竹矢”为是。

二八二一页七行名曰持衰校补谓魏志“衰”作“哀”。今按：百衲本三国志亦作“衰”。

二八二一页八行便共杀之按：校补谓魏志“共”作“欲”。

二八二二页二行使驿所传极于此矣按：此“驿”字亦当作“译”。

二八二二页三行分为二十余国按：校补引钱大昭说，谓闽本“二”作“三”。

二八二二页一一行摩砺青石以作(弓)矢[镞]据御览七百八十引改。

後汉书卷八十六　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1)]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盘瓠。[(2)]下令之後，盘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3)]帝大喜，而计盘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女闻之，以为帝皇下令，不可违信，因请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盘瓠。盘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4)]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鉴之结，著独力之衣。[(5)]帝悲思之，遣使寻求，辄遇风雨震晦，使者不得进。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盘瓠死後，因自相夫妻。

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6)]其母後归，以状白帝，于是使迎致诸子。衣裳班兰，语言侏离，[(7)]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後滋蔓，号曰蛮夷。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8)]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名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姎徒。[(9)]今长沙武陵蛮是也。

(1)高辛，帝喾。

(2)魏略曰：“高辛氏有老妇，居(正)[王]室，得耳疾，挑之，乃得物大如茧。妇人盛瓠中，覆之以盘，俄顷化为犬，其文五色，因名盘瓠。”

(3)诊，候视也。

(4)今辰州卢溪县西有武山。黄闵武陵记曰：“山高可万仞。山半有盘瓠石室，可容数万人。中有石床，盘瓠行迹。”今案：山窟前有石羊、石兽，古迹奇异尤多。望石窟大如三间屋，遥见一石仍似狗形，蛮俗相传，云是盘瓠像也。

(5)仆鉴，独力，皆未详。流俗本或有改“鉴”字为“�”者，妄穿凿也。

结音髻。

(6)干宝晋纪曰：“武陵、长沙、庐江郡夷，盘瓠之後也。杂处五溪之内。盘瓠凭山阻险，每每常为害。糅杂鱼肉，叩槽而号，以祭盘瓠。俗称‘赤髀横裙’，即其子孙。”

(7)侏离，蛮夷语声也。

(8)优宠之，故蠲其赋役也。荆州记曰："沅陵县居酉口，有上就、武阳二乡，唯此是盘瓠子孙，狗种也。二乡在武溪之北。"

(9)说文曰："姎，女人自称，我也。"音乌朗反。此已上并见风俗通也。

其在唐虞，与之要质，故曰要服。夏商之时，渐为边患。逮于周世，党众弥盛。

宣王中兴，乃命方叔南伐蛮方，诗人所谓"蛮荆来威"者也。又曰："蠢尔蛮荆，大邦为雠。"[1]明其党众繁多，是以抗敌诸夏也。

(1)毛诗小雅序曰"采芑，宣王南征也"。"薄言采芑，于彼新田。显允方叔，振旅阗阗。蠢尔蛮荆，大邦为雠"注云："方叔卿士，命而为将也。"

平王东迁，蛮遂侵暴上国。晋文侯辅政，乃率蔡共侯击破之。[1]至楚武王时，蛮与罗子共败楚师，杀其将屈瑕。[2]庄王初立，[3]民饥兵弱，复为所寇。

楚师既振，然後乃服，自是遂属于楚。鄢陵之役，蛮与恭王合兵击晋。[4]及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5]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賨布。[6]

虽时为寇盗，而不足为郡国患。

(1)晋文侯仇也。

(2)左传"楚屈瑕伐罗及鄢，乱次以济，其水遂无次，且不设备，罗与卢戎两军之，大败之。莫敖缢于荒谷，群帅囚于冶父"也。

(3)庄王名旅，穆王之子。

(4)左传晋楚战于鄢陵。晋郤至曰"楚二卿相恶，王卒以旧，郑陈而不整，蛮军而不陈"也。

(5)黔中故城在今辰州沅陵县西。

(6)说文曰："南蛮赋也。"[賨]，牂冬反。

光武中兴，武陵蛮夷特盛。建武二十三年，精夫相单程等据其险隘，大寇郡县。

遣武威将军刘尚发南郡、长沙、武陵兵万余人，乘船泝沅水入武溪击之。[1]尚轻敌入险，山深水疾，舟船不得上。蛮氏知尚粮少入远，又不晓道径，遂屯聚守险。尚食尽引还，蛮缘路徼战，尚军大败，悉为所没。二十四年，相单程等下攻临沅，遣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击之，不能克。明年春，遣伏波将军马援、中郎将刘匡、马武、孙永等，将兵至临沅，击破之。单程等饥困乞降，会援病卒，谒者宗均听悉受降。为置吏司，群蛮遂平。

(1)沅水出牂柯故且兰东北，经辰州、潭州、岳州，经洞庭湖入江也。

肃宗建初元年，武陵澧中蛮陈从等反叛，入零阳蛮界。[1]其冬，零阳蛮五里精夫为郡击破从，从等皆降。三年冬，溇中蛮覃儿健等复反，[2]攻烧零阳、作唐、孱陵界中。[3]明年春，发荆州七郡及汝南、颍川(施)[弛]刑徒吏士五千余人，拒守零阳，募充中五里蛮精夫不叛者四千人，击澧中贼。[4]五年春，覃儿健等请降，不许。郡因进兵与战于宏下，大破之，斩儿健首，余皆口营走还溇中，复遣乞降，乃受之。于是罢武陵屯兵，赏赐各有差。

(1)零阳，县，属武陵郡。

(2)溇，水名，源出今澧州崇义县也。

(3)作唐，县，属武陵郡。孱陵，县，故城在今荆州公安县西南。孱音仕颜反。

(4)充，县，属武陵郡。充音冲。

和帝永元四年冬，溇中、澧中蛮潭戎等反，燔烧邮亭，杀略吏民，郡兵击破降之。安帝元初二年，澧中蛮以郡县徭税失平，怀怨恨，遂结充中诸种二千余人，攻城杀长吏。州郡募五里蛮六亭兵追击破之，皆散降。赐五里、六亭渠帅金帛各有差。明年秋，溇中、澧中蛮四千人并为盗贼。又零陵蛮羊孙、陈汤等千余人，[1]著赤帻，称将军，烧官寺，抄掠百姓。州郡募善蛮讨平之。

(1)零陵，县，属(武)[零]陵郡也。

顺帝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书，以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议者皆以为可。尚书令虞

诩独奏曰："自古圣王不臣异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兽心贪婪，难率以礼。是故羁縻而绥抚之，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口而不追。先帝旧典，贡税多少，所由来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计其所得，不偿所费，必有後悔。"帝不从。其冬澧中、溇中蛮果争贡布非旧约，遂杀乡吏，举种反叛。明年春，蛮二万人围充城，八千人寇夷道。遣武陵太守李进讨破之，斩首数百级，余皆降服。进乃简选良吏，得其情和。在郡九年，梁太后临朝，下诏增进秩二千石，赐钱二十万。桓帝元嘉元年秋，武陵蛮詹山等四千余人反叛，拘执县令，屯结深山。至永兴元年，太守应奉以恩信招诱，皆悉降散。

永寿三年十一月，长沙蛮反叛，屯益阳。至延熹三年秋，遂抄掠郡界，众至万余人，杀伤长吏。又零陵蛮入长沙。冬，武陵蛮六千余人寇江陵，荆州刺史刘度、谒者马睦、南郡太守李肃皆奔走。肃主簿胡爽扣马首谏曰："蛮夷见郡无儆备，故敢乘间而进。明府为国大臣，连城千里，举旍鸣鼓，应声十万，柰何委符守之重，而为逋逃之人乎！"肃拔刃向爽曰："掾促去！太守今急，何暇此计。"爽抱马固谏，肃遂杀爽而走。帝闻之，征肃口市，度、睦减死一等，复爽门闾，拜家一人为郎。于是以右校令度尚为荆州刺史，讨长沙贼，平之。又遣车骑将军冯绲讨武陵蛮，并皆降散。军还，贼复寇桂阳，太守廖析奔走。[1]武陵蛮亦更攻其郡，太守陈奉率吏人击破之，斩首三千余级，降者二千余人。至灵帝中平三年，武陵蛮复叛，寇郡界，州郡击破之。

(1)廖音力吊反。

礼记称"南方曰蛮，雕题交址"。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址。[1]其西有噉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味旨，则以遗其君，君喜而赏其父。取妻美，则让其兄。今乌浒人是也。[2]

(1)题，额也。雕之，谓刻其肌以丹青口也。

(2)万震南州异物志曰："乌浒，地名也。在广州之南，交州之北。恒出道间伺候行旅，辄出击之。利得人食之，不贪其财货，并以其肉为肴葅，又取其髑髅破之以饮酒。以人掌趾为嬮异，以食长老。"

交址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岨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成王以归周公。

公曰："德不加焉，则君子不飨其质；[1]政不施焉，则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获此赐也！"其使请曰："吾受命吾国之黄耇[2]曰：'久矣，天之无烈风雷雨，[3]意者中国有圣人乎？有则盍往朝之。'"周公乃归之于王，[4]称先王之神致，以荐于宗庙。周德既衰，于是稍绝。

(1)质亦贽也。

(2)尔雅曰："黄发，鲐背，耇老，寿也。"

(3)尚书大传作"别风注雨"。

(4)事见尚书大传。

及楚子称霸，朝贡百越。秦并天下，威服蛮夷，始开领外，置南海、桂林、象郡。汉兴，尉佗自立为南越王，传国五世。[1]至武帝元鼎五年，遂灭之，分置九郡，交址刺史领焉。其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东西千里，南北五百里。

其渠帅贵长耳，皆穿而缒之，垂肩三寸。武帝末，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遂攻郡杀幸。幸子豹合率善人还复破之，自领郡事，讨击余党，连年乃平。豹遣使封还印绶，上书言状，制诏即以豹为珠崖太守。[2]威政大行，献命岁至。中国贪其珍赂，渐相侵侮，故率数岁一反。元帝初元三年，遂罢之。凡立郡六十五岁。

(1)前书南粤王赵佗，真定人也。秦时为南海尉。佗孙胡，胡子婴齐，婴齐子兴也。

(2)即，就也。

逮王莽辅政，元始二年，日南之南黄支国来献犀牛。凡交址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项髻徒跣，[1]以布贯头而著之。後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

(1)为髻于项上也。

光武中兴，锡光为交址，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

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1]率种人慕化内属，封为归汉里君。明年，南越徼外蛮夷献白雉、白菟。至十六年，交址女子征侧及其妹征贰反，攻郡。

征侧者，麊泠县雒将之女也。[2]嫁为朱俴人诗索妻，甚雄勇。交址太守苏定以法绳之，侧忿，故反。于是九真、日南、合浦蛮里皆应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为王。交址刺史及诸太守仅得自守。光武乃诏长沙、合浦、交址具车船，脩道桥，通障溪，储粮谷。十八年，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余人讨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址，斩征侧、征贰等，余皆降散。进击九真贼都阳等，破降之。徙其渠帅三百余口于零陵。于是领表悉平。

(1)里，蛮之别号，今呼为俚人。

(2)麊音莫支反。泠音零。

肃宗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蛮夷究不事人[1]邑豪献生犀、白雉。和帝永元十二年夏四月，日南、象林蛮夷二千余人寇掠百姓，燔烧官寺，郡县发兵讨击，斩其渠帅，余众乃降。于是置象林将兵长史，以防其患。安帝永初元年，九真徼外夜郎蛮夷举土内属，开境千八百四十里。元初二年，苍梧蛮夷反叛，明年，遂招诱郁林、合浦蛮汉数千人攻苍梧郡。邓太后遣侍御史任逴[2]奉诏赦之，贼皆降散。延光元年，九真徼外蛮贡献内属。三年，日南徼外蛮复来内属。顺帝永建六年，日南徼外叶调王便遣使贡献，帝赐调便金印紫绶。

(1)究不事人，蛮夷别号也。

(2)逴音卓。

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蛮夷区怜等数千人攻象林县，烧城寺，杀长吏。交址刺史樊演发交址、九真二郡兵万余人救之。兵士惮远役，遂反，攻其府。二郡虽击破反者，而贼執转盛。会侍御史贾昌使在日南，即与州郡并力讨之，不利，遂为所攻。围岁余而兵谷不继，帝以为忧。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属，问其方略，皆议遣大将，发荆、杨、兖、豫四万人赴之。大将军从事中郎李固驳曰："若荆、杨无事，发之可也。今二州盗贼盘结不散，武陵、南郡蛮夷未辑，长沙、桂阳数被征发，如复扰动，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兖、豫之人卒被征发，远赴万里，无有还期，诏书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必四五。

其不可三也。远涉万里，士卒疲劳，比至领南，不复堪囗。其不可四也。军行三十里为程，而去日南九千余里，三百日乃到，计人禀五升，[1]用米六十万斛，不计将吏驴马之食，但负甲自致，费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设军到所在，死亡必众，既不足御敌，当复更发，此为刻割心腹以补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发其吏民，犹尚不堪，何况乃苦四州之卒，以赴万里之艰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将尹就讨益州叛羌，益州谚曰：'虏来尚可，尹来杀我。'後就征还，以兵付刺史张乔。乔因其将吏，旬月之间，破殄寇虏。此发将无益之瞎，州郡可任之验也。宜更选有勇略仁惠任将帅者，以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址。今日南兵单无谷，守既不足，战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址，事静之後，又命归本。还募蛮夷，使自相攻，转输金帛，以为其资。有能反间致头首者，许以封侯列土之赏。故并州刺史长沙祝良，性多勇决，又南阳张乔，前在益州有破虏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为云中守，[2]哀帝即拜龚舍为太山太守。[3]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从固议，即拜祝良为九真太守，张乔为交址刺史。乔至，开示慰诱，并皆降散。良到九真，单车入贼中，设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数万人，皆为良筑起府寺。由是岭外复平。

(1)古升小，故曰五升也。

(2)前书曰，槐里人魏尚为云中守，以斩首捕虏上功不实免。冯唐言之于文帝，帝令唐持节赦尚，复以为云中守。

(3)前书曰，舍字君倩。初征为谏大夫，病免；复征为博士，又病去。顷之，哀帝遣使即楚拜舍为太山太守也。

建康元年，日南蛮夷千余人复攻烧县邑，遂扇动九真，与相连结。交址刺史九江夏方开恩招诱，

贼皆降服。时梁太后临朝，美方之功，迁为桂阳太守。桓帝永寿三年，居风令贪暴无度，县人朱达等及蛮夷相聚，攻杀县令，众至四五千人，进攻九真，九真太守儿式战死。[(1)]诏赐钱六十万，拜子二人为郎。遣九真都尉魏朗讨破之，斩首二千级，渠帅犹屯据日南，众转强盛。延熹三年，诏复拜夏方为交址刺史。方威惠素著，日南宿贼闻之，二万余人相率诣方降。灵帝建宁三年，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余万内属，皆受冠带，开置七县。熹平二年冬十二月，日南徼外国重译贡献。光和元年，交址、合浦乌浒蛮反叛，招诱九真、日南，合数万人，攻没郡县。四年，刺史朱鉨击破之。六年，日南徼外国复来贡献。

(1)儿音五兮反。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1)]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2)]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囗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3)]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思)[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4)]廪君于是君乎夷城，[(5)]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

(1)音审。

(2)代本曰"廪君之先，故出巫诞"也。

(3)荆州图[副]曰："(副)夷[陵]县西有温泉。古老相传，此泉元出盐，于今水有盐气。县西一独山有石穴，有二大石并立穴中，相去可一丈，俗名为阴阳石。阴石常湿，阳石常燥。"盛弘之荆州记曰："昔廪君浮夷水，射盐神于阳石之上。案今施州清江县水一名盐水，源出清江县西都亭山。"水经云："夷水[别出]巴郡鱼复县。"注云："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见澄清，因名清江也。"

(4)代本曰"廪君使人操青缕以遗盐神，曰：'婴此即相宜，云与女俱生，[弗]宜将去。'盐神受缕而婴之，廪君即立阳石上，应青缕而射之，中盐神，盐神死，天乃大开"也。

(5)此已上并见代本也。

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鍭。[(1)]汉兴，南郡太守靳强请一依秦时故事。

(1)说文："幏，南郡蛮夷布也。"音公亚反。毛诗："四鍭既均。"仪礼："矢鍭一乘。"郑玄曰："鍭犹候也，候物而射之也。"三十鍭，一百四十九。俗本"幏"作"蒙"，"鍭"作"镞"者，并误也。

至建武二十三年，南郡潳山蛮雷迁等始反叛，[(1)]寇掠百姓，遣武威将军刘尚将万余人讨破之，徙其种人七千余口置江夏界中，今沔中蛮是也。和帝永元十三年，巫蛮许圣等[(2)]以郡收税不均，怀怨恨，遂屯聚反叛。明年夏，遣使者督荆州诸郡兵万余人讨之。圣等依凭阻隘，久不破。诸军乃分道并进，或自巴郡、鱼复数路攻之，蛮乃散走，斩其渠帅，乘胜追之，大破圣等。圣等乞降，复悉徙置江夏。灵帝建宁二年，江夏蛮叛，州郡讨平之。光和三年，江夏蛮复反，与庐江贼黄穰相连结，十余万人，攻没四县，寇患累年。庐江太守陆康讨破之，余悉降散。

(1)潳音屠。

(2)巫，县，属南郡。

板楯蛮夷者，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常从群虎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害千余人。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百镒。时有巴郡阆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1)]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筭，[(2)]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倓钱赎死。[(3)]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

(1)华阳国志曰"巴夷廖仲等射杀之"也。

(2)优宠之，故一户免其一顷田之税，虽有十妻，不输口筭之钱。复音福。

(3)何承天纂文曰："倓，蛮夷赎罪货也。"音徒滥反。

至高祖为汉王，发夷人还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余户乃岁入賨钱，口四十。世号为板楯蛮夷。阆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数陷陈。俗喜歌舞，(1)高祖观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遂世世服从。

(1)喜音虚记反。

至于中兴，郡守常率以征伐。桓帝之世，板楯数反，太守蜀郡赵温以恩信降服之。灵帝光和(三)(2)年，巴郡板楯复叛，寇掠三蜀及汉中诸郡。灵帝遣御史中丞萧瑗督益州兵讨之，连年不能克。帝欲大发兵，乃问益州计吏，考以征讨方略。汉中上计程包对曰："板楯七姓，射杀白虎立功，先世复为义人。其人勇猛，善于兵战。昔永初中，羌入汉州，郡县破坏，得板楯救之，羌死败殆尽，故号为神兵。羌人畏忌，传语种辈，勿复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复大入，实赖板楯连摧破之。前车骑将军冯绲南征武陵，虽受丹阳精兵之锐，(1)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乱，太守李颙亦以板楯讨而平之。忠功如此，本无恶心。长吏乡亭更赋至重，仆役棰楚，过于奴虏，亦有嫁妻卖子，或乃至自(颈)[刭]割。虽陈冤州郡，而牧守不为通理。阙庭悠远，不能自闻。含怨呼天，叩心穷谷。愁苦赋役，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非有谋主僭号，以图不轨。今但选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烦征伐也。"帝从其言，遣太守曹谦宣诏赦之，即皆降服。至中平五年，巴郡黄巾贼起，板楯蛮夷因此复叛，寇掠城邑，遣西园上军别部司马赵瑾讨平之。

(1)史记曰，周成王封楚熊绎，始居丹阳。今归州秭归县东南故城是也。至楚文王，始自丹阳迁于郢。续汉志云南郡枝江县有丹阳聚也。

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国，东接交址，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各立君长。其人皆椎结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其外又有嶲、昆明诸落，西极同师，东北至叶榆，(1)地方数千里。无君长，辫发，随畜迁徙无常。自嶲东北有莋都国，东北有冉駹国，或土著，或随畜迁徙。自冉駹东北有白马国，氐种是也。此三国亦有君长。

(1)叶榆，县，属益州郡。"叶"或作"楪"。臣贤案前书曰："西自同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嶲、昆明。"今流俗诸本并作"布旧昆明"，盖"嶲"字误分为"布旧"也。

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遯水，有三节大竹流入足间，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1)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为牂柯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赐其王印绶。後遂杀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为立後。牂柯太守霸以闻，天子乃封其三子为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县有竹王三郎神是也。(2)

(1)见华阳国志。

(2)前书地理志曰："夜郎县有遯水，东至广郁。"华阳国志云："遯水通郁林，有三郎祠，皆有灵响。"又云："竹王所捐破竹于野，成竹林，今王祠竹林是也。王尝从人止大石上，命作羹，从者白无水，王以口击石出水，今竹王水是也。"

初，楚顷襄王时，遣将庄豪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椓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兰[有]椓船牂柯处，乃改其名为牂柯。(1)牂柯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无蚕桑，故其郡最贫。句町县有桄榔木，可以为口，百姓资之。(2)公孙述时，大姓龙、傅、尹、董氏，与郡功曹谢暹保境为汉，乃遣使从番禺江奉贡。(3)光武嘉之，并加褒赏。桓帝时，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珍官至荆州刺史。(4)

(1)异物志曰："牂柯，系船杙也。"

(2)临海异物志曰："桄榔木外皮有毛，似栟榈而散生。其木刚，作鋘锄利如铁，中石更利，唯中焦根乃致败耳。皮中有似捣稻米片，又似麦口，中作饼饵。"

广志曰"桄榔树大四五围，长五六丈，洪直，旁无枝条，其颠生叶不过数十，似稿叶，破其木

肌坚难伤，入数寸得口，赤黄密致，可食”也。

⑶南越志曰：“番禺县之西，有江浦焉。”

⑷华阳国志曰：“尹珍字道真，毋敛县人也。”

滇王者，庄蹻之後也。元封二年，武帝平之，以其地为益州郡，割牂柯、越巂各数县配之。後数年，复并昆明地，皆以属之此郡。有池，周回二百余里，水源深广，而末更浅狭，有似倒流，故谓之滇池。河土平敞，多出鹦鹉、孔雀，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人俗豪口。[1]居官者皆富及累世。

⑴口，奢侈也。

及王莽政乱，益州郡夷栋蚕、若豆等起兵杀郡守，越巂姑复夷人大牟亦皆叛，杀略吏人。莽遣宁始将军廉丹，发巴蜀吏人及转兵谷卒徒十余万击之。吏士饥疫，连年不能克而还。以广汉文齐为太守，造起陂池，开通溉灌，垦田二千余顷。率厉兵马，脩障塞，降集群夷，甚得其和。及公孙述据益土，齐固守拒险，述拘其妻子，许以封侯，齐遂不降。闻光武即位，乃间道遣使自闻。蜀平，征为镇远将军，封成义侯。[1]于道卒，诏为起祠堂，郡人立庙祀之。

⑴取其嘉名。

建武十八年，夷渠帅栋蚕与姑复、楪榆、梇栋、连然、滇池、建(怜)[伶]、昆明诸种反叛，杀长吏。[1]益州太守繁胜与战而败，退保朱提。[2]十九年，遣武威将军刘尚等发广汉、犍为、蜀郡人及朱提夷，合万三千人击之。尚军遂度泸水，入益州界。[3]群夷闻大兵至，皆口垒奔走，尚获其羸弱、谷畜。二十年，进兵与栋蚕等连战数月，皆破之。明年正月，追至不韦，[4]斩栋蚕帅，凡首虏七千余人，得生口五千七百人，马三千疋，牛羊三万余头，诸夷悉平。

⑴姑复，县，属越巂郡，余六县并属益州郡也。

⑵县，属犍为郡。朱音殊。提音匙。

⑶泸水一名若水，出旄牛徼外，经朱提至僰道入江，在今巂州南。特有瘴气，三月四月经之必死。五月以後，行者得无害。故诸葛[亮]表云“五月度泸”，言其艰苦也。

⑷孙盛蜀谱曰：“初，秦徙吕不韦子弟宗族于蜀，汉武帝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因置不韦县。”华阳国志曰“武帝通博南，置不韦县，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资之。因名不韦，以章其先人之恶行”也。

肃宗元和中，蜀郡王追为太守，政化尤异，有神马四匹出滇池河中，甘露降，白乌见，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灵帝熹平五年，诸夷反叛，执太守雍陟。遣御史中丞朱龟讨之，不能克。朝议以为郡在边外，蛮夷喜叛，劳师远役，不如口之。太尉掾巴郡李颙建策讨伐，乃拜颙益州太守，与刺史庞芝发板楯蛮击破平之，还得雍陟。颙卒後，夷人复叛，以广汉景毅为太守，讨定之。毅初到郡，米斛万钱，渐以仁恩，少年间，米至数十云。[1]

⑴少年，未多年也。

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尝捕鱼水中，触沉木若有感，因怀口，十月，产子男十人。後沉木化为龙，出水上。沙壹忽闻龙语曰：“若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後长大，诸兄以九隆能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为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妇，复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为妻，後渐相滋长。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皆著尾。[1]九隆死，世世相继。[2]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

⑴自此以上并见风俗通也。

⑵哀牢传曰：“九隆代代相传，名号不可得而数，至于禁高，乃可记知。禁高死，子吸代；吸死，子建非代；建非死，子哀牢代；哀牢死，子桑藕代；桑藕死，子柳承代；柳承死，子柳貌代；柳貌死，子扈(栗)[栗]代。”

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贤栗遣兵乘箄船，[1]南下江、汉，击附塞夷鹿茤。[2]

鹿茤人弱，为所禽获。于是震雷疾雨，南风飘起，水为逆流，蹪涌二百余里，箄船沉没，哀牢

之众，溺死数千人。贤栗复遣其六王将万人以攻鹿茤，鹿茤王与战，杀其六王。哀牢耆老共埋六王，夜虎复出其尸而食之，余众惊怖引去。

贤栗惶恐，谓其耆老曰："我曹入边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茤，辄被天诛，中国其有圣帝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二十七年，贤栗等遂率种人户二千七百七十，口万七千六百五十九，诣越巂太守郑鸿降，求内属。光武封贤栗等为君长。自是岁来朝贡。

(1)箄音蒲佳反。缚竹木为箄，以当船也。

(2)茤音多。其种今见在。

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阳七千里，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1]合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兰仓水，[2]行者苦之。歌曰："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度兰仓，为它人。"

(1)古今注曰："永平十年，置益州西部都尉，居巂唐。"续汉志六县谓不韦、巂唐、比苏、楪榆、邪龙、云南也。

(2)华阳国志曰"博南县西山，高三十里，越之度兰沧水"也。

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渠帅自谓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则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采文绣，罽毲[1]帛叠，[2]兰干细布，[3]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4]幅广五尺，絜白不受垢污。先以覆亡人，然後服之。其竹节相去一丈，名曰濮竹。[5]出铜、铁、铅、锡、金、银、光珠、[6]虎魄、[7]水精、琉璃、轲虫、蚌珠、[8]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兽。[9]云南县有神鹿两头，能食毒草。[10]

(1)罽，解见李恂传。毲，未详。

(2)外国传曰："诸薄国女子织作白叠花布。"

(3)华阳国志曰："兰干，獠言纻。"

(4)广志曰："梧桐有白者，剽国有桐木，其华有白毳，取其毳淹渍，缉织以为布"也。

(5)见华阳国志。

(6)华阳国志曰："兰沧水有金沙，洗取融为金。有光珠穴。"博物志曰："光珠即江珠也。"

(7)广(雅)[志]曰："虎魄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虎魄如斗，初时如桃胶，凝坚乃成。"博物志曰："松脂沦入地千年化为伏苓，伏苓千岁化为虎魄。今太山有伏苓而无虎魄，永昌有虎魄而无伏苓。"

(8)徐衷南方草物状曰"凡采珠常三月，用五牲祈祷，若祠祭有失，则风搅海水，或有大鱼在蚌左右。口珠长三寸半，凡二品珠"也。

(9)郦元水经注曰："猩猩形若狗而人面，头颜端正，善与人言，音声妙丽，如妇人对语，闻之无不酸楚。"南中志曰："猩猩在山谷中，行无常路，百数为群。土人以酒若糟设于路；又喜屩子，土人织草为屩，数十量相连结。猩猩在山谷见酒及屩，知其设张者，即知张者先祖名字，乃呼其名而骂云"奴欲张我"，舍之而去。去而又还，相呼试共尝酒。初尝少许，又取屩子著之，若进两三升，便大醉，人出收之，屩子相连不得去，执还内牢中。人欲取者，到牢边语云：'猩猩，汝可自相推肥者出之。'既择肥竟，相对而泣。即左思赋云'猩猩啼而就禽'者也。昔有人以猩猩饷封溪令，令问饷何物，猩猩自于笼中曰：'但有酒及仆耳，无它饮食。'"南中八郡志曰："貊大如驴，状颇似熊，多力，食铁，所触无不拉。"广志曰："貊色苍白，其皮温暖。"

(10)见华阳国志也。

先是，西部都尉广汉郑纯为政清絜，化行夷貊，君长感慕，皆献土珍，颂德美。

天子嘉之，即以为永昌太守。纯与哀牢夷人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夷俗安之。纯自为都尉、太守，十年卒官。建初元年，哀牢王类牢与守令忿争，遂杀守令而反叛，攻(越)巂唐城。太守王寻奔楪榆。哀牢三千余人攻博南，燔烧民舍。肃宗募发越巂、益州、永昌夷汉

九千人讨之。明年春，邪龙县[1]昆明夷卤承等应募，率种人与诸郡兵击类牢于博南，大破斩之。传首洛阳，赐卤承帛万匹，封为破虏傍邑侯。

[1]郡国志曰属永昌郡也。

永元六年，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义，遣使译献犀牛、大象。九年，徼外蛮及掸国王雍由调[1]遣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

[1]掸音口。东观记作口字。

永初元年，徼外僬侥种夷陆类等三千余口举种内附，献象牙、水牛、封牛。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明年元会，安帝作乐于庭，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彩缯各有差也。

邛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邛都县。无几而地陷为污泽，因名为邛池，南人以为邛河。[1]後复反叛。元鼎六年，汉兵自越嶲水伐之，以为越嶲郡。[2]其土地平原，有稻田。青蛉县禺同山有碧口金马，光景时时出见。[3]俗多游荡，而喜讴歌，略与牂柯相类。豪帅放纵，难得制御。

[1]在今嶲州越嶲县东南。南中八郡志曰："邛河纵广岸二十里，深百余丈。多大鱼，长一二丈，头特大，遥视如戴铁釜状。"李膺益州记云："邛都县下有一老姥，家贫孤独，每食，辄有小蛇头上戴角在床间，姥怜之饴之。後稍长大，遂长丈余。令有骏马，蛇遂吸杀之。令因大忿(姥)恨，责[姥]出蛇。姥云在床下。令即掘地，愈深愈大，而无所见。令又迁怒杀姥。蛇乃感人以灵言瞋令：'何杀我母？当为母报雠。'此後每夜辄闻若雷若风，四十许日，百姓相见咸惊语：'汝头那忽戴鱼？'是夜方四十里与城一时俱陷为湖，土人谓之为'陷河'。唯姥宅无恙，讫今犹存。渔人采捕，必依止宿，每有风浪，辄居宅侧，恬静无它。风静水清，犹见城郭楼橹叜然。今水浅时，彼土人没水取得旧木，坚贞，光黑如漆，今好事人以为枕相赠。"叜音测。

[2]嶲水源出今嶲州邛部县西南嶲山下。前书地理志曰，言其越嶲水以置郡，故名焉。

[3]禺同山在今褒州杨波县。王褒碧口颂曰："持节使王褒谨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马缥碧之口，处南之荒。深溪回谷，非土之乡。归来归来，汉德无疆。(廉平)[廉乎]唐虞，泽配三皇。"华阳国志曰："碧口光景，人多见之。"前书音义曰："金形似马，碧形似口也。"

王莽时，郡守枚根调邛人长贵，以为军候。更始二年，长贵率种人攻杀枚根，自立为邛谷王，领太守事。又降于公孙述。述败，光武封长贵为邛谷王。建武十四年，长贵遣使上三年计，天子即授越嶲太守印绶。十九年，武威将军刘尚击益州夷，路由越嶲。长贵闻之，疑尚既定南边，威法必行，己不得自放纵，即聚兵起营台，招呼诸君长，多酿毒酒，欲先以劳军，因袭击尚。尚知其谋，即分兵先据邛都，遂掩长贵诛之，徙其家属于成都。

永平元年，姑复夷复叛，益州刺史发兵讨破之，斩其渠帅，传首京师。後太守巴郡张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爱慕，如丧父母。苏祈叟二百余人，[1]赍牛羊送丧，至翕本县安汉，[2]起坟祭祀。诏书嘉美，为立祠堂。

[1]续汉(书)志曰，苏祈，县，属越嶲郡。

[2]安汉，县，属巴郡。

安帝元初三年，郡徼外夷大羊等八种，户三万一千，口十六万七千六百二十，慕义内属。时郡县赋敛烦数，五年，卷夷大牛种封离等反畔，杀遂久令。[1]

明年，永昌、益州及蜀郡夷皆叛应之，众遂十余万，破坏二十余县，杀长吏，燔烧邑郭，剽略百姓，骸骨委积，千里无人。诏益州刺史张乔选堪能从事讨之。

乔乃遣从事杨竦将兵至楪榆击之，贼盛未敢进，先以诏书告示三郡，密征求武士，重其购赏。乃进军与封离等战，大破之，斩首三万余级，获生口千五百人，资财四千余万，悉以赏军士。封离等惶怖，斩其同谋渠帅，诣竦乞降，竦厚加慰纳。其余三十六种皆来降附。竦因奏长吏奸猾侵犯蛮

夷者九十人，皆减死。州中论功未及上，会竦病创卒，张乔深痛惜之，乃刻石勒铭，图画其像。天子以张翕有遗爱，乃拜其子湍为太守。夷人欢喜，奉迎道路。曰："郎君仪貌类我府君。"後湍颇失其心，有欲叛者，诸夷耆老相晓语曰："当为先府君故。"遂以得安。後顺桓间，广汉冯颢为太守，政化尤多异迹云。

(1)遂久故县在今靡州界。

莋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莋都县。其人皆被发左衽，言语多好譬类，居处略与汶山夷同。土出长年神药，仙人山图所居焉。(1)元鼎六年，以为沈黎郡。

至天汉四年，并蜀为西部，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

(1)刘向列仙传曰"山图，陇西人。好乘马，马蹋折脚，山中道士教服地黄、当归、羌活、玄参，服一年，不嗜食，病愈身轻。追道士问之，自云：'五岳使人，之名山采药。能随吾，汝便不死。'山图追随，人不复见。六十余年，一旦归来，行母服于冢间。儙年复去，莫知所之"也。

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1)在州数岁，宣示汉德，威怀远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盘木、唐菆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称为臣仆，辅上疏曰："臣闻诗云：'彼徂者岐，有夷之化。'(2)传曰：'岐道虽僻，而人不远。'(3)诗人诵咏，以为符验。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路经邛来大山零高阪，(4)峭危峻险，百倍岐道。(5)襁负老幼，若归慈母。远夷之语，辞意难正。草木异种，鸟兽殊类。有犍为郡掾田恭与之习狎，颇晓其言，臣辄令讯其风俗，译其辞语。今遣从事史李陵与恭护送诣阙，并上其乐诗。昔在圣帝，舞四夷之乐；(6)今之所上，庶备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录其歌焉。(7)

(1)东观记"辅"作"酺"。梁国宁陵人也。

(2)诗周颂也。

(3)韩诗薛君传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归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归矣。易道谓仁义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险而人不难。"

(4)山海经曰："崃山，江水出焉。"郭璞曰："中江所出也。"华阳国志曰："邛来山本名邛莋，故邛人、莋人界也。岩阻峻回，曲折乃至。山上凝冰夏结，冬则剧寒，王阳行部至此而退者也。有长贫、苦采、八度之难。阳母、闳峻并阪名。"

(5)言诗人虽叹岐道之阻，但以文王之道，人以为夷易，今邛来峭危，甚于岐。

(6)解见陈禅传。

(7)东观记载其歌，并载夷人本语，并重译训诂为华言，今范史所载者是也。今录东观夷言，以为此注也。

远夷乐德歌诗曰：

大汉是治，堤官隗构。与天合意。魏冒踰糟。吏译平端，罔驿刘脾。不从我来。旁莫支留。闻风向化，微衣随旅。所见奇异。知唐桑艾。多赐(赠)[缯]布，邪毗囗囗。甘美酒食。推潭仆远。昌乐肉飞，拓拒苏(使)[便]。屈申悉备。局後仍离。蛮夷贫薄，偻让龙洞。无所报嗣。

莫支度由。愿主长寿，阳雒僧鳞。子孙昌炽。莫穖角存。远夷慕德歌诗曰：

蛮夷所处，偻让皮尼。日入之部。且交陵悟。慕义向化，绳动随旅。归日出主。路旦拣雒。圣德深恩，圣德渡诺。与人富厚。魏菌度洗。冬多霜雪，综邪流藩。夏多和雨。莋邪寻螺。寒温时适，藐浔泸漓。部人多有。菌补邪推。涉危历险，辟危归险。不远万里。莫受万柳。去俗归德，术叠附德。心归慈母。仍路孳摸。远夷怀德歌曰：

荒服之外，荒服之仪。土地硗埆。犂籍怜怜。食肉衣皮，阻苏邪犁。不见盐谷。莫砀麤沐。吏译传风，罔译传微。大汉安乐。是汉夜拒。携负归仁，踪优路仁。触冒险陕。雷折险龙。高山岐峻，伦狼藏幢。缘崖磻石。扶路侧禄。木薄发家，息落服淫。百宿到洛。理历髭雒。父子同赐，捕蘱菌毗。怀抱匹帛。怀焆匹漏。传告种人，传室呼敕。长愿臣仆。陵阳臣仆。肃宗初，辅坐事免。是时郡尉府舍皆有雕饰，画山神海灵奇禽异兽，以眩耀之，夷人益畏惮焉。和帝永元十二年，旄牛徼外

白狼、楼薄蛮夷王唐缯等，遂率种人十七万口，归义内属。诏赐金印紫绶，小豪钱帛各有差。

安帝永初元年，蜀郡三襄种夷与徼外污衍种并兵三千余人反叛，攻蚕陵城，杀长吏。二年，青衣道夷邑长令田，[1]与徼外三种夷三十一万口，赍黄金、旄牛毦，[2]举土内属。安帝增令田爵号为奉通邑君。延光二年春，旄牛夷叛，攻零关，[3]杀长吏，益州刺史张乔与西部都尉击破之。于是分置蜀郡属国都尉，领四县如太守。桓帝永寿二年，蜀郡夷叛，杀略吏民。延熹二年，蜀郡三襄夷寇蚕陵，杀长吏。四年，犍为属国夷寇郡界，益州刺史山昱击破之，斩首千四百级，余皆解散。灵帝时，以(属)[蜀]郡(蜀)[属]国为汉嘉郡。

⑴令姓，田名。

⑵顾野王曰："毦，结毛为饰也，即今马及弓槊上缨毦也。"

⑶郡国志零关道属越巂郡。

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至地节三年，[1]夷人以立郡赋重，宣帝乃省并蜀郡为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颇知文书，而法严重。贵妇人，党母族。死则烧其尸。土气多寒，在盛夏冰犹不释，故夷人冬则避寒，入蜀为佣，夏则违暑，反其(众)[聚]邑。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2]又土地刚卤，不生谷粟麻菽，唯以麦为资，而宜畜牧。有旄牛，无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为毦。出名马。有灵羊，可疗毒。[3]又有食药鹿，鹿麑有胎者，其肠中粪亦疗毒疾。又有五角羊、麝香、轻毛毼鸡、牲牲。[4]其人能作旄毡、班罽、青顿、毞毲、羊羧之属。[5]特多杂药。地有咸土，囗以为盐，麢羊牛马食之皆肥。[6]

⑴宣帝年也。

⑵按今彼土夷人呼为"雕"也。

⑶本草经曰"零羊角味咸无毒，主疗青盲、蛊毒，去恶鬼，安心气，强筋骨"也。

⑷郭璞注山海经曰："毼鸡似雉而大，青色，有毛角，囗敌死乃止。"

⑸青顿，毲羧，并未详，字书无此二字。周书："伊尹为四方献令曰：'正西昆仑、狗国、鬼亲、枳己、阘耳、贯匈、雕题、离丘、漆齿，请令以丹青、白旄、纰罽、龙角、神龟为献。'汤曰：'善。'"何承天纂文曰："纰，氐罽也。"音卑疑反。毞即纰也。

⑹麢即麢狼也。异物志："状似鹿而角触前向，入林树挂角，故恒在平浅草中。肉肥脆香美，逐入林则搏之，皮可作履蛛，角正四据，南人因以为床。"音子兮反。

其西又有三河、盘于虏，北有黄石、北地、卢水胡，其表乃为徼外。灵帝时，复分蜀郡北部为汶山郡云。

白马氐者，武帝元鼎六年时，分广汉西部，合以为武都，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氐人勇戆抵冒，贪货死利，居于河池，一名仇池，方百倾，四面斗绝。[1]数为边寇，郡县讨之，则依固自守，元封三年，氐人反叛，遣兵破之，分徙酒泉郡，昭帝元凤元年，氐人复叛，遣执金吾马适建、[2]龙跄侯韩增、大鸿胪田广明，将三辅、太常徒讨破之。

⑴仇池，山，在今成州上禄县南。三秦记曰："仇池县界，本名仇维，山上有池，故曰仇池，山在含洛二谷之间，常为水所冲激，故下石而上土，形似覆壶。"仇池记曰："仇池百顷，周回九千四十步，天形四方，壁立千仞，自然楼橹却敌，分置调均，竦起数丈，有踰人功，仇池凡二十一道，可攀缘而上，东西二门。盘道下至上，凡有七里上则岗阜低昂，泉流交灌。"郦元注水经云："羊肠盘道三十六回，开山图谓之仇夷，所谓'积石峨嵯，嵚岑隐阿'。者也。上有平田百顷，煮土成盐，因以百顷为号"也。

⑵姓马适，名建也。

及王莽篡乱，氐人亦叛。建武初，氐一悉附陇蜀，及隗嚣灭，其酋豪乃背公孙述降汉，陇西太守马援上复其王侯君长，赐以印绶。後嚣放人隗茂反，杀武都太守。氐人大豪齐钟留为种类所敬信，威服诸豪，与郡丞孔奋击茂，破斩之。後亦时为寇盗，郡县讨破之。

论曰：汉氏征伐戎狄，有事边远，盖亦与王业而终始矣，至于倾没疆垂，丧师败将者，不出时岁，卒能开四夷之境，囗殊俗之附。若乃文约之所沾渐，风声之所周流，几将日所出入处也。[1]著

自山经、水志者，亦略及焉。虽服叛难常，威泽时旷，及其化行，则缓耳雕脚之伦，兽居鸟语之类，[2]莫不举种尽落，回面而请吏，陵海越障，累译以内属焉。故其录名中郎、校尉之署，[3]编数都护、部守之曹，动以数百万计。若乃藏山隐海之灵物，沈沙栖陆之玮宝，[4]莫不呈表怪丽，雕被宫幄焉。又其賨幏火毳驯禽封兽之赋，軨积于内府；[5]夷歌巴舞殊音异节之技，列倡于外明。岂柔服之道，必足于斯？然亦云致远者矣。蛮夷虽附阻岩谷，而类有土居，连涉荆、交之区，布护巴、庸之外，不可量极。然其凶勇狡筭，薄于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徼，尤为劣焉。故关守永昌，肇自远离，启土立人，至今成都焉。[6]

(1)文约谓文书要约也。

(2)缓耳，儋耳也。兽居谓穴居。

(3)谓护匈如中郎将及戊己校尉等。

(4)珠玉、金碧、珊瑚、虎魄之类。

(5)火毳即火浣布也。驯禽，鹦䳇也。封兽，象也。神异经曰："南方有火山，长四十里，广四五里。生不烬之木，昼夜火然，得烈风不猛，暴雨不灭。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长二尺余，细如丝，恒居火中，时时出外，而色白，以水逐沃之即死。绩其毛，织以作布。用之若污，以火烧之，则清洁也。"傅子曰"长老说汉桓时，梁冀作火浣布单衣，会宾客，行酒公卿朝臣前，佯争酒失杯而污之，冀伪怒，解衣而烧之，布得火，炜然而炽，如烧凡布，垢尽火灭，粲然洁白，如水澣"也。

(6)哀牢夷伐鹿茤不得，乃归中国，故言肇自远离。

赞曰：百蛮蠢居，仞彼方徼。镂体卉衣，凭深阻峭。[1]亦有别夷，屯彼蜀表。参差聚落，纡余岐道。往化既孚，改襟输宝。[2]俾建永昌，同编亿兆。

(1)蠢，小貌也。镂体，文身也。卉衣，草服也。

(2)孚，信也。襟，衽也。

校勘记

二八二九页七行负而走入南山按：校补谓通志作"负而走入南武山"，多"武"字，以注引武山证之，似今本脱"武"字。

二八三０页三行居(正)[王]室据汲本、殿本改。按：御览七百八十五引魏略亦作"王"。

二八三０页八行流俗本或有改鉴字为鞴者御览七百八十五引此注"鞴"作"坚"。

按："鉴"原作"监"，径改正。又按：本卷原本譌字特多，凡极明显之譌字，皆径予改正，不出校记。

二八三一页一０行乱次以济其水遂无次按：张森楷校勘记谓据左传，无"其水"字，当有"师"字。

二八三一页一五行[賨]牂冬反据汲本、殿本补。

二八三二页五行谒者宗均集解引惠栋说，谓宗均即宋均。按：参阅宋均传校勘记。

二八三二页九行(施)[弛]刑徒据汲本改。

二八三三页一行和帝永元四年冬至郡兵击破降之按：沉家本谓和纪郡兵破蛮在五年。

二八三三页六行零陵县属(武)[零]陵郡也据集解引洪亮吉说改。二八三四页一行一六行冬武陵蛮六千余人寇江陵至又遣车骑将军冯绲讨武陵蛮按：此为延熹三年之冬。沉家本谓按桓纪，延熹三年冬武陵蛮寇江陵，车骑将军冯绲讨，皆降散，荆州刺史度尚讨长沙蛮，平之，与此传相合。而五年又书冬十月武陵蛮叛，寇江陵，以太常冯绲为车骑将军讨之。冯绲传亦云延熹五年武陵蛮夷悉反，寇掠江陵间，拜绲为车骑将军，将兵十万讨之。度尚传亦称延熹五年，擢为荆州刺史，进击长沙贼，大破之。则是延熹五年事。绲传既不言两讨武陵蛮，纪书五年事又与二传吻合，疑此传"三年"乃"五年"之譌，而桓纪三年事乃史驳文，而未及删正者也。

二八三四页六行太守廖析按：汲本、殿本"析"作"祈"。

二八三五页九行尚书大传作别风注雨按：集解引惠栋说，谓今尚书大传作“别风淮雨”。

二八三七页一０行帝赐调便金印紫绶按：刊误谓国名叶调，其王名便，此作“调便”，衍一“调”字。

二八三七页一二行逴音卓汲本、殿本无“逴”字。按：此注即在正文“逴”字下，例不重出“逴”字，无“逴”字是。

二八四０页七行廪君(思)[伺]其便殿本考证谓“思”当依文献通考作“伺”。

又集解引惠栋说，谓“思”当作“伺”，水经注云“廪君因伺便”也。今据改。

二八四０页一０行按：此注原在“瞫氏”下，依汲本移正。

二八四０页一二行荆州图[副]曰(副)夷[陵]县西有温泉集解引惠栋说，谓依御览所引，当云“荆州图副曰夷陵县”云云，乙“曰副”字，脱“陵”字。

今据改。按：宋刊本御览无“副”字。

二八四０页一四行夷水[别出]巴郡鱼复县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当依御览补“别出”二字。今据补。

二八四一页一行云与女俱生按：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谓“云”疑当作“子”。

二八四一页一行[弗]宜将去集解引惠栋说，谓世本云“弗宜将去”，去犹藏也，言弗宜藏而不婴也。今据补。

二八四一页八行三十鍭一百四十九按：刊误谓鍭三羽当九十，若四矢为一鍭，则三百六十，无缘得一百四十九，未详。

二八四二页一一行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按：校补引柳从辰说，谓华阳国志“督”作“昝”。广韵音七感反，姓也，出蜀郡。

二八四三页二行灵帝光和(三)[2]年巴郡板楯复叛按：纪在二年，华阳国志同，今据改。

二八四三页五行羌入汉川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华阳国志“汉川”作“汉中”。

二八四三页六行至建和二年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华阳国志“建和”作“建宁”。

二八四三页九行或乃至自(颈)[刭]割校补谓“颈”乃“刭”之譌，通志可证，各本皆未正。今据改。

二八四四页二行西极同师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华阳国志“同”作“桐”。今按：前书亦作“桐师”。

二八四五页四行楚顷襄王时按：“顷”原譌“倾”，径据殿本、集解本改正。

二八四五页五行以且兰[有]椓船牂柯处据汲本、殿本补。

二八四五页一四行番禺县之西有江浦焉按：集解引沉钦韩说，谓“番禺”当为“牂柯”之譌。

二八四六页七行宁始将军廉丹按：“始”原譌“姑”，径改正。

二八四六页一三行建(怜)[伶]据集解本改。按：汲本作“建怜”，校补谓殿本及通志皆作“怜”，故书以怜为怜之俗体，故又转写作“怜”，但华阳国志及前、续志均作“伶”，案前志益州郡建伶，应劭曰音铃，则作“怜”作“怜”皆误也。

二八四七页七行故诸葛[亮]表云据汲本、殿本补。

二八四七页九行置不韦县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资之按：“置”字原误分为“出直”二字，径据汲本、殿本改正。又按：刊误谓“资”当作“实”。沉家本谓案郡国志注作“居”，则“资”乃“居”之譌，不当作“实”。

二八四七页一０行蜀郡王追为太守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追”字乃“阜”字之误。

二八四八页一行其先有妇人名沙壹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壹”华阳国志作“壶”，水经注作“台”。

二八四八页三行背龙而坐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背”一作“陪”。

二八四八页一０行子扈(粟)[栗]代据殿本、集解本改。

二八四八页一一行其王贤栗遣兵乘箄船按：王先谦谓华阳国志“贤栗”作“扈栗”。又集解引惠栋说，谓水经注“箄船”作“革船”。

二八四八页一一行南下江汉击附塞夷鹿茤按：集解引沉钦韩说，谓“江汉”字误，当为“澜沧”。又引惠栋说，谓水经注“鹿茤”作“鹿崩”。

二八四九页五行哀牢王柳貌集解引惠栋说，谓华阳国志“柳貌”作“抑狼”。按：校补引柳从辰说，谓通鉴亦作“柳貌”，与传同，御览七八六引乃作“柳邈”。

惠氏据华阳国志作“抑狼”，与汉魏丛书本合，廖寅本又作“柳狼”。柳、抑与貌、狼、邈均形近易譌，无从确定也。

二八五０页七行广(雅)[志]曰据集解引惠栋说改。

二八五０页一四行执还内牢中按：校补谓通志注“中”作“土”，连下为句。

二八五一页四行攻(越)巂唐城集解引惠栋说，谓续书天文志云“攻巂唐城”，衍“越”字。今据删。

二八五一页九行敦忍乙王莫延按：通志“敦”作“郭”。殿本“莫”作“慕”，校补谓通志作“莫”，与毛本合。

二八五二页六行姥怜之饴之按：校补谓通志注上“之”字作“而”。

二八五二页七行令因大忿[姥]恨责[姥]出蛇据汲本、殿本改。按：校补谓通志作“令因大忿姥，限责出蛇”。

二八五二页一四行(廉平)[兼乎]唐虞按：校补谓案通志注，“廉平”乃“兼乎”之譌，各本皆失正。今据改。

二八五三页一行郡守枚根按：集解引惠栋说，谓风俗通“枚根”作“牧稂”。

二八五三页一行邛人长贵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案前书西南夷传及袁宏纪，乃任贵也，岑彭传亦云“邛谷王任贵”，羡“长”字，脱“任”字。下仿此。

二八五三页九行续汉(书)志曰苏祈县属越巂郡按：“书”字衍，今删。续志“苏祈”作“苏示”。

二八五四页一四行益州刺史梁国朱辅按：集解引惠栋说，谓马严传“辅”作“酺”。

二八五五页五行犍为郡掾田恭集解引惠栋说，谓“田恭”通鉴作“由恭”。今按：通鉴胡注，由，姓也，秦有由余，或曰楚王孙由子之後。

二八五五页八行梁国宁陵人也按：“人”字原脱，径据汲本、殿本补。

二八五六页三行堤官隗构汲本作“提官傀构”，殿本作“提官隗构”。按：校补谓通志作“提宫隗构”。

二八五六页三行与天合意汲本、殿本作“与天意合”。按：集解引惠士奇说，谓“合”当作“会”。

二八五六页三行罔驿刘脾殿本、集解本“驿”作“译”。按：校补谓通志作“译”。

二八五六页三行旁莫支留按：校补谓通志“莫”作“草”。

二八五六页四行多赐(赠)[缯]布据汲本、殿本改。

二八五六页四行邪毗囗囗按：校通谓通志“囗”作“堪”。

二八五六页五行拓拒苏(使)[便]据汲本、殿本及通志改。

二八五六页八行偻让皮尼汲本“皮”作“彼”。按：校补谓通志作“屡让被尼”。

二八五六页八行路旦囗雒汲本作“路且拣雒”，殿本作“路且囗雒”。按：校补谓通志作“路且囗雒”。

二八五六页九行魏菌度洗按：汲本“度”作“渡”。

二八五六页一二行远夷怀德歌按：校补谓乐德、慕德二章皆言“歌诗”，独怀德一章仅言“歌”，不言“诗”，明脱一“诗”字。

二八五六页一三行莫砀麤沐按：校补谓通志作“莫杨麤水”。

二八五六页一四行罔译传微按：校补谓通志“微”作“徽”。

二八五六页一五行伦狼藏幢汲本“幢”作“幡”。按：校补谓通志作“囗”。

二八五六页一五行理历髭雒按：汲本、殿本“历”作“沥”，通志同。

二八五七页一行传室呼敇汲本、殿本“室”作“言”。按：校补谓通志作“室”。

又按：校补谓以上异字，方言转译难明，声读今古有异，东观记又仅存辑本，无从定其得失矣。

二八五七页三行旄牛徼外白狼楼薄蛮夷王唐缯等按：沉家本谓和帝纪“楼薄”作“褛薄”。

二八五七页一0行以(属)[蜀]郡(蜀)[属]国为汉嘉郡据汲本、殿本改。

二八五八页三行反其(众)[聚]邑据元龟九百六十改。按：汲本、殿本作“反其邑”，无“众”字，而下“皆依山居止”句上则有“众”字，疑邑众二字譌倒也。

二八五八页一0行零羊角味咸无毒汲本、殿本“零”作“灵”。按：零灵通作。

御览七九一引作“口”。

二八五九页一二行姓马适名建也按御览七九一引原注作“姓马名适建”。

二八六0页六行编数都护部守之曹按：刊误谓“部”字合作“郡”。

二八六0页七行軡积于内府按：刊误谓“軡”字误，当作“骈”字。

後汉书卷八十七　西羌传第七十七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1]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2]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3]滨于赐支，至乎河首，挠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

十二世後，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後母，兄亡则纳口口，[4]故国无口寡，种类繁炽。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它禁令。其兵长在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5]

(1)衡山也。

(2)三危，山，在今沙州敦煌县东南，山有三㠑，故曰三危也。

(3)河关，县，属金城郡。已上并续汉书文。

(4)寡妇曰口，力之反。

(5)黄帝素问曰：“西方者，金(玉)[王]之域，沙石之处，其人山居而多风，水土刚强。”

王政脩则宾服，德教失则寇乱。昔夏後氏太康失国，[1]四夷背叛。及後相即位，乃征畎夷，[2]七年然後来宾。至于後泄，始加爵命，由是服从。[3]後桀之乱，畎夷入居邠岐之间，[4]成汤既兴，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5]故其诗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6]

(1)太康，夏启之子，盘于游田，不恤人事，为羿所逐，不得反国也。

(2)後相即太康孙，仲康之子。

(3)泄，启八代孙，帝芒之子也。

(4)邠，今豳州也。岐即岐州也。

(5)武丁，殷王也。易曰：“高宗伐鬼方。”前书音义曰：“鬼方，远方也。”

(6)殷颂之文。

及武乙暴虐，犬戎寇边，[1]周古公踰梁山而避于岐下。[2]及子季历，遂伐西落鬼戎。[3]太丁之时，季历复伐燕京之戎，戎人大败周师。[4]後二年，周人克余无之戎，于是太丁命季历为牧师。[5]自是之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6]及文王为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难，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宾服。[7]及率西戎，征殷之叛国以事纣。[8]

(1)帝武乙即武丁(五)(3)代孙。无道，为偶人像，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代之行，天神不胜，而僇辱之。又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

遂被雷震而死。

⑵梁山在今雍州好畤县西北。古公，文王之祖也。岐山在扶风郡也。

⑶竹书纪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也。

⑷太丁，武(丁)[乙]子也。竹书纪年曰：“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也。

⑸季历，文王之父也。竹书纪年曰：“太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也。”

⑹竹书纪年曰“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也。

⑺见诗小雅采薇篇。

⑻左传晋韩献子曰：“文王率殷之叛国之事纣，惟知时。”

及武王伐商，羌、髳率师会于牧野。[1]至穆王时，戎狄不贡，王乃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2]王遂迁戎于太原。夷王衰弱，[3]荒服不朝，乃命囗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4]厉王无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杀秦仲之族，[5]王命伐戎，不克。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为戎所杀，王乃召秦仲子庄公，与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却。

後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後五年，王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後二年，晋人败北戎于汾隰，[6]戎人灭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後十年，幽王命伯士伐六济之戎，军败，伯士死焉。[7]其年，戎围犬丘，虏秦襄公之兄伯父。时幽王昏虐，四夷交侵，遂废申後而立褒姒。申侯怒，与戎寇周，杀幽王于郦山，周乃东迁洛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後二年，邢侯大破北戎。

⑴尚书曰：“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孔安国注曰：“皆蛮夷戎狄也。”

⑵见史记。

⑶夷王，穆王孙，名燮也。

⑷见竹书纪年。

⑸犬丘，县名，秦曰废丘，汉曰槐里也。

⑹二水名。

⑺并见竹书纪年。

及平王之末，周遂陵迟，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于是渭首有狄、豲、邽、冀之戎，[1]泾北有义渠之戎，[2]洛川有大荔之戎，[3]渭南有骊戎，伊、洛间有杨拒、泉皋之戎，[4]颍首以西有蛮氏之戎。[5]当春秋时，间在中国，与诸夏盟会。鲁庄公伐秦取邽、冀之戎。後十余岁，晋灭骊戎。是时，伊、洛戎强，东侵曹、鲁，[6]後十九年，遂入王城，于是秦、晋伐戎以救周。[7]後二年，又寇京师，齐桓公征诸侯戍周。後九年，陆浑戎自瓜州迁于伊川，[8]允姓戎迁于渭汭，[9]东及轘辕。在河南山北者号曰阴戎，阴戎之种遂以滋广。[10]晋文公欲脩霸业，乃赂戎狄信道，以匡王室。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开地千里。[11]及晋悼公，又使魏绛和诸戎，复脩霸业。[12]是时楚、晋强盛，威服诸戎，陆浑、伊、洛、阴戎事晋，而蛮氏从楚。後陆浑叛晋，晋令荀吴灭之。[13]後四十四年，楚执蛮氏而尽囚其人。是时义渠、大荔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

⑴狄即狄道，豲即大道，邽即上邽县，冀即冀县也。

⑵义渠，县，属北地郡也。

⑶洛川即洛水。大荔，古戎国，秦获之，改曰临晋，今同州城是也。

⑷杜预注左传云：“杨拒，戎邑也。”

⑸左传曰：“单浮余(国)[围]蛮氏。”杜预注云：“梁南有霍阳山，皆蛮子之邑。”

⑹左传庄公十八年，公追戎于济西。杜预注，戎侵鲁，鲁人不知，去乃追之。二十四年戎侵曹也。

⑺事并见左传僖公十(二)⑴年。

⑻瓜州，今瓜州也。事见僖[公]二十二年。

⑼允姓，阴戎之祖，与三苗俱放三危。见左传。

⑽左传哀公四年：“蛮子赤奔晋阴地。”杜预注曰：“阴地，河南山北，自上雒以东至陆浑。”

⑾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戎王闻穆公贤，使由余观秦，秦穆公以客礼待之。秦遗戎王以女乐，由余谏，不听，由余乃降秦，为谋伐戎。

⑿魏绛，晋大夫。见左传襄公十一年。

⒀荀吴，晋大夫中行穆子也。见左传昭公元年。

至周贞王八年，秦厉公灭大荔，取其地。赵亦灭代戎，即北戎也。韩、魏复共稍并伊、洛、阴戎，灭之。其遗脱者皆逃走，西踰汧、陇。[1]自是中国无戎寇，唯余义渠种焉。至贞王二十五年，秦伐义渠，虏其王。[2]後十四年，义渠侵秦至渭阴。後百许年，义渠败秦师于洛。後四年，义渠国乱，秦惠王遣庶长操将兵定之，[3]义渠遂臣于秦。後八年，秦伐义渠，取郁郅。[4]後二年，义渠败秦师于李伯。[5]明年，秦伐义渠，取徒泾二十五城。[6]及昭王立，义渠王朝秦，遂与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王赧四十三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

⑴汧山、陇山之间也，在今陇州汧源县。

⑵即厉公二十三年伐也。

⑶操，名也。庶长，秦爵也。(事) 见左传。

⑷县名，属北地郡。

⑸李伯，地名，未详。

⑹徒泾，县名，属西河郡。

戎本无君长，夏後氏末及商周之际，或从侯伯征伐有功，天子爵之，以为藩服。

春秋时，陆浑、蛮氏戎称子，战国世，大荔、义渠称王，及其衰亡，余种皆反旧为酋豪云。

羌无弋爰口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不知爰口何戎之别也。後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口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与劓女遇于野，[1]遂成夫妇。女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遂俱亡入三河间。[2]诸羌见爰口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3]爰口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羌人谓奴为无弋，以爰口尝为奴隶，故因名之。其後世世为豪。

⑴劓，截鼻也。

⑵续汉书曰：“遂俱亡入河湟间。”今此言三河，即黄河、赐支河、湟河也。

⑶湟水出金城郡临羌县。

至爰口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1]兵临渭首，灭狄豲戎。[2]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後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

⑴穆公霸有西戎，公今欲复之。

⑵豲音丸。

及忍子研立，时秦孝公雄强，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研至豪健，故羌中号其後为研种。及秦始皇时，务并六国，以诸侯为事，兵不西行，故种人得以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将兵略地，西逐诸戎，北却众狄，筑长城以界之，众羌不复南度。

至于汉兴，匈奴冒顿兵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景帝时，研种留何率种人求守陇西塞，于是徙留何等于狄道、安故，至临洮、氐道、羌道县。[1]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2]初开河西，列置四郡，[3]信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时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仇结盟，[4]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故，遂围枹罕。[5]汉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将兵十万人击平之。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6]汉遂因山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

实之。

(1)氐音丁兮反。五县并属陇西郡。

(2)令居，县，属金城郡。令音零。

(3)酒泉、武威、张掖、敦煌也。

(4)姐音紫。

(5)安故，县，属陇西郡。枹罕，县，属金城郡。枹音鈇。

(6)金城郡临羌县有盐池也。

至宣帝时，遣光禄大夫义渠安国[1]觇行诸羌，其先零种豪言："愿得度湟水，逐人所不田处以为畜牧。"安国以事奏闻，後将军赵充国以为不可听。後因缘前言，遂度湟水，郡县不能禁。至元康三年，先零乃与诸羌大共盟誓，将欲寇边。帝闻，复使安国将兵观之。安国至，召先零豪四十余人斩之，因放兵击其种，斩首千余级。于是诸羌怨怒，遂寇金城。乃遣赵充国与诸将将兵六万人击破平之。至研十三世孙烧当立。元帝时，彡姐等七种羌寇陇西，[2]遣右将军冯奉世击破降之。从爰口种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後以研为种号。十三世至烧当，复豪健，其子孙更以烧当为种号。自彡姐羌降之後数十年，四夷宾服，边塞无事。至王莽辅政，欲耀威德，以怀远为名，乃令译讽旨诸羌，使共献西海之地，初开以为郡，筑五县，边海亭燧相望焉。[3]

(1)义渠，姓也。

(2)彡音先廉反，又所廉反。姐音紫。

(3)燧，烽也。

滇良者，烧当之玄孙也。时王莽末，四夷内侵，及莽败，众羌遂还据[西海]为寇。更始、赤眉之际，羌遂放纵，寇金城、陇西。隗嚣虽拥兵而不能讨之，乃就慰纳，因发其众与汉相拒。建武九年，隗嚣死，司徒掾班彪上言："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鬌，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旧制益州部置蛮夷骑都尉，幽州部置领乌桓校尉，凉州部置护羌校尉，皆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又数遣使驿通动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备。今宜复如旧，以明威防。"光武从之，即以牛邯为护羌校尉，持节如旧。及邯卒而职省。十年，先零豪与诸种相结，复寇金城、陇西，遣中郎将来歙等击之，大破。事已具歙传。十一年夏，先零种复寇临洮，陇西太守马援破降之。後悉归服，徙置天水、陇西、扶风三郡。明年，武都参狼羌反，援又破降之。事已具援传。

自烧当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种小人贫。而先零、卑湳并皆强富，数侵犯之。[1]滇良父子积见陵易，愤怒，而素有恩信于种中，于是集会附落及诸杂种，乃从大榆入，掩击先零、卑湳，大破之，杀三千人，掠取财畜，夺居其地大榆中，由是始强。

(1)湳音乃感反。

滇良子滇吾立。中元元年，武都参狼羌反，杀略吏人，太守与战不胜，陇西太守刘盱遣从事辛都、监军掾李苞，将五千人赴武都，与羌战，斩其酋豪，首虏千余人。时武都兵亦更破之，斩首千余级，余悉降。时滇吾附落转盛，常雄诸羌，每欲侵边者，滇吾转教以方略，为其渠帅。二年秋，烧当羌滇吾与弟滇岸率步骑五千寇陇西塞，刘盱遣兵于枹罕击之，不能克，又战于允街，[1]为羌所败，杀五百余人。于是守塞诸羌皆复相率为寇。遣谒者张鸿领诸郡兵击之，战于允吾、唐谷，[2]军败，鸿及陇西长史田飒皆没。又天水兵为牢姐种所败于白石，死者千余人。[3]

(1)允音鈆。街音阶。县名，属金城郡。

(2)允音鈆。吾音牙。县名，属金城郡。唐谷故城在今鄯州湟水县西也。

(3)白石，县名，属金城郡，有白石山。

时烧何豪有妇人比铜钳者，年百余岁，多智筭，为种人所信向，皆从取计策。

时为卢水胡所击，比铜钳乃将其众来依郡县。种人颇有犯法者，临羌长收系比铜钳，而诛杀其种六七百人。显宗怜之，乃下诏曰："昔桓公伐戎而无仁惠，故春秋贬曰'齐人'。[1]今国家无德，恩不及远，羸弱何辜，而当并命！夫长平之暴，非帝者之功，[2]咎由太守长吏妄加残戮。比铜钳尚

生者，所在致医药养视，令招其种人，若欲归故地者，厚遣送之。其小种若束手自诣，欲睎功者，皆除其罪。若有逆谋为吏所捕，而狱状未断，悉以赐有功者。”

⑴春秋庄公三十年：“齐人伐山戎。”公羊传曰：“此齐侯也。其称人何？

贬也。“何休注云：“戎亦天地之所生，乃迫杀之，恶不仁也。”

⑵言帝王好生恶杀，故不以为功也。史记曰，白起，昭王时为上将军，击赵，赵不利，将军赵括与六十万人请降，起乃尽坑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

永平元年，复遣中郎将窦固、捕虏将军马武等击滇吾于西邯，大破之。事已具武等传。滇吾远引去，余悉散降，徙七千口置三辅。以谒者窦林领护羌校尉，居狄道。林为诸羌所信，而滇岸遂诣林降。林为下吏所欺，谬奏上滇岸以为大豪，承制封为归义侯，加号汉大都尉。明年，滇吾复降，林复奏其第一豪，与俱诣阙献见。帝怪一种两豪，疑其非实，以事诘林。林辞窘，[1]乃伪对曰：“滇岸即滇吾，陇西语不正耳。”帝穷验知之，怒而免林官。会凉州刺史又奏林臧罪，遂下狱死。谒者郭襄代领校尉事，到陇西，闻凉州羌盛，还诣阙，抵罪，于是复省校尉官。滇吾子东吾立，以父降汉，乃入居塞内，谨愿自守。而诸弟迷吾等数为寇盗。

⑴窘，穷也。

肃宗建初元年，安夷县吏略妻卑湳种羌妇，吏为其夫所杀，安夷长宗延追之出塞，[1]种人恐见诛，遂共杀延，而与勒姐及吾良二种相结为寇。陇西太守孙纯遣从事李睦及金城兵会和罗谷，与卑湳等战，斩首虏数百人。复拜故度辽将军吴棠领护羌校尉，居安夷。二年夏，迷吾遂与诸众聚兵，欲叛出塞。金城太守郝崇追之，战于荔谷，崇兵大败，崇轻骑得脱，死者二千余人。于是诸种及属国卢水胡悉与相应，吴棠不能制，坐征免。武威太守傅育代为校尉，移居临羌。迷吾又与封养种豪布桥等五万余人共寇陇西、汉阳，于是遣行车骑将军马防，长水校尉耿恭副，讨破之。于是临洮、索西、迷吾等悉降。防乃筑索西城，[2]徙陇西南部都尉戍之，悉复诸亭候。至元和三年，迷吾复与弟号吾诸杂种反叛。秋，号吾先轻入寇陇西界，郡督烽掾李章追之，生得号吾，将诣郡。号吾曰：“独杀我，无损于羌。诚得生归，必悉罢兵，不复犯塞。”陇西太守张纡权宜放遣，羌即为解散，各归故地，迷吾退居河北归义城。傅育不欲失信伐之，乃募人口诸羌胡，羌胡不肯，遂复叛出塞，更依迷吾。

⑴安夷，县名，属金城郡。

⑵故城在今洮州。

章和元年，育上请发陇西、张掖、酒泉各五千人，诸郡太守将之，育自领汉阳、金城五千人，合二万兵，与诸郡克期击之，令陇西兵据河南，张掖、酒泉兵遮其西。并未及会，育军独进。迷吾闻之，徙庐落去。育选精骑三千穷追之，夜至建威南三兜谷，去虏数里，须旦击之，不设备。迷吾乃伏兵三百人，夜突育营，营中惊坏散走，育下马手战，杀十余人而死，死者八百八十人。及诸郡兵到，羌遂引去。育，北地人也。显宗初，为临羌长，与捕虏将军马武等击羌滇吾，功冠诸军；及在武威，威声闻于匈奴。食禄数十年，秩奉尽赡给知友，妻子不免操井臼。肃宗下诏追褒美之。封其子毅为明进侯，七百户。以陇西太守张纡代为校尉，将万人屯临羌。

迷吾既杀傅育，狃(囗)[忕]边利。[1]章和元年，复与诸种步骑七千人入金城塞。张纡遣从事司马防将千余骑及金城兵会战于木乘谷，迷吾兵败走，因译使欲降，纡纳之。遂将种人诣临羌县，纡设兵大会，施毒酒中，羌饮醉，纡因自击，伏兵起，诛杀酋豪八百余人。斩迷吾等五人头，以祭育冢。复放兵击在山谷间者，斩首四百余人，得生口二千余人。迷吾子迷唐及其种人向塞号哭，与烧何、当煎、当阗等相结，以子女及金银娉纳诸种，解仇交质，将五千人寇陇西塞，太守寇盱与战于白石，迷唐不利，引还大、小榆谷，北招属国诸胡，会集附落，种众炽盛，张纡不能讨。永元元年，纡坐征，以张掖太守邓训代为校尉，稍以赏赂离间之，由是诸种少解。

⑴狃(囗)[忕]，惯习也。狃音女九反。(囗)[忕]音时制反。

东吾子东号立。是时号吾将其种人降。校尉邓训遣兵击迷唐，迷唐去大、小榆谷，徙居颇岩谷。和帝永元四年，训病卒，蜀郡太守聂尚代为校尉。尚见前人累征不克，欲以文德服之，乃遣驿使招

呼迷唐，使还居大、小榆谷。迷唐既还，遣祖母卑缺诣尚，尚自送至塞下，为设祖道，令译田汜等五人护送至庐落。迷唐因而反叛，遂与诸种共生屠裂汜等，以血盟诅，复寇金城塞。五年，尚坐征免，居延都尉贯友代为校尉。友以迷唐难用德怀，终于叛乱，乃遣驿使构离诸种，诱以财货，由是解散。友乃遣兵出塞，攻迷唐于大、小榆谷，获首虏八百余人，收麦数万斛，遂夹逢留大河筑城坞，作大航，造河桥，欲度兵击迷唐。

迷唐乃率部落远依赐支河曲。至八年，友病卒，汉阳太守史充代为校尉。充至，遂发湟中羌胡出塞击迷唐，而羌迎败充兵，杀数百人。明年，充坐征，代郡太守吴祉代为校尉。其秋，迷唐率八千人寇陇西，杀数百人，乘胜深入，胁塞内诸种羌共为寇盗，众羌复悉与相应，合步骑三万人，击破陇西兵，杀大夏长。[1]

遣行征西将军刘尚、越骑校尉赵代副，将北军五营、黎阳、雍营、三辅积射及边兵羌胡三万人讨之。[2]尚屯狄道，代屯枹罕。尚遣司马寇盱监诸郡兵，四面并会。迷唐惧，口老弱奔入临洮南。尚等追至高山。迷唐穷迫，率其精强大战。盱斩虏千余人，得牛马羊万余头。迷唐引去。汉兵死伤亦多，不能复追，乃还入塞。明年，尚、代并坐畏懦征下狱，免。谒者王信领尚营屯枹罕，谒者耿谭领代营屯白石。谭乃设购赏，诸种颇来内附。迷唐恐，乃请降。信、谭遂受降罢兵，遣迷唐诣阙。其余种人不满二千，饥窘不立，入居金城。和帝令迷唐将其种人还大、小榆谷。迷唐以为汉作河桥，兵来无常，故地不可复居，辞以种人饥饿，不肯远出。吴祉等乃多赐迷唐金帛，令籴谷市畜，促使出塞，种人更怀猜惊。十二年，遂复背叛，乃胁将湟中诸胡，寇钞而去。王信、耿谭、吴祉皆坐征，以酒泉太守周鲔代为校尉。明年，迷唐复还赐支河曲。

(1)大夏，县名，属陇西郡。

(2)五营即五校也。雍营即扶风都尉屯也。黎阳营解见南匈奴传也。

初，累姐种附汉，迷唐怨之，遂击杀其酋豪，由是与诸种为雠，党援益疏。其秋，迷唐复将兵向塞，周鲔与金城太守侯霸，及诸郡兵、属国湟中月氏诸胡、陇西牢姐羌，合三万人，出塞至允川，与迷唐战。周鲔还营自守，唯侯霸兵陷陈，斩首四百余级。羌众折伤，种人瓦解，降者六千余口，分徙汉阳、安定、陇西。迷唐遂弱，其种众不满千人，远踰赐支河首，依发羌居。明年，周鲔坐畏懦征，侯霸代为校尉。安定降羌烧何种胁诸羌数百人反叛，郡兵击灭之，悉没入弱口为奴婢。

时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无复羌寇。隃麋相曹凤上言：[1]“西戎为害，前世所患，臣不能纪古，且以近事言之。自建武以来，其犯法者，常从烧当种起。

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内，诸种易以为非，难以攻伐。南得钟存以广其众，北阻大河因以为固，又有西海鱼盐之利，缘山滨水，以广田蓄，故能强大，常雄诸种，恃其权勇，招诱羌胡。今者衰困，党援坏沮，亲属离叛，余胜兵者不过数百，亡逃栖窜，远依发羌。臣愚以为宜及此时，建复西海郡县，规固二榆，广设屯田，隔塞羌胡交关之路，遏绝狂狡窥欲之源。

又殖谷富边，省委输之役，国家可以无西方之忧。“于是拜凤为金城西部都尉，将徙士屯龙耆。[2]後金城长史上官鸿上开置归义、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复上置东西邯屯田五部，[3]增留、逢二部，帝皆从之。列屯夹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至永初中，诸羌叛，乃罢。迷唐失众，病死。有一子来降，户不满数十。

(1)隃麋，县名，属右扶风。

(2)龙耆即龙支也，今鄯州县。

(3)邯，水名。邯分流左右，在今廓州。

东号子麻奴立。初随父降，居安定。时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安帝永初元年夏，遣骑都尉王弘发金城、陇西、汉阳羌数百千骑征西域，弘迫促发遣，群羌惧远屯不还，行到酒泉，多有散叛。诸郡各发兵儌遮，或覆其庐落。于是勒姐、当煎大豪东岸等愈惊，遂同时奔溃。麻奴兄弟因此遂与种人俱西出塞。

先零别种滇零与钟羌诸种大为寇掠，断陇道。时羌归附既久，无复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楯，或执铜镜以象兵，郡县畏懦不能制。冬，遣车骑将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副，

将五营及三河、三辅、汝南、南阳、颍川、太原、上党兵合五万人，屯汉阳。明年春，诸郡兵未及至，钟羌数千人先击败骘军于冀西，杀千余人。校尉侯霸坐众羌反叛征免，以西域都护段禧代为校尉。

其冬，骘使任尚及从事中郎司马钧率诸郡兵与滇零等数万人战于平襄，[1]尚军大败，死者八千余人。于是滇零等自称“天子”于北地，招集武都、参狼、上郡、西河诸杂种，众遂大盛，东犯赵、魏，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遂寇钞三辅，断陇道。湟中诸县粟石万钱，百姓死亡不可胜数。朝廷不能制，而转运难剧，遂诏骘还师，留任尚屯汉阳，为诸军节度。朝廷以邓太后故，迎拜骘为大将军，封任尚乐亭侯，食邑三百户。

(1)县名，属汉阳郡。

三年春，复遣骑都尉任仁督诸郡屯兵救三辅。仁战每不利，众羌乘胜，汉兵数挫。当煎、勒姐种攻没破羌县，钟羌又没临洮县，生得陇西南部都尉。明年春，滇零遣人寇褒中[1]，燔烧邮亭，大掠百姓。于是汉中太守郑勤移屯褒中。军营久出无功，有废农桑，乃诏任尚将吏兵还屯长安，罢遣南阳、颍川、汝南吏士，置京兆虎牙都尉于长安，扶风都尉于雍，如西京三辅都尉故事。[2]时羌复攻褒中，郑勤欲击之。主簿段崇谏，以为虏乘胜，锋不可当，宜坚守待之。

勤不从，出战，大败，死者三千余人，段崇及门下史王宗、原展以身扞刃，与勤俱死。于是徙金城郡居襄武。[3]任仁战累败，而兵士放纵，槛车征诣廷尉诏狱死。段禧病卒，复以前校尉侯霸代之，遂移居张掖。五年春，任尚坐无功征免。羌遂入寇河东，至河内，百姓相惊，多奔南度河。使北军中候朱宠将五营士屯孟津，诏魏郡、赵国、常山、中山缮作坞候六百一十六所。

(1)县名，属汉中郡。

(2)西京左辅都尉都高陵，右辅都尉都郿也。

(3)襄武，县名，属陇西郡。

羌既转盛，而二千石、令、长多内郡人，并无守战意，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

朝廷从之，遂移陇西徙襄武，[1]安定徙美阳，[2]北地徙池阳，[3]上郡徙衙。[4]

百姓恋土，不乐去旧，遂乃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时连旱蝗饥荒，而驱口劫略，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口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太半。复以任尚为侍御史，击众羌于上党羊头山，破之，[5]诱杀降者二百余人，乃罢孟津屯。其秋，汉阳人杜琦及弟季贡、同郡王信等与羌通谋，聚众入上邽城，琦自称安汉将军。于是诏购募得琦首者，封列侯，赐钱百万，羌胡斩琦者赐金百斤，银二百斤。汉阳太守赵博遣刺客杜习刺杀琦，封习讨奸侯，赐钱百万。而杜季贡、王信等将其众据樗泉营。侍御史唐喜领诸郡兵讨破之，斩王信等六百余级，没入妻子五百余人，收金(钱)[银]彩帛一亿已上。杜[季]贡亡从滇零。六年，任尚复坐征免。滇零死，子零昌代立，年尚幼少，同种狼莫为其计策，以杜[季]贡为将军，别居丁奚城。七年夏，骑都尉马贤与侯霸掩击零昌别部牢羌于安定，首虏千人，得驴骡骆喰马牛羊二万余头，以畀得者。（6）

(1)县名，属陇西郡。

(2)县名，属右扶风。

(3)县名，属左冯翊。

(4)县名，属冯翊。衙音牙。

(5)羊头山在上党郡谷远县。

(6)畀音必四反。

元初元年春，遣兵屯河内，通谷冲要三十三所，皆作坞壁，设鸣鼓。零昌遣兵寇雍城，又号多与当煎、勒姐大豪共胁诸种，分兵钞掠武都、汉中。巴郡板楯蛮将兵救之，汉中五官掾程信率壮士与蛮共击破之。号多退走，还断陇道，与零昌通谋。侯霸、马贤将湟中吏人及降羌胡于枹罕击之，斩首二百余级。凉州刺史皮杨击羌于狄道，大败，死者八百余人，杨坐征免。侯霸病卒，汉阳太守庞参代为校尉。参以恩信招诱之。二年春，号多等率众七千余人诣参降，遣诣阙，赐号多侯印绶遣之。参始还居令居，通河西道。而零昌种众复分寇益州，遣中郎将尹就将南阳兵，因发益部诸郡屯

兵击零昌党吕叔都等。至秋，蜀人陈省、罗横应募，刺杀叔都，皆封侯赐钱。又使屯骑校尉班雄屯三辅，遣左冯翊司马钧行征西将军，督右扶风仲光、安定太守杜恢、北地太守盛包、京兆虎牙都尉耿溥、右扶风都尉皇甫旗等，合八千余人，又庞参将羌胡兵七千余人，与钧分道并北击零昌。参兵至勇士东，为杜季贡所败，[1]于是引退。钧等独进，攻拔丁奚城，大克获。杜秀贡率众伪逃。钧令光、恢、包等收羌禾稼、光等违钧节度，散兵深入，羌乃设伏要击之。钧在城中，怒而不救，光[等]并没，死者三千余人。钧乃遣还，坐征自杀。庞参以失期军败抵罪，以马贤代领校尉事。後遣任尚为中郎将，将羽林、缇骑、五营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辅。尚临行，怀令虞诩说尚曰："使君频奉国命讨逐寇贼，三州屯兵二十余万人，口农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曉，劳费日滋。若此出不克，诚为使君危之。"尚曰："忧惶久矣，不知所如。"诩曰："兵法弱不攻强，走不逐飞，自然之埶也。今虏皆马骑，日行数百，来如风雨，去如绝弦，以步追之，埶不相及，所以旷而无功也。为使君计者，莫如罢诸郡兵，各令出钱数千，二十人共市一马，如此，可舍甲胄，驰轻兵，以万骑之众，逐数千之虏，追尾掩口，[2]其道自穷。便人利事，大功立矣。"尚大喜，即上言用其计。乃遣轻骑钞击杜季贡于丁奚城，斩首四百余级，获牛马羊数千头。

(1)勇士，县名，属天水郡。

(2)尾犹寻也。

明年夏，度辽将军邓遵率南单于及左鹿蠡王须沉万骑，击零昌于灵州，[1]斩首八百余级，封须沉为破虏侯，金印紫绶，赐金帛各有差。任尚遣兵击破先零羌于丁奚城。秋，筑冯翊北界候坞五百所。任尚又遣假司马募陷陈士，击零昌于北地，杀其妻子，得牛马羊二万头，烧其庐落，斩首七百余级，得僭号文书及所没诸将印绶。

(1)县名，属北地郡。

四年春，尚遣当阗种羌榆鬼等五人刺杀杜季贡，封榆鬼为破羌侯。其夏，尹就以不能定益州，坐征抵罪，以益州刺史张乔领尹就军屯。招诱叛羌，稍稍降散。

秋，任尚复募曉功种号封刺杀零昌，封号封为羌王。冬，任尚将诸郡兵与马贤并进北地击狼莫，贤先至安定青石岸，狼莫逆击败之。会尚兵到高平，[1]因合埶俱进，狼莫等引退，乃转营迫之，至北地，相持六十余日，战于富平[上]河(上)，大破之，[2]斩首五千级，还得所略人男女千余人，牛马驴羊骆驰十余万头，狼莫逃走，于是西河虔人种羌万一千口诣邓遵降。

(1)县名，属安定郡。

(2)富平，县，属北地郡。

五年，邓遵募上郡全无种羌雕何等刺杀狼莫，赐雕何为羌侯，封遵武阳侯，三千户。遵以太后从弟故，爵封优大。任尚与遵争功，又诈增首级，受赇枉法，臧千万已上，槛车征弃市，没入田庐奴婢财物。自零昌、狼莫死後，诸羌瓦解，三辅、益州无复寇儆。

自羌叛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

六年春，勒姐种与陇西种羌号良等通谋欲反，马贤逆击之于安故，斩号良及种人数百级，皆降散。

永宁元年春，上郡沉氐种羌五千余人复寇张掖。其夏，马贤将万人击之。初战失利，死者数百人，明日复战，破之，斩首千八百级，获生口千余人，马牛羊以万数，余虏悉降。时当煎种大豪饥[5]等，以贤兵在张掖，乃乘虚寇金城，贤还军追之出塞，斩首数千级而还。烧当、烧何种闻贤军还，率三千余人复寇张掖，杀长吏。初，饥五同种大豪卢顉、忍良等千余户别留允街，而首施两端。(1)建光元年春，马贤率兵召卢顉斩之，因放兵击其种人，首虏二千余人，掠马牛羊十万头，忍良等皆亡出塞。玺书封贤安亭侯，食邑千户。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烧当世嫡，而贤抚恤不至，常有怨心。秋，遂相结共胁将诸种步骑三千人寇湟中，攻金城诸县。贤将先零种赴击之，战于牧苑，兵败，死者四百余人。

麻奴等又败武威、张掖郡兵于令居，因胁将先零、沉氐诸种四千余户，缘山西走，寇武威。贤

追到鸾鸟，招引之，[2]诸种降者数千，麻奴南还湟中。延光元年春，贤追到湟中，麻奴出塞度河，贤复追击战破之，种众散遁，诣凉州刺史宗汉降。麻奴等孤弱饥困，其年冬，将种众三千余户诣汉阳太守耿种降。安帝假金印紫绶，赐金银彩缯各有差。是岁，虔人种羌与上郡胡反，攻谷罗城，度辽将军耿夔将诸郡兵及乌桓骑赴击破之。三年秋，陇西郡始还狄道焉。麻奴弟犀苦立。

(1)首施犹首鼠也。

(2)鸾鸟，县名，属武威郡，(鸾)[鸟]音爵。

顺帝永建元年，陇西钟羌反，校尉马贤将七千余人击之，战于临洮，斩首千余级，皆率种人降。进封贤都乡侯。自是凉州无事。

至四年，尚书仆射虞诩上疏曰："臣闻子孙以奉祖为孝，君上以安民为明，此高宗、周宣所以上配汤、武也。禹贡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谷稼殷积，又有龟兹盐池以为民利。[1]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

北阻山河，乘□据险。因渠以溉，水舂河漕。[2]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筑朔方，开西河，置上郡，皆为此也。而遭元元无妄之灾，众羌内溃，[3]郡县兵荒二十余年。夫□沃壤之饶，损自然之财，不可谓利；离河山之阻，守无险之处，难以为固。今三郡未复，园陵单外，[4]而公卿选懦，容头过身，[5]张解设难，但计所费，不图其安。宜开圣德，考行所长。"书奏，帝乃复三郡。使谒者郭璜督促徙者，各归旧县，缮城郭，置候驿。既而激河浚渠为屯田，省内郡费岁一亿计。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陇西、金城常储谷粟，令周数年。

(1)上郡龟兹县有盐官，即雍州之域也。

(2)水舂，即水碓也。

(3)前书音义曰："无妄者，无所望也。万物无所望于天，灾异之大也。"

(4)园陵谓长安诸陵园也。单外谓无守固。

(5)前书音义曰："选懦，柔怯也。"懦音而掾反。

马贤以犀苦兄弟数背叛，因系质于令居。[1]其冬，贤坐征免，右扶风韩皓代为校尉。明年，犀苦诣皓自言求归故地，皓复不遣。因转湟中屯田，置两河间，以逼群羌。皓复坐征，张掖太守马续代为校尉。两河间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见图，乃解仇诅盟，各自儆备。续欲先示恩信，乃上移屯田还湟中，羌意乃安。

至阳嘉元年，以湟中地广，更增置屯田五部，并为十部。二年夏，复置陇西南部都尉如旧制。[2]

(1)令音零。

(2)前书南部都尉都陇西郡临洮县。

三年，钟羌良封等复寇陇西、汉阳，诏拜前校尉马贤为谒者，镇抚诸种。马续遣兵击良封，斩首数百级。四年，马贤亦发陇西吏士及羌胡兵击杀良封，斩首千八百级，获马牛羊五万余头，良封亲属并诣(实)[贤]降。贤复进击钟羌且昌，且昌等率诸种十余万诣凉州刺史降。永和元年，马续迁度辽将军，复以马贤代为校尉。初，武都塞上白马羌攻破屯官，反叛连年。二年春，广汉属国都尉击破之，斩首六百余级，马贤又击斩其渠帅饥指累祖等三百级，于是陇右复平。明年冬，烧当种那离等三千余骑寇金城塞，马贤将兵赴击，斩首四百余级，获马千四百匹。那离等复西招羌胡，杀伤吏民。

四年，马贤将湟中义从兵及羌胡万余骑掩击那离等，斩之，获首虏千二百余级，得马骡羊十万余头。征贤为弘农太守，以来机为并州刺史，刘秉为凉州刺史，并当之职。大将军梁商谓机等曰："戎狄荒服，蛮夷要服，[1]言其荒忽无常。而统领之道，亦无常法，临事制宜，略依其俗。今三君素性疾恶，欲分明白黑。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2]况戎狄乎！其务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过。"机等天性虐刻，遂不能从。[3]到州之日，多所扰发。

(1)荒服，在九州之外也，言其荒忽无常。要服，在九州之内，侯卫之外，言以文德要来之。

(2)论语文也。郑玄注云："不仁之人，当以风化之，疾之已甚，是又使之为乱行。"

(3)“虐”或作“庸”。庸，薄也。

五年夏，且冻、傅难种羌等遂反叛，攻金城，与西塞及湟中杂种羌胡大寇三辅，杀害长吏。机、秉并坐征。于是发京师近郡及诸州兵讨之，拜马贤为征西将军，以骑都尉耿叔副，将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诸州郡兵十万人屯汉阳。又于扶风、汉阳、陇道作坞壁三百所，置屯兵，以保聚百姓。且冻分遣种人寇武都，烧陇关，掠苑马。六年春，马贤将五六千骑击之，到射姑山，[1]贤军败，贤及二子皆战殁。顺帝愍之，赐布三千匹，谷千斛，封贤孙光为舞阳亭侯，租入岁百万。遣侍御史督录征西营兵，存恤死伤。

(1)射音夜。

于是东西羌遂大合。巩唐种三千余骑寇陇西，又烧园陵，掠关中，杀伤长吏，合阳令任頵追击，战死。[1]遣中郎将庞浚募勇士千五百人顿美阳，为凉州援。

武威太守赵冲追击巩唐羌，斩首四百余级，得马牛羊驴万八千余头，羌二千余人降。诏冲督河西四郡兵为节度。罕种羌千余寇北地，北地太守贾福与赵冲击之，不利。秋，诸种八九千骑寇武威，凉部震恐。于是复徙安定居扶风，北地居冯翊，遣行车骑将军执金吾张乔将左右羽林、五校士及河内、南阳、汝南兵万五千屯三辅。汉安元年，以赵冲为护羌校尉。冲招怀叛羌，罕种乃率邑落五千余户诣冲降。于是罢张乔军屯。唯烧何种三千余落据参口北界。[2]三年夏，赵冲与汉阳太守张贡掩击之，斩首千五百级，得牛羊驴十八万头。冬，冲击诸种，斩首四千余级。诏冲一子为郎。冲复追击于阿阳，斩首八百级。[3]于是诸种前後三万余户诣凉州刺史降。

(1)合阳，[今]同州县也。頵音于�反。

(2)参口，县名，属安定郡。口音力全反。

(3)阿阳，县，属汉阳郡。

建康元年春，护羌从事马玄遂为诸羌所诱，将羌众亡出塞，领护羌校尉卫瑶追击玄等，斩首八百余级，得牛马羊二十余万头。赵冲复追叛羌到建威口阴河。[1]

军度[未]竟，所将降胡六百余人叛走，冲将数百人追之，遇羌伏兵，与战殁。

冲虽身死，而前後多所斩获，羌由是衰耗。永嘉元年，封冲子恺义阳亭侯。以汉阳太守张贡代为校尉。左冯翊梁并稍以恩信招诱之，于是离湳、狐奴等五万余户诣并降，陇右复平。并，大将军冀之宗人。封为鄠侯，邑二千户。

(1)续汉书“建威”作“武威”。口阴，县名，属安定郡。

自永和羌叛，至乎是岁，十余年间，费用八十余亿。诸将多断盗牢禀，私自润入，[1]皆以珍宝货赂左右，上下放纵，不恤军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

(1)前书音义曰：“牢，价直。”

桓帝建和二年，白马羌寇广汉属国，杀长吏。是时西羌及湟中胡复畔为寇，益州刺史率板楯蛮讨破之，斩首招降二十万人。

永寿元年，校尉张贡卒，以前南阳太守第五访代为校尉，甚有威惠，西垂无事。

延熹二年，访卒，以中郎将段颎代为校尉。时烧当八种寇陇右，颎击大破之。

四年，零吾复与先零及上郡沉氐、牢姐诸种并力寇并、凉及三辅。会段颎坐事征，以济南相胡闳代为校尉。闳无威略，羌遂陆梁，覆没营坞，寇患转盛，中郎将皇甫规击破之。五年，沉氐诸种复寇张掖、酒泉，皇甫规招之，皆降。事已具规传。鸟吾种复寇汉阳，陇西、金城诸郡兵共击破之，各还降附。至冬，滇那等五六千人复攻武威、张掖、酒泉，烧民庐舍。六年，陇西太守孙羌击破之，斩首溺死三千余人。胡闳疾，复以段颎为校尉。

永康元年，东羌岸尾等胁同种连寇三辅，中郎将张奂追破斩之，事已具奂传。

当煎羌寇武威，破羌将军段颎复破灭之，余悉降散。事已具颎传。灵帝建宁三年，烧当羌奉使贡献。中平元年，北地降羌先零种因黄巾大乱，乃与(汉)[湟]中羌、义从胡北宫伯玉等反，寇陇右。事已具董卓传。兴平元年，冯翊降羌反，寇诸县，郭汜、樊稠击破之，斩首数千级。

自爰口後，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其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汉徼北，前史不载口数。

唯参狼在武都，胜兵数千人。其五十二种衰少，不能自立，分散为附落，或绝灭无後，或引而远去。其八十九种，唯钟最强，胜兵十余万。

其余大者万余人，小者数千人，更相钞盗，盛衰无常，无虑顺帝时胜兵合可二十万人。[(1)]发羌、唐旄等绝远，未尝往来。牦牛、白马羌在蜀、汉，其种别名号，皆不可纪知也。建武十三年，广汉塞外白马羌豪楼登等率种人五千余户内属，光武封楼登为归义君长。至和帝永元六年，蜀郡徼外大牂夷种羌豪造头等率种人五十余万口内属，拜造头为邑君长，赐印绶。至安帝永初元年，蜀郡徼外羌龙桥等六种万七千二百八十口内属。明年，蜀郡徼外羌薄申等八种三万六千九百口复举土内属。冬，广汉塞外参狼种羌二千四百口复来内属。桓帝建和二年，白马羌千余人寇广汉属国，杀长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蛮讨破之。

(1)无虑犹都凡也。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余种分散，西踰鰓领。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及骠骑将军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开湟中，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虽依附县官，而首施两端。其从汉兵战口，随執强弱。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亦以父名母姓为种。其大种有七，胜兵合九千余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数百户在张掖，号曰义从胡。中平元年，与北宫伯玉等反，杀护羌校尉泠征、金城太守陈懿，遂寇乱陇右焉。

论曰：羌戎之患，自三代尚矣。汉世方之匈奴，颇为衰寡，而中兴以後，边难渐大。朝规失绥御之和，戎帅骞然诺之信。其内属者，或倥口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塞候时清，则愤怒而思祸；桴革暂动，则属鞬以鸟惊。[(1)]

故永初之间，群种蜂起。遂解仇嫌。结盟诅，招引山豪，转相啸聚，揭木为兵，负柴为械。(谷)[毂]马扬埃，陆梁于三辅；建号称制，恣睢于北地。[(2)]东犯赵、魏之郊，南入汉、蜀之鄙，塞湟中，断陇道，烧陵园，剽城市，伤败踵系，羽书日闻。[(3)]并、凉之士，特冲残毙，壮悍则委身于兵场，女妇则徽纆而为虏，[(4)]发冢露胔，死生涂炭。[(5)]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国若斯其炽也。和熹以女君亲政，威不外接。朝议惮兵力之损，情存苟安。或以边州难援，宜见捐口；或惧疽食浸淫，莫知所限。谋夫回遑，猛士疑虑，遂徙西河四郡之人，杂寓关右之县。发屋伐树，塞其恋土之心；燔破赀积，以防顾还之思。于是诸将邓骘、任尚、马贤、皇甫规、张奂之徒，争设雄规，更奉征讨之命，征兵会众，以图其隙。驰骋东西，奔救首尾，摇动数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资。至于假人增赋，借奉侯王，引金钱缣彩之珍，征粮粟盐铁之积。所以赂遗购赏，转输劳来之费，前後数十巨万。或枭克酋健，摧破附落，降俘载路，牛羊满山。军书未奏其利害，而离叛之状已言矣。[(6)]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劳。暴露师徒，连年而无所胜。官人屈竭，烈士愤丧，段颎受事，专掌军任，资山西之猛性，练戎俗之态情，穷武思尽飚锐以事之。被羽前登，身当百死之陈，[(7)]蒙没冰雪，经履千折之道，始殄西种，卒定东寇。若乃陷击之所歼伤，追走之所崩籍，头颅断落于万丈之山，支革判解于重崖之上，不可校计。[(8)]其能穿窜草石，自脱于锋镞者，百不一二。而张奂盛称"戎狄一气所生，不宜诛尽，流血污野，伤和致妖"。是何言之迂乎！羌虽外患，实深内疾，若攻之不根，是养疾曩于心腹也。[(9)]惜哉寇敌略定矣，而汉祚亦衰焉。呜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别畿荒，知夷貊殊性，难以道御，故斥远诸华，薄其贡职，唯与辞要而已。若二汉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则？先零侵境，赵充国迁之内地；[(10)](当)煎[当]作寇，马文渊徙之三辅。贪其暂安之埶，信其驯服之情，计日用之权宜，忘经世之远略，岂夫识微者之为乎？故微子垂泣于象箸，[(11)]辛有浩叹于伊川也。[(12)]

(1)桴，击鼓槌也。革，甲也。鞬，箭服也。左传晋文公曰："右属(櫜)[櫜]鞬。"鞬音纪言反。

(2)前书班固曰："乃始恣睢，奋其威诈。"恣睢，肆怒之貌也。睢音火季反。

(3)羽书即檄书也。魏武奏事曰"边有警急，即插羽以示急"也。

(4)说文曰："徽，纠绳也。纆，索也。"

(5)胔音才赐反。

⑹奏犹上也。

⑺前书杨雄曰“蒙盾负羽”也。

⑻颅音卢。广雅曰：“颅，口口也。”支谓四支。革，皮也。

⑼根谓尽其根本。

⑽宣帝时，後将军赵充国击先零，还，于金城郡置属国，以处降羌。

⑾帝王纪曰：“纣作象箸，箕子为父师，叹曰：‘象箸不施于土簋，不盛于菽藿，必须犀玉之杯，食熊蹯豹胎。’”臣贤案：史记及韩子并云“箕子”，今云“微子”，盖误。

⑿左传曰：“周平王之东迁也。大夫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後秦迁陆浑戎于伊川。言中国之地不宜徙戎狄居之，後将为患也。

赞曰：金行气刚，播生西羌。氐豪分种，遂用殷强。虔刘陇北。假僭泾阳。[1]朝劳内谋，兵惫外攘。[2]

⑴泾阳，县，属安定郡。

⑵惫，疾亟也，音白拜反。

校勘记

二八六九页五行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据通志补。

二八七 0 页三行金(玉)[王]之域据汲本改，与今本素问合。

二八七一页三行帝武乙即武丁(五)[3]代孙按：武丁子为祖庚，祖庚弟为祖甲，祖甲子为廪辛，廪辛弟为庚丁，庚丁子为武乙，则武乙乃武丁三世孙，“五”当作“三”，各本皆未正，今改。

二八七一页六行西落鬼戎按：“戎”原误“成”，径改正。

二八七一页七行太丁武(丁)[乙]子也据殿本、集解本改。按：殿本考证王会汾谓武丁三世孙为武乙，武乙子为太丁，诸本俱误，今改正。

二八七二页一行晋人败北戎于汾隰按：王念孙读书杂志余编谓汾隰谓汾水旁下泾之地，李注以为二水名，非也。并举左桓三年“逐翼侯于玢隰”，杜注“汾隰，汾水边”为证。今依王说标点，“隰”字不加标号，“汾”与“隰”之间不加顿号。

二八七三页一一行单浮余(国)[围]蛮氏按：左传哀公四年“单浮余围蛮氏”。

“围”作“国”，形近而譌，各本皆未正，今据改。

二八七三页一三行事并见左传僖公十(二)[1]年据汲本改。

二八七三页一四行事见僖[公]二十二年据殿本补。

二八七三页一五行见左传按：汲本注末无此三字。又按：注“允姓阴戎之祖”云云，语见左传杜预注。

二八七四页七行义渠侵秦至渭阴按：沉家本谓史记表作“渭阳”，纪作“渭南”。

二八七四页一三行即厉公二十三年伐也按：据史记秦本纪及六国年表，“二十三”当“三十三”。

二八七四页一四行(事)见左传按：校补谓秦庶长见左传襄公十一年杜注“庶长，秦爵也”。章怀云“见左传”，是，惟“事”字当衍，秦惠王时事安得见于左传乎？今据删。

二八七五页二行徒泾县名属西河郡王先谦谓“泾”当作“经”。按：校补引柳从辰说，谓正文所谓“徒泾二十五城”，疑即在今甘肃泾州境，非前汉西河郡之徒经。

二八七八页六行众羌遂还据[西海]为寇据汲本、殿本补。

一八七八页一一行又数遣使驿通动静按：殿本“驿”作“译”。校补谓通志作“驿”，与汲本同，或作“译”者，当是依刘攽说改之耳。然东夷传序“使驿不绝”，何义门虽以刘说为正，并未改其字，则此亦不须改字。且译驿古通作，孝经注“越裳重译”，释文“译”本作“驿”是也。又按：校补引钱大昭说，谓闽本“通”下有“导”字。

二八七九页一四行属金城郡按：“郡”原譌“乡”，径据殿本、集解本改。

二八八一页七行故度辽将军吴棠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袁纪作“吴裳”。

二八八一页八行迷吾遂与诸众聚兵按：张森楷校勘记谓诸即是众，不当緟有，疑“众”字当作“种”。

二八八一页一二行秋号吾先轻入寇陇西界按：沉家本谓纪在冬十月。

二八八二页一一行狃(囗)[忕]边利据汲本改。注同。

二八八二页一三行纡因自击伏兵起按：刊误谓案文当云“自击鼓起伏兵”。

二八八三页六行和帝永元四年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上文已有永元元年，此又举永元，词之赘也。以传例推之，“和帝”二字应移前文“永元元年”之上。

二八八三页七行乃遣驿使招呼迷唐按：汲本、殿本“驿”作“译”，下“乃遣驿使构离诸种”同。

二八八三页一五行越骑校尉赵代集解引惠栋说，谓代，赵囗子，和帝纪作“赵世”。又来历传有侍中赵代，别是一人。

二八八四页一二行累姐种附汉按：汲本无“种”字，通志同。

二八八五页六行恃其权勇通志、通鉴“权”并作“拳”，通鉴胡注引毛诗“无拳无勇”释之。今按：权拳通。

二八八五页一二行户不满数十按：汲本、殿本“十”并作“千”，通志同。

二八八六页五行先零别种按：集解引惠栋说，谓通典此下有“归南濛”三字。

二八八六页一0行战于平襄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襄”一作“壤”。

二八八七页四行汉中太守郑勤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华阳国志“勤”作“廑”，晋灼云廑古勤字。

二八八七页一三行右辅都尉都郿也按：下“都”字当作“治”，此避唐讳改。

二八八八页六行刺客杜习按：集解引惠栋说，谓东观记云“故吏杜习”。

二八八八页八行收金(钱)[银]彩帛一亿已上据汲本、殿本改。

二八八八页八行杜[季]贡亡从滇零据汲本、殿本补。下同。

二八八八页九行七年夏骑都尉马贤与侯霸掩击零昌别部牢羌于安定按：沉家本谓纪在秋。

二八八九页一0行督右扶风仲光按：集解引惠栋说，谓东观记作“种光”，见段颎传注，袁纪云“扶风太守种暠”。

二八八九页一一行安定太守杜恢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袁纪云“南安太守杜佐”。

二八八九页一四行光[等]并没校补引钱大昭说，谓闽本“光”下有“等”字。

今据补。

二八九0页四行日行数百按：通鉴“百”下有“里”字，是，此脱。

二八九一页五行战于富平[上]河(上)按：殿本考证谓以本纪参校，“河上”应作“上河”。今据改。

二八九一页九行封遵武阳侯按：集解引惠栋说，谓邓骘传作“舞阳”。

二八九二页一行上郡沉氐种羌按：汲本无“氐”字，通志亦作“沉种羌”，安纪则作“沉氐羌”。校补谓“种”字或即“氐”字之误，作“沉氐种羌”，乃别增一字矣。

二八九二页三行大豪饥[5]等据汲本、殿本补。

二八九二页一一行诣凉州刺史宗汉降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宗汉即宋汉。

二八九三页一行(鸾)[鸟]音爵按：惠栋谓段颎传云“鸟音爵”，通鉴胡注“鸟读曰雀”。今据改。

二八九四页一一行马贤亦发陇西吏士及羌胡兵击杀良封汲本“亦”作“以”，通志同。按：校补谓疑皆“因”字之譌。如作“亦”，则下当云“击良封杀之”，不当云“击杀良封”。

二八九四页一二行良封亲属并诣(实)[贤]降据殿本改。

二八九五页三行刘秉为凉州刺史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袁纪“刘秉”作“刘康”。

二八九五页五行今三君素性疾恶刊误谓时与二人语，何缘得三，明是“二”字。

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袁纪作“二君”。

二八九五页一三行又于扶风汉阳陇道作坞壁三百所按：校补引钱大昭说，谓本纪作“令扶风、汉阳筑陇道坞三百所”，据此则“作”字当在“陇道”上。

二八九六页四行武威太守赵冲按：“冲”原作“翂”，径据汲本改，下同。

二八九六页六行罕种羌千余寇北地按：集解引惠栋说，谓顺帝纪作“巩唐羌”。

二八九六页九行三年夏集解引惠栋说，谓帝纪“二年夏四月”。按：张森楷谓汉安三年夏四月改元建康，未改以前，得称“三年”，然不得有“夏”，“三”当依帝纪作“二”。

二八九六页一三行合阳[今]同州县也据集解引洪亮吉说补。

二八九六页一四行参囗县名属安定郡按：校补谓续志参囗属北地，云故属安定。

此在顺帝末年，应已改属，则“安定”当作“北地”。

二八九七页一行护羌校尉卫瑶集解引钱大昕说，谓顺帝纪作“卫琚”。按：通鉴亦作“卫琚”。

二八九七页二行军度[未]竟据汲本、殿本补。

二八九七页七行鹯阴县名属安定郡集解引惠栋说，谓前志“鹯阴”作“鹑阴”。

按：校补谓续志鹯阴属武威，云故属安定。此在顺帝末年，应已改属，则“安定”当作“武威”。

二八九八页七行乃与(汉)[湟]中羌义从胡北宫伯玉等反钱大昭云“汉中”当作“湟中”。校补谓钱说是，各本皆失正。今据改。

二八九九页九行护羌校尉泠征集解引惠栋说，谓帝纪“泠”作“伶”，古文泠伶通。

二九００页一行(谷)[縠]马扬埃据汲本改。

二九００页七行燔破赀积按：汲本、殿本“赀”譌“貲”。李慈铭谓当作“燔赀破积”，破赀二字误倒。

二九００页七行于是诸将邓骘按：李慈铭谓“邓骘”当是“邓遵”。骘出师不久即还，且非诸将伍也。

二九０一页四行(当)煎[当]作寇据集解引惠栋说改。

二九０一页六行右属(橐)[櫜]鞬据汲本、殿本改。

二九０一页一六行纣作象箸按：“箸”原譌“著”，径改正。注同。

後汉书卷八十八　西域传第七十八

武帝时，西域内属，有三十六国。汉为置使者、校尉领护之。(1)宣帝改曰都护。(2)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屯田于车师前王庭。(3)哀平间，自相分割为五十五国。王莽篡位，贬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4)与中国遂绝，并复役属匈奴。匈奴敛税重刻，诸国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会匈奴衰弱，莎车王贤诛灭诸国，贤死之後，遂更相攻伐。小宛、精绝、戎庐、且末为鄯善所并。(5)渠勒、皮山为于窴所统，悉有其地。郁立、单桓、孤胡、乌贪訾离为车师所灭。後其国并复立。

永平中，北虏乃胁诸国共寇河西郡县，城门昼闭。十六年，明帝乃命将帅，北征匈奴，取伊吾卢地，(6)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窴诸国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明年，始置都护、戊己校尉。及明帝崩，焉耆、龟兹(7)攻没都护陈睦，悉覆其众，匈奴、车师围戊己校尉。建初元年春，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车师于交河城。章帝不欲疲敝中国以事夷狄，乃迎还戊己校尉，不复遣都护。二年，复罢屯田伊吾，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时军司马班超留于窴，绥集诸国。和帝永元元年，大将军窦宪大破匈奴。二年，宪因遣副校尉阎盘将二千余骑掩击伊吾，破之。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为都护，居龟兹。复置戊己校尉，领兵五百人，居车师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候，居车师後部候城，相去五百里。六年，班超复击破焉耆，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

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8)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

⑴前书曰，自李广利征讨大宛之後，屯田渠犂，置使者领护营田，以供使外国也。

⑵宣帝时，郑吉以侍郎田渠犂，发兵攻车师，迁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其後匈奴日逐王降吉，汉以吉前破车师，後降日逐，遂并令护车师以西北道，号曰都护。都护之置，始自于吉也。

⑶汉官仪曰：“戊己中央，镇覆四方，又开渠播种，以为厌胜，故称戊己焉。”

车师有前王、後王国也。

⑷前书曰，莽即位，改匈奴单于印玺为章，和亲遂绝，西域亦瓦解焉。

⑸且音子余反。

⑹在今伊州伊吾县也。

⑺龟兹读曰丘慈，下并同。

⑻续汉书“甘英”作“甘菟”。

及孝和晏驾，西域背畔。安帝永初元年，频攻围都护任尚、段禧等，[1]朝廷以其险远，难相应赴，诏罢都护。自此遂口西域。北匈奴即复收属诸国，共为边寇十余岁。敦煌太守曹宗患其暴害，元初六年，乃上遣行长史索班，将千余人屯伊吾以招抚之，于是车师前王及鄯善王来降。数月，北匈奴复率车师後部王共攻没班等，遂击走其前王。鄯善逼急，求救于曹宗，宗因此请出兵击匈奴，报索班之耻，复欲进取西域。邓太后不许，但令置护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复部营兵三百人，羁縻而已。其後北虏连与车师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议者因欲闭玉门、阳关，以绝其患。[2]

⑴禧音喜基反。

⑵玉门、阳关，二关名也，在敦煌西界。

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张珰上书陈三策，以为“北虏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间，[1]专制西域，共为寇钞。今以酒泉属国吏士二千余人集昆仑塞，[2]先击呼衍王，绝其根本，因发鄯善兵五千人胁车师後部，此上计也。若不能出兵，可置军司马，将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谷食，出据柳中，此中计也。[3]

如又不能，则宜口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计也“。朝廷下其议。尚书陈忠上疏曰：“臣闻八蛮之寇，莫甚北虏。汉兴，高祖窘平城之围，太宗屈供奉之耻。[4]故孝武愤怒，深惟久长之计，命遣虎臣，浮河绝漠，穷破虏庭。[5]

当斯之役，黔首陨于狼望之北，财币縻于卢山之壑，[6]府库单竭，杼柚空虚，筭至舟车，赀及六畜。[7]夫岂不怀，虑久故也。[8]遂开河西四郡，以隔绝南羌，[9]收三十六国，断匈奴右臂。是以单于孤特，鼠窜远藏。至于宣、元之世，遂备蕃臣，[10]关徼不闭，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难以化狎。西域内附日久，区区东望扣关者数矣，此其不乐匈奴慕汉之效也。今北虏已破车师，執必南攻鄯善，口而不救，则诸国从矣。若然，则虏财贿益增，胆執益殖，[11]威临南羌，与之交连。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则百倍之役兴，不訾之费发矣。议者但念西域绝远，恤之烦费，不见先世苦心勤劳之意也。方今边境守御之具不精，内郡武卫之备不脩，敦煌孤危，远来告急，复不辅助，内无以慰劳吏民，外无以威示百蛮。蹙国减土，经有明诫。[12]臣以为敦煌宜置校尉，案旧增四郡屯兵，以西抚诸国。庶足折冲万里，震怖匈奴。“[13]帝纳之，乃以班勇[14]为西域长史，将口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车师。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绝三通。顺帝永建二年，勇复击降焉耆。于是龟兹、疏勒、于窴、莎车等十七国皆来服从，而乌孙、鯹领已西遂绝。六年，帝以伊吾旧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资之，以为钞暴，复令开设屯田如永元时事，置伊吾司马一人。自阳嘉以後，朝威稍损，诸国骄放，转相陵伐。元嘉二年，长史王敬为于窴所没。永兴元年，车师後王复反攻屯营。虽有降首，[15]曾莫惩革，自此浸以疏慢矣。班固记诸国风土人俗，皆已详备前书。今撰建武以後其事异于先者，以为西域传，皆安帝末班勇所记云。

⑴大秦国在西海西，故曰秦海也。

⑵前书敦煌郡广至县有昆仑障也，宜禾都尉居也。广至故城在今瓜州常乐县东。

⑶武帝初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柳中，今西州县也。

⑷窘，困也。高帝自击匈奴至平城，为冒顿单于围于白登，七日乃得解。

太宗，文帝也。贾谊上疏曰：“匈奴嫚侮侵掠，而汉岁致金絮缯彩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人主之操。天子供贡，是臣下之礼。”故云耻也。

⑸沙土曰漠，直度曰绝也。

⑹狼望，匈奴中地名也。前书杨雄曰：“前代岂乐无量之费，快心于狼望之北，填卢山之壑，而不悔也。”

⑺武帝时国用不足，筭至车舟，租及六畜，言皆计其所得以出筭。轺车一筭，商贾车二筭，船五丈以上一筭。六畜无文。以此言之，无物不筭。

⑻怀，思也。

⑼前书云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隔婼羌，裂匈奴之右臂也。

⑽宣帝、元帝时，呼韩邪单于数入朝，称臣奉贡。

⑾殖，生也。

⑿毛诗曰“昔先王受命，有如邵公，且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也。

⒀淮南子曰“脩政于庙堂之上，而折冲千里之外”也。

⒁班勇，班超之子。

⒂首犹服也，音式救反。

西域内属诸国，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极玉门、阳关，西至鳁领。其东北与匈奴、乌孙相接。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其河有两源，一出鳁领东流，[1]一出于窴南山下北流，与鳁领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去玉门三百余里。

⑴鳁领，山名也。西河旧事云：“其山高大，生鳁，故名。”

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满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门户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汉常与匈奴争车师、伊吾，以制西域焉。

自鄯善踰鳁领出西诸国，有两道。傍南山北，陂河西行[1]至莎车，为南道。

南道西踰鳁领，则出大月氏、安息之国也。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踰鳁领，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

⑴循河曰陂，音彼义反。次下亦同。史记曰：“陂山信道。”

出玉门，经鄯善、且末、精绝三千余里至拘弥。

拘弥国居宁弥城，去长史所居柳中四千九百里，[1]去洛阳万二千八百里。领户二千一百七十三，口七千二百五十一，胜兵千七百六十人。

⑴续汉书曰：“宁弥国王本名拘弥。”

顺帝永建四年，于窴王放前杀拘弥王兴，自立其子为拘弥王，而遣使者贡献于汉。敦煌太守徐由上求讨之，帝赦于窴罪，令归拘弥国，放前不肯。阳嘉元年，徐由遣疏勒王臣盘发二万人击于窴，破之，斩首数百级，放兵大掠，更立兴宗人成国为拘弥王而还。至灵帝熹平四年，于窴王安国攻拘弥，大破之，杀其王，死者甚众，戊己校尉、西域长史各发兵辅立拘弥侍子定兴为王。时人众裁有千口。其国西接于窴三百九十里。

于窴国居西城，去长史所居五千三百里，去洛阳万一千七百里。领户三万二千，口八万三千，胜兵三万余人。

建武末，莎车王贤强盛，攻并于窴，徙其王俞林为骊归王。明帝永平中，于窴将休莫霸反莎车，自立为于窴王。休莫霸死，兄子广德立，後遂灭莎车，其国转盛。从精绝西北至疏勒十三国皆服从。而鄯善王亦始强盛。自是南道自鳁领以东，唯此二国为大。

顺帝永建六年，于窴王放前遣侍子诣阙贡献。元嘉元年，长史赵评在于窴病痈死，评子迎丧，道经拘弥。拘弥王成国与于窴王建素有隙，乃语评子云：“于窴王令胡医持毒药著创中，故致死耳。”评子信之，还入塞，以告敦煌太守马达。

明年，以王敬代为长史，达令敬隐核其事。敬先过拘弥，成国复说云：“于窴国人欲以我为王，今可因此罪诛建，于窴必服矣。”敬贪立功名，且受成国之说，前到于窴，设供具请建，而阴图之。或以敬谋告建，建不信，曰：“我无罪，王长史何为欲杀我？”旦日，建从官属数十人诣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执之，吏士并无杀建意，官属悉得突走。时成国主簿秦牧随敬在会，持刀出曰：“大事已定，何为复疑？”即前斩建。于窴侯将输僰等遂会兵攻敬，敬持建头上楼宣告曰：“天子使我诛建耳。”于窴侯将遂焚营舍，烧杀吏士，上楼斩敬，悬首于市。输僰欲自立为王，国人杀之，而立建子安国焉。马达闻之，欲将诸郡兵出塞击于窴，桓帝不听，征达还，而以宋亮代为敦煌太守。亮到，开募于窴，令自斩输僰。时输僰死已经月，乃断死人头送敦煌，而不言其状。亮後知其诈，而竟不能出兵。于窴恃此遂骄。

自于窴经皮山，至西夜、子合、德若焉。

西夜国一名漂沙，去洛阳万四千四百里。户二千五百，口万余，胜兵三千人。

地生白草，有毒，国人煎以为药，傅箭镞，所中即死。汉书中误云西夜、子合是一国，今各自有王。[1]

[1]前书云西夜国王号子合王。

子合国居呼鞬谷。[1]去疏勒千里。领户三百五十，口四千，胜兵千人。

[1]鞬音九言反。

德若国领户百余，口六百七十，胜兵三百五十人。东去长史居三千五百三十里，去洛阳万二千一百五十里，与子合相接。其俗皆同。

自皮山西南经乌秅，[1]涉悬度，历罽宾，六十余日行至乌弋山离国，地方数千里，时改名排持。

[1]前书音义音鷃拏。又云：“乌音一加反，秅音直加反，急言之如鷃拏(反)[也]。”

复西南马行百余日至条支。

条支国城在山上，周回四十余里。临西海，海水曲环其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土地暑湿，出师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大雀其卵如瓮。

转北而东，复马行六十余日至安息。後役属条支，为置大将，监领诸小城焉。

安息国居和椟城，去洛阳二万五千里。北与康居接，南与乌弋山离接。地方数千里，小城数百，户口胜兵最为殷盛。其东界木鹿城，号为小安息，去洛阳二万里。

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献师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无角。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十三年，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及条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雀。

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蛮国。从阿蛮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宾国。从斯宾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罗国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极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

其土多海西珍奇异物焉。

大秦国一名犂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塈之。[1]有松柏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种树蚕桑。皆髡头而衣文绣，乘辎軿白盖小车，出入击鼓，建旌旗幡帜。

[1]塈，饰也，音火既反。郭璞曰：“垩，白土也，音恶。”

所居城邑，周圜百余里。城中有五宫，相去各十里。宫室皆以水精为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宫，听事五日而後徧。常使一人持囊随王车，人有言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至宫发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书。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

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1]珊瑚、虎魄、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缕绣，织成金缕罽、杂色绫。作黄金涂、火浣布。又有细布，或言水羊毳，野蚕茧所作也。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凡外国诸珍异皆出焉。

(1)枹朴子曰："通天犀有一白理如綖者，以盛米，置群鸡中，鸡欲往啄米，至辄惊却，故南人名为'骇鸡'。"

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一。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质直，市无二价。谷食常贱，国用富饶。邻国使到其界首者，乘驿诣王都，至则给以金钱。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1)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

(1)阂音五代反。

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处，几于日所入也。汉书云"从条支西行二百余日，近日所入"，则与今书异矣。前世汉使皆自乌弋以还，莫有至条支者也。又云"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连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1)终无盗贼寇警。而道多猛虎、师子，遮害行旅，不百余人，赍兵器，辄为所食"。又言"有飞桥数百里可度海北"。诸国所生奇异玉石诸物，谲怪多不经，故不记云。(2)

(1)置，驿也。

(2)鱼豢魏略曰："大秦国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缚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

大月氏国(1)居蓝氏城，(2)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东去长史所居六千五百三十七里，去洛阳万六千三百七十里。户十万，口四十万，胜兵十余万人。

(1)氏音支。下并同。

(2)前书"蓝氏"作"监氏"。

初，月氏为匈奴所灭，遂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口顿、都密，凡五部斩侯。後百余岁，贵霜斩侯丘就却攻灭四斩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濮达、罽宾，悉有其国。丘就却年八十余死，子阎膏珍代为王。复灭天竺，置将一人监领之。月氏自此之後，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

高附国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国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贾贩，内富于财。所属无常，天竺、罽宾、安息三国强则得之，弱则失之，而未尝属月氏。

汉书以为五斩侯数，非其实也。後属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

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俗与月氏同，而卑湿暑热。其国临大水。乘象而战。其人弱于月氏，脩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1)从月氏、高附国以西，南至西海，东至盘起国，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别城数百，城置长。

别国数十，国置王。虽各小异，而俱以身毒为名，其时皆属月氏。月氏杀其王而置将，令统其人。土出象、犀、瑇瑁、金、银、铜、铁、铅、锡，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细布、好毾口、(2)诸香、石蜜、胡椒、姜、黑盐。

(1)浮图即佛也。

(2)毾音它阖反。口音登。埤苍曰："毛席也。"释名曰："施之承大床前小榻上，登以上床也。"

和帝时，数遣使贡献，後西域反畔，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

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像焉。

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转盛。

东离国居沙奇城，在天竺东南三千余里，大国也。其土气、物类与天竺同。列城数十，皆称王。大月氏伐之，遂臣服焉。男女皆长八尺，而怯弱。乘象、骆驼，往来邻国。有寇，乘象以战。

栗弋国属康居。出名马牛羊、蒲萄众果，其土水美，故蒲萄酒特有名焉。

严国在奄蔡北，属康居，出鼠皮以输之。

奄蔡国改名阿兰聊国，居地城，属康居。土气温和，多桢松、白草。(1)民俗衣服与康居同。

(1)前书音义曰："白草，草之白者。"又云："似莠而细，熟时正白，牛马所食焉。"

莎车国西经蒲犂、无雷至大月氏，东去洛阳万九百五十里。

匈奴单于因王莽之乱，略有西域，唯莎车王延最强，不肯附属。元帝时，尝为侍子，长于京师，慕乐中国，亦复参其典法。常口诸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天凤五年，延死，谥忠武王，子康代立。

光武初，康率傍国拒匈奴，拥卫故都护吏士妻子千余口，檄书河西，问中国动静，自陈思慕汉家。建武五年，河西大将军窦融乃承制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国皆属焉九年，康死，谥宣成王。弟贤代立，攻破拘弥、西夜国，皆杀其王，而立其兄康两子为拘弥、西夜王。十四年，贤与鄯善王安并遣使诣阙贡献，于是西域始通。鲲领以东诸国皆属贤。十七年，贤复遣使奉献，请都护。天子以问大司空窦融，以为贤父子兄弟相约事汉，款诚又至，宜加号位以镇安之。帝乃因其使，赐贤西域都护印绶，及车旗黄金锦绣。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权，又令诸国失望。"诏书收还都护印绶，更赐贤以汉大将军印绶。其使不肯易，遵迫夺之，贤由是始恨。而犹诈称大都护，移书诸国，诸国悉服属焉，号贤为单于。贤浸以骄横，重求赋税，数攻龟兹诸国，诸国愁惧。

二十一年冬，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国俱遣子入侍，献其珍宝。及得见，皆流涕稽首，愿得都护。天子以中国初定，北边未服，皆还其侍子，厚赏赐之。

是时贤自负兵强，欲并兼西域，攻击益甚。诸国闻都护不出，而侍子皆还，大忧恐，乃与敦煌太守檄，愿留侍子以示莎车，言侍子见留，都护寻出，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状闻，天子许之。二十二年，贤知都护不至，遂遗鄯善王安书，令绝通汉道。安不纳而杀其使。贤大怒，发兵攻鄯善。安迎战，兵败，亡入山中。贤杀略千余人而去。其冬，贤复攻杀龟兹王，遂兼其国。鄯善、焉耆诸国侍子久留敦煌，愁思，皆亡归。鄯善王上书，愿复遣子入侍，更请都护。都护不出，诚迫于匈奴。天子报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于是鄯善、车师复附匈奴，而贤益横。

妫塞王自以国远，遂杀贤使者，贤击灭之，立其国贵人驷鞬为妫塞王。贤又自立其子则罗为龟兹王。贤以则罗年少，乃分龟兹为乌垒国，徙驷鞬为乌垒王，又更以贵人为妫塞王。数岁，龟兹国人共杀则罗、驷鞬，而遣使匈奴，更请立王。匈奴立龟兹贵人身毒为龟兹王，龟兹由是属匈奴。

贤以大宛贡税灭少，自将诸国兵数万人攻大宛，大宛王延留迎降，贤因将还国，徙拘弥王桥塞提为大宛王。而康居数攻之，桥塞提在国岁余，亡归，贤复以为拘弥王，而遣延留还大宛，使贡献如常。贤又徙于窴王俞林为骊归王，立其弟位侍为于窴王。岁余，贤疑诸国欲畔，召位侍及拘弥、姑墨、子合王，尽杀之，不复置王，但遣将镇守其国。位侍子戎亡降汉，封为守节侯。

莎车将君得在于窴暴虐，百姓患之。明帝永平三年，其大人都末出城，见野豕，欲射之。豕乃言曰："无射我，我乃为汝杀君得。"都末因此即与兄弟共杀君得。

而大人休莫霸复与汉人韩融等杀都末兄弟，自立为于窴王，复与拘弥国人攻杀莎车将在皮山者，引兵归。于是贤遣其太子、国相，将诸国兵二万人击休莫霸，霸迎与战，莎车兵败走，杀万余人。贤复发诸国数万人，自将击休莫霸，霸复破之，斩杀过半，贤脱身走归国。休莫霸进围莎车，中流矢死，兵乃退。

于窴国相苏榆勒等共立休莫霸兄子广德为王。匈奴与龟兹诸国共攻莎车，不能下。广德承莎车之敝，使弟辅国侯仁将兵攻贤。贤连被兵革，乃遣使与广德和。

先是广德父拘在莎车数岁，于是贤归其父，而以女妻之，结为昆弟，广德引兵去。明年，莎车相且运等(1)
患贤骄暴，密谋反城降于窴。(2)于窴王广德乃将诸国兵三万人攻莎车。贤城守，使使谓广德曰："我还汝父，与汝妇，汝来击我何为？"广德曰："王，我妇父也，久不相见，愿各从两人会城外结盟。"贤以问且运，且运曰："广德女婿至亲，宜出见之。"贤乃轻出，广德遂执贤。而且运等因内于窴兵，虏贤妻子而并其国。锁贤将归，岁余杀之。

(1)且音子余反。下同。

(2)反音番。

匈奴闻广德灭莎车，遣五将发焉耆、尉黎、龟兹十五国兵三万余人围于窴，广德乞降，以其太子为质，约岁给罽絮。冬，匈奴复遣兵将贤质子不居征立为莎车王，广德又攻杀之，更立其弟齐黎为莎车王，章帝元和三年[也]。时长史班超发诸国兵击莎车，大破之，由是遂降汉。事已具班超传。

莎车东北至疏勒。

疏勒国去长史所居五千里，去洛阳万三百里。领户二万一千，胜兵三万余人。

明帝永平十六年，龟兹王建攻杀疏勒王成，自以龟兹左侯兜题为疏勒王。冬，汉遣军司马班超劫缚兜题，而立成之兄子忠为疏勒王。忠後反畔，超击斩之。

事已具超传。

安帝元初中，疏勒王安国以舅臣盘有罪，徙于月氏，月氏王亲爱之。後安国死，无子，母持国政，与国人共立臣盘同产弟子遗腹为疏勒王。臣盘闻之，请月氏王曰："安国无子，种人微弱，若立母氏，我乃遗腹叔父也，我当为王。"月氏乃遣兵送还疏勒。国人素敬爱臣盘，又畏惮月氏，即共夺遗腹印绶，迎臣盘立为王，更以遗腹为盘焆城侯。後莎车[连]畔于窴，属疏勒，疏勒以强，故得与龟兹、于窴为敌国焉。

顺帝永建二年，臣盘遣使奉献，帝拜臣盘为汉大都尉，兄子臣勋为守国司马。

五年，臣盘遣侍子与大宛、莎车使俱诣阙贡献。阳嘉二年，臣盘复献师子、封牛。至灵帝建宁元年，疏勒王汉大都尉于猎中为其季父和得所射杀，和得自立为王。(五)[3]年，凉州刺史孟佗遣从事任涉将敦煌兵五百人，与戊(己)司马曹宽、西域长史张晏，将焉耆、龟兹、车师前後部，合三万余人，讨疏勒，攻桢中城，四十余日不能下，引去。其後疏勒王连相杀害，朝廷亦不能禁。东北经尉头、温宿、姑墨、龟兹至焉耆。

焉耆国王居南河城，北去长史所居八百里，东去洛阳八千二百里。户万五千，口五万二千，胜兵二万余人。其国四面有大山，与龟兹相连，道险□易守。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内，周匝其城三十余里。

永平末，焉耆与龟兹共攻没都护陈睦、副校尉郭恂，杀吏士二千余人。至永元六年，都护班超发诸国兵讨焉耆、危须、尉黎、山国，遂斩焉耆、尉黎二王首，传送京师，县蛮夷邸。[1]超乃立焉耆左(侯)[候]元孟为王，尉黎、危须、山国皆更立其王。至安帝时，西域背畔。延光中，超子勇为西域长史，复讨定诸国。元孟与尉黎、危须不降。永建二年，勇与敦煌太守张朗击破之，元孟乃遣子诣阙贡献。

(1)蛮夷皆置邸以居之，若今鸿胪寺也。

蒲类国居天山西疏榆谷，东南去长史所居千二百九十里，去洛阳万四百九十里。

户八百余，口二千余，胜兵七百余人。庐帐而居，逐水草，颇知田作。有牛、马、骆喰、羊畜。能作弓矢。国出好马。

蒲类本大国也，前西域属匈奴，而其王得罪单于，单于怒，徙蒲类人六千余口，内之匈奴右部阿恶地，因号曰阿恶国。南去车师後部马行九十余日。人口贫羸，逃亡山谷间，故留为国云。

移支国居蒲类地。户千余，口三千余，胜兵千余人。其人勇猛敢战，以寇钞为事。皆被发，随畜逐水草，不知田作。所出皆与蒲类同。

东且弥国东去长史所居八百里，去洛阳九千二百五十里。户三千余，口五千余，胜兵二千余人。庐帐居，逐水草，颇田作。其所出有亦与蒲类同。所居无常。

车师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故号交河。去长史所居柳中八十里，东去洛阳九千一百二十里。领户千五百余，口四千余，胜兵二千人。

後王居务涂谷，去长史所居五百里，去洛阳九千六百二十里。领户四千余，口万五千余，胜兵三千余人。

前後部及东且弥、卑陆、蒲类、移支，是为车师六国，北与匈奴接。前部西通焉耆北道，後部

西通乌孙。

建武二十一年，与鄯善、焉耆遣子入侍，光武遣还之，乃附属匈奴。明帝永平十六年，汉取伊吾卢，通西域，车师始复内属。匈奴遣兵击之，复降北虏。和帝永元二年，大将军窦宪破北匈奴，车师震慑，前後王各遣子奉贡入侍，并赐印绶金帛。八年，戊己校尉索頵欲废後部王涿鞮，立破虏侯细致。涿鞮忿前王尉卑大卖己，因反击尉卑大，获其妻子。明年，汉遣将兵长史王林，发凉州六郡兵及羌(虏)胡二万余人，以讨涿鞮，获首虏千余人。涿鞮入北匈奴，汉军追击，斩之，立涿鞮弟农奇为王。至永宁元年，後王军就及母沙麻反畔，杀後部司马及敦煌行事。[1]至安帝延光四年，长史班勇击军就，大破，斩之。

[1]司马即属戊校尉所统也。和帝时，置戊己校尉，镇车师後部。行事谓前行长史索班。

顺帝永建元年，勇率後王农奇子加特奴及八滑等，发精兵击北虏呼衍王，破之。

勇于是上立加特奴为後王，八滑为後部亲汉侯。阳嘉三年夏，车师後部司马率加特奴等千五百人，掩击北匈奴于阊吾陆谷，坏其庐落，斩数百级，获单于母、季母及妇女数百人，[1]牛羊十余万头，车千余两，兵器什物甚众。四年春，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後部，帝以车师六国接近北虏，为西域蔽扞，乃令敦煌太守发诸国兵，及玉门关候、伊吾司马，合六千三百骑救之，掩击北虏于勒山，汉军不利。秋，呼衍王复将二千人攻後部，破之。桓帝元嘉元年，呼衍王将三千余骑寇伊吾，伊吾司马毛恺遣吏兵五百人于蒲类海东与呼衍王战，悉为所没，呼衍王遂攻伊吾屯城。夏，遣敦煌太守司马达将敦煌、酒泉、张掖属国吏士四千余人救之，出塞至蒲类海，呼衍王闻而引去，汉军无功而还。

[1]季母，叔母也。

永兴元年，车师後部王阿罗多与戊部候严皓不相得，遂忿戾反畔，攻围汉屯田且固城，杀伤吏士。後部候炭遮领余人畔阿罗多诣汉吏降。阿罗多迫急，将其母妻子从百余骑亡走北匈奴中，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後部故王军就质子卑君为後部王。後阿罗多复从匈奴中还，与卑君争国，颇收其国人。戊校尉阎详虑其招引北虏，将乱西域，乃开信告示，许复为王，阿罗多乃诣详降。于是收夺所赐卑君印绶，更立阿罗多为王，仍将卑君还敦煌，以後部人三百帐别属役之，食其税。帐者，犹中国之户数也。

论曰：西域风土之载，前古未闻也。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1]班超奋封侯之志，[2]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故设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先驯则赏嵕金而赐龟绶，[3]後服则系头颡而衅北阙。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其後甘英乃抵条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门、阳关者四万余里，靡不周尽焉。若其境俗性智之优薄，产载物类之区品，川河领障之基源，气节凉暑之通隔，梯山栈谷绳行沙度之道，身热首痛风灾鬼难之域，[4]莫不备写情形，审求根实。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张骞但著地多暑湿，乘象而战，班勇虽列其奉浮图，不杀伐，而精文善法导达之功靡所传述。余闻之後说也，其国则殷乎中土，玉烛和气，[5]灵圣之所[降]集，贤懿之所挺生，[6]神迹诡怪，则理绝人区，[7]感验明显，则事出天外。[8]而骞、超无闻者，岂其道闭往运，数开叔叶乎？不然，何诬异之甚也！汉自楚英始盛斋戒之祀，桓帝又脩华盖之饰。将微义未译，而但神明之邪？详其清心释累之训，空有兼遣之宗，道书之流也。[9]且好仁恶杀，蠲敝崇善，所以贤达君子多爱其法焉。

然好大不经，奇谲无已，[10]虽邹衍谈天之辩，庄周蜗角之论，[11]尚未足以槩其万一。又精灵起灭，因报相寻，若晓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12]

盖导俗无方，适物异会，取诸同归，措夫疑说，则大道通矣。

[1]前书张骞，汉中人，为博望侯。武帝时，上言大夏及安息、大宛之属，大国奇物，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地广万里。帝从之。

[2]超少时家贫，投笔叹曰："丈夫当如傅介子、张骞，立功西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乎！"语见超传。

⑶龟谓印文也。汉旧仪曰："银印皆龟纽，其文刻曰'某官之章'。"

⑷前书杜钦曰："罽宾本汉所立，杀汉使者，今悔过来顺，使者送至悬度，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临峥嵘不测之深，行者骑步相持，绳索相引。"释法显游天竺记云："西度流沙，屡有热风恶鬼，过之必死。鳂领冬夏有雪。有毒龙，若犯之，则风雨晦冥，飞砂扬砾。(过)[遇]此难者，万无一全也。"

⑸天竺国记云："中天竺人殷乐无户籍，耕王地者输地利。又其土和适，无冬夏之异，草木常茂，种田无时节。"尔雅曰："四时和谓之玉烛。"

⑹本行经曰："释迦菩萨在兜率汣天，为诸天无量无边诸众说法。又观我今何处成道，利益众生。乃观见宜于南阎浮提生有大利益。"又云"谁中与我为父母者。观见宜于天竺刹利种迦毗罗城白净王摩邪夫人，可为父母"。又云"四生之中，何生利益。观见同众生、胎生、我若化生，诸外道等即诽谤我是幻术也。尔时菩萨观已，示同诸天五衰相现。命诸同侣，波斯匿王等诸王中生，皆作国王，与我为囗越。命阿难及诸人等，同生为弟子。命舍利弗等，外道中生我，成道时当受我化，回邪入正。又有无量众生，同随菩萨于天竺受生，多所利益"也。

⑺维摩经曰："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不挠鱼囗等，而彼大海本相如故。又舍利弗住不思议菩萨，断取三千大千国界，如陶家轮著右掌中，掷过恒河沙国界之外，其中众生不觉不知，又复还本处，都不使人有往来相。"

⑻囗盘经曰："阿阇王令醉象蹋佛，佛以慈善根力，舒其五指，遂为五师子见，尔时醉象惶惧而退。又五百群贼劫夺人庶，波斯匿王收捉，剜其两目，囗入坑中。尔时群贼苦痛不已，同时发声念南无佛。汣达摩佛以慈善根力，雪山吹药，令入贼眼，皆悉平复如本。"

⑼清心谓忘思虑也。释累谓去贪欲也。不执著为空，执著为有。兼遣谓不空不有，虚实两忘也。维摩诘云："我及囗盘，此二皆空。"老子云："常无，欲观其妙；常有，欲观其徼。"故曰道书之流也。

⑽维摩经曰："尔时毗邪离有长者子名曰宝积。与五百长者子，俱持七宝盖来诣佛所，头面礼足，各以其盖共供养佛。佛威神力令诸宝盖合成一盖，偏覆三千大千国界诸须弥山，乃至日月星宿，并十方诸佛说法，皆现于宝盖中。"

又维摩诘三万二千师子坐，高八万四千由旬，高广严净，来入维摩方丈室，包容无所妨碍。又四大海水入毛孔，须弥山入芥子等也。

⑾史记曰："谈天衍。"刘向别录曰："邹衍之所言五德终始，天地广大，其书言天事，故曰谈天。"庄子曰："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郭璞注尔雅云："蜗牛，音瓜。"谈天言大，蜗角喻小也。

⑿精灵起灭谓生死轮回无穷已。因报相寻谓行有善恶，各缘业报也。

赞曰：帐矣西胡，天之外区。[1]土物琛丽，人性淫虚。不率华礼，莫有典书。

若微神道，何恤何拘。[2]

⑴帐，远也，音它狄反。尚书曰："帐矣西土之人。"

⑵言无神道以制胡人，则匈猛之性，何所忧惧，何所拘忌也。

校勘记

二九０九页八行孤胡"胡"原作"湖"，径据汲本、殿本改正。按：本卷原本譌字特多，以下凡极明显之譌字，皆径改正，不出校记。

二九０九页一一行都护陈睦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袁纪作"陈穆"。

二九一０页二行副校尉阎盘集解引惠栋说，谓"盘"和纪作"盘"，窦宪传作"盘"，字通。今按：通鉴作"盘"；一本又作"砻"，则形近而譌。

二九一一页四行求救于曹宗按：集解引惠栋说，谓通典作“曹崇”。

二九一二页一行财币縻于卢山之壑按：王先谦谓“縻”是“糜”之误字，谓腐烂也。

二九一二页四行由此察之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察”一作“观”。

二九一二页四行东望扣关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望”一作“向”。

二九一三页四行宜禾都尉居也按：刊误谓“也”当作“之”。

二九一三页七行[是]人主之操据汲本、殿本补。

二九一四页五行去玉门三百余里按：王先谦谓“玉门”下夺“阳关”二字。“三百余里”据水经河水注当作“千三百余里”，前、後书皆脱去“千”字。

二九一四页八行北通伊吾千余里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袁纪云“五千里”。

二九一四页九行金满城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满”一作“蒲”。

二九一四页一三行北道西踰鲲领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王先谦谓由疏勒而西为大宛，在大月氏北，亦鲲岭西国，其北为康居，为奄蔡，又极西北为条支，是为鲲岭西北诸国。焉耆在鲲岭东，明“耆”字衍。今据删。

二九一五页二行至拘弥按：王先谦谓前书“拘弥”作“杅弥”，此更名。

二九一五页六行敦煌太守徐由集解引惠栋说，谓续汉志作“徐白”。今按：见续天文志。

二九一五页一二行胜兵三万余人按：王先谦谓“万”为“千”之误。前书胜兵二千四百人，新唐书胜兵四千人，後汉时何得独有三万余。

二九一七页二行汉书中误云西夜子合是一国刊误谓“汉”当作“前”。按：如刊误言，则下二九二０页四行“汉书云”及二九二一页六行“汉书以为”之“汉”字皆当作“前”。

二九一七页五行子合国居呼鞬谷按：王先谦谓前书“鞬”作“犍”。

二九一七页九行自皮山西南经乌秅“秅”原作“秏”，径据前书改正。注同。按：前书刘攽刊误云“秅”当作“耗”，耗无拏音，刘说非。

二九一七页一一行急言之如鷃拏(反)[也]据殿本改。

二九一八页八行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按：校补谓通志作“海中善使人悲怀思土，故数有死亡者”。此下复有“若汉使不恋父母妻子者可入”十二字。

二九一九页一行大秦国一名犂鞬集解引惠栋说，谓魏略作“犂靬”，案此即前汉犂靬国也。今按：袁纪作“黎靬”。

二九二０页一行大秦王安敦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袁纪“安敦”作“安都”。

二九二一页二行国号贵霜(王)据刊误删。

二九二一页一０行东至盘起国按：校补谓通志“起”作“越”。

二九二二页七行东离国按：校补谓通志作“车离国”，东车易譌，未详孰是。

二九二二页七行列城数十按：校补谓通志“列”作“别”。

二九二四页一一行东西南北自在也按：王先谦谓疑“在”为“任”之譌，言任所归向也。

二九二五页七行欲射之按：类聚九十四引张璠汉纪，“射”作“搏”。

二九二五页八行无射我按：类聚九十四、御览九百三引张璠汉纪，“射”并作“杀”。

二九二六页七行尉黎按：王先谦谓前书郑吉传作“尉黎”，余皆作“尉犂”。

二九二六页九行章帝元和三年[也]据刊误补。

二九二六页一一行莎车东北至疏勒按：丁谦後汉书西域传地理考证谓前书言西至疏勒，疏勒传作南至莎车，两传互证，则当云西北至疏勒，此作“东北”，误。

二九二六页一二行领户二万一千按：“户”原譌“兵”，径改正。又按：王先谦谓下脱口数。

二九二六页一三行左侯按：王先谦谓据前书，疏勒但有左右将、左右骑君，而无左侯，此“左侯”疑“左将”之误。若以焉耆传例之，或亦当作“左候”。

二九二七页四行後莎车[连]畔于窴据汲本、殿本补。按：通志亦有“连”字。

二九二七页八行(五)[3]年据汲本、殿本改。

二九二七页九行与戊(己)司马曹宽据刊误删。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据曹全碑，全字景完，拜西域戊部司马，讨疏勒，无“己”字，与刘说合。王先谦谓其名是“全”，碑有塙证。范去汉二百余年，而传录文字脱落，完宽字形相似，故“完”误为“宽”也。

二九二七页一二行王居南河城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前书云治员渠城，袁纪作“河南城”。

二九二八页三行超乃立焉耆左(侯)[候]元孟为王王先谦谓当据班超传作“候”，今据改。

二九三0页一行涿鞮忿前王尉卑大卖已集解引惠栋说，谓“尉卑大”通鉴作“尉毕大”。通鉴异字，大要本袁宏纪也。

二九三0页二行发凉州六郡兵及羌(虏)胡二万余人据王先谦说删。按：通志无“虏”字。

二九三0页二行以讨涿鞮“鞮”原譌“鞬”，径改正。

二九三0页一三行敦煌太守司马达按：张森楷校勘记谓案于寘传无“司”字，疑此衍文。

二九三一页一0行驰命走驿按：刊误谓“驿”当作“译”。

二九三二页二行灵圣之所[降]集据汲本、殿本补。

二九三二页一三行临峥嵘不测之深按：殿本“深”作“渊”，校补谓系後人回改。

二九三二页一五行(过)[遇]此难者据刊误改。

二九三三页九行口盘经曰按：“口盘”之“盘”原皆作“盘”，径据汲本、殿本改。

後汉书卷八十九　南匈奴列传第七十九

前书直言匈奴传，不言南北，今称南者，明其为北生义也。以南单于向化尤深，故举其顺者以冠之。东观记称匈奴南单于列传，范晔因去其“单于”二字。南匈奴口落尸逐鞮单于比者，(1)呼韩邪单于之孙，(2)乌珠留若鞮单于之子也。(3)自呼韩邪後，诸子以次立，至比季父孝单于舆时，以比为右薁鞬日逐王，部领南边及乌桓。(4)

(1)口音火兮反。

(2)前书曰：“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呼韩邪即冒顿单于八代孙，虚闾权渠单于[子]也，名稽侯狦。狦音山谏反。东观记曰：“单于比，匈奴头曼十八代孙。”臣贤案：头曼即冒顿单于父，自头曼单于至比，父子相承十代，以单于相传乃十八代也。

(3)匈奴谓孝为若鞮。自呼韩邪单于降後，与汉亲密，见汉帝谥常为孝，慕之。至其子复珠累单于以下皆称若鞮，南单于比以下直称鞮也。

(4)薁音于六反。鞬音九言反。下并同。

建武初，彭宠反畔于渔阳，单于与共连兵，因复权立卢芳，使入居五原。(1)

光武初，方平诸夏，未遑外事。(2)至六年，始令归德侯刘飒使匈奴，匈奴亦遣使来献，汉复令中郎将韩统报命，赂遗金币，以通旧好。(3)而单于骄踞，自比冒顿，(4)对使者辞语悖慢，(5)帝待之如初。初，使命常通，而匈奴数与卢芳共侵北边。九年，遣大司马吴汉等击之，经岁无功，而匈奴转盛，钞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东，州郡不能禁。于是渐徙幽、并边人于常山关、居庸关已东，(6)匈奴左部遂复转居塞内。朝廷患之，增缘边兵郡数千人，大筑亭候，脩烽火。匈奴闻汉购求卢芳，贪得财帛，乃遣芳还降，望得其赏。而芳以自归为功，不称匈奴所遣，单于复耻言其计，故赏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党、扶风、天水。二十一年冬，复寇上谷、中山，杀略钞掠甚众，北边无复宁岁。(7)

(1)东观记：“芳，安定人。属国胡数千畔，在参蛮，芳从之，诈姓刘氏，自称西平王。会匈奴句林王将兵来降参蛮胡，芳因随入匈奴，留数年。单于以中国未定，欲辅立之，遣毋楼且王求入五原，与假号将军李兴等结谋，兴北至单于庭迎芳。芳外倚匈奴，内因兴等，故能广略边郡。”

(2)遑，暇也。

(3)旧好谓宣帝、元帝之代与国和亲。

(4)冒顿，匈奴单于头曼之子也，即夏後氏之苗裔也，其先曰淳维。自淳维至头曼千有余岁。冒顿当始皇之时，为鸣镝弑头曼，代立，控弦三十余万，强盛，与诸夏为敌国，踞嫚无礼，窘囗高祖，戏侮吕后。事具前书。

(5)前书："更始二年冬，遣中郎将归德侯飒、大司马护军陈遵使匈奴，授单于汉旧制玺绶。单于舆骄，谓遵、飒曰：'匈奴本与汉为兄弟。匈奴中乱，孝宣帝辅立呼韩邪单于，故称臣以尊汉。今汉亦大乱，为王莽篡位，匈奴亦出击莽，空其边境。今天下骚动思汉，莽卒以败而汉复兴，亦我力也，当复尊我。'遵与相囗距，单于终持此论。"语词悖慢，即此类也。

(6)前书代郡有常山关，上谷郡居庸县有关。

(7)言缘边之郡无安宁之岁。

初，单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师[1]以次当[为]左贤王。左贤王即是单于储副。单于欲传其子，遂杀知牙师。知牙师者，王昭君之子也。昭君字嫱，南郡人也。[2]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後单于阏氏焉。

(1)谷音鹿。蠡音离。

(2)前书曰："南郡秭归人。"

比见知牙师被诛，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当立；以子言之，我前单于长子，我当立。"遂内怀猜惧，庭会稀阔。单于疑之，乃遣两骨都侯监领比所部兵。二十二年，单于舆死，子左贤王乌达鞮侯立为单于。复死，弟左贤王蒲奴立为单于。比不得立，既怀愤恨。而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1]单于畏汉乘其敝，乃遣使诣渔阳求和亲。

于是遣中郎将李茂报命。而比密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二十三年，诣西河太守求内附。两骨都侯颇觉其意，会五月龙祠，[2]因白单于，言薁鞬日逐夙来欲为不善，若不诛，且乱国。时比弟渐将王在单于帐下，闻之，驰以报比。比惧，遂敛所主南边八部众四五万人，待两骨都侯还，欲杀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谋，皆轻骑亡去，以告单于。单于遣万骑击之，见比众盛，不敢进而还。

(1)三分损二为太半。

(2)前书曰："匈奴法，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八月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蹛音带，又音多。

二十四年春，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呼韩邪单于，以其大父尝依汉得安，故欲袭其号。于是款五原塞，愿永为蕃蔽，扞御北虏。帝用五官中郎将耿国议，乃许之。其冬，比自立为呼韩邪单于。[1]

(1)东观记曰："十二月癸丑，匈奴始分为南北单于。"

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贤王莫将兵万余人击北单于弟薁鞬左贤王，生获之；又破北单于帐下，并得其众合万余人，马七千匹、牛羊万头。北单于震怖，却地千里。初，帝造战车，可驾数牛，上作楼橹，置于塞上，以拒匈奴。[1]时人见者或相谓曰："谶言汉九世当却北狄地千里，岂谓此邪？"及是，果拓地焉。北部薁鞬骨都侯与右骨都侯率众三万余人来归南单于，南单于复遣使诣阙，奉藩称臣，献国珍宝，求使者监护，遣侍子，脩旧约。

(1)橹即楼也。释名曰："楼无屋为橹也。"

二十六年，遣中郎将段郴、[1]副校尉王郁使南单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单于乃延迎使者。使者曰："单于当伏拜受诏。"单于顾望有顷，乃伏称臣。拜讫，令译晓使者曰："单于新立，诚惭于左右，愿使者众中无相屈折也。"骨都侯等见，皆泣下。郴等反命，诏乃听南单于入居云中。遣使上书，献骆喰二头，文马十匹。[2]夏，南单于所获北虏薁鞬左贤王将其众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万余人畔归，去北庭三百余里，共立薁鞬左贤王为单于。月余日，更相攻击，五骨都侯皆死，左贤王遂自杀，诸骨都侯子各拥兵自守。秋，南单于遣子入侍，奉奏诣阙。诏赐单于冠带、衣裳、黄金

玺、盭緺绶，[3]安车羽盖，华藻驾驷，宝口弓箭，黑节三，驸马二，黄金、锦绣、缯布万匹，絮万斤，乐器鼓车，棨戟甲兵，饮食什器。[4]又转河东米糒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以赡给之。令中郎将置安集掾(吏)[史]将口刑五十人，持兵弩随单于所处，参辞讼，察动静。单于岁尽辄遣奉奏，送侍子入朝，中郎将从事一人将领诣阙。汉遣谒者送前侍子还单于庭，交会道路。元正朝贺，拜祠陵庙毕，汉乃遣单于使，令谒者将送，赐彩缯千匹，锦四端，金十斤，太官御食酱及橙、橘、龙眼、荔支；赐单于母及诸阏氏、单于子及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骨都侯有功善者，缯彩合万四。岁以为常。

(1)丑吟反。

(2)杜预注左传曰："文马，画马为文也。"

(3)盭音戾，草名。以戾草染绶，因以为名，则汉诸侯王制。戾，绿色。緺，古蛙反。又说文曰"紫青色"也。

(4)有衣之戟曰棨。

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南单于既内附，兼祠汉帝，因会诸部，议国事，走马及骆喨为乐。其大臣贵者左贤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贤王，次右谷蠡王，谓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温禺鞮王，次左右渐将王，是为六角：皆单于子弟，次第当为单于者也。异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余日逐、且渠、当户诸官号，[1]各以权力优劣、部众多少为高下次第焉。单于姓虚连题。[2]异姓有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3]四姓，为国中名族，常与单于婚姻。呼衍氏为左，兰氏、须卜氏为右，主断狱听讼，当决轻重，口白单于，无文书簿领焉。

(1)且音子余反。

(2)前书曰："单于姓挛鞮氏，其国称之曰'口犂孤屠'。匈奴谓天为口犂，谓子为孤屠。"与此不同也。

(3)前书冒顿单于时，大姓有呼衍氏、兰氏、须卜氏三姓，贵种也。

冬，前畔五骨都侯子复将其众三千人归南部，北单于使骑追击。悉获其众。南单于遣兵拒之，逆战不利。于是复诏单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将段郴及副校尉王郁留西河拥护之，为设官府、从事、掾史。令西河长史岁将骑二千，口刑五百人，助中郎将卫护单于，冬屯夏罢。自後以为常，及悉复缘边八郡。

南单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诸部王，助为扞戍。使韩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将军屯鴈门，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1]北单于惶恐，颇还所略汉人，以示善意。钞兵每到南部下，还过亭候，辄谢曰："自击亡虏薁鞬日逐耳，非敢犯汉人也。"

(1)侦音丑政反。罗音力贺反。犹今言探候侦罗也。

二十七年，北单于遂遣使诣武威求和亲，天子召公卿廷议，不决。皇太子言曰："南单于新附，北虏惧于见伐，故倾耳而听，争欲归义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虏，臣恐南单于将有二心，北虏降者且不复来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

二十八年，北匈奴复遣使诣阙，贡马及裘，更乞和亲，并请音乐，又求率西域诸国胡客与俱献见。帝下三府议酬荅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

臣闻孝宣皇帝敕边守尉曰："匈奴大国，多变诈。交接得其情，则却敌折冲；应对入其数，则反为轻欺。"今北匈奴见南单于来附，惧谋其国，故数乞和亲，又远驱牛马与汉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贡献，斯皆外示富强，以相欺诞也。臣见其献益重，知其国益虚，归亲愈数，为惧愈多。然今既未获助南，则亦不宜绝北，羁縻之义，礼无不荅。谓可颇加赏赐，略与所献相当，明加晓告以前世呼韩邪、郅支行事。[1]

(1)呼韩单于称臣受赏，郅支单于背德被诛，以此二者行事晓告之也。郅支即呼韩兄，名呼屠吾斯，自立为单于，击走呼韩邪单于者也。

报荅之辞，令必有适。[1]今立焆草并上，曰："单于不忘汉恩，追念先祖旧约，欲修和亲，以辅身安国，计议甚高，为单于嘉之。往者，匈奴数有乘乱，呼韩邪、郅支自相雠隙，并蒙孝宣皇帝垂恩救护，故各遣侍子称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绝皇泽，而呼韩附亲，忠孝弥著。及汉灭郅支，[2]遂保国传嗣，子孙相继。今南单于携众南向，款塞归命。自以呼韩嫡长，次第当立，而侵夺失职，猜疑相背，数请兵将，归埽北庭，策谋纷纭，无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独听，又以北单于比年贡献，欲修和亲，故拒而未许，将以成单于忠孝之义。汉秉威信，总率万国，日月所照，皆为臣妾。殊俗百蛮，义无亲疎，服顺者褒赏，畔逆者诛罚，善恶之睚，呼韩、郅支是也。今单于欲修和亲，款诚已达，何嫌而欲率西域诸国俱来献见？西域国属匈奴，与属汉何异？单于数连兵乱，国内虚耗，贡物裁以通礼，何必献马裘？今赍杂缯五百匹，弓鞬韇丸一，矢四发，遣遗单于。[3]又赐献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杂缯各四百匹，斩马口各一。[4]单于前言先帝时所赐呼韩邪竽、瑟、空侯皆败，愿复裁[赐]。[5]念单于国尚未安，方厉武节，以战攻为务，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口，故未以赍。[6]朕不爱小物于单于，便宜所欲，遣驿以闻。"

(1)适犹所也，言报荅之辞必令得所也。

(2)元帝时，郅支坐杀使者谷吉，都护甘延寿与副陈汤发西域兵诛斩之。

(3)鞬音居言反。方言云："臧弓为鞬，臧箭为韇。"韇丸即箭箙也。矢十二曰发，见汉书音义。

(4)尚方，少府属官。作供御器物，故有斩马口。言口利可以斩马。

(5)言更请裁赐也。

(6)言不赍，持往遗也。

帝悉纳从之。二十九年，赐南单于羊数万头。三十一年，北匈奴复遣使如前，乃玺书报荅，赐以彩缯，不遣使者。

单于比立九年薨，中郎将段郴将兵赴吊，祭以酒米，分兵卫护之。比弟左贤王莫立，帝遣使者赍玺书镇慰，拜授玺绶，遗冠帻，绛单衣三袭，童子佩刀、绲带各一，[1]又赐缯彩四千匹，令赏赐诸王、骨都侯已下。其後单于薨，吊祭慰赐，以此为常。[2]

(1)童子刀谓小刀也。说文曰："绲，织成带也。"音古本反。

(2)吊祭其薨者，慰其新立者。

丘浮尤鞮单于莫，中元元年立，一年薨，弟汗立。

伊伐于虑鞮单于汗，中元二年立。永平二年，北匈奴护于丘率众千余人来降。

南部单于汗立二年薨，单于比之子适立。

- 僮尸逐侯鞮单于适，永平二年立。五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骑入于五原塞，遂寇云中至原阳，南单于击却之，(1)西河长史马襄赴救，虏乃引去。

(1)原阳，县名，属云中郡。

单于适立四年薨，单于莫子苏立，是为丘除车林鞮单于。数月复薨，单于适之弟长立。

胡邪尸逐侯鞮单于长，永平六年立。时北匈奴犹盛，数寇边，朝廷以为忧。会北单于欲合市，遣使求和亲，显宗冀其交通，不复为寇。乃许之。

八年，遣越骑司马郑众北使报命，而南部须卜骨都侯等知汉与北虏交使，怀嫌怨欲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郑众出塞，疑有异，伺候果得须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将，以防二虏交通。由是始置度辽营，以中郎将吴棠行度辽将军事，副校尉来苗、左校尉阎章、右校尉张国将黎阳虎牙营士屯五原曼柏。[1]

又遣骑都尉秦彭将兵屯美稷。其年秋，北虏果遣二千骑候望朔方，作马革船，欲度迎南部畔者，以汉有备，乃引去。复数寇钞边郡，焚烧城邑，杀略甚众，河西城门昼闭。帝患之。

(1)汉官仪曰："光武以幽、冀、并兵克定天下，故于黎阳立营，以谒者监领兵骑千人。"

十六年，乃大发缘边兵，遣诸将四道出塞，北征匈奴。南单于遣左贤王信随太仆祭肜及吴棠出朔方高阙，攻皋林温禺犊王于涿邪山。虏闻汉兵来，悉度漠去。

彤、棠坐不至涿邪山免，以骑都尉来苗行度辽将军。其年，北匈奴入云中，遂至渔阳，太守廉范击却之。诏遣使者高弘发三郡兵追之，无所得。

建初元年，来苗迁济阴太守，以征西(大)将军耿秉行度辽将军。时皋林温禺犊王复将众还居涿邪山，南单于闻知，遣轻骑与缘边郡及乌桓兵出塞击之，斩首数百级，降者三四千人。其年，南部苦蝗，大饥，肃宗禀给其贫人三万余口。七年，耿秉迁执金吾，以张掖太守邓鸿行度辽将军。八年，北匈奴三木楼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万八千人、马二万匹、牛羊十余万，款五原塞降。

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云上言北单于复愿与吏人合市，诏书听云遣驿使迎呼慰纳之。北单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1]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诸王大人或前至，所在郡县为设官邸，赏赐待遇之。南单于闻，乃遣轻骑出上郡，遮略生口，钞掠牛马，驱还入塞。

[1]且音子余反。下并同。

二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车利、涿兵等亡来入塞，凡七十三辈。时北虏衰耗，党众离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

单于长立二十三年薨，单于汗之子宣立。

伊屠于闾鞮单于宣，元和二年立。其岁，单于遣兵千余人猎至涿邪山，卒与北虏温禺犊王遇，[1]因战，获其首级而还。冬，孟云上言："北虏以前既和亲，而南部复往钞掠，北单于谓汉欺之，谋欲犯塞，谓宜还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肃宗从太仆袁安议，许之。乃下诏曰："昔猃狁、獯粥之敌中国，其所由来尚矣。[2]往者虽有和亲之名，终无丝发之睚。

硗埆之人，屡婴涂炭，[3]父战于前，子死于後。弱女乘于亭障，孤儿号于道路。老母寡妻设虚祭，饮泣泪，想望归魂于沙漠之表，岂不哀哉！[4]传曰：'江海所以能长百川者，以其下之也。'[5]少加屈下，尚何足病？况今与匈奴君臣分定，辞顺约明，贡献累至，岂宜违信自受其曲。其口度辽及领中郎将庞奋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还北虏。[6]其南部斩首获生，计功受赏如常科。"于是南单于复令薁鞮日逐王师子将轻骑数千出塞掩击北虏，复斩获千人。北虏众以南部为汉所厚，又闻取降者岁数千人。

[1]卒音七忽反。

[2]周曰猃狁，尧曰熏粥，秦曰匈奴。

[3]硗埆谓险要之地。荼，苦也。硗音苦交反。埆音苦角反。

[4]"父战于前"已下，前书贾捐之之辞，诏增损用之也。

[5]老子曰："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

[6]雇，赏报也。

章和元年，鲜卑入左地击北匈奴，大破之，斩优留单于，取其匈奴皮而还。北庭大乱，屈兰、储卑、胡都须等五十八部，口二十万，胜兵八千人，诣云中、五原、朔方、北地降。

单于宣立三年薨，单于长之弟屯屠何立。

休兰尸逐侯鞮单于屯屠何，章和二年立。时北虏大乱，加以饥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单于将并北庭，会肃宗崩，窦太后临朝。其年七月，单于上言："臣累世蒙恩，不可胜数。孝章皇帝圣思远虑，遂欲见成就，故令乌桓、鲜卑讨北虏，斩单于首级，破坏其国。今所新降虚渠等诣臣自言：'去岁三月中发虏庭，北单于创刈南兵，又畏丁令、鲜卑，[1]遁逃远去，依安侯河西。今年正月，骨都侯等复共立单于异母兄右贤王为单于，其人以兄弟争立，并各离散。'臣与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帅杂议方略，皆曰宜及北虏分争，出兵讨伐，破北成南，并为一国，令汉家长无北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须日逐鲜堂轻从虏庭远来诣臣，言北虏诸部多欲内顾，但耻自发遣，故未有至者。若出兵奔击，必有响应。今年不往，恐复并壹。臣伏念先父归汉以来，被蒙覆载，严塞明候，大兵拥护，积四十年。臣等生长汉地，开口仰食，岁时赏赐，动辄亿万，虽垂拱安枕，惭无报睚之(义)[地]。愿发国中及诸部故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师子、左呼衍日逐王须訾将万骑出朔方，左贤王安国、右大且渠王交勒苏将万骑出居延，期十二月同会虏地。臣将余兵万人屯五原、朔方塞，以为拒守。臣素愚浅，又兵众单少，不足以防内外。愿遣执金吾耿秉、度辽将军邓鸿及西河、云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

并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圣帝威神，一举平定。臣国成败，要在今年。已口诸部严兵马，讫九月龙祠，悉集河上。

唯陛下裁哀省察！“太后以示耿秉。秉上言：“昔武帝单极天下，欲臣虏匈奴，未遇天时，事遂无成。宣帝之世，会呼韩来降，故边人获安，中外为一，生人休息六十余年。及王莽篡位，变更其号，[2]耗扰不止，单于乃畔。光武受命，复怀纳之，缘边坏郡得以还复。乌桓、鲜卑咸胁归义，威镇(西)[4]夷，其效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虏分争，以夷伐夷，国家之利，宜可听许。“秉因自陈[受]恩，分当出命效用。太后从之。

[1]令音零。

[2]汉赐单于印文曰“匈奴单于玺”。无“汉”字。王莽改曰“新匈奴单于章”。

永元元年，以秉为征西将军，与车骑将军窦宪率骑八千，与度辽兵及南单于众三万骑，出朔方击北虏，大破之。北单于奔走，首虏二十余万人。事已具窦宪传。

二年春，邓鸿迁大鸿胪，以定襄太守皇甫棱行度辽将军。南单于复上求灭北庭，于是遣左谷蠡王师子等将左右部八千骑出口鹿塞，[1]中郎将耿谭遣从事将护之。至涿邪山，乃留辎重，分为二部，各引轻兵两道袭之。左部北过西海至河云北，[2]右部从匈奴河水西绕天山，南度甘微河，二军俱会，夜围北单于。[单于]大惊，率精兵千余人合战。单于被创，堕马复上，将轻骑数十遁走，仅而免脱。得其玉玺，获阏氏及男女五人，斩首八千级，生虏数千口而还。是时南部连克获纳降，党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故(从)事中郎将置从事二人，耿谭以新降者多，上增从事十二人。

[1]塞在朔方郡窳浑县北。窳音愈。

[2]河云，匈奴中地名也。

三年，北单于复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于除鞬自立为单于，将右温禺鞬王、骨都侯已下众数千人，止蒲类海，遣使款塞。大将军窦宪上书，立于除鞬为北单于，朝廷从之。四年，遣耿夔即授玺绶，赐玉口四具，羽盖一驷，使中郎将任尚持节卫护屯伊吾，如南单于故事。方欲辅归北庭，会窦宪被诛。五年，于除鞬自畔还北，帝遣将兵长史王辅以千余骑与任尚共追诱将还斩之，破灭其众。

单于屯屠何立六年薨，单于宣弟安国立。

单于安国，永元五年立。安国初为左贤王而无称誉。左谷蠡王师子素勇黠多知，前单于宣及屯屠何皆爱其气决，故数遣将兵出塞，掩击北庭，还受赏赐，天子亦加殊异。是以国中尽敬师子，而不附安国。[安国]由是疾师子，欲杀之。

其诸新降胡初在塞外，数为师子所驱掠，皆多怨之。安国因是委计降者，与同谋议。安国既立为单于，师子以次转为左贤王，觉单于与新降者有谋，乃别居五原界。单于每龙会议事，师子辄称病不往。皇甫棱知之，亦拥护不遣，单于怀愤益甚。

六年春，皇甫棱免，以执金吾朱徽行度辽将军。时单于与中郎将杜崇不相平，乃上书告崇，崇讽西河太守令断单于章，无由自闻。而崇因与朱徽上言：“南单于安国疏远故胡，亲近新降，欲杀左贤王师子及左台且渠刘利等。又右部降者谋共迫胁安国，起兵背畔，请西河、上郡、安定为之儆备。”和帝下公卿议，皆以为“蛮夷反复，虽难测知，然大兵聚会，必未敢动摇。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单于庭，与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观其动静。如无它变，可令崇等就安国会其左右大臣，责其部众横暴为边害者，共平罪诛。若不从命，令为权时方略，事毕之後，裁行客赐，[1]亦足以威示百蛮”。帝从之。于是徽、崇遂发兵造其庭。安国夜闻汉军至，大惊，弃帐而去，因举兵及将新降者欲诛师子。

师子先知，乃悉将庐落入曼柏城。安国追到城下，门闭不得入。朱徽遣吏晓譬和之，安国不听。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发诸郡骑追赴之急，众皆大恐，安国舅骨都侯喜为等虑并被诛，乃格杀安国。

[1]言以主客之礼裁量赐物，不多与也。

安国立一年，单于适之子师子立。

亭独尸逐侯鞮单于师子，永元六年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袭师子，安集掾王恬将卫护士与战，破之。于是新降胡遂相惊动，十五部二十余万人皆反畔，胁立前单于屯屠何子薁口日逐王逢侯为单于，遂杀口吏人，燔烧邮亭庐帐，将车重向朔方，欲度漠北。

于是遣行车骑将军邓鸿、越骑校尉冯柱、行度辽将军朱徽将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士及郡国积射、缘边兵，[(1)]乌桓校尉任尚将乌桓、鲜卑，合四万人讨之。

时南单于及中郎将杜崇屯牧师城，逢侯将万余骑攻围之，未下。冬，邓鸿等至美稷，逢侯乃乘冰度隘，向满夷谷。南单于遣子将万骑，及杜崇所领四千骑，与邓鸿等追击逢侯于大城塞，斩首三千余级，得生口及降者万余人。冯柱复分兵追击其别部，斩首四千余级。任尚率鲜卑大都护苏拔廆、[(2)]乌桓大人勿柯八千骑，要击逢侯于满夷谷，复大破之。前後凡斩万七千余级。逢侯遂率众出塞，汉兵不能追。七年正月，军还。

(1)汉有迹射士，言寻迹而射之。积亦与迹同，古字通也。

(2)胡罪反。

冯柱将虎牙营留屯五原，罢遣鲜卑、乌桓、羌胡兵，封苏拔廆为率众王，又赐金帛。邓鸿还京师，坐逗留失利，下狱死。[(1)]後帝知朱徽、杜崇失胡和，又禁其上书，以致反畔，皆征下狱死，以鴈门太守庞奋行度辽将军。逢侯于塞外分为二部，自领右部屯涿邪山下，左部屯朔方西北，相去数百里。八年冬，左部胡自相疑畔，还入朔方塞，庞奋迎受慰纳之。其胜兵四千人，弱小万余口悉降，以分处北边诸郡。南单于以其右温禺犊王乌居战[(2)]始与安国同谋，欲考问之。乌居战将数千人遂复反畔，出塞外山谷间，为吏民害。

秋，庞奋、冯柱与诸郡兵击乌居战，其众降，于是徙乌居战众及诸还降者二万余人于安定、北地。冯柱还，迁将作大匠。逢侯部众饥穷，又为鲜卑所击，无所归，窜逃入塞者骆驿不绝。

(1)按军法，逗留畏懦者斩。逗音豆。

(2)温禺犊王名乌居战也。

单于师子立四年薨，单于长之子口立。

万氏尸逐鞮单于口，永元十年立。十二年，庞奋迁河南尹，以朔方太守王彪行度辽将军。南单于比岁遣兵击逢侯，多所虏获，收还生口前後以千数，逢侯转困迫。十六年，北单于遣使诣阙贡献，愿和亲，脩呼韩邪故约。和帝以其旧礼不备，未许之，而厚加赏赐，不荅其使。元兴元年，重遣使诣敦煌贡献，辞以国贫未能备礼，愿请大使，当遣子入侍。[(1)]时邓太后临朝，亦不荅其使，但加赐而已。

(1)天子降大使至国，即遣子随大使入侍。

永初三年[(1)]夏，汉人韩琮随南单于入朝，既还，说南单于云："关东水潦，人民饥饿死尽，可击也。"单于信其言，遂起兵反畔，攻中郎将耿种于美稷。秋，王彪卒。冬，遣行车骑将军何熙、副中郎[将]庞雄击之。四年春，口遣千余骑寇常山、中山，以西域校尉梁慬行度辽将军，[(2)]与辽东太守耿夔击破之。事已具慬、夔传。单于见诸军并进，大恐怖，顾让韩琮曰："汝言汉人死尽，今是何等人也？"[(3)]乃遣使乞降，许之。

单于脱帽徒跣，对庞雄等拜陈，道死罪。于是赦之，遇待如初，乃还所钞汉民男女及羌所略转卖入匈奴中者合万余人。[(4)]五年，梁慬免，以云中太守耿夔行度辽将军。

(1)安帝即位之二年也。

(2)慬音勤。

(3)顾，反也。让，责也。反顾责韩琮也。

(4)南单于口信韩琮之言，起兵反，既被击败，陈谢死罪，还所钞之男女。

元初元年，[(1)]夔免，以乌桓校尉邓遵为度辽将军。遵，皇太后之从弟，故始为真将军焉。[(2)]

(1)安帝永初(六)(8)年，改为元初元年。

(2)自置度辽将军以来，皆权行其事，今始以邓遵为正度辽将军，此後更无行者也。

四年，逢侯为鲜卑所破，部众分散，皆归北虏。五年春，逢侯将百余骑亡还，诣朔方塞降，邓遵奏徙逢侯于颍川郡。[1]

[1]逢侯本是前单于屯屠何子，右薁鞬日逐王诸降胡余万人，胁立为单于。

既被鲜卑所破，部众分散，若留在匈奴，或恐更相招引，故徙于颍川郡也。

建光元年，[1]邓遵免，复以耿夔代为度辽将军。时鲜卑寇边，夔与温禺犊王呼尤徽将新降者连年出塞，讨击鲜卑。还，复各令屯列冲要。[2]而耿夔征发烦剧，新降者皆悉恨谋畔。

[1]安帝元初七年改为永宁元年，永宁二年改为建光元年。

[2]还使新降者屯列冲要。

单于囗立二十七年薨，弟拔立。耿夔复免，以太原太守法度代为将军。

乌稽侯尸逐鞮单于拔，延光三年立。夏，新降一部大人阿族等遂反畔，胁呼尤徽欲与俱去。呼尤徽曰："我老矣，受汉家恩，宁死不能相随！"众欲杀之，有救者，得免。阿族等遂将妻子辎重亡去，中郎将马翼遣兵与胡骑追击，破之，斩首及自投河死者殆尽，[1]获马牛羊万余头。冬，法度卒。四年，汉阳太守傅众代为将军。其冬，傅众复卒。永建元年，[2]以辽东太守庞参代为将军。

[1]殆，近也。欲死尽，所余无几。

[2]顺帝即位之年。

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脩复，鲜卑因此数寇南部，杀渐将王。[1]单于忧恐，上言求复障塞，顺帝从之。乃遣黎阳营兵出屯中山北界，[2]增置缘边诸郡兵，列屯塞下，教习战射。

[1]匈奴有左右渐将王。

[2]黎阳先置营兵，以南单于求复障塞，恐入侵扰乱，置屯兵于中山北界。

旧中山郡，今之定州是也。定州者，则在河北也。

单于拔立四年薨，弟休利立。

去特若尸逐就单于休利，永建三年立。四年，庞参迁大鸿胪，以东平相宋汉代为度辽将军。阳嘉二年，汉迁太仆，以乌桓校尉耿晔代为度辽将军。永和元年，[1]晔病征，以护羌校尉马续代为度辽将军。

[1]阳嘉五年，改为永和元年。

五年夏，南匈奴左部句龙王吾斯、车纽等背畔，率三千余骑寇西河，因复招诱右贤王，合七八千骑围美稷，杀朔方、代郡长史。马续与中郎将梁并、乌桓校尉王元发缘边兵及乌桓、鲜卑、羌胡合二万余人，掩击破之。吾斯等遂更屯聚，攻没城邑。天子遣使责让单于，开以恩义，令相招降。单于本不豫谋，乃脱帽避帐，诣并谢罪。并以病征，五原太守陈龟代为中郎将。龟以单于本不能制下，[1]逼迫之，单于及其弟左贤王皆自杀。单于休利立十三年。龟又欲徙单于近亲于内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龟坐下狱免。[2]大将军梁商以羌胡新反，党众初合，难以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极，穷鸟困兽，皆知救死，况种类繁炽，不可单尽。[3]今转运日增，三军疲苦，虚内给外，非中国之利。

窃见度辽将军马续素有谋谟，且典边日久，深晓兵要，每得续书，与臣策合。

宜令续深沟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购赏，明其期约。如此，则丑类可服，[4]国家无事矣。"帝从之，乃诏续招降畔虏。商又移书续等曰："中国安宁，忘战日久。良骑野合，交锋接矢，决胜当时，戎狄之所长，而中国之所短也。强弩乘城，坚营固守，以待其衰，中国之所长(也)，而戎狄之所短也。[5]宜务先所长，以观其变，设购开赏，宣示反悔，勿贪小功，以乱大谋。"续及诸郡并各遵行。于是右贤王部抑鞮等万三千口诣续降。

[1]吾斯等攻没城邑，单于虽不预谋，然不能制下，即是不堪其任。

[2]陈龟逼迫单于及弟皆令自杀，又欲徙其近亲者，遂致狐疑，此则陈龟之由也。

[3]单亦尽也。犹书云"谟谋"。孔安国曰："谟亦谋也。"即是古书之重语。

[4]丑，等也，言等类可服也。

⑸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桡乱也。劲弩长戟，射疎及远，则匈奴之弓不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 匈奴之兵不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不能支也。下马地口，剑戟相接，去就相簿，则匈奴之足不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并具朝错三章之兵体。因梁商论其长短，故备录之。此乃兵家之要。

秋，句龙吾斯等立句龙王车纽为单于。东引乌桓，西收羌戎及诸胡等数万人，攻破京兆虎牙营，[1]杀上郡都尉及军司马，遂寇掠并、凉、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离石，[2]上郡治夏阳，朔方治五原。[3]冬，遣中郎将张耽将幽州乌桓诸郡营兵，击畔虏车纽等，战于马邑，斩首三千级，获生口及兵器牛羊甚众。车纽等将诸豪帅骨都侯乞降，而吾斯犹率其部曲与乌桓寇钞。六年春，马续率鲜卑五千骑到谷城击之，斩首数百级。张耽性勇锐，而善抚士卒，军中皆为用命。

遂绳索相悬，上通天山，大破乌桓，悉斩其渠帅，还得汉民，获其畜生财物。

夏，马续复免，以城门校尉吴武代为将军。

⑴虎牙营即京兆虎牙都尉也。西羌传云：“置虎牙都尉于长安，扶风都尉于雍。”汉官仪曰“凉州近羌，数犯三辅，京兆虎牙、扶风都尉将兵卫护园陵”也。

⑵离石即西河之属县也。

⑶移朔方就五原郡。

汉安元年[1]秋，吾斯与薁鞬台耆、且渠伯德等复掠并部。[2]

⑴顺帝永和七年改为汉安元年也。

⑵薁鞬或作“薁鞬”，前书两字通，今依前书不改也。

呼兰若尸逐就单于兜楼储先在京师，汉安二年立之。天子临轩，大鸿胪持节拜授玺绶，引上殿。赐青盖驾驷、鼓车、安车、驸马骑、玉具刀剑、什物，[1]给彩布二千匹。赐单于阏氏以下金锦错杂具，軿车马二乘。遣行中郎将持节护送单于归南庭。诏太常、大鸿胪与诸国侍子于广阳城门外[2]祖会，飨赐作乐，角抵百戏。[3]顺帝幸胡桃宫临观之。冬，中郎将马寔募刺杀句龙吾斯，送首洛阳。建康元年，[4]进击余党，斩首千二百级。乌桓七十万余口皆诣寔降，车重牛羊不可胜数。

⑴玉具，摽首镡卫尽用玉为之。

⑵广阳，洛阳城西面南头门。

⑶角抵之戏则鱼龙爵马之属。言两两相当，亦角而为抵对，即今之口(用) [朋]，古之角抵也。

⑷汉安三年改为建康元年。

单于兜楼储立五年薨。

伊陵尸逐就单于居车儿，建和元年立。[1]至永寿元年，[2]匈奴左薁鞬台耆、且渠伯德等复畔，寇钞美稷、安定，属国都尉张奂击破降之。事已具奂传。

⑴桓帝即位之年。

⑵桓帝永兴三年改为永寿元年。

延熹元年，[1]南单于诸部并畔，遂与乌桓、鲜卑寇缘边九郡，以张奂为北中郎将讨之，单于诸部悉降。奂以单于不能统理国事，乃拘之，上立左谷蠡王。[2]

桓帝诏曰：“春秋大居正，[3]居车儿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还庭。”

⑴桓帝之年。

⑵张奂上书请立左谷蠡王为单于也。

⑶春秋法五始之要，故经曰“元年春王正月”。言王者即位之年，宜大开恩宥。其居车儿即是桓帝即位之建和元年立，自立以来，一心向化，宜宽宥之。

单于居车儿立二十五年薨，子某立。[1]

⑴凡言“某”者，史失其名，故称“某”以记之。夷狄无字，既无典诰，故某者即是其名。

屠特若尸逐就单于某，熹平元年立。[1]六年，单于与中郎将臧旻出鴈门击鲜卑口石槐，大败而

还。是岁，单于薨，子呼征立。

(1)熹平，灵帝之元年。

单于呼征，光和元年(1)立。二年，中郎将张脩与单于不相能，脩囗斩之，更立右贤王羌渠为单于。脩以不先请而囗诛杀，槛车征诣廷尉抵罪。(2)

(1)灵帝熹平七年改为光和元年。

(2)前书注曰："抵，至也。"杀人者死。张脩囗斩单于呼征，故至其罪也。

单于羌渠，光和二年立。中平四年，(1)前中山太守张纯反畔，遂率鲜卑寇边郡。灵帝诏发南匈奴兵，配幽州牧刘虞讨之。单于遣左贤王将骑诣幽州。国人恐单于发兵无已，五年，右部囗落与休著各胡白马铜等十余万人反，攻杀单于。

(1)灵帝光和七年改为中平。

单于羌渠立十年，子右贤王于扶罗立。(1)

(1)于扶罗即是前赵刘元海之祖也。其元海为乱晋之首。

持至尸逐侯单于于扶罗，中平五年立。国人杀其父者遂畔。共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而于扶罗诣阙自讼。会灵帝崩，天下大乱，单于将数千骑与白波贼合兵寇河内诸郡。时民皆保聚，钞掠无利，而兵遂挫伤。复欲归国，国人不受，乃止河东。(1)须卜骨都侯为单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虚其位，以老王行国事。

(1)遂止河东平阳也。

单于于扶罗立七年死，弟呼厨泉立。(1)

(1)于扶罗即刘元海之祖。呼厨泉即元海之叔祖。

单于呼厨泉，兴平二年(1)立。以兄被逐，不得归国，数为鲜卑所钞。建安元年，献帝自长安东归，右贤王去卑与白波贼帅韩暹等侍卫天子，拒击李傕、郭汜。及车驾还洛阳，又徙迁许，然後归国。(2)二十一年，单于来朝，曹操因留于邺，(3)而遣去卑归监其国焉。

(1)献帝初平五年改为兴平元年。

(2)谓归河东平阳也。

(3)留呼厨泉于邺，而遣去卑归平阳，监其五部国。

论曰：汉初遭冒顿凶黠，种众强炽。高祖威加四海，而窘平城之围。(1)太宗政邻刑措，不雪愤辱之耻。(2)逮孝武亟兴边略，有志匈奴，赫然命将，戎旗星属，(3)候列郊甸，火通甘泉，(4)而犹鸣镝扬尘，出入畿内，(5)至于穷竭武力，单用天财，(6)历纪岁以攘之。寇虽颇折，而汉之疲耗略相当矣。(7)

宣帝值虏庭分争，呼韩邪来臣，乃权纳怀柔，因为边卫，(8)罢关徼之儆，息兵民之劳。(9)龙驾帝服，鸣钟传鼓于清渭之上，(10)南面而朝单于，朔、易无复匹马之踪，(11)六十余年矣。後王莽陵篡，扰动戎夷，(12)续以更始之乱，方夏幅裂。(13)自是匈奴得志，狼心复生，乘间侵佚，害流傍境。

及中兴之初，更通旧好，(14)报命连属，金币载道，(15)而单于骄踞益横，内暴滋深。(16)世祖以用事诸华，未遑沙塞之外，(17)忍愧思难，徒报谢而已。(18)因徙幽、并之民，增边屯之卒。(19)及关东稍定，陇、蜀已清，其猛夫扞将，莫不顿足攘手，争言卫、霍之事。(20)帝方厌兵，间脩文政，未之许也。(21)其後匈奴争立，日逐来奔，愿脩呼韩之好，以御北狄之冲，(22)奉藩称臣，永为外扞。天子总揽群策，和而纳焉。(23)乃诏有司开北鄙，择肥美之地，量水草以处之。驰中郎之使，尽法度以临之。制衣裳，备文物，加玺绂之绶，正单于之名。于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雠衅既深，互伺便隙，控弦抗戈，觇望风尘，云屯鸟散，更相驰突，至于陷溃创伤者，靡岁或宁，而汉之塞地晏然矣。(24)後亦颇为出师，并兵穷讨，命窦宪、耿夔之徒，前後并进，皆用果谲，设奇数，异道同会，究掩其窟穴，蹑北追奔(25)三千余里，(26)遂破龙祠，焚罽幕，坑十角，梏阏氏，(27)铭功封石，倡呼而还。(28)单于震慑屏气，蒙毡遁走于乌孙之地，而漠北空矣。(29)若因其时埶，及其虚旷，还南虏于阴山，归(河)西[河]于内地，(30)上申光武权宜之略，下防戎羯乱华之变，(31)使耿国之算不谬于当世，(32)袁安之议见从于後王，(33)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34)而窦宪矜三捷之睦，忽经世之规，狼戾不端，专行威惠。

(35)遂复更立北虏，反其故庭，(36)并恩两护，以私己福，口蔑天公，(37)坐树大鲠。永言前载，何恨愤之深乎！(38)自後经纶失方，畔服不一，其为疢毒，胡可单言！(39)降及後世，翫为常俗，终于吞噬神乡，丘墟帝宅。呜呼！千里之差，兴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40)

(1)前书云，高祖自将兵三十二万击韩王信，先至平城，冒顿纵兵三十万骑围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故歌曰："平城之事其大苦，七日不得食，不能弯弓弩。"得陈平秘计，然後得免也。

(2)前书赞曰："断狱四百，几致刑措。"几，近也。今言"政邻刑措"，邻亦近也。

(3)如众星之相连属，言其多。

(4)列置侯兵于近郊畿，天子在甘泉宫，而烽火时到甘泉宫也。

(5)鸣镝即匈奴之箭也。谓匈奴、白羊、楼烦王在河南，去京师一千余里，古者王畿千里，言匈奴寇边即出入畿内。世宗逐楼烦、白羊，始得河南之地以筑朔方，今夏州是也。按夏州去京师一千二百里。

(6)单，尽也。言尽用天下之财。

(7)汉武好征，户口减半，即是死亡与杀匈奴相当也。

(8)虏庭分争谓五单于[争]国，呼韩邪遂来臣服，因请款关，永为边卫。

前书云日逐王薄胥堂为屠耆单于，呼揭王为呼揭单于，薁鞬王为车犁单于，乌籍都尉为乌籍单于，并呼韩邪凡五单于也。

(9)匈奴既降，北庭不儆备，劳者并得休息也。

(10)案前书，宣帝甘露二年正月，呼韩邪朝甘泉宫，汉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赞谒(者)称臣而不名。礼毕，使者导单于宿长平。上自甘泉宿池阳宫，诏单于毋谒。左右当户及群臣皆列观，及诸蛮夷君长[王]侯数万人，咸迎于渭桥下，夹道陈。上登渭桥，咸称万岁。

(11)匈奴既降，朔方、易水之地更无匈奴匹马之踪也。

(12)自宣帝甘露二年至平帝末年，北边无匈奴之盗。王莽陵篡之後，狼心复生。前书赞曰："三世称[藩]，宾于汉庭。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忘干戈之役。後六十余岁之间，遭王莽篡位，始开边隙。"

三世谓元帝、成帝各为一世，哀平二帝皆元帝之孙，共为一世，故三世也。王莽执政，始开边隙也。

(13)更始无道，扰乱方内，诸夏如布帛之裂也。

(14)及光武中兴，更通宣、元之旧好。

(15)报命相属，言其往来不绝。金帛常载于道，言其赏遗常行。

(16)世祖二年，令中郎将韩统报命，赂遗金帛以通旧好。而单于骄踞，自比冒顿，对使者辞语悖慢也。

(17)遑，暇也。

(18)虽得骄踞悖慢之词，而忍其羞愧，思其患难，但以善言报谢而已。徒，但也。

(19)移徙幽、并之人，增益边屯之戍卒。

(20)争言卫青、霍去病，世宗之代北伐匈奴之事也。

(21)帝厌其用兵，欲脩文政，未许猛夫扞将之事。

(22)比季父孝单于舆以比为右薁鞬日逐王，日逐即南匈奴单于比也。

(23)总贤群臣之策，善均从众，与之和同，而纳其降款也。

(24)由南北二庭自相驰突，而汉之塞地晏然无事矣。

(25)军走曰北也。

(26)北虏(乌孙)遂奔[乌孙]，漠北乃空，其地三千余里也。

(27)械在手曰梏，音古督反。

(28) 为刻石立铭于燕然山，犹前书霍去病登临瀚海，封狼居胥山也。
(29) 漠北既空，宜即迁南虏以居之。
(30) 河西虏众居之，于时遂为边境，若还南虏于阴山，即为内地也。
(31) 戎羯之乱，兴于永嘉之年；即勒燕然，乃居永元之岁。中人以上，始可预其将来；窦宪庸才，宁可责其谋虑。
(32) 建武二十四年，八部大人共立比为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永为蕃蔽，扞御北方。帝用五官中郎将耿国议，乃许之也。
(33) 窦宪欲立北单于，安议不许也。
(34) 若从耿国、袁安之议，即言平易正直之道如此之弘远也。
(35) 三捷言胜也。自乡功伐，专行威惠，为臣不忠，即其人也。又章和二年，窦太后临朝。单于屯屠何上言："宜及北虏分争，出兵讨伐，破北成南，并为一国，令汉家长无北念。"既威北边，即宜奖成南部，更请存立，其何惑哉。
(36) 永元三年，将军窦宪上书，请立于除鞬为北单于，朝廷从之。四年即授玺绶，方欲辅归北庭，会窦宪被诛。五年，于除鞬自畔还北，帝遣将兵长史王辅诱诛之。
(37) 言窦宪斩日逐，刊石纪功，即宜灭其北庭，以资南部。重存胤绪，滋生孽辟。南北俱存，即是并恩两护。以私己福，乃招其祸。斯则囗蔑天公之事也。天公谓天子也。前书云"共秃翁何为首鼠两端"，秃翁即乃翁也。高祖云"几败乃公事"，乃公即汝公也。惇史直笔，时复存其质言也。
(38) 由窦宪请立北庭，遂使匈奴滋蔓，即是坐树大鲠，永言前事，深可恨哉。载，事也。
(39) 单，尽也。单与殚同也。
(40) 既勒燕然之後，若复南虏于漠北，引侍子于京师，混并匈奴之区，使得专为一部，则荒服无忿争之迹，边服息征戍之勤。此之不行，遂为巨蠹。自单于比入居西河美稷之後，种类繁昌，难以驱逼。魏武虽分其众为五部，然大率皆居晋阳。暨乎左贤王豹之子刘元海，假称天号，纵盗中原，吞噬神乡，丘墟帝宅。愍怀二帝沉没虏庭，差之毫端，一至于此。百代无灭，诚可痛心也。

赞曰：匈奴既分，(1)羽书稀闻。(2)野心难悔，终亦纷纭。(3)

(1)谓分为南北庭也。
(2)檄书有急，即插鸟羽其上也。
(3)纷纭之事，具如上解。

校勘记

二九三九页六行至比季父孝单于舆时汲本、殿本无"孝"字。按前书匈奴传云："单于咸立五岁，天凤五年死，弟左贤王舆立，为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匈奴谓孝曰若鞮。"范书意译为"孝单于"，後人不晓，灭去此"孝"字耳。下"以御北狄之冲"注亦称"孝单于"。

二九三九页九行虚闾权渠单于[子]也据汲本、殿本补。

二九三九页一一行以单于相传乃十八代也按：李慈铭谓"相传"上当脱"兄弟"二字。

二九四 0 页四行赂遗金币汲本"币"作"帛"。按：通志亦作"帛"。

二九四 0 页一 0 行杀略钞掠甚众按：校补谓掠即略，不当杀略钞掠并言，通志无"钞掠"二字可证，二字当衍。

二九四一页九行以次当[为]左贤王据校补引钱大昭说补。按：通志有"为"字。

二九四二页七行时比弟渐将王在单于帐下殿本改"渐"作"斩"。按：通鉴胡注谓"渐"当作"斩"，传写误加水旁耳。校补谓匈奴言语文字不与华同，其王号非译不晓，渐将亦未尝无义。观晋书作"左渐尚王"、"右渐尚王"，将尚一音之转，安知"斩"不正当作"渐"耶？

二九四四页一行令中郎将置安集掾(吏)[史]据汲本、殿本改。

二九四四页二行单于岁尽辄遣奉奏按：刊误谓案文少一“使”字。

二九四四页一四行且渠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史记作“且居”。

二九四五页九行及悉复缘边八郡按：张森楷校勘记谓“及”字于此义无所施，盖当为“又”。

二九四七页八行愿复裁[赐]据汲本、殿本补。

二九四七页九行遣驿以闻按：殿本“驿”作“译”。

二九四七页一三行矢十二曰发见汉书音义按：汲本、殿本作“发四矢曰发，见仪礼也”。

二九四八页四行中郎将段郴按：“郴”原讹“彬”，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二九四九页一行胡邪尸逐侯鞮单于长按：“胡”原作“湖”，径据汲本、殿本改。

二九四九页五行中郎将吴棠按：校补谓袁纪“棠”作“常”。

二九四九页一 0 行随太仆祭肜按：“肜”原作“彤”，径据汲本、殿本改。

二九四九页一一行皋林温禺犊王按：丁谦南匈奴传地理考证谓“温禺犊王”前书作“温偶駼王”，上加“皋林”字者，似分数部也，故下有右温禺犊王。

二九四九页一二行北匈奴入云中遂至渔阳太守廉范击却之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范为云中太守，“太守”上当有“云中”二字。

二九四九页一四行征西(大)将军耿秉刊误谓案秉传不为大将军，此多一“大”字。今据删。

二九五 0 页四行诏书听云遣驿使迎呼慰纳之按：刊误谓“驿”当作“译”。

二九五 0 页五行大且渠伊莫訾王按：“大”原讹“夫”，径改正。

二九五一页五行薁鞮日逐王按：汲本、殿本“鞮”作“鞬”。

二九五一页六行又闻取降者岁数千人按：王先谦谓语气不了，疑夺文。

二九五一页九行荼苦也殿本“荼”作“涂”，集解本从之，然涂不训苦。张森楷校勘记谓疑本作“涂炭言苦也”，“涂”下脱“炭言”二字。按：张说亦言之成理。此殆後人以涂不训苦，遂改“涂”为“荼”耳。又按：注与正文不相应。

校补谓此传之注复沓纰缪，至于不可究诘，疑章怀本皆无注，而妄人附益之，且又不出一手也。

二九五一页一三行取其匈奴皮而还按：刊误谓匈奴一种，安能尽取其皮，明多“匈奴”二字，或云取其�皮。

二九五一页一四行屈兰储卑胡都须等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章帝纪“屈”作“屋”。

二九五二页五行依安侯河西按：校补引钱大昭说，谓鲁恭传作“史侯河西”，安侯史侯未知孰是。

二九五二页一 0 行惭无报睦之(义)[地]据殿本改。按：钱大昭谓闽本作“地”。校补谓通志亦作“地”。

二九五三页三行威镇(西)[4]夷据殿本改。

二九五三页四行秉因自陈[受]恩据汲本、殿本补。

二九五三页九行首虏二十余万人按：刊误谓案文多一“人”字。

二九五三页一二行匈奴河刊误谓“奴”字衍。按：匈奴河或省称匈河耳，“奴”字非衍，参阅窦融传校记。

二九五三页一三行夜围北单于[单于]大惊据刊误补。

二九五三页一四行获阏氏按：校补谓据和纪，此阏氏，单于母也。纪亦言“获”，而耿秉传独言“斩”。

二九五四页一行故(从)事中郎将置从事二人刊误谓案文多一“从”字，言故事如此。今据删。

二九五四页四行右校尉耿夔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右”当作“左”。

二九五四页六行赐玉口四具羽盖一驷按：刊误谓当云“玉具口四”，又衍一“驷”字。

二九五四页一二行而不附安国[安国]由是疾师子据通志补。

二九五七页一五行副中郎[将]庞雄据刊误补。

二九五八页五行安帝即位之二年也按：安帝于殇帝延平元年即位，至永初三年，即位已四年矣，“二”乃“四”之譌。

二九五八页一一行安帝永初(六)[8]年据集解引洪亮吉说改。

二九五八页一五行诸降胡余万人按：汲本、殿本“余万人”作“万余人”。

二九五八页一五行部众分散按：“散”原譌“明”，径改正。

二九五九页一行温禺犊王呼尤徽按：校补谓通志“徽”作“征”，下并同。

二九五九页六行弟拔立集解引惠栋说，谓凡单于立皆载号谥。下云“乌稽侯尸逐鞮单于”，乃拔号谥也。“弟拔立”已下当接此文，今错出“耿夔复免”以下十五字，未知所属，当有脱误。按：校补谓案通志“耿夔复免”以下十五字在“乌稽侯尸鞮单于拔延光三年立”下，“耿夔”上并有“是岁”二字，知今本皆涉上“立”字误倒，又脱二字也。

二九五九页六行以太原太守法度代为将军按：刊误谓一传中处处皆云“度辽将军”，惟三处没“度辽”字，以後又复举之，明此三处脱漏也。

二九五九页七行新降一部大人阿族等遂反畔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安帝纪云南匈奴左日逐王叛。

二九六0页九行句龙王按：顺帝纪作“句龙大人”。钱大昕谓王与大人皆匈奴尊称，译语小异。

二九六一页五行中国之所长(也)据殿本删。按：校补谓钱校本据闽本亦无“也”字，通志同。

二九六一页九行此则陈龟之由也按：据张元济校勘记“由”原作“同”，然今商务影印本亦作“由”，殆依殿本描改。又按：“同”字当误。“之由”上疑脱“获罪”二字。

二九六一页一0行犹书云谟谋汲本“谟谋”作“谋谟”。按：校补谓今案尚书，无“谋谟”“谟谋”连文之处，疑皆“谋猷”之误，猷本亦训谋也。注或涉下文“谋谟”而误。又按：注“犹书云”至“古书之重语”应在正文“马续素有谋谟”句下，然各本皆同，故不改。

二九六一页一三行[则]匈奴之兵不能当也据殿本补。

二九六一页一三行下马地囗按：殿本“地”作“步”。

二九六一页一四行去就相簿汲本、殿本“簿”作“薄”。按：薄簿通。

二九六二页一三行薁鞮或作薁鞬按：沉家本谓顺帝纪作“薁鞬”。

二九六三页七行即今之囗(用)[朋]据刊误改。

二九六三页一四行延熹元年按：“元”原譌“九”，径改正。

二九六四页七行夷狄无字按：刊误谓此上当有“一说”二字。

二九六四页一0行熹平灵帝之元年按：校补引柳从辰说，谓应作“灵帝建宁五年改为熹平元年”。

二九六四页一一行单于呼征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袁纪作“呼演”。

二九六四页一五行单于羌渠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袁纪作“羌深”。

二九六五页一行休著各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灵帝纪作“休屠各”。屠音储，而著亦音直虑切，译语有重轻，其实一也。乌桓鲜卑传俱云“休著屠各”，此必读范史者音著为屠，後遂搀入正文耳。

二九六五页一三行又徙迁许按：张森楷校勘记谓“徙”当作“从”。

二九六七页四行究掩其窟穴按：校补谓究掩二字各一义，不能连文，疑衍一字。

二九六七页六行归(河)西[河]于内地集解引陈景云说，谓“河西”当作“西河”，时南单于屯西河美稷县也，正与上句“南虏”相对。今据改。

二九六八页六行虏庭分争谓五单于[争]国据校补补。

二九六八页九行赞谒(者)称臣而不名据刊误删。

二九六八页一0行及诸蛮夷君长[王]侯数万人据汲本、殿本补。

二九六八页一二行匈奴既降按：“既”原譌“即”，径改正。

二九六八页一三行三世称[藩]据前书赞补。

二九六八页一四行是时边城晏闭汲本“闭”作“闲”。按：校补谓晏闲即安闲，以後文“塞地晏然”证之，说亦可通。

二九六九页二行世祖二年令中郎将韩统报命按：沉家本谓韩统报命乃六年事，云“二年”，误。

二九六九页一二行北虏(乌孙)遂奔[乌孙]据校补改。

二九六九页一七行即勒燕然汲本、殿本“即”作“绩”。按：疑原作“既勒燕然”，“既”与“即”形近而譌，下文注有“既勒燕然之後”云云，可证也。

二九七0页六行即宜奖成南部按：汲本“奖”作“权”，殿本作“构”。

二九七0页九行滋生孽辥按：“辥”原作“栽”，径据汲本、殿本改。

二九七0页一0行共秃翁何为首鼠两端汲本、殿本“共”作“老”。今按：前书云“与长孺共一秃翁，何为首鼠两端”，史记则作“与长孺共一老秃翁，何为首鼠两端”，此注“共”下脱一“一”字，而“共”作“老”，或後人依史记改也。

二九七0页一0行秃翁即乃翁也殿本、集解本“乃翁”作“天翁”。按：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三，略谓刘赣父东汉刊误谓列传第七十九注最浅陋，章怀注书，分与诸臣，疑其将终篇，故特草草耳。今观注引前书，谓秃翁即天翁，其谬甚矣。是王氏所见本亦作“天翁”也。

後汉书卷九十　乌桓鲜卑列传第八十

乌桓者，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1]贵少而贱老，其性悍塞。[2]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无相仇报故也。有勇健能理决口讼者，推为大人，无世业相继。邑落各有小帅，数百千落自为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则刻木为信，虽无文字，而部众不敢违犯。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大人以下，各自畜牧营产，不相傜役。其嫁娶则先略女通情，[3]或半岁百日，然後送牛马羊畜，以为娉币。婿随妻还家，妻家无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为妻家仆役，一二年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处财物一皆为办。其俗妻後母，报寡口，死则归其故夫。计谋从用妇人，唯口战之事乃自决之。父子男女相对踞蹲。

以髡头为轻便。妇人至嫁时乃养发，分为髻，著句决，饰以金碧，犹中国有簂步摇。[4]妇人能刺韦作文绣，织氀毼。[5]

男子能作弓矢鞍勒，[6]锻金铁为兵器。其土地宜穄及东墙。东墙似蓬草，实如穄子，至十月而熟。见鸟兽孕乳，以别四节。

(1)郑玄注周礼曰：“毛之缛细者为毳也。”

(2)说文曰：“悍，勇也。”塞谓不通。

(3)杜预注左传曰：“不以道取为略。”

(4)簂音(吉)[古]诲反。字或为“帼”，妇人首饰也。续汉舆服志曰：“公卿列侯夫人绀缯帼。”释名云“皇后首饰，上有垂珠，步则摇之”也。

(5)广雅曰：“氀毼，罽也。”氀音力于反。毼音胡达反。

(6)勒，马衔也。

俗贵兵死，敛尸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则歌舞相送。肥养一犬，以彩绳缨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言以属累犬，[1]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

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死者魂神归岱山也。[2]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毕皆烧之。其约法：违大人言者，罪至死；若相贼杀者，令部落自相报，不止，诣大人告之，听出马牛羊以赎死；其自杀父兄则无罪；若亡畔为大人所捕者，邑落不得受之，皆徙逐于雍狂之地，沙漠之中。其土多蝮蛇，在丁令西南，乌孙东北焉。[3]

(1)属累犹付托也。属音之欲反。累音力瑞反。

(2)博物志：“泰山，天帝孙也，主召人魂。东方万物始，故知人生命。”

(3)前书音义曰：“丁令，匈奴别种也。令音零。”

乌桓自为冒顿所破，众遂孤弱，常臣伏匈奴，岁输牛马羊皮，过时不具，辄没其妻子。及武帝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1]其大人岁一朝见，于是始置护乌桓校尉，秩二千石，拥节监领之，使不得与匈奴交通。

[1]侦，觇也，音丑政反。

昭帝时，乌桓渐强，乃发匈奴单于冢墓，以报冒顿之怨。匈奴大怒，乃东击破乌桓。大将军霍光闻之，因遣度辽将军范明友将二万骑出辽东邀匈奴，而虏已引去。明友乘乌桓新败，遂进击之，斩首六千余级，获其三王首而还。由是乌桓复寇幽州，明友辄破之。宣帝时，乃稍保塞降附。

及王莽篡位，欲击匈奴，兴十二部军，使东域将严尤领乌桓、丁令兵屯代郡，皆质其妻子于郡县。乌桓不便水土，惧久屯不休，数求谒去。莽不肯遣，遂自亡畔，还为抄盗，而诸郡尽杀其质，由是结怨于莽。匈奴因诱其豪帅以为吏，余者皆羁縻属之。

光武初，乌桓与匈奴连兵为寇，代郡以东尤被其害。居止近塞，朝发穹庐，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于郡县损坏，百姓流亡。其在上谷塞外白山者，最为强富。

建武二十一年，遣伏波将军马援将三千骑出五阮关掩击之。[1]乌桓逆知，悉相率逃走，追斩百级而还。乌桓复尾击援後，援遂晨夜奔归，比入塞，马死者千余匹。

[1]关在代郡。

二十二年，匈奴国乱，乌桓乘弱击破之，匈奴转北徙数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币帛赂乌桓。二十五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众向化，诣阙朝贡，献奴婢牛马及弓虎豹貂皮。

是时四夷朝贺，络驿而至，天子乃命大会劳飨，赐以珍宝。乌桓或愿留宿卫，于是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令招来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时司徒掾班彪上言：“乌桓天性轻黠，好为寇贼，若久放纵而无总领者，必复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史，[1]恐非所能制。臣愚以为宜复置乌桓校尉，诚有益于附集，省国家之边虑。”帝从之。

于是始复置校尉于上谷囗城，[2]开营府，并领鲜卑，赏赐质子，岁时互市焉。

[1]盖当时权置也。下兵马掾亦同也。

[2]囗城，县名。前书囗县作“宁”，史记囗城亦作“宁”，宁囗两字通也。

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无事。安帝永初三年夏，渔阳乌桓与右北平胡千余寇代郡、上谷。秋，鴈门乌桓率众王无何(允)，与鲜卑大人丘伦等，及南匈奴骨都侯，合七千骑寇五原，与太守战于九原高渠谷，[1]汉兵大败，杀郡长吏。乃遣车骑将军何熙、度辽将军梁慬等击，大破之。无何乞降，鲜卑走还塞外。是後乌桓稍复亲附，拜其大人戎朱廆为亲汉都尉。[2]

[1]九原，县名，属五原郡。

[2]廆音胡罪反。

顺帝阳嘉四年冬，乌桓寇云中，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两，度辽将军耿晔率二千余人追击，不利，又战于沙南，斩首五百级。[1]乌桓遂围晔于兰池城，于是发积射士二千人，度辽营千人，配上郡屯，以讨乌桓，乌桓乃退。永和五年，乌桓大人阿坚、羌渠等与南匈奴左部句龙吾斯反畔，中郎将张耽击破斩之，余众悉降。桓帝永寿中，朔方乌桓与休著屠各并畔，中郎将张奂擊平之。延熹九年夏，乌桓复与鲜卑及南匈奴(鲜卑)寇缘边九郡，俱反，张奂讨之，皆出塞去。

[1]沙南，县，属云中郡，有兰池城。

灵帝初，乌桓大人上谷有难楼者，众九千余落，辽西有丘力居者，众五千余落，皆自称王；又辽东苏仆延，众千余落，自称峭王；[1]右北平乌延，众八百余落，自称汗鲁王：并勇建而多计策。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张纯畔，入丘力居众中，自号弥天安定王，遂为诸郡乌桓元帅，寇掠青、徐、幽、冀四州。五年，以刘虞为幽州牧，虞购募斩纯首，北州乃定。

[1]峭音七笑反。

献帝初平中，丘力居死，子楼班年少，从子蹋顿有武略，代立，[1]总摄三郡，众皆从其号令。建安初，冀州牧袁绍与前将军公孙瓒相持不决，蹋顿遣使诣绍求和亲，遂遣兵助击瓒，破之。绍矫

制赐蹋顿、难楼、苏仆延、乌延等，皆以单于印绶。後难楼、苏仆延率其部众奉楼班为单于，蹋顿为王，然蹋顿犹秉计策。广阳人阎柔，少没乌桓、鲜卑中，为其种人所归信，柔乃因鲜卑众，杀乌桓校尉邢举而代之。袁绍因宠慰柔，以安北边。及绍子尚败，奔蹋顿。时幽、冀吏人奔乌桓者十万余户，尚欲凭其兵力，复图中国。会曹操平河北，阎柔率鲜卑、乌桓归附，操即以柔为校尉。建安十二年，曹操自征乌桓，大破蹋顿于柳城，斩之，首虏二十余万人。袁尚与楼班、乌延等皆走辽东，辽东太守公孙康并斩送之。其余众万余落，悉徙居中国云。

(1)蹋音大蜡反。

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唯婚姻先髡头，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1)饮燕毕，然後配合。又禽兽异于中国者，野马、原羊、角端牛，以角为弓，俗谓之角端弓者。(2)又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蠕，(3)故天下以为名裘。

(1)水在今营州北。

(2)郭璞注尔雅曰："原羊似吴羊而大角，出西方。"前书音义曰："角端似牛，角可为弓。"

(3)豽音女滑反。鼲音胡昆反。貂、鼲并鼠属。豽，猴属也。

汉初，亦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与乌桓相接，未常通中国焉。光武初，匈奴强盛，率鲜卑与乌桓寇抄北边，杀略吏人，无有宁岁。建武二十一年，鲜卑与匈奴入辽东，辽东太守祭肜击破之，斩获殆尽，事已具肜传，由是震怖。

及南单于附汉，北虏孤弱，二十五年，鲜卑始通驿使。

其後都护偏何等诣祭肜求自暳功，因令击北匈奴左伊育訾部，斩首二千余级。

其後偏何连岁出兵击北虏，还辄持首级诣辽东受赏赐。三十年，鲜卑大人于仇賁、满头等率种人诣阙朝贺，慕义内属。帝封于仇賁为王，满头为侯。时渔阳赤山乌桓歆志賁等数寇上谷。

永平元年，祭肜复赂偏何击歆志賁，破斩之，于是鲜卑大人皆来归附，并诣辽东受赏赐，青徐二州给钱岁二亿七千万为常。明章二世，保塞无事。

和帝永元中，大将军窦宪遣右校尉耿夔击破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九年，辽东鲜卑攻肥如县，(1)太守祭参坐沮败，下狱死。十三年，辽东鲜卑寇右北平，因入渔阳，渔阳太守击破之。延平元年，鲜卑复寇渔阳，太守张显率数百人出塞追之。兵马掾严授谏曰："前道险阻，贼埶难量，宜且结营，先令轻骑侦视之。"

显意甚锐，怒欲斩之。因复进兵，遇虏伏发，士卒悉走，唯授力战，身被十创，手杀数人而死。显中流矢，主簿卫福、功曹徐咸皆自投赴显，俱殁于阵。邓太后策书褒叹，赐显钱六十万，以家二人为郎；授、福、咸各钱十万，除一子为郎。

(1)肥如县，故城在今平州也。

安帝永初中，鲜卑大人燕口阳诣阙朝贺，邓太后赐燕口阳王印绶，赤车参驾，令止乌桓校尉所居口城下，通胡市，因筑南北两部质馆。(1)鲜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质。是後或降或畔，与匈奴、乌桓更相攻击。

(1)筑馆以受降质。

元初二年秋，辽东鲜卑围无虑县，(1)州郡合兵固保清野，鲜卑无所得。(2)

复攻扶黎营，杀长吏。(3)四年，辽西鲜卑连休等遂烧塞门，寇百姓。乌桓大人于秩居等与连休有宿怨，共郡兵奔击，大破之，斩首千三百级，悉获其生口牛马财物。

五年秋，代郡鲜卑万余骑遂穿塞入寇，分攻城邑，烧官寺，杀长吏而去。乃发缘边甲卒、黎阳营兵，屯上谷以备之。冬，鲜卑入上谷，攻居庸关，复发缘边诸郡、黎阳营兵、积射士步骑二万人，屯列冲要。六年秋，鲜卑入马城塞，杀长吏，(4)度辽将军邓遵发积射士三千人，及中郎将马续率南单于，与辽西、右北平兵马会，出塞追击鲜卑，大破之，获生口及牛羊财物甚众。又发积射士三千人，马三千匹，诣度辽营屯守。

(1)无虑县属辽东郡。

(2)清野谓收敛积聚，不令寇得之也。

(3)扶黎，县，属辽东属国，故城在今营州东[南]。

(4)马城，县名，属代郡也。

永宁元年，辽西鲜卑大人乌伦、其至鞬率众诣邓遵降，奉贡献。诏封乌伦为率众王，其至鞬为率众侯，赐彩缯各有差。

建光元年秋，其至鞬复畔，寇居庸，云中太守成严击之，兵败，功曹杨穆以身捍严，与俱战殁。鲜卑于是围乌桓校尉徐常于马城。度辽将军耿夔与幽州刺史庞参发广阳、渔阳、涿郡甲卒，分为两道救之；常夜得潜出，与夔等并力并进，攻贼围，解之。鲜卑既累杀郡守，胆意转盛，控弦数万骑。延光元年冬，复寇鴈门、定襄，遂攻太原，掠杀百姓。二年冬，其至鞬自将万余骑入东领候，分为数道，攻南匈奴于曼柏，[1]薁鞬日逐王战死，杀千余人。三年秋，复寇高柳，击破南匈奴，杀渐将王。

(1)县名，属五原郡也。

顺帝永建元年秋，鲜卑其至鞬寇代郡，太守李超战死。明年春，中郎将张国遣从事将南单于兵步骑万余人出塞，击破之，获其资重二千余种。时辽东鲜卑六千余骑亦寇辽东玄菟，乌桓校尉耿晔发缘边诸郡兵及乌桓率众王出塞击之，斩首数百级，大获其生口牛马什物，鲜卑乃率种众三万人诣辽东乞降。三年，四年，鲜卑频寇渔阳、朔方。六年秋，耿晔遣司马将胡兵数千人，出塞击破之。

冬，渔阳太守又遣乌桓兵击之，斩首八百级，获牛马生口。乌桓豪人扶漱官勇健，[1]每与鲜卑战，辄陷敌，诏赐号“率众君”。

(1)漱音所救反。

阳嘉元年冬，耿晔遣乌桓亲汉都尉戎朱廆率众王侯咄归等，出塞抄击鲜卑，大斩获而还，赐咄归等已下为率众王、侯、长，赐彩缯各有差。鲜卑後寇辽东属国，于是耿晔乃移屯辽东无虑城拒之。二年春，匈奴中郎将赵稠遣从事将南匈奴骨都侯夫沉等，出塞击鲜卑，破之，斩获甚众，诏赐夫沈金印紫绶及缣彩各有差。秋，鲜卑穿塞入马城，代郡太守击之，不能克。後其至鞬死，鲜卑抄盗差稀。

桓帝时，鲜卑囗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从匈奴军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归，怪欲杀之。妻言尝昼行闻雷震，仰天视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囗身，十月而产，此子必有奇异，且宜长视。投鹿侯不听，遂囗之。妻私语家令收养焉，名囗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略。异部大人抄取其外家牛羊，囗石槐单骑追击之，所向无前，悉还得所亡者，由是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无敢犯者，遂推以为大人。囗石槐乃立庭于弹汗山歠仇水上，[1]去高柳北三百余里，兵马甚盛，东西部大人皆归焉。因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

(1)歠音昌悦反。

永寿二年秋，囗石槐遂将三四千骑寇云中。延熹元年，鲜卑寇北边。冬，使匈奴中郎将张奂率南单于出塞击之，斩首二百级。二年，复入鴈门，杀数百人，大抄掠而去。六年夏，千余骑寇辽东属国。九年夏，遂分骑数万人入缘边九郡，并杀掠吏人，于是复遣张奂击之，鲜卑乃出塞去。朝廷积患之，而不能制，遂遣使持印绶封囗石槐为王，欲与和亲。囗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乃自分其地为三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接夫余、濊貊二十余邑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余邑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各置大人主领之，皆属囗石槐。

灵帝立，幽、并、凉三州缘边诸郡无岁不被鲜卑寇抄，杀略不可胜数。熹平三年冬，鲜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休著屠各追击破之。迁育为护乌桓校尉。五年，鲜卑寇幽州。六年夏，鲜卑寇三边。秋，夏育上言：“鲜卑寇边，自春以来，三十余发，请征幽州诸郡兵出塞击之，一冬二春，必能禽灭。”朝廷未许。先是护羌校尉田晏坐事论刑被原，欲立功自瞠，乃请中常侍王甫求得为将，甫因此议遣兵与育并力讨贼。帝乃拜晏为破鲜卑中郎将。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议朝堂。议郎蔡邕议曰：

书戒猾夏，易伐鬼方，[1]周有猃狁、蛮荆之师，[2]汉有阗颜、瀚海之事。[3]征讨殊类，所由尚矣。然而时有同异，埶有可否，故谋有得失，事有成败，不可齐也。

(1)尚书舜典曰："蛮夷猾夏，寇贼奸宄。"猾，乱也。易既济九三爻辞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前书淮南王安曰："鬼方，小蛮夷也。"音义曰："鬼方，远方也。"

(2)诗小雅曰："显允方叔，征伐玁狁，蛮荆来威。"

(3)武帝使大将军卫青击匈奴，至阗颜山，斩首万余级。使霍去病击匈奴，封狼居胥山，登临瀚海也。

武帝情存远略，志辟四方，南诛百越，北讨强胡，西伐大宛，东并朝鲜。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饶，数十年间，官民俱匮。乃兴盐铁酒榷之利，设告缗重税之令，[1]民不堪命，起为盗贼，关东纷扰，道路不通。[2]绣衣直指之使，奋鈇钺而并出。[3]既而觉悟，乃息兵罢役，[封]丞相为富人侯。[4]故主父偃曰："夫务战胜，穷武事，未有不悔者也。"[5]夫以世宗神武，将相良猛，财赋充实，所拓广远，犹有悔焉。况今人财并乏，事劣昔时乎！

(1)武帝使东郭咸阳等领天下盐铁，敢私铸钱卖盐者鈇左趾。榷，专也。官自卖酒，人不得卖也。又筭缗钱，率缗钱二千而筭一，令各以其物自占。占不悉，听人告缗，以半与之。音义曰："缗，丝也。用以贯钱，故曰缗钱。一筭百二十也。"

(2)武帝天汉二年，泰山、琅邪群贼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

(3)武帝使直指使者暴胜之等衣绣仗斧，分部逐捕也。

(4)封丞相车千秋为富人侯，以明休息，思富养人。

(5)武帝时，齐相主父偃谏伐匈奴之辞。

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昔段颎良将，习兵善战，有事西羌，犹十余年。今育、晏才策，未必过颎，鲜卑种众，不弱于曩时。而虚计二载，自许有成，若祸结兵连，岂得中休？当复征发众人，转运无已，是为耗竭诸夏，并力蛮夷。夫边垂之患，手足之蚧搔；中国之困，匈背之瘭疽。[1]方今郡县盗贼尚不能禁，况此丑虏而可伏乎！

(1)蚧音介。搔音新到反。埤苍曰："瘭音必烧反。"杜预注左传曰："疽，恶创也。"

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吕后口慢书之诟，[1]方之于今，何者为甚？

(1)诟，耻也，音许豆反。

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苟无口国内侮之患则可矣，[1]岂与虫蚁(校)[狡]寇计争往来哉！虽或破之，岂可殄尽，而方(今)[令]本朝为之旰食乎？[2]

(1)口国，解见西域传。

(2)旰，晚也。左传伍子胥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

夫专胜者未必克，挟疑者未必败，众所谓危，圣人不任，朝议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谏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无战。言其莫敢校也。[1]如使越人蒙死以逆执事厮舆之卒，[2]有一不备而归者，虽得越王之首，而犹为大汉羞之。"而欲以齐民易丑虏，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犹已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纳贾捐之言，而下诏曰："珠崖背畔，今议者或曰可讨，或曰口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则欲诛之；通于时变，复忧万民。夫万民之饥与远蛮之不讨，何者为大？宗庙之祭，凶年犹有不备，况避不嫌之辱哉！今关东大困，无以相赡，又当动兵，非但劳民而已。其罢珠崖郡。"此元帝所以发德音也。夫恤民救急，虽成郡列县，尚犹口之，况障塞之外，未尝为民居者乎！守边之术，李牧善其略，[3]保塞之论，严尤申其要，[4]遗业犹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规，臣曰可矣。

(1)校，报也。

(2)前书音义曰："厮，微也。舆，众也。"

(3)史记曰，李牧，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鴈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不入幕府，为士卒费，谨烽火，边无失亡也。

(4)前书王莽发三十万众，十道出击匈奴。莽将严尤谏曰："匈奴为害，所从来久，未闻上代有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汉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

周宣王时猃狁内侵，至于泾阳，命将出征之，尽境而还，是得中策。武帝选将练兵，深入远戍，兵连祸结三十余年，是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筑长城之固，以丧社稷，是为无策。“班固曰：“若乃征伐之功，秦、汉行事，严尤论之当也。”

帝不从。[1]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云中，匈奴中郎将臧旻率南单于出雁门，各将万骑，三道出塞二千余里。囗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帅众逆战，育等大败，丧其节传辎重，各将数十骑奔还，死者十七八。三将槛车征下狱，赎为庶人。冬，鲜卑寇辽西。光和元年冬，又寇酒泉，缘边莫不被毒。种众日多，田畜射猎不足给食，囗石槐乃自徇行，见乌侯秦水广从数百里，水停不流，[2]其中有鱼，不能得之。闻倭人善网捕，于是东击倭人国，得千余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鱼以助粮食。

(1)左传曰，楚大夫薳启强对楚灵王曰：“晋之事君，臣曰可矣。”

(2)从音子用反。

光和中，囗石槐死，时年四十五，子和连代立。和连才力不及父，亦数为寇抄，性贪淫，断法不平，众畔者半。後出攻北地，廉人善弩射者[1]射中和连，即死。其子骞曼年小，兄子魁头立。後骞曼长大，与魁头争国，众遂离散。魁头死，弟步度根立。自囗石槐後，诸大人遂世相传袭。

(1)廉，县名，属北地郡。

论曰：四夷之暴，其埶互强矣。匈奴炽于隆汉，西羌猛于中兴。而灵献之间，二虏迭盛，石槐骁猛，尽有单于之地，蹋顿凶桀，公据辽西之土。其陵跨中国，结患生人者，靡世而宁焉。然制御上略，历世无闻；周、汉之策，仅得中下。

将天之冥数，以至于是乎？

赞曰：二虏首施，鲠我北垂。道畅则驯，时薄先离。

校勘记

二九七九页三行乌桓者本东胡也按：魏志“桓”皆作“丸”。

二九七九页五行其性悍塞按：集解引惠栋说，谓魏书“悍塞”作“悍囗”。

二九七九页一二行簂步摇按：三国志注引魏书作“冠步摇”。

二九八０页一行实如穄子按：三国志注引魏书“穄”作“葵”。

二九八０页六行簂音(吉)[古]诲反按：张森楷校勘记谓吉簂不同母，不得用为反切。据广韵古对切，集韵古获切，疑此“吉”字亦“古”字之误。今据改。

二九八一页一四行遂自亡畔“自”原作“皆”，径据汲本、殿本改。按：通志亦作“自”。

二九八二页七行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众向化诣阙朝贡至于是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按：魏志乌丸传注引魏书，云“乌丸大人郝且等九千余人，率众诣阙，封其渠帅为侯王者八十余人”，与此异。“郝旦”作“郝且”，旦且形近，未知孰是。

二九八三页三行雁门乌桓率众王无何(允)据刊误删。按：校补谓通志亦无“允”字。

二九八三页五行拜其大人戎朱廆为亲汉都尉集解引惠栋说，谓续汉书及魏书“朱”作“末”。按：校补谓通志亦作“末”。

二九八三页一二行朔方乌桓与休著屠各并畔按：“休著屠各”灵帝纪作“休屠各”，南匈奴传作“休著各”，此“休著屠各”者，钱大昕谓乃读范史者音著为屠，後遂搀入正文耳。参阅南匈奴传校勘记。

二九八三页一三行延熹九年夏乌桓复与鲜卑及南匈奴(鲜卑)寇缘边九郡按：校补引钱大昭说，谓下“鲜卑”二字疑衍。本纪是年六月南匈奴及乌桓、鲜卑寇缘边九郡。今删。

二九八四页一二行建安十二年曹操自征乌桓集解引惠栋说，谓魏书作“十一年”。

今按魏志武纪在建安十二年夏，魏志乌丸传作“十一年”，误。

二九八五页二行原羊按：殿本考证谓何焯校本“原”改“羱”。

二九八五页九行鲜卑始通驿使按：刊误谓“驿”当作“译”。

二九八五页一一行北匈奴左伊育訾部按：集解引惠栋说，谓祭肜传“育”作“秩”。

二九八五页一二行三十年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袁纪作“三十一年”。

二九八五页一三行歆志赍按：殿本考证谓魏志注“歆”作“钦”。

二九八六页五行延平元年按：集解引王补说，谓“延平”上应有“殇帝”二字。

二九八七页一 0 行故城在今营州东[南]据汲本、殿本补。

二九八八页四行杀渐将王按：殿本“渐”作“斩”。参阅南匈奴传校勘记。

二九八八页七行获其资重二千余种按：校补谓“种”疑当作“辆”。

二九八八页八行牛马什物按：殿本作“牛羊财物”。

二九八八页一三行耿晔遣乌桓亲汉都尉戎朱廆率众王侯咄归等按：刊误谓魏志此“众”字作“将”字，言率将胡王等出塞，後乃封为率众王侯长也。

二九八八页一五行匈奴中郎将赵稠按：沉家本谓“赵稠”纪作“王稠”。“匈奴”上夺“使”字。

二九八九页七行弹汗山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汗”通鉴作“污”。

二九九一页三行[封]丞相为富人侯据汲本、殿本补。

二九九一页四行夫以世宗神武张森楷校勘记谓群书治要“世宗”作“武帝”，是知范书原文作“武帝”，後人妄以武帝本是世宗，唐避讳改，遂回改为“世宗”，而不知非也。今按：邕集作“世宗”。

二九九一页四行将相良猛按：汲本、殿本“相”作“帅”。

二九九一页六行鈌左趾按：“鈌”原作“口”，径据殿本、集解本改。

二九九二页七行天设山河按：校补谓通志“山河”作“沙漠”。

一九九二页八行岂与虫蚁(校)[狡]寇计争往来哉校补谓“校”为“狡”之譌。并引柳从辰说，谓蔡邕集“校”作“狡”。今据改。

二九九二页八行而方(今)[令]本朝为之旰食乎刊误谓“今”当作“令”。张森楷校勘记谓治要作“令”。今据改。

二九九三页三行况避不嫌之辱哉按：校补谓柳从辰云蔡邕集“嫌”作“逊”，今案前书本作“嫌”。

二九九三页三行又当动兵集解引惠栋说，谓邕集“当”作“议”。今按：前书作“以”。

二九九三页五行守边之术李牧善其略按：校补谓通志“守”作“备”，“略”作“宜”。

二九九三页一六行各将数十骑奔还汲本、殿本“数十”作“数千”。按：殿本考证谓“数千”通鉴作“数十”为是。

二九九四页三行闻倭人善网捕于是东击倭人国按：魏志鲜卑传注引魏书“倭”作“汗”。

志第一　律历上

律准候气

古之人论数也，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数”。然则天地初形，人物既著，则筭数之事生矣。记称大桡作甲子，[1]隶首作数。[2]二者既立，以比日表，[3]以管万事。夫一、十、百、千、万，所同用也；律、度、量、衡、历，其别用也。故体有长短，检以度；[4]物有多少，受以量；[5]量有轻重，平以权衡；[6]声有清浊，协以律吕；三光运行，纪以历数：然後幽隐之情，精微之变，可得而综也。[7]

(1)吕氏春秋曰：“黄帝师大桡。”博物记曰：“容成氏造历，黄帝臣也。”月令章句：“大桡探五行之情，占斗纲所建，于是始作甲乙以名日，谓之干，作子丑以名(日)[月]，谓之枝，枝干相配，以成六旬。”

(2)博物记曰：“隶首，黄帝之臣。”一说，隶首，善筭者也。

(3)表即晷景。

(4)说苑曰："以粟生之，(十)(1)粟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

(5)说苑曰："千二百粟为一钥，十钥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

(6)说苑曰："十粟重一圭，十圭重一铢，二十四铢重一两，十六两重一斤，三十斤重一钧，四钧重一石。"

(7)前志曰："夫推历生律，制器规圆矩方，权重衡平，准绳嘉量，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莫不用焉。度长短者不失毫厘，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权轻重者不失黍累。纪于一，协于十，长于百，大于千，广于万。"

汉兴，北平侯张苍首治律历。孝武正乐，置协律之官。至元始中，博征通知钟律者，考其意义，羲和刘歆典领条奏，前史班固取以为志。而元帝时，郎中京房(房字君明)知五声之音，六律之数。上使太子太傅(韦)玄成、(字少翁)谏议大夫章，杂试问房于乐府。房对："受学故小黄令焦延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生阳，终于中吕，而十二律毕矣。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于南事，六十律毕矣。夫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也。宓羲作易，纪阳气之初，以为律法。建日冬至之声，以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征，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征。[1]此声气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终)[统]一日。其余以次运行，当日者各自为宫，而商征以类从焉。[2]礼运篇曰'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此之谓也。[3]以六十律分僵之日，黄钟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复，阴阳寒燠风雨之占生焉。于以检摄群音，考其高下，苟非(草)[革]木之声，则无不有所合。虞书曰'律和声'，此之谓也。"

房又曰："竹声不可以度调，故作准以定数。准之状如瑟，长丈而十三弦，隐闲九尺，以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画分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房言律详于歆所奏，其术施行于史官，候部用之。文多不悉载。故总其本要，以续前志。

(1)月令章句曰："以姑洗为角，南吕为羽，则微浊也。"

(2)月令章句曰："律，率也，声之管也。上古圣人本阴阳，别风声，审清浊，而不可以文载口传也。于是始铸金作钟，以主十二月之声，然後以效升降之气。钟难分别，乃截竹为管，谓之律。律者，清浊之率法也。声之清浊，以(制)[律]长短为制。"

(3)郑玄曰："宫数八十一，黄钟长九寸，九九八十一也。三分宫去一生征，征数五十四，林钟长六寸，六九五十四也。三分征益一生商，商数七十二，太蔟长八寸，八九七十二也。三分商去一生羽，羽数四十八，南吕长五寸三分寸之一，五九四十五又三分寸之一，为四十八也。三分羽益一生角，角数六十四，姑洗长七寸九分寸之一，七九六十三又九分寸之一，为六十四也。三分角去一生变宫，三分变宫益一生变征。自此已後，则随月而变，所谓'还相为宫。'"律术曰：阳以圆为形，其性动。阴以方为节，其性静。动者数三，静者数二。

以阳生阴，倍之；以阴生阳，四之：皆三而一。阳生阴曰下生，阴生阳曰上生。

上生不得过黄钟之(清)浊，下生不得及黄钟之(数实)[清]。皆参天两地，圆盖方覆，六耦承奇之道也。黄钟，律吕之首，而生十一律者也。[1]其相生也，皆三分而损益之。是故十二律之，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是为黄钟之实。[2]又以二乘而三约之，是为下生林钟之实。又以四乘而三约之，是为上生太蔟之实。推此上下，以定六十律之实。以九三之，(数)[得]万九千六百八十三为法。[于]律为寸，于准为尺。不盈者十之，所得为分。又不盈十之，所得为小分。以其余正其强弱。

(1)前书曰："黄帝使伶伦，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之嶰谷生，其窍厚均者，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管。制十二篇以听凤之鸣，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比黄钟之音，而皆可以生之，是为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天地之风气正，十二律乃定。"

(2)前书曰："太极元气，含三为一。极，中也。元，始也。行于十二辰，始动于子。参之于丑，得三。又参之于寅，得九。又参之于卯，得二十七。又参之于辰，得八十一。又参之于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参之于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参之于未，得二千一百八十

七。又参之于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参之于酉，得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参之于戌，得五万九千四十九。又参之于亥，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阴阳合德，气钟于子，化生万物者也。故滋萌于子，纽牙于丑，引达于寅，冒茆于卯，振羡于辰，巳盛于巳，咢布于午，昧暧于未，申坚于申，留孰于酉，毕入于戌，该阂于亥，出甲于甲，奋轧于乙，明炳于丙，大成于丁，丰茂于戊，理纪于己，敛更于庚，悉新于辛，怀任于壬，陈揆于癸。故阴阳之施化，万物之终始，既类旅于律吕，又经历于日辰，而变化之情则可见矣。”

黄钟，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下生林钟。黄钟为宫，太蔟商，林钟征。一日。

律，九寸。准，九尺。

色育，十七万六千七百七十六。下生谦待。色育为宫，未知商，谦待征。六日。

律，八寸九分小分八微强。准，八尺九寸万五千九百七十三。执始，十七万四千七百六十二。下生去灭。执始为宫，时息商，去灭征。六日。律，八寸八分小分七大强。准，八尺八寸万五千五百一十六。丙盛，十七万二千四百一十。

下生安度。丙盛为宫，屈齐商，安度征。六日。律，八寸七分小分六微弱。准，八尺七寸万一千六百七十九。分动，十七万八十九。下生归嘉。分动为宫，随期商，归嘉征。六日。律，八寸六分小分四强。准，八尺六寸八千一百五十二。

质末，十六万七千八百。下生否与。质末为宫，形晋商，否与征。六日。律，八寸五分小分二[半]强。准，八尺五寸四千九百四十五。

大吕，十六万五千八百八十八。下生夷则。大吕为宫，夹钟商，夷则征。八日。

律，八寸四分小分三弱。准，八尺四寸五千五百八。分否，十六万三千六百五十四。下生解形。分否为宫，开时商，解形征。八日。律，八寸三分小分一强。

准，八尺三寸二千八百五十一。凌阴，十六万一千四百五十二。下生去南。凌阴为宫，族嘉商，去南征。八日。律，八寸二分小分一弱。准，八尺二寸五百一十四。少出，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下生分积。少出为宫，争南商，分积征。

六日。律，八寸小分九强。准，八尺万八千一百六十。太蔟，十五万七千四百六十四。下生南吕。太蔟为宫，姑洗商，南吕征。一日。律，八寸。准，八尺。

未知，十五万七千一百三十四。下生白吕。未知为宫，南授商，白吕征。六日。

律，七寸九分小分八强。准，七尺九寸万六千三百八十三。时息，十五万五千三百四十四。下生结躬。时息为宫，变虞商，结躬征。六日。律，七寸八分小分九少强。准，七尺八寸万八千一百六十六。屈齐，十五万三千二百五十三。

下生归期。屈齐为宫，路时商，归期征。六日。律，七寸七分小分九弱。准，七尺七寸万六千九百三十九。随期，十五万一千一百九十。下生未卯。随期为宫，形始商，未卯征。六日。律，七寸六分小分八强。准，七尺六寸万五千九百九十二。形晋，十四万九千一百五十(五)[6]。下生夷汗。形晋为宫，依行商，夷汗征。六日。律，七寸五分小分八弱。准，七尺五寸万五千三百(二)[3]十五。

夹钟，十四万七千四百五十六。下生无射。夹钟为宫，中吕商，无射征。六日。

律，七寸四分小分九强。准，七尺四寸万八千一十八。开时，十四万五千四百七十。下生闭掩。开时为宫，南中商，闭掩征。八日。律，七寸三分小分九微(弱)[强]。准，七尺三寸万七千八百四十一。族嘉，十四万三千五百一十三。下生邻齐。族嘉为宫，内负商，邻齐征。八日。律，七寸二分小分九微强。

准，七尺二寸万七千九百五十四。争南，十四万一千五百八十二。下生期保。

争南为宫，物应商，期保征。八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九强。准，七尺一寸万八千三百二十七。姑洗，十三万九千九百六十八。下生应钟。姑洗为宫，蕤宾商，应钟征。一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一微强。准，七尺一寸二千一百八十七。

南授，十三万九千六百七十[4]。下生分乌。南授为宫，南事商，分乌征。

六日。律，七寸小分九大强。准，七尺万八千九百三十。变虞，十三万八千八十四。下生迟内。变虞为宫，盛变商，迟内征。六日。律，七寸小分一半强。

准，七尺三千三十。路时，十三万六千二百二十五。下生未育。路时为宫，离宫商，未育征。六日。律，六寸九分小分二微强。准，六尺九寸四千一百二十三。形始，十三万四千三百九十二。下生迟时。形始为宫，制时商，迟时征。

五日。律，六寸八分小分三弱。准，六尺八寸五千四百七十六。依行，十三万二千五百八十二。上生色育。依行为宫，谦待商，色育征。七日。律，六寸七分小分三(大)[半]强。准，六尺七寸七千五十九。

中吕，十三万一千七十二。上生执始。中吕为宫，去灭商，执始征。八日。律，六寸六分小分六弱。准，六尺六寸万一千六百四十二。南中，十二万九千三百八。上生丙盛。南中为宫，安度商，丙盛征。七日。律，六寸五分小分七微弱。

准，六尺五寸万三千六百八十五。内负，十二万七千五百六十七。上生分动。

内负为宫，归嘉商，分动征。八日。律，六寸四分小分八[微]强。准，六尺四寸万五千九百五十八。物应，十二万五千八百五十。上生质末。物应为宫，否与商，质末征。七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九强。准，六尺三寸万八千四百七十一。蕤宾，十二万四千四百一十六。上生大吕。蕤宾为宫，夷则商，大吕征。

一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二微强。准，六尺三寸四千一百三十一。

南事，十二万四千一百五十四。(下)[不]生。南事穷，无商、征，不为宫。

七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一弱。准，六尺三寸一千五百(三)[1]十一。盛变，十二万二千七百四十一。上生分否。盛变为宫，解形商，分否征。七日。

律，六寸二分小分三(大)[半]强。准，六尺二寸七千六十四。离宫，十二万一千八(百一)十九。上生凌阴。离宫为宫，去南商，凌阴征。七日。律，六寸一分小分五微强。准，六尺一寸万二百二十七。制时，十一万九千四百六十。上生少出。制时为宫，分积商，少出征。八日。律，六寸小分七弱。准，六尺万三千六百二十。林钟，十一万八千九十八。上生太蔟。林钟为宫，南吕商，太蔟征。一日。律，六寸。准，六尺。

谦待，十一万七千八百五十一。上生未知。谦待为宫，白吕商，未知征。五日。

律，五寸九分小分九弱。准，五尺九寸万七千二百一十三。去灭，十一万六千五百八。上生时息。去灭为宫，结躬商，时息征。七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二弱。准，五尺九寸三千七百八十三。安度，十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上生屈齐。

安度为宫，归期商，屈齐征。六日。律，五寸八分小分四[微]弱。准，五尺八寸七千七百八十六。归嘉，十一万三千三百九十三。上生随期。归嘉为宫，未卯商，随期征。六日。律，五寸七分小分六微强。准，五尺七寸万一千九百九十九。否与，十一万一千八百六十七。上生形晋。否与为宫，夷汗商，形晋征。五日。律，五寸六分小分八强。准，五尺六寸万六千四百二十二。

夷则，十一万五百九十二。上生夹钟。夷则为宫，无射商，夹钟征。八日。律，五寸六分小分二弱。准，五尺六寸三千六百七十二。解形，十(一)万九千一百三。上生开时。解形为宫，闭掩商，开时征。八日。律，五寸五分小分四强。

准，五尺五寸八千四百六十五。去南，十万七千六百三十五。上生族嘉。去南为宫，邻齐商，族嘉征。八日。律，五寸四分小分六大强。准，五尺四寸万三千四百六十八。分积，十万六千一百八十(八)[7]。上生争南。分积为宫，期保商，争南征。七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九半强。准，五尺三寸万八千六百(八)[7]十一。南吕，十万四千九百七十六。上生姑洗。南吕为宫，应钟商，姑洗征。一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三强。准，五尺三寸六千五百六十一。

白吕，十万四千七百五十六。上生南授。白吕为宫，分乌商，南授征。五日。

律，五寸三分小分二强。准，五尺三寸四千三百(七)[6]十一。结躬，十万三千五百六十三。上生变虞。结躬为宫，迟内商，变虞征。六日。律，五寸二分小分六(少)强。准，五尺二寸万二千一百一

十四。归期，十万二千一百六十九。上生路时。归期为宫，未育商，路时征。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九微强。准，五尺一寸万七千八百五十七。未卯，十万七百九十四。上生形始。

未卯为宫，迟时商，形始征。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二微强。准，五尺一寸四千(八十)[一百]七。夷汗，九万九千四百三十七。上生依行。夷汗为宫，色育商，依行征。七日。律，五寸小分五强。准，五尺万二百二十。

无射，九万八千三百四。上生中吕。无射为宫，执始商，中吕征。八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九强。准，四尺九寸万八千五百七十三。闭掩，九万六千九百八十。上生南中。闭掩为宫，丙盛商，南中征。八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三弱。

准，四尺九寸五千三百三十三。邻齐，九万五千六百七十五。上生内负。邻齐为宫，分动商，内负征。七日。律，四寸八分小分六微强。准，四尺八寸万一千九百六十六。期保，九万四千三百八十八。上生物应。期保为宫，质末商，物应征。八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九(微)[半]强。准，四尺七寸万八千七百七十九。应钟，九万三千三百一十二。上生蕤宾。应钟为宫，大吕商，蕤宾征。一日。律，四寸七分小分四微强。准，四尺七寸八千十九。

分乌，九万三千一百一十(七)[6]。上生南事。分乌穷次，无征，不为宫。

七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三微强。准，四尺七寸六千五十九。迟内，九万二千五十六。上生盛变。迟内为宫，分否商，盛变征。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八弱。准，四尺六寸万五千一百四十二。未育，九万八百一十七。上生离宫。未育为宫，凌阴商，离宫征。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一少强。准，四尺六寸二千七百五十二。迟时，八万九千五百九十五。上生制时。迟时为宫，少出商，制时征。六日。律，四寸五分小分五强。准，四尺五寸万二百一十五。

截管为律，吹以考声，列以物气，道之本也。[1]术家以其声微而体难知，其分数不明，故作准以代之。准之声，明畅易达，分寸又粗。然弦以缓急清浊，非管无以正也。均其中弦，令与黄钟相得，案画以求诸律，无不如数而应者矣。

[1]前书注曰：“章帝时，零陵文学奚景于泠道县舜祠下得白玉管。古以玉为管。”

音声精微，综之者解。元和元年，待诏候钟律殷彤上言：“官无晓六十律以准调音者。故待诏严崇具以准法教子男宣，宣通习。愿召宣补学官，主调乐器。”

诏曰：“崇子学审晓律，别其族，协其声者，审试。不得依托父学，以聋为聪。

声微妙，独非莫知，独是莫晓。以律错吹，能知命十二律不失一，方为能传崇学耳。“太史丞弘试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罢。自此律家莫能为准施弦，候部莫知复见。[1]熹平六年，东观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张光等问准意。光等不知，归阅旧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书，犹不能定其弦缓急，音不可书以(时)[晓]人，知之者欲教而无从，心达者体知而无师，故史官能辨清浊者遂绝。其可以相传者，唯大搉常数及候气而已。

[1]薛莹书曰，上以太常乐丞鲍邺等上乐事，下车骑将军马防。防奏言：“建初二年七月，邺上言：‘王者饮食，必道须四时五味，故有食举之乐，所以顺天地，养神明，求福应也。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乐者天地之和，不可久废。今官乐但有太蔟，皆不应(日)[月]律。可作十二月均，各应其月气，乃能顺天地，和气宜应。明帝始令灵台六律候，而未设其门。乐经曰十二月行之，所以宣气丰物也。月开斗建之门，而奏歌其律。诚宜施行。愿与待诏严崇及能作乐器者共作治，考工给所当。’诏下太常。太常上言：‘作乐器直钱百四十六万，请太仆作成上。’奏寝。今明诏下臣防，臣辄问邺及待诏知音律者，皆言圣人作乐，所以宣气致和，顺阴阳也。臣愚以为可顺上天之明(待)[时]，因岁首令正，发太蔟之律，奏雅颂之音，以立太平，以迎和气。

其条贯甚备。“诏书以防言下三公。夫五音生于阴阳，分为十二律，转生六十，皆所以纪斗气，效物类也。天效以景，地效以响，即律也。阴阳和则景至，律气应则灰除。是故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陈八音，听乐均，度晷景，候钟律，权土(灰)[炭]，(放)[效]阴阳。冬至阳气应，则乐均清，景长极，黄钟通，土(灰)[炭]轻而衡仰。夏至阴气应，则乐均浊，景短极，蕤宾通，土(灰)[炭]

重而衡低。[1]进退于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状闻，太史封上。效则和，否则占。(2)候气之法，为室三重，户闭，涂衅必周，密布缇缦。室中以木为案，每律各一，内庳外高，从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内端，[3]案历而候之。

气至者灰(去)[动]。其为气所动者其灰散，人及风所动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灵台，用竹律六十。候日如其历。[4]

(1)淮南子曰："水胜故夏至湿，火胜故冬至燥。燥故(灰)[炭]轻，湿故(灰)[炭]重。"

(2)易纬曰："冬至人主不出宫，寝兵，从乐五日，击黄钟之磬。公卿大夫列士之意得，则阴阳之晷如度数。夏至之日，如冬至之礼。冬至之日，树八尺之表，日中视其晷。晷如度者其岁美，人民和顺。晷不如度者则岁恶，人民多讹言，政令为之不平。晷进则水，晷退则旱。进一尺则日食，退一尺则月食。月食则正臣下之行，日食则正人主之道。"

(3)葭莩出河内。

(4)月令章句曰："古之为钟律者，以耳齐其声。後不能，则假数以正其度，度数正则音亦正矣。钟以斤两尺寸中所容受升斗之数为法，律亦以寸分长短为度。故曰黄钟之管长九寸，[孔]径三分，围九分，其余皆(补)[渐]短，(虽)[惟]大小围数无增减。以度量者可以文载口传，与众共知，然不如耳决之明也。"

校勘记

二九九九页一0行作子丑以名(日)[月]集解引卢文弨说，谓"日"当为"月"。

案子丑等亦谓十二辰，则当系于月明矣。後人因下有枝干相配，以成六句，遂改为"日"，泥甚。今据改。

二九九九页一三行以粟生之(十)[1]粟为一分集解引卢文弨说，谓"以粟"说苑作"以黍"，无"十粟"二字。按：校补谓"十"当作"一"，粟犹黍也。

虽说苑亦无"一黍"二字，然不别出数，即是就一黍言。前书律历志云"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夫黄钟长九寸，一黍之广当之长九十分之一，亦即是一黍为一分，故知此一粟为一分矣。今据校补说改。

三０００页二行十粟重一圭十圭重一铢按：集解引卢文弨说，谓说苑"十粟"作"十六黍"，"十圭"作"六圭"。

三０００页四行广于万按：集解引卢文弨说，谓前志"广"作"衍"。

三０００页六行郎中京房(房字君明)知五声之音六律之数"房字君明"四字据集解引卢文弨说删，卢说见下。又集解引卢文弨说，谓"五声之音，六律之数"通典作"五音六十律之数"。王先谦谓晋、宋志并作"五音六十律"，此文讹也。今按："六律"一词于此泛用作律吕解亦可通，今不改。

三０００页七行上使太子太傅(韦)玄成(字少翁)按：集解引卢文弨说，谓甄鸾五经算术无"韦"字，与下王章亦不书姓合。下"字少翁"三字亦无。盖阅者偶作旁记，而误写入正文，与上"房字君明"并当删去，不可以史记有"解扬字子虎"相比例。今据删。

三０００页一二行故各(终)[统]一日按：集解引惠栋说，谓"终"礼记正义引作"统"，北史牛宏传同。又引卢文弨说，谓算术亦作"统"。今据改。

三０００页一五行苟非(草)[革]木之声集解引卢文弨说，谓"草"当依算术作"革"。今据改。按：王先谦谓晋志作"草"。

三００一页六行以(制)[律]长短为制据汲本改。

三００一页一四行上生不得过黄钟之(清)浊下生不得及黄钟之(数实)[清]集解引卢文弨说，谓"清"字衍。"之数实"当作"之清"，依算术改正。今据改。卢又谓"及"上脱"不"字。今按：上生不得过黄钟之浊者，意即所生之音不得低于黄钟本律，下生不得及黄钟之清者，意即所生之音不得高于或等于黄钟半律，"过"与"及"字异而义同，非有脱字也。今不改。

三００一页一六行而生十一律者也“十一”汲本、殿本作“十二”。集解引卢文弨说，谓通鉴注引“十二”作“十一”。今按：作“十二”者譌，参阅下条校记自明。

三００一页一六行是故十二律之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按：“十二律之”语意不明，疑有脱譌。依文当作“十一三之”，盖以三自乘十一次，所得之数为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也。

三００二页二行(数)[得]万九千六百八十三为法据集解引卢文弨说改。

三００二页二行[于]律为寸集解引卢文弨说，谓“律”上脱“于”字，算术有。今据补。

三００二页四行以为黄钟之管按：集解引卢文弨说，谓前志“管”作“宫”。

三００二页五行比黄钟之音按：集解引卢文弨说，谓前志“音”作“宫”。

三００二页一一行故滋萌于子按：王先谦谓前志“滋”作“孳”。

三００二页一一行振羡于辰前志“羡”作“美”。按：王念孙谓“美”当为“羡”，字之譌也。

三００二页一一行昧暖于未按：王先谦谓前志“暖”作“薆”。

三００二页一二行大成于丁按：集解引卢文弨说，谓前志“成”作“盛”。

三００二页一二行丰茂于戊按：王先谦谓前志“茂”作“楙”。

三００二页一三行而变化之情则可见矣按：王先谦谓前志无“则”字。

三００三页一行色育集解引卢文弨说，谓“色”隋志及律吕新书俱作“包”，当是也。算术、礼记正义并作“色”。

三００三页二行下生谦待按：隋志“谦待”作“谦侍”。下同。

三００三页六行律八寸八分小分七大强集解引惠栋说，谓“七大强”一作“八弱”。今按：礼记正义作“小分八弱”。又按：集解引卢文弨说，谓“大”当作“太”。

三００三页一０行分动集解引惠栋说，谓“动”一作“勋”。今按：隋志作“动”。

下同。

三００三页一三行质末集解引卢文弨说，谓隋志、礼运正义“末”作“未”。按：殿本作“未”。下同。

三００三页一四行形晋按：隋志“形”作“刑”。下同。

三００三页一五行小分二[半]强集解引卢文弨说，谓算术“强”上有“半”字，是。今据补。

三００四页五行下生解形按：隋志“解形”作“解刑”。下同。

三００四页七行凌阴按：集解引卢文弨说，谓隋志、正义“凌”俱作“陵”。

三００四页八行族嘉按：隋志作“佚喜”。下同。

三００五页一一行下生未卯按：隋志“未卯”作“未印”。

三００五页一三行十四万九千一百五十(五)[6]集解引卢文弨说，谓“五十五”算术作“五十六”，是。今据改。

三００五页一四行下生夷汗按：隋志“夷汗”作“夷污”。下同。又按：“夷”原譌“无”，径改正。

三００五页一五行七尺五寸万五千三百(二)[3]十五按：各本并作“二十五”，今据算理改。

三００六页五行下生闭掩按：隋志“闭掩”作“闭奄”。下同。

三００六页六行小分九微(弱)[强]按：集解引卢文弨说，谓算术作“微强”，是。今据改。

三００六页八行内负按：隋志“负”作“贞”。下同。

三００七页一行十三万九千六百七十[4]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当作“七十四”，脱“四”字。又引卢文弨说，谓算术有“四”字。今据补。

三００七页二行下生分乌按：隋志“分乌”作“分焉”。下同。

三００七页一０行形始按：隋志“形”作“刑”。

三００七页一五行小分三(大)[半]强集解引卢文弨说，谓算术作“半强”，是。今据改。

三００八页九行小分八[微]强集解引卢文弨说，谓算术作“微强”，是。今据补。

三００九页二行(下)[不]生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十二律之变穷于南事，安得云下生乎？疑“下”为“不”字之譌。又引卢文弨说，谓“下生”当作“不生”。今据改。

三００九页三行六尺三寸一千五百(三)[1]十一按：各本作“三十一”，今据算理改。

三００九页六行小分三(大)[半]强集解引卢文弨说，谓算术作“半强”，是。

今据改。

三００九页七行十二万一千八(百一)十九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当云“一千八十九”。又引卢文弨说，谓“百一”二字误衍，算术无。今据删。

三０一０页九行小分四[微]弱集解引卢文弨说，谓算术作“微弱”，是。今据补。

三０一一页四行十(一)万九千一百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当云“十万”。又引卢文弨说，谓“十”下“一”字衍，算术无。今据删。

三０一一页一０行十万六千一百八十(八)[7]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当云“八十七”。又引卢文弨说，谓“八”譌，算术“七”。今据改。

三０一一页一二行小分九半强集解引卢文弨说，谓算术无“半”字，当作“少强”。今按：依算理当作“半弱”。

三０一一页一二行五尺三寸万八千六百(八)[7]十一按：各本作“八十一”，今据算理改。

三０一二页三行五尺三寸四千三百(七)[6]十一按：各本作“七十一”，今据算理改。

三０一二页六行小分六(少)强集解引卢文弨说，谓算术作“微强”，案止当作“强”。今据删。

三０一二页一二行五尺一寸四千(八十)[一百]七按：各本作“四千八十七”，今据算理改。

三０一三页一二行小分九(微)[半]强集解引卢文弨说，谓算术作“半强”，是。今据改。

三０一四页一行九万三千一百一十(七)[6]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当作“一十六”。又引卢文弨说，谓算术作“六”。今据改。

三０一四页一三行列以物气集解引惠栋说，谓晋志“物”作“效”。今按：作“效”似合。

三０一四页一四行然弦以缓急清浊集解引张文虎说，谓“弦以”之“以”疑当作“之”，或“缓急”下脱“为”字。

三０一五页一行泠道县按：“泠”原譌“冷”，径改正。

三０一五页三行故待诏严崇按：晋、宋志“崇”并作“嵩”，魏志亦作“嵩”。

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古文崇嵩通，汉武帝改嵩高山为“崇高”。

三０一五页五行方为能传崇学耳“方”原譌“力”，径改正。按：晋、宋志并作“乃”。

三０一五页八行音不可书以(时)[晓]人王先谦谓晋志作“音不可书以晓”，宋志作“音不可以书晓”，盖“书以”误倒，明“时”字误。按：王氏以“晓”字为句，“人”字连下读。今依晋志改“时”为“晓”，而以“人”字属上读。

三０一五页一二行皆不应(日)[月]律据汲本、殿本改。

三０一五页一二行乃能顺天地按：汲本、殿本“顺”作“感”。

三０一五页一五行可顺上天之明(待)[时]隋书音乐志下引“待”作“时”。

今据改。

三０一六页二行皆所以纪譌气按：“譌”字疑有误，或当作“卦”。

三０一六页四行权土(灰)[炭]集解引惠栋说，谓晋灼引蔡邕律历记作“土炭”，汉书律历志亦云“悬土炭”。今据改，下同。

三０一六页四行(放)[效]阴阳集解引惠栋说，谓“放”一作“效”，晋志作“效”。今据改。

三０一六页八行气至者灰(去)[动]集解引钱大昭说，谓闽本作“动”。王先谦谓殿本作“动”，晋志作“去”。今按：下云“其为气所动者其灰散”，则作“去”者非，今据改。

三０一七页一行[孔]径三分据御览十六补。

三０一七页一行其余皆(补)[渐]短集解引惠栋说，谓李氏本“补”作“渐”。

今据改。按：御览十六“补”作“稍”。

三０一七页一行(虽)[惟]大小围数无增减集解引惠栋说，谓李氏本“虽”作“惟”。今据改。按：御览十六作“唯”。

志第二　律历中

贾逵论历　永元论历　延光论历　汉安论历　熹平论历　论月食

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统历，施行百有余年，历稍後天，朔先[于]历，朔或在晦，月[或朔]见。考其行，日有退无进，月有进无退。建武八年中，太仆朱浮、太中大夫许淑等数上书，言历[朔]不正，宜当改更。时分度觉差尚微，上以天下初定，未遑考正。至永平五年，官历署七月十六日[月]食。待诏杨岑见时月食多先历，即缩用筭上为日，[因]上言“月当十五日食，官历不中”。诏书令岑普[候]，与官[历]课。起七月，尽十一月，弦望凡五，官历皆失，岑皆中。庚寅，诏[书]令岑署弦望月食官，复令待诏张盛、景防、鲍邺等以四分法与岑课。岁余，盛等所中多岑六事。十二年十一月丙子，诏书令盛、防代岑署弦望月食加时。四分之术，始颇施行。是时盛、防等未能分明历元，综校分度，故但用其弦望而已。

先是，九年，太史待诏董萌上言历不正，事下三公、太常知历者杂议，讫十年四月，无能分明据者。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益远，日、月宿度相觉浸多，而候者皆知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未至牵牛五度，而以为牵牛中星，(从)[後]天四分日之三，晦朔弦望差天一日，宿差五度。章帝知其谬错，以问史官，虽知不合，而不能易，故召治历编欣、李梵等综校其状。[1]二月甲寅，遂下诏曰：“朕闻古先圣王，先天而天不违，後天而奉天时。河图曰：‘赤九会昌，十世以光，十一以兴。’又曰：‘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朕以不德，奉承大业，夙夜祗畏，不敢荒宁。予末小子，托在于数终，曷以续兴，崇弘祖宗，拯济元元？

尚书琁玑钤曰：‘述尧世，放唐文。’帝命验曰：‘[顺]尧考德，(顾)[题]期立象。’且三、五步骤，优劣殊轨，况乎顽陋，无以克堪，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每见图书，中心恧焉。间者以来，政治不得，阴阳不和，灾异不息，疠疫之气，流伤于牛，农本不播。夫庶征休咎，五事之应，咸在朕躬，信有阙矣，将何以补之？书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岁二月，东巡狩，至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觐东後，睹时月正日。’祖尧岱宗，同律度量，考在玑衡，以正历象，庶乎有益。春秋保干图曰：‘三百年斗历改宪。’史官用太初邓平术，有余分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转差，浸以谬错。琁玑不正，文象不稽。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1]度，而历以为牵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则四分数之立春日也。以折狱断大刑，于气已迕；用望平和随时之义，盖亦远矣。今改行四分，以遵于尧，以顺孔圣奉天之文。冀百君子越有民，同心敬授，[傥]获咸(喜)[熙]，以明予祖之遗功。“于是四分施行。而欣、梵犹以为元首十一月当先大，欲以合耦弦望，命有常日，而十九岁不得七闰，晦朔失实。行之未期，章帝复发圣思，考之经谶，使左中郎将贾逵问治历者卫承、李崇、太尉属梁鲔、司徒[掾]严勖、太子舍人徐震、钜鹿公乘苏统及欣、梵等十人。

以为月当先小，据春秋经书朔不书晦者，朔必有明晦，不朔必在其月也。即先大，则一月再朔，後月无朔，是明不可必。梵等以为当先大，无文正验，取欲谐耦十六日[望]，月朓口，晦当灭而已。又晦与合同时，不得异日。又上知欣、梵穴见，口毋拘历已班，天元始起之月(常)[当]小。定，後年历数遂正。永元中，复令史官以九道法候弦望，验无有差跌。逵论集状，後之议者，用得折衷，故详录焉。

[1]蔡邕议云：“梵，清河人。”

逵论曰：“太初历冬至日在牵牛初者，牵牛中星也。古黄帝、夏、殷、周、鲁冬至日在建星，建星即今斗星也。太初历斗二十六度三百八十五分，牵牛八度。

案行事史官注，冬、夏至日常不及太初历五度，冬至日在斗(一)[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一。石氏星经曰：‘黄道规牵牛初直斗二十度，去极二十五度。’于赤道，斗二十一度也。四分法与行事候注天

度相应。尚书考灵曜‘斗二十二度，无余分，冬至在牵牛所起’。又编欣等据今日所在[未至]牵牛中星五度，于斗二十一度四分一，与考灵曜相近，即以明事。元和二年八月，诏书曰‘石不可离’，令两候，上得筭多者。太史令玄等候元和二年至永元元年，五岁中课日行及冬(夏)至斗(一)[二]十一度四分一，合古历建星考灵曜日所起，其星间距度皆如石氏故事。他术以为冬至日在牵牛初者，自此遂黜也。”

逵论曰：“以太初历考汉元尽太初元年日(朔)[食]二十三事，其十七得朔，四得晦，二得二日；新历七得朔，十四得晦，二得(三)[2]日。以太初历考太初元年尽更始二年二十四事，十得晦；以新历十六得朔，七得二日，一得晦。以太初历考建武元年尽永元元年二十三事，五得朔，十八得晦；以新历十七得朔，三得晦，三得二日。又以新历上考春秋中有日朔者二十四事，失不中者二十三事。天道参差不齐，必有余，余又有长短，不可以等齐。治历者方以七十六岁断之，则余分(稍)[消]长，稍得一日。故易金火相革之卦象曰：‘君子以治历明时。’又曰：‘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言圣人必历象日月星辰，明数不可贯数千万岁，其间必改更，先距求度数，取合日月星辰所在而已。故求度数，取合日月星辰，有异世之术。太初历不能下通于今，新历不能上得汉元。一家历法必在三百年之间。故谶文曰‘三百年斗历改宪’。汉兴，当用太初而不改，下至太初元年百二岁乃改。故其前有先晦一日合朔，下至成、哀，以二日为朔，故合朔多在晦，此其明效也。”

逵论曰：“臣前上傅安等用黄道度日月弦望多近。史官一以赤道度之，不与日月同，于今历弦望至差一日以上，辄奏以为变，至以为日却缩退行。于黄道，自得行度，不为变。愿请太史官日月宿簿及星度课，与待诏星象考校。奏可。臣谨案：前对言冬至日去极一百一十五度，夏至日去极六十七度，春秋分日去极九十一度。

洪范‘日月之行，则有冬夏’。五纪论‘日月循黄道，南至牵牛，北至东井，率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七’也。今史官一以赤道为度，不与日月行同，其斗、牵牛、[东井]、舆鬼，赤道得十五，而黄道得十三度半；行东壁、奎、娄、轸、角、亢，赤道(十)[七]度，黄道八度；或月行多而日月相去反少，谓之日却。案黄道值牵牛，出赤道南二十五度，其直东井、舆鬼，出赤道北[二十]五度。赤道者为中天，去极俱九十度，非日月道，而以遥准度日月，失其实行故也。以今太史官候注考元和二年九月已来月行牵牛、东井四十九事，无行十一度者；行娄、角三十七事，无行十五六度者，如安言。问典星待诏姚崇、井毕等十二人，皆曰‘星图有规法，日月实从黄道，官无其器，不知施行’。案甘露二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以图仪度日月行，考验天运状，日月行至牵牛、东井，日过[1]度，月行十五度，至娄、角，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赤道使然，此前世所共知也。如言黄道有验，合天，日无前却，弦望不差一日，比用赤道密近，宜施用。上中多臣校。“案逵论，永元四年也。至十五年七月甲辰，诏书造太史黄道铜仪，以角为十三度，亢十，氐十六，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斗二十四四分度之一，牵牛七，须女十一，虚十，危十六，营室十八，东壁十，奎十七，娄十二，胃十五，昴十二，毕十六，觜三，参八，东井三十，舆鬼四，柳十四，星七，张十七，翼十九，轸十八，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冬至日在斗十九度四分度之一。史官以(郭)[部]日月行，参弦望，虽密近而不为注日。仪，黄道与度转运，难以候，是以少循其事。

逵论曰：“又今史官推合朔、弦、望、月食加时，率多不中，在于不知月行迟疾意。永平中，诏书令故太史待诏张隆以四分法署弦、望、月食加时。隆言能用易九、六、七、八(支)[爻]知月行多少。今案隆所署多失。臣使隆逆推前手所署，不应，或异日，不中天乃益远，至十余度。梵、统以史官候注考校，月行当有迟疾，不必在牵牛、东井、娄、角之间，又非所谓朓、侧匿，乃由月所行道有远近出入所生，率一月移故所疾处三度，九岁九道一复，凡九章，百七十一岁，复十一月合朔旦冬至，合春秋、三统九道终数，可以知合朔、弦、望、月食加时。据官注天度为分率，以其术法上考建武以来月食凡三十八事，差密近，有益，(宣)[宜]课试上。”

案史官旧有九道术，废而不修。熹平中，故治历郎梁国宗整上九道术，诏书下太史，以参旧术，相应。部太子舍人冯恂课校，恂亦复作九道术，增损其分，与整术并校，差为近。太史令扬上以恂术参弦、望。然而加时犹复先後天，远则十余度。[1]

⑴杜预长历曰：“书称‘僃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是以天子必置日官，诸侯必置日御，世脩其业，以考其术。举全数而言，故曰六日，其实五日四分之一。日日行一度，而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有畸。日官当会集此之迟疾，以考成晦朔，错综以设闰月。闰月无中气，而北斗邪指两辰之间，所以异于他月也。积此以相通，四时八节无违，乃得成岁。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事口而不悖。故传曰：‘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然阴阳之运，随动而差，差而不已，遂与历错。故仲尼、丘明每于朔闰发文，盖矫正得失，因以宣明历数也。桓十七年，日食得朔，而史阙其日，单书朔。僖十五年，日食[亦得朔]，而史阙朔与日。故传因其得失，并起时史之谬，兼以明其余日食，或历失其正也。庄二十五年，经书‘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谓正阳之月也。而时历误，实是七月之朔，非六月。故传云：‘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用币于社，伐鼓于朝。’[明]此[食]非用币伐鼓常月，因变而起，历误也。文十五年经文皆同，而更复发，传曰‘非礼’。明前传欲以审正阳之月，後传发例，欲以明诸侯之礼也。此乃圣贤之微旨，[而]先儒所未喻也。昭十七年夏六月，日有食之，而平子言非正阳之月，以诬一朝，近于指鹿为马。故传曰‘不君君’，且因以明此月为得天正也。刘子骏造三统历，以脩春秋。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统历唯[得]一食，历术比诸家既最疎。又六千余岁辄益一日。凡岁当累日为次，而无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班固前代名儒，而谓之最密。非徒班固也，自古以来，诸论春秋者，多述谬误，或造家术，或用黄帝以来诸历，以推经传朔日，皆不(得)谐合。日食于朔，此乃天验，经传又书其朔食，可谓得天，而刘、贾诸儒说，皆以为月二日或三日，公违圣人明文。其蔽在于守一元，不与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尝著历论，极言历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运其舍，皆动物也。物动则不一，虽行度大量，可得而限。累日为月，[累月为岁]，以新故相序，不得不有毫毛之差，此自然[之]理也。故春秋日有频月而食者，[有]旷年不食者，理不得一，而筭守(从)[恒]数，故历无不有差失也。始失于毫毛，而尚未可觉，积而成多，以失弦望朔晦，则不得不改宪以从之。书所谓‘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易所谓‘治历明时’，言当顺天以求合，非为合以验天(者)也。推此论之，春秋二百余年，其治历变通多矣。虽数术绝灭，还寻经传微旨，大量可知。时之违谬，则经传有验。学者固当曲循经传月日日食，以考朔晦(也)，以推时验。而[见]皆不然，各据其学以推春秋。此无异度己之迹，而欲削他人之足也。余为历论之後，至咸宁中，善筭李脩、夏显，依论体为术，名干度历，表上朝廷。其术合日行四分之数，而微增月行。用三百岁改宪之意，二元相推，七十余岁，承以强弱，强弱之差盖少，而适足以远通盈缩。时尚书及史官以干度与(太)[泰]始历参校古今记注，干度历殊胜[泰始历，上胜官历四十五事]，今[其]术具存。时又并考古今十历，以验春秋，知三统历之最疎也。今具列其(时)得失之数，又据经传微旨(证据及失闰旨)，考日辰朔晦，以相发明，为经传长历。诸经传证据，及失闰[违]时，文字谬误，皆甄发之。虽未必其得天，盖[是]春秋当时之历也。学者览焉。”

永元十四年，待诏太史霍融上言：“官漏刻率九日增减一刻，不与天相应，或时差至二刻半，不如夏历密。”诏书下太常，令史官与融以仪校天，课度远近。

太史令舒、承、梵等对：“案官所施漏法令甲第六常符漏品，孝宣皇帝三年十二月乙酉下，建武十年二月壬午诏书施行。漏刻以日长短为数，率日南北二度四分而增减一刻。一气俱十五日，日去极各有多少。今官漏率九日移一刻，不随日进退。夏历漏[刻]随日南北为长短，密近于官漏，分明可施行。”其年十一月甲寅，诏曰：“告司徒、司空：漏所以节时分，定口明。明长短，起于日去极远近，日道周[圜]，不可以计率分，当据仪度，下参晷景。今官漏以计率分口明，九日增减一刻，违失其实，至为疏数以耦法。太史待诏霍融上言，不与天相应。太常史官运仪下水，官漏失天者至三刻。

以晷景为刻，少所违失，密近有验。今下晷景漏刻四十八箭，立成斧官府当用者，计更到，班予四十八箭。"文多，故魁取二十四气日所在，并黄道去极、晷景、漏刻、口明中星刻于下。

昔太初历之兴也，发谋于元封，启定于(天)[元]凤，积(百)三十年，是非乃审。及用四分，亦于建武，施于元和，讫于永元，七十余年，然後仪式备立，司候有准。天事幽微，若此其难也。中兴以来，图谶漏泄，而考灵曜、命历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庚申元后百一十四岁，朔差却二日。学士脩之于草泽，信向以为得正。及太初历以後(大)[天]为疾，而脩之者云"百四十四岁而太岁超一(表)[辰]，百七十一岁当弃朔余六十三，中余千一百九十七，乃可常行"。自太初元年至永平十一年，百七十一，当去分而不去，故令益有疏阔。此二家常挟其术，庶几施行，每有讼者，百寮会议，群儒骋思，论之有方，益于多闻识之，故详录焉。

安帝延光二年，中谒者亶诵言当用甲寅元，河南梁丰言当复用太初。尚书郎张衡、周兴皆能历，数难诵、丰，或不对，或言失误。衡、兴参案仪注(者)，考往校今，以为九道法最密。诏书下公卿详议。太尉恺等上侍中施延等议："太初过天，日一度，弦望失正，月以晦见西方，食不与天相应；元和改从四分，四分虽密于太初，复不正，皆不可用。甲寅元与天相应，合图谶，可施行。"

博士黄广、大行令任佥议，如九道。河南尹祉、太子舍人李泓等四十人议："即用甲寅元，当除元命苞天地开辟获麟中百一十四岁，推闰月六直其日，或朔、晦、弦、望，二十四气宿度不相应者非一。用九道为朔，月有比三大二小，皆疏远。元和变历，以应保干图'三百岁斗历改宪'之文。四分历本起图谶，最得其正，不宜易。"恺等八十四人议，宜从太初。尚书令忠上奏："诸从太初者，皆无他效验，徒以世宗攘夷廓境，享国久长为辞。或云孝章改四分，灾异卒甚，未有善应。臣伏惟圣王兴起，各异正朔，以通三统。汉祖受命，因秦之纪，十月为年首，闰常在岁後。不稽先代，违于帝典。太宗遵脩，三阶以平，黄龙以至，刑犴以错，五是以备。[1]哀平之际，同承太初，而妖孽累仍，痾祸非一。

议者不以成数相参，考真求实，而泛采妄说，归福太初，致咎四分。太初历众贤所立，是非已定，永平不审，复革其弦望。四分有谬，不可施行。元和凤鸟不当应历而翔集。远嘉前造，则(丧)[表]其休；近讥後改，则隐其福。漏见曲论，未可为是。臣辄复重难衡、兴，以为五纪论推步行度，当时比诸术为近，然犹未稽于古。及向子歆欲以合春秋，横断年数，损夏益周，考之表纪，差谬数百。两历相课，六千一百五十六岁，而太初多一日。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牵牛。口阔不可复用，昭然如此。史官所共见，非独衡、兴。前以为九道密近，今议者以为有阙，及甲寅元复多违失，皆未可取正。昔仲尼顺假马之名，以崇君之义。况天之历数，不可任疑从虚，以非易是。"上纳其言，遂[寝]改历事。

[1]洪范："庶征，曰雨，曰旸，曰燠，曰寒，曰风。五者来备，各以其口。"

顺帝汉安二年，尚书侍郎边韶上言："世微于数亏，道盛于得常。数亏则物衰，得常则国昌。孝武皇帝摅发圣思，因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乃诏太史令司马迁、治历邓平等更建太初，改元易朔，行夏之正，干凿度八十[1]分之四十三为日法。设清台之候，验六异，课效觕密，太初为最。其後刘歆研机极深，验之春秋，参以易道，以河图帝览嬉、雒书(甄)[干]曜度推广九道，百七十一岁进退六十三分，百四十四岁一超次，与天相应，少有阙谬。从太初至永平十一年，百七十[1]岁，进退余分六十三，治历者不知处之。推得十二度弦望不效，挟废术者得窜其说。至(永)[元]和二年，小终之数寖过，余分稍增，月不用晦朔而先见。孝章皇帝以保干图'三百年斗历改宪'，就用四分。以太白复枢甲子为癸亥，引天从筭，耦之目前。更以庚申为元，既无明文；托之于获麟之岁，又不与感精符单阏之岁同。史官相代，因成习疑，少能钩深致远；案弦望足以知之。"诏书下三公、百官杂议。太史令虞恭、治历宗欣等议："建历之本，必先立元，元正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三者有程，则历可成也。四分历仲纪之元，起于孝文皇帝後元三年，岁在庚辰。上四十五岁，岁在乙未，则汉兴元年也。又上二百七十五岁，岁在庚申，则孔子获麟。二百七十六万岁，寻之上行，复得庚申。岁岁相承，从下寻上，其执不误。此四分历元明文图谶所著也。太初元年岁在丁丑，上极其元，当在庚戌，而曰丙子，言百四十四岁超一辰，凡九百九十三超，岁有空行八十二周有奇，

乃得丙子。案岁所超，于天元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俱超。日行一度，积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一而周天一潜，名曰岁。岁从一辰，日不得空周天，则岁无由超辰。案百七十[一]岁二蔀一章，小余六十三，自然之数也。夫数出于杪曶，以成毫牦，亮牦积累，以成分寸。

两仪既定，日月始离。初行生分，积分成度。日行一度，一岁而周，故为术者，各生度法，或以九百四十，或以八十一。法有细觕，以生两科，其归一也。日法者，日之所行分也。日垂令明，行有常节，日法所该，通远无已，损益毫牦，差以千里。自此言之，数无缘得有亏弃之意也。今欲饰平之失，断法垂分，恐伤大道。以步日月行度，终数不同，四章更不得朔余一。虽言九道去课进退，恐不足以补其阙。且课历之法，晦朔变弦，以月食天验，昭著莫大焉。今以去六十三分之法为历，验章和元年以来日变二十事，[1]月食二十八事，与四分历更失，定课相除，四分尚得多，而又便近。

孝章皇帝历度审正，图仪晷漏，与天相应，不可复尚。文曜钩曰：‘高辛受命，重黎说文。唐尧即位，羲和立(禅)[浑]。夏後制德，昆吾列神。成周改号，苌弘分官。’运斗枢曰：‘常占有经，世史所明。’洪范五纪论曰：‘民间亦有黄帝诸历，不如史官记之明也。’自古及今，圣帝明王，莫不取言于羲和、常占之官，定精微于晷仪，正众疑，秘藏中书，改行四分之原。及光武皇帝数下诏书，草创其端，孝明皇帝课校其实，孝章皇帝宣行其法。君更三圣，年历数十，信而征之，举而行之。其元则上统开辟，其数则复古四分。宜如甲寅诏书故事。“奏可。

[1]案五行志，章和元年讫汉安二年日变二十三事，古今注又长一。

灵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冯光、沛相上计掾陈晃言：“历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盗贼相续为[害]。历[当]用甲寅为元而用庚申，图纬无以庚[申]为元者。近秦所用代周之元。太史治治历中郭香、刘固意造妄说，乞(与)本庚申元经纬(有)明[文]，受虚欺重诛。”乙卯，诏书下三府，与儒林明道者详议，务得道真。以群臣会司徒府议。[1]

[1]蔡邕集载：“三月九日，百官会府公殿下，东面，校尉南面，侍中、郎将、大夫、千石、六百石重行北面，议郎、博士西面。户曹令史当坐中而读诏书，公议。蔡邕前坐侍中西北，近公卿，与光、晃相难问是非焉。”

议郎蔡邕议，以为：

历数精微，去圣久远，得失更迭，术(术)无常是。[汉兴](以)承秦，历用颛顼，元用乙卯。[1]百有二岁，孝武皇帝始改正朔，历用太初，元用丁丑，行之百八十九岁。孝章皇帝改从四分，元用庚申。今光、晃各以庚申为非，甲寅为是。案历法，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晃所据，则殷历元也。他元虽不明于图谶，各[自一]家[之]术，皆当有效于(其)当时。(黄)[武]帝始用太初丁丑之元，(有)六家纷错，争讼是非。

太史令张寿王挟甲寅元以非汉历，杂候清台，课在下第，卒以疏阔，连见劾奏，太初效验，无所漏失。是则虽非图谶之元，而有效于前者也。及用四分以来，考之行度，密于太初，是又新元[有]效于今者也。延光元年，中谒者亶诵亦非四分庚申，上言当用命历序甲寅元。公卿百寮参议正处，竟不施行。且三光之行，迟速进退，不必若一。术家以筭追而求之，取合于当时而已。故有古今之术。今[术]之不能上通于古，亦犹古术之不能下通于今也。元命苞、干凿度皆以为开辟至获麟二百七十六万岁；及命历序积获麟至汉，起庚(子)[午]蔀之二十三岁，竟己酉、戊子及丁卯蔀六十九岁，合为二百七十五岁。汉元年岁在乙未，上至获麟则岁在庚申。推此以上，上极开辟，则(不)[元]在庚申。谶虽无文，其数见存。而光、晃以为开辟至获麟二百七十五万九千八百八十六岁，获麟至汉百六十(二)[1]岁，转差少一百一十四岁。云当满足，则上违干凿度、元命苞，中使获麟不得在哀公十四年，下不及命历序获麟[至]汉相去四蔀年数，与奏记谱注不相应。

[1]蔡邕(命)[月令]论曰：“颛顼历术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于天庙营室五度。’今月令孟春之月，日在营室。”

当今历正月癸亥朔，光、晃以为乙丑朔。乙丑之与癸亥，无题勒款识可与众共别者，须以弦望晦朔光魄亏满可得而见者，考其符验。而光、晃历以考灵曜[为本]，二十八宿度数及冬至日所在，与

今史官甘、石旧文错异，不可考校；以今浑天图仪检天文，亦不合于考灵曜。光、晃诚能自依其术，更造望仪，以追天度，远有验于图书，近有效于三光，可以易夺甘、石，穷服诸术者，实宜用之。难问光、晃，但言图谶，所言不服。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制书曰：'朕闻古先圣王，先天而天不违，後天而奉天时。史官用太初邓平术，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一]度，而历以为牵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则四分数之立春也，而以折狱断大刑，于气已迕，用望平和，盖亦远矣。今改行四分，以遵于尧，以顺孔圣奉天之文。'是始用四分历庚申元之诏也。深引河雒图谶以为符验，非史官私意独所兴构。而光、晃以为[香]、固意造妄说，违反经文，谬之甚者。昔尧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舜睹时月正日，汤、武革命，治历明时，可谓正矣，且犹遇水遭旱，戒以'蛮夷猾夏，寇贼奸宄'。而光、晃以为阴阳不和，奸臣盗贼，皆元之咎，诚非其理。元和二年乃用庚申，至今九十二岁，而光、晃言秦所用代周之元，不知从秦来，汉三易元，不常庚申。光、晃区区信用所学，亦妄虚无造欺语之愆。至于改朔易元，往者寿王之术已课不效，亶诵之议不用，元和诏书文备义著，非群臣议者所能变易。

太尉耽、司徒隗、司空训以邕议劾光、晃不敬，正鬼薪法。诏书勿治罪。(1)

(1)臣昭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观蔡邕之议，可以言天机矣。贤明在朝，弘益远哉！公卿结正，足惩浅妄之徒，诏书勿治，亦深"盍各"之致。

太初历推月食多失。四分因太初法，以河平癸巳为元，施行五年。永元元年，天以七月後闰食，术以八月。其(十)二年正月十二日，蒙公乘宗绀上书言："今月十六日月当食，而历以二月。"至期如绀言。太史令巡上绀有益官用，除待诏。甲辰，诏书以绀法署。施行五十六岁。至本初元年，天以十二月食，历以後年正月，于是始差。到熹平三年，二十九年之中，先历食者十六事。常山长史刘洪上作七曜术。甲辰诏属太史部郎中刘固、舍人冯恂等课效，复作八元术，固等作月食术，并已相参。固术与七曜术同。月食所失，皆以岁在己未当食四月，恂术以三月，官历以五月。太史上课，到时施行中者。丁巳，诏书报可。

其四年，绀孙诚上书言："受绀法术，当复改，今年十二月当食，而官历以後年正月。"到期如言，拜诚为舍人。丙申，诏书听行诚法。

光和二年岁在己未，三月、五月皆阴，太史令脩、部舍人张恂等推计行度，以为三月近，四月远。诚以四月。奏废诚术，施用恂术。其三年，诚兄整前後上书言："去年三月不食，当以四月。史官废诚正术，用恂不正术。"整所上(五)[正]属太史，太史主者终不自言三月近，四月远。食当以见为正，无远近。诏书下太常："其详案注记，平议术之要，效验虚实。"太常就耽上选侍中韩说、博士蔡较、谷城门候刘洪、右郎中陈调于太常府，覆校注记，平议难问。恂、诚各对。恂术以五千六百四十(日)[月]有九百六十一食为法，而除成分，空加县法，推建武以来，俱得三百二十七食，其十五食错。案其官素注，天见食九十八，与两术相应，其错辟二千一百。诚术以百三十五月二十三食为法，乘除成月，从建康以上减四十一，建康以来减三十五，以其俱不食。

恂术改易旧法，诚术中复减损，论其长短，无以相踰。各引书纬自证，文无义要，取追天而已。夫日月之术，日循黄道，月从九道。以赤道仪，日冬至去极俱一百一十五度。其入宿也，赤道在斗中十一，而黄道在斗十九。两仪相参，日月之行，曲直有差，以生进退。故月行井、牛，十四度以上；其在角、娄，十二度以上。皆不应率不行。以是言之，则术不差不改，不验不用。天道精微，度数难定，术法多端，历纪非一，未验无以知其是，未差无以知其失。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之，此谓允执其中。今诚术未有差错之谬，恂术未有独中之异，以无验改未失，是以检将来为是者也。诚术百三十五月月二十三食，其文在书籍，学者所脩，施行日久，官守其业，经纬日月，厚而未愆，信于天文，述而不作。恂久在候部，详心善意，能揆仪度，定立术数，推前校往，亦与见食相应。然协历正纪，钦若昊天，宜率旧章，如甲辰、丙申诏书，以见食为比。今宜施用诚术，弃放恂术，史官课之，後有效验，乃行其法，以审术数，以顺改易。耽以说等议奏闻，诏书可。恂、整、诚各复上书，恂言不当施诚术，整言不当复(弃)恂术。为洪议所侵，事下永安台覆实，皆不如恂、诚等言。劾奏谩欺。诏书报，恂、诚各以二月奉赎罪，整适作左校二月。遂用洪等，施行诚术。

光和二年，万年公乘王汉上月食注。自章和元年到今年凡九十三岁，合百九十六食；与官历河

平元年月错，以己巳为元。事下太史令脩，上言“汉所作注不与见食相应者二事，以同为异者二十九事”。尚书召谷城门候刘洪。口曰：“前郎中冯光、司徒掾陈晃各讼历，故议郎蔡邕共补续其志。今洪其诣脩，与汉相参，推元(谓)[课]分，考校月食。审己巳元密近，有师法，洪便从汉受；不能，对。“洪上言：“推(元)汉己巳元，则考灵曜旃蒙之岁乙卯元也，与光、晃甲寅元相经纬。于以追天作历，校三光之步，今为疏阔。孔子纬一事见二端者，明历兴废，随天为节。甲寅历于孔子时效；己巳颛顼秦所施用，汉兴草创，因而不易，至元封中，迂阔不审，更用太初，应期三百改宪之节。甲寅、己巳谶虽有文，略其年数，是以学人各传所闻，至于课校，罔得厥正。夫甲寅元天正正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于牛初。乙卯之元人正己巳朔旦立春，三光聚天庙五度。课两元端，闰余差(自)[百]五十[二]分(二)之三，朔三百四，中节之余二十九。以效信难聚，汉不解说，但言先人有书而已。以汉成注参官施行，术不同二十九事，不中见食二事。案汉习书，见己巳元，谓朝不闻，不知圣人独有兴废之义，史官有附天密术。甲寅、己巳，前已施行，效後格而(己)不用。河平疏阔，史官已废之，而汉以去事分争，殆非其意。虽有师法，与无同。课又不近密。其说蔀数，术家所共知，无所采取。”遣汉归乡里。[1]

[1]袁山松书曰：“刘洪字符卓，泰山蒙阴人也。鲁王之宗室也。延熹中，以校尉应太史征，拜郎中，迁常山长史，以父忧去官。後为上计掾，拜郎中，检东观著作律历记，迁谒者，谷城门候，会稽东部都尉。征还，未至，领山阳太守，卒官。洪善筭，当世无偶，作七曜术。及在东观，与蔡邕共述律历记，考验天官。及造干象术，十余年，考验日月，与象相应，皆传于世。”博物记曰：“洪笃信好学，观乎六艺群书意，以为天文数术，探赜索隐，钩深致远，遂专心锐思。为曲城侯相，政教清均，吏民畏而爱之，为州郡之所礼异。”

校勘记

三 0 二五页四行朔先[于]历集解引卢文弨说，谓“先”下脱“于”字，依御览补。今据补。

三 0 二五页四行月[或朔]见集解引卢文弨说，谓“月”下脱“或朔”二字，依御览补。今据补。

三 0 二五页五行建武八年中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北宋本无“中”字。

三 0 二五页六行历[朔]不正集解引卢文弨说，谓“言”下脱“朔”字，依御览补。今据补。

三 0 二五页六行官历署七月十六日[月]食集解引卢文弨说，谓“日”下脱“月”字，依御览补。王先谦谓以下文证之，当有“月”字。今据补。按：印影宋本御览“月”譌“日”。

三 0 二五页七行[因]上言月当十五日食集解引卢文弨说，谓御览“上言”上有“因”字。今据补。

三 0 二五页八行诏书令岑普[候]与官[历]课集解引卢文弨说，谓“普”下脱“候”字，“官”下脱“历”字，御览有。今据补。

三 0 二五页九行诏[书]令岑署弦望月食官集解引卢文弨说，谓“诏”下脱“书”字，依御览补。今据补。

三 0 二六页二行(从)[後]天四分日之三集解引李锐说，谓“後天”误“从天”，当改。今据改。

三 0 二六页七行[顺]尧考德(顾)[题]期立象集解引惠栋说，谓“顾”一作“题”。又引卢文弨说，谓纬书所载作“顺尧考德，题期立象”。按：曹褒传作“顺尧考德，题期立象”，今据以补改。

三 0 二六页一三行日在斗二十(二)[1]度据集解引卢文弨说改。

三 0 二六页一五行[侻]获咸(喜)[熙]集解引惠栋说，谓“获”上一有“侻”字，“喜”作“熙”，宋志同。又引卢文弨说，谓南宋本有“侻”字。今据以补改。

三 0 二七页三行司徒[掾]严勖集解引钱大昕说，谓此严勖亦司徒之掾属，非司徒也，史脱文。今据补。

三 0 二七页四行朔必有明晦不朔必在其月也按：集解引卢文弨说，谓“明”字衍，“不朔”当作“朔不”。

三 0 二七页五行是明不可必按：集解引卢文弨说，谓唐一行大衍历议引“明”作“朔”。

三0二七页六行十六日[望]按各本俱无“望”字，今依历理及文义补。

三0二七页七行天元始起之月(常)[当]小据汲本、殿本改。

三0二七页一二行冬至日在斗(一)[2]十一度四分度之一据汲本、殿本改。

三0二七页一四行日所在[未至]牵牛中星五度集解引卢文弨说，谓“在”下当脱“未至”二字。今据补。

三0二八页一行五岁中课日行及冬(夏)至斗(一)[2]十一度四分一集解引惠栋说，谓李本“一十”作“二十”。按：上屡见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明作“一十”者斗，今据改。又按文义“夏”字当衍，今删。

三0二八页四行日(朔)[食]二十三事据集解引卢文弨说改。

三0二八页五行二得(三)[2]日按：各本并作“三日”，于历理为舛，今改正。

三0二八页八行治历者方以七十六岁断之按：集解引卢文弨说，谓“方”疑当作“乃”。

三0二八页九行则余分(稍)[消]长集解引惠栋说，谓“稍”李本作“消”。

今按：依文义作“消”是，各本作“稍”，盖涉下“稍”字而误，今据改。

三0二九页五行其斗牵牛[东井]舆鬼集解引钱塘说，谓“牵牛”下脱“东井”二字。斗、牵牛冬至日所在，东井、舆鬼夏至日所在也。今据补。

三0二九页六行行东壁按：于文义“行”字当衍。

三0二九页六行赤道(十)[7]度集解引李光地说，谓“十”当作“七”。今按：壁、奎、娄、轸、亢间在黄道斜交赤道之附近，以赤道标准度之，则赤道得度多而黄道得度少，其大较为七与八之比，李说是，今据改。

三0二九页七行出赤道南二十五度按：“五”当作“四”，说详下。

三0二九页七行出赤道北[二十]五度据集解引李光地说补。按：当作“二十四度”，说详下。

三0二九页八行去极俱九十度当作“九十一度”，脱“一”字。按：四分历以周天为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一，赤道去极为其四分之一，约为九十一度。张衡浑仪谓“赤道横带浑天之腹，去极九十一度十六分之五，黄道斜带其腹，出赤道表里各二十四度，故夏至去极六十七度而强，冬至去极百一十五度亦强也”。上文亦言“冬至日去极一百十五度，夏至日去极六十七度，春秋分日去极九十一度”。并足证当时以赤道去极为九十一度，黄道于牵牛及东井各距赤道南北二十四度也。

三0二九页一二行日过[1]度据殿本考证补。

三0三0页三行史官以(郭)[部]日月行参弦望按：集解引齐召南说，谓“郭”当作“部”。今据改。

三0三0页六行能用易九六七八(支)[爻]知月行多少据集解引卢文弨说改。

三0三0页一一行(宣)[宜]课试上据集解引卢文弨说改。

三0三一页一行而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7]有畸据集解引卢文弨说补。

三0三一页三行事囗而不悖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杜集“事”上有“则”字，“悖”作“囗”。

三0三一页六行日食[亦得朔]据集解引卢文弨说补。

三0三一页八行[明]此[食]非用币伐鼓常月据集解引卢文弨说补。

三0三一页一0行[而]先儒所未喻也据集解引卢文弨说补。

三0三一页一二行而三统历唯[得]一食据集解引卢文弨说补。

三0三一页一四行皆不(得)谐合据集解引卢文弨说删。

三0三一页一七行累日为月[累月为岁]据集解引卢文弨说补。

三0三一页一七行以新故相序不得不有毫毛之差此自然[之]理也集解引惠栋说，谓“序”原作“涉”，“毛”作“末”，“然”下有“之”字。按：晋志引长历与惠校同，今以“相序”与“相涉”，“毫毛”与“毫末”，文异而义同，故但补一“之”字。

三0三一页一七行[有]旷年不食者据集解引卢文弨说补。

三0三二页一行而筭守(从)[恒]数据汲本、殿本改。

三0三二页二行非为合以验天(者)也据集解引卢文弨说删。

三0三二页四行以考朔晦(也)据集解引卢文弨说删。

三0三二页四行而[见]皆不然据集解引卢文弨说补。

三0三二页五行善筭李脩夏显按：集解引卢文弨说，谓“善筭”本作“有善筭者”。又引惠栋说，谓“夏”杜集作“卜”。

三0三二页七行以干度与(太)[泰]始历参校古今记注据卢文弨群书拾补校改。

三0三二页七行干度历殊胜[泰始历上胜官历四十五事]集解引卢文弨说，谓“胜”下脱“泰始历上胜官历四十五事”十一字，依晋志补。今据补。

三0三二页八行今[其]术具存据汲本、殿本补。

三0三二页八行今具列其(时)得失之数据集解引卢文弨说删。

三0三二页八行又据经传微旨(证据及失闰旨)考日辰朔晦据集解引卢文弨说删。

三0三二页九行及失闰[违]时据集解引卢文弨说补。

三0三二页一0行盖[是]春秋当时之历也据集解引卢文弨说补。按：“之”原譌“文”，径改正。

三0三二页一五行夏历漏[刻]随日南北为长短集解引惠栋说，谓“漏”下脱“刻”字，当依隋志增。今据补。

三0三三页二行日道周[圜]集解引惠栋说，谓“周”下宋志有“圜”字。今据补。

三0三三页五行立成斧官府当用者计吏到班予四十八箭文多故魁取二十四气日所在集解引卢文弨说，谓“立成”至“魁取”二十二字宋志无。今按：文有譌夺，难句读。疑诏书至“班予四十八箭”止，下为史官口述之文。“魁”字衍。

言文多，故仅取二十四气日所在等刻于下也。

三0三三页七行发谋于元封启定于(天)[元]凤积(百)三十年是非乃审集解引李锐说，谓前志云“自汉历初起，至元凤六年，而是非坚定”。案自太初元年至元凤六年，正得三十年，此文“天凤”当作“元凤”，“百”字衍。今据改。

按：依前书则“启”当作“坚”。

三0三三页八行亦于建武施于元和按：集解引张文虎说，谓“亦”下疑脱一字，谓始于建武，而施行于元和也。

三0三三页一0行及太初历以後(大)[天]为疾据集解引李锐说改。

三0三三页一一行百四十四岁而太岁超一(表)[辰]据集解引钱大昕说改。

三0三四页二行或不对按：集解引惠栋说，谓“不”下宋志有“能”字。

三0三四页二行衡兴参案仪注(者)集解引惠栋说，谓“者”字衍，从宋志删。

今据删。

三0三四页五行太子舍人李泓按：殿本“泓”作“弘”。

三0三四页六行推闰月六直其日按：寻文义，疑“六”为“不”之譌，“日”为“月”之譌。

三0三四页一0行灾异卒甚汲本、殿本“卒”作“率”。按：卢文弨云北宋本作“卒”。

三0三四页一二行五是以备按：汲本、殿本“是”作“者”。集解引钱大昕说，谓洪范“五者来备”一作“五是”，盖汉儒传本异也。闽本、汲古阁本作“五者”，则後人据今本尚书易之。李云传“五氏来备”，氏古是字。荀爽传“五韪来备”，韪亦训是。

三0三四页一五行则(丧)[表]其休集解引卢文弨说，谓钱氏改“丧”为“表”。

按：详文义当作“表”，表与丧形近，今据改。

三0三五页五行遂[寝]改历事集解引钱大昕说，谓详文义，是安帝纳尚书令忠言，仍用四分，不复议改。宋志亦云“亶等遂寝”。此文“遂”下当有“罢”字，或是“寝”字。今据钱说并参宋志，补一“寝”字。

三0三五页九行干凿度八十[1]分之四十三为日法据集解引钱大昕说补。

三0三五页一0行雒书(甄)[干]曜度据殿本改。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干”作“甄”当是避太子承干讳改。

三0三五页一二行从太初至永平十一年百七十[1]岁据集解引钱大昕说补。

三0三五页一三行至(永)[元]和二年据集解引钱大昕说改。

三0三六页九行案百七十[1]岁二蔀一章据集解引钱大昕说补。

三0三七页二行羲和立(禅)[浑]集解引卢文弨说，谓“禅”乃“浑”之譌，浑谓浑仪，与韵协。今据改。

三0三七页九行盗贼相续为[害]王先谦谓“为”下疑有“害”字。宋志作“历元不正，故盗贼为害”。今据王说参宋志，补一“害”字。

三0三七页一0行历[当]用甲寅为元而用庚申王先谦谓宋志作“历当以甲寅为元，不用庚申”。今依宋志补一“当”字。

三0三七页一0行图纬无以庚[申]为元者据集解引卢文弨说补。

三0三七页一一行乞(与)本庚申元经纬(有)明[文]据集解引卢文弨说删补。

三0三七页一一行受虚欺重诛按：集解引卢文弨说，谓此句上亦有脱文。

三0三八页一行术(术)无常是据集解引惠栋说删。

三0三八页一行[汉兴](以)承秦集解引惠栋说，谓“以”字误，宋志“汉兴承秦”。今据宋志改。按：卢文弨群书拾补改作“汉承秦正”。

三0三八页四行各[自一]家[之]术皆当有效于(其)当时据集解引卢文弨说补删。今按：御览卷十六引作“各自一家之说，皆当有效于当时”。

三0三八页五行(黄)[武]帝始用太初丁丑之元(有)六家纷错据卢文弨群书拾补校改。按：宋志作“昔始用太初丁丑之後”。御览一六引作“昔太初始用丁丑之後”。

三0三八页八行是又新元[有]效于今者也据宋志及御览一六补。

三0三八页一0行今[术]之不能上通于古集解引惠栋说，谓“今”下宋志有“术”字。今据补。

三0三八页一二行起庚(子)[午]蔀之二十三岁据集解引钱大昕说改。

三0三八页一三行则(不)[元]在庚申集解引钱大昕说，谓自获麟至开辟二百七十六万岁，以六十除之，恰尽获麟之岁，既是庚申，则开辟之始亦必庚申矣。当云“元在庚申”，“不”乃“元”字之譌。又引李锐说，谓上文云二百七十六万岁，寻之上行，复得庚申，“不”当作“复”。按：钱、李两家之说并是，今从钱说改“不”字为“元”字。

三0三八页一四行获麟至汉百六十(二)[1]岁集解引李锐说，谓邕于甲寅元开辟至汉元年数内减去庚申元开辟至获麟年数，余一百六十一为获麟至汉元年数，因谓光、晃差少一百一十四岁。今按：甲寅元开辟至获麟积年二百七十五万九千八百八十岁，获麟至汉二百七十五岁，共二百七十六万一百六十一岁，邕以庚申元开辟至获麟积年二百七十六万岁减之，则获麟至汉为百六十一岁，明“百六十二岁”之“二”字当作“一”，今据改。

三0三九页一行下不及命历序获麟[至]汉相去四蔀年数据集解引卢文弨说补。

三0三九页二行蔡邕(命)[月令]论曰集解引惠栋说，谓“命论”未详。案邕明堂月令论有之，“令”误“命”，落“月”字也。今据改。

三0三九页五行而光晃历以考灵曜[为本]集解引惠栋说，谓“曜”下宋志有“为本”二字。今据补。

三0三九页一0行日在斗二十(二)[1]度按：三0二六页一三行“日在斗二十二度”，已据卢文弨说改“二十二”为“二十一”，此与上同。

三0三九页一三行而光晃以为[香]固意造妄说据集解引卢文弨说补。

三0四0页二行亦妄虚无造欺语之愆按：集解引卢文弨说，谓“亦”下文有譌。

三０四０页八行其(十)二年正月十二日集解引李锐说，谓“十二年”当作“二年”，与下“十二日”相涉，误衍“十”字。案下文云“以绀法署施行五十六岁”，自永元二年至本初元年，正得五十六年，故知“十”字衍也。今据删。

三０四一页二行部舍人张恂按：“张恂”疑当作“冯恂”。上文言“熹平中，故治历郎梁国宗整上九道术，诏书下太史，以参旧术，相应。部太子舍人冯恂课校，恂亦复作九道术，增损其分，与整术并校，差为近。太史令扬上以恂术参朔望”。此处虽言课校恂、诚二术，整为诚兄，且先後上书为诚术辨，则所谓整术、诚术实同为一事，而参与推计行度者为冯恂也。

三０四一页四行整所上(五)[正]属太史据汲本改。按：“五属太史”不可解，寻文义以“正属太史”为长。

三０四一页七行恂术以五千六百四十(日)[月]有九百六十一食为法据集解引钱大昕说改。按：“法”原譌“注”，径改正。

三０四二页六行恂言不当施诚术整言不当复(弃)恂术按：整、恂各挟己术相攻讦，恂言不当施诚术，整言不当复恂术，“弃”字当涉上“弃放恂术”而譌衍，今删。

三０四二页七行整适作左校二月殿本“适”作“输”。按：适同譴，原不譌，殿本以意改也。

三０四二页七行遂用洪等按：下疑脱一“议”字。

三０四二页一二行推元(谓)[课]分据集解引卢文弨说改。

三０四二页一三行推(元)汉己巳元集解引卢文弨说，谓“推”下“元”字衍，汉即王汉。今据删。

三０四三页三行闰余差(自)[百]五十[二]分(二)之三集解卢文弨说，谓“自”当作“百”，又引李锐说，谓当作“百五十二分之三”。今据改。

三０四三页六行後格而(已)不用据集解引卢文弨说删。

志第三　律历下

历法

昔者圣人之作历也，观琁玑之运，三光之行，道之发敛，景之长短，斗纲(之)[所]建，青龙所躔，参伍以变，错综其数，而制术焉。

天之动也，一昼一夜而运过周，星从天而西，日违天而东。日之所行与运周，在天成度，在历成日。居以列宿，终于四七，受以甲乙，终于六旬。日月相推，日舒月速，当其同[所]，谓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远三，谓之弦。相与为衡，分天之中，谓之望。以速及舒，光尽体伏，谓之晦。晦朔合离，斗建移辰，谓之[月]。日月之(术)[行]，则有冬有夏；冬夏之间，则有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陆谓之冬，西陆谓之春，南陆谓之夏，东陆谓之秋。日道发南，去极弥远，其景弥长，远长乃极，冬乃至焉。日道敛北，去极弥近，其景弥短，近短乃极，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齐景正，春秋分焉。

日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时备成，万物毕改，摄提迁次，青龙移辰，谓之岁。

岁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谓之章，同在日首谓之蔀，蔀终六旬谓之纪，岁朔又复谓之元。是故日以实之，月以闰之，时以分之，岁以周之，章以明之，蔀以部之，纪以记之，元以原之。然後虽有变化万殊，赢朒无方，莫不结系于此而禖正焉。

极建其中，道营于外，琁衡追日，以察[发]敛，光道生焉。孔壶为漏，浮箭为刻，下漏数刻，以考中星，口明生焉。日有光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朔会望衡，邻于所交，亏薄生焉。月有晦朔，星有合见，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归一也，步术生焉。金、水承阳，先後日下，速则先日，迟而後留，留而後逆，逆与日违，违而後速，速与日竞，竞又先日，迟速顺逆，晨夕生焉。

日、月、五纬各有终原，而七元生焉。见伏有日，留行有度，而率数生焉。参差齐之，多少均之，会终生焉。引而伸之，触而长之，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无幽辟潜伏，而不以其精者然。故阴

阳有分，寒暑有节，天地贞观，日月贞明。

若夫祐术开业，淳耀天光，重黎其上也。[1]承圣帝之命若昊天，典历象三辰，以授民事，立闰定时，以成岁功，羲和其隆也。[2]取象金火，革命创制，治历明时，应天顺民，汤、武其盛也。[3]及王德之衰也，无道之君乱之于上，顽愚之史失之于下。夏後之时，羲和淫湎，废时乱日，胤乃征之。纣作淫虐，丧其甲子，武王诛之。夫能贞而明之者，其兴也勃焉；回而败之者，其亡也忽焉。巍巍乎若道天地之纲纪，帝王之壮事，是以圣人宝焉，君子勤之。

[1]颛顼曰重黎。

[2]唐、虞、夏、商曰羲和。

[3]月令章句曰："帝舜睹时月正日，汤、武革命，治历明时。言承平者睹之，承乱者革之。"

夫历有圣人之德六焉：以本气者尚其体，以综数者尚其文，以考类者尚其象，以作事者尚其时，以占往者尚其源，以知来者尚其流。大业载之，吉凶生焉，是以君子将有兴焉，咨焉而以从事，受命而莫之违也。若夫用天因地，揆时施教，颁诸明堂，以为民极者，莫大乎月令。帝王之大司备矣，天下之能事毕矣。

过此而往，群忌苟禁，君子未之或知也。

斗之二十一度，去极至远也，日在焉而冬至，群物于是乎生。故律首黄钟，历始冬至，月先建子，时平夜半。当汉高皇帝受命四十有五岁，阳在上章，阴在执徐，冬十有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闰积之数皆自此始，立元正朔，谓之汉历。又上两元，而月食五星之元，并发端焉。

历数之生也，乃立仪、表，以校日景。景长则日远，天度之端也。日发其端，周而为岁，然其景不复，四周千四百六十一日，而景复初，是则日行之终。以周除日，得三百六十五四分度之一，为岁之日数。日日行一度，亦为天度。察日月俱发度端，[1]日行十九周，月行二百五十四周，复会于端，是则月行之终也。以日周除月周，得一岁周天之数。

以日一周减之，余十二十九分之七，则月行过周及日行之数也，为一岁之月。

以除一岁日，为一月之数。月之余分积满其法，得一月，月成则其岁[大]。

月(大)四时推移，故置十二中以定月位。有朔而无中者为闰月。中之始(日)[曰]节，与中为二十四气。以除一岁日，为一气之日数也。其分积而成日为没，并岁气之分，如法为一岁没。没分于终中，中终于冬至，冬至之分积如其法得一日，四岁而终。月分成闰，闰七而尽，其岁十九，名之曰章。章首分尽，四之俱终，名之曰蔀。以一岁日乘之，为蔀之日数也。以甲子命之，二十而复其初，是以二十蔀为纪。纪岁青龙未终，三终岁後复青龙为元。

[1]即是起舍合朔。

元法，四千五百六十。[1]

[1]乐睹图征曰："天元以甲子朔旦冬至，日月起于牵牛之初，右行二十八宿，以考王者终始。或尽一，其历数或不能尽一，以四千五百六十为纪，甲寅穷。"

宋均曰："纪即元也。四千五百六十者，五行相代，一终之大数也。王者即位，或遇其统，或不尽其数，故一(共)[元]以四千五百六十为甲寅之终也。王者起，必易元，故不复沿前而终言之也。"韩子曰："四千五百六十岁为一元，元中有厄，故圣人有九岁之畜以备之也。"

纪法，千五百二十。[1]

[1]月令章句曰："纪，还复故历。"

纪月，万八千八百。

蔀法，七十六。[1]

[1]月令章句曰："七十六岁为蔀首。"

蔀月，九百四十。

章法，十九。

章月，二百三十五。[1]

[1]月令章句曰："十九岁七闰月为一章。"

周天，千四百六十一。

日法，四。

蔀日，二万七千七百五十九。

没数，二十一。(为章闰)通法，四百八十七。

没法，七，因为章闰。

日余，百六十八。

中法，(四)[三]十二。

大周，三十四万三千三百三十五。

月周千一十六。

月食数之生也，乃记月食之既者。率二十三食而复既，其月(食)百三十五，率之相除，得五(百)[月]二十三之二十而一食。以除一岁之月，得岁有再食五百一十三分之五十[五]也。分终其法，因以与蔀相约，得四与二十七，互之，会二千五十二，二十而与元会。

元会，四万一千四十。

蔀会，(三)[二]千五十(三)[二]。

岁数，五百一十三。

食数，千八十一。

月数，百(二)[三]十五。

食法，二十(二)[三]。

推入蔀术曰：以元法除去上元，其余以纪法除之，所得数从天纪，筭外则所入纪也。不满纪法者，入纪年数也。以蔀法除之，所得数从甲子蔀起，筭外，所入纪岁名命之，筭上，即所求年太岁所在。

推月食所入蔀会年，以元会除去上元，其余以蔀会除之，所得以(七)[二]十(二)[七]乘之，满六十除去之，余以二十除所得数，从天纪，筭(之起)外，所(以)入纪，不满二十者，数从甲子蔀起，筭外，所入蔀会也。其初不满蔀会者，入蔀会年数也，各以(不)[所]入纪岁名命之，筭上，即所求年(蔀)[太岁所在]。

天纪岁名地纪岁名人纪岁名蔀首庚辰庚子庚申甲子一丙申丙辰丙子癸卯二壬子壬申壬辰壬午三戊辰戊子戊申辛酉四甲申甲辰甲子庚子五庚子庚申庚辰己卯六丙辰丙子丙申戊午七壬申壬辰壬子丁酉八戊子戊申戊辰丙子九甲辰甲子甲申乙卯十庚申庚辰庚子甲午十一丙子丙申丙辰癸酉十二壬辰壬(午)[子]壬申壬子十三戊申戊辰戊子辛卯十四甲子甲申甲辰庚午十五庚辰庚子庚申(乙)[己]酉十六丙申丙辰丙子戊子十七壬子壬申壬辰丁卯十八戊辰戊子戊申丙午十九甲申甲辰甲子乙酉二十推天正术，置入蔀年减一，以章月乘之，满章法得一，名为积月，不满为闰余，十二以上，其岁有闰。

推天正朔日，置入蔀积月，以蔀日乘之，满蔀月得一，名为积日，不满为小余，积日以六十除去之，其余为大余，以所入蔀名命之，筭尽之外，则前年天正十一月朔日也。小余四百四十一以上，其月大。求後月朔，加大余二十九，小余四百九十[九]，小余满蔀月得一，上加大余，命之如前。

一术，以大周乘年，周天乘[闰余]减之，余满蔀(日)[月]，则天正朔日也。

推二十四气术曰：置入蔀年减一，以(月)[日]余乘之，满中法得一，名曰大余，不满为小余，大余满六十除去之，其余以蔀名命之，筭尽之外，则前年冬至之日也。

求次气，加大余十五，小余七，除命之如前，小寒日也。

推闰月所在，以闰余减章法，余以十二乘之，满章闰数得一，满四以上亦得一筭之数，从前年十一月起，筭尽之外，闰月也。或进退，以中气定之。

推弦、望日，因其月朔大小余之数，皆加大余七，小余三百五十九四分三，小余满蔀月得一，加大余，大余命如法，得上弦。又加得望，次下弦，又後月朔。

其弦、望小余二百六十以下，每以百刻乘之，满蔀月得一刻，不满其(数)[所]近节气夜漏之半者，以筭上为日。

推没灭术，置入蔀年减一，以没数乘之，满日法得一，名为积没，不尽为没余。

以通法乘积没，满没法得一，名为大余，不尽为小余。大余满六十除去之，其余以蔀名命之，筭尽之外，前年冬至前没日也。求後没，加大余六十九，小余四，小余满没法，从大余，命之如前，无分为灭。

一术，以(为)[十]五乘冬至小余，以减通法，余满没法得一，则天正後没也。

推合朔所在度，置入蔀积(月)[日]以(日)[蔀月]乘之，满大周除去之，其余满蔀月得一，名为积度，不尽为余分。积度加斗二十一度，加二百三十五分，以宿次除之，不满宿，则日月合朔所在星度也。求後合朔，加度二十九，加分四百九十九，分满蔀月得一度，经斗除二百三十五分。

一术，以闰余乘周天，以减大周余，满蔀月得一，合以斗二十一度四分一，则天正合朔日月所在度。

推日所在度，置入蔀积日之数，以蔀法乘之，满蔀日除去之，其余满蔀法得一，为积度，不尽为余分。积度加斗二十一度，加十九分，以宿次除去之，则夜半日所在宿度也。

求次日，加一度。求次月，大加三十度，小加二十九度，经斗除十[九]分。

一术，以朔小余减合[朔]度分，即日夜半所在。其分(三)[二]百(二)[三]十五约之，十九乘之。

推月所在度，置入蔀积日之数，以月周乘之，满蔀日除去之，其余满蔀法得一，为积度，不尽为余分。积度加斗二十一十[九]分，除如上法，则所求之日夜半月所在宿度也。

求次日，加十三度二十八分。求次月，大加三十五度六十一分，月小二十二度三十三分，分满法得一度，经斗除十九分。其冬下旬月在张、心署之，谓(尽)[昼]漏分後尽漏尽也。

一术，以蔀法除朔小余，所得以减日半度也。余以减分，即月夜半所在度也。

推日明所入度分术曰：置其月节气夜漏之数，以蔀法乘之，二百除之，得一分，即夜半到明所行分也。以增夜半日所在度分，为明所在度分也。

求口日所入度，以夜半到明日所行分(分)减蔀法，其余即夜半到口所行分也。

以加夜半所在度分，为口日所在度也。

推月明所入度分术曰：置其节气夜(半)[漏]之数，以月周乘之，以二百除之，为积分。积分满蔀法得一，以增夜半度，即(明)月[明]所在度也。

求口月所入度：以明积分减月周，其余满蔀法得一度，加夜半，则口月所在度也。

推弦、望日所入星度术曰：置合朔度分之数，加七度三百五十九分四分(之)三，[以]宿次除之，即得上弦日所入宿度分也。

求望、下弦，加除如前法，小分[满]四从大分，[大分]满蔀月从度。

推弦、望月所入星度术曰：置月合朔度分之数，加度九十八，加分六百五十三半，以宿次除之，即上弦月所入宿度分也。

求望、下弦，加除如前分，满蔀月从度。

推月食术曰：置入蔀会年数，减一，以食数乘之，满岁数得一，名曰积食，不满为食余。以月数乘积[食]，满食法得一，名为积月，不满为月余分。积月以章月除去之，其余为入章月数。当先除入章闰，乃以十二除去之，不满者命以十一月，筭尽之外，则前年十一月前食月也。求入章闰者，置入章月，以章闰乘之，满章月得一，则入章闰数也。余分满二百二十四以上至二百三十一，为食在闰月。闰或进退，以朔日定之。求後食，加五(百)[月]二十分，满法得一月数，命之如法，其分尽食筭上。

推月食朔日术曰：置食积月之数，以二十九乘之，为积日。又以四百九十[九]乘积月，满蔀月得一，以并积日，以六十除之，其余以所会蔀名命之，筭尽之外，则前年天正前食月朔日也。

求食日，加大余十四，小余七百一十九半，小余满蔀月为大余，大余命如前，则食日也。

求後食朔及日，皆加大余二十七，小余六百一十五。其月余分不满二十者，又加大余二十九，小余四百九十九。其食小余者，当以漏刻课之，夜漏未尽，以筭上为日。

一术，以岁数去上元，余以为积月，以百一十二乘之，满月数去之，余满食法得一，则天正後

食。

推诸加时，以十二乘小余，先减如法之半，得一时，其余乃以法除之，所得筭之数从夜半子起，筭尽之外，则所加时也。

推诸上水漏刻：以百乘其小余，满其法得一刻；不满法(法)什之，满法得一分。积刻先减所入节气夜漏之半，其余为昼上水之数。过昼漏去之，余为夜上水数。其刻不满夜漏半者，乃减之，余为昨夜未(昼)[尽]，其弦望其日。

五星数之生也，各记于日，与周天度相约而为率。以章法乘周率为(用)[月]法，章月乘日率，如月法，为积月月余。以月之(月)[日]乘积[月]，为朔大小余。乘为入月日余。以日法乘周率为日度法，以[周]率去日率，余以乘周天，如日度法，为[积]度(之)[度]余也。日率相约取之，得二千九百九十万一千六百二十一亿五十八万二千三百，而五星终，如蔀之数，与元通。

木，周率，四千三百二十七。日率，四千七百二十五。合积月，十三。月余，四万一千六百六。月法，八万二千二百一十三。大余，二十三。小余，八百四十七。虚分，九十三。入月日，十五。日余，万四千六百四十(七)[一]。

日度法，万七千三百八。积度，三十三。度余，万三百一十四。

火，周率，八百七十九。日率，千八百七十六。合积月，二十六。月余，六千六百三十四。月法，万六千七百一。大余，四十七。小余，七百五十四。虚分，一百八十六。入月日，十(一)[二]。日余，千八百七十二。日度法，三千五百一十六。积度，四十九。度余，一百一十四。

土，周率，九千九十六。日率，九千四百一十五。合积月，十二。月余，十三万八千六百三十七。月法，十七万二千八百二十四。大余，五十四。小余，三百四十八。虚分，五百九十二。入月日，二十(三)[四]。日余，二千一百六十三。日度法，三万六千三百八十四。积度，十二。度余，二万九千四百五十一。

金，周率，五千八百三十。日率，四千六百六十一。合积月，九。月余，九万八千四百五。月法，十[一]万七百七十。大余，二十五。小余，七百三十一。

虚分，二百九。入月日，二十六。日余，二百八十一。日度法，二万三千三百二十。积度，二百九十二。度余，二百八十一。

水，周率，万一千九百八。日率，千八百八十九。合积月，一。月余，二十一万七千六百六十[三]。月法，二十二万六千二百五十二。大余，二十九。小余，四百九十九。虚分，四百四十(九)[一]。入月日，二十(七)[八]。

日余，四万四千八百五。日度法，四万七千六百三十(一)[二]。积度，五十七。度余四万四千八百五。

推五星术，置上元以来，尽所求年，以周率乘之，满日率得一，名为积合；不尽名[为]合余。[合]余以周率除之，不得焉退岁；无所得，星合其年，得一合前年，二合前二年。金、水积合奇为晨，偶为夕。其不满周率者反减之，余为度分。

推星合月，以合积月乘积合为小积，又以月余乘积合，满其月法得一，从小积[为积月，不尽]为月余。积月满纪月去之，余为入纪月。每以章闰乘之，满章月得一为闰；不尽为闰余。以闰减入纪月，其余以十二去之，余为入岁月数，从天正十一月起，筭外，星合所在之月也。其闰[余]满二百二十四以上至二百三十一星合闰月。闰或进退，以朔制之。

推朔日，以蔀日乘(之)入纪月，满蔀月得一为积日，不尽为小余。积日满六十去之，余为大余，命以甲子，筭外，星合月朔日。

推入月日，以蔀日乘月余，以其月法乘朔小余，从之，以四千四百六十五约之，所得(得)满日度法得一，为入月日，不尽为日余。以朔命入月日，筭外，星合日也。

推合度，以周天乘度分，满日度法得一为积度，不尽为度余。以斗二十一四分之一命度，筭外，星合所在度也。

一术，加退岁一，以减上元，满八十除去之，余以没数乘之，满日法得一，为大余，不尽为小

余。以甲子命大余，则星合岁天正冬至日也。以周率[乘]小余，并度余，余满日度法从度，即(正)[至]後星合日数也，命以冬至。求後合月，加合积月于入岁月，加月余于月余，满其月法得一，从入岁月。入岁月满十二去之，有闰计焉，余命如前，筭外，後合月也。(余一)[金、水]加晨得夕，加夕得晨。

求朔日，以大小余加今所得，其月余得一月者，又[加大]余二十九，[小余四百九十九，]小饰满蔀月得一，(如)[加]大余，大余命如前。

求入月日，以入月日[日]余加今所得，余满日度法得一，从日。其前合月朔小余(不)满其虚分者，空加一日。日满月先去二十九，其後合月朔小余不满四百九十九，又减一日，其余命如前。

求合度，以积度度余加今所得，余满日度法得一从度，命如前，经斗除如周率矣。

木，晨伏，十六日七千(二)[三]百二十分半，行二度万三千八百一十一分，在日後十三度有奇，而见东方。见顺，日行五十八分度之十一，五十八日行十一度，微迟，日行九分，五十八日行九度。留不行，二十五日。旋逆，日行七分度之一，八十四日(进)[退]十二度。复留，二十五日。复顺，五十八日行九度，又五十八日行十一度，在日前十三度有奇，而夕伏西方。除伏逆，一见三百六十六日，行二十八度。伏复十六日七千(二)[三]百二十分半，行二度万三千八百一十一分，而与日合。凡一终，三百九十八日有万四千六百四十一分，行星三十(二)[三]度与万三百一十四分，通率日行四千七百二十五分之三百九十八。

火，晨伏，七十一日二千六百九十四分，行五十五度二千二百五十四分半，在日後十六度有奇，而见东方。见顺，日行二十三分度之十四，[百]八十四日行[百]一十二度。微迟，日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留不行，十一日。旋逆，日行六十二分度之十七，六十二日退十七度。复留，十一日。复顺，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又百八十四日行百一十二度，在日前十六度有奇，而夕伏西方。

除伏逆，一见六百三十六日，行[三]百三度。伏复，七十一日二千六百九十四分，行五十五度二千二百五十四分半，而与日合。凡一终，七百七十九日有千八百七十二分，行星四百一十四度与九百九十三分。通率日行千八百七十六分之九百九十七。

土，晨伏，十九日千八十一分半，行三度万四千七百二十五分半，在日後十五度有奇，而见东方。见顺，日行四十三分度之三，八十六日行六度。留不行，三十三日。旋逆，日行十七分度之一百二，日退六度。复留，三十三日。复顺，八十六日，行六度，在日前十五度有奇，而夕伏西方。除伏逆，[一]见三百四十日，行六度。伏复，十九日千八十一分半，行三度万四千七百二十五分半，与日合。凡一终，三百七十八日有二千一百六十三分，行星十二度与二万九千四百五十一分。通率日行九千四百一十五分之三百一十九。

金，晨伏，五日，退四度，在日後九度，而见东方。见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留不行，八日。[旋]顺，日行(行)四十六分度之三十三，四十六日行三十三度。而[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度之十五，九十一日行百六度。益疾，日行一度二十二分，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三度，在日後九度，而晨伏东方。除伏逆，一见二百四十六日，行二百四十六度。伏四十一日二百八十一分，行五十度二百八十一分，而与日合。一合二百九十二日[二]百八十一分，行星如之。

金，夕伏，四十一日二百八十一分，行五十度二百八十一分，在日前九度，而见西方。见顺，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度之二十二，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三度。

微迟，日行一度十五分，九十一日行百六度。而(进)[迟]，日行四十六分度之三十三，四十六日行三十三度。留不行，八日。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在日前九度，而夕伏西方。除伏逆，一见二百四十六日，行二百四十六度，伏五日，退四度而(後)[复]合。凡(三)[再]合一终，五百八十四日有五百六十二分，行星如之。通率日行一度。

水，晨伏，九日，退七度，在日後十六度，而见东方。见逆，一日退一度。留不得，二日。旋顺，日行九分度之八，九日行八度。而疾，日行一度四分度之一，二十日行二十五度，在日後十六度，而晨伏东方。除伏逆，一见，三十二日，行三十二度，伏十六日四万四千八百五分，行三十二

度四万四千八百五分，而与日合。一合五十七日有四万四千八百五分，行星如之。

水，夕伏，十六日四万四千八百五分，行三十二度四万四千八百五分，在日前十六度，而见西方。见顺，疾，日行一度四分度之一，二十日行二十五度。而迟，日行九分度之八，九日行八度。留不行，二日。[旋]逆，一日退一度，在日前十六度，而夕伏西方。除伏逆，一见三十二日，行三十[二]度，伏九日，退七度而复合。凡再合一终，百一十五日有四万一千九百七十八分，行星如之。通率日行一度。

步术，以步法伏日度分，(如)[加]星合日度余，命之如前，得星见日度也。

(术)[行]分母乘之，分(日)如[日]度法而一，分不尽如(法)半[法]以上，亦得一，而日加所行分，满其母得一度。逆顺母不同，以当行之母乘故分，如故母，如一也。留者承前，逆则减之，伏不书度。经斗除如行母，四分具一。其分有损益，前後相放。其以赤道命度，进加退减之。其步以黄道。

(日)[月]名(日)[月]名天正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冬至大寒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处暑秋分霜降小雪[1]

[1]月令章句："孟春以立春为节，惊蛰为中。中必在其月，节不必在其月。据孟春之惊蛰在十六日以後，立春在正月；惊蛰在十五日以前，立春在往年十二月。"

斗二十六四分[一]退二牛八女十二进(二)[一]虚十进(三)[二]危十(六)[七]进二室十六进(二)[三]壁(十)[九]进(三)[一]北方九十八度四分一奎十六娄十二(进)[退]一胃十四(进二)[退一]昴十一(进)[退]二毕十六(进)[退]三觜二退三参九退四西方八十度井三十三退三鬼四柳十五星七进一张十八进一翼十八进(一)[二]轸十七进一南方百一十二度角十二亢九退一氐十五退二房五退三心五退三尾十八(进)[退]三箕十一退三东方七十五度右赤道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一斗二十四(进一)[四分一]牛七女十一虚十危十六室十八壁十北方九十六度四分一奎十七娄十二胃十五昴十二毕十六觜三参八西方八十三度井三十鬼四柳十四星七张十七翼十九轸十八南方百九度角十三亢十氐十六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东方七十七度右黄道度三百六十五四分一黄道去极，日景之生，据仪、表也。漏刻之生，以去极远近差乘节气之差。如远近而差一刻，以相增损。口明之生，以天度乘昼漏，夜漏减(三)[之，二]百而一，为定度。以减天度，余为明；加定度一为口。其余四之，如法为少。[二为半，三为太，]不尽，三之，如法为强，余半法以上以成强。强三为少，少四为度，其强二为少弱也。又以日度余为少强，而各加焉。[1]

[1]张衡浑仪曰："赤道横带浑天之腹，去极九十一度十[六]分之五。黄道斜带其腹，出赤道表里各二十四度。故夏至去极六十七度而强，冬至去极百一十五度亦强也。然则黄道斜截赤道者，则春分、秋分之去极也。今此春分去极九十少，秋分去极九十一少者，就夏历景去极之法以为率也。上头横行第一行者，黄道进退之数也。本当以铜仪日月度之，则可知也。以仪一岁乃竟，而中间又有阴雨，难卒成也。是以作小浑，尽赤道黄道，乃各调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从冬至所在始起，令之相当值也。取北极及衡各(诚)[针]口之为轴，取薄竹篾，穿其两端，令两穿中间与浑半等，以贯之，令察之与浑相切摩也。乃从减半起，以为[百]八十二度八分之五，尽衡减之半焉。又中分其篾，拗去其半，令其半之际正直，与两端减半相直，令篾半之际从冬至起，一度一移之，视篾之半际(夕)多[少]黄赤道几也。其所多少，则进退之数也。从(此)[北]极数之，则(无)[去]极之度也。各分赤道黄道为二十四气，一气相去十五度十六分之七，每一气者，黄道进退一度焉。所以然者，黄道直时，去南北极近，其处地小，而横行与赤道且等，故以篾度之，于赤道多也。设一气令十六日者，皆常率四日差少半也。令一气十五日不能半耳，故使中道三日之中(若)[差]少半也。三气一节，故四十六日而差今三度也。至于差三之时，而五日同率者一，其实节之间不能四十六日也。今残日居其策，故五日同率也。其率虽同，先之皆强，後之皆弱，不可胜计。取至于三而复有进退者，黄道稍斜，于横行不得度故也。春分、秋分所以退者，黄道始起更斜矣，于横行不得度故也。亦每一气一度焉，三气一节，亦差三度也。至三气之後，稍远而直，故横行得度而稍进也。立春、立秋横

行稍退矣，而度犹云进者，以其所退减其所进，犹有盈余，未尽故也。立夏、立冬横行稍进矣，而度犹[云]退者，以其所进，增其所退，犹有不足，未毕故也。以此论之，日行非有进退，而以赤道(重广)[量度]黄道使之然也。本二十八宿相去度数，以赤道为(强)[距]耳，故于黄道亦[有]进退也。冬至在斗二十一度少半，最远时也，而此历斗二十度，俱百一十五，强矣，冬至宜与之同率焉。夏至在井二十一度半强，最近时也，而此历井二十三度，俱六十七度，强矣，夏至宜与之同率焉。”

二十四气日所在黄道去极晷景昼漏刻夜漏刻口中星[1]旦中星冬至[2]斗二十一度八分退二百一十五度丈三尺四十五五十五奎六弱亢二少强退一小寒女二度七分进一百一十三强丈二尺三寸四十五八分五十四二分娄六半强退一氐七少弱退二大寒虚五度十四分进二百一十大弱丈一尺四十六八分五十三八分胃十一半强退一心半退三立春危十度二十一分进二百六少强九尺六寸四十八六分五十一四分毕五少弱退三尾七半弱退三雨水室八度二十八分进三百一强七尺九寸五分五十八分四十九二分参六半弱退四箕大弱退三惊蛰壁八度三分进一九十五强六尺五寸五十三三分四十六七分井十七少弱退三斗少退二春分奎十四度十分八十九强五尺二寸五分五十五八分四十四二分鬼四斗十一弱退二清明胃一度十七分退一八十三少弱四尺一寸五分五十八三分四十一七分星四大进一斗二十一半退二谷雨昴二度二十四分退二七十七大强三尺二寸六十五分三十九五分张十七进一牛六半立夏毕六度三十一分退三七十三少弱二尺五寸二分六十二四分三十七六分翼十七大进二女十少进一小满参四度六分退四六十九大弱尺九寸八分六十三九分三十六一分角大弱危大弱进二芒种井十度十三分退三六十七少弱尺六寸八分六十四九分三十五一分亢五大退一危十四强进二夏至[3]井二十五度二十分退三六十七强尺五寸六十五三十五氐十二少弱退二室十二少弱进三小暑柳三度二十七分六十七大强尺七寸六十四七分三十五三分尾一大强退三奎二大强大暑星四度二分进一七十二尺六十三八分三十六二分尾十五半弱退三娄三大退一立秋张十二度九分进一七十三半强二尺五寸五分六十二三分三十七七分箕九大强退三胃九弱退一处暑翼九度十六分进二七十八半强三尺三寸三分六十二分三十九八分斗十少退二毕三大退三白露轸六度二十三分进一八十四少强四尺三寸五分五十七八分四十二二分斗二十一强退二参五半弱退四秋分角四度三十分九十半强五尺五寸五十五二分四十四八分牛五少井十六少强退三寒露亢八度五分退一九十六大强六尺八寸五分五十二六分四十七四分女七大进一鬼三少强霜降氐十四度十二分退二百二少强八尺四寸五十三分四十九七分虚六大进二星三大强进一立冬尾四度十九分退三百七少强丈四十八二分五十一八分危八强进二张十五大强进一小雪箕一度二十六分退三百一十一弱丈一尺四寸四十六七分五十三三分室三半强进三翼十五大强进二大雪斗六度一分退二百一十三大强丈二尺五寸六[4]分四十五五分五十四五分壁半强进一轸十五弱进一

(1)月令章句曰：“中星当中而不中，日行迟也。未当中而中，日行疾也。”

(2)月令章句曰：“冬至之为极有三意焉：昼漏极短，去极极远，晷景极长。极者，至而还之辞也。”

(3)月令章句曰：“夏至之为极有三意焉：昼漏极长，去极极近，晷景极短。”

(4)易纬所称晷景长短，不与相应，今列之于後，并至与不至各有所候，以参广异同。冬至，晷长一丈三尺。当至不至，则旱，多温病。未当至而至，则多病暴逆心痛，应在夏至。小寒，晷长一丈二尺四分。当至不至，先小旱，後小水，丈夫多病喉痹。未当至而至，多病身热，来年麻不为耳。大寒，晷长一丈一尺八分。当至不至，则先大旱，後大水，麦不成，病厥逆。未当至而至，多病上气、嗌肿。立春，晷长一丈一寸六分。当至不至，兵起，麦不成，民疲瘵。未当至而至，多病熛、疾疫。雨水，晷长九尺一寸六分。当至不至，早麦不成，多病心痛。未当至而至，多病口。惊蛰，晷长八尺二寸。当至不至，则雾，稚禾不成，老人多病嚏。未当至而至，多病汉疽、胫肿。春分，晷长七尺二寸四分。当至不至，先旱後水，岁恶，米不成，多病耳痒。清明，晷长六尺二寸八分。当至不至，菽豆不熟，多病嚏、振寒(温)、[洞]泄。未当至而至，多温病、暴死。谷雨，晷长五尺三寸六分。当至不至，水物杂稻等不为，多病疾疟、振寒、霍乱。未当至而至，

老人多病气肿。立夏，晷长四尺三寸六分。当至不至，旱，五谷伤，牛畜疾。未当至而至，多病头痛、肿嗌、喉痹。小满，晷长三尺四寸。当至不至，凶言，[国]有大丧，先水後旱，多病筋急、痹痛。未当至而至，多熛、嗌肿。芒种，晷长二尺四寸四分。当至不至，凶言，国有狂令。未当至而至，多病厥眩、头痛。夏至，晷长一尺四寸八分。

当至不至，国有大殃，旱，阴阳并伤，草木夏落，有大寒。未当至而至，病眉肿。小暑，晷长二尺四寸四分。当至不至，前小水，後小旱，有兵，多病泄注、腹痛。未当至而至，病胪肿。大暑，晷长三尺四寸。当至不至，外兵作，来年饥，多病筋痹、�痛。未当至而至，多病胫痛、恶气。立秋，晷长四尺三寸六分。当至不至，暴风为灾，来年黍不为。未当至而至，多病咳上气、咽肿。处暑，晷长五尺三寸二分。当至不至，国多浮令，兵起，来年麦不为。

未当至而至，病胀，耳热不出行。白灵，晷长六尺二寸八分。当至不至，多病痤、疽、泄。未当至而至，多病水、腹闭疝瘕。秋分，晷长七尺二寸四分。当至不至，草木复荣，多病温，悲心痛。未当至而至，多病匈鬲痛。寒露，晷长八尺二寸。当至不至，来年谷不成，六畜鸟兽被殃，多病疝瘕、口痛。未当至而至，多病疢热中。霜降，晷长九尺一寸六分。当至不至，万物大耗，年多大风，人病口痛。未当至而至，多病匈黪支满。立冬，晷长丈一寸二分。当至不至，地气不藏，来年立夏反寒，早旱，晚水，万物不成。未当至而至，多病臂掌痛。小雪，晷长一丈一尺八分。当至不至，来年蚕麦不成，多病痹腕痛。未当至而至，亦为多肘腋痛。大雪，晷长一丈二尺四分。当至不至，温气泄，夏蝗虫生，大水，多病少气、五疸、水肿。未当至而至，多病汉疽痛，应在芒种。

月令章句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为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国也。每次三十(二)度三十(三)[二]分之十四，日至其初为节，至其中为中气。自危十度至壁(八)[九]度谓之豕韦之次，立春、惊蛰居之，卫之分野。自壁(八)[九]度至胃一度，谓之降娄之次，雨水、春分居之，鲁之分野。自胃一度至毕六度，谓之大梁之次，清明、谷雨居之，赵之分野。自毕六度至井十度，谓之实沉之次，立夏、小满居之，晋之分野。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谓之鹑首之次，芒种、夏至居之，秦之分野。自柳三度至张十二度，谓之鹑火之次，小暑、大暑居之，周之分野。自张十二度至轸六度，谓之鹑尾之次，立秋、处暑居之，楚之分野。自轸六度至亢八度，谓之寿星之次，白露、秋分居之，郑之分野。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谓之大火之次，寒露、霜降居之，宋之分野。自尾四度至斗六度，谓之析木之次，立冬、小雪居之，燕之分野。自斗六度至须女二度，谓之星纪之次，大雪、冬至居之，越之分野。自须女二度至危十度，谓之玄枵之次，小寒、大寒居之，齐之分野。"

蔡邕分星次度数与皇甫谧不同，兼明气节所在，故载焉。谧所列在郡国志。

中星以日所在为正，日行四岁乃终，置所求年二十四气小余四之，如法为少、大，余不尽，三之，如法为强、弱，以减节气口明中星，而各定矣。强，正；弱，(直)[负]也。其强弱相减，同名相去，异名从之。从强进少为弱，从弱退少而强。从上元太岁在庚辰以来，尽熹平三年，岁在甲寅，积九千四百五十五岁也。[1]

[1]宋世治历何承天曰："历数之术，若心所不达，虽复通人前识，无救其弊。是以多历年岁，犹未能有定。四分于天，出三百年而盈一日，积世不悟，徒云建历之本必先立元，假托谶纬，遂开治乱。此之为弊，亦以甚矣。刘歆三统法尤复疏阔，方于四分，六千余年又益一日。杨雄心惑其说，采为太玄，班固谓之最密，著于汉志。司马彪曰：'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统历，施行百有余年。'曾不忆刘歆之生不逮太初，二三君子为历，几乎不知而妄言者欤！元和中谷城门候刘洪始悟四分于天疏阔，更以五百八十九为纪法，百四十五为斗分，而造干象法，又制迟疾历以步月行，方于太初、四分，转精密矣。"

论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之分尚矣，乃有皇牺。皇牺之有天下也，未有书计。历载弥久，暨于黄帝，班示文章，重黎记注，象应著名，始终相验，准度追元，乃立历数。天难谌斯，是以五、三迄于来今，各有改作，不通用。

故黄帝造历，元起辛卯，而颛顼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鲁用庚子。汉兴承秦，初用乙卯，至武帝元封，不与天合，乃会术士作太初历，元以丁丑。王莽之际，刘歆作三统，追太初前(世)[卅]一元，得五星会庚戌之岁，以为上元。太初历到章帝元和，旋复疏阔，征能术者课校诸历，定朔稽元，追汉(三)[四]十五年庚辰之岁，追朔一日，乃与天合，以为四分历元。加六百五元一纪，上得庚申。有近于纬，而岁不摄提，以辨历者得开其说，而其元寖与纬同，同则或不得于天。然历之兴废，以疏密课，固不主于元。光和元年中，议郎蔡邕、郎中刘洪补续律历志，邕能著文，清浊钟律，洪能为筭，述叧三光。今考论其业，义指博通，术数略举，是以集录为上下篇，放续前志，以备一家。[1]

[1]蔡邕戍边上章曰："朔方髡钳徒臣邕稽首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臣邕被受陛下尤异大恩，初由宰府备数典城，以叔父故卫尉质时为尚书，召拜郎中，受诏诣东观著作，遂与群儒并拜议郎。沐浴恩泽，承荅圣问，前後六年。质奉机密，趋走目下，遂竟端右，出相好藩，还尹辇毂，旬日之中，登蹑上列。父子一门兼受恩宠，不能输写心力，以效丝发之功，一旦(披)[被]章，陷没辜戮。陛下天地之德，不忍刀锯截臣首领，得就平罪，父子家属徙充边方，完全躯命，喘息相随。非臣无状所敢[复]望，非臣罪恶所当复蒙，非臣辞笔所能复陈。臣初决罪雒阳诏狱，生出牢户，顾念元初中故尚书郎张俊，坐漏泄事，当伏重刑，已出谷门，复听读鞫，诏书驰救，[减罪]一等，输作左校。俊上书谢恩，遂以转徙。[邕为]郡县促遣，徧于吏手，不得顷息，含辞抱悲，无由上达。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职在候望，忧怖焦灼，无心复能操笔成草，致章阙庭。诚知圣朝不责臣谢，但[怀]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为汉书十志，下尽王莽，而世祖以来，唯有纪传，无续志者。臣所师事故太傅胡广，知臣颇识其门户，略以所有旧事[与臣]，虽未备悉，粗见首尾，积累思惟，二十余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诱其衷，得备著作郎，建言十志皆当撰录，遂与议郎张华等分受之，(所使元顺)[其]难者皆以付臣。先治律历，以筹筭为本，天文为验，请太(师)[史]旧注，考校连年，往往颇有差舛，当有增损，乃可施行，为无穷法。道至深微，不敢独议。郎中刘洪，密于用筭，故臣表上洪，与共参思图牒。寻绎适有头角，会臣被罪，(遂)[逐]放边野。臣窃自痛，一为不善，使史籍所阙，(故)[胡]广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废绝，不得究竟。慺慺之情，犹以结心，不能违望。臣初欲须刑竟，乃因县道，具以状闻。今年七月九日，匈奴始攻郡盐池县，其时鲜卑连犯云中、五原，一月之中，烽火不绝。不(言四)[意西]夷相与合谋，所图广远，恐遂为变，不知所济。郡县咸惧，不守朝旦。臣所在孤危，悬命锋镝，湮灭土灰，呼吸无期。诚恐所怀随躯腐朽，抱恨黄泉，遂不设施，谨先颠踣。科条诸志，臣欲(制)删定者一，所当接续者四，前志所无，臣欲著者(三)[五]，及经典群书所宜捃摭，本奏诏书所当依据，分别首目，并书章左。臣初被考，妻子迸窜，亡失文书，无所案请。加以惶怖愁恐，思念荒散，十分不得识一，所识者又恐谬误。触冒死罪，披(散)[沥]愚情，愿下东观，推求诸奏，参以玺书，以补缀遗阙，昭明国体。章闻之後，虽肝脑流离，白骨剖破，无所复恨。惟陛下省察。谨因临戎长霍圉封上。臣顿首死罪稽首再拜以闻。"其所论志，志家未以成书，如有异同，今随事注之于本志也。

赞曰：象因物生，数本杪曶。律均前起，准调後发。该核衡琁，检会日月。

校勘记

三0五五页四行斗纲(之)[所]建集解引卢文弨说，谓"之"御览作"所"。

按：与下"青龙所缠"相对成文，作"所"是，今据改。又按："纲"原譌"刚"，径改正。

三０五五页七行当其同[所]集解引卢文弨说，谓“同”下脱“所”字，御览有。今据补。

三０五五页九行斗建移辰谓之[月]据集解引李锐说补。

三０五五页九行日月之(术)[行]据集解引李锐说改。按：殿本作“行”。

三０五六页五行以察[发]敛据集解引钱大昕说补。

三０五七页一三行乃立仪表按：集解引李锐说，谓仪谓浑仪，表谓圭表。今于仪表之间加顿号。

三０五八页二行为一月之数按：依文义当云“为一月之日数”，疑脱“日”字。

三０五八页三行月成则其岁[大]月(大)四时推移集解引张文虎说，谓“月大”二字譌倒，“大”字绝句，“月”字当属下。此谓有闰之年为大岁也。岁之余分满月法而置闰谓之大岁，与月之余分满日法而成日谓之大月正同。然闰月四时推移或有进退，故置中气以定之。今据改。

三０五八页四行中之始(日)[曰]节据集解本改。

三０五八页一三行故一(共)[元]以四千五百六十为甲寅之终也据汲本改。

三０五九页一一行没数二十一(为章闰)据集解引李锐说删。

三０五九页一五行中法(四)[三]十二据集解引钱大昕说改。

三０六０页三行其月(食)百三十五据集解引钱大昕说删。

三０六０页四行得五(百)[月]二十三之二十而一食据集解引钱大昕说改。

三０六０页四行得岁有再食五百一十三分之五十[五]也据集解引钱大昕说补。

三０六０页五行得四与二十七互之会二千五十二按：“互”殿本作“五”。集解引钱大昕说，谓“五之”两字难解，闽本、汲古阁本作“互”，亦非是。当云“名之曰蔀会”，传写脱譌耳。又引李锐说，谓“互之”者互乘之也。四为七十六约数，以乘五百一十三，得二千五十二；二十七为五百一十三约数，以乘七十六，亦得二千五十二，为蔀会。

三０六０页七行蔀会(三)[二]千五十(三)[二]据集解引钱大昕说改。

三０六０页一０行月数百(二)[三]十五据集解引钱大昕说改。

三０六０页一一行食法二十(二)[三]据集解引钱大昕说改。

三０六０页一三行筭外所入纪岁名命之筭上即所求年太岁所在集解引李锐说，谓“筭外”下有脱文，当云“筭外，所入蔀也。不满蔀法者，入蔀年数也，各以所入纪岁名命之，筭上，即所求年太岁所在”。按：如李说，则“筭外”下当补“所入蔀也不满蔀法者入蔀年数也各以”十六字。

三０六０页一五行所得以(七)[二]十(二)[七]乘之据集解引李锐说改。

三０六一页一行筭(之起)外所(以)入纪集解引钱大昕说，谓“之”“起”“以”三字皆衍文。今据删。

三０六一页二行各以(不)[所]入纪岁名命之据集解引钱大昕说改。

三０六一页三行即所求年(蔀)[太岁所在]据集解引李锐说删补。

三０六一页四行纪蔀表张文虎舒蓺室随笔云：“案此表首行序题，各本误以‘天纪岁名’对蔀名‘甲子’‘癸卯’为第一列，‘地纪岁名’对‘庚辰’‘丙申’为第二列，‘人纪岁名’对‘庚子’‘丙辰’为第三列，‘蔀首’二字对‘庚申一’‘丙子二’为第四列。李尚之四分术注依钱少詹说更正，以天、地、人三纪序题各降一列，而以‘蔀首’二字独对一、二、三、四数目，今局中新刊本从之。

其实蔀名‘甲子’、‘癸卯’一列当移末列，与数目字相属，王氏太岁考改如此。或移蔀首数目为第一列，与蔀名相属，庶为明白。“今依张说移正。

三０六二页二行壬(午)[子]据集解引卢文弨说改。

三０六二页五行(乙)[己]酉据集解引卢文弨说改。

三０六二页一四行小余四百九十[九]据集解引钱大昕、李锐说补。

三０六三页一行以大周乘年周天乘[闰余]减之余满蔀(日)[月]则天正朔日也据集解引钱大昕说补改。

三０六三页二行以(月)[日]余乘之据集解引钱大昕说改。

三０六三页九行不满其(数)[所]近节气夜漏之半者集解引李锐说，谓“数”当作“所”，声之讹。今据改。

三０六三页一四行以(为)[十]五乘冬至小余据集解引钱大昕说改。

三０六三页一五行置入蔀积(月)[日]以(日)[蔀月]乘之据集解引钱大昕说改。

三０六四页八行经斗除十[九]分据集解引钱大昕说补。

三０六四页九行以朔小余减合[朔]度分据集解引卢文弨说补。

三０六四页九行其分(三)[二]百(二)[三]十五约之据汲本、殿本改。

三０六四页一二行积度加斗二十一十[九]分据集解引钱大昕说补。

三０六四页一四行谓(尽)[昼]漏分後尽漏尽也集解引李锐说，谓“谓尽漏”当作“谓昼漏”。昼漏分後者，昼漏与夜漏分之後，谓自夜上水後至夜漏尽，月在张、心，则注于术。今据改。

三０六五页三行以夜半到明日所行分(分)减蔀法据集解引李锐说删。

三０六五页五行置其节气夜(半)[漏]之数据集解引钱大昕说改。

三０六五页六行即(明)月[明]所在度也据集解引卢文弨说改。

三０六五页八行加七度三百五十九分四分(之)三据集解引卢文弨说删。

三０六五页八行[以]宿次除之据集解引卢文弨说补。

三０六五页一０行小分[满]四从大分[大分]满蔀月从度据集解引李锐说补。

三０六五页一五行以月数乘积[食]据集解引钱大昕说补。

三０六六页三行加五(百)[月]二十分据集解引钱大昕说改。

三０六六页五行又以四百九十[九]乘积月据集解引钱大昕说补。

三０六六页一一行余以为积月按：集解引李锐说，谓此省文也。以术为之，当以章月乘余年，满章法得一为积月，不满为闰余。

三０六六页一五行不满法(法)什之据集解引钱大昕说删。

三０六七页二行余为昨夜未(昼)[尽]据集解引李锐说改。

三０六七页三行以章法乘周率为(用)[月]法据集解引钱大昕说改。

三０六七页四行以月之(月)[日]乘积[月]为朔大小余据集解引李锐说改。

三０六七页四行乘为入月日余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此处有脱讹。今以算术求之，当以蔀日乘积月，如蔀月而一，为积日，不尽为小余；积日满六十去之，余为大余也。又以蔀日乘月余，以月法乘朔小余，并之，以四千四百六十五约之，所得如日度法而一，为入月日，不尽为日余也。又引李锐说，谓以算求之，当以蔀日乘月余，以月法乘朔小余，从之，章法乘章月，得数约之，如日度法，为入月日、日余。

三０六七页五行以[周]率去日率据集解引钱大昕说补。

三０六七页五行如日度法为[积]度(之)[度]余也集解引钱大昕说，谓“为度之余”当云“为积度度余”。又引李锐说，谓“如日度法，为度之余也”，当云“如日度法为积度，不尽为度之余也”。今按：钱、李二氏之说皆合理，局本依钱说改，今从之。

三０六七页一０行日余万四千六百四十(七)[一]据集解引钱大昕说改。

三０六七页一四行入月日十(一)[二]据集解引钱大昕说改。

三０六八页四行入月日二十(三)[四]据集解引钱大昕说改。

三０六八页七行月法十[一]万七百七十据汲本、殿本补。

三０六八页一０行月余二十一万七千六百六十[三]据集解引钱大昕说补。

三０六八页一二行虚分四百四十(九)[一]据集解引钱大昕说改。

三０六八页一二行入月日二十(七)[八]据集解引钱大昕说改。

三０六八页一三行日度法四万七千六百三十(一)[二]据集解引钱大昕说改。

三０六八页一四行不尽名[为]合余集解引惠栋说，谓“名”下干象历有“为”字，应增入。今据补。

三０六八页一五行[合]余以周率除之据集解引李锐说补。

三０六九页二行从小积[为积月不尽]为月余据集解引李锐说补。

三０六九页五行其闰[余]满二百二十四以上据集解引李锐说补。

三０六九页六行以蔀日乘(之)入纪月据集解引钱大昕说删。

三０六九页八行所得(得)满日度法得一据集解引钱大昕说删。

三０六九页一三行以周率[乘]小余据集解引卢文弨说补。

三０六九页一四行即(正)[至]後星合日数也据集解引李锐说改。

三０六九页一五行(余一)[金水]加晨得夕据集解引钱大昕说改。

三０七０页二行又[加大]余二十九[小余四百九十九]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又”下疑有脱文，当云“加大余二十九，小余四百九十九”。今据补。按：此即上求後合月中所谓“加月余于月余，满其月法得一”也，故应再加大余二十九，小余四百九十九。

三０七０页三行(如)[加]大余据集解引钱大昕说改。

三０七０页四行以入月日[日]余加今所得据集解引卢文弨说补。

三０七０页四行其前合月朔小余(不)满其虚分者据集解引李锐说删。

三０七０页八行木晨伏十六日七千(二)[三]百二十分半据集解引钱大昕说改。

三０七０页一０行八十四日(进)[退]十二度据集解引钱大昕说改。

三０七０页一二行伏复十六日七千(二)[三]百二十分半据集解引钱大昕说改。

三０七０页一四行行星三十(二)[三]度与万三百一十四分据集解引钱大昕说改。

三０七一页一行[百]八十四日行[百]一十二度据集解引钱大昕说补。

三０七一页四行行[三]百三度据集解引钱大昕说补。

三０七一页六行通率日行千八百七十六分之九百九十七“九十七”原譌“九十六”，据张元济校勘记谓“六”字原作“大”，影印上板时描改也。

三０七一页一一行[一]见三百四十日据集解引卢文弨说补。

三０七一页一五行[旋]顺按：依文义当脱一“旋”字，今补。

三０七一页一五行日行(行)四十六分度之三十三据集解引钱大昕说删。

三０七一页一五行而[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度之十五据集解引钱大昕说补。

三０七二页三行一合二百九十二日[二]百八十一分据集解引钱大昕说补。

三０七二页七行而(进)[迟]据集解引钱大昕说改。

三０七二页九行退四度而(後)[复]合据集解引钱大昕说改。

三０七二页九行凡(三)[再]合一终据集解引钱大昕说改。

三０七三页二行[旋]逆据集解引钱大昕说补。

三０七三页三行行三十[二]度据集解引钱大昕说补。

三０七三页五行(如)[加]星合日度余据集解引钱大昕说改。

三０七三页五行(术)[行]分母乘之据集解引李锐说改。

三０七三页六行分(日)如[日]度法而一据集解引李锐说改。

三０七三页六行不尽如(法)半[法]以上据集解引卢文弨说改。

三０七三页一０行(日)[月]名据集解引李锐说改。按：下表排列依李锐汉四分术改定。

三０七四页三行斗二十六四分[一]退二据集解引李锐说补。

三０七四页三行女十二进(二)[一]据集解引李锐说改。

三０七四页三行虚十进(三)[二]据集解引李锐说改。

三０七四页四行危十(六)[七]据集解引李锐说改。

三０七四页四行室十六进(二)[三]据集解引李锐说改。

三０七四页四行壁(十)[九]进(三)[一]汲本、殿本“进三”作“进二”。集解引李锐说，谓“壁十”当作“壁九”，“进二”作“进一”。今据改。

按：集解引李锐说，谓案此赤道度即太初星距见于三统术者是也。自汉以後相沿承用，至唐大衍术始改毕、觜、参、鬼四宿，後汉施行四分，未尝改测，则二宿度数不得与三统术异。今本作“危十六”“壁十”者，与下文黄道度相涉而误也。

三 0 七四页六行娄十二(进)[退]一汲本、殿本“进一”作“进二”。集解引李锐说，谓当作“退一”。今据改。

三 0 七四页六行胃十四(进二)[退一]据集解引李锐说改。

三 0 七四页六行昴十一(进)[退]二据集解引李锐说改。

三 0 七四页七行毕十六(进)[退]三汲本、殿本“进三”作“进二”。集解引李锐说，谓当作“退三”。今据改。

三 0 七四页一 0 行翼十八进(一)[2]据集解引李锐说改。

三 0 七四页一三行尾十八(进)[退]三据集解引李锐说改。

三 0 七五页二行斗二十四(进一)[四分一]据集解引李锐说改。

三 0 七六页一行夜漏减(三)

[之二]百而一据集解引李锐说改。

三 0 七六页二行如法为少[二为半三为太]据集解引李锐说补。

三 0 七六页五行赤道横带浑天之腹去极九十一度十[六]分之五御览无“浑”字。又“分”上原无“六”字；占经、御览作“十九分”，亦非是。今依算理补。

三 0 七六页七行就夏历景去极之法以为率也按：“夏历景”开元占经作“夏至历景”，影印宋本御览引作“夏历晷景”，鲍刻本作“夏至晷景”。

三 0 七六页九行取北极及衡各(诚)[针]囗之为轴据严可均辑全後汉文改。

三 0 七六页一 0 行以为[百]八十二度八分之五据开元占经补。

三 0 七六页一一行视篾之半际(夕)多[少]黄赤道几也集解引卢文弨说，谓“夕”字衍。今按：“夕”乃“少”字之形譌，又颠倒其文耳。下云“其所多少”，可证也。开元占经引作“视篾半之际多少黄赤道几何也”。

三 0 七六页一二行从(此)[北]极数之据汲本、殿本改。

三 0 七六页一二行则(无)[去]极之度也据开元占经引改。

三 0 七六页一五行故使中道三日之中(若)[差]少半也据开元占经改。

三 0 七七页三行而度犹[云]退者集解引卢文弨说，谓“犹”下当有“云”字。

今据补。

三 0 七七页四行而以赤道(重广)[量度]黄道据开元占经引改。

三 0 七七页五行以赤道为(强)[距]耳据开元占经引改。

三 0 七七页五行故于黄道亦[有]进退也据开元占经补。

三 0 七七页九行斗二十一度八分退二原作斗二十度百一十分八分退二斗，径据集解引钱大昕说改正。按：钱云因下有“百一十五”之文而重出耳。此以三十二为度法，分满法即进为度，无有过三十一分者。

三 0 七七页一 0 行女二度七分进一“进”下原脱“一”字，王先谦谓李本作“进一”，今径补。

三 0 七七页一一行百一十原作“百一十一”，譌。王先谦谓李本作“百一十”，径据改。

三 0 七七页一二行危十度原作“危七度”，譌，径据集解引钱大昕说改正。

三 0 七七页一二行百六少强“少强”原作“少弱”，譌。王先谦谓李本作“少强”，径据改。

三 0 七七页一二行毕五少弱退三“少弱”原作“少强”，譌，径据汲本改正。

三 0 七七页一三行室八度二十八分进三“进三”原作“退三”，譌。王先谦谓李本“退”作“进”，径据改。

三 0 七七页一三行箕大弱退三“箕”下原有大字“六”，譌。王先谦谓李本无“六”字，径据删。

三０七八页一行八十九强“强”原作“少强”，譌。王先谦谓李本无“少”字，径据删。

三０七八页一行譌十一弱退二“弱”原作“强”，譌。王先谦谓李本作“弱”，径据改。

三０七八页二行胃一度十七分退一“退一”原作“退二”，譌。王先谦谓李本作“退一”，径据改。

三０七八页二行星四大进一“进”下原脱“一”字，王先谦谓李本“进”下有“一”字，径据补。

三０七八页三行张十七进一“进一”原譌“进二”，径据汲本改正。按：王先谦谓李本作“大进一”。

三０七八页四行毕六度“六”原作“八”，譌，径据汲本改正。

三０七八页四行女十少进一“进”原作“弱”，譌。王先谦谓李本“弱”作“进”，径据改。

三０七八页五行角大弱“大”原作“六”，大字，譌。王先谦谓李本“六”作“大”，小字，径据改。

三０七八页七行室十二少弱进三“进三”原作“退三”，譌。王先谦谓李本作“进三”，径据改。

三０七八页九行星四度二分进一“二分进一”原作“三分进二”，譌。王先谦谓李本作“二分进一”，径据改。

三０七八页一０行胃九大弱退一“退一”原作“退二”，譌。王先谦谓李本作“退一”，径据改。

三０七八页一一行翼九度十六分进二“进二”原作“退二”，譌。李本作“进一”，亦误。依算理应为“进二”，今径改。

三０七八页一一行斗十少退二“退”下原脱“二”字，王先谦谓李本作“退二”，径据补。

三０七八页一二行轸六度二十三分进一“进一”原作“退一”，譌。王先谦谓李本作“进一”，径据改。

三０七八页一二行斗二十一强退二“退”下原脱一字。汲本、殿本作“退一”，譌。王先谦谓李本作“退二”，径据补。

三０七八页一四行亢八度五分退一“退一”原作“退三”，譌。王先谦谓李本作“退一”，径据改。

三０七八页一四行九十六大强“大强”原作“少强”，譌。王先谦谓李本作“大强”，径据改。

三０七九页一行氐十四度十二分退二“十二分”原作“十三分”，譌。钱大昕谓“三”当作“二”，王先谦谓李本作“十二分”，径据改。

三０七九页一行虚六大进二“进二”原作“进一”，譌。王先谦谓李本作“进二”，径据改。

三０七九页二行尾四度“尾”原作“房”，譌。王先谦谓李本作“尾”，径据改。

三０七九页二行丈“丈”下原有“四寸二分”四字。集解引李锐说，谓案祖冲之术二至晷景与此同。其至前後各气晷景，以此至前後晷景两两相加，折半得之。如此术大雪景丈二尺五寸六分，小寒景二尺三寸，相加半之，得冲之术大雪、小寒景一丈二尺四寸三分是也。覆检此文，惟立冬一气不合。案祖冲之称四分志立冬中景长一丈，立春中景九尺六寸，相加半之，得九尺八寸，与冲之术立春、立冬景正合。然则此文立冬晷景丈四寸二分，误衍“四寸二分”四字耳。今径据删。

三０七九页二行张十五大强进一“进一”原作“进二”，汲本无“进一”二字。

王先谦谓李本多“进一”二字，殿本同，径据改。

三０七九页三行室三原作“室二”，譌。王先谦谓李本“室二”作“室三”，径据改。

三０七九页四行斗六度一分退二“退二”原作“退三”，譌。王先谦谓李本作“退二”，径据改。

三０七九页四行轸十五弱进一“弱”原作“少强”，譌。李本作“少弱”，亦譌。依算理应作“弱”，径改。

三0七九页一五行振寒(温)[洞]泄据汲本、殿本改。

三0八0页二行[国]有大丧据汲本、殿本补。

三0八0页一四行五痘“疸”原譌“痘”，径据殿本、集解本改正。

三0八0页一六行每次三十(二)度三十(三)[二]分之十四据集解引钱大昕说删改。

三0八0页一六行自危十度至壁(八)[九]度据集解引钱大昕说改。下“自壁八度至胃一度”同。

三0八0页一七行立春惊蛰居之按：殿本“惊蛰”作“雨水”，下“雨水”作“惊蛰”。集解引钱大昕说，谓此以惊蛰为正月中气，雨水为二月节，依古法也。四分术以雨水为正月中气。

三0八一页一行清明谷雨居之集解引卢文弨说，谓清明谷雨当互易。今按：证以月令问答，惟惊蛰、雨水用三统，余皆用四分，易之非是。

三0八一页一0行强正弱(直)[负]也集解引李锐说，谓“直”当作“负”，负犹背也。今据改。

三0八二页七行追太初前(世)[卅]一元据集解引卢文弨说改。按：前志谓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万三千一百二十七岁，正为太初前卅一元，“卅”与“世”形近而譌。

三0八二页九行追汉(三)[4]十五年庚辰之岁据集解引钱大昕说改。

三0八三页二行趋走目下遂竟端右出相好藩按：集解引惠栋说，谓邕集“目”作“陛”，“竟”作“由”，“好”作“外”。

三0八三页三行一旦(披)[被]章据汲本、殿本改。

三0八三页四行非臣无状所敢[复]望据汲本、殿本补。

三0八三页五行[减罪]一等“一等”上疑有脱文，今据严可均辑全後汉文补“减罪”二字。

三0八三页六行[邕为]郡县促遣集解引卢文弨说，谓脱“邕为”二字。今据补。按：惠栋补注谓“郡县”上邕集有“邕为”二字。

三0八三页六行偏于吏手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偏”邕集作“迫”。

三0八三页七行但[怀]愚心据集解引卢文弨说补。

三0八三页八行略以所有旧事[与臣]据集解引卢文弨说补。

三0八三页一0行(所使元顺)[其]难者皆以付臣集解引惠栋说，谓邕集无“所使元顺”四字，有“其”字。今据改。

三0八三页一一行请太(师)[史]旧注据集解引卢文弨说改。

三0八三页一二行寻绎适有头角集解引卢文弨说，谓“寻绎”下脱“度数”二字。按：如卢说增“度数”二字，则当于“寻绎度数”绝句。

三0八三页一二行(遂)[逐]放边野集解引惠栋说，谓邕集“遂”作“逐”。

今据改。

三0八三页一三行(故)[胡]广所校据汲本、殿本改。

三0八三页一三行不能违望按：集解引卢文弨说，谓“违望”一作“自达”。

三0八三页一五行不(言四)[意西]夷相与合谋据集解引卢文弨说改。

三0八三页一六行谨先颠踣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谨”邕集作“恐”。

三0八三页一六行臣欲(制)删定者一据集解引卢文弨说删。

三0八三页一七行臣欲著者(三)[五]集解引惠栋说，谓“三”邕集作“五”。

卢文弨亦谓“三”当作“五”。今据改。

三0八四页一行披(散)[沥]愚情集解引惠栋说，谓“散”邕集作“沥”。卢文弨亦谓“散”当作“沥”。今据改。

志第四　礼仪上

合朔　立春　五供　上陵　冠　夕牲　耕　高禖　养老　先蚕

祓禊

夫威仪，所以与君臣，序六亲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仪，上替下陵，此谓大乱。大乱作，则群生受其殃，可不慎哉！故记施行威仪，以为礼仪志。[1]

⑴谢沉书曰："太傅胡广博综旧仪，立汉制度，蔡邕依以为志，谯周後改定以为礼仪志。"

礼威仪，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历，有司、侍郎、尚书见读其令，奉行其政。

朔前後各二日，皆牵羊酒至社下以祭日。日有变，割羊以祠社，用救日(日)变。执事者冠长冠，衣皁单衣，绛领袖(绿)[缘]中衣，绛㡇口，以行礼，如故事。[1]

⑴公羊传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求乎阴之道也。以朱丝萦社，或曰胁之，或曰为闇。恐人犯之，故萦之也。"何休曰："胁之与责求同义。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系于天而犯日，故鸣鼓而攻之，胁其本也。朱丝萦之，助阳抑阴也。或曰为闇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为日光尽，天闇冥，恐人犯历之，故萦之。然此说非也。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以尊者命责之，後以臣子礼接之，所以为顺也。"白虎通曰："日食必救之，阴侵阳也。鼓攻之，以阳责阴也。故春秋'日食，鼓，用牲于社'。所以必用牲者，(土)[社]地别神也，尊之，不敢虚责也。日食、大水则鼓，用牲，大旱则雩祭求雨，非虚言也。助阳责下，求阴之道也。"决疑要注曰："凡救日食，皆著赤帻，以助阳也。日将食，天子素服避正殿，内外严。日有变，伐鼓闻音，侍臣著赤帻，带□入侍，三台令史已(下)[上]皆持□立其户前，卫尉卿驱驰绕宫，察巡守备，周而复始。日复常，乃皆罢(之)。"

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至立夏。唯武官不。立春之日，下宽大书曰："制诏三公：方春东作，敬始慎微，动作从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验，皆须麦秋。退贪残，进柔良，下当用者，如故事。"[1]

⑴月令曰："命相布德和令。"蔡邕曰："即此诏之谓也。"献帝起居注曰："建安二十二年二月壬申，诏书绝，立春宽缓诏书不复行。"

正月上丁，祠南郊。[1]礼毕，次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五供毕，以次上陵。

⑴白虎通曰："春秋传曰'以正月上辛'；尚书曰'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皆可接事昊天之日。"

西都旧有上陵。东都之仪，百官、四姓亲家妇女、公主、诸王大夫、[1]外国朝者侍子、郡国计吏会陵。昼漏上水，大鸿胪设九宾，随立寝殿前。[2]钟鸣，谒者治礼引客，群臣就位如仪。乘舆自东厢下，太常导出，西向拜，(止)[折]旋升阼阶，拜神坐。退坐东厢，西向。侍中、尚书、陛者皆神坐後。公卿群臣谒神坐，太官上食，太常乐奏食举，[舞]文始、五行之舞。[3](礼)乐阕，(君)[群]臣受赐食毕，郡国上计吏以次前，当神轩占其郡[国]谷价，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动静。孝子事亲尽礼，敬爱之心也。周徧如礼。[4]最後亲陵，遣计吏，赐之带佩。八月饮酎，上陵，礼亦如之。[5]

⑴蔡邕独断曰："凡与先後有瓜葛者。"

⑵薛综曰："九宾谓王、侯、公、卿、二千石、六百石下及郎、吏、匈奴侍子，凡九等。"

⑶前书志曰："文始舞者，本韶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文始，以示不相袭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五行之舞也。"

⑷谢承书曰："建宁五年正月，车驾上原陵，蔡邕为司徒掾，从公行，到陵，见其仪，忾然谓同坐者曰：'闻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礼，始(为)[谓]可损。今见(威)[其]仪，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恻隐，不可易旧。'或曰：'本意云何？''昔京师在长安时，其礼不可尽得闻也。光武即世，始葬于此。明帝嗣位踰年，群臣朝正，感先帝不复闻见此礼，乃帅公卿百僚，就园陵而创焉。尚书(陛)[阶]西(陛为)[祭设]神坐，天子事亡如事存之意。苟先帝有瓜葛之属，男女毕会，王、侯、大夫、郡国计吏，各向神坐而言，庶几先帝神魂闻之。今者日月久远，後生非时，人但见其礼，不知其哀。以明帝

圣孝之心，亲服三年，久在园陵，初兴此仪，仰察几筵，下顾群臣，悲切之心，必不可堪。‘邕见太傅胡广曰：‘国家礼有烦而不可省者，不知先帝用心周密之至于此也。’广曰：‘然。子宜载之，以示学者。’邕退而记焉。“鱼豢曰：“孝明以正月旦，百官及四方来朝者，上原陵朝礼，是谓甚违古不墓祭之义。”臣昭以为邕之言然。

(5)丁孚汉仪曰：“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合)[令]诸侯助祭贡金。”汉律金布令曰：“皇帝斋宿，亲帅群臣承祠宗庙，群臣宜分奉请。诸侯、列侯各以民口数，率千口奉金四两，奇不满千口至五百口亦四两，皆会酎，少府受。又大鸿胪食邑九真、交址、日南者，用犀角长九寸以上若㻶瑁甲一，郁林用象牙长三尺以上若翡翠各二十，准以当金。”汉书仪曰：“皇帝惟八月酎，车驾夕牲，牛以绛衣之。皇帝暮视牲，以鉴燧取水于月，以火燧取火于日，为明水火。左袒，以水沃牛右肩，手执鸾刀，以切牛毛荐之，而即更衣，(巾)侍[中]上熟，乃祀(之)。”

凡斋，天地七日，宗庙、山川五日，小祠三日。斋日内有污染，解斋，副倅行礼。先斋一日，有污秽灾变，斋祀如仪。大丧，唯天郊越绋而斋，地以下皆百日後乃斋，如故事。(1)

(1)魏文帝诏曰：“汉氏不拜日于东郊，而旦夕常于殿下东面拜日，烦亵似家人之事，非事天交神之道也。”于是朝日东门之外，将祭必先夕牲，其仪如郊。

正月甲子若丙子为吉日，可加元服，仪从冠礼。乘舆初[加]缁布进贤，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以据)[冠讫]，皆于高祖庙如礼谒。(1)王公以下，初加进贤而已。(2)

(1)冠礼曰：“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辞达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于民，远于年，远于佞，近于义，啬于[时，惠于]财，任贤使能。’”博物记曰：“孝昭帝冠辞曰：‘陛下摛显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禄，钦奉仲春之吉辰，普尊大道之郊域，秉率百福之休灵，始加昭明之元服。推远冲孺之幼志，蕴积文武之就德，肃勤高祖之清庙，六合之内，靡不蒙德，永永与天无极。’”献帝传曰“兴平元年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司徒淳于嘉为宾，加赐玄纁驷马，[赐]贵人、(公主)[王、公]、卿、司隶[校尉]、城门五校及侍中、尚书、给事黄门侍郎各一人为太子舍人”也。

(2)献帝起居注曰：“建安十八年正月壬子，济北王加冠户外，以见父母。给事黄门侍郎刘瞻兼侍中，假貂蝉加济北王，给之。”

正月，天郊，夕牲。(1)昼漏未尽十八刻初纳，夜漏未尽八刻初纳，(2)进熟献，太祝送，旋，皆就燎位，宰祝举火燔柴，火然，天子再拜，兴，有司告事毕也。明堂、五郊、宗庙、太社稷、六宗夕牲，皆以昼漏[未尽]十四刻初纳，夜漏未尽七刻初纳，进熟献，送神，还，有司告事毕。六宗燔燎，火大然，有司告事毕。

(1)周礼“展牲”，干宝曰“若今夕牲”。又郊仪，先郊日未晡五刻夕牲，公卿京尹众官悉至坛东就位，太祝吏牵牲入，到榜，廪牺令跪曰：“请省牲。”举手曰：“腯。”太祝令绕牲，举手曰：“充。”太史令牵牲就庖，[以二陶]豆酌毛血，其一奠天神坐前，其一奠太祖坐前。今之郊祀然也。

(2)干宝周官注曰：“纳，亨纳。牲将告杀，谓向祭之(辰)[晨]也。”

正月始耕。(1)昼漏上水初纳，执事告祠先农，已享。(2)耕时，有司请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诸侯、百官以次耕。(3)力田种各耰讫，有司告事毕。(4)是月令曰：“郡国守相皆劝民始耕，如仪。诸行出入皆鸣钟，皆作乐。其有灾眚，有他故，若请雨、止雨，皆不鸣钟，不作乐。”(5)

(1)月令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躬耕帝藉。”卢植注曰：“帝，天也。藉，耕也。”

(2)贺循藉田仪曰：“汉耕日，以太牢祭先农于田所。”春秋传曰：“耕藉之礼，唯斋三日。”左传曰：“郿人藉稻。”杜预注曰：“藉稻，履行之。”薛综注二京赋曰：“为天神借民力于此田，故名曰帝藉。田在国之辰地。”干宝周礼注曰：“古之王者，贵为天子，

富有四海，而必私置藉田，盖其义有三焉：一曰，以奉宗庙，亲致其孝也；二曰，以训于百姓在勤，勤则不匮也；三曰，闻之子孙，躬知稼穑之艰难无(违)[逸]也。”

(3)郑玄注周礼曰：“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诸侯九推，庶人终于千亩。庶人谓徒三百人也。”月令章句曰：“卑者殊劳，故三公五推。礼，自上以下，降杀以两，劳事反之。诸侯上当有孤卿七推，大夫十二，士终亩，可知也。”卢植注礼记曰：“天子耕藉，一发九推耒。周礼，二耜为耦，一耜之伐，广尺深尺。伐，发也。天子及三公，坐而论道，参五职事，故三公以五为数。卿、诸侯当究成天子之职事，故以九为数。伐皆三者，礼以三为文。”

(4)史记曰：汉文帝诏云：“农，天下之本。其开藉田，朕躬耕，以给宗庙粢盛。”应劭曰：“古者天子耕藉田千亩，为天下先。藉者，帝王典籍之常也。”而应劭风俗通又曰：“古者使民如借，故曰藉田。”郑玄曰：“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使庶人耘芓终之。”卢植曰：“藉，耕也。春秋传曰‘鄅人藉稻’，故知藉为耕也。”韦昭曰：“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庙；且以劝率天下，使务农也。”杜预注曰：“鄅人藉稻，其君自出藉稻，盖履行之。”瓒曰：“藉，蹈藉也。本以躬亲为义，不得以假借为称也。”汉书仪曰：“春始东耕于藉田，官祠先农。先农即神农炎帝也。祠以一太牢，百官皆从，大赐三辅二百里孝悌、力田、三老帛。种百谷万斛，为立藉田仓，置令、丞。谷皆以给祭天地、宗庙、群神之祀，以为粢盛。皇帝躬秉耒耜而耕，古为甸师官。“贺循曰：“所种之谷，黍、稷、穜、稑。稑，早也。穜，晚也。”干宝周礼注曰：“穜，晚[谷]，穛稻之属。琫，(陵)[早]谷，黍稷之属。”

(5)春秋释痾曰：“汉家郡守行大夫礼，鼎俎笾豆，工歌县。”何休曰：“汉家法陈师，置守相，故行其乐也。”

仲春之月，立高禖祠于城南，祀以特牲。[1]

(1)月令：“玄鸟至之日，以太牢祠。”诗曰：“克禋克祀，以弗无子。”毛苌传曰：“弗，去无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禖焉。玄鸟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郊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郑玄注云：“弗之言祓也。禋祀上帝于郊禖，以祓无子之疾而得福也。”月令章句曰：“高，尊也。禖，祀也。吉事先见之象也。盖为人所以祈子孙之祀。玄鸟感阳而至，其来主为孚乳蕃滋，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契母简狄，盖以玄鸟至日有事高禖而生契焉。故诗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韣，弓衣也。祀以高禖之命，饮之以醴，带以弓衣，尚使得男也。”离骚曰：“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胎)[贻]女何嘉？”王逸曰：“言简狄侍帝喾于台上，有飞燕堕其卵，嘉而吞之，因生契。”郑玄注礼记曰：“後王以为禖官嘉祥，而立其祠。”卢植注云：“玄鸟至时，阴阳中，万物生，故于是以三牲请子于高禖之神。居明显之处，故谓之高。因其求子，故谓之禖。以为古者有媒氏之官，因以为神。”晋元康中，高禖坛上石破，诏问出何经典，朝士莫知。博士束皙荅曰：“汉武帝晚得太子，始为立高禖之祠。高禖者，人之先也。故立石为主，祀以太牢。”

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帅群臣躬养三老、五更于辟雍。[1]行大射大礼。[2]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3]于是七郊礼乐三雍之义备矣。

(1)孝经援神契曰：“尊三老者，父象也。谒者奉几，安车捼轮，供绥执[授，兄]事五更，宠以度，接礼交容，谦恭顺貌。”宋均曰：“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奉几，授三老也。安车，坐乘之车。捼轮，蒲里轮。供绥，三老就车，天子亲执绥授之。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度，法也。度以宠异之也。”郑玄注礼记曰：“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玄又一注：“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应劭汉官仪曰：“三老、五更，三代所尊也。安车捼轮，送迎至家，天子独拜于屏。三者，道成于天、地、人。老者，久也，旧也。五者，训于五品。更者，

五世长子，更更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改更己也。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完具。”臣昭案：桓荣五更，後除兄子二人补四百石，则荣非长子矣。蔡邕曰：“五更，长老之称也。”

⑵袁山松书曰：“天子皮弁素积，亲射大侯。”

⑶郑玄注仪礼曰“狗取择人”，孟冬亦如之。石渠论曰：“乡射合乐，而大射不，何也？韦玄成曰：‘乡人本无乐，故于岁时合乐以同其意。诸侯故自有乐，故不复合乐。’”郑玄注乡饮酒礼曰：“今郡国十月行乡饮酒礼，党正每岁邦索鬼神而祭祀，则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以正齿位之礼。凡乡党饮酒，必于民聚之时，欲其见化知尚贤尊长也。玄冠衣皮弁服，与礼异。”服虔、应昭曰，汉家郡县飨射祭祀，皆假士礼而行之。乐县笙磬笾俎，皆如士制。

养三老、五更之仪，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讲师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为老，次一人为更也。[1]皆服都纻大袍单衣，皁缘领袖中衣，冠进贤，扶(玉)[王]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斋于太学讲堂。[2]其日，乘舆先到辟雍礼殿，御坐东厢，遣使者安车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门屏，交礼，道自阼阶，三老升自宾阶。至阶，天子揖如礼。三老升，东面，三公设几，九卿正履，天子亲袒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祝鲠在前，祝饐在後。[3]五更南面，公进供礼，亦如之。[4]明日皆诣阙谢恩，以见礼遇大尊显故也。[5]

⑴卢植礼记注曰：“选三公老者为三老，卿大夫中之老者为五更，亦参五之也。”

⑵月令章句曰：“三公，国老也。五更，庶老也。”

⑶礼记曰：“天子适馔省醴，养老之珍具，遂发咏焉。退，脩之以孝养；反，升歌清庙。”孝养之诗也。

⑷谯周五经然否曰：“汉初或云三老荅天子拜，遭王莽之乱，法度残缺。汉中兴，定礼仪，群臣欲令三老荅拜。城门校尉董钧驳曰：‘养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荅拜，是使天下荅子拜也。’诏从钧议。”谯周论之曰：“礼，尸服上服，犹以非亲之故荅子拜，士见异国君亦荅拜，是皆不得视犹子也。”虞喜曰：“且据汉仪，于门屏交礼，交礼即荅拜。中兴谬从钧议，後革之，深得其意。”

⑸前书礼乐志曰：“显宗(因)[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养三老、五更于辟雍，威仪既盛矣；德化未流洽者，以其礼乐未具，群下无所诵说，而庠序尚未设之故也。孔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是月，皇后帅公卿诸侯夫人蚕。⑴祠先蚕，礼以少牢。⑵

⑴丁孚汉仪曰：“皇后出，乘鸾辂，青羽盖，驾驷马，龙旗九旒，大将军妻参乘，太仆妻御，前鸾旗车，皮轩闟戟，雒阳令奉引，亦千乘万骑。车府令设卤簿驾，公、卿、五营校尉、司隶校尉、河南尹妻皆乘其官车，带夫本官绶，从其官属导从皇后。置虎贲、羽林骑，戎头、黄门鼓吹，五帝车，女骑夹毂，执法御史在前後，亦有金钲黄钺，五将导。桑于蚕宫，手三盆于茧馆，毕，还宫。”月令曰：“禁妇人无观。”案谷永对称“四月壬子，皇后蚕桑之日也”，则汉桑亦用四月。

⑵汉旧仪曰：“春桑生而皇后(视)[亲]桑于菀中。蚕室养蚕千薄以上。

祠以中牢羊豕，(今)[祭]蚕神曰菀窳妇人、寓氏公主，凡二神。群臣妾从桑还，献于茧观，皆赐从桑者(乐)[丝]。皇后自行。凡蚕丝絮，织室以作祭服。祭服者，冕服也。天地宗庙群(臣)[神]五时之服。其皇帝得以作缕缝衣，[皇后]得以作巾絮而已。置蚕官令、丞，诸天下官[下法]皆诣蚕室，(亦)[与]妇人从事，故旧有东西织室作(法)[治]。“晋後祠先蚕。先蚕坛高一丈，方二丈，为四出陛，陛广五尺，在采桑坛之东南。

是月上巳，官民皆絜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为大絜。絜者，言阳气布畅，万物讫出，始絜之矣。[1]

⑴谓之禊也。风俗通曰："周礼'女巫掌岁时以祓除疾病'。禊者，絜也。春者，蠢也，蠢[蠢]摇动也。尚书'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析也。"曰："论语'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自上及下，古有此礼。今三月上巳，祓禊于水滨，盖出于此。"杜笃祓禊赋曰："巫咸之徒，秉火祈福"，则巫祝也。一说云，後汉有郭虞者，三月上巳产二女，二日中并不育，俗以为大忌，至此月日讳止家，皆于东流水上为祈禳自絜濯，谓之禊祠。引流行觞，遂成曲水。韩诗曰："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祓除不祥。"汉书"八月祓灞水"，亦斯义也。後之良史，亦据为正。臣昭曰：郭虞之说，良为虚诞。假有庶民旬内夭其二女，何足惊彼风俗，称为世忌乎？杜笃乃称"王、侯、公主暨于富商，用事伊、雒，帷幔玄黄"。本传大将军梁商，亦歌泣于雒禊也。自魏不复用三日水宴者焉。

校勘记

三一0一页六行蔡邕依以为志按：汲本、殿本"依"作"因"。

三一0一页八行用救日(日)变据卢文弨群书拾补下简称"卢校"删。按：晋志不重"日"字。

三一0一页九行绛领袖(绿)[缘]中衣据卢校改。

三一0一页一0行或曰为闇按："闇"原譌"闾"，径改正。

三一0一页一一行胁之与责求同义按："责"原譌"卖"，径改正。

三一0一页一一行上系于天而犯日按："而"原譌"陌"，径改正。

三一0二页二行日食必救之阴侵阳也按：卢云此下本书云"鼓，用牲于社。社者众阴之主，以朱丝萦之，鸣鼓攻之，以阳责阴也"。今删去十七字，欠分析。

三一0二页三行(土)[社]地别神也据卢校改。按：今白虎通作"社"。

三一0二页五行三台令史已(下)[上]据卢校改。按：晋志引决疑作"上"。

三一0二页六行日复常乃皆罢(之)据卢校删。按：晋志引决疑无"之"字。

三一0三页五行太常导出西向拜(止)[折]旋升阼阶据卢校改。按：通典"止"作"折"，无"阼"字。

三一0三页六行[舞]文始五行之舞据卢校补。按：通典有"舞"字。

三一0三页七行(礼)乐阕(君)[群]臣受赐食毕据卢校改，与通典合。

三一0三页七行当神轩占其郡[国]谷价据卢校补。按：通典有"国"字，"占"作"告"。

三一0三页一五行始(为)[谓]可损据卢校改。按：通典亦作"为"，谓为古通。

三一0三页一五行今见(威)[其]仪据卢校改。按：通典作"其"。

三一0三页一五行或曰本意云何卢云此下应有一"曰"字，古或可省。今按：袁纪有"曰"字。

三一0四页二行就园陵而创焉集解引惠栋说，谓"创"宋本作"朝"。今按：袁纪作"朝"。

三一0四页二行尚书(陛)[阶]西(陛为)[祭设]神坐据卢校改。按：卢以通典校，通志无"祭"字。

三一0四页四行久在园陵集解引惠栋说，谓"久"宋本作"又"。今按：通典作"久"。

三一0四页八行因(合)[令]诸侯助祭贡金据卢校改。按：通典作"令"。

三一0四页一一行牛以绛衣之按：御览二十五引"绛"作"绣"。

三一0四页一一行以鉴燧取水于月以火燧取火于日按：御览引"鉴燧"作"阴燧"，"火燧"作"阳燧"。

三一0四页一二行以切牛毛荐之按："以切牛毛"殿本作"以切牛尾"，通志同。

御览引及孙辑汉旧仪并作"以切牛毛血"，通典引作"以切牛尾之毛"。

三一0四页一二行而即更衣(巾)侍[中]上熟乃祀(之)据卢校补删。按：卢云从通典、通志。

三一0四页一六行汉氏不拜日于东郊按：汲本"氏"作"时"。

三一0五页一行乘舆初[加]缁布进贤据卢校补。按：通典、通志并有"加"字。

三一0五页二行次通天(以据)[冠讫]据卢校改。按：通典、通志并作“冠讫”，惠栋亦谓当从五礼新仪作“冠讫”。

三一0五页三行周公使祝雍[祝王]据卢校补。按：卢以大戴礼、家语校。

三一0五页三行[使王]近于民远于年据卢校补。按：卢以大戴礼、家语校。

三一0五页三行远于佞近于义按：卢云文不类，又韵不谐，大戴礼及家语皆无，疑妄增也。

三一0五页四行啬于[时惠于]财据卢校补。按：卢以大戴礼、家语校。

三一0五页五行普尊大道之郊域汲本“尊”作“遵”。按：遵尊同。

三一0五页六行靡不蒙德按：卢云通典“德”作“福”。

三一0五页六行永永与天无极按：卢云通典作“承天无极”。

三一0五页七行[赐]贵人(公主)[王公]卿司隶[校尉]城门五校据卢校补改。按：卢以通典、通志校。

三一0五页一三行皆以昼漏[未尽]十四刻初纳据卢校补。按：卢云依文义当有“未尽”二字。

三一0六页一行周礼展牲干宝曰若今夕牲按：卢云此乃郑康成注周礼之言，曰今，正指汉时，取以证汉制极合。干宝乃晋人，夕牲不始于晋，何云今邪？此援引之失。

三一0六页一行太祝吏牵牲入到榜按：卢云宋志“吏”作“史”。

三一0六页二行太史令牵牲就庖[以二陶]豆酌毛血据卢校补。按：卢云宋志有“以二陶”三字，“史”作“祝”。

三一0六页四行谓向祭之(辰)[晨]也据卢校改。按：卢云亦康成注。

三一0六页一三行躬知稼穑之艰难无(违)[逸]也据卢校改。按：黄山谓此本尚书无逸为说也。在勤以训百姓，无逸以示子孙，义各有当。

三一0七页一0行穜晚[谷]繕稻之属稑(陵)[早]谷黍稷之属据卢校补改。

三一0七页一一行汉家法陈师按：卢云疑有脱譌。

三一0七页一三行弗去无子求有子按：应作“弗，去也。去无子求有子”。“去”下脱“也去”二字。

三一0七页一六行其来主为孚乳蕃滋按：汲本“孚”作“字”。

三一0八页二行玄鸟致(胎)[贻]女何嘉据卢校改。按：今本楚辞天问“嘉”一作“喜”。

三一0八页九行供绥执[授兄]事五更据卢校补。

三一0九页六行扶(玉)[王]杖集解引惠栋说，谓“玉杖”当作“王杖”，惠说是，今据改。以下径改。

三一0九页八行至阶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至”下应有“禅”字。

三一0九页一0行公进供礼按：校补引钱大昭说，谓“公”本又作“三公”。

三一一0页二行显宗(因)[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据卢校改，与前志合。

三一一0页二行威仪既盛矣按：前志“盛”下有“美”字。

三一一0页五行丁孚汉仪按：“仪”原譌“义”，径改正。

三一一0页一0行春桑生而皇后(视)[亲]桑于菀中据汲本改。按：“菀”各本作“苑”，苑与菀同。

三一一0页一0行(今)[祭]蚕神曰菀窳妇人寓氏公主据卢校改，与孙星衍校汉旧仪合。

三一一0页一一行皆赐从桑者(乐)[丝]据卢校改，与孙校旧汉仪合。

三一一0页一二行天地宗庙群(臣)[神]五时之服据卢校改，与孙校汉旧仪合。

三一一0页一二行[皇后]得以作巾絮而已孙校汉旧仪及御览布帛部、服用部引并有“皇后”二字，今据补。按：御览服用部引作“皇后得以作絮巾”，布帛部作“皇后间以作巾絮而已”。

三一一0页一三行诸天下官[下法]皆诣蚕室(亦)[与]妇人从事故旧有东西织室作(法)[治]据卢校补改，与孙校汉旧仪合。

三一一一页二行蠢[蠢]摇动也据今本风俗通补。

三一一一页五行後汉有郭虞者按：卢云案晋书束皙传云武帝尝问挚虞三日曲水之义，虞对曰：“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云云，皙以为起自周公。今此云郭虞，得无因挚虞致误邪？

三一一一页五行三月上巳产二女按：通典作“三月三日上辰产二女，上巳日产一女”。通志同。

三一一一页七行八月祓灞水按：通典、通志“水”作“上”。

三一一一页八行旬内夭其二女按：通典、通志“二”作“三”。

三一一一页八行何足惊彼风俗按：通典、通志“惊”作“警”。

志第五　礼仪中

立夏　请雨　拜皇太子　拜王公　桃印　黄郊　立秋　貙刘　案户　祠星　立冬　冬至　腊　大傩　土牛　遣卫士　朝会

立夏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赤，至季夏衣黄，郊。其礼：祠特，祭灶。

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若少，(府)郡县各扫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长以次行雩礼求雨。[1]闭诸阳，衣皁，兴土龙，[2]立土人舞僮二佾，七日一变如故事。[3]反拘朱索[萦]社，伐朱鼓。[4]祷赛以少牢如礼。[5]

(1)公羊传曰：“大雩，旱祭也。”何休注曰：“君亲之南郊，以六事谢过自责曰：‘政不善与？民失职与？宫室崇与？妇谒盛与？苞苴行与？谗夫倡与？’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谓之雩。”春秋繁露曰：“大旱雩祭而请雨，大水鸣鼓而攻社，天地之所为，阴阳之所起也。或请焉，或(怒)[攻]焉，何(如)也？曰：大旱，阳灭阴也。阳灭阴者，尊厌卑也。固其义也，虽大甚，拜请之而已，敢有加也？大水者，阴灭阳也。阴灭阳者，卑胜尊也。以贱陵贵者逆节，故鸣鼓而攻之，朱丝而胁之，为其不义，此亦春秋之不畏强御也。变天地之位，正阴阳之序，(贞)[直]行其道而不(忘)[忌]其难，义之至也。”又仲舒奏江都王云：“求雨之方，损阳益阴。愿大王无收广陵女子为人祝者一月租，赐诸巫者；诸巫毋大小皆相聚于郭门，为小坛，以脯酒祭；女独择宽大便处移市，市便无内丈夫，丈夫无得相从饮食；令吏妻各往视其夫，皆到即起，雨注而已。”服虔注左传曰：“大雩，夏祭天名。雩，远也，远为百谷求膏雨也。龙见而雩。龙，角、亢也。谓四月口，龙星体见，万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以求雨也。“一说，大雩者，祭于帝而祈雨也。一说，郊，祀天祈农事；雩，祭山川而祈雨也。汉旧仪：“求雨，太常祷天地、宗庙、社稷、山川以赛，各如其常牢，礼也。四月立夏旱，乃求雨祷雨而已；後旱，复重祷而已；讫立秋，虽旱不得祷求雨也。”

(2)山海经曰：“大荒东北隅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郭璞曰：“今之土龙，本此气应，自然冥感，非人所能为也。”董仲舒云：“春旱求雨，令县邑以水日令民祷社稷，家人祠户。毋伐名木，毋斩山林。暴巫聚蛇八日。于邑东门之外为四通之坛，方八尺，植苍缯八。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鱼八，玄酒，具清酒(搏)[膊]脯。择巫之絜清辩口利辞者以为祝。祝斋三日，服苍衣。先再拜，乃跪陈，陈已，复再拜，乃起。祝曰：‘昊天生五谷以养人。今五谷病旱，恐不成。敬进清酒(搏)[膊]脯，再拜请雨。雨幸大澍，奉牲祷。’以甲、乙日为大青龙一，长八丈，居中央；为小龙七，各长四丈，于东方，皆东乡，其间相去八尺。小僮八人，皆斋三日，服青衣舞之。田啬夫亦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诸里)[凿]社通之于闾外之沟。取五虾蟆，错置社之中。池方八尺，深一尺，置水虾蟆焉。具清酒(搏)[膊]脯。祝斋三日，服苍衣，拜跪、陈祝如初。取三岁雄鸡与三岁豭猪，皆燔之于

四通神宇。令民阖邑里南门，置水其外，开里北门。具老豭猪一，置之里北门之外。市中亦置一豭猪。闻(彼)鼓声，皆烧猪尾，取死人骨埋之，开山渊积薪而焚之。决信道桥之壅塞不行者决渎之。幸而得雨，报以豚一，酒、盐、黍财足。以茅为席，毋断。夏求雨，令县邑以水日家人祀灶，毋举土功。更大浚井。暴釜于坛，杵臼于术，七日。为四通之坛于邑南门之外，方七尺，植赤缯七。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鸡七，玄酒，具清酒(搏)[膊]脯。祝斋三日，服赤衣，拜跪、陈祝如春。以丙、丁日为赤大龙一，长七丈，居中；又为小龙六，[各]长三丈五尺，于南方，皆南乡，其间相去七尺。壮者七人，皆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啬夫亦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凿社而通之闾外之沟。取五虾蟆，错置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酒脯祭。斋衣赤，拜跪、陈祝如初。取三岁雄鸡、豭猪，燔之四通神宇。开阴闭阳如春也。季夏，祷山陵以助之。令县邑一徙市于邑南门之外，五日，禁男子无得行入市。家人祠中溜。毋举土功。聚巫市旁，为之结盖。为四通之坛于中央，植黄缯五。其神後稷。祭之以(毋)[母]口五，玄酒，具清酒(搏)[膊]脯。令各为祝斋三日，衣黄衣，皆如春祠。以戊、己日为大黄龙一，长五丈，居中央；又为小龙四，各长二丈五尺，于中央，皆南乡，其间相去五尺。丈夫五人，皆斋三日，服黄衣而舞之。老者亦斋三日，衣黄衣而立之。亦通社中于闾外沟。虾蟆池方五尺，深一尺。他皆如前。秋，暴巫口至九日。毋举火事，煎金器。家人祠门。为四通之坛于邑西门之外，方九尺，植白缯九。其神(太)[少]昊。祭之桐木鱼九，玄酒，具清酒(搏)[膊]脯。衣白衣。他如春。以庚、辛日为大白龙一，长九丈，居中央；为小龙八，各长四丈五尺，于西方，皆西乡，其间相去九尺。口者九人，皆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马亦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虾蟆池方九尺，深一尺。他如前。冬，舞龙六日，祷于名山以助之。家人祠井。毋壅水。为四通之坛于邑北门之外，方六尺，植黑缯六。其神玄冥。祭之以黑狗子六，玄酒，具清酒(搏)[膊]脯。祝斋三日，衣玄衣。祝礼如春。以壬、癸日为大黑龙一，长六丈，居中央；又为小龙五，各长三丈，于北方，皆北乡，其间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尉亦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虾蟆池皆如春。四时皆庚子日，令吏民夫妇皆偶处。凡求雨，大体丈夫欲藏而居，女子欲和而乐。“应龙有翼。法言曰：“象龙之致雨。艰矣哉，龙乎！龙乎！”新论曰：“刘歆致雨，具作土龙，吹律，及诸方术，无不备设。谭问：‘求雨所以为土龙，何也？’曰：‘龙见者，辄有风雨兴起，以迎送之，故缘其象类而为之。’”

⑶周礼曰：“扌屈舞，帅而舞旱暵之事。”郑玄曰：“扌屈，赤皁染羽为之也。”旱叹，注：“阳也，用假色者，欲其有时而去之。”

⑷汉旧仪曰：“成帝三年六月，始命诸官止雨，朱绳反萦社，击鼓攻之，是後水旱常不和。”干宝曰：“朱丝萦社。社，太阴也。朱，火色也。丝，(维)[离]属。天子伐鼓于社，责群阴也；诸侯用币于社，请上公也；伐鼓于朝，退自攻也。此圣人之厌胜之法也。”

⑸汉书仪曰：“武帝元封日到七月毕赛之，秋冬春不求雨。”古今注曰：“武帝元封六年五月旱，女及巫丈夫不入市也。”

拜皇太子之仪：百官会，位定，谒者引皇太子当御坐殿下，北面；司空当太子西北，东面立。读策书毕，中常侍持皇太子玺绶东向授太子。太子再拜，三稽首。谒者赞皇太子臣某，(甲)[中]谒者称制曰“可”。三公升阶上殿，贺寿万岁。因大赦天下。供赐礼毕，罢。

拜诸侯王公之仪：石官会，位定，谒者引光禄勋前。[1]谒者引当拜[者]前，当坐伏殿下。光禄勋前，一拜，举手曰：“制诏其以某为某。”[2]读策书毕，谒者称臣某再拜。尚书郎以玺印绶付侍御史。侍御史前，东面立，授玺印绶。王公再拜顿首三(下)。赞谒者曰：“某王臣某新封，某公某初[除]，谢。”中谒者报谨谢。赞者立曰：“(谢)皇帝为公兴。”(皆冠)[重坐，受策者拜]谢，起就位。供赐礼毕，罢。[3]

⑴丁孚汉仪曰“太常住盖下，东向读文”，与此异也。

(2)丁孚汉仪有夏勤策文，曰：“维元初六年三月甲子，制诏以大鸿胪勤为司徒。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尔于位为汉辅。往率旧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左右朕躬，宣力四表，保乂皇家。于戏！实惟秉国之均，旁祗厥绪，时亮天工，可不慎与！勤(而)[其]戒之！’”

(3)臣昭曰：汉立皇后，国礼之大，而志无其仪，良未可了。案蔡质所记立宋皇后仪，今取以备阙。云：“尚书令臣嚣、仆射臣鼎、尚书臣旭、臣乘、臣滂、臣谟、臣诣稽首言：‘伏惟陛下履干则坤，动合阴阳。群臣大小咸以长秋宫未定，遵旧依典，章表仍闻，历时乃听。令月吉日，以宋贵人为皇后，应期正位，群生兆庶莫不式舞。易称“受兹介祉”，诗云“干禄百福，子孙千亿”，万方幸甚。今吉日以定，臣请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太常条列礼仪正处上，群臣妾无得上寿，如故事。臣嚣、臣鼎、臣旭、臣乘、臣滂、臣谟、臣诣愚闇不达大义，诚惶诚恐，顿首死罪，稽首再拜以闻。‘制曰：‘可。’维建宁四年七月乙未，制诏：‘皇后之尊，与帝齐体，供奉天地，祗承宗庙，母临天下。故有莘兴殷，姜任母周，二代之隆，盖有内德。长秋宫阙，中宫旷位，宋贵人(乘)[秉]淑媛之懿，体河山之仪，威容昭曜，德冠後庭。群寮所咨，(人)[佥]曰宜哉。卜之蓍龟，卦得承干。有司奏议，宜称绂组，以(临)[母]兆民。今使太尉袭使持节奉玺绶，宗正祖为副，立贵人为皇后。後其往践尔位，敬宗礼典，肃慎中馈，无替朕命，永终天禄。‘皇后初即位章德殿，太尉使持节奉玺绶，天子临轩，百官陪位。皇后北面，太尉住盖下，东向，宗正、大长秋西向。宗正读策文毕，皇后拜，称臣妾，毕，住位。太尉袭授玺绶，中常侍长(乐)[秋]太仆高乡侯览长跪受玺绶，奏于殿前，女史授婕妤，婕妤长跪受，以授昭仪，昭仪受，长跪以带皇后。皇后伏，起拜，称臣妾。讫，黄门鼓吹三通。鸣鼓毕，群臣以次出。後即位，大赦天下。皇后秩比国王，即位威仪，赤绂玉玺。”

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楙。其礼：以朱索连荤菜，弥牟[朴]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代以所尚为饰。夏後氏金行，作苇茭，言气交也。[1]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闭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为更，言气相更也。汉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2]日夏至，禁举大火，止炭鼓铸，消石冶皆绝止。至立秋，如故事。是日浚井改水，日冬至，钻燧改火云。

(1)风俗通曰：“传曰‘萑苇有丛’。吕氏春秋曰‘[汤]始得伊尹，祓之于庙，熏以萑苇’。周礼‘卿大夫之子名曰门子。’论语曰‘谁能出不由户(者)’。故用苇者，欲人之子孙蕃(植)[殖]。不失其类，有如萑苇。茭者交易，阴阳代兴者也。”

(2)桃印本汉制，所以辅卯金，魏除之也。

先立秋十八日，郊黄帝。是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黄。至立秋，迎气于黄郊，乐奏黄钟之宫，歌帝临，冕而执干戚，舞云翘、育命，所以养时训也。

立秋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白，施皁领缘中衣，迎气[于]白郊。

礼毕，皆衣绛，至立冬。

立秋之日，(自)[白]郊礼毕，始扬威武，斩牲于郊东门，以荐陵庙。其仪：乘舆御戎路，白马朱鬣，躬执弩射牲。牲以鹿麛。[1]太宰令、谒者各一人，载[以]获车，驰(驷)送陵庙。[于是乘舆]还宫，遣使者赍束帛以赐武官。(2)，武官肄兵，习战阵之仪、斩牲之礼，名曰貙刘。兵、官皆肄孙、吴兵法六十四阵，名曰乘之。[3]立春，遣使者赍束帛以赐文官。[4]貙刘之礼：祠先虞，执事告先虞已，烹鲜时，有司[告]，乃逡巡射牲。获车毕，有司告事毕。[5]

(1)月令曰：“天子乃厉(囗)[饰]，执弓挟矢以猎。”月令章句曰：“亲执弓以射禽，所以教兆民(载)战事也。四时间习，以救无辜，以伐有罪，所以强兵保民，安不忘危也。”

(2)汉官名秩曰：“赐太尉、将军各六十匹，执金吾、诸校尉各三十匹，武官倍于文官。”

(3)月令，孟冬天子讲武，习射御，角力。卢植注曰：“角力，如汉家乘之，引(阕)[关]蹋踘之属也。”今月令，季秋天子乃教田猎，以习五戎。月令章句曰：“寄戎事之教于田

猎。武事不可空设，必有以诫，故寄教于田猎，间肄五兵。天子、诸侯无事而不田为不敬，田不以礼为暴天物。“周礼：“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阵，如战之阵。王执路鼓，诸侯执贲鼓，军将执晋鼓，师帅执提，旅帅执鼙，卒长执铙，两司马执铎，公司马执镯，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士卒听声视旗，随而前却，故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春教振旅以搜田，夏教茇舍以苗田，秋教治兵以狝田，冬教大阅以狩田。春夏示行礼，取禽供事而已。秋者杀时，田猎之正，其礼盛。独断曰：“巡狩[校]猎还，公卿以下陈雒阳都亭前街上，乘舆到，公卿以下拜，天子下车，公卿[亲]识颜色，然後还宫。古语曰‘在车为下’，唯此时施行。“魏书曰：“建安二十一年三月，曹公亲耕藉田。有司奏：‘四时讲武于农隙。汉承秦制，三时不讲，唯十月车驾幸长安水南门，会五营士，为八阵进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民素习，可无四时讲武，但以立秋择吉日大朝车骑，号曰治兵。上合礼名，下承汉制也。’”

(4)汉官名秩曰：“赐司徒、司空帛四十匹，九卿十五匹。”古今注曰：“建武八年立春，赐公十五匹，卿十匹。”

(5)古今注曰：“永平元年六月乙卯，初令百官貙膢，白幕皆霜。”风俗通称“韩子书山居谷汲者，膢腊而寘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饮食也。又曰(当)[尝]新始杀[也]。食[新]曰貙膢。”

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王杖长[九]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

是月也，祀老人星于国都南郊老人庙。

季秋之月，祠星于城南坛心星庙。

立冬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皁，迎气于黑郊。礼毕，皆衣绛，至冬至绝事。

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後省事。绝事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绛，至立春。诸五时变服，执事者先後其时皆一日。

日冬至、夏至，阴阳晷景长短之极，微气之所生也。(1)故使八能之士八人，或吹黄钟之律间竽；或撞黄钟之钟；或度晷景，权水轻重，水一升，冬重十三两；或击黄钟之磬；或鼓黄钟之瑟，轸间九尺，二十五弦，宫处于中，左右为商、征、角、羽；或击黄钟之鼓。先之三日，太史谒之。至日，夏时四孟，冬则四仲，其气至焉。

(1)白虎通曰：“至日所以休兵，不兴事，闭关，商旅不行何？此日阴阳气微，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静，不复行役，以扶助微气，成万物也。夏至阴气始动，冬至阳气始萌。易曰：‘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夏至阴始起，反大热何？阴气始起，阳气推而上，故大热也。冬至阳始起，阴气推而上，故大寒也。”

先气至五刻，太史令与八能之士(郎)[即]坐于端门左塾。(太子)[大予]具乐器，夏赤冬黑，列前殿之前西上，钟为端。守宫设席于器南，北面东上，正德席，鼓南西面，令晷仪东北。三刻，中黄门持兵，引太史令、八能之士入自端门，就位。二刻，侍中、尚书、御史、谒者皆陛。一刻，乘舆亲御临轩，安体静居以听之。太史令前，当轩溜北面跪。举手曰：“八能之士以备，请行事。”制曰“可”。太史令稽首曰“诺”。起立少退，顾令正德曰：“可行事。”正德曰“诺”。皆旋复位。正德立，命八能士曰：“以次行事，间音以竽。”八能曰“诺”。五音各三十为阕。

正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并作，二十五阕，皆音以竽。(1)讫，正德曰：“八能士各言事。”八能士各书板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黄钟之音调，君道得，孝道褒。”商臣，角民，征事，羽物，各一板。

否则召太史令各板书，封以皁囊，送西陛，跪授尚书，施当轩，北面稽首，拜上封事。尚书授侍中常侍迎受，报闻。以小黄门幡麾节度。太史令前(曰)[白]礼毕。制曰“可”。太史令前稽首曰“诺”。太史命八能士诣太官受赐。陛者以次罢。日夏至礼亦如之。(2)

⑴乐睹图征曰："夫圣人之作乐，不可以自娱也，所以观得失之效者也。故圣人不取备于一人，必从八能之士。故撞钟者当知钟，击鼓者当知鼓，吹管者当知管，吹竽者当知竽，击磬者当知磬，鼓琴者当知琴。故八士(曰)或调阴阳，或调律历，或调五音。故撞钟者以知法度，鼓琴者以知四海，击磬者以知民事。钟音调，则君道得；君道得，则黄钟、蕤宾之律应。君道不得，则钟音不调；钟音不调，则黄钟、蕤宾之律不应。鼓音调，则臣道得；臣道得，则太蔟之律应。管音调，则律历正；律历正，则夷则之律应。磬音调，则民道得；民道得，则林钟之律应。竽音调，则法度得；法度得，则无射之律应。琴音调，则四海合岁气，百川一合德。鬼神之道行，祭祀之道得，如此，则姑洗之律应。五乐皆得，则应钟之律应。天地以和气至，则和气应；和气不至，则天地和气不应。钟音调，下臣以法贺主。鼓音调，主以法贺臣。磬音调，主以德施于百姓。琴音调，主以德及四海。八能之士常以日冬至成天文，日夏至成地理。作阴乐以成天文，作阳乐以成地理。"

⑵蔡邕独断曰："冬至阳气始动，夏至阴气始起，麋鹿角解，故寝兵鼓。身欲宁，志欲静，故不听事，迎送(凡田猎)[五日。腊]者，岁终大祭，纵吏民宴饮。非迎气，故但送不迎。正月岁首，亦如腊仪。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夏至阴气起，君道衰，故不贺。鼓以动众，钟以止众，故夜漏尽，鼓鸣则起；昼漏尽，钟鸣则息。"

季冬之月，星回岁终，阴阳以交，劳农大享腊。[1]

⑴高堂隆曰："帝王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终而腊。火生于寅，盛于午，终于戌，故火家以午祖，以戌腊。"秦静曰："古礼，出行有祖祭，岁终有蜡腊，无正月必祖之祀。汉氏以午祖，以戌腊。午南方，故以祖。冬者，岁之终，物毕成，故以戌腊。而小数之学者，因为之说，非典文也。"

先腊一日，大傩，[1]谓之逐疫。[2]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皁制，执大口。[3]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口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会，侍中、尚书、御史、谒者、虎贲、羽林郎将执事，皆赤帻陛卫。乘舆御前殿。黄门令奏曰："侲子备，请逐疫。"于是中黄门倡，振子和，曰："甲作食口，胇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祥，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凡使十二神追恶凶，赫女躯，拉女干，节解女肉，抽女肺肠。女不急去，後者为粮！"[4]因作方相与十二兽儛。嚾呼，周徧前後省三过，持炬火，送疫出端门；[5]门外驺骑传炬出宫，司马阙门门外五营骑士传火弃雒水中。[6]百官官府各以木面兽能为傩人师讫，设桃梗、郁櫑、苇茭毕，执事陛者罢。[7]苇戟、桃杖以赐公、卿、将军、特侯、诸侯云。[8]

⑴谯周论语注曰："傩，却之也。"

⑵汉旧仪曰："颛顼氏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一居江水，是为(虎)[虐鬼]；一居若水，是为罔两蜮鬼；一居人宫室区隅(沤庾)，善惊人小儿。"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大阴，恐为所抑，故命有司大傩，所以扶阳抑阴也。"卢植礼记注云："所以逐衰而迎新。"

⑶汉旧仪曰："方相帅百隶及童(女)[子]，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谷播洒之。"谯周论语注曰："以苇矢射之。"薛综曰："侲之言善，善童幼子也。"

⑷东京赋曰："(捐)[捎]魑魅，斮獝狂。斩委蛇，脑方良。囚耕父于清泠，溺女魃于神潢。残夔魖与罔象，殪口仲而歼游光。"注曰："魑魅，山泽之神。獝狂，恶鬼。委蛇，大如车毂。方良，草泽神。耕父、女魃皆旱鬼。恶水，故囚溺于水中，使不能为害。夔魖、罔象，木石之怪。口仲、游光，兄弟八人，恒在人间作怪害也。"孔子曰："木石之怪夔、罔两，水之怪龙、罔象。"(臣)[韦]昭曰："木石[谓]山(怪)也。夔一足，越人谓

[之] 山口。罔两，山精，好学人声，而迷惑人。龙，神物也，非所常见，故曰怪。罔象，食人，一名沐口。”埤苍曰：“獝狂，无头鬼。”

(5)东京赋曰：“煌火驰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注曰：“煌，火光。逐，惊走。煌然火光如星驰。赤疫，疫鬼恶者也。”侲子合三行，从东序上，西序下。

(6)东京赋注曰：“卫士千人在端门外，五营千骑在卫士外，为三部，更送至雒水，凡三辈，逐鬼投雒水中。仍上天池，绝其桥梁，使不复度还。”

(7)山海经曰：“东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树，蟠屈三千里，其卑枝门曰东北鬼门，万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櫑，主阅领众鬼之恶害人者，执以苇索，而用食虎。”于是黄帝法而象之。驱除毕，因立桃梗于门户上，画郁櫑持苇索，以御凶鬼，画虎于门，当食鬼也。史记曰：“东至于蟠木。”风俗通曰：“黄帝[书]‘上古之时，有神荼与郁櫑兄弟二人，性能执鬼。’桃梗，梗者更也，岁终更始，受介祉也。苏秦说孟尝君曰：‘土偶人语桃梗，今子东国之桃木，削子为人。’虎者阳物，百兽之长，能击鸷牲食魑魅者也。”

(8)汉官名秩曰：“大将军、三公，腊赐钱各三十万，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侯十五万；卿十万；校尉五万；尚书丞、郎各万五千；千石、六百石各七千；侍御史、谒者、议郎、尚书令各五千；郎官、兰台令史三千；中黄门、羽林、虎贲士二人共三千：以为当祠门户直，各随多少受也。”

是月也，立土牛六头于国都郡县城外丑地，以送大寒。[1]

(1)月令章句曰：“是月之(会)[昏]建丑，丑为牛。寒将极，是故出其物类形象，以示送达之，且以升阳也。”

飨遣故卫士仪：百官会，位定，谒者持节引故卫士入自端门。卫司马执幡钲护行。行定，侍御史持节慰劳，以诏恩问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毕飨，赐作乐，观以角抵。乐阕罢遣，劝以农桑。[1]

(1)周礼(曰)府史以下，则有胥有徒。郑玄注曰：“此谓民给傜役，若今卫[士]矣。”蔡邕曰：“见客平乐、飨卫士，瑰伟壮观也。”

每(月朔)岁首[正月]，为大朝受贺。其仪：夜漏未尽七刻，钟鸣，受贺。

及贽，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以下雉。[1]

百官贺正月。[2]二千石以上上殿称万岁。[3]举觞御坐前。司空奉羹，大司农奉饭，奏食举之乐。百官受锡宴飨，大作乐。[4]其每朔，唯十月旦从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年岁首也。[5]

(1)献帝起居注曰：“旧典，市长执鴈，建安八年始令执雉。”

(2)决疑要注曰：“古者朝会皆执贽，侯、伯执圭，子、男执璧，孤执皮帛，卿执羔，大夫执鴈，士执雉。汉、魏粗依其制，正旦大会，诸侯执玉璧，荐以鹿皮，公卿已下所执如古礼。古者衣皮，故用皮帛为币。玉以象德，璧以称事。不以货没礼，庶羞不踰牲，宴衣不喻祭服，轻重之宜也。”

(3)蔡邕独断曰：“三公奉璧上殿，向御坐，北面，太常赞曰：‘皇帝为君兴。’三公伏，皇帝坐，乃进璧。古语曰‘御坐则起’，此之谓也。”

(4)蔡质汉仪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阳殿，临轩。公、卿、将、大夫、百官各陪[位]朝贺。蛮、貊、胡、羌朝贡毕，见属郡计吏，皆[陛]觐，庭燎。宗室诸刘(杂)[亲]会，万人以上，立西面。位(公纳荐太官赐食酒西入东出)既定，上寿。[群]计吏中庭北面立，太官上食，赐群臣酒食，[西入东出]。(贡事)御史四人执法殿下，虎贲、羽林[张](弧)弓(撮)[挟]矢，陛戟左右，戎头偪胫陪前向後，左右中郎将(住)[位]东(西)[南]，羽林、虎贲将(住)[位]东北，五官将(住)[位]中央，悉坐就赐。作九宾(彻)[散]乐。舍利[兽]从西方来，戏于庭极，乃毕入殿前，激水化为比目鱼，跳跃嗽水，作雾鄣日。毕，化成黄龙，长八丈，出水遨戏于庭，炫耀日光。以两大丝绳系两柱(中头)间，相去数丈，两

倡女对舞，行于绳上，对面道逢，切肩不倾，又蹋局出身，藏形于斗中。钟磬并作，[倡]乐毕，作鱼龙曼延。小黄门吹三通，谒者引公卿群臣以次拜，微行出，罢。卑官在前，尊官在後。德阳殿周旋容万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坛。激沼水于殿下。画屋朱梁，玉阶金柱，刻镂作宫掖之好，厕以青翡翠，一柱三带，韬以赤缇。天子正旦节，会朝百僚于此。自到偃师，去宫四十三里，望朱崔五阙、德阳，其上郁律与天连。“雒阳宫阁簿云：“德阳宫殿南北行七丈，东西行三十七丈四尺。”

⑸蔡邕曰：“群臣朝见之仪，视不晚朝十月朔之故，以问胡广。广曰：‘旧仪，公卿以下每月常朝，先帝以其频，故省，唯六月、十月朔朝。後复以六月朔盛暑，省之。’”蔡邕礼乐志曰：“汉乐四品：一曰大予乐，典郊庙、上陵、殿诸食举之乐。郊乐，易所谓‘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上帝’，周官‘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也’。宗庙乐，虞书所谓‘琴瑟以咏，祖考来假’，诗云‘肃雍和鸣，先祖是听’。食举乐，王制谓‘天子食举以乐’，周官‘王大食则令奏钟鼓’。二曰周颂雅乐，典辟雍、飨射、六宗、社稷之乐。辟雍、飨射，孝经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记曰‘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社稷，[诗]所谓‘琴瑟击鼓，以御田祖’者也。礼记曰‘夫乐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此之谓也。三曰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诗所谓‘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短箫、铙歌，军乐也。其传曰‘黄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扬德，风劝士’也。盖周官所谓‘王[师]大(捷)[献]则令凯乐，军大献则令凯歌’也。孝章皇帝亲著歌诗四章，列在食举，又制云台十二门诗，各以其月祀而奏之。熹平四年正月中，出云台十二门新诗，下大予乐官习诵，被声，与旧诗并行者，皆当撰录，以成乐志。”

校勘记

三一一七页六行郡国上雨泽若少(府)郡县各扫除社稷校补引侯康说，谓“府”字衍。按：通典无“府郡县”三字，通志无“府”字。卢校并删“郡县”二字。

则下“各”字无所属。今依侯康说，删“府”字。

三一一七页七行反拘朱索[萦]社据卢校补。按：通典有“萦”字。

三一一七页九行政不善与民失职与按：今本公羊传何注“善”作“一”，与“职”睹韵。

三一一七页一一行或(怒)[攻]焉何(如)也据卢校改删。按：通典作“或攻焉”。御览五百二十五引“何如也”作“何也”。卢云“如”字可省。

三一一八页一行(贞)[直]行其道而不(忘)[忌]其难据卢校改，与通典合。

三一一八页三行女独择宽大便处移市按：卢云“女”字疑衍。又按：“大”原譌“太”，径改正。

三一一八页四行大雩夏祭天名按：“大”原譌“天”，径改正。

三一一八页一０行家人祠户按：“户”原譌“同”，径改正。

三一一八页一一行具清酒(搏)[膊]脯据卢校改，下同。按：通考作“搏”，通典作“膊”。校补谓搏与膊通，说文作“脯膊”。

三一一八页一四行(诸里)[凿]社通之于闾外之沟据卢校改。

三一一八页一五行置水虾蟆焉按：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云通典无此五字，疑衍文。

三一一八页一七行闻(彼)鼓声据卢校删。按：通考有“彼”字，通典作“闻鼓”，无“彼”字、“声”字。

三一一八页一七行取死人骨埋之按：通考“人”作“灰”。

三一一八页一七行决信道桥之壅塞不行者决渎之按：苏舆云疑当作“决渎之不行者”，通典作“通桥道之壅塞”。

三一一九页二行更大浚井按：“大”一本作“火”。苏舆云艺文类聚“火”作“水”，疑是。

三一一九页四行[各]长三丈五尺据卢校补。按：通典有“各”字。

三一一九页七行令县邑一徒市按：通典“令县邑”下有“十日”二字。

三一一九页八行祭之以(毋)[母]囗五据汲本改。按：通考作“母”，注云“母音模，礼谓之淳母”。

三一一九页一二行其神(太)[少]昊据卢校改。按：卢依通典改。

三一二0页四行掘赤皁染羽为之也汲本“皁”作“草”。按：卢云此注全是後人妄补缀。考地官舞师“皇舞”，康成不从故事作“掘”，又春官乐师注亦作“皇”。惟考工记“钟氏染羽，以朱湛丹秫”，郑司农云“丹秫，赤粟”，今此注作康成，亦是误记。“皁”毛本作“草”，是古皁字，然亦误，当作“粟”。

三一二0页六行成帝三年六月始命诸官止雨汲本、殿本“三”作“二”。按：惠栋谓北宋本作“五”。卢云通典、通志皆作“五”，但成帝屡改元，无五年。

三一二0页七行丝(维)[离]属据卢校改。按：卢云通典、通志俱作“属离”。

三一二0页一二行谒者赞皇太子臣某(甲)[中]谒者称制曰可据汲本改。按：卢云“谒者赞皇太子臣某”句，“甲”乃“中”之譌。又校补引柳从辰说，谓成帝建始四年罢中书官，以中书为中谒者令，见汉旧仪，作“甲”非。

三一二0页一四行谒者引当拜[者]前据卢校补。按：通典有“者”字。

三一二一页二行王公再拜顿首三(下)据卢校删。按：卢云通典“王公”作“当受策者”。

三一二一页三行某公某初[除]谢据卢校补。按：通典有“除”字。

三一二一页三行赞者立曰(谢)皇帝为公兴(皆冠)[重坐受策者拜]谢起就位据卢校删补，与通典合。

三一二一页六行丁孚汉仪有夏勤策文按：“勤”原譌“动”，径改正。

三一二一页六行维元初六年三月按：卢云案安帝纪，永初三年四月丙寅大鸿胪夏勤为司徒。若元初时，刘恺乃代勤者。

三一二一页八行勤(而)[其]戒之据卢校改，与通典合。

三一二一页一四行制曰可按：“可”下原衍“之”字，径删。

三一二一页一四行维建宁四年七月乙未集解引钱大昕说，谓灵帝纪作“七月癸丑”。今按：灵帝建宁四年七月己未朔，无乙未、癸丑。

三一二一页一五行宋贵人(乘)[秉]淑媛之懿据汲本改。

三一二一页一六行(人)[佥]曰宜哉据汲本改，与通典合。

三一二一页一六行以(临)[母]兆民据卢校改，与通典合。

三一二二页一行今使太尉袭持节奉玺绶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案灵帝纪，太尉闻人袭以三月免官，此立後乃在七月，或纪所书月日误。

三一二二页二行太尉住盖下“住”原譌“注”，径据汲本、殿本改正。按：通典作“太尉立阶下”。

三一二二页三行长(乐)[秋]太仆据卢校改。按：卢云通典“乐”作“秋”，是。

三一二二页六行弥牟[朴]蛊钟据汲本、殿本补。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弥牟五字未详。

三一二二页七行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按：卢云宋志“印”作“卯”。

三一二二页八行慎其闭塞按：“塞”原譌“寒”，径改正。

三一二二页一0行消石冶皆绝止按：“冶”原譌“治”，径改正。

三一二二页一一行[汤]始得伊尹据汲本、殿本补。

三一二二页一二行谁能出不由户(者)据汲本、殿本删。

三一二二页一二行欲人之子孙蕃(植)[殖]据殿本改。

三一二三页三行迎气[于]白郊据汲本、殿本补。

三一二三页五行立秋之日(自)[白]郊礼毕据卢校改。按：卢云通典同，今从宋志。

三一二三页六行载[以]获车驰(驷)送陵庙据卢校补删。按：卢云通典有“以”字，此脱。“驷”字衍，宋志无。

三一二三页七行[于是乘舆]还宫据集解引惠栋说补。

三一二三页九行烹鲜时有司[告]据卢校改。

三一二三页一0行天子乃厉(囗)[饰]卢云“囗”当作“饰”，月令正义云俗本作“饬”，此又转譌。今据改。

三一二三页一0行所以教兆民(载)战事也据卢校删。

三一二三页一三行引(阈)[关]蹋踘之属也据卢校改。

三一二四页四行巡狩[校]猎还据汲本、殿本补。

三一二四页五行公卿[亲]识颜色据汲本、殿本补。

三一二四页一0行膢腊而寘水按：校补谓今风俗通“寘”作“买”，今韩非子“寘水”作“相遗以水”。

三一二四页一一行又曰(当)[尝]新始杀[也]食[新]曰貙膢据卢校删补，与今风俗通合。

三一二四页一三行王杖长(9)尺据卢校补。按：卢云据御览七百十补。

三一二五页一二行(郎)[即]坐于端门左塾据汲本改。

三一二五页一二行(太子)[大予]具乐器据卢校改。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太子”当作“大予”，又引惠栋说，谓当作“太常”。观下文引蔡邕礼乐志，汉乐四品，一曰大予乐，则钱说是。

三一二六页五行皆音以竽按：集解引黄山说，谓此承上“间音以竽”言，“皆”下当脱“间”字。

三一二六页七行否则召太史令各板书按：校补引钱大昭说，谓“板书”闽本作“书板”。

三一二六页八行施当轩北面稽首按：卢云“施”疑“旋”之譌。

三一二六页九行太史令前(曰)[白]礼毕据卢校改。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北宋本作“白”。

三一二六页一二行故八士(曰)或调阴阳据卢校删。

三一二六页一六行琴音调则四海合岁气百川一合德按：卢云“一”或作“以”。

三一二七页四行迎送(凡田猎)[五日腊]者岁终大祭据殿本改，与卢校本独断合。

三一二七页八行秦静曰按：“秦”原譌“泰”，径改正。

三一二八页四行司马阙门门外按：集解引黄山说，谓秦蕙田据旧本，“门外”作“之外”。

三一二八页五行郁櫑汲本、殿本“櫑”作“儡”，注同。文选东京赋作“垒”。

按：郁儡之“儡”或作“垒”，无作“櫑”者，疑此误。

三一二八页八行是为(虎)[虐鬼]据卢校改。按：虐即疟字，虎与虐形近而譌。文选东京赋注正作“疟鬼”。

三一二八页八行一居人宫室区隅(沤庾)按：文选东京赋注无“沤庾”二字，当即“区隅”之音注，而误入正文者，今删。

三一二八页一一行方相帅百隶及童(女)[子]据卢校改。按：文选注作“子”。

三一二八页一三行(捐)[捎]魑魅据卢校改。按：文选注作“捎”。

三一二八页一六行(臣)[韦]昭曰木石[谓]山[怪]也据卢校改。按：此刘昭引韦昭注国语文，“臣”当作“韦”。“木石山怪也”今国语韦昭注作“木石谓山也”，卢依韦注改。

三一二八页一六行越人谓[之]山囗据汲本、殿本补。按：“囗”今国语韦注作“缫”。

三一二八页一六行好学人声按：今国语韦注“学”作“斅”。

三一二九页一行一名沐囗按：汲本、殿本“囗”作“囗”，卢文弨依国语韦注改为“肿”。

三一二九页一二行尚书令各五千按：卢云“令”下疑脱“史”字。

三一二九页一三行以为当祠门户直按：“当”原譌“富”，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三一二九页一五行是月之(会)[昏]建丑据卢校改。

三一三0页四行周礼(曰)府史以下据卢校删。

三一三0页六行每(月朔)岁首[正月]据卢校改。按：卢云“每月朔岁首”譌，今从通典。

三一三一页一行百官各陪[位]朝贺据卢校补，与通典合。

三一三一页二行皆[陛]觐据汲本、殿本补。

三一三一页二行宗室诸刘(杂)[亲]会万人以上据卢校改，与通典合。

三一三一页二行位(公纳荐太官赐食酒西入东出)既定据卢校删，与通典合。

三一三一页三行[群]计吏中庭北面立据卢校补。按：通典无“立”字。

三一三一页三行太官上食赐群臣酒食[西入东出]据卢校补。按：通典作“太官赐酒食，西入东出”。

三一三一页三行(贡事)御史四人执法殿下据卢校删。

三一三一页三行虎贲羽林[张](弧)弓(撮)[挟]矢据卢校改，与通典合。

三一三一页四行左右中郎将(住)[位]东(西)[南]据卢校改，与通典合。

三一三一页五行作九宾(彻)[散]乐据卢校改，与通典合。

三一三一页五行舍利[兽]从西方来据卢校补，与通典合。

三一三一页六行以两大丝绳系两柱(中头)间按：通典作“又以丝绳系两柱间”，无“中头”二字，今据删。

三一三一页七行[倡]乐毕作鱼龙曼延据卢校补，与通典合。

三一三一页八行陛高二丈按：通典“二丈”作“一丈”。

三一三一页九行激沼水于殿下按：卢云此六字衍，通典无。

三一三一页九行玉阶金柱按：通典“阶”作“陛”。

三一三一页一七行[诗]所谓琴瑟击鼓据殿本补。

三一三二页二行王[师]大(捷)[献]则令凯乐据卢校改。按：周礼“令”下有“奏”字。

三一三二页三行军大献则令凯歌也按：周礼“令”作“教”。

志第六　礼仪下

大丧　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薨

不豫，太医令丞将医人，就进所宜药。尝药监、近臣中常侍、小黄门皆先尝药，过量十二。公卿朝臣问起居无间。太尉告请南郊，司徒、司空告请宗庙，告五狱、四渎、群祀，并祷求福。疾病，公卿复如礼。

(1)汉旧仪曰：“帝崩，唅以珠，缠以缇缯十二重。以玉为襦，如铠状，连缝之，以黄金为缕。腰以下以玉为札，长一尺，[广]二寸半，为柙，下至足，亦缝以黄金镂。(请)诸衣衿敛之。凡乘舆衣服，已御，辄藏之，崩皆以敛。”

(2)礼稽命征曰：“天子饭以珠，唅以玉。诸侯饭以珠，唅以(珠)[璧]。卿大夫、士饭以珠，唅以贝。”

(3)周礼：“凌人，天子丧，供夷盘冰。”郑玄曰：“夷之言尸也，实冰于盘中，置之尸床之下，所以寒尸也。”汉礼器制度：“大盘广八尺，长一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

(4)应劭曰：“凡与郡国守相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长五寸，镌刻篆书第一至第五。”张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从简易也。”此下大丧符，亦犹斯比。

(5)汉旧制，发兵皆以铜虎符，其余征调，竹使而已。符第合会为大信，见杜诗传。

(6)周礼：“驵珪、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敛尸。”郑司农曰：“驵，外有捷卢也。谓珪、璋、璧、琮、琥、璜皆为开渠，为眉瑑，沙除以敛尸，令汁得流去也。”郑玄曰：“以敛尸者，以大敛焉加之也。渠眉，玉饰之沟瑑也，以组穿联六玉沟瑑之中以敛尸。珪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盖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于天地。”

(7)丧大记曰：“君盖用漆，三衽三束。”郑玄注曰：“衽，小腰。”

三公奏尚书顾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于柩前，请太子即皇帝位，皇后为皇太后。

奏可。群臣皆出，吉服入会如仪。太尉升自阼阶，当柩御坐北面稽首，读策毕，以传国玉玺绶东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黄门掌兵以玉具、随侯珠、斩蛇宝口授太尉，告令群臣，群臣皆伏

称万岁。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诏开城门、宫门，罢屯卫兵。群臣百官罢，入成丧服如礼。兵官戎。(1)三公，太常如礼。

(1)文帝遗诏：“无布车及兵器。”应劭曰：“不施轻车介士。”

故事：百官五日一会临，故吏二千石、刺史、在京都郡国上计掾史皆五日一会。

天下吏民发丧临三日。(1)先葬二日，皆旦晡临。既葬，释服，无禁嫁娶、祠祀。(2)佐史以下，布衣冠帻，绖带无过三寸，临庭中。(3)武吏布帻大冠。

大司农出见钱谷，给六丈布直。以葬，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释服。(4)部刺史、二千石、列侯在国者及关内侯、宗室长吏及因邮奉奏，诸侯王遣大夫一人奉奏，吊臣请驿马露布，奏可。

(1)文帝遗诏：“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释服。”

(2)文帝遗诏文有“饮酒食肉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践”。践，徒跣也。

(3)文帝遗诏：“殿中当临者，以旦夕各十五举音，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无得擅哭临。”

(4)应劭曰：“红者，(中)[小]祥、大祥以红为领缘[也]。纤[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释[服]。”

以木为重，高九尺，广容八历，里以苇席。巾门、丧帐皆以簟。车皆去辅輶，疏布恶轮。走卒皆布口帻。太仆[驾]四轮輴为宾车，大练为屋幭。中黄门、虎贲各二十人执绋。司空择土造穿。太史卜日。谒者二人，中谒者仆射、中谒者副将作，油缇帐以覆坑。方石治黄肠题凑便房如礼。(1)

(1)汉旧仪略载前汉诸帝寿陵曰：“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匠营陵地，用地七顷，方中用地一顷。深十三丈，堂坛高三丈，坟高十二丈。武帝坟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内梓棺柏黄肠题凑，以次百官藏毕。其设四通羡门，容大车六马，皆藏之内方，外陟车石。外方立，先闭口户，户设夜龙、莫邪口、伏弩，设伏火。已营陵，余地为西园後陵，余地为婕妤以下，次赐亲属功臣。”汉书音义曰：“题，头也。凑，以头向内，所以为固也。便房，藏中便坐也。”皇览曰：“汉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筑为方城。其中开四门，四通，足放六马，然後错浑杂物，扞漆缯绮金宝米谷，及埋车马虎豹禽兽。发近郡卒徒，置将军尉候，以後宫贵幸者皆守园陵。元帝葬，乃不用车马禽兽等物。”

大驾，太仆御。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楯，立乘四马先驱。(1)旗之制，长三仞，十有二游，曳地，画日、月、升龙，书旐曰“天子之柩”。谒者二人立乘六马为次。大驾甘泉卤簿，金根容车，兰台法驾。丧服大行载饰如金根车。皇帝从送如礼。太常上启奠。夜漏二十刻，太尉冠长冠，衣斋衣，乘高车，诣殿止车门外。使者到，南向立，太尉进伏拜受诏。太尉诣南郊。未尽九刻，大鸿胪设九宾随立，群臣入位，太尉行礼。执事皆冠长冠，衣斋衣。太祝令跪读谥策，太尉再拜稽首。治礼告事毕。太尉奉谥策，还诣殿端门。太常上祖奠，中黄门尚衣奉衣登容根车。东园武士载大行，司徒却行道立车前。治礼引太尉入就位，大行车西少南，东面奉[谥]策，太史令奉哀策立後。太常跪曰“进”，皇帝进。太尉读谥策，藏金匮。皇帝次科藏于庙。太史奉哀策苇箧诣陵。太尉旋复公位，再拜立(哭)。太常跪曰“哭”，大鸿胪传哭，十五举音，止哭。太常行遣奠皆如礼。请哭止哭如仪。

(1)周礼曰：“方相氏，大丧先柩，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殴)[驱]方良。”郑玄曰：“方相，放想也，可畏怖之貌。圹，穿地中也。方良，罔两也。天子之椁，柏，黄肠为里，表以石焉。国语曰‘木石之怪夔、罔两’。”

昼漏上水，请发。司徒、河南尹先引车转，太常跪曰“请拜送”。载车著白系参缪绋，长三十丈，大七寸为挽，六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帻委貌冠，衣素裳。校尉三[百]人，皆赤帻不冠，绛科单衣，持幢幡。候司马丞为行首，皆衔枚。羽林孤儿、巴俞擢歌者六十人，为六列。铎司马八人，执铎先。大鸿胪设九宾，随立陵南羡门道东，北面；诸侯、王公、特进道西，北面东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宜)[直]九宾东，北面西上。皇帝白布幕素里，夹羡道东，西向如礼。容车幄坐羡道西，南向，车当坐，南向，中黄门尚衣奉衣就幄坐。车少前，太祝进醴献如礼。司徒跪曰“大驾请舍”，太史令自车南，北面读哀策，掌故在後，已哀哭。太常跪曰“哭”，大鸿胪传哭

如仪。司徒跪曰“请就下位”，东园武士奉下车。司徒跪曰“请就下房”，都导东园武士奉车入房。司徒、太史令奉谥、哀策。[1]

⑴晋时有人嵩高山下得竹简一枚，上有两行科斗书之，台中外传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张华以问博士束皙。皙曰：“此明帝显节陵中策也。”检校果然。是知策用此书也。

东园武士执事下明器。[1]筲八盛，容三升，[2]黍一，稷一，麦一，粱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瓮三，容三升，醯一，醢一，屑一。[3]黍饴。

载以木桁，覆以疏布。甒二，容三升，醴一，酒一。载以木桁，覆以功布。瓦镫一。彤矢四，轩輖中，亦短卫。彤矢四，骨，短卫。[4]彤弓一。卮八，牟八，[5]豆八，笾八，形方酒壶八。盘匜一具。[6]杖、几各一。盖一。钟十六，无虡。镈四，无虡。[7]磬十六，无虡。[8]埙一，箫四，笙一，篪一，柷一，敔一，瑟六，琴一，竽一，筑一，坎侯一。[9]干、戈各一，笮一，甲一，胄一。[10]挽车九乘，刍灵三十六匹。[11]瓦灶二，瓦釜二，瓦甑一。

瓦鼎十二，容五升。匏勺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瓦饭盘十。瓦酒樽二，容五斗。匏勺二，容一升。

⑴礼记曰：“明器，神明之也。孔子谓为明器知丧道矣，备物而不可用也。”郑玄注既夕曰：“陈明器，以西行南端为上。”

⑵郑玄注既夕曰：“筲，畚种类也，其容盖与簋同。”

⑶郑玄注既夕曰：“屑，姜桂之屑。”

⑷既夕曰：“骤矢一乘，骨镞短卫。”郑玄曰：“骤犹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四矢曰乘。骨镞短卫，亦示不用也。生时骤矢金镞，凡为矢，五分笴长而羽其一。”通俗文曰：“细毛骤也。”

⑸郑玄注既夕曰：“牟，盛汤浆。”

⑹郑玄注既夕曰：“盘匜，盥器也。”

⑺尔雅曰：“大钟谓之镛。”郭璞注曰：“书曰‘笙镛以间’。亦名镈。”

⑻礼记曰：“有钟磬而无簨虡。”郑玄曰：“不悬之也。”

⑼礼记曰：“琴瑟张而不平，竽笙备而不和。”

⑽既夕谓之役器。郑玄曰：“笮，矢箙。”

⑾郑玄注礼记曰：“刍灵，束茅为人马，谓之刍灵，神之类。”

祭服衣送皆毕，东园匠曰“可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鸿胪请哭止[哭]如仪。司徒曰“百官事毕，臣请罢”，从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太常导皇帝就赠位。司徒跪曰“请进赠”，侍中奉持鸿洞。赠王珪长尺四寸，荐以紫巾，广袤各三寸，缇里，赤纁周缘；赠币，玄三纁二，各长尺二寸，广充幅。皇帝进跪，临羡道房户，西向，手下赠，投鸿洞中，三。东园匠奉封入藏房中。太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请哭”，大鸿胪传哭如仪。太常跪曰“赠事毕”，皇帝促就位。[1]容根车游载容衣。司徒至便殿，并口骑皆从容车玉帐下。司徒跪曰“请就幄”，导登。尚衣奉衣，以次奉器衣物，藏于便殿。太祝进醴献。凡下，用漏十刻。礼毕，司空将校复土。

⑴续汉书曰：“明帝崩，司徒鲍昱典丧事，葬日，三公入安梓宫，还，至羡道半，逢上欲下，昱前叩头言：‘礼，天子鸿洞以赠，所以重郊庙也。陛下柰何冒危险，不以义割哀？’上即还。”

皇帝、皇后以下皆去麤服，服大红，还宫反庐，立主如礼。桑木主尺二寸，不书谥。虞礼毕，祔于庙，如礼。[1]

⑴汉旧仪曰：“高帝崩三日，小敛室中口下。作栗木主，长八寸，前方後圆，围一尺，置口中，望外，内张挠絮以鄣外，以皓木大如指，长三尺，四枚，缠以皓皮四方置口中，主居其中央。七日大敛棺，以黍饭羊舌祭之口中。已葬，收主。为木函，藏庙太室中西墙壁埳中，望内，外不出室堂之上。坐为五时衣、冠、履，几、杖、竹笼。为俑人，无

头，坐起如生时。皇后主长七寸，围九寸，在皇帝主右旁。高皇帝主长九寸。上林给栗木，长安祠庙作神主，东园秘器作梓棺，素木长丈三尺，崇广四尺。”

先大驾日游冠衣于诸宫诸殿，群臣皆吉服从会如仪。皇帝近臣丧服如礼。醳大红，服小红，十一升都布练冠。醳小红，服纤。醳纤，服留黄，冠常冠。近臣及二千石以下皆服留黄冠。百官衣皁。每变服，从哭诣陵会如仪。祭以特牲，不进毛血首。司徒、光禄勋备三爵如礼。[1]

[1]古今注具载帝陵丈尺顷亩，今附之後焉：

光武原陵，山方三百二十三步，高六丈六尺。垣四出司马门。寝殿、钟虡皆在周垣内。堤封田十二顷五十七亩八十五步。帝王世记曰：“在临平亭之南，西望平阴，东南去雒阳十五里。”

明帝显节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司马门。石殿、钟虡在行马内。寝殿、园省在东。园寺吏舍在殿北。堤封田七十四顷五亩。帝王世记曰：“故富寿亭也，西北在雒阳三十七里。”

章帝敬陵，山方三百步，高六丈二尺。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司马门。石殿、钟虡在行马内。寝殿、园省在东。园寺吏舍在殿北。堤封田二十五顷五十五亩。帝王世记曰：“在雒阳东南，去雒阳三十九里。”

和帝慎陵，山方三百八十步，高十丈。无周坦，为行马，四出司马门。石殿、钟虡在行马内。寝殿、园省在东。园寺吏舍在殿北。堤封田三十一顷二十亩二百步。帝王世记曰：“在雒阳东南，去雒阳四十一里。”

殇帝康陵，山周二百八步，高五丈五尺。行马四出司马门。寝殿、钟虡在行马中。因寝殿为庙。园吏寺舍在殿北。堤封田十三顷十九亩二百五十步。帝王世记曰：“高五丈四尺。去雒阳四十八里。”

安帝恭陵，山周二百六十步，高十五丈。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司马门。石殿、钟虡在行马内。寝殿、园吏舍在殿北。堤封田一十四顷五十六亩。帝王世记曰：“高十一丈。在雒阳西北，去雒阳十五里。”

顺帝宪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四尺。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司马门。石殿、钟虡在司马门内。寝殿、园省寺吏舍在殿东。堤封田十八顷十九亩三十步。帝王世记曰：“在雒阳西北，去雒阳十五里。”

冲帝怀陵，山方百八十三步，高四丈六尺。为寝殿行马，四出门。园寺吏舍在殿东。堤封田五顷八十亩。帝王世记曰：“[在雒阳]西北，去雒阳十五里。”

质帝静陵，山方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五尺，为行马，四出[司马]门。寝殿、钟虡在行马中，园寺吏舍在殿北。堤封田十二顷五十四亩。因寝为庙。帝王世记曰：“在雒阳东，去雒阳三十二里。”

桓帝宣陵，帝王世记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阳东南，去雒阳三十里。”灵帝文陵，帝王世记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阳西北，去雒阳二十里。”

献帝禅陵，帝王世记曰：“不起坟，深五丈，前堂方一丈八尺，後堂方一丈五尺，角广六尺。在河内山阳之浊城西北，去浊城直行十一里，斜行七里，去怀陵百一十里，去山阳五十里，南去雒阳三百一十里。”

蔡质汉仪曰：“十二陵令见河南尹无敬也。”魏文帝终制略曰：“汉文帝之不发霸陵，无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树也。霸陵之完，功在释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释之忠以利君，明帝爱以害亲也。忠臣孝子，宜思释之之言，察明帝之戒，存于所以安君定亲，使魂灵万载无危，斯则贤圣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柙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也，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桑、霍为我戒，不亦明乎！”

臣昭案：董卓传：“卓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宝。”卓别传曰：“发成帝陵，解金缕，探含玑焉。”吕氏春秋略曰：“审知生，圣人之要也；审知死，圣人之极也。知生者，不以物害生；知死者，不以物害死。凡生于天地之间，其必有死。孝子之重其亲者，若亲之爱其子，不弃于沟壑，故有葬送之义。葬者，藏也。以生人心为之虑，则莫如无动，无动莫如无利。葬浅则狐狸掘之，深则及水泉，故必高陵之上，以避二害。然而忘奸寇之变，岂不惑哉！民之于利也，犯白刃，涉危难以求之；忍亲戚，欺知交以求之。今无此危，无此丑，而为利甚厚，固难禁也。国弥大，家弥富，其葬弥厚，珠玉金铜，不可胜计。奸人闻之，转以相告，虽有严刑重罪，不能止也。且死者弥久，生者弥疏，弥疏则守之弥怠。藏器如故而守之有怠，其势固必掘矣。世(至)[主]为丘陇，其高若山陵，树之若林薮，或设阙庭、都邑。以此示富则可矣，以此为死者则惑矣！大凡死者，其视万世犹一(瞑)[瞚]也。人之寿，久者不过百，中者六十。以百与六十为无穷者虑，其情固不相当矣。必以无穷为虑，然後为可。今有铭其墓曰，‘此中有金宝甚厚，不可掘也’，必为世笑矣。而为之阙庭以自表，此何异彼哉！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不亡之国，是无不掘之墓。以耳目之所闻见，则齐、荆、燕尝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赵、韩、魏皆失其故国矣。自此以上，亡国不可胜数，故其大墓无不掘也。而犹皆争为之，岂不悲哉！今夫君之不令民，父之不(教)[孝]子，兄之不悌弟，皆乡邑之所遗，而惮耕耒之劳者也。仍不事耕农，而好鲜衣侈食。智巧穷匮，则合党连众，而谋名丘大墓。上曾不能禁也，此有葬自表之祸也。昔尧葬谷林，通树之；舜葬纪市，不变肆；禹葬会稽，不变人徒。非爱其费，以为死者[虑]也。先王之所恶，恶死者之辱。以为俭则不发，不发则不辱，故必以俭而合乎山原也。宋未亡而东冢掘，齐未亡而庄公[冢]掘。国存而乃若此，又况灭名之後乎！此爱而厚葬之故也。欲爱而反害之，欲安而反危之，忠臣孝子亦不可以厚葬矣。昔季孙以玙璠敛，孔子历级而止之，为无穷虑也。”

太皇太后、皇太后崩，司空以特牲告谥于祖庙如仪。长乐太仆、少府、大长秋典丧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礼仪。[1]

[1]丁孚汉仪曰：“永平七年，阴太后崩，晏驾诏曰：‘柩将发于殿，群臣百官陪位，黄门鼓吹三通，鸣钟鼓，天子举哀。女侍史官三百人皆著素，参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就车，黄门宦者引以出宫省。太后魂车，鸾路，青羽盖，驷马，龙旗九旒，前有方相，凤皇车，大将军妻参乘，太仆妻御，[女骑夹毂]悉道。公卿百官如天子郊卤簿仪。’後和熹邓后葬，案以为仪，自此皆降损于前事也。”

合葬：羡道开通，皇帝谒便房，太常导至羡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谒，伏哭止如仪。辞，太常导出，中常侍授杖，升车归宫。已下，反虞立主如礼。

诸郊庙祭服皆下便房。五时朝服各一袭在陵寝，其余及宴服皆封以箧笥，藏宫殿後合室。

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薨，皆令赠印玺、玉柙银缕；大贵人、长公主铜缕。诸侯王、贵人、公主、公、将军、特进皆赐器，官中二十四物。使者治丧，穿作，柏墸，百官会送，如故事。诸侯王、公主、贵人皆樟棺，洞朱，云气画。公、特进樟棺黑漆。中二千石以下坎侯漆。[1]朝臣中二千石、将军，使者吊祭，郡国二千石、六百石以至黄绶，皆赐常车驿牛赠祭。宜自佐史以上达，大敛皆以朝服。君临吊若遣使者，主人免绖去杖望马首如礼。免绖去杖，不敢以戚凶服当尊者。[2]自王、主、贵人以下至佐史，送车骑导从吏卒，各如其官府。载饰以盖，龙首鱼尾，华布墙，纁上周，交络前後，云气画帷裳。

中二千石以上有辎，左龙右虎，朱鸟玄武；公侯以上加倚鹿伏熊。千石以下，缁布盖墙，鱼龙首尾而已。二百石黄绶以下至于处士，皆以簟席为墙盖。其正妃、夫人、妻皆如之。诸侯王，傅、相、中尉、内史典丧事，大鸿胪奏谥，天子使者赠璧帛，载日命谥如礼。下陵，群臣醳麤服如仪，主人如礼。

⑴丁孚汉仪曰："孝灵帝葬马贵人，赠步摇、赤绂葬，青羽盖、驷马。柩下殿，女侍史二百人著素衣挽歌，引木下就车，黄门宦者引出宫门。"

⑵前书贾山上书曰："古之贤君于臣也，尊其爵禄而亲之，疾则临视之无数，死则往吊哭之，临其小敛、大敛。已棺涂前後为之服，锡衰绖而三临其丧。未敛而不饮酒食肉，未葬不举乐。当可谓尽礼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颜色，然後见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尽死以报其上，功德立于世，而令问不忘也。"晋起居注曰："太尉贾充薨，皇太子肇之父，又太保也，有司奏依汉元明二帝亲临师保故事，皇太子素服为发哀，又临其丧。"

赞曰：大礼虽简，鸿仪则容。天尊地卑，君庄臣恭。质文通变，哀敬交从。元序斯立，家邦乃隆。

校勘记

三一四二页一０行[广]二寸半据卢校补，与通典合。

三一四二页一０行(请)诸衣衿敛之卢云"请"字衍。今据删。

三一四二页一一行诸侯饭以珠唅以(珠)[璧]据卢校改。按：卢依礼檀弓正义引改，钱大昭亦谓当作"璧"。

三一四三页一０行兵官戎按：卢云此三字衍，通典无。集解引黄山说，谓此三字为文既不可得解，合下"三公太常"为文，辞亦不相属，注何以涉及车器介士，知此文必有误脱矣。

三一四四页一行及因邮奉奏按：集解引黄山说，谓"及"乃"各"形近之误，谓皆得不遣人奉奏也。

三一四四页三行文帝遗诏文按：卢校下"文"字改"又"。

三一四四页五行红者(中)[小]祥大祥以红为领缘[也]据卢校改"中"为"小"。据惠栋说补"也"字。

三一四四页五行纤"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释[服]据集解引惠栋说补。

三一四四页七行太仆[驾]四轮輖为宾车集解引钱大昕说，谓"仆"下脱"驾"字，当依献帝纪注增。今据补。

三一四五页一行长三仞按："仞"原讹"刃"，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三一四五页七行东面奉[谥]策据卢校补。

三一四五页八行再拜立(哭)据卢校删。按：卢云"哭"字衍，下方云太常跪曰哭。

三一四五页一０行(殴)[驱]方良据殿本改。

三一四五页一二行载车著白系参缪绋按：卢云通典"系"作"丝"。

三一四五页一四行校尉三[百]人集解引钱大昕说，谓"三"下脱"百"，当依献帝纪注增。今据补。

三一四五页一四行巴俞擢歌者六十人按：卢云巴俞擢即巴渝擢，何焯校本改"棹"。古乐府有棹歌行。棹，徒了切。钱大昕云献帝纪注作"嬥"，音徒了反。

又按："六十人"原讹"六十九"，径改正。

三一四六页一行列侯(宜)[直]九宾东北面西上据卢校改。

三一四六页一二行瑟六琴一按：卢云通典作"琴六瑟一"，似是。

三一四七页一四行太常大鸿胪请哭止[哭]如仪据卢校补。

三一四八页一０行小敛室中囗下按："囗"原讹"墉"，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下同。

三一四九页四行堤封按：汲本、殿本"堤"皆作"提"。

三一四九页四行帝王世记汲本、殿本"记"作"纪"，下同。按：诸志刘昭注所引帝王世纪之"纪"字，绍兴本皆作"记"。

三一四九页一七行[在雒阳]西北据集解引黄山说补。

三一五０页一行四出[司马]门据集解引黄山说补。

三一五０页九行至乃烧取玉柙金缕按：汲本、殿本作“镂”，误。

三一五０页一六行世(至)[主]为丘陇卢校依吕览改“至”为“之”。校补谓“至”当作“主”。今按：吕览作“世之”，就大概言也，就本文文势，作“世主”亦得。且至与主形近易讹，疑刘昭注本作“主”也。今依校补改为“主”。

三一五０页一七行其视万世犹一(瞑)[瞚]也据卢校改。按：卢云瞚同瞬，作“瞑”讹。又校补引钱大昭说，谓今吕览“瞑”作“瞚”。

三一五一页四行父之不(教)[孝]子据卢校改，与吕览合。

三一五一页七行以为死者[虑]也据卢校补，与吕览合。

三一五一页八行齐未亡而庄公[冢]掘据卢校补，与吕览合。

三一五一页八行国存而乃若此按：“乃”原讹“力”，径改正。

三一五一页一五行太仆妻御[女骑夹毂]悉道据集解引惠栋说补。按：卢校改“道”为“导”，今以道导通，故不改。

三一五二页一一行千石以下缁布盖墙按：“缁”原讹“辎”，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志第七　祭祀上

光武即位告天　郊　封禅

祭祀之道，自生民以来则有之矣。豺獭知祭祀，而况人乎！故人知之至于念想，犹豺獭之自然也，顾古质略而後文饰耳。自古以来王公所为群祀，至于王莽，汉书郊祀志既著矣，故今但列自中兴以来所脩用者，以为祭祀志。(1)

(1)谢沉书曰“蔡邕引中兴以来所脩者为祭祀[意”，此]志即邕之意也。

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于鄗，为坛营于鄗之阳。(1)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群神皆从，未以祖配。天地共犊，余牲尚约。(2)其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只，睠顾降命，属秀黎元，为民父母，秀不敢当。群下百僚，不谋同辞。咸曰王莽篡弑窃位，秀发愤兴义兵，破王邑百万众于昆阳，诛王郎、铜马、赤眉、青犊贼，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当天心，下为元元所归。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脩德为天子。’秀犹固辞，至于再，至于三。群下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1)春秋保干图曰：“建天子于鄗之阳，名曰行皇。”

(2)黄图载元始仪最悉，曰：“元始四年，宰衡莽奏曰：‘帝王之义，莫大承天；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祭天于南，就阳位；祠地于北，主阴义。圆丘象天，方泽则地。圆方因体，南北从位。燔燎升气，瘗埋就类。牲欲茧栗，味尚清玄。器成匏勺，贵诚因质。天地神所统，故类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山川，班于群神。皇天后土，随王所在而事祐焉。甘泉太阴，河东少阳，咸失厥位，不合礼制。圣王之制，必上当天心，下合地意，中考人事。故曰：“恺悌君子，求福不回。”回而求福，厥路不通。(正月)[在易]泰卦，乾坤合体，天地交通，万物聚出，其律太蔟。天子亲郊天地。先祖配天，先妣配地，阴阳之别。

以日冬至祀天，夏至祀后土，君不省方而使有司。六宗，日、月、星、山、川、海，星则北辰，川即河，山岱宗，三光众明山阜百川众流渟污皋泽，以类相属，各数秩望相序。‘于是定郊祀，祀长安南北郊，罢甘泉、河东祀。“上帝坛圆八觚，径五丈，高九尺。茅营去坛十步，竹宫径三百步，土营径五百步。神灵坛各于其方面三丈，去茅营二十步，广(坐)(3)十五步。合祀神灵以璧琮。用辟神道(以)(8)通，广各三十步。竹宫内道广三丈，有阙，各九十一步。坛方三丈，拜位坛亦如之。为周道郊营之外，广九步。营(六甘泉)北辰于南门之外，日、月、海东门之外，河北门之外，岱宗西门之外。为周道前望之外，广九步。列望(遂)[道]乃近前望道外，径六十二步。坛方二丈五尺，高三尺五寸。为周道列望之外，径九步。卿望亚列望外，径四十步。坛广三丈，高二尺。为周道卿望之外，径九

步。大夫望亚卿望道外，径二十步。坛广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为周道大夫望之外，径九步。士望亚大夫望道外，径十五步。坛广一丈，高一尺。为周道士望之外，径九步。庶望亚士望道外，径九步。坛广五尺，高五寸。为周道庶望之外，径九步。凡天宗上帝宫坛营，径三里，周九里。营三重，通八方。后土坛方五丈六尺。茅营去坛十步外，土营方二百步限之。其五零坛(土)[去]茅营，如上帝五神去营步数，神道四通，广各十步。宫内道广各二丈，有阙。为周道后土宫外，径九步。营岱宗西门之外，河北门之外，海东门之外，径各六十步。坛方二丈，高二尺。为周道前望之外，径六步。列望亚前望道外，[径]三十六步。坛广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为周道列望之外，径六步。卿望亚列望道外，径三十五步。坛广[1]丈，高一尺。为周道卿望之外，径六步。大夫望亚卿望道(之)外，径十九步。坛广八尺，高八寸。为周道大夫望之外，径(九)[6]步。士望亚大夫望道外，径十二步。坛广六尺，高六寸。为周道士望之外，径六步。凡地宗后土宫坛营，方二里，周八里。营再重，道四通。常以岁之孟春正月上辛若丁，亲郊祭天南郊，以地配，望秩山川，徧于群神。天地位皆南乡同席，地差在东，共牢而食。太祖高皇帝、高后配于坛上，西乡，後在北，亦同席，共牢而食。日冬至，使有司奉祭天神于南郊，高皇帝配而望群阳。夏至，使有司奉祭地只于北郊，高皇后配而望群阴。

天地用牲二，燔燎瘗埋用牲一，先祖先妣用牲一。天以牲左，地以牲右，皆用黍稷及乐。

二年正月，初制郊兆于雒阳城南七里，依鄗。采元始中故事。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皆南乡，西上。其外坛上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黄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外为壝，重营皆紫，以像紫宫；有四信道以为门。日月在中营内南道，日在东，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别位，不在群神列中。八陛，陛五十八醊，合四百六十四醊。五帝陛郭，帝七十二醊，合三百六十醊。中营四门，门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营四门，门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营内乡。中营四门，门封神四，外营四门，门封神四，合三十二神。凡千五百一十四神。营即壝也。封，封土筑也。背中营神，五星也，及中(宫)[官]宿五官神及五岳之属也。背外营神，二十八宿外(宫)[官]星，雷公、先农、风伯、雨师、四海、四渎、名山、大川之属也。至七年五月，诏三公曰：“汉当郊尧。其与卿大夫、博士议。”时侍御史杜林上疏，以为“汉起不因缘尧，与殷周异宜，而旧制以高帝配。方军师在外，且可如元年郊祀故事”。上从之。语在林传。[1]

[1]东观书载杜林上疏，悉于本传。曰：“臣闻营河、雒以为民，刻肌肤以为刑，封疆画界以建诸侯，井田什一以供国用，三代之所同。及至汉兴，因时宜，趋世务，省烦苛，取实事，不苟贪高亢之论。是以去土中之京师，就关内之远都。除肉刑之重律，用髡钳之轻法。郡县不置世禄之家，农人三十而税一。政卑易行，礼简易从。民无愚智，思仰汉德，乐承汉祀。基业特起，不因缘尧。尧远于汉，民不晓信，言提其耳，终不悦谕。後稷近于周，民户知之。世据以兴，基由其祚，本与汉异。郊祀高帝，诚从民望，得万国之欢心，天下福应，莫大于此。民奉种祀，且犹世主，不失先俗。群臣佥荐䲧，考绩不成，九载乃殛。宗庙至重，众心难违，不可卒改。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明当尊用祖宗之故文章也。宜如旧制，以解天下之惑，合于易之所谓‘先天而天不违，後天而奉天时’义。方军师在外，祭可且如元年郊祭故事。”

陇、蜀平後，乃增广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坛上，西面北上。[1]天、地、高帝、黄帝各用犊一头，青帝、赤帝共享犊一头，白帝、黑帝共享犊一头，凡用犊六头。[2]日、月、北斗共享牛一头，四营群神共享牛四头，凡用牛五头。凡乐奏青阳、朱明、西皓、玄冥，及云翘、育命舞。中营四门，门用席十八枚，外营四门，门用席三十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簟，率一席三神。日、月、北斗无陛郭醊。既送神，(口)[燎]俎实于坛南巳地。[3]

[1]汉旧仪曰：“祭天(祭)[居]紫坛幄帷。高皇帝(祭)[配]天，居堂下西向，绀帷帐，绀席。”钩命决曰：“自外至者，无主不止；自内出者，无匹不行。”

⑵汉旧仪曰："祭天，养牛五岁，至三千斤。"案：礼记曰"天地之牛角茧栗"，而此云五岁，本志用犊是也。

⑶周礼："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犹鬼神只之居，辨其名物。"郑玄曰："犹，图也。居谓坐也。天者群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图天神人鬼地只之坐者，谓布祭众寡，与其居句。孝经说郊祀之礼曰：'燔燎扫地，祭牲茧栗，或象天酒旗坐星，厨仓具黍稷布席，极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礼祭宗庙，序昭穆，亦有似虚、危，则祭天圆丘象北极，祭地方泽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

建武三十年二月，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禅泰山。[(1)]诏书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何事污七十二代之编录！[(2)]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县远遣吏上寿，盛称虚美，必髡，兼令屯田。"从此群臣不敢复言。三月，上幸鲁，[(3)]过泰山，告太守以上过故，承诏祭山及梁父。时虎贲中郎将梁松等议："记曰'齐将有事泰山，先有事配林'，盖诸侯之礼也。河狱视公侯，王者祭焉。宜无即事之渐，不祭配林。"[(4)]

⑴服虔注汉书曰："封者，增天之高，归功于天。"张晏注云："天高不可及，于泰山上立封，禅而祭之，冀近神灵也。"项威注曰："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气于天。祭土为封，谓负土于泰山为坛而祭也。"礼记曰："因名山升中于天。"卢植注曰："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气于天也。"东观书载太尉赵囗上言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尝不封禅。陛下圣德洋溢，顺天行诛，拨乱中兴，作民父母，脩复宗庙，救万姓命，黎庶赖福，海内清平。功成治定，群司礼官咸以为宜登封告成，为民报德。百王所同，当仁不让。宜登封岱宗，正三雍之礼，以明灵契，望秩群神，以承天心也。"

⑵庄子曰："易姓而王，封于泰山，禅于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堮勒石，凡千八百余处。"许慎说文序曰："苍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有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滋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⑶汉祀令曰："天子行有所之，出河，沈用白马珪璧各一，衣以缯缇五尺，祠用脯二束，酒六升，盐一升。涉渭、灞、泾、雒佗名水如此者，沉珪璧各一。律，在所给祠具；及行，沉祠佗川水，先驱投石，少府给珪璧。不满百里者不沉。"

⑷卢植注曰："配林，小山林麓配泰山者也。谓诸侯不郊天，泰山巡省所考五狱之宗，故有事将祀之，先即其渐。

天子则否矣。"泰山庙在博县。风俗通曰："博县十月祀岱宗，名曰合冻，十二月涸冻，正月解冻。太守絜斋，亲自执事，作脯广一尺，长五寸。既祀讫，取泰山君夫人坐前脯三十朐，太守拜章，县次驿马，传送雒阳。"

三十二年正月，上斋，夜读河图会昌符，曰"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于承。诚善用之，奸伪不萌"。感此文，乃诏松等复案索河雒谶文言九世封禅事者。松等列奏，乃许焉。[(1)]

⑴东观书曰："群臣奏言：'登封告成，为民报德，百王所同。陛下辄拒绝不许，臣下不敢颂功述德业。河雒谶书，赤汉九世，当巡封泰山，凡三十六事，傅奏左帷。陛下遂以仲月令辰，遵岱岳之正礼，奉图雒之明文，以和灵瑞，以为兆民。'上曰：'至泰山乃复议。国家德薄，灾异仍至，图谶盖如此！'"初，孝武帝欲求神仙，以扶方者言黄帝由封禅而後僊，于是欲封禅。封禅不常，时人莫知。元封元年，上以方士言作封禅器，以示群儒，多言不合古，于是罢诸儒不用。

三月，上东上泰山，[(1)]乃上石立之泰山颠。[(2)]遂东巡海上，求僊人，无所见而还。四月，封泰山。[(3)]恐所施用非是，乃秘其事。语在汉书郊祀志。[(4)]

⑴郭璞注山海经曰："泰山从山下至头，四十八里二百步。"

⑵风俗通曰："石高二丈一尺，刻之曰'事天以礼，立身以义，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

(3)风俗通曰："封广丈二尺，高九尺，下有玉牒书也。"

(4)东观书曰："上至泰山，有司复奏河、雒图记表章赤汉九世尤著明者，前後凡三十六事。与博士充等议，以为'殷统未绝，黎庶继命，高宗久劳，犹为中兴。武王因父，受命之列，据三代郊天，因孔子甚美其功，後世谓之圣王。

汉统中绝，王莽盗位，一民莫非其臣，尺土靡不其有，宗庙不祀，十有八年。

陛下无十室之资，奋振于匹夫，除残去贼，兴复祖宗，集就天下，海内治平，夷狄慕义，功德盛于高宗、(宣)[武]王。宜封禅为百姓祈福。请亲定刻石纪号文，太常奏仪制'。诏曰：'许。昔小白欲封，夷吾难之；季氏欲旅，仲尼非焉。盖齐诸侯，季氏大夫，皆无事于泰山。今予末小子，巡祭封禅，德薄而任重，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于得承鸿业，帝尧善及子孙之余赏，盖应图箓，当得是当。惧于过差，执德不弘，信道不笃，为议者所诱进，後世知吾罪深矣。'"上许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时封禅故事，议封禅所施用。有司奏当用方石再累置坛中，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书藏方石。牒厚五寸，长尺三寸，广五寸，有玉检。又用石检十枚，列于石傍，东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长三尺，广一尺，厚七寸。检中刻三处，深四寸，方五寸，有盖。检用金镂五周，以水银和金以为泥。王玺一方寸二分，一枚方五寸。方石四角又有距石，皆再累。枚长一丈，厚一尺，广二尺，皆在圆坛上。其下用距石十八枚，皆高三尺，厚一尺，广二尺，如小碑，环坛立之，去坛三步。距石下皆有石跗，入地四尺。又用石碑，高九尺，广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坛丙地，去坛三丈以上，以刻书。上以用石功难，又欲及二月封，故诏松欲因故封石空检，更加封而已。(1)松上疏争之，以为"登封之礼，告功皇天，垂後无穷，以为万民也。承天之敬，尤宜章明。奉图书之瑞，尤宜显著。今因旧封，窜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之义。受命中兴，宜当特异，以明天意。"遂使泰山郡及鲁趣石工，宜取完青石，无必五色。时以印工不能刻玉牒，欲用丹漆书之；会求得能刻玉者，遂书。书秘刻方石中，合容玉牒。

(1)欲及二月者，虞书"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范宁曰："巡狩者，巡行诸侯所守。二月直卯，故以东巡狩也。祭山曰燔柴，积柴加牲于其上而燔之也。"

二月，上至奉高，(1)遣侍御史与兰台令史，将工先上山刻石。文曰："维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东巡狩，至于岱宗，柴，(2)望秩于山川，(3)班于群神，(4)遂觐东後。从臣太尉熹、行司徒事特进高密侯禹等。汉宾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褒成侯，序在东後，蕃王十二，咸来助祭。河图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河图会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则封，诚合帝道孔矩，则天文灵出，地只瑞兴。帝刘之九，会命岱宗，诚善用之，奸伪不萌。赤汉德兴，九世会昌，巡岱皆当。天地扶九，崇经之常。汉大兴之，道在九世之主。封于泰山，刻石著纪，禅于梁父，退省考五。'河图合古篇曰：'帝刘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河图提刘予曰：'九世之帝，方明圣，持衡拒，九州平，天下予。'雒书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会修符，合帝际，勉刻封。'孝经钩命决曰：'予谁行，赤刘用帝，三建孝，九会修，专兹竭行封岱青。'河雒命後，经谶所传。昔在帝尧，聪明密微，让与舜庶，後裔握机。王莽以舅後之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权势，依托周公、霍光辅幼归政之义，遂以篡叛，僭号自立。宗庙堕坏，社稷丧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杨、徐、青三州首乱，兵革横行，延及荆州，豪杰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号。北夷作寇，千里无烟，无鸡鸣狗吠之声。皇天睠顾皇帝，以匹庶受命中兴，年二十八载兴兵，(起是)以(中)次诛讨，十有余年，罪人(则)斯得。黎庶得居尔田，安尔宅。书同文，车同轨，人同伦。舟舆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贡职。建明堂，立辟雍，起灵台，设庠序。同律、度、量、衡。(5)修五礼，(6)五玉，(7)三帛，(8)二牲，(9)一死，(10)贽。(11)吏各修职，复于旧典。在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二。干干日口，不敢荒宁，涉危历险，亲巡黎元，恭肃神只，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聪允明恕。皇帝唯慎河图、雒书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禅于梁阴。以承灵瑞，以为兆民，永兹一宇，垂于後昆。百寮从臣，郡守师尹，咸蒙祉福，永永无极。秦相李斯燔诗书，乐崩礼坏。建武元年已前，文书散亡，旧典不具，不能明经文，以章句细微相况八十一卷，明者为验，又其十卷，皆不昭晳。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後有圣人，正失误，刻石记。"(12)

⑴应劭汉官马第伯封禅仪记曰："车驾正月二十八日发雒阳宫，二月九日到鲁，遣守谒者郭坚伯将徒五百人治泰山道。十日，鲁遣宗室诸刘及孔氏、瑕丘丁氏上寿受赐，皆诣孔氏宅，赐酒肉。十一日发，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贲郎将先上山，三案行。还，益治道徒千人。十五日，始斋。国家居太守府舍，诸王居府中，诸侯在县庭中斋。诸卿、校尉、将军、大夫、黄门郎、百官及宋公、卫公、褒成侯、东方诸侯、雒中小侯斋城外汶水上。太尉、太常斋山虞。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观祭山坛及故明堂宫郎官等郊肆处。入其幕府，观治石。石二枚，状博平，圆九尺，此坛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时石也。时用五车不能上也，因置山下为屋，号五车石。四维距石长丈二[尺]，广二尺，厚尺半所，四枚。检石长三尺，广六寸，状如封箧。长检十枚。一纪号石，高丈二尺，广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纪功德。是朝上山骑行，往往道峻峭，(不)[下]骑，步牵马，乍步乍骑，且相半，至中观留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极望无不睹。仰望天关，如从谷底仰观抗棧。其为高也，如视浮云。其峻也，石壁窅窱，如无道径。遥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为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过树，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卧石上，有顷复苏。亦赖赍酒脯，处处有泉水，目辄为之明。复勉强相将行，到天关，自以已至也，问道中人，言尚十余里。其道旁山胁，大者广八九尺，狭者五六尺。仰视岩石松树，郁郁苍苍，若在云中。俛视溪谷，碌碌不可见丈尺。遂至天门之下。仰视天门，窔辽如从穴中视天。直上七里，赖其羊肠逶迤，名曰环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两从者扶挟，前人相牵，後人见前人履底，前人见後人顶，如画重累人矣，所谓磨�石，扪天之难也。初上此道，行十余步一休，稍疲，咽唇燋，五六步一休。牒牒据顿，地不避湿暗，前有燥地，目视而两蹞不随。早食上，(脯)[晡]後到天门。郭使者得铜物。铜物形状如钟，又方柄有孔，莫能识也，疑封禅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陵人，姓阳名通。东上一里余，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时神也。东北百余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阙在南方，汉武在其北。二十余步得北垂圆台，高九尺，方圆三丈所，有两陛。人不得从，上从东陛上。台上有坛，方一丈二尺所，上有方石，四维有距石，四面有阙。乡坛再拜谒，人多置钱物坛上，亦不扫除。国家上见之，则诏书所谓酢梨酸枣狼藉，散钱处数百，币帛具，道是武帝封禅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为先上跪拜，置梨枣钱于道以求福，即此也。东山名曰日观，日观者，鸡一鸣时，见日始欲出，长三丈所，秦观者望见长安，吴观者望见会稽，周观者望见(齐西)[嵩山]。北有石室。坛以南有玉盘，中有玉龟。山南胁神泉，饮之极清美利人。日入下去，行数环。日暮时颇雨，不见其道，一人居其前，先知蹈有人，乃举足随之。比至天门下，夜人定矣。"

⑵风俗通曰："岱者，胎也。宗者，长也。万物之始，阴阳之交，[云]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惟泰山乎！故为五岳之长耳。"

⑶孔安国书注曰："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渎之属，皆一时望祭之。"安国又曰："喻以尊卑祭之也。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其余小者或卿、大夫、伯、子、男。"

⑷孔安国曰："群神谓丘陵坟衍，古之圣贤皆祭之矣。"

⑸孔安国书注曰："同(阴)[音]律也。"度，丈尺；量；斗斛；衡，斤两也。

⑹孔安国曰："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礼。"范宁曰："吉、凶、宾、军、嘉也。"

⑺范宁曰："五等诸侯之瑞，珪璧也。"

⑻孔安国曰："诸侯世子执纁，公之孤执玄，附庸之君执黄。"范宁曰："玄、纁、黄，三孤所执。"

⑼范宁曰："羔、鴈也。卿执羔，大夫执鴈。"

⑽雉也，士所执。

⑾范宁曰："总谓上所执之以为贽者也。"

⑿封禅仪曰："车驾十九日之山虞，国家居亭，百官(布)[列]野。此日山上云气成宫阙，百官并见之。二十一日夕牲时，白气广一丈，东南极望致浓厚。时天清和无云。瑞命篇'岱狱之瑞，以日为应'也。"

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于泰山下南方，群神皆从，用乐如南郊。[1]诸王、王者後二公、孔子後褒成君，皆助祭位事也。[2]事毕，将升封。或曰："泰山虽已从食于柴祭，今亲升告功，宜有礼祭。"于是使谒者以一特牲于常祠泰山处，告祠泰山，如亲耕、貙刘、先祠、先农、先虞故事。至食时，御辇升山，[3]日中後到山上更衣，[4]早晡时即位于坛，北面。群臣以次陈後，西上，毕位升坛。[5]尚书令奉玉牒检，皇帝以寸二分玺亲封之，讫，太常命人发坛上石，[6]尚书令藏玉牒已，复石覆讫，尚书令以五寸印封石检。[7]事毕，皇帝再拜，群臣称万岁。[8]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复道下。[9]

⑴封禅仪曰："晨祭也。日高三丈所，燔燎(燔燎)烟正北(也)[向]。"

⑵封禅仪曰："百官各以次上。郡储辇三百，为贵臣、诸公、王、侯，卿、大夫、百官皆步上，少用辇。"辇者，干宝周礼注曰"对舋曰辇"。

⑶封禅仪曰："国家御首辇，人挽升山，至中观休，须臾复上。"

⑷封禅仪曰："须臾，群臣毕就位。"

⑸封禅仪曰："国家台上北面，虎贲陛戟台下。"

⑹封禅仪曰："驺骑三千余人发坛上方石。"

⑺封禅仪曰："以金为绳，以石(三)[为]检。东方西方各三检。检中石泥及坛土，色赤白黑，各依如其方色。"

⑻封禅仪曰："称万岁，音动山谷。有气属天，遥望不见山巅，山巅人在气中，不知也。"

⑼封禅仪曰："封毕有顷，诏百官以次下，国家随後。数百人维持行，相逢推，百官连延二十余里。道迫小，深溪高岸数百丈。步从匍匐邪上，起近炬火，止亦骆驿。步从触击大石，石声正讙，但讙石无相应和者。肠不能已，口不能默。夜半後到，百官明旦乃讫。其中老者气劣不行，正卧岩石下。明日，太医令复遵问起居。国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人，欲休则後人所蹈，道峻危险，恐不能度。国家不劳，百官已下露卧水饮，无一人蹉跌，无一人疾病，岂非天邪！'泰山率多暴雨，如今上直下柴祭封登，清晏温和。明日上寿，赐百官省事。事毕发，暮宿奉高三十里。明日发，至梁甫九十里夕牲。"

二十五日甲午，禅，祭地于梁阴，以高后配，山川群神从，如元始中北郊故事。[1]

⑴服虔曰："禅，广土地。"项威曰："除地为墠。後改墠曰禅，神之矣。"封禅仪曰："功效如彼，天应如此，群臣上寿，国家不听。"

四月己卯，大赦天下，以建武三十二年为建武中元元年，复博、奉高、嬴勿出元年租、刍焆。以吉日刻玉牒书函藏金匮，玺印封之。乙酉，使太尉行事，以特告至高庙。[1]太尉奉匮以告高庙，藏于庙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2]

⑴尚书虞典曰："归格于艺祖，用特。"

⑵袁宏曰："夫天地者，万物之官府；山川者，云雨之丘墟。万物生遂，则官府之功大；云雨施润，则丘墟之德厚。故化洽天下，则功配于天地；泽流一国，则德合于山川。是以王者经略，必以天地为本；诸侯述职，必以山川为主。体而象之，取其陶育；礼而告之，归其宗本。书曰：'东巡狩，至于岱宗，柴。'传曰：'郊祀後稷，以祈农事。'夫巡狩观化之常事，祈农抚民之定业，犹絜诚殷荐，以告昊天，况创制改物，人神易听者乎！夫揖让受终，必有至德于天下；征伐革命，则有大功于万物。是故王者初基，则有封禅之事，盖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夫东方者，万物之所始；山岳者，灵气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于其始；取其所通，必于所宅。崇其坛场，则谓之封；明其代兴，则谓之禅。然则封禅者，王者开务之大礼也。德不周洽，不得辄议斯事；功不弘济，不得髣□斯礼。旷代一有，其道至高。故自黄帝、尧、舜至三代，各一得封禅，未有中脩其礼者也。虽继(职)[体]之君，时有功德，此盖率复旧业。增脩其前政，不得仰齐造国，同

符改物者也。夫神道贞一，其用不烦；天地易简，其礼尚质。故藉用白茅，贵其诚素；器用陶匏，取其易从。然封禅之礼，简易可也。若夫(白)[石]函玉牒，非天地之性也。”

校勘记

三一五七页七行蔡邕引中兴以来所偹者为祭祀[意此]志即邕之意也卢云案本传，邕撰十意，必补二字，语方明。今据补。

三一五八页八行(正月)[在易]泰卦据汲本、殿本改。

三一五八页一二行广(坐)[三]十五步据殿本改。

三一五八页一二行辟神道(以)[八]通据卢校改。按：卢据史记封禅书索隐引改。

三一五八页一四行营(六甘泉)北辰于南门之外据卢校删。

三一五八页一四行列望(遂)[道]乃近前望道外据卢校改。

三一五九页三行其五零坛(土)[去]茅营据汲本改。按：卢云“零”疑“帝”之譌。校补谓零与灵同，即神灵坛也。

三一五九页五行列望亚前望道外[径]三十六步按：依文义当脱一“径”字，今补。

三一五九页六行卿望亚列望道外径三十五步按：汲本、殿本“三十五步”作“二十五步”。

三一五九页六行坛广[一]丈据汲本、殿本补。

三一五九页六行大夫望亚卿望道(之)外径十九步据校补说删。

三一五九页七行为周道大夫望之外径(九)[六]步据卢校改。

三一六0页四行及中(宫)[官]宿五官神据集解引钱大昕说改，说详下。

三一六0页五行二十八宿外(宫)[官]星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外宫”当作“外官”。汉书天文志“经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今据改。

三一六0页一五行先天而天不违按：汲本、殿本“不”作“弗”。

三一六一页五行(囗)[燎]组实于坛南巳地据卢校改。按：通典作“燎”。

三一六一页六行祭天(祭)[居]紫坛幄帷高皇帝(祭)[配]天居堂下西向绀帷帐绀席据卢校改。按：校补引柳从辰说，谓孙辑本汉旧仪“祭天”作“配天”，御览五百二十六、书钞九十，初学记十三、类聚三十八同。又按：“幄帷”之“帷”通典作“帐”，“帷帐”之“帐”通典作“幄”。

三一六三页七行傅奏左帷卢云“帷”字疑当作“惟”。今按：如卢说改“帷”为“惟”，则“惟”字当属下读。

三一六三页一0行多言不合古按：汲本、殿本“古”上有“于”字。

三一六四页四行功德盛于高宗(宣)[武]王据殿本、集解本改。

三一六四页五行许昔小白欲封按：聚珍本东观记“许”作“在”。或谓许即可，谓可其奏也。当时之体如此。

三一六四页九行用玉牒书藏方石按：集解引黄山说，谓後文梁松疏言“窜寄玉牒故石下”，是此文当作“用玉牒书藏方石下”，夺“下”字。

三一六五页一四行河图提刘予汲本、殿本“予”作“子”。

三一六五页一五行天下予汲本“予”作“子”，殿本考证谓“予”本或作“子”。

按：张森楷校勘记谓上有“持衡拒”，拒予为韵，作“子”不睹，非也。

三一六六页五行年二十八载兴兵(起是)以(中)次诛讨据卢校删。

三一六六页六行罪人(则)斯得据卢校删。

三一六七页五行四维距石长丈二[尺]据卢校补。按：通典有“尺”字。

三一六七页七行(不)[下]骑步牵马据卢校改。按：通典、通考并作“下”。

三一六七页一五行(脯)[晡]後到天门据殿本改。又“天”原譌“大”，径改正。

三一六七页一六行姓阳名通按：汲本、殿本“阳”作“杨”。

三一六八页四行望见(齐西)[嵩山]据卢校改。

三一六八页六行岱者胎也按：卢云诸书引多作“始也”，下云“万物之始”，则“始”字是。

三一六八页六行[云]触石[而出]据卢校补。

三一六八页九行其余小者或卿大夫伯子男汲本无“或”字。按：伪孔传无“或卿大夫”四字。

三一六八页一一行同(阴)[音]律也据汲本、殿本改。按：注引伪孔传多删节。今伪孔传作“律法制及尺丈斛斗斤两皆均同”。

三一六九页一行百官(布)[列]野据惠栋补注改。

三一六九页一0行燔燎(燔燎)烟正北(也)[向]校补引柳从辰说，谓孙辑本汉官仪引此“燔燎”二字不重，书钞九十一引此亦不重，“也”作“乡”。黄山谓“正北也”当作“正北向”，祀天本北面。今据删补。

三一六九页一一行百官各以次上按：校补引柳从辰说，谓书钞引此下有“国家时御辇，人挽升车也”二句，详文义，与下“郡储御辇三百”正相接。

三一七0页一行以石(三)[为]检校补谓案通考注“三”作“为”，是。今据改。

三一七0页五行其中老者气劣不行正卧岩石下按：汲本、殿本作“其中老者气劣不能行，卧岩石下”。

三一七0页五行明日太医令复遵问起居按：汲本“明日”下有“早”字。

三一七0页一0行禅广土地按：卢校改“地”为“也”。

三一七一页七行虽继(职)[体]之君据卢校改。据：集解引王补说，谓“职”袁纪作“体”。

三一七一页九行若夫(白)[石]函玉牒据卢校改。按：通典作“石函玉牒”。

汲本、殿本作“金函玉牒”，误。此作“白函玉牒”者，白与石形近而譌也。

志第八　祭祀中

北郊　明堂　辟雍　灵台　迎气　增祀　六宗　老子

是年初营北郊，明堂、[1]辟雍、[2]灵台未用事。[3]迁吕太后于园。上薄太后尊号曰高皇后，当配地郊高庙。语在光武纪。[4]

(1)周礼考工记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郑玄曰：“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则夏一尺矣。相参之数也。”孝经援神契曰：“明堂上圆下方，八口四达，布政之宫，在国之阳。”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温湿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木工不镂，示民知节也。”吕氏春秋曰：“周明堂茅茨蒿柱，土阶三等，以见俭节也。”前志武帝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明其制度。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名曰昆仑，以拜礼上帝。于是作明堂汶上，如带图。“新论曰：“天称明，故命曰明堂。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八口法八风，四达法四时，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风。”东京赋曰：“复庙重屋，八达九房。”薛综注曰：“八达谓室有八口也。堂後有九室，所以异于周制也。”王隆汉官篇曰：“是古者清庙茅屋。”胡广曰：“古之清庙，以茅盖屋，所以示俭也。今之明堂，茅盖之，乃加瓦其上，不忘古也。”

(2)白虎通曰：“辟雍，所以行礼乐，宣德化也。辟者，象璧圆，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为言积也，积天下之道德；雍之为言壅也，壅天下之仪则：故谓辟雍也。王制曰：‘天子辟雍，诸侯泮宫。’外圆者，欲使观者平均也。又欲言外圆内方，明德当圆，行当方也。”

(3)礼含文嘉曰：“礼，天子灵台，所以观天人之际，阴阳之会也。揆星度之验，征六气之端，应神明之变化，覩日气之所验，为万物获福于无方之原，招太极之清泉，以与稼穑之根。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天子得灵台之[礼]，则五车三柱，明制可行，

不失其常。水泉川流，无滞寒暴暑之灾，陆泽山陵，禾尽丰穰。”故东京赋曰：“左制辟雍，右立灵台。”薛综注曰：“于(之)[上]班教曰明堂，大合乐射飨者辟雍，司历记候节气者曰灵台。”蔡邕明堂论曰：“明堂者，天子太庙，所以崇礼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後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东曰青阳，南曰明堂，西曰总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易曰离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于此焉，故虽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焉)皆曰太庙。谨承天随时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礼，明前功百辟之劳，起尊老敬长之义，显教幼诲稚之学。朝诸侯选造士于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论其功而祭。故为大教之宫，而四学具焉，官司备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万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专)，(受作)[变化]之所(自)[由]来，明一统也。故言明堂，事之大，义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则曰清庙。取其正室之貌，则曰太庙。取其尊崇(矣)，则曰太室。取其(堂)[向明]，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四面周水圆如璧，则曰辟雍。异名而同事，其实一也。春秋因鲁取宋之奸赂，则显之太庙，以明圣王建清庙明堂之义。经曰：‘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太庙。’传曰：‘非礼也。君人者，将昭德塞违，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昭其俭也。夫德，俭而有度，升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戒惧，而不敢易纪律。’所以(大)明[大]教也。以周清庙论(曰)[之]，鲁太庙皆明堂也。鲁禘祀周公于太庙明堂，犹周宗祀文王于清庙明堂也。礼记檀弓曰‘王斋禘于清庙明堂’也。孝经曰：‘宗祀文王于明堂。’礼记明堂位曰：‘太庙，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命鲁公世(曰)[世]禘祀周公于太庙，以天子礼乐，升歌清庙，下管象舞，所以异鲁于天下[也]。’取周清庙之歌歌于鲁太庙，明(堂)鲁之[太]庙犹周清庙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孙者也。易传太初篇曰：‘天子旦入东学，昼入南学，暮入西学。在中央曰太学，天子之所自学也。’礼记保傅篇曰：‘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入太学，承师而问道。’与易传同。魏文侯孝经传曰：‘太学者，中学明堂之位也。’礼记古大明堂之礼曰：‘膳夫是相礼，日中出南闱，见九侯门子。日侧出西闱，视五国之事。日闇出北闱，视帝节犹。’尔雅曰：‘宫中之门谓之闱。’王居明堂之礼，又别阴阳门，[东]南(门)称门，西(门)[北]称闱，故周官有门闱之学。师氏教以三德守王门，保氏教以六艺守王闱。然则师氏居东门、南门，保氏居西门、北门也。知掌教国子，与易传、保傅王居明堂之礼参相发明，为四学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乐，则遂养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兴秩节，祭先师、先圣焉。始之养也，适东序，释奠于先老，遂设三老、[五更之席]位焉。[言教学始之于养老，由东方岁始也。又]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钥，皆于东序。凡祭与养老、乞言、合语之礼，皆小乐正诏之于东序。’又曰：‘大司成论说在东序。’然则诏学皆在东序。东序，东之堂也，学者诏焉，故称太学。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于民者。礼记太学志曰：‘礼，士大夫学于圣人、善人，祭于明堂，其无位者祭于太学。’礼记昭穆篇曰：‘祀先贤于西学，所以教诸侯之德也。’即所以显行国礼之处也。太学，明堂之东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内。月令记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气，统万物。’明堂上通于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宫象日辰也。水环四周，言王者动作法天地，德广及四海，方此水也。[礼记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盖屋，上圆下方，此水]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执有罪，反舍奠于学，以讯馘告。’乐记曰：‘武王伐殷，(为)[荐]俘馘于京太室。’诗鲁颂云：‘矫矫虎臣，在泮献馘。’京，镐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与诸侯泮宫俱献馘焉，即王制所谓‘以讯馘告’者也。礼记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也。’孝经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诗云：“自西自东，

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言行孝者则曰明堂，行悌者则曰太学，故孝经合以为一义，而称镐京之诗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学事通[文]合之义也。其制度数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圆屋径二百一十六尺，干之策也。太庙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径九丈，阴阳九六之变(且)[也]。圆盖方载，(六)九[六]之道也。八闼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宫以应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户(九)[八]牖乘九室之数也。户皆外设而不闭，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黄钟九九之实也。二十八柱列于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亦)[以]应三统。四乡五色者，象其行。外广二十四丈，应一岁二十四气。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礼也。”

(4)袁宏纪曰：“夫越人而臧否者，非憎于彼也。亲戚而加誉者，非优于此也。处情之情殊，故公私之心异也。圣人知其如此，故明彼此之理，开公私之涂，则隐讳之义著，而亲尊之道长矣。古之人以为先君之体，犹今君之体，推近以知远，则先後义钧也。而况彰其大恶，以为贬黜者乎！”

北郊在雒阳城北四里，为方坛四陛。[1]三十三年正月辛未，郊。别祀地只，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坛上，地理群神从食，皆在坛下，如元始中故事。中岳在未，四岳各在其方孟辰之地，中营内。海在东；四渎河西，济北，淮东，江南；他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营内。四陛醊及中外营门封神如南郊。地只、高后用犊各一头，五岳共牛一头，海、四渎共牛一头，群神共二头。奏乐亦如南郊。既送神，瘗俎实于坛北。

(1)张(珰)[璠]记云：“城北六里。”袁山松书曰：“行夏之时，殷祭之日，牺牲尚黑耳。”

明帝即位，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于明堂，光武帝配。[1]五帝坐位堂上，各处其方。黄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牲各一犊，奏乐如南郊。卒事，遂升灵台，以望云物。[2]

(1)孝经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故郑玄曰“上帝者，天之别名。神无二主，故异其处，避後稷也。”

(2)杜预注传曰：“云物，气色灾变也。素察妖祥，逆为之备。”

迎时气，五郊之兆。自永平中，以礼谶及月令有五郊迎气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雒阳四方。中兆在未，坛皆三尺，阶无等。

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句芒。[1]车旗服饰皆青。歌青阳，八佾舞云翘之舞。

及因赐文官太傅、司徒以下缣各有差。

(1)月令章句曰：“东郊去邑八里，因木数也。”

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1]车旗服饰皆赤。歌朱明，八佾舞云翘之舞。

(1)月令章句曰：“南郊七里，因火数也。”

先立秋十八日，迎黄灵于中兆，祭黄帝后土。[1]车旗服饰皆黄。歌朱明，八佾舞云翘、育命之舞。[2]

(1)月令章句曰：“去邑五里，因土数也。”

(2)魏氏缪袭议曰：“汉有云翘、育命之舞，不知所出。旧以祀天，今可兼以云翘祀圆丘，兼以育命祀方泽。”

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1]车旗服饰皆白。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使谒者以一特牲先祭先虞于坛，有事，天子入囿射牲，以祭宗庙，名曰貙刘。语在礼仪志。

(1)月令章句曰：“西郊九里，因金数也。”

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1]车旗服饰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2]

(1)月令章句曰：“北郊六里，因水数也。”

(2)献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公卿迎气北郊，始复用八佾。”皇览曰：“迎礼春、夏、秋、冬之乐，又顺天道，是故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则天子迎春于东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陛(三)[八]等。青税八乘，旗旄尚青，田车载矛，号曰助天生。唱之以角，舞

之以羽翟，此迎春之乐也。自春分数四十六日，则天子迎夏于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陛(二)[七]等。赤税七乘，旗旐尚赤，田车载戟，号曰助天养。唱之以征，舞之以鼓鼗，此迎夏之乐也。自夏至数四十六日，则天子迎秋于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阶九等。白税九乘，旗旐尚白，田车载兵，号曰助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乐也。自秋分数四十六日，则天子迎冬于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阶六等。黑税六乘，旗旐尚黑，田车载甲铁鍪，号曰助天诛。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乐也。"

章帝即位，元和二年正月，诏曰："山川百神，应祀者未尽。其议增脩群祀宜享祀者。"[1]

[1]东观书，诏曰："经称'秩元祀，咸秩无文'。祭法'功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以]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财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传曰：'圣王先成民而致力于神。'又曰：'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禜之。'孝文十二年令曰：'比年五谷不登，欲有以增诸神之祀。'王制曰：'山川神只有不举者，为不敬。'今恐山山百神应典祀者尚未尽秩，其议增脩群祀宜享祀者，以祈丰年，以致嘉福，以蕃兆民。诗不云乎：'怀柔百神，及河乔岳。'有年报功，不私幸望，岂嫌同辞，其义一焉。"

二月，上东巡狩，将至泰山，道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尧于济阴成阳灵台。上至泰山，脩光武山南坛兆。辛未，柴祭天地群神如故事。壬申，宗祀五帝于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如雒阳明堂(祀)[礼]。癸酉，更告祀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显宗于明堂，各一太牢。卒事，遂觐东後。飨赐王侯群臣。因行郡国，幸鲁，祠东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1]四月，还京都。庚申，告至，祠高庙、世祖，各一特牛。又为灵台十二门作诗，各以其月祀而奏之。和帝无所增改。

[1]汉晋春秋曰："阙里者，仲尼之故宅也。在鲁城中。帝升庙西面；群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进爵而後坐。"东观书曰："祠礼毕，命儒者论难。"

安帝即位，元初六年，以尚书欧阳家说，谓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为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谓六宗易六子之气日、月、雷公、风伯、山、泽者为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于雒阳西北戌亥之地，礼比太社也。[1]

[1]月令："孟冬祈于天宗。"卢植注曰："天宗，六宗之神。"李氏家书曰："司空李合侍祠南郊，不见六宗祠，奏曰：'案尚书"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阴阳，化成万物。汉初甘泉、汾阴天地亦禋宗。孝成之时，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复祠六宗。及王莽谓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阳，制祀不道祭六宗，由是废不血食。今宜复旧制度。'制曰：'下公卿议。'五官将行弘等三十一人议可祭，大鸿胪庞雄等二十四人议不(可)当祭。上从合议，由是遂祭六宗。"六宗之义，自伏生及乎後代，各有不同，今并抄集以证其论云。虞书曰："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伏生、马融曰："万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载，非春不生，非夏不长，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禋于六宗，此之谓也。"欧阳和伯、夏侯建曰："六宗上不谓天，下不谓地，傍不谓四方，在六者之间，助阴阳变化者也。"孔安国曰："精意以享谓之禋。宗，尊也。所尊祭其祀有六：埋少牢于太昭，祭时也；相近于坎坛，祭寒暑也；王宫，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谓也。"孔丛曰，宰我问六宗于夫子，夫子荅如安国之说。臣昭以此解若果是夫子所说，则後儒无复纷然。文秉案刘歆曰："六宗谓水、火、雷、风、山、泽也。"贾逵曰："六宗谓日宗、月宗、星宗、岱宗、海宗、河宗也。"郑玄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风伯、雨师也。星，五纬也。辰谓日月所会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风师，箕也。雨师，毕也。"晋武帝初，司马绍统表驳之曰："臣以为帝在于类，则禋者非天。山川属望，则海岱非宗。宗犹包山，则望何秩焉？伏与歆、

逵失其义也。六合之间，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数，非一位之名。阴阳之说，又非义也。并五纬以为一，分文昌以为二，箕、毕既属于辰，风师、雨师复特为位，玄之失也。安国案祭法为宗，而除其天地于上，遗其四方于下，取其中以为六宗。四时寒署日月众星并水旱，所宗者八，非但六也。传曰：‘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禜之。’又曰：‘龙见而雩。’如此，禜者，祀日月星辰山川之名；雩者，周人四月祭天求雨之称也。雪霜之灾，非夫禜之所禳；雩祭之礼，非正月之所祈。周人之後说有虞之典，故于学者未尽喻也。且类于上帝，即礼天也。望于山川，禜所及也。案周礼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社稷五祀五岳，山林川泽，四方百物。又曰：‘兆五帝于四郊，四类四望亦如之。’无六宗之兆，。祭法之祭天，祭地，祭时，祭寒暑日月星，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是。有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复无六宗之文。明六宗所禋，即祭法之所及，周礼之所祀，即虞书之所宗，不宜特复立六宗之祀也。春官大宗伯之职，掌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属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属也；四方之宗者，四时五帝之属也。如此，则群神咸秩而无废，百礼徧脩而不渎，于理为通。“幽州秀才张髦又上疏曰：“烟于六宗，(礼)[祀]祖考所尊者六也。何以考之？周礼及礼记王制，天子将出，类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祢。巡狩四方，觐诸侯，归格于祖祢，用特。尧典亦曰：‘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班瑞于群後，肆觐东後。暗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一岁以周，尔乃‘归格于艺祖，用特’。臣以尚书与礼王制，同事一义，符契相合。禋于六宗，正谓祀祖考宗庙也。文祖之庙六宗，即三昭三穆也。若如十家之说，既各异义，上下违背，且没乎祖之礼。考之礼，考之祀典，尊卑失序。若但类于上帝，不禋祖祢而行，去时不(吉)[告]，归何以格？以此推之，较然可知也。礼记曰：‘夫政必本于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谓殽地，降于祖庙之谓仁义，降于山川之谓兴作，降于五祀之谓制度。’又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祭祖于庙，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傧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又曰：‘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焉；礼行于社，而百货可极焉；礼行于祖庙，而孝慈服焉；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故自郊、社、祖庙、五祀，义之脩而礼之藏也。’凡此皆孔子所以祖述尧舜，纪三代之教，著在纪典。首尾相证，皆先天地，次祖宗，而後山川群神耳。故礼祭法曰：‘七代之所更变者，禘郊宗祖。’明舜受终文祖之庙，察琁玑，考七政，审已天命之定，遂上郊庙，当义合尧典，则周公其人也。郊祀後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者也。居其位，摄其事，郊天地，供群神之礼，巡狩天下而遗其祖宗，恐非有虞之志也。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皆以案先儒之说，而以水旱风雨先五岳四渎，後祖考而次上帝，错于肆类而乱祀典，臣以十一家皆非也。“太学博士吴商，以为“禋之言烟也。三祭皆积柴而实牲体焉，以升烟而报阳，非祭宗庙之名也。郑所以不从诸儒之说者，将欲据周礼禋祀皆天神也。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凡八，而日、月并从郊，故其余为六宗也。以书‘禋于六宗’，与周礼事相符，故据以为说也。且文昌虽有大体，而星名异，其日不同，故随事祭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偏祭其第四第五，此为周礼。复不知文昌之体，而又妄引以为司中，司命。箕、毕二星，既不系于辰，且同是随事而祭之例，又无嫌于所系者”。范宁注虞书曰：“考观众议，各有说难。郑氏证据最详，是以附之。案六宗众议，未知孰是。”虞喜别论云：“地有五色，太社象之。总五为一则成六，六为地数。推校经句，阙无地祭，则祭地。”

臣昭曰：六宗纷纭，众释互起，竟无全通，亦难偏折。历辨硕儒，终未挺正。康成见宗，是多附焉。盍各尔志，宣尼所许，显其一说，亦何伤乎！窃以为祭祀之敬，莫大天地，

虞典首载，弥久弥盛，此宜学者各尽所求。臣昭谓虞喜以祭地，近得其实。而分彼五色，合五为六，又不通禋，更成疑昧。寻虞书所称“肆类于上帝”，是祭天。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极，举帝则天神斯尽，日月星辰从可知也。“禋于六宗”，是实祭地。地不言地而曰六宗，[六]是地数之中，举中是以该数，社稷等祀从可知也。天称神上，地表数中，仰观俯察，所以为异。宗者，崇尊之称，斯亦尽敬之谓也。禋也者，埋祭之言也，实瘗埋之异称，非周烟之祭也。夫置字涉神，必以今之示，今之示即古之神，所以社稷诸字，莫不以神为体。虞书不同，祀名斯隔。周礼改烟，音形两异。虞书改土，正元祭义。此焉非疑，以为可了，岂六置宗更为傍祭乎？风俗通曰：“周礼以为槱燎，祀司(命)[中]、司命，文昌上六星也。槱者，积薪燔柴也。今民犹祠司命耳，刻木长尺二寸为人像，行者署箧中，居者别作小居。齐地大尊重之，汝南诸郡亦多有者，皆祀以猪，率以春秋之月。”

延光三年，上东巡狩，至泰山，柴祭，及祠汶上明堂，如元和(三)[二]年故事。顺帝即位，脩奉常祀。

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僊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陈国苦县祠老子。九年，亲祠老子于濯龙。文罽为坛，饰淳金扣器，设华盖之坐，用郊天乐也。

校勘记

三一七八页七行天子得灵台之[礼]据汉学堂辑本礼含文嘉补。

三一七八页九行于(之)[上]班教曰明堂据殿本改。按：文选注作“谓于其上班教令曰灵台。”

三一七八页一二行其正中(焉)皆曰太庙据卢校删。

三一七八页一三行以[明]制度据卢校删。

三一七八页一四行[政]教之所由生(专)据殿本补删。

三一七八页一五行(受作)[变化]之所(自)[由]来据卢校改。

三一七八页一六行取其尊崇(矣)则曰太室据殿本删，与卢校合。

三一七八页一六行取其(堂)[向明]则曰明堂据殿本改，与卢校合。

三一七九页三行所以(大)明[大]教也据卢校乙。

三一七九页三行以周清庙论(曰)[之]据殿本改。

三一七九页六行命鲁公世(曰)[世]禘祀周公于太庙据汲本、殿本改。

三一七九页六行所以异鲁于天下[也]据殿本补。按：礼明堂位“异”作“广”。

三一七九页七行明(堂)鲁之[太]庙犹周清庙也据殿本改。按：殿本考证谓“明”下衍“堂”字，“之”下脱“太”字，俱依宋本改。

三一七九页八行天子旦入东学按：汲本、殿本“天”作“太”。

三一七九页一一行见九侯门子按：殿本作“见九侯反问于相”。

三一七九页一一行视帝节犹按：今本蔡邕集无“节”字，“犹”作“猷”。文选王融曲水诗序注引蔡邕月令论作“视帝猷”。

三一七九页一二行[东]南(门)称门西(门)[北]称闱据卢校改。

三一七九页一五行遂设三老[五更之席]位焉[言教学始之于养老由东方岁始也又]春夏学干戈据殿本补。

三一八0页一行礼记昭穆篇按：卢校改“昭”为“政”。

三一八0页四行[礼记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盖屋上圆下方此水]名曰辟雍据殿本补。

三一八0页五行(为)[荐]俘馘于京太室据殿本改。

三一八0页九行事通[文]合之义也据殿本补。

三一八0页一0行阴阳九六之变(且)[也]据殿本改。

三一八0页一0行(六)九[六]之道也据卢校乙。按：殿本考证谓“六九”何焯校本改“九六”。

三一八0页一一行以四户(九)[八]牖乘九室之数也据卢校改。

三一八0页一三行(亦)[以]应三统据卢校改。

三一八一页六行张(玽)[璠]记云据殿本改。

三一八二页四行南郊七里汲本、殿本“南郊”作“去邑”。按：下“祭黄帝后土”注云“去邑五里”，汲本、殿本“去邑”作“南郊”。

三一八二页五行车旗服饰皆黄歌朱明卢校从礼仪志改“朱明”为“帝临”。按：黄山谓武帝乐歌本别有帝临一篇，祀中央黄帝。王莽始作五郊迎气之祭，中兆迎气祭黄帝，不歌帝临而歌朱明，盖别有用意，明帝不察，妄仍之耳。说详集解。

三一八二页九行歌西皓集解引钱大昕说，谓明帝纪注引此文云歌白藏，以上下文青阳、朱明、玄冥例之，则作“白藏”为是。按：黄山谓青阳、朱明、西颢、玄冥本武帝所造郊祀乐歌，全载前书礼乐志。王莽援尔雅“秋为白藏”之文，改称西颢为白藏，後汉仍之，此特依班志用其原名耳。说详集解。

三一八二页一六行堂阶(三)[八]等据卢校改。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尚书大传作“八等”。

三一八三页二行堂阶(二)[七]等据卢校改。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尚书大传作“七等”。

三一八三页二行赤税七乘按：“七”原譌“十”，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三一八三页六行元和二年正月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章帝纪作“二月”。

三一八三页九行[以]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据汲本、殿本补。

三一八三页一0行于是乎禜之按：“禜”原譌“荣”，径改正，下同。

三一八四页一行如雒阳明堂(祀)[礼]据卢校改。按：通典、通志并作“礼”。

三一八四页一四行议不(可)当祭据卢校删。

三一八六页三行禋于六宗(礼)[祀]祖考所尊者六也据殿本改。按：张森楷校勘记谓下文亦云“祀祖考”，则“礼”字非也，当改。又按：“禋”原譌“礼”，径改正。

三一八六页五行巡狩一岁以周按：“一”原譌“万”，径改正。

三一八六页八行去时不(吉)[告]据汲本、殿本改。

三一八七页六行推校经句按：汲本、殿本“校”作“案”。

三一八七页六行众释互起按：“互”原譌“玄”，径改正。

三一八七页六行亦难偏折按：殿本“偏”作“徧”。

三一八七页一0行[六]是地数之中据卢校补。

三一八七页一0行举中是以该数按：殿本“是”作“足”。

三一八七页一一行非周烟之祭也汲本“烟”作“禋”。

三一八七页一四行司(命)[中]司命据汲本、殿本改。

三一八七页一四行行者署箧中按：殿本“署”作“置”。

三一八七页一六行如元和(三)[二]年故事“三”当作“二”，各本皆未正，今从卢校改。

志第九　祭祀下

宗庙　社稷　灵星　先农　迎春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庙于雒阳。[1]四时袷祀，高帝为太祖，文帝为太宗，武帝为世宗，如旧。余帝四时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腊，一岁五祀。三年正月，立亲庙雒阳，祀父南顿君以上至舂陵节侯。时寇贼未夷，方务征伐，祀仪未设。至十九年，盗贼讨除，戎事差息，于是五官中郎将张纯与太仆朱浮奏议：“礼，为人子事大宗，降其私亲。礼之设施，不授之与自得之异意。当除今亲庙四。孝宣皇帝以孙後祖，为父立庙于奉明，曰皇考庙，独群臣侍祠。愿下有司议先帝四庙当代亲庙者及皇考庙事。”下公卿、博士、议郎。大司徒涉等议：“宜奉所代，立平帝、哀帝、成帝、元帝庙，代今亲庙。兄弟以下，使有司祠。宜为南顿君立皇考庙，祭上至舂陵节

侯，群臣奉祠。”

时议有异，不著。上可涉等议，诏曰：“以宗庙处所未定，且祫祭高庙。其成、哀、平且祠祭长安故高庙。其南阳春陵岁时各且因故园庙祭祀。[2]园庙去太守治所远者，在所令长行太守事侍祠。[3]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号曰中宗。“于是雒阳高庙四时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其西庙成、哀、平三帝主，四时祭于故高庙。东庙京兆尹侍祠，冠衣车服如太常祠陵庙之礼。南顿君以上至节侯，皆就园庙。南顿君称皇考庙，钜鹿都尉称皇祖考庙，郁林太守称皇曾祖考庙，节侯称皇高祖考庙，在所郡县侍祠。

(1)汉旧仪曰：“故孝武庙。”古今注曰：“于雒阳校官立之。”

(2)古今注曰：“建武十八年七月，使中郎将耿遵治皇祖庙旧庐稻田。”

(3)如淳曰：“宗庙在章陵，南阳太守称使者往祭。不使侯王祭者，诸侯不得祖天子，凡临祭宗庙，皆为侍祠。”

二十六年，有诏问张纯，禘祫之礼不施行几年。纯奏：“礼，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五年再殷祭。旧制，三年一祫，毁庙主合食高庙，存庙主未尝合。元始五年，始行禘礼。父为昭，南向；子为穆，北向。父子不并坐，而孙从王父。[1]禘之为言谛。谛諟昭穆，尊卑之义。以夏四月阳气在上，阴气在下，故正尊卑之义。祫以冬十月，五谷成熟，故骨肉合饮食。祖宗庙未定，且合祭。今宜以时定。”语在纯传。上难复立庙，遂以合祭高庙为常。後以三年冬祫五年夏禘之时，但就陈祭毁庙主而已，谓之殷。太祖东面，惠、文、武、元帝为昭，景、宣帝为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时不祭。[2]光武皇帝崩，明帝即位，以光武帝拨乱中兴，更为起庙，尊号曰世祖庙。[3]以元帝于光武为穆，故虽非宗，不毁也。後遂为常。

(1)决疑要注曰：“凡昭穆，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顺也。始祖特于北，其後以次夹始祖而南，昭在西，穆在东，相对。”

(2)汉旧仪曰：“宗庙三年大祫祭，子孙诸帝以昭穆坐于高庙，诸隳庙神皆合食，设左右坐。高祖南面，幄绣帐，望堂上西北隅。帐中坐长一丈，广六尺，绣絪厚一尺，著之以絮四百斤。曲几，黄金扣器。高后右坐，亦幄帐，却六寸。白银扣器。每牢中分之，左辨上帝，右辨上後。俎余委肉积于前数千斤，名曰(惟)[堆]俎。子为昭，孙为穆。昭西面，曲屏风，穆东面，皆曲几，如高祖。馔陈其右，各配其左，坐如祖妣之法。太常导皇帝入北门。群臣陪者，皆举手班辟抑首伏。大鸿胪、大行令、九傧传曰：‘起。’复位。(而)皇帝上堂盥，侍中以巾奉觯酒从。帝进拜谒。赞飨曰：‘嗣曾孙皇帝敬再拜。’前上酒。却行，至昭穆之坐次上酒。子为昭，孙为穆，各父子相对也。毕，却西面坐，坐如乘舆坐。赞飨奉高祖赐寿，皇帝起再拜，即席以太牢之左辨赐皇帝，如祠。其夜半入行礼，平明上九遷，毕，群臣皆拜，因赐胙。皇帝出，即更衣(中)[巾]，诏罢，当从者奉承。“丁孚汉仪有桓帝祠恭怀皇后祝文曰：“孝曾孙皇帝志，使有司臣太常抚，夙兴夜处，小心畏忌，不堕其身，一不宁。敢用絜牲一元大武，柔毛刚鬣，商祭明视，芗萁嘉荐，普淖咸鹾，丰本明粢，醪用荐酎，事于恭怀皇后。尚飨。”嘏辞赐皇帝福：“恭怀皇后命工祝承致多福无疆于尔孝曾孙皇帝，使尔受禄于天，宜稼于田，眉寿万年。介尔景福，俾守尔民，勿替引之。”太常再拜，太牢左辨以致皇帝。

(3)蔡邕表志曰：“孝明立世祖庙，以明再受命祖有功之义，後嗣遵俭，不复改立，皆藏主其中。圣明所制，一王之法也。自执事之吏，下至学士，莫能知其所以两庙之意，诚宜具录本事。建武乙未、元和丙寅诏书，下宗庙仪及斋令，宜入郊祀志，永为典式。”东观书曰：“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奏议世祖庙登歌八佾舞(功)名。东平王苍议，以为‘汉制旧典，宗庙各奏其乐，不皆相袭，以明功德。秦为无道，残贼百姓，高皇帝受命诛暴，元元各得其所，万国咸熙，作武德之舞。孝文皇帝躬行节俭，除诽谤，去肉刑，泽施四海，孝景皇帝制昭德之舞。孝武皇帝功德茂盛，威震海外，开地置郡，传之无穷，孝宣皇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兴，拨乱反正，武畅方外，震服百蛮，戎狄奉贡，

宇内治平，登封告成，脩建三雍，肃穆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以兵平乱，武功盛大。歌所以咏德，舞所以象功，世祖庙乐名宜曰大武之舞。元命包曰：“缘天地之所杂乐为之文典。”文王之时，民乐其兴师征伐，而诗人称其武功。(枢)[琁]机钤曰：“有帝汉出，德洽作乐。”各与虞韶、禹夏、汤护、周武无异，不宜以名舞。睟图征曰：“大乐必易。”诗传曰：“颂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庙一章也。”汉书曰：“百官颂所登御者，一章十四句。”依书文始、五行、武德、昭真脩之舞，节损益前後之宜，六十四节为舞，曲副八佾之数。十月烝祭始御，用其文始、五行之舞如故。(勿)进武德舞歌诗曰：‘于穆世庙，肃雍显清，俊乂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骏奔来宁，建立三雍，封禅泰山，章明图谶，放唐之文。休矣推德，罔射协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诏书曰：‘骠骑将军议可。’进武德之舞如故。”

明帝临终遗诏，遵俭无起寝庙，藏主于世祖庙更衣。孝章即位，不敢违，以更衣有小别，上尊号曰显宗庙，间祠于更衣，四时合祭于世祖庙。语在章纪。[1]

章帝临崩，遗诏无起寝庙，庙如先帝故事。和帝即位不敢违，上尊号曰肃宗。後帝承尊，皆藏主于世祖庙，积多无别，是後显宗但为陵寝之号。永元中，和帝追尊其母梁贵人曰恭怀皇后，陵[曰西陵]。以窦后配食章帝，恭怀後别就陵寝祭之。和帝崩，上尊号曰穆宗。殇帝生三百余日而崩，邓太后摄政，以尚婴(孙)[孩]，故不列于庙，就陵寝祭之而已。安帝以清河孝王子即位，建光元年，追尊其祖母宋贵人曰敬隐後，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寝祭，太常领如西陵。追尊父清河孝王曰孝德皇，母曰孝德後，清河嗣王奉祭而已。安帝以谗害大臣，废太子，及崩，无上宗之奏。後以自建武以来无毁者，故遂常祭，因以其陵号称恭宗。顺帝即位，追尊其母曰恭愍後，陵曰恭北陵。就陵寝祭，如敬北陵。顺帝崩，上尊号曰敬宗。[2]冲质帝皆小崩，梁太后摄政，以殇帝故事，就陵寝祭。凡祠庙讫，三公分祭之。桓帝以河间孝王孙蠡吾侯即位，亦追尊祖考，王国奉祀。语在章和八王传。帝崩，上尊号曰威宗，无嗣。灵帝以河间孝王曾孙解犊侯即位，亦追尊祖考。语在章和八王传。灵帝时，京都四时所祭高庙五主，世祖庙七主，少帝三陵，追尊後三陵，凡牲用十八太牢，皆有副倅。故高庙三主亲毁之後，亦但殷祭之岁奉祠。[3]灵帝崩，献帝即位。初平中，相国董卓、左中郎将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无殊，而有过差，不应为宗，及余非宗者追尊三後，皆奏毁之。[4]四时所祭，高庙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

[1]东观书曰：“章帝初即位，赐东平宪王苍书曰：‘朕夙夜伏思，念先帝躬履九德，对于八政劳谦克己终始之度，比放三宗诚有其美。今迫遗诏，诚不起寝庙，臣子悲结，佥以为虽于更衣，犹宜有所宗之号，以克配功德。宗庙至重，朕幼无知，寤寐忧惧。先帝每有著述典义之事，未尝不延问王，以定厥中。愿王悉明处，乃敢安之。公卿议驳，今皆并送。及有可以持危扶颠，宜勿隐。思有所承，公无困哉。’太尉□等奏奏：‘礼，祖有功，宗有德。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号曰显宗，四时祫食于世祖庙，如孝文皇帝在高庙之礼，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苍上言：‘昔者孝文庙乐曰昭德之舞，孝武庙乐曰盛德之舞，今皆祫食于高庙，昭德、盛德之舞不进，与高庙同乐。今孝明皇帝主在世祖庙，当同乐，盛德之乐无所施；如自立庙当作舞乐者，不当与世(祖)[宗]庙盛德之舞同名，即不改作舞乐，当进武德之舞。臣愚戆鄙陋，庙堂之论，诚非所当闻所宜言。陛下体纯德之妙，奋至谦之意，猥归美于载列之臣，故不敢隐蔽愚情，披露腹心。诚知愚鄙之言，不可以仰四门宾于之议。伏惟陛下以至德当成康之隆，天下乂安刑措之时也。百性盛歌元首之德，股肱贞良，庶事宁康。臣钦仰圣化，嘉羡盛德，危颠之备，非所宜称。‘上复报曰：‘有司奏上尊号曰显宗，藏主更衣，不敢违诏。祫食世祖，庙乐皆如王议。以正月十八日始祠。仰见榱桷，俯视几筵，眇眇小子，哀惧战栗，无所奉承。爱而劳之，所望于王也。‘“谢沉书曰：“上以公卿所奏明德皇后在世祖庙坐位驳议示苍，上言：‘文、武、宣、元祖祫食高庙，皆以配，先帝所制，典法设张。大雅曰：“昭哉来御，慎其祖武。”又曰：“不愆不忘，帅由旧章。”明德皇后宜配孝明皇帝于世祖庙，

同席而供馔。’”⑵东观书曰：“有司奏言：‘孝顺皇帝弘秉圣哲，龙兴统业，稽干则古，钦奉鸿烈。宽裕晏晏，宣恩以极，躬自菲薄，以崇玄默。遗诏贻约，顾念万国。衣无制新，玩好不饰。茔陵损狭，不起寝庙，遵履前制，敬口慎终，有始有卒。孝经曰：“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诗云：“敬慎威仪，惟民之则。”臣请上尊号曰敬宗庙。天子世世献奉，藏主祫祭，进武德之舞，如祖宗故事。’露布奏可。”

⑶决疑要注曰：“毁庙主藏庙外户之外，西牖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有笥，以盛主。亲尽则庙毁，毁庙之主藏于始祖之庙。一世为祧，祧犹四时祭之。二世为坛，三世为墠，四世为鬼，祫乃祭之，有祷亦祭之。祫于始祖之庙，祷则迎主出，陈于坛墠而祭之，事讫还藏故室。迎送皆跸，礼也。”

⑷袁山松书载邕议曰：“汉承亡秦灭学之後，宗庙之制，不用周礼。每帝即(位)世，辄立一庙，不止于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毁。[孝]元皇帝时，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贡禹始建大议，请依典礼。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为宗不毁。孝宣尊崇孝武，(历)[庙]称世宗。中正大臣夏侯胜等犹执异议，不应为宗。至孝成皇帝，议犹不定。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据不可毁，上从其议。古人据正重顺，不敢私其君[父]，若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乱，光武皇帝受命中兴，庙称世祖。孝明皇帝圣德聪明，政参文、宣，庙称显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博大，庙称肃宗。(皆)[比]方前世，得礼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衅，权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亲而已。臣下懦弱，莫能执夏侯之直。今圣朝尊古复礼，以求厥中，诚合(礼议)[事宜]。元帝世在第八，光武世在第九，故以元帝为考庙，尊而奉之。孝明遵述，亦不敢毁。孝和以下，穆宗、[恭宗、敬宗]、威宗之号皆[宜]省去。五年而再殷，合食于太祖，以遵先典。”议遂施行。

古不墓祭，汉诸陵皆有园寝，承秦所为也。说者以为古宗庙前制庙，後制寝，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寝也。月令有“先荐寝庙”，诗称“寝庙弈弈”，言相通也。庙以藏主，以四时祭。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荐新物。秦始出寝，起于墓侧，汉因而弗改，故陵上称寝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寝之意也。建武以来，关西诸陵以转久远，但四时特牲祠；帝每幸长安谒诸陵，乃太牢祠。自雒阳诸陵至灵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气伏腊及四时祠。庙日上饭，太官送用物，园令、食监典省，其亲陵所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严具。[1]

⑴蔡邕表志曰：“宗庙迭毁议奏，国家[大]体，班固录汉书，乃置韦贤传末。臣以问胡广，广以为实宜在郊祀志，去中鬼神仙道之语，取贤传宗庙事寘其中，既合孝明旨，又使祀事以类相从。”臣昭曰：国史明乎得失者也。至如孝武皇帝淫祀妄祭，举天下而从焉，疲耗苍生，费散国畜，後王深戒，来世宜惩，志之所取，于焉斯允。不先宗庙，诚如广论；悉去仙道，未或易罔也。

建武二年，立太社稷于雒阳，在宗庙之右，[1]方坛，[2]无屋，有墙门而已。[3]二月八月及腊，一岁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4]孝经援神契曰：“社者，土地之主也。稷者，五谷之长也。”[5]礼记及国语皆谓共工氏之子曰句龙，为后土官，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谷疏，自夏以上祀以为稷，至殷以柱久远，而尧时弃为後稷，亦植百谷，故废柱，祀弃为稷。[6]大司农郑玄说，古者官有大功，则配食其神。故句龙配食于社，弃配食于稷。[7]郡县置社稷，太守、令、长侍祠，牲用羊豕。唯州所治有社无稷，以其使官。古者师行平有载社主，不载稷也。[8]国家亦有五祀之祭，有司掌之，其礼简于社稷云。[9]

⑴马融周礼注曰：“社稷在右，宗庙在左。或曰，王者五社，太社在中门之外，惟松；东社八里，惟柏；西社九里，惟栗；南社七里，惟梓；北社六里，惟槐。”礼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阴气也。”王肃注曰：“五行之主也，能吐生百谷者也。”马昭曰：“列为五官，直一行之名耳，自不专主阴气。阴气地可以为之主，曰五行之主也；若社则为五行之主，何复言社稷五祀乎？土自列于五祀，社亦自复有祀，不得同也。”昭又曰：

“土地同也，焉得有二。书曰‘禹敷土’。又曰‘句龙能平九土’。九土，九州之土。地官是五行土官之名耳。”

⑵白虎通曰：“春秋文义，天子社广五丈，诸侯半之。其色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黄金。故将封东方诸侯，取青土，苴以白茅，各取其面以为封社，明土谨敬絜净也。祭社有乐乎？礼记曰：‘乐之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独断曰：“天子太社，封诸侯者取其土，苞以白茅授之，以立社其国，故谓之受茅土。汉兴，唯皇子封为王者得茅土，其它功臣以户数租入为节，不受茅土，不立社也。”

⑶礼记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也。”卢植曰：“谓无屋。”

⑷礼记曰：“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故教民美报焉。家主中溜而国主社，示本也。”卢植曰：“诸主祭以土地为本也。中溜，其神后土，即句龙也。既祀于社，又祀中溜。“古今注曰：“建武二十一年二月乙酉，徙立社稷上东门内。”汉旧仪“使者监祠，南向立，不拜”也。

⑸月令章句曰：“稷秋夏乃熟，(熟)历四时，备阴阳，谷之贵者。”

⑹案前志，立官社以夏(为)[禹]配，王莽奏立官稷，後稷配也。

⑺白虎通曰：“天者所以有社稷何？为天下求福报功。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徧敬；五谷众多，不可一一而祭。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阴阳中和之气，而用又多，故稷为长也。岁再祭之何？春求秋报也。祭社稷以三牲，重功也。天子社稷皆太牢，诸侯社稷皆少牢。王者诸侯所以俱两社何？俱有土之君也。故礼三正记曰：‘王者二社，为天下立社曰太社，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自为立社曰侯社。太社为天下报功，王社为京师报功也。’”孔口云：“周祀一社一稷，汉及魏初亦一社一稷，至景初中，既立帝社二社，二社到于今是祀，而後诸儒论之，其文众矣。”

⑻自汉诸儒论句龙即是社主，或云是配，其议甚众。後荀彧问仲长统以社所祭者何神也？统荅所祭者土神也。侍中邓义以为不然而难之，彧令统荅焉。统荅(彧且以)义曰：“前见逮及，敢不敬对。退熟惟省，郊社之祭，国之大事，诚非学浅思薄者所宜兴论重复，亦以邓君难，事有先渐，议则既行，可谓辞而不可得，因而不可已者也。屯有经纶之义，睽有同异之辞，归乎建国立家，通志断类也。意则欲广其微以宗实，备其论以求真，先难而後易，出异而归同乎？难曰：社祭土，主阴气，正所谓句龙土行之官，为社则主阴明矣，不与记说有违错也？荅曰：今记之言社，辄与郊连，体有本末，辞有上下，谓之不错不可得。礼运曰：‘政必本于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谓殽地，参于天地，并于鬼神。’又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家主中溜，国主社，示本也。’相此之类，元尚不道配食者也。主以为句龙，无乃失欤？难曰：信(而)[如]此，所言土尊，故以为首，在于上宗伯之体，所当列上下之口。上句当言天神、地只、人鬼，何反先人而後地？上文如此，至下何以独不可，而云社非句龙，当为地哉？荅曰：此形成著体，数自上来之次言之耳，岂足(怀)[据]使从人鬼之例邪？三科之祭，各指其体。今独擿出社稷，以为但句龙有烈山氏之子，恐非其本意也。案记言社土，而云何得之为句龙，则传虽言祀句龙为社，亦何嫌，反独不可谓之配食乎？祭法曰：‘周人禘喾，郊稷，祖文王，宗武王。’皆以为配食者，若复可须，谓之不祭天乎？备读传者则真土，独据记者则疑句龙，未若交错参伍，致其义以相成之为善也。难曰：再特于郊牛者，後稷配故也。‘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所以用二牲者，立社位祀句龙，缘人事之也。如此，非祀地明矣。以宫室新成，故立社耳。又曰‘军行载社’者，当行赏罚，明不自专，故告祖而行赏，造社而行戮。二主明皆人鬼，人鬼故以告之。必若所云，当言载地主于斋车，又当言用命赏于天，不用命戮于地，非其谓也。所以有

死社稷之义者，凡赐命受国，造建宫室，无不立社。是奉言所受立，不可弃捐苟免而去，当死之也。易句龙为其社，传有见文；今欲易神之相，令记附食，宜明其征。祀国大事，不可不重。据经依传，庶无咎悔。荅曰：郊特牲者，天至尊，无物以称专诚，而社稷太牢者，土于天为卑，缘人事以牢祭也。社礼今亡，并特之义未可得明也。昭告之文，皆于天地，(可)[何]独人鬼？此言则未敢取者也。郊社之次，天地之序也。今使句龙载冒其名，耦文于天，以度言之，不可谓安矣。土者，人所依以(国)[固]而最近者也。故立以为守祀，居则事之时，军则告之以行戮，自顺义也。何为当平于社，不言用命赏于天乎？帝王两仪之参，宇中之莫尊者也。而盛一官之臣，以为土之贵神，置之宗庙之上，接之郊禘之次，俾守之者有死无失，何圣人制法之参差，用礼之偏颇？其列在先王人臣之位，其于四官，爵侔班同，比之司徒，于数居二。纵复令王者不同，礼仪相变，或有尊之，则不过当。若五卿之与冢宰，此坐之上下，行之先後耳。不得同祖与社，言俱坐处尊位也。周礼为礼之经，而礼记为礼之传，案经传求索见文，在于此矣。钧之两者未知孰是。去本神而不祭，与贬句龙为土配，比其轻重，何谓为甚？经有条例，记有明义，先儒未能正，不可称是。(钧)[钧]校典籍，论本考始，矫前易故，不从常说，不可谓非。孟轲曰：'予岂好辩哉，乃不得已也。'郑司农之正，此之谓也。"

⑼五祀：门、户、井、灶、中溜也。韦昭曰："古者穴居，故名室中为中溜也。"

汉兴八年，有言周兴而邑立後稷之祀，于是高帝令天下立灵星祠。[1]言祠後稷而谓之灵星者，以後稷又配食星也。旧说，星谓天田星也。一曰，龙左角为天田官，主谷。[2]祀用壬辰位祠之。壬为水，辰为龙，就其类也。牲用太牢，县邑令长侍祠。[3]舞者用童男十六人。[4]舞者象教田，初为芟除，次耕种、芸耨、驱爵及获刈、舂簸之形，象其功也。[5]

⑴三辅故事："长安城东十里有灵星祠。"

⑵张晏曰："农祥晨见而祭也。"

⑶汉旧仪曰："古时岁再祠灵星，(灵星)春秋(之太)[用少]牢礼也。"

⑷服虔、应劭曰："十六人，即古之二羽也。"

⑸古今注曰："元和三年，初为郡国立[社]稷，及祠(社)灵星礼(器)也。"

县邑常以乙未日祠先农于乙地，以丙戌日祠风伯于戌地，以己丑日祠雨师于丑地，用羊豕。

立春之日，皆青幡帻，迎春于东郭外。令一童男冒青巾，衣青衣，先在东郭外野中。迎春至者，自野中出，则迎者拜之而还，弗祭。三时不迎。

论曰：臧文仲祀爰居，而孔子以为不知。汉书郊祀志著自秦以来迄于王莽，典祀或有未脩，而爰居之类众焉。世祖中兴，蠲除非常，脩复旧祀，方之前事邈殊矣。尝闻儒言，三皇无文，结绳以治，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然犹未有金玉银铜之器也。[1]自上皇以来，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封者，谓封土为坛，柴祭告天，代兴成功也。礼记所谓"因名山升中于天"者也。易姓则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袭也。继世之王巡狩，则脩封以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由好僊信方士之言，造为石检印封之事也。所闻如此。虽诚天道难可度知，然其大较犹有本要。天道质诚，约而不费者也。故牲(有)[用]犊，器用陶匏，殆将无事于检封之间，而乐难攻之石也。[2]且唯封为改代，故曰岱宗。夏康、周宣，由废复兴，不闻改封。世祖欲因孝武故封，实继祖宗之道也。而梁松固争，以为必改。乃当夫既封之後，未有福，而松卒被诛死。虽罪由身，盖亦诬神之咎也。且帝王所以能大显于後者，实在其德加于民，不闻其在封矣。[3]言天地者莫大于易，易无六宗在中之象。若信为天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比太社，又为失所，难以为诚矣！

⑴臣昭曰：禹会群臣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故已贽不同，圆方异等。周礼天地四方，璧、琮、琥、璋各有其玉，而云未有其器，斯亦何哉？

⑵臣昭曰：玉贵五德，金存不朽。有告有文，何败题刻。告厥成功，难可知者。

⑶臣昭曰：功成道懋，天下被化，德敷世治，所以登封。封由德兴，兴封所以成德。昭告师天，递以相感。若此论可通，非乎七十二矣。

赞曰：天地禋郊，宗庙享祀，咸秩无文，山川具止。淫乃国紊，典惟皇纪。肇自盛敬，孰崖厥始？

校勘记

三一九三页九行下公卿博士议郎按：卢文弨谓下当有“议”字。

三一九五页七行名曰(惟)[堆]组按：卢校“惟”改“帷”，孙星衍校汉旧仪作“堆”，今据孙校改。

三一九五页八行各配其左按：殿本“左”作“祖”。

三一九五页九行复位(而)皇帝上堂盥据卢校删。

三一九五页一二行即更衣(中)[巾]据孙校汉旧仪改。

三一九六页三行公卿奏议世祖庙登歌八佾舞(功)名据卢校删。

三一九六页八行元命包曰缘天地之所杂乐为之文典按：卢文弨谓文有误，案御览五百六十六引云“作乐者必反天下之始乐于己为本”。

三一九六页八行文王之时按：卢云“文”疑当作“武”。

三一九六页九行(枢)[琁]机钤曰按：钱大昕谓“枢”当作“琁”。卢文弨谓当作“旋”，李善注文选东都赋引作“璇”。今依钱说改。

三一九六页一一行依书文始五行武德昭真脩之舞按：卢校删“昭真脩”三字，谓此三字疑衍。聚珍本东观汉记作“依书文始五行武德昭德盛德脩之舞”。

三一九六页一二行(勿)进武德舞歌诗曰卢云“勿”字疑衍。今据删。

三一九六页一四行进武德之舞如故按：卢云似有脱文，“故”下疑当有“事”字。

三一九七页二行陵[曰西陵]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当云“陵曰西陵”，史脱去三字。今据补。

三一九七页四行以尚婴(孙)[孩]据卢校改。按：袁纪作“孩”。

三一九八页七行不当与世(祖)[宗]庙盛德之舞同名据卢校改。按：卢云“祖”字譌，世宗谓武帝也。

三一九八页一0行百姓盛歌元首之德汲本“百姓”作“陛下”。按：黄山谓书称“帝庸作歌”，歌本自帝倡之，而群臣和之。盛歌元首之德谓章帝之倡德于上，同符帝舜也。作“百姓”转似未合。

三一九八页一三行昭哉来御慎其祖武按：殿本考证杭世骏谓“昭兹来许，绳其祖武”，大雅文也。以“兹”为“哉”，汉碑有之。以“许”为“御”，以“绳”为“慎”，非有避讳，不知何自。

三一九九页五行每帝即(位)世辄立一庙据卢校删。按：王先谦谓袁纪无“位”字，是。

三一九九页六行[孝]元皇帝时王先谦谓邕集有“孝”字，是。今据补。

三一九九页六行始建大议请依典礼惠栋依邕集校正为“始建斯议，罢黜典礼”。

王先谦亦谓集作“始建斯议，罢黜典礼”。又谓袁纪“议”作“义”。按：海原阁本蔡中郎集不仅无此两句，且自“孝元皇帝时”至“不应为宗”一段文字亦与此注多异同。

三一九九页七行孝宣尊崇孝武(历)[庙]称世宗据卢校改。

三一九九页八行据不可毁王先谦谓袁纪作“据经传义，谓不可毁”。今按：海原阁本蔡中郎集亦作“据经传义，谓不可毁”。

三一九九页八行古人据正重顺王先谦谓邕集“顺”作“慎”，袁纪作“古人考据慎重”。按：海原阁本蔡中郎集亦作“古人考据慎重”。

三一九九页八行不敢私其君[父]若此其至也据卢校补。王先谦谓袁纪“君”下有“父”字，邕集“若”作“如”，“至”下有“者”字。按：海原阁本蔡中郎集亦作“不敢私其君父若此其至也”。

三一九九页一0行(皆)[比]方前世据卢校改。王先谦谓袁纪“皆”作“比”。

按：海原阁本蔡中郎集作“比方前事”。

三一九九页一０行莫能执夏侯之直王先谦谓邕集作“莫能执正夏侯之义，故遂僭滥，无有防限”。按：海原阁本蔡中郎集作“莫能执夏侯之直，故遂衍溢，无有方限”。

三一九九页一一行尊古复礼王先谦谓邕集作“遵复古礼”。

三一九九页一一行诚合(礼议)[事宜]据卢校改。王先谦谓邕集“礼议”作“事宜”。

三一九九页一二行孝明遵述王先谦谓袁纪“遵”作“尊”，邕集“遵述”作“因循”。今按：海原阁本蔡中郎集作“孝明遵制”。

三一九九页一二行穆宗[恭宗敬宗]威宗之号皆[宜]省去据卢校补。按：海原阁本蔡中郎集作“穆宗、敬宗、恭宗之号皆宜省去”，脱威宗，恭宗、敬宗误倒。又按：通典、通考并作“穆宗、威宗之号皆宜省去”。

三一九九页一二行合食于太祖按：汲本、殿本“合”作“袷”。

三二００页二行庙日上饭按：校补谓“庙”疑“朝”之误。

三二００页三行陈严具惠栋谓“严”汉官仪作“庄”。今按：东汉讳庄为严。钱大昕谓装古文本作庄，陈严具即陈装具也。

三二００页四行国家[大]体据汲本、殿本补。

三二００页四行乃置韦贤传末按：“乃”原譌“及”，径改正。

三二００页四行臣以问胡广按：“问”原譌“闻”，径改正。

三二００页八行立太社稷于雒阳按：汲本、殿本“太”作“大”。

三二０一页四行马昭曰殿本考证谓诸本皆作“马口”，何焯校本改“臣昭”。按：汲本亦作“马昭”，何改“臣昭”，不知何据。

三二０一页七行春秋文义通典引作“春秋大义”。按：陈立白虎通疏证谓案汉志亦无春秋大义，未知出何书，卢文弨疑为亦出尚书逸篇，御览引作“佚礼”，或可从也。

三二０一页一五行稷秋夏乃熟(熟)据汲本、殿本删。

三二０一页一六行立官社以夏(为)[禹]配据汲本、殿本改。

三二０二页七行统荅(彧且以)义曰据汲本、殿本删。

三二０二页一四行信(而)[如]此据汲本、殿本改。

三二０二页一六行岂足(怀)[据]使从人鬼之例邪据汲本、殿本改。

三二０三页八行(可)[何]独人鬼据汲本、殿本改。

三二０三页一０行人所依以(国)[固]而最近者也据殿本、集解本改。

三二０三页一一行接之郊禘之次按：“郊禘”原倒，径据汲本、殿本乙正。

三二０三页一六行(钧)[钩]校典籍据汲本、殿本改。

三二０四页八行古时岁再祠灵星(灵星)春秋(之太)[用少]牢礼也据卢校删改。

三二０四页一０行初为郡国立[社]稷及祠(社)灵星礼(器)也据卢校改。

三二０五页五行然犹未有金玉银铜之器也按：汲本、殿本“犹”作“而”。

三二０五页九行故牲(有)[用]犊据卢校改。

三二０六页三行何败题刻汲本、殿本“败”作“敢”。按：疑“取”字之譌。

志第十　天文上

王莽三　光武十二

易曰：“天垂象，圣人则之。庖牺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象于天，谓日月星辰。观法于地，谓水土州分。形成于下，象见于上。故曰天者北辰星，合元垂耀建帝形，运机授度张百精。三阶九列，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斗、衡、太微、摄提之属百二十官，二十八宿各布列，下应十二子。天地设位，星辰之象备矣。(1)

(1)星经曰："岁星主泰山，徐州、青州、兖州。荧惑主霍山，杨州、荆州、交州。镇星主嵩高山，豫州。太白主华阴山，凉州、雍州、益州。辰星主恒山，冀州、幽州、并州。岁星主角、亢、氐、房、心、尾、箕。荧惑主舆鬼、柳、七星、张、翼、轸。镇星主东井。太白主奎、娄、胃、昴、毕、觜、参。辰星主斗、牛、女、虚、危、室、壁。琁、玑者，谓北极星也。玉衡者，谓斗九星也。玉衡第一星主徐州，常以五子日候之，甲子为东海，丙子为琅邪，戊子为彭城，庚子为下邳，壬子为广陵，凡五郡。第二星主益州，常以五亥日候之，乙亥为汉中，丁亥为永昌，己亥为巴郡、蜀郡、牂牁，辛亥为广汉，癸亥为犍为，凡七郡。第三星主冀州，常以五戌日候之，甲戌为魏郡、勃海，丙戌为安平，戊戌为钜鹿、河间，庚戌为清河、赵国，壬戌为恒山，凡八郡。第四星主荆州，常以五卯日候之，乙卯为南阳，己卯为零陵，辛卯为桂阳，癸卯为长沙，丁卯为武陵，凡五郡。第五星主兖州，常以五辰日候之，甲辰为东郡、陈留，丙辰为济北，戊辰为山阳、泰山，庚辰为济阴，壬辰为东平、任城，凡八郡。第六星主扬州，常以五巳日候之，乙巳为豫章，辛巳为丹阳，己巳为庐江，丁巳为吴郡、会稽，癸巳为九江，凡六郡。第七星为豫州，常以五午日候之，甲午为颍川，壬午为梁国，丙午为汝南，戊午为沛国，庚午为鲁国，凡五郡。第八星主幽州，常以五寅日候之，甲寅为玄菟，丙寅为辽东、辽西、渔阳，庚寅为上谷、代郡，壬寅为广阳，戊寅为涿郡，凡八郡。第九星主并州，常以五申日候之，甲申为五原、雁门，丙申为朔方、云中，戊申为西河，庚申为太原、定襄，壬申为上党，凡八郡。琁、玑、玉衡占色，春青黄，夏赤黄，秋白黄，冬黑黄。此是常明；不如此者，所向国有兵殃起。凡有六十郡，九州所领，自有分而名焉。"

三皇迈化，协神醇朴，谓五星如连珠，日月若合璧。化由自然，民不犯慝。至于书契之兴，五帝是作。轩辕始受河图□苞授，规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书自黄帝始。至高阳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时羲仲、和仲，[1]夏有昆吾，汤则巫咸，周之史佚、苌弘，宋之子韦，楚之唐蔑，鲁之梓慎，郑之裨灶，魏石申夫，[2]齐国甘公，皆掌天文之官。仰占俯视，以佐时政，步变擿微，通洞密至，采祸福之原，覩成败之势。秦燔诗书，以愚百姓，六经典籍，残为灰炭，星官之书，全而不毁。故秦史书始皇之时，彗孛大角，大角以亡，有大星与小星□于宫中，是其废亡之征。至汉兴，景、武之际，司马谈，谈子迁，以世黎氏之後，为太史令，迁著史记，作天官书。成帝时，中垒校尉刘向，广洪范灾条作五纪皇极之论，以参往行之事。孝明帝使班固□汉书，而马续述天文志。[3]今绍汉书作天文志，起王莽居摄元年，迄孝献帝建安二十五年，二百一十五载。言其时星辰之变，表象之应，以显天戒，明王事焉。[4]

(1)尚书曰："帝在琁玑玉衡，以齐七政。"孔安国曰："在，察也。琁，美玉也。玑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运转者。七政，日月五星各异政。舜察天文，齐七政也。"

(2)或云石申父。

(3)谢沉书曰："蔡邕撰建武已後，星验著明，以续前志，谯周接继其下者。"

(4)臣昭以张衡天文之妙，冠绝一代。所著灵宪、浑仪，略具辰耀之本，今写载以备其理焉。灵宪曰："昔在先王，将步天路，用(之)[定]灵轨，寻绪本元。先准之于浑体，是为正仪立度，而皇极有逌建也，枢运有逌稽也。乃建乃稽，斯经天常。圣人无心，因兹以生心，故灵宪作兴。曰：太素之前，幽清玄静，寂漠冥默，不可为象，厥中惟虚，厥外惟无。如是者永久焉，斯谓溟涬，盖乃道之根也。道根既建，自无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并气同色，浑沌不分。故道志之言云：'有物浑成，先天地生。'其气体固未可得而形，其迟速固未可得而纪也。如是者又永久焉，斯为庬鸿，盖乃道之干也。道干既育，有物成体。于是元气剖判，刚柔始分，清浊异位。天成于外，地定于内。天体于阳，故圆以动；地体于阴，故平以静。动以行施，静以合化，堙郁构精，时育庶类，斯谓太元，盖乃道之实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情性万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纪。于是人之精者作圣。

实始纪纲而经纬之。八极之维，径二亿三万二千三百里，南北则短减千里，东西则广增千里。自地至天，半于八极，则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则是浑已。将覆其数，用重钩股，悬天之景，薄地之义，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过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谓也。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天有两仪，以儛道中。其可覩，枢星是也，谓之北极。在南者不著，故圣人弗之名焉。其世之遂，九分而减二。阳道左回，故天运左行。有验于物，则人气左羸，形左缭也。天以阳回，地以阴淳。是故天致其动，禀气舒光；地致其静，承施候明。天以顺动，不失其中，则四序顺至，寒暑不减，致生有节，故品物用生。地以灵静，作合承天，清化致养，四时而後育，故品物用成。凡至大莫如天，至厚莫若地。(地)至质者曰地而已。至多莫若水，水精为汉，汉用于天而无列焉，思次质也。地有山狱，以宣其气，精种为星。星也者，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跱，各有逌属。紫宫为皇极之居，太微为五帝之廷。明堂之房，大角有席，天市有坐。苍龙连蜷于左，白虎猛据于右，朱雀奋翼于前，灵龟圈首于後，黄神轩辕于中。六扰既畜，而狼蚖鱼鼈罔有不具。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于是备矣。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其径当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广二百四十二分之一。日者，阳精之宗。积而成鸟，象乌而有三趾。阳之类，其数奇。月者，阴精之宗。积而成兽，象兔。阴之类，其数耦。其後有冯焉者。羿请无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之以奔月。将往，枚筮之于有黄，有黄占之曰：‘吉。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毋惊毋恐，後其大昌。’姮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蠩。夫日譬犹火，月譬犹水，火则外光，水则含景。故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也。众星被耀，因水转光。当日之冲，光常不合者，蔽于(他)[地]也。是谓闇虚。在星星微，月过则食。日之薄地，其明也。繇暗视明，明无所屈，是以望之若火。方于中天，天地同明。繇明瞻暗，暗还自夺，故望之若水。火当夜而扬光，在昼则不明也。月之于夜，与日同而差微。星则不然，强弱之差也。众星列布，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为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谓之北斗。动变挺占，寔司王命。四布于方，为二十八宿。日月运行，历示吉凶，五纬经次，用告祸福，则天心于是见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为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微星之数，盖万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系命。不然，何以总而理诸！夫三光同形，有似珠玉，神守精存，丽其职而宣其明；及其衰，神歇精斁，于是乎有陨星。然则奔星之所坠，至[地]则石[矣]。文曜丽乎天，其动者七，日、月、五星是也。周旋右回。天道者，贵顺也。近天则迟，远天则速，行则屈，屈则留回，留回则逆，逆则迟，迫于天也。行迟者觌于东，觌于东属阳，行速者觌于西，觌于西属阴，日与月此配合也。摄提、荧惑、地候见晨，附于日也。太白、辰星见囗，附于月也。二阴三阳，参天两地，故男女取焉。方星巡镇，必因常度，苟或盈缩，不逾于次。故有列司作使，曰老子四星，周伯、王逢、芮各一，错乎五纬之间，其见无期，其行无度，寔妖经星之所，然後吉凶宣周，其祥可尽。“蔡邕表志曰：“言天体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浑天。宣夜之学绝无师法。周髀数术具存，考验天状，多所违失，故史官不用。唯浑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台铜仪，则其法也。立八尺圆体之度，而具天地之象，以正黄道，以察发敛，以行日月，以步五纬。精微深妙，万世不易之道也。官有其器而无本书，前志亦阙而不论。臣求其旧文，连年不得。在东观，以治律未竟，未及成书，案略求索。窃不自量，卒欲寝伏仪下，思惟精意，案度成数，扶以文义，润以道术，著成篇章。罪恶无状，投畀有北，灰灭雨绝，世路无由。宜博问群臣，下及岩穴，知浑天之意者，使述其义，以裨天文志。撰建武以来星变彗孛占验著明者续其後。”

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张，东南行五日不见。孛星者，恶气所生，为乱兵，[1]其所以孛德。孛德者，乱之象，不明之表。又参然孛焉，兵之类也，故名之曰孛。孛之为言，犹有所伤害，

有所妨蔽。或谓之彗星，所以除秽而布新也。[2]张为周地。星孛于张，东南行即翼、轸之分。翼、轸为楚，是周、楚地将有兵乱。後一年正月，光武起兵舂陵，会下江、新市贼张卬、王常及更始之兵亦至，俱攻破南阳，斩莽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等，杀其士众数万人。更始为天子，都雒阳，西入长安，败死。光武兴于河北，复都雒阳，居周地，除秽布新之象。

(1)星占曰："其国内外用兵也。"

(2)宋均注钩命决曰"彗，五彗也。苍则王侯破，天子苦兵。赤则贼起，强国恣。黄则女害色，权夺于后妃。白则将军逆，二年兵大作。黑则水精贼，江河决，贼处处起"也。韩扬占曰："其象若竹彗、树木条，长短无常。其长大见久，灾深；短小见不久，灾狭。"晏子春秋曰："齐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骞攘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气，风雨不时，彗星之出，天为民之乱见之。'"又一曰："景公彗星出而泣，晏子问之。公曰：'寡人闻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国君当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国，我是以悲。'晏子曰：'君之行义(固应)[回邪]，无德于国。穿(开)[陂]池，则欲其深以广也，为台榭则欲其高且大也。赋敛如撝夺，诛戮如仇雠。自是观之，孛又将出。彗星之出，庸何(巨)[惧]乎？'"案：如晏子之言，孛之与彗，如似匪同。

四年六月，汉兵起南阳，至昆阳。莽使司徒王寻、司空王邑将诸郡兵，号曰百万众，已至者四十二万人；能通兵法者六十三家，皆为将帅，持其图书器械。军出关东，牵从群象虎狼猛兽，放之道路，以示富强，用怖山东。至昆阳山，作营百余，围城数重，或为冲车以撞城，为云车高十丈以瞰城中，弩矢雨集，城中负户而汲。求降不听，请出不得。二公之兵自以必克，不恤军事，不协计虑。莽有覆败之变见焉。昼有云气如坏山，堕军上，军人皆厌，所谓营头之星也。占曰："营头之所堕，其下覆军，流血三千里。"[1]是时光武将兵数千人赴救昆阳，奔击二公兵，并力猋发，号呼声动天地，虎豹惊怖败振。会天大风，飞屋瓦，雨如注水。二公兵乱败，自相贼，就死者数万人。竞赴溢水，死者委积，溢水为之不流。杀司徒王寻。军皆散走归本郡。王邑还长安，莽败，俱诛死。营头之变，覆军流血之应也。

(1)袁山松书曰："怪星昼行，名曰营头，行振大诛也。"

四年秋，太白在太微中，烛地如月光。太白为兵，太微为天廷。太白赢而北入太微，是大兵将入天子廷也。是时莽遣二公之兵至昆阳，已为光武所破。莽又拜九人为将军，皆以虎为号。九虎将军至华阴，皆为汉将邓晔、李松所破。进攻京师，仓将军韩臣至长门。十月戊申，汉兵自宣平城门入。二日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张鱼等数千人起兵攻莽，烧作室[门]，斧敬法闼。商人杜吴杀莽渐台之上，校尉公宾就斩莽首。大兵蹈藉宫廷之中。仍以更始入长安，赤眉贼立刘盆子为天子，皆以大兵入宫廷，是其应也。

光武[1]建武九年七月乙丑，金犯轩辕大星。十一月乙丑，金又犯轩辕。[2]轩辕者，後宫之官，大星为皇后，金犯之为失势。是时郭后已失势见疏，後废为中山太后，阴贵人立为皇后。

(1)古今注曰："建武六年九月丙戌，月犯太微西藩。十一月辛亥，月犯轩辕。

七年九月庚子，土入鬼中。"汉史："镇星逆行舆鬼，女主贵亲有忧。"巫咸曰："有土功事。"是岁太白经太微。八年四月辛未，月犯房第二星，光芒不见。

九年正月乙卯，金犯娄南星。甲子，月犯轩辕第二星，壬寅，犯心大星。七月戊辰，月并犯昴。黄帝星占："土犯鬼，皇后有忧，失亡其势。"河图："月犯房，天子有忧，四足之虫多死。"汉史曰："其国有忧，将军死。"又案严光传，光与帝卧，足加帝腹上，太史奏客星犯帝坐甚急。

(2)孟康曰："犯，七寸以内光芒相及也。"韦昭曰："自下往触之曰犯。"

十年三月癸卯，流星如月，从太微出，入北斗魁第六星，色白。旁有小星射者十余枚，灭则有声如雷，食顷止。[1]流星为贵使，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太微天子廷，北斗魁主杀。星从太微出，抵北斗魁，是天子大使将出，有所伐杀。[2]十二月己亥，大流星如缶，出柳西南行入轸。且灭时，分为十余，如遗火状。须臾有声，隐隐如雷。柳为周，轸为秦、蜀。大流星出柳入轸者，是大使从周入蜀。是时光武帝使大司马吴汉发南阳卒三万人，乘船泝江而上，击蜀白帝公孙述。[3]又命

将军马武、刘尚、郭霸、岑彭、冯骏平武都、巴郡。十二年十月，汉进兵击述从弟卫尉永，遂至广都，杀述女婿史兴。威虏将军冯骏拔江州，斩述将田戎。吴汉又击述大司马谢丰，斩首五千余级。臧宫破涪，杀述弟大司空恢。十一月丁丑，汉护军将军高午刺述洞�，其夜死。明日，汉入屠蜀城，诛述大将公孙晃、延岑等，所杀数万人，夷灭述妻宗族万余人以上。是大将出伐杀之应也。其小星射者，及如遗火分为十余，皆小将随从之象。有声如雷隐隐者，兵将怒之征也。

(1)孟康曰："流星，光迹相连也，绝迹而去为飞也。"

(2)古今注曰："正月壬戌，月犯心後星。闰月庚辰，火入舆鬼，过轸北。庚申，月在斗，赤如丹者也。"

(3)臣昭曰：述虽以白承黄，而此遂号为白帝，于文繁长，书例未通。

十二月年正月[1]己未，小星流百枚以上，或西北，或正北，或东北，二夜止。(2)六月戊戌晨，小流星百枚以上，四面行。小星者，庶民之类。流行者，移徙之象也。或西北，或东北，或四面行，皆小民流移之征。是时西北讨公孙述，北征卢芳。匈奴助芳侵边，汉遣将军马武、骑都尉刘纳、阎兴军下曲阳、临平、呼沱，以备胡。匈奴入河东，中国未安，米谷荒贵，民或流散。後三年，吴汉、马武又徙鴈门、代郡、上谷、关西县吏民六万余口，置常[山]关、居庸关以东，以避胡寇。是小民流移之应。[3]

(1)古今注曰："丁丑，月乘轩辕大星。"

(2)古今注曰："二月辛亥，月入氐，晕珥围角、亢、房。"

(3)古今注曰："其年七月丁丑，月犯昴头两星。八月辛酉，水见东方翼分。

九月甲午，火犯舆鬼。十月丁卯，大星流，有光，发东井西行，声隆隆。十三年二月乙卯，火犯舆鬼西北。"黄帝占曰："荧惑守舆鬼，大人忧。"一曰贵人当之。巫咸曰："水见翼，多火灾。"石氏曰："为旱。"郗萌占曰："流星出东井，所之国大水。"

十五年正月丁未，彗星见昴，[1]稍西北行入营室，犯离宫，[2]三月乙未，至东壁灭，见四十九日。彗星为兵入除秽，昴为边兵，彗星出之为有兵至。十一月，定襄都尉阴承反，太守随诛之。卢芳从匈奴入居高柳，至十六年十月降，上玺绶。一日，昴星为狱事。是时大司徒欧阳歙以事系狱，踰岁死。营室，天子之常宫；离宫，妃後之所居。彗星入营室，犯离宫，是除宫室也。是时郭皇后已疏，至十七年十月，遂废为中山太后，立阴贵人为皇后，除宫之象也。[3]

(1)炎长三丈。韩扬占曰："在昴，大国起兵也。"

(2)韩扬占曰："彗出营室、东壁之间，为兵起也。"

(3)古今注曰："十六年四月，土星逆行。十七年三月乙未，火逆行，从东门入太微，到执法星东，己酉，南出端门。十八年十二月壬戌，月犯木星。十九年闰月戊申，火逆，从氐到亢。二十一年七月辛酉，月入毕。二十三年三月癸未，月食火星。"郗萌曰："荧惑逆行氐为失火。"

三十年闰月甲午，水在东井二十度，生白气，东南指，炎长五尺，为彗，东北行，至紫宫西藩止，五月甲子不见，凡见三十一日。水常以夏至放于东井，闰月在四月，尚未当见而见，是赢而进也。东井为水衡，水出之为大水。是岁五月及明年，郡国大水，坏城郭，伤禾稼，杀人民。白气为丧，有炎作彗，彗所以除秽。紫宫，天子之宫，彗加其藩，除宫之象。[1]後三年，光武帝崩。

(1)荆州星经曰："彗在东井，国大人死。七十日主当之，五十日相当之，三十日兵将当之。"

三十一年七月[1]戊午，火在舆鬼一度，入鬼中，出尸星南半度，十月己亥，犯轩辕大星。又七(日)[星]间有客星，炎二尺所，西南行，至明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舆鬼东北六尺所灭，凡见百一十三日。[2]荧惑为凶衰，舆鬼尸星主死亡，荧惑入之为大丧。轩辕为後宫。七星，周地。客星居之为死丧。其後二年，光武崩。

(1)古今注曰："戊申，月犯心後星。"

(2)舆鬼五星，天府也。黄帝占曰："舆鬼，天目也，朱雀头也，中央星如粉絮，鬼为变害，故言。一名天尸，斧钺，或以病亡，或以诛斩。火囗金，天以制法。其西南一星，主积

布帛；西北一星，主积金玉；东北一星，主积马；东南一星，主积兵，一曰主领珠钱。”郗萌曰：“舆鬼者，参之尸也，弧射狼，误中参左肩，举尸之东井治，留尸舆鬼，故曰天尸。鬼之为言归也。”又占：“月、五星有入舆鬼，大臣诛，有干(戚)[钺]乘质者，君贵人忧，金玉用，民人多疾，从南入为男子，从北入为女，从西入为老人，从东入为丁壮。棺木倍价。”

中元[1]二年八月丁巳，火犯太微西南角星，相去二寸。十月戊子，大流星从西南东北行，声如雷。火犯太微西南角星，为将相。後太尉赵口、司徒李欣坐事免官。大流星为使。中郎将窦固、扬虚侯马武、扬乡侯王赏将兵征西也。

[1]古今注曰：“元年三月甲寅，月犯心後星。”

校勘记

三二一三页七行下应十二子按：校补谓“子”疑“野”之譌。

三二一四页一一行轩辕始受河图口苞授规日月星辰之象按：集解引惠栋说，谓闿苞受，河图篇名，见李善注文选。“口”当作“闿”，“授”当作“受”，“规”字属下读。罗泌以“口苞”为黄帝臣名，非也。

三二一五页一 0 行用(之)[定]灵轨据汲本改。按：校补谓张衡传注作“定”，“之”字误。

三二一五页一一行厥中惟虚按：汲本、殿本“虚”作“灵”。

三二一六页三行用重钩股按：严可均辑全後汉文“重”下有“差”字，此脱。

三二一六页五行地以阴淳按：开元占经“淳”作“浮”，是。严辑全後汉文同。

三二一六页六行承施候明严辑全後汉文作“承候施明”。按：上言“禀气舒光”，承候与禀气相对成文，似以作“承候施明”为是。

三二一六页六行寒暑不减按：开元占经“减”作“忒”，是。严辑全後汉文同。

三二一六页七行(地)至质者曰地而已据开元占经及严辑全後汉文删。

三二一六页八行汉用于天而无列焉按：开元占经“用”作“周”，是。严辑全後汉文同。

三二一六页一 0 行白虎猛据于右按：“白”原譌“召”，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三二一六页一三行姮娥窃之以奔月按：“姮”原譌“恒”，径改正。

三二一六页一六行蔽于(他)[地]也据汲本改。

三二一六页一七行日之薄地其明也按：隋书天文志、开元占经及严辑全後汉文“其”上并有“暗”字。

三二一六页一七行是以望之若火按：隋书天文志及严辑全後汉文“火”并作“大”。

三二一六页一七行故望之若水按：隋书天文志及严辑全後汉文“水”并作“小”。

三二一七页三行五纬经次按：卢校谓晋志及史记正义“经次”皆作“躔次”。

三二一七页五行至[地]则石[矣]据开元占经及严辑全後汉文补。

三二一七页七行逆则迟按：“则”原譌“时”，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三二一七页七行日与月此配合也按；开元占经“此”作“以”，严辑全後汉文作“共”。

三二一七页八行地候见晨按：“候”原譌“侯”，径改正。

三二一七页一五行灰灭雨绝世路无由按：殿本“雨”作“两”。卢校谓宋志“世”作“势”。

三二一八页五行张印“印”原譌“卯”，径改正。按：惠栋补注本出“张印”二字，谓刘玄传注引续汉书“印”作“印”。张森楷校刊记谓案光武纪作“张印”，袁纪、通鉴亦是“印”字，疑印字是。然刘玄传注引续汉书“印”作“印”，则范书自作“印”，本志自作“印”也。

三二一八页一一行使伯常骞攘之汲本“攘”作“禳”，殿本作“穰”。按：攘可通禳，穰则譌字也。

三二一八页一三行君之行义(固应)[回邪]按：卢校云“固应”譌，据本书改“回邪”。今据改。

三二一八页一三行穿(开)[陂]池据汲本、殿本改。

三二一八页一四行庸何(巨)[惧]乎据汲本、殿本改。

三二一九页二行或为冲车以撞城按：“撞”原譌“橦”，径改正。

三二一九页一三行烧作室[门]校补谓案前书莽传作“烧作室门”，此脱“门”字。今据补。

三二一九页一四行校尉公宾就斩莽首按：校补引柳从辰说，谓袁纪及荀悦汉纪皆作“公孙宾就斩莽首”，与班、范、本志异。

三二二0页四行建武六年九月丙戌按：是年九月丁酉朔，无丙戌，当有譌。

三二二0页六行壬寅犯心大星按：卢校谓上有甲子，此当是“丙寅”。

三二二0页一0行十年三月癸卯按：建武十年三月丁未朔，无癸卯，志文有譌。

三二二0页一三行出柳西南行入轸按：“轸”当作“井”，详下条。

三二二0页一三行轸为秦蜀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李殿学云，轸安得为秦、蜀，盖“井”字也，吴越音讹譌写耳，观上文西南行可见。

三二二一页二行威虏将军冯骏拔江州按：殿本考证齐召南谓公孙述传作“破虏将军”，光武纪又作“威虏将军冯峻”。

三二二一页四行公孙晃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晃”一作“光”，述弟也。

三二二一页五行夷灭述妻宗族万余人以上按：“妻”下疑脱“子”字。

三二二一页八行闰月庚辰火入舆鬼过轸北庚申月在斗按：此注系于建武十年三月之後，查建武十年无闰，十一年闰三月，辛未朔，有庚辰、庚寅而无庚申，注有譌。

三二二一页一0行十二年正月己未按：建武十二年正月丙寅朔，无己未，志文有譌。

三二二一页一二行是时西北讨公孙述按：集解引张永祚说，谓公孙述在西南，“北”字疑譌。

三二二一页一四行置常[山]关居庸关以东据卢校补。

三二二二页三行九月甲午火犯舆鬼十月丁卯大星流按：建武十二年九月壬戌朔，无甲午，十月壬辰朔，无丁卯，注有譌。

三二二二页一0行是除宫室也按：“除”原譌“际”，径改正。

三二二二页一四行十七年三月乙未按：建武十七年二月丙申朔，乙未为二月晦，注有譌。

三二二三页六行七十日主当之按：殿本“主”作“王”。

三二二三页八行又七(日)[星]间有客星据卢校改。按：卢云“日”譌，李殿学据下文改。

三二二三页一三行火囗金按：“囗”原为“刻”，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三二二三页一五行有干(戚)[钺]乘质者据汲本、殿本改。

三二二四页一行十月戊子按：建武中元二年十月庚寅朔，无戊子，志有譌。

三二二四页三行将兵征西也按：卢云通考“征西”作“西征”。

志第十一　天文中

明十二　章五　和三十三　殇一　安四十六　顺二十三　质三

孝明永平元年四月丁酉，流星大如斗，起天市楼，西南行，光照地。流星为外兵，西南行为西南夷。是时益州发兵击姑复蛮夷大牟替灭陵，斩首传诣雒阳。[1]

[1]古今注曰：“闰九月辛未，火在太微左执法星所，光芒相及。十一月辛未，土逆行，乘东井北轩辕第二星。二年十二月戊辰，月食火星。”黄帝星经曰：“出入井，为人主。一曰(阳)[赐]爵禄事。”

三年六月丁卯，彗星出天船北，长二尺所，稍北行至亢南，(百)[见]三十五日去。天船为水，彗出之为大水。是岁伊、雒水溢，到津城门，坏伊桥；郡七县三十二皆大水。

四年八月辛酉，客星出梗河，西北指贯索，七十日去。梗河为胡兵。至五年十一月，北匈奴七千骑入五原塞，十二月又入云中，至原阳。贯索，贵人之牢。其十二月，陵乡侯梁松坐怨望悬飞书

诽谤朝廷下狱死，妻子家属徙九真。

七年正月戊子，流星大如杯，从织女西行，光照地。织女，天之真女，流星出之，女主忧。其月癸卯，光烈皇后崩。(1)

(1)古今注曰："三月庚戌，客星光气二尺所，在太微左执法南端门外，凡见七十五日。"

八年六月壬午，长星出柳、张三十七度，犯轩辕，刺天船，陵太微，气至上陛，凡见五十六日去。柳，周地。是岁多雨水，郡十四伤稼。(1)

(1)古今注曰："十二月戊子，客星出东方。"

九年正月戊申，客星出牵牛，长八尺，历建星至房南，(1)灭见至五十日。(2)牵牛主吴、越，房、心为宋。後广陵王荆与沈凉，楚王英与颜忠各谋逆，事觉，皆自杀。广陵属吴，彭城古宋地。(3)

(1)古今注曰："历斗、建、箕、房，过角、亢至翼，芒东指。"

(2)郗萌占曰："客星舍房，左右群臣有吞药死者。"又占"有夺地"。

(3)古今注曰："十年七月甲寅，月犯岁星。十一年六月壬辰，火犯土星。"

十三年闰月丁亥，火犯舆鬼，为大丧，质星为大臣诛戮。(1)其十二月，楚王英与颜忠等造作妖[书]谋反，事觉，英自杀，忠等皆伏诛。(2)

(1)晋灼曰："鬼五星，其中白者为质。"

(2)古今注曰："十一月，客星出轩辕四十八日。十二月戊午，月犯木星。"

十四年正月戊子，客星出昴，六十日，在轩辕右角稍灭。昴主边兵。後一年，汉遣奉车都尉显亲侯窦固、驸马都尉耿秉、骑都尉耿忠、开阳城门候秦彭、太仆祭肜，将兵击匈奴。一曰，轩辕右角为贵相，昴为狱事，客星守之为大狱。

是时考楚事未讫，司徒虞延与楚王英党与黄初、公孙弘等交通，皆自杀，或下狱伏诛。

十五年十一月乙丑，太白入月中，为大将戮，人主亡，不出三年。後三年，孝明帝崩。

十六年正月丁丑，岁星犯房右骖，北第一星不见，辛巳乃见。(1)房右骖为贵臣，岁星犯之为见诛。是後司徒邢穆，坐与阜陵王延交通知逆谋自杀。四月癸未，太白犯毕。毕为边兵。後北匈奴寇[边]，入云中，至(咸)[渔]阳。

使者高弘发三郡兵追讨，无所得。太仆祭肜坐不进下狱。

(1)石氏星经曰："岁星守房，良马出口。"古今注曰："正月丁未，月犯房。"

十八年六月己未，彗星出张，长三尺，转在郎将，南入太微，皆属张。张，周地，为东都。太微，天子廷。彗星犯之为兵丧。其八月壬子，孝明帝崩。

孝章建初元年，正月丁巳，太白在昴西一尺。八月庚寅，彗星出天市，长二尺所，稍行入牵牛三度，积四十日稍灭。太白在昴为边兵，彗星出天市为外军，牵牛为吴、越。是时蛮夷陈纵等及哀牢王类[牢]反，攻(蕉)[嶲]唐城。永昌太守王寻走奔楪榆，安夷长宋延为羌所杀。以武威太守傅育领护羌校尉，马防行车骑将军，征西羌。又阜陵王延与子男鲂谋反，大逆无道，得不诛。废为侯。

二(月)[年]九(日)[月](1)甲寅，流星过紫宫中，长数丈，散为三，灭。十二月戊寅，彗星出娄三度，长八九尺，稍入紫宫中，百六日稍灭。流星过，入紫宫，皆大人忌。後四年六月癸丑，明德皇后崩。(2)(1)古今注曰："甲申，金入斗魁。"

(2)古今注曰："五年二月戊辰，木、火俱在参，五月戊寅，木、水在东井。

六年七月丁酉，夜有流星起轩辕，大如拳，历文昌，余气正白句曲，西如文昌，久久乃灭。"黄帝星经曰："木守东井，有土功之事。一曰大水。"郗萌曰："岁星守参，後当之。荧惑守，大人当之。"

元和(元)(2)年四月丁巳，客星晨出东方，在胃八度，长三尺，历阁道入紫宫，留四十日灭。阁道、紫宫，天子之宫也。客星犯入留久为大丧。後四年，孝章帝崩。

孝和永元元年正月辛卯，有流星起参，长四丈，(1)有光，色黄白。(2)二月，流星起天棓，东北行三丈所灭，色青白。壬申，夜有流星起太微东蕃，长三丈。三月(3)

丙辰，流星起天津。(4)壬戌，有流星起天将军，东北行。(5)参为边兵，天棓为兵，太微天廷，天津为水，天将军为兵，流星起之皆为兵。其六月，汉遣车骑将军窦宪、执金吾耿秉，与度辽将军邓

鸿出朔方，并进兵临私渠北鞮海，斩虏首万余级，获生口牛马羊百万头。日逐王等八十一部降，凡三十余万人。追单于至西海。是岁七月，又雨水漂人民，是其应。[6]

[1]古今注曰："大如拳，起参东南。"

[2]古今注曰："癸亥，镇在参。又有流星大如桃，色赤，起太微东蕃。"石氏曰："镇守参，有土功事。"

[3]古今注曰："戊子，土在参。"

[4]古今注曰："星大如桃，起天津，东至斗，黄白频有光。"

[5]古今注曰："色黄，无光。"

[6]古今注曰："十一月壬申，镇星在东井。"石氏曰："天下水，其大出，流杀人。"

二年正月乙卯，金、木俱在奎，丙寅，水又在奎。[1]奎主武库兵，三星会又为兵丧。辛未，水、金、木在娄，亦为兵，又为匿谋。[2]二月丁酉，有流星大如桃，起紫宫东蕃，西北行五丈稍灭。[3]四月丙辰，有流星大如瓜，起文昌东北，西南行至少微西灭。有顷音如雷声，已而金在轩辕大星东北二尺所。[4]

八月丁未，有流星如鸡子，起太微西，东南行四丈所消。十月癸未，有流星大如桃，起天津，西行六丈所消。十一月辛酉，有流星大如拳，起紫宫，西行到胃消。

[1]巫咸曰："辰守奎，多水火灾，亦为旱。"古今注曰："土在东井。"

[2]郗萌曰："辰守娄，有兵兵罢，[无兵]兵起。"巫咸、石氏云："多火灾。"古今注曰："丙寅，水在奎，土在东井，金在娄，木、火在昴。"

[3]古今注曰："三月甲子，火在亢南端门第一星南。乙亥，金在东井。"

[4]古今注曰："丁丑，火在氐东南星东南。"

三年九月丁卯，有流星大如鸡子，起紫宫，西南至北斗柄间消。[1]紫宫天子宫，文昌、少微为贵臣，天津为水，北斗主杀。流星起，历紫宫、文昌、少微、天津，文昌为天子使，出有兵诛也。窦宪为大将军，宪弟笃、景等皆卿、校尉，宪女弟婿郭举为侍中、射声校尉，与卫尉邓叠母元俱出入宫中，谋为不轨。至四年六月丙(寅)[辰]发觉，和帝幸北宫，诏执金吾、五校勒兵屯南、北宫，闭城门，捕举。举父长乐少府璜及叠，叠弟步兵校尉磊，母元，皆下狱诛。宪弟笃、景等皆自杀。金犯轩辕，女主失势。窦氏被诛，太后失势。

[1]星紫宫占曰："有流星出紫宫，天子使也。色赤言兵，色白言(义)[丧]，色黄言吉，色青言忧，色黑言水。出皆以所之野命东、西、南、北。"

五年[1]四月癸巳，太白、荧惑、辰星俱在东井。[2]七月壬午，岁星犯轩辕大星。九月，金在南斗魁中。[3]火犯房北第一星。东井，秦地，为法。三星合，内外有兵，又为法令及水。金入斗口中，为大将将死。火犯房北第一星，为将相。

其六年正月，司徒丁鸿薨。[4]七月水，大漂杀人民，伤五谷。许侯马光有罪自杀。九月，行车骑将军事邓鸿、越骑校尉冯柱发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士及八郡迹射、乌桓、鲜卑，合四万骑，与度辽将军朱征、护乌桓校尉任尚、中郎将杜崇征叛胡。十二月，车骑将军鸿坐追虏失利，下狱死；度辽将军征、中郎将崇皆抵罪。

[1]古今注曰："正月甲戌，月乘岁星。"

[2]巫咸曰："太白守井，五谷不成。"黄帝经曰："五星及客星守井，皆为水。"石氏曰："为旱。"又曰："太白入东井，留一日以上乃占，大臣当之，期三月，若一年，远五年。"古今注曰："木在舆鬼。"

[3]为水。石氏曰："为旱。"

[4]古今注曰："六年六月丁亥，金在东井。闰月己丑，流星大如桃，起参北，西至参肩南，稍有光。"

七年正月丁未，有流星起天津，入紫宫中灭。色青黄，有光。二月癸酉，金、火俱在参。[1]戊寅，金、火俱在东井。[2]八月甲寅，水、土、金俱在轸。[3]十一月甲戌，金、火俱在心。[4]十二月己

卯，有流星起文昌，入紫宫消。丙辰，火、金、水俱在斗。流星入紫宫，金、火在心，皆为大丧。三星合轸为白衣之会，金、火俱在参、东井，皆为外兵，有死将。三星俱在斗，有戮将，若有死相。八年四月乐成王党，七月乐成王宗皆薨。将兵长史吴棽坐事征下狱诛。[5]十月，北海王威自杀。十二月，陈王羡薨。其九年闰月，皇太后窦氏崩。辽东鲜卑[反]，太守祭参不追虏，征下狱诛。九月，司徒刘方坐事免官，自杀。陇西羌反，遣执金吾刘尚行征西将军事，越骑校尉节乡侯赵世发北军五校、黎阳、雍营及边胡兵三万骑，征西羌。

(1)巫咸占曰："荧惑守参，多火灾。"海中占曰："为旱。太白守参，国有反臣。"郗萌曰"有攻战伐国"也。

(2)郗萌曰："荧惑守井，百川皆满。太白又从舍，盖二十日流国。"又曰："杂粜贵。又将相死。"

(3)春秋纬曰："五星有入轸者，皆为兵大起。"巫咸占曰："五星入轸者，司其出日而数之，期二十日皆为兵发。司始入处之率一日期，十日军罢。"石氏星经曰："辰星守轸，岁水。"郗萌曰："镇星出入留舍轸六十日不下，必有大丧。"春秋纬曰："太白入轸，兵大起。"郗萌曰："太白守轸，必有死王。"

(4)雒书曰："太白守心，後九年大饥。"

(5)古今注曰："八年九月辛丑，夜有流星，大如拳，起娄。"

十一年五月丙午，流星大如瓜，起氐，西南行，稍有光，白色。[1]占曰："流星白，为有使客，大为大使，小亦小使。疾期疾，迟亦迟。大如瓜为近小，行稍有光为迟也。又正王日，边方有受王命者也。"明年二月，蜀郡旄牛徼外夷白狼楼薄种王唐缯等率种人口十七万归义内属，赐金印紫绶钱帛。

(1)古今注曰："六月庚辰，月入毕中。"

十二年十一月癸酉，夜有苍白气，长三丈，起天园，东北指军市，见积十日。占曰："兵起，十日期岁。"明年十一月，辽东鲜卑二千余骑寇右北平。

十三年[1]十一月乙丑，轩辕第四星间有小客星，色青黄。轩辕为後宫，星出之，为失势。其十四年六月辛卯，阴皇后废。[2]

(1)古今注曰："正月辛未，水乘舆鬼。十二月癸巳，犯轩辕大星。"

(2)古今注曰："十四年正月乙卯，月犯轩辕，在太微中。二月十日丁酉，水入太微西门。十一月丁丑，有流星大如拳，起北斗魁中，北至阁道，稍有光，色赤黄，须臾西北有雷声。"

十六年四月丁未，紫宫中生白气如粉絮。戊午，客星出紫宫西行至昴，五月壬申灭。七月庚午，水在舆鬼中。[1]十月辛亥，流星起钩陈，北行三丈，有光，色黄。白气生紫宫中为丧。客星从紫宫西行至昴为赵。舆鬼为死丧。钩陈为皇后，流星出之为中使。後一年，元兴元年十[2]月(二日)，和帝崩，殇帝即位一年又崩，无嗣，邓太后遣使者迎清河孝王子即位，是为孝安皇帝，是其应也。清河，赵地也。

(1)黄帝占曰："辰星犯鬼，大臣诛，国有忧。"郗萌曰："多蝗虫。"

元兴元年二月庚辰，有流星起角、亢五丈所。四月辛亥，有流星起斗，东北行到须女。七月己巳，有流星起天市五丈所，光色赤。闰月辛亥，水、金俱在氐。(1)流星起斗，东北行至须女。须女，燕地。天市为外军。水、金会为兵诛。其年，辽东貊人反，钞六县，发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乌桓讨之。

(1)巫咸曰："辰星守氐，多水灾。"海中占曰："天下大旱，所在不收。"荆州星占曰："太白守氐，国君大哭。"

孝殇帝延平元年正月丁酉，金、火在娄。金、火合为烁，为大人忧。[1]是岁八月辛亥，孝殇帝崩。

(1)古今注曰："七月甲申，月在南斗中。"

孝安永初元年五月戊寅，荧惑逆行守心前星。[1]八月戊申，客星在东井、弧星西南。心为天子明堂，荧惑逆行守之，为反臣。[2]客星在东井，为大水。[3]是时，安帝未临朝，邓太后摄政，邓骘为车骑将军，弟弘、悝、阊皆以校尉封侯，秉国势。司空周章意不平，与王尊、叔元茂等谋，欲闭宫门，捕将军兄弟，诛常侍郑众、蔡伦，幖刺尚书，废皇太后，封皇帝为远国王。事觉，章自杀。东井、弧皆秦地。是时羌反，断陇道，汉遣骘将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及诸郡兵征之。是岁郡国四十一县三百一十五雨水。四渎溢，伤秋稼，坏城郭，杀人民，是其应也。

(1)韩杨占曰："多火灾。一曰地震。"检其年十八郡地震，明年汉阳火。

(2)雒书曰："荧惑守心，逆臣起。"黄帝占曰："逆行守心二十日，大臣乱。"

(3)荆州经曰："客星干犯东井，则大臣诛。"

二年正月戊子，太白昼见。[1]

(1)古今注曰："四月乙亥，月入南斗魁中。八月己亥，荧惑出入太微端门。"

三年正月庚戌，月犯心後星。[1]己亥，太白入斗中。[2]十二月，彗星起天菀南，东北指，长六七尺，色苍白。太白昼见，为强臣。[3]是时邓氏方盛，月犯心後星，不利子。心为宋。五月丁酉，沛王(牙)[正]薨。太白入斗中，为贵相凶。[4]天菀为外军，彗星出其南为外兵。是後使羌、氐讨贼李贵，又使乌桓击鲜卑，又使中郎将任尚、护羌校尉马贤击羌，皆降。

(1)河图曰："乱臣在旁。"

(2)古今注曰："三月壬寅，荧惑入舆鬼中。五月丙寅，太白入毕中。"石氏经曰；"太白守毕，国多任刑也。"

(3)前志曰："太白昼见，强国弱，小国强，女主昌。"

(4)臣昭案：杨厚对曰"以为诸王子多在京师，容有非常，宜亟发遣还本国"，太后从之，星寻灭不见。以斯而言，太白入之，灾在贵相。

四年[1]六月甲子，客星大如李，苍白，芒气长二尺，西南指上阶星。癸酉，太白入舆鬼。指上阶，为三公。後太尉[张禹、司空]张敏[皆]免官。太白入舆鬼，为将凶。後中郎将任尚坐赃千万，槛车征，弃市。[2]

(1)古今注曰："二月丙寅，月犯轩辕大星。"

(2)韩扬占曰："太白入舆鬼，乱臣在内。"臣昭以占为明[堂]，岂任尚所能感也。

五年六月辛丑，太白昼见，经天。[1]元初元年三月癸酉，荧惑入舆鬼。二年九月辛酉，荧惑入舆鬼中。三年三月，荧惑入舆鬼中。五月丙寅，太白入毕口。(2)七月甲寅，岁星入舆鬼。闰月己未，太白犯太微左执法。十一月甲午，客星见西方，己亥在虚、危，南至胃、昴。[3]四年正月丙戌，岁星留舆鬼中。[4]乙未，太白昼见丙上。四月壬戌，太白入舆鬼中。[5]己巳，辰星入舆鬼中。[6]五月己卯，辰星犯岁星。六月丙申，荧惑入舆鬼中，戊戌，犯舆鬼大星。九月辛巳，太白入南斗口中。[7]五年三月丙申，镇星犯东井钺星。五月庚午，辰星犯舆鬼质星。丙戌，太白犯钺星。六年四月癸丑，太白入舆鬼。[8]六月丙戌，荧惑在舆鬼中。[9]丁卯，镇星在舆鬼中。[10]辛巳，太白犯左执法。

自永初五年到永宁，十年之中，太白一昼见经天，再入舆鬼，一守毕，再犯左执法，入南斗，犯钺星。荧惑五入舆鬼。镇星一犯东井钺星，一入舆鬼。岁星、辰星再入舆鬼。凡五星入舆鬼中，皆为死丧。荧惑、太白甚犯钺、质星为诛戮。斗为贵将。执法为近臣。客星在虚、危为丧，为哭泣。[11]昴、毕为边兵，又为狱事。至建光元年三月癸巳，邓太后崩；五月庚辰，太后兄车骑将军骘等七侯皆免官，自杀，是其应也。

(1)春秋汉含孳曰："阳弱，辰逆，太白经天。"注云："阳弱，君柔不堪。"钩命决曰："天失仁，太白经天。"

(2)黄帝占曰："火攻，近期十五日，远期四十日。"又曰："大臣当之，乱国易主。"

(3)郗萌曰："客星入虚，大人当之。"又曰："客星守危，强臣执国命，在後族。又且大风，有危败。"黄帝星经曰："客星入守若出危，大饥，民食贵。"

(4)石氏经曰："岁星入留舆鬼五十日不下，民有大丧；百日不下，民半死。"黄帝经曰："守鬼十日，金钱散诸侯。"郗萌曰："五谷多伤，民以饥死者无数。"

(5)石氏占："太白入鬼，一曰病在女主，一曰将戮死。"

(6)郗萌曰："以罪诛大臣。一曰後疾。一曰大人忧。"

(7)黄帝经曰："大人当之，国易政。"

(8)郗萌曰："太白守舆鬼，疾在女主。"

(9)黄帝经曰："荧惑犯守鬼，国有大丧，有女丧，大将有死者。"荆州星占曰："荧惑犯鬼，忠臣戮死，不出一年中。"

(10)黄帝经曰："镇入鬼中，大臣诛。"海中、石氏曰："大人忧。"

(11)星占曰："不一年，远期二年。"

延光[1]二年八月己亥，荧惑出太微端门。三年二月辛未，太白犯昴。[2]五月癸丑，太白入毕。[3]九月壬寅，镇星犯左执法。四年，太白入舆鬼中。[4]六月壬辰，太白出太微。九月甲子，太白入斗口中。十一月，客星见天市。荧惑出太微，为乱臣。太白犯昴、毕，为(近)[边]兵，一曰大人当之。镇星犯左执法，有诛臣。太白入舆鬼中，为大丧。太白出太微，为中宫有兵；入斗口，为贵将相有诛者。客星见天市中，为贵丧。是时大将军耿宝、中常侍江京、樊丰、小黄门刘安与阿母王圣、圣子女永等并构谮太子保，并恶太子乳母男、厨监邴吉。三年九月丁酉，废太子为济阴王，以北乡侯懿代。杀男、吉，徙其父母妻子日南。四年三月丁卯，安帝巡狩，从南阳还，道寝疾，至叶崩，阎後与兄卫尉显、中常侍江京等共隐匿，不令群臣知上崩，遣司徒刘喜等分诣郊庙，告天请命，加载北宫。庚午夕发丧，尊阎氏为太后。北乡侯懿病薨，京等又不欲立保，白太后，更征诸王子择所立。中黄门孙程、王国、王康等十九人，共合谋诛显、京等，立保为天子，是为孝顺皇帝。皆奸人强臣狂乱王室，其于死亡诛戮，兵起宫中，是其应。[5]

(1)古今注曰："元年四月丙午，太白昼见。"

(2)石氏星占："太白守昴，兵从门阙入，主人走。"郗萌曰："不有亡国，必有谋主。"又云："入昴，大赦。"

(3)郗萌曰："太白入毕口，马驰人走。"又曰："有中丧。"

(4)古今注曰："四月甲辰入。"

(5)古今注曰："永建元年二月甲午，客星入太微。五月甲子，月入斗。"李氏家书曰："时天有变气，李郃上书谏曰：'臣闻天不言，县象以示吉凶，挺灾变异以为谴诫。昔齐桓公遭虹贯牛、斗之变，纳管仲之谋，令齐去妇，无近妃宫。桓公听用，齐以大安。赵有尹史，见月生齿，龁毕大星，占有兵变。赵君曰："天下共一毕，知为何国也？"下史于狱。其後公子牙谋弑君，血书端门，如史所言。乃月十三日，有客星气象彗孛，历天市、梗河、招摇、枪、棓，十六日入紫宫，迫北辰，十七日复过文昌、泰陵，至天船、积水间，稍微不见。客星一占曰："鲁星历天市者为谷贵，梗河三星备非常，泰陵八星为凶丧，紫宫、北辰为至尊。"如占，恐宫庐之内有兵丧之变，千里之外有非常暴逆之忧。鲁星不得过历尊宿，行度从疾，应非一端，恐复有如王阿母母子贱妾之欲居帝旁秏乱政事者。诚令有之，宜当抑远，饶足以财。王者权柄及爵禄，人天所重慎，诚非阿妾所宜干豫，天故挺变，明以示人。如不承慎，祸至变成，悔之靡及也。'"

孝顺永建二年二月癸未，太白昼见三十九日。[1]闰月乙酉，太白昼见东南维四十一日。八月乙巳，荧惑入舆鬼。太白昼见，为强臣。荧惑为凶。舆鬼为死丧。质星为诛戮。是时中常侍高梵、张防、将作大匠翟酺、尚书令高堂芝、仆射张敦、尚书尹就、郎姜述、杨凤等，及兖州刺史鲍就、使匈奴中郎[将]张国、金城太守张笃、敦煌太守张朗，相与交通，漏泄，就、述弃市，梵、防、酺、芝、敦、凤、就、国皆抵罪。又定远侯班始尚阴城公主坚得，口争杀坚得，坐要斩马市，同产皆弃市。[2]

(1)古今注曰："丁巳，月犯心，七月丁酉，犯昴。"

[2]古今注曰："其年九月戊寅，有白气，广三尺，长十余丈，从北落师门南至斗。三年二月癸未，月犯心後星。六月甲子，太白昼见。四年二月癸丑，月犯心後星。五年闰月庚子，太白昼见。六年，彗星出于斗、牵牛，灭于虚、危。虚、危为齐，牵牛吴、越，故海贼浮于会稽，山贼捷于济南。五年夏，荧惑守氐，诸侯有斩者，是冬班始囗斩马市。"

六年四月，荧惑入太微中，犯左、右执法西北方六寸所。十月乙卯，太白昼见。十二月壬申，客星芒气长二尺余，西南指，色苍白，在牵牛六度。客星芒气白为兵。牵牛为吴、越。後一年，会稽海贼曾于等千余人烧句章，杀长吏，又杀鄞、鄮长，取官兵，拘杀吏民，攻东部都尉；扬州六郡逆贼章何等称将军，犯四十九县，大攻略吏民。

阳嘉元年闰月戊子，[1]客星气白，广二尺，长五丈，起天菀西南。主马牛，为外军，色白为兵。是时，敦煌太守徐白使疏勒王盘等兵二万人入于寘界，虏掠斩首三百余级。乌桓校尉耿晔使乌桓亲汉都尉戎末瘣等出塞，钞鲜卑，斩首，获生口财物；鲜卑怨恨，钞辽东、代郡，杀伤吏民。是後，西戎、北狄为寇害，以马牛起兵，马牛亦死伤于兵中，至十余年乃息。[2]

[1]臣昭案：郎顗表云"十七日己丑"。

[2]臣昭案：郎顗传，阳嘉元年，太白与岁星合于房、心。二年，荧惑失度，盈缩往来，涉历舆鬼，环绕轩辕。古今注曰："二年四月壬寅，太白昼见，五月癸巳，又昼见，十一月辛未，又昼见。十二月壬寅，月犯太白。三年十二月辛未，太白昼见。四月乙卯，太白、荧惑入舆鬼。永和元年正月丁卯，太白犯牵牛大星。"

永和二年五月戊申，太白昼见。八月庚子，荧惑犯南斗。斗为吴。[1]明年五月，吴郡太守行丞事羊珍与越兵弟叶、吏民吴铜等二百余人起兵反，杀吏民，烧官亭民舍，攻太守府。太守王衡距守，吏兵格杀珍等。又[9]江贼蔡伯流等数百人攻广陵、九江，烧城郭，杀[江]都长。

[1]黄帝经曰："不僮年，国有乱，有忧。"海中占："为多火灾。一曰旱。"古今注曰："九月壬午，月入毕口中。"

三年二月辛巳，太白昼见，戊子，在荧惑西南，光芒相犯。辛丑，有流星大如斗，从西北东行，长八九尺，色赤黄，有声隆隆如雷。三月壬子，太白昼见。六月丙午，太白昼见。八月[1]乙卯，太白昼见。闰月甲寅，辰星入舆鬼。己酉，荧惑入太微。乙卯，太白昼见。[2]太白者，将军之官，又为西州。昼见，阴盛，与君争明。荧惑与太白相犯，为兵丧。流星为使，声隆隆，怒之象也。辰星入舆鬼，为大臣有死者。荧惑入太微，乱臣在廷中。是时，大将军梁商父子秉势，故太白常昼见也。其四年正月，祀南郊，夕牲，中常侍张逵、蘧政、(阳)[杨]定、内者令石光、尚方令傅福等与中常侍曹腾、孟贲争权，白帝言腾、贲与商谋反，矫诏命收腾、贲，贲自解说，顺帝寤，解腾、贲缚。逵等自知事不从，各奔走，或自刺，解貂蝉投草中逃亡，皆得免。其六年，征西将军马贤击西羌于北地(谢)[射]姑山下，父子为羌所没杀，是其应也。

[1]古今注曰："己酉，荧惑入太微。"

[2]古今注曰："十二月丁卯，月犯轩辕大星。"

四年七月壬午，荧惑入南斗犯第三星。五年四月戊午，太白昼见。八月己酉，荧惑入太微。斗为贵相，为扬州，荧惑犯入之为兵丧。其六年，大将军商薨。九江、丹阳贼周生、马勉等起兵攻没郡县。梁氏又专权于天廷中。

六年二月丁巳，彗星见东方，长六七尺，色青白，西南指营室及坟墓星。[1]丁丑，彗星在奎一度，长六尺，癸未囗见，[2]西北历昴、毕，甲申，在东井，遂历舆鬼、柳、七星、张，光炎及三台，至轩辕中灭。[3]营室者，天子常宫。坟墓主死。彗星起而在营室、坟墓，不出五年，天下有大丧。後四年，孝顺帝崩。昴为边兵，又为赵。羌周马父子後遂为寇。又刘文幖清河相射暠，欲立王蒜为天子，暠不听，杀暠，王闭门距文，官兵捕诛文，蒜以恶人所幖，废为尉氏侯，又徙为犍阳都乡侯，薨，国绝。历东井、舆鬼为秦，皆羌所攻钞。炎及三台，为三公。是时，太尉杜乔及故太尉李固为梁翼所陷入，坐文书死。及至注、张为周，灭于轩辕中为後宫。其後懿献後以忧死，梁氏被诛，是其应也。

(1)郗萌占曰："彗星出而中营室，天下乱，易政，以五色占之吉凶。"

(2)河图曰："彗星出贯奎，库兵悉出，祸在强侯、外夷，胡应逆首谋也。"

(3)古今注曰："五月庚寅，太白昼见。十一月甲午，太白昼见。"

汉安[1]二年，正月己亥，太白昼见。五月丁亥，辰星犯舆鬼。[2]六月乙丑，荧惑光芒犯镇星。七月甲申，太白昼见。辰星犯舆鬼为大丧。荧惑犯镇星为大人忌。明年八月，孝顺帝崩，孝冲[3]明年正月又崩。

(1)古今注曰："元年二月壬午，岁星在太微中。八月癸丑，月犯南斗，入魁中。"

(2)古今注曰："丙辰，月入斗中。"

(3)古今注曰："建康元年九月己亥，太白昼见。"韩扬占曰："天下有丧。一曰有白衣之会。"

孝质本初元年，[1]三月癸丑，荧惑入舆鬼，四月辛巳，太白入舆鬼，皆为大丧。五月庚戌，太白犯荧惑，为逆谋。闰月一日，孝质帝为梁冀所鸩，崩。

(1)古今注曰："(三)[二]月丁丑，月入南斗。"

校勘记

三二二九页六行闰九月辛未按：此注系永平元年下，查永平元年无闰，是年九月乙卯朔，有辛未，"闰"字当衍。

三二二九页七行(阳)[赐]爵禄事卢校谓"阳"疑"赐"字之譌。按：今辑本开元占经作"赐"。今据改。

三二二九页八行(百)[见]三十五日去按：校补引钱大昭说，谓本纪章怀注引伏侯古今注作"彗长三尺许，见三十五日乃去"。此"百"字疑当作"见"。今据改。

三二三0页一三行其十二月楚王英与颜忠等造作妖[书]谋反据卢校补。按：集解引洪亮吉说，谓"十二月"宜作"十一月"。

三二三一页九行後北匈奴寇[边]入云中至(咸)[渔]阳据卢校补改。按：卢云"寇"下当有"边"字。"咸"当作"渔"，何焯以南匈奴传校改。

三二三二页一行是时蛮夷陈纵等及哀牢王类[牢]反按：南蛮传"陈纵"作"陈从"。又按：西南夷传"类"下有"牢"字，今据补。

三二三二页二行攻(蕉)[巂]唐城殿本考证齐召南谓按文当作"巂唐城"，巂唐，永昌郡属县也。又集解引惠栋说，谓"焦"西南夷传作"巂"，当从传。今据改。

三二三二页二行安夷长宋延按：西南夷传"宋延"作"宗延"。

三二三二页五行二(月)[年]九(日)[月]殿本考证李良裘谓案书日例惟甲子，此兼言"九日"，讹也。上书"八月庚寅彗星出天市"，此不应更纪二月事。且上书"元年正月丁巳"，则二月九日安得为甲寅乎？下云"十二月戊寅彗星出"，考章帝纪在建初二年，此"二月九日"乃"二年九月"之譌也。又集解引洪亮吉说略同。今据改。

三二三二页八行甲申金入斗魁按：建初二年九月乙未朔，无甲申，注有譌。

三二三二页九行五年二月戊辰按：建初五年二月庚辰朔，无戊辰，注有譌。

三二三二页九行五月戊寅按：汲本、殿本"五月"作"三月"。

三二三二页一二行元和(元)[2]年四月丁巳据卢校改。按：章帝崩于章和二年，下云"後四年章帝崩"，自元和二年至章和二年，相距恰四年也。

三二三三页二行壬戌有流星起天将军按：永平元年三月丁亥朔，无壬戌，志文有譌。

三二三三页四行并进兵临私渠北鞮海按："北"当依范书窦宪传作"比"。

三二三三页七行癸亥镇在参按：注系永元元年正月之後，查是年正月戊子朔，无癸亥，注有譌。

三二三三页一四行四月丙辰按：永元二年四月辛巳朔，无丙辰，志文有譌。

三二三四页四行有兵兵罢[无兵]兵起卢校谓"兵起"上脱"无兵"二字，通考有。今据补。

三二三四页七行丁丑火在氐东南星东南按：注系于永元二年四月之後，查是年四月辛巳朔，无丁丑，注有譌。

三二三四页一０行宪女弟畀郭举为侍中射声校尉按：窦宪传作“宪女畀”，通鉴同，此云“宪女弟畀”，未详孰是。

三二三四页一一行至四年六月丙(寅)[辰]发觉集解引洪亮吉说，谓案和帝纪云庚申幸北宫，诏收捕宪党，则此志“丙寅”应作“丙辰”为是。又案下五行志，丙辰地震，後五日诏收宪，丙辰至庚申正五日。今据改。

三二三四页一四行色白言(义)[丧]据汲本、殿本改。

三二三五页三行七月水大漂杀人民伤五谷许侯马光有罪自杀按：校补谓案本书和纪，永元六年七月有旱无水，五行志亦不载是年七月水。又马光自杀，纪属二月，亦不在七月。

三二三五页四行与度辽将军朱征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和帝纪、匈奴传俱作“朱徽”。

三二三五页一三行十一月甲戌按：永元七年十一月戊寅朔，无甲戌，志文有譌。

三二三五页一四行十二月己卯按：永元七年十二月戊申朔，无己卯。下云丙辰，则“己卯”乃“乙卯”之譌。

三二三六页一行乐成王宗按：校补引钱大昭说，谓“宗”传作“崇”。

三二三六页二行辽东鲜卑[反]太守祭参不追虏征下狱诛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参考鲜卑传，当作“鲜卑寇肥如，辽东太守祭参不追虏，征下狱诛”。按：校补谓此“卑”下脱“反”字耳。辽东鲜卑者，鲜卑之种别。本书鲜卑传载参沮败事，亦原作“辽东鲜卑”。上已言辽东，则“太守”上自不必更出“辽东”字，史例然也。今依校补补“反”字。

三二三六页七行司其出日而数之按：校补谓司读为伺。又按：汲本“日”作“入”。

三二三六页一四行白狼楼薄种王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楼”和纪作“貗”。

三二三七页六行二月十日丁酉按：“十日”二字当衍。既书丁酉，不当更书某日，且永元十四年二月壬申朔，丁酉为二十六日，非十日也。

三二三七页六行十一月丁丑按：永元十四年十一月戊戌朔，无丁丑，注有譌。

三二三七页一一行元兴元年十[2]月(二日)和帝崩据集解引钱大昕、洪亮吉说改。

三二三七页一四行元兴元年二月庚辰按：是月乙酉朔，无庚辰，志文有譌。

三二三七页一五行闰月辛亥按：元兴元年闰九月辛巳朔，无辛亥，志文有譌。

三二三八页九行与王尊叔元茂等谋按：汲本“王尊”作“王遵”。

三二三八页一０行幖刺尚书按：“刺”疑“敕”之譌。

三二三九页五行四月乙亥按：注系永初二年下，查永初二年四月丙申朔，无乙亥，注有譌。

三二三九页五行八月己亥按：是年八月甲子朔，无己亥，注有譌。

三二三九页八行沛王(牙)[正]薨集解引惠栋说，谓“牙”当作“正”，传写误也。今据改。按：沛王正，沛献王辅之孙，谥节。

三二三九页一一行五月丙寅按：注系永初三年下，查永初三年五月庚寅朔，无丙寅，注有譌。

三二三九页一一行国多任刑也按：汲本、殿本“任”作“淫”。

三二三九页一五行四年六月甲子按：汲本、殿本作“丙子”。

三二三九页一六行後太尉[张禹司空]张敏[皆]免官据卢校依御览八七五补。

三二四０页三行臣昭以占为明[堂]岂任尚所能感也据卢校补。按：殿本有“堂”字，脱“岂”字。

三二四０页八行六月丙申至戊戌按：元初四年六月癸卯朔，无丙申、戊戌，志文有譌。

三二四０页一一行自永初五年到永宁十年之中按：“十”原譌“七”，径改正。

三二四一页三行黄帝占曰火攻按：卢校谓“火攻”通考作“大败”。

三二四二页一行太白犯昴毕为(近)[边]兵据卢校改。

三二四二页七行遣司徒刘喜等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喜”范书作“熹”。

三二四二页一一行元年四月丙午按：延光元年四月乙亥朔，无丙午，注有譌。

三二四三页九行闰月乙酉按：永建二年闰六月乙巳朔，无乙酉，志文有譌。

三二四三页一二行使匈奴中郎[将]张国据卢校补。

三二四三页一五行丁巳月犯心按：注系永建二年二月下，查永元二年二月丁丑朔，无丁巳，注有譌。

三二四四页一行三年二月癸未按：永建三年二月辛丑朔，无癸未，注有譌。

三二四四页九行敦煌太守徐白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西域传“白”作“由”。

三二四四页一0行使乌桓亲汉都尉戎末瘣等出塞按：集解引惠栋说，谓鲜卑传“末”作“朱”。

三二四四页一五行二年四月壬寅按：阳嘉二年四月辛未朔，无壬寅，注有譌。

三二四四页一五行五月癸巳按：阳嘉二年五月庚子朔，无癸巳，注有譌。

三二四四页一五行十一月辛未按：阳嘉二年十一月戊戌朔，无辛未，注有譌。

三二四四页一五行十二月壬寅按：阳嘉二年十二月丁卯朔，无壬寅，注有譌。

三二四五页一行四月乙卯按：“四月乙卯”不当置于“十二月辛未”之後，或“四月”上脱“四年”二字，然阳嘉三年四月乙丑朔，四年四月庚申朔，皆无乙卯，注显有譌。

三二四五页一行永和元年正月丁卯按：汲本、殿本“正月”作“五月”。

三二四五页二行吴郡太守行丞事羊珍与越兵弟叶吏民吴铜等按：顺帝纪作“吴郡丞羊珍”，“太守”字当衍。

三二四五页四行又[九]江贼蔡伯流等数百人攻广陵九江集解引钱大昕说，谓顺帝纪作“九江贼”，此脱“九”字。今据补。按：卢文弨云文法不顺，纪云“攻郡界及广陵”，得之。

三二四五页四行杀[江]都长据集解引钱大昕说补。按：顺帝纪有“江”字。

三二四五页六行九月壬午按：注系于永和二年下，查永和二年九月丙午朔，无壬午，注有譌。

三二四五页一二行(阳)[杨]定据集解引钱大昕说改。

三二四五页一五行击西羌于北地(谢)[射]姑山下据顺帝纪及西羌传改。

三二四六页一二行废为尉氏侯又徙为犍阳都乡侯薨按：清河王蒜坐贬为尉氏侯，不得云废，文有譌。集解引洪颐煊说，谓桓帝纪、清河孝王传并云蒜坐贬为尉氏侯，徙桂阳，自杀。

三二四七页六行元年二月壬午按：汉安元年二月庚戌朔，无壬午，注有譌。

三二四七页七行丙辰月入斗中按：注系于汉安二年五月之後，查汉安二年五月癸酉朔，无丙辰，注有譌。

三二四七页一一行(三)[二]月丁丑据卢校依通鉴目录改。按：是年二月丁巳朔，有丁丑，三月丙戌朔，无丁丑。

志第十二　天文下

桓三十八　灵二十　献九　陨石

孝桓建和元年八月壬寅，荧惑犯舆鬼质星。二年二月辛卯，荧惑行在舆鬼中。三年五月己丑，太白行入太微右掖门，留十五日，出端门。丙申，荧惑入东井。八月己亥，镇星犯舆鬼中南星。乙丑，彗星芒长五尺，见天市中，东南指，色黄白，九月戊辰不见。荧惑犯舆鬼为死丧，质星为戮臣，入太微为乱臣。镇星犯舆鬼为丧。彗星见天市中为(质)贵人。至和平元年(十)二月甲寅，梁太后崩，梁冀益骄乱矣。

元嘉元年二月戊子，太白昼见。永兴二年闰月丁酉，太白昼见。时上幸後宫采女邓猛，明年，封猛兄演为南顿侯。後四岁，梁皇后崩，梁冀被诛，猛立为皇后，恩宠甚盛。

永寿元年三月丙申，镇星逆行入太微中，七十四日去左掖门。七月己未，辰星入太微中，八十日去左掖门。八月己巳，荧惑入太微，二十一日出端门。太微，天子廷也。镇星为贵臣妃後，逆行为匿谋。辰星入太微为大水，一曰後宫有忧。是岁雒水溢至津门，南阳大水。荧惑留入太微中，又

为乱臣。是时梁氏专政。九月己酉，昼有流星长二尺所，色黄白。癸巳，荧惑犯岁星，为奸臣谋，大将戮。

二年六月甲寅，辰星入太微，遂伏不见。辰星为水，为兵，为妃後。八月戊午，太白犯轩辕大星，为皇后。其三年四月戊寅，荧惑入东井口中，为大臣有诛者。其七月丁丑，太白犯心前星，为大臣。後二年(四)[7]月，懿献皇后以忧死。大将军梁冀使太仓令秦宫刺杀议郎邴尊，又欲杀邓后母宣，事觉，桓帝收冀及妻寿襄城君印绶，皆自杀。诛诸梁及孙氏宗族，或徙边。是其应也。

延熹四年三月甲寅，荧惑犯舆鬼质星。五月辛酉，客星在营室，稍顺行，生芒长五尺所，至心一度，转为彗。荧惑犯舆鬼质星，大臣有戮死者。五年十月，南郡太守李肃坐蛮夷贼攻盗郡县，取财一亿以上，入府取铜虎符，肃背敌走，不救城郭；又监黎阳谒者燕乔坐赃，重泉令彭良杀无辜，皆弃市。京兆虎牙都尉宋谦坐赃，下狱死。客星在营室至心作彗，为大丧。後四年，邓后以忧死。

六年十一月丁亥，太白昼见。是时邓后家贵盛。

七年七月戊辰，辰星犯岁星。八月庚戌，荧惑犯舆鬼质星。庚申，岁星犯轩辕大星。十月丙辰，太白犯房北星。丁卯，辰星犯太白。十二月乙丑，荧惑犯轩辕第二星。辰星犯岁星为兵。荧惑犯质星有戮臣。岁星犯轩辕为女主忧。太白犯房北星为後宫。其八年二月，太仆南乡侯左胜以罪赐死，胜弟中常侍上蔡侯悺、北乡侯党皆自杀。癸亥，皇后邓氏坐执左道废，迁于(祠)[桐]宫死，宗亲侍中沘阳侯邓康、河南尹邓万、越骑校尉邓弼、虎贲中郎将安(乡)[阳]侯邓(鲁)[会]、侍中监羽林左骑邓德、右骑邓寿、昆阳侯邓统、淯阳侯邓秉、议郎邓循皆系暴室，万、(鲁)[会]死，康等免官。又荆州刺史芝、交址刺史葛祗皆为贼所拘略，桂阳太守任胤背敌走，皆口市，荧惑犯舆鬼质星之应也。

八年五月癸酉，太白犯舆鬼质星。壬午，荧惑入太微右执法。闰月己未，太白犯心前星。十月癸酉，岁星犯左执法。十一月戊午，岁星入太微，犯左执法。

九年正月壬辰，岁星入太微中，五十八日出端门。六月壬戌，太白行入舆鬼。

七月乙未，荧惑行舆鬼中，犯质星。九月辛亥，荧惑入太微西门，积五十八日。

永康元年正月庚寅，荧惑逆行入太微东门，留太微中，百一日出端门。七月丙戌，太白昼见经天。太白犯心前星，太白犯舆鬼质星有戮臣。荧惑入太微为贼臣。太白犯心前星为兵丧。岁星入太微犯左执法，将相有诛者。岁星入守太微五十日，占为人主。太白、荧惑入舆鬼，皆为死丧，又犯质星为戮臣。荧惑留太微中百一日，占为人主。太白昼见经天为兵，忧在大人。其九年十一月，太原太守刘口、南阳太守成口皆坐杀无辜，荆州刺史李隗为贼所拘，尚书郎孟玽坐受金漏言，皆口市。永康元年十二月丁丑，桓帝崩，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尚书令尹勋、黄门令山冰等皆枉死，太白犯心，荧惑留守太微之应也。

孝灵帝建宁元年六月，太白在西方，入太微，犯西蕃南头星。太微，天廷也。太白行其中，宫门当闭，大将被甲兵，大臣伏诛。其八月，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谋欲尽诛诸宦者；其九月辛亥，中常侍曹节、长乐五官史朱瑀觉之，矫制杀蕃、武等，家属徙日南比景。

熹平元年十月，荧惑入南斗中。占曰："荧惑所守为兵乱。"斗为吴。其十一月，会稽贼许昭聚众自称大将军，昭父生为越王，攻破郡县。

二年四月，有星出文昌，入紫宫，蛇行，有首尾无身，赤色，有光照垣墙。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辛未，白气如一匹练，冲北斗第四星。占曰："文昌为上将贵相。太白犯心前星，为大臣。"後六年，司徒刘(群)[合]为中常侍曹节所谮，下狱死。白气冲北斗为大战。明年冬，扬州刺史臧旻、丹阳太守陈寅，攻盗贼苴康，斩首数千级。

光和元年四月癸丑，流星犯轩辕第二星，东北行入北斗魁中。八月，彗星出亢北，入天市中，长数尺，稍长至五六丈，赤色，经历十余宿，八十余日，乃消于天菀中。流星为贵使，轩辕为内宫，北斗魁主杀。流星从轩辕出抵北斗魁，是天子大使将出，有伐杀也。至中平元年，黄巾贼起，上遣中郎将皇甫嵩、朱鉨等征之，斩首十余万级。彗除天市，天帝将徙，帝将易都。至初平元年，献帝迁都长安。

三年冬，彗星出狼、弧，东行至于张乃去。张为周地，彗星犯之为兵乱。後四年，京都大发兵

击黄巾贼。

五年四月，荧惑在太微中，守屏。七月，彗星出三台下，东行入太微，至太子、幸臣，二十余日而消。十月，岁星、荧惑、太白三合于虚，相去各五六寸。如连珠。占曰："荧惑在太微为乱臣。"是时中常侍赵忠、张让、郭胜、孙璋等，并为奸乱。彗星入太微，天下易主。至中平六年，宫车晏驾。岁星、荧惑、太白三合于虚为丧。虚，齐(也)[地]。明年，琅邪王据薨。

光和中，国皇星东南角去地一二丈，如炬火状，十余日不见。占曰："国皇星为内乱，外内有兵丧。"其後黄巾贼张角烧州郡，朝廷遣将讨平，斩首十余万级。

中平六年，宫车晏驾，大将军何进令司隶校尉袁绍私募兵千余人，阴跱雒阳城外，窃呼并州牧董卓使将兵至京都，共诛中官，对战南、北宫阙下，死者数千人，燔烧宫室，迁都西京。及司徒王允与将军吕布诛卓，卓部曲将郭汜、李傕旋兵攻长安，公卿百官吏民战死者且万人。天下之乱，皆自内发。

中平二年十月癸亥，客星出南门中，大如半筵，五色喜怒稍小，至後年六月消。占曰："为兵。"至六年，司隶校尉袁绍诛灭中官，大将军部曲将吴匡攻杀车骑将军何苗，死者数千人。

三年四月，荧惑逆行守心後星。十月戊午，月食心後星。占曰："为大丧。"後三年而灵帝崩。

五年二月，彗星出奎，逆行入紫宫，後三出，六十余日乃消。六月丁卯，客星如三升曂，出贯索，西南行入天市，至尾而消。占曰："彗除紫宫，天下易主。客星入天市，为贵人丧。"明年四月，宫车晏驾。中平中夏，流星赤如火，长三丈，起河鼓，入天市，抵触宦者星，色白，长二三丈，後尾再屈，食顷乃灭，状似枉矢。占曰："枉矢流发，其宫射，所谓矢当直而枉者，操矢者邪枉人也。"

中平六年，大将军何进谋尽诛中官，[中官觉]，于省中杀进：俱两破灭，天下由此遂大坏乱。

六年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戊辰犯心中大星。其日未冥四刻，大将军何进于省中为诸黄门所杀。己巳，车骑将军何苗为进部曲将吴匡所杀。

孝献初平(三)[二]年九月，蚩尤旗见，长十余丈，色白，出角、亢之南。占曰："蚩尤旗见，则王征伐四方。"其後丞相曹公征讨天下且三十年。

四年十月，孛星出两角间，东北行入天市中而灭。占曰："彗除天市，天帝将徙，帝将易都。"是时上在长安，後二年东迁，明年七月，至雒阳，其八月，曹公迎上都许。

建安五年十月辛亥，有星孛于大梁，冀州分也。时袁绍在冀州。其年十一月，绍军为曹公所破。七年夏，绍死，後曹公遂取冀州。

九年十一月，有星孛于东井舆鬼，入轩辕太微。十一年正月，星孛于北斗，首在斗中，尾贯紫宫，及北辰。占曰："彗星扫太微宫，人主易位。"其後魏文帝受禅。

十二年十月辛卯，有星孛于鹑尾。荆州分也，时荆州牧刘表据荆州，(时)益州从事周群以[为]荆州牧将死而失土。明年秋，表卒，以小子琮自代。曹公将伐荆州，琮惧，举军诣公降。

十七年十二月，有星孛于五诸侯。周群以为西方专据土地者，皆将失土。是时益州牧刘璋据益州，汉中太守张鲁别据汉中，韩遂据凉州，(宋)[宗]建别据枹罕。明年冬，曹公遣偏将击凉州。十九年，获(宋)[宗]建；韩遂逃于羌中，病死。其年秋，璋失益州。二十年秋，[曹]公攻汉中，鲁降。

十八年秋，岁星、镇星、荧惑俱入太微，逆行留守帝坐百余日。占曰："岁星入太微，人主改。"

二十三年三月，孛星晨见东方二十余日，夕出西方，犯历五车、东井、五诸侯、文昌、轩辕、后妃、太微，锋炎指帝坐。占曰："除旧布新之象也。"

殇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陨石陈留四。春秋僖公十六年，陨石于宋五，传曰陨星也。董仲舒以为从高反下之象。或以为庶人惟星，陨，民困之象也。

桓帝延熹七年三月癸亥，陨石右扶风一，鄠又陨石二，皆有声如雷。

校勘记

三二五五页七行彗星见天市中为(质)[贵]人据卢校改。

三二五五页七行至和平元年(十)二月甲寅梁太后崩集解引钱大昕说，谓桓帝纪在二月，此衍“十”字。今据删。

三二五六页四行二年六月甲寅按：永寿二年六月丁巳朔，无甲寅，志文有譌。

三二五六页六行後二年(四)[七]月懿献皇后以忧死集解引洪亮吉说，谓“四月”应作“七月”，志譌。今据改。

三二五六页九行延熹四年三月甲寅按：延熹四年三月己未朔，无甲寅，志文有譌。

三二五六页一二行京兆虎牙都尉宋谦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桓帝纪“宋谦”作“宗谦”。

三二五六页一五行七年七月戊辰按：延熹七年七月庚午朔，无戊辰，志文有譌。

三二五七页三行太仆南乡侯左胜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左胜”桓帝纪、宦者传俱作“左称”。赵岐传作“左胜”，与此同。

三二五七页三行皇后邓氏坐执左道废迁于(祠)[桐]宫死集解引陈景云说，谓“祠”当作“桐”，和帝阴皇后废迁桐宫事见皇后纪，可互证也。今据改。

三二五七页四行河南尹邓万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万”下脱“世”字，盖唐人避讳去之。

三二五七页四行虎贲中郎将安(乡)[阳]侯邓(鲁)[会]集解引钱大昕说，谓据皇后纪，“安乡”当作“安阳”。据桓帝纪及皇后纪，“鲁”当作“会”。

今据改。

三二五八页六行其九月辛亥按：集解引洪亮吉说，谓“辛亥”灵纪作“丁亥”。

三二五八页九行八月丙寅至辛未按：熹平二年八月丁丑朔，无丙寅、辛未，志文有譌。

三二五八页一一行後六年司徒刘(群)[合]为中常侍曹节所谮下狱死集解引钱大昕说，谓案熹平之世，司徒无下狱死者。惟光和二年刘合以谋诛宦官下狱死，“群”当为“合”之譌也。自熹平二年至光和二年，相距恰六载。又引惠栋说，谓“群”本纪作“合”。今据改。

三二五八页一二行丹阳太守陈寅按：集解引惠栋说，谓灵帝纪“寅”作“夤”。

三二五九页八行郭胜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袁纪“胜”作“脉”。

三二六0页一0行大将军何进谋尽诛中官[中官觉]卢校谓脱“中官觉”三字，通考有。今据补。按：汲本重“中官”二字，脱“觉”字。

三二六0页一四行孝献初平(三)[二]年九月蚩尤旗见据汲本、殿本改。按：献纪作“二年”。

三二六一页六行九年十一月有星孛于东井舆鬼按：集解引洪亮吉说，谓献纪作“十月”。

三二六一页八行(时)益州从事周群以[为]荆州牧将死而失土校补谓案文“时”字衍，“以”下脱“为”字。今据删补。

三二六一页一二行(宋)[宗]建别据袍罕殿本考证谓何焯校本“宋”改“宗”。

今据改。按：献纪作“宗”。

三二六一页一三行二十年秋[曹]公攻汉中据汲本、殿本补。

三二六二页三行锋炎指帝坐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指”一作“刺”。

三二六二页六行延熹七年三月癸亥按：延熹七年三月壬申朔，无癸亥，志文有譌。

志第十三　五行一

貌不恭　淫雨　服妖　鸡祸　青眚　屋自坏　讹言　旱　谣　狼食人

五行传说及其占应，汉书五行志录之详矣。故泰山太守应劭、给事中董巴、散骑常侍谯周[1]并撰建武以来灾异。今合而论之，以续前志云。

⑴蜀志曰："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国人也。治尚书，兼通诸经及图纬。州郡辟请皆不应。耽古笃学，诵读典籍，欣然独笑，以忘寝食。蜀亡，魏征不至。"

五行传曰："田猎不宿，[1]饮食不享，[2]出入不节，[3]夺民农时，[4]及有奸谋，[5]则木不曲直。"[6]谓木失其性而为灾也。又曰："貌之不恭，是谓不肃。[7]厥咎狂，[8]厥罚恒雨，[9]厥极恶。[10]时则有服妖，[11]时则有龟孽，[12]时则有鸡祸，[13]时则有下体生上之痾，[14]时则有青眚、青祥，[15]惟金沴木。"[16]说云：气之相伤谓之沴。[17]

⑴郑玄注尚书大传曰："不宿，不宿禽也。角主天兵。周礼四时习兵，因以田猎。礼志曰：'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过此则暴天物，为不宿禽。'角南有天库、将军、骑官。"汉书音义曰："游田驰骋，不反宫室。"

⑵郑玄曰："享，献也。礼志曰：'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周礼兽人，冬献狼，夏献麋，春秋献兽物，此献礼之大略也。"注五行称"郑玄曰"，皆出注大传也。汉书音义曰："无献享之礼。"

⑶郑玄曰："角为天门，房有三道，出入之象也。"

⑷郑玄曰："房、心，农时之候也。季冬之月，命农师计耦耕事，是时房、心晨中。春秋传曰：'辰为农祥，後稷之所经纬也。'"⑸郑玄曰："亢为朝廷，房、心为明堂，谋事出政之象。"

⑹郑玄曰："君行此五者，为逆天东宫之政。东宫于地为木，木性或曲或直，人所用为器也。无故生不畅茂，多折槁，是为木不曲直。木、金、水、火、土谓之五材，春秋传曰：'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其政逆则神怒，神怒则材失性，不为民用。其它变异皆属沴，沴亦神怒。凡神怒者，日、月、五星既见适于天矣。"洪范："木曰曲直。"孔安国曰："木可以揉曲直。"

⑺郑玄曰："肃，敬也。君貌不恭，则是不能敬其事也。"洪范曰："貌曰恭。"

⑻郑玄曰："君臣不敬，则倨慢如狂。"方储对策曰："君失制度，下不恭承，臣恣淫慢。"

⑼郑玄曰："貌曰木，木主春，春气生；生气失则踰其节，故常雨也。"管子曰："冬作土功，发地藏，则夏多暴雨，秋雨霖不止。"淮南子曰："金不收则多淫雨。"

⑽孔安国曰："丑陋。"

⑾郑玄曰："服，貌之饰也。"

⑿郑玄曰："龟虫之生于水而游于春者，属木。"

⒀郑玄曰："鸡畜之有冠翼者也，属貌。"洪范传曰："妖者，败胎也，少小之类，言其事之尚微也。至孽，则牙孽也，至乎祸则著矣。"

⒁郑玄曰："痾，病也，貌气失之病也。"汉书音义曰："若梁孝王之时，牛足反出背上也。此下欲伐上之祸。"

⒂郑玄曰："青，木色也。眚生于此，祥自外来也。"

⒃郑玄曰："沴，殄也。凡貌、言、视、听、思、心，一事失，则逆人之心，人心逆则怨，木、金、水、火、土气为之伤。伤则冲胜来乘殄之，于是神怒人怨，将为祸乱。故五行先见变异，以谴告人也。及妖、孽、祸、痾、眚、祥皆其气类，暴作非常，为时怪者也。各以物象为之占也。"

⒄尚书大传曰："凡六沴之作，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则後王受之。

岁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则正卿受之。岁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则庶民受之。"郑玄曰："自正月尽四月为岁之朝，自五月尽八月为岁之中，自九月尽十二月为岁之夕。上旬为月之朝，中旬为月之中，下旬为月之夕。平旦至食时为日之朝，隅中至日跌为日之中，晡时至黄口为日之夕。受之，受其凶咎也。"

大传又云："其二辰以次相将，其次受之。"郑玄曰："二辰谓曰、月也。假令岁之朝也，日、月中则上公受之，日、月夕则下公受之；岁之中也，日、月朝则孤卿受之，日、月夕则大夫受之；岁

之夕也，日、月朝则上士受之，日、月中则下士受之。其余差以尊卑多少，则悉矣。”管子曰：“明王有四禁：春无杀伐，无割大陵，伐大木，斩大山，行大火，诛大臣，收谷赋钱；夏无遏水，达名川，塞大谷，动土功，射鸟兽；秋无赦过，释罪，缓刑；冬无爵赏禄，伤伐五藏。故春政不禁，则五谷不成；夏政不禁，则草木不荣；秋政不禁，则奸邪不胜；冬政不禁，则地气不藏。四者俱犯，则阴阳不和，风雨不时，火流邑，大风飘屋，折树木，地草夭，冬雷，草木夏落，而秋虫不藏，宜死者生，宜蛰者鸣，多螣螟虫也。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国贫法乱，逆气下生。故曰台榭相望者，亡国之帘也；驰车充国者，追寮之马也；翠羽朱饰者，斩生之斧也；五采纂组者，蕃功之室也。明主知其然，故远而不近，能去此取彼，则王道备也。“续汉书曰：“建武二年，尹敏上疏曰：‘六沴作见，若是供御，帝用不差，神则大喜，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不供御，六罚既侵，六极其下。明供御则天报之福，不供御则祸灾至。欲尊六事之体，则貌、言、视、听、思、心之用，合六事之揆以致乎太平，而消除鱇轲孽害也。’”建武元年，赤眉贼率樊崇、逢安等共立刘盆子为天子。然崇等视之如小儿，百事自由，初不恤录也。後正旦至，君臣欲共飨，既坐，酒食未下，群臣更起，乱不可整。时大司农杨音案囗怒曰：“小儿戏尚不如此！”其後遂破坏，崇、安等皆诛死。唯音为关内侯，以寿终。

光武崩，山阳王荆哭不哀，作飞书与东海王，劝使作乱。明帝以荆同母弟，太后在，故隐之。後徙王广陵，荆遂坐复谋反自杀也。

章帝时，窦皇后兄宪以皇后甚幸于上，故人人莫不畏宪。宪于是强请夺沁水长公主田，公主畏宪，与之，宪乃贱顾之。後上幸公主田，觉之，问宪，宪又上言借之。上以後故，但谴囗之，不治其罪。後章帝崩，窦太后摄政，宪秉机密，忠直之臣与宪忤者，宪多害之，其後宪兄弟遂皆被诛。

桓帝时，梁冀秉政，兄弟贵盛自恣，好驱驰过度，至于归家，犹驰驱入门，百姓号之曰“梁氏灭门驱驰”。後遂诛灭。

和帝永元十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皆淫雨伤稼。[1]

[1]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六年九月，大雨连月，苗稼更生，鼠巢树上。十七年，雒阳暴雨，坏民庐舍，压杀人，伤害禾稼。”

安帝元(年)[初]四年秋，郡国十淫雨伤稼。[1]

[1]方储对策曰：“雨不时节，妄赏赐也。”

永宁元年，郡国三十三淫雨伤稼。

建光元年，京都及郡国二十九淫雨伤稼。是时羌反久未平，百姓屯戍，不解愁苦。

延光元年，郡国二十七淫雨伤稼。[1]

[1]案本传陈忠奏，以为王侯二千石为女使伯荣独拜车下，柄在臣妾。

二年，郡国五连雨伤稼。

顺帝永建四年，司隶、荆、豫、兖、冀部淫雨伤稼。

六年，冀州淫雨伤稼。

桓帝延熹二年夏，霖雨五十余日。是时，大将军梁冀秉政，谋害上所幸邓贵人母宣，冀又擅杀议郎邴尊。上欲诛冀，惧其持权日久，威势强盛，恐有逆命，害及吏民，密与近臣中常侍单超等图其方略。其年八月，冀卒伏罪诛灭。[1]

[1]案公沙穆传，永寿元年霖雨，大水，三辅以东莫不湮没。

灵帝建宁元年夏，霖雨六十余日。是时大将军窦武谋变废中官。其年九月，长乐五官史朱瑀等共与中常侍曹节起兵，先诛武，交兵阙下，败走，追斩武兄弟，死者数百人。[1]

[1]案武死无兄弟，有兄子。

熹平元年夏，霖雨七十余日。是时中侍曹节等，共诬(曰)[白]勃海王悝谋反，其十月诛悝。

中平六年夏，霖雨八十余日。是时灵帝新弃群臣，大行尚在梓宫，大将军何进与佐军校尉袁绍等共谋欲诛废中官。下文陵毕，中常侍张让等共杀进，兵战京都，死者数千。

更始诸将军过雒阳者数十辈，皆帻而衣妇人衣绣拥囗。时智者见之，以为服之不中，身之灾也，

乃奔入边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更始遂为赤眉所杀。

桓帝元嘉中，京都妇女作愁眉、啼糚、堕马髻、折要步、龋齿笑。所谓愁眉者，细而曲折。啼糚者，薄拭目下，若啼处。堕马髻者，作一边。[1]折要步者，足不在体下。龋齿笑者，若齿痛，乐不欣欣。始自大将军梁冀家所为，京都歙然，诸夏皆放效。此近服妖也。梁冀二世上将，婚媾王室，大作威福，将危社稷。天诫若曰：兵马将往收捕，妇女忧愁，踧眉啼泣，吏卒掣顿，折其要脊，令髻倾邪，虽强语笑，无复气味也。到延熹二年，举宗诛夷。

(1)梁冀别传曰："冀妇女又有不聊生髻。"

延熹中，梁冀诛後，京都帻颜短耳长，短上长下。时中常侍单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在帝左右，纵其奸慝。海内愠曰：一将军死，五将军出。家有数侯，子弟列布州郡，宾客杂袭腾翥，上短下长，与梁冀同占。到其八年，桓帝因日蚀之变，乃拜故司徒韩寅为司隶校尉，以次诛鉏，京都正清。[1]

(1)臣昭案：本传，寅诛左悺贬具瑗，虽克折奸首，群阉相蒙，京都未为正清。

延熹中，京都长者皆著木屐；妇女始嫁，至作漆画五采为系。此服妖也。到九年，党事始发，传黄门北寺，临时惶惑，不能信天任命，多有逃走不就考者，九族拘系，及所过历，长少妇女皆被桎梏，应木屐之象也。

灵帝建宁中，京都长者皆以苇方笥为口具，下士尽然。时有识者窃言：苇方笥，郡国谳箧也；今珍用之，此天下人皆当有罪谳于理官也。到光和三年癸丑赦令诏书，吏民依党禁锢者赦除之，有不见文，他以模拟疑者谳。于是诸有党郡皆谳廷尉，人名悉入方笥中。

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此服妖也。其後董卓多拥胡兵，填塞街衢，虏掠宫掖，发掘园陵。

灵帝于宫中西园驾四白驴，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以为大乐。于是公卿贵戚转相放效，至乘辎軿以为骑从，互相侵夺，贾与马齐。案易曰："时乘六龙以御天。"行天者莫若龙，行地者莫如马。诗云："四牡騤騤，载是常服。""檀车煌煌，四牡彭彭。"夫驴乃服重致远，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骖服之乎！迟钝之畜，而今贵之。天意若曰：国且大乱，贤愚倒植，凡执政者皆如驴也。其後董卓陵虐王室，多援边人以充本朝，胡夷异种，跨蹈中国。

熹平中，省内冠狗带绶，以为笑乐。有一狗突出，走入司徒府门，或见之者，莫不惊怪。[1]京房易传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後灵帝宠用便嬖子弟，永乐宾客、鸿都群小，传相汲引，公卿牧守，比肩是也。又遣御史于西(乡)[邸]卖官，关内侯顾五百万者，赐与金紫；诣阙上书占令长，随县好丑，丰约有贾。强者贪如豺虎，弱者略不类物，实狗而冠者也。司徒古之丞相，壹统国政。天戒若曰：宰相多非其人，尸禄素餐，莫能据正持重，阿意曲从；今在位者皆如狗也，故狗走入其门。[2]

(1)袁山松书曰："光和四年，又于西园弄狗以配人也。"

(2)应劭曰："灵帝数以车骑将军过拜孽臣内孽，又赠亡人，显号加于顽凶，印绶污于腐尸。昔辛有睹被发之祥，知其为戎，今假号云集，不亦宜乎！"

灵帝数游戏于西园中，令後宫采女为客舍主人，身为商贾服。行至舍，采女下酒食，因共饮食以为戏乐。此服妖也。其後天下大乱。[1]

(1)风俗通曰："时京师宾囗嘉会，皆作魁囗，酒酣之後，续以挽歌。"魁囗，丧家之乐。挽歌，执绋相偶和之者。天戒若曰：国家当急殄悴，诸贵乐皆死亡也。自灵帝崩後，京师坏灭，户有兼尸，虫而相食，魁囗、挽歌，斯之瞠乎？

献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为长躬而下甚短，女子好为长裙而上甚短。时益州从事莫嗣以为服妖，是阳无下而阴无上也，天下未欲平也。後还，遂大乱。[1]

(1)袁山松[书]曰："禅位于魏。"

灵帝光和元年，南宫侍中寺雌鸡欲化雄，一身毛皆似雄，但头冠尚未变。诏以问议郎蔡邕。邕对曰："貌之不恭，则有鸡祸。宣帝黄龙元年，未央宫雌鸡化为雄，不鸣无距。是岁元帝初即位，立

王皇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鸡化为雄，冠距鸣将。是岁後父禁为(平)阳[平]侯，女立为皇后。至哀帝晏驾，後摄政，王莽以後兄子为大司马，由是为乱。臣窃推之，头，元首，人君之象；今鸡一身已变，未至于头，而上知之，是将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应之不精，政无所改，头冠或成，为患兹大。”是後张角作乱称黄巾，遂破坏。四方疲于赋役，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乱。

桓帝永兴二年四月丙午，光禄勋吏舍壁下夜有青气，视之，得玉钩、玦各一。钩长七寸二分，[玦]周五寸四分，身中皆雕镂。此青祥也。玉，金类也。七寸二分，商数也。五寸四分，征数也。商为臣，征为事，盖为人臣引决事者不肃，将有祸也。是时梁冀秉政专恣，後四岁，梁氏诛灭也。

延熹五年，太学门无故自坏。襄楷以为太学前疑所居，[1]其门自坏，文德将丧，教化废也。是後天下遂至丧乱。

[1]本传楷书无“前疑”之言也。

永康元年十月壬戌，南宫平城门内屋自坏。金沴木，木动也。其十二月，宫车晏驾。

灵帝光和元年，南宫平城门内屋、武库屋及外东垣屋前後顿坏。蔡邕对曰：“平城门，正阳之门，与宫连，郊祀法驾所由从出，门之最尊者也。武库，禁兵所藏。东垣，库之外障。易传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厥妖城门内崩。’潜潭巴曰：‘宫瓦自堕，诸侯强陵主。’此皆小人显位乱法之咎也。“其後黄巾贼先起东方，库兵大动。皇后同父兄何进为大将军，同母弟苗为车骑将军，兄弟并贵盛，皆统兵在京都。其後进欲诛废中官，为中常侍张让、段珪等所杀，兵战宫中阙下，更相诛灭，天下兵大起。

三年二月，公府驻驾庑自坏，南北三十余间。

中平二年二月癸亥，广阳城门外上屋自坏也。

献帝初平二年三月，长安宣平城门外屋无故自坏。至三年夏，司徒王允使中郎将吕布杀太师董卓，夷三族。[1]。

[1]袁山松[书]曰：“李傕等攻破长安城，害允等。”

兴平元年十月，长安市门无故自坏。至二年春，李傕、郭汜口长安中，傕迫劫天子，移置傕坞，尽烧宫殿、城门、官府、民舍，放兵寇钞公卿以下。冬，天子东还雒阳，傕、汜追上到曹阳，虏掠乘舆辎重，杀光禄勋邓渊、廷尉宣播、少府田邠等数十人。五行传曰：“好攻战，[1]轻百姓，[2]饰城郭，[3]侵边境，[4]则金不从革。” [5]谓金失其性而为灾也。又曰：“言之不从，是谓不乂。[6]厥咎僭，[7]厥罚恒阳，[8]厥极忧。[9]时则有诗妖，[10]时则有介虫之孽，[11]时则有犬祸，[12]时则有口舌之痾，[13]时则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介虫，刘歆传以为毛虫。乂，治也。

[1]郑玄注曰：“参、伐为武府，攻战之象。”

[2]郑玄注曰：“轻之者，不重民命。春秋传曰：‘师出不正反，战不正胜也。’”

[3]郑玄注曰：“昴、毕间为天街。甘氏经曰：‘天街保塞，孔涂道衢。’保塞，城郭之象也。月令曰：‘四鄙入保。’”

[4]郑玄曰：“毕主边兵。”

[5]郑玄注曰：“君行此四者，为逆天西宫之政。西宫于地为金，金性从刑，而革人所用为器者也，无故(治)[冶]之不销，或入火飞亡，或铸之裂形，是为不从革。其它变异，皆属沴也。”洪范曰：“从革作辛。”马融曰：“金之性，从(人)[火]而更，可销铄也。”汉书音义曰：“言人君言不见从，则金铁亦不从人意。”

[6]郑玄曰：“乂，治也。君言不从，则是不能治其事也。”

[7]郑玄曰：“君臣不治，则僭差矣。”

[8]郑玄曰：“金主秋，秋气杀，杀气失，故常阳也。”春秋考异邮曰：“君行非是，则言不见从；言不见从，则下不治；下不治，则僭差过制度，奢侈骄泰。天子僭天，大夫僭人主，诸侯僭上，阳无以制。从心之喜，上忧下，则常阳从之。推设其迹，考之天意，则大旱不雨，而民庶大灾伤。”淮南子曰：“杀不辜则国赤地。”

[9]郑玄曰：“杀气失，故于人为忧。”

⑽郑玄曰："诗之言志也。"

⑾郑玄曰："蝝、螽、蜩、蝉之类，生于火而藏于秋者也，属金。"

⑿郑玄曰："犬畜之以口吠守者，属言。"

⒀郑玄曰："言气失之病。"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民讹言相惊，司隶、并、冀州民人流移。时邓太后专政。妇人以顺为道，故礼"夫死从子"之命。今专(王)[主]事，此不从而僭也。⑴

⑴古今注曰："章帝建初五年，东海、鲁国、东平、山阳、济阴、陈留民讹言相惊有贼，捕至京师，民皆入城也。"

世祖建武⑴五年夏，旱。京房传曰："欲德不用，兹谓张，厥灾荒，其旱阴云不雨，变而赤因四阴。众出过时，兹谓广，其旱不生。上下皆蔽，兹谓隔，其旱天赤三月，时有雹杀飞禽。上缘求妃，兹谓僭，其旱三月大温亡云。君高台府，兹谓犯，阴侵阳，其旱万物根死，有火灾。庶位踰节，兹谓僭，其旱泽物枯，为火所伤。"⑵是时天下僭逆者未尽诛，军多过时。⑶

⑴古今注曰："建武三年七月，雒阳大旱，帝至南郊求雨，即日雨。"

⑵春秋考异邮曰："国大旱，冤狱结。旱者，阳气移，精不施，君上失制，奢淫僭差，气乱感天，则旱征见。"又云："阴厌阳移，君淫民恶，阴精不舒，阳偏不施。"又云："阳偏，民怨征也。在所以感之者，上奢则求多，求多则下竭，下竭则溃，君不仁。"管子曰："春不收枯骨伐枯木而起去之，则夏旱。"方储对策曰："百姓苦，士卒烦碎，责租税失中，暴师外营，经历三时，内有怨女，外有旷夫。王者熟惟其祥，揆合于天，图之事情，旱灾可除。夫旱者过日，天王无意于百姓，恩德不行，万民烦扰，故天应以无泽。"

⑶古今注曰："建武六年六月，九年春，十二年五月，二十一年六月，明帝永平元年五月，八年冬，十一年八月，十五年八月，十八年三月，并旱。"

章帝章和二年夏，旱。时章帝崩後，窦太后兄弟用事奢僭。⑴

⑴古今注曰："建初二年夏，雒阳旱。四年夏，元和元年春，并旱。"案：杨终传，建初元年大旱，谷贵，终以为广陵、楚、淮阳、济南之狱徙者数万人，吏民怨旷，上疏云久旱。孔丛曰："建初元年大旱，天子忧之，侍御史孔子丰乃上疏曰：'臣闻为不善而灾报，得其应也；为善而灾至，遭时运也。陛下即位日浅，视民如伤，而不幸耗旱，时运之会耳，非政教所致也。昔成汤遭旱，因自责，省畋散积，减御损食，而大有年。意者陛下未为成汤之事焉。'天子纳其言而从之，三日雨即降。转拜黄门郎，典东观事。"

和帝永元六年秋，京都旱。时雒阳有冤囚，和帝幸雒阳寺，录囚徒，理冤囚，(牧)[收]令下狱抵罪。行未还宫，澍雨降。⑴

⑴古今注曰："永元二年，郡国十四旱。十五年，(丹)[雒]阳郡国二十二并旱，或伤稼。"

安帝⑴永初六年夏，旱。⑵

⑴古今注曰："永初元年，郡国八旱，分遣议郎请雨。"案本纪二年五月，旱，皇太后幸雒阳寺，录囚徒，即日降雨。六月，京都及郡国四十大水。虽去旱得水，无救为灾。

⑵古今注曰："三年，郡国八，四年、五年夏，并旱。"

七年夏，旱。

元初元年夏，旱。

二年夏，旱。⑴

⑴三年夏旱，时西羌寇乱，军屯相继，连十余年。

六年夏，旱。⑴

⑴古今注曰："建光元年，郡国四旱。延光元年，郡国五并旱，伤稼。"

顺帝永建三年夏，旱。

五年夏，旱。

阳嘉二年夏，旱。时李固对策，以为奢僭所致也。[1]

[1]臣昭案：本纪元年二月，京师旱。郎顗传："人君恩泽不施于民，禄去公室，臣下专权所致也。"又周举传："三年，河南、三辅大旱，五谷伤灾，天子亲自露坐德阳殿东厢请雨。"

冲帝永(嘉)[憙]元年夏，旱。时冲帝幼崩，太尉李固劝太后(及)兄梁冀立嗣帝，择年长有德者，天下赖之，则功名不朽。年幼未可知，如後不善，悔无所及。时太后及冀贪立年幼，欲久自专，遂立质帝，八岁。此不用德。[1]

[1]古今注曰："本初元年二月，京师旱。"

桓帝元嘉元年夏，旱。是时梁冀秉政，妻子并受封，宠踰节。

延憙元年六月，旱。[1]

[1]京房占曰："人君无施泽惠利于下，则致旱也。不救，必蝗虫害谷；其救也，贳谿罚，行宽大，惠兆民，劳功吏，赐鳏寡，禀不足。"案陈蕃上疏："宫女多聚不御，忧悲之感，以致水旱之困也。"

灵帝熹平五年夏，旱。[1]

[1]蔡邕作伯夷叔齐碑曰"熹平五年，天下大旱，祷请名山，求获荅应。时处士平阳苏腾，字玄成，梦陟首阳，有神马之使在道。明觉而思之，以其梦陟状上闻。天子开三府请雨使者，与郡县户曹掾吏登山升祠。手书要曰：'君况我圣主以洪泽之福。'天寻兴云，即降甘雨"也。

六年夏，旱。

光和五年夏，旱。

六年夏，旱。是时常侍、黄门僭作威福。

献帝兴平元年秋，长安旱。是时李傕、郭汜专权纵肆。[1]

[1]献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九年夏四月，旱。"

更始时，南阳有童谣曰："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是时更始在长安，世祖为大司马平定河北。更始大臣并僭专权，故谣妖作也。後更始遂为赤眉所杀，是更始之不谐在赤眉也。世祖自河北兴。

世祖建武六年，蜀童谣曰："黄牛白腹，五铢当复。"是时公孙述僭号于蜀，时人窃言王莽称黄，述欲继之，故称白；五铢，汉家货，明当复也。述遂诛灭。

王莽末，天水童谣曰："出吴门，望缇群。见一蹇人，言欲上天；令天可上，地上安得民！"时隗嚣初起兵于天水，後意稍广，欲为天子，遂破灭。嚣少病蹇。吴门，冀郭门名也。缇群，山名也。

顺帝之末，京都童谣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案顺帝即世，孝质短祚，大将军梁冀贪树疏幼，以为己功，专国号令，以赡其私。太尉李固以为清河王雅性聪明，敦诗悦礼，加又属亲，立长则顺，置善则固。而冀建白太后，策免固，征蠡吾侯，遂即至尊。固是日幽毙于狱，暴尸道路，而太尉胡广封安乐乡侯、司徒赵戒厨亭侯、司空袁汤安国亭侯云。

桓帝之初，天下童谣曰："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案元嘉中凉州诸羌一时俱反，南入蜀、汉，东抄三辅，延及并、冀，大为民害。命将出众，每战常负，中国益发甲卒，麦多委弃，但有妇女获刈之也。吏买马，君具车者，言调发重及有秩者也。请为诸君鼓咙胡者，不敢公言，私咽语。

桓帝之初，京都童谣曰："城上乌，尾毕逋。公为吏，子为徒。一徒死，百乘车。车班班，入河间。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石上慊慊舂黄粱。梁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案此皆谓为政贪也。城上乌，尾毕逋者，处高利独食，不与下共，谓人主多聚敛也。公为吏，子为徒者，言蛮夷将畔逆，父既为军吏，其子又为卒徒往击之也。一徒死，百乘车者，言前一人往讨胡既死矣，後又遣百乘车往。[1]车班班，入河间者，言上将崩，乘舆班班入河间迎灵帝也。[2]河间姹女工数钱，[3]以钱为室金为堂者，灵帝既立，其母永乐太后好聚金以为堂也。石上慊慊舂黄粱者，言永乐虽积

金钱，慊慊常苦不足，使人舂黄粱而食之也。梁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者，言永乐主教灵帝，使卖官受钱，所禄非其人，天下忠笃之士怨望，欲击悬鼓以求见，丞卿主鼓者，亦复谄顺，怒而止我也。

(1)臣昭曰：志家此释岂未尽乎？往徒一死，何用百乘？其後验竟为灵帝作。此言一徒，似斥桓帝，帝贵任群阉，参委机政，左右前後莫非刑人，有同囚徒之长，故言寄一徒也。且又弟则废黜，身无嗣，魁然单独，非一而何？百乘车者，乃国之君。解犊後征，正膺斯数，继以班班，尤得以类焉。

(2)应劭释此句云："征灵帝者，轮班拥节入河间也。"

(3)一本作"妖女"。

桓帝之初，京都童谣曰："游平卖印自有平，不辟豪贤及大姓。"案到延熹之末，邓皇后以谴自杀，乃以窦贵人代之，其父名武字游平，拜城门校尉。及太后摄政，为大将军，与太傅陈蕃合心戮力，惟德是建，印绶所加，咸得其人，豪贤大姓，皆绝望矣。

桓帝之末，京都童谣曰："茅田一顷中有井，四方纤纤不可整。嚼复嚼，今年尚可後年铙。"[1]案易曰："拔茅茹以其汇，征吉。"茅喻群贤也。井者，法也。于时中常侍管霸、苏康憎疾海内英哲，与长乐少府刘嚣、太常许咏、尚书柳分、[2]寻穆、史佟、[3]司隶唐珍等，代作唇齿。河内牢川诣阙上书："汝、颍、南阳，上采虚誉，专作威福；甘陵有南北二部，三辅尤甚。"由是传考黄门北寺，始见废阁。茅田一顷者，言群贤众多也。中有井者，言虽阨穷，不失其法度也。四方纤纤不可整者，言奸慝大炽，不可整理。嚼复嚼者，京都饮酒相强之辞也。言食肉者鄙，不恤王政，徒耽宴饮歌呼而已也。今年尚可者，言但禁锢也。後年铙者，陈、窦被诛，天下大坏。

(1)风俗通作"譊"。

(2)袁山松书曰，柳分权豪之党，为范滂所奏者。

(3)佟後亦为司隶。应劭曰，史佟，左官偷进者也。

桓帝之末，京都童谣曰："白盖小车何延延。河间来合谐，河间来合谐！"案解犊亭属饶阳河间县也。[1]居无几何而桓帝崩，使者与解犊侯皆白盖车从河间来。延延，众貌也。是时御史刘儵建议立灵帝，以儵为侍中，中常侍侯览畏其亲近，必当间己，白拜儵泰山太守，因令司隶迫促杀之。朝廷(必)[少]长，思其功效，乃拔用其弟合，致位司徒，此为合谐也。

(1)臣昭案：郡国志饶阳本属涿，後属安平。灵帝既是河间王曾孙，谣言自是有征，无俟[明]河间之县为验。

灵帝之末，京都童谣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上北芒。"案到中平六年，史侯登蹑至尊，献帝未有爵号，为中常侍段珪等数十人所执，公卿百官皆随其後，到河上，乃得来还。此为非侯非王上北芒者也。[1]

(1)英雄记曰："京师谣歌咸言'河腊从进'，献帝腊日生也。风俗通曰：'乌腊乌腊。'"案逆臣董卓滔天虐民，穷凶极恶，关东举兵欲共诛之，转相顾望，莫肯先进，处处停兵数十万，若乌腊虫，相随横取之矣。

灵帝中平中，京都歌曰："承乐世董逃，游四郭董逃，蒙天恩董逃，带金紫董逃，行谢恩董逃，整车骑董逃，垂欲发董逃，与中辞董逃，出西门董逃，瞻宫殿董逃，望京城董逃，日夜绝董逃，心摧伤董逃。"[1]案"董"谓董卓也，言虽跋扈，纵其残暴，终归逃窜，至于灭族也。[2]

(1)杨孚卓传曰："卓改为董安。"

(2)风俗通曰："卓以董逃之歌主为己发，大禁绝之，死者千数。"灵帝之末，礼乐崩坏，赏刑失中，毁誉无验，竞饰伪服，以荡典制，远近翕然，咸名後生放声者为时人。有识者窃言：旧曰世人，次曰俗人，今更曰时人，此天促其期也。其间无几，天下大坏也。

献帝践祚之初，京都童谣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案千里草为董，十日卜为卓。凡别字之体，皆从上起，左右离合，无有从下发端者也。今二字如此者，天意若曰：卓自下摩上，以臣陵君也。青青者，暴盛之貌也。不得生者，亦旋破亡。[1]

(1)献帝初童谣曰："燕南垂，赵北际，中央不合大如砺，唯有此中可避世。"

公孙瓒以为易地当之，遂徙镇焉，乃脩城积谷，以待天下之变。建安三年，袁绍攻瓒，瓒大败，缢其姊妹妻子，引火自焚，绍兵趣登台斩之。初，瓒破黄巾，杀刘虞，乘胜南下，侵据齐地。雄威大振，而不能开廓远图，欲以坚城观时，坐听围戮，斯亦自易地而去世也。

建安初，荆州童谣曰："八九年间始欲衰，至十三年无孑遗。"言自中兴以来，荆州无破乱，及刘表为牧，[民]又丰乐，至此逮八九年。当始衰者，谓刘表妻当死，诸将并零落也。十三年无孑遗者，言十三年表又当死，民当移诣冀州也。(1)

(1)干窦搜神记曰："是时华容有女子忽啼呼云：'[荆州将]有大丧！'言语过差，县以为妖言，系狱百余日，忽于狱中哭曰：'刘荆州今日死。'华容去州数(日)[百里]，即遣马吏验视，[而刘]表果死。县乃出之。续又歌吟曰：'不意李立为贵人。'後无几，曹公平荆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贤，为荆州刺史。"

顺帝阳嘉元年十月中，望都蒲阴狼杀童儿九十七人。时李固对策，引京房易传曰"君将无道，害将及人，去之深山[以]全身，厥(灾)[妖]狼食人"。陛下觉寤，比求隐滞，故狼灾息。(1)

(1)东观书曰："中山相朱遂到官，不出奉祠北岳。诏曰：'灾暴缘类，符验不虚，政失厥中，狼灾为应，至乃残食孩幼，朝廷愍悼，思惟咎征，博访其故。

山岳尊灵，国所望秩，而遂比不奉祠，怠慢废典，不务恳恻，淫刑放滥，害加孕妇，毒流未生，感和致灾。其详思改救，追复所失。有不遵宪，举正以闻。'"灵帝建宁中，群狼数十头入晋阳南城门啮人。(1)

(1)袁山松书曰："光和三年正月，虎见平乐观，又见宪陵上，啮卫士。蔡邕封事曰：'政有苛暴，则虎狼食人。'"

校勘记

三二六六页一四行方储对策校补谓方储对策盖本储所箸书名，因对策而论次成编者，非皆临时条对之辞也。按：校补说是，今加书名号。

三二六七页一二行隅中至日跌为日之中按：殿本"跌"作"昳"。校补谓案周礼司市疏"昳者，差昳之言也"。左氏昭五年传疏"日昳谓蹉跌而下也"。是差昳即是蹉跌，昳跌固通作矣。

三二六八页三行明主知其然按："主"原譌"王"，下"则王道备也"之"王"字原譌"主"，并径改正。

三二六八页一一行荆遂坐复谋反自杀也按："复"原譌"後"，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三二六九页四行苗稼更生按："苗"原譌"昔"，径改正。

三二六九页六行安帝元(年)[初]四年秋郡国十淫雨伤稼校补谓"元年"乃"元初"之譌，各本皆失正。盖譌沿上和帝永元十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迭举之例，不觉其譌。然自孝武建元以下，史无书元不著年号者。况安帝屡改元，不书年号，何以辨之？且据本书安纪，亦惟元初四年秋七月京师及郡国十雨水，而由元初元年秋上溯永初元年秋，皆无此异，是其为譌亦显而易见也。

今据改。

三二七0页八行共诬(曰)[白]勃海王悝谋反据汲本改。

三二七0页一二行皆帻而衣妇人衣绣拥口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光武纪作"绣𫄨"。又引惠栋说，谓"口"依续汉书当作"口"。

三二七一页八行乃拜故司徒韩寅为司隶校尉按：殿本考证谓"寅"当作"演"。

三二七二页六行四牡彭彭按：校补引柳从辰说，谓今毛诗大明卒章作"驷騵彭彭"。

三二七三页一0行袁山松[书]曰据汲本补。

三二七三页一三行後父禁为(平)阳[平]侯据集解引钱大昕说改。

三二七四页四行视之得玉钩玦各一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视"东观记作"掘"。

三二七四页五行[玦]周五寸四分据东观记及宋书符瑞志补。

三二七四页一二行灵帝光和元年南宫平城门内屋武库屋及外东垣屋前後顿坏按：集解引惠栋说，谓灵帝纪以为熹平六年二月事。

三二七五页五行南北三十余间按：集解引洪亮吉说，谓案灵帝纪注引此志又云“四十余间”，未知谁误。

三二七五页七行献帝初平二年三月长安宣平城门外屋无故自坏按：校补谓本书献纪书长安宣平城门外屋自坏事在初平四年三月。

三二七五页九行袁山松[书]曰据汲本补。

三二七五页一四行厥罚恒阳按：殿本“阳”作“旸”。

三二七六页七行金性从刑按：今尚书大传引郑注“刑”作“形”。

三二七六页七行无故(治)[冶]之不销据汲本改。

三二七六页八行从(人)[火]而更据集解引惠栋说改。

三二七六页一二行故常阳也按：殿本“阳”作“旸”。下“则常阳从之”，同。

三二七七页四行今专(王)[主]事据汲本、殿本改。

三二七七页一四行王者熟惟其祥按：汲本、殿本“惟”作“推”。

三二七八页六行上疏云久旱按：此下有脱文。

三二七八页六行侍御史孔子丰汲本、殿本“孔子丰”作“孔丰”。按：孔丰字子丰，太常孔臧之後也。

三二七八页一0行(牧)[收]令下狱抵罪据汲本、殿本改。

三二七八页一二行(丹)[雒]阳郡国二十二并旱校补谓案古今注京师皆称雒阳，此“丹阳”乃“雒阳”之譌，各本皆未正。今据改。

三二七八页一三行安帝永初六年夏旱按：此“安帝”二字原误作注文，与下注“古今注曰”云云六十字并杂入上条注文下，今据校补说移正。

三二七八页一六行三年郡国八按：殿本“八”下有“旱”字。

三二七九页四行三年夏旱按：校补谓刘昭补注之例，非引他书，则云“臣昭案”，亦有省言“案”者。若既不引书，又不言案，则明是转写脱误。“三年夏旱”上当有“臣昭案本纪”五字。

三二七九页一二行冲帝永(嘉)[熹]元年夏旱集解引何焯说，谓“嘉”当作“熹”。今据改。

三二七九页一二行太尉李固劝太后(及)兄梁冀立嗣帝校补谓“太后及兄”不成文，且固时不能亲言于太后，固传亦无固亲劝太后立长君事，当作“太后兄”，去“及”字。今据删。

三二八0页六行平阳苏腾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案水经注，苏腾河南平县人，非平阳也。蔡邕集作“平原”，尤误。

三二八一页八行固是日幽毙于狱按：张森楷校勘记谓案本纪，固以本初元年免官，建和元年下狱死，而云“是日”，非也。

三二八二页六行慊慊常苦不足按：汲本、殿本“苦”作“若”。

三二八三页五行河内牢川诣阙上书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牢川”党锢传作“牢脩”。

三二八三页七行嚼复嚼者京都饮酒相强之辞也按：王先谦谓既云饮酒相强之词，则“嚼”当为“釂”，言饮酒尽也。此自汉世俗传，以双声致误。其正字须知，否则不可通矣。

三二八四页一行朝廷(必)[少]长思其功效据汲本、殿本改。

三二八四页三行无俟[明]河间之县为验据汲本、殿本补。按：“河”原譌“何”，径改正。

三二八五页八行及刘表为牧[民]又丰乐据集解引惠栋说补。

三二八五页八行至此逮八九年集解引惠栋说，谓“此”字衍，“逮”为“建”之譌，脱“安”字。张森楷校勘记谓案八安字形不近，且是释上“八九年”文，“八”字不当去，疑“八”上有“安”字，误夺。按：如惠说，当作“至建安九年”；如张说，当作“至建安八九年”。张说较长。

三二八五页一0行[荆州将]有大丧据集解引惠栋说补。

三二八五页一一行华容去州数(日)[百里]据集解引惠栋说改。

三二八五页一一行[而刘]表果死据集解引惠栋说补。

三二八五页一四行去之深山[以]全身据集解引惠栋说补。

三二八五页一四行厥(灾)[妖]狼食人据集解引惠栋说改。

志第十四　五行二

灾火　草妖　羽虫孽　羊祸

五行传曰："弃法律，[1]逐功臣，[2]杀太子，[3]以妾为妻，[4]则火不炎上。"[5]谓火失其性而为灾也。又曰："视之不明，是谓不悊。[6]厥咎舒，[7]厥罚常燠，[8]厥极疾。[9]时则有草妖，[10]时则有蠃虫之孽，[11]时则有羊祸[12]时则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蠃虫，刘歆传以为羽虫。

⑴郑玄注尚书大传曰："东井主法令也。"

⑵郑玄曰："功臣制法律者也。或曰，喙主尚食、七星主衣裳，张为食厨，翼主天倡。经曰：'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缋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以出纳五言，汝听。'是则食与服乐，臣之所用为大功也。七星北有酒旗，南有天厨，翼南有器府。"

⑶郑玄曰："五行火生土，天文以参继东井，四时以秋代夏，杀太子之象也。

春秋传曰：'夫千乘之主，将废正而立不正，必杀正也。'"⑷郑玄曰："轩辕为后妃，属南宫。其大星女主之位。女御在前，妾为妻之象也。"

⑸郑玄曰："君行此四者，为逆天南宫之政。南宫于地为火，火性炎上，然行人所用烹囗者也，无故因见作热，燔炽为害，是为火不炎上。其它变异，皆属沴。"春秋考异邮曰："火者，阳之精也。人合天气五行阴阳，极阴反阳，极阳生阴，故应人行以灾不祥，在所以感之，萌应转旋，从逆殊心也。"

⑹郑玄曰："视，瞭也。君视不明，则是不能瞭其事也。"洪范曰："视曰明。"

⑺谶曰："君舒怠，臣下有倦，白黑不别，贤不肖并，不能忧民急，气为之舒缓，草不摇。"郑玄曰："君臣不瞭则舒缓矣。"

⑻郑玄曰："视曰火，火主夏。夏气长，长气失，故常燠。"

⑼郑玄曰："长气失，故于人为疾。"

⑽郑玄曰："草，视之物可见者，莫众于草。"

⑾郑玄曰："蚕螟虫之类。虫之生于火而藏于秋者也。"

⑿郑玄曰："羊畜之远视者也，属视。"

建武中，渔阳太守彭宠被征。书至，明日潞县火，灾起城中，飞出城外，燔千余家，杀人。京房易传曰："上不俭，下不节，盛火数起，燔宫室。"儒说火以明为德而主礼。时宠与幽州牧朱浮有隙，疑浮见浸谮，故意狐疑，其妻劝无应征，遂反叛攻浮，卒诛灭。[1]

⑴古今注曰："建武六年十二月，雒阳市火。二十四年正月戊子，雷雨霹雳，火灾高庙北门。明帝永平元年六月己亥，桂阳见火飞来，烧城寺。章帝建初元年十二月，北宫火烧寿安殿，延及右掖门。元和三年六月丙午，雷雨，火烧北宫朱爵西阙。"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宫宣室殿火。是时和帝幸北宫，窦太后在南宫。

明年，窦太后崩。

十三年八月己亥，北宫盛馔门合火。是时和帝幸邓贵人，阴后宠衰怨恨，上有欲废之意。明年，会得阴后挟伪道事，遂废迁于桐宫，以忧死，立邓贵人为皇后。

十五年六月辛酉，汉中城固南城门灾。此孝和皇帝将绝世之象也。其後二年，宫车晏驾，殇帝及平原王皆早夭折，和帝世绝。

安帝[1]永初二年四月甲寅，汉阳(河)[阿]阳城中失火，烧杀三千五百七十人。先是和帝崩，有皇子二人，皇子胜长，邓皇后贪殇帝少，欲自养长立之。

延平元年，殇帝崩。胜有厥疾不笃，群臣咸欲立之，太后以前既不立胜，遂更立清河王子，是为安帝。司空周章等心不(掩)[厌]服，谋欲诛邓氏，废太后、安帝，而更立胜。元年十一月，事觉，章等被诛。其後凉州叛羌为害大甚，凉州诸郡寄治冯翊、扶风界。及太后崩，邓氏被诛。

[1]古今注曰："永初元年十二月，河南郡县火，烧杀百五人。二年，河南郡县又失火，烧五百八十四人。"

四年三月戊子，杜陵园火。

元初四年二月壬戌，武库火。[1]是时羌叛，大为寇害，发天下兵以攻御之，积十余年未已，天下厌苦兵役。

[1]东观书曰："烧兵物百(一)[2]十五种，直千万以上。"

延光元年八月戊子，阳陵园寝殿火。凡灾发于先陵，此太子将废之象也。若曰：

不当废太子以自翦，如火不当害先陵之寝也。明年，上以谗言废皇太子为济阴王。後二年，宫车晏驾。中黄门孙程等十九人起兵殿省，诛贼臣，立济阴王。

四年秋七月乙丑，渔阳城门楼灾。

顺帝永建三年七月丁酉，茂陵园寝灾。[1]

[1]古今注曰："二年五月戊辰，守宫失火，烧宫藏财物尽。四年，河南郡县失火，烧人六畜。"

阳嘉元年，恭陵庑灾，及东西莫府火。[1]太尉李固以为奢僭所致。陵之初造，祸及枯骨，规广治之尤饰。又上欲更造宫室，益台观，故火起莫府，烧材木。

[1]古今注曰："十二月，河南郡国火烧庐舍，杀人"也。

永和元年十月丁未，承福殿火。[1]先是爵号阿母宋娥为山阳君；後父梁商本国侯，又多益商封；商长子冀当继商爵，以商生在，复更封冀为襄邑侯；追号後母为开封君：皆过差非礼。[2]

[1]臣昭案杨厚传是灾。

[2]古今注曰："六年十二月，雒阳酒市失火，烧肆，杀人。"

汉安元年三月甲午，雒阳刘汉等百九十七家为火所烧，[1]後四年，宫车比三晏驾，建和元年君位乃定。

[1]东观书曰："其九十家不自存，诏赐钱廪谷。"古今注曰："火或从室屋间物中，不知所从起，数月乃止。十二月，雒阳失火。"

桓帝建和二年五月癸丑，北宫掖庭中德阳殿火，及左掖门。先是梁太后兄冀挟奸枉，以故太尉李固、杜乔正直，恐害其事，令人诬奏固、乔而诛灭之。是後梁太后崩，而梁氏诛灭。

延熹四年正月辛酉，南宫嘉德殿火。戊子，丙署火。二月壬辰，武库火。五月丁卯，原陵长寿门火。先是亳後因贱人得幸，号贵人，为後。上以後母宣为长安君，封其兄弟，爱宠隆崇，又多封无功者。去年春，白马令李云坐直谏死。至此彗除心、尾，火连作。

五年正月壬午，南宫丙署火。四月乙丑，恭北陵东阙火。戊辰，虎贲掖门火。五月，康陵园寝火。甲申，中藏府承禄署火。七月己未，南宫承善闼内火。

六年四月辛亥，康陵东署火。七月甲申，平陵园寝火。

八年二月己酉，南宫嘉德署、黄龙、千秋万岁殿皆火。四月甲寅，安陵园寝火。闰月，南宫长秋、和欢殿後钩盾、掖庭朔平署各火。十一月壬子，德阳前殿西合及黄门北寺火，杀人。[1]

[1]袁山松书曰："是时连月有火灾，诸(官)[宫]寺或一日再三发。又夜有讹言，击鼓相惊。陈蕃、刘(智)[矩、刘]茂上疏谏曰：'古之火皆君弱臣强，极阴之变也。前始春而狱刑惨，故火不炎上。前入春节连寒，木冰，暴风折树，又八九州郡并言陨霜杀菽。春秋晋执季孙行父，木为之冰。夫气弘则景星见，化错则五星开，日月蚀。灾为已然，异为方

来，恐卒有变，必于三朝，唯善政可以已之。愿察臣前言，不弃愚忠，则元元幸甚。’书奏不省。”

九年三月癸巳，京都夜有火光转行，民相惊噪。[1]

[1]袁山松书曰：“是时宦竖专朝，钩党事起，上寻无嗣，陈蕃、窦武为曹节等所害，天下无复纪纲。”

灵帝熹平四年五月，延陵园灾。

光和四年闰月辛酉，北宫东掖庭永巷署灾。[1]

[1]陈蕃谏云：“楚女悲而西宫灾，不御宫女，怨之所致也。”

五年五月庚申，德阳前殿西北入门内永乐太后宫署火。

中平二年二月己酉，南宫云台灾。庚戌，乐(城)[成]门灾，[1]延及北阙，[度]道西烧嘉德、和欢殿。案云台之灾自上起，榱题数百，同时并然，若就县华镫，其日烧尽，延及白虎、威兴门、尚书、符节、兰台。夫云台者，乃周家之所造也，图书、术籍、珍玩、宝怪皆所藏在也。京房易传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烧宫。”是时黄巾作慝，变乱天常，七州二十八郡同时俱发，命将出众，虽颇有所禽，然宛、广宗、曲阳尚未破坏，役起负海，杼柚空悬，百姓死伤已过半矣。而灵帝曾不克己复礼，虐侈滋甚，尺一雨布，驺骑电激，官非其人，政以贿成，内嬖鸿都，并受封爵。京都为之语曰：“今兹诸侯岁也。”天戒若曰：放贤赏淫，何以旧典为？故焚其台门秘府也。其後三年，灵帝暴崩，续以董卓之乱，火三日不绝，京都为丘墟矣。[2]

[1]南宫中门。

[2]魏志曰：“魏明帝青龙二年，崇华殿灾，诏问太史令高堂隆：‘此何咎？于礼宁有祈禳之义乎？’对曰：‘夫灾变之发，皆所以明教诫也，唯率礼脩德可以胜之。易传曰：“上不俭，下不节，孽火烧其室。”又曰：“君高其台，天火为灾。”此人君苟饰宫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应之以旱，火从高殿起也。上天降监，故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荅天意。昔太戊有桑谷生于朝，武丁有雊雉登于鼎，皆闻灾恐惧，侧身脩德，三年之後，远夷朝贡，故号曰中宗、高宗。此则前代之明鉴也。今案旧占，灾火之发，皆以台榭宫室为诫。然今宫室之所以充广者，实由宫人猥多之故，宜简择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罢省其余。此则祖己之所以训高宗，高宗之所以享远号也。’诏问隆：‘吾闻汉武帝时柏梁灾，而起宫殿以厌之，其义云何？’对曰：‘臣闻西京柏梁既灾，越巫陈方，建章是营，以厌火祥，乃夷越之巫所为，非圣贤之明训也。五行志曰：“柏梁灾，其後有江充巫蛊卫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无所厌也。孔子曰：“灾者，脩类应行，精祲相感，以戒人君。”是以圣主睹灾责躬，退以脩德，以消复之。今宜罢散民役，宫室之制务从约节，内足以待风雨，外足以讲礼仪，清扫所灾之处，不敢于此有所立作，萐莆嘉禾，必生此地，以报陛下虔恭之德。疲民之力，竭民之财，实非所以致符瑞而怀远人也。’”臣昭曰：高堂隆之言灾，其得天心乎！虽与本志所明不同，灵帝之时有焉，故载其言，广灾异也。

献帝初平元年八月，霸桥灾。其後三年，董卓见杀。[1]

[1]臣昭案：刘焉传，兴平元年，天火烧其城府辎重，延及民家，馆邑无余也。

庶征之恒燠，汉书以冬温应之。中兴以来，亦有冬温，而记不录云。[1]

[1]越绝范蠡曰：“春燠而不生者，王者德不完也。夏寒而不长者，臣下不奉主令也。秋暑而复荣者，百官刑不断也。冬温而泄者，发府库赏无功也。此四者，邦之禁也。”管子曰：“臣乘君威，则阴侵阳，盛夏雪降，冬不冰也。”

安帝元初三年，有瓜异本共生，(一)[8]瓜同蒂，时以为嘉瓜。或以为瓜者外延，离本而实，女子外属之象也。是时阎皇后初立，後阎後与外亲耿宝等共谮太子，废为济阴王，更外迎济北王子犊立之，草妖也。[1]

⑴古今注曰："和帝永元七年三月，江夏县民舍柱生两枝，其一长尺五寸，分为八枝，其一长尺六寸，分为五枝，皆青也。"

桓帝延熹九年，雒阳城局竹柏叶有伤者。占曰："天子凶。"

灵帝熹平三年，右校别作中有两樗树，皆高四尺所，其一株宿夕暴长，长丈余，大一围，作胡人状，头目鬓须发备具。京房易传曰："王德衰，下人将起，则有木生人状。"[1]

⑴臣昭以木生人状，下人将起，京房之占虽以证验，貌类胡人，犹未辨了。

董卓之乱，实拥胡兵，傕、汜之时，充斥尤甚，遂窥间宫嫔，剽虐百姓。鲜卑之徒，践藉畿封，胡之害深，亦已毒矣。

五年十月壬午，御所居殿後槐树，皆六七围，自拔，倒竖根在上。[1]

⑴臣昭曰："槐是三公之象，贵之也。灵帝授位，不以德进，贪愚是升，清贤斯黜，槐之倒植，岂以斯乎？"

中平元年夏，东郡，陈留济阳、长垣，济阴冤句、离狐县界，[1]有草生，其茎靡累肿大如手指，状似鸠雀龙蛇鸟兽之形，五色各如其状，毛羽头目足翅皆具。[2]近草妖也。是岁黄巾贼始起。皇后兄何进，异父兄朱苗，皆为将军，领兵。後苗封济阳侯，进、苗遂秉威权，持国柄，汉遂微弱，自此始焉。[3]

⑴风俗通曰："西及城皇阳武城郭路边。"

⑵风俗通曰："亦作人状，操持兵弩，万万备具，非但仿佛，类良熟然也。"

⑶应劭曰："关东义兵先起于宋、卫之郊，东郡太守桥瑁负众怙乱，陵蔑同盟，忿嫉同类，以殒厥命。陈留、济阴迎助，谓为离德，弃好即戎，吏民歼之。草妖之兴，岂不或信！"

中平中，长安城西北六七里空树中，有人面生鬓。[1]

⑴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公在雒阳，起建始殿，伐濯龙树而血出。又掘徙梨，根伤而血出。曹公恶之，遂寝疾，是月薨。"

献帝兴平元年九月，桑复生椹，可食。[1]

⑴臣昭曰：桑重生椹，诚是木异，必在济民，安知非瑞乎？时苍生死败，周、秦歼尽，饿魂馁鬼，不可胜言，食此重椹，大拯危命，虽连理附枝，亦不能及。若以为怪，则建武野谷旅生，麻菽尤盛，复是草妖邪？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戊子，有五色大鸟集济南台，十月，又集新丰，时以为凤皇。或以为凤皇阳明之应，故非明主，则隐不见。凡五色大鸟似凤者，多羽虫之孽。是时安帝信中常侍樊丰、江京、阿母王圣及外属耿宝等谗言，免太尉杨震，废太子为济阴王，不悊之异也。章帝末，号凤皇百四十九见。时直臣何敞以为羽孽似凤，翱翔殿屋，不察也。[1]记者以为其後章帝崩，以为验。案宣帝、明帝时，五色鸟群翔殿屋，贾逵以为胡降征也。帝多善政，虽有过，不及至衰缺，末年胡降二十万口，(尔)[是]其验也。帝之时，羌胡外叛，谗慝内兴，羽孽之时也。乐睹图征说五凤皆五色，为瑞者一，为孽者四。[2]

⑴臣昭曰：已论之于敞传。

⑵睹图征曰："似凤有四，并为妖：一曰鹔鉅，鸠喙，圆目，身义戴信婴礼膺仁负智，至则旱役之感也；二曰发明，乌喙，大颈，大翼，大胫，身仁戴智婴义膺信负礼，至则丧之感也；三曰焦明，长喙，疏翼，圆尾，身义戴信婴仁膺智负礼，至则水之感也；四曰幽昌，兑目，小头，大身，细足，胫若鳞叶，身智戴信负礼膺仁，至则旱之感也。"国语曰："周之兴也，鸑鷟鸣岐。"说文曰："五方神鸟：东方曰发明，南方曰焦明，西方曰鹔鉅，北方曰幽昌，中央曰凤皇。"

桓帝元嘉元年十一月，五色大鸟见济阴己氏。时以为凤皇。此时政治衰缺，梁冀秉政阿枉，上幸亳後，皆羽孽时也。[1]

⑴臣昭案：魏朗对策，桓帝时雉入太常、宗正府。朗说见本传注。

灵帝光和四年秋，五色大鸟见于新城，众鸟随之，时以为凤皇。时灵帝不恤政事，常侍、黄门

专权，羽孽之时也。众鸟之性，见非常班驳，好聚观之，至于小爵希见枭者，䖤见犹聚。

中平三年八月中，怀陵上有万余爵，先极悲鸣，已因乱囗相杀，皆断头，悬著树枝枳棘。到六年，灵帝崩，大将军何进以内宠外嬖，积恶日久，欲悉纠黜，以隆更始囗政，而太后持疑，事久不决。进从中出，于省内见杀，因是有司荡涤虔刘，後禄而尊厚者无余矣。夫陵者，高大之象也。天戒若曰：诸怀爵禄而尊厚者，还自相害至灭亡也。[(1)]

(1)古今注曰：“建武九年，六郡八县鼠食稼。”张璠纪曰：“初平元年三月，献帝初入未央宫，翟雉飞入未央宫，获之。”献帝春秋曰：“建安七年，五色大鸟集魏郡，众鸟数千随之。”魏志曰：“二十三年，秃鹙集邺宫文昌殿後池。”

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廉雨肉似羊肋，[(1)]或大如手。近赤祥也。是时梁太后摄政，兄梁冀专权，枉诛汉良臣故太尉李固、杜乔，天下嗤之。其後梁氏诛灭。

(1)说文曰：“肋，胁骨也。”

校勘记

三二九一页五行厥咎舒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舒”一作“荼”。

三二九三页一一行汉阳(河)[阿]阳城中失火据集解引钱大昕说改。

三二九三页一三行司空周章等心不(掩)[厌]服据汲本、殿本改。

三二九四页五行烧兵物百(一)[二]十五种据汲本、殿本改，与聚珍版东观记合。

三二九四页一五行永和元年十月丁未按：校补谓纪作“丁亥”。

三二九五页一三行先是亳後因贱人得幸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桓帝邓皇后初冒姓梁氏，帝恶梁氏，改姓为薄。而李云传云“立掖庭民女亳氏为皇后”，此志亦云“亳後”，盖古文亳与薄通。

三二九五页一三行爱宠隆崇按：校补谓案文“爱”当作“爵”。

三二九六页六行诸(官)[宫]寺或一日再三发据汲本、殿本改。

三二九六页六行陈蕃刘(智)[矩刘]茂上疏谏按：时无刘智茂其人。集解引惠栋说，谓当是刘矩、刘茂。矩为司徒，茂为司空，陈蕃时为太尉也。今据改。

三二九六页一五行永乐太后宫署火按：校补谓本书灵纪“火”作“灾”，章怀注引志亦作“灾”，疑此作“火”误。

三二九七页一行中平二年二月己酉南宫云台灾庚戌乐(城)[成]门灾按：本书灵纪书“二月己酉，南宫大灾”。章怀注引志云“时烧灵台殿、乐成殿”。何焯以为此“云台”似当为“灵台”。惠栋谓御览八百三十三卷正作“灵台”。校补则谓灵台在北郊，与南宫云台无涉，纪注引续志文有误，御览文字转钞多谬，更不足证。惟“乐城”之“城”，应从章怀注作“成”。志注既明言南宫中门，而纪注以为乐成殿，盖门系于殿，以殿言，则知是宫中之门，非城门，或纪注“殿”下原有“门”字，转写脱去耳。今据改。

三二九七页一行延及北阙[度]道西烧嘉德和欢殿集解引惠栋说，谓“阙”下御览有“度”字。按：灵纪章怀注引亦有“度”字，今据补。

三二九八页一一行(一)[八]瓜同蔕集解引惠栋说，谓符瑞志云“东平陵有瓜异处共生，八瓜同蔕”。“一”当作“八”。今据改。

三二九九页一一行皇后兄何进异父兄朱苗皆为将军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案灵帝纪及何后纪皆称何苗，苗本姓朱，惟见于此。此称异父兄，而前卷称同母弟，亦小异。

三三００页二行又掘徙梨按：“徙”原譌“徒”，径改正。

三三００页一二行(尔)[是]其验也据汲本、殿本改。

三三０一页二行大翼原作“翼大”，径据汲本、殿本乙正。

三三０一页一四行後禄而尊厚者无余矣按：校补谓据下文，“後”当作“怀”。

志第十五　五行三

大水　水变色　大寒　雹　冬雷　山鸣　鱼孽　蝗

五行传曰："简宗庙，不祷祠，[1]废祭祀，[2]逆天时，[3]则水不润下。" [4]谓水失其性而为灾也。[5]又曰："听之不聪，是谓不谋。[6]厥咎急，[7]厥罚恒寒，[8]厥极贫。[9]时则有鼓妖，[10]时则有鱼孽，[11]时则有豕祸，[12]时则有耳痾，[13]时则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鱼孽，刘歆传以为介虫之孽，谓蝗属也。[14]

⑴郑玄注曰："虚、危为宗庙。"

⑵郑玄曰："牵牛主祭祀之牲。"

⑶郑玄曰："月在星纪，周以为正，月在玄枵，殷以为正，皆不得四时之正，逆天时之象也。春秋定十五年'夏五月辛(卯)[亥]郊'，讥运卜三正，以至失时，是其类也。"

⑷郑玄曰："君行此四者，为逆天北宫之政也。北宫于地为水。水性浸润下流，人所用灌溉者也。无故源流竭绝，川泽以涸，是为不润下。其它变异皆属沴。"

⑸太公六韬曰："人主好破坏名山，壅塞大川，决通名水，则岁多大水，五谷不成也。"

⑹郑玄曰："君听不聪，则是不能谋其事也。"洪范曰："聪作谋。"孔安国曰："所谋必成当。"马融曰："上聪则下进其谋。"

⑺郑玄曰："君臣不谋则急矣。"易传曰："诛罚绝理，不云下也；颛事有知，不云谋也。"

⑻郑玄曰："听曰水，水主冬，冬气藏，藏气失，故常寒。"

⑼郑玄曰："藏气失，故于人为贫。"

⑽郑玄曰："鼓听之应也。"

⑾郑玄曰："鱼，虫之生水而游于水者也。"

⑿郑玄曰："豕，畜之居间卫而听者也，属听。"

⒀郑玄曰："听气失之病。"

⒁月令章句："介者，甲也。谓龟蟹之属也。"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四年，东郡以北伤水。七年六月戊辰，雒水盛，溢至津城门，帝自行水，弘农都尉治(折)[析]为水所漂杀，民溺，伤稼，坏庐舍。二十四年六月丙申，沛国睢水逆流，一日一夜止。章帝建初八年六月癸巳，东囗城下池水变赤如血。"

臣昭案：诸史光武之时，郡国亦尝有水灾，而志不载。本纪"八年秋大水"，又云"是岁大水"，今据杜林之传，列之孝和之前。东观书曰："建武八年间，郡国比大水，涌泉盈溢。杜林以为仓卒时兵囗权作威，张氏虽皆降散，犹尚有遗脱，长吏制御无术，令得复炽，元元侵陵之所致也。上疏曰：'臣闻先王无二道，明圣用而治。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蕴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也。古今信道，传其法于有根。狼子野心，奔马善惊。成王深知其终卒之患，故以殷氏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怀姓九宗分唐叔，捡押其奸宄，又迁其余于成周，旧地杂俗，旦夕拘录，所以挫其强御之力，诎其骄恣之节也。及汉初兴，上稽旧章，合符重规，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之後，以稍弱六国强宗。邑里无营利之家，野泽无兼并之民，万里之统，海内赖安。後辄因衰麤之痛，胁以送终之义，故遂相率而陪园陵，无反顾之心。追观往法，政皆神道设教，强干弱枝，本支百世之要也。是以皆永享康宁之福，无怵惕之忧，继嗣承业，恭己而治，盖此助也。其被灾害民轻薄无累重者，两府遣吏护送饶谷之郡。或惧死亡，卒为佣赁，亦所以消散其口救，赡全其性命也。昔鲁隐有贤行，将致国于桓公，乃留连贪位，不能早退。况草创兵长，卒无德能，直以扰乱，乘时囗权，作威玉食，(狃)[狃]猱之意，徼幸之意，曼延无足，张步之计是也。小民

负县官不过身死，负兵家灭门殄世。陛下昭然独见成败之端，或属诸侯官府，元元少得举首仰视，而尚遗脱，二千石失制御之道，令得复昌炽从横。比年大雨，水潦暴长，涌泉盈溢，灾坏城郭官寺，吏民庐舍，溃徙离处，溃成坑坎。臣闻水，阴类也。易卦“地上有水比”，言性不相害，故曰乐也。而猥相毁垫沦失，常败百姓安居。殆阴下相为蠹贼，有小大胜负不齐，均不得其所，侵陵之象也。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唯陛下留神明察，往来惧思，天下幸甚。‘“谢承书曰：“陈宣子兴，沛国萧人也。刚猛性毅，博学，明鲁诗。遭王莽篡位，隐处不仕。光武即位，征拜谏议大夫。建武十年，雒水出造津，城门校尉欲奏塞之，宣曰：‘昔周公卜雒以安宗庙，为万世基，水不当入城门。如为灾异，人主过而不可辞，塞之无益。昔东郡金堤大决，水欲没郡，令、吏、民散走；太守王尊亡身口以住立不动，水应时自消。尊人臣，尚脩正弭灾，岂况朝廷中兴圣主，天所挺授，水必不入。‘言未绝，水去。上善其言。後乘舆出，宣列引在前，行迟，乘舆欲驱，钩宣车盖使疾行，御者堕车下。宣前谏曰：‘王者承天统地，动有法度，车则和鸾，步则佩玉，动静应天。昔孝文时，边方有献千里马者，还而不受。陛下宜上稽唐虞，下以文帝为法。’上纳其言，遂徐行按辔。迁为河堤谒者，以病免，卒于家。”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郡国九大水，伤稼。(1)京房易传曰：“颛事有知，诛罚绝理，厥灾水。其水也，(而)[雨]杀人，陨霜，大风，天黄。饥而不损，兹谓泰，厥水水杀人。辟遏有德，兹谓狂，厥水水流杀人，已水则地生虫。归狱不解，兹谓追非，厥水寒杀人。追诛不解，兹谓不理，厥水五谷不收。大败不解，兹谓皆阴，厥水流入国邑，陨霜杀谷。”(2)是时和帝幼，窦太后摄政，其兄窦宪干事，及宪诸弟皆贵显，并作威虣虐，尝所怨恨，辄任客杀之。其後窦氏诛灭。(3)

(1)谷梁传曰：“高下有水灾曰大水。”

(2)春秋考异邮曰“阴监臣逆，民悲情发，则水出河决”也。

(3)东观书曰：“十年五月丁巳，京师大雨，南山水流出至东郊，坏民庐舍。”

十二年六月，颍川大水，伤稼。是时和帝幸邓贵人，阴有欲废阴后之意，阴后亦怀恚怨。一曰，先是恭怀皇后葬礼有阙，窦太后崩後，乃改殡梁后，葬西陵，征舅三人皆为列侯，位特进，赏赐累千金。(1)

(1)广州先贤传曰：“和帝时策问阴阳不和，或水或旱，方正郁林布衣养奋，字叔高，对曰：‘天有阴阳，阴阳有四时，四时有政令。春夏则予惠布施宽仁，秋冬则刚猛盛威行刑。赏罚杀生各应其时，则阴阳和，四时调，风雨时，五谷升。今则不然，长吏多不奉行时令，为政举事干逆天气，上不恤下，下不忠上，百姓困乏而不恤哀，众怨郁积，故阴阳不和，风雨不时，灾害缘类。水者阴盛，小人居位，依公营私，谗言诵上。雨漫溢者，五谷有不升而赋税不为减，百姓虚竭，家有愁心也。’”殇帝延平元年五月，郡国三十七大水，伤稼。董仲舒曰：“水者，阴气盛也。”

是时帝在襁抱，邓太后专政。(1)

(1)臣昭案：本纪是年九月，六州大水。袁山松书曰：“六州河、济、渭、雒、洧水盛长，泛溢伤秋稼。”

安帝永初元年冬十月辛酉，河南新城山水虣出，突坏民田，坏处泉水出，深三丈。是时司空周章等以邓太后不立皇太子胜而立清河王子，故谋欲废置。十一月，事觉，章等被诛。是年郡国四十一水出，漂没民人。(1)谶曰：“水者，纯阴之精也。阴气盛洋溢者，小人专制口权，妒疾贤者，依公结私，侵乘君子，小人席胜，失怀得志，故涌水为灾。”

(1)谢沉书曰：“死者以千数。”

二年，大水。(1)

(1)臣昭案：本纪京师及郡国四十(有)[大]水。周嘉传是夏旱，嘉收葬客死骸骨，应时澍雨，岁乃丰稔，则水不为灾也。

三年，大水。[1]

(1)臣昭案：本纪京师及郡国四十一雨水。

四年，大水。[1]

(1)臣昭案：本纪云三郡。

五年，大水。[1]

(1)臣昭案：本纪郡国八。

六年，河东池水变色，皆赤如血。[1]是时邓太后犹专政。[2]

(1)水变。占曰："水化为血者，好任残贼，杀戮不辜，延及亲戚，水当为血。"

(2)古今注曰："元初二年，颍川襄城(临)[流]水化为血，[不流]。"京房占曰："流水化为血，兵且起，以日辰占与其色。"博物记曰："江河水赤。占曰，泣血道路，涉苏于何以处。"

延光三年，大水，流杀民人，伤苗稼。是时安帝信江京、樊丰及阿母王圣等谗言，免太尉杨震，废皇太子。[1]

(1)臣昭案：左雄传顺帝永建四年，司冀二州大水，伤禾稼。杨厚传永和元年夏，雒阳暴水，杀(十)[千]余人。

质帝本初元年五月，海水溢乐安、北海，溺杀人物。是时帝幼，梁太后专政。[1]

(1)春秋汉含孳曰："九卿阿党，挤排正直，骄奢僭害，则江河溃决。"方储对策曰："民悲怨则阴类强，河决海溍，地动土涌。"

桓帝建和二年七月，京师大水。去年冬，梁冀枉杀故太尉李固、杜乔。

三年八月，京都大水。是时梁太后犹专政。

永兴元年秋，河水溢，漂害人物。[1]

(1)臣昭案：朱穆传云"漂害数(千)[十]万户"。京房占曰："江河溢者，天有制度，地有里数，怀容水泽，浸溉万物。"今溢者，明在位者不胜任也，三公之祸不能容也，率执法者利刑罚，不用常法。

二年六月，彭城泗水增长，逆流。[1]

(1)梁冀别传曰："冀之专政，天为见异，众灾并凑，蝗虫滋生，河水逆流，五星失次，太白经天，人民疾疫，出入六年，羌戎叛戾，盗贼略平[民]，皆冀所致。"敦煌实录张衡对策曰："水者，五行之首，滞而逆流者，人君之恩不能下及而教逆也。"潜潭巴曰："水逆者，反命也，宜脩德以应之。"

永寿元年六月，雒水溢至津阳城门，漂流人物。[1]是时梁皇后兄冀秉政，疾害忠直，威权震主。後遂诛灭。

(1)臣昭案：本纪又南阳大水。

延熹八年四月，济北[河]水清。九年四月，济阴、东郡、济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言："河者诸侯之象，清者阳明之征，岂独诸侯有规京都计邪？"其明年，宫车晏驾，征解犊亭侯为汉嗣，即尊位，是为孝灵皇帝。

永康元年八月，六州大水，勃海海溢，没杀人。是时桓帝奢侈淫祀，其十一月崩，无嗣。

灵帝建宁四年二月，河水清。[1]五月，山水大出，漂坏庐舍五百余家。[2]

(1)袁山松书曰："祷于龙斧。"

(2)袁山松书曰是河东水暴出也。

熹平二年六月，东莱、北海海水溢出，漂没人物。

三年秋，雒水出。

四年夏，郡国三水，伤害秋稼。

光和六年秋，金城河溢，水出二十余里。

中平五年，郡国六水大出。[1]

(1)臣昭案：袁山松书曰“山阳、梁、沛、彭城、下邳、东海、琅邪”，则是七郡。

献帝建安二年九月，汉水流，害民人。是时天下大乱。[1]

(1)袁山松书曰：“曹操专政。十七年七月，大水，洧水溢。”

十八年六月，大水。[1]

(1)献帝起居注曰：“七月，大水，上亲避正殿；八月、以雨不止，且还殿。”

二十四年八月，汉水溢流，害民人。[1]

(1)袁山松书曰“明年禅位于魏”也。

庶徵之恒寒。

灵帝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东莱、琅邪井中冰厚尺余。[1]

(1)袁山松书曰：“是时群贼起，天下始乱。谶曰：‘寒者，小人暴虐，专权居位，无道有位，适罚无法，又杀无罪，其寒必暴杀。’”献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风如冬时。(1)

(1)袁山松书曰：“时帝流迁失政。”养奋对策曰：“当温而寒，刑罚惨也。”

和帝永元五年六月，郡国三雨雹，大如鸡子。[1]是时和帝用酷吏周纡为司隶校尉，刑诛深刻。[2]

(1)春秋考异邮曰：“阴气之专精凝合生雹。雹之为言合也。以妾为妻，大尊重，九女之妃阙而不御，坐不离前，无由相去之心，同舆参驷，房躐之内，欢欣之乐，专政夫人，施而不博，阴精凝而见(灭)[成]。”易谶曰：“凡雹者，过由人君恶闻其过，抑贤不扬，内与邪人通，取财利，蔽贤，施之，并当雨不雨，故反雹下也。”

(2)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年十月戊辰，乐浪、上谷雨雹，伤稼。十二年，河南平阳雨雹，大如杯，坏败吏民庐舍。十五年十二月乙卯，钜鹿雨雹，伤稼。

永平三年八月，郡国十二雨雹，伤稼。十年，郡国十八或雨雹，蝗。易纬曰：“夏雹者，治道烦苛，繇役急促，教令数变，无有常法。不救为兵，强臣逆谋，蝗虫伤谷。救之，举贤良，爵有功，务宽大，无诛罚，则灾除。”

安帝永初元年，雨雹。二年，雨雹，大如鸡子。三年，雨雹，大如鴈子，伤稼。刘向以为雹，阴胁阳也。是时邓太后以阴专阳政。

元初四年六月戊辰，郡国三雨雹，大如杅杯及鸡子，杀六畜。[1]

(1)古今注曰：“乐安雹如杅，杀人。”京房占曰：“夏雨雹，天下兵大作。”

延光元年四月，郡国二十一雨雹，大如鸡子，伤稼。是时安帝信谗，无辜死者多。[1]

(1)臣昭案：尹敏传是岁河西大雨雹，如斗。安帝见孔季彦，问其故，对曰“此皆阴乘阳之征也。今贵臣囗权，母後党盛，陛下宜脩圣德，虑此二者”也。

三年，雨雹，大如鸡子。[1]

(1)古今注曰：“顺帝永建五年，郡国十二雨雹。六年，郡国十二雨雹，伤秋稼。”

桓帝延熹四年五月己卯，京都雨雹，大如鸡子。是时桓帝诛杀过差，又宠小人。

七年五月己丑，京都雨雹。是时皇后邓氏僭侈，骄恣专幸。明年废，以忧死，其家皆诛。

灵帝建宁二年四月，雨雹。

四年五月，河东雨雹。

光和四年六月，雨雹，大如鸡子。是时常侍、黄门用权。

中平二年四月庚戌，雨雹，伤稼。

献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风雹如斗。[1]

(1)袁山松书曰：“雹杀人。前後雨雹，此最为大，时天下溃乱。”

和帝元兴元年冬十一月壬午，郡国四冬雷。是时皇子数不遂，皆隐之民间。是岁，宫车晏驾，殇帝生百余日，立以为君；帝兄有疾，封为平原王，卒，皆夭无嗣。[1]

(1)古今注曰：“光武建武七年，辽东冬雷，草木实。”

殇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陈留雷，有石陨地四。[1]

(1)臣昭案：天文志末已载石陨，未解此篇所以重记。石(以)[与]雷陨俱者，九月雷未为异，桓帝亦有此陨，後不兼载，于是为(长)[常]。古今注曰："章帝建初四年五月戊寅，颍阴石从天坠，大如铁锧，色黑，始下时声如雷。"

安帝永初六年十月丙戌，郡六冬雷。(1)

(1)京房占曰："天冬雷，地必震。"又曰："教令扰。"又曰："雷以十一月起黄钟，二月大声，八月阖藏。此以春夏杀无辜，不须冬刑致灾。蛰虫出行，不救之，则冬温风，以其来年疾病。其救也，恤幼孤，振不足，议狱刑，贳谪罚，灾则消矣。"古今注曰："明帝永平七年十月丙子，越嶲雷。"

七年十月戊子，郡国三冬雷。

元初元年十月癸巳，郡国三冬雷。

三年十月辛亥，汝南、乐浪冬雷。

四年十月辛酉，郡国五冬雷。

六年十月丙子，郡国五冬雷。

永宁元年十月，郡国七冬雷。

建光元年十月，郡国七冬雷。

延光四年，郡国十九冬雷。是时太后摄政，上无所与。太后既崩，阿母王圣及皇后兄阎显兄弟更秉威权，上遂不亲万机，从容宽仁任臣下。(1)

(1)古今注曰："顺帝永和四年四月戊午，雷震击高庙、世祖庙外槐树。"

桓帝建和三年六月乙卯，雷震宪陵寝屋。先是梁太后听兄冀枉杀李固、杜乔。

灵帝熹平六年冬十月，东莱冬雷。

中平四年十二月晦，雨水，大雷电，雹。

献帝初平三年五月丙申，无云而雷。

四年五月癸酉，无云而雷。

建安七八年中，长沙醴陵县有大山常大鸣如牛呴声，积数年。後豫章贼攻没醴陵县，杀略吏民。(1)

(1)干宝曰："论语摘辅像曰：'山(亡)[土]崩，川闭塞，漂沦移，山鼓哭，闭衡夷，庶桀合，兵王作。'时天下尚乱，豪桀并争：曹操事二袁于河北；孙吴创基于江外；刘表阻乱众于襄阳，南招零、桂，北割汉川，又以黄祖为爪牙，而祖与孙氏为深雠，兵革岁交。十年，曹操破袁谭于南皮；十一年，走袁尚于辽东。十三年，吴禽黄祖。是岁，刘表死。曹操略荆州，逐刘备于当阳。十四年，吴破曹操于赤壁。是三雄者，卒共参分天下，成帝王之业，是所谓'庶桀合，兵王作'者也。十六年，刘备入蜀，与吴再争荆州，于时战争四分五裂之地，荆州为剧，故山鸣之异作其域也。"

灵帝熹平二年，东莱海出大鱼二枚，长八九丈，高二丈余。明年，中山王畅、任城王博并薨。(1)

(1)京房易传曰："海出巨鱼，邪人进，贤人疏。"臣昭谓此占符灵帝之世，巨鱼之出，于是为征，宁独二王之妖也！

和帝永元四年，蝗。(1)

(1)臣昭案：本纪光武建武六年诏称"往岁水旱蝗虫为灾。"古今注曰："建武二十二年三月，京师、郡国十九蝗。二十三年，京师、郡国十八大蝗，旱，草木尽。二十八年三月，郡国八十蝗。二十九年四月，武威、酒泉、清河、京兆、魏郡、弘农蝗。三十年六月，郡国十二大蝗。三十一年，郡国大蝗。中元元年三月，郡国十六大蝗。永平四年十二月，酒泉大蝗，从塞外入。"谢承书曰："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弥行兖、豫。"谢沉书钟离意讥起北宫表云："未数年，豫章遭蝗，谷不收。民饥死，县数千百人。"

八年五月，河内、陈留蝗。九月，京都蝗。九年，蝗从夏至秋。先是西羌数反，遣将军将北军

五校征之。

安帝永初四年夏，蝗。是时西羌寇乱，军众征距，连十余年。[1]

⑴谶曰：“主失礼烦苛，则旱之，鱼螺变为蝗虫。”

五年夏，九州蝗。[1]

⑴京房占曰：“天生万物百谷，以给民用。天地之性人为贵。今蝗虫四起，此为国多邪人，朝无忠臣，虫与民争食，居位食禄如虫矣。不救，致兵起；其救也，举有道置于位，命诸侯试明经，此消灾也。”

六年三月，去蝗处复蝗子生。[1]

⑴古今注曰：“郡国四十八蝗。”

七年夏，蝗。

元初元年夏，郡国五蝗。

二年夏，郡国二十蝗。

延光元年六月，郡国蝗。

顺帝永建五年，郡国十二蝗。是时鲜卑寇朔方，用众征之。

永和元年秋七月，偃师蝗。去年冬，乌桓寇沙南，用众征之。

桓帝永兴元年七月，郡国三十二蝗。是时梁冀秉政无谋宪，苟贪权作虐。[1]

⑴春秋考异邮曰：“贪扰生蝗。”

二年六月，京都蝗。

永寿三年六月，京都蝗。

延熹元年五月，京都蝗。[1]

⑴臣昭案：刘歆传“皆逆天时，听不聪之祸也”。养奋对策曰：“佞邪以不正食禄飨所致。”谢沉书曰“九年，扬州六郡连水、旱、蝗害”也。

灵帝熹平六年夏，七州蝗。先是鲜卑前後三十余犯塞，是岁护乌桓校尉夏育、破鲜卑中郎将田晏、使匈奴中郎将臧旻将南单于以下，三道并出讨鲜卑。大司农经用不足，殷敛郡国，以给军粮。三将无功，还者少半。

光和元年诏策问曰：“连年蝗虫至冬踊，其咎焉在？”蔡邕对曰：“臣闻易传曰：‘大作不时，天降灾，厥咎蝗虫来。’河图秘征篇曰：‘帝贪则政暴而吏酷，酷则诛深必杀，主蝗虫。’蝗虫，贪苛之所致也。“是时百官迁徙，皆私上礼西园以为府。[1]

⑴蔡邕对曰：“蝗虫出，息不急之作，省赋敛之费，进清仁，黜贪虐，分损承安，(居)[屈]省别藏，以赡国用，则其救也。易曰‘得臣无家’，言有天下者何私家之有！”

献帝兴平元年夏，大蝗。是时天下大乱。

建安二年五月，蝗。

校勘记

三三0五页一0行夏五月辛(卯)[亥]郊据汲本、殿本改。

三三0六页一二行东郡以北伤水按：“东”原譌“来”，径改正。

三三0六页一三行弘农都尉治(折)[析]为水所漂杀据集解本改。按：校补谓据前书地理志音义正。又校补引钱大昭说，谓前志弘农有析县，续志析属南阳，然前志弘农无都尉，析下亦不言都尉治，建武六年已省诸郡都尉，不应弘农独存。且本纪但云“是夏连雨水”，亦无车驾亲往行水之事。疑古今注误。又按：“所”原譌“沂”，径改正。

三三0六页一五行建武八年间郡国比大水按：汲本、殿本“比”皆作“七”。

三三0七页一行传其法于有根按：“根”疑当作“汉”，然各本皆作“根”，聚珍本东观记亦作“根”，惟严可均辑全後汉文作“汉”，殆严氏以意改也。

三三０七页一行故以殷氏六族分伯禽按：左传“氏”作“民”。校补谓“殷氏”与下“怀姓”对文，自属传本之异。

三三０七页四行邑里无营利之家按：“营”原譌“管”，径改正。

三三０七页五行追观往法按：“观”原譌“即”，径改正。

三三０七页五行是以皆永享康宁之福按：“以皆”原譌倒，径乙正。

三三０七页六行亦所以消散其口救按：“救”疑“数”之譌。

三三０七页八行(狃)[狙]猱之意据何焯校改。

三三０七页八行曼延无足按：校补谓案文“足”当作“定”。

三三０七页九行令得复昌炽从横按：“令”原譌“合”，径改正。

三三０七页一０行溃徙离处按：“徙”原譌“从”，径改正。

三三０七页一一行言性不相害按：“相”原譌“用”，径改正。

三三０七页一六行尚脩正弭灾殿本“正”作“政”。按：正政通。

三三０八页四行其水也(而)[雨]杀人校补谓以前志校之，“而”乃“雨”之譌，各本皆未正。今据改。

三三０九页六行郡国三十七大水按：校补谓纪“大水”作“雨水”。

三三０九页一０行不立皇太子胜按：张森楷校勘记谓皇子胜未尝为太子，“太”字衍，下卷大风条同讹。

三三０九页一二行妒疾贤者按：“妒”原譌“治”，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三三０九页一五行京师及郡国四十(有)[大]水校补谓“有”乃“大”之譌，本纪可证，各本皆失正。今据改。

三三０九页一五行嘉收葬客死骸骨集解引惠栋说，谓案范书周嘉传，乃嘉弟畅也，注所据乃司马书。按：校补谓详观此注，实即约举本书独行传周嘉传文，“收葬”上“嘉”字盖本是“因”字，後人妄改，未见本传耳。既系约举，原不必定详收葬者何人。惠氏补注因此一字之疑，遂谓注所据为司马书。然注先举本纪，即范书本纪也；次举周嘉传，又未别言，是本传也。

三三一０页九行(临)[流]水化为血[不流]“临”汲本、殿本作“流”。今据改。又集解引惠栋说，谓“血”下脱“不流”二字。今据补。

三三一０页一０行占曰泣血道路涉苏于何以处按：“占”殿本作“名”。“何”汲本作“河”。校补谓“涉苏于何以处”，亦属误文，不可强通。

三三一０页一三行杀(十)[千]余人据汲本、殿本改。

三三一一页四行漂害数(千)[十]万户校补引钱大昭说，谓朱穆传、桓帝纪并云数十万户，“千”当作“十”。今据改。

三三一一页四行怀容水泽按：“怀”原譌“坏”，径改正。

三三一一页七行太白经天按：“经”原譌“绝”，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三三一一页八行盗贼略平[民]校补谓案文“平”下当有“民”字，或亦唐人因避讳去之。今据补。

三三一一页一三行济北[河]水清集解引钱大昕说谓“济北”下脱“河”字。

又校补引钱大昭说，谓据本纪作“济阴、东郡、济北河水清”，是“济北”上亦脱四字。今按：纪志所记，容有不同；“济北”下则明脱“河”字，今补。

三三一二页七行四年夏郡国三水按：校补谓纪作“七大水”。

三三一二页九行中平五年郡国六水大出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帝纪作“七大水”。

三三一三页八行和帝永元五年六月郡国三雨雹大如鸡子按：聚珍本东观记作“郡国大雨雹，大如雁子”。

三三一三页一一行房驇之内按：“驇”原作“任”，径依汲本、殿本改。

三三一三页一一行施而不博按：“博”原譌“传”，径改正。

三三一三页一一行阴精凝而见(灭)[成]据汲本、殿本改。

三三一三页一二行抑贤不扬按：“扬”原譌“易”，径改正。

三三一四页三行三年雨雹按：集解引惠栋说，谓纪作“京师及郡国四十一雨水雹”。

三三一四页五行大如杅杯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杅杯”东观记作“芋魁”。

三三一四页八行尹敏传是岁河西大雨雹如斗安帝见孔季彦问其故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季彦事今在孔僖传，或司马彪书以季彦附尹敏传。校补谓此注引季彦事，亦明为范书孔僖传文，当由尹敏同列儒林传，遂至误载。

三三一四页一一行顺帝永建五年郡国十二雨雹按：汲本、殿本“五”作“三”。

三三一五页八行光武建武七年辽东冬雷按：汲本、殿本“七”作“十”。

三三一五页一0行石(以)[与]雷陨俱者据汲本、殿本改。

三三一五页一一行于是为(长)[常]据汲本、殿本改。

三三一五页一四行恤幼孤按：“恤”原譌“率”，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三三一六页九行延光四年郡国十九冬雷是时太后摄政按：和熹崩于建光元年，安得延光四年复言太后摄政？“是时”疑是“先是”之误。

三三一六页一三行东莱冬雷按：汲本、殿本“冬”作“大”。

三三一七页四行山(亡)[土]崩据汲本、殿本改。

三三一八页二行二十八年三月郡国八十蝗按：校补谓光武时郡国九十三，如八十蝗，蝗几徧全国矣。桓、灵之末，无此奇灾，况中兴盛时，何宜有此。“八十”盖是“十八”误倒。

三三一九页五行是时梁冀秉政无谋宪按：校补谓“宪”疑是“虑”之譌。

三三一九页一0行听不聪之祸也按：汲本、殿本“祸”作“过”。

三三二0页三行(居)[屈]省别藏据汲本、殿本改。

志第十六　五行四

地震　山崩　地陷　大风拔树　螟　牛疫

五行传曰：“治宫室，饰台榭，内淫乱，犯亲戚，侮父兄，则稼穑不成。”谓土失其性而为灾也。又曰：“思心不容，是谓不圣。厥咎霿，厥罚恒风，厥极凶短折。时则有脂夜之妖，时则有华孽，时则有牛祸，时则有心腹之痾，时则有黄眚、黄祥，惟金、水、木、火沴土。”华孽，刘歆传为嬴虫之孽，谓螟属也。

世祖建武二十二年九月，郡国四十二地震，南阳尤甚，地裂压杀人。其後武溪蛮夷反，为寇害，至南郡，发荆州诸郡兵，遣武威将军刘尚击之，为夷所围，复发兵赴之，尚遂为所没。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甲(申)[寅]，山阳、东平地震。

和帝永元四年六月丙辰，郡国十三地震。春秋汉含孳曰：“女主盛，臣制命，则地动坼，畔震起，山崩沦。”是时窦太后摄政，兄窦宪专权，将以是受祸也。後五日，诏收宪印绶，兄弟就国，逼迫皆自杀。

五年二月戊午，陇西地震。儒说民安土者也，将大动，行大震。九月，匈奴单于于除(难)鞬叛，遣使发边郡兵讨之。

七年九月癸卯，京都地震。儒说奄官无阳施，犹妇人也。是时和帝与中常侍郑众谋夺窦氏权，德之，因任用之，及幸常侍蔡伦，二人始并用权。

九年三月庚辰，陇西地震。闰月，塞外羌犯塞，杀略吏民，使征西将军刘尚击之。

安帝永初元年，郡国十八地震。李固曰：“地者阴也，法当安静。今乃越阴之职，专阳之政，故应以震动。”是时邓太后摄政专事，讫建光中，太后崩，安帝乃得制政，于是阴类并胜，西羌乱夏，连十余年。

二年，郡国十二地震。

三年十二月辛酉，郡国九地震。

四年三月癸巳，郡国四地震。

五年正月丙戌，郡国十地震。

七年正月壬寅，二月丙午，郡国十八地震。

元初元年，郡国十五地震。

二年十一月庚申，郡国十地震。

三年二月，郡国十地震。十一月癸卯，郡国九地震。

四年，郡国十三地震。

五年，郡国十四地震。

六年二月乙巳，京都、郡国四十二地震，或地坼裂，涌水，坏败城郭、民室屋，压人。冬，郡国八地震。

永宁元年，郡国二十三地震。

建光元年九月己丑，郡国三十五地震，或地坼裂，坏城郭室屋，压杀人。是时安帝不能明察，信宫人及阿母圣等谗(云)[言]，破坏邓太后家，于是专听信圣及宦者，中常侍江京、樊丰等皆得用权。

延光元年七月癸卯，京都、郡国十三地震。九月戊申，郡国二十七地震。

二年，京都、郡国三十二地震。

三年，京都、郡国二十三地震。是时以谗免太尉杨震，废太子。

四年十[1]月丁巳，京都、郡国十六地震。时安帝既崩，阎太后摄政，兄弟阎显等并用事，遂斥安帝子，更征诸国王子，未至，中黄门遂诛显兄弟。

顺帝永建三年正月丙子，京都、汉阳地震。汉阳屋坏杀人，地坼涌水出。是时顺帝阿母宋娥及中常侍张昉等用权。

阳嘉二年四月己亥，京都地震。是时爵号宋娥为山阳君。

四年十二月甲寅，京都地震。

永和二年四月(庚)[丙]申，京都地震。是时宋娥构奸诬罔，五月事觉，收印绶，归田里。十一月丁卯，京都地震。是时太尉王龚以中常侍张昉等专弄国权，欲奏诛之，时龚宗亲有以杨震行事谏之止云。

三年二月乙亥，京都、金城、陇西地震裂，城郭、室屋多坏，压杀人。闰月己酉，京都地震。十月，西羌二千余骑入金城塞，为凉州害。

四年三月乙亥，京都地震。

五年二月戊申，京都地震。

建康元年正月，凉州(都)[部]郡六，地震。从去年九月以来至四月，凡百八十(日)[地]震，山谷坼裂，坏败城寺，伤害人物。三月，护羌校尉赵冲为叛胡所杀。九月丙午，京都地震。是时顺帝崩，梁太后摄政，欲为顺帝作陵，制度奢广，多坏吏民冢。尚书栾巴谏事，太后怒，癸卯，诏书收巴下狱，欲杀之。丙午地震，于是太后乃出巴，免为庶人。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庚寅，京都地震。九月丁卯，京都地震。是时梁太后摄政，兄冀持权。至和平元年，太后崩，然冀犹秉政专事，至延熹二年，乃诛灭。

三年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又震。

元嘉元年十一月辛巳，京都地震。

二年正月丙辰，京都地震。十月乙亥，京都地震。

永兴二年二月癸卯，京都地震。

永寿二年十二月，京都地震。

延熹四年，京都、右扶风、凉州地震。

五年五月乙亥，京都地震。是时桓帝与中常侍单超等谋诛除梁冀，听之，并使用事专权。又邓皇后本小人，性行无恒，苟有颜色，立以为後，後卒坐执左道废，以忧死。

八年九月丁未，京都地震。

灵帝建宁四年二月癸卯，地震。是时中常侍曹节、王甫等皆专权。

熹平二年六月，地震。

六年十月辛丑，地震。

光和元年二月辛未，地震。四月丙辰，地震。灵帝时宦者专恣。

二年三月，京兆地震。

三年自秋至明年春，酒泉表氏地八十余动，涌水出，城中官寺民舍皆顿，县易处，更筑城郭。

献帝初平二年六月丙戌，地震。

兴平元年六月丁丑，地震。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会稽南山崩。会稽，南方大名山也。京房易传曰："山崩，阴乘阳，弱胜强也。"刘向以为山阳，君也；水阴，民也；君道崩坏，百姓失所也。刘歆以为崩犹(地)[弛]也。是时窦太后摄政，兄窦宪专权。

七年七月，赵国易阳地裂。京房易传曰："地裂者，臣下分离，不肯相从也。"

是时南单于众乖离，汉军追讨。

十二年夏，闰四月戊辰，南郡秭归山高四百丈，崩填溪，杀百余人。明年冬，(至)[巫]蛮夷反，遣使募荆州吏民万余人击之。

元兴元年五月癸酉，右扶风雍地裂。是後西羌大寇凉州。

殇帝延平元年五月壬辰，河东(恒)[垣]山崩。是时邓太后专政。秋八月，殇帝崩。

安帝永初元年六月丁巳，河东杨地陷，东西百四十步，南北百二十步，深三丈五尺。

六年六月壬辰，豫章员溪原山崩，各六十三所。

元初元年三月己卯，日南地坼，长百八十二里。其後三年正月，苍梧、郁林、合浦盗贼群起，劫略吏民。

二年六月，河南雒阳新城地裂。

延光二年七月，丹阳山崩四十七所。

三年六月庚午，巴郡阆中山崩。

四年十月丙午，蜀郡越嶲山崩，杀四百余人。丙午，天子会日也。是时阎太后摄政。其十一月，中黄门孙程等杀江京，立顺帝，诛阎後兄弟，明年，阎後崩。

顺帝阳嘉二年六月丁丑，雒阳宣德亭地坼，长八十五丈，近郊地。时李固对策，以为"阴类专恣，将有分离之象，所以附郊城者，(事)[是]上帝示象以诫陛下也"。是时宋娥及中常侍各用权分争，後中常侍张逵、蘧政与大将军梁商争权，为商作飞语，欲陷之。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郡国六地裂，水涌出，井溢，坏寺屋，杀人。时梁太后摄政，兄冀枉杀李固、杜乔。

三年，郡国五山崩。

和平元年七月，广汉梓潼山崩。

永兴二年六月，东海朐山崩。冬十二月，泰山、琅邪盗贼群起。

永寿三年七月，河东地裂，时梁皇后兄冀秉政，桓帝欲自由，内患之。

延熹元年七月乙巳，左冯翊云阳地裂。

三年五月(戊申)[甲戌]，汉中山崩。是时上宠恣中常侍单超等。

四年六月庚子，泰山、博尤来山判解。

八年六月丙辰，缑氏地裂。

永康元年五月丙午，雒阳高平永寿亭、上党泫[1]氏地各裂。是时朝臣患中常侍王甫等专恣。冬，桓帝崩。明年，窦氏等欲诛常侍、黄门，不果，更为所诛。

[1]工玄反。

灵帝建宁四年五月，河东地裂十二处，裂合长十里百七十步，广者三十余步，深不见底。

和帝永元五年五月戊寅，南阳大风，拔树木。

安帝永初元年，大风拔树。是时邓太后摄政，以清河王子年少，号精耳，故立之，是为安帝。不立皇太子胜，以为安帝贤，必当德邓氏也；後安帝亲谗，废免邓氏，令郡县迫切，死者八九人，家至破坏。此为瞉霿也，是後西羌亦大乱凉州十有余年。

二年六月，京都及郡国四十大风拔树。

三年五月癸酉，京都大风，拔南郊道梓树九十六枚。

七年八月丙寅，京都大风拔树。

元初二年二月癸亥，京都大风拔树。

六年夏四月，沛国、勃海大风，拔树三万余枚。

延光二年三月丙申，河东、颍川大风拔树。六月壬午，郡国十一大风拔树。是时安帝亲谗，曲直不分。

三年，京都及郡国三十六大风拔树。

灵帝建宁二年四月癸巳，京都大风雨雹，拔郊道树十围已上百余枚。其後晨迎气黄郊，道于雒水西桥，逢暴风雨，道卤簿车或发盖，百官沾濡，还不至郊，使有司行礼。迎气西郊，亦壹如此。

中平五年六月丙寅，大风拔树。

献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风大风，发屋拔木。

中兴以来，脂夜之妖无录者。

章帝七八年间，郡县大螟伤稼，语在鲁恭传，而纪不录也。是时章帝用窦皇后谗，害宋、梁二贵人，废皇太子。

灵帝熹平四年六月，弘农、三辅螟虫为害。是时灵帝用中常侍曹节等谗言，禁锢海内清英之士，谓之党人。

中平二年七月，三辅螟虫为害。

明帝永平十八年，牛疫死。是岁遣窦固等征西域，置都护、戊己校尉。固等适还而西域叛，杀都护陈睦、戊己校尉关宠。于是大怒，欲复发兴讨，会秋明帝崩，是思心不容也。

章帝建初四年冬，京都牛大疫。是时窦皇后以宋贵人子为太子，宠幸，令人求伺贵人过隙，以谗毁之。章帝不知窦太后不善，厥咎霿也。或曰，是年六月马太后崩，土功非时兴故也。

校勘记

三三二七页一一行章帝建初元年三月甲(申)[寅]校补谓帝纪作“甲寅”。按：是年三月癸卯朔，无甲申，今依帝纪改。

三三二八页四行匈奴单于于除(难)鞬叛集解引钱大昕说，谓“难”字衍。又引惠栋说，谓纪无“难”字。今据删。

三三二八页八行使征西将军刘尚击之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此又一刘尚，乃南阳宗室，袭封朝阳侯者。又引周寿昌说，谓袁纪作“执金吾刘尚”。非建武二十二年之武威将军，彼前以击夷而败没矣。本纪作“行征西将军”，此无“行”字。

三三二八页一四行郡国四地震按：集解引洪亮吉说，谓安纪“四”作“九”。

三三二九页一行七年正月壬寅二月丙午郡国十八地震钱大昭云本纪但有二月丙午之事，此“正月壬寅”四字疑衍。按：校补谓当衍者乃“二月丙午”四字。

是年四月丙申晦，日有食之，纪、志并同。四月晦为丙申，则二月不得有丙午。

纪本有误，而此志“二月丙午”四字，疑後人据纪妄增也。

三三二九页七行坏败城郭按：汲本、殿本“坏败”作“败坏”。

三三二九页一０行建光元年九月己丑按：集解引洪亮吉说，谓安纪作“十一月己丑”。

三三二九页一一行信宫人及阿母圣等谗(云)[言]据何焯校改。

三三二九页一二行皆得用权校补引钱大昭说，谓“用”闽本作“口”。今案：殿本亦作“口”。

三三二九页一四行京都郡国三十二地震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安帝纪无“十二”字。

三三三 0 页一行四年十[一]月丁巳集解引钱大昕说，谓顺帝纪作“十一月”。

按：延光四年十月乙酉朔，无丁巳，今依纪改。

三三三 0 页一行兄弟阎显等并用事按：“兄弟”原作“弟兄”，径乙正。

三三三 0 页七行永和二年四月(庚)[丙]申集解引钱大昕说，谓顺帝纪作“丙申”。按：是年四月戊寅朔，无庚申，今从帝纪改。

三三三 0 页一四行凉州(都)[部]郡六地震据集解引陈景云说改。

三三三 0 页一四行凡百八十(日)[地]震集解引洪亮吉说，谓“日”字衍。

又引惠栋说，谓纪云“地百八十震”，非百八十日也。按：校补谓“日”乃“地”之譌。言震不言地，则无以明其确为地震，故纪亦必云“地百八十震”也。今据校补说改。

三三三一页一行尚书栾巴谏事按：集解王先谦谓“事”疑“争”之误。

三三三一页一一行听之按：疑当作“德之”，与上文和帝永元七年“和帝与中常侍郑众谋夺窦氏权，德之”同。

三三三二页二行光和元年二月辛未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灵帝纪作“己未”。

三三三二页四行酒泉表氏地八十余动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氐”纪作“是”，古字通。

三三三二页九行刘歆以为崩犹(地)[弛]也校补谓“地”乃“弛”之譌，前志引刘歆说“崩，弛崩也”可证，各本皆失正。今据改。

三三三二页一三行明年冬(至)[巫]蛮夷反校补谓据纪“至”乃“巫”之譌。

今据改。

三三三三页二行河东(恒)[垣]山崩集解引洪亮吉说，谓恒山在上曲阳，不属河东，应如殇纪作“垣山”为是。今据改。

三三三三页五行元初元年三月己卯校补谓纪作“二月己卯”。按：是年二月壬辰朔，无己卯，纪譌。

三三三三页六行劫略吏民按：“吏民”原作“民吏”，径据汲本、殿本乙正。

三三三三页一三行(事)[是]上帝示象以诫陛下也据汲本、殿本改。

三三三四页六行延熹元年七月乙巳按：集解引洪亮吉说，谓案桓纪作“己巳”，下云“甲子，太尉黄琼免”，则宜以续志“乙巳”为是。

三三三四页七行三年五月(戊申)[甲戌]集解引洪亮吉说，谓桓纪“戊申”作“甲戌”。按：是年五月甲子朔，有甲戌，无戊申，今据纪改。

三三三四页八行泰山博尤来山判解按：校补谓纪作“岱山及博尤来山并颓裂”。

就志言之，泰山郡名，博县名，尤来山名，判解是从中分裂，特指尤来一山。

自纪言之，则岱山亦言山，与尤来山并颓裂，明是两山矣。

三三三四页一 0 行永康元年五月丙午按：集解引洪亮吉说，谓桓纪作“丙申”。

三三三四页一一行窦氏等欲诛常侍黄门按：“氏”疑当作“武”。

三三三五页二行以清河王子年少号精耳校补谓“精耳”疑当作“精敏”。今按：“耳”疑“聪”字之譌，聪字脱其右半，遂成“耳”字也。

三三三五页一三行其後晨迎气黄郊按：汲本、殿本“黄”作“东”，譌，此与礼仪志合。

三三三六页一 0 行于是大怒按：“于是”下疑脱“帝”字。

三三三六页一二行章帝不知窦太后不善按：张森楷校勘记谓窦后在章帝世不应称太后，“太”疑当作“皇”。

志第十七　五行五

射妖　龙蛇孽　马祸　人痾　人化　死复生　疫　投蜺

五行传曰：“皇之不极，是谓不建。[1]厥咎眊，[2]厥罚恒阴，[3]厥极弱。[4]时则有射妖，[5]时则有龙蛇之孽，[6]时则有马祸，[7]时则有下人伐上之痾，[8]时则有日月乱行，星辰逆行。“[9]皇，君也。极，中也。眊，不明也。说云：此沴天也。不言沴天者，至尊之辞也。春秋“王师败绩”，以自败为文。

(1)尚书大传“皇”作“王”。郑玄曰：“王，君也。不名体而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则王极象天也。天变化为阴为阳，覆成五行。经曰：‘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论语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是则天之道于人政也。孔子说春秋曰：‘政以不由王出，不得为政。’则王君出政之号也。极，中也。建，立也。王象天，以情性覆成五事，为中和之政也。王政不中和，则是不能立其事也。”古文尚书：“皇极，皇建其有极。”孔安国曰：“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谓行九畴之义。”马融对策曰：“大中之道，在天为北辰，在地为人君。”

(2)尚书大传作“瞀”。郑玄曰：“瞀与思心之咎同耳，故[子骏]传曰眊。眊，乱也。君臣不立，则上下乱矣。“字林曰：“目少精曰眊。”

(3)郑玄曰：“王极象天，天阴养万物，阴气失，故常阴。”

(4)郑玄曰：“天为刚德，刚气失，故于人为弱。易说亢龙之行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此之谓弱。或云懦，不(敬)[毅]也。”

(5)郑玄曰：“射，王极之度也。射人将发矢，必先于此仪之，发则中于彼矣。君将出政，亦先于朝廷度之，出则应于民心。射，其象也。”

(6)郑玄曰：“龙，虫之生于渊，行[于]无形，游于天者也，属天。蛇，龙之类也，或曰龙无角者曰蛇。”

(7)郑玄曰：“天行健。马，畜之疾行者也，属王极。”

(8)郑玄曰：“夏侯胜说‘伐’宜为‘代’，书亦或作‘代’。阴阳之神曰精气，情性之神曰魂魄，君行不由常，侜张无度，则是魂魄伤也，王极气失之病也。天于不中之人，恒耆其[味，厚其]毒，增以为病，将以开贤代之也，春秋传所谓‘夺伯有魄’者是也。不名病者，病不著于身体也。”

(9)郑玄曰：“乱谓薄食口并见，逆谓[嬴]缩反明，经天守舍之类也。”太公六韬曰：“人主好武事兵革，则日月薄蚀，太白失行。”

恒阴，中兴以来无录者。[1]

(1)臣昭案：本传阳嘉二年，郎顗上书云：“正月以来，阴闇连日。久阴不雨，乱气也。得贤不用，犹久阴不雨也。”

灵帝光和中，雒阳男子夜龙以弓箭射北阙，吏收考问，辞“居贫负责，无所聊生，因买弓箭以射”。近射妖也。[1]其後车骑将军何苗，与兄大将军进部兵还相猜疑，对相攻击，战于阙下。苗死兵败，杀数千人，雒阳宫室内人烧尽。[2]

(1)风俗通曰：“龙从兄阳求腊钱，龙假取繁数，颇厌患之，阳与钱千，龙意不满，欲破阳家，因持弓矢射玄武东阙，三发，吏士呵缚首服。因是遣中常侍、尚书、御史中丞、直事御史、谒者、卫尉、司隶、河南尹、雒阳令悉会发所。劭时为太尉议曹掾，白公邓盛：‘夫礼设阙观，所以饰门，章于至尊，悬诸象魏，示民礼法也。故车过者下，步过者趋。今龙乃敢射阙，意慢事丑，次于大逆。宜遣主者参问变状。‘公曰：‘府不主盗贼，当与诸府相候。’劭曰：‘丞相邴吉以为道路死伤，既往之事，京兆、长安职所穷逐，而住车问牛喘吐舌者，岂轻人而贵畜哉，颇念阴阳不和，必有所害。掾史尔乃悦服，汉书嘉其达大体。令龙所犯，然中外奔波，邴吉防患大豫，况于已形昭晰者哉！明公既处宰相大任，加掌兵戎之职，凡在荒裔，谓之大事，何有近目下而致逆节之萌者？孔子摄鲁司寇，非常卿也。折僭溢之端，消纤介之渐，从政三月，恶人走境，邑门不阖，外收强齐侵地，内亏三桓之威。区区小国，尚于趣舍，大汉之朝，焉可无乎？明公恬然谓非己。诗云：“仪刑文王，万国作孚。”当为人制法，何必取法于人！’于是公意大悟，遣令

史谢，申以铃下规应掾自行之，还具条奏。时灵帝诏报，恶恶止其身，龙以重论之，阳不坐。”

(2)应劭曰：“龙者阳类，君之象也。夜者，不明之应也。此其象也。”

安帝延光三年，济南言黄龙见历城，琅邪言黄龙见诸。是时安帝听谗，免太尉杨震，震自杀。又帝独有一子，以为太子，信谗废之。是皇不中，故有龙孽，是时多用佞媚，故以为瑞应。明年正月，东郡又言黄龙二见濮阳。

桓帝[1]延熹七年六月壬子，河内野王山上有龙死，长可数十丈。[2]襄楷以为夫龙者为帝王瑞，易论大人。天凤中，黄山宫有死龙，汉兵诛莽而世祖复兴，此易代之征也。至建安二十五年，魏文帝代汉。[3]

(1)干宝搜神记曰“桓帝即位，有大蛇见德阳殿上，雒阳市令淳于翼曰：‘蛇有鳞，甲兵之象也。见于省中，将有椒房大臣受甲兵之诛也。’乃弃官遁去。到延熹二年，诛大将军梁冀，捕治宗属，扬兵京师“也。

(2)袁山松书曰：“长可百余丈。”

(3)臣昭曰：夫屈申跃见，变化无方，非显死之体，横强之畜。易况大圣，实类君道。野王之异，岂桓帝将崩之表乎？妖等占殊，其例斯众。苟欲附会以同天凤，则帝涉三主，年踰五十，此为迂阔，将恐非征矣。

永康元年八月，巴郡言黄龙见。时吏傅坚以郡欲上言，内白事以为走卒戏语，不可。太守不听。尝见坚语云：“时民以天热，欲就池浴，见池水浊，因戏相恐‘此中有黄龙’，语遂行人间。闻郡欲以为美，故言。”时史以书帝纪。桓帝时政治衰缺，而在所多言瑞应，皆此类也。又先儒言：瑞兴非时，则为妖孽，而民讹言生龙语，皆龙孽也。

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青蛇见御坐上。是时灵帝委任宦者，王室微弱。[1]

(1)杨赐谏曰：“皇极不建，则有龙蛇之孽。诗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宜抑皇甫之权，割艳妻之爱，则蛇变可消者也。”案张奂传，建宁二年夏，青蛇见御坐轩前。奂上疏：“陈蕃、窦氏未被明宥，妖眚之来，皆为此也。”敦煌实录曰：“蛇长六尺，夜于御前当轩而见。”

更始二年二月，发雒阳，欲入长安，司直李松奉引，车奔，触北宫铁柱门，三马皆死。马祸也。时更始失道，将亡。

桓帝延熹五年四月，惊马与逸象突入宫殿。近马祸也。是时桓帝政衰缺。

灵帝光和元年，司徒长史冯巡马生人。[1]京房易传曰：“上亡天子，诸侯相伐，厥妖马生人。”後冯巡迁甘陵相，黄巾初起，为所残杀，而国家亦四面受敌。其後关东州郡各举义兵，卒相攻伐，天子西移，王政隔塞。其占与京房同。

(1)风俗通曰：“巡马生胡子，问养马胡苍头，乃好此马以生子。”

光和中，雒阳水西桥民马逸走，遂啮杀人。是时公卿大臣及左右数有被诛者。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戊子，民转相惊走，弃什物，去庐舍。

灵帝建宁三年春，河内妇食夫，河南夫食妇。[1]

(1)臣昭曰：案此二食，夫妻不同，在河南北，每见死异，斯岂怪妖复有征乎？河者，经天亘地之水也。河内，河之阳也。夫妇参配阴阳，判合成体。今以夫之尊，在河之阳，而阴承体卑，吞食尊阳，将非君道囗弱，无居刚之德，遂为阴细之人所能消毁乎？河南，河之阴。河视诸侯，夫亦惟家之主，而自食正内之人。时宋皇后将立，而灵帝一听阉官，无所厝心。夫以宫房之爱恶，亦不全中怀抱，宋後终废，王甫挟奸，阴中列侯，实应厥位。天戒若曰，徒随嬖竖之意，夫啷其妻乎？

熹平二年六月，雒阳民讹言虎贲寺东壁中有黄人，形容须眉良是，观者数万，省内悉出，道路断绝。[1]到中平元年二月，张角兄弟起兵冀州，自号黄天，三十六方，四面出和，将帅星布，吏士外属，因其疲餧，牵而胜之。[2]

⑴应劭时为郎。风俗通曰："劭故往视之，何在其有人也！走漏污处，腻赭流漉，壁有他剥数寸曲折耳。劭又通之曰：季夏土黄，中行用事，又在壁中，壁亦土也。以见于虎贲寺者，虎贲国之秘兵，扞难御侮。必(是)[示]于东，东者动也，言当出师行将，天下摇动也。天之以类告人，甚于影响也。"

⑵物理论曰："黄巾被服纯黄，不将尺兵，肩长衣，翔行舒步，所至郡县无不从，是日天大黄也。"

光和元年五月壬午，何人白衣欲入德阳门，辞"我梁伯夏，教我上殿为天子"。

中黄门桓贤等呼门吏仆射，欲收缚何人，吏未到，须臾还走，求索不得，不知姓名。时蔡邕以成帝时男子王褒绛衣入宫，上前殿非常室，曰"天帝令我居此"，後王莽篡位。今此与成帝时相似而有异，被服不同，又未入云龙门而觉，称梁伯夏，皆轻于言。以往况今，将有狂狡之人，欲为王氏之谋，其事不成。其後张角称黄天作乱，竟破坏。[1]

⑴风俗通曰："光和四年四月，南宫中黄门寺有一男子，长九尺，服白衣。中黄门解步呵问：'汝何等人？白衣妄入宫掖。'曰：'我梁伯夏後，天使我为天子。'步欲前收取，因忽不见。劭曰：尚书、春秋左传曰，伯益佐禹治水，封于梁。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龙多归之，帝舜嘉之，赐姓董氏。董氏之祖，与梁同焉。到光熹元年，董卓自外入，因间乘衅，废帝杀後，百官总己，号令自由，杀戮决前，威重于主。梁本安定，而卓陇西人，俱凉州也。天戒若曰，卓不当专制夺矫，如白衣无宜兰入宫也。白衣见黄门寺，及卓之末，中黄门诛灭之际，事类如此，可谓无乎？"袁山松曰："案张角一时狡乱，不足致此大妖，斯乃曹氏灭汉之征也。"案劭所述，与志或有不同，年月舛异，故俱载焉。臣昭注曰：检观前通，各有未直。寻梁即魏地之名，伯夏明于中夏，非溥天之称，以内臣孙(夫)[末]得称王，征验有应，有若符契。复云"伯夏教我为天子"，後曹公曰"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此乃魏文帝受我成策而陟帝位也。风俗通云"见中黄门寺曹腾之家"，尤见其证。

二年，雒阳上西门外女子生儿，两头，异肩共匈，俱前向，以为不祥，堕地弃之。自此之後，朝廷霿乱，政在私门，上下无别，二头之象。後董卓戮太后，被以不孝之名，放废天子，後复害之。汉元以来，祸莫踰此。

四年，魏郡男子张博送铁卢诣太官，博上书室殿山居屋後宫禁，落屋讙呼。上收缚考问，辞"忽不自觉知"。[1]

⑴臣昭曰：魏人入宫，既夺汉之征，至後宫而讙呼，终亦祸废母後。

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阳男子刘仓居上西门外，妻生男，两头共身。

灵帝时，江夏黄氏之母，浴而化为鼋，入于深渊，其後时出见。初浴簪一银钗，及见，犹在其首。[1]

⑴臣昭曰：黄者，代汉之色。女人，臣妾之体。化为鼋，鼋者元也。入于深渊，水实制火。夫君德尊阳，利见九五，飞在于天，乃备光盛。俯等龟鼋，有愧潜跃；首从戴钗，卑弱未尽。後帝者(三)[王]，不专权极，天德虽谢，蜀犹傍缵。推求斯异，女为晓著矣。

献帝初平中，长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敛月余，其母闻棺中声，发之，遂生。占曰："至阴为阳，下人为上。"其後曹公由庶士起。

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县女子李娥，年六十余，物故，以其家杉木槥敛，瘗于城外数里上，已十四日，有行闻其冢中有声，便语其家。家往视闻声，便发出，遂活。[1]

⑴干宝搜神记曰："武陵充县女子李娥，年六十余，病死，埋于城外，已十四日。娥比舍有蔡仲，闻娥富，谓殡当有金宝，盗发冢剖棺。斧数下，娥于棺中言曰：'蔡仲，汝护我头。'惊遽，便出走。会为吏所见，遂收治，依法当弃市。娥儿闻，来迎出娥将去。武陵太守闻娥死复生，召见问事状。娥对曰：'闻谬为司命所召，到得遣出，过西门，适见外兄刘伯文，为相劳问，涕泣悲哀。娥语曰："伯文，一日误见召，今得遣归，既

不知道，又不能独行，为我得一伴不？又我见召在此，已十余日，形体又当见埋藏，归当那得自出？”伯文曰：“当为问之。”即遣门卒与户曹相问：“司命一日误召武陵大女李娥，今得遣还。娥在此积日，尸丧又当殡敛，当作何等得出？又女弱独行，岂当有伴邪？是吾外妹，幸为便安之。”荅曰：“今武陵西男民李黑，亦得遣还，便可为伴。”辄令黑过，囗娥比舍蔡仲，令发出娥也。于是娥遂得出，与伯文别。伯文曰：“书一封以与儿佗。”娥遂与黑俱归，事状如此。‘太守慨然叹曰：‘天下事真不可知也！’乃表以为‘蔡仲虽发冢，为鬼神所使，虽欲无发，势不得已。宜加宽宥。’诏书报可。太守欲验语虚实，即遣马吏于西界推问李黑得之。黑语协，乃致伯文书与佗。佗识其纸，乃是父亡时送箱中文书也。表文字犹在也，而书不可晓。乃请费长房读之，曰：‘告佗：当从府君出案行，当以八月八日日中时，武陵城南沟水畔顿，汝是时必往。‘到期，悉将大小于城南待之。须臾果至，但闻人马隐隐之声，诣沟水，便闻有呼声曰：‘佗来！汝得我所寄李娥书不邪？’曰：‘即得之，故来至此。’伯文以次呼家中大小问之，悲伤断绝。曰：‘死生异路，不能数得汝消息。吾亡後，儿孙乃尔许人！’良久谓佗曰：‘来春大病，与此一丸药，以涂门户，则辟来年妖厉矣。’言讫忽去，竟不得见其形。至前春，武陵果大病，白日见鬼，唯伯文之家，鬼不敢向。费长房视药曰：‘此方相临也。’“博物记曰：“汉末关中大乱，有发前汉宫人冢者，宫人犹活。既出，平复如旧。魏郭后爱念之，录置宫内，常在左右。问汉时宫中事，说之了了，皆有次绪。郭后崩，哭泣哀过，遂死。汉末，发范明友奴冢，奴犹活。明友，霍光女婿。说光家事，废立之际，多与汉书相应。此奴常(且)[游]走居民间，无(正)[止]住处，遂不知所在。”

七年，越巂有男化为女子。时周群上言，哀帝时亦有此异，将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献帝封于山阳。

建安中，女子生男，两头共身。

安帝元初六年夏四月，会稽大疫。[1]

[1]公羊传曰：“大灾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冫册）也。”何休曰：“民疾疫也，邪乱之气所生。”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三年，扬徐部大疾疫，会稽江左甚。”案传，钟离意为督邮，建武十四年会稽大疫。案此则频岁也。古今注曰：“二十六年，郡国七大疫。”

延光四年冬，京都大疫。[1]

[1]张衡明年上封事：“臣窃见京师为害兼所及，民多病死，(上并猥)死有灭户。人人恐惧，朝廷燋心，以为至忧。臣官在于考变禳灾，思(在)[任]防救，未知所由，夙夜征营。臣闻国之大事在祀，祀莫大于郊天奉祖。方今道路流言，佥曰‘孝安皇帝南巡路崩，从驾左右行慝之臣欲征诸国王子，故不发丧，衣车还宫，(优)[伪]遣大臣，并祷请命’。臣处外官，不知其审，然尊灵见罔，岂能无怨！且凡(夫私)[大祀]小有不蠲，犹为谴蠹，况以大秽，用礼郊庙？孔子曰：‘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天地明察，降祸见灾，乃其理也。又间者，有司正以冬至之後，奏开恭陵神道。陛下至[孝]，不忍距逆，或发冢移尸。月令：‘仲冬土事无作，慎无发盖，及起大众，以固而闭。地气上泄，是谓发天地之房，诸蛰则死，[民必]疾疫，又随以丧。’厉气未息，恐其殆此二(年)[事]，欲使知过改悔。五行传曰：‘六沴作见，若时共御，帝用不差，神则不怒，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臣愚以为可使公卿处议，所以陈术改过，取媚神只，自求多福也。”

桓帝元嘉元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庐江又疫。

延熹四年正月，大疫。[1]

[1]太公六韬曰：“人主好重赋役，大宫室，多台游，则民多病温也。”

灵帝建宁四年三月，大疫。

熹平二年正月，大疫。

光和二年春，大疫。

五年二月，大疫。

中平二年正月，大疫。

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1]

(1)魏文帝书与吴质曰：“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魏陈思王常说疫气云：“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者。”

灵帝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气堕北宫温明殿东庭中，黑如车盖，起奋讯，身五色，有头，体长十余丈，形貌似龙。上问蔡邕，对曰：“所谓天投蜺者也。不见足尾，不得称龙。易传曰：‘蜺之比无德，以色亲也。’潜潭巴曰：‘虹出，后妃阴胁王者。’又曰：‘五色迭至，照于宫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图曰：‘天子外苦兵，威内夺，臣无忠，则天投蜺。’[1]变不空生，占不空言。”[2]先是立皇后何氏，皇后每斋，当谒祖庙，辄有变异不得谒。中平元年，黄巾贼张角等立三十六方，起兵烧郡国，山东七州处处应角。遣兵外讨角等，内使皇后二兄为大将统兵。其年，宫车宴驾，皇后摄政，二兄秉权。谴让帝母永乐後，令自杀。阴呼并州牧董卓欲共诛中官，中官逆杀大将军进，兵相攻讨，京都战者塞道。皇太后母子遂为太尉卓等所废黜，皆死。天下之败，兵先兴于宫省，外延海内，二三十岁，其殃祸起自何氏。[3]

(1)案邕集称曰：“演孔图曰：‘蜺者，斗之精也。失度投蜺见态，主惑于毁誉。’合诚图曰：‘天子外苦兵者也。’”

(2)邕对又曰：“意者陛下枢机之内，衽席之上，独有以色见进，陵尊踰制，以昭变象。若群臣有所毁誉，圣意低回，未知谁是。兵戎未息，威权渐移，忠言不闻，则虹蜺所在生也。抑内宠，任中正，决毁誉，分直邪，各得其所；勒守卫，整武备，威权之机不以假人，则其救也。”

(3)袁山松书曰：“是年七月，虹昼见御坐玉堂後殿前庭中，色青赤也。”

校勘记

三三四一页八行则王极象天也校补引柳从辰说，谓今尚书大传此下有“人法天，元气绝，则不可以一体而言之也”，凡十六字。

三三四一页九行譬如北辰是则天之道于人政也今大传“道”作“通”。按：校补引柳从辰说，谓则天之道于人政，所谓“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则即法也。此正譬如之义。作“通”误。

三三四二页一行故[子骏]传曰眊据文献通考补。按：皮锡瑞尚书大传疏证引陈寿祺说，谓郑注引刘子骏五行传以眊释瞀，续汉志此注脱“子骏”二字。

三三四二页三行阴气失按：今大传“阴”作“养”。

三三四二页五行懦不(敬)[毅]也据今大传郑注改。按：陈寿祺谓续汉志引此注“毅”作“敬”，误。

三三四二页八行行[于]无形据今大传郑注补。

三三四二页一0行夏侯胜说伐宜为代按：王先谦谓前书夏侯胜传作“伐”，郑说未详所出。

三三四二页一一行恒耆其[味厚其]毒据今大传郑注补。按：通考郊祀考亦有此三字。

三三四二页一三行逆谓[赢]缩反明经天守舍之类也校补引柳从辰说，谓据大传郑注，“缩”上脱“赢”字。今据补。

三三四三页九行令龙所犯然中外奔波郦吉防患大豫汲本、殿本“令”作“今”，“大”作“太”。按：文有脱譌，不可强通。

三三四三页一0行何有近目下而致逆节之萌者按：“目下”疑“日下”之譌，日下谓京都也。

三三四三页一二行明公恬然谓非己按：“己”下疑脱一字。

三三四五页一行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青蛇见御坐上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青蛇事张奂传作“建宁二年”，谢弼传同，此志及杨赐传并作“熹平元年”，非也。

或云当作“建宁元年”，然蕃、武之被害在建宁元年九月，而奂、弼之言灾异俱有诛陈、窦事，则非建宁元年之夏可知。从张、谢传是。

三三四五页三行陈蕃窦氏未被明宥按：本书张奂传作“武、蕃忠贞，未被明宥”。

又汲本、殿本“氏”作“武”。

三三四五页一一行乃好此马以生子汲本、局本“好”作“奸”。按：好与奸形近，疑作“奸”是。

三三四六页四行而灵帝一听阉官按：汲本、殿本“官”作“宦”。

三三四六页五行徒随嬖竖之意按：殿本“嬖”作“阉”。

三三四六页一一行必(是)[示]于东据汲本、殿本改。

三三四六页一四行中黄门桓贤按：殿本“桓”作“相”，疑形近而譌。袁纪作“桓览”，贤览亦形似易譌。

三三四七页七行如白衣无宜兰入宫也殿本“兰”作“阑”。按：阑兰古通作。

三三四七页九行以内臣孙(夫)[未]得称王按：“夫”字不可解，何焯以北宋残本校，“夫”作“未”，当是。今据改。

三三四七页一三行朝廷霿乱按：汲本“霿”作“瞀”。

三三四八页六行後帝者(三)[王]据汲本、殿本改。

三三四八页一一行冢中有声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北宋本“有”下有“人”字。

三三四八页一四行闻谬为司命所召按：校补谓案文“闻”当是“间”。

三三四九页一行今得遣归按：“今”原譌“令”，径改正。

三三四九页一一行儿孙乃尔许人按：校补谓案文“人”当是“大”。

三三四九页一五行此奴常(且)[游]走居民间无(正)[止]住处据汲本、殿本改。

三三五 0 页七行臣窃见京师为害兼所及民多病死按：校补谓“害兼”二字当作“厉气”。

三三五 0 页七行(上并猥)死有灭户据汲本、殿本删。

三三五 0 页八行思(在)[任]防救据汲本、殿本改。

三三五 0 页九行(优)[伪]遣大臣据殿本、集解本改。按：钱大昭云闽本作“伪”。又按：阎後纪云“伪云帝疾甚，诈遣司徒刘喜诣郊庙社稷告天请命”，则作“伪”者是也。

三三五 0 页一 0 行且凡(夫私)[大祀]小有不蠲校补谓案文“夫私”二字当作“大祀”。今据改。

三三五 0 页一一行陛下至[孝]据汲本、殿本补。

三三五 0 页一三行[民必]疾疫据汲本、殿本补。

三三五 0 页一三行恐其殆此二(年)[事]校补谓案文“年”当作“事”。今据改。

三三五 0 页一四行五福乃降按：汲本、殿本“五”作“万”。

三三五一页三行则民多病温也按汲本、殿本“温”作“瘟”。

志第十八　五行六

日蚀　日抱　日赤无光　日黄珥　日中黑　虹贯日　月蚀非其月

光武帝[1]建武二年正月甲子朔，日有蚀之。在危八度。[2]日蚀说曰：“日者，太阳之精，人君之象。君道有亏，为阴所乘，故蚀。蚀者，阳不克也。”其候杂说，汉书五行志著之必矣。[3]儒说诸侯专权，则其应多在日所宿之国。[4]诸象附从，则多为王者事。人君改脩其德，则咎害除。[5]是时世祖初兴，天下贼乱未除。虚、危，齐也。贼张步拥兵据齐，上遣伏隆谕步，许降，旋复叛称王，至五年中乃破。

(1)古今注曰：“建武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蚀之。”即更始三年。

(2)杜预曰："历家之说，谓日光以望时遥夺月光，故月蚀。日月同会，月奄日，故日蚀。蚀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轮存而中食者，相奄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当而相奄间疏也。然圣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蚀为文，阙于所不见。"春秋潜潭巴云："甲子蚀，有兵敌强。"臣昭案：春秋纬六旬之蚀，各以甲子为说，此偏举一隅，未为通证，故于事验不尽相符。今依日例注，以广其候耳。京房占曰："北夷侵，忠臣有谋，後大水在东方。"

(3)春秋纬曰："日之将蚀，则斗第二星变色，微赤不明，七日而蚀。"

(4)春秋汉含孳曰："臣子谋，日乃蚀。"孝经钩命决曰："失义不德，白虎不出禁，或逆枉矢射，山崩日蚀。"管子曰："日掌阳，月掌阴，星掌和。阳为德，阴为刑，和为事。是故日蚀，则失德之国恶之；月蚀，则失刑之国恶之；彗星见，则失和之国恶之。是故圣王日蚀则脩德，月蚀则脩刑，彗星见则脩和。"

(5)孝经钩命决曰："日蚀脩孝，山崩理惑。"

三年五月乙卯晦，日有蚀之，(1)在柳十四度。柳，河南也。时世祖在雒阳，赤眉降贼樊崇谋作乱，其七月发觉，皆伏诛。(2)

(1)潜潭巴曰："乙卯蚀，雷不行，雪杀草不长，奸人入宫。"

(2)古今注曰："四年五月乙卯晦，日有蚀之。"

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蚀之。(1)史官不见，郡以闻。(2)在尾八度。(3)

(1)潜潭巴曰："丙寅蚀，久旱，多有征。"京房曰："有小旱灾。"

(2)本纪"都尉诩以闻"。

(3)朱浮上疏，以郡县数代，群阳骚动所致，见浮传。

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蚀之，(1)在毕五度。毕为边兵。秋，隗嚣反，侵安定。

冬，卢芳所置朔方、云中太守各举郡降。(2)

(1)潜潭巴曰："癸亥日蚀，天人崩。"郑兴曰："顷年日蚀，每多在晦，[皆月]行疾也。君亢急，臣下促迫。"

(2)古今注曰："九年七月丁酉，十一年六月癸丑，十二月辛亥，并日有蚀之。"

十六年三月辛丑晦，日有蚀之，(1)在昴七度。昴为狱事。时诸郡太守坐度田不实，世祖怒，杀十余人，然後深悔之。

(1)潜潭巴曰："辛丑蚀，主疑(王)[臣]。"

十七年二月乙未晦，日有蚀之，(1)在胃九度。胃为廪仓。时诸郡新坐租之後，天下忧怖，以谷为言，故示象。或曰：胃，供养之官也。其十月，废郭皇后，诏曰"不可以奉供养"。

(1)潜潭巴曰："乙未蚀，天下多邪气，郁郁苍苍。"京房曰："君责众庶暴害之。"

二十二年五月乙未晦，日有蚀之，在柳七度，京都宿也。柳为上仓，祭祀谷也。

近舆鬼，舆鬼为宗庙。十九年中，有司奏请立近帝四庙以祭之，有诏"庙处所未定，且就高庙祫祭之"。至此三年，遂不立庙。有简堕心，奉祖宗之道有阙，故示象也。

二十五年三月戊申晦，日有蚀之，(1)在毕十五度。毕为边兵。其冬十月，以武溪蛮夷为寇害，伏波将军马援将兵击之。(2)

(1)潜潭巴曰："戊申蚀，地动摇，侵兵强。一曰：主兵弱，诸侯(争)[强]。"

(2)古今注曰："二十六年二月戊子，日有蚀之，尽。"

二十九年二月丁巳朔，日有蚀之，(1)在东壁五度。东壁为文章，一名娵訾之口。先是皇子诸王各招来文章谈说之士，去年中，有人上奏："诸王所招待者，或真伪杂，受刑罚者子孙，宜可分别。"于是上怒，诏捕诸王客，皆被以苛法，死者甚多。世祖不早为明设刑禁，一时治之过差，故天示象。世祖于是改悔，遣使悉理侵枉也。

(1)潜潭巴曰："丁巳蚀，下有败兵。"

三十一年五月癸酉晦，日有蚀之，(1)在柳五度，京都宿也。自二十一年示象至此十年，後二年，

宫车晏驾。

⑴潜潭巴曰："癸酉蚀，连阴不解，淫雨毁山，有兵。"

中元元年十一月甲子晦，日有蚀之，在斗二十度。斗为庙，主爵禄。儒说十一月甲子，时王日也，又为星纪，主爵禄，其占重。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壬申晦，日有蚀之，⑴在氐二度。氐为宿宫。是时明帝作北宫。⑵

⑴潜潭巴曰："壬申蚀，水(灭)[盛]，阳溃阴欲翔。"

⑵古今注曰："四年八月丙寅，时加未，日有蚀之。五年二月乙未朔，日有蚀之，京师候者不觉，河南尹、郡国三十一上。六年六月庚辰晦，日有蚀之，时雒阳候者不见。"

八年十月⑴壬寅晦，日有蚀之，既，⑵在斗十一度。斗，吴也。广陵于天文属吴。後二年，广陵王荆坐谋反自杀。

⑴古今注曰十二月。

⑵潜潭巴曰："壬寅蚀，天下苦兵，大臣骄横。"

十三年十月⑴甲辰晦，日有蚀之，⑵在尾十七度。⑶

⑴古今注曰闰八月。

⑵潜潭巴曰："甲辰蚀，四骑胁大水。"

⑶京房占曰："主後寿命绝，後有大水。"

十六年五月戊午晦，日有蚀之，⑴在柳十五度。儒说五月戊午，犹十一月甲子也，又宿在京都，其占重。後二岁，宫车晏驾。

⑴潜潭巴曰："戊午蚀，久旱谷不伤。"

十八年十一月甲辰晦，日有蚀之，在斗二十一度。是时明帝既崩，马太后制爵禄，故阳不胜。

章帝建初五年二月庚辰朔，日有蚀之，⑴在东壁八度。例在前建武二十九年。是时群臣争经，多相非毁者。⑵

⑴潜潭巴曰："庚辰蚀，彗星东至，有寇兵。"

⑵又别占云："庚辰蚀，大旱。"

六年六月辛未晦，日有蚀之，⑴在翼六度。翼主远客。冬，东平王苍等来朝，明年正月，苍薨。⑵

⑴潜潭巴曰："辛未蚀，大水。"

⑵古今注曰："元和元年九月乙未，日有蚀之。"

(元)[章]和元年八月乙未晦，日有蚀之。史官不见，佗官以闻。日在氐四度。⑴

⑴星占曰："天下灾，期三年。"

和帝永元二年二月壬午，日有蚀之。⑴史官不见，涿郡以闻。日在奎八度。⑵

⑴潜潭巴曰："壬午蚀，久雨，旬望。"

⑵京房占曰："三公与诸侯相贼，弱其君王，天应而日蚀。三公失国，後旱且水。"臣昭以为三公宰辅之位，即窦宪。

四年六月戊戌朔，日有蚀之，⑴在七星二度，主衣裳。又曰行近轩辕，在左角，为太后族。是月十九日，⑵上免太后兄弟窦宪等官，遣就国，选严能相，于国蹙迫自杀。

⑴潜潭巴曰："戊戌蚀，有土殃，主後死，天下谅阴。"京房占曰："口嫁家欲戮。"

⑵案本纪：庚申幸北宫，诏捕宪等。庚申是二十三日。

七年四月辛亥朔，日有蚀之，⑴在觜觿，为葆旅，主收敛。儒说葆旅宫中之象，收敛贪口之象。是岁邓贵人始入。明年三月，阴皇后立，邓贵人有宠，阴后口忌之，後遂坐废。一曰是将入参，参、伐为斩刈。明年七月，越骑校尉冯柱捕斩匈奴温禺犊王乌居战。

⑴潜潭巴曰："辛亥蚀，子为雄。"

十二年秋七月辛亥朔，日有蚀之，在翼八度，荆州宿也。明年冬，南郡蛮夷反为寇。

十五年四月甲子晦，日有蚀之，在东井二十二度。东井，主酒食之宿也。妇人之职，无非无仪，

酒食是议。去年冬，邓皇后立，有丈夫之性，与知外事，故天示象。是年水，雨伤稼。

安帝永初元年三月二日癸酉，日有蚀之，在胃二度。胃主廪仓。是时邓太后专政，去年大水伤稼，仓廪为虚。(1)

(1)古今注曰："三年三月，日有蚀之。"

五年正月庚辰朔，日有蚀之，在虚八度。正月，王者统事之正日也。虚，空名也。是时邓太后摄政，安帝不得行事，俱不得其正，若王者位虚，故于正月阳不克，示象也。于是阴预乘阳，故夷狄并为寇害，西边诸郡皆至虚空。

七年四月丙申晦，日有蚀之，(1)在东井一度。

(1)潜潭巴曰："丙申蚀，诸侯相攻。"京房占曰："君臣暴虐，臣下横恣，上下相贼，後有地动。"

元初元年十月戊子朔，日有蚀之，(1)在尾十度。尾为後宫，继嗣之宫也。是时上甚幸阎贵人，将立，故示不善，将为继嗣祸也。明年四月，遂立为後。後遂与江京、耿宝等共谗太子废之。

(1)潜潭巴曰："戊子蚀，宫室内淫，雌必成雄。"京房占曰："妻欲害夫，九族夷灭，後有大水。"

二年九月壬午晦，日有蚀之，在心四度。心为王者，明久失位也。

三年三月二日辛亥，日有蚀之，在娄五度。史官不见，辽东以闻。

四年二月乙(亥)[巳]朔，日有蚀之，(1)在奎九度。史官不见，七郡以闻。奎主武库兵。其[月]十(月)八日壬戌，武库火，烧兵器也。

(1)潜潭巴曰："乙亥蚀，东国(发)兵。"京房占曰："诸侯上侵以自益，近臣盗窃以为积，天子未知，日为之蚀。"

五年八月丙申朔，日有蚀之，在翼十八度。史官不见，张掖以闻。(1)

(1)潜潭巴曰："丙申蚀，夷狄内攘。"石氏占曰："王者失礼，宗庙不亲，其岁旱。"

六年十二月戊午朔，日有蚀之，几尽，地如口状。(1)在须女十一度，女主恶之。後二岁三月，邓太后崩。(2)

(1)古今注曰："星尽见。"春秋纬曰："日蚀既，君行无常，公辅不脩德，夷狄强侵，万事错。"

(2)李氏家书，司空李合上书曰："陛下祗畏天威，惧天变，克己责躬，博访群下。咎皆在臣，力小任重，招致咎征。去[年]二月，京师地震，今月戊午日蚀。夫至尊莫过乎天，天之变莫大乎日蚀，地之戒莫重乎震动。今一岁之中，大异两见，日蚀之变，既为尤深，地动之戒，摇宫最丑。日者阳精，君之象也。戊者土主，任在中宫。午者火德，汉之所承。地道安静，法当(坤)[由]阳，今乃专恣，摇动宫阙。祸在萧墙之内，臣恐宫中必有阴谋其阳，下图其上，造为逆也。灾变终不虚生，推原二异，日辰行度，甚为较明，譬犹指掌。宜察宫阙之内，如有所疑，急摧破其谋，无令得成。脩政恐惧，以荅天意。十月辛卯，日有蚀之，周家所忌，乃为亡征，是时妃後用事，七子朝令。戊午之灾，近相似类。宜贬退诸後兄弟群从内外之宠，求贤良，征逸士，下德令，施恩惠，泽及山海。"时度辽将军遵多兴师重赋出塞妄攻之事，上深纳其言。建光元年，邓[太]後崩。上收考中人赵任等，辞言地震日蚀，任[在]中(官)[宫]，竟有废[立]之谋，合乃自知其言验也。

永宁元年七月乙酉朔，日有蚀之，(1)在张十五度。史官不见，酒泉以闻。(2)

(1)潜潭巴曰："乙酉蚀，仁义不明，贤人消。"京房占曰："君弱臣强，司马将兵，反征其王。"

(2)石氏占曰："日蚀张，王者失礼。"

延光三年九月庚(寅)[申]晦，日有食之，(1)在氐十五度。氐为宿宫。宫，中宫也。时上听中常侍江京、樊丰及阿母王圣等谗言，废皇太子。

(1)京房占曰："骨肉相贼，後有水。"

四年三月戊午朔，日有蚀之，在胃十二度。陇西、酒泉、朔方各以状上，史官不觉。(1)

(1)案马融集，是时融为许令，其四月庚申，自县上书曰："伏读诏书，陛下深惟禹、汤罪己之义，归咎自责。寅畏天戒，详延百僚，博问公卿，知变所自，审得厥故，脩复往术，以荅天命。臣子远近，莫不延颈企踵，苟有隙空一介之知，事愿自效，贡纳圣听。臣伏见日蚀之占，自昔典籍'十月之交'，春秋传记、汉注所载，史官占候，群臣密对，陛下所观览，左右所讽诵，可谓详悉备矣。虽复广问，(陷)[昭]在前志，无以复加。乃者茀气干参，臣前得敦朴之(人)[征]，後三年二月，对策北宫端门。以为参者西方之位，其于分野，并州是也，殆谓西戎、北狄。其後种羌叛戾，乌桓犯上郡，并、凉动兵，验略效[矣]。今复见大异，申诫重(讳)[谴]，于此二城，海内莫见。三月一日，合辰在娄。娄又西方之宿，众占显明者。羌及乌桓有悔过之辞，将吏策勋之名。臣恐受任典牧者，苟脱目前，皆粗图(身)[伸]一时之权，不顾为国百世之利。论者美近功，忽其远，则各相(不大)[美其]疢病。伏惟天象不虚。老子曰：'图难于其易也，为大于其细也。'消灾复异，宜在于今。诗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传曰：'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月安民，三曰从时。'臣融伏惟方今有道之世，汉典设张，侯甸采卫，司民之吏，案绳循墨，虽有殿最，所差无几。其陷罪辟，身自取祸，百姓未被其大伤。至边郡牧御失和，吉之与凶，败之与成，优劣相悬，不诫不可。审择其人，上以应天变，下以安民隶。窃见列将子孙，生长京师，食仰租奉，不知稼穑之艰，又希遭阨困，故能果毅轻财，施与孤弱，以获死生之用，此其所长也。不拘法禁，奢泰无度，功劳足以宣威，踰滥足以伤化，此其所短也。州郡之士，出自贫苦，长于捡押，虽专赏罚，不敢越溢，此其所长也。拘文守法，遭遇非常，狐疑无断，畏首畏尾，威恩纤薄，外内离心，士卒不附，此其所短也。必得将兼有二长之才，无二短之累，参以吏事，任以兵法。有此数姿，然後能折冲厌难，致其功实，转灾为福。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以天下之大，四海之众，云无若人，臣以为诬矣。宜特选详誉，审得其真，镇守二方，以应用良择人之义，以塞大异也。"

顺帝永建二年七月甲戌朔，日有蚀之，(1)在翼九度。

(1)潜潭巴曰："甲戌蚀，草木不滋，王命不行。"京房占曰："近臣欲戮，身及戮辱，後小旱。"

阳嘉四年闰月丁亥朔，日有蚀之，(1)在角五度。史官不见，零陵以闻。(2)

(1)潜潭巴曰："丁亥蚀，匿谋满玉堂。"京房占曰："君臣无别。"

(2)案张衡为太史令，表奏云："今年三月朔方觉日蚀，此郡惧有兵患。臣愚以为可囗北边须塞郡县，明烽火，远斥候，深藏固闭，无令谷畜外露。"不详是何年三月。

永和三年十二月戊戌朔，日有蚀之，在须女十一度。史官不见，会稽以闻。明年，中常侍张逵等谋谮皇后父梁商欲作乱，推考，逵等伏诛也。

五年五月己丑晦，日有蚀之，(1)在东井三十三度。东并，三辅宿。又近舆鬼，舆鬼为宗庙。其秋，西羌为寇，至三辅陵园。

(1)潜潭巴曰："日蚀己丑，天下唱之。"

六年九月辛亥晦，日有蚀之，在尾十一度。尾主後宫，继嗣之宫也。以为继嗣不兴之象。

桓帝建和元年正月辛亥朔，日有蚀之，在营室三度。史官不见，郡国以闻。是时梁太后摄政。

三年四月丁卯晦，日有蚀之，(1)在东井二十三度。例在永元十五年。东井主法，梁太后又听兄冀枉杀公卿，犯天法也。明年，太后崩。

(1)潜潭巴曰："丁卯蚀，有旱有兵。"京房占曰："诸侯欲戮，後有裸虫之殃。"

元嘉二年七月二日庚辰，日有蚀之，在翼四度。史官不见，广陵以闻。(1)翼主倡乐。时上好乐

过。[2]

[1]京房占曰："庚辰蚀，君易贤以刚，卒以自伤，後有水。"

[2]阮籍乐论曰："桓帝闻琴，凄怆伤心，倚扆而悲，慷慨长息曰：'善乎哉！为琴若此，一而足矣。'"永兴二年九月丁卯朔，日有蚀之，在角五度。角，郑宿也。十一月，泰山盗贼群起，劫杀长吏。泰山于天文属郑。

永寿三年闰月庚辰晦，日有蚀之，在七星二度。史官不见，郡国以闻。例在永元四年。後二岁，梁皇后崩，冀兄弟被诛。

延熹元年五月甲戌晦，日有蚀之，在柳七度，京都宿也。[1]

[1]梁冀别传曰："常侍徐璜白言：'臣切见道术家常言，汉死在戌亥。今太岁在丙戌，五月甲戌，日蚀柳宿。朱雀，汉家之贵国，宿分周地，今京师是也。史官上占，去重见轻。'璜召太史陈援诘问，乃以实对。冀怨援不为隐讳，使人阴求其短，发擿上闻。上以亡失候仪不肃，有司奏收杀狱中。"

八年正月丙申晦，日有蚀之，在营室十三度。营室之中，女主象也。其二月癸亥，邓皇后坐酗，上送暴室，令自杀，家属被诛。吕太后崩时亦然。

九年正月辛卯朔，日有蚀之，[1]在营室三度。史官不见，郡国以闻。谷永以为三朝尊者恶之。其明年，宫车晏驾。

[1]潜潭巴曰："辛卯蚀，臣代其主。"

永康元年五月壬子晦，日有蚀之，[1]在舆鬼一度。儒说壬子淳水日，而阳不克，将有水害。其八月，六州大水，勃海(盗贼)[海溢]。

[1]潜潭巴曰："壬子蚀，妃後专恣，女谋主。"

灵帝建宁元年五月丁未朔，日有蚀之。[1]冬十月甲辰晦，日有蚀之。

[1]潜潭巴曰："丁未蚀，王者崩。"

二年十月戊戌晦，日有蚀之。右扶风以闻。

三年三月丙寅晦，日有蚀之。梁相以闻。

四年三月辛酉朔，日有蚀之。[1]

[1]潜潭巴曰："辛酉蚀，女谋主。"谷永上书："饮酒无节，君臣不别，奸邪欲起。"传曰："酒无节，兹谓荒，厥异日蚀，厥咎亡。"灵帝好为商估，饮于宫人之肆也。

熹平二年十二月癸酉晦，日有蚀之，在虚二度。是时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专权。(1)

[1]蔡邕上书曰："四年正月朔，日体微伤，群臣服赤帻，赴宫门之中，无救，乃各罢归。天有大异，隐而不宣求御过，是已事之甚者。"

六年十月癸丑朔，日有蚀之，赵相以闻。[1]

[1]谷永上书："赋敛滋重，不顾黎民，百姓虚竭，则日蚀，将有溃叛之变。"

光和元年二月辛亥朔，日有蚀之。十月丙子晦，日有蚀之，在箕四度。箕为後宫口舌。是月，上听谗废宋皇后。[1]

[1]案：本传卢植上书，丙子蚀自巳过午，既蚀之後，云雾晻暧，陈八事以谏。蔡邕对问曰："诏问践阼以来，灾眚屡见，频岁日蚀、地动，风雨不时，疫疠流行，劲风折树，河、雒盛溢。臣闻阳微则日蚀，阴盛则地震，思乱则风，貌失则雨，视闇则疾，简宗庙，(上)[水]不润下，川流满溢。明君臣，正上下，抑阴尊阳，脩五事于圣躬，致精虑于共御，其救之也。"

二年四月甲戌朔，日有蚀之。

四年九月庚寅朔，日有蚀之，[1]在角六度。

[1]潜潭巴曰："庚寅蚀，将相诛，大水，多死伤。"

中平三年五月壬辰晦，日有蚀之。[1]

[1]潜潭巴曰："壬辰蚀，河决海[溢]，久雾连阴。"

六年四月丙午朔，日有蚀之。其月泱辰，宫车晏驾。

献帝初平四年正月甲寅朔，日有蚀之，在营室四度。[1]是时李傕、郭汜专政。(2)

(1)潜潭巴曰："甲寅蚀，雷电击杀，骨肉相攻。"

(2)袁宏纪曰："未蚀八刻，太史令王立奏曰：'日晷过度，无有变也。'于是朝臣皆贺。帝密令尚书候焉，未晡一刻而蚀。尚书贾诩奏曰：'立伺候不明，疑误上下；太尉周忠，职所典掌，请皆治罪。'诏曰：'天道远，事验难明，且灾异应政而至，虽探道知机，焉能无失，而欲归咎史官，益重朕之不德也。'弗从。于是避正殿，寝兵，不听事五日。"

兴平元年六月乙巳晦，日有蚀之。

建安五年九月庚午朔，日有蚀之。[1]

(1)潜潭巴曰："庚午蚀，後火烧官兵。"

六年(十月癸未)[二月丁卯]朔，日有蚀之。

十三年十月癸未朔，日有蚀之，[1]在尾十二度。

(1)潜潭巴曰："癸未蚀，仁义不明。"

十五年二月乙巳朔，日有蚀之。

十七年六月庚寅晦，日有蚀之。

二十一年五月己亥朔，日有蚀之。[1]

(1)潜潭巴曰："己亥蚀，小人用事，君子縶。"

二十四年二月壬子晦，日有蚀之。

凡汉中兴十二世，百九十六年，日蚀七十二：朔三十二，晦三十七，月二日三。

光武建武七年四月丙寅，日有晕抱，白虹贯晕，在毕八度。[1]毕为边兵。秋，隗嚣反，侵安定。[2]

(1)古今注曰："时日加卯，西面东面有抱，须臾成晕，中有两钩，(征)[在]南北面，有白虹贯晕，在西北南面，有背在景，加巳皆解也。"

(2)皇德传史曰："白虹贯，下破军，晋分也。"古今注曰："章帝建初元年正月壬申，白虹贯日。五年七月甲寅，夜白虹出乙丑地西北曲入。七年四月丙寅，日加卯，西面有抱，须臾成晕，有白虹贯日。殇帝延平元年六月丁未，日晕上有半晕，晕中外有僪，背两珥。十二月丙寅，日晕再重，中有背僪。顺帝永建二年正月戊午，白虹贯日。三年正月丁酉，日有白虹贯交晕中。六年正月丁卯，日晕两珥，白虹贯珥中。永和六年正月己卯，晕两珥，中赤外青，白虹贯晕中。"案郎顗传，阳嘉二年正月乙卯，白虹贯日。又唐口传，永建五年，白虹贯日，囗上便宜三事，陈其咎征。春秋元命苞曰："阴阳之气，聚为云气，立为虹蜺，离为倍僪，分为抱珥。"考异邮曰："臣谋反，偏刺日。"巫咸占曰："臣不知则日月僪。"如淳曰："蝃蝀谓之虹，雌谓之蜺，向外曰倍，刺日曰僪，在傍如半环向日曰抱，在傍直对曰珥。"孟康曰："僪如僪也。"宋均曰："黄气抱日，辅臣纳忠。"

灵帝时，日数出东方，正赤如血，无光，高二丈余乃有景。且入西方，去地二丈，亦如之。[1]其占曰，事天不谨，则日月赤。是时月出入去地二三丈，皆赤如血者数矣。[2]

(1)京房占曰："国有佞谗，朝有残臣，则日不光，闇冥不明。"孟康曰："日月无光曰薄。"

(2)春秋感精符曰："日无光，主势夺，群臣以谗术。色赤如炭，以急见伐，又兵马发。"礼斗威仪曰："日月赤，君喜怒无常，轻杀不辜，戮于无罪，不事天地，忽于鬼神。时则天雨，土风常起，日蚀无光，地动雷降。其时不救，兵从外来，为贼戮而不葬。"京房占曰："日无故日夕无光，天下变枯，社稷移(亡)[主]。"

光和四年二月己巳，黄气抱日，黄白珥在其表。[1]

(1)春秋感精符曰："日朝珥则有丧孽。"又云："日已出，若其入，而云皆赤黄，名曰日空，不出三年，必有移民而去者也。"

中平四年三月丙申，黑气大如瓜，在日中。[1]

(1)春秋感精符曰："日黑则水淫溢。"

五年正月，日色赤黄，中有黑气如飞鹊，数月乃销。

六年二月乙未，白虹贯日。[1]

(1)春秋感精符曰："虹贯日，天下悉极，文法大扰，百官残贼，酷法横杀，下多相告，刑用及族，世多深刻，狱多怨宿，吏皆惨毒。"又曰："国多死孽，天子命绝，大臣为祸，主将见杀。"星占曰："虹蜺主内淫，土精填星之变。"

易谶曰："聪明蔽塞，政在臣下，囗戚干朝，君不觉悟，虹蜺贯日。"

献帝初平元年二月壬辰，白虹贯日。[1]

(1)袁山松书曰："三年十月丁卯，日有重两倍。"吴书载韩馥与袁术书曰："凶出于代郡。"

桓帝永寿三年十二月壬戌，月蚀非其月。[1]

(1)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八年三月庚子夜，月晕五重，紫微青黄似虹，有黑气如云，月星不见，丙夜乃解。中元元年十一月甲辰，月中星齿，往往出入。"

延熹八年正月辛巳，月蚀非其月。[1]

(1)袁山松书曰："兴平二年十二月，月在太微端门中重晕二珥，两白气广八九寸，贯月东西南北。"

赞曰：皇极惟建，五事克端。罚咎入沴，逆乱浸干。火下水腾，木弱金酸。妖眚或妄，气炎以观。

校勘记

三三五七页四行在危八度按：校补引钱大昭说，谓後汉纪作"十度"。

三三五七页七行虚危齐也按：集解引惠栋说，谓"也"一作"地"。

三三五七页一二行有兵敌强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开元占经引作"有兵狄强起"。

三三五八页三行或逆枉矢射按："矢"原讹"失"，径改正。

三三五八页四行阴为刑按："刑"原讹"则"，径改正。

三三五八页九行雷不行雪杀草不长奸人入宫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占经作"雷不行，霜不杀草，长人入宫"。

三三五八页一0行四年五月乙卯晦日有蚀之按：依当时行用之历，後简称时历。

建武四年五月庚戌晦，非乙卯。今推是年六月合朔在庚戌晨夜，日蚀不能见。

古今注误。

三三五八页一二行丙寅蚀久旱多有征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占经作"丙寅日蚀，虫，久旱，多水征"。

三三五八页一三行本纪都尉诩以闻按：校补谓此本纪当是续汉书本纪。

三三五九页一行天人崩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占经引作"大人崩，王者忧之"。

三三五九页一行[皆月]行疾也据集解引惠栋说补。

三三五九页二行九年七月丁酉十一年六月癸丑十二月辛亥并日有蚀之按：依时历，建武九年七月辛亥朔，无丁酉。今推是年八月合朔己卯，实时历七月晦，日蚀可见。十一年六月己亥朔，癸丑非朔日。今推是年七月合朔戊辰，实时历六月晦晨夜，日蚀不能见。又是年十二月丁酉朔，辛亥亦非朔日。今推是月合朔丙申，时历十一月晦，日蚀可见。此处古今注皆误。

三三五九页五行主疑(王)[臣]按："主疑王"不词，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占经引作"主疑臣，三公有免黜者"。今据改。

三三五九页一五行地动摇侵兵强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占经引作"地动摇，宫室摧，侵兵强"。

三三五九页一五行主兵弱诸侯(争)[强]据汲本、殿本改。

三三六０页一行二十六年二月戊子日有蚀之按：依时历，建武二十六年二月甲辰朔，无戊子。今推是年二、三月均无日蚀，古今注误。

三三六０页六行下有败兵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占经引“败”作“聚”。

三三六０页九行淫雨毁山有兵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占经“毁山”作“数出”。

又按：校补谓占经“兵”下有“起”字。

三三六０页一一行其占重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此下当有阙文。下永平十六年，日蚀，儒说其占重，後二岁，宫车晏驾。此条下当云“明年，宫车晏驾”。或蒙三十一年之占，不重出也？

三三六０页一三行水(灭)[盛]阳溃阴欲翔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占经“灭”作“盛”，是。今据改。

三三六０页一五行六年六月庚辰晦日有蚀之按：依时历，永平六年丁巳朔，丙戌晦，庚辰二十四日。今推是年七月合朔丙戌，实时历六月晦晨夜，日蚀不能见，古今注误。

三三六一页三行古今注曰十二月按：志文作“八年十月壬寅晦”，明帝纪同。今推永平八年十月壬寅晦日蚀，与志、纪合，古今注譌。

三三六一页四行天下苦兵大臣骄横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占经作“天下苦兵大起”。

三三六一页五行十三年十月甲辰晦日有蚀之明帝纪作“十月壬辰晦”，注引古今注作“闰八月”。按：依时历，是年闰七月，十月甲辰为朔，非晦，亦无壬辰。

今推是年八月合朔甲辰，实时历闰七月晦，日蚀可见。纪、志与古今注皆譌。

三三六一页七行四骑胁大水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占经无“大水”二字，“胁”作“爵”。

三三六一页八行主後寿命绝按：“主”原譌“王”，径改正。

三三六一页九行日有蚀之“蚀”原作“食”，以前後皆作“蚀”，今改归一律。

三三六二页一行彗星东至有寇兵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占经作“彗星东出，有寇兵，旱”。

三三六二页五行辛未蚀大水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占经“大水”下有“汤汤”二字。

三三六二页七行(元)[章]和元年八月乙未晦日有蚀之校补引钱大昭说，谓“元和”当作“章和”，闽本亦失正。按：推章和元年八月乙未晦日蚀，章帝纪亦书于章和元年，钱说是，今据改。

三三六二页一四行有土殃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占经引无“土”字。

三三六三页三行子为雄按：王先谦谓占经引“雄”下有“近臣忧”三字。

三三六三页五行无非无仪殿本“仪”作“议”。按：此与毛诗合。校补引柳从辰说，谓列女传引诗正作“议”，盖本鲁诗。

三三六三页一０行三年三月日有蚀之按：今推是年三月合朔辛卯，无日蚀，古今注误。

三三六三页一五行丙申蚀诸侯相攻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占经引作“丙申日蚀，诸侯相攻，夷狄内侵，旱”。案本书注例，日名同者不更注，乃此引“诸侯相攻”句，後元初五年八月丙申朔下引“夷狄内攘”句，同日异占，不可晓。今按：校补谓钱氏以後注引“夷狄内攘”句为即“夷狄内侵”之异文，其说亦误。盖注所引潜潭巴丙申占验，本阙“夷狄内侵旱”五字，说另详後。

三三六四页一行元初元年十月戊子朔日有蚀之集解引惠栋说，谓本纪三月癸酉朔日蚀。今按：元初元年三月合朔壬戌，无日蚀，纪误。

三三六四页四行雌必成雄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占经引作“必成雄，有忧”。

三三六四页七行四年二月乙(亥)[巳]朔集解引洪亮吉说，谓案安纪作“乙巳”，下云乙卯、壬戌，则日辰当以本纪为是。又引周寿昌说，谓下云“其月十八日壬戌，武库火”，与纪同。计乙巳朔至壬戌正十八日，若是乙亥朔，则下不得有壬戌，宜从本纪。今按：推是年二月合朔乙巳，日蚀可见，洪、周说是，今据改。又按：刘注引春秋讳潜潭巴“乙亥”云云，足证所见本原作“乙亥”。

三三六四页八行其[月]十(月)八日据集解引周寿昌说改，与安纪合，说详上。

三三六四页九行乙亥蚀东国(发)兵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占经引作“乙亥日蚀，阳不明，冬无水，东国兵”。按：张森楷校勘记谓“东国”下无“发”字是，若有“发”字则与乙巳占同，非也。今据张说删“发”字。

三三六四页一一行潜潭巴曰丙申蚀夷狄内攘按：校补谓案占经作“庚申日蚀，夷狄内攘”，是“丙申蚀”乃“庚申蚀”之误。而此引“潜潭巴曰”十一字应在後“延光三年九月庚申晦日有蚀之”下，因“庚申”误为“庚寅”，故注文亦误移于此。钱大昕氏偶忘“夷狄内攘”四字本为庚申蚀占验，故虽知前注所引潜潭巴丙申蚀占验有误，而仍不免误说也。

三三六四页一五行去[年]二月京师地震据汲本、殿本补。

三三六五页三行法当(坤)[由]阳据汲本、殿本改。按：“法当坤阳”不可解，由有从义，当不误，今据改。

三三六五页七行建光元年邓[太]後崩据汲本补。按：“元年”汲本、殿本并譌“二年”。

三三六五页七行辞言地震日蚀任[在]中(官)[宫]汲本、殿本作“辞言地震日蚀在中宫”。按：上文言“戊者土主，任在中宫”，足证原本“任”下脱“在”字，“宫”误“官”，而汲本、殿本则“在”上脱一“任”字也。今据以改正。

三三六五页八行竟有废[立]之谋据汲本、殿本补。

三三六五页九行永宁元年七月乙酉朔日有蚀之安帝纪同。按：今推是年七月合朔乙酉，无日蚀。

三三六五页一0行贤人消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占经引“消”上有“退”字。

三三六五页一二行延光三年九月庚(寅)[申]晦集解引洪亮吉说，谓案安纪作“庚申”，上云丁酉、乙巳，则日辰当以本纪为是。今据改。

三三六五页一六行案马融集是时融为许令按：“马”原譌“焉”，“时”原譌“蚀”，径改正。

三三六六页三行(陷)[昭]在前志据张森楷校勘记改。

三三六六页三行茀气干参按：“干”原譌“于”，径改正。

三三六六页三行臣前得敦朴之(人)[征]校补谓“人”当作“征”，今据改。

按：融于顺帝阳嘉二年以敦朴征。

三三六六页四行殆谓西戎北狄按：“北”原譌“此”，径改正。

三三六六页五行验略效[矣]据汲本、殿本补。

三三六六页五行申诫重(讳)[谴]据汲本、殿本改。

三三六六页六行将吏策勋之名按：“勋”原譌“动”，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三三六六页六行皆粗图(身)[伸]一时之权据校补说改。

三三六六页七行则各相(不大)[美其]疢病据校补说改。

三三六六页一二行施与孤弱按：“孤”原譌“不”，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三三六六页一四行狐疑无断按：“狐”原譌“孤”，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三三六七页二行王命不行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占经“王命”作“主命”。

三三六七页一一行日蚀己丑天下唱之按：钱大昕考异谓占经引作“己丑日蚀，臣伐其主，天下皆亡”。又按：“日蚀己丑”汲本作“己丑蚀”。

三三六八页三行有旱有兵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占经“旱”上无“有”字。

三三六八页四行元嘉二年七月二日庚辰日有蚀之桓帝纪同。按今推是年七月合朔己卯，无日蚀。

三三六八页七行凄怆伤心按：“凄”原譌“连”，径改正。

三三六八页一四行太史陈援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梁冀传“援”作“授”。

三三六九页三行九年正月辛卯朔按：集解引洪亮吉说，谓案桓纪作“辛亥”，下云己酉，则日辰当以续志为是。

三三六九页五行臣代其主按：殿本“代”作“伐”，与占经合。校补谓桓帝崩，灵帝由外藩入继而代其位，则作“代”亦自可通。

三三六九页七行勃海(盗贼)[海溢]按：集解引惠栋说，谓“盗贼”误，案纪云“勃海海溢”也。今据改。

三三六九页八行壬子蚀妃後专恣女谋主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占经作“壬子日蚀，女谋王，女主忧”。

三三六九页一二行三年三月丙寅晦日有蚀之灵帝纪同。按今推是年四月合朔丁卯晨夜，日蚀不能见。

三三六九页一四行辛酉蚀女谋主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占经作“辛酉日蚀，女谒且兴，奸邪欲起”。

三三六九页一四行谷永上书按：“谷”原譌“公”，径改正。

三三七0页一行熹平二年十二月癸酉晦日有蚀之灵帝纪同。按：是年十二月乙巳朔，晦为甲戌而非癸酉。今推三年正月合朔甲戌，实时历上年十二月晦，日蚀可见，纪、志俱譌。

三三七0页二行天有大异按：“天”原作“夫”，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三三七0页六行光和元年二月辛亥朔日有蚀之灵帝纪同。按：今推是年二月合朔辛亥，无日蚀，纪、志俱譌。

三三七0页一0行简宗庙(上)[水]不润下据汲本、殿本改。按：“简宗庙”下疑脱一“则”字。

三三七0页一一行其救之也按：海原阁校刊本蔡中郎集作“则其救也”。

三三七0页一六行河决海[溢]久雾连阴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占经作“河决海溢，久雾连阴”。今按：“河决海”不成语，据钱说补一“溢”字。

三三七一页三行雷电击杀骨肉相攻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占经作“雷击杀人，骨肉争功”。

三三七一页一0行後火烧官兵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占经作“火烧後宫”。

三三七一页一一行六年(十月癸未)[二月丁卯]朔献帝纪作“三月丁卯”。集解引洪亮吉说，谓“十月癸未”应作“三月丁卯”，此因下文十三年而误。今按：建安六年三月丁酉朔，无丁卯，十月甲子朔，非癸未，推是年二月合朔丁卯，八月合朔甲子，实时历七月晦，均有日蚀可见。足证志月日俱误，献帝纪“三月”则为“二月”之譌，今据以改正。

三三七二页七行(征)[在]南北面据汲本、殿本改。

三三七二页九行皇德传史按：汲本“皇”作“星”。

三三七二页一四行偏刺日按：汲本作“徧周日”，殿本作“徧刺日”。

三三七三页六行时则天雨按：汲本、殿本“天”作“大”。

三三七三页七行社稷移(亡)[主]据汲本、殿本改。

志第十九　郡国一

河南　河内　河东　弘农　京兆　冯翊　扶风　**右司隶**

汉书地理志记天下郡县本末，及山川奇异，风俗所由，至矣。今但录中兴以来郡县改异，及春秋、三史会同征伐地名，[1]以为郡国志。[2]凡前志有县名，今所不载者，皆世祖所并省也。前无今有者，後所置也。凡县名先书者，郡所治也。[3]

⑴臣昭案：志犹有遗阙，今众书所载，不可悉记。其春秋土地，通儒所据而未备者，皆先列焉。

⑵本志唯郡县名为大书，其山川地名悉为细注，今进为大字。新注证发，臣刘昭采集。

⑶帝王世记曰：“自天地设辟，未有经界之制。三皇尚矣。诸子称神农之王天下也，地东西九十万里，南北八十五万里。及黄帝受命，始作舟车，以济不通。乃推分星次，以定律度。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一名须女，曰星纪之次，于辰在丑，谓之赤奋若，于律为黄钟，斗建在子，今吴、越分野。自婺女八度至危十六度，曰玄枵之次，一名天鼋，于辰在子，谓之困敦，于律为大吕，斗建在丑，今齐分野。自危十七度至奎四度，曰豕韦之次，一名娵訾，于辰在亥，谓之大渊献，于律为太蔟，斗建在寅，今卫分野。自奎五度至胃六度，曰降娄之次，于辰在戌，谓之阉茂，于律为夹钟，斗建在卯，今鲁分野。自胃七度至毕十一度，曰大梁之次，于辰在酉，谓之作噩，于律为姑洗，斗建在辰，今

赵分野。自毕十二度至东井十五度，曰实沉之次，于辰在申，谓之涒滩，于律为中吕，斗建在巳，今晋、魏分野。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曰鹑首之次，于辰在未，谓之睹洽，于律为蕤宾，斗建在午，今秦分野。自柳九度至张十七度，曰鹑火之次，于辰在午，谓之敦牂，一名大律，于律为林钟，斗建在未，今周分野。自张十八度至轸十一度，曰鹑尾之次，于辰在巳，谓之大荒落，于律为夷则，斗建在申，今楚分野。自轸十二度至氐四度，曰寿星之次，于辰在辰，谓之执徐，于律为南吕，斗建在酉，今韩分野。自氐五度至尾九度，曰大火之次，于辰在卯，谓之单阏，于律为无射，斗建在戌，今宋分野。自尾十度至斗十度百三十五分而终，曰析木之次，于辰在寅，谓之摄提格，于律为应钟，斗建在亥，今燕分野。凡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口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国也。故四方方七宿，四七二十八宿，合百八十二星。东方苍龙三十二星，七十五度；北方玄武三十五星，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西方白虎五十一星，八十度；南方朱雀六十四星，百一十二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分为十二次，一次三十度三十二分度之十四，各以附其七宿间。距周天积百七万九百一十三里，径三十五万六千九百七十一里。阳道左行，故太岁右转，凡中外官常明者百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合二千五百星。微星之数，凡万一千五百二十星，万物所受，咸系命焉。此黄帝创制之大略也。而佗说称日月所照三十五万里。考诸子所载，神农之地，过日月之表，近为虚诞。及少昊氏之衰，九黎乱德，其制无闻矣。洎颛顼之所建，帝喾受定，则孔子称其地北至幽陵，南暨交址，西蹈流沙，东极蟠木，日月所照，莫不底焉，是以建万国而制九州。至尧遭洪水，分为十二州，今虞书是也。及禹平水土，还为九州，今禹贡是也。是以其时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万八千二十四顷，定垦者九百(一)[三]十万(八)[六]千二十四顷，不垦者千五百万二千顷，民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至于涂山之会，诸侯承唐虞之盛，执玉帛亦有万国。是以山海经称禹使大章步自东极，至于西垂，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一步。又使竖亥步[自]南极，(北)尽于北垂，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四海之内，则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经]名山五千三百五十，(经)六万四千五十六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以供财用，俭则有余，奢则不足。以男女耕织，不夺其时，故公家有三十年之积，私家有九年之储。及夏之衰，弃稷弗务，有穷之乱，少康中兴，乃复禹迹。孔甲之至桀行暴，诸侯相兼，逮汤受命，其能存者三千余国，方于涂山，十损其七。民离毒政，将亦如之。殷因于夏，六百余载，其间损益，书策不存，无以考之。又遭纣乱，至周克商，制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国，又减汤时千三百矣。民众之损，将亦如之。及周公相成王，致治刑错，民口千三百七十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多禹十六万一千人，周之极盛也。其後七十余岁，天下无事，民弥以息。及昭王南征不反，穆王失荒，加以幽、厉之乱，平王东迁，三十余载，至齐桓公二年，周庄王之十三年，五千里内，非天王九傧之御，自世子公侯以下至于庶民，凡千一百八十四万七千人，除有土老疾，定受田者九百万四千人。其後诸侯相并，当春秋时，尚有千二百国。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杀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胜数。至于战国，存者十余。于是从横短长之说，相夺于时，残民诈力之兵，动以万计。故崤有匹马之祸，宋有易子之急，晋阳之(国)[围]，县釜而炊，长平之战，血流漂卤。周之列国，唯有燕、卫、秦、楚而已。齐及三晋，皆以篡乱，南面称王。卫虽得存，不绝若覭。然考苏、张之说，计秦及山东六国，戎卒尚存五百余万，推民口数，尚当千余万。及秦兼诸侯，置三十六郡，其所杀伤，三分居二；犹以余力，行参夷之刑，收太半之赋，北筑长城四十余万，南戍五岭五十余万，阿房、骊山七十余万，十余年间，百姓死没，相踵于路。陈、项又肆其余烈，故新安之坑，二十余万，彭城之战，睢水不流。至汉祖定天下，民之死伤，亦数百万。是以平城之卒，不过三十万，方之六国，五损其二。自孝惠

至文、景，与民休息，六十余岁，民众大增，是以太仓有不食之粟，都内有朽贯之钱。武帝乘其资畜，军征三十余岁，地广万里，天下之众亦减半矣。及霍光秉政，乃务省役，至于孝平，六世相承，虽时征行，不足大害，民户又息。元始二年，郡、国百三，县、邑千(四)［五］百八十七，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民户千三百二十三万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九百一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人，多周成王四千五百四十八万五十五人，汉之极盛也。及王莽篡位，续以更始、赤眉之乱，至光武中兴，百姓虚耗，十有二存。中元二年，民户四百二十七万千六百三十四，口(三)［二］千一百万七千八百二十人。永平、建初之际，天下无事，务在养民，迄于孝和，民户滋殖。及孝安永初、元初之间，兵饥之苦，民人复损。至于孝桓，颇增于前。永寿二年，户千六百七万九百六，口五千六万六千八百五十六人，垦田亦多，单师屡征。及灵帝遭黄巾，献帝即位而董卓兴乱，大焚宫庙，劫御西迁，京师萧条，豪桀并争，郭汜、李傕之属，残害又甚，是以兴平、建安之际，海内凶荒，天子奔流，白骨盈野，故陕津之难，以箕撮指，安邑之东，後裳不完，遂有寇戎，雄雌未定，割剥庶民，三十余年。及魏武皇帝克平天下，文帝(授)[受]禅，人众之损，万有一存。景元四年，与蜀通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人。又案正始五年，扬威将军朱照日所上吴之所领兵户凡十三万二千，推其民数，不能多蜀矣。昔汉永和五年，南阳户五十余万，汝南户四十余万，方之于今，三帝鼎足，不踰二郡，加有食禄复除之民，凶年饥疾之难，见可供役，裁若一郡。以一郡之人，供三帝之用，斯亦勤矣。自禹至今二千余载，六代损益，备于兹焉。”臣昭案：谥记云春秋时有千二百国，未知所出。班固云周之始，爵五而土三，盖千八百国。转相吞灭，数百年间，列国耗尽，至春秋时，尚有数十。

河南尹

秦三川郡，高帝更名。世祖都雒阳，建武十五年改曰河南尹。[1]二十一城，永和五年户二十万八千四百八十六，口百一万八百二十七。

[1]应劭汉官曰：“尹，正也。郡府听事壁诸尹画赞，肇自建武，讫于阳嘉，注其清浊进退，所谓不隐过，不虚誉，甚得述事之实。後人是瞻，足以劝惧，虽春秋采毫毛之善，罚纤厘之恶，不避王公，无以过此，尤著明也。”

雒阳[1]

周时号成周。[2]有狄泉，在城中。[3]有唐聚。[4]有上程聚。[5]有士乡聚。[6]有褚氏聚。[7]有荣锜蝇。[8]有前亭。[9]有圜乡。(10)有大解城。[11]河南[12]周公时所城雒邑也，春秋时谓之王城。(13)东城门名鼎门，[14]北城门名干祭。[15]又有甘城，[16]有蒯乡。(17)梁故国，伯翳後。[18]有霍阳山。[19]有注城。[20]荧阳有鸿沟水。(21)有广武城。(22)有囗亭，囗叔国。有陇城。(23)有薄亭。有敖亭。(24)有(费)[荥]泽。(25)卷(26)有长城，经阳武到密。(27)有垣雝城，或曰古衡雍。(28)有扈城亭。(29)原武

阳武(30)中牟(31)有圃田泽。(32)有清口水。(33)有管城。(34)有曲遇聚。(35)有蔡亭。开封(36)菀陵有棐林。(37)

有制泽。(38)有琐侯亭。(39)平阴

谷城瀍水出。(40)有函谷关。(41)缑氏(42)有邬聚。(43)有轘辕关。(44)巩(45)有寻谷水。(46)有东訾聚，今名訾城。(47)有坎埳聚。(48)有黄亭。有湟水。(49)有明溪泉。(50)成睪(51)有旃然水。(52)有瓶丘聚。有漫水。有汜水。(53)京(54)密(55)有大騩山。(56)有梅山。(57)有陉山。(58)新城(59)有高都城。(60)有广成聚。(61)有鄤聚，古鄤氏，今名蛮中。(62)匽师(63)有尸乡，(64)春秋时曰尸氏。(65)新郑诗郑国，祝融墟。(66)

平

⑴挚虞曰："古之周南，今之雒阳。"魏氏春秋曰："有委粟山，在阴乡，魏时营为圆丘。"皇览曰："县东北山苌弘冢，县北芒山道西吕不韦冢。"

⑵公羊传曰："成周者何？东周也。"何休曰："周道始成，王之所都也。"帝王世记曰："城东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晋元康地道记曰："城内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为地三百(里)[顷]一十二亩有三十六步。城东北隅周威烈王冢。"

⑶左传僖二十九年"盟于狄泉"，杜预曰城内太仓西南池水。或曰本在城外，定元年城成周乃绕之。案：此水晋时在东(官)[宫]西北。帝王世记曰："狄泉本殷之墓地，在成周东北，今城中有殷王冢是也。又太仓中大冢，周景王也。"

⑷左传昭二十三年"尹辛败刘师于唐"。

⑸古程国，史记曰重黎之後，伯休甫之国也。关中更有程地。帝王世记曰"文王居程，徙都丰"，故此加为上程。

⑹冯异斩武勃(也)[地]。

⑺左传昭二十六年"王宿褚氏"，杜预曰县南有褚氏亭。

⑻左传周景王"崩于荣锜氏"，杜预曰巩县西。

⑼杜预曰县西南有泉亭。即泉戎也。

⑽左传昭二十二年单氏"伐东圉"，杜预曰县东南有圉乡。又西南有戎城，伊雒之戎。

⑾左传昭二十三年晋师次于解，杜预曰县西南有大解、小解。

⑿帝王世记曰："城西有郏鄏陌，太康畋于有贿之表，今河之南。"本传有(员)[负]犊山。

⒀郑玄诗谱曰："周公摄政五年，成王宅雒邑，使邵公先相宅，既成，谓之王城。"博物记曰："王城万七百二十丈，郛方(七)⑴十里，南望贿水，北至陕山。"地道记曰去雒城四十里。左传定八年"单子伐谷城"，杜预曰在县西。

⒁帝王世记曰："东南门九鼎所从入。"又曰："武王定鼎雒阳西南，雒水北鼎中观是也。"

⒂左传昭二十四年"士伯立于干祭"。皇览曰："城西南柏亭西周山上周灵王冢，民祠之不绝。"

⒃杜预曰县西南有甘泉。

⒄左传昭二十三年尹辛攻蒯。晋地道记曰："在县西南，有蒯亭。"

⒅有阳人聚。史记曰："秦灭东周，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

⒆左传哀四年"楚为一昔之期，袭梁及霍"。

⒇史记曰魏文侯(四)⑶十二年败秦于注。博物记曰："梁伯好土功，今梁多有城。"

(21)文颖曰："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即官度水也。"

(22)西征记曰："有三皇山，或谓三室山。山上有二城，东者曰东广武，西者曰西广武，各在山一头，相去二百余步，其间隔深涧，汉祖与项籍语处。"

(23)左传文(三)⑵年"盟于垂陇"。

(24)周宣王狩于敖。左传宣十二年"晋师在敖、鄗之间"。秦立为敖仓。

(25)左传宣十二年楚潘党逐魏锜及荧，杜预曰县东荧泽也。

(26)左传成十年晋郑盟脩泽，杜预曰县东有脩武亭。

(27)史记苏秦说襄王曰："大王之地，西有长城之界。"

(28)史记无忌谓魏王曰："王有郑地，得垣雍"者也。杜预曰即是衡雍。又今县所治城。

(29)左传庄二十三年"盟于扈"，杜预曰在县西北。

(30)有武强城。史记曰曹参攻武强。秦始皇东游至阳武博浪沙中，为盗所惊。

(31)左传宣元年诸侯救郑，遇于北林，杜预曰县西南有林亭，在郑北。

(32)左传曰原圃。尔雅十薮，郑有圃田。

(33)左传闵二年遇于清，杜预曰县有清阳亭。

(34) 杜预曰管国也，在京县东北。汉书音义曰："故管叔邑。"
(35) 前书曹参破杨熊。
(36) 左传哀十四年"逢泽有介麇"，杜预曰在县东北，远，疑[非]。徐广曰逢池也。
(37) 左传宣元年诸侯会于棐林，杜预曰县东[南]有林乡。徐齐民北征记曰："县东南有大隧涧，郑庄公所阙。又大城东临濮水，水东溱水注于洧，城西临洧水。"
(38) 左传(宣)[成]十⑹年诸侯迁于制田，杜预曰县东有制(城)[泽]。
(39) 左传襄十一年诸侯之师次于琐，杜预曰县东有琐侯亭。
(40) 博物记曰："出潜亭山。"
(41) 西征记曰："函谷左右绝岸十丈，中容车而已。"
(42) 左传曰吕相绝秦伯，"殄灭我费、滑"，杜预曰滑国都于费，今缑氏县。案本纪，县有百坏山。干宝搜神记曰："县有延寿城。"
(43) 左传王取郹、刘，杜预曰郹在县西南。
(44) 瓒曰："险道名，在县东南。"
(45) 巩伯国。左传曰"商汤有景亳之命"，杜预曰县西南有汤亭。帝王世记曰："汤亭[在]偃师。"又曰："夏太康五弟，须于雒汭，在县东北三十里。"
(46) 左传昭二十三年王师、晋师围郗中。史记(曰)张仪[曰]"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徐广曰县有寻口。
(47) 左传昭二十三年"单子取訾"，杜预曰在县西南。晋地道记曰在县之东。
(48) 左(氏)[传]，周襄王出，国人纳之坎埳，杜预曰在县东。地道记在南。
(49) 左传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居于皇"，杜预曰有黄亭，在县西(北)[南]。
(50) 左传昭二十(三)⑵年"贾辛军于溪泉"。
(51) 史记曰，成睾北门名(王)[玉]门。左传"破燕师于北制"。杜预曰"北制，一名虎牢"，亦即此县也。穆天子传曰："七萃之士，生搏虎而献天子，命为柙，而畜之东囗，是曰虎牢。"左传曰郑子皮劳晋韩宣子于索氏，杜预曰县东有大索城。尚书禹贡"至于大岯"，张揖云成睾县山。又有旋门阪，县西南十里，见东京赋(曰)。
(52) 左传襄十八年楚伐郑，次旃然。
(53) 左传曰周襄王处郑地汜。
(54) 郑共叔所居，左传云"谓之京城大叔"。应劭曰："有索亭。楚汉战京、索。"北征记又有索水。
(55) 春秋时曰新城，传曰新密。僖六年诸侯围新城，杜预曰一名密县。
(56) 山海经曰："大騩之山，其阴多铁，多美垩。有草焉，状如蓍而毛，青华而白实，其名曰(囗)[囗]，服者不夭。"
(57) 左传曰襄十八年楚伐郑，右回梅山，在县西北。
(58) 史记魏襄王六年伐楚，败之陉山。秦破魏华阳，地亦在县。杜预遗令曰："山上有冢，或曰子产，邪东北向新郑城，不忘本也。"
(59) 左传曰文十七年周败戎于郊垂，杜预曰县北有垂亭。史记秦迁西周公于囗狐，徐广曰"与阳人聚相近，在雒阳南百五十里梁、新城之间"。
(60) 史记苏代说韩相国以高都与周者。
(61) 有广成菀。
(62) 左传昭十六年楚杀鄤子，杜预曰县东南有蛮城。又祭遵获张满也。
(63) 帝王世记曰："帝喾所都，殷盘庚复南亳，是为西亳。"皇览曰"北有睾繇祠"，又曰"有汤亭，有汤祠"。
(64) 帝王世记曰："尸乡在县西二十里。"
(65) 左传昭二十六年刘人败子朝之师于尸氏。前书田横自杀处。

(66) 皇甫谧曰：“古有熊国，黄帝之所都。”

河内郡

高帝置。雒阳北百二十里。十八城，户十五万九千七百七十，口八十万一千五百五十八。

怀有隰城。(1)河阳(2)有湛城。轵(3)有原乡。(4)有溴梁。(5)波有絺城。(6)沁水(7)野王有太行山。(8)有射犬聚。(9)有邘城。(10)温苏子所都。济水出，王莽时大旱，遂枯绝。(11)州平皋有邢丘，故邢国，周公子所封。(12)有李城。(13)山阳邑。有雍城。(14)有蔡城。(15)武德获嘉侯国。脩武故南阳，秦始皇更名。有南阳城，(16)阳樊、攒茅田。(17)有小脩武聚。(18)有隤城。(19)共本国。淇水出。(20)有泛亭。(21)汲(22)朝歌(23)纣所都居，(24)南有牧野，(25)北有邶国，南有宁乡。(26)荡阴有羑里城。(27)林虑故隆虑，殇帝改。有铁。(28)

(1)左传曰王取郑隰城，杜预曰在县西南。传又曰郤至与周争鄇田，杜预曰县西南有鄇人亭。

(2)左传曰王与郑盟，杜预曰县南孟津。

(3)左传曰王以苏忿生田向与郑，杜预曰县西北地名向上。

(4)左传曰王与郑原，杜预曰沁水西北有原城。

(5)左传曰襄十六年诸侯会溴梁。

(6)左传曰王与郑絺，杜预曰在野王县西南。

(7)山海经曰沁水出井陉东。

(8)山海经曰：“其上有金玉，下有碧。有兽焉，其状如麢而四角，马尾而有距，其名曰驒还。”郦食其说曰“杜太行之道”，韦昭曰在县北。

(9)世祖破青犊也。

(10)史记曰纣以文王、九侯、鄂侯为三公，徐广曰“鄂”一作“邘”。武王子封在县西北。

(11)皇览曰：“县郭东济水南有囗公冢。”

(12)臣瓒曰：“丘名也，非国，在襄国西。”

(13)史记曰邯郸李同却秦兵，赵封其父李侯，徐广曰即此城。

(14)杜预曰古雍国，在县西。

(15)蔡叔邑此，犹郑管城之类乎？

(16)左传僖四年晋文公围南阳。史记曰：“白起攻韩南阳，太行道绝之。”山海经曰：“太行之山，清水出焉。”郭璞曰：“脩武县北黑山亦出清水。”

(17)服虔曰：“樊仲山之所居，故名阳樊。”杜预曰县西北有(缵)[攒]城。左传曰定元年魏献子田大陆，杜预曰西北吴泽也。

(18)春秋曰宁。史记曰高祖得韩信军小脩武，晋灼曰在城东。

(19)左传隐十一年“以隤与郑”。

(20)前志注曰水出北山。博物记曰：“有奥水，流入淇水，有绿竹草。”

(21) 凡伯邑。

(22) 晋地道记曰有铜关。

(23) 有鹿腹山。

(24) 帝王世记曰纣糟丘、酒池、肉林在城西。前书注曰鹿台在城中。

(25) 去县十七里。

(26) 史记无忌说魏安僖王曰“通韩上党于共宁”，徐广曰有宁乡。左传曰襄二十三年“救晋，次雍榆”，杜预曰县东有雍城是也。

(27) 韦昭曰：“羑音酉。文王所拘处。”

(28) 徐广曰：“洹水所出。苏秦合诸侯盟处。”班叔皮游居赋亦曰“漱余马乎洹泉，嗟西伯于牖城”。

河东郡

秦置，雒阳西北五百里。[1]二十城，户九万三千五百四十三，口五十七万八百三。

[1]博物记曰："有山泽近盐。沃土之民不才，汉兴少有名人，大衣冠三世皆衰绝也。"

安邑[1]有铁，有盐池。[2]杨有高梁亭。[3]平阳侯国。[4]

有铁。尧都此。[5]临汾[6]有董亭。[7]汾阴[8]有介山。[9]蒲阪有雷首山。[10]有沙丘亭。[11]大阳有吴山，上有虞城，[12]

有下阳城，[13]有茅津。[14]有颠軨阪。[15]解[16]有桑泉城。[17]有臼城。[18]有解城。[19]有瑕城。[20]皮氏有耿乡。[21]有铁。有冀亭。[22]闻喜邑，[23]本曲沃。[24]有董池陂，古董泽。[25]有稷山亭。[26]有涑水。[27]有洮水。绛邑。[28]有翼城。[29]永安故彘，[30]阳嘉二年更名。[31]有霍大山。[32]河北诗魏国。有韩亭。猗氏[33]垣有王屋山，兖水出。[34]有壶丘亭。[35]有邵亭。[36]襄陵[37]北屈[38]有壶口山。[39]有采桑津。[40]蒲子[41]濩泽侯国。有(祁)[析]城山。[42]端氏[43]

[1]帝王世记曰："县西有鸣条陌。汤伐桀，战昆吾亭。左传昆吾与桀同日亡。"地道记[巫]咸山在南。

[2]前志曰池在县西南。魏都赋注曰在猗氏六十四里。杨佺期雒阳记曰："河东盐池长七十里，广七里，水气紫色。有别御盐，四面刻如印齿文章，字妙不可述。"

[3]左传曰僖(九)[二十四]年晋怀公死高梁，杜预曰在县西南。地道记有梁城，去县五十里，叔向邑也。

[4]左传曰成七年诸侯盟马陵，杜预曰卫地也，平阳东南地名马陵。又说在魏郡元城。

[5]晋地道记曰有尧城。

[6]博物记曰有贾乡，贾伯邑。

[7]左传曰晋改搜于董，杜预曰县有董亭。

[8]博物记曰："古之纶，少康邑。"

[9]县西北有狐谷亭。郭璞尔雅注曰："县有水口，如车轮许，濆沸涌出，其深无限，名之为瀵。"

[10]史记曰赵盾田首山，息桑下，有饿人只弥明。县南二十里有历山，舜所耕处。又伯夷、叔齐隐于首阳山，马融曰在蒲阪华山之北，河曲之中。

[11]左传曰文十二年秦晋战河曲，杜预曰在县南。汤伐桀，孔安国曰河曲之南。

[12]杜预曰虞国也。帝王世记曰："舜嫔于虞，虞城是也。"亦谓吴城，史记秦昭王伐魏取吴城，即此城也。皇览曰："盗跖冢临河[曲]。"博物记曰傅岩在县北。

[13]口邑，左传僖二年虞、晋所灭。县东北三十里。

[14]左传曰"秦伐晋，遂自茅津济"，杜预曰在县西。南有茅亭，即茅戎。

[15]左传曰"入自颠軨"。博物记曰在县盐池东，吴城之北，今之吴阪。杜预曰在县东北。

[16]左传曰咎犯与秦晋大夫盟于郇，杜预曰县西北有郇城。博物记曰有智邑。

[17]左传僖二十四年晋文公入桑泉，杜预曰在县西二十里。

[18]左传曰晋文公入取臼衰者也。杜预曰在县东南。博物记曰："臼季邑。县西北卑耳山。县西南齐桓公西伐所登。"

[19]左传僖十五年晋侯赂秦，内及解梁城。

[20]左传文十二年秦侵晋及瑕，杜预曰猗氏县东北有瑕城。

[21]尚书祖乙徙耿。左传闵元年晋灭耿，杜预曰县东南有耿乡。博物记曰有耿城。

[22]左传僖二年，晋荀息曰"冀为不道"，杜预曰国，在县东北。史记苏代说燕王曰"下南阳，封冀。"

[23]博物记曰县治涑之川。史记曰伐韩到干河。郭璞曰："县东北有干河口，但有故沟处，无复水。"左传曰僖三十一年"晋搜清原"，杜预曰在县北。

(24) 曲沃在县东北数里，与晋相去六七百里。见毛诗谱注。
(25) 左传曰“改搜于董”，“董泽之蒲”。
(26) 县西五十里。左传曰宣十五年“晋侯治兵于稷”。
(27) 左传吕相绝秦，曰“伐我涑川”。
(28) 县西有绛邑城，杜预曰故绛也。
(29) 左传隐五年曲沃伐翼，杜预曰在县东八十里。
(30) 史记曰周穆王封造父赵城，徐广曰在永安。博物记曰有吕乡，吕甥邑也。
(31) 杜预曰县东北有彘城。
(32) 尔雅曰：“西南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左传曰闵元年晋灭霍，杜预曰“县东北有霍大山”。史记曰原过受神人书，称“余霍大山山阳侯天吏也”。又蜚廉于山得石攭，仍葬也。
(33) 地道记曰：“左传文十三年‘詹嘉处瑕’，在县东北。”
(34) 史记曰：“魏武侯二年，城王垣。”博物记曰：“山在东，状如垣。”
(35) 左传襄元年晋讨宋五大夫，寘诸瓠丘，杜预曰县东南有壶丘亭。
(36) 博物记曰：“县东九十里有郫邵之阨，贾季迎公子乐于陈，赵孟杀诸郫邵。”
(37) 晋地道记曰晋武公[自] 曲沃徙此。
(38) 左传曰“二屈”，杜预曰“二”当为“北”。传曰“屈产之乘”，有骏马。
(39) 禹贡曰：“壶口治梁及岐。”
(40) 左传僖八年晋败狄于采桑，杜预曰县西南有采桑津。
(41) 左传曰晋文公居蒲城，杜预曰今蒲子县。
(42) 前志曰在县西南。
(43) 史记曰，赵、韩、魏分晋，封晋端氏。

弘农郡

武帝置。其二县，建武十五年属。雒阳西南四百五十里。九城，户四万六千八百一十五，口十九万九千一百一十三。

弘农故秦函谷关，[1]烛水出。[2]有枯枞山。[3]有桃丘聚，故桃林。[4]有务乡。[5]有曹阳亭。[6]陕[7]本口仲国。[8]有焦城。[9]有陕陌。[10]黾池谷水出。[11]有二崤。新安蝇水出。[12]宜阳[13]陆浑西有口略地。[14]卢氏有熊耳山，[15]伊水、清水出。[16]湖故属京兆。[17]有閺乡。[18]华阴故属京兆。[19]有太华山。[20]

(1)左传曰“口公败戎于桑田”，杜预曰在县东北桑田亭。
(2)前志出(衡)[衙] (山) 岭下谷。
(3)本传赤眉立盆子于郑北，古今注曰在此山下。
(4)左传曰守桃林之塞，博物记曰在湖县休与之山。
(5)赤眉破李松处。
(6)史记曰，章邯杀周章于曹阳，晋灼曰县东十三里。又献帝东归败处，曹公改曰好阳。
(7)史记曰：“自陕以西，邵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
(8)杜预曰口都上阳，在县东[南] 。有口城。
(9)故焦国，史记曰武王封神农之後于焦。
(10)博物记：“二伯所分。”
(11)前志曰出谷阳谷。
(12)博物记曰：“西汉水出新安入雒。”又有孝水，见潘岳西征赋。
(13)有金门山，山竹为律管。
(14)左传僖十五年晋侯赂秦，东尽口略，杜预曰从河曲南行，而东尽故口。

⒂山海经曰："其上多漆，其上多殖。浮豪之水出焉，西北流注于贿，其中多美玉，多人鱼。"
⒃晋地道记："伊东北入雒。"
⒄前志有鼎湖。
⒅皇览曰："戾太子南出，葬在闅乡南。"秦又改曰宁秦。
⒆史记曰魏文侯三十六年齐侵阴晋。前志曰高帝改曰华阴。吕氏春秋九薮云"秦之阳华"，高诱曰"或在华阴西"。诱又曰"桃林县西长城是也"。晋地道记曰"潼关是也"。
⒇左传晋赂秦，南及华山。山海经曰："太华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广十里，鸟兽莫居。有蛇焉，名曰肥遗，六足四翼，见则天下大旱。"武王放马牛于桃林墟，孔安国曰在华山东。晋地道记山在县西南。

京兆尹

秦内史，武帝改。其四县，建武十五年属。雒阳西九百五十里。(1)十城，户五万三千二百九十九，口二十八万五千五百七十四。

⑴决录注曰："京，大也。天子曰兆民。"

长安高帝所都。[1]镐在上林苑中。[2]有细柳聚。[3]有兰池。[4]
有曲邮。[5]有杜邮。[6]霸陵有枳道亭。[7]有长门亭。[8]杜陵[9]
鄠在西南。[10]郑[11]新丰有骊山，[12]东有鸿门亭[13]及戏亭。[14]有(严)[掫]城。蓝田出美玉。[15]长陵故属冯翊。(16)商故属弘农。[17]上雒侯国。有冢领山，雒水出。故属弘农。(18)有菟和山。[19]有苍野聚。[20]阳陵故属冯翊。

⑴汉旧仪曰："长安城方(亦)⑹十三里，经纬各长十五里，十二城门，九百七十三顷。城中皆属长安令。"辛氏三秦记曰："长安地皆黑壤，城中今赤如火，坚如石。父老所传，尽凿龙首山为城。"皇览曰："卫思後葬城东南桐(松)[柏]园，今千人聚是。"
⑵孟康曰："长安西南有镐池。秦始皇江神反璧曰：'为吾遗镐池君。'"古史考曰："武王迁镐，长安丰亭镐池也。"皇览曰："文王、周公冢皆在镐聚东杜中。"
⑶前书周亚夫所屯处。
⑷史记曰秦始皇微行夜出，逢盗兰池。三秦记曰："始皇引渭水为长池，东西二百里，南北三十里，刻石为鲸鱼二百丈。"
⑸前书高帝征黥布，张良送至曲邮。
⑹史记曰白起死处。三秦记曰："长安城西有九嵕山，西有杜山。"杜预曰"毕国在西北。"
⑺前书秦王子婴降于轵道旁，地道记曰霸水西。
⑻前书文帝出长门，若见五人于道北，立五帝口。
⑼杜预曰古唐杜氏也。
⑽杜预曰："在鄠县东。"决录注曰："镐在鄷水东，鄷在镐水西，相去二十五里。"
⑾史记杀商君郑黾池。郑桓公封于此。黄图云："下邽县并郑，桓帝西巡复之。"
⑿杜预曰："古骊戎国。"韦昭曰："戎来居此山，故号骊戎。"三秦记曰："始皇墓在山北，有始皇祠。不斋戒往，即疾风暴雨。人理欲上，则杳冥失道。县西有白鹿原，周平王时白鹿出。"案关中图，县南有新丰原，白鹿在霸陵。
⒀前书高帝见项羽处，孟康曰"在县东七十里，旧大道北下阪口名"。关中记云始皇陵北十余里有谢聚。
⒁周幽王死处，苏林曰县东南四十里。
⒂三秦记曰："有川，方三十里，其水北流。出玉、铜、铁、石。"地道记有虎候山。

(16)蔡邕作樊陵颂云："前汉户五万，口有十七万，王莽後十不存一。永初元年，羌戎作虐。至光和，领户不盈四千。园陵蕃卫粢盛之供，百役出焉。民用匮乏，不堪其事。"
(17)帝王世记曰："契所封也。"左传哀四年"将通于少习"，杜预曰少习，县东之武关。
(18)山海经曰雒水出(护)[讙]举之山。案(众)[史]记云雒水出熊耳。山海经曰雒出王城南，至相谷西，东北流，去虎牢城西四十里，注河口，谓之雒汭。
(19)左传哀四年，楚司马军于菟和。
(20)左传曰(昭)[哀]四年楚(左)[右]师军苍野，杜预曰在县南。

左冯翊

秦属内史，武帝分，改名。雒阳西六百八十八里。[1]十三城，户三万七千九十，口十四万五千一百九十五。[2]

(1)决录注曰："冯，冯也。翊，明也。"
(2)潘岳关中记曰："三辅旧治长安城中，长吏各在其县治民。光武东都之後，扶风出治槐里，冯翊出治高陵。"

高陵
池阳[1]云阳[2]祋祤永元九年复。频阳
万年[3]莲勺
重泉
临晋本大荔。有河水祠。有芮乡。[4]有王城。(5)合阳永平二年复。夏阳有梁山、[6]龙门山。[7]衙[8]粟邑永元九年复。

(1)尔雅十薮，周有焦获，郭璞曰县瓠中是也。地道记："有口猉山，在北。有鬼谷，生三所氏。"案：史记鬼谷在颍川阳城，与地记不同。
(2)有荆山。帝王世记曰："禹铸鼎于荆山，在冯翊怀德之南，今其下荆渠也。"
(3)帝王世记曰"秦献公都栎阳"是也。
(4)古芮国，与虞相让者。
(5)史记曰秦厉恭公伐大荔，取其王城，即此城也。左传晋阴饴甥与秦伯盟王城，杜预曰後改为武乡，在县东。
(6)诗云："弈弈梁山。"在县西北。公羊传曰河上之山也。杜预曰古梁国。史记曰：本少梁。尔雅曰：梁山，晋望也。
(7)书曰：导河积石，历龙门。太史公曰："迁生龙门"，韦昭曰：在县北。博物记曰："有韩原，韩武子采邑。"
(8)左传文二年晋败秦于彭衙。皇览曰："有苍颉冢，在利阳亭南，坟高六丈。"

右扶风

秦属内史，武帝分，改名。[1]十五城，户万七千三百五十二，口九万三千九十一。

(1)决录曰："扶风，化也。"

槐里
周曰犬丘，[1]高帝改。安陵[2]平陵茂陵鄠[3]
丰水出。[4]有甘亭。[5]郿有邰亭。[6]武功永平八年复。有太一山，本终南。垂山，本敦物。[7]有斜谷。[8]陈仓[9]汧[10]有吴岳山，[11]本名汧，汧水出。有回城，名回中。[12]渝麋侯国。雍[13]有铁。[14]栒邑有豳乡。[15]美阳有岐山，[16]有周城。[17]漆有漆水。[18]有铁。[19]杜阳永和二年复。[20]

(1)又名废丘，周懿王、章邯所都。

⑵皇览曰："县西北毕陌，秦武王冢。"
⑶古扈国。
⑷左传曰"康有酆宫之朝"，杜预曰有灵台，康王于是朝诸侯。
⑸帝王世记曰在县南。夏启伐扈，大战于甘。又南山有王季冢。
⑹史记曰封弃于邰，徐广曰今斄乡。又案王忳传，郿之斄亭，为嚁鬼报戮故亭长者也。秦是荣县，後省。帝王世记曰："秦出公徙平阳。"新论曰："邰在漆县，其民有会日，以相与夜中市，如不为，则有灾咎。"
⑺前志在县东。
⑻西征赋注曰："褒斜谷，在长安西南。南口褒，北口斜，长百七十里。其水南流。"
⑼三秦记曰："秦武公都雍，陈仓城是也。有石鼓山。将有兵，此山则鸣。"
⑽尔雅(曰)十薮，秦有杨纡，郭璞曰在县西。
⑾郭璞曰："别名吴山，周礼所谓岳山者。"
⑿来歙开道处。
⒀左传邵穆公采邑，史记有鸿冢。
⒁帝王世记曰秦德公徙都。
⒂郑玄诗谱曰："豳者，公刘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又有刘邑。
⒃左传椒举曰："成王有岐阳之搜。"山海经曰："其上多白金，其下多铁，城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江。"
⒄杜预曰城在县西北。帝王世记曰："周太王所徙，南有周原。"
⒅山海经曰："(囗)[羭]次之山，漆水出焉。"郭璞曰："漆水出岐山。诗云'自土沮、漆。'"地道记曰水在县西。皇览曰："有师旷冢，名师旷山。"
⒆杜预曰豳国在东北。帝王世记曰有豳亭。
⒇诗谱曰："周原者，岐山阳，地属杜阳，地形险阻而原田肥美。"

校勘记

三三八五页九行其山川地名悉为细注今进为大字按：细注既进为大字，则山川地名与郡县名同为大字，殊欠分晓，今郡县名悉用黑体字以别之。

三三八五页九行新注证发汲本"新"作"细"。钱大昭谓闽本亦作"新"。

三三八五页一0行帝王世记按：别本"记"皆作"纪"，今悉依原本。

三三八五页一一行自斗十一度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费直周易分野寿星起斗十度，蔡邕月令章句寿星起斗六度，陈卓云斗十二度。

三三八五页一二行自婺女八度按：惠栋谓费直起女六度，蔡邕起女二度。

三三八五页一二行至危十六度按：惠栋谓陈卓云十五度。

三三八六页一行自危十七度按：惠栋谓费直起危十四度，蔡邕起危十度，陈卓云十六度。

三三八六页二行自奎五度按：惠栋谓费直起奎二度，蔡邕起奎八度。

三三八六页三行自胃七度按：惠栋谓费直起娄十度，蔡邕起胃一度。

三三八六页四行自毕十二度按：惠栋谓费直起毕九度，蔡邕起毕六度。

三三八六页五行自井十六度按：惠栋谓费直起井十二度，蔡邕起井十度。

三三八六页五行自柳九度按：惠栋谓费直起柳五度，蔡邕起柳三度。

三三八六页五行至张十七度按：惠栋谓陈卓云十六度。

三三八六页六行斗建在未按："斗"原譌"中"，径改正。

三三八六页六行自张十八度按：惠栋谓费直起张十三度，蔡邕起张十二度，陈卓起张十七度。

三三八六页七行自轸十二度按：惠栋谓费直起轸七度，蔡邕起轸六度。

三三八六页八行今韩分野惠栋谓陈卓云郑之分野，郑玄案堪舆书，寿星，郑也，作“韩”者误。按：王先谦谓韩灭郑，故亦称郑，竹书可证，惠以“韩”为误字，非。

三三八六页八行自氐五度按：惠栋谓费直起氐十一度，蔡邕起亢八度。

三三八六页九行自尾十度按：惠栋谓费直起尾九度，蔡邕起尾四度。

三三八六页九行至斗十度汲本、殿本“十”作“七”。按：惠栋谓陈卓云斗十一度。

三三八六页一一行北方玄武三十五星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按：殿本考证齐召南谓苍龙、玄武、白虎、朱雀各言星度之数，下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不应于北方星度独言四分度之一也，“四分度之一”五字自是衍文。今据删。

三三八七页二行定垦者九百(一)[3]十万(八)[6]千二十四顷据殿本改。按：以下不垦者之数合计九州之地数，殿本是。

三三八七页二行不垦者千五百万二千顷按：“千”原讹“午”，径改正。

三三八七页三行是以山海经称禹使大章步自东极至于西垂按：惠栋谓“垂”一作“极”，下“北垂”同。又按：惠栋谓自“禹使大章”至下“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山海经无此文，淮南子坠形训有之。

三三八七页四行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一步惠栋补注本“三千”作“二千”，注云“二”一作“三”。汲本、殿本及惠栋补注本“五百里”皆作“三百里”。

今按：淮南子坠形训作“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

三三八七页四行又使竖亥步[自]南极(北)尽于北垂王先谦谓以上文例之，“南极”上夺一“自”字，“北”字衍。今据删补。按：淮南子作“步自北极，至于南极”。

三三八七页五行出水者按：惠栋谓一作“出水之山者”。

三三八七页五行[经]名山五千三百五十(经)六万四千五十六里惠栋谓“经”字当在“名山”上。今据改。

三三八七页六行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按：惠栋谓自“东西二万八千里”至此，皆山海经中山经之文，彼文“九”下有“十”字。

三三八七页一二行平王东迁三十余载至齐桓公二年张森楷校勘记谓案东迁至齐桓公二年七十九年，非三十余载，文有讹。今案：“三”疑“七”之讹。

三三八七页一五行晋阳之(国)[围]据殿本改。

三三八八页三行不过三十万按：“三”字原讹“二”，径改正。

三三八八页四行武帝乘其资畜按：汲本、殿本“乘”作“承”。

三三八八页六行县邑千(四)[5]百八十七殿本考证齐召南谓按前汉书地理志，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然则合计千五百八十七也，本文“四百”应是“五百”之讹。今据改。

三三八八页七行民户千三百二十三万三千六百一十二按：前志作“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

三三八八页七行口五千九百一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人按：前志作“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

三三八八页九行口(三)[2]千一百万七千八百二十人据汲本、殿本改。按：惠栋补注引李心传说，谓西汉户口至盛之时，率以十户为四十八口有奇，东汉户口率以十户为五十二口。此上云“民户四百二十七万千六百三十四”，以十户为五十二口计之，衹二千一百万余，则原作“三千一百万”，讹也。

三三八八页一四行文帝(授)[受]禅据殿本改。

三三八九页二行尚有数十按：“十”字原空白，据汲本、殿本补。

三三八九页五行郡府听事壁诸尹画赞按：“郡”字原空白，据汲本、殿本补。“画”原讹“尽”，径改正。

三三八九页六行罚纤厘之恶按：汲本、殿本“罚”作“贬”，“厘”作“介”。

三三八九页一一行荧阳汲本、殿本“荧”作“荥”。按：段玉裁谓荧泽、荧阳，古无作“荥”者，浅人任意窜易，以为水名当作“荥”，不知泲水名荧，自有本义，于绝小水之义无涉也。

三三八九页一二行有(费)[荧]泽集解引惠栋说，谓“费泽”无考，案注及济水注当作“荧泽”。今据改。

三三九0页一行谷城前志作“谷成”。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古字通以“城”为“成”，见刘宽碑阴及韩﨤别碑。

三三九0页三行成睾汲本“睾”作“罜”，殿本作“皐”，注同。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罜”当作“皋”，字形相涉而譌。校补引柳从辰说，谓睾为皋之或体字，作“罜”者，盖偶譌缺一笔，未可概指为譌。黄山谓罜亦可通“皋”。

三三九0页五行新城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前志“城”作“成”，古字通。

三三九0页五行今名蛮中集解引惠栋说，谓说文“新城口中”，古蛮口字或相通。

按：黄山谓栾口相通，盖古本名栾中，故说文作“口中”耳，非蛮口字相通也。说详校补。

三三九0页六行匽师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前书“匽”作“偃”。

三三九0页一0行为地三百(里)[顷]据汲本、殿本改。

三三九0页一三行在东(官)[宫]西北据汲本、殿本改。

三三九0页一六行伯休甫之国也按：“甫”原譌“川”，径改正。

三三九一页一行冯异斩武勃(也)[地]据汲本、殿本改。

三三九一页四行即泉戎也按：殿本“戎”作“城”。

三三九一页五行单氏伐东圉按：“圉”原譌“园”，径改正。

三三九一页六行昭二十三年晋师次于解按：依左传“三”当作“二”，“晋”当作“王”。

三三九一页七行本传有(员)[负]犊山集解引马与龙说，谓本书刘昆传，昆避难河南负犊山中，彼注云“郡国志河南郡有负犊山”。作“员”者，形近致讹，李贤所见本尚不误。今据改。按：“本”原譌“才”，径改正。

三三九一页八行郛方(七)[1]十里据汲本、殿本改。

三三九一页一四行以阳人地[赐周君]据殿本考证齐召南说补，与史记秦本纪合。

三三九一页一六行魏文侯(四)[3]十二年败秦于注按：魏文侯立三十八年卒，无四十二年。败秦于注，乃三十二年事。各本皆未正，今据史记改。

三三九一页一七行于荧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汲本、殿本“荧”作“荥”。按：荧阳之“荧”本从火，作“荥”者後人妄改，见前“荧阳”条校记。

三三九二页三行左传文(三)[2]年盟于垂陇据汲本、殿本改。

三三九二页一三行左传闵二年遇于清“二”原作“一”，径据汲本、殿本改。按：左传闵二年无此文。

三三九二页一六行在县东北远疑[非]据殿本补，与杜注合。

三三九二页一七行县东[南]有林乡惠栋谓诸本皆脱“南”字。今据补，与杜注合。

三三九三页二行左传(宣)[成]十[6]年诸侯迁于制田集解引惠栋说，谓诸侯迁制田，成十六年事，注误。今据改。

三三九三页二行县东有制(城)[泽]据集解引惠栋说改，与杜注合。

三三九三页一0行汤亭[在]偃师据集解引惠栋说补。

三三九三页一二行史记(曰)张仪[曰]按：注所引乃张仪说秦惠王之辞，“曰”字当在“张仪”下，今乙正。

三三九三页一四行左(氏)[传]王先谦谓“氏”例当作“传”，此驳文。今据改。

三三九三页一四行地道记在南按：集解引惠栋说，谓依水经注“南”当作“西”。

三三九三页一五行左传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居于皇按：“二十二年”原譌“一十二年”，径改正。

三三九三页一五行在县西(北)[南]集解引惠栋说，谓“西北”今左传注云“西南”。今据改。

三三九三页一六行昭二十(三)[2]年惠栋谓“三”当作“二”。今据改，与左传合。

三三九三页一七行成皋北门名(王)[玉]门据殿本改。按：前书及通鉴并作“玉”。

三三九四页二行见东京赋(曰)汲本“曰”作“云”。按文此字当衍，殿本无，今据删。

三三九四页四行周襄王处郑地汜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襄王所处在颍川之襄城，注文重出，当去此存彼。

三三九四页六行一名密县按：今左传杜注作“新郑，郑新密，今荥阳密县”。惠栋云注文有脱误。

三三九四页七行多美垩按：集解引惠栋说，谓今山海经云“多美玉青垩”。

三三九四页七行其名曰(囗)[囗]据汲本、殿本改。

三三九四页八行在县西北按：“在”上当脱“杜预曰”三字。又按：左传杜注“西北”作“东北”。

三三九四页一五行楚杀鄤子校补引柳从辰说，谓今左昭十六年经传“鄤”均作“蛮”，注误。

三三九五页五行有絺城按：集解引惠栋说，谓“絺”说文作“郗”。

三三九五页一二行王取郑隰城按：“取”疑“与”之误。左隐十一年王以苏忿生田与郑，有隰郕，杜注“在怀县西南”。僖二十五年传“隰郕”作“隰城”。

三三九六页一三行左传僖四年晋文公围南阳按：注有误。僖四年重耳方出亡，安有所谓“晋文公围南阳”事？

三三九六页一三行太行之山按：“行”原讹“时”，径改正。

三三九六页一五行县西北有(缵)[攒]城据汲本、殿本改。

三三九七页一一行洹水所出按：校补引柳从辰说，谓水经“洹水出上党泫氏县”，注云“出洹山，在长子县也”。又“东过隆虑县北”，注云“县北有隆虑山”。是隆虑非即洹水所出。

三三九七页一三行少有名人大衣冠三世皆衰绝也按：张森楷校勘记谓“大衣冠”不词，疑“大”下有“族”字，“衣冠”属下为句。

三三九七页一五行蒲膑按：前志“膑”作“反”。

三三九八页五行兖水出集解引惠栋说，谓“囗”当作“沇”。又引钱大昕说，谓囗即沇字，古人从水字或横写，沇作囗，亦是以立水为横水，隶省为六尔。囗州本以沇水得名，非两字也。按：说文“沇”下段注云，古文作囗，小篆作沇，隶变作囗，此同义而古今异形。

三三九八页六行有(祁)[析]城山据殿本改。按：钱大昕谓“祁”当作“析”。

三三九八页七行[巫]咸山在南王先谦谓“咸”上脱“巫”字，班志可证。今据补。

三三九八页一０行僖(九)[二十四]年晋怀公死高梁殿本考证齐召南谓注引左传纪年多讹，晋文公入国而後杀怀公于高梁，是僖二十四年事。今据改。

三三九八页一一行卫地也平阳东南地名马陵按：注引杜注有误。春秋成七年杜注作“马陵，卫地。阳平元城有地名马陵”。又按：王先谦谓“卫”当作“魏”。

三三九八页一四行县有董亭按：校补谓今左传注作“汾阴县有董亭”。考晋志无汾阴县，此或据魏旧言之，而其时亭地已改隶汾阴耳。

三三九八页一五行古之纶少康邑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案梁国虞县有纶城，少康邑，注失考。

三三九九页五行盗跖冢临河[曲]集解引惠栋说，谓案皇览，冢临河曲，直宏农华阴山潼乡，注脱“曲”字也。今据补。

三三九九页一０行在县西二十里按今左传杜注作“在河东解县西”，不言“二十里”。

三三九九页一四行杜预曰猗氏县东北有瑕城按：今左传僖十二年无此注。僖三十年“许君焦、瑕”，杜注“晋河外五城之二邑”，即此，然不云“猗氏县东北”也。

三四００页七行在县东八十里按：左传杜注云“在平阳绛邑县东”，不言“八十里”。

三四００页一一行得石臧按：汲本、殿本“臧”作“棺”。

三四００页一六行晋武公[自]曲沃徙此据集解引马与龙说补。按：马与龙谓注“曲沃”上脱“自”字。汉书地理志“河东郡绛，晋武公自曲沃徙此”。注地道记说盖即本班志，当在前“绛邑”下，不知何以置此。地道记不应若是之误，刘昭亦不应误引若是，当由後人传写误脱，因妄窜耳。

三四０一页八行有务乡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刘圣公传作“蓩乡”，音莫老反。

三四０一页一三行按：殿本考证齐召南谓此注错简，当在下“陕有陕陌”之下。

杜预左传注云“桑田，□地，在弘农陕县东北”。盖旧志陕有桑田亭，而刘昭引此文为注也。又按：注“桑田亭”原譌“桑里亭”，径改正。

三四０一页一四行出(衡)[衙](山)岭下谷按：前志“衡”作“衙”，水经河水注及开山图亦作“衙”。集解引钱大昕说，谓“衡”当作“衙”。又前书补注引段玉裁说，谓“岭”误析为“山领”，古“岭”祇作“领”字。王先谦谓段云“山”字衍，是。今据以改删。

三四０二页四行□都上阳在县东[南]按：左传僖五年“晋侯围上阳”，杜注“上阳，□国都，在弘农陕县东南”。今据补。

三四０二页一０行从河曲南行而东尽故□按：今左传杜注作“从河南而东尽□界也”。

三四０二页一四行奏又改曰宁秦按：齐召南谓此注六字亦错简，当在下华阴注“高帝改曰华阴”之上，证以前志自明。

三四０二页一七行名曰肥遗殿本“遗”作“□”，与今山海经合。按：校补谓□後起字，疑本通作“遗”。

三四０三页七行有(严)[掫]城按：集解引洪颐煊说，谓本书刘玄传注引续志作“掫城”，“严”是“掫”字之讹。今据改。

三四０三页一０行长安城方(亦)[六]十三里据校补引钱大昭说改。按：史记吕后纪索隐引亦作“六十三里”。

三四０三页一一行葬城东南桐(松)[柏]园据集解引惠栋说改。

三四０四页一七行雒水出(护)[讙]举之山集解引惠栋说，谓“护举”山海经作“讙举”。校补引柳从辰说，谓水经亦作“讙举”。今据改。

三四０四页一七行(众)[史]记云据汲本、殿本改。

三四０五页三行左传曰(昭)[哀]四年楚(左)[右]师军苍野据左传改。

三四０五页三行杜预曰在县南按：今左传杜注云“在上雒县”，不言“南”。

三四０六页一行杜预曰古梁国按：左传文公十年，晋伐秦，取少梁，杜注“少梁，冯翊夏阳县”。与此异。

三四０七页五行尔雅(曰)十薮按文“曰”字当衍，今删。

三四０八页一行汉(书)旧仪按：“书”字衍，今删。

三四０八页一行魏(志)[略]曰集解引陈景云说，谓今本魏志无此文，疑出魏略，“志”字偶误。按：游楚事见魏志张既传注，正引魏略，今据改。

三四０八页一行(国)[用]游楚为太守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国”当作“以”。

今按：何焯以宋残本校，“国”作“用”，国用形近易误，今从何校改。

志第二十　郡国二

颍川　汝南　梁国　沛国　陈国　鲁国　右豫州　魏郡　钜鹿　常山　中山　安平　河间　清河　赵国　勃海　右冀州

颍川郡

秦置。雒阳东南五百里。十七城，户二十六万三千四百四十，口百四十三万六千五百一十三。阳翟，禹所都，[1]有钧台，[2]有高氏亭，[3]有雍氏城。[4]襄有养阴里。襄城[5]有西不羹。[6]有泛城。[7]有汾丘。[8]有鱼齿山。[9]昆阳有湛水。[10] 1定陵有东不羹。[11]舞阳邑。郾　临颍　颍阳　颍阴[12]有狐宗乡，或曰古狐人亭。有岸亭。[13]许[14]新汲[15]鄢陵春秋时曰鄢。[16]长社有长葛城。[17]有向乡。[18]有蜀城，

有蜀津。[19]阳城[20]有嵩高山，[21]洧水、颍水出。[22]有铁。有负黍聚。[23]父城有应乡。[24]轮氏建初四年置。

⑴汲冢书："禹都阳城。"古史考曰"郑厉公入栎"，即此也。晋地道记曰去雒阳二百八十六里，属河南。

⑵左传曰"夏启有钧台之享"，杜预曰有钧台陂。帝王世记云在县西。

⑶左传成十七年卫侵郑，至高氏，杜预曰县西南。

⑷左传襄十八年楚伐郑，侵雍梁，杜预曰在县东北。史记齐愍王十二年攻魏，楚围雍氏。

⑸左传定四年"盟皋鼬"，杜预曰县东南有城皋亭。

⑹杜预曰有不羹城。

⑺杜预曰在县南。周襄王所处。

⑻左传襄十八年楚治兵于汾，杜预曰县东北有汾丘城。

⑼左传谓鱼陵，杜预曰鱼齿山也，在傑县北。

⑽左传襄十六年，楚公子格与晋战于湛阪。

⑾杜预曰县西北有不羹亭。地道记曰："高陵山，汝水所出。"

⑿左传文九年楚伐郑，师于狼渊，杜预曰县西有狼陂。献帝遣御史大夫张音奉皇帝玺绶策书，禅帝位于魏，是文帝继王位，南巡在颍阴，有司乃为口于颍阴。庚午，登口，魏相国华歆跪受玺绶，以进于王。王既受毕，降口视燎，成礼而反。帝王世记云："魏文皇帝登禅于曲蠡之繁阳亭，为县曰繁昌，亦禹贡豫州之域，今许之封内，今颍川繁昌是也。"北征记曰："城在许之南七十里。东有台，高七丈，方五十步，台南有口高二丈，方三十步，即受终之口也。"案北征记云是外黄县繁昌城，非也。

⒀史记魏哀王五年秦伐魏，走犀首岸门，徐广曰岸亭。

⒁左传庄二十八年楚伐郑，郑奔桐丘，杜预曰县东北有桐丘城。献帝徙都，改许昌。

⒂左传文元年卫孔达侵郑，伐挠訾及匡，杜预曰县东北有匡城。成十七年伐(齐)[郑]至曲洧，杜预曰县治曲洧，城临洧水。

⒃春秋郑共叔所保，故曰"克段于鄢"。又成十六年晋败楚于鄢陵。李奇曰："六国曰安陵。"

⒄左传隐五年宋伐郑，围长葛。县本名长葛。地道记曰："社中树暴长，汉改名。"

⒅左传襄十一年诸侯师于向，杜预曰在县东北。

⒆史记曰魏惠王元年韩、赵合军伐魏蜀泽。

⒇帝王世记曰："阳城有启母冢。"

(21)山海经谓为太室之山。禹贡有外方山，郑玄毛诗谱云外方之山即嵩也。孟子曰"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注云嵩高之北。

(22)晋地道记曰："颍水出阳干山。"

(23)史记曰周敬王十九年郑伐负黍。冯敬通赋"遇许由于负黍(山)"也。

(24)杜预曰应国在西南。史记曰客谓周最，以应为秦王太后养地。

汝南郡

高帝置。雒阳东南六百五十里。三十七城，户四十万四千四百四十八，口二百一十万七百八十八。

平舆有沉亭，故国，姬姓。[1]新阳侯国。西平有铁。有柏亭，故柏国。上蔡本蔡国。南顿本顿国。汝阴本胡国。[2]汝阳

新息

[侯]国。

北宜春
强侯国。濯阳
期思有蒋乡，故蒋国。阳安
[有]道亭，故国。[3]项[4]西华
细阳
安城侯国。有武城亭。吴房有棠溪亭。[5]鲖阳侯国。[6]慎阳
慎
新蔡有大吕亭。[7]安阳侯国。有江亭，故国，嬴姓。富波侯国，永元中复。宜禄永元中复。朗陵侯国。[8]弋阳侯国。有黄亭，故黄国，嬴姓。召陵[9]有陉亭。[10]有安陵乡。

征羌侯国。有安陵亭。[11]思善侯国。宋公国，周名郪丘，汉改为新郪，章帝建初四年徙宋公于此。有繁阳亭。[12]褒信侯国。有赖亭，故国。[13]原鹿侯国。[14]定颍侯国。固始侯国。故寝也，光武中兴更名。有寝丘。[15]

山桑侯国，故属沛。有下城父聚。有垂惠聚。[16]城父故属沛，春秋时曰夷。[17]有章华台。[18]

⑴有(挚)[口]亭，见说文。
⑵杜预曰县西北有胡城。地道记有陶丘乡。诗所谓“汝坟”。
⑶杜预曰在县南。袁山松书有朔山。魏氏春秋曰：“初平三年，分二县置阳安都尉。”
⑷故国，左传僖十七年鲁所灭。地道记曰有公路城，袁术所筑。
⑸左传曰房国，楚灵王所灭。又楚封吴王夫概于棠溪。地道记有吴城。
⑹皇览曰：“县有葛陂乡，城东北有楚武王冢，民谓之楚王岑。永平中，葛陂城北祝里社下于土中得铜鼎，而铭曰‘楚武王之冢’。民传言秦、项、赤眉之时欲发之，辄颓坏[填]厌，不得发。”
⑺地道记曰故吕侯国。左传昭四年吴伐楚，入栎，杜预曰县东北有栎亭。
⑻左传成六年楚拒晋桑隧，杜预曰县东有桑里亭。
⑼左传昭十三年楚蔡公与子干、子皙盟于邓，杜预曰县西南有邓城。
⑽左传僖四年齐伐楚，次陉，杜预曰在县南。苏秦说韩宣惠王曰：“南有陉山。”
⑾史记无忌说魏安僖王曰：“王之使者出，过而恶安陵氏于秦。”博物记曰故安陵君也。
⑿左传襄四年楚师繁阳，杜预曰鲖阳南有繁阳亭。
⒀史记楚封王孙胜白公。杜预曰褒信县有白亭。
⒁春秋左氏传僖二十一年宋盟鹿上，杜预曰原鹿县也。
⒂史记曰楚庄王封孙叔敖子，又蒙恬破楚军。
⒃苏茂奔垂惠，王刘纡。
⒄夷属陈，左传僖二十三年楚所取。有干溪，在县南。
⒅杜预曰：“章华宫在华容县城内。”

梁国

秦砀郡，高帝改。其三县，元和元年属。雒阳东南八百五十里。九城，户八万三千三百，口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八十三。

下邑[1]睢阳[2]本宋国阏伯墟。有卢门亭。[3]有鱼门。[4]有阳梁聚。[5]虞有空桐地，有桐地，有桐亭。[6]有纶城，少康邑。砀山出文石。[7]蒙[8]

有蒙泽。[9]谷熟有新城。[10]有邳亭。[11]甗故属陈留。宁陵故属陈留。[12]有葛乡，故葛伯国。[13]薄故属山阳，[汤]所都。[14]

⑴左传哀七年筑黍丘，杜预曰县西南有黍丘亭。

⑵北征记曰："城周三十七里，南临濊水，凡二十四门。"地道记曰："梁孝王筑城十二里，小鼓唱节杵下而和之，称睢阳曲。"
⑶左传桓十四年宋伐郑，"取太宫之椽，为卢门之椽"。昭二十一年败吴鸿口，杜预曰县东[南]有鸿口亭。地道记曰："昭二十一年'御诸横'，横亭在县南。"
⑷左传僖二十二年邾人悬公胄于鱼门。
⑸左传十二年楚伐宋，师杨梁，杜预曰有梁亭。僖二十八年楚子玉梦河神谓己曰"吾赐汝孟诸之麋"，杜预曰在县东北。尔雅十薮，宋有孟诸。
⑹左传哀二十六年，宋景公死空桐。
⑺史记曰高祖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有陈胜墓。
⑻帝王世记曰有北亳，即景亳，汤所盟处。
⑼左传宋万杀宋闵公于蒙泽。僖二年齐侯盟贯，杜预曰县西北有贯城，贯字与贯字相似。
⑽左传曰文十四年诸侯会新城。帝王世记有南亳。
⑾古邳国。
⑿左传成十六年会沙随，杜预曰县北有沙随亭。
⒀(左传)[杜预]曰在县东北。
⒁杜预曰蒙县西北有薄城。中有汤冢。左传宋公子御说奔亳。其西又有微子冢。

沛国

秦泗(川)[水]郡，高帝改。雒阳东南千二百里。二十一城，户二十万四百九十五，口二十五万一千三百九十三。

相[1]萧本国。(2)沛有泗水亭。[3]丰[4]西有大泽，高祖斩白蛇于此。有枌榆亭。(5)酇[6]有郏聚。[7]谷阳

谯[8]刺史治。[9]洨有垓下聚。[10]蕲有大泽乡，陈涉起此。[11]铚

郸

建平

临睢故芒，光武更名。竹邑侯国，故竹。公丘本(胶)[滕]国。[12]龙亢[13]向本国。 1 符离

虹[14]太丘

杼秋故属梁国，有口渊聚。[15]

⑴左传桓十五年会于袲，杜预曰在县西南。一名莗。
⑵北征记："城周十四里，南临污水。"
⑶亭有高祖碑，班固为文，见固集。地道记有许城。左传定八年，郑伐许。
⑷地道记曰："去国二百六十，州六百，雒千二十五里。"
⑸案：前志注"枌榆社在县东北十五里"。或乡名，高祖里社。戴延之西征记曰："县西北有汉祖庙，为亭长所处。"
⑹左传昭四年吴伐楚入棘，杜预曰县东北有棘亭。襄元年郑侵宋，取犬丘，杜预曰县东北有犬丘城。帝王世记曰"曹腾封费亭侯，县有费亭是也。"
⑺左传曰"冀为不道，伐郏三门"，服虔曰郏，晋别都，杜预曰是虞邑，地处阙，则非此郏矣。博物记曰："诸侯会于郏亭。"
⑻平阳邑，左传僖二十三年楚所取。干溪在南。
⑼汉官曰去雒阳千二十里。
⑽高祖破项羽也。
⑾史记曰高祖击黥布于会甀，徐广曰在县西。
⑿杜预曰在县东南。

⒀地道记曰左传隐二年入向城，在县东南。
⒁地道记云左传昭八年“大搜于红”。
⒂左传襄二十年“盟于澶渊”。

陈国

高帝置为淮阳，章和二年改。雒阳东南七百里。九城，户十一万二千六百五十三，口百五十四万七千五百七十二。

陈[1]阳夏有固陵聚。[2]宁平
苦春秋时曰相。有赖乡。[3]柘
新平
扶乐
武平[4]长平故属汝南。[5]有辰亭。[6]有赭丘城。

⑴帝王世记曰：“庖牺氏所都，舜後所封。”左传僖元年会于柽，杜预曰县西北有柽城。尔雅曰：“丘上有丘曰宛丘。”陈有株邑，盖朱襄之地。博物记曰：“邛地在县北，防亭在焉。诗曰：‘(印)[邛]有旨苕，防有鹊巢。’”
⑵史记高祖五年(楚)[追]项籍至固陵，晋灼汉书注云汝南固始县。
⑶伏滔北征记曰：“有老子庙，庙中有九井，水相通。”古史考曰：“有曲仁里，老子里也。”地道记曰：“城南三十里有平城。”
⑷左传成十六年，诸侯侵陈鸣鹿，杜预曰县西南有鹿邑。
⑸左传宋华氏战于鬼阎，杜预曰县西北有阎亭。
⑹左传宣十一年盟辰陵，杜预曰县东南有辰亭。

鲁国

秦薛郡，高后改。本属徐州，光武改属豫州。六城，户七万八千四百四十七，口四十一万一千五百九十。

鲁国，[古]奄国。[1]有大庭氏库。[2]有铁。有阙里，孔子所居。[3]有牛首亭。[4]有五父衢。[5]驺本邾国。[6]蕃有南梁水。[7]薛本国，[8]六国时曰徐州。[9]卞有盗泉。有郚乡城。[10]汶阳[11]

⑴帝王世记曰：“黄帝生于寿丘，在鲁东门之北。少昊自穷桑登帝位，穷桑在鲁北，後徙曲阜。”应劭曰：“曲阜在鲁城中，委曲长七八里。”左传曰伯禽封少昊之墟。僖二十九年介葛卢舍于昌衍，杜预曰县东南有昌平城。皇览曰：“奄里伯公冢在城内祥舍中，民传言鲁五德奄里伯公葬其宅。”
⑵杜预曰：“大庭氏，古国名，在城内，鲁于其处作库。”
⑶汉晋春秋曰：“钟离意相鲁，见仲尼庙颓毁，会诸生于庙中，慨然叹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况见圣人庙乎！’遂躬留治之。周观舆服之在焉，自仲尼以来，莫之开也。意发视之，得古文策书，曰‘乱吾书，董仲舒。治吾堂，钟离意。璧有七，张伯盗一。’意寻案未了。而卒张伯者、治中庭，治地得六璧，上之。意曰：‘此有七，何以不遂？’伯惧，探璧怀中。鲁咸以为神。“意别传曰：“意省堂有孔子小车乘，皆朽败，意自粜俸雇漆胶之直，请鲁民治之，及护几席(嗣)[口]履。後得瓮中素书，曰‘护吾履，钟离意’。”又礼记矍相之圃亦在城中西南，近孔子庙。而仲尼墓在鲁城门北便之外泗水上，去城一里。葬地盖一顷，墓坟南北十步，东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墓前有瓴甓为祠口，方六尺，与地平。茔中异木以百数，鲁人莫能识也。皇览曰：“孔子本无祠堂，茔中不

生荆棘及刺人草。伯鱼冢在孔子冢东，与孔子冢并，大小相望。子思冢在孔子冢南。”案：今墓书孙在祖前，谓此为骄孙祔。

⑷左传曰桓十四年宋伐郑，取牛首。

⑸地道记曰在城东。

⑹有驺山，高五里，秦始皇刻石焉。刘荟驺山记曰：“邾城在山南，去山二里。城东门外有韦贤墓，北有绎山。左传文十三年邾迁于绎。郭璞曰绎山纯石，积构连属。城北有牙山，牙山北有唐口山，唐口山北有阳山。城北有孟轲冢焉。”

⑺左传襄四年战狐台，杜预曰县东南有目台亭。

⑻地道记曰：“夏车正奚仲所封，冢在城南二十里山上。”皇览曰：“靖郭君冢在城中东南陬。孟尝君冢在城中向门东北边。”

⑼史记曰齐宣王九年与魏襄王会徐州而相王。

⑽左传文公七年城部，杜预曰县南有部乡城。隐元年盟于蔑，杜预曰蔑，地名，县南有姑城。襄十七年齐围桃，杜预曰县东南有桃墟。

⑾左传桓十二年盟曲池，杜预曰县北有曲水亭。地道记“临淄县西南门曰曲门，其侧有池”。案：鲁桓与杞、莒盟，不往齐地，地道为妄。

校勘记

三四二一页一0行有泛城按：“泛”原讹“汜”，径改正。

三四二一页一一行临颍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和帝女封临颍公主，志似脱“邑”字。桓帝时，边韶为临颍侯相，盖公主之子袭封为侯也。

三四二二页一行郾陵按：前志“郾”作“傿”。

三四二二页三行轮氏按：前志作“纶氏”。

三四二二页三行建初四年置殿本考证齐召南谓按前志颍川郡有纶氏，疑县不自建初置也。今按：汉书补注王先谦谓“置”疑“复”之误。

三四二二页一五行高陵山汝水所出按：张森楷校勘记谓案前志，颍川、汝南俱有定陵，此定陵下但云“有东不羹”，其高陵云云在汝南定陵下，今于此处注之，非是。

三四二二页一六行是文帝继王位按：张森楷校勘记谓案上下文义，“是”字颇不相属，疑当作“时”，否则下有“时”字脱去。

三四二三页五行徐广曰岸亭集解引惠栋说，谓当作“岸门亭”，诸本缺“门”字。

今按：史记魏世家裴骃集解引作“岸亭”，小司马索隐引作“岸门亭”。

三四二三页六行献帝徙都改许昌按：集解引周寿昌说，谓考献帝改都许在建安二年八月，改许县为许昌县在魏文帝黄初二年，非献帝徙都时改名也。注误。

三四二三页七行成十七年伐(齐)[郑]至曲洧按：据左传“齐”当作“郑”，各本皆未正，今改。

三四二三页九行克段于鄢按：“段”原讹“口”，径改正。

三四二三页一二行伐魏蜀泽按：殿本考证谓魏世家作“浊泽”，六国年表又作“涿泽”。

三四二三页一七行史记曰周敬王十九年郑伐负黍按：殿本考证齐召南谓按周本纪无此文。年表是周威烈王十九年郑败韩于负黍，时郑繻公十六年，韩景侯二年也。又按：“伐”原讹“代”，径改正。

三四二三页一七行遇许由于负黍(山)据集解引惠栋说删。

三四二四页五行新息[侯]国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国”上当有“侯”字，马援所封。今据补。按：集解又引马与龙说，谓光武封朱浮为侯，在马援前，见浮传。

三四二四页六行口强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说文“口”作“濦”，云“濦水出阳城少室山，东入颍”。

三四二四页六行[有]道亭故国张森楷校勘记谓“道”上当有“有”字，各本皆脱，盖道是国，道亭非国也。按：张说是，今据补。

三四二四页七行安城侯国按：前志作“安成”。钱大昕谓铫期封安成侯，即此安城也。光武又封刘赐为安成侯。

三四二四页八行慎阳集解引惠栋说，谓索隐、路史引司马志皆作“滇阳”。前志作“慎阳”，阚骃云合作“滇”。今按：前书师古注谓“慎”字本作“滇”，音真，後误为“慎”耳。

三四二五页一行有(挚)[囗]亭见说文集解引钱大昕说，谓“挚”当作“囗”。

说文“汝南平舆县有囗亭”，读若晋。今据改。

三四二五页六行县有葛陂乡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葛陂”一作“葛陵”。

三四二五页六行民谓之楚王岑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水经汝水注作“楚王琴”，云楚人谓冢曰琴也。

三四二五页七行辄颓坏[填]厌集解引惠栋说，谓诸本脱“填”字。今据补。

三四二五页九行县东有桑里亭按：今杜注云“郎陵县东南有桑里”，不言“亭”。

三四二五页一二行无忌说魏安僖王按：“无”原譌“元”，径改正。

三四二五页一三行鲖阳南有繁阳亭按：今杜注云“繁阳，楚地，在汝南鲖阳县南”，不言“亭”。

三四二五页一四行史记楚封王孙胜白公按：下引杜注，“史记”疑“左传”之误。

杜注见左哀十六年。

三四二五页一四行褒信县有白亭按：左传哀十六年杜注“褒信县”下有“西南”二字。

三四二六页七行谷熟按：集解引惠栋说，谓“熟”当作“孰”。

三四二六页七行䣙按：前志作“傿”。

三四二六页八行薄故属山阳[汤]所都殿本考证齐召南谓案“山阳”下脱“汤”字。薄与亳通，前书臣瓒注“薄，汤所都”是也。今据改。

三四二六页一四行郲人悬公胄于鱼门按：殿本考证齐召南谓睢阳宋国，不应有郲城门事。此亦错简，当在“鲁国驺本郲国”下。

三四二六页一五行杜预曰有梁亭按：今杜注云“睢阳县东有地名扬梁”。

三四二七页四行左传宋万杀宋闵公于蒙泽按：柳从辰云左传“杀”作“弑”，无“宋”字。校补谓今案注引左传文往往有增损字句处，章怀注亦然。“弑”多改“杀”，则有所避忌也。

三四二七页八行(左传)[杜预]曰在县东北集解王先谦谓“左传”二字应作“杜预”，见桓十三年注，诸本皆误。今据改。

三四二七页九行杜预曰蒙县西北有薄城按：杜注见庄十二年，“薄”作“亳”。

三四二七页一 0 行秦泗(川)[水]郡殿本考证谓“川”何焯校本改“水”。集解引惠栋说，谓“川”当作“水”。今据改。

三四二七页一五行公丘本(胶)[滕]国据殿本改。按：前志亦云“故滕国”。

三四二七页一六行虹按：汲本作“红”。前志作“囗”，音贡。

三四二八页三行左传定八年郑伐许按：定八年无郑伐许事，疑有误。

三四二八页一七行襄二十年盟于澶渊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春秋之澶渊，杜云在顿丘县南，刘昭以杼秋之澶渊当之，非也。

三四二九页一行户十一万二千六百五十三口百五十四万七千五百七十二张森楷校勘记谓每户十三四人，户少口多，毋乃不伦？今按：惠栋补注前引李心传云，西汉户口至盛之时，率以十户为四十八口有奇，东汉户口率以十户为五十二口，此必有误。

三四二九页六行(潡)[邛]有旨苕据集解本改。

三四二九页七行(楚)[追]项籍至固陵据汲本、殿本改。

三四二九页七行晋灼汉书注云按：“灼”原譌“卿”，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三四二九页七行汝南固始县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前志淮阳有固始县，云“汝南”者，非也。

三四二九页一五行鲁国[古]奄国据殿本补。按：汲本亦脱“古”字，王先谦谓大注“奄国”上缺“古”字，各本皆有。

三四二九页一六行六国时曰徐州按：此“徐”非禹贡徐州之“徐”。司马贞谓“徐”字从“人”，说文作“□”，并音舒。何焯校本定作“寿”。说详补注。

三四三 0 页二行黄帝生于寿丘按：“生”原譌“主”，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三四三 0 页七行乱吾书董仲舒按：校补谓本书钟离意传章怀注引意别传“乱”作“脩”，未详孰是。

三四三 0 页八行璧有七按：此“璧”字及下两“璧”字原皆譌“壁”，径改正。

三四三 0 页一 0 行及护几席(嗣)[□]履据汲本、殿本改。

三四三 0 页一三行与孔子冢并汲本、殿本“并”作“近”。按：并，相并也，作“并”义长。

三四三 0 页一四行宋伐郑取牛首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左传之牛首，杜元凯以为郑邑，刘昭以鲁之牛首亭当之，非也。

三四三 0 页一六行刘荟驺山记按：汲本“荟”作“会”。

三四三一页六行县南有部乡城按：今杜注作“有部城”，无“乡”字。

三四三一页一 0 行县邑[公]侯国九十九校补引钱大昭说，谓兖州作“县、邑、公、侯国八十”，以有东郡卫公国也。今豫州汝南郡有宋公国，则此“侯”上亦当有“公”字。今据补。

三四三一页一二行钜鹿之廮陶曲(阳)[周]集解引马与龙说，谓“阳”当作“周”，诸本皆误。今据改。

三四三一页一三行(广平之)广平任(城)钱大昭谓闽本无“广平之”三字，据建武十三年省广平国入钜鹿，则不得云“广平之广平”。今据删。又集解引马与龙说，谓谢钟英云任城属东平，任县属钜鹿，志衍“城”字。今据删。

三四三二页一行[五鹿]墟故沙鹿集解引惠栋说，谓水经河水注引郡国志，云“五鹿墟故沙鹿，有沙亭”。案前书元后传云“元城东有五鹿之墟，即沙鹿地也”。

应脱“五鹿”二字。今据补。

三四三二页三行梁期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史记作“梁淇”。

三四三二页一二行前志曰在县西前书地理志魏郡内黄注：“应劭曰，今黄泽在西。”按文“前志”当作“应劭”。

三四三二页一五行盟于沙(亭)杜预曰[沙亭]在县东南集解引惠栋说，谓左传云“盟于沙”，衍“亭”字。杜注云“沙亭在县东南”，脱“沙亭”二字。今据以删补。

三四三二页一五行七年盟于琐按：杜注云“琐即沙也”。

三四三三页八行鄡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前志作“鄡”，古字通。

三四三三页一四行(取)[肥]故都也据殿本改。

三四三四页一 0 行[在平棘]县西北四十里按：汲本、殿本作“在县西四十里”。

集解引惠栋说，谓哀四年，国夏伐晋，取栾，杜预云“栾城在平棘县西北”。此脱“在平棘”三字。今据补。

三四三四页一五行(母)[毋]极据殿本改。按：校补谓作“母”者误，通典作“无极”，可证。

三四三五页四行晋地道记有马安关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水经□水注引地道记作“马溺关”，又引中山记，云“人渡马溺，是山之要害也”。

三四三五页五行堂关在中人西北百里按：汲本、殿本“堂”作“唐”。

三四三五页九行有阳安关按：“关”原譌“阙”，径改正。

三四三五页一二行阜城故昌城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前志昌城县属信都郡，而勃海郡却有阜城县。又引惠栋说，谓宋书州郡志云前汉渤海有阜城县，续志云故昌城，信都有昌城，未详孰是。

三四三五页一四行南深(国)[泽]故属涿据殿本改。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国”当作“泽”。案前志，涿郡、中山皆有深泽县，而涿郡加“南”字，续志有南深泽，无深泽。

三四三六页四行和帝永元(三)[2]年复故据殿本改。按：集解引洪亮吉说，谓“三年”应作“二年”。
三四三六页一一行东武(成)[城]据汲本、殿本改。
三四三七页四行中丘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当云“故属常山”。
三四三七页一一行高城侯国按：前志作“高成”。

志第二十一　郡国三

陈留　东郡　东平　任城　泰山　济北　山阳　济阴　右兖州　东海　琅邪　彭城　广陵　下邳　右徐州

陈留郡

武帝置。雒阳东五百三十里。十七城，户十七万七千五百二十九，口八十六万九千四百三十三。

陈留有鸣鴈亭。[1]浚仪本大梁。(2)尉氏[3]雍丘本囗国。[4]襄邑有滑亭。[5]有承匡城。[6]外黄[7]有葵丘聚，齐桓公会此。城中有曲棘里。[8]有繁阳城。小黄[9]东囗[10]济阳[11]平丘有临济亭，田儋死此。有匡。[12]有黄池亭。[13]封丘[14]有桐牢亭，或曰古虫牢。[15]酸枣[16]长垣侯国。有匡城。[17]有蒲城。[18]有祭城。[19]己吾有大棘乡。[20]有首乡。(21) 1考城故菑，(22)章帝更名。故属梁。(23)圉故属淮阳。有高阳亭。(24)扶沟故属淮阳。

(1)左传成十六年卫伐郑鸣鴈，杜预曰在[雍丘]县西北。陈留志曰：“有桐陵亭，古桐丘。”

(2)帝王世记曰：“禹避商均浚仪。”晋地道记：“仪封人，此县也。”通俗文曰“渠在浚仪，曰莨荡”也。

(3)陈留志曰：“有陵树乡，北有泽，泽有天子菀囿，有秦乐囗，汉诸帝以驯养猛兽。”

(4)陈留志曰：“城内有神井，能兴雾雹。”案：徐齐民北征记曰：“有吕禄台，高七丈。有郦生祠。”曹植禹庙赞曰：“有禹祠，植移于其城，城本名囗城。”

(5)左传庄三年次于滑，杜预曰在县西北。

(6)地道记曰在县西。左传文十一年会晋郤缺于承匡。有桐门亭，有黄门亭。襄元年会鄫，杜预曰县东南有鄫城。

(7)左传“惠公季年，败宋师于黄”，杜预曰宋邑，县东有黄城。

(8)左传昭二十五年“宋公佐卒曲棘”。

(9)汉旧仪曰：“高祖母起兵时死县北，为作陵庙于小黄。”

(10)陈留志曰：“故户牖乡有陈平祠。”

(11)有武父乡。左传桓十二年“盟于武父”，杜预曰县东北有武父城。县东南有戎城。县都乡有行宫，光武生。

(12)匡人之亭，曹公破袁术处。

(13)陈留志云：“黄亭在封丘。”左传哀十三年盟黄池，杜预曰在[封邱]县南。传曰“吴囚子服景伯以还，及户牖”，然即黄池在户牖西。或以为外黄县东沟，非也。

(14)博物记有狄沟，即败狄于长丘是也。

(15)左传成五年诸侯会虫牢。陈留志：“有鞠亭，古鞠居。”

(16)左传郑太叔至于廪延，杜预曰县北有延津。襄五年会城棣，杜预曰县西南有棣城。东有地乌巢，曹公破袁绍处。陈留志曰：“城内有韩王故宫阙。”

(17)陈留志曰：“孔子(囚)[围]此。”北征记城周三里。左传僖十五年会牡丘，次于匡，杜预曰匡在县西南。昭十三年会平丘，杜预曰县西南有平丘城。

(18)左传成九年会于蒲，杜预曰在县西南。史记曰孔子自匡过蒲。陈留志云“有子路祠。”

(19)杜预曰郑祭封人仲邑。陈留志曰：“有蘧伯玉墓及祠。”又西南有宛亭。左传僖二十八年卫人盟宛濮，杜预曰近濮水。

(20)左传宣二年郑破宋师大棘，杜预曰在襄邑县南。
(21)左传(桓八)[僖五]年齐侯(师)[会]于首止，杜预曰在襄邑东南，有首(止城)[乡]。
(22)陈留志曰："古戴国地名。"杜预曰："戴在外黄东南。"尔雅曰："木立死曰菑。"吕氏春秋："草郁即为菑。"
(23)陈留志曰："有箕子祠。有谷亭。古句渎之丘。"案本传有蒲亭。
(24)陈留志曰："有万人聚，王邑破翟义积尸处。"前书"今高阳"。文颖曰："高阳，聚邑名，在县西。"

东郡

秦置。去雒阳八百余里。十五城，户十三万六千八十八，口六十万三千三百九十三。

濮阳古昆吾国，[1]春秋时曰濮。有咸城，或曰古咸国。[2]有清丘。[3]有鉏城。燕本南燕国。有雍乡。[4]有胙城，古胙国。有平阳亭。[5]有瓦亭。[6]有桃城。[7]白马有韦乡。[8]顿丘[9]东阿[10]有清亭。[11]东武阳湿水出。范有秦亭。(12)临邑有(沛)[泲]庙。博平

聊城有夷仪聚。[13]有聂(戚)[城]。[14]发干

乐平侯国。故清，章帝更名。阳平侯国。有莘亭。[15]有冈成城。[16]卫公国。本观故国，姚姓，光武更名。有河牧城。[17]有竿城。[18] 1谷城春秋时小谷。[19]有巂下聚。[20]

(1)杜预曰古卫也。帝王世记曰："颛顼自穷桑徙商丘。"左传曰"卫，颛顼之墟"，杜预曰帝丘，昆吾氏因之，故曰昆吾之墟，县城内有颛顼冢。皇览曰："冢在城门外广阳里中。"博物记曰："桑中在其中。"
(2)左传僖十三年同会于咸。
(3)左传曰宣十二年盟清丘，杜预曰县东南。
(4)谢沉书曰，赤眉攻雍乡。
(5)左传哀十六年"卫侯饮孔悝酒于平阳"。
(6)左传曰定八年会于瓦，杜预曰县东北。
(7)史记曰春申君说秦曰"王又举甲拔桃入邢"是也。
(8)杜预曰："县东南有韦城。古豕韦氏之国"。
(9)(白虎通)[皇览]曰"帝喾冢在城[南]台阴野[中]"是也。
(10)左传桓十年会于桃丘，杜预曰县东南有桃城。襄十四年孙林父败卫侯于阿泽，杜预曰县西南大泽。魏志有渠丘山。
(11)左传隐四年"遇于清"是也。
(12)左传庄三十一年"筑台于秦"。地道记在县西北。
(13)左传僖元年"邢迁于夷仪"。
(14)左传曰"聊摄以东"。
(15)杜预注传曰卫作新台在县北。卫杀公子伋之地，故曰"待诸莘"。
(16)秦封蔡泽为冈成君，未详。
(17)左传文元年会于戚，郑救晋中行氏，晋败郑铁，杜预曰戚城南有铁丘。
(18)前书故发干(县)[城]。
(19)左传庄三十二年"城小谷"，杜预曰城中有管仲井。又传曰埋长狄荣如首于周首之北门，杜预曰县东北有周首亭。
(20)左传僖二十六年追齐师至酅，杜预曰县西有地名酅下。皇览曰："县东十五里有项羽冢。"

东平国

故梁，景帝分为济东国，宣帝改。雒阳东九百七十五里。七城，户七万九千一十二，口四十四万八千二百七十。

无盐本宿国，任姓。[1]有章城。[2]东平陆六国时曰平陆。有阚亭。[3]有堂阳亭。[4]富成

章

寿张春秋曰良，汉曰寿良，光武改曰寿张。有堂聚，故聚属东郡。[5]须昌故属东郡。[6]有致密城，古中都。有阳谷城。[7]宁阳故属泰山。

(1)左传昭二十五年臧会奔郈，杜预曰县东南有郈乡亭。

(2)古国。左传庄三十年，齐取鄣。

(3)左传桓十一年会于阚，杜预曰在须昌县东南。有阚城，博物记云即此亭是。

(4)故县，後省。

(5)地道记曰："有蚩尤祠，狗城。"皇览曰："蚩尤冢在县阚[乡]城中，高七丈。"

(6)杜预曰："须句，古国，在西北。"

(7)左传僖三年会阳谷，杜预曰在县北。

任城国

章帝元和元年，分东平为任城。雒阳东千一百里。三城，户三万六千四百四十二，口十九万四千一百五十六。

任城本任国。有桃聚[1]。亢父[2]樊

(1)光武破庞萌于桃乡。

(2)左传襄十三年"取邿"，杜预曰县有邿亭。哀六年"城邾瑕"，杜预曰县北有邾瑕城。

泰山郡

高帝置。雒阳东千四百里。十二城，户八千九百二十九，口四十三万七千三百一十七。奉高有明堂，武帝造。[1]博有泰山庙。

岱山在西北。有龟山。[2]有龙乡城。[3] 1 梁甫侯国。有菟裘聚。[4]钜平侯国。有亭禅山。[5]有阳关亭。[6]嬴有铁。山茌侯国。莱芜有原山，潘水出。[7]盖沂水出。[8]南武阳侯国。有颛臾城。

南城故属东海。有东阳城。[9]费侯国，[10]故属东海。有祊亭。[11]有台亭。[12]牟故国。

(1)前书曰在县西南四里。左传昭八年"大搜于红，至于商、卫"。红亭在县西北，杜预曰接宋、卫也。

(2)左传定十年齐归龟阴之田，杜预曰田在山北。琴操孔子作龟山之操。

(3)左传成二年齐围龙，杜预曰在县西南。史记作"隆"。又楚有蜀之役，杜预曰县西北有蜀亭。

(4)左传隐公"使营菟裘，吾将老焉"，杜预曰县南有菟裘城。

(5)即古所禅亭亭者也。

(6)左传襄十七年"师自阳关"。桓六年会于成，杜预曰县东南。成城即孟孙之邑。

(7)杜预曰汶水出。

(8)左传会于防，杜预曰在县东南，有防城。

(9)吕氏春秋夏孔甲游田于东阳萯山。左传哀八年"克东阳"。襄十九年城武城，杜预曰南城县。哀十四年司马[牛]葬丘舆，杜预曰县西北有舆城。

(10)曹胜封费是酂县费亭，非此国。

(11)左传隐八年郑归祊，杜预曰在县东南。闵二年莒人归共仲及密，杜预曰县有密如亭。

(12)左传襄十二年莒围台，杜预曰县南有台亭。

济北国

和帝永元二年，分泰山置。[1]雒阳东千一百五十里。五城，户四万五千六百八十九，口二十三万五千八百九十七。

(1)臣昭案：济北，前汉之旧国，此是经并泰山复分。

卢[1]有平阴城。有防门。[2]有光里。有景兹山。[3]有敖山。[4]

有清亭。[5]有长城至东海。[6]蛇丘有遂乡。[7]有下讙亭。[8]有铸乡城。[9]成本国。[10] 1茌平本属东郡。刚。[11]

(1)左传隐三年齐郑寻卢之盟，杜预曰今县故城。有郓山，在县北。成二年封锐司徒女石窌，杜预曰县东有地名石窌。

(2)左传襄十八年齐御晋平阴，燎防门，杜预曰在县北。又齐登巫山以望晋师，杜预曰在县东北。

(3)杜预曰在县东南。

(4)左传曰"先君献、武废二山"，即敖山、具山。

(5)左传哀十(1)年，齐伐鲁及清是也。

(6)史记苏代说燕王曰"齐有长城、巨防"。巨防即防门。

(7)古遂国，左传庄十三年齐人灭遂。

(8)左传桓三年送姜氏于讙。

(9)周武王未及下车，封尧後于铸。左传有棘地，成公三年叔孙侨如所围。杜预曰汶水北地有棘乡。东观书有芳陉山。

(10)左传"卫师入郕"，杜预曰东平刚父县西南有郕乡。

(11)左传哀八年齐取阐，杜预曰在县北，有阐乡。

山阳郡

故梁，景帝分置。雒阳东八百十一里。十城，户十万九千八百九十八，口六十万六千九十一。昌邑刺史治。有梁丘城。[1]有甲父亭。(2)东缗春秋时曰缗。[3]钜野[4]有大野泽。[5]高平侯国。

故橐，章帝更名。[6]有茅乡城。[7]湖陆故湖陵，章帝更名。[8]南平阳侯国。有漆亭。[9]有闾丘亭。[10]方与有武唐亭，[11]鲁侯观鱼台。[12]有泥母亭，或曰古宁母。[13]瑕丘

金乡(14)防东(1)左传庄三十二年遇于梁丘，杜预曰梁丘乡在县西南。

(2)杜预曰甲父，古国名，在县东南。左传隐十年"取防"，杜预曰县西有防城。

(3)左传僖二十三年齐围缗。

(4)左传桓七年"焚咸丘"，杜预曰县西有咸亭。

(5)春秋西狩获麟之所。尔雅十薮，鲁有大野。杜预曰县西南有(□)[郥]亭。定十三年齐伐晋之所。

(6)前汉志莽改曰高平，章帝复莽此号。左传隐(九)[元]年费伯城郎，杜预曰县东南有郁郎亭。

(7)杜预曰茅乡在昌邑西南。

(8)前汉志在王莽改曰湖陆，章帝复其号。博物记曰苟水出。地道记县西有费亭城，魏武帝初所封。

(9)左传城漆。

(10)左传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杜预曰县东北有漆乡，西北有显闾亭。哀七年囚邾子负瑕，杜预曰县西北有瑕丘城。

(11)左传桓二年盟于唐，杜预曰在西南。

⑿春秋经隐五年矢鱼于棠。

⒀左传僖七年盟宁母，杜预曰在县东。三十一年臧文仲宿重馆，杜预曰县西北有重乡城。

⒁晋地道记曰："县多山，所治名金山。山北有凿石为冢，深十余丈，隧长三十丈，傍却入为堂三方，云得白兔不葬，更葬南山，凿而得金，故曰金山。故冢今在。或云汉昌邑所作，或云秦时。"

济阴郡

故梁，景帝分置。雒阳东八百里。十一城，户十三万三千七百一十五，口六十五万七千五百五十四。

定陶本曹国，[1]古陶，尧所居。[2]有三鬷亭。[3]冤句有囗枣城。[4]成阳有尧冢、灵台，有雷泽。[5]乘氏侯国。[6]有泗水。有鹿城乡。句阳有垂亭。[7]鄄城

离狐故属东郡。廪丘故属东郡。有高鱼城。有运城。[8]单父侯国，故属山阳。成武故属山阳。[9]有郜城。[10]己氏故属梁。[11]

⑴郭璞曰："城中有陶丘。"皇览曰："伯乐冢县东南一里所，高四五丈。"

⑵帝王世记曰："舜陶河滨，县西南陶丘亭是。"

⑶汤伐三鬷，孔安国曰今定陶。

⑷史记苏秦说魏襄王曰："大王之地，东有淮、颍、煮枣。"

⑸禹贡曰："雷夏既泽。"帝王世记曰："舜耕历山，渔雷泽，济阴有历山。"

⑹博物记曰古乘丘。

⑺左传隐八年遇于垂。史记无忌说魏安僖王曰："文台堕，垂都焚。"徐广曰："县有垂亭。"

⑻左传襄二十六年"齐乌余以廪丘奔晋"，杜预曰今县故城是。又"袭卫羊角取之"，杜预曰今县所治城。又袭我高鱼，杜预曰在县东北。

⑼左传隐七年"戎执凡伯于楚丘"，杜预曰在县西南。

⑽左传隐十年"取郜"，杜预曰县东南有郜城。地道记有秺城。

⑾皇览曰有平和乡，乡有伊尹冢。

校勘记

三四四八页二行有大棘乡有首乡按：殿本考证齐召南谓大注此二乡皆应在上文襄邑"有承匡城"之下。大棘、首乡皆襄邑地，非己吾地也，不知何以脱入于此。

三四四八页五行杜预曰在[雍丘]县西北左传杜注作"在陈留雍丘县西北"。按：晋泰始元年封魏废帝为陈留王，治小黄，省陈留入之，晋无陈留县，此"雍丘"二字不可省，今据补。

三四四八页一六行县东南有戎城按：此亦杜注，见隐二年。

三四四九页二行在[封邱]县南集解引惠栋说，谓案杜注在封邱县南，注脱"封邱"二字。今据补。

三四四九页八行孔子(囚)[围]此按：校补谓"囚"当是"围"之譌。今据改。

三四四九页一四行(桓八)[僖五]年齐侯(师)[会]于首止据殿本考证齐召南说改。

三四四九页一四行有首(止城)[乡]据殿本考证齐召南说改。

三四五 0 页四行湿水出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前志及水经皆作"漯"。说文作"湿"，从水口声。

三四五 0 页五行有(沛)[泲]庙按：前志作"泲"。集解引惠栋说，谓案风俗通云"济出常山房子赞皇山，东入沮，庙在东郡临邑县"，则是济渎之庙也。尚书古文"济"作"泲"，当从"泲"。今据改。

三四五０页五行有聂(戚)[城]集解引惠栋说，谓京相璠云“聊城县东北三十里有故摄城”，当作“聂城”。今据改。

三四五０页七行有冈成城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水经注引作“冈成亭”。

三四五一页二行(白虎通)[皇览]曰帝喾冢在城[南]台阴野[中]是也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在城”下诸本脱“南”字，“野”下脱“中”字。语见皇览，云“白虎通”者误也。今据改。

三四五一页九行杜预注传曰卫作新台在县北按：“新台”疑“莘亭”之譌。左桓十六年“公使诸齐使盗待诸莘，将杀之”，杜注“莘，卫地，阳平县西北有莘亭”。

三四五一页一一行晋败郑铁按：晋败郑铁乃哀二年事，注系文元年下，疑有脱误。

三四五一页一二行前书故发干(县)[城]据汲本改。按：校补谓不曰“前志”而曰“前书”，则固非指前志之发干，盖前志之发干所治已非故地，而竿城即前汉故发干城，其地至後汉已并入于卫也。如即前志之发干城，则既言“前”，不必改言“故”矣。前书卫青传封青子登为发干侯，或即在此。是则故发干乃侯国城，一作“县”，非也。

三四五一页一六行雒阳东九百七十五里按：汲本作“六百七十二里”。

三四五二页一行有阚亭按：校补谓前志东平陆，应劭云“古厥国，今有厥亭是”，与此言有阚亭，即春秋“会于阚”之阚不符，未详孰是。

三四五二页二行富成按：前志作“富城”。

三四五二页五行杜预曰县东南有郈乡亭按：今杜注云“郈在东平无盐县东南”，不言“郈乡亭”。

三四五二页八行故县後省按：集解引洪颐煊说，谓前志堂阳属钜鹿郡，东汉省，与此绝远，注误证。

三四五二页九行狗城按：前志东郡寿良县有朐城。此作“狗城”，“狗”与“朐”疑形近而误，当从前志。

三四五二页九行蚩尤冢在县阚[乡]城中集解引惠栋说，谓注“阚乡城中”，诸本脱“乡”字。今据补。

三四五二页一六行杜预曰县北有郪瑕城按：今杜注作“郪娄城”。

三四五三页一行十二城户八千九百二十九口四十三万七千三百一十七按：张森楷校勘记谓十二城而祗八千余户，城不及八百户，太少。八千余户而有四十三万余口，太多。以李心传东汉户口率十户为五十二口准之，“八千”之“千”当作“万”，各本并误。又按：“口四十三万七千三百一十七”末“七”字，汲本作“一”。

三四五三页四行梁甫按：前志作“梁父”。

三四五三页四行有亭禅山按：前志“禅”作“亭”，当从前志。

三四五三页四行山茌按：各本“山”字皆连上为句。钱大昕谓“山”字当连下句，山茬，县名也。又王先谦谓前志作“茬”，通鉴胡注後汉改曰山茌。又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此与济北之茌平，皆当作“茬”。

三四五三页四行潘水出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潘水无考，或淄水之误，前志作“甾”。

三四五三页五行南城按：前志作“南成”。

三四五三页一四行杜预曰在县东南有防城按：隐九年经“公会齐侯于防”，杜注“防，鲁地，在琅邪华县东南”。

三四五三页一五行杜预曰南城县今杜注“南城”作“南武城”。按：南城晋志作“南武城”。

三四五三页一五行司马[牛]葬丘舆集解引惠栋说，谓诸本脱[牛]字。今据补。

三四五四页七行有景兹山按：左传“景”作“京”。

三四五四页八行成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前志泰山郡有式县，无成县。按：前志补注引李赓芸说，谓前志泰山郡有式无成，後汉分置济北，有成而皆无式，盖东都省式置成也。

三四五四页一二行杜预曰在县北按：今杜注作“平阴城在济北卢县东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门”。

三四五四页一三行杜预曰在县东南按：今杜注作“在平阴城东南”，此“县”字疑当作“城”。

三四五五页五行东平刚父县西南有郕乡按：集解引罗革说，谓郡有刚县，晋为东平国之刚平，无刚父。

三四五五页一０行故橐汲本、殿本“橐”作“櫜”。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前志作“橐”，州郡志作“焊”，案东平王传亦作“焊”。

三四五六页二行县西南有(囗)[郰]亭据汲本、殿本改。按：集解引惠栋说，谓郰古囗字。

三四五六页三行左传隐(九)[元]年费伯城郎据左传改。按：九年亦书“城郎”，但无杜注。

三四五六页五行苟水出按：张森楷校勘记谓诸书无苟水，前志引禹贡“通于河”，“河”当作“菏”。菏苟形近，此盖亦“菏水出”之误。

三四五六页七行哀七年囚邾子负瑕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当注“瑕丘”下。

三四五六页九行左传桓二年盟于唐杜预曰在西南按：隐二年经“公及戎盟于唐”，杜注“高平方与县北有武唐亭”。刘昭注引经传及杜注多删节，若此注则有脱误矣。

三四五七页一四行戎执凡伯于楚丘按：春秋经“执”作“伐”，传亦云“戎伐之于楚丘”。

三四五七页一六行有平和乡按：集解引惠栋说，谓皇览作“平利”。

三四五八页四行伊卢乡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史记作“庐”，韦昭曰今庐中县。

三四五八页五行利城按：前志作“利成”。

三四五八页五行合(城)[乡]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前志有合乡，无合城，晋书地理志东海亦只有合乡县，此“城”字必“乡”之讹。又引惠栋说，谓案前志及水经泗水注皆作“合乡”。又引马与龙说，谓泗水注漷水出东海合乡县，汉安帝永初七年封马光子朗为侯国，亦见马防传。今据改。

三四五八页八行有勇(王)[士]亭即勇士(万)[葘]丘欣殿本“万”作“葘”，王先谦谓作“葘”是，“王”乃“士”之譌。今据改。

三四五八页一０行都州在海中按：“州”原作“洲”，径据汲本、殿本改，与今山海经合。

三四五八页一二行钟离昧(冢)[家]在伊卢据殿本改，与史记淮阴侯列传合。

三四五八页一三行左传昭三十一年至郳小邾国也按：昭三十一年经“黑肱以滥来奔”，杜预注“黑肱，邾大夫；滥，东海昌虑县”。又庄五年经“郳犁来来朝”，杜注“东海昌虑县东北有郳城；黎来，名”。释文“郳，五兮反，国名，後为小邾”。此注节引杜注错乱，骤睹之几不可解。

三四五八页一五行即羽泉也按：校补谓“羽泉”当作“羽渊”，见左传，此回改未尽者。

三四五九页二行在县西南有中乡城按：今杜注云“在东海廪丘县西南”，不言有中乡城。

三四五九页三行海中去岸百五十步按：汲本、殿本“五”作“九”。

三四五九页四行一行十二字按：汲本、殿本“二”作“三”。

三四五九页四行潮水至加其上三丈按：何焯校本“丈”改“尺”。

三四五九页五行琅邪国秦置按：殿本考证齐召南谓此注不明，郡与国亦略有别，秦置琅邪郡，前汉因之，光武改为国，省城阳国来属，此其始末也。“秦置”之下当有“郡”字。

三四五九页五行十三城户二万八百四口五十七万九百六十七按：张森楷校勘记谓若如此文，则一城祇千余户，太少，一户凡三十口，太多，殊不近情，疑“户”下脱去一“十”字。

三四五九页九行西海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前志无西海，盖“海曲”之譌。

刘盆子传“琅邪海曲有吕母”，注“海曲，县名，故城在密州莒县东”。又引惠栋说，谓何焯云疑“海曲”之譌。

三四五九页一０行有峥嵘谷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说文作“崝嵘”，徐锴云俗作“峥”，非。

三四五九页一一行缯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春秋传僖十四年，鄫子来朝，杜预云“今鄫县”，陵氏云本或作“缯”。又按：校补谓谷梁“鄫”皆作“缯”。

三四六０页二行邳来山之间号曰邳来殿本考证谓案杜注原文云“邳乡西有公来山，号曰邳来间”。今案：杜注“邳乡”上有“县北有”三字，刘注错谬，考证引亦不全。

三四六０页三行东莞後为(名)[郡]据集解引惠栋说改。

三四六０页六行县有蘧丘里按：今杜注云“莒县有蘧里”，无“丘”字。

三四六0页七行杜预曰在县西按：今杜注云“在泰山牟县西”，不云在阳都西。

三四六0页八行县东南有艾山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案杜氏注云“泰山牟县东南有艾山”，不云在临沂，未详。

三四六0页八行县东北有中丘亭按：今杜注云“中丘在琅邪临沂县东北”，不言亭。

三四六0页一四行有相水按：集解引惠栋说，谓“相”一作“祖”。京相璠云县西北有祖水沟，去偪阳八十里。

三四六0页一五行故属沛(国)集解引惠栋说，谓“国”字衍，前志为沛郡也。

今据删。

三四六一页四行建武中省泗水国按：“省”原譌“有”，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三四六一页八行堂邑按：集解引惠栋说，谓玉篇“堂”作“口”。

三四六二页三行盱台按：前志“台”作“眙”。

三四六二页四行潘旌按：前志“潘”作“播”。

三四六二页一0行县东有蒲姑陂按：今杜注“姑”作“如”。

三四六二页一三行初平三年分琅邪东海为城阳(新)[利]城昌虑郡集解引马与龙说，谓徐州无新城郡，“新”当作“利”，形近而讹。今据改。按：钱大昕谓魏志太祖纪，建安三年分琅邪、东海、北海为城阳、利城、昌虑郡，以臧霸传考之，盖禽吕布後所置，魏氏春秋以为初平三年分者，误。

志第二十二　郡国四

济南　平原　乐安　北海　东莱　齐国　右青州　南阳　南郡　江夏　零陵　桂阳　武陵　长沙　右荆州　九江　丹阳　庐江　会稽　吴郡　豫章　右扬州

济南国

故齐，文帝分。雒阳东千八百里。十城，户七万八千五百四十四，口四十五万三千三百八。

东平陵有铁。有谭城。[1]有天山。著于陵[2]台营有赖亭。[3]　土鼓　梁邹　邹平　东朝阳[4]历城有铁。有巨里聚。[5]

(1)故谭国。

(2)杜预曰县西北有于亭。陈桓子以封齐公子周。

(3)左传哀六年公如赖。

(4)杜预曰县西有崔城。

(5)耿弇破费敢处。皇览曰：“太甲有冢，在历山上。”

平原郡

高帝置。雒阳北一千三百里。九城，户十五万五千五百八十八，口百万二千六百五十八。

平原[1]高唐湿水出。般

鬲侯国。

夏时有鬲君，灭浞立少康。[2]祝阿春秋时曰祝柯。[3]有野井亭。[4]乐陵　湿阴

安德侯国。厌次本富平，明帝更名。

(1)地道记曰有笃马河。

(2)魏都赋注曰县有盖节渊。三齐记曰：“城南有蒲台，高八十尺，秦始皇所顿处。在台下萦蒲系马，今蒲犹萦者。”

(3)左传哀十年“取犂及辕”，杜预曰县西有辕城。故县，省。

(4)左传昭二十五年“齐侯唁公于野井”，杜预曰在县东。

乐安国

高帝西平昌置，为千乘，永元七年更名。雒阳东千五百二十里。

九城，户七万四千四百，口四十二万四千七十五。

临济本狄，安帝更名。[1]千乘

高菀

乐安

博昌有薄姑城。[2]有贝中聚。[3]有时水。[4]蓼城侯国。(5)利故属齐。益侯国，故属北海。 1寿光故属北海。有灌亭。[6]

(1)地道记曰："狄伐卫懿公。"

(2)古薄姑氏，杜预曰薄姑地。

(3)左传齐侯田于贝丘，杜预曰县南有地名贝(中)[丘]。

(4)左传庄九年"战于干时"，杜预曰时水在县界，岐流，旱则竭涸，故曰干时。

(5)杜预曰县东北有摄城。

(6)古灌国。

北海国

景帝置。建武十三年(有)[省]菑川、高密、胶东三国，以其县属。十八城，户十五万八千六百四十一，口八十五万三千六百四。

剧有纪亭，古纪国。营陵

平寿有斟城。[1]有寒亭，古寒国，浞封此。都昌[2]安丘有渠丘亭。[3]淳于永元九年复。有密乡。[4]平昌侯国，故属琅邪。有蒌乡。[5]朱虚侯国，故属琅邪，永初元年属。(6)东安平故属鲰川。六国时曰安平。有酅亭。[7]高密侯国。昌安侯国，安帝复。夷安侯国，安帝复。胶东侯国。即墨侯国。有棠乡。[8]壮武安帝复。[9] 1下密安帝复。(拒)[挺][10]观阳

(1)杜预曰有斟亭。古斟国，故县，後省。

(2)左传庄元年齐迁纪之郚城。地道记曰郚城在县西。

(3)地道记曰有渠丘城。

(4)左传隐二年纪莒盟密。故密乡，在县东北，後省。

(5)左传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杜预曰县西南有防亭。

(6)左传庄元年齐迁纪郚，杜预曰朱虚县东南有郚城。郑志曰："有小泰山，公玉带曰岐伯令黄帝封东泰山，即此山也。"

(7)故兆。左传庄三年"纪季以酅入于齐"。地道纪有羌头山。

(8)左传襄六年围棠，杜预曰棠国也。

(9)故夷国。左传隐元年纪伐夷。

(10)地道记曰："[奚]养泽在西，幽州薮。有莱山，莱王祠。"

东莱郡

高帝置。雒阳三千一百二十八里。十三城，户十万四千二百九十七，口四十八万四千三百九十三。

黄[1]牟平

惤侯国。[2]曲成侯国。[3]掖侯国。有过乡。[4]当利侯国。东牟侯国。昌阳

卢乡

长广故属琅邪。黔陬侯国，故属琅邪。有介亭。[5]葛卢有尤涉亭。不（期)[其]侯国，故属琅邪。[6]

[1]地道记曰：“县东二百三十里至海中，连岑有土道，秦始皇登此山，列二碑，东二百三十里有始皇、汉武帝二碑。”

[2]地道记曰有百枝莱君祠。三齐记曰：“南有蹲犬山，山似犬蹲，有神，刘宠出西都，经此山，山犬吠之，宠曰‘山神谓我人也’。”

[3]前书祷万里沙，在县。

[4]故过国。

[5]左传襄二十四年“伐莒，侵介根”，杜预曰县东北计基城。号介国。

[6]三齐记曰：“郑玄教授不(期)[其]山，山下生草大如囗，叶长一尺余，坚刃异常，土人名曰康成书带。”

齐国

秦置。雒阳东千八百里。六城，户六万四千四百一十五，口四十九万一千七百六十五。

临鲻本齐，刺史治。[1]西安有棘里亭。[2]

有蘧丘里，古渠丘。昌国

临朐有三亭，古郱邑。[3]广

般阳故属济南。

[1]尔雅十薮，齐有海隅，郭璞曰海滨广斥。左传齐戍葵丘，杜预曰在县西。

皇览曰：“吕尚冢在县城南，去县十余里，在齐桓公冢南。菑水南桓公冢西北有晏婴冢。”孟子注曰：“南小山，曰牛山。”博物记曰县西有袁娄。

[2]杜预曰在县东。陈桓子封子山。

[3]左传庄元年齐所徙，杜预曰在县东南。应劭曰伯氏邑也。地道记曰有石高山。

校勘记

三四七二页四行左传哀六年公如赖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案左传云“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赖”，此云“公”，误也。

三四七二页五行县西有崔城按：襄二十七年杜注云“朝阳县西北有崔氏城”。

三四七二页七行平原郡九城按：钱大昕谓“九”当作“十”。说见下。

三四七二页九行湿水出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前志及水经注“湿”作“漯”，说文从水囗声。

三四七二页一0行湿阴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前志亦作“漯阴”，说见上。杜预注左传，又作“隰”也。

三四七二页一四行杜预曰县西有辕城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案地理志辕县属平原，水经作“援”，郦元引杜预释地，云辕即援也，济南祝阿县有援城。

三四七二页一六行高帝西平昌置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案文当云“高帝置”，不应有“西平昌”三字，其为衍字无疑。後读宦者传，彭恺为西平昌侯，注云西平昌县属平原郡，乃悟此三字当属上文平原郡，而平原郡九城当为十城，因此三字错入乐安注中，校书者遂改“十”为“九”，以合见成之数耳。又按：张森楷谓钱说致确，但前志平原有平昌县，当即此西平昌，漏未引及。

三四七三页二行高菀殿本“菀”作“苑”。按：前志作“宛”，菀、苑、宛三字古通作。

三四七三页二行有薄姑城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尚书大传作“蒲姑”。

三四七三页六行古薄姑氏按：汲本作“左传姑氏”。惠栋谓当作“古薄姑氏”，“蒲姑”诸本皆讹作“薄姑”，或脱“蒲”字。

三四七三页七行县南有地名贝(中)[丘]据殿本改，与杜注合。

三四七三页九行杜预曰县东北有摄城按：集解引洪颐煊说，谓左昭二十年传“聊、摄以东”，杜注“聊、摄，齐西界也，平原聊城县东北有摄城”。蓼城非聊城，注误证。

三四七三页一一行景帝置按：张森楷校勘记谓案前志为北海郡，故注云“景帝置”，此国为世祖所立，不得依用其文，当云“景帝置郡”，下接“建武”云云，乃为可通。

三四七三页一一行(有)[省]菑川高密胶东三国按：校补谓“有”乃“省”之譌，各本皆未正。今据改。

三四七四页三行(拒)[挺]集解引钱大昕说，谓“拒”当作“挺”。宋书州郡志注挺令，前汉属胶东，後汉属北海。或以琅邪之柜当之，琅邪之柜从木不从手，志不言故属琅邪，字形偏旁亦异，故知非也。王先谦谓钱说是，今据改。

三四七四页一一行故兆按：集解引陈景云说，谓注“故兆”未详，疑“故纪邑”之讹。

三四七四页一二行杜预曰棠国也按：殿本考证齐召南谓案左传注原文“棠，莱邑也。北海即墨县有棠乡”。此作“棠国也”，非是。

三四七四页一四行地道记曰[奚]养泽在西据集解引钱大昕说补。按：钱氏谓注所引地道记，即前志琅邪长广注文，“养泽”上当有“奚”字。後汉长广改属东莱，刘氏不注于东莱之长广，而注于北海之拒，未详其故。

三四七四页一五行雒阳东三千一百二十八里按：汲本、殿本“一”作“二”。

三四七五页一行慸侯国张森楷校勘记谓案说文，从心之“慸”是河南密县亭，从巾之“口”是东莱县，则此当从巾而从心，误也。今按：张说是。前志作“口”，王先谦谓说文“口布出东莱，从巾弦声”，是作“口”为正，县盖以布得名也。

三四七五页一行掖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前志作“夜”，夜音亦，又音掖。

三四七五页三行不(期)[其]按：前志作“不其”，惠栋、齐召南皆谓作“不期”误，今据改。注同。

三四七五页五行列二碑按：汲本、殿本“列”作“刻”。

三四七五页一二行秦置按：张森楷校勘记谓齐古建国，非秦置，秦置齐郡耳。

前志亦是齐郡。此当详其沿革之由，第云“秦置”，殊疏。或“置”下有“郡”字，误夺去。

三四七五页一三行临鶅按：前志作“临淄”。

三四七五页一四行有三亭古邿邑按：校补引钱大昭说，谓“三”字误，或是“邿”字。

三四七六页七行有长山曰方城按：前志作“有长城号曰方城”。惠栋补注引水经注、晋志及盛宏之荆州记，证“长山”当作“长城”。

三四七六页一二行涅阳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安帝妹涅阳公主食邑，当有“邑”字。

三四七六页一四行有和成聚按：汲本、殿本“成”作“城”。

三四七七页一行有章密乡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前志及水经丹水注皆作“密阳乡”。

三四七七页七行杜预曰方城山在县南屈完曰楚国方城以为城按：殿本考证谓推寻文义，当云“左传屈完曰‘楚国方城以为城’，杜预曰方城山在县南”。今此文误倒。

三四七七页一一行吴汉破秦丰地按：“地”原譌“也”。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三四七八页一行博物记曰滍水出按：校补引柳从辰说，谓此引博物记疑当在“鲁阳”下。说文滍水出南阳鲁阳尧山，东北入汝。沣水出南阳雉衡山，东入汝。

前志亦云鲁阳有鲁山，滍水所出，东北至定陵入汝。雉衡山沣水所出，东至口入汝。水经说同。明此注误。

三四七八页八行伯升袭甄阜(也)[处]据汲本、殿本改。按：“也”疑为“地”字之譌。

三四七九页一行上寿百二十三十按：汲本无“三十”二字。

三四七九页三行此菊茎短花大按：汲本、殿本“花”作“葩”。

三四七九页一六行秭归本(归)国据汲本删。按：殿本考证谓推寻文义，“国”上衍一“归”字，注杜预曰夔国，非归国明矣。

三四七九页一六行中卢按：殿本“卢”作“庐”。

三四八0页二行鄀按：前志作“若”。

三四八0页四行很山汲本、殿本“很”作“佷”。按：前志作“佷”，惠栋谓宋书州郡志作“很”。

三四八0页七行湖东有水名苌谷按：汲本、殿本“苌”作“长”。

三四八0页一四行又值(比)[此]穴中有数十匹马出据汲本、殿本改。

三四八0页一五行甲如鲜鲤按：汲本“鲜”作“鲛”。王先谦谓水经沔水注作“鲮”。

三四八0页一五行[射]不可入何焯据宋残本校，补一“射”字。今据补。

三四八0页一六行摘其鼻厌可小小便名为木卢按：水经沔水注作“摘其皋厌可小小使名为水虎者也”。王先谦谓“厌字属下，即厌胜之厌”。又按：何焯据残宋本校，改“木”为“水”。

三四八一页三行县东[南]有权城惠栋补注依杜注增“南”字，今据补。

三四八一页三行城东有庐城按：汲本“庐”作“卢”。王先谦谓水经沮水注作“驴”，谚云“东驴西磨，麦城自破”。

三四八一页五行州国在县东[南]惠栋补注依杜注增“南”字，今据补。

三四八一页七行县西九里有(万)[方]山据汲本、殿本改。按：疑“方”原譌“万”，传写譌为“万”也。

三四八一页八行出平睾关按：汲本、殿本“睾”作“泽”。

三四八一页一三行其(东)[中]多牛据殿本、集解本改。按：今山海经作“其中多牦牛”。

三四八二页五行软原譌“口”，径据集解本改。按：前志作“软”，孟康曰音汱。

补注引周寿昌曰：“说文轪，车口也。从车大声。今从犬者，误。”

三四八二页五行(立)[有]章山集解引惠栋说，谓案前志及晋志，“立”字衍。

校补谓“立”当作“有”，涉下“章”字而譌。今据改。

三四八二页一一行县东有(申)[臼]水集解引钱大昭说，谓“申”当作“臼”，左传定五年，“涉于成臼”，杜注“竟陵县有臼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汉”。今据改。

三四八二页一一行杜预曰在县西北按：今杜注作“竟陵县西北有甘鱼陂”。

三四八三页一行阳朔山按：校补谓案前志作“阳海山”，说文同。水经注谓阳海山即阳朔山。

三四八三页二行夫夷侯国(故属长沙)集解引惠栋说，谓案前志，夫夷本属零陵，长沙无是县，此四字衍文。今据删。

三四八三页三行烝阳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前志作“承阳”，承音烝。

三四八三页五行有(舂)[舂]水据校补引柳从辰说改。

三四八三页六行有(倒)[浏]水有(伪)[沩]水据校补引柳从辰说改。

三四八三页六行有(伯)[汨]水据集解本改。按：汲本、殿本譌“泊”。

三四八三页一0行有(舂)[舂]陵乡据汲本、殿本改。

三四八三页一三行高帝置上领山在雒阳南三千九百里按：张森楷校勘记谓“上领山”三字于上下文皆不属，不知何县下山脱搀于此，俟详考之。

三四八四页七行晋代太守赵厥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晋书“厥”作“廞”。又引周寿昌说，谓延江水注引先贤传同，惟“赵厥”作“赵伟”。

三四八四页一四行去雒阳三千里按：汲本、殿本“三”作“二”。

三四八五页一行雒阳南二千八百里按：汲本“二”作“三”。

三四八五页三行攸前志作“收”。按：攸，孟康音收，前志因譌“收”，详汉书补注。

三四八五页三行荼陵汲本、殿本“荼”作“茶”。今按前志，殿本作“茶陵”，补注本据汲本作“荼陵”。王先谦据说文，谓荼与茶通。

三四八五页三行安城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前志及州郡志皆作“安成”。王先谦谓城成通作。

三四八五页九行(洞)[湘]中记据汲本、殿本改。

三四八六页一行浚遒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浚”一作“逡”。

三四八六页一行西曲阳按：前志作“曲阳”，惠栋谓下邳有曲阳，故加“西”。

三四八六页四行去雒阳千三百里按：汲本“三”作“二”。

三四八六页五行有唐後二山按：集解引惠栋说，谓风俗通作“唐居山”。

三四八六页九行丹阳郡殿本考证谓“阳”当作“杨”。今按：前志作“扬”。补注引宋祁说，谓当作“阳”。又引王鸣盛说，谓“扬”字口手，其属县丹阳则口棆，而南监本俱作“阳”，晋志或作“扬”，或作“阳”，而属县则作“杨”，且注云“丹阳山，多赤柳，在西”，然则县名口木甚明，而郡亦当以此得名，凡口手口棆，皆传写误也。

三四八六页一一行丹阳集解引惠栋说，谓案晋志“阳”当作“杨”。今按：前志作“阳”。

三四八六页一一行于潜按：前志“潜”作“朁”，音潜。

三四八六页一一行黝按：集解引惠栋说，谓一作“黟”，见说文。

三四八六页一二行湖熟按：前志作“湖孰”。

三四八六页一四行秦鄣郡所治按：集解引惠栋说，谓“秦”当作“故”。

三四八六页一四行中平(2)年集解引惠栋说，谓沉约、欧阳忞皆云中平二年，诸本脱“二”字。今据补。

三四八六页一六行今谓之玉山殿本作“今谓之三王山”。按：今山海经郭注亦作“三王山”，然歙县玉山并见会稽郡注，则作“玉山”为是，何焯校本亦作“玉山”，殿本殆据今山海经改也。

三四八七页五行建武十(3)年省六安国殿本考证齐召南谓应作“十三年”。後章帝元和二年，复改庐江为六安国，至章和二年，和帝即位，复省六安入庐江，此注未明。今据齐说，补一“三”字。

三四八七页八行晥前志作“晥”，殿本作“皖”。按：晥晥皖并通。

三四八七页九行六安按：前志六，属六安国，无“安”字。

三四八八页二行长吏初(亲)[视]事据汲本、殿本改。

三四八八页五行县南有鸡备亭殿本考证谓何焯校本“备”改“人”。今按：今杜注亦作“备”，何氏殆据残宋本改也。

三四八八页七行立郡吴殿本考证谓当改“吴立郡”。今按：校补谓立郡吴，谓县升为郡也，改之于说反窒。

三四八八页一0行太末按：前志“太”作“大”，孟康曰“大音如闼”。

三四八八页一0行章安故(治)[冶]闽越地光武更名殿本“治”作“冶”，王先谦谓作“冶”是，今据改。今按：通鉴胡注引洪氏隶释，谓中有脱文，当作“章安故回浦，章帝更名，东侯官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于文乃足。此郡之末有“东部侯国”四字，却是衍文。说详通鉴汉献帝建安元年注。又按：集解引惠栋说，谓“闽越地”宋书州郡志作“闽中地”。又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案郑宏传，旧交址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所云东冶，即会稽之冶县。宏以章帝建初八年为大司农，其时尚称东冶，则非光武更名明矣。

三四八八页一二行东部侯国集解引钱大昕说，谓案宋书州郡志侯官，前汉无，後汉曰东侯官，属会稽。此“东部侯国”当即“东侯官”之讹，汉时未见有封东部侯者也。今按：钱说是，然此四字却是衍文，说见上。

三四八八页一三行稷山者句践(济戎)[斋戒]台殿本“者”作“有”。汲本、殿本“济戎台”皆作“斋戒台”。按：越绝书作“斋戒台”，宝庆会稽县志云“稷山在县东五十三里，亦名斋台山”，则以作“斋戒”为是，今据汲本、殿本改。

三四八八页一五行下多(瑛)[珸]石据殿本改。按：今山海经作“珸”，注云“砆武，大石似玉”。

三四八八页一五行有重山按：今本越绝书“重”作“种”。

三四八八页一六行江出歙县玉山按：今山海经郭注云“按地理志，浙江出新安黟县南蛮中，东入海，今钱唐浙江是也。黟即歙也”。

三四八九页三行有涉屋山按：汲本、殿本“屋”作“皇”。

三四八九页三行潘水出焉汲本、殿本“潘”作“潜”。按：前书补注王先谦谓潜水即潘水也。

三四八九页四行建安四年孙氏分立丰安县二十三年立遂昌县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宋书州郡志与此异，未知孰是。

三四八九页五行龙丘(长)[苌]隐居于此殿本考证谓“长”当作“苌”。按：集解引马与龙云，龙丘苌见任延传。今据改。

三四八九页五行中有石林按：汲本“林”作“床”。

三四八九页八行余句之山按：集解引惠栋说，谓依山海经当作“句余”。

三四八九页一0行晋(元)[太]康记曰本鄞县南之回浦乡钱大昕谓“元康”当作“太康”，今据改。集解引钱大昕说，谓考班志冶与回浦本是二县，意者东汉初尝省回浦入鄞县，故有“回浦乡”之称。今按：洪氏隶释谓鄞及回浦皆西汉县名，谓西汉割郡而置县，或未可知。至章帝时，回浦已非乡矣。太康所纪，亦误也。说详通鉴汉献帝建安元年胡注引。

三四八九页一一行十三城按：据钱大昕考证，当作“十二城”，详下安县条校勘记。

三四八九页一四行安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前汉、晋、宋志皆无此县，本志又不言何年所置，前无所承，後无所并，疑即“娄”之讹，因“娄”脱其半而为“安”，校者不能是正，疑有脱漏，又增“娄”于“无锡”後，并改“十二”城为“十三”。

三四八九页一五行娄殿本考证谓监本脱此一县，依宋本添。按：前安县即娄县之误，後人不晓，增此一县，说见上。

三四八九页一六行昌门外阖闾冢按：殿本“昌”作“阊”，与今本越绝书合。

三四九0页一行有(鹿)[麋]湖据殿本改，与今本越绝书合。

三四九0页一行又石城阖闾置美[人]山集解引惠栋说，谓“美山”无考，案越纽录曰“石城，阖闾置美人山”，脱“人”字也。今据补。

三四九0页一行虞山巫咸山按：“巫咸山”之“山”，疑当作“出”。今本越绝书作“虞山者，巫咸所出也”。寰宇记九十一作“巫咸所居”。

三四九0页六行顺帝时陷而为湖按：集解引洪亮吉说，谓水经注“顺帝”作“安帝”。

三四九0页八行(其)[下]山有项籍祠据何焯校本改。

三四九0页一一行县南城(在荒)[古淹]地上湖中冢者季子冢也汲本“在荒地”作“在荒连”，此据殿本改。按：今越绝书云“毗陵县南城，故古淹君地也”。

又云“毗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也，去县七十里，上湖通上洲”。殿本殆据越绝书改也。

三四九0页一七行吴王太伯冢按：张森楷校勘记谓太伯非吴王，疑此文有衍误。

三四九一页五行永脩县按：汲本“脩”作“循”。

三四九一页五行并中平[中]立集解引惠栋说，谓诸本脱“中”字。今据补。

三四九一页六行建城按：前志作“建成”。

三四九一页七行南野按：前志作“南口”。

三四九一页一二行此地立名上蔡者按：殿本考证齐召南谓案上文豫章郡户口下分注“豫章记曰”一条三十二字，应在此文之下。徧检本志，引书必有所指。

上文豫章记言“上蔡民分徙此地”，即“此地立名上蔡者”之注解也。不知何以将“豫章记”一条移置于前，後人遂无纠正者。

志第二十三　郡国五

汉中　巴郡　广汉　蜀郡　犍为　牂牁　越巂　益州　永昌　广汉属国　蜀郡属国　犍为属国　右益州　陇西　汉阳　武都　金城　安定　北地　武威　张掖　酒泉　敦煌　张掖属国　张掖居延属国　右凉州　上党　太原　上郡　西河　五原　云中　定襄　鴈门　朔方　右并州　涿郡　广阳　代郡　上谷　渔阳　右北平　辽西　辽东　玄菟　乐浪　辽东属国　右幽州　南海　苍梧　郁林　合浦　交趾　九真　日南　右交州

汉中郡

秦置。雒阳西千九百九十里。九城，户五万七千三百四十四，口二十六万七千四百二。
南郑[1]成固妫墟在西北。[2]西城[3]褒中[4]沔阳有铁。[5]安阳
锡有锡，春秋时曰锡穴。(6)上庸本庸国。房陵[7]
(1)华阳国志曰："有池水，从旱山来。"
(2)前书云在西城。帝王世记亦云姚墟在西北，有舜祠。
(3)巴汉志云汉末以为西城郡。
(4)华阳国志曰有唐公(防)[房]祠。
(5)华阳国志曰有定军山。博物记曰县北有丙穴。巴汉志曰："县有度水，水有二原，一曰清检，二曰浊检。"
(6)左传文十一年，楚伐麇，至于锡穴。
(7)巴汉志曰："建安十三年别属新城郡。有维山，维水所出，东入沪。"

巴郡

秦置。雒阳西三千七百里。[1]十四城，户三十一万六百九十一，口百八万六千四十九。
(1)谯周巴记曰："初平(六)[元]年，赵颖分巴为二郡，欲得巴旧名，故郡以垫江为治，安汉以下为永宁郡。建安六年，刘(绰)[璋]分巴，以永宁为巴东郡，以垫江为巴西郡。"蜀都赋注云："铜梁山在巴东。"干宝搜神记曰："有泽水，民谓神龙，不可鸣鼓其傍，即使大雨。"蜀都赋曰："潜龙蟠于沮泽，应鸣鼓而兴雨。"
江州[1]　宕渠有铁。朐忍[2]　阆中[3]　鱼复[4]　扞水有扞关。[5]临江　枳[6]涪陵出丹[7]垫江　安汉
平都[8]充国永元二年分阆中置。[9]宣汉[10]汉昌永元中置。[11]
(1)杜预曰巴国也。有涂山，禹娶涂山。华阳国志曰："帝禹之庙铭存焉。有清水穴，巴人以此为粉，则膏(晖)[泽]鲜芳，贡粉京师，因名粉水。"
(2)巴汉志曰："山有大小石城(势者)。"
(3)案本传有俞水。巴汉志曰："有彭池、大泽、名山、灵台，见孔子内谶。"
(4)古庸国，左传文十(6)年鱼人逐楚师是也。
(5)史记曰，楚肃王为扞关以拒蜀。
(6)史记苏代曰："楚得枳而国亡。"华阳国志有明月峡、广德屿者是也。
(7)巴记曰："灵帝分涪陵置永宁县。"巴汉志曰："涪陵，巴郡之南鄙，从枳南入折丹涪水，本与楚商于之地接。汉时赤(田)[甲]军常取其民。"
(8)巴记曰："和帝分枳置。"
(9)巴记曰："初平四年，复分为南充国县。"
(10)巴汉记曰："和帝分宕渠之东置。"
(11)巴记曰："分宕渠之北而置之。"

广汉郡

高帝置。雒阳西三千里。十一城，户十三万九千八百六十五，口五十万九千四百三十八。
雒(州)刺史治。新都[1]挠竹[2]什邡
涪[3]梓潼[4]白水[5]葭萌[6]郪
广汉有沈水。德阳[7]
(1)华阳国志曰："有金堂山，水通巴(汉)。"

(2)地道记曰："有紫岩山，挠水之所出焉。"
(3)巴汉志曰："孱水出孱山。"
(4)地道记"五妇山，驰水出"。建安二十二年，刘备以为郡。
(5)山海经曰白水出蜀而东南入江，郭璞曰今在县。
(6)华阳国志："有水通于汉川，有金银禂，民洗取之。"
(7)华阳国志曰："有剑阁道，三十里，至险。"

蜀郡

秦置。雒阳西三千一百里。十一城，户三十万四百五十二，口百三十五万四百七十六。
成都[1]郫
江原
繁
广都[2]临邛[3]有铁。湔氐道[4]岷山在西徼外。[5]汶江道[6]八陵
广柔[7]挠㕩道[8]

(1)蜀都赋注曰："武帝元鼎二年，立成都郭十八门。"
(2)任豫益州记曰："县有望川源，凿石二十里，引取郫江水灌广都田，云後汉所穿凿者。"
(3)博物记曰："有火井，深二三丈，在县南百里。以竹木投取火，後人以火烛投井中，火即灭绝，不复然。"蜀都赋注曰："火井欲出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须臾许隆隆如雷声，烂然通天，光耀十里，以竹筒盛之，接其光而无炭也。取井火还，煮井水，一斛水得四五斗盐，家火煮之，不过二三斗盐耳。"
(4)蜀王本纪曰："县前有两石对如阙，号曰彭门。"
(5)山海经曰："岷江，江水出焉，东北注于海。中多良龟，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㦤，其兽多犀、象、夔。"郭璞曰："今蜀山中有大牛，重数千斤，曰夔。"蜀都赋注曰："岷山特多药，其椒特多好者，绝异于天下之好者。"
(6)华阳国志曰："濊水、駹水出焉，多冰寒，盛夏凝冻不释。孝安延光三年复立之以为郡。"
(7)帝王世记曰禹生石纽。县有石纽邑。华阳国志曰："夷人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过，逃其野中不敢追，云畏禹神；能藏三年，为人所得，则共原之，云禹神灵祐之。"
(8)华阳国志曰："有玉垒山，出璧玉，湔水所出。"

犍为郡

武帝置。雒阳西三千二百七十里。刘璋分立江阳郡。九城，户十三万七千七百一十三，口四十一万一千三百七十八。
武阳有彭亡聚。[1]资中
牛鞞
南安[2]有鱼(泣)[涪]津。[3]僰道[4] 1江阳[5](荷)
[符]节
南广
汉安

(1)岑彭死处。南中志曰："县南二十里彭望山。"益州记曰："县有王乔仙处。王乔祠今在县，下有彭祖冢，上有彭祖祠。"
(2)蜀都赋注曰："县之南有五屼山，一山而五里，在越嶲界。"

(3)蜀都赋注曰："鱼符津数百步，在县北三十里。县临大江，岸便山岭相连，经益州郡，有道广四五尺，深或百丈，斩凿之迹今存，昔唐蒙所造。"博物记："县西百里有牙门山。"华阳国志曰："县西有熊耳峡，南有峨眉山，去县八十余里。"

(4)华阳国志曰："治马湖江会，水通越巂。旧本有僰人。有荔枝、姜蒟。有[蜀]王(岳)[兵]兰。李冰烧之崖有五色，赤白映水玄黄。鱼从楚来，至此而止，畏崖映其水故也。"

(5)华阳国志曰："江、雒会，有方[山]兰祀，江中有大阙小阙。"蜀都赋注云："沱、潜既道，从县南流至汉嘉县入大穴，中通刚山下，因南潜出，今名复出水是也。"

牂牁郡

武帝置。雒阳西五千七百里。十六城，户三万一千五百二十三，口二十六万七千二百五十三。

故且兰[1]平夷

鳖[2]毋敛

谈指出丹。[3]夜郎出雄黄、雌黄。[4]同并

谈焐

漏江

毋单

宛温[5]镡封[6]漏卧

句町[7]进乘

西随[8]

(1)地道记曰："有(沉)[沅]水。"

(2)地道记曰："不狼山，鳖水所出。"

(3)南中志曰："有不津江，江有瘴气。"

(4)案本传有竹王三郎祠。

(5)南中志曰："县北三百里有盘江，广数百步，深十余丈。此江有毒气。"

(6)华阳国志曰："有温水。"

(7)案本传有桄榔木。地道记有文众水。

(8)地道记曰："麋水，西受徼外，东至麋泠，入尚龙溪。"

越巂郡

武帝置。雒阳西四千八百里。十四城，户十三万一百二十，口六十二万三千四百一十八。

邛都南山出铜。[1]遂久[2]灵关道[3]台登出铁。[4]青蛉有禺同山，俗谓有金马碧鸡。[5]卑水[6]三缝[7]会无出铁。[8]定莋[9] l阐[10]苏口

大莋

莋秦

姑复[11]

(1)南中志曰："县东南数里有水名邛广都河，从广二十里，深百余丈，有鱼长一二丈，头特大，遥视如戴铁釜状。"华阳国志曰："河有嗱隽山，又有温水穴，冬夏常热。"

(2)华阳国志曰："有绳水。"广志曰："有缥碧石，有绿碧。"

(3)华阳国志曰："有铜山，又有利慈。"

(4)华阳国志曰："有孙水，一曰白沙江。山有砮，火烧成铁。"

(5)华阳国志曰："有盐官。濮水出。"

(6)华阳国志曰："水通马湖。"

(7)华阳国志曰："信道宁州，度泸得[蜻]蛉县。有长谷石时坪，中有石猪，子母数千头，长老传言夷昔牧猪于此，一朝猪化为石，迄今夷不敢往牧。"

(8)郭璞曰，山海经称县东山出碧，亦玉类。华阳国志曰："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冢，冢不闭户，其中多珠，人不可取，取之不祥。有(元)[天]马河。(元)[天]马日行千里。县有(元)[天]马祠。民居家马牧山下，或产骏驹，云(元)[天]马子也。今(其)有(元)[天]马径，厥迹存焉。河中有铜船，今在，祠以羊可取也。河中见(子)[存]。土地特产好(群)[犀]牛。东山出青碧。"

(9)华阳国志："县在郡西。度泸水，宾冈徼白摩沙夷有盐坑，积薪，以齐水灌而後焚之，成白盐，汉末夷等皆锢之。"

(10)华阳国志："故邛人邑，治邛都城。"

(11)地道记：盐池泽在南。

益州郡

武帝置。故滇王国。雒阳西五千六百里。诸葛亮表有眈文山、泽山、司弥瘗山、娄山、辟龙山，此等并皆未详所在县。十七城，户二万九千三十六，口十一万八百二。

滇池出铁。有池泽。[1]北有黑水祠。[2]胜休[3]俞元装山出铜。[4]律高石室山出锡。鑐町山出银、铅。贲古采山出铜、锡。[5]

羊山出银、铅。[6](母掇)

[毋棳]（7)建伶

谷昌

牧靡[8]味

昆泽

同濑[9]同劳

双柏出银。连然

梇栋(10 秦臧

(1)泽在县西，见前书。南中志曰；"池周二百五十里。"

(2)华阳国志曰水是温泉。又有白猬山，(淮)[惟]有猬。

(3)南中志曰："有大河，从广百四十里，深数十丈。"地道记曰"水东至(母掇)[毋棳]，入桥水。"

(4)华阳国志在河中洲上。

(5)前书曰在县北。

(6)在县西。地道记曰："南乌山，出锡。"

(7)地道记曰："有桥水，出桥山。"

(8)李奇曰："靡音麻。"出升麻。

(9)地道记曰："铜虏山，米水所出。"

(10)地道记："连山，无血水所出。"

永昌郡

明帝永平[十]二年分益州置。雒阳西七千二百六十里。[1]

八城，户二十三万一千八百九十七，口百八十九万七千三百四十四。

(1)广志曰："永昌一郡，见龙之耀，日月相属。"

不韦出铁。[1]嶲唐[2]比苏

楪榆[3]邪龙

云南[4]哀牢永平中置，故牢王国。博南永平中置。南界出金。[5]

(1)华阳国志曰："孝武置不韦县，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居之，因名不韦，以章其先人之恶。"

(2)本西南夷，史记曰古为巂、昆明。古今注曰："永平十年置益州西部都尉，治巂唐，镇尉哀牢人楪榆蛮夷。"华阳国志曰；"有(同)[周]水从徼外来。"

(3)有河。广志曰："有吊鸟山，县西北八十里，在阜山，众鸟千百群共会，鸣呼啁哳，每岁七月、八月晦望至，集六日则止，岁凡六至。雉雀来吊，特悲。其方人夜然火伺取，无嗉不食者以为义鸟，则不取也。俗言凤皇死于此山，故众鸟来吊。"地道记有泽，在县东。

(4)南中志曰："县西高山相连，有大泉水，周旋万步，名冯河。县西北百数十里有山，众山之中特高大，状如扶风太一，郁然高峻，与云气相连结，因视之不见。其山固阴冱寒，虽五月盛暑不热。"广志曰："五月霜雪皓然。"

(5)华阳国志曰："西山高三十里，越[山]得兰沧水，有金沙，洗取融为金。

有光珠穴。"广志曰："有虎魄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四五八九尺，大者如斛，削去外皮，中成虎魄如升，初如桃胶凝坚成也。"

广汉属国

(都尉)故北部都尉，属(蜀)[广汉]郡，安帝时以为属国都尉，别领三城。户三万七千一百一十，口二十万五千六百五十二。

阴平道

甸氐道[1]刚氐道[2]

(1)华阳国志曰："有白水，出徼外，入汉。"

(2)华阳国志曰："涪水所出，有金银禂。"

蜀郡属国

故属西部都尉，延光元年以为属国都尉，别领四城。户十一万一千五百六十八，口四十七万五千六百二十九。

汉嘉故青衣，阳嘉二年改。有蒙山。[1]严道有邛僰九折阪者，邛(刻)[邮]置。[2] 1 徙[3]旄牛[4]

(1)华阳国志曰："有沫水，从邛来出岷江，又从岷山西来入江，合郡下青衣江入大江，土地多山。"蜀都赋曰"廓灵关而为门"，注曰山名也。地在县南。

(2)山海经曰"崃山，江水出焉"，郭璞曰"中江所出也"。华阳国志曰："道至险，有长岭若栋，八渡之难，杨母阁之峻，昔杨氏倡造作阁，故名焉。邛崃山本名邛莋，故邛人、莋人界也。岩阻峻，回曲九折，乃至山上，凝冰夏结，冬则剧寒，王阳行部至此退。"

(3)华阳国志曰："出丹砂、雄雌黄、空青、青碧。"

(4)华阳国志曰："旄，地也，在邛崃山表。邛人自蜀入，度此山甚险难，南人毒之，故名邛崃。有鲜水、若水，一名洲江。"

犍为属国

故郡南部都尉，永初元年以为属国都尉，别领二城。户七千九百三十八，口三万七千一百八十七。

朱提[1]山出银、铜。[2]汉阳

[1]南中志曰："县有大渊池水，名千顷池。西南二里有堂狼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飞鸟过之，不能得去。"蜀都赋注曰："有灵池在县南数十里，周四十七里。"

[2]案前书，朱提银重以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银一流直一千。南中志曰："旧有银窟数处。"诸葛亮书云："汉嘉金，朱提银，采之不足以自食。"

校勘记

三五0六页八行锡按：前志作"钖"，应劭曰音阳。王先谦补注谓应劭後汉人，时尚有此县，应音必不误，当以作"钖"为正。三五一六页七行同。

三五0六页一二行有唐公(防)[房]祠集解引钱大昕说，谓"防"当作"房"，汉人隶书"房"或作"口"，因譌为榆旁。今据改。

三五0六页一四行至于锡穴按：左传"锡"作"钖"。

三五0七页二行初平(六)[元]年惠栋补注谓初平无六年，当依华阳国志作"初平元年"。今据改。

三五0七页二行赵颖分巴为二郡三国志刘焉传"赵颖"作"赵韪"。张森楷校勘记谓案沉约所引谯周巴记元文及通鉴并作"韪"，疑"颖"字误。

三五0七页二行故郡以垫江为治安汉以下为永宁郡按：钱大昕考异谓案华阳国志，赵颖建议以垫江以上为巴郡，治安汉，江州至临江为永宁郡，是安汉、垫江同在巴郡之内，而安汉且为郡治，颖为安汉人，故欲移巴郡之名于安汉也。

此文似有误。

三五0七页三行刘(绰)[璋]分巴据殿本改。按：殿本亦有作"绰"者，故考证齐召南谓"刘绰"当作"刘璋"，璋分巴东、巴西二郡，蜀志可考。

三五0七页八行则膏(晖)[泽]鲜芳据汲本、殿本改。

三五0七页一0行山有大小石城(势者)据集解引惠栋说删。

三五0七页一二行左传文十[6]年据殿本考证补。

三五0七页一五行从枳南入折丹涪水本与楚商于之地接殿本"水"上有"陵"字，"与"上无"本"字。考证齐召南谓按析、丹水皆县名，与涪陵相接，注当云"从枳南入析、丹水、涪陵，与商于之地接"。"析"譌作"折"，"丹涪陵水"又倒其字，遂不可解。今按：集解引马与龙说，谓析、丹水二县属南阳郡，与商于地接，然与涪陵南北悬隔，又非可从枳南入也。商于未尝属楚。今考华阳国志，涪陵，巴之南郡，从枳县南入，泝舟涪水，秦司马错由之以取黔中。据此，疑注"折"当作"泝"，"丹"当作"舟"，"商于"当改"黔中"，于地望方合。

三五0七页一五行汉时赤(田)[甲]军集解引惠栋说，谓"赤田"当依华阳国志作"赤甲"。今据改。

三五0八页七行(州)刺史治殿本考证齐召南谓各州刺史治例无"州"字，此"州"字衍。今据删。

三五0八页七行什邡按：前志作"汁方"，功臣表作"汁防"，晋志又作"什方"，诸本不一。

三五0八页九行水通巴(汉)集解引惠栋说，谓案华阳国志云水通于巴，注衍"汉"字。今据删。

三五0九页二行汶江道按：前志无"道"字。

三五0九页二行八陵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前志有蚕陵，无八陵，晋志亦作"蚕陵"。又引惠栋说，谓灵帝以汶江、蚕陵、广柔三县置汶山郡，"八陵"当作"蚕陵"。

三五0九页二行挠虒道按：前志无"道"字。

三五一0页一行有鱼(泣)[涪]津集解引钱大昭说，谓"泣"当作"涪"。吴汉传汉与公孙述将魏党、公孙永战于鱼涪津，注云在南安县，北临大江。蜀都赋注作"鱼符津"，符涪声相近也。今据改。

三五一0页二行(荷)[符]节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前志有符，无荷节，疑“荷”乃“符”之譌，而衍一“节”字也。今按：符节长王士，见蜀志杨戏传，是东汉改名符节，三国蜀因之，“节”字当非衍文，荷与符则形近而譌也。今改“荷”字，不删“节”字。

三五一0页五行县之南有五屼山一山而五里在越巂界按：集解引惠栋说，谓今蜀都赋注曰“一山有五重，在县南”也。

三五一0页九行有[蜀]王(岳)[兵]兰集解引惠栋说，谓江水注云“县有蜀王兵兰”，兰与阑古字通。今据惠说补改。按：华阳国志亦云“棘道有故蜀王兵兰”。

三五一0页九行李冰烧之崖有五色赤白映水玄黄按：“烧”上疑脱“所”字。今华阳国志作“其崖囗峻不可凿，乃积薪烧之，故其处悬崖有赤白五色”。又云“李冰所烧之崖有五色，赤白映水玄黄”。

三五一0页一一行有方[山]兰祀集解引惠栋说，谓各本脱“山”字。今据补。

三五一一页一行进乘按：前志作“进桑”，水经叶榆水注亦作“进桑”。

三五一一页二行有(沉)[沅]水据王先谦说改。按：水经注“沅水出牂牁且兰县”。

三五一一页八行有文众水按：王先谦谓班志、郦注并作“文象水”。

三五一一页九行东至麋泠按：殿本、集解本“麋”作“麊”。

三五一一页一二行台登按：补注引何焯说，谓前志台登，应劭云今曰台高，则“登”当作“高”也。

三五一一页一三行三缝前志作“三绛”。按：华阳国志作“三缝”。

三五一一页一四行阐按：前志作“阑”。补注王先谦谓“阑”续志及华阳国志作“阐”，案宋志沈黎郡领兰县，汉旧县作“阑”，然则作“阑”是也。

三五一一页一六行又有温水穴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温水”一作“温泉”。

三五一二页六行度泸得[蜻]蛉县集解引惠栋说，谓今华阳国志云蜻蛉县。今据补。

三五一二页九行有(元)[天]马河集解引惠栋说，谓“元马河”华阳国志及水经注皆作“天马河”。隶书天字有似元者，见无极山碑。今据改，下同。

三五一二页一0行今(其)有(元)[天]马径集解引惠栋说，谓“其”字衍。

今据删。按：华阳国志无“其”字。

三五一二页一0行河中有铜船校补引柳从辰说，谓华阳国志廖寅本“船”作“胎”，盖据水经注作“胎铜”校改。惟交州记“越人铸铜为船，在江潮退时见”，此“铜船”似不误，故惠氏正误亦不及“船”字也。黄山谓就下文“可取”言，似又不当作“船”。

三五一二页一0行今在祠以羊按：惠栋补注谓一作“今以羊祠之”，案下文又云“河中见存”，文不应重出，当有舛误。

三五一二页一0行河中见(子)[存]惠栋补注谓“子”字误，今华阳国志作“存”。今据改。

三五一二页一0行土地特产好(群)[犀]牛惠栋补注谓今华阳国志云“土地特产犀牛”也。按：犀与群形近而譌，今据改。

三五一三页一行胜休按：惠栋补注谓沉约作“腾休”，晋志作“滕休”。

三五一三页一行装山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前志作“怀山”。

三五一三页三行(母掇)[毋棳]据前志改。按：殿本作“毋”，不误。又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说文棳从木，此从手，误，前志亦作“棳”。

三五一三页三行牧靡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前志作“收靡”，华阳国志作“升麻”，云出好升麻，晋书作“牧麻”，按靡与麻古字通，山海经有“寿麻之国”，吕览作“寿靡”是也。又按：汉书补注引段玉裁说，云收升牧三字同纽。

三五一三页三行同濑按：前志作“铜濑”。

三五一三页四行梇栋按：前志作“弄栋”。

三五一三页六行(淮)[惟]有猬集解引惠栋说，谓华国阳志曰“山无石，惟有猬”，“淮”当作“惟”。今据改。按：御览九百十二引“惟有”作“而多”。

三五一三页七行水东至(母掇)[毋棳]据前志改，详前“毋棳”条校记。

三五一三页一三行铜虏山米水所出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前志云“谈虏山，迷水所出”。铜谈声相近，米即迷也，县盖以山得名。濑虏声亦相近。

三五一三页一五行明帝永平[十]二年殿本考证齐召南谓按本书，永平十二年以益州徼外夷哀牢王内附，置永昌郡，是“二年”上脱“十”字。今据补。

三五一三页一五行户二十三万一千八百九十七口百八十九万七千三百四十四按：张森楷校勘记谓永昌僻郡，而户口繁庶如此，且以除法计之，每十户过八十余口，逾恒率矣，疑口数有譌。

三五一四页二行楪榆按：前志作“叶榆”。

三五一四页六行有(同)[周]水从徼外来据前志及华阳国志改。按：王先谦谓同周形近而误，钱坫以为今怒江也。

三五一四页一二行越[山]得兰沧水据华阳国志补。

三五一四页一四行广汉属国(都尉)据集解引钱大昕说删。

三五一四页一四行属(蜀)[广汉]郡殿本考证齐召南谓注“蜀郡”应是“广汉郡”之讹。阴平、甸氐、刚氐三道旧属广汉，阴平道即广汉北部都尉治也，前书可证。今据改。

三五一五页五行有邛僰九折阪者邛(刻)[邮]置集解引惠栋说，谓案司马相如传“严道邛邮”，徐广云“严道有邛僰九折阪，又有邛邮”。“刻”当作“邮”。

又引洪颐煊说，谓前书淮南厉王传注，张晏曰“邛邮，置名也”。“刻”是“邮”之误。今据改。

三五一五页七行有洙水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洙水”华阳国志作“沬水”，音妹，又音末。

三五一五页七行从邛来出岷江按：校补引柳从辰说，谓华阳国志“来”作“崃”。

三五一六页二行有堂狼山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华阳国志作“堂螂山”。

三五一六页六行县道[1]百一十八据汲本、殿本补。

三五一七页三行本传(县)马防筑索西城据殿本考证删。

三五一七页六行秦州记曰按：“州”原作“川”，径据汲本、殿本改。

三五一七页六行已分汉阳上郡为永阳按：集解引马与龙说，谓上郡与汉阳地望悬隔，不得并以分郡，此注有误。疑“上郡”为“上邽”之譌，“已”字为“郡”字之譌，当云“分汉阳上邽为永阳郡”。观注言以乡亭为属县，必以县为郡明矣。

三五一七页八行有雒门聚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来歙传“雒门”皆作“落门”，县有落门山，故名。

三五一七页八行望恒按：前志作“望垣”。此作“望恒”，盖恒与垣形近而譌。

三五一七页八行略阳按：前志作“略阳道”。

三五一七页九行陇(州)集解引惠栋说，谓“州”字衍。今据删。

三五一七页一五行街(水)[泉]故县省据殿本考证改。

三五一八页三行山东人行役升此而顾瞻者按：“役”原譌“投”，径改正。

三五一八页八行西在陇西[之]西据集解引惠栋说补。

三五一八页八行今谓之(人)[8]充山据汲本、殿本改。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八充山”一作“兑山”，见裴骃史记注，北宋本作“人充山”，误。

三五一八页一0行下辨前志“辨”下有“道”字。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洪适云李翕碑题名有下辨道长任诗，则志阙一“道”字。又按：本书光武纪作“下辩”，辨辩古字通。

三五一八页一0行武都道前志无“道”字。按：“下辨道”作“下辨”，“武都”作“武都道”，疑上下误写。

三五一八页一０行沔水出东狼谷集解引惠栋说，谓前志云“沮水”，华阳国志云“河池水”。今按：水经注“沔水一名沮水”，华阳国志作“河池水”，误。

三五一八页一一行羌道按：前志属陇西。集解引钱大昕说，谓下脱“故属陇西”四字。

三五一八页一三行有天池泽汲本、殿本“天”作“大”。按：廖刻华阳国志顾校谓“天池”原譌“天地”。又按：前志云“天地大泽”，王先谦谓即仇池。

三五一八页一四行有(奴)[怒]特祠集解引惠栋说，谓注“奴特”史记注及魏文帝列异传皆作“怒特”。今据改。

三五一九页六行乌枝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前志作“乌氏”，师古读氏为枝，梁统传亦作“乌氏”。又引惠栋说，谓史记、汉书作“乌氏”，音枝，本传亦作“氏”，作“枝”者非也。

三五一九页六行有囗亭出薄落谷殿本“出”作“山”。惠栋补注出“有囗亭山”四字，云一作“出”，误。今按：囗亭非山名，注文在“囗亭”下可证也，惠说误。疑“出薄落谷”四字乃侧注，当在注文“乌水出”下。

三五一九页七行阴盘按：前志作“阴盘”。

三五一九页七行鹑觚按：前志作“鹑孤”。

三五一九页一０行泾水出县西(丹)[幵]头山殿本考证齐召南谓“丹头”当作“幵头”，各本俱误。集解引惠栋说，谓依前志及山海经，皆作“幵头”，传写误作“丹”也。今据改。

三五一九页一三行有左谷集解引惠栋说，谓卢芳传注引续汉志曰“三水有左右谷”。今按：此三字疑是正文，当连正文“三水”下。

三五二０页六行户万四十二按：汲本、殿本“四十二”作“四十三”。

三五二０页九行仓松殿本“仓”作“苍”。按：前志亦作“苍”。

三五二０页九行囗阴按：前志作“鹑阴”。

三五二０页九行租厉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前书武纪及志皆作“祖厉”，案司农夫人碑，其字作“祖”，今误“租”。

三五二０页九行左骑千人官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此盖别居一城，并姑臧等十三县数之为十四也。至张掖属国则领五城，以左骑、千人各一城，与此互异。

又王先谦谓李兆洛云今地阙。

三五二一页一行户万二千七百六按：张森楷校勘记谓此下当有口数，脱去。

三五二一页二行福禄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前志作“禄福”。魏志庞淯传及皇甫谧列女传载庞娥事，云“禄福赵君安之女”，又云“禄福长尹嘉”，曹全碑亦云“拜酒泉禄福长”，则知作“福禄”者误也。又引惠栋说，谓晋志亦作“福禄”，误。

今按：汉书补注引吴卓信说，谓汉魏之间犹称“禄福”，其改为“福禄”，当自晋始。又按：本书列女传云“福禄长尹嘉”，则其误不自续志始也。

三五二一页二行表氏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前志作“表是”，是氏古通用也。

三五二一页二行沙头按：前志作“池头”。

三五二一页二行故曰(缓)[绥]弥前志作“绥弥”，王先谦谓“缓”乃“绥”之譌。今据改。

三五二一页六行户七百四十八口二万九千一百七十按：张森楷校勘记谓此户数有譌误，否则户有四十许人，太不近情矣。

三五二一页八行拼泉按：前志作“渊泉”。

三五二一页九行别领五城按：殿本考证齐召南谓按下有候官、左骑、千人、司马官、千人官，皆官名，非城名也。前志张掖领十城，後志领八城，其居延别为居延属国，显美改属武威郡，未知张掖属国所领之五城为何名也。又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张掖属国别领五城，以志考之，惟有候官、左骑、千人、司马官、千人官，而不领县，以左骑、千人各一城，又别有千人官一城，与候官、司马官为五城，与武威郡之左骑千人官为一城者互异。

三五二一页一二行安帝别领一(郡)[城]殿本考证谓“郡”字何焯校本改作“城”。今据改。

三五二一页一二行口四千七百三十三按：殿本“三十三”作“三十二”。

三五二一页一四行献帝建安末立为西海郡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案献帝起居注，建安十八年复禹贡九州，雍州部已有西海郡，是立郡不在建安末也。

三五二一页一五行郡(国)十二据汲本删。

三五二二页五行猗氏前志作“陭氏”。按：集解引洪亮吉说，谓应如前志作“陭”，与河东所属者有别。又按：说文“囗，上党囗氏阪也，从邑奇声”，则当以“陭”为正。

三五二二页六行(章)[漳]水出焉据惠栋补注改。

三五二二页七行壶关三老按：“三”原讹“二”，径改正。

三五二三页一行(路)[潞]县东有壶口关据汲本、殿本改。按：今左传杜注亦讹“路”。

三五二三页六行秦置按：下脱洛阳北里数，下上郡、五原郡、云中郡、定襄郡、朔方郡同。

三五二三页八行有凿壶集解引惠栋说，谓史记、战国策、水经汾水注皆作“凿台”。今按：壶与台疑形近而讹。

三五二三页一五行界山推焚死之山按：殿本“界”作“介”。

三五二四页一行左传谓涂水按：注有脱误，当云“左传知徐吾为涂水大夫，杜预曰榆次有涂水乡”。

三五二四页三行杜预曰界休县南中都城是也按：左传杜注作“界休县东南”。

三五二四页四行韩信破夏说于邬[东]据集解引惠栋说改。

三五二四页五行晋大夫(孟)[盂]丙邑据汲本改。按：前志亦作“盂丙”，补注引段玉裁说，谓“孟”或作“盂”，广韵“左传晋有盂丙”，则是以邑为氏。

王先谦谓作“盂”是。并引顾炎武说，谓以其为盂大夫而谓之盂丙，犹魏大夫之为魏寿余。

三五二四页一0行雕阴按：前志有“道”字。

三五二四页一三行益兰按：前志作“益阑”。

三五二四页一六行(父)[文]国据殿本改。按：前志作“文国”，王先谦谓续志後汉因，“文”或讹“父”。

三五二四页一六行河(除)[阴]据殿本改。按：前志作“河阴”。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当作“河阴”。

三五二五页四行箕陵集解引惠栋说，谓何焯云前志有桢陵，无箕陵。今按：李兆洛以箕陵即前汉桢陵县地。

三五二五页八行武成按：前志作“武城”。

三五二五页九行户三万一千八百六十二口二十四万九千按：张森楷校勘记谓案大计，此十户几八十口矣，疑“三”当为“五”字。

三五二五页一0行汪陶前志作“囗陶”。按：“囗”即“汪”之本字。

三五二五页一一行有夏屋山按：前志作“贾屋山”。补注引钱坫说，谓夏屋即贾屋，如淮阳国阳夏县，应劭、如淳音夏为贾是矣。

三五二六页四行(秦)[泰]戏之山据汲本、殿本改。与今山海经合。

三五二六页四行今呼沱河[出]县武夫山集解引惠栋说，谓诸本脱“出”字。

今据补。

三五二六页九行大城按：前志作“大成”。殿本考证谓何焯校本“城”字去土旁。

三五二六页一一行建武十一年十月西河上郡属(魏)集解引钱大昕说，谓“魏”字讹。按光武记，建武十一年省朔方牧，并并州，此西河上郡必朔方刺史所部，至此始属并州耳。班史冯野王为上郡太守，朔方刺史萧育奏封事荐之，是上郡属朔方部之证也。注文当有脱漏，又因下引魏志而衍一“魏”字耳。今据钱说，删一“魏”字，但注文有脱漏，“西河上郡属”亦不成句。

三五二六页一五行北新城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当云“故属中山”。今按：前志中山国北新成，王先谦谓志末论十二国分域，北新成属涿郡。

三五二七页一行有督[亢]亭按：集解王先谦谓据水经巨马水注引，此“督”下夺“亢”字。今据补。

三五二七页七行昭帝更名为郡按：殿本考证齐召南谓下缺“宣帝复为国”五字，盖本始元年更为广阳国，至光武始入上谷郡耳。

三五二七页七行永(平)[元]八年复钱大昕考异谓据和帝纪，永元八年九月复，此“永平”当为“永元”之譌。殿本考证齐召南说同。今据改。

三五二七页一五行北平邑前志无“北”字。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章帝女平邑公主，章怀注“平邑属伐郡。”

三五二八页五行口前志作“宁”，惠栋谓古书宁与口通。又按：“口”原作“口”，即口之俗写。下“广口”同。

三五二八页六行下落按：惠栋补注本作“下洛”，王先谦汉书补注谓水经口水注“落”作“洛”。

三五二八页七行在(鼓)[彭]城南集解引惠栋说，谓前书刑法志云黄帝有涿鹿之战，郑德云在彭城南，小颜云彭城者上谷别有彭城，非宋之彭城也。“鼓”当作“彭”。今据改。

三五二八页七行于瓒按：惠栋补注本作“干瓒”，云汉书注有“臣瓒”，莫知姓氏，郦元谓之薛瓒，或谓之傅瓒，刘孝标、姚察皆曰干瓒，未详孰是。

三五二八页一０行渔阳有铁按：前书作“有铁官”。

三五二八页一０行潞按：前志作“路”。

三五二八页一０行泉州有铁按：前志作“有盐官”。

三五二八页一０行傂奚按：前志作“厗奚”，补注引王念孙说，谓“厗”当作“虒”。

三五二八页一三行土垠按：“土”原譌“上”，径据殿本、集解本改正。

三五二八页一三行俊靡按：集解引惠栋说，谓依说文“俊”当作“浚”。又校补引钱大昭说，谓耿弇传作“浚靡”。

三五二八页一五行有孤竹城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尔雅作“觚竹”，四荒之一也。

三五二九页二行(纲)[绳]水出焉汲本、殿本作“编水”，集解引惠栋说，谓“编”一作“绳”。今据改，与山海经合。

三五二九页二行右北平骊(城)[成]县据集解本改。按：前志作“骊成”。

三五二九页四行户六万四千一百五十八口八万一千七百一十四按：张森楷校勘记谓案如此文，则户不能二口矣，非情理也，疑“八万”上有脱漏。

三五二九页七行无虑集解引钱大昕说，谓此下当有“有医无虑山”五字。今按：後辽东属国“无虑”下“有医巫虑山”五字当移此。

三五二九页七行候城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玄菟郡有候城，云故属辽东，则此“候城”为衍文矣。王先谦谓钱说是。

三五二九页八行汶前志作“文”。按：殿本考证谓何焯校本灭去口。

三五二九页一０行户一千五百九十四口四万三千一百六十三按：张森楷校勘记谓案如此文，则户几四十许人矣，亦非情理也，疑“一千”之“千”字当为“万”字。

三五二九页一一行西盖(鸟)[马]据殿本考证齐召南说改。按：前志作“西盖马”，县以盖马山得名，“马”作“鸟”，乃形近而譌。

三五二九页一二行候城故属辽东按：殿本考证齐召南引顾炎武说，谓候城改属玄菟，而辽东复出一候城，无虑改属辽东属国，而辽东复出一无虑，必有一焉宜删者，然则天下郡国少二城矣。

三五二九页一三行出塞外(衔)[卫]白平山按：汲本、殿本“衔”作“御”，殿本考证谓“御”当作“衔”，此正作“衔”，与考证说合，然王先谦谓考证之“衔”字当作“卫”，山海经、水经并作“卫”，今据改。又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案今山海经云“辽水出卫皋东”，卫皋山名，转写既久，因析“皋”为“白平”，复误“卫”为“衔”，遂令此字义无所附。桑钦水经亦作“白平”。

三五三０页一行占蝉按：前志作“黏蝉”。

三五三０页一行遂城按：前志作“遂成”。

三五三０页四行辽东属国按：殿本考证杭世骏谓案此郡独无户口。

三五三０页五行昌辽故天辽集解引惠栋说，谓案阚骃十三州志云辽东属国都尉治昌黎道，又前志辽西郡交黎县，应劭云今昌黎，然则“昌辽”当作“昌黎”，“天辽”当作“交黎”。又通鉴注云昌黎，汉交黎县，属辽西，後汉属辽东属国都尉，则知胡氏所见本尚未舛谬也。又引钱大昕说，谓黎辽声相近，故“昌黎”亦作“昌辽”，犹“乌氏”为“乌枝”，“厗奚”为“傂奚”也。

三五三０页五行宾徒按：前志“徒”作“从”，补注王先谦谓作“从”误。

三五三０页五行无虑按：无虑已见前辽东郡，此当作“扶黎”，後人传写之误。

说详惠栋补注。

三五三０页五行有医无虑山按：此五字当移于前辽东郡“无虑”之下。说详前。

三五三０页一０行户七万一千四百七十七口二十五万二百八十二按：张森楷校勘记谓“二十”之“二”当作“三”，乃合李心传东汉户约五口之率，若如此文，则户不能四口矣，非情理也。

三五三０页一一行博罗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沉约云“博罗”，二汉皆作“傅”字，晋太康地志作“博”。案此则班、马本书皆作“傅罗”，後人误为“博”也。

三五三０页一二行山海经(注)按：下所引乃山海经海内南经正文，“注”字衍，今删。

三五三０页一三行自会稽浮往博(罗)山集解引惠栋说，谓何焯云“罗”字衍。

今据删。

三五三０页一四行雒阳南六千四百一十里按：张森楷校勘记谓案苍梧去雒阳较南海远，上南海云七千一百里，此祇六千余里，殊非事实，且郡首县广信，是广信即郡治也，广信下注云去雒阳九千里，则非六千余里矣。“六”字疑误。下郁林同。

三五三一页七行郁林郡十一城按：集解引马与龙说，谓此郡与交趾及幽州之辽东属国，皆阙户口之数。

三五三一页八行中溜按：前志作“中留”。

三五三一页一二行临元前志作“临允”。按：汉书补注王先谦谓“元”乃“允”字之讹。

三五三一页一二行朱崖按：前志作“朱卢”。

三五三二页一行羸口殿本考证谓“羸”应作“口”，前书孟康曰口音连，则作“羸”字非也。今按：汉书补注王先谦谓地道记作“口口”，盖後人因孟音而制“口”字，广韵载之，皆误。

三五三二页一行(定)安[定]据殿本改。按：前志作“安定”，王先谦补注谓续志後汉因，或误“定安”。

三五三二页一行麊泠集解引惠栋说，谓“麊”说文作“口”，从米尼声。按：汉书补注引王鸣盛说，亦谓作“口”是。

三五三二页一行曲阳前志作“曲昜”。按：昜阳古今字。

三五三二页三行有注沅二水按：汲本、殿本“沅”作“沅”。

三五三二页六行角软还复出按：张森楷校勘记谓案上言上岸共口，已是出矣，不当云复出，疑是“入”字之误。

三五三二页一一行咸欢前志作“咸驩”。按：驩欢古今字。

三五三二页一一行无功按：前志作“无切”。

三五三二页一五行西卷按：前志作“西卷”。

三五三三页一五行乡三千六百八十二按：汲本、殿本“八十二”作“八十一”。

三五三二页一五行亭万二千四百四十二汲本、殿本“四十二”作“四十三”。按：聚珍本东观汉记亦作“三”。

三五三四页一行永嘉(二)[元]年集解引何焯说，谓永嘉无二年，“二”当作“元”。今据改。

三五三四页八行口四千八百六十九万七百八十九按：张森楷校勘记谓案和帝之世，口五千三百余万，户祇九百二十余万，此户已九百六十余万，而口祇四千余万，反更少之，殊非情理，疑“四”是“五”之讹。下顺帝口数同。

志第二十四　百官一

太傅　太尉　司徒　司空　将军

汉之初兴，承继大乱，兵不及戢，法度草创，略依秦制，後嗣因循。至景帝，感吴楚之难，始抑损诸侯王。及至武帝，多所改作，然而奢广，民用匮乏。世祖中兴，务从节约，并官省职，费减亿计，所以补复残缺，及身未改，而四海从风，中国安乐者也。

昔周公作周官，分职著明，法度相持，王室虽微，犹能久存。今其遗书，所以观周室牧民之德既至，又其有益来事之范，殆未有所穷也。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学汉官篇，诸文倜说，较略不究。[1]唯班固著百官公卿表，记汉承秦置官本末，讫于王莽，差有条贯；然皆孝武奢广之事，又职分未悉。世祖节约之制，宜为常宪，故依其官簿，粗注职分，以为百官志。[2]凡置官之本，及中兴所省，无因复见者，既在汉书百官表，不复悉载。

(1)案：胡广注隆此篇，其论之注曰：“前安帝时，越骑校尉刘千秋校书东观，好事者樊长孙与书曰：‘汉家礼仪，叔孙通等所草创，皆随律令在理官，藏于几阁，无记录者，久令二代之业，闇而不彰。诚宜撰次，依拟周礼，定位分职，各有条序，令人无愚智，入朝不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刘君甚然其言，与邑子通人郎中张平子参议未定，而刘君迁为宗正、卫尉，平子为尚书郎、太史令，各务其职，未暇恤也。至顺帝时，平子为侍中典校书，方作周官解说，乃欲以(汉)[渐]次述汉事，会复迁河间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独不易矣。既感斯言，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学为汉官篇，略道公卿外内之职，旁及四夷，博物条畅，多所发明，足以知旧制仪品。盖法有成易，而道有因革，是以聊集所宜，为作诂解，各随其下，缀续後事，令世施行，庶明厥旨，广前後愤盈之念，增助来哲多闻之览焉。”

(2)臣昭曰：本志既久是注曰百官簿，今昭又采异同，俱为细字，如或相冒，兼应注本注，尤须分显，故凡是旧注，通为大书，称“本注曰”，以表其异。

太傅，上公一人。[1]本注曰：掌以善导，无常职。世祖以卓茂为太傅，薨，因省。其後每帝初即位，辄置太傅录尚书事，薨，辄省。[2]

(1)大戴记曰：“傅，傅之德义也。”应劭汉官仪曰：“傅者，覆也。”贾生曰：“天子不喻于先圣之德，不知君民之道，不见礼义之正，诗书无宗，学业不法，此太师之责也，古者齐太公职之。天子不惠于庶民，不礼于大臣，不中于折狱，无经于百官，不哀于丧，不敬于祭，不戒于齐，不信于事，此太傅之责也，古者周公职之。天子处位不端，受业不敬，言语不口，音声不中，进退升降不以礼，俯仰周旋无节，此太保之责也，古者燕召公职之。天子燕业反其学，左右之习诡其师，荅诸侯，遇大臣，不知文雅之辞，已语之适，简闻小诵，不博不习，此少师之责也。天子居处出入不以礼，衣服冠带不以制，御器列侧不以度，采服从好不以章，忿悦不以义，与夺不以节，此少傅之责也。天子居处燕私，安而易，乐而耽，饮食不时，醉饱不节，寝起早晏无常，玩好器弄无制，此少保之责也。此古天子自辅弼之礼也，自为天子而贤智维之，故能虑无失计，举无过事，终身得中。”

(2)胡广注曰：“犹古冢宰总己之义也。”案：灵帝之初，以陈蕃为太傅，蕃诛，以胡广代，始不止一人也。董卓在长安，又自尊为太师，位在太傅上。应劭汉官仪曰：“太师，古官也。平帝元年，孔光以太傅见，授诏，太师无朝，十日一赐餐，赐灵寿杖，省中施坐

置几。太师入省中用杖，自是而阙。”又汉官云：“太傅长史一人，秩千石，掾属二十四人，令史、御属二十二人。”荀绰晋百官表注曰：“汉太傅置掾属十人，御属一人，令史十二人，置长史，与汉异。”

太尉，公一人。[1]本注曰：掌四方兵事功课，岁尽即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凡郊祀之事，掌亚献；大丧则告谥南郊。凡国有大造大疑，则与司徒、司空通而论之。国有过事，则与二公通谏争之。世祖即位，为大司马。[2]建武二十七年，改为太尉。[3]

(1)应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为称。”前书曰“秦官”，郑玄注月令亦曰“秦官”。尚书中候云舜为太尉，东鴒据非秦官，以此追难玄焉。臣昭曰：纬候众书，宗贵神诡，出没隐显，动挟诞怪。该核阴阳，徼迎起伏，或有先征，时能後验，故守寄构思，杂称晓辅，通儒达好，时略文滞。公输、益州，具于张衡之诘；无口汉辅，炳乎尹敏之讽。图谶纷伪，其俗多矣。太尉官实司天，虞舜作宰，璇衡赋政，将是据後位以书前，非唐官之实号乎？太尉所职，即舜所掌，遂以同掌追称太尉，乃中候之妄，盖非官之为谬。康成渊博，自注中候，裁及注礼而忘舜位，岂其实哉！此是不发讥于中候，而正之于月令也。广微之诮，未探硕意。说菀曰“当尧之时，舜为司徒”。新论曰“昔尧试于大麓者，领录天子事，如今尚书官矣”。古史考曰“舜居百揆，总领百事”。说者以百揆尧初别置，于周更名冢宰，斯其然矣。

(2)汉官仪曰：“元狩六年罢太尉，法周制置司马。时议者以为汉军有官候、千人、司马，故加‘大’为大司马，所以别异大小司马之号。”

(3)蔡质汉仪曰：“府开阙，王莽初起大司马，後篡盗神器，故遂贬去其阙。”汉官仪曰：“张衡云：‘明帝以[为]司马、司空府[已荣]，欲(复)更[治]太尉府。时公赵口也。西曹掾安众郑均，素好名节，以为朝廷新造北宫，整饬官寺，旱魃为虐，民不堪命，曾无殷汤六事，周宣云汉之辞。今府本馆陶公主第舍，员职既少，自足相受。口表陈之，即[见]听许。其冬，[帝]临辟雍，历二府，光观壮丽，而太尉[府]独卑陋(云)。显宗东顾叹息曰：“椎牛纵酒，勿令乞儿为宰。”时口子世为侍中，骖乘，归具白之，口以为恨，频谴责均，均自劾去，道发病亡。’“古今注曰“永平十五年，更作太尉、司徒、司空府开阳城门内”，与此不同。“臣昭案：刘虞为大司马，而与太尉并置焉。

长史一人，千石。[1]本注曰：署诸曹事。

(1)卢植礼注曰：“如周小宰。”

掾史属二十四人。本注曰：汉旧注东西曹掾比四百石，余掾比三百石，属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或曰，汉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则为百石属。其後皆自辟除，故通为百石云。[1]，西曹主府史署用。东曹主二千石长吏迁除及军吏。户曹主民户、祠祀、农桑。奏曹主奏议事。辞曹主辞讼事。法曹主邮驿科程事。尉曹主卒徒转运事。贼曹主盗贼事。决曹主罪法事。

兵曹主兵事。金曹主货币、盐、铁事。仓曹主仓谷事。黄合主簿录省众事。[2]

(1)汉书音义曰：“正曰掾，副曰属。”

(2)应劭汉官仪曰：“世祖诏：‘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脩，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自今以後，审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异孝廉之吏，务尽实核，选择英俊、贤行、廉絜、平端于县邑，务授试以职。有非其人，临计过署，不便习官事，书疏不端正，不如诏书，有司奏罪名，并正举者。’又旧河堤谒者，世祖改以三府掾属为谒者领之，迁超御史中丞、刺史，或为小郡。监察黎阳谒者，世祖以幽、并州兵骑定天下，故于黎阳立营，以谒者监之，兵骑千人，复除甚重。谒者任轻，多放情态，顺帝改用公解府掾有清名威重者，迁超牧守焉。”汉官目录曰：“建武十二年八月乙未诏书，三公举茂才

各一人，廉吏各二人；光禄岁举茂才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岁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农各二人；将兵将军岁察廉吏各二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

令史及御属二十三人。本注曰：汉旧注公令史百石，自中兴以後，注不说石数。

御属主为公御。[1]合下令史主合下威仪事。记室令史主上章表报书记。门令史主府门。其余令史，各典曹文书。[2]

[1]荀绰晋百官表注曰：“御属如录事也。”

[2]应劭汉官仪有官骑三十人。

司徒，公一人。[1]本注曰：掌人民事。凡教民孝悌、逊顺、谦俭，养生送死之事，则议其制，建其度。凡四方民事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凡郊祀之事，掌省牲视濯，大丧则掌奉安梓宫。凡国有大疑大事，与太尉同。世祖即位，为大司徒，[2]建武二十七年，去“大”。[3]

[1]孔安国曰：“主徒众，教以礼义。”

[2]汉官仪曰：“王莽时，议以汉无司徒官，故定三公之号曰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即位，因而不改。”蔡质汉仪曰：“司徒府与苍龙阙对，厌于尊者，不敢号府。”应劭曰：“此不然。丞相旧位在长安时，府有四出门，随时听事，明帝本欲依之，迫于太尉、司空，但为东西门耳。国每有大议，天子车驾亲幸其殿。殿西王侯以下更衣并存。每岁州郡听采长吏臧否，民所疾苦，还条奏之，是为之举谣言者也。顷者举谣言者，掾属令史都会殿上，主者大言某州郡行状云何，善者同声称之，不善者各尔衔枚。大较皆取无名势，其中或有爱憎微裁黜陟之闇昧也。若乃中山祝恬，践周、召之列，当轴处中，忘謇谔之节，惮首尾之讥，县囊捉撮，无能清澄，其与申屠须责邓通，王嘉封还诏书，邈矣乎！”周礼有外朝，干宝注曰：“礼，司徒府中有百官朝会殿，天子与丞相决大事，是外朝之存者。”

[3]汉旧仪曰：“哀帝元寿二年，以丞相为大司徒。郡国守长史上计事竟，遣公出庭，上亲问百姓所疾苦。记室掾史一人大音读口毕，遣口曰：‘诏书殿下禁吏无苛暴。丞史归告二千石，顺民所疾苦。急去残贼，审择良吏，无任苛刻。

治狱决讼，务得其中。明诏忧百姓困于衣食，二千石帅劝农桑，思称厚恩，有以赈赡之，无烦挠夺民时。今日公卿以下，务饬俭恪，奢侈过制度以益甚，二千石身帅有以化之。民冗食者请谨以法，养视疾病，致医药务治之。诏书无饰厨养，至今未变，又更过度，甚不称。归告二千石，务省约如法。且案不改者，长吏以[闻]。官寺乡亭漏败，墙垣阤坏不治，无办护者，不胜任，先自劾不应法。归告二千石听。‘十年，更名相国。“案献帝方，董卓自太尉进为相国，而司徒不省。及建安末，曹公为丞相，郗虑为御史大夫，则罢三公官。荀绰晋百官表注曰：“汉丞相府门无兰，不设铃，不警鼓，言其深大阔远，无节限也。”

长史一人，千石。掾属三十一人。[1]令史及御属三十六人。本注曰：世祖即位，以武帝故事，置司直，居丞相府，助督录诸州，建武十八年省也。[2]

[1]汉官目录曰三十人。

[2](汉)[献]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十二月，复置司直，不属司徒，掌督中都官，不领诸州。九年十一月，诏司直比司隶校尉，坐同席在上，假传置，从事三人，书佐四人。”

司空，公一人。[1]本注曰：掌水土事。凡营城起邑、浚沟洫、脩坟防之事，则议其利，建其功。凡四方水土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凡郊祀之事，掌扫除乐器，大丧则掌将校复土。凡国有大造大疑，谏争，与太尉同。[2]世祖即位，为大司空，[3]建武二十七年，去“大”。[4]

[1]马融曰：“掌营城郭，主司空土以居民。”

[2]韩诗外传曰：“三公之得者何？曰司马、司空、司徒也。司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故阴阳不和，四时不节，星辰失度，灾变非常，则责之司马。山陵崩阤，川谷不通，

五谷不植，草木不茂，则责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国多盗贼，民怨其上，则责之司徒。故三公典其职，忧其分，举其辨，明其得，此之谓三公之事。”

(3)应劭汉官仪曰：“绥和元年，罢御史大夫官，法周制，初置司空。议者又以县道官狱司空，故覆加‘大’，为大司空，亦所以别大小之文。”

(4)汉旧仪曰：“御史大夫口上计丞长史曰：‘诏书殿下布告郡国：臣下承宣无状，多不究，百姓不蒙恩被化，守长史到郡，与二千石同力为民兴利除害，务有以安之，称诏书。郡国有茂才不显者言[上]。残民贪污烦扰之吏，百姓所苦，务勿任用。方察不称者，刑罚务于得中，恶恶止其身。选举民侈过度，务有以化之。问今岁善恶孰与往年，对上。问今年盗贼孰与往年，得无有群辈大贼，对上。’”臣昭案：献帝建安十三年，又罢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郗虑，虑免，不得补。荀绰晋百官表注曰：“献帝置御史大夫，职如司空，不领侍御史。”

属长史一人，千石。掾属二十九人。[1]令史及御属四十二人。

(1)汉官目录云二十四人。

将军，不常置。本注曰：掌征伐背叛。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又有前、後、左、右将军。[1]

(1)蔡质汉仪曰：“汉兴，置大将军、骠骑，位次丞相，车骑、卫将军、左、右、前、後，皆金紫，位次上卿。典京师兵卫，四夷屯警。”

初，武帝以卫青数征伐有功，以为大将军，欲尊宠之。以古尊官唯有三公，皆将军始自秦、晋，以为卿号，故置大司马官号以冠之。其後霍光、王凤等皆然。

成帝绥和元年，赐大司马印绶，罢将军官。世祖中兴，吴汉以大将军为大司马，景丹为骠骑大将军，位在公下，及前、後、左、右杂号将军众多，皆主征伐，事讫皆罢。[1]明帝初即位，以弟东平王苍有贤才，以为骠骑将军；以王故，位在公上，数年後罢。章帝即位，西羌反，故以舅马防行车骑将军征之，还後罢。和帝即位，以舅窦宪为车骑将军，征匈奴，位在公下；还复有功，迁大将军，位在公上；复征西羌，还免官，罢。安帝即位，西羌寇乱，复以舅邓骘为车骑将军征之，还迁大将军，位如宪，数年复罢。自安帝政治衰缺，始以嫡舅耿宝为大将军，常在京都。顺帝即位，又以皇后父、兄、弟相继为大将军，如三公焉。[2]

(1)魏略曰：“曹公置都护军中尉，置护军将军，亦皆比二千石，旋军并止罢。”

(2)梁冀别传曰：“元嘉二年，又加冀礼仪。大将军朝，到端门若龙门，谒者将引。增掾属、舍人、令史、官骑、鼓吹各十人。”

长史、司马皆一人，千石。[1]本注曰：司马主兵，如太尉。从事中郎二人，六百石。本注曰：职参谋议。[2]掾属二十九人。[3]令史及御属三十一人。

本注曰：此皆府员职也。又赐官骑三十人，及鼓吹。[4]

(1)东观书曰：“窦宪作大将军，置长史、司马员吏官属，位次太傅。”

(2)东观书曰：“大将军出征，置中护军一人。”

(3)案本传，东平王作骠骑，掾史四十人。

(4)应劭汉官仪曰：“鼓吹二十人，非常员。舍人十人。”

其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纯)[屯]，(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其不置校尉部，但军司马一人。又有军假司马、假候，皆为副贰。其别营领属为别部司马，其兵多少各随时宜。门有门候。其余将军，置以征伐，无员职，亦有部曲、司马、军候以领兵。其职吏部集各一人，总知营事。兵曹掾史主兵事器械。禀假掾史主禀假禁司。又置外刺、刺奸，主罪法。

明帝初置度辽将军，以卫南单于众新降有二心者，後数有不安，遂为常守。[1]

(1)应劭汉官仪曰："度辽将军，孝武皇帝初用范明友。明帝(十)[永平]八年，行度辽将军事；安帝元初元年，置真。银印青绶，秩二千石。长史、司马六百石。"东观书云司马二人。

校勘记

三五五五页一二行刘千秋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刘千秋即刘珍。文苑传云珍字秋孙，疑传误。

三五五六页四行乃欲以(汉)[渐]次述汉事校补引柳从辰说，谓孙星衍辑汉官解诂，"以汉"作"以渐"，是。今据改。

三五五六页六行为作诂解按：校补引柳从辰说，谓孙辑本"诂解"作"解诂"。

三五五六页一六行已语之适按："语"当作"诺"，已诺犹言然否或许与不许也。

今贾谊新书傅职篇正作"不知已诺之适"。大戴礼作"不知已诺之正"。汲本、殿本作"言语之道"，乃後人臆改。

三五五七页六行自是而阙按："自是而"下有阙文。孙星衍校辑汉官仪，此"阙"字代之以口，云今本本作"阙"，乃校者所记，而後来误入正文也。今据孙校，"阙"字用小一号字排。

三五五八页二行说菀曰汲本、殿本"菀"作"苑"。按：菀苑通。

三五五八页五行元狩六年罢太尉按：校补谓案前书百官公卿表，太尉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马，汉官仪误也。又按：下文"官候"应作"候官"，见前三五二一页。

三五五八页七行明帝以[为]司马司空府[已荣]欲(复)更[治]太尉府据御览卷二百七职官部五引补删。

三五五八页九行员职既少自足相受按：汲本、殿本"受"作"容"，孙辑本同。

御览"既"作"鲜"，"受"作"授"。

三五五八页九行即[见]听许据御览补。

三五五八页一0行[帝]临辟雍据御览补。

三五五八页一0行而太尉[府]独卑陋(云)按：汲本、殿本"太尉"下有"府"字，"卑陋"下无"云"字，孙辑本同，御览同。今据以补删。

三五五九页一一行世祖以幽并州兵骑定天下按：窦宪传注引作"光武中兴，以幽、冀、并州兵骑克定天下"。

三五六0页三行有官骑三十人校补引柳从辰说，谓孙辑本作"二十二人"。今按：孙云辑自续汉志补注，则所据本不同。

三五六0页一四行县囊捉撮集解引惠栋说，谓"捉"当作"括"，淮南子"烛营指天"，高诱注"烛营读曰括撮，伛偻之象，喻容悦之臣"。

三五六0页一四行其与申屠须责邓通校补引陈景云说，谓"须"当作"显"，或作"顿"。按：黄山云当据嘉传作"坐责"为是，不必于字之形似求之。

三五六一页二行郡国守长史上计按：孙星衍辑汉旧仪"守"下有"丞"字。

三五六一页二行遣公出庭按：孙辑汉旧仪"公"作"君侯"，"出"下有"坐"字。

三五六一页二行记室掾史按：孙辑汉旧仪"史"作"吏"。

三五六一页三行丞史归告二千石按：孙辑汉旧仪"史"上有"长"字。

三五六一页四行无烦挠夺民时按：孙辑汉旧仪"挠"作"扰"。

三五六一页五行今日公卿以下按：孙辑汉旧仪无"今日"二字。

三五六一页五行奢侈过制度以益甚二千石身帅按：孙辑汉旧仪"奢"上有"今俗"二字，"以"上有"日"守，"身"上有"务以"二字。

三五六一页五行请谨以法汲本、殿本"谨"作"谕"。按：孙辑汉旧仪亦作"谕"，云本作"谨"，从续汉志补注引改。

三五六一页六行无饰厨养按：孙辑汉旧仪作"无饰厨传增养食"。

三五六一页六行又更过度按：孙辑汉旧仪作“或更尤过度”。

三五六一页六行长吏以[闻]据汲本、殿本补。

三五六一页七行墙垣阤坏不治孙辑汉旧仪“不”作“所”。按：如依孙辑本改“不”为“所”，则“所治”二字应连下读。

三五六一页七行无办护者汲本、殿本“办”作“辨”。按：孙辑本作“办”。

三五六一页七行不胜任按：孙辑汉旧仪“胜”作“称”。

三五六一页七行归告二千石听按：孙辑汉旧仪“听”上有“勿”字。

三五六一页七行十年更名相国按：校补引陈景云说，谓“十年”上有脱文。

三五六一页九行汉丞相府门无兰汲本、殿本“兰”作“阑”。按：阑兰通。

三五六一页一一行建武十八年省也按：集解引周寿昌说，谓光武纪十一年夏四月省大司徒司直官，献帝纪注亦作十一年，“八”字误。

三五六一页一三行(汉)[献]帝起居注曰据汲本、殿本改。

三五六一页一三行九年十一月按：汲本、殿本作“十二月”。

三五六二页一0行守长史到郡按：孙辑汉旧仪“守”下有“丞”字。

三五六二页一一行郡国有茂才不显者言[上]据孙辑汉旧仪补。

三五六三页五行以古尊官唯有三公皆将军始自秦晋按：沉家本谓“皆”字疑误。

三五六四页八行案本传东平王作骠骑掾史四十人按：校补谓范书东平王传文不载骠骑掾史，刘昭所引盖是续汉书本传文。

三五六四页一一行曲下有(纯)[屯](纯)[屯]长一人据汲本、殿本改。

按：纯屯二字古每不分，亦犹“屯留”之作“纯留”矣。

三五六五页二行明帝(十)[永平]八年校补引柳从辰说，谓据纪，事在永平八年，故志以为明帝初，“十”字衍。黄山谓案史无纪年不著年号者，盖注实阙“永”字，“平”字亦残其半，遂譌为“十”字也。今据黄说改。

志第二十五　百官二

太常　光禄勋　卫尉　太仆　廷尉　大鸿胪

太常，卿一人，中二千石。[1]本注曰：掌礼仪祭祀，每祭祀，先奏其礼仪；及行事，常赞天子。[2]每选试博士，奏其能否。大射、养老、大丧，皆奏其礼仪。每月前晦，察行陵庙。[3]丞一人，比千石。[4]本注曰：掌凡行礼及祭祀小事，总署曹事。[5]其署曹掾史，随事为员，诸卿皆然。

(1)卢植礼注曰：“如大乐正。”

(2)汉旧仪曰：“赞飨一人，秩六百石，掌赞天子。”

(3)汉官曰：“员吏八十五人，其十二人四科，十五人佐，五人假佐，十三人百石，十五人骑吏，九人学事，十六人守学事。”臣昭曰：凡汉官所载列职人数，今悉以注，虽颇为繁，盖周礼列官，陈人役(放)[于]前，以为民极，寔观国制，此则宏模不可阙者也。

(4)卢植礼注曰：“如小乐正。”

(5)汉旧仪曰：“丞举庙中非法者。”

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1]丞一人。明堂及灵台丞一人，二百石。本注曰：二丞，掌守明堂、灵台。灵台掌候日月星气，皆属太史。[2]

(1)汉官(仪)曰：“太史待诏三十七人，其六人治历，三人龟卜，三人庐宅，四人日时，三人易筮，二人典禳，九人籍氏、许氏、典昌氏，各三人，嘉法、请雨、解事各二人，医一人。”

[2]汉官曰："灵台待诏四十(二)[1]人，其十四人候星，二人候日，三人候风，十二人候气，三人候晷景，七人候钟律。一人舍人。"

博士祭酒一人，六百石。本仆射，中兴转为祭酒。[1]博士十四人，比六百石。

本注曰：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书三，欧阳、大小夏侯氏。诗三，鲁、齐、韩氏。礼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严、颜氏。掌教弟子。国有疑事，掌承问对。本四百石，宣帝增秩。[2]

[1]胡广曰："官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长者也。古礼，宾客得主人馔，则老者一人举酒以祭于地，旧说以为示有先。"

[2]本纪桓帝延熹二年，置秘书监。

太祝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凡国祭祀，掌读祝，及迎送神。[1]丞一人。

本注曰：掌祝小神事。

[1]汉旧仪曰："庙祭，太祝令主席酒。"汉官曰："员吏四十一人，其二人百石，二人斗食，二十二人佐，二人学事，四人守学事，九人有秩。百五十人祝人，宰二百四十二人，屠者六十人。"

太宰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宰工鼎俎馔具之物。凡国祭祀，掌陈馔具。[1]丞一人。

[1]汉官曰："明堂丞一人，二百石。员吏四十二人，其二人百石，二人斗食，二十三人佐，九人有秩，二人学事，四人守学事。宰二四百四十二人，屠者七十三人，卫士一十五人。"

大(子)[予]乐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伎乐。凡国祭祀，掌请奏乐，及大飨用乐，掌其陈序。[1]丞一人。[2]

[1]汉官曰："员吏二十五人，其二人百石，二人斗食，七人佐，十人学事，四人守学事。乐人八佾舞三百八十人。"卢植礼注曰："大(子)[予]令如古大胥。汉大乐律，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庙之酎。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关内侯到五大夫子，取适子高五尺已上，年十二到三十，颜色和，身体脩治者，以为舞人。"

[2]卢植礼注曰："大乐丞如古小胥。"

高庙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守庙，掌案行扫除。无丞。[1]

[1]汉官曰："员吏四人，卫士一十五人。"

世祖庙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如高庙。[1]

[1]汉官曰："员吏六人，卫士二十人。"

先帝陵，每陵园令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守陵园，案行扫除。丞及校长各一人。本注曰：校长，主兵戎盗贼事。[1]

[1]应劭曰汉官名秩曰："丞皆选孝廉郎年少薄伐者，迁补府长史、都官令、候司、马。"

先帝陵，每陵食官令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望晦时节祭祀。[1]

[1]汉官曰："每陵食监一人，秩六百石。监丞一人，三百石。中黄门八人，从官二人。"案：食监即是食官令号。

右属太常。本注曰：有祠祀令一人，後转属少府。有太卜令，六百石，後省并太史。

中兴以来，省前凡十官。[1]

[1]案前书，十官者，太宰、均官、都水、雍太祝、五畤各一尉也。东观书曰："章帝又置祀令、丞，延平元年省。"

光禄勋，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宿卫宫殿门户，典谒署郎更直执戟，宿卫门户，考其德行而进退之。[1]郊祀之事，掌三献。[2]丞一人，比千石。

[1]胡广曰："勋犹口也，易曰'为口寺'。(官)[宦]寺，主殿宫门户之职。"

[2]汉官曰："员吏四十四人，其十人四科，三人百石，一人斗食，二人佐，六人骑吏，八人学事，十三人守学事，一人官医。卫士八十一人。"

五官中郎将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五官郎。[1]五官中郎，比六百石。

本注曰：无员。[2]五官侍郎，比四百石。本注曰：无员。五官郎中，比三百石。本注曰：无员。凡郎官皆主更直执戟，宿卫诸殿门，出充车骑。唯议郎不在直中。[3]

(1)蔡质汉仪曰："中郎解，其府对太学。"

(2)郎年五十以属五官，故曰六百石。

(3)蔡质汉仪曰："三署郎见光禄勋，执板拜；见五官左右将，执板不拜。于三公诸卿无敬。"

左中郎将，比二千石。本注曰：主左署郎。[1]中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2]本注曰：皆无员。

(1)蔡质汉仪曰："(郎)中[郎]解，其府(府)次五官[府]。"

(2)三郎。

右中郎将，比二千石。本注曰：主右署郎。中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

郎中，比三百石。本注曰：皆无员。[1]

(1)三郎，并无员。

虎贲中郎将，比二千石。本注曰：主虎贲宿卫。[1]左右仆射、左右陛长各一人，比六百石。本注曰：仆射，主虎贲郎习射。陛长，主直虎贲，朝会在殿中。(2)虎贲中郎，比六百石。虎贲侍郎，比四百石。虎贲郎中，比三百石。[3]

节从虎贲，比二百石。[4]本注曰：皆无员。掌宿卫侍从。自节从虎贲久者转迁，才能差高至中郎。

(1)前书武帝置期门，平帝更名虎贲。蔡质汉仪曰："主虎贲千五百人，无常员，多至千人。戴鹖冠，次右将府。"又虎贲旧作"虎奔"，言如虎之奔也，王莽以古有勇士孟贲，故名焉。孔安国曰"若虎贲兽"，言其甚猛。

(2)汉官曰："陛长，墨绶铜印。"

(3)荀绰晋百官表注曰："虎贲诸郎，皆父死子代，汉制也。"

(4)四郎。

羽林中郎将，比二千石。本注曰：主羽林郎。[1]羽林郎，此三百石。本注曰：无员。掌宿卫侍从。常选汉阳、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补。本武帝以便马从猎，还宿殿陛岩下室中，故号岩郎。[2]

(1)案：汉末又有四中郎将，皆帅师征伐，不知何时置。董卓为东中郎将，卢植为北中郎将，献帝以曹(操)[植]为南中郎将。

(2)前书曰初置名建章营骑，後更名。出补三百石丞、尉。荀绰晋百官表注曰："言其严厉整锐也。"案此则为岩郎，与志不同。蔡质汉仪曰："羽林郎百(一)(2)十八人，无常员，府次虎贲府。"

羽林左监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羽林左骑。[1]丞一人。

(1)汉官曰："孝廉郎作，主羽林九百人。二监官属史吏，皆自出羽林中，有材者作。"

羽林右监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羽林右骑。丞一人。

奉车都尉，比二千石。本注曰：无员。[1]掌御乘舆车。

(1)汉官曰三人。

驸马都尉，比二千石。本注曰：无员。[1]掌驸马。

(1)汉官曰五人。

骑都尉，比二千石。本注曰：无员。[1]本监羽林骑。

(1)汉官曰一十人。

光禄大夫，比二千石。本注曰：无员。[1]凡大夫、议郎皆掌顾问应对，无常事，唯诏令所使。凡诸国嗣之丧，则光禄大夫掌吊。

(1)汉官曰三人。

太中大夫，千石。本注曰：无员。[1]

(1)汉官曰："二十人，秩比二千石。"

中散大夫，六百石。本注曰：无员。[1]

(1)汉官曰："三十人，秩比二千石。"

谏议大夫，六百石。本注曰：无员。[1]

(1)胡广曰："光禄大夫，本为中大夫，武帝元狩五年置谏大夫为光禄大夫，世祖中兴，以为谏议大夫。又有太中、中散大夫。此四等于古皆为天子之下大夫，视列国之上卿。"汉官曰三十人。

议郎，六百石。本注曰：无员。[1]

(1)汉官曰："五十人，无常员。"

谒者仆射一人，比千石。本注曰：为谒者台率，主谒者，天子出，奉引。古重习武，有主射以督录之，故曰仆射。[1]常侍谒者五人，比六百石。本注曰：主殿上时节威仪。[2]谒者三十人。其给事谒者，四百石。其灌谒者郎中，比三百石。本注曰：掌宾赞受事，及上章报问。将、大夫以下之丧，掌使吊。本员七十人，中兴但三十人。[3]初为灌谒者，满岁为给事谒者。[4]

(1)蔡质汉仪曰："见尚书令，对揖无敬。谒者见，执板拜之。"

(2)汉官曰："谒者三十人，其二人公府掾，六百石(特)[持]使也。"

(3)荀绰晋百官表注曰："汉皆用孝廉年五十，威容严恪能宾者为之。明帝诏曰：'谒者乃尧之尊官，所以试舜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者也。'昔燕太子使荆轲劫始皇，变起两楹之间，其後谒者持匕首刺腋，高祖偃武行文，故易之以板。"

(4)蔡质汉仪曰："出府丞、长史、陵令，皆选仪容端正，任奉使者。"

右属光禄勋。本注曰：职属光禄者，自五官将至羽林右监，凡七署。自奉车都尉至谒者，以文属焉。旧有左右曹，秩以二千石，上殿中，主受尚书奏事，平省之。世祖省，使小黄门郎受事，车驾出，给黄门郎兼。有请室令，车驾出，在前请所幸，徼车迎白，示重慎。中兴但以郎兼，事讫罢，又省车、户、骑凡三将，[1]及羽林令。

(1)如淳曰："主车曰车郎，主户卫曰户郎。"

卫尉，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宫门卫士，宫中徼循事。[1]丞一人，比千石。

(1)汉官曰："员吏四十一人，其九人四科，二人二百石，文学三人百石，十二人斗食，二人佐，十二人学事，一人官医。卫士六十人。"

公车司马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宫南阙门，凡吏民上章，四方贡献，及征诣公车者。[1]丞、尉各一人。本注曰：丞选晓讳，掌知非法。尉主阙门兵禁，戒非常。[2]

(1)献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议郎卫林为公车司马令，位随将、大夫。旧公车令与都官、长史位从将、大夫，自林始。"

(2)胡广曰："诸门部各陈屯夹道，其旁当兵，以示威武，交戟，以遮妄出入者。"

南宫卫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南宫卫士。[1]丞一人。

(1)汉官曰："员吏九十五人，卫士五百三十七人。"

北宫卫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北宫卫士。[1]丞一人。

(1)汉官曰："员吏七十二人，卫士四百七十一人。"

左右都候各一人，六百石。[1]本注曰：主剑戟士，徼循宫，及天子有所收考。(2)丞各一人。

(1)周礼司寤氏有夜士，干宝注曰："今都候之属。"

(2)汉官曰："右都候员吏二十二人，卫士四百一十六人。左都候员吏二十八人，卫士三百八十三人。"蔡质汉仪曰："宫中诸有劾奏罪，左都候执戟戏车缚送付诏狱，在官大小各付所属。以马皮覆。见尚书令、尚书仆射、尚书皆执板拜，见丞、郎皆揖。"

宫掖门，每门司马一人，比千石。木注曰：南宫南屯司马，主平城门；[1](北)宫门苍龙司马，主东门；[2]玄武司马，主玄武门；[3]北屯司马，主北门；[4]

北宫朱爵司马，主南掖门；[5]东明司马，主东门；[6]朔平司马，主北门：[7]

凡七门。[8]凡居宫中者，皆有口籍于门之所属。宫名两字，为铁印文符，案省符乃内之。[9]若外人以事当入，本(宫)[官]长史为封棨传；其有官位，出入令御者言其官。

(1)汉官曰："员吏九人，卫士百二人。"古今注曰建武十三年九月，初开此门。

(2)案雒阳宫门名为苍龙阙门。汉官曰："员吏六人，卫士四十人。"

(3)汉官曰："员吏二人，卫士三十八人。"

(4)汉官曰："员吏二人，卫士三十八人。"

(5)汉官曰："员吏四人，卫士百二十四人。"古今注曰："永平二年十一月，初作北宫朱爵南司马门。"

(6)汉官曰："员吏十三人，卫士百八十人。"

(7)汉官曰："员吏五人，卫士百一十七人。"

(8)汉官曰："凡员吏皆队长佐。"

(9)胡广曰："符用木，长(可)[尺]二寸，铁印以符之。"

右属卫尉。本注曰：中兴省旅贲令，卫士一人丞。[1]

(1)汉官目录曰："右三卿，太尉所部。"

太仆，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车马。天子每出，奏驾上卤簿用；大驾则执驭。[1]丞一人，比千石。

(1)汉官曰："员吏七十人，其七人四科，一人二百石，文学八人百石，六人斗食，七人佐，六人骑吏，三人假佐，三十一人学事，一人官医。"

考工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作兵器弓弩刀铠之属，成则传执金吾入武库，及主织绶诸杂工。[1]左右丞各一人。

(1)汉官曰："员吏百九人。"

车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乘舆诸车。[1]丞一人。

(1)汉官曰："员吏二十四人。"

未央厩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乘舆及厩中诸马。[1]长乐厩丞一人。[2]

(1)汉官曰："员吏七十人，卒驺二十人。"

(2)汉官曰："员吏十五人，率驺二十人。苜蓿菀官田所一人守之。"

右属太仆。本注曰：旧有六厩，皆六百石令，[1]中兴省约，但置一厩。

後置左骏令、厩，别主乘舆御马，後或并省。又有牧师菀，皆令官，主养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兴皆省，唯汉阳有流马菀，但以羽林郎监领。[2]

(1)前书曰，有大厩、未央、家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车府、路軨、骑马、骏马四令丞。晋灼曰："六厩名也，主马万匹。"

(2)古今注曰："汉安元年七月，置承华厩令，秩六百石。"

廷尉，卿一人，中二千石。[1]本注曰：掌平狱，奏当所应。凡郡国谳疑罪，皆处当以报。[2]正、左监各一人。[3]左平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平决诏狱。

(1)应劭曰："兵狱同制，故称廷尉。"

(2)胡广曰："谳，质也。"汉官曰："员吏百四十人，其十一人四科，十六人二百石廷(史)[吏]，文学十六人百石，十三人狱史，二十七人佐，二十六人骑吏，三十人假佐，一人官医。"

(3)前汉有左右监平，世祖省右而犹曰左。

右属廷尉。本注曰：孝武帝以下，置中都官狱二十六所，各令长名世祖中兴皆省，唯廷尉及雒阳有诏狱。[1]

(1)蔡质汉仪曰："正月旦，百官朝贺，光禄勋刘嘉、廷尉赵世各辞不能朝，高赐举奏：'皆以被病笃困，空文武之位，阙上卿之赞，既无忠信断金之用，而有败礼伤化之尤，不谨不敬！请廷尉治嘉罪，河南尹治世罪。'议以世掌廷尉，故转属他官。"

大鸿胪，卿一人，中二千石。[1]本注曰：掌诸侯及四方归义蛮夷。其郊庙行礼，赞导，请行事，

既可，以命群司。诸王入朝，当郊迎，典其礼仪。及郡国上计，匡四方来，亦属焉。[2]皇子拜王，赞授印绶。及拜诸侯、诸侯嗣子及四方夷狄封者，台下鸿胪召拜之。王薨则使吊之，及拜王嗣。丞一人，比千石。

(1)周礼"象胥"，干宝注曰今鸿胪。

(2)汉官曰："员吏五十五人，其六人四科，二人二百石，文学六人百石，一人斗食，十四人佐，六人骑吏，十五人学事，五人官医。"永元十年，大匠应顺上言："百郡计吏，观国之光，而舍逆旅，崎岖私馆，直装衣物，敝朽暴露，朝会邈远，事不肃给。昔[晋]，霸国盟主耳，舍诸侯于隶人，子产以为大讥。

况今四海之大，而(百)[可]无乎？"和帝嘉纳其言，即创业焉大行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诸郎。[1]丞一人。治礼郎四十七人。[2]

(1)汉官曰："员吏四十人。"

(2)汉官曰："其四人四科，五人二百石，文学五人百石，九人斗食，六人佐，六人学事，十二人守学事。"东观书曰："主斋祠傧赞九宾。又有公室，主调中都官斗食以下，功次相补。"案卢植礼注曰："大行郎亦如谒者，兼举形貌。"

右属大鸿胪。本注曰：承秦有典属国，别主四方夷狄朝贡侍子，成帝时省并大鸿胪。

中兴省驿官、别火二令、丞，[1]及郡邸长、丞，但令郎治郡邸。[2]

(1)如淳曰："汉仪注：'别火，狱令官，主治改火事。'"

(2)汉官目录曰："右三官，司徒所部。"

校勘记

三五七一页四行常赞天子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常"依注及袁山松百官志当作"掌"。

三五七一页一一行陈人役(放)[于]前据汲本、殿本改。

三五七二页六行汉官(仪)曰据汲本删。

三五七二页七行医一人汲本、殿本"一"作"二"。按：医一人，正符三十七人之数。又按：上"三人易筮"，惠栋云北宋本"三"作"二"。若依北宋本，则"医一人"当作"医二人"，方符三十七人之数。

三五七二页八行灵台待诏四十(二)[1]人校补引柳从辰说，谓"四十二"孙辑本作"四十一"，是。今按：舍人一人不在待诏之列，是"四十二"当作"四十一"也。今据改。

三五七二页一0行博士祭酒一人六百石本仆射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本仆射"上当有"本注曰"三字。

三五七二页一二行春秋二公羊严颜氏按：钱大昭续汉书辨疑谓"公羊"二字疑衍，徐防传注引汉官仪亦无"公羊"。

三五七三页七行大(子)[予]乐令按：汲本、殿本"大"譌"太"。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太子"当为"大予"。明帝纪永平三年改大乐为大予乐，注引汉官仪云大予乐令一人，秩六百石。又引惠栋说，谓"子"依北宋本当作"予"，注同。今据改。

三五七四页一一行(官)[宦]寺主殿宫门户之职据汲本改。按：孙辑汉官解诂无"宦寺"二字。

三五七五页七行(郎)中[郎]解其府(府)次五官[府]按："中郎"二字譌倒，据汲本、殿本乙。又孙星衍谓"府次五官"当作"次五官府"，譌倒。今据改。

三五七六页八行献帝以曹(操)[植]为南中郎将校补引陈景云说，谓"操"当作"植"，见魏志植传。今据改。

三五七六页一0行言其严厉整锐也按："锐"原譌"说"，径改正。

三五七六页一一行羽林郎百(一)[2]十八人汲本"一"作"二"，孙辑本同。

今据改。

三五七七页五行唯诏令所使按：汲本、殿本"令"作"命"。

三五七八页七行六百石(特)[持]使也据汲本、殿本改。

三五七九页五行戒非常按："常"原讹"掌"，径据汲本、殿本改。

三五七九页一二行卫士四百七十一人按：汲本、殿本"七十一"作"七十二"。

三五八0页二行在官大小各付所属按：汲本"官"作"候"，通典注引作"宫"，未详孰是。

三五八0页二行以马皮覆汲本、殿本"皮"作"被"。校补谓"以马被覆"四字不知何指，通典注省。今按：盖以宫中之人，故以马皮覆之，不欲人见。各本"皮"讹"被"，遂令人不知何指矣。

三五八0页四行(北)宫门苍龙司马主东门据汲本删。按：校补谓北宫三门，另列在後，此皆南宫门，不应有"北"字。

三五八0页七行若外人以事当入本(宫)[官]长史为封棨传据殿本改。按：校补谓外人谓无官位者，受本官所遣，当封棨传为信也。作"官"是。

三五八一页一行长(可)[尺]二寸据汲本、殿本改。

三五八二页一行後置左骏令厩按：校补引钱大昭说，谓"令厩"二字当乙。黄山谓今案承上"但置一厩"言，重在厩，疑令、厩本同时置，兼言之也。

三五八二页一0行十六人二百石廷(史)[吏]据汲本、殿本改。按：孙辑汉官作"吏"。

三五八二页一五行蔡质汉仪曰按："质"原讹"贺"，径改正。

三五八三页一0行昔[晋]霸国盟主耳舍诸侯于隶人按：事见左襄三十一年，此脱"晋"字，遂不知所指矣。今依何焯校本补一"晋"字。

三五八三页一0行而(百)[可]无乎据汲本改。

三五八四页三行中兴省驿官别火二令丞按：沉家本谓"驿"当作"译"。

志第二十六　百官三

宗正　大司农　少府

宗正，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序录王国嫡庶之次，及诸宗室亲属远近，郡国岁因计上宗室名籍。若有犯法当髡以上，先上诸宗正，宗正以闻，乃报决。(1)丞一人，比千石。

(1)胡广曰："又岁一治诸王世谱差序秩第。"汉官曰："员吏四十一人，其六人四科，一人二百石，四人百石，三人佐，六人骑吏，二人法家，十八人学事，一人官医。"

诸公主，每主家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三百石。本注曰：其余属吏增减无常。(1)

(1)汉官曰："主簿一人，秩六百石。仆一人，秩六百石。私府长一人，秩六百石。家丞一人，三百石。直吏三人，从官二人。"东观书曰："其主薨无子，置傅一人守其家。"

右属宗正。本注曰：中兴省都司空令、丞。(1)

(1)如淳曰："主罪人。"

大司农，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诸钱谷金帛诸货币。郡国四时上月旦见钱谷簿，其逋未毕，各具别之。边郡诸官请调度者，皆为报给，损多益寡，取相给足。(1)丞一人，比千石。部丞一人，六百石。本注曰：部丞主帑藏。(2)

(1)汉(书)[官]曰："员吏百六十四人，其十八人四科，九人斗食，十六人二百石，文学二十人百石，二十五人佐，七十五人学事，一人官医。"

(2)古今注曰"建初七年七月，为大司农置丞一人，秩千石，别主帑藏"，则部丞应是而秩不同。应劭汉官秩亦云二千石。

太仓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受郡国传漕谷。(1)丞一人。

(1)汉官曰："员吏九十九人。"

平准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知物贾，主练染，作采色。(1)丞一人。

(1)汉官曰："员吏百九十人。"

导官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舂御米，及作干糒。导，择也。[1]丞一人。

(1)汉官曰："晨吏百一十二人。"

右属大司农。本注曰：郡国盐官、铁官本属司农，中兴皆属郡县。[1]又有廪牺令，六百石，掌祭祀牺牲雁鹜之属。[2]及雒阳市长、[3]荥阳敖仓官，中兴皆属河南尹。

余均输等皆省。[4]

(1)魏志曰："曹公置典农中郎将，秩二千石。典农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典农校尉，秩比二千石。所主如中郎。部分别而少，为校尉丞。"

(2)汉官曰："丞一人，三百石。员吏四十人，其十一人斗食，十七人佐，七人学事，五人守学事，皆河南属县给吏者。"

(3)汉官曰："市长一人，秩四百石。丞一人，二百石，明法补。员吏三十六人，十三人百石啬夫，十一人斗食，十二人佐。又有瘳椁丞，三百石，别治中水官，主水渠，在马市东，有员吏六人。"

(4)均输者，前书孟康注曰："谓诸当所有输于官者，皆令输其土地所饶，平其所在时贾，官更于他处货之。输者既便，而官有利。"盐铁论："大夫曰：'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物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故郡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开委府于京师，以笼货物，贱则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利，故曰平准。准平则民不失职，均输则民不劬劳，故平准、均输，所以平万物而便百姓也。'文学曰：'古之赋税于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农人纳其获，工女效其织。今释其所有，责其所无，百姓贱买货物以便上求。间者郡国或令民作布絮，吏留难与之为市。吏之所入非独齐、陶之缣，蜀、汉之布也，亦民间之所为耳。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必苦女工茧税，未见输之均也。县官猥发，阖门口市，即万民并收。并收则物腾跃，腾跃则商贾利。自市则吏容奸，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盖古之均输，所以齐劳逸而便贡输，非以为利而贾万物也。'"王隆小学汉官篇曰："调均报度，输漕委输。"胡广注曰："边郡诸官请调者，皆为调均报给之也。以水通输曰漕。委，积也。郡国所积聚金帛货贿，随时输送诸司农，曰委输，以供国用。"前书又有都内籍田令、丞，斡官、铁市两长、丞，郡国诸仓农监六十五官长、丞，皆属之。

少府，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中服御诸物，衣服宝货珍膳之属。[1]

丞一人，比千石。

(1)汉官曰："员吏三十四人，其一人四科，一人二百石，五人百石，四人斗(石)[食]，三人佐，六人骑吏，十三人学事，一人官医。少者小也，小故称少府。王者以租税为公用，山泽陂池之税以供王之私用。古皆作小府"。汉官仪曰："田租、刍焬以给经用，凶年，山泽鱼盐市税少府以给私用也。"

太医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诸医。[1]药丞、方丞各一人。本注曰：药丞主药。方丞主药方。

(1)汉官曰："员医二百九十三人，员吏十九人。"

太官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御饮食。[1]左丞、甘丞、汤官丞、果丞各一人。本注曰：左丞主饮食。甘丞主膳具。汤官丞主酒。果丞主果。[2]

(1)汉官曰："员吏六十九人，卫士三十八人。"荀绰晋百官表注曰"汉制，太官令秩千石。丞四人，秩四百石"，不与志同。

(2)荀绰云："甘丞掌诸甘肥。果丞别在外诸果菜茹。"

守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1]丞一人。[2]

(1)汉官曰："员吏六十九人。"

⑵汉官曰："外官丞二百石，公府吏府也。"

上林苑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苑中禽兽。颇有民居，皆主之。捕得其兽送太官。[1]丞、尉各一人。

⑴汉官曰："员吏五十八人。"案桓帝又置鸿德苑令。

侍中，比二千石。[1]本注曰：无员。掌侍左右，赞导众事，顾问应对。法驾出，则多识者一人参乘，余皆骑在乘舆车後。本有仆射一人，中兴转为祭酒，或置或否。[2]

⑴汉官秩云千石。周礼"太仆"，干宝注曰："若汉侍中。"

⑵蔡质汉仪曰："侍中、常伯，选旧儒高德，博学渊懿。仰占俯视，切问近对，喻旨公卿，上殿称制，参乘佩玺秉口。员本八人，陪见旧在尚书令、仆射下，尚书上；今官出入禁中，更在尚书下。司隶校尉见侍中，执板揖，河南尹亦如之。又侍中旧与中官俱止禁中，武帝时，侍中莽何罗挟刃谋逆，由是侍中出禁外，有事乃入，毕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复入，与中官共止。章帝元和中，侍中郭举与後宫通，拔佩刀惊上，举伏诛，侍中由是复出外。"

中常侍，千石。本注曰：宦者，无员。後增秩比二千石。掌侍左右，从入内宫，赞导内众事，顾问应对给事。

黄门侍郎，六百石。本注曰：无员。掌侍从左右，给事中，关通中外。及诸王朝见于殿上，引王就坐。[1]

⑴汉旧仪曰："黄门郎属黄门令，日暮入对青口门拜，名曰夕郎。"宫阁簿青口门在南宫。卫(瓘)[权]注吴都赋曰："青口，户边青镂也。一曰天子门内有眉，格再重，里青画曰口。"献帝起居注曰："帝初即位，初置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员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省尚书事。改给事黄门侍郎为侍中侍郎，去给事黄门之号，旋复复故。旧侍中、黄门侍郎以在中宫者，不与近密交政。诛黄门後，侍中、侍郎出入禁闱，机事颇露，由是王允乃奏比尚书，不得出入，不通宾客，自此始也。"又曰："诸奄人官，悉以议郎、郎中称，秩如故。诸署令两梁冠，陛殿上，得召都官从事已下。"

小黄门，六百石。[本注曰]：宦者，无员。掌侍左右，受尚书事。上在内宫，关通中外，及中宫已下众事。诸公主及王太妃等有疾苦，则使问之。

黄门令一人，六百石。[1]本注曰：宦者。主省中诸宦者。[2]丞、从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从丞主出入从。

⑴董巴曰："禁门曰黄闼，以中人主之，故号曰黄门令。"

⑵汉官曰："员吏十八人。"

黄门署长、画室署长、玉堂署长各一人。丙署长七人。皆四百石，黄绶。本注曰：宦者。各主中宫别处。

中黄门口从仆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黄门口从。居则宿卫，直守门户；出则骑从，夹乘舆车。

中黄门，比百石。本注曰：宦者，无员。後增比三百石。掌给事禁中。

掖庭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掌後宫贵人采女事。[1]左右丞、暴室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暴室丞主中妇人疾病者，就此室治；其皇后、贵人有罪，亦就此室。

⑴汉官曰："吏从官百六十七人，待诏五人，员吏十人。"

永巷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典官婢侍使。[1]丞一人。本注曰：宦者。[2]

⑴汉官曰："员吏六人，吏从官三十四人。"

⑵汉官曰："右丞一人，暴室一人。"

御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典官婢作中衣服及补浣之属。[1]丞、织室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2]。

⑴汉官曰："员吏七人，吏从官三十人。"

(2)汉官曰："右丞一人。"

祠祀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典中诸小祠祀。[1]丞一人。本注曰：宦者。

(1)汉官曰："从官吏八人，驺仆射一人，家巫八人。"

钩盾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典诸近池苑囿游观之处[1]。丞、永安丞各一人，三百石。本注曰：宦者。永安，北宫东北别小宫名，有园观。苑中丞、果丞、鸿池丞、南园丞各一人，二百石。本注曰：苑中丞主苑中离宫。果丞主果园。鸿池，池名，在雒阳东二十里。南园在雒水南。[2]濯龙监、[3]直里监各一人，四百石。本注曰：濯龙亦园名，近北宫。直里亦园名也，在雒阳城西南角。

(1)汉官曰："吏从官四十人，员吏四十八人。"

(2)汉官曰："又有署一人，胡熟监一人。"案本纪，桓帝又置显阳苑丞。

(3)应劭汉官秩曰："秩六百石。"

中藏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中币帛金银诸货物。[1]丞一人。

(1)汉官曰："员吏十三人，吏从官六人。"

内者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宫]中布张诸(衣)[亵]物。[1]左右丞各一人。

(1)汉官曰："从官录事一人，员吏十九人。"

尚方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上手工作御刀剑诸好器物。[1]丞一人。

(1)汉官曰："员吏十三人，吏从官六人。"

尚书令一人，千石。本注曰：承秦所置，[1]武帝用宦者，更为中书谒者令，成帝用士人，复故。掌凡选署及奏下尚书曹文书众事。[2]

(1)荀绰晋百官表注曰："唐、虞官也。诗云'仲山甫王之喉舌'，盖谓此人。"

(2)蔡质汉仪曰："故公为之者，朝会(不)[下]陛奏事，增秩二千石，故自佩铜印墨绶。"

尚书仆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署尚书事，令不在则奏下众事。[1]

(1)蔡质汉仪曰："仆射主封门，掌授廪假钱谷。凡三公、列卿、将、大夫、五营校尉行复道中，遇尚书仆射、左右丞郎、御史中丞、侍御史，皆避车豫相回避。卫士传不得迕台官，台官过後乃得去。"臣昭案：献帝分置左、右仆射，建安四年以荣邵为尚书左仆射是也。献帝起居注曰："邵卒官，赠执金吾。"

尚书六人，六百石。本注曰：成帝初置尚书四人，[1]分为四曹：[2]常侍曹尚书主公卿事；[3]二千石曹尚书主郡国二千石事；[4]民曹尚书主凡吏上书事；[4]客曹尚书主外国夷狄事。[6]世祖承遵，後分二千石曹，又分客曹为南主客曹、北主客曹，[7]凡六曹。[8]左右丞各一人，四百石。本注曰：掌录文书期会。左丞主吏民章报及驺伯史。[9]右丞假署印绶，及纸笔墨诸财用库藏。[10]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本注曰：一曹有六人，主作文书起草。[11]令史十八人，二百石。本注曰：曹有三，主书。後增剧曹三人，合二十一人。(12)

(1)韦昭曰："尚，奉也。"

(2)汉旧仪曰："初置五曹，有三公曹，主断狱。"蔡质汉仪曰："典天下岁尽集课事。三公尚书二人，典三公文书。吏曹尚书典选举斋祀，属三公曹。灵帝末，梁鹄为选部尚书。"

(3)蔡质汉仪曰："主常侍黄门御史事，世祖改曰吏曹。"

(4)汉旧仪曰："亦云主刺史。"蔡质汉仪曰："掌中(郎)[都]官水火、盗贼、辞讼、罪眚。"

(5)蔡质汉旧仪曰："典缮治功作，监池、苑、囿、盗贼事。"

(6)尚书："龙作纳言，出入帝命。"应劭曰："今尚书官，王之喉舌。"

(7)蔡质汉仪曰："天子出猎，驾，御府曹郎属之。"

(8)周礼天官有司会，郑玄曰"若今尚书"。

(9)蔡质汉仪曰："总典台中纲纪，无所不统。"

(10)蔡质汉仪曰："右丞与仆射对掌授廪假钱谷，与左丞无所不统。凡中宫漏夜尽，鼓鸣则起，钟鸣则息。卫士甲乙徼相传，甲夜毕，传乙夜，相传尽五更。卫士传言五更，未明

三刻後，鸡鸣，卫士踵丞郎趋严上台，不畜宫中鸡，汝南出鸡鸣，卫士候朱爵门外，专传鸡鸣于宫中。”应劭曰：“楚歌，今鸡鸣歌也。”晋太康地道记曰：“後汉固始、鲖阳、公安、细阳四县卫士，习此曲于阙下歌之，今鸡鸣是也。”

⑾蔡质汉仪曰：“尚书郎初从三署诣台试，初上台称守尚书郎，中岁满称尚书郎，三年称侍郎。客曹郎主治羌胡事，剧迁二千石或刺史，其公迁为县令，秩满自占县去，诏书赐钱三万与三台祖饯，余官则否。治严一月，准谒公卿陵庙乃发。御史中丞遇尚书丞、郎，避车执板住揖，丞、郎坐车举手礼之，车过远乃去。尚书言左右丞，敢告知如诏书律令。郎见左右丞，对揖无敬，称曰左右君。丞、郎见尚书，执板对揖，称曰明时。见令、仆射，执板拜，朝贺对揖。”

⑿古今注曰：“永元三年七月，增尚书令史员。功满未尝犯禁者，以补小县，墨绶。”蔡质曰：“皆选兰台、符节上称简精练有吏能为之。”决录注曰：“故事尚书郎以令史久缺补之，世祖始改用孝廉为郎，以孝廉丁邯补焉。邯称病不就。诏问：‘实病？羞为郎乎？’对曰：‘臣实不病，耻以孝廉为令史职耳！’世祖怒曰：‘虎贲灭头杖之数十。’诏曰：‘欲为郎不？’邯曰：‘能杀臣者陛下，不能为郎者臣。’中诏遣出，竟不为郎。邯字叔春，京兆阳陵人也。有高节，正直不挠，後拜汾阴令，治有名迹，迁汉中太守。妻弟为公孙述将，收妻送南郑狱，免冠徒跣自陈。诏曰：‘汉中太守妻乃系南郑狱，谁当搔其背垢者？悬牛头，卖马脯，盗跖行，孔子语。以邯服罪，且邯一妻，冠履勿谢。’治有异，卒于官。”

符节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为符节台率，主符节事。凡遣使掌授节。尚符玺郎中四人。本注曰：旧二人在中，主玺及虎符、竹符之半者。[(1)]符节令史，二百石。本注曰：掌书。[(2)]

⑴汉官曰：“当得明法律郎。”周礼掌节有虎节、龙节，皆金也。干宝注曰：“汉之铜虎符，则其制也。”周礼又曰：“以英荡辅之。”干宝曰：“英，刻书也。荡，竹箭也。刻而书其所使之事，以助三节之信，则汉之竹使符者，亦取则于故事也。”

⑵魏氏春秋曰：“中平六年，始复节上赤葆。”

御史中丞一人，千石。本注曰：御史大夫之丞也。旧别监御史在殿中，密举非法。[(1)]及御史大夫转为司空，因别留中，为御史台率，[(2)]後又属少府。治书侍御史二人，六百石。本注曰：掌选明法律者为之。凡天下诸谳疑事，掌以法律当其是非。[(3)]侍御史十五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察举非法，受公卿群吏奏事，有违失举劾之。凡郊庙之祠及大朝会、大封拜，则(一)[(2)]人监威仪，有违失则劾奏。[(4)]

⑴周礼：“[小宰]掌建邦之宫刑，以主治王宫之政令。”干宝注曰：“若御史中丞。”

⑵风俗通曰：“尚书、御史台，皆以官苍头为吏，主赋舍，凡守其门户。”蔡质汉仪曰：“丞，故二千石为之，或选侍御史高第，执宪中司，朝会独坐，内掌兰台，督诸州刺史，纠察百寮，出为二千石。”魏志曰：“建安置御史大夫，不领中丞，置长史一人。”

⑶蔡质汉仪曰：“选御史高第补之。”胡广曰：“孝宣感路温舒言，秋季後请谳。时帝幸宣室，斋居而决事，令侍御史二人治书，御史起此。後因别置，冠法冠，秩百石，有印绶，与符节郎共平廷尉奏事，罪当轻重。”荀绰晋百官表注曰：“惠帝以後，无所平治，备位而已。”

⑷蔡质汉仪曰：“其二人者更直。执法省中者，皆纠察百官，督州郡。公法府掾属高第补之。初称守，满岁拜真，出治剧为刺史、二千石，平迁补令。见中丞，执板揖。”

兰台令史，六百石。本注曰：掌奏及印工文书。

右属少府。本注曰：职属少府者，自太医、上林凡四官。自侍中至御史，皆以文属焉。承秦，凡山泽陂池之税，名曰禁钱，属少府。世祖改属司农，考工转属太仆，都水属郡国。孝武帝初置水衡都尉，秩比二千石，别主上林苑有离宫燕休之处，世祖省之，并其职于少府。每立秋貙刘之日，辄暂置水衡都尉，事讫乃罢之。少府本六丞，省五。又省汤官、织室令，置丞。又省上林十池监，

胞人长丞，宦者、昆台、[1]佽飞[2]三令，二十一丞。又省水衡属官令、长、丞、尉二十余人。章和以下，中官稍广，加尝药、太官、御者、钩盾、尚方、考工、别作监，皆六百石，宦者为之，转为兼副，或省，故录本官。[3]

(1)昆台本名甘泉居室，武帝改。

(2)佽飞本名左弋，武帝改。

(3)蔡质汉仪曰：“少府符著出见都官从事，持板。都官从事入少府见符著，持板。”汉官目录曰：“右三卿，司空所部。”

校勘记

三五八九页九行从官二人按：汲本“二”作“三”，孙辑本汉官同。

三五九０页四行汉(书)[官]曰校补引柳从辰说，谓“书”当作“官”，诸本皆未正。今据改。

三五九０页六行亦云二千石按：此承上文“秩千石”而言，“二”字疑衍。

三五九０页一二行导官令宋书百官志“导官令”下引司马相如封禅书“导一茎六穗于庖”，史记司马相如传“导”作“迟”。按：说文云“迟，迟米也，从禾道声。司马相如曰‘迟一茎六穗’也”。是“导官令”之“导”当从禾作“迟”。

三五九一页一０行准平则民不失职按：校补谓“准平”殿本注作“平准”，与今本盐铁论合。

三五九一页一三行必苦女工茧税按：校补谓“茧税”今本盐铁论作“再税”。

三五九一页一七行斡官铁市两长丞汲本、殿本“斡”作“干”。按：汉书百官表作“斡”，注如淳曰：“斡音莞，或作‘干’，干，主也。”

三五九二页三行四人斗(石)[食]据汲本、殿本改。

三五九三页二行上林苑令一人按：此与下“主苑中禽兽”两“苑”字，原皆作“菀”，菀苑本通，然以下“苑中丞”等之“苑”，皆不作“菀”，今改归一律。

注同。

三五九三页五行本注曰无员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案朱穆传，言汉家旧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黄门侍郎一人。宦者传永平中始置员数，中常侍四人，小黄门十人，自明帝迄乎延平，其员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黄门二十人。

此志于侍中、中常侍、黄门侍郎、小黄门皆云无员，亦未深考耳。

三五九三页一三行顾问应对给事按：“给事”二字应移入下行“黄门侍郎”上，说详下。

三五九三页一四行黄门侍郎按：沅家本谓应作“给事黄门侍郎”。“给事”二字误在前一行之末。宋志云“汉东京曰给事黄门侍郎”，此其证也。隋炀帝时始去“给事”之名，见隋志。

三五九三页一四行朝见于殿上按：汲本、殿本“上”作“中”。

三五九四页六行[本注曰]宦者无员据殿本补。

三五九四页一二行皆四百石黄绶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黄绶”二字疑衍，公卿以下绶制已见舆服志，不应单出此条。

三五九五页四行典官婢侍使按：校补谓“侍使”当依周礼酒人注作“侍史”。

三五九六页八行掌[宫]中布张诸(衣)[囗]物据汉书宣帝纪注引续汉书志补改。按：集解引惠栋说，谓黄图引续汉书曰“掌宫中步帐囗物”，宣帝纪亦引作“囗物”，误作“衣”也。校补引钱大昕说，谓宣帝纪注亦引作“掌宫中”，知志文“掌”下亦脱“宫”字。

三五九六页九行从官录事一人按：汲本、殿本“录事”作“禄士”，孙辑汉官同。

三五九六页一三行奏下尚书曹文书众事按：汲本无“曹”字。

三五九六页一五行朝会(不)[下]陛奏事集解引惠栋说，谓以汉官仪、汉官典职校之，乃下陛奏事，“下”讹“不”。今据改。

三五九七页四行成帝初置尚书四人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成帝”当作“武帝”。

应劭汉官仪云尚书四员，武帝置，成帝加一为五。有三公曹，主断狱。世祖分为六曹，并一令一仆，谓之八座。又引李祖楙说，谓前书成帝建武四年，初置尚书五人，中以一人为仆射。注云四人，别仆射言。

三五九七页七行左右丞各一人按：左右丞与下侍郎原皆提行，校补谓左右丞、侍郎皆尚书官属，不应提行。今从之。

三五九七页八行侍郎三十六人按：集解引惠栋说，谓一作“三十五人”，一作“三十四人”。

三五九七页一五行掌中(郎)[都]官水火盗贼辞讼罪眚按：集解本据通典改“郎”为“都”，今从之。

三五九九页七行干宝注曰按：“干”原作“于”，径据集解本改，下同。

三五九九页七行以英荡辅之按：“荡”周礼作“簜”。

三五九九页一五行则(一)[2]人监威仪据汲本、殿本改。

三五九九页一六行周礼[小宰]掌建邦之宫刑据集解引惠栋说补。

三六００页一行主赋舍按：汲本“赋”作“贼”。

三六００页一行或选侍御史高第按：汲本、殿本“选”作“迁”，疑误，下注引汉仪“选御史高第补之”，可证。

三六００页四行令侍御史二人治书御史起此按：“御史起此”上疑脱“治书”二字。

志第二十七　百官四

执金吾　太子太傅　大长秋　太子少傅　将作　大匠　城门校尉　北军中候　司隶校尉

执金吾一人，中二千石。[1]本注曰：掌宫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2]月三绕行宫外，及主兵器。吾犹御也。[3]丞一人，比千石。[4]缇骑二百人。本注曰：无秩，比吏食奉。[5]

(1)汉官秩云比二千石。

(2)胡广曰：“卫尉巡行宫中，则金吾徼于外，相为表里，以擒奸讨猾。”

(3)应劭曰：“执金革以御非常。”汉官曰：“员吏二十九人，其十人四科，一人二百石，文学三人百石，二人斗食，十三人佐学事，主缇骑。”

(4)汉官秩云六百石。

(5)汉官曰：“执金吾缇骑二百人，[持戟]五百二十人，舆服导从，光满道路，群僚之中，斯最壮矣。世祖叹曰；‘仕宦当作执金吾。’”武库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兵器。丞一人。

右属执金吾。本注曰：本有式道、左右中候三人，六百石。车驾出，掌在前清道，还持麾至宫门，宫门乃开。中兴但一人，又不常置，每出，以郎兼式道候，事已罢，不复属执金吾。又省中垒、寺互、都船令、丞、尉及左右京辅都尉。

太子太傅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职掌辅导太子。礼如师，不领官属。[1]

(1)荀绰晋百官表注曰：“唐、虞官。”

太长秋一人，二千石。本注曰：承秦将行，宦者。景帝更为大长秋，或用士人。

中兴常用宦者，职掌奉宣中宫命。凡给赐宗亲，及宗亲当谒见者关通之，中宫出则从。[1]丞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

(1)张晏曰：“皇后卿。”

中宫仆一人，千石。本注曰：宦者。主驭。本注曰：太仆，秩二千石，中兴省“太”，减秩千石，以属长秋。

中宫谒者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中宫谒者三人，四百石。本注曰：宦者。主报中章。

中宫尚书五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文书。

中宫私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藏币帛诸物，裁衣被补浣者皆主之。[1]丞一人。本注曰：宦者。

[1]丁孚汉仪曰："中宫藏府令，秩千石，仪比御府令。"

中宫永巷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宫人。丞一人。本注曰：宦者。

中宫黄门口从仆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黄门口从。[1]

[1]丁孚汉仪曰："给事中宫侍郎六人，比尚书郎，宦者为之。给事黄门四人，比黄门侍郎。给事羽林郎一人，比羽林将虎贲官骑下。"

中宫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宫清署天子数。女骑六人，丞、复道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复道丞主中阁道。

中宫药长一人，四百石。本注曰：宦者。

右属大长秋。本注曰：承秦，有詹事一人，位在长秋上，亦宦者，主中诸官。成帝省之，以其职并长秋。是後皇后当法驾出，则中谒、中宦者职吏权兼詹事奉引，讫罢。宦者诛後，尚书选兼职吏一人奉引云。其中长信、长乐宫者，置少府一人，职如长秋，及余吏皆以宫名为号，员数秩次如中宫。[1]本注曰：帝祖母称长信宫，故有长信少府，长乐少府，位在长秋上，及职吏皆宦者，秩次如中宫。长乐又有卫尉，仆为太仆，皆二千石，在少府上。[2]其崩则省，不常置。

[1]长乐五官史，朱瑀之类是也。

[2]丁孚汉仪曰："丞，六百石。"

太子少傅，二千石。本注曰：亦以辅导为职，悉主太子官属。[1]

[1]汉官曰："员吏十二人。"

太子率更令一人，千石。本注曰：主庶子、舍人更直，职似光禄。

太子庶子，四百石。本注曰：无员，如三署中郎。

太子舍人，二百石。本注曰：无员，更直宿卫，如三署郎中。[1]

[1]汉官曰："十三人，选良家子孙。"

太子家令一人，千石。本注曰：主仓谷饮食，职似司农、少府。

太子仓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仓谷。

太子食官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饮食。

太子仆一人，千石。本注曰：主车马，职如太仆。

太子厩长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车马。

太子门大夫，六百石。[1]本注曰：旧注云职比郎将。旧有左右户将，别主左右户直郎，建武以来省之。

[1]汉官曰："门大夫二人，选四府掾属。"

太子中庶子，六百石。本注曰：员五人，职如侍中。

太子洗马，比六百石。本注曰：旧注云员十六人，职如谒者。太子出，则当直者在前导威仪。[1]

[1]汉官曰："选郎中补也。"

太子中盾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周卫徼循。

太子卫率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门卫士。

右属太子少傅。本注曰：凡初即位，未有太子，官属皆罢，唯舍人不省，领属少府。

将作大匠一人，二千石。[1]本注曰：承秦，曰将作少府，景帝改为将作大匠。

掌脩作宗庙、路寝、宫室、陵园木土之功，并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2]丞一人，六百石。

[1]蔡质汉仪曰："位次河南尹，光武中元二年省，谒者领之，章帝建初元年复置。"

⑵汉官篇曰“树栗、漆、梓、桐”，胡广曰：“古者列树以表道，并以为林囿。四者皆木名，治宫室并主之。”毛诗传曰：“椅，梓属也。”陆(机)[玑]草木疏曰：“梓实桐皮曰椅，今(民)[人]云梧桐是也。梓，今人所谓梓楸者是也。”

左校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左工徒。丞一人。[1]

⑴安帝复也。

右校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右工徒。丞一人。[1]

⑴安帝复也。

右属将作大匠。[1]

⑴前书曰属官又有左、右中候，(右)[石]库、东园主章、左右前後中校七令丞，成帝省。

城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雒阳城门十二所。[1]

⑴周礼：“司门。”干宝注曰：“如今校尉。”

司马一人，千石。本注曰：主兵。城门每门候一人，[1]六百石。[2]本注曰：雒阳城十二门，其正南一门曰平城门，[3]北宫门，属卫尉。其余上西门，[4]雍门，[5]广阳门，[6]津门，[7]小苑门，开阳门，[8]秏门，[9]中东门，[10]上东门，[11]谷门，[12]夏门，[13]凡十二门。[14]

⑴周礼每门下士二人。干宝曰：“如今门候。”

⑵蔡质汉仪曰：“门候见校尉，执板不拜。”

⑶汉官秩曰：“平城门为宫门，不置候，置屯司马，秩千石。”李尤铭曰：“平城司午，厥位处中。”古今注曰：“建武十四年九月开平城门。”

⑷应劭汉官曰：“上西所以不纯白者，汉家初成，故丹[漆]镂之。”李尤铭曰：“上西在季，位月惟戌。”

⑸铭曰：“雍门处中，位月在酉。”

⑹铭曰：“广阳位孟，厥月在申。”

⑺铭曰：“津名自定，位季月未。”

⑻应劭汉官曰：“开阳门始成未有名，宿昔有一柱来在楼上，琅邪开阳县上言，县南城门一柱飞去。光武皇帝使来识视，怅然，遂坚缚之，刻记其年月，因以名焉。”铭曰：“开阳在孟，位月惟巳。”

⑼铭曰：“秏门值季，月位在辰。”

⑽铭曰：“中东处仲，月位当卯。”

⑾铭曰：“上东少阳，厥位在寅。”

⑿铭曰：“谷门北中，位当于子。”

⒀铭曰：“夏门值孟，位月在亥。”

⒁蔡质汉仪曰：“雒阳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门，门一亭。”

右属城门校尉。

北军中候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监五营。[1]

⑴汉官曰：“员吏七人，候自得辟召，通大鸿胪一人，斗食。”

屯骑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宿卫兵。[1]司马一人，千石。[2]

⑴汉官曰：“员吏百二十八人，领士七百人。”

⑵蔡质汉仪曰：“五营司马见校尉，执板不拜。”

越骑校尉一人，比二千石。[1]本注曰：掌宿卫兵。[2]司马一人，千石。

⑴如淳曰：“越人内附以为骑也。”晋灼曰：“取其才力超越也。”案纪，光武改青巾(右)[左]校尉为越骑校尉。臣昭曰：越人非善骑所出，晋灼为允。

⑵蔡质汉仪亦曰掌越骑。汉官曰：“员吏百二十七人，领士七百人。”

步兵校尉一人，比二千石。[1]本注曰：掌宿卫兵。[2]司马一人，千石。

⑴初置掌上林菀门屯兵，见前书。

(2)汉官曰："员吏七十三人，领士七百人。"

长水校尉一人，比二千石。[1]本注曰：掌宿卫兵。[2]司马、胡骑司马各一人，千石。本注曰：掌宿卫，主乌桓骑。

(1)如淳曰："长水，胡名也。"韦昭曰："长水校尉典胡骑，厩近长水，(胡)[故]以为名。"长水盖[关]中小水名。

(2)蔡质汉仪曰："主长水、宣曲胡骑。"汉官曰："员吏百五十七人，乌桓胡骑七百三十六人。"

射声校尉一人，比二千石。[1]本注曰：掌宿卫兵。[2]司马一人，千石。

(1)服虔曰："工射也。冥寞中闻声则射中之，故以为名。"

(2)蔡质汉仪曰："掌待诏射声士。"汉官曰："员吏百二十九人，领士七百人。"

右属北军中候。本注曰：旧有中垒校尉，领北军营垒之事。有胡骑、虎贲校尉，皆武帝置。中兴省中垒，但置中候，以监五营。胡骑并长水。虎贲主轻车，并射声。[1]

(1)案大驾卤簿，五校在前，各有鼓吹一部。

凡中二千石，丞比千石。真二千石，丞、长史六百石。比二千石，丞比六百石。令、相千石，丞、尉四百石；其六百石，丞、尉三百石。长、相四百石及三百石，丞、尉皆二百石。诸侯、公主家丞，秩皆比百石。诸边鄣塞尉、诸陵校尉长，皆二百石。有常例者不署秩。

司隶校尉一人，比二千石。[1]本注曰：孝武帝初置，[2]持节，掌察举百官以下，及京师近郡犯法者。[3]元帝去节，成帝省，建武中复置，并领一州。[4]

从事史十二人。本注曰：都官从事，主察举百官犯法者。[5]功曹从事，主州选署及众事。别驾从事，校尉行部则奉引，录众事。簿曹从事，主财谷簿书。其有军事，则置兵曹从事，主兵事。其余部郡国从事，每郡国各一人，主督促文书，察举非法，皆州自辟除，故通为百石云。假佐二十五人。本注曰：主簿录合下事，省文书。

门亭长主州正。门功曹书佐主选用。孝经师主监试经。月令师主时节祠祀。律令师主平法律。簿曹书佐主簿书。其余都官书佐及每郡国，各有典郡书佐一人，各主一郡文书，以郡吏补，岁满一更。司隶所部郡七。

(1)蔡质汉仪曰："职在典京师，外部诸郡，无所不纠。封侯、外戚、三公以下，无尊卑。入宫，开中道称使者。每会，後到先去。"

(2)荀绰晋百官表注曰："司隶校尉，周官也。征和中，阳石公主巫蛊之狱起，乃依周置司隶。"臣昭曰：周无司隶，岂即司寇乎？

(3)前书曰："置从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蛊，督大奸猾，後罢其兵。"

(4)蔡质汉仪曰："司隶诣台廷议，处九卿上，朝贺处公卿下陪卿上。初除，谒大将军、三公，通谒持板揖。公仪、朝贺无敬。台召入宫对。见尚书持板，朝贺揖。"

(5)蔡质汉仪曰："都官主雒阳百官朝会，与三府掾同。"博物记曰："中兴以来，都官从事多出之河内，掊击贵戚。"

河南尹一人，主京都，特奉朝请。其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人，汉初都长安，皆秩中二千石，谓之三辅。中兴都雒阳，更以河南郡为尹，以三辅陵庙所在，不改其号，但减其秩。其余弘农、河内、河东三郡。其置尹，冯翊、扶风及太守丞奉之本位，在地理志。

校勘记

三六0五页六行无秩比吏食奉按："吏"原讹"史"，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三六0六页一行[持戟]五百二十人据北堂书钞设官部引应劭汉官仪补。按：五百即伍百。集解引李祖楙说，谓古今注云五百，一伍之伯也。五人曰伍，五长曰伯，一曰户伯。又校补谓宦者传注引韦昭辨释名，说五百义与古今注异。

三六0八页九行员吏十二人按：汲本、殿本"十二"作"十三"，孙辑汉官同。

三六０八页一０行太子率更令至职似光禄按：御览二百四十七引作“率更令秩千石，与庶子舍人更直，职似光禄勋，掌宫殿门户之禁，郎将屯卫之士”。校补谓此御览所据本异也。通典亦作“似光禄勋”，多“勋”字。

三六０九页九行太子洗马按：集解引李祖楙说，谓前书“洗”作“先”。

三六０九页九行太子出则当直者在前导威仪按：御览二百四十六引“者”作“一人”二字。

三六一０页四行树栗漆梓桐按：汲本、殿本作“树栗、椅、桐、梓”。

三六一０页五行陵(机)[玑]据汲本、殿本改。

三六一０页五行今(民)[人]云梧桐是也张森楷校勘记谓“民”当作“人”，疑是後人转改唐本而误者，观下文犹称“今人”可见。按：张说是，今据改。

三六一０页一一行(右)[石]库据前志改。

三六一一页一行秏门按：御览一八三引李尤旄城门铭作“旄门”。沉家本谓门不当以秏名，作“旄”是。

三六一一页六行故丹[漆]镂之据集解引惠栋说补。

三六一一页九行位季月未按：“未”原譌“木”，径改正。

三六一一页一二行秏门值季月位在辰按：御览一八三引作“旄门直季，位月在辰”。

三六一一页一三行中东处仲月位当卯按：御览引作“东处仲月，厥位当卯”。

三六一二页八行青巾(右)[左]校尉集解引惠栋说，谓“右”当作“左”，青巾左校尉建武九年置，十五年改也。今据改。

三六一三页一行厩近长水(胡)[故]以为名据汲本、殿本改。

三六一三页一行长水盖[关]中小水名集解引惠栋说，谓沉约引辨释名云盖关中小水名也。王先谦谓韦注“中”上夺“关”字。今据补。

志第二十八　百官五

州郡　县乡　亭里　匈奴中郎将　乌桓校尉　护羌校尉　王国　宋卫国　列侯　关内侯　四夷国　百官奉

外十二州，每州刺史一人，六百石。本注曰：秦有监御史，监诸郡，汉兴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诸州，无常官。孝武帝初置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1)成帝更为牧，秩二千石。建武十八年，复为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属司隶校尉。(2)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3)录囚徒，(4)考殿最。(5)初岁尽诣京都奏事，(6)中兴但因计吏。(7)

(1)古今注曰：“常以春分行部，郡国各遣一吏迎界上。”诸书不同也。

(2)蔡质汉仪曰：“诏书旧典，刺史班宣，周行郡国，省察治政，黜陟能否，断理冤狱，以六条问事，非条所问，即不省。一条，强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强陵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任赏，烦扰苛暴，剥戮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怙恃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诸州刺史初除，比诸持板揖不拜。”献帝起居注曰：“建安十八年三月庚寅，省州并郡，复禹贡之九州。冀州得魏郡、安平、钜鹿、河间、清河、博陵、常山、赵国、勃海、甘陵、平原、太原、上党、西河、定襄、鴈门、云中、五原、朔方、河东、河内、涿郡、渔阳、广阳、右北平、上谷、代郡、辽东、辽东属国、辽西、玄菟、乐浪，凡三十二郡。省司隶校尉，以司隶部分属豫州、冀州、雍州。省凉州刺史，以并雍州部，郡得弘农、

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上郡、安定、陇西、汉阳、北地、武都、武威、金城、西平、西郡、张掖、张掖属国、酒泉、敦煌、西海、汉兴、永阳、东安南，凡二十二郡。省交州，以其郡属荆州。荆州得交州之苍梧、南海、九真、交趾、日南，与其旧所部南阳、章陵、南郡、江夏、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凡十三[郡]。益州本部郡有广汉、汉中、巴郡、犍为、蜀郡、牂牁、越嶲、益州、永昌、犍为属国、蜀郡属国、广汉属国，今并得交州之郁林、合浦，凡十四[郡]。豫州部郡本有颍川、陈国、汝南、沛国、梁国、鲁国，今并得河南、荥阳都尉，凡八郡。徐州部郡得下邳、广陵、彭城、东海、琅邪、利城、城阳、东莞，凡八郡。

青州得齐国、北海、东莱、济南、乐安，凡五郡。"献帝春秋曰："孙权以步骘行交州刺史。"东观书曰："交趾刺史，持节。"

(3)胡广注曰："巡谓驿马也。县次传驾之，以走疾，犹古言附遂。"

(4)胡广曰："县邑囚徒，皆阅录视，参考辞状，实其真伪。有侵冤者，实时平理也。"

(5)胡广曰："课第长吏不称职者为殿，举免之。其有治能者为最。察上尤异州，又状州中吏民茂才异等，岁举一人。"

(6)胡广曰："所察有条应绳异者，辄覆问之，不茹柔吐刚也。岁尽，赍所状纳京师，名奏事，差其远近，各有常会。"

(7)胡广曰："不复自诣京师，其所道皆如旧典。"东观书曰："和帝初，张酺上言：'臣闻王者法天，荧惑奏事太微，故州牧刺史入奏事，所以通下问知外事也。数十年以来，重其道归烦挠，故时止勿奏事，今因以为故事。臣愚以为刺史视事满岁，可令奏事如旧典，问州中风俗，恐好恶过所道，事所闻见，考课众职，下章所告，及所自举有意者赏异之，其尤无状，逆诏书，行罪法，冀口戒其余，令各敬慎所职，于以衰灭贪邪便佞。'"韩诗外传曰："王者必立牧，方三人，所以使窥远牧众也。远方之民，有饥寒而不得衣食，狱讼而冤失，职贤而不举者，入告天子。天子于其君之朝也，揖而进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尔者邪？如何乃有饥寒而不得衣食，狱讼而冤失，职贤而不举？'然後其君退而与其卿大夫谋之。远方之民闻，皆曰'诚天子也'。夫我居之辟，见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见我之明也。可欺乎哉！可欺乎哉！故牧者所以开四目，通四聪。"

皆有从事史、假佐。本注曰：员职略与司隶同，无都官从事，其功曹从事为治中从事。

豫州部郡国六，冀州部九，兖州部八，徐州部五，青州部六，荆州部七，扬州部六，益州部十二，凉州部十二，并州部九，幽州部十一，交州部七，凡九十八。其二十七王国相，其七十一郡太守。其属国都尉。属国，分郡离远县置之，如郡差小，置本郡名。世祖并省郡县四百余所，後世稍复增之。(1)

(1)臣昭曰：昔在先代，列爵殊等，九服不同，畿荒制异。虽连帅相司，牧伯分长，而封疆置限，兼庸有数，如身之使臂，手之使指，故能高卑相固，远近维缉，群後克穆，共康兆庶。爰及周衰，稍竞吞广，邦国侵争，递怀贪略，犹历数百年，乃能成其并一，岂非树之有本，使其然乎？秦兼天下，开设郡县，孤立独王，即以颠亡。汉祖因循，虽不顿革，分置子弟，终龛诸吕之难，渐剖列郡，以减大都之权。後严安之徒，犹口慨发愤，谓千里之威，即古之强国，虑非安本无穷之计也。孝武之末，始置刺史，监纠非法，不过六条，传车周流，匪有定镇，秩裁数百，威望轻寡，得有察举之勤，未生陵犯之衅。成帝改牧，其萌始大，既非识治之主，故无取焉尔。世祖中兴，监乎政本，复约其职，还遵旧制，断亲奏事，省入惜烦，渐得自重之路。因兹以降，弥于岁年，母後当朝，多以弱守，六合危动，四海溃弊，财尽力竭，纲维挠毁，而八方不能内侵，诸侯莫敢入伐，岂非干强枝弱，控制素重之所致乎？至孝灵在位，横流既及，刘焉徼伪，自为身谋，非有忧国之心，专怀狼据之策，抗论口世，荐议愚主，盛称宜重牧伯，谓足镇压万里，挟奸树算，苟罔一时，岂可永为国本，长期胜术哉？夫圣主御世，莫不大庇生民，承其休

谋，传其典制。犹云事久弊生，无或通贯，故变改正服，革异质文，分爵三五，参差不一。况在竖骙之君，挟奸诈之臣，共所创置，焉可仍因？大建尊州之规，竟无一日之治。故焉牧益土，造帝服于岷、峨；袁绍取冀，下制书于燕、朔；刘表荆南，郊天祀地；魏祖据兖，遂构皇业：汉之殄灭，祸源乎此。及臻後代，任寄弥广，委之邦宰之命，授之斧钺之重，假之都督之威，开之征讨之略。晋太康之初，武帝亦疑其然，乃诏曰："上古及中代，或置州牧，或置刺史，置监御史，皆总纲纪，而不赋政，治民之事，任之诸侯郡守。昔汉末四海分崩，因以吴、蜀自口，自是刺史内亲民事，外领兵马，此一时之宜尔。今赖宗庙之灵，士大夫之力，江表平定，天下合之为一，当韬戢干戈，与天下休息。诸州无事者罢其兵，刺史分职，皆如汉氏故事，出颁诏条，入奏事京城。二千石专治民之重，监司清峻于上，此经久之体也。其便省州牧。"晋武帝又见其弊矣，虽有其言，不卒其事，後嗣缵继，牧镇愈重，据地分争，竟覆天下。昔王畿之大，不过千里，州之所司，广袤兼远。争强虎视之辰，迁鼎革终之日，未尝不藉蓄兵之权，挟董司之力，逼迫伺隙，陵夺冲幼。其甚者臣主扬兵，骨肉战野，昆弟枭悬，伯叔屠裂。末壮披心，尾大不掉，既用此始，亦病以终。倾辀愈袭，莫或途改，致雒京有衔璧之痛，秦台有不守之酷。胡、羌递兴，氐、鲜更起，摩灭群黎，流祸百世。坚冰所渐，兼缘兹蠹。呜呼！後之圣王，必不久滞斯迹，灵长之终，当有神筭。不然，则雄捍反拒之事，惧甚于此心，凭强作害之谋，方盛于後意。

凡州所监都为京都，置尹一人，二千石，丞一人。每郡置太守一人，二千石，丞一人。郡当边戍者，丞为长史。(1)王国之相亦如之。每属国置都尉一人，比二千石，丞一人。本注曰：凡郡国皆掌治民，进贤劝功，决讼检奸。常以春行所主县，劝民农桑，振救乏绝。秋冬遣无害吏案讯诸囚，平其罪法，论课殿最。(2)岁尽遣吏上计。(3)并举孝廉，郡口二十万举一人。[尉一人]，典兵禁，备盗贼，景帝更名都尉。武帝又置三辅都尉各一人，讥出入。边郡置农都尉，主屯田殖谷。又置属国都尉，主蛮夷降者。中兴建武六年，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无都试之役。(4)省关都尉，唯边郡往往置都尉及属国都尉，稍有分县，治民比郡。安帝以羌犯法，三辅有陵园之守，乃复置右扶风都尉，京兆虎牙都尉。(5)皆置诸曹掾史。(6)本注曰：诸曹略如公府曹，无东西曹。(7)有功曹史，主选署功劳。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诸曹事。其监属县，有五部督邮，曹掾一人。正门有亭长一人。主记室史，主录记书，催期会。无令史。合下及诸曹各有书佐，干主文书。(8)

(1)古今注曰："建武六年三月，令郡太守、诸侯相病，丞、长史行事。十四年，罢边郡太守丞，长史领丞职。"

(2)案律有无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汉书音义曰："文无所枉害。"萧何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

(3)卢植礼注曰："计断九月，因秦以十月为正故。"

(4)古今注曰："六年八月，省都尉官。"应劭曰："每有剧(职)[贼]，郡临时置都尉，事讫罢之。"

(5)应劭汉官曰："盖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尚矣。易称'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春秋'三时务农，一时讲武'。诗美公刘'匪居匪康，入耕出战，乃里糇粮，干戈载(锡)[扬]，四方莫当'。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後，官无警备，实启寇心。一方有难，三面救之，发兴雷震，烟蒸电激，一切取辨，黔首嚣然。不及讲其射御，用其戒誓，一旦驱之以即强敌，犹鸠鹊捕鹰口，豚羊弋豺虎，是以每战常负，王旅不振。张角怀挟妖伪，遐迩摇荡，八州并发，烟炎绛天，牧守枭裂，流血成川。尔乃远征三边殊俗之兵，非我族类，忿鸷纵横，多僵良善，以为己功，财货粪土。哀夫民氓迁流之咎，见出在兹，不教而战，是谓弃之，迹其祸败，岂虚也哉！春秋家不藏甲，所以一国威抑私力也。今虽四海残壤，王命未洽，可折冲压难，若指于掌，故置右扶风。"

⑹新论曰："王莽时置西海郡，令其吏皆百石亲事。"一曰为四百石，二岁而迁补。

⑺蔡质汉仪曰："河南(府)[尹]掾出考案，与从事同。"

⑻汉官曰："河南尹员吏九百二十七人，十二人百石。诸县有秩三十五人，官属掾史五人，四部督邮(史)[吏]部掾二十六人，案狱仁恕三人，监津渠漕水掾二十五人，百石卒吏二百五十人，文学守助掾六十人，书佐五十人，(循)[修]行二百三十人，干小史二百三十一人。"

属官，每县、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长，四百石；小者置长，三百石；侯国之相，秩次亦如之。[1]本注曰：皆掌治民，显善劝义，禁奸罚恶，理讼平贼，恤民时务，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2]

⑴应劭汉官曰："前书百官表云，万户以上为令，万户以下为长。三边始孝武皇帝所开，县户数百而或为令。荆扬江南七郡，唯有临湘、南昌、吴三令尔。及南阳穰中，土沃民稠，四五万户而为长。桓帝时，以(江)[汝]南阳安为女公主邑，改号为令，主薨复复其故。若此为系其本。俗说令长以水土为之，及秩高下，皆无明文。班固通儒，述一代之书，斯近其真。"

⑵胡广曰："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上其集簿。丞尉以下，岁诣郡，课校其功。功多尤为最者，于廷尉劳勉之，以劝其後。负多尤为殿者，于後曹别责，以纠怠慢也。诸对辞穷尤困，收主者，掾史关白太守，使取法。丞尉缚责，以明下转相督口，为民除害也。明帝诏书不得僇辱黄绶，以别小人吏也。"

凡县主蛮夷曰道。公主所食汤沐曰(国)[邑]。县万户以上为令，不满为长。

侯国为相。皆秦制也。[1]丞各一人。尉大县二人，小县一人。本注曰：丞署文书，典知仓狱。尉主盗贼。凡有贼发，主名不立，则推索行寻，案察奸宄，以起端绪。[2]各署诸曹掾史。本注曰：诸曹略如郡员，五官为廷掾，监乡五部，春夏为劝农掾，秋冬为制度掾。[3]

⑴史记秦并天下，夷郡县，销兵刃，示不复用。

⑵应劭汉官曰："大县丞左右尉，所谓命卿三人。小县一尉一丞，命卿二人。"

⑶汉官曰："雒阳令秩千石，丞三人四百石，孝廉左尉四百石，孝廉右尉四百石。员吏七百九十六人，十三人四百石。乡有秩、狱史五十六人，佐史、乡佐七十七人，斗食、令史、啬夫、假五十人，官掾史、干小史二百五十人，书佐九十人，(循)[修]行二百六十人。"

乡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1]掌一乡人；[2]

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3]。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後，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游徼掌徼循，禁司奸盗。又有乡佐，属乡，主民收赋税。[4]

⑴汉官曰："乡户五千，则置有秩。"

⑵风俗通曰："秩则田间大夫，言其官裁有秩耳。"

⑶风俗通曰："啬者，省也。夫，赋也。言消息百姓，均其役赋。"

⑷风俗通曰："国家制度，大率十里一乡。"

亭有亭长，以禁盗贼。本注曰：亭长，主求捕盗贼，承望都尉。[1]

⑴汉官仪曰："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以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八月，太守、都尉、令、长、相、丞、尉会都试，课殿最。水家为楼船，亦习战射行船。(过)[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烽火追虏。置长史一人，丞一人，治兵民。当兵行长领。置部尉、千人、司马、候、农都尉，皆不治民，不给卫士。材官、楼船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为民就田。应合选为亭长。亭长课徼巡。尉、游徼、亭长皆习设备五兵。五兵：弓弩，戟，楯，刀剑，甲铠。鼓吏赤帻行滕，带口佩刀，持楯被甲，设矛戟，习射。设十里一亭，亭长、亭候；五里一邮，邮间相去二里半，司奸盗。亭长持二尺板以劾贼，

索绳以收执贼。”风俗通曰：“汉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盖行旅宿会之所馆。亭史旧名负弩，改为长，或谓亭父。”

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1]

(1)风俗通曰：“周礼五家为邻，四邻为里。里者，止也。里有司，司五十家，共居止，同事旧欣，通其所也。”

边县有障塞尉。本注曰：掌禁备羌夷犯塞。[1]其郡有盐官、铁官、工官、都水官者，随事广狭置令、长及丞，秩次皆如县、道，无分士，给均本吏。本注曰：凡郡县出盐多者置盐官，主盐税。出铁多者置铁官，主鼓铸。[2]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税物。有水池及鱼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渔税。在所诸县均差吏更给之，置吏随事，不具县员。

(1)太公阴符曰：“武王问太公：‘愿闻治乱之要。’太公曰：‘其本在吏。’武王曰：‘吏者治也，所以为治，其乱者何？’太公曰：‘故吏重罪有十。’武王问‘吏之重罪。’太公曰；‘一、吏苛刻；二、吏不平；三、吏贪污；四、吏以威力迫胁于民；五、吏与史合奸；六、吏与人亡情；七、吏作盗贼，使人为耳目；八、吏贱买卖贵于民；九、吏增易于民；十、吏振惧于民。夫治者有三罪，则国乱而民愁；尽有之，则民流亡而君失其国。’武王曰：‘民亦有罪乎？’太公曰：‘民有十大于此，除者则国治而民安。’武王曰：‘十大何如？’太公曰：‘民胜吏，厚大臣，一大也。民宗强，侵陵群下，二大也。民甚富，倾国家，三大也。民尊亲其君，天下归慕，四大也。众暴寡，五大也。民有百里之誉，千里之交，六大也。民以吏威为权，七大也。恩行于吏，八大也。民服信，以少为多，夺人田宅，赘人妻于，九大也。民之基业畜产为人所苦，十大也。所谓一家害一里，一里害诸侯，诸侯害天下。’武王曰：‘绝吏之罪，塞民之大，奈何？’太公曰：‘察民之暴吏，明其赏，审其诛，则吏不敢犯罪，民不敢大也。’武王曰：‘是民吏相伺，上下不和而结其雠。’太公曰：‘为君守成，为吏守职，为民守事。如此，各居其道则国治，国治则都治，都治则里治，里治则家治，家治则善恶分明，善恶分明则国无事，国无事则吏民外不怀怨，内不徼事。’”(2)胡广曰：“盐官掊坑而得盐，或有凿井煮海水而以得之者。铸铜为器械，当铸冶之时，扇炽其火，谓之鼓铸。”

使匈奴中郎将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护南单于。置从事二人，有事随事增之，掾随事为员。护羌、乌桓校尉所置亦然。[1]

(1)应劭汉官曰：“拥节，屯中步南，设官府掾(吏)[史]。单于岁遣侍子来朝，谒者常送迎焉，得赂弓马毡罽他物百余万。谒者事讫，还具表付帑藏，诏书口自受。”

护乌桓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乌桓胡。[1]

(1)应劭汉官曰：“拥节。长史一人，司马二人，皆六百石。并领鲜卑。客赐质子，岁时胡市焉。”晋书曰：“汉置东夷校尉，以抚鲜卑。”

护羌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西羌。[1]

(1)应劭汉官曰：“拥节。长史、司马二人，皆六百石。”

皇子封王，其郡为国，每置傅一人，相一人，皆二千石。本注曰：傅主导王以善，礼如师，不臣也。相如太守。有长史，如郡丞。

汉初立诸王，因项羽所立诸王之制，地既广大，且至千里。又其官职傅为太傅，相为丞相，又有御史大夫及诸卿，皆秩二千石，石官皆如朝廷。国家唯为置丞相，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之。[1]至景帝时，吴、楚七国恃其国大，遂以作乱，几危汉室。及其诛灭，景帝惩之，遂令诸王不得治民，令内史主治民，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武帝改汉内史、中尉、郎中令之名，[2]而王国如故，员职皆朝廷为署，不得自置。至(汉)成帝省内史治民，更令相治民，[3]太傅但曰傅。[4]

(1)胡广曰：“後汉妾数无限别，乃制设正适，曰妃，取小夫人不得过四十人。”

(2)前书曰："改汉内史为京兆尹，中尉为执金吾，郎中令为光禄勋。"

(3)汉旧仪曰："大司空何武奏罢内史，相如太守，中尉如都尉，参职。是後中尉争权，与王相奏，常不和也。"

(4)臣昭曰：观夫高祖之创业也，岂直鸿勋硕德，大庇群生，荡其毒虐，厝之和泰而已哉！至于谋深虑久，封建子弟，蕃维盘固，规谋弘远。及于三赵不终，燕灵夭绝，齐、代、淮、楚皆为外重，故宋昌曰"外畏齐、楚、淮南"，斯非效与？事过则獘，孰或通之？全国之难，诚固财物之富，作卫之益，亦既得之于前矣，故赐以几杖，用息奸谋。嗣陨局下，怨生有以，逮连师构乱，兵交梁阙，御侮摧寇，肇自密戚。景帝遂削蕃国之权，刻骨肉之援，封为君而不听治其民，置为主而稍贱其臣，矫枉过甚，遂臻于此。吕、霍之危朝，後族愈贵于来宠，吴、楚之叛奔，侯王恒借以受诮，故贾谊欲众建以少其力，列虚以侯其生，此乃达观深识，监于亲陪之要者也。冢嗣必传万里之地，分支欲使动摇不得，于经维远筭，且已碍矣。复哀平之际，刘氏徧于四海，宗正著录，遂以万数。及乎後汉，弥循前迹，光武十子，并列畿外近郡，孝明八国，不能开庇远民。国近则不可以大，不大则不足为强，此所以本枝之援，终以少固。若使汉分两越置二三亲国，剖吴、楚树数四列蕃，割辽海而分皇枝，开陇蜀而王子弟，使主尊显，依汉初之贵，民无定限，许滋养之富；若有囗虐之嗣，可得废而不得削，必传刘氏。民信所奉，发其侵伐兼并之衅，峻其它族篡杀之科，制其入贡轻重之法，疏其来朝往复之数。君君臣臣，永许百世之期，一国之民，长无迁动之志，四方得志，听离官列封，怀贤抱智，随所适乐土。强弱相侔，远近相摧，举其大归，略其小滞，与其画一，班之海内。天子之朝，自非异姓僭夺，不得兴勤王之师。诸蕃国，自非杂互篡主，不降讨伐之诏。犬牙相经，共为严国，虽王莽善盗，将何因而敢窃，曹操雄勇，亦安能以得士。斯无俟极圣然克行，明贤粗识亦足立。故父子首足也，昆弟四支也，当使筋骨髓血，动静足以相胜，长短大小，干用足以相卫。岂有割胫致腹，取骨肉以增头，僄背露骨，剥膏腴以裨领，而谓颀颡魁岸，可得比寿松、晋，喉咽拥肿，必能长生久视哉？汉氏得之微，犹能四百载，魏人失之甚，不满数十年。爰自晋世，矫枉太过，入列皇朝，非简贤之授，唯亲是贵，无愚智之辨。不能胜衣冠，早据公相之尊，童蒙幼子，遄登槐岳之位。职应论道，而未离保母之养，续侯赋政，而服二三尺衣。英贤大度，禀彼囗稚，高才硕儒，恭承藐识。公餗覆而不忧，美锦碎而愈截。兼授若流，回迁竞路，才驽任重，功寡衅多。晓比名于公旦，夕同罪于盗跖，褒称无位，可以充德，贬退刑轘，不足以塞咎。(或)[威]力强济，声实隆重，嫌猜畏逼，身受其獘。

覆灭分体，若枭仇寇，(赍)[齑]粉同气，有过他逆。忠贞之士，横罗其凶，志节之人，狼狈其祸。阙伯、实沈，继踵史笔，显思显甫，比有国书。赵伦以(惷)[憃]愚排天，齐攸以贤明谢世，枉郁殄夷，冤孙就尽，不可胜载矣。岂周、汉之君多孝悌之性，晋、宋之主禀豺狼之情，盖事势使之然也。朝行斯术，夕穷崩乱，未能革悛，来事愈甚。苍生为此将尽矣，四海为此构囗矣！

圣帝英君，欲反斯败，必当更开同姓之国，置不增之约，罢皇胤入宫之祸，守盟牲砺河之笃，乃可还崄坠之路，反乎全安之辙也。

中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职如郡都尉，主盗贼。[1]郎中令一人，仆一人，皆千石。本注曰：郎中令掌王大夫、郎中宿卫，官如光禄勋。自省少府，职皆并焉。仆主车及驭，如太仆。本(注)曰太仆，比二千石，武帝改，但曰仆，又皆减其秩。治书，比六百石。本注曰：治书本尚书更名。大夫，比六百石。本注曰：无员。掌奉王使至京都，奉璧贺正月，及使诸国。本皆持节，後去节。谒者，比四百石。本注曰：掌冠长冠。本员十六人，後减。礼乐长。本注曰：主乐人。卫士长。本注曰：主卫士。医工长。本注曰：主医药。永巷长。

本注曰：宦者，主宫中婢使。祠祀长。本注曰：主祠祀。皆比四百石。[2]郎中，二百石。本注曰：无员。

(1)东观书曰："其绍封削绌者，中尉、内史官属亦以率减。"

(2)自礼乐长至此，皆四百石。

卫公、宋公。本注曰：建武二年，封周後姬常为周承休公；五年，封殷後孔安为殷绍嘉公。十三年，改常为卫公，安为宋公，以为汉宾，在三公上。(1)

(1)五经通义："二王之後不考功，有诛无绝。"郑玄曰："王者存二代而封及五，郊天用天子礼以祭其始祖，行其正朔，此谓通三统也。三恪者，敬其先圣，封其後而已，无殊异者也。"

列侯，所食县为侯国。本注曰：承秦爵二十等，为彻侯，金印紫绶，以赏有功。

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得臣其所食吏民。後避武帝讳，为列侯。武帝元朔二年，令诸王得推恩分众子土，国家为封，亦为列侯。旧列侯奉朝请在长安者，位次三公。中兴以来，唯以功德赐位特进者，次车骑将军；(1)赐位朝侯，次五校尉；赐位侍祠侯，次大夫。其余以胏附及公主子孙奉坟墓于京都者，亦随时见会，位在博士、议郎下。(2)

(1)胡广汉制度曰："功德优盛，朝廷所敬异者，赐特进，在三公下，不在车骑下。"

(2)胡广制度曰："是为猥诸侯。"

诸王封者受茅土，归以立社稷，礼也。(1)列土、特进、朝侯贺正月执璧云。

(1)胡广曰："诸王受封，皆受茅土，归立社稷。本朝为宫室，自有制度。至于列侯归国者，不受茅土，不立宫室，各随贫富，裁制黎庶，以守其宠。"

每国置相一人，其秩各如本县。本注曰：主治民，如令、长，不臣也。但纳租于侯，以户数为限。其家臣，置家丞、庶子各一人。本注曰：主侍侯，使理家事。列侯旧有行人、洗马、门大夫，凡五官。中兴以来，食邑千户已上置家丞、庶子各一人，不满千户不置家丞，又悉省行人、洗马、门大夫。

关内侯，(1)承秦赐爵十九等，为关内侯，无土，寄食在所县，民租多少，各有户数为限。(2)

(1)如淳曰："列侯出关就国，侯但爵身，其有家累者与之关内之邑，食其租税也。"古今注曰："建武六年，初令关内侯食邑者俸月二十五斛。"

(2)荀绰晋百官表注曰："时六国未平，将帅皆家关中，故以为号。"刘劭爵制曰："春秋传有庶长鲍。商君为政，备其法品为十八级，合关内侯、列侯凡二十等，其制因古义。古者天子寄军政于六卿，居则以田，警则以战，所谓入使治之，出使长之，素信者与众相得也。故启伐有扈，乃召六卿，大夫之在军为将者也。及周之六卿，亦以居军，在国也则以比长、闾胥、族师、党正、州长、卿大夫为称，其在军也则以卒伍、司马、将军为号，所以异在国之名也。秦依古制，其在军赐爵为等级，其帅人皆更卒也，有功赐爵，则在军吏之例。自一爵以上至不更四等，皆士也。大夫以上至五大夫五等，比大夫也。九等，依九命之义也。自左庶长以上至大庶长，九卿之义也。关内侯者，依古圻内子男之义也。秦都山西，以关内为王畿，故曰关内侯也。列侯者，依古列国诸侯之义也。然则卿大夫士下之品，皆放古，比朝之制而异其名，亦所以殊军国也。古者以车战，兵车一乘，步卒七十二人，分翼左右。车，大夫在左，御者处中，勇士居右，凡七十五人。一爵曰公士者，步卒之有爵为公士者。二爵曰上造。造，成也。古者成士升于司徒曰造士，虽依此名，皆步卒也。三爵曰簪褭，御驷马者。要褭，古之名马也。驾驷马者其形似簪，故曰簪褭也。四爵曰不更。不更者，为车右，不复与凡更卒同也。五爵曰大夫。大夫者，在车左者也。六爵为官大夫，七爵为公大夫，八爵为公乘，九爵为五大夫，皆军吏也。吏民爵不得过公乘者，得贳与子若同产。然则公乘者，军吏之爵高者也。虽非临战，得公卒车，故曰公乘也。十爵为左庶长，十一爵为右庶长，十二爵为左更，十三爵为中更，十四爵为右更，十五爵为少上造，十六爵为大上造，十七爵为驷车庶长，十八爵为大庶长，十九爵为关内侯，二十爵为列侯。自左庶长已上至大庶长，皆卿大夫，

皆军将也。所将皆庶人、更卒也，故以庶更为名。大庶长即大将军也，左右庶长即左右偏裨将军也。”古今注曰：“成帝鸿嘉三年，令吏民得买爵，级千钱。”

四夷国王，率众王，归义侯，邑君，邑长，皆有丞，比郡、县。

百官受奉例：[1]大将军、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

二千石奉，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奉，月百斛。千石奉，月八十斛。六百石奉，月七十斛。比六百石奉，月五十斛。四百石奉，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奉，月四十斛。三百石奉，月四十斛。比三百石奉，月三十七斛。二百石奉，月三十斛。比二百石奉，月二十七斛。一百石奉，月十六斛。斗食奉，月十一斛。[2]佐史奉，月八斛。[3]凡诸受奉，皆半钱半谷。[4]

⑴古今注曰，建武二十六年四月戊戌，增吏奉如此，志例以明也。

⑵汉书音义曰：“斗食禄，日以斗为计。”

⑶古今注曰：“永和三年，初与河南尹及雒阳员吏四百二十七人奉，月四十五斛。”臣昭曰：此言岂其妄乎？若人人奉四十五斛，则四百石秩为太优而无品，若共进奉者人不过一斗，亦非义理。

⑷荀绰晋百官表注曰：“汉延平中，中二千石奉钱九千，米七十二斛。真二千石月钱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比二千石月钱五千，米三十四斛。一千石月钱四千，米三十斛。六百石月钱三千五百，米二十一斛。四百石月钱二千五百，米十五斛。三百石月钱二千，米十二斛。二百石月钱一千，米九斛。百石月钱八百，米四斛八斗。”献帝起居注曰：“帝在长安，诏书以三辅地不满千里，而军师用度非一，公卿已下不得奏除。其若公田，以秩石为率，赋(舆)[与]令各自收其租税。”

赞曰：帝道渊默，冢帅脩德。寡以御众，分职乃克。不置不监，无骄无忒。程是师徒，宁民康国。

校勘记

三六一七页五行外十二州按：汲本、殿本“十”下有“有”字。

三六一七页一0行省察治政按：前表颜注引“治政”作“治状”。孙星衍辑本同，孙云光武纪注引“治状”作“政教”。

三六一七页一二行喜则任赏按：前表颜注引“任”作“淫”，孙辑本同。

三六一七页一二行烦扰苛暴按：前表颜注引“苛”作“刻”，通典注同。

三六一七页一二行剥戮黎元按：前表颜注引“戮”作“截”，通典注同。

三六一八页一行怙恃荣势按：前表颜注引“怙恃”作“恃怙”，孙辑本同，通典注同。

三六一八页二行比诸持板揖不拜按：孙云“诸”下当有脱文。

三六一八页七行东安南按：集解引钱大昕说，谓东安南郡无可考。秦中记中平五年分汉阳置南安郡，晋志南安郡领豲道、新兴、中陶三县。疑此本作“南安”，而衍“东”字耳。

三六一八页八行凡十三[郡]据汲本、殿本补。

三六一八页九行凡十四[郡]据汲本、殿本补。

三六一九页一六行虽不顿革按：“顿”原讹“囗”，径改正。

三六二0页七行夫圣主御世按：“主”原作“王”，径据汲本、殿本改。

三六二0页八行共所创置焉可仍因汲本、殿本“置”下有“哉”字。今按：“共”疑当作“其”，“其”既譌“共”，後人遂于“置”下增一“哉”字。

三六二一页四行凡州所监都为京都置尹一人集解引钱大昕说，谓“都”为“部”字之譌，又颠倒其文，“凡州所监都为”当作“凡州所监为部”，此六字乃注文，“京都置尹一人”，则志正文也。黄山校补则谓“都”为“郡”字之譌，凡郡为京师则置尹，两汉皆如此。按：钱、黄两说似均未谛，姑乃其旧。

三六二一页八行[尉一人]典兵禁备盗贼王先谦谓“典”上疑当有“尉一人”三字而夺之。今据何焯校本补“尉一人”三字。

三六二一页一一行安帝以羌犯法三辅有陵园之守按：“法”字疑衍，“三辅”二字疑当属上读，本书西羌传可证。

三六二二页三行每有剧(职)[贼]据汲本改。按：校补谓都尉本以备盗贼，作“职”非也。观顺帝纪置太山、琅邪都尉，即是因有剧贼置。

三六二二页五行乃里糇粮按“糇”原作“口”，径改正。

三六二二页五行干戈载(锡)[扬]据汲本、殿本改。按：“载”当作“戚”。

三六二二页一0行故置右扶风按：孙星衍谓此下当脱文。

三六二二页一二行河南(府)[尹]掾出考案据汲本、殿本改。

三六二二页一三行四部督邮(史)[吏]部掾据汲本、殿本改。

三六二二页一四行(循)[脩]行二百三十人集解引惠栋说，谓据北海相景君碑阴及王充论衡，“循行”当作“脩行”无疑。今据改。下同。

三六二三页三行以(江)[汝]南阳安为女公主邑集解引惠栋说，谓“江”当作“汝”，阳安，汝南县也。今据改。

三六二三页九行公主所食汤沐曰(国)[邑]据集解引钱大昕说改。按：前表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后公主所食曰邑。

三六二三页一三行销兵刃按：“销”原譌“铸”，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三六二四页一行乡有秩狱史五十六人按：汲本“史”作“吏”。

三六二四页一0行大率十里一乡按：校补谓此当是“十里一亭，十亭一乡”，注有脱误。

三六二四页一三行(过)[边]郡太守据殿本考证改。按：孙校本汉官旧仪亦作“边”。

三六二五页一二行六吏与人亡情七吏作盗贼使人为耳目按：校补谓以上二“人”字亦当是“民”字。唐时功令，习後汉书者兼习八志，“民”字并经避改，此亦回改未尽者。

三六二五页一二行吏贱买卖贵于民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卖贵”当作“贵卖”。

三六二六页八行设官府掾(吏)[史]据汲本、殿本改。

三六二六页一一行客赐质子岁时胡市焉汲本、殿本“焉”作“马”。按：本书乌桓传云“于是始复置乌桓校尉于上谷宁城，开营府，并领鲜卑，赏赐质子，岁时互市焉”，则“客”当作“赏”，“胡”当作“互”，“焉”字不譌。

三六二七页七行至(汉)成帝省内史治民按：“成帝”上不当有“汉”字，今删。

三六二七页一四行全国之难诚固财物之富按：“全国之难”以下文有脱误。“固”疑“因”字之譌。

三六二八页一五行(或)[威]力强济据汲本改。

三六二八页一六行(赍)[齑]粉同气据汲本改。

三六二八页一六行横罗其凶按：汲本、殿本作“罹”。“罗”“罹”字通。

三六二八页一七行赵伦以(惷)[惷]愚排天据集解本改。

三六二九页六行本(注)曰太仆集解引钱大昕说，谓“注”字衍。此言王国之仆其初亦称太仆，武帝时始去“太”字耳。今据删。

三六二九页八行本注曰掌冠长冠本员十六人後减集解引钱大昕说，谓此句疑有脱误。汉朝谒者掌宾赞受事及上章报问，则王国之谒者所掌亦宜如之。或云掌官长别是一官，如礼乐长、卫士长之类，则员不得若是之多也。校补据舆服志“唯长冠诸王国谒者以为常服”，谓“掌”当作“常”。今按：凡“本注曰”云云，皆说明其职掌，改“掌”为“常”，于例不合，校补之说亦未谛也。

三六三三页六行中二千石奉钱九千按：殿本“奉”作“举”。校补谓此注下文皆以月计，似“奉”“举”皆“月”之譌，否则“奉”下脱“月”字。

三六三三页一0行赋(舆)[与]令各自收其租税据汲本、殿本改。

志第二十九　舆服上

玉辂　乘舆　金根　安车　立车　耕车　戎车　猎车　軿车　青盖车　绿车　皁盖车　夫人安车　大驾　法驾　小驾　轻车　大使车　小使车　载车　导从车　车马饰

书曰："明试以功，[(1)]车服以庸。"[(2)]言昔者圣人兴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躬亲其事，身履其勤，忧之劳之，不避寒暑，使天下之民物，各得安其性命，无夭口暴陵之灾。是以天下之民，敬而爱之，若亲父母；则而养之，若仰日月。夫爱之者欲其长久，不惮力役，相与起作宫室，上栋下宇，以雍覆之，欲其长久也；敬之者欲其尊严，不惮劳烦，相与起作舆轮旌旗章表，以尊严之。

斯爱之至，敬之极也。苟心爱敬，虽报之至，情由未尽。或杀身以为之，尽其情也；弈世以祀之，明其功也。是以流光与天地比长。後世圣人，知恤民之忧思深大者，必飨其乐；勤仁毓物使不夭折者，必受其福。故为之制礼以节之，使夫上仁继天统物，不伐其功，民物安逸，若道自然，莫知所谢。老子曰："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此之谓也。

(1)孔安国曰："效试其居国为政，以差其功。"

(2)孔安国曰："赐以车服，以旌其德，用所任也。"又一通："诸侯四朝，各使陈进治化之言，明试其言，以要其功。功成则锡车服，以表显其能用。"

夫礼服之兴也，所以报功章德，尊仁尚贤。故礼尊[尊]贵贵，不得相踰，所以为礼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顺则上下有序，德薄者退，德盛者缛。故圣人处乎天子之位，服玉藻邃延，日月升龙，山车金根饰，黄屋左纛，所以副其德，章其功也。贤仁佐圣，封国(爱)[受]民，黼黻文绣，降龙路车，所以显其仁，光其能也。及其季末，圣人不得其位，贤者隐伏，是以天子微弱，诸侯胁矣。于此相贵以等，相讟以货，相赂以利，天下之礼乱矣。至周夷王下堂而迎诸侯，此天子失礼，微弱之始也。自是诸侯宫县乐食，祭以白牡，击玉剑，朱干设钖，冕而儛大武。[(1)]大夫台门旅树反坫，绣黼丹朱中衣，镂簋朱纮，此大夫之僭诸侯礼也。[(2)]诗刺"彼己之子，不称其服"，伤其败化。

易讥"负且乘，致寇至"，言小人乘君子器，盗思夺之矣。自是礼制大乱，兵革并作；上下无法，诸侯陪臣，山楶藻棁。降及战国，奢僭益炽，削灭礼籍，盖恶有害己之语。竞修奇丽之服，饰以舆马，文罽玉缨，象镳金鐀，以相夸上。争锥刀之利，杀人若刈草然，其宗祀亦旋夷灭。荣利在己，虽死不悔。及秦并天下，揽其舆服，上选以供御，其次以锡百官。汉兴，文学既缺，时亦草创，承秦之制，後稍改定，参稽六经，近于雅正。孔子曰："其或继周者，行夏之正，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故撰舆服著之于篇，以观古今损益之义云。

(1)郑玄注礼记曰："此皆天子之礼也。宫县，四面县也。干，盾也。钖，傅其背如龟也。武，万舞也。白牡，大路，殷天子之礼也。白牡，殷牲。"

(2)郑玄曰："此皆诸侯之礼也。旅，道也。屏谓之树，树所以蔽行道。管氏树塞门，塞犹蔽也。礼，天子外屏，诸侯内屏，大夫以帘，士以帷。反坫，反爵之坫也，盖在樽南。两君相见，主君既献，于[此]反爵焉。绣黼丹朱以为中衣领缘也。绣读为绡。绡，缯名也。诗云：'素衣朱绡。'又曰：'素衣朱襮。'襮，黼领也。镂簋谓刻而饰之也。大夫刻之为龟耳，诸侯饰以象，天子饰以玉。朱纮，天子冕之纮也。诸侯青组，大夫士当缁组，纮纁边。"

上古圣人，见转蓬始知为轮。轮行可载，因物知生，复为之舆。舆轮相乘，流运罔极，任重致远，天下获其利。後世圣人观于天，视斗周旋，魁方杓曲，[(1)]以携龙、角为帝车，于是乃曲其辀，乘牛驾马，登险赴难，周览八极。故易震乘干，谓之大壮，言器莫能有上之者也。[(2)]自是以来，世

加其饰。至奚仲为夏车正，建其斿旐，尊卑上下，各有等级。[3]周室大备，官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4]一器而群工致巧者，车最多，是故具物以时，六材皆良。[5]舆方法地，盖圆象天；三十辐以象日月；[6]盖弓二十八以象列星；龙旗九斿，七仞齐轸，[7]以象大火；[8]鸟旟七斿，五仞齐较，[9]以象鹑火；[10]熊旗六斿，五仞齐肩，以象参、伐；[11]龟旐四斿，四仞齐首，以象营室；[12]弧旌枉矢，以象弧也：[13]此诸侯以下之所建者也。[14]

(1)春秋纬曰："瑶光第一至第四为魁，第五至第七为杓，合为斗。"

(2)孝经援神契曰："斗曲杓桡，象成车。房为龙马，华盖覆钩。天理入魁，神不独居，故骖驾陪乘，以道踟不。"宋均注曰："房星既体苍龙，又象驾驷马，故兼言之也。覆钩，既覆且钩曲似盖也。天理入魁，又似御陪乘。"

(3)世本云："奚仲始作车。"古史考曰："黄帝作车，引重致远，其後少昊时驾牛，禹时奚仲驾马。"臣昭案：服牛乘马，以利天下，其所起远矣，岂奚仲为始？世本之误，史考所说是也。

(4)周礼曰："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

(5)郑玄曰："取干以冬，取角以秋，丝漆以夏，筋胶未闻。"自此至弧旌枉矢，皆出周礼，"郑玄曰"即是周礼注。

(6)郑玄曰："轮象日月者，以其运行也。日月三十日而合宿。"

(7)郑玄曰："轸谓车後横木。"

(8)郑玄曰："交龙为旗，诸侯之所建也。大火，苍龙宿之心，其属有尾，尾九星。"

(9)郑玄曰："较者，车高槛木也。"

(10)郑玄曰："鸟隼为旟，州里之所建。鹑火，朱鸟宿之柳，其属有七星。"

(11)郑玄曰："熊虎为旗，师都之所建。伐属白虎宿，与参连体而六星。"

(12)郑玄曰："龟蛇为旐，县鄙之所建。营室，玄武宿，与东壁连体而四星。"

(13)郑玄曰："觐礼曰'侯氏载龙旗弧韣'，则旌旗之属皆有弧也。弧以张縿之幅，有衣谓之韣，又为设矢，象弧星有矢也。妖星有枉矢者，蛇行有尾，因此云枉矢，盖画之。"玄注礼含文嘉曰："盖旗有九名：日月为常，交龙为旗，通帛为旃，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旟，龟蛇为旐，(奎)[全]羽为旞，析羽为旌"卢植注礼记曰："有铃曰旗。"干宝注周礼曰："枉矢象妖星，非其义也。枉盖应为枉直，谓枉矢于弧。"

(14)白虎通曰："居车中，不内顾也。仰即观天，俯即察地，前闻和鸾之声，旁见四方之运，此车教之道。论语曰：'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所以有和鸾以正威仪，节行舒疾也。鸾者在衡，和者在轼，马动则鸾鸣，鸾鸣则和应。其声鸣曰和敬。舒则不鸣，疾则失音，明得其和也。故诗云'和鸾雍雍，万福攸同'。鲁训曰：'和，设轼者也。鸾，设衡者也。'"许慎曰"诗云八鸾鎗鎗"，则一马二鸾也。又曰"輶车鸾镳"，知非衡也。毛诗传曰："在轼曰和，在镳曰鸾。"杜预注左传亦云"鸾在镳，和在衡"。傅玄乘舆马赋注曰："鸾在马勒镳。"宝周礼注曰："和鸾皆以金为铃。"史记曰："前有错衡，所以养目也。步中武象，骤中韶(护)[濩]，所以养耳也。龙旗九斿，所以养信也。寝兕持虎，蛟韅弥龙，所以养威也。故大路之马，必信至教顺然後乘之，所以养安也。"

天子(五)[玉]路，[1]以玉为饰，[2](锡)[钖]樊缨十有再就，[3]建太常，十有二斿，九仞曳地，[4]日月升龙，象天明也。[5]夷王以下，周室衰弱，诸侯大路。秦并天下，阅三代之礼，或曰殷瑞山车，金根之色。[6]

汉承秦制，御为乘舆，所谓孔子乘殷之路者也。

(1)周礼王之五路，一曰玉路，二曰金路，三曰象路，四曰革路，五曰木路。释名曰："天子所乘曰路，路亦军事也，谓之路，言行路也。"

⑵古文尚书曰："大路在宾阼面，缀路在阼阼面。"孔安国曰："大路，玉；缀路，金也。"服虔曰："大路，总名也，如今驾驷高车矣。尊卑俱乘之，其采饰有差。"郑玄曰："王在焉曰路，以玉饰诸末也。"傅玄乘舆马赋注曰："玉路，重较也。"韵集曰："轭前横木曰辂。"

⑶郑玄曰："(锡)[钖]面当卢刻金为之，所谓镂(锡)[钖]也。樊读如鞶带之鞶，谓今马大带也。"郑众曰："缨谓当匈。士丧礼曰：'马缨三就，以削革为之。'三就，三重三潜也。"郑玄曰："缨，今马鞅。玉路之樊及缨，皆以五采罽饰之。十二就，就，成也。"杜预曰："缨在马膺前，如索常。"乘舆马赋注曰："繁缨饰以旄尾，金涂十二重。"

⑷郑众曰："太常九旗之画日月者。"郑玄曰："七尺为仞，天子之旗高六丈三尺。"

⑸崔骃东巡颂曰："登天灵之威路，驾太一之象车。"

⑹殷人以为大路，于是始皇作金根之车。殷曰(乘)[桑]根，秦改曰金根。乘舆马赋注曰："金根，以金为饰。"

乘舆、金根、安车、立车，[1]轮皆朱班重牙，[2]贰毂两辖，[2]金薄缪龙，为舆倚较，[4]文虎伏轼，[5]龙首衔轭，左右吉阳筩，鸾雀立衡，[6]口文画辀，羽盖华蚤，[7]建大旗，十有二斿，画日月升龙，驾六马，[8]象镳镂(锡)[钖]，金(鍐)[鍐]方釳，插翟尾，[9]朱兼樊缨，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左纛以牦牛尾为之，在左騑马轭上，大如斗，[10]是为德车。五时车，安、立亦皆如之，各如方色，马亦如之。白马者，朱其髦尾为朱鬣云。

所御驾六，余皆驾四，後从为副车。[11]

⑴蔡邕曰："五安五立。"徐广曰："立乘曰高车，坐乘曰安车。"

⑵周礼曰："牙也者，以为固抱也。"郑众曰："牙谓轮輮也，世间或谓之辋。"

⑶蔡邕曰："毂外复有一毂抱辖，其外乃复设辖，抱铜置其中。"东京赋曰："重轮贰辖，疏毂飞軨。"

⑷徐广曰："缪，交错之形也。较在箱上。"说文曰："口文画蕃。"蕃，箱也。通俗文曰："车箱为较。"

⑸魏都赋注曰："轼，车横覆膝，人所冯止者也。"

⑹徐广曰："置金鸟于衡上。"

⑺徐广曰："翠羽盖黄里，所谓黄屋车也。金华施橑末，有二十八枚，即盖弓也。"东京赋曰："树翠羽之高盖。"薛综曰："树翠羽为盖，如云龙矣。金作华形，茎皆低曲。"

⑻东京赋曰："六玄虬之奕奕。"

⑼独断曰："金(鍐)[鍐]者，马冠也。高广各五寸，上如(三)[玉]华形，在马髦前。方釳，铁也。广数寸，在马(鍐)[鍐]後。後有三孔，插翟尾其中。"薛综曰："釳中央[低]，两头高，如山形，而贯中翟尾结著之。"颜延之幼诰曰："釳，乘舆马头上防釳，角所以防罔罗，釳以翟尾铁翮象之也。"徐广曰："金为马(口)[文]髦。"

⑽徐广曰："马在中曰服，在外曰騑。"騑亦名骖。蔡邕曰："在最後左騑马头上。"

⑾古文尚书曰："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逸礼王度记曰："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周礼四马为乘。毛诗天子至大夫同驾四，士驾二。易京氏、春秋公羊说皆云天子驾六。许慎以为天子驾六，诸侯及卿驾四，大夫驾三，士驾二，庶人驾一。史记曰，秦始皇以水数制乘六马。郑玄以为天子四马，周礼乘马有四圉，各养一马也。诸侯亦四马，顾命，时诸侯皆献乘黄朱，乘亦四马也。今帝者驾六，此自汉制，与古异耳。蔡邕表志曰："以文义不著之故，俗人多失其名。五时副车曰五帝车，鸾旗曰鸡翘，耕根曰三盖，其比非一也。"

耕车，其饰皆如之。有三盖。一曰芝车，置口耒耜之箙，上亲耕所乘也。[1]

⑴新论桓谭谓扬雄曰："君之为黄门郎，居殿中，数见舆辇，玉蚤、华芝及凤皇、三盖之属，皆玄黄五色，饰以金玉、翠羽、珠络、锦绣、茵席者也。"东京赋曰："立戈迤戛，

农舆路木。”薛综曰：“戈，句孑戟。戛，长矛。置车上者邪柱之。迤，邪也。是谓戈路。农舆三盖，所谓耕根车也。东耕于藉，乘马无饰，故称木也。”贺循曰：“汉仪，亲耕青衣帻。”东京赋说亲耕，亦云“鸾路苍龙。”贺循曰：“车必有鸾，而春独鸾路者，鸾凤类而色青，故以名春路也。”赋又曰：“介御间以剡耜。”薛综曰：“耜，耒金也。广五寸，著耒耜而载之。天子车参乘，帝在左，御在中，介处右，以耒置御之右。”

戎车，其饰皆如之。蕃以矛麾金鼓羽析幢翳，口胄甲弩之箙。(1)

(1)汉制度曰：“戎，立车，以征伐。”周官“其矢箙”。通俗文曰：“箭箙谓之步口。”干宝亦曰：“今谓之步口。”郑玄注既夕曰：“服，车箱也。”颜延之幼诰云：“弩，矢也。”

猎车，其饰皆如之。重辋缦轮，缪龙绕之。一曰闟猪车，亲校猎乘之。(1)

(1)魏文帝改曰闟虎车。

太皇太后、皇太后法驾，皆御金根，(1)加交(路)[络]帐裳。(2)非法驾，则乘紫罽軿车，(3)云口文画辀，黄金涂五末、(4)盖蚤。左右騑，驾三马。长公主赤罽軿车。大贵人、贵人、公主、王妃、封君油画軿车。大贵人加节画辀。皆右騑而已。

(1)重翟羽盖者也。

(2)徐广曰：“青交(路)[络]，青帷裳。”

(3)字林曰：“軿车有衣蔽，无後辕者谓之辎也。”释名：“軿，屏也。四屏蔽，妇人乘牛车也。有邸曰辎，无邸曰軿。”傅子曰：“周曰辎车，即辇也。”

(4)徐广曰：“未详。疑谓前一辕及衡端毂头也。”

皇太子、皇子皆安车，朱班轮，青盖，金华蚤，黑口文，画轓文辀，金涂五末。

皇子为王，锡以乘之，故曰王青盖车。(1)皇孙[则]绿车以从。皆左右騑，驾三。(2)公、列侯安车，朱班轮，倚鹿较，伏熊轼，皁缯盖，黑轓，右騑。(3)

(1)徐广曰：“旗旗九旒，画降龙。”魏武帝令问东平王：“有金路何意？为是特赐非？”侍中郑称对曰：“天子五路，金以封同姓，诸侯得乘金路，与天子同。此自得有，非特赐也。”

(2)独断曰：“绿车名曰皇孙车，天子有孙乘之。”

(3)车有轓者谓之轩。

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皁盖，朱两轓。其千石、六百石，朱左轓。轓长六尺，下屈广八寸，上业广尺二寸，九文，十二初，後谦一寸，若月初生，示不敢自满也。(1)景帝中元五年，始诏六百石以上施车轓，得铜五末，轭有吉阳筩。中二千石以上右騑，三百石以上皁布盖，千石以上皁缯覆盖，二百石以下白布盖，皆有四维杠衣。贾人不得乘马车。除吏赤画杠，其余皆青云。(2)

(1)案本传，旧典，传车骖驾乘赤帷裳，唯郭贺为(冀)[荆]州，口去襜帷。谢承书曰：“孔恂字巨卿，新淦人。州别驾从事车前旧有屏星，如刺史车曲翳仪式。是时刺史行部，发去日晏，刺史怒，欲去别驾车屏星。恂谏曰：‘明使君传车自发晚，而欲彻去屏星，毁国旧仪，此不可行。别驾可去，屏星不可省。’即投传去。刺史追辞谢请，不肯还，于是遂不去屏星。”说文曰：“车当谓之屏星。”

(2)古今注曰：“武帝天汉四年，令诸侯王大国朱轮，特虎居前，(虚)[左]兕右麋。小国朱轮画，特熊居前，寝麋居左右，卿车者也。”

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会朝若蚕，各乘其夫之安车，右騑，加交(路)[络]帷裳，皆皁。非公会，不得乘朝车，得乘漆布辎軿车，铜五末。乘舆大驾，公卿奉引，太仆御，大将军参乘。属车八十一乘，(1)备千乘万骑。

西都行祠天郊，甘泉备之。官有其注，名曰甘泉卤簿。(2)

东都唯大行乃大驾。大驾，太仆校驾；法驾，黄门令校驾。

(1)薛综曰：“属之言相连属也，皆在後，为三行。”

(2)蔡邕表志曰："国家旧章，而幽僻藏蔽，莫之得见。"

乘舆法驾，(八)[公]卿不在卤簿中。河南尹、执金吾、雒阳令奉引，奉车郎御，侍中参乘。属车(四)[3]十六乘。前驱有九斿云罕，[1]凤皇闟戟，[2]皮轩鸾旗，[3]皆大夫载。[4]鸾旗者，编羽旄，列系幢旁。[5]民或谓之鸡翘，非也。[6]後有金钲黄钺，[7]黄门鼓车。

(1)徐广曰："斿车有九乘。"前史不记形也。武王克纣，百夫荷罕旗以先驱。东京赋曰："云罕九斿。"薛综曰："旍旗名。"

(2)薛综曰："闟之言函也，取四戟函车边。"

(3)应劭汉官卤簿图曰："乘舆大驾，则御凤皇车，以金根为列。"

(4)胡广曰："皮轩，以虎皮为轩。"郭璞曰："皮轩革车"，或曰即曲礼"前有士师，则载虎皮。"

(5)胡广曰："建盖在中。"

(6)胡广曰："鸾旗，以铜作鸾鸟车衡上。"与本志不同。

(7)说文曰："钺，大斧也。"司马法曰："夏执玄钺，殷执白钺，周杖黄钺。"

古者诸侯贰车九乘。秦灭九国，兼其车服，故大驾属车八十一乘，法驾半之。属车皆皁盖赤里，(木)[朱]轓，戈矛弩箙，尚书、御史所载。最後一车悬豹尾，[1]豹尾以前比省中。[2]

(1)薛综曰："侍御史载之。"

(2)小学汉官篇曰："豹尾过後，罢屯解围。"胡广曰："施于道路，豹尾之内为省中，故须过後，屯围乃得解，皆所以戒不虞也。淮南子曰'军正执豹皮，所以制正其众'，礼记'前载虎皮'，亦此之义类。"

行祠天郊以法驾，祠地、明堂省什三，祠宗庙尤省，谓之小驾。每出，太仆奉驾上卤簿，中常侍、小黄门副；尚书主者，郎令史副；侍御史，兰台令史副。

皆执注，以督整车骑，谓之护驾。春秋上陵，尤省于小驾，直事尚书一人从，其余令以下，皆先行後罢。

轻车，古之战车也。洞朱轮舆，不巾不盖，建矛戟幢麾，口辄弩服。[1]藏在武库。大驾、法驾出，射声校尉、司马(史)[吏]士载，以次属车，在卤簿中。诸车有矛戟，其饰幡斿旗帜皆五采，制度从周礼。吴孙兵法云："有巾有盖，谓之武刚车。"武刚车者，为先驱。又为属车轻车，为後殿焉。

(1)徐广曰："置弩于轼上，驾两马也。"

大使车，立乘，驾驷，赤帷。持节者，重导从：贼曹车、斧车、督车、功曹车皆两；大车，伍伯璅弩十二人；辟车四人；[1]从车四乘。无节，单导从，减半。

(1)周礼涤狼氏干宝注曰："今卒辟车之属。"

小使车，不立乘，有騑，赤屏泥油，重绛帷。导无斧车。

近小使车，兰舆赤毂，白盖赤帷。从驺骑四十人。此谓追捕考案，有所口取者之所乘也。

诸使车皆朱班轮，四辐，赤衡轭。其送葬，白垩已下，洒车而後还。公、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郊庙、明堂、祠陵，法出，皆大车，立乘，驾驷。他出，乘安车。

大行载车，其饰如金根车，加施组连璧交络四角，金龙首衔璧，垂五采，析羽流苏前後，云气画帷裳，口文画曲轓，长悬车等。太仆御，驾六布施马。布施马者，淳白骆马也，以黑药灼其身为虎文。既下，马斥卖，车藏城北秘宫，皆不得入城门。当用，太仆考工乃内饰治，礼吉凶不相干也。

公卿以下至县三百石长导从，置门下五吏、贼曹、督盗贼功曹，皆带口，三车导；主簿、主记，两车为从。县令以上，加导斧车。公乘安车，则前後并马立乘。长安、雒阳令及王国都县加前後兵车，亭长，[1]设右騑，驾两。璅弩车前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四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黄绶，武官伍伯，文官辟车。铃下、侍合、门兰、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随所典领。驿马三十里一置，[2]卒皆赤帻绛鞲云。

(1)纂要，雒阳亭长，车前吹管。

⑵臣昭案：东晋犹有邮驿共置，承受傍郡县文书。有邮有驿，行传以相付。县置屋二区。有承驿吏，皆条所受书，每月言上州郡。风俗通曰：“今吏邮书掾、府督邮，职掌此。”

古者军出，师旅皆从；秦省其卒，取其师旅之名焉。公以下至二千石，骑吏四人，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县长二人，皆带囗，持棨戟为前列，揵弓韣九鞬。[1]

诸侯王法驾，官属傅相以下，皆备卤簿，似京都官骑，张弓带鞬，遮迾出入称(课)促。列侯，家丞、庶子导从。若会耕祠，主县假给辟车鲜明卒，备其威仪。导从事毕，皆罢所假。

⑴通俗文曰：“弓韔谓之鞬。”

诸车之文：乘舆，倚龙伏虎，囗文画辀，龙首鸾衡，重牙班轮，升龙飞軨。[1]

皇太子、诸侯王，倚虎伏鹿，囗文画辀轓，吉阳筩，朱班轮，鹿文飞軨，旗旗九斿降龙。公、列侯，倚鹿伏熊，黑轓，朱班轮，鹿文飞軨，九斿降龙。卿，朱两轓，五斿降龙。二千石以下各从科品。诸轓车以上，轭皆有吉阳筩。

⑴薛综曰：“飞軨，以缇油广八寸，长注地，画左苍龙右白虎，系轴头。二千石亦然，但无画耳。”卢植礼记注曰：“軨，辖头[軎] 也。”楚辞云“倚结軨兮太息”，王逸注曰“重较也”。李尤小车铭曰：“軨之嗛虚，疏达开通。”案二家之言，不如综注所记。

诸马之文：案乘舆，金(鍐)[錽]方釳，插翟象镳，[1]龙画烱，沫升龙，赤扇汗，[2]青两翅，囗尾。驸马，左右赤珥流苏，飞鸟节，赤膺兼。皇太子或亦如之。王、公、列侯，镂(锡囗)[钖文]髦，朱镳朱鹿，朱文，绛扇汗，青翅囗尾。卿以下有騑者，缇扇汗，青翅尾，当卢(囗)[文]髦，上下皆通。

中二千石以上及使者，乃有騑驾云。

⑴尔雅注曰：“镳，马勒旁铁也。”此用象牙。

⑵诗云：“朱幩镳镳。”毛传曰：“人君以朱缠镳扇汗，且以为镳饰。”

校勘记

三六三九页五行导从车“车”原作“卒”，据汲本、殿本改。

三六四 0 页三行效试其居国为政按：汲本、殿本“效”作“考”。汲本“居”作“君”。

三六四 0 页六行故礼尊[尊]贵贵据汲本、殿本补。

三六四 0 页九行封国(爱)[受]民据汲本改。

三六四 0 页一 0 行于此相贵以等按：汲本、殿本“此”作“是”。

三六四 0 页一二行冕而儛大武按：集解引黄山说，谓此下应有“此诸侯之僭天子礼也”一句。志本据礼郊特牲为说，彼文作“诸侯之僭礼也”，与下“大夫之僭礼也”一律，此亦当与下“此大夫之僭诸侯礼也”一律，明有夺误。

三六四一页八行于[此]反爵焉据汲本、殿本补。

三六四二页七行天理入魁按：汲本、殿本“理”作“罡”，下同。又按：古微书“入”作“八”。

三六四三页六行(奎)[全]羽为旞据汲本、殿本改。

三六四三页一 0 行其声鸣曰和敬按：“和”下疑脱“和则”二字。大戴礼保傅篇作“声曰和，和则敬”，是其证。

三六四三页一三行骤中韶(护)[濩]据汲本、殿本改。

三六四三页一五行天子(五)[玉]路集解引黄山说，谓“五路”乃“玉路”之譌。周礼巾车郑注，玉路以玉饰诸末，金路以金饰诸末，象路以象饰诸末，革路挽之以革而漆之，无他饰，木路不挽以革，漆之而已。今作“天子五路”，下接“以玉为饰”，不可通。此涉注文“五”字而譌也。各本皆失正。今据改。

三六四三页一五行(锡)[钖]樊缨十有再就据汲本改，与周礼合。三六四三页一七页所谓孔子乘殷之路者也按：殿本“所谓”二字在“孔子”二字下，“路”作“辂”。

三六四四页五行轭前横木曰辂按：汲本、殿本“辂”作“路”。

三六四四页六行(锡)[钖]面当卢刻金为之据汲本改，与周礼巾车郑注合。

三六四四页一一行殷曰(乘)[桑]根集解引惠栋说，谓礼记“大辂，殷辂也”。

郑玄云“大辂，木辂也。汉祭天乘殷之辂，今谓之桑根车”。然则“乘”当作“桑”也。今据改。

三六四四页一二行金薄缪龙按：集解引惠栋说，谓“缪”礼书作“璆”。

三六四四页一三行建大旗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旗”徐广作“常”。

三六四四页一四行象镳镂(锡)[钖]据汲本改。

三六四四页一四行金(鍐)[錽]方釳据文选东京赋及李善注引独断改，注同。

按：卢文弨校独断谓錽，亡犯切，马头饰也，旧譌从淳。段注说文引此文亦作“錽”。

三六四五页四行毂外复有一毂抱辖至抱铜置其中集解引惠栋说，谓二“抱”字皆当作“施”，礼志可证。今按：邕说见独断，今独断“抱”作“施”，“辖”作“舝”。

三六四五页六行人所冯止者也按：“止”原譌“上”，径改正。

三六四五页七行置金鸟于衡上按：殿本“鸟”作“乌”。

三六四五页一一行上如(三)[玉]华形汲本、殿本作“三”作“五”。集解引惠栋说，谓文选注引“五华”作“玉华”。按：今独断亦作“玉华”，“三”与“五”疑皆形近而譌，今据改。又按：“上”原譌“匕”，径改正。

三六四五页一一行在马(鍐)[錽]後殿本考证谓“鍐”当作“鬃”。按：今本独断作“鬃”，卢校改为“錽”，今从卢校改。

三六四五页一二行釳中央[低]两头高集解引陈景云说，谓“中央”下脱“低”字，见文选注。今据补。

三六四五页一三行金为马(囗)[文]髦据汲本、殿本改。按：殿本考证谓“马文髦”一本作“马文尾”，何焯校本作“马又髦”。集解引惠栋说，谓“文”北宋本作“囗”。校补引柳从辰说，谓晋舆服志“金淳以铁为之，以金为文旄”，则作“又”作“囗”皆非。黄山谓柳说是。通典亦载以黄金为文髦，作“文”自不误。“髦”之作“尾”，亦形近而譌。

三六四五页一五行诸侯驾四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案王度记曰“诸侯驾五，卿驾四”也。

三六四六页四行置囗耒耜之箙按：黄山谓“之”乃“弩”字之讹，当以“置囗耒耜弩箙”为文，耒耜与弩箙皆逼置车中，即月令所谓介御间也。

三六四七页一行太皇太后皇太后按：集解引陈景云说，谓当有“皇后”二字。

三六四七页一行加交(路)[络]帐裳集解引陈景云说，谓“路”当作“络”，刘盆子传引此文正作“络”。王先谦谓陈说是，後大行载车仍作“络”，不误。

今据改。

三六四七页五行青交(路)[络]据陈景云说改。

三六四七页九行朱班轮按：集解引惠栋说，谓“班”一作“斑”。

三六四七页一0行皇孙[则]绿车以从按：本书安帝纪李注引作“至皇孙则绿车”。集解引黄山说，谓“则”字直贯“以从”为句，李注引志省“以从”二字，此文乃并删“则”字，非也。今据补。

三六四七页一二行魏武帝令问东平王按：汲本无“令”字。

三六四八页一行後谦一寸按：殿本“一”作“二”。

三六四八页三行除吏赤画杠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徐广车服注“画”作“盖”。

三六四八页五行郭贺为(冀)[荆]州按：郭贺拜荆州刺史，见本书蔡茂传。

校补谓注误，当据传改，今从之。

三六四八页九行(虚)[左]兕右麋据汲本、殿本改。

三六四八页一一行会朝若蚕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朝”一作“庙”。

三六四八页一一行加交(路)[络]帷裳据陈景云说改。按：本书刘盆子传李注引正作“络”。

三六四九页四行(八)[公]卿不在卤簿中校补引钱大昭说，谓“八卿”独断作“公卿”，儒林传注作“公”，脱“卿”字。今据改。

三六四九页四行奉车郎御按：百官志奉车无郎，“郎”字疑譌。集解引惠栋说，谓百官春秋云奉车都尉执辔。

三六四九页五行属车(四)[3]十六乘集解引惠栋说，谓“四”宋志作“三”。

又引钱大昕说，谓当作“三十六乘”。按：今独断亦作“三十六乘”，卢校云续汉舆服志作“四十六乘”，误。今据改。

三六四九页一0行以金根为列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列”当作“副”。

三六四九页一六行(木)[朱]轓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北宋本“木”作“朱”。

今据改。

三六五0页七行洞朱轮舆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洞”颜师古注引作“雕”。

三六五0页七行建矛戟幢麾口辄弩服按：集解引惠栋、黄山说，谓前书张安世传颜注引“建”作“菑”，“口”作“口”，无“辄箙”二字。又按：汲本“服”作“箙”。

三六五0页八行司马(史)[吏]士据汲本、殿本改。

三六五0页九行吴孙兵法殿本“吴孙”作“孙吴”。按：校补谓本书皇甫规传“勤明吴孙，未若奉法”，是作“吴孙”不误也。惟章怀注以为指吴起、孙武，而通典注则作孙子兵法，而不及吴起。夫二子不共为书，其书又不皆言武刚车制，志文何为并举？疑“吴孙”云者，专指吴孙武也。

三六五0页一三行辟车四人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车”北宋本作“居”。

三六五0页一四行周礼涤狼氏按：殿本“涤”作“条”，与今本周礼合。

三六五一页六行长悬车等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悬”徐广作“与”。

三六五一页九行三车导按：汲本、殿本“导”上有“从”字。

三六五一页一0行则前後并马立乘按：殿本“後”作“从”。

三六五二页三行每月言上州郡按：殿本“言”作“吉”。

三六五二页六行出入称(课)促集解引陈景云说，谓“课”字衍。“促”一作“娖”。

中山简王传“官骑百人，称娖前行”，注“称娖犹整齐也”。今据删。

三六五二页九行皇太子诸侯王倚虎伏鹿按：校补引柳从辰说，谓下既有列侯，则此“侯”字当衍。

三六五二页一一行朱两轓按：汲本、殿本“轓”作“轮”。

三六五二页一四行軨辖头[軓]也集解引黄山说，谓曲礼“仆展軨效驾”，释文引卢注“軨，辖头軓也”，此夺“軓”字。今据补。

三六五二页一四行倚结軨兮太息按：楚辞“太息”上有“长”字，此脱。

三六五二页一四行重较也汲本“较”作“軨”。按：今本楚辞王逸注作“伏车重轼而涕泣也”。

三六五三页二行金(鍐)[鋄]方釳按：“鍐”当作“鋄”，前已出校记。

三六五三页三行镂(锡口)[钖文]髦按：“锡”当作“钖”，“口”当作“文”，前已出校记。下“当卢(口)[文]髦”，同。

志第三十　舆服下

冕冠　长冠　委貌冠　皮弁冠　爵弁冠　通天冠　远游冠　高山冠　进贤冠　法冠　武冠　建华冠　方山冠　巧士冠　却非冠　却敌冠　樊哙冠　术氏冠　鹖冠　帻　佩　刀　印　黄赤绶　赤绶　绿绶　紫绶　青绶　黑绶　黄绶　青绀纶　后夫人服

上古穴居而野处，衣毛而冒皮，未有制度。後世圣人易之以丝麻，观翚翟之文，荣华之色，乃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采，成以为服。见鸟兽有冠角口胡之制，遂作冠冕缨蕤，以为首饰。凡十二章。故易曰："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干巛。干巛有文，故上衣玄，下裳黄。日月星辰，山龙华虫，[1]作缋宗彝，[2]藻火粉米，[3]黼黻絺绣，[4]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5]天子备章，[6]公自山以下，侯伯自华虫以下，子男自藻火以下，卿大夫自粉米以下。至周而变之，以三辰为旗旗。王祭上帝，则大裘而冕；[7]公侯卿大夫之服用九章以下。[8]

秦以战国即天子位，灭去礼学，郊祀之服皆以袀玄。汉承秦故。至世祖践祚，都于土中，始修三雍，正兆七郊。显宗遂就大业，初服旒冕，衣裳文章，赤舄絇屦，以祠天地，养三老五更于三雍，于时致治平矣。

(1)孔安国注尚书曰："华，象草华；虫，雉也。"

(2)古文尚书"缋"作"会"。孔安国曰："以五采成此画焉。"宗庙彝樽，亦以山、龙、华虫为饰。

(3)孔安国曰："藻，水草有文者。火为火字，粉若粟(米)[冰]，米若聚米。"

(4)孔安国曰："黼若斧形。黻为两已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备曰绣。"杜预注左传曰："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

(5)孔安国曰："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

(6)郑玄周礼注曰："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

(7)郑众曰："大裘，羔裘。服以祀天，示质也。"

(8)郑玄曰："华虫，五色之虫。周礼缋人职曰'鸟兽蛇杂四时五色之位以章之'，谓是也。王者相变，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画于旌旗，所谓三辰旗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初一曰龙，次二曰山，次三曰华虫，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画以为缋；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为绣。则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画以雉，谓华虫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画虎蜼，谓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刺粉米无画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法言曰："圣人文质者也，车服以彰之，藻色以明之，声音以扬之，诗书以光之。笾豆不陈，玉帛不分，琴瑟不铿，钟鼓不口，吾无以见乎圣也！"

天子、三公、九卿、特进侯、侍祠侯，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裳玄上纁下。(1)乘舆备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诸侯用山龙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七章，皆备五采，大佩，赤舄絇履，以承大祭。百官执事者，冠长冠，皆祗服。五狱、四渎、山川、宗庙、社稷诸沾秩祠，皆袀玄长冠，五郊各如方色云。百官不执事，各服常冠袀玄以从。

(1)东观书曰："永平二年正月，公卿议春南北郊，东平王苍议曰：'孔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路，服周之冕。"为汉制法。高皇帝始受命创业，制长冠以入宗庙。光武受命中兴，建明堂，立辟雍。陛下以圣明奉遵，以礼服龙衮，祭五帝。礼缺乐崩，久无祭天地冕服之制。(接)[按]尊事神(礼)[只]，絜斋盛服，敬之至也。日月星辰，山龙华藻，天王衮冕十有二旒，以则天数；旗有龙章日月，以备其文。今祭明堂宗庙，圆以法天，方以则地，服以华文，象其物宜，以降神[明]，肃雍备思，博其类也。天地之礼，冕冠裳衣，宜如明堂之制。'"

冕冠，垂旒，前後邃延，[1]玉藻。[2]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诏有司采周官、礼记、尚书皋陶篇，乘舆服从欧阳氏说，公卿以下从大小夏侯氏说。冕皆广七寸，长尺二寸，前圆後方，朱绿里，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系白玉珠为十二旒，以其绶采色为组缨。[3]三公诸侯七旒，青玉为珠；卿大夫五旒，黑玉为珠。[4]皆有前无後，各以其绶采色为组缨，旁垂黈纩。[5]郊天地，宗祀，明堂，则冠之。[6]衣裳玉佩备章采，乘舆刺(史)[绣]，公侯九卿以下皆织成，陈留襄邑献之云。

(1)邃，垂也。延，冕上覆。

⑵周礼曰："五采缫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纮。"郑玄注曰："缫，杂文之名也。合五采丝为之绳，垂于延之前後，各十二，所谓邃延也。就，成也。绳之每一潜而贯五采玉，十有二旒则十二玉也。每就间盖一寸。朱纮，以朱组为纮也。纮一条属两端于武，此为衮衣之冕。十二旒则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缫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旒，用玉百六十八。絺衣之冕，五旒，用玉百二十。玄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

⑶说文曰："组，绶属也，小者以为冕缨焉。"礼记曰"玄冠朱组(绶)[缨]，天子之服"是也。

⑷独断曰："三公诸侯九旒，卿七旒"，与此不同。

⑸吕忱曰："黈，黄色也。黄挠为之。"礼纬曰："旒垂目，纩塞耳，王者示不听谗，不视非也。"薛综曰："以珩玉为充耳也。诗云：'充耳琇莹。'毛苌传曰：'充耳谓之瑱。天子玉瑱。琇莹，美石也。诸侯以石。'"

⑹蔡邕曰："鄙人不识，谓之平天冠。"

长冠，一曰斋冠，高七寸，广三寸，促漆纚为之，制如板，以竹为里。初，高祖微时，以竹皮为之，谓之刘氏冠，楚冠制也。民谓之鹊尾冠，非也。祀宗庙诸祀则冠之。皆服袀玄，[1]绛缘领袖为中衣，绛蔮袎，示其赤心奉神也。五郊，衣帻蔮袎各如其色。此冠高祖所造，故以为祭服，尊敬之至也。

⑴独断曰："袀，绀缯也。"吴都赋[注]曰："袀，皁服也。"

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长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广，後卑锐，所谓夏之(母)[毋]追，殷之章甫者也。委貌以皁绢为之，皮弁以鹿皮为之。行大射礼于辟雍，公卿诸侯大夫行礼者，冠委貌，衣玄端素裳。[1]执事者冠皮弁，衣缁麻衣，皁领袖，下素裳，所谓皮弁素积者也。[2]

⑴郑众周礼传曰："衣有襦裳者为端。"郑玄曰："谓之端，取其正也。正者，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属幅，是广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盖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则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

⑵皮弁，质也。石渠论玄冠朝服。戴圣曰："玄冠，委貌也。朝服布上素下，缁帛带，素韦韠。"白虎通曰："三王共皮弁素积。素积者，积素以为裳也，言要中辟积也。"

爵弁，一名冕。广八寸，长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後大，缯其上似爵头色，有收持笄，所谓夏收殷冔者也。[1]祠天地五郊明堂，云翘舞乐人服之。礼曰："朱干玉戚，[2]冕而舞大夏。"此之谓也。

⑴独断曰："殷黑而微白，前大而後小；夏纯黑，亦前小而後大，皆以三十六升漆布为之。诗云：'常服黼冔。'书曰：'王与大夫尽弁。'上古皆以布，中古以丝。孔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⑵郑玄曰："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

通天冠，高九寸，正竖，顶少邪却，乃直下为铁卷梁，前有山，展筩为述，乘舆所常服。[1]服衣，深衣制，有袍，随五时色。袍者，或曰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礼记"孔子衣逢掖之衣"。缝掖其袖，合而缝大之，近今袍者也。今下至贱更小史，皆通制袍，单衣，皁缘领袖中衣，为朝服云。

⑴独断曰："汉受之秦，礼无文。"

远游冠，制如通天，有展筩横之于前，无山述，诸王所服也。[1]

⑴独断曰："礼无文。"

高山冠，一曰侧注。制如通天，[顶]不邪却，直竖，无山述展筩，[1]中外官、谒者、仆射所服。太傅胡广说曰："高山冠，盖齐王冠也。秦灭齐，以其君冠赐近臣谒者服之。"[2]

⑴独断曰："铁为卷梁，高九寸。"汉书音义曰："其体侧立而曲注。"

⑵史记郦生初见高祖，儒衣而冠侧注。汉旧仪曰："乘舆冠高山冠，飞月之缨，帻耳赤，丹纨里衣，带七尺斩蛇口，履虎尾絇履。"案此则亦通于天子。

进贤冠，古缁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长八寸。公侯三梁，[1]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学弟子，皆一梁。宗室刘氏亦两梁冠，示加服也。[2]

(1)胡广曰："车驾巡狩幸其国者，侯衣玄端之衣，冠九旒之冕，其盛法服以就位也。今列侯自不奉朝请侍祠祭者，不得服此，皆常三梁冠，皁单衣，其归国流黄衣皁云。"晋公卿礼秩曰："太傅、司空、司徒著进贤三梁冠，黑介帻。"

(2)独断曰："汉制礼无文。"荀绰晋百官表注曰："建光中，尚书陈忠以为'令史质堪上言，太官宜著两梁，尚书孟(希)[布]奏，太官职在鼎俎，不列陛位，堪欲令比大夫两梁冠，不宜许。臣伏惟太官令职在典掌王饔，统六清之饮，列八珍之馔，正百品之羞，纳四方之贡，所奉尤重，用思又勤。明诏慎口实之御，防有败之奸，增崇其选。侍御史主捕案，太医令奉方药供养，符节令掌幡信金虎，故位从大夫，车有韬洀，冠有两梁，所以殊亲疏，别内外也。太官令以供养言之，为最亲近，以职事言之，为最烦多，令又高选，又执法比太医令，科同服等，而冠二人殊，名实不副。又博士秩卑，以其传先王之训，故尊而异之，令服大夫之冕。犹此言之，两梁冠非必列于陛位也。建初中，太官令两梁冠。春秋之义，大于复古。如堪言合典，可施行。克厌帝心，即听用之'。"献帝起居注曰："中平六年，令三府长史两梁冠，五时衣袍，事位从千石、六百石。"

法冠，一曰柱後。[1]高五寸，以纚为展筩，[2]铁柱卷，[3]执法者服之，侍御史、廷尉正监平也。或谓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别曲直，楚王尝获之，故以为冠。[4]胡广说曰："春秋左氏传有南冠而絷者，则楚冠也。秦灭楚，以其君服赐执法近臣御史服之。"

(1)独断曰："柱後惠文。"

(2)前书注曰："纚，今之縰。"通俗文："帻里曰纚。"

(3)荀绰晋百官表注曰："铁柱，言其厉直不曲桡。"

(4)异物志曰："东北荒中有兽名獬豸，一角，性忠，见人斗，则触不直者；闻人论，则咋不正者。楚执法者所服也。今冠两角，非象也。"臣昭曰：或谓獬豸乃非定名，在两角未足断正，安不存其竖饰，令两为冠乎？

武冠，[1]一曰武弁大冠，诸武官冠之。[2]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珰，附蝉为文，貂尾为饰，谓之"赵惠文冠"。[3]胡广说曰："赵武灵王效胡服，以金珰饰首，前插貂尾，为贵职。秦灭赵，以其君冠赐近臣。"[4]建武时，匈奴内属，世祖赐南单于衣服，以中常侍惠文冠，中黄门童子佩刀云。

(1)一云古缁布冠之象也。或曰繁冠。

(2)晋公卿礼秩曰："大司马、将军、尉、骠骑、车骑、卫军、诸大将军开府从公者，著武冠，平上帻。"

(3)又名鵔鸃冠。

(4)应劭汉官曰："说者以金取坚刚，百炼不耗。蝉居高饮絜，口在掖下。貂内劲捍而外温润。"此因物生义也。徐广曰："赵武灵王胡服有此，秦即赵而用之。"说者蝉取其清高，饮露而不食，貂紫蔚(采)[柔]润，而毛采不彰灼，故于义亦取。胡广又曰："意谓北方寒凉，本以貂皮暖樱，附施于冠，因遂变成首饰。"

建华冠，以铁为柱卷，贯大铜珠九枚，制似缕鹿。[1]记曰："知天者冠述，知地者履絇。"春秋左传曰："郑子臧好鹬冠。"前圆，以为此则是也。[2]天地、五郊、明堂，育命舞乐人服之。

(1)独断曰："其状若妇人缕鹿。"薛综曰："下轮大，上轮小。"

(2)说文曰："鹬，知天将雨鸟也。"

方山冠，似进贤，以五采縠为之。祠宗朝，大予、八佾、四时、五行乐人服之，冠衣各如其行方之色而舞焉。

巧士冠，[前]高七寸，要後相通，直竖。不常服，唯郊天，黄门从官四人冠之，在卤簿中，次乘舆车前，以备宦者四星云。[1]

(1)独断曰："礼无文。"

却非冠，制似长冠，下促。宫殿门吏仆射冠之。负赤幡，青翅燕尾，诸仆射幡皆如之。[1]

(1)独断曰："礼无文。"

却敌冠，前高四寸，通长四寸，後高三寸，制似进贤，卫士服之。[1]

[1]独断曰："礼无文。"

樊哙冠，汉将樊哙造次所冠，以入项羽军。广九寸，高七寸，前後出各四寸，制似冕。司马殿门大难卫士服之。或曰，樊哙常持铁楯，闻项羽有意杀汉王，哙裂裳以里楯，冠之入军门，立汉王旁，视项羽。

术氏冠，前圆，吴制，差池逦迤四重。赵武灵王好服之。今不施用，官有其图注。[1]

[1]淮南子曰楚庄王所(复)[服]鵕冠者也。蔡邕曰："其说未闻。"

诸冠皆有缨蕤，执事及武吏皆缩缨，垂五寸。

武冠，俗谓之大冠，环缨无蕤，以青系为绲，加双鹖尾，竖左右，为鹖冠云。[1]五官、左右虎贲、羽林、五中郎将、羽林左右监皆冠鹖冠，纱縠单衣。虎贲将虎文薹，白虎文口佩刀。虎贲武骑皆鹖冠，虎文单衣。襄邑岁献织成虎文云。鹖者，勇雉也，其口对一死乃止，故赵武灵王以表武士，秦施之焉。[2]

[1]庄子曰"缦胡之缨，武士之服"是也。

[2]徐广曰："鹖似黑雉，出于上党。"荀绰晋百官表注曰："冠插两鹖，鸷鸟之暴疏者也。每所攫撮，应爪摧衄，天子武骑故以冠焉。"傅玄赋注曰："羽骑，骑者戴鹖。"

安帝立皇太子，太子谒高祖庙、世祖庙，门大夫从，冠两梁进贤；洗马冠高山。罢庙，侍御史任方奏请非乘从时，皆冠一梁，不宜以为常服。事下有司。尚书陈忠奏："门大夫职如谏大夫，洗马职如谒者，故皆服其服，先帝之旧也。方言可寝。"奏可。谒者，古者一名洗马。[1]

[1]古今注曰："建武十三年，初令令长皆小冠。"独断曰："公卿侍中尚书衣皁而朝者曰朝臣。诸营校尉将大夫以下，不为朝臣。"

古者有冠无帻，其戴也，加首有頍，所以安物。故诗曰"有頍者弁"，此之谓也。三代之世，法制滋彰，下至战国，文武并用。秦雄诸侯，乃加其武将首饰为绛袙，以表贵贱，其後稍稍作颜题。汉兴，续其颜，却摞之，施巾连题，却覆之，今丧帻是其制也。名之曰帻。帻者，赜也，头首严赜也。至孝文乃高颜题，续之为耳，崇其巾为屋，合後施收，上下群臣贵贱皆服之。文者长耳，武者短耳，称其冠也。尚书帻收，方三寸，名曰纳言，示以忠正，显近职也。迎气五郊，各如其色，从章服也。皁衣群吏春服青帻，立夏乃止，助微顺气，尊其方也。武吏常赤帻，成其威也。未冠童子帻无屋者，示未成人也。入学小童帻也句卷屋者，示尚幼少，未远冒也。丧帻却摞，反本礼也。升数如冠，与冠偕也。期丧起耳有收，素帻亦如之，礼轻重有制，变除从渐，文也。[1]

[1]独断曰："帻，古者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所服也。董仲舒止雨书曰'执事者皆赤帻'，知不冠者之所服也。元帝跄有壮发，不欲使人见，始进帻服之，群臣皆随焉。然尚无巾，故言'王莽秃，帻施屋'。冠进贤者宜长耳，冠惠文者宜短耳，各随其宜。"汉旧仪曰："凡斋，绀帻；耕，青帻；秋貙刘，服缃帻。"

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韨，[1]贵贱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韨，所以执事，礼之共也。故礼有其度，威仪之制，三代同之。五霸迭兴，战兵不息，佩非战器，韨非兵旗，于是解去韨佩，留其系璲，[2]以为章表。故诗曰"鞙鞙佩璲"，此之谓也。[3]韨佩既废，秦乃以采组连结于璲，光明章表，转相结受，故谓之绶。汉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双印佩刀之饰。至孝明皇帝，乃为大佩，冲牙双瑀璜，皆以白玉。[4]乘舆落以白珠，公卿诸侯以采丝，其[玉]视冕旒，为祭服云。

[1]徐广曰："韨如(巾)[今]蔽膝。"

[2]徐广曰："今名璲为繸。"

[3]鞙鞙，佩玉貌。璲，瑞也。郑玄笺曰："佩璲者，以瑞玉为佩，佩之鞙鞙然。"

[4]诗云："杂佩以赠之。"毛苌曰："珩、璜、琚、瑀，冲牙之类。"月令章句曰："佩上有双衡，下有双璜，琚瑀以杂之，冲牙蠙珠以纳其间。"玉藻曰："右征角，左宫羽，

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後玉玱鸣焉。”纂要曰：“琚瑀所以纳间，在玉之间，今白珠也。”

佩刀，乘舆黄金通身貂错，半鲛鱼鳞，金漆错，雌黄室，五色罽隐室华。诸侯王黄金错，环挟半鲛，黑室。公卿百官皆纯黑，不半鲛。小黄门雌黄室，中黄门朱室，童子皆虎爪文，虎贲黄室虎文，其将白虎文，皆以白珠鲛为口口之饰。(1)乘舆者，加翡翠山，纡婴其侧。[2]

(1)通俗文曰：“刀锋曰口。”

(2)左传曰：“藻綷鞞鞛。”杜预曰：“鞞，佩刀削上饰。鞛，下饰也。”郑玄诗笺曰：“既爵命赏赐，而加赐容刀有饰，显其能制断也。”春秋繁露曰：“口之在左，青龙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韨之在前，朱鸟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饰也。”臣昭案：自天子至于庶人，咸皆带口。口之与刀，形制不同，名称各异，故萧何口履上殿，不称为刀，而此志言不及口，如为未备。

佩双印，长寸二分，方六分。乘舆、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学弟子皆以象牙。上合丝，乘舆以縢贯白珠，赤罽蕤，诸侯王以下以綔赤丝蕤，縢綔各如其印质。刻书文曰：“正月刚卯既决，灵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令祝融，以教夔龙，庶疫刚瘅，莫我敢当。疾日严卯，帝令夔化，慎尔周伏，化兹灵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刚瘅，莫我敢当。“凡六十六字。[1]

(1)前书注云：“以正月卯日作。”

乘舆黄赤绶，四采，黄赤(绀)缥[绀]，淳黄圭，长［二］丈九尺九寸，五百首。[1]

(1)汉旧仪曰：“玺皆白玉螭虎纽，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凡六玺。皇帝行玺，凡封之玺赐诸侯王书；信玺，发兵征大臣；天子行玺，策拜外国，事天地鬼神。玺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素里，两端无缝，尺一板中约署。皇帝带绶，黄地六采，不佩玺。玺以金银縢组，侍中组负以从。秦以前民皆佩绶，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奉玺书使者乘驰传。其驿骑也，三骑行，昼夜千里为程。”吴书曰：“汉室之乱，天子北诣河上，六玺不自随，掌玺者投井中。孙坚北讨董卓，顿军城南，官署有井，每旦有五色气从井出。坚使人浚得传国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方围四寸，上有纽文盘五龙，口七寸管，龙上一角缺。“献帝起居注曰：“时六玺不自随，及还，于阁上得。”晋阳秋曰：“冉闵大将军蒋干以传国玺付河南太守戴施，施献之，百僚皆贺。玺光照洞彻，上蟠螭文隐起，书曰‘(旻)[昊]天之命，皇帝寿昌’。秦旧玺也。”徐广曰：“传国玺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

诸侯王赤绶，[1]四采，赤黄缥绀，淳赤圭，长二丈一尺，三百首。[2]

(1)徐广曰：“太子及诸王金印，龟纽，纁朱绶。”

(2)荀绰晋百官表注曰：“皇太子朱绶，三百二十首。”

太皇太后、皇太后，其绶皆与乘舆同，皇后亦如之。

长公主、天子贵人与诸侯王同绶者，加特也。

诸国贵人、相国皆绿绶，三采，绿紫绀，淳绿圭，长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1]

(1)前书曰：“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高帝相国绿绶。”徐广曰：“金印绿綟绶。”綟音戾，草名也。以染似绿，又云似紫。紫绶名緺绶，[緺]音瓜，其色青紫。綟字亦(盭)[盭]，音同也，传写者误作“藜”。公加殊礼，皆服之。何承天云：“緺音娲。青紫色绶。綟，紫色也。”

公、侯、将军紫绶，二采，紫白，淳紫圭，长丈七尺，百八十首。[1]公主封君服紫绶。

(1)前书曰：“太尉金印紫绶。御史大夫位上卿，银印青绶，成帝更名大司空，金印紫绶。将军亦金印。”汉官仪曰：“马防为车骑将军，银印青绶，在卿上，绝席。和帝以窦宪为车骑将军，始加金紫，次司空。”

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绶，三采，青白红，淳青圭，长丈七尺，百二十首。(1)自青绶以上，縌皆长三尺二寸，与绶同采而首半之。縌者，古佩璲也。佩绶相迎受，故曰縌。紫绶以上，縌绶之间得施玉环鐍云。(2)

(1)一号青緺绶。

(2)通俗文曰："缺环曰鐍。"汉旧仪曰"其断狱者印为章"也。

千石、六百石黑绶，三采，青赤绀，淳青圭，长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三百石长同。(1)

(1)汉官曰："尚书仆射，铜印青绶。"

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黄绶，[一采]，淳黄圭，(一采)长丈五尺，六十首。自黑绶以下，縌绶皆长三尺，与绶同采而首半之。

百石青绀(纶)[绶]，一采，宛转缪织[圭]，长丈二尺。(1)

(1)丁孚汉仪载太仆、太中大夫襄言："乘舆绶，黄地冒白羽，青绛绿五采，四百首，长二丈三尺。诏所下王绶，冒亦五采，上下无差。诸王绶四采，绛地冒白羽，青黄去(绿)[缘]，二百六十首，长二丈一尺。公主绶如王。侯，绛地，绀缥三采，百二十首，长丈八尺。二千石绶，羽青地，桃华缥三采，百二十首，长丈八尺。黑绶，羽青地，绛二采，八十首，长一丈七尺。黄绶一采，八十首，长丈七尺。以为例程。民织绶不如式，没入官，犯者为不敬。二千石绶以上，禁民无得织以粉组。"皇太后诏可，王绶如所下。

凡先合单纺为一系，四系为一扶，五扶为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淳为一圭。首多者系细，少者系麤，皆广尺六寸。(1)

(1)东观书曰："建武元年，复设诸侯王金玺綟绶，公侯金印紫绶。九卿、执金吾、河南尹秩皆中二千石，大长秋、将作大匠、度辽诸将军、郡太守、国傅相皆秩二千石，校尉、中郎将、诸郡都尉、诸国行相、中尉、内史、中护军、司直秩皆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中外官尚书令、御史中丞、治书侍御史、公将军长史、中二千石丞、正、平、诸司马、中宫王家仆、雒阳令秩皆千石，尚书、中谒者、谒者、黄门口从、四仆射、诸都监、中外诸都官令、都候、司农部丞、郡国长史、丞、候、司马、千人秩皆六百石，家令、侍、仆秩皆六百石，雒阳市长秩四百石，主家长秩皆四百石，以上皆铜印黑绶。诸署长楫棹丞秩三百石，诸秩千石者，其丞、尉皆秩四百石，秩六百石者，丞、尉秩三百石，四百石者，其丞、尉秩二百石，县国丞、尉亦如之，县、国三百石长相，丞、尉亦二百石，明堂、灵台丞、诸陵校长秩二百石，丞、尉、校长以上皆铜印黄绶。县国守宫令、相或千石或六百石，长相或四百石或三百石，长相皆以铜印黄绶。而有秩者侍中、中常侍、光禄大夫秩皆二千石，太中大夫秩皆比二千石，尚书、谏议大夫、侍御史、博士皆六百石，议郎、中谒者秩皆比六百石，小黄门、黄门侍郎、中黄门秩皆比四百石，郎中秩皆比三百石，太子舍人秩二百石。"

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庙服，绀上皁下，蚕，青上缥下，皆深衣制，(1)隐领袖缘以绦。翦牦蔮，簪珥。珥，耳珰垂珠也。簪以瑇瑁为擿，长一尺，端为华胜，上为凤皇爵，以翡翠为毛羽，下有白珠，垂黄金镊。左右一横簪之，以安蔮结。诸簪珥皆同制，其擿有等级焉。

(1)徐广曰："即单衣。"

皇后谒庙服，绀上皁下，蚕，青上缥下，皆深衣制，隐领袖缘以绦。假结，步摇，簪珥。步摇以黄金为山题，贯白珠为桂枝相缪，一爵九华，熊、虎、赤罴、天鹿、辟邪、南山丰大特六兽，诗所谓"副笄六珈"者。(1)诸爵兽皆以翡翠为毛羽。金题，白珠珰绕，以翡翠为华云。

(1)毛诗传曰："副者，後夫人之首饰，编发为之。笄，衡笄也。珈，笄饰之最盛者，所以别尊卑。"郑玄曰："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饰，如今步摇上饰，古之制所未闻。"

贵人助蚕服，纯缥上下，深衣制。大手结，墨瑇瑁，又加簪珥。长公主见会衣服，加步摇，公主大手结，皆有簪珥，衣服同制。自公主封君以上皆带绶，以采组为绲带，各如其绶色。黄金辟邪，首为带鐍，饰以白珠。

公、卿、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绀缯蔮，黄金龙首衔白珠，鱼须擿，长一尺，为簪珥。入庙佐祭者皁绢上下，助蚕者缥绢上下，皆深衣制，缘。自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蚕衣为朝服。

公主、贵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锦绮罗縠缯，采十二色，重缘袍。特进、列侯以上锦缯，采十二色。六百石以上重练，采九色，禁丹紫绀。三百石以上五色采，青绛黄红绿。二百石以上四采，青黄红绿。贾人，缃缥而已。[1]

(1)博物记曰："交州南有虫，长减一寸，形似白英，不知其名，视之无色，在阴地多缃色，则赤黄之色也。"

公、列侯以下皆单缘襆，制文绣为祭服。自皇后以下，皆不得服诸古丽圭襂闺缘加上之服。[1]建武、永平禁绝之，建初、永元又复中重，于是世莫能有制其裁者，乃遂绝矣。[2]

(1)司马相如大人赋曰："垂旬始以为襂。"注云："葆下旒也。"则襂之容如旌旒也。

(2)蔡邕表志曰："永平初，诏书下车服制度，中宫皇太子亲服重缯厚练，浣已复御，率下以俭化起机。诸侯王以下至于士庶，嫁娶被服，各有秩品。当传万世，扬光圣德。臣以为宜集旧事仪注本奏，以成志也。"

凡冠衣诸服，旒冕、长冠、委貌、皮弁、爵弁、建华、方山、巧士，衣裳文绣，赤舄，服絇履，大佩，皆为祭服，其余悉为常用朝服。唯长冠，诸王国谒者以为常朝服云。宗庙以下，祠祀皆冠长冠，皁缯袍单衣，绛缘领袖中衣，绛蔮禽，五郊各从其色焉。

赞曰：车辂各庸，旌旗异局。冠服致美，佩纷玺玉。敬敬报情，尊尊下欲。孰夸华文，匪豪丽缛。

校勘记

三六六一页八行遂作冠冕缨蕤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蕤"北宋本作"緌"。

三六六二页七行粉若粟(米)[冰]集解引李良裘说，按孔传本作"粉若粟冰"，作"米"，譌也。此志北宋本亦作"粟冰"。今据改。

三六六三页一行裳二章按："二"原譌"一"，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三六六三页九行(接)[按]尊事神(礼)[只]据汲本、殿本改。按：聚珍本东观汉纪同。通典卷六十一引作"接尊事神"，无"礼"字。

三六六三页一一行以降神[明]据汲本、殿本及通典补。

三六六四页一行乘舆刺(史)[绣]校补谓案对下"织成"言，"刺史"盖"刺绣"之譌。书益稷郑注"刺者为绣"。前书贾谊传"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师古注"绣者，刺为众文"。今作"刺史"，列乘舆上，公侯下，明误。今据改。

三六六四页八行玄冠朱组(绶)[缨]据汲本改，与今礼记合。

三六六五页一行吴都赋[注]曰按：下所引乃文选吴都赋注文，明脱一"注"字，今补。

三六六五页二行委貌冠皮弁冠同制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北宋本作"委貌与皮弁冠同制"。

三六六五页二行夏之(母)[毋]追据集解本改。按：校补引柳从辰说，谓白虎通"毋追，言其追大也。"字一作"无"，周礼追师郑注作"牟"，释名同。

三六六五页三行委貌以皁绢为之按：集解引惠栋说，谓"绢"一作"缯"。

三六六五页一六行展筩为述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此下脱"筩綫犀簪导"五字。

三六六六页七行[顶]不邪却集解引惠栋说，谓"不"上宜从董巴舆服志及三礼图增"顶"字。今据补。

三六六六页八行太傅胡广说曰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胡广"上脱"南郡"二字。

三六六七页一行尚书孟(希)[布]奏集解引惠栋说，谓"希"当作"布"，汉隶口即布字，故误作"希"也。

今据改。按：尚书孟布见本书陈忠传。

三六六七页五行名实不副按：“副”原譌“嗣”，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三六六八页九行秦即赵而用之按：“赵”原譌“汉”，径据汲本、殿本改正。

三六六八页九行貂紫蔚(采)[柔]润据殿本、集解本改。

三六六八页一六行方山冠似进贤按：集解引惠栋说，谓下脱“前高七寸後高三寸缨长八寸”十二字，当从三礼图增。

三六六九页二行巧士冠[前]高七寸集解引惠栋说，谓“高”上脱“前”字。

今据补。

三六六九页二行黄门从官四人冠之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官”北宋本作“宦者”。

三六六九页一四行楚庄王所(复)[服]觟冠者是据殿本改。按：殿本考证谓“服”字监本误作“复”，依宋本改。

三六七0页二行纱縠单衣集解引惠栋说，谓“纱”上脱“著”字。

三六七0页四行秦施之焉按：殿本“之焉”作“安焉”。惠栋云“安焉”一作“用之”。

三六七0页五行缦胡之缨武士之服按：集解引黄山说，谓今庄子说剑篇无“武士之服”四字。

三六七一页五行入学小童帻也句卷屋者按：殿本考证谓“也”疑作“施”。

三六七一页一0行服缃帻按：汲本、殿本“湘”作“绯”。

三六七一页一三行解去韨佩按：“韨”原譌“绂”，径据汲本、殿本改正。下“韨佩既废”同。

三六七一页一三行留其系璲按：北堂书钞仪饰部引董巴舆服志“系璲”作“丝缝”，初学记二十六、御览六百八十二引董志作“丝襚”。下“连结于璲”同。

三六七一页一四行转相结受按：御览引董巴志“受”作“授”。

三六七二页一行乘舆落以白珠御览六百九十二引董巴舆服志“落”作“络”。按：落络通。

三六七二页二行其[玉]视冕旒校补引柳从辰说，谓御览六百九十二引董巴舆服志作“其玉视冕旒”，此脱“玉”字。今据补。

三六七二页三行如(巾)[今]蔽膝据殿本改。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巾”当作“今”。

三六七三页三行正月刚卯既决按：“决”当依前书莽传注作“央”，与下“灵殳四方”韬韵。

三六七三页四行慎尔周伏按：前书注“周”作“固”。

三六七三页七行乘舆黄赤绶四采集解引惠栋说，谓“四”当依董巴舆服志作“五”。

今按：北堂书钞服饰部及宋本御览六百八十二引董志并作“四”，惟初学记二十六引董志作“五”。下云“黄赤缥绀”，明只四采，不当作“五”。

三六七三页七行黄赤(绀)缥[绀]集解引惠栋说，谓“绀缥”当从董志作“缥绀”。今据以乙正。

三六七三页七行长[2]丈九尺九寸集解引惠栋说，谓“丈”上当从三礼图增“二”字。今据补。按：北堂书钞、初学记及御览引董志，并作“长二丈九尺”。

三六七三页一五行(旻)[昊]天之命据汲本、殿本改。按：北堂书钞服饰部引晋阳秋亦作“旻”，王石华校改“旻”为“昊”。

三六七四页一行长二丈一尺三百首集解引惠栋说，谓董志“一”作“八”，博物志仍作“一”。今按：北堂书钞服饰部引应劭汉官作“长二丈一尺”。

三六七四页八行紫绶名緺绶[緺]音瓜据汲本补。按：汲本脱“绶”字，殿本“绶”下脱“緺”字。

三六七四页八行綟字亦(盭)[盭]据汲本改。按：“亦”下当脱“作”字。

三六七四页一四行古佩璲也集解引惠栋说，谓“璲”北宋本作“襚”。今按：御览六百八十二引董志亦作“襚”。

三六七四页一四行佩绶相迎受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董志“绶”作“襚”。

三六七四页一五行縌绶之间得施玉环鐍云集解引惠栋说，谓“鐍”北宋本作“玦”。

今按：御览六百八十二引董志亦作“玦”。

三六七五页六行黄绶[一采]淳黄圭(一采)长丈五尺六十首集解引惠栋说，谓董巴舆服志曰“皆黄绶，一采，淳黄圭，长一丈五尺，六十首”，崔豹古今注同。今据以乙正。

三六七五页八行百石青绀(纶)[绶]据集解引惠栋说改。按：惠云“绶”譌“纶”，当从董巴舆服志改。

三六七五页八行宛转缪织[圭]长丈二尺集解引惠栋说，谓“长”上脱“圭”字，当从董巴舆服志增。今据补。

三六七五页一0行青黄去(绿)[缘]据殿本改。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汉官仪“去缘”作“赤彩”。

三六七五页一0行长二丈一尺按：汲本作“长一丈二尺”，殿本作“长二丈二尺”。

惠栋云北宋本作“二丈一尺”。

三六七五页一一行长丈八尺集解引惠栋说，谓汉官仪作“二丈八尺”。今按：孙星衍校汉官仪云“二”当作“一”。

三六七五页一一行黑绶羽青地集解引惠栋说，谓汉官仪作“黑绶白羽青地”。今按：孙校云“白”字当衍。

三六七六页六行其丞尉秩二百石按：集解引惠栋说，谓北宋本“二”作“三”。

三六七六页一一行簪以檋瑁为擿按：集解引惠栋说，谓“擿”一作“揥”，又作“摘”。钱大昕谓擿即揥字。

三六七六页一五行一爵九华按：集解引惠栋说，谓“一爵”当依徐广舆服杂志作“八爵”，三礼图引作“一爵”，讹。

三六七七页八行助蚕者缥绢上下皆深衣制缘按：集解引惠栋说，谓“缥”一作“青”。

三六七七页一五行又复中重按：集解引黄山说，谓明纪永平十二年诏云“有司其申明科禁”，和纪永元十一年诏云“但且申明宪纲”，凡诏书遵用旧章，未有不言申者。易称“重巽以申命”，荀子富国篇“爵服庆赏，以申重之”，王霸篇“案申重之，以贵贱杀生”。

“中”当即“申”形近之讹。

三六七八页一行垂旬始以为襂集解引惠栋说，谓“襂”当作“幓”。今按：史记司马相如传作“幓”。

三六七八页三行各有秩品集解引惠栋说，谓“秩”北宋本作“科”。

三六七八页六行绛缘领袖中衣按：集解引惠栋说，谓“袖”下脱“为”字。

三六七八页六行绛蘽毼按：集解引惠栋说，谓下脱“示赤心”三字。